



克莱因
文集

1

Melanie
Klein
爱、罪疚与修复

(英) 梅兰妮·克莱因 著
吕煦宗 等 译



克莱因
文集

1

Melanie
Klein

爱、罪疚与修复

(英) 梅兰妮·克莱因 著
吕煦宗 等 译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克莱因
文集

2

Melanie
Klein

儿童精神分析

(英) 梅兰妮·克莱因 著
徐晴 等 译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克莱因
文集

3

Melanie
Klein

嫉羨与感恩

(英) 梅兰妮·克莱因 著
段文静 等 译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克莱因
文集

4

Melanie
Klein

儿童分析的故事

(英) 梅兰妮·克莱因 著
丘羽先 译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总目录

[克莱因文集1：爱、罪疚与修复](#)

[克莱因文集2：儿童精神分析](#)

[克莱因文集3：嫉羨与感恩](#)

[克莱因文集4：儿童分析的故事](#)

克莱因
文集

1

Melanie
Klein
爱、罪疚与修复

(英) 梅兰妮·克莱因◇著
吕煦宗 等◇译

© 上海三联书店
Shanghai Sanlian Bookstore

版权信息

书名：爱、罪疚与修复

作者：（英）梅兰妮·克莱因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5月

ISBN:978751085130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中文版导读】精神分析的薪火传递者——克莱因
新版引言
序
引言
第一章 儿童的发展（1921）
第二章 青春期的抑制与困难（1922）
第三章 儿童力比多发展中学校的角色（1923）
第四章 早期分析（1923）
第五章 抽搐的心理起因探讨(1925)
第六章 早期分析的心理学原则（1926）
第七章 儿童分析论文集(1927)
第八章 正常儿童的犯罪倾向（1927）
第九章 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1928）
第十章 儿童游戏中的拟人化（1929）
第十一章 艺术作品中反映的婴儿焦虑情境（1929）
第十二章 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1930）
第十三章 对精神病的心理治疗（1930）
第十四章 智力抑制理论（1931）
第十五章 儿童良心的早期发展（1933）
第十六章 论犯罪（1934）
第十七章 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1935）
第十八章 断奶（1936）
第十九章 爱、罪疚与修复（1937）
第二十章 哀悼及其与躁郁状态的关系（1940）
第二十一章 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情结（1945）
附录一 批注
附录二 克莱因生平年表

【中文版导读】精神分析的薪火传递者——克莱因

克莱因被许多学者公推为精神分析史上继弗洛伊德之后，对于精神分析理论之开拓最具启发性、最具创意的思想家之一，亦是儿童精神分析之先驱。然而克莱因在专业上的执着，包括她大胆假设、论说当时精神分析尚未触及的儿童精神病理、致力于区辨心智世界的真实与幻想，以及她对于揭开心智世界真理的执着和对于严谨分析技巧之坚持，皆使她在开拓精神分析理论之路上备感孤单。

克莱因于1914年阅读弗洛伊德的《论梦》（*über den Traum*），随即被弗洛伊德的睿智及其所论及的潜意识心智深深吸引，因而皈依并献身于精神分析（Grosskurth,1986）。1919年在匈牙利精神分析学会她以《一名儿童的发展》（*Der Familienroman in statu nascendi*,1921）之论文，展开了精神分析的探索之旅。她曾接受过来自匈牙利的桑多尔·费伦齐（Sándor Ferenczi,1873-1933），以及来自柏林的卡尔·亚伯拉罕（Karl Abraham,1877-1925）的个人分析。费伦齐和亚伯拉罕对于克莱因的赏识及鼓励，以及克莱因对于亚伯拉罕所提出的口腔施虐及肛门施虐之论点的感动，使克莱因勇于深入潜意识幻想（unconscious phantasy）的最底层，解读人性中最残酷的面向。

1925年6月克莱因接受琼斯（Ernest Jones）、艾利克斯·斯特雷奇（Alix Strachey）和里维埃（Joan Riviere）之邀请至伦敦所作的系列演说在伦敦引起热烈回响，然而这趟快乐之旅却引发了精神分析学界的骚动，挑战与排挤接踵而至。维也纳的分析师们质疑克莱因的发现改变了弗洛伊德所传递的精神分析，而克莱因的支持者则认为克莱因的论点仅仅延展了弗洛伊德所开创的理论。弗洛伊德辞世之后，两造的争论日益白热化，终于在1941年引发了长达四年的“论战”（King&Steiner,1991）。来自维也纳的分析师和克莱因的支持者在大战的炮火声中挑灯夜战，争辩关于婴儿期的性幻想、潜意识幻想的本质与功能、原欲发展理论与退化的定义、本能冲突论、死之本能的内涵、超我的形成、早期自我的功能与早期超我以及焦虑和罪疚感的来源

等议题。根据琼斯的^[1]理解，争议的重点在于维也纳的分析师认为克莱因太强调早期的潜意识幻想和“精神现实”（psychic reality）对于幼儿心智发展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克莱因高估了“早期的幻想生活”（early phantasy life），而忽略“外在现实”（external reality）。论战在当时英国精神分析学会会长佩恩（Sylvia Payne）的协调下，和平落幕。1952年里维埃在庆祝克莱因70岁的新书引言中，引用弗洛伊德的话：“我已经开启了一些思路，而且丢出了许多建议.....未来有一些东西将由它衍生而出”，以此强调克莱因在理论上的延展并未违背弗洛伊德的期待。

论战中所揭橥的许多论点都可在本书中（集结1921-1945年的论文）见到蛛丝马迹，例如性启蒙对于儿童智性发展的影响；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严厉的超我；早期超我的形成与罪疚感和口腔及肛门施虐期的关系，象征能力与自我发展的关系以及强调严谨的儿童分析技巧之必要等。相对于弗洛伊德所提出的心理发展阶段，克莱因在本书中首度提出“修复本能”（reparation instinct）以及忧郁心理位置（depressive position）的观点，强调心理发展的连续性以及孩童在不同心理位置的摆荡。

论及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时，克莱因引用了费伦齐和亚伯拉罕的论点，但是进一步指出前性器期的本能冲动与罪疚感、俄狄浦斯冲突以及超我之间的关系：“我认为与前性器期固着结合的罪疚感，是来自俄狄浦斯的冲突.....是一内射了俄狄浦斯爱恋客体的结果。也就是说，罪疚感是超我塑成过程中的产品。”关于俄狄浦斯的冲突，克莱因承认她与弗洛伊德的理论有所差异，弗洛伊德认为女孩发现自己没有阴茎，而转向父亲，克莱因则认为乳房的匮乏是使小女孩转向父亲的主要原因。

在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之思路下，克莱因阐述了早期严厉超我的样貌。由对于幼小儿童的分析，克莱因发现超我的形成从儿童以口腔内射其客体时就已经开始，由于婴孩自我（infantile ego）之压制较为强烈，因此在口腔及肛门施虐方兴未艾时所形成的超我，强化了施虐的严厉度。她如此写道：“罪恶感的抑制效应在很小的时候就已十分显著.....从幼儿的分析中可看出，只要俄狄浦斯情结一出现，他们随即展开修通的动作，超我的发展便由此开始.....但对屈居弱势的婴孩自我之压制却远较成人强烈许多。”克莱因进一步推论，严厉的超我所引发的焦虑是精神病的基础：“最严厉与最具压迫性的焦虑乃从早期自我发展阶段中内射的超我而来，此一早生的超我，是引发精神病的基本因素。”

克莱因1930年的论文强调象征的形成对于自我发展的重要性，她指出孩童对于性知识的好奇，以及过度的攻击与焦虑阻碍了孩童象征能力的发展。根据克莱因的说法，孩童幻想母亲体内有父亲的阴茎、无数的婴儿和粪便。此时的口腔施虐幻想，使她想占有、盗走并摧毁母亲体内的东西，但是又怕被联合起来的父母亲报复或处罚。以口腔施虐方式内化客体的结果，使小孩也内化了这个历程所引发的焦虑，过度的焦虑使小孩以封闭思考作为防卫，而使小孩失去象征能力。

忧郁心理位置的提出是克莱因对于精神分析的重大贡献之一。温尼考特（Winnicott,1962:176）曾说克莱因提出忧郁心理位置的概念对精神分析的贡献，可以媲美弗洛伊德所提出的俄狄浦斯情结。在修复本能的前提之下，幼童发现令他受挫以及他想伤害的客体也是他所爱的客体，由于对于修复能力的不信任，使幼童无法确定他拥有一个好的内在客体，而处在忧郁心理位置中。

1927年的论文系针对安娜·弗洛伊德在1926年的文章中针对克莱因的儿童分析技巧之批判所提出的反驳。克莱因认为安娜·弗洛伊德混淆了内在与外在现实，且不敢碰触儿童深处的潜意识幻想。克莱因强调教育与分析不能混淆，并且坚信只有透过毫不修饰的深入分析，“才能触及孩子们最深层的潜抑经验与固着行为”，而诠释儿童最深的潜意识幻想是降低焦虑并纾缓病症的最佳预后。克莱因的好友艾利克斯·斯特雷奇有次写信给她的先生说，要不是克莱因坚持将精神分析与教育分开，楚德这专业可能永远没有诞生的一天。

克莱因向来被认为是一位极度敬业的分析师（Segal,1992），传记作者葛罗库斯（Grosskurth）也说她是“一位有使命感的女人”。她对于潜意识幻想的深入探索，多少是其理论被排挤的主要原因之一。葛罗库斯如此写道：“她对潜意识这观念着迷.....并将之推到一个弗洛伊德所不敢碰触的深度。”（1986,p.3）克莱因建基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上并进一步推展的发现，使精神分析技巧在一世纪后，有了突破及新颖的面貌，她对于精神分析理论与技巧发展的原创思路，或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全世界精神分析的发展趋势。

参考数据

Grosskurth,P.(1986).Melanie Klein:Her World and her Work.New York:Aflred A.Knopf.

King,P.and Steiner,R.(1991).The Freud-Klein Controversies1941-1945.London:Routledge.

Klein,M.(1921).The Development of a Child.In The Writings of Melanie Klein,Vol.1.Love,Guilt and Reparation and Other Works1921-1945.London:Hogarth Press.

Segal,H.(1964).Introduction to the Work of Melanie Klein.London:Karnac Books and the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

Segal,H.(1979).Klein.New York:The Viking Press.

Segal,J.(1992).Melanie Klein.London:Sage Publication.

Winnicott,D.W.(1962),A personal view of the Kleinian contribution.In The Maturation Process and the Facilitating Environment.London:Hogarth Press(1972).

林玉华

辅仁大学医学院临床心理学系副教授

2009年12月

新版引言

1914年，32岁的梅兰妮·克莱因在布达佩斯首度邂逅了精神分析。她读了弗洛伊德讨论梦的小册子《论梦》，这成了她毕生志趣——精神分析——的起点。就在同一时期，费伦齐也展开了对克莱因的分析，她之所以踏出这一步，似乎部分是为了治疗方面的理由，但也可以说精神分析打从一开始就攫获了她的想象。它不仅满足了她巨大的知识好奇心，也满足了她一直以来对于人的兴趣：她希望为了人工作、与人一起工作（原本她计划要攻读医学）。1919年，她于匈牙利精神分析学会宣读她的第一篇论文。如此充满创造性的表现开端，不仅持续到1960年她去世为止，她的作品也造成精神分析理论与实务上的重大变革。

她的论文被收集在《克莱因全集》（*The Writing of Melanie Klein*）第一卷和第四卷。她另外还写了《儿童精神分析》（*The PsychoAnalysis of Children*）与《儿童分析的故事》（*Narrative of a Child Analysis*）两本书，也就是其著作集的第二、三卷。

在《爱、罪疚与修复》中，包含了她从1921年到1945年的论文，呈现她从一开始在作品和思想方面的发展，如何导向她形成主要理论概念的论述，也就是所谓的忧郁心理位置（1935-1940）。

梅兰妮·克莱因的精神分析工作始于儿童。她是儿童分析的开路先锋，发展出分析儿童的方法，甚至可运用于非常年幼的小孩，却不曾偏离精神分析技法的基本原则。由于儿童的自然表达形式是游戏，她提供他们一些小玩具，把儿童的游戏看成是他们内在生活的象征表达，可以和成人的自由联想相比拟。她诠释儿童的游戏和行为，以及他们的口语沟通。相较于当时其他的工作者，她一开始就采取了严谨的精神分析态度，避免精神分析的过程有任何涉及教育及其他方面的干扰。而且，她的出发点就是想要诠释儿童所呈现的一切，不论他们的感受是正向还是负向的。在当时，一般人认为儿童不可能像成人一样对精神分析师发展出移情，因为儿童还依附着他们的原初客体，也就是他们的父母。克莱因却发现儿童确实会形成移情，有正向也有负向的移情。她也发现，如

果精神分析的场景与态度维持得很好，儿童的移情与成人的移情并没有两样。她坚决主张并证实移情的基础在于儿童将内在世界及其内在意象（*imagos*）投射到分析师身上，而不是将他们对于双亲的感受直接转移给分析师。克莱因论点的特色，让我们充分相信它具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方法的效度，也让我们相信，每一个儿童就像成人一样，不论有多少的阻抗和防卫，都拥有对于真理的渴望和了解。而儿童对她简单、直接的方法也确实反应良好。

时至今日，我们很难了解在当时对儿童采取这样的做法，究竟有多么勇敢和充满革命气息。她的作品引发了各方的震惊，掀起一波又一波的论战。在《早期分析》（*Early Analysis*,1923）、《早期分析的心理学原则》（*The Psychological Principles of Early Analysis*,1926）、《儿童分析论文集》（*Symposium on Child-Analysis*,1927）这些论文当中，她描述了相关的技术和理由，以及她的某些发现。这些论文同时也处理了当时各种论战的主要论点。她的种种结论所依据的主要精神分析素材，也都包含在她当时所写的《儿童精神分析》中。

新工具和新技法导引出新发现。弗洛伊德的儿童发展学说，除了对小汉斯的分析是透过督导小汉斯的父亲完成之外，主要的依据还是来自于他对成人的分析。克莱因的作品证实了弗洛伊德对婴儿性欲、攻击欲、超我的角色以及俄狄浦斯情结的发现。但由于她直接与儿童一起工作，而促成了许多新发现，并且从某些细节方面补足了弗洛伊德只是大致勾勒出来的前性器期（*pre-genital stages*）。这些发现，最终导致她的观点与弗洛伊德的观点有所歧异。从一投入工作开始，她就被儿童丰富的幻想生活和内在世界所震撼，这个世界里包含了非常好和非常骇人的形象；她也看到了儿童被坏形象的存在所引发的焦虑，以及被精神病式的焦虑所困。这样的内在世界，可以说是某些先前历史的后果。一个小孩早在两岁半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错综复杂的历史，这会显示在移情当中。弗洛伊德发现，小孩的动力仍在成人身上运作，而克莱因在儿童和成人身上发现婴孩。所以她的结论是，小婴孩从一开始就同时在真实与幻想中形成了强烈的客体关系。她并不认为婴儿是被动的，只受环境所左右，只能够响应环境的影响。她认为婴儿充满了欲望与幻想，与外在的真实经常处于互动当中。由于婴儿的幻想充斥于早期关系中，这些关系于是被内化而形成人格的基础。她认为弗洛伊德所描述的超我和俄狄浦斯情结，乃是早期发展的最后成果，也就是比先前更为原初的种种结构所衍生而出的后期阶段。

依据克莱因的描述，儿童的关系首先指向了部分客体，主要是母亲的乳房，然后开始分裂为一个非常好而充满了爱的乳房，以及一个非常

坏而充满了恨的乳房。这种关系渐渐延展到母亲的整个身体。对于儿童在关于母亲身体的幻想中形成的这种强烈关系，克莱因将之描述为一种具有好奇与爱恨交织心理特质的关系。儿童将母亲的身体幻想为富饶的源头，同时充斥着爱与恨和强烈的好奇。^[1] 她认为儿童想要探索母亲的身体，乃是追求知识的本能（*epistemophilic instinct*）。但由于这些追求知识的冲动链接着原欲和攻击愿望，它们所引发的焦虑便可能导向相关的抑制。

克莱因认为焦虑同时是发展的推动者和潜在的抑制者。对于母亲身体的求知冲动所引发的焦虑，会让儿童将这种焦虑移转到外在世界，并赋予象征意义。但如果这种焦虑太过强烈，也可能反过来导向抑制状态。在此领域中一篇极具指标性的论文，便是出自克莱因之作——《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Symbol-Form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go*, 1930）。这是精神分析对自闭症儿童处遇的第一篇报告，在这篇报告中，她描述了一种对于象征作用近乎完全遏止的状态，随着这种状态的运作，也就剥夺了对世界的任何兴趣。克莱因在这个领域的著作，对于认知、理智的发展和抑制提出了崭新的观点。

梅兰妮·克莱因起初试着严谨地以弗洛伊德的用语来表达她的发现，但是与弗氏观点上的某些差异，也几乎从发轫之处就显露无遗。她观察到俄狄浦斯情结和超我的存在要比弗洛伊德所曾认定的更早，同时，她也不断强调俄狄浦斯情结极度受到早期发展的制约。另一方面，她对女性性欲的观点也不同于弗洛伊德。她发现小女孩和小男孩都觉察到女性的性器官及其潜力。而他认为弗洛伊德所描述的性蕾期（*phallic stage*），主要是一种防卫结构。克莱因对在儿童身上攻击欲所扮演之角色的强调，要远远超过当时所认定的程度。譬如，她在第一篇会议论文《儿童力比多发展中学校的角色》（*The Rôle of the School in the Libidinal Development of the Child*, 1923）中，认为象征作用及其抑制基本上是原欲的作用，然而在处理分析材料的时候，她却描述了她对攻击欲的高度关切。在1930年的论文当中，攻击欲的角色及随之而来的焦虑成为她关注的重心。她对于攻击欲的观点，与弗洛伊德在1920年之后的作品中的观点相映成趣，呼应了弗氏对死之本能和原欲与毁灭力量间之基本矛盾的看法。这种爱与恨之间的基本矛盾，在克莱因的作品当中显得愈来愈重要。

克莱因对于幻想生活的无所不在及重要地位的发现，导致她拓展了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幻想概念。由于幻想是透过象征的方式表现出来，所以潜意识幻想与象征作用之间的纠结密不可分。她对于象征作用的想法

与弗洛伊德和恩斯特·琼斯的看法有所不同。在克莱因1930年发表的论文当中，如其标题所示，她认为象征并非像弗洛伊德所认定是被给定的，象征乃是透过焦虑的刺激在动态中形成，因此，象征有可能变成畸零形态或是受抑制。

愈来愈显而易见的是，克莱因的发现无法完全以弗洛伊德的学说来涵盖，它需要某些崭新的核心概念。在《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A Contribution to the Psychogenesis of Manic-Depressive States*,1935）以及《哀悼及其与躁郁状态的关系》（*Mourning and its Relation to Manic-Depressive States*,1940）两篇论文里，克莱因引入了全新的概念，也就是忧郁心理位置。

克莱因在她的临床工作中一贯以焦虑为其线索。她认为儿童同时受到两种焦虑的牵制，一种是被害焦虑（*persecutory anxieties*），源自于坏的内在形象的存在，另外一种焦虑则源自于罪疚感和害怕失落。但一直要到1935年，她才开始清楚地区分这两种焦虑——被害焦虑和忧郁焦虑。她也一直强调生命的第一年对于后来发展的重要性。她最后得到的结论是，被害焦虑和忧郁焦虑这两种基本的焦虑，在发展上都源自于生命第一年的两个阶段。婴儿在第一个阶段为被害焦虑所宰制，这个阶段也就是后来妄想症固着下来的阶段（就像亚伯拉罕所论述的）。在发展上第二个关键阶段，发生在婴儿认出母亲是一个完整的人之时。此时婴儿与母亲的关系不再只是早期阶段的部分身体关系，而是与整个人发生关系，因而婴儿也会发现坏的形象与好的形象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也就是母亲。这会让婴儿觉察到自己对这样一个形象的爱恨交织情感。随着如此的觉察、明了，婴儿马上会对攻击这位所爱的人产生罪疚感，以及害怕在毁灭性的攻击之下将会失去她。在幻想当中，婴儿感觉到所爱与所恨的母亲将被摧毁、将要失落，这带来了罪疚、苦恼与失落感。这些感受渐渐会取代早期的被害感（*persecution*），引发出爱与修复的倾向。

克莱因宁愿说这是不同的位置，而非阶段使然，因为位置这个词指涉到整个组织（*organization*）的作用、自我的状态、客体关系的性质，以及幻想与防卫。在忧郁心理位置当中所发生的改变具有非常微妙的意涵，它为生命带来了一种新的面貌与姿态。它标志了对于精神现实觉察的肇端，并且也明确区分开精神病与非精神病的作用状态。克莱因晚期的著作对这些相关的意涵投注了相当的心力。着手引入心理位置这个概念，也标志了克莱因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她开始引用一种崭新的后设心理学架构。

梅兰妮·克莱因的作品肇始于儿童，也开启了别开生面的远景。由于精神官能症与精神病都源自于儿童时期，对于儿童时期的所有发现当然也就与成人的心理学认识密不可分。克莱因也愈来愈倾向于在她的著作中引用成人病患的素材。她对于原始心智的发现，以及对于宰制着这些原始心智的精神病焦虑、防卫机制的发现，打开了一条理解严重心理疾病的崭新道路。心理位置此概念以及随之而来的修复冲动，也提供了我们认识正常的心理发展、升华与创造性的创新观点。

汉娜·西格尔于伦敦，1987

【注释】

[1] 在她后期的作品中，她更强调母亲作为一个完整的人，而非强调一个完整的身体。

序

梅兰妮·克莱因的作品已经发行超过大约40年，某些已成书付梓，某些以共同写作的形式成书，也有一些论文首度以论文集的形式问世。当然，她的思想历程就像任何经年累月的创造工作，必然经历持续的开展、补充与厘清。因此，对学生来说，面对如此卷帙浩繁的文献，要了解梅兰妮·克莱因最成熟的思想以及她如何得出相关的想法，并非易事。为了这一点，重新编排出版她的全部作品，主要目标便是指出每部作品当中基本论题的位置所在，并透过批注来阐明同样的主题与她早期和晚期的思想有何关联。这些批注放在每一卷的卷尾，但第四卷《儿童分析的故事》除外，梅兰妮·克莱因自己在这卷中已经做了批注。

虽然新版全集的主要目标是如此，一旦决定要完成此事，当然也促成了进行某种程度改善的机会：《儿童精神分析》原来以德文写成，它的翻译做了大幅的修订；所有对于弗洛伊德作品较早版本的参照，也修订为参照《标准版》（Standard Edition），而且所有参考书目也都尽可能修改成最新的版本。此外，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亦做了新的索引，让它们彼此间可以协调一致、相互参照。

完成这些目标所需要的工作人手，来自许多不同的团体。

艾略特·贾克（Elliott Jacques）教授负责与出版商的初步协调谈判，国际精神分析图书馆（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al Library）的编辑玛殊·汗（Masud Khan）先生适时提供了慷慨协助，贾克教授也为第四卷《儿童分析的故事》写了一篇序。

批注的工作由艾德娜·欧萧尼西（Edna O'shaughnessy）女士、贝蒂·约瑟夫（Betty Joseph）和我合力所完成。艾德娜咨询了汉娜·西格尔博士，而我本人只是分担责任，并未实际参与工作。另一方面，汉斯·托纳（Hans Thorner）在他的子媳普鲁登斯·托纳（Prudence M. Thorner）女士的协助下，加上史蒂芬·史密斯（Stephen Smith）博士刚开始的参与，完成了修订《儿童精神分析》译本的工作。同时，托纳也依次把每一章

改译的草稿交给原译者斯特雷奇（Strachey）女士过目。一篇不曾以英语出现的论文《青春期的抑制与困难》（*Inhibitions and Difficulties at Puberty*）由克劳德·魏德勒斯（Claude Wedeles）博士译为英语。安·哈董逊（Ann Hutchinson）小姐负责艰巨的任务：统一所有参照书目脚注，芭芭拉·弗礼安（Babara Forryan）女士则完成了所有索引的准备、重写与修订工作。

最后，我要在这里向这些朋友与伸出援手的人表达我的感激，有了他们的支持和奉献努力，才有《克莱因全集》的发行出版。我也代表赞助这项工作的梅兰妮·克莱因基金会（Melanie Klein Trust）的信托人，感谢英国精神分析学院（The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与霍加斯出版公司的合作，业已出版许多梅兰妮·克莱因的作品，而今再添四卷本的《克莱因全集》。

R.E.马尼-基尔（R.E.Money-Kyrle）

引言

梅兰妮·克莱因于1882年生于维也纳，娘家姓莱兹（Reizes），她排行第四，是家中的老幺。克莱因的父母原为犹太裔，但在宗教上已不再严格遵守犹太教规，他们似乎也包容不可知论。证据显示克莱因从父母双方都得到了许多传承，当然，孩子们的成长环境也因此具有高度的知识性。更重要的是，依据梅兰妮·克莱因自己的回忆，她的家庭非常和乐融洽，充满了关爱维系。然而，其中也不乏悲伤痛苦的时刻——她最亲爱的姐姐与尊敬的长兄相继去世。这样的悲剧在许多年之后再次发生——她已成年的儿子因为山难意外死亡。

谈到梅兰妮·克莱因职业生涯的开端，约在14岁左右，她感受到一股强烈想研读医学的欲望，经过哥哥的帮助，她很快就学会了拉丁文与希腊文，进入高级中学。只不过，由于她17岁便订了婚，医学生涯的前景就此打住。她在四年之后结了婚，也就是1903年，并按部就班地变成了三个孩子的母亲。

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克莱因才能够借由一种新的方式重回她中断的生涯。那时，她偶然间读到弗洛伊德的一本书，感觉到里面有些是她过去懵懵懂懂间一直在寻找的东西。然后她到了布达佩斯，让费伦齐开始为她进行分析。费伦齐鼓励她专门对儿童进行分析，于是，她在大战结束前就已经在布达佩斯开始了这项工作。当时，除了弗洛伊德的“小汉斯”以及胡格-赫尔姆斯博士（Hug-Hellmuth）的初步工作之外，儿童的精神分析是一片未知的领域，后来，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也迅速地从不同的角度进入这片领域。到了战后的1921年，在亚伯拉罕医师的邀请之下，梅兰妮·克莱因前往柏林，继续她对儿童的分析工作，并且很快地将重要而崭新的概念引入了精神分析中。亚伯拉罕非常支持、鼓励她的创新，同时他也在1924年初到1925年过世之前，为克莱因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克莱因在柏林的时候，她先生在瑞典，他们本来就不是那么幸福的婚姻也在当时画上句点。1926年她应恩斯特·琼斯邀请前往伦敦，琼斯相当支持她，她也就停留于伦敦，渐渐在她的

实务工作中开始增加成年病患的比例，特别是为了训练而分析的案例，一直到她1960年去世为止。值得注意的是，就像弗洛伊德自己和许多人一样，她也进行了自我分析，因此她出版的作品自然便包括了两方面的分析观察结果：一方面是她的病患，另一方面是她自己，两方面交互核对。

克莱因的临床工作确实引发了不少的争议，她从一开始就认定儿童精神分析必须与分析成人的进行方法一模一样，只不过对于字词联想分析的部分，必须要以游戏分析来补充。她认为移情是可能的，并且可以借此观察到超我的出现，虽然这只是尚未发展完全的超我。她也相信精神分析师不应该施加任何道德或教育上的压力。换句话说，她对小孩和夫人都同样采用弗洛伊德式的移情分析，如果她在后来引入任何的改变，可以说都只是要让移情分析更加纯粹，于是她的角色变得愈来愈限于诠释工作。她在技术上最别开生面之处，在于从一开始就非常倾向于以任何她可以看得到的潜意识幻想为基础，来进行潜意识焦虑的诠释，虽然这样做的时候，刚开始好像会让焦虑不减反增。

就是这样的技巧，带动并让她能够记录到许多到当时为止前所未见的精神（psyche）模式，于是，除了源自弗洛伊德的部分之外，她对于心智（mind）的理论以及其中可能出现的差错，就这样经历了一连串的发展。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做画蛇添足的总结，因为，梅兰妮·克莱因的作品——特别是我们若能够配合着批注一起阅读的话——会为它们自己说话。不过，有一点值得在此强调：梅兰妮·克莱因在引入偏执-类分裂心理位置（paranoid-schizoid positions）以及忧郁心理位置这些概念的时候，也同时厘清了两种非常不同的道德类型的差别，这两种道德类型先天倾向于在人类身上连续发展。儿童最早期的超我，包含其自己投射在自己身上的毁灭欲，就是一种偏执-类分裂心理位置的建构。就如同弗洛伊德所发现的，它的运作就如同一个原始内在的神祇，带有一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原始道德。这并不是一个和谐状态的自我，精神分析的主要目标就是把它变弱。但是大约在四个月左右，忧郁心理位置的出现，引发了自我道德另一个较和谐的可能。它的基础不再是偏执错觉的特定形式，而是基于早期偏执-类分裂心理位置中，因自我内、外在爱的客体所受的幻想与真实伤害，而产生的忧郁罪疚感。只要这些受损的爱的客体被哀悼，它们就会被感受为内在的活物，变成内在导师，在自我与内在残存的坏客体和真实的外在敌人斗争之时，帮助自我、支持自我。当然，梅兰妮·克莱因并没有使用任何的道德压力来为她的病人塑造这种道德性，但无可否认的，就她所能够揭露古老道德（archaic morality）背后的错觉，以及对抗被害和忧郁罪疚感的各种躁动防卫

（manic defence）形式背后的错觉而言，第二种形态的道德的确会趋向自行一步一步地于其中取得优势。克莱因认为，这种改变是朝向整合与成熟的改变指标。

虽然梅兰妮·克莱因最后发展出来的学说，似乎至少能够解释常态与非常态心理生活的主要因素，特别是偏执-类分裂心理位置和忧郁心理位置之间的差别，但若把她的学说视为一种封闭的学说，则纯属误解。她甚至到了生命末期都还在添补，而且，没有人知道究竟还需要什么样的修正或补充。就像物理学，对心理学来说也一样，终极的真理或许具有无限的复杂性，要接近它，只能透过一系列无止境的近似值。

R.E.马尼-基尔

第一章 儿童的发展（1921）

一、性启蒙及权威感减弱对儿童智力发展的影响

儿童应该接受性启蒙的观点愈来愈受重视。学校多方引介的儿童性启蒙教学，目的在保护儿童到青春期时不至愈来愈暴露于“无知”危险当中，也因这样的想法，使儿童性启蒙的教学赢得许多共鸣与支持。但是从精神分析所得的知识指出，我们应至少给予这个脆弱阶段的孩子适当的教养（乃至“启蒙”），如此才能使儿童免于需要任何特殊的启蒙，因为教养方式中最完整、自然的启蒙，是与儿童的发展速度一致。根据精神分析经验所得无可辩驳的结论，儿童应尽可能免于经历过度强烈的潜抑，以避免病态或不利的人格发展。因此，精神分析除了睿智地试图以信息对抗实际和清晰可见的危险之外，也企图避免同样实际存在，但或许不清晰可见（因没有被辨识出来），却更为普遍、深刻，因此也更迫切需要观察的危险。几乎在所有个案里，精神分析所获得的结论都指出，成年后的疾病，甚至所有正常心理状态中或多或少都有的病态元素或抑制，其源头都是童年性欲的潜抑，也因此清楚显示了我们应该遵循的道路。为了让孩子免于不必要的潜抑，我们首先应该从心里除去笼罩在性特质（sexuality）上，神秘、虚假和危险的厚重面纱，这面纱是基于情感与一致性的基础而编织出来的虚伪文明。我们应配合孩子渴望性知识的程度，给予充分的性信息，并彻底剥除性特质的神秘感及其危险。这将能确保孩子不会像我们过去那样将一部分的愿望、想法与感觉潜抑了，而无法潜抑的部分，则造成羞愧与焦虑。更重要的是，在避免这样的潜抑及避免孩子承受不必要的痛苦时，我们也建立了身体健康、心理平衡与良好人格发展的基础。而且我们能够预期，彻底坦承地面对性特质不只为个人及人性演化带来珍贵无价的结果，它还能带来另一项同等重要的结果——对于智能发展的决定性影响。

这项由精神分析的经验与学说所获得的结论，清楚且无可反驳地经由我刚好得以深入参与的一个儿童的发展证实。

先前历史

我们讨论的这个男孩，弗里茨（Fritz），他是我亲戚的儿子，住得离我很近，这让我有机会得以不受拘束地经常与他在一起。此外，由于他母亲一向遵循我的建议，使我得以对这个孩子的教养方式发挥深远的影响。现在这孩子五岁了，身体健康强壮，心智发展正常但较为缓慢。他两岁才开始说话，三岁半才能以连续的句子表达想法。即使到这时候，我们也没听他说过一些语言天分高的孩子在很小年纪就可能讲出的、引人注目的话。不过，他不论在外表或行为上，都让人觉得是个伶俐聪明的孩子。他很慢才能掌握某些概念，到四岁多才学会区别颜色，将近四岁半才熟悉昨天、今天和明天的观念。在实际的事物上，他明显落后同龄的孩子。虽然他经常跟大人一起去购物，但他的发问显示他似乎很难理解，为什么一个人拥有很多同样东西时，不能送给你一个当礼物。而他也很难了解为什么拿东西要付钱，而且还要根据东西的价值付不同的价钱。

但他在记忆方面十分杰出，不仅记性很好，而且记得相对而言很久远的事情细节。一旦他了解某个概念或事实后，就能完全掌握。大致而言，他很少问问题。一直到大约四岁半时，他才开始出现较快速的心智发展和较强烈的发问冲动。在这时期，他也明显表现出全能感

（omnipotence，即弗洛伊德所称的“万能想法的信念”）。任何人提到任何事——任何技能或手工——弗里茨都认定他可以做得很好，即使事实证明完全相反。在某些情况下，当别人告诉他，爸爸妈妈也有不知道答案的事，他的信心也不会动摇，他仍相信自己和身边的人是无所不能的。当他无法再为自己辩护时，或是有证据证明不可能时，他也会坚持说：“如果有人做一次给我看，我就能做得很好！”所以即使面对很多反证，他仍坚信自己会煮饭、阅读、写字，还能说流利的法语。

询问诞生问题的阶段

在弗里茨四岁又九个月大时，关于诞生的问题开始出现，他发问的需求明显增加。

我要在此强调，这个小家伙提出的疑问（他大多会问母亲或我），都会得到完全真实的回答，在必要时，也提供适合他理解程度的科学依据，但是会尽量简短。回答之后，我们不会主动提起这个问题，也不会对他提出新的主题，除非他重复提问，或主动提出新问题。

在他提出“我出生以前在哪里？”的问题之后，^[1]同样的疑问又转变

成“人是怎么做出来的？”并且是几乎每天都以这个刻板形式重复出现。同样问题一再出现，并不是因为他缺乏足够的智力，而是他显然完全了解有关婴儿在母体内成长的解释（父亲的角色此时还没有被提及，因为他尚未直接问到这点）。

他的行为举止——心不在焉、显得困窘、才刚开始对话就想结束、在自己开始一个话题后，又试图停止——都显示出他感受到某种“痛苦”，以及他的难以接受（但他渴望真相的欲望又与此对抗）。在一段短暂的时间里，他不再对我跟他母亲提问，转而去问他的保姆（她在不久之后离开）以及他哥哥。但他们提供的是送子鸟送来婴儿以及上帝造人的回答，这些回答只带给他几天的满足。当他再度回来问他母亲：“人是怎么制造出来的？”他似乎终于比较能接受她的答案是真正的事实。^[2]

对于“人是怎么制造出来的？”的问题，他母亲再度重复过去多次告诉他的解释。这一次他变得比较多话，他告诉母亲，保姆说（他似乎也听过其他人这么说）是送子鸟送来婴儿。“那只是故事。”他母亲说。“L家的小孩跟我说，复活节的时候，不会有复活节兔子跑来，把东西藏在花园里的，其实是保姆。”^[3]“他们说得没错。”她回答。“根本没有复活节兔子这种东西，对不对？那只是故事而已？”“当然。”“所以也没有圣诞老公公？”“没错，没有圣诞老公公。”“那是谁拿来圣诞树，装饰圣诞树？”“爸爸妈妈。”“世界上也没有天使，那也只是故事？”“对，世界上没有天使，那也只是故事。”

这些知识显然并不容易吸收，因为在这段对话结束时，他停一下后问道：“但是世界上有铁匠吧？对不对？铁匠是真的吧？不然谁来做箱子呢？”两天后，他尝试了更换父母的实验，说他要L太太当他妈妈，要L家的小孩当他的兄弟姐妹，而且他维持这样的安排一整个下午。但他在当天晚上很懊悔地自己回家。^[4]第二天早上，他跟他母亲亲吻道早安后，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妈妈，拜托你跟我说，你是怎么到这个世界来的？”这显示了他之前如此难吸收的领悟，跟他刻意更改父母，两者之间有因果关系。

在此之后，他显得更想了解这个主题，也不断回头探究。他问过狗是如何来到世界上。他还告诉过我，他刚“偷看一颗破掉的蛋的里面”，但没有看到里面有鸡。我解释小鸡跟小孩的差别，并说小孩会待在妈妈温暖的身体里面，直到够强壮，能在外面的世界生存才会出来，他听了十分高兴。“那么是谁在妈妈身体里喂那个小孩呢？”他问。

第二天他又问我：“人是怎么长大的？”我拿他认识的一个很小的

孩为例，并以他自己、他哥哥、他爸爸作为不同成长阶段的例子，他说：“这些我都知道，但是人到底是怎么长出来的？”

那天晚上，他因为不听话而遭到责骂。他很难过，决心要补偿。他说：“我明天都会听话，还有接下来那天，跟接下来那天……”然后他突然停下来，想了一会，问说：“妈妈，接下来那天会一直来多久？”当她问他确切的意思时，他再次说：“新的一天会一直来多久？”接着他又立刻问说：“妈妈，晚上是不是都算是前一天，但是早上很早的时候就是新的一天了？”^[5]在他母亲出去拿东西再回来时，他正哼着歌。她一走进房间，他就停止唱歌，仔细地看她说：“如果你现在叫我不要唱歌，我就应该马上停下来吗？”她解释说她绝对不会说这种话，因为他永远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除非那件事因为某些理由无法被允许。她还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他听了似乎很满意。

关于上帝存在的对话

隔天下了雨。弗里茨对此很不高兴，因为他想去花园玩。于是他问他母亲：“上帝要让雨下多久？”她回答说雨不是上帝做的，而是从云变的，并解释其中的原理。第二天早上，他一见到她，又提出那个他已经放弃很久的问题：“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他母亲试着挖掘他到底不了解先前解释中的哪个部分，他的回答是：“长大的部分。”当她再度解释说那小小的头跟手脚是如何长大时，他说：“但是妈妈，它们是怎么长出来的？那个小小的头跟小小的肚子，还有其他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她回答说，它们本来就在那小小的蛋里，只是很小很小而已，就像小小的花藏在花苞里一样。他于是不再追问。但过了一会后，他问说：“椅子是怎么做的？”^[6]此时他妈妈已经帮他穿好衣服。他接着突然问道：“不是上帝让天空下雨的吗？东妮（女佣）说雨是上帝造的！”在她回答之后，他问说：“所以上帝造雨只是一个故事？”她回答表示肯定后，他继续说：“但是真的有上帝吗？”他母亲有点闪避地回答说，她从来没见过上帝。“所以你看不到他，可是他真的在天空里。”“天空里只有空气跟云。”“但是真的有上帝？”他再度问。

这次她无法逃避，于是下了决定，说：“不，宝贝，上帝不是真的存在。”“但是，妈妈，如果一个真的大人说上帝是真的，而且住在天空里，这件事不就是真的吗？”她回答说，很多大人对事情的了解并不正确，也不会正确地说明。他此时已经吃完早餐，站在通往花园的门口，看着外面。他陷入沉思，然后突然说：“妈妈，我看到存在的东西，我看到的就是真的存在，对不对？我看到太阳跟花园——可是我看不到玛

丽阿姨的房子，但是那间房子也是真的存在，对不对？”她对他解释说，为什么他看不到玛丽阿姨的房子，然后他问：“妈妈，那你也看不到她的房子吗？”在她表示看不到后，他显得很满意。然而他立刻接着问：“妈妈，太阳是怎么到上面的？”她有点犹豫沉思地说：“嗯，太阳像这个样子已经很久很久了……”“对，但是它这样子之前呢？它是怎么到上面的？”

我必须在此解释他母亲为什么在孩子提出上帝存在的问题时，显得有些犹豫不决。他的母亲是无神论者。但是在教养较大孩子的过程中，她并没有实践无神论信念。事实上，这些孩子的教养方式是独立于天主教会之外，也很少告诉他们有关上帝的事，但是她也从来没有驳斥过他们的环境（例如学校）呈现给他们现成的上帝概念。所以即使鲜少提及上帝，但是对孩子而言，上帝仍是不言而喻地存在着，并在他们头脑中的根本概念里，占有一席之地。她先生本身抱持着泛神论的观点，对于在孩子教育中引入上帝的概念是相当乐观其成的，但他们夫妻间还没有就这件事达成任何绝对的决定。那天她刚好没有机会跟她先生讨论这个情况，所以当这个最小的孩子当天晚上突然问他爸爸：“爸爸，真的有上帝吗？”他就直接回答：“有啊。”于是弗里茨反驳说：“但是妈妈说上帝不是真的存在。”他母亲刚好就在这时进来，于是他立刻问她：“妈妈，你跟我说，爸爸说真的有上帝。上帝是不是真的存在？”她自然一下子措手不及，而回答说：“我从来没见过上帝，也不相信上帝存在。”在这个当下，她丈夫及时伸出援手，说：“弗里茨，你听我说，没有人见过上帝，但有些人相信上帝存在，有些人则不相信他存在。我相信他存在，但是你妈妈相信他不存在。”本来一直很焦虑地来回看着他们两人的弗里茨，这时变得相当开心，解释说：“我也觉得上帝不是真的。”但在隔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又觉得怀疑了，于是问：“妈妈，你跟我说，如果上帝真的存在，那他住在天上吗？”她回答说天上只有空气跟云，于是他相当开心又肯定地再说一遍：“我也觉得世界上没有上帝。”然后他随即又说：“但是电车是真的，还有火车也是，我去奶奶家的时候坐过一次，还有去找E的时候也坐过一次。”

关于神存在的问题，这个出乎意料而临时说出的解答，或许有一项优点，那就是减少了父母亲的过度权威，让他们不再显得如此全能全知，也让这孩子确定他的爸妈对于一件重要事情会有不同意见，这是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这样削弱父母的权威或许会增加孩子的某些不安全感，但是我觉得这点很容易克服，因为足够程度的权威仍旧存在，能给予他足够的支持。而且无论如何，我都没有在他一般言行里观察到任何不安全感或对父母失去信任之类的影响。不过，大约两星期后他所说

的一句话，可能跟这件事有点关系。那次是他跟姐姐去散步，姐姐叫他去问别人当时几点。“问男士还是女士？”他问。姐姐告诉他都无所谓，但是他若有所思地问说：“但是如果男士说现在是十二点，可是女士说是一点十五分呢？”

我觉得，在这段关于上帝存在与否的对话之后，接下来六个星期似乎是一个确切阶段的结束与高潮。我发现他的智能发展在这个阶段当中和之后受到很大的刺激，因此在强度、方向和发展类型上（相较于之前的状况），都有很大的改变。因此我可以区分出，从他能开始流畅表达想法之后，有三个心智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诞生问题出现之前。第二个阶段的开始是这些诞生问题出现时，结束则是在神的概念的解决。接下来是刚开始的第三个阶段。

第三阶段

在第二阶段非常明显的发问需求，在第三阶段并没有降低，但是似乎是循着不同的路线发展。

弗里茨现在还是经常会回到诞生的这个主题，但是发问方式显示他已经将这项知识吸收融入他的整体思考中。他对诞生和相关问题的兴趣仍旧很强，但是已经不那么热烈，这一点从他较少发问、较常确认可以看得出来。例如他会说：“狗也是在妈妈肚子里长大，这样做出来的吗？”又有一次：“鹿是怎么长出来的？跟人一样吗？”在得到肯定的答案后，他又问：“那它也是在妈妈肚子里长大的？”

虽然“人是怎么做出来的？”这个问题不再出现，但是他从这个问题发展出跟一般的存在相关的询问。他在这几个星期内问了非常多这类的问题，以下是其中一些：牙齿是怎么长出来的？眼睛怎么会待在（眼窝）里面？手上的纹路是怎么做出来的？树、花、木头等等，是怎么长出来的？樱桃的茎是不是一开始长出来就有樱桃？没成熟的樱桃会不会在胃里面变熟？摘下来的花能不能再种回去？没成熟就捡起来的种子之后会不会成熟？泉水是怎么做出来的？河流是怎么做出来的？船是怎么到多瑙河里去的？灰尘是怎么做的？此外他还会问各式各样的物品、东西和材料是怎么制造的。

对粪便尿液的兴趣

从他比较特定专门的问题（“人是怎么动的？怎么动他的脚？怎么用手去摸东西？血是怎么跑进他身体里面的？各种东西是怎么长出来

的？为什么一个人可以工作，可以做东西？”），以及他追问的方式，还有他不断表达他想看东西是怎么做的，想知道它们的内在构造（衣橱、供水系统、水管、左轮枪……）等等，这些好奇的态度让我觉得，他已经需要彻底探究他感兴趣的東西，需要追根究底。他之所以如此强烈又深入探究，或许部分原因是他潜意识中想知道父亲在孩子诞生这件事扮演什么角色。在一段时间内相当突出的另一类问题也显示出这点。他过去从来没提过的这些问题，基本上其实是在询问两性的差异。这时一再反复出现的问题是：他母亲、我、他姐姐是否会一直都是女生？是否所有女人小时候都是女孩子？他是否从来都不曾是女孩子？^[7]他爸爸小时候是否是男孩子？是否所有人、所有爸爸，一开始都很小？有一次，当诞生问题对他而言已经比较真实时，他问他父亲，以前是不是也是在他自己妈妈的体内长大？他用的表达方式是“在妈妈的胃里”。尽管这个错误已经纠正过来，但他偶尔还是会用这个说法。他过去都一直对粪便、尿液和其他相关事物表现出满怀感情的兴趣，这样的兴趣至今仍很活跃，他有时候也会公开表达对这类事物的喜爱。有一段时期，他帮他所喜欢的、自己的鸡鸡（阴茎）取了一个昵称，喊它“皮帕奇”（pipatsch），但其他时候他大多只叫它“皮皮”（pipi）。^[8]有一次，他把爸爸的手杖抓在自己的两腿之间，说：“爸爸你看，我有一个好大的鸡鸡。”有一段时期，他经常提到他漂亮的“卡奇”[粪便，（kakis）]，偶尔还会仔细欣赏粪便的形状、颜色和分量。

有一次，他因为身体不舒服必须灌肠，这对他而言是不寻常的处置，因此他极力抗拒。他也很抗拒吃药，尤其是药丸。当他发现他排出来的不是固体，而是液体时，显得非常惊讶。他问说，是不是“卡奇”改成从前面出来？或者那是不是“鸡鸡”的水？当别人跟他解释这跟平常的排便一样，只是变成液体而已，他问说：“女生也是这样吗？你也是这样吗？”

还有一次，他把妈妈跟他解释过的排便过程，跟那次灌肠连结起来，询问“卡奇”出来的那个洞是什么样子。在这么做时，他告诉我，最近他曾经看过那个洞，或者想看那个洞。

他问别人是不是也会用卫生纸？然后……“妈妈，你也会做卡奇，对不对？”在她表示肯定之后，他说：“因为如果你不做卡奇，世界上没有其他人会帮你做，对不对？”因为谈到这件事，他又讲到狗的卡奇的形状跟颜色，还有其他动物的卡奇，并拿来跟自己的比较。他在帮忙剥豌豆时，说他在给豌豆灌肠，因为他打开豆荚，把卡奇拿出来。

现实意识

在发问阶段展开之后，弗里茨的现实意识出现了很大的进展（如前所述，在诞生问题之前，他的现实意识发展得很差，跟其他同龄孩子比起来相对落后）。当时他还在跟潜抑的倾向奋战，所以要分辨出各种概念是真实的或不真实，还相当困难，但他的区别也因此更加鲜明清晰。不过现在他已经表现出他需要深入检视所有事物。从第二阶段结束后，这点就开始浮现出来，尤其显现在他努力询问现实状况，并对他熟知的事物、他练习过并一再观察过的活动，以及他老早就知道的东西，都要求存在的证据。他借此获得自己的独立判断，并由此衍生他自己的推论。

明显的疑问与确认

举例来说，他在吃到一块硬面包时说：“这面包好硬。”吃完以后，他说：“我也可以吃很硬的面包。”他问我在厨房里面，用来煮食物的东西叫什么（他一下子忘了那个字）。我告诉他之后，他说：“它叫炉子，因为它是炉子。我叫弗里茨，因为我是弗里茨。你叫阿姨，因为你是阿姨。”他在一次吃饭时，因为没有好好咀嚼而吞不下一口食物。之后继续吃时，他说：“我吞不下去，因为我没有嚼。”随即又说：“人可以吃东西，是因为他会嚼。”早餐之后他说：“我把糖加在茶里，所以它会到我的胃里。”我说：“你确定吗？”“确定，因为它没有留在杯子里，所以它跑进我的嘴巴里了。”

以这种方式获得的确信和事实变成他的基准，供他比对需要进一步推敲的现象和概念。虽然以他的智力而言，他还很难深入了解新概念，所以他会企图用已经熟悉的事物来加以评估，并借由比较来掌握概念，也因此他会更仔细检视并吸收已经获得的知识，然后形成新概念。

“真的”、“不是真的”，这些他已经很习惯使用的词汇，现在获得了跟以前使用时不同的另一层意义。在他肯定送子鸟与复活节兔子都只是故事，并决定小孩子从母亲身体诞生的版本虽然比较不美，但比较真实可信之后，他就曾说：“可是，铁匠是真的吧，不然谁来做箱子呢？”同样地，在他可以不必被迫相信一个对他而言难以理解、难以置信、看不见，可是又全能全知的存在之后，他问说：“我看得到存在的东西，对不对？……你看得到的就是真的。我看到太阳跟花园。”所以，这些“真的”事物对他而言有了根本的意义，让他能将所有看得见的、真实的事物，跟那些只会在希望与幻想中发生的事物（即使很美丽，但可惜并不真实，“不是真的”），区别开来。这种“现实原则”（reality-principle）^[9]已经在他心里建立起来。在与他父亲和母亲对话后，他决定跟母亲站在

一边，不相信上帝存在。他说：“电车是真的，火车也是，因为我坐过。”首先，他已经借由具体实际的事物找到分辨的标准，以此分辨他因为现实感而拒绝的那些模糊和不可靠的事物。起初他只以可实际接触的实物作为分辨的标准，但是当他说：“我看到太阳跟花园，可是我看不到玛丽阿姨的房子，但是她的房子真的存在，不是吗？”就表示他又跨出了一步，从只有眼见为凭的真实，迈向思考的真实。他以当时的智力发展为基础，来确认事物是“真实”的（而且仅用这种方法），然后才加以采纳利用。

他现实意识的发展与强大刺激，在第二阶段时出现，到了第三阶段仍持续不坠，但由于新获得的事实数量庞大，现实意识的发展也确定转变为主要是检视早先获得的信息，并同时进行新的发展，也就是深入精细了解这些信息，进而发展成知识。下面这类例子摘录自他在这个时期随口丢出的问题和话。在关于上帝的对话后不久，有一天妈妈叫醒他时，他告诉她，L家的一个女孩跟他说，她看过一个用瓷器做的、会走路的小孩子。当他母亲问他这种信息叫作什么时，他笑起来，说：“这是故事。”当他妈妈随即拿来他的早餐时，他说：“但是早餐是真的东西，对不对？晚餐也是真的东西？”当他因为樱桃还没熟，而被禁止吃樱桃时，他问说：“现在不是夏天了吗？夏天的樱桃是熟的！”同样那天，他哥哥告诉他，如果其他男孩子打他，他就应该打回去（他很温和，缺乏攻击性，所以他哥哥觉得有必要劝告他）。当天晚上，他问说：“妈妈，你跟我说，如果有狗咬我，那我可以咬回去吗？”他哥哥倒了一杯水，并想让玻璃杯站在稍微有点隆起的边缘，结果水泼了出来，弗里茨于是说：“大玻璃杯的边边站不稳。”（他把所有标示区隔的边缘，包括所有一般的边界，都称作边边，例如膝盖也是“边边”）他说：“妈妈，如果我想让杯子站在它的边边，我就是想让水泼出来，对不对？”他最热切，也最常表达的愿望之一，就是可以在天气极热时，在花园里脱掉他身上唯一穿的一件小短裤，全身光溜溜的。因为他母亲实在想不出什么有说服力的理由禁止他这么做，只好回答说很小的小孩子才可以脱得精光，而且他的玩伴，L家的小孩子也不会脱得精光，因为大家都不会这么做。这时他恳求说：“拜托让我脱光光，这样L家的小孩就会说我脱光了，所以他们就可以脱光，那我也可以脱光了。”除此之外，他现在终于也可以表现出对金钱的了解和兴趣。^[10]他重复说每个人可以因为工作而拿到钱，或在店里卖东西而拿到钱，而爸爸因为工作拿到钱，但是也要付钱请别人帮他做事。他也问他母亲是否因在家里工作（做家事）而拿到钱。当他再度要求一样当时无法得到的东西时，他会问：“现在还在打仗吗？”当别人解释说现在物资还很短缺，而这些东西很贵，又很难买到时，他便问：“这种东西很贵，是因为很少

吗？”后来他又想知道哪些东西便宜、哪些东西昂贵。有一次他问道：“你送别人礼物的时候，不会得到东西，对不对？”

界定权利：会、必须、可以、能够

弗里茨明显表现出他需要知道他的权利与能力的明确界限。他在询问“新的一天会一直来多久？”的那个晚上开始显现这个需求。当时他问他母亲，如果她不准他唱歌，他是否就要停止唱歌。她向他保证会尽可能让他做他喜欢的事，一开始他显得很开心，但随即为了确保自己能了解而努力举出例子，想确定哪些事可能，哪些事不可能。几天后，他从爸爸那里得到一个玩具，爸爸还说，只要他乖，这个玩具就属于他所有。他告诉我这件事，并问道：“没有人可以拿走属于我的东西，对不对？妈妈或爸爸都不行，对不对？”而当我表示同意时，他显得很满意。他在同一天问他母亲：“妈妈，你不会随便不准我做什么，你一定都是有道理的。”（他使用跟母亲近似的用语）他有一次对他姐姐说：“我可以做所有我能做的事，所有我会的，而且我可以做的事。”还有一次他对我说：“我想做什么都可以，对不对？只是不能调皮。”他更进一步在吃饭时问道：“那我以后吃饭的时候都不能调皮了吗？”当大人安慰他说，他以前吃饭的时候就经常很调皮了，他又问：“那我以后就不能再调皮了吗？”^[11]他经常在玩耍时或其他时间讲他喜欢做什么，例如：“我会做这件事，对吧？因为我想做。”因此他很明显地在这几个星期内掌握了“会、必须、可以、能够”的概念。他有一只机械公鸡玩具，小笼子里的公鸡会在门打开时跳出来，而他说：“公鸡会跳出来是因为它必须跳出来。”当我们在讨论猫有多灵巧，它可以爬到屋顶上时，他补充说：“只有在它想爬上去的时候。”他看到一只鹅，问起它能不能跑。就在这时候，那只鹅跑了起来。他于是问道：“它是因为我说了才开始跑吗？”这个假设遭到否定后，他继续说：“那是因为它想跑吗？”

全能感

我认为，他前几个月里表现得如此明显的“全能感”之所以减少，跟他的现实意识的重大发展息息相关。他的现实意识在第二阶段就已经开始发展，之后仍出现重大的进展。他之前和现在都在好几种不同情境下显示他知道自己能力的限制，也不再对周遭环境有那么多要求。然而他的提问和发言仍一再显示这只是量的减少而已，发展中的现实意识与根深蒂固的全能感，两者仍进行着拉锯战。也就是说，现实原则与享乐原则仍常互相对抗，导致妥协的结果，但结果经常偏向享乐原则。我在此引述一些提问和发言，以证明我为何得出这项结论。有一天，他解决了

复活节兔子等等的问题之后，他问我，他父母是如何找来圣诞树，以及这棵树是有人做的，还是真正长在地上的。然后他问他父母能不能在圣诞节的时候，给他一整片装饰过的圣诞树森林？在同一天，他还拜托他妈妈给他某个地方（他夏天时要去的一个地方），这样他就可以立刻去那里了。^[12]某天早上很早的时候，有人告诉他外面很冷，所以他必须穿暖一点。后来他告诉他哥哥：“外面很冷，所以现在是冬天。现在是冬天，所以是圣诞节。今天是圣诞节前夕。我们会喝热巧克力，还可以从树上拿核桃来吃。”

愿望

大致而言，他经常许愿，并会全心全意且坚持不懈地希望愿望成真，不论可能或不可能。许愿时，他会流露出强烈的情绪和不耐烦，这在其他情况下很少出现，因为他是个安静、不太有侵略性的孩子。^[13]例如讲到美国时，他就说过：“妈妈，拜托，我想去看美国，但是我不要等长大以后，我现在就要去看，马上去。”他经常在表达愿望时，加上“不要等我长大以后，我现在就要，马上”，因为他预期大人会用延迟实现的说法来安慰他。但现在，即使是在表达过去他的全能感如此明显时，完全不受可能性影响的愿望，也通常都会顺应可能性与现实。

或许就像他在那段令他大为幻灭的对话的隔天一样，他之所以要求得到一整片圣诞树森林和某个地方，或许是企图了解父母的全能性，在幻想破灭且大为受损后，是不是仍旧存在。但在另一方面，当他现在告诉我，他要从某地带回哪些漂亮的东西给我时都会补充说“如果可以的话”，或“我能做到的话”。但是从前他在许愿或承诺时（例如他长大时会给我什么东西或做其他事情），似乎丝毫不受可能或不可能的影响。现在当我们在讨论他不懂的技能或手工时（例如书籍装订），他会说他不会，并要求大人让他去学。但是经常只要发生一点有利于他的小事，他的全能信念又会活跃起来。例如他弄懂了朋友家里的一个小玩具机械之后，他就宣布说他可以跟工程师一样操作机器了。又例如他在承认不懂某个东西之后，经常会补充说：“如果有人好好教我，我就会做了。”在这种时候，他经常会问他爸爸是不是也不懂。这明显是表现出爱恨交织的态度。有时候爸妈也不懂某件事的答案会让他满意，但有时候他又不喜欢这个答案，而会提出相反证据，试图加以修改。有一次他问佣人是不是什么都知道，当时她回答“是”，之后她虽然撤回这个说法，但有一段时间，他还是会问她同样的问题，并称赞她拥有导致他这么想的那些技能，希望她坚持原来所宣称的“无所不知”。当别人告诉他，父母也可能不懂某件事，而他显然不想相信这点时，他曾有一两次

转而说：“东妮什么都知道……”（同时他也相信她若不是什么都懂，就是懂得比他父母还少）。他有一次拜托我挖出街上的水管，因为他想看水管里面。我回答说我没有办法挖出水管，之后也没办法装回去，但他试图不理睬我的拒绝，说：“但是如果世界上只有L家，跟他，还有他爸妈，那谁来做这些事呢？”他有一次告诉他妈妈，他抓到了一只苍蝇，并补充说：“我已经学会抓苍蝇了。”她问他是如何学会的？“我试试看抓一只苍蝇，结果抓到了，所以现在我知道怎么抓了。”接着他立刻问她，她是否学会怎么“当一个妈妈”。我想我可以合理地认为他是在取笑她，即使他不是很自觉。

这个孩子一方面把自己放在强有力的父亲位置（并希望能占据一段时间），认同父亲，但同时也希望能摆脱父亲限制他自我的权力。这样矛盾的态度，当然也部分导致了他在面对父母是否全能的问题时，产生摇摆不定的行为。

现实原则与享乐原则之间的拉扯

然而，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由于现实意识增加显然有助于降低他的全能感，而且弗里茨必须在追根究底的冲动压迫下，经由痛苦的努力才能克服全能感，因此现实意识与全能感之间的冲突，也是造成他矛盾态度的原因。当现实原则在冲突中占上风，显示个人的全能感还是会受到局限时，他就会同时出现平行的需求，试图贬低父母的无所不能，以缓和这个痛苦的冲动。但是如果享乐原则获胜，他就会坚持父母是完美的，以支持这个原则试图捍卫的全能感。或许也是因为这样，这个孩子才会只要一有可能，就会试图挽救自己跟父母都是全能的信念。

当他被现实原则驱使，试图痛苦地放弃自己不受限的全能感时，他同时可能开始需要界定自己与父母能力的界限。

我觉得，在这个个案里，这孩子比较早出现，也发展得比较好的求知欲望，刺激了他较微弱的现实意识，也战胜了他的潜抑倾向，而确保他能获得对他而言如此新且重要的认知。这样的认知，以及特别是随之而来对权威的减损，将会更新并加强他的现实原则，让他得以继续在思考和认知上，获得从他修正和克服全能感觉后，就开始出现的进展。他基于本能冲动试图缩减父母的完美性（显然有助于建立他自己与父母能力的界限），因此导致全能感觉降低，并导致权威减损。所以，权威的减损跟全能感的减弱，两者之间得以互动和彼此支持。

乐观态度与攻击倾向

他发展出强烈的乐观态度，这当然跟他几乎不太动摇的全能感有关。这样的乐观态度在之前已经相当容易发现，但此时在各种情况下都变得更加明显。随着他全能感的降低，他已经在顺应现实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他的乐观态度经常比任何现实都要强大。这在他一次痛苦的幻灭中，看来特别明显。我想这可能是他人生至今最严重的一次幻灭。当时，他的一些玩伴跟他的愉快关系受到外来因素影响，结果这些先前一直对他表现出友爱与感情的玩伴，大幅改变了对待他的行为。由于他们人数多，而且年纪都比他大，因此他们在各方面展现力量，并嘲笑污辱他。他生性温和，一直努力要用友善恳求的方式，重新赢回这些朋友，有一段时间，他似乎连对自己都不肯承认他们对他不好。例如，即使他不得不承认事实，但却绝对不愿意承认他们骗他，而当他哥哥再一次对他证明事实如此，并警告他不要相信他们时，他就哀求说：“但是他们不一定每次都骗我啊。”然而，不频繁、但偶尔出现的抱怨，则显示他已经决定承认他们对他的恶行。攻击倾向开始相当明显地表现出来。他会讲到要用他的玩具左轮枪射死他们，或射他们的眼睛。有一次他被一个孩子打了之后，他说要把他们都打死，并在游戏中用这句话和其他类似的话，显现他想置人于死的愿望。^[14]然而，在此同时，他也没有放弃赢回这些朋友。每次他们又跟他玩时，他似乎就完全忘了之前的事，而显得很满足，即使他偶尔说出的话显示他很清楚关系已经改变了。由于他先前跟其中一个小女孩感情特别好，因此他后来格外为他们关系的变化而难过，但他以冷静和极度的乐观承受下来。有一次他听到关于死亡的事，并在主动询问后，听到大人解释每个人老了之后都必定会死，他对他母亲说：“那我也会死，你也会，还有L家的小孩子也会。然后我们全部都会回来，然后他们就会又都变好了。可能会，或许会。”当他后来找到其他玩伴，另一些男孩子时，他似乎终于对这件事释怀了，并反复宣称，他再也不喜欢L家的小孩了。

关于上帝存在的问题与死亡

自从关于上帝不存在的那次对话之后，他只有少数几次肤浅地提到这件事，而且大致上已经不再讲到复活节兔子、圣诞老人、天使等等。但他确实又提过魔鬼。他问他姐姐，百科全书里面有什么。她告诉他，你不知道的事情都可以在里面查到。于是他问：“那里面有没有关于魔鬼的事？”她回答说：“有，里面说世界上没有魔鬼。”他便没有进一步的评论。他似乎对死亡只建立了一个理论，而这个理论最早是出现在他针对L家小孩说的话：“我们全部都会回来。”还有一次他说：“我希望我有翅膀，就可以飞。小鸟死了以后还有翅膀吗？一个人不在的时候，就

是死掉了，对吗？”这一次他没有等人回答，而是直接继续讲下一个话题。之后他曾有几次幻想自己能飞，还有翅膀。但有一次，他姐姐告诉他，飞船可以替代人的翅膀，他听了很不高兴。当时他很沉迷“死亡”这个主题。他有一次问他父亲，他什么时候会死。他也告诉佣人说她有一天会死掉，但他试着安慰对方说，那要等她老了以后才会发生。此外，他也跟我说过，他死的时候，动作会变得很慢——像这样（他的手指移动得很慢、幅度很小）——还说当我死的时候，我的动作也会变得这么慢。还有一次，他问我人睡觉时是不是都不会动，然后说：“不是有些人会动，有些人不会吗？”有一次他在书上看到查理大帝的画像，并得知他很久以前就死了，他问：“如果我是查理大帝，那我是不是死了很久了？”他也问过，如果一个人很久都不吃东西，是不是会死掉，还要多久不吃东西才会死。

教育与心理层面

我发现弗里茨在新获得的知识影响下，心智能力大增，而当我将这些观察拿来跟发展较差的个案比较时，有了崭新的发现。诚实面对孩子，坦诚回答他们所有问题，以及这些做法带来的内在自由，会对儿童心智发展有深刻且正面的影响。这会让儿童免于思考的潜抑，而潜抑倾向是思考的最大威胁。换句话说，这可以避免潜抑升华所需的本能能量（*instinctual energy*），以及避免摧毁随之而来的、跟被潜抑情结相关的观念化联想。费伦齐曾在他的文章《俄狄浦斯神话中享乐与现实原则的象征表现》（*Symbolic Representation of the Pleasure and Reality Principles in the Oedipus Myth*, 1912）中写道：“这些因个人和种族的教养文化所产生的倾向，对意识带来很大的痛苦，并伴随着潜抑。随着这样的潜抑，许多其他与这些情结相关的观念和倾向也无法跟其他思绪自由交流，或至少让它们无法透过科学现实加以处理。”

在阻碍思绪自由交流产生的联想，进而影响智能发展的重大伤害中，我们应该分辨其中不同的伤害类型，例如思考历程的哪些层面受到影响，以及影响的程度。换句话说，也就是影响思考的深度跟广度。在这个智能萌芽的阶段，这种伤害会产生重大影响，因为它将会决定意识层面对各种想法是接受或抗拒，而且这种历程会延续下去，成为终其一生的原型。这种伤害可能影响到“追根究底”的深度，也可能影响到思考范围的“广度”，而且两者受影响程度互不相关。^[15]

但不论是哪种影响，都不可能只导致思考的方向改变，或让能量从一个思考方向退出，而造福另一方向。就像其他所有强大潜抑导致的心

智发展形态一样，遭到潜抑的能量事实上只是被“束缚”住。

如果儿童基于天生的好奇和冲动，企图探询未知事物以及先前仅止于臆测的事实与现象，却受到反对阻碍，那么较深刻的探索也会受到潜抑，因为儿童潜意识里会害怕在这些深刻探索中遭遇禁忌的、罪恶的事物。在此同时，广泛探究所有较深问题的冲动，也被抑制了。儿童会因此厌恶追根究底，而与生俱来无法抑制的发问乐趣，也只能在表面上发生，导向肤浅的好奇。或者，在另一方面，也可能造就出在日常生活和科学领域里常见的有天生才能的人，虽然拥有丰富的想法，但在面对较深刻的执行问题时，就会不知所措。此外也有适应力良好、聪明务实、能了解肤浅表面现实的人，在面对智性议题时，却无法看到必须在深层关联中才能找到的事物，也无法分辨真实与权威。他会因为害怕必须承认权威迫使他相信的事，其实是虚假的，以及害怕必须冷静坚持遭否认和忽视的事物确实存在，而避免深入探究自己的怀疑，并广泛地逃避深度思考。我认为，在这些例子里，心智发展可能是因为求知本能受损，而受到影响；而现实意识的发展，也因为思考深度受潜抑而受影响。

另一方面，如果潜抑伤害了求知冲动，让个体逃避被隐藏否认的事物，那么他难以抑制的、探究禁忌事物的乐趣（以及广泛发问的乐趣、探究冲动的能量），就会遭到“束缚”，也就是他的思考广度会受到影响，而可能导致缺乏兴趣。如果儿童已经克服了跟他的探究冲动相关的某个抑制阶段，而他的探究冲动仍旧活跃或重新出现，那么他此刻可能因为厌恶探究新问题，而将剩余自由的能量全部用于探究少数几个问题的深度层面。如此一来他便可能发展为“研究者”的类型，也就是受某一个具体问题吸引后，在当中奉献毕生精力，但不会在这个适合他的小范围以外，发展出任何特殊兴趣。另一种学者则是能够深入探究的调查者，他能够获得真正的知识和发现重要的真相，但是对日常生活中或大或小的现实状况，则是完全不知所措，也就是完全不务实。这个解释并不是说，他因为沉溺于伟大的任务，所以觉得小事不值得他关注。如弗洛伊德在研究“表意失误”（parapraxis）时所说，注意力被引开，只是枝微末节的原因。这点顶多只能使个人有这方面倾向，但其重要性丝毫比不上根本的原因，也就是出现表意失误的心理机制。即使我们可以推定一位专注于重大思考的思想家会对日常生活事务毫无兴趣，但我们也会看到，当他因生活必要而必须有基本兴趣时，他也会不知所措，根本不知道如何务实地处理。我认为，他之所以会发展成这样的人，是因为他在发展过程中，应该认识基本上有形且简单的日常生活事物和概念时，受到某种阻碍，以致无法获得这项知识。当时他之所以会有这种状况，绝对不是因为他对生活中近在眼前的单纯事物缺乏兴趣，而不加注意，反

倒必然是由于潜抑所造成。我们或许可以假设，在早先某个时候，他受到抑制，无法认识其他那些他臆测为真，但却遭否认驳斥的原始事物，因此日常生活中，呈现在他面前的基本有形的事物，也被划入潜抑和抑制的范围。结果对他而言，或在此之后，或克服抑制一段时期后，再回头探究时，唯一对他开启的路便只是往深处去。这样的童年心理历程会形成原型，让他从此避免广度与表面，其结果便是他从来不曾踏上或熟悉这条路，而此后这条路对他而言就变得难以穿越了。即使在后来，他也无法像在早期就熟悉这条路的人，纵使毫无兴趣，也能轻松自然地跨入。他跳过了这个被潜抑锁住的阶段。相反地，其他“完全务实”的人则只能到达这个阶段，但通往其他更深层阶段的通路，则受到潜抑。

我们常见到在言语中显露杰出心智能力（大多是在潜伏期开始前），而有充分理由让人预期有远大未来的孩子，后来却落后他人，最终虽然跟一般成人一样聪明，但并没有显出超乎平均的智力。导致这样心智发展上失败的原因，或许多少包含了某些心智发展方向所受的伤害。事实上，这一点在许多孩子身上都可以获得证实，他们一开始都极爱发问，问题非常多，不断探究每件事的“怎么样”与“为什么”，甚至让周围的人感到疲惫，但他们在一段时间后就会放弃发问，最后表现得兴趣缺缺，或思考肤浅。不论是某一个或某些层面的思考，或整体的思考受到影响，而无法在各个方向上尽量延伸，都会对智力发展造成重大阻碍。身为儿童的他们会觉得这是注定且无法改变的。因此，驳斥与否认任何关于性或原始的事物，都会将其隔离而造成潜抑，进而伤害求知冲动与现实意识。然而，在此同时，儿童的求知欲与现实意识又被另一个迫在眼前的危险威胁，这危险不是大人逃避回答，而是大人强迫给答案，硬将现成的想法加诸在他们身上。由于这些想法是强迫给予的，因此儿童不敢以自己的现实知识去反驳，更不敢企图去推论或带出结论，这就是永远的伤害。

我们经常会强调思想家有“勇气”去反对惯例与权威，才能成功实践完全原创的研究。但如果不是儿童需要有相当特殊的毅力，才能违抗最高权威，自己去思索那些敏感棘手、部分被否认又部分被禁止的主题，那么这类行为就不会如此需要“勇气”了。虽然我们常看到反抗禁止会激发与之抗衡的力量，但这并不适用于儿童的心理与智力发展。儿童在发展过程中若遭遇对抗，不表示他会毫无条件地臣服于对方的权威，但也不表示他不会依赖对方。真正的心智独立是在两个极端之间发展出来的。发展中的现实意识本来就必须对抗天生的潜抑倾向，辛苦地获得个人的知识，就像人类获得历史上所有科学与文化知识时一样。此外发展中的现实意识还必须对抗来自外在世界的阻碍。所以这些内在与外在的

压制，已经多到足以激发发展，而不会威胁到它的独立性。其他任何在童年时必须克服的问题——不论是要对抗或臣服——任何其他的外来阻力，都是多余的，甚至经常是有害的，因为它都可能成为阻碍或关卡。^[16]虽然我们也常在智能杰出者身上清楚辨识出抑制，但是儿童在刚开始发展智能时，不可能不受这些不利的、会带来阻力的外来影响干扰。一个人心智中的认知有多少部分只是表面上属于他，但事实上都是来自教条、理论和权威，而非他以自由意愿达成的不受阻碍的思考！虽然成人基于经验和洞察力，能找到方法来处理童年时期某些禁忌的、显然难以回答的、注定被潜抑的问题，但是仍无法免除对其思考的阻碍，也不会让这些阻碍变得无足轻重。因为即使个人在成年后显然能够跨越阻碍他童年思考的这道障碍，但是他童年时处理心智局限的方法，不论是反抗或恐惧，都一直会是他整体思考方向和方式的基础，不受到后来知识的影响。

儿童最初及最重要的权威经验，也就是他与父母的关系，将关键性地决定个人会永久臣服于权威原则，或是多少获得心智的独立或局限。充分完整地呈现给儿童庞大的伦理道德观念，会更强化支持这项经验的影响，并形成许多妨碍他思考自由的障碍。然而，即使这些观念呈现得有如绝对正确，一个智力天分较高、阻抗能力较未受损的孩子，还是多少能成功地与之对抗。虽然这些观念以很权威的方式呈现并显得牢不可破，但是有时因为大人在呈现观念时，必须提出证据，以致观察较仔细的孩子就会发现，大人认为如此自然、正确、良好、适当，而要求他做到的一切，自己并不一定会以同样的方式看待。因此这些观念一定都有可受攻击的点，或至少是让人能表示怀疑，加以攻击的。但是在多少克服了基本的早期抑制之后，未经证实的超自然观念又会为思考带来新的威胁。世界上有一个看不见的、全知全能神的观念，对儿童而言是很难以抵抗的，尤其是有两件事明显支持他确实是有力量的。其一是与生俱来的对权威的需求。弗洛伊德在《达·芬奇及其儿时的回忆》（Leonardo da Vinci and a Memory of His Childhood, S.E.11）书中就说到这点：“从生物学而言，宗教信仰可追溯到人类幼儿出生后长时间的无助与需要照顾。在之后，当他察觉自己在面对生命强大的力量时真的那么孤独无助、虚弱无力时，他对自己处境的感受就跟童年时一样。因此他会企图退化到唤回小时候保护他的力量，借此否认自己的孤独无助。”当每个儿童同样经历人类的发展时，便能借由神的概念，满足自己对权威的需求。但是如同我们在弗洛伊德的研究，以及费伦齐的《现实意识的发展阶段》（Sta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nse of Reality, 1913）中所获得的了解：与生俱来的全能感、“思考万能的信念”，是如此深植于我们的内心，且永存于人类体内，因此当我们相信自身的全能感时，自然也

乐于接受神的观念。儿童的全能感会使他假设他的环境也是如此。因此相信世界上有一个拥有权威和最完整全能的上帝，可以帮助建立儿童的全能感，防止它下降。因此上帝概念能与儿童的全能感妥协共处。在这方面，我们知道父母情结（parental complex）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在儿童第一段重要的情感关系里，这种全能感被强化或摧毁，会决定他发展成乐观者或悲观者，或说决定他发展成积极进取，还是过度怀疑而瞻前顾后。要确保儿童的心态发展结果不是毫无限制的乌托邦想象与幻想，而是适当的乐观，就必须适时引导儿童思考，并加以纠正。弗洛伊德所称的“宗教对思考的强力抑制”会妨碍儿童在恰当时机以思考来根本地纠正其全能感。宗教之所以能做到这点，是因为它以权威方式介绍万能而无法超越的上帝，因而压制了思考，同时干扰必须在生命早期发生并逐步渐进的、由思考引发的全能感的下降过程。现实原则的完整发展密切仰赖儿童鼓起勇气，在现实与享乐原则之间加以妥协和解。如果这项和解成功，那么愿望和幻想会被认定属于全能感部分，而全能感必须建立在妥协的思考基础上，相对的，思考以及已确认的事实，则由现实原则主宰。^[17]

然而，神的概念成为全能感强大且几乎难以克服的盟友，因为儿童的心智无法借由惯常的工具熟悉这个概念，又因为这概念具有压倒性的权威，而难以抗拒，所以儿童甚至不敢试图加以对抗或质疑。我们的心智或许能在后来克服这个阻碍，却无法弥补已经造成的伤害。况且许多思想家和科学家始终无法跨越这道障碍，其工作便停滞结束于此。上帝的概念可能严重粉碎现实原则，使儿童不敢拒绝难以置信的、明显不真实的事物，甚至大幅影响现实原则，使儿童难以辨认在智性思考上确实有形的、近在眼前的“明显”事物，同时潜抑深层的思考历程。因此，我们可以确定，要让个人心智在所有方向上完全不受抑制地发展，就必须让儿童只根据个人的证实与演绎接受简单与神奇的事物，只将真正知道的知识融入个人的心智认知，不受阻碍地达到知识与推论的第一阶段。心智所受伤害的种类和程度可能有所不同，有的可能影响到心智整体，有的可能是或多或少影响其中某个面向。这些伤害绝对无法在之后以较开明的教养方式消除。因此即使在童年早期，心智可能就已经受到主要且根本的伤害，但之后上帝的概念再加诸以上所造成的抑制，仍旧相当重要。所以光是在教养孩子时，去除教条和教会的干涉，并不足够，虽然这些对于思考的抑制效果是被普遍肯定的。在教育中引入上帝的概念，然后任由儿童在发展中设法面对，绝对不等同于给予孩子这方面的自由。因为在儿童的智力还没有准备好面对权威，也无力加以对抗时，以权威方式引入上帝概念，必然会大幅影响他在这方面的态度，使他永远无法摆脱这个概念而获得自由，或至少必须付出极高的代价，花费极

大的精力加以对抗。

二、早期分析

儿童对启蒙的阻抗^[18]

对成人精神官能症进行分析所得的结果，确实推论出对儿童进行分析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因为精神官能症的病因都会回溯到童年时期。而弗洛伊德已经借由对小汉斯的分析^[19]和其他的工作，示范了儿童精神分析的方法。之后的许多人，尤其是胡格-赫尔姆斯博士，都遵循并进一步探究了这项方法。

胡格-赫尔姆斯博士在上次大会^[20]中，发表了非常有趣而有启发性的论文，并提供了充分的信息，说明她如何改学儿童精神分析的技巧，并针对儿童心智的需求加以修改。她的分析对象是人格发展出现病态或人格发展不良的儿童，并且她表示她认为精神分析只适用于六岁以上的儿童。

但是我现在想提出，我们可以将在成人与儿童精神分析中所学的，运用于分析六岁以下儿童的心智，因为我们都很清楚，对于精神官能症的分析经常会追溯到很小的年纪，也就是六岁以前发生的事件、印象或发展，所带来的创伤与伤害。这项信息对疾病预防学的启示是什么？在精神分析看来极为重要的这个阶段，我们除了为预防之后的疾病外，还能为长远的人格形成与智力发展做些什么？

我们根据知识所得的最重要结论是，要设法避免精神分析显示会严重伤害儿童心智的那些因素。因此我们必须设下一些不能妥协的必要原则，例如小孩子从一出生，就不应该跟父母睡在同一间卧室；而且在强迫式的道德规范方面，我们对待这个正在发展的小生命，应该比对身边的其他人更放松一些。我们应该容许他在较长的时间里维持自然状态而不受抑制，不要像过去教养方式那样加以干扰，要让他能意识到自己的各种本能冲动和从中获得的乐趣，而不要立刻激起他抗拒这种纯真本性的文化倾向。我们的目标是让孩子有较慢的发展，让他有空间意识到自己的本能，并因此有可能将本能予以升华。在此同时，我们不应该拒绝他表达正在萌芽的性好奇，应该一步步地给予满足，我甚至认为，我们应该在这方面毫不保留。我们会知道如何给予他足够的感情，同时避免有害的溺爱。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拒绝体罚和威胁，并借着偶尔收束情感来确立教养所需要的服从。当然，根据我们的知识，还可以自然衍生出更多其他更细节的原则，但不需要在此一一详述。此外，就本文范

围而言，是无法更仔细讨论如何在一定的教养范围内既能实践这些要求，又不致影响小孩发展成符合社会要求的文明人，也不会让他难以与周遭不同想法的人互动。

现在我只想指出，这些教育上的要求在实务上是可行的（我自己曾有多次机会证实这点），而且会明显带来好的影响，以及许多较自由的发展面向。如果能让这些要求成为普遍的教育原则，必定能带来许多成果。不过我同时还要提出一点保留。一个未曾接受过分析的人，即使有足够的领悟与意愿去实践这些要求，其内在可能也没有能力达成这些要求。但为了简化起见，我现在只讨论较好的情况，也就是个人在意识和潜意识层面都能了解并领悟这些原则，而且能加以实践，带来良好结果的情况。现在我们回到最初的提问：在这些情况下，这些预防措施能够防止精神官能症的出现，或防止不利于人格的发展吗？我的观察让我相信，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经常只能达成部分的预定目标，也只运用到我们所知的部分工具。因为我们从精神官能症的分析中得知，只有一部分来自潜抑的伤害可以追溯到错误的环境因素，或其他不利的外在条件。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则来自儿童从最幼小时就存在的态度。儿童经常因为潜抑强烈的性好奇，而变得潜意识地抗拒所有与性有关的事物，唯有后来接受彻底的分析才能加以克服。对成人的分析，尤其是重建（reconstruction）的分析，不一定能找出这些问题，或是这种精神官能症的先天倾向会对精神官能症的发展产生多深远的影响。在这方面，每个人受影响的程度各不相同，后果也难以判断。不过我们至少可确定：对于有强烈精神官能症倾向的人而言，来自环境非常轻微的拒绝，通常就足以让他明显阻抗所有性的启蒙，并导致过度潜抑，妨碍整体的心智发展。我们能确认从分析精神官能症中得到的认知，是因为儿童让我们有机会在这些发展进行时从旁观察。例如，尽管我们采取各种教育措施，希望毫无保留地满足孩子的性好奇，但性好奇的需求经常无法自由地表达出来。这种负面态度可能以多种形态呈现，最极端的包括完全不愿意知道；也有时候呈现的形态是孩子把兴趣转移到其他事物上，但这种兴趣经常带着明显的强迫性质；有时候这种态度则是在接受部分启蒙之后出现，儿童此时不再有像之前那样活跃的兴趣，反而强烈阻抗，拒绝接受进一步启蒙，甚至完全不愿意接受。

在本文一开始详细描述的案例里，上述的教育方式在实践后有良好的结果，尤其是对这个孩子的智力发展。到目前为止，这孩子得到的启蒙包括：获知胎儿在母体内的发展，以及他感兴趣的所有细节。父亲在生产及性交中扮演的角色，并未直接问及。但即使在当时，我认为这些问题也已经在潜意识中影响这个男孩子。有些问题虽已尽可能地详细回

答，还是不断重复出现。以下是一些例子：“妈妈，你跟我说，那个小小的肚子跟小小的头，还有其他东西，是从哪里来的？”“人怎么会动？怎么会做东西？怎么会工作？”“皮肤是怎么长在人身上的？”“它是跑到哪里去的？”这些问题跟其他几个问题，在启蒙阶段以及紧接着发展明显加速的两三个月里，不断反复出现。我没有在一开始就对这些问题的反复出现赋予完整的意义，一方面是因为就整体而言，这孩子变得喜欢问问题，所以我没有领悟到他问同样问题的意义。另外，由于他探究事物的冲动，和他的智力都在明显发展，我认为他本来就会要求进一步的启发，应该坚持只配合他有意识提出的问题，给予逐步的启发。

这个阶段之后，有项改变逐渐出现。他经常提出上面这些问题以及其他变得刻板的问题，而明显出于探究冲动的问题则开始减少，并会带有臆测性质。在此同时，显然肤浅、未经思考且毫无根据的问题开始出现。他会一再询问不同的东西是什么做的、怎么做的。例如，“门是什么做的？”“床是什么做的？”“木头是怎么做的？”“玻璃是怎么做的？”“椅子是怎么做的？”还有些琐碎的问题，例如，“这么多土是怎么跑到土下面的？”“石头跟水是从哪里来的？”大致而言，他毫无疑问地都能掌握这些问题的答案，所以这些问题一再出现与他的智力无关。他提出这些问题时不专注且心不在焉的态度，也显示尽管他问得很热切，但他其实不在乎答案。不过他的问题数量也增加了。大家都知道小孩子常会问一些看似很没有意义，又无法从旁人答复中得到帮助的问题，让周遭的人都很受不了。

在最近这段持续不到两个月，重复提出肤浅问题的阶段后，又出现了改变。弗里茨变得沉默寡言，也明显表现出厌恶玩耍。他不曾花很多时间玩耍，或在玩耍中发挥想象力，但他一直很喜欢跟其他小孩玩动态的游戏。他也经常用一个箱子、长椅或椅子当作不同的车辆，扮演马车夫或司机，一连玩好几个小时。此时游戏和这类活动都消失了，他也不再喜欢有其他孩子陪伴，就算跟其他孩子接触，也不知道该如何跟他们相处。他甚至开始对母亲的陪伴感到厌烦，这是之前从来没发生过的事。他也表现得不喜欢听她说故事，但是仍跟过去一样对母亲充满感情，也渴望母亲的感情。之前他问问题时常表现出来的心不在焉，现在更为频繁。虽然只要是观察敏锐的人都能看出这项变化，但他的情况仍不能称为“生病”。他的睡眠和整体健康状况都相当正常。虽然他不太说话，并且因缺少活动而变得比较调皮，但除此之外他仍旧友善活泼，且能以正常方式对待。另外，在最近这几个月里，他对食物的态度也变得差强人意，很挑剔，而且明显讨厌某些菜肴，不过，对他喜欢的食物则胃口很好。虽然如前所述，他对母亲的陪伴感到厌烦，但他比以前更爱

黏着母亲。这项变化跟其他许多变化一样，不是照顾者未注意到，就是虽然注意到，但也不认为有什么重要。成人通常都很习惯注意到孩子有些暂时或永久的变化，但因为找不出任何理由，而习惯认为这些发展中的变化是完全正常的。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合理的，因为几乎所有孩子都会显现一些精神官能症的特质，并只有在这些特质的严重程度或数量继续增加时，才会构成疾病。我特别讶异的是他变得如此讨厌听故事，这与他之前的态度完全相反。

我将他在部分启蒙之后被激发出的热烈提问兴致，以及后来变得有些肤浅而重复的提问方式，跟他后来对问题的厌恶，甚至对于听故事的厌恶加以比较，同时回忆起变得刻板的一些问题，而不禁相信这孩子强大的探究冲动，已经与他同样强大的潜抑倾向发生冲突，并且后者显然完全占了上风，使他抗拒他意识渴望的答案。因此，在他问了许多不同问题，以替代他潜抑的那些问题之后，在更进一步的发展中，他终于不得不完全逃避提问，也逃避聆听，因为他害怕别人会在他没有提问的情况下，提供他拒绝接受的答案。

我想在这里回头讨论我在本文第一部分，对于潜抑路径所做的一些评论。我在前面提到，众所周知的是潜抑会对智力发展造成伤害，因为遭潜抑的本能力量会受到束缚，无法用以升华。而且情结受到潜抑时，思考的联想也会同时会淹没在潜意识中。我由此推论潜抑可能会同时影响智力发展的广度和深度。或许我观察的这个案例的两个阶段，可以说明我之前的这项假设。如果发展途径固着在儿童因为潜抑对性的好奇，而开始提出许多肤浅问题的阶段，那么对智力的伤害可能发生在深度上。儿童若固着在不问也不想听的阶段，则可能回避兴趣的表面和广度，而只往深度发展。

在短暂离题之后，我想回头谈原先的主题。我愈来愈相信遭到潜抑的性好奇，是导致儿童心智改变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个信念在我前不久接受的一个暗示上获得证实。在我对匈牙利精神分析学会（Hungarian Psycho-Analytical Society）发表演讲后，安东·佛朗德（Anton Freund）在跟我讨论时，表示我的观察和分类绝对符合精神分析原则，但我的诠释并不然，因为我只考虑到意识层面，而忽略了潜意识层面。当时我的回答是，我认为，除非有令人信服的反驳理由，否则光处理意识层面的问题就已经足够。但我现在了解他说得没错，事实证明，只处理意识层面问题，确实不够。

我现在认为，我们其实应该给予小弗里茨一些之前一直没有对他透露的其他讯息。他当时常问的问题之一是，“植物是不是都是从种子生

出来的？”这个问题成了绝佳的机会，刚好可以用来向他解释人也是从种子生的，并借此解释受孕过程。但是他显得心不在焉、漫不经心，用一个无关的问题打断回答，也表现得完全不想知道细节的样子。又有一次，他说他听其他孩子说，母鸡需要有公鸡，才能下蛋。但他几乎是一提这个主题，就立刻表现出不想继续的样子。他很明确地让人知道他完全不理解，也不想理解这项相当新的信息。而这样进一步的启蒙，似乎也无法影响前述的心智改变。

然而他母亲靠着跟笑话相关的小故事，再度引起了他的注意和赞同。她在给他一颗糖果时说，糖果已经等了他很久，并编了一个相关的故事。故事内容是一个女人因为丈夫许愿，鼻子上长出了香肠。他很喜欢这个故事，想要一听再听。之后他相当自发地开始说起或长或短的故事。有些故事是他以前听过的，但大多数都是原创的，而且提供了丰富的分析素材。在此之前，这孩子对说故事的兴趣一直远低于玩耍的兴趣。在第一次解释后的那段时间，他确实表现出强烈的说故事倾向，并尝试过几次，不过整体而言，这仍是例外状况。他说这些故事时，完全没有模仿大人表现，不像儿童通常会做的那样，用上一些原始的技巧，反而是类似做梦，缺乏进一步的演绎阐释。有时候他会先讲前一晚的梦，然后接着讲故事，但开始讲故事后，故事的类型仍跟梦一样。他会兴致勃勃地说这些故事，但之后即使我诠释得很谨慎，他仍不时会出现阻抗。这时他就会中断故事，但不久又会兴致盎然地接下去。以下是我对其中一些幻想的摘录：

“两只母牛走在一起，然后一只跳到另一只背上，骑在上面。然后另一只又跳到另一只的角上，把它的角紧紧抓住。然后一只小牛也跳到母牛头上，牢牢抓住缰绳。”（我问他母牛的名字，他回答了两个女佣人的名字）“然后它们继续往前走，走到地狱去。老魔鬼在地狱里面。魔鬼的眼睛很黑，所以他什么都看不见，可是他知道有人来了。年轻魔鬼的眼睛也很黑。然后他们去了拇指仙子看到的那间城堡。然后他们跟和他们在一起的那个男人走进来，上去到一个房间，用纺纱（指纺锤）刺了自己。接下来他们就睡了一百年。然后他们醒过来，去见国王。国王很高兴，问他们——问那些男人、女人，还有跟他们在一起的小孩——要不要留下来。”（我问他母牛去哪里了，他说：“它们都在，还有小牛也是。”）接下来他讲到教堂的墓地跟死亡，然后说：“一个士兵把一个人射死后，他没有被埋起来，因为开灵车的司机也是士兵，他不肯把他埋起来。”（我问：“他射了谁呢？例如？”他回答时最先提到的是他哥哥卡尔，但随即有点警觉，又提了其他好几个亲戚或认识的人）^[21]还有一个梦是：“我的棍子跑到你的头上，然后它拿了熨斗，用

熨斗在上面压。”在他跟他母亲道早安，母亲摸摸他的头之后，他说：“我要爬到你身上。你是一座山，我要爬到你身上。”过了一会儿之后，他说：“我比你会跑。我可以跑到楼上，你不行。”又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开始很热中于问一些问题，例如，“木头是什么做的？窗框是怎么弄在一起的？石头是怎么做的？”当别人回答他说，这些东西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他会很不满足地回答说：“但是它们本来是什么东西？”

跟这个情况同时出现的是，他开始会玩。他会很开心而长时间地玩耍，尤其是跟别人一起玩。他会跟哥哥或其他朋友玩他们想到的任何游戏，也开始自己玩。他会玩吊死人的游戏，宣称他把哥哥姐姐的头砍了下来，而且把他们砍下的头的耳朵放在盒子里，他还说：“你可以把这种头的耳朵收起来，因为他们不会反过来打你。”他还自称是“吊死人使者”。有一次，我发现他在玩下面这个游戏。他拿西洋棋子当人，其中一个士兵，另一个是国王。士兵对国王说“你这个肮脏的禽兽”，于是就被关进监狱，判处死刑。然后他被鞭打，但是他没有感觉，因为他已经死了。接着国王用王冠把士兵基座上的洞挖大，士兵就活了过来。国王问他还会不会再这样做，他说不会，所以他只被关起来。他最早玩的一个游戏是：他拿起他的喇叭玩，然后说他是军官，又是掌旗官跟号角手，全部都是，他还说：“如果爸爸也是号角手，但是不肯带我去打仗，那我就会带我自己的喇叭跟我的枪，自己去打仗。”他也会拿他的小玩偶来玩。玩偶中有两只狗，他总是称其中一只帅哥，另一只是脏鬼。有一次这两只狗是男士，那只帅哥是他自己，脏鬼则是他爸爸。

弗里茨的游戏以及幻想都显出他对父亲的敌意，以及他已经清楚表露出的对母亲的爱慕。在此同时，他也变得爱讲话，活泼开朗，可以跟其他孩子玩好几个小时，后来并表现出对各方面知识和学习的强烈欲望，在非常短的时间和非常少的协助下，他学会了阅读。他在这方面的积极渴望几乎显得早熟。他的发问已经不再有刻板的冲动特质。这项改变无疑是他的幻想解放后的结果。我偶尔审慎的诠释只在某种程度内协助这件事发生。然而，在我重述一段我认为很重要的对话之前，我必须先指出一点：胃对这个孩子有种特殊的重要性。即使他获知很多信息并一再被纠正，他还是在不同情况下多次显露出他仍坚持认为小孩子是在妈妈的胃里成长。在其他方面，胃对他而言也有情感上的意义。他在各种情况下，都会用“胃”这个字来顶嘴。例如，当别的孩子跟他说“去花园”时，他会回嘴说：“去你的胃里。”佣人问他某件东西在哪里时，他经常因回答“在你的胃里”而挨骂。虽然不是很频繁，但他有时候也会在用餐时间抱怨“我的胃好冷”，并宣称是因为喝了冷水的关系。他也表现得很不喜欢某几种冷盘菜肴。大约在这时，他表现出想看妈妈近乎裸体

的好奇心。在看到之后，他会说：“我也想看看你的胃，跟你胃里的图画。”他母亲问说：“你是指你以前待的那个地方？”他回答说：“对！我想看看你的胃里面，看里面有没有小孩子。”在此之后，他有一次说：“我很好奇，我想知道世界上所有事。”问他想知道什么事时，他说：“我想知道你的鸡鸡跟你的‘卡奇’洞是什么样子。我想（笑）在你坐马桶的时候，偷看你的鸡鸡跟你的‘卡奇’洞。”几天后，他对他母亲建议说，他们可以同时在马桶上，在别人上面“做卡奇”。先是他妈妈、他的哥哥姐姐，然后最上面是他自己。这些零星出现的对话已经呈现出他的理论，可在以下这段对话里看得更为清楚。他认为小孩子是用食物做的，就跟粪便一样。他曾经描述他的“卡奇”是不肯出来的调皮小孩。在这样的联想下，他立刻就同意我的理论，说他幻想中会在楼梯跑上跑下的小煤块就是他的小孩。还有一次他对他的“卡奇”说话，说因为它出来得这么慢又这么硬，所以他要打它。

我想在此描述一段对话。那天他一早就坐在厕所里，并解释说便便已经在阳台上，已经跑到楼上，不肯进花园（他经常称厕所是花园）。我问他：“它们是在胃里面长大的小孩吗？”我注意到这引起了他的兴趣，便继续说：“因为便便是食物做的，但是真正的小孩不是食物做的。”他说：“我知道，小孩子是牛奶做的。”“喔，不是，小孩子是用爸爸做的一个东西加上妈妈身体里面的蛋做出来的。”（他此刻变得非常专注，并要求我解释）我开始解释那颗小小的蛋时，他插嘴说：“我知道。”我继续说：“爸爸会用他的鸡鸡做出一种东西，看起来很像牛奶，但是叫作种子。他做这东西的时候很像在尿尿，但是又不太一样。妈妈的鸡鸡跟爸爸的不一样。”他插嘴：“那个我知道！”我继续说：“妈妈的鸡鸡就像一个洞。如果爸爸把他的鸡鸡放到妈妈的鸡鸡里，在里面做出种子，那种子就会跑到里面更深的地方。当种子遇到妈妈身体里面一颗小小的蛋时，这颗小小的蛋就会开始长大，变成一个小孩。”弗里茨很有兴趣地听着，并说：“我好想看小孩子是怎么在里面做出来的。”我解释说，这是不可能的，他得等到长大后才能看到，而且到时候他也是自己做。“但是到时候我想跟妈妈做。”“那不可以，妈妈是你爸爸的太太，所以不可以当你太太，不然爸爸就没有太太了。”“但是我们两个都可以跟她做。”我说：“不行，那不可以。每个男人都只有一个太太。等你长大，你妈妈就老了。到时候你会娶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她就会是你太太。”他眼眶含泪、嘴唇颤抖地说：“但是我们不能跟妈妈住在同一间房子里吗？”我说：“当然可以，而且你妈妈会永远爱你，只是她不能当你太太。”他接着问了一些细节，包括小孩子在妈妈的身体里怎么吃东西？脐带是什么做的？脐带怎么不见了？他显得兴趣盎然，而且不再出现阻抗。最后他说：“但是我真的很想看一次小孩子是怎么进去跟

出来的。”

这段对话除了在某程度上解决了他的性理论之外，他也因此对于之前始终抗拒，现在才吸收进去的部分解释第一次真的表现出兴趣。他之后偶尔说出的一些话也显示，他已经真正把这项信息融入他的知识里。在这次之后，他对胃部^[22]的兴趣也明显降低。但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想宣称，对他而言胃部已经完全失去情感性的特质，或他已经完全放弃这个理论。关于儿童为何会在察觉不正确后，仍坚持一项幼儿性理论，我曾听过费伦齐的一个观点。他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幼儿性理论源自于将带来愉悦感受的生理功能加以抽象化，因此只要这项生理功能持续带来愉悦，这项理论就会在某种程度上持续存在。亚伯拉罕博士，在上次大会^[23]发表的论文中表示，我们应该可以从儿童为何不接受不同性别父母扮演的角色，而找到性理论形成的源头。侯海姆（Reim）也指出，原始人类的性理论应该也来自同样的源头。就这个案例而言，他仍旧坚持部分的理论，可能是因为我只诠释了丰富的分析素材的一部分，而潜意识的肛门性欲仍十分活跃。无论如何，在解决了性理论后，他终于克服对真正的性过程知识的阻抗了。尽管他的理论还是有部分存在，^[24]但他比较能接受实际上的性过程。在某程度上，他在固着于潜意识的理论与现实真相之间，达成了妥协，而他自己的话就是最好的描述。九个月后，他陈述了他的另一个幻想。在他的幻想里，子宫是一间装潢完好的房子，尤其胃部更是设备齐全，甚至还有浴缸跟肥皂盒。他自己对这个幻想评论说：“我知道实际上不是真的这样，但我把它看成这样。”

弗里茨解决了自己的性理论并承认实际过程之后，俄狄浦斯情结几乎完全浮现出来。以下是一个例子。他在那次对话三天之后说了一个梦中的幻想，我也为他诠释了其中部分。他首先描述一个梦：“有一辆很大的汽车，看起来就像电车那样。里面也有座位，还有一辆小汽车跟着大汽车一起跑。他们的屋顶可以打开，在下雨的时候也可以关起来。然后这两辆车往前跑，结果撞到一辆电车，把它撞倒。然后大汽车跑到电车上，把小汽车拉在后面。那辆电车跟那两辆汽车都靠得很紧。那辆电车还有一根连接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那辆大汽车有一个很漂亮、很大的、银色的、铁的东西。小汽车有两个像小钩子的东西。小汽车在电车跟大汽车中间。然后他们开上一座很高的山，又很快冲下来。这两辆汽车晚上也待在一起。如果有电车过来，它们就把它撞开。如果有人像这样（张开一只手臂），它们就会立刻后退。”（我解释说大汽车是他的爸爸，电车是他的妈妈，而小汽车则是他自己。他把自己放在爸爸跟妈妈中间，因为他很希望可以把爸爸赶走，单独跟妈妈在一起，跟她

做只有爸爸才被准许做的事）他犹豫了一下之后便表示同意，随即继续说：“大汽车跟小汽车后来就走开了。它们在它们家里，从窗户往外看，那个窗户很大。然后两辆大汽车来了。一辆是爷爷，另一辆就是爸爸。奶奶不在，她……（他犹豫了一下，表情很严肃）……她死了。”（他看着我，但由于我显得无动于衷，他便继续讲下去）“然后它们就一起开下山。一个司机用脚打开门；另一个司机用脚打开会转的那个东西（门把）。一个司机吐了起来，是爷爷。”（他再度用质问的眼光看着我，但是看到我不为所动的样子，又继续下去）“另一个司机对他说：‘你这个肮脏的家伙，你欠揍吗？我一拳就可以把你打倒。’”（我问另一个司机是谁）他说：“是我。然后我们的士兵把他们全都打倒。他们全部都是士兵。然后他们把汽车砸烂，又揍他，用煤块把他的脸抹黑，把煤塞到他的嘴巴里；（露出安慰人的样子）你知道，他觉得煤是糖果，所以才吃进去。然后大家都是士兵，可是我是军官。我穿着很漂亮的制服，而且（他抬头挺胸）我站成这个样子，所以他们都听我的话。他们把他的枪拿走；他只能这样走路（他弯下腰来）。”他口气柔和地继续说：“然后士兵给他一个勋章跟一把刺刀，因为他们已经拿走他的枪。我是军官，妈妈是护士。”（在他的游戏里，护士永远都是军官的太太）“还有卡尔、蓝妮跟安娜（他的哥哥姐姐）是我的小孩，我们有一间很漂亮的房子。从外面看起来就像是国王的房子。^[25]房子还没有全部盖好，没有门，也没有屋顶，但还是很漂亮。我们自己做缺少的东西。”（他现在可以轻易地接受我对很多东西代表意义的诠释，例如没完成的房子等）“花园很漂亮。花园在屋顶上面。我要用梯子才能爬上去。不过我可以很容易地爬上去，可是我要帮忙卡尔、蓝妮跟安娜。餐厅也很漂亮，里面长了树跟花。那很容易，你在里面放一些土，那些东西就会长出来了。然后爷爷静悄悄地进来花园，像这样（他再度模仿那个怪异的步伐）。他手上拿着一把铲子，想要埋一个东西。然后士兵对他开枪，结果（他再度显得很严肃）他就死了。”他继续说了很久，还描述了两个瞎眼的国王，说其中一个是他爸爸，另一个是他母亲的爸爸，然后他说：“国王的鞋子就跟美国一样长，你可以跑到里面去，里面还是有很大的位置。用布包起来的小宝宝晚上也会放到里面去睡觉。”在这次的幻想之后，他对游戏的兴趣变得愈来愈强烈而巩固。他这时会单独玩上好几个小时，而且从中获得的乐趣跟描述这些幻想时一样多。^[26]他也会直接说：“我把我跟你讲的，演给你看。”或“我就不讲了，直接演出来。”虽然潜意识幻想通常会经由扮演活动宣泄出来，但在这个例子里，无疑地就跟其他类似例子一样，幻想的抑制成了游戏抑制的原因，而两者也可以同时被消除。我观察到，过去他经常从事的游戏和活动现在都退居幕后了。我尤其指那无止境的“司机、马车夫”等

游戏，里面通常包含了用长椅、椅子或箱子互相推挤，或坐在上面。他之前一直喜欢在每次听到汽车经过时就跑到窗边，而且只要错过一次就很不高兴。他过去可以连续好几个小时站在窗户旁、大门前，主要就为了看经过的车辆。他从事这些活动时热烈而排他的态度，让我认为这些活动具有强迫性质。^[27]

到后期，当他表现出明显的无聊时，他放弃了这些取代玩耍的活动。有一次，为了帮他找一项新活动，大人鼓励他用新的方式做一辆车子，希望会让他觉得有趣，但他回答：“没有一件事好玩。”当他开始编造幻想时，也能同时开始玩耍，或更正确地说，是获得了适当的玩耍的开端。这时，他有一部分的游戏会借助娃娃、动物、人、推车和积木来编造，其中还包括开车跟换房子。但是这只是他玩耍的一部分。他玩耍的方式开始变得非常多样，并且伴随着强力发展的幻想，这都是他之前从来不曾表现出来的。通常游戏最后都会演变成士兵对抗印第安人、强盗，或是跟农民的打斗，而他自己和他的军队永远都代表士兵这一方。大人在战争结束时提到过，他父亲在不当兵之后，交出了他的军服和装备。这孩子对此大受打击，尤其是对他父亲交出刺刀和步枪这点。之后他立刻在玩耍中安排佃农偷士兵的东西，结果士兵虐待这些佃农，并杀了他们。在车子的幻想后第二天，他玩了以下这个游戏，并跟我解释说：“一个印第安人被士兵关起来。他承认自己对他们很顽皮。他们说：‘我们知道你不只这么顽皮。’他们对他吐口水，在他身上尿尿跟做‘卡奇’，并把他关到一间小房间里，在他身上做各种事。他尖叫起来，于是鸡鸡就直接塞进他的嘴里。一个士兵走开，另一个人问他：‘你要去哪里？’他说：‘去找马粪丢到他身上。’这个顽皮的男人在一个铲子上尿尿，然后把尿泼到他脸上。”我问说这个人到底做了什么事，他回答说：“他很顽皮。他不让我们进去小房间里面做。”然后他更进一步透露说，小房间里除了有关在里面的那个顽皮男人以外，还有两个人在里面做美劳。在这段时间，他还经常会对卫生纸说话，然后在上厕所后，以嘲弄的样子用卫生纸擦屁股。“亲爱的先生，请你好心吃下去。”在被询问时，他回答说卫生纸是吃卡奇的恶魔。还有一次，他说：“一个先生的领带掉了，他一直找。最后他终于找到了。”后来他再一次说到脖子跟腿都被砍断的魔鬼。他说，脖子要等到有脚以后才能走路，现在魔鬼只能躺着，再也不能走在路上了，大家都以为他死了。还有一次，他看着窗外；有人抓着他，是一个士兵，然后他把他推出窗外，他就死了。我认为这幻想似乎是表示（对他而言不寻常的）他在几个星期前出现的恐惧。当时他正看着窗外，而佣人站在他后面，把他抓住。他表现得很恐惧，直到那女孩把他放开才安静下来。在之后的一个

幻想里，他则投射出潜意识的攻击愿望，表现出他的恐惧^[28]——在一个游戏里，一个敌军的军官被杀死、虐待，然后复活。在回答他是谁时，这男孩说：“我当然是爸爸。”这时候所有人都变得对他很友善，并且说（弗里茨的声音在此时变得很温柔）：“对，你是爸爸，那么请你过来这里。”在另一次幻想中，队长同样也经历各种虐待，包括蒙上眼睛和被侮辱。但他说在此之后，他就对队长非常好，并补充说：“我只是把他对我做的事，还给他而已，然后我就不对他生气了。如果我没有还给他，我会对他很生气。”他现在很喜欢拿面团来玩，说他在衣柜间^[29]里烤面团（他指的衣柜间是一个小纸箱，里面有一个凹洞。他用这个箱子玩游戏）。有一次在玩的时候，他给我看两个士兵跟一个护士，说那是他自己、他哥哥跟他母亲。我问他哪一个士兵是他时，他说：“下面有刺的东西是我。”我问他下面会刺人的东西是什么。他说：“鸡鸡。”“那会刺人吗？”他说：“在玩的时候不会，但是真的时候——不是，我说错了，在真的时候不会，可是在玩的时候会。”他透露了愈来愈多而广泛的幻想，经常是关于魔鬼，也会有关于队长、印第安人、强盗跟野生动物的幻想。在这些幻想和他伴随的游戏里，他对这些对象的施虐冲动都清楚显现出来，但另一方面，他也把与母亲相关的愿望表现出来。他经常描述他如何将魔鬼、敌军军官或国王的眼睛挖出来，或是把他们的舌头割断，他甚至拥有一把可以像水底动物一样咬人的枪。他随时都在变得更强壮、更有力量，任何方法都杀不死他，他也反复说他的大炮大到可以顶到天空。

在这时期我觉得已经没有必要再做进一步诠释，因此只偶尔会让他意识到某些单一事件，而且是仅止于给他暗示。此外，从他幻想和游戏的整体趋势，以及他偶尔冒出的谈话中，我得到的印象是，他一部分的情结已经浮现到他的意识层面，或至少是潜意识层面，这样也就足够了。所以有一次他坐在马桶上，说他要去做面包卷，他母亲迎合他的说法，说：“那就赶快做你的面包卷。”他便回答：“如果我做出面团，你就会很高兴了。”然后立刻补充说：“我说面团，不是说卡奇。”他在上完时说：“我真是厉害，我做了好大一个人。如果有人给我面团，我就可以做出一个人来。我只需要尖尖的东西来做眼睛跟扣子。”

从我开始偶尔给他一些诠释，到这时候为止，大约过了两个月。接着我的观察中断了大约两个月。这段时间，他的焦虑（恐惧）浮现出来。从他拒绝跟别的孩子玩他最近很爱的强盗跟印第安人的游戏，就预告了这点。除了在两岁到三岁期间，他有过夜惊（night-terrors）以外，他从不曾明显地深感恐惧，或者至少我们从没有发现这方面的迹象。因此现在表现出的焦虑，可能是因为分析进展而显现出来的症状，也有可

能是因为他试图更强烈潜抑逐渐浮现到意识层面的东西。而这些恐惧之所以释放出来，可能是听格林童话引起。他近来变得很爱听，也很爱讲格林童话。^[30]此外，他之所以显露恐惧，或许也是因为他很习惯黏着母亲，而他母亲有几个星期身体不适，无法特别关心他，可能因此促使原欲转变成焦虑。恐惧大部分都在入睡前表现出来。相较于之前，此时要花很多时间才能让他入睡，有时候他还会在睡梦中突然惊醒。他在其他方面的表现也退步了。他单独玩耍和说故事的时间大幅减少。他变得非常热衷于学习阅读，甚至显得过度热衷，会想连续学好几个小时，而且一天到晚都在练习。他也变得比较调皮，比较不开心。

当我再度有机会——虽然只是偶尔——关心这个孩子时，他告诉我一个当时让他很惊恐，而后来在白天也仍使他感到害怕的梦。不过跟先前情况完全相反，他是在对抗了强烈的阻抗之下，才勉强说出这个梦。在梦中，他本来在看绘本，绘本里有些骑马的人，然后书本打开，两个男人从里面跑出来。他跟他的哥哥姐姐黏着妈妈，想要逃走。他们来到一间房子的门口，有个女人对他们说：“你们不能躲在这里。”但是他们还是躲了起来，因此那些男人找不到他们。尽管有强烈的阻抗，他还是说出这个梦，但当我开始诠释梦境时，他的阻抗更加强烈。为了避免过度刺激他，我的诠释很短而且不完整。在联想概念方面，我只就那两个男人有棍子、枪跟刺刀等，谈了一点点。我解释说这代表他想要但同时又害怕父亲的大鸡鸡，他反驳说：“那些武器是硬的，可是鸡鸡是软的。”我解释说，当他做他想做的事时，鸡鸡也会变硬，他没有太多阻抗就接受了这个诠释。他接着更进一步描述说，他觉得有时候好像一个男人是塞在另一个男人里面，所以只有一个男人。

无疑地，在此之前鲜少注意到的同性恋元素此时已经浮现出来，这也显现在他之后的梦境跟幻想中。他的另一个梦则跟恐惧感无关。在梦里，所有的镜子跟门之类的后面，都有伸出长长舌头的狼。他把它们全部射死。他不害怕，因为他比它们强壮。之后的幻想也跟狼有关。有一次，他在入睡前又变得害怕，他说他很害怕墙上那个有灯光照进来的洞（为了暖气设备设置的开口），因为它照在天花板上也像是一个洞，所以可能会有男人用梯子爬到屋顶上，从那个洞进来。他也讲到魔鬼是不是坐在炉子上的洞里。他回忆说，他在一本绘本里看到这个画面：一个女士在他的房间里。突然间她看到魔鬼坐在炉子的洞里，尾巴突出来。他的联想显示他害怕那个爬梯子上来的男人会踩在他身上，踩伤他的肚子，而最后他承认他担心自己的鸡鸡。

此后不久，我听到他现在已很少出现的“肚子冷”说法。在一段有关胃与肚子的对话中，他透露了下面这个幻想。“胃里面有一个房间，里

面有桌子跟椅子。有个人坐到椅子上，把头放到桌上，结果整间房子就倒了。天花板掉到地上，桌子也倒下来，整个房子都倒了。”我问：“这个人是谁？他是怎么进去的？”他回答说：“一根棍子从鸡鸡穿过去，进去肚子里，然后他从这里进去胃里。”在这个例子里，他对我的诠释几乎毫不抗拒。我告诉他说，他是想象自己取代妈妈的位置，而希望爸爸对他做他对妈妈做的事。但是他害怕（就像他想象妈妈也会害怕一样）万一棍子，也就是爸爸的鸡鸡，进到他的鸡鸡里时，他会觉得痛，而他肚子里面、胃里面的所有东西就会被毁掉。还有一次，他说到他对某个格林童话故事的恐惧。故事是说有个巫婆给一个男人下毒的食物，但是他把食物给马吃，马就因此死了。这孩子说他很怕巫婆，即使别人说事实上根本没有巫婆，也有可能是假的。有些皇后很漂亮，但也有皇后是巫婆。还有他很想知道毒药是什么样子，是固体还是液体。^[31]我问他为什么这么怕妈妈会对他做什么坏事，他是否对她做过什么事，或曾经希望她怎么样。他于是承认他在很生气的时候，曾希望她跟爸爸会死掉，他也曾经在心理想过“肮脏的妈妈”。他也承认当她禁止他玩鸡鸡时，他相当生气。在对话过程中，我也发现，他害怕有个士兵会给他毒药，因为他把脚放到一台推车上，打算跳上去，而那时这个陌生士兵就在商店橱窗前看着他。我诠释说，这个士兵是他爸爸，要惩罚他顽皮地试图跳到推车上——他的妈妈身上。于是他开始询问关于性行为本身，这是他到目前为止从来没问过的。男人怎么把他的鸡鸡放进去？爸爸是不是想再做一个小孩？人要到多大才能做小孩？阿姨也可以对妈妈这样做吗？等等。阻抗再度减轻了。首先，在他开始陈述之前，他先开心地问说，他觉得“恐怖”的事，会不会在我解释之后，又变成让他觉得愉快的事，就像很多到目前为止的事一样。他也说，即使他现在还是会想到，但已经不害怕我跟他解释过的所有东西了。

很可惜我无法获得他更多的联想概念，因此无法进一步理清毒药代表的意义。大致而言，借由联想而做的诠释有时候会成功，通常是因为接续而来的概念、梦境与故事已经解释并完成了之前所做的诠释。这也解释了为何我的诠释有时候会很不完整。

在这个案例里，我拥有大部分未受诠释的丰富素材。这个孩子除了有一个主要的性理论之外，还显现出其他不同的诞生理论和思考倾向，虽然这些理论显然是并行存在的，但其中总有某一个理论会在某个时期较为明显。我认为，上面幻想里提到的女巫，只是他借由隔离母亲意象，而产生的一个人物（在当时经常出现）。我也可以从他近来对女性明显表露的矛盾态度中看到这点。大体而言，他对女性与男性的态度都相当良好，但我偶尔会观察到他对小女孩以及成年女性表现出不合理的

反感。他为了让他爱的母亲保持这个理想形象，而从她身上分割出来的第二个女性意象，是一个有阳具的女人。对他而言，显然他可以借由这个女人通往他现在已明显表现的同性恋欲望。就他而言，母牛也代表有阳具的女人。他不喜欢母牛这种动物，却非常喜欢马。^[32]就这点提出的一个例子是，他表示很厌恶母牛嘴边的泡沫，说那是母牛想要对人吐口水，但相反地，他却说马想要亲他。母牛对他而言代表有阳具的女性，这点非常明显地表现在他的幻想，以及他的许多话里。他曾经多次在排尿时将阴茎等同于母牛。例如他说过：“母牛弄出牛奶到马桶里。”或在打开裤子时说：“母牛从窗户探出头来。”巫婆交给他毒药所代表的意义，可能也跟他那个进食受孕的理论有关。几个月前，还没有任何征兆显示出他对女人有这样矛盾的态度。当时他听到有人说某个女士很讨厌时，还相当震惊地问：“会有人讨厌女士吗？”

他也透露了另一个跟焦虑情绪有关的梦，同样显示出很强烈的阻抗。他说他不可能说这个故事，因为这个故事太长了，他需要一整天才说得完。我回答说，那他只要告诉我一部分就好，他回答：“但是光是那个长度就很可怕了。”而他很快领悟到，这个梦主要跟一个巨人有关，那个“可怕的长度”是指巨人的鸡鸡。这个巨人以不同的样子一再出现，包括变成一台飞机，被人带到一栋建筑里。那栋建筑看不到门，周围也没有地面，但是窗户里挤满了人。巨人身上挂满了人，朝他扑来。这个幻想跟父母亲的身体有关，也表达了他对父亲的渴望。但是他幻想自己经由肛门怀孕并生下父亲（有时候则是母亲）的诞生理论，也在这个梦里出现。在这个梦的结尾，他变得可以单独飞起来，并借助已经从火车跑出来的其他人的帮忙，将巨人锁在移动的火车里，然后带着钥匙飞走。在我的协助下，他自己诠释了大部分的梦境。他通常很喜欢自己诠释，而且会问这个梦是不是在“里面很深的地方”。他认为那里储存了他不知道的所有关于自己的事。他也会问是不是所有大人都会解释他的梦等等。

他还提到另一个愉快的梦，但他不太记得梦的内容，只记得有一个军官，戴着一个外套领子，而他也戴上类似的外套领子。他们一起从某个地方出来。四周很黑，所以他跌倒了。在我诠释说这个梦同样是关于他父亲，以及他想要有跟父亲一样的鸡鸡，他忽然想到梦中不愉快的事是什么了。那个军官在梦中威胁他、压着不让他起来等等。在他这次相当乐意做的自由联想里，我只强调一个细节。我问他，他跟那个军官是从哪里一起出来？他想到的是一家商店的院子，他很喜欢那里，因为会有小小的火车沿着狭窄的轨道，在商店里跑进跑出——同样地，这表示他希望跟爸爸同时对妈妈做爸爸所做的事，但他跌倒而失败了，此时他

便将自己对父亲的攻击性投射在父亲身上。同样地，我认为，当中显现的是非常强大的肛门性欲和同性恋性欲（毋庸置疑地出现在许多关于恶魔的幻想中。在幻想里，恶魔都住在洞穴或怪异的房子里）。

在重新开始观察，主要针对焦虑梦境进行联想分析大约六星期后，个案的焦虑就完全消失了。睡眠和入睡毫无问题，游戏跟社交状况也无可挑剔。他原本的焦虑还伴随着对于街上儿童的轻微畏惧症。事实上，这项畏惧症的根源是街上的男孩子经常威胁他、欺负他。他很怕单独过马路，即使别人一再劝说也不肯尝试。由于最近一次旅行的干扰，我无法分析这个畏惧症。但除此之外，我认为这个孩子的状态很好。几个月后，当我有机会再见到他时，这个印象更加强烈。在这期间，他也以他告诉我的下列方式，克服了他的畏惧症。在我离开之后不久，他先是闭着眼睛跑过马路，然后是转头不看地跑过马路，最后终于能相当镇定地穿越马路。但在另一方面，他坚决地不愿意接受分析，也厌恶说故事或听童话。这或许是他试图自我治疗而导致的结果，因为他骄傲地对我保证说他现在什么都不怕了！但这项我在半年后才能确定到底是永久的成果，还是只是他企图自我治疗的结果？还是至少有一部分，是治疗停止的后续效果之一？因为我们确实经常看到个案的一两项症状会在分析结束后才消失。

除此之外，我可能不会对这个个案做出“治疗完成”的结论。这种只偶尔伴随诠释的观察讨论并不能称为治疗，我宁可称之为“具分析特质的教养方式”。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不想断定这个过程在我到目前为止描述的这个时间点就已经结束。我认为，他对分析有如强烈的阻抗，以及不愿意听童话故事，都显示他未来的教养过程里，可能还会不时需要采用分析方法。

从这里可以谈到我想从这个个案得出的结论。我认为，任何儿童教养都需要分析的帮助，从疾病预防的观点来看，分析可以提供非常有价值而无可限量的协助。虽然我只以该个案证明精神分析非常有助于教养就做此主张，但另一方面，在我观察与接触许多教养过程中没有精神分析协助的孩子后，所获得的成果也支持这项结论。我只在此援引我熟知的两个儿童发展个案^[33]为例。这两个个案似乎很适合作为例子，因为这两个个案都没有出现精神官能症或异常发展，而被认定为正常。个案都有很好的天性，也受到合理和慈爱的教养。举例来说，父母的教养原则之一是准许他们问任何问题，而且会乐意回答。在其他方面，他们的父母在给予孩子意见时，比一般父母更自然、更自由，同时也给予孩子慈爱但相当坚定的指引。然而只有一个孩子（而且是在很有限的范围内）充分利用这样的自由，来针对性启蒙提出问题和获取信息。很久之

后——在几乎长大成人之后——这个男孩子说，他当时询问出生问题时，所获得正确答案，对他而言其实是完全不够的，这个问题一直在他心里占据了很久。那些信息虽然响应了他的提问，但可能因为没有包含父亲扮演的角色，而不完整。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男孩子虽然心里一直为此困扰，也从不曾怀疑父母会愿意回答，但基于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理由，他从来不曾提出任何相关的疑问。这个男孩子在四岁后开始变得害怕跟他人有亲密接触——尤其是跟成人，此外也开始害怕甲虫。这两项畏惧症持续了几天，最后逐渐在情感和习惯化的协助下，几乎完全克服。但是对小动物的厌恶始终没有消失。之后这个男孩子也从没有表现出社交欲望，即使他对此已经不再有直接的厌恶。他在心理、生理和智能等其他方面都发展得很好，也相当健康。不过，我认为看似完全克服的畏惧症仍留下些许痕迹，包括明显的不善社交、拘谨、内向等相关特质，而这些特质也成为他人格中永久存在的元素。第二个例子是一个女孩子。她在出生后头几年里显得天赋异禀，对知识异常渴望。然而，从五岁开始，这个孩子探究事物的冲动大幅减弱，^[34]逐渐变得肤浅，失去学习的兴致，也没有任何深度的兴趣。即使她无疑地拥有很高的智能，但到目前为止（现在她已经满十四岁），只显露出中等智能。虽然受到赞许的好的教育原则，迄今已经为人类文化发展做出很大的贡献，但一如过去和现在的教育家所知，每个人适合什么样的教养方式，至今仍是几乎无解的。任何有机会观察儿童的发展，或有机会深入了解成人人格特质的人，都知道有些很有天分的儿童会突然变得落后迟缓，而且找不出理由，方式也各不相同。有些在此之前都很乖巧听话的孩子，会变得内向、难以管教，甚至非常叛逆而有攻击性。之前开朗和善的孩子会变得内向孤僻。还有些孩子拥有过人的智力天赋，原本可能绽放出少见的花朵，却在含苞待放时突然枯萎。聪颖过人的孩子可能在某些小事上失败，从此气馁沮丧，失去自信。当然，这类发展中的阻碍，也经常能够圆满地克服。但是，较小的阻碍虽通常能在父母的照顾下化解，却常会在数年后浮现，成为难以克服的困难，甚至可能导致精神崩溃，要不至少是带来许多痛苦。各种会影响发展的伤害和抑制实在不可计数，更不用说有些人后来还因此成为精神官能症患者。

即使我们肯定有必要在教养过程中引入精神分析，但是这不表示要全盘丢弃迄今仍受到肯定的、好的教育原则。精神分析必须是协助教育的帮手，使教育更完整，而不要去碰目前为止被认为是正确且普遍接受的教育基石。^[35]真正好的教育学家一直都在——潜意识中——努力朝向正确的方向前进，也一直努力要借由爱与理解，去碰触儿童更深层的、有时难以理解，而且显然应受谴责的冲动。如果说教育学家在这项

工作上并不成功，或只成功了一部分，那么该责怪的不是他们，而是他们使用的权宜之计。莉莉·布朗恩（Lily Braun）在她优美的《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回忆录》（*Memoiren einer Sozialistin*）书中，写到她如何试图以她自己即将分娩这件事为出发点，想启蒙她的两个继子（大约十岁和十二岁的男孩子）了解与性有关的事，进而赢得他们的同理与信任。但她遭遇到直接的抵抗和拒绝，不得不放弃尝试，因此非常难过无助。多少父母最大的希望就是要保有孩子的爱与信任，却会突然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必须承认自己从来不曾真的拥有孩子的爱或信任。

我们回来谈前面详细描述的这个例子。精神分析是在什么基础下，被引入这个孩子的教养中？这个男孩子本来有游戏抑制的问题，同时也抑制听故事或说故事的欲望。此外他也愈来愈沉默寡言，过度挑剔、心不在焉以及内向孤僻。虽然这孩子此时整体的心理状态还不能说是生病，但我们仍有充分理由，以模拟的方式假设可能的发展。这些对于玩耍和听说故事的抑制、对小事的过度挑剔、心不在焉等等，在之后的阶段都可能发展成精神官能症特质，而沉默寡言和内向孤僻也可能发展成人格特质。我必须在此附注以下这很重要的一点：这里指出的特异之处，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多少有一点了，只是没有这么明显。直到它们更进一步发展，并加上其他特点时，才形成比较引人注意的现象，也才让我认为有必要以精神分析介入。然而，在此之前及之后，他都有一种超乎寻常的若有所思的表情，这种表情在他说话比较流畅之后，跟他所说的正常但绝对不算特别聪明的话，毫无关联。他现在变得开朗爱说话，明显需要同伴，而且不只是跟小孩，他也会跟大人同样开心自由地交谈。这些都跟他以前的性格形成强烈对比。

然而，我还从这个案例里学到另一件事。我发现，及早以精神分析介入小孩的教养，在我们能接触到孩子的意识时，就准备与他的潜意识建立关系，这做法不但有必要，而且会带来很多好处。这样一来，也许在抑制或精神官能症特质一开始出现时，就能被轻易消除。正常的三岁孩子，或许甚至是经常显现出活跃兴趣的更小的小孩，无疑地都已经有足够的智力，能够理解别人给予的解释。在这类事物上，较大的孩子因为已经有较强烈的、固着的阻抗，而有些情感上的阻碍。相较起来，倘若大人的教育还没有发挥太大的有害影响，较小的孩子反倒会更接近自然的事物。而比起这个已经五岁的个案，我们对小小孩更可能做到以精神分析来协助教养。

整体采取这种教育方式，对个人或整体社会而言，会带来多大的希望，或是会带来多深远的影响，其实都不需要担忧。每当我们遭遇很小的小孩的潜意识时，也一定会同时面对他所有完整的情结。这些情结有

多大部分是与生俱来，属于人类基因的？又有多少是后天获得？根据史迭凯（A.Stärcke）认为，阉割情结有后天的根源，因为婴儿会发现，他认为属于他所有的母亲的乳房会不断地消失。对粪便的厌恶也被认为是阉割情结的根源之一。以这个男孩的例子来说，尽管大人从来没对他使用过威胁的言语，而他也相当直率无惧地表现出喜欢自慰的乐趣，但他仍有相当明显的，部分源自于俄狄浦斯情结的阉割情结。无论如何，关于这项情结和事实上各种情结的形成，其根源都太过深层，不是我们能追根究底的。我认为，上述案例的抑制与精神官能症特质甚至应该可追溯到他开始说话以前。当然我们可以更早，且更容易克服这些抑制与特质，虽然无法完全阻断造成这些问题之情结的活动。我们也绝对没有理由担忧早期分析会带来太深远的影响，担忧这么做可能会危及个人的文化发展，以及人类丰富的文化宝藏。不论我们追溯分析到多深，总是会遇到必须喊停的关卡。许多潜意识的与各种情结纠缠交错的部分，仍会持续活跃于文化的发展中。早期分析能做的是保护个人免于严重的冲击，以及协助个人克服抑制。这不但有助于个人健康，也有助于文化的健康，因为克服抑制将有助于开启很多发展的可能性。就我观察的这个男孩而言，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在部分潜意识问题获得满足后，普遍性的兴趣便被激发出来。相反地，在他更进一步的潜意识问题出现并吸引他全部兴趣后，他的探究冲动又再度衰退。

因此更详尽地说，愿望和本能冲动的影响，只有在被意识到后才能削弱。不过，我可以根据我自己的观察表示，这对幼儿而言，就跟对成人一样，不会带来任何危险。确实，我先从诠释开始，然后逐渐增加分析介入之后，这个男孩子显示出明显的性格改变，也伴随着出现一些“不方便”的特质。这个在此之前一向温和、少有攻击性的男孩子，变得很有攻击性、爱争执，而且不只是在幻想中，在现实中也是如此。同时伴随而来的还有成人权威的下降，但这绝对不同于他无法肯定其他权威。他同时拥有健康的怀疑态度，也就是想要自己看到并了解别人要求他相信的事物，他也能够肯定其他人的天赋或技艺，尤其是他深爱且尊敬的父亲与他的哥哥卡尔。然而，由于其他原因，他在面对女性时，则觉得自己较为优越，要保护对方。权威的降低主要表现在他亲近和善的态度，包括对父母的态度。他很在乎能够有自己的意见、自己的愿望，因此他也觉得很难听话服从。然而他很受教，很容易学会较好的行为，而且还算听话，并愿意以服从来取悦他敬爱的母亲，尽管这些对他而言经常是很难的。总而言之，尽管有这些“不方便”特质，他的教养并没有出现特殊的困难。

他发展得很好的行为规矩的能力，并没有丝毫的减损，事实上还受

到激发而更强。他很容易也很乐意给予，会为他爱的人牺牲自己的利益。他很体贴他人，非常善良。我们从这里看到的，跟在成人精神分析中发现的一样，精神分析不但不会对这些成功的人格特质有负面影响，甚至还会让他们更为增强。因此我认为我可以推定，早期的分析也不会伤害到现有成功的潜抑、反向作用（reaction-formation）和升华，相反地，还会开启未来升华的可能性。^[36]

我在此还必须提出早期分析的另一个困难。由于精神分析将他的乱伦愿望（incest-wishes）带入意识层面，因此他对母亲的热情依恋虽然在日常生活中非常明显流露，但他从不曾像热情洋溢的小男孩该有的样子，尝试跨越已建立的界限。他与父亲的关系非常好，尽管（或者因为）他意识到自己的攻击愿望。在这个例子里，同样地，意识到的情绪会比潜意识的情绪容易控制。在承认自己乱伦愿望的同时，他已经开始尝试摆脱这种热情的控制，将其转移到比较适合的对象上去。我认为，从前面引述的一段对话中，他痛苦地确认至少他可以跟母亲住在一起，就可以推论出这点。其他经常重复出现的话也显示出部分脱离母亲的历程已经开始，或者显示他至少已经开始尝试。^[37]

所以我们可以期望他会借由适当的途径，也就是选择与母亲意象相似的客体，完成脱离母亲的历程。

我似乎从没听过，早期分析会使一个孩子在接触到不同想法的环境时产生问题。儿童可以敏锐察觉到极度温和的拒绝，因此能清楚分辨在哪里可以得到理解，哪里不能。以这个男孩子而言，他在几次轻微尝试不成功之后，就完全放弃跟他母亲与我之外的人透露这方面的事，但是他仍会对其他人透露其他的事。

另一件很可能造成不便的事，结果也证实很容易处理。这个孩子有股天生的冲动，会利用分析作为娱乐的工具。晚上，当他应该上床睡觉时，他会说他刚想到一个想法，必须立刻讨论。或者他整天都会用这个说法试图吸引别人的注意，或者在很不适当的时间找我们说他的幻想。简而言之，他会尝试各种方法，让分析成为最重要的事。在这件事上，佛朗德博士给我一个很有帮助的建议。我特别为分析订出一个确切的时间——即使偶尔必须改变。因此，虽然我跟这孩子在日常生活上亲近且互相关联，我们有很多时间能在一起，但这个规定仍是严格地执行。在几次尝试破坏规定不成后，他就乖乖地顺从了。同样地，我严格反对他以其他任何方式，对他父母或我本身发泄分析中透露出来的攻击性，并要求他维持一般标准的礼貌，他在这些事上也很快就顺从了。虽然我们这里所讲的是一个五岁多的孩子，比较能讲理，但是我确定对于比较小

的孩子，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工具和方法来避免这些缺点。至少有一个重点是，不会对较小的孩子进行这么细节的对话，而是在游戏或其他机会中偶尔给予诠释，他们可能会比大孩子自然且容易接受这些诠释。除此之外，到目前为止，一般社会习惯的教养方式都会教导小孩分辨幻想与现实、真实与虚假。因此区分愿望和实际去做（后者也是愿望的表达）是可以轻易融入教育方式中。儿童大致而言都很容易学习，也都有足够的文化天赋（culturally endowed），绝对可以轻易明白，虽然他们可以想象或希望任何事，但其中只有一部分可以真正实践。

因此我认为对于这些事并不需要有过度的焦虑。任何教养方式都可能会有困难，但至少由外而内的教养方式，会比那些在潜意识中由内呈现出来的教养方式，带给孩子较小的负担。如果一个人内心完全相信这个方法是正确的，那么只要有一点经验，这些外在的困难都能克服。我也认为一个因为接受早期分析而在心理上较为强韧的孩子，也比较能安然度过麻烦。

当然我们可以问，是否每个孩子都需要这样的协助。世界上肯定有一些完全健康、发展良好的成人，也绝对有类似的孩子，丝毫没有显现出精神官能症特质，或是能够不受伤害地克服这些特质。但是从精神分析的经验来看，我们应该可以认定，适用以上陈述的成人与儿童相对而言较少。弗洛伊德在《畏惧症案例的分析》^[38]中清楚表示，对小汉斯而言，清楚意识到自己的恋母情结，只会带来好处，没有任何坏处。弗洛伊德认为，跟其他孩子极端且常见的畏惧症相较起来，小汉斯的唯一不同之处只是它受到注意了。他表示这可能让他“享受到其他孩子所没有的好处，他不必再以潜抑情结的形式埋着心中的秘密；此情结在孩子往后的生命中总是具有某种程度的重要性，如果不是为继发的精神官能症埋下伏笔，也必然会带来某些性格上的变形”。^[39]弗洛伊德甚至更进一步说：“‘精神官能症患者’与‘正常人’之间，并无清楚划分的界限——不论在孩童或成人皆然。我们对‘疾病’的概念不过是以实用为出发点的一道加法习题，规则是人生的潜在因素与可能发生的事件必须在超过阈值之前全部加总，因此必然有一部分人持续从健康人的范畴越界来到精神官能症的族群中……”^[40]等等。他在《孩童期精神官能症案例的病史》（From the History of an Infantile Neurosis）^[41]中写道：“如果说几乎没有小孩逃得过暂时的没有食欲或是恐惧动物这种失调状况，将有人反对。不过这种说法正是我期待的论点。我正准备要说，成人的精神官能症都建立在孩童期就有的精神官能症上面，只是当时不尽然都严重到像这样引人注意而足以辨识。”^[42]因此，对大多数儿童而言，注意他们是否有刚萌芽的精神官能症特质将是明智之举。然而，如果我们想掌握

并移除这些特质，那么及早进行分析性的观察，并偶尔进行实际上的分析，就是绝对的必须了。如果一个儿童在产生并表达对自己和环境的兴趣时，表现出性的好奇，并一步步地设法满足；如果他在这方面看来毫无抑制的样子，完全能吸收所接收的启蒙；如果他也在游戏和幻想中经历感受自己部分的直觉冲动，尤其是不受抑制地经历俄狄浦斯情结；如果举例来说，他喜欢听格林童话故事，而且不会因此显得焦虑，大致上显得心理平衡，那么在那些状况下，或许早期的分析就没有必要。不过即使是在这些少见的例子里，早期分析还是可能带来益处，因为即使是发展最良好的人也可能因许多抑制而受苦，而早期分析正可以帮助克服这些抑制。

我特别选出听格林童话故事后会不会焦虑，来作为儿童心理是否健康的指标，因为在我认识的许多儿童里，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这样。现在坊间出现了很多这些故事的修改版本，或许部分原因就是希望避免这种焦虑。现代教育也偏好比较不恐怖的童话故事，比较不会碰触到被潜抑的情结（不管是愉悦的或是痛苦的）。然而我认为，有了分析的协助，我们不但需要回避这些故事，更可以直接用它们作为诊断的标准以及便利的工具。在这些故事的帮助下，儿童由潜抑而产生的潜在恐惧反而更容易显现出来，也因此更能借由分析彻底处理。

以精神分析为原则的教养，在实务上该如何实行？根据分析经验而确切建立的基本要求是，家长、保姆和教师自己应该先接受分析，但这点恐怕在长久的未来都会是难以实现的愿望。即使得以实现，即使我们或许能确定本文开头提及的一些有益的讯息会获得实践，但仍不可能预期他们能进行早期的分析。因此我希望在此提出一个不得已的建议，或许可发挥暂时的效用，直到时机成熟，带来更多可能性为止。我的建议是成立幼儿园，领导阶层当中必须有女性分析师。当然这位女性分析师手下必须有几位接受过她训练的保姆，能观察一整群儿童，辨识是否适合采取分析介入，并能立即加以实行。这个提议当然很可能基于许多原因而遭到反对，其中之一就是儿童会从很小开始，就在心理上与母亲疏远。但我认为儿童会因此获得许多，而母亲最终也会在其他方面赢回她可能在这方面失去的。

（1947年附注：本文中具体呈现的教育结论，必然与我当时的精神分析知识一致。由于我之后的论文完全没有提及关于教育的建议，因此我的教育理念的发展，并不像我的精神分析结论的发展，那么清楚地呈现在本书中。我必须特别提出，如果我现在要提出关于教育的建议，一定会大幅扩增并修正我在本文提出的观点。）

【注释】

[1] 这个疑问之所以被引发，是因为哥哥或姐姐在几次不同的时候刚好讲到“那时候你还没出生”。此外也因为他明显对于“不是一直都在”这件事感到难过，因为在被告知当时或之后，他都会说所以他一直都在，并表现出满意的样子。但是引发这问题的原因，显然还不只这些。因为在短时间之后，这个问题就转变成“人是怎么做出来的？”在他四岁又三个月大时，另一个问题重复出现了好一段时间：“爸爸要用来做什么？”以及（较少出现的）：“妈妈要用来做什么？”我们当时没有辨认出问题的意义，因此便回答说爸爸是要用来爱小孩，照顾小孩的。但这答案显然无法令他满意，因此他经常重复提出这个问题，直到最后逐渐放弃。

[2] 在此同时，他在掌握诞生问题之前的时期，经常会重复讨论一些其他概念，但这部分显然也没有获得彻底的厘清。他曾经试图捍卫一些想法，例如他曾经说L家的小孩（他的玩伴）拥有一只复活节兔子，想借此证明复活节兔子存在，也曾说他看过恶魔躲在草丛里。说服他相信眼前看到的是一匹小马，远比说服他相信毫无依据的魔鬼是存在的，要容易许多。

[3] 显然他此时是因为L家小孩提供的信息，才相信没有复活节兔子（尽管他们经常骗他）。或许也是因为这件事，才激发他更进一步追究他经常听到，但还没有吸收进去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这个问题的答案。

[4] 他在发生这件事的两年前，曾离家出走过一次，但我们始终没有找出他当时的动机。后来我们是在一家钟表行门口找到他，当时他正全神贯注地看着橱窗里的展示品。

[5] 过去他难以明白的时间概念，现在对他而言似乎比较清楚了。当他愈来愈喜欢提出这类问题后。有一天他说：“昨天是过去的样子，今天是现在的样子，明天是以后的样子！”

[6] 之后有一段时间里，在讨论他难以了解的成长细节时，他都会重复这问题：“椅子是怎么做的？”这个问题跟答案，他已经非常熟悉，因此我们不会再回答，但是对他而言这个问题似乎会带来一些帮助，供他拿来作为一种标准或比较基础，以确认他新听到的任何信息是否真实。他也使用“真的”这个词，作为同样的用途，有这个词代替以后，“椅子是怎么做的？”的疑问就逐渐减少消失了。

[7] 在大约三岁的时候，他似乎珠宝首饰特别有兴趣，尤其是对他母亲的首饰（这项兴趣仍维持着），而且他会反复地说：“等我变成女士，我就要一次戴三个胸针。”他也经常说：“等我变成妈妈……”

[8] 他三岁的时候，有一次看到他哥哥赤裸地在浴缸里，便很开心地大叫说：“卡尔也有皮皮！”然后他对哥哥说：“请你帮我问蓝妮，她是不是也有皮皮？”

[9] 弗洛伊德，《论心智运作的两项原则》（Formulations on the Two Principles of Mental Functioning, S.E.12）。文中出现的“S.E.”为Standard Edition“的缩写，其后的阿拉伯数字为卷号。

[10] 这些领悟显然已经消除他的抑制，容许他的情结更容易被意识感知到，也因此使他开始表现出对金钱有些了解和兴趣。虽然他的嗜粪癖（coprophilia）在此之前一直相当坦率地表达出来，但或许现在发生的、普遍瓦解的潜抑，开始让他感觉到肛门性欲（anal eroticism），而让他有冲动将之升华成对金钱的兴趣。

[11] 他一再恳求他姐姐做一件很调皮的事，只要一次就好，并答应会因为这样而很爱她。他很高兴知道爸爸或妈妈偶尔也会犯错。在某次这样的情况里，他说：“当妈妈的也弄丢东西，对不对？”

[12] 这时候他也会要求正在厨房里忙的妈妈煮菠菜，让菠菜变成马铃薯。

[13] 他的感情表现非常温柔，尤其是对他母亲，但对他周遭其他人也是。他有时候也可能表现得很激烈，但通常是感情洋溢，而非粗暴。虽然过去有一小段时间里，他的积极发问确实带有某种情绪成分。他大约一岁九个月大时，对他父亲的爱表现得有些夸张。在那时候，他对父亲的爱明显超过对他母亲。他离家一年的父亲在此之前几个月，才刚回来。

[14] 生他哥哥气时，也说过要射死他或打死他，但非常少见。最近他则经常询问可以射死谁，并宣称说：“谁想射我，我就可以射死他。”

[15] 奥图·葛洛斯博士（Dr.Otto Gross）在他的《脑部次级功能》（Die cerebrale Sekundarfunktion）书中指出心智发展有两种不良类型：一是基于“扁平化”（flattened）的意识，另一是出于“压缩化”（compressed）的意识。他称这种发展为“典型的次级功能结构性改变”（typical constitutional changes of secondary functioning）。

[16] 任何一种教养方式，即使是最为人所理解的，都必须有一定程度的坚定态度，也因此一定会引起一定程度的抗拒和服从。既然这是文化发展与教育中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一点，那么每种文化与教育方式里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潜抑。然而，建立在精神分析知识上的教养会将潜抑的程度限制到最低，也会知道如何避免对心智有机体（mental organism）造成抑制和伤害。

[17] 弗洛伊德在《论心智运作的两项原则》（S.E.12）中所提出的独特例子，可清晰阐述这一点。

[18] 1921年2月，发表于柏林精神分析学会（Berlin Psycho-Analytic Society）的一篇论文。

[19] 《对五岁男孩畏惧症的分析》（Analysis of a Phobia in a Five-Year-Old Boy,S.E.10）。中译注：该论文已有繁体中文版《小汉斯：畏惧症案例的分析》（心灵工坊，2006）。

[20] 于海牙举办的“第六届国际精神分析学术大会”（Sixth 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al Congress）。

[21] 他在此不久之前曾说过：“我想看一个人死掉，不是看他死掉以后的样子，是要看他正在死掉的时候，然后我也想看他已经死掉以后的样子。”

[22] “胃好冷”的症状只有一部分消失，也就是他不再特别指出胃部，但他还是会说他“肚子好冷”，虽然并不频繁。他对冷盘的抗拒也持续存在；前几个月对各种冷盘菜肴显现的厌恶大致上并没有受到这次分析的影响，只是针对的标的不同。他的排便大致规律，但经常很慢而且困难。这次的分析对此也没有产生持久的改变，只是偶尔会有些许不同。

[23] “第六届海牙精神分析大会”《女性阉割情结之表现》（Manifestations of the Female Castration Complex,1920）。

[24] 他有一次在午餐时说：“这些饺子会直接沿着小路滑到管子里。”还有一次他说：“果酱会直接到鸡鸡去。”（果酱是他讨厌的食物之一）。

[25] 有一次他母亲很亲昵地对他说“我的宝贝娃娃”，而他回答说：“你可以叫蓝妮或安娜宝贝娃娃，那比较适合女孩子，可是你要叫我‘我亲爱的小国王’。”

[26] 在这段时间，有一次，他用床单做了一个他称为“塔”的东西，他爬进去里面并宣称：“现在我是扫烟囱的人，我要把烟囱扫干净。”

[27] 他对车辆、门、锁匠和锁的强烈兴趣仍维持着，只是失去了强迫性和排他性的特质，所以同样地，在这个例子里，分析并没有影响到有益的潜抑，只是克服了强迫的力量。

[28] 尤其是在最近这段观察期里，他偶尔会在幻想跟玩耍中，显示出害怕和担心自己的攻击性，他有时候会在玩跟印第安人或强盗打仗，玩得正兴奋时，说不想再玩了，而在此同时他又极度努力想表现得勇敢。同样在这时候，如果他撞到自己就会说：“没关系，这是处罚我太顽皮。”

[29] 小时候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喜欢用沙土或泥土捏东西，但是这项兴趣并没有持续多久。

[30] 在这段分析开始之前，他很不喜欢格林童话，但是在他出现好的转变后，就变得非常偏好格林童话。

[31] 他最近常问为什么水是液体，以及更广泛的，为什么某些东西会是液体或固体等。而他最近之所以显现出这方面的兴趣，很可能就与此有关。在他表现出这项兴趣时，或许焦虑已经相当活跃。

[32] 从我到目前为止获得的素材看来，我还不甚清楚马代表的意义。马似乎有时候是男性，有时候又是女性的象征。

[33] 这两个孩子是很熟悉的一个家庭里的兄妹，因此我能够清楚了解他们的发展细节。

[34] 这个孩子从来没有要求性方面的启蒙。

[35] 在我参与的这项教养经验里，小孩接受的教育表面上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在本书所述的这段观察结束后到现在，已经过了18个月。现在小弗里茨开始上学，并且对学校的所有要求适应良好。他在学校跟其他地方，都被认为是教养得很好的孩子，表现得落落大方，与人相处自然，行为举止都很得宜。缺乏训练的观察者几乎看不出来的唯一重要差异是，他对老师跟其他小孩的态度，有很根本的改变。因此，他同时可以与老师、同学有坦诚和善的关系，也能很轻易地做到在其他情况下即使借助强大权威也难以达成的教育要求，因为精神分析已经协助这个孩子克服潜意识中的阻抗。所以有精神分析协助的教育显然能帮助孩子完成一般的教育要求，但却是基于完全不同的前提条件。

[36] 在这个例子里，只有它们的夸大和强迫特质被克服去除。

[37] 在这些记录的时期结束后约一年，他有一次再度宣告自己对母亲的感情，并表达他很难过不能娶他母亲。她回答说：“等你长大以后，你会娶一个你很爱的、很漂亮的女孩子。”“好，”他显然已获安慰地说，“但是她要长得跟你一样，脸跟你一样，还要有一样的头发，而且她要叫作华特·W 太太，就跟你一样！”（华特不只是他父亲的名字，也是他受洗时的中间名。）

[38] S.E.10.

[39] 参见繁体中文版《小汉斯：畏惧症案例的分析》，170页。——译者注

[40] 参见同上出处，172页。——译者注

[41] S.E.17.

[42] 参见繁体中文版《狼人：孩童期精神官能症案例的病史》（心灵工坊，2006），128页。——译者注

第二章 青春期的抑制与困难（1922）

大家都知道孩子在进入青春期时，经常会出现心理上的困难以及明显的人格改变。在此我想探讨男孩所遭遇到的一些问题，女孩的发展则需要分开来讨论。

一般人可能认为，男孩缺乏处理其性成熟与随之而来巨大的身体变化所需要的心智功能，这便足以解释上述的困难。受到其性能力的巨大影响，男孩感觉自己受到不被允许也无法满足的愿望与渴望所宰制，显然他必须承受沉重的心理负担。但是这样的说法，尚不足以充分了解在这个年纪常会遭遇到的各种深层困难与问题。

有些过去充满信任和愉快特质的男孩，突然或逐渐变得神秘兮兮与叛逆，并且会反抗家庭与学校，无论宽容或严厉以待都无法影响他；有些男孩失去学习的企图心与乐趣，以致成绩低落而引起关注；其他男孩则被一种不健康的热情所控制，有经验的老师会注意到隐藏在这些行为背后的，是脆弱而受伤的自尊。青春期翻搅出许多强度不等的冲突，其中有许多冲突以前就存在，只是看似较轻微而未受注意；现在，这些冲突可能以最极端的样貌呈现，例如自杀或某些犯罪行为。就像常发生的状况，如果父母与老师未能持平对待这个阶段里的这些沉重呼唤，将会造成更多伤害。许多父母在孩子退缩时会去鞭策他们，却无法在他们需要父母的信任时给予鼓励；老师们经常因为急于考试的成功，而疏于探究孩子明显的失败，亦未能对它所意味的痛苦表示同情与了解。无疑地，善解人意的成人最能帮助孩子们排解这些事情；不过，若高估了环境因素对于解决这些困难的影响，则是一大错误，因为即使关爱善解的父母投入最大努力，也可能无法帮上忙，或是弄清楚孩子的无知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困扰。成熟而有洞察力的老师同样可能因无法了解困难的背后是什么而受挫。

于是，我们迫切需要探索在明显的身体与心智活动之外的区域，这些区域是那些受苦的孩子或不能谅解的父母所不知道的；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借由精神分析的帮助来探寻潜意识的起因——精神分析已经教导

我们许多这方面的事情了。

弗洛伊德在治疗成人精神官能症患者的过程中，发现了婴儿期精神官能症（infantile neurosis）具有显著的重要性。经过多年与成人的工作，他和学生们找到了具有说服力的证据：精神疾病的病因可以追溯到早期的儿童时期，在那个时期人格被决定了，病态的因子亦被种下，日后，当压力过大，以至于不稳定的精神结构无法承受时，这些因子便导致了疾病的发生。因此本来看似健康的，或者顶多有点紧张的孩子们，可能会因为额外的一般压力而遭受相当严重的崩溃。在这些案例中，介于“健康”与“疾病”，“正常”与“不正常”之间的界线是流动的，永远无法清楚切割；弗洛伊德最重要的发现在于，这种流动性是一种广泛的常态。他发现“正常”与“不正常”之间的差别是数量上的，而不是结构上的，这项来自经验的发现也在我们的分析工作上不断得到验证。由于漫长的文化发展，我们从出生起就拥有潜抑本能、渴望及其想象的能力，也就是将它们从意识中排除到潜意识里，在那里它们被保存着，不只活着，实际上也在成长。当潜抑失败时，它们便倾向导致各种疾病出现。潜抑的力量作用在最受到禁制的本能刺激上，特别是性的本能。“性特质”必须以最广泛的精神分析意义来理解，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教导我们：性特质从生命一开始便活跃着，刚开始时是借由满足“部分本能”来追求愉悦，而不是像成人一般，为了生殖而服务。

婴儿式的性渴望与幻想，会立即依附在最可触及与有意义的客体上，也就是父母，尤其是两者中的异性。每一个正常的小男孩都会对母亲显现出热情的爱意，且在三到五岁之间，至少会有一次宣示他想要娶她。之后很快地，他的姐妹将会取代妈妈而成为他渴望的客体。^[1]这种没有人会当真的宣示，宣告了他非常真实的热情与渴望——虽然是潜意识的，却对他的整体发展有极大的重要性。这些渴望的乱伦性质激起了严峻的社会责难，因为一旦它们被实现，将会导致文化的退行与崩解，于是这些渴望注定会被潜抑，而在潜意识中形成了俄狄浦斯情结，弗洛伊德称此为精神官能症的核心情结。神话学与诗^[2]支持了将俄狄浦斯带向弑父以及与母亲乱伦一途的渴望之普同性，而对病患与健康者所做的精神分析，亦显示了它们存在于所有成年人的潜意识生活中。

在青春期如风暴般席卷而来的本能，使男孩在其情结上的挣扎难上加难，而他有可能屈服。此时，逐渐浮现而活跃争取注意的渴望以及幻想，与自我潜抑力量之间发生的战斗，过度地削弱了他的力量。自我的失败将造成各种问题与抑制，包括疾病。比较好的情况是互相对抗的元素达到了某种平衡的状态。这种对抗的结果将会永远地决定男孩性生活的特质，于是也决定了他未来的发展。我们得要记得，在青春期必须完

成的要务，是要将儿童不一致的“部分性本能”，组织整合为具有生殖的功能；同时，男孩必须于内在脱离与母亲的乱伦连结，虽然这些连结仍然会继续成为日后爱之模型的基础，但如果他要发展成为一个健壮、有活力且独立的男人，他就必须相当程度地在现实中脱离他对双亲的固着。

毋庸置疑地，个体在青春期时必须面对由其非常复杂的心—性发展所设定的繁重任务，并会受苦于或多或少都会持续的抑制。有经验的老师告诉我，许多原先惹麻烦的男孩，当他们安定下来，变成勤奋受教的好孩子时，他们的活力、好奇心与开放程度等方面显然都变弱了。

那么，对于男孩的困境，父母与老师能做什么来帮助他呢？若能对造成其问题的缘由有些了解，将会对他们与小孩接触的方式有比较好的影响；因为孩子的反抗性、缺少爱与可议的行为所引起的痛苦与干扰，也都会变得可以理解而较能忍受。老师也可能认知到男孩与其父亲的俄狄浦斯对立移情，会朝向他们而来。我们在分析青春期的男孩时，可以见到老师是多么常成为过多的爱与赞美，以及潜意识的恨与攻击的接受者。恨与攻击引起的罪疚感与自责，也会在男孩与老师的关系上起作用。

孩子情绪的困惑与暧昧不明，会导致他们排斥学校，拒绝所有的学习与知识，有时甚至达到折磨的地步。老师的和善与了解可能发挥舒缓的效果，师长对孩子坚定的信任，能够加强他们摇摆不定的自尊，亦能缓和其罪疚感。最好的情况是父母与老师能够保留或创造一种允许自由讨论与性相关问题的氛围——如果这是孩子所渴望的，更不用说应该避免对与性相关之事务，采取吓唬或恫吓性的警告，特别是对于青春期普遍存在的自慰，吓唬或恫吓所造成的伤害将难以估计，远远超过任何可能的好处。莉莉·布朗恩在其精彩的著作《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回忆录》中，描述了她在怀孕期间如何和青春期继子们建立友善的关系，以便能够给他们一些性的启蒙。她的努力因为受到责难与排斥而被迫放弃了，这可能是最天才型之性教育的命运。拒绝或冷淡待之可能是难以克服的。在早期所错失启蒙小孩良机可能永远不会再现，但是，如果可以开启儿童的性启蒙，许多困难可能会减轻，甚至移除。

一旦这些对策都用尽，父母与老师们可以运用的资源耗尽了，便需要找到更有效的协助方式，精神分析可以提供这些帮忙。借由精神分析，我们能够找到引起问题的缘由，并移除不良的后果。虽然经过数年之经验累积，精神分析的技术仍然在成长中，但它能让我们发现引起问题的导因，使它们能够为当事人所知，因而有助于调节意识与潜意识的

要求。许多对儿童的成功分析使我相信，在专业而正确的操作下，精神分析并不会对儿童造成比成人更多的危险。一般所担心精神分析减弱了儿童的自发性，并不为实务所支持；许多儿童在冲突波涛中失去的活力，在分析之后完全恢复了。即使是相当早期的分析，也不会将孩子变成没有教养和不合群的人；相反地，事实上，当他们从抑制中解放之后，便能够充分将其情绪与智能的资源运用在文化与社会的目标上，为其发展而服务。

【注释】

[1] 梅塔·雪普（Meta Schoepp）在她的书《我的孩子与我》[My Boy and I(Berlin:Concordia,Deutsche Verlaganstalt,1910-'Mein Junge und Ich')]中提供了一个有关一名小男孩对妈妈的爱，以及对父亲之嫉妒的绝佳例子。在盖哲斯坦（Geirestam）的《我的小兄弟之书》[The Book of my Little Brother(Berlin-Verlag Fischer,'Das Buch vom Bruederchen')]中，也处理到类似的主题。

[2] 几段来自于丰富的叙述素材之节录应该足够了：“如果任其发展，当这个小坏蛋同时拥有三十岁的力量与企图心，以及幼儿的不理性时，他将会扭断父亲的脖子，并使其母亲蒙羞。”（Diderot:Rameau's Nephew,transl.Goethe).”在他成长的心中，我强烈要求这一点：贞洁注定本能的愿望——对抗父亲、成为母亲的爱侣——该被憎恶。”（Lessing,Graugir）。艾克曼（Eckermann）认为（Conversations with Goethe,1827），对一个女孩来说，只有她对兄弟的爱是纯洁无性的。而歌德回答：“我相信姐妹之间的爱是更为纯洁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有数不清的例子显示兄妹之间感官的诱惑是存在的，而当事人对这一点可能意识到，也可能并不知情。”“我最最亲爱的……我该如何称呼你？我需要一个字，能够包含朋友、姐妹、亲爱的、新娘与妻子等全部意思。”（Letter to the Countess Auguste zu Stolberg,26.1.1775）。这些节录是取自奥托·兰克（Otto Rank）的著作《小说与寓言中的乱伦动机》（Das Inzestmotiv in Dichtung und Sage,Leipzig and Vienna:Deutike,1912），他在其中详尽地探讨了俄狄浦斯情结对于神话与诗的影响。

第三章 儿童力比多发展中学校角色（1923）

1947年注：本章应与下一章《早期分析》连着阅读，该章处理了非常相近的题材，而且大部分是根据相同的素材。

在精神分析中广为人知的事实^[1]是，在对考试的恐惧中（例如有关考试的梦境），焦虑是从某些带有性特质的事情上，被置换到理智的事情上。沙爵（Sadger）在其著作《论考试焦虑与考试的梦》（über Prüfungsangst und Prüfungsträume, 1920）中谈到，不论是在梦里或是现实中，对考试的恐惧都等同于对阉割的恐惧。

在学校里经历的考试恐惧明显与抑制相关。我发现抑制是不同形式与程度的厌恶学习，从明显的不情愿到看似“懒散”，连孩子或周遭的人都难以辨识这是一种对于学校的反感。

在儿童的生活中，学校意味着他所遭遇到的崭新现实环境，而这个环境通常被认为是非常严格的；他适应这些要求的方式，通常也代表了他对于一般生活中各种任务的态度。

学校之所以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大致上是基于以下事实：对每个人来说，学校与学习最初都是由原欲所决定的，因为学校迫使孩子升华其原欲本能的能量。毕竟，在学习各种科目上，生殖活动的升华具有决定性的角色，于是学习也会相对地被阉割恐惧所抑制。

在入学时，孩童离开了构成其固着及“情结形成”（complexformation）基础的环境，发现他面对着新的客体与活动，现在他必须在这些事物上测试他的原欲活动性。然而，为了推展一个对他来说经常是无法克服的新任务，他必须多少放弃一些被动的女性态度，对他而言，这样的态度迄今都是可被接受的。

我现在要详细讨论的例子，是对于上学、学校本身、老师以及学校活动之原欲重要性的分析。

十三岁的菲力司（Felix）大体上是不爱上学的。相当令人惊讶的

是，尽管他的智能禀赋甚佳，却明显缺乏任何兴趣。在分析中，他提到一个大约在十一岁时做的梦，当时学校校长刚去世不久。“他在上学的途中遇到了钢琴老师。校舍起火了，路树的枝条被烧光，只剩下树干孤零零地矗立着。他和他的音乐老师一起走过燃烧中的建筑物，毫发无伤等等。”一直到后来，当分析发现学校的意义如同母亲，而老师与校长如同父亲时，才能对这个梦做完全的诠释。以下举一两个来自分析中的例子：菲力司抱怨这些年来，他从来未能克服在学校被叫到时无法起立的困难。他联想到女孩子站起来的样子很不一样，并示范男孩子起立的不同之处，在于双手的一个动作暗示了生殖器的位置，而且清楚显示了阴茎勃起的形状；他想要在老师面前表现得像是女孩子一般，代表了他对父亲的女性态度。与起身有关的抑制，经证实是受到阉割恐惧所左右的，这样的恐惧影响了他后续对学校的整体态度。他曾经在学校产生这样的意念：当站在学生前面的老师把背靠着桌子时，他会跌倒、摔到桌子后头、弄坏桌子并伤到自己。这个意念显示了老师如同父亲、桌子如同母亲的意义，^[2]也导向了他对于交媾的施虐概念。

他提及在一次希腊文练习中，男孩子们如何耳语并作弊，无视于校长的在场。而他接下来的想法带入了一个幻想：他是如何在班上获得更好的地位。^[3]他幻想着怎么赶上那些超越他的同学、移除并杀掉他们，并惊讶地发现，现在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是他的同伴，而是敌人。然后，当他们被铲除之后，他拔得头筹，可以接触到校长；在教室里除了校长以外，没有人的位置比他更好，但是，一旦跟校长在一起，他就什么都做不了。^[4]

在不到七岁大的弗里茨（Fritz）^[5]的案例中，他对学校的排斥延伸到他走路上学这件事，这种排斥在分析中显露为焦虑。^[6]在分析的过程中，当愉悦取代了焦虑时，他联想到以下的幻想：学童们爬窗子进入教室，来到女老师身旁，但是有一名男童太胖了，以至于无法由窗子进入，而必须在学校前的街道上学习与做功课。弗里茨称这个男童为“饺子”，描述他是非常好笑的一个，例如当他跳跃时，他不知道自己有多胖、多好笑，而且他用这些夸张的滑稽动作，把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逗得狂笑不已，导致手足们笑到跌出窗外，而他父母则笑到一直蹦蹦跳跳、上上下下地撞到天花板，最后，他们撞上了天花板上的玻璃碗，造成裂缝但没有弄破。好笑的跳跃“饺子”[也称为“猛击”（Kasperle）]，被证实为阴茎^[7]穿透母体的表征。

不过，学校的女老师对他来说，也是带着阴茎且会阉割他的母亲；而他对自己喉咙痛的联想，是女老师曾前来并用缰绳勒住他的脖子，把

他像马一样地拴住。

在分析九岁的葛莉特（Grete）时，她告诉我，她曾目睹且听到一辆车子驶入校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外一次，她联想到一辆载着甜食的车子，她一点都不想冒险去买，因为就在此时那位女老师走过来了。葛莉特描述这些甜食像是一种堵塞物，极度地吸引她，但是她不会冒险去找寻它们。这些车子被证实是葛莉特在婴儿期观察到性交而留下的屏幕记忆（screen memories），而难以解释的糖果填充物则是精液。

葛莉特在学校合唱团中唱第一声部，有一位女老师非常靠近她的座位，可以直接看进她的嘴里，此时葛莉特感觉到难以抗拒地想要拥抱并亲吻老师。在此分析中，女孩的口吃被证实是对说话与唱歌的原欲贯注而决定的，而声音的高低与舌头的运动代表了交媾。^[8]

六岁的恩斯特（Ernst）即将要入学了，在分析中他扮演一个泥瓦匠，在随后盖房子的幻想^[9]过程中，他停顿下来并谈到他未来的职业；他想要成为一个“学徒”，然后去就读技术学校。我说这不像是最终的职业，对此他生气地回答说，他不想为自己找出想要做的职业，因为他妈妈可能不会赞同，甚至对他生气。稍后当他继续盖房子的幻想时，他突然问道：“它真的是小学或是高中（技术学校）？”

这些联想显示了对他而言，成为一个学徒意指学习交媾，而一种职业则意指实际进行交媾，^[10]于是当他在盖房子（如此紧密地与学校及“小”学有关）时，他只是一个泥瓦匠，仍需要建筑师的指示和其他泥瓦匠的协助。

在另外一次的分析，他把我长椅上的一些靠枕一个叠一个地堆高，然后坐在上面，扮演讲坛上的神职人员，不过，他同时又是一个老师，旁边围坐着想象中的学生，他们必须从神职人员的姿态中学习或猜测到一些东西。在这表演过程中，他竖起两手的食指，然后摩擦双手（根据他的说法，这意指洗衣服以及摩擦取暖），以及跪坐在坐垫上，不断上上下下地弹跳着；那些坐垫在他的游戏中总是扮演了某种角色，而在分析中，坐垫显示为（母亲的）阴茎，神职人员的各种姿态则代表了交媾。那个对学生显露该姿态而不做任何说明的神职人员，代表着好父亲；他教导儿子有关交媾之事，或者甚至任凭他们旁观交媾的过程。^[11]

我现在要提供几个分析的案例，来说明学校课业如何表示了交媾或自慰。小弗里茨在上学前展现出享受学习以及对知识的渴望，并且自己学着阅读。然而，很快地他却厌恶起学校，并强烈排斥所有课业。他反

复幻想着关于在监狱中被要求做的“困难任务”，他说其中之一就是必须独自在八天内盖好一栋房子；^[12]然而，他也称学校的课业为“困难的任
务”，有一次曾说有一项任务就像盖房子那般困难。在他的一次幻想
中，我也被关在监狱里，被迫去从事困难的任务，也就是要在数天内盖
一栋房子，并且在几个小时内写好一本书。

菲力司在所有的学校课业上都经验到最严重的抑制，他虽然受到良心的煎熬，却仍放着家庭作业没做，一直到早晨。他虽痛苦懊悔未能及早把功课做完，却仍旧拖到最后一刻，并在那期间看报纸。接着他一刻也不停地一会儿做这门功课，一会儿做那门功课，却一样也没有完成。然后他去上学，在学校里仍然重复着这样的过程，并且伴随着不愉快的不安感。他对于一份学校习作的感觉是这样的：“刚开始的时候感到非常恐惧，然后不知怎么的就开始了，继续进行着，之后就会有一种不好的感觉。”在这份学校习作之后，他告诉我，为了要尽快摆脱这种感觉，他开始振笔疾书，愈来愈快，然后变得愈来愈慢，最后无法完成它。尽管是这样“快—更快—慢一点—与无法完成”，但是，他也描述因为接受分析，而他开始企图要自慰。^[13]就在菲力司变得能够自慰的同时，他在课业方面也出现了改善，而我们能够一再地借由他在课业与学校活动上的表现来确定其自慰的态度。^[14]菲力司通常也会抄袭别人的功课，不过，当他成功地抄袭时，他在某个程度上确保了对抗爸爸的阵线，并贬低了自己成就的价值——因此也降低了罪疚感。

对弗里茨来说，学校老师在他的一篇好作品上所批写的“优等”，是需要付出昂贵代价的。当时发生了一件政治谋杀事件，而他对此显现出夜间的焦虑（nocturnal anxiety），他说刺客可能突然攻击他，就如同他们杀了政客一样；他们想要抢夺政客的勋章，也会抢夺他的奖状。勋章、奖状与成绩单对他而言代表了阴茎，亦即会阉割人的母亲（如同他眼中学校老师的样子）还给他的性能力。

对弗里茨而言，当他书写的时候，一行行的线条代表了道路，而字母则骑着摩托车——骑着笔——在路上跑，例如，i与e共乘一辆摩托车，车通常是由i所驾驶，而他们互相爱着对方，那种柔情在真实世界中是不大为人所知的。因为它们总是一起骑乘，以致变成如此相像而难以区别——他说的是小写的拉丁字母，i与e的头尾是一样的，只有在中间的地方，i有小小的一笔，而e有个小洞。关于歌德字体的i与e，他解释说它们也共乘一辆摩托车，而这辆车只有一点不同——e有个小箱子，而不是拉丁字e的洞。那些i都很有技巧、特出而且聪明，有很多尖尖的武器，而且住在洞穴里，里头有山岳、花园与港口；它们代表了阴茎以及它们的性交通道。另外一方面，I's则代表着愚蠢、笨拙、懒惰与

肮脏，它们住在地底的洞穴里。在L村中，街道上堆积着泥土与纸张，在“发臭”的小房子里，他们把从I地^[15]买来的染料混在水中，当成酒来饮用和贩卖。它们无法正常走路，也无法挖掘，因为它们把铲子拿反了等等。显而易见地，那些I代表了粪便，还有许多幻想也和其他的字母有关。^[16]因此，弗里茨总是只写一个s，而不写两个，一直到某个幻想提供了解释，并解决了这种抑制：一个s是他自己，另外一个是他父亲，他们在一艘将要启程的汽艇上；而因为笔是一艘船，因此习字簿便是一个湖泊。代表他自己的s上了那艘属于另一个s的船，然后迅速地在湖上驶离了，这是他之所以没有把两个s写在一起的原因。他经常使用普通的s，而不是长形的s，因为对他来说，排除了长形的s，就好像“要拿走一个人的鼻子一样”。这种错误经证实是由对父亲的阉割愿望所决定的，而诠释之后，这样的错误理解就消失了。

开学后不久，原本带着喜悦、盼望着上学的六岁儿童恩斯特，却开始明显表现出厌恶学习。他告诉我，他们正在学习的字母i给他带来很大的困难；我也得知一个较大的男孩在黑板上对大家示范如何写字母i，但因为做得不够好而被老师打。另外一次，他抱怨“功课好难”，以及总是必须在书写时，写许多往上往下的笔画；还有在算术课时，他画了几个小凳子，当老师看着他做这些动作时，他必须照着老师想要的方式来下笔。在这讯息之后，他显露出明显的攻击性；他把坐垫从长沙发上扯了下来，并把它们丢到房间另外一头，然后他翻开书让我看“一个I箱子”。一个箱子（在一间剧院）是“一个人独自在里头的地方”——那个大I独自在里头，周围的小黑色字母让他想到粪便。那个大的I是大的“阴茎”（pop hen），它想要单独在妈妈身体里，这是他还没有的东西，因此他必须从爸爸那里取得。接着他幻想着用刀子切下爸爸的阴茎，而爸爸也用锯子把他的锯下，不过，结果是他拥有爸爸的阴茎。然后他砍下他爸爸的头，之后爸爸就无法对他做任何事了，因为他看不见了——但是在头上的眼睛无论如何还是看见他了。接着他突然非常努力地试着要阅读，并表现出乐在其中——阻抗被克服了。他重新摆放了那些坐垫，解释说它们也曾做过“上与下”的事情，也就是从长沙发到房间另一头与后面这趟旅程。为了要实现交媾，他已经从妈妈那里取得了阴茎（坐垫）。

十七岁的莉萨（Lisa）在联想中链接到她不喜欢字母i——它是一个愚蠢、毛躁、总是笑个不停的男孩，在这世界上完全是多余的；莉萨不了解自己为何对它那么生气。她赞美字母a是严肃而高贵的，这点让她印象深刻，联想到清晰的父亲意象——他名字的字母开头也是a，不过，她认为也许a有点太严肃高贵了，至少应该要有点活蹦乱跳的i;a

是被阉割的父亲，但即便如此他仍不让步，也就是那个阴茎i。

对弗里茨来说，i上面的一点——就像一般的句点与冒号一样——是阴茎的插入。^[17]有一次他对我说应该重重地压住句点，同时他提起与压下他的骨盆，对冒号也重复了这个动作。九岁大的葛莉特将字母u的弧线，联想为她看到小男孩尿尿的弧线。她特别偏爱画美丽的卷饰，经证实这对她而言是男性生殖器的一部分；莉萨则为了某种原因，在每一处都省略了花体字的装饰。葛莉特非常赞许一个朋友，她能够像大人那样拿笔，她的第二指与第三指之间竖得笔直，而且也能够倒过来写u的弧线。

在恩斯特与弗里茨身上，我能观察到在读与写方面的抑制，而读与写是所有进阶学校活动的基础。从字母i开始，它那单纯的“上与下”确实是所有书写的基础。^[18]

在这些例子中，持笔者的性象征是很明显的，而且在弗里茨的幻想中尤其清楚，对他而言，字母是骑在摩托车（笔尖）上的；我们可以观察到持笔者之性象征意义，如何融入书写的动作中。同样地，阅读之原欲意义也是源自于对书与眼睛的象征性贯注。当然，在这里头也有由各种本能之成分所支持的其他决定因子在运作着，如阅读中的“窥视”，以及书写中的暴露癖与攻击施虐倾向。持笔者之性象征意义的根源可能是武器和手。相对地，阅读是比较被动的活动，书写则比较主动，在前性器期的各种固着，对于它们的抑制而言，也是重要的。

对弗里茨来说，数字I是一位绅士，他住在一个炎热的国度，因此他是裸身的——只有在下雨天才穿斗篷；他骑车与开车的技术很好，拥有五把匕首，而且非常勇敢等等。很快地就明显看到他对“皮皮将军”[General Pipi（阴茎）]^[19]的认同。对弗里茨来说，数字一般是那些居住在非常热的国家的人，他们相当于有色人种，而字母则是白种人。对恩斯特而言，I的“上与下”和i的“上与下”是相同的。莉萨对我说，她“只是”对1往下的笔画“随便画了一笔”；这个动作也是由他的阉割情结所决定的。因此，阴茎是由数字1所象征代表的，而这点形成了算数和数学的基础。我反复观察到：数字10的意义是由手指的数量所决定的，不过，手指在潜意识中等同于阴茎，因此，10的情感意涵是来自于这个源头。这涉及了此幻想：重复十次的交媾或阴茎抽插十次，对于生育一个小孩来说是必要的；数字5^[20]所一再呈现的特殊意义也是类似的例子。亚伯拉罕（1923）曾指出数字3的象征意义来自于俄狄浦斯情结——主要是由父亲、母亲和小孩的关系所决定的，这比起常见将3视为男性生殖器更有意义。在此我只需引用一个例子。

莉萨认为数字3是不可靠的，因为“第三个人当然总是多余的”，而且“两个人可以互相比赛”——目标是一面旗子，但是第三个人没事可做。莉萨对数学感兴趣，但是在与数学有关的事情上却非常抑制，她告诉我，实际上她完全了解的只有加法的观念，她可以理解“当两者是一样的东西时，一个东西可以加上另外一个东西”，但是当它们不同时，怎么能加在一起呢？这样的想法是由其阉割情结所控制的，它与男女性器之间的不同有关；对她而言，“加法”的想法被证实为是受到双亲的交媾所决定的。另一方面，她非常了解在乘法中用到不同的东西，结果也是不同的，“结果”是那个小孩。对她来说，她只能辨识男性的生殖器，却把女性生殖器留给了姐妹们。

恩斯特带了一盒色彩鲜艳的玻璃球到分析治疗中，他把不同颜色的玻璃球分开，开始用它们来做加法。^[21]他想知道1比2少了多少，并先试着用这些球来找答案，然后用他的手指。他竖起一只手指给我看，旁边第二只手指则只有部分竖起；如果一只手指被拿走的话，那么当然就只有0了，“但是另一根手指是完全一样的”（半举的那根），“仍然在那里，还是可以拿走”，然后他再一次竖起他的指头，让我看2和1是3，说道：“那个1是我的阴茎，其他的是我从爹地和妈咪那里为我自己拿来的阴茎。而妈咪已经又从她的孩子那里拿到了两根阴茎，我从她那里把它们拿回来——那我就有五根了！”

在分析过程中，恩斯特在一张纸上画了“双线条”，并告诉我根据老师所说的，在双线条之间可以写得比较好，他认为这是因为如此一来他就有两条线，他联想到它们是他所拥有的两根阴茎。接着他以垂直的笔画将双线条区隔成“双盒子”，说道：“但是用小的双盒子来做加法并不是很好，因为这些盒子变得比较小了，比较难把数字放进去里头。”为了让我了解他的意思，他在小盒子里写了加法 $1+1=2$ 给我看，他写下1的第一个小盒子比其他的盒子大，随即他说：“接下来有一个比较小的盒子。”“它是妈咪的阴茎，”他补充说，而且（指着第一个1）“那是爸爸的阴茎，而在它们中间的那个‘加’（+）是我。”他进一步解释说+的并行线条（他把这条线也写得很小）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和他的阴茎是直的那一笔。加法对他来说也代表着双亲的交媾。

又有一次，恩斯特在治疗开始的时候，问说他是不是应该算“‘ $10+10$ ’或‘ $10-10$ ’是多少”。（与数字1有关的阉割恐惧被置换到数字10）他借由自己拥有“十根阴茎”（手指）任其支配这样的想法来让自己安心；与这个问题有关的，是他试图在一张纸上写下尽可能最多的数字，让我来解读。他解释说他用数个1与0交替写成一行的数字

（100010001000），这是一种“反进一球”[gegenterische（gegen=对

抗，tor=门）]的算术，关于这点他的说明如下：有个村庄（之前他曾幻想过关于这座村庄）有非常多的门，因为所有的窗子与开口也都叫作门，在这里也有许多铁道。^[22]随后当他站在房间另一端时，他指给我看有一排逐渐减弱的圆圈，从对侧墙壁延伸到他那里，他称这些圆圈为“门”；他之前写在纸上的那一排1与0的数字，就是来自于这些门。然后他为我想出也可以设计两个1来对付彼此，结果形成了一个数字，代表了印刷体的字母M.他又画了另外一个小圆圈，解释说“这里有另外一道门”。与0交替出现的1代表了阴茎（“对抗门”），0则是阴道——有好几个圆圈是因为身体也有好几个开口（许多门）。

当恩斯特对我解释这种“反进一球”算术的时候，他拿起了一个正好放在那里的钥匙圈，把一个发夹穿进去，有点困难地让我看发夹“终于在里面了”，然而在这样做的时候，“钥匙环必须分离，也要被分离”，这点再次显现出他对于交媾的施虐想法。他进一步解释这个钥匙环确实也像一个0，实际上只是一块直的东西被扳弯了；就像他在其他方面一样，明显可见的是母亲阴茎这个想法的影响，而确切地说，这个母亲的阴茎是在阴道中那个他必须在交媾时加以撕裂或摧毁的阴茎。^[23]一种特别的攻击在分析中显现了，它和上述以及先前关于算术的幻想都有关联。当恩斯特将坐垫从我的沙发上撕扯下来，并且用双脚在坐垫及沙发上跳跃踩踏时，代表着上述的攻击性开始了——如同在他的分析中时常可见的，这代表了对母亲的阉割，以及随后与其交媾，紧接着他开始画画。

弗里茨在做除法时表现了显著的抑制，无论怎么解释都证实无效，因为他其实相当了解它们，可是却总是做错。有一次他告诉我，他在做除法时，首先必须拿下需要的数字，于是他爬上去，用手臂将它抓住并将它拉下来。对于我询问那个数字对这样的举动说了什么时，他相当肯定地答道：这么做对那个数字来说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那就像是他的母亲站在一颗十一米高的石头上，有个人抓住她的手臂，他们将它撕扯出来并且分解了。不过不久之前，他幻想在马戏团中的一个女人被锯成数块，然后却又活了过来，现在他问我这是否可能。接着他联想到（也和之前详述过的一个幻想有关）事实上每个小孩都想要拥有母亲的一部分，而母亲必须被切成四块；他相当清晰地描述了她如何尖叫，但是她的嘴里被塞满了纸，以至于叫不出来，还有她的表情如何等等。一个小孩拿了一把非常锋利的刀，他描述她如何被切割，首先是横切整个胸部，然后是整个腹部，再来是纵向切开，所以“皮皮”（阴茎）、脸和头都从正中间被切开来，那个“镰刀”^[24]因而从她的头部被取出来，然后头部被再度斜切，而“皮皮”正好被横切开来。在这过程中，他不断地咬

自己的手，并说他为了好玩也会咬他的妹妹，不过当然是为了爱。他继续说每一个孩子都拿了一块自己想要的妈妈的碎块，他也同意被切割的母亲碎块随后被吃掉了。在此显示了他总是把除法中的余数与商数混为一谈，也一直将它写在错误的地方，因为在他心中，它是他潜意识中处理的淌着血的肉块；这些诠释完全移除了弗里茨关于除法的抑制。^[25]

在莉萨联想到学校时，她抱怨老师不讲道理地让这么小的孩子们做如此大数值的数学。对她而言，要用一个稍小但仍相当大的数字去除一个相当大的数字，总是充满了困难，当无法整除而有余数时，更是格外困难。对此她联想到一匹马——一只悬垂着残缺的舌头、剪短耳朵的恐怖动物，它正想要跳越围篱，这个想法引发了她极为暴烈的抗拒。更多的想法导向了儿时的记忆：她正在故乡镇上老街区的一家商店里买东西，她幻想她在那里买了一颗橘子和一支蜡烛。突然她想到稍早那种对于马的厌恶与恐惧感，霎时间都被非常愉悦而安慰的感觉取代了。她发现橘子与蜡烛就如同男人一般，而可恶残缺的马则如同女人的器官；将一个大的数字被一个较小的数字所除，即为她必须要与母亲用无效的（无能的）方式来进行交媾。

除法在此也被证实是一种分割，实际上是在施虐食人阶段结构下的交媾。

在数学的等式方面，我从莉萨身上发现到她永远无法了解等式，除非是具有一个未知的数量。^[26] 她认为很清楚的是是一百分钱等于一马克，那样的话，一个未知数就很容易解题了。“两个未知数”让她联想到两个放在桌上装满水的玻璃杯，她拿了其中一杯并将它摔在地上——还有，在云雾中的几匹马。那个“第二个未知数”被证实为多余的第二根阴茎，也就是那根在她婴儿期观看父母亲交媾时想要摆脱的阴茎。因为她希望拥有父亲或母亲，因此想要除掉二者之一。另外，对她来说，所谓的第二个未知数也意指了神秘的精液，而她知道一个未知数，就是这个等式：粪便=阴茎。^[27]

因此演算与数学证明也是具有性器象征的贯注，在扮演重要角色的各种本能活动中，我们观察到借由这个管道获得升华的肛门、施虐以及食人倾向，都由性器进行协调。不过，阉割焦虑对于这种升华而言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想要克服阉割焦虑的倾向——男性的声明——似乎形成演算与数学从而发生的根源之一。这样的焦虑也明显成为抑制的来源，而焦虑程度则是其决定因子。

对于文法的原欲意义，我要参照几个我在《早期分析》该文中所引用的例子。关于句子的分析方面，葛丽特提到她曾实际肢解、切割一只

烤兔子。^[28]她本来很喜欢吃的，直到随后对它产生了厌恶的感觉；烤兔子代表了母亲的乳房与性器。

在莉萨的分析中，我发现在研读历史时，一个人必须将自己移植到“以前的人们做了些什么事”里头。对她而言，那就是研究父母二人之间以及亲子之间的关系，在那方面，根据对交媾的施虐概念，关于打仗、屠杀等等的婴儿式幻想自然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我已经在《早期分析》那一章中，对于地理学科的原欲决定因子（libidinal determination）做了详细的论述，我也呈现出，在和对母亲子宫的兴趣被潜抑的相关情况下——这是抑制定向感的基础——对于自然科学的兴趣也经常被抑制了。

例如，我在菲力司的案例中，发现他在绘画方面强烈抑制的主要原因之一：他无法理解如何素描或是打底稿，也完全无法想象一栋房屋的地基是如何座落在地上的。绘画对他而言是创造出被表征的客体——无法绘画即是性无能。我曾经在他处指出，一幅图画的意义如同一个小孩或是阴茎，在儿童的分析中，反复可见的是在绘画与摄影的背后，隐藏着更深层的潜意识活动：那是在潜意识里被表征客体的生殖与生产。在肛门期的组织结构中，它代表了粪便的升华产物；在性器期则是小孩的生产，而且的确是借由完全不适当的运动力道而获得的产物。虽然儿童已经达到了更高阶段的发展，他仍然显得想在绘画中找到一个“神奇的姿态”，^[29]并借由它来实现其想法的全能感。不过，绘画也包含了破坏性的轻视倾向，^[30]我在这里引用一个例子：恩斯特用鼻烟盒（这个对象在他的游戏中反复被证实是母亲的性器）的轮廓画了^[31]许多圈圈，让它们重叠。最后他将图画加上阴影，在中间形成了一个椭圆，他又在椭圆里面画了一个相当小的圆圈；他借由这个方法使“妈咪的阴茎小一点”（是椭圆而非圆圈），那么他便会拥有更多。

菲力司常告诉我物理对他来说相当难以理解，他提到这样的例子：他无法了解声音如何能够自行传播，他能了解的只有像是钉子如何进入墙壁。有一次他提到一个密不透气的空间，并说如果我的房间是一个密不透气的空间，那么当任何人进来时，有一些空气必定也会随着他们进来；这点再次被证实是由交媾的意念所决定的，而在这意念中，空气代表了精液。

我努力想要显示的是，在学校里进行的基本活动是原欲流动的管道，而且这意味了各种本能在性器主导之下获得了升华。不过，这种原欲贯注被从最基本的读、写与数学的功课，带到以这些活动为基础的更广泛努力与兴趣中，所以日后抑制——工作抑制亦同——的基础，尤其

可见于经常明显逐渐消退的、与最早期的功课有关的抑制。不过，对于这些最早期的功课抑制是建立在游戏抑制之上的，所以最终我们可以见到所有日后对生命与发展如此重要的抑制，都是从最早期的游戏抑制所衍生而来。在我写的《早期分析》一文中，显示原欲固着在最原初的升华上——我认为这原初的升华是言语以及在动作中感受到愉悦——提供了升华能力的先决条件，从此时开始，不断扩展的自我活动与兴趣借由获得性的象征意义，而达到了原欲的贯注，因而不断在不同阶段发生新的升华。我在上文提及的论文中所描述的抑制机制，因着共通的性象征意义，它容许了抑制从一种自我活动或倾向，进展到另外一个。由于移除最早期的抑制代表了可避免后续的抑制，所以我们必须以无比的重要性来看待学龄前儿童的抑制，即使它们尚未明显可见。

在上文提到的论文中，我努力要显示的是：阉割恐惧是这些早期以及所有后续抑制的共同基础。阉割恐惧干扰了自我活动与兴趣，因为在其他原欲决定因子之外，它们基本上总是具有一种性器象征，也就是一种交媾的意义。

阉割情结对于形成精神官能症的广泛重要性是众所熟知的。在弗洛伊德的论文《论自恋：一篇导论》（*On Narcissism: an Introduction*）中，他确立了阉割情结在人格形成方面的意义，并且在他的论文《孩童期精神官能症案例的病史》（*From the History of an Infantile Neurosis*）^[32]中一再提到这一点。

我们必须将所有影响学习以及后续发展遭受抑制的确立，归因于婴儿期性特质最初绽放的时候，也就是在三到四岁之间的早期阶段；此婴儿期性特质在俄狄浦斯情结发生的时候，赋予阉割恐惧最大的动能。正是对活跃之男性成分（*masculine components*）的抑制，为学习的抑制提供了主要的基础，不管是在男孩与女孩身上皆然。

女性成分（*feminine component*）对升华的贡献，可能总会被认为是“容受性”（*receptivity*）与“了解”，这些是所有活动的重要部分；不过，推动执行的部分——事实上构成了一切活动的特色——源自于男性性能力的升华。对待父亲的女性态度，与对父亲阴茎及其成就的欣赏与确认有关，此女性态度借由升华而成为欣赏艺术与其他一般成就的基础。在男孩与女孩的分析中，我反复看到透过阉割情结而对这种女性态度的潜抑是何等的重要；女性态度是每一个活动的基本部分，对它的潜抑必定相当程度上促成了一切活动的抑制。在分析两种性别的病人时，也有可能观察到当一部分阉割情结浮上意识层面，而女性态度显得更自由的时候，往往会开始萌生强烈的艺术兴趣与其他兴趣。例如，在菲力

司的分析中，当阉割恐惧部分解决之后，他对父亲的女性态度变得明显了，而他在音乐的天分也开始显现，表现在对指挥家与作曲家的欣赏与肯定。只有在活动有进展时，才发展出更严厉的批判能力，意指与自己的能力做比较以及随之努力模仿他人成就。

经常得到确认的观察是，一般来说女孩子在学校表现得比男孩好；但是在另一方面，她们日后的成就却不如男性，我在此扼要地指出我认为在这方面几个重要的因素。

对日后发展更加重要的部分是，由于潜抑性活动而导致的一部分抑制，直接地影响到自我的活动与兴趣；而抑制的另外一部分则是来自于对待老师的态度。

于是男孩子在对学校与学习的态度上加倍的沉重，所有源自于对母亲之性愿望的升华，导致了他对老师更加意识到罪疚感，课业——为学习所下的功夫——在潜意识中代表了交媾，使他害怕老师成为复仇者，于是潜意识中想努力满足老师的愿望，^[33]被潜意识中对做这件事的恐惧所抵制了，这样的恐惧导致了无法解决的冲突，并且决定了抑制的基本部分。当男孩的努力不再受到老师直接控制，而且能在生活中更自由地发挥自己时，这种冲突的强度便会减弱，不过，只有在阉割恐惧不再像对老师的态度那样影响到活动与兴趣本身时，才有可能参与更广泛的活动。因此我们可以见到表现非常不如人意的学生，却能在日后达到卓越的成就，但是，就那些对自己的兴趣受到抑制的人而言，在学校失败的情况，将会持续成为他们日后成就的原型。

在女孩子来说，阉割情结所导致的抑制以及对所有活动的影响特别重要。与男老师的关系对男孩来说是非常沉重的，然而对女孩来说，只要她的能力没有被抑制太多，和老师的关系却相当有鼓励作用。在女孩与女老师的关系中，源自于俄狄浦斯情结的焦虑态度，一般来说不像男孩的状态那么强烈。女孩生命中的成就通常无法达到如男人一般，概略来说，是因为她拥有可以用来升华的男性活动较少之故。

这些相异与相同的特质，以及其他运作因素之考虑，都需要更详尽的讨论，不过我在此必须满足于因简短而稍嫌不足的要点，这确实让我的报告显得有点太简略了。也由于这些限制要从本文所提出之素材衍生出一部分的理论与方法学的结论，是不可能的。我将只简要触及最重要的一点。

如同前述，我们认为学校的角色整体来说是被动的，而它确实也多少已经成功达成性发展试金石的任务。那么，学校的积极角色是什么呢？对于儿童之原欲及整体发展来说，它能达到某些不可或缺的事情

吗？比起不了解或甚至严酷的老师，一位善解且能够考虑到孩子各种情结的老师，显然将会减少更多的抑制，达到更多好的结果。严酷的老师从一开始对孩子来说，就表征了会将他阉割的父亲。另一方面，我在许多分析中发现，即使孩子在学校是处于最佳状态，仍会发生非常强烈的学习抑制；而老师不够慎重的言行却不一定带来抑制。

我要将我对于老师在儿童发展上所扮演的角色做个简短的摘要。老师能够借由带着同理心的了解达成很好的成效，他因而能够相当程度地减少附着在老师被视为“报复者”面向的那成分抑制；同时，有智慧而和善的老师，将能为男孩的同性恋成分以及女孩的男性成分提供一个客体，让他们能够用一种升华的形式来运作其性器活动。如我之前提到的，我们可以在各种研习活动上辨识出这些升华的形式；不过，因为教学法上的错误，或甚至于老师严酷的处置方式所导致的伤害，都是可以从这些迹象来加以推论的。

不过，在性器活动的潜抑影响到工作与兴趣此一方面，老师的态度也许可以减弱（或增强）儿童内在的冲突，但是并不会影响到任何与其成就有关的基本部分。即使是一位好老师能够纾解冲突的可能性也是很微小的，因为儿童的情结形成——尤其是与父亲的关系——带来了限制，并先行决定了他对学校与老师的态度。

不过，这些解释了为什么在与更强烈的抑制有关之处，即使是数年教学努力得到的结果，也和所投入的努力欠缺关联性。然而在分析中，我们常会看到这些抑制在相当短的时间内被移除，并且全然被学习的乐趣所取代。因此最好是能够反转这个过程：首先，早期分析可以移除每个儿童多少都有的抑制，而学校的工作将从这个基础上开始。当学校不再浪费力量来削弱儿童情结的攻击时，对儿童发展而言，才有办法获得相当重要的丰硕成就。

【注释】

[1] 参照史塔克（W.Stekel），《神经焦虑的情境及其治疗》（Conditions of nervous anxiety and their treatment,1923）；弗洛伊德，《梦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S.E.4-5）。

[2] 讲台与桌子、石板以及任何能在上面书写之物，其具有的母性意义，以及笔架、石板笔与粉笔，和任何能书写的物品的阴茎意涵，在许多分析中对我来说是如此明显，也不断地受到证实，因此我认为其意涵是典型的。这些物体的性象征意义在其他个别的案例分析中也得到证实。于是，沙翁在他的文章《论考试焦虑与考试的梦》中，曾显示了桌子、石板与粉笔在一个初期妄想型痴呆（paranoid dementia）个案中性象征涵养。鸠克（Jokl）在《书写痉挛的精神病因》（Zur Psychogenese des Schreibkrampfes,1922）也显示了在一个书写痉挛（writer's cramp）的案例中，笔架所代表的性象征意涵。

[3] 在学校里，孩子们的座位是按照功课的好坏来安排的。他的“成绩单”——他认为妈妈应该要比较看重他在班上的位子，而不是这份成绩单——对他来说就像对弗里茨一样（见下文），代表了性能力的强度、阴茎、一个孩子；在班上的位子对他来说，则代表了在妈妈内在的位子，也就是由她所提供的交媾机会。

[4] 这个校长在此被证实为同性恋的愿望客体（wish-object），不过，形成同性恋的一始终重要的动机变得很明显了，也就是说，由于他不愿父亲的存在而想要与母亲交媾（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要得到班上的第一个位子）的愿望受到潜抑，他的同性恋愿望因而被强化了。同样地，他想要站在讲台上讲话，强迫校长（或是父亲）进入一个被动的听众角色，在这个愿望的背后，想要母亲的愿望也是活跃的，因为对菲力司而言，讲台和讲桌都具有母性的意涵。

[5] 参见《儿童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a child）。

[6] 参见我的论文《早期分析》，在该论文中，我更详细地分析了弗里茨关于母亲子宫、生殖与诞生的许多幻想，是如何隐藏了最强烈而又被强制潜抑的愿望，这个愿望就是想要借由交媾进入妈妈的子宫。费伦齐在其年会论文《塔拉萨》（Thalassa,1938）中曾经提出以下的意见：在潜意识中，似乎只有借由交媾才有可能回到母亲体内；他也建构了一个假说，从物种发生进化的过程推论得到了这个可以被反复验证的幻想。

[7] 参照琼斯，《象征的理论》（The Theory of symbolism,1916）。

[8] 参照《早期分析》。

[9] 在此盖房子代表的是交媾以及生小孩。

[10] “职业”的这种潜意识意义是典型的，不断在精神分析中被证实，而且明显地促成了选择职业的困难。

[11] 这名小男孩曾和父母同房好几年，而这个以及其他的幻想，可以追溯到他早期于婴儿期中对交媾的观察。

[12] 参见恩斯特与菲力司盖房子的意义。

[13] 在菲力司三岁时，阴茎曾接受医疗处遇（不是手术），因此他后来在自慰时，都无法免除道德上的不安。当这种医疗处遇在他十岁时又重复时，他完全放弃了自慰，却受苦于对触摸的焦虑。

[14] 他反复地省略了习作的结尾句子，或是在习作中忘记了某些事情；当这方面有改善时，他将整段功课压缩到最可能的小范围里等等。

[15] 中译注：原文“I”-land，与“岛”（island）同音。

[16] 参照《早期分析》。

[17] 对小葛莉特来说，句点和逗点也是以类似的方式被定义者，参照《早期分析》。

[18] 在一次柏林精神分析学会的会议中，罗尔先生（Herr Rohr）在精神分析的基础上，详加探讨了中文文稿及其诠释。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指出较早的图画稿（也是构成我们文稿的基础），仍然活跃在每一个孩子的幻想中，所以，我们目前文稿的每一笔画、点等等都只是简化的版本。这是借由将较早期图画的痕迹浓缩（condensation）、置换（displacement），以及其他我们在梦境与精神官能症中所熟悉的机制而达成的结果；不过，个体在这些早期图画中的痕迹是可以被显示出来的。

[19] 参照《早期分析》。

[20] 我要指出的是：在罗马字体中数字I-V与X是基本的，其余从I到X的数字只是这些基本数字的衍生，而V与X也是由数字I的直笔画所形成的。

[21] 这点清楚显示了数学的肛门期基础，与阴茎有关的阉割恐惧是跟随在失去粪便的恐惧之后，后者事实上被认为是“原始的阉割”。参考弗洛伊德《关于本能之转化：以肛门性欲为

例》（On Transformations of Instinct as exemplified in Anal Erotism,S.E.17).

[22] 这和弗里茨关于一个有铁道穿越的村庄之幻想类似（参考《早期分析》）；对恩斯特来说，村庄也代表了母亲，铁道是阴茎，骑乘则意指交媾。

[23] 参照波姆（Boehm），《以同性恋心理学论文集：II同性恋的梦》（Beitrage zur Psychologie der Homosexualitat:II.ein Traum eines Homosexuellen,1922).

[24] 那个镰刀（sense）是指阴茎。

[25] 第二天上学时，让他和他的老师都感到惊讶的是，他现在可以正确地做出所有加法习题了。（这个孩子尚未注意到诠释与移除抑制之间的关联。）

[26] 这些联想和一个梦有关，她必须解决一道题目： $2x=48$, x 是多少？

[27] 也可以参照沙爵的论文《论考试焦虑和考试的梦》中对于“未知”的诠释。

[28] 在那篇论文中，我也实体化了下列事实，即口腔的、肛门的以及食人的倾向也在言语中获得了升华。

[29] 参照费伦齐，《现实感的发展阶段》（Sta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Sense of Reality,1913).

[30] 在讽刺漫画的核心里不只具有揶揄，还有将被表征客体做真正令人不快的变形。

[31] 如我先前曾表示的，这样的画画与解决阉割恐惧所释放的显著攻击性有关联，而阉割恐惧深埋在他对数学的困难当中。

[32] 《标准版》17.亚历山大（Alexander）在其论文《性格形成中的阉割情结》（The Castration complex in the Formation of Character,1923）中，显示了在成人的分析中，阉割情结对于性格形成方面的影响。在一篇未发表的论文《婴儿期焦虑与其对人格发展的意义》（Die infantile Angst und ihre Bedeutung fur die Entwicklung der Personlichkeit）——我在其中连结到亚历山大的这篇著作——我试图借由儿童分析的素材来证明这一点，并且指出阉割恐惧在运动、游戏与求学，以及整体人格的抑制方面具有深远的意义。

[33] 在潜意识中，这个愿望与想要超越父亲、并替代他而与母亲在一起的努力，或是与想要努力——赢得他，使他如同一个被动的爱之客体——的同性恋愿望是相符合的。

第四章 早期分析（1923）

我们经常会在精神分析中发现，对才能的精神官能式的抑制是受到潜抑所决定的，因为潜抑超越了与这些特定活动有关的原欲意念

（libidinal ideas），也同时超越了这些活动本身。在婴儿与儿童的分析过程中，我遇到的素材带领我去研究特定的抑制，这些抑制只有在分析中才辨识得出来。在许多案例中，下列特质为典型的抑制：讨厌游戏与运动，或是在这些活动中显得笨拙；在课程上得不到丝毫的乐趣或是只有很少的乐趣；对特定学科缺乏兴趣，或是，一般来说，有不同程度的懒惰；比一般人更弱的能力或兴趣，常是“抑制”导致的。在某些例子中，这些特征实际上是抑制所致，却尚未被辨识出来，而且，由于类似的抑制构成了人格的一部分，所以不能称它们为精神官能症。当它们经由分析解决后，我们会发现——如同亚伯拉罕曾经在苦于运动功能被抑制的精神官能症案例所显示的^[1]——这些抑制的基础是强烈的原初愉悦（primary pleasure）之性特质被抑制的结果。玩球或铁环、溜冰、雪橇、跳舞、体操、游泳——事实上，各种运动比赛原来都有原欲的贯注，而且性器的象征总是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同样地，这些也适用于通往学校的道路、与男女老师的关系，以及学习与教学本身。当然，我们也发现许多非常重要的活跃与被动、异性恋与同性恋的决定因子，是因人而异，且是由本能的不同成分所肇始的。

与精神官能式的抑制相比，我们所称的“正常”，是建基在本质上具有欢愉的能力，以及能具有性的象征能力，而且重点应该要放在性象征的能力上面。也就是这一点，借由原欲贯注并以尚未确定的程度强化了原本的倾向与原初愉悦，同时这一点也招致了对本身的潜抑，因为潜抑是指向与活动相关联的性愉悦状态，导致了对这项活动或倾向的抑制。

我认为大部分的这类抑制，不论能否辨识，要完成反转此机制的方法是透过焦虑，尤其是透过“阉割恐惧”。只有解决这种焦虑后，才有可能在移除抑制上有所进展。我透过这些观察获得了一些对于焦虑与抑制之关系的洞察，将在此深入讨论这一点。

对小弗里茨的分析让我们对这种内在焦虑与抑制的关系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2]在此分析中——第二部分走得比较深——我可以建构的真相是：焦虑（这焦虑原本是相当多的，但是在它达到某个特定的点之后，就逐渐消退了）如此跟随在分析之后，总是一个征兆，暗示了抑制将要被移除。每当焦虑被解决时，分析就往前跨了一大步；而与其他分析相比，更确认了我的看法，即完全成功地移除抑制是与焦虑所表现的清晰度成正比的，而且此焦虑是能够解决的。^[3]我所谓成功的移除，不单是指这些抑制应该被减少或移除，而是分析应该要能成功地重新安置那些活动的原初愉悦，这点在幼儿的分析中无疑是可能的，而且，年纪愈小就愈快发生。因为，在更小的儿童身上，需要穿越以便反转抑制机制的路径比较短，较不复杂。在弗里茨的案例中，这个经由焦虑的移除过程有时会出现一些短暂的前驱症状，^[4]这些主要也是经由焦虑来解决的。移除这些抑制与症状是经由焦虑而发生的这项事实，显示了焦虑必然是它们的根源。

我们知道焦虑是原初情感之一，“我说过转化到焦虑——更好的说法是用焦虑的形式来释放——是容易被潜抑之原欲最立即的变换（vicissitude）。”^[5]于是自我以焦虑来反应的时候，重复了在出生时成为所有焦虑之原型的情感，并且将焦虑当作“任何情感冲动用以或是能够用以交换的通用货币”^[6]，关于发现自我如何在不同的精神官能症中试图保护自己来应付焦虑的发展，这一点带领弗洛伊德获致以下的结论：“用抽象的感觉来看，这样的主张似乎是可以成立的，一般来说，症状的形成只是为了要逃离无法避免的焦虑。”^[7]因此，对儿童来说，焦虑总是先于症状的形成，也是最原初的精神官能症表现，也可说是，为症状铺路；但是，这未必能指出为何早期阶段的焦虑通常不会表现出来或是被忽略的理由。

整体来说，恐怕没有一个儿童能免于夜惊（pavor nocturnus）之苦，我们可以合理地说，所有人或多或少都会存在着精神官能式的焦虑。“我们知道这个事实：潜抑的动机与目的除了回避不愉悦之外，就没别的了；由此可知，从属于表征之情绪部分的变换远比意念的变换来得更为重要，在我们评估潜抑的过程，这个事实是有决定性的地位，如果潜抑无法成功防止不悦或焦虑感的发生，那么我们可以说它是失败的，即使它可能与意念有关的部分达成其目的。”^[8]如果潜抑是不成功的，结果就会是症状的形成，“在精神官能症，企图绑住焦虑发生的过程在作用着，这些过程也成功地用各种方式达到这个目的。”^[9]

现在，是发生了什么事以至于消失的情感并未导致症状的形成（我

是指在成功潜抑的案例中)？关于这些注定要被潜抑的情感，弗洛伊德说：“本能表征的数量因素有三种可能的变换方式，正如我们在对精神分析的一些观察进行粗略研究后所看到的：本能完全被压抑以至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或者是显示为一种情感——这情感无论如何是在质的面向被影响，或被改变为焦虑。”^[10]

不过，蕴含的情感如何能在成功的潜抑中被压抑呢？以下的假设似乎是合理的，即任何时候当潜抑发生时（不排除潜抑成功的案例），情感是以焦虑的形式来释放的，第一阶段有时候并不明显，或是被忽略了。这个过程时常见于焦虑—歇斯底里中；同时，我们也假设在歇斯底里尚未真正发展时，焦虑仍是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焦虑真的会在潜意识中存在一段时间，“我们发现即使是怪异的连结——‘潜意识中的罪疚意识（unconscious consciousness of guilt）’，或似是而非的‘潜意识焦虑’^[11]——也难以避免。”在讨论“潜意识情感”这个词语的用法时，弗洛伊德继续说：“无可否认地，这些有疑问词语的使用是合乎逻辑的。不过，在潜意识情感与潜意识意念比较中显示了一个显著的差异，即潜意识意念在潜抑之后仍然持续，如同潜意识系统中真正的结构一般。然而，对潜意识情感来说，同样系统中相对应的只是一个潜在的倾向，而且被阻止继续发展。”^[12]于是我们了解到蕴含的情感，在经由成功的潜抑而消失了之后，必然也转换为焦虑，不过，当潜抑完全成功时，焦虑有时候却完全不会显现出来，或只是相对地较弱，并在潜意识中保持了潜在的倾向。“结合”与释放这种焦虑（或是焦虑倾向）的机制，和我们所看到的导致抑制的机制是一样的，而精神分析教导我们的是，抑制或多或少都进入了每位正常个体的发展中，而在此处也只有量的因素决定了他是否可称为健康或生病。

因此，以下的问题发生了：“为什么健康的人能用抑制的形式来释放，但是对于精神官能症者抑制却导致了精神官能症？”以下列出的是我们所讨论的关于区别各种抑制的特点：（一）特定的自我倾向（ego-tendencies）得到了强大的原欲贯注；（二）某个数量的焦虑是如此分布于这些倾向当中，以致它不再以焦虑的伪装来表现，而是以“痛苦”^[13]、精神疾病、笨拙……来表现；不过，分析显示这些焦虑表现方式只有稍微地分化，尚未如此表现出来。于是，抑制意味了某些数量的焦虑已经被一种自我倾向所汲取了，而此自我倾向已经有了先前的原欲贯注。因此，成功潜抑的基础在于自我本能的原欲贯注，以这种两面的方式伴随着一种在抑制中发生的结果。

潜抑机制愈是成功地完成其工作，就愈不容易辨认焦虑的原貌——即便是以厌恶的形式亦然。在一些相当健康、显然没有许多抑制的人们

身上，焦虑最终只是以减弱或部分减弱的倾向来显示。^[14]

如果我们将运用过剩的原欲来贯注自我倾向的能力等同于升华的能力，我们也许可以假设人之所以能保持健康是因为，他在最早自我发展阶段有较佳的升华能力。

潜抑会依此目的而作用在自我倾向中，以此目的而选择的部分，于是发生了抑制；在其他的案例中，精神官能症的机制多少会介入运作，导致了症状的形成。

我们知道俄狄浦斯情结以非常特殊的力量启动了潜抑，并且在同时释放了阉割的恐惧，我们或许也可以如此假设：由于稍早潜抑的结果，这种强大焦虑的“波涛”受到已经存在之焦虑（可能只是一种潜在的倾向）的增强——就像阉割焦虑起源于“原初的阉割”，^[15]后者的焦虑可能已经直接运作。我反复在分析中发现，生产焦虑是重演了较早期素材之阉割焦虑，也发现解决阉割焦虑使生产焦虑消散了。例如，我遇到一个儿童害怕他在冰上的时候，脚下的冰会裂开，或是他会跌入桥上的一个洞里头——这两者显然都是生产焦虑。我一再地发现这些恐惧是被极不明显之愿望所激发的——这些愿望因为溜冰、桥等等性象征意义之缘故而运作着——迫使他借由性交回到母亲体内，这些愿望引发了他对阉割的恐惧。这点也让我们更容易了解发生（*generation*）与诞生（*birth*）在儿童的潜意识中经常被认为是性交，于是他——即便是得自父亲的帮助——穿透进入了母亲的阴道。

我们似乎可以将二或三岁时发生的夜惊，视为是潜抑俄狄浦斯情结第一阶段中所释放的焦虑，其结合与释放接着以各种方式发生了。^[16]

在俄狄浦斯情结被潜抑时所发展的阉割恐惧，现在朝向了自我倾向，它接收了原欲的贯注，接着借由这原欲贯注而被结合与释放。

我认为很明显的是，在比例上由此达到的升华，数量很多，在质方面也很牢固。它们目前投注的焦虑将会完全而无法感知地分布在它们之间并且获得释放。

在弗里茨与菲力司案例中，我可以证实对于运动乐趣的抑制与对于学习愉悦，以及各种自我倾向与兴趣（在此不加详述）之抑制是息息相关的。在两个个案中，使这种抑制或焦虑能从一组自我倾向置换（*displacement*）到另外一组的显然就是主要对于性象征特质（同样见于两组自我倾向）的贯注。

在十三岁大的菲力司身上（在本文后段我将用这个案例来说明我的见解），这种置换显现的形式是其抑制在游戏与课堂之间的变换，他刚

上学的头几年是个好学生，但在运动方面却是非常胆怯而笨拙；当他父亲从战场回来时，经常会因他的胆怯而对他打骂，并希望借由这些方法来达到期望。后来菲力司果真变得擅长而且热爱运动了，但是，紧随这改变而来的是他对课业与所有学习与知识方面的提不起劲。这种提不起劲发展成未加掩饰的憎恶，导致了他被带来分析。常见的性象征贯注在两组抑制之间形成了一种关系，有一部分是他父亲的处置，导致了他视运动为更符合其自我的升华，使他能够将整个抑制从运动置换到课业上。

我认为，“符合自我”（consonance with the ego）的因素，在决定被潜抑的原欲将会导向哪一种被原欲贯注的倾向，以及哪一个倾向会多少受到抑制这两方面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我认为这种从一种抑制置换到另外一种抑制的机制，呈现了与畏惧症机制的类似性，不过，畏惧症的情况是意念的内涵（ideational content）借由置换而使替代物的形成有了空间，其总体情感并未消失，而在抑制的状态下，总体情感的释放似乎是同时发生的。“我们都知
道，焦虑的发展是自我对危险的反应，也就是准备逃走的预示，那就不难想象在精神官能式的焦虑中，自我也试图逃离其原欲的要求，而且看待这种内在的危险就好像它是外在的一般，那么，我们的期待——焦虑存在之处必定也有令人害怕的事物存在——也就应验了，不过，这个模拟更往前推进了一些，就如同压力迫使个体逃离外在危险，这压力以稳住自己以及采取防卫措施而被释放，精神官能式焦虑的发展也是借由症状形成而缓解，症状形成使得焦虑被‘绑住了’。”^[17]

对我来说，同样地，我们可以将抑制视为来自内在的、对危险而过量之原欲的强迫性限制——这是在人类历史上曾经以外在强迫形式显现的限制。在最初的时候，自我对于控制原欲危险的最初反应是焦虑：“逃跑的信号”，不过，想要逃跑的迫切性被“稳住自己并且采取适当防卫措施”——相当于症状形成——所取代了。另外一种防卫措施是借由限制原欲倾向来顺从，也就是说，抑制。不过这只有在个体能够将原欲成功地转向到自我维持本能的活动上才有可能，于是带来了在自我倾向领域之议题，即本能能量与潜抑之间的冲突。于是，潜抑成功所导致的抑制成为必要的前提，这也是文明进展的结果。这样说来，原始人的心智生活在各方面与精神官能症^[18]类似，他们可能已经达到了精神官能症的机制，因为他没有足够的升华能力，他也可能缺乏成功潜抑机制的能力。

他虽已达到了受潜抑所制约的文明层次，主要却是借由精神官能症

的机制才能够潜抑，他是无法超越这个特别的婴儿式的文化层次。

我现在要回到一个结论，它得自于我到此之前的论述：一些能力的缺乏或存在（或甚至呈现的程度）——虽然似乎是单纯受到体质因素所决定，而且是自我本能发展的一部分——被证实也是受到其他的、原欲的因素所决定的，而且容易在分析中改变。

这些基本因素之一是以原欲贯注作为抑制之前提，这个结论与在精神分析中一再被观察到的事实是相符合的。不过，我们发现，即使抑制并未发生时，某种自我倾向之原欲贯注仍然是存在的，它是（在婴儿分析中特别清晰可见）每一种才能与兴趣中固定不变的成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必须假设为了某种自我倾向的发展，重要的不仅是体质的倾向，以下的考虑也很重要：与原欲的联盟是如何？在哪一个时期？以怎样的质量？也就是说，在什么条件下发生的？所以，自我倾向的发展应该也是要看它所连结的原欲的命运是如何而决定，换言之，是取决于原欲贯注之成功。但是，这样减少了才能中体质因素的重要性，而且，类似于弗洛伊德在疾病方面所证实的，“意外的”因素被认为是极为重要的。

我们知道，在自恋的阶段，自我本能与性的本能仍然是结合在一起的，因为在刚开始的时候，性本能在自我保存本能的范畴获得了立足点。对于移情精神官能症的研究已经教导我们，它们随即分离，以两种不同的能量形式运作，以不同的方式发展。虽然我们接受自我本能与性本能之间的区分是正确的，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从弗洛伊德处得知，性本能某一部分毕生都与自我本能连结着，并供给它们原欲的成分。我在先前所谓的，属于自我本能的某种倾向或活动的性象征贯注，就是相当于这个原欲成分。我们把这个原欲贯注过程称为“升华”，并且如此解释它的发生：升华是为了过多而且无法适度满足的原欲成分提供了释放的可能性，因此原欲的控制被减弱或终止了。这个观念也和弗洛伊德以下的主张是一致的：升华的过程开启了一个途径，以释放来自于性特质的各个独立成分来源之过度强烈的刺激，并让它们可以应用在其他的方向。于是，他说，当个体具有不正常的体质倾向时，过度的刺激可能不只是从性倒错或精神官能症，也能从升华找到出口。^[19]

司裴柏（Sperber,1915）在检视言语的性源时，显示了性冲动在语言演进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最早发出的声音是为了求偶（或对同伴）而有的呼唤，这种初步的语言发展是工作韵律性的附加物，与性快感连结在一起。琼斯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升华是个体发展时重复了司裴柏所描述的过程；^[20]不过，在此同时，决定语言发展的因素在形成象征时

是活跃的。费伦齐的假设是，认同的基础——象征的前驱阶段——在于这样的事实：在儿童的早期发展阶段中，他努力在每一个所遇到的客体上，重新发现他的身体器官以及这些器官的活动，由于他也在自己的身体中进行类似的比较，所以，他也许在上半身看到了相当于下半身的每一个重要细节。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儿童早期对身体的熟悉是伴随着新鲜愉悦感来源的发现，而且，很可能是因为这一点，个体才能在身体各个不同器官与部位之间做比较，接续这种比较而来的是对其他客体的认同过程——依琼斯所言，这个过程之中的享乐原则容许我们可以在两个非常不一样的客体之间比较，其根据则是愉悦的性质或兴趣之类似性。^[21]不过，我们也许可以合理的假设：在另一方面，这些客体与活动本身并非愉悦的来源——它是经由认同置换到它们身上的愉悦而来的。如司裴柏所认为，它被置换在原始人类的工作上。然后，当潜抑开始运作，并且从认同跨入象征形成的时候，是后者这种过程提供机会让原欲可以被置换到其他的客体以及自体保存本能的活动，这些本能原先并未具有愉悦的性质，在这里我们就触及了升华的机制。

于是，我们发现认同不仅是象征形成的前驱阶段，同时也是语言的进展以及升华的前驱阶段，后者的发生是借由象征形成、原欲幻想以性象征的方式来固着于特殊的客体、活动与兴趣上，我将这句话说明如下：在我提到的行动中存在着愉悦的例子——如比赛与运动等——我们可以辨识出运动场、道路.....的性象征（象征母亲）意义，而走路、跑步与各种运动都代表了穿透进入母亲体内。同时，执行这些活动的双脚、双手和身体，因为早期认同的缘故而等同于阴茎，它们的作用是为本身带来一些事实上与阴茎以及与此器官之满足情境有关的幻想。相关的连结可能是行动中的愉悦感，或者其实是器官愉悦自身，这一点是升华与歇斯底里的症状形成的分歧点，虽然两者走的是同样的路径。

为了更精确提出症状与升华之间类似与相异之处，我要参考弗洛伊德对达·芬奇的分析，弗洛伊德以达·芬奇的回忆——或者该说是幻想——作为起始点：他提到当他还睡在摇篮时，有一只秃鹰飞向他，用它的尾巴打开他的嘴并用它的尾巴压他的嘴唇几下。达·芬奇自己的评论是：正因为这样，他对秃鹰投入而详尽的兴趣，在他生命早期就已经被决定了。弗洛伊德则指出，这个幻想事实上在达·芬奇对艺术及自然科学的爱好上，都具有极大的重要性。

我们从弗洛伊德的分析所获得的了解是，真实的幻想之记忆内容是孩子被母亲哺乳与亲吻的情境。那只鸟的尾巴在他嘴里的意念（对应于口交）显然是该幻想以被动之同性恋形式所做的重现，同时我们看到它代表了达·芬奇早年婴儿期之性理论的浓缩，这些理论使他以为母亲拥

有阴茎。我们常发现，当求知的本能很早就与性方面的兴趣联合时，结果就是抑制，或是强迫式精神官能症和沉思的躁症。弗洛伊德接着指出达·芬奇借由将这种本能成分升华而避开了这些命运，于是这种本能成分并未成为潜抑的牺牲者。现在我应该要问：达·芬奇如何避开了歇斯底里？我认为歇斯底里的根源可以从幻想中秃鹰尾巴这个浓缩的元素中辨识出来，这个元素通常在歇斯底里个案中可以见到，如同口交的幻想，表现在喉咙有异物塞住的感觉上。根据弗洛伊德的看法，歇斯底里的症状是性感带（erotogenic zones）的置换之能力的再制，这些性感带显现在儿童早期的定位取向与认同上，于是我们看到认同也是歇斯底里症状形成的前驱阶段，而这种认同让歇斯底里病患能够启动典型的由下而上的置换。现在如果我们假设借由口交而获得满足的情境——此情境在达·芬奇身上被固着了——所达到的路径与导致歇斯底里转换症

（hysterical conversion）是一样的（认同——症状形成——固着），我认为分歧点是发生在固着之处。在达·芬奇身上愉悦的情境并未如此被固着：他将它移转到自我倾向上了，他可能曾经在生命初期能够达成对周遭客体产生深远的认同，也许这种能力是因为不寻常地早期及广泛的发展——从自恋原欲到客体原欲；另一个因素是将原欲保持在暂时悬置状态的能力。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假设升华的能力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这可能是个体先天具有的才能，这点与自我活动或倾向在做原欲贯注时的轻松自在，以及它所能容受的程度有关。在身体范畴方面，我们可以模拟的是，特定身体部位随时准备接收神经支配的状态，这一点在歇斯底里症状发展上是重要的因素。这些因素可能构成了我们所了解的“天生素质”（disposition），并且会形成互补的序列，就像那些我们所熟悉的精神官能症病因。在达·芬奇的案例中，不只是在乳头、阴茎与鸟尾巴之间建立了认同，这样的认同也融入了对此客体的动作、鸟本身及其飞翔与它所翱翔的天空之兴趣。真正经验到或幻想中的愉悦情境，确实是被保存在潜意识中，而且是固着的，不过，它们也在自我倾向中得以展现与释放。当它们接收了这种表征的时候，这些固着去除了它们的性特质，它们变得与自我一致，如果升华成功——也就是说，如果它们融入了自我倾向之中的话——它们就不会进行潜抑。当这样的状况发生时，它们为自我倾向提供了所有的情感，这些情感是刺激与诱发才能的作用力，由于自我倾向使它们能够以一种与自我一致的方式来自由发挥，它们容许幻想在没有被检查的情况下自己开展及释放。

另一方面，在歇斯底里的固着上，幻想是如此地紧紧抓住愉悦情境，以至于在升华可能发生之前它就被潜抑而固着了。因此，假如其他的导因是活跃的话，它将被迫在歇斯底里的症状中寻求表征与释放。达·芬奇在对鸟类飞行而产生科学方面兴趣的方式显示了，在升华的时

候，幻想及其所有的决定因子上的固着也会持续发生。

弗洛伊德曾全面地总结歇斯底里症状的基本特征，^[22]如果我们将他的叙述拿来测试达·芬奇与秃鹰幻想有关的升华，我们会发现症状与升华之间的雷同处。我也认为这种升华与弗洛伊德的准则相符合，在准则中歇斯底里的症状通常会在一方面表现出男性的，而在另一方面又表现女性的性幻想。就达·芬奇的例子来说，女性的那一面是由被动的口交幻想所表现，我认为男性的幻想则可见于弗洛伊德节录达·芬奇一段像是预言的札记中：“伟大的鸟会在伟大的天鹅之后做第一次的飞行，它将让宇宙充满惊奇，所有的文学将诉说它的声名，对它的出生地而言，它将会是永远的荣耀。”难道这段话不是意味着赢得母亲对其性器成就的认可吗？我认为这个幻想表达了早期婴儿式愿望和秃鹰幻想，并表征在他对鸟类与飞行器的科学研究上了，因此达·芬奇的性器活动在真正的本能满足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是如此的微不足道，它完全与其升华融合在一起了。

根据弗洛伊德的看法，歇斯底里的攻击只是幻想以哑剧形式作为表征，它不但被转译为行动的方式还投射到动作上；类似的主张也许可以适用于那些幻想与固着上。在这位艺术家身上，这些幻想与固着是以身体运动支配来表征的，这些运动支配与他的身体或其他媒介有关。这个说法和费伦齐与弗洛伊德的看法是一致的，也就是他们针对艺术与歇斯底里，以及另一方面关于歇斯底里攻击与性交之间的雷同与关系所写的。

由于歇斯底里攻击运用了特别浓缩的幻想作为它的材料，所以不论是对艺术的兴趣或创造才能的发展，多少都仰赖于升华所表征的固着与幻想之丰富与强度。重要的不只是所有体质因素与偶发因素存在的量是多少，以及它们如何共同协调合作，还有性器活动能移转（deflected）到升华的程度。同样地，在歇斯底里的状态中，总是达到了性器区域首位（primacy of genital zone）。

天才与才能的区别不只是量的方面，也在基本的质量方面，不过我们可以假设才华具有同样的基因条件，而当所有相关因素都是如此完备以至于形成了独特的组合类别时，才有可能产生天才；这些组合是由一些互相具有某些基本相似性的单位所组成的——我指的是原欲的固着。

在讨论升华的议题时，我认为升华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是：以升华为目标的固着不应该过早进行潜抑，因为这样会排除发展的可能性。照这样说来，我们应该要在症状形成与成功升华两端之间假设一个互补序列——包括了升华不太成功的可能性。我认为我们发现的是：导致症状发

生的固着其实正是在走向升华的过程中，只不过它因为受到潜抑而与升华无缘。潜抑发生得愈早，固着将更容易保存真正的愉悦情境之性特质，也更容易将其原欲贯注的倾向加以性欲化，而非与该倾向融合；另外，这种倾向或兴趣也会更不稳定，因为它将永久持续受到潜抑的宰制。

我想补充说明关于不成功的升华与抑制两者之间的差别，以及两者的关系。我曾提到有些抑制是正常的，而且是发生在潜抑成功的情况下，当这些潜抑为分析所解决时，我们发现它们有部分建立在极为强烈的升华上。事实上这些升华已经形成了，只不过是完全或部分抑制了，它们不具有升华不成功的特质——这些不成功的升华会在症状形成、精神官能症性质与升华之间摆荡；只有在分析中才会被辨识为抑制，并以负面的形式表现出来，像是缺乏动机或能力，或者有时候只是这两者较弱。抑制是因过量的原欲——这些原欲以焦虑的方式释放——移转到升华而形成的（正如本书中所说明的），于是这些升华会被潜抑减弱或破坏为抑制的形式，而避免了症状形成，因为焦虑的释放是以一种类似于我们所熟悉的歇斯底里式的症状形成的方式。如此说来，我们可以说正常人是在成功的潜抑帮助之下，借由抑制来达到健康的状态。如果受抑制的焦虑量超过了升华的量，结果就是精神官能式的抑制，因为在原欲与潜抑之间的拉锯战不再是由自我倾向的领域所决定了，于是在精神官能症中用来抓住焦虑的同样过程被启动了。然而在不成功的升华时，幻想在升华过程中遭遇了潜抑而被固着，我们可以猜想：如果升华要被抑制的话，必须要有真的升华发生才行。在此我们可以再次假设：在症状与成功的升华两者之间所意味的互补序列，不过，我们可以假设：另一方面，当大部分的升华成功时，只有少量的原欲蓄积在自我当中，准备以焦虑的方式来释放，因此，就更没有必要抑制了。我们也可以确定的是，当升华愈成功时就愈不需要潜抑，在此我们又再一次假设了一种互补的序列。

我们知道自慰幻想在歇斯底里症状与歇斯底里发作的重要性，让我来说明自慰幻想对于升华的影响。十三岁的菲力司在分析中产生了以下的幻想，他正和一些漂亮的、裸着身子的女孩子玩，他爱抚着她们的乳房，但并未看见她们的下半身。他们正在一起玩足球。这个性幻想，对菲力司来说是替代了自慰，在分析中有后续的其他幻想，有些是白日梦的形式，其他的则发生在晚上，如同自慰的替代品，而且都与游戏有关。这些幻想显示了他的某些固着如何发展为对游戏的兴趣。在第一个片段的性幻想中，性交已经被足球所取代了。这种运动比赛，和其他活动一样，完全吸收了他的兴趣与抱负，因为这种升华借由一种保护的反

应而被增强了，这种保护反应是为了抵御其他与自我较不契合而被潜抑与抑制的兴趣。

一般来说，这种反应性或是强迫性的增强，很可能是破坏升华的一个决定因子，这种升华的破坏有时候会在分析中发生，虽然通常我们的经验是分析总是会促进升华。在固着被解决且原欲释放的其他管道是开启的时候，症状作为代价高昂的替代形成物，就会被放弃了。但是，将这些固着带入意识中，因而形成升华的基础，势必要导致不同的结果：通常升华会被再增强，因为它一直是最为便利，也可能是最早的原欲释放替代管道，而原欲必定仍未获满足。

我们知道，在“原初”场景或幻想上的固着是发生精神官能症的重要因素，我要提供一个例子来说明原初幻想在升华发展上的重要性。弗里茨快七岁了，他说了许多关于“皮皮将军”的幻想，这个将军带领着一群士兵——叫作“皮皮弟弟”（Pipi-drops）^[23]走在街上，弗里茨精确地叙述了这些街道的状态与情境，并且和字母的形状做比较。这个将军带着士兵走到一个村庄，驻扎在那里。这个幻想的内涵是与母亲性交、伴随性交时阴茎的动作以及阴茎进入的管道；由其脉络来看，它们似乎也是自慰幻想。我们也发现它们和其他元素一同在他的升华中作用着，我目前尚无法深入了解其发展。当他骑乘在“滑轮车”上时，他特别强调转弯与弧线的重要性，^[24]就像他在不同的幻想中也曾描述到的他的生殖器皮皮，例如他曾说过他为他的皮皮发明了一样专利的东西，包括能够不动手、借由扭转它的全身就让皮皮抖动着通过其灯笼裤的开口。

他重复的幻想是发明了特别的摩托车与汽车，这些幻想^[25]的建构重点不外乎获取特别的操控与曲线行进的技术来进进出出。“女人，”他说道，“也许能够操控，但是她们无法快速地转向。”他有一个幻想是所有的小孩，包括男孩与女孩，当他们刚生下来时就拥有自己的机车了，他们的摩托车上可以再多载其他三四位小孩，而且可能在路上任何地方将他们丢下，顽皮的小孩在摩托车急转弯时摔下来，其他的则在终点处放下来（被生出来）。谈到字母S时——他对这个字母有许多幻想，他说S的小孩——也就是小s，当他们还穿着长袍时，可以射击与驾驶摩托车，他们全都有摩托车，他们骑车一刻钟所到的距离比成人一小时能到的更远，而且小孩在跑、跳及其他各种身体的灵巧度上都比大人好。他也有很多关于各种汽车的幻想，只要他拥有这些车子就会坐在里面去上学，并且带着妈妈和姐妹一起。有一次他在有关为摩托车加油的想法上表露出焦虑，因为有爆炸的危险，后来发现在帮摩托车加满油的幻想中，油代表了“皮皮水”或是精液。他认为这是性交中必要的东西，而灵巧地驾驭摩托车并不断地做曲线或转弯的动作，则代表了性交的技术。

在生命很早期的时候，他就已经对道路及所有和它有关的兴趣发生了固着的征象。当他大约五岁时，明显不喜欢散步，同时，他也非常明显地对时空距离缺乏认知。例如，在我们一同旅游数小时之后，他仍然以为就在自家附近。伴随着不喜欢外出走路，他同时也对所处环境全然缺乏兴趣去熟悉，以及完全欠缺定向的能力。

他对汽车的兴趣显现在他可以接连好几个小时从窗口或房子入口处观望经过的车辆，还有他对于驾车的热衷。他会专注地扮演车夫或司机，把椅子推在一起形成车子，像是强迫行为一般全然投入在这个游戏中——特别是他对其他任何游戏都完全不感兴趣。但就这个游戏来说，其实他只不过是相当安静地坐在那里而已。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我开始对他进行分析，他在几个月之后有了极大的转变，而且是全面性的。

从此之后他不再焦虑了，但在分析中仍然看得到强烈的焦虑，随后并借由分析而获得解决。在分析的最后阶段，他对街头游荡孩子的畏惧症浮现了，这点和他反复被街上的孩子骚扰的事实有关，他表现出对他们的恐惧，甚至于无法说服自己单独上街，因为外在的原因导致分析无法继续，所以我也无法用分析的方法来触及这个畏惧症，但是我发现，在停止分析之后不久，这个畏惧症完全消失无踪了，接着表现出来的是漫游的愉悦。[\[26\]](#)

与此紧密相随的是，他发展出在空间定位方面更活络的感觉。首先是他对车站、火车车厢的门特别感兴趣，再来就是当他进入某些场所时所注意到的出入口；他开始对电车轨道及其经过的街道产生很大的兴趣。分析已经移除了他对游戏的嫌恶，这一点经确认具有许多决定的因素。他对汽车的兴趣，很早就已经发展出来了，而且具有强迫性的特质。和以前单调的车夫游戏对比的是，现在的这些游戏在进行时带着很丰富的幻想。他也对电梯及进入电梯显现出极大的兴趣，差不多在这段时间里他病了，必须在床上休息，于是他发明了以下的游戏，他爬到床单底下说：“那个洞愈来愈大了，我很快就要出来了。”他慢慢在床的另一端拉起床单，直到洞口够大可以让他爬出来为止。然后他假装要在床单底下旅行的样子，有时候从这一侧跑出来，有时从另一侧，移到顶端时他说他正在“地面上”，意思是和地下铁相反的情形。他曾经因地下铁从地下冒出来继续在地上走的景象，而大大受到惊吓。在这个游戏中，他非常小心地对待床单，在移动的旅程中不让它在两侧被掀起，所以他只有在床的一端出现时才被看到，而他称那一端为“终站”。又有一次，他用不同方法来玩床单，这次包括了在不同的方向钻进钻出，在玩耍中他对妈妈说：“我要进入你的肚子里头。”大约在这期间，他产生了以下的幻想：他正在进入地底下，那里有许多人，列车长快速地在台阶上下

走动，给这些人车票，他在地底下坐着车，直到路线会合的地方，那里有个洞和一些草地。在另外一个这类游戏中，他在床上重复地做一辆玩具车子，司机在被他卷成小丘的床单上开着车子，他说：“司机总是想要走在山上，但那是不好走的路。”然后，他让司机走在床单底下说着：“这才是对的路。”他对电车轨道的某一部分特别感兴趣，也就是只有单轨而形成一个环状会车线的时候，关于这一点他说应该要有这样的环形会车线，以防另外一辆火车从反方向过来时发生撞车。他对妈妈如此描述了这个危险状况：“你看，如果两个人从相反的方向面对面走着，”（他边说着边跑向妈妈）“他们会互相撞上对方，对两匹马来说也是如此，如果它们用这种方式走向对方。”他常有的一个幻想是他想象妈妈的体内是怎样的地方：那里有各种装置，特别是在她的肚子里，接下来的幻想是有一些小孩子在秋千或旋转木马上，有一个人在某个东西上按压，好让小孩子可以一个接一个不断地从这边爬上去，从另一边爬下来。

他对于四处游走的这个新兴趣以及所有其他的兴趣持续了一段时间，几个月之后，这些兴趣就又被旧有的对散步的嫌恶感所取代了。在我最近开始分析他的时候仍是如此，当时他已经快七岁了。^[27]

在分析的下一部分，走得很深了，这种嫌恶也增加了，清楚显示为一种抑制，一直到隐藏其后的焦虑显现出来而能够被解决为止，特别是去学校的路程引发了这种强烈的焦虑。我们发现他不喜欢这条上学路线的原因之一是，这条路上有一些树的关系，而另一方面，他却认为这些路旁要是有田野，就会非常美丽了，因为那里可以开辟步道。如果种花、浇水的话，还可以变成一座花园。^[28]他对树的强烈反感，有一段时间是以惧怕树林的形式呈现，经过证实有部分是因为他幻想砍倒的树可能会压在他身上所致。对他来说，那棵树代表了父亲的巨大阴茎，他想要将它砍下来，但也因此对它感到惧怕。我们在好几个幻想中了解到他在上学途中所恐惧的是什么，有一次他告诉我关于上学途中经过的一座桥（这座桥只存在于他的想象中），^[29]如果桥上有个洞的话，他可能就已经掉进去了。另外有一次，他看到路上有一条很粗的绳子，使他很焦虑，因为那让他想到一条蛇。在这个时候，他试着在部分路段跳着走，理由是他有一条腿被砍断了。他的一个幻想和他在书上看到的图片有关，是关于一个巫婆。在幻想中，他在去学校的路上遇见这个巫婆，巫婆会将一大罐墨汁倒在他的身体和书包上——那个罐子代表了母亲的阴茎。^[30]他又接着补充他怕这个东西，同时又觉得它不错。另外有一次他幻想遇到一个漂亮的巫婆，很仔细地着她的头冠，因为他如此盯着她看，他是一只杜鹃，^[31]她又施魔法取走了他的书包，并且将他从

一只杜鹃变成了一只鸽子（也就是如他所想的，一种雌性的动物）。

我要举一个幻想的例子，它会出现在稍后的分析当中。在这幻想中，那条道路最初的愉悦意义是明显的。弗里茨曾告诉我，如果不是为了那条路的话，他相当喜欢上学。为了要回避那条路，他幻想要架一个梯子从自己房间的窗子跨越到学校老师房间的窗口，然后他和妈妈可以一起爬过阶梯去学校。接着他告诉我有一条绳索，也是从一个窗口拉到另一个窗口，他和妹妹（或姐姐）沿着这绳索被牵引到学校去，有一个仆人帮助他们丢掷绳索，而那些已经到学校的孩子们也会帮忙。他自己则将绳索丢回去，“他会移动绳索”——他如此说这件事。^[32]

在分析当中，他变得更为活跃了。他告诉我以下的故事，他称之为“公路抢劫”：有个非常有钱又快乐的绅士，虽然年纪还轻，但他想要结婚了。他走上街头，看见了一位美丽的淑女，就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不干你的事。”接着他问她住哪里，她又一次对他说：“和你无关。”他们讲话愈来愈大声，引起一位已经在注意他们的警察上前，并把这个男人带上一辆很大的马车里——这种马车是像他那样气派的绅士可能会拥有的，然后，他被带到一栋窗前有铁条的房子——监牢里，他被控公路抢劫的罪名。“就是这么一回事”。^[33]

他最初在马路方面的乐趣是和他想与妈妈性交的愿望有关，因此必须等到阉割焦虑解除之后才能完全运作，同样地，我们也看到和这一点息息相关的是，他喜欢探索马路与街道（这些形成了他定向感的基础）的发展是伴随着性好奇的释放而发生的，而性好奇也是因为阉割恐惧而被潜抑的。以下我要举几个例子。他曾经告诉我，当他小便时必须放上刹车装置（他借由压阴茎来做到这点），不然的话，整个房子可能会倒塌。^[34]在这方面有许多幻想显示他是受到了“在妈妈体内”——借由认同她——及“自己体内”之心像（mental image）的影响。他以一个被铁路切割的城镇——通常是一个国家，后来是一个世界——来描述它，他想象这个城镇供给居住其中的人与动物所需的各样物品，备有每一种现代化的器械。

那里有电报、电话、各种铁道、升降梯与旋转木马、广告……铁路是以不同的方式建造的。有一个是环状铁道，上面有许多车站，有些车站像是市区的铁路有两个终站。有两种火车走在铁轨上：其一是“皮皮列车”（Pipi-train），由“皮皮弟弟”所驾驶，另外一种“卡奇车”（Kaki），由“卡奇”^[35]所驾驶。通常“卡奇车”是以一种普通的载客火车来代表，而“皮皮车”则是快车或电车，两个终站是嘴和“皮皮”。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火车必须通过一条陡下坡，并在两侧

滑开。然后，那里发生了碰撞，因为载着“卡奇”小孩走这条路的火车，被另一辆火车撞上了。受伤的孩子们被带到信号箱子里，^[36]这个东西证明是“卡奇洞”，它在日后经常被带入幻想中，当作列车抵达或离开的月台。当火车从另一个方向过来时，也发生了一个碰撞，也就是说，当他们由嘴进入时，这代表了借由吃而受精，而他对某些食物的嫌恶乃是由这些幻想所决定的。还有许多其他的幻想，其中一个是两种铁道共享一个发车月台，火车走在同一条轨道上，稍后才分岔走向“皮皮”与“卡奇洞”。他受到嘴受精这个想法的影响有多强烈，可以从一个幻想中看出来。这个幻想强迫他在小便时中断七次，停止七次的想法经证实是源自当时他正在服用的药物的滴数，而他对这药水是非常排斥的，经分析后显示，他将之等同于尿液。

我要再提一个细节是关于从城镇、铁道^[37]、车站与马路的幻想中，所呈现的丰富想象。另外一个常见的幻想是关于一个车站，他给它起了几个不同的名字，我叫它为A，另外还有B和C两个车站，它们和第一个连在一起，通常他把这两个车站想象为一个单一的大车站。A非常重要，因为所有货物都是从这里输送出去的，有时也会有一些乘客进入，例如，一些铁路公司的职员——他用自己的手指来代表他们，A是嘴巴，食物从这里进入，那些铁路职员是“皮皮”，这点和他经由嘴受精的想法有关。在B有一个花园而没有任何树，不过有许多步道互相交织着，有四个入口通往这些步道——这些入口只是洞而不是门，是耳朵与鼻子的开口。C是头骨，和B、C在一起的是整个头，他说头只能连结嘴巴。这个想法有部分是由其阉割情结所决定的。肚子，也时常是车站，不过这样的安排经常会有所不同，在这一切当中，很重要的角色是升降梯和旋转木马，纯粹被用来运送“卡奇”和小孩子。

当这些和其他的幻想被诠释之后，他的定向能力变得愈来愈强了，这点可以在他的游戏与兴趣上明白显现出来。

于是我们发现他的定向感——之前被强烈地抑制，而现在显著地发展起来了——是由想要穿透母亲身体以便探究其内在与出入的通道，以及受孕与出生过程的愿望所决定的。^[38]

我发现这种定向感的原欲决定论是典型的，发展顺利与否（或者是另一种状况——由于潜抑而抑制了定向感）有赖于它。部分抑制此能力（也就是对地理与定向的兴趣）而造成程度不一的功能缺失，决定因子就是那些我认为是形成广泛抑制的基本因素；我指的是在生命某个阶段中，潜抑作用于固着的程度，而这些固着的目标是升华，或已经升华了，例如，要是对于定向感的兴趣没有被潜抑的话，在其中的愉悦感与

兴趣会被保留，而且在这方面能力发展的程度，与顺利探索性知识的程度是成正比的。

此处我要强调这种抑制有着极大的重要性，它——不仅在弗里茨身上可以看到——延伸到广泛的兴趣与学习上，在对地理的兴趣之外，我还发现它也是发展绘画能力^[39]、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以及每一件与探索地球有关的事情的决定因子之一。

在弗里茨身上，我也发现他在时间与空间方面的缺乏定向感有非常密切的关联，相对于当他在子宫中对地点的兴趣受到潜抑，他对于身处其中的时间细节也兴趣缺缺，因此“在出生以前我在哪里呢？”及“什么时候我在哪里？”等这些问题都被潜抑了。

从他许多话语以及幻想中可以明显得知的是，他潜意识中将睡眠、死亡以及子宫内状态视为等同，与此相关的是他对于这些状态的持续时间及其接续情形的好奇。由此看来，从子宫内过渡到子宫外的状态改变，似乎是所有周期性的原型，也是时间概念以及时间定位的基础之一。^[40]

我想再提一件事，它显示了定向感的抑制有极大的重要性。在弗里茨的例子中，我发现他对启蒙的阻抗是与定向感的抑制密切相关，而定向感的抑制又源自于他所留存的婴儿期之“肛门孩童”性理论。不过，分析显示他之所以固着在这个肛门理论是因为潜抑的结果，而潜抑则是因俄狄浦斯情结之故；他对于启蒙的阻抗并不是因为他尚未达到性器的组织层次，以致无法领会性器过程所造成的。事实上，相反地，这个阻抗阻碍了他进展到那个层次，并强化了他在肛门层次的固着。

在这一点上，我要再次提到对启蒙的阻抗，儿童的精神分析一再证实我这个观点，使我不得不将它视为一个重要的症状，也就是一种抑制的征候，这些抑制决定了整体后续的发展。

在弗里茨的案例上，我发现他对学习的态度也是由同样的性象征贯注所决定的，分析显示他对学习的显著排斥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抑制，在不同学科上由不同的原欲成分（instinctual components）所决定。例如对于走路、游戏以及定向感之抑制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对性象征贯注的潜抑，这潜抑是植基于阉割焦虑之上的，而性象征贯注指的是借由性交来穿透进入母亲体内之意念的兴趣。在他的分析中，这种原欲贯注，以及伴随而来的抑制，明显是从最早的动作以及移动的游戏扩及通往学校的道路、学校本身、他的老师与学校生活中的各种活动。

由于在他的幻想中，练习本里的线条是道路，练习本则是整个世

界，而字母则是骑乘摩托车——亦即笔——进入其中；或者，笔是一艘船，练习本是一座湖泊。我们发现弗里茨在书写上的许多错误（这些错误有好一阵子是无法克服的，直到它们在分析中获得解决，并且完全消失了），是由许多关于不同字母的幻想所决定，他幻想这些不同的字母互相友好或者争斗，它们有各种经验。一般来说，他认为小写字母是大写字母的孩子，他视大写S是高大德国人（long German s's）的皇帝，它在末端有两个钩子，借此与女皇（empress）——亦即尾端的小s，只有一个钩子——有所区别。

我们发现说出来的话对他而言就等于写下来的字，字代表阴茎或孩子，而舌头的动作和笔则代表性交。

我要简短一提儿童精神分析为我揭示的，关于原欲贯注在婴儿语言及特质发展，以及整体语言发展的广泛重要性。在语言中，[\[41\]](#)口腔的、食人的及肛门施虐的固着被升华了，其成功的程度是根据早期组织层级在性器固着为首位之下被涵括（comprehended）的程度而定。我认为这个能让倒错的固着得到释放的过程必定能在所有的升华中呈现出来。由于各种情结的运作，引发了各种的强化与置换，它们具有退行或反应的特质，并提供了个体无限的可能性，以语言为例，在他的语言特殊性 & 整体语言发展方面，都是如此。

在弗里茨的案例中，我发现说话——无疑是最早的升华形式之一——从一开始就被抑制了，他很晚才开始说话，变得像是安静。后来，在分析过程他变得能言善道，乐此不疲地诉说自己编的故事，幻想在这些故事里发展着——他在接受分析以前并未显现这方面的能力，不过也很明显，他喜欢说话，而且和字语有着特别的关系，与这些密切相关的是他对文法的强烈兴趣。为了说明起见，我要简短引用他说的一段话，关于文法对他的意义，他告诉我“字的根部（root）本身不会动，只有它的尾端才会动”，他想要给姐姐一个笔记本作为生日礼物，他在里头写了每一件事物所做的事情，某物做些什么事呢？“某物会跳跃、某物会跑、某物会飞”等等，那表征了阴茎所做的事，他想把这些事写在笔记本里，也想在妈妈身上做这些事。

说话像是一种性器活动的意义，亚伯拉罕也在一个假性知识（pseudologia）的案例上报告过，我发现每个个案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状况存在。我认为，这一点及肛门决定论（anal determination）都是典型的。对我来说，这一点在一个口吃女孩的个案中，特别明显。这个九岁女孩叫作葛莉特，具有强烈的同性恋固着，她将说话与唱歌视为男性的活动，把舌头的运动当成是阴茎的活动。她特别喜欢卧在躺椅上背诵

法语文句，她说它是“如此有趣，当声音上上下下，就像是人在梯子上那样”，她对此的联想是，那个梯子是在一只蜗牛里，但是，在蜗牛壳里会有容纳梯子的空间吗？（一只蜗牛是她给生殖器起的名字）逗点与句点，对应于说话就像是停止（pause）一样，意思是一个人向“上或下”走，一遍又一遍，一个单字代表阴茎，一个句子则代表了阴茎在性交中的抽插，也代表了整体的性交。

在许多案例中显示了剧院与音乐会——事实上，任何有声音可听、有影像可观赏的表演，总是代表了双亲的性交——聆听与观看代表了实际上或幻想中的观察，而落下的布幕则代表阻碍观察的物体，如被单、床沿等。我要引述一个句子，那是关于小葛莉特告诉我的一出在剧院中演的戏。首先，她因为位置不够好离舞台有段距离而感到苦恼，但是她改口说她其实比那些坐得很靠近舞台的人有更好的视野，因为他们无法看到舞台全貌，然后她联想到小孩睡床的位置，睡床放置在父母卧室中，最小的弟弟可以靠近父母的床，不过床头板让弟弟很难看见他们，而她的床离得较远，却能将父母的床一览无遗。

十三岁多的菲力司在以前并未显现音乐的天分，但在分析过程中，他逐渐显著发展出对音乐的喜爱，这一点是在分析将他早先婴儿期观察性交的固着带入意识时发生的，我们发现了声音——部分来自于他从父母睡床旁听到的，其余则是幻想产生的——形成了对音乐强烈兴趣（在最早期被抑制）的基础，这样的兴趣在分析中再次获得了解放，我在其他案例中发现，这种决定音乐兴趣与天分的机制也见于其他案例中，因此我认为是典型的。

在H太太的案例中，我发现她对颜色、形式与图画显著的艺术鉴赏能力之决定机制也是类似的，不同在于她早年的婴儿观察与幻想是和她看见的事物有关。例如，图画中特定的蓝色调直接表征了男性的元素，这是她固着在阴茎勃起时的颜色。这些固着来自于对性交的观察，并导致了对于阴茎在非勃起状态时颜色与形状的比较，进一步也导致了在不同光线之下对于某些颜色与形状改变，以及阴毛的对比观察等等。在这里，对于色彩感兴趣的肛门基础总是存在的，我们可以一再发现这种事实，即对图画之原欲贯注就如同图画代表了阴茎或小孩（同样的情形适用于一般的艺术品），而对于画家、大师与具有创造力的艺术家的原欲贯注则如同他们代表了父亲一般。

我再提供一个图画被视为如同小孩与阴茎的例子，我在分析中一再看到这个意义。五岁半的弗里茨说他想看妈妈的裸体，并补充说：“我要看你的肚子和里头的图画。”当她问：“你是指你以前所在的地方

吗？”他回答说：“是的，我想要看看你的肚子里是否没有小孩。”这个时候，在分析的影响之下，他对性的好奇心更自由地显现出来了，而他的“肛门儿童”（anal child）理论也更清楚浮现了。

综合我所说的，我发现艺术与智能的固着，以及那些后来会导致精神官能症的固着，都是以原初场景或是对它的幻想为最有影响力的决定因子，重点在于哪一种感官比较强烈地被激发了：表现出来的兴趣是对看到的事物，或者是对听到的声音，这也可能决定了——另一方面也有赖于——意念是以视觉还是听觉的方式来对个体呈现，无疑地，体质因素在此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菲力司的案例中，他是固着在阴茎动作上；弗里茨是固着在他听到的声音上；其他案例则固着在色彩效果上。当然，对将要发展的才能和天分来说，那些我详尽讨论过的特殊因素必定是会发生作用的，在固着于原初场景（或幻想）这件事上，活动的程度——它对升华来说是如此重要——无疑也决定了个体是否发展出创造或生殖的才能，因为活动的程度必然影响着认同的模式，我的意思是问题在于它是投入于欣赏、研究与模仿他人的杰作，还是想要借由自己的表现来努力超越这些作品。在菲力司的分析中，我发现他最初对音乐的兴趣，清一色都是对作曲家与指挥家的批评，当他的活动逐渐被释放之后，他开始尝试去模仿他听见的。但是在更进一步分析中，更多关于活动的幻想出现了，年轻作曲家和年纪较大的作曲家互相比较。虽然这个个案的创造才能是毋庸置疑的，我观察到当他的活动更自由时，便影响了他在所有升华的态度，这种影响方式让我对于活动在发展才能方面的重要性有更多的了解。对他进行的分析显示了在其他案例之分析所证实的：批评的根源总是来自于对父母性交的观察与批评。在菲力司的案例中，很清楚的是，他一方面是旁观者与评论者，另一方面在他的幻想中，他也参与在所闻所见当中，成为乐团的一员。只有当活动可以被释放的更晚期阶段时，他才能够对父母的角色感到自在与信任——也就是说，只有在那时，他才能鼓起勇气让自己成为作曲家——如果他有足够才华的话。

总而言之，说话能力与运动的乐趣总是有原欲的贯注，而这样的贯注也具有性器象征的本质，这是早期借由将脚、手、舌、头与身体认同于阴茎，由此进展到这些部位的活动，于是这些活动获得了性交的意涵。接续在营养功能方面的自我保存本能（self-preservative instincts）被性本能（sexual instincts）利用之后，下一个转向的自我活动是说话与运动的乐趣。因此，说话可能不仅协助了象征的形成及升华，它本身也是最早期升华之一的结果，似乎当升华能力的必要条件存在时，固着——从这些最原初的升华开始，而且与之息息相关——会继续进展到对

更多自我活动与兴趣的性象征贯注。弗洛伊德曾如此阐述：人类趋向完美的冲动是来自于对满足的渴望（这是无法被任何可能的反应性替代物与升华所缓和的）与他在现实中得到的满足，这两者之间的差距所形成的张力导致的。我想，我们可以将这个动机归因于葛罗戴克

（Groddeck,1922）所说的制造象征的强迫性，以及不间断的象征发展，于是持续借由固着来影响原欲贯注于新的自我活动与兴趣——它们在基因上（也就是说借由性象征）是彼此相关联的——的冲动，以及创造新活动与兴趣的冲动，就是人类文化演进的驱动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发现象征的运作有愈来愈复杂的发明与活动，就像儿童总是不断地从原初的象征、游戏与活动进展到其他的事物上，并放掉先前的事物。

再者，在本文中我尝试指出抑制的重要性，而这些抑制不能被称为精神官能症；有些抑制看起来并无任何实际上的重要性，只能在分析中被辨识出来（只有当婴儿分析被采用时，才能充分显现它们的意涵）。这些抑制包括明显地缺乏某些兴趣、轻微的嫌恶感。简单说，健康人的抑制具有最多样的掩饰，然而当我们考虑到一个正常人得牺牲多少原欲能量来买他的健康时，就会知道这些抑制的极端重要性了。“如果我们不将注意力放在精神无能（psychical impotence）观念的延伸，而是放在其征候学的阶段性变化，必然会得到这样的结论，即在现今文明世界中，男人爱的行为总是带有精神无能的特征。”^[42]

在《引论》中，弗洛伊德曾讨论到对于教育工作者可能提供什么预防措施，他的结论是：即使硬要保护童年（这是很难的一件事），在面对体质因素时也可能是无能为力的，然而，如果这种保护太过于成功地达到目标时，也是危险的。这段话在弗里茨的案例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这个孩子在早年曾经被受到精神分析观点影响之人的悉心照料，然而并未能防止抑制与精神官能性的性格特质发生，在另一方面，他的分析显示了，这些导致抑制的固着又可能是形成优秀能力的基础。

不过，我们一方面不该太过于重视所谓分析式的养育方式，但仍必须尽所有力量来避免对儿童造成心智伤害；另一方面，本文的论证显示了在孩童早期实施精神分析来帮助教育的必要性。虽然我们无法改变那些导致升华或抑制，甚至是引发精神官能症的因素，不过早期分析能让我们在这些发展正在进行的时候，从根本的层面上影响其方向。

我试着说明原欲固着决定了精神官能症及升华的发生，有时这两者是依循同一条路径的。潜抑的力量决定了这条路径是通往升华还是精神官能症，早期分析就是在这一点上找到可能性，因为它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用升华来取代潜抑，也因此能够将发展到精神官能症的路径转向

到发展才能上。

【注释】

[1] 亚伯拉罕，《运动器官焦虑的一个体质性基础》（A Constitutional Basis of Locomotor Anxiety,1914）。

[2] 比较《儿童的发展》。

[3] 在弗里茨的案例中，它是以一种暴力的形式表现（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重要的），伴随与其相符合的整体情感。在其他分析案例中，未必总是如此，例如，菲力司（十三岁，男孩）的分析——我也会在本文中反复提及，他的焦虑通常以其原本的样子被辨识，但是却没有以如此强烈的情感经历过。亚历山大医师在他的论文《在人格形成中的阉割情结》（The Castration Complex in the Formation of Character,1923）中指出，“经历”这种情感的重要性，是精神分析在婴儿期所欲努力的目标，称之为“情感发泄”（abreaction）。

[4] 比较费伦齐的论文《分析中短暂的症状形成》（Transitory Symptom-formations during the Analysis,1912a）。

[5]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导论》（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S.E.15-16,p.410）。

[6] 出处同上（p.404）。

[7] 在几个分析中我已经能够建构的事实是，儿童通常隐藏了相当多不为周遭人知的焦虑，就好像他们在潜意识中知道它的意义；男孩们也面临这样的事实，那就是他们认为他们的焦虑是懦弱，并且是可耻的，但事实上，如果他们承认的话，这样的谴责是一般的反应。这些大概是立即而完全地遗忘儿时焦虑的动机，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某些原初焦虑总是隐藏在儿童期的失忆之后，只有借由真正的深度穿透的分析才能重建。

[8] 《潜抑》（Repression,S.E.14,p.153）。

[9] 《精神分析导论》（p.410）。

[10] 《潜抑》（Repression,S.E.14,p.153）。

[11] 《潜意识》（The Unconscious,S.E.14,p.177）。

[12] 《潜意识》（The Unconscious,S.E.14,p.177）。

[13] 弗洛伊德在写到“痛苦”与焦虑在梦中的关联时说道（S.E.15,p.217）：“我们可以这假设，对于未被扭曲的焦虑之梦是真的事情，也适用于那些部分被扭曲的，以及其他不愉快的梦，在其中，痛苦的感觉可能是对应到焦虑。”

[14] 即使在这种成功潜抑的形成——其焦虑所进行的转化使它不易被辨识，无疑地它仍然可能影响着极大量原欲的抽离（withdrawal），我在许多案例的分析中发现：个体习惯与特性之发展已经受到了原欲意念的影响。

[15] 比较弗洛伊德《关于本能的转化：以肛门情欲为例》（S.E.17）；史迭凯，《精神分析与精神医学》（Psychoanalyse und Psychiatrie）；亚历山大，同上述引用。

[16] 潜抑的结果在稍后（在三岁，或是更大的时候）以一种强烈的方式显现某种样貌，其中有些是完整形成的症状——俄狄浦斯情结的影响。清楚的是（但仍待证实），如果有可能对一个正处于夜惊或之后不久的儿童进行分析，并且解决这种焦虑的话，将会远离精神官能症，开启升华的可能性。我自己的观察使我相信，对这个年纪的儿童进行分析式的探究，并非不可能。

[17]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导论》。

[18] 参考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Totem and Taboo）。

[19] 《性学三论》（Three Essays on Sexuality,S.E.7）。

[20] 琼斯，《象征的理论》（The Theory of Symbolism,1919），也比较蛮克与萨克斯（Sachs），《精神分析对人文科学的意义》（Die Bedeutung der Psychoanalyse für die Geisteswissenschaften,1913）。

[21] 琼斯，在上述引文中。

[22] 《歇斯底里幻想及其与双性恋的关系》（Hysterical Phantasies and their Relation to Bisexuality,S.E.9）。

[23] 中译注：意指从性器官滴落的东西，翻译取与“滴”音相近的“弟”。

[24] 他在这项娱乐获得极大的乐趣与技术之前，最初是笨拙与厌恶的。在分析中，最初发生了在享受与厌恶之间的摆荡——这也发生在其他的动作游戏或运动上。后来他获得了持续的乐趣与技巧，取代了抑制，而抑制在此之前是由阉割恐惧所决定的。同样的决定论在他对玩平底雪橇滑下的抑制（与后来的乐趣）上是明显的，在这件事情上，他也是特别强调所采取的各种不同的姿势。我们发现了他在所有游戏活动与运动中，都有一种类似的态度。

[25] 很明白的是，在他的幻想中，独家自创之装置的根本重点在于皮皮的活动与功能，他的发明是为了让它更完美而设计的。

[26] 当他两岁九个月时，他曾经离家、穿越繁忙的马路，丝毫不惧怕；离家的倾向持续了大约六个月，之后他表现出对汽车非常小心谨慎的态度（分析显示这一点是精神官能式的焦虑），而想要离家的愿望和享受四处漫游的乐趣最后都消失了。

[27] 这个男孩之前有过复发，当时有部分原因是我希望小心行事而没有让分析走得够深，不过，获得的部分成果经证实是持续存在的。

[28] 与种植花卉有关的是，他有在沿途特定地点小便的习惯。

[29] 费伦齐，《桥的象征》（The Symbolism of the Bridge,1921）。

[30] 他对于被墨汁污染的联想是：油和浓稠的牛奶。在分析中显示，这些液体在他心中代表了精液。他以为在母亲与父亲的阴茎里存在着粪便与精液的混合物。

[31] 中译注：德语kuckte即“盯着看”，发音与杜鹃（Kuckuck）相似。

[32] 这是一个很长而且有丰富内涵的幻想，它为各种生殖与诞生理论提供了素材。他也对一个自己发明的机器有其他的联想，借由这个机器他可以把绳索抛到城市里的各个地方。这个幻想透露了他对于爸爸生殖创造他的想法，和他自己的性交想法混合在一起了。

[33] 这个幻想显示出决定他早年对街头男孩感到恐惧的因素，这样的恐惧已经暂时消失了，最初的分析并未深入，也未能充分解决造成畏惧与其抑制的固着，可能使他再复发。以更多儿童分析的经验来看这样的事实，我认为证实了婴儿的分析和较晚期的分析一样，有必要的话都应该要做得够深。

[34] 我们在他的第一次分析时遇到了这些想法（参见《儿童的发展》）。由于分析没有走得够深，所以和这些想法连结的幻想无法被释放，只能在第二次分析中展现。

[35] 粪便。

[36] 这里我要再次提及《儿童的发展》当中所叙述的一个幻想。在这个幻想中，“卡奇”小孩从露台跑下数个台阶进入了花园（房间）。

[37] 他幻想的环状铁道也出现在所有的游戏中，他让火车绕着圈圈跑。他对方向与街道名称的兴趣逐渐增加，且发展为对地理的兴趣，他假装在地图上旅行，所有这些显示了他的幻想从他家进展到他所居住的城镇、他的国家以及整个世界（一旦幻想获得了自由，这个进展就显

现出来了），这个进展也影响了他的兴趣，因为它们涉及的领域是愈来愈宽广了。此处，我要从这个观点来强调对游戏的抑制具有极大的重要性，游戏的抑制与限制导致了在学习及整体后续心智发展两方面的潜能与兴趣都被减弱了。

[38] 我一篇未出版的论文中，有一段在柏林学会的讨论，《论抑制与定向感的发展》（*Über die Hemmung und Entwicklung des Orientierungssinnes*, May, 1921）。亚伯拉罕指出，对定向的兴趣与母亲身体的关系在最早阶段的先驱，是对定向的兴趣与自己身体的关系。这当然是真的，但是这种早年的定向感似乎只有在对定向的兴趣与母体身体的相关性被潜抑时才具有潜抑的命运——这当然是因为乱伦的愿望与该兴趣结合之故，因为在潜意识中对于回归子宫并且探索它的渴望是借由性交来达成的，例如，弗里茨做了一只小狗（在他的幻想中，这只狗一再地代表了儿子）在他的母亲身旁溜过去，正当他如此做的时候，他幻想着他正在游历的国度，母亲的乳房是山丘，靠近生殖器的区域则是一条大河，忽然间，这只小狗被仆佣们——玩具角色——斩断了，他们控诉他某些罪名，说他损害了他们主人的摩托车，这个幻想最后以争吵与打架收场。又有一次，他对小狗的旅程有了更多的幻想，它发现了一个很棒的地方，他想在那里安定下来……但是，后来的结果又是糟糕的，因为弗里茨忽然宣称他必须射杀小狗，理由是它想要抢走他的木屋。早先也曾出现过这种关于“母亲身体地理学”的意涵，在他未满五岁，他将四肢与膝关节称为“边界”，称他母亲为“一座他正在攀爬的山”。

[39] 例如，弗里茨在这个阶段首次尝试画画，虽然这些图画未显示出他有任何天分。他的画只再现了铁道线、车站以及城镇。

[40] 在这个论点上，我同意何露斯（Hollos）医师的看法（*Über das Zeitgefühl*, 1922），他从不同的出发点获致了相同的结果。

[41] 这里我要参考史琵雷医师（Dr. S. Spielrein, 1922）一篇有趣的论文，她非常清晰地追溯婴儿用语“爸爸”（Papa）与“妈妈”（Mama）的来源与吸吮的动作有关。

[42] 弗洛伊德：《关于爱的领域中贬低的普遍倾向》（*On the Universal Tendency to Debasement in the Sphere of Love*, S.E. 11）。

第五章 抽搐的心理起因探讨^[1](1925)

接下来是一个较为冗长的个案史摘要，我提出这份素材主要是为了审视抽搐的心理起源的相关因素。在这个案例中，抽搐似乎只是一个次要的症状，在素材中仅占极小的部分。然而在这位病患的性发展过程中，抽搐所扮演的角色却牵动着他的整体人格、他的精神官能症及他的个性，而这影响是如此深远，一旦分析能成功地治愈抽搐，治疗几乎就可以宣告结束。

菲力司十三岁的时候被带来我这里分析，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行为完全符合了亚历山大所提出的“精神官能症性格”。虽然他没有真正的精神官能症状，但在对智性上的兴趣和社交关系都严重受到抑制。他的心智能力不错，但除了比赛，他对任何事物都显得意兴阑珊。他对父母、兄弟与同学之间的态度非常冷淡。另一个不寻常的情况在于他缺乏情感。他母亲只是顺口提到他曾经有过几个月的抽搐，不过就是偶发的小毛病而已，对她而言（至少有一段时间我也有这种感觉）这个症状看起来并不是特别重要。

由于他一星期只来分析三次，加上他的治疗中断过好几次，所以三百七十小时的分析时数实际是长达超过三年四个月。这个男孩一开始来看我的时候还没迈入青春期，而长期的治疗让我了解到：他的种种困难，将会因为青春期的开始而愈演愈烈。

以下是一些有关他发展的基本重点。三岁时他因为包皮过紧而接受拉伸手术，他对这种拉伸与自慰之间的连结留有特别深刻的印象。他父亲也曾经一再以警告、威胁，来禁止他的自慰行为；在这些威胁之下，菲力司被迫放弃自慰行为。但是即使在潜伏期阶段，他最多也只能做到偶尔不自慰。十一岁时，他必须接受鼻腔检验，这件事重新引发他三岁动外科手术的相关创伤，导致他对自慰的挣扎又出现了，但这一次，他的自慰行为因父亲从战争中回来及新的威胁而完全停止。阉割焦虑与后来对自慰的持续挣扎，深深影响着这孩子的发展。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情况是，六岁以前他都和父母一起睡，对父母性交过程的观察，在他心里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三岁时——正是婴儿期性生活的高峰期——进行外科手术造成的创伤，强化了他的阉割情结，也使他的性态度从异性恋转往同性恋。但是，即使俄狄浦斯情境已经出现错置，却还是遭受阉割焦虑的破坏。他的性发展迅速退回到肛门施虐的水平，并进一步退化到自恋状态的趋势。这为他塑造了拒绝外在世界的基础，他的人际退缩态度变得愈来愈明显。

当他还是个小小孩时，非常喜欢哼哼唱唱，但是从三岁开始却不再唱歌。直到他接受分析以后，才重新恢复他对音乐的天分和兴趣。在幼年，过度的身体躁动开始出现，并且有增强的趋势。在学校他完全无法让自己的腿静止下来；他会不断地在座位上乱动、做鬼脸、揉眼睛等等。

菲力司七岁的时候，他的许多困难因为弟弟的诞生而更加恶化。他更强烈地渴望能被温柔的对待，但是他对父母和周遭环境的态度却愈来愈冷漠。

小学一年级时，他是个出色的学生。然而，比赛与体育却引发他强烈的焦虑，他非常讨厌这些活动。十一岁时，他父亲刚从战场上回来，看见他在运动方面的懦弱表现，威胁着要处罚他。于是菲力司成功地克服了他的焦虑。他甚至呈现出另一种极端，^[2]他成为狂热的足球队员，并开始运动和游泳，不过原本懦弱的态度仍会一再复发。另一方面，父亲坚持要指导他的家庭作业，他则以失去兴趣作为响应。随着对学习的厌恶一再增加，上学渐渐变成一种折磨。在这个时期，对自慰的挣扎再次出现，而且变本加厉。分析他对游戏的热衷及对学校作业的厌恶，成为第一阶段治疗中的重要主题。分析清楚地显示出，游戏和其他身体活动对他而言是一种自慰的替代品。刚开始分析时，他唯一能想起、有关自慰的幻想片段是这样的：他正在和一些小女孩玩；他抚摸她们的乳房，并且一起踢足球。比赛的时候，小女孩们身后的一座小屋不断使他分心。

分析揭示出这个小屋是一间厕所，象征他的母亲，显示他对母亲的肛门固着，同时代表了他对母亲的贬抑。足球赛象征他把性交幻想行动化，这取代了自慰，并以一种能够被接受的形式来释放性紧张，因为这行动是父亲鼓励，甚至是强迫他去做。同时，比赛让他有机会消耗掉过度的活动量，这和他对自慰的挣扎有着密切关联。但这种升华的方式只能达成部分的效果。^[3]

在阉割焦虑的压迫下，比赛与性交之间的对等关系使得他之前抑制下自己对于比赛的喜爱。来自父亲的胁迫造成后来他成功地将部分焦虑转移到学业上，但因为求知与性交之间也具有某种潜意识的连结，使得学习现在变成了一种禁忌的活动，如同过去比赛对他也是一种禁忌一样。在我的文章《儿童力比多发展中学校的角色》中，我曾经以这个特殊个案来解释这种连结关系，并更为广泛地阐述其适用范围。在此我只提到，对菲力司而言，用比赛、学习或其他升华方式去处理焦虑是不可能成功的。焦虑会一再出现。在分析过程中，他愈来愈了解到比赛是一种失败的、对焦虑的过度补偿（over-compensation），也是一种失败的自慰替代品。不出所料，他对比赛的兴趣减少了。就在这时候他也渐渐地发展出对于各种学科的兴趣。同时，在做出这么多失败的努力后，他的触摸恐惧〔(Ber rungsangst)，对触摸自己性器的恐惧〕变少了，他逐渐克服长年来对自慰的恐惧。

此时值得注意的是他抽搐的频率增加。他的抽搐最早出现在分析之前的几个月，促发因素是他秘密地目睹了父母之间的性交过程。在抽搐出现后，一些症状立刻出现：包括脸部抽搐和头往后仰。抽搐由三个阶段组成。一开始，他的头部后方靠近颈部的地方有一种郁闷不舒服、仿佛被撕裂的感觉。这种感觉迫使他把头往后仰，然后从右边转到左边。第二个动作伴随着一种感觉，好像有东西大声地咋啦作响。最后一个阶段是第三个动作，他会尽可能把下巴深深向下压。这让他有一种钻进某种东西的感觉。有一段时间，他会将这三个动作连续做三遍。在抽搐当中，“三次”的意义之一（之后我会有更详细的说明）在于他扮演了三个角色：被动的母亲角色、被动的自己以及主动的父亲角色。前两个动作都象征着被动的角色；然而在咋啦作响的感觉中所包含的施虐元素也象征着主动的父亲角色，这个元素在第三个动作中表达得更完整，就像要钻到某种东西里去。

为了让抽搐成为分析的重点，必须从病人口中获得与抽搐有关的感觉和他对引发抽搐之情境的自由联想。一开始抽搐只是不规则地间隔出现，发展一段时间后，频率变得愈来愈高。直到分析成功地进入他深层心智中潜抑的同性恋倾向（一开始显现在他对比赛的热衷，以及和比赛有关的幻想），抽搐的重要性才开始浮现。后来他的同性恋倾向也表现在至今尚未显露出来的兴趣上，他开始对音乐会，尤其是对指挥家和不同的演奏家产生兴趣。他就此爱上了音乐，并逐渐真实地、持续地领略音乐之美。

在三岁时，菲力司已经透过歌唱显露出对父亲的认同。在创伤之后，这个兴趣也如同其他较不利的发展一样受到潜抑。在儿童早期的屏

幕记忆之后，这个兴趣在分析过程中再度出现。他想起自己还小的时候，早上起床看到平台钢琴的镜面上反射出他自己的脸，他注意到那是一个扭曲的镜像，并感到害怕。另一个儿童期遗忘记忆是听见父亲夜间的鼾声，看见父亲的额头长出角来。他的联想始于他在朋友家看到一台漆黑的钢琴，然后想到父母亲的床。这个联想显示出，他一开始对声音与音乐感兴趣，后来却对声音与音乐产生抑制的重要原因，是来自他曾经在父母床上听见的声音。在参加一场音乐会后，他在分析时抱怨那台平台式钢琴把演奏家完全遮住了，根据这件事，他创造出一段回忆：他的婴儿床放在父母的床尾，这虽然遮住了他的视线，看不见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却阻止不了他用聆听来观察。事实愈来愈清楚，他对指挥家有兴趣，其实是因为指挥家等于他父亲在性交中的角色。当他还是个旁观者的时候，他想要主动参与当时正在发生的事。这份愿望在以下的联想中更明白地显示出来：他非常想知道指挥家为什么能够让其他演奏者如此准确地跟随他的节拍。对菲力司而言，这似乎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指挥家握有一根相当大的指挥棒，而其他音乐家们却只有手指可用。^[4]希望当个音乐家，并和指挥家同时演奏的幻想，构成了他潜抑的自慰幻想的主要部分。他的自慰幻想原本已经升华成为对于音乐节奏与动作元素的兴趣，这时候却因为三岁时外科手术曾造成的创伤，导致早熟而暴力的潜抑作用出现，使升华作用受到阻碍。对于动态活动的需求因此借由过度的不安与躁动来释放，在他的发展过程当中还会透过其他方式表达出来，这点我会在下文加以说明。

这孩子幻想中取代母亲在配偶关系中的角色，这是一种被动的同性恋倾向，后来被主动的同性恋幻想所掩盖，他幻想取代父亲的位置，与一个男孩进行性交。这种幻想表达出他的同性恋客体选择是在自恋的层次上进行的；他选定自己成为爱的客体。从创伤所中引发的阉割焦虑导致他以自恋的方式发展出同性恋倾向。而后，他所爱的客体从母亲转移到父亲，又从父亲身上转移开来，这是自恋式退化的结果，形成他人际退缩行为的基础。但是在他自慰幻想的同性恋内容的背后，我们能够看见菲力司最早期认同父亲的种种细节（例如他对平台式钢琴和乐谱的兴趣），换言之，这是一种与母亲性交的异性恋幻想。菲力司三岁的时候曾经以唱歌的方式表现出这种认同，后来他放弃不再歌唱。

在他自慰幻想中的肛门期成分也变得更加明显。例如在剧院里，他很想知道是不是因为交响乐团的位置处在舞台下方，所以音乐听起来像是被包住一样，相当模糊；这是受到早期从父母亲床上传来的声音，经由肛门期诠释（anal interpretation）所产生的影响。他批评一个年轻的作曲家在乐曲中使用太多管乐器，这使我们回溯他婴儿时期对于放屁声

响的兴趣。他的音乐鉴赏力里头存在着非常强烈的肛门期成分，他自己就是那位年轻作曲家，他觉得自己只能够达到肛门期成就，无法和一样父亲享受性器期成就。明显易见地，他日渐强烈的听觉兴趣有部分是从视觉领域的兴趣中退化的结果。在非常早期的发展当中，他经验到原初场景，因此他的窥淫癖（*scoptophilia*）受到增强，令视觉领域很容易就受到退化作用的影响。分析过程再度印证了这点。在欣赏一出歌剧后，他从指挥家乐谱上的黑点与黑线制造出一个幻想，并从离舞台不远的座位上试着要破解这些密码（再一次，我们可以连结到他的异性恋欲望，因为菲力司将指挥家眼前的乐曲，当成他母亲的性器官）。当我们讨论到他短暂出现的眨眼、揉眼睛症状时，我们会更清楚地了解这一点。

菲力司刚开始接受分析的时候，有一种非常严重的倾向，他会刻意不看那些离他最近的东西。他讨厌电影院，^[5]勉强承认电影院只具有科学上的价值，这和原初场景所激起的窥淫癖的退化有关。

在菲力司的心里，他非常崇拜指挥家在面对听众接受掌声时能够不为所动，还能够“一边指挥，一边迅速地翻过一页页的乐谱，发出像是撕纸的声音”（*herumreissen*）^[6]，我们发现这说明了他有施虐式的性交概念。他声称即使坐在他的座位上，仍可以听见翻页的声音——他对这种声音有着莫大的兴趣，使他想起革命与暴力——但他也怀疑在这么远的距离之下是否有可能听见这种声息。听见翻页声的感觉可以连结到婴儿期的最初情境。对他而言，这种暴力撕裂的声音象征着强力的撕裂与刺穿，透露出在他的自慰幻想中，声音本身是一项重要的施虐元素。之后我们在分析抽搐的时候会深入探讨这点。

他的兴趣不断增加，同时对诗人、作家、作曲家感兴趣，这可以连结到他早期对父亲的崇拜，后来却被深深地潜抑。因此在阅读一本描述一个男人对一个男孩的爱情的书籍后，他第一次直接地对同性产生兴趣。他对一个同学发展出一种浪漫的“迷恋”。他迷恋的这个男孩子A，也是一位男老师最喜爱的孩子，全班同学显然有着充分理由认为师生之间正在谈恋爱。这位老师也对菲力司的客体选择产生重大的影响。分析显示A男孩一方面象征菲力司的理想化自我，另一方面也象征了一些介于男女性别之间的东西——拥有一根阴茎的母亲。A与男老师之间的关系体现了菲力司心中不被满足的渴望，他希望像个孩子一样被父亲所爱，也象征他希望在父母关系中取代母亲的位置。他对A的爱主要是基于认同作用，可说是一种自恋式的客体关系。这是一段不求回报的爱恋。确实是如此，因为菲力司绝对不敢接近他所爱的男孩。他向同学B透露这段不幸的爱恋，后来他选择B作为爱的客体。从着色和其他方式的数据中显示，B让菲力司想到父亲，并且想以B来取代父亲。这种关

系使他们互相自慰，考虑过所有复杂情况后，为了使分析能够持续、并且对菲力司有益，我必须停止这两个男孩之间的关系。

菲力司重新唤起对音乐的兴趣，表露出同性恋倾向，自慰行为也再度出现——出现这些发展的同时，抽搐的频率开始明显减少，而在抽搐偶然出现时，我们也能攫取它的潜意识意义。当菲力司告诉我他觉得自己已经克服了对A与B两人的爱的时候，抽搐再度出现，比以前更严重。这清楚显示出抽搐所象征的意义，也就是受潜抑的同性恋冲动，更确切地说，抽搐释放出存在于这些幻想或自慰行为中的冲动。在儿童早期冲突的那段期间，菲力司感受到阉割焦虑的威胁，使他潜抑那些指向母亲与父亲的欲望。现在（有一部分是应我的要求）他又重复了拒绝A与B的过程。因此，再次出现的抽搐可视为一种替代物，就像之前他以过度的身体躁动取代自慰行为与自慰幻想一样。现在我得以更全面地分析他的同性恋倾向。此时直接的同性恋倾向大幅减弱，升华作用出现，特别是这时候他开始与其他男孩建立友谊。

对抽搐的深入分析，一次又一次带领我们回到它在童年早期的源头。有一回，当菲力司正在和一个朋友一起写功课的时候，他决定要率先解答一个数学问题，但他朋友却比他更早解开这一题，之后他便出现抽搐的情况。自由联想显示出在这次的同侪竞争中落败，使得父亲的优越感与菲力司的阉割情结再度浮现，迫使他回到在与父亲的关系中采取女性角色的状态中。另一个发生抽搐的场合是，当他必须向男英文老师坦承他没有办法跟上进度，希望老师能够拨给他一些私人课程以弥补不足的部分。对他而言，这也象征他承认在与父亲的竞争当中落败。

接下来是一个饶富意味的小插曲。菲力司曾经试图获得一张早就销售一空的音乐会门票；他和许多人站在音乐厅的入口处，在推挤当中一位男士弄破了一扇玻璃，必须找警察来处理。这时抽搐又犯了。分析揭露出这个特别的情境其实是在重复儿童早期的偷听场景，也就是与抽搐的起源密切相关的情境。他认同自己就是那个弄破窗子的男人，两人有着相似的行径，在早期情境中他曾经想要强行进入一场“音乐会”，亦即父母之间的性交。警察象征着父亲会侦查、检视他的这项企图。

抽搐进一步减少了，我们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来说明这个情形：抽搐的频率降低；抽搐从三个动作减少到两个，到后来剩下一个动作。首先，第一个抽搐动作的起因，是因为他觉得颈部后方好像有什么东西被撕裂，但这样的感觉已经不再出现；后来在伴随第二个动作出现的巨大咔嚓声也不再出现了。最后只剩下那种钻进某个东西的感觉，包括肛门所感觉到的压力，以及被他的阴茎所刺穿的压力。这种感觉与幻想中，

他用阴茎钻进父母体内，摧毁父亲的阴茎和摧毁母亲有关。在这个阶段，抽搐缩短成单一动作，在其中仍然可找到前两个动作的蛛丝马迹。

被动式同性恋因素所引起的撕裂感与咔啦作响的感觉消失，自慰幻想也随之改变；在自慰幻想中的同性恋内涵，从原本的被动变为主动。然而在撕裂、咔啦作响、钻入等动作当中也隐含着性交的节奏。姑且不论这些感觉的急迫性，当菲力司忍住不要抽搐的时候，他经历到一种强烈的紧绷感，这些感觉会增强，然后降低下来，有一段时间主要是撕裂的感觉，然后是咔啦作响的感觉，后来只剩下钻入的感觉。一段时间过后，抽搐完全消失，但是却被另一个双肩同时向后推的动作所取代。以下事件揭露出这个动作的意义：菲力司和校长谈话时，突然充满一种无法抗拒的急迫感，想要搔抓自己的背，之后他的肛门发痒、括约肌收缩。这明白显示他当时潜抑了他的渴望——想以一种恋粪癖的语言来羞辱校长，用粪便弄脏他。这再度让我们回顾在原初场景中，他也曾经对父亲升起同样的渴望，并且透过一连串动作与尖叫的方式表达出来。

分析抽搐到了后期，揉眼睛和眨眼成为抽搐的替代物，这种转变的解释如下：学校的黑板上写着一段中世纪的碑文，菲力司几乎毫无理由地感觉自己无法正确解读这段文字。于是他开始大力地揉眼睛与眨眼。就像分析中的许多其他时刻一样，自由联想揭露出黑板^[7]本身，以及黑板上文字的象征意义，它们象征在性交情境中，他母亲的性器官是一个不可知的、无法理解的元素。黑板上的碑文与指挥家的乐谱之间有着模拟关系，他在剧院里曾经从他的位置上试图解读那些黑线。这两个例子可能显示，眨眼是因为要潜抑窥淫的欲望，而想要自慰的渴望经由置换，特别是借着揉眼睛的操作表达出来。在分析中我们也能够完全理解这些情境与他在学校常陷入的退缩行为之间的关系。他会凝视着空白的地方，这与后来这个例子中的幻想有关：他正在观赏、聆听一场大雷雨；这让他想起儿童早期的一场大雷雨；在暴风雨过后，他把身体探出窗外，想知道刚才在花园里的房东与房东太太是否受了伤。然而这段回忆证明了这又是一个与原初场景有关的屏幕记忆。

对抽搐及其替代形式的分析又有所进展，因此甚至连眨眼和揉眼睛都渐渐不再出现，只有在特别的场合下，他心里会出现一些想要抽搐的想法。当我揭露出这些抽搐的想法是和受潜抑的自慰渴望以及原初场景有关之后，他就连想要抽搐的想法也不见了，自此分析对于抽搐产生了全面而持续的疗效。这个时候，分析的另一个向度上也发生了值得注意的改变。他的异性恋欲望以欣赏一位女演员的方式首次出现。这一个客体选择符合了菲力司一直以来将剧院、音乐会等情境认同^[8]为性交，并将演出者认同为父母的惯例。如同我先前所言，他后来也描述自己是一

个旁观者与听众，同时他也透过对父母亲的认同，描述自己是一个扮演不同角色的演员。

有一次他必须在会谈室里等我一阵子，之后他告诉我，刚才他透过窗户看着对面的公寓，经验到一种特别的感觉。他在许许多多的窗户上看见各种影子与形状，他试着想象他们在做什么。对他而言仿佛是身处在剧院，可以看见演员们扮演着各种不同的角色，同时他也感觉自己正与这些人共享正在发生的事情。

菲力司的第一个异性恋客体选择深受他的同性恋态度所影响。这位女演员具有许多男性特质，对他而言，她就是拥有阴茎的母亲。这样的态度持续出现在他与第二个异性恋爱的客体的关系中。他和一个比他年长并主动追求他的女孩子谈恋爱。在儿童早期的时候，他想象母亲是个妓女，想象母亲比他还要优越地拥有一根阴茎，而这位女孩则是象征这些幻想的拟人化。这样的移情对我而言已具有足够的强度，使我必须强迫这段关系暂时停止一段时间，^[9]特别是因为菲力司已经理解到焦虑的感觉和这些关系是纠结难分的。这次客体选择的目的在于，他想从那些指向我的幻想与渴望中逃开，也只有在这个阶段，这样的移情才更完整地在分析中呈现出来。现在我们可以看出，从原本深爱却禁忌的母亲身上转移开来的举动，在此发挥作用，强化了他的同性恋态度，也加深他对恐怖的阉割母亲的幻想。

透过菲力司自慰幻想的发展与改变，可以看出他从同性恋改变成异性恋倾向，以及其异性恋倾向的修饰与调整。分析带领我们回溯到最早期的自慰幻想，直接连结到他对父母亲性交过程的观察。现在我将概略叙述这些幻想确切的发展年代顺序。

菲力司和父母亲同房直到六岁，当他还小的时候，他曾经想象自己床前有一棵大树，树干指向与父母床铺相反的方向。一个小小的男人从这棵树上朝他滑了下来，这个小人一半是老人，一半是小孩——浓缩了他父亲与自己的形象，这表现出他的自恋式同性恋客体选择。后来出现的是许多男人的头，特别是许多希腊英雄的头，这些头颅在他心里也像炮弹和重物一样，他看见它们飞向自己。这些素材早已为他日后对足球的幻想，以及凭借足球技巧来过度补偿对于父亲会阉割他的恐惧埋下伏笔。

随着精神状态进入青春期，他做了一个新的尝试，导致一个异性恋客体选择在他的幻想中出现，他想象自己和一些女孩子一起踢足球。在这个幻想中，他也把（那些小女孩的）头换掉了，就像他曾经在幻想中使用英雄们的头一样，这么做是为了让真实喜爱的客体变得无法辨认。

在分析过程中，他再度开始自慰，且频率增加，因此肌肉的抽搐随之减少，他的自慰幻想一步一步地发展为以下内容：他幻想一个女人躺在他身上，后来幻想一个女人有时候躺在他上面，偶尔也躺在他下面，最后他幻想一个女人完全只躺在他下面的位置。这些幻想中的相关性交细节都与这些位置相互对应。

在菲力司身上，分析自慰幻想被证明是治疗抽搐的决定因素。他曾经放弃自慰，导致他以其他的身体活动作为释放焦虑的途径，我们了解这些动作包括了做鬼脸、眨眼和揉眼睛、用尽各种方式过度躁动、比赛，而最后演变成抽搐。

但如果我们现在思考特定受潜抑自慰幻想的演变，会发现这些幻想有一部分与这些释放焦虑的动作有关，另一部分则包括了所有想要升华这些焦虑的努力。在他热爱运动的底层，藏着同一种已证实与抽搐有关的自慰幻想：认同作用。根据原初场景来看，他同时认同了性交中的父亲与母亲，因此在他心里，自己不但是父母性交过程的旁观者，还是一个爱的客体。由于他相当热衷于比赛，在分析中他绝大部分时间都滔滔不绝地谈论比赛的事，因此我有丰富的资料证明在这些与比赛有关的幻想底下，有着相同的认同作用发生。在足球等等活动中，他的对手往往是他的父亲，正威胁着要阉割他，而他必须反抗以保护自己。球要进的目标（球门）与球场则象征着他母亲。但其他方面，透过分析，我们甚至得以看见隐藏在同性恋倾向背后的母亲形象，就像分析到后来帮助我们了解与抽搐有关的幻想一样。比赛与过度躁动的功能在于逃离抽搐，甚至是逃离自慰。这主要是因为阉割焦虑持续复发，导致升华作用无法完全解决焦虑，也因为如此，这孩子与比赛之间的关系仍然很不稳定。但我们发现这些自慰幻想也是使他对学习充满爱恨交织心态的起因，因为学习与比赛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天，男老师上课时斜靠在书桌上，菲力司突然希望老师把书桌弄翻、摔烂，因此受伤。在他心里，这象征着父母性交过程有了新的版本，而他在一旁观看。他与男老师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在重复他与父亲的关系，这同样是潜抑的同性恋倾向所导致。他在课堂上对每个问题的回答、他在学校写的所有作业，都代表了与父亲之间的同性恋性交行为。但无论他和母亲的原初关系隐藏得多好，我们都可以从此处的同性恋倾向背后看出来，就像他先前与比赛伙伴或对手的关系一样。他在学校坐的板凳、男老师斜靠的那张书桌、他书写的那块黑板、教室、学校大楼——透过这些事物与男老师的关系，象征了母亲与男老师（父亲）有着性交行为，就像是球所落入的目标、学校的操场、球场等等。阉割焦虑这项重要因素抑制了他对学业与球赛的兴趣。因此除了某些抑制之

外，我们不难了解为何菲力司在校的前几年可以是一个用功的学生，因为在那段日子里，父亲因为战争的关系而不在家，至少当时与学习有关的焦虑相对较少。父亲回家后，他开始讨厌上学。另一方面，他后来有一段时间将他的自慰幻想升华到父亲命令他从事的体育活动中，其中的确有一部分是因为他在过度补偿自己的焦虑。

如同我先前所述，在他对音乐的热爱当中，我们可以发现自慰幻想的内容也一样在改变——这种升华作用甚至被更强烈地潜抑，但是在分析的过程中一点一滴地释放开来。这同样是因为自慰幻想所引发的焦虑，导致他发展出这种更早期也更强烈的抑制。

从菲力司这个个案，我们愈来愈清楚地了解抽搐与病患的整体人格、性、精神官能症、各种面向的升华作用、性格的发展及他的社会态度之间都有着密切关联。这些关联源自于他的自慰幻想；在菲力司的个案中，我们特别清楚地看见这些幻想对他的升华作用、精神官能症与人格有显著的影响。

在另一位病患身上我也发现，自慰幻想的影响力与形态，是导致个体发展出抽搐的主因。我指的不是声语型抽搐（pronounced tic），而是运动型的抽搐，虽然两者在许多重要的方面看来十分相似，但不能混为一谈。威那（Werner）是一个精神官能症男孩，他九岁时来看我。在一岁半的时候，他就已经表现出过度的身体躁动，并且持续恶化。五岁时，他发展出一个特别的习惯，会借着手和脚的移动来模仿引擎运转。威那和他周遭的人把这个游戏取名叫“乱动”（fidgeting），而这个游戏逐渐入侵他所有的游戏活动。原本的引擎游戏很快地就成为他唯一的游戏内容。到了九岁，他常常乱动长达好几个小时。他说：“乱动很好玩，但不是一直都这么好玩，即使你想要停下来也没办法，就跟你必须把功课写完的感觉一样。”

在分析中，愈来愈明显地看到这种动作给人的压抑感，唤起的不是焦虑，而是紧绷的感觉——这时候他脑海中只能想着乱动这件事——就像菲力司那样，当他试图压抑肌肉不要抽搐时，释放出来的不是焦虑，而是紧绷感。他们之间进一步的相似点在于幻想。在分析过程当中，我终于了解了威那所谓的“乱动的想法”。他告诉我他的乱动是在学《泰山》里面的动物。^[10]猴子们正步行穿越丛林；在他的幻想里，他走在猴群后方，试着融入它们的步伐形态中。自由联想清楚显示出他非常崇拜父母性交关系中的父亲（猴子=阴茎），而他想要加入成为第三者。和菲力司一样，他将父母双方认同进来，形成了其他数不清的“乱动”想法，这些想法都可以被视为是自慰幻想。很明显的是，当他乱动的时

候，他必须在右手的手指间快速转动笔或尺，而且在别人面前，他没有办法“好好地乱动”。

下面是另一个伴随乱动出现的幻想：他在眼前看见一艘由特别坚硬的木头打造的船，设有相当坚固的梯子，可以让人安全无虞地爬上爬下。船舱下方有粮仓和一颗注满气体的大气球。如果发生船难，水上飞机可以从这艘“救援船”（根据他的称呼）上飞下来。这个幻想传达出他在面对父亲时采取女性姿态引发的阉割焦虑，以及对这种姿态的防卫。遭遇船难时的水上飞机象征着他自己，船身象征着他母亲，而气球与粮仓象征父亲的阴茎。和菲力司一样，在这个个案中，阉割焦虑也导致自恋式的客体转变——将自己视为爱的客体。在他的幻想中，有绝大部分是关于某个“小家伙”的出现，会和“大家伙”互相竞争，证明自己比“大家伙”更有能力，例如，一具小引擎和时常出现的小丑角。“小家伙”不只代表阴茎，也代表与父亲相较之下的自己，他用这种方式表达对自己的赞佩，显示他用自恋的方式来处理自己的原欲。

这两个案例更为相似之处在于，声音在威那的幻想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威那还没有发展出明显的音乐感受力，但他对声音有着强烈的兴趣，分析显示出这与他观察父母性交时所引发的幻想有密切关系。五个月大时，他偶尔和爸爸妈妈睡在同一个房间。至少在分析这个阶段，我们还无法证明这种早年观察的真实性。^[11]然而另一方面，分析证实了以下事件的重要性，亦即在十八个月大的时候，他有多次无意间从通往父母房间那扇打开的门后，听见一些声音。就在这期间，他开始出现过度躁动的情形。下面的例子描述出听觉因素在他的自慰幻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告诉我他不停地乱动，模仿着他想要得到的一台留声机。一如往常，这次乱动是在模仿物体的某些动作，而这个例子中他模仿的是将唱盘旋紧，而唱针在唱片上移动的样子。然后他继续幻想着他想要拥有的一台机车，同样地，他用“乱动”来描述机车的运转。他也画出了他的幻想：机车有一具巨大的引擎，画得就像是一根阴茎，如同“救难船”

上的气球一样，引擎注满了汽油。一个女人坐在引擎上，她发动机车。引擎启动的声音化为一条条尖锐的射线，射向一个“可怜的小男人”，这男人被吓坏了。威那制造出一个与此有关的幻想，是关于一个爵士乐队，他模仿乐队的声音，然后说他的“乱动”是在模仿音乐。他向我示范小号手如何演奏他的乐器、队长如何指挥乐团，还有一个男人大声地打鼓。我问他这些“乱动”与什么有关？他回答说，他参与了里面所有的活动。后来他在纸上画了一个大巨人，有着巨大的双眼，头上还有天线和无线设备。一个迷你的侏儒想要看看这个巨人，于是他爬上埃菲尔铁塔，在画中埃菲尔铁塔和一栋摩天大楼连在一起。在此处，他对父

亲的崇拜是透过对母亲的崇拜来表达，我们可以在被动的同性恋倾向底下看见异性恋倾向的存在。

如同菲力司的例子，威那潜抑窥淫癖，导致他对听觉产生强烈兴趣，必须透过节奏来抒发。我曾经叙述他用大巨人来象征关于爵士乐团的幻想，威那后来告诉我他看电影的经验。他确实不像菲力司那样厌恶电影院，但是有一天，在一出剧场演出当中，我有机会观察他和其他孩子们在一起的样子，并注意到一些潜抑窥淫癖的征象。他把眼光从舞台上移开相当久，然后他说这场演出从头到尾都很无聊，一点也不真实。在某些片刻，他像是着迷般地坐着，眼光紧盯着舞台上的场景，但后来又故态复萌。

在威那的案例中，阉割情结也是异常的强烈；对抗自慰的挣扎失败了，而这孩子用其他运动性的释放行为来取代自慰。分析仍无法弄清楚究竟是什么样的创伤影响着他，致使他发展出如此强烈的阉割情结与自慰恐惧。无疑地，是在五岁时听见性交的声音（仍然是从那扇开启的门后），然后当他六七岁时，曾经有一小段时间与父母同房，可能目睹了性交的过程，这些经验使得他所有的困扰更加恶化，包括当时已经发展出的“乱动”也变得更严重。“乱动”与抽搐的相似性是毋庸置疑的。当个体表现出运动性的症状时，有可能被认为是处在一种抽搐的初步阶段，未来可能发展出真正的抽搐。在菲力司的案例中也是如此，在儿童早期就可明显看出渐渐蔓延开来的过度躁动症状，在一些特别的经历形成促发因素之后，在青春期时，则完全被抽搐所取代。或许抽搐通常只在青春期中发展出来，因为所有的困难都要面临青春期的重大挑战。

现在我要把我对这些资料的结论，和曾经发表过的关于抽搐的精神分析文章做一个比较。我希望参照费伦齐和亚伯拉罕在1921年所撰述，涵盖面向完整的一篇文章《抽搐的精神分析观点》（*Psycho-analytical Observations on Tic*），这篇文章曾于柏林精神分析学会上口头发表过。费伦齐的结论之一——抽搐等同于自慰——在我描写的两个案例身上都得到印证。我们可以在威那身上看见费伦齐所强调的，抽搐会在四下无人时发泄的倾向，也能观察到这种情况的持续发展；而独自一人变成了“乱动”的必要条件。费伦齐的结论提到，“在分析当中，抽搐与其他症状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在某种程度上，这增加了分析的困难度。”我能够证实他的结论，不过数据有限。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在菲力司的分析当中也感觉到，他的抽搐与其他症状之间有一些相当不同的地方，而比起抽搐，这些症状的意义已经更早、更清楚地揭露出来。此外，菲力司并不介意自己的抽搐，这点再次与费伦齐的结论相符。我也同意费伦齐的观点，要了解这些不同点的产生原因，必须去探讨抽搐所

含有的自恋本质。

不过在此也出现了一些我与费伦齐论点的基本歧异。他认为抽搐是一种初级自恋症状（primary narcissistic symptom），与自恋式精神病（narcissistic psychoses）有着相同的病因。我的经验使我确信，除非分析能够成功地揭露出隐藏在抽搐底下的客体关系，否则治疗效果将相当有限。我发现在抽搐的底层，藏有性器期、肛门期与口腔期对客体的施虐冲动。的确，分析必须深入探索最早的儿童期发展阶段，而抽搐必须等到完整探索婴儿期的致病式固着（predisposing fixations）之后才能完全消除。^[12]费伦齐认为在抽搐的患者身上，症状背后并没有隐藏着任何的客体关系，这项主张在我的案例中无法得到证明。在我描述的两个例子中，分析过程相当清楚地显示出原始的客体关系，只是这些客体关系因为受到阉割情结的压力，而退化到自恋阶段当中。

亚伯拉罕所论及的肛门施虐式客体关系在我两个个案的身上也明显可见。在菲力司身上，他以抽搐之后的耸肩行为取代肛门括约肌的收缩，这个动作后来在抽搐中形成了转头动作的基础。与此相关的是，他曾经升起想要大骂校长的冲动。在抽搐的第三个阶段，“钻入”的动作不仅代表着“钻进去”，也象征着“钻出来”，也就是排便。

当抽搐被不断弥漫的过度躁动所取代时，菲力司养成了一个习惯，在男老师经过身边的时候会抖脚，像是在反复踢他一样。尽管这个动作带给菲力司许多麻烦，他仍无法克服。当身体无法静止时，其中含有的攻击成分（后来再度显示在抽搐中）与威那的例子有着如此重要的关联，使我们更明白地了解其基本意义，意即抽搐式的释放行为（ticlike discharges）当中含有施虐冲动。在分析当中，一连串热切、强迫式的问题被证实是在表达与原初场景有关的好奇心，对当时一岁半的孩子来说，他无法解释其中的细节，导致他后来一再地愤怒爆发。在这些时刻，威那会用彩色铅笔把窗台和桌子涂脏，他试过要把我弄脏，用他的拳头或有时握着剪刀威胁着我，试着要踢我，两颊用力吹出像是放屁的声音，用各种方式虐待我，做鬼脸、吹口哨；在某些片刻，当他重复用手指塞住耳朵时，^[13]他突然宣称能够听到一种特别的声音，像是从远方传来，但是他搞不清楚那究竟是什么声音。

我将引述另一个事实，以证实这个场面是在重复着原初场景所引发的攻击式运动性释放行为（aggressive motor discharges）。在一次愤怒爆发当中，威那曾经离开治疗室，看看他是不是能够隔着治疗室的门从大厅用球丢中我——这行为非常明显是重复他十八个月大的情境，当时他在那扇开启的门后面，想要虐待、伤害他的父母。^[14]

许多幻想显示出它们与抽搐的关系，例如与管乐器有关的幻想显示出菲力司感觉他想要参与父母的性交，证明了抽搐中含有肛门期的客体关系。威那也是如此，他用“乱动”模仿着爵士乐团的小号手——象征着在性交场景中的父亲——同样运用吹口哨和模仿放屁声的方式表现。

这些肛门施虐的元素不只是扮演部分角色而已，它们被证明是构成整个抽搐的重要因子，对我而言这确立了亚伯拉罕的观点，他认为抽搐是一种肛门施虐层次的转化症症状（conversion symptoms）。费伦齐响应亚伯拉罕时对这个观点表示同意，他也特别在论文里强调在抽搐中肛门施虐元素的重要性，以及它们与秽语症（coprolalia）之间的关系。

从上述数据可以清楚见到性器期的客体关系。与抽搐有关的性交幻想最初可以在自慰式活动中看出端倪。在分析过程中，与自慰有关，并长期受到焦虑影响而忽略的同性恋客体选择再度浮现。最后则揭露出异性恋客体选择，它随着自慰幻想的进一步改变而出现，也因为自慰幻想的改变，使分析能够清楚地回溯到儿童早期的自慰活动。

我将在此引述费伦齐文章中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似乎能够将我们两人的不同观点连结起来。费伦齐写道：“在‘先天自恋者’身上所发生的抽搐，大致说来，性敏感带的重要地位已经浮现，但因为还没被稳固地确立，因此一般的刺激或是难以避免的小扰乱，都可能会引发这样的转移作用。自慰遂成为一种半自恋的性活动，这是一种过渡状态，之后个体有可能透过另一个客体得到正常的满足，也可能回归早期的自体性欲状态（auto-erotism）中。”

我的数据显示出，从客体关系中退缩时，就已经形成了一种次级自恋（secondary narcissism），以自慰的形式表现；详细地说，基于某些原因，自慰再度成为一种自体性欲活动。对我而言，这似乎可以厘清费伦齐与我的观点间的差异所在。根据我的发现，抽搐不是初级自恋症状，而是一种次级自恋症状。我先前曾经指出，在我的个案身上，抽搐消失后，取而代之的不是焦虑，而是一种紧绷感——这点与亚伯拉罕的论述一致。

就某种程度而言，我的结论可视为是费伦齐与亚伯拉罕论点的补充。我发现抽搐是一种次级自恋症状，并且因为揭露出抽搐底层所隐含的原初肛门施虐与性器期客体关系，使我得到这个结论。此外，抽搐似乎不只是等同于自慰行为，还与自慰幻想息息相关。唯有在大量分析探索自慰幻想之后，才有可能对抽搐进行探讨与治疗，因此我必须回溯自慰幻想最早的发生点，而这会揭露出儿童期性发展的整体面貌。因此，分析自慰幻想确实是了解抽搐的不二法门。

在此同时，我发现抽搐虽然一开始看似一种偶发的、非主要的症状，其实与非常严重的抑制及自我中心的性格发展有着密切而基本的关联性。我一再指出，当升华作用成功时，每一种天分与兴趣都有一部分是源自于自慰幻想。在菲力司这个个案中，他的自慰幻想与抽搐间的关系密不可分。他的自慰幻想升华成为许多种兴趣，此时抽搐也随之瓦解、消失。分析的最终结果对病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抑制与种种人格上的缺失都大幅减少。在威那这个个案里也是一样，分析揭露出“乱动”的核心意义，以及它与严重抑制及自我中心行为之间的关系。先不论威那的分析还不够深入、症状的治疗效果尚未出现等事实，我们已经清楚地了解他那丰富的幻想生活对症状出现的影响有多深远，以至于他不再对其他事物有兴趣了。他的分析也显示他的性格抑制早已日渐加深。

对我而言，这些事实显示出使用以下角度检视抽搐意义的必要性：我们不只要了解抑制的征兆和自我中心式的发展，更应该探索在这些困扰症状的发展过程中，抽搐究竟扮演着多么基本而重要的角色。

根据我对这些案例的思维，我想再一次指出潜藏在抽搐的心理起因之中的特殊因素。藏在抽搐之下的种种自慰幻想绝对不是（只针对抽搐的）特定式幻想，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幻想对于几乎所有的精神官能症状都具有一样的重要性，我也多次尝试表明，它们对于幻想生活与升华作用也有着相同的重要性。即使在我的两个个案身上都同时出现某种自慰幻想的特定内容——当自己参与其中时，同时认同父亲与母亲——但就本质而言，这并不是一种特定的幻想。我们必然能够在其他没有抽搐的病患身上看见这类型的幻想。

我认为，在发展中，有一个更特定的因素在这两个个案身上形成了这种认同作用。一开始对父亲的认同被对母亲的认同（被动式同性恋态度）所掩盖；基于某种特别强烈的阉割焦虑，这样的态度后来产生让步，一种主动的态度重新出现。对父亲的认同再度发生，但这不再是一种成功的认同，因为父亲的特质早已和病患自我的自我融合在一起，而病患身上那个受父亲所爱的自我则浮现成为新的爱的客体。

然而，在此有个明确的特定因素，不仅会促成自恋式退化（因为阉割焦虑而产生），也会引发以这种退化为基础的抽搐。如同威那一样，在菲力司这个个案中，他观察性交过程的方式，是透过对聆听这些性交所发出声音的强烈兴趣。在他身上，由于窥淫癖被强烈地潜抑，使得他对声音的兴趣增强。在威那这个个案中，事实清楚显示他是从毗连的房间进行观察，主要是借由听觉来获知讯息，这使得他发展出对声音的兴

趣。活动量增加可能有着先天因素（如同之前引用费伦齐的论点），但显然也与这种兴趣有关。^[15]他模仿^[16]着他所听见的事物，而一开始是以有节奏的自慰活动作为象征。当处在阉割焦虑的压力下而放弃自慰，这些声音在后来就必须透过其他的身体动作来复制。例如在两个案例中，我曾描述在音乐中与指挥家节奏一致的幻想。我们可以假设这种对声音的兴趣不只是来自情境的影响，也是从同一种组成因子

（constitutional factor）所衍生出来的——这两个案例都显示与强烈的肛门施虐成分有关，也显示在对放屁声的兴趣与大幅增加的运功量背后所隐含的攻击当中。

我所观察到在这些个案身上运行的特定因素，是否也在其他抽搐病患的心理病因中扮演重要角色，只有累积更多的经验之后才能解答。

附记：加入新证据（1925）

自从写了这篇文章以后，我开始分析一位名叫华特（Walter）的五岁半男孩，他的主要症状与一种刻板动作有关。由于病患还很年幼，并且在分析中有所进步（目前维持了六周），我们能够全面地探索隐藏在症状背后的互动因素，非常顺利地观察到这些因素对于对近来所发展出的症状的影响。一种强迫式的精神官能症和初期的人格变异使我必须对他进行更深入的分析，而这个个案同样揭示出作用在前两个个案身上的决定因子。为了力求精练，我挑选他两岁时从毗连的房里听见性交的经验进行说明。当时他出现过度的活动量，并且害怕敲打的声音。一周又一周过去，在分析的时候，华特强迫地重复演出各种不同的木偶剧^[17]

[Kasperle show，类似英国的潘趣与茱蒂秀（Punch and Judy Show）^[18]]。在这些表演当中，我必须像指挥家一样宣布开始，用一根棒子或其他类似的东西敲一敲，象征音乐的演奏；他会随着敲击的节拍做出一些特技手法。有许多细节证明这样的木偶剧演出的是性交的景象，而他取代了母亲的位置。他非常明显地害怕自慰，这与他三岁时的一个创伤事件有关。如今这样的戏剧演出总会演变成愤怒爆发，伴随着攻击性的肢体动作，以及一种象征肛门和尿道弄脏东西的攻击——全部都在针对性交中的父母。从这些运动症状可以清楚看出具有肛门施虐的基础。第三个案例在各方面都确认了我先前的立论，特别具有启发性的一点在于，这些个案来自于不同年龄层，而且都处在非常重要的发展时期上。我现在可以明确地证明抽搐的基础来自儿童早期时常可见的乱动、坐立不安的行为，因此这点需要被认真的思考。这种扩散式、过度的躁动是否一定是因为听见性交而引发（甚至在还没有发展成为抽搐的时候），只能靠累积更多的经验来为我们解答。至少在我分析的这三个

案例中，以及在过度躁动真正发展成为抽搐或类似抽搐的动作时，它们扮演着至关重要的因素。如同威那一样，在华特身上，原本的情况也在第六年的时候压缩成为运动症状。我参考费伦齐曾提及的一项事实，在潜伏期的时候，抽搐常常是一种过渡症状。在三个案例中的其中两位身上，对灾难的印象的确导致个体无法克服俄狄浦斯情结与阉割焦虑，而在第三个案例中，这部分还没有经过充足的分析。俄狄浦斯情结的衰退，引起一种特别强烈的自慰挣扎，而运动症状后来成为立即的替代物。我们可以假设在其他的案例身上也是一样，在潜伏期时（常常出现、过渡性的），抽搐和刻板动作可能进一步发展出真正的抽搐症状，特别在青春期甚至青春期之后，一旦儿童早期的冲动或创伤经验再度复发，就可能成为促发抽搐的因素。

【注释】

[1] 1947年注：感谢巴奈特（D.J.Barnett）小姐协助我翻译这篇文章。

[2] 在我其他个案中也曾见过这种热爱比赛与热爱学习的交替行为（虽然没有那么明显），请见本书第四章《早期分析》。

[3] 在《早期分析》一章里，我为升华作用的理论提出新的见解，同样讨论了这一个案例与放弃不成功的升华作用背后的种种因素，就像此处所提到的一样。

[4] 他也会以其他途径表达想要跟上节拍的欲望，例如他对一个较大的男孩子走路胜过他的时候的情绪反应。

[5] 在另一个相似的抽搐个案中——一个十五岁男孩，他的抽搐看起来也无关紧要——对影院的厌恶与潜抑由观察性交过程所激起的窥淫癖有关。此外，他强烈地害怕自己的双眼。我无法对这个男孩进行充足的分析，因为他在问题获得初步改善后就停止治疗了。他的抽搐——也是由头部的几个动作所组成——尚未成为分析的主题。然而，我仍从中获得了一些数据，与本章所探讨的个案的素材一致。

[6] 中译注：herumreissen在德文中是“猛力扭转”的意思。

[7] 关于桌子、书桌、笔架、字迹等事物的象征意义，请见本书第三章《儿童力比多发展中学校的角色》。

[8] 我在所有的儿童分析中发现，剧场、音乐会、电影院以及各种演出都具有同样的特质，符合原初场景的特征。详述于第四章《早期分析》。

[9] 与我素来的习惯相反，我必须在这个个案身上施加一个禁令，就像是在先前的关系中一样，这是为了让分析尽可能地持续帮助他。

[10] 出自《泰山》系列的其中一本，他曾经在标题页的插画中看到这些动物，后来他运用它们作为幻想的主题。

[11] 1947年注：当我撰写这篇文章时。威那的分析仍在进行中。事实上当时这段分析仅持续了三个月。

[12] “不会在分析的结尾时出现，也不属于精神官能症复杂结构的框架的一部分。”在成人身上，分析通常不可能深入到需要揭露出导致抽搐的最早期固着与客体关系。只要我们不分析到这样的深度，抽搐就会借由我所谓的半自恋式特质永远不会在分析中出现。在菲力司身上，

分析不仅成功地重建了形塑他自慰幻想的最早期发展历程，并借由回忆的帮助，使得它们得以完整地再次进入意识当中。我们可以假设是抽搐所具有的自恋元素提高了分析的难度，使我们不容易在分析中深入探索这种症状，而这样的难度有一部分会随着病患年龄的成长而增加。有人认为治疗抽搐应该在很小的年龄，尽可能在症状出现之后立刻开始。

[13] 吹口哨、把耳朵捂住等动作在他的案例中是在分析过程里经常出现的抗拒表现；但他在家里也会做出这样的行为。

[14] 从他的父母那里，我也确认当时这些听觉观察确实曾经出现，也就是在十八个月大的时候，这孩子一直在晚上打扰他们，隔天早上就发现他躺在排泄物当中。如同我先前所述，这是他出现过度躁动的早期征兆，而一开始的形式是他拿着一些从邻近木材堆置场捡来的木头，不停地跑来跑去。

[15] 当我们听音乐的时候会想有要跳舞的冲动——这个正常现象说明了听觉的印象 (auditory impressions) 会以动作方式重现。

[16] 在菲力司和威那身上，他们是在模仿性交中的父亲。费伦齐也曾提到抽搐的病患会有想要模仿、做动作的冲动。

[17] Kasperle show，是流传在德语系国家的木偶剧之泛称，类似布袋戏与傀儡戏。——译者注

[18] 英国盛行的一种人偶戏，内容多半是滑稽喜剧。通常于夏天海滩度假区搬演。——译者注

第六章 早期分析的心理学原则（1926）

在以下篇幅中，我将深入探讨幼童与成人心智生活之间的某些差异，这些差异使得我们必须实行适合幼童心智的研究法。于此，我将试图说明，某种符合此等需求的分析式游戏治疗技术确实存在着，此技术乃按本文中即将详述的某些论点规划而成。

正如我们所知，儿童与外在世界之连结，乃经由接触可从中获得原欲快感的客体而建立，此原欲起初都仅黏附于儿童自己的自我之上。不管这些客体是否具有生命，一般小孩与它们的关系原先都是纯然自恋的，然而儿童就是循着这种方式，构组他们与现实之间的种种关系。对此，我想引用一个案例来说明幼童与现实之间的关系。

楚德（Trude），三岁又三个月大，她在与母亲出外旅行之前，曾经和我进行过一个小时的分析治疗。六个月后，疗程重新开始，然而却在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她才稍微提起假期中发生的事情。一切肇始于她向我描述的一个梦境：她梦到她又和母亲一同到意大利旅行，在一间常光顾的餐厅里，因为覆盆子糖浆已经没有了，故餐厅女侍没端来给她喝。从对这个梦境与其他事件的诠释当中，显示出楚德仍处于断奶后被剥夺母乳的痛苦中，甚至可说是她对妹妹的嫉羨（envy）意识作祟。通常楚德会告诉我一大堆表面上毫不相干的事情，同时也不断提及六个月前那一小时的疗程。然而唯有在涉及她的剥夺经历时，才令她忆起旅行中的种种，否则那对她而言一点都不重要。

在很小的时候，孩童便已经由种种剥夺经历，逐渐对现实感到熟稔，并会运用否定（repudiating）的方式来对抗现实、捍卫自己。然而决定其日后适应现实能力的基准，却在于他们能忍受多少衍生自俄狄浦斯情结的剥夺经历。因此，幼小的孩童夸张地否定现实态度（表面上经常以“配合”与“顺从”作为掩饰）同样也是精神官能症的迹象，而它跟成人逃离现实的症状的不同处，仅在于显现的形式而已。因此，在对幼童的分析中，最终希望达到的结果就是他们能成功地适应现实，而改善教养问题便是成果之一。也就是说，达到这种境地的孩童，已经能够忍受

真正的剥夺经历。

我们常常观察到，早在出生后第二年开始的年纪，幼童便已明显地展现出对异性父母的偏好，以及其他初期的俄狄浦斯倾向。至于后续的冲突何时会相继展开，也就是在何种状况下儿童会真正受到俄狄浦斯情结的掌控，这点并不容易确定。我们仅能就儿童身上的某些变化加以推断。

经过分别对一名两岁九个月与三岁三个月的小孩，以及一些约四岁的小孩进行研究之后，我发现俄狄浦斯情结在他们出生后第二年时便已产生巨大的影响力。^[1]对此我将借由一名年幼病人的病情进行说明。直到出生后第二年开始之前，莉塔（Rita）一直都很黏母亲，没多久后却突然转而偏爱父亲。例如十五个月大时，她便不时要求与父亲独处，坐在他腿上一起看书。然而到十八个月大时，她的态度再度改变，好与母亲相处。就在同一时期，她开始为夜惊与畏惧动物所苦。此外，她亦逐渐对母亲产生过度的固着，非常明显地表现出对父亲的认同

（fatheridentification）。刚满两岁后，她呈现出日益严重的矛盾倾向，后来因为实在太难照顾，在她两岁又九个月时便被送来接受我的分析治疗。当时她连续好几个月都出现严重的游戏抑制，且无法忍受剥夺、对痛苦极度敏感、时时闷闷不乐，而后续的发展更是每况愈下。此外，在莉塔满两岁以前，她皆与父母同睡一房，因而原初场景的效应不时显现于她的分析当中。然而，其精神官能症状的爆发，却是在弟弟出生之际。自此之后，更多的困难逐日加速涌现。无疑地，在这么小的年纪便经历俄狄浦斯情结，其深切的效应与精神官能症之间必然存有极为密切的关联。而到底是因儿童患有精神官能症，使得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运作影响如此剧烈，还是因此一情结的过早发生，才导致儿童出现精神官能症状，对这一点我尚无法论断。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我在此所提及的类似经验会让冲突更加严重，进而加剧精神官能症的症状，或导致其爆发。

借由此一病例，我将举出几项同样出现在其他年龄层儿童分析中的典型特征，这些特征在幼小孩童的分析中，展现得最为直接。在某些幼童的个案里，当我分析其焦虑发作（anxiety-attacks）之后，发现这些恐慌实为一岁半到两岁出头的孩童夜惊经历之反复呈现。这恐惧既为俄狄浦斯情结之效应，同时也是俄狄浦斯情结之精神官能性的呈现。由于这类的描述实在太多，故使我们得以就俄狄浦斯情结的效应，归结出一些实证性的结论。^[2]

这些与俄狄浦斯情结显然有关的描述，其状况不一而足，包括儿童

经常摔落地上与弄伤自己、极度夸张的敏感、无法忍受剥夺、游戏时的抑制、对欢乐场合与礼物表现出的忸怩态度，以及经常过早发生的种种养育问题等等。不过，我发现引发这些十分普遍现象的原因，其实是一特别强烈的罪疚感。以下我将就其发展做更详尽的探讨。

首先，我将透过一个病例，来解释罪疚感如何对夜惊产生强大作用。楚德四岁又三个月大时，会在我们晚间进行分析工作的时段玩耍。只要睡觉时间一到，她便会从她称为房间的角落走出来，蹑手蹑脚地接近我，并对我使出无奇不有的恐吓。她佯装要割我的喉、把我赶到院子里、放火烧我，或者把我交给警察。她也会试着捆绑我的手脚，掀开沙发布罩，声称她正在做“波-卡奇-库其”。^[3]

原来，她正在母亲的“波波”里找寻“卡奇”，后者对她而言代表小孩子。还有一次，她意图击打我的胃部，说她正要取出“阿阿屎”（粪便），好让我变得软弱无力。然后她又扯下抱枕，不断地称它们为“小孩”，接着再用它们将自己埋藏在沙发的一角，紧紧蜷缩着，露出非常害怕的表情，并一边吸吮大拇指，同时尿湿了裤子。这样的情景总是出现在她攻击我之后，不过，她的态度倒是和先前不到两岁时饱受夜惊经历折磨的状况十分相似。在那同时，她亦经常于夜里跑到父母亲的房间，却说不出她到底想要干什么。她的妹妹出生时她已经两岁，而当时进行的分析治疗，除了成功地呈现出她的心智状况，以及厘清其焦虑、尿床、弄脏床铺等等行为之原因外，亦適切地将这些症状一一排除。那时她脑中已有抢走妈妈肚里小孩、杀掉她，好与爸爸交媾的念头。种种的憎恨与暴力倾向，正是她固着于母亲的原因（尤以两岁时最为强烈），也是她的焦虑与罪疚感之来源。当这些现象在楚德的分析疗程中愈加显著时，她在分析时间来临之前几乎都会伤害自己。我发现那些她用以自残的物品（桌子、碗橱、火炉等等），对她而言正代表着母亲（此与原始的婴孩认同观念相契合），或偶尔象征正惩罚着她的父亲。而根据我的研究，通常幼龄儿童之所以不断处于“战争”状态，或摔落或自我伤害，多半皆与阉割情结及罪疚感有着密切关系。

儿童的戏局，让我们得以就那极早出现的罪疚感，建立一些特有的结论。早在莉塔一岁多时，和她有所接触的人便相当惊讶她对自己的捣蛋行为是如此自责，且对任何责骂都格外敏感。例如，当她爸爸开玩笑地恐吓图画书里的小熊时，她竟然倏地放声大哭。在这里，使她与小熊产生认同连结的，是她对于受到真实父亲责骂的恐惧。再一次地，她的游戏抑制又是从她的罪疚感衍生而来。而当她两岁又三个月大时，她一再重申，当她跟洋娃娃玩时（一项她不是很喜欢的游戏），她不是洋娃娃的妈妈。就分析之显示，她不敢扮演母亲的角色，因为和其他东西相

较，那尊小娃娃对她而言宛若未出生的弟弟，她简直恨不得从妈妈身上抢走他。但在此处，对这个幼稚愿望的抑制不再是从真实的母亲而来，而是来自内射的（introjected）母亲。她曾透过许多方式，向我演示出这个内射的母亲形象，而其影响力比她真实的母亲更加严厉残忍。莉塔曾于两岁时出现一个强迫症状，那是个非常浪费时间的就寝仪式，重点在于她坚持要用床单紧紧地将自己包裹住，因为她怕“一只老鼠或一头什么东西可能会从窗户跑进来，咬掉她的那个东西（性器官）”。^[4]除此之外，她的一些戏局显示出其他的决定因素：洋娃娃总是被包着，跟莉塔自己被裹住的方式相同，而且有一次娃娃床边还摆了一头大象，用意在防止娃娃逃走。因为不这么做的话，娃娃会潜入她父母房间，伤害他们或拿走一些东西。大象（代表父亲形象）显然背负着阻碍者的角色，而自她一岁多到两岁之间，也就是她想取代母亲的地位、夺走妈妈肚里的婴儿、伤害与阉割父母之时，这个内射的父亲角色便已在她体内作用着。这些在游戏中伴随着惩罚“孩子”而来的愤怒与焦虑反应，亦同样显示出莉塔在内心正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是掌有审判权的权威者，一是被处罚的孩童。

在角色扮演的游戏中，有一项基本而普遍的机制，会抑制儿童将运作中不同的认同合而为一。借由角色的分割（division），孩童才能成功地排除掉自己于俄狄浦斯情结形成过程中所吸附，且不断严苛地折磨其内心的父母形象。一旦驱除这些困扰之后，解放感便随即产生，并大大地促进游戏中快感的萌发。虽然这样的角色扮演游戏经常以十分简单的方式呈现，好像只代表原初的认同（primary identifications），但这仅是表面上看来如此而已。在儿童的分析中，深入表象的背后才是最重要的。然而，唯有将所有隐藏于后的认同角色与决定因素揭露而出，甚至对在此操弄的罪疚感做一番研究，才有可能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

根据我分析过的案例显示，罪疚感的抑制效应在很小的时候就已十分显著。于此，我们所面临的状况，与一般所知的成人超我运作一致。若我们假设俄狄浦斯情结的巅峰期约发生于出生后三年，并且视超我的发展为其最终成果，对我来说，这两项推论与前述的观察并不相违背。那些明确而典型的现象，以及在俄狄浦斯情结发展至巅峰时逐渐显露出迹象的成熟形态，皆不过是经年累月的发展成果。从幼儿的分析中可看出，只要俄狄浦斯情结一出现，他们随即展开修通的动作，超我的发展便由此开始。

此一婴孩超我（infantile super-ego）的作用对儿童产生的影响虽与成人的状况类似，但对屈居弱勢的婴孩自我（infantile ego）之压制却远较后者强烈许多。如同儿童分析工作所示，只要分析疗程将超我的过度

需求加以抑制，便能巩固自我。无疑地，幼儿的自我与较年长的儿童或成人均不同，但一旦我们将幼儿的自我从精神官能症中解放出来，其自我对现实的需求是一致的——尽管这些需求还不像成人那般认真。^[5]

正如较年幼与较年长儿童心智的不同，儿童对精神分析之反应，于童年时期的早晚亦有所差别。常令我们惊喜的是，在某些情况下，我们提供的诠释竟轻易地获得接受，有时孩童们甚至十分乐在其中。此一过程之所以异于我们在成人分析中所遇到的情况，乃是因为在儿童心智的深层，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交流远较成人容易，故当我们欲一步步反溯时亦较为简单。如此一来，便证明了我们所做的诠释之快速有效。当然，除非是透过适切的素材来分析，否则是不可能达成的。儿童在创造素材上，其速度与多样性均非常惊人，而且就算他们对诠释的接受度并不高，效果也常常令人讶异。在进行的过程中，原本基于阻抗而中断的游戏很快又重新展开，并不断地变换、扩展，并呈现心智的更深层，而儿童与分析师之间的接触关系亦获得重建。随着每一段诠释的完成，由于不再需要解压，游戏的快感也因此显而易见。但不久后，又会出现一阵阻抗，至此之时，事情再也不如之前般容易了。事实上，从此刻起，真正的拉锯战才开始上演，尤其要是碰上了罪疚感，那更是令人头痛。

在玩耍中，儿童仅会象征性地呈现出幻想、愿望与经验。他们运用同样出现于梦境中的语言，以及同样发生自种系（phylogenetically）的古老表达方式，这一切唯有透过弗洛伊德推演出的解梦分析才能完全理解。象征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若我们希望在分析治疗中，正确地解读儿童的游戏与其整体行为的关联，那么除了经常显现于游戏中的象征之外，我们还必须考虑所有表征方式的意义，以及那些运作于梦境中的机制，而且对于检验现象的整体连锁关系之必要性，更须铭记在心。^[6]

如果运用上述的技术，我们便会马上发现，儿童对于游戏中不同元素之间的联想，其实并不输成人对于梦中各项要件的处理方式。游戏中的琐碎细节，可为细心的观察者指引出方向，而儿童一五一十地全盘托出的事情，将在联想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除了这种古老的表现模式外，儿童也会使用另一种原始的机制，亦即采用行动（所谓思想的原始前驱）取代言语：对儿童来说，行动非常重要。

在《孩童期精神官能症案例的病史》一文中，^[7]弗洛伊德曾说道：“当然，对精神官能性的孩童本身进行分析显得较为可信，但在题材上却不可能很丰富，因为必须提供给孩童太多字词与思想；尽管如此，最深的底层可能仍无法被意识穿透。”^[8]假如我们采用分析成人的

技术研究儿童，我们势必无法成功地深入儿童心智生活的最底层，然而分析的成败与价值，正是由这些层面所决定。若我们能将儿童与成人的心理差异加以考虑，同时谨记着：儿童的潜意识与意识、最原始的倾向与最复杂的发展如超我等等，均是并肩运行的话——换言之，我们若能确实理解儿童的表达形式，那么所有的疑点与不利因素终将烟消云散。因为我们发现，就分析的深度与广度而言，我们对儿童的期望可以像对成人一样。此外，在儿童分析中，过去的经验与固着行为可被直接地表达出来，这与在成人分析中，我们只能将之重构的情形大不相同。^[9]以鲁思（Ruth）为例，当她还是婴孩时，偶尔会因为母亲奶水不足而饿肚子。到她四岁又三个月大时，有次她正在玩水槽，便直呼水龙头为奶水头。她说奶水跑到嘴里去了（排水管洞），但是只有流一点点。这样的口腔欲求不满经常出现在她无数的游戏与演剧行为中，同时亦展现于她整体的态度上。譬如，她宣称她很穷，只有一件外套，及没有太多东西可吃——这些说法没有一项与现实相符。

另一位患有强迫式精神官能症的小病人是六岁的厄娜（Erna），其症状主要是来自如厕训练期^[10]的感受，她以巨细靡遗的方式向我倾诉这些经过。譬如，有一次她将一个小娃娃放在石头上，假装它正在排便，她也放了其他娃娃围在它旁边，意思是它们正在欣赏。在这番排演之后，厄娜把同样的素材纳入一个游戏活动里。她希望我佯装成包裹在长毯里、把自己搞得脏兮兮的婴儿，而她则扮成母亲。这个婴儿是个被宠坏的孩子，同时也是被倾慕的客体。厄娜对此感到生气，因而扮演不断击打婴儿的严格教师角色。借由这个方式，厄娜在我面前展现出她经历过的第一个创伤：当她想象那些用来训练她如厕的规范，正代表着她已失去婴孩时期所享有的溺爱时，她的自恋意识便遭受沉重的打击。

一般而言，当我们对儿童进行分析时，不能低估幻想以及因强迫性重复而转化为行动的重要性。通常幼小的孩童是透过行动来拓展效果，但即使是较年长的孩童亦会持续地依赖这项原始机制，尤其是当分析疗程已将他们部分的潜抑驱除之后。分析治疗的持续是不可或缺的，如此一来，孩童才能获得与此机制紧密结合的快感，但此快感必须只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就在此处，我们看到了享乐原则凌驾于现实原则之上，因为对于小病人，我们并不能像对较年长的儿童那样，诉诸他们的现实感（sense of reality）。

正因儿童的表达媒介与成人相异，儿童分析中的分析情境（analytic situation）也显得截然不同。然而，前述两种情况在本质上是沒有差别的。前后连贯的诠释、渐进地解决阻抗的问题，以及持久地追查移情的先前状况——这对儿童及成人而言，均为正确的分析情境。

我曾经提到，在幼儿的分析研究中，我一次又一次地见识到诠释作用的速成效果。令人震惊的是，尽管出现了许多明显至极的迹象，如游戏的发展、移情的巩固、焦虑的减轻等等，孩童却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未能有意识地了解诠释，而我也曾经证明这样的进程是稍后才会完成的。例如，当孩子们开始辨别出“虚假”与真实的母亲、木制娃娃与真正的婴儿之间的不同后，会很肯定地坚称他们想要伤害的仅止于玩具婴孩而已——至于真正的婴儿，他们则口口声声地说自己当然爱他们。但唯有经过非常强烈而持久的阻抗后，孩子们才会理解到他们的行为其实直接伤及了真实的客体。一旦体认到这一点，通常就算是很小的幼童，也会在适应现实上呈现出明显的进步。我的看法是，通常一开始，诠释作用仅是无意识地被吸收消化，直到后来与现实的关系才逐渐为孩童所理解，这一点与启蒙的过程是类似的。长久以来，分析工作仅为性理论（sexual theories）与生育幻想（birth-phantasies）带来一些新颖素材，却从不“解释”这些素材的涵义。因此，启蒙经验仅能随着潜意识中阻抗因子的移除，一点一点地滋长。

总之，进行精神分析的首波结果，便是儿童与父母间的情绪关系改善了，至于有意识的领悟则随之而来。这样的领悟完全听候超我的差遣，当后者的要求因分析治疗而有所调整后，才能为已变得较为坚强的自我所容忍，悉听尊便。因此，儿童并非突然地面对须重新思索亲子关系的处境，或被迫接受令自己苦恼不已的知识。根据我的经验，这般循序渐进的知识效应，事实上可减轻孩子的痛苦，让他们能根本地与父母建立更谐和的关系，并同时促进其社会适应能力。

至此阶段后，儿童亦具备了以某种合理的拒绝来取代潜抑的能力。从分析的后期阶段中可看出，孩子们从原先渴望着肛门施虐或食人渴望（这些在先前阶段仍十分强烈），到后来有时会对之采取幽默的批判态度，可见进步之神速。我甚至听过非常幼小的孩童能就此开玩笑，说他们在不久前真的很想把妈咪吃掉或剁成好几块。在此情况下，不仅罪疚感必然会减轻，同时孩童也能将过去完全被潜抑的愿望予以升华。儿童的游戏抑制消失不见，且开始涉猎各种兴趣与活动等等，都是这些结果的实际展现。

简单归结我以上所言：基于儿童心智生活独有的原始特质，我们必须采取合适的技术，包括对他们的游戏进行分析。透过这些技术，我们才能触及孩子们最深层的潜抑经验与固着行为，并根本地影响他们的发展。

因此，真正的问题在于治疗技术的不同，而非采用原则的差异。弗

洛伊德所提出的精神分析之判准，包括以移情与阻抗为出发点，参酌婴孩的冲动、潜抑与其效应，健忘症与强迫重复因素等等，或亦如他在《孩童期精神官能症案例的病史》一文所提到的，发掘出儿童的原初场景——以上种种均会于游戏治疗中完整呈现。游戏治疗的方法保留了所有精神分析的原则，其结果与古典技术殊途同归，但只有它，才是唯一符合儿童心智的技术工具。

【注释】

[1] 除此之外，另有一项结论亦值得我在此稍做说明。在许多的儿童分析中，我发现小女孩多是在断奶后才将父亲当作爱恋客体。经过断奶的剥夺后，接下来的如厕训练（对儿童而言是项新而痛苦的爱之撤夺），造成小孩与母亲的黏合力松脱、异性的吸引遽增，父亲的抚慰更加强了其诱惑力。身为爱恋客体的父亲，起初亦助长了这种口腔满足的目的。在我于1924年四月萨尔斯堡会议（Salzburg Congress）发表的文章中，已举例说明过儿童首先会将性交视为口腔行为（oral act），并衷心向往之。这些剥夺效应对于男童的俄狄浦斯情结发展之影响，对我而言是具抑制性又有帮助的。这些创伤的抑制性效应，除了会使小男孩在尝试摆脱对母亲的固着后又回复原状外，亦会加强其倒错的俄狄浦斯态度。就我所知，种种源自于母亲的创伤境遇，不但是阉割情结的来由，更是为何在潜意识的最底层里，母亲总是特别被当成阉割者般地受到敬畏。然而，在另一方面，爱欲的口腔与肛门剥夺似乎促进了男孩的俄狄浦斯情结发展，因为他们必须被迫改变其原欲位置（libido-position），视母亲为性器期的爱恋客体，对她抱以深切的渴望。

[2] 当我在《早期分析》一文中探讨焦虑与抑制的关系时，就已提出这类杰作与焦虑之间的紧密连结。

[3] “波波”=屁股，“卡奇”=粪便，“库其”、“库肯”=看。

[4] 莉塔的阉割情结除了表现在许多精神官能性的症状外，亦于人格发展中的反映出来。她所玩的游戏，也清楚地显示出她强烈的父亲认同倾向，以及对男性角色失败的恐惧——这样的焦虑同样源自于阉割情结。

[5] 儿童无法像成人那样，至分析末期时改变他们的生活境遇，但是经过分析治疗后，可使他们在现实环境中感到更自在、发展得更好。此外，儿童精神官能症的清除，亦常能减轻其环境（milieu）的痛苦。例如，我曾不断地验证出，当有益的变化在小孩身上出现之后，母亲的精神官能症反应也会少掉很多。

[6] 我的分析一次又一次地说明，如洋娃娃等不同的对象，在游戏中均可能有涵义。有时它们代表阴茎，有时代表自母亲身边抢走的孩子，有时则代表小病人自己等等。唯有就游戏的所有细节与诠释详加检验，我们才能厘清、运用各种相关连结，诠释也才会更具成效。这一切包括分析疗程中孩童所制造的素材，如从玩玩具到演剧，以及玩水、裁纸或绘图等行为；他们从事上述行为的态度；他们行为变换的原因；他们选择用来表征的方式——这些看似混杂、纷乱与毫无意义的元素，不但前后一致与意义丰富，假设我们再对梦境加以诠释的话，背后隐含的缘由与想法终将获得揭示。更有甚者，儿童经常在游戏中表现出曾经描述过的梦中事物，也常利用做梦过后的游戏制造联想，并将之视为首要的自我表达方式。

[7] S.E.17.

[8] 参见《狼人：孩童期精神官能症案例的病史》，36-37页。——译者注

[9] 在1924年于萨尔斯堡举行的第八次国际精神分析会议中，我曾经论及儿童游戏中的一项基础机制，且说明了在经历所有升华作用之后，孩童终于将自慰幻想（masturbation-?

phantasies) 排解掉。这是所有游戏活动的基底，为游戏提供了持续性的刺激（强迫重复）。游戏与学习中的抑制，实则来自对于幻想的压制，而由于性经验与自慰幻想有关，因此亦会于游戏中呈现与宣泄出来。在演剧化的经验之中，原初场景的表现最为重要，它甚为规律地出现于幼童的分析背景中。唯有经过可观的分析疗程后，当部分的原初场景与性器期发展逐渐显现，我们才能开始论及前性器期经验与幻想的表达形态。

[10] 这项被厄娜视为最残忍的酷刑训练，事实上是在毫无困难的情形下轻易完成，因此她才一岁就已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但由于她过早发展的野心强烈刺激下，导致她在一开始便将所有训练规定视为暴行。这样的早期野心即为她对责骂的敏感度与早熟的罪疚感发展之初始状态。不过，罪疚感在如厕训练期就已发挥重大作用的情形已属普遍，我们可从中依稀看出超我发展的最初样貌。

第七章 儿童分析论文集^[1](1927)

1947年附注：以下的报告是我个人就儿童分析的问题所进行的一些探讨，其中有不少论点乃针对安娜·弗洛伊德于1927年在维也纳所出版的《儿童精神分析技术入门》

（Introduction to the Technique of the Analysis of Children）一书所提出。在她1946年于伦敦出版的增订版《儿童精神分析治疗》（The Psycho-Analytical Treatment of Children, Imago Publishing Co.）里，她做了一些修正，某些看法逐渐趋近我的观点。相关讨论将于本文后记中呈现，这些意见日后仍代表我个人所抱持之立场（页数参照1946年Imago的印行版本为准）。

在提出我的看法之前，我必须就儿童分析的发展历史稍做回顾。儿童分析起源于1909年，由弗洛伊德发表的《畏惧症案例的分析》引发开端。这本著作具有极重大的理论价值，因为弗洛伊德借着这个以儿童为主体的实例，证明了在儿童身上，同样存在着他于成人分析中所发现的事实。此书还有另一个在当时尚无人意识到的重大贡献，那就是它为后续的儿童分析奠定了基础。该分析不但呈现出俄狄浦斯情结在儿童身上的存有与演变，同时亦显现其运作之形式，以及这些潜意识倾向如何安全无虞地转化于意识当中。弗洛伊德对于他的发现如此描述着：^[2]“但是现在我必须质疑的是，逐步去揭开那些不只是孩子自己去潜抑它、就连孩子的父母也陷入惊恐的情结，以汉斯的例子来看，究竟会对他造成什么伤害。小男孩是否会因为对母亲的想望而真的铤而走险？或者，对父亲邪恶的意图是否也可能付诸罪恶的行动？假如医师误解精神分析的本质，并相信邪恶的本能一旦浮上意识层面则会被强化的话，此类不安疑虑难免成为他们的隐忧。”（粗体部分为我个人注记）^[3]

接着，下一段：“相对地，分析唯一的成果就是汉斯的复原，他不再畏惧马，与父亲关系益加亲昵，这从父亲的报告中透出几许兴味。无论父亲可能输掉什么，在男孩那方面来说，是赢回了信任；‘我想，’汉斯说，‘你知道所有的事，因为你知道那些关于马的事。’精神分析并不会抵消潜抑作用的效应。已经被压抑的本能依旧被压抑着，只是以不同方式达到相同结果。分析取代了自动化且过度运作的潜抑机制，以一种温和但坚定的方式掌控心智的最高代理者。一言以蔽之，分析乃是以非

难的方式取代潜抑。这似乎正是我们引颈企盼的证据——意识本身具有生物功能，当它浮上台面时，其重要优势已经被确立。”^[4]

第一位展开系统性之儿童分析而备受尊崇的分析师胡格-赫尔姆斯，不但将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带入她的分析工作里，而且还贯彻始终。在经过四年的执业之后，她发表了一篇名为《儿童分析的技术》

（*On the Technique of Child-Analysis*, 1921）的文章，清楚地陈述了她所采用的原则与技术。她在文中表明不赞成分析年纪过小的幼童，同时亦认为“局部的成功”已然足够，而且对儿童并不适宜做太深入的分析，因为那会过于扰乱他们受到潜抑的倾向与冲动，或过度要求了他们的同化能力（*powers of assimilation*）。

根据胡格-赫尔姆斯博士的这篇文章以及其他文章的论述，不难看出她对深入俄狄浦斯情结的退却态度。她的另一项假定是，在儿童分析的案例中，分析师除了分析治疗外，另亦肩负着教育者的影响力。

早在1921年时，我已于我的第一篇著作《儿童的发展》中提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根据我对一名五岁又三个月的男孩之分析，我发现（如同日后的分析所印证），不但绝对可以深入俄狄浦斯情结，亦值得鼓励，至少借此所获得的结果与成人分析相去不远。但在进行的同时，我察觉到，若采取此法，分析师并没有必要去发挥教育者的角色，否则将会与分析法有所抵触。我将这些发现列入我的工作指导原则之中，并在我所有的著作中极力倡言。它们促使我后来将焦点转向三到六岁的幼龄儿童，除了令我在治疗结果上大有斩获之外，亦进一步发掘其无穷的发展潜力。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安娜·弗洛伊德于她的书中所陈述的四大重点。首先，我们看到与前述胡格-赫尔姆斯所持的相同观点，亦即认为儿童的分析不应过于深入，并由此直接推论出，孩童与父母的关系不该受到太多处理，也就是说，我们不需对俄狄浦斯情结做抽丝剥茧般的检视。实际上，安娜·弗洛伊德所举出的病例，都未触及俄狄浦斯情结之分析。

第二，安娜认为在儿童分析中，应该融入教育性的影响。

值得注意且深思的是，尽管儿童分析从约莫十八年前便开始施行，我们却不得不承认，许多基本原则仍然尚未获得厘清。相较之下，同时被提出的，所有成人精神分析赖以进行的基本原则，均已通过实证的验证与肯定，即使因相关技术的精进而使得执行细节略有变动，其立论仍屹立不摇。

相对地，儿童分析如此不受眷顾，原因何在？一般分析界的说法是，儿童并非适切的分析客体，此言似乎有待商榷。以胡格-赫尔姆斯来说，她确实十分怀疑儿童分析的效果。她曾宣称，她“必须满足于局部的成就，并顾及病情复发的可能性”。不但如此，她甚至将治疗局限于某些范围的案例之内。安娜·弗洛伊德也对儿童分析的可行性设下限制，不过关于其发展的可能性，她却比胡格-赫尔姆斯还要乐观。她在书中结尾提道：“关于儿童分析，尽管有我曾详述的种种困难，我们仍完成了不少在成人分析中不敢奢望的变化、改善与疗愈成果。”

为了响应我所提出的问题，我现在要做出几点陈述，于未来逐一进行论证。我认为，相较于成人分析，儿童分析之所以在过去备受冷落，乃因我们从一开始便为某些先入为主的观念所阻挠，从未像进行成人分析般地，以一种全然自由且开放的精神去探究。如果回溯至最早的儿童分析个案（即小汉斯的例子），我们会发现它并未遭遇到上述的这些钳制。当然，该案例所运用的技术并无特别之处：汉斯的父亲在弗洛伊德的指引下执行局部分析，对于分析之实务操作相当陌生。尽管如此，他仍然勇气十足地让分析持续进行了一段时间，且成绩斐然。我在本文之前的一段小结中曾经提到，弗洛伊德说他自己也想再更进一步深入下去。由此亦可看出，他不觉得对俄狄浦斯情结进行完整的研究有何不可，显然他不认为应于儿童分析中避开此一基本问题不谈。但对于长年累月在此领域独力耕耘且成就非凡的胡格-赫尔姆斯而言，她仍然倾向于一开始便采取设限的原则，因此不论是从实际成果、分析个案量，或是就理论上的建树来看，她的成果均较不丰硕。于是这几年来，照道理应该会对精神分析理论有直接贡献的儿童分析，反而乏善可陈。胡格-赫尔姆斯与安娜·弗洛伊德都相继认为，针对儿童进行分析不但不会有太大的斩获，而且由此对生命早期阶段的了解，甚至还会比成人分析所获得的更少。

接下来，我要谈及另一个常被用来解释儿童分析领域为何发展缓慢的托词。该说法是，在分析当中，儿童的行为与成人有极明显的不同，因此应采取另一套技术。我认为这个论点是不对的。假如说“身体乃因精神而生”，那么我必须说，最适当的技术是透过我们的态度和内在的信念而找到的。我必须再度强调：如果我们能以开放的心胸去进行儿童分析，自然就会发现探究其底层的方法与媒介，并根据其结果，发掘儿童的真实本质，除此之外，亦明白不管是在深入的程度或是在使用的方法上，我们根本不需要做任何限制。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已略为阐释我个人批判安娜·弗洛伊德著作的核心观点。

我想，我们可以从两种角度来解释许多安娜·弗洛伊德所引用的技术性方法：（一）她假定与儿童无法建立分析情境；（二）针对儿童而言，她认为不掺杂任何教育性元素的纯粹分析法，是不适宜或值得商榷的。

第一项假设乃直接承继第二项而来。若将之与成人分析技术加以比较，不难发现我们常会无条件地假定真正的分析情境只能靠分析方法来完成。然而我们必须体认到，不论是为了营造正向的移情，而依循如安娜·弗洛伊德在她书中第一章所描述的施行准则，或是利用病人的焦虑加以驯服、挟用权威予以恫吓驾驭等等，都是严重的错误方式，因为即使这些方法保证能引导我们粗浅地碰触病人的部分潜意识，但若想靠此建立一种真切的分析情境，以深入心智的最深层进行完整分析，那简直是痴人说梦。我们必须持续地了解为何病人总是想把我们当作权威——不管是可憎或是可爱的，而唯有分析此一态度，我们才能对那些更深层的意识一探究竟。

所有在成人分析中被视为不当的方法，安娜·弗洛伊德都特别强调它们之于儿童分析的价值，原因在于她认为将这些方法引入疗程是必要的，并称之为分析的“劈入”（*breaking-in*）。但很有可能在这些“劈入”之后，她将难以成功地建立一个真切的分析情境。令我甚觉讶异且不合逻辑的是，尽管安娜·弗洛伊德不断提及她的假定，却从不援用一些必要策略来建构分析情境，反倒采取许多与其相左的替代元素。但她又试着运用理论证实，想要与儿童建构分析情境，或套用类似成人分析的纯粹分析法，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安娜·弗洛伊德提出了许多理由来说明一些特意设计以及有问题的儿童分析方法，认为它们有助于儿童分析中情境的建构，使分析工作变得可能。但对我来说，这些理由都不充分。在许多方面，她都背弃了受过验证的分析规则，只因为她认为儿童与成人是截然不同的生命体。然而，精心设计这些方法，唯一的目的是在促使儿童展现出类似成人的分析态度，以利分析。在我看来，这一点十分矛盾。我认为原因可能在于安娜·弗洛伊德将儿童与成人的意识及自我之比较置于首要地位，但事实上我们（虽然对自我一样器重）应该先处理潜意识的问题，而就潜意识而言（我在此的论点是以儿童及成人的深度分析工作为基础），两者在基点上并无二致，只是儿童的自我发展未臻完全，因此受潜意识的支配较成人强烈许多。若我们想真正了解儿童，进而对他们进行分析的话，这一点才是值得我们探讨并视为研究重心之处。

对于安娜·弗洛伊德如此处心积虑想要实现的目标，亦即引导儿童

产生近似成人的分析态度，我个人并不特别推崇。我也认为，假使安娜·弗洛伊德真的按她所描述的方法达成此一目标（顶多仅限于少数案例），其结果想必异于原先她所期盼的方向。她成功地引导孩童“承认自己的病态与不守规矩”，其实是她为一己目的，进而激发对方产生焦虑感所得来的，包括阉割焦虑与罪疚感都是（关于同样在成人分析中，意识到想好转的合理欲念如何掩饰焦虑的情形，在此先不予讨论）。对于儿童，我们无法在刻意追求下，期待于分析工作中找到任何可绵延久远的基本方法，毕竟就算在成人的分析中所推演出的既有原则，也不见得可以一劳永逸。

安娜·弗洛伊德真的认为上述目的是准备工作中必要的一环，但她更进一步地相信，只要存有此一目的，她便可以一路靠它进行下去。我认为这想法是有误的，而且一旦她心里这么想，她便真的是在依赖儿童的焦虑与罪疚感。此想法本身并无令人非议之处，因为对我们分析工作的发展可能性来说，焦虑与罪疚感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但我们必须事先认清我们所倚靠的支柱是什么，以及我们如何运用它们。分析本身并不是一种温和的方法：它无法替病人排解掉任何痛楚，即使对儿童亦然。事实上，若后来病人有更多长期而致命的痛楚需要排解时，分析必须迫使痛楚进入意识之中，并引向情感发泄。因此，我所批评的不在于安娜·弗洛伊德激化了焦虑与罪疚感，而在于她并未能充分地解决它们。按照她在第11至12页所叙述，她将孩童的焦虑带进意识之中，是为了不让孩子变疯，但对我来说，若她未能立即从其潜意识根底处理此焦虑，并尽可能地让其和缓下来，那么这样的疗法对儿童而言，简直是场不必要的酷刑。

试想，假若焦虑与罪疚感是我们分析工作的必要诉求，我们何不从一开始便将它们纳入考虑因素，予以习惯性地运用呢？

我自己始终如是履行，而且我发现，若一个技术能将在儿童身上尤其强烈，且较成人更鲜明、更容易掌握的大量焦虑与罪疚感列入考虑，并以其进行分析工作，绝对可让我完全放心。

安娜·弗洛伊德指出（第34页），在进行分析工作时，我不应该因小孩子对我表现出敌意或焦躁的态度，就立即做出负向移情现象的结论，因为“一个幼儿与母亲的关系愈平淡，其对陌生人表现出的友善冲动便愈少”。像她这样以小婴孩对于所有陌生事物的阻抗态度作为比较的基准，我不认为是恰当的。我们对小婴儿所知甚少，但我们可以从对一个小孩的早期分析中，认识到许多关于心智发展的问题。例如在三岁小孩身上，我们看到充满严重爱恨交织的精神官能症小孩，才会对陌生

人感到害怕或憎恨。我的种种经验，足以证实我的信念无误。假使我将这种反感行为解释为焦虑与负向的移情感，并与孩童在同时间所发展出的素材做连结，将其回溯至原始客体（即母亲），便会观察到焦虑有减缓的现象。这个状况在更为正向的移情中萌生得更早，且会伴随活力十足的游戏出现。较年长的儿童情形亦颇为类似，只是在细节上有所差别而已。当然，我这方法的施行前提是：在一开始便要求自己兼顾正向与负向的移情，并且朝向俄狄浦斯情境中追溯其源头。这两项方法完全符合分析原则，但安娜·弗洛伊德却基于某种不明的理由，对它们不理不睬。

我后来相信，关于儿童的焦虑与罪疚感，我与安娜·弗洛伊德于态度上有一个极端的差异：她利用这些情感让孩童对她产生眷恋，而我却从一开始便将之当作分析治疗的辅助条件。如果我们无法证实焦虑会对分析过程造成极大的困扰与阻碍，除非我们立即展开分析以行解决，否则操作这项因素不可能对太多的儿童奏效。

就我从书中所获得的理解，安娜·弗洛伊德仅对特殊病例才采用此一方法。在其他个案中，她尝试用各种方法来导引出正向移情，以达到让儿童对她个人人格产生依恋的境况，这对她而言是绝对必要的。

在我看来，这套方法仍旧欠缺合理依据，因为我们一定可以透过纯分析的方式，让分析工作尽善尽美。并非所有的孩童都会在初始阶段便呈现出害怕或反感的反应。我的经验令我深信，如果孩童的反应是和悦地嬉闹，我们大可假定正向移情的存在，并妥善利用分析工作。此外，虽然目前还不容易引入，我们还有另一项类似在成人分析中使用的绝佳利器。我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对这个正向移情进行诠释；也就是说，不论是儿童或是成人的分析治疗，我们都尽量让它们回溯至原始客体。一般而言，我们应该同时关注正向与负向的移情，而若一开始便朝分析的方向加以掌握，能进行分析的机会就会更大。如同成人分析一般，当部分的负向移情问题获得解决后，我们将会得到正向移情增进的结果；随后又跟童年的矛盾状况一样，负向移情再度出现。这就是真正的分析工作，分析情境乃由此建立。甚至，我们还可借此发现在孩童身上建立的基石何在，并以超然之姿，对其周边状况进行了解。简而言之，至此我们已达到了分析所需的情境，不但省去安娜·弗洛伊德所描述的那些徒劳无功的方法，而且（这显然更重要）我们还可获致肯定的工作成果，媲美成人分析的成就。

针对此点，安娜·弗洛伊德在她书中第二章《儿童分析中实行之方法》（*The Means Employed in Child-Analysis*）对我的看法提出异议。若

按照我的方式，我们必须从儿童的联想活动中获取素材。包括安娜·弗洛伊德与我在内，任何进行儿童分析者几乎都同意，幼童既不能、也不可能用与较年长者相同的模式提供联想的元素，因此光靠言说

（speech）来搜集素材是不够的。在安娜·弗洛伊德建议用来弥补口语联想（verbal associations）不足的方法中，有些也是我在个人经验中觉得相当有益的。假使我们更加细腻地检验这些方法，例如画图、述说白日梦等等，我们将会发现它们的目的即在于以联想之外的方式来搜集素材，这对诱引与解放儿童的幻想而言，是最重要的。安娜·弗洛伊德在其论述中曾提到实行的问题，这一点确实值得加以关注。她认为（第19页）“没有任何一件事，要比让孩童了解梦境诠释来得简单”。此外，“就算是智力不高、对分析反应过于迟钝的儿童，于梦境的诠释也不会有问题。”我想如果安娜·弗洛伊德在梦境诠释或其他方法上，加强运用小孩明显展现的象征理解能力，这些小孩大概不至于无法配合分析。因为根据我的经验，一旦施行这项方法，就算是再怎么不聪明的儿童，一样都适合分析。

这就是我们应该在儿童分析中善加利用的手段。如果我们坚信孩童所详述的事件均具有象征性，一路跟随下去的话，将会得到丰富多彩的幻想讯息。安娜·弗洛伊德在第三章里堆砌了不少理论性论述，借以反驳我大力提倡的游戏治疗技术，尤其是它不单是当作观察之途时的分析应用。她不仅相当怀疑将儿童游戏中的演剧内容施以象征性诠释的做法，同时也认为那很容易是由现时的观察或日常生活经验所引发。于此，我必须说明，从安娜·弗洛伊德阐释的方式，可看出她对我的技术实是有所误解。“假使小孩子推翻一根灯杆或是一个玩具，她会将之解释为某种对抗父亲的暴力冲动；故意让两部汽车相撞，则代表目睹母亲的鱼水之欢。”（第29页）事实上，我从未企图对儿童的游戏做这般“粗暴”的象征诠释。相反地，我仅在我最近的一篇报告《早期分析》中，才特别予以强调。也就是说，只有当孩童于不同的重复行为中表现出相同的心理素材——在现实中常透过各式的媒介，如玩具、水，或借由裁切、绘图等动作展现，以及当我注意到这些特异的作为经常伴随着罪疚感，以焦虑或暗指过度补偿这类代表反向作用的形式表征，且让我感受到我已达到看透某种连结的境界时，我才会对这种种现象进行诠释，并且将它们与潜意识及分析情境串联起来。这番关于诠释的实务与理论条件，与成人分析是绝无二致的。

小玩具只是我提供的器材之一，其他的媒材还包括纸张、铅笔、剪刀、细绳、球、积木，以及最主要的水等等。这些东西都任由小孩取用，目的仅在于提供途径，协助其释放幻想。有些小孩长时间都不碰任

何玩具，或者连着好几周只顾着裁裁剪剪。针对在游戏中完全抑制的小孩，玩具只是用来贴近了解其抑制之因的一种工具。有些小孩，尤其是非常年幼的孩子，一旦玩具让他们有机会把宰制他们的幻想或经历戏剧化后，他们常会把四散的玩具全部兜起来，接着玩起任何想象得到的戏局，而所有在房间内的人与物，包括我在内，都必须参与演出。

我之所以如此冗长地详述我的技术，乃因我希望将我经验中的原则加以厘清，说明它如何让儿童的联想活动发挥至极致，并使深入潜意识最底层成为可能。

我们可以和儿童的潜意识建立起更为迅速与确实的联系。如果我们相信，与成人比较起来，儿童受到的潜意识影响更深、本能冲动更强劲，我们便可以缩短与自我沟通的途径，与儿童的潜意识做直接的连结。显然地，假使潜意识的优势地位不容争辩的话，我们更该认定盛行于潜意识中的象征表达法，在儿童身上的显现远比成人自然，以及事实上，儿童是由它所支配。既然如此，就让我们循着此路前进，也就是与他们的潜意识进行联系，运用我们的诠释来使用潜意识的语言。如此一来，我们就能更加了解儿童。当然，这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轻易地可达成，否则幼童的分析大概只需花上极短的时间，事实并非如此。在儿童分析中，我们需不断地侦测那些不亚于成人的阻抗行为，而最常见的仍然是最自然的方式，那就是焦虑。

如果我们想要深入孩童的潜意识，对我而言侦测阻抗行为是不可或缺的第二项要件。假设我们观察儿童在表达现状上的变换（不论是更换或终止游戏，或是直接表现出焦虑），并且试着厘清引发这些更替状况的素材之间的连锁关系后，我们将了解到，我们总是与罪疚感正面交锋，因此接下来非得对它进行诠释不可。

我认为这两项因素是儿童分析技术中最值得仰赖的助力，两者相互依存，彼此互补。唯有透过诠释，据以实时缓和儿童的焦虑，我们才能通往其潜意识，引导儿童接触幻想。尔后，假使我们尾随其幻想中的象征前进，很快地我们便会看到焦虑再度出现，分析工作因此而有了持续前进的空间。

我以上的这些技术说明，以及我对儿童行动中象征性成分的重视，可能会让人误以为我在暗示儿童分析并不需要真正的自由联想之协助。

在我论文的前段中曾指出，安娜·弗洛伊德与我等所有从事儿童分析者，都认为儿童不能、也不可能运用与成人相同的联想模式。在此我想补充一点，也许儿童之所以不能，并不是因为他们缺乏用字语呈现想法的能力（除极幼小的儿童之外），而是因为焦虑阻滞了口语上的连

结。关于这个有趣的问题，并非本文范畴内所能详尽探讨，故我仅简短地提出几点经验之谈。

以玩具为媒介的表现——通常都是象征性的表现，在某种程度上已从主体自身抽离——与口头上的自白比较起来，其焦虑的投注较不明显。但假若我们能够成功地缓和焦虑，并在一开始便撷取到更多的间接表征，我们应该就能诱引出孩童能力所及的完整口说表达。随后我们会不断发现，每当焦虑情形愈显著，间接表征崭露头角的分量就愈高。让我举个简短的例子：当我已经对一个五岁男孩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分析之后，他做了一个梦，其相关诠释不但意义深远，且成果丰硕。诠释占去了整个分析时段，而所有的联想全都是口语的。接下来的两天里，他又有了第一个梦的续篇，但是对第二个梦境的联想引导变得举步维艰，一次只有一个；总之阻抗的力道非常巨大，焦虑情形也远较前一天严重。直到最后，那名小男孩走向玩具箱，经由玩偶与其他玩具来向我描述他的联想，在逐渐克服一些阻抗后，他再度使用口语表达。到了第三天，基于前两天已披露出的素材，他的焦虑更是明显，几乎都是靠玩具与水的游戏，联想才得以呈现。

如果按照我所强调的那两项原则加以逻辑地运用，也就是说，当我们跟随儿童表达上的象征性手法，并将焦虑能“轻易”（facility）在儿童身上显现列入考虑的话，我们应该也需将他们的联想能力视为分析中极重要的手法之一，但如我之前所言，仅能把它当作选择之一，偶一为之。

因此，当安娜·弗洛伊德说：“这儿、那儿，那些无意的或是不请自来的联想，比这些刻意招致的联想更为普遍，它们全都能派上用场。”（第25页）我认为这说法并不够完备。联想是否会显现绝非偶然，而是端看分析中某些明确的态度而定。依我看，这个方法对我们的用处，远比表面上看起来要大得多。它源源不绝地填补着现实的缺口，而这也就是为何它与焦虑之间的关联，仍比间接不实的表达方法还要密切的缘故。基于这个原因，除非我终能成功地让病童用言说的方式表达出联想，好让我进行串联现实的工作，否则我从不轻易对任何儿童分析作结，即使是对极小的幼童亦然。

如此看来，儿童分析与成人分析的技术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唯一的不同在于，潜意识对儿童的影响要比成人大许多，其表达形式也更具压迫，因而对于儿童较易呈现焦虑的倾向，我们更须加以考虑。

我想我刚刚所说的，将会使安娜·弗洛伊德针对我的游戏治疗所提出的两大反驳点失去说服力。她质疑道：（一）我们如何能确定儿童游

戏中的象征内涵即为首要母题，以及（二）我们如何能将儿童的游戏与成人的口语联想相提并论。在她看来，这样的游戏缺乏成人分析中的目的性，这能“使其在进行联想时，从一长串的想法里，驱除掉所有意识性的导引与影响”。

关于后者，我的进一步回应是，这些施行于成人病患身上的概念（在我的经验中，这些概念并不如安娜·弗洛伊德所言般灵验）对儿童而言实是相当多余的，而且在这里我所指的并非极小的幼童。

我的意思已经非常清楚。儿童受到潜意识的主宰实在太太，所以实在没有必要刻意要他们摒除意识性的念头。^[5]安娜·弗洛伊德自己也曾对这点深刻思考过（第49页）。

我之所以费尽唇舌地解释适用于儿童的技术问题，实是因这对我而言，是整个儿童分析问题的基本要件。就我的了解，当安娜·弗洛伊德否决掉游戏治疗技术的时候，她的论辩不仅针对幼童的分析，亦包括我对较年长儿童之分析所提出的基础原则。游戏治疗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让我们有机会触及心智的最深层。如果我们能予以善用，将能顺利地进行俄狄浦斯情结之分析，而一旦展开之后，我们的分析工作便从此不受囿限。假使我们真的希望避开俄狄浦斯情结的分析，那么我们就该引用游戏治疗技术，就算是对较年长的儿童实行改良方案，也应该避免。

因此接下来的问题，并不在于儿童分析是否能够如成人分析般地深入，而在于它是否应该如此深入。为了响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检视安娜·弗洛伊德在她书中第四章里所表明反对深入进行的原因。

不过在此之前，我想先讨论安娜·弗洛伊德在她书中第三章，就儿童分析中移情的角色所提出的结论。

安娜·弗洛伊德对于成人与儿童之间移情境况的一些主要差异，做了一番描述。她的结论是，也许儿童身上可能会有令人满意的移情现象出现，但是并不会产生移情精神官能症（transference-neurosis）。为支持这项论点，她引用了以下的理论论述。她说儿童不像成人能随时准备好塑造一段新的爱恋关系，因为他们的原始爱恋客体——父母，仍在现实中以客体的姿态存在着。

为反驳这项我认为有误的论点，我必须对于儿童的超我架构进行一番详细的讨论。不过，由于后续篇章也会有所着墨，在此我仅略述几项论点，相关佐证则留待后续报告中陈述。

分析非常年幼孩童的经验告诉我，即使是三岁的孩子，也有可能将

俄狄浦斯情结发展的最重要部分遗忘在后。基于此因，透过潜抑与罪疚感的作用，他已远远地脱离了原先渴求的客体，而且与它们之间的关系也遭到扭曲转化，因此现前的爱恋客体，其实是原始客体的意象。

因此，面对分析师，儿童大可在所有基本而决定性的时刻，投入一段新的爱恋关系之塑造。于此，我们又遭遇到另一项理论性的驳难。安娜·弗洛伊德认为，当分析儿童时，分析师并非如同分析成人病患时一样，“空虚、无我，宛若一张可任由病人抒发幻想的白纸”，得避免施加禁令及允准满足。但是根据我的经验，这正是儿童分析师在建构出分析情境后，既可能也应该持有的态度。这些动作只是表象的，因为即使分析师全心投注于儿童的游戏幻想之中，顺从儿童特有的表达形态，其所做的事跟同样期待着病患幻想的成人分析师并无二致。不过除了这一点以外，我不赞同对儿童病患施予任何私人的报偿，不管是赠送礼物、给予抚慰或是在疗程之外的私会等等。简而言之，我大体上仍遵循着众所认可的成人分析规则。我能给予儿童病患的是分析上的帮助与解脱，让他们即使在对病情毫无所知的情况下，也多少能迅速地感受到这些回馈。此外，基于儿童对我的信任，他们也绝对可以仰仗我的真心与诚意。

无论如何，我还是必须对安娜·弗洛伊德的结论提出质疑。在我的经验当中，全然的移情精神官能症的确曾发生于儿童身上，其状况与成人大同小异。当我对儿童进行分析时，我观察到他们的症状时时改变，并随着分析情境之进行而加重或减轻。他们的情绪宣泄与分析工作的过程紧密关联，也和我不无关系。孩童焦虑的升高与阻抗反应的萌生与消耗，都在分析情境中完成。有些细心观察孩子的父母常告诉我，一些消逝已久的习惯又再度浮现的情形，让他们感到十分讶异。直至目前为止，我尚未见过儿童会像跟我在一起时一样，于家中逐渐去除掉他们的阻抗症状：通常这些都仅在分析治疗时才会宣泄而出。当然这情形有时候仍会发生，尤其是当强烈的情绪倏然爆发，对那些与孩子相关的人而言，某些骚动会变得格外明显，不过这通常不多见，即使在成人分析中，此一情况之发生亦在所难免。

因此针对这一点，我的经验与安娜·弗洛伊德的观察心得大相径庭。关于我们之间的歧异，其因并不难窥见，毕竟她与我在处理移情的方式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别。让我姑且就先前所述做一小结。安娜·弗洛伊德认为，对于所有与儿童相关的分析工作而言，正向的移情是必要条件，而对于负向的移情她则不表欢迎。她写道，“就儿童而言，他们向分析师展露出的负向冲动——尽管在许多方面来讲仍具有启发性——在本质上是棘手的，最好马上处理掉。真正能带来丰硕分析成果的，不

外乎正向的依恋。”（第31页）

我们知道，分析治疗的重要因素之一，便是对于移情的掌握。这除了应该按我们的分析知识援用正确的方法之外，也必须严谨、客观地与现实事件相互呼应。移情是否获得全面解决，更是判定分析治疗是否圆满了结的指标之一。在这个基础之上，精神分析已经衍生出许多重要的法则，其功效在各个案例中也几乎都获得证实，而安娜·弗洛伊德却在儿童分析中弃这些法则而不用。尽管我们很清楚移情之于分析工作的重要性，她仍认为那不过是不确定且令人怀疑的观念。她说道，分析师“或许必须与父母亲分享孩子的爱与恨”，但我无法了解当我们“摧毁或修正”那些别扭的负面倾向后，我们还能企求得到什么。

在此，前提与结论成了循环辩证。假设分析情境不是由分析手法塑造而成，且正向与负向的移情并未被合理地掌握住，那么我们既不可能得出移情精神官能症的结果，也无法祈求儿童能够在面对分析治疗与分析师的过程中，自行获得解脱。关于这一点，我稍后会更加详尽地探讨，在此我仅做一小结，说明为何我认为安娜·弗洛伊德倾全力诱引正向移情，同时减少对分析师反制性的负向移情之做法，不仅在技术上有所谬误之外，事实上和我的方法比起来，也会对孩童父母更加不利，毕竟负向移情会自然地导向孩童日常生活中的联想客体。

在第四篇演讲文中，安娜·弗洛伊德提出了不少再度暴露出这种恶性循环的结论，而且特别明确。关于“恶性循环”一词我曾解释过，意指由某些前提推演出的结论，尔后又被用来当作印证的论证法。略举其中一项看似谬误的结论为例：安娜·弗洛伊德指出，在儿童分析中，欲克服儿童论说能力不足的障碍，是极不可能的。不过她也语带保留：“至少直到我执业至今，若按照我所提过的那些技术来做的话。”然而紧接着，她却附上了一段具有定理性质的说明，她解释道，当我们分析成人时，对于早期童年时期的发现，“正是透过一些自由联想与诠释移情反应（transference-reactions）的方法所揭露出来，也就是那些在儿童分析中不管用的方式。”在书中好几处，安娜·弗洛伊德强调，为配合儿童的心智，对儿童的分析应该改变方法。然而她却在未经实务操作的测试下，对我研发的一些具有理论基础的技术提出质疑。不过，我已经透过实际的应用，证实这个技术的确可帮助我们从小孩身上，撷取到比成人分析更为丰富的联想元素，进而做到更深层的洞察。

从我自身经验所得出的结果，让我对安娜·弗洛伊德所提在成人分析中用以侦查病人早期童年的两项技术（亦即自由联想与移情反应之诠释）并不适用于儿童分析的说法，不得不加以强烈驳斥。我甚至相信，

正是儿童分析此特殊领域，尤其是针对幼童的研究，为我们的理论提供了有益的贡献，因为唯有当儿童分析更加深入，许多在成人分析中晦涩不明的细节才得以见之于世。

安娜·弗洛伊德认为儿童分析师的处境，就跟民族学家一样：“要是舍弃有教化的种族，而就原始人类进行研究，想必无法觅得通往史前历史的快捷方式。”（第39页）她这番与实际经验背道而驰的论调，再度令我吃惊不已。事实上，无论是针对年长或年幼儿童的分析，只要进行得够深入，都可为他们成长的复杂性提供清楚的轮廓，同时也可展现出如同已经够文明的三岁小孩，曾经且正在经历的一些严厉的冲突经验。套用安娜·弗洛伊德的比喻法，我必须说，若一位儿童分析师从这样的研究立场出发，他将会碰上民族学家从未遇过的天赐良机，发现原始与文明的人种之间有着密切关联，且借由该项罕见的连结关系，从而搜集到与前后时代相关的宝贵信息。

接着，我将针对安娜·弗洛伊德关于儿童超我的观念，做更详尽的检视。她书中第四章的某些论点尤其令人玩味，不管是其涉及的理论问题，或是她从中得出的泛泛之论。

经过对儿童——特别是幼小孩童——的深入剖析，让我对早期童年超我的刻画，与安娜·弗洛伊德根据理论予以推断的结果大异其趣。的确，儿童的自我与成人的自我并无法相提并论。相反地，其超我不但十分接近成人的超我，且不若自我般容易受到后续成长经验的强烈影响。儿童对外在客体的依赖很自然地大于成人，所造成的结果也不容小觑，但我认为安娜·弗洛伊德过于高估了它们，因此她做出的诠释不尽正确。因为，即使这些外在客体对超我的发展有所贡献，它们绝对与儿童发展完成的超我不同。如此一来，我们终于了解，为何出现在三岁、四岁或五岁孩子身上的超我，经常会以严厉无比的方式对抗真实世界的爱恋客体，也就是他们的父母。以一名四岁男童的例子为证，他的双亲从未对他施以惩罚或威吓，但他却十分不寻常的温顺可爱。由此案例中（这只是众多的案例之一）自我与超我之间的冲突可看出，超我其实具有一种幻想式的严酷性。由于潜意识中那著名的公式作祟，孩童基于自己的食人与施虐冲动，不但期待、也不时活在如受惩罚、阉割、被碎尸万段或吞食等等恐惧当中。介于他温柔慈爱的母亲与其超我的威吓惩罚之间，其对比之强烈，正是促使我们必须找出被儿童内化的真实客体之原因。

我们都知道，超我之形成乃萌生于不同的认同基础之上。我的经验则显示，以俄狄浦斯情结之结束作终、以潜伏期为始的这段过程，在非

常小的年纪时便已展开。我在上一篇论文中便曾指出，根据我对极年幼的孩子之分析经验所做出的观察，俄狄浦斯情结发生于断奶的剥夺经验之后，亦即在出生后一年左右。但同时，我们也会看到超我形成的迹象。从年长与极年幼的儿童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促使超我发展的种种要素，以及整个发展过程的不同层次，因而了解到直至最终的潜伏期开始之前，超我的演变需要经历多少阶段。事实上，那真的是一场终结的历程，因为相对于安娜·弗洛伊德的看法，儿童分析的经验令我相信儿童的超我非常顽劣、几乎桀骜不驯，而且本质上与成人的超我差异不大。唯一不同之处，在于成人的成熟自我较容易与他们的超我妥协，不过这经常只是表面上而已。再者，成人较擅于对抗那些象征外在世界超我的权威；至于儿童则无可避免地显得较为依赖。但这并不表示如安娜·弗洛伊德的结论所言，儿童的超我仍然“太不成熟、太过依赖客体，而且当分析治疗将精神官能症移除后，超我会自发地控制本能的需求”。即使对儿童而言，这些客体——父母亲——并不等于超我。他们对儿童超我之影响，仅限于当儿童处于特异的依赖情境时，此与成人分析的状况完全类似，例如考试时令人敬畏的权威者、服兵役时的长官等等之影响，与安娜·弗洛伊德观察到的“儿童的超我与爱恋客体之间的交互关联，宛若两艘由传输管相连的船舶一般”之效果大同小异。在上述那些我提到的生活境遇或其他类似情形之压力下，成人与儿童一样，会出现适应困难增加的反应。此乃因为经由现实的严酷考验，旧有的冲突再度萌发或遭受强化，而其中有绝大部分即是由超我的密集运作所促成。这与安娜·弗洛伊德曾说过（儿童）超我会借由现存客体而发生影响力的运作过程不谋而合。的确，性格上的好坏影响，以及其他童年时期的依赖关系，对儿童所施加的压力远比对成人的强大许多。然而对成人而言，这样的压力亦具有无可否认的重要性。^[6]

安娜·弗洛伊德举出一个她心目中的绝佳例子（第42至43页），借以说明儿童面对自我理想（ego-ideal）需求的脆弱与依赖。有一名即将进入青春期的男孩一直无法克制偷窃的冲动，尔后才发现原来背后最大的驱力是他对父亲的畏惧感。安娜·弗洛伊德把这个案例当作是实际存在的父亲仍可取代超我的例证。

在我看来，我们经常可在成人身上发现到类似的超我发展情形。许多人（几乎终其一生）最后均是透过对象征“父亲”形象的警察、法律、丧失社会地位等等的畏惧感，来克制他们的自我中心本能。同样的情形亦发生在儿童身上，安娜·弗洛伊德称之为“双重道德标准”（double morality）。不仅是儿童才会对成人世界用一套道德规则，对自己和好朋友用另一套，许多成年人也是在独处或与同辈相处时是一个样，面对

长辈或陌生人时又是另一个样。

我想关于这非常重要的一点，安娜·弗洛伊德与我意见相左的原因之一在于，借由超我，我认识到俄狄浦斯客体内化后发展出的机能（于此我完全认同弗洛伊德的论述），以及它在俄狄浦斯情结过后所呈现的持续不变形态。如同我已解释过的，这项机能从萌生到成形的过程中，与刚开始诱发它的那些客体完全不同。当然，儿童（成人亦同）将会制造各式各样的自我理想，建置五花八门的“超我”，但这都仅产生于较浅的层次，事实上在最深的底层，仍由根深蒂固、屹立不变的超我决定一切。安娜·弗洛伊德所想的那个超我虽然仍以父母之姿发挥作用，但那却与所谓真切的内在超我不同，即使其影响力不容置疑。假使我们希望能触及这个真正的超我，试图加以影响并降低它的运作能力，唯一的方式便是进行分析，在此我指的是深入调查整个俄狄浦斯情结发展与超我架构的分析法。

让我们再回到之前安娜·弗洛伊德所举的例子，在那名以对父亲的畏惧感当作抵抗本能利器的男孩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很不成熟的超我，但我并不会很制式地以“幼稚”来形容它。举另一个案为例：我曾提过一名四岁男孩，虽然拥有和蔼可亲的父母，他却饱受具阉割与食人倾向的超我所折磨，显然他的超我不是只有一个而已。我在他身上发掘到不同的认同，虽与他真正的父母较为贴近，却仍不是一模一样。对这些外表友善仁慈的形象，他称之为他的“好爸爸与好妈妈”。当他对我的态度呈正向反应时，他会允许我在分析治疗中扮演“好妈妈”的角色，什么话都跟我说。其他时候——尤其当负向移情再度出现时——我的角色转换成坏妈妈，任何想得到的坏事都做得出来。当我是好妈妈时，他可以许下任何在现实中不可能实现的奇特要求或愿望。在他的想象中，为了帮助他，我会在夜里带给他一件象征他父亲阴茎的礼物，然后把它切开、吃掉。因为在他对“好妈妈”所许下的愿望之一，便是他要和妈妈一起杀掉爸爸。当我变成“好爸爸”的时候，我们也会对他妈妈做同样的事，而当他自己扮演爸爸、我变成儿子的时候，他不仅允许我和他的妈妈性交，还不断提供相关讯息、鼓励我，向我示范父子如何同时与母亲进行这幻想中的性交。这一系列极度歧异、水火不容的认同，不仅从各种不同的层次与阶段萌生而出，亦与真实事物大为迥异，但却在孩童身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超我，看起来既正常又发展良好。我之所以从几个类似案例中挑出此例的原因，在于这名男孩原先是一个看起来完全正常的孩子，会接受分析治疗只是出于防范的考虑。但当分析治疗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关于俄狄浦斯情结发展的调查逐渐深入，我才分辨出这男孩之超我的完整架构与种种个别的元素。他显现出的罪疚感反应，乃基

于极高的道德水平。对于所有他认为不对或丑陋的事，他都加以谴责。虽然其方式符合儿童自我的表现，但却和成人高伦理标准的超我之运作不相上下。

和成人的状况雷同，影响儿童超我发展的因素有很多种，在此我不予以赘述。假设基于某些原因，其发展不完全、认同建构亦未成功，那么作为超我形成之源的焦虑，便会开始活跃起来。

对我而言，安娜·弗洛伊德所举的例子意义不大，但那样的超我发展状况确实存在。我不觉得它足以印证儿童发展的独特性，因为我们同样可在超我发展不全的成人身上看到相同的现象。故我认为她由此案例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

安娜·弗洛伊德就此所提出的论述，令人感觉到她相信超我的发展、反向作用与屏幕记忆，大多是于潜伏期期间发生。然而，我的小小幼儿分析经验，却迫使我做出与她截然不同的结论。经过我的观察，当俄狄浦斯情结升高时，这些机制才会因情结的引发而启动。在此之前，它们事实上已经完成了基础工作；接下来的发展与反应，其实都只是一定型根基之上的上层架构而已。在某些时机，反向作用的过程会更为突显，而再一次地，当压力愈大，超我的运作就会更强而有力。

然而，这种状况并非是幼年时代才会发生的特异现象。

安娜·弗洛伊德将在潜伏期中及青春期前出现的现象视为超我与反向作用之延展，事实上，那不过是面对外在世界的要求与压力所呈现的表象应付行为，与真正的超我发展毫无关系。当儿童长大一点后，他们（跟成人一样）便学习如何更熟练地掌握“双重道德符码”，不再像幼童般少不更事、一派天真无邪。

现在再让我们来看看，安娜·弗洛伊德针对儿童超我的依赖性质，以及其双重道德符码与羞耻及嫌恶感之间的关系，所归结出的论点。

在书中第45页，安娜·弗洛伊德力陈儿童与成人不同之处在于：当儿童的本能倾向被带入意识之中后，超我再也不应该为它们的走向负起完全的责任。因为她相信，此时获得放任的儿童，只能寻求“一条短捷且方便的路径——那就是直接的满足”。安娜·弗洛伊德不赞成——而且言之凿凿——应由负责训练儿童的人，来决定用何种方式将他们的本能力量从潜抑中解放出来。因此她认为唯一该做的，是分析师“在此一重要节点上指引儿童”，为此她亦举例说明了分析师进行教育指导的必要性。让我们来看看她怎么说。如果我对其理论主张的反对意见成立，它们定能通过实例的考验。

我们即将讨论的，是一个她在书中数处谈及的案例：一名患有强迫式精神官能症的六岁女孩，这个孩子在接受治疗之前呈现抑制与强迫症状，后来则变得调皮、缺乏自制力。安娜·弗洛伊德便推断，此刻她应该以一个教育者的身份介入。她以为那个孩子的肛门冲动从潜抑中获得解放后，便在分析治疗之外径求满足，这表示她的方法错误，不该太过信赖幼童自我理想的力量。因此她觉得分析师应该对那尚未发展完全的超我进行一点短暂的指导，否则将无法控制孩童独立的冲动。

我的观点与安娜·弗洛伊德正好相反，我想我最好也举一实例来加以说明。我举的案例十分严重，一名六岁小女孩，她同样在分析治疗刚开始时患有强迫式精神官能症。^[7]

厄娜是个非常难管教的小孩，处处展现不合群的倾向。她患有严重的失眠、强迫性自慰、学习抑制、高度忧郁、过度的烦躁与其他族繁不及备载的病症。自她进行两年的分析治疗后，显然效果不差，目前她已在一所原则上仅招收“正常儿童”的学校就读一年多，接受生活的历练。不消说，身为一个严重的强迫式精神官能症患者，厄娜饱受过度的抑制与深切的自责所苦。她有着典型的人格分裂现象，不是“恶魔与天使”，就是“好公主与坏公主”之分。当然，分析治疗很自然地协助她释放出许多情绪及肛门施虐冲动等等。她在治疗时段里，发生过许多目不暇接的宣泄行径，譬如，对我房间里如抱枕之类的东西大发脾气；弄脏与破坏玩具；用水、黏土、铅笔污损纸张等等。在整个过程中，小女孩的行为看起来似乎不受抑制的钳制，甚至十分乐在其中。但我发现，这并不是简单的肛门固着中被抑制的满足，里头必有其他具有影响力的因素在运作着。小女孩绝对不若一开始看起来那么“快乐”，就像安娜·弗洛伊德对她举出的案例所做的推断一样。在厄娜“缺乏自制力”的行为背后，极可能是焦虑与对惩罚的需求，迫使她不断重复上述行为。而显然地，这也是源自她在经历如厕训练时就已产生的愤恨与违抗心理。当我们将这些早期固着行为的分析与俄狄浦斯情结发展及罪疚感加以连结后，情况便完全改变。

在肛门施虐冲动获得强力解放的阶段中，厄娜转而展现出宣泄的倾向，满足了这些外界的分析。我的结论与安娜·弗洛伊德相同：分析师想必犯了一个错。不过——这也许就是我们彼此观点最根本而明显的歧异点——我认为我的失败点在于分析治疗上，而非在于教育指导方面。我的意思是，我明白我并未在分析时段中成功地解决阻抗的问题，并全面地驱除掉负向的移情。从这里与其他病例之中，我发现若我们希望毋须经过长久的僵持，儿童便能毫不烦躁地将他们的冲动控制得更好，我们就必须尽可能地揭露出俄狄浦斯情结，而且对于由此衍生而出的恨意

与罪恶感，更要从头追溯起。^[8]

如果我们再来检视为何安娜·弗洛伊德会认为必须引用教育方法来取代分析方法，我们会发现小病人自己便已提供了不少精确的信息。在安娜·弗洛伊德明确地告知病童（第25页），人们只有对讨厌的人才会那么恶劣之后，小女孩却回问“为何对她亲爱的妈妈也会有这般的恨意”。这个问题问得恰到好处，也显现出某些强迫症类型的小病人，对分析治疗本质具有充分的了解。该问题指出了分析治疗本该进行的方向，也就是更深一层地探索。然而安娜·弗洛伊德却摒弃这条道路，并说：“对此我无法给出进一步的讯息，因为这已超过我的知识范围。”之后反倒是这个小病人自己尝试找出能引领他们更往前一步的方法。她不断重复一个已经描述过的梦境，其意涵在于责怪母亲总是在她最需要的时候不见人影。几天后，她又做了另一个梦，明显地反映出她对弟弟妹妹的嫉妒心理。

就在应该对小女孩对母亲的恨意进行分析的节点上，也就是说，当整个俄狄浦斯情境最需要清除的时候，安娜·弗洛伊德突然喊卡，停止再将分析工作向前推进。我们看到，虽然她确实将部分的肛门施虐冲动解放而出，让它们得以宣泄，但却未循序将这些冲动与俄狄浦斯情结的发展进行连结。相反地，她仅将她的调查框限于肤浅的意识或前意识的层次，就像我们可从她书中看到的，对小女孩从嫉妒弟妹到对他们的潜意识诅咒，她似乎亦不愿意做进一步的揣测。安娜·弗洛伊德的这项做法，应该也会同样运用在处理小女孩诅咒母亲的态度上。甚至在此之前，她一定也未分析小女孩对于母亲的敌对态度，否则病人跟分析师应该早就对孩子的怨母之因略有所知。

在书中第四章，安娜·弗洛伊德借此案例说明：分析师应适时地以教育者身份介入的必要性，显然她已注意到我刚才讨论的分析治疗中的转折点。但我的看法如下：小女孩对自己的肛门施虐冲动已略有所觉，但却无缘受惠于更进一步的俄狄浦斯情境分析，以获得更广泛而深切的解脱。在我看来，问题并不在于引导她忍痛掌控自潜抑释放出来的冲动。更需要做的，其实是对这些冲动背后的动力，进行更深入而全面的分析。

同样的批评也适用于安娜·弗洛伊德所举的其他病例上。她曾好几次提过关于病人手淫的自剖，其中一名九岁小女孩所做的两个梦（第20页）不但令我觉得涵义深远，而且非常重要。我认为她对火的惧怕，以及关于喷水器因为她的错而爆裂，使她因此受罚的梦，很清楚地说明了她曾目睹双亲交媾的经验。同样的征象在第二个梦中亦十分明显，例

如“有两块不同颜色的砖头”和一栋“就快着火”的房子。根据我的儿童分析经验，这些几乎都可以说是原初场景的反映。就这名小女孩所做的关于火的梦而言，情况正是如此；而在她画出怪物“啮咬鬼”（安娜·弗洛伊德在第23页曾提到）与巫婆扯掉巨人头发的两幅图中，亦有类似的意涵。安娜·弗洛伊德将这两幅画诠释为孩童的阉割焦虑与自慰的征象，的确一点也没错。但我可以很肯定地说，那位阉割巨人的巫婆以及那头“啮咬鬼”怪物，代表着双亲的交媾行为在孩子眼中是一种阉割的施虐动作；甚至，当她有此印象，她便会萌生对抗父母的施虐欲望（如梦中因她而爆裂的喷水器）。此外，她的自慰与上述现象不无关联，待与俄狄浦斯情结连结之后，罪疚感将会伴随而生，重复的冲动与部分的固着亦会同时卷入。

安娜·弗洛伊德的诠释到底忽略了什么？她所遗漏的是所有可能导入深一层俄狄浦斯情境的线索。这意味她刻意不去谈论引发罪疚感与固着现象的深层因素，因而无法减轻固着的问题。因此，我不得不提出与先前那个强迫式精神官能症小个案相同的结论：假如安娜·弗洛伊德愿意对本能的冲动进行较彻底的分析，她就没有必要再去教导小孩做自我控制，而且分析治疗也会较为完备。我们知道，俄狄浦斯情结是精神官能症的核心问题，因此，假使分析治疗不愿去碰触这个情结，那么精神官能症并不能获得解决。

既然分析治疗应该是要义无反顾地探查孩童与父母以及俄狄浦斯情结的关系，那么安娜·弗洛伊德不愿意进行彻底分析的原因何在？针对书中的几个段落，我们已经提出了不少批判，现在就让我们加以总结，并思考其意义所在。

安娜·弗洛伊德觉得她不应介入儿童与父母之间，否则家庭训练会相形困难。而且如果孩童对父母的反抗已在意识中形成，发生于小孩身上的冲突会更严重。

我想就是这一点，简单明了地点出了我与安娜·弗洛伊德在观念与方法上的分歧。她自己说道（第8页），如果要她与身为雇主的孩童父母陷入一种对立的关系，她会感觉不自在。在一个案例中，一名保姆对安娜·弗洛伊德出现了敌对的态度（第13页），安娜尽其所能地让孩童对这位女性产生厌恶感，夺走所有与她相关的正面情感，并将之移情到自己身上。然而当主角变成孩童父母的时候，她开始有所迟疑，这一点我完全同意。不过，我们观点的歧异在于：我从不用任何方式鼓动孩童去憎厌所有与他们相关的客体。但如果其父母愿意将孩子交付给我进行分析，不管是为了治疗精神官能症或其他因素，我想我会理直气壮地采

取以下立场，因为这是对小孩最有益的不二法门：我指的是毫不保留地分析孩子与其他相关者的关系，特别是父母与兄弟姐妹。

安娜·弗洛伊德知道分析亲子关系具有一些危险性，她认为那必定是儿童脆弱的超我所造成的。让我略举几项借以说明——当移情被成功解决后，孩童再也无法回到其固有的爱恋客体上，而且可能被强迫得“重返精神官能症的道路，或者在分析治疗的成功协助下，转而寻求公然反抗的逆途”（第37页）。或是，假使孩童父母运用他们的影响力对抗分析师，那么“既然孩子在情感上对双边都有所依附”，结果会是“如同一场不快乐的婚姻一样，小孩将沦为彼此争斗的物品”（第46页）。再者，“如果儿童的分析治疗难以切合地融入生命之中，而是像一个外来体般强行植入、扰乱孩子的其他关系，对孩子将造成更多治疗无法解决的冲突。”（第50页）

至此为止，安娜·弗洛伊德依然秉持着儿童的超我仍不够坚强的想法，以至于她害怕当孩子摆脱精神官能症的困扰时，会再也无法配合教育与其他相关人士的要求。对此我的回应如下。

我的个人经验告诉我，假使我们在进行儿童分析时，心中能摒除任何的成见，从孩子身上我们将会得出截然不同的图像，只因为我们能进一步深入那段两岁之前的关键期。虽然正如安娜·弗洛伊德偶然发现的，小孩超我的严厉性因此更加彰显，但我们发现此时需要做的，不是增强这个超我，而是使它更为柔和。我们不要忘了，即使分析师抱持着中立的第三者姿态，在分析期间教育的影响与文化的要求仍然未受抹灭。假若超我的力量强大到足以引发冲突与精神官能症，就算被我们在分析治疗中一点一点地削弱，它仍然能够维持一定的影响力。

我从未看过当我的分析个案结束时，这个超我的能耐有被大量削减掉的迹象；相反地，在许多个案做结时，我还希望它那夸张的力道能够再降低一些。

安娜·弗洛伊德仅仅强调，假若我们确保正向的移情，孩童将会在与合作方式与其他牺牲形式上更加努力配合。但我反倒认为，这诚然证实了超我的严厉性之外，一种对爱的渴求会带来足够的安全感，使得儿童愿意配合合理的社会要求，只要其爱的能力能经由分析治疗而获得解放。

我们别忘了，现实对成人自我的要求，远比较脆弱的儿童自我所遇到的轻微要求还要来得沉重许多。

当然不无可能的是，假使孩童必须与缺乏领悟力、有精神官能症特

质或对自身有害的人做连结时，结果也许是我们无法完全清除孩子个人的精神官能症，或者该症状又被周遭的人再度唤起。但根据我的经验，即使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依然能有效地缓和症状，引导出更好的发展。更有甚者，这种故态复萌的精神官能症也较为轻微，未来较容易治愈。安娜·弗洛伊德认为接受过分析治疗的儿童若仍处于与分析对立的环境中，由于已与爱恋客体脱离，将会产生更大的抵抗力，因而更易遭受冲突之苦。这样的担忧对我而言是种理论的想法，与真实经验不符。因为即使当我遇到这类的情况，我发现儿童会因分析治疗的鼓励而自我调适得更好，因此也更能承受不快的环境，受到的伤害也比未经分析前少得多。

我也不断地证实，当孩童的精神官能症状减轻后，他们比较不会对周遭其他精神官能症者或缺乏领悟力者感到厌烦，在此情形下，分析治疗只会对他们的关系产生有利的影响。

过去八年来，我分析过为数众多的儿童。就儿童分析而言，我的一些争议性的发现，也已不断地获得证实。简而言之，安娜·弗洛伊德所担忧的危险性，即分析儿童对父母的负面情感将会破坏他们之间关系的状况，始终都没有发生过，甚至正好完全相反。事实上，同样的状况亦发生在成人身上。针对俄狄浦斯情结进行的分析，不仅释放了孩童对于父母及兄弟姐妹的负面情感，而且也解除了其中的一部分，因而使正面的冲动更能大大地增强。正由于对此一最早时期的分析治疗，使得憎恶的倾向、衍生自早期口腔剥夺的罪疚感、如厕训练，以及与俄狄浦斯情境相关的剥夺等现象，显得更加明确，因而使孩童能从中获得大幅度的解脱。而最终的结果，便是孩童与身边人士的关系变得更深刻美好，而对于疏离感的摆脱更是不在话下。同样的方式亦可沿用至青春期，只不过此一特殊成长阶段所需的脱离能力（capacity for detachment）与移情乃由分析治疗强力强化。迄今为止，不管是治疗结束后或治疗期间，我都未曾接获来自家庭的抱怨，说孩童与旁人的关系变差了。当我们回忆起当初那些矛盾的关系时，眼前这些状况显然要好上许多。另一方面，我也经常接到关于孩童变得更加合群、更容易管教的肯定讯息。所以到最后，我其实是在改善彼此关系这个非常任务上，帮了父母及孩童一个大忙。

不可否认地，若孩童父母能够在分析治疗进行期间与结束后支持我们，绝对是令人欢迎且极有帮助的。不过我必须坦承，这样美好的情况实在是少之又少：那是一种理想案例，我们不能当成操作的基础。安娜·弗洛伊德说过（第50页），“（分析治疗的适用情况）并非仅仅限于儿童患有病症时。儿童之分析治疗主要属于分析的情境，目前仍应限于分

析师的子女，或其他曾经有过分析治疗经验、对分析怀有一定信任与尊重者的孩子。”

针对此点，我的响应是：我们必须清楚地区分出身为父母者本身的意识与潜意识态度。同时我也一再发现，潜意识态度绝对与安娜·弗洛伊德所企求的情境有所出入。理论上，儿童的父母也许会完全相信分析治疗的必要性，且欲尽其所能地帮助我们，尽管可能基于某些潜在的因素，他们的作为反而阻挠了治疗工作的进行。另一方面，我也经常发现那些对于分析治疗一无所知的人——有时不过是一个对我信任有加的家庭保姆——由于他们潜意识中的友善态度，反而对治疗工作大有帮助。尽管如此，根据我的经验，任何进行儿童分析者，均需将保姆、女家庭教师，甚至是母亲等人可能产生的敌意与嫉妒纳入考虑，并且必须试着克服这些情绪，尽力完成分析治疗的工作。最初这一切看起来似乎毫无可能，甚至在儿童分析中更是困难重重。然而在我接触的大部分案例中，几乎未曾有无法克服的情形出现。当然，我的假定是我们毋须“与儿童父母分享孩子的爱与恨”，但我们采用此方式来掌握正向与负向的移情，主要是为了建构分析情境并加以利用。令人欣慰的是，即使是极为年幼的儿童，随后都会聪慧地以对协助的需求当作对我们的支持，而我们也能处理病童关系人所引起的阻抗现象。

因此，我的经验让我逐渐能够在工作上尽可能摆脱这些人物的牵绊。也许当他们告诉我们一些儿童身上发生的重大变化、帮助我们看清真实的境况时，这些传达的讯息有时候是有价值的，但我们仍须尽力不去仰赖它们。当然，我并非暗指儿童关系人的某些缺失将可能导致分析工作的失败，然而我必须说明的是，既然父母已将孩子送来分析治疗，我看不出为何只因他们缺乏了解或其他不利的态度，分析工作就无贯彻到底的可能。

综合我的所有论述，关于在各种不同案例中分析治疗的适当性，我的立场在许多方面明显迥异于安娜·弗洛伊德。我认为分析治疗不仅对显明的心智错乱与不良的发展有益，同时也是协助正常儿童降低适应困难的良方。也许此方式不尽直接，但我确定那绝对不会太艰难、太耗费心力或太过沉闷乏味。

在我论文的第二部分中，我意图证明分析师不可能同时兼顾分析与教育的工作，而且我希望对其原因加以说明。安娜·弗洛伊德将这些功能（第49页）描述为“两种艰难且完全对立的功能”。此外她再次说道：“同时进行分析与教育，等于（分析师）必须同时准许与禁止，既放又收。”综合我的诸多论述，我必须指出，实际上任一动作都是在消

除另一项动作的作用。假使分析师只是暂时地成为教育者，承担了超我的角色，此时分析师已阻绝了本能冲动输往意识的通道，变成了施压者的代表。我需进一步说明的是，在我的经验中，对于儿童或成人，我们应做的不只是利用分析技术来建构与维系分析情境，并克制任何直接的教育性影响；如果冀望治疗能有所斩获，一个儿童分析师更应秉持着与成人分析师同等的潜意识态度。这样就可以使分析师真正愿意只从事分析，而不会试图去影响或引导病患的心智。如果分析师的焦虑无法阻止他进行分析以外的事，他也势必能静待真正的问题出现，成果自然水到渠成。

假使分析师如此操作，将证实我用以反驳安娜·弗洛伊德的第二项原则，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对于儿童与其父母的关系以及俄狄浦斯情结进行彻底的分析，不带任何保留。

后记（1947年5月）

在其新书的前言及第三部分中，安娜·弗洛伊德就她的技术提出了不少修正，其中有一些与我上述论文中处理的几项论点不无关联。

我们两人观念的歧异点之一在于，她在儿童分析中掺入了教育方法。她当初解释道，即使是在潜伏期阶段（唯一她认为儿童可以被分析的年龄），鉴于儿童尚未发展健全的脆弱超我，运用该项技术是绝对必要的。但她如今却在序中指出，教育性层面在儿童分析工作中已不再那么重要（因为父母与教育权威早已变得开明许多）。而且分析师“除了少数的例外之外，现在终于可以专心地将精力发挥在纯粹的分析层面上”。

再一次地，当安娜·弗洛伊德于1926年发表著作时，她不仅批判游戏治疗技术（我针对幼小儿童的分析所发展出来的技术），同时亦反对为进入潜伏期以前的幼童进行分析。而如今，正如同她于序中所言，她已将年龄范围“自原先所建议的潜伏期”，降低为“两岁亦可……”。除此之外，她似乎亦于某种程度上，接受游戏治疗技术为儿童分析中必要的一部分。更有甚者，她已扩大诊疗范围，不管是从年龄或是从病患的类型来看均然。另外，她现在亦认为“患有类精神分裂异常”（schizophrenic）的儿童是可以被分析的。

接下来的论辩较为复杂，因为我与安娜·弗洛伊德的论点即使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实则存在着重要的歧异。安娜·弗洛伊德在提到儿童分析的“前序阶段”（introductory phase）时，指出她对自我防卫机制的研究，促使她发现“儿童分析中用以揭示与深入最初的阻抗行为之方法要

领，因而使得治疗的前序阶段缩短，甚至在某些情况中，成为不必要的考虑。”从我在研讨会发表的文章论述里，略可显示我对安娜·弗洛伊德“前序阶段”的批判重心：假如分析师自一开始便以分析方法处理立即的焦虑与阻抗问题，移情情境会立即被建构，而其他除精神分析以外的方法亦无用武之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观点不无相似，均认为如果分析方法与要领足以深入探讨最初的阻抗现象，那么前序阶段便是不必要的（虽然安娜·弗洛伊德似乎仅对某些病例才允许这样的态度）。在我于研讨会发表的论文中，我主要从幼小儿童呈现剧烈焦虑反应的角度去切入处理这个问题。然而，如同我在《儿童精神分析》中所提出的许多例子，在焦虑问题较不急切的情形下，我一开始便会把重点放在防卫行为的分析上。事实上，欲分析阻抗行为的问题，若不进行防卫行为的分析是行不通的。尽管如此，即使安娜·弗洛伊德并未提及剧烈的焦虑分析，反而看似较专注于防卫行为的分析，但对于一开始便运用分析方法进行分析的可能性，我们两人在这一点上的看法是不谋而合的。

我所举出的这些安娜·弗洛伊德于观点上的转变，她个人之所以未多所着墨，应是归因于她与我之间对于儿童精神分析的一些重要歧异已逐渐消弭之故。

另外我还必须提出一点，因为它攸关我个人对于早期分析的原则与技术之研究，相关心得在本书中都有所陈述。安娜·弗洛伊德提道：“梅兰妮·克莱因与她的后继者不断地重复一项论调，就是借由游戏治疗技术的协助，儿童从最早的婴幼儿期开始，几乎在任何年龄都可以被分析。”（第71页）我不知道她的这项看法从何而来。读过我这本书与《儿童精神分析》者，势必未曾看过足以证实这项说法的段落，遑论任何关乎小于两岁到三岁又四个月儿童的分析方法论。我的确十分重视婴儿行为的研究，特别是为了佐证我对于早期心智历程的相关发现，但这类的分析性观察与精神分析治疗的进行，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在此我还要提醒一件事。在新版中（第69至71页），安娜·弗洛伊德反复提到她二十年前对我个人技术的错误认知，因为她一直以为我非常仰赖象征的诠释，且极少运用到——就算有的话——儿童的言说、白日梦或噩梦、故事、想象的游戏、图画、情绪性反应及其与外在现实的关系，如孩童的家等等。此误解已经被我在论文集一文中一一驳斥，至于为何自《儿童精神分析》与其他众多文章发表以来，它仍持续延烧着，着实令人费解。

【注释】

[1] 发表于英国精神分析学会？1927年5月4日与18日。

[2] S,E.10,p.144.

[3] 参见《小汉斯：畏惧症案例的分析》，170-171页。——译者注

[4] 参见同上出处，171页。——译者注

[5] 我还是得再进一步说明。我认为问题不在于诱使儿童于分析期间，“从一长串的想法里，驱除掉所有意识性的导引与影响”，而在于我们必须以令他感受到潜意识之外的一切为目标，而且并非限于分析时段，就连在日常生活里也一样。儿童与现实之间的特殊关系〔如我在所引用的前一篇论文《早期分析的心理学原则》（1926）中所详述的〕，植基于一件事事实上，那就是他们会尽力地驱除、拒绝所有与其潜意识冲动不相符的事物，而从广义的角度来看，亦包括现实在内。

[6] 在《精神分析对于性格形成的研究》（*Psycho-Analytical Studies on Character Formation*）一文中，亚伯拉罕（1921-1925）提道：“依赖于原欲宿命的性格特征，并不只局限于生命的某个阶段，而是一生皆然。‘少年不知德性为何物’（*Jugend kennt keine Tugend*）这句谚语即在阐释，当幼少之年，人的个性既不成熟、亦不稳健。虽然如此，即使在成年之后，我们仍不可过于高估性格的稳定性。”

[7] 关于这个案例故事，我在萨尔斯堡德国分析师会议（*Wurzburger Tagung Deutscher Analytiker*, 1924年秋天）以及1925夏天在伦敦举行的一场讲座中曾详细探讨过，后来我也建议将这个故事出版。当分析治疗持续进行时，我发现其严重的强迫式精神官能症背后，其实隐藏着妄想症。

[8] 安娜·弗洛伊德的小病人对此有着相当正确的认知。当她详尽地描述完她如何在一场与恶魔的战斗中赢得胜利之后，她对分析治疗的目的做了如下的定义：“既然我必须比它更强，那么你应该要帮我，不要让我这么不高兴才对。”（第13页）。我想，唯有当我们能够清除最早的口腔与肛门施虐固着，以及相关的罪疚感问题之后，这个目标才能完全实现。

第八章 正常儿童的犯罪倾向（1927）

成人的身上承载着早期童年成长的所有阶段——弗洛伊德的此一发现，始终为精神分析的基础之一。这些阶段存在于蕴含潜抑的幻想及倾向的潜意识之中。就我们所知，潜抑的机制主要由负责审议、批判的机能——即超我——所主导，而其中最深入的，莫过于那些被援引来抵制反社会倾向的潜抑。

当一个人的生理不断发展时，心灵也在逐步成长。于此，我们发现到，某些潜抑与潜意识的阶段，与我们在原始民族身上所观察到的各样食人蛮行与加害倾向不谋而合。此一人格的原始部分与受教化的部分相互冲突，而于其中衍生出潜抑作用的，正是后者。

儿童分析，特别是早期分析，亦即介于三岁到六岁的儿童分析，足以说明这项原始人格与教化人格之间的争战在多早便已开始。根据我对幼小孩童的分析结果，证实了超我早在儿童两岁时即已经在运作。

在这个年纪，儿童已经度过了精神发展的最重要阶段；他们已通过口腔固着时期，包括必须区分开来的口腔吸吮（oral-sucking）固着与口腔咬嚼（oral-biting）固着两个阶段，后面这个阶段与食人倾向密切相关。我们常看到婴儿咬住母亲乳房的动作，即是这项固着行为的证据之一。

在幼儿未满一时，大部分的肛门施虐固着现象已经开始出现。所谓肛门施虐式的性欲亢进，一般是用来形容衍生自肛门性感带与排泄功能的快感，通常与残虐、自慰或占有的快感等相提并论，且关系非比寻常。而无论是口腔施虐或肛门施虐冲动，对这些倾向均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关于这点我将试图在本论文中进行论证。

我刚才曾经提到，我们发现早在儿童出生后第二年，超我已开始运作，当然它也在发展当中。而将之召唤而来的，正是俄狄浦斯情结的涌现。透过精神分析，我们已经证实了俄狄浦斯情结对于人格的整体发展影响最巨，不管是对未来会成为正常的或具精神官能症倾向的人而言，

这一点都成立。此外，精神分析工作亦不断地验证出，性格的形成完全导因于俄狄浦斯情结的发展，从轻微的精神官能症到犯下罪行的各种性格缺陷，都视其而定。就此方向发展下去之后——根据犯罪研究显示——完成的仅有初始的几步，但也就是这几步，为未来的深远发展定了调。^[1]

本文的目的，在于向各位呈现我们如何看出犯罪倾向对每一个孩童的作用，并且就其萌发的根源提出几项意见，不管它们是否在人格之中显现出来。

现在我必须回到原先的起始点。根据我个人的工作结果，当幼儿的俄狄浦斯情结萌生，也就是在约莫出生后第一年末或第二年初时，那些我曾提过的早期阶段——即口腔施虐与肛门施虐阶段——正在强烈地进行着。它们与俄狄浦斯倾向相互结合，并指向与俄狄浦斯情结发展有关的客体：儿童的双亲。基于对母亲的爱而仇视父亲的小男孩，将会满腹恨意，把衍生自口腔施虐与肛门施虐固着的暴力与幻想爆发出来。在我分析过的男孩案例中，暗中潜入卧房杀害父亲之类的幻想，几乎是必备的情节之一，就连正常小孩亦不例外。在此我想提出一个特殊案例，主角是一名从各方面看来均可说是发展良好的四岁男孩，名叫杰拉尔德（Gerald）。就许多方面而言，他算是个意义非凡的案例。杰拉尔德是个活力十足、看起来相当快乐的孩子，从未有过任何焦虑现象，来做分析仅是基于未雨绸缪。

结果，在分析过程中，我发现了他曾有过强烈的焦虑，而且他一直处于该焦虑的压力之下。稍后我会说明孩童如何将其恐惧与困难隐藏得如此完好。在对杰拉尔德的分析中，我们所能确定的焦虑客体之一是只野兽，这只野兽虽仅具备动物的习性，事实上却是个男人。这只会隔壁房间发出巨大噪音的野兽，正是在隔壁卧房发出声响的父亲。杰拉尔德想要潜入那里，把爸爸弄瞎、阉割还有杀掉的欲念，致使他害怕会被那头野兽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他某些过去的习惯，例如挥动手臂的动作，经分析后证实为驱赶野兽的方式，正是源于这样的焦虑。杰拉尔德有只小老虎布偶，他对它的喜爱，部分原因是希望它保护他不受野兽侵害。然而这只小老虎除了身为保护者之外，有时亦扮演着侵害者的角色。杰拉尔德曾提议把它送到隔壁房里，以代替他完成对爸爸的侵害欲望。同样地，爸爸的阴茎会被咬断、烹煮、吃掉，这些欲念显然部分来自于小男孩的口腔固着，但同时亦为迎战敌人的方法，因为就一个手无寸铁的孩子而言，他会运用原始的方式，以牙齿为武器。这种人格的原始成分，于此案例中即以老虎为代表。而就我后来的推断，事实上这只老虎就是杰拉尔德自己，但他宁愿不去认清这部分的自己。除此之外，

杰拉尔德也有将他的爸爸妈妈剁成碎块的幻想，这些幻想还与肛门动作相结合，他要用他的粪便弄脏他的父母亲。在此之后，他还想象安排了一场晚餐派对，在用餐时他和妈妈一起吃掉爸爸。要解释像杰拉尔德这样善良的小男孩，如何由于被人格中有教养的部分严厉谴责，而遭受上述类似幻想的折磨，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小男孩无法对父亲表现出足够的爱与善意；同时我们也可看到由于母亲也是幻想的肇因之一，他因而对母亲压抑爱意、加倍缠着父亲，这可能会为他往后长久的同性恋倾向种下基础。

我另外再简短地描述一个类似的小女孩案例。为了争夺父亲而期盼取代母亲的位置，也会导致非常不同的施虐幻想。在这个案例中，女孩渴望毁掉母亲的美貌、丑化她的面容与身材、将其身体据为己有——或是极为原始的啃咬、切剁的幻想等等——与强烈的罪疚感结合，进而强化对母亲的固着。我们常看到在两岁到五岁之间的小女孩会极度地黏妈妈，实际上这样的亲密却有一部分是基于焦虑与罪疚感，随之而来的是对爸爸的疏离。因此，这种复杂的精神状态又会更加暧昧不明，因为在努力抵抗超我谴责的倾向时，孩童会诉诸其同性恋倾向，加以强化，并发展出所谓的“倒错性”俄狄浦斯情结。这个历程会让小女孩强烈地依附妈妈，小男孩则会缠着爸爸。只要再进一步，我们会抵达另一阶段，至此，原有的关系无以为继，孩子同时从两者抽离，这显然就是不善交际性格产生的缘由，因为与父母的关系将决定生命中所有后续关系的形成。此外，还有另一种关系也相当重要，即与兄弟姐妹的关系。根据分析经验，所有的小孩都会对年幼及年长的兄弟姐妹产生嫉妒，就算是非常小的孩子，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对生育之事毫无所知，仍会对婴儿在母亲子宫内的生长有着明确的潜意识认知。由于他们嫉妒这个在妈妈肚里的小孩，强大的恨意油然而生，因此一如所有儿童在妈妈期待宝宝出生时产生的典型幻想，我们会发现他们心中充满着破坏母亲子宫、毁伤且啃咬里头的小孩的欲望。

除此之外，同样的施虐欲念也会导向新生的婴儿，甚至扩及年长的兄姐，因为与他们相较之下，孩子会觉得自己受到轻忽，尽管事实并非如此。而这些憎恨与嫉妒的感受亦会让孩子怀有强烈的罪疚感，进而影响到日后与兄姐的相处关系。以小杰拉尔德为例，他有一个小洋娃娃，虽受到他百般呵护，但也经常扎着绷带。这个小洋娃娃代表了他尚未出生的小弟弟，任他残害、阉割，此即受到他严厉超我指使的结果。

在上述这些情况下，只要孩童一产生负面的情绪，便会铆足全力地表达出怨恨，正好反映出典型的早期施虐阶段发展之特征。不过，由于孩童所憎恨的客体正好是自己所喜爱的，继此而引发的冲突很快便让脆

弱的自我难以招架，唯有借由潜抑才能逃脱。因此整个冲突情境在未获清除的状况下，转而持续地在潜意识心智中发挥作用。尽管心理学与教育学总是认为儿童是不带内心冲突地快乐生活着，也认为成人的痛苦是基于现实世界的烦恼与困顿而来，但我们必须认清，事实正好相反。我们从儿童与成人的精神分析经验中了解到，所有生命中后来所遭遇到的痛苦，大部分均是过往经历的重复再现，而且每一个孩子早在出生后的第一年开始，便已面临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苦痛经验。

然而，不可否认地，通常外表所呈现出来的状况，与上述论点是相悖离的。虽然在仔细观察之下，我们可以发现一些问题，但孩童似乎都会或多或少地加以克服。关于这个表面与实际精神状态之间的差异，稍后当我们论及儿童克服困难的多种方式时，我会做出一些答复。

让我再回到之前关于孩童负面情感的讨论上，基本上它们对抗的客体是同性的父母以及兄弟姐妹。但是，如同我曾经提过的，当这些负面情感导向异性的父母时，情况会变得更加复杂。一方面由于他们是挫折感的来源，另一方面孩子为了逃脱冲突，他们会从其爱恋客体身上抽离，由爱转恨。而倘若孩童的爱恋倾向又掺杂了性理论与幻想，反映出典型的前性器阶段经验，宛若原先的负面情感，那么情况又会复杂许多。至目前为止，已有不少的婴儿性理论经由成人分析而获得揭示；但对于专门针对儿童进行处理的分析师而言，相关的性理论发现更是惊人。在此我将略为说明是如何从儿童身上得到这些素材。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我们会观察儿童的游戏，并以特殊的方式来减轻其抑制的行为，借此我们得出一些幻想与理论，找出孩子曾有过的经验，看见他们所有的冲动以及正在运作的反应性的批判机能。要执行这项技术并不容易，分析师必须对孩童的幻想具有极大的辨识力，并秉持特有的态度对待孩子，但其成果却十分丰硕。它会带领我们深入潜意识之中，其惊人程度就连成人分析师也会大叹不可思议。透过向孩子解释其游戏、绘画与所有行为举止的意义，分析师慢慢地解开了游戏背后抗拒幻想的潜抑思想，让幻想获得解放。小娃娃、男人、女人、动物、汽车、火车等等，都能让孩子构思不同的人物，如妈妈、爸爸、哥哥、弟弟、姐姐、妹妹，并借由这些玩具将孩子最受潜抑的潜意识意念搬演出来。碍于本文篇幅，我无法在此对于我的技术详加阐释，我只能说，我在接触过森罗万象的病例后得出这点，其意义几乎可说是达到万无一失的地步，而这也经由诸多诠释治疗后的解放成效获得证实。经此之后，所有原始的及反应性的审判倾向都变得明朗。例如，假使孩童在游戏中表现出一个人正在与比他高大的人打斗时，最常看到的结果是那个巨大的人死后被放进一辆马车，然后送到屠夫那里切切剁剁，再被烹煮成餐。

小人儿大快朵颐地吃着肉，甚至邀请一位淑女前来参加他的筵席，这位淑女有时代表着母亲。她接受的是那名小杀人犯，而非被杀的父亲。当然，情况也可能大为不同。同性恋的固着也许会大占上风，这时我们便会看到母亲被砍杀、煮食，而两个兄弟一同分享大餐。如我所提到的，幻想种类之多族繁不及备载，有时甚至在同一个小孩身上，会出现随分析阶段不同而有所变化的现象。然而，在这类原始倾向突显之后，通常都伴随着焦虑的萌生，小孩也会出现努力展现出乖巧善良、以弥补之前过错的行径。有时他们会试图修补刚刚被自己弄坏的人物或火车等等，此外，画画、建造东西等行为亦代表了类似的反应倾向。

在此我要厘清一点。上述这些赋予我素材来源的游戏，与我们一般看到的儿童游戏不一样，其原因在于分析师一向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获取素材。面对儿童的联想与游戏行为，分析师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是完全脱离道德与伦理考虑的，事实上，这就是促使移情能被建构、分析治疗能持续进行的方法之一。因此，孩子在分析师面前，会将从未对保姆或母亲展现的样子表现出来。理由是因为当她们注意到那些教育最为反对的暴力与反社会倾向时，会非常震惊。甚至，也只有分析治疗能解除那些潜抑，借此让潜意识抒发出来。这整个过程十分缓慢，只能一步步来，而且某些我提到的游戏，是在治疗展开后才发生，而非一开始就出现。此外，我必须再补充的是，即使在疗程之外，孩子们的游戏仍十分具有启发性，可为许多我们在此讨论到的冲动提出实证，但是，前提是须由经过特殊训练的分析人员在场观察，并运用象征性的知识与精神分析方法来加以确认。

性理论是绝大多数施虐与原始固着的基础。从弗洛伊德以来，我们便知道儿童显然以一种系统发生的方式获取某些潜意识的知识，其中包括对父母的交合行为、生育小孩等等，但事实上他们的这些认知是十分模糊杂乱的。根据儿童自行捋过的口腔与肛门施虐阶段，交合对儿童而言意味着一场吃、煮与交换粪便的演出，而其中各种施虐的动作（殴打、切剁等等）更是演出的重头戏。于此，我的着重点在于，这些幻想与性欲之间的连结对往后生命的影响有多大。所有这些幻想未来或许会逐渐消失，但其潜在的效应却非常深远，将透过冷漠、无力以及其他性欲方面的困扰表现出来。这个状况可能在接受分析的幼儿身上彰显出。对母亲表达出强烈期待的小男孩，会显示出更具虐待性的幻想，而为了逃避，他会放弃象征母亲的爱恋物，转而选择代表父亲的意象；但不久后，如果他的口腔施虐幻想和他的爱恋客体相结合的话，他又会放弃这项选择。由此，我们便看到了弗洛伊德在儿童早期成长中发现的所有性倒错基础。对父亲或对自身存有的幻想，如扯裂、殴打、抓伤母亲，将

之碎尸万段等等，都属于一些儿童对于性交所怀有的想法。附带一提，事实上这类的幻想会真的转化成实际的犯罪行为，如开膛手杰克便是最佳的例子。而在同性恋关系中，这些幻想则会转为阉割父亲、对他的阴茎或切或咬，以及各式各样的暴力行为。经常与生育连结在一起的幻想，则是将身体切开，从不同部位取出婴儿。以上列举的种种性欲幻想，只不过是每一个正常小孩身上——我希望强调这一点——都可能发掘到的一小部分例证。我之所以能如此确定，实是基于个人有幸接触到的一些正常儿童案例，他们的分析原先都仅是为了防范的目的而进行。当我们开始对孩童的心智深度更加熟悉之后，其幻想生活中令人反感的层面便完全转变。小孩子完全受自己的冲动主宰，而这冲动却是所有迷人的创造性倾向之根基。我必须承认，当我看到即使是很小的孩子，也很努力地对抗其反社会倾向的模样，那情形实在令人动容且印象深刻。而就在最具虐待性的冲动出现后，我们会见到孩子表现出最大的爱意，以及不惜牺牲一切以获得关爱的情形。对于这些冲动，我们绝不能用任何道德标准来加以评判，而必须将之视为理所当然，不带任何批判眼光，并努力协助孩童去面对它们。于此之后，我们减轻了孩童的痛苦，同时加强其能力与心理平衡，最后完成一件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工作。在分析治疗中，见到这些极具破坏性的倾向，竟能在我们解决固着的问题时发挥升华的效用——亦即让幻想转化成创造性与建设性的作为，实在令人十分感动。不过这纯粹是经由分析式的技术来进行，绝非透过劝说或鼓励孩童的方式而达成。根据我的经验，以分析师的姿态而言，后面这种隶属于教育学层次的方式，并不能与分析工作并行采用。但是分析治疗却能为后续的教育性工作做好准备，并带来丰富的成果。

在几年前与柏林精神分析学会交流的一次机会里，我曾经指出近期发生的骇人罪行，与我在一些幼童分析中所发现的幻想有呼应之处。这些罪案其中之一，正是性倒错与犯罪的结合体。该嫌犯手法细腻，所以一直未被发现，以致多位人士受害：这个名叫哈曼的男人，基于个人的同性恋偏好而与年轻男性亲近，熟稔后，他一一将他们的头颅割下，再用各种方式将他们的身体烧毁或处理掉，甚至事后还卖掉他们的衣物。另外还有一件十分恐怖的案例，凶手连续杀了好几个人，并用他们的肉来制作香肠。我前面提过那些孩童的幻想，在细节上与这些凶案简直如出一辙。同样的手法会施加在令孩童产生强烈性欲固着的人身上，例如，以一个四到五岁的小男孩来说，其加害对象是他的父亲或是兄弟；在表达完他所欲求的爱抚或其他举动之后，他会砍下小娃娃的头，把身体部位卖给一个屠夫，好让他再卖给别人当食物。他自己则把头部留着，因为他觉得这个部位最有意思，想留下来自己吃。至于受害者的东西，他同样会据为己有。

接下来我想就这个特殊案例做更完整的说明，因为针对某个病例详述更多细节，我认为会比逐一说明其他例子更富意义。这位小男孩名叫彼得（Peter），当他前来接受分析治疗时，是个极度抑制、挂虑很多的孩子，非常难教养，且完全无法玩游戏，只会把他的玩具弄坏。他的游戏抑制与焦虑，都和他的口腔施虐及肛门施虐固着有着密切的关联。幻想是游戏动力的实际来源，而由于他的残忍幻想必须保持在潜抑的状态，因此他没有办法玩游戏。甚至，因为对自己潜意识里怀有的欲念感到害怕，他总是预期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他身上。他心中对母亲的施虐欲望，致使他对她时时保持退却，甚至有相处不睦的问题。至于他的原欲则导向他的父亲，不过因为他也非常怕父亲，因此唯一能够和他维持真正关系的，只有他的弟弟，然而这点也是十分暧昧不明。小男孩不时预期被惩罚的心态，从下列事件可明显看出：曾经有一次他在玩游戏时，用了两尊很小的娃娃代表他跟他的弟弟，因为两人一同犯下恶作剧，因此等着受妈妈处罚。她后来来了，觉得他们脏兮兮的，于是处罚了他们，之后便离开了。这两个小孩又继续玩他们的肮脏鬼游戏，结果再度受到惩罚，事情不断重复。到最后，由于害怕处罚的恐惧太过强烈，两个小毛头决定把妈妈杀了；彼得处决了一个小娃娃，随后两人把身体切一切，一起吃掉。但是爸爸出现了，要来帮妈妈，结果也被两人用很残忍的方式杀死，一样被剁碎、吃掉。事到如此，这两个小孩看起来很快活，终于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事。但是过了一会儿，焦虑再度升起，已经死掉的父母亲又活了过来。当焦虑开始出现时，小男孩把两尊娃娃藏在沙发底下，好让他的爸妈找不到。但没多久，小男孩所谓的“教训”又发生了，爸妈还是找到了那两个娃娃，爸爸把他的头砍下，妈妈砍他弟弟的头，两兄弟后来也一起被煮熟、吃掉。

我想强调的特别之处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不良的举动又再重复，虽然可能形式不同；对父母亲的侵犯举动重新出现，小孩们一次又一次地受到处罚。在这般循环模式中呈现出的这项机制，将是我们稍后讨论的重心。

我先简短地报告一下这个病例的最后结果。尽管小男孩在治疗期间必须面对一些非常困难的处境，因为他的父母后来离了婚，而且都在相当艰难的情形下各自再婚，但他的精神官能症却在分析治疗后完全痊愈，他的焦虑与游戏抑制都不见了，在学校表现良好，社交上也适应得不错，过得相当快乐。

也许各位会提出这样的疑问：既然我在本篇论文开头声称要探讨正常小孩的问题，为何却在此深入地描述一个明显患有强迫式精神官能症的案例？事实上，如我曾经数度提到的，同样的素材在正常儿童身上一

样也看得到，只是精神官能症患者显现出来的，比在一般正常小孩身上也会出现的症状更为明显而已。想要解释为何同样的心理基础会导出如此歧异的结果，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以彼得的例子来说，由于口腔施虐与肛门施虐固着的强度实在太大，使得他完全任其摆布。某些经历对于他强迫式精神官能症状的爆发，亦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彼得在约两岁时出现非常剧烈的转变，而他的父母亲提起这些事时，并未十分在意。当时他弄脏自己的习惯又再复发，而且他会停止所有的游戏、开始破坏他的玩具，变得非常难以管教。

经由分析显示，原来在他发生转变的那个夏天，彼得与父母同睡一房，曾经目睹过他们的性交行为。这幅情景原本就十分具口腔与施虐性质，因而更加重了他的固着态度。在当时，他已经或多或少处于性器发展期，却因这个事件而退化至前性器发展期，因此，他的整个性欲发展实际上是受到这些阶段的主宰。六个月后他的弟弟出生，更使得他的冲突与精神官能症加剧。但是，在此案例中，对此一强迫式精神官能症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也许还有另一项独特的因素，那就是衍生自超我的罪恶感。拿彼得来说，早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已有比他的自我倾向更具虐待性的超我在操弄着。面对此番激烈的战斗，脆弱的自我无法招架，强大的潜抑于是产生。此外，另一项因素亦不容小觑：有的孩子禁不起一点点焦虑与罪疚感的考验，彼得就是。他的施虐冲动与超我之间的拉扯，如同惩罚般不断地威胁着他，因而对他形成非常可怕的障碍。在潜意识中，圣经里“以眼还眼”的格言警示发挥了作用，这解释了为何儿童总会有一些奇幻想法，认为父母可能对他们做出以下这些事：杀掉他们、煮熟他们、阉割他们等等。

如我们所知，父母是超我的来源，他们的命令、禁令等等都透过超我传递至小孩身上。但是这个超我却和父母不一样，其中有部分是筑基于孩子自己的虐待幻想之上。而这般强烈的潜抑只会使冲突更加稳当地进行，永不止歇。更有甚者，借由遏止幻想，潜抑使儿童无法利用游戏去宣泄幻想，让它们循另一种方式达到升华，以至于这些固着现象处在永无止境的循环中。我曾经提到，循环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潜抑让这个过程一直持续着，而那受到潜抑的罪疚感，同样也造成了不少阻碍。因此，孩童不断地重复着一连串五花八门的举动，以表达对受惩罚的渴求与想望。这种对于惩罚的渴望是儿童不时做出调皮行为的主因，但这也与罪犯连续犯案的行径不无雷同，就这一点我稍后将会加以说明。我也要告诉各位彼得在他的小娃娃扮演游戏中做了些什么：他们调皮捣蛋、遭到处罚，然后杀掉父母亲，接着换他们被父母杀害，整件事情不断轮回演出。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源自各种不同因素、但又受到罪疚感严

重影响的强迫重复（repetition-compulsion）。由此，我们已经多少能分辨出正常小孩与患有精神官能症状的小孩之间的差别：固着的强度、固着行为与他们自身经验产生关联的方式与时间点，以及视内外因素影响而定的超我之严厉程度与整体的发展形态，再加上孩子忍受焦虑与冲突的能力等等，都是决定他们是否正常发展或是产生精神官能问题的一些首要因素。

不管是正常或是不正常的小孩，都会运用潜抑来解决冲突，而只要情况不甚严重的话，整体的循环现象便不至于太过强烈。除潜抑之外，他们还有其他机制可以援用。但同样地，唯有施行的强度能决定其成果，如逃离现实即是其中之一。对于现实的不满，孩童的愤恨其实远比表面上显现出来的更强烈，但孩子会试着将之导入幻想中，而非让自己的幻想去配合现实。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又得到了一个答案：就如我曾提出探讨的，原来孩子能够这般地将自己的内在痛苦隐藏，不显于外。我们知道小孩子常常在恸哭之后便很快地回复；而有时当我们看到一个孩子很陶醉在一些无聊的小事之中，便说他很快乐，事实上，他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有个让他能够多少拒绝长大的避风港，那就是逃离现实。对于熟悉儿童游戏生活的人来说，他们都知道这个游戏生活是与儿童的冲动生活及欲念全然相连的，他们会透过幻想来表达与成全它们。从表面上适应得不错的现实之中，孩子仅会撷取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于是我们看到，在孩子生命中的某些时刻，当现实的要求显得更加紧迫时，例如要开始上学的时候，许多困难立即油然而生。

我曾说过，我们在各种发展形态之中，都看得到这个逃离现实机制的运作，但主要不同的是程度的问题。当某些决定强迫式精神官能症发展的因素正发挥作用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对现实的逃离也在逐步膨胀至主导的态势，进而形成精神病进发的基础。有时候我们会在某些孩子身上发觉到这些因素的踪迹，他们表面上看起来相当正常，通常不会展现出非常强烈的幻想生活与游戏能力，而以另一种普遍的反应模式呈显这种逃离现实与求助于幻想的机制，即不断地安抚自己欲求上的挫折，借由游戏与一些奇想来向自己证明一切都很好，未来也是。孩子们的这种态度很容易让成人产生错觉，认为他们比实际上要快乐得多。

再以杰拉尔德为例，其实他的快乐与活力，有部分是被设计来隐藏那些因自己或他人而引起的焦虑与不快。这样的情况很快地便因分析治疗而改变，帮助他摆脱焦虑，以一种坚稳许多的满意感来取代他人格中不自然的那一部分。从这个角度而言，对正常小孩施予分析治疗是绝对有益的。没有任何一个孩子从未遭遇困难、恐惧与罪疚感的煎熬，而就算这些因素看似微不足道，它们却会引发意想不到的痛苦，同时也为往

后生活中更大的焦躁烦忧，提出了初始的警讯。

我曾在彼得的案例中提到，在重复进行禁制行为的强迫状态中，罪疚感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尽管有时候这些行为的性质各异其趣。有的人可能会认为，在所谓的“顽皮”小孩身上，受惩罚的欲念应该也会产生作用。对此我想引用尼采所称的“苍白的罪人”（pale criminal）来加以响应；他对于被罪疚感驱使的罪犯相当了解。于此，我们来到了本论文最困难的部分，也就是讨论固着现象须经何种发展才会导致罪行的问题。要回答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精神分析尚未就此问题进行太多探讨。很不幸地，我也还未累积足够的经验，以便就这个非常有趣且重要的工作领域提出相关例证。然而，某些与犯罪类型相近的案例，却让我对于这些发展的进行方式有些粗浅的想法。我将援引一个我觉得相当具有意义的病例，主角是一名被送入少年感化院的十二岁男孩，他的不良纪录除了撬坏学校的橱柜、动不动就偷东西外，主要就是常搞破坏、对小女孩进行性方面的攻击。他几乎没有什么朋友，所来往的也多半是为了做坏事而搭上的混混之辈。他没有特别的兴趣，对于惩罚与奖赏更是毫不在乎。这个孩子的智商远低于一般人，但这点却对分析工作影响不大。整体上治疗进行得相当顺利，效果也还算不错。几个礼拜后我听说他开始有了良好的转变，只可惜经过两个月的分析之后，我因一些个人因素必须停诊很长一段时间。在那两个月的分析里，那孩子原本应该一周来做三次诊疗，却由于他养母的极力阻挠，我总共只会见了十四次。而在那段极不安稳的治疗期间，他没有再犯下任何罪行，一直到治疗中断后才又开始，之后他又被送进感化院。当我复诊后，尽管我极力争取，却再也无法找他回来做分析。依整个情势推断，我想最后他一定又开始了他的犯罪生涯吧。

现在我将以我在分析期间所得，就他的发展原因做一次简短的探究。这个孩子成长于一个十分孤立不安的环境里。从很小的时候，他的姐姐便强迫他和他的弟弟与她发生性行为。他的父亲早在大战中去世，母亲身体不好，整个家由姐姐一手掌控，所有的事情都十分糟糕。当他母亲过世后，他连续由不同的养母抚养，过程每况愈下，关键似乎在于他对姐姐的恐惧与怨恨。他恨他的姐姐，对他而言她简直就是恶魔的化身，这除了跟他们的性关系有关之外，尚且因为她对他的凌虐行径，以及对濒死母亲抱持的恶劣态度等等。然而另一方面，他却又被某种建立于憎恨与焦虑之上的支配固着牢牢地控制着，使得他离不开姐姐。除此之外，还有更多深沉的原因对他的不良行为产生影响。小时候他一直都和父母同床，因而从他们的性交行为之中吸收到施虐的印象。如我之前所指出的，这样的经验会加深他自己的施虐倾向，而和父母进行性交的

欲念受到他本身的施虐固着主宰，与强大的焦虑产生连结。在此情境中，在他的潜意识里，他姐姐的暴力形象同时交替地取代了暴戾的父母两者。不管是何种情况，他必须期盼着阉割与惩罚的来临，而惩罚又与他内心那非常暴虐原始的超我相互呼应。因此很自然地，他不断对小女孩进行他过去所承受的侵害，至今的唯一改变是他成了施暴者。他那些撬开橱柜拿东西等等的破坏倾向，都与他的性骚扰行为具有同样的潜意识因素及象征意义。这个男孩觉得自己被压制、阉割，因此必须借由证明自己也可成为施暴者以改变情势。这些破坏倾向中的主要动力，除了要把他对姐姐的怨忿宣泄在物品上之外，便是为了一次又一次地证明自己还是个男人。

然而，在他不断重复做出会招来父母惩罚的行为中，罪疚感亦占了相当重要的因素。他表现出不在乎处罚与无所畏惧的样子，完全误导了我们，这孩子的心中其实充满了恐惧与罪疚感。至此，我们需要探讨的问题是，他的成长过程与我先前提到的精神官能症儿童，究竟有何不同。对此我仅能提供一些个人见解：也许一方面经由他与姐姐的经验，他那原始残暴的超我仍旧坚稳地留存于他稍后的成长阶段中；另一方面，他自己也被此经验束缚着，不得不停地和它面对面交战。因此这个孩子遭受焦虑压制的程度，无可避免地比彼得大了许多。与此焦虑相连结的强大潜抑，将所有通向幻想与升华机制的出口切断了，故除了在同一行为中不断交替地重复欲念与恐惧之外，别无他法。相较之下，在前例中的精神官能症儿童，其超我才刚从内心萌生而已，而这孩子却已经经历到无上超我的力量，因此衍生自他真实经验的恨意，势必得透过他的破坏行为才能表达出来。

我曾说过，在这个个案或其他同性质的案例中，早发而强烈的潜抑会遏止幻想的萌生，让病患无法透过其他方式与途径来解决他们的固着问题，让它们升华。在包罗万象的升华过程中，我们发现攻击与施虐的固着亦参与了运作。于此，我提出一项可透过身体来克服暴力与施虐行为的方式，那就是运动，这个方法让由恨而生的攻击性，借由一种社会允许的形式获得纾解，同时又可成为焦虑的过度补偿，毕竟它向个人证明了毋须再向施暴者低头的能力。

在那个犯人的案例中，能看到升华如何在潜抑受分析削弱时应运而生，是件很有意思的事。这名原本只对破坏、毁损东西感兴趣的男孩，对于建造电梯及与锁匠有关的工作突然表现出高度的热诚。由此或许可推断，那证明了有一种转化其暴力倾向的良好方式，而且表示分析治疗可以让他在目前的罪犯之路外另辟蹊径，成为一位优秀的锁匠。

对我而言，这个孩子的发展与一般精神官能症的儿童之所以不同，原因应在于他与姐姐相处的创伤经验引起的焦虑较为巨大，而且影响层面甚多。较大的恐惧感会引发较强烈的潜抑，而由于此时升华功能尚处于未开发的阶段，因此毫无任何解决之道。更有甚者，这巨大的恐惧感会增加超我的残酷性，并透过这个经验永远固着在此一节点上。

除此之外，我还要提出另一项这种较大的焦虑所带来的效应，但在说明之前，我必须稍微离题片刻。当我提到人格发展的不同可能性时，在同一个出发点上，我列举出正常者、强迫式精神官能症者以及精神病患者为探讨客体，并尽可能地涉及罪犯的问题。但我并未提及性倒错者（the pervert）。

我们知道，弗洛伊德称性倒错为精神官能症的负面对应。于此，萨克斯为变态心理学做了另一项重要的注记，他所做出的结论是性倒错者并非纯粹基于缺乏意识，而允许自己做出精神官能症病患因抑制而未做出的反应；他发现，其实性倒错者的意识之约束力毫不亚于后者，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运作着。它仅仅保留禁制倾向中的某一部分，好从其他似乎令超我更加拒斥的部分中逃脱出来。他所排拒的是隶属于俄狄浦斯情结的欲念，而其显现出的缺乏自制，只不过是受同样严格、但运作方式不同的超我影响之结果。

关于罪犯的讨论，几年前我曾经得出类似的结论，并发表于本论文一开始所提及的报告之中。在该报告里，我针对犯罪行为与儿童幻想之间的相似性，做出不少详实的举证。

从我描述的孩童个案以及其他未多加强调但不乏启示的案例中，我发现犯罪倾向并非是因超我的宽容所引起，而是来自于在不同方面运作的超我。正因为焦虑与罪疚感的关系，致使孩子犯下罪案，而在犯案的同时，孩子亦尝试着逃脱俄狄浦斯情结。就我那个小犯人的例子而言，撬开橱柜与攻击女童都是他用以挥别侵害母亲欲念的方式。

当然，这些观点需要更进一步地检验与研究。依我个人的意见，似乎所有的经验都在导向一个结论，那就是并非超我的缺席，而是超我运作方式的不同——也许是超我的固着发生得太早——才是一切的主因所在。

假设这些推断正确，那么等于是为分析实务的发展开启了重大的契机。如果犯罪行为的发展并不是因为超我与意识的不足，而是由于它们运作型态的不同，如此一来，分析治疗应该能够像解除精神官能症般地改善犯罪的问题。就像在性倒错与精神病等问题上，我们也许无法找到处理成人犯罪的方式，但是就儿童分析而言，情况并不相同。儿童并不

一定要对分析具有特别的动机，问题仅在于采取何种技术来建构移情，以及如何让分析持续进行而已。我不相信在哪个孩子身上获取不到这样的移情，或者无法引发其爱的能力。以我的小犯人来说，虽然表面上他完全不具任何爱的能力，但经分析后，证实事实并非如此。虽然他对分析不具有动机，甚至对要被送入感化院一事也并未特别讨厌，但他仍对我表现出良好的移情，至少足以让分析顺利进行。此外，分析亦证实了这个迟钝的男孩对他的母亲怀有真诚而深挚的爱。他妈妈在癌症折磨之下未有善终，到末期时整个人几乎完全衰竭枯朽，女儿根本不想靠近她，最后守在床边照顾母亲的反而是他。当母亲病逝后，家人都要离开了，却好一阵子都找不着他，原来他把自己跟死去的母亲一起锁在房里，不肯出来。

也许有人会提出反驳，认为童年时期的倾向尚未明确地显现出来，因此我们可能往往无法辨识出何时孩童将成为罪犯。事情的确是如此，但正是这项说法让我做出以下的结论：欲得知儿童的这些倾向可能导引出的结果的确很不容易，不管是对正常者、精神官能症患者、精神病患者、性倒错者或犯罪者来说都一样；但正因为不知道，所以我们更要想办法知道。精神分析给了我们一些方法，甚至，它不仅能确立儿童的未来发展，也能予以改变，将其引导至更好的路途上。

【注释】

[1] 见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工作中所见之性格类型：III从罪疚感而生的犯罪》（Some Character-Types met with in Psycho-Analytic Work:III Criminals from a Sense of Guilt,S.E.14）；以及莱克（Reik,1925）。

第九章 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1928）

从我那些以介于3岁到6岁儿童为主的分析经验里，我已归结出不少结论，在此仅做简要陈述。

我曾经多次略为提及，俄狄浦斯情结萌生的时间比一般想象的还早一些。在我的《早期分析的心理学原则》一文中，我已针对此一主题做过较详尽的探讨，而当时所得出的结论是，俄狄浦斯倾向的出现，是儿童断奶的挫折经验所带来的结果，因此其萌生的时间约莫在出生后第二年出头，尔后再因如厕训练造成的肛门挫折而更加强化。就心理发展来说，后续的决定性影响则来自于性别构造的差异。

对男孩而言，当他发现自己被迫离开口腔与肛门阶段以进入性器期时，他的目标会转向与占有阴茎相联结的插入（penetration）。因此，他不仅会改变他的原欲位置，也会修正其目标，让他的原始爱恋客体获得保留。相反地，对女孩来说，接纳的目标会持续由口腔阶段维持至性器期位置（genital position）：她会改变她的原欲位置，但保留其目标，虽然后者涉及母亲令她失望的情况。依此方式，女孩心中产生对阴茎的接纳，并转向父亲，将他当作爱恋客体。

而事实上，俄狄浦斯情结的真正肇端，早就和初期对阉割与罪疚感的恐惧相互结合了。

成人与儿童的分析已让我们熟悉一事实，那就是前性器期的本能冲动带有某种罪疚感，起初我们都以为这些罪疚感是后来才滋生，然后再返回与这些倾向结合，而非一开始就与之同时并发。根据费伦齐的推断，与尿道及肛门冲动相联结的，是“超我的一种生理的前兆”，他称之为“括约肌伦理”（sphincter-morality）。亚伯拉罕则认为，当罪疚感出现于后续的早期肛门施虐阶段时，焦虑便会以食人的姿态呈现出来。

我的发现则更深入，我认为与前性器期固着结合的罪疚感，是来自俄狄浦斯冲突。这一点似乎对罪疚感的发生提出了令人满意的答案，因为我们知道那是一种内射了俄狄浦斯爱恋客体（已经完成，或如我所补

充的，处于完成状态中）的结果。也就是说，罪疚感是超我塑成过程中的产品。

根据对幼小儿童的分析显示，超我的架构，乃是结合许多心智发展中不同时期与层次的种种认同而塑造出来的。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认同在本质上竟然都相互对立，过度的良善与过分的严厉并肩而立。由此我们亦对超我的严厉性有了某种认识，它的出现在这些幼儿分析中总是特别寻常。以一个四岁小孩来说，为何他会在他脑海里树立一个不真实又充满奇想的父母意象，既吞、又切、又咬人，原因似乎始终难以明朗。但就一个约一岁的孩童而言，为何由俄狄浦斯冲突初发期所引起的焦虑，会以害怕被吞食、伤害的形式呈现出来，却是十分明显。孩子自己会渴望借由吞、咬、切的动作，来损害其原欲客体，而这却会引来焦虑，因为俄狄浦斯倾向被唤醒后，客体的内射马上跟着出现，两者随后结合为一，成为可能的惩罚来源。故孩子会害怕一种相当于攻击的惩罚：超我在此变成了一个会切咬吞食的怪物。

超我的塑成与生长期的前性器期之间的关联非常重要，原因有二，一方面，罪疚感紧紧牢附于口腔及肛门施虐阶段，后者迄今仍占上风；另一方面，当超我进场的时刻，这些阶段亦方兴未艾，因而更加深了超我施虐的严厉性。

以上种种论点无疑开启了新的视野。唯有靠着强大的潜抑，才能让仍然十分软弱的自我足以抵抗如此具威胁性的超我。而既然俄狄浦斯倾向最早以口腔与肛门冲动显现而出，因此关于哪一种固着在俄狄浦斯发展中占有优势的问题，则完全取决于在此一早期阶段中，潜抑发挥作用的程度。

为何前性器期与罪疚感之间的直接关联如此重要，另一个原因是身为往后生命中所有挫折原型的口腔与肛门挫折，其实同时含有惩罚的意味，因此加速了焦虑的发生。这个境况令挫折更加突显，而这个痛楚也会让后续的其他挫折愈加艰难耐。

我们发现，当俄狄浦斯倾向的浮现与性好奇的萌生对自我产生困扰时，自我仍处于低度开发的阶段，因此在智力上尚未发展的婴幼儿，此时便遭遇了一连串问题的冲击。其中在潜意识方面最令人头痛的困扰之一，便是这些问题不是若隐若现，就是难以确切地表达出来，总之毫无解答可言。而接着另一项令人诟病之处，则是孩童无法了解字词与言说的意义。因此，孩童最初的问题，早在能理解言说之前就已发生。

在分析当中，这种种困扰的确引发了相当多的遗憾。不管是单一或连手运作，它们都是引发无数抑制求知冲动（epistemophilic impulse）

之要因：例如无法学习外语、甚至敌视说不同语言的人，或是语言障碍等等。出生后第四到第五年的孩童多半会出现的强烈好奇心，并非此阶段开始的象征，而是意味着其发展的巅峰与结尾时刻，这一点与我对俄狄浦斯冲突的观察不谋而合。

对自己不知（not knowing）的早觉，会引发各式各样的反应。它会与从俄狄浦斯情结衍生而来的无能、虚弱感结合为一。孩童也会因为自己对性的一无所知（knows nothing）而备感受挫，而阉割情结（castration complex）则因为如此的无知感而加重，男女皆然。

求知冲动与施虐欲的早期连结，对整体的心理发展而言非常重要。这项受俄狄浦斯倾向刺激而启动的本能，最早的施加客体是母亲的身体，因为那是所有性欲动作与发展的舞台。儿童此时仍受肛门施虐的原欲状态宰制，被强迫去侵占母亲身体内的一切，因此儿童会开始对那里头有什么、长什么样子等等问题感到好奇。经由这个方式，求知本能与占有欲很快地便一拍即合、如胶似漆。而在同时，罪疚感又因初生的俄狄浦斯冲突而燃升。这项意义非凡的结合过程于是乎导入了一个空前重要的成长阶段，不过我们迄今对此的了解仍有限，仅知与孩童对母亲的极早认同便属其中之一。

欲检验这个“女性”期（femininity phase）的运作过程，必须将男孩与女孩的状况分开来看。但在进行之前，我希望对它与先前阶段的连结略做说明，这个前置阶段的运作并没有性别之分。

在早期的肛门施虐期，儿童承受着次级的严厉创伤，此创伤加强了他离开母亲的冲动。她之前已让他的口腔欲求无法满足，现在又折损了他的肛门之乐。虽然如此，在此时，似乎肛门之乐的剥夺却驱使着肛门冲动与施虐倾向进行结合，于是孩子渴望透过侵入母亲的身体，将之切剁、吞食与捣坏，进而占有她的秽物。在此性器冲动的影嚮之下，男孩开始会将母亲视为爱恋客体，但他的施虐冲动方兴未艾，而且加上先前受挫经验延续而来的怨恨，使得他在性器层次（genital level）上与爱恋客体呈现着对峙的情势。另外，对于爱恋客体他还有一项更大的障碍，那就是与俄狄浦斯冲动相继而起的惧父阉割之念。他到达性器期位置的程度，将部分取决于他忍受此焦虑的能力。就此而言，口腔施虐与肛门施虐固着的强度将扮演极重要的角色，其影响了男孩对母亲的憎恨度，进而或多或少地阻碍了他与母亲建立正向关系的可能。此外，施虐固着亦对超我的形塑影响深远，因为当超我要开始形成时，这些固着状态的发展正如火如荼。超我的作用愈残酷，父亲的阉割者形象便愈可怕。而当孩子愈执着于跳脱性器冲动，他对施虐状态的固着就愈强，进

而也让他的俄狄浦斯倾向显得更加鲜明。

在这些早期阶段中，所有俄狄浦斯发展的位置都很迅速地陆续展开，但由于受到前性器冲动的的光芒掩盖，其运作情况并不十分明显，甚至在肛门阶段便展现出的积极异性恋态度，与进一步的认同母亲阶段之间，也难以画出确切的界线。

现在，我们开始要来谈我之前提过的“女性期”发展阶段，它原是以肛门施虐状态为基础，但又为之注入新的成分，因为至此，（母亲的）秽物已经等同于那未出生的小孩，而原先抢夺母亲的欲望，现在也已同样适用于这婴孩与母亲的秽物。至此，我们约可勾勒出两项相互混杂的目标。一是由怀胎的欲望与占有胎儿的意图所引导，二则是受对未出生弟妹的嫉妒以及在母亲体内摧毁他们的期望所刺激（小男孩口腔施虐倾向的第三个对象是父亲的阴茎）。

如同女孩的阉割情结一般，男孩的女性情结（femininity complex）底层，亦存有一对特定器官的受挫欲念。偷窃与破坏的倾向，通常与受孕、怀胎与分娩等存在于母亲体内的器官特质有关，当然，阴道、乳房等在纯口腔的原欲阶段即被当作接纳与恩赐象征般垂涎的器官，亦不例外。

基于对母亲的摧毁欲念，男孩不时害怕受到惩罚。但除此之外，他的恐惧其实来自一些更平常的原因，而这跟女孩心中与阉割渴望相关的焦虑不无相似之处。男孩害怕他的身体会受到伤害、肢解，而这便含有阉割的意味，因此我们大可直接指出是阉割情结在作祟。在成长的早期阶段，母亲拿走孩子的粪便，就跟肢解与阉割他没两样。她不仅借由这个她施加的肛门挫折而造成阉割情结的形成，从精神现实（psychic reality）的角度来诠释的话，她也已经是那位阉割者。

对母亲的惧怕之所以如此巨大，实是由于对父亲的阉割惧念也加入作用的关系。以母亲子宫为目标的破坏冲动与达到巅峰的口腔及肛门施虐力量相串连，一致将矛头指向实在实存的父亲阴茎。在此阶段，惧父阉割情结的焦点，便完全集中在这阴茎上头。因此，阴性时期的特征，便在于与母亲子宫及父亲阴茎相连结的焦虑之上，而正是这焦虑将男孩置于超我的欺凌之下，这个超我是个会吞噬、分尸与阉割的怪兽，而且是从父母之类的形象所塑成的。

总之，初始的性器期位置，一开始便与种种前性器期的倾向相互交错混杂。基于爱恨交织的心理，只要施虐固着愈蓬勃，男孩认同母亲与挑战母亲之心态的拉扯便愈高；毕竟在怀有小孩的欲求上，他明显感到自己处于劣势，远不如母亲。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虽然重要性不相上下，但为何男性的女性情结看起来却远比女性的阉割情结不明显。

渴望有小孩与求知冲动的结合，促使男孩开始朝知识的发展移动；他的劣势感随后被掩藏起来，转而由他拥有阴茎的优越感而获得补偿，此时女孩们对阴茎亦已有所认识。这种男性地位的夸耀导致了过度的男性意识伸张。在玛丽·查德维克（Mary Chadwick）的论文《有关求知欲的根源》（*Die Wurzel der Wissbegierde*, 1925）中，亦就男人对阴茎的自恋自傲，以及他们在知识方面对女人所表现出的较劲态度做了一番探讨，认为那主要是由于他们渴望有小孩的欲求受到挫折，因而将目标转移至对知识层面的渴望。

常常出现在男孩身上的过度暴力倾向，其实是女性情结作祟的结果，这种暴力倾向时常伴随着傲慢与“见识较多”的态度出现，而且非常不友善、充满虐待性，其中有部分是由隐藏背后的焦虑与不屑之企图所主导。就某部分而言，它与男孩对女性角色的抗拒（源自于他对阉割的恐惧）相辉映，但却又深植于他对母亲的惧怕之中，虽然他希望从她身上夺取父亲的阴茎、小孩与其他具女性特质的性器官。这种过度的暴力，又与直接的俄狄浦斯性欲情结所衍生的攻击快感相融合，将性格形成过程中最不合社会性的部分展现出来。这就是为何男人对女人展现出的敌意，总是远比对同性友伴的强烈许多，而这种敌意大抵是由性器期位置所唤起的。当然，施虐固着的分量亦决定了一个男人与其他同性对手的关系。假如他与母亲的认同相对地筑基于一种建构完好的性器期位置上，那么他与女人的关系不但会较为正面，另一方面，他那些期望拥有小孩与女性特征的欲念，也将有更多机会获得升华。

对两性而言，抑制运作的主要根基除了焦虑之外，还有与女性期有关的罪疚感。而我的经验告诉我，基于种种不同的原因，一套针对这个阶段的完整分析不但具有治疗上的重要性，同时也对某些看似无可救药的强迫症病例有所帮助。

在男孩的成长中，女性期是经过原欲的前性器期与性器期位置之间的冗长拔河后所产生的成果。在出生后三到五年间，这段角力处于巅峰期时，其状态与俄狄浦斯冲突一样清晰可辨。与女性期有关的焦虑会敦促男孩回头认同父亲，但这个刺激却无法为性器期位置提供一坚稳的基底，因为它不但未能遏止对肛门施虐本能的潜抑与过度补偿，反而会不停地促使它们发生。害怕被父亲阉割的意念，更加强了对肛门施虐阶段的固着。就性器层次的达成而言，与生俱来的性器特质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通常来说，这些角力的结果难以决断，而这也提高了精神错乱

与“性无能”（disturbances of potency）的发生频率。^[1]因此，是否能拥有完全的性能力与达到性器期位置，有一部分将视女性期的有利结果而定。

接着我要来讨论女孩的成长问题。断奶之后，小女孩受到她所经历的肛门剥夺强力地驱使，被迫对母亲采取违抗的态度。性器期的驱势自此开始影响她的心智发展。

海伦娜·朵伊契（Helene Deutsch,1925）认为，女人的性器期发展乃于口腔原欲成功地移转至性器后才圆满达成，我非常赞同此一看法，唯一须附带一提的是，我的经验令我相信，这个移转始于性器期冲动的第一波扰动。而身为性欲器官接纳者的口腔，则对女孩转而投向父亲的举动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除此之外的另一项心得是，女孩对阴道的潜意识觉察，以及对它与其他性欲器官产生的感觉，在俄狄浦斯冲动萌生后立刻就出现了。然而，手淫对女孩而言，并不像对男孩那样可带来纾解兴奋感的效果，因此，这种持续的满意感匮乏，为女性性欲发展的复杂与纷乱提供了另一种解释。除了弗洛伊德所提出的论点之外，难以透过手淫而获得完全的满足，可能是女孩厌恶手淫的另一项原因。而这或许便可说明，为何当她们正挣扎着要放弃手淫时，通常会采双腿紧闭的方式来接续双手的操作。

基于对新鲜满意感的强烈追求，令女孩性欲器官的接纳特性获得展现。但除此之外，在最早的俄狄浦斯冲动纷扰时期，对拥有父亲阴茎的母亲所产生的嫉羨与憎恨，亦为小女孩转而投向父亲的态度提供了进一步的刺激。父亲的抚慰如今有了一种诱惑的魅力，而且是“异性的吸引力”。^[2]

就女孩来说，对母亲的认同乃直接衍生自俄狄浦斯冲动，而在男孩身上阉割焦虑所引起的一连串作用，在女孩身上完全看不到。但不管是男孩或女孩，这种对母亲的认同，同样与意欲掠夺毁坏母亲的肛门施虐倾向相符合。假使认同发生的阶段，正值口腔与肛门施虐倾向非常强烈的时候，对于原始母性超我的恐惧将会令这个阶段产生潜抑与固着，并且干预进一步的性器期发展。对母亲的惧怕，也会迫使小女孩放弃对她产生认同，对父亲的认同于焉展开。

小女孩的求知冲动最早乃由俄狄浦斯情结所激发，其结果就是发现她少了一根阴茎。她的这项缺陷马上令她憎恨起母亲，但同时罪疚感又让她觉得那是一种惩罚。她的挫折感不断加深，进而反过来对整个阉割情结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个早期关于缺少阴茎的怨怼往后会持续扩大，尤其是在性蕾期与阉割情结正大为兴盛的时刻。弗洛伊德曾提过，发现缺少阴茎令小女孩从母亲身旁离开，转而投向父亲。不过我的研究则显示，这项觉醒只是起了加强的作用：小女孩的转向早在俄狄浦斯冲突萌生的阶段就已展开，阴茎嫉羨紧接在怀胎欲念之后出现，然后在后续的成长阶段又再度为之取代。我的看法是，乳房的剥夺才是促使小女孩转向父亲的最根本原因。

在女孩认同父亲的过程中，其焦虑的成分比认同母亲和缓许多；甚至，面对母亲而产生的罪疚感会迫使孩子与她建立一种崭新的爱恋关系，以达到过度补偿的效果。为了抗拒这种新的爱恋关系，阉割情结于是发挥作用，让男性雄威与从先前阶段便已累积的恨母意识局促难行。然而，对母亲的憎恨与敌意，又再度造成放弃对父亲的认同，转而把他视为爱与被爱的客体。

小女孩与母亲的关系，对她与父亲的关系同时具有正向与负向的影响。在父亲手下所经历的挫折感，其实是深植于原先对母亲的不满之上；而占有父亲的强烈欲望，则是源自于对母亲的憎恨与嫉羨。假如施虐固着始终维持在强势的状态，那么这份憎恨与其过度补偿也将实际地影响到往后女人对男人的关系。另一方面，若建基于性器期位置上的母女关系较为正面，那么未来女人不仅在与子女的相处上较能摆脱罪疚感的束缚，同时她对丈夫的爱亦将更加稳固，因为对她而言，丈夫也代表了对疼爱的孩子有求必应的母亲。正是在这个意涵非常丰富的基础上，仅仅与父亲相关的另一部分关系建立了起来。这一部分关系原本仅是集中于性交中的阴茎之上，其一举一动除了满足了小女孩当前对性欲器官的欲求之外，对她而言似乎更是种极致的表演。

事实上，小女孩对阴茎的爱慕会因俄狄浦斯冲突带来的挫折而动摇，但除非它转而化为恨意，否则仍会在女人对男人的关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尔后，当爱恋冲动达到圆满的状态时，尾随长期受到压抑的剥夺而来的强大满足，便会与爱慕情愫相结合。这种强烈的满足感，会透过女性对爱之客体较能维持全然而持久的迷恋展现出来，特别是对“初恋”的沉溺。

小女孩成长过程中受到强烈阻碍的情形，可能会以下列的方式呈现：当男孩在现实当中确实拥有阴茎、因而可与父亲一较长短时，小女孩却仅能对母性产生无法满足的愿望，但这个感觉虽然强烈，她却也只是隐隐约约地察觉到而已。

然而，对她的母性希求产生阻碍的，不仅是这种不确定感而已，焦

虑与罪疚感也同样具有削弱的效果，而且可能会对女人的母性能力造成严重而长久的破坏。由于小女孩对母亲身体（或某些体内器官）及子宫内小孩所表现出的破坏倾向，她期待受到报应，方式或为摧毁她个人的母性能力及与之相关的器官，或是伤害她自己的孩子。由此，我们看到女人永恒关注（往往过度地）个人美貌的根源之一，即在于她们害怕母亲会将它夺走；在努力装扮与美化自己的冲动背后，始终存在着回复美丽容颜的动力，而其始作俑者，便是焦虑与罪疚感。^[3]

这种摧毁内部器官的深刻恐惧可能会是女人更具敏感性的精神肇因，至于男人则是造成转换型歇斯底里（conversion-hysteria）和器官疾病。

此焦虑与罪疚感，正是使得原先十分强烈的女性荣耀与愉悦感遭到潜抑的主要因素，这让原本备受重视的母性能力受到轻蔑。因此之故，小女孩缺少了男孩子因拥有阴茎而获得的强力支持，而这本来是她可以从对母性的期许中得到的。

小女孩对女人气质所产生的焦虑，大致可与小男孩对阉割的恐惧相比拟，因为那会让她的俄狄浦斯冲动戛然而止。虽然如此，男孩子显而易见的阉割焦虑，其运作途径却很不一样；比起女孩子面对她的体内器官所产生的慢性焦虑，阉割焦虑可算是激烈许多。我们甚至可从男孩子的焦虑取决于父性超我、女孩子的焦虑则取决于母性超我的角度，来说明两者的必然差异。

弗洛伊德曾经说过，女孩子超我的发展方向与男孩子是不同的。从不断的发现中我们可以确认，嫉妒在女人的生命中所占的重要性远胜于男人，因为对男性阴茎的偏差嫉羨加重了它的力道。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女人特别具备某种伟大的能力，令她们能忽视个人的愿望，并且以一种自我牺牲的态度献身于道德性与社会性的工作之上。女人的这种能力并非仅奠基于过度补偿之上，我们也不能基于人类的双性气质，就以男性与男性特征对于人格塑造的混合影响来说明这种能力，因为这种能力在本质上是非常母性的。我认为，为了解释女人如何能从琐碎的嫉妒，到奋不顾身的慈悲为怀都一应兼备，我们必须将女性超我

（feminine super-ego）塑成的特殊状况考虑进去。在早期认同母亲的过程中，肛门施虐阶段处于优势，小女孩的心中因而产生嫉妒与怨恨，并依母性意象（maternal imago）塑造出一个严厉的超我。同此阶段，从父亲认同发展而来的超我虽然也可能具有威胁性并引发焦虑，但它似乎从未达到由母亲认同产生的超我所发挥的程度。而一旦对母亲的认同在性器基础上愈加稳固，宽大的理想母亲（mother-ideal）所具有的仁慈特

质就更加突显。因此，这种正向的情感态度，其实是依母性的理想母亲意象承受前性器期或性器期性格特征的程度而定。但是，若它主动由情绪性态度转化为社会性或其他性质的行为，那么很有可能此时发挥作用的，是父性的理想自我。小女孩对父亲性器活动深切的爱慕，导致了父性超我的形成，此超我为她立下许多她永远无法实现的目标。假如在她的成长中，由于某些因素的关系，而使得达成这些目标的诱因够强大的话，无法达成目标反而会激发她的动力，这动力与源自于她的母性超我中的自我牺牲能力相结合之后，会让女人在直觉层面与某些特殊领域中，展现出非常独特傲人的成就。

同样地，男孩子在女性期获得的母性超我会让他像女孩子一样，产生既极度原始又十分和善的认同意识。但他很快地便跨过这个阶段，重新展开（事情的确如此，但程度不一而足）对父亲的认同。不管母性部分在超我的塑成中占有的分量如何，实际上从一开始对男性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还是父性的超我。虽然在男孩子的前面依然树立着一个尊贵的典范，但是由于那是从“他自己的理想形象”中塑造出来的，因此要达成目标并非遥不可及。这个情况是男性能进行更持久客观的创造性工作之因。

害怕女性特质受到伤害的心理，深刻地影响了小女孩的阉割情结，因为这误使她高估了她所没有的阴茎，而且此夸大不实的想象，尔后还会比她对自己女性特质的隐藏焦虑更为明显。于此，我建议各位参考凯伦·霍妮（Karen Horney）的研究，她是第一位从俄狄浦斯境况的范畴中检视女人阉割情结根源的先辈。

就这个角度而言，我必须说明在某些童年的早期经验中性欲发展的重要性。在我1924年于萨尔斯堡会议发表的论文中，我曾提到当亲睹父母性交的经验发生于儿童成长晚期阶段，儿童会呈现出受创伤的样子。但假若这些经验发生于较早的年纪时，它们却会固着下来，成为性欲发展的一部分。如今我须再补充的是，这一类型的固着不仅会紧附着此一特殊的发展期不放，而且还会缠住稍后就要形成的超我，进而伤害到它的进一步发展。超我在性器期达到巅峰的程度愈全面，施虐认同就愈不突出，也就愈能确保心智健康与人格的发展维持在高道德水平。

另外还有一种早期童年经验，其象征性与重要性都令我非常讶异。这些经验通常紧接着目睹性交的经验而来，且从其衍生的兴奋当中获得鼓励与滋长。我所提的是小孩彼此之间及兄弟姐妹或玩伴之间的性关系，其运作的方式各有千秋：如观看、触摸、一同上厕所、口交（fellatio）、舔阴（cunnilingus）与相当直接的性交意图。他们很努力

地潜抑着，并贯注到深刻的罪疚感。这些感觉的产生，主要是因为俄狄浦斯情结引发的兴奋压力下所选择的爱恋客体，对小孩来说就像是父亲、母亲或两者的替代品。因此所发生的这些关系，虽然看似毫无意义，且表面上看来没有任何受俄狄浦斯发展刺激的儿童躲得过，它们依然以一种真正实现的俄狄浦斯关系姿态出现，并对俄狄浦斯情结的形成、主体的从中脱离，以及其往后的性关系等等，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有甚者，这一类的经验会在超我的发展中形成一个重要的固着点。由于对惩罚与强迫重复的需求，这些经验经常会导致孩子屈从于性创伤的宰制之下。关于这一点，我想请各位参考亚伯拉罕的论述

（1927），他提到性创伤的经历是儿童性发展的一部分。因此，在成人与儿童的分析中，针对这些经验进行分析性的探索，可大幅厘清俄狄浦斯境况与早期固着行为之间的关系，这从治疗的角度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总而言之，我希望声明一点，在我看来，我的结论并未与弗洛伊德教授所言互有抵触。我认为在我所加注的额外论述中，重点在于我将这些历程发生的时间往前推进。此外这些不同时期（尤其是初始期）之间相互交融的程度，也比迄今众人所公认的自由得多。

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受前性器期的主宰实在太太，以至于当性器期开始运作时，一开始便遭到严重的遮掩，直至后来到出生后三至五岁之间才显得明朗。在这个时期，俄狄浦斯情结与超我的形成达到高峰，但是因为俄狄浦斯倾向开始的时间远比我们想象得更早，因而罪疚感对前性器期阶段所造成的压力，也早就在俄狄浦斯与超我的发展上造成决定性的影响。此外，连“性格形成”、性欲以及其他在主体身上进行的发展——所有这些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却至今仍未被详加认定的元素——也难逃一劫。从儿童的分析中，我发现了这些知识的治疗价值，但不只是这样而已。我曾运用同样的论点在成人的分析中进行测试，发现不仅其理论上的正确性获得肯定，同时在临床治疗上的重要地位，亦获得确立。

【注释】

[1] 请参照赖希（W.Reich）《高潮的功能》（Die Funktion des Orgasmus,1927）一文。

[2] 我们经常发现，母亲会在照顾小孩时一边引诱他，这种不自觉的糟蹋（reproach），可回溯至性器期的欲求崭露与俄狄浦斯倾向被唤醒的时期。

[3] 参照哈尼克（Harnik,1928）发表于茵斯布鲁克精神分析会议（Innsbruck Psycho-Analytic Congress）的论文：《罪疚感与女性自恋之间的经济关系》（Die ökonomischen Beziehungen zwischen dem Schuldgefühl und dem weiblichen Narzissmus）。

第十章 儿童游戏中的拟人化（1929）

在我不久前发表的论文《早期分析的心理学原则》（1926）当中，我曾描述在我分析儿童的经验中，对游戏有着根本影响的几项机制。我在文中指出，儿童游戏中不断以各种姿态一再出现的特定内容，实际上与自慰幻想的发展核心相同，而儿童游戏的主要功能之一，就在于提供纾解这些幻想的发泄管道。除此之外，我也讨论了游戏与梦中的表征媒材之相似性，以及愿望实现（wish-fulfilment）在这两种心智活动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另外我也注意到儿童戏局中的一项主要机制，在此机制中，孩子会发明与分派不同的“角色”。在此篇论文里，我的目的在于更深入地探讨这项机制，并借由众多不同类型的病症实例，来说明这些儿童引入戏局中的“角色”或拟人化身，与愿望实现之间的关系。

根据我到目前的经验，患有精神分裂的儿童并没有办法进行我们所谓的游戏，他们只会做出某些千篇一律的动作，因此想借之深入他们的潜意识，根本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不过当我们真正成功的时候，会发现与这些动作相关的愿望实现，其实就是对现实的否定与幻想的抑制。在这种极端的状况里，拟人化并未成功。

我的小病人厄娜开始接受治疗时已六岁，当时她有着严重强迫式精神官能症状，而经过可观的分析疗程后，才显现她有妄想症。在游戏中，厄娜经常要我扮成小孩，她自己则是妈妈或是老师，接着我就开始遭受一些奇奇怪怪的虐待与羞辱。假如在这游戏里有任何人对我表示和善，通常到最后就知道那是假的。由此妄想的特性可看出，我始终处在被监视的状态下，大家不停地猜测我的想法，父亲或老师更是与母亲一同联合起来对付我——原来我身旁总是围绕着一群迫害者。而扮演小孩这个角色的我，也必须不断地侦查、拷问其他人。厄娜时常选择当小孩，然后游戏的结局通常都是她从迫害中逃脱（在这些情况下，这个“孩子”是好人），变得有钱有势，被奉为女王，并对原先的施暴者展开残忍无比的报复行动。当她的施虐倾向在这些显然未受任何抑制作用检验的幻想中抒发后（抑制在我们做过好几次分析之后才出现），其反

应便以深沉的沮丧、焦虑与身体虚弱的形式呈现出来。她的游戏接着反映出她无力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它们透过一连串的症状显现而出。^[1]在厄娜的幻想中，所有参与演出的角色都可以套入同一个模式：那就是一分为二的世界——一边是具迫害性的超我，另一边是虽然有时会遭受威胁、却同样毫不手软的本我或自我。

在这些游戏中，主要是愿望实现的力量促使厄娜努力地认同较强的一边，如此一来才能抑制她对迫害的恐惧感。这个沉重的自我，试图影响或欺瞒超我，以预防超我真的如它所声张地去欺压本我。自我尝试召唤具高度施虐性的本我一同来为超我服务，撮合两者一起对抗共同的敌人。为达成这一目标，需要大量运用投射与置换的机制。当厄娜扮演残酷的母亲角色时，调皮的小孩就是敌人；而当她是那名受到迫害、但后来又变得强而有力的小孩时，敌人的角色就改由邪恶的父母来担任。不管是哪一种状况都存在着一个动机，即自我企图在超我面前合理化，好沉迷于不受限制的施虐中。基于这样的“盟约”，超我必须采取行动，以对抗看似对本我不利的敌人。然而，本我却偷偷地继续追求其占优势的施虐满足，其对象是原初客体。如是而来的自恋满足，让自我一边不费吹灰之力地战胜敌军，一边又让超我服服帖帖，这一点在消除焦虑上简直具有不得了的价值。这种两大势力间的盟约模式对较不极端的案例而言，其成果也相当辉煌，不仅对外界来说可能看不出任何迹象，同时也不会造成病症的并发。但在厄娜这个病例里，情况却完全失控，因为本我与超我的施虐欲都已超过极限，于是，自我与超我联合出击，并试图惩罚本我以获取一些满足，但却无可避免地遭到失败。强大的焦虑与良心的苛责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反抗，这证明了这些相互对立的愿望实现，没有一项能够长久绵延。

接下来的这个例子，将详细地呈现一些和厄娜情况类似的问题，如何透过不一样的方式获得解决。

乔治（George），六岁，被送来我这里接受几个月的治疗，主要是为了终止他一系列的幻想。他经常幻想他是一帮猎人与野兽的至尊领袖，带领他们迎战、征服并杀死另一群亦拥有野兽的对手，这些动物后来都被吃掉。这样的战役永无终止的一天，因为总是有新的对手出现。经过好几次的诊疗分析，我们发现这孩子不仅患有精神官能症，而且也出现了很明显的妄想症状。乔治总是有意识地^[2]感觉到自己被围堵、恐吓（对方不是魔术师、巫婆，就是军人）。但与厄娜截然不同，他会运用帮助性的角色帮助自己进行防卫，当然这些角色也都是幻想创造出来的。

乔治幻想中的愿望实现，在某种程度上与厄娜的游戏相近。在这个案例里，自我亦尝试在意求壮大的幻想中，借由认同较强的一方来阻却焦虑的纷扰。同样地，乔治也尽力地将对手搬弄成“坏”敌人，好安抚超我。然而在他心中，施虐欲并不如厄娜那般强烈，因此在他焦虑背后的初始施虐欲便比较不那么巧妙地被掩藏住。他的自我对本我的认同程度较为彻底，所以较不易与超我妥协，焦虑也就借由明显的排斥现实而受到阻挡。^[3]愿望实现清楚地凌驾于现实的认知之上——这是弗洛伊德对精神病定义中的一个倾向。在乔治的幻想中，有一部分是由帮助性的角色所担任，这一点让他的拟人化型态与厄娜的状况有所差别。在他的戏局里，共有三个主要部分：本我、迫害性的超我与帮助性的超我。

另一种带有严重强迫性精神官能症状的情形，也许可从我两岁又九个月大的小病人——莉塔——的游戏中略窥一二。在一个非常具强迫性的仪式之后，莉塔把她的娃娃包起来放上床睡觉，然后再摆了一只大象玩偶在娃娃的床边，这个动作的涵义是大象要防止“小孩”爬起来，否则小孩会偷偷潜入父母亲的房间里，伤害他们或偷走一些东西。这只大象（象征父亲意象，扮演着阻碍者的角色。透过内射的作用，在莉塔的心中，她的父亲长久以来就是扮演着“阻碍者”的角色。而当她快两岁时，她希望篡夺母亲的地位、夺走母亲肚里的小孩，并伤害、阉掉父母。在戏局中，当这个“小孩”受到惩罚时所呈现的愤怒与焦虑反应，显示出在莉塔的心中，有两个部分正同时操演着：一是施加惩戒的权威，另一是承受惩罚的小孩。

在这个游戏中，愿望实现仅显现在，这只大象曾成功地阻止“小孩”爬起来。在此仅有两位“主角”：代表本我的娃娃，以及象征超我的阻碍者大象。愿望实现就在本我遭到超我击败的过程中呈现，这个愿望实现与两个角色的分派是相互依存的，因为这场戏局代表了超我与本我之间的争战，而这在严重精神官能症的情形里，几乎完全主导了心智的发展。在厄娜的游戏中，我们也见识到同样的拟人化情形，完全受强势的超我主导，没有任何帮助性的意象存在。相对于厄娜的戏局中愿望实现完全由超我主宰的情形，在乔治的游戏里，它却主要透过本我对超我的挑战（借由抽离现实）而形成，但在莉塔的例子中，它则是从本我遭到超我的击败中获得展现。超我那不易维系的优越地位能维持得如此长久，实是拜分析工作之赐。超我的过分严厉一开始阻却了所有的幻想，直到其严厉性慢慢消退之后，莉塔才开始玩以上描述的那些幻想游戏。相较于之前游戏完全受到抑制的时期，这已算是一种进步，因为现在超我已不再用一种无理而蛮横的方式动不动就威吓，而只是试图用威胁来阻挠不被允许的行动。超我与本我之间关系的失和，让有力的本能潜抑

有了施展的空间；此本能潜抑耗尽了主体的所有能量，是成人严重强迫式精神官能症的典型特征。^[4]

现在再让我们来看看另一个源自较轻微强迫式精神官能阶段的游戏。在莉塔稍后的分析治疗里（当她满三岁之后），出现了一个“旅行游戏”，这个游戏在整个分析过程中几乎不曾缺席过，其形式是这样的：莉塔和她的玩具熊（象征阴茎）搭着火车，去与一位好心的女士见面，这位女士除了会逗他们高兴外，还送他们礼物。在分析治疗的初始阶段出现没多久，这个欢乐的结局通常立即被搞砸。莉塔想要自己驾驶火车，所以希望把司机赶走，然而，那位火车司机不是严词拒绝，就是在离开后又折返回来吓唬她。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个坏女人来阻挠旅途的进行，或者是最后他们会发现原来遇上的其实不是个好女人，而是个坏女人。这个游戏（受阻情形较一般严重）与前述例子中愿望实现的歧异非常明显。在此游戏里，原欲的满足是正向的，而且施虐倾向所扮演的角色，并不若在前述病例中重要。如同乔治的例子，这里头的“角色”主要有三个：一是自我或是本我，二是扮演帮助者的角色，最后是象征威吓者或引发挫折者的角色。

如此产生的帮助者角色，大多具有一种极端奇幻的形态，如同乔治的例子中所显现的一般。在某个四岁半男孩的分析治疗中，有位“好妈妈”经常在晚上出现，而且还会带好吃的东西来和他一起享用。此食物代表父亲的阴茎，是她悄悄偷来的。而在另一次的分析治疗里，这位好妈妈用一只魔杖治愈小男孩的父母对他施暴所留下的一切伤痕。然后她和他同心协力，一起用某种残忍的方式杀害那对粗暴的父母。

我后来渐渐发现，这类意象的运作模式，不管在幻想中特质是好或坏，其实是成人与儿童都会普遍运用的机制。^[5]这些角色代表了介于严重脱离现实的恐怖超我、与几乎贴近现实的认同之间的过渡阶段。这些过渡性角色逐渐演化为母性或父性帮助者（又更接近现实）的过程，可能会在游戏分析中持续地出现，对我而言，它在我们对超我塑成的认识上相当具有启示性。根据我的经验，在俄狄浦斯冲突的初始阶段及超我刚开始形成时，超我十足的暴虐姿态，完全是前性器发展期的翻版，此时该阶段正方兴未艾。性欲情结的影响已经逐渐显现，但一开始并不易察觉。超我能否朝性器特质进一步演进，最终端视强势的口腔固着是否已以吸吮或咬嚼的形式出现。与性欲及超我有关的性器期，其崇高地位之维持，需要对口腔吸吮阶段有够强的固着。紧接着前性欲情结阶段之后，超我与原欲发展朝性欲情结阶段前进的脚步愈大，幻想式的愿望实现认同（源自提供口腔满足的母亲形象^[6]）与真实父母角色的贴近程度便愈高。

由此早期自我发展阶段中获得确立的意象，尽管基本上是奠基于真实的俄狄浦斯客体之上，却仍带有前性欲情结本能冲动的标签。一些吞咬、切剁与超能力等幻想意象，以及充斥其中的种种前性欲情结冲动杂象之所以会产生，早期阶段绝对责无旁贷。随着原欲的演变，那些意象在原欲固着点的影响之下转而被内射。然而，整体存在的超我，是由不同发展阶段中获得的各式认同所组成的。当潜伏期开始，超我与原欲的发展同时告一段落。^[7]在建立的过程中，自我发挥了它的合成

（synthesis）倾向，努力地将这些形形色色的认同凑合成一体。而当其中那些意象之间的对比愈鲜明，整合的结果愈不理想，维持的困难度也就愈高。这些极端对立的意象所产生的超强影响、对于和善角色的强烈需求，以及结盟关系一夕之间化友为敌的快速程度（这也是为何游戏中的愿望实现时常崩溃的原因）——以上种种均显示出，整合各种认同的过程并未成功。失败的成果呈现为爱恨交织的态度、焦虑倾向、缺乏稳定性或易于放弃，以及与现实世界关系不佳等等，这些都是精神官能症病童的典型特征。^[8]随着主体了解到超我乃由对比强烈的意象所组成时的痛苦体验，对于整合超我的需要逐步上升。^[9]当潜伏期开始，且对现实的需求增加，自我甚至会更加努力地促成超我的整合作用，冀望借此清算超我、本我与现实之间的关系。

我曾提出一项结论，说明超我分裂为原初认同（primal identifications），并在不同的成长阶段中被内射的现象，其实是一种与投射类似且相关联的机制模式。我相信，这些机制（分裂与投射）即是游戏中拟人化倾向的主要因素，透过它们，勉强维持的超我整合才能暂且放弃，且力促超我与本我之间休战的紧张也才得以降低。内在精神的冲突因而变得较为和缓，也终于可以被移转至外在世界。当自我发现这样的向外转移，证实了精神的发展过程中虽充满焦虑与罪疚感，却也能顺利找到出路，使焦虑大量减轻，那么由此获得的喜悦感便自然增加许多。

我已经提过，儿童面对现实的态度，很自然地会在游戏中展现出来。而至今为止，我们一直视拟人化为判定心理状况的标准，现在我想再更清楚地说明，面对现实的态度如何与愿望实现及拟人化的因素产生关联。

在厄娜的分析过程中，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无法建立与现实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可爱慈祥的母亲，与游戏中那个以奇异怪诞的迫害羞辱手段对待小孩的“她”之间，似乎存在着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然而，当分析工作进行至偏执特质开始显明的阶段时，许多以怪异扭曲的形式反映真实母亲的细节逐渐浮现。在此同时，孩子对现实的态度也逐一浮

现，但事实上都已经经过强烈的歪曲。厄娜运用她的敏锐观察力，将身边发生的所有事情巨细靡遗地记下，再以一种非真实的方式将这些细节放入她的被害与被侦察系统内。例如，她相信父母亲之间的性交行为（她想象那是只要他们单独相处就会进行的事）以及他们俩对彼此的关爱动作，都是因为她母亲想激起她（厄娜）的嫉妒而起；她假设母亲的一切欢愉来源以及每个人的快乐原因都是源自于此。特别是女人，她们穿着漂亮衣服，就是要让她不舒服等等。不过她也意识到自己的这些想法有些特异，因此必须小心保密。

如我说过的，乔治的游戏中表现出的疏离现实行为是很值得探讨的，厄娜的游戏也一样。在分析治疗开始的第一阶段，当吓阻性与惩罚性的意象不断增强时，竟几乎看不出它们与现实的关系。若现在我们以莉塔第二阶段的分析中出现的关系来看，我们或许会将之当作是典型的精神官能病童症状，包括那些年纪大于莉塔的病童在内。在她此一阶段的游戏里，异于一般妄想病童之处在于：她呈现出认识现实的态度倾向，虽然仅限于对那些她曾经历过但从未克服的挫折感做出回应而已。

也许在此，我们可以用乔治游戏中显现的过度抽离现实状况来做一比较。抽离现实让他享有更大的幻想空间，因为此时这些幻想已远离现实的关系，得以从罪疚感中解脱。在乔治的分析治疗中，每当他向适应现实跨前一步，大量的焦虑与更强烈的幻想潜抑就获得释放。潜抑转而被移除、幻想获得解放及变得更接近现实等等，这对分析治疗^[10]来说，实是一大进展。

在患有精神官能症的病童身上，会出现一种“妥协”的情况：仅有极少数的现实获得肯定，其余的则仍处于被否定之列。除此之外，还有因罪疚感而产生对自慰幻想的过度潜抑，其后果即为我们常在精神官能病童身上看到的游戏与学习抑制。他们用以自我掩护的强迫式症状（首先出现在游戏中），反映出过度抑制幻想以及与现实的不健全关系之间的妥协结果，因此仅能提供极其有限的满足形式。

正常儿童的游戏，则显示出幻想与现实之间有较佳平衡。

现在我将对不同类型病童在游戏里显现出面对现实的态度，略做一番归结。患有妄想痴呆（paraphrenia）的儿童，其幻想潜抑与抽离现实的情形最为严重。至于妄想症儿童与现实的关系，则听命于活跃的幻想，两者之间的平衡取决于非真实性。精神官能症儿童呈现在他们游戏中的经验，都严重地充斥着他们对惩罚的渴求与对不幸结局的恐惧。相对地，正常的儿童能以较佳的方式来处理现实的问题，他们的游戏显示出他们拥有较强的力量去影响现实，并活在与幻想和谐共处的现实里。

更有甚者，他们较能承受无法改变的真实局势，因为较为自由的幻想提供了他们避难的空间，而且在面对以自我协调形式（ego-syntonic form，指游戏与其他升华方式）呈现的自慰幻想时，他们也能够进行较全面的宣泄，因而有更多获得满足的机会。

现在再让我们来看看，现实态度与拟人化及愿望实现过程之间的关系。在正常儿童的游戏里，后者证实对于在性器层次上的认同，具有较强烈持久的影响。随着意象趋近现实客体的程度增加，良好的现实关系（正常人的特征）便较为突显。那些带有混乱或转移现实关系特质的疾病（精神病与严重的强迫性精神官能症），通常在其中的愿望实现都是负面的，而且于游戏中呈现的角色类型亦极端残忍。我曾经试着借由这些实例来说明，此时的超我虽然处于初阶的形塑阶段，却已不断向上攀升。而我更做出下列的结论：被投射于自我发展最初阶段的可怕超我，其肆无忌惮的遽然攀升是导致精神问题的基本因素。

在本文中，我已详细地探讨拟人化机制于儿童游戏中的重要功能。现在我必须点出此一机制在成人心理生活中的重要性。我已经说过，此机制是一具有重大、普遍意义的现象之基础，同时亦为儿童及成人分析工作中移情研究的重点。假如一个孩子的幻想够自由的话，他将在游戏分析中把最纷杂矛盾的角色分派给分析师。例如，他会要我负责本我的部分，因为在此投射性的角色里，他的幻想才能在毋须引发太多焦虑下便找到宣泄的出口。缘此之故，在认定我是那位带父亲阴茎给他的“好妈妈”之下，小男孩杰拉尔德不断要我扮演一个趁深夜偷偷潜入母狮笼里的男孩，除了攻击它外，还抢走幼狮、把它们通通杀死吃掉。而他自己又成为那头母狮子，在发现我的恶行后，用最残忍的手段把我杀害。这些角色配合分析情境与潜伏焦虑的多寡，不断地交替出现。例如在稍后的时期里，男童自己担任那个潜入狮子笼里的恶棍，而我则变成了那头凶残的母狮。但那些狮子很快就被换成一个好心妈妈，这个角色也是由我来扮演。此时小男孩已经能够自己代表本我（这表示他与现实的关系已经有所进展），因为他的焦虑已经多少有所减弱，这一点可从好心妈妈的出现看出。

因此我们看到，借由分裂与投射的机制，冲突因而减退或移至外在世界，这不仅是移情的主要刺激之一，也是分析工作的推动力。甚至我们可以说，更强大的幻想活动与更丰富正面的拟人化能力，就是促使移情能力增强的必要条件。的确，妄想症患者拥有丰富的幻想生活，但其在超我结构中，是由残忍、焦虑所引发的认同所掌控，这个事实使得他发明的每个角色都负面得不得了，而且都离不开迫害者或被害者等僵化的角色范畴。就精神分裂症而言，基于投射机制的不良运作，拟人化与

移情能力都无法施展，而这又会影响到患者建构或维持面对现实与外在世界关系之能力。

根据移情乃建立于人物表征（character-representation）机制的结论，在技巧上我有一点小心得。我已经提过，从“敌”到“友”、“坏”妈妈到“好”妈妈的转变经常非常迅速。在涉及拟人化的戏局中，这类转变往往在经过诠释、众多焦虑获得释放后随即出现。然而，当分析师应游戏情境之需而担任那些敌对的角色，并将之纳入分析时，焦虑引发之意象的发展会持续地倾向于向逼近现实的较友善的认同靠拢。换句话说：分析工作的主要目的之一——渐进地改善超我的严厉性——已借由分析师应分析情境之需而扮演分派角色的过程而达到。此一论述，只不过是表达了我们所知成人分析中的一项要件，也就是说，分析师应该谨守媒介者的本分，好让相关的不同意象能够被激化，让各种幻想突破重围，进而成为可分析的客体。当孩子在游戏中直接指派某些角色给分析师，分析师的任务便显而易见。分析师当然要担任这些角色，或者至少做个样子，^[11]否则会打断分析工作的进行。不过，只有在某些儿童分析的阶段，我们才会以这种开放的方式做拟人化的练习，而且得视情况而定。更常见的是，不管是在儿童或成人的分析当中，我们必须从分析情境与素材中，对于那些分派给我们的敌对角色细节进行推论，这些都会经由病人的负向移情透露出来。我发现某些适用于开放型拟人化的论点，对于移情背后较为掩藏的隐藏型拟人化亦不可或缺。对一个期待深入至最早的焦虑所引发的意象、以从超我严厉性的根源下手的分析师而言，必须对任何特殊角色均无所好恶；分析情境里出现什么，就得接受。

最后，我想针对治疗法说几句话。在本文里我试图说明，最严厉与最具压迫性的焦虑乃从早期自我发展阶段中内射的超我而来，此一早生的超我，是引发精神病的基本因素。

我的经验让我深信，借由游戏技巧的协助，分析不同年纪孩童的早期超我形成阶段是可能的。针对这些层次所进行的分析，减轻了最强烈难耐的焦虑症状，因而开启了源自口腔吸吮阶段的友善意象的发展之道，以性器为主的性特质之达成和超我的形成，亦随之而来。由此，我们才可看到诊疗^[12]与治愈儿童精神病症的光明前途。

【注释】

^[1] 我希望不久后能出版一本书，好更加详细地描述这个病例故事。

^[2] 和许多小孩一样，乔治一直都不让周遭的人知道他的焦虑内容，但他自己却清清楚楚地将这些情节烙印在心底。

[3] 当乔治长得愈大，这个抽离现实的状况变得愈来愈明显，他完全陷入自己的幻想之中。

[4] 莉塔所承受的强迫式精神官能症状，以她的年龄来说是相当罕见的。其主要的特征除了有一个复杂的睡前仪式外，还有一些严重的强迫症状。从我的经验，当小孩患有这种与成人强迫式精神官能症类似的病症时，是非常严重的。另一方面，在普遍的儿童精神官能症类别里出现的几个强迫症状，我认为是相当正常的现象。

[5] 曾有一个病例异想天开地相信，有位天神为了摧毁敌人与其国家，会对种种残暴的罪行助以一臂之力（例如在最近的战争中所发生的）。

[6] 我在我的前两篇论文中曾主张，不论性别，儿童不再把母亲当作口腔爱恋客体看待的反应，乃是因为她引发了口腔挫折感的缘故。而这个令人挫败连连的母亲形象一直在孩子的心中挥之不去，令他们害怕。于此我想引述雷多（1928）的研究成果，他对母亲意象分裂成一好一坏的原因抱持同样的见解，且将之引为他个人推论忧郁症迸发之因的根据。

[7] 关于我对超我形成问题的探讨，费尼秋（Fenichel）所做的评论（1928,p.596）并不正确；他假定我认为超我发展终止于两岁或三岁，而我只不过在文中提到，超我的形成与欲发展结束的时间是相同的。

[8] 分析工作进行得愈深入，威吓角色的影响力就变得愈小，愿意实现角色在游戏中显现的强度与持久度亦较高；同时，想要玩游戏的欲念与戏局结尾的满意度也成比例的成长。悲观成分减少，乐观成分增加。

[9] 对于双亲的形象，儿童经常拥有一套自己的分类法，从吓人的“巨人妈咪”、“会把人压烂的妈咪”，到仁慈得不得了的“好妈咪”都有。我也曾碰过“中等妈咪”或“四分之三妈咪”，象征某种介于其他极端类别之间的妥协形象。

[10] 这类的进步也会促使升华能力产生可观的提升。幻想从罪疚感中解脱以后，现在终于得以升华成一种更符合现实的形态。在提升升华能力方面，如此的儿童分析治疗结果，可以说比成人分析的效果更卓著。即使在很小的孩子身上，我们也可持续地看到，当罪疚感被移除后，不但新的升华作用马上显现，旧有的升华能力也会更加巩固。

[11] 当孩子们要求我扮演一些太过困难或太惹人厌的角色时，我会顺着他们的意思，说我正“假装那样做”。

[12] 只有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儿童的精神病才会呈现出与成人精神病相同的特征。在较不严重的病例中，通常仅在长期的探索分析之后才会显现这种特征。

第十一章 艺术作品中反映的婴儿焦虑情境（1929）

我第一个主题是一件非常有趣的心理学素材，隐含在拉威尔（Ravel）的一出歌剧当中，这出戏目前正在维也纳重新上演。关于戏剧内容的说明，我几乎逐字引用艾德瓦·贾柯伯（Eduard Jakob）刊载于《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的剧评。

一个六岁孩子坐着，面前摆着他的家庭作业，但他丝毫没有动笔。他啃着笔杆，显露出懒惰的最终阶段——从无聊（ennui）变成烦闷（cafard）。“不想做这些愚蠢的功课啦，”他用女高音的甜美嗓音大叫，“想要去公园散步！我最想做的是吃掉全世界所有的蛋糕，演双簧巴，或者是拔光鹦鹉身上的羽毛！我想骂每一个人！最重要的，我想把妈妈丢进角落里去！”门开了。舞台上每一件道具都显得非常大——为了强调这孩子的渺小——因此关于他母亲，我们所能看见的只有一条裙子、一件围裙和一只手而已。一根手指伸了出来，一个充满柔情的声音问这孩子究竟写完功课没有。他造反似的在椅子上动来动去，向他妈妈吐了吐舌头。她走开，我们只能听到裙子沙沙作响，以及她说的一句话：“你会吃到很干很干的面包，茶也不会加糖！”孩子勃然大怒，他跳上跳下，打鼓似的撞击着地板，又将桌上的茶壶和杯子扫到地板上，裂成数千个碎片。他爬到窗边的位置上，把笼子打开，试图用他的笔去戳里头的松鼠，松鼠从打开的窗户逃走。小孩从窗户跳下来，抓住猫咪。他大吼，挥舞着火钳，非常生气地撩拨着开放式壁炉里燃烧的火焰，手脚并用地将水壶丢进房间里。一团混杂着灰烬与蒸汽的烟雾窜了出来。他像使剑一样挥舞着火钳，开始把壁纸撕破。接着他把老爷钟的钟箱打开，拔出铜制钟摆，又把墨水泼得整张桌子都是，习作簿和其他书本飞过空中。他喝彩：“好哇！”

遭受虐待的物品活了起来：一张扶手椅拒绝被他坐在上面，也不让靠枕继续睡在它身上；桌子、椅子、长凳、沙发突然间举起它们的手臂大叫：“滚开，肮脏小鬼！”老爷钟因为胃痛得受不了，开始疯狂地报时；茶壶倾身靠向茶杯，开始说起中文。每件事物都经历了一场令人害

怕的改变。小孩后退跌到墙边，因为害怕与孤单而无助地发抖着。壁炉吐出许多火花，像一阵雨似地朝他飞去。他躲到家具后面，撕下的壁纸碎片又开始摇晃，并站了起来，排成许多牧羊人和绵羊的形状。牧人的笛声听起来像是令人心碎的哀歌；壁纸裂缝将美丽的牧羊少年与少女分隔两地，构成世界（结构）上的一道裂缝！但这令人伤心的故事旋即消失。一个小小的老人从一本书的封面下出现，就像从狗屋里爬出来一样，他的衣服是用阿拉伯数字制成的，而他的帽子就像是一个 π 符号。他拿着一把尺，喀啦喀啦地跳着迷你舞步。他是数学精灵，开始丈量、检验着小孩：毫米、厘米、气压计、百万兆——八加八是四十，三乘九等于二乘六。小孩昏倒了！

快不能呼吸了，他跑到房子附近的公园里避难，但空气中再度弥漫着恐惧。昆虫、青蛙（用三度和声微弱地唱着哀歌）、一根受伤的树干，树脂随着一声长长的低音音符流下，所有蜻蜓与小飞虫全都攻击着这个新来的人。猫头鹰、猫和松鼠们成群出现，它们争执着由谁来咬这个孩子，从口角变成拳脚相向。一只松鼠被咬伤，摔在地上，在孩子身边哀号。他直觉地脱下围巾，帮那只小生物的脚步包扎起来。这时动物之间出现了一阵很大的骚动，纷纷犹豫地聚集到后方。小孩轻轻叫了声：“妈妈！”他终于回到有人能帮助他的世界里，“当个乖小孩”。“他是一个好小孩，行为乖巧的好小孩。”动物们非常认真地唱起一首缓慢的进行曲——本剧终曲——然后离开舞台，有些小动物还无法克制自己地叫着“妈妈”。

现在我将更仔细地检视这孩子表达出摧毁快感的种种细节，它们似乎让我想起婴儿期早期情境。在我最近的一篇著作里，我形容这样的情境是男孩们精神官能症与正常发展的重要基础。我谈到他们想要攻击母亲的身体，还有在母亲体内的父亲阴茎。在笼子里的松鼠和硬拔出来的老爷钟钟摆，都是阴茎在母亲体内的清楚象征。对男孩而言，将美丽的牧羊少年与少女分隔两地的壁纸裂缝，构成了世界上的裂缝，这反映出父亲阴茎的存在，以及父母进行性交的事实。而那孩子使用什么武器来攻击连结在一起的父母？洒得满桌都是的墨水、扔进炉子里而流光了水的水壶，以及因此溢出一团团灰烬与蒸汽，这些都象征着非常幼小的孩子所拥有的武器——用粪便把东西弄脏，作为他们破坏的手段。

把东西砸烂、撕毁，将火钳当作宝剑，这些皆象征了孩子在原初施虐特质下所使用的其他武器，像是他的牙齿、指甲、肌肉等等。

我在最近一次的会议上（Klein,1928）和本学会的其他场合里，曾经描述这种发展的早期阶段，内容是关于孩子会用尽一切可用的武器来

攻击母亲的身体。然而现在我可以为我稍早的言论做补充，并且更详细地说明在亚伯拉罕所提出的性发展理论中，此阶段会在何时浮现。我的发现引领我做出以下结论：施虐特质在所有状况下达到最高点的时刻，出现在肛门期早期之前；由于俄狄浦斯倾向也在此发展阶段中首次开始出现，此一事实使得施虐特质的高峰期具有特殊意义。换言之，俄狄浦斯冲突是开始于施虐特质的鼎盛时期。我的看法是，超我的形成是紧跟着俄狄浦斯倾向的出现而来，因此自我甚至在这个超我形成的早期阶段，就开始受其支配与影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样的支配有着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因为当客体被内射后，用尽所有施虐武器对这些内在客体所发动的攻击，会引发个体强烈地担心外在客体与内化客体也会用同样强度攻击自己。在此重提这些概念并请各位回想，是因为我可以将它们与弗洛伊德的概念加以连结：在《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中，弗洛伊德为我们提到一个最重要的新结论，亦即早期婴儿焦虑情境或危险情境的假设。比起先前的立论，我认为新论点将分析工作置于一个定义更精确、更为扎实的基础上，也为精神分析治疗方法提供一个更明白的方向。但是在我的观点里，它也同时指出我们的分析工作有了新任务。弗洛伊德假设，在儿童发展历程中，有一个婴儿期危险情境会逐渐被修饰、减轻，这就是一系列焦虑情境会逐一运作并产生影响的源头。这个目标说明了彻底的精神分析，必须要连结到弗洛伊德在《孩童期精神官能症案例病史》结论中的论述——彻底的精神分析必须揭露出原初场景。这项晚近出现的分析需求只有在我目前提出的条件成立时，才会达到完整效果。如果分析师成功地发现了婴儿期危险情境，设法找出解决之道，并在每一个个别案例中，一方面阐述各种焦虑情境与精神官能症状的关联，另一方面探讨这些焦虑情境与自我发展之关系，如此一来，我认为分析师将能更彻底地达成精神分析治疗的主要目标：将精神官能症状消除。因此对我而言，能够提供阐释并精确描述出婴儿期危险情境的任何事，不仅在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在治疗观点中亦深具价值。

弗洛伊德认为婴儿期危险情境，最终可以简而言之“失去所爱（渴望）的人”。他认为在女孩身上，影响最严重的情况是失去客体；在男孩身上则是阉割焦虑。我的临床工作证实，这两类不同的危险情境可视为同一种更早期危险情境的变型。我发现男孩对于被父亲阉割的惧怕，可以连结到一个我认为所有危险情境中最早期的情况。如我先前所述，在心理上，对母亲身体的攻击出现在施虐阶段的鼎盛期，这也隐含了要与母亲体内的父亲阴茎竞争。对父母两人之间的连结关系所产生的猜测与质疑，赋予这种危险情境一种特殊的强度。根据已经发展出的早期施虐式超我，连结在一起的父母亲是极为残忍的，他们是非常令人惧怕的攻击者。因此在发展过程中，与被父亲阉割有关的焦虑情境，事

实上是我所提到的最早期焦虑情境的一个变型。

我认为作为本文出发点的歌剧剧本，明白地呈现出在这种情况下所引起的焦虑。在讨论剧本的过程中，我已经探讨了其中一个阶段——施虐攻击阶段——的部分细节。现在让我们一同思考，当孩子开始放纵他的摧毁欲望之后，会发生什么事。

报纸剧评一开始，作者提到舞台上所有道具都做得相当巨大，以凸显剧中那孩子的渺小。但孩子的焦虑却使得所有人事物在他眼里看起来庞大无比——远超过真实世界里的尺寸差异。此外，我们在每个儿童的分析当中发现同一件事：所有用来象征人类的事物，都是焦虑的客体。剧评人写道：“遭受虐待的物品活了起来。”扶手椅、坐垫、桌子、椅子等物品攻击男孩，拒绝被他使用，并把他驱逐到家门外。我们在儿童分析中发现，像是床铺一类可以坐着或躺在上面的物品，经常成为能够保护孩子、爱孩子的母亲之象征符号。被一条条撕开的壁纸，象征着母亲身体内部受了伤，而从书本封面里走出来小小数字老人，在此则是父亲（以他的阴茎作为象征），现在他成了法官角色，正要传唤那名被焦虑冲昏头的孩子，针对男孩对母亲身体造成的损害及在母亲体内进行的偷窃行为，好好算个总账。当男孩逃进自然世界当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环境如何扮演着被攻击的母亲角色；充满敌意的动物们象征了父亲的繁殖，这些父亲的复制品以及想象中在母亲体内的小孩，都是他曾经攻击过的。我们看到在房间里发生的事，现在被复制到一个更宽广的空间中，形成更大规模的事件，角色的数量也顿时倍增。这个被转换到母亲体内的世界，正充满敌意地严阵以待，准备迫害他。

在个体发生学（ontogenetic）的发展当中，施虐特质会在个体进展到性器期之后被克服。性器期愈是明显地出现，儿童愈能拥有客体爱，并且使他愈有能力用怜悯与同情来克服施虐特质。这个发展阶段也出现在拉威尔的剧本中：当那名男孩怜悯受伤的松鼠并上前救它时，原本充满敌意的世界立刻变得友善。孩子学习到什么是爱，并且相信爱。动物们结论道：“他是一个好小孩——行为乖巧的好小孩。”此剧本原作克莱特（Colette）对于心理学的深入洞察力，表现在孩子态度的细微改变上。当他开始照顾受伤的松鼠，他叫了声：“妈妈。”围绕在他身边的动物们也重复这句话。就是这个弥补性词语成为这出歌剧的剧名：《神奇的字眼》[The Magic Word(Das Zauberwort)]。但我们也从文本中，了解到是什么因素引发了孩子的施虐冲动；他说：“我想去公园散步！我最想要吃掉全世界所有的蛋糕！”但他母亲威胁只给他不加糖的茶和干掉的面包。口腔挫折使得原本宠爱孩子的“好妈妈”变成了“坏妈妈”，因而引发了他的施虐冲动。

我想我们现在可以了解为什么这个孩子无法安心做功课，而卷入这种令人难受的情境。这必然会发生，因为这个焦虑情境早已存在，他又从未克服过这种情境，这样的压力迫使他卷入其中。他的焦虑强化了强迫式重复，被惩罚的需求所产生的强迫作用（已变得十分强大），目的是借着接受真实惩处来保护他自己，这可以帮助他减轻在焦虑情境威胁之下所想象出的种种严重报复。我们已经相当熟悉这个事实，也就是儿童会顽皮是因为他们希望被惩罚，但最重要的应该是探究这种被惩罚的渴求，究竟是哪一部分的焦虑所引起，以及这种立即的焦虑底层所蕴藏的概念内涵。

在女孩的发展中，我发现了最早期危险情境的相关焦虑，现在我将引用另一文学作品来做说明。

在一篇题为《空洞》（The Empty Space）的文章里，卡伦·麦可利斯（Karin Michaelis）叙述了她的朋友——画家鲁思·克亚（Ruth Kjr）的发展过程。鲁思·克亚拥有卓越的艺术感受，她特别将这样的特长发挥在房子的摆设上，但却看不见她有任何创作发表。美丽、富有、独立的她将大部分人生花在旅游上，而且每当她为房子花费许多心思与品味之后，她便会离家旅行。她有时会受到深度忧郁发作的困扰，麦可利斯对此有以下形容：“她生命里只有一块黑暗的斑点。在她信手拈来、无忧无虑的幸福时刻，她却会猛然坠入最深的愁绪，那是一种自我毁灭性的忧郁。如果她试着描述这样的情况，可能会为了借词达意而说道：‘在我之内有一个空洞，我永远也不可能填满！’”

当鲁思·克亚即将迈入礼堂，她看起来幸福无缺。但过了没多久，愁绪又再次复发。在麦可利斯笔下：“那遭受诅咒的空洞再度变得更为空荡。”我让作者用她自己的话表述：“我是否曾告诉过你，她家像是一座现代艺术展览馆呢？她先生的兄长是当地最伟大的画家之一，而她房里许多墙上便悬挂着他最棒的画作。但圣诞节前夕，这位大伯带走其中一幅当初只是借给她的画，因为那幅画已被售出。这使得墙上留下了一块空白，难以言喻地，仿佛就刚好和她心中的空洞一致。她被一种最深沉的哀伤状态所淹没。墙上的空白使她遗忘了她美丽的家、她的幸福、她的朋友们和所有的一切。当然，买一幅新画是可能的，也即将会再买；人们必须要四处寻觅，才能恰好找到那幅正确的画。

“墙上的空白对她俯视狞笑。

“在早餐桌上，夫妻两人分坐两端。鲁思眼里布满灰心与绝望。然而忽然间，她的脸上绽出一抹微笑：‘告诉你喔，我要自己试着在墙上做个小小的涂鸦，直到我们买到新画为止！’‘去做吧，亲爱的。’她丈夫

说。可以确定的是，无论她涂鸦的成果如何，都不可能比现在的空白更加怪异与丑陋。

“她先生几乎都还没步出饭厅，她就兴高采烈地打电话到美术行，订购她大伯常用的颜料、画笔、调色盘以及其他所有‘用具’，要他们立刻送来。她对于如何开始毫无头绪，也从来没有把颜料从软管里挤出来的经验，更别说在画布上涂刷底色，或是用调色盘混合色彩。当一切就绪的时刻，她站在空白墙壁前，握住一只黑色粉笔，依着当下的灵感开始随意地描边。她需要开着车疯狂地冲到她大伯那里，问他是如何作画的吗？不，她死也不想这么做！”

“傍晚时分，先生回家了，她奔上前迎接，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彩。在这之前，她不是快病得奄奄一息了吗？她拉着他说：‘来了你就会知道！’而他看见了，他几乎无法移开视线，他难以接受，也不能够相信眼前所见。鲁思奄奄一息地疲劳倒向沙发：‘你觉得这真的有可能发生吗？’

“当晚他们请了她的大伯前来。鲁思如同即将接受鉴赏家的品评一般，一颗心怦怦地跳着。但那位艺术家却立刻大声嚷着：‘你该不会天真地以为你能唬过我，说这是你画的吧！这真是该死的谎言！这幅画一定是一个年长而有经验的艺术家画的。那家伙到底是谁？我不认识他！’

“鲁思无法使他信服。他认为他们在嘲弄他，临走时还撂下一句话：‘如果那是你画的，我明天就会上皇家礼拜堂指挥一首贝多芬交响曲，而我连一个音符也看不懂！’

“当天夜里鲁思睡不太着。墙上的画已经完成，千真万确——这不是一个梦。但这是怎么发生的？接下来会如何？

“她在燃烧，被内心灼热的情感所吞噬。她必须向自己证明那神圣的感受，那种她曾经历过但却无法言说的幸福感未来还会再出现。”

麦可利斯对于我为墙上留白所涉及焦虑的一部分诠释有着先见之明，她说道：“墙上留下了一块空白，难以言喻地，仿佛就刚好和她心中的空洞一致。”那么，鲁思心里的空洞究竟具有什么意义？甚至说得更明确一点，她体内那种缺乏了某些东西的感觉，究竟代表着什么意义？

这令人想起我在上述的一篇论文（1928）中，已经提到一些与此种焦虑有关的想法，我描述这是女孩们所经历到最严重的一种焦虑，它等同于男孩身上的阉割焦虑。小女孩会有一种源于俄狄浦斯冲突初期的施

虐欲望，想去掠夺母亲体内所拥有的一切，也就是小孩、粪便与父亲的阴茎，同时让她想要摧毁母亲本身。这种欲望引起了焦虑，小女孩唯恐母亲反过来抢走自己身体里头的一切（特别是抢走小孩），并担心自己的身体会被摧毁殆尽或残缺不全。我在分析女孩与成年女性的过程中，发现了在所有焦虑之中最深刻的一种，在我的观点里，这种焦虑象征小女孩最早期的危险情境。我因此了解，对于孤零零一个人的恐惧、害怕失去爱与失去爱的客体，这些弗洛伊德认为女孩身上的基本婴儿期危险情境，事实上是我先前所描述的焦虑情境之变型。当小女孩害怕母亲的侵犯攻击自己的身体，而失去了看见母亲的能力时，其焦虑会更加强烈。一个真实、慈爱的母亲，会削弱孩子对心中所内射恐怖母亲形象的畏惧。在后来的发展阶段中，小女孩的幻想内容会有所改变，原本害怕妈妈会攻击她，后来却深怕那位真实而慈爱的母亲可能会不见，留下女孩孤单单地被人遗忘。

思考鲁思·克亚从第一幅作品开始究竟画了些什么，可以帮助我们探索这些概念的解释。她的第一幅画是用一个真人尺寸的裸体黑女人来填补墙上的空白处。除了一幅花卉画以外，她的创作局限于肖像画，她曾两度画下前来暂住、摆姿势供她绘画的妹妹；进一步地，她开始画一位老女人和她母亲的肖像。麦可利斯对最后两幅画有以下描述：“现在鲁思停不下来了。她的下一幅画描绘着一位老女人，脸上带有岁月与理想破灭的痕迹，她的皮肤满布皱纹，头发斑白，一双温和而疲倦的双眼流露着不安。在鲁思眼前，她用老年人惨然沮丧的目光凝视着她，眼神仿佛在说：‘我的来日无多，别再为我费心了！’

“我们从鲁思最新的作品——她那爱尔兰裔加拿大籍母亲的肖像——得到的印象则有所不同。这位女士曾逼迫她很长一段时间，致使她后来忍痛断绝母女关系。这名女士纤瘦、傲慢而跋扈，她站立着，月光色的披巾垂挂在肩，她给人一种原始时代女性美丽而强壮的印象，仿佛每天都会赤手空拳与荒野里的孩子搏斗。那下巴看起来多么不屑一顾！那傲慢的眼神看起来多么有力量！

“空缺的地方已经填补了。”

很明显地，那种想要修复，想要弥补心理上对母亲的损伤并使自己复原的欲望，是致使她急切地想为亲人们作画的起因。而那位濒死的老女人，仿佛是原初、施虐式摧毁欲望的具体表现。女儿希望摧毁母亲，看着母亲变老、衰败、损毁，这却也是她需要将母亲画得拥有完整力量而美丽的原因。女儿可以借此减轻自己的焦虑，靠着画出肖像尽力修补，呈现出母亲毫发无伤的模样。在儿童分析中，当孩子们的摧毁欲望

借由表达反动倾向而完成时，我们一再发现他们会使用随手涂鸦和绘画意图把人们修复。鲁思·克亚的例子，完全呈现出小女孩的焦虑是女性自我发展中的重要一环，是激励女性追求成就的动机。但是另一方面，这种焦虑可能会造成严重疾病与种种抑制。男孩对阉割的畏惧也是一样，其焦虑对于自我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取决于个体是否能在各种不同因素的交互作用当中，还能保持某种最佳状态，并维持令人满意的平衡。

第十二章 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1930）

我在本篇的论点是根据这样的假设：在心智发展的早期阶段，施虐活跃于各种原欲愉悦之来源。^[1]在我的经验中，施虐在这个阶段达到高峰，此阶段由想要吞噬母亲乳房（或是母亲本身）的口腔施虐欲望引领进入，随着肛门期早期的到来而结束。在我所说的这个阶段中，个体的主要目标是要拥有母亲身体的内容物，在施虐冲动的支配下无所不用其极地摧毁她；同时，俄狄浦斯冲突也在这个阶段开始了，性器的倾向此时开始发生影响，但还不明显，因为前性器期的冲动仍然主导着。我全部的论点依据是，俄狄浦斯冲突开始于施虐主导的阶段。

小孩期待在母亲体内找到：（一）父亲的阴茎、（二）排泄物、（三）小孩们，而且视这些等同于可以吃的物质。根据儿童最早期对于父母交媾的幻想（或“性的理论”），父亲的阴茎（或是他的整个身体）在性交动作中与母亲结合在一起了，于是小孩的施虐攻击是以双亲为目标，他们在幻想中被啃咬、撕碎、切割或捣碎成碎片，这攻击带来了焦虑，害怕他会受到联合双亲（united parents）的处罚，而且因为口腔施虐内射了客体，导致这种焦虑也被内化，于是指向了早期的超我。我已经发现这些心智发展之早期阶段的焦虑情境是最为深远而势不可挡的。我的经验告诉我在幻想中对母亲身体的攻击，有相当一部分是借由尿道与肛门施虐而运作的，并很快地加入了口腔与肌肉的施虐。在幻想中，排泄物被转变成危险的武器：尿床被视为切割、戳刺、烧灼、淹溺，而粪便则被视同武器与飞弹。我已经描述过，在稍后的阶段中，这些暴力的攻击方式减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借由一些施虐所设计的精致方法进行隐藏的攻击，排泄物便等同于有毒的物质。

过度的施虐引起了焦虑，并启动了自我最早的防卫方式，弗洛伊德（1926a,p.164）写道：“很可能是如下的情况：在清楚分裂为自我与本我以及在形成超我之前，精神装置运用的防卫方法与已经达到这些组织阶段时所运用的方法是不同的。”根据我在分析中所发现的，自我所建立的最初防卫和危险的两个来源有关：个体本身的施虐以及被攻击的客

体。这种防卫——遵从施虐的程度——具有暴力的特质，和日后的潜抑机制有根本上的不同。在关于个体本身的施虐方面，防卫意指排除

（expulsion）；而在关于客体的方面，则意指破坏。施虐成为危险的来源，因为它提供了解放焦虑的机会，也因为个体认为被用来摧毁客体的武器也会朝向自己所致。受到攻击的客体成为危险的来源，是因为个体害怕来自于客体类似的报复性攻击。于是，完全未发展的自我在此阶段面临了一个超过其所能负荷的工作——驾驭最严重的焦虑。

费伦齐主张认同—象征的前驱来自于婴儿努力从每个客体中再次发现自己的器官及其功能；在琼斯看来，享乐原则让两件非常不同的事情可能变成相等的，因为它们都有愉悦和兴趣的类似特质。数年前，我根据这些概念写了一篇论文，我获得的结论是：象征是所有升华以及每一种才能的基础，因为事物、活动与兴趣是借由象征等同（symbolic equation）而成为原欲幻想的对象。

现在我要补充以前所说的（1923a），伴随着原欲兴趣，在我所描述过的那个阶段所发生的焦虑，启动了认同的机制。由于儿童渴望摧毁一些代表客体的器官（阴茎、阴道、乳房），因此他对此客体怀有畏惧，这种焦虑促使他将这些被关注的器官等同于其他的事物。由于这样的等同，这些事物接着也成为带来焦虑的客体，因此他被迫不断去制造其他新的等同，这便形成了他对新客体产生兴趣以及象征的基础。

于是，象征不只是所有幻想与升华的基础，更甚于此，它也是个体与外在世界以及广泛现实之关系的基础。我曾指出施虐在其高峰时所指向的客体，以及与施虐同时发生的知识渴望所指向的客体，是母亲的身体及被幻想拥有的内容物。指向她身体内部的施虐幻想，构成了与外在世界以及现实之最初与根本的关系，他接下来能够获得外在世界与现实相符的程度，取决于个体度过这个阶段的成功程度。我们知道儿童最早期的现实是全然属于幻想的，他被焦虑的客体围绕着，在这方面，排泄物、器官、物体、有生命与无生命的东西，开始与另一物体发生等同关系。随着自我发展，与现实的真实关系逐渐从这种不现实的现实里被建立起来。于是，发展自我以及与现实的关系，有赖于自我在最早期阶段忍受初期焦虑情境之压力的能力。而且，如往常一般，这涉及了各种相关因素之间是否能达到最佳平衡。足够分量的焦虑对于丰富的象征形成与幻想来说是必要的基础；如果要满意地解决焦虑、顺利地度过这个基本阶段，以及自我的发展要成功的话，自我必须要具有忍受焦虑的适当能力。

我已经从一般的分析经验中获得了这些结论，并在一个案例里获得

显著的证实，在此案例中，自我发展受到不寻常的抑制。

我将要细述的这个案例是个四岁大的男孩，其语汇以及智能的贫乏大约介于十五到十八个月的程度。他几乎完全缺乏对现实的适应以及与环境的情绪关系。迪克（Dick）大多数时间都是缺乏表情的，对于母亲或保姆是否存在也表现出漠不关心。从一开始，他难得表现出焦虑，即使有也是不寻常的少量，除了一项特定的兴趣之外——我将很快回到这点——他几乎没有任何兴趣，他不玩，和环境没有接触。大部分时候他只是无意义地将一些声音串连起来，不断地重复某些噪音。当他说话时，多半是错误地使用那些贫乏的词汇。不过，他不只是无法让他人了解他：他压根就不想这样做。更且，迪克的母亲经常可以从他身上清楚感觉到一种强烈的负向态度，表现在他常常做出唱反调的事情上。例如，如果她顺利地让迪克跟着她说了一些不同的字，他通常会完全改变它们，虽然在其他时候他可以正确无误地发音。此外，有时他会正确地重复那些字，但是他会用一种持续不间断、机械式的方重复它们，直到周遭的每个人都对这些重复感到厌烦；这两种行为模式都不同于精神官能症儿童的行为模式。当他们用反抗的形式来表达对立的行为，以及表达顺从时（即使伴随了过度的焦虑），他知道这么做的理由，也知道它与哪些人有关。但是，迪克的对立与顺从既缺乏情感，也无法被理解。此外，当他伤害自己时，显露了对疼痛极度的不敏感，并且感受不到任何需要被安抚与宠爱的渴望——这在幼童是普遍存在的。他在肢体上的笨拙也是很显著的，无法握住刀子或剪刀。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他能够相当正常地用汤匙吃饭。

他初次来访时给我的印象是：他的行为和我们在精神官能症儿童身上所观察到的行为非常不一样。他让他的保姆离开而没有表现出任何情绪，全然无所谓地跟随我进入房间。在房间里他漫无目的地来回跑着，有几次他绕着我跑，就好像我是一个家具，不过他对室内的任何物体都没有兴趣。他来回跑的动作看来是缺乏协调的，他的眼神与表情则是固定不变的、疏远的、缺乏兴趣的。再一次与严重精神官能症儿童的行为做比较，我想到一些没有真正焦虑发作的儿童，在他们第一次来看我时，会害羞而僵硬地退缩到一个角落，或是在有小玩具的桌前坐着不动，或者不玩玩具，拿起某个对象，然后只是把它再度放下。在所有这些行为模式里，强烈的潜伏性焦虑是很明显的，墙角和小桌子都是他逃避我的庇护所。然而，迪克的行为没有意义与目的，也没有任何连带的情感或焦虑。

我现在要提供他的过去的某些细节，当他还在哺乳期时，经历了一段极度不顺利而混乱的时期，因为有好几个礼拜，他的母亲努力要喂他

都徒劳无功，他几乎死于饥饿，最终只好诉诸人工食品。最后，当他七周大的时候，为他找到了保姆，但是那时候他仍无法成功地吸吮母乳。他受苦于消化道不适、脱肛（prolapsus ani），以及后来的痔疮。也许他的发展受到一个事实的影响，即虽然他拥有一切照顾，但是不曾被大量地给予真正的爱；从一开始他的母亲对他的态度就过度焦虑。

另外，由于迪克的父亲与保姆都没有对他表现太多感情，因此他是在一个非常缺乏爱的环境下长大的。当他两岁大时，有一个新的保姆，她能力好又相当温柔。没多久之后，他和祖母在一起一段很长的时间，祖母也很爱他。这些改变对迪克发展的影响是可以观察到的；他在正常的年纪学会了走路，但是在训练他控制排泄功能方面却遭遇困难。在新保姆的影响之下，他较为容易地学习了卫生习惯。在大约三岁时，他已经可以控制自如了，而在这一点上，他实际上显现了相当程度的企图心与忧虑。另外一方面，他在四岁时表现出对于指责的敏感，保姆发现他自慰，告诫他那样做很“调皮”，他不该做这样的事。这样的禁止显然引起了忧虑以及罪疚感。此外，在四岁时，迪克大致上做了更多的努力来调适，不过主要都是关于外在的事物，特别是机械式地学习许多新的词汇。从最早期开始，他的进食就一直很不寻常地出现困难。有保姆时，他完全没有任何想吸吮的意愿，这样的倾向持续着；再者，他也不吸奶瓶。当他该吃更多固体食物时，他拒绝去咬，并且排斥任何非糊状的食物。即使如此，他几乎仍被迫去接受。新保姆的另外一个好影响是迪克在进食意愿上有些改善，不过，主要的困难还是持续着。^[2]于是，虽然这位亲切的保姆使他的发展在某些特定方面有所改变，根本的缺陷仍未被触及。就如同其他人一样，迪克无法和她建立情绪的接触，因此不论是保姆或祖母的温柔都无法矫正他在客体关系上的缺乏。

从迪克的分析中，我发现导致其发展上不寻常抑制的原因，是最早阶段的那些失败，这些阶段是我在本篇论文开头的段落所提到的。对迪克来说，在自我忍受焦虑的能力方面有一明显的体质性缺陷，性器在很早的时期就已经开始扮演它的角色，导致了对被攻击的客体发生过早及过分强调的认同，并促成了对施虐同样过早的防卫。自我停止发展幻想生活以及建立与现实的关系，在脆弱的开始之后，这个孩子的象征形成就已经停滞不前了。早期的努力已经在一个兴趣上留下了它们的印记，而这个兴趣与现实是隔离且无关联的，无法成为进一步升华的基础。这个孩子对周遭大部分的事物与玩具都不感兴趣，甚至也不知道它们的目的与意义。不过，他对火车与车站感兴趣，还有门把、门以及开关门。

在这些事物与动作上的兴趣有一个共同的来源：它事实上是与阴茎插入母亲身体有关的，门与锁代表了从她身体进出的方式，而门把则代

表了父亲与他自己的阴茎。因此，使得象征形成停滞不前的，是对于在他插入母亲身体之后将会受到（特别是被父亲的阴茎）何种对待的恐惧。另外，他对其破坏冲动的防卫证实为他在发展上根本的阻碍，他完全无法有任何攻击行为，而这样的无能在最早期他拒绝咬食物的事件上就已经清楚显示了。在四岁时，他无法握住剪刀、刀子或工具，动作相当笨拙。对于母亲身体及其内容物之施虐冲动的防卫——这冲动与性交的幻想有关——导致了幻想的停止以及象征形成的停滞。迪克接续的发展失败，是因为他无法将他与母亲身体的施虐关系带入幻想中。

在分析中，我需要应付的特殊困难并不是迪克在言语能力的缺陷。在游戏技术中，跟随着儿童的象征式表征（symbolic representations），提供了与其焦虑与罪疚感连结的通路，我们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免除语言的链接。不过，这项技术不限于对儿童游戏的分析，我们的材料可以来自于（当儿童在游戏上受到抑制的时候）其一般行为细节中所显现的象征。^[3]但是，迪克的象征尚未发展，有部分是因为他缺乏与周遭事物维持任何感情的关系，他对这些事物是完全漠然无所谓的；实际上他没有对特定的客体有特别的关系，这是我们在更严重受到抑制的儿童身上时常可见的。由于在他心中和这些客体没有任何感情的或是象征性的关系存在，任何与他们有关的偶发行为都不带有幻想的色彩，因此不可能认定他们具有象征式表征的特质。我在迪克相异于其他儿童之行为的某些特定点上所感受到的，他对环境缺乏兴趣以及与他进行心智接触的困难，都是受到他与事物缺乏象征关系所影响。于是，分析必须开始于此——与他建立关系的根本障碍。

迪克第一次来看我的时候，如我之前说的，在保姆将他交给我的时候，他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当我给他我所准备的玩具时，他看着它们，没有丝毫的兴趣。我放了一个大火车在一个较小的火车旁，叫它们“爹地—火车”和“迪克—火车”，他随即拿起我叫“迪克”的火车，将它滑行到窗子那里，说“车站”。我解释说：“车站是妈咪，迪克就要进去妈咪里头了。”他留下火车，跑进内侧与外侧门之间的空间里，把自己关起来，说着“黑黑”，然后又直接跑了出来。他如此表现了好几次，我对他解释说：“在妈咪里面是黑黑的，迪克在黑黑的妈咪里头。”同时，他又拿起火车，但是很快地跑回两扇门之间的空间中。当我正在说他就要进入黑黑的妈咪时，他用质疑的方式说了两次：“奶妈？”我回答：“奶妈快来了。”他重复这样说着，之后相当正确地使用了这些词汇，在心中记住它们。下一次他来的时候，完全表现出同样的行为，不过，这次他直接跑出房间，进入黑漆漆的入口门廊，将“迪克”火车放在那里，并且坚持它要留在那里。他重复地问说：“奶妈来了吗？”在第三次分析时

他仍是同样的表现，不一样的是，除了跑进去两道门之间的门廊里，他也跑到抽屉柜后面，在那儿他陷入焦虑之中，首次叫我过去他那里。从他重复叫唤保姆的方式，以及当时间到时，他以不寻常的雀跃迎接她的样子，看得出来此刻他有很明显的担忧。我们可以看到和焦虑同时显现的是依赖的感觉，起初是对我，然后是对保姆，同时他开始对安抚的字词“奶妈快来了”感兴趣。而且，和他平常行为相反的是，他重复且记住了这些词汇。不过，在第三次分析中，他也是第一次带着兴趣注视那些玩具，在这样的兴趣中有明显的攻击倾向。他指着一辆煤炭车说道：“割。”我给他剪刀，他试图去刮取小片的黑色木料来代表煤炭，但是他无法握住剪刀。我回应他给我的一瞥，从小车上切割了几片木料。他随即将受损的车子及其承载物丢到抽屉里，说道：“没了。”我告诉他这代表迪克刚刚从母亲身上切出了粪便。接着他跑进了两道门之间的空间里，用他的指甲在门上稍微搔抓了一下，显示出他认为这个空间与小车子以及母亲的身体是相同的，而后者正是他在攻击的。他马上从两道门之间的空间跑回来，找到储藏柜并爬了进去。在下次分析刚开始的时候，他在保姆离开时哭了——对他来说是不寻常的事，不过他很快就安静下来了。这一次他避开了两道门之间的空间、储藏柜和角落，不过，他却注意到玩具，更仔细地检视它们，并且显露初现的好奇心。他这样做的时候，看见了上回他来的时候受损的小车子及其内容物，他立即推开它们，并用其他的玩具把它们覆盖住。在我解释说那台受损的小车子代表了他的母亲之后，他再度将小车子及其内容物拿出来放在两道门之间的空间里。随着分析的进展，逐渐清楚的是从迪克将它们丢出房间的行为上，他暗示了将受损的物（客）体及其本身的施虐（或是施虐所运用的方法）排除，这些东西是借由这种方式被投射到外在世界里。迪克也发现洗涤用的水槽象征了母亲的身体，他显现了怕被弄湿的特别恐惧，焦虑地擦干他的手和我的手，因为他不只弄湿了自己的手，也弄湿了我的。几乎在同时间，他在解小便时也表现出同样的焦虑。尿与粪便对他而言代表了有害与危险的物质。^[4]

现在比较清楚的是，在迪克的幻想中，粪便、尿液与阴茎代表了用来攻击母亲身体的物体，因此也被认为是会伤害自己的一个来源。这些幻想促使他对母亲身体的内容物感到恐惧，特别是父亲的阴茎——在他的幻想中，它存在于母亲体内。我们发现了这个幻想中的阴茎与对它渐增的攻击感具有多种形式，其中想要吃它、摧毁它的渴望是最为显著的。例如，有一次迪克拿起一个男偶放到嘴里，咬牙切齿地说“ti一爹地”，代表的是“吃爹地”，然后他要求喝水。内射父亲的阴茎经证实为与对它的恐惧有关，就如同害怕原始的、造成伤害的超我，以及害怕受到母亲被抢走的处罚，也就是对于外在的以及被内射的客体之恐惧。在

这点上，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事实——我已经提过，而且是他发展中的关键因素——那就是性器阶段在迪克身上过早的活跃，这点显现在以下的情境中：我刚提到的表征，随之而来的不只是焦虑，还有懊悔、遗憾，以及觉得他必须要偿还的感觉。因此，他继续将小男偶放在我的大腿上或是手中，把所有的东西放进抽屉里等等。早期源于性器层次的反应运作是自我发展早熟的结果，而进一步的自我发展却受到它的抑制，这种早期对客体的认同还无法被带入与现实的关系中。例如，当迪克看到一些铅笔屑在我腿上的时候，他说：“可怜的克莱因夫人。”但是，在一个类似的场合，他用一模一样的方式说：“可怜的窗帘。”随同他缺乏忍受焦虑的能力，这种过早的同理（empathy）成为阻挡他所有破坏冲动的关键因素。迪克将自己与现实割离，并且将其幻想生活带入停滞状态，借此在幻想中那黑暗、空乏的母体中获得庇护。因此他也将注意力从各种外在物（客）体抽离，这些物（客）体代表了母亲身体的内容物——父亲的阴茎、粪便、孩子们。他自己的阴茎——如同施虐的器官般——以及排泄物必须要被丢弃（或否认），因为它们是具有危险与攻击性的。

在迪克的分析中，借由接触他所显露的幻想生活与象征形成之雏形，我曾经有机会触及他的潜意识，结果减弱了他的潜伏焦虑，因而有可能让某种程度的焦虑表现出来。不过，这意味了借由建立与事物的象征关系，而使得处理（work-over）这种焦虑的工作可以开始，同时，其求知冲动与攻击冲动也开始运作了。随着每一个进展而来的是迪克释放了更多的焦虑，并使他在某个程度上离开了一些他之前已经建立起感情关系的事物，它们因而成为焦虑的对象（客体）。当他离开这些客体时，他转向了新的客体，于是其攻击与求知冲动被依序导向这些有感情的新关系上。因此，举例来说，有时候迪克会全然避免接近储藏柜，但却巨细靡遗地检视了水槽以及电暖炉，再次表现了他对这些客体的攻击冲动。然后他将兴趣从它们那里转移到新鲜的事物，或是再转移到他已经熟悉而稍早曾经放弃的事物上。他再一次地专注在储藏柜上，不过这一次他对它的兴趣伴随了远高于先前的活动量与好奇心，还有各种较强烈的攻击倾向。他用汤匙敲打它，用刀子去刮它、砍它，用水泼它；他精力充沛地检视门轴、它开与关的方式以及门锁等等，他也爬进储藏柜里，问各个部位的名称。因此，当他的兴趣发展起来的同时，他的词汇也增加了，因为他现在开始投入更多兴趣，不仅是在事物本身，还有它们的名称。他现在可以记得并且正确地应用之前他听过而不理会的词汇了。

伴随这种兴趣的发展以及对我逐渐增强的移情，在此之前缺乏的客体关系已经出现了。这几个月当中他对母亲和保姆的态度变得亲切而正

常，现在他渴望她们的存在，想要她们注意他，而且在她们离开时会觉得痛苦；对他的父亲也是一样，他的关系所流露的正常俄狄浦斯态度之迹象逐渐增加着，并且与一般客体有了更稳固的关系。迪克先前所缺少的想要让自己被理解的渴望，现在变得很强烈，借由他那仍旧贫乏而逐渐增加的词汇——他勤奋努力地扩充着，他试图让自己能被了解。另外，有许多迹象指出，他正开始建立与现实的关系。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进行了6个月的分析，而他的发展——这期间里，在所有根本的重点上已经开始发生——可以合理地推断良好的预后。从这个案例衍生的几个特殊问题已确认是可以解决的。我们有可能透过很少的话语来和他接触，也能活化这个完全缺乏兴趣与感情的孩子心中的焦虑。而且更进一步地，也有可能逐渐纾解与调节儿童所释放的焦虑。我要强调的是，在迪克的案例上，我调整了我平常使用的技术；大略来说，我没有诠释素材，直到它们已经在各种表征中表达出来为止。不过，在这个表征能力几乎完全阙如的案例中，我发现我必须根据我一般的知识来做诠释，而迪克行为中的表征相对是模糊不明的。用这种方式我找到了接触其潜意识的途径，并得以活化焦虑以及其他的情感。表征于是变得更加充分，而我则很快地获得了更坚实的基础来进行分析，也因此能够逐渐过渡到我一般在分析幼童时所运用的技术。

我已经说明了我如何借由减弱潜伏状态的焦虑来使焦虑外显。当它真的外显时，我可以借由诠释来解决一部分焦虑，同时也才有可能让焦虑得以用比较好的方式被修通，也就是借由将它分散在新的事物与兴趣上；借由这样的方式，焦虑被大量地缓解到自我能够忍受的程度。如果大量的焦虑因此而被调节，是否自我就能够忍受并且疏通正常量的焦虑，这只有进一步的治疗过程才能显示了。因此，在迪克的案例中，问题的重点是借由分析来调整其发展中一个根本的因子。

分析这个无法被理解、自我也封闭而不受影响的孩子，唯一可能做的事情是试图接触他的潜意识，并且借由减弱潜意识里的困难来开辟一条自我发展之路。当然，在迪克的案例中，如任何其他案例一样，要接触潜意识必须经由自我。一些事件证明了即使这个发展非常不完整的自我，也适合用来建立与潜意识的连结。从理论的观点来看，我认为很重要的是：即使在自我发展缺陷如此极端的案例，唯有借由分析潜意识冲突，才有可能发展自我与原欲，而不会将任何教育的影响加之于自我之上。很清楚的是，如果一个与现实完全没有关系的儿童，即使自我未完整发展，也能够忍受借由分析的协助来移除潜抑，而不会受到本我的压迫。我们不需害怕精神官能症儿童（也就是一般比较不极端的案例）的自我可能会屈服于本我。值得一提的是，鉴于先前来自于迪克周围的那

些人对他所加诸的教育影响，并未对迪克造成任何效果，现在由于精神分析的缘故，他的自我开始发展了，他愈来愈能够顺从于这样的影响，而此影响也能够与受到分析松动的本能冲动同步并行，并且足够去应付它们。

还有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是诊断。佛西司（Forsyth）医师诊断这个案例为早发型痴呆（*dementia praecox*），他认为也许值得尝试分析。他的诊断似乎由于以下的事实而得到确认：其临床现象在许多重点上与较为严重的成人早发型痴呆相符合。再次总括来说：这个案例的特点是几乎完全缺乏情感与焦虑、严重地从现实中退缩，以及无法接近

（*inaccessibility*）、缺乏情绪上的关系、与自动顺从交替发生的负向行为、漠视痛苦、固执——符合所有早发型痴呆的症状。此外，佛西司医师的检查没有任何发现器质性的疾病，再者因为这个案例经证实对心理治疗有反应，因此可以确定排除任何器质性疾病的可能性，使这个诊断更能得到确认。分析对我显示了可以摒除此为精神官能症的看法。

与早发型痴呆症诊断相左的事实，是迪克这个案例的基本特质是发展上的抑制，而不是退行（*regression*）。还有，早发型痴呆在幼儿期是非常少见的，以至于许多精神科医师认为这种疾病不会发生在这个阶段。

从临床精神医学的角度，我不会让我自己投入诊断这个主题上。不过，我在儿童分析上的一般经验，让我能够对儿童期精神病的一般特质做一些观察。我更加确信的是，儿童期的精神分裂症远比一般所认为的更为常见。我要举出一些理由来说明为什么这种疾病通常无法被辨识出来：（一）双亲，特别是在较贫穷的阶级，通常在小孩很严重时才看精神科医师，也就是当父母对小孩已经无计可施的时候。于是，相当多的案例从来没有接受过医疗诊察。（二）对于接受医师诊察的病人来说，通常医师很难在单次而快速的检查中就建立精神分裂的诊断，所以许多这种案例被归类在未确立的类别下，例如“发展停滞”、“智能不足”、“精神病状态”、“自我中心的倾向”等等。（三）最重要的是，儿童精神分裂症不如成人精神分裂症明显与突出，这个疾病的特质在儿童身上之所以比较不明显，是因为在程度较轻微时，即便是在发展正常的儿童身上也是自然可见的。有些事情在小孩身上表现出来时，例如：与现实隔绝、缺乏情绪上的关系、无法专注于任何工作、愚蠢的行为与胡乱说话，并不会让我们感到有何特别之处，我们不会像对待发生这种状况的成人那样去评判它们；儿童身上常可见到过动与刻板重复的动作，与精神分裂症的过动与刻板也只有程度上的差别；自动顺从对于父母来说必定非常明显而被视同于“温顺”，而抗拒行为通常被看作是“调皮”，

解离这个现象在儿童身上常是完全观察不到的；儿童的畏惧焦虑（phobic anxiety）通常包含了具有偏执特质^[5]的被害意念与虑病的恐惧，是需要非常细心观察且通常只有经由分析才能显露的事实。（四）在儿童身上，比精神病更常见的是精神病特质，日后它们在不良的环境下会导致疾病。

因此，我认为在儿童期，完全发展的精神分裂症其实比一般所认为的更常见，特别是精神分裂特质更是常见的普遍现象。我的结论是——对此我将在他处提供充分的理由——发生在儿童期的疾病，特别是精神分裂症与一般精神病的概念必须要加以扩充，而且我认为儿童分析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要发现并治愈儿童期精神病。因而获得的理论知识无疑将会增进我们对精神病结构的了解，也会帮助我们对不同的疾病做出更正确的鉴别诊断。

如果我们用我所提议的方式来扩充词语的使用，我认为我们有正当的理由将迪克的疾病区分在精神分裂症的类别里。事实在于这个案例与典型的儿童期精神分裂症不同之处，是迪克的困难在于发展的抑制。而对于大部分这种案例来说，是在发展的某一个阶段已经成功达到之后，才发生退行。^[6]此外，这个案例的严重性也增添了临床表现的不寻常特质。不过，即使如此，我也有理由认为他不是单一个案，因为最近我已经遇见了两个年龄与迪克相仿的类似案例，可以做出以下推测：如果我们用更加敏锐的眼睛来观察的话，将会发现更多类似的案例。

现在我要总结我的理论。我所依据的不仅是迪克的案例，还有其他比较不极端的精神分裂症案例，他们是介于五岁到十三岁之间的儿童，以及我一般的分析经验。

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是由施虐所主导，它们发生的发展阶段是由口腔施虐（尿道、肌肉与肛门施虐皆与它相联结）启动的，而终结在肛门施虐停止的时候。

只有在俄狄浦斯冲突的稍后阶段，才会出现抵御原欲冲动的防卫：在更早的阶段里，它所对付的是相随的破坏冲动。自我所设立的最早期防卫是要应付个体自身的施虐以及被攻击的客体，这两者都被视为危险的来源。这种防卫具有暴力的性质，和潜抑的机制是不同的。对男孩来说，这种强烈的防卫也会朝向自己的阴茎，将它视为执行施虐的器官，这是所有性无能困扰最深的来源之一。

这是我对于正常人与精神官能症患者的发展所做的假设，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精神病是如何生成的。

在施虐正在高峰阶段的第一部分中，攻击被认为是暴力所造成的，我发现这是早发型痴呆的固着点。在这阶段的第二部分里，攻击被想象成是毒害所造成的，而主导的是尿道与肛门施虐的冲动，我相信这是妄想症的固着点。^[2]我想起了亚伯拉罕曾主张在妄想症患者中，原欲退行到较早期的肛门期。我的结论与弗洛伊德的假设是一致的，根据他的假说，早发型痴呆妄想症的固着点是在自恋的阶段，而早发型痴呆的固着点又先于妄想症的固着点。

自我对施虐所采取的过度与最早的防卫，制止了与现实建立关系以及幻想生活的发展，更进一步施虐地占用与探索母亲的身体与外在世界（广义来说，代表着母亲的身体）停止了，而这点导致了与事物及代表母亲身体内容物之客体的象征关系，以及与个体之环境与现实的关系几乎完全停止。这样的抽离成为缺乏情感与焦虑的基础，这也是早发型痴呆的症状。于是在此一疾病中，会直接退行到发展的早期阶段——在此阶段里，因为焦虑的缘故，避免了个体在幻想中对母亲身体内部进行施虐的占用与破坏，也遏止了和现实关系的建立。

【注释】

^[1] 比较我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1928)。

^[2] 在第一年的最后，她惊讶地发现这孩子是不正常的，这感觉也许影响了她对他的态度。

^[3] 这点只适用于分析的前序阶段以及其他限定的部分，当达成与潜意识的接触且焦虑的程度减弱时，游戏——活动、语言——链接与所有其他的表征方式开始出现，同时分析工作也促成了自我的发展。

^[4] 此处我找到了对于迪克之特殊担忧的解释，迪克的母亲在他大约五个月大及进入潜伏期以后，不时注意到他在大便或是小便的时候，表情是极度焦虑的；由于粪便并不硬，罹患脱肛与痔疮的事实似乎不足以解释他的担忧，特别是他在小便时也表现出完全一样的状况。在分析的情境中，这种焦虑达到如此的程度——在长时间的犹豫之后，迪克才能告诉我他想要小便或大便，在显示了他的深度焦虑，且眼中含着泪水。在我们分析了这些焦虑之后，他对这些功能的态度变得不同了，现在几乎是正常的。

^[5] 比较我的论文《儿童游戏中的拟人化》(1929)。

^[6] 分析使得与迪克的心智接触成为可能，并且在相对短暂的时间里带来某些进展。这样的事实指出的可能性是：在外显的些许发展之外，还有某些潜伏的发展是原本就存在的。不过，即使我们如此认为，由于整体发展是如此异常的贫乏，以致假设他是从一个已经成功到达的阶段退行，是很不符合这个案例的。

^[7] 我在《儿童精神分析》将会引用此观点所依据的材料，也会为它提出更详细的理由。

第十三章 对精神病的心理治疗（1930）

如果一个人研读精神科医师使用的诊断准则，那么他会以下的事实印象深刻。虽然这些准则显得非常复杂，涵盖了很广的临床范畴，然而根本上它们大致集中在一个特别的点，也就是与现实的关系上。但是，显然精神科医师心中的现实是正常成年人主观与客观的现实，虽然从社会对疯狂的观点来看是合理的，但它忽视了最重要的事实：儿童期早期之现实关系的基础完全是不同的一回事。对两岁半到五岁之间的儿童所做的分析清楚显示：在最初的时候，所有儿童的外在现实主要是他们自己本能生活的镜像。现在，人类关系的最早期阶段是受到口腔施虐冲动所主导的。这些施虐的冲动会因为挫折与被剥夺的经验而增强，而这种过程的结果是：儿童所拥有的其他施虐表现的工具——我们加以命名如下：尿道施虐、肛门施虐、肌肉施虐——都被依序活化而且朝向客体。事实是，在这个阶段中，外在现实在儿童的想象中充满了客体，儿童认为这些客体会用如同他被驱使去对待客体一样的施虐方式来对待自己，这样的关系才真的是幼儿最原始的现实。

在儿童最早期的现实中，世界就是乳房与充满危险物（客）体的肚子。而世界之所以会危险，是因为儿童自己有想要攻击它们的冲动之故。虽然自我的正常发展过程是经由现实的评量逐渐接触到外在的客体；但对精神病人来说，世界——实际上指的是客体——是在原初的层次上被评价的；也就是说，对于精神病患者来说，世界仍旧是一个充满了危险物（客）体的肚子。于是，如果我要用几句话来为精神病提出一个有效的概括性说法，我会说：这群人主要是在防卫施虐的发展阶段。

这些与现实的关系没有被广泛接受的原因之一是，虽然一定会有些案例彼此非常近似，但是一般来说，儿童期精神病的诊断特点基本上是异于典型精神病的。例如，我认为一个四岁儿童最险恶的特质，是因为一岁幼儿之幻想系统的活动没有减弱，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固着，它在临床上会造成发展的停止。虽然幻想的固着只能在分析中被揭露，不过有很多临床迟缓的例证很少或不曾被适当地鉴别。

对于接受医师诊察的病人来说，通常医师很难在单次而快速的检查中就建立精神分裂的诊断，所以许多这种案例被归类在未确立的类别之下，例如“发展停滞”、“智能不足”、“精神病状态”、“自我中心的倾向”等等。最重要的是，儿童精神分裂症不如成人精神分裂症明显与突出，这个疾病的特质在儿童身上之所以比较不明显，是因为在程度较轻微时，即便是在发展正常的儿童身上也是自然可见的。有些事情在小孩身上表现出来时，例如：与现实隔绝、缺乏情绪上的关系、无法专注于任何工作、愚蠢的行为与胡乱说话，并不会让我们感到有何特别之处，我们不会像对待发生这种状况的成人那样去评判它们；儿童身上常可见到过动与刻板重复的动作，与精神分裂症的过动与刻板也只有程度上的差别；自动顺从对于父母来说必定非常明显而被视同于“温顺”，而抗拒行为通常被看作是“调皮”，解离这个现象在儿童身上常是完全观察不到的；儿童的畏惧焦虑通常包含了具有偏执特质的被害意念和虑病的恐惧，是需要非常细心观察且通常只有经由分析才能显露的事实。在儿童身上，比精神病更常见的是精神病特质，日后它们在不良的环境下会导致疾病〔参照《象征形成》（Symbol Formation,1930a）〕。

我要提出一个案例，其重复行为完全是植基于精神病焦虑（psychotic anxiety），但是他在任何方面都没有引起这种怀疑。一个六岁男孩玩了好几个小时警察指挥交通的扮演游戏，过程中他重复表现特定的态度，固着在这些态度上相当久，因此他表现出僵直与重复刻板的征象。分析显露了特别强烈的恐惧与害怕，这是我们在精神病的案例上会遇见的。我们的经验是，这种强烈的精神病恐惧典型地受到各种与症状有关联的机制所阻挡。

这个男孩活在幻想中，我们可以在这些小孩的游戏中，看到他们势必完全阻绝了现实，只能借由完全排除现实来保存他们的幻想。这些孩子难以忍受任何挫折，因为这些挫折提醒他们现实的存在。他们也很难专注在任何与现实有关的工作上，例如，一名六岁的男孩经常幻想他是一帮猎人与野兽的至尊领袖，带领他们迎战、征服并杀死另一群亦拥有野兽的对手，这些动物后来都被吃掉。这样的战役永无终止的一天，因为总是有新的对手出现。经过好几次的诊疗分析，我们发现这孩子不仅患有精神官能症，也出现很明显的强迫症状。他总是有意识地感觉到自己被围堵、恐吓（对方不是魔术师、巫婆，就是军人）。和许多儿童一样，这个男孩毫无例外地保留他焦虑的内涵，如秘密般不为周围的人所知。

再者，我发现，倘若一个看似正常的儿童，他对身旁总是存在着许多精灵和友善的人物（如圣诞老人），有一种不寻常固执的信念。我发

现在这个孩子身上，这些人物是要掩盖他的焦虑，因为他不断感觉被恐怖动物所包围，它们威胁着要攻击他、把他吞噬。

因此，我认为在儿童期，完全发展的精神分裂症其实比一般所认为的更常见，特别是精神分裂特质更是常见的普遍现象。我的结论是：发生在儿童期的疾病，特别是精神分裂症与一般精神病的概念必须要加以扩充，而且我认为儿童分析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要发现并治愈儿童期精神病。因而获得的理论知识无疑将会增进我们对精神病结构的了解，也会帮助我们对不同的疾病做出更正确的鉴别诊断。

第十四章 智力抑制理论（1931）

我想在此讨论一些智力抑制的机制，并从分析一个七岁男孩约翰（John）的简短摘要开始，讨论两次连续分析中的要点。这位男孩的精神官能症包含了精神官能症的症状和性格上的困难，还有相当严重的智力抑制。在我即将讨论的这两小时的分析素材之前，这孩子已接受超过两年的治疗，因此本文想处理的问题已被大量分析过。在这段时期，小男孩的智力抑制大致在某种程度上逐渐减少；但只有在这两个小时里，这个个案与他的特殊困难之一——学习困难之间的关系变得明显。这两次分析使得与智力抑制有关的现象出现大幅改善。

这男孩抱怨他不能够分别某些法文单字之间的差异。学校里有一幅图片，上面画着各种物品帮助儿童学习单字。这些单字有：鸡（poulet）；鱼（poisson）；冰（glace）。无论问他任何一个这里的单字，他总是回答另外两个单字其中之一的字义，例如被问到鱼的时候，他回答冰；问鸡却回答鱼等等。对此他感到相当无助和丧气，说出他不要再学了之类的话。我从他偶尔出现的联想中摘出这篇素材，而在那段期间里，他也会无所事事地在治疗室里头轻松玩耍。

我请他先告诉我鸡让他想到些什么。他的背躺在桌子上，两腿踢来踢去，用铅笔在一张纸上画画。他想到一间鸡舍被一只狐狸破门而入。我问他这在什么时候发生，他不回答“晚上”而回答“下午四点钟”，我知道这是他母亲常常出门不在家的时间。“狐狸闯进来，杀死一只小鸡。”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原本画了一半的画突然停了下来。我问他画了什么，他说：“我不知道。”我们看着这幅画，画的是一间房子，他停下来的时候房子还没有屋顶。他说这就是狐狸进入房子的途径。他了解他自己就是那只狐狸，而鸡代表他的弟弟，狐狸闯进房子的时间正好是妈妈不在的时候。

关于约翰的强烈攻击冲动，以及他对母亲怀孕中和生下弟弟的攻击幻想，我们已经做了许多处理，也探索了与这些攻击有关的强烈而沉重的罪疚感。^[1]现在他弟弟已经快要四岁了。当弟弟还是个小婴儿时，我

的病人约翰曾单独和弟弟被留在家中，这对他而言是个可怕的诱惑，虽然实际上只有一分钟。即便到现在，每次母亲出门时，我们可以看见他的类似渴望仍然相当活跃，有一部分是因为他对婴儿享受母亲乳房所产生的极端嫉妒。

我问他对鱼的想法，他开始更猛力地踢，还用剪刀刺着靠近眼睛的地方，并且试着剪自己头发，所以我必须要求他把剪刀让我保管。他对鱼的回答是，炸鱼非常美好，他很爱吃。然后他又开始画起图来，这次是一架水上飞机和一艘船。我无法从鱼得到更多联想，于是继续问冰的事，他对这个问题回答道：“一大块冰，美好又洁白，它一开始变粉红，然后变红。”我问为什么冰会变色，他说：“它融掉了。”“怎么啦？”“太阳晒到冰块。”这时他有许多的焦虑，而我无法得到更多联想。他剪下船和水上飞机，试试看它们是不是能够浮在水面。

第二天他又显得很焦虑，说他做了个噩梦。“那条鱼是一只螃蟹。

他站在海边的码头上，他常常和他妈妈去那里。他准备要杀掉一只从水里跑到码头上的巨大螃蟹。他用小小的枪射它，然后用他的剑，不太有效率地把它杀死。当他一杀死那只螃蟹，他就必须杀死愈来愈多从水里涌现的螃蟹。”我问他为什么必须这样做，他说是为了阻止它们进入这个世界，因为它们会杀掉整个世界。当我们一谈到这个梦，他就在桌上摆出和昨天同样的姿势，比以往更用力地踢。然后我问他为什么要踢来踢去，他回答：“我躺在水面上，螃蟹围在我四周。”在前一天，剪刀象征着那些螃蟹对他又夹又剪，这就是为什么他必须画一艘船和一架水上飞机，目的是为了逃开这些螃蟹。我提到他曾经去过码头，他回答：“喔，对！但是，很久以前我曾经跌进水里。”螃蟹们最想要的是进入水面上一大块看起来像房子的肉块里头。那是羊肉，他最喜欢的肉。他说它们还不曾进去肉块里面，但是它们也许可以从门和窗户进去。整个水上的场景就是他母亲的内部——也就是世界。肉块屋同时象征母亲的身体和他的身体。螃蟹代表他父亲的阴茎，它们为数庞大，而且像大象一样大，外面是黑色的，里面是红色的。它们呈现黑色是因为有人把它们弄成黑色的，所以水里的一切事物都变黑了。它们从海的另一边进入水中。某一个想要把水变黑的人从那里把螃蟹放入水中。结果发现这些螃蟹不只是象征他父亲的阴茎，还象征他自己的粪便。其中一只螃蟹的尺寸跟龙虾差不多大，而且内外都是红色的。这只螃蟹象征他自己的阴茎。同样还有许多素材显示他将自己的粪便认同成为危险的动物，在他的命令之下（借由某种魔法），它们会进入他母亲体内，毁坏并毒死母亲和他父亲的阴茎。

我认为这个素材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妄想症（paranoia）的理论。在此我只能非常简短地提一下；我们知道欧布伊森（Van Ophuijsen, 1920）和史迭凯（1919）曾经谈到，在妄想症者的潜意识里，“加害者”是指排泄物在他的肠道中结成的硬块（scybalum），他将这种硬块认同成为加害者的阴茎。如同我们正在讨论的案例，许多对儿童和成人进行的分析带给我一个观点：一个人将他的粪便视为加害者的恐惧，追根究底是从他的施虐幻想中衍生出来的。在施虐幻想中，他使用他的尿液和粪便作为有毒的、具毁灭性的武器，来对母亲的身体展开攻击。在这些幻想当中，他将自己的粪便变成迫害他的客体事物；他借着某种魔法（我认为这是黑魔法的起源），隐秘无声地将它们推进客体的肛门或其他孔洞中，卡在他们的身体里面。因为他做了这件事，于是他开始害怕自己的排泄物是一种对身体有危险、会伤害自己的物质；同时他也害怕自己将客体们的排泄物内射进自己体内，因为他预期客体们会用他们的粪便对他进行相同的秘密攻击。这些害怕引发一种恐怖的想法，使他觉得自己的体内有大量的加害者，他也害怕自己中毒，并且产生各种虑病式（hypochondriacal）的恐惧。我相信妄想症的固着点在于施虐期达到巅峰的期间，当孩子幻想用粪便对母亲体内和父亲的阴茎（他认为父亲阴茎在母亲体内）进行攻击时，这些粪便会转化成有毒而危险的动物或物质来完成攻击。^[2]

由于他的尿道施虐冲动，而将尿液视为某种危险的东西，具有焚烧、切割、下毒的功能，这也埋下伏笔，使他认为阴茎是一种用来施虐的危险物品。他将肠道中的排泄物硬块幻想成加害者——这个幻想的形成来自于肛门施虐倾向的主导，以及先前（就我们所知）将危险阴茎视为加害者的影响——基于他将块状粪便等同于阴茎的事实，并再次让他确认阴茎是施虐物的想法。由于他将两者画上等号，粪便所具有的危险性增强了阴茎的危险与施虐特质，也强化了一起被认同的施虐客体的危险性。

在目前的案例中，螃蟹的象征结合了危险的粪便、男孩的阴茎、与父亲阴茎三者。在此同时，男孩对性交中的父母的施虐渴望，使得他将父亲的阴茎和排泄物转化成危险的动物，所以他的父母亲会摧毁彼此，因此他觉得有责任动用所有这些工具和资源作为摧毁之用。在约翰的想象中，他也用粪便攻击了父亲的阴茎，使得父亲的阴茎变得比以前更加危险；而他也在想象中将自己危险的粪便排放到母亲体内。

我再次问他对于冰的联想，他开始谈着一个玻璃杯，然后走到水龙头前喝下一杯水。他说这是他喜欢喝的麦茶，说着一个玻璃杯，上面有着从杯子上碎掉的“小碎片”——他指的是雕花玻璃（cut-glass）。他说

太阳把玻璃给弄坏了，就像他昨天曾经说过太阳把大冰块弄坏了一样。他说太阳向玻璃杯发射，也把里面所有的麦茶弄坏了。当我问他太阳是怎样向玻璃杯发射的，他回答：“用它的热度。”

当他这么说的时侯，他从面前摆着的许多铅笔当中选了一枝黄色的铅笔，开始在一张纸上画点，然后在纸上戳洞，直到把纸弄碎成一条一条为止。然后他开始用小刀削铅笔，把黄色的外皮削掉。黄色的铅笔代表太阳，象征着他自己灼热的阴茎与尿液[“太阳”(sun)这个字代表他自己，也就是“儿子”(son)这个字，两者有着语音上的关联]。在许多分析时段中，他用火烧掉少量的纸、火柴盒和火柴棒，同时，或说是与这些事交替出现的是，他会将这些东西都撕裂、洒水后，把它们浸泡起来，或把它们切成一片一片的。这些物品象征他母亲的乳房或她整个人。他也一再在游戏室里把杯子摔碎。它们象征着他母亲的乳房，也象征他父亲的阴茎。

太阳还具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就是代表他父亲的施虐阴茎。当他把铅笔切成一片片的，他说了一个字，结果那个字是由“去”(go)和他父亲的基督教圣名所组成的。因此玻璃杯是被儿子和父亲一起摧毁的；它意味着乳房，而麦茶意味着奶水。像肉块屋一样巨大的大冰块象征母亲的身体，并且被他的热度和他父亲的阴茎与尿所融化。当冰块变成深红色时，则象征他母亲受伤所流的血。

约翰给我看一张圣诞卡片，上面有一只斗牛犬，旁边还有一只死掉的鸡，很明显是斗牛犬杀死的。两只动物都画成棕色的(brown)。他说：“我知道，鸡、冰、玻璃和螃蟹，它们都是一样的。”我问为什么都一样，他回答：“因为它们都是棕色的(brown)，都坏掉了

(broken)，也都死掉了(dead)。”这就是他无法分辨这些事物的原因，因为全部都死掉了；除了鸡以外，他把全部的螃蟹都杀死了，很多螃蟹象征很多的小婴儿，而冰和玻璃则象征他母亲，也全部被弄脏、弄伤或被杀了。

在这之后，同一个小时里，他开始画着平行的线，间隔会变窄或变宽。这是他能画出最明显的阴道符号。后来他把自己的小火车头放在纸上，沿着并行线走到车站，非常放心、非常快乐。现在他觉得他能够象征式地与母亲性交；在这之前的分析中，他母亲的身体一直是很恐怖的地方。这似乎显示出我们在每个男人的分析中都可以确认的事情：对女人身体的惧怕，认为那是一处毁灭之地，可能是造成他们性能力受损

(impaired potency)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这种焦虑也是求知欲受到抑制的一项基本因素，因为这种冲动最早是将母亲的身体内部视为目标

客体；在幻想中，母亲体内遭到探索、调查，也遭到所有的施虐武器（sadistic armoury）攻击，包括危险的武器——阴茎，而这是另一个后来造成男性性无能的原因：在潜意识里，穿刺（penetrate）和探索（explore）具有很大程度的同义性。基于这个理由，在针对他心中有关他自己和他父亲施虐阴茎的焦虑——尖锐的黄色铅笔等同于灼热的太阳——进行分析之后，约翰有了大幅的进步，他能够用符号象征他与母亲的性交，并且调查她的身体。第二天，他能够聚精会神、兴趣盎然地看着学校墙上的图盼，也能够轻易地分辨每个单字的不同。

斯特雷奇（J.Strachey,1930）指出，阅读的潜意识意义是从母亲身体中将知识取出，而害怕盗取母亲是抑制阅读能力的一项重要因素。我还想要补充的是，求知欲望顺利发展的必要要素之一是，母亲的身体被认为是安然无恙的。在潜意识里，母亲的身体象征着一个宝库，我们所想要拥有的一切只能从这里获得；如果这个宝库未遭摧毁，也没有安全之虞，看起来不那么危险时，就比较容易执行想要从里头获取心灵食物的想法。

当我描述约翰幻想他在母亲体内与父亲的阴茎们（螃蟹们）争斗时——事实上是成群的螃蟹——我指出那个显然未遭破门而入，约翰也试图不让螃蟹侵入的肉块屋，象征的不只是他母亲的身体内部，也象征他自己的内部。他对焦虑的防卫，在此是透过交织的置换与反转的机制表达。一开始，他吃的是一份美味的炸鱼。然后炸鱼变成螃蟹。在螃蟹的最初版本中，他站在码头上，努力防止螃蟹从水里爬出。这显示事实上他觉得自己身处在水中，并在那里（母亲的体内）受到父亲的威胁。在这个版本当中，他仍然试图抓住一个想法——他正努力防止螃蟹进入肉块屋，但他最深层的恐惧在于螃蟹们早已进入屋中，并且正在摧毁它，而他的努力是为了将螃蟹再次赶出屋外。海洋与肉块都象征着他母亲的身体。

现在我必须指出另一个焦虑的来源，与摧毁母亲的焦虑紧紧相关，也必须指出这是如何造成智力的抑制，并对自我的发展产生阻碍。这与肉块屋不只是他母亲的身体，更是他自己的身体这一项事实有关。在此出现了早期焦虑情境的象征物，它的产生是由口腔施虐冲动引发，并想要吃光母亲身体里的一切，特别是在想象中，母亲体内有着许多阴茎，而他想要吃掉这些阴茎。从口腔吸吮的观点来看，父亲的阴茎等同于母亲乳房，因此也成为欲望的客体，^[3]由于男孩在幻想中对父亲阴茎进行施虐攻击，结果使得这种混合很迅速地转变成为可怕的内在攻击者，等同于那些危险、凶残的动物或武器。以我的观点看来，内射的父亲阴茎就是形成父亲超我（paternal super-ego）的核心。

约翰的例子显示：（一）他预料在自己体内，也曾经遭到过去他想象曾经对母亲身体内部所进行的摧毁；以及（二）他体验到用内化的父亲阴茎与粪便来攻击他自己的身体内部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

如同在母亲体内进行摧毁而产生出过度的焦虑，会使他抑制由母体内获得清楚概念的能力，因此，当恐怖与危险的事情正在自己体内以同样的方式发生时，也会令他产生焦虑，并压制所有对身体内部的探索；这再次形成智力抑制的一项因素。^[4]以约翰为例：分析完螃蟹梦的隔天，也就是他突然发现自己能够分辨法国字的那天，他在分析一开始时说道：“我要翻开我的抽屉了。”这个抽屉是用来摆放他在分析时使用的玩具。好几个月来，他已经将所有可能的垃圾和废物扔进抽屉里，废纸片、被胶水黏成一团的东西、肥皂屑、剪成一段段的线等等，到今天之前，他还没有下定决心要把抽屉整理干净。

他现在将抽屉里的东西分类，把没用或坏掉的物品丢掉。同一天，他在家里的一个抽屉里再次发现他好几个月来都找不到的自来水笔。如此说来，他是以一种象征的方式窥视了母亲的体内，并将它修复。然而这个抽屉也象征着他自己的身体，他现在对想要熟悉身体内容物的冲动已经变得较不抑制了。而且，如同他的分析过程所显示，他比较能在分析中与分析师合作，也对于他自己的问题有更深入的理解。能够深入理解自己的困难是他自我发展出现进步的结果。这样的进步是出现在这段特别分析探讨过他的威胁式超我之后。根据儿童治疗的经验，特别是对于非常小的孩子，分析超我形成的早期阶段能够减少超我与本我的施虐，因而促进自我的发展。

除了这个事实以外，我想在此提醒各位的是，在分析中我们可以一次又一次观察到，在自我减少对超我的焦虑，以及儿童对于熟悉自己内在心理历程与更有效地使用自我控制它们，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连结关系。在目前的例子中，整理东西象征着检视内在精神的现实。当约翰整理抽屉时，也是在整理自己的身体，并且将他从母亲体内窃取出来的物品和他自己的东西分别开来，同时他也把“坏的”粪便和“好的”粪便分开、把“坏的”客体与“好的”客体分开。在整理的时候，他将坏掉、毁损和弄脏的东西比做“坏的”客体、“坏的”粪便和“坏的”小孩，按照潜意识的运行方式，受损的客体会被认为是“坏的”、有危险的客体。

透过现在有能力检验不同的客体，并且看出它们有什么作用，或它们受过什么损伤等等，他表现出敢于面对由超我与本我在想象中造成的浩劫；也就是说，他正在用现实进行测试。这使得他的自我有着更好的功能，能够决定东西可以如何使用，是否可以修复或可否丢掉等等；他

的超我与本我在同一时间进入了一种和谐状态，因此可以被较强壮的自我所协调。

有了这方面的讨论，我想再次回顾他重新发现他的自来水笔的事件。至今我们已经在意义上将自来水笔与他惧怕他的阴茎所具有的摧毁与危险特质（追根究底，这样的阴茎代表的是他的施虐冲动）进行诠释，而这些施虐特质也有减缓的迹象，他开始能够承认自己拥有这样的器官。

这一种诠释方式为我们揭露性能力与求知本能背后的动机，因为在潜意识里，发现（discover）和刺进某种东西（penetrate into things）是同一种活动。需要补充的是，男性的性能力（或者在这个小男孩的案例中，指的是心理状态中的性能力）是无数的活动、创造力与创作兴趣发展的基础。

然而，我要说的重点在于，这样的发展取决于阴茎已经成为个人自我象征物的事实。在生命最早期的阶段中，男孩们将自己的阴茎视为执行施虐冲动的器官，因此阴茎成了全能自大这种原始感觉的手段与工具。因为这个原因，加上它是一个外在器官，可以用任何方式加以检验与证明，因此阴茎对男孩而言，象征了自我、自我的功能及个人的意识；而被内化的、看不见也无从了解的父亲阴茎——男孩的超我——就成为他潜意识的象征。如果儿童对超我或本我的惧怕太过强烈，不只无法了解自己身体的内容与心智历程，同时也没有能力在心理层面使用他的阴茎作为自我的调节与执行器官，因此在这些领域的自我功能也会受到抑制。

在约翰这个个案里，找到自来水笔不只表示他承认自己阴茎的存在，并将阴茎视为骄傲与乐趣的象征，同时也意味着他承认自己自我的存在——这是一种态度，在他自我发展的进步中与自我功能的扩展上展现出来，并使得至今仍掌控全局的超我力量得以削减。

我将先前所言做一个总结：当约翰更有能力去想象他母亲身体内部的状况时，他也更有能力去理解并充分欣赏外在世界，同时，当他较少抑制对于自己体内的了解时，能够更深入理解并适当地控制自己的心智历程，之后他便能够让自己的心思更清静、更加井然有序。前者带来心思清静，能容纳更多的知识；后者使思想变得有条不紊，而能将获得的知识加以思考、整理、相互连结，同时也更有能力将知识再次传递出去，也就是将知识归还、系统化地阐述、表达——这都是自我发展的进步象征。这两种最根本的焦虑内容（与他母亲的身体和他自己的身体有关）彼此互相影响，并在每个细节中反映了彼此，同样地，内射

（introjection）与外射/投射（extrajection/projection）这两种功能若能发挥无碍，就会减少从这些来源所产生的焦虑，并允许两种功能都拥有更合适、非强迫式的表达。

然而，当超我太过强力地支配自我时，会试着不断用潜抑的方式来控制本我与内化的客体，此时自我常会将自己关掉，以免受到外在世界与外在客体的影响，因此将无法反应那些可能形成自我兴趣与成就基础的种种刺激源，包括来自本我和来自外界的刺激。

在那些大多把现实与真实客体视为可怕内在世界与意象反射的案例中，他们所见的外在世界刺激有如在幻想中受到内化客体支配一样的惊人，这些内化客体拥有完全的主导权，因此自我感到被迫放弃执行所有行动与智力活动，当然也放弃了对这些事物的责任。在某些例子中，对于学习的严重抑制会与倔强、无法被教育及假知识同时出现；我后来发现，自我一方面会因为超我的影响而感到被压迫、被瘫痪，这个超我被认为是蛮横而危险的；另一方面，因为自我不再信任也不再接受真实客体的影响，通常是因为它们被认为是与超我的要求完全对立，但更常是因为它们太紧密地认同了恐怖的内在客体。然后自我会试着（用投射到外在世界的方式）对抗所有真实客体所产生的影响，以证明它独立于意象以外。施虐与焦虑能够减少到何种程度，以及超我如何能够正常运作，以致自我能在一个更宽广的基础上执行其功能，在决定了病患能接受外在世界影响的程度，并且逐步减轻他的智力抑制。

我们已经了解先前所探讨的各种机制会导致某种特定形态的智力抑制。但是进入治疗后，这些机制却会呈现出具有精神病特质的临床图像。我们已经知道，约翰害怕螃蟹会成为他内在的加害者，这是一种偏执的性格。此外，这种焦虑使他封闭了自己，隔绝了外界的影响、客体与外在现实——我们认为这种心理状态表示个体具有精神病的困扰，虽然在这个案例中，这样的状态主要只是降低了病患的智力功能而已。但即使在这一类的案例当中，这样的机制运作不只是与智力抑制有关，当我们持续对智力抑制进行分析，特别是当病患是儿童或青少年的时候，我们能观察到个体的整体存在和性格发生巨大的变化，不亚于我们从精神官能症特质的减少所观察到的。

举例来说，在约翰身上，我能确认一事实：一个显著的忧虑、秘密、不真实性，以及一个非常强烈对任何事物的不信任，都是组成他心智的一部分，却在分析过程中完全消失，包括他的性格和自我发展都出现了非常巨大的正向改变。在他的例子中，种种妄想症特质已经大部分被减轻成某种性格的扭曲和智力的抑制；但证据显示它们也造成许多他

身上的精神官能症状。

我要再提一两个智力抑制的机制，这个案例明显具有强迫式精神官能症的性格，而且似乎是早期焦虑情境强大运作的结果。在以上描述的那种抑制的变形当中，我们有时会看见相反的极端结果——把所有能够摄入的事物都吸收进来的渴望，伴随着无法分别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无用的。在一些案例当中，我注意到，当分析成功地减轻我们先前提到的精神病式机制后，这些机制就可以开始运作，个体也会感受到它们的影响。个体有想获得智力的胃口，这取代了儿童先前无法吸收任何事物，并且会伴随其他强迫式的冲动，特别是想要搜集物品、囤积物品的欲望，然后依照相应的强迫行为将这些东西随便、不加选择地发送出去，意即将它们排出。这种强迫式的摄入时常伴随一种身体的空虚感、枯竭感等等——这种感觉也曾经强烈出现在约翰身上——它来自于儿童心智最深层的焦虑：害怕他的内在早已被摧毁，或是充满了“坏的”和危险的物质，害怕内在荒芜，或是缺乏好的物质。这种造成焦虑的材料大部分会透过强迫式的机制进行重组与改变，只有一部分会透过精神病式的机制改造。

如同其他强迫式精神官能症患者，我对这个案例的观察，使我在智力抑制，也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现象方面，得到某些关于特殊强迫式机制的结论。在简短说明这些结论之前，我想说，依我的观点，强迫式的机制与症状一般而言具有结合、改变及抵挡那些属于最早期心智层次的焦虑，因此强迫式的精神官能症因最初的危险情境而产生。

回到重点，我认为儿童的强迫式、近乎贪婪的搜集与囤积物品（包括将知识视为一种物质）是根植在（还有其他的因素，在此不需赘述）他不断重新尝试（一）获得“好的”物质和客体（追根究底可溯及“好的”母乳、“好的”粪便、好的“阴茎”、“好的”小孩），借着它们的协助，瘫痪自己体内“坏的”客体和物质的行动；以及（二）在他的体内累积足够的储藏物以抵抗他的外在客体的攻击，且在必要时修补母亲的身体，或修补他曾经从许多客体处进行偷窃所造成的损害。由于儿童竭尽所能地使用强迫式的行为，却持续受到各种来源对立的焦虑发作所阻挠（例如，儿童会怀疑他刚摄入体内的是否真的是“好的”，他逐出的东西是否真的是他体内“坏的”部分；或者他害怕因为将愈来愈多的材料放进他的体内，以至于再度产生掠夺母亲身体的罪疚感）。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他持续认为自己有责任去重复尝试，以及这样的责任如何与他行为的强迫式特质有着部分的关联。

在目前的案例中，我们已经了解到，一旦削弱了儿童那具残忍与幻

想式的超我（追根究底，那是他的施虐），精神病式的机制与造成智力抑制的机制就会失效。我认为，这种严厉超我的削弱，能够减弱那些属于强迫式精神官能症类型的智力抑制机制。倘若果真如此，则表示过度强烈的早期焦虑情境的存在，以及来自最早阶段威胁式超我的优势地位，不只是在精神病的形成上，^[5]也在自我发展的干扰与智力抑制上，扮演着最根本的因素。

【注释】

^[1] 这些与他弟弟有关的倾向造成他与哥哥不小的关系困扰，哥哥比他大四岁，而约翰预设哥哥对他也怀有相似的意图。

^[2] 参见我的文章《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1930a）。我在该文中提出与亚伯拉罕一致的观点，均认为在妄想症患者身上，原欲退化到早年肛门期（earlier anal stage）当中；我认为，在发展阶段中，施虐冲动开始要达到高峰时，口腔施虐本能也同时出现，而施虐的结束则是与早年肛门期逐渐淡出有关。以我的观点，我已在先前文章里描述这期间是形成妄想症的基础，因此在早年肛门期将攀往高峰的时刻，有可能会形成妄想。以这种方式，亚伯拉罕的理论可以延伸出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我们看到儿童身上各种不同的施虐工具在这个时期里强烈地合作（intensive cooperation），除了他的口腔施虐外，拥有特别重要性的是至今仍然未被辨认出的尿道施虐倾向，它强化并细致地影响着他的肛门施虐倾向。第二个方向，我们更详细了解了那些属于他早期阶段的肛门施虐冲动的幻想结构。

^[3] 这是透过他对他喜欢吃的炸鱼的自由联想所表达出来的。

^[4] 在几年前发表的文章中（《早期分析》，1923b），我讨论了一种特别的能力抑制形式，使个体无法对母亲体内的特殊功能（如受孕、怀孕与生产）做出想象；换句话说，那是一种定向感与地理兴趣的失调。然而，我后来指出这种抑制的影响可能非常深远，使得个体对外在世界的整体态度失调，并在最广义与最抽象的层次上损害了定向感。从那时开始，进一步的研究使我了解到这种抑制是源于对母亲身体进行施虐攻击后产生的（对母亲身体的）惧怕；这同时证明了对母亲身体的早期施虐幻想，以及借着客体关系与适应现实成功地克服这些幻想，能够从根本影响个体未来和外在世界的关系。

^[5] 关于这个理论的详细解说，请参见我的文章《儿童游戏中的拟人化》和《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以及《儿童精神分析》一书。

第十五章 儿童良心的早期发展（1933）

精神分析研究最重要的一项贡献，是发现了潜藏在个体良心发展下的心理过程。当弗洛伊德在著作中为我们揭露了潜意识的本能倾向，他也承认有一些防卫性质的力量会与本能互相对抗。根据他的发现（在精神分析的实务中，也无时无刻印证着他的发现），个人的良心是个体与父母之早期关系的作用结果或表征。就某种意义而言，个体内化了他的父母——将父母摄入自己。内化的父母变成了从自我中分化出来的部分——他的超我——凌驾于其他自我的部分，成为要求、指责、劝诫的力量，并且与个体的本能冲动形成对立。

弗洛伊德后来指出，此超我并非只在可意识到的心智中运作，不只是所谓的良心而已，它还会运用一种潜意识的方式影响着个体，通常非常压迫，这成为心理疾病发展与正常人格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这项新的发现，使精神分析的研究焦点愈来愈凝聚在对超我及其来源上。

在我分析小小孩的过程中，我开始直接观察超我的建构基础，获得第一手知识。我所发现的一些事实，可以让我在某些方向上更进一步拓展弗洛伊德的超我理论。根据现行观点，超我必须等到俄狄浦斯情结平息下来之后，也就是大约在五岁左右才开始起作用。但是，我在两岁九个月及四岁的孩子身上，已经观察到完整的超我正在运作。除此之外，我的数据还显示，比起较大儿童或成人的超我，这种早期的超我严厉得难以想象，并且是更为残酷的。事实上，这样的超我蹂躏着小小孩的脆弱自我。

我们的确在成人的超我中发现到远比现实里更严格的内在父母，两者虽不等同，但是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相似之处。^[1]不过我们在小小孩身上，却发现到最不可思议、最具幻想特质的超我。当儿童的年龄愈小或是我们愈深入孩子的心灵层次时，这样的现象愈是明显。我们观察到孩子害怕被吃掉、被切碎，或是被一片片撕裂，或者害怕被恐怖的事物所围绕、追逐，这些都是他们心智生活中常见的成分。我们也了解吃人的狼、喷火的龙，以及所有神话与童话故事中的邪恶怪兽，都会在每

一个儿童的幻想中大量出现，从潜意识层面影响着儿童，使他们觉得自己被这些邪恶的形象所迫害、威胁。我认为我们能更深入地了解这个现象。从我自己的分析观察当中，我从不怀疑这些想象出来的、令人害怕的形象，背后其实有着真实的客体存在，也就是孩子自己的父母；而无论那些吓人的形象看似多么扭曲、凭空捏造，它们在某些方面仍反映了父亲与母亲的特征。

如果我们同意这些从早期分析中观察到的事实，并且承认孩子害怕的就是这些等同于其父母的内化野兽与怪物，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一）儿童的超我与其真实父母呈现出的样子并不相符，而是根据他将父母内化之后对他们的想象或意象所创造出来的。（二）儿童对真实客体的恐惧——畏惧性质的焦虑——是因为他既害怕那些并不符合现实的超我，也害怕他们心中的真实客体，即使这是受到超我影响的幻想观点。

这使我们必须思考一个问题，我认为这是关于超我形成的各种问题中最核心的一个：儿童创造了这样一个幻想的父母形象——与现实相去甚远的形象，这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可以从早期分析所获得的事实中找到答案。探讨儿童心智最深的层次时会发现，十分巨大的焦虑的存在——儿童会害怕他所想象出来的客体，并恐惧它们以各种形式攻击自己。这时候，我们也挖掘出与焦虑等量齐观，且受到潜抑的攻击冲动，并且观察到孩子的害怕与攻击倾向之间的因果连结。

在《超越快乐原则》（*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一书中，弗洛伊德提出一个理论：在人类有机体生命的最初期，攻击本能（或称作死亡本能）与原欲〔或生命本能——性能量（the eros）〕彼此束缚和对抗着。这两种本能的融合使个体的施虐冲动一再出现。为了逃离被自己的死亡本能摧毁的威胁，有机体会使用它的自恋或利己式的原欲，去强迫死亡本能转而向外指向它的客体；弗洛伊德认为这个过程是个体与其客体间施虐关系的基础。此外，我应该说有两种情况会同时并行出现，首先，死亡本能会偏转向外而指向客体，精神内在（intra-psychic）的防卫反应也会开始启动，对抗那些无法被外化的死亡本能。我认为由于个体警觉到攻击本能可能摧毁自己，导致自我产生了过度的紧张，而个体会以焦虑的形式体验到它。^[2]因此在个体发展的最初期，它就面临了这项任务，必须动员自己的原欲以对抗死亡本能。然而个体却无法完美地达成任务，因为两种本能早已融合在一起，正如我们所知的，个体已经不能让两种本能互相分离。因而在本我或心灵的本能层次上会产生一种分裂，一部分的本能冲动会被用来对抗另一部分的本能冲动。

我认为这个显然是由自我的一部分构成的最早期防卫措施，就是超我发展的基石。在这个早期阶段中，超我之所以具有过度的暴力，可能是因为它是从非常强烈的毁灭本能中所衍生出来的，除了一定比例的原欲冲动之外，它还包含了非常大量的攻击冲动。^[3]

由以上的观点，我们不难了解儿童心中为什么会形成如此恐怖、幻想的父母形象。因为攻击本能会产生焦虑，导致儿童害怕某个外在客体，一方面是他将该客体视为外在目标；另一方面，也因为他将自己的侵略冲动投射到某个外在客体的身上，令人感觉仿佛是外在客体萌生了敌意要对付他。^[4]

儿童因此将他内在的焦虑来源转置到外界，使他的外在客体变成危险客体，但是从根本来谈，这种危险仍属于他自己攻击本能的一部分。因为这个缘故，他对于客体的恐惧总是与他自身施虐冲动的程度成正比。

然而，这不只是将一定数量的施虐冲动转换成相应数量的焦虑这么简单的问题而已，我们还要把关系考虑进去。儿童对客体的惧怕与想象中的攻击，会反过来使自己受害，而受害的细节则与他对环境所怀抱的特定攻击冲动与幻想息息相关。虽然我们在每个案例中看到的父母，都具有不符合现实、令人害怕的特质，但透过前述的方式，儿童会各自发展出专属于自己的父母意象。

根据我的观察，超我的形成从儿童最初用口腔内射其客体时就已经开始。^[5]第一个形成的客体意象，被赋予在这个发展阶段中的强烈施虐冲动所具有的所有特质，由于这些特质会再次被投射到外在世界的物体上，小小孩因此深受害怕自己受到难以想象的残酷攻击所苦，这些攻击同时来自于他的真实客体与超我。焦虑会增加他的施虐冲动，希望摧毁这些敌意客体，以逃避它们的猛烈攻击。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儿童的焦虑迫使他摧毁他的客体，导致其焦虑一再增加，而这些焦虑又迫使他必须再对抗他的客体，最后形成一种心理防卫。在我的观点里，这种防卫形成了个体反社会与犯罪倾向的基础。因此我们必须假设，反社会与犯罪倾向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超我过度严厉且极端残忍，而非像一般推测所言，是个人的弱点或需要。

在稍后的发展阶段里，对超我的恐惧会造成自我不敢面对那些引起焦虑的客体，这样的防卫机制，将导致儿童的客体关系出现残缺或损害。

我们了解，当性器期开始发展，儿童一般来说已经克服了施虐本

能，与客体的关系也因此具备正向的性质。依我的观点，在儿童发展中，这种进步会和超我本质的改变同时发生，两者间具有相当密切的互动关系。随着儿童的施虐冲动愈减缓，他那些不真实、令人害怕的意象所造成的影响就愈小，从儿童自己的攻击倾向所衍生出的种种幻想退隐到背景之中，这样的形象是更贴近真实客体的。随着性器冲动逐渐增强，孩童形塑了良性而有益的父母意象，这样的意象是建基在口腔吸吮期，孩童对于宽大而仁慈的母亲的固着上。原本超我是相当残暴而深具威胁力量的，它不断下达毫无意义、自我矛盾的命令，完全无法被自我所满足；而现在，超我开始以一种更温和、更令人信服的方式规范着儿童，订定出一些合理的（能够被自我满足的）要求。事实上，当儿童能够真实地感受世界，超我就会转化成我们的良心。

此外，随着超我的性质改变，它对自我的影响，以及它所运作而产生的防卫机制都会开始改变。弗洛伊德使我们了解怜悯是之于残忍的反应，但必须等到儿童已经达成某种程度的正向客体关系时，这类反应才会开始，换言之，这必须到性器组织（genital organization）正式浮现之后才会开始。如果将这样的事实与关于超我形成的事实并列，我们将能做出以下结论：只要超我的主要功能是用来唤起焦虑，它会如同先前所述的，去动员那些自我的暴力防卫机制，而这些防卫机制的本质是反伦理、反社会的。不过一旦儿童的施虐冲动减弱、超我的本质与功能起了转变、唤起的焦虑减少、罪疚感增多的时候，就会启动那些奠定道德与伦理态度的防卫机制，这时儿童就会开始关怀他的客体，并且愿意服从社会情感。^[6]

这样的观点是针对不同年龄儿童所进行的无数分析中所诞生的。在游戏分析之中，我们得以密切观察病患们在游戏与玩耍中表现出的幻想，并在那些幻想与他们的焦虑之间建立连结。当我们进展到分析其焦虑内涵时，我们看见那些引起焦虑的攻击倾向与幻想慢慢浮现，变得清晰，并且逐渐在数量与强度上占有巨大的比例。小小孩的自我处在一种危险的状态中，随时可能被自己庞大的原始力量所压倒。借着原欲冲动的帮助，儿童借由压住这些力量、使它们平静下来并变得无害等方式，不断挣扎地对抗这些力量，以维护自身的完整。

这样的意象恰好可佐证在弗洛伊德的论文中，对于生之本能（性欲）与死亡本能交战，或对于攻击本能的论述。但我们同时可以确认，无论在任何时候，两股力量之间都有着最紧密的联盟与互动，因此精神分析必须追溯到儿童攻击幻想的所有细节才算成功，竭尽所能地追溯原欲幻想，揭露它们最早期的来源，以降低它们所产生的影响。若无法如此，就不能称作成功的分析。

在思考这些真实内涵并且锁定那些幻想时，弗洛伊德与亚伯拉罕让我们了解到，在最早期、性器期之前的原欲组织，原欲与摧毁本能的融合在这样的组织中发生时，儿童的施虐冲动达到顶点。在对每个成人的分析中显示，在口腔吸吮期之后出现的口腔施虐期中，小小孩经历了一个与大量食人幻想相关联的食人阶段。虽然这些幻想仍然以吃掉自己母亲的乳房或母亲整个人为主，但它们不只是和希望被喂养、被满足的原初欲望有关，它们也能够满足儿童的摧毁冲动。在这之后出现的施虐期——肛门施虐期——特征在于对排泄过程（粪便与肛门）有着无比的兴趣；这样的兴趣也与极端强烈的摧毁倾向有着密切关联。^[7]

我们知道粪便的排泄，象征着将原本与自己合为一体的客体排放出去，敌意与残酷的感觉也随之而生，透过各式各样的摧毁欲望，臀部变成负责进行这些活动的重要客体。我的想法是，这些肛门施虐倾向同时包含了更多深深潜抑的目标与客体。我从早期分析中所能搜集到的数据显示，在口腔施虐期与肛门施虐期之间存在着另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个体透过尿道施虐感觉自己的存在，在口腔倾向之后，尿道与肛门倾向接连出现，与特定的攻击目标及客体有关。在儿童的口腔施虐幻想中，他使用牙齿与下颚作为手段，攻击母亲的乳房；在儿童的尿道与肛门幻想中，他试图用自己的尿液与粪便来达到摧毁母亲身体内部的目的。在这些后来产生的幻想中，排泄物被认为是各种武器、野生动物，或用来焚毁与腐坏其他东西的物质等等。因此儿童进入一个时期，这时候他会将每一个用来施虐的工具指向唯一的目的——摧毁母亲的身体及其体内的一切。

关于客体的选择上，儿童的口腔施虐冲动仍然是潜在的影响因素，因此儿童会把母亲的身体当作一个乳房，想着他会吸光、吃光母亲体内的一切。但这个冲动会因为儿童在这个时期所发展出的第一个性理论而获得延展。我们已经了解到，当儿童的性器本能被唤起，他的潜意识会开始对于父母间如何性交连结、小孩如何出生等各种疑惑产生一些理论。但对于早期阶段的分析，显示出儿童其实在比性器期更早的阶段中，就已经发展出这样的潜意识理论。在性器期之前的阶段，尽管儿童潜藏未明的性器冲动的确具有某些影响力，但前性器期冲动

（*pregenital impulses*）仍主导着整个局面。这些理论的内涵大抵上是说，在性交的过程中，母亲持续透过口腔将父亲的阴茎并入体内，因此她的身体充满了极大量的阴茎与婴儿。儿童渴望吃光并摧毁它们。

因此，儿童在攻击自己的母亲内部时，也正在攻击着大量的客体，同时展开了一段担心各种后果的过程。一开始，子宫象征着世界；儿童原本带着攻击与摧毁的欲望与这个世界接触，他从一开始就认为这个真

实的外在世界所具有的威胁，与自己所拥有的敌意相差无几，这里充斥着准备要攻击自己的客体。^[8]攻击母亲身体的想法，会让儿童认为自己也攻击着自己的父亲与兄弟姐妹；更广泛地说，儿童认为自己攻击着整个世界。而在我的经验中，这就是导致儿童产生罪疚感，并且发展出社会与道德情感的潜藏原因之一。^[9]当过度严厉的超我开始稍微减弱，它在巡视自我想象中的攻击时会引起罪疚感，进而唤起儿童身上十分强烈的修补倾向，以弥补儿童在想象中对所有客体造成的损害。这些摧毁幻想的内容与细节会因人而异，但皆会帮助个体决定其升华作用的发展，也间接有助于儿童的修复倾向，^[10]或甚至产生更为直接的助人欲望。

游戏分析显示当儿童的攻击本能到达巅峰时，他会不厌其烦地去撕裂、切断、破碎、弄湿或焚烧所有东西，像是纸、火柴、盒子、小玩具等，任何能够象征其父母和兄弟姐妹及母亲身体与乳房的事物。然而这种摧毁的狂热会随着突发的焦虑与罪疚感的产生而改变。可是在分析过程中，当焦虑渐渐消除，儿童的建设倾向亦会开始浮现。^[11]举例来说，一个小男孩原先什么也不玩，只是把小木块切成碎屑，现在他开始试着将这些木屑拼凑成一支铅笔。他把先前切碎的笔芯塞进木头里，再用一片东西把这个粗糙的木头包起来，让它变得更好看。这枝手工自制的铅笔，象征他已经在幻想中摧毁的父亲阴茎，同时象征他自己的阴茎，因为他深怕自己的摧毁遭到报复；从他使用与表现这些材料的前后脉络，以及从他对这些材料的自由联想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证实这一点。

儿童在被分析的过程中，当他开始用各种方法展现出更强的建设倾向，像是透过游戏或各种升华作用的活动——彩绘、书写、画出某些东西，而非像之前用灰烬把所有物品弄脏，或是为他曾经切碎或撕成一片片的物品进行缝补与设计——这时候他与父亲、母亲或兄弟姐妹的关系也会有所改变；一般来说，这些改变标示出更进步的客体关系与更成熟的社会情感。儿童究竟能够学会以哪些途径来进行升华作用？他的修复冲动究竟有多强？他会采取何种形式来修复？要回答以上的问题，除了衡量儿童原初攻击倾向的程度之外，还要参照与其他诸多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碍于篇幅，我们暂不深究。然而我们对于儿童分析的知识允许我们做出以下说明：分析超我的最深层，往往让我们得以大幅改善儿童的客体关系、增进儿童使用升华作用的本领，并提升他对社会的适应能力——意即分析本身不仅能够让孩子更快乐、更健康，还加强了孩子的社会和伦理情操。

这使我们必须思考一个在儿童分析中可能出现的明显阻碍，有人会问：难道不会因为超我被过度减弱到低于某种期望值，变得不够严厉，

因而产生反效果，使儿童怠惰而不去发展适当的社会与伦理情感？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就我所知，超我事实上从未如此剧烈地减少；其次，有足够的理论根据让我们相信这样的情况永远不会发生。就真实的经验而言，我们知道在分析性器期之前的原欲固着时，即使在理想的情况下，我们也只能够成功地将其中一定程度的原欲，转换成性器期的原欲，而那些无法转换的剩余原欲（仍会发挥影响力），会持续以施虐及前性器期原欲的方式作用着。因为这时性器层次的优势地位已经更加确立，自我更有能力以各种方式应付超我，像是去获得满足、压制过度的超我，并且进行超我的转化与升华。同样地，由于施虐的核心是前性器层次的主要产物，分析是永远无法将它从超我中连根拔除的；不过分析可以增加性器层次的力量，以减轻施虐冲动，让现在已然茁壮的自我能够像处理本能冲动一样去应付超我，采取让个体自身和所处的世界都能两全其美的方法。

思考至今，我们确立了一个事实：一个人的社会情感与道德情感，是源于性器层次主导下一种较温和形态的超我。现在我们必须考虑紧接在这个事实之后的一些逻辑推论。分析愈深入到儿童心智的底层，愈能够减缓在早期发展阶段中产生的施虐成分的影响，成功地降低超我的严厉性而产生疗效。为了得到这样的成果，分析会铺设一条道路，让接受分析的孩子在儿童时期能够达成社会适应，同时促进他在成人时期顺利发展道德与伦理标准。因为这种形式的发展，必须仰赖超我与性特质同时在儿童期性生活阶段结束之前达到令人满意的性器层次，^[12]如此一来，超我应该已经从个人的罪疚感中，发展出深具社会价值的特质与功能，例如个人的良心。

一段时间以来，经验已向我们显示，虽然弗洛伊德原本发明精神分析作为一种治疗心理疾病的方法，但精神分析也发挥了第二项用途——它导正了性格形成（character-formation）过程中的扭曲与阻碍，特别在儿童与青少年身上，它能造成相当大的改变与影响。我们可以说，一旦接受分析之后，每个儿童都会表现出根本的性格改变。根据对事实的观察，使我们不得不确信：性格分析（character-analysis）和精神官能症分析，两者在治疗效果上具有相同的重要性。

有鉴于这些事实，有些人不由得对精神分析产生疑惑，精神分析是否注定无法超越对于独立个体的治疗范围，而影响整体人类的生活？过去人类对于改善人性所做的再三尝试都前功尽弃，特别是让人们更爱好和平的努力，因为没有人真正了解到每个个体与生俱来的攻击本能之完整深度与力量。这些努力都局限于鼓励人们那些正向的、有益的冲动上，却否认或压抑人们的攻击冲动，因此这些努力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失

败。但精神分析在处理这样的工作时，采取了不同的方式。的确，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并不能将人类的攻击本能去除殆尽，但它能够减轻这些本能运行时产生的焦虑，中止人们的恨与恐惧之间不断互相增强的恶性循环。我们在分析工作中，一直密切地思考以下几个问题：如何解决早期婴儿期焦虑？这不只是要减轻、修饰儿童的侵略冲动，还要从社会的观点，把这样的冲动导向更有价值的活动并获得满足；儿童如何能表现出不断成长，以及拥有根深蒂固的被爱与爱人的欲望，并与周遭的世界和平共处？儿童能够从满足这样的需求当中得到多少的快乐与益处，减轻多少焦虑？当我们能够看到总体，我们就准备好去相信：现在看来仿佛是一种理想国的境界，未来有可能成真。当儿童分析能如我所愿，未来成为每个人成长经验的一部分，就像现在教育是每个人成长经验的一部分一样，那么即使每个人身上都或多或少潜伏着那些由害怕与怀疑所萌生的敌意态度，随着每次摧毁冲动出现就剧幅增强，但到了那个时候，这些敌意或许会让步，使个体能够更信任、更善待周遭的人，居住在世界上的人类能够更加和平共处、相濡以沫。

【注释】

[1] 在《儿童分析论文集》（1927）中，恩斯特·琼斯、琼·里维埃（Joan Riviere）、爱德华·葛罗夫与妮娜·塞耳（Nina Searl）等人，根据成人精神分析的心得和稍微不同的角度，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

[2] 的确，儿童感受到这种紧张时，同时也会经历原欲紧张，因为摧毁与原欲的本能是融合在一起的，但我认为是其中包含的摧毁成分导致了焦虑。

[3] 弗洛伊德在他的著作《文明及其缺憾》（*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S.E.20）中说道：“一开始，超我的严厉性并非（或并不完全）表示个体从客体那里实际经验到某种严苛，或是它心中认为客体就是这么严厉，而是代表个体对客体的攻击。”（pp.129-30）。

[4] 婴儿偶尔会有一些害怕母亲的真实情境基础，因为他渐渐清楚了解母亲握有满足或不满足他需求的决定权。

[5] 这个看法同样基于我对儿童俄狄浦斯倾向的看法。至今普遍的看法是儿童的俄狄浦斯倾向在性器冲动达到高峰时开始，但我认为远在这之前，例如当儿童还处在吸吮阶段中，俄狄浦斯倾向就已经萌芽。我认为儿童在口腔施虐期会将俄狄浦斯客体摄入体内。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超我借着与最早期的俄狄浦斯冲动紧密连结，开始了它的发展。

[6] 在分析成人的时候，大部分时间只会关注这些超我后来的功能与特性，分析师因此倾向认为就是它们构成了超我特质的要素。而超我也确只表现出这些特性，使人认为这就是超我的本质。

[7] 除了弗洛伊德之外，琼斯、亚伯拉罕与费伦齐都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知识，使我们了解这种联盟对于个体的性格形成与精神官能症所造成的影响。

[8] 我认为这种早期焦虑情境若是过度强烈，就是形成各种精神病的基础因素。

[9] 由于在更早的阶段中，儿童的思考中就出现了全能自大的信念〔参见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费伦齐，《现实感的发展》（*Development of the Sense of Reality*, 1916）〕，使得儿童

混淆了自己想象中的攻击与真实的攻击，即使到了成人阶段，仍然可以发现这种混淆在运作着。

[10] 在我的《反映在艺术作品与创作冲动中的婴儿期焦虑情境》（1929）一文中，我便主张个体的罪疚感以及对于受损物体的修复欲望，是他在升华作用发展时的普遍与基础因素。艾尔拉·夏普（Ella Sharpe）的文章《升华及妄想的一些面向》（*Certain Aspects of Sublimation and Delusion*, 1930）也做出了同样的结论。

[11] 在分析中，消除焦虑的效果会渐渐地、平均地产生，使得焦虑与侵略本能两者都能被逐渐消融。

[12] 也就是潜伏期来临时，大约五到六岁的时候。

第十六章 论犯罪（1934）

主席、各位女士、先生：当你们的秘书一两天前邀请我为今晚的讨论发表演说，我回复她，我欣然接受这个邀请，但是在如此匆促的时间之内，我可能无法针对这个主题写成一篇文章或是完整讲稿。特别指出这一点，因为我仅能根据我在其他文章中曾经提出的假设与思路，松散地整理出一些结论。^[1]

我曾经在1927年口头发表一篇文章，^[2]文中我试图证明在正常儿童身上也同样有着犯罪倾向的运作，并提出关于潜藏在自我中心与犯罪发展之下的影响因素。我发现儿童会展现出反社会与犯罪倾向，一次又一次地以实际行动表达（当然是以孩子的方式），特别是他们深怕父母会用残酷的报复手段，惩罚他们针对父母的攻击幻想。在潜意识里，儿童预期自己会被碎尸万段、斩首、吞噬等等。为了得到处罚，儿童会觉得非得表现得顽皮一点不可，因为在真实世界中，无论是多么严重的惩罚，跟他们持续从幻想中的残忍父母处所得到的凶残攻击相比，真实的处罚反而一次又一次地让他们放心。在那篇文章中，我结论道：犯罪倾向不是一种弱点，也不是一种缺乏超我的现象（虽然外界通常这么认为）；换言之，这不表示他们缺乏良心，反倒是过度严格而绝对的超我，是导致反社会与罪犯典型行为的主要原因。

儿童分析领域的进展确认了这些看法，也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在此类个案身上，这种机制如何运作。小小孩一开始对他的父母怀有攻击冲动与幻想，然后全都投射到父母身上，如此一来，他会对身旁的人发展出一种幻想式的扭曲想象，但是内射的机制也同时运作，因此这些虚构的意象被内化，结果使儿童觉得自己被潜意识里危险而残忍的父母——他自己内在的超我——所支配。

在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的早期施虐阶段中，儿童保护自己免于受其暴力客体——包括内射的与外在的——威吓的方法，是在想象中一再加倍地攻击这些客体；他之所以想要摆脱他的客体，一部分是想要平息超我所带来无法忍受的威胁。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儿童的焦虑迫使他摧

毁他的客体，导致焦虑不降反升，并再次驱使他反抗他的客体；这种恶性循环所构成的心理机制，应该就是个体的反社会与犯罪倾向的基础。

身处施虐冲动与焦虑都逐渐减少的正常发展过程时，儿童会找到更好、更社会化的手段与方式，熟练地处理这些焦虑。由于对现实的适应能力提升，使得儿童能够从他与实际父母的关系中，获得更多帮助他对抗幻想意象的支持力量。在最早期的发展阶段里，他对父母与兄弟姐妹的攻击幻想会激起焦虑，原因主要是他害怕这些客体可能会反过来对付他。这样的倾向现在却成为罪疚感的基础，使得个体想要修复想象中造成的伤害；同样的改变也会因进行分析而出现。

游戏分析显示，当儿童的攻击本能与焦虑都非常强大的时候，儿童会不断重复地撕裂、切断、打碎、尿湿，并且焚毁所有种类的物品，像是纸、火柴、箱子、小玩具等等，这些物品象征着儿童的父母、兄弟姐妹，以及母亲的身体与乳房。我们也发现这些攻击活动与严重焦虑会交替出现。但是在分析的时候，焦虑逐渐减少，施虐冲动也因此消除，罪疚感与建设性的倾向开始变得明显。举例来说，一个小男孩原先什么也不玩，只是把小木块切成碎屑，现在他开始试着将这些木屑拼凑成一支铅笔。他把先前切碎的笔芯塞进木头里，再用一片东西把这个粗糙的木头包起来，让它变得更好看。这支手工自制的铅笔，象征他已经在幻想中摧毁的父亲阴茎，同时象征他自己的阴茎，因为他深怕自己的摧毁遭到报复；从他使用与表现这些材料的前后脉络，以及从他对这些材料的自由联想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证实这一点。

恢复的倾向与能力提升得愈多，对身旁人们的仰赖与信任愈多，超我就会愈温和，反之亦然。但在那些受到强烈施虐冲动与排山倒海的焦虑所影响的个案身上（在此我只简要地提到一些比较重要的因素），由恨、焦虑与摧毁倾向所构成的恶性循环是无法挣脱的，个体仍然处在早期焦虑情境的压力之下，仍使用属于早期阶段中所使用的防卫机制。假使日后对于超我的恐惧超出了某种界线，无论是基于外在或精神内在的原因，个体可能会被迫去摧毁他人，这种难以抗拒的冲动可能会成为某种犯罪行为或精神病的发展基础。

因此我们了解，妄想症或犯罪可能出自同样的心理根源。到后来，某些因素会导致罪犯更强烈地想要去压抑潜意识幻想，并且在现实中犯下罪行。被害幻想在这两种情况中常常出现，因为罪犯觉得自己即将摧毁他人，而产生被害感。在自然情况下，某些儿童不只在幻想中，也会在现实中经验到某种程度的被害感，这些感觉可能来自严酷的父母与痛苦的环境，使得幻想大幅强化。当内在的心理困难（有一部分可能是环

境造成的结果）无法充分被他人所体察，常会使个体产生一种倾向，即过度重视那些无法令人满足的环境。因此仅改善孩子的环境能否使小孩获益，端视精神内在焦虑（intrapsychical anxiety）的程度而定。

罪犯最大的问题之一，也是使他们往往无法被社会上其他人所理解的一点，在于他们缺乏人类与生俱来的善念，虽然这种缺乏仅限于表面。在分析中，当一个人碰触到恨与焦虑的根源处所产生最深的冲突时，他会发现那里也存在着爱。罪犯身上的爱并没有消失，却以这种方式被隐藏、埋葬起来，唯有分析能让他们心中的爱重见天日。既然被个体所憎恨的迫害客体，原本是幼小婴儿心中那个聚集了所有的爱与原欲的客体，罪犯现在其实是身处在憎恨、迫害自己所爱客体的位置上。一旦身处在这个位置，他无法忍受在所有记忆与意识中对任何客体怀有任何爱的感觉。“这世界上只剩下敌人”——这正是罪犯心里的感觉，他也因此视自己的恨与摧毁具有绝对的正当性——这种态度可以减轻其潜意识中的某些罪疚感。恨最常被用来当成爱的伪装。我们绝对不能忘记，对身处在持续的迫害压力下的人而言，他首要也是唯一的考虑，是个人自我的安全。

我在此做一个总结：在个案身上，若超我的主要功能是唤起焦虑，这样的焦虑会引发自我的暴力式防卫机制，这些机制的本质是违反伦理道德，也是反社会的。不过一旦儿童的施虐冲动减弱，超我的性质与功能产生改变，就会引起较少的焦虑与较多的罪疚感，此时防卫机制被活化，奠定了合乎道德与伦理的态度。儿童因而开始关心他的客体，并且愿意服从社会情感。

虽然无须太过悲观，不过我们了解与一名成年罪犯接触、治疗他，是多么困难的事；但经验告诉我们，具有犯罪倾向和精神病的儿童都是我们能够接触并治疗的。因此，对出现犯罪或精神病异常征兆的儿童进行分析，或许是对付少年犯罪的最佳解药。

【注释】

[1] 《儿童精神分析》（1932）与《儿童良心的早期发展》（1933）。

[2] 《正常儿童的犯罪倾向》（1927）。

第十七章 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1935）

我早先的论述包含了一段对于施虐高峰期的说明。儿童在周岁以内经历了这个阶段，在婴儿时期最初的几个月里，其施虐冲动不仅朝向母亲的乳房，也指向她身体内部：掏挖、吞噬内容物、摧毁，极尽施虐之能事。婴儿的发展是由内射与投射的机制所决定的，最初自我内射了“好的”与“坏的”客体，不论是哪一种，母亲的乳房都是其原型——得到它时是好的客体，当它令他失望时是坏的客体，不过是因为婴儿将自己本身的攻击性投射到这些客体上，所以感觉到它们是“坏”的，而且不只是因为它们挫折了孩子的渴望，事实上孩子感觉到它们是危险的——害怕它们是会吞噬自己、淘空自己的身体内部、切碎及毒害自己的迫害者——简言之，就是极尽施虐之所能来达到破坏的目的。这些意象是根据真实客体在幻想中被扭曲的样子，不仅被装置于外在世界中，也借由吞并（incorporation）的过程被装置在自我当中。因此，很少有儿童能够通过焦虑情境（并且用防卫机制来反应），这种焦虑情境的内涵与成人精神病的内涵是可以相比拟的。

最早期用来应付对于迫害者——不论是存在于外在世界或内化的——之恐惧的防卫方法之一是精神盲点（scotomization），也就是否认精神现实。这可能导致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内射与投射的机制，以及否认外在现实，并且形成最严重精神病的基础。很快地，自我试图借由排出与投射的过程，抵御内化的迫害者以防卫自己。同时，由于对内化客体的恐惧不会随着投射于外就此解除，因此自我以对付外在世界之迫害者的相同力道，来对付身体内部的迫害者。这些焦虑内容与防卫机制形成了妄想症的基础。在婴儿对于魔术师、巫师、恶兽等的恐惧当中，我们发现了一些同样的焦虑，但是此处它已经进行了投射与修正。此外，我的结论之一是，婴儿的精神病焦虑，特别是偏执的焦虑，是与强迫的机制有关并且受其修饰的，这些机制在很早期就存在了。

在本文中我要提出来讨论的是，忧郁状态与妄想症的关系，以及它在另一方面与躁症的关系。我在严重精神官能症、边缘型的案例，以及

表现混合偏执与忧郁倾向的成人与儿童病例的分析工作上得到了一些材料，我的结论就是根据这些材料而来的。

我曾经研究过各种程度与形式的躁动状态，包括发生在正常人身上比较轻微的轻躁症（hypomanic state），而对于正常儿童与成人之忧郁与躁动特质之分析，也被证实是很有启发性的。

根据弗洛伊德与亚伯拉罕的看法，抑郁症（melancholia）的基本过程是失去了所爱的客体。真正失去了一个真实的客体，或是失去具有同样意义的类似情境，导致了客体被装置于自我当中。不过，由于个体过度的食人冲动而使内射失败，结果导致了生病。

为何内射对于抑郁症来说如此具有特殊性呢？我相信妄想症与抑郁症两者在吞并上的不同处在于，个体与客体之间在关系上的改变，虽然，这也是内射的自我在构造上产生改变的问题。根据爱德华·葛罗夫（1932）的看法，自我最初只是很松散地组织起来，包含了相当多的自我核心（egonuclei）。根据他的观点，在最初的阶段，是口腔的自我核心在其他的核心之间居于主导的位置，后来则是肛门的自我核心主导。而在此早期阶段里，口腔施虐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认为此阶段是精神分裂症的基础。^[1]此时自我认同于客体的能力仍是弱的，一部分是因为它本身尚未协调，另一部分则是因为被内射的客体主要仍是部分客体，这些部分客体等同于粪便。

在妄想症来说，典型的防卫主要目标是在消灭“迫害者”，然而由自我而来的焦虑是很显著的。当自我变得更加组织化的时候，内化的意象会更接近现实，自我将能更充分地认同“好的”客体。最初自我所感受到对迫害者的恐惧，现在也和好的客体发生关联，从此开始，保存好客体被认为与自我的生存是具有相同意义的。

与此发展同时并进的是一项最为重要的改变，也就是从“部分客体”关系进展到与“完整客体”的关系。经由这一步，自我成了被称为“失去所爱客体的处境”的基础。只有在客体被当作整体来爱的时候，失去它才能被感受到是完整的。

随着这个在客体关系上的改变，新的焦虑内涵出现了，防卫机制发生了改变，原欲的发展也受到决定性的影响。唯恐受到施虐破坏的客体，本身会成为在个体身体内部的毒害与危险来源。这种偏执焦虑导致了个体在吞并这些客体的同时——虽然其口腔施虐攻击正炽——对它们极度的不信任。

如此一来，导致了口腔渴望的减弱，这件事的表征可以在幼儿常见

的进食困难上观察到，我认为这些困难有偏执的根源。当一个儿童（或成人）更充分地认同于一个好的客体时，其原欲冲动增加了，他发展出一种贪婪的爱，并渴望吞噬这个客体，因此内射的机制再度被增强了。另外，他发现自己总是被驱使去重复吞并好的客体——也就是说，重复这种行动的目的，是要检测其恐惧的现实性，并证实它们是假的——有一部分是因为他害怕会因为自己的食人性而失去它，另一部分则是因为他害怕内化的迫害者，因此需要好客体来帮他对付这些迫害者。在这个阶段里，自我从未如此受到爱与想要内射客体的需求所驱使着。

另外一个使内射增加的刺激是这样的幻想：所爱的客体可以在个体内部被安全地保存。在这种情况下，内在的危险被投射到外在世界里。

不过，如果对客体的关心增加了，对精神现实也有了更好的了解，那么如亚伯拉罕曾经描述的：唯恐客体会在组合的过程中被摧毁的害怕，导致了内射功能的各种干扰。

我的经验是，更进一步来说，有一种对于客体在自我内部可能遭遇危险的深度焦虑，它在那里无法被安全地保持住，因为内在被认为是危险有毒的地方，在那里所爱的客体会死亡。此处我们看到了我在前文所描述的情境之一，也就是内在成了“失去所爱的客体”的基础情境；这个情境，也就是当自我变得更充分地认同于好的内在客体，同时更加觉察到它本身不足以护卫与保存好客体免于被内化的迫害客体与本我所伤害。这种焦虑在心理上是情有可原的。

对于自我来说，当它充分认同于客体的时候，并没有放弃它较早期的防卫机制。根据亚伯拉罕的假说，灭绝与排除客体——较早期肛门层次的典型过程——启动了忧郁的机制。如果是这样的话，它确认了我对于妄想症与抑郁症之间起源上相关性的概念。我认为破坏客体（不论是在身体内或是外在世界中）的偏执机制——借由每一种源于口腔、尿道与肛门施虐的方式——是持续不断的，不过是在较轻微的程度，而且因为个体与其客体之关系改变而有某些修正。如同我曾经提到的，唯恐好的客体会随同坏的客体被排出的恐惧，导致了排出与投射的机制失去了价值。我们知道，在此阶段中，自我更善于运用内射好客体来作为防卫机制，这和另一种重要的防卫机制是相关的：修复客体的机制。在我的几篇较早期著作中，^[2]我详尽地讨论了复原（restoration）的概念，并且说明它不仅是反向作用（reaction-formation）而已。自我感到被驱使

（我现在可以补充，这是因为受到它认同于好客体的驱使）去偿还它曾经对客体发动的所有施虐攻击。当好的与坏的客体之间的裂痕变得显著的时候，个体试图去复原前者，并在复原中补偿其施虐攻击的每一个细

节。但是，自我尚无法充分相信客体的善意及它自身的偿还能力；另一方面，透过它对好客体的认同及这一点所意味的其他心智上的进展，自我被迫对精神现实有更充分的认识，这使它暴露在猛烈的冲突之中。自我的某些客体（未定的数目）对它来说是迫害者，随时要吞噬它、侵犯它，在各方面来说，它们都危及自我与好的客体。儿童在幻想中对父母造成的每一个伤害（主要来自于恨，其次则来自于自我防卫），某一客体对另一客体的每一个暴力行动（特别是双亲具有破坏性与施虐的交合，被儿童当作是自身施虐愿望的另一种结果），所有这些事情都在外在世界中进行着，而且由于自我总是不断地将外在世界吸收到它自己里面，这些也在自我当中进行。不过，现在这些过程全都被视为是危及好客体与坏客体的长期危险来源。

确实，由于好的与坏的客体被更清楚地区别，个体的恨意被导向坏的客体，而其爱与修复的努力则比较专注在好的客体上。但是，其过度的施虐与焦虑对心智发展的演进形成了阻碍，每一个内在或外在刺激（例如，每一次真实的挫折）都充满了极端的危险：不仅是坏的客体，好的客体也受到本我的威胁，因为每当触及恨及焦虑时，都有可能暂时消除了区别性，因而导致了“失去了所爱的客体”。并不只是个体无法控制的恨太过强烈之故，太过强烈的爱也同样会危及客体，因为在发展的这个阶段里，爱一个客体与将它吞噬是非常紧密相连的。一个幼儿在母亲不见的时候，会相信自己已经将她吃掉而且摧毁（不论是来自于爱或恨的动机），他被焦虑折磨着，既是为她，也是为了他已经吸收进入自己内部的好母亲。

很清楚的是，在这个发展阶段里，自我感觉不断地因为拥有内化的好客体而受到它的威胁，因而充满了焦虑，唯恐这些客体会死亡。在儿童与成人都因为忧郁而受苦的情况中，我发现了对于个体内部隐藏了濒死或死亡之客体（特别是双亲）的恐惧，以及自我对此种状况的客体的认同。

从精神发展最初的时候开始，在真实客体与那些装置在自我内部的客体之间总是存在着一种相关性，因为这个缘故，我刚刚描述的焦虑会使儿童呈现出对母亲或任何照顾者夸张的固着。^[3]母亲不在的状况激起了儿童的焦虑，唯恐自己会被交付给坏的客体——外在的与内化的——不管是因为她的死亡，或是因为她以坏母亲的样子回来。

这两种状况对儿童来说都是失落了所爱的母亲，我特别要强调的是害怕失去内化的“好”客体，成了唯恐真实的母亲死亡的焦虑来源；另一方面，每一个暗示着失去真实所爱之客体的经验，也都会激发害怕失去

内化客体的恐惧。

我已经说过，我的经验引领我到这样的结论：失去所爱的客体，是发生在自我由组合部分客体过渡到完整客体的发展阶段中。描述过在此阶段里自我所处的情境之后，我可以在这一点上更精确地表达我的想法：那些后续清楚地成为“失去所爱客体”的过程，乃是受到个体无法确保其内化的好客体——也就是拥有它——的挫败感所决定的（在断奶及其前后的期间里），之所以会失败的一个理由，是他已经无法克服对内化的迫害者产生的偏执式恐惧。

在这一点上我们面临了一个攸关整个理论的重要问题。我自己及许多英国同事们的观察让我们获得以下的结论：早年的内射过程对正常与病态发展的直接影响是更为重要的，而且在某方面与之前在精神分析学界中被广为接受的想法不同。

根据我们的观点，甚至最早期被吞并的客体也形成了超我的基础，并且进入它的结构中，这个问题绝不只是理论上的。当我们研究早期婴孩自我与其内化客体及本我之间的关系，并且了解到这些关系逐渐发生的改变时，对于自我所度过的特殊焦虑情境，以及它在更加组织化时所发展起来的特殊防卫机制，我们得到了更深入的洞识。从我们的经验来看，我们对于精神发展的最早期阶段、超我的结构及精神病的病因学，都有了更完整的了解。当探讨病因的时候，必要的是，对于原欲特质（libido-disposition）的看待应不仅止于此，而是要考虑它和个体在最早期时与其内化的、以及外在的客体之间的关系如何互相关联；这样的考虑表示我们了解到自我在处理其所处的各种焦虑情境时，逐渐发展的防卫机制。

如果我们接受这种关于超我形成的观点，那么就比较可以理解它在抑郁症病例中所表现的冷酷严苛了。来自于内化坏客体的迫害与要求；这些客体彼此之间的攻击（特别是由双亲之施虐性交所代表的）；满足“好客体”极为严苛的要求、在自我内部保护与讨好它们的急迫必要性，结果造成了本我的恨意；对于好客体的“好”总是感到不确定，导致了它随时易于转变成坏的客体——所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自我产生了一种感觉，即成为那些来自于内在的矛盾与不可能的要求之牺牲品，这是一种被认为是坏良心（bad conscience）的状态。也就是说：良心最早的发声是与被坏客体迫害相关联的，“良心的折磨”（Gewissensbisse）这样的说法证实了良心无情的“迫害”，以及它在最初时是被想象为会吞噬其受害者的。

在形成抑郁症之严厉超我的各种内在要求中，我曾经提到个体迫切

地想要配合“好”客体非常严格的要求。特别是这部分特性，为一般精神分析观所确认，也就是，内在“好”客体（即所爱的客体）的残酷，这在抑郁症的严厉超我中清楚可见。不过，以我的观点，唯有借由观察自我与其幻想中坏客体及与好客体的整体关系，还有观察内在情境的整体样貌，如我在本文中尝试加以概述的，我们才能够了解：自我在配合那已经装置在自我内部的所爱客体极度残酷的要求与训诫时，如何屈从于被支配的状况。如我之前提到的，自我努力将好客体与坏客体分开，也将真实的与幻想的客体区隔开，结果产生了极度坏与极度完美的客体，也就是说，其所爱的客体在许多方面非常严厉。同时，由于婴儿无法完全将好、坏客体在心智中分开，^[4]有些坏客体与本我的残酷附加到好客体上，如此一来又提高了好客体要求的严厉性。^[5]这些严格的要求，在自我对抗其难以控制的恨意及正在攻击的坏客体时，发挥了支持自我的目的，而自我也“部分认同”于这些客体。^[6]当失去所爱客体的焦虑愈强烈，自我愈是努力去挽救它们，加上修复的工作更加困难时，与超我有关联的要求就更严厉了。

我尝试说明的是，由于自我的能力尚未完备，无法借由新的防卫机制来处理发展进程中新的焦虑内涵，它在吞并完整客体时所经历的困难持续进行着。

我知道要清楚区分妄想症患者与忧郁症患者的感觉与焦虑内容是很困难的，因为它们是互相连结在一起的，不过，它们仍是可以加以区别的，如果以此作为区分的准则，也就是我们思考被害焦虑是否主要和“保存自我”有关（这种情况是妄想症），还是和保存内化的好客体有关，而“自我”认同此客体为完整的。忧郁症患者的焦虑与受苦的感觉本质，是远较妄想症患者更加复杂的。唯恐好客体及自我会一起被摧毁，或是处于去整合（disintegration）的状态，与这样的焦虑交织在一起的是持续努力挽救内化的与外在的客体。

似乎只有当自我已经内射了完整的客体，并与外在世界和真实的人们建立了更好的关系时，它才能够完全了解透过其施虐所造成的灾祸（特别是透过其食人欲望），并且为此感到痛苦。这种痛苦不只是和过去有关，也和当下有关，因为在这个早期发展阶段中，施虐正处于高峰；要能更充分地认同于所爱的客体并认识其价值，自我才能够察觉到自己已化约至“去整合”的状态，并且持续化约其所爱的客体。于是，自我面临了这样的精神现实：所爱的客体正处于消解（dissolution）的状态——碎裂的。因为此确认而产生的绝望、懊悔与焦虑存在于许多焦虑的底层，在此只稍举其中数例：有一种焦虑是关于如何用对的方式，在对的时间将片片断断的客体放置在一起，以及如何选取好的部分客体、

丢弃坏的部分客体，如何在客体被重新组合之后令其复活；还有一种焦虑是关于在做这项工作时，会受到坏客体与自己的恨意干扰等等。

我发现这种焦虑情境不仅存在于忧郁症的底层，也是所有抑制的基础。想挽救所爱的客体，去修补、复原它的企图——这些企图在忧郁状态中是伴随着绝望的，因为“自我”怀疑它达成这项复原工作的能力——是所有升华及整个自我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为此，我仅提及将所爱客体化约成碎片的升华，以及努力组合它们的重要性。它是一个处于碎裂状态的“完美”客体，于是，为了努力抵消已被化约成的去整合状态，先决条件是必须让它变得美丽又“完美”。此外，要求完美的想法是如此具有说服力，因为它可以证明去整合不是真的。对某些因为不喜欢或恨意而离开母亲的病患，或运用其他机制离开母亲者，我发现在他们的心智中仍然存在着母亲的美丽图像，只不过被认为是她的图像罢了，不是真实的她。真实的客体被认为是没有吸引力的，实际上是一个受伤的、无法治愈的人，因此是可怖的。美丽的图像已经脱离了真实的客体，但是从来不会被放弃，而且在其升华的特殊方式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对完美的渴望似乎源于去整合的忧郁式焦虑中，因此这样的渴望对所有的升华都是极为重要的。

如我之前曾经指出的，“自我”实现了它对一个完整的、真实的好客体的爱，同时感受到对它难以抵挡的罪恶感。基于原欲依附（libidinal attachment）——最初是对乳房，然后是对完整的人——而对客体产生的完全认同，和对客体的焦虑（对于其去整合）、罪疚与懊悔，想要保存它、让它完整而免于迫害者与本我的伤害，以及关于预期将要失去它的哀伤是同时发生的。这些情绪，不论是意识的或潜意识的，在我看来都是属于我们称为爱的感觉的基本元素。

为此我可以说的是，我们熟悉忧郁症患者的自我责难，它所表征的是对于内射客体的责难。但是，在此阶段中最主要的是自我对本我的恨，这是忧郁症患者怀持无价值与绝望感的主因，而非自我对客体的责难。我经常发现，这些对坏客体的责难与恨是次发增加的，如一种防卫，为的是应付对本我的恨，因为这是更难以忍受的。终究，自我在潜意识中知道：除了爱之外，恨确实也是在那里的，而且它随时可能占了上风（自我忧心会受到本我的影响而摧毁了所爱的客体），这带来了哀伤、罪疚与绝望感，这些感觉是哀悼的基础。这种焦虑也造成了对于所爱客体的良善的怀疑。如同弗洛伊德曾经指出的，怀疑是在现实中对自已所拥有的爱的怀疑，而且，“一个怀疑自己的爱的人，可能会，或者说一定会，怀疑每一样无关紧要的事情。”^[7]

我要说的是，妄想症患者也内射了完整且真实的客体，但是无法对它达到充分的认同，或者，即使已经达到，却未能维持它。现在让我举几个导致这种失败的理由：被害焦虑太强烈；具有幻想本质的怀疑及焦虑，阻碍了完全而稳定地内射真实的好客体，因此虽然被内射，个体维持好客体状态的能力却很少，因为各种怀疑会很快地把所爱的客体再次转变为迫害者。因此，妄想症患者与完整客体及与真实世界的关系，仍然受到了早年与内化的部分客体之关系，以及与迫害者（如粪便）的关系所影响着，而且可能再次向后者让步。

我认为妄想症患者的特质在于，虽然由于其被害焦虑与怀疑，他对外界世界与真实客体发展出非常优越而敏锐的观察力，不过，这种观察与现实感却是被扭曲的，因为他的被害焦虑使他以观察别人是否为迫害者的观点来看待他人。当自我的被害焦虑增加时，就不可能充分而稳定地认同另一客体，以真实的样子来看待、了解，并具有充分的爱的能力。

另外一个妄想症患者无法维持其“完整客体”关系的理由，是当被害焦虑与对自己的焦虑仍然过于强烈运作之时，他无法忍受对于所爱客体额外的焦虑负担，以及伴随忧郁位置而来的罪疚感与懊悔。此外，在这个位置上他更不能使用投射，因为害怕将好客体排出去而失去它们，另一方面则是害怕一旦排出他内部的坏东西，将会伤害外在的好客体。

于是我们看到了与忧郁心理位置有关的痛苦将他推回了偏执心理位置，不过，虽然他从忧郁位置退却了，这仍是他曾经到达的位置，因此永远都有发生忧郁的可能性。我认为这一点说明了一个事实，即我们时常遇见忧郁不仅伴随着较轻微的妄想症，对于严重的妄想症亦然。

如果我们比较妄想症患者与忧郁患者对于去整合的感觉，我们将看到，忧郁患者典型地充满了对客体的哀伤与焦虑，他努力想要将此客体再统合完整；然而，对妄想症患者来说，去整合的客体主要是一大群迫害者，因为每一个碎片都会再长成一个迫害者。^[8]我认为客体被化约为危险碎片的概念，和内射与粪便等同（亚伯拉罕）的“部分客体”是一致的，也和对于许多内在迫害者的焦虑一致，在我看来，^[9]这些迫害者是因内射许多部分客体及危险粪便所引起的。

透过由妄想症与忧郁症患者与所爱客体的不同关系来看，我仔细思考了此两者的分别。接着让我们来探讨对于食物的抑制与焦虑。害怕吸入会破坏个人内在的危险物质，这样的焦虑是妄想症的；而担心咬与咀嚼会摧毁外在好客体，或从外界引进的坏物质，会危及内在好客体的焦虑则是忧郁症的。再者，怕将外在好客体借由吞并引入自己内部而遭遇

危险的焦虑，也是属于忧郁症的。另一方面，在强烈妄想症的病例中，我曾见到引诱外在客体进入自己内部的幻想，而自己的内部被视为充满了危险怪物的洞穴。在这样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妄想症患者强化内射机制的理由，而就我们所知，忧郁症患者如此典型地运用这些机制，即是为了组合好的客体。

现在，用这种比较的方式来思考虑病的症状：在幻想中，因为内在“迫害客体”对自我的攻击而导致的疼痛与其他症状，是属于典型的妄想症者。^[10]另一方面，来自于内在坏客体和本我对于好客体的攻击（也就是一场内在的斗争，在这交战中自我认同于好客体所遭受的痛苦），则是典型的忧郁症者。

例如，X病患在孩提时曾被告知患了绦虫症（他从未见过这些虫），他将这些在体内的虫连结到自己的贪婪。在对他的分析中，他幻想绦虫正在蚕食他全身，强烈的癌症焦虑浮现了。这个受苦于虑病与偏执式焦虑的病患对我非常多疑，而且特别怀疑我和一些对他有敌意的人是同伙的。有一次他梦见一位侦探逮捕了一个带有敌意和迫害性的人，把他关入牢里，但是之后这名侦探被证实是不可靠的，还是敌人的同伙。这名侦探代表了我，整体的焦虑是内化的，而且和绦虫的幻想有关；关敌人的牢房则是他的内在，事实上是他内在监禁迫害者的特殊部分。明显地，危险的绦虫（他的联想之一为绦虫是双性恋）所表征的是，对他带有敌意的双亲联盟（实际上正在性交）。

正当绦虫的幻想被分析的时候，这位病患发生了下痢，X误以为其中夹杂着血，他非常恐惧，认为这证实了他体内有危险的事件正在发生。这种感受的基础来自于在幻想中，他在自己体内用有毒的排泄物攻击了双亲联盟。下痢对他来说是有毒的排泄物，也是他父亲的坏阴茎；他以为粪便中所含的血是我的表征（这点在我与血连结的联想中显示出来），因此下痢是危险武器的表征，他用这些武器来对抗内化的坏父母，以及被毒害与破碎的双亲——绦虫。在他儿童期早年时，他曾在幻想中用有毒的排泄物攻击了真实的父母，并且真的在他们行房时用排便来干扰他们。下痢对他而言向来是很可怕的事情。伴随这些对真实父母的攻击，他所有的交战被内化，而其破坏性威胁到他的自我。我也提及，这个病人在分析中记起了大约在十岁时，他曾确实感到有个小人在他的胃里控制、指使他，他必须配合执行，即使那些作为总是不正当与错误的（他曾经对真实父亲的要求有类似的感觉）。

当分析有所进展，他对我的不信任也减弱的时候，他变得非常在意我。X总是担心他母亲的健康，然而他无法真正爱她，虽然他尽其所能

地讨好她。现在，随着对我的关心渐增，强烈的爱与感恩浮现了，伴随着无价值感、哀伤与忧郁的感觉。这个病人从未感到真正的快乐，可以说他的忧郁已经扩散到整个生活，但是他未曾真正处在忧郁状态中。在分析中，他经历了深度忧郁的阶段，表现出这种心智状态的所有典型症状。同时，与其虑病痛苦有关的感觉与幻想改变了，例如，病人担心癌症会扩散到胃壁，不过现在看起来，当他为了胃而害怕时，他真的想要保护在他里头的“我”——实际上是内化的母亲，他以为这个母亲受到父亲的阴茎及他自己的本我（癌症）攻击。又有一次，这个病患幻想（与身体的不适有关）自己可能会死于内出血，后来呈现的是我被视为是出血，好的血代表了我。我们应该还记得，当偏执焦虑主导，而我被认为是迫害者的时候，我也被认为是坏的血，这些血与下痢（坏父亲）混在一起；现在珍贵的好血代表了我，失去它意指我的死亡，也意味了他的死亡。明显地，他现在认为造成其所爱客体及他自己死亡的癌症——也代表了坏父亲的阴茎——实际上更被认为是他自己的施虐，特别是他的贪婪，这是为什么他感到如此没有价值与绝望。

当偏执焦虑主导，对结合的坏客体的焦虑也开始占优势时，X感受到的只有对自己身体的虑病焦虑；而当忧郁与哀伤开始的时候，对好客体的爱与关心显现了，焦虑的内容及整体的感觉与防卫也改变了。在这个案例及其他案例中，我发现了偏执的恐惧与怀疑增强为应付忧郁位置的一种防卫，并导致了忧郁位置被这些恐惧与怀疑所遮蔽。现在我要引用另外一个案例Y，他有强烈的偏执与忧郁现象（以偏执为主）及虑病，他对身体不适的许多抱怨占用了大部分的分析时间，间或穿插着他对周遭人们的强烈怀疑感，通常与他们有直接关系，因为他认为他们用某种方法引起了他身体上的种种不适。在经过一番艰难的分析工作之后，当不信任与怀疑减弱，他与我的关系日益改善。显然，埋藏在持续的偏执指控、抱怨与对他人的批评之下，存在着对母亲非常深刻的爱，以及对其双亲与其他人的关心。同时，哀伤与严重忧郁更加明显了。在这个阶段中，关于虑病的抱怨改变了，包括向我呈现这些抱怨的方式及其背后的内涵。例如，这个病人抱怨了许多的身体的不适，然后说他吃了哪些药物，列举了他为自己的胸部、喉咙、鼻子、耳朵、消化道……所做的事情，就好像他在照料这些身体与器官的部位。他继续说到他对于一些受他照料的年轻人的关心（他是老师），以及他对某些家人的担忧。明显地，他想要治愈的各种器官被认为是内化的兄弟姐妹，他对他们怀有罪疚感，必须永久地保存他们。他过度焦虑地想要补偿他们，因为他在幻想中已经伤害了他们，他为此感到过度哀伤与绝望，这点导致了偏执焦虑与防卫的升高，而对他人的爱与关心及对他们的认同被怨恨所掩埋了。同样地，在这个案例中，当忧郁完全显现而偏执焦虑减弱的

时候，患病的焦虑变得与内化的所爱客体及自我有关，而早先的时候它们被经验为只和自我有关。

在试图区别运作于妄想症及忧郁状态的焦虑内涵、感觉及防卫之后，我要再次清楚表明的是，依我的观点，忧郁状态的基础在于偏执状态，并且起源于它。我认为忧郁状态混合了偏执焦虑及那些焦虑内涵、痛苦的感觉及防卫，这些与即将失去的完整所爱客体有关。若能为那些特殊的焦虑与防卫引介一个词，也许能加深对妄想症与躁郁状态之结构与本质的了解。^[11]

在我看来，只要忧郁状态持续，不论是正常、精神官能症、躁郁或混合状态的病例，总是存在着这类特别的焦虑、痛苦的感觉，以及这些防卫的各种变异；我将它们称为忧郁心理位置。

如果这个观点被证明是正确无误的话，我们应该能够了解那些常见的案例，它们混合着偏执与忧郁倾向，如此我们就可以分离出构成这些案例的元素。

我在本文所提出关于忧郁状态的思考，可能让我们更加了解仍然相当谜样的自杀反应。根据亚伯拉罕与詹姆士·葛罗夫的发现，自杀是指向被内射的客体。但是，在自杀时，自我试图谋杀它的坏客体，在我看来，它总是以保存其所爱的内在或外在的客体为目标。简而言之，某些自杀案例背后所潜藏的幻想，除了要保存内化的好客体及认同好客体的部分自我之外，也要摧毁认同于坏客体的自我及本我，于是自我方能够与其所爱的客体结合在一起。

在其他的案例中，自杀似乎受到同样类型的幻想所决定，但是它们是与外在世界及真实的客体有关，有部分被当作是内化客体的替代品。如先前所说的，个体怨恨的不仅是他的“坏”客体，还有他的本我，并且是非常强烈的。借由自杀，他的目的可能是要将他和外在世界的关系做个清楚的了断，因为他想要从自己身上或是自我认同于坏客体及本我的部分，摆脱掉某些真实的客体，或是整个世界所代表的及自我所认同的“好”客体。^[12]实际上，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他自身对母亲身体的施虐攻击，而对幼儿来说，母亲的身体就是外在世界最初的表征。对真实（好）客体的怨恨与报复，在此过程中总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过，特别是无法控制且危险的恨意，持续在他身上累积着。借由自杀，重郁患者多少是努力想从这些恨意中保存他的真实客体。

弗洛伊德曾说躁症的基础和抑郁症具有相同的内涵，而且是逃避后者的一种方式。我认为，自我在躁症中寻求庇护，不只是为了要逃避抑

郁症而已，也是要逃避无法掌控的妄想症状态。自我对其所爱客体痛苦而危险的依赖，驱使它去寻求自由，但是它对这些客体的认同过于深远而难以放弃；另一方面，自我受困于对于坏客体与本我的恐惧，在试图逃离这一切苦难时，它求助许多不同的机制，其中有些机制因为从属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是互不兼容的。

我认为，全能感是躁症最初及最重要的特征，再者（如海伦娜·朵伊契在1933年提到的），躁症是建立在否认机制上。不过，我和朵伊契不同之处在：她主张这种“否认”是与性蕾期及阉割情结相关（对女孩来说，是否认缺少阴茎）；然而我的观察所得到的结论是，否认的机制源自于最早的阶段，在此阶段中，尚未发展的自我奋力抵御最为强烈而深切的焦虑，亦即它对于内化之迫害者及本我的恐惧，也就是说，首先被否认的是精神现实，而自我可能继续否认相当程度的外在现实。

我们知道精神盲点可能导致个体完全与现实隔绝，并且使其完全失去活力。不过，在躁症之下，否认是伴随过度活跃而发生，虽然如朵伊契所指出的，这样的过度活跃通常无法获致任何真正的成果。我曾经解释过，在此状态中，冲突的来源是自我不愿意也无法放弃其内在的好客体，却又努力想逃离依赖好客体的危险，就如同想逃离坏客体一样。自我试图脱离一个客体，同时又不想完全放弃，这似乎受到自我强度的增加而决定。它成功达到如此的妥协，借由否认好客体的重要性，也否定了它受坏客体与本我威胁的危险。不过，自我同时不停地努力要驾驭和控制所有的客体，证据就是过度活跃。

在我的观点中，特别与躁症有关的是全能感的运用，目的是为了控制与驾驭客体。这点的必要性是基于下列两个理由：（一）为了否认经验到对它们的恐惧；（二）因此修复客体的机制（在先前的忧郁心理位置时获得的）可以被完成。^[13]借由驾驭其客体，躁症者会想象，他不仅要防止它们伤害自己，也要防止它们互相伤害。其驾驭是要使他能够特别去防范他所内化的父母之间危险的性交，以及它们在他内在的死亡。^[14]由于躁动防卫呈现了如此众多的形式，以至于理所当然地不易假设一个广泛概括的机制。不过，我相信我们的确具有这样的机制（虽然有无限多的变异）来驾驭内化的双亲，虽然在这同时，内在世界的存在是被轻视与否认的。我在儿童与成人身上都发现了，当强迫式精神官能症是最有力的因子时，这种驾驭表示将两个（或是多个）客体强迫分开；反之，在躁症正在升高的时候，病患则诉诸较为暴力的方法。也就是说，虽然客体被杀死，不过个体是自大全能的，他以为他可以立即使它们重生，我的一个病人称此过程为“将它们保持在假死的状态下”。与杀戮相互对应的是破坏客体的防卫机制（从最早期的阶段所留存下来

的），与复活相对应的则是对客体所做的修复。在这个位置上，自我在与真实客体的关系上达到妥协。对客体的渴望——如此独特地显示了躁症的特质——指出自我曾经留存了一个忧郁心理位置的防卫机制：内射好的客体。躁症者否认了伴随这种内射而来的种种不同焦虑形式（也就是说，焦虑于他会内射坏的客体，或是会因为内射过程而摧毁其好客体）。否认不仅和本我的冲动有关，也和他对于客体安全的顾虑有关，因此我们可以假定自我与自我理想（ego-ideal）成为相互一致的过程（如同弗洛伊德曾经显示的，它们在躁症中会有这样的表现）如下：自我用食人的方式（这顿“盛宴”——如弗洛伊德在对躁症的说明中所称）结合了客体，但是否认感受到任何对客体的关心。自我辩解道：“当然，如果这个客体被摧毁的话，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反正有这么多其他的客体会被结合。”像这样贬低客体的重要性并轻视它，在我看来是躁症的特质，让自我能够达到部分脱离（detachment），我们观察到这与自我对客体的渴望是相随的。这样的脱离是自我在忧郁心理位置时无法做到的，它代表了一种进步，在自我与其客体的关系上强化了自我。不过，这些进展受到那些先前描述过较早期的机制所反制，自我在躁动状态下同时运用了这些机制。

在我继续提出关于偏执、忧郁及躁动心理位置在正常发展上所扮演角色的意见之前，我要谈关于一个病患的两个梦，这些梦说明了某些我已提出与精神病心理位置有关的论点。在各种症状中，我在此仅提及严重的忧郁状态与偏执焦虑及虑病的焦虑，这些症状导致病人C前来接受分析。当他做这些梦的时候，分析进展得相当顺利。他梦到正与双亲一同旅行，在一个火车车厢中，可能是没有顶盖的，因为他们处于露天环境中。这个病人感觉他正在“处理整件事情”——照顾父母亲，他们在梦中比现实中更老、更需要他的照顾。父母亲分开躺在两张床上，不像平常一样并排，而是床尾接合在一起的。病人发现他很难让父母保暖。接着，在父母亲的观看之下，他在一个脸盆中小便，这个脸盆的中央有个圆柱形的物体。对着脸盆小便似乎不大容易，因为他必须很小心不尿到圆柱形的物体。他觉得如果能够精确瞄准圆柱体，而不溅到周遭任何地方的话，就不会有麻烦。小便完的时候，他注意到脸盆溢出来了，并对此感到不满。他在小便的时候，注意到自己的阴茎非常巨大，因而感到不安，就好像他的父亲不应该看到它，因为他感觉会被父亲殴打，而且他也不想羞辱父亲。同时他感到借由小便，能让父亲免于起身小便的麻烦。话说到此，病人停了下来，说他真的感觉到好像双亲是他的一部分。

在梦中，他认为一个圆柱体的盆子是中国式的花瓶，但并非如此，

因为瓶颈不是在瓶口底下，一如花瓶该有的样子，而是“在不对的地方”，因为它是在瓶口上面，甚至可说是在里面。这个病人将瓶口联想到玻璃碗，像是在他祖母家的油灯，而圆柱形的部分则让他想到煤气灯的白炽罩。接着他想到一个黑暗的通道，尽头有一盏点着小火的煤气灯，他说这个景象引起一种悲哀的感觉，使他想到贫穷破烂的房子，那里除了这盏点着小火的煤气灯之外，似乎没有任何有生命的东西。事实上，只要有人去拉那条细绳，煤气灯就会完全燃烧。这使他想到他总是很惧怕瓦斯，他感到瓦斯炉火焰就好像是狮子的头一般，会跳跃到他身上咬他。另外一件使他害怕的事情是当瓦斯释出时所发出“砰”的爆裂声响。在我诠释了瓶口的圆柱体及煤气灯的白炽罩是同样的东西，而且他害怕小便在里头，是他因为某种原因不想让火焰熄灭之后，他回答说当然不能用那种方式来熄灭火焰，因为之后会有毒留下，不像蜡烛只要吹熄就好。

当晚这个病人做了以下的梦：他听到烤箱中煎炸东西滋滋作响的声音，他无法看到是什么，但是他想到某种褐色，也许是一个肾脏正在平底锅里煎炸，他听到的声响则像是一种细小的滋滋声或是哭泣声，感觉是一种生物正被煎煮着。他的母亲在那里，他试着让她注意到这件事，让她了解油炸活的东西是最不该的事情，比用沸水烹煮更糟，那是更痛苦的，因为热油不会使它整个烧起来，以至于在剥皮时它还活着。他无法让母亲了解这些，她似乎也不在意，这让他担心但又感到放心，因为他想如果她不在乎的话，事情也不至于这么糟的。他在梦中没有打开的烤箱——他完全没有见到那个肾脏与平底锅——使他想起了电冰箱。在一个朋友的公寓中，他曾一再将冰箱的门与烤箱的门搞混，他纳闷，是否在某方面来说，热与冷对他是一样的东西。平底锅中折磨人的热油，让他想到一本孩提时读过关于酷刑的书，当时他对斩首和用热油的酷刑感到特别兴奋。斩首让他想到查尔斯国王，他向来对于他被处决的故事很兴奋，后来也发展出对此的热爱。至于用热油的酷刑，是他经常会想到的，他想象自己在这样的处境中（特别是自己的双腿被烧灼），并试图去了解如果必须如此做的话，要如何才能尽可能将痛苦减到最低。

在病患告诉我这个梦的当天，他第一次提到我为了点烟而划火柴的方式，他说显然我没有用正确的方法来划火柴，因为有一小片火柴头碎屑弹到他。他的意思是我划火柴的角度不对，然后继续说道：“像我的父亲一样，打网球时用不对的方式发球。”他想知道之前在分析中，这种火柴屑飞向他的事情有多常发生（他曾提到我的火柴一定是愚蠢的，但是现在这种批评指向我划火柴的方式）。他不想说话，抱怨说他在过去两天患了重感冒，觉得头很重、耳朵塞住了，黏液也比先前几次感冒

时更黏稠。然后他说出那个我先前提到的梦，在联想的过程里，他又一次提到感冒，说感冒使他不做任何事。

透过这些梦的分析，我对这个病人在发展上的某些基本重点有了新的发现。这些在他之前的分析中就已经浮现并且被修通了，但是现在又以新的连结显现，而且变得相当清晰，并对他具有说服力。我现在要挑选的仅限于那些对本文所获致的结论有影响的重点；我要声明的是，我并没有足够篇幅来引用他所有重要的联想内容。

梦中的小便引向了早期指向双亲的攻击幻想，特别是针对他们的性交。在潜意识中，C幻想咬他们、吃掉他们，还有其他的攻击，包括尿在父亲的阴茎上面和里头，想要剥它的皮、烧灼它，使父亲在性交时让母亲体内着火（用热油的酷刑）。这些幻想延伸到母亲体内的许多婴儿，他们也会被杀死（烧死）。活生生被煎炸的肾脏代表了父亲的阴茎，相当于粪便，也代表了母亲体内（那个他不曾打开的烤箱）的许多婴儿。将父亲阉割是借由斩首的联想来表达，占用父亲的阴茎则是由其感觉阴茎如此巨大，以及他为自己和父亲小便所显示（在自己的阴茎里头拥有父亲的阴茎，或是两者接合在一起的幻想，在分析中大量浮现）。这个病人尿在脸盆中也意味着他与母亲的性交（借由梦中的脸盆与母亲，代表了她真实的与内化的形象）。那个性无能与被阉割的父亲被安排观看这个病人与母亲的性交，这反转了病人在儿时幻想中所经历的处境。想要羞辱父亲的愿望，以他不该这样做的感觉表达。这些（与其他的）施虐幻想激发了不同的焦虑内涵：无法让母亲了解她正受到她体内的阴茎烧灼与咬嚼之危险（正在燃烧且会咬人的狮子头，他点燃的瓦斯炉），还有她的婴儿们有被烧灼的危险，同时对她也是个危险（烤箱中的肾脏）。这个病人所感觉到圆柱形的瓶脚“在不对的地方”（在盆中而不是在外面），表达的不仅是他早期对于母亲将父亲的阴茎放入她身体中的恨和嫉妒，也是他对于发生这种危险的焦虑。他那使受到折磨的肾脏与阴茎保持存活的幻想，表达了对父亲与婴儿的破坏倾向，以及在某个程度上想要保存他们的愿望。父母躺卧在位置特殊的床上——与真实卧房中的床不同——显示的不只是原初的攻击与嫉妒驱力，要在他们性交时将他们分开，也是唯恐他们会被性交所伤害或杀害，因为在此幻想中，儿子安排的性交是如此危险。指向父母亲的死亡愿望引至对于他们死亡的巨大焦虑，这点表现在关于梦中燃着小火的瓦斯灯、上了年纪的父母（比实际年龄更老）、他们的无助，以及病人务必要帮助他们保暖的联想与感觉。

为了应付罪疚感及对自己所造成的灾难负责任，C的防卫之一显示在联想到我划火柴和他父亲开球（网球）的错误方式。于是，他让父母

为他们错误而危险的性交负责，但是根源于投射的被报复恐惧（我在烧灼他），则是借由他的批评来表现——他纳闷在分析过程中，我的火柴有多常飞向他，以及所有其他与对他的攻击（狮子头、燃烧的油）有关的焦虑内涵。

他内化（内射）了双亲的事实，透过下列的方式呈现：（一）火车厢——他在里头与父母一起旅行、持续照顾他们、“处理整件事情”——表征了他自己的身体；（二）敞开的车厢——和他的感觉对比——表征了他们的内化，即他无法从他的内化客体获得自由，但是车厢敞开是对这点的否认；（三）他必须为父母做所有的事，甚至为他的父亲小便；（四）确切地表达他感觉到他们是他自己的一部分。

但是，透过内化双亲，我以前曾提过与真实父母有关的所有的焦虑处境，也被内化而且大量增加、增强，并有部分性质被改变了。他的内部有容纳了燃烧的阴茎与频死小孩的母亲（放着煎锅的烤箱），而且，还有进行危险性交的父母，必须要将他们分开才行。这种必要性成为许多焦虑情境的来源，分析中也发现这种必要性是其强迫症状的基础。双亲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从事危险的性交，互相烧灼与吃掉彼此，而且，由于他的自我已经成为所有这些危险处境发生的所在，因此他们也会将他摧毁。于是，他同时得为他们和自己承受极大的焦虑。他对于内化的父母即将死亡充满了哀伤，但是，同时他又不敢让他们完全重生（他不敢拉那条瓦斯灯的细绳），因为，他们的全然复生将意味性交，而性交则会导致他们和他自己的死亡。

再来是来自于本我的危险，如果受到某些真实挫折所激发的嫉妒与恨累积在他身上，在其幻想中，他将会再次用他滚烫的排泄物来攻击那个内化的父亲，以干扰双亲性交，这些引起了新的焦虑。不论是内在的或外在的刺激，都可能增加他对于内化迫害者的偏执焦虑。如果他杀死内在的父亲，死亡的父亲会变成一个特别的迫害者。我们可以从这个病人的说法（以及他后续的联想）看到端倪：如果瓦斯被液体熄灭的话，会留下毒物。此处偏执的心理位置浮现了，而内在的死亡客体等同于粪便和胀气。^[15]不过，在这个病人的分析初期曾经非常强烈，而稍后大大减弱了的偏执心理位置，并未在梦中显现。

在梦中显现的主要是与他对所爱客体的焦虑有关的痛苦感受，而且，如我之前曾经提到的，这种感受是忧郁心理位置的特征。在梦中，这个病人用各种方式来处理忧郁心理位置。他用施虐躁动控制他的双亲，将他们彼此分开，从而阻止他们进行既愉悦又危险的性交；同时，他照顾他们的方式也显示了强迫的机制。不过，他克服忧郁心理位置的

主要方式是修复，在梦中他完全将自己献身给父母，以求让他们保持活力和舒适。他对母亲的关心回溯到最初的儿童期，想要将她放在对的位置、将她和父亲复原，并且让婴儿成长的驱力，在他所有的升华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他内部发生的危险状况与其患病焦虑之间的关联，显现在这个病人所声称做那些梦的那段时间罹患的感冒，似乎那些异常浓稠的黏液被视为脸盆中的尿液——也被视为炒锅中的油脂——同时又被视为他的精液。另外，在他感到沉重的脑袋中，他承载了双亲的性器（装有肾脏的炒锅）；那些黏液被认为是要在母亲的性器与父亲的性器接触时提供保护，同时，意指与内在的母亲性交。他脑中的感觉是遭到阻滞，这种感觉与阻挡双亲性器互相接触是相符的，也因而分离了他的内在客体。引发这个梦的刺激，是他在做这些梦不久前所遭遇的一个真实挫折，虽然这个挫折并未导致忧郁，却在潜意识中影响了他的情绪平衡状态，这一点在梦里是很明显的。在梦中忧郁心理位置的强度似乎增加了，而病人强烈防卫的效果也相当程度地减弱了，但是在真实的生活中并非如此。有趣的是，对这些梦的另一个刺激是非常不一样的，它发生在这个痛苦的经验之后：他很享受与父母一起进行的一趟短期旅行。事实上，这个梦开始的方式使他想起了这趟愉快的旅行，但是，接着而来的忧郁的感觉覆盖了满足的感觉。如同我之前指出的，这个病人以前对母亲有非常多的担心，但这种态度在分析中已经改变许多了，他目前和父母维持着相当快乐无忧的关系。

对我来说，我所强调的关于那些梦的论点，显示了在最初婴儿期就已经开始的内化过程，促成了精神病心理位置的发展。我们看到当父母被内化时，针对他们的早期攻击幻想是如何导致对外在迫害产生偏执式的恐惧，以及对于内在的迫害产生了关于结合的客体即将死亡的哀伤与痛苦及患病的焦虑，并导致个体试图运用全能的躁动方式来驾驭内在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这些痛苦被强加在自我之上。我们也看到，当复原的倾向增加时，被内化的双亲的专横与施虐控制是如何得到缓解。

碍于篇幅，我无法在此详加探讨正常儿童修通忧郁及躁动心理位置的各种方式，但在我的观点，这形成了正常发展的一部分，^[16]因此，我仅提出几个一般性的评论。

在我先前的著作中及本文开头处，我曾提出这样的观点：在生命最初几个月中，小孩子经历了偏执焦虑，这种焦虑和拒绝他的“坏”乳房有关，而在他的感觉里，此坏乳房是外在的与内化的迫害者。^[17]从这种与部分客体的关系，以及它们等同于粪便，儿童在这个阶段与所有客体的关系，形成了幻想的及不合乎现实的特质——对他自己身体的各部位、周遭的人们及事物，这些人事物在最初的时候只是模糊地被感受

到。在生命之最初两到三个月中，儿童的客体——世界可以说是由敌意的、迫害的或是满足的片断及部分的真实世界所组成。很快地，儿童愈来愈能够感受到完整的母亲，而且这种比较合乎现实的感受延伸到母亲以外的世界中（与母亲和外在世界有好的关系，可以帮助儿童克服早期的偏执焦虑，此事实对于儿童最早期经验的重要性带来了新的了解。从一开始，分析向来就是强调儿童早期经验的重要性。但是，对我来说，似乎只有当我们能更认识到关于儿童早期焦虑的本质与内涵，以及在其真实经验与幻想生活之间持续不断的互动时，我们才能充分了解为什么外在因素是如此重要）。不过，当这种状态发生的时候，儿童的施虐幻想与感觉正处于高峰，特别是食人的那种。同时，现在儿童经验到对母亲的情绪态度有所转变，原本对乳房的原欲固着发展成将她视为一个人的感觉，于是破坏的感觉与爱的感觉同时被经验到，指向了同一个完整的客体，这点在儿童的心中引发了深刻而困扰的冲突。

在正常的发展下，大致在四到五个月大的这个发展点上，自我面临了必须承认精神现实与外在现实到某个程度的必要性。于是，自我认知到所爱的客体同时也是为它所恨的，此外，真实的客体与想象中的人物，不论是外在或内在的，都是彼此息息相关的。我在他处曾指出，在幼童身上，与真实客体的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和非真实意象的关系——就像在不同的层面上——两者都是过分好与过分坏的形象。^[18]而且，这两种客体关系互相交织、互相影响的程度，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增加着。^[19]在我看来，这个方向的最初几个步骤，是发生在当儿童开始认识自己完整的母亲，并且将她视为一个完整的、真实的、被爱的人，于是，忧郁心理位置——我已经在本文中描述了这个位置的特征——浮现了。这个心理位置受到“失去所爱的客体”的刺激与增强，这是婴儿在母亲的乳房被移开时一再经验到的，而这样的失落在断奶时达到了高峰。桑多·雷多（1923）曾指出“在忧郁的性情中，最深处的固着点可以在被威胁失去爱的处境中找到（弗洛伊德），特别在婴儿的饥饿处境中更是如此”。引用弗洛伊德所说的——在躁症中，自我再次与超我联合在一起了。雷多得到如此的结论：“这个过程是在精神内在忠实地重复了吸吮母亲乳房喝奶时与她融合的经验。”我同意这样的说法，但是我的观点在几个重要的论点相异于雷多获得的结论，特别是关于他认为罪疚感与这些早期经验发生关联的间接迂回方式。

我曾经指出，在我看来，从婴儿还在吃奶的阶段，也就是当他知道母亲是完整的人，并且从内射部分客体进展到内射完整客体时，婴儿便经验到一些罪疚与懊悔的感觉，也经验到一些痛苦，这些痛苦是来自于爱与无法控制的恨之间的冲突，还有一些关于所爱的内化与外在客体即

将死亡的焦虑，也就是如同在成人抑郁症中所见充分发展的痛苦与感觉，只是在婴儿身上程度比较轻微。当然，这些感觉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被经验到，婴儿和成人抑郁症患者在整体情境与防卫方面是相当不同的，婴儿在母亲的爱护下一再获得了保证。不过，重点在于这些由自我与其内化客体之关系所导致的痛苦、冲突与罪疚和悔恨的感觉，在婴儿阶段就已经开始活跃。

如我曾经提到的，同样的情形也适用于偏执与躁动的心理位置，如果婴儿在这个生命阶段无法从内在建立其所爱的客体——如果内射“好”客体失败了——那么“失去所爱客体”的情境便已经发生，和成人抑郁症所见的情况是同样的意涵。如果在这个早期发展阶段，婴儿无法在自我中建立所爱的客体，那么断奶前后失去乳房的经验，便会造成首次且根本地失去外在真实的所爱客体，这将会在日后导致忧郁的状态。在我看来，也是在这个早期发展阶段中，躁动幻想便已经开始了，最初是控制乳房，稍后很快地开始控制内化的父母及外在的父母；此幻想具备所有我曾描述过躁动心理位置的特征，并被用来对抗忧郁心理位置。任何时候当孩子在失去了乳房后又再次找到它时，躁动过程启动了——借由此过程，自我与自我理想相互达到一致（弗洛伊德）。由于小孩被喂食而获得的满足，不只被感觉为食人吞并了外在客体（弗洛伊德所谓的躁症“大餐”），也启动了与内化所爱客体有关的食人幻想，这又连结到对这些客体的控制。毋庸置疑地，在这个阶段，孩童愈是能够与真实的母亲发展出快乐的关系，便愈能克服忧郁心理位置。不过，一切都取决于孩童如何能在爱及无法控制的恨与施虐倾向的冲突中找到出路而定。如我之前曾经指出的，在最初的阶段中，迫害客体与好客体（乳房）在孩子心中被远远地分开，随着内射了完整的真实客体，它们彼此接近时，自我便一再诉诸分裂的机制——这机制对于客体关系的发展是如此重要，也就是分裂其意象为被爱的与被恨的，即好的与危险的。

也许有人会认为，事实上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出现对于客体关系的爱恨交织，即与完整且真实的客体之关系。在意象的分裂中形成的爱恨交织，让幼儿能更信任其真实客体及内化的客体——更爱它们，并更能实现儿童复原所爱客体的幻想。同时，偏执焦虑与防卫则被导向“坏”客体；自我从真实的“好”客体所获得的支持，因逃离机制

（flight mechanism）而增加了，这样的机制在其外在与内在的好客体之间轮替着。

似乎在这阶段中，外在与内在的、被爱与被恨的，以及真实的与想象的客体的统合是这样被完成的：统合的每一步骤再次导致了意象的重新分裂；不过，当对外在世界的适应增加时，这种分裂发生的层面将愈

来愈接近现实，持续到对于真实与内化客体的爱及信任被妥善建立为止。那么，爱恨交织——部分作为应付个体自己的恨，以及所恨的恐怖客体的防护措施——将会在正常的发展中再次以不等的程度减弱。

随着对真实的好客体的爱渐增而来的，是对于个人爱的能力有更多的信任，以及对于坏客体的偏执焦虑减弱了，这些改变导致了施虐的减弱，对攻击有更好的驾驭及发泄方式。在克服婴儿期忧郁心理位置的正常过程中，扮演最为重要角色的修复倾向，受到各种不同方法启动，我将只提出其中两种方法：躁动的与强迫症的防卫与机制。

由内射“部分客体”迈入内射完整的所爱客体及其所有意涵，似乎是发展上最关键而重要的一步，真正的成功主要取决于自我如何在发展的前驱阶段中处理其施虐及焦虑，以及它是否已经与部分客体发展出强烈的原欲关系。不过，一旦自我已经完成这一步骤，它就像是到达一个转折点，从此决定整个心智构造的方式将往不同的方向分歧。

我已经用相当篇幅探讨当无法维持对内化的及真实的所爱客体之认同，可能会导致精神病，例如忧郁状态、躁症或妄想症。

现在我要提出一两个自我试图用来终止所有与忧郁心理位置相关之痛苦的方式：（一）借由“逃到‘好的’内化客体”，舒米登堡（1930）曾提到这个机制与精神分裂有关。自我已经内射了完整的所爱客体，但是由于它当下对内化迫害者的恐惧——这些内在迫害者被投射于外在世界中——因此自我借由过度相信其内化客体的仁慈来寻求庇护，这样逃避的结果可能导致否认了精神与外在现实，以及造成最深度的精神病。

（二）以逃避到外在的“好”客体来否认所有内在与外在焦虑，这是精神官能症的特征，而且可能导致对客体的盲从依赖及自我的弱化。

如同我之前所指出的，在正常修通婴儿期忧郁心理位置中，这些防卫机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若无法成功修通这个心理位置，可能致使另一次曾提到的逃离机制占优势，导致严重的精神病或精神官能症。

我已经在本文中强调，以我的观点来看，婴儿期的忧郁心理位置在儿童发展中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儿童及其爱的能力之正常发展，主要是决定于自我如何修通这个关键的心理位置。这点又有赖于最早期之机制（这些机制在正常人仍是维持其作用的）所进行的修正，能符合自我及其客体之关系的改变，以及取决于忧郁的、躁动的及强迫的心理位置与机制之间成功的互动。

[1] 我建议读者参考我对此阶段的说明，儿童在这个阶段对母亲的身体发动攻击，而这个阶段是在口腔施虐开始的时候启动的，我认为它是妄想症的基础（比较《儿童精神分析》第八章）。

[2] 《反映在艺术作品及创造冲动中的婴儿期焦虑情境》（1929）；也见《儿童精神分析》。

[3] 多年来我抱持的看法是：儿童固着于母亲的来源，不仅只是对她的依赖，还有自身的焦虑与罪疚感，而这些感觉是与其早年对母亲的攻击有关的。

[4] 我已经解释了，借由逐渐统合、分裂好与坏、幻想与真实、外在与内在的客体，自我朝向更实际的外在和内在客体的概念发展，因而获得了与两者满意的关系（比较《儿童精神分析》）。

[5] 《自我与本我》（1923）中，弗洛伊德揭示了在抑郁症里，破坏性的成分在超我中浓缩了，而且被导向了自我。

[6] 众所周知，有些儿童表现了一种急迫的需要：必须被严格管教，并且借由外在的力量来防止自己做错事。

[7] 《强迫式精神官能症案例评注》（Notes upon a Case of Obsessional Neurosis, S.E.10, p.241）。

[8] 如梅莉塔·舒米登堡（Melitta Schmideberg）所指出的，比较《文化发展中精神病机制的角色》（The Rôle of Psychotic Mechanisms in Cultural Development, 1931）。

[9] 《儿童精神分析》。

[10] 在1934年秋天的精神分析学会中，克里夫·史考特（Clifford Scott）医师在以精神病为题的演讲中曾提到，在他的经验里，精神分裂症在临床上的患病症状是多样而怪异的，并且和迫害以及“部分-客体”功能有关，这一点即使在简短的检查之后也可能被看到的。临床上在忧郁反应中，患病症状比较没有那么多样，而是在表现上与自我功能有更大的关联。

[11] 这把我带入了另外一个关于术语的问题。在我之前的著作中，我曾以发展的阶段来看儿童的精神病焦虑与机制。事实上这样的描述充分说明了它们之间在病因上的关联，以及它们之间在焦虑的压力下持续波动，直到达到更稳定的状态为止，不过，由于在正常的发展中，精神病焦虑与机制从未完全主导（这个事实，我当然已经强调过了），精神病阶段这个词并不适用，我现在使用“位置”这个词来指称儿童早期发展的精神病焦虑与防卫。对我来说，关于儿童发展上的精神病焦虑及成人精神病之间的差别，用这个词来联想，比用“机制”或“阶段”这些词要来得更为容易：例如，从被害焦虑或忧郁的感觉到正常的态度之间快速的转变（change-over），这样的转变对儿童而言是非常典型的。

[12] 这些理由相当程度上说明了在重郁，个体断绝了所有与外在世界的关系。

[13] 这里说的“修复”，是与整体心理位置之幻想特质一致的，它几乎总是具有相当不实际及不可信赖的本质。

[14] 伯特伦·勒温（Bertram Lewin, 1933）的报告提出关于一名急性躁症患者，他认同于性交中的双亲。

[15] 在我的经验中，在妄想症的概念中，内在死亡客体是一种神秘怪异可怕的迫害者。在他的感觉里，迫害者未完全死亡，可能会在任何时候狡猾奸诈地再度出现，而且看起来更加危险与怀有敌意，因为个体曾试图要借由杀死他来摆脱他（这是关于一个危险的鬼的概念）。

[16] 葛罗夫（1932）提出儿童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几个阶段，这些阶段提供了重郁症与躁症精神病的基础。

[17] 苏珊·艾萨克斯博士（Susan Isaacs, 1934）在她对《生命第一年中的焦虑》的评论中提出了以下的意见：儿童最初对于痛苦的外在和内在刺激的经验，提供了关于敌意的外在和内在

客体之幻想的基础，而且它们大量地促成了这些幻想的建构；似乎，在最早的阶段中，每一个不愉快刺激是和“坏的”、拒绝的、迫害的乳房有关的，而愉悦的刺激则是和“好的”、满足的乳房有关。

[18] 比较《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与《儿童游戏中的拟人化》。

[19] 《儿童精神分析》，第八章。

第十八章 断奶（1936）

人类历史上最重要而影响深远的发现之一，是弗洛伊德发现潜意识心智的存在，以及其核心在最初的婴儿期就开始发展了。婴儿期的感觉与幻想就好像在心智中留下了印记，这些印记不会消退，而是被储存起来、保持活跃，并且对个人的情绪与智能生活发挥持续而强烈的影响。最初被经验到的感觉与外在及内在的刺激有关；婴儿在被喂奶时经验到来自于外在世界的最初满足，分析显示，这种满足只有一部分是来自于饥饿的缓解，而同样重要的另一部分，则来自于婴儿因吸吮母亲乳房得到刺激时所经验到的愉悦。这样的满足是儿童性特质基础的一部分，也是它的最初表现；当温暖的乳汁注入喉咙而充满了胃的时候，婴儿也经验到愉悦。

婴儿对不愉快的刺激及愉快感觉受到挫折的反应，是恨与攻击的感觉，这些恨的感觉和愉悦的感觉一样，都被导向相同的客体，也就是母亲的乳房。

分析工作显示：几个月大的婴儿的确沉浸在建构幻想中，我相信这是最原初的心理活动，而且幻想几乎是从一出生时就已经存在婴儿的心智中。似乎小孩子对所接收的每一个刺激都立即以幻想来反应：对不愉快的刺激——包括单纯的挫折——回以攻击的幻想，对满足它的刺激则透过那些以愉悦为主的幻想做响应。

如同我先前所说的，所有这些幻想的客体最初都是母亲的乳房，这么说也许奇怪，为何将一个小孩的兴趣焦点局限在一个人的一部分，而不是在整个人身上？我们必须谨记，毕竟这个阶段的孩子对于身体及心理上的知觉能力处于极度未发展的状态，另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是，幼儿只在意他立即的满足或是缺少了满足，弗洛伊德称之为“愉悦——痛苦原则”，因此，母亲那提供满足或拒绝的乳房被加上了好与邪恶的特质。现在，我们称为“好”乳房的，会成为往后一辈子所有被认为是好与有利之事物的原型，而“坏”乳房则代表了所有邪恶与迫害的事物。这点可用以下事实来解释：当小孩将他的恨指向拒绝的或“坏”乳房时，他

赋予了乳房所有属于他自己对它的活跃恨意，即所谓投射的过程。

不过，还有另外一个极为重要的过程同时进行着，即内射的过程。内射意指儿童的心理活动，借由这样的活动，在儿童的幻想中，他将他在外在世界知觉到的每一件事物摄取到自己内部。我们知道在这个阶段中，儿童是透过嘴来获得主要的满足，于是嘴便成为在幻想中摄取食物及外在世界的主要管道。不只是嘴，在相当程度上，身体的所有感官与功能都进行着这样的“摄入”过程，例如，儿童透过眼睛、耳朵、碰触等方式来吸入、摄入。起初，母亲的乳房是他持续渴望的客体，因此是第一个被内射的。在幻想中，儿童将乳房吸入体内，咀嚼并吞下它，于是他感觉他真的得到了它，在体内拥有母亲的乳房，而这乳房具有好的与坏的面向。

儿童聚焦及依附在人的一部分上，是这个早期发展阶段的特征。这很充分地说明了儿童与每一件事物的关系都具有幻想与不合乎现实的性质，包括他自己身体的某些部位，以及其他人和无生命的物体——所有这些人事物在最初的时候当然只是隐约被知觉到而已。最初两或三个月大的婴儿的客体世界，可以说包含了真实世界中满足他或是带有敌意与迫害性的某些部分。大约在这个年龄，他开始视母亲与周遭的人为“完整的人”，随着他将母亲俯视他的脸庞及爱抚他的手，与满足他的乳房连结在一起，对她（他们）的现实知觉也逐渐发生，而能知觉“整体”的能力（当对“整体的人”的愉悦受到确认，并且对他们怀有信心的时候），也涵盖了母亲之外的外在世界。

此时其他的改变也发生在小孩身上，当婴儿几周大的时候，我们可以观察到 he 确实开始在清醒时能够有一些享受的片刻；从表现来判断，有些时候他感到相当快乐，似乎在刚刚提到的这个年纪，过强的局部刺激减弱了（例如，在最初排便通常他是感到是不愉快的），而且在各种身体功能运作下，也开始建立起较佳的协调，这导致不只是在身体上，在心理上也更能适应外在与内在刺激。我们可以猜测，最初他感觉为痛苦的刺激不再是相同了，某些痛苦的刺激甚至变成愉悦的。现在缺乏刺激本身可以被感觉为一种享受，这个事实显示了他不再那么容易受到因不悦的刺激而引起的痛苦感觉所动摇了，或者是不那么渴望有关哺乳提供的立即而完全的满足所带来的愉悦刺激；他对于刺激有了较佳的适应，这使得获取立即而强烈满足的必要性变得不那么急迫了。^[1]

我已经提及关于带有敌意的乳房的早期幻想及被害恐惧，也解释了它们与幼儿幻想中的客体关系如何产生关联。儿童经历外在及内在之痛苦刺激的最早期经验，为带有敌意的外在及内在客体的幻想提供了基

础，而该经验主要促成了这些幻想的建立。^[2]

在心智发展的最早期阶段中，在婴儿的幻想中，每一个不舒服的刺激显然都与“敌意的”或拒绝的乳房有关；而另一方面，每一个愉悦的刺激则与“好的”、满足的乳房有关。在此我们似乎有了两个范畴，其一为仁慈的，其二则为邪恶的，两者都是植基于外在或环境因素与内在精神因素之间的互动。因此，痛苦刺激在量或强度上的减弱，或在调适它们的能力上有所增强时，都有助于减弱恐怖幻想的强度，并能够让儿童着手于对现实有更好的适应，这样一来，又有助于减弱恐怖幻想。

对于适当的心智发展来说，很重要的是，儿童必须要受到我刚刚概述的仁慈范畴之影响，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儿童会得到很大的协助去建立母亲为一个人的印象；增长了母亲为一整体的感受，代表了很重要的改变，不只是在智力方面，也是在情绪发展方面。

我已经提到具有满足的、情欲的及攻击本质的幻想与感觉，大多是融合在一起的（这样的融合被称为施虐），并且在儿童的早期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首先，它们是聚焦在母亲的乳房上，但是逐渐延伸到她的整个身体；贪婪的、情欲的及破坏性的幻想与感觉，是以母亲的体内为其客体；在儿童的想象中，他攻击它、掠夺它所有的一切，并且把它吃掉。

最初，破坏性的幻想较具有吸吮的性质，这点多少显示在某些儿童强而有力的吸吮方式上，即便是乳汁充足的时候亦然。儿童愈是接近长牙时，幻想就愈具有撕、咬、嚼碎及摧毁其客体的性质。许多母亲发现远在小孩子长牙之前，这些咬嚼的倾向就显现了。所有这些具有破坏性质的施虐幻想与感觉——如我们在幼儿分析中所见到的——在儿童开始知觉到自己的母亲是完整的人时，便达到最高点。

同时，他现在经验到对母亲的态度有所改变，孩子对乳房愉悦的依附，发展为对母亲整个人的感觉，于是，破坏的与爱的感觉两者在经验中都是指向同一个人，这在儿童的心中引起了深层而困扰的冲突。

在我看来，对儿童的未来很重要的是，要能够从早期的被害恐惧及幻想的客体关系，进展到与母亲整个人及慈爱者的关系。不过，当儿童成功地做到这点时，与其自身之破坏冲动有关的罪疚感会升起，因为他现在害怕这些破坏冲动会威胁到所爱的客体。在这个发展阶段，儿童无法控制其施虐倾向的事实——它在遭遇任何挫折时都会涌现，这更加恶化了冲突及他对所爱客体的担心。再一次地，很重要的是儿童必须满意地处理这些在新情境中被引发的冲突感觉——爱、恨与罪疚。如果冲突经确认是无法忍受的，那么小孩便无法与母亲建立快乐的关系，而且会

在后续发展中埋下许多失败的可能。我尤其想谈谈过度或是不正常的忧郁，在我看来，它们最深的来源在于无法有效地处理这些早期的冲突。

不过，现在让我们来思考，在罪疚感与对于母亲死亡的恐惧感（因为潜意识中希望她死亡的愿望而惧怕）被适当地处理时，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想，这些感觉对孩子未来的心理健康、爱的能力及社会发展都会有长远的影响。来自于这些感觉的复原愿望，表现在许多保全母亲及各种修复的幻想中。我在幼儿的精神分析中所见的这些修复倾向，是所有建设性活动与兴趣及社会发展的驱动力量；我们发现它们运作于最初的游戏活动中，并且是儿童满足于自身成就的基础，即使是进行那些最简单的活动，如将一块积木放在另一块上面，或是在一块积木倒下后再让它立起来。这些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幻想中，对他曾经伤害的某人或某些人进行修复。不过，更甚于此的是，即使是婴儿在更早期的成就，诸如玩弄自己的手指、找寻滚到旁边的东西、站立，以及所有自主的动作，我相信也都是与原本就已经存在着修复元素的幻想有关。

近年来，甚至一到两岁的儿童也接受了精神分析，对于非常小的儿童的分析，显示了几个月大的婴儿将他们的粪便与尿液连结到幻想中的礼物，它们不只是礼物，也是他们对母亲或保姆爱的表现，不过，它们也被视为能够促成复原。另一方面，当破坏的感觉主导时，婴儿会在幻想中愤怒与怨恨下排便与解尿，并且将排泄物作为敌对的工具。于是在幻想中，在友善的感觉下所制造的排泄物，被用来作为补偿在愤怒时以粪便与尿液等工具所造成的伤害。

在本文的范围里，不可能充分讨论攻击幻想、恐惧、罪疚感与修复愿望之间的关联，虽然如此，我已经触及这个议题，因为我想要指出攻击的感觉虽导致了这么多儿童心智上的困扰，但同时在其发展上也是最为重要的。

我已经提到儿童在心理上，将其感受所及的外在世界摄入——内射——自己内部；最初，他内射了好的与坏的乳房，但是逐渐地，整体的母亲（也是被认为是好的与坏的母亲）被他摄取于内。随之而来，父亲和其他周遭的人们也被摄入了，刚开始是小规模的，不过和他与母亲的关系是相同的方式。这些人物的重要性与时俱增，随着时间的进展而在儿童的心中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如果儿童能够成功地在心里建立慈祥而助人的母亲，这种内化的母亲将会证实是终其一生最有帮助的影响，虽然这样的影响会自然地随着心智的发展，而在特质上有所改变，它相当于真实母亲对于幼儿生存所拥有的绝对重要地位。我并非意指“内化的”好父母会在意识层面如此被感觉到（即使是幼儿，在心中拥有他们

的感觉也是在深度潜意识中），甚或是存在的，而是存在于人格中某个带有仁慈与智慧的部分，这带来了信心与对自己的信任，有助于对抗与克服内在拥有坏人物及被无法控制的恨意宰制的恐惧感，此外，这些也带来了家庭外的外在世界之他人的信任。

如我在上文中所指出的，儿童对任何挫折的感觉是非常敏锐的，虽然总是有一些对于现实的适应不断地进行着，但儿童的情绪生活似乎受到满足与挫折的循环所主导。不过，挫折感的本质是非常复杂的。琼斯医师发现挫折总被感觉成是一种剥夺；如果儿童无法获得渴望的东西，他会觉得想要的东西被卑鄙的母亲收起来了，因为她具有控制他的力量。

现在回到主要的问题上：我们发现当孩子需要乳房而它不在的时候，孩子会感觉好像永远失去了它；由于对乳房的概念延伸到对母亲的概念，失去乳房的感觉导致了完全失去所爱之母的恐惧感，这意指失去的不仅是真实的母亲，也是内在的好母亲。以我的经验来说，这种对于完全失去好客体（内在与外在）的恐惧，是与已经破坏了她（把她吃掉）的罪疚感交织在一起的，而孩子感觉到失去她是对自己那恐怖行为的惩罚，于是，最令人痛苦与冲突的感觉便和挫折连结在一起，也是因为这缘故而使得单纯的挫折变得如此惨痛。断奶的真正经验极度强化这些痛苦的感觉，或是容易实质化这些恐惧。不过，由于婴儿不可能不间断地拥有乳房，而是会一再地失去它，可以说在某个程度上，他是处在持续被断奶的状态中。不过，关键点是在实际断奶时，他是完全失去且无法挽回乳房与奶瓶了。

我想引用一个案例，它非常清楚地表现了与这种失落有关的感觉。莉塔在两岁又九个月大时开始接受分析，她是一个有着许多恐惧且非常神经质的孩子，极度难带。她那不像孩童会有的忧郁与罪疚感非常明显；她与母亲的连结很紧密，有时会表现出一种夸张的爱，而在其他时候却是对抗的。她来看我的时候，仍然在夜间喝一瓶奶，妈妈说她必须继续如此，因为她发觉试图停止给莉塔喂奶的时候，这孩子显得相当痛苦，要让她断奶是很困难的。莉塔曾有几个月的时间吸食母乳，然后用奶瓶喂奶，刚开始她不接受，之后就习惯了。然后在用一般食物替代奶瓶喂奶时，她再次表现出非常难以接受。在分析她的过程中，她刚刚完成了最后的断奶，因而陷入绝望的状态。她失去了食欲、拒绝食物，比之前更黏妈妈，不断地问妈妈是否爱她、她是否太调皮或不听话之类的。这种情况应该不是食物本身造成的问题，因为奶水只是她一部分的食物，而且给她的奶水还是一样多，只不过是杯子喝。我建议妈妈亲自喂莉塔喝奶，加上一两块饼干，坐在她床边或是把她抱在大腿上，但

是莉塔仍不想喝奶。分析显示她的绝望是因为她焦虑妈妈会死掉，或是怕妈妈会因为她很坏而残酷地处罚她。她所感觉到自己的坏，事实上是她在潜意识中希望妈妈在当下及过去死亡的愿望。她被焦虑淹没了，因为她已经破坏了母亲，尤其是把妈妈给吃掉了，而失去奶瓶被视为她做了这些事情的证明。即使看着她母亲，也没有办法证实这些恐惧不是真的，直到它们被分析解决为止。在这个案例中，早期的被害恐惧未被充分克服，而且个人与母亲的关系从未被良好地建立起来。这种失败一方面是因为孩子无法处理自己过度强烈的冲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母亲真正的行为所致。她是极度神经质的人，而这又成为内在冲突的一部分。

很明显地，当这些基本冲突开始发生且大量被疏通的时候，在孩子与母亲之间所谓好的人际关系是最有价值的。我们必须谨记，在断奶的关键时刻，孩子就好像失去了他的“好”客体，也就是失去了他的最爱。任何可以让失去外在好客体不那么痛苦、并减弱对于被惩罚之恐惧的事情，都有助于孩子保持对其内在好客体的信念，同时也能帮助孩子与真实的母亲维持快乐的关系，虽然有所挫折，仍能与双亲以外的他人建立愉快的关系。于是，他将能成功地获得许多满足，而这些将取代他即将失去的那个最为重要的满足。

那么，我们能做什么来帮助处于这种困难情境中的孩子呢？对这件工作的准备开始于初生的时候，在最初时母亲必须尽其所能地帮助孩子与她建立快乐的关系。我们经常发现母亲为了小孩生理的需求而做了一切她能做的，她专注在这方面，就好像孩子是一种需要不断维护的物质，如同一台珍贵的机器，而不是一个人；这是一种许多小儿科医师会有的态度，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孩子身体方面的发展，只有在孩子的情绪反应显示了某些关于身体或智能的状态时，才会对孩子的情绪反应有兴趣。做母亲的通常不了解小婴儿也是一个人，情绪发展是最为重要的。

母亲与孩子之间良好的接触，可能在第一次或是最初几次喂食的时候受到损害，因为事实上母亲不知道该如何诱使孩子吸吮乳头，例如，母亲没有耐心处理所遭遇到的困难，而将乳头粗鲁地挤进婴儿的嘴，他就有可能无法对乳头与乳房发展出强烈的依附关系，而变成一个难喂养的婴儿。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观察到显示出这种困难的婴儿，如何在耐心的帮助下发展成为好喂养的婴儿，就如同那些丝毫没有最初困难的婴儿一样。^[3]

除了乳房之外，婴儿还会在许多其他处境中感觉，并在潜意识中记录妈妈对他的爱、耐心与了解——或者是相反的一面。如同我先前所指出的，最初的感觉是在与内在和外在那些愉悦及不愉悦的刺激有关的情

况下被经验到，而且与幻想连结，即使是婴儿在生产时被对待的方式，也一定会在他的心中留下印象。

虽然婴儿在发展的最早期阶段，未能把母亲的关心与耐心所唤起的愉悦感与母亲是一个“完整的人”做连结，但很重要的是这些愉悦的感觉与信任感应该要被经验到。任何使婴儿感到周遭围绕着友善客体的事物——虽然在最初时这些客体大部分被认为是“好乳房”——这个基础也促成了与母亲及日后与周遭他人建立起快乐的关系。

在身体与精神上的需要之间必须保持平衡，规律地喂食已被证实对婴儿的身体健康有极大的价值，而这一点又影响了精神上的发展。不过，有许多孩子在最初时无论如何都无法轻易忍受两次喂食之间过长的中断，对这些孩子来说，最好不要僵化地拘泥于每三到四个小时才喂食一次的规则，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在两次喂食之间给予少许莳萝水（dill-water）或糖水。

我认为使用奶嘴是有帮助的，它确实有缺点，但却非关卫生的问题（因为这反倒好解决），而是心理上的问题，也就是当婴儿吸吮时得不到想要的奶汁而感到的失望；不过无论如何，他还是在能够吸吮这方面得到部分的满足。如果他不被允许使用奶嘴的话，也许会吸吮自己的指头；由于使用奶嘴比吸吮指头更容易被调节控制，所以奶嘴比较容易戒除。可以让他们渐渐地戒除，例如只有在孩子准备好要睡觉或是不舒服的时候才给他们奶嘴。

关于戒除吸吮指头的问题，米德尔摩尔医师（Middlemore,1936）的意见是：整体而言，不该要孩子戒除吸吮指头。支持这个观点的说法认为，可以避免的挫折不该加之于孩子身上，而且必须考虑到一个事实，当口腔遭遇过于强烈的挫折，可能强化了对于补偿性的性器愉悦的需求，例如强迫式的自慰，而且有些在口腔经验到的挫折会被移转到性器上。

不过，还有其他面向也要加以考虑，放任孩子吸吮指头或奶嘴，会产生过强的口腔固着之危险（我的意思是指原欲从口腔到性器的自然移动会受到阻碍），然而对口腔的些微挫折，将对感官冲动的分布产生有益的影响。

持续吸吮可能会抑制语言的发展，而且，过度吸吮拇指的缺点是，小孩常会伤到自己，然而，他们不只是经验到身体的痛苦，吸吮快感与手指疼痛之间产生的关联，对心理也是不利的。

在自慰方面，我极力主张它不该被干扰，必须让孩子用自己的方式

来处理这件事情。^[4]关于吸吮拇指，我要说的是，它可以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逐渐部分地被其他口腔的满足所取代，例如糖果、水果及某些特别喜欢的食物等，这些东西应该随意提供给孩子，同时利用奶嘴的协助来缓和断奶的过程。

我想强调的另外一点是，太早试图让孩子适应关于排泄的清洁习惯是错误的。有些母亲会以尽早达成这个任务为傲，而不了解这样做可能引起的不良心理影响。我并非意指不时抱着婴儿到便盆上、开始温柔地让他适应等方法会有任何伤害，重点在于母亲不应该太过焦虑，也不该试图避免让婴儿弄脏或尿湿自己。婴儿会感觉到这种对排泄物的态度，觉得被干扰，因为他在排泄功能上获得了强烈的性愉悦，而且他喜欢他的排泄物就如同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与产物。另一方面，如我先前所指出的，当他带着愤怒大便与小便时，会感到他的粪便与尿液是具有敌意的物体，如果母亲焦虑地想要防止他碰触到它们，婴儿便会感觉此行为证实了他的排泄物是邪恶与怀有敌意的物体，而母亲是惧怕它们的，她的焦虑也提高了他的焦虑。这种对待自己排泄物的态度在心理上是有害的，也在许多精神官能症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应该要任婴儿脏污，而是要避免把保持清洁看得如此重要，因为如此一来，孩子会感觉到母亲对这件事情有多么焦虑。整件事情应该要泰然以对，在清理婴儿时应该要避免嫌恶或不赞同的征象。我认为在清洁方面系统化的训练，最好等到断奶之后再行，因为这样的训练必然对婴儿的心理与身体产生相当的压力，而这样的压力不该在他正应付断奶的困难时强加给他，即使在往后的训练中，也不应该过于严格的实施，如同艾萨克博士在她《习惯》的论文中所论述的（1936）。

如果母亲不只是喂食，也悉心照顾她的婴儿，这会是未来母子关系中伟大的资产。若是情况不允许她这么做的话，只要她能洞识婴儿的心智状态，她仍然能够在自己与孩子之间建立牢固的连结。

婴儿可以透过许多方式来享受母亲的存在，他经常会在喝完奶之后玩弄一会儿她的乳房，享受母亲看着他、对他笑、和他玩，远在他懂得字意之前就和他说话，他将会逐渐记得、喜欢她的声音，而她的歌声会在他的潜意识中持续存在，成为愉悦而刺激的记忆。借由这些安抚他的方式，母亲常能防止有压力及不快乐的心智状态，让他安睡，他不会在哭泣中耗竭精力才入睡！

只有在照顾与哺育婴儿不单是一件责任，而是真正快乐的事时，母子之间快乐的关系才能够建立起来。如果母亲可以完全享受这段关系，

她的愉悦会在潜意识中被孩子了解，而这种互相对应的快乐将带来对彼此情绪的充分了解。

不过，还有另外一个面向，母亲必须了解婴儿事实上不是她的所有物，虽然他是如此幼小而完全依赖她的帮助，他仍是一个分离的个体，必须被当作一个独立的人来对待。她不应该将他和自己绑得太紧密，而是要协助他独立成长；她能愈早采取这种态度愈好，这不仅能够帮助孩子，也能让她避免在未来感到失望。

儿童的发展不应该被不当地干预，用享受与了解来观察孩子的身心发展是一回事，去加速它则是另一回事；婴儿应该要被容许用自己的方式静静地成长。如同艾尔拉·夏普（1936）提到的，想要对小孩揠苗助长，使其符合一个预先安排好的计划，这对孩子及母子关系都是有害的。母亲想要加快孩子进步的速度，通常是因为焦虑，这样的焦虑是干扰双方关系的一个主要来源。

在另外一件事上，母亲的态度是极为重要的，而且和儿童的性发展有关，也就是他所经验到身体上性的感觉与伴随而来的渴望与感觉。尚未被普遍了解的是，婴儿从一出生就有强烈的性感觉，起初是透过从他的口腔活动与排泄功能所经验到的愉悦表现出来，不过，这些感觉很快就和性器连结在一起了（自慰）。同样也未被普遍而充分了解的是，这些性的感觉对于儿童的正常发展来说是必要的，而且其人格与性格及令人满意的成人性特质（adult sexuality），也有赖于在儿童期建立的性特质。

我已经指出，不应该干扰儿童的自慰，也不该施加压力去戒除他吮拇指的习惯，而且要了解有关他在排泄功能与排泄物上所得到的愉悦。但是，只有这样是不够的，母亲必须对其性特质的表现抱持真正友善的态度。然而，母亲经常容易对其显示嫌恶、严峻或责备，这些对儿童来说都是羞辱与有害的。由于他所有的情欲倾向（erotic trends）最初主要是朝向母亲与父亲，他们的反应将会影响他在这些事情上的整体发展。另一方面，还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过分地纵容。虽然儿童的性特质不该被干预，但如果孩子对母亲过于放肆，她必须用友善的方式加以约束，而且不应该让自己涉入孩子的性行为中。真正友善地接纳孩子的性特质，构成了母亲角色的限制。只要是在与孩子有关的情况下，她自己的情欲便需要妥善地控制；她不该在照顾孩子的任何活动上受到热情的刺激，当她在清洗、擦干孩子或为他扑粉时，自我克制是必要的，特别是在与性器部位有关时。若母亲缺乏自制，可能很容易被孩子认为是诱惑，这会在发展上造成不良的并发症。然而，无论如何都不该剥夺了孩

子的爱，母亲当然可以也应该要亲吻、爱抚他、把他抱在大腿上，这些都是他需要的，对他来说也绝对是有益的。

这带领我到另外一个重要的论点：基本上婴儿不该和父母睡同一间卧室，尤其父母性交时，孩子更不该在场。一般人通常认为这样对婴儿无害。他们不了解，透过这种经验，孩童的性的感觉、攻击性与恐惧会受到太多刺激；他们更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即婴儿会在潜意识中摄取他无法在理智上了解的事物。通常，当父母认为婴儿已入睡时，他其实是醒着或半醒的，即使在他看似睡着的时候，仍能够感受到周遭发生的事情。虽然一切都是模糊地被感知，然而一种鲜明但是被扭曲的记忆将在他的潜意识中保持活跃的状态，而有害其发展。特别糟的影响是，当这种经验与其他会让孩子产生压力的经验同时发生时，例如生病、手术或者是——回到我本文的主题上——断奶这件事。

现在我要说一些关于真正断除母乳的过程。对我来说，极为重要的是要温和而缓慢地进行，如果要完全让婴儿在八到九个月大时——似乎是合适的年纪——用五到六个月的时间断奶的话，应该每天用一瓶奶来取代一次哺乳，接下来则是每个月用一次哺乳取代奶瓶，同时加入其他适合的食物，而当孩子习惯了之后，就可以开始停止以奶瓶喂奶，部分以其他食物替代，部分则以杯子喝奶来替代。如果用耐心与温柔来让孩子适应新的食物，断奶的过程将会顺利许多。孩子不该被喂食超过他所需要的，或是吃他不喜欢的食物，相反地，应该要充分提供他所喜欢的，在这段时间也不该强调任何餐桌礼仪。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谈到非乳房喂奶的婴儿的养育问题，我希望我已经阐明母亲哺乳孩子在心理上的重要性，现在让我们来思考母亲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后果。

奶瓶是母亲乳房的替代品，因为它使婴儿获得吸吮的愉悦。所以，在某个程度上，也可以借由母亲或保姆所提供的奶瓶来建立乳房-母亲关系。

经验显示，未曾以乳房喂奶的儿童仍然可以发展得很好，^[5]然而，在分析中，我们总是在这些人身上发现他们对从未得到的乳房有很深切的渴望，虽然乳房-母亲的关系已经建立到某个程度。对精神发展来说，从一个替代品获得最早期、最基本的满足，而不是从渴望的真实乳房获得，是完全不同的。也许可以说，虽然没有以乳房喂奶，儿童也能发展得好，但若是他们曾经有过圆满的吃奶经验，发展应该会比较好的。另一方面来说，从我的经验加以推论，对于那些曾经以乳房喂奶但却发生发展障碍的儿童来说，如果没有哺乳的话，他们可能会病得更严

重。

总而言之，成功的哺乳向来都是有利于发展的重要条件，虽然有些儿童错失了这种有利的影响，仍然发展得非常好。

在本文中，我讨论了对吸吮期与断奶可能有帮助的一些方法，现在我必须告诉读者一个难以入耳的事实：看起来似乎成功的，却未必完全。虽然有些儿童看起来很顺利地度过断奶期，有时甚至进行得很令人满意，本质上他们却无法处理来自于这个处境的困难，而只是适应了外在环境。这种对于外在环境的适应是因为孩子迫切地想要取悦周遭的人，因为他是如此地依赖他们，以及想要与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所致。儿童的这种驱力在早期的断奶阶段就已经显现了，我相信他们所拥有的智能比一般所认定的要高很多。还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这种对外的适应，即它具有逃离内在深层冲突的功能，这些冲突是儿童无法处理的。在其他的案例中，无法真正适应的迹象更加明显，许多性格的缺陷，如嫉妒、贪婪与愤恨等。为此我要提到亚伯拉罕医师关于早期困难与性格形成之关系的著作。

我们都知道有一些人在生活中老是抱着愤恨和怨怼，他们甚至连坏天气都气，就好像坏天气是怀有敌意的命运刻意加诸在自己身上的东西一般。还有一些人如果没有在需要时立即获得满足，便会对任何满足都置之不理；几年前有一首流行歌曲的歌词是这样的：“我想要我想要的——而且要在我想要的时候，不然我就都不要。”

我努力对你们说明了：婴儿非常难以忍受挫折，因为挫折与那些内在深层的冲突有关。真正成功的断奶意味婴儿不只是习惯了新的食物，也在处理其内在冲突与恐惧方面达到最初而根本的进展，而且真正找到调适挫折的方式。

如果这种调适已经达成的话，那么断奶的古早字意在此是适用的，weaning这个字不只有“戒除”（wean from）的意思，也有“戒向”（wean to）的意思。套用这两个意思，我们可以说当个体对挫折真正适应的时候，他不只是“戒除”了母亲的乳房，也是“戒向”替代物——所有带来喜悦与满足的来源，这对于建构一个充实、丰富而快乐的生活来说是必需的。

后记^[6]

最近的研究使我们对最早期婴儿阶段——大约是出生后的三到四个月——的了解增多不少，我就是从这个角度来写这段后记。

如同我在《断奶》这篇文章中说明的，最初婴儿的情绪是特别强烈而极端的，在最初且最重要之客体——母亲——的两个面向（好与坏），以及他对此客体的情绪（爱与恨）之间存在着激烈的分隔过程（dividing processes），这些分隔使他能够应付自己的恐惧。最早期的恐惧来自于他的攻击冲动（任何挫折与不舒服都容易激发这些冲动），其呈现的形式为被抛弃感、受伤害、被攻击，也就是严重地受到迫害。这些聚焦于母亲的被害恐惧，在婴儿身上是普遍存在的，直到他发展出与母亲更整合的关系为止，这样的整合也意味了自我的整合。

最近的研究特别关注于最初的婴儿期阶段，已经获知的是爱与恨之间的分裂——经常被描述为情绪的分裂——有不同的强度和许多形式，这些变异与婴儿的被害恐惧的强度是息息相关的。如果分裂过度，那么婴儿与母亲间根本而重要的关系就无法安稳地建立，朝向自我整合的正常进展也会受到干扰，这可能导致日后的精神疾病。另外一个可能的后果是对智能发展的抑制，可能造成心智功能的迟滞，以及在极端的案例中造成智能不足。即使是在正常的发展中，也会在孩子与母亲的关系上发生暂时性的困扰，这是因为缺少母亲陪伴的状态与情绪经验所致。万一这样的状态太过频繁或延长过久的话，便可以认定为不正常发展的征兆。

如果最初阶段的困难能正常地克服，在随后四到六个月大的关键阶段时，婴儿就有可能成功地处理此阶段引发的忧郁感觉。

透过幼儿（一般来说大约两岁以上）的分析所得到关于生命第一年的理论发现，也在较大的孩子与成人的分析中被证实了，它们愈来愈常被应用在婴儿的行为观察上，而这个领域也已经扩展到非常幼小的婴儿。自从这本书问世以来，幼儿的忧郁感觉更普遍地被观察与了解。有些目前已知出生后三或四个月的典型现象，在某个程度上也可以被观察到，例如，婴儿借由退缩状态来切断自己与情绪的连结，意味了对环境缺乏反应，在这样的状态中，婴儿也许显得淡漠、对环境不感兴趣，相较于其他的困扰，如过分哭泣、不安与拒食，这种状态更容易被忽略。

对于婴儿所经验到的焦虑有更多了解，应该也会让所有幼儿照顾者更容易找到解决这些困难的方法。挫折在某个时间点上总是难免的，而我所描述的根本焦虑无论如何都无法被排除。不过，对于婴儿的情绪需求有更多了解，必然会在我们对待这些问题的态度上有好的影响，因而能够在他走向稳定之路上提供帮助。我在此总结目前研究的主要目标，并以此来表达这个愿望。

【注释】

[1] 对于这一点，我想起了爱德华·葛罗夫博士最近所提出的评论，他指出在非常痛苦与非常愉悦的感觉之间，突然的改变本身可能引发的是痛苦的感觉。

[2] 苏珊·艾萨克斯博士在一篇发表于英国精神分析学会（British Psycho-Analytical Society）的论文（1934）中，强调了这一点的重要性。

[3] 我必须感谢温尼考特（D.Winnicott）医师在这主题上提供许多具有启发性的详细见解。

[4] 如果鲁莽或过度地自慰——同样适用于长时间与过度猛烈的吸吮拇指——我们可能会发现这个孩子与环境的关系发生了某些问题，例如，他也许害怕他的保姆，而父母完全不知；他可能在学校不快乐，因为感到落后他人，或是因为他与某位老师处得不好，或是害怕另外一位小孩。在分析中，我们发现这类事情会在儿童心中造成压力高升，而儿童会在增加的强迫式感官满足中找到释放。自然地，排除外在的因素不一定会纾解这些压力，但是斥责孩子的过度自慰，只会增加潜在的困难；而当这些困难非常严重时，就只能用心理治疗来加以移除了。

[5] 不只是这样，即使是在这段早期阶段里经历了非常困难的经验，例如：疾病、突然断奶或是手术的孩子，仍然能发展得相当令人满意，虽然这样的经验多少总是不利的，如果可能的话，当然应该要避免。

[6] 于1952年加上。

第十九章 爱、罪疚与修复（1937）

本书^[1]中有两个部分讨论了有关人情绪中两个非常不一样的面向，其一，“恨、贪婪与攻击”探讨的是恨的强烈冲动，那是人性基本的一部分；其二，我尝试描述的是同样强烈的爱的作用力及修复的驱力，这部分与第一部分是互补的。在这种呈现方式中所隐含的截然划分，事实上并不真正存在于人的心智当中。当我们把主题用这种方式加以分开讨论时，也许无法清楚传达在爱与恨之间持续不休的互动，但是，这么做是有必要的，因为唯有探讨破坏冲动在恨与爱的互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才有可能说明尽管存在着攻击冲动，爱的感觉与修复的驱向仍然可以透过哪些方式，在与攻击冲动互相关联的情况下发展。

琼·里维埃所写的篇章，清楚说明了这些情绪最早出现在婴儿与母亲乳房的早期关系中，基本上是在与渴望的他人关系中经验到的情绪。为了要研究所有构成人类最复杂情绪——我们称为爱的情绪——中各种作用力之间的互动，我们有必要回溯到婴儿的心智生活来加以探讨。

婴儿的情绪处境

婴儿最初的爱与恨的客体——母亲，既被强烈地渴望着，也被强烈地怨恨着，这种强度是婴儿早期冲动的特质。刚开始的时候，当妈妈满足他营养的需求、解除他的饥饿感，并且给他感官的愉悦时——当他的嘴因为吸吮妈妈的乳房而经验到刺激——他爱妈妈；这样的满足是儿童性特质很基本的一部分，也是性特质的最初表现。不过，当婴儿饥饿、欲望未被满足，或者是感到身体疼痛或不舒服的时候，整个情境就骤然改变了，恨意与攻击的感觉被唤起，婴儿受到一种破坏冲动主导，他想要摧毁一个人，此人是他一切渴望所向之客体，在婴儿心中，这个人和他所经验的每件事情都有关联，不论是好或坏。此外，如同琼·里维埃已经详细说明的，恨意与攻击的感觉会引发婴儿最痛苦的状态，例如噎住、呼吸困难及其他类似的感觉，这些都被感觉为对身体有破坏性的，于是攻击、不快乐、恐惧等感受再度升高了。

要纾解如饥饿、怨恨、紧张与恐惧这些痛苦的状态，一个立即而主要的方式是由母亲来满足其欲望。由于获得满足而带来的暂时安全感大大强化了满足感本身，因此，每当个体接收爱的时候，安全感成为满足的一个要素。这一点不仅在婴儿是如此，也适用于成人；对于单纯形式的爱或最复杂的爱，都是一样。因为母亲在最初满足了我们所有的自我保存需求及感官的欲望，给予安全感，她在我们心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恒久存在的，虽然这种影响以各种不同方式及表现的形式作用着，在日后也不一定明显可见。例如，一个女人可能明显与母亲疏远，但是在潜意识中仍在她与先生或是她所爱的男人之间的关系上，找寻某些早期关系的面貌。父亲在儿童的情绪生活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也影响了日后所有爱的关系及其他人际关系。不过，只要父亲被感觉到是一个满足的、友善的及保护的形象，婴儿与父亲的早期关系有部分是以与母亲的关系作为原型。

对婴儿来说，母亲基本上只是一个满足他所有欲望的客体，如同早年的时候，是一个好乳房。^[2]他很快就开始对这些满足与照顾有反应，对她发展出爱的感觉，并把她视为一个人。但是，这最初的爱在根源就受到了破坏冲动的干扰，爱与恨在婴儿的心中互相对抗着，而这种对抗在某个程度上继续存在整个生命的过程中，并且可能成为人际关系中一个危险的来源。

婴儿的冲动与感觉伴随了一种我认为是最原始的心智活动：幻想建构，用俗话说，就是想象思考。例如，渴望母亲乳房的婴儿，当乳房不在时可能会想象乳房在那里，也就是说，他可能想象从乳房那里获得的满足。这种原始的幻想是想象功能的最早期形式，日后将发展为更复杂的想象功能。

随同婴儿的感觉而生的幻想有很多种。刚刚提到的幻想，是想象他所缺少的满足，不过，愉悦的幻想也伴随了真实的满足，破坏的幻想则随同挫折及它所唤起的怨恨感而生。当婴儿感觉到被乳房挫折时，他在幻想中攻击了这个乳房；而当他被这个乳房满足时，他爱它，对它有愉悦的幻想。在他的攻击幻想中，他希望撕咬母亲与她的乳房，甚至用其他的方式来摧毁她。

这些破坏性的幻想——相当于死之愿望——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婴儿感觉到他在幻想中渴望的事情真的发生了，也就是说他以为他真的摧毁了破坏冲动所指向的客体，而且还继续破坏它，这点对其心智的发展来说有极度重要的后果。婴儿从具有复原性质的全能幻想中寻求支持，来对抗这些恐惧，这点对其发展也有极为重要的后果。如果在婴儿

的攻击幻想中，他已经用撕咬伤害了母亲，他可能很快就建构的幻想是：他将碎片再拼合起来、修复她。^[3]不过，这样并不能完全去除他对于破坏了客体的恐惧感。我们知道，这个客体是他所爱的、最渴望的，也是他完全依赖的。我认为这些基本的冲突深深地影响着成人情绪生活的进展与驱动力。

潜意识的罪疚感

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对一个所爱的人怀有恨的冲动，我们将会感到不安或是有罪疚感。柯尔律治（Coleridge）^[4]如此说道：

.....对我们所爱的人生气，
就像是脑子里发生错乱。

我们非常容易把这些罪疚感置于幕后，因为它们带来痛苦，不过，它们会以许多乔装的方式出现，成为我们人际关系中困扰的来源。例如，有些人很容易因为缺少他人的赞美而感觉痛苦，甚至对不怎么要紧的人亦然，原因是他们在潜意识中感到不值得受人尊重，于是他人的冷淡对待，确认了对于自己没有价值的怀疑。又有些人对自己的不满意（并非从客观的立场来看）表现在各方面，例如，在长相、工作或是一般的能力上。这类现象是很常见的，一般人称为“自卑情结”。

精神分析发现显示了这类感觉来自比一般所想象的更为深层的地方，而且总是与潜意识的罪疚感有关。某些人之所以会如此强烈地需要广泛的赞美与赞同，是因为他们需要证明自己是可以被爱、值得被爱的。这种感觉来自于潜意识中无法充分或真正地爱他人的恐惧，特别是害怕无法驾驭对他人的攻击冲动：他们害怕自己对所爱的人来说是个危险。

亲子关系中的爱与冲突

我已经试图说明了：爱与恨的对抗，以及它所引起的所有冲突，在早期婴儿期就开始了，而且一辈子都继续活跃着。如此的对抗开始于小孩与双亲的关系中；在婴儿与母亲的关系中，感官的感觉已经存在了，这些感觉表现在伴随吸吮过程而来的口腔愉悦感。不久，性器官的感觉涌现，儿童对母亲乳头的渴望减弱了，不过并未完全消失，仍在潜意识及一部分意识中保持活跃。小女孩对乳头的在意会转移到父亲的性器上——主要是发生在潜意识里——这成为她的原欲愿望及幻想的客体。随着发展继续演进，小女孩对父亲的渴望超过了母亲，她在意识及幻想中

想要取代母亲的位置、赢得父亲并成为他的妻子；她也非常嫉妒妈妈拥有的其他小孩，希望爸爸可以给她属于自己的小孩。这些感觉、愿望及幻想，和她对妈妈的竞争、攻击与恨意同时发生着，再加上最早期被乳房挫折的不满情绪；虽然如此，在小女孩心中，对母亲仍然保持着活跃的性幻想与欲望。在这些影响之下，她想要取代父亲与母亲关系中父亲的位置。在某些案例中，这些欲望与幻想发生的强度，可能超过对父亲的欲望与幻想。因此，对父母除了爱的感觉以外，也有竞争的感觉，而且这些感觉被进一步带入她与兄弟姐妹的关系中。与母亲和姐妹有关的欲望与幻想则是日后坦白的同性恋关系的基础，也是间接表现在女性友谊中同性恋感觉的基础。在一般的发展情况下，这些同性恋的欲望会退隐到幕后，转向为升华，于是对异性的吸引力占了主导地位。

相对的发展发生在小男孩身上，他很快就经验到对母亲的性器欲望，并且将父亲视为竞争对手般地怀有恨意。不过，他也对父亲发展出性器的欲望，这就是男同性恋的根源。这些处境引起了许多冲突，对小女孩来说，虽然她恨妈妈，但也爱她；小男孩爱他的爸爸，让爸爸免于遭受他的攻击冲动所带来的危险。此外，所有性欲望的主要客体——对女孩来说是父亲，对男孩来说是母亲——也因为这些欲望受到挫折，而引起恨意与报复。

小孩对兄弟姐妹也怀有强烈的妒意，只要他们是竞争父母之爱的对手。不过，他也爱他们，同样地，强烈的冲突在攻击冲动与爱的感觉之间被激起了，这导致了罪疚感及想要修好的愿望：这是一种混杂的感觉，不仅和我们与兄弟姐妹的关系有关，而且我们与一般人的关系是以这样的模式为原型，这也关乎我们日后的社会态度、爱与罪疚的感觉，以及想要补偿的愿望。

爱、罪疚与修复

我以前说过，爱与感恩的感觉是婴儿对于母亲的爱与照顾所产生的自然反应。爱的力量——这是一种保存生命之驱动力的表现——和破坏冲动一样，都存在于婴儿身上。爱的力量最基本的表现可以在婴儿对于母亲乳房的依附上看见，这样的依附发展成对母亲整个人的爱。我的精神分析工作使我相信，当婴儿心中发生了爱与恨的冲突，担心失去所爱的恐惧开始活跃时，便达成发展上非常重要的一步；此时这些罪疚与痛苦的感觉像是新元素般加入了爱的情绪中，成为爱根本的一部分，并且对爱的质与量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

即使是在幼儿身上，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他对于所爱对象的在意，这

并非如有些人认为的，只是一种对一个友善且有帮助者的依赖表现。在儿童与成人潜意识中，与破坏冲动同时存在着一种很深刻的想要牺牲自己的冲动，便是为了要帮助所爱的人并将其摆在对的位置，而这个人在幻想中已经受到伤害与破坏了。心智深处想要让人快乐的冲动，和强烈的责任感及对其他人的关心是连结在一起的，它们表现在对他人真诚的同情心及能够了解他人真正的样子与感觉上。

认同与修复

能够真诚地体谅他人，意指我们能够站在他人的立场上：我们“认同”他们。现在，这种认同他人的能力是一般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一个元素，也是具有真实且强烈之爱的感觉的条件。只有当我们能够认同我们所爱的人，我们才能够忽视或在某个程度上牺牲自己的感觉与欲望，因而暂时将他人的利益与情绪放在第一位。因为在认同他人的时候，我们分享了提供给他们的帮助或满足，在某方面又重新获得了我们为他人所牺牲的东西。^[5]最终，在为所爱的人牺牲并认同这个人的时候，我们扮演了好父母的角色，对这个人表现了如同我们曾经感受到父母对我们所做的，或是如同我们曾经希望他们做的，同时，我们也扮演了好小孩对双亲的角色，这是我们在过去想要做的事情，现在我们将它行动化了。于是，借由反转一个情境，也就是借由对待他人如同自己是好父母一般，我们在幻想中再创造并享受到我们所渴望的来自于父母的爱与善。但是对待他人如同自己是好的父母，也可能是一种处理过去挫折与痛苦的方式；我们因为受到父母挫折而对他们心怀抱怨，加上这些在心中曾经激发的恨与报复，以及从这些恨意与报复中萌发的罪疚感与绝望感（因为我们已经伤害了所爱的父母亲）。所有在幻想中的这些，都能借由同时扮演慈爱的父母与贴心小孩的角色，以回溯的方式抵销（拿走某些恨意的基础）。同时，我们在潜意识幻想中补偿了在幻想中造成的伤害，但这个伤害仍让我们在潜意识里感到很深的罪疚感。我认为，这样的修复是爱与人类关系的基本元素，我将在下文中时常提及。

快乐的爱关系

请读者谨记我先前所提关于爱的起源之论述，现在让我们来思考某些特别的成人关系。首先，看看这个例子：一种在男人与女人之间令人满意且稳定的爱的关系，正如我们在一段快乐的婚姻关系中可以看到，这样的关系意味着一种深层的依附、互相满足对方的能力、分享快乐或是哀伤、兴趣及性的欢悦。这种性质的关系提供了爱最多样的表现

方式。^[6]如果这个女人用母性的态度来对待男人，她满足了（尽她所能）他最早期时希望从母亲那里获得满足的渴望；在过去，这些渴望从未被充分满足过，也从未被真正放弃过。这个男人就如同拥有自己的母亲一样，未感觉到罪疚感（我稍后将对其缘由做更详细的阐述）。如果这个女人具有充分发展的情绪生活，在具有母性的感觉之外，她也保留了某些孩童对父亲的态度，而这个古老关系的某些特质会进入她与丈夫之间的关系，例如，她会信任并且赞赏她的丈夫，对她而言，丈夫如同她父亲一般，成为一个保护与帮助的形象。

这些感觉将成为关系的基础，在当中，这个女人作为一个成人的愿望与需要可以获得充分的满足。此外，太太的这种态度也给男人机会，以各种方式表现出对她的保护与帮助，也就是说，在他的潜意识心智中，扮演一个对母亲来说是好丈夫的角色。

如果这个女人对她的先生与孩子们都怀有强烈的爱意，我们可以推测她很可能在孩童时期和双亲及手足之间都有好的关系，也就是说，她可以充分地处理早期对他们的恨与报复的感觉。我在之前曾提到小女孩想要从父亲那里得到一个小孩子的潜意识愿望，以及与此愿望有关对父亲的性欲望两者的重要性。父亲挫折了孩子的性器欲望，这在孩子心中激发了强烈的攻击幻想，这一点和能否在成人生活中获得性满足有很重要的关联。小女孩的性幻想因而和恨连结在一起了，这恨意是针对父亲的阴茎，因为她感觉它拒绝满足她，却能满足她的母亲；在嫉妒与恨意中，她希望它是一个危险与邪恶的东西，无法满足她的母亲，于是阴茎在她的幻想中有了破坏的性质。因为这些聚焦在父母之性满足的潜意识愿望，导致了在她的某些幻想中，性器官与性满足有了坏的、危险的性质。随着这些攻击性的幻想之后，在儿童心智中又发生了想要补偿的愿望，更确切地说，是借由治愈在她心智中已经被伤害而且弄坏的父亲阴茎。这种具有疗愈性质的幻想也和性的感觉与欲望有关，所有这些潜意识幻想极度影响着女人对丈夫的感觉，如果他爱她并在性方面满足她，她的潜意识施虐幻想的强度将会减弱。但是，由于这些幻想尚未完全停止运作（虽然对一个正常的女人来说，它们并未达到会抑制“混合正向或友善的情欲冲动”之倾向的程度），而且它们刺激了复原性（restoring nature）幻想的发生，于是，修复的驱力又发生作用了。性的满足供给她的不仅是欢愉，还有可以抵抗恐惧与罪疚感的保证与支持，这些恐惧与罪疚感是她早年施虐愿望的结果。这种保证增强了性的满足，而且在女人心智中引起了感恩、温柔及更多爱的感觉。正因为在她心智深处某个地方感觉到她的性器是危险的，而且可能伤害丈夫的性器——这衍生自一种她对父亲的攻击幻想——她所获得的一部分满足是来自于一个

事实，即她能够给予她的丈夫欢愉和快乐，因而她的性器被证明是好的。

因为在小女孩的幻想中，父亲的阴茎是危险的，这仍然对女人的潜意识心智具有特定的影响。不过，如果她和丈夫的关系是快乐的，在性方面也能获得满足，他的性器官就会带来好的感觉，于是她对坏性器官的恐惧就不能成立了。是故，性的满足具有双重再保证的作用：既保证了她自己的好，也保证了丈夫的好，而由此获得的安全感也增添了实际上的性愉悦；被提供的再保证范围因此更大了。女人早期对母亲的嫉妒与恨——因为她争夺了父亲的爱——在她的攻击幻想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由于性满足及和丈夫有快乐且相爱的关系，提供了两人共有的快乐，这点也会感觉有点像是个指标，代表她对母亲的施虐愿望并未实现，或者是修复已经成功了。

男人在与妻子关系中的情绪态度与性特质，当然也是受到他的过去所影响。儿童期被母亲挫折的性器欲望激发了这样的幻想：他的阴茎变成一种会带给母亲疼痛，甚至会造成伤害的工具。同时，因为父亲抢夺了母亲的爱，因而对父亲的嫉妒与恨也启动了对他的施虐幻想。在与爱侣的关系中，男人早期潜意识的攻击幻想——导致了害怕自己的阴茎具有破坏力——在某个程度上作用着，而且经由类似于刚刚所描述的女人的演变方式，施虐的冲动——在还能被处理的数量上——激发了修复的幻想，于是阴茎被感觉是一个具疗愈性的好器官，可以提供女人愉悦、治愈她受伤的性器官，而且在她体内创造婴儿。与女人间有一段快乐且在性方面获得满足的关系，提供他拥有“好阴茎”的证明，也在潜意识里让他感到想要修复她的愿望成功了，这不仅提高了他的性快感、对这个女人的爱与亲切感，也导致了感恩与安全感。此外，这些感觉可能会透过其他方式来增加他的创造力，并且影响他在工作与其他活动上的能力。如果他的妻子能够分享他的兴趣（就如同在性与爱的满足一样），便能为他的工作价值提供证明。借由这些方式，他早年的愿望，也就是希望可以做他父亲在性与其他方面为母亲所做的事情，并且从她那里获得他的父亲所得到的，都可以在他与妻子的关系中得到满足。他与妻子快乐的关系也具有降低他对父亲的攻击性之效果——这种攻击性是受到他无法将母亲当作妻子的刺激所致——并且向他再保证他长期对父亲的施虐倾向并未发生效果。由于对父亲的怨恨已经影响他对象征自己父亲的男人的感觉，对母亲的怨恨则影响他与象征母亲的女人的关系，一段满足、有爱的关系改变了他对生活的看法，以及对人与一般活动的态度。拥有妻子的爱与欣赏，带给他完全长大及与父亲相等的感觉，对父亲的敌意与攻击对抗减弱了，取代的是与父亲或是与被他赞赏的“父亲

形象”，在有成效的功能与成就方面较为友善的竞争，而这点很可能强化了他的生产力。

同样地，当一个女人在与一个男人的快乐关系中，感到她能够获得一个位置，就好像过去她母亲在与她的丈夫的关系中获取的位置一样，并在当下得到母亲在过去所享受到的满足（这样的满足在她还是小孩时是被拒绝的），她才能够感觉到与母亲相等、享受到跟母亲同样的快乐与特权，而不会伤害或是掠夺她。这些对女人的态度和人格发展的影响，与当男人发现自己在快乐的婚姻生活中等同于他的父亲时所发生的变化是类似的。

于是，对于伴侣双方而言，都会感到一段在性与爱方面互相的满足，这如同快乐地再创了他们早期的家庭生活。许多愿望与幻想在儿童期是永远无法被满足的，[\[2\]](#)不只是因为它们不切实际，也是因为在潜意识心智中同时存在着互相矛盾冲突的愿望所致。看似矛盾的事实是，某种程度上，只有在个体长大以后才有可能满足许多婴儿期的愿望。在成人的快乐关系中，早年想要完全拥有母亲或父亲的愿望在潜意识中仍然是活跃的。当然，现实环境不容许一个人成为母亲的丈夫或是父亲的妻子，而且，即便这在过去是可能的，对他人的罪疚感也会干扰获得的满足。不过，唯有当一个人能够在潜意识幻想中与父母发展这样的关系，并在某个程度上克服与这些幻想有关的罪疚感，逐渐脱离父母而又保持对他们的依附，他才能将这些愿望转移到其他人身上；这些人代表了过去所欲望的客体，虽然他们和这些客体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只有当一个人真正长大了，婴儿期的幻想才能够以成人的状态被满足。甚至，正因为在儿童期所幻想的处境，在此刻成为可以被允许的真实，而且在此方式之下证明了幻想中与此情境有关的各种伤害并未真正发生，这些因婴儿期的幻想而引起的罪疚便能得到纾解。

我所描述的快乐成人关系，和以前所说的一样，意指透过男人与女人和他们的小孩的关系，再创造了早期的家庭情境，而且这会是比较完整的，因此整体的再保证与安全感也会更广泛。这一点接着将我们带往亲职的主题。

亲职：身为人母

我们先来看母亲对婴儿深切的爱的关系，在女人达到完整的母性人格时，这样的关系就会随之发展。在母亲与婴儿的关系及她在儿童期与自己母亲的关系之间，有许多线索将两者联系起来。幼儿在意识与潜意识里有想要拥有婴儿的强烈愿望，在小女孩的幻想中，母亲的身体充满

了许多婴儿，她想象这些婴儿是父亲的阴茎放到母亲体内而来的。父亲的阴茎对她而言是一切创造、力量与好质量的象征，她欣赏父亲及其性器官，视他为创造的、给予生命的，伴随这种态度而来的是，小女孩强烈地想要拥有自己的小孩，以及在身体里拥有婴儿的愿望，一如他们是最珍贵的资产般。

我们每天都可以观察到小女孩玩洋娃娃时，就好像这些洋娃娃是她们的婴儿一样。但是，儿童通常会对洋娃娃表现出热情的投入，因为它对她而言已经是活生生的真实婴儿了，它是伙伴、朋友，形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她不仅把它带在身旁，而且心里总是惦记着它，在它的陪伴下开始每一天，除非必须做其他事情时才会不情愿地放手。这些儿童期经验到的愿望在成为成年女人时仍持续存在着，而且大力地促成女人在怀孕时及生产后对于孩子所感觉到的爱的强度。至少拥有它的满足感，纾解了她儿时从父亲那里得不到婴儿时所经验到的痛苦。这种被长期延宕满足的重要愿望使她变得比较不具攻击性，并增加了爱自己小孩的能力。再者，儿童的无助及极需母亲的照顾需要，唤起超过她对其他任何人所能给的爱，于是，此时母亲所有爱与建设性的天分便有机会发挥了。我们知道，有些母亲利用此关系来满足自己的愿望，也就是她们的占有欲及满足他人对自己的依赖，这样的母亲想要孩子黏住她，甚至会讨厌小孩长大、发展出他们自己的个性。对其他母亲来说，儿童的无助感唤起了她们想要修复的强烈愿望，这些愿望有多种来源，而现在则是与这个最期待的婴儿有关，这个婴儿是她早期渴望的完成。因为小孩提供了母亲能够爱的享受，对小孩的感恩增强了这些感觉，而且导致母亲首要关切的都是为婴儿好，她自身的满足将与小孩的幸福息息相关。

母亲与小孩的关系当然会随着小孩长大而改变，她对比较年长的孩子的态度，或多或少会受到过去对自己兄弟姐妹、堂表手足等的态度影响，过去关系当中的某些困难可能很容易干扰她对自己小孩的感觉，尤其是当婴儿发展出来的反应与特质，容易刺激她内在的困难。她对兄弟姐妹的嫉妒与竞争引发了死亡愿望与攻击的幻想，在这些幻想里，她伤害并且破坏了他们。如果来自于这些幻想的罪疚感与冲突并未太过强烈的话，那么修复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她的母性感觉也能够更完整地呈现。

在这种母性态度里，似乎有个元素让母亲能够把自己放在孩子的位置上，从他的观点来看待当时的处境；如我们已知的，她能带着爱与同情来做这件事情的能力，与罪疚感及修复的驱力息息相关。不过，如果罪疚感太过强烈的话，这样的认同可能导致完全的自我牺牲，这对小孩来说是非常不利的。我们都知道，当母亲给予很多爱，又不求任何回

报，这样带大的孩子通常会变成自私的人。而小孩缺乏爱与关心的能力，在某个程度上是掩饰他过于强烈的罪疚感。母亲的过度宽容易导致罪疚感的增加，甚至会无法提供足够的空间让小孩展现其修复、偶尔的牺牲，以及发展出对他人真正关怀的可能性。^[8]

不过，如果母亲没有过于紧密地被孩子的情绪纠缠住，也没有过于认同孩子，她就能够运用智慧，以最有帮助的方法来引导小孩；她将会从促进小孩发展的可能性上得到完全的满足。这样的满足还会被她的幻想所增强，即为孩子做那些她的母亲在过去为她做的事情，或是她曾经希望母亲做的事情。借由做到这些事情，她报答了她的母亲，并且在幻想中对母亲的孩子们补偿了曾经造成的伤害，从而减轻了她的罪疚感。

母亲爱孩子、了解孩子的能力，在孩子青春期的时候将特别受到考验。在这个阶段，孩子们往往会离开父母亲，让自己在某个程度上从对父母亲的旧有依附里释放出来，他们努力寻找新的爱的客体，对父母造成非常痛苦的处境。如果母亲有强烈的母性感觉，她可以保持毫不动摇的爱，有耐性、善解、适时提供协助与忠告，而同时容许小孩解决自己的问题——她也许能够做上述所有这些事情而无所求。不过，唯有在她爱的能力已经发展到某种程度，使她能够对小孩形成强烈的认同，也对她的保存在心智中那有智慧的母亲形成强烈认同时才有可能。

当孩子们长大、自行谋生、脱离旧有连结时，母亲与他们的关系将会再次有所改变，她的爱可能以不同的方式来表现。母亲现在也许发现她在孩子的生活中不再需要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她可能保持着她的爱，以备他们的不时之需，借此而找到一些满足感。她因此在潜意识中感觉到她提供给他们安全感，永远跟早年一样，像乳房给予他们充分的满足，她满足了他们的需要与渴望。在这样的处境中，母亲完全认同了自己那位有帮助的母亲，其保护性的影响从未在她的心智中停止运作。同时，她也认同了自己的小孩：在她的幻想中，她就像过去一样又成为一个小孩子，并且与自己的小孩分享她所拥有的“有帮助的好母亲”。孩子们的潜意识心智经常与母亲的潜意识相符合，不论他们是否使用到这些为他们所准备的“爱的资源”（store of love），借由认知到存在着这样的爱，他们通常会得到极大的内在支持与安慰。

亲职：身为人父

虽然一般说来，孩子对于男人而言不像对女人那么重要，但他们在男人的生命中仍占有重要的部分，特别是当他与妻子相处融洽的时候。回溯到这个关系的深层源头，我曾提及男人从给予妻子婴儿而获得的满

足感，其意义在于补偿他对母亲的施虐愿望并且修复她，如此增加了创造婴儿与完成妻子愿望的满足感。一项额外的愉悦来源，是借由分享妻子的母性愉悦（**maternal pleasure**）来满足他自己的女性愿望；在还是小男孩的时候，他曾有想要像他妈妈一般怀有小孩的强烈愿望，而这些愿望加强了他想要抢夺母亲小孩的倾向。身为男人，他可以给予妻子小孩，看到她和小孩快乐地共处，而且能够不怀任何罪疚感，认同生育和哺育孩子的妻子，也在她与较大孩子的关系上认同她。

不过，男人得到的许多满足，是来自能够当好爸爸这件事。他所有保护性的感觉都找到了充分的表达，这些感觉是当他还是小孩子时，受到与早期家庭生活有关的罪疚感刺激而来的。再一次地，这里存在着对好父亲的认同——对真正的父亲或是理想的父亲。在他与孩子们的关系中，另外一个元素是他对他们强烈的认同，因为他打从心里分享了他们的欢乐，甚至在帮助他们度过困境并促进其发展当中，他以更令人满意的方式重新创造了自己的儿童期。

我所提过在孩童发展的不同阶段上，与母亲和孩子之关系有关的事宜，大多也适用在父亲与小孩的关系上。父亲扮演了与母亲不同的角色，不过两人的态度是互补的；而且如果（如同在全篇讨论中所假设的一般）他们婚姻生活的基础是爱与了解，丈夫便会享受妻子与小孩之间的关系，而妻子则以丈夫的善解与帮忙为乐。

家庭关系的困难

我们都知道，我所描述的那种完全和谐的家庭生活，并不是天天如此的。这样的生活仰赖一些情境与心理因素的巧妙配合，最重要的是夫妻得具备发展良好的爱的能力。在夫妻之间与亲子之间，有可能发生各种困难，以下我将举出一些例子。

孩子的个性可能不符合父母的期望，任一个配偶都有可能潜意识地希望小孩像过去的某个兄弟或是姐妹，对于这个愿望，显然父母无法都得到满足，甚至可能两人都无法获得满足。再次提到的是，如果双亲之一或是两者在过去与兄弟姐妹的关系中曾存在着竞争与嫉妒，有可能会在他们自己的小孩获得发展或成就时重复发生。另外一种困难的情境出现在双亲过度的野心与期许，利用孩子的成就来获取他们对自己的肯定与减轻恐惧。再者，某些母亲无法去爱并享受拥有孩子，因为她们在潜意识中为着夺取了母亲的位置而感到强烈的罪疚感；她们也许无法亲自照料小孩，而必须将他们交给保姆或其他人来照顾——这些人在她们的潜意识心智中代表了母亲，因此她将曾经想要从母亲那里夺取的小孩还

给了她。这种对于爱孩子的惧怕当然会干扰和孩子的关系，也可能影响到夫妻关系。

我说过，罪疚感与修复的驱力是与爱的情绪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不过，如果早期在爱与恨之间的冲突不曾得到完善的处理，或是罪疚太强烈，可能导致对所爱的人感到厌烦或甚至排斥他们。终究，是因为在幻想中伤害了所爱的人——首先，是母亲——害怕她可能会死亡的恐惧感，导致了难以忍受对这个人的依赖。我们可以观察到幼儿从早年的成就，以及任何提升他们独立的事情所获得的满足感。不过就我的经验看来，很重要的一个理由是，小孩被驱使去减弱对“绝对重要”的人（他的母亲）的依附关系。她起初维持了他的生命，供给他一切所需，保护他并带给他安全，于是她被感觉是一切“好”的与生命的来源；在潜意识幻想中，她成为个体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于是她的死亡意指了他自己的死亡。只要这些感觉与幻想非常强烈，对所爱的人的依附就可能变成难以承受的负担。

许多人解决这些困难的方法，是借由减少、否认或是压抑自己的爱的能力，并且逃避所有强烈的情绪；有些人则将爱从人转移到非人的其他事物上，借此逃避爱的危险。这种将爱转移到事物与兴趣上的方式（我曾在关于探险家与寻求严酷挑战大自然的人们身上做过讨论），是正常成长的一部分，但是对某些人来说，将爱转移到非人的客体上，变成了他们处理或是逃避冲突的主要方式。我们都知道有一些爱护动物者、狂热的收藏家、科学家、艺术家……他们对所关注的事物或选择的工作怀有极大的爱的能力，而且经常自我牺牲，但是，却对其他人少有兴趣与爱。

有些人的发展相当不同，他们变得完全依赖那些强烈依附的人，对他们来说，潜意识里害怕所爱的人会死亡的恐惧导致了过度依赖。因为这种恐惧而增加的贪婪是这种态度的元素之一，而且表现在尽可能地利用他所依赖的人上。另外一项构成这种过度依赖态度的要素是逃避责任：他人为他背负了行动的责任，有时甚至还要为他的意见与思想负责（这是为何人们会无异议地接受一个领导者的观点，盲目服从他的要求行事的理由之一）。对于如此过度依赖的人来说，他们极度需要爱来支持自己对抗罪疚感与各种恐惧感；他们所爱的人必须借由表示爱意来一再证明自己不是坏的、没有攻击性，而且并未受到他们的破坏冲动的影响。

这些过度强烈的连结最干扰母婴的关系，如我之前所指出的，母亲对小孩的态度与她身为孩子时对自己母亲的感觉有很多相同之处。我们

已经知道的是，这种早期关系的特色是爱与恨之间的冲突。孩子潜意识里对母亲所持有的死亡愿望，在她成为母亲后继续存在于自己的孩子身上，这些感觉因为儿童期各种对手足的冲突情绪而增强了。如果因为过去的冲突未解决，造成了母亲在与孩子的关系中感到太多罪疚感的话，她可能会强烈地需要孩子的爱，用各种方法将孩子与自己紧密地绑在一起，使孩子依赖她；或者，除此之外，她有可能太过专注在小孩身上，孩子成为她的生活重心。

现在让我们来想想——虽然只是从一个基本的向度——一种非常不同的心智态度：不贞（infidelity）。不贞的各种表现之间（这是各种极度分歧发展方式的结果，在某些人来说是表达了爱，在其他人的则是恨，两者之间有各种程度的变异）有一种共同的现象：反复离弃（所爱的）人，部分原因是源于对依赖的恐惧感。我发现：典型的“大情圣唐璜”（Don Juan），在其心智深处因为害怕所爱的人死亡而受到困扰，如果他没有发展出这种特别的防卫，也就是用他的不贞来应付它们的话，这样的恐惧可能会突破重围，并以忧郁与心智上极度痛苦的感觉来表达。借由这种防卫，他反复对自己证明：他极度爱恋的那一个客体（最先是他的母亲，他害怕她会死亡，因为他感觉他对她的爱是贪婪且具破坏性的）毕竟不是不可缺少的，因为他永远能够找到另一位女人；虽然他对她有热情，但只是肤浅的感觉。有些人正好相反，他们由于极度恐惧所爱的人死亡，反而驱使自己去排斥她，或者是遏止、否认爱，他则是因为种种原因而无法这样做。不过，透过他对女人的态度，潜意识中的妥协获得了表达，借由放弃与排斥某些女人，他潜意识地离弃了母亲，把她保住了，以免受到他危险的欲望所伤害，并且将他自己从对母亲痛苦的依赖中释放出来；而借由转向其他女人、给她们欢愉与爱，他在潜意识心智中保存了所爱的母亲，并且再创造了她。

在现实中，他被驱使着从一个人转向另一个人，因为另一个人很快地又变成了母亲的代表，于是他原始的爱恋客体被一连串不同的人替换着。在潜意识幻想中，他借由性的满足（实际上他给了其他的女人）再创造或复原了他的母亲，因为只有某一方面，其性特质被感觉到是危险的，在另一方面，性特质则被感觉到是具疗愈性的，并且能令她快乐。这双重的态度是潜意识妥协的一部分，导致了他的不贞，也是特别发展方式的一个条件。

这带领我思考到在爱的关系中另外一种困难，男人可能限制他对一个女人的深情、温柔与保护的感觉，这个女人也许是他的妻子，但是他无法在关系中得到性的欢愉，并潜抑他的性欲望或是将它们转向其他的女人。恐惧性特质的破坏性、害怕如同竞争对手的父亲和随之而来的罪

疚感，是造成温柔的感觉与特定的性的感觉必须分离的重要理由。被他所爱与高度珍视的女人——代表他的母亲——必须从他的性欲中被拯救出来，因为在他的幻想中，他感觉到性欲是危险的。

选择爱侣

精神分析显示，是很深的潜意识动机促成了爱侣的选择，使两个特定的人在性方面彼此吸引与获得满足。男人对女人的感觉总是受到早年对母亲之依附的影响，不过，这大多是在潜意识里的，而且可能以伪装的方式来表现。男人可能选择一些与母亲完全相反特质的女人作为爱侣——也许这个女人的外貌不同，但是她的声音或某些特征却符合男人早年对母亲的印象，因此对他有特别的吸引力。此外，或者只是因为想要脱离与母亲过于强烈的依附，他可能选择一位与母亲完全相反的爱侣。

通常在发展的过程中，在男孩的性幻想与其爱恋感觉里，姐妹或是堂表姐妹会占据母亲的位置。很明显地，以这种感觉为基础的态度，与某些男人寻找具有母亲特质之女性的态度是不同的；虽然一个受到对姐妹的感觉而影响选择的男人，也有可能寻找具有若干母亲特质的爱侣。早年周遭各种人物的影响，而产生了极为多样的可能性：保姆、阿姨、祖母都可能在这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当然，在思考早年关系与日后选择爱侣的关联时，我们不应该忘记，男人想要在日后爱的关系中再度找到的，是儿童期对所爱的人的印象，以及与这个人有关的幻想。甚者，潜意识心智确实在意识所不能觉察的基础上连结事物，由于这个缘故，被完全忘记——潜抑——的各种印象，使某个人比另外一个人在性与其他方面更有吸引力。

女性选择爱侣方面也同样有类似的因素在运作着，她对父亲的印象与感觉，如仰慕、信赖等等，可能在她选择爱的伴侣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过，她早年对父亲的爱可能已经动摇了，也许她很快就因为冲突太强而离开了他，或是因为他让她太失望了，于是某个兄弟、堂表兄弟或玩伴便可能成为非常重要的人；她可能对他怀有性的欲望与幻想，再加上母性的感觉。她可能会寻找符合这种兄弟意象的爱人或是丈夫，而不是找寻比较具有父亲特质的人。在成功的爱的关系中，两位爱侣的潜意识心智是互相一致的。举例来说，主要具有母性感觉的女人，想找寻具有兄弟特质的伴侣，如果她的男伴要找的是一名以母性特质为主的女人，那么他的幻想与欲望便会与这位女性的相符合。如果这名女性与父亲有很强的连结，那么她在潜意识里选择的男人，便会需要一个能让自己扮演好父亲角色的女人。

虽然成人生活中的爱的关系，是建立在早期与父母及兄弟姐妹有关的情绪情境上，但新的关系未必只是早期家庭情境的重复。潜意识的记忆、感觉与幻想会以相当伪装的方式进入新的爱恋关系或友谊中。不过，除了早期的影响，还有许多其他的因素运作于建立爱的关系或友谊的复杂过程中。正常的成人关系总是包括了新的元素，这些元素是来自新的情境，来自环境与我们所接触到的各种人的人格，也来自他们对作为成人的我们，在情绪需求及实际兴趣方面的反应。

获得独立

目前为此，我主要提到的是人们之间的亲密关系，现在我们来到更广泛的爱的表现，以及爱进入各种活动与兴趣的方式。早年孩子对母亲乳房与母乳的依附，是生命中所有爱的关系之基础，但是，如果我们认为母乳只是一种健康与合适的食物，我们可能会下一个结论，就是母乳很容易被其他同样合适的食物所取代。然而，乳汁能够舒缓婴儿饥饿之苦，并且是由他愈来愈爱的乳房所给予，这使他获得了非常重要的情绪价值。乳房与其产物首先满足了他自我保存的本能与性的欲望，这使得它们在他的心智中代表了爱、愉悦与安全；因此，他能够在心理层面将这最初的食物置换为其他的食物，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遭遇了或多或少的困难后，母亲可能得以成功地帮助孩子转换到其他食物，但是，即使如此，婴儿也许不会放弃对那最初食物的强烈欲望，也可能尚未克服被剥夺这些食物的怨恨，还没有在实际层面去适应这样的挫折。若是这样的话，他可能无法真正适应往后生命中的任何挫折。

如果借由对潜意识心智的探索，我们了解了这种最初对母亲及其食物的依附强度与深度，以及它持续在成人潜意识心智中存在的强度，我们会好奇一个孩子是如何逐渐脱离母亲而获得独立。实际上，小婴儿会对周遭事物具有强烈的兴趣和与时俱增的好奇心，并乐于认识新的人事物，为自己的成就感到高兴，这些似乎都能让孩子找到新的兴趣与爱的客体。但是，这些事实并不能完全解释儿童脱离母亲的能力，因为在他的潜意识心智中，他是如此紧密地与母亲连结在一起。不过，这种极度强烈的依附本质，易于驱使他离开，因为（受到挫折的贪欲与怨恨是无法避免的）这样的依附引起了害怕会失去这位绝对重要的人，结果产生了依赖她的恐惧感。于是，儿童在潜意识心智中倾向于放弃她，这样的倾向受到了想要永久保存她之急迫渴望的抗衡，这些矛盾冲突的感觉，加上在情绪与智能方面的成长——使他能够找到其他感兴趣且能带来快乐的客体——导致他获得转移爱的能力，也就是用其他的人事物来取代最初所爱的人。正因为孩子从与母亲的关系上经验到了如此丰富的爱，

他也会在日后的依附关系上汲取这么多。如此置换爱的过程，对于人格与人际关系的发展来说具有无比的重要性，甚至可以说对于整体文明与文化的发展也是很重要的。

除了将爱（与恨）从自己的母亲转移到其他人事物上，因而将这些情绪分散到更广阔的世界中，还有另外一种处理早期冲动的方式。幼儿在与母亲的乳房相联结时所经验到的肉体上的感觉，发展为对她整个人的爱；爱的感觉从一开始就和性欲望融合在一起。精神分析已经注意到，对父母、手足的性感觉不只是存在于幼童身上，甚至在某个程度上也可以被观察到，只有透过探索潜意识心智，才能够了解这些性感觉的强度与根本重要性。

我们已经知道，性欲望与攻击的冲动和幻想、罪疚及害怕所爱的人死亡是紧密相连的，这些感觉都驱使小孩减轻了对双亲的依附。小孩也会倾向于潜抑这些性的感觉，也就是说，它们变成潜意识的感觉，可以说是被埋在心智深处。性的冲动也从最初所爱的人脱离开来，小孩因而获得了可以用热情的方式去爱另外一些人的能力。

刚刚描述的心理过程——用其他人来替换所爱的人，在某个程度上将性从温柔的感觉分离开，并且潜抑了性冲动与欲望——是小孩在建立更广泛关系之能力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过，对于成功的全面发展来说，很重要的是，对跟最初所爱的人相关的性感觉，不应该太过潜抑，^[9]而且儿童的感觉从父母身上置换到其他人身上的过程不应该太完整。如果儿童可以从最亲近的人那里获得足够的爱，如果与他们有关的性欲望未被潜抑得太深，那么在日后的生命里，爱与性的欲望便可以复苏，再次被聚合在一起，这些欲望在快乐的爱关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发展极为成功的人格中，保有了某些对双亲的爱，同时附带有对其他人事物的爱。不过，如我之前所强调的，这并非只是爱的延伸而已，而是情绪的扩散（diffusion），它减轻了儿童对最初所爱的人在依附与依赖关系上的冲突与罪疚。

借由转向他人，儿童的冲突并未被化解，因为他用较不强烈的方式，将这些冲突从最初最重要的人转移到新的爱（与恨）的客体——这些客体部分代表了旧有的客体。正因为他对这些“新人”的感觉不那么强烈，在此情况下，他想修复的驱力可以更加充分地运作，因为这驱力在罪疚感太强烈时可能受到阻碍。

众所周知，拥有兄弟姐妹有助于儿童的发展，与手足一起成长可以让儿童比较容易脱离父母亲，并且与手足建立一种新的关系。不过，我们知道，儿童不只是爱手足，也对他们有很强烈的竞争感、恨意与嫉妒

心。为此，与堂表兄弟姐妹、玩伴及与比近亲更远的其他小孩的关系，使得一个儿童可以从手足关系中分离，这是日后社会关系极为重要的基础。

学校生活中的关系

学校生活为儿童已经获得的人际关系经验提供了发展的机会，也为新实验提供了场所。儿童可能从众多孩子中，找到一两个或几个会对他的气质做出比自己兄弟姐妹更佳反应的人。在其他的满足之中，这些新友谊提供了机会让儿童修正与改善早年跟兄弟姐妹的关系，这些关系原本可能是令人不满意的。他可能真的曾经欺负比较弱小或年幼的弟弟，或者是潜意识里因恨与嫉妒干扰了关系而产生罪疚感，这样的干扰可能持续到成年生活中。这种令人不满意的状态可能深深地影响了他日后对人的一般态度。我们知道，有些小孩无法在学校交朋友，这是因为他们带着早期的冲突进入新的环境；对于其他可以完全脱离最初的情绪纠葛并且与同学交往的人来说，通常可以发现他们实际上与兄弟姐妹的关系也跟着改善了。新的同伴关系向孩子证明了他能够去爱，而且是可爱的，爱与善也是存在的，这在潜意识里也被感觉为证明了他能够修复曾在想象或事实中对他人造成的伤害。因此，新的关系有助于解决早年的情绪困境，虽然当事人并未觉察到那些早期困难的确切本质或是它们被解决的方式。透过所有这些方式，修复的倾向得以开展，罪疚感被减弱，对自己与他人的信任也增加了。

相较于小家庭的生活范畴，学校生活也提供机会将爱与恨做比较清楚的区隔。在学校里，有些小孩可以被恨，或只是被讨厌，而其他人可以被爱。在这种情况下，被潜抑的爱与恨的情绪——被潜抑是因为恨所爱的人造成了冲突——可以透过较为社会所接受的方向找到更充分的表达。小孩会以各种方式结盟，而且对于向他人表达恨意与厌恶到何等程度，发展出特定的规矩，游戏与伴随而生的团队精神便是这些结盟与展现攻击性的调节因子。

嫉妒与竞争老师的爱与欣赏虽然可能非常强烈，却是在不同于家庭生活的环境中被经验到的。整体而言，孩子们对老师的感觉较疏离，比起父母，老师较少引起小孩的情绪，毕竟他们会将他们的感觉分给许多小孩。

青春期的的人际关系

当小孩成长到青春期，其英雄崇拜的倾向通常会表现在与某些老师

的关系中，进而可能讨厌、怨恨或是诋毁其他的老师，这是另外一个区分恨与爱的例子，这个过程提供了释放的功能，因为“好的”人不至于被伤害，又可以满足于怨恨某个被认为是该当被如此对待的人。正如我之前所说的，被爱与被恨的父亲、被爱与被恨的母亲，是最初被赞赏、怨恨与贬低的客体，但是这些混和的感觉，对幼儿的心智来说太过冲突与沉重，因此容易受阻或被埋藏，而在与其他人的关系中找到部分的表达，例如，保姆、叔伯、姨妈及亲戚等。日后在青春期时，大多数的小孩会表现出离开父母的倾向，主要是因为与父母有关的性欲望与冲突再次增强所致。早期对父亲或母亲（因个案而有不同的对象）的竞争与怨恨的感觉开始复苏而被强烈地体验到，虽然其性动机仍然保持在潜意识中。青少年容易对他们的父母与其他对象，如佣人、软弱的老师或是不喜欢的同学等，表现出非常具攻击性与不悦的样子。但是，当恨意达到如此的强度时，想要保存内在和外在的好质量与爱的必要性就变得更为迫切了，于是具有攻击性的年轻人倾向去寻找他能仰望与理想化的人物，受到崇拜的老师可以满足年轻人的这种需求；而内在的安全感是来自于对他们的爱、赞赏与信任感，因为，在潜意识心智中，这些感觉似乎确认了好父母及与他们之间的爱的关系，也因而驳斥了在这阶段变得强烈的恨、焦虑与罪疚感。当然，有些小孩在经历这些困难时，仍然能够保持对父母的爱与赞许，但这样的小孩并不常见。我认为我所说的能稍加解释某些理想化人物在一般人心中的特殊位置，像是一些名人、作家、运动员、探险家、文学作品中的想象人物等，人们对这些人转移了爱与赞赏，不这样的话，所有的事物将会因为恨与缺少爱而黯然失色，这种状态将被感觉到会危及自己和他人的。

和理想化某些人同时发生的是对其他人的恨，特别是对一些想象的人物，例如影片与文学作品中的某类恶棍，或是与自己有段距离的真实人物，例如对立政党的政治领袖。相较于那些和自己比较亲近的人而言，恨这些不真实的或是与自己有距离的人是比较安全的，对双方来说都是。这点也适用于对某些师长的怨恨，相较于父子之间，一般的校规与整体情境较易于在学生与老师之间形成更大的屏障。

像这样将对人们的爱与恨区隔开以避免太靠近自己，也具有一个作用，即让所爱的人更加安全，不论是在实际上或是在心智中。他们不仅是在生理上远离自己而无法靠近，而且区隔开爱与恨的态度更增强了这样的感觉，即自我能够保存爱免于破坏。因着具有爱的能力而产生的安全感，在潜意识心智中与所爱的人被保存在安全不受损害的状态是息息相关的。潜意识里的信念似乎是如此声明的：我能够将我所爱的人保存得完整无缺，因而我真的不曾损害任何我所爱的人，而是将他们永远保

存在我的心中。最终，所爱的父母意象被当作最珍贵的所有物，保存在潜意识心智中，因为它护卫了其拥有者免受全然的孤寂之苦。

友谊的发展

儿童的早期友谊于青春期阶段发生了特质上的改变，这个生命阶段特有的感觉与冲动之强度，带来了少年之间非常强烈的友谊，且大多是在同性成员之间。同性恋的倾向与感觉形成了这些关系的基础，也常常导致真正的同性恋活动。这种关系有部分是为了逃避对异性的驱力，这驱力在此阶段通常因为各种内外在因素而难以处理。举男孩的例子来谈谈这些内在因素：他的欲望与幻想仍然与母亲与姐妹紧密连结着，此时因离开她们去找寻新的爱的客体而发生的挣扎，正处于最激烈的时候。对异性的冲动，对此阶段的男孩与女孩来说，通常被认为是充满了许多危险的，导致对同性的驱力被强化了，而能被放入这些友谊关系中的爱、赞赏与讨好，也都是对抗恨意的防卫——如我之前指出的。因为这些种种原因，青少年们更加紧抓这些关系不放了。在此发展阶段中，不论是在意识或潜意识上增强的同性恋倾向，也在讨好同性老师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我们所知的，青春期的友谊经常是不稳定的，原因之一是强烈的性感觉（意识的或潜意识的）进入这些关系并干扰了它们。青少年尚未从婴儿期的强烈情绪连结中解放出来，而且仍然被它们所支配着，其程度是超过他自己所知道的。

成人生活里的友谊

在成人生活中，虽然潜意识的同性恋倾向在同性朋友之间的友谊中扮演了一部分角色，有一点却是友谊的特色——与同性恋爱的关系^[10]不同之处——即温情的感觉有一部分是与性的感觉分离开来的；性的感觉退隐到背景当中，而仍然在潜意识心智中保持相当程度的活跃。像这样将性与温柔的感觉分开来，也适用于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友谊。不过，由于友谊这个广大的题目只是我探讨主题的一部分，我在此仅限制讨论同性之间的友谊，接着只做几点一般性的评论。

让我们举两个女性之间的友谊为例子，她们并未太依赖对方，但在关系中，保护与帮助可能仍然是被需要的，有时候是这一位需要，有时候则是另外一位需要，就看发生的状况而定。在情绪层次的给予和获取，是真实友谊的基本要件。在这里，早期处境的元素以成人的方式被表达出来，保护、帮助与建议最早是由我们的母亲提供，如果我们在情绪上有所成长而能够自立自足的话，就不必太依赖母性的支持与安慰

了。但是当痛苦与困难的处境发生时，希望能接收到支持与安慰的愿望是持续终生的。在我们与朋友的关系中，有时候可能接收或给予一些母亲的照顾与爱，成功地融合母亲的态度与女儿的态度，似乎是情绪丰富的女性人格及交友能力所必备的多种条件之一（充分发展的女性人格，意味着与男人友好的关系，兼具柔情与性的感觉；不过，在女人的友谊方面，我指的是升华的同性恋倾向与感觉）。在我们与姐妹的关系中，可能曾有机会去经验与表现母性般的照顾与女儿的反应，而且可以轻易地将它们进一步带入成人的友谊中。不过，有些人也许不曾有过姐妹，或是缺少任何可以经验这些感觉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和一个女人发展友谊的话，将会在经由成人的需求修正之下，实现了强烈而重要的儿时愿望。

我们与朋友分享兴趣与欢乐，也可能享受到她的快乐与成功，即使我们自己欠缺。如果我们认同她的能力够强，进而能分享她的快乐，那么嫉羨与嫉妒的感觉便可能退隐到背景中。

罪疚与修复的元素在这样的认同中是从不缺少的，只有当我们成功地处理了对母亲的恨意与嫉妒、不满与埋怨，能够见她快乐而感到快乐，感觉到我们并未伤害到她，或者能够修复我们在幻想中造成的伤害，才能够真正地认同另外一个女人。导致过度要求的占有与不满，是干扰友谊的元素，事实上，过强的情绪可能会侵蚀友谊的基础。我们在精神分析的研究中发现，只要这种状况发生，早年欲望未获满足、不满、贪婪或嫉妒的情境就会突破重围。也就是说，虽然当前的事件可能引发了困难的发生，但在友谊破裂中，实际上是来自婴儿期未解决的冲突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平衡的情绪状态——并不排除感觉的强度——是成功友谊的基础。如果我们的期待太多，便不大可能成功，也就是期待朋友来补偿我们早期的不足。如此不适切的要求大多是在潜意识里，因而无法理性地加以处理，它们必然使我们遭受失望、痛苦与怨恨。如果这些过分的潜意识要求干扰了友谊，早年情境便丝毫不差地重复上演了，不论外在环境可能有多大的不同。在早年的时候，强烈的贪婪与恨干扰了我们对父母的爱，使我们陷入不满与孤单的感觉。当过去的情境没有如此强烈地压迫当前的处境时，我们比较能够正确地选择朋友，并从他们所给予的获得满足。

因为男人与女人心理学不同的缘故，存在着重要的差异处，但我所提到关于女人之间的友谊，大多能适用于男人之间友谊的发展。区分柔情与性的感觉、升华同性恋倾向与认同，这也都是男性友谊的基础。虽然与成人人格相符的元素与新的满足进入了男人与另一个男人的友谊中，即便是崭新的，他同样多少是在寻找他与父亲或兄弟关系的重复版

本，或是可以满足过去欲望的新关系，或者改善与曾经最亲近的人们未尽满意的关系。

爱的更广面向

我们将爱从最初真爱的人那里移置到其他人身上，此一过程在最早的儿童期起即扩展到一般事物上。如此，我们发展出兴趣与活动，而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则投入了一些原本对人们的爱。在婴儿的心智中，身体的某一部分可以代表另外一部分，一个物体也可以代表身体的某些部分或是一些人。透过这种象征的方式，任何圆的物体可能在儿童的潜意识心智中代表了母亲的乳房。借由渐进的过程，任何在身体上或是更广泛的层面上，被感觉能释放善与美及带来愉悦与满足的事物，都能在潜意识心智中取代永远丰饶的乳房及整个母亲的位置。于是我们称呼自己的国家为“母国”，因为在潜意识心智中，国家可能代表了我们的母亲，而它可以被爱的感觉在本质上是源自于与母亲的关系。

为了要说明最初的关系如何进入看似相距甚远的许多兴趣，让我们来看探险家的例子。这些探险家们迈向新的发现，在行动中经历最严重的物资缺乏，面临极大的危险，甚至是死亡。除了刺激的外在环境，还有很多心理上的元素形成了这种兴趣与追求探险活动的基础。此处我只能提到一或两个特定的潜意识因素：在贪婪里，小男孩渴望攻击母亲的身体，这身体被感觉为母亲好乳房的延伸；他也有想要抢夺其身体内容物的幻想，除此之外还有婴儿，这些婴儿被认为是珍贵的所有物，并且在嫉妒中，他也攻击这些婴儿。这些想穿透母亲身体的攻击性幻想，很快地与其想要和母亲交合的性器欲望连结起来。在精神分析工作中发现的是：想要探索母亲身体的幻想，源自于儿童攻击性的性欲望、贪婪、好奇与爱，这造成了男人想探索新国家的兴趣。

在讨论到幼儿的情绪发展时，我曾指出其攻击冲动会引起强烈的罪疚感及对于所爱的人将死亡的恐惧，这些都形成了部分爱的感觉，而且再增强并强化了它们。在探险家的潜意识心智中，新的地域代表了新的母亲，取代了失去的真正母亲，他在找寻“应许之地”——“流奶与蜜糖之地”。我们已经了解由于恐惧最爱的人死亡，导致小孩在某个程度上离开了她，不过，这同时驱使他在所做的一切事情中再创造她并再度找到她，如此一来，逃离她与再找到她皆获得了充分的表现。儿童的早期攻击性刺激了修复与补偿的驱力，想要将他之前在幻想中从母亲那里夺取的好东西还给她，而这些想要补偿的愿望融合为日后探索的驱力，因为探险家借由找到新的土地来给予整个世界与许多特定的人们某些东西，在这样的追求之中，探险家事实上表现了攻击性与修复的驱力。我

们知道，在发现一个新国度的过程中，攻击被用在各种争斗及克服各种困难上。不过，有时攻击性是以更开放的方式被表现出来，在以前的时代更是如此，人们不只是探索，还更进一步地征服与殖民。在早期幻想中对母亲身体里想象的婴儿的攻击，以及对刚诞生的弟妹真实的恨意，在此现实情境中，借由对待原住民的无情与残酷态度表现出来。然而，被期望的复原，则充分表现在新的国度里繁衍自己的同胞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到，透过探索的兴趣（不论攻击性是否公开地表现出来），各种冲动与情绪，如攻击性、罪疚感、爱及修复的驱动力，都被转移到其他的领域中，远离最初的那个人。

探索的驱动力不必然表现在对世界真正身体力行的探索，可能延伸到其他领域，例如任何种类的科学发现。举例来说，早年想要探索母亲身体的幻想与欲望，成为天文学家从工作上获得的满足感的一部分；想要再次发现早年的母亲的欲望——这个母亲实际上或者在个人的感觉里已经失去了——在创造性的艺术及人们享受与欣赏艺术的方式上，也是极为重要的。

为了说明某些我刚刚讨论的过程，我将引用一段济慈（Keats）所写的十四行诗，《初读查普曼译荷马有感》（On First Looking into Chapman's Homer）。

虽然大家都耳熟能详，方便起见，我还是在此引用全诗：

我曾遨游过许多黄金的地域，
造访了许多美好的城邦与国度；
我已踏遍了西边的岛屿，
那里的歌者皆效忠于阿波罗。
如此广袤之地——我曾经多次被告知，
是眉宇深锁的荷马所统治的领地；
然而，我未曾呼吸到它的纯静，
直到此刻聆听查普曼朗声而无畏地说出来：
我已经遨游过不少黄金的领域，
造访了许多美好的城邦和国度；
我曾经巡回许多西方的岛屿，
那里歌者一致效忠的是阿波罗。
人们时常对我提到一广袤的空间
属于那眉目深陷的荷马统治之邑；
但我从未呼吸到那清纯肃穆的空气，
直到这一刻聆听查普曼朗声长吟。[\[11\]](#)

济慈是从一个欣赏艺术作品者的观点来说诗的。诗被比拟为“美好的城邦与国度”及“黄金的地域”。他自己在阅读查普曼译荷马时，最初是观察天象的天文学家——当“一个新的行星游移进入他的视野中”。之后济慈变成了探险家，“带着荒诞的臆测”，他发现了一片新的土地与海洋。在济慈完美的诗词中，世界代表了艺术。很清楚的是，对他来说，科学与艺术的欣赏与探索是来自于同一个源头，对美好土地的爱——“黄金的地域”。如我之前曾经指出的，对潜意识心智的探索（顺带一提，这是弗洛伊德发现的一块未知大陆），显示了美好的土地代表了所爱的母亲，而想要追寻这些土地的欲望，则来自于我们对她的欲望。回到这首十四行诗中，也许可以这么说（我对它没有任何仔细的分析），那位统治着诗的国度的“眉宇深锁的荷马”，代表了被欣赏与强而有力的父亲，当儿子（济慈）也进入了欲望的国度时（艺术、美、世界——最终是他的母亲），他追随了父亲的典范。

同样地，雕刻家将生命注入艺术品中，不论它是否代表一个人，在潜意识中皆回复且再创造了早年所爱的人，是他已在幻想中摧毁了的那人。

我感觉如同一浩浩太空的凝望者
当一颗全新的星球洒入他的视野；
或者就像那果敢的戈奥迭（Cortez），以他
苍鹰之眼注视太平洋——当所有水手
都面面相觑，带着荒忽的设想——
屏息于大雷岩（Darien）之巅。

罪疚感、爱与创造力

我一直致力于阐明罪疚感是创造力与广泛而言的工作（甚至是最简单的工作）之基本动力，不过，如果它们太过强烈的话，却可能反带有抑制创造活动与兴趣的效果，这些复杂的关联性在对幼童的精神分析中首度得到澄清。对儿童来说，当各种恐惧因为精神分析而减弱时，原本沉睡的创造冲动便会在一些活动，如画画、模仿、堆积东西及在言语中苏醒而表现出来。这些恐惧曾经造成破坏冲动的升高，因此当恐惧减弱时，破坏的冲动也减弱了。在这些过程中，罪疚感与因担心所爱的人死亡而感到的焦虑——这些是儿童心智无法应付的，因为太过强烈——逐渐减弱了，且变得比较不那么强烈而能够加以处理。这能够提高儿童对他人的关心、激发对他人的怜爱及认同，整体而言，爱增加了。想要修复的愿望是如此紧密地与关心所爱的人，以及担心其死亡的焦虑结合着，直到现在能以创造性及建设性的方式表现出来。在成人的精神分析

中，也可以观察到这些过程与改变。

我曾提过任何欢乐、美及丰富的来源（不论是内在的或外在的），在潜意识心智中都被感觉为母亲慈爱与给予的乳房，以及父亲具有创造力的阴茎，它们在幻想过程中有着类似的特质——最终来说，就是两位慈爱又慷慨的双亲。与引发如此强烈的爱、欣赏、赞美与奉献等感觉的大自然的关系，和与母亲的关系有许多相同之处，诗人们早就看出这一点了。大自然的多重赠礼，等同于任何我们在早年从母亲那里接收到的东西。不过，她并非总是令人满意的，我们常常会感觉到她吝啬、让我们受挫；我们对她的这些感觉在与自然的关系中复苏了，因为大自然经常是不愿给予的。

自我保存需求及渴望爱的满足永远是连结在一起的，因为它们最初是来自于同一个来源。首先，安全感是由母亲提供给我们的，她不只解除了饥饿的痛苦，也满足我们的情绪需要，并纾解了焦虑。于是，借由满足我们基本所需而产生的安全感，是与情绪的安全感相关的，而且两者都极度被需要，因为它们可以对抗害怕失去所爱母亲的早期恐惧感。我并非低估实际上来自于匮乏的直接或间接的痛苦，但是，实际上痛苦的处境会因为源于最早期的情绪情境之悲痛与绝望而更为惨烈，在当时儿童不仅因为母亲没有满足他的需要而感觉到被剥夺了食物，也感觉到失去了她及她的爱与保护。^[12]失去工作也剥夺了他表现建设性能力的机会，这种能力是处理其潜意识的恐惧及罪疚感最重要的方法，也就是修复的能力。环境的严酷（虽然部分可能是因为未如人意的社会系统，让处境悲惨的人有真实基础而将此痛苦怪罪于他人）和可怕父母的残酷无情——儿童处于焦虑压力下所相信的——有某些共同之处。相反地，在物质或心智上提供给贫穷或失业者的帮助，除了具有实际的价值之外，在潜意识里也被感觉到证实了慈爱父母的存在。

回到与自然的关系上，在世界上某些地方，自然是残酷而具有破坏性的，但是，即使如此，当地的居民仍然抵抗着各种危险，不论是干旱、洪水、严寒、酷热、地震或瘟疫，都不愿放弃他们的土地。外在环境的确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为这些坚忍的人们可能缺乏工具搬离成长的地方，不过，这样的现象对我来说并不能充分解释，有时候为了守住家乡的土地，人们可以忍受诸多艰苦。对于处于如此艰难的自然状况下的人来说，为了生存而奋斗也具有其他的（潜意识）目的。对他而言，自然代表了吝啬而严厉的母亲，其恩赐必须予以强力的高度赞扬，因此早期的暴力幻想被重复而且行动化了（虽然是以升华和适应社会的方式）；他在潜意识里因为对母亲的攻击冲动而感觉到罪疚感，他期待（目前在他与自然的关系中，仍然是在潜意识中期待着）她会严苛地对

待他，这种罪疚感像是动力般地促成了修复。因此与自然的搏斗有部分被认为是一场要保存自然的奋斗，因为它也表现了想要修复她（母亲）的愿望。与严酷自然奋斗的人们不只是照顾了自己，也为自然本身服务；由于并未切断与母亲的关系，他们活生生地保留了早年母亲的影像，在幻想中，借由与她靠近而保存了自己和她——实际上是借由不离开他们的家乡。与此相反的是，探险家在幻想中找寻的是新的母亲，为的是取代真实的母亲，他感到与她疏远，或是在潜意识里害怕会失去她。

与我们自己，以及与他人的关系

我在本章中讨论了每个人的爱，以及与他人之关系的某些面向，不过，在我尚未深入探讨所有关系中最复杂的一种之前，我尚不能做总结，那就是我们与自己的关系。但是，什么是我们自己呢？我们从早年开始所经历的每一件事，不论好或坏，所有接收自外在世界及内在世界里感受到的事物，快乐的与不快乐的经验，与他人的关系、活动、兴趣及各种想法，也就是所有我们经历过的事，都形成了我们自己并建构了我们的人格。如果我们某些过去的关系，以及相随的记忆和它们所唤起的种种丰富感觉，突然从生活中被抹灭了，我们将会感到何等的贫乏与空虚啊！我们会失去多少经验到，以及回应的爱、信任、满足、安慰与感恩！有许多人甚至不想失去某些痛苦的经验，因为它们促进了我们人格的丰富内涵。我在本文中已经多次提及我们早年的关系与日后种种关系之间的重要关联，现在我要说明这些最早期的情绪情境在根本上影响着我和我们自己的关系。我们在心智中珍藏了心爱的人们，在某些困难的处境中可能受到他们的指引，发现我们的自我会猜想他们将如何表现、他们是否同意我们的做法。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如此尊敬的这些人，最终代表的是我们所欣赏与爱的父母。

不过，我们已经了解，孩子要与父母建立和谐的关系是很不容易的，而且，早年爱的感觉受到恨意的冲动和这些冲动在潜意识里所激发的罪疚感严重的抑制及干扰；的确，父母也许欠缺爱与谅解的这点，很容易增加了整体的困难。即使是在最顺利的环境中，破坏的冲动与幻想、恐惧与怀疑，总是在某个程度上活跃于幼儿的心智中，它们会因为不利的环境与不舒服的经验而大量升高。另外也很重要，如果小孩在早年生活中没有获得足够的快乐，将会干扰其发展充满希望的态度，以及对人有爱和信任的能力。不过，这并非意指小孩所发展的爱与快乐的能力，直接相当于他获得的爱的量。的确，有些儿童在心智中发展了极度严厉与苛刻的父母形象，干扰了与实际父母及一般人的关系，即使

事实上父母一直以慈爱对待他们亦然。另一方面来说，儿童心智上的困难，通常不会直接相当于他所接收到的不当对待；如果从一开始就为着因人而异的内在因素，使得孩子只有很低的挫折忍受力，而且攻击、恐惧与罪疚感非常强烈，那么父母真正的短处，特别是他们做错事的动机，在小孩的心智中可能会被极度地夸大与扭曲，而双亲与其他周遭的人可能被认为是非常严厉与苛刻的，因为我们自己的恨意、恐惧与怀疑容易在潜意识心智中创造了可怕严厉的父母形象。现在，这种过程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是活跃的，因为我们都必须以某种方法来对抗恨与恐惧。我们因此了解了攻击冲动、恐惧与罪疚感（有部分是来自于内在的原因）的量，与我们所发展的主要心智态度有很重要的关联。

有些孩子因为不良的对待，而在潜意识心智中发展出如此严厉与苛刻的父母形象，整体心智态度是如此严重地受到影响。相反地，有很多孩子较少因为父母疏失或缺乏了解而受到负面的影响；由于一些内在的原因，他们从一开始就比较能够忍受挫折（不论是否可以避免），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做到不受自己的恨与怀疑冲动所主导。这样的儿童将更能忍受双亲在照料他们时所犯的错误，也更能够依赖自己人善的感觉，因此对自己更有安全感，并且比较不容易被来自外界的事物所动摇。没有任何儿童能够免于恐惧与怀疑，但是如果他与父母的关系主要是建立在信任与爱上，就能够在心智中将他们稳固地建立起来，成为引导与有帮助的形象，这是安慰与和谐的来源，也是日后所有友谊关系的原型。

我尝试阐明某些成人关系，描述我们对待某些人就如同父母曾经对待我们的方式一样——当他们爱着我们，或我们想要他们如此表现的时候——我们因而反转了早期的情境。或者也可以这么说，我们对某些人采取的态度，就像爱着父母的孩子，这里所说的这种互相替换的亲子关系，不仅是表现在我们对待他人的态度上，在我们的内在，也可以经验到这些我们保存在心智中有帮助的、引导的形象的态度。我们潜意识中感觉到这些形成我们部分内在世界的人，是爱我们、保护我们的父母，而我们回馈这种爱，感到自己如同是他们的父母。这些建立在真实经验与记忆的基础上的幻想关系，成了感觉与想象的一部分，促成快乐与心智健康强度。不过，如果保存在感觉与潜意识心智中的父母形象主要是严厉的，那么我们就难以感到安心自在了。我们都知道，过度严苛的良知会引起担忧与痛苦；比较不为人知、但是经由精神分析发现所证实的是：这一系列内在交战的幻想及与它有关的恐惧，是我们所谓恶意良心的基础。附带一提，这些压力与恐惧会表现在深度的心智困扰，甚至导致自杀。

我刚刚使用了相当古怪的词语“和我们自己的关系”，现在我要补充

的是，这是一种与在我们自己之中所有珍爱部分的关系，以及与所有憎恨的部分的关系。我已经尝试说明了自己之中所珍视的一部分，是透过我们与外在的人们关系所累积起来的资源，因为这些关系及与其相关的种种情绪已经变成了内在所拥有的。我们恨自己之中严厉与苛刻的形象，这些形象也是内在世界的一部分，大部分是我们对父母的攻击所导致的。不过，基本上最强烈的恨是朝向在我们自己里头的恨，我们是如此害怕在自己里头的恨意，因而被驱使去运用最强烈的防卫方法，也就是将它置于其他人身上——将它投射。不过，我们也将爱移置到外在世界里，只有当我们与心中友善的人物形象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时，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因为，首先我们在与父母的关系中获得了信任与爱，然后我们获得他们，附带了所有的爱与信任，如同当年一样，将它们收到我们自己之中。然后，我们从这种爱的感觉之资源里，再将爱给到外在世界中。在恨的方面，有一个类似的循环，如我们所知，恨意导致我们在心中建构了恐怖的形象，于是容易认为别人是不好的、不友善的。附带一提，这种心智态度具有使他人不愉快并怀疑我们的实际效果，而我们的友善与信任态度则容易从他人身上唤起信任与善意。

我们知道有些人，特别是在年纪渐长时变得愈来愈刻薄，而有些人则变得比较温和，更善解人意与宽宏大忍，这种差别是因为在态度与人格上的不同所致，不见得与生命中遭遇的有利或不利经验相符。由我已经陈述的可以总结如下：不论是对人或命运的刻薄感——这种尖刻通常与两者都有关联——基本上是在儿童期就已经建立了，而且可能在日后的生命里更被强化。

如果爱未曾被怨恨所扼杀，而是牢固地建立在心智中，那么对他人的信任与对自己良好特质的信念，会如同磐石般稳固而足以承受环境的打击，当痛苦发生的时候，遵循这种路线发展的人能够在自己心中保持那些好的父母，在痛苦的时候，他们的爱是一种永不衰竭的帮助，并且可以从外在世界再次找到在心中代表他们的人。具有反转幻想情境及认同他人之能力的人——这能力是人类很伟大的特质——可以给予他人帮助和爱，而这些都是他自己所需要的，他能借由这样的方式为自己找到得安慰与满足。

我从描述婴儿的情绪处境，以及与母亲的关系作为开始，母亲是他从外在世界所接收到的好质量最原始与最主要的来源。接着我提到，没有得到被母亲喂食的最高满足，对婴儿来说是极度痛苦的过程，不过，如果他对于受到挫折的贪婪与怨恨并未太强烈的话，就能够逐渐脱离她并从其他来源取得满足。在他的潜意识心智中，带来欢愉的新客体是与

最初从母亲那里得到的满足相连结的，这是为什么他能接受其他的享受作为最初欢愉的替代品。这种过程不只是替换了最初的善，也保存了它，而且这过程愈是顺利度过，在婴儿心中留给贪婪与恨的空间就愈少。不过，如我常常强调的，潜意识的罪疚感——其发生与幻想中对所爱之人的破坏有关——在这些过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我们已经了解了婴儿的罪疚感与悲伤感，来自于在其贪婪与恨中摧毁了母亲的幻想，启动了修复这些想象中造成之伤害的驱力，而将她修复。现在这些情绪和婴儿的愿望及接纳母亲替代品的能力有很重要的关系，罪疚感引起了对于依赖所爱之人的恐惧感——这个人是小孩害怕失去的——因为当攻击性涌上心头时，他感到自己伤害了她。这种对于依赖的恐惧感，是他将自己从母亲身上脱离开来的动力——转向其他人事物并且扩大了兴趣的广度。正常来说，修复驱力能抵制罪疚感所引起的绝望，接着希望占了优势。在此情况下，婴儿的爱与修复的欲望，在潜意识中被带入新的爱的客体与兴趣中，如我们所知道的，在婴儿的潜意识心智中，这些是和最初所爱的人相连结的，透过他与新的人们关系及建设性的兴趣，他再次发现再创造了这个人。于是，修复——是如此基本的爱的能力之一部分——扩展了范畴，而小孩接受爱的能力，以及透过各种方式将善从外在世界中摄取到自己内在的能力稳定地增加了。这种在“施”与“取”之间的平衡是获得更多快乐的主要条件。

如果在最早期的发展中，我们将兴趣与爱从母亲那里转移到其他人及其他满足的来源，唯有如此，我们在日后的生命中才能从其他的来源获得快乐，这让我们可以借由与其他人建立友谊，来补偿与某个人有关的挫折或失望，并且接受我们无法获得或是保存之物品的替代品。如果内在受挫的贪婪、憎恶与怨恨，并未干扰了与外在世界的关系，就有数不清的方式可以从外界摄取美、善与爱。借由这种方式，我们不断增加快乐的回忆，并且逐渐累积一箩筐的价值，透过它们，我们获得了不易被动摇的安全感及可以防止痛苦的满足感。更且，所有这些满足除了提供快乐之外，也具有减弱过去与现在之挫折的效果——回溯到最早期、最根本的挫折。我们愈是经验到满足，就愈不会憎恶匮乏，也就愈不会受到自己的贪婪与恨意所动摇，然后才能够真正地接受从他人那里得到的爱与善，并且将爱给予他人，如此周而复始，再接受到更多的回馈。换句话说，基本的“施与取”的能力已经在我们的内在建立起来了，这个能力确保了我们能获得满足，并且促进了他人的愉悦、安适或快乐。

总结来说，和我们自己维持良好的关系，是爱他人、容忍他人与理解他人的一个要件。如我所致力阐明的，这种与自我的良好关系，有一部分是在对他人友善、关爱与谅解的态度上发展起来的，也就是那些在

过去对我们很重要的人们，与他们的关系已经成为我们心智与人格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在潜意识心智的深处，可以将对父母的怨怼清理到某个程度，并且原谅他们曾经让我们遭受挫折，那么我们将能够与我们自己和睦相处，能够真正去爱他人。

【注释】

[1] 《爱、恨与修复》（Love,Hate and Reparation），见本书附录一《批注》的说明。

[2] 为了简化我在这次演讲的报告中对于非常复杂与陌生的现象的描述，在谈到婴儿的喂食情境时，所指的一概为哺乳。我所谈到与哺乳有关的事情及我所做的推论，大抵也适用于用奶瓶喂奶的情况，虽然有些不同的地方。在此，我要从一篇题为《断奶》（1936）的论文摘录一段：“奶瓶是母亲乳房的替代品，因为它使婴儿获得吸吮的愉悦。所以，在某个程度上，也可以借由母亲或保姆所提供的奶瓶来建立乳房—母亲关系。经验显示，未曾以乳房喂奶的儿童仍然可以发展得很好，然而，在分析中，我们总是在这些人身上发现他们对从未得到的乳房有很深切的渴望，虽然乳房—母亲的关系已经建立到某个程度。对精神发展来说，从一个替代品获得最早期、最基本的满足，而不是从渴望的真实乳房获得，是完全不同的。也许可以说，虽然没有以乳房喂奶，儿童也能发展得好，但若是他们曾经有过圆满的吃奶经验，发展应该会比较好的。另一方面来说，从我的经验加以推论，对于那些曾经以乳房喂奶但却发生发展障碍的儿童来说，如果没有哺乳的话，他们可能会病得更严重。”

[3] 对儿童的精神分析，让我对心智功能的早期阶段也获得了若干结论，我深信这些幻想在婴儿期就已经活跃着。对成人的精神分析则显示这些早期幻想生活的影响是持续的，而且深深地影响着成人的潜意识。

[4] 中译注：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Sam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英国诗人，文学评论家，是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

[5] 我在开头的地方曾说过，所有人心里都存在着爱与恨的持续互动，不过，我的题目是关于爱的感觉如何发展、如何被强化与稳定。我不打算深入探究攻击的议题，所以声明的是，攻击也是活跃的，即使是对于爱的能力发展很坚实的人来说也是如此。一般来说，这些人的爱与恨都被大量用在建设性的方式上（所谓的“升华”）。事实上任何一件具有成效的活动，攻击都以某种方式参与其中，例如家庭主妇的清洁工作，自然显示了她想要做让他人与自己愉悦的事情，也是一种爱他人与爱她所关心的事情的表现。不过，她同时也借由摧毁她的敌人——肮脏——表达了她的攻击，肮脏在她的潜意识中代表了“坏”的事物。源自于最早期的原初恨意与攻击性可能在成人女性身上突围，使她们喜欢清洁的习惯变得具有强迫性。我们都知道有一种女人会借由不停“打扫清洁”而把家庭生活弄得很悲惨，这个例子显示恨意事实上被转向她所爱与关心的人们身上了。对值得恨的人与事物——不论是我们不喜欢的人或是不赞同的规则（政治的、艺术的或道德的）——怀有恨意，用一种感觉上可容许而实际上也相当具有建设性的态度，是我们发泄恨意、攻击性、诋毁与轻视等感觉的一般方式，只要不是太极端。这些情绪虽然用成人的方式来处理，但是在根本上是儿童期所经验到的情绪，也就是当我们所恨的（父母）同时也是我们所爱的时候。即使是在当时，我们试着保有对双亲的爱，而将恨意转向他与其他的事物，这样的过程使我们发展出爱的能力，并将这个能力稳定下来，扩大我们在成人生活中兴趣、情感与怨恨的范围。再举几个例子：律师、政治家与评论家的工作都涉及了战斗的对手，但都是以有用且可以允许的方式，先前的结论也一样适用在这些例子上。合理甚至是可被赞赏的表达攻击的方式之一是竞赛，对手是暂时性的被同样来自于早期情绪情境的感觉所攻击，而此暂时性的事实有助于减弱罪疚感。因此，有许多升华与直接的方式，可以让一些非常有同情心、具有爱的能力的人借此表达攻击与恨意。

[6] 在关于成人的情绪与关系方面，我在本文中主要探讨的始终是儿童的早期冲动、潜意

识感觉与幻想对日后爱的表现之影响，我注意到这样的做法必然导致某种程度的偏颇与预设的论述，因为，这样的方式使我无法公允对待生命中的各种因素，在来自外在世界及内在作用力之间不断互动的影响之下，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着而建立了成人的关系。

[7] 以男孩为例，他希望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拥有妈妈、与她性交、给她婴儿、因为嫉妒他的爸爸而想杀他，以及剥夺兄弟姐妹所有的东西，并且在他们阻碍他的时候排挤他们。如果这些不切实际的愿望获得满足的话，将会带给他最深的罪疚感，即使是远比这些要轻微得多的破坏愿望，也易于唤起极度的冲突，例如，许多小孩会因为是母亲的最爱，而产生罪疚感，因为他的父亲与兄弟姐妹们相对地会遭到忽略；这就是我所谓的在潜意识心智中同时存在着互相矛盾的愿望。小孩子的愿望是无止境的，与这些愿望有关的破坏冲动亦然，但是在潜意识与意识中，他同时也有相反的倾向，他也希望能够给他们爱并且进行修复。在攻击性与自私方面，事实上他本身想要被身边的大人约束，因为如果都是放任他而行的话，他将会受到自责与无价值感的痛苦。实际上他依赖从大人那里得到帮助，如他所需要的其他帮助一般。因此，在心理学上，借由完全不让孩子受到挫折来尝试解决孩子的困难是非常不恰当的。当然，在现实上不必要的或模棱两可的挫折，以及缺乏爱与了解的挫折，是非常有害的。极为重要且需要了解的是，儿童的发展仰赖于他忍受必然与必要的挫折，以及忍受由挫折所导致的爱恨冲突的能力，而且相当程度上是由这样的能力所形塑的，也就是他必须从挫折所引起的恨及其爱与修复的愿望——伴随着自责的痛苦——之间找到他的路。小孩在心智中适应这些问题的方式，形成了他日后社会关系、长大后爱的能力及文化发展的基础。借由身边的人所给他爱与了解，他可以获得很大的帮助，但是，这些深层的问题是不能被解决或抵消的。

[8] 一种类似的不利影响（虽然发生的方式不同）是因为双亲的严厉或缺乏爱所造成的——这点触及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环境如何以合适或不合适的方式影响儿童的情绪发展，不过，这点超过了本文的范畴。

[9] 性的幻想与欲望在潜意识中保持活跃，也在某个程度上表现在儿童的行为、游戏与其他活动中。如果潜抑太强烈、幻想与欲望持续被深深埋藏而无法表达，这样一来，可能不只具有强力抑制其想象力运作（以及所有各种活动）的效果，也会严重阻碍个体日后的性生活。

[10] 同性恋爱关系的主题是一个广泛而复杂的议题，要适当地处理这个议题必须运用更多篇幅，因此我仅限于提出，许多爱能够被放在这些关系中。

[11] 中译注：此处是采用杨牧先生的翻译（《一首诗的完成》，《外国文学》，93-95页。洪范，1987.）

[12] 在儿童的精神分析中，我经常发现各种不同程度的恐惧，也就是担心会因为潜意识里的攻击（想要赶走其他人）及已经造成的实际伤害，而被惩罚逐出家门。这种焦虑从很早期就开始了，令小孩非常不安。一个特别的例子是恐惧会变成可怜的孤儿或是乞丐，没有食物也没有家。然而，在我所观察到怀有这些恐惧的儿童来说，这些对于贫穷的恐惧却是和父母的财务状况没什么关系的。在日后，这类恐惧会在失去金钱、房子或工作的时候，造成让实际困难更加严重的效果，它们会加入沉痛的元素，并加深绝望感。

第二十章 哀悼及其与躁郁状态的关系（1940）

弗洛伊德在《哀悼与抑郁》（*Mourning and Melancholia*）一文中指出，哀悼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现实考验（*testing of reality*）。他表示，“我们需要在哀悼中花时间仔细进行现实考验的工作。当这项工作完成时，自我便能成功地让它的原欲脱离已失落的客体。”（S.E.14,p.252）同样地，“原欲加诸在客体上的每个记忆与期望都会被带出来，给予高度贯注，借此完成脱离。为何进行现实考验时的妥协如此痛苦，实在难以能量的角度来做解释。而我们居然将这种痛苦所带来的不愉快，视为理所当然，实在令人惊讶。”（p.245）他也在另一段中写道：“我们甚至不知道进行哀悼工作时所借助的能量流动路径。但是以下推论或许有助于了解这个现象：每个显示原欲跟已失落之客体的依附之记忆和预期，都会遭遇客体已经不复存在的现实之判决。而自我在此时就会跟过去一样，疑惑自己会不会遭遇同样的命运。但由于自己还活着而衍生出自恋满足（*narcissistic satisfaction*），便能说服自我切断跟已失落之客体的连结。我们或许可以假设，这样切断的工作如此耗时渐进，等到工作终于完成时，所需要的能量也已经耗尽。”（p.255）

我认为，正常哀悼里的现实考验跟我们早期的心理历程，有紧密的关联。我的论点是，儿童会经历跟成人的哀悼类似的心理状态，或者说，成人在生命后期每次经历哀伤时，童年早期的哀悼就会重来一遍。我认为，儿童克服哀悼状态的最重要方法之一，就是现实考验；而就如弗洛伊德强调的，这项历程也是哀悼工作的一部分。

我在《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中^[1]提出了“婴儿期忧郁心理位置”的概念，并说明这样的心理位置与躁郁状态的关联。现在，为了厘清婴儿期忧郁心理位置与正常哀悼之间的关联，我首先必须论及我在该文中的一些陈述，并以此为基础加以延展。在说明过程中，我也希望能做出贡献，帮助我们在未来更了解正常哀悼与非正常哀悼，跟躁郁心理状态的关联。

我在当时说过，婴儿经历的忧郁感觉在断奶之前、之间和之后，会到达高峰期。我将婴儿的这种心理状态称之为“忧郁心理位置”，并提出这是一种“原生状态”（*statu nascendi*）的忧郁。受到哀悼的客体是母亲的乳房，以及乳房和乳汁在婴儿心里代表的一切，也就是爱、美好与安全。婴儿会觉得失去了这一切，而之所以失去，都是因为自己对母亲乳房无节制的贪婪、摧毁幻想和摧毁冲动。对于即将面临失落（这次是失去父母双方）的许多痛苦，则来自于俄狄浦斯情境。俄狄浦斯情境很早就会出现，与断奶的挫折息息相关，因此从一开始，就会由口腔欲望和恐惧所主宰。在幻想中攻击所爱的客体，并因此害怕失去客体，这类循环也会延伸扩及幼儿对兄弟姐妹爱恨交织的关系上。幼儿会因为在幻想中攻击在母亲体内的兄弟姐妹，而产生罪疚感跟失落感。根据我的经验，害怕失去“好”客体的哀伤与担忧，就是忧郁心理位置，也就是导致俄狄浦斯情境的冲突，以及儿童与他人之爱恨交织关系的主要原因。在正常的发展里，这些哀悼与恐惧的感觉会以各种方式克服。

儿童在最初与母亲，以及之后很快与父亲和他人产生关系时，也同时开始了内化的历程。这点我已经在我的著作里一再强调。婴儿吞并了父母之后，会具体地感受到深刻的潜意识幻想，觉得他们是他体内活生生的人。因此他们在他心里，就是如我所称的，“内在的”（*internal*）或“内部的”（*inner*）客体。于是儿童在潜意识心智里建立起一个内在世界，这个世界反映他从别人和外在世界获得的实际经验与印象，但又被他自己的幻想和冲动所修改。如果那个世界里的人与人之间，以及他们跟自我之间，能和平相处，内在的和谐、安全与整合就会随之而来。

我以“外在”母亲这个名词，对应我所称的“内在”母亲。幼儿与“外在”母亲相关的焦虑，以及与“内在”母亲相关的焦虑，两者会持续互相作用，自我处理这两组焦虑的方式也会密切相关。在婴儿心里，“内在”母亲跟“外在”母亲是紧密相连的，因为她是外在母亲的“替身”，虽然这个替身在内在化过程中已经有所改变。也就是说，她的形象已经受到他的幻想、内在刺激跟各式各样的内在经验所影响。我认为，儿童在生命极早期就会开始内化他所经历的外在情境，而当外在情境内化时，也会遵循同样的模式：变成真实情境的“替身”，并且会因为同样的原因而改变。但是，对幼儿来说，被内化的人、事物、情境与事件（可说是整个内在世界），变得难以进行精确的观察和判断。幼儿无法将运用于明确有形的世界里的感官媒介，来确认内在世界的人事物，这是造成内在世界的幻想本质的重大原因。随之而来的怀疑、不确定和焦虑，则成为持续的诱因，促使幼小的儿童对外在客体的世界不断加以观察和确认。^[2]儿童由此衍生出内在世界，并借此更了解内在世界。肉眼可见的

母亲持续提供的证据，呈现“内在”母亲的样貌，例如慈爱或愤怒，是有帮助的或是会报复的。外在现实能驳斥内在现实引起的焦虑和哀伤到什么程度，是因人而异的，但同时可以作为衡量个人是否正常的标准。如果儿童被内在世界所主宰，以致与他人关系中的愉快面向都无法彻底抵消其焦虑，那么严重的心理问题就难以避免。相反地，在现实考验过程中，包括一定量以内的不愉快经验也是必要的，只要儿童能够借由克服这些经验，仍旧保存心中的客体，保有他们对彼此的爱，并能在面对危险时，仍保存或重建内在的生命与和谐。

在与母亲的关系中，婴儿感受到的许多愉悦，充分证明了他所爱的客体——不论是“内在”或“外在”的——没有受伤，也没有变成试图复仇的人。快乐经验增加了爱与信任，减少了恐惧，帮助婴儿一步步克服他的忧郁和失落感（哀悼），也让他能借由外界现实考验他的内在现实。借由被爱，以及与他人关系中所获得的快乐与安慰，他愈来愈信任自己与他人的好。而当他对外在世界可能毁灭的矛盾情绪和极度恐惧减少时，他也会愈来愈认为他心中的“好”客体，跟自己的自我能同时被拯救与保存。

对幼小儿童而言，不愉快的经验和欠缺愉快的经验，尤其是欠缺与所爱他人快乐和密切的接触，会增加矛盾情绪，减少信任和希望，并强化他对内在毁灭和外在迫害的恐惧，进而产生焦虑。除此之外，它们还会减缓甚至永久遏止儿童追求长期内在安全感的良性历程。

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所有新的经验都必须符合当时主导的精神现实所提供的模式。但相反地，儿童的精神现实同时也会被他逐渐增加的、与外在现实相关的知识所影响。而随着他的知识逐步增加，他也愈来愈能坚定地建立他内在的“好的”客体，同时他的自我也会利用这些知识，来克服忧郁心理位置。

我曾在其他地方表达过，我认为每个婴儿都会经历精神病式的焦虑，^[3]而且婴儿期精神官能症^[4]其实是处理和修正这些焦虑的正常方法。

我现在可以更明确地说明这个结论，因为我对婴儿期忧郁心理位置的研究工作，确认了这项结果，也让我相信这是儿童发展中最主要的心理位置。早期忧郁心理位置借由婴儿期精神官能症表现出来，因此得以处理和逐渐克服。这是构成与整合历程中一个重要的部分，而这项历程与性发展^[5]同为儿童出生后头几年内的重要工作。通常儿童都会经历这种婴儿期精神官能症，而一步步与他人和现实建立良好的关系，并达成其他发展成就。我认为，儿童必定要成功克服内心的混乱（忧郁心理位

置），并安稳地建立“好”的内在客体，才可能达到这样满意的关系。

现在让我们更进一步仔细地来讨论这项发展进行的方式和心理机制。

在婴儿身上，内射与投射的历程都由互相强化的攻击和焦虑所主导，也因此引发被可怕的客体迫害的恐惧。除了这样的恐惧之外，婴儿还会害怕失去所爱的客体，便产生了忧郁心理位置。我初次提出忧郁心理位置这个概念时，曾提出假设认为婴儿内射整个所爱的客体后，会担忧哀伤客体被摧毁（被“坏的”客体和本我摧毁），而这些痛苦的感受与恐惧，加上偏执的恐惧和防卫机制，就构成了忧郁心理位置。也因此有了两组不同的恐惧、感受和防卫机制，而它们尽管各不相同，却又密切相关。在我看来，为了要在理论上清晰分析起见，这两者是可以各自独立出来的。第一组是被害的感受和幻想，主要特征是害怕自我遭到外在迫害者的摧毁。对抗这类恐惧的防卫机制主要是借由暴力的、秘密的或狡猾的方式摧毁迫害者。关于这类恐惧和防卫机制，我已经在其他地方详细讨论过。构成忧郁心理位置的第二组感受，我之前也曾描述过，但没有提出专用词汇。现在我建议，用一个来自日常生活语言的简单词汇，例如，对所爱客体的“渴慕”，来描述害怕失去所爱客体，以及渴望重新找回对方等这类哀伤担忧的感觉。简而言之，“坏的”客体的迫害，和与之对抗的特定防卫机制，加上对所爱的（“好的”）客体的渴慕，就构成了忧郁心理位置。

当忧郁心理位置出现时，自我就被迫在原有的防卫机制之外，发展出更多防卫方式，以对抗对所爱客体的“渴慕”。这是整体自我组织（egoorganization）中不可或缺的。由于其中一些方式与躁郁症有关，因此我之前曾称之为躁动防卫（manic defences），或躁动心理位置（manic position）。^[6]

在忧郁心理位置和躁动心理位置间来回摆荡，是正常发展中很重要的部分。自我被忧郁型焦虑（对自身及所爱客体遭到摧毁的焦虑）驱动，而建立全能和暴力的幻想，一部分是为了控制和掌握“坏的”、危险的客体，一部分则是为了拯救和修复所爱的客体。包括毁灭和补救的全能幻想，在一开始出现之后，就会刺激并进入儿童所有的活动、兴趣和升华之中。婴儿之所以具有施虐与建造幻想这两个非常极端的特质，是因为他的加害者极度可怕，同时在天平的另一端，他的“好”的客体，也极度完美。^[7]理想化是躁动心理位置中必然存在的部分，而且与该位置的另一个必要元素——否认，息息相关。若没有部分且暂时的对精神现实的否认，则在忧郁心理位置达到高峰时，自我将无法承受他感到对他

有威胁的灾难。与矛盾情绪密切关联的全能、否认和理想化，让早期的自我能在某种程度上抵抗它内在的迫害者，以及不再像奴隶般岌岌可危地依赖所爱的客体，而能在发展上有所进展。我在此引述我之前论文的陈述：

“.....在最初的阶段中，迫害客体与好客体（乳房）在孩子心中被远远地分开，随着内射了完整的真实客体，它们彼此接近时，自我便一再诉诸分裂的机制——这机制对于客体关系的发展是如此重要，也就是分裂其意象为被爱的与被恨的，即好的与危险的。

“也许有人会认为，事实上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出现对于客体关系的爱恨交织，即与完整且真实的客体之关系。在意象的分裂中形成的爱恨交织，让幼儿能更信任其真实客体及内化的客体——更爱它们，并更能实现儿童复原所爱客体的幻想。同时，偏执焦虑与防卫则被导向“坏”客体；自我从真实的“好”客体所获得的支持，因逃离机制而增加了，这样的机制在其外在与内在的好客体之间轮替着。（理想化）

“似乎在这阶段中，外在与内在的、被爱与被恨的，以及真实的与想象的客体的统合是这样被完成的：统合的每一步骤再次导致了意象的重新分裂；不过，当对外在世界的适应增加时，这种分裂发生的层面将愈来愈接近现实，持续到对于真实与内化客体的爱以及信任被妥善建立为止。那么，爱恨交织——部分作为应付个体自己的恨，以及所恨的恐怖客体的防护措施——将会在正常的发展中再次以不等的程度减弱。”^[8]

如前所述，全能感会在早期的毁灭与修复幻想中占很重要的地位，并影响到升华和客体关系。然而，全能感在潜意识中，与最初引发全能感的施虐冲动是如此密不可分，因此儿童会一次又一次地觉得自己的修复企图并没有成功，或者未来也不会成功。他会觉得自己很容易被施虐冲动掌控，而无法充分信任自己的修复和建设感，因此会如我们所见的，转而诉诸躁动全能感。所以，由于自我在早期发展阶段并没有适当的工具可以有效处理罪疚和焦虑，才会导致幼儿——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成人——强迫性地重复某些行为（我认为这是强迫重复的成因之一）。^[9]或者，儿童也可能采取相反的反应，诉诸全能感和否认。当躁动本质的防卫机制（以自认全能的方式否认或藐视来自各种源头的威胁）失败，自我只好同时或转向用强迫式的修复方法来抵抗退化

（deterioration）或去整合的恐惧。我在其他地方说过^[10]，我认为强迫式心理机制的目的是要抵抗、修正偏执焦虑，因此在这里我只简短说明跟正常发展中忧郁心理位置有关的强迫式心理机制与躁动防卫机制的关

联。

躁动防卫机制与强迫式心理机制在运作时密切相关，因此会导致自我害怕强迫式心理机制的修复企图也同样失败了。控制客体的欲望、征服或羞辱客体的施虐满足、打败客体的胜利感，都可能强烈地出现在修复的行动中（以思想、活动或升华进行的行动），以至于这项行动刚开始时的“善意”循环被打断。本来要修复的客体再度变成迫害者，而被害恐惧再度复活。这些恐惧会增强偏执防卫机制（毁灭客体）及躁动防卫机制（控制客体，或让客体动弹不得等）。进行中的修复行动因此受到干扰，甚至中止，其受影响程度视这些机制而定。由于修复行动失败，自我于是必须一再地诉诸强迫和躁动的防卫机制。

在正常发展过程中，当爱与憎恨之间取得相当的平衡，而客体的各个层面也比较统一整合时，这些相互矛盾又密切相关的方法也就能达到某种平衡，其强度也会减弱。在这方面，我想特别强调跟鄙视及全能感息息相关的胜利感，它也是躁动心理位置的一个重要元素。我们知道，当儿童强烈渴望达到与成人相同的成就时，竞争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除了竞争以外，这些渴望中还掺杂了恐惧，以及希望“长大脱离”自己的缺陷（最终能克服自己的毁灭性，征服自己坏的内在客体，进而能够控制它们），更是刺激他想达成各种成就的主要诱因。在我的经验里，举凡希望逆转儿童父母的关系、有力量掌控父母及打败他们等想法，在某种程度都跟希望获得成功有关。儿童幻想有一天他会变得强壮、高大、变成大人、有力量、有钱，有能力，而父母则会变成无助的儿童，或在其他幻想里变得很老、很虚弱、穷困潦倒。但在这类幻想里战胜父母所引发的罪疚感，经常会妨碍个体在各方面的努力。有些人会觉得自己不能成功，因为对他们而言，成功表示一定会羞辱甚至伤害到其他人，尤其是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他们企图达成某个目标的做法可能具有高度建设性的本质，但是里面暗示的胜利和随之而来的伤害与损害，在个体心里可能会压过这些目标，而阻止这些目标实现。在个体内心深处，他战胜的人就等同于他所爱的客体，因此他想要修复所爱个体的企图会再度失败，罪疚感也会无法消除。战胜客体，对主体而言必然暗示客体也想战胜他，因此会导致他的不信任和被害感。随之而来的可能是忧郁，或者躁动防卫机制增强，而对客体采取更暴力的控制。既然他无法与客体和解，也无法恢复或修复客体，因此被对方迫害的感觉再度占上风。这一切都会大幅影响婴儿期的忧郁心理位置，也会决定自我是否能成功克服这个心理位置。幼儿的自我因为控制、羞辱和折磨内在客体，而获得胜利感。这种胜利感是躁动心理位置中的毁灭层面，会干扰主体弥补和重建和谐平静的内在世界，因此也会阻碍早期的哀悼。

为了了解这些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思考从轻躁的人身上观察到的一些特征。轻躁的人对于人、原则或事件，经常会倾向于夸大的评价：过度欣赏（理想化）或鄙视（贬低）。伴随而来的是他会从大范围、大数量的角度去思考所有事物，同时抱持极度的全能感，借此抵抗自己最大的恐惧，也就是害怕失去唯一不可替代的客体——他心底深处仍旧在哀悼的母亲。他习惯于贬低细节和小数目，经常对细节漫不经心，鄙视认真负责等，这都与强迫式心理机制中的一丝不苟、专注微小细节（弗洛伊德）等，形成强烈对比。

然而，这种鄙视，在某种程度上也来自于否认。他必须否认自己想要全面而巨细靡遗地修复的冲动，因为他必须否认自己想修复的动机，也就是否认他对客体的伤害，和因此而来的哀伤与罪疚。

回头来谈早期发展的路径，我们可以说，情感、智能与精神成长历程中的每一步，都会被自我用来作为克服忧郁心理位置的工具。儿童不断成长的技能、天分和艺术能力，都让他在精神现实上愈来愈相信自己具有建设性的能力，也让他相信自己有能力控制及掌握他的敌意冲动，和他的“坏”内在客体。来自各种源头的焦虑因此得以释放，导致攻击性降低，进而减少他对“坏的”外在与内在客体的怀疑。个体于是对人有较强的信任，自我得到强化，而能进一步统一它的许多意象——外在、内在、爱的、恨的，并借由爱来降低憎恨，而迈向整体的整合。

当儿童借由考验外在现实，不断获得多种证据和反证，而更相信及信任自己爱的能力、修复的能力，以及自己好的内在世界的整合与安全，他的躁动全能感就会减少，修复冲动的强迫特质也会降低，整体而言这就表示他安然度过了婴儿期精神官能症。

现在我们必须将婴儿期忧郁心理位置，与正常的哀悼连结起来。我认为，哀悼者在实际上失去所爱时，会因为潜意识里幻想自己同时失去了内在的“好”客体，而更感到痛苦。他会感觉自己内在的“坏”客体占了上风，而他的内在世界面临分崩瓦解的危险。我们知道，失去所爱的人会让哀悼者产生冲动，想在自我中恢复失去的客体（弗洛伊德与亚伯拉罕）。但是我认为，他不但会将失去的人融入自己的内在（重新吞并），还会恢复（reinstatate）他在发展之初，就已经内化到内在世界的好客体（终极而言就是他所爱的父母）。每次个体感受到失去一个所爱的人时，就会同时觉得这些客体也被伤害，被毁灭了。此时，早期的忧郁心理位置，以及随之而来的，由乳房受挫情境（breast situation），也就是俄狄浦斯情境和其他所有源头衍生的焦虑、罪疚、失落感与哀悼感等，都重新启动了。在所有情绪当中，害怕遭到恐怖的父母剥夺与惩

罚，也就是被害感，会在心底深处再度被唤醒。

例如，一个女人面对孩子的过世，除了哀悼与痛苦之外，她早期认为“坏”母亲会对她报复剥夺的恐惧，也会重新启动并获得确认。因为她曾在自己早期的攻击幻想中夺走母亲的婴儿，因此她害怕遭到惩罚，而这也强化了她对母亲的爱恨交织，导致她对他人的憎恨和不信任。在哀悼状态下，情绪或被害感的强化会带来更多痛苦，因为它会增加爱恨交织和不信任感，而阻碍本来在这时候可能有帮助的友善关系。

因此，个体之所以在哀悼的漫长现实考验历程里，感受到强烈痛苦，或许有一部分来自于他不但必须恢复与外界的连结，持续地重新体验这项失落，同时还必须借此痛苦地重建他觉得有分崩离析危险的内在世界。^[11]就像经历忧郁心理位置的幼儿必须在潜意识里挣扎着建立及整合他的内在世界一样，哀悼者也必须经历重建和重新整合内在世界的痛苦。

在正常的哀悼里，早期的精神病式焦虑会被重新启动。哀悼者事实上是生病了，但却因为这种心理状态非常普遍，而被认为很自然，也不会称之为疾病（基于类似的道理，在近几年之前，正常儿童的婴儿期精神官能症也不被认为是精神官能症）。更精确地说，我的结论是：主体在哀悼时，会经历较轻微的、暂时性的躁郁状态，然后加以克服，这也重复了儿童在正常的早期发展中的历程，虽然两者是处于不同的外在环境，并有不同的表现。

对哀悼者而言，最大的危险来自于他将对死者的憎恨转向自己。这种憎恨在哀悼情境下的表现之一，就是感受到战胜死者的胜利感。我在本文的前面提到过胜利感是婴儿发展中躁动心理位置的一部分。每次有爱的人死去，婴儿希望父母和兄弟姐妹死亡的愿望，其实就实现了，因为死者必定在某种程度上代表某一个最初的重要形象，也因此承受与该形象有关的一些情感。因此他的死亡，尽管在其他方面可能带来极大的打击，但在某种程度上仍会让主体感觉像获得胜利，引发他的胜利感，也引发更多的罪疚感。

在这点上，我的观点与弗洛伊德不同。他说：“首先，正常的哀悼会克服客体的失落，而当哀悼持续时，则会耗尽自我的所有能量。那么，就能量状况而言，为何在完成哀悼之后，却没有暗示显现出胜利的阶段？我发现我们很难简单明了地回答这个异议。”（S.E.14,p.255）根据我的经验，即使是在正常的哀悼里，胜利感也会无可避免地出现，而且可能影响哀悼工作，或者相当程度导致哀悼者感受困难与痛苦。对死者的憎恨会以多种方式显现，而憎恨在哀悼者心里占上风时，不但会使死

去的人变成迫害者，还会动摇哀悼者的信念，让他无法再相信内在的好客体。无法相信内在的好客体带来最痛苦的影响便是干扰理想化的历程，而理想化历程却是心理发展中一项很重要的中介步骤。对于幼儿来说，理想化的母亲可以抵抗报复的或死去的母亲，和抵抗所有坏的客体，因此代表了安全和生命本身。如我们所知，哀悼者可以借由回忆死者的善良与美好特质，获得很大的安慰，其中部分原因就是他能暂时理想化所爱的客体，而感到安心。

在正常哀悼历程的哀伤与沮丧之间，短暂出现的亢奋状态（elation）^[12]具有躁动的特质，并且是源自于主体觉得他的内在拥有完美的所爱客体（理想客体）。但是当针对死者的憎恨在哀悼者心里升起时，他对客体的信念便随之瓦解，理想化的历程也被打断了（他的恨来自于害怕所爱的人借由死而试图对他进行惩罚或剥夺，就像小时候他想要母亲而母亲不在时，他就会觉得她是借由死去来惩罚他或剥夺他）。正常的哀悼者必须慢慢重拾对外在客体的信任和各式各样的价值，而后才能再度信任失去的死者，并且能再度愿意领悟这个客体并不完美，但他不必因此失去对死者的爱与信任，也不必害怕他的报复。当哀悼者抵达这个阶段，就等于朝克服哀伤迈进了一大步，完成了哀悼中很重要的步骤。

为说明正常的哀悼者如何重建与外在世界的关联，我陈述一个案例。A太太的年轻儿子在学校里突然意外死亡，对她造成重大的打击。在她儿子过世后的头几天里，她一直埋首整理信件，留下他的信，并丢掉其他所有信件。这表示她是潜意识地试图在心里修复他，将他安全地保存在那里，同时丢弃她觉得对此漠然，甚至是怀抱敌意的其他一切——也就是“坏”的客体、危险的排泄物与不好的情绪等。

有些哀悼中的人会整理房子，重新摆放家具。这些行为来自强迫式心理机制，也就是婴儿抵抗婴儿期忧郁心理位置的防卫机制之一。

在儿子死后头一周，她哭得不多，而泪水带给她的安慰也不像之后那么多。她觉得麻木，整个人封闭起来，身体状态也近乎崩溃。但是见到一、两个亲近的人，仍能带给她一些安慰。在这个阶段，通常每天都会做梦的A太太，因为潜意识深刻否认她实际的失落，而完全停止做梦。但在这一周结束时，她做了这个梦：

她看到两个人，一个母亲跟一个儿子。母亲穿着一件黑洋装。做梦者知道这个男孩子已经死了，或即将死去。她没有感觉到哀伤，但是对这两个人有一丝敌意。

对这个梦的联想带出了一段重要的记忆。在A太太还很小的时候，她哥哥因为学业表现不佳，必须请跟他同龄的同学（我称他为B同学）

指导功课。B同学的母亲来找A太太的母亲，安排指导课业的事，而A太太回忆起这件事时，情绪很强烈。她记得B同学的母亲表现得高高在上，而她母亲在B太太眼中则显得很气馁的样子。她自己觉得，仿佛有令人害怕的耻辱降临在她原本很崇拜而爱慕的哥哥身上，以及整个家庭里。这个比她年长几岁的哥哥，本来在她眼中拥有充分的知识、技巧和力量——是集合所有优点的化身。但是她发现他对学校课业的无能之后，这个理想就粉碎了。然而，她之所以对这件事有这么强烈而持续的感觉，始终觉得这是无可挽回的不幸，最大原因是这似乎实现了她想伤害哥哥的希望，进而引发她潜意识中的罪疚感。她哥哥对这件事显然也很懊恼，清楚表现出厌恶憎恨B同学。当时A太太强烈认同哥哥这些厌恶的情绪。A太太在梦里看到的那两个人是B同学跟他母亲，而在梦中她知道那个男孩子死掉，则是表达出A太太小时候希望他死掉。但是在此同时，她也在梦中希望实践她被潜抑得很深的一个愿望，也就是她希望借着哥哥的死，来惩罚和剥夺她母亲。因此我们可以看出，A太太虽然非常崇拜爱慕哥哥，但也一直在各方面嫉妒他，包括嫉妒他比较有知识，嫉妒他在心智上和生理上比她优越，以及嫉妒他拥有阴茎等。她也嫉妒她挚爱的母亲拥有这样的儿子，因此希望哥哥死掉。所以她在梦里的一个想法是：“某个母亲的儿子死了，或将死去。应该死掉的是这个伤害了我母亲跟哥哥的、讨厌女人的儿子。”但是在更深的层面，希望她哥哥死掉的愿望也重新启动了，所以她梦里的另一个想法是：“死的是我母亲的儿子，不是我的儿子。”（事实上，她母亲及她哥哥都已经过世了）这引出了另一个互相冲突的感受——对她母亲的同情跟对自己的哀伤。她觉得：“这样的死亡一次就够了。我母亲失去了她儿子，不应该再失去孙子。”她哥哥去世时，她除了深感伤痛以外，潜意识里也觉得打败了他。这种打败他的胜利感来自于她小时候对他的嫉妒，但同时也引起相对的罪疚感。她把对哥哥的一些感受，带到对儿子的感情里。她爱她儿子时，也等于在爱她哥哥。在此同时，她对哥哥的一些矛盾情绪虽然已经被她强烈的母性情绪修正，但仍转移到她儿子身上。她在哀悼哥哥时，除了哀伤以外，还伴随着胜利感和罪疚感，而这些感受也进入了她现在的哀悼中，显现在这个梦里。

我们现在来讨论这项分析素材显现的各种防卫机制的交互作用。当个体失去亲人时，躁动心理位置便会受到强化，其中又以否认机制特别活跃，所以A太太在潜意识里强烈否认儿子已经过世。当她无法再继续如此强烈否认，又还无法面对痛苦和哀伤时，胜利感，也就是躁动心理位置的另一个元素，便受到强化。如分析中的联想所显示，这个思绪的内容似乎是：“一个男孩子死掉，不一定带来的都是痛苦，有时候甚至会带来满足。现在我就报复了这个伤害我哥哥的讨厌男孩。”唯有经历

艰苦的分析工作，才可能显现出她感受到打败哥哥的胜利感，以及这胜利感在此时被重新唤起及强化。但这项胜利是来自于能控制内化的母亲和哥哥，以及打败他们。在这个阶段，对内在客体的控制被强化了，于是她自己的不幸和哀伤也被置换到她内化的母亲身上。她的否认机制再度开始运作。她否认自己的精神现实，否认自己与内在母亲其实是同一人，是一起在受苦。否认对内在母亲产生同情与爱，反而强化对内化客体的报复与胜利感，这其中部分的原因是这些内化客体因为她自己的报复感觉，而变成了迫害的形象（persecuting figures）。

这个梦里只有一个很小的征兆，表示A太太在潜意识中愈来愈认知失去儿子的是她自己（显示否认正在减少）。在做这个梦的前一天，她穿了一件有白色领子的黑色洋装。而梦中的那个女人穿着的黑洋装，领口处也有一圈白色的东西。

做了上述那个梦的两天后，她再度做梦：

她跟她的儿子一起飞着，然后她儿子不见了。她觉得这代表他死了——他溺死了。她觉得自己好像也会溺死——但是这时她奋力一搏，脱离了危险，回到活着的世界。

联想显示，她在梦里决定不跟她儿子一起死，而要活下来。即使是在梦里，她似乎也觉得活着是好的，死是不好的。在这个梦里，她的潜意识比两天前的那个梦，更能接受她已经失去儿子的事实。哀伤与罪疚感变得比较接近。胜利感表面上似乎消失了，但分析显示，其实它只是减弱而已。她对自己还活着感到满足，相对地，儿子则已经死了，这点仍显示出她的胜利感。已经浮现的罪疚感部分原因就来自这种胜利感。

我不由得在这里想到弗洛伊德在《哀悼与抑郁》文中所说的一段话：“每个显示原欲与失落客体链接的记忆和预期，都会遭遇客体已经不复存在的现实判决。而自我在此时就会跟过去一样，疑惑自己会不会跟客体有同样的命运。但由于自己还活着而衍生出来的自恋满足，便能说服自我切断跟已死亡的客体的连结。”（S.E.14,p.255）弗洛伊德似乎认为胜利感元素不会出现在正常哀悼中，但我认为，这种“自恋满足”其实就包含了较温和的胜利感元素。

进入哀悼第二周后，A太太发现观看风景优美的乡下房子，以及希望拥有这样一栋房子，可以带给她一些慰藉。但是这些许慰藉很快就会被突如其来的哀伤绝望打断。她现在经常哭，因流泪获得纾解。她之所以能从看这些房子得到慰藉，是因为她能借由这项兴趣在幻想中重建她的内在世界，也是因为她会借由知道其他人的房子和好的客体仍旧存在，而感到满足。根本上而言，这代表她在内在与外在世界重新创造自己的好父母，将他们结合在一起，让他们快乐而有创造性。在她心里，

她借此补偿了父母，弥补自己在幻想中杀死了他们小孩的罪过，也避免了他们的愤怒。因此她不再那么恐惧自己儿子的死，是她父母为了报复而加之于她的惩罚，也不再那么强烈地觉得她儿子是借由死来打击她，惩罚她。当这样的怨恨和恐惧减轻后，哀伤才能完全宣泄出来。之前怀疑和恐惧感的强化，增强了她被内在客体迫害和掌控的感觉，也使她更强烈地想反过来掌控他们。这些都表现在她内在关系和感觉的僵化

（hardening）上——也就是她躁动防卫机制的增加（在第一个梦中显现出来）。如果哀悼者能相信自己和他人的“好”，因此减少恐惧，而降低这些防卫机制，就能完全臣服于自己的感觉，并用哭泣宣泄对实际失落的哀伤。

跟感觉的宣泄密切相关的投射与射出（ejecting）历程，似乎在某些哀伤的阶段会被一种广泛的躁动控制所抑制，而在这种控制放松时，才能再度比较自由地运作。哀悼者不但经由哭泣表达自己的感受、减轻紧张，更因为在潜意识里泪水等同于排泄物，因此他也借由哭泣排出他“坏的”感觉和“坏的”客体，而能从哭泣中获得更大的纾解。当内在世界有较大的自由，就表示内化的客体不再被自我牢牢控制，而能有较大的自由，也就是容许客体本身有更大的感觉上的自由。在哀悼者的心里，他内在的客体也同感哀伤。在他心里，他们分享他的哀伤，就像真实的好父母会做的一样。诗人说：“天地同悲。”我相信，在这里“天地”就代表了内在的好母亲。但是内在客体之间是否能同理与分享哀伤，同样与外在客体息息相关。如我之前所说，当A太太较能信任实际的人事物，并且得到外界帮助时，就比较能放松对自己内在世界的躁动控制。因此当内射（以及投射）更自由地运作时，主体也能从外界得到更多的“好”与爱，在内心感受到更多善与爱。在哀悼的早期，A太太在某种程度上觉得她的失落是她试图报仇的父母加诸她身上的惩罚，但现在她已经能在幻想中感受到她（早已去世）父母的同情，以及他们试图支持她、帮助她。她感觉他们也承受了严重的失落，跟她同样哀伤，就像他们如果还在世会有的感受一样。在她的内在世界里，严苛与怀疑已经降低，哀伤随之增加。她流下的眼泪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她内在父母流下的眼泪，而她也想安慰他们，就像他们在她的幻想里也会安慰她一样。

如果主体逐渐重获内在世界的安全感，就会开始容许自己的感觉和内在客体重生，重新创造的历程于是展开，希望重新出现。

如我们在前面所见，这样的变化来自于构成忧郁心理位置的两组感觉的特定转变：被害感减少，以及完全感受到对失落客体的渴慕。换句话说，就是怨恨消退，而爱被释放。被害感在本质上必定是由怨恨而滋

长，又反过来滋长怨恨。更进一步而言，被“坏”客体迫害和监视的感觉，必定使主体觉得需要持续地监视这些客体，而导致主体更依赖躁动防卫机制。这些防卫机制，由于主要都用于抵抗被害感（而非抵抗对所爱客体的恋慕），因此具有相当强烈的施虐与强烈的性质。当迫害降低时，对客体的敌意依赖，以及相伴的怨恨，也就降低了，而躁动防卫机制也就放松了。主体会渴慕失落的所爱客体，所以也会对他依赖，但这种依赖会激发主体去修复和保存客体。这种依赖是以爱为基础，所以有创造性，但以迫害与怨恨为基础的依赖不但贫瘠，甚至更有破坏性。

因此当主体彻底感受哀伤，绝望升到最高点时，对客体的爱也最是高涨，哀悼者也会更强烈感觉内在和外在的生命终究都会延续下去，而失去的所爱客体可以保存在心里。在这个哀悼阶段，痛苦能带来创造力。我们知道各种痛苦经验都可能激发升华，甚至引发某些人新的天赋，让他们在挫折和磨难的压力下，开始画画、写作或从事其他创造性活动。有些人会在其他方面变得有创造力，例如更能欣赏人事物、与别人相处时更宽容，或是变得更有智慧。我认为，人便是经由类似我们前面所探讨的哀悼历程各阶段，才能得到这样的收获。也就是说，不快乐经验引起的任何痛苦，不论是什么性质，都跟哀悼有共通点。它会重新启动婴儿期的忧郁心理位置。遭遇和克服任何类型的逆境所需的心理工作，都跟哀悼有相似处。

哀悼历程中的任何进展似乎都会加深个人与内在客体的关系；使个人感受在失去客体后又重获客体的快乐（“天堂失落又重得”）；增加对客体的信任与爱，因为客体被证实毕竟还是善良而有帮助的。这跟年幼的孩子慢慢建立自己与外在客体的关系，非常类似。因为幼儿对客体的信任，不但来自于快乐的经验，也来自于发现自己在克服挫折和不愉快的经验后，还能保存好的客体（在外在与内在世界里）。在哀悼工作里，躁动防卫放松，生命于内在世界重生，内在关系变得更为深化，这个阶段非常类似于婴儿在早期发展中逐渐独立于外在和内在客体的阶段。

我们回到A太太的例子。她能够因观看漂亮的房子而获得慰藉，是因为她逐渐觉得可以重新创造自己的儿子与父母。生命在她的心里和外在世界里重新开始。这时候她又能做梦，并在潜意识中开始面对自己的失落。她现在比较想见朋友了，但是一次只能见一个人，只能见很短的时间。然而，这种获得较大慰藉的感觉，仍不时被痛苦的时刻打断（哀悼历程跟幼儿发展一样，主体内在的安全感不是以直线方式增加，而是一波波不断后退又前进）。例如，在哀悼几周后，A太太跟一个朋友在熟悉的街道散步，想要重新建立旧有的情感连结。但她突然意识到

街上的人多到让她难以承受，房子都显得怪异，而阳光则像是人造的一般虚假。她不得不躲到一间安静的餐厅里。但在餐厅里，她又觉得仿佛天花板就要塌下来，而四周的人都变得模糊不清。她自己的房子突然变成全世界唯一安全的地方。分析明确地显示出，周围那群人骇人的漠然态度，其实是在反映她自己的内在客体。在她心里，这些内在客体已经变成许多“坏的”迫害客体。她觉得外在世界是人造的、虚假不实，是因为她暂时无法再相信内在世界的“好”。

许多哀悼者在重建与外在世界的联系时，进展之所以很小、很缓慢，是因为他们必须跟内在的混乱搏斗。基于同样的道理，婴儿在客体世界中发展信任时，一开始也只能跟少数几个他爱的人建立联系。婴儿客体关系发展的逐步而缓慢，无疑是有许多原因的，例如他的智能未成熟等，但是我认为他内在世界的混乱状态也是原因之一。

幼儿忧郁心理位置，与正常的哀悼的差别之一是，当幼儿失去对他而言代表“好”、帮助和保护客体的乳房或奶瓶时，即使母亲在面前，他也会感到哀伤。但是对大人而言，是因为实际上失去了真实的人，才会感到哀伤。但是因为他已经在生命早期，在自己心里建立了“好的”母亲，所以能借此抵御令人难以承受的失落。然而，年幼的孩童最害怕的是同时失去外在与内在的母亲，因为他还没有在心瑞安稳地建立起内在的母亲。在这样的挣扎中，与实际母亲的关系会带来莫大的帮助。同样地，如果哀悼者有他爱的，能与他分担哀伤的人，而且他能接收他们的同情，就比较能恢复内在世界的和谐，也比较容易减轻恐惧和痛苦。

我在前面描述了我哀悼工作和忧郁状态中观察到的一些历程，接下来，我想将我的论点与弗洛伊德跟亚伯拉罕的研究加以比较。

亚伯拉罕参照弗洛伊德的理论，并在研究抑郁症背后古老心理历程的本质后，认为正常哀悼中也会有同样的这些心理历程。他的结论是，正常的个人能在哀悼时，成功地在自我里面重建失去的所爱对象，而抑郁症患者则无法做到这点。亚伯拉罕也描述了影响哀悼工作成功或失败的一些基本要素。

但根据我的经验，我认为虽然正常哀悼的重要特征是个人能在内心重新建立失落的所爱客体，但这并不是他第一次这么做。他是在哀悼过程中，重新恢复（reinstatate）这个客体，和他觉得他所爱并失去的其他所有内在客体。所以他其实是在重新发现他童年时就已经获得的东西。

如我们所知，个人在早期发展时就已经在自我中建立了自己的父母（如我们所知，弗洛伊德是在了解抑郁症和正常哀悼中的内射历程时，发现了正常发展过程中超我的存在）。但是关于超我的本质和个人发展

超我的历史，我的结论则不同于弗洛伊德。我过去就经常指出，从生命之初就开始的内射与投射的历程，让我们在心里建立了所爱与所恨的客体。这些客体被分别认为是“好的”跟“坏的”，彼此间互相关联，也跟自我互相关联。也就是说，他们构成了一个内在世界。这群内化的客体被组织起来，并伴随着自我的构成，而在心智的较高层次形成超我。因此，弗洛伊德认为超我是一种现象，是建立在自我中实际父母的声音与影响。但根据我的发现，我认为超我是一个复杂的客体世界，而个人是在深层潜意识里感觉这个世界是具体存在他体内，因此我跟一些同事称此为“内化的客体”和“内在世界”。多得难以计数的客体被自我包含进来形成了内在世界，这些客体一部分来自于儿童在发展过程的各阶段里，出现在儿童潜意识中许多不同层面（不论好坏）的父母（和其他人）。此外，这些客体也是由许多实际的人，在不断变化的外在经验和幻想经验中，被个人持续内化的结果。所有这些在内在世界里的客体彼此之间，以及其跟自我之间，都有无限复杂的关系。

我在此将超我组织的描述应用于哀悼的历程，并与弗洛伊德的论述做个对比，就能更清晰地说明我论述这项历程时的特点。我认为，在正常哀悼中，个人重新内射并重新恢复的，除了实际上失去的客体以外，也包括他觉得“好的”内在客体，也就是他所爱的父母。当失落实际发生时，他的内在世界，也就是这个他从小就开始建立的世界，也在幻想中同时被摧毁了。而个人必须重新建立这个内在世界，才能成功完成哀悼工作。

分析师必须了解这个复杂的内在世界，才能找出并化解过去未知的各种早期焦虑情境。因此这样的认知对相关理论和治疗，应该有难以估计的重要性。我也相信，唯有将这些早期的焦虑情境纳入考虑，才可能更彻底了解哀悼问题。

我要在此说明跟哀悼有关，而且我发现也与躁郁状态密切相关的一项焦虑情境。我指的是，个人会对内化父母进行毁灭性的性交感到焦虑，并会觉得内化的父母和自我都不断受到暴力毁灭的威胁。以下我将摘录一位病人D的几个梦。D是一位四十岁出头的男性，有强烈的偏执和忧郁特质。我不会在此描述该案例的整体细节，只会集中于说明病人母亲的死，如何在病人心中激起这些特定的恐惧和幻想。在我讨论的时候，病人的母亲已经病重一段时间，并且陷入半昏迷状态。

有一天在分析时，D以怨恨刻薄的口气谈到他母亲，指控她一直让他父亲不快乐。他也谈到他母亲的家族里曾有一个自杀，还有一个人发疯。他说他母亲已经好一段时间“一塌糊涂”。他也两度用“一塌糊

涂”这个词形容自己，然后说：“我知道你要把我逼疯，然后把我关起来。”他讲到一头动物被关在笼子里。我诠释说，他觉得他发疯的亲戚和他一塌糊涂的母亲都在他里面。此外他恐惧被关到笼子里，多少暗示他在心底深处恐惧把这些人包含在自己体内，使自己也发疯。然后他告诉我他前一晚的梦：

他看到一头公牛躺在农场院子里。这头公牛还没有真的死掉，看起来很危险，令人毛骨悚然。他站在公牛的一边，他母亲站在另一边。他逃到房子里去，但觉得自己不应该抛下母亲单独面对危险。但他隐约地希望她能逃走。

我的病人对这个梦产生的第一个联想，是关于当天早上把他吵醒，让他很不高兴的那只黑鹇鸟，这让他自己都很惊讶。接着他讲到他出生地美国的水牛。他一直都对水牛很有兴趣，看到时也会被它们吸引。此刻他说有人会射杀水牛，拿它们来当作食物，但是水牛已经快要绝种，应该受到保护。然后他说了一个故事，说有一个男人因为怕被站在旁边的公牛踩死，被迫在地上躺了好几个小时，动弹不得。他也联想到一个朋友农场里，一头真正的公牛。他最近才看过那头牛，而他觉得那头牛让人不寒而栗。这座农场在他的联想中代表他自己的家。他许多童年时光都是在他父亲拥有的一座农场里度过。在这当中，他还联想到花的种子从乡村散播出来，在城市的花园里落地生根。当天晚上D见到那座农场的主人，强烈劝他要小心控制那头公牛（之前D就听说过那头公牛不久前破坏了农场上的一些建筑）。病人就在同一天晚上，接到母亲过世的消息。

在后续的分析时间里，D并没有一开始就提及他母亲的死讯，而是表达他对我的憎恨，说我的治疗会害死他。我于是提醒他那头公牛的梦，并诠释说，在他心里，他母亲已经跟会攻击人的公牛—父亲，融合在一起，而变得很危险，让人毛骨悚然。他父亲那时也病重而濒临死亡。我自己本身与精神治疗则在当下代表了这个结合起来的父母形象（parentfigure）。我指出，他最近对母亲愈来愈强的憎恨是一种防卫机制，用来抵抗她即将死亡而带来的哀伤和绝望。我指出，他借由攻击幻想将父亲变成一头会杀死他母亲的危险公牛，因此他觉得对即将发生的灾难有责任、有罪疚感。我也指出他讲到吃水牛，并解释说，他已经将这个结合的父母形象并到自己里面，因此害怕内心会被这头公牛摧毁。进一步的素材显示，他恐惧内心会被危险的存在所控制和攻击，而这种恐惧导致他许多行为，包括他有时候会呈现非常僵硬、无法动弹的姿势。他说一个男人害怕被公牛踩死、被公牛掌控而动弹不得的故事，我认为就代表他觉得有许多危险威胁他的内在。^[13]

我接下来对病人指出这头公牛攻击他母亲是带有性意涵，并将此连

结到他对于那天早上被鸟吵醒的恼怒（他对关于公牛的梦所做的第一个联想）。我提醒他说，在他的联想里，鸟经常代表人，而这些鸟发出的噪音——其实他已经很习惯这种声音——对他而言则代表他父母有危险性的性交。当天早上这种声音之所以如此让人无法忍受，是因为那个公牛的梦，也是因为他对母亲的病危感到严重焦虑。对他而言，他母亲的死代表被他内心的公牛摧毁，因为他已经开始哀悼，所以把她内化在这样危险的情境里。

我也指出这个梦中较代表希望的层面，例如他觉得母亲或许可以自己逃离公牛，他事实上很喜欢黑鹇鸟和其他鸟类等。我也指出这些素材里呈现的修复和重新创造的倾向，例如他父亲（水牛）应该受到保护，也就是免于受到病人本身的贪婪伤害。我也提醒他，他想把他喜爱的乡村的花朵种子散播到城市里，这代表他跟他父亲创造出新的婴儿，作为对他母亲的弥补——这些活生生的婴儿也可以让她的生命延续下去。

在经过这些诠释之后，他终于能告诉我，他母亲前一晚就过世了。他接着出乎寻常地承认，他完全了解我对他诠释的内化历程。他说他接到母亲过世的消息后，觉得恶心想吐，但即使是在当时，他也觉得没有生理因素可以引起这个反应。现在他觉得这似乎确认了我的诠释，显示他确实内化了他与垂死父母对抗的整个想象情境。

在这次分析时间里，他流露出强烈的憎恨、焦虑和紧张，但几乎没有任何哀伤。但是在我诠释之后，分析时间快结束时，他的情绪软化下来，某些哀伤显现出来，他也感受到了些许慰藉。

在母亲丧礼过后的那天晚上，D梦见X（对他而言形同父亲的人），以及另一个人（代表我）想要帮他，但是他却必须对抗我们才能活下去，就如他说的：“死神要取我性命。”在这次分析时间里，他再度怨恨地说精神分析会让他崩溃瓦解。我对他诠释说，他觉得给予帮助的外在父母，同时也是跟他对抗的，试图将他瓦解，会攻击并摧毁他的父母，也就是他内心那头半死的公牛和垂死的母亲。他也觉得我本身跟精神分析就代表他体内的危险人物与事件。他告诉我，在他母亲的丧礼上，他曾一度怀疑他父亲是否也死了，这也证实了在他心里，他内化的父亲濒临垂死或已经死去（他的父亲在现实里仍然活着）。

在这次分析时间快要结束，他的憎恨和焦虑也降低之后，他再度变得比较合作。他提到说，他前一天从他父亲房子的窗户望向花园，觉得很寂寞，并在此时看到草丛里有一只鲧鸟，觉得很讨厌。他认为这只讨厌的、爱破坏的鸟可能会扰乱别的鸟，下蛋在别人的鸟巢里。然后他联想到他在不久前，曾看到许多束野花被丢在地上——可能是小孩子摘下

来之后乱丢。我再度诠释说他的憎恨和苛刻是他防卫机制的一部分，用来抵抗哀伤、孤单和罪疚感。那只会带来破坏的鸟，还有那些搞破坏的小孩，就跟以前常有的例子一样，都代表他自己，因为他觉得自己摧毁了父母的家与幸福，还杀害了他母亲肚子里的孩子，进而杀了他母亲。在这方面，他的罪恶感来自于他曾在幻想中直接攻击母亲的身体。而在那个公牛的梦里，他的罪恶感则来自于他将父亲变成一只危险的公牛，实现他的施虐愿望，并间接攻击了他母亲。

D在母亲丧礼过后的第三天晚上，又做了一个梦：

他看到一辆巴士不受控制地朝他冲来——显然没有人驾驶。巴士朝一间小屋冲去。他看不到那小屋怎么了，但他知道它“肯定会烧起来”。然后两个人从他后面出现，打开了小屋的屋顶，往里面看进去。D说他“看不出来这样做有什么意义”，但是他们似乎认为这样会有帮助。

这个梦显示他恐惧父亲借由他自己同时也希望的同性恋行为，将他阉割。此外，这个梦也表达了跟公牛的梦相同的内在情境——他母亲在他心里的死亡，以及他自己的死亡。那间小屋代表他母亲的身体、他自己，还有他心底的母亲。在他心里，巴士摧毁小屋象征的危险性交不但发生在他母亲身上，也发生在他身上，最重要的是，发生在他心底的母亲身上，这也是最主要的焦虑来源。

他在梦中无法看见发生了什么事，显示他觉得这个灾难是在内在发生。他虽然没有看见，但知道小屋“肯定会烧起来”。而巴士“朝他而来”，除了代表性交，和他父亲对他的阉割以外，也表示是“发生在他内心”。^[14]

从他后面出现（他当时指着我的椅子），并打开屋顶的两个人，表示他自己跟我两个人看进他的里面和他的心底（精神分析）。这两个人也代表我是他父母结合的“坏”角色，包含了危险的父亲，因此他怀疑看进小屋里面（分析）能带给他什么帮助。不受控制的巴士也代表他自己跟他母亲进行危险的性交，并表达他对自己的“坏”生殖器的恐惧与罪疚。在他母亲还没过世，但已经开始重病时，他发生一次意外，开车撞上路边一根杆子，还好没有严重后果。这似乎是潜意识的自杀企图，是他想要摧毁内在的“坏”父母。这场意外也代表他的父母在他内心进行的危险性交，因此是一场内在灾难的行动化（acting out）与外化。

父母经由“坏的”性交结合的幻想，或者说，是随之而来的各种情绪的累积，包括欲望、恐惧、罪疚感等，相当程度地干扰了他跟父母双方的关系，并在他的疾病和他整体的发展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对父母实际性交所引发的情绪做分析，尤其是经由分析这些内化的情境，病人才能真正感受对母亲的哀悼。但是他从小到大一直在抵挡由婴儿期的

忧郁感觉而衍生出来的，关于失去母亲的忧郁和哀伤，也一直否认自己对母亲深刻的爱，所以潜意识里，他一直在强化自己的憎恨和被害感，以免要忍受失去深爱的母亲的恐惧。当他对自己的破坏性不再如此焦虑，对自己修复和保存母亲的能力也更有信心后，被害感随之减轻，而对母亲的爱也逐渐浮现上来。但是同时他也愈来愈感受到对母亲的哀悼与渴盼，这是他从小就一直潜抑否认的。当他哀伤而绝望地经历这段哀悼历程时，他对母亲深埋的爱也愈来愈明显，他跟父母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有一次，他提到一段愉快的童年回忆，并且说出“我亲爱的老爸老妈”——这是他从来没用过的说法。

我在本文及上一篇论文中，都讨论到个人无法成功克服婴儿期忧郁心理位置的深层原因。这种失败可能会导致忧郁症、躁症或妄想症。我在上述论文中便指出自我可能使用几种方式，以企图逃避忧郁心理位置可能带来的痛苦，包括投奔内在的好客体（可能导致严重的精神病），或投奔外在的好客体（可能导致精神官能症）。但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基于强迫、躁动和偏执防卫机制，而产生的方法。每种方法的使用比例虽然会有个别差异，但在我的经验里，都有同一目的，要让个人能逃避忧郁心理位置带来的痛苦（如我先前指出，这些方法在正常发展中也都扮演一定角色）。对无法感受哀悼的人进行分析时，就可清楚看到这点。他们觉得自己无法拯救所爱的客体，并在内心安稳地恢复他们，因此会比之前更强烈地抗拒他们，否认对他们的爱。这表示他们整体的情绪都可能被抑制，但有些人则只有爱的感觉被压制，憎恨反而被增强。在此同时，自我还会利用各种方式处理被害恐惧（憎恨愈被强化，被害恐惧就会愈强烈）。举例来说，内在的“坏”客体被以躁动的方式征服，无法动弹，并同时被否认，又被强烈投射到外在世界里。有些无法感受哀悼的人可能必须严厉地限制自己的情感生活，使自己整体个性变得贫乏，才能避免爆发躁郁症或妄想症。

这类型的人是否能维持某种程度的心理平衡，经常取决于这些方法如何交互作用，以及个人是否能在其他层面，仍然保有他们否认的、对失去客体的爱。与那些在他们心里不会太接近失去客体的人维持关系，或对一些事物和活动保有兴趣，可能都会吸收一些属于正失去之客体的爱。虽然这些人际关系和升华都会有一些躁动和偏执特质，但确实能提供一些慰藉，并减轻罪疚感，因为经由这些关系与活动，被拒绝及因此被摧毁的所爱客体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获得恢复而保有。

如果我们的病人经由精神分析，而减少对破坏与迫害的内在父母的焦虑，憎恨便会随之减少，进而使焦虑进一步降低。此时病人就能修改他们与父母的关系——不论父母是否在世——并在某种程度内恢复他

们，即使实际上有怨恨的理由。当病人有这样较高的宽容后，就可能在心里、在“坏的”内在客体之外，较安稳地建立“好的”父母形象，或者更进一步因为信任“好的”客体，而减缓对“坏的”客体的恐惧。这表示他们将能充分感受情绪——哀伤、罪疚、哀悼，以及爱和信任——而度过哀悼历程，之后还能加以克服，最终并做到小时候未能做到的，克服婴儿期的忧郁心理位置。

总结来说，在正常的哀悼、异常的哀悼，以及躁郁状态中，婴儿期忧郁心理位置都会重新启动。包含在这个专用词汇下的复杂情感、幻想与焦虑，其本质就足以支持我的论点，也就是儿童在早期发展时会经历短暂的躁郁状态及哀悼状态，并经由婴儿期精神官能症加以修正。在度过婴儿期精神官能症之后，婴儿期忧郁心理位置就会随之被克服。

异常哀悼及躁郁状态，与正常哀悼之间的根本差异是：躁郁症患者与无法完成哀悼工作的人，虽然彼此的防卫机制可能截然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无法在童年早期，在内在世界建立内在的“好的”客体，并觉得安全。他们都没有真正克服婴儿期的忧郁心理位置。相反地，在正常哀悼里，早期的忧郁心理位置会因为失去所爱的客体而被重新唤起，再度被修正，并借由自我在童年使用的类似方法加以克服。个人在内心修复他实际上失去的所爱客体时，同时也是在自己内心重建他最初的爱客体——也就是“好的”父母——因为在失落实际发生时，他会担忧也会失去这内心的客体。个人借由在内心恢复“好的”父母及最近失去的人，重建因此分崩离析遭受威胁的内在世界，而能克服自己的哀伤，重获安全感，并达到真正的和谐与平静。

【注释】

[1] 本文是《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见本书第十七章）的延续，因此我现在的论点必然承继我在该文中得到的结论。

[2] 在此我只能顺带提到这些焦虑有刺激儿童各种兴趣与升华的作用。但这些焦虑如果太强烈，就可能影响，甚至阻止智能的发展。[请参照：《智力抑制理论》（p.236）。]

[3] 《儿童精神分析》（1932）；尤其是第八章。

[4] 《儿童精神分析》（pp.100-01,fn）中指的是，我认为每个儿童都会经历一种精神官能症，只是每个人程度不同。我并补充说：“我过去数年来都坚持的这个观点，最近获得了很有价值的支持。弗洛伊德在他的书《非专业精神分析的问题》、（The Question of Lay Analysis,S.E.20）中，写道：“在我们学会用更锐利的方式观察后，我们不得不说儿童出现精神官能症并非特例，而是常态，因为在婴儿从天性迈向文明社会的路途上，这几乎是无法避免的。”（p.215）

[5] 在每个关键点上，儿童的感觉、恐惧和防卫机制，都会跟他原欲所产生的愿望与固着息息相关。儿童在童年的性发展结果，也必然跟我在本文中描述的历程相互影响。我认为，如

果我们把儿童的忧郁心理位置，和用来抵抗这种心理位置的防卫机制纳入考虑，将可以以新的角度看待儿童的原欲发展。不过这是一项需要充分讨论的重要主题，因此无法纳入本文范围内。

[6] 《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p.262）。

[7] 我曾在多处指出〔最早是在《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Early Stages of the Oedipus Complex, p.186）〕，对幻想中“坏”迫害者的恐惧，以及对幻想中“好”客体的相信，两者是密不可分的。理想化是幼小儿童必要的心理历程之一，因为他还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处理他对迫害者的恐惧（因为自己厌恶对方而导致被害恐惧）。儿童必须借由实际经验增加爱与信任，而充分纾解这些早期焦虑之后，才可能进行这个非常重要的历程，把客体的各个不同面向（外在的、内在的、“好的”、“坏的”、爱的、恨的）比较紧密地连结在一起，让憎恨能够真正因爱而减缓，使儿童对客体的矛盾情绪下降。当这些互相冲突的面向——潜意识认为互相冲突的客体——被强烈分隔时，爱与恨的感觉也会彼此分离，而爱就不可能减缓憎恨。因此，幼儿在忧郁型焦虑时经常会使用的理想化历程，就会包括舒米登堡（1930）所认为的精神分裂患者常会有的一项基本防卫机制：逃避冲突，投奔内化的“好”客体。舒米登堡也曾一再强调理想化，以及对客体的不信任，两者有密切关联。

[8] 摘录自《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

[9] 《儿童精神分析集》（中译本132、226页）。

[10] 同上，第十章。

[11] 我想这些事实多少可以回答我在本文开头引述的弗洛伊德的问题：“为何进行现实考验时的妥协会如此痛苦，实在难以能量的角度来做解释。而我们居然将这种痛苦所带来的不愉快，视为理所当然，实在令人惊讶。”

[12] 亚伯拉罕（1924）曾描述过这样的情境：“我们将（弗洛伊德的）这句话，‘失落爱的客体，留下的阴影笼罩在自我上’，在这个例子里，笼罩在儿子身上的，不是反过来说他挚爱母亲的阴影，而是她明亮的光辉。”

[13] 我发现，病人潜意识觉得自己体内正在发生的历程，经常透过发生在他上方，或在他周围近处的事表现出来。根据我们熟知的相反表征原则，外在事件就可以代表内在的事件。而重点是外在情境或内在情境，可以从整体脉络、联想的细节、情绪特质与情绪强度看出。举例来说，当病人有某些特定表现，包括极强烈的焦虑，以及抵御这种焦虑的特定防卫机制（尤其是增加对精神现实的否认）等，就表示当时主宰的是一种内在情境。

[14] 对身体外部的攻击经常代表个体感受到的内在处境。我已经在前面指出，联想中，在身体上方或周围近处的事，更深一层的意义经常是指在内心发生的事。

第二十一章 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情结（1945）

引言

我发表这篇论文，有两个主要目标。我希望能特别指出一些典型的早期焦虑情况，并显示它们与俄狄浦斯情结的关系。我认为这些焦虑与防卫机制，都是婴儿期忧郁心理位置的一部分，因此我希望能借此厘清忧郁心理位置与原欲发展的关联。我的第二个目的则是将我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结论，与弗洛伊德对同样主题的观点，加以比较。

我会以两个案例的节录，作为我论证的依据。其实我可以援引更多其中的分析、病人的家庭关系，以及使用技巧的细节，但我将有所节制，只引用就主题而言，最重要的分析素材的细节。

我将用来说明理论的两个孩子，都有严重的情绪困扰。我以这样的素材为基础，来对俄狄浦斯情结发展的正常路径做出结论，其实是遵循精神分析中经实验证明的一个方法。弗洛伊德在他许多著述中都说明这种方式是合理的，例如：“病态因其孤立与夸大，而能帮助我们看清在正常状态下隐藏起来的情况。”（S.E.22,p.121）

男孩俄狄浦斯发展的案例摘录

我用来说明男孩俄狄浦斯情结发展的素材，是取自于我对一个十岁男孩子的分析。由于他的一些症状已经发展到让他无法继续上学，他父母觉得必须帮他寻求帮助。他很害怕小孩子，因此愈来愈避免出门。更严重的是，他的学科能力与嗜好兴趣在几年的时间内，愈来愈受到抑制，让他父母十分担忧。除了这些让他无法继续上学的症状以外，他也对自己的健康过度担忧，经常陷入忧郁情绪。这些困扰都显现在他的外貌上，他看来非常忧虑及不快乐。但有时候，他的忧郁又会突然消失，变得神采奕奕，让他的表情完全改变。在进行分析晤谈时，这点变得更加明显。

在很多方面，理查都是个早熟而聪明的孩子。他很有音乐天分，从很小就表现出来。他明显热爱大自然，但只针对愉快的部分。他的艺术天分展露在很多地方，从他选择的词汇，和说话时特别活泼生动的戏剧性，都可以看得出来。他跟其他小孩处不好，但跟大人相处却很自在，尤其是跟女人在一起时。他的语言天分让她们印象深刻，他会用很早熟的方式讨好她们。

理查的吃奶期很短且令他不满足。他小时候体弱多病，从小就经常感冒生病。他在出生后第三年和第六年分别接受了两次手术（割包皮及切除扁桃腺）。他的家庭环境普通，不算太差，不过家中的气氛不算很快乐，父母之间欠缺温情和共同兴趣，但没有公开的争执。理查是老幺，只有一个哥哥，比他年长几岁。他母亲虽然不符合临床诊断上的疾病标准，但是忧郁个性的人。她对于理查的任何疾病都非常担忧，而她的态度无疑对理查的虑病有相当影响。她跟理查的关系在某些方面不是很令人满意。理查的哥哥在学校表现十分良好，独享了母亲大多数的爱，相反地，理查则让她很失望。虽然他非常依恋她，却是个很难照顾的孩子。他没有任何兴趣或嗜好，因此经常无事可做。他过度焦虑，也对母亲过度爱恋，会一直黏着母亲，让她很疲惫。

他母亲对他极度小心照料，在某些方面甚至是溺爱，但她并没有真正了解他性格中较不明显的部分，例如与生俱来强烈的爱与善良。她并不了解这个孩子非常爱她，对他未来的发展也几乎毫无信心。不过在此同时，她对他算很有耐心，例如她不曾强迫他跟其他孩子在一起，或强迫他去上学。

理查的父亲很喜欢他，也对他很好，但他似乎把教养孩子的责任全都交到母亲身上。之后的分析显示，理查觉得他父亲对他太宽容，也太少在家里行使他的权威。哥哥大致上对理查友善而有耐心，但是这两个男孩子几乎没有共同点。

战争的爆发大幅加重了理查的问题。为了继续他的分析，他跟着母亲疏散到我当时暂居的小镇，而他哥哥则跟着学校被送到别的地方。离开自己的家让理查非常难过，战争更是激发了他所有的焦虑。他尤其害怕空袭跟炸弹。他密切留意战争新闻，十分关注战情变化，而且这样的执着在分析过程中一再出现。

虽然这个家庭的状况确实有些问题，而理查小时候的历史也有些严重的问题，但我认为这些外在因素并不足以解释他的病。就跟处理每个个案时一样，我们必须考虑天生体质与外在环境因素所导致的内在心理历程，以及这些内外在因素与心理历程的交互作用。但我无法在此处理

所有因素的交互作用，只能指出某些早期焦虑对性器发展的影响。

分析地点是在跟伦敦有一段距离的小镇，一栋屋主远行而空出的屋子里。那间游戏室其实不符合我的要求，因为我无法移除许多书籍、画跟地图等等。但理查对他心目中等同于我的这个房间及这栋房子，都有种特殊的、近乎亲密的关系。例如他经常会满怀感情地说到这个房间或对房间说话，会在一小时晤谈结束时跟房间道别，有时候还会仔细地排列家具，排成他认为会让这房间“快乐”的样子。

在分析过程中，理查画了一连串的图。^[1]他最早画的图画之一是，一只海星盘桓在一株水底植物旁边，他跟我解释说那是一个很饿的小婴儿，想吃掉那株植物。一天或两天后，他的画里出现一只比海星大很多，而且有张人脸的章鱼。这只章鱼代表父亲跟父亲的生殖器危险的那面，之后又在潜意识中被等同于我们稍后会在素材中看到的“怪兽”。海星的形状很快演变成由不同颜色片段组成图案式的绘画。这类图画中的四个主要颜色——黑色、蓝色、紫色跟红色——分别象征父亲、母亲、哥哥跟他自己。在他最早使用这四种颜色的其中一幅画里，他要画黑色跟红色时，是一边拿色笔往纸张前进，一边发出嘈杂声音。他解释说，黑色是他爸爸，并在移动色笔时，一边模仿士兵行军的声音。接下来是红色，理查说这是他自己，并一边移动色笔，一边哼着开心的歌。在涂蓝色部分时，他说这是他妈妈，而在涂紫色部分时，他说他哥哥对他很好，正在帮助他。

这个图案代表一个帝国，不同的部分代表不同的国家。相当特别的一点是他对战况的兴趣在他的联想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经常会在地图上找出希特勒占领的国家，而地图上这些国家跟他自己的帝国图画之间，有非常明显的关系。他画中的帝国代表他母亲，正面临侵略与攻击。他父亲通常以敌人的角色出现，而理查与哥哥则在图画里扮演不同的角色，有时候是母亲的盟友，有时候又是父亲的盟友。

这些图案在绘画表面上虽然很像，但细节却大不相同——事实上，他从来没有画过两张一模一样的图画。他画这些图画，乃至画绝大多数图画的方式十分特别。他不会预先刻意计划，而且经常会自己对画完的画面感到惊讶。

他会使用各式各样的游戏素材，例如用来画画的铅笔跟蜡笔，也会在他的扮演游戏中充当人物。除此之外，他还带来自己的一整套玩具船，其中两艘船永远都代表他父母，其他船舰则会以不同的角色出现。

为了专注于解说我的理论，我只挑选几个例子作为讨论素材，而这些例子大多取自于六个小时的分析。在这几个小时里，因为某些我后续

会讨论的外在因素，使得某些焦虑短暂地以强烈的方式浮现出来。这些焦虑在诠释后减轻，并导致改变，由此可以显现早期焦虑对性器发展的影响。这些改变，其实只是迈向更完整性器发展与巩固的一小步，可以从理查早先的分析预料得到。

当然，本文的诠释，都是我认为与主题最相关的。我会清楚说明哪些诠释是病人自己给的。除了我给病人的诠释以外，本文还包括了一些我从素材中得出的结论，我不会每次都清楚区别这两者，否则将导致许多重复赘言，也会模糊主要议题。

阻碍俄狄浦斯发展的早期焦虑

我以中断十天后重新继续分析的时间作为讨论起点。在此之前，我们的精神分析已经持续了六周。这段中断期间，我人在伦敦，理查离开去度假。他从未遭遇过空袭，在他的空袭恐惧中，伦敦是最危险的地方。因此对他而言，我去伦敦，就代表走向毁灭与死亡，这更加强了他因分析中断而产生的焦虑。

我回来之后，发现理查非常担忧沮丧。在头一个小时里，他几乎没有看我，不是僵硬地坐在椅子上，完全不抬起眼睛，就是烦躁地走到隔壁的厨房或花园去。尽管他明显抗拒，但仍对我提出几个问题：我有看到伦敦很多“坏掉”的地方吗？我在那里的时候有遇到空袭吗？有遇到暴风雨吗？

他告诉我的头几件事之一是，他讨厌回到进行精神分析的这个城市，并说这个城市是“猪圈”、“噩梦”。他很快走进花园，似乎在花园里可以比较自在地四处观看。结果他发现几朵毒蕈，指给我看，颤抖地说它们有毒。回到房间里后，他从书架上拿了一本书，特别指给我看一张图画，画里是一个矮小的男人在对抗一只“恐怖的怪兽”。

我回来之后第二天，理查带着很大的抗拒告诉我，我离开这段时间他跟他母亲的一段对话。他告诉妈妈，他很担心以后要有小孩，并问她会不会很痛。她在回答时，跟以前一样再度解释男人在生育后代时扮演的角色，但他听了之后说他不把他的性器放到别人的性器里，这会让他很害怕，这整件事都让他很焦虑。

在我的诠释里，我把这种恐惧跟“猪圈”城市连结起来。在他心里，这个“猪圈”城市代表我的“里面”跟他母亲的“里面”，而我们的里面都因为暴风雨和希特勒的炸弹而变坏了。暴风雨跟炸弹都代表他的“坏”爸爸的阴茎进入他妈妈的身体，让那里变成一个受到威胁又充满危险的地

方。此外，我不在家时，花园里长出来的毒蕈，以及那个小人（代表他自己）对抗的那只怪兽，都象征在她母亲身体里的“坏”阴茎。幻想他母亲包含住他父亲有毁灭力量的阴茎，恐怕是造成他有性交恐惧的部分原因。我去伦敦这件事也激起并加强他的焦虑。此外，他自己原本对于他父母性交的攻击性愿望也大幅增加他的焦虑和罪疚感。

理查害怕“坏”爸爸把阴茎放到妈妈身体里的恐惧，和他对小孩子的畏惧症，有密切的关系。这两者都跟他幻想母亲的“里面”是个危险的地方，息息相关。因为他觉得他已经攻击并伤害了在他想象中妈妈肚子里的小宝宝，所以他们已经变成他的敌人。这项恐惧有很大部分都被转移到外在世界的小孩子身上。

在这段时间里，理查用他的舰队做的第一件事是用他取名为“吸血鬼”的驱逐舰，去撞一艘代表他母亲、名为“罗妮”的战舰。但他立刻表现出抗拒，并重新排列舰队。当我问他“吸血鬼”代表谁时，他虽然不太情愿，但确实回答是代表他自己。他会突然显得抗拒而中断游戏，这可能表示他在潜抑对母亲的性器欲望。在他之前的精神分析里，一艘船撞另一艘船就一再象征性交。他之所以潜抑性器欲望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恐惧性交的毁灭性，因为就如“吸血鬼”这个名字暗示的，他认为性交有种口腔施虐特质。

我现在要诠释图一，这幅画进一步显示理查在这个分析阶段的焦虑情况。如我们已知，在图案式绘画中，红色一定代表理查，黑色代表他父亲，紫色代表他哥哥，而浅蓝色代表他母亲。在涂红色部分时，理查说：“这些是俄国人。”虽然俄国人已经成为我们的盟友，但是他对他们很怀疑。因此当他指称红色（他自己）是可疑的俄国人时，等于是在告诉我，他害怕自己的攻击性。就是因为这样的恐惧，他才会一发现自己是对母亲做出性行为的“吸血鬼”，就立刻停止舰队游戏。图一显示了他恐惧母亲的身体受到坏希特勒-爸爸（炸弹、暴风雨、毒蕈）的攻击。之后当我们讨论他对图二的联想时，我们会看到整个帝国都代表他母亲的身体，而被他自己的“坏”阴茎刺穿。但在图一里，刺入的有三个阴茎，代表家里的三个男人：父亲、哥哥跟他自己。我们知道在这次晤谈里，理查已经表达过他对于性交的恐惧。除了幻想他的“坏”爸爸威胁毁灭妈妈以外，他还害怕因为自己认同“坏”爸爸，所以自己的攻击性也会为她带来危险。他哥哥也像是个攻击者。在这幅画里，他母亲（浅蓝色）包含了这些坏男人，或根本上是包含了这些坏生殖器，因此她的身体成为一个受到威胁且充满危险的地方。

图一



一些早期的防卫

理查对于自己的攻击性，尤其是对自己的口腔施虐倾向，感到十分焦虑，因此导致他与自己的攻击性尖锐对抗。这种对抗挣扎有时非常显而易见。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他在愤怒时会磨牙齿，移动下颚，仿佛在咬东西。由于他有强烈的口腔施虐倾向，他觉得自己很有可能伤害妈妈。即使他只针对他母亲或我说了一些无害的话，他也经常会问：“我伤了你的心吗？”与他的毁灭幻想相关的恐惧和罪疚感，影响了他所有的情绪。为了维持他对母亲的爱，他会一再试图克制自己的嫉妒和委屈，甚至否认那些看来非常明显的原因。

然而理查并无法成功克制他的怨恨和攻击性，或成功否认自己的委屈。尽管他试图潜抑过去和现在的挫折引起的愤怒，但在移情的情境下，例如在响应分析中断对他造成的挫折时，这些愤怒会清楚显露出来。我们了解，去伦敦这件事让我在他心中成为一个受损的客体。然而，我之所以受伤，不只是因为暴露在炸弹的威胁之下，也是因为我引起他的挫折，激起他的恨意，让他在潜意识中觉得攻击了我。跟早先的挫折情境一样，他因为幻想攻击我，而变得认同丢炸弹的危险的希特勒-爸爸，并因此恐惧受到报复。我变成了一个敌对的会报仇的角色。

在生命初期将母亲角色分割成好的跟坏的“乳房母亲”（breast

mother），借此处理矛盾情绪的历程，在理查德德身上非常明显。这个分割后来进一步发展，又分为“好的乳房母亲”，跟“坏的性器母亲”（genital mother）。在这个分析阶段，他真正的母亲代表“好的乳房母亲”，而我则变成了“坏的性器母亲”，因此在他心里激发出跟这个角色相关的攻击性与恐惧。我成为那个在性交中被父亲伤害，或跟“坏”希特勒-爸爸结合在一起的母亲。

理查在当时对性器有相当强烈的兴趣，这可以从他与母亲有关性交的对话看得出来，即使那时他主要是表达出恐惧。但就是这种恐惧促使他视我为“性器母亲”而远离我，并视他母亲为好的客体而接近她。他借由退化到口腔期而达成这点。我在伦敦期间，理查比以前更黏他母亲。就像他自己对我说的，他是“妈妈的小鸡”，还有“小鸡都会跟在妈妈后面跑”。但投奔乳房母亲，并无法成功抵抗对性器母亲的焦虑，因为理查补充说：“但是，之后小鸡还是要离开妈妈，因为母鸡不会再保护他们，不会再照顾他们。”

由于分析的中断而使个体在移情情境中再度经验到的挫折，会让早期的挫折与委屈重新复活，根本上等于是唤起最早期，被剥夺母亲的乳房的痛苦，也使得个体无法再继续维持对好母亲的信念。

如同我前面段落所描写的，理查让“吸血鬼”（他自己）与“罗妮”（他母亲）两艘船相撞之后，立刻把“罗妮”跟“尼尔森”这两艘战舰（他母亲跟他父亲）并排在一起，按照年龄，以一直排的方式，排列他所说的代表他哥哥、他自己跟他的狗的船。在此，船舰游戏表达了他希望让父母在一起，并屈服于爸爸跟哥哥的权威，希望借此恢复家中的和谐宁静。这显示他需要克制自己的嫉妒与怨恨，只有这样，他才能避免与爸爸争夺妈妈的所有权。如此一来，他便避免了他的阉割恐惧，并进一步保存了好爸爸跟好哥哥的信念。最重要的是，他还救了他母亲，让她免于在他跟父亲的对抗中受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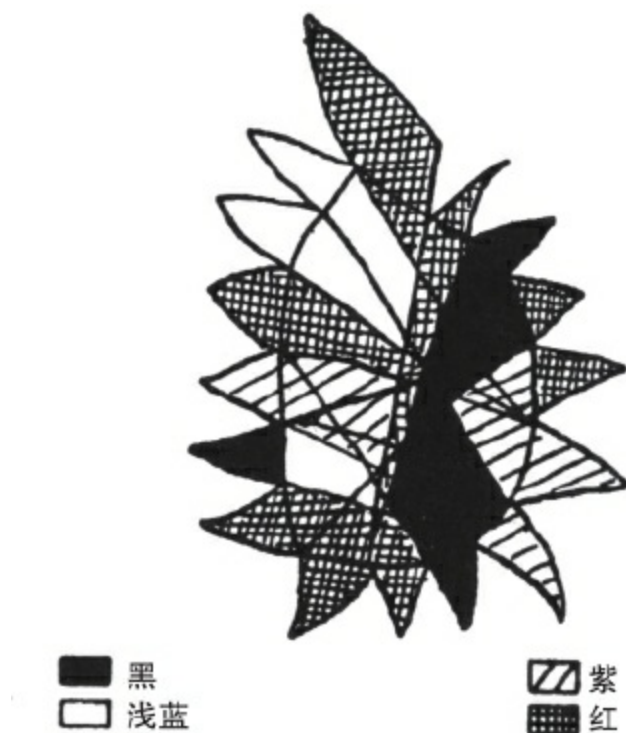
理查不但强烈需要保护自己，防止自己被敌手，也就是被他父亲与哥哥攻击，也强烈为好客体担忧。他因此更强烈地表现出爱的感觉，以及渴望修复幻想中造成的伤害——他如果对自己的怨恨和嫉妒让步，就会造成的伤害。

因此，理查唯有潜抑自己的俄狄浦斯愿望，才能达成家中的和谐平静，克服自己的嫉妒与怨恨，并保护他爱的客体。但是潜抑自己的俄狄浦斯愿望，却会让他部分退化回婴儿时期。而这样的退化跟母婴关系的理想化息息相关。他会希望将自己变成一个没有攻击性，尤其是没有口腔施虐冲动的小婴儿。要有理想化的婴儿，前提是也要有理想化的母

亲，尤其是理想化的乳房：从来不会带来挫折的乳房，对彼此只有纯粹爱恋关系的母亲与婴儿。坏乳房跟坏母亲，在他心里是跟理想的母亲完全分开来的。

图二显示了理查处理矛盾、焦虑跟罪恶感的一些方法。他指给我看“从头到尾穿过妈妈的帝国”的红色部分，但很快又纠正说：“那不是妈妈的帝国，那只是一个帝国，我们每个人在里面都有一些领土。”我将此诠释为他害怕发现自己认为这是妈妈的帝国，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红色部分就等于刺进去妈妈的里面。就在这时，理查又看了一下这幅画，提出说红色部分看起来“很像一个生殖器”，然后他指出红色把帝国分成两边：西边是属于所有人的领土，东边则完全没有包含他母亲，只有他自己、他父亲跟他哥哥。

图二



图画的左手边代表跟理查关系密切的好母亲，因为图画这边几乎没有他父亲，他哥哥也相对很少。相反地，在右边（我过去在帮他分析时曾遇过的“危险的东边”）则只出现了打架的男人，或说他们的坏性器。他母亲没有出现在图画的这边，因为他觉得，她已经被坏男人压制淹没。这幅画显示了受到威胁的坏母亲（性器妈妈），与被爱而安全的母亲（乳房妈妈）是分割开来的。

第一幅画，除了可用来说明某些焦虑情境以外，也显示了在第二幅画中更清楚显现的，类似防卫机制的东西。虽然在图一里，浅蓝色的母亲散布在整个画面里，而“性器母亲”跟“乳房母亲”的区隔还没有像图二里那么明显，但如果我们把极右边的部分独立出来，还是可以看出这样分割的企图。

在图二里，造成分隔的，是由理查诠释为性器的，格外尖锐而拉长的部分。这点带来重大的启示，显示他相信男性性器是会刺穿人，而且很危险的。这个部分看起来像一颗长而尖锐的牙齿，或一把匕首，在我看来，也表达了这两种意义：前者象征口腔施虐冲动会对所爱的客体造成危险，后者则如他自己的感觉，是性器基于戳刺的特质而有类似匕首的功能。

这些恐惧一次又一次导致他投奔向“乳房母亲”。他必须回到由前性器阶段主宰的状态，才能获得相当的稳定。因为焦虑和罪恶感太过巨大，让自我无法演化出适当的防卫机制，也让原欲冲动的前进受到阻碍。因此，无法充分的巩固性器组织^[2]，并带来强烈的退化倾向。他发展历程中的每个阶段都显现出固着依恋与退化的交互作用。

减少对俄狄浦斯欲望的潜抑

我对先前描述的各种焦虑情境加以分析后，理查的俄狄浦斯欲望和焦虑便更充分浮现出来。但他的自我只能更加利用某些特定的防卫机制（我将在这段处理），以维持这些欲望。然而，这些防卫机制之所以能发挥效用，也是因为分析降低了某些焦虑，减轻了固着依恋。

理查对性器欲望的潜抑降低到某个程度之后，他的阉割恐惧也变得比较容易出现在分析中，并经由不同方式表达出来，同时他的防卫机制也出现改变。在我回来之后的第三次晤谈里，理查走到花园里去，说他希望去爬山，尤其是韦尔斯的斯诺登山（Snowdon）。他在之前的分析里就提过这座山。他说话的时候，注意到天空里的云，然后说危险的暴风雨正在形成。他说，他在这种时候都会替山感到难过，因为暴风雨降临在它们上面。在之前的分析资料里，炸弹和暴风雨代表坏父亲，这表达了他对坏父亲的恐惧。希望爬上斯诺登山象征他想与母亲性交，但同时显示他害怕被坏父亲阉割的恐惧，而即将降临的暴风雨也表示他母亲及他自己会有危险。

同样在这次晤谈里，理查告诉我，他想画五张图画。他提到他看过一只天鹅有四只“甜美”的小天鹅。在玩舰队时，理查指定其中一艘船给我，另一艘船给他自己。我要搭我的船去进行一趟愉快的旅途，他也

是。一开始，他把他的船移开，很快又让他的船绕回来，靠我的船很近。这样船只的碰撞，在过去的素材里，尤其是在他跟他父母的关系里，一再象征性交。因此，在这个游戏里，理查是在表达他的性器欲望，以及他希望拥有性能力（potency）。他说他要给我的五张图画代表他自己（天鹅）给我——或者应该说他母亲——四个孩子（小天鹅）。

如我们之前看到，几天前，舰队游戏中也曾出现类似的状况：“吸血鬼”（理查）去碰触“罗妮”（他母亲）。在当时，这曾导致理查恐惧自己的性器欲望被自己的口腔施虐冲动所主宰，而突然改变游戏内容。但接下来几天，他的焦虑获得某种程度的纾解，攻击性减轻，同时某些防卫机制也受到强化。因此现在类似的游戏内容（他的船在快乐旅途中碰触我的船）可以发生，而不会引起焦虑，或导致他潜抑自己的性器欲望。

理查愈来愈相信自己能获得性能力，是因为他同时愈来愈认为他母亲可以被安全保存。他现在可以容许自己幻想母亲会将他视为男人般爱他，并让他取代他父亲的位置。这也让他希望她会成为他的盟友，保护他抵抗其他所有竞争者。举例来说，有一次，理查让蓝色蜡笔跟红色蜡笔（他母亲跟他自己）并排立在桌上，然后黑色蜡笔（他父亲）向他们冲过来，但被红色蜡笔赶走，而蓝色蜡笔则赶走了紫色蜡笔（他哥哥）。这个游戏表示理查希望母亲跟他合作，赶走危险的父亲跟哥哥。他在对图二做联想时，说在西边的蓝色的妈妈准备要跟东边打仗，夺回她那边的国家，同样显示他认为母亲是个强壮的人物，能够对抗坏男人跟他们的性器。我们知道，在图二的右手边，她在三个男人——理查的父亲、哥哥跟他自己——的性器攻击下沦陷。而在我稍后会谈到的图四里，理查把蓝色延伸到画面的大部分上，表示他希望他母亲会重新夺回失去的领土。于是复原而重生的母亲就能帮助他，保护他。理查认为他的好客体将得以复原重生，显示他相信，他能更成功地处理自己的攻击性，也就能更强烈地感受自己的性器欲望。而且既然他的焦虑减轻了，他也能转而把攻击向外，幻想跟他父亲与哥哥对抗，争夺母亲的所有权。在船队游戏里，他把船只排列成一长串，把最小的一艘放在最前面。这个游戏的意义便是他吞并了父亲跟哥哥的性器，加到自己身上。他觉得在幻想中打败他的竞争对手，自己便得到了性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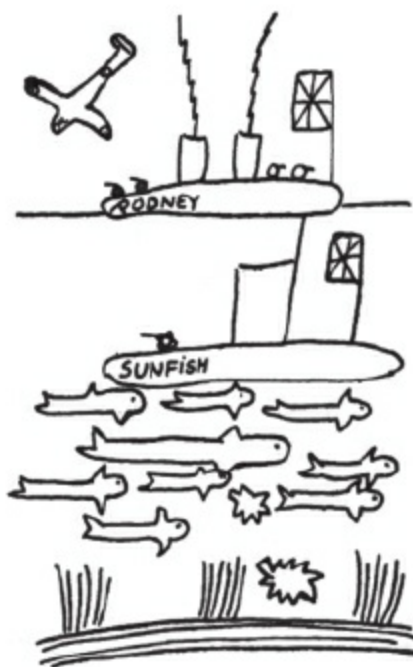
图三属于一系列图画之一。这系列的图画包含植物、海星、船只和鱼等这些在分析中经常出现的元素，并形成不同的组合。就像代表帝国的那类图一样，这系列图画在细节上也有很多变化，但某些元素一定代表同样的物体和情况，例如水底的植物代表母亲的性器，而通常图画里都只有两株植物，中间相隔一段距离。植物也代表母亲的乳房，因此当

一只海星在两株植物中间时，几乎一定代表孩子拥有母亲的乳房，或跟母亲性交。海星锯齿状的尖端则代表牙齿，象征婴儿的口腔施虐冲动。

在画图三时，理查首先画了两艘船，然后是那只大的鱼，以及周围一些小的鱼。在画这些东西时，他愈来愈热切又精力充沛，而在空白处画满了小鱼。然后他指给我看其中一只小鱼被“妈妈鱼”的鱼鳍遮盖，说：“这是最小的宝宝。”这幅画表示小宝宝鱼受到妈妈的喂养。我问理查他自己是不是在小鱼里面，他说他没有。他也告诉我说植物之间的那只海星是个大人，而比较小的海星是长大一半的人，解释说这是他哥哥。他并指出说，叫作“太阳鱼”（sunfish）的船的潜望镜“插到罗妮里面”。我说我认为“太阳鱼”是代表他自己（“sun”代表英文中的儿子 son），而潜望镜插到“罗妮”（母亲）里面，代表他与他母亲性交。

理查说植物之间的海星是大人，暗示这代表他父亲，而代表理查的则是甚至比“罗妮”（他母亲）还大的船只。他以这个方式反转了父亲——儿子的关系。在此同时，他也显示出他对父亲的爱，显示他希望弥补父亲，让代表父亲的海星在植物中间，占据满足的婴儿位置。

图三



这个段落的素材显示正向俄狄浦斯情结和性器位置（genital position）已经比较充分地浮现出来。如我们所见，理查以各种不同方式达成这点。其中一个方法是把爸爸变成婴儿——吸奶欲望满足，没有

被剥夺的婴儿，因此是“好”的婴儿——他自己则占有了父亲的阴茎。

在此之前，曾在这类图画中以不同角色出现的理查，一直都认为自己是小孩子。因为在焦虑的压力下，他撤退到理想化、满足而充满爱意的小婴儿形象。但此刻他头一次说自己不是画里的小鱼之一。我认为这进一步表示他的性器位置更加强化。他现在觉得他可以长大，变得有性能力。因此他能在幻想中跟母亲生下小孩，不再需要把自己放在婴儿的位置。

但是，这些性器欲望和幻想又引发其他不同的焦虑，而他企图不对抗父亲，只取代父亲的位置，因此化解俄狄浦斯矛盾的企图，也只成功了一半。在这个看似相当和平的解决方法里，我们同时在图画里看到证据，显示理查恐惧父亲会怀疑他对母亲有性欲，而紧密监视他，企图阉割他。因为当我对理查诠释说，他反转了父亲儿子的角色时，他告诉我，最上面的飞机是英军的飞机，正在巡逻。我们要记住，潜水艇的潜望镜插进“罗妮”，代表理查与母亲性交的欲望。这暗示他想篡夺父亲的位置，也因此他会预期父亲怀疑他。我接着解释说，他的意思是，他父亲不但被转变成小婴儿，也同时出现在“父母超我”（paternal super-ego）里，会监视他、试图防止他跟母亲性交，并威胁要惩罚他（巡逻的飞机）。

我进一步诠释说，理查自己也一直在“巡逻监视”他的父母，因为他不但对他们的性生活很好奇，而且潜意识地强烈希望加以干扰，分开他父母。

图四则是以不同的方式显现同样的素材。理查在涂蓝色部分时，一边唱着国歌，解释说他母亲是皇后，而他是国王。理查已经变成父亲，并获得了父亲有性能力的性器。他画完之后，看着图画说，里面有“很多妈妈”跟他自己，所以他们“真的可以打败爸爸”。他指给我看说里面的坏父亲（黑色）很少。由于父亲已经被变成无害的小婴儿，似乎已经没有打败他的必要。然而理查对这样全能的解决方式不太有信心，如他所说，他认为在必要的时候，他可以跟母亲合力打败他。焦虑的减轻已经让他能够面对跟父亲的竞争，甚至能够与父亲对抗。

图四



在涂紫色的部分时，理查一边唱着挪威跟比利时的国歌，并说：“他没问题。”跟蓝色与红色比较起来，面积最小的紫色部分显示他哥哥也被变成了小婴儿。我认为，他唱两个同盟小国的国歌，显示“他没问题”这句话同时是指他父亲跟哥哥都变成了无害的小孩子。他对父亲的爱一直被潜抑，当我们来到这个分析关键点时，终于变得较为坦白。^[3]然而理查无法去除父亲的危险层面。除此之外，他自己的粪便——在此之前一直被等同于黑色的父亲——在他看来也会带来危险，无法被消除。他也认知到自己的精神现实，因为这幅图画里仍旧有黑色，即使理查自我安慰说，里面的希特勒-父亲只有一点点。

在理查用来增强性器位置的各种方法里，我们可以看到自我企图在超我与本我的要求间达成某些妥协。虽然理查的本我冲动借由幻想与母亲性交，而获得满足，但是谋杀父亲的冲动则被避开，来自超我的谴责也因此减轻。但是超我的要求只有部分获得满足，因为父亲虽然侥幸存活，但他在母亲身边的位置却被篡夺了。

这样的妥协是儿童正常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每当不同原欲位置之间发生巨大波动，防卫机制就会受到干扰，而必须找出新的妥协。例如在前面的段落里，我就指出，理查在口腔焦虑减轻后，便试图在幻想里，把自己放入理想的、不会干扰家庭的婴儿角色，以处理他的恐惧与欲望的矛盾。但是，当性器位置较为强化，理查较能面对自己的阉割恐惧之后，不同的妥协就出现了。理查借由把爸爸跟哥哥变成他与

母亲所生的婴儿，维持了他的性器欲望，同时避免罪疚感。但不论在任何成长阶段，只有当焦虑与罪疚感不会强烈到超过自我的强度时，这类妥协才能带来相当的稳定。

到目前为止，我非常仔细地讨论了焦虑与防卫机制对性器发展的影响，我认为若没有深入考虑原欲构成的各阶段，以及该阶段特有的焦虑及防卫机制，和两者之间的互动，就不可能完整了解性发展。

与内化父母相关的焦虑

在讨论图五与图六之前，我需要先说明一下。理查在前一晚开始喉咙痛，并有轻微的发烧，但因为是夏天，天气温暖，他还是来进行分析。如我先前所指出，喉咙痛跟感冒本来就是他的症状之一，即使状况很轻微，也会引发他极大的患病焦虑。在他画出图五与图六的这次晤谈时间里，他一开始显得极度焦虑担忧。他说他觉得喉咙很烫，而且他的鼻子里面有毒药。接下来，他在极度抗拒下说出的联想是，他害怕自己的食物可能被下毒了。他多年来都一直感觉到这种恐惧，但这一次及之前几次，他都是在很勉强的情况下，才能在分析中谈论这件事。

在这次晤谈中，理查经常狐疑地看着窗外。有一次他看到两个男人在说话，便说他们是在监视他。这显示出他经常表达的被害恐惧之一，也就是害怕他父亲跟哥哥在监视迫害他，但最核心的恐惧是害怕父母秘密结盟对付他。在我的诠释中，我将这个疑虑连结到他对内在压迫者监控他、对付他的恐惧上——这也是他在较早分析时已经显现的焦虑。过一会儿之后，理查突然把一根手指尽可能地伸到他的喉咙深处，显得很担忧。他解释说，他在找细菌。我对他诠释说，细菌（germs）代表德国人（Germans）（跟我结合在一起的黑色希特勒-父亲），同时在他心里，也代表那两个监视的男人，也就是他的父母。因此对细菌的恐惧跟他被下毒的恐惧密切相关。而在潜意识中，他把下毒这件事连结到他父母，虽然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怀疑。显然这次的感冒激发了这些被害恐惧。

在这次晤谈里，理查画了图五跟图六。而我在当天唯一能得到的联想是图画六跟图五是同一个帝国。事实上，这两幅图是画在同一张纸上。

第二天，理查的喉咙已经完全复原，出现时心情截然不同。他活泼地描述他多喜欢今天的早餐，尤其是麦麸片，还表演给我看他如何大口咀嚼（他前两天都吃得很少）。他说，在吃早餐之前，他的胃很小、很瘦，往里面凹，“里面的大骨头”都“突出来”。这些大骨头代表他内化的

父亲——或他父亲的性器——而在之前的分析素材里，代表他父亲性器的象征则是那只怪兽，或那只大章鱼。他们表达的是他父亲性器坏的一面，而怪兽“好吃的肉”则代表他所想要的父亲性器的其他层面。因为他之前曾把麦片拿来跟鸟巢相比，因此我把麦片诠释为好母亲（好乳房与乳汁）。他已经愈来愈相信有好的内化母亲，也就比较不害怕内化的迫害者（骨头跟怪兽）。

分析喉咙痛的潜意识意义，降低了他的焦虑，也因此导致他的防卫机制出现变化。理查在这次晤谈中的心情和联想明显表示出这项改变。世界在他眼中突然变得漂亮起来：他喜欢乡村的景致、我的衣服、我的鞋子，还说我很漂亮，也满怀爱与情感地谈论他母亲。随着他对内化迫害者的恐惧减轻，外在世界在他眼中也变好，变得更值得信任，他也更有能力享受周围的一切。同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他的忧郁情绪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轻躁的情绪，让他否认他恐惧受到迫害。事实上，是因为焦虑减轻，才能导致对抗忧郁的躁动防卫机制出现。但是理查的轻躁情绪没有一直持续。在他之后的分析过程中，忧郁和焦虑仍一次次出现。

到目前为止，我只论及理查与身为外在客体的母亲的关系。但是从他之前的分析就可以清楚看出，母亲身为外在客体的角色，一直与她身为内化客体的角色互有关联。为了论点清晰起见，我把这一点保留到现在，才以图五跟图六来解释，因为这两幅画生动地点出了内化的父母亲在理查心智生活（mentallife）中扮演的角色。

图五



图六



在这次晤谈里，理查拿起他前一天画的图五跟六，开始对它们做自由联想。由于他的忧郁和虑病焦虑已经减轻，因此他此时能够面对潜藏在他忧郁背后的焦虑。他指给我看说，图五看起来像一只鸟，而且是“很恐怖”的鸟。最上面的浅蓝色是一顶皇冠，紫色的小点是眼睛，鸟嘴则“张得很大”。从图画中可以看出，鸟嘴是由红色和右边的紫色部分组成，也就是由一向代表他自己跟他哥哥的颜色组成。

我对他诠释说，浅蓝色的皇冠显示这只鸟是他母亲——之前分析素材里的皇后，理想的母亲。但现在这只鸟变得贪婪，有破坏力。她的鸟嘴由红色跟紫色组成，则表达了理查把自己（跟他哥哥）的口腔施虐冲动，投射到他母亲身上。

从这项素材来看，理查已经朝面对自己的精神现实，有了重大的进展，因为他能够把自己的口腔施虐冲动跟食人冲动投射到他母亲身上。除此之外，如图五所示，他能容许母亲“好”的跟“坏”的层面，也就是通常被分隔很远的这两种层面的原型——他爱的好乳房，跟他厌恶的坏乳房——更加接近。事实上，我们也可以在这幅画里看到他以分割和孤立作为防卫机制，因为图画的左手边完全都是蓝色，但在图画右边，母亲是“很恐怖”的鸟（张开的鸟嘴），同时又是皇后（浅蓝色的皇冠）。理查不再那么否认自己的精神现实之后，才比较能面对外在的现实，肯定事实上他母亲确实曾让他感到挫折，引发他的恨意。

在我诠释了图五之后，理查一再坚决地反复说这只鸟看起来“很恐怖”，并对图六做了一些联想。他说图六也像一只鸟，但是没有头，而下面的黑色则是从它身体掉下来的“很大的东西”。他说这全都“很恐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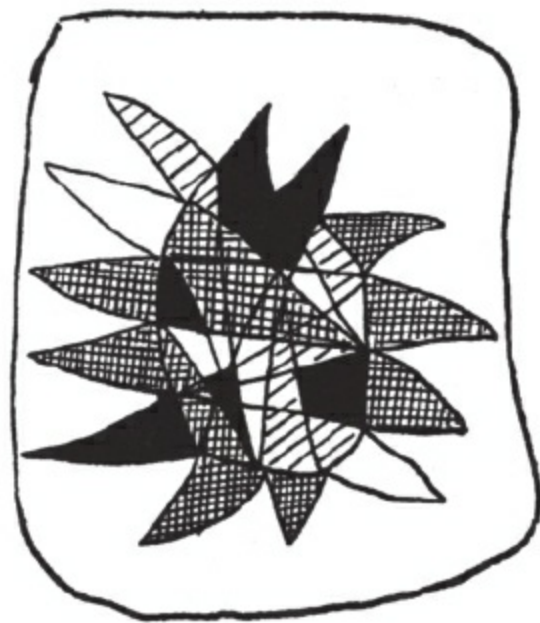
在诠释图六时，我提醒他说，他前一天跟我说过，这两个帝国是同一个。我因此提议说，图六是代表他自己，而把那“恐怖的鸟”内化之后，他觉得他已经变得像它那样。张开的鸟嘴象征母亲贪婪的嘴，也表达出他自己想吞掉她的欲望，因为组成鸟嘴的颜色代表他自己跟哥哥（贪婪的婴儿）。在他心里，他已经吞掉了他母亲贪婪又有破坏性的这个客体。在吃早餐时，他把好母亲内化了，觉得她在保护他，抵抗内化的坏父亲，也就是他“胃里面的骨头”。当他内化了“恐怖的”鸟母亲时，他觉得她变得跟怪兽父亲连结起来。在他心里，这个恐怖的、组合的父母形象会从里面攻击他，将他吃掉，也会从外面攻击他，将他阉割。^[4]

图六里的鸟没有了头，这表达出他的恐惧，显示他觉得内在与外在的父母为了报复他们对他的攻击，而使他的身体残缺及阉割他。他在内化父母的过程中，显现他对父母的口腔施虐冲动，因此他在心里把他们变成相对应的贪婪而有破坏力的敌人。除此之外，他觉得经由吞下他的父母，他已经把他们变成怪兽跟鸟，因此他对这些内化的迫害者不仅感到恐惧，也感到罪恶，尤其是担忧他可能让好的内在母亲被内在怪兽攻击。他描述说“恐怖的大东西”从鸟的身体掉下来，象征他对外在和内在父母的肛门攻击，这也是他罪疚感的来源。^[5]

理查是在前一次晤谈时间内画出这两幅图画，当时他深受焦虑困扰，无法对图画做联想。但此刻焦虑稍微舒缓，他因此能做联想。

更早之前的一幅画（图七）甚至比我们现在讨论的图五跟图六，更清楚地表达他如何内化客体，因此值得在此讨论。理查在完成这幅图案之后，在周围画了一条线，把图案圈起来，然后把背景涂满红色。我发现这代表他的“内在”，其中包含了他的父亲、母亲、哥哥跟他自己，以及他们互相的关系。他在对这幅画做联想时，说他很高兴代表他母亲的浅蓝色部分增加了。他也说他希望哥哥会成为他的盟友。他对哥哥的嫉妒经常让他视哥哥为竞争对手，对他充满怀疑与恐惧，但他在这一刻是强调与哥哥的同盟关系。此外，他还指出，其中一块黑色区块完全被他母亲、他哥哥跟他自己包围起来。其中的涵义是他与他爱的内在母亲联手起来，对抗危险的内在父亲。^[6]

图七



■ 黑
□ 浅蓝

▨ 紫
■ 红

根据这个段落的素材来看，在理查的情感生活（emotional life）中，经常被理想化的好母亲所要扮演的角色，指的不仅是内在的母亲，也是指外在的母亲。举例来说，当他说他希望西边的蓝色母亲能扩张她的领土（参照图二）时，这个希望适用于他的内在世界，也适用于外在世界。相信好的内在母亲，是他最大的支柱。当这个信念受到强化时，他就会表现出希望、自信，以及较大的安全感。当这样的信念受到动摇时——不论是因为疾病或其他因素——忧郁和患病焦虑就会随之增加。^[7]

而且，当理查对迫害者，也就是坏母亲跟坏父亲的恐惧增加时，他也会觉得无法保护他爱的内在客体免于破坏与死亡，而他们的死亡则必然等于他自己生命的结束。在此我们就碰触到忧郁的人最根本的焦虑。根据我的经验，这种焦虑衍生自于婴儿期忧郁心理位置。

理查的分析中一个很突出的细节是，他很恐惧自己外在与内在客体的死亡。如我前面所说，他与游戏室近乎亲密的关系，是移情情境的特征之一。在我去伦敦一趟，严重激发了理查对空袭跟死亡的焦虑之后，在好几次分析晤谈时间里，他都坚持要在我们离开房间前最后一刻，才把暖炉关掉。在我之前描述的，分析图三与图四的其中一次晤谈时间里，这项偏执曾经消失过。在这些晤谈时间中，除了他的性器欲望受到强化，焦虑与忧郁减轻之外，他可以给我或给他母亲“好的”婴儿的幻

想，也在他的联想里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他是否偏执地坚持尽可能一直开着房间里暖炉，就可以显示他是否忧郁。^[8]

男孩案例的总结

理查无法建立稳定的性器位置，很大的原因是他无法处理发展早期阶段的焦虑。坏乳房在理查的情感生活中扮演了重大角色，因为他在吸奶时期很不满足，因此有强烈的口腔、尿道及肛门冲动与幻想。理查对坏乳房的恐惧，在某种程度上被好乳房的理想化抵消掉，因此还能维持对他母亲的爱。乳房的坏特质与他对坏乳房的口腔施虐冲动大部分都被移转到他父亲的阴茎上。此外，他还对父亲的阴茎有强烈的口腔施虐冲动，这些冲动来自于早期正向俄狄浦斯情境中的嫉妒与怨恨。他父亲的性器因此在他的幻想里变成一个危险、会咬人、有毒的东西。他太过恐惧阴茎是外在与内在的迫害者，因此无法发展出信任，相信阴茎具有好的、创造性的特质。因此，理查早期女性位置（feminine position）的根源受到被害恐惧干扰。这些在反向俄狄浦斯情结中感受的困难，与他因为对母亲的性器欲望而产生的阉割恐惧，两者产生交互作用。伴随这些欲望而来的对父亲的厌恶，以及表现出来的想咬掉他父亲阴茎的冲动，导致他害怕被以同样的方式阉割，使他更加潜抑自己的性器欲望。

理查的病征之一是他的活动和兴趣愈来愈受到抑制。这与他严重潜抑自己的攻击倾向有关，而这种潜抑在他与母亲的关系中特别明显。在与父亲和其他男人的关系中，他的攻击性比较不受潜抑，但仍因恐惧而受到相当限制。理查对男性的最主要态度就是要安抚可能的攻击者和迫害者。

理查的攻击性在对其他儿童的关系上最不受抑制，但他太害怕，不敢直接表现出来。他对儿童的憎恨与恐惧，部分原因源自他对父亲阴茎的态度。在他心里，有破坏性的阴茎，和会消耗他母亲心力乃至摧毁她的贪心而破坏的婴儿，两者是密切关联的。因为他在潜意识里强烈地维持着“阴茎=婴儿”的等式。此外他还觉得坏的阴茎只会制造出坏的婴儿。

他之所以有儿童畏惧症，另一项重要因素是他嫉妒自己的哥哥，以及他母亲将来可能会有的任何小孩。他潜意识里对母亲体内婴儿的施虐攻击，与他对于在母亲体内的“父亲阴茎”的恨，连结起来了。他只有偶尔会以一种方式表现出对儿童的爱，那就是对婴儿的友善态度。

我们已经知道，他必须将母婴关系理想化，才能维持自己爱的能力。但是他潜意识里对自己的口腔施虐冲动感到恐惧和罪疚，所以

婴儿对他而言仍是主要象征口腔施虐的生物。他之所以无法在幻想中实践给予他母亲小孩的渴望，这也是原因之一。更根本的原因是，在他早期的发展阶段，口腔焦虑曾使他更加恐惧性器的功能和自己的阴茎的攻击性。理查潜抑自己的性器欲望，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便是恐惧口腔施虐冲动会主宰他的性器欲望，以及害怕他的阴茎是个破坏性的器官。他无法使用一项最重要的工具来让他母亲快乐，并弥补他觉得自己摧毁的小婴儿。他的口腔施虐冲动、幻想和恐惧便以这各种不同的方式，一再地干扰他的性器发展。

我在前面一再指出退化到口腔期的这种防卫机制，可抵抗由性器位置中产生的进一步焦虑。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忽略在这些历程中固着所扮演的角色。由于他的口腔、尿道与肛门施虐焦虑太过强烈，对这些阶段的固着非常强烈，性器构成也因此变得脆弱，并使他的潜抑倾向变得显著。不过，尽管有抑制，他仍发展出一些升华的性器倾向。而且，由于他的欲望主要是针对母亲，他的嫉妒感和憎恨主要是针对父亲，因此他也达成了正面俄狄浦斯情结和异性恋发展的一些主要特征。不过这幅表象在某些方面并不真实，因为他必须强化与母亲的关系中的口腔元素，并将“乳房”母亲理想化，才能维持对母亲的爱。我们在前面看到，他在画画时都用蓝色代表母亲，这个颜色的选择，跟他喜爱万里无云的蓝色天空有关，也表达出他渴望一个理想的、慷慨的、永远不会让他挫折的乳房。

理查借由上述这些方法在某些方面维系对母亲的爱，得以拥有一点稳定性，也让他的异性恋倾向得以发展到一个程度。但在他对母亲的固着依恋中，显然包含了很多焦虑和罪疚感。理查很热爱他母亲，但却是以相当类似婴儿的方式。他几乎无法忍受她离开视线范围，也没有太多迹象显示他对她发展出独立而像男人的关系。他对其他女人的态度，虽然也不是真正独立男人的样子，但仍与他对母亲热切的爱，甚至是盲目的崇拜，形成强烈对比。他对其他女人的行为非常早熟，在某些方面就像是成人的大情圣唐璜。他用各种方式讨好女人，甚至是露骨的恭维。在此同时，却又经常对女性不屑而严苛，并在女性因为他的恭维而开心时，觉得好笑。

我们在这里看到他对女性两种相反的态度，让人想到弗洛伊德得出的一些结论。弗洛伊德描述有些男人有“精神性无能”（psychical impotence）的问题，也就是只能在某些特定情境下有性能力。当论及这些人在“情欲感受中爱恋与肉欲的分裂”时，他说道：“这类人的爱的氛围被分隔成两半，就如艺术中描绘的，神圣的爱与亵渎的（禽兽的）爱。所以他们对爱的人无法欲望，对欲望的人就无法

爱。”（S.E.11,p.183）

弗洛伊德的描述可模拟到理查对母亲的态度上。他害怕而憎恨“性器”的母亲，同时又对“乳房”母亲保有爱与柔情。这种情感的分割，从他对母亲与对其他女人截然不同的态度，就可明显看出。虽然他对母亲的性器欲望被强烈潜抑，让他母亲一直是被爱与仰慕的客体，但这些欲望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转到其他女人身上，这些女人就变成他批评和不屑的客体。她们代表“性器”母亲，而他对性器的恐惧，和他想潜抑的欲望，就表现在他不屑这些引起他性器欲望的客体。

各种焦虑的汇集导致他固着和退化到“乳房母亲”客体，其中最主要的焦虑便是理查恐惧母亲的“里面”充满了迫害者。“性器”母亲对他而言就是与父亲性交的母亲，也包含了“坏的”父亲的性器——或者应该说是许多父亲的性器。因此母亲与父亲形成对抗儿子的联盟，并且怀有与他敌对的婴儿。除此之外，他还焦虑自己的阴茎也是危险的器官，会伤害他挚爱的母亲。

干扰理查性器发展的焦虑跟他与内化父母的关系，密切相关。相对于他母亲的“里面”是个危险的地方，他对自己的“里面”也有类似的感觉。在前面段落里，我们看到好母亲（例如他所提的好的早餐食物），在他里面保护他，抵抗他父亲，也就是在他胃里“突出来的长长的骨头”。母亲保护他抵抗内化父亲的这幅景象，让理查相对也觉得必须抵抗父亲，保护心底的母亲形象，和受到内在怪兽的口腔与性器攻击的母亲。然而，最根本的是，他觉得她是受到自己的口腔施虐攻击威胁。图二显示了坏男人（他父亲、他哥哥跟他自己）将他母亲压制吞噬。这种恐惧来自于理查在内化母亲的过程中，借由口腔施虐攻击，将母亲与母亲的乳房摧毁（吞下），而产生的根本罪疚感。除此之外，他也在图六中表达他对自己的肛门施虐攻击的罪疚感，因为他指出了“恐怖的大东西”从鸟的身体掉出来。他在接受分析早期，开始画帝国时，就已经明显显示他将自己的排泄物等同于黑色的希特勒——父亲，因为在最早的图画中，理查说黑色代表他自己，但之后很快就决定红色才代表他，而黑色代表他父亲，之后他的图画就一直维持这样的安排。他对图五跟图六的联想，更进一步显示了这样将两者视为相等的看法。在图五中，黑色部分代表坏父亲。在图六里，黑色则代表部分身体残缺的鸟的体内，掉下来的“恐怖的大东西”。

理查恐惧自己的破坏性，相对也恐惧母亲是会试图报复的危险客体。张开鸟嘴的“恐怖大鸟”就是把自己的口腔施虐冲动投射母亲身上。但光是理查被母亲挫折的实际经验并不足以让他在心里建立一个内在

的、会吞噬他的可怕母亲形象。图六明显显示他觉得这“恐怖”的鸟——母亲多么危险。因为这只没有头的鸟代表他自己，显示他被危险母亲和怪兽父亲结合起来的敌人阉割的恐惧。除此之外，在内在情境里，他感到被联合起来的内化的“恐怖”鸟母亲和怪兽父亲所威胁。这些内在危险情境，才是导致他患病跟被害恐惧的主要原因。

当理查在分析中变得能够面对自己的心理事实，了解他爱的客体也是他憎恨的客体，而浅蓝色的母亲、带着皇冠的皇后，在他心里跟有鸟嘴的恐怖大鸟密切关联后，他也就能够比较安全地在心底建立对母亲的爱。他的爱的感觉与憎恨的感觉，变得比较能紧密连结，而他与母亲的快乐经验也不再跟挫折经验远远分隔。他因此不再被迫一方面如此强烈地理想化好的母亲，另一方面又要建造出这么恐怖的坏母亲形象。当他容许自己将母亲的两面融合在一起时，就表示坏的那一面可以被好的那一面缓和。而这个比较安全的好母亲就能保护他，抵抗“怪兽”父亲。这同样暗示，此时母亲就不会再因为他的口腔欲望和他坏父亲的攻击，受到致命伤害，也表示他会觉得自己与父亲都不再那么危险了。好母亲因此可以复活，而理查的忧郁也就减轻了。

理查变得较能期望身为内在与外在客体的分析师与母亲都会继续活着，主要原因与他的性器位置获得强化，以及较能感受自己的俄狄浦斯欲望有关。他在潜意识里觉得生育、创造好的婴儿，是对抗死亡及死亡恐惧的最重要工具，而他比较可能在幻想里使用这项工具了。理查现在比较不会害怕被自己的施虐冲动所摆布，他相信自己能生出好的婴儿，而男性性器（他父亲的及他自己的性器）所拥有的创造和生产的一面也就比较强烈地浮现出来。他也因此更信任自己有建设与修复的倾向，信任内在与外在的客体了。他对于好母亲及好父亲的信心已经强化。父亲不再是理查对抗与厌恶的危险敌人。如此他便在强化他的性器位置，面对跟性器欲望息息相关的冲突和恐惧，跨出了重要的一步。

女孩俄狄浦斯发展之案例摘录

我在前面讨论了干扰男孩性器发展的一些焦虑，接下来我将陈述小女孩莉塔这个个案中一些相关的素材。我在早期发表的论文中，已经从各个角度描述过这个案例。这个素材很适合用于说明，因为它相当简单直接。该案例素材的大部分细节之前都已经发表过，我将在此添加一些至今还未发表过的细节，以及我当时无法做出，但是现在回顾起来，发现可以充分从该素材中推论而得的诠释。

我的病人莉塔，从两岁九个月大时开始接受分析，她是个很难带的

孩子，有多种焦虑问题，包括无法忍受挫折、经常闷闷不乐。她表现出明显的强迫特征，且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不断增加。她也坚持进行一些繁复的强迫性仪式。她时而表现出夸大的、显得满怀歉意的“好”言行，时而又企图控制周遭所有的人。她也有饮食方面的问题，经常“心血来潮”想吃特定的东西，又经常没有胃口。虽然她很聪明，但发展和人格整合却因为强烈的精神官能症而延迟不前。

她经常没有明显原因地哭泣。当她母亲问她为什么哭时，她会回答：“因为我好难过。”若再问她：“你为什么难过？”她则回答：“因为我在哭。”她的罪疚感与不快乐经常表现在她会问母亲：“我是好孩子吗？”“你爱我吗？”等等。她无法忍受任何责怪。如果受到责骂，她不是放声大哭，就是变得挑衅叛逆。以她一岁多时的一件事为例，就可看得出她与父母关系中的不安全感。据我所知，有一次她父亲因她显然认同自己为绘本中的一只熊，而对她加以威胁，她就放声大哭起来。

莉塔的游戏明显表现出抑制。举例来说，她唯一能对娃娃做的事，就是以强迫的方式，帮她们洗澡换衣服。一旦引入任何想象的元素，她就会极度焦虑起来，而停止游戏。

以下是莉塔过去人生的一些相关事实。母亲哺乳了几个月，之后开始以奶瓶喂奶，但一开始莉塔很难接受奶瓶。在断奶时期，喂她吃固体食物的过程也充满了困难。当我开始帮她分析时，她仍有饮食方面的问题，而晚上还是会用奶瓶给她喝奶。她母亲告诉我，她已经放弃让莉塔戒掉这每天晚上的一瓶奶，因为她每次尝试，都会引起莉塔极大的痛苦。至于莉塔的大小便训练，在刚满一岁后不久就已经完成，我有理由推论她母亲对此太过紧张。莉塔的强迫性精神官能症便被证实是与她早期的大小便训练密切相关。

莉塔直到快两岁时还跟父母睡在同一个房间，因此她曾多次目睹父母性交。她的弟弟在她两岁时出生，而她的精神官能症也在此时完全爆发。另一个影响因素则是她母亲本身也很神经质，显然对莉塔爱恨交织。

她父母告诉我，莉塔在满一岁之前，都喜爱她母亲远胜过父亲。但在满一岁之后，开始明显偏爱父亲，同时显然很嫉妒母亲。在十五个月大时，莉塔曾有一次坐在父亲大腿上，一再清楚地表达她希望跟爸爸两人单独在房间里。她在大约十八个月大时出现明显的改变，包括跟父母双方的关系都产生变化，也表现出各种症状，例如夜惊及动物畏惧症（尤其是对狗）等。母亲再度成为她的最爱，但是她与母亲的关系显现出强烈的爱恨交织。她黏母亲黏得很紧，几乎无法忍受她离开视线。然

而她也企图主宰她，经常毫不隐瞒对她的憎恨。在此同时，莉塔也对父亲发展出显而易见的厌恶态度。

这些事实在当时都能清楚地观察到，也由她父母告知。在较大儿童的案例里，父母对儿童生命早期的报告经常并不可靠，因为随着时间流逝，这些事实会在记忆里逐渐遭到篡改。但在莉塔的例子中，这些细节在她父母脑海里都还记忆犹新，而分析结果也完全证实他们所陈述的要点。

早期与父母的关系

在莉塔刚满一岁后不久，一些俄狄浦斯情境的重要元素就已经明显可观察到，例如她对父亲的偏好，以及对母亲的嫉妒，甚至希望取代母亲在父亲身边的位置。在评估莉塔一岁到两岁时的俄狄浦斯发展时，我们必须考虑到一些重要的外来因素。这个孩子跟父母睡在一个房间，有非常多机会目睹父母的性交，也因此持续接受刺激，引发原欲欲望，以及嫉妒、憎恨和焦虑。她母亲在她十五个月大时再次怀孕，而她潜意识中了解母亲有孕在身，因此她希望从父亲身上得到一个婴儿的欲望，以及她与母亲的竞争，都大为强化。结果她的攻击欲望和随之而来的焦虑及罪疚感也大幅增加，让她的俄狄浦斯欲望无法维持下去。

但是莉塔的发展困难不能单以这些外来的刺激解释。许多儿童都会暴露在类似的，甚至是更不利的经验之下，却没有产生严重的心理疾病。因此我们必须考虑莉塔有哪些内在因素，在与外来影响交互作用之后，才导致她的疾病，干扰她的性发展。

如分析所显示，莉塔的口腔施虐冲动超乎寻常的强烈，对任何一种紧张的忍耐力都超乎寻常的低。这些体质上的特点决定了她对早期挫折的反应，也从一开始就强烈影响了她与母亲的关系。莉塔的正向俄狄浦斯欲望在她将满一时完全浮现，而这种与父母双方的新关系强化了她的挫折感、憎恨和攻击性，伴随着焦虑与罪疚。她无法处理这多重冲突，也无法维持她的性器欲望。

莉塔跟母亲的关系，被两大焦虑来源主宰：被害恐惧和忧郁式焦虑。她母亲一方面代表一个恐怖且会报复的形象，一方面又是莉塔不可或缺的、挚爱的、好的客体，因此莉塔会害怕自己的攻击性威胁她所爱的母亲，极度恐惧失去她。这些早期的焦虑和罪疚感如此强烈，致使莉塔难以忍受对母亲的竞争与厌恶等这类俄狄浦斯感受，因而产生更多的焦虑和罪疚感。她以潜抑自己的憎恨当成防卫，并以过度的爱来过度补偿，因此不得不退化到更早期的原欲发展阶段。莉塔跟父亲的关系根本

上也受到这些因素影响。她对母亲的厌恶部分转移到父亲身上，并强化了她因为俄狄浦斯欲望受挫而对父亲产生的厌恶，且在她一岁多时，明显超过了她过去对父亲的爱。她无法与母亲建立满足的关系，也无法与父亲建立满足的口腔与性器关系。对她的分析明显显示了她对他的阉割欲望〔部分原因是女性位置受挫，部分原因则是男性位置（male position）中的阴茎嫉羡〕。

因此，莉塔的施虐幻想与她在各个原欲位置上受折而产生的委屈，息息相关。而她在正向与反向俄狄浦斯情境中，都感受到这些幻想。父母的性交在她的施虐幻想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在她心里变成一件危险恐怖的事，让她母亲变得像是受害者，受到父亲极度残酷的对待。结果，在她心里，她父亲不只变得会威胁母亲——至少在莉塔的俄狄浦斯欲望认同母亲的范围内，也变得会威胁到她自己。莉塔对狗的畏惧症可追溯到她对父亲危险阴茎的恐惧。她恐惧因为自己有阉割父亲的冲动，父亲的阴茎会反过来咬她。她与父亲的关系受到严重的干扰，因为他变成了一个“坏男人”。除此之外，他还变成她对母亲施虐欲望的具体表现，因此更令她厌恶。

以下这个她母亲告知的事件，说明了上述的最后一点。莉塔在刚满两岁后不久，有一天跟母亲出去散步时，看到一个马车夫很残忍地鞭打他的马匹。她母亲非常气愤，小女孩也表现出强烈的愤慨。但之后却说出让母亲很惊讶的话：“我们什么时候还可以去看那个坏人打马？”这透露出她从这次经验中得到施虐快感（sadistic pleasure），希望重复这次经验。在她的潜意识里，那个马车夫代表她父亲，马匹代表她母亲，而她父亲则在性交中实践了这个孩子对母亲的施虐幻想。恐惧父亲的坏生殖器，加上幻想母亲被自己的憎恨和坏父亲——马车夫——伤害摧毁，都妨碍了莉塔正向与反向的俄狄浦斯欲望。莉塔既无法认同这样被摧毁的母亲，也不容许自己在同性恋位置（homosexual position）中扮演父亲的角色。因此在这些早期阶段，两种性别位置都无法满足地建立起来。

来自分析素材的一些例子

莉塔在目睹原初场景时感受到的焦虑，可以从下面这段素材看出来。

有一次，在分析时，她拿一块三角形积木放到一旁，然后说：“这是一个小女人。”接着她拿一个长椭圆形积木，称之为“小铁锤”，用来敲积木盒子，并说：“铁锤敲得很用力的时候，小女人好害怕。”那个三

角形积木代表她自己，“铁锤”代表她父亲，盒子代表她母亲，整个情景就代表她目睹的原初场景。值得注意的是，她用铁锤敲盒子的位置刚好是只用纸黏起来的，因此在上面敲出了一个洞。这是莉塔以象征的方式，对我表现出她潜意识中的阴道知识，以及她认为阴道在她性理论中扮演的角色。她的分析素材中还有其他许多类似的例子。

接下来两个例子则与她的阉割情结和阴茎嫉羡有关。莉塔在玩耍中假装带着她的泰迪熊去一个“好”女人的家，而那个女人将会给她“很好吃的东西”。但这趟旅程并不顺利。莉塔赶走了火车司机，取代了他的位置，但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回来，让她很焦虑。她跟他争夺的一个目标是她的泰迪熊，这是她认为要让旅途成功不可或缺的。这只熊在此代表她父亲的阴茎，她与父亲的竞争则表现在他们互相争夺阴茎的所有权。她夺去她父亲的阴茎，部分原因是出于嫉羡、憎恨和报复，部分原因则是要取代他在她母亲身边的位置，借由她父亲有性能力的阴茎，补偿她在幻想中对母亲造成的伤害。

另一个例子则跟她的上床仪式有关。她的上床仪式在这段时间里愈来愈繁复和具有强迫性，包含也要对娃娃进行一模一样的仪式。仪式的重点是她（及她的娃娃）必须被紧紧包在被子里，否则——如她自己所说——会有老鼠或“butzen”（她自己发明的词）从窗户跑进来，咬掉她的“butzen”。“butzen”就代表她跟她父亲的生殖器：她父亲的阴茎会咬掉她想象中的阴茎，因为她希望阉割他。我现在看来，恐惧母亲攻击她的身体“里面”，也是让她恐惧有人会从窗户跑进来的原因之一。房间也代表她的身体，而攻击者则是她母亲，是为了报复她试图攻击母亲。她强迫性地需要被这样严密小心地包起来，就是为了抵抗这所有的恐惧。

超我的发展

前面两个段落描述的焦虑与罪恶感，与莉塔的超我发展息息相关。我发现她的超我相当冷酷无情，就跟有严重强迫式精神官能症的成人心底潜藏的超我一样。在分析当时，我能肯定地把这样的发展追溯到她刚满两岁时。但基于之后的其他经验，我不得不认定，莉塔超我的开端其实可以远溯到她人生的头几个月。

在我先前描述的旅行游戏里，火车司机代表她的超我，以及她真正的父亲。我们也可以在莉塔玩洋娃娃的偏执方式中，看到她的超我的影响。她会对洋娃娃做出跟她自己的睡前仪式一模一样的动作，非常仔细把她放在上床，帮她盖好被子。有一次在分析时，莉塔把一只大象放在洋娃娃的床边。她解释说，大象是要防止“小孩子”（洋娃娃）起来，不

然的话，“小孩子”就会偷跑到爸妈的卧室里，然后“伤害他们，或拿走他们的东西”。这只大象代表她的超我（她的父亲跟母亲），而大象要预防有人攻击她父母，则表示莉塔自己对父母的性交与她母亲的怀孕，所感受的施虐冲动。超我要确保这个孩子不可能夺去母亲里面的婴儿，或伤害摧毁母亲的身体，或阉割父亲。

在莉塔过去历史中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在她刚满两岁后不久，她在玩洋娃娃时，曾一再说她不是洋娃娃的妈妈。根据分析的脉络来看，她似乎是不允许自己当洋娃娃的母亲，因为这个洋娃娃代表她的弟弟，而她同时渴望又恐惧自己会把这个孩子从她母亲身边夺走。她的罪疚感也跟她在母亲怀孕期间的攻击幻想有关。莉塔之所以自我抑制，无法扮演洋娃娃的妈妈，就是因为她的罪疚感及她害怕那远比她真正的母亲严厉许多的、残酷的母亲形象。莉塔不但以这样扭曲的方式看待她真正的母亲，也一直觉得受到恐怖的内在母亲形象的威胁。我之前已经谈过莉塔幻想攻击她母亲的身体，并担心她母亲会攻击她，夺走她想象中自己的婴儿，以及恐惧会被自己的父亲攻击及阉割等。现在我将更进一步深入诠释。她由于幻想自己的身体被外在的父母形象攻击，也害怕自己的内在会被内化的、严厉迫害的父母形象攻击，而这严厉的父母形象是她超我的一部分。^[9]

莉塔在分析中的游戏，就经常透露出她的超我有多严厉。例如她以前常会残酷地惩罚她的娃娃，然后又突然爆发愤怒和恐惧。她认同加诸严重惩罚的严厉父母，也认同受到残酷惩罚而愤怒的孩子。不仅她的游戏会显露出这点，她平常的行为也会。在某些时候，她似乎会变成一个严酷无情母亲的代言人，有时候，她又会变成一个不受控制、贪心、想破坏一切的小婴儿。她似乎非常缺乏自我，因此无法把两个极端连接起来，降低矛盾的强度。融合超我的渐进过程受到严重干扰，使她无法发展出自己的个体性。

干扰俄狄浦斯情结发展的被害与忧郁式焦虑

莉塔的忧郁情绪是她精神官能症中一项重要的特征。她的哀伤情绪和莫名哭泣，以及她不断询问母亲是否爱她，都显示她的忧郁式焦虑。而这些焦虑的根源都是她跟她母亲乳房的关系。莉塔攻击母亲乳房及母亲整个人的施虐幻想，导致她被笼罩在恐惧中，深刻影响了她与母亲的关系。一方面，她爱母亲，认为她是美好而不可或缺的客体，并因为自己用攻击幻想威胁母亲而感到罪疚。在另一方面，她又讨厌她、畏惧她，认为她是压迫人的坏母亲（也就是坏乳房）。这些跟她外在与内在

的母亲客体相关的恐惧和复杂情绪，构成了她的婴儿期忧郁心理位置。莉塔没有能力处理这些严重的焦虑，因此无法克服自己的忧郁心理位置。

对她分析的早期有某些素材，便跟这部分有关并且相当重要。当时她先在一张纸上乱画，接着非常用力地把画面涂黑。然后她把纸张撕碎，丢进一杯水里，把杯子拿到嘴边，像要喝下去的样子。但她在此时停下来，低声说：“死掉的女人。”同样的素材，同样的字句，后来又出现过一次。

这张纸被涂黑、撕碎、丢进水里，代表她母亲经由口腔、肛门和尿道等媒介被摧毁，而这幅死去母亲的画面指的不仅是人不在她面前的外在母亲，也指她内在的母亲。莉塔潜意识里恐惧失去外在与内在的客体，因此断绝所有会使她更厌恶母亲，让母亲死亡的欲望，也因此不得不放弃跟母亲在俄狄浦斯情境中竞争。口腔位置（oral position）导致的焦虑，在母亲试图让她停止用奶瓶、完全断奶时，更进一步地导致她发展出明显的忧郁。她拒绝用杯子喝牛奶，陷入忧郁状态，对所有食物都失去食欲，拒绝吃东西，比以往都黏她母亲，并一再地问母亲爱不爱她，她是不是不乖等等。根据分析显示，对她而言，断奶代表一种残酷的惩罚，惩罚她攻击母亲，希望母亲死掉的欲望。由于失去奶瓶代表永远失去了乳房，因此当奶瓶被夺走时，莉塔会觉得等于摧毁了母亲。即使母亲就在眼前，也只能暂时减缓这些恐惧。由此而生的推论是，失去的奶瓶代表失去的好的乳房，而莉塔在断奶后的忧郁状态下拒绝喝的杯子装的牛奶，就代表被摧毁而死去的母亲，就像装着撕碎纸张的那杯水代表“死掉的女人”一样。

如我先前所提，莉塔对于母亲死去的忧郁式焦虑，跟担忧母亲试图报复而攻击她身体的严重恐惧，两者息息相关。事实上，对女孩子而言，这样的攻击似乎不只会威胁到她的身体，也会威胁到她认为她“里面”所包含的一切：她可能会有的小孩、好的母亲，跟好的父亲。

无法保护这些心爱的客体免于外来与内在的迫害，是女孩子最根本的焦虑之一。^[10]

莉塔与父亲的关系，大部分都取决于她与母亲相关的焦虑情境。她对坏乳房的厌恶和恐惧，大多被转移到父亲的阴茎上。对母亲的过度罪恶感和丧失母亲的恐惧，也被转移到父亲身上。这一切——再加上她父亲直接给予她的挫折——都阻碍了她发展出正向俄狄浦斯情结。

她的阴茎嫉羨，以及她与父亲在反向俄狄浦斯情境中的竞争，都强化了她对父亲的厌恶。为了因应自己的阴茎嫉羨，她更加相信自己拥有

想象中的阴茎。然而，她觉得自己的阴茎会被一个坏爸爸阉割，报复她想阉割爸爸。莉塔害怕爸爸的“butzen”会跑进来房间，咬掉她的“butzen”，就显示了她的阉割恐惧。

她希望吞并父亲的阴茎，扮演他的角色，跟母亲在一起，就清楚指出她的阴茎嫉羨。我前面引述的素材也说明了这点：她跟代表阴茎的泰迪熊去旅行，去找那个“好女人”，请他们“吃很好吃的东西”。我从分析中看出，对于她所爱的母亲可能死亡的焦虑与罪疚感，使她更想拥有自己的阴茎。这些焦虑之前曾阻碍她与母亲的关系，此刻则成为导致她无法发展出正向俄狄浦斯情结的主要因素。这些焦虑同时也会强化莉塔想拥有阴茎的欲望，因为她觉得唯有自己拥有阴茎才能够满足她母亲，给她小孩，以弥补她在幻想里对母亲造成的伤害和她从母亲身边夺走的小孩。

因此，莉塔之所以非常难处理自己的反向与正向俄狄浦斯情结，是根源于她的忧郁心理位置。随着这些焦虑减轻，她变得比较能够忍受自己的俄狄浦斯欲望，也愈来愈快速地发展出一种女性与母性的态度。她的分析时间因为外在环境因素而被迫缩短，但在分析结束时，她与父母、与弟弟的关系，都有所改善。她对父亲的厌恶在之前都还非常明显，这时终于转变为爱恋；她对母亲的矛盾也减少了，而发展出比较友善稳定的关系。

莉塔对她的泰迪熊与洋娃娃态度的改变，反映出她的原欲发展有相当大的进展，也显示她的神经质问题及超我的严厉特质，减轻了许多。有一次，在分析快结束时，她亲吻拥抱泰迪熊，叫它各种昵称，然后说：“我现在一点都不会不快乐了，因为我有了这么亲爱的小宝宝。”她现在可以容许自己当她想象中小孩的母亲了。这项改变其实不是新的发展，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回到较早的原欲位置。莉塔在一岁到两岁之间曾经渴望接受父亲的阴茎，拥有他给的小孩，但是这项欲望因为她对母亲的焦虑和罪疚感而受到干扰。于是她的正向俄狄浦斯发展中断，也因此她的精神官能症包含明显的攻击性。当莉塔坚决地说她不是洋娃娃的母亲时，就明白显示出她想抗拒拥有小孩的欲望。在焦虑和罪疚感的压力下，她无法保持女性位置，而被迫强化男性位置，于是泰迪熊变成主要代表她渴望的阴茎。直到对父母双方的焦虑和罪疚感都减轻之后，莉塔才能容许自己想要有来自父亲的小孩，并容许自己在俄狄浦斯情境里认同母亲。

理论总结纲要

两性的俄狄浦斯情结早期阶段

我在本文里呈现的两个个案，在许多方面都有大不相同的临床外貌，但仍有一些重要的共同特征，例如强烈的口腔施虐冲动、过度的焦虑与罪疚感，以及自我难以忍受任何类型的紧张等。根据我的经验，这些因素经常会跟外在环境交互作用，阻碍自我逐渐建立起对抗焦虑的适当防卫机制，结果幼儿就可能难以顺利化解早期的焦虑情境，也连带影响到他的情绪、本能跟自我的发展。在焦虑和罪疚感的主宰下，幼儿会过度强烈地固着于原欲组织的早期阶段，而这两者的交互作用则会导致孩子过度倾向于退化到这些早期阶段。结果俄狄浦斯情结的发展便会受到阻碍，而性器组织也无法安稳建立。在本文讨论的这两个个案，以及其他个案里，当这些早期的焦虑减轻之后，俄狄浦斯情结就开始顺着正常脉络发展了。

我在这两则简短的案例中，显示了焦虑与罪疚感如何影响俄狄浦斯情结发展的路径。以下我对俄狄浦斯发展某些层面所综合出的理论是根据我到目前为止，对许多儿童和成人个案所做的分析工作，包括一般正常到有严重疾病的个案。

要完整描述俄狄浦斯情结发展，就必须讨论每个阶段的外来影响与经验，以及它们对孩子整个童年的影响。我在此刻意放弃完整描述所有外来因素，以便厘清最重要的议题。^[11]

我的经验让我相信，从人出生开始，原欲就与攻击性紧密相连，每一个阶段的原欲发展都深受攻击性衍生的焦虑所影响。焦虑、罪疚感跟忧郁情绪有时会促使原欲前进，找到新的满足来源，有时候则会加强对早期客体和目标的固着，而阻碍原欲发展。

跟俄狄浦斯情结的后期阶段比起来，早期阶段的样貌必然比较模糊，因为婴儿的自我尚未成熟，完全受潜意识幻想左右，而且其本能生活也处于最多变的阶段。这些早期阶段的特征是幼儿会在不同客体和目标之间快速变动，同时其防卫机制的本质也会随之快速变动。我认为，俄狄浦斯情结在出生后头一年内就会开始出现，在两性身上都依循相似的路线发展。婴儿与母亲乳房的关系是决定情绪与性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我在以下描述两性俄狄浦斯情结的开端时，都会以婴儿与母亲乳房的关系作为出发点。

寻找新的满足来源，似乎是原欲向前发展时与生俱来的本能。婴儿在母亲乳房感受到的满足，使婴儿能将欲望转向新的客体，而最早的客体就是父亲的阴茎。婴儿在乳房关系上受到的挫折，则更会激发强化这

个新的欲望。必须谨记的一点是，挫折不仅取决于实际经验，也跟内在因素有关。在乳房关系方面，即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某种程度的挫折仍是无可避免的，因为婴儿实际上想要的是无限量的满足。在母亲乳房上经验到的挫折，会驱使男孩跟女孩都放弃乳房，转而向父亲的阴茎寻求口腔的满足。因此乳房跟阴茎便成为婴儿口腔欲望的主要客体。^[12]

挫折与满足从一开始便决定性地影响婴儿与乳房的关系，不论是跟他所爱的好乳房，还是他所厌恶的坏乳房。幼儿为了因应这样的挫折和随之而来的攻击性，而将好乳房与好母亲理想化，同时更加厌恶和恐惧坏乳房跟坏母亲。所以坏乳房和坏母亲就成为让儿童感到迫害与惊恐的人的原型。

对母亲乳房的爱恨交织，延续到儿童与父亲阴茎的关系上。在先前关系中受到的挫折，使儿童对新的满足来源有更强烈的需求和期望，也激发出儿童对新客体的爱。但是在新关系中不可避免的失望又会使幼儿想要回头去爱第一个客体，也因此导致幼儿情绪态度与原欲构成的各阶段都会很不安定，不断出现波动。

除此之外，由挫折激发并强化的攻击冲动，会促使幼儿将他攻击幻想中的受害者，转变成受伤而想报复的人物，认为该人物会试图用他幻想中对父母施加的施虐攻击，来攻击他。^[13]因此婴儿会愈来愈强烈地需要一个他所爱，也爱他的对象——一个完美理想的对象——才能得到他渴望的帮助与安全感。因此，每一个客体都可能会在某些时候是好的，某些时候是坏的。幼儿会在主要意象的不同层面间来回移动，显示其正向与反向俄狄浦斯情结的各个早期发展阶段，会不断互动。

由于受到口腔原欲主宰，婴儿从一开始就会内射各种客体，而在他的内在世界里建立与原初意象对应的人物。母亲乳房跟父亲阴茎的意象在他的自我中建立起来，并形成超我的核心。母亲被内射为好乳房与坏乳房，相对地，父亲则被内射为好阴茎与坏阴茎。他们因此成为儿童心里最初的表征物，一方面是给予他保护与帮助的内在人物，另一方面也是会施展报复与迫害的内在人物，这样的内在人物也是自我发展中的最初认同。

儿童与内在人物的关系，以及儿童与外在父母的爱恨交织关系，两者会以多种方式交互作用。因为将外在客体内射时，幼儿也会将内在人物投射到外在客体上。这样的交互作用便会影响到儿童对实际父母的关系，以及儿童超我的发展。这种可能向内，也可能向外的交互作用，会使个人在内在与外在的客体和情境间来回波动。这些波动跟原欲在不同目标与客体间的来回移动，息息相关。因此俄狄浦斯情结的演变历程，

跟超我的发展，也是紧密相关的。

性器欲望虽然仍受到口腔、尿道与肛门原欲的影响，但很快就会与儿童的口腔冲动融合在一起。早期的性器欲望及口腔欲望，其对象都是母亲和父亲。这也符合我的假设，即两性都有天生的潜意识知识，知道阴茎与阴道的存在。对男性婴儿而言，性器感官（**genital sensation**）让他预期父亲拥有阴茎。小男孩会希望拥有阴茎，因为他的潜意识里有“乳房=阴茎”的等式。在此同时，他的性器知觉和冲动也会暗示他搜寻一个开口，插入他的阴茎。也就是说，这些欲望的对象会是他的母亲。小女婴的性器知觉相对地让她希望接受父亲的阴茎进入她的阴道。因此对父亲阴茎的性器欲望，加上口腔欲望，是女孩正向俄狄浦斯情结与男孩反向俄狄浦斯情结早期阶段的根源。

原欲发展历程的每个阶段都受到焦虑、罪疚感和忧郁情绪的影响。在早先的两篇论文中，我已经一再提到婴儿期忧郁心理位置是早期发展中的核心位置。现在我希望提出下列论点：婴儿期忧郁情绪，也就是儿童害怕因为自己的憎恨与攻击性，而失去所爱客体的恐惧，从一开始就影响到他的客体关系与俄狄浦斯情结。

焦虑、罪疚与忧郁情绪必然会引发修复的渴望。受到罪疚的驱使，婴儿会强烈地想借由原欲工具（**libidinal means**）修复他因施虐冲动所造成的伤害。因此与攻击冲动并存的爱的感觉，也会因修复欲望而增强。修复的幻想，经常与施虐幻想是一体两面。而施虐全能感（**sadistic omnipotence**）的另一面则是修复全能感（**reparative omnipotence**）。举例来说，在儿童觉得憎恨时，尿液与粪便经常代表毁灭的工具，但在儿童感到爱时，它们又代表礼物。当他觉得罪疚而想修复时，在他心里，“好的”排泄物就变成一种工具，让他可以弥补他的“危险的”排泄物造成的伤害。同样地，男孩与女孩虽然有不同方式，但都觉得在自己的施虐幻想中用来伤害并摧毁母亲的阴茎，在修复幻想中可以成为修复及治疗母亲的工具。也因此，修复的欲望更增强了给予并接受原欲满足的欲望。婴儿借此觉得受伤害的客体得以重建，他的攻击冲动也随之减弱，他的爱的冲动可以自由驰骋，而他的罪疚也获得纾解。

因此，原欲发展历程的每个阶段，都会受到修补驱力和背后的罪疚感所激发及强化。但反过来说，激发修补驱力的罪疚感，也会抑制原欲欲望。因为当儿童觉得他的攻击性居于优势时，就会觉得原欲欲望可能威胁他爱的客体，而必须被潜抑。

男孩的俄狄浦斯发展

前面我已经大致列出两性俄狄浦斯情结发展的早期阶段，接下来我将特别讨论男孩的发展。深刻影响男孩的两性态度的女性位置主要是由口腔、尿道与肛门冲动主宰，跟他与母亲乳房的关系密不可分。如果男孩可以将一部分对母亲乳房的爱与原欲欲望，转向父亲的阴茎，那么父亲的阴茎在他心里就会成为好的、有创造力的器官，能够提供原欲满足，又能给予他小孩，就像阴茎给他母亲小孩一样。这些女性欲望本来就是男孩发展中天生的特征，是男孩反向俄狄浦斯情结的根源，也构成他最初的同性恋位置。父亲的阴茎是好的，有创造力的器官，这个令人安心的想法，也是让男孩能发展正向俄狄浦斯欲望的前提。因为只有当男孩能够相信男性性器的“好”——包括父亲与自己的性器，才能容许自己感受对母亲的性器欲望。当他对阉割父亲的恐惧，因为对好父亲的信任而获得舒缓时，他才能面对自己的俄狄浦斯憎恨与竞争。所以反向与正向的俄狄浦斯倾向是同时发展，并且彼此紧密交互作用的。

我们有很好的理由可以推论，当性器知觉被感受到时，阉割恐惧也就被启动了。根据弗洛伊德的定义，男性的阉割恐惧是害怕自己的性器被攻击、伤害或移除。在我看来，男孩最初是在出现强大的口腔原欲时，感觉到这种恐惧。男孩会把对母亲乳房的口腔施虐冲动，移转到针对父亲的阴茎。除此之外，早期俄狄浦斯情境中的竞争与憎恨，也会使男孩产生将父亲阴茎咬掉的欲望。这都会让他恐惧自己的性器也会被父亲报复而咬掉。

导致阉割恐惧的原因，包括来自许多不同源头的早期焦虑。男孩子对母亲的性器欲望，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幻想的危险，因为他有攻击母亲身体的口腔、尿道与肛门欲望。男孩会觉得母亲的“里面”受到伤害、被下毒，也具有毒性。而在他的幻想中，她的“里面”也包含了他父亲的阴茎。因为他自己对父亲阴茎的施虐攻击，母亲里面的父亲的阴茎被认为是有意敌意的，会阉割他，会威胁毁灭他自己的阴茎。

男孩除了想象母亲是所有好与满足的来源，同时也对母亲的“里面”抱着令人恐惧的想象。而由于这种想象，他也会害怕自己身体的里面。其中最大的恐惧是婴儿害怕危险的母亲、父亲，或联合起来的父母，会为了报复自己的攻击冲动，而攻击自己的内在。这样的被害恐惧决定性地导致男孩对自己阴茎的焦虑。内化的迫害者对他“里面”加诸的所有伤害，在他心中都暗示对他阴茎的攻击，让他恐惧自己的阴茎会从里面被切断、下毒或吞噬。然而，他觉得必须保护的不仅是他的阴茎，还有他身体里好的东西，包括好的粪便跟尿液、他在女性位置中希望怀有的婴儿，以及借由认同好的和有创造性的父亲，而在男性位置中想要制造的婴儿。他也觉得他必须保护他在内化这些迫害形象时，同时内化

的爱的客体。由此看来，害怕他所爱客体受到内在攻击的恐惧，是与阉割恐惧密切相关，也增强了阉割恐惧。

另一个导致阉割恐惧的焦虑来自于他会在施虐幻想中，幻想自己的排泄物变得有毒而危险。在他心里，他自己的阴茎等同于这些危险的排泄物，充满了不好的尿，因此在他的性交幻想中变成毁灭的器官。另外，他相信他因为认同坏父亲，包含有父亲的坏阴茎，而更加恐惧。当这种认同增强时，他会觉得自己像与坏的内在父亲联手，攻击自己的母亲。结果他就不再那么相信自己性器的创造与修复特质，而会觉得自己有更强的攻击冲动，也因此他与母亲的性交会残酷而有毁灭性的。

这种性质的焦虑有重要的影响力，可导致他产生实际的阉割恐惧，潜抑性器欲望，以及退化到较早的阶段。如果这种恐惧太过度，潜抑性器欲望的驱力太强大，他之后必然会有性能力方面的问题。正常而言，男孩的这种恐惧，会因为他想象母亲身体是所有好的事物（好的乳汁与婴儿）的来源，以及内射所爱的客体，而被抵消掉。当他的爱的冲动居于上风，身体的产物与内容都会带有礼物的意义。他的阴茎变成一种工具，可以给予母亲满足和小孩，也能弥补修复。此外，若小男孩感觉自己包含了母亲的好乳房与父亲的好阴茎，则会更信任自己，较放任自己的冲动与欲望。在与好父亲结合并认同时，他会觉得自己的阴茎获得了修复和创造的特质。这些情绪和幻想都让他能面对阉割恐惧，更安稳地建立性器位置。这也是他的性能力得以升华的前提。而性能力的升华，对孩子的活动与兴趣有深远影响，也是孩子在未来人生中能拥有性能力的基础。

女孩的俄狄浦斯发展

我已经描述过女孩的早期俄狄浦斯发展，与男孩发展相同的部分，现在我只指出在女孩俄狄浦斯情结中一些特有的重要特征。

当女孩子感受其阴道接受特质的性器知觉增强时，接受阴茎的欲望也随之增加。^[14]在此同时，她也有潜意识的知识，知道她的身体包含了潜在的小孩，也觉得这些小孩是她最重要的财产。她父亲的阴茎能够给予小孩，因此被等同于小孩，成为小女孩最大的欲望和爱慕的客体。将阴茎视为快乐与好的礼物的来源，这种与阴茎的关系，也会因为与好乳房的爱与感激的关系，而更为强化。

小女孩在潜意识中知道自己包含潜在婴儿的同时，也很怀疑自己未来生育小孩的能力。在许多方面，她都觉得自己比不上母亲。在孩子的潜意识里，母亲拥有神奇的力量，因为所有美好事物都来自于她的乳

房，何况她还包含了父亲的阴茎跟婴儿。男孩认为拥有可与父亲阴茎相比较的阴茎，就可望拥有力量，但相对地，小女孩没有工具可以确保自己未来的生育力。除此之外，她对自己身体的内容感到焦虑，也因此更加怀疑。这些焦虑使她有更强烈的冲动，想剥夺母亲身体中的小孩，以及母亲所拥有的父亲的阴茎，但这又反过来更增强她的恐惧，害怕想报复的外在与内在母亲攻击她自己的里面，夺走自己里面“好的”内容。

以上这些因素，其中一部分也会在男孩身上运作，但是事实上，女孩的性器发展核心是接受父亲阴茎的女性欲望，而她的主要潜意识是环绕着她想象中的婴儿，这些都是女孩发展独有的特征。所以女孩的幻想与情绪最主要都与她的内在世界和内在客体有关；她的俄狄浦斯竞争主要表现在跟母亲抢夺父亲的阴茎和婴儿；此外，在她的焦虑中，恐惧母亲报复攻击她的身体，和伤害或夺走她内在的好客体，扮演了非常重要与持久的角色。我认为这是女孩最主要的焦虑情境。

对男孩而言，对母亲的嫉羨（觉得母亲包含了父亲的阴茎和婴儿），是他反向俄狄浦斯情结中的一个元素；但对女孩子而言，这种嫉羨则是正向俄狄浦斯情境的一部分。这将一直是影响她性发展与情感发展的重要因素，也会深远地影响到她认同母亲在与父亲的性关系中的角色，和她所扮演的母亲角色。

女孩希望拥有阴茎，成为男孩，是双性恋特质的表现，也是女孩与生俱来的一项特征，就像男孩子有成为女人的欲望一样。但她拥有阴茎的希望，次于接受阴茎的欲望，而且会因她的女性位置受挫，以及在正向俄狄浦斯情结中感受到的焦虑和罪疚，而大为增强。她想取代母亲在父亲身边的位置，并从父亲身上接受小孩，但这种欲望注定受挫，而阴茎嫉羨在某种程度上就可加以弥补。

我在这里只能稍微着墨影响女孩超我形成的特殊因素。女孩的内在世界在她的情感生活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她会强烈地想以好的客体填满这个内在世界。这导致她有很强烈的内射历程，而她性器的接受特质又更强化内射历程。她爱慕的内化父亲阴茎也形成她超我的本质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她在自己的男性位置中认同父亲，但是这种认同的基础是拥有想象的阴茎。她对父亲的主要认同，建立在她与内化的父亲阴茎的关系，而这项关系的根基包括她的女性与男性位置。在女性位置上，她被性欲和渴望孩子的欲望驱使，而内化她父亲的阴茎，并能完全臣服于她爱慕的内化的父亲。但在男性位置上，她则会在男性化的志愿与升华层面，与父亲竞争。因此她对父亲的男性认同，会与她的女性态度混合在一起，这样的结合便是女性超我的特色。

在女孩超我形成中的被爱慕的好父亲，在某种程度上，会对应会阉割人的坏父亲。但是她主要的焦虑客体是迫害的母亲。如果她能认同内化的好母亲的母性态度，而这个内化好母亲能够与来自坏母亲的被害恐惧平衡，则她与内化好父亲的关系便能因为她自己对父亲的母性态度，而受到强化。

虽然内在世界在女孩的感情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小女孩对爱的需求和与人的关系，都显得相当仰赖外在世界。不过这种对比只是表面上的，她之所以仰赖外在世界，是因为她需要确认内在的世界。

与俄狄浦斯情结古典观的一些比较

现在我想将我的观点，与弗洛伊德对俄狄浦斯情结的某些观念加以比较，并厘清我的经验是如何引导我与他的意见产生分歧。在俄狄浦斯情结的许多层面上，我的研究工作完全肯定弗洛伊德的发现，也在对俄狄浦斯情境的描述中，某种程度地呈现了这点。但是由于这个主题太过庞大，我不得不避免详尽讨论这所有层面，也限制自己只厘清部分的意见分歧。以下的摘要代表了我所认为的，弗洛伊德对于俄狄浦斯情结某些重要特征的结论。^[15]

弗洛伊德认为，性器欲望和确切的客体选择发生在性蕾期，而该阶段大约从三岁到五岁，并与俄狄浦斯情结同时发生。在这个阶段，“只有一种性器，也就是男性性器，会被注意到。因此出现的不是以性器为首位（primacy of the genitals），而是以阳具为首位（primacy of the phallus）。”（S.E.19,p.142）

对男孩而言，“可能摧毁儿童阴茎组织（phallic organization）的是阉割的威胁。”（S.E.19,p.175）此外，他的超我，也就是承继俄狄浦斯情结而来的结果，则是借由内化父母权威而形成。罪疚感是自我与超我间拉锯的表现。必须在超我发展出来后，“罪疚”这个词才适用。弗洛伊德非常强调男孩的超我是内化的父亲的权威。他虽然多少肯定对母亲的认同也是男孩超我形成中的一个因素，但从来没有详尽表达过自己在这方面的观点。

在女孩方面，弗洛伊德认为女孩对母亲的漫长“前俄狄浦斯依附”（pre-Oedipal attachment）涵盖了进入俄狄浦斯情境前的所有阶段。弗洛伊德也说这个阶段是“排他性依附母亲阶段，也可称为“前俄狄浦斯期”。（S.E.21.p.230）因此在女孩子的性蕾期，女孩与母亲的关系中最根本的，始终相当强烈的欲望，集中在从她身上接受阴茎。在小女孩的心里，阴蒂就代表她的阴茎，而阴蒂自慰便是她性器欲望的表现。阴

道此时还未被发现，只会在长大成人后才产生影响。当女孩子发现自己没有阴茎时，她的阉割情结就会浮现出来。在这个关键时刻，她就会因为憎恨和厌恶母亲没有给她阴茎，而切断对母亲的依附。她也会发现她母亲也没有阴茎，因此会把依附对象从母亲转为父亲。她一开始转向父亲时，是希望接受阴茎，接下来则希望从他身上得到小孩，“也就是得到一个婴儿，取代阴茎的位置，这也符合古老象征中，婴儿与阴茎等同的意义。”（S.E.22,p.128）因此她的俄狄浦斯情结便是经由这些方式，由阉割情结引发。

女孩的最主要焦虑情境是失去爱，而弗洛伊德认为这种失去爱的恐惧，与母亲死亡的恐惧有关。

女孩的超我发展与男孩的超我发展，在很多方面不尽相同，但是两者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特征，那就是超我与罪疚感都是由俄狄浦斯情结引发。

弗洛伊德谈到了女孩子在前俄狄浦斯期，跟母亲的早期关系中，衍生出的母性感觉，也谈到女孩由俄狄浦斯情结衍生出来的，对母亲的认同，但他没有将两者连结起来，也没有说明在俄狄浦斯情境中对母亲的女性认同如何影响女孩的俄狄浦斯情结。他认为，当女孩的性器构成在成形时，她对母亲的重视主要是基于阳具层面。

现在我将摘要说明我自己对这些重要议题的观点。我认为，男孩与女孩的性发展和情感发展，从极早的婴儿期开始，就已经包括性器知觉和倾向，而这些知觉和倾向构成了反向与正向俄狄浦斯情结的最初阶段，其中以口腔原欲为主要经验，混杂了尿道与肛门的欲望和幻想。从生命最初的几个月开始，这些原欲阶段会一直互相重叠。正向与反向俄狄浦斯倾向从一开始就密切交互作用。而正向俄狄浦斯情境则在以性器为首位的阶段达到巅峰。

我认为，婴儿都会感受到对母亲与父亲的性器欲望，而且对于阴道和阴茎都有潜意识知识。^[16]基于这些理由，我认为弗洛伊德之前使用的“性器期”名称，比他后来的“性蕾期”概念，更为恰当。

两性的超我都是在口腔期出现。在幻想生活与爱恨交织的情感强力影响下，儿童在每一个原欲组织阶段都会内射他的客体——主要是他的父母——并以这些元素建立起他的超我。

因此，虽然超我在很多方面都会对应到幼儿世界里的真实人物，但仍有许多不同的组成元素和特征，反映出他心里幻想的形象。从建立超我的一开始，所有这些会影响他客体关系的元素，都扮演了一定的角

色。

最先内射的客体，也就是母亲的乳房，构成了超我的基础。就像婴儿与母亲乳房的关系是最先发生，并强烈影响婴儿与父亲阴茎的关系，婴儿与内射母亲的关系，也会在很多方面影响到整体的超我发展。超我的许多重要特征，不论是关爱保护，或是毁灭吞噬，都是衍生自超我的早期母性元素。

两性最早的罪疚感都来自于想要吞噬母亲，主要是吞噬母亲乳房的口腔施虐欲望（亚伯拉罕）。因此这种罪疚感是在婴儿期就出现。罪疚感并不是在俄狄浦斯情结结束时才出现，而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元素之一，会塑造俄狄浦斯情结的演变历程，并影响它的结果。

现在我想转而讨论男孩的发展。我认为，当婴儿产生性器感官时，就会开始有阉割恐惧。男孩希望咬掉父亲阴茎的愿望，呈现了他早期的阉割父亲的冲动，相对应的，男孩子会因为害怕自己的阴茎也被咬下，首先感受到阉割恐惧。这些早期的阉割恐惧，首先会因为来自其他许多源头的焦虑，而相形失色。在这些焦虑当中，内在的威胁情境扮演了主要角色。发展愈接近以性器为首位，阉割恐惧就愈会浮现出来。因此我虽然完全同意弗洛伊德所认为，阉割恐惧是男性最重要的焦虑情境，但我无法同意他说阉割恐惧是决定俄狄浦斯情结潜抑的唯一因素。阉割恐惧在俄狄浦斯情结的巅峰中扮演最核心的角色，但来自不同源头的早期焦虑都是导致这项结果的因素。此外，男孩子会因为有关阉割和谋杀父亲的冲动，而在与父亲的关系中感受到哀伤与哀悼。因为就好的层面而言，父亲是不可或缺的力量来源，也是一个朋友跟偶像，是男孩寻求保护和指引的对象，也因此他会想要保有。他因为对父亲的攻击冲动而产生的罪疚感，使他更强烈想潜抑自己的性器欲望。在对男孩与男人的分析中，我一再发现对于所爱的父亲的罪疚感，是俄狄浦斯情结中不可或缺的成分，也会深刻影响俄狄浦斯情结的结果。他的母亲也因为儿子与父亲的竞争而受到威胁，以及父亲的死对她而言将是无可挽回的损失，这两种感觉也都使男孩的罪疚感更强烈，并使他企图潜抑自己的俄狄浦斯欲望。

如我们所知，弗洛伊德得到的理论性结论是，父亲及母亲，是儿子原欲的客体（请参照他对反向俄狄浦斯情结的概念）。此外，在一些著作里〔尤其是《畏惧症案例的分析》（1909）〕，弗洛伊德谈到了男孩对父亲的爱，在他的正向俄狄浦斯矛盾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是他并没有同样重视这些爱的感觉在俄狄浦斯矛盾的发展和结束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根据我的经验，俄狄浦斯矛盾之所以会渐渐减弱，不仅是因为男

孩子害怕复仇的父亲会毁灭他的性器，也是因为他被爱和罪疚感驱使，而想要保有父亲的内在与外在形象。

接下来我将简短说明我对女孩的俄狄浦斯情结的结论。弗洛伊德所说的，女孩子排他性地依附母亲的阶段，在我看来，就已经包括了对父亲的欲望，并包含反向与正向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虽然我因此认为在这个阶段，女孩在所有原欲位置上，都来回摆动于对母亲和父亲的欲望之间，但是，我毫无疑问地相信，女孩与母亲关系的每个面向都会深远而持久地影响她与父亲的关系。

阴茎嫉羨和阉割情结在女孩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这两者都会因为她的正向俄狄浦斯欲望受挫，而被大幅增强。虽然小女孩会在一个阶段认定母亲拥有男性特征的阳具，但是这个概念在她的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并不如弗洛伊德所认为的那么重要。根据我的经验，弗洛伊德所描述的小女孩与阳具母亲关系中的许多现象，都来自于认为小女孩在潜意识中认定母亲拥有她所爱慕及欲望的父亲的阴茎。

女孩子对父亲阴茎的口腔欲望，与她最初接受阴茎的性器欲望混合在一起。这些性器欲望暗示她希望从父亲身上得到小孩，而“阴茎=小孩”的等式也证实这点。想内化阴茎及想从父亲身上获得小孩的女性欲望，必然先于想拥有自己阴茎的欲望。

虽然我赞同弗洛伊德所说，失去爱及母亲死亡的恐惧，是女孩子很重要的焦虑，但我认为自己身体受到攻击，以及所爱的内在客体被摧毁的恐惧，才是造成她主要焦虑情境的主因。

结语

在描述俄狄浦斯情结时，我企图显现某些重要发展层面的交互影响。儿童的性发展绝对与他的客体关系，以及从一开始就形塑他与父母关系的所有情绪，息息相关。焦虑、罪疚与忧郁感觉，都是儿童情感生活中固有的元素，必然会渗透到儿童的早期客体关系中。这些客体关系包括了他与实际真人的关系，以及他内在世界中之表征人物的关系。超我就从这些内射的形象——儿童的认同——中开始发展，并反过来影响他与父母的关系，以及他整体的性发展。因此情感与性发展，和客体关系与超我发展，从一开始就交互作用。

婴儿的情感生活，婴儿在爱、憎恨、厌恶的矛盾压力下建立起来的早期防卫机制，以及儿童认同的不断变化，这些主题很可能在未来很长的时间里，占据心理分析的研究领域。在这些方向上的进一步研究应该

会带领我们更彻底了解人的性格，也表示我们将对俄狄浦斯情结和性发展有更全面的认识。

【注释】

[1] 本文呈现的图画是由原始图画复制并缩小。原始图案是用铅笔描绘，以蜡笔着色。我在此尽可能以不同的花纹表示不同的颜色。但在图三中，潜水艇应该是黑色，旗帜是红色，而鱼跟海星则是黄色。

[2] 弗洛伊德在他的《婴儿期原欲的性器组织》（*Infantile genital organization of the libido*, S.E.19）中描述婴儿期的性器组织是“性蕾期”。他使用这个词汇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认为在幼儿性器阶段，女性的性器还没有被发现或受到承认，因此所有的兴趣都集中在阴茎上。但我的经验与此观点不符，我认为使用“阴茎”这个词无法涵盖本文讨论的所有数据。因此我将沿用弗洛伊德最初用的“性器阶段”（或“性器组织”）这个词汇。我会在本文稍后的整体理论总结中，更充分解释我选择这些词汇的理由。

[3]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此同时，过去被强烈潜抑，想要有父亲阴茎的原欲，也浮现出来，而且是以最原始的形式呈现。理查再度观看小人对抗那只怪兽的图画时说：“这只怪兽好丑，可是它的肉可能很好吃。”

[4]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三岁时接受了割包皮手术，之后他就一直强烈意识到他对医生跟手术的恐惧。

[5] 尿道冲动（*urethral impulses*）与焦虑在他的幻想中也很重要，但在这段素材中并没有明确显现。

[6] 这幅画也代表他母亲的内在，因为里面也在进行同样的对抗。理查跟他哥哥扮演的角色是保护她的内在客体，而他父亲则是会危害她的内在客体。

[7] 这类焦虑无疑可能引发感冒或其他生理疾病，或至少降低对疾病的抵抗力。这表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这些疾病反过来也会强化他所有的恐惧。

[8] 让暖炉一直开着，在潜意识上也意味着对他自己证明，他没有被阉割，他父亲也没有被阉割。

[9] 在下文的“理论总结纲要”里，我会处理到这个女孩子的超我发展，以及好的内化父亲在里头扮演的角色。就莉塔而言，她的超我形成中的这个层面还没有出现在她的分析中。但是在分析快结束时，她跟父亲关系的改善则指出她正在往这个方向发展。就现在看来，之前跟她母亲有关的焦虑与罪疚感几乎主宰了她所有的情绪，以致干扰了她跟外在父亲及内化父亲形象的关系。

[10] 这种焦虑情境在某种程度上也出现在莉塔的分析里，只是当时我没有彻底意识到这类焦虑的重要性，以及与忧郁情绪的密切关系。但当我有了之后的经验时，这点就变得清晰多了。

[11] 我这篇总结的主要目的在于，清楚呈现我对于俄狄浦斯情结某些层面的观点。我也企图将我的结论，与弗洛伊德对这些主题的某些论述，加以比较。因此，我不可能同时引用其他作者的研究，或论及处理这项主题的大量著述。但在女孩的俄狄浦斯情结方面，我希望特别指出我的著作《儿童精神分析》（1932）的第六章。我在其中讨论了多位作者针对该主题的观点。

[12] 尽管我一再谈论婴儿跟母亲乳房及父亲阴茎的根本关系，以及随之而来的焦虑情况和防卫机制，但我所指的不仅是婴儿与身体部位-客体（*part-object*）的关系。事实上，在婴儿的心里，这些身体部位-客体从一开始就跟母亲及父亲紧密相连。与父母每天生活在一起的经验，

以及他们与内化的父母客体发展的关系，会愈来愈集中在这些原始的身体部位——客体上，进而在孩子的潜意识中愈加重要。

[13] 我们必须承认，很难以成人的语言表达幼儿的感觉与幻想。因此对于早期潜意识幻想——乃至所有潜意识幻想——的描述，我们都只能讨论其内容，而非形式。

[14] 对年幼儿童的分析毫无疑问地显示，儿童的潜意识中确实有阴道的意识。童年早期的实际阴道自慰，也比过去以为的更加频繁，而这点也被许多作者认同证实。

[15] 这段摘要主要源自弗洛伊德以下的著作：《自我与本我》（S.E.19）、《婴儿期性器组织》（The Infantile Genital Organization,S.E.19）、《俄狄浦斯情结的化解》（The Dissolution of the Oedipus Complex,S.E.19）、《两性生理结构差异造成的某些精神性结果》（Some Psych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Anatomical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Sexes,S.E.19）、《女性性欲》（Female Sexuality,S.E.21）及《精神分析导论》（S.E.22）。

[16] 这项知识与婴儿潜意识层面，甚至在意识层面上某种程度的知道，对肛门的知识，是同时并存的。在婴儿期性理论中，肛门存在的知识更常被观察到。

附录一

批注^[1]

第一章 儿童的发展（1921）

克莱因1919年于匈牙利精神分析学会发表她的第一篇文章，题为《儿童的发展》。两年后，她在柏林精神分析学会口头发表她的第二篇文章《儿童对启蒙的阻抗》（*The Child's Resistance to Enlightenment*）。这两篇文章构成了现在《儿童的发展》全文的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两部分互为补充：第一部分指出闭塞（unenlightened）的教养方式可能导致儿童心智出现不适当的潜抑；第二部分指出儿童的心智本身就拥有强大的潜抑倾向。

当然，这两部分的结论早已为人所知，但此处的新意在于这次是透过对一位儿童的直接研究来进行理论探索，在这篇研究中克莱因描述的并不是治疗，而是一个“具分析特质的教养方式”的案例。然而约三十五年后，她在《精神分析游戏技术：其历史与重要性》（*The Psycho-Analytic Play Technique: Its History and Significance*）^[2]中回顾这篇著作，她认为这个案例才是她采用精神分析游戏技术的起点，而非1948年时她在《儿童精神分析》的《序》里提到于1922与1932年进行的儿童分析工作。

克莱因著作的主要特征在本文中已经显而易见。她严格地信守弗洛伊德的发现；她相信潜意识与幻想的巨大影响力，也认同精神连续性（psychic continuity）原则，以及发展的体质-环境双重决定论。另外一项特征是她认为语言、游戏、行动和梦都同样能够表达出潜意识，彼此之间常可以互相取代，而且她也大量而详细地在文章中记载儿童的谈话与游戏。

她的这篇文章及其他早期文章，对于儿童分析能够预防并治疗心智疾病都充满高度的希望。从十年后发表的《儿童精神分析》一书的附录

中可以了解，她的乐观通过了试炼，更后期的著作《嫉羨与感恩》又进一步印证了这样的想法是正确的。

第二章 青春期的抑制与困难（1922）

在本文发表之后，克莱因忽略了这篇文章；她并没有将它翻译成英文或收录在她的论文集里。理由无从得知，不过这篇文章缺乏她一贯的笔触，也少了她这时期其他文章里充满丰富想法的特质。

第三章 儿童力比多发展中学校的角色（1923）

《儿童的发展》(1921)、这篇文章及《早期分析》三篇文章形成一个系列。第一篇文章是谈家中的儿童，这一篇文章是在学校里进行的研究，而第一篇则是将儿童期与成人生活做连结。三篇文章都强调人类生活的精神连续性，尤其以本文为最。精神连续性也成为克莱因著作中一贯的主要概念。

在《儿童的发展》的第一部分中，她对智力抑制这个主题的看法相当有趣。本文的核心概念是原欲，围绕在旁的概念则包括：对发展进程的看法，以及阉割焦虑所引起的抑制；攻击本身并没有发生，其象征意义永远具有性的象征意涵。这个案例同时显示，在克莱因的临床工作中，她已经开始分析攻击幻想造成的抑制作用，而1931年她撰写《智力抑制理论》的时候，施虐性取代了原欲，成为智力抑制核心概念的新解释。

这篇文章也呈现她崭新的游戏技巧是如何为精神分析带来丰富的资料、深入阐述儿童的幻想，并指出了学校生活点点滴滴所具有的象征意涵，当然，这使得克莱因做出一个普遍性的结论，即所有的活动都具有象征意义。

第四章 早期分析（1923）

这篇文章的性质很复杂，先前本文标题曾经译为《婴儿分析》（*Infant Analysis*），原因不得而知。或许因为这篇文章是根据三篇未发表的论文而写就，分别是《能力的发展与抑制》（*The Development and Inhibition of Abilities*）、《婴儿期焦虑与其对人格发展的意义》（*Infantile Anxiety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ersonality*）和《谈个人适应能力的抑制与发展》（*On the Inhib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bility to Orient Oneself*）。此外，克莱因提取出几

个基本概念：焦虑、抑制、症状、符号的形成和升华作用。她个人认为这篇文章为升华理论带来新的贡献。

然而克莱因已经在这篇文章中首次为她后来学说的基本原则做出陈述，亦即解除焦虑才能为分析和心智发展带来进步。在试图说明造成该名幼童夜惊症状的焦虑时，她回溯到俄狄浦斯情结开始的年龄，也就是在介于二到三岁之间——这是她第一次谈论俄狄浦斯情结的起始年龄，后来她又不断将这个时间点提早。然而三年后在《早期分析的心理学原则》一文中，她所认为的夜惊起因已然与本文的结论有所不同，本文也标示出她开始探索焦虑与攻击之间的连结。

她对象征作用的观点也迅速地拓展，并在《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1930）一文中臻至顶点。在较早的年代里，如同《儿童力比多发展中学校的角色》一文所述，她力持所有活动都具有象征意义。在本文中，克莱因进一步说明，要了解各种活动的象征意义，就要探讨它们为什么能够带来愉悦，并且造成抑制。此外，她假设在形成象征之前有一个认同的阶段，如同费伦齐所述，婴儿在这个阶段中将客体认同为自己的器官与活动。这一种认同作用后来在《对某些类分裂机制的论述》（Notes on Some Schizoid Mechanisms,1946）^[3]中成为投射认同概念的一部分。

第五章 论抽搐的心理成因（1925）

这篇个案研究是关于一位患有抽搐与相关困扰的十三岁男孩，与上一篇充满痛苦的文章截然不同。克莱因以一种新的准确度，锁定认同作用与自慰幻想，在分析中回溯并解决抽搐的症状。这是她第一次思考对客体的认同作用，这个案例的核心现象是关于性交中的父母，从此她认为父母的性交关系是所有内在世界的认同作用中最重要的一种。的确，她的下一篇文章描述了所有认同作用中最重要项目之一，超我的新任务。虽然她从来没有针对自慰幻想的著作，但她明白地指出自慰是基础且重要的；她在下一篇文章的注释a中表明了这点，这个概念也贯穿在《儿童精神分析》一书中。

在这个阶段，克莱因将弗洛伊德对初级自恋阶段的概念奉为圭臬。然而在抽搐这个特殊议题中，她不认同费伦齐的观点，但她支持亚伯拉罕的看法；费伦齐认为抽搐是一种无法被分析的原初自恋象征，而亚伯拉罕认为要分析抽搐，必须了解症状底下的客体关系。这首次揭露出自恋现象之下所潜藏的客体关系，也预示了她后续对精神病与原始客体关系的著作方向。后来她在初级自恋阶段的概念上反对的原因，可参阅

《移情的根源》（The Origins of Transference,1952）.[4]

本文描述了克莱因对儿童分析技巧的实证方法，她干涉并禁止病患生活中的两段关系，这违反了她的惯例，而她也的确在两年后的《儿童分析论文集》中，将直接介入程序所引发的争论做了一番整理。

第六章 早期分析的心理学原则（1926）

这篇文章首次记载克莱因最重要的早期发现之一：她提出超我存在于儿童的时间比弗洛伊德认为的更早。根据克莱因这项出人意料的发现，早期超我包含了多重的认同，比后来的超我形式更加残酷，对于小小小孩的脆弱自我而言是非常沉重的负担。这些发现向弗洛伊德的观点提出异议，弗氏认为超我是俄狄浦斯情结之产物；在这个时期，克莱因努力符合弗洛伊德的概念。她将俄狄浦斯情结的起始点提早到儿童刚满两岁的时期（她这样做有其他的原因），她同时提出：“只要俄狄浦斯情结一出现，他们（幼童）随即展开修通的动作，超我的发展便由此开始。”（p.133）后来她舍弃弗洛伊德，将超我出现的时间与俄狄浦斯情结分隔开来；超我确实是克莱因一再重新审视的主题，读者可以在本篇附录里，针对《儿童良心的早期发展》（1933）的批注中，找到关于她主要著作的讨论。

克莱因实施她的精神分析游戏技巧已经长达六七年之久，在本文中她说明一个重要的概念：进行成人分析时，分析情境与治疗的方法仍然维持相同，但为了因应儿童的沟通模式，她使用游戏进行治疗。在下一篇文章《儿童分析论文集》中对这个原则有更完整的辩证与讨论。

第七章 儿童分析论文集（1927）

在先前的文章中，克莱因一度只想要报告她的治疗工作。在这篇评论安娜·弗洛伊德的论文集里，她一改先前的看法，直截了当地主张她的看法。除了本文，克莱因只有在《儿童精神分析》一书的序言中提到她自己与安娜·弗洛伊德的差异。

她们彼此争论的主题在于儿童分析的本质。它是成人分析的复制品吗？前一年在《早期分析的心理学原则》中，克莱因坚称：成人与儿童分析之间有着完美的相似性；儿童会形成移情精神官能症（transference neurosis），就像是成人能使用自由联想，儿童也会用游戏向治疗师进行表达，而治疗师的唯一功能就是尽可能地完整分析小病人所传达给他的一切讯息。安娜·弗洛伊德对这所有的观点抱持反对意见，她们的争

论起源于两人对儿童心智的概念、儿童与父母间连结的本质，均有歧见。

对超我的讨论也同样值得重视。在先前的文章中，克莱因曾经提出超我的概念，她认为在早年，超我以一种残酷严苛的形式开始浮现，慢慢地发展成较为正常健全的良心。她在这篇文章中解释了为什么早期超我会如此严厉。她主张超我所具有的极端、惩罚、不符合现实的本质是从儿童自己的食人冲动与施虐冲动中产生，弗洛伊德很少在著作中提到克莱因，然而他在《文明及其缺憾》的附注（S.E.21,p.130）中赞同这个看法。克莱因继续说明其临床意涵，她认为儿童分析不能够像安娜·弗洛伊德的坚持那样，将主要任务放在强化软弱的超我，必须放在减弱过度强大的早期超我。整篇文章中，克莱因不断强调分析焦虑与罪疚感具有无比的重要性。在本篇中，对《儿童良心的早期发展》（1933）的批注里，对她有关超我的著作有所说明。

这时候克莱因已经有八年的儿童分析经验，而在撰写这篇评论的过程中，她也讨论了在治疗技巧上的发现，并详述上一篇文章中的说明。她强调在分析中，不但要分析正向移情，分析负向移情也是必要的，这不只是对分析有益，也可以保护父母免于受到未经分析的负向态度所影响。她探讨儿童的沟通模式、儿童丰富的沟通素材，以及分析师与病患父母之间的关系。克莱因也正式针对她所反对的分析方法发表个人观点。尤其，她评论对数据分析的不完整会造成的不利影响，也探讨使用非分析式的引导技巧，以及教育式或指导式做法的本质与弊病。关于她的游戏技巧，在《儿童精神分析》一书中有最详尽的说明。在《精神分析游戏技术》（1955）一文，说明这种游戏技巧的历史，《儿童分析的故事》（1961）中的逐日临床记录描绘出克莱因的工作样貌。

此外，这篇文章包含了她在俄狄浦斯情结的新发现。在前一篇文章的注释129-1中，克莱因说明母亲借由断奶与如厕训练，将婴儿原本对母亲的兴趣转向父亲。在本文中，她明白而直接地说到俄狄浦斯情结与超我的形成是从断奶时开始。她也重新调整俄狄浦斯情结的高峰期时间，因此它不再与儿童早期的结束同时出现，也和弗洛伊德所认为的潜伏期取向有所不同，但是在她的观点里，一个三岁的孩子已经完成了他的俄狄浦斯发展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克莱因关于俄狄浦斯情结著作的讨论，读者可以参阅《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情结》（1945）的批注。

第八章 正常儿童的犯罪倾向（1927）

这篇文章是由弗洛伊德在《论罪疚所引发的犯罪》（Criminals from

a Sense of Guilt,S.E.14)中极富创意的两页文字所发展而成,弗洛伊德的论点是,并非犯罪引起罪疚感,而是罪疚感引发了犯罪。克莱因将弗洛伊德的见解连结到她近来对早期超我的发现上。她与弗洛伊德的论点都与一般人的假设相反,她认为罪犯并非缺乏良心,反而是怀有过于严厉的良心——来自未经修饰的早期超我。这种超我的运作方式与正常的超我不同,会透过恐惧与罪疚感造成压力,驱使他犯罪。

本文同时讨论恐惧与罪疚感,但并未区别它们在超我中的运作方式。在1932年,于《儿童精神分析》一书中,克莱因区辨早期超我和发展成熟的超我之间的不同。她的看法是,在心灵中,个体是以一种焦虑或恐惧的形式经验到早期超我,而发展成熟的超我则会引发个体的罪疚感,她在《儿童良心的早期发展》(1933)中对这个看法提供了最详尽的解释。她另一篇关于犯罪主题的文章《论犯罪》是1934年时接受临时邀约而在短时间内写就的,在该篇文章中,她有系统地整理了本文所提到的一些结论,并且将犯罪性与精神病连结在一起。

克莱因回顾撰写本文的这一年,她了解到攻击的重要性。1927年她的另一篇文章《儿童分析论文集》在儿童的攻击冲动中找到为何早超我会如此残酷的解释。而本文包含了关于犯罪的进一步重要论述。文中连结正常儿童身上的犯罪行为与犯罪倾向,说明了犯罪一五一十地具体呈现出早期施虐幻想,是属于正常发展的一部分。的确,克莱因强调正常儿童有许多口腔与肛门施虐幻想,因此弗洛伊德曾经提到在性器期俄狄浦斯情结时,潜意识会铸下与内在罪疚感有关的两种犯罪形式——乱伦与弑亲(父或母)。撇开创伤经验,她也主张是施虐幻想使个体产生出性交是扭曲且令人害怕的概念。在她的下一篇文章《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中,对于这些施虐幻想有详尽的记述。

最后,这篇文章是由超我与自我之间的冲突所贯穿,读者将会看出克莱因对于另一种冲突——爱与恨之间的冲突——感到兴趣,爱恨冲突后来成为她的著作中普遍而主要的想法。在此我们注意到很有趣的一点,即使表面看来并非如此,但她坚信爱存在于每个人身上,包括每个罪犯在内。

第九章 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1928)

这是克莱因最重要的论文之一。几年来,她陆续报告了她的看法:俄狄浦斯情结的起始点比弗洛伊德设想的要早;在《早期分析》(1923)中,她提出俄狄浦斯情结是在儿童二至三岁之间开始;在《早期分析的心理学原则》(1926)中的注释中,她指出它开始的时间远早

于先前所述——在生命第一年断奶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而她在《儿童分析论文集》（1927）中更明白地说明这点。但她在分析中所获得的发现，再次超越了先前的时间点；在这篇相对简短的文章中，她提出了一个被视为是俄狄浦斯情结的新概念。

在她的观点中，始于断奶的俄狄浦斯情结是一种掺杂各种冲动的混淆不定状态。虽然性器期的感觉正在浮现，但口腔与肛门施虐冲动在此之前占有主导地位；性器冲动只有到后期，也就是到达传统上弗洛伊德所述的俄狄浦斯情境时才开始主导发展历程。正向与逆向的俄狄浦斯情结有着密切的互动，同时牵动了儿童的内在与外在世界。再者，俄狄浦斯情结在早期出现代表着它是从自我几乎毫无发展的状况下开始的，根据克莱因对超我的新研究，它出现的时期也是早期严厉超我活跃的时期。这两个事实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当婴儿还一无所知、无法表达的时候，就暴露在一种由矛盾的性冲动、施虐冲动与对性的好奇心所形成的激流中；克莱因强调这种情况中所包含的痛、恨与焦虑，以及性发展和求知欲发展所导致的结果。此外，超我的存在表示前性器期冲动所产生的罪疚感并不是源于性器期才形成的超我，这不是一种时光倒退现象，这些罪疚感直接来自于早期严厉的超我。

她也认为婴儿早期对母亲身体与身体内容的意识，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在她的观点里，这就是女性阶段。虽然她从未将这点与后来的概念加以连结，但女性阶段在她眼中并未失去其重要性；这种与母亲关系所具有的嫉妒与独占性质，在《嫉羨与感恩》（1957）中有进一步的探讨，而后来提出的投射认同概念似乎就是女性阶段背后的运作机制。

本文中，她透过一篇记录追溯在早期俄狄浦斯关系中的一系列认同作用，并与弗洛伊德在《超我与自我》中的讨论加以连结，唯一的不同点在于时间比弗洛伊德更早。她描述男孩与女孩的性发展，虽然她不认同弗洛伊德所提，不同性别有着不同的主要焦虑的看法，她仍将自己的著作视为弗洛伊德在《抑制、症状与焦虑》（S.E.20）中提出的新概念的拓展。来年，在《反映在艺术作品及创意冲动中的婴儿期焦虑情境》（1929）中，她举例说明了本文所描述的基本焦虑情境。在她的观点中，无论男性或女性，最深的焦虑来自攻击母亲身体的意象，儿童会想象一个怀有敌意的母亲，体内拥有一根敌意的阴茎，后来她称之为联合父母形象。她主张男孩的阉割焦虑是从这个更原始的焦虑中衍生出来的，至于女孩会害怕失去爱，也是因为担心有敌意的母亲会攻击她的身体内部而产生焦虑的结果；对于阉割焦虑和女孩的阴茎钦羨，她也提出与弗洛伊德不同的解释，虽然她论及性器期出自外显的欲望，这点并未背离弗洛伊德的想法，但她仍然强调早期对阴道存在的意识。

这些是克莱因对俄狄浦斯情结的新发现。我们必须记得在这个时期，她所思考的焦虑仍然是一种广泛的概念，尚未分化成被害焦虑与忧郁式焦虑，更重要的是，她的主要研究焦点仍然只有恨。在1945年撰述的《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情结》中，她区分出两种形式的焦虑，将在爱的冲动与恨并列在一起之后，她改变对某些论点的看法。这部分与其他主题在1945年文章的批注中均有所讨论。

第十章 儿童游戏中的拟人化（1929）

克莱因的目标是指出在儿童游戏中的角色或拟人化都是来自于内在，是透过分裂与投射作用而产生的意象。在本文记述的过程中，她说明分裂和投射也是一种对抗焦虑的防卫，事实上，来年在《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中，她透过分析这种重要防卫的本质，对其进行探索。本文中也提出新的看法，说明移情是将内在形象分裂并投射到分析师身上。

从1926年开始，克莱因就认为超我的结构不断在改变。在此她第一次说明超我的各个连续阶段；然而这篇简短的说明混合了各种不同的概念，直到她在1935年提出忧郁心理位置的理论之后，才对精神变迁（psychic change）有了清楚的看法。她在本文中也提出最强烈的焦虑来自于非常早期的超我，而精神病就是受到这种早期超我的压倒性影响而产生——这和她在《正常儿童的犯罪倾向》（1927）中，发现早期超我支配了罪犯心智的想法互为补充。

第十一章 艺术作品中反映的婴儿焦虑情境（1929）

这是克莱因讨论文学作品的三篇文章之一，其他两篇分别是《论认同》（On Identification, 1955）^[5]与《〈俄瑞斯忒斯〉的某些省思》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Oresteia, 1963）^[6]。她在此引用克莱特编剧、拉威尔的歌剧“神奇的字眼”，以及卡伦·麦可利斯一篇名为《空洞》（The Empty Space）的文章，借此阐述她前一年在《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中所描述的焦虑情境。

克莱因首次将创意与深层的早期焦虑连结在一起；她认为对创作的急切渴望是来自毁灭性攻击之后，想要恢复和修复被伤害的客体之冲动。几年后，这个想法在她的忧郁心理位置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事实上，本文预示了一些日后的理论建构。举例来说：她谈到

（p.217），在发展中，对母亲会攻击自己的恐惧，致使个体害怕失去真实而慈爱的母亲，这正好预告了克莱因后来对于焦虑内涵的演变，从

偏执-类分裂变成忧郁心理位置的解释。

在后期著作《嫉羨与感恩》（1957）中，克莱因再次着眼于创造力的问题上，但是透过另一个角度解析。她在该文中推定个体经验到的第一个具有丰富创造性的客体就是哺育中的乳房，她也说明过分嫉羨对于创造性所造成的不利影响。

第十二章 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1930）

本文的临床数据开启了一个新时代。这是史上第一篇发表的精神病儿童分析记录，证明了连一个不擅言语或情感表现不明显，甚至只拥有非常粗浅象征能力的儿童，都有可能与他进行分析式的接触，将他的发展导入正轨。克莱因此时对于精神病会在儿童期发生的事实已经深信多年。她在先前的文章里依序描述了出现在儿童身上的精神分裂症形式、精神病儿童的游戏特质，以及在精神病当中的超我性质。这篇文章讨论儿童期精神病的常见问题，她借着本文首次试着具体说明精神分裂症的起源。她提出自我借着过度驱逐自身的施虐性来防卫自己，以避免受到强烈焦虑的影响，这也使得焦虑经验、对世界的探索或是象征形成作用荡然无存，正常发展因此停止。克莱因对精神分裂症想法的演进过程，在《关于精神分裂症中忧郁症状之短论》（A Note on Depression in the Schizophrenic, 1960）^[7]中有详细的描述。

本文把一些概念精致化。一开始克莱因认为焦虑主要是抑制了能力，然而过不久，在《早期分析》（1923）里，她认为发展进程取决于焦虑解除的程度。与本文同一年发表的文章《艺术作品中反映的婴儿焦虑情境》中，她有着更深入的思考，认为焦虑会激发创造力。从这篇针对儿童病患之精神病程分析当中，她证明了焦虑和焦虑的修通是发展的先决条件——这成为她后期理论的核心想法。此外，在偏执-类分裂心理位置理论中奠定地位的重要概念——投射认同，也在本文对象征形成与自我最初的防卫模式之说明中正式登场。她指出符号形成、符号等同（symbolic equations），以及认同作用的早期形式，是个人与外在世界关系的基础。她描述了自己的主张，认为自我最初的防卫模式是一种逐出的机制，比潜抑更早出现，两者有着基本的差异；这种防卫的任务是对抗攻击及攻击所引发的焦虑；施虐性会给个体危险的感觉，害怕遭到被攻击客体的报复，导致自我必须把施虐性驱逐到客体身上，借此保护自己并摧毁客体。克莱因后来对这些观念的应用，记载于《对某些类分裂机制的评论》（1946）的批注中。

第十三章 对精神病的心理治疗（1930）

克莱因将这篇短文投稿在“心理治疗在精神疾病中扮演的角色”研讨会。本文重点摘要了她在《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的前一年里，对于儿童精神分裂与精神病根源之焦虑情境的描述，并包含两处逐字翻译。

第十四章 智力抑制理论（1931）

智力抑制是克莱因一开始就深感兴趣的课题。她早期在《儿童的发展》（1921）与《儿童力比多发展中学校的角色》（1923）一文的讨论中顺应弗洛伊德的看法，认为智力功能是一种原欲的升华，会受到阉割焦虑的抑制。然而1923年文章的临床数据已经清楚显示她开始注意攻击幻想的抑制效果，在《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1928）中，她主张求知本能并不是从原欲而来，而是从施虐性而来，儿童借着早期施虐性展开攻击，同时也渐渐认识母亲的身体。因此母亲的身体成为第一个知识客体。在《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1930）中，她呈现另一项发现。她证明为了对抗施虐性所产生的坚实防卫，会对个体的求知欲造成普遍的抑制，例如早发型痴呆所出现的状况。

本文是唯一针对智力抑制主题的专文讨论。比起1928与1930年所提出的概念有着更完整的解释，并且包含一些新的发现。克莱因描述两套截然不同的焦虑，它们伴随着施虐攻击与抑制个体的功能而来。与母亲体内的危险状况有关的焦虑，以及这种焦虑的延伸——对外在现实的焦虑，会妨碍对外在世界的自由探索，并使个体害怕自己体内也会发生危险，特别是早期施虐超我的存在，使得个体过于恐惧，而阻碍了对自我的探索。她也指出，某些特殊形式的智力抑制就和一般性的求知欲抑制一样，可能是从对抗施虐性的防卫中产生。

至此，克莱因借由研究施虐性与施虐的后果，为智力抑制的问题做出了原创性的贡献。然而来年，在接受弗洛伊德提出的理论，认同生命与死亡本能的基本法则之后，她不再单独研究施虐性，转而探讨爱与恨的互相影响。后来她把焦虑分类成被害焦虑和忧郁式焦虑，至今曾经探讨与智力抑制有关的焦虑皆属于被害焦虑。在《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1935）一文中，她关注的焦点放在另一群焦虑——忧郁式焦虑，并解释损伤客体所产生的忧郁与绝望会如何影响学习与工作的能力。

读者若拿本文与十多年前第一篇讨论智力抑制的文章互相比较，将会注意到有很大的改变。对克莱因而言，这似乎是一个适当的时机可以将她多年累积的想法以书籍方式呈现。而我们也确实在来年见到《儿童精神分析》一书的发表。

第十五章 儿童良心的早期发展（1933）

弗洛伊德探讨超我的经典著作《自我与本我》于1923年问世，不久之后，克莱因开始贡献由儿童分析素材而来的进一步发现。在非常小的儿童身上，她偶然发现一个出乎预料的现象——罪疚感。这使她在《早期分析的心理学原则》（1926）中假设超我存在的时期比弗洛伊德认定的更早；她的看法是，超我并不是俄狄浦斯情结结束后的产物，而是在俄狄浦斯情结一开始就已经浮现，而她也将在俄狄浦斯情结的起始点提早到断奶的时候，远早于弗洛伊德的推断。她也首次叙述了早期超我：它是内射早期俄狄浦斯形象所形成的，包含了多重的认同，远比后来的超我更为残暴而原始。在《儿童分析论文集》（1927）一文，以及更详尽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1928）当中，她解释了为什么早期超我会如此残酷，其严厉程度远超过真实父母的原因。她主张，因为儿童的施虐冲动会扭曲那些因为俄狄浦斯而内射的形象，使它们变得比原来更可怕，这些内射的可怕形象就形成了早期的超我。在《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中，她彻头彻尾地说明了一系列超我的重要观念，她认为超我在俄狄浦斯情结之前就已经存在，而不是结束以后才出现，也就是说，整个性发展的过程，也包括超我发展与性格形成的过程，都是在超我存在的前提下所进行的。她分别在《正常儿童的犯罪倾向》（1927）与《儿童游戏中的拟人化》（1929）两篇文章里，说明罪犯和精神病患的精神受到早期超我恐怖而扭曲的掌控，并于《智力抑制理论》

（1931）一文中说明早期超我对智力抑制造成的严重影响。在《儿童游戏中的拟人化》（1929）中，她也坚定地表示，精神最大的焦虑来源就是非常早期的超我。

1927年以来，克莱因已经把恐惧与罪疚感分开，认为它们是超我发出的两股不同力量。然而她并没有持续使用这种区分方式，直到《儿童精神分析》（1932）一书中，她借着区别早期超我与发展完成的超我，才真正确认并讲述这两种不同力量的重要性，她解释早期超我引起的焦虑会被发展完成的良心所产生的罪疚感所取代。在同一篇文章中，虽然她仍然认为超我的形成与断奶造成俄狄浦斯情结的开始有关，但她也针对超我的形成做了简短的说明，这为她日后推翻此看法并认为超我是一种比俄狄浦斯情结更早出现的架构埋下伏笔。她假设（p.127）在出生之后，吞并的过程立刻启动，而被吞并的客体则立即发挥超我的功能。

以上是克莱因至今对超我的看法的几个主要阶段。在本文中，克莱因以非常清楚的文字解说呈现出这些看法，强调对社会与个人而言，把早期可怕的超我转变成良性的道德良心，是非常重要的事。令人好奇的

是，虽然从1927年以来，她就坚持早期超我的残暴性是源于儿童的施虐冲动，但是直到这篇文章中，她才使用“投射”一词来指涉这个事实；她引用以牙还牙的法则，或使用一般惯用语来描述这个现象，例如儿童的施虐冲动在他的意象中“留下印记”。本文中她的确谈到儿童将他的攻击冲动投射到他的客体上，从此刻起，她一直使用这种方式，或是使用后来的“投射认同”一词来表达这个概念。关于超我，她也愈来愈强调在1932年形成的观点，说明超我是从本我的一部分所分化出来，被自我拿来作防卫之用，并且在婴儿第一次进行口腔内射的时候就已经出现。这明白地表示超我的形成是在俄狄浦斯情结之前就展开；然而她矛盾地在注释251-1重申超我的开始与早期俄狄浦斯冲突有着紧密连结，仿佛还不愿意在这一个基本原则上与弗洛伊德将超我的起源与俄狄浦斯情结紧密连结的理论做出切割。然而两年后，在《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1935）一文中，超我形成的起源终于完全与俄狄浦斯情结分离开来。

她探讨超我的作品相当尖锐地引发有关精神变迁的问题。令个体感到焦虑，并造成人际疏离的早期超我究竟经历了何种转变，才成为令个体感到罪疚，并造就具道德观的成熟良心？她时常论及上述这个问题，在《儿童游戏中的拟人化》里头有一则特别有趣的讨论，是关于这项发展任务的其中一个观点，那就是超我是由极端化的认同所合成的。然而这种改变的动力大部分仍未被解释，直到《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

（1935）一文，当恐惧和罪疚感被区分开来了以后（在此之前只具有描述上的意义，不代表本质有所差异），新的理论才就此诞生。后来忧郁心理位置的理论提出之后，对于极端分化形象的整合、自我对超我日益增加的同化作用，以及从害怕改变成罪疚感等等现象才能够清楚地说明与理解。在《嫉羨与感恩》最后的《短论》^[8]中，有一篇针对超我发展的简短、非技术性的解释（1942）。后来，在《关于焦虑与罪疚的理论》（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Anxiety and Guilt, 1948）当中，克莱因修正了罪疚感只有在忧郁心理位置中发生的看法；她表示在更早期的时候，罪疚感能够被短暂地经验到。在《嫉羨与感恩》（1957）一书中，她叙述嫉妒的超我及嫉羨所引发不成熟的罪疚感。

她对超我的最终看法可以在《论心智功能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Mental Functioning, 1958）^[9]一文找到。克莱因意外地背离了她四十年来的信念，原先她认为超我的基础是那些最可怕、最极端的形象。在新观点中，她认为最极端的形象并不是超我的一部分，它们在心智中占据了一块自己的位置，与心智的其他部分分离开来。对于内在形象的重新分类，在对《论心智功能的发展》的批注^[10]里有更彻底与完整的描述。

第十六章 论犯罪（1934）

一场犯罪学术研讨会临时邀请克莱因在会中发表这篇文章。克莱因回顾她在这几年间的工作，把她在《正常儿童的犯罪倾向》（1927）中对犯罪性所形成的结论简短地重述。本文的新意在于她简短而明确地表示精神病与犯罪具有相同的基础。

第十七章 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1935）

这篇文章开启了一段重要的工作时期，克莱因此时开始建立新的理论架构。她的早期著作已经为此预先铺设了一条道路。过去十五年来，她累积了一系列的发现，不只改变了她对俄狄浦斯情结与超我的想法，也带来了一个渐进且重大的概念转变。她对于焦虑、内在客体、潜意识幻想、攻击、内射和投射的见解开始崭露头角，但每个概念的完成时间不尽相同。因此在本文发表前三年所出版的《儿童精神分析》一书中，克莱因一方面接受了发展是逐步跨越性心理阶段的古典看法，另一方面同时使用专有名词来描述那些需要以不同取向来解释的现象：即自我会改变它与内化客体和外在客体的关系，以及早期精神病式焦虑的演变。有两件事为这个新理论开创的过渡时期带来改变。首先，她的工作完全以生死本能之间的互动作为基础，并使用爱与恨来表达这种互动关系；这不单是对于她原先比较忽略爱并过度强调攻击所进行的修正，也为她提供了形成理论的基础。其次，本文具备了所有新理论的必要条件——新的科学概念。的确，这篇文章包含了丰富而重要的新思想，这是因为它提出两个密不可分的理论：早期发展的理论，以及躁郁症起源的理论。

简言之，此理论假定在出生第一年，大约四到五个月大的时候，婴儿的客体关系出现了重大的改变，从婴儿与部分客体的关系转变为婴儿与完整客体的关系。这个改变把自我带到新的位置上，使它能够认同客体，因此在先前，婴儿的焦虑原本具有偏执性质，只想要保护自我，但现在婴儿拥有一套更为复杂的矛盾情感，会因为在乎客体的状况而产生忧郁式焦虑。他开始害怕会失去他所爱的好客体，除了被害的焦虑之外，他也会因为攻击客体而体验到罪疚感，并且基于爱，产生想要修复客体的强烈欲望。他的防卫也会随之改变：他动员躁动防卫来消灭迫害者，以处理他此时新经验到的罪疚感与绝望。克莱因把这种客体关系、焦虑与防卫的新分类方式命名为忧郁心理位置。

在这个理论中，克莱因第一次将两种形式的焦虑区分开来，一种是偏执的（后来她常称之为被害焦虑），另一种是忧郁的。这是一种根本

且重要的区分方式，带来了清晰与秩序，因此相关的概念能够自然地各得其所。她也首次提出两种对立的客体关系，也就是部分客体关系与完整客体关系之间的差异。其中最重要的新观念是她舍弃发展阶段的想法，改用心理位置作为发展的单位。

1948年，克莱因在《儿童精神分析》第三版的序言解释她采用“心理位置”一词的原因，并在《关于婴儿情绪生活的一些理论性结论》

（Some Theoretical Conclusions Regarding the Emotional Life of the Infant, 1952）一文最后附加的批注四里做出补充说明。读者会注意到本文中多次使用“心理位置”一词；包括忧郁心理位置、躁动心理位置、强迫症心理位置和偏执心理位置。“躁动心理位置”与“强迫症心理位置”在1940年之后就不再使用，《对某些类分裂机制的评论》（1946）一文完成了她的早期发展理论，文中她把偏执心理位置正名为偏执-类分裂心理位置。在《艺术作品中反映的婴儿焦虑情境》（1929）当中首次出现的“修复”一词，在本文里跃升成为关键概念。另外，她舍弃使用原欲阶段的连续性，改采内在客体关系一词表示发展的过程与结果。

克莱因认为在儿童发展中，忧郁心理位置的正常发展占了最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儿童是否能够安全地内化好客体，将决定个体的心理健康与爱的能力，如果忧郁心理位置的发展受到阻碍，就会在儿童身上形成病态情境，可能成为忧郁性疾病的精神基础。这就是本文所提到的第二个理论。在克莱因的观点中，躁郁症患者所遭受到的痛苦和精神病式焦虑，是因为他重演了婴儿期忧郁心理位置时的挣扎所致。

更早之前，即1920年代，克莱因发现婴儿的焦虑具有偏执的性质；在此她进一步找到新的分类——婴儿期精神病式焦虑和忧郁式焦虑。的确，本文为精神病的通论（general theory）做出了最丰富的贡献。虽然焦点是婴儿期忧郁心理位置，但也相对地说明了先前偏执心理位置的普遍本质，她认为这段时期的主要特征为偏执焦虑、部分客体关系及对客体和情感的分裂作用。她详细比较偏执与忧郁，理论中提到婴儿期忧郁心理位置是在婴儿期偏执心理位置之后出现的，这让她得以利用它们原本在婴儿期的连续性与互动性来解释这两种疾病之间在临床观察中的关系。她为躁郁症提供了新的解释，说明躁郁症的起源是因为个体惧怕体内含有濒死或死去的客体。她说明躁动防卫的概念，强调全能感和否认的作用；她指出躁动防卫与强迫式防卫之间的连结关系；她也指出躁动防卫不只是用来对抗忧郁，也会被拿来对抗偏执焦虑。当然，并非所有理论的分支与细节在此都有完整的解释。五年后发表的《哀悼及其与躁郁状态的关系》持续本文的要旨，更深入探讨忧郁心理位置中的重要过程——哀悼失落的客体。该文也继续讨论本文所探讨的躁动防卫、修复

与自我的整合历程，强调忧郁心理位置中最为重要的过程在于客体的一致化，并非像本文强调的，是重复地在接近现实的层面上进行分裂。关于忧郁心理位置与俄狄浦斯情结之间关联的叙述，请见《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情结》（1945），在《关于婴儿情绪生活的一些理论性结论》（Some Theoretical Conclusions Regarding the Emotional Life of the Infant,1952）一文中也有部分补充。克莱因在1952年这一篇文章里也提到忧郁心理位置是关于存活、未受伤的客体与受伤、濒死的客体之间所进行的分裂，目的在于防卫忧郁式焦虑。《关于焦虑与罪疚的理论》（1948）^[11]对本文讨论的罪疚感进行修正说明，《关于精神分裂症中忧郁症状之短论》（1960）一文也进一步修订了本文对忧郁的解释。

第十八章 断奶（1936）

这是克莱因在一系列由精神分析师为大众开设的演讲课程中所发表的演说。这一系列的演说稿集结成一本小书《谈儿童抚育》（On the Bringing Up of Children).1952年，克莱因还为该书的第二版撰写《序》与《跋》。

早先，例如在《早期分析的心理学原则》（1926）中，克莱因把断奶视为一种创伤，俄狄浦斯情结从此展开：哺乳的母亲让婴儿感到挫折与打击，造成婴儿离开母亲，转而寻求父亲。然而后来在《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1935）中，她的婴儿期忧郁心理位置理论为断奶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她认为断奶的重要性在于婴儿完全失去了第一个外在的好客体，因此将忧郁心理位置中的情绪与冲突带到高峰。同时，如果断奶成功，婴儿会获得正向的驱动力，帮助他接受母亲的替代对象，找到更多更广的满足来源。

克莱因以写实、非专业的方式呈现这些新的看法，为了提供听众有关抚育儿童的实用指南，她也加入有关婴儿养育问题的心理学建议。她简短地比较乳房哺育与奶瓶喂奶食的差异，这个主题在《婴儿行为观察》（On Observing the Behaviour of Young Infants,1952）的批注一^[12]当中有更完整的讨论。该篇文章的批注二^[13]则是再次讨论了断奶的主题。

第十九章 爱、罪疚与修复（1937）

1936年，克莱因和琼·里维埃以“文明男女的情感生活”（The Emotional Life of Civilized Men and Women）为题进行公开演说，来年出版的小书《爱、恨与修复》（Love,Hate and Reparation）就是以这篇

演讲稿为基础。她们分别讲述本文的主题：里维埃谈的是“恨、罪疚与攻击”，克莱因则是谈“爱、罪疚与修复”。克莱因讲述她在两年之前才形成忧郁心理位置理论，这在当时仍属于相当新的观念。特别有趣的是，除了非专业的解释方式，本文讨论的各种人类情境，广泛程度甚至比她任何一篇文章提到的还要多。

后来，她的观点有了一些改变。本文认为婴儿从出生之后就背负了一个重担——修复被恨所伤害的客体。然而根据她后来提出的偏执-类分裂心理位置理论，分裂在一个月大的时候居于主导地位，而修复的需求则是要到后来，在忧郁心理位置这个更加整合的状态中才会浮现。

第二十章 哀悼及其与躁郁状态的关系（1940）

这篇文章承接《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的内容，实属一流。本文将哀悼视为忧郁心理位置的现象之一。这使得克莱因能够阐述哀悼的本质，将哀悼与她对躁郁状态的著作互相连结。她的主要假设是失去所爱的人会再次引发婴儿期忧郁心理位置，至于在后来的生命当中，能否哀悼、能否从哀悼中回复的能力取决于儿童期忧郁心理位置是否顺利解决。

她揭开了先前不为人知的一些历程，它们属于哀悼的一部分，最主要的是，失去外在好客体的时候，会潜意识地感觉到自己也失去了内在的好客体。这表示哀悼者遭受的痛苦及他（走出哀悼）的任务本质都比过去所认为的更为庞大而艰巨；哀悼者除了外在的失落，也会受到内在伤痛的折磨，这使他成为坏客体迫害下的猎物，也就是说，在忧郁心理位置中的早期被害焦虑和忧郁式焦虑被再度唤起。克莱因也探讨了修复的能力在克服哀悼状态时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性。

本文从头到尾都可见到她将自己的著作与弗洛伊德加以连结。然而她并不同意弗洛伊德对于哀悼与躁郁状态之间关系的想法。她的看法是，正常成人的哀悼会牵涉到躁与郁的状态，如同她1935年的文章所述，在忧郁心理位置中，这是正常的现象。在本文当中，她拓展对躁动防卫的论述，特别是在躁动式胜利这一块；她也提出躁动防卫中的过度躁动是如何阻碍个体，使其无法安全地重建内在的好客体。

从发展通论的角度来看，本文完成了她从1935年开始对忧郁心理状态的解说。她提到忧郁心理位置包含了哀悼的过程；修复在克服忧郁心理位置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此有着进一步的描述，并且首次探讨两种自我打击形式的修复——强迫式修复与躁动修复。如同先前的评论，这篇文章为1935年提出的躁动防卫注入了相当丰富的解说。此外，虽然克莱

因自己并没有明显地注意，但她在某方面改变了1935年来所强调的论点；当时她强调（p.288,p.350）在忧郁心理位置中，整合各种意象的每一个步骤之后，都需要在更接近现实的层面进行重新分裂的重要性。她在本文的注释349-2中提到，整合对客体的对立看法是“极为重要的历程”。在她的后期著作里，我们清楚地了解到，整合的过程仰赖对客体进行更符合现实的分裂。她在本文中也首次提出在忧郁心理位置中，要透过爱来缓和恨意。

第二十一章 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情结（1945）

这是克莱因最后一次针对俄狄浦斯情结的重要陈述。在这之前的主要讨论请参阅《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1928）与《儿童精神分析》（1932）。在上述作品中，有两个相当重要的进展，其中一个属于一般性质，另一个属于较特定性质。一般性质的进展是在《儿童精神分析》中，克莱因承认爱与恨是心智功能的基础。然而在那本书中，她才开始使用这个法则，因此书中有关俄狄浦斯情结的章节仍未受到此法则的影响。更为特定的改变是她在《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1935）中所形成的理论，提到忧郁心理位置是出生第一年的发展转折点。本文重新修订了以上两者，并扩增对俄狄浦斯情结的说明。

她未曾改变在1928年对俄狄浦斯情结提出的独特概念，也就是在弗洛伊德所发现的俄狄浦斯情境之外，我们可以在前性器期的早期就看出俄狄浦斯情结的存在；对于母亲体内包含父亲阴茎，以及儿童对自己身体内部的各种早期幻想，都属于俄狄浦斯情境的一部分；罪疚感不只是俄狄浦斯情结的产物，它从俄狄浦斯情结一开始就已经出现，影响整个发展的过程。她在《儿童精神分析》中对男孩及女孩性发展的说明也始终不变。不过现在她对于俄狄浦斯情结的肇始与导致其减弱的原因采取不同的见解，她也为俄狄浦斯情结的本质做了一些重要的补充。

在她的新假设中，施虐性在婴儿期前六个月会逐渐减少而非增加，若我们将她对于客体关系从一出生就存在的观点纳入思考，这表示了她早期（1932）对俄狄浦斯情结是在自恋阶段或是在施虐性达到顶点时展开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她也不再认可这样的解释。她不再认为断奶时的口腔挫折释放出俄狄浦斯冲动，或如同她有时候表达的——俄狄浦斯情结是受到恨的冲动影响而展开。相反地，她现在主张俄狄浦斯情结的起始点正好与忧郁心理位置同时开始，也就是在被害焦虑降低，爱的感觉强烈浮现的时候，虽然被剥夺感可能是造成婴儿背离乳房的原因之一，但也造成一种仅次于爱的推动力，激励婴儿迈向发展的下一步，引出原欲寻求新客体的天生能力。她在1932年时认为罪疚感是缓和俄狄浦斯

情结的主要因素；现在她主张正面的情绪，包括儿童对父母的爱及想要保护他们的渴望，也同样是削弱俄狄浦斯情结力量的因素之一。

克莱因在1935年的《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一文中，把俄狄浦斯情结与忧郁心理位置链接在一起，她的这个陈述并未超出她原来认为在忧郁心理位置中，最痛苦的俄狄浦斯冲突来自于悲伤与担心失去好客体的惧怕。在本文中，她检验了当孩子们挣扎着整合爱与恨的时候，心中交织的俄狄浦斯欲望与忧郁式焦虑，她也指出性冲动会透过修复先前的攻击结果而产生新的重要意义。这导致修复式性幻想（reparative sexual phantasies）的浮现，对于个体未来的性行为与性能力，有着极大的重要性。这种更为圆满的俄狄浦斯情境的形象在两个病人的案例中有所描述，有关小男孩理查德德的分析在《儿童分析的故事》（1961）做了完整的发表，而先前的文章中也叙述了关于小女孩莉塔的许多资料。

本文中，克莱因为她与弗洛伊德在俄狄浦斯情结的分歧意见做出了一个不错的解释。有趣的是，除了在俄狄浦斯情结与忧郁心理位置的链接中产生的特定观点以外，本文列出的所有歧异在1928年的文章中都已经出现；但是当时她似乎不希望强调她与弗洛伊德的差别。

我们可以明显地在本文中见到她为生命最初几个月的观点做出明确澄清。来年她发表了《对某些类分裂机制的评论》，文中提出，婴儿出生后的头几个月都处在偏执——类分裂心理位置当中。然而这并不影响本文所表达的观点。她自己对于1932年来有关俄狄浦斯情结的看法做了简短的说明，请参阅《儿童精神分析》第三版《序》。

克莱因在后来的两篇著作里对俄狄浦斯情结提出补充说明。在《关于婴儿情绪生活的一些理论性结论》(1952)^[1]一文对俄狄浦斯情结的重点提要中，她描述俄狄浦斯情结与忧郁心理位置之间有着互惠（reciprocal）而良性的关系。她最后一次讨论俄狄浦斯情结是在《嫉羨与感恩》一书中，她描述嫉羨对俄狄浦斯情境的负面影响。

总而言之，克莱因将人们对俄狄浦斯情结的理解往两个方向拓展。首先，她发现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并将弗洛伊德认为是所有精神官能症核心的俄狄浦斯情结，与她认为在儿童发展中居于中心地位的忧郁心理位置连结在一起。

【注释】

[1] 参阅本书《序》与《导论》。

[2] 中译注：参见《嫉羨与感恩》。

[3] 参见《嫉羨与感恩》。——译者注

[4] 参见《嫉羨与感恩》。——译者注

[5] 中译注：参见《嫉羨与感恩》中译本。

[6] 中译注：同上。

[7] 中译注：参见《嫉羨与感恩》。

[8] 中译注：参见《嫉羨与感恩》。

[9] 中译注：同上。

[10] 中译注：同上。

[11] 中译注：参见《嫉羨与感恩》。

[12] 中译注：参见《嫉羨与感恩》。

[13] 中译注：同上。

[14] 中译注：参见《嫉羨与感恩》。

附录二

克莱因生平年表

1882 3月30日生于维也纳。

1886 二姐席多妮（Sidonie）因肺结核病逝。

1897 长兄伊马努尔（Emanuel）进入医学院。

1900 父亲墨里士·莱兹（Moriz Reizes）因肺炎病逝。伊马努尔转学成为艺术系学生。

1901 与阿瑟·克莱因（Arthur Klein）订婚。

1902 伊马努尔病逝于热那瓦（Genoa）。

1903 与阿瑟结婚。

1904 长女梅莉塔（Melitta）出生。

1907 长男汉斯（Hans）出生。

1909 因过度沮丧而住进瑞士一所疗养院数月之久。

1910 与丈夫及孩子移居布达佩斯。

1914 次子艾力克（Erich）出生。母亲莉布莎（Libussa）去世。首次阅读弗洛伊德作品《论梦》（über den Traum）。开始接受费伦齐分析。阿瑟受征召，加入奥匈帝国军队。

1918 于布达佩斯举行的第五届国际精神分析年会（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 Congress），首次与弗洛伊德会面。

1919 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精神分析学会（Budapest Society）宣读第一篇论文《一名儿童的发展》（Der Familienroman in statu nascendi），并被遴选为布达佩斯精神分析学会会员。

1920 在海牙举行的第六届国际精神分析年会中，首次与胡格-赫尔

姆斯及亚伯拉罕会面。

1921 与次子艾力克迁居柏林，开始在柏林执业。发表《儿童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a Child）。

1922 成为柏林精神分析学会（Berlin Psychoanalytic Society）会员。发表《青春期的抑制与困难》（Inhibitions and Difficulties at Puberty）。

1923 发表《儿童力比多发展中学校的角色》（The Role of the School in the Libidinal Development of the Child）、《早期分析》（Early Analysis）。

1924 接受亚伯拉罕分析。在萨尔斯堡（Salzburg）举行的第八届国际精神分析年会中，发表论文。与丈夫阿瑟分居。于9月与艾利克斯·斯特雷奇（Alix Strachey）会面。

1925 詹姆士·斯特雷奇（James Strachey）于英国精神分析学会朗读克莱因作品的摘要。受琼斯之邀，7月前往伦敦进行三周的讲座。其分析随着亚伯拉罕的逝世而告终。发表《论抽搐的心理成因》（A Contribution to the Psychogenesis of Tics）。

1926 离婚，9月迁居伦敦。随后次子艾力克迁居伦敦。发表《早期分析的心理学原则》（The Psychological Principles of Early Analysis）。

1927 十月二日被遴选为英国精神分析学会（British PsychoAnalytic Society）正式会员。发表《儿童分析论文集》（Symposium on Child-Analysis）、《正常儿童的犯罪倾向》（Criminal Tendencies in Normal Children）。

1928 长女梅莉塔抵达伦敦。发表《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Early Stages of the Oedipus Conflict）。

1929 发表《儿童游戏中的拟人化》（Personification in the Play for Children）、《艺术作品中反映的婴儿焦虑情境》（Infantile Anxiety Situations Reflected in a Work of Art and in the Creative Impulse）。

1930 发表《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Symbol-Form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go）、《对精神病的心理治疗》（The Psychotherapy of the Psychoses）。

1931 开始分析第一位受训分析师史考特（Clifford Scott）。发表《智力抑制理论》（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Intellectual Inhibition）。

1932 出版《儿童精神分析》（The Psycho-Analysis of Children）.

1933 5月22日费伦齐逝世。梅莉塔被遴选为英国精神分析学会正式会员。出版《儿童良心的早期发展》（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Conscience in the Child）.

1934 4月长子汉斯因山难意外去世。发表《论犯罪》（On Criminality）.

1935 伦敦——维也纳交换讲座展开。发表《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A Contribution to the Psychogenesis of ManicDepressive States）.

1936 发表《断奶》（Weaning）.

1937 发表《爱、罪疚与修复》（Love,Guilt and Reparation）收入在《爱、恨与修复》（Love,Hate and Raparation）.

1938 6月6日弗洛伊德抵达伦敦。

1939 9月3日大战爆发。与苏珊·艾萨克斯（Susan Isaacs）一同迁居剑桥。9月23日弗洛伊德辞世。

1940 于七月定居皮特洛可里（Pitlochry）。发表《哀悼及其与躁郁状态的关系》（Mourning and its Relation to ManicDepressive States）。

1941 开始分析十岁的案例“理查”。于九月返回伦敦。

1942 -44世纪论战展开。

1945 发表《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情结》（The Oedipus Complex in the Light of Early Anxieties）.

1946 英国精神分析学会形成“A”训练课程和“B”训练课程。出版《对某些类分裂机制的评论》（Notes on Some Schizoid Mechanisms）.

1948 发表《关于焦虑与罪疚的理论》（On the Theory of Anxiety and Guilt）.

1950 发表《关于精神分析结案的标准》（On the Criteria for the Termination of a Psycho-Analysis）.

1952 国际精神分析期刊庆祝克莱因七十大寿出版专刊。发表《移情的根源》（The Origins of Transference）、《自我与本我在发展上的相互影响》（The Mutual Influenc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Ego and Id）、《关于婴儿情绪生活的一些理论性结论》（Some Theoretical Conclusions Regarding the Emotional Life of the Infant）、《婴儿行为观

察》（On Observing the Behaviour of Young Infants).

1955 梅兰妮·克莱因基金会于二月一日成立。发表《精神分析游戏技术：其历史与重要性》（The Psycho-Analytic Play Technique: Its History and Significance）、《论认同》（On Identification).

1957 发表《嫉羨与感恩》（Envy and Gratitude).

1958 发表《论心智功能的发展》（On the Development of Mental Functioning).

1959 发表《我们成人的世界及其婴孩期的根源》（Our Adult World and its Roots in Infancy).

1960 9月22日于伦敦逝世。发表《关于精神分裂症中忧郁症状之短论》（A Note on Depressive in the Schizophrenic）、《论心智健康》（On Mental Health).

1961 出版《儿童分析的故事》（Narrative of a Child Analysis).

1963 发表《〈俄瑞斯忒斯〉的某些省思》（Some Reflections on The Oresteia）、《论孤独感》（On the Sense of Loneliness).

克莱因
文集

2

Melanie
Klein
儿童精神分析

(英) 梅兰妮·克莱因◇著
徐晴 等◇译

九州出版
JIUZHOU 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儿童精神分析

作者：（英）梅兰妮·克莱因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5月

ISBN:978751085132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1:[献词](#)
- 2:[译文修订说明](#)
- 3:[第一版 序言](#)
- 4:[第三版 序言](#)
- 5:[引言](#)
- 6:[第一部分 儿童分析技巧](#)
 - 6-1:[第一章 儿童分析的心理学基础](#)
 - 6-2:[第二章 早期分析技巧](#)
 - 6-3:[第三章 六岁女童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案例](#)
 - 6-4:[第四章 潜伏期儿童的分析技巧](#)
 - 6-5:[第五章 青春期儿童的分析技巧](#)
 - 6-6:[第六章 儿童神经官能症](#)
 - 6-7:[第七章 儿童的性活动](#)
- 7:[第二部分 早期焦虑情境及其对儿童发展的影响](#)
 - 7-1:[第八章 早期俄狄浦斯冲突和超我的形成](#)
 - 7-2:[第九章 强迫性神经官能症与超我早期阶段的关系](#)
 - 7-3:[第十章 早期儿童焦虑情境对自我发展的影响](#)
 - 7-4:[第十一章 早期焦虑情境对女童性发展的影响](#)
- 8:[后记](#)
 - 8-1:[第十二章 早期焦虑情境对男童性发展的影响](#)
 - 8-2:[案例病史](#)
- 9:[附录一 儿童分析的广度和局限](#)
- 10:[附录二 说明](#)
- 11:[附录三 克莱因生平年表](#)
- 12:[附录四 四个案病人名单](#)

献词

怀着感激和钦佩之情

纪念卡尔·亚伯拉罕

译文修订说明

梅兰妮·克莱因的著作《儿童精神分析》的英文初版是由艾利克斯·斯特雷奇（Alix Strachey）翻译的，它几乎与德语原版（1932）同时出版。斯特雷奇夫人与克莱因夫人本人就本书的英文译本进行过详细探讨，在克莱因夫人的认可下，这个译文版本成为该书的官方译本。包括法语在内的其他语言版本，也是以该英文版为基础进行翻译的。

尽管如此，两个版本之间仍然存在诸多差异：

一、在英文版翻成之后，克莱因夫人对德语文本有一些修改，造成两个版本之间一些无法解释的差异。

二、除此之外，英文初版特意删除了德语版本中的一些特定章节。其中最重要的省略是第十二章中A先生的案例，以及B先生的部分案例史。在出版的时候，出于审慎的原因删除这些案例实属合理。但是，在后来直接译自德语的新版法语翻译中，却包含着A先生的案例。

三、德语版带着口语化的特征与风格。很显然，它即便不是克莱因夫人在伦敦的演讲稿原文，也是以演讲稿为基础撰文的。这便能解释文中的诸多重复，因为那在口语中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书中频繁出现详细冗长的脚注，这些脚注包含了一些不适合在演讲时陈述的内容。考虑到阅读方便，原始版本的翻译去除了重复的内容，但现今的版本出于准确性的需要，还是将它们收入了。作为演讲者的习惯，德语版使用的人称是第一人称单数“我”，而在原始的翻译版本中，“我”被复数“我们”取代了。修订后的译文重新使用了单数形式，以保留口语演说的风格。

总之，新的译本尽可能忠实于德语原著，尽管可能牺牲了一些行文风格上的要求。

新的译本采用了旧译的段落划分方法，新的观点另起一段，因为这样比较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而德语的习惯则不同，新观点会在前一个

段落的末尾就开始引入。另外在修订译本中，有关弗洛伊德的所有引言，都是依据英文标准版（Standard Edition）。

新的译本对专有名词也做了一些修正。例如，“*Wisstrieb*”在旧版中译为“epistemological instinct”（认识本能），现在被译为“instinct (or desire) for knowledge”（求知本能）。“*Phase der Höchstblüte des Sadismus*”在旧版中译为“phase of maximal sadism”（最强施虐期），修订后，除了克莱因本人在第三版序言中仍采用此说法，新版本的其他部分均译为“phase when sadism is at its height”（施虐高峰期）。“*Gegenständlich*”早期译为“concrete”（具体），现在译为“presentational”（表征），以便与“具体思考”的“具体”相区别。

根据弗洛伊德著作的英文标准版惯例，所有外加的文字都用方括号标出。脚注并未根据德文版本进行标注。凡译者注都在脚注编号后添加了英文字符以示区别，如第三章本人添加的脚注1a和1b.

托纳（H.A.THORNER）

1974年4月于伦敦

第一版序言

本书是以我从事儿童精神分析的观察实践为基础写成的。我原先的计划是，在第一部分介绍我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所用的技巧，在第二部分阐述我在临床工作中所积累的理论成果，目前看来这些理论正适合于作为我分析技巧的基础。但是在我撰写此书时（这本书拖了好几年的时间才完成），第二部分的理论却大大超出我的预期。对成人的精神分析实践，加上对儿童的分析经验，使我能够将我对儿童最早期的发展阶段的观点应用到成人心理学，并得出个体早期发展阶段的精神分析理论。这些成果我将在本书中进行详细阐述。

本书的所有结论与贡献，都基于弗洛伊德所传授的知识体系。正是站在他的肩膀上，我才得以进入幼童的心灵，尝试分析和治疗他们。除此之外，我也通过直接观察儿童的早期发展，获得现今的理论成果。这些成果充分验证了弗洛伊德在成人精神分析领域的发现，也代表了我致力于将他的理论在儿童精神分析等领域的应用与深化。

倘若这些努力没有白费，倘若这本书能够为精神分析学大厦的建设添砖加瓦，那么我首先要感谢的是弗洛伊德本人，他不但盖起了这座大厦，并使其具备了持续发展壮大的根基，而且引领我们将目光投向那些新的领域，在这些领域开展新的工作。

我必须提及我的两位老师，桑多尔·费伦齐医生（Sándor Ferenczi）与卡尔·亚伯拉罕医生（Karl Abraham），他们在我精神分析发展生涯中承担着重要角色。费伦齐是第一位引我走进精神分析世界的人。他帮我了解到精神分析的真正本质与意义。他对“潜意识”与“象征”等概念强烈而直接的感觉，以及他和儿童心灵进行沟通、建立联系的能力，对我理解儿童心理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也使我意识到我在儿童分析领域的禀赋。他本身对儿童精神分析兴趣甚浓，并鼓励我致力于这个领域的研究，这个领域在当时还鲜少有人涉足。他尽其所能鼓励我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前进，并在我开始上路之时给予我许多支持。正是费伦齐，奠定了我成为一名精神分析师的基础。

卡尔·亚伯拉罕医生是我的第二位恩师。我很幸运找到这位老师，他具备一种能力，能鼓励他的学生将最好的潜能用在精神分析上。在亚伯拉罕眼中，精神分析的进展完全倚赖于精神分析师本人，倚赖于他的工作质量、人格特质以及学术造诣。我一直将这些高标准放在心里，在这本关于精神分析的书中，我尝试归还我欠这份精神科学的情。不管在临床实践还是理论上，亚伯拉罕很清楚地了解儿童精神分析的巨大发展潜力。在1924年于德国乌兹堡（Würzburg）召开的第一届德国精神分析师年会中，他提及了我的一篇论文，那篇论文写的是一名有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儿童^[1]对此他说了一番令我永生难忘的话，他说道：“精神分析的未来，在于分析技巧。”对幼童心灵的研究，让我明白了一些事实，这些事实或许乍看起来有些奇怪，然而当时亚伯拉罕对我工作的信心，鼓励我继续沿着我开始的道路前进。我的理论成果，其实只是亚伯拉罕思想的自然延伸，这一点我希望在本书中能有所呈现。

过去几年中，我的工作得到了恩斯特·琼斯医生（Ernest Jones）真心诚意的慷慨支持。在儿童精神分析刚刚起步之时，他已经看到它未来在精神分析发展中的角色。正是在他的邀请下，我才得以于1925年在伦敦的英国精神分析学会上，以客座身份做了第一次讲座。这些讲座组成了本书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则来自于1927年我在伦敦的一些演讲，主题是“儿童精神分析视野下的成人心理学”。琼斯医生作为儿童精神分析倡议者的坚定信念，开启了英国研究儿童精神分析的道路。他本人在这个领域也有很多重要贡献，例如早期焦虑情境的问题、攻击性对于罪疚感的意义，以及早期阶段的女性性发展。在所有关键点上，他的研究成果都与我的研究联系紧密。

我也想借此机会感谢其他的英国同事们，感谢他们对我的工作设身处地的理解和热诚的支持。与我有着共同信念与私人友谊的妮娜·塞耳（Nina Searl）小姐，对英国儿童精神分析事业的发展，以及在儿童精神分析师的培训方面做出了长足的贡献。斯特雷奇先生和太太（Mr.&Mrs.Strachey）对本书的付梓功劳卓著。他们不仅精准地翻译我的文字，而且在写作上给了我非常宝贵与富于创见的建议。我也要感谢爱德华·葛罗夫医生（Edward Glover），感谢他对我工作始终如一的兴趣，以及他的仁慈批评对我的帮助，特别是协助指出我的理论与现存广为接受的精神分析理论相类似的地方。我同时也非常感激我的好友琼·里维埃夫人（Joan Riviere），她积极支持我的工作，而且准备在各个方面随时给予帮助。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真心感激我的女儿梅莉塔·舒米登堡医生（Melitta Schmideberg）。她为本书的付梓倾注了许多心血，也提

供了相当宝贵的帮助。

梅兰妮·克莱因

1932年6月于伦敦

【注释】

[\[1\]](#) 本书第三章以这篇论文为基础撰写。

第三版序言^[1]

在本书首次付梓后的几年里，我有了一些更为深入的研究结论，主要是关于婴儿周岁以前的生活。这些结论使我对某些重要假设有了更为细致的阐述，在此我将予以呈现。本序的目的，正是想让读者对这些修正的实质有所了解。目前我所想到与此有关的假设主要有：在生命的最初几个月，婴儿会经历被害焦虑（persecutory anxiety）状态，这状态与“施虐高峰期”（phase of maximum sadism）关系密切。小婴儿也会经历破坏冲动，以及对原始客体的幻想所带来的罪疚感，这原始客体是指他的母亲，主要是指母亲的乳房。而这种罪疚感会使婴儿具有一种倾向，想要修复与被伤害对象之间的关系。

为了更细致地勾勒婴儿在这一阶段的心理面貌，我发现在某种程度上调整研究重点与时间顺序是不可避免的。我区分了婴儿在最初6个月到8个月生命中的两个主要阶段，将其称为“偏执心理位置”（paranoid position）与“抑郁心理位置”（depressive position）。（我之所以选择“心理位置”这个词，是因为它们代表了童年早期一再出现的焦虑与防御的特定现象集合，当然这些现象也并不都发生在童年早期，它们在儿童发展的最初阶段就可能出现了。）

在偏执心理位置阶段，婴儿的破坏冲动和被害焦虑占主导地位，这个阶段自出生之始一直延续到第三、第四个月，甚至第五个月。这使得我们不得不改变对施虐高峰阶段的时间定位，但高峰阶段施虐特质与迫害焦虑间的紧密联系不曾改变。

抑郁心理位置紧随其后，大约形成于半岁左右，它与自我发展的关键步骤息息相关。在这一阶段，施虐冲动与施虐幻想乃至迫害焦虑渐渐失去威力，婴儿能够将完整的客体内射，并且多少能够将客体的各个方面以及自己对它的情绪进行整合。他们对客体的爱与恨纠缠不清，这使得他们非常焦虑，生怕客体的内在和外在受到伤害或破坏。抑郁与罪疚感使婴儿极力想要保护爱的客体或使他们再生，以此修复他们破坏冲动

与幻想所造成的结果。

抑郁心理位置的概念不仅带来对早期发展阶段时间定位的改变，也增加了我们对小婴儿情绪生活的了解，因此大大影响了我们对整个儿童发展的理解。

这个概念的提出也为我们理解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又撕下了一层面纱。我仍旧相信俄狄浦斯情结大致产生于半岁左右，但我不再认为这一阶段是施虐高峰阶段，因此我将重点放在婴儿与父母的情绪关系以及性关系的初始点。所以，尽管在某些篇章中（如第八章）我提出俄狄浦斯情结在施虐与恨意中产生，然而我现在认为，俄狄浦斯情结始自婴儿带着爱恨双重情感转向第二客体（即父亲）的时候。（在第九、十和十二章中，我用其他视角重新思考了这个问题，那时的看法与此观点比较接近。）我认为，抑郁的情感源自于害怕失去深爱的母亲，母亲作为内在与外在客体，是早期伊底帕斯欲望的重要诱因。以此，我将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和抑郁心理位置关联在一起。

我也想根据过去十六年中的工作积累，对本书中的颇多表述进行更新与修正。但这些修正并不会对原有的结论作出根本性的改变，因为本书中的观点，基本上也是我现在持有的观点。而且，我工作的最近一些进展，都是基于书中原有假设，例如：内射（introjection）与投射

（projection）的过程从出生起即开始运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化的客体渐渐促成了超我各个方面的发展；内外客体的互动关系自婴儿期早期就已开始，并大大影响了超我发展和客体关系；俄狄浦斯情结其实很早就已发生；带着神经质特征的婴儿期焦虑是精神病的重要标志。此外，在本书中呈现的游戏技巧（该技巧于1922和1923年发展出来），其要点都仍然有效。我后来的工作对它进行了优化，却不曾改变它。

梅兰妮·克莱因

1948年5月于伦敦

【注释】

[\[1\]](#) 该序言为英文版第三版序言，并未以德文形式出版。参见《译文修订说明》。

引言

儿童分析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二十多年前，当时弗洛伊德主持了病人“小汉斯”^[1]的精神分析。这是儿童精神分析的发端，在两个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首先，小汉斯的年龄不及五岁，这个案例的成功，证明了精神分析方法可以在幼童身上得以运用。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一个意义是，这次分析毋庸置疑地证明了备受质疑的“婴儿期本能趋向”（infantile instinctual trend）在儿童身上的存在，这一点弗洛伊德已经在成人身上发现了。此外，小汉斯的这个案例让我们对儿童精神分析满怀期待，即对幼童的深入分析完全可以超越成人精神分析，使我们对儿童的心灵世界有更为深刻准确的认知，同时也能够对整个精神分析学理论做出重要的基础贡献。但是这份期待在很长的时间内未能实现。多年以来，在精神分析领域，儿童精神分析一直是一块鲜少有人涉足的蛮荒之地，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临床实践。尽管很多精神分析师，特别是胡戈·赫尔姆斯医生^[2]（H.v.Hug-Hellmuth）曾进行过儿童精神分析，但并没有开发出一套与分析技巧及其应用相关的规范。正因为如此，在儿童精神分析方面的临床实践与理论知识的潜力还有待开发，也因为如此，那些长久以来在成人分析时广为接受的原理和方法，用在儿童身上时还有待澄清和证实。

也就是在近十年，才有更多的人涉足儿童分析领域。主要出现了两个流派，一个流派的代表人物是安娜·弗洛伊德，另一个则是我本人。

安娜·弗洛伊德根据她在儿童“自我”（ego）方面的发现，修正了一些精神分析的经典技巧，并独立开发出一套潜伏期儿童的分析方法。我们的理论在某些特定的方面有所差异。根据她的观点，儿童无法发展出“移情神经官能症”（transference-neurosis）^[3]，所以分析治疗的基础条件是缺失的。她还认为，成人精神分析方法不能应用于儿童，因为儿童的“婴儿期自我理想”（infantile ego-ideal）^[4]仍然太弱。而我的观点则与之相反。根据我对儿童的观察，儿童也可以发展出与成人类似的“移情神经官能症”，只要我们运用与成人精神分析相一致的方法，避免所有

的教育手段，并彻底分析儿童对精神分析师的负面冲动。另外我也观察到，即便运用深度分析，对各个年龄段的儿童来说，超我（superego）的严厉性也很难缓解。另外，只要不诉诸任何教育手段，精神分析不但不会损害儿童的自我，反而会强化之。

毋庸置疑，在临床数据的基础上对两种方法进行详细比较，并且从理论的角度对它们进行评估，将是一件有意思的差事。但目前我能做的，只能是用这些篇章来展示我的分析技巧和得出的理论成果。到目前为止，我们对儿童分析仍然知之甚少，所以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从各个角度使大家了解儿童分析的主要问题，并致力于将已有的成果进行汇集整理。

【注释】

[1] 见弗洛伊德《五岁男童恐惧症的分析》(1909).

[2] 见《儿童分析技巧》(1921).

[3] 见安娜·弗洛伊德《儿童精神分析治疗》第34页：“儿童不同于成人，他们并不会预备更新他们‘爱的关系’，因为旧的关系尚未耗尽。他们的父母，即他们的原始客体，仍然非常真实，仍然是他们爱的对象。这与成人的神经官能症不同，他们的对象乃是幻象。”安娜进一步说，“孩童没有必要把父母换成精神分析师，”“因为对儿童而言，用幻想中的对象代替真实的人并没有什么好处，只有大人才会这么干。”

[4] 安娜列出如下理由（第49页）：事实上，孩童的自我理想很弱，他们的需求和神经官能症依赖于外部世界，他们也无法控制被解放出来的本能，所以精神分析师必须能够引导他们。在第31页，她更深入地说明：儿童对精神分析师的负面冲动，不管如何呈现，都不利于分析本身，因此需要立刻对此妥善安置。只有在儿童对分析师出现正面依恋时，才可能达到真正的治疗效果。

第一部分 儿童分析技巧

第一章 儿童分析的心理学基础^[1]

精神分析学将儿童精神分析拓展至新的领域。对儿童的精神分析观察帮助我们了解到，即便在儿童早年，也会经历性冲动与焦虑，并可能遭受严重的心理挫伤。儿童并非是“无性”（asexuality）的，而所谓“无忧无虑的童年”其实也并不存在。这是我们对成人的心理分析与对儿童的直接观察所获得的结论，而对幼童的心理分析实践也证实与补充了这一点。

就让我从我的小孩开始吧。我将通过早期的心理分析，勾勒该病人的心理面貌，并辅之以案例说明。这个病人叫做莉塔，开始治疗时只有两岁零九个月。她对母亲的偏好结束于一岁末。随后，她显示出非常明显的对父亲的偏爱，以及对母亲的强烈嫉妒。例如，她十五个月大的时候，就常常一再表达与父亲同处一室的愿望，并喜欢坐在父亲膝上与他一同翻书看。到十八个月的时候，她的偏好再次转变，母亲重新成为她的最爱。与此同时，她开始出现夜惊与害怕动物的症状。她变得越来越黏着母亲，憎恶父亲。两岁伊始，她的行为变得更加矛盾、难以管教，最终在两岁九个月的时候，被带到我这里治疗。那时，她有显著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存在强迫性的仪式动作，她无法控制的淘气行为与带着悔意的乖巧表现交替出现。她喜怒无常的情绪发作符合忧郁型抑郁症的所有表现。除此之外，她还有严重焦虑，对自己的玩乐有着压抑的行为，她也无法忍受任何挫折，还存在过度悲伤的现象。如此种种，使得此孩童几乎完全无法管教。^[2]

莉塔的案例清晰地显示出，她十八个月时出现的夜惊，其实是她面对俄狄浦斯冲突时的神经官能表现。^[3]她表现为反复夜惊的焦虑及愤怒

的发作，以及其他一些症状，与早期俄狄浦斯冲突引起的强烈罪疚感紧密相连。

下面我将援引另外一个案例，来考查这些早期罪疚感的内容与成因。三岁九个月^[4]大的楚德，在治疗中反复玩着“假扮”的游戏。她假装是在夜晚，大家都要睡觉了。然后她从屋子的一角（假装那是她自己的卧室）轻轻走向我，用各种方式威胁我，比如用利器刺我的喉咙，把我扔出窗外，用火烧我，把我带到警察局等等。她想要捆住我的手脚，然后掀起沙发上的膝毯，在上面“拉粑粑”（大便）。后来我明白了她想要说的是，她想窥视她母亲屁股里面的粑粑，而粑粑其实是楚德认为的小孩。另外一次，她说要打我的肚子，拿出我的大便，让我变得空乏可怜。然后她拿了些靠垫（她不断称靠垫为自己的孩子），躲在沙发后面。她在沙发后面的角落里缩成一团，露出恐惧的表情，将自己掩盖起来，吮吸手指头，还尿了裤子。每次她攻击了我之后，就会重复相同的步骤。这些行为在细节上都与她在夜里的行为相呼应，那个时候她还未满两岁，就开始出现严重的夜惊现象。也是在那时候，她一次次闯进父母房间，却说不清她自己的意图所在。在分析了她遗尿、遗粪其实是为了攻击父母亲的性交之后，她的症状就消失了。楚德试图抢走怀孕母亲的胎儿，杀死母亲，取代她的位置与父亲性交。楚德两岁的时候，妹妹出生了。这些在两岁时的憎恨与攻击冲动，使她更加强烈地依附母亲，并由此产生了严重焦虑与罪疚感。夜惊，便是这些焦虑与罪疚感以及她其他情绪的表达。由此我做出以下结论：幼童早期的焦虑与罪疚感，源于他们的攻击倾向，而这倾向与俄狄浦斯冲突有关。^[5]如果楚德在治疗时清楚地呈现出我描述的行为，那么她其实在来治疗之前就已经想尽办法伤害过自己了。我后来明白，那些用来伤害自己的物体，例如桌子、橱柜与壁炉等，与她最原始及婴儿期的认同相符合，象征着她的母亲或父亲在处罚她。^[6]

回到第一个案例，我们发现莉塔在两岁之前，就对做错的事情有非常明显的悔意，也对大人的责备极度敏感。例如有一次，她父亲笑哈哈地要对付图画书里的一只熊，她立即号啕大哭。使她认同童话书中的熊的原因，来源于害怕父亲对她不满意。她游戏时的压抑也源于这些罪疚感。当她两岁三个月时，常常玩洋娃娃的游戏，这个游戏对她来说其实也并不好玩。在游戏中，她不断声明她不是洋娃娃的母亲。分析显示，她不被允许扮演洋娃娃的母亲，因为这洋娃娃代表的是她弟弟。她一直希望在母亲怀他时从母亲身体里夺走这个弟弟。然而，这个禁令并非来自她真正的母亲，而是来自于她内心的投射，这个内射的母亲形象比真正的母亲更加严厉与残酷。莉塔两岁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新的症状，即强

迫症，表现为为时很久的床上仪式。仪式的主要内容是，她必须把自己紧紧地包裹在睡衣里，否则老鼠或“小东西”就会从窗户溜进来，咬掉她自己的“小东西”。^[7]她的洋娃娃也得被紧紧包裹起来。这重复的仪式变得越来越细致，越来越冗长，这些表现显示了强迫型的态度已经侵占了她的心智。有一次在治疗过程中，她将一只玩具大象放在洋娃娃的床上，以防止洋娃娃半夜起来跑到她父母房间，并且“对他们做一些不好的事，或从他们那里取走些什么东西”。这只大象代表她内射的父母亲角色。在她一岁零三个月到两岁之间，当她渴望取代母亲的位置和父亲在一起，以及抢走母亲肚子里的小孩，且伤害和阉割父母亲时，内射的父母亲就会出来阻止她的想法。仪式的意义变得愈来愈清晰：在上床时把自己包裹起来是为了避免自己半夜起来，将自己对父母亲的攻击欲望付诸行动。同时她认为，她可能因为这些想法被父母用相同的方式处罚，所以把自己裹起来也体现了对攻击的一种防卫。例如，攻击可能来自“小东西”（指她父亲的阴茎），这个“小东西”会伤害她的生殖器，并咬断她自己的“小东西”，以此作为她想要阉割父亲的处罚。在这些游戏中，她常常处罚她的洋娃娃，而后又变得充满愤怒和恐惧，实际上她分别扮演了两个角色，一个是施加处罚的力量，一个是被处罚的小孩。

这些游戏也证明了一点，即这种焦虑不仅仅来自于孩子真实的父母，更重要的是来自于他们内射的更为严厉的父母。我们在孩子这里遇到的情况，可以和成人的“超我”相对应。^[8]这些典型的信号，一般出现在俄狄浦斯情结到达高峰、尚未衰退之前，也就是在整个将持续好几年的发展过程的最后阶段。早期的分析显示，俄狄浦斯冲突在婴儿半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与此同时，婴儿的超我也开始形成。

我们发现，儿童在很早的时候就可能遭受着罪疚感带来的压力，由此我们至少拥有了一个对幼童进行精神分析的基本前提。然而成功治疗的很多条件其实是缺失的。比如，他们与现实的联系不强，进行分析时显然又缺乏诱导物，因为他们并不会像成人一样觉得自己遇到了心理问题。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他们尚未能够用语言表述，即便能够表述也不充分，而语言在成人分析时恰恰是一个最为重要的工具。

让我们先来谈谈语言这个工具吧。首先，婴儿期心理与成人不同，通过了解它们之间的差异，我学到了触发儿童自由联想的路径，并借由这些联想抵达他们的潜意识。儿童心理学的特点，已经为我打好了借由游戏玩耍进行分析的基础。在玩耍和游戏中，孩童可以用象征的方式，表达他们的幻想、愿望以及真实经历。儿童用他们不成熟的、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语言进行表达，这与我们所熟悉的梦的语言如出一辙。只有通过弗洛伊德所教导的解析梦的方式，我们才能完全了解儿童的语言。然

而，如果我们想正确理解儿童的游戏行为，以及分析时的所有其他行为，我们就不能单单注目于游戏本身所带给我们的一些零散的象征意义，尽管这些象征往往吸引着我们的视线。我们仍必须将所有机制以及所有梦境中用到的表征方式都纳入考虑，而不能将个别元素从整体情境中抽离。早期儿童分析经验一再显示，单个玩具或游戏往往可能代表多重意义，我们只有在考虑更广泛的联系并考察整个分析情境之后，才能够推断和解释它们的意义。比如莉塔的洋娃娃，有时代表阴茎，有时代表从母亲那里偷来的孩子，有时则代表她自己。我们只有将这些游戏元素放在与孩童罪疚感的联系里考查，并将它们尽可能详细地解析出来，这样的分析才可能充分。在分析过程中，儿童总是向我们展示出一幅令人眼花缭乱的图景，常常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可言。他们一下子玩玩具，一下子玩扮演，一下子玩水，一下子剪纸，一下子画画。孩子如何进行游戏，又为何突然改变游戏内容，以及选择什么样的东西来表达游戏的内容，所有这些看上去都有内在联系与规则，如果我们用释梦的方式进行解释，或许这些行为的意义就会豁然开朗。儿童常常通过游戏的形式，表达出他们刚刚告诉过我们的梦境，他们也会通过游戏表达出对梦的自由联想。因为游戏是儿童最重要的表达媒介。如果我们充分利用游戏分析技巧，我们便能够从儿童分散的游戏元素中，找出他们的自由联想，这和成人在梦的分散元素中的自由联想如出一辙。对训练有素的精神分析师来说，这些分散的游戏元素便是很好的指征；而且小孩在玩耍的时候也会讲话，这些话都是很真诚的自由联想，都很有价值。

令人惊讶的是，儿童有时候很容易就接受了我们的解析，我们甚至能够很清晰地看出他们乐于被解析。究其原因，可能是在他们心灵的特定层面，意识与潜意识的沟通相对容易，故而重回潜意识之路对他们来说要容易一些。解析往往能够产生速效，甚至意识层面都可能不知道它已经进行过了。通过解析，孩子能够重新开始被心理抑制（inhibition）临时打断的游戏，变换游戏的玩法，拓展游戏的内容，从而我们得以窥探他们心灵更深处的秘密。当焦虑消散，游戏的欲望重新恢复，与精神分析师的接触便重新建立了。当解析过程驱散了儿童产生抑制的心理能量，他们就会对游戏产生出新的兴趣。而在另外一些时候，我们也会遇到儿童的阻抗（resistance），无法让他们配合治疗，而这往往意味着我们触及了儿童心灵更深处的焦虑和罪疚感。

儿童在玩乐中所采用的不成熟的、象征性的表征（representation），与另外一套原始机制相关。在游戏中，儿童往往用做来代替说。他们用行动替代语言来表达他们的思想，这就意味着，在分析时让他们“用行动表现”（acting-out）是何等重要。弗洛伊德在《一

个婴儿期神经官能症的案例》一文中说道：“对神经官能症儿童的分析显然是可靠的，但素材上却不会那么丰富；有太多语汇和思想可以借用在孩子身上，但即便如此，我们可能仍然无法抵达他们意识的最深层。”^[9]如果我们将成人精神分析的那一套方法照搬照抄，那么很显然，我们是不可能进入儿童意识最深层面的。而不管是儿童研究还是成人研究，只有触及了这些层面，精神分析才可能成功。但是，如若我们深谙儿童心理学与成人心理学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儿童的潜意识与意识之间的疆界比较模糊，最原始的冲动与高度复杂的心理过程相伴相生），如若我们准确地抓住了儿童的表达模式，那么儿童分析的缺点与困难都会迎刃而解，我们会发现我们也可以对儿童进行精深的分析，正如我们在成人身上做到的那样。在儿童分析中，我们很容易通过儿童的直接表达，重回儿童的经历与他们的固着（fixation），而在成人分析中，我们只能通过重新建构才能获得。^[10]

1924年在萨尔茨堡会议上发表的论文^[11]里，我提出一个观点，即在任何形式的游戏活动背后，都隐藏着儿童自慰幻想的释放过程。这种释放过程是以持续的游戏动机展现的，并表现成一种“强迫性重复”（repetition-compulsion），它构建了儿童游戏本身以及随之而来的升华作用（sublimation）的基础机制。游戏中存在的抑制即来自于对这些自慰幻想过于强烈的压抑，由此，儿童生命中的想象力也被压抑了。与自慰幻想相关的是儿童的性经验，儿童在游戏中找到了表达与发泄的途径。这些再现的经验中，原始场景（primal scene）是非常重要的的一幕，占据着早期分析中最醒目的位置。通常我们只有在做完大量分析之后，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将原始场景和儿童性趋势揭示之后，我们才能够获得儿童性前期经验和幻想的表征。例如，四岁零三个月的鲁思由于母亲没有足够的奶水，在很长时间内处于饥饿的状态。于是在游戏时，她把水龙头称作“奶龙头”。她在游戏中解释说：“奶要流到嘴巴（下水道的口子）里去了，但基本上流不进去呢。”她在数不清的游戏和角色扮演所表现出来的心态中，显示了她未能被满足的口腔欲望。例如，她总是宣布自己很穷，只有一件外套，没有东西吃等等，这些当然都和实际情况不符。

另一个例子是六岁大的厄娜，她是一个强迫症患者。^[12]她的神经官能症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如厕训练造成的。在分析中，她很具体地向我展示了她的经历。例如，她让一个玩具娃娃坐在积木上，把其他仰慕它的娃娃排成排，看着它排便。然后的游戏她还是玩同样的主题，但这次我得加入她的游戏。我得扮演成被屎弄脏的婴孩，她扮演妈妈。一开始，她对孩子是赞赏并爱护的，可不一会儿她就变了，变成了一个

愤怒而严厉的母亲，开始虐待她的孩子。通过这个游戏，她向我描绘了她童年早期的经历与感受，那时她刚刚开始如厕等训练，她相信就是在那个时候，她失去了曾在婴儿时期拥有过的丰沛关爱。

在儿童分析中，我们不能因为儿童的强迫性重复行为，而将他们的外在行动和潜意识幻想看得太重。儿童固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喜欢用行动表现（acting out），而成人也常依赖这原始机制。他们在分析时获得的愉悦，为继续治疗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刺激，虽然我们得明白这也只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已。

当分析开始后，小患者通过解析已经消解了部分焦虑，于是他体会到一种放松感，促使他继续接受治疗，这往往是在最初几次治疗后就出现的。因为他们其实原先并没有被分析的内在需要，这种放松感让他们领悟到分析的作用与价值，于是有效的治疗动机产生了，正如同成人了知自身患病需要治疗一样。孩童的领悟能力证明了他们其实能够与现实相联系，不符合我们先前对这些小小患者的期待。关于儿童与现实的关系，值得我们进一步讨论。

在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儿童对现实的理解，一开始是很微弱的，而后随着分析的进行渐渐增强。例如，小患者开始能够区分假扮的母亲和真实的母亲，他也能够区分玩具弟弟和真实的弟弟。他会坚持说，他对玩具弟弟做这做那都是假的，他还是很爱真实的弟弟的。只有在战胜了强烈且顽固的抗拒心理之后，他才会理解他那些攻击行为其实针对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对象。当这个幼小的孩子领悟到这一点，他其实已经向适应现实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我三岁九个月的小病人楚德，在仅进行了一次分析之后便随母亲出国去了。六个月之后，她回国继续跟随我治疗。当时，促使她谈论旅途的所见所闻着实花了些时间，谈起来时她也只聊了和她梦境相关的那部分：她和母亲回到了她们在意大利去过的一家餐馆，服务员没能给她们红莓酱，因为红莓酱用完了。通过此梦的解析^[13]，加上其他一些现象，我们可以知道她还未从断奶的痛苦以及对妹妹的嫉妒中恢复过来。虽然她向我报告了各种显然无利于分析的日常琐事，还反复提及六个月前第一次分析时提过的细节，但唯一让她提起旅行的原因，是一次挫折事件，该挫折事件与分析情境中的挫折体验密切相关。除此之外，她对谈及旅行毫无兴趣。

患有神经官能症的儿童往往不能够接受现实，因为他们不能忍受挫折。他们否认现实，以此来回避现实的伤害。他们未来能否适应现实，最基础的、起决定作用的一点，要看他们是否能适应俄狄浦斯情境带来的挫折。在幼童身上，坚决拒绝接受现实（往往伪装成顺从与适应），

其实是神经官能症的一个指征，它和成人患者逃离现实如出一辙，仅仅在表达方式上有所不同。所以，早期分析的结果之一，就是能够帮孩子接受和适应现实。如若能成功达到这个目标，且不谈其他收获，仅教育方面的困难就会减少，因为孩子已经能够忍受现实带来的挫折了。

我认为我们已经能够体会到，儿童分析中的方法角度与成人分析有不少差别。我们走了一条横穿自我的捷径，通过将自己置身于孩子的潜意识中，并由那里起步逐渐接触他们的自我。幼童的自我较弱，所以他们的超我所带来的过度压力比成人更厉害，我们要通过减少这些压力，来强化儿童的自我，并帮助他们的自我发展。^[14]

前文我已谈及在进行儿童精神分析时，解析能够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这一点可以从很多方面得到验证，比如解析之后他们游戏内容得到拓展，移情作用得到强化，焦虑随之减少等等。但有时候，他们确实无法在意识层面处理这些解析。我发现，这个能力要到后期才能发展起来，它是随着自我的发展，以及适应现实能力的提高而渐渐养成的。性觉醒（sexual enlightenment）的过程也是如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精神分析仅仅是将性理论与出生幻想（birth-phantasy）相关的材料挖掘出来罢了。只有在去除了潜意识的抵抗之后，孩童才会渐渐形成性觉醒。故而必须对儿童进行完整的分析，儿童才可能有性觉醒，也才可能完全适应现实。如若不能达到这个结果，那么很难说此次治疗已经成功、可以结案了。

儿童的表达模式与成人不同，整个分析情境也相异。然而，不管是儿童分析还是成人分析，遵循的主要分析原则还是一致的。解析的持续进行，阻抗的渐渐消除，不断移情至旧的经验（无论这种经验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这些都能帮助我们建立并维系正确的分析情境，与成人并无二致。要达到这样的结果需要一个必备条件，即分析师必须使用与成人类似的分析方法，而不得在儿童身上施加一种非分析的、教育化的影响，而且处理移情的方式也必须与成人分析类似。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分析情境中了解儿童的症状，获知他们的困难所在。通过移情，他们早期的症状或困难，乃至小时候的顽皮表现，都可能得以重现。例如，他们可能再次尿床，在某种特定情境下重复小时候做的一些事情，甚至三四岁的孩子会像一两岁的婴儿一样牙牙学语。

在分析初始阶段，孩子通过分析而新明白的道理主要以潜意识的方式工作，所以他们并不会觉得必须立刻修复他们与父母的关系。这种进步一开始是以情绪而非理性的方式展现的。根据我的经验，当孩子渐渐明白了这些道理，他们会放松下来，这样与父母的关系大为改善，同时

孩子的社会适应性也变强了，也变得更好管教了。通过分析，孩子超我的要求弱化了，自我的抑制减少了，自我变得更为强大，从而执行超我的要求也变得更加容易。

随着分析继续进行，孩子从某种程度上能够开始用批判的拒绝，来替代压抑的过程。在分析中后期，我们能够发现，他们对于曾经主导他们的施虐冲动（*sadistic impulses*）变得不那么热衷，而对于他们不认同的解析，他们也会以最强烈的阻抗来反对，有时还会嘲笑之。^[15]比如，我就曾经听说有非常小的孩子，对他曾经真的想要吃掉他母亲，或把她撕成碎片的想法嗤之以鼻。而与之相伴的罪疚感的减轻，也能使曾经完全被压制的施虐欲望获得升华。反映在游戏与学习中，我们可以发现抑制消除了，儿童重新获得新的游戏兴趣，也拓展了游戏活动的范围。

本章中我阐述了从早期分析实践中所获得的分析技巧，并以此作为本书的开篇。因为对于儿童精神分析方法而言，这些技巧是很基础的。幼童心灵的特殊性往往会一直强有力地延续，所以我发现的这些技巧对于研究大一点的儿童也是不可或缺的。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对于潜伏期与青春期的儿童，他们自我发展得比较完整，所以分析技巧也需要进行一定修正后方可使用。在后文中，我们将进一步探讨这一个主题，在此不再赘述。至于分析技巧要更接近于早期分析还是成人分析，这取决于儿童的年龄，也取决于每个个案本身的特性。

一般说来，我在下面陈述的原则，是各个年龄层儿童分析技巧的基础。因为儿童和少年感受到比成年人更为严重的焦虑，我们必须找到通向他们焦虑以及罪疚感潜意识的通道，并且尽可能迅速地建立起分析情境。幼童往往通过焦虑发作来宣泄焦虑；对于潜伏期儿童，焦虑表现为不信任地拒绝；而在情绪强烈的青春期，焦虑再次变得外显、尖锐。不同于幼童期的是，因为这时他们的自我已经发展了，所以常常表现为伴随着挑衅和暴力的阻抗，这很容易导致分析的中断。对各个年龄层的儿童来说，如果负面的移情作用从一开始就被系统地治疗与消解，那么他们的焦虑会在很大程度上得以释放。

但是，为了获得儿童幻想与潜意识素材，我们得接受各个年龄层儿童都喜欢用的间接的象征性表征。一旦孩子的焦虑减少，幻想变得更加自由，我们就能获得通向他们潜意识的通道，还能在更大的程度上活化他们在潜意识指挥下表达幻想的方法。^[16]对于那些一开始完全没有幻想素材的案例来说，这种方法还颇见成效。

最后，我在此对本章做一个简短的小结。儿童的心灵具有更为原始

的特质，在分析时也必须使用更合适他们的分析技巧，我们发现游戏分析是一个好方法。通过游戏分析，我们能够了解孩子遭受深度压抑的经历与固着，并在其发展过程中施加有效的影响。此种分析方法与成人分析方法仅在技巧上有所不同，原理上并无差异。移情情境与阻抗的分析，婴儿期遗忘和压抑的去除，以及原始场景的再现，所有这些都可以通过游戏分析达成。我们也可以看出，所有心理分析方法的标准，都可以运用到这个技巧上。游戏分析与成人分析技巧的效果一样，唯一的不同是，游戏分析的过程更适用于孩童的心灵。

第二章 早期分析技巧

在本书第一章中，我一方面阐述了儿童殊于成人的特殊心理机制，另外一方面也指出了其相似之处。这些异同促使我们寻找一种特殊的分析技巧，于是我开发了游戏分析法。

在心理分析室的矮桌上，我总是会放很多简易的小玩具，比如木头小人（有男有女）、货运马车、载客马车、小汽车、火车、动物、积木和小房子，还放着纸笔和剪刀。即便是非常拘谨的孩子，也至少会看一眼这些玩具，或者碰碰它们。我会观察他们如何开始玩玩具，又如何把玩具放到一边，他们对玩具的大体态度，能让我大致了解这些孩子的情结（complex）所在。

我将通过幼童分析的案例，来展示游戏分析技巧的原则。三岁零九个月的彼得是一个很难管教的孩子。他强烈地依恋着母亲，却也对母亲充满着矛盾心态。他无法忍受挫折，在游戏中极其拘谨，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极度害羞、哀怨的孩子，也不太像个小男孩的样子。有时他的行为具有攻击性且满怀轻蔑，和其他孩子特别是他的弟弟无法融洽相处。本来对他的分析也仅仅主要是出于预防性考虑，因为他的家族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病史。但在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他很明显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他在行为上的深度抑制，导致他无法满足学校生活的正常需要，迟早要以退学告终。[\[17\]](#)

第一次诊疗的时候，他一开始就拿了些玩具马车和小汽车，先是将它们前后排列，然后又并排排列，接着又变换了好几次排列方式。期间，他拿出了两列马车，让它们对撞，马腿就踢在了一起，他边玩边说：“我有了个新弟弟叫弗里茨。”我问他马车在干什么，他回应道：“哦，这样子不太好。”随后就立刻停止了相撞游戏，但过了一会儿又开始玩。后来，他又用同样的方式把两批玩具马相撞，我说：“看这儿，两匹马就像两个人撞在一起了。”一开始他说：“哦，这样子不太好。”但接着又说，“是的，这是两个人撞在一起，”并补充道，“马儿也撞在一起了，现在它们要去睡觉了。”然后他用积木把它们盖起来，说：“现在它们快死了，我要把它们埋起来。”第二次诊疗的时候，他很快把小汽车和马车按照第一次的方式排列起来，先是前后排列，然后并排排列。跟第一次诊疗时差不多，他又把两列马车撞在了一起，然后把

两辆机车撞在了一起。接着，他把两个摇摆玩具并排放在一起，把里面用来悬挂和摇晃的零件指给我看，说：“你看它会摆动，也会撞来撞去哦。”我指着这些摆动的摇摆玩具、机车、马车和马，对他解析道：“你看，他们其实是两个人，是你的爸爸妈妈，把他们的‘thingummies’（指性器官）^[18]撞在一起啦。”

他表示反对，说：“不，那样不太好。”但他还是继续把马车撞在一起，说：“他们就是这样把他们的‘thingummies’撞在一起的。”然后他马上又提起弟弟。我们可以看到，在两次诊疗时，当他把马车和马撞在一起之后，他都马上提到他有了个新弟弟。于是我继续解析道：“你在想爸爸妈妈把‘thingummies’撞在一起，你的弟弟弗里茨就是这么来的。”他就拿了一两小马车，把这三辆车都撞在一起。我解析道：“这是你自己的‘thingummy’，你想把自己的‘thingummy’和爸爸妈妈的撞在一起。”然后他又多拿了一辆车说：“那是弗里茨。”接着，他拿起两辆更小的车，把它们放到一辆机车上面。他指着马车和马说：“那是爸爸。”又把另一个放在它旁边，说：“那是妈妈。”他又指着他爸爸的马车和马说：“那是我。”然后又指着他妈妈的马车和马说：“那也是我。”这些现象反映了彼得对性交中父母的认同。这之后他重复让两辆马车相撞，并且跟我说，他和弟弟为了让两只鸡安静下来，让鸡进入他们卧房，结果鸡东飞西窜，还在那里吐口水。“我和弗里茨，”他补充说，“我们可不是粗野的流浪儿，我们才不会吐口水。”我告诉他，鸡代表他和弗里茨撞在一起的“thingummies”，而吐口水是自慰的意思。他在稍稍抗拒之后也表示同意。

在此我仅能简要地指出，通过持续解析，孩子在游戏中表达出来的幻想变得愈发自由。游戏中的抑制减少了，游戏的种类也增多了。其中的细节一再重复，直到通过解析变得清晰，而后又会有新的细节涌现。就如同在梦的解析中，对梦境素材的联想揭示了梦的潜在内容，儿童分析时的这些游戏素材，也能让我看到潜在的内容。游戏分析，通过系统地将实际情境转为移情情境，并在实际情境与原始经验或幻想之间建立联系，从而帮助孩子重返幻想中的原始场景。就这一点来说，游戏分析一点都不亚于成人分析。通过揭示婴儿期经验和他们性发展的根源，游戏分析解决了固着（fixation）问题，也能够纠正儿童发展中的错误。

下面关于彼得案例的摘录，显示了先期诊疗中的解析在后期分析中得到印证的事实。几个星期之后的一天，当一个玩具小人不小心跌倒的时候，彼得忽然勃然大怒。他随即问我玩具汽车是怎么做出来的，以及“为什么它们能够站立”。他给我演示了一只玩具小鹿跌倒，然后告诉我他要小便^[19]。在盥洗室里他跟我说：“我正在尿尿，我

有‘thingummies’呢。”当他再次回到房间，他拿起了一个玩具人，唤作“小男孩”，他把小男孩放进一个房子里，给房子命名为“厕所”。他让这个小男孩站着，旁边放了只狗，但狗“既看不见他，也咬不到他”。但他又把另外一个玩具女人放到小男孩旁边，说“她可以看到他。”又说，“只有他的爸爸不准看他。”这些都证明他将狗认同为他的父亲，将排泄的男孩认同为他自己——他对父亲是惧怕的。随后，他一直玩着电动汽车，他很欣赏汽车的构造，一遍一遍地开着玩。突然，他很生气地问：“它什么时候才停得下来啊？”而后又补充说其他玩具男人不能够坐这个车，他将它们弄倒，再把它们背对着车子放好，在它们旁边放上一大列车队，并排放在一起。突然他又说想要大便了，但也并没有去大便，只是问正在大便的玩具人（小男孩）是否已经大便完。而后他又转向电动汽车，表示欣赏它，又对它停不下来表示愤怒，在欣赏和愤怒之间摇摆不定，又不断地想要去大便，却又只是问小男孩是否已经大便完。

在上述分析中，彼得描画了以下事物：玩具小人、小鹿等等，这些玩具总是被弄倒，代表了他自己的阴茎和跟爸爸勃起的阴茎比较时的自卑感。他想要马上去小便为了证明我跟他之间的区别。电动汽车跑个不停则代表他父亲的阴茎总是在性交中抽动，他感觉既羡慕又愤怒。当羡慕消失、愤怒升起时，他便想要排便。这是他在目睹原始场景（父母性交）时产生排便行为的重复。他通过排便来干扰父母的性交过程，并在幻想中通过排泄物来伤害他们。除此之外，对小男孩来说，大便还代表了他弱小的阴茎。

现在我们将这些素材和彼得的第一次治疗联系在一起。在第一次分析时，彼得把小汽车头尾相连排在一起，意指父亲强大的阴茎；把他们并排放置在一起，象征了频繁的性交，即父亲的性能力，后来他又用跑个不停的小汽车来表示之。第一次分析时彼得曾表示要两匹马一起睡觉，又说它们“快死了”“埋了它们”，其实是表达了目睹父母性交场景后的愤怒。在分析开始时展现的原始场景，反映了被压抑的婴儿期实际经历，这些都被孩子父母的陈述所证实。根据父母的陈述，彼得和他们同睡一室的情况只有一次，就是在他十八个月大的时候，他们一起外出度暑假。那时他显得特别难管教，睡得也不好，又开始遗粪，尽管几个月之前他就已经能自如地大小便了。虽然有些阻挡，婴儿车的围栏并不能够阻止他看到父母的性交过程，这个场景反映在他的游戏中，表现为他把一个玩具小人弄倒，然后背对着放在一排车前面。玩具的跌倒也代表了他在性方面无能的心理感受。在这个阶段之前，彼得总能够好好地玩玩具，但这个阶段之后，他即便玩玩具也只是破坏它们。早在他第一

次治疗的时候，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他破坏玩具与看到父母性交之间的联系。曾有一次，他把小汽车（象征他父亲的阴茎）并排放好，让它们一起向前开，然后突然大发雷霆把汽车满屋子乱扔，口中念道：“我们就是这样把圣诞礼物直接摔坏，我们什么礼物都不要！”在他的潜意识中，毁坏玩具就等同于毁坏他父亲的性器官。随着分析的进行，破坏的快感和游戏中的抑制行为渐渐消除了，他的其他困难也慢慢克服了。

在将原始场景一点点剥落的同时，我也发现了彼得非常强烈的被动同性恋（passive homosexual）倾向。在描述了父母的性交后，他还幻想了三人性交。这些幻想引起了他深深的焦虑，接着又产生了其他幻想，比如与父亲的性交。在彼得的游戏中，玩具狗、电动汽车和机车代表他的父亲，马车和人则代表他自己。在这个游戏过程中，马车常常被弄坏，人也常常被咬掉一块，随后他就对代表父亲的玩具显示出害怕，或者表现出强烈的攻击性。

下面我想要结合上述实际分析中的某些片段，谈一下分析技巧中更为重要的几个方面。一旦我在某种程度上得以洞察小病人本身的情结，无论是通过游戏、绘画还是幻想，或仅仅是他的一般行为，解析便能够且应当开始了。对于精神分析我们有一条屡试不爽的规则是，分析师必须等到移情建立才能进行解析，但由于儿童的移情是当即发生的，分析师总能立刻接收到儿童扑面而来的积极回应，所以我们在儿童分析时的策略与一般精神分析策略也并不矛盾。如若孩子表现出害羞、焦虑或缺乏信任，这些行为是负面移情的一个信号，解析就更加势在必行。通过追溯原始客体和原始情境带给病人的负面影响，解析减少了负面移情。比如，莉塔^[20]是个矛盾心理很重的孩子，她对分析很抗拒，一分钟也不肯待在分析室，我不得不立刻对她进行解析，从而缓解她的阻抗心理。一旦我通过追溯原始客体与情境向她剖析了阻抗的原因，一切便迎刃而解了，她重新变得友善和信任，能够继续她的游戏，并在充足的细节中印证了我先前的解析。

我们能在楚德的案例中非常清晰地看到迅速解析的必要性。我记得楚德^[21]三岁零九个月的时候来过诊室一次，然后因为外部原因中断了治疗。这个孩子非常神经质，并且异常依恋她的母亲。她不太情愿来我的诊室，而且充满焦虑，治疗的时候我不得不开着门，用非常低的声音对她进行分析。很快我就了解了她的情结所在。她坚持把花从花瓶里拿走；她先是把玩具小人放到马车里，然后又从将它扔出马车，还要鞭打它；她想要把自己带的一本图画书中的高帽子的男人挖出来；她还坚持说屋子里的坐垫都被一只狗扔得乱七八糟。我当即对她的叙述进行了解析，即她希望除掉父亲的阴茎^[22]，因为它把母亲（花瓶、马车、图画

书、坐垫都是母亲的象征物）搞得一团糟。在我进行解析之后，她的焦虑消除了，比刚来时对我更为信任，并且对家里人说还想再来我这里。当我六个月后继续对女孩进行精神分析时，她尚能记起先前分析的细节，而且我的解析也已产生了积极移情的效果，或者说，她身上的负面移情已经减弱了。

游戏分析技巧的另一项基础原则是，解析必须足够深入，才能抵达被激活的心理层面。例如，在彼得第二次诊疗时，他玩好小汽车并排向前开的游戏之后，把一个玩具小人放在长凳上，假装长凳是它的床。然后他把小人扔下去，说它死了，完蛋了。接着他选了两个已经有点损坏的小人，又在它们身上做了相同的事。这时我就现有的这些素材进行了解析：第一个玩具小人是他的父亲，他想把父亲扔出母亲的床并杀死他；第二个小人是他自己，他认为父亲想对他做相同的事。^[23]通过各种细节的呈现，原始场景已经明晰，彼得又用各种方式回到两个摔坏的玩具小人的主题。我们现在可以看出，这个主题与原始场景导致的惧怕有关，母亲是作为阉割者的形象出现的。在彼得的幻想中，母亲把父亲的阴茎放进体内，而且没有还给父亲；这样她就成为男孩焦虑的对象，因为他父亲可怕的阴茎（代表他的父亲）还在她的身体里面。^[24]

还有一个例子也来自彼得的案例。彼得第二次治疗时，我对他的素材进行解析得出，他和弟弟有相互自慰的行为。七个月后，那时他四岁零四个月，他带来一个长长的梦，有着丰富的联想素材。其中一个片段是这样的：“有两只猪在猪圈里，猪圈在我的床上。他们在猪圈里一起吃东西。也有两个男孩在船上，也在我床上；但他们个子很大，像G叔叔（他母亲的弟弟，已成人）和E（一个比他大的女孩，彼得认为她已经是大人了）。”我从这个梦得到的大部分联想，基本上都是语言表达的内容。这个梦显示，猪代表他和他弟弟，他们一起吃饭表示他们在相互吮吸阴茎。但也可以表示他父母在性交。他和弟弟的性关系是基于对父母亲性关系的认同，彼得轮流扮演父亲和母亲的角色。我对这个素材进行解析后，彼得在之后的诊疗中开始玩洗手池。他把两支铅笔放在一块海绵上，说：“这是我和弗里茨（他弟弟）坐的船。”然后他突然用很深沉的声音（在超我起作用的时候他往往用这种声音），对两支铅笔吼道：“你们不能整天在一起，做猪一样的事。”这来自超我的责骂不仅是针对他和弟弟的，也针对他的父母（G叔叔和长大成人的女孩E就代表他父母）^[25]，这责骂释放了当他目睹原始场景时曾对父母产生的类似情绪反应。早在第二次诊疗的时候，他就已经有过这样的发泄，当时他把两匹马撞在一起，想让它们死掉并且埋掉它们。然而，即便在七个月之后，对这个素材的分析也不尽完善。很明显，在分析早期就进行非常

深入的解析，并不会影响我们对孩子经历和整体性发展（尤指决定彼得和弟弟关系的性发展）关系的了解，也不会阻碍对相关素材的分析。

我提出了上述例子，是为了证明一个基于实证观察得出的观点，即分析师不能回避深度解析，哪怕是在分析初期，因为这些心灵深层次的素材会再度返回，再次供我们分析。就像我以前说过的那样，深度解析的功能是打开通往潜意识的大门，减少激起的焦虑，并为整个分析工作做好准备。

我已一再强调孩子在自发移情方面的能力，部分是因为与成人相比，幼童对焦虑的感受更加敏锐，也因为他们对这些焦虑早已准备就绪。儿童最重要的心理任务之一（即便不能说是最重要的心理任务），是对焦虑的控制，这也需要占用很大部分的心理能量。所以在潜意识中，他们评估客体（object）主要是看它们是减轻还是激发了焦虑，从而对它们进行正面或者负面的移情。幼童往往对焦虑有充分准备，他们常常立刻就表达了负面移情，表现为未经修饰的惧怕之情；而对于更大一点的孩子，尤其是潜伏期儿童，他们的负面移情往往表现为不信任或单纯的厌恶。在抵抗对最亲密客体的恐惧的过程中，孩子往往将恐惧重新附着在不那么亲近的对象之上（这种置换也是处理焦虑的一种方式），并把它们作为“坏妈妈”和“坏爸爸”的替代。因此那些每时每刻都觉得被威胁，总感觉被“坏妈妈”或“坏爸爸”监视的高度神经质的孩子，他们对每个陌生人也都是满怀焦虑的。

我们不能忽视的一点是，幼童其实随时都准备好了去迎接焦虑，在某种程度上大一点的孩子也是一样。即便他们在刚开始分析的时候展现了一种积极的态度，我们也必须对他们的负面移情有所准备，因为当分析触及那些与情结相关的素材时，孩子可能会迅速出现负面移情。一旦分析师捕捉到负面移情的信号，他应当令分析工作继续进行，并建立起与他本人相关的分析情境，同时在解析的帮助下溯回原始客体与情境，从而消解孩子的部分焦虑。分析师必须在某个紧要的关键点迅速地切入潜意识素材，由此打开通向孩子潜意识心灵的通道。同一种“游戏思维”（play thought）的表征通过各种形式不断重复（在彼得第一次治疗时，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不断变换车子的排列，把它们前后或并排排列，以及他重复让马、马车和机车彼此相撞等等），以及孩子选择玩何种游戏、其频度如何，这些都能够告诉我们这个关键点位于何处，因为我们可以从游戏内容里测量到情感反应。如果分析师错过了这个已在素材里有所反映的紧迫点，那么孩子有可能中断游戏，表现出强烈阻抗，变得焦虑甚至想要逃离。在素材允许的情况下，通过及时解析，分析师可以切断孩子的焦虑，或者将它限制在可控范围。当然，这种方法也可以应

用在自分析一开始就出现积极移情的案例。一旦出现焦虑与阻抗，或者当分析开始出现消极移情，我们就必须立即进行解析，对此我已经用充分的理由进行了说明。

解析的及时性固然重要，解析的深入性也不可或缺。如果说我们不能看轻呈现出来的素材的紧迫性，那么我们也不得忽视：我们不仅要追溯表征的内容，也要深入心灵层面，追溯与之相连的焦虑与罪疚感。在儿童分析时，倘若我们以成人分析原则为模版，首先刺探与自我和现实最接近的心灵表层，那么我们将无法建立起分析情境，也不利于减少孩子的焦虑。这一点已被实践反复验证。同样，如果只对符号进行纯粹的翻译，或者解析时只处理素材的符号化的表征，而不关心与之相连的焦虑与罪疚感，那么儿童分析也无法进行。如果解析不深入到被素材与相关焦虑激发的层面，不触及潜在阻抗最深的位置，不努力降低最暴戾最明显的焦虑，那么解析在儿童身上将毫无效果可言，只能激起更大的阻抗，而不再有消解的可能。但正如我从彼得案例抽取的片段中所试图澄清的那样，解析（如上文所述）并不能完全解决心灵深层次的焦虑，但也不会限制心灵表层（虽然它能很快刺入深层）的分析工作，即儿童自我及其与现实关系的分析。在儿童分析中，儿童与现实的关系的建立，以及更强大的自我在他们身上出现，是随着他们自我发展的过程逐步实现的，这是分析的结果而非前提。

到目前为止，我们主要讨论与勾画了早期分析的典型开始及其过程。下面我想要谈谈我碰到的一些不同寻常的困难，这些困难促使我在分析时使用了一些特殊的分析技巧。楚德^[26]刚到我的诊室时显得非常忧虑，她的案例使我明白了对某些病人来说，迅速解析是减轻焦虑、让分析活络起来的唯一途径。另一个小病人鲁思四岁零三个月，具有很明显的矛盾心态，她一方面对母亲和特定的一些女性有强烈的依恋，一方面不喜欢其他人尤其是陌生人。比如在非常小的时候，她就无法适应新保姆，也很难自如地和其他孩子交朋友。她不仅遭受着无法掩饰的焦虑而常常面临焦虑发作的情况，也有其他神经官能症状，而且她总的来说是个忧虑的孩子。第一次来诊疗时，她坚决拒绝与我同处一室，所以我在分析时，特意请她的姐姐在场。^[27]我的意图是想建立起积极移情，使她最终有可能愿意进行独立分析。但是不管我怎么努力，包括单纯地和她玩耍以及鼓励她说话等等，这些努力都是白费功夫。在玩玩具的时候，她身子总转向姐姐（虽然姐姐并不对她回应），完全忽视我的存在。她姐姐告诉我，我的努力都是白费的，我不可能赢得她的信任，哪怕我花上整周的时间而不是区区几个小时。这迫使我找寻其他的解决方法，而这方法再次证明了解析在减轻病人焦虑和消极移情方面的重要作

用。一天，鲁思还是继续把注意力放在姐姐身上，她画了一个杯子，里面是一些小圆球，上面画了个盖子。我问她这个盖子有什么用，她也不回答我。她姐姐重新把我的问题问了一遍，鲁思回答说：“是为了不让球滚出来。”在这之前，她翻过姐姐的包，然后把它紧紧地扣起来，“以免包里有东西掉出来”。她对包里的小钱夹也做了相同的事，为了让硬币不掉出来。于是对我来说，加上之前她在诊疗里的表现，她的这些表现的意义便显而易见了。^[28]我冒了个险，对鲁思解析道：杯子里的球、钱包里的硬币以及包里的东西，都代表她妈妈肚子里的孩子，她希望把它们都紧紧地关起来，这样她就不会再有弟弟妹妹了。解析的效果惊人，鲁思第一次把注意力转移到我身上，而且开始用一种不同的、更加放松的方式玩游戏了。^[29]然而，我仍然无法对她单独进行分析，当我和她同处一室时她就会焦虑发作。但随着分析的进行，她的消极移情在逐步减少，并渐渐地被积极移情所替代，所以我决定在姐姐在场的模式下继续分析。这样进行了三周后，姐姐突然病了，把我置于暂停治疗或冒焦虑发作的风险继续治疗的两难之中。在她父母的允许之下，我采取了第二种方案。保姆把小女孩领到我诊室门口后就走开了，任凭她在那里尖叫哭闹。在这种非常痛苦的处境中，我开始尝试用一种非分析的、充满母爱的方式安抚女孩，像普通人都会做的那样。我尝试安慰她，逗她高兴，让她和我玩，但是毫无效果。当她发现除了我没有别人时，她倒是跟着我进了房间，但仅止于此。她脸色变得苍白，大喊大叫，显示出严重焦虑发作的迹象。于是我坐在玩具桌旁，开始自顾自玩了起来^[30]，一边玩一边向这个坐在角落的惊恐的孩子描述我正在玩什么。突然我有了灵感，把她之前治疗时的游戏素材作为我游戏的主题。到后来，她也开始在洗脸池旁玩了起来，给洋娃娃喂奶喝，还给了一大壶牛奶。于是我也学她的样子玩。我让一个娃娃睡倒，告诉鲁思我想要给她喂东西吃，然后我问她应该吃什么。她从尖叫中挤出她的回答：“牛奶。”然后，我注意到她把两只手指伸进嘴巴动了动（她有睡前吮吸手指的习惯），然后又迅速地拿了出来。我问鲁思她想不想吮吸手指，她说：“想，但得用正确的姿势。”我意识到，她是想重建每天傍晚在家发生的情境，所以我让她在沙发上躺下，在她的要求下给她盖上毯子。然后她开始吮吸她的手指。她的脸色依旧苍白，眼睛紧闭，但明显平静了许多，也停止了哭泣。与此同时，我继续玩洋娃娃，重复她在前几期治疗时的游戏。当我像她之前做过的那样，把一个湿海绵放到其中一个洋娃娃旁边时，她突然号啕大哭并尖叫着说：“不，她不能用那块大海绵，那不是给小孩用的，那是给大人用的！”我必须说明，在她前两次治疗中，她带来的很多素材都表明她对母亲的嫉妒。我将这些素材与她不同意使用大海绵联系起来——大海绵代表父亲的阴茎。我在解析

中详细说明了她对母亲的嫉妒与憎恨，因为母亲在性交的时候将父亲的阴茎放入体内，于是她想从母亲体内偷走阴茎和孩子，杀死母亲。我向她解释说，这就是为什么她总是感到害怕，并相信她已经杀死了母亲，或将被母亲抛弃。我是通过洋娃娃将解析的内容传递给她的：我假装对着洋娃娃解析，当她看见我和洋娃娃一起玩的时候，假装娃娃害怕尖叫，然后我告诉她为什么会这样。然后我又在她自己身上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解析，通过这样的方式我完全地建立起了分析情境。当我这么做的时候，鲁思明显变得更安静了，她的眼睛睁开了，也允许我把我正在玩的桌子移到沙发旁边，让我能够在游戏和解析的时候更靠近她。渐渐地她坐了起来，饶有兴致地观察游戏过程，甚至开始参与游戏。当这一次治疗结束保姆来接她的时候，她显得很快乐，还友好甚至深情地跟我说再见，令保姆惊讶不已。紧接着下一次治疗时，在保姆离开的时候她还是显得有点焦虑，但不再有焦虑发作的情状，也没有号啕大哭。反而她立即躲到沙发上，身体自发地摆好前日日的姿势，闭上眼睛并且开始吮吸手指，于是我得以坐在她身旁，直接开始上次游戏。前日的游戏按照顺序重新进行了一遍，但是更加简短，也更为缓和。几个疗程之后，我们进步如此之大，以至于除了治疗一开始时有点焦虑的蛛丝马迹之外，几乎没有什么焦虑发作的迹象。

对鲁思病症的分析告诉我们，焦虑发作其实是夜惊的重复。两岁时，她的夜惊非常严重。^[31]那时她母亲正处于怀孕状态，鲁思想要从母亲体内偷走婴儿，并用各种方式伤害和杀死母亲，这个潜意识愿望带来的罪疚感，引发了她激烈的反应。母亲在睡前说的晚安，她会理解成永别。^[32]因为她怀有抢夺与杀害母亲的欲望，她很害怕被母亲永久地抛弃或者再也开不见她，也害怕那个温柔地与她道晚安的母亲，会在夜里变成“坏母亲”袭击她。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她无法忍受与人单独相处。与我独处意味着被“好母亲”抛弃，于是她将害怕被“坏母亲”惩罚的恐惧移情到我身上。通过分析这个情境并对此进行解析，我成功地消除了她焦虑发作的症状，使得正常的分析工作得以开展。^[33]

我在另外一个案例中，运用了分析鲁思焦虑发作症时所用的相同技巧，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楚德治疗期间，母亲生病住院了，此时恰好是楚德袭击母亲的虐待幻想占主导的时期。我已经详尽描述过这个三岁零九个月的小孩在我面前表现出来的攻击性，她总是被攻击性带来的焦虑所压倒，把自己藏在沙发背后的靠垫中。但这个孩子并未有真正的焦虑发作的症状。然而，当她因为母亲的病请假回来恢复治疗时，她的确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有明显的焦虑发作。这焦虑发作是她对攻击冲动的反应，即她对自身这种冲动的恐惧。在楚德发作期间，像鲁思一样，她采

用了一种特别的姿势，也就是她在晚上开始焦虑时常常采用的姿势。她总是爬到角落，紧紧抱住坐垫，这些坐垫被她称为孩子。然后她吮吸自己的手指，还尿了裤子。我对她的焦虑进行解析后，焦虑发作就停止了。^[34]

我自己后来的经验，以及妮娜·塞尔小姐和其他精神分析师的经验，都在其他案例中印证了此种技巧的有效性。这两个治疗案例已经过去了几十年，有一点对我来说是很明确的，即对幼儿以及大童深入分析的前提，是对呈现出来的素材要有很好的把握。对素材的重要性进行准确快速的估量，了解素材对于整个案例结构的启示，知晓素材与病人当时情感状态的关系，以及对潜在焦虑和罪疚感的迅速洞察——这些都是进行正确解析的主要条件，亦即只有在这些条件下，解析才能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进行，才能直达被焦虑激发的心灵层面。如果我们能始终坚持这一技巧，那么分析中焦虑发作的可能会被减至最低。然而，对于在日常生活中就会焦虑发作的神经官能症儿童，在治疗一开始就可能遇到发作的情况，那么坚持这一技巧会大大降低发作的可能性，使分析得以正常开展。对焦虑发作症的分析，也证实了游戏分析技巧中某些原则的有效性。在楚德的案例中，一开始我也分析了同样的素材，虽然那时焦虑发作并没有真正发生，但与这些素材相关的深度焦虑还是明显存在的。通过持续且深入的解析，我成功地逐步减少了小病人的焦虑，并让它们以温和的小剂量的形式释放出来。在她母亲生病住院、治疗过程被打断时，焦虑无处释放，它不断累积直至后来爆发。通过后面几次治疗，焦虑发作又被成功制止，重新以“小剂量”焦虑的面貌出现。

我必须补充一下关于焦虑发作的理论性质。前文业已提及焦虑发作其实是夜惊的重复，也指出病人焦虑发作或者想要努力克服它们时的情状，其实是他们夜间睡眠时焦虑情境的再现。我亦提到过一种特定的早期焦虑情境，它们构成了夜惊和焦虑发作的基础。通过对楚德、鲁思以及莉塔的观察，加上这些年来经验，我认识到焦虑或者说焦虑情境，主要发生在女孩身上，而男孩所遭遇的更多是阉割焦虑。当女孩意识到母亲要摧毁、掏空她的身体，并攫取她体内的孩子，此时焦虑情境到达顶峰。我将在本书第二部分对这个问题进行详尽叙述。在此我只想提醒读者注意我在早期分析中收集的素材，这些素材与弗洛伊德在《抑制、症状与焦虑》一书中的陈述存在某些相似之处。弗洛伊德在书中指出，男孩的阉割恐惧在小女孩身上体现为对爱丧失的恐惧。孤独的恐惧与被母亲抛弃的恐惧，在我所引的小女孩案例的素材中，有非常明显的体现。但是我认为，这种恐惧有其更深刻的根源。它们基于孩子对母亲的攻击冲动，基于弑母并偷盗母亲体内小孩的渴望，究其根源，乃是早期

俄狄浦斯冲突所致。这种冲动不仅导致焦虑，或引起受母亲惩罚的恐惧，还带来被母亲抛弃或者母亲死亡的恐惧。

现在让我们回到技术问题。采取何种形式进行解析至关重要。正如在例子中显示的那样，我尽可能将潜意识幻想的内容讲解得清晰而明确。^[35]于是我采用孩童的思维方式与语言习惯，用他们的意象

（image）作为我的分析模型。^[36]你们应该记得彼得的案例里，他曾指着摇摆玩具说：“你看它会摇晃，也会撞来撞去。”当我将其解析为“爸爸妈妈把他们的‘thingummies’（指性器官）撞在一起”，他立刻接受了。另外一个例子是莉塔（两岁零九个月）的例子：她告诉我洋娃娃总是让她睡不好，她们总是对那个地铁驾驶员汉斯（一个有轮子的男娃娃）说，“把地铁开上开下不要停”。另一次，她把一块三角形积木放到一边说：“这是个小妇人。”然后她拿起“小锤子”（另一块长条形积木），用它敲打积木盒子。她刚好敲在纸糊的地方，敲出一个洞。她说：“锤子敲得好重，小妇人好害怕。”这个开地铁、使锤子的男娃娃，代表她近两岁的时候看到的父母性交场面。我解析道：“你爸爸像小锤子一样使劲敲打在你妈妈身体里面，你很害怕。”这样表达符合了她的思维及语言方式。

在描述我的分析方法时，我不得不提一提那些供孩子们自由取玩的小玩具。在这里我得简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些玩具在游戏分析技巧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些玩具个头小巧、数目繁多、种类丰富，给了孩子一个很宽的游戏表征范围，而且它们也很简单，玩法多种多样。所以这些玩具非常适合用来表达幻想和经历，且表达方式多样，内容也丰富详尽。在狭小的空间里，儿童多样的“游戏思维”以及相关的心理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根据游戏的主题进行猜测，而且会明白地呈现在游戏中），被一样样展现出来，我们得以纵览他们心理过程的一般联系和动态变化。因为我们可以从空间关系中窥探时间关系，故而我们也能够知晓孩子多样化幻想与经历的时间顺序。

前文的描述可能会让人误以为，我们在分析时只需要把玩具放在孩子面前，孩子就会立刻轻松自如地开始玩。事实并非如此。我已经反复指出，游戏中的抑制是一种十分常见的神经官能症症状，在治疗中或多或少总会碰到，但恰恰是这些案例，当其他接近病人的尝试都失败之后，玩具成了开启分析之旅的最佳钥匙。不管在游戏的时候如何抑制，绝大多数孩子都不会完完全全忽视这些玩具，至少他们会看一看摸一摸，对它们做点什么。即便是孩子马上停止玩耍（像楚德就是这样），我们也能够观察到他们选择何种游戏开始，阻抗何时产生，阻抗产生时的行为如何，游戏时又会丢出怎样的只言片语。通过这些，我们总能够

捕获他们潜意识的蛛丝马迹，从而构建起分析工作的基础。读者应该已经能看到，在解析的帮助下，我们可以让孩子玩得越来越自由，其行为的表征内容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明确，从而渐渐地减少孩子在游戏中的自我抑制。

玩具并不是游戏分析中唯一的神丹妙药。诊室里还必须大量直观的素材，最重要的就是有自来水的洗手池。在分析的早期我们通常并不使用它，要到晚期它方能显出它的重要性。我曾有一个小病人在整个治疗过程中都在洗手池旁玩耍，我给他准备了海绵、玻璃杯、一两只小容器，还有些勺子和纸。这些水的游戏让我们得以洞察孩子基本的性前期冲动。^[37]作为我们描绘儿童性理论的工具，它让我们了解到虐待幻想和反向作用（reaction-formation）^[38]的关系，也向我们显示了性前期冲动与性冲动的直接联系。

在很多案例中，绘画与剪纸是重要的游戏内容。其他时候，孩子们尤其是女孩，喜欢给自己和娃娃们做衣服和配饰，或者用绸带和其他装饰物打扮自己。每个孩子都很容易取到纸、彩色铅笔、裁纸刀、剪刀、针线，还有些木块和绳子，孩子们也会带自己的玩具来，实际可以玩的东西不胜枚举。孩子们对每一样玩具的不同玩法，从一样玩到另一样的方式，都给了我们很多启示。屋子里所有的日用家具，包括座椅、靠垫等等，都可以被用来履行游戏的功能。事实上，诊室里的家具确实经过特别甄选，以供分析需要。从这些普通的玩具中产生出富有想象力的游戏，以及天马行空的幻想，这些幻想和游戏于分析都极有价值。在扮演的游戏中，孩子们通过玩具，将其他阶段的自己饰演出来，尤其是早期的阶段。分析师往往在这些游戏中分饰多角，这个时候，我都会让孩子自己用尽可能详尽的语言对我描述角色的意义。

有些孩子显示了对扮演游戏的偏好，另一些孩子则更喜欢用玩具表达这种更为间接的方式。典型的假扮游戏有，扮演母亲和孩子、上学读书、造房子和装饰房子（道具是诊室里的桌椅板凳和靠垫）、出国、坐火车旅行、去看戏，还有扮演医生、白领、商贩等等。从分析的角度看，这些假扮游戏的价值在于它们直接的表征模式，以及由此带来的大量、丰富的语言联想。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提到的那样，成功结案的其中一个必要条件，是要让孩子（不管他有多小）在分析中尽其所能充分利用语言的工具进行表达。

我认为，没有一种纯粹的描述，能够准确地呈现出孩子游戏分析每一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但我希望我所说的能够让读者了解到，游戏分析的方法已取得了成效，而且这些成效是正确的，也是可靠的。

第三章 六岁女童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案例[39]

在上一章中，我已谈及早期分析技巧的根本原则。本章将在案例的基础上，将早期分析技巧与潜伏期分析技巧进行比对。通过这个案例，我还将讨论一些与根本分析原则相关的理论问题，并描述儿童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分析技巧，这些技巧是我在处理这个特别棘手、但又非常有趣的案例中获得的。

六岁的厄娜有许多严重症状。她患有失眠，部分是由于焦虑（尤其是遭强盗抢劫的恐惧）造成的，部分是由于一系列强迫性行为造成的。这些强迫性行为包括俯卧在床上猛撞枕头，坐着或躺着的时候摇摆身体，强迫性地吮吸手指，以及过度地强迫性自慰。这些强迫性行为不但在夜晚让她无法安睡，而且在白天还继续对她施加影响。特别是有时她甚至会在陌生人面前自慰，比如在幼儿园的时候，她常常会不断地自慰。她有严重的抑郁，她会说：“生命中有些东西我不喜欢。”她和母亲的关系过于亲密，但有时也会转向敌意。她完全支配了母亲，完全不给母亲行动的自由，不断用爱与恨折磨她。如她母亲所言：“她完全把我占据了。”平心而论，这孩子可以用难以管教来形容。在小女孩痛苦的脸上，写满了强迫性的忧虑以及令人不解的早熟特质。另外，她还给人一种奇怪的性早熟的印象。在分析期间，我很快发现她有非常严重的学习抑制。分析开始一两个月后，她被送去学校读书，但很明显她既没有能力学习，又无法与同学相处。她在治疗初期曾恳求我帮助她，因为她感觉自己生病了，这一点对我分析她极有帮助。

一开始游戏的时候，厄娜先是从小桌上的一堆玩具中选了一辆小马车，把它向我开过来，宣布要来接我。但是她在马车中放进一个玩具女人，又加进了一个玩具男人。这两个小人又是爱抚又是亲吻，将马车不停地开来开去。然后，另外一架马车上的玩具人和他们相撞了，他们身上碾过去，杀死了他们，还把他們烤熟吃掉了。另外一次剧情反转过来，那个袭击他们的玩具人被打了下来，但玩具女人反而去帮助和安抚这个坏人。她和先前的玩具人离婚，嫁给了这个人。这第三者的角色变换多样，比如女人和他的前夫在一个房子里反抗窃贼，这第三者就是溜进来的窃贼；后来房子着火了，男人与女人被炸飞了，窃贼是唯一的幸存者。这第三者又可以是登门拜访的兄弟，但是当他拥抱这个女人的

时候，把她的鼻子咬掉了。这个第三者，其实是厄娜自己。她在一连串类似的游戏表达的，是想和母亲一起把她父亲从现有的位置驱逐的愿望。而另一方面，在很多其他游戏中，她又直接表达了她的俄狄浦斯愿望，即想要除掉母亲，赢得父亲。她命令一个玩具人当老师，给孩子教小提琴，他讲课的方式是用头撞小提琴^[40]，或者是倒立着念书。然后她让他扔掉课本和提琴，开始和女学生跳舞，然后两个人开始拥吻。这时厄娜突然问我，是否允许老师和学生结婚。后来又有一次，老师和他的情人（由玩具男人与玩具女人扮演）给孩子们教礼仪，教他们如何鞠躬行礼等。一开始孩子们都很听话且有礼貌（就像厄娜竭尽所能表现的那样），然后他们突然开始袭击老师和他的情人，把他们踩在脚下，杀死并烤了他们。他们变成了魔鬼，幸灾乐祸地看着受害者被折磨。突然，老师和情人到了天堂，刚才的魔鬼转而变成了天使，对先前魔鬼的身份一无所知，用厄娜的话说——“他们本来就不是魔鬼”。这时天父，也就是刚才的老师，又开始深情地拥吻这个女人，天使们纷纷朝拜，和谐重新降临。当然这和谐无法持久，马上会被这样或那样的故事打扰。

厄娜常常扮演母亲，我扮演孩子。她规定我最大的缺点之一就是吸吮大拇指，而且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我得把一辆玩具机车放进嘴里。她一直很喜欢车上的镀金小灯，她总是说，“它们真美，通红的，烧得金灿灿”，然后立刻放进嘴里吮吸。对厄娜来说，它们代表了母亲的乳房和父亲的阴茎。这些游戏过后，无一例外的是对母亲的暴怒、嫉妒与侵犯，但紧接着她又表现出悔恨，试图安抚母亲。在玩积木的时候，她在我们俩之间分配积木，总是给自己分配得多些；后来又少拿一些作为弥补，但不管怎样，最后总是设法拿得更多。她让我用我的那部分积木搭房子，但只是为了证明她的积木房子比我的漂亮得多，这样就有理由把我的房子撞倒，而且装作不是故意为之。有时她让玩具小人做判官，判定她的房子比我造得好。我们可以从这个游戏的细节中很明显地看出，她通过我们各自搭的积木房子，表达了她和母亲长期的竞争关系，而在后来的分析中，她用了更直接的方式将这一点呈现出来。

除了这些游戏，她也开始剪纸，并做成各种花样。在剪纸的时候她告诉我，她在做的是“碎肉”，血从纸里面流出来了，然后她打了个寒战，说她突然不太舒服。有一次她提到“眼睛的沙拉”，另一次她说，她在给我的鼻子剪“刘海”。她反复表示想要咬掉我鼻子的愿望，这在她第一次诊疗的时候也提到过。（事实上，她的确多次尝试实现这个愿望。）通过这种方式，她也表示了她对“第三者”身份的认同，即那个闯进和烧毁房子的玩具人，也就是那个咬掉女人鼻子的男人。和其他儿童分析一样，剪纸行为常常存有多种含义。它既是施虐及食人冲动

（cannibalistic impulses）的发泄口，同时由于它是一项创造性活动从而又具备着反向倾向（reaction tendency）。比如，那些剪得非常漂亮的桌布剪纸，可能代表的是父母的性器官，也可能代表曾在幻想中被她摧毁、又被她重建的母亲的身体。

后来厄娜的兴趣又从剪纸转变成玩水。在水盆里漂浮的小纸片代表船长，他的船已经沉没了。厄娜宣布，船长之所以还活着，是因为有个“长长的金色的”东西让他浮在水上。然后，她撕下他的头宣布道：“他的头没了，他也要沉了。”这个水的游戏引我们去深入分析她的口腔施虐（oral-sadistic）、尿道施虐（urethral-sadistic）与肛门施虐

（anal-sadistic）幻想。例如，她有一次扮演一个洗衣工，用一些纸片代表某个孩子的脏床单。我扮演那个孩子，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弄脏内衣裤。（顺便提一下，纸片可以代表脏衣服，也可以代表小孩和粪便，厄娜嚼食纸片，很明显的可以看出她的嗜粪与食人冲动。）“洗衣工”厄娜也有很多机会惩罚和羞辱这个孩子，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一个残忍的母亲角色。但她有时也把自己视为被虐待的孩子，以满足自己的受虐欲望（masochistic wishes）。她常常假设一个场景，就是母亲让父亲去惩罚孩子，去揍孩子的屁股。这种惩罚方式是作为洗衣工的厄娜推荐给父亲的，为了治愈孩子喜爱污物的坏毛病。有一次父亲不见了，魔术师取而代之。他用一根棍子敲孩子的肛门，又用它敲孩子的头，敲的时候有淡黄色的液体从魔术棒里面流出来。在另外一个较为短小的幻想里，这孩子得到些药粉，混在一起之后的颜色是“红红白白”的。通过药粉的治疗，孩子变干净了，也突然变得能够说话，并且和他妈妈一样聪明了。[\[41\]](#)

魔术师代表阴茎，用棍子敲打代表性交。液体和药粉代表尿液、粪便、精子和血，根据厄娜的幻想，母亲在性交过程中将这些东西通过嘴、肛门和性器官，全部放进身体里了。

又有一次，厄娜突然把自己从洗衣女工变成了一名渔妇，开始为她的货物叫卖。在游戏的过程中，她在水龙头上包了一些纸，然后把水龙头打开（水龙头常被她叫做“打奶油机”）。当纸被浸透掉在水槽里，厄娜就把它撕碎，把它们当做鱼来售卖。我们可以看到，厄娜从水龙头里喝水，以及嚼食想象出来的鱼的时候，有一种强制性的贪婪，这清晰地体现了她在原始场景与原始幻想中感到的口腔嫉妒（oral envy）。这种嫉妒深深地影响了她的性格发展，也是她神经官能症的中心特质。[\[42\]](#)在她的联想中，鱼等同于粪便与孩子，也等同于父亲阴茎，这一点在分析中表现得愈来愈清晰。厄娜售卖各种各样的鱼，其中有一些叫“Kokelfish”，有时候她会突然把他们叫做“Kakelfish”[\[43\]](#)。当她在切这

些鱼的时候，会突然想要大便，由此可以看出，鱼代表粪便，切鱼的过程代表排便的行为。厄娜让我扮演主顾买她的鱼，她常常有很多方法占我便宜。比如她从我这里拿了大笔的钱，却一条鱼都不给我。我拿她没有办法，因为她有警察保护。他们在一起“wurled”^[44]了那笔钱，平分了本该属于我的鱼。警察代表她的父亲，整个幻想可以解释为，她和父亲发生性关系，并和他联合起来对付母亲。我在游戏中的任务是，当她在和警察抓鱼的时候，我要神不知鬼不觉地偷走一些鱼。事实上，她想要让我假装做的事，即是当她目睹父母性交时想要对她母亲所做的事。这些施虐冲动与幻想，引发了她对母亲的严重焦虑。她也反复表示出对“女强盗”的恐惧，因为这个“女强盗”将要“夺走她身体里的所有东西”。

在厄娜的分析中也有戏院和各种表演场景，这些场景象征着父母的性交。^[45]在很多游戏中，厄娜让她母亲扮演万众瞩目的女演员或舞蹈家，自己亦对她欣羡不已——这种带着嫉妒的欣赏，正是她对母亲的态度。在她将自己认同做母亲时，她常常假装自己是皇后，所有人都要在她面前鞠躬行礼。在所有的表征中，孩子总是地位最低的那个。厄娜在这个母亲角色下所做的任何事情，包括对丈夫显示的温柔、光彩照人的打扮以及自己倍受羡慕的事实，都有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激起孩子的嫉妒，并伤害她的感情。例如有一次，她扮演皇后，要与国王（由我扮演）一起举办结婚大典，她在沙发上躺下来，也要我趟在她身边。当我拒绝这么做之后，她把我安排在她旁边的小椅子上，用拳头敲打沙发。她把这个称为“搅和”，它的意思是交配。这之后，她马上宣布有个孩子从她身体里爬出来了，她用非常写实的手法演出了这一幕——扭动身体并且痛苦地呻吟。她想象出来的这个孩子和父母共住一屋，不得不成为他们性交的旁观者。如果孩子干扰他们性交就要挨打，母亲还不断地向父亲抱怨此事。如果作为母亲的厄娜把孩子放回婴儿床，那么唯一的目的是把它弄走，以便和父亲继续云雨。孩子不断地被虐待和折磨。他们给孩子吃难吃到恶心的麦粉布丁，自己却享用着奶油或牛奶制成的大餐。他们的食物是用“Dr Whippo”或“Dr Whippour”这个品牌的材料备制的，是“whipping”（打发奶油）和“pouring out”（倒出来）的合体。这种被父母独自享用的特殊食品，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它代表了父母性交时物质的交换。厄娜的幻想中，母亲的身体吞入了父亲的阴茎和精子，而父亲的身体则吞入了母亲的乳房和乳汁，这是她对父母二人憎恶的来由。

在厄娜的一个游戏中，表演的主角是牧师，他打开水龙头，而他的女伴，一个舞蹈演员，则从水龙头接水喝。被称作“灰姑娘”的小孩只允

许在一旁观看，不允许发出一丁点声响。这时厄娜的角色突然变得暴怒，这不仅反映了与她幻想故事共生的憎恨之情，也反映了她在处理情绪方面的无能。她和母亲的整个关系被这些情绪扭曲了，因为所有教育手段，所有管教行为，以及所有她自己无法回避的挫败，她都认为是母亲单纯的施虐，是母亲对她的羞辱与虐待。

然而，厄娜也会在游戏中扮演温柔的母亲，对襁褓中的孩子充满爱意。只要他还是个婴孩，厄娜就会照料他，给他洗澡，对他温柔相待，即使他用屎尿把自己弄得很脏，也会原谅他。而对大一点的孩子，她总是很残忍，把他交给魔鬼受尽各种折磨，最后把他杀死。^[46]然而这角色中的孩子，是由母亲变换而来的，这一点在后面的幻想中有很清晰的呈现。厄娜也扮演弄脏自己的小孩，让我扮演斥责她的母亲，我的斥责引起了她的藐视与反抗，并把自己弄得更脏。为了进一步惹恼母亲，她把我给她吃的难吃的食物全都吐了出来。父亲被母亲叫了进来，但他站在孩子这一边。后来母亲得了一种病，病名叫“神对她说”，接着孩子也生病了，病名叫做“母亲的不安”，然后孩子病死了。父亲因此把母亲杀了作为惩罚。孩子后来又复活了，嫁给了父亲，父亲不断地赞赏这一段以母亲为代价的婚姻。后来母亲也复活了，但作为惩罚，被父亲用魔法棒变成了一个孩子，于是她现在必须经受虐待与羞辱，就像这个孩子曾经经受的那样。在大量关于母亲——孩子的幻想中，厄娜不断重复着幻想中经历的一切，另一方面，她也表达了在母亲和孩子关系反转的情况下，她也想以施虐的方式对待母亲的愿望。

厄娜的精神生活被肛门施虐幻想所主导。在晚期的分析中，她又开始用水的游戏制造幻想，幻想在衣服上“烤”粪便，然后拿来烹饪和食用。她假装坐在厕所里，吃自己拉出来的东西，还和我交换着吃。不断屙屎拉尿、弄脏自己的幻想，在分析的过程中变得愈发清晰。有一次她幻想她的母亲不断排泄污物，以至于整个屋子变成了粪便的海洋。于是母亲被关进了监狱，在那里挨饿。她自己得到一份在母亲后面做清扫的工作，由此她称自己为“污物检阅员”，即检查污物的人。她的父亲对她的干净表示欣赏与认可，把她看得比母亲高，并娶了她。她便为父亲做饭。他们给彼此的饭食和饮料就是屎和尿，但这一次是好的屎尿，不是有害的那种。这是厄娜大量过度肛门施虐幻想中的一个，这些幻想在分析的过程中渐渐浮出水面。

厄娜是父母的独女，但她一直沉浸在弟弟妹妹到来的幻想之中。根据我的观察，这些幻想的牵涉面非常广，所以我们要把它们置于这个背景下好好考量一番。从这个案例和其他孩子的类似案例判断，独子和独女所承受的焦虑要远远大于其他孩子，因为他们仿佛一直在等待弟弟妹

妹出生，而且他们在潜意识里对母亲肚子里假想的弟弟妹妹会产生攻击冲动，从而一直受这种罪疚感的煎熬，而且他们也根本没有机会在现实中和弟弟妹妹发展起良好的关系。所以对独子独女来说，他们更加不易融入社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厄娜在治疗开始和结束的时候常常会有愤怒和焦虑发作的现象，这部分是由于她会撞见在她之前或之后前来接受治疗的孩子，对她来说，这些孩子正好代表了她等待中的弟弟妹

妹。^[47]另一方面，虽然她和其他小孩相处并不融洽，但有时也非常希望融入他们。我发现，她有时也会渴望弟弟妹妹，这些渴望出于以下动机：（一）她把渴望中的弟弟妹妹视为自己的孩子。然而这个愿望不久就被严重的罪疚感所烦扰，因为这意味着从母亲身体里偷走小孩；

（二）弟弟妹妹的存在能够证明一个事实，即她幻想中对母亲肚子里孩子的攻击既没有伤害母亲，也没有伤害孩子，而她自己的内在身体也是完好无损的；（三）他们给她带来性方面的满足感，这一点她无法从父母那里获得；（四）厄娜幻想中可以和他们结成同盟，杀死母亲并获取父亲的阴茎。他们是她的盟友，将和她站在同一战线一起对付可怕的父母。^[48]

但是厄娜的这些幻想，马上会被对想象中弟弟妹妹的憎恨所取代，因为他们终究是她父母的替代物。另外她还会升起严重的罪疚感，因为在幻想中她和弟弟妹妹一起对父母实施了破坏性行为。所以这些幻想总是以抑郁发作的结果告终。

这些幻想，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厄娜无法和其他孩子好好相处。她总是躲得远远的，因为她把他们假想成自己的弟弟妹妹。所以，一方面她把他們认作是一道攻击父母的同盟，另一方面，由于她自己对弟弟妹妹的攻击冲动，她害怕他们，视他们为敌人。

厄娜的案例也让我看到了另一项重要的考虑要素。在第一章中，我已提醒大家注意儿童对现实的关系。我曾指出，有的小孩无法适应现实世界，这一点会在他们的游戏中有所反映，所以通过分析把小孩渐渐带入完整的现实世界是非常有必要的。对于厄娜来说，即便做了大量的分析工作，我还是无法获得关于她真实生活的细节资料。我手上拥有她对母亲过度施虐冲动的充足素材，却从未从她口中听到她对真实母亲及其所作所为的半句怨言与批评。虽然厄娜也承认她的幻想指向的是她真实的母亲（在分析早期中她否认过这一点），而且她愈来愈清晰地用那种浮夸且让人反感的态度模仿母亲，但在她的幻想和现实之间建立起联系依旧很难。所有把她的实际生活纳入分析的努力看似毫无效果，直到后来我找到了她把自己从现实中剥离的深层原因，分析才有所起色。厄娜与现实的关系大部分是假装的，这远远超出她的行为给我们的信息。事

实上，她想方设法在现实中保留了一个梦境，并保护它不被真实世界打破。比如，她想象玩具马车和车夫都在她掌管之下，它们召之即来，可以带她到她想去的地方；她想象玩具女人是她的仆从，等等。即便她还在幻想中，她也会经常发怒或抑郁，然后总是去上厕所，以便她排便的时候更加放肆地幻想。当她从厕所出来，她会飞扑向沙发，开始深情地吮吸大拇指、自慰或挖鼻孔。不过我也成功地让她告诉我，这些与排便、吮吸手指、自慰和挖鼻孔相关的幻想。通过这些惬意的满足和与之相关的幻想，她得以强制性地留在她游戏的梦境之中。她游戏时遭遇的抑郁、生气与焦虑，往往是因为她的幻想受到了现实入侵的打扰。她也记得，当早晨她在吮吸手指或者自慰的时候，若有人走近她的床边，她会有多么生气。这不仅因为她做的事被别人发现了，而且因为她想回避这个现实世界。在她分析过程中出现、而后转为幻想部分的谎言癖（pseudologia），是由于她想根据自己的欲望，重塑这个对她来说无法忍受的现实世界。我能够看到她对父母，尤其对母亲的过度恐惧，这是她严重隔绝现实的原因，也是造成她后来疯狂夸大幻想的原因。正是为了降低恐惧感，厄娜把自己想象成在她母亲之上的强大而严厉的情妇，这便导致了施虐症的高度强化。

遭受母亲残酷迫害的幻想，让厄娜更加凸显出偏执的特质。我之前已经提过，她把养育与教育过程中的每一步，小到穿衣吃饭的细节，都认作是母亲迫害行为的一部分。不仅如此，母亲做的任何事情，包括她对待父亲的方式，以及她的自娱自乐等等，都被厄娜感觉为是对她的迫害。而且她感觉自己一直在被监视。她对母亲过度固着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她会强迫性地持续观察母亲。分析显示，厄娜感觉她必须对母亲的任何病痛负责，而且她必须因为自己的攻击幻想而受到相应惩罚。在游戏和幻想中，她一直游走在严厉的施加惩罚的母亲和满怀恨意的小孩之间，这充分反映了她有一个过于严厉的超我。如同成人的偏执之症一样，这些幻想其实是妄想，这一点需要进行深度的分析才能够了解。通过对这个案例的记录，我可以得出结论^[49]：从厄娜案例中呈现的焦虑、幻想及其与现实的关系这些特别的属性看出，这是个典型的具有强烈偏执特质的案例。^[50]在此，我必须谈谈厄娜在幼童时期就非常强烈的同性恋倾向。在我们分析了厄娜对父亲的恨意（由俄狄浦斯情境产生）之后，这种倾向有所缓解，但仍然十分强烈，让人感觉无法进一步化解。事实上，只有帮助她克服强烈的抗拒后，我们才能看清她迫害妄想的真实本质和强度，它们与同性恋倾向的关系也变得清晰明了。于是肛门爱欲（anal lovedesire）愈加清晰地以正面的方式呈现出来了，与之交替出现的是迫害妄想。在游戏中，厄娜又一次变成了一个女商贩，她

出售的商品正是粪便，这一点可以从游戏一开始她就想要排便等方面可以看出。我扮演她的主顾，必须表现出在那么多店员中特别青睐她，并认为她的商品特别棒。然后她也开始扮演主顾，并且爱上了我，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看出她和母亲之间这种肛门爱欲关系。这种肛门幻想之后，她又不时地抑郁和发怒，主要针对我，更确切地说，主要针对她的母亲。厄娜还产生出一些关于跳蚤的幻想，跳蚤是“黄黑相间”的，她自己马上明白所谓的跳蚤原来是一些粪便，是危险的毒粪便。她说，这只跳蚤从我的肛门里出来，想方设法跳到了她的肛门里，并对她造成了伤害。^[51]

在厄娜的案例中，我们能够毫无疑问确认一点：对同性父母由爱转恨，以及投射机制的显著作用，正是厄娜产生迫害妄想的原因。在她的同性依恋之下更深层的地方，潜藏着对母亲强烈的恨意，这些恨意源自于早期的俄狄浦斯情境以及她的口腔施虐。对母亲的恨导致了厄娜的过分焦虑，反过来它也决定了迫害妄想的细节。后来我们还碰到一些全新的施虐幻想症状，它们在强度上要超过以往对厄娜的分析中碰到的施虐症。这是工作中最为棘手的一部分，因为这些施虐幻想往往伴随着强烈焦虑，极大地影响了厄娜跟我合作的意愿。她对性器的口腔嫉妒，以及她认定父母在性交过程中获得的口腔满足，是她恨意的深层基础。她的恨意指向的是在性交中结合在一起的父母，她会用无穷无尽的幻想将这恨意表达出来。在幻想中，她用排泄物和其他东西攻击父母，尤其是母亲；她对于我的粪便（她认为我的粪便塞进了她身体里面）或者跳蚤的恐惧，正是来自于她用危险的毒粪便摧毁母亲身体的幻想。^[52]

在深入研究了这些发展早期的施虐幻想和冲动之后，厄娜对母亲的同性固着减弱了，异性冲动增强了。目前为止，决定她幻想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她对母亲恨与爱的态度。父亲不过是一个纯粹的性交工具，他的重要性是从母亲与女儿的关系中派生出来的。在她的想象中，她母亲对父亲每一个爱的表示，以及与他整个关系，都是对她的剥夺，都是为了使她嫉妒，让她父亲不爱她。同样的，在她从母亲那里夺走父亲并嫁给他的幻想中，所有的压力都来源于她对母亲的恨以及伤害她的愿望。假如厄娜在这类游戏中对丈夫充满爱意，那么后来会证明这些温柔都是假装的，为的就是伤害她竞争对手的感情，把父亲拉回到她身边。同时，当她在分析中有重大进步时，她与父亲的关系也会变好，并且开始对父亲怀有积极的情愫。当整个情境不再完全由爱与恨主导，直接俄狄浦斯关系（direct Oedipus relationship）也就建立了。同时厄娜对母亲的固着减弱了，与母亲的矛盾关系也得到了改善。女孩对父母态度的转变，也是由于她幻想生活和本能行为的重大转变带来的。她的施虐症有

了好转，迫害妄想数量和强度上都减轻了许多。她与现实的关系也发生了重要转变，我们至少可以看到现实要素更多地渗透进幻想之中。

在这个分析阶段，当厄娜在游戏中演出了迫害故事之后，她总是惊讶地说：“母亲不会‘真的’对我做这些吧？她‘真的’非常爱我的。”但是随着她和现实联系得越来越紧密，她对母亲潜意识中的恨渐渐彰显出来，她便开始更加坦诚地直接批判母亲，与此同时她和母亲的关系得到改善。这是由于潜意识中的恨上升到意识的层面。与母亲关系得到改善的同时，她对自己想象出来的孩子出现了真正的母爱般的柔情。有一次，在她残忍地对待了一个孩子之后，她动情地问自己：“我‘真的’要如此对待我的孩子吗？”通过对她迫害妄想的分析，她的焦虑减少了，这不仅成功地强化了她的异性恋态度，还改善了与母亲的关系，也让自己充满更多的母爱。在这里我应当说，我认为儿童分析成功标准之一就是对这些态度进行令人满意的规范，因为这决定了孩子将来对爱的客体的选择，也决定了他们整个成人经历的基调。

厄娜的神经官能症在她的生命中很早就出现了。早在她未满一岁的时候，她就显示出显著的神经官能症症状，以及不寻常的早熟心智行为。从那时起，她的困难与日俱增，到了两岁的时候，她的养育成了一个没法解决的问题，她的性格已经不太正常了，并且患有非常明显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但直到大概四岁的时候，她反常的自慰和吮吸拇指的习惯才被发现。可以看出，这个六岁女童的神经官能症是慢性发作的。我们从她大约三岁时的照片可以看到她阴郁的神经质的脸庞，和六岁时我们看到的几乎一模一样。

我想要强调，这是个不同寻常的严重的案子。几乎剥夺了孩子全部睡眠的强迫症症状，她的抑郁与其他病状，以及孩子性格的扭曲发展，这些只不过是背后整个不正常的、放纵的、不受约束的本能生活的微弱反映罢了。像这种已经历数年的、渐进式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它的未来前途不一定是阴暗的。我们可以大胆断言，此类案例的治疗只能靠及时的精神分析。

现在我将详细讨论一下这个案例的结构。厄娜的如厕训练并没有碰到障碍，并且完成得异乎寻常的早，在她一岁的时候就完成了。根本不需要对她严厉训斥，这个早熟孩子的野心成了她加速掌握清洁规范的强大动力。^[53]但这外显的成功背后，是内在的完全溃败。从厄娜强大的肛门施虐幻想，我们可以看出她固着在肛门期的程度，以及由于这种固着引发的憎恨与矛盾心态。其中一个失败的因素，是她本身带有的强烈口腔与肛门施虐倾向；但另外一个要素也起着重要作用，这也是弗洛伊

德曾经提到过的^[54]，即与力比多相比自我的发展太过于迅速了，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种易患强迫性神经症的体质。除此之外，分析还显示在厄娜的发展过程中关键的断奶问题只是表面上完成了，事实上她并未真正断奶。而且这之后还有第三个要素：当她六岁零九个月的时候，她的母亲注意到她对日常护理，尤其是清洁她性器和肛门的时候，都会有明显的快感。她性感带过度兴奋的状况非常明显，因而母亲在清洗这部分的时候就更为谨慎。当随着孩子长大变得越来越干净时，母亲自然不大需要如此费心了。但是孩子把早先的这种精细看护视为一种诱惑，而后母亲的松懈给她带来了挫败感。这种被诱惑的感觉背后，是想要被诱惑的欲望，它贯穿了厄娜的整个生活。在所有的关系里，不管是和保姆还是和养育她的人，甚至在分析中，她都试图重复被诱惑的情境，时而又会因为被诱惑而谴责他人。通过分析特定的移情情境，我们可以回到最早先她还是个襁褓中婴儿的时候。

导致厄娜神经官能症的三个要素中，厄娜本身体质原因起着很大作用，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55]

现在我们需要继续探究，她原始场景的经历与本身体质因素是如何结合在一起，又如何促使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发展。在两岁半以及三岁半的时候^[56]，她在暑假期间与父母同睡一室。在这期间，她便有机会看到父母的性交过程。这不仅从分析中可以观察到，而且已经被外部证据所证实。在第一次她看到父母性交的那个夏天，在她身上发生了一些显著的不良变化。分析显示，目睹父母性交导致了她神经官能症的全面爆发。父母性交的场景不仅严重强化了她的挫败感和对父母的嫉妒，而且大大引起了她的施虐幻想与施虐冲动，这些幻想和冲动指向的是父母在性方面获得的满足。^[57]对于厄娜的强迫性症状，可以解释如下：她吮吸大拇指的强迫症状，来自她吮吸、啃咬、吞食父亲阴茎与母亲乳房的幻想。阴茎代表了整个父亲，而乳房代表了整个母亲。^[58]在这里我也要简要提一下，分析同时也揭示了她严重的抑郁特质。^[59]我曾举过一些例子，说明过头在潜意识里指代阴茎，厄娜的这个案例也是如此。用她的头去猛撞枕头，意味着父亲的阴茎在性交中移动。她告诉我，她可以用撞头的动作来遏制自己对盗匪的恐惧，她就是通过将自己认同为恐惧的客体，从而把自己从恐惧中解放出来。

厄娜强迫性自慰症状的结构非常复杂。她把它区分成多种形式：比如将两条腿压在一起叫做“排列”；摇摆的动作叫做“雕刻”；拉阴蒂叫做“橱柜游戏”。在“橱柜游戏”中，她想要“拉出很长的东西”。此外，她还会用床单一角在两腿间拉扯，给阴道增加压力。在相伴随的幻想中，

对于不同的自慰形式她会扮演不同的角色，有时扮演的是主动的父亲形象，有时扮演的是被动的母亲形象，有时则是两者兼有。厄娜的自慰幻想具有很强的施虐——受虐特质（sado-masochistic），与原始场景及原始幻想呈现出清晰的关联。她的施虐特质指向的是性交中的父母，而后再以具有受虐特质的幻想作为回应。

整个连续的分析过程中，厄娜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自慰。由于我们已经建立起良好的移情，有时我也能够诱导她描述她的自慰幻想。通过这种方法，我得以发现她强迫性自慰的原因，从而帮助她摆脱其困扰。摇摆的自慰动作是从她出生的下半年开始的，这个动作出自她被动自慰的愿望，并可以追溯到她婴儿期与如厕相关的行为。分析中有一段时间，她用游戏描述出父母多种多样姿势的性交，然后对从中的挫败感狂怒不已。在游戏中间，她总是能够制造一个情境，她可以半躺着或者坐着摇晃身体，光溜溜地展示自己，最后甚至还公开要求我触碰她的性器官或者闻闻它们的味道。六岁的时候，她有一次洗澡时吓到了母亲，因为她要求母亲抬起她的一条腿，拍拍或者触摸她的下身，同时摆好小孩拍爽身粉的姿势，这个姿势她已经很多年都不曾有过了。当我对她的摇摆动作进行解析后，这个症状便完全停止了。

厄娜最顽固的症状是她在学习方面的抑制。尽管她自己也做了很多努力，但这个问题仍十分严重，平常孩子几个月就能学完的东西，她则需要两年。学习困难在分析的后期变得更为严重。在我结束治疗的时候，这个问题已经有所减轻，但是尚未根除。

我已在前面提过，经过分析，厄娜与父母关系有了良好的转变，力比多水平也有了改善。我也强调了分析如何帮助她迈出了社会适应的第一步。曾经至少部分地造成了她失眠的那些严重的强迫症状（强迫性自慰、吮吸拇指、摇晃），如今也去除了。随着这些症状的治愈及焦虑水平的降低，她的睡眠恢复了正常，抑郁发作的状况也停止了。[\[60\]](#)

尽管有这些好转，我并不认为分析可以完全结束了。厄娜的治疗历时两年半，共进行了575个小时的治疗，但由于外部原因被迫中止。这个案例的严重性不仅体现在孩子的症状上，也体现在她扭曲的性格发展以及完全反常的人格上，这就需要我们进行深入分析，以进一步帮她克服遭遇的困难。她的病况依旧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因为在压力之下她也有可能复发，只是即便复发也没有以前那么严重了。在这种情况下，当碰到严重压力，或者随着青春期来临，她有可能会遭遇新的病症或者其他困难。

于是这开启了一个重要的原则性问题，即我们何时能够判定孩子的

分析可以完全结束。对于潜伏期儿童，即便治疗结果相当好（比如对周遭环境有很高的满意度），我们都不能将其看做结案的证据。我的结论是：即使分析给潜伏期儿童带来良性的发展，不管它有多成功，也不能够保证病人今后的发展能够完全顺利。^[61]潜伏期向青春期的过渡、青春期向成熟期的过渡，对我来说是检测儿童分析是否足够的测量标准，这个问题我将在第七章中深入探讨。在此我只是凭经验陈述一个事实，即分析越是能够深入解决心灵深处的焦虑，就越是能够确保孩子未来发展的稳定性。我们要找到一个判断标准，以确定分析是否足够深入，这个标准蕴藏在孩子潜意识幻想的特征中，或者更确切地说，蕴藏在潜意识幻想带来的转变之中。

让我们回到厄娜这个案例。在之前我已提过，在分析结束的时候，她的迫害妄想数量和强度上已经大大减轻。但依据我的观点，她的施虐特质和焦虑本能也理应作进一步的消除，以降低青春期与长大成人后旧病复发的可能性。但鉴于当时分析已无法继续，治疗的完成只好留待未来进行。

下面我讲继续讨论与厄娜案例史有关的某些基本问题，这些问题有一部分是在分析过程中发现的。我发现，在分析中对性问题的深入涉及，以及在幻想和游戏^[62]中给予她的充分自由，不仅没有增加她的性兴奋和对性的关注，反而令其有所减少。厄娜这个孩子不同于常人的性早熟是显而易见的。不仅仅是她幻想的类型，还有她的举手投足，无不透露出她是一个沉湎于青春期肉欲的女孩。这一点特别可以从她对成年男子与小男孩的挑逗行为上看出。通过分析，她这方面的行为有所好转，到分析结束的时候，她也变得更像个孩子了。而且对她的自慰幻想进行分析后，强迫性自慰的行为也不再出现了。^[63]我还想强调的另一个分析原则，即一定要将孩子藏在潜意识里的对父母（尤其是对他们性生活）的疑虑与批判尽可能带到意识层面。这样孩子对周遭环境的态度会得到改善，因为他们会发现潜意识里的不满与负面判断是与现实相抵触的，于是便会放弃先前的恶意，同时他们与现实的关系也能够得到改进。我再重申一遍，能够在意识层面对父母进行批评，是孩子与现实关系得到改进的表现，这一点可以在厄娜的案例里看到。^[64]

下面我再来谈谈技巧问题。我曾不止一次提过，厄娜常会在分析期间突然勃然大怒。她的愤怒发作与施虐冲动常常伴有对我的威胁。而分析能够释放强迫性神经症的强烈情感已是一个常见的事实；与成人相比，在孩子身上的这种释放往往会通过更加直接与不可控的方式表现出来。在分析一开始我就清楚地告诉厄娜她不能够对我进行身体上的攻击，但她可以有很多种别的方式来发泄情感。她可以把玩具摔烂或者切

断，踢倒小椅子，乱扔靠垫，在沙发上踩来踩去，把水打翻，在纸上乱涂，弄脏玩具与水槽，或者突然开始辱骂等等。我对这些行为丝毫不加阻止。与此同时，我会对她的愤怒进行分析，这往往能够减轻、有时甚至能够完全消除她的愤怒。在治疗期间如果遇到孩子情绪爆发，我们三个技巧因素可以考虑：（一）我们必须让孩子保持部分情绪的可控，但只有在现实中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如此要求孩子；（二）如果在现实中无此需要，则孩子可以胡乱发泄情绪；（三）通过持续解析，并从当前的情境回溯到以前的情境，孩子的情绪便可以缓释甚至消除。

当然，在何种程度上运用这些方法还是有很大差异的。例如，对于厄娜我设计了如下计划：有一段时间，当我宣布诊疗结束的时候，她常常会暴怒，所以我就通过让诊室的门大开的方式来制止她发怒，因为我知道如果来接她的人看到她发怒，她会很难堪。我必须说，这个阶段我的诊室就像战场一样一片狼藉。到分析后期，她会迅速地将靠垫丢下然后满意地离开；到后来，她已经完全能够平静地离开诊室了。另一个是彼得（三岁零九个月）的例子，有一个阶段他也会暴怒，并伴随暴力。而到分析后期，他会很自然地指着一个玩具说：“我能够很容易地想象我把它弄坏了。”^[65]

但是我们必须了解，分析师对孩子能够部分控制情绪的要求，并不是一种教育方法。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些要求是一种理性的需要，并且不可避免。即使有时候孩子不一定能够执行，他们自己也理解它的必要性。同样，有时候我也不会执行孩子在游戏中分配给我的任务，如果实现它们太过尴尬或让我不舒服。然而，即便是在这样的案例中，我也会尽我所能配合孩子的要求。另外，在孩子情绪爆发的时候，分析师要尽可能地不把自己的情绪写在脸上。

在此，我将利用从这个案例中获得的素材，来描绘我的理论观点^[66]，我也会在本书第二部分对这个观点作进一步说明。厄娜常常吮吸机车上的镀金灯，认为它们“真美，通红的，烧得金灿灿”。这镀金灯代表的是父亲的阴茎（参考“长长的金色的东西”让船长浮在水面上），也代表母亲的乳房。她对吮吸它们这件事存在强烈的罪疚感，因为当我扮演孩子时，她曾宣布“吮吸”是我最大的缺点。吮吸，也代表咬掉与吞食母亲的乳房和父亲的阴茎，这便可以解释她罪疚感的来由。我在论文中提过，正是断奶的过程，加上孩子想要吞食父亲阴茎的愿望，以及对母亲嫉妒与憎恨的感情，造成了俄狄浦斯冲突的发生。这嫉妒产生自孩子最早的性理论，即他们认为，母亲在性交中吞入了父亲的阴茎，并把它留在了身体里。^[67]这种嫉妒心理构成了厄娜神经官能症的中心问题。分析初期，厄娜让“第三者”对玩具男人与女人的小屋进行攻击，这其实

是她自己攻击冲动的写照，针对的是母亲以及留在她身体里父亲的阴茎。这种冲动由女孩的口腔嫉妒激发，它也在游戏中表现了出来：她让船（代表母亲）沉了，撕裂了让船长（代表父亲）漂浮起来的“长长的金色的东西”和他的头，这代表父亲在性交中被象征性地阉割了。这些攻击幻想的细节，显示了她对母亲身体施虐攻击的程度之深。比如，她会想要把排泄物转变成危险的爆炸性物质，以从内部破坏母亲的身体。她幻想烧毁、破坏房屋，让里面的人都爆炸。剪纸游戏（做“肉泥”和“眼睛沙拉”）显示了对性交中父母的彻底摧毁。厄娜咬下我鼻子、给鼻子剪“刘海”的愿望，同样也反映了她想要摧毁留在我身体里面父亲的阴茎，这一点也得到了其他案例素材的印证。^[68]

在厄娜的幻想里，“渔妇”（她的母亲）与孩子（她自己）之间绝望的挣扎围绕着一群各式各样的鱼展开，这些鱼意味着她对母亲身体的攻击，也意味着她对母亲身体里其他东西（粪便与孩子）的攫取与摧毁。如我们所见，当她进一步幻想她和警察吞了那笔钱或者鱼的时候，我不得不在一旁看着，并竭尽所能将鱼占为己有。父母的性交场景招致她偷盗欲望，对象是父亲的阴茎和母亲体内的东西。厄娜对自己偷盗意图和完全摧毁母亲身体的反抗，表现在她和渔妇争斗之后的恐惧中，这个渔妇想要抢走自己身体里面的所有东西。我所描述的这种恐惧，是女孩对于早期危险情境的恐惧，类同于男孩的阉割焦虑。^[69]在此我想指出厄娜的早期焦虑情境与她深度学习抑制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在其他分析中也可见到。^[70]我已经提到过，在厄娜这个案例里，只有对她的施虐特质与最早期的俄狄浦斯情境做了深入分析之后，她的学习抑制才有所好转。她强烈的施虐属性与对知识的强烈渴求交融在一起，出于防卫，她便对那些与知识渴求相关的活动产生了全然的抑制。算数和写作，象征着对母亲身体与父亲阴茎残暴的施虐攻击。^[71]在她的潜意识中，这些活动等同于撕裂、切断、烧毁母亲的身体及其身体里面的孩子，等同于阉割父亲。阅读也是如此，厄娜用书象征母亲的身体，阅读即是对母亲体内物质与孩子的暴力剥夺。^[72]

最后，我想借此案例提出一个观点，进一步的临床经验也证实了这个观点的有效性。从我的经验看，厄娜的幻想特质以及她与现实的关系，在强烈偏执妄想主导的案例中是很典型的。导致她发展出偏执妄想以及同性恋倾向的决定因素，正是妄想症起源的基本要素。在本书的第二部分（第九章），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在此，我只想简要地指出，我在很多分析过的儿童身上都发现了强烈的偏执特质，这些发现让我确信，在个体生命早期揭示与清除这些偏执特质，将是儿童分析中一项非常要紧且有前途的工作。

第四章 潜伏期儿童的分析技巧

潜伏期儿童的精神分析往往显得比较棘手。对于幼童来说，他们生动的想象力与尖锐的焦虑，使我们能够很容易走近与接触他们的潜意识世界。相比幼童，潜伏期儿童的想象力比较有限，而且有很强的压抑倾向，这是他们这个年龄段儿童的特征。而与成人相比，他们的自我又未完全开发，故而无法洞察自己的疾病，自然也没有治疗的欲望，所以他们既缺乏开始分析的诱因，又缺乏继续分析的动力。雪上加霜的是，这个阶段的儿童总是比较戒备并对人缺乏信任。产生这种态度的部分原因是，对自慰的抗拒挣扎深深占据着他们的心灵，这让他们对任何带着搜寻、审问、触及他们自慰冲动的事都充满反感，而只想以一己之力将这种冲动保持在可控范围。

这些特征使得我们无法找到明显的分析通道，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不像幼童那样能玩得起来，也不像成人那样能够用语言表达联想。尽管如此，如果我从这些大龄儿童的本质属性出发，接近他们的潜意识，那么迅速建立起分析情境也是完全可能的。对于幼童来说，本能经验和幻想的影响既迅速又强烈，他们会把这些经验与幻想直接铺陈在我们面前，所以在初始阶段就对幼童的性交表征以及施虐幻想进行解析，是一种恰当的分析方法，这也是我在早期分析中发现的。而潜伏期的儿童则将这些经验与幻想中的性特征完全抹去了（desexualized），处理它们的方式完全不一样。

七岁的葛莉特是一个非常保守，心灵被束缚的孩子，有着明显的精神分裂特质，不太容易与人亲近。但是她会画画，会用简单的线条画房子和树。她总是用一种强迫性的方式一遍又一遍地画，画完一个画另一个。根据她对房子和树颜色尺寸的不断改变，以及她画画的顺序，我可以知道房子代表她自己 and 母亲，而树代表她的父亲与弟弟，而且可以推断出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由此我开始对她解析说，她比较关心爸爸妈妈之间、她与弟弟之间以及大人与小孩之间的性差异。她同意了我的说法，并立刻在作画方式上做了一些改变以回应我的解析。而在这之前，她的画作一直是同一种风格。（借助于绘画进行分析的情况持续了好几个月。）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看七岁女孩英格的案例。经过几次诊疗，我都没

有找到接近她的方法。我尝试与她谈论学校生活与她的亲戚，但都不太顺利，她对我仍旧保持着不信任和冷漠的态度。只有在她读起学校里教过的一首诗的时候，才变得活泼一些。她认为，把冗长的篇章用短小的句子表达出来是很棒的事。在早一些的时候，她还说起有几只鸟飞进了花园不再出来。更早的时候她还讲了一些话，大致是说她和她的女朋友玩某个游戏，可以玩得和男孩一样好。我对她解释说，她一直很渴望知道孩子（小鸟）是从哪里来的，也想知道男孩和女孩的区别（句子的长短，以及男孩女孩之间的技能比较）。与葛莉特一样，我发现解析在英格身上产生了同样的效果。当联系建立起来，她带来的素材越来越丰富，分析便可以开始了。

在以上案例和其他一些案例里，被压抑的求知欲是中心问题。如果我们在潜伏期儿童分析过程中，以此为钥匙开启解析之门，那么我们就对抗孩子心中的罪疚感与焦虑，并建立起分析情境。当然，我们的解析并不是指在智力层面的解释，而是对以疑虑与恐惧、潜意识知识和性理论^[73]形式出现的素材进行的解析。

去除了一定量的压抑之后，解析的效果方能显示出来，它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建立起分析情境；（二）孩子的想象更加自由；（三）孩子不仅能够能够在分析中体验到放松，也能够部分理解分析的目的，这有点类似于成人对自己疾病的洞察。^[74]这样，解析便能够渐渐克服本章开篇提到的潜伏期阶段带来的困难——这些困难横亘于分析的初始与中间阶段。

在潜伏期，随着自我的发展，也由于孩子在幻想方面受到更深的压抑，他们的游戏与幼童相比显得更为现实，也更少幻想的成分。例如，在和水相关的游戏中，我们在潜伏期儿童身上并没有发现口腔欲望以及大小便失禁的直接表征；他们的行为往往具有被动倾向，并常以烹饪、清理等理性的形式出现。我认为，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来说游戏中的理性因素是很重要的，这不仅因为他们的幻想往往是深度压抑的，而且他们也会强迫性地过度强调现实，这是由于潜伏期儿童的特殊发展情况造成的。

在处理这个时期的典型案例时，我们一再发现，这些孩子的自我要大大弱于成人，而他们却努力强化自我的位置，将所有能量都放在压抑倾向之上，并为这种努力找到现实的支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不能依仗自我的帮助来开展分析工作，因为分析本身是反自我的；我们应当尽可能快地与潜意识达成妥协，以此一步步建立起与自我的合作。

幼童往往在分析一开始就玩玩具，而潜伏期的孩子则不同，他们会

很快开始角色扮演的游戏。我和这些五至十岁的孩子玩扮演游戏，能玩上几周甚至几个月。只有当分析理清了某个游戏的细节与相关联系时，另一个主题的游戏才会开始。新开始的游戏涉及的往往是同样情结导向的幻想，只不过换了一种形式呈现出来，但它带来新的细节，让我们看到更深的联系。比如七岁的英格，从她的本性与行为看与正常的小孩无异，尽管也存在一些只有在分析中才能充分展示出来的问题。^[75]很多时间她都在跟我玩办公室游戏，在游戏中她扮演发号施令的经理，口述信稿让我笔录，也自己写信，但她恰恰有严重的学习与书写抑制。在这个游戏中，我们也可以很清晰地看出她想要变成男性的欲望。有一天她不再玩这个游戏，开始和我玩学校的角色扮演。我们要注意，她不仅认为功课很难、不让人愉快，也非常不喜欢校园生活本身。她跟我玩了很长时间的学校游戏，她扮演女老师，我扮演小学生。从她让我犯的错误上，我看到了她学校生活失败的重要线索。英格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她发现哥哥姐姐的优秀（尽管这和事实完全相反）令人难以忍受，从而害怕去学校后一切会重演。从她作为女老师教授课程的细节中可以发现，她对知识的渴望未曾满足^[76]，而且被压抑了。这就是为什么她觉得哥哥姐姐的优秀无法忍受，以及学校的功课索然无味的原因。

我们可以看到英格先是对父亲有深度认同（她当经理的游戏显示了这一点），然后再认同母亲，体现在她当老师、我当学生这个母女角色置换的游戏里。在另一个游戏里，她扮演一个玩具店店员，而我得给我的孩子们买各式各样的玩具，这些都是她觉得母亲应当给她买的玩具。她卖给我的都是些具有阴茎意象的物品，比如铅笔与水笔，收到我礼物的孩子会因此变得聪明机灵。这个游戏大致表达了她的愿望（同性恋取向与阉割情结又一次凸显），即她想让母亲把父亲的阴茎给她，在它的帮助下排挤掉父亲而赢得母亲的爱。随着游戏的进行，她想让我买食物给孩子，这明显说明了她深层口腔欲望的对象是父亲的阴茎与母亲的乳房。她所遇到的困难与学习障碍的根源，正是她的口腔挫折。

由于对母亲乳房的口腔施虐投射产生的罪疚感，英格在很早的时候就把口腔挫折看作一种惩罚手段。^[77]由俄狄浦斯情境产生的对母亲的攻击冲动，以及她想要掠夺母亲体内小孩的愿望，强化了她早期的罪疚感，并引起了她对母亲的深度恐惧，虽然她把这种恐惧掩藏起来了。这也是她为什么未能认同自己的女性状态，转而认同父亲的原因。但她同样也不能接受同性恋状态，这是由于她想偷走父亲的阴茎，而对父亲产生了过度惧怕。作为家中幼女，求知的无能（早期对求知欲的挫败感所致），导致她对自己的行为产生无能的感觉。所以，她在学校里既无法应对男性色彩强烈的活动，也无法在女性位置（feminine position）上升

华，因为她并不能保持自己的女性位置（包括在幻想里怀孕生子）。而且，由于焦虑与罪疚感，她无法建立起正常的母女关系（或与学校女老师的关系），因为她潜意识里将汲取知识等同于口腔施虐的满足，而这涉及对母亲乳房和父亲阴茎的伤害。

虽然英格在现实中屡遭失败，在想象里却游走于各种角色。在我之前描述过的游戏里，她扮演办公室经理，这是她假以父亲的角色在呈现她的成功；而作为学校女教师，她管教无数学生；同时她也会变换角色，把自己从最小的孩子，变成年纪最大最聪明的孩子；在贩卖玩具与食物的游戏中，由双重角色置换可以看出，她反转了口腔挫败的情境。

我已经在这个案例中进一步向大家显示了：为了理清潜在的心理联系，我们不仅要调查某个游戏的所有细节，也要了解孩子变换游戏的缘由。我发现游戏的变换，能够使我们洞察到由一种心理位置转变为另一种心理位置的原因，或者心理位置波动的原因，从而洞察到心灵力量相互作用的动力。

下面这个案例展示了多重技巧的混合使用。肯尼斯是一个九岁半大的男孩，但就他的年龄而言，他是个长不大的孩子。他总是很胆怯、羞涩，并且非常拘束，并伴有严重焦虑。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就思虑过多，达到了接近病态的程度。他的课业非常失败，学识程度只相当于七岁的孩童。在家的時候，他极其有攻击性，态度轻蔑，并且难以管教。他对性方面的兴趣却不加抑制，也未能升华。他喜欢淫词秽语，喜欢暴露自己，也喜欢自慰，自慰起来也并不像同年龄的孩子会有羞耻心。^[78]

我简要地介绍一下他的情况：在肯尼斯很小的时候就被保姆性侵了。他对此事尚有记忆，这事件后来也被他母亲知晓。根据母亲的描述，保姆玛丽对这孩子也算尽心尽力，但在整洁这个问题上却相当严格。被性侵的记忆大约从五岁的时候开始，但我们可以确定其实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他说，保姆常常带着他一起洗澡，还让他摩擦她的性器官。显然诉说此事时他并无抑制，甚至还带着一丝愉悦。除此之外，关于她的都是些好话，他说她很爱他，并且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否认了她的严厉。在分析初始，他报告了一个自五岁起重复多年的梦境：在梦里，他抚摸一个陌生女人的性器官，还帮她自慰。

从第一次分析起肯尼斯就十分怕我。治疗刚开始没多久，他做了个焦虑的梦：有一个男人突然坐到了我的位置上。然后我没穿衣服，他看到我有一个巨大的阴茎于是吓坏了。通过对这个梦境进行解析，我们有了他性理论的丰富素材，分析显示，“带阴茎的母亲”这一心理意象非常明确地指向玛丽。很明显他非常害怕她，因为她会打他打得很重，但他

当时不肯承认这个事实，直到后面有一个梦改变了他的态度。

即便肯尼斯在很多方面都比同龄人要幼稚、不懂事，他也很快就清晰地洞察到分析的目的与必要性。他有时候像大孩子一样作自由联想，并且会自己躺在沙发上去。事实上，分析的大部分时间就是这么进行的。但后来，他在语言素材中加入了行为素材。比如他从桌上拿起铅笔，用它们代表人。又有一次他带了一些衣夹，把它们变成人打来打去。他也把它们当做炮弹，或者用它们搭房子。所有这些都是他躺在沙发上完成的。后来，他在窗台上发现一盒积木，就把小桌子移到沙发旁边，借用积木进行表征式联想。

肯尼斯的第二个梦将分析向前推进了一步，我将尽可能地借此梦境描述我所用的分析技巧。这个梦是这样的：他在浴室里尿尿，有个人进来了，朝着他的耳朵打了一枪并把它打了下来。当他告诉我这个梦的时候，他正用各式花样搭着积木。他向我解释他的积木游戏——他用四块积木代表肯尼斯自己、父亲、哥哥和保姆玛丽。这些人都睡在不同的房间里（房间也是积木搭起来的），后来玛丽起床了，拿着一根棍子（另一块积木）向他走过来。因为他做错了事（后来知道他做错的事是自慰与尿床），所以玛丽要罚他。而当她用棍子打他的时候，他开始帮她自慰，于是她立刻就不再打他。当她又开始打他时，他便又帮她自慰，她就又不打他了。这个过程周而复始，直到最后她威胁说要用棍子打死他，他哥哥前来营救。

当肯尼斯最终从这些游戏与联想中明白，原来他真的怕玛丽，对此他自己也颇感惊讶。与此同时，他对父母的惧怕之情也部分浮上水面。他的联想清晰地显示出，在他对玛丽的惧怕背后，掩藏着他对坏母亲的恐惧，也有对作为阉割者的父亲的恐惧。在梦中的浴室里朝他开枪、打掉他耳朵的人，就代表他的父亲，而浴室正是他经常帮保姆进行自慰的地方。

在肯尼斯的幻想里，他的父母永远在性交，他对父母联合起来对付他的恐惧，是分析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在作了许多相应观察之后，我意识到，对“有阴茎的女人”的恐惧源自肯尼斯在发展早期就形成的性理论，即在性交时母亲把父亲的阴茎收入自己的身体，所以“有阴茎的女人”其实代表了父母两人，彼此结合在一起。^[79]关于这些观察，我在《俄狄浦斯冲突的早期情结》（1928）中提过，也将在本书第二部分（第八章）中详述。我将借此素材描述我的观点：在肯尼斯的梦中，首先袭击他的是个男人，然后是玛丽。他的联想显示，玛丽就是那个“有阴茎的女人”，代表母亲与父亲结合在一起。父亲一开始是以一个男人

的形象出现的，而在梦的后半段，只剩下了阴茎，以及玛丽用来打他的棍子。

在此我想指出，在较大儿童身上运用的游戏技巧，其实与早期分析技巧类似。肯尼斯借由行动（游戏）而非语言的方式，渐渐地意识到他早期生活中那些重要片段。在分析进行过程中，他常常感到严重焦虑，只能够用联想跟我交流，并用辅之以积木表达作为补充。事实上，当焦虑袭来，言语往往捉襟见肘，所能做的只有玩游戏，这样的事常常发生。而当通过解析他的焦虑再一次降低后，他便又能自如地讲话了。

另外一个在技巧上进行修正的案例，是九岁的强迫性神经症患者维尔纳。这个孩子很多方面的行为都类似于成人的强迫症患者，他的典型症状是近乎病态的沉思状态和严重焦虑，这种焦虑主要表现在极度易怒与暴怒发作。^[80]他的大部分分析是通过玩具与绘画进行的。我不得不坐在玩具桌边和他一起玩玩具，比起其他孩子，我要花更多的时间精力。有时，我还得在他的指导下独自操作。比如，我不得不自己搭起积木，把车子开来开去等等，而他只是在一旁指挥我。他给我的理由是，他的手有时会抖得很厉害，所以他无法把玩具放到该放的位置，以免翻到或弄坏它们。颤抖是焦虑发作的一个标志。在大部分情况下，我会按照他的要求操作玩具，尽可能减少焦虑发作的时间，并且我也会对游戏中与焦虑相关的那部分操作进行解析。他惧怕自己的攻击性，并且不相信自己爱的能力，这使得他对修复与父母及兄弟姐妹的关系失去希望，而他们正是他幻想中攻击的对象。所以，他会害怕不小心弄倒他搭起来的积木和其他玩具。对自己人际关系建设与重建能力的不信任，是他学习与游戏抑制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维尔纳的焦虑在很大程度上被释放之后，他便不需要借助我的帮助，能够自己独立玩玩具了。他画了很多图，并对此作了大量丰富的联想。在分析后期，他主要通过自由联想的方式提供分析的素材。像肯尼斯一样，他也喜欢躺在沙发上，向我诉说他的联想——他总能讲出一连串冒险故事，故事的主要部分往往都是仪器与机械装置等。这些故事中的一些素材先前可能在他的画作里出现过，但我们从故事中能够获得更为丰富的细节。

我已在前面描述过，维尔纳深度且严重的焦虑，主要表现在暴怒与攻击性上，也反映在轻蔑、反抗、找茬的态度中。他对自己的病并无意识，常常认为自己没有分析的必要。很长的时间里，他抗拒分析的时候，总是以一种傲慢、生气的态度对我。在家里他也是一个很难管教的孩子，若不是我成功地迅速消解了他的焦虑，将他对分析的阻抗完全限

制在治疗时间，他的家人也无法说动他继续治疗。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技巧运用比较困难的罕见案例。埃贡是个九岁半的小男孩，他倒没有非常明显的症状，但整体发展堪忧。即便是对自己最亲近的人，他也表现得相当孤僻，非必要的话不说，在他身上感觉不到亲情，他也没有朋友。他对事物不感兴趣，也没有什么能取悦他。他确实还算爱读书，但分析显示这仅是强迫症的体现。当被问及喜好的事物，他总是以一句话回应你：“我不在乎。”他脸上挂着一般儿童没有的紧张表情，而且动作僵硬，这些都非常惹人注目。他对现实退避三舍，以至于根本不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遇到故友时也认不出来。分析显示出他有强烈的神经质特质，并且还在进一步加重，并且很有可能在青春时期时导致精神分裂。

这个男孩的情况简要介绍如下：大约四岁的时候，他父亲反复警告他不可自慰，如果自慰了也要向他坦白。由于这些警告，他的性格发生了显著变化。埃贡开始撒谎，并常常暴怒。后来，他的攻击性渐渐褪色，让位于越来越冷漠的抗拒，并渐渐与外部世界隔离。

一连好几星期，我让埃贡躺在沙发上（他并不拒绝，而且比起游戏来更喜欢躺着），尝试用各种方法进行治疗，但不得不承认这方面的努力都是白费。很明显，这个孩子的语言障碍已根深蒂固，我第一个任务就是用分析的方法撬开他的嘴。当我意识到，我目前为止从他那里获得的可怜巴巴的素材，仅是他玩弄手指时迸出的只言片语时（一次治疗都说不上一两句），我明白了要让分析有所突破，还是得采取游戏的方式。于是我再次问他是否对我的小玩具感兴趣，他还是那句话：“我不在乎。”尽管如此，他还是看了看桌上的玩具，玩起了小马车，别的什么都不玩。连续好几周埃贡都在玩单调的马车游戏。他让马车沿着桌边跑，然后扔到我这边的地上；我从他的眼神看出，我得把它们捡起来还给他。他反抗的对象是作为窥视者的父亲，为了从这个窥视者的角色中抽离，我和他玩了好几个星期的马车游戏，游戏的时候什么话都不说，中间也没有进行任何解析，仅仅为了用这种方式和他建立起良好关系。这一段时间的游戏内容并没有什么改变，但是尽管单调（附带说一下我也极其厌倦），仍然有许多细微之处值得注意。分析显示出，让马车跑动象征着手淫与性交，让马车相撞意味着性交，将大小马车相比较意味着和父亲或父亲的阴茎相竞争。

几周之后我开始向埃贡阐释这些素材中已经彰显出意义的部分^[81]，分析在两个方面都获得了良好效果。在家里，他的行为变得更加为松弛，对此他的父母深感惊讶；而在分析时，他也显示出良好的解析

效果。他开始往单调的游戏里添加新的素材，尽管开始只有仔细观察才能判断，但随着时间推进，这些变化变得清晰起来，以至于后来整个游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开始埃贡仅仅是推着卡车跑，后来他开始了建造游戏，他的技巧越来越高，能把卡车一辆叠一辆堆得很高，还和我比赛谁堆得高。这时他才开始玩积木，尽管他隐藏得很好，我们马上就能发现他把积木堆成了男人与女人，或者他们的性器官。后来他不玩堆积木了，转而用一种独特的方式画画。他画得时候并不看着纸，用两手搓动铅笔画出线条，然后从这些潦草的线团中解读形状。这些形状都代表头，从这些头中埃贡能很明确地分出男人和女人。从这些头的细节以及彼此关系中，早先游戏中的素材再度出现——他对两性区别与父母性交的不理解，心中与这个主题相关的疑惑，以及他作为父母性交中第三者的幻想，等等。但是当他将这些头从纸上挖出来，剪成碎片，他的恨意与破坏冲动就很明显了，它们既代表母亲体内的孩子，同时也代表父母本身。现在我们能够意识到，那些尽可能堆高的卡车代表母亲怀孕的身体，他很羡慕母亲，并想偷走她肚子里的东西。对于母亲他有很强的竞争意识，他希望从母亲那里盗取父亲的阴茎和她的孩子，这个愿望让他对母亲非常惧怕。他渐渐获得更高超的剪纸技巧，后期的剪纸也对这些表征进行了补充。和他搭积木一样，他剪纸剪出的形状都表示人。他让这些小人相互联系的方式，小人的尺寸与男女，是否有少量或大量的部件缺失，以及他剪开它们的时间与方式，所有这些都让我们深入了解他的反转俄狄浦斯情结（inverted Oedipus relationship）与直接俄狄浦斯情结（direct Oedipus relationship）。他和母亲的竞争关系变得愈加明显，这种竞争关系的源头是他强烈的消极同性恋倾向及其带来的焦虑，这不但跟母亲也跟父亲相关。母亲怀孕带来的对弟弟妹妹的恨意及破坏冲动，通过剪纸表达了出来，剪出来的形状代表了小小的自卑的人。他玩游戏的顺序也是很重要的。在剪纸游戏之后，他会玩搭建游戏，代表重建的意思；同样由于反向作用（reactive tendency），他会把剪出来的形象进行过度修饰。然而，所有的这些心理表征中，那些被压抑的问题和早期强烈的求知欲（关于两性与性交），总是一再出现，这也是埃贡语言障碍、性格封闭以及兴趣缺乏的重要原因之一。

埃贡在游戏方面的抑制可以追溯到他四岁的时候，甚至其中一部分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他三岁以前就会玩搭建游戏，但学会剪纸则要晚得多，而且只维持了很多一段时间，剪纸也只会剪出头的形状。他一点也不会画画，而且四岁以后，对于以前玩的所有游戏都兴味索然了。现在他呈现出来的状况，是深度压抑之后的升华，部分以旧兴趣重现的形式，部分则是新的创作。他以稚气和非常原始的方式玩着这些游戏，像三四岁的孩子。我必须加一句，这些改变发生的同时，埃贡的整

个性格也向更好的方向转变了。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的语言抑制只是有了些微好转。他确实渐渐能够更自如、更完整地回答我在游戏中向他提出的问题了，但另一方面，我在很长时间内都无法让他像其他孩子一样进行自由联想。要直到治疗后期（整个治疗历时425小时），我们才充分认识与探究到他语言抑制背后的偏执因素，并将这些因素移除。^[82]在他的焦虑大幅减轻之后，他开始以他的方式用文字写下他的单一联想。后来，他通过耳语的方式问我问题，也让我轻声回答。我愈加清晰地发现，他害怕屋里有人能够偷听到他说话，并且屋子里面有些地方他是怎么也不愿意走近的。例如，如果他的球滚到了沙发或橱柜下，或别的黑暗角落里，我不得不把球捡回来给他；并且当他焦虑上升的时候，他会重新回到刚开始分析时他那特有的僵硬姿势与固定表情。我们发现，他怀疑有迫害者正从所有角度观察着他，甚至天花板上也有迫害者的目光；这种迫害的想法，可以最终追溯到对母亲和自己体内很多阴茎的恐惧。这种将阴茎作为迫害者的偏执的恐惧，由于父亲的态度而加重了，他对埃贡在自慰方面进行监视与盘问，也让他认为母亲是同盟（“长阴茎的女人”）而因此疏远母亲。随着分析的进行，他越来越相信母亲是“好”的，并且越来越将我视为他的盟友，并把我当做保护者，保护他免遭无处不在的迫害者的威胁。直到他这方面的焦虑有所减轻，认为迫害者的数量变少了，也不再那么危险，他才能够自由说话与行动。^[83]

埃贡的晚期治疗几乎都是用自由联想的方式进行的。毫无疑问，我是借助在幼童身上使用的游戏技巧，打开了他的潜意识大门，从而对他进行治疗并把他治好的。我并不确定这一招对于更大年龄的孩子是否适用。^[84]

一般来说，我们治疗潜伏期孩子的时候会使用大量的语言联想，但在很多案例中我们应用这种方法时，必须与成人治疗不同。比如肯尼斯这样的孩子，他很快就能意识到心理分析师在帮助他，也意识到他需要这种帮助，而比他小得多的厄娜，对于想要把病治好的欲望也是相当强烈。我们在分析初始就可以时不时询问他们：“好了，你现在在想什么？”但对于很多不到九、十岁的孩子，问这样的问题却是徒劳。询问孩子的有效方式，取决于他们游戏与联想的方式。

如果观察幼童游戏，我们很快就会发现，那些积木、纸片等周围的所有东西都是有其特殊意义的。当孩子在玩这些物件的时候，我们问他“这是什么”，我们可以发现许多答案，当然在这之前我们必须做好大量分析功课，移情也必须已经建立起来。例如，孩子们会经常告诉我，

水里的石头表示想要去海滩玩的孩子，或者表示在打架的人。“这是什么”这个问题往往能够很自然地过渡到“他们在做什么”以及“他们现在在哪里”等更进一步的问题。而在年龄大一点的儿童身上，我们所用的类似方式必须经过修正，才能引发他们的联想。并且，我们必须通过一定量的分析来减少他们的不信任以及幻想的压抑（在他们身上会特别强烈），并将分析情境建立起来。

回到七岁的英格这个案例，当她有一次扮演办公室经理写信和分配工作的时候，我问她“信里有什么”，她立刻回答说“等你收到的时候就知道了”。但当我收到信的时候，我发现信里面除了些潦草的涂鸦，别无他物^[85]。所以过了会儿我对她说：“X先生（她游戏中的人物）让我问你信里写了些什么，因为他必须知道。他想让你在电话里读给他听。”于是她便毫无障碍地告诉了我她幻想里信件的所有内容，同时也对我说了大量启发性的联想。另外一次，我不得不假扮一个医生，当我问她她应该得什么病的时候，她说“得什么病都无所谓”。于是我像医生一样给她做全面检查，并且问道：“现在，夫人，请告诉我你到底哪里痛。”并且从这个问题开始，我询问她得病的原因，以及患病的时间等等。因为她连续好几次都扮演病人，我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丰富且深入的素材。当情境反转、我扮病人她扮医生的时候，她给我的治疗建议继续向我提供着进一步的信息。

在这里我想对本章所述做一个总结。治疗潜伏期儿童，最关键的一点是与他们的潜意识幻想建立联系，而要做到这一步，必须对与他们焦虑与罪疚感相关的素材的象征性内容进行解析。但是在这个阶段，幻想的压抑要比早期阶段严重得多，我们不得不通过那些看起来与幻想完全无关的表征，来抵达孩子的潜意识之门。并且在典型的潜伏期儿童分析中，我们必须准备以渐进的方式解决孩子的压抑问题，也必须准备面对诸多艰辛。有时，经历了几周甚至几个月分析后，我们得到的只是些新闻报道、课本内容或课堂笔记之类的无用素材。而且，那些单调的强迫性绘画、搭建、缝纫与制作游戏，特别是那些我们无法得到联想素材的游戏，对于接近孩子的幻想生活于事无补。但是我们必须用在本章开篇提到的葛莉特与埃贡的案例来提醒自己，即便是完全没有幻想素材的活动与对话，也能够为我们开启潜意识之门，前提是我们不要仅仅把它们当作阻抗的表达，而把它们视为真正的素材。通过关注这些细微的信号，将这些伴随着表征的象征、罪疚感与焦虑之间的联结作为解析的出发点，我们总能找到开启分析工作之门的钥匙，并开展我们的分析工作。

但是，我们在与自我建立起卓有成效的联系之前就与孩子的潜意识

进行沟通，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把自我排除在分析工作之外。这种排除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自我与本我、超我的关系相当密切，并且我们只能通过自我抵达潜意识之门。不仅如此，分析并不会作用于自我（这一点与教育方法不同），它只是为了开启心灵潜意识媒介之门，而这些媒介对自我的形成相当关键。

让我们再回到案例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对葛莉特（七岁）的分析在很长时间内完全依靠绘画。我们记得，她常常强迫性地交替画着各种大小的房子和树。我本可以像一位富有同情心的老师那样，从这些毫无想象力的强迫性绘画出发，刺激她进行幻想，并将之与她自我的其他活动相联系。我也可以让她装饰和美化这些房子，或把房子连同树一起放到城镇街道里，这样就可以在活动中唤起她碰巧在艺术或地形学方面潜在的兴趣。或者我也可以让她辨别不同种类的树木，以此刺激她对自然历史方面的好奇心。如果以上尝试得以顺利进行，那么她的自我兴趣很可能凸显出来，分析师便能离她的自我更近一步。但很多案例的经验显示，对孩子想象力的刺激并不能放松孩子的压抑心理，也无法找到分析工作的落脚点。^[86]并且，这样的程序往往是不可行的，因为孩子正遭受着那么多潜在焦虑的煎熬，所以我们必须尽可能迅速地建立起分析情境，并开展实际分析工作。即便有机会以自我作为分析的出发点来抵达潜意识，我们会发现与所花费的时间相比，其效果微不足道。因为所获得的素材在数量与重要性上的增长只是一种表象，其实得到的还是相同的潜意识素材，只不过换了一种更加惹人注目的形式罢了。例如在葛莉特的案例中，我们当然可以刺激她的好奇心，给她创造更有利的环境，使她对房子的出入口、树木的区别、树的成长方式产生兴趣，但是这些兴趣方面的扩展，也只不过是早期分析中同样的素材用一种伪装更少的形式展现而已。她用强迫性的方式所绘的大小树木与大小房子，正代表了她的父母兄弟与她自己。这些不同的人物以不同的大小、形状、颜色以及不同顺序呈现出来。而这些呈现的背后，是她对两性区别与其他相关问题压抑的好奇心。通过这样解析，我们了解了她的焦虑与罪疚感，并使分析得以进行。

对素材来说，如果那些显著而复杂的表征与微弱表征没有区别，那么从分析的观点来看，选取哪一种表征作为解析的出发点都是可以的。因为就我的经验来看，在儿童分析中只有靠解析才能开启与维持分析进程。所以，只要分析师能够充分理解素材和与素材相关的潜在焦虑，我们无需借助幻想，就绝对可能对那些单调的自由联想进行解析。若我们以此方法操作，那么随着焦虑的解决与抑制的移除，强烈的自我兴趣与升华便会产生。例如，虽然我并未对伊尔莎（她的案例将在下一章详

述) 提出相应的建议或鼓励, 她也能从单调的强迫式绘画中开发出很明确的手工天分及绘画技巧。

在我讨论青春期分析技巧之前, 仍有一个问题需要提及, 即分析师如何处理与病人父母之间的关系。严格地说, 它并不是属于分析技巧, 却于分析相当重要。分析师与病人父母之间必须建立起良好的信任关系, 这样分析工作才能顺利进行。孩子依赖父母, 所以我们必须把父母也纳入分析的领域。但由于他们并不是分析的对象, 所以我们只能用一般心理学方法去影响他们。因为分析会触及父母自身的情结, 所以父母与分析师的关系里存在一种特殊的困难。孩子的神经官能症本身会引发父母的罪疚感, 当他们向分析师寻求帮助的同时, 等于承认了自己是孩子生病的罪魁祸首, 而且向分析师袒露将家庭生活的诸多细节, 也确实令人难堪。另外, 孩子与(女性)分析师之间建立的信任, 也可能引起嫉妒, 尤其对于母亲。这种嫉妒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主体与其母亲意象(mother-*imago*)^[87]之间的竞争, 在家庭教师与保姆身上也很显著, 即便她们对分析本身是友善的。这些保持在潜意识层面的林林总总的因素, 使父母对分析师的态度多少有些矛盾, 特别是对于母亲而言, 即便他们在意识层面能够洞见孩子非常需要治疗, 这种矛盾心态也无法去除。所以, 即便孩子的亲人能够在意识层面完全赞同分析, 我们也必须防备他们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干扰因素。当然, 他们对分析的干扰取决于他们潜意识层面的态度, 以及他们心态的矛盾程度。这就是为什么我在熟悉精神分析的家长那里所遭遇的障碍, 一点也不会少于那些对精神分析毫不知情的家长。同样, 我认为在分析前给家长灌输一大堆艰深的理论既无必要, 也不妥当, 因为作过多解释反而会对他们自己的情结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我只会在分析前稍微介绍一下分析的意义与效果, 并会提醒家长, 孩子可能在分析时被告知一些与性相关的内容, 也会让家长对治疗时临时产生的困难做好准备。在所有治疗中, 我都严格拒绝向家长透露分析细节, 我也会像保护成人的治疗讯息一样保护孩子的秘密。

根据我的判断, 我们和家长建立良好关系的目标是让他们尽可能协助我们的工作, 避免从外部与内部干扰我们的工作, 比如他们不应用提问或其他方式鼓励孩子谈论分析, 或者支持孩子抗拒分析。但如果遇到孩子严重焦虑或者暴力抗拒分析的状况, 我们的确需要家长的积极配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需要看管孩子的人能够克服困难, 想办法将孩子带来治疗, 鲁思与楚德的案例就是如此。^[88]根据我的经验, 这还是能够办到的, 因为一般情况下即便阻抗很强烈, 孩子对分析师还是能产生积极移情的, 也就是说, 孩子其实对分析师既爱又恨。尽管如此, 孩

子家庭提供的协助并不能成为分析工作的关键辅助要素。强烈阻抗毕竟不常发生，而且也不会持久。开展分析工作时必须避免阻抗发生，如果无法避免也要尽量迅速解决。

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建立与父母的良好关系，确保他们能够在潜意识层面进行合作，那么我们就能够间或获得孩子在分析时间之外的有用信息，比如任何与分析相关的转变，以及症状的出现或消失等等。但是如果获得这些信息需要付出其他代价，我宁可不要这些信息，因为它们虽有价值，也不是不可或缺的。我总是向父母强调，不要让孩子认为他们进行的每一步管教都是根据我的建议，而要把管教与分析完全分离开来。这样分析工作便能在我和病人之间保持应有的纯粹。

不管是成人分析还是儿童分析，我认为分析必须在分析师的处所进行，而且必须保持一定的时长，这一点相当重要。并且为了避免分析情境的置换，送孩子来的人不得在分析室外等候。她必须在指定时间接送孩子。

除非在养育中有重大过错，我会避免干涉孩子的养育方式，因为这方面的错误往往是家长自己的情结造成的，建议不但无用而且会增加家长自身的焦虑与罪疚感；这只会成为分析之路上的障碍，并在父母对孩子的态度方面产生不利影响。[\[89\]](#)

这种情况在进行了深入分析后或在分析结束时，会大有改善。孩子神经官能症的治愈或减弱，会对父母产生正面影响。当母亲的管教困难减少，罪疚感随之降低，对孩子的态度也会变好。她更能接受分析师对于养育孩子的建议，并能够在内心里真正接受这些建议，这一点非常重要。尽管如此，根据我的经验，我认为我们不大能够影响孩子的成长环境。我们只能依靠孩子自身的分析效果，让孩子能够更好地适应不良环境，更好地应对环境带来的压力。当然，抗压能力是有限度的。如果孩子的成长环境过于糟糕，我们可能也无法成功完成治疗，或者面临旧症复发的可能。然而我在类似案例中一再发现，即便我们不能完全治愈神经官能症，也能够大大减轻处于不良环境中的孩子的症状，从而改善他们自我发展的状况。而且我们基本可以断定，如果我们能够改变孩子心灵最深层的面貌，那么即便是旧病复发也不会像以前那么严重。值得注意的是，在有些时候，孩子病症的减轻也会对其外部病态环境产生有利影响。[\[90\]](#)

有时在成功完成治疗之后，孩子可以被带至诸如寄宿学校等不同环境之中。而这在分析之前，由于神经症的存在与适应性的缺乏，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分析师是否应该经常与家长会面，还是尽可能限制会面，这一点因个案而异。在很多情况下，我发现限制会面是避免与孩子母亲产生摩擦的最好方法。

父母对孩子分析的矛盾心态也能够解释一个现象，即哪怕是最成功的治疗都不大可能获得父母的认可，这对于初出茅庐的分析师来说是一个令人惊愕的痛苦事实。虽然我也常遇到具有很高洞见力的家长，但大多数案例中，家长很容易就把当初孩子来时的那些征兆忘掉，也很容易忽略孩子身上发生的进步。并且，我们还需记住，父母不应站在裁判的位置上评判我们的诊疗结果。我们判断成人分析的效果，主要看分析有没有移除那些影响病人生活的困难。而在儿童分析中，评判标准主要是看我们是否能阻止类似困难的再度发生，阻止精神病的发作。家长一般不了解这一点，而我们自己必须清楚。家长们为孩子的严重症状所困，却又不肯承认它们的重要性，这是因为它们对孩子实际生活的影响力，不及神经官能症对成人生活的影响力。总之，即便无法获得家长的认可，我们也必须谨记，分析工作的首要目标是确保孩子的健康，而非父母的感恩。

第五章 青春期儿童的分析技巧

青春期儿童的分析，在很多关键方面与潜伏期儿童分析相异。青春期的本能冲动更为强烈，幻想活动更为丰富，他们的自我往往有着不同的目标，而且自我与现实的关系也较潜伏期儿童有所不同。另一方面，这个阶段的分析又与幼童分析有几分类似，因为在青春期儿童身上，本能冲动与潜意识又再次占了主导地位，他们也有着更加丰富的幻想生活。而且在青春期儿童身上焦虑与情感的表现，就像幼时焦虑再度发作一样，比潜伏期儿童来得更为猛烈。

对焦虑进行回避与修饰，是幼童自我的一项重要功能，而青少年的自我发展更为完善，于是能够更好地执行这个功能。他们尽可能开发出各种兴趣与活动（如体育运动等），以便能够更好地掌控焦虑，对焦虑过度补偿，或者将它藏匿于面具之下，既不示人也不示己。他们以一种反抗的态度来达成这个目标，而这种态度正好是青春期的特质。这会给青春期阶段分析带来很大技术上的困难，除非我们能够迅速切入病人的情感世界（他们的情感往往十分强烈，且主要在反抗移情中显示出来），否则可能会导致分析突然中断。我不止一次发现，这个年龄的男孩在第一次诊疗的时候，常常期待与我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

比如，十四岁的路德维希在第二次诊疗的时候没有出现，他的母亲好不容易才把他说服，让他“再给分析一次机会”。在第三次诊疗时，我成功地让他把我当成牙医。他断言他并不害怕牙医（我的打扮让他想起了牙医），但是我对他带来的素材进行解析，让他相信事实恰恰相反。解析显示了他不但认为牙医（即我）会帮他拔牙，还会把他整个身体切成碎片。通过降低他这方面的焦虑，我成功地建立起分析情境。在他后来的分析中也常常会产生大量的焦虑，但我可以把他对分析的阻抗大体保持在分析情境中，从而确保分析的继续。

我也会在其他案例中观察到潜在焦虑的迹象，于是我通常会在治疗的初始阶段就对这些焦虑进行解析，通过解析迅速降低孩子的消极移情。但是在有些案例中，焦虑不能够马上被辨识，或者通过解析潜意识素材我们仍旧不能建立起分析情境，那么这些焦虑就可能会爆发。青少年的分析素材与幼童很相似：幼童忙于游戏，青春期与前青春期的男孩则忙于幻想人和事。三岁九个月的彼得，通过摆弄小卡车、小火车与汽

车来表达，而十四岁的路德维希能够花上数个月念叨汽车、自行车和摩托车的构造区别；彼得推着小卡车跑，观察它们的彼此区别，路德维希则对哪辆车或哪个驾驶员能赢得比赛兴趣浓烈；彼得赞颂玩具人驾驶技艺高超，让它表演各种特技，而路德维希不厌其烦歌颂的则是运动界的明星。

然而，青少年的幻想更贴近现实，贴近更强烈的自我兴趣，所以他们的幻想内容较幼童而言更难辨识。而且，随着他们活动范围的增大以及与现实联系的增强，幻想的特性^[91]发生了一些改变。在现实世界里展示其勇气的冲动，以及与人相竞争的欲望变得更为凸显。这也是为什么运动在青少年真实生活及幻想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原因之一，因为运动不仅带来了膜拜那些辉煌战绩与精湛技艺的机会，为他们提供了广阔的竞争舞台，而且也是他们克服焦虑的工具。

男孩的这些幻想，表达了与父亲争夺母亲的意愿，也与性能力的竞争有关。与幼童一样，这些幻想伴随着各种形式的恨意与攻击性，经常导致焦虑与罪疚感。但是对青春期孩子来说，藏匿这些表现的机制要比幼童好得多。青春期男孩把英雄与伟人当做偶像，因为离自己很远，所以很容易维持对这些对象的认同。他们把父亲意象分离，一方面坚持不懈地对父亲意象（father-imagos）的负面情感进行过度补偿，一方面将攻击倾向转移到其他对象上。所以，如果我们将他们对某些对象的过度补偿，与对另一些对象（如老师和亲属）的过度敌视与轻蔑联系在一起，我们就可以找到对这些大男孩的俄狄浦斯情结与情感世界的分析路径。

有的案例中，压抑的存在导致人格极端受限，使得这些青少年除了某种单一运动之外不再有别的任何兴趣。这种单一的兴趣有点像幼童一成不变地玩着某种游戏，而对其他游戏视若不见。这其实是幻想受到压抑的表征，一般具有强迫性症状的特点，并不是升华的表现。可能历经几个月的分析里唯一的对话内容，就是关于足球或骑车的单调故事。但尽管材料贫乏，我们还是得从这些故事里提取出孩子被压抑的幻想内容。如果我们采用类似梦的解析技巧或游戏的解析技巧，运用置换（displacement）、凝缩（condensation）以及象征性表征等机制，并且注意到最微小的焦虑迹象与整个情感状态之间的关联，我们便能透过那些单调兴趣的表象^[92]，渐渐触及病人内心最深处的情结。这和潜伏期的极端案例有点相似。我们应该记得七岁的葛莉特^[93]在分析中一直进行毫无幻想元素的单调绘画，好几个月都是这样。另外，埃贡的案例则更为极端。潜伏期的孩子往往幻想和表达方式都比较受限，而这几个孩子尤为严重。于是我们可以下这样的结论：一方面，如果我们发现青春

期的孩子在兴趣与表达方式上受到严重的限制，那么他们其实处于潜伏期的延伸阶段；另一方面，如果早期阶段的孩子在想象活动上受到严重限制（比如游戏时的抑制），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是潜伏期的提早开始。

我将以一两个例子说明青春期阶段儿童的正确分析技巧。第一个是十五岁男孩比尔的例子^[94]。他总是一刻不停地描绘他的自行车以及车上的零部件，比如他会担心车骑得太快而把车子弄坏了——这为我们分析他的阉割情结与由自慰引起的罪疚感^[95]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他告诉我，有一次他和朋友骑车远足，其间他们相互交换了自行车，他总是莫名其妙地担心他的车坏掉。我向他指出，从这件事和其他一些事件可以看出，他的害怕可能跟童年时代的一些性行为有关。他表示同意，并回忆起他和另一个男孩发生关系的细节。他对此事的罪疚感，以及对生殖器和身体被伤害的恐惧，深藏在他的潜意识之中。

另一个是十四岁的路德维希的例子，我已在开篇对他的情况进行过介绍。借助类似素材，我找到了他对弟弟怀有强烈罪疚感的缘由。比如，当路德维希谈到他的蒸汽机需要修理时，他会马上联想到弟弟的蒸汽机再也修不好了。与之相关的阻抗以及希望分析尽快结束的愿望，都是由于他害怕他和弟弟之间的性关系被发现。他对此事尚有依稀记忆，这在他的潜意识里留下了强烈的罪疚感，因为他有时会仗着年长力气大，强迫弟弟和他发生关系。他弟弟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他觉得他对弟弟的发展缺陷负责。^[96]

有一次他在自由联想的时候，谈起要和朋友进行一次蒸汽船之旅，他觉得到这艘船可能会沉。然后他突然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火车季票，问我是否知道它什么时候到期。他说他不知道哪个数字指月份，哪个数字指日期。车票的“截止日期”象征着他的死亡日期，而和朋友的旅行则象征着童年时代（和弟弟/朋友）^[97]的相互自慰，这正是他罪疚感以及对死亡恐惧的来源。路德维希继续说，为了不弄脏已经包装好的盒子，他取出了里面的电池。然后他告诉我他是如何和弟弟把一个乒乓球当足球踢，并且说乒乓球不那么危险，不会伤到人的头，也不会打碎窗户。于是他记起小时候的一起事故，他被一个足球重重打了一记，昏了过去。他说他并没有因此受伤，但若是打到鼻子和牙齿，还是很容易受伤的。关于这次事故的记忆后来被证明是屏蔽记忆（screen memory），事实是有个年龄较大的男孩曾经诱惑过他。乒乓球象征着他弟弟相对小而无害的阴茎，而足球象征着那个大男孩的阴茎。他将他与诱惑他的那个大男孩的关系认同为弟弟与他的关系，他觉得自己伤害了弟弟，于是充满着强烈的罪疚感。他倒空电池盒、害怕弄脏盒子的行为，反映了他因污染

和伤害弟弟而产生的焦虑，因为他把阴茎放到弟弟嘴里迫使他口交，这是他和那个大男孩在一起时学来的。他害怕弄脏与伤害弟弟身体的恐惧，正是来源于他对弟弟的施虐幻想，而这又引发了更深的焦虑与罪疚感，指向的是对他父母的施虐自慰幻想。他以需要修复的蒸汽船作为象征坦白了与弟弟的关系，于是我们不仅得以借此了解他生命中的其他经历与事件，也能够走进他心灵最深处，了解他的焦虑所在。此外我还想指出，分析素材中丰富的象征形式，这正是青春期儿童分析的典型特征，所以我们也需要对这些象征作出相应的解析。

下面我再来谈谈青春期女孩的分析。月经来潮往往会引起女孩的焦虑。除了我们所熟悉的月经的意义之外，它还是一个外显的可见的符号，表示女孩内脏器官与体内的孩子被完全破坏了。所以女孩完全发展出女性气质，要比男孩培养出男性气质花更多时间，也会遭遇更多困难。遭遇的困难越多，青春期女孩身上的男性化特征就越强。另外有些案例里女孩的发展并不完全，只侧重于智力发展，性的发展与人格的发展仍旧停留在潜伏期，甚至一直持续到青春期后。在分析那些性格主动、喜欢与男性竞争的女孩时，我发现我们入手的素材与男孩的素材很类似。然而，男性阉割情结与女性阉割情结在结构上是有差异的。当我们进入她的心灵深处，接触到她的焦虑与罪疚感时，我们发现这些焦虑与罪疚感来源于对母亲的攻击性，并导致她拒绝女性角色，也影响了她阉割情结的形成。我们发现，正是她害怕身体被母亲毁坏的恐惧，导致了拒绝接受女性与母亲的角色。这种想法与小女孩的想法非常类似。

我们分析的第二种类型的女孩，在性方面受到严重压抑，所以我们其实是从潜伏期分析切入的。我们常常会花很多时间讨论学校生活，讨论她想要做好功课取悦女老师的愿望，讨论她在针线活方面的兴趣。针对这样的孩子，我们必须使用恰当的潜伏期分析方法，渐进地消解她的焦虑，并释放她在幻想活动方面的压抑。当我们做到这一步，或部分做到这一步，女孩的恐惧与罪疚感会更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种恐惧和罪疚感正是她维持女性角色的挡路石，也是性压抑的主因。而对于第一种类型的女孩，恐惧和罪疚感则更多导致了她对父亲角色的认同。

我们在那些女性角色占主导地位的青春期的女孩身上也发现了焦虑的存在，它们比成年女性的焦虑显得更为严重更为尖锐。反抗与消极移情是这个年龄阶段的特质，所以迅速建立起分析情境显得尤为重要。分析显示，这类女孩的女性特质常常被夸大并外显，目的是为了将其男性情结带来的焦虑藏匿与伪装起来，而更深层的目的，则是为了掩饰她们对早期女性取向的惧怕。[\[98\]](#)

在这里我将介绍一个案例，此案例虽非前青春期与青春期的典型案例，但正好展示了这个阶段女孩的分析技巧，同时也指出了治疗中的困难。

十二岁的伊尔莎具有显著的精神分裂特征，人格发展也相当不健全。她不仅智力水平不及八九岁儿童，而且也没有同龄儿童该有的兴趣爱好。她在想象活动方面有非常明显的抑制。伊尔莎一点也不喜欢说话，也不喜欢参加活动，唯一的爱好是以一种强迫式的毫无想象力的方式绘画，这一点我在下文中会详谈。她不喜欢有人陪伴，不喜欢散步与观察事物，对电影、戏剧等娱乐活动也很反感。她最主要的兴趣在食物上，如果不满足她，她就会暴怒与抑郁。她非常嫉妒她的兄弟姐妹，不是因为他们分享了部分母爱，而是在她的想象里，他们分享了更多母亲给的食物。她不仅对母亲与兄弟姐妹充满敌意，社会适应状况也不好。她没有什么朋友，也没有想要被爱被喜欢的欲望。她和母亲的关系特别糟糕，常常对她暴跳如雷，但同时她也依恋母亲依恋得过分。她在一家修女开办的寄宿学校待过两年，远离家庭环境也没有让情况有所好转。

在伊尔莎十一岁半时，她和哥哥发生性关系的时候被母亲撞见了。于是母亲记起来这好像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分析显示，她的确信是有依据的，并且被发现后，伊尔莎和哥哥的关系并没终止。

在母亲迫切的希望下，伊尔莎前来接受分析。与其年龄不相称的无条件顺从，加上对母亲的恨意与依恋，也是促成她接受分析的原因。一开始我建议她躺在沙发上进行自由联想。她的联想相当贫乏，主要在比较诊所的家具与她家里家具的区别，特别是她自己房里的家具。她是带着极大的阻抗离开的，并拒绝第二天再来分析，后来在她母亲的强烈要求下才勉强同意再来。根据我的经验，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需要迅速建立起分析情境，因为家庭的支持维持不了多久。第一次分析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伊尔莎手指的动作，在谈论家具区别时，她不断地用手指抚平衣裙的褶皱。第二次来的时候她比较的是茶壶，她说家里也有一个茶壶，只是没有诊所的好看，我就是这时开始对她解析。我对她说，她看起来在比较物体，但其实是在比较人；她是在把我或者她母亲和她自己相比，她感到自己不够好，因为她由于自慰感到愧疚，并且觉得自慰伤害了她的身体。她不断抚平衣裙的动作，意味着自慰以及修复性器官的尝试。^[99]虽然解析遭到了她的强烈否认，但我还是看到了解析的效果，因为她呈现的素材增多了，而且也不再抗拒来做分析。然而，她呈现出明显的婴儿期特征，语言表达方面又有障碍，并且伴随着强烈的焦虑，所有这些都促使我转向游戏分析。

接下去的几个月，绘画占据了分析的主要内容，伊尔莎用圆规精确地作画，显然没有什么联想的成分在里面。她的主要活动是测量与计算物品的各种部件，这种行为里的强迫性特质变得越来越明晰。^[100]经过缓慢与耐心的分析工作，我们发现不同形式与颜色的部件代表不同的人。她强迫式的测量与计算，被证明来源于她强迫式的求知冲动，即她希望探索母亲的身体，获知她肚子里孩子的数目，了解两性之间的区别等等。在这个案例中，她整个人格与智力发展的抑制是早期强烈的求知本能受到压抑造成的，她在反抗中拒绝了所有知识。在绘画、测量与计算的帮助下，分析有了很大进展，伊尔莎的焦虑也不再那么强烈了。所以六个月后，我建议我们重新尝试躺下分析的方法，她也这么照做了。她的焦虑再次变得强烈，但我随即又将它减轻。从那以后，分析的步伐加快了。由于伊尔莎的联想贫乏单调，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没法保持与其他青春期儿童分析相同的进度，但随着分析的进行，我们越来越接近正常的标准。她开始变得想要让老师满意，想要得到好的评价，但是学习方面的严重抑制使她无法实现这个愿望。现在，她真正充分地意识到自己的缺陷所带来的失望与痛苦。在写学校的作业之前，她会哭上好几个小时，最终还是什么也没做成。如果在上学之前，她发现袜子有破洞她没有补好，她会变得非常绝望。分析时她总是一再把话题从课业方面的失败，引到她服饰或身体的缺陷问题。连续好几个月，她的分析总是围绕着学校生活故事，围绕着关于袖口、衬衣领子、领带和其他衣服部件的单调陈述——她总是说它们要么太长，要么太短，要么太脏，要么颜色不正等等。^[101]

这个阶段的分析素材，主要来自于她课业失败的细节。^[102]她因为不知道作文写什么主题好而不停抱怨，于是我鼓励她对该主题进行联想，这样的被动幻想（forced phantasies）^[103]对分析非常有益。对她来说，写作意味着对“无知”的承认，即她对父母性交之事一无所知，也完全不了解母亲身体里面有什么。她心中所有与这基本的“无知”状态相关联的焦虑与反抗，被学校的课业所激活了。并且和其他孩子一样，对她来说写作代表着坦白，这便更加触及到了她的焦虑与内疚。例如，有一个写作的主题是“请描述一下选帝侯大街”^[104]，这使她联想到商店橱窗、橱窗里的展示品以及她想要拥有的东西，比如她想要一个装饰得很漂亮的大火柴盒，是她和妈妈上街时看到的。她们真的进过那家商店，她妈妈还试过其中一根大火柴。她也想点一根火柴试试，却因为害怕母亲与售货员而放弃了。售货员代表的是父亲的形象；火柴盒及其内容物，和橱窗里的展示品一样，代表母亲的身体；划火柴则代表着父母性交。因母亲在性交时拥有父亲而产生的羡慕和攻击冲动，是她深层罪疚

感的来源。另一个作文主题是“圣伯纳犬”。当伊尔莎提到这些聪明的狗如何救出快要冻死的人时，她开始抗拒分析。她后来的深层联想显示，她幻想中被埋在雪里的孩子，代表被抛弃的孩子。这说明了之所以写这个主题困难重重，是源于对已出世和未出世的妹妹们的死亡渴望，以及她害怕母亲因此抛弃她的恐惧心理。而且，学校布置的每项作业，不管是口头作业还是书面作业，对她来说都是一种坦白。她对数学、几何、地理等功课也有特殊的抑制，更增加了她的困难。[\[105\]](#)

随着伊尔莎的学习困难逐渐减少，她的整个性格发生了巨大变化。她的社会适应性增强了，能够和其他女孩交朋友，与父母及兄弟姐妹的关系也大为改善。她看上去与其他正常女孩无异，兴趣爱好也渐渐地接近同龄人。她的功课表现不错，成为老师们的得意门生，甚至可能还过于听话了。她的家人对分析的成功非常满意，认为可以就此结束分析了。但我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伊尔莎此时十三岁，生理上的青春期已经开始，但就心理而言，她很明显才刚刚成功完成到潜伏期的过渡。分析通过减弱她的焦虑与罪疚感，使她更好地适应社会，并在心理上迈入潜伏期。然而，尽管已达成了这些改变，在我面前的这个孩子仍然十分依赖，对母亲过度固着。虽然她的兴趣变得更加广泛，但是她基本上没有什么主见，表达看法的时候总要加一句“我妈说”。她希望取悦他人，关心自己的形象（以前她一点也不在乎），需要被爱与认可——这一切都源自她讨好母亲和老师的愿望，这同样也使得她想要比同学做得更好。她的同性恋取向还是占据主导，在她身上看不到丝毫异性恋冲动的迹象。

后来伊尔莎继续正常地接受分析，她不仅在上面提到的几个方面做出了重大改变，而且分析也影响了她整个人格的发展。我们对她的月经焦虑进行分析，这对她帮助很大。她过度依恋母亲就是焦虑和罪疚感导致的。伊尔莎仍旧会时不时对母亲大发雷霆，但是这样的時候越来越少。进一步分析彻底揭示了她对母亲的那种原生的竞争态度，以及对她深深的恨意与嫉妒，因为母亲不仅拥有父亲的阴茎，还拥有他的爱。经过这样的分析，她的异性恋倾向增强了，同性恋倾向式微。直到此时，我们才真正迎来了她的心理青春期。在这之前，她既无法批评母亲，也没有主见，因为这些对她来说都意味着对母亲进行暴力的施虐攻击。对伊尔莎施虐幻想的分析，大大加强了她的自立性，这一点可以在她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中看出来。同时，她也能够更直接地反对母亲的意见，但这并没有造成特别大的问题，因为这对于她其他方面的进展来说只是个小毛病。经过了425小时的分析之后，伊尔莎与母亲之间建立了稳定、深情的关系，同时也建立了异性恋倾向。[\[106\]](#)

我们可以从这个案例看到，女孩无法处理自己过强的罪疚感，导致她不能顺利过渡到潜伏期，也妨碍了她的整个发展。她的情绪被错置了，只能在暴怒中找情绪的出口；她对焦虑的修饰也走偏了。伊尔莎总是一副不快乐不满意的表情，既不知晓自己的焦虑，也不明白自己对自我的不满。分析有一个重要的进展，就是使她明白了自己的不快乐与自卑感，明白了自己对没有人爱的深深绝望，以及自己在无助中放弃了去赢取别人爱的努力。以前她对来自身边的爱与赞扬有一种明显的冷漠态度，后来却极度渴望着它们，使得她对母亲的特别顺从，这也是潜伏期的特征。在分析的后期，我们揭示了她强烈罪疚感与学业失败的深层原因，一旦她意识到了自己的病症，分析便容易多了。

早先我谈到伊尔莎与她哥哥之间的性行为。她的哥哥比她大一岁半，在我开始分析伊尔莎不久，我也开始治疗她的哥哥。对两个人的分析都显示，他们之间的性行为从童年早期就已经开始，一直持续到整个潜伏期，只是间隔期比较长，形式也相对缓和。值得注意的是，伊尔莎在意识层面上对此事无丝毫罪疚感，只是对哥哥表示厌恶。对她哥哥进行分析后，他完全停止了与妹妹的性行为，这反而激起了伊尔莎对哥哥更大的恨意。但在后来的分析中，随着她其他方面的变化，她开始对这件事产生了强烈的罪疚感与焦虑。[\[107\]](#)

我发现，伊尔莎处理罪疚感的方式具有反社会的人格特质，比如她拒绝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且对身边的人充满敌意、常常反抗。在肯尼斯的案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运作机制，他对别人的意见完全不在乎，并且极端缺乏羞耻心。我们甚至可以在正常但淘气的孩子身上观察到类似现象，只是程度上要轻一些。对各个年龄层孩子的分析显示，减轻他们的潜在罪疚感与焦虑，能够增强他们的社会适应性，增加他们的责任感——分析得越深入，社会适应性与责任感就越强。

这个案例也向我们指明了在女孩的发展过程中，哪些因素在成功过渡到潜伏期的过程中起着决定作用，哪些又在向青春期的过渡中起作用。像我们之前提过的那样，有的青春期女孩其实是处在她延长的潜伏期之中。通过对她们早期焦虑与罪疚感（源于对母亲的攻击性）的分析，我们不仅可以促使她们成功过渡到青春期，也能够帮助她们顺利进入成人世界，以确保她们女性化的性取向与人格特质能够得到完整的发展。

最后我想介绍一下在此案例中所运用的分析技巧。在治疗的前半段，我使用的是潜伏期分析技巧，而后半段使用了青春期分析技巧。我已一再提及，针对儿童发展的不同阶段，要运用不同形式的心理分析技

巧。我想强调的是，对于所有年龄段的孩子，早期分析技巧都是基础。在上一章中我曾说过，我分析潜伏期儿童的基础技巧，来自于我为幼童开发的游戏技巧。而本章讨论的案例显示，早期分析技巧同样也可以用在很多青春期儿童身上。如果我们不能充分考虑这些青春期儿童行动与表达幻想的需要，不能小心翼翼地管理他们放纵自由的焦虑，不能够运用有足够弹性的技巧，那么我们在很多棘手的案子面前可能会力不从心。

在分析心灵的最深层面时，我们必须观察特定的情境。与修饰过的浅层焦虑相比，那些深层焦虑无论在质上还是在量上都要强大得多，所以我们必须对这些焦虑进行充分的管理。为了管理这些焦虑，我们要将焦虑带回它的源头，通过系统地分析移情情境来解决它。

在本书开头的章节中，我已经描述了在孩子很害羞或者对我很不友善的情况下，如何立刻开始分析消极移情。通过这种方法^[108]，我们就可以在潜伏焦虑浮上表面、焦虑发作之前，及时对潜伏焦虑中隐藏的信号进行识别与解析。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掌握全面的知识，一方面必须知晓儿童早期阶段的焦虑反应，另一方面必须了解自我为了对抗这些焦虑而采用的防御机制。事实上，分析师必须掌握心灵最深层次结构的理论知识。分析师的解析工作，必须针对那些和大量潜在焦虑相关联的素材，并且必须让那些已经被激发的焦虑情境彰显出来。他必须建立以下关联：（一）潜在焦虑与其下特定施虐幻想之间的关联；

（二）潜在焦虑与自我对抗焦虑的防御机制之间的关联。换句话说，为了通过解析解除病人的特定焦虑，分析师必须在曲折小径中探索超我的威胁、本我的冲动，以及自我为了协调超我与本我所作的尝试与努力。于是，解析便能循序渐进地，将被激发出来的焦虑内容带入意识层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分析师必须绝对杜绝在病人身上使用“非分析”的方式，因为只有避免对孩子使用教育或道德影响的手段，分析师才能触及心灵的最深层面。如果分析师用“非分析”的手段阻止了孩子的本能冲动，那么他也将不可避免地压制了他们的本我冲动（id impulses）。即便在分析幼童时，要深入接触孩子最原始的口腔施虐与肛门施虐幻想，也是一件艰苦卓绝的工作。

并且，通过对孩子的焦虑进行系统调节，孩子在两次分析的间隔期也不会积累太多焦虑，或者即便是分析提早中断，焦虑也会保持在可控范围内。如果遇到这样突然中断的情况，焦虑的确会暂时变得更加强烈，但孩子的自我会马上对它进行约束与修饰，甚至比分析之前做得更好。在有些案例中，孩子甚至能躲过强烈焦虑期的过渡阶段。^[109]

我已强调过青春期与儿童发展早期阶段之间的相似性，下面来简要谈一谈它们的区别。与潜伏期相比，在青春期阶段儿童自我发展更为完全，兴趣更为成熟，这就需要分析师采用更加接近成人的分析技巧。对于某些特定的孩子或特定的分析阶段，我们可以求助于其他表征方法，但总的来说，在分析青春期儿童时，我们主要依靠的是语言联想，因为只有通过语言，这些年轻人才能够完全与现实建立起联系，并培养出正常的兴趣爱好。

基于这些原因，分析师在分析青春期儿童时，必须同时掌握成人分析技巧的全部知识。我认为对儿童分析师来说，成人分析技巧方面的训练，是掌握儿童分析特殊技能的基础。若非在成人分析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积累了足够经验，分析师是无法进入儿童分析领域，因为儿童分析在技术上更为艰难。为了在儿童不同发展阶段修正治疗形式的同时，又坚持分析治疗的基本原则，分析师不但要精通早期分析技巧，还必须对成人分析技巧融会贯通。

第六章 儿童神经官能症

目前为止，我已经探讨了如何像成人一样对儿童进行深层次分析的策略。下面我将讨论究竟哪些症状的出现，是儿童是否接受治疗的标准。

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儿童身上的哪些障碍应视为正常行为，而哪些障碍是神经官能症的表现，即哪些时候只是儿童在调皮捣蛋而已，哪些时候表示儿童的确得病了。总体说来，我们期望碰到一些典型的障碍场景，这些场景的发生次数和结果虽会千差万别，但只要它们没有超出特定范围，它们仍然是儿童成长过程的一部分。然而在我看来，正是因为这些障碍在儿童发展过程中在所难免，我们很难鉴定这些日常生活中出现的障碍，在何种程度上是严重发育障碍的基础和症状。

进食习惯上的一些明显障碍，尤其是焦虑的各种表现形式，无论是夜惊还是恐惧症，基本上都被明确认定为官能症表现。但是基于幼童的观察结果表明，他们表现焦虑的形式多种多样，并都经过修饰。甚至早在二三岁时，他们表现出来的各种焦虑变体已反映出相当复杂的抑制过程。比如，即使没有再出现夜惊，他们还是会偶尔出现睡眠障碍，如晚睡、早醒、晚上睡不安稳或者容易惊醒、午觉入睡难等。这些都是我在心理分析中发现的原始夜惊的各种变体。这类儿童通常还有很多让人不安的爱好和仪式，这些爱好和仪式使他们在睡前沉迷不已。与此同时，未加修饰的原始进食行为^[110]通常会成为一种进食习惯，如吃得慢慢吞吞、咀嚼不当、对任何食物都提不起食欲等，这些进食行为甚至干脆演变成糟糕的餐桌礼仪。

显而易见的是，儿童一见到特定人群就会表现出来的焦虑通常被当成胆小。后来我们就会发现，这恰恰是社交场合抑制或者羞怯的表现。所有这些不同程度的恐惧只不过是原始焦虑的不同变体而已，因此，害怕见人可能会决定他们以后所有的社交行为。如果儿童明确对某些动物怀有恐惧心理，慢慢地，他们就会开始厌恶这些动物，甚至是所有的动物。如果儿童害怕看到某些没有生命的物体（事实上它们通常会被幼童赋予生命），一旦长大成人，这种恐惧就会变得逐渐外显，使他们厌恶所有与此相关的活动。因此，假如小孩害怕电话，以后他就会变得讨厌打电话。再例如，儿童对引擎的恐惧可能会让他们厌恶旅游，或者一出

游就会让他们感到疲惫不堪。在另外一些案例中，对街道的恐惧会让他们变成厌恶上街散步。这类抑制行为同样会出现在运动和动感的游戏之中。这些我已在论文《早期分析》^[111]中进行过详细论述。这种抑制行为的外显方式千差万别，程度各异，他们要么讨厌某种运动的特殊形式，要么厌恶所有的运动项目；要么容易感到疲劳，要么觉得自己身体笨重，迈不开步等。正常成年人的某些癖好，习惯和压抑也同属此类情况。

普通成年人通常都会找出一些借口，进而解释自己为什么不喜欢某些物体。他们通常会说这些物体太无趣了、不够档次、不干净及诸如此类的原因（这种不喜欢从来都不缺理由开脱）。必须承认，相比成人，儿童身上的这类厌恶和习惯会更加强烈，也更缺乏社会适应性，通常会被认为是顽皮捣蛋的表现。然而，这些始终还是焦虑和罪疚感的外显方式。它们跟恐惧症紧密相关，通常也跟强迫性仪式有着紧密联系。它们取决于于儿童在细节上的诸多情结，因此教育措施通常会行不通，然而这些问题经常可以像其他神经官能症状一样通过分析解决。

在此，我只能提一两个我所观察到的有趣案例稍加说明。有个小男孩会瞪大眼睛做鬼脸。另外一个男孩会不停地眨眼睛，以此拒绝承认自己对失明的恐惧。还有个男孩会张大嘴巴表示自己对口交行为

（*fellatio*）的忏悔，随之会吹个口哨表明自己放弃忏悔。我经常发现，大人在给儿童洗澡或者洗头时，儿童经常会表现出任性行为。这些行为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内心深处一直害怕自己会被阉割，或者害怕整个身体都被毁了。我还发现，不管是儿童还是成年人，挖鼻孔其实象征着他们对父母身体的肛门攻击。父母和护士很难说服儿童帮他们做一些极其简单的事情，或者让他们学会先思后行（这通常会把负责人员搞得极不愉快）。最后我们会发现，这些困难自始至终都因焦虑而起。比如，在有些案例中，儿童不喜欢从盒子里拿出东西。后来才发现，这个动作象征着对母亲身体的激烈攻击，这是禁止行为。要是真的从盒子里拿出东西，攻击行为就会变得实体化。

儿童的精力会特别旺盛，也比较活泼好动，以至于有时会表现得骄傲自大，目无尊长。而大人通常会根据自身经验错误地认为，这要么是脾气比较怪的表现，要么是目空一切和蔑视作用下的不服管教。其实这种行为还是焦虑的过度代偿。而且这种克服焦虑的方式会极大地影响儿童的人格塑造过程（*character-formation*）及以后他们对社会的态度

^[112]。活跃好动的同时通常伴随着坐立不安，在我看来，这是很值得关注的一个症状。在坐立不安的过程中，儿童会使运动神经成功得到释放。这种释放的需求通常在潜伏期初期就开始慢慢积蓄力量，到最后就

变成了非常明显的模式化行为。这种行为很容易在儿童表现出来的过度好动中忽略不计。到了青春期或者稍微更早的时候，他们会再次出现或者变得更加明显，也为抽搐（tic）[\[113\]](#)的出现埋下了隐患。

我反复强调游戏抑制（inhibition in play）本身所带来的重大意义。这种抑制通常会隐藏在各种五花八门的形式中。在分析过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各种强度的表现形式，比如儿童明确不喜欢某些特定的游戏种类，对任何一种游戏都缺乏耐力，这些都说明了游戏中的部分抑制。此外，有些儿童需要别人在游戏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希望对方能积极主动，自己也不会主动去拿玩具，等等。还有些儿童只喜欢玩有固定规则的游戏，这样他们只要完全按部就班就可以了；还有的儿童只喜欢玩特定的几种游戏（他们时常玩这些游戏，真可谓乐此不疲）。这些儿童不得不极力抑制幻想，这通常还伴随着强迫性的特点；与其说这些游戏是一种意志的升华，不如说是一种强迫性行为。

某些游戏背后隐藏着一些模式化或固定僵化的动作，尤其是处于向潜伏期转变的发展时期。有这么个小男孩，八岁，过去经常玩警察值岗的游戏，几个小时内来来回回地重复着一些特定的动作，有时又会突然面无表情、一动不动地站很长时间。在有些案例中，儿童则会表现出与抽搐紧密相关的异常好动（peculiar overactivity），这些也会隐藏在特定的游戏中。

如果儿童不喜欢所有互动频繁的游戏，也缺乏灵敏的反应，这预示着他们以后会不喜欢运动，也通常预示着小孩哪里出问题了，这个征兆很值得关注。

在很多案例中，无法尽情玩游戏通常会在以后抑制学习。也有一些案例中，儿童虽然无法让自己敞开玩游戏，却能在学业上取得不错的成绩，结果后来却发现他们的学习动机大多是强迫性的，有些儿童后来还在学习遭遇严重的瓶颈，感觉到了极限，这些在青春期时尤其明显。

学习上的抑制就如无法尽情玩游戏一样，有着不同程度的强度和多种不同的形式，比如天性懒惰、缺乏兴趣、特别不喜欢某些科目或者养成了拒做家庭作业的怪癖等，后来也仅仅迫于压力，才不得不在最后一刻做作业。这种学习上的局限性通常也是将来各种职场问题的基础。也就是说，职场上的抑制常可在儿童无法尽情玩游戏中看出点苗头。

我在论文《一个儿童的发展》[\[114\]](#)（1921）中指出，儿童是否对性启蒙表现出抵触情绪，是判断他们是否有问题的非常重要的指标。如果儿童回避这方面的任何问题（这种回避通常会走向另一个极端：一个劲

地问这方面的问题，或者跟这种强迫行为轮流出现），这个征兆通常预示着他们在求知本能上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障碍。众所周知，儿童会不厌其烦地问问题，这种状态发展下去通常会造成成人的沉思狂躁症（brooding mania），一般跟神经障碍有关系。

儿童出现忧郁倾向、容易摔倒、习惯敲打自己或自我伤害都是各种恐惧和罪疚感的表现形式。儿童分析使我确信，这种反复出现的小事故——偶尔比较严重——只不过是更为严重的自我摧残和伤害的替代品，它们表征着各种不高明手段下的自杀企图。很多儿童，尤其是男性儿童都会对疼痛过度敏感，但取而代之的是，他们通常会在很小的时候夸张地表现出满不在乎的样子。然而这种满不在乎只不过是一种防御或者掩饰焦虑的巧妙手段罢了。

儿童对待礼物的态度也极具特色。儿童在这方面特别贪得无厌，因为没有一种礼物可以让他们获得真实又持久的满足感，只会一再感到失望。而有些儿童几乎对礼物没什么欲望，基本上对所有的礼物都漫不经心。在分析成人时，我们也同样会在很多情境中发现类似的两种态度和表现。有些女性总是心心念念想着买新衣服，然后却从来都没有真正欣赏过这些新衣服，显然也会永远都觉得没衣服可穿。

总的来说，女性总是一味追求新奇好玩，爱的对象多半容易换来换去，无法得到真正的性满足。也有一些女性对任何东西都提不起兴趣，无欲无求。在儿童分析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清晰地感到，礼物代表着一切有爱的物体，如母亲的乳汁和乳房、父亲的生殖器、尿液、粪便和婴儿等，这些礼物大人通常会拒绝给予。然而，这些礼物也同样向儿童证明了一点，即那些他们曾想以施虐的态度占用过的礼物，如今就这样平白无故地给了他们，这由此让儿童意识到，自己完全可以减轻罪疚感。儿童在潜意识中认为，没有得到礼物就像所有其他挫折一样，是对他们攻击冲动的惩罚，这攻击冲动与原始欲望有关。在其他案例中，如果儿童过多的罪疚感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或顺利疏通，再加上他们害怕再次失望，那么他们就会压抑所有的原始欲望，这些儿童也就根本没法享受礼物。

儿童若无法容忍挫折，则会无法处理挫折，也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因为这种能力的缺失会在潜意识诱导儿童，使他们认为所有成长过程中无法避免的每一个挫折都是一种处罚。针对大一点的儿童（有些案例中也可能是幼儿），容忍挫折上的能力缺失常会被表面上的和谐所掩盖，因为他们会因时制宜地去取悦别人。这在潜伏期尤其突出，这种看似适应的外表下很容易掩盖着更深层次的障碍。

许多儿童对欢宴和节日的态度也同样值得关注。他们会焦躁不安地盼望圣诞节、复活节等节假日的来临，但这些节假日一结束时，他们又都会觉得意犹未尽，完全不满足。这类节假日，有时甚至是周末都多少会给他们一种希冀，觉得一切都会焕然一新，从头开始。除此之外，节假日通常意味着他们能收到翘首以待的礼物，他们同样希望所有自己遭遇的及做过的错事都能得到补偿。家庭欢宴能深刻地展示出儿童身上与家庭生活有关的各种情结。比如生日聚会常象征着重生，其他儿童的生日聚会激发出他们内心的矛盾冲突，它们针对着已有或即将出生的兄弟姐妹。因此，儿童在欢庆和假日中的应对方式是儿童神经官能症的某种先兆。

儿童对剧院、电影院及各类演出的厌恶跟他们在求知本能上的障碍紧密联系。我发现，这种障碍源本质上是因为他们压抑了对父母性生活的兴趣，并防备自我性生活。这种态度会在很多方面抑制儿童的升华。归根到底，它归咎于儿童在早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焦虑和罪疚感，源自于其对父母性交的攻击幻想。

我同样想强调一下各类儿童生理疾病中的心理因素。可以明确的是，很多儿童大多都会通过生病来表达焦虑和罪疚感（此种情况下康复具有安抚作用）。一般来说，如果儿童在某个年纪经常患上某种疾病，这部分原因是由神经官能症引起的。这种心理性疾病不仅会导致儿童更容易受感染，还会增强疾病的严重度，拉长患病的持续时间^[115]。总体上，经过一整套的分析治疗后，儿童得感冒的几率会大幅度减少。在有些案例中，儿童几乎没再感冒了。

我们知道神经官能症和人格的塑造有紧密联系，而且在成人分析中发现，神经官能症还会让他们心性大变。目前为止，虽然我们在大一点的儿童身上发现，分析几乎一直正面影响着他们的人格变化，但是如果这个分析更早进行的话，它不仅可解决神经官能症问题，还可以消除教育障碍，这可谓意义深远。可以说，幼儿的教育障碍跟大一点的儿童和成人身上出现的人格障碍很相似，它们之间似乎有一种类比关系。顺着这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一聊到人格话题，首先想到的是个体本身，尽管个体的人格会对环境造成干扰。而当我们提到教育障碍时，脑海中立马浮现的是儿童监护人必须面对的挑战。这种思维方式很容易让我们忽视一个事实，那就是教育障碍是关键成长过程的外显方式，这个过程在俄狄浦斯情结消退后形成。由此，教育障碍是发展中或已形成人格的后效应（after-effects），也构成了后期神经官能症或任何发展缺陷的基础。这种障碍会通过多种方式体现出来，在学习上尤其明显。更准确一点，它们应被视为神经官能症或人格障碍，而不是教育障碍。

综上所述，我认为，人格上的神经质是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无一例外都会碰到的障碍。也就是说，每个儿童都会有一个神经质的发展过程，只不过随着个体的不同，它们的表现程度各有差别罢了^[116]。既然大家都认为心理分析在解决成人神经症问题方面犹如灵丹妙药一般，那么它也可以被用来处理儿童的神经症；既然每个儿童都会有一个神经质的发展过程，那么心理分析应该也适用于所有儿童。这些似乎都顺理成章。就目前而言，出于实际考虑，只有极少数正常儿童会在出现神经官能问题后接受分析治疗。因此在描述需要就医治疗的指标时，我们要明白无误地指出哪些是严重的神经官能症症状，哪些只是有官能症迹象。这点非常重要。换句话说，我们要斩钉截铁地告诉对方，哪些症状会导致儿童在今后的生活中出现严重障碍。

我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因其影响幅度和发展特点的关系，婴儿期神经官能症的严重性通常不会弄错，但无法否认的是，由于它的特殊迹象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的确会存在个别未能识别婴儿期官能症的案例。我认为，儿童神经官能症的关注度之所以远远低于成人的神经官能症，应该是因为它的症状在许多方面都跟成人的症状截然不同。事实情况是，分析师尽管知道成人神经官能症下隐藏着婴儿期神经官能症，但是长久以来，他们都未能从实际经验中得出结论，即神经官能症对儿童而言是极其普遍的现象，即便儿童本身已经呈现了足够多的迹象来支持这一观点。

与成人神经官能症的对照结果并不能作为婴儿期神经官能症的标准，因为即便儿童与非官能症患者的正常成人看似完全无恙，我们也决不能断定这个儿童完全没有神经质。因此，如果一个儿童能够成功满足教养过程中的各种要求，也没有被幻想生活和本能掌控左右，事实上，他还能在各方面完全适应现实，甚至没有太多的焦虑表现，则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儿童不仅早熟，很无趣，还会非常不正常。在面对未来的成长蓝图时，如果儿童不得不强烈压抑幻想，那我们可以完全断定这儿童的未来令人担忧，因为成长的必然先决条件就是幻想。在这样的成长路径中，儿童忍受的不是轻微的神官能症，而是没有症状的神官能症。就我们从成人分析的经验判断，这种官能症通常会很严重。

在儿童头几年的生命中，我们通常期望找出各种清楚的迹象，并由此判断他们在激烈挣扎、经历骤变。然而这些迹象在很多方面都跟成人神经官能症的症状有所不同。正常儿童在某一个时期会明显表露出矛盾心理和各类情感；他们会明显顺从本能上的冲动和幻想行为，也很容易受到超我的影响。他们在适应社会的过程中会碰到一些障碍，因而也会造成一些教养困难，因此通常不可能是一个好养的儿童。但是，如果他

们在适应社会的过程中碰到的障碍超过了一定界限，并产生了太多强烈的焦虑和矛盾心理，换言之，如果这些障碍给儿童和环境施加非常严重的痛苦时，我们就可明确称之为神经质儿童。话虽如此，相比有些儿童而言，这种神经质还不算太严重。有些儿童很早就学会压抑自己的感情，这种压抑是如此强烈，以致别人几乎都观察不到任何情绪或焦虑。轻微神经官能症和严重官能症会在数量上有所差别，除此之外，儿童解决障碍的方式是真正对它们进行区分的关键因素。

上面提到的迹象和症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具价值的观测点，促使我们开始研究儿童处理焦虑的方式（这种方式通常会非常模糊不清）及从中呈现出的一些基本态度。比如，假定一个儿童不喜欢出去看各种演出（无论演出是在剧院还是电影院），也从不以问问题为乐，还无法尽情玩游戏，或者只玩一些没什么想象空间的特定游戏，那我们可以说，这个儿童在求知本能上有了严重障碍，正强烈压抑着他的幻想生活，尽管他可能会很好地适应别的方面，表面上似乎也没什么大问题。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他们大多会在将来以强迫性的方式满足求知欲，而且有可能出现其他官能症症状。

对很多儿童而言，他们能轻松适应成长过程中的各种要求，一开始出现的无法容忍挫折的症状也会被慢慢淡化。他们从小就变得乖巧懂事，也懂得配合别人。但恰恰是这些儿童，他们大多会对前面讨论过的礼物和欢宴表现得无动于衷。除此之外，如果他们强烈抑制自己玩游戏，过度执着于自己的客体，那他们以后出现神经官能症的几率会很大。他们对生活心存悲观，态度消极。他们的主要目的就在于不惜一切代价摆脱焦虑和罪疚感，即便这意味着他们要放弃一切快乐和本能上的满足。同时，他们比一般人更依赖于客体，因为他们需要通过外在环境寻求庇护和支持，以便消除内心的焦虑和罪疚感。^[117]如果儿童对礼物几近贪得无厌，也无法容忍成长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各种挫折，那这些儿童表露出的各种障碍会更加明显，尽管他们的重要性在本质上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可以明确的是，在本书列举的一些典型案例中，这些儿童不大可能在将来成为一个内心完全平和，情绪完全平稳的人。同样，一般来说，这些儿童给人的总体印象，如他们的走路方式、脸部表情、一言一行等都会不小心泄露出他们不成功的内在适应。对任何案例而言，单独的分析就可判断出这些障碍的严重程度。我反复强调指出，通常只有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分析治疗后，我们才能分辨出一个儿童是否存在精神不正常或者具有精神病的症状。这是因为，就像神经官能症的症状一样，儿童精神不正常的症状在很多方面不同于成人的症状。在我这接受分析治疗

的儿童中，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官能症症状。这些症状跟严重的成人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症状几乎一样。分析结果表明，他们已经存在严重的偏执狂特征。^[118]

目前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儿童出现何种迹象才能表明其不错的内在适应呢。如果他们享受游戏的乐趣，能在游戏中随意自由地发挥幻想，与此同时，很多迹象明显表明他们能成功适应现实，亦能很好地处理自己跟客体的关系，并没有表现出过分的依赖，那么可以说这些都是良好的征兆。另外一个不错的迹象是，他们不仅满足了上面几点，他们还能相对稳定的发展求知本能，可以随意地在包容万象的不同领域中自由选择兴趣，也没有显示出强迫和激进的特征。这两者是典型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症状。在我看来，情感和焦虑在一定程度上的表露也是良好发展的先决条件。然而，我认为，所有上述提到的征兆以及其他预测性良好的指标也只有有限的参考价值，它们也绝不能保证儿童的未来会万无一失。因为儿童是否会在成人生活中再次出现神经官能症的问题，通常要依赖于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接触的外在现实是否有利，而外在现实是不可预测的。

另外，在我看来，我们似乎对正常个体的心理结构和潜意识中的障碍知之甚少，因为他们更容易成为神经官能症的分析对象，而非心理分析的研究对象。通过分析不同年龄层中心理健康的儿童，我确信即使他们的自我能做出正常反应，但他们也同样不得不面对各种焦虑、潜意识中的强烈罪疚感及深度抑郁。我还确信，面对这种障碍，如果我们要在一些案例中区分出正常儿童的和神经官能症儿童，唯一的方法是看他们是否能更加有信心、也更积极地处理这些障碍。个人认为，这些案例的分析治疗结果似乎证明了一点，那就是分析治疗是有价值的，即使是针对那些只有轻微神经官能症症状的儿童。^[119]有假设认为，如果儿童的焦虑水平降低了，罪疚感也减轻了，而且他们的性生活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那这些改变可对神经官能症症状儿童和正常儿童的未来都产生巨大的影响。^[120]这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

我们还需要考虑的第二个问题是，儿童的分析治疗要到何种程度才算结束了。对成人而言，我们可以从很多迹象做出判断，比如病人是否具备了投入工作和爱的能力，是否可以在他所处的环境照顾自己，或者为了生活所需，在必要的情况下是否有能力做出决策等。如果我们能想出导致成人治疗失败的因素，亦能敏锐地在儿童身上捕捉到相似因素，我们就拥有了可靠的标准，从而帮助我们判断何时才能结束治疗。

每一个成年人都可能患上神经官能症，都会出现人格上的缺陷、升华

能力上的障碍或者不和谐的性生活等。我一直努力想让大家明白，在儿童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可从种种细微但极具特点的迹象中辨识出婴儿期神经官能症；婴儿期神经官能症的治愈是预防成人神经官能症的最佳选择。童年期的断草除根是预防将来出现人格缺陷、障碍的最佳措施。儿童游戏让我们如此深入地窥探到儿童们的内心，也提供了一个清楚的指标，从而帮助我们判断他们未来是否有升华的能力，以便我们适时结束治疗。在考虑结束幼儿的分析治疗前，我们要确保他们在游戏上的抑制水平已有了大幅度下降。^[121]跟同龄人相比，他们不仅应该对游戏显示了更深厚、也更稳定的兴趣，而且兴趣范围也应涉及了更多方面。

由于分析治疗的缘故，一旦儿童开始强迫自己对游戏有了一点点兴趣，他对游戏的兴趣便会越来越广泛。分析过程意在扩大兴趣范围和增强升华的能力，这也是成人分析的目标。因此，掌握了儿童游戏，我们就可估计他们未来升华的能力；我们还可判断出分析是否已经成功预防他们以后在学习和工作能力上的抑制。

最后，儿童在游戏上渐生渐长的兴趣，及他们在数量和种类上的诸多变化，也是判断他们未来性发展的可靠依据。下面我将引用两个儿童（一男一女）的分析进行解释说明。跟很多男性儿童一样，五岁的库尔特（kurt）一开始就喜欢在我的游戏桌上摆弄玩具汽车和火车。他从一大堆玩具中挑选出这些车子，然后就开始玩起了玩具游戏。他会对玩具的大小和马力进行比较，然后让它们跑到一个明确的目的地。就我看来，这种方式非常典型地象征了他和父亲及其他兄弟之间在阴茎、能力和人格上的整体对比。我们有可能从这些行为中推断出他有正常且主动的异性恋态度。然而这与他明显惴惴不安且早熟的本性相矛盾；^[122]随着分析的持续进行，这个推断得到了证实。他的游戏象征着他想要占有母亲，要跟父亲进行对抗，但很快就被突如其来的严重焦虑打断了念想。看起来他似乎明显形成了被动的同性恋态度，但由于焦虑的关系，他也未能继续维持这个态度，因此他很快就选择逃离现实，并在妄想自大的幻想中得到了慰藉。基于这不切实际的基础，他可能会突然把留在内心里仍然蠢蠢欲动的主动的男子气概猛推出来，并且会夸张地在他自己和别人面前表现出来。

我反复观察到，儿童的游戏就像梦境一样，它们只呈现了表面现象；我们只有经过细致全面地分析才能挖掘出游戏中潜藏的内容，正如我们挖掘到梦境里的隐藏意义一样。然而，由于游戏跟现实有着更近的距离，而且它们的主要作用是呈现婴儿期的内心，因此游戏通常比梦境具有更强烈的次级意匠作用（secondary elaboration）。因此，只有循序渐进地顺着儿童游戏的变化，我们才能慢慢了解他们内心生活的种种趋

向。

我们看到，在接受分析的第一次游戏中，库尔特展示出一种主动的男子气概，然而这大多是一种假象。当他出现严重焦虑时，这种男子气概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自那以后我就着手分析他消极的同性恋态度。在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治疗后（大约四百五十次），同性恋倾向引起的焦虑才总算减轻了一点。那时的玩具动物曾是他用来对抗父亲的假想队友，后来这些动物变成了儿童。同时，他消极的女性倾向及渴望儿童的态度得到了更清晰地表达。^[123]然而，他对父母过多的恐惧也弱化了女性倾向和异性恋倾向。^[124]

库尔特既害怕“有阴茎的母亲”（mother with a penis），也非常害怕父亲。分析增强了他主动的异性恋倾向，而且这种倾向再度成为中心地位。他能在游戏中找到一个更加稳定的方式来表达他跟父亲的竞争关系。他也再次玩起了第一次分析时玩过的游戏，但这一次他的游戏更有规则，也更有想象力。比如，他会不遗余力地建造一个可以存放玩具汽车的仓库，并不知疲倦地添加新的东西，使仓库便得更加完善；有时候他会建设形色各异的村庄和城镇，这样他就可以开着汽车去探险（探险的过程象征他为了占有母亲要跟父亲进行对抗）。在创建这些村庄，小镇和仓库的过程中，他呵护有加又自得其乐，充分表达了他想让母亲恢复健康的欲望，因为他曾在幻想中攻击过她。同时，他在现实生活中对母亲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性地改变。随着他的焦虑和罪疚感慢慢减弱，他越来越能驾驭反向作用，对母亲也变得更加温柔亲切。

他在游戏中的各种改变表明，他的异性恋倾向已渐渐增强。一开始的时候，游戏中的各种细枝末节显示，他前性器期的固着（pre-genital fixations）仍主导着他的异性恋关系，或者说它一再取代了性器期的固着。例如，汽车运往城镇的货物、或货车送到家门口的东西一般是排泄物的表征；因此排泄物要送到后门。这些游戏象征着他和母亲之间的一种暴力的肛门性交。比如，他把煤从货车上卸下来时，通常会破坏花园或者房子，房间里的人就会变得很生气。但是，他这个游戏通常会被随之而来的焦虑打乱中止。

库尔特接受分析时，他一直会玩车子搬运不同货物的游戏，细节内容不胜枚举。^[125]他有时会开着货车到市场上取货或运货到市场；有时人们会带着全部家当进行长途旅行。对这些内容进一步分析后，我发现这种游戏联想表征着逃亡，逃亡时带的物品代表从母亲身上抢来或偷来的东西。游戏中许多细节上的变化对我们的启发最大。他不可一世的肛门施虐幻想就体现在用后门运送货物的细节上。过了一段时间后，库尔

特又玩了同一个游戏，但这次因为某些特殊原因他不得不避免前门。^[126]在他的游戏联想中，前院代表着女性生殖器。这表明，他对女性生殖器的嫌恶强化了他对肛门的固着，因为他害怕女性生殖器。这其中有很多决定因素，但重要的一点是，在幻想中他害怕在跟母亲性交时碰到父亲的阴茎。

然而，这种恐惧虽有抑制作用，它同样可以刺激某些性幻想的发展。尽管他害怕碰到父亲的阴茎，想逃离出来，但他也企图保留自己的异性恋冲动，因此这也会使其成人后养成一些性生活上的小怪癖。男童身上比较典型的幻想（也包括库尔特表现出来的）是，他能跟父亲一起与母亲进行性交，或者跟父亲轮流跟母亲进行性交。在这种性幻想中，联合性器幻想、前性器幻想或单个主要的性器幻想都有可能出现。例如，在库尔特的游戏中，两个玩具男人或者两辆车会同时驶进同一个门或者同一幢房子，这道门和房子代表母亲的身体（另一个入口代表她的肛门）。这两个玩具男人常会达成协议，他们要么一起开进去，要么轮流进去；或者其中一个男人会比另一个男人具有更强大的力量或者更高的智慧，并以此打败对方。在这种对抗中，小一点的男人（库尔特自己）会让自己变成巨人来赢得胜利，从而摆脱大一点的男人（他父亲）。但很快，他会因为随之而来的焦虑而改用另一道门（后门），并把前门让给了父亲。这个例子表明，儿童对阉割的恐惧是如何阻碍了性器阶段的确立，并强化了他的固着，或者甚至退回到了前性器阶段。但退回到前性器阶段的这个结果并不会当即发生。除了上述提到的性幻想外，如果儿童没有很严重的焦虑，他还会产生许多跟性器阶段相关的性幻想。

儿童个体在游戏幻想中展示出来的细节会在成年后成为他爱情生活的必要条件。在库尔特的幻想中，两个玩具男人在开进同一幢房子这个问题上的协议，如他们是用不同入口、还是同一个入口，是同时、还是轮流，是通过武力、还是协商解决等，都展示了个体在实际生活中会如何以第三方的身份来处理三角关系。比如，在三角关系中，他可能会扮演“受伤的第三者”，或者成为家族的朋友；他可能会用智慧战胜女方的丈夫，或者武力解决等等。另外，焦虑的另一个作用是，具有性交象征意义的游戏会不断减少出现频率。这方面的作用要在他成人后才会呈现出来，它会使个体的性能力有所减弱或受到干扰。至于童年时的性幻想要如何才能不影响未来生活，这也要取决于他成长过程中的其他因素，尤其是他的现实经历。但从根本上来说，他早年的游戏幻想在很多方面暗示了他未来爱情的产生条件。

我们从这些性幻想的发展过程中发现，当儿童的性冲动向性器阶段

进展时，他的升华能力也在进步。比如，库尔特造了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房子。因为他想单独占有母亲，而这房子本来是属于母亲的。同时，他一直努力要把它造成一个出色的完美房子，怎么努力都嫌不够。

这类游戏幻想已经初步勾勒出儿童将来跟钟爱的客体逐步分离的轮廓。我还有另一个年纪很小的患者，他曾喜欢用地图象征母亲的身体。起初他希望用一张张宽宽的纸张画出一张尽可能大的地图。后来，由于焦虑的出现，游戏随之被打乱中止。这之后，他一反常态，开始画非常小的地图。在将事物缩小的过程中，他试图描绘出跟原先的大客体（其实是他母亲）之间的相异点和分离行为，然而这尝试没有成功，他的地图又变得越来越大，最后又变回到原来的尺寸大小，接着他的画图游戏再度被焦虑打乱中止。他在裁剪纸玩偶时也会遵循同样的思路。小玩偶做好后通常会被他丢弃，因为他发现他依然钟爱大玩偶。直到后来，我才发现小玩偶象征他的小女朋友，他试图让小女朋友取代母亲，并成为他钟爱的客体。因而我们可以看出，个体在青春期跟钟爱的客体原欲分离的能力在小时候就已生根发芽；幼儿分析在推动这个过程的发展上可起到重要的协助作用。

随着分析的深入，男孩在游戏和升华中实现异性恋幻想的能力不断增强。在幻想中他敢于为了占有母亲而跟父亲进行正面对抗。他的前性器固着减弱了，内心挣扎的本质特点有了很大的改变。他的施虐倾向有所减轻，这对对抗很有帮助，因为源自于施虐的焦虑和罪疚感也随之减少。因此，他能更加从容、更加连续地根据幻想内容开展游戏，也能更加心满意足地把一些现实元素添加到游戏中；这些能力上的提升表明，他将来的性能力已在此时奠定了基础。幻想内容和游戏特点发生改变后，他的整体行为通常也会随之发生其他重要变化，比如他会变得更加主动、更随意。之所以做出这些判断，是因为他身上许多抑制的表现已经得到消除，他对现在和未来环境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

现在我将描述小女孩的游戏幻想是如何随着分析的深入而发生变化的。莉塔，两岁零九个月，在游戏中有严重抑制。她只愿意玩洋娃娃和玩具动物，即便是这些游戏，她有时还会表现得非常不情愿，也玩得很不尽兴。在这个游戏中，她甚至都具有明显的强迫症症状。在整个游戏过程中，她几乎都在洗洋娃娃，强迫自己不停地给她们换衣服。一旦她开始在游戏中加入一些幻想成分，或者说一旦她开始真正地玩游戏，她很快就会产生焦虑，从而也停止了游戏。^[127]分析显示，她的女性气质和母性态度都没有发展完全。在玩洋娃娃的过程中，她只扮演了一小部分的母亲角色，大部分时候她对布娃娃产生了认同。她极其害怕变脏，害怕身体内在被毁坏或破坏；这些恐惧使得她一直不停地清洗布偶，并

给布偶换衣服；这些布偶象征她本人。在分析的最初阶段，她跟布娃娃的强迫式玩耍原来早已表达出她的深层焦虑，即她害怕母亲会把孩子们从她肚子里抢走。这些是在她的阉割情结在分析中得到部分消除后，我才恍然大悟的。

当她的阉割情结清楚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时，莉塔做了一个玩具熊，它象征着她从爸爸身上偷来的阴茎，^[128]这样她就可以依靠阴茎排挤掉父亲，从而占有母亲的爱。她在这个分析环节中表现出来的焦虑常跟此类男性幻想有关。直到她源自女性位置和母性位置的深层焦虑在分析中消除后，她才开始对玩具熊和洋娃娃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一种真实又自然的母性。有次当她亲吻、拥抱并亲密地用昵称称呼玩具熊时，她说：“我现在再也不会不开心了。^[129]因为毕竟我拥有了你这么一个小孩子。”如今她从性器阶段获得的异性恋态度和母性态度已处于首要地位，这些态度在很多方面都开始体现出来。其中一点就是，她改变了对待客体的态度。她以前曾非常厌恶父亲，现在他们已经亲密无间。^[130]我们之所以能从儿童游戏幻想的特点和发展过程中预知他们以后的性生活，是因为他们的游戏和升华的整个过程都建立在自慰幻想的基础之上。我一直认为，如果游戏是儿童表达自慰的手段和发泄口，那我们也自然理解为什么游戏幻想的特点^[131]会显示出他们以后性生活的本质；因此儿童分析不仅可以使儿童拥有更稳定的内心和更强的升华能力，它还可以确保他们成人之后过上心理健康和幸福快乐的生活。

第七章 儿童的性活动

心理分析的一个伟大成就是，它发现了儿童也有性生活；这些性生活会在直接的性活动和性幻想中表现出来。

我们知道，婴儿时期的自慰实属基本现象；某种程度上，自慰行为通常还会一直延续到潜伏期（latency period），尽管我们很少看到儿童、甚至是幼儿的公开自慰。在青春期之前，尤其是青春期时，自慰会再次频繁发生。潜伏期是儿童性活动最不明显的阶段。这是因为随着俄狄浦斯情结的消退瓦解，儿童的本能需求也随之减少。另一方面，我们始终无法合理解释为什么儿童独独在潜伏期对自慰行为的挣扎会最激烈。弗洛伊德认为^[132]“潜伏期最主要的任务似乎就是不停抵抗自慰的诱惑。”他的言论似乎与以下观点同出一辙，即潜伏期时，本我的压力还没有降低到使人普遍接受的程度；要不然就是在对抗本我需求的过程中，儿童罪疚感变得越来越强烈。

伴随着自慰活动，儿童会产生强烈罪疚感。在我看来，罪疚的真正目的在于破坏，只不过通过自慰幻想表达出来而已。^[133]这种罪疚感的作用，就是促使儿童完全停止自慰。一旦它成功达到了目的，通常它又会使儿童产生触摸恐惧症（a phobia of touching）。这种恐惧症跟强迫式自慰一样，它是判断发展障碍的重要指标，这点在成人分析中非常明显。我们在分析中看到，患者对自慰的过度恐惧常会促发他们性生活上的严重障碍。显然，这种障碍实际上不可能在儿童身上发现：因为他们未来生活中的表现形式只会是性无能或者性冷淡，具体因性别而异；但有些障碍必然伴随着性功能发展缺陷，因此我们可以根据这些障碍推断性功能障碍的存在可能。

对触摸恐惧症进行分析后发现，对自慰的压抑如果太过彻底，它不仅会引发诸多症状的出现，尤其是抽搐；^[134]还会过度压抑自慰幻想，从而给升华的形成造成重重困难——从文化角度来看，升华是潜伏期任务中的重中之重。^[135]因为自慰幻想不仅构建了所有儿童游戏活动的基础，还是所有未来升华的组成部分。我们发现，这些被压抑的幻想一旦在分析中得到释放，幼儿就能正常玩游戏，而大一点的儿童就能正常学习，并发展出升华能力，及各领域的兴趣爱好。但在此期间，如果儿童一直饱受触摸恐惧症的痛苦，他们会重新开始自慰。这同样适用于强迫

式自慰的案例。^[136]如果我们成功消除他们的强迫症，儿童会获得更强大的升华能力及其他方面的改变（这点因消除程度而异）。然而，在这种案例中，^[137]尽管儿童仍会继续自慰，但程度上已变得更温和，也不再具有强迫性。由此，针对升华能力和自慰行为这两点，对强迫式自慰的分析和对抚摸恐惧症的分析都会造成一样的结果。

再者，俄狄浦斯冲突的消退似乎常能迎来一个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儿童的性欲望有所减弱，但也不至于完全消失。温和、不带任何强迫式特点的自慰似乎在所有年龄层的儿童中实属正常现象。

强迫式自慰下隐藏的一些因素，会以婴儿期其他形式的性活动出现。正如我反复指出的，很小的儿童之间产生性行为是很正常的事。此外，对潜伏期和青春期的儿童的分析后发现，这种相互之间发生性行为的活动在很多案例中不会随潜伏期的到来而完全停止，或者说，在有些案例中儿童反而会重新开始性行为。这些因素基本上适用于每个案例。下面我将用两个案例进行详细说明。第一个案例是一对兄弟，一个五岁，一个六岁；第二个案例是一对兄妹，哥哥十四岁，妹妹十二岁。当我分析这两个案例中的两个患者时，我都会选择一个合适的观测位置，以便完全看清所有因素之间的互动作用。

第一个案例中的哥哥叫巩特尔（Gunther），弟弟叫弗朗茨（Franz）。他们家虽然贫穷，但成长环境比较良好。父母之间的关系和谐友爱；虽然母亲不得不包揽了全部的家务活，她都能以主动积极和循循善诱的方式照料两个儿子。她之所以会把巩特尔送去接受分析治疗，是因为他太羞怯内向了，明显太缺乏与现实的接触。他对秘密守口如瓶，并对别人极度不信任，显然无法表达任何真实的情绪反应。相反，弗朗茨攻击性强，过度亢奋，是个很难管教的儿童。这对兄弟很难相处到一块，但总体上巩特尔都会让着弟弟。^[138]通过分析，我大概能追溯到他们之间的最初性关系应该发生在哥哥三岁半、弟弟两岁半的时候。^[139]不过这种关系也很有可能他们在更小的时候就发生过了。分析表明，虽然这两个人在意识中都没有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表露出任何罪疚感（虽然他们会小心翼翼，以免别人发现），但两个人在潜意识中都产生了强烈的罪疚感。哥哥会引诱弟弟，有时甚至会强迫他发生性关系。在他的性幻想中，他们的性行为表征着他对弟弟的阉割，而且他还能通过切、撕碎、下毒或火烧等方式完全毁坏他整个身体。他们的性行为包括相互口交、自慰及用手抚摸肛门；口交象征着咬断他弟弟的阴茎。对这些性幻想的分析显示，性幻想不仅表征了他对弟弟的毁灭性屠杀，而且幻想中的弟弟还代表了巩特尔性交中的父母形象。由此可见，在某种程度上，他的行为是他针对父母的施虐式自慰幻想在现实世界中的外化

表现，^[140]尽管程度要更温和一些。另外，跟弟弟一起实施或强迫他参与这些性行为时，巩特尔也试图让自己确信，他跟父母发生危险的斗争时，他能获得全胜。他对父母的恐惧压得他喘不过气，这增强了他的毁灭冲动；他随之会在幻想中攻击父母，这反而使父母变得更加可怕。再者，他害怕弟弟可能会去告密，这使他更加憎恨弟弟，也增强了他想杀死弟弟的欲望。

巩特尔具有很严重的施虐症；因而他的性生活几乎完全没有积极向上的内容。在他的性幻想中，^[141]他实施的各种性行为程序只不过是一些残暴又毛骨悚然的折磨，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把他的客体置于死地。在发展过程中，他和弟弟的关系一直让他焦虑重重，这加重了他的障碍，最终他的性心理发展变得彻底不正常。

至于弟弟弗朗茨，他的潜意识清晰地感觉到了这些行为的隐含意义，因此他怕被哥哥阉割和杀害的恐惧已经发展到了夸张的地步。即便如此，他并没有对任何人诉说此事，也绝不会让这种关系曝光。他年纪小，这些行为让他胆战心惊。在应对这种行为的过程中，他形成了严重受虐固着（*masochistic fixation*）和罪疚感，尽管他只是被勾引的一方。以下是这种态度背后的几个原因：

在施虐式幻想（*sadistic phantasies*）中，弗朗茨认可了对他施加性暴力的哥哥，而且他还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施虐式快感。据我们所知，这通常是变成受虐狂（*masochism*）的原因之一。但是，在认同自己惧怕的客体时，他也因此试图控制自己的焦虑。他在幻想中会变成攻击者，他要制服的敌人是他的本我^[142]及内化哥哥的阴茎，这象征了他父亲的阴茎（亦即他危险的超我），也是他眼中的迫害者。借由哥哥在他身上施加的攻击行为，他身体里的这位迫害者就能得以毁灭。^[143]

然而，他无法与残忍的外在超我（与本我处于敌对关系）及内化客体维持联盟关系，因为这对自我构成了太大的威胁，因而他不得不把仇恨不断地转嫁到外在客体上，比如他有时会非常残酷地对待比他更小更弱的儿童。这些外在客体同样象征着他虚弱又令人反感的自我。这种置换（*displacements*）也因此说明了他为什么会在分析性访谈中表露出仇恨和愤怒。比如他会用一个木制的汤勺威胁我，企图把它塞到我的嘴巴里，并喊我侏儒、蠢蛋和病号。这个汤勺象征着被强制插进他嘴巴里的？哥哥的阴茎。他既然已经认同了哥哥，他因而会把仇恨转嫁到我自己身上。接着，他又把这种痛恨发泄到又小又弱的儿童身上，然后再到比他更弱的其他儿童；这一次，他偶然地在移情情境（*transference-situation*）中把仇恨转嫁到了我的身上。在这种机制的作用下，他有时

会在幻想中颠倒自己和哥哥的位置关系，这样他就可以把哥哥巩特尔对他的迫害攻击，看成是他，弗朗茨对巩特尔干的事。因为在他的施虐幻想中，他哥哥也是父母的替代品；他被迫成了哥哥的帮凶，跟着哥哥对父母发起了联合攻击，因此他也同样感受到了巩特尔潜意识中的罪疚感，也同样害怕被父母发现。因此他跟哥哥一样，他在潜意识中强烈希望他们之间的所有关系成为秘密。这种幻想既适用于弗朗茨，也适用于巩特尔。

对此类案例的诸多观察使我得出一个结论，即超我的过度压力是诱发强迫性性活动的决定因素，正如他也是彻底性压抑的决定因素。也就是说，焦虑和罪疚感强化了力比多固着（libidinal fixations），也加重了力比多欲望（libidinal desires）。^[144]一旦到了潜伏期，过多的罪疚感和过强的焦虑似乎会阻碍儿童降低本能需求。需要补充的是，处于潜伏期时，即便是弱化的性活动也会引起过多的焦虑反应。儿童神经官能症的结构和维度都将决定潜伏期的斗争结果。触摸恐惧和强迫式自慰是一个互补组合的两个极端。这个组合会使这个最终结果呈现出几乎无限多的等级和变量。

就巩特尔和弗朗茨的案例而言，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之间的强迫性性行为似乎对强迫式重复（repetition-compulsion）有着重要意义。当个体的焦虑关系到指向身体内在的危险时，即使这个危险是虚构出来的，个体就会被迫把这种危险转嫁到一个外在的真实存在的客体上。（在这个案例中，弗朗茨害怕哥哥内化的阴茎会成为迫害者，害怕内化的坏父母。这些恐惧促使他认可了哥哥的攻击。）他会不停地强迫自己制造此类外在的危险情景，因为他对真实的危险情景的惧怕^[145]远没有他对内在身体的焦虑那么强烈；真实的危险情景也更好对付。

他们家不够大，不可能拥有独立卧室，因此，利用外在措施结束兄弟相互性行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即使可以采取外在措施，据我看，这种措施在这种案例中也会以失败告终，因为双方的强迫症都很严重。事实也证明了这点。只要他们两个人能在一天中独处几分钟，他们就会在这几分钟内互相抚摸性器官；在潜意识中，这种抚摸跟诸多性行为的完整过程有着同样的意义，他们在想象中都具备施虐特征。直到两个男孩都接受了长期的分析后，他们之间的性行为才渐渐发生了变化：先是性行为的强迫特征有所减弱，最后终于完全消失。在分析期间，我从来都没有试图去影响他们放弃这些行为，^[146]我只是全身心地投入分析，一心一意要找出他们之间发生性行为的主要原因。很显然，性行为的小事并非因为他们不在乎性行为，而是因为他们的罪疚感慢慢变得不再那么强烈，他们才渐渐中止了这些行为。虽说源自早期发展阶段的焦虑和罪

疚感一旦强烈到让人喘不过气，他们就会诱发强迫症，即固着的强化，但罪疚感一旦减弱，它的表现方式则会完全不同，而且它还会促使儿童放弃相互之间的性关系。他们的性行为渐渐发生改变，直至完全停止；同时他们会相互改变彼此的态度，以前他们会心怀敌意，怒容相迎，如今他们也发展出了正常有爱的兄弟之情。

至于第二个案例，尽管细节上千差万别，我也完全有能力列举出大堆的例子，以此表明第一个案例的影响因素也同样在这个案例中起到了作用。十二岁的伊尔莎和十三岁半的格特时常会放纵到发生类似性交行为的地步。这些行为会突然发生，又常会间隔很长时间。伊尔莎在意识中并没有对这些行为感到任何的羞愧；相反，格特则要正常得多，他会对此感到愧疚不已。对两个儿童进行分析后发现，他们在儿童期的最初阶段就曾发生过性关系，而且这种性关系也仅仅在潜伏期的早期阶段有过短时间的休停。强烈的罪疚感在他们身上催生出了强迫式冲动，这种冲动使得他们时常会重复发生性行为。在潜伏期期间，[\[147\]](#)这些发生于儿童期早期阶段的性行为不仅在次数上有所减少，而且在尺度上也变得越来越拘谨。这两个儿童没再进行口交和舔阴，有时仅仅局限于抚摸和观察。然而，在青春期前期，他们再次发生了类似性交的身体接触。哥哥会主动挑起性行为，而且这些行为具有强迫性特质。他以前也经常会在一时冲动下要求发生性行为，而在这之前或者性行为发生了之后，他都没有考虑过这事。甚至在性行为休停期，他常会忘记有过这事。他患有部分记忆缺失症，他会忘记很多与相关性行为有着联想关系的事件，尤其是跟儿童期早期阶段有关的事。至于妹妹，她在儿童期早期阶段常会主动参与，但后来她只是被动配合而已。

在分析两个儿童的过程中，随着强迫症的更深层原因渐渐浮出水面，他们的强迫特质慢慢得到消除，最后他们之间的性关系完全停止。跟前一个案例一样，兄妹之间的关系原本非常糟糕，后来他们的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

在这两个及其他类似案例中，强迫症的消除会伴随着许多其他重要且相互交织的改变。儿童的罪疚感会在分析中逐渐减少；随之施虐特征的减弱，性器期的呈现方式也会变得更加强烈。当儿童的自慰幻想发生改变，又或者是更小的儿童改变了游戏幻想时，这些改变会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来。

当再次在青春期分析这些儿童时，我发现他们的自慰幻想还会有更多的改变。比如，格特意识中已经没有任何自慰幻想了；但我在分析中发现，他开始对某个女孩产生了自慰幻想。他可以看到这个女孩子

的裸体，但看不到头部。在分析后期，他开始看见头部，它慢慢变得越来越清晰，最后才发现这个女孩原来就是他妹妹。但是那个时候，他的强迫症已经得到解决，他和妹妹的性关系也已经完全停止。这表明，过度压抑有关妹妹的欲望和幻想，与他想跟妹妹发生性关系的强迫式冲动依然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后来，他的这些幻想经历了更多的改变。他在幻想中看到了另一个不认识的女孩。最后他对一个特殊的人产生了幻想，这个人是他妹妹的朋友。这些循序渐进的变化呈现出他对妹妹进行力比多分离的整个过程。只有在分析中消除了他的强迫式固着，^[148]这个过程才有可能发生。这个固着是他在过度罪疚感的作用下维持下来的。

据我观察，儿童之间的性行为通常会在童年期的早期阶段普遍发生，兄弟姐妹之间的性行为更是如此。但是，如果儿童产生了过多的罪疚感，而且这些罪疚感并没有成功消除，^[149]那么这种现象就会延续到潜伏期，乃至青春期。目前看来，潜伏期的罪疚感会导致儿童持续自慰，只不过程度上会有所减轻；与此同时，它还会使儿童断绝他们跟其他儿童（无论有没有兄弟姐妹的关系）之间的性活动，从而促使他们的乱伦欲望（incestuous desires）和施虐欲望的外化过程变得无比真实。在青春期，儿童会持续脱离这种性关系，这也完全符合青春期的目标：脱离乱伦关系。但在青春期后期，个体常会与新客体建立关系；这种关系的基础就是，他需要不断地脱离旧客体，并发展出针对乱伦的各种倾向。

目前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在第一时间阻止类似关系的发生呢。在不损害其他方面的前提下，我们是否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似乎还不容乐观。比如，儿童必须因此处于严格监视范围，而这会极大地束缚他们的自由。就算监视儿童再严格，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阻止儿童性活动的发生呢，这同样有待商榷。此外，尽管儿童的早期性关系在有些案例中造成了极大伤害，但也有些案例正面影响儿童的基本发展过程。也许儿童性活动满足了他们的原生欲望和了解性知识的需求；而且这些性活动还在减少他们过重的罪疚感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与性关系相关的幻想源自于施虐式自慰幻想；后者还能催生出极其强烈的罪疚感。因此，如果对抗父母之类的禁想能有机会跟同伴一起分享的话，儿童会觉得自己找到了同盟，从而极大地减轻焦虑负担。^[150]但另一方面，此类性关系本身就会产生焦虑感和罪疚感。性关系最终导致的结果好坏与否，如它是否可以让儿童免于焦虑，或者反而增加了焦虑，这个结果似乎取决于他自身施虐症的程度，更关键的是取决于其同伴的态度。从我了解的诸多案例看，如果积极正面的力比多因素起了主导作

用，这种性关系可以积极影响儿童的客体关系和爱的能力；^[151]然而一旦毁灭性冲动、甚至是一方的胁迫行为占了上风，这可能会严重损害儿童的整个人格发展过程。

就儿童性活动而言，心理分析知识虽然详尽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些发展因素的重要性，然而它也没有提供任何万无一失的预防措施。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导论》^[152]一书中提到：“从教育的角度看，心理分析知识值得公众的关注，因为它能让分析师在儿童性发展的早期阶段就进行干预，从而有计划地预防神经官能症。如果我们集中关注婴儿期性经历，我们必须做好心理准备，并尽可能地预防精神类疾病，确保儿童的发展没有得到延误；同时我们也要明白，我们做的一切努力都会化为乌有。然而我们也知道，神经官能症的致因源复杂多变，如果我们只考虑其中的单一因素，我们也并不能影响全局。即便是从小就开始严加看护，这种看护也并没有多少意义，因为这无法影响根本因素。另外，严加看护这件事比教育学家想象的更要困难重重，而且它还会造成两个新的危险，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第一，这可能会做过头，它可能会鼓励过度性压抑，从而产生不良后果；第二，一旦进入真实生活，当儿童在青春期面对来势汹汹的性需求时，他们会变得毫无防备能力。因此，儿童期采取多少预防措施才能起到有利效果、对即时情境的变通处置是否是预防神经官能症的好方法，这些仍存在很大的争议。”

【注释】

^[1] 本章为作者论文《早期分析的心理学原则》（1926）的扩展版本。参见《克莱因文集 I》。

^[2] 莉塔与父母同室而眠直至近两岁。分析显示出，她曾经见过那些父母性交的原始场景。两周岁时她的弟弟出生，这一事件最终导致她神经症的全面爆发。她的治疗总共持续了83期，最后由于她父母移居国外而被迫中断。通过治疗，她各方面的情况都大为改观：她的焦虑减少了，强迫性的仪式动作消失，抑郁症状和无法容忍挫折的状况都大大缓解。与此同时，治疗降低了她对母亲所怀有的矛盾心理，也改善了她和父亲与弟弟的关系，最终为她成长为正常儿童扫除了一些障碍。我确信，在终止治疗之后几年，她治疗的结果产生了持续的影响。我发现她顺利进入了潜伏期，智力与人格发展也令人满意。然而当我再见到她时，我感觉她若进一步接受治疗会对她有利。她的整个性格和内质，显露出确凿无疑的强迫症倾向的痕迹。这里必须提一提，她的母亲有很严重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并且从一开始就对孩子充满矛盾情感。精神分析治疗给莉塔带来的一个好的转变，是她母亲对她的态度大有改善；但即便如此，这对儿童发展来说，仍然是一个很严重的阻碍。毫无疑问，如果莉塔能够完成她的精神治疗，她的强迫症特质能够进一步消除，那么她将能够更有效地抵抗她自身的神经质和招致她神经机能问题的生活环境。在终止治疗8年后，我从她母亲处得知，莉塔的发展持续令人满意。

^[3] 在第八章里，我会用更充分的理由来支持，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已经通过这些情绪显现出来。

^[4] 此处及本书的其他部分所显示的年龄，皆为该孩童开始进行精神分析治疗时的年龄。

[5] 本文依据我的论文《早期分析的心理学原则》（1926）写成。在文中我提出一个观点，即恨意与攻击倾向往往是罪疚感的深层原因与基础。在后来的很多其他文章中，我也提出了很多新论据来支持这一论点。在1929年牛津心理学会会上发表的《论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一文中，我对这个命题进行了拓展，我提到：“对力比多冲动的防御机制只出现在俄狄浦斯冲突的晚期，在冲突早期防御机制对抗的是破坏冲动。”我认为，这个观点与弗洛伊德在新书《文明及其缺憾》（1930）中提到的结论颇有几分相似。在书中，弗洛伊德指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只有攻击性会被压抑并屈服于超我，从而转变成一种罪疚感。我确信，如果精神分析将罪疚感的来源限制在攻击本能的话，那么很多现象解释起来将会更加简单明了。”（《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21，第138页）在下一页中，弗洛伊德还讲道：“下面我们貌似已经可以提出如下命题：当本能趋势被压抑时，它的力比多要素会转变成症状，而它的攻击性则转变成成为罪疚感。”

[6] 根据我的经验，小孩表现出某种哀伤的性情或者有经常跌到受伤的倾向，这些都是由于罪疚感造成的。

[7] 我们可以从莉塔的整个一系列症状和性格发展过程看出她的阉割情结。她对父亲的强烈认同很清晰地呈现在她所玩的游戏里，我们还可以从游戏中看出她对掉入男性身份的恐惧，这种恐惧正是由阉割情结引发的。

[8] 我的观点是，孩子最早的身份认同已经可以被称为“超我”。这个观点的理由将在第八章给出。

[9] 参见《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7，第8页。

[10] 早期儿童分析为精神分析疗法提供了一个最重要的贡献。分析发现，儿童能够直接地表达他们的潜意识，这不仅能够帮助儿童体验到长足的情绪释放，而且能够在分析中使其身临其境。所以通过心理解析，固着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解。

[11] 未出版。

[12] 厄娜的例子在第三章中将有更为详尽的阐述。

[13] 这是一个典型的关于惩罚的梦。可以发现，这个梦建立在死亡意愿（death-wishes）及其带来的罪疚感之上。这个死亡意愿由口腔挫折（oral frustration）和俄狄浦斯情境引发，并指向她妹妹与母亲。通过分析幼童的梦境，我发现无论在他们的梦境还是游戏中，由超我引发的意愿和反倾向（counter-tendency）总是存在的，而即便在最简单的意愿或梦境中，罪疚感都会以隐蔽的方式发生作用。

[14] 在终止治疗之后，孩童并不能像成人那样改变他们生活的环境。但精神分析能够帮助他们更自由地发展，并在现实环境中更有良好的感受。不仅如此，孩童神经官能症的涤除，也将不利的环境造成的困难降到最小。根据我的经验，一旦孩子开始接受精神分析并开始好转时，母亲神经质的反应也会减少很多。

[15] 当他们的超我不再那么严厉，他们会发展起一种幽默感。这正证实了弗洛伊德的幽默本质理论，即幽默感是超我友好一面的展现。他在《论幽默》（《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21，第166页）一文中论述道：“最终，如果超我通过幽默的方法安抚自我，保护自我免受痛苦，那么这与‘父母代理’（parental agency）的本源并不矛盾。”

[16] 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我们即成功地把语言用作了分析的工具，前提是只要孩子能够开口说话。在漫长的分析过程中我们摒弃语言联想的原因是，孩子们并不能很自如地讲话，而且他们所遭受的焦虑仅允许他们用一种不那么直接的形式进行表达。既然玩具与活动这些原始的表征方式，对孩子来说是最主要的表达媒介，我们自然不会仅仅依赖语言工具来对孩子进行深度分析。尽管如此，我还是相信无论孩子年岁如何，除非他们有了完善的表达能力，否则分析是不可能完成的，因为语言构建了通往现实的桥梁。

[17] 我必须补充一点：在他历时278次的分析结束之后，他的困难已经消失，而且他的整个人格与气质都大为好转。他病态的恐惧和羞怯都去除了，重新成为一个快乐活泼的孩子。他

克服了游戏中的抑制行为，和其他小孩的相处也变得融洽起来，尤其是和他弟弟。分析之后他的发展一直都很优秀。根据他最新的陈述，在治疗结束六年后，他在学校表现良好，对事物都充满兴趣，并且擅长运动。他也很听话，能够满足他这个年龄段儿童的社会要求。特别要注意的是，在他治疗过程中以及治疗后的几年内，由于家庭变故他还经受了一些额外的压力。

[18] 我事先会从孩子的母亲那里了解孩子对于性器官和排泄过程的特殊称呼，并在治疗的时候用上这些称呼。但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案例，后面的案例介绍中我将不再用这些特殊的字眼。

[19] 在第一章中，我提出了我的观点并陈述了理由，即儿童分析和成人一样，只有对病人保持纯粹的分析态度，分析情境才能被建立与维持。但在儿童分析中，在坚持这个原则的前提下，适当修正也是必不可少的。例如，如果一个小病人想要上厕所，但在家里他也不能独立上厕所的话，那我会跟着他去。但是我会尽可能少地协助他，以去除或尽可能去除这些协助中的关爱成分，因为孩子潜意识里总是想要获得关爱的。通过这么做，我在儿童分析中展示了一种友好的态度，得以建立和维系分析情境，这种态度在成人分析中也是必不可少的。病人从解析中获得的这种满足感及其深层动机必须服从于解析，另外，将这些满足感和动机与随后的联想或游戏联系起来也是很重要的。例如在彼得的案例中，他在厕所小便后说：“我正在尿尿，我有‘thingummies’呢。”然后继续玩马桶上男孩的游戏。后面的游戏行为有些细节值得我们仔细推敲，即他父亲的替代物（狗）不可以看男孩上厕所，但玩具女人可以看，这解释了为什么他之前马上想小便，并希望我在场的原因。同样地，我也会透彻地分析为什么孩子在扮演游戏中给予我这样那样的角色，或需要对他自己或对他的玩具们帮这帮那。除了极个别案例，通常最小的孩子也不会在现实中有裸露行为，而即便在最强的积极移情阶段，都不会有孩子爬上我的膝盖，对我表示亲昵友爱。从这些事实可以大致看出我们在治疗儿童时建立分析情境的现状。当然，在诊疗时间失禁也是极个别的案例，哪怕孩子还非常小。

[20] 参见第一章。

[21] 参见第一章。

[22] 楚德不同寻常的强烈阉割情结，是分析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并且曾在她分析的某个时段起着主导作用。分析让我们从她的情结后面看到了某种更为基础的深层焦虑，即害怕被母亲袭击，害怕母亲夺走她体内的东西和孩子，害怕身体内部受到严重伤害。

[23] 就像在儿童分析中所有对死亡愿望的解析一样，这个解析引起了彼得异常激烈的抗拒。但这一解析在他后来的诊疗中得到确认，因为他曾问我：“如果我是爸爸，有人想要把我从床上扔出去，想要我死掉，这事我应该怎么看？”

[24] 参见第八章。

[25] 他从所有规格的铅笔中选了三支长铅笔，这再次表明了一个事实，即两个犯人（两只猪）不仅代表他和弟弟，也代表他父母，他和弟弟相互自慰是对父母性交的认同。这一点在前一日进行的自由联想中已经表现出来了。

[26] 参见第一章。

[27] 事实上这个姐姐是她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姐姐，比鲁思大约二十岁。她是个非常聪明的女孩，以前也接受过心理治疗。在另外一个案例里，我也曾不得不说服自己允许第三者在场。这两个案例都是在对分析非常有利的环境下做出的安排。但我必须指出，出于很多理由，若非分析无法进行，我绝不会推荐这样的处理方式。

[28] 在前面这次分析中，掠夺妈妈身体的欲望和由此带来的罪疚感与焦虑，在一开始就呈现出来了。而且，她的神经官能症是紧跟着母亲怀孕、妹妹出生发作的。

[29] 之前提到过，解析能够改变孩子游戏的特性，使素材的表征更为明显。

[30] 在特别棘手的案例里，我常使用一些技术策略使分析得以开始。当发现孩子以完全不理人的方式显示出潜在焦虑时，我就抛出一个刺激性词汇，然后开始自顾自玩。我以非常受限

的方式来使用这种策略。比如我会用积木搭出一些椅子，然后在旁边摆一些玩具小人。有的孩子会把它看作学校，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玩游戏；有的孩子把它看作剧院，让玩具小人扮演角色，等等。

[31] 参见第一章。

[32] 在海伦娜·朵伊契（Helene Deutsch）在她的论文《广场恐怖症的起源》中指出，对母亲怀有各种敌意却又害怕母亲死亡，是婴儿期神经官能症最常见的形式之一，与母亲的分离恐惧和恋家症状都与之相关。

[33] 由于鲁思要跟随家庭回国，所以她的治疗未能完结，她的神经官能症也并未完全治好。但通过190次治疗过程，她的病症有了改善，并且在治疗终止之后的两年还能够继续保持：她的焦虑大幅减轻，尤其是各种形式的胆怯大大降低。她与大人和同龄小孩都能融洽相处，也完全能够适应家庭与学校生活。她对母亲的固着减少，对父亲的态度也变得更好，与兄弟姐妹的关系也有明显改善。她的整个发展，尤其是教育、社会适应以及升华能力方面，都有不错表现。

[34] 楚德的神经官能症表现为严重的夜惊、白天独处时焦虑、尿床、胆怯、过于依恋母亲、讨厌父亲、嫉妒妹妹以及其他方面的管教困难。对她的分析持续了7个月，共82个小时。通过治疗，她不再尿床，各方面焦虑和胆怯的症状大大减轻，和父母及兄弟姐妹的关系也大幅改善。治疗之前她常患感冒，在分析中被证明很大程度上是由心理因素造成。经过分析后，她感冒的频率与程度都有所减轻。尽管楚德的神经官能症有明显好转，但并未完全治愈，因为由于外部原因她的分析被迫终止了。

[35] 在《朵拉：歇斯底里案例分析的片段》（1905，第48页）一书中，弗洛伊德指出：“一个男人对女孩或妇女谈论各种性问题是可能的，这并不一定会伤害到女性或引起女性怀疑，条件是要采用特别的方法来谈论，并且要让她们觉得谈论是不可避免的……谈论此事最好的方法是干脆直接，并且远离色情……要直截了当。”做了必要的修正后，我在分析儿童时也采用了相应的态度：我向他们用最适合他们思维方式的简单词汇谈论性问题。

[36] 我们一定记得，大部分孩子仍受潜意识影响，他们的语言如同梦境和游戏一样，既富于直觉性又形象化。我们一再观察到，孩子对语言的态度与成人大相径庭。他们首先是通过形象化的特征或图像激起的幻想，对语言进行评估。倘若我们意欲在分析中进入孩子的潜意识世界（当然得通过“自我”和语言来实现），我们必须避免婉转曲折的表述，而尽量使用平实的语言。

[37] 参见鲁思的案例。正是在洗手池游戏中，她完整地呈现出未被满足的口腔欲望。

[38] 玩水和玩火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对游戏形式。孩子们总是先玩水，然后烧纸、点火柴，有时候也会反过来。尿床与烧火之间的关系，还有尿道施虐（urethral sadism）的重要性，很容易通过这种游戏行为展现出来。（参见第八章）

[39] 本章内容以我在第一届德国精神分析师会议（1924年10月，德国乌兹堡）上宣读的论文为基础。

[40] 在厄娜的潜意识里头代表阴茎，这一点可以由另外一个游戏很清晰地显示出来：一个玩具小人试图进入一辆汽车，把头卡在了窗户上。这时车子对他说：“你最好直接进来！”车子代表了母亲邀请父亲进到她体内、与她性交。（可参照她用头撞枕头的强迫症症状。）

[41] 这些幻想把阴茎看成是“好东西”，并且有治愈功能。我将在第十一和十二章中全面讨论这个论点。

[42] 我将在下文中讨论她目睹父母性交过程与她神经官能症的关系。

[43] 德语儿童俚语中，Kaki是粪便的意思。——译注

[44] 这是个厄娜自己发明的词，有点像德语“打奶油”。——译注

[45] 在《论早期分析》（1923）这篇论文中，我曾详细考量了剧场、表演和作品普遍的象征意义，认为它们象征了父母性交。也可参照奥托·兰克（Otto Rank）的《哈姆雷特》（Das Schauspiel im Hamlet）（1919）。

[46] 如孩子对客体（本案例中为想象出来的孩子）的愤怒程度过深，那么基本反映了超我对本我的反抗，而自我则通过投射的方式从难以忍受的情境之中逃离。客体被假想成敌人，这样本我就可以在超我的同意下，用施虐的方式摧毁它。如果自我能够促成超我和本我之间的同盟，那么它便能够将超我针对本我的施虐暂时送至外部世界。这样，针对客体的原始施虐冲动便增加了，它的增加其实来自于指向本我的憎恶。（参见本书第八章及我的论文《儿童游戏中的拟人化》，1929,《克莱因文集 I》）

[47] 厄娜在现实生活中并无兄弟姐妹，虽然对潜在兄弟姐妹的恐惧和嫉妒在她潜意识里占据重要地位，但也只是在治疗中被揭示和展现出来。这是在儿童分析中另一个显示移情情境重要性的例子。

[48] 在论文《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1928,《克莱因文集 I》）中，我指出孩子若彼此之间存在性的关系，尤其是兄弟姐妹之间，那么他们会在幻想中结成同盟对抗父母，从而减轻焦虑与罪疚感。

[49] 关于这个结论的充分论述参见本书第二部分。

[50] 参见第九章。

[51] 亚伯拉罕在论文《力比多发展简论》（1924）中说：“凡·欧布伊森（《迫害感觉的起源》，1920）和斯达克（《力比多的反转——迫害妄想症的征兆》，1919）两人均在精神分析的实践过程中发现，在偏执妄想中，‘迫害者’可能从病人对肠道中粪便的潜意识意象产生而来，病人将这些粪便视为‘迫害者’的阴茎，意指与之同性的人，也就是他原本的爱人。因此在妄想中，病人其实是从身体的一部分演化出迫害者，并相信迫害者就在他身体里面。他想要除去身体里的外物却无能为力。”

[52] 我在后面的分析工作中发现，孩子对于有毒、危险的排泄物的恐惧增加了在前性器（Pre-genital）层面的固着。作为一个持续的诱因，孩子会不断说服自己这些排泄物，包括自己和客体的排泄物，非但不危险而且是“好的”。（参见本书第八章）这就是为什么厄娜假装和我交换“好的”排泄物作为礼物并彼此相爱的原因。但是假装互爱的游戏之后紧随而来的抑郁状态，反映了从心底里她相信并且害怕母亲和她正在相互迫害和毒害对方。

[53] 这一方面厄娜早期野心的源头，可以从她的幻想里推断出来。在厄娜的幻想中，她在清洁方面做得比母亲好，被她的父亲称为“污物检阅员”，并因此嫁给了父亲，而她的母亲不得不在监狱挨饿。

[54] 《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特质》（1913）。

[55] 我后来形成一个观点：过度的口腔施虐会使自我的发展过于迅速，同时也会加速力比多的发展。故前文提到的厄娜神经症中的体质原因，她过强的施虐特质，自我的过快发展，以及过早的性冲动行为，这些都是彼此联系的。这一点也会在第八章中加以证实。在处理这个案子的过程中，我也发现产生神经官能症的另外一项体质原因，是自我对焦虑的容忍阈值过低。在很多类似案例中，孩子的施虐特质很早就会引发焦虑，而那时的自我还不足以掌控这些焦虑。可以这么说，一般情况下自我掌控普通焦虑的能力因人而异，这种掌控能力是促成神经症的重要因素。

[56] 在这里我们可以与弗洛伊德在《婴儿期神经官能症史》（1918）中提到的案例做一个有趣的类比。厄娜五岁时，也就是她最后一次看到父母性交之后的十八个月，她随全家去拜访祖母。在那次拜访中，她也跟父母一起住，但并没有机会看到父母性交。然而有一天她把祖母吓了一跳，她说：“爸爸和妈妈爬上床，一起扭来滚去的。”这句话令人费解，直到经过分析我们发现，她是把两岁半的记忆翻出来了，尽管她已然忘记了这件事，这件事却一直存储在她的脑子里。她三岁半的时候，这份记忆被激活了一次，但又重新被忘却了，直到十八个月之后，

当她遇到与父母同睡的相似场景时，潜意识中激发起想再次看到同样事情的期待，早期的经验也被唤起了。在厄娜与狼人的案例中，原始场景被完全压抑了，但随后又被重新激活，暂时带回了意识层面。

[57] 在《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一文中，弗洛伊德陈述道：神经官能症的爆发由呈现出来的焦虑量决定。我的观点是，焦虑通过破坏性倾向被释放（参见第八章、第九章），神经症的发作可能是破坏性倾向过度增加的结果。在厄娜的案例中，她目睹了原始场景升起憎恨心，从而引发了焦虑，最终导致疾病。

[58] 参加亚伯拉罕的论文《力比多发展简论》（1924）的第二部分。

[59] 在分析中，她反复抱怨她常常会有的一种奇特感受。她说她有时会疑惑自己到底是不是一只动物。这种感觉后来被证实，是由于食人冲动带来的罪疚感造成的。她常常在言语中表现出她的抑郁，说出“生命中有些东西我不喜欢”之类的话。通过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这是一种真正的厌世（*taedium vitae*）表现，并伴随着自杀想法，其根源便是口腔施虐倾向带来的焦虑感与罪疚感。

[60] 我最后一次听到她的消息是在分析两年半以后，这些进步仍旧得以保持。

[61] 在第五章对青春期儿童伊尔莎的分析中，我会更详细地讨论成功过渡到潜伏期的要素，以及从潜伏期进一步过渡到青春期的要素。

[62] 我曾在前一章指出，儿童分析与成人分析一样，必须有节制地开展，不能过多干涉。但儿童分析毕竟不同于成人分析，必须使用不同的标准。比如，分析师参与孩子的游戏与幻想，可以给孩子带来比成人病患更多的满足感。但这种满足感一开始看上去并不明显。因为游戏对儿童来说是一种天然的表达方式，所以分析师在游戏中参与角色扮演，从本质上说与他们倾听成人病患用语言描述幻想没有什么不同。而且我们必须记住，孩子在分析中获得的满足大部分是由幻想带来的。厄娜的确有一段时间在分析过程中进行自慰，但那是个特例。我们不能忘记，在她的案例中，强迫性自慰已经严重到她几乎一天到晚都在自慰，有时甚至是在有他人在场的时候。当她的强迫症大大减轻，她停止了分析中的自慰，而以自慰幻想的表征取而代之了。

[63] 在此我指的是她过度的自慰行为以及有他人在场的自慰行为，这些行为的根源即为强迫症。我并不是指她完全放弃了自慰行为。

[64] 只要厄娜仍然与现实生活相隔离，我就只能分析她与幻想相关联的那部分素材。但我持续不断地寻找那些可以把现实与幻想联系起来的线索，尽管这些线索相当微弱。通过这种方式，以及不断减弱她的焦虑，我得以渐渐增强她与现实的关联。在下一章中，我将尝试更清晰地指出在潜伏期儿童分析中，分析师不得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埋身于孩子的幻想素材，而后才能渐渐靠近他们的真实生活与自我兴趣（*egointerest*）。

[65] 即便是非常小的孩子也能够完全抓住移情情境的实质，并能够理解他们的情绪之所以能够降低，倚赖于对以前情境及与之关联的情绪进行解析。比如，彼得总是能够区分“扮作他母亲”的我和他真实的母亲之间的区别。他把机械小车开来开去，对我吐口水，也想揍我，并叫我“淘气的怪兽”。他用暴力抗拒我的解析，但是渐渐变得安静，也变得温柔亲切。他会问我：“当爸爸把小鸡鸡（*thingummy*）放进妈妈里面的时候，我会想叫真正的妈妈‘怪兽’吗？”

[66] 参见我的论文《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1928）。

[67] 参见第八章。

[68] 在其他分析中，我也发现无论是在幻想还是现实中，对鼻子、脚、头等身体部位的攻击，并不仅仅是针对这些身体部位本身。它们作为象征性表征，指向父亲的阴茎，它与作为母亲的我联结在一起或者被我吞并。

[69] 参见《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1928，《克莱因文集 I》），该文探讨了工作抑制，以及它与母亲的施虐认同之间的联系。

[70] 可与第五章伊尔莎的案例对比阅读。

[71] 有关此论点，可参考我的论文《儿童力比多发展中学校的角色》（1923,《克莱因文集 I》）。

[72] 詹姆斯·斯特雷奇（James Strachey）曾在《阅读中的潜意识要素》（1930）一文中指出阅读的潜意识意义。

[73] 性兴趣在此可以用作压抑素材的敲门砖。例如，我们在对英格与葛莉特进行解析后，她们不再询问关于性启蒙的问题，而带来一些其他素材，帮助我了解她们的焦虑与罪疚感，这正是部分压抑被去除的效果。英格对小孩来源的兴趣至少有部分是有意识的，但她对性别差异的疑虑和由这个问题产生的焦虑却是潜意识的。而格莱特在这两个方面都存在压抑的现象。我在这两个孩子身上的解析都产生了效果，主要是因为我通过她们自身的素材向其展示了她们对性的兴趣，并以此建立了性好奇、潜在焦虑和罪疚感之间的联系。

[74] 纯粹的智力解释非但不能回答孩子心中最困惑的问题，反而会搅乱那些被压抑的素材，造成孩子对解释的反感。在我的论文《儿童对分析的阻抗》[该文是《一名儿童的发展》（1921,《克莱因文集 I》）的一部分]中，我提出一个观点，即只有在焦虑和内心冲突不构成阻碍的时候，孩子才能够接受性启蒙，所以他们性启蒙的阻抗可以被视作一种症状。这种观点发表之后已经被普遍接受了。[参见《性的启蒙》（精神分析教育学杂志特刊，1927）和《尚未被论及的婴儿期理论》（奥托·费尼谢尔，1927）]倘若纯粹的智力解释也能带来放松，那么它定是成功解决了心灵表层的压抑。对孩子性问题的自发问题进行真诚的解答，会被孩子认为是信心和爱的证明。我们可以通过公开讨论性问题的方式帮助减轻他们的罪疚感。b?我在本书第二章曾提出这一观点，这对幼童同样适用。

[75] 对英格的分析是防御性治疗，总共持续了375小时。她主要的问题是在学习方面的抑制，刚开始到我这里时这个问题还显得不是那么严重，但通过分析我发现这种抑制已经根深蒂固了。英格是一个活泼积极的孩子，具有良好的社会适应性，总的来说能称得上是一个正常的孩子。然而分析还是让她产生了很大变化。分析发现，她的活泼来源于她积极的同性恋取向，而她和男孩的良好关系来源于她对他们的认同。而且，分析还第一次发现了她严重的抑郁倾向，在她表面的自信背后，是深深的自卑感和对失败的恐惧，正是这个造成了她学校生活的困难。经过分析，她变得更为自由、快乐、开放，她与母亲的关系也变得更为深情与坦诚，她的升华作用增加了，而且也更稳定。英格成功进入了青春期，发展也令人满意。她的女性特质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外显，带来了她性取向方面的改变。治疗结束后的七年间，她的发展非常不错，并成功进入了青春期。

[76] 在第十章中我提出一个观点，即一般而言，在儿童发展阶段早期甚至未能开口说话之前，他们就开始有对知识的渴望。这些早期问题（它们全部或部分潜意识中的）出现在孩子大约半岁的时候，它们与孩子出现最早期的性理论以及施虐特质的增强是同时发生的。我认为它们是俄狄浦斯冲突的先遣队。

[77] 根据恩斯特·琼斯的观点，儿童总是把剥夺视为施与者故意为之。参见《女性早期性发展》（恩斯特·琼斯，1927）以及《儿童精神分析论文集》（琼·里维埃，1928）。

[78] 肯尼斯的治疗共持续了225个小时，因外部原因未能继续。他的神经官能症尚未完全移除，但已经极大地降低了。就他的实际生活而言，分析获得了部分成效，生活困难减少了，他也能够更好地满足学校生活和成长的一般需求。

[79] 在《同性恋与俄狄浦斯情结》一文中，菲利克斯·贝汉姆指出，“隐藏起来的女性阴茎”这一概念，可通过与潜意识里“父亲可怕的阴茎藏于母亲身体”这一概念相联系，从而查到其病源。

[80] 维尔纳的症状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以各种形式体现的焦虑与害羞，尤其表现在对学校生活的焦虑，以及在学习方面持续增长的巨大困难；越来越细致的强迫性仪式，往往能持续好几个小时；严重的神经质性格，管教起来极其困难。他的治疗共持续了210小时，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这些症状。目前（已终止治疗五年）他的发展状况相当不错，强迫性仪式停止了，喜

欢上学，功课也很好。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学校，都与大家能够和谐相处，社会适应性很好。他与远亲近邻的关系都不错。而更重要的是，他一改以往的性格，开始乐于参加各种活动与体育运动，而且自我感觉良好。

[81] 进一步分析显示，针对这部分素材的解析意义不大。只有在十五个月后，分析结束之前，他的语言抑制才得以克服。我发现，不用解析的方法是不可能分析中产生良好效果的。我也在不少案例中做了相应尝试，但最终都放弃了，因为患者发生了重度焦虑，并有中断分析的风险。在埃贡的案例中，他的焦虑处于强大的克制之下，所以我们只能延长试验的时间。

[82] 我们将在第九章充分讨论这个案例。

[83] 在《被害意念与妄想心理学》一文中，梅莉塔·舒米登堡（克莱因之女）曾谈到一个类似的案例。病人是一个十六岁男孩，在分析中一言不发。他的语言抑制也是由于被害意念导致的。当分析减轻了他的偏执焦虑后，他才得以进行自由联想。

[84] 可以说，埃贡的分析结果非常令人满意。他的脸不再像带着一副面具似的，行为上的僵硬感也没有了。他开始从他这个年龄孩子的游戏、消遣与兴趣中获得快乐。他和家庭乃至周遭世界的关系变好了，他也感到快乐与满足。我最后获得他的消息是在分析结束后三年半，他继续保持着健康发展的势头，也不再会被环境造成的严重压力所打扰。

[85] 如我之前所述，英格有严重的书写抑制，她有一个急迫的愿望，就是想要像大人一样写得“又快又好”。这个愿望与书写抑制之间的妥协就是涂鸦，这代表了她幻想中优美熟练的书写能力。她在书写上超越成人的愿望以及她强烈的野心与好奇心，与她知之甚少又对现实无能为力的现状共存，构成了她在真实生活中失败的主因。

[86] 参见本章中埃贡与葛莉特的案例。

[87] 在某些案例中我会同时分析母亲与孩子，我发现在母亲的潜意识层面也会有害怕孩子被抢走的恐惧。分析师就像是一个严厉的母亲，勒令她们把偷走的孩子退回，同时还会因为她怀有对兄弟姐妹的攻击冲动而对她进行惩罚。

[88] 参见第二章。

[89] 在这里我举一个母亲的例子，她本人非常熟悉精神分析，也对此很有信心，因为她十岁大的女儿曾患有神经官能症，经分析治疗后取得了令人满意的进步。尽管如此，我发现很难说服她停止监督女儿做功课，虽然她自己清楚这只会徒增女儿在功课方面的困难。后来她在我的要求下改变了这一做法，但我在孩子的分析中发现，她经常让女儿跟她讲分析的内容。在我的要求下她再次停止这个行为，但她却告诉孩子她早上起来有黑眼圈，之前当她禁止孩子自慰时会说这样的话。当这些干扰分析的因素都被停止之后，该母亲开始过于关注孩子的衣着，认为她花了太多时间梳妆打扮，而这反而使孩子更难管束了。此时我不再介入母亲的管教方式，并把她对分析的干涉当做一种分析的素材。在停止规劝一段时间后，干涉减弱了。通过这个案例我们了解到，这些事对孩子来说都有相同的潜意识意义，它们都代表了对自慰的过问与责备。它们其实源自母亲自身的情结，她在潜意识层面想要停止自己的错误管教却并不成功，正好印证了这一点。其实我的建议反而增加了她管教的困难。在很多其他案例中我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90] 例如有一个14岁男孩，他的家庭不幸且艰苦。为了改善其性格方面的困难，他被带到我这里治疗。他有个姐姐较他年长一岁，并未接受过治疗。我后来获悉，他的进步对姐姐的性格也产生了正面影响，而他母亲对他的态度也变得更好了。

[91] 在很多前青春期甚至潜伏期男孩的分析里，孩子会花很多时间讲印第安人的故事、侦探故事或者讲有关旅行、冒险与争斗的幻想。通常这些故事都是一系列的，而且会伴随着一些想象出来的技术发明，如特种船、机器、汽车或者打仗用的机关等等。

[92] 亚伯拉罕曾告诉我，他在分析一个十二岁男孩时主要使用的是“邮票语言”，谈论的话题都是诸如从邮票上撕下来的小角这样的细节。这成为他剖析男孩阉割情结的重要工具。

[93] 参见第四章。

[94] 比尔是个紧张、拘谨的孩子，有很多神经官能症症状。对他的分析只进行了三个月，共45个小时。从分析六年后的情况看，他的发展相当不错。

[95] 很多分析显示，骑自行车象征自慰与性交。在《早期分析》（1923）一文中，我曾指出球类与自行车的象征意义即为阴茎，我也更为充分地讨论了不同种类的运动与力比多幻想（libidinal phantasies）之间的象征关系。因而通过处理这些运动的象征意义，将之与病人的情感状态联系在一起，分析师便能够了解他们的力比多幻想与攻击幻想，以及这些幻想带来的罪疚感。

[96] 对路德维希的分析原本只是防御性的。他的确常常抑郁，但性格并不怪异。他不太喜欢陪伴，非常安静和孤僻，和兄弟姐妹关系不佳。但是他的社会适应性比较正常，学习也不错，其他方面也没有什么差错。他的分析一共进行了190次，治疗结束三年之后，这个看上去正常的男孩经历了本质上的变化，甚至不知道他曾进行精神分析的外人也发现了他的变化。例如，分析发现他不喜欢去剧院与电影院，与他严重抑制的求知欲有关，虽然他的功课还算不错。当这些抑制被移除之后，他心灵的疆域变得更加宽阔，智力上也有所发展。我们也分析了他强烈的消极态度，使他发展出多样的活动兴趣。他对兄弟们的态度也变好了，社会适应的能力也有所增长。这些改变和其他改变一起，使他成为一个更加自由、平衡和成熟的人。虽然这些改变可能并不具有决定意义，但它们引起了更深层次的变化，这对他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随着他在日常生活中的态度变得更为活跃，他的性取向也发生了改变，异性恋倾向变得更强烈了，并且他也除掉一些可能会干扰未来性能力的障碍因素。并且我们发现，他的抑郁其实伴随着自杀的想法，比表面上看起来的要更加严重。他不喜欢陪伴的孤僻个性，来源于对现实的坚决逃离。深入分析显示，这些都只是这个孩子遭受的部分困难而已。就此我想指出，一个看起来正常的孩子可能经受着严重的困难（比如英格的案例）。这个分析经验来源于对日常生活的观察。有时我们会惊愕地发现，看起来很正常的人突然患上了神经官能症，或者为了鸡毛蒜皮的事了结了自己的生命。在那些没有患病的人中间，他们智力抑制和性抑制的程度，以及缺乏生活乐趣的程度，只有通过专业的精神分析才能被测量与评判，而对正常的成年人的治疗也印证了这一点。

[97] 德文原版中使用了模棱两可的斜线，作者的意思可能是指后来提及的一个年龄较长的朋友。——译注

[98] 参见琼·里维埃（Joan Riviere）《作为面具的女性气质》（1929）。

[99] 我做这方面解析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探究孩子刻意隐藏的事（例如自慰），而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她。我是想要找到与自慰（或别的症状）相关的罪疚感的源头，从而减轻这种罪疚感。

[100] 事实上，伊尔莎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兴趣。她确实还算热爱阅读，但并不在意读的是什么书，读书主要是她回避现实的手段。

[101] 参见福卢格尔（J.c.Flugel）的《服饰心理学》（1930）。

[102] 艾尔拉·夏普（Ella Sharpe）在《历史题材幻想》（1929）一文中描述了一个成人精神病患的例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她从病人感兴趣的历史题材中获得分析素材，并以此为基础探究病人的深层心理世界。

[103] 参见费伦齐（Ferenczi）的《论被动幻想》（1924）。

[104] Kurfürstendamm是柏林的一条主商业街。——译注

[105] 在我的论文《儿童力比发展中多学校的角色》（1923,《克莱因文集 I》）中，我就不同的学习领域讨论了抑制的意义。

[106] 分析两年半以后，尽管外部环境有诸多困难，她仍旧发展得不错。

[107] 在第七章中，我们会从其他的角度更为详细地讨论这一关系。

[108] 参见第二章。

[109] 在很多案例中，我不得不在治疗三到九个月后，?因为外部原因中断分析对这些孩子（三到十二岁之间）的分析。我发现与初来时相比，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显得没有那么焦虑不安了。在第二章中我已谈过莉塔、楚德和鲁思的案例，这里我要介绍一个十二岁男孩的案例，他初到我诊室时很明确地认为有人给他下毒。六个月后，他不得不因出国而停止分析。那个时候他的整体状况已经有了好转，他怕被毒害的恐惧也减弱了。（在治疗结束后两年半，我再度听说他的近况时，他的进步还能得以保持。）而且在这些案例中，孩子们自己能感觉到病情好转了。虽然由于分析的中断，我们不能进一步治疗孩子的神经官能症，但据我判断，分析至少减少了孩子今后罹患精神病或严重的强迫式神经官能症的风险。我可以确定，我们在解决孩子心灵深层焦虑上跨出的每一步，即便多么微小，即便不能完全治愈他们，至少也能够给孩子的状况带来改善。

[110] 我将在第九章中讨论婴儿期进食障碍问题中潜在的焦虑本质。

[111] 收录于《克莱因文集 I》，1923。

[112] 参见瑞奇（Reich）的《人格的塑造及童年期的恐惧症》（1930）。

[113] 参见我的论文《论抽搐的心理起因》（1925）。我曾指出，抽搐通常被视为某种障碍的症状之一，这种障碍隐蔽地植根于内心。

[114] 《克莱因文集 I》。

[115] 比如，有些案例中会出现百日咳，在短时间的暂停之后，分析治疗会重新开始。我发现第一周时，儿童会咳得越来越厉害。第一周之后咳嗽次数会急剧下降，康复的速度也比平常快好多。在这些案例中，咳嗽潜意识中被赋予了意义，每一阵咳嗽代表了严重的焦虑，而焦虑反之更加刺激了咳嗽。

[116] 这个观点我提倡了许多年，最近得到了许多有力的支持。弗洛伊德（Freud）在他的著作《世俗分析的问题》（1926）中提到：“自从我们学会如何仔细观察和敏锐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官能症对儿童而言是一个普遍的事实，而不是意外现象，就如在婴儿期的天生特质向文明社会发展的路上，这几乎是无一幸免的事。”

[117] 参见妮娜·塞尔（N.M.Searl）的《逃到现实》（1929）。

[118] 参见厄娜的分析（第三章）和埃贡的分析（第四章）。

[119] 参见路德维希（第五章）及英格的分析（第四章）。

[120] 这个假设同样有事实根据：在我经手的很多案例中，儿童成功完成了从一个发展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转变，在有些案例中，这种转变甚至发生在青春期，或者是青春期到成人生活的关键转型期。

[121] 对大一点的儿童来说，我们也必须同样大幅度降低他们在学习和互动游戏上的抑制。

[122] 库尔特消极的态度在现实中得到了强化。他是家里的老小，而且比其他哥哥小很多岁。因此他在很多时候算得上家里的独生子。他那些活跃的哥哥经常会把优越感带回家，这让他喘不过气来。他经常会在他自己和哥哥之间作比较，这使他痛苦不堪。

[123] 在论文《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1928）中，我曾论述了男孩身上女性位置的最早基础，也试图表明这种女性情结在很早就经过修饰，最后隐藏在阉割情结之下，并推动了阉割情结的发展。因此男孩通常会很快与布娃娃之类的游戏划清界限，因为这些游戏代表了他的女性因素，然后他会转而去玩一些可以夸大其男性气概的游戏。

[124] 在同一个案例中，他因父母之间的性交产生了攻击性情绪，这是引起焦虑的深层次原因。所谓“有阴茎的女人”指的是吞并了父亲阴茎的母亲。

[125] 顺便说一句，这是典型的儿童游戏。

[126] 在这里我只选取了其中一二个游戏幻想的发展过程，以便解释说明游戏幻想的总体发展过程。幻想中的各种表征还可由其他各种不同的素材表现，本文引用到的素材只是其中之一。比如，车子要有路才能输送货物到城镇；很多细节表明，这条路具有肛门的意义。

[127] 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中，我曾从另外角度分析莉塔之所以会产生焦虑和抑制幻想抑制的深层原因。

[128] 莉塔以前常假装自己摆脱了火车长，并带着玩具熊一起旅游；她要带它去找一座房子，房子里住着善良温柔的女人，她会对她呵护有加。然而，火车长找到了她，并对她威胁相逼。这个例子表明她害怕父亲，因为她偷走了他的阴茎（指征玩具熊）。这种害怕使得她无法维持她对父亲的认同。

[129] 莉塔有时会非常抑郁。抑郁的时候，她有时会表现出特别强烈的罪疚感，强烈到令人吃惊；有时她会呆呆坐着，独自哭泣。当我问她为什么要哭时，她会回答：“因为我很不开心”；当我问她为什么不开心时，她又会回答：“因为我哭了。”

[130] 参见第二章。

[131] 汉斯·萨克斯（Hanns Sachs）曾于1923年在柏林发表演讲，演讲题目为《心理分析的技巧》。他认为，当肛门施虐阶段发展到性器期阶段时，自慰幻想亦随之进化。而且在分析强迫式的案例时，这一点可以作为完成治疗的参考指标。

[132] 参见弗洛伊德《抑制、症状与焦虑》，《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20，第116页。

[133] 参见第八章。

[134] 参见费伦齐（Ferenczi）的文章《从心理分析角度观察抽搐》，1919。

[135] 在论文《论抽搐的心理起因》（《克莱因文集 I》，1925）中，我描述过抽搐的致病因素。这个发现源自于对某位患者的分析。在分析中，患者的抽搐及触摸恐惧逐渐消失。与此同时，由于他重新拾起已压抑许久的自慰行为，他增强了诸多的升华能力。

[136] 分析触摸恐惧常会使患者经历短暂的强迫式自慰，反之亦然。这几乎是常有的事。强迫式自慰的另一个致病因素是，在罪疚感的作用下，他强烈希望向身边的人展示自己的习惯。这也同样适用于所有年龄层的儿童，他们会公开自慰，而且看起来无所顾忌。

[137] 参见第三章。

[138] 分析显示，这一对兄弟都存在严重的精神病特征，但在本文，我们只关注和分析他们的性关系。

[139] 那个时候，他们的母亲曾发现过一两次他们的性活动。

[140] 在莱克（Reik）《畏惧》（1929）一书中，他指出焦虑会增强仇恨。

[141] 参见我的论文《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1928）。由于他们在很多方面完全缺乏反向作用，这些幻想类似于施虐性质的犯罪行为。巩特尔（Gunther）没有良心不安，也没有感到难过，他只是害怕被报复。但这种惧怕反而刺激他不断重复这些性行为。他的毁灭性本能完全控制了力比多本能，他的性格便得极不正常；正因为这样，他的性行为已经具有了犯罪性质（我们必须记住，在成人犯罪中，邪恶的性行为常会导致犯罪）。我们发现，他对报复的惧怕不停地唆使他去消灭对方。每一次他对弟弟施加暴行，他都会庆幸自己不是受害者。

[142] 参见我的论文《儿童游戏中的拟人化》（1929）。我在该论文中详细论述了这些机制。

[143] 第十一章我将深入讨论这个特殊机制，在我看来，这似乎是形成女性受虐心理的基本机制。在论文《文化发展中精神病机制的作用》（1930）中，梅莉塔·舒米登堡（Melitta

Schmideberg) 提到, 在原始部落, 人们会利用暴力驱赶疾病。这种做法的目的就在于让病人战胜他对内在病魔(指代内射的父亲阴茎)的恐惧。

[144] 这一点在第八章有详细论述。我与莱克(Reik)在这点上观点一致。莱克在论文《力比多与罪疚感》(1929)中指出, 在有些案例中, 激化的罪疚感会增强力比多欲望, 从而放大了本能快感; 此外, 低劣的道德会增强焦虑, 而这种焦虑实际上实现了本能快感。

[145] 在妮娜·塞尔(N.M.Searl)的论文《逃到现实》(1929)中, 她曾指出逃到现实的机制。

[146] 我要指出的是, 我在分析时有一条绝对原则, 即我会杜绝自己以此类方式介入到患者中去。然而在这个特殊的案例中, 由于两个男孩之间的性关系造成了惊人的严重后果, 我发现坚持自己的一贯原则真不是一件易事。然而恰恰是这个案例充分证明了一点, 即分析者有再多的教育性措施都会无济于事。即使我有这个能力去中止他们的行为(然而实际上我也没有这个能力), 我也不会采取行动, 我只专注于我的本质任务: 消除该情境中潜藏的决定性因素, 从而提供一个新的方向, 方便大家研究儿童不良发展的整个过程。

[147] 在其他案例中, 此类性交也同样会一直延续到潜伏期。据我自己的经验分析, 在儿童最初发生的性行为中, 只有一部分(口交和舔阴通常会不再发生)会保留下去; 甚至是这一小部分也会很少发生——通常仅仅在很偶然的情况下。然而, 在儿童们的潜意识中, 他们还是会重复原来的关系及当初实施过的所有性行为。比如, 伊尔莎曾尝试与哥哥发生口交, 这之后嘴角边就长了一个疹子。这个疹子表明她对口交产生了罪疚感。当她很小的时候, 口交及其他性行为时常发生, 然而自从童年期过后, 这些行为就已经没再发生过了。

[148] 格特曾出现过一些不太严重的神经官能症障碍, 他因此找过我。这个分析持续了一年。三年后, 我听说他表现还不错。

[149] 我认为, 即使是在潜伏期和青春期, 这类性关系要比我们想象的频繁得多。

[150] 在《共同的白日梦》(1929)一书中, 汉斯·萨克斯(Hanns Sachs)指出, 如果乱伦幻想或者白日梦得以分享, 罪疚感就会有所减轻。

[151] 参见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这两章非常详细地讨论了这些因素。

[152] 《精神分析导论》, 1918年,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 卷16, 第364页。

第二部分 早期焦虑情境及其对儿童发展的影响

第八章 早期俄狄浦斯冲突和超我的形成

在接下来的五章内容中，我打算就超我的起源和结构方面的知识展开讨论。我将提出一些基于儿童真实精神分析病例的理论，这些精神分析让我有机会直接观察精神发展的最早期阶段。这些分析表明种种“口腔挫败”释放了俄狄浦斯冲突，并且“超我”在同时^[1]开始形成。因为完全否定前性器冲动的性器冲动一般要等到三岁才确立，所以，性器冲动在最开始不在我们的分析视线范围内。三岁是明显的分界线，标志着性趋势开始发展。另外，这个年纪也被认为是早期性欲（sexuality）阶段和俄狄浦斯冲突阶段的开始。

我在接下来的内容里将要列出早期性欲阶段之前（六个月到三周岁之间）的精神发展过程，大约六个月至三周岁之间是早期俄狄浦斯冲突和超我的形成时期。在这个阶段，正常情况下，婴儿吮吸（oral sucking）愉悦逐渐被嘴咬（oral-biting）愉悦代替，吮吸愉悦缺乏导致嘴咬^[2]阶段愉悦体验的要求加强。亚伯拉罕认为儿童喂养方式决定了儿童是否得到足够吮吸愉悦，他的观点毫无疑问得到普遍的分析观察证实。我们同时也知道喂养方式不恰当是儿童精神疾病和发展缺失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虽然幼儿不好的喂养条件可以被我们视为来自外部的挫败，但是这并不能被视为儿童在吮吸阶段缺少愉悦的证据。有一个事实可以说明，虽然有些儿童有足够的营养供给，但是他们没有吮吸的愿望，他们是“懒惰的就食者”（lazy feeders），他们不能从吮吸中获得满足，我认为这是内在挫败感导致的结果；而且，依我的经验来看，这种挫败感是来自非正常的严重“吮吸虐待症”^[3]。所有的迹象表明，这些早期精神发

展现象就已经是“生命本能”（life instincts）和“死亡本能”（death instincts）的极端表现。我们可以视幼童吮吸阶段的固着是一种幼童“力比多”力量的表现。在类似情况下，儿童早期严重“吮吸虐待症”的出现是破坏本能失去平衡的标记。

亚伯拉罕和欧夫基森指出这样的情境^[4]：面部区位动作——比如脸部颌骨的肌肉，反复强化参与到嘴咬动作中，这个动作是婴儿“吮吸阶段”固着发生的根本原因。外部挫败感，比如不利的喂养条件，它与面部区位动作的强烈施虐（影响儿童吮吸愉快情绪）同时发生，这将导致非常严重的发展缺失和精神疾病。与此相反，假设吮吸阶段已经圆满完成，口腔施虐症的正常启动似乎是儿童正常发展的必要条件^[5]。

口腔施虐症的启动时间和启动速度非常重要。如果口腔施虐症趋势启动得太迅猛，儿童的客体关系和性格形成将受施虐症和矛盾心理^[6]的主导；而且，如果口腔施虐趋势启动太早，儿童超我的发展就会太快。我们知道，神经官能症发生的一个因素是儿童的超我在力比多发生之前已经得到发展^[7]，超我早熟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口腔施虐症的提前成熟和过度加强，而这将导致对尚未成熟的超我施加极大的压力。

就症状的起源，弗洛伊德拓宽了他原先的观点，他现在仅仅给予假设前提（假设吮吸阶段已经圆满完成）有限的有效性，弗洛伊德认为焦虑来自于力比多的直接转换。当哺乳期婴儿在饥饿状态时，婴儿会感觉到烦躁不安，这种情绪是因为婴儿不断需要吮吸造成。这种早期紧张状态具有更早期的原型，弗洛伊德说：“在这种得不到满足的情境中，刺激情绪的强度上升，达到一个不愉快的程度……对于婴儿来说，这种不愉快一定是类似于出生的体验，也就是说在重复体验出生时的危险状态。”这两种状态的共同之处是经济上的破坏力，这种破坏力由于刺激量的累积而增加，需要被处理和被解决。这个因素才是“危险”的真实本质。在饥饿和出生的两种情境中，焦虑反应启动^[8]。弗洛伊德对这个事实表示很难认同：“这种恐惧症的焦虑是一种自我焦虑（ego anxiety），在自我（ego）中产生，这种焦虑不会摆脱抑郁，相反，却驱动抑郁的发生^[9]。”弗洛伊德首次声明^[10]：“在某些病例中，焦虑来自于力比多的紧张压力。”假设性交被打断或者性兴奋被打断，或者禁欲被实行，自我会察觉到某些危险，自我会做出焦虑反应。自我的焦虑反应对于病人而言并不是提供解决种种矛盾的办法。后来，弗洛伊德在讨论其他观点的时候再一次回到这些问题，他把焦虑的出现与出生的情境进行类比。在焦虑情境中，自我是无助的，它面对的是持续增加的“本能要求”（instinctual demand）——最早期和最原始的焦虑决定因素^[11]。弗

洛伊德把这种焦虑的核心特征定义为：面对危险时，承认无能为力。如果危险是真实存在的，体力上会做出无能为力的反应；如果本能^[12]感觉危险存在（危险并不是真实存在），那就是精神上的无能为力。

我认为，不能得到满足的力比多造成的焦虑，最明显的例子是吮吸反应，它是身体需要食物做出的紧张反应，但是，这种反应毫无疑问不仅是一种焦虑，更是一种怒气^[13]。很难说清楚在什么时间节点，破坏性和力比多本能交织在一起。有大量的证据证明一个观点：这种交织状况从出生时就一直存在，并且身体需要食物导致的这种紧张只是强化了婴儿的口腔施虐本能。我们知道破坏本能是针对机体本身，因此必须被超我看作是一种危险因素。我相信个体察觉到的危险就是焦虑反应^[14]，所以，焦虑往往起源于外部侵犯行为^[15]。但是，既然我们知道力比多挫败加剧本能虐待，那么，得不到满足的力比多就会间接产生焦虑或者增加焦虑。在这个观点基础上，弗洛伊德认为，自我察觉到禁欲将带来危险。这个解释是否合理，还是一个有待商榷的问题。我的不同看法是：如果危险具有本能特征，被弗洛伊德称之为“精神无能”的危险则来自于破坏本能。

弗洛伊德告诉我们，机体的“自恋力比多”（narcissistic libido）把死亡本能推向力比多的种种客体，阻止力比多破坏机体本身。弗洛伊德认为这个推动过程对于个人和客体来说至关重要，对个人的投射机制来说也至关重要。弗洛伊德还说：“死亡本能的另外一个部分不参加这个向外推动‘移位’，这部分保留在机体内部，并且，在伴随性欲兴奋的协助下，这部分与力比多挂钩。”正是这个部分让我们认识到原始性欲的受虐现象^[16]。

我认为，对于那些保留在机体内的破坏冲动，自我似乎还有另外一个对付它们的方法，自我可以运用它们中的一个部分对抗另外一个部分，在这个过程中，本我将要经受一次分裂，我认为这次分裂是本能抑制和超我形成的第一步，同时也可能就是原始压抑^[17]的形成原因（primal repression）。我们假设这种类型的分裂有可能发生，因为一旦这个分裂已经开始，被吞并的客体就变成防御机制，用来对抗机体^[18]内的破坏冲动。

儿童的焦虑由他的破坏本能冲动导致，儿童从自我那里感觉到两个变化。首先，他的焦虑表示他的身体要消灭破坏冲动，这是对于内在本能危险（instinctual danger）害怕的反应^[19]。其次，恐惧将重心集中在外部客体上，他的施虐趋势针对客体，把客体作为危险之源。自我发展的初始阶段伴随对现实世界适应能力的测试，引导儿童去体验与母亲的

关系——儿童是否从母亲那里得到满足感。在这个过程中，儿童掌握相应外部客体的知识，这种知识似乎是儿童对外部客观世界害怕的早期表现。儿童在与客体的连接中，表现出他对本能危险的无法忍受的恐惧，他把本能危险的所有冲击转移到他的客体上，因而把内部危险转变成了外部危险。为了对付这些外部危险，他的尚未成熟的自我想方设法通过摧毁他的客体来保护自己。

我们接下来必须考虑死亡本能的外部变化，它以什么方式影响了儿童与他的客体之间的关系，以及怎么影响了儿童施虐的完整发展。儿童不断增长的“口腔施虐”趋势在断奶后到达了一个最高点，并且导致施虐全面的爆发，进而发展为各种来源的种种施虐趋势。他的“口腔施虐幻想症”似乎完成了“吮吸”和“嘴咬”两个阶段的完全连接^[20]，它具备非常确定的特征并且包含意义：通过吮吸和吃奶，他占有母亲的全部乳房。这个针对母亲的乳房吮吸和吃奶的欲望，很快变成对她的身体^[21]进行施虐的欲望。

在我的《俄狄浦斯冲突》^[22]一文中，我描述过这个初期阶段，它的唯一特征是幼童侵犯母亲身体的做法。幼童在这个阶段的强烈愿望是剥夺母亲身体的一切，达到摧毁她身体的目的。

精神分析的观察表明，在很多时候，施虐趋势与口腔施虐紧密相连，属于尿道施虐行为。很多观察已经证实了儿童幻想采用大量尿液淹没（呛水和溺水）和破坏（烧伤和下毒）的施虐行为，这些行为的发生是因为母亲剥夺了幼儿母乳喂养，所以他最终发动对母亲乳房的破坏。虽然很少有人察觉儿童成长中^[23]的尿道施虐行为，但是我希望就它们的关联性认识这种行为的重要性。很多精神分析学家熟悉的场景^[24]：儿童幻想很多尿液淹没和破坏客体，儿童“玩火”游戏和“尿床”行为。^[25]这些都是明显缺少抑制的施虐冲动，这些冲动与撒尿的身体功能相关。在分析孩子和成年人的过程中，我总是碰上幻想症，在这种幻想症中，尿液被想象成灼伤、侵蚀和下毒的液体——一种秘密不易觉察的毒品。这些尿道施虐的幻想，部分承担了阴茎无意识状态下承担的重要责任（阴茎作为残忍行为的一种道具，承担男性性能力表现的任务）。在好几个病例中，我发现“尿床”是由这种幻想造成的。

儿童采用的施虐攻击的每一种工具，比如肛门施虐和武力施虐（muscular sadism），它们首先针对不能让儿童满足的母亲乳房（儿童认为母亲乳房是客体），然后，儿童很快针对她的身体内部，因而母亲身体很快变成每种高强度和有效施虐方式的目标。在早期的分析中，这些“肛门施虐破坏欲望”不断采用尿液淹没和尿床的方式，对母亲身体施

虐破坏。他们的初始目标是吞下和破坏母亲的乳房，这个目标在他们这些施虐行为中清晰可辨^[26]。

在人生各阶段中，儿童幻想攻击母亲身体内部的欲望都非常显著。从口腔施虐阶段开始，并以早期肛门施虐阶段落幕结束，期间涵盖各种施虐的高峰期。

亚伯拉罕的论文指出，婴儿从嘴咬中得到愉悦，不仅因为力比多满足感来自性欲区域，更与明显的破坏欲望相联系——对付客体和消灭客体的破坏欲望，这种愉悦在施虐达到最高峰时更加严重。一个六个月至十二个月大的婴儿用各种容易采用的施虐方法来对付他的母亲：牙齿、指甲、大小便，还有自己的整个身体，他想象各种危险工具的各种面目。这是一个可怕的想象场景，然而却不能不相信的场景。我知道很难让自己相信这些如此可怕的念头，但是，伴随这些施虐欲望的残酷想象，其丰富程度、强烈程度和多样性都展现在我们早期分析中，它们如此清晰和有力，让人根本没有怀疑的余地。我们已经熟知了那些儿童施虐想象，这种想象发展的极致就是同类相残现象。这让我们很容易接受这个现实：由于施虐攻击的方法变多，施虐想象变得完整，并且具备活力。我认为冲动上升的因素是整个发展的关键，如果施虐强化是力比多受到挫败的结果，我们立刻就明白破坏性的欲望与力比多的愿望交织在一起的原因。当力比多得不到满足时，口腔施虐欲望会导致更强程度的施虐发生，并且激活所有的施虐方法。

在早期的精神分析中，我们进一步发现口腔挫败在儿童身上唤起一种潜意识知识：儿童和家长享受相互的性愉悦，这些愉悦是一种口腔愉悦。在儿童自己的挫败压力下，这种想象导致儿童嫉妒家长，而嫉妒又强化了儿童仇恨家长的心理。儿童渴望汲取和吮吸的欲望变成想要吮吸和吞咽所有奶汁的欲望，以及想要得到其他属于母亲（或者说母亲的身体器官）的物质，这种欲望也包括儿童和母亲彼此获得的口头性欲满足感^[27]。弗洛伊德已经表明，儿童性理论是关于身体机能发育遗传

（**phylogenetic heritage**）的论述，而从以上的讨论来看，我觉得这种与父母“性交”的潜意识，连同其关联想象，在发展的最早期已经出现了。口腔嫉妒是这种潜意识的驱动力之一，使得男童和女童想要进入他们母亲的身体，并且唤起儿童与母亲身体连接在一起的想法^[28]。他们的破坏冲动停止针对母亲一个人，很快延伸到父亲的身上，因为他们想象父亲的阴茎在“性交”时被吞入母亲的身体，留在了她的身体里面，所以他们对母亲身体展开攻击的同时，也对留在身体里的阴茎进行攻击。

我认为男童在心底深处非常害怕母亲的阉割者角色，他深藏这个恐

惧的想法：母亲是“身体里有阴茎的女人”。这种恐惧的原因是母亲作为个体，她的身体里包含了父亲的阴茎，他害怕父亲的阴茎被吞入母亲的身体中^[29]。我认为，分析“父亲阴茎被吞入母亲身体”的想象，以及改善由此导致的仇恨和焦虑非常重要，因为这是精神错乱的根源，并且可能是性发展被打断的原因，同时也是导致“同性恋”^[30]的原因。“同性恋”是这样发生的：出于对身体里有阴茎女人的害怕，用熟知的“置换机制”，把她置换成不太令人害怕的母亲体内的阴茎。父亲阴茎被吸入母亲体内导致的恐惧非常强烈，因为在这个发育的早期阶段，“部分代替整体”（pars pro toto）的原则有效运作，阴茎代表了父亲本人，因此，在母亲体内的阴茎代表了父母合为一体^[31]，这个结合被视为是恐惧和威胁的结合。我曾经提出过一个想法，儿童施虐的最高峰集中针对父亲和母亲的性交时间，他希望在原始场景中，或者，在他的原始想象中对抗父亲和母亲的结合，这种愿望与施虐想象联系在一起。他的想象内容尤其丰富，其中包括了对父母亲单独或者两者同时进行施虐破坏。

儿童还想象他的父母把外生殖器和排泄物作为危险的武器，他们彼此相互攻击。这些想象丰富并且意义不凡，包括吞入母亲身体的阴茎变成了危险的动物或者装满了爆炸物的武器，或者她的阴道被想象成一个危险的动物或者某个致死工具，比如一个下了毒药的老鼠夹。这种主观想象的性欲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有施虐的特征，在他的想象中，他的父母彼此互相伤害。

儿童的施虐在最初的每一个阶段都经历了数量上的增加，除此之外，质量上的改变也同时发生，并且起到加强效果的作用。在施虐阶段的后期，儿童想象各种非常暴力的客体攻击行为。他利用各种方式来施虐，他秘密进行施虐攻击，不厌其烦地重复进行，这样使得施虐变得更加危险。比如，在这个阶段的第一部分，儿童常常采取公开的暴力行为（open violence reigns），以及粪便等排泄物作为直接攻击的工具，而爆炸和毒品这一类破坏工具获得某种意义。所有这些物质加在一起增加了施虐想象的程度，其数量、种类和丰富内容多得无法穷尽。实际上，这些施虐冲动是针对父亲和母亲的性交，它导致儿童想象父母对他采取联合惩罚的焦虑。在这个早期阶段，这种焦虑起到强化施虐的作用，而且增加了他破坏危险客体的冲动，因为儿童带来更大量的施虐和破坏的欲望，加诸在他的父母结合体上，因此，他更害怕父母联合一起对他的仇视。

根据我的观点，俄狄浦斯冲突介入男童的时间是当他开始情感上仇视他父亲的阴茎，并且，他想要与母亲取得外生殖器的结合。他想要破坏父亲的阴茎——他认为留在母亲体内的阴茎。我认为早期外生殖器冲

动和幻想在施虐症阶段进入，构成了男童和女童早期的俄狄浦斯冲突，因为冲动和幻想满足了儿童被接受的原则。虽然儿童的外生殖器前期冲突仍然表现显著，但是，儿童已经开始感觉到，除了口腔、外尿道、和肛门的欲望，还有对父亲或者母亲的外生殖器的欲望、嫉妒，以及对同性父母亲的仇恨。儿童在这个早期阶段也开始经历对后者的爱恨冲突。我们甚至可以更夸张一些地说，俄狄浦斯冲突的强烈程度起源于这个早期情境。比如，女童因为对母亲的仇恨和失望，她把口腔和外生殖器的欲望转向她的父亲。同时，女童这种情感还与母亲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女童的吮吸固着和无能感）；男童因为积极口腔情感而对父亲产生依恋，与此同时，男童因为早期俄狄浦斯情景中的仇恨也远离父亲。情感冲突在儿童早期发展中并不是如上文描述的清晰可见。我认为可以这样解释这个事实：幼童具备较少表达自己情感的方法，在这个早期发展阶段，儿童与客体的关系仍然模糊、不清晰。儿童对客体的反应被传递至儿童的幻想客体（phantasy-objects）^[32]上，儿童把整个焦虑和仇恨都投射到后者身上，尤其是内化的客体上，所以儿童对父母的矛盾态度仅仅反映出儿童对客体^[33]态度经历的部分困难。但是这些困难有其他一些表现方式，比如，我曾经接触幼童的“夜惊”和“恐惧”，它们都是俄狄浦斯冲突造成。

我不认为在俄狄浦斯冲突早期和后期有一条清晰的分界线。因为据我观察，性器冲动与前性器冲动同时发动，前者对后者产生影响并进行调整。这些冲动本身带有某些儿童发展后期阶段^[34]的前性器冲动的一些印记，对于性器阶段，这些冲动仅仅意味着性冲动的一种强化形式，因此，前性器冲动和性器冲动可以合并。我们可以观察到两者的合并，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当儿童目睹原始场景或者进行原始想象——这两者都是性器特征，他们都产生非常强烈的针对他们父母性交的前性器冲动，比如尿床和大便，并伴随施虐想象。

根据我的观察，儿童的“自慰”性想象其核心部分是针对父母性交的早期施虐想象。在这些交织力比多的破坏冲动中，超我建立起防御抵抗的“自慰”性想象，并且偶然抵抗“自慰”本身。儿童的早期“自慰”罪恶感来自儿童针对父母的施虐想象，而且，由于那些“自慰”想象包含了俄狄浦斯冲突的基本内容，因此可以被认为是性生活的中心点。它的罪疚感就力比多冲动来看，的确是对破坏冲动与力比多冲动交织在一起的反应^[35]。如果情况的确如此，俄狄浦斯冲突就不仅是导致“乱伦倾向”（incestuous trends）的原因（儿童因此产生强烈罪疚感），而且导致破坏冲动（“乱伦”恐惧最终来自于破坏冲动）。俄狄浦斯冲突与儿童最早期的“乱伦倾向”永远联系在一起。

如果我们估计正确，儿童俄狄浦斯趋势的进入发生在施虐到达最高峰时。我们就此得出一个结论，主要是仇恨的冲动挑起了俄狄浦斯冲突和超我的形成，而且，仇恨冲动占据了这两个最早和最有决定意义的阶段。这样的观点起初看起来与已经接受的精神分析理论有很大的不同，但是符合我们了解的一个事实，亦即力比多的发展是从前性器到性器阶段的推进。弗洛伊德反复指出“恨”的情感出现在“爱”的情感的前面，他说^[36]：“恨作为与客体的联系比爱要更古老，前者来源于自恋情感对外界接二连三的刺激初始排斥”，然后^[37]“自我仇恨、憎恶并且蓄意破坏所有客体，这些客体是不愉快情感的来源，超我根本不考虑他们是否意味着性欲得不到满足或者‘自我保护的需要’^[38](self-preservative needs)受到挫折。”

人们最开始认为超我的形成是在性器阶段（phallic phase）。弗洛伊德在他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消解》（1924）一书中表示俄狄浦斯情结是在超我树立起来之后才得到发展，俄狄浦斯情结分裂化解并且超我取代了其地位^[39]。我们后来又在他的《抑制、症状和焦虑》（1926）^[40]中读到这么一段话：“因此，对动物的焦虑是自我对危险的有效反应，而这种方式标记出来的危险却是一种被阉割的危险。这种焦虑与自我对现实感受的焦虑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是，这种焦虑在潜意识中存在，并且焦虑以扭曲的方式变成有意识）。”尽管如此，影响儿童的焦虑持续至潜伏期的发端，直到单独与男童的阉割恐惧发生联系，以及与女童失去爱的恐惧发生联系。超我一直要等到前性器阶段之后才会开始形成，它也将受到退回口腔阶段的影响^[41]。弗洛伊德这样写道：“在最开始阶段，亦即在个人原始口腔阶段，客体贯注（object cathexes）和客体认同毫无疑问是不能互相区别开来的，并且超我事实上是第一次客体贯注的催化者，并且是俄狄浦斯情结结束以后的继承者^[42]。”

根据我的观察，超我的形成是一个更简单和更直接的过程。俄狄浦斯冲突和超我^[43]在性前器冲动的绝对控制下进入。已经被内射进口腔施虐阶段的客体——最开始的客体贯注和认同，形成超我的早期阶段。超我的形成并制约超我最早期阶段的是破坏冲动和其引发的焦虑感。在我的观念中，客体的意义对于超我的形成完全有效。但是，如果我们视个人冲动为超我形成的根本原因，超我将以另外的方式出现，比如儿童最早期对客体的认同是一个非真实的和扭曲的客体形象。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理论^[44]，在发展的早期阶段，父亲的阴茎是一个无与伦比的焦虑客体，真实内射的客体主要代表客体器官，它们等同于各种各样的危险武器和各种各样有毒和撕咬的动物；在无意识状态，阴道代表了一个

危险的开口^[45]。这些等同效果在超我的形成过程中是一个普遍（universal）重要的机制。据我判断，超我的核心内容在同类相残发展阶段^[46]发生部分合并时将表现出来，并且，在这个阶段，儿童早期意象（early images）出现了前性器冲动的印记^[47]。

自我往往会把内化的客体看作是本我的敌人，而破坏本能是超我针对外部客体的结果，所以我们预计破坏本能有针对本我的仇恨。我们可以观察到，那些最早期的强烈焦虑感的起源与身体机能发育有关（phylogenetic）。就我的分析经验看来，儿童从他的内化客体那里感受到最早期的强烈焦虑。原始部落的父亲是外在的威权，实施对本能的抑制^[48]，对父亲的害怕是人类在历史进程中获得的。当人们开始内化客体时，这种害怕部分可以防御和抵制破坏本能引发的焦虑^[49]。

就超我的形成而言，弗洛伊德似乎有两条思路，这两条思路之间在某种程度相互补充。思路一，超我的剧烈程度来源于父亲严厉禁令和禁令重复的次数^[50]。思路二，正如弗洛伊德在他作品的一两段中表述的那样，超我的剧烈程度是个体破坏冲动造成的结果^[51]。

精神分析没有沿袭第二条思路，精神分析文献采用了这样的理论：超我来自于父母的权威，这个理论成为所有进一步调查此主题的基础。虽然是这样，弗洛伊德最近部分证实了我的观点^[52]：强调个人冲动的重要性是超我起源的因素，并且强调超我与真实的客体不一致^[53]。

我认为，把“儿童超我形成的早期阶段”称为“早期认同”是言之有理的，我曾经用过相同的名称来称呼“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在儿童发展的最早期阶段，这些客体贯注的效果会施加某种影响。虽然超我早期阶段的特征和影响不同于后期阶段的自我认同，但是，这些客体贯注的特征是超我缺位的表现。施虐特征显著的超我可能比较残酷，它却是此阶段本能抑制的工具。从这里开始，本能抑制朝前发展，它继续对抗破坏本能，并且对自我进行防御。

费尼秋运用某些标准^[54]区别超我和“超我先驱”（precursors of the super-ego），他对早期认同的称呼与瑞奇的建议如出一辙^[55]。与超我相反，他认为这些“先驱”以分散的状态存在并且各自独立，它们缺少统一性和严厉性。强大的潜意识是超我（俄狄浦斯情结）这个继承者的特征。我倒是认为，这种的分散状态的说法，从几个方面来看都是不正确的，就我已经能够观察到的事实证明，恰恰是超我早期尤其严厉。就正常个体来看，幼年时期的自我和超我如此对立，没有哪个人生阶段的对立如此强烈。确实，这个事实解释了为什么在人生的第一阶段，自我和

超我的对抗表现主要是焦虑感。我已经发现儿童身上超我的潜意识指令和禁令并不比在成年人身上少，我认为费尼秋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他说儿童的超我还不是成人的超我。除了个别情况，很多幼童表现出一个完好架构的超我，而成年人表现出一个微弱架构的超我，我认为这个相异之处仅仅是因为儿童心智还不成熟。

我也知道幼童比潜伏期的儿童有一个更低级架构的自我，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自我，他们有自我的先驱。

我已经提到过，当施虐症达到高峰时，更进一步的施虐趋势导致焦虑的上升。早期超我对自我的威胁在细节上包含了针对特定客体的施虐幻想，这些幻想现在逐个对抗自我。早期阶段的焦虑压力将在数量上对应最初的施虐强度，也将在性质上对应施虐幻想的种类和数量^[56]。

逐步克服施虐和焦虑^[57]的过程是力比多向前发展的结果，但是，儿童强大的焦虑是个人克服焦虑的动力，焦虑有助于几个性感带的强度增加。口腔和外尿道施虐冲动主导被肛门施虐冲动主导代替，强大的早期肛门施虐已经在早期防御的焦虑中积极行动起来，而这种焦虑是个人发展的不同凡响的预先抑制功能，同时是一个促进儿童自我^[58]成长和性生命发展的根本因素。

在超我形成的早期阶段，儿童的防御方法是极端暴力的，因为防御方法与过多焦虑压力成比例，我们知道在早期肛门施虐阶段，儿童排放（eject）的是客体——某个仇视他的客体，而且是他等同于排泄物的客体。正如我亲眼所见，在早期肛门施虐阶段已经被投射的是可怕的超我，他已经把超我内射入口腔施虐阶段，因此他的投射行为是由他的恐惧自我对超我采取的防御手段。投射驱逐内化的客体并且在同时把他们发送至外部，个人的发射和驱逐机制与超我的形成过程紧密捆绑在一起。正如儿童的自我通过激烈投射来破坏超我，努力保护自己不受超我的控制，因此自我也尽力摆脱自己被强力驱逐的命运。弗洛伊德考虑“防御”的概念^[59]特别适合所有超我在“冲突”中所有防御的总称，这些冲突可能导致神经官能症（我们保留“压抑”这种特殊防御方法的说法）。我们调查研究的方式使我们在第一时间更加熟悉了解“压抑”。弗洛伊德更进一步强调了这种防御方法：“压抑是一个过程，它与力比多生殖器结构有关系；当自我必须其他结构^[60]层次获得保护，并且免受力比多的攻击时，自我求助于其他防御方法。”我的观点也得到亚伯拉罕的支持，他在一篇文章里说到：“饶恕客体并保护客体的这种趋势来自于更原始压抑的破坏趋势。”^[61]关于两种肛门施虐阶段的分界线，亚伯拉罕如此表达^[62]，“这条分界线非常最重要，在这一点上，我们发

现我们与普通医学观点一致。我们精神分析人员对实证材料的划分与临床医学的神经官能症和精神分析的分类出奇地一致，但是分析人员当然不会尝试在神经官能症和精神疾病之间划一条严格的分界线；相反，分析人员意识到任何个人的力比多有可能退化并跨越两个肛门施虐阶段的这条分界线。我们需要考虑到精神疾病的特殊原因，以及力比多发展的几个固着点（这些固着点往往发生跨越退化）。”

我们知道，正常人的神经官能病患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数量上不同而已。亚伯拉罕的研究表明，他认为精神疾病和神经官能症仅仅是程度的不同。我的儿童精神分析作品不仅在观点上证实精神疾病的固着时间存在于发展阶段，亦即在二期肛门阶段之前，而且还确信，虽然这些固着持续时间对于普通儿童而言时间较短，但是固着以同样的方式发生在神经官能症患者身上和普通儿童身上。

我们知道精神病比神经官能症的焦虑更多，但是，这个事实目前不能解释为什么这样强大的焦虑在发展的最早期就形成了（根据弗洛伊德和亚伯拉罕的观点，精神病的固着点在最早期形成）。弗洛伊德在他的《抑制、症状和焦虑》中的最新理论排除了一个可能性：大量焦虑可能从不满足的力比多转化而来。我们也不能认定儿童害怕被父母吞噬、切割和杀害是真实的恐惧，但是，如果我们假定这种过多的焦虑仅仅是内在心理历程（intra-psychic processes）的结果，我们就不应该抛弃我提出的理论：早期焦虑由破坏趋势和早期超我压力导致。儿童发展的早期压力是超我对破坏趋势的防御造成的结果，而且压力在程度和种类上与施虐幻想相对应。我观察到，这种压力出现在焦虑情境的最早期阶段，这些焦虑情境与施虐阶段紧密相连，他们驱动了自我防御的特别机制并且决定了精神病特征及其完全发展^[63]的重要原因。

在研究早期焦虑和精神病特征的关系之前，还是让我们首先转向超我的形成和客体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如果超我形成于自我发展的很早阶段，而这个阶段还仍然与现实脱离，我们就必须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客体关系的成长。儿童客体的图像被个人的施虐冲动扭曲，因此，儿童与客体的关系不仅影响了客体的本来面目，客体还对超我的形成发挥很大作用。当个体还是一个儿童的时候，他首先开始内射他的客体，我们必须记住这些还仅仅是他的身体各个部分对客体做出的模糊区分。出于对那些内射客体的害怕，儿童启动了投射和内射机制（正如我曾经指出的那样）。接下来是投射和内射的互动，这似乎对超我的形成、对客体关系的发展和对现实的适应都很重要。儿童渴望连续不断地把可怕的认同投射到客体上，在更强大的冲动下，重复内射的过程在儿童与客体^[64]的关系演变中有具重要意义。

客体和超我的互动有事实为证：自我在对付客体的每一个阶段所采用的方法与超我对付自我所采用的方法相对应，也与自我对付超我和本我所采用的方法相对应。在施虐阶段，个体不害怕来自内射客体和外部暴力客体的威胁，他通过自己的想象双倍加强他自己的破坏力量。个体赶走他的客体，这会让个体的超我威胁起到部分失效的目的，而这种反应有假设前提，假设投射机制在两条轨迹上启动：其中一条轨迹是自我代替超我角色，而超我同时也获得解脱；另一条轨迹是客体代替自我，而自我本身也获得解脱。这两条轨迹的发展方式使得本来针对本我和超我^[65]的恨得到转移，导致针对客体的恨大大增加，所以，情况似乎就变成了这样，对于那些早期焦虑情况严重的人们，以及在早期阶段就保持了防御机制的人们，出于对超我的恐惧（各种外部和内在的原因，超我僭越了某些范畴），他们将会破坏他们的客体，形成犯罪行为发展的基础^[66]。

我认为，这些过于强大的早期焦虑情境也是导致精神分裂症的最根本的原因，但是我只能提出一两条假设来支持这个观点。正如上面所述，儿童投射可怕的超我至客体，他对那些客体的恐惧感上升，因而对客体非常害怕，除此之外，还出现这样的结果：如果他的主动进攻趋势和焦虑感太强大，他就会视外部世界为一个充满恐怖的地方，并且，他的客体也变成了对他造成威胁的敌人，他同时被来自外界和自己内射的敌人的迫害。如果他的焦虑感太强大，或者他的自我不能承受强大的焦虑，他就会想方设法避开他对外部敌人的恐惧，他会停止使用他的投射机制。他在回避敌人的同时，也会阻止任何客体内射行为的进一步发生，如此一来，他就将阻止他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进一步成长，^[67]而他将日日生活在已经内射客体的恐惧中。在这种恐惧的心理下，他幻想被各种内在敌人攻击和伤害，而他自己却没有逃生之处。这种类型的恐惧很可能是忧郁症（hypochondria）最深刻的根源之一。这种情绪发展到极致时，它拒绝接受任何主客观的改善方式或者替代方式，所以就会自然而然地召唤特别强大的防御手段。投射机制受到破坏似乎是与内心世界^[68]的否决态度相辅相成，受到影响的儿童因此可以说不仅精神上否决^[69]（去除^[70]了焦虑的根源）外界敌人和内射的敌人，而且采取行动，除去了其后果，结果是表现出精神分裂症的种种症状。这些症状可以解释为尝试抵抗、控制内部敌人的斗争。比如，精神分裂症的一种——僵直性昏迷（catatonia）可以被认为是个体企图让内射客体失效的病征，个体保持客体无法移动的状态，因而达到阻止客体发出威胁的目的^[71]。

施虐阶段的初期带有暴力攻击客体的显著特征，这个阶段的后期恰

巧与肛门阶段的初期不期而遇。在肛门阶段初期，肛门施虐的冲动首当其冲，隐秘的攻击方法逐步加强，取得很大势力，比如采用一些有毒的、爆破式的武器。在这个阶段，粪便表征的是各种毒品^[72]，儿童在想象中把大便当作攻击武器^[73]来对付儿童的客体。他不停地、不厌其烦地、隐而不宣地把粪便塞入肛门，也塞入那些客体的孔缝中，并且让粪便永久留在那里^[74]。接着，儿童开始害怕自己的粪便，他觉得它们是对他的身体有害和危险的东西；他也开始害怕他的那些客体携带的粪便，因为他知道它们也武装了相同的秘密攻击武器。儿童的各种幻想导致他害怕自己体内的各种迫害者，害怕自己被投毒，这种种担心害怕就是忧郁症的最初根源。这些幻想也让儿童更加害怕携带大便^[75]的内射客体，因为内射客体与有毒的、破坏力强的干大便联系在一起。儿童对客体的恐惧感无以复加。

事实上，作为尿道施虐冲动的结果，儿童还认为尿尿作为某种危险物可以用来焚烧、切割、投毒。儿童在潜意识状态下视阴茎为施虐器官并且害怕她父亲（施虐者）^[76]危险的阴茎。潜意识中，儿童用以施虐的粪便改头换面，变成有毒之物。儿童在他的幻想中感觉施虐已经取得成功，而幻想加深了儿童内在的迫害焦虑情绪。

在这个阶段，有毒粪便的攻击占据主导地位，儿童害怕来自粪便和类似物发动针对自己的攻击，这些攻击针对儿童内化客体和外部客体。随着这种恐惧日益增加，儿童自己施虐方式的种类也在日益增加，这些恐惧情绪把儿童投射机制的效果发挥到最大的限度。儿童的焦虑蔓延并波及许多外部世界客体，因此，儿童现在害怕被各种各样并且种类繁多的迫害者攻击^[77]，这些攻击具备隐秘性和狡诈性。儿童不断观察这个世界，他保持高度警觉和怀疑。他需要增加自己与这个世界的种种联系，虽然这些联系对儿童来说是单方面发生的；与此对应的是，儿童对内射客体的害怕是他源源不断的动力，其目的是保持投射机制的运行。

我认为妄想狂症患者的固着点就是施虐高潮阶段。在这个阶段，利用有毒危险的粪便^[78]，儿童对母亲身体内部和母亲体内的阴茎进行攻击，我觉得指称和迫害幻想似乎就是来自这些焦虑情景^[79]。

我的看法是，儿童对内射客体的害怕促使儿童把它投射到外部世界^[80]。在完成这样的动作时，儿童把他的器官、大便和各种有关的事物，以及儿童内化的客体，全部等同于他的外部客体；同时，他还把他对外部客体的恐惧分配在大量客体上，让他们之间互相同等。^[81]儿童与许多客体的关系部分通过焦虑体现出来。我认为就个体而言，这是客体关系在向前推进，而且，这是儿童对客观现实适应的表现。在儿童的

最初客体关系中，它仅仅包括了一个客体，亦即代表母亲本人的乳房。在儿童的幻想中，这些与多项客体发展的关系恰好位于这么一个位置：它们正好是他的破坏趋势和力比多趋势的主要目标，当然也是他学习知识愿望被唤醒的时候。也就是说，随着他的施虐趋势的增加，在他母亲的身体内，他占据母亲身体内部的幻想增加，母亲的那部分身体变成了客体的具体代表，同时，她的身体象征着外部世界和外部现实。最初，儿童的客体由母亲的乳房代表，乳房等同于外部世界，但是，现在她的身体同时代表了客体和外部现实世界（以一种外延的方式），因为母亲的身体变成了这样的地方：它包含了多重客体，它们表征儿童广泛分布的焦虑。

因此，儿童关于母亲身体内部的施虐幻想很重要，它们为儿童发展外部世界和客观世界的重要关系打下了基础。但是，施虐侵犯和侵犯焦虑也是他的客体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紧密相关的是他的力比多，它非常活跃并且影响了儿童与客体的关系。他与客体的关系、积极活跃的力比多，以及外部现实施加的影响抵消了他对内外敌人的恐惧。他相信友善和助人为乐型人物的存在，这种信仰建立在他自己力比多^[82]效能的基础上，在这种信仰中，外部现实（他与客体的客体关系）以更强大的形象出现，而他的幻想意象退回到次要地位。

超我形成和客体关系的相互影响建立在投射和内射之间的互动基础上，它深刻地影响了儿童的发展。在早期阶段，儿童把可怕的意象投射到外部世界，外部世界变成了一个充满危险的地方，客体变成了敌人。但是，当真实客体的内射同时发生时，事实上，内射得到很好的处理，它朝着相反的方向做工，减少了儿童对客体害怕的程度。如此说来，儿童的超我形成、客体关系以及对现实的适应，这三者都是两种力量互动的结果：儿童对施虐冲动进行投射，儿童对客体进行内射。

第九章 强迫性神经官能症与超我早期阶段的关系

在前面一章中，我们探讨了个体早期焦虑情境和它们带来的各种影响，我们现在要继续讨论：力比多以及力比多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如何影响和改变那些焦虑情境。

口腔挫败体验促使儿童寻找新的满足感来源^[83]。女童的注意力从母亲身上转移，代替她口头满足感的是她对父亲阴茎的注意，它变成女童的早期目标。这时候，性器趋势的发生进入了我们的视线^[84]。

就男童而言，他在母乳吮吸的基础上（因为母亲的乳房和阴茎是等同关系^[85]），也发展了与父亲阴茎的积极正面的关系。在吮吸阶段，对母亲乳房吮吸的专注转变成对父亲阴茎的注意，我认为这是“同性恋”^[86]（homosexuality）得以发展的最根本原因。正常情况下，男童对父亲阴茎的专注被俄狄浦斯唤醒趋势^[87]抵消。如果一切进展顺利，他对父亲阴茎的态度发展成他与自己性别的良好关系；同时，男童“异性恋”得到完整发展。但是，男童在母乳吮吸阶段，对父亲阴茎的关注有可能在某些情境下发展为“同性恋”；而对女童而言，这种关注常常是“异性恋”（heterosexual）冲动的先兆。当女童对父亲产生依恋时，她的力比多欲望找到了一个新的目标，而当男童再一次转向母亲（依恋）时，他把母亲确认为“性爱”（genital love）的目标，完成“性器”差别的确认。

在父亲阴茎关注的早期阶段，施虐达到高峰。我已经发现，所有性器前期和性器期接替迅速，在性器前期和性器期之后，力比多逐渐巩固它的地位，并且与破坏本能力量发生角力。

生命本能（life-instinct）和死亡本能（death-instinct）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我们可以把这两者的互相斗争看作是一个关键因素，它在思想变化中起到重要作用。在力比多和破坏趋势之间有一个无法切断的纽带，这个纽带在很大程度上把力比多置于破坏趋势的强大势力之下，尽管如此，死亡本能却构成绝对的“险恶循环”，其间，侵犯上升为焦虑而焦虑进而强化侵犯。当力比多力量增强的时候，这个“险恶循环”被力比多力量打破。在儿童发展的几个早期阶段，生命本能必须倾其所有的力量来保全自己，打败死亡本能。这个生命本能同时刺激了性发育。

由于性器冲动在很长的时间内保持隐藏状态，我们不能清楚地看出儿童的破坏冲动和力比多冲动两者之间的冲突，也不知道它们在各个发展阶段的起伏变化和相互渗透情况。我们已经熟知各个阶段的结构，它们的出现不仅与力比多的重要地位一致（力比多在与破坏本能的角力中取胜并牢固树立了地位），而且，它们与力比多之间还要相互适应，因为力比多和破坏本能既是团结一致盟友又是两个死对头。

深层次的精神分析揭示施虐症频频发作，但是，这在儿童身上却无法看出端倪。我的观点是：在儿童发展的最早阶段，他经历了各种起源的施虐高峰。这个观点只是把广泛接受和认可的理论放大了数倍：口腔施虐的同类相残（cannibalism）阶段后面紧跟肛门施虐阶段。我们必须牢牢记住那些同类相残的趋势找不到心理上的对等表达，因为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只能找到相当微弱的标记来表明儿童破坏客体（同类相残）的种种冲动，我们所见的仅仅是儿童幻想的衍生物。

有一种说法，儿童富余的幻想在儿童发育的最早期出现，它们从未变成有意识的思想。这可以很好地解释一个现象，亦即儿童表达了他对真实客体的施虐冲动，而幻想表达却与客体没有关系；另外，我们还应该要记住，自我发展阶段的幻想源自儿童早期，这个年龄的儿童与现实的联系还没有发展，而他的幻想占据主要地位。自我的发展还有另外几个原因。儿童的身高、体重和生理特征与成年人相比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看见儿童针对无生命客体和小动物表现出了破坏本能。生殖冲动虽然隐藏在视线之外，它已经对儿童施虐症施加了一种约束力量，这种约束力量有助于儿童减轻针对外部客体的施虐趋势。

我们知道，亚伯拉罕^[88]特别指出，儿童的客体关系和性格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儿童前导性固着定位决定的——不论口腔吮吸阶段还是口腔施虐阶段。我认为，这个因素对于超我的形成具有决定意义。由于乳房等同于阴茎的缘故，儿童对慈爱母亲意象的内射，也将影响父亲慈爱意象的建立；同样，在超我的建立过程中，在口腔施虐冲动的影响下，口腔吮吸阶段的固着将妨碍由焦虑所引发的认同。

随着儿童施虐趋势的减弱，儿童的超我形成的威胁在某种程度上力度减弱，并且，自我的反应也经历了调整。儿童对超我和客体的过度恐惧占据儿童发展的最早阶段，并促成过激反应。似乎是自我首先尽力保护自己免于超我的侵犯，自我“无视”（scotomizing）超我的存在，随后抛弃超我（用拉弗格的说法）。一旦自我胜过超我^[89]，并且避免后者对本我的冲动形成对抗，我认为，自我开始认可超我的力量，并做出应对反应。当后期肛门阶段的启动时，自我前所未有、无比清晰地认识到

超我携带的力量，并且不断做出种种努力与超我达成妥协。自我在认可超我力量的同时，还对超我的种种强制性命令表示完全顺从，与此同时，自我采取步骤，对内心现实（intrapsychic reality）表示认可（内心现实的认可依赖于外部现实的认可，前者是后者^[90]的先决条件）。自我与本我的关系在早期阶段曾经是排挤关系，在后期肛门阶段变成自我对本能的压制（suppression），或者，确切说来，^[91]是自我对本能的压抑（repression）。

由于与超我和本我相关的恨被置换到客体上，所以恨的程度（对客体的恨）得以减轻。随着力比多成分的增加，针对客体的原始施虐趋势的破坏成分同时减少^[92]。当这个过程发生时，自我似乎害怕客体处罚的意识越来越强了，自我臣服于严厉的超我，并且接受超我施加的禁令，如此一来，自我加大了对客体力量的认可，而这又强化了超我等同客体的趋势。这个等同关系进一步调整焦虑程度，通过投射和置换手段，促进儿童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发展。自我现在开始有效控制焦虑，努力满足外部要求和内化客体的要求。自我开始保护它的客体（亚伯拉罕把这个行动归结到后期肛门阶段），这种针对客体行为方法的改变可能以两种方式表现出来：1、个体可能离开客体，因为个体害怕客体作为危险之源的存在，同时，个体也为了让客体不受施虐冲动的影响；2、个体可能以更强大的积极情感转向客体。这个与客体发生关系的过程表现在“好”母亲形象和“坏”母亲形象的区别上。这种对客体的矛盾心理标志着个体与客体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并且有助于改善儿童对超我的恐惧，这种恐惧被转移至某个外部客体，随后通过置换延伸至好几个客体。有些客体变成被攻击对象，他们是充满威胁的客体，而另一些人，尤其是母亲，她是慈爱和被保护的客体。个体克服焦虑越来越成功。由于婴儿在性器阶段的成长进步，个体内射更友好的意象，因而导致超我行动方式的改变。

至此，超我降低对个体疾风暴雨式的威胁强度，转而采用温和的谆谆教导方式，自我在这种积极肯定的关系中找到应对超我威胁的支持力量。自我现在可以怜悯同情它的客体，采用恢复机制和做出应对措施来安抚^[93]超我。自我从那些客体和外部世界接受的爱和认可，被认为是超我获得认可的公开展示方式。在自我和超我的这种联系中，区分“好”形象和“坏”形象的机制很重要。自我离开发出威胁的客体，它转向友好客体，尝试修复想象中遭受的创伤，接着自我升华的过程进入^[94]。个体对友好客体做出修复反应，这是他在所有升华过程中的一个根本驱动力量，也是个体在最早期的升华过程中的一个驱动力量（比如早期玩游戏的冲动是其最原始的表现）。修复趋势和升华的发展有一

个前提，超我施加的压力应该被自我缓解，并且自我产生罪疚感，自我这种特质上的变化发端于生殖冲动的加强。客体关系影响超我和自我的关系，最终造成自我的罪疚感。一旦这种罪疚情绪变得强大，自我将马上感受到焦虑情绪^[95]，如果这个思路正确，那就不是超我有缺陷的问题，而是超我的某些特征导致某些人社交能力的缺失，这个人群包括罪犯和被称为“不社交”的人群^[96]。

根据我的想法，儿童在早期肛门阶段会抵制他在口腔施虐阶段内射的可怕意象。排挤超我是克服焦虑的一个步骤，这个步骤在这个阶段不能取胜，因为这个克服焦虑的过程太强大，并且，激烈的排挤手段将不断带来新的焦虑情绪，而不能缓解的焦虑促使儿童在下一个阶段（晚期肛门阶段）释放大量的力比多，所以，我认为焦虑感是儿童成长的有益工具。

我们知道，对于成年人而言，超我和客体根本不是一回事。其实我已经竭尽全力地证明，它们对于儿童而言也不是同一回事，它们之间的差异造成自我努力把真实客体和客体意象进行相互转换，而我认为这种转换是儿童成长过程的重要因素^[97]。这个成长过程以如下的方式表现出来：客体和超我的差异化程度变小，同时，性器阶段占据更多的主导地位，意象越来越接近真实客体；幻想和焦虑引起的意象（属于发展过程的最早期阶段）退回到不重要的地位；同时，个体的心理平衡变得越来越稳定，早期焦虑情境得到更好的改善^[98]。

随着性器冲动渐渐获得力量，自我对本我的压制失去了往日雄风，这两者之间获得更多“默契”。因此，更多良好、积极的客体关系在性器阶段之前发生，它们可能被认为是超我——自我以及自我——本我之间关系良好的标志。

我们已经知道，精神病的几个固着点发生在发展的最早期，并且早期肛门阶段和晚期肛门阶段的分界是精神病和神经官能症的分界线。我认为，那些固着点不仅仅是晚期精神病发作的开始，而且还是各种情绪不正常的开始，这些情绪不正常是儿童生命最早期的经历。在上一章^[99]中，我们已经看见过于强大的焦虑情境在施虐高峰期产生，这种焦虑情境是精神错乱的一个最重要的病因。我还发现，在发展的最早期，儿童通常会经历精神病特征的焦虑情境。如果鉴于外部世界和个体内在的原因，那些早期的焦虑情境被激化到一个较高程度，儿童将表现出精神病特征。如果引发儿童焦虑的意象压迫太厉害，不能充分利用良好意象和真实客体，不能充分抵制意象，儿童将承受精神病的困扰^[100]，儿童将发展类似成年人的精神病，并且通常在生命后期发展为真实的精神

病，或者构成严重疾病的发病基础或者发展为其他疾病。

由于这些焦虑情境在每一个儿童身上有时候变得积极活跃，并且达到一定厉害程度，每个儿童将不定期地表现精神病病状。儿童情绪在亢奋和悲伤两级之间变化是典型的精神忧郁症，我们常常在儿童身上发现这些症状。儿童的悲伤和其特点常常不被人理解，因为这种情绪的发生是如此的频繁而又如此的反复无常，但是分析和观察已经让我了解他们的悲伤和压抑。他们虽然没有成年人忧郁症那么严重，他们却有着相同的原因，而且常常伴随自杀的想法。发生在儿童身上的或大或小的事故，以及他们自我的伤害经常都是企图自杀造成，而他们采取的自杀手段往往无效。逃离现实是精神病的标准表现，对儿童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却往往被认为是正常现象。偏执狂的特征在幼童身上不容易被发现，因为这些特征被看作是鬼鬼祟祟和欺瞒哄骗的伎俩（它们都是精神失常的表现）。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幼童往往会感觉自己被幻想的人物包围和追击。在分析一些幼童的心理^[101]时，我发现，当儿童独处时，尤其是夜晚，他们觉得自己被各种迫害者包围，比如魔法师、巫师、幻想中的人物和动物。这些恐惧具备偏执狂焦虑的症状。

儿童神经官能症呈现一幅内容丰富的画面，这幅画面有各种各样的精神病特征，包括神经官能症的各种特征以及各种机制（我们仅能在成年人身上找到的特征和机制）。在这个复杂的画面中，这种精神错乱或者那种精神问题的不同特征在不同的时间得到着重强调，但是，在很多病例中，各种精神错乱和儿童的心理防御机制却是在相同时间展开，导致儿童神经官能症完全无法识别。

弗洛伊德在他的作品《抑制症状和焦虑》^[102]中，他说“婴儿最早期的恐惧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解释”，并且，“完全不知道这些恐惧症与儿童后期的神经官能症有什么联系”。我的经验是，儿童早期的害怕情绪就是早期焦虑的表现（在超我形成之初的焦虑）。最早期的儿童焦虑情境在他半岁时，亦即施虐增加时产生。焦虑情境包括害怕外部和内射的暴力客体（比如它们的吞噬、切割、阉割行为），而害怕和焦虑在如此早的阶段不能得到有效改善。

根据我的观察，幼童就餐的困难与他们最早期的焦虑情境有关系，无一例外，两者的根源都是偏执狂。在同类相残阶段，儿童把每一种食物等同于客体，这些客体都代表某些身体器官，因此，食物可能是父亲阴茎，也可能是母亲的乳房，儿童热爱、憎恨或者害怕他们；流质食物，比如牛奶，表征大便、尿液和精液，而固体食物表征大便和其他身体部分。食物导致所有的恐惧情绪上升，儿童害怕被毒害、被伤害。如

果儿童早期焦虑情境发作厉害，恐惧情绪就会在儿童的内化客体和排泄物上表现出来。

婴儿对动物的种种害怕反应是这种早期焦虑的表现，这些恐惧是在早期肛门期对可怕超我的排挤反应。婴儿期的恐惧过程有几个步骤，在这个过程中，婴儿纠正对可怕超我和本我的恐惧，第一步，排挤超我和本我，把它们投射到外部世界，超我因此得以与真实客体等同。第二步，把对真实父亲的恐惧置换到动物身上——我们对此非常熟悉。第二个步骤在自我发展的最早期阶段完成。在很多病例中，这样的置换通过改善幻想中超我和本我与野蛮、危险动物的对等来完成，自我选择不太凶猛的动物来代替野蛮和危险的动物，这个不太凶猛的动物变成外面世界的某个焦虑客体。焦虑得以置换至这个动物身上，它表征的不仅仅是儿童对父亲的恐惧，也常常是儿童对父亲的钦佩。这个置换标志着理想主义的发生^[103]，因为恐惧得以改善，幻想中的野蛮和凶猛动物已经与超我毫不相干。我们从此处看见了超我、客体关系和动物恐惧三者之间紧密的联系。

弗洛伊德写到^[104]：“之前，我提到儿童的害怕有投射特征，在投射中，他用观察到的外部危险代替了内部和本能的危险，这样做的优势是主体通过避开可观察到的外部危险保护自己，但是逃离内部的种种危险是一种无效行为。我的这个说法并不是不正确，但是它并没有探寻事物表面现象以下的原因。本能的要求本身并不是危险的，只有在招来真实危险的情况下才有被阉割的危险，本能的要求才具备危险性，因此，对付恐惧的最后一个招数就是采用一个外部危险代替另一个外部危险。”我大胆地设想，恐惧的根源其实是来自内部危险——个人对他自己破坏本能和他内射父母的害怕。在同一篇文章中，弗洛伊德描述了替代具备的优势，他说^[105]：“害怕产生焦虑，这有一个前提，只有个体察觉到令人害怕的对象后，个体焦虑才出现。的确如此，危险情境是个体对外部现实的判断。个体不用害怕被不在场父亲的阉割（个体却不能去除父亲的权威，因为权威可以在任何时候出现）。如果威严的父亲被动物替代，个体只需要回避动物（回避动物很容易做到）就可以不受危险和焦虑的影响。”

这个动物替代方式的优势很明显，通过动物替代，自我不仅能够用一个外部客体代替另一个外部客体，还可以把已经内射（所以无处可躲）的非常可怕的客体投射至另外一个不太可怕的客体上面。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被阉割的焦虑曲解了这个民间说法——儿童害怕被马咬，被狼吃（它们代替了阉割）。儿童早期的焦虑就是害怕吞并一切的超我（devouring super-ego）的出现，而这个焦虑是儿童害怕动物的根源。

为了进一步解释我表达的意思，让我们采用两个害怕动物的病例来说明：小汉斯和狼人。弗洛伊德已经指出^[106]，尽管两者之间有一些相似性，他们却还是存在很大差异。我们观察到小汉斯的害怕包含许多积极情感特征，他对动物本身并不害怕，他甚至还对动物抱有一定程度的友好情感，这种情感可以从他与父亲一起与几匹马玩耍中观察到（在他对动物的害怕发生之前）。他与父母的关系以及与环境的关系整体上良好，他的总体发展表明他已经成功战胜肛门施虐阶段并且到达性器阶段。他害怕动物是最早期焦虑的特征，因为超我在这个阶段中等同于一只野蛮和可怕的怪兽，儿童对客体的恐惧感非常强烈。在总体上，小汉斯似乎已经克服并且相当完美地改善了早期焦虑。弗洛伊德如此描述汉斯：“就俄狄浦斯情结的积极意义而言，小汉斯似乎已经是一个正常的男孩子了，因此，他的婴儿神经官能症可以被视为轻微甚至已经‘正常了’。我们知道，他的焦虑症很快可以用简短分析结束了。”

那个称之为“狼人”的神经官能症患者是一个四岁的男童，他却呈现另外一番景象。这个男童的心理发展不能视作正常，弗洛伊德这样描述这个“狼人”：“.....他对女性客体的态度被早期的诱惑破坏，而他被动的女性位置得到强化发展。对他梦境中狼的分析，表现出微乎其微的对父亲的蓄意侵犯。睡梦分析带出一个毫不怀疑的证据：抑制取代了他对父亲的温柔情感。在狼人的个例中，其他因素可能曾经也运作过，但是他们没有明显证据^[107]。”“狼人”的分析表明，“被父亲吞噬的想法解释了狼人发展的降级退回，回到温柔和消极的冲动状态，他希望以一种性爱方式被父亲所爱。”^[108]从我们先前的讨论来看，这个观点不仅表达了一种降级退回的消极温柔情感，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是最早期发展的遗留特征^[109]。如果我们视这个男童害怕被狼吞吃的恐惧不仅替代了男童害怕被父亲阉割的想法，我还认为，作为一种严重焦虑情绪，它以一种顽固的形式存在，并且以种种改头换面的方式，紧紧跟随他对父亲的害怕，这种恐惧决定性地影响了他不正常发展的道路。当口腔施虐本能导入，并达到最高峰时，这个男童渴望投射他父亲的阴茎。伴随他强烈的口腔施虐仇恨冲动，这些情绪上升，变成对充满危险的、饕餮动物的恐惧——他把这种动物等同于他父亲的阴茎，他在多大程度上能成功克服和改善他对父亲的恐惧将部分取决于恐惧的破坏强度。“狼人”并没有克服他的早期焦虑，他对狼的恐惧代表了他对父亲的恐惧，表明他思想上一直保留着父亲的饕餮野狼的形象，我们知道他后期的父亲意象一直是这匹野狼，它反复出现，他的全部心理发展都受那个强大^[110]的恐惧制约。我认为，对父亲的强烈恐惧是产生反向俄狄浦斯情结的一个潜在原因。在分析几个四至五岁高度神经质男童的时候（他们都有偏执狂

特征^[111]、严重神经官能症、俄狄浦斯情结），我确信对父亲强大的恐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几个男童的发展历程，这种恐惧在心灵最深处仍然存在，这种恐惧的根源针对父亲，这是强大的初始攻击冲动。

俄狄浦斯情结导致了与父亲的矛盾冲突，这个冲突不可能引发幻想，专门来针对危险而又吃人的父亲（devouring father），因此异性恋位置必须被抛弃。在“狼人”身上，这些焦虑情境在我看来是他对父亲消极态度的表现，不同性别的姐妹对他的诱惑只是强化和确认他对父亲的恐惧态度一直存在。我们知道“从这个梦见野狼的决定性梦境开始，这个男孩变得调皮捣蛋，他欺负别人，并且有施虐倾向”，他很快发展成精神分析中一种严重的病例，亦即真正强迫性神经管能症。这些事实似乎证明了我的观点：即使在男童对野狼恐惧的阶段，他也积极抵制他的侵犯趋势^[112]。在汉斯的恐惧中，他对侵犯冲动的抵制清晰可见（狼人的冲动却隐藏很深）。我似乎可以用这个事实来解释：后者极大的焦虑，或者说是强大施虐曾经以一种非常不正常的方式被处理了。汉斯的神经官能症没有表现出强迫性特征，而狼人很快发展出常见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这一点与我的观点完全一致——如果强迫性特征在婴儿神经官能症中出现得太早和太多，我们一定可以得出结论：非常严重的精神干扰正在发生^[113]。

我把现在的结论建立在那些男童的精神分析上，在这些分析中，我可以追溯男童的反常发展。我们可以发现超强施虐（或者施虐）没有得到成功纠正，这导致了人生很早阶段的过度焦虑发生。这是因为个体曾经非常排斥现实，产生了严重强迫症和偏执狂的特征。这些男童身上的力比多强化冲动和同性恋的构成改善或者驱走他们早期对父亲的恐惧，我认为这种应对焦虑的形式是偏执狂患者^[114]的同性恋病因原理，狼人后来发展的偏执狂症的事实支持了我的说法。^[115]弗洛伊德似乎证实了我的想法，在他的《自我和本我》(1932)^[116]中，他论及偏执狂患者的恋爱关系：“但是，我们通过分析偏执狂变化过程，得知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存在的机制。这个机制表明，爱恨的矛盾在起点就存在，两者间的转换（transformation）通过情感贯注反应的置换发生，能量从性爱冲动退出，并转移至仇恨冲动。”

在狼人恐惧症中，我相信我能清晰认出最早期的尚未改善的焦虑，他的客体关系也没有小汉斯的成功，他未完全建立的性器阶段和强大的肛门施虐冲动在严重神经官能症中可以被观察到，并且它们很快就完整表现出来。小汉斯能改善他危险而可怕的超我，改变超我的危险形象，并且克服他的施虐症和焦虑情绪，他在这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解释了他

与父母的更加良好的客体关系，而且解释了两个事实：他积极显著的异性恋取向，以及他满意地到达了性器发展阶段。

我相信，在焦虑得到改善的过程中，肛门后期开始的那些机制与它发生联系。在肛门后期，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发作，我认为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其实是治愈最早期精神病症状^[117]的一种努力，而且婴儿期的神经官能症的强迫机制和那些更早发展阶段的机制都已经在运作中。

初看起来，我所说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某些因素在婴儿神经官能症的情况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个说法与弗洛伊德所说的关于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发病起始点完全不同，尽管如此，我相信这两种不同的说法可以用一个基本道理来解释清楚。我发现强迫性神经官能症起源于童年的早期，但是综合各种分散的强迫性特征，我们得出一个完整结构的整体——神经官能症。神经官能症在童年的后期才出现，也就是直到潜伏期才出现。大家普遍接受的理论是肛门施虐期的固着点不会成为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发生的因素，而是要等到后期，当重新退回到施虐期的固着点时，才作为发生作用的因素。我的观点是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真正起点是在儿童发展强迫症状和强迫机制时——进入后期肛门制约阶段。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早期强迫性症状呈现一幅与后期完整发展的神经官能症不同画面的事实，如果我们记得，在潜伏期，成熟的自我调整了与现实的关系，着手精心准备和整合那些自从童年早期^[118]就异常活跃的强迫性特征。幼童强迫性特征不被识别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们与更早期的精神疾病一起发作，而这些精神疾病没有与其他各种防御机制一起得到解决。

我已经努力证明^[119]，幼童太多时候表现出鲜明的强迫性特征，这个阶段被称为幼儿神经官能症阶段，一个真正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已经占据这个时期的画面^[120]。我的经验是当早期焦虑情境太严重，并且没有被充分改善的时候，上述情况会发生，儿童将发展非常严重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

我希望在区别强迫性特征的早期根源和后期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过程中，我已经表达清楚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演变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与大家已经普遍接受的理论完全一致。在《抑制、症状和焦虑》中，弗洛伊德说：“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起因表明，有必要驱走俄狄浦斯情结的力比多。”他继续表述：“力比多的性器结构很脆弱，抵抗力不够，所以当自我开始防御时，它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将部分或者整体性器结构（阴茎阶段）退回至更早的肛门施虐阶段，而这个退回对后期的发展意义重大。”如果我们把力比多的各种波动变化视作退回，我认为这种退回波

动是早期发展的特点：在早期，性器性欲多次发展被终止之后，最终得到完全确定和加强。如果我关于俄狄浦斯情结很早就开始的提法准确无误，关于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描述就不会与弗洛伊德上面所述的观点互相矛盾了。我的论点将证实弗洛伊德尝试性提出的另外一个提议，他说：“也许退回不是个体体质因素造成，而是时间因素，也许退回的发生并不是因为性器结构太脆弱，也不是因为施虐最高峰时自我的反抗开始得太早。”弗洛伊德反对这个观点，他说：“我不准备就这一点发表确定的说法。”但是我想说，精神分析观察并不支持这样的假设。分析观察表明了强迫性神经官能症进入时，性器阶段就已经启动；另外，神经官能症的开端属于生命后期，在歇斯底里症之后，属于童年发展的第二阶段（在进入潜伏期时）[\[121\]](#)。我的观点：强迫性神经官能症起源于童年第一阶段，症状本身的显著表现却是在潜伏期的开端。如果我断言我的观点正确，这些反对意见就都可以抛弃了。

我相信强迫性机制在童年很早时期——幼儿一周岁以后就开始有活力。这个观点是我理论的一小部分，我认为超我在儿童生命的最早期形成，最开始感觉到的是焦虑，随后，早期施虐阶段慢慢接近，罪疚感也出现了。这个观点与我们目前已经了解的理论有很多不同之处。我在本书的前面部分描述了病例分析，我的观点建立在这些病例上，现在我想从理论上支持这些病例分析。让我们再次转向弗洛伊德[\[122\]](#)的观点：“就强迫性神经官能症而言，所有后期病症形成的主要原因一定是自我对超我的恐惧。”我却认为强迫性神经官能症是纠正早期焦虑情境的手段，而且，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严厉超我并不与儿童发展早期未经修正的、可怕的超我有什么不同之处，这让我们更加接近解决这个问题方法：为什么这种神经官能症的超我竟然如此严厉？

儿童罪疚情绪与外尿道施虐和肛门施虐紧密相关，这些情绪来源于幻想攻击，在施虐高峰期[\[123\]](#)，儿童幻想攻击母亲的身体。在早期分析中，我们了解儿童害怕“坏”母亲，这个母亲不断要求儿童归还大便和从她那里被偷走的干净小孩，因此当生活中母亲（或者保姆）要儿童保持清洁的同时，她就变成了一个“坏”人，这个“坏”人不仅要求儿童远离大便，而且在儿童的幻想中，这个人总是想要从他的身体内武力夺走这些大便。另外一个巨大的恐惧来源是内射意象，因为儿童的破坏性想象力针对的是外部客体，他总是以为身体内部有同样野蛮的破坏性攻击。

在这个阶段，把粪便比作危险、有毒、可燃烧物甚至各种攻击武器，其结果就是儿童害怕自己的排泄物变成攻击自己身体的武器。这个排泄物等于攻击工具，以及儿童的攻击幻想进一步造成儿童害怕外部和内部客体的攻击，这些焦虑的源头全部都强大无比、手段高明，我认为

训练孩子“保持清洁”是造成儿童焦虑情绪的最深层次的原因。

因此，儿童表示厌恶、遵守秩序和保持清洁，这些反应的形成来自于各种不同源头的焦虑情绪，这些源头都来自早期危险情境。从肛门期的第二个阶段开始，儿童与客体的联系已经发展，我们知道，他的怜悯反应更加显著可见。而且正如我之前所强调，他对客体的满意情绪保证点没有纳入这种严厉的罪疚情绪，也没有考虑焦虑情绪与前性器阶段发展趋势的紧密联系。这种早期“保持清洁训练”给成年人的永久印象及其影响儿童终身心里发展的方式——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在成年人的精神分析中看见——它们均指向儿童早期“保持清洁”的做法，以及由此导致的罪疚情绪两者之间存在紧密联系。费伦齐(Ferenzl)在《性习惯的精神分析》(1925)中委婉表示，这两者之间有更加直接的因果关系，而且存在某个超我生理前导，他把此前导称之为“括约肌道德”(sphincter morality)。为了儿童自己的安全，保护他不受外在和内在的破坏，客体修复成原样也是他身体保持完整无损的必要条件^[124]。

我认为兴起于早期危险情境的焦虑与强迫特征和强迫症症状紧密相关。焦虑症牵涉到多重伤害，并且与身体内部的破坏行为有关，因此焦虑症存在于儿童身体内部，需要被改善。但是，我们对自己身体或者客体身体的内部都没有明确了解，儿童不能确信他对内部伤害和攻击的恐惧是完全有根据的，他也不能确信他用强迫行为已经成功修复了内部伤害，其结果是儿童的这种不确信与强烈的焦虑结成联盟，并且加剧了焦虑程度。还有，儿童无法获知幻想造成的破坏，这导致对知识的如饥似渴的需求。儿童努力克服自己的焦虑，而焦虑的本质总是吹毛求疵，总是过多强调现实，过于追求精确等等，这种不确定性焦虑^[125]引起的怀疑不仅在造成强迫性特征中发生作用，而且激发儿童太强调确切无误，太强调秩序感，太遵守规则和仪式等等。

强迫症的另外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是各种原因的焦虑——它的强度和数量，属于最早期的危险情境。这些强烈而多重的焦虑以同样强烈的冲动启动防御机制，引导儿童强迫自己保持清洁或者修补破损的东西，修复被破坏的东西，这些强迫行为与各种施虐幻想和幻想的细节相对应。

除此之外，强迫性神经官能症患者还强制别人，我认为这是多重投射的结果。首先，他试图甩掉无法忍受的强制，他只能把他的客体勉强当作他的自我或者超我，这样可以替代外界的强制。在完成这个过程中，他碰巧满足了折磨和征服客体的重大施虐愿望；其次，他把内射客体的破坏和攻击的恐惧置换到外部客体上，这个恐惧唤起他控制、管理他意象的强迫症。事实上，这是永远得不到满足的强迫症，它主要是针

对外部客体发生。

我的观点是，强迫症行为具备强度和多样性，它与神经官能症的严重程度，以及与焦虑症的特征和范围不相上下（发端于最早期危险情境的焦虑症）。如果这个观点正确，我们应该处于更有利的位置去理解这两者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偏执狂和严重神经官能症。根据亚伯拉罕的说法，偏执狂的力比多退回到这两个肛门期的早期。在我已经发现的结果的基础上，我对此作进一步的说明：在肛门施虐期的早期，如果个体早期的焦虑情境运作猛烈，个体实际上跳过了他通常在第二阶段（肛门施虐的第二阶段）才克服的初步偏执狂状态，而且强迫症的严重程度取决于偏执狂干扰的严重程度（偏执狂正好发生在强迫症之前）。如果他的强迫性机制不能充分克服那些干扰，他潜伏的偏执狂特征将会正式出现，不然，他就会忍受经常发作的偏执狂症。

我们知道对强迫行为的压制唤起个体焦虑，因此强迫行为事实上起到控制焦虑的目的。如果我们认为被控制的焦虑属于最早期的焦虑情境，并且儿童的恐惧达到顶点（害怕自己的身体和他的客体以不同的方式被破坏），我们将能够更好地理解许多强迫行为的深层次意义。比如，一旦我们能够更清楚地识别焦虑的本质和罪疚的本质（隐藏在肛门期的物物交换现象下面），强迫性收藏各种物品和强迫性送掉各种物品的行为都变得更好理解。

在游戏分析中，我们找到了强迫性拿取和随后归还动作的各种解释，这些动作伴随焦虑感和罪疚情绪发生，这是对之前抢夺和破坏行为表征的反应。比如，孩子们把一个盒子里的东西转移到另外一个盒子中，并且小心翼翼地摆放和保存它们，每一个动作都表现出焦虑情绪。如果孩子年纪足够大，他还会计算盒子里东西的数量。盒子里的东西杂七杂八，里面有划燃过的几根火柴棍（上面的黑焦炭已经被孩子不厌其烦地擦干净）、折纸、铅笔、砖块、几根线头等等，它们代表的都是孩子从母亲身体里取来的东西——父亲的阴茎、孩儿、粪便、尿液和母乳等等。他可能用同样的方法对待书写，把纸撕成碎片，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们藏起来。

我们随后通常看见，在儿童不断增加的焦虑中，他不仅象征性地把他从母亲身体内取来的东西放回去，他还强迫自己从盒子里拿出来或者放回去。可是这些根本不能让他自己满意，他不断强迫自己以各种方式补偿。他还回去的东西和他这么做的过程都使他的施虐趋势得以继续打破他的反对趋势。

我的五岁小病人约翰是一个患神经官能症的小孩，他在他的精神分

析阶段发展出计数痴狂症状（counting mania）。这个症状在他这个年纪会经常出现，所以这个症状之前并没有被注意到。在小约翰的分析中，他经常在一张纸上面仔细标注玩具小人和其他的玩具（他把这些东西都放在这张纸上），标注完以后，他把它们转移到另外一张纸上。但是他不仅想确切知道这些东西之前所在之处（这样就可以把它们放在完全一样的位置），他还把它们数来数去以确保玩具的数量，也就是说一些大便、父亲的阴茎、孩子们的数量。这些都是从母亲的体内取出，而且他都要放回原处。在他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他说我很笨，责怪我瞎说，他说：“十不能减十三，二不能减七。”孩子担心放回去的东西数量超出自己拥有东西的数量，这种焦虑是孩子的典型表现。除了其他原因，这种焦虑还可以用儿童和成年人身高的差别，以及儿童罪疚感的程度这两个原因来解释。孩子觉得他不能把自己小小身体的东西全部拿给他的妈妈（相比之下，他妈妈的身体如此高大），这种沉甸甸的罪疚感让儿童一刻不停地因为抢夺和破坏母亲或者父母双亲而备受自责，而这种罪疚感又强化了他们永远也“还不清”的想法。在他们非常小的时候，“不知道”（not knowing）的这种想法大大加深了他们的焦虑。我将在后面回到这个话题。

儿童“还回去”（giving back）的表征常常被“上盥洗间方便”的借口打断。我另外一个小病人也是一个五岁小男孩，在他的分析问诊时间，他常常要去盥洗间方便，有时候多达四五次，当他返回的时候，他口头已经数到很大的数字，他试图说服自己这个数字（自己私人物品的数量）足够还回他曾经“偷”来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说，肛门施虐表征的聚藏私人所有物，似乎仅仅因为其行为本身带来的愉快，这个表征具备了另外一面。同样地，成年人的精神分析也向我表明，手中掌握一定的资金以备不时之需确实是渴望安全的需要，成年人通过金钱来武装自己，应对他们母亲的攻击（他们从她那里抢走东西）——虽然说母亲已经去世多年；同时，他们希望能够有朝一日归还自己从母亲那里偷来的东西，另外，他们害怕被夺去自己身体的某些部分，这种焦虑迫使他们不断积累更多金钱，如此一来，他们就做到“家中有粮，心里不慌”（reserves to fall back on）。比如，小约翰承认我的说法：他害怕不再能够归还母亲所有的大便和孩儿们（他幻想从母亲处偷来的），这种恐惧驱使他收集的物品破坏掉，然后又去“偷窃”更多的东西。他还跟我解释为什么他不能修复他偷来的每一件物品，他说他的大便在偷来的时候就融化不见了，那个东西完全被他排泄掉，变没有了，所以，就算他想要造出更多的大便，他怎么制造都是不够的。他不知道大便是不是“足够好”，他所说的“足够好”的字面意思是他从母亲那里偷来的东西的“分量”（因此，他在此情境下“小心选择”表征“赔偿”的形状和颜

色），但是，更深层的意思是“无害”^[126]，没有任何毒性^[127]；另外一个方面，他经常便秘是因为他需要留存大便，这样自己就不会“空空如也”。这些许许多多互相矛盾的趋势（我仅仅略举一二）在儿童身上唤起了严重的焦虑情绪。每当他的恐惧情绪上升，他就害怕不能制造恰当的物品或者给予足够分量，甚至害怕不能修复他曾经破坏的物品。儿童的主要破坏趋势全面展开，他受应急反应趋势的驱使，他会撕破、切割和烧毁他已经做好的东西，比如：他粘贴的盒子（里边装满了代表母亲的东西），或者他在一张纸上作的画（也许是城镇构图），他破坏的欲望就会变得无法遏制。同时，儿童尿尿、大便的重大施虐行为意义变得清晰可见，撕纸、剪纸和烧纸的行为与水淹物品、木灰涂抹、铅笔涂鸦等等行为交替出现，所有这些行为都起到破坏作用。水淹、涂抹意味着浸没、淹死或者投毒，湿纸揉成团代表的是有毒投掷武器，因为水代表尿，纸代表大便。这些细节清楚表明尿尿、大便施虐是儿童罪疚感的确切原因，而且，罪疚感导致的偿还冲动在强迫性神经官能症机制中找到了解释。

焦虑上升导致退回，儿童发展退回到早期阶段的防御机制，这个事实表明属于最早期发展阶段的超我，其威力无比，施加的影响是致命的。这个早期超我施加的压力增加了儿童施虐专注，伴随的结果是儿童总是强迫自己重复初始的破坏行为，他担心事情没有弄对，这种担心导致更深层次的焦虑，在幻想中被他杀死的客体会反复来找他复仇。这些焦虑将启动属于早期的防御机制（因为无法安慰或者得不到满足的客体必须被放置一边），儿童力量弱小的自我无法与这么一个充满威胁的超我达成妥协。只有在更高级的阶段，焦虑才能发展为罪疚感并且启动强迫机制的运行。我们惊奇地发现，在精神分析期间，儿童在强大的焦虑压力之下，不仅具有很多施虐幻想，而且还把处理焦虑的能力变成自己巨大的愉悦感。

如此一来，儿童的焦虑直接上升，他需要手段应对超我和客体的威胁，他对物品的渴望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他努力想把物品还回去。但是儿童的焦虑太多而且冲突很严重，他这个愿望是无法达成了，因此我们看见这个神经官能症的孩子受累于“拿走”和“归还”两难的强迫行为（这个心理因素可以被标记出来，它是所有肠道消化功能性紊乱和身体出现问题的原因之一）。相反，由于焦虑的严重程度下降，它的反应趋势也失去了强度和强迫特质，趋势的发挥变得更稳定，其效果感觉更轻柔、更具连续性，不太会受到破坏趋势的介入干扰。但是儿童自己的修复取决于客体被修复的想法越来越强烈，他的破坏趋势显然没有变成无效操作，它们失去了力量而且变得越来越具有适应超我需求的能力。强迫性

神经官能症的第二个阶段——反应形成阶段，这个阶段也包含了破坏因素，这些因素现在更多明确针对超我+自我，并且无所顾忌地追寻超我和自我认可的目标。

我们知道，在强迫行为和“万能思想”（omnipotence of thoughts）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弗洛伊德曾经指出^[128]原始人类的最主要强迫行为在本质上具有魔法性，他说：“如果这些强迫行为没有魔法，它们就是对抗魔法的行为。这些行为计划周密，用来击退任何灾难，与此同时，神经官能症也得以发展。^[129]强迫性神经官能症也有保护程序，它以相应的魔法程序的方式存在。我们可以描述强迫行为的发展路径，我们发现，开始，这些强迫行为远离所有性行为，采取种种魔法机制来抵制邪恶念头，最后，强迫行为代替了被禁止的性行为，或者干脆采取一些类似性行为的模仿行为。”从这个描述中，我们看见强迫行为是對抗魔法的行为，它抵制邪恶想法（死亡的念头），^[130]它是抵制性行为的盾牌。

我们可以期待这三者已经联合一起的防御行为，它们在那些幻想中存在，它们在罪疚感的补偿行为中存在。我们将看见这个魔法的、邪恶的念头以及防御动作的联合出现。在最后一章中，描述婴儿玩弄自己生殖器的情境完整说明了这三者的联合。

我在第十二章指出，俄狄浦斯冲突和施虐自慰的幻想在开始阶段与父母之间的性交有关，并且与施虐攻击有关，它们因此变成儿童罪疚感最深的来源。我据此得出一个结论：破坏冲动造成的罪疚感主要是针对儿童的父亲和母亲，这些破坏性冲动引发儿童被禁止的自慰和其他性行为（人们普遍认为这些是邪恶的），这种罪疚感来自儿童的破坏本能，而不是来自儿童的力比多和乱伦本能^[131]。

根据我的观点，俄狄浦斯冲突和施虐自慰幻想的开端是在自恋阶段——用弗洛伊德^[132]的话来说：“这个主体在他自己的眼中有比较高的心理行为估值，而在我们的眼中却到达了一个过高的心理行为估值。”这个阶段的特征是儿童有一种“无所不能”的感觉。他相信他的膀胱和肠道功能的强大，因而相信自己“无所不能”^[133]。儿童在幻想中展开对父母的多次攻击，他感觉内疚。但是，儿童相信粪便“无所不能”，这个想法造成他沉重的罪疚感。我认为这是造成神经官能症的原因，以及造成他保持或者退回到“无所不能”的原始想法的原因，当他的罪疚感启动强迫行为防御机制时，他的“无所不能”情感将起到补偿的作用，但是，这种“无所不能”的情感必须用强制和夸张的方式，这时候的“补偿”具备原始破坏性，它建立在“无所不能”的基础上。

弗洛伊德曾经说过：“很难判断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强迫行为或者保护行为是否遵循相似的行为规则（或者相异规则）。这些行为被非常小的物品替代（有些替代微不足道），所以，这些行为以改头换面的方式出现。”早期的分析完整证实了一个事实：不论细节的数量和质量是否不同，补偿机制最终建立在相似（或相异）的规则上。如果儿童保持施虐幻想的“无所不能”的强烈情感，他将不得不坚信“无所不能”的创造性，它帮助儿童做出补偿。儿童和成年人的精神分析非常清晰地表明：这个情感因素在促进或抑制建设性的反应行为中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主体“无所不能”包括他做出补偿的能力，这种能力很重要，他破坏性的“无所不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我们必须记住儿童的反应形成阶段在自我发展阶段和客体关系阶段进入，而客体关系要预先假定一个更高级的现实关系，因此，“无所不能”的情感虽然夸张，它却是补偿修复的必要条件。儿童相信自己能做出补偿的想法，在最开始就将受到阻碍。

在有些分析中，我发现这种阻碍效果是两种“无所不能”的情感所造成。这两种情感与破坏性相联系，而且那些与补偿有关的情感被强化。如果病人的原始施虐和“无所不能”的情感曾经无比强大，相应地，他的反应趋势也很强大。他的补偿修复趋势以各种稀奇古怪的杂合幻想为基础，他各种破坏力量的杂合有某种独一无二、无比奇特的效果，因此补偿修复的效果就一定是非同凡响的，甚至有震天撼地的效果，而此效果本身就是他完成建构趋势的巨大阻碍（虽然我的两个病人毫无疑问拥有非凡的创造天赋）。但是这个阻碍还需要以下几个因素的进一步补充和强化，与这些各式各样幻想一起的是儿童强烈的怀疑心理，他怀疑他是否拥有必需的、这种强度的“无所不能”的能力，结果，他试图在他的破坏行动中否决这种能力。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他积极使用他的“无所不能”。这个表现证实了他曾经消极对待他的“无所不能”，因此他必须避免这两种态度的矛盾冲突。他希望拿出确切的证据表示他建构性的“无所不能”完全抵消了其反面效果。在对两个成年人的分析中，我记得他们有这种“有或者无”的矛盾态度，这种态度来自这些冲突的趋势，导致他们的工作能力受到严重抑制，在几个儿童病人的身上，这种态度严重抑制了他们的人格升华过程。

但是，这个机制并不是典型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我观察到的病人出现了各种混合的临床表现，而不仅仅只是强迫性症状。利用“替代成微小事物”的机制（在他的官能症中“替代”有很大的作用），强迫症的病人可以找到“无所不能”的建构^[134]证据（带着小小的成就感），还可以找到完全做出补偿修复的能力，因此，强迫症病人对他建构全能产生怀疑，而这是一个强迫性重复行为的根本原因。

众所周知，在渴求知识的本能和施虐之间存在紧密的纽带，弗洛伊德说^[135]：“我们经常得到一种印象，渴求知识的本能可以代替强迫性神经官能症中的施虐机制。”从我已经观察到的现象看来，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在自我发展的最早期就形成了。在这个时期，施虐症到达高峰，这时候，儿童渴求知识的本能被“俄狄浦斯冲突唤醒”所激发，在最开始时，渴求知识的本能被用作口腔施虐趋势^[136]的帮凶。我的经验表明，渴求知识的本能的第一个目标是母亲身体内部——儿童首先就把它视作满足吮吸的客体。母亲身体是父母性交的场所，这个场所是儿童幻想父亲的阴茎所在和儿童们的处所。同时，由于儿童想要强行进入母亲的身体，夺取母亲身体的内容并且破坏他们，儿童想知道母亲身体里到底有什么，里面的东西长什么样。依靠这个方法，他对母亲身体内容的渴望在许多方面等同于武力进入母亲身体的渴望，前一个渴望是后一个渴望的表征，它们相互强化，因此，渴望知识的本能与施虐的源头联系在一起（当施虐症到达高峰时）。这种联系让我们更容易理解为什么它们之间的纽带如此紧密，为什么渴求知识的本能在个体身上唤起了罪疚情绪。

我们常常看见儿童被很多问题困扰而且他的智力完全不适合解决很多困境。儿童苛责别人，特别是苛责母亲。这是因为母亲不回答他这些困扰他的问题，母亲的这种态度表明她不再满足儿童的愿望（不像满足儿童吮吸愿望一样）。苛责在儿童性格的形成中和知识渴求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这种现象可以回溯到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从这个时候开始：当儿童无法听懂成年人谈话内容或者成年人的遣词用句时，儿童习惯性地开始苛责（听不懂某些词句发生在儿童还未开口讲话时）。另外，不论是听不懂内容还是听不懂用词，儿童都非常喜欢在这两种情境下“苛责和发脾气”。在儿童的精神分析中，这种时刻都会表现为“别人为什么听不懂我说话”，这种现象发生在两岁零九个月的病人莉塔^[137]身上。儿童同时还会表现得非常生气，他不知道怎么用语言来说出自己的问题，他也不能听懂用语言表述的回答，儿童从未想过或者明白过这些问题。渴望知识的本能触动起源于自我发展的最早期阶段，我认为，儿童对这种触动产生失望的深层原因来自于本能严重受挫^[138]。

我们已经看见，针对母亲身体的施虐冲动首先激发了儿童渴求知识的本能，但是，紧紧跟随的焦虑却又进一步助推了那个渴求本能的强烈程度。儿童渴望发现母亲身体内部的秘密和自己身体的秘密，同时儿童害怕前者的身体包含着危险。儿童害怕自己身体的内射危险客体和内部任何情况，他的渴望被种种恐惧强化；知识现在变成把握控制焦虑的手段，这导致儿童迫切希望获得知识，这种心情变成儿童渴求知识的动

力，但是也是渴求知识过程被抑制的重要因素。我们在前面部分讨论了渴求知识的本能受到严重干扰的情况^[139]，在这些病例中，儿童知道了他对母亲身体造成的破坏性攻击（在幻想中）和他可能面对的反击和危险境地，他如此害怕这些事实，他甚至表现极端，索性打断渴求知识的本能。儿童最初非常强烈而又永不满足的愿望是：了解父亲的阴茎、自己的排泄、母亲体内的小孩儿，以及它们的特征、大小和数目。这些愿望都表现为儿童强迫式的揣摩测量、算术加减和口头计数行为。

随着儿童力比多冲动越来越强烈，他们的破坏性就越越来越小，因此超我的特性得以持续不断地改变，超我的影响力被自我感觉为显著的约束力量；并且，随着焦虑的减弱，补偿修复机制的强迫性变弱，修复效果更稳定，更有效，具有更满意的结果。紧随其后的是，性器阶段的反应表现得更清晰。

性器阶段因而具备以下的特征：投射和内射之间发生互动，超我的形成过程和客体的关系发展之间发生互动，这些互动制约着儿童早期发展的全部过程。在其中，互动特征取得先导地位。

第十章 早期儿童焦虑情境对自我发展的影响

精神分析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是识别和改善焦虑，个体表现出来的精神病症是个体不能改善焦虑的结果。除了对焦虑进行改善，还有一些常规的治疗方法（这些方法是因精神病症而产生）。这些常规治疗方法对于自我的发展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在这一章要把注意力放在这些方法上。

在发展的初期，自我受制于早期焦虑情境的压力，自我的力量弱小。自我一方面要满足本我的强烈要求，另一方面又要受到残酷超我的威胁，自我不得不使尽全力去满足双方的要求。弗洛伊德描述自我是一个可怜的小家伙，服侍三个主人，被三处危险威胁^[140]，这个描述对于儿童弱小、未成熟的自我来说尤其真实，因为儿童主要的任务是控制自己的焦虑^[141]。

在游戏中，正如弗洛伊德在分析一个一岁半^[142]的儿童游戏中表明的那样：甚至是年纪非常小的儿童也会努力克服自己的不愉快经历。在这个游戏中，儿童把一个缠线的木卷线筒向外抛掷，它消失了，随后收线，线筒又回来了。儿童不断重复这个动作，他学会了控制不愉快事件的情境——母亲的身影只是暂时消失。弗洛伊德在儿童游戏中识别出儿童游戏行为普遍重要性的功能，通过游戏，儿童把被动经历转变成主动感受，并且把不愉快变成了愉快，他把当初不愉快的经历加上了一个快乐的结尾。

早期的精神分析已经表明，在游戏中，儿童不仅克服痛苦的现实，而且，他同时利用痛苦的现实来克服自己本能的恐惧和控制内部的危险（通过投射危险到外部世界）^[143]。

自我努力把内在心理历程置换到外部世界并且让心理历程自由发展，自我的这种努力似乎与另外一个神经功能有联系，弗洛伊德在创伤性神经症病人的梦境中识别出这个功能的存在^[144]。

置换本能和内部危险到外部世界的做法使得儿童不仅可以更好地克服焦虑，而且使得儿童为改善焦虑可以做更多准备^[145]。对于我来说，儿童在游戏中对克服焦虑多次做出的努力，这是儿童“通过发展焦虑的方法来控制刺激”^[146]。起源于儿童心理原因的焦虑被置换到外部世界，

这个置换伴随自我破坏本能的外部偏向的发生。置换具有增加客体重要性的效果，因为它与那些客体或者它们的替代物发生了联系，这种联系的积极应对趋势同时得到确认^[147]，客体因此变成儿童危险的来源。但是，客体如果以友好的样子出现，它们就代表了对改善焦虑的一种支持。

弗洛伊德把“抛掷木线筒”解释为儿童针对母亲进行施虐的报复性冲动行为（母亲抛弃了他）。^[148]但是，当儿童又收回线筒时，表征母亲回来的事实。这个游戏似乎表现了被伤害的母亲得以神奇复原的现象^[149]，因为我们认为抛掷等同于弑母。

除了投射使得焦虑得到释放以外（它使得内部本能刺激被当作外部刺激），由于置换的发生，内部危险与外部世界得以产生联系，这样就带来很多好处。儿童渴望知识的本能与施虐冲动曾经一起针对母亲身体内部，而害怕危险和侵犯强化了这种本能（这些都在儿童身体内部不断进行，而且没有任何办法对它们进行控制）。通过置换，儿童能够发现外部环境的本质，并且检测自己采取的应对办法是否可行，因此真实的外部危险更容易被解决。现实检测是一项有力的激励措施，它促进儿童发展渴求知识的本能和开展其他行动，所有的行动都帮助儿童保护自己免受危险，哪些行动击退恐惧，哪些行动确保个体对客体做出补偿修复。所有这一切都以相同的方式（它们作为冲动的早期表现）起到克服焦虑的作用，对抗既来自自身内部又来自真实世界和幻想的各种危险。

内射和投射之间的互动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对应超我形成和客体关系^[150]两者之间的互动，其结果是儿童找到驳斥害怕外部世界的方法，同时，通过内射真实而“良好”的客体来缓和焦虑情绪。由于良好真实客体的存在还可以减少儿童对内射客体的恐惧和儿童的罪疚感，儿童对内在危险的恐惧加强他对母亲的固着，并且大幅提升儿童对爱和帮助的需要。弗洛伊德解释说我们能理解的儿童焦虑，他的焦虑可以被归结为一个原因：儿童想念他所爱的人或者他渴望见到想念的人^[151]。弗洛伊德把焦虑追溯到未成熟个体完全依赖其母亲的那个阶段，想念所爱和渴望见到的人，经历得而复失的爱、危险客体的消失、黑暗中独处的恐惧、与不相识的人独处的恐惧，所有这些都是早期焦虑情境的不同形式，也就是说，都是儿童害怕的内化危险客体和外部危险客体。在晚期发展的某个阶段，除了这些焦虑，还有对客体的忧虑，儿童现在害怕他的母亲会在自己幻想攻击中死去，他会成为孤零零的一个人。关于这一点，弗洛伊德说^[152]：婴儿还不能区分暂时离开和永久离开。一旦婴儿看不见母亲，他就会做出行为反应，似乎他永远都看不见母亲了。儿童

必须重复经历母亲不会消失的事实，最后确信这个真相：母亲暂时消失以后还会重新出现^[153]。

根据我对儿童的观察，母亲必须以她真实的存在多次证实她不是那个“坏”而充满攻击的母亲。儿童需要一个真实的客体，抗击他对可怕内射客体和超我的恐惧，再者，母亲的真实存在证明她没有死亡。随着儿童与现实的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儿童更多使用他与客体的关系以及各种活动和升华，帮助抵抗超我的恐惧和超我的破坏冲动。我讨论的出发点是焦虑激发自我的发展，儿童在克服焦虑的努力中，儿童召唤自我支持建立与客体的关系，以及与现实的关系，所以，为了儿童适应现实和自我发展的需要，努力建立客体与现实的关系非常重要。

幼儿的超我和客体并不是一致的，但是超我持续不断地做出努力，使得它们的角色可以互换。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减少对超我的恐惧，部分原因是能更好地满足真实客体的需要（真实客体的需要不与内射客体的幻想要求重合），因此幼儿的自我负担了超我和自我的冲突，而超我包含了互相冲突的各种意象（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的要求。除了这些以外，幼儿必须应付超我要求和真实客体的要求，结果，幼儿总是在内射客体和真实客体之间——在幻想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摇摆不定。

在幼儿阶段，超我和本我尝试互相适应的尝试是失败的，因为本我的压力和超我的严厉吸收了自我目前为止的全部能量。在潜伏期的开端，当力比多的发展和超我的形成都已经圆满完成，这时候的自我变得更强大，可以着手在更宽广基础上调整各相关因素的适应性。力量强大的自我与超我联合，建立一个联合援助计划，它首先包括了自我的顺从，以及自我对真实客体和外部世界的适应。在发展的这个阶段，儿童的理想自我是“举止礼貌得体”，满足父母和老师对“好”儿童的期待。

但是，这个稳定期在青春期到来之前被粉碎，青春期更是没有稳定性。力比多重新登场，这个时期的力比多强化了本我的要求，而同时超我的压力得以增加，自我又一次被猛烈挤压，自我面临必须做出新的调整的任务，因为以前的调整适应已经不合时宜。本能冲动不能像以前那样被压制和限制，儿童的焦虑由于这个事实而增加：儿童的本能现在可能更容易在现实中获得突破，导致比幼儿时期更严重的焦虑后果。

自我与超我达成一致。为了建立一个新的目标，儿童需要放弃原先爱过的客体。我们观察到青春期的少年常常与他周围的一切发生摩擦，他常常盼望新的客体出现。其实，这样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与现实是和谐的，因为，这时候现实施加各种要求更高的任务给青春期的少年。在他发展变化的道路上，他不断逃离原初客体，最终他脱离自己的一般意

义上的私人客体，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原则和理想。

个体最后的稳定期要在他完全经过青春期以后才能达到。在这个阶段的终点，他的自我和超我终于能够就建立成年人的目标而达成一致意见，个体现在适应自己更广大的外部世界，而不仅仅只是依赖于自己所处的周围环境。虽然他认可这个新的现实的主张，他却把这些主张设置为他自己的内部要求。当他成功脱离他的原初客体以后，他在普通的客体上获得了更伟大的独立。这样的调整取决于他对新的现实的认可，并且，这个调整在更强大的自我的帮助下发生效果。在他的性生命绽放的第一阶段，压力对自我的强化做出很大贡献（压力来自本我和超我的夸张要求之间的压力情境）。与此相反，我们常常可以看见抑制这种压力的结果——对他个性产生约束，这种约束效果常常是永久性的，在此阶段结束时彻底完成。虽然童年第一阶段蓬勃发展的幻想，以较小的程度，伴随着性生命的出现而第二次出现，但是，当他已经经过了青春后期，他的幻想就被毫无意外地严重挤压，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正常”的成年人。

幼儿期还有一点，我们已经看见，超我和本我在这个期间还不能相互妥协；在潜伏期，自我和超我为了追求共同的目标，两者联合一起创造了稳定；在青春期阶段，与早期相似的情境再一次出现，个体的精神稳定再一次紧随其后。我们已经讨论了这两种稳定的区别，我们现在能够看见它们的相同之处。在两种情况中，自我和超我达成互相适应，彼此同意建立一个符合现实^[154]要求的“理想自我”。

在这本书的更早一些章节中，我曾经尽力表明在潜伏期的肇始，超我的发展与力比多一起停止不前。我特别强调我们各个不同阶段都要处理的重要一点：在俄狄浦斯冲突下降以后，跟随其后的不是超我自己的变化，而是自我的成长，自我的成长包括了超我地位的巩固。在潜伏期，儿童的自我和超我分担了适应环境的目标任务和那种环境中的“理想自我”的角色任务，这个事实（而不是超我发生实际改变）可以解释潜伏期总的稳定状态的现象。

我们现在必须从讨论自我的发展转移，我们要考虑这个过程与克服焦虑情境的关系，我认为克服焦虑情境是自我发展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曾经说过，幼儿的游戏活动通过连接幻想和现实，帮助儿童克服内部和外部的危险。让我们拿小女孩办家家游戏中的“妈妈”角色举例，正常儿童的分析表明这些游戏除了满足儿童的心愿（包含早期焦虑情境中最严重的焦虑），在小女孩反复渴望洋娃娃的想法中，还存在着小女孩的安慰和确信需要。小女孩得到洋娃娃的事实是她没有被她母亲抢走

孩子的证据，以及她的身体没有被母亲破坏，她还可以有自己的孩子。另外，照顾她的洋娃娃，给它们穿衣服（女孩已经把自己与洋娃娃等同），她确信自己曾经有一位慈爱的母亲，因此减少了她被抛弃、无家可归和变成孤儿的恐惧，这种自信在某个程度上也在其他游戏中表达出来：比如，男孩和女孩玩过家家和旅游的游戏，这两种游戏都是儿童渴望找到一个新家的愿望——最后的归属都是重新找到他们的妈妈。

典型的男孩子游戏清晰地表达出男性特征。这些游戏跟马匹、火车和马车有关，游戏象征着进入母亲的身体。在他们的游戏中，男孩子们一次次地上演每种不同的场景，在母亲体内与父亲打斗，与母亲性交；在游戏中，男孩与敌人斗争，自我防卫的胆量、技巧和精明都确保他们成功地打败他们的父亲，男孩的胜利减少了对父亲的恐惧。通过这些斗争方式和通过与母亲性交，他获得了阴茎和性能力——这两者都是男孩最害怕的事情，而且，在游戏中，伴随他的侵犯趋势，帮助母亲恢复完美的愿望一起出现。他要向自己证明，他的阴茎不具有破坏性，他以这样的方式减轻他的罪疚感^[155]。

儿童在游戏中无拘无束的巨大乐趣不仅来自他们的心愿已经圆满完成，而且来自他们在游戏中对焦虑的成功克服。在我的想法中，这不是两个分别完成的不同功能，真实的情况是：自我采取每一个“实现愿望”的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克服焦虑的目的。因此，一个复杂的过程运作所有自我的力量，儿童游戏帮助其完成从焦虑到愉快的转变。我们将在后面仔细讨论这个过程怎样影响成年人的精神生活 and 自我发展。

虽然如此，就儿童而言，自我永远不能通过游戏克服焦虑。只要焦虑保持潜伏状态，它就会成为玩游戏的动力，但是，只要焦虑一旦表现，它就会公开中断游戏的进行。

在儿童的游戏里，我们能认出儿童早期的自我仅仅部分达到了克服焦虑的目的。在潜伏期的发端，儿童能更好地克服焦虑，同时他表现出应对现实需要更强的能力。儿童的游戏失去所有想象的内容，而且想象力逐渐被学校作业取代，儿童专注于字母表、算术的数字和绘画，这些在开始都有游戏的性质，后来，很多都被取代了。儿童专注于字母连接在一起的方式，字母的写法和顺序，整齐划一的字母书写，这些准确到位的细节让儿童感觉非常愉快——儿童的精神状态与“造房子”“玩洋娃娃”游戏的精神状态完全相同。一个漂亮和整洁的作业本具有游戏中房子和家的象征意义，也就是象征健康和未受伤害的身体；对于儿童而言，字母和数字代表父母、兄弟、姐妹、儿童、生殖器和粪便，它们都

表示他的攻击趋势和他的反应趋势，他通过成功完成作业中断害怕，就像造房子和玩洋娃娃一样。对潜伏期儿童的分析表明，不仅仅是作业的细节，而且学校里还有所有手工制作和画画的各种活动都在幻想中出现，表征修复儿童的生殖器和身体、修复母亲的身体和身体的其他部分、修复父亲的阴茎，也修复兄弟姐妹等等。同样地，儿童自己的每一件衣物和洋娃娃的每一件衣物，比如衣领、袖口、披肩、帽子、皮带、长筒袜、鞋子，它们都有象征意义^[156]。

在儿童发展的正常道路上，年幼儿童书写字母和数字的乐趣得到延伸。随着他们年纪的增长，这种乐趣变成智力上的整体成就。即便如此，他们成就感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从父母那里得到的赞赏，这是获得长者认可的方式。因此，在潜伏期，我们看见来自真实客体的爱和赞许帮助儿童缓解危险情境，这时，儿童的客体关系和现实关系受到过分强调。

就男孩子而言，写作表达男童特质^[157]，钢笔笔画和字母写作代表的是性交的积极表现，是他具有阴茎和性能力的有力证据，书本和练习本代表生殖器或者母亲和姐妹的身体^[158]。对于一个六岁的男孩子来说，大写的字母“L”意味着一个马背上的男人（他和他的阴茎）骑行穿过一个拱道（她母亲的生殖器）；字母“i”是阴茎和他自己，字母“e”是他的母亲和母亲的生殖器，而字母“ie”的拼写是他自己和母亲性交结合，大写的字母和小写的字母分别代表的是父母和孩子^[159]。男孩子积极的性交幻想也在游戏和体育活动中表现出来，我们发现同样的幻想表现在这些活动的细节和学校的作业中。男孩子希望超过他的对手，确保胜利战胜危险的父亲——这个愿望相当于男性处理焦虑情境的方式，这对于青春期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在潜伏期时，他的这个愿望就存在了。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的男孩子对外部环境的依赖程度要小于女孩子，取得自己的成就在男孩子的精神活动中已经占有更大分量（相比女孩子）。

我们描述的稳定状态发生在潜伏期，这是自我和超我适应现实，达成共识后的反应。稳定的达成取决于所有压制和限制本我的本能力量的联合行动，儿童停止自慰（masturbation）的努力在这个时候进入。借用弗洛伊德的话“这种努力占用了儿童潜伏期大部分的精力”。他所有的力量都是针对他的自慰幻想，而这些幻想正如我们反复看见的一样，不仅是儿童游戏的一个成分，而且还是他们学习活动和所有晚期升华的一个构成部分^[160]。

儿童在潜伏期需要客体的赞许，原因是他想要减弱超我的对抗力

量（超我在这个阶段往往对客体自适应），达到“去性”自慰幻想的目的。因此，在这个阶段，儿童一方面需要满足放弃自慰的要求，以及压制自慰幻想，另一方面需要满足反向要求，满足年长者每日“去性形式”（desexualized form）的自慰幻想的兴趣和活动。因为只有在这样令人满意的升华中，儿童才获得自我的需要，从而完全驳斥焦虑情境。儿童成功逃离这个尴尬局面取决于潜伏期的稳定状态，在潜伏期，儿童需要取得那些掌握权力的人的批准，这是改善焦虑的前提条件，这样他才能控制焦虑，让我们简短回顾如此复杂和分歧广泛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一定是计划周密的过程。在真实情况下，正常儿童和神经症儿童之间的分界线并没有明显的分界线（特别是在潜伏期）。神经症儿童可能在学校表现不错，表现正常的男孩常常用其他的方式否定焦虑情境，比如他展现他的力大无穷，而他并不是总是想要学习。潜伏期的正常女孩常常用非常男性的方式克服焦虑；另外，即使男孩选择更被动的行为方式或者女性行为方式来克服焦虑，他还是被看作是正常的儿童。

弗洛伊德让我们注意到潜伏期介入的典型的仪式行为，这是儿童努力抗拒自慰的结果，[\[161\]](#)他说这个阶段的“特征是在自我中建立伦理和审美屏障”。由于“自我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反应形成，我们把反应形成视作正常性格形成的一种夸张形式”，[\[162\]](#)强迫性反应和正常儿童人格发展（儿童在一定的教育环境中长大）的分界线在儿童潜伏期并不是明确无误的。

你们要记住，我已经提出了一个观点：强迫性神经官能症起源于童年早期。但是我之前表示，在这个发展阶段，只有孤零零的强迫症症状出现过，一直到进入潜伏期，这些症状并没有结构性地普遍出现过，所以不能形成强迫性神经官能症。超我和自我[\[163\]](#)联合建立共同目标，他们一起完成强迫性特征的系统化，并且伴随超我[\[164\]](#)的巩固和自我的强化。这个共同的目的构成本我和超我制约自我的力量。虽然儿童本能的压制（客体提出的要求）在强迫机制的协助下得以展开，但是压制并不会如愿以偿，除非所有关联因素齐声反对本我。在这个结构综合完整的过程中，自我展现了弗洛伊德所说的“自我综合[\[165\]](#)完成趋势”。

因此，在潜伏期，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充分满足儿童自我、超我和客体的需求。一般情况下，成年人拒绝小孩子的打扰，这是因为成年人认为拒绝是对儿童内在需要[\[166\]](#)的最好回应。我们常常在精神分析中经历这样的病例：如果成年人在与儿童相处的情境中产生冲突，成年人认为儿童“太不听话”和“太捣乱”，这时候儿童被迫忍受和进入内心冲突，他的自我觉得：只有通过成年人对自我进行各种友好帮助，它才能完

成“压制本我”和“抵抗被禁冲动”的两项任务。儿童需要接受外部客体的禁令，因为这些禁令支持来自内部的禁令。儿童对客体的依赖是为了能够克服焦虑，这种依赖与其他发展阶段相比，在潜伏期表现得更强大。确实，我觉得儿童克服焦虑的能力取决于儿童的客体关系和适应现实的能力，这是他顺利过渡至潜伏期的先决条件。

尽管如此，为了儿童未来的长期稳定发展，这种克服焦虑的方法不应该占据先导地位和被过多使用。如果儿童的兴趣、成就，以及其他令人心满意足的做法所付出的艰苦努力，都是为了赢得客体的爱和认可（客体关系是克服焦虑和缓和罪疚感的最显要因素），那么，儿童将来的精神健康没有根植在牢固的土壤中。如果儿童对客体的依赖比较少，儿童的兴趣和成就（通过它们，儿童的焦虑感得以克服和罪疚感得以减轻）都是为了儿童自己本身的缘故，并且儿童从中获得回报和成就，那么，他的焦虑感就会得到更好的调整，最终得到广泛分散，无声无息。一旦儿童的焦虑被减弱，他的力比多满足感就会上升，而这是成功克服焦虑的先决条件。焦虑只能在这时候得到克服：超我和本我达成互相适应状态，而且自我获得足够的力量^[167]。

既然潜伏期的客体关系对儿童的支持如此的强大，甚至对正常儿童的精神而言也如此，我们就并不难发现很多这样的病例，在这些病例中，这个支持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青春期，我们明显可以做到这样的支持，因为儿童对客体的依赖不再那么强烈（如果这种依赖是克服焦虑的主要手段），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精神疾病通常都是在后期爆发的原因之一（在青春期或者青春期之后爆发）。如果我们把自我的力量当作一把标尺——这把标尺取决于超我严重程度是否得以减弱，它包含了本能更大的自由范围，它与适应这个发展阶段的目标一致。我们不应该冒着很大的风险，要求儿童在潜伏期去适应教育和现实社会的很多要求。令人失望的是，这些要求往往都是衡量儿童成功发展和身心健康的标准^[168]。

弗洛伊德说“青春期的来临翻开了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决定性章节”，并且，在这个时期，“早期侵犯冲动将被重新唤醒，但是更多或者更少的力比多冲动（甚至在糟糕的情况中，力比多所有冲动）将不得不跟随退回既定的方向，并且作为侵犯和破坏趋势重新出现。由于性欲乔装打扮成力比多冲动，以及自我做出强大的反应，开展对抗性欲的斗争将从此在伦理道德原则的旗帜下进行^[169]。

儿童建立新的原则和新的理想父亲的形象，以及对自己要求的提高，目的都是为了与他原初的客体分离。虽然，他可以聚集对父亲的积

极情感，也可能与父亲产生一些情感冲突，但是，他对父亲的情感不断加深。这个做法与父亲的分裂意象保持一致，崇高而又备受钦佩的父亲被儿童喜欢和爱戴，而“坏”父亲常常指生活中的父亲或者一个替代对象，比如校长，他唤起的是这个阶段普遍仇恨的情感。男孩在这样的情感关系中，他确定自己是与父亲棋逢对手的，不会被父亲比下去。男孩在对父亲的钦佩中，满足于自己有一个强大的和助人为乐的父亲，并与父亲产生认同感。这所有的一切都让儿童相信他有建构能力和性能力。

正是在此处，他的活动和成就开始进入。通过体力或者智力取得的那些成就（它们都需要勇气、力量、开创精神和其他因素）表明，他非常害怕的阉割没有发生在他身上，他并不是性无能。他的成就还满足他的反应趋势并减轻他的罪疚感，他的成就向他表明他的建构能力超过了他的破坏趋势，他的成就还代表对他客体的补偿修复，这些都极大增加他的满足感^[170]。在潜伏期，当儿童各项活动的成就得到外界的赞许，活动成就与自我达成和谐，他的焦虑感得以弱化，罪疚感得以减轻；而在青春期，他的焦虑感得以弱化、罪疚感得以减轻的这些成就一定来自儿童学业上取得的成就。

我们必须简短梳理一下女孩子在青春期处理焦虑情境的方法。在这个年纪，她常常保留潜伏期的目标和这个阶段克服焦虑的模式，她保留的时间比男孩子要长，通常的情况是：青春期的女孩子克服焦虑的方式具有鲜明的男性特征。在下一章中，我们将看到为什么女孩子建立女性位置比男孩子建立男性位置要更困难，女孩子对她自己和对别人提出更高的要求，她的标准和理想具有更小范围的抽象原则，她的抽象原则与她钦佩的人有更多的相关性。她“悦人”的渴望延伸至精神成就，甚至在精神成就达到更高层次时，这种渴望仍然发挥作用。她对待学习的态度就是对待自己身体的态度（只要男性特质没有明显的涉入），她的学习活动和身体活动很大程度上都与她的某些焦虑情境有关。一个美好的身体和一份完美的作业提供给正在成长的女孩一些证据——就像她需要一个孩子的证据，表明她的身体内部没有被破坏，孩子没有从她的体内取出。作为一个成年女人，她与她的孩子的关系常常代替她和工作关系，这对她处理焦虑是一个极大的帮助。生养一个孩子，看着他成长，这些经历恰恰是童年照看洋娃娃的经历，再一次证明有自己的孩子不是危险的事情，孩子让她的罪疚感得以减轻^[171]。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大大小小危险的情境都被估算过，如果事情顺利，就会持续缓解她幼年早期的恐惧。同样的，她与家的关系（相当于她与自己身体的关系）对于克服焦虑的女性模式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并且，还与她早期焦虑有直接的联系。我们曾经目睹，小女孩与母亲的竞争在幻想中以及其他方面

表现出来，她渴望代替母亲，变成家里的女主人。男孩和女孩都有的焦虑情境（尤其是女孩）是害怕从家里被赶走，变得无家可归^[172]，他们在家里心满意足的部分原因是焦虑感被缓解。女人保持正常稳定状态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她的孩子们、她的工作、她的各种活动、对她个人和家的关心和爱护，这些都是驳斥焦虑感的因素^[173]。她相信，她与男人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由男人对她的身体的“完美如初”的渴慕决定，因此，她的自恋对克服焦虑起到很大的作用。与男性克服焦虑模式相比，女性克服焦虑的模式更多取决于男性的爱和赞许以及其他客体，但是，男性从他的恋爱关系中获得焦虑缓解，并帮助满足他的性需要。

克服焦虑的正常过程似乎有几个因素调节，有些方法与数量因素有关，比如施虐和焦虑的程度，自我承受焦虑的能力。如果这些互相影响的因素达到一个最佳组合状态，儿童能够改善很严重的焦虑症，自我发展和心理健康取得满意发展和最高水平。儿童克服焦虑的能力和爱的能力都具备特定条件，这些条件与能力关系密切^[174]。有些病例，尤其是在青春期的病例，克服焦虑的条件是个体克服困境，尤其是导致强烈恐惧感的困境；在另外一些危险情境中，出于害怕心理，儿童往往会尽量避免极端情境，在这两个极端情境中，我们认为存在一个获得克服焦虑的正常动力，它并不是太直接，也不与焦虑密切相关，因此是更为分散的动力。

在这一章里，我尽力表明所有个人的活动和升华都是为了克服焦虑和减轻罪疚感，所有活动和兴趣的动机（除了满足他的侵犯冲动以外）都是个体想要对客体做出补偿和修复自己身体和性器官的愿望。我们也看见^[175]在儿童发展的早期，儿童“无所不能”的感觉用在破坏冲动上，当他的反应形成启动时，这种消极的、破坏的“全能”心理让他无比信任他的破坏能力。施虐全能心理越强大，积极全能心里就越强大，其目的是为了他能够满足超我提出补偿修复的要求。如果补偿修复需要更强大的建构全能，比如，补偿父母、补偿兄弟、补偿姐妹等等，它们就都被置换到其他客体甚至是整个外部世界。那么，他一生是否有成就，他的自我是否发展和性生活是否成功^[176]，他是否更为拘谨压抑，这些都取决于他自我的力量和他适应现实社会的能力（这种能力调整他的想象力）。

总结一下已经讨论过的内容，我已经就这个复杂的过程发表了我的看法。这个过程包含了个体所有的能量，在这个过程中，自我努力克服婴儿期的焦虑，这个过程的成功意味着自我发展和心理健康的至关重要性。一个正常人从多方面自我确信，确信自己不焦虑、不内疚——这个

过程持续不断，对各方面都确信无疑，包括他参加的各种活动和自己的兴趣爱好，他的社会关系和性生活的满意。这让他把原初的焦虑情境抛之脑后，弱化并且彻底改善焦虑对他造成的影响。其实，这个机制往往应用在平常的行为上，这是正常人克服小小焦虑的方法，用来处理日常生活的难题^[177]。

最后，我必须检验这一章中关于改善焦虑的正常方法的描述，并与弗洛伊德关于这个主题的论述进行比较^[178]。在弗洛伊德的《抑制、症状和焦虑》中，他评论道：“因此，随着个体变得成熟，焦虑的某些决定因素消失。”这个陈述由他下文限定，在上面的引言之后，他又说：“还有，这些焦虑情境的某些部分凭着改头换面却侥幸逃脱，它们依旧出现在每日的情境中，影响到后期的发展。”我关于改善焦虑的理论帮助我们理解正常人通过什么方式摆脱焦虑情境，以及用什么方式改善焦虑。精神分析观察使我强烈倾向于相信：即使一般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摆脱焦虑，焦虑却不可能完全消失。就意图和目的来说，确实，这些焦虑情境不会对个人构成直接的影响，但是，这些影响在特定的场景中还会再现。如果一个正常人处于严厉的内部和外部压力中，如果他突然生病或者人生失败，我们可以看见他最深层次焦虑情境的直接影响。那么，问题来了，每一个健康的人都可能受制于神经官能症，因为他不可能完全摆脱他的原初焦虑情境。

弗洛伊德的论述证实了这个观点。在上文提到的段落里，他说：“神经官能症患者对危险做出的反应要比正常人的反应强烈许多倍。长大成人并不能保证他不回到原来的创伤性焦虑情景，完全有可能的是，每一个个体都有一个焦虑极限，超出这个极限，他的精神和智力都不能发挥作用，不能处理超出他极限的焦虑。”

第十一章 早期焦虑情境对女童性发展的影响

心理分析观察揭示出的女性心理内容比男性心理要少得多。由于最先发现阉割恐惧是引起男性神经官能症的主要原因，分析师也自然着手研究女性身上的类似病因。由于男性和女性心理学之间的相似性，分析师在这种方式下获得的研究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倒也合乎情理，但它们并没有真实反映两性心理学之间的差异。弗洛伊德很早就在一篇文章中充分表达了类似观点，他说道：“.....另外，是否真的百分百确定阉割恐惧是引起抑制（或防御）的唯一原因呢？如果我们能把女性神经官能症考虑进来，我们就必定会对此表示怀疑。因为，尽管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在女性身上证实阉割情结（The Castration Complex）的存在，但我们很难在阉割已经发生的事实上再提出阉割焦虑。”^[179]

当我们想着对阉割焦虑认知的每一次进步在人类心理学和神经官能症治疗上有多么重要的作用时，我们就应预计到，了解女孩身上相对应的焦虑形式会完善我们对女孩的健康治疗，而且还能帮助我们更清晰地了解女孩的性发展轨迹。

女孩的早期焦虑情境

在《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180]一文中，我曾对这个始终悬而未解的问题做过一些有益的探索，同时我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女孩最深层次的恐惧在于害怕自己的内在身体被掠夺与破坏。由于她在母亲身上经历了口腔挫折，她渐渐脱离母亲，并把父亲的阴茎当成兴奋的客体。这种欲望促使她在人生成长的过程中迈出了更重要的步伐。她幻想的内容发生了演变，她幻想母亲把父亲的阴茎放到她的身体里面，而且她把乳房也给了父亲。这些幻想构成了她早期性理论的核心内容。由于父母都让她感到了挫败，她内心产生了嫉妒和仇恨。在这个发展阶段，男孩和女孩都认为母亲是一切滋养之源，身体内蕴藏着垂涎之物，这其中也包括了父亲的阴茎。鉴于母亲使她遭受了挫败，这种性理论使小女孩变得更加仇恨母亲，并使她产生了施虐幻想；其内容是攻击和破坏母亲的内在身体、并掠夺母亲身体里的蕴藏之物。由于害怕自己被母亲报复，此类施虐幻想形成了小女孩深层焦虑情境的基础内容。

在论文《女性性特征的早期发展》中，恩斯特·琼斯将这种为了满

足力比多的完全又持久的破坏力称之为“性机能丧失恐惧”。他认为，这种恐惧在两性儿童的早期焦虑情境中占据着主导地位。^[181]这个假设理论与我的观点基本吻合。在我看来，这种获得力比多满足的破坏力意味着它们要破坏这些器官，以便满足目标需要。而且女孩子也期待着，当母亲在攻击她的身体和掠夺体内东西时，她能破坏这些器官。她对母亲性器的恐惧尤其强烈，一部分原因应该是，她自己对母亲的性器及母亲从性器官中产生的性欲快感，有着强烈的施虐冲动；另外的原因可能是，她害怕自己无法享受性欲快感，这反而促使她更加害怕自己的性器会遭到破坏。

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

依我看，女孩对父亲阴茎的口腔欲望预示着俄狄浦斯倾向的到来。这些口腔欲望早先与性器冲动同时出现。女孩希望从母亲身上抢夺父亲阴茎，并吞并到自己体内，我发现这是推动女孩性发展的根本原因。母亲不再给予她丰硕乳房的事实引发了她对母亲的怨恨，因而当她再次遭受不公平待遇时，这种仇恨就变得更为强；这是因为母亲不准她把父亲的阴茎当成兴奋的客体。在俄狄浦斯倾向的作用下，这种双重不满是女孩对母亲产生敌意的最深层原因。

这些假设跟公认的心理分析理论存在许多不同之处。弗洛伊德曾得出这样的结论^[182]：正是阉割情结引发了女孩的俄狄浦斯情结；母亲未使她生就一副属于自己的阴茎让她心存怨恨，促使她脱离了母亲。弗洛伊德的观点和本书刚提出的观点虽然存在分歧，但其实没那么重要。只要我们稍作思考并会发现，它们之间存在两点共识：第一点，女孩想拥有阴茎；第二点，女孩子怨恨母亲没有让她生出阴茎。不过，我的假设是，女孩最初并不想自己拥有阴茎，从而让自己变成一个男人，而是想吞并父亲的阴茎，使它成为她口腔欲望的客体。而且我还认为，这种欲望并非阉割情结的结果使然，而是俄狄浦斯倾向的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因此，在男性倾向和阴茎嫉妒的作用下，女孩并非间接地处于俄狄浦斯冲版》，卷19.动的掌控之中，而是直接受控于她身上显著的女性本能因素。^[183]当女孩把父亲的阴茎看成梦寐以求的客体时，很多因素决定了她这种渴望的强烈程度。因于她在母亲乳房上遭受了挫折，口腔吸吮冲动的需求被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这使得她对父亲的阴茎产生了幻想；她幻想父亲的这个器官跟乳房不同，它可以提供给她无与伦比的口腔快感，而且这种快感永远都不会结束。^[184]另外，她的尿道施虐（urethral-sadistic）冲动丰富了幻想内容。比起女性泌尿器官，两性儿童都认为阴茎的泌尿能力要强大得多（他们更容易看清阴茎）。由于儿童对等了很

多身体器官，女孩针对泌尿能力和阴茎力量的幻想构成了口腔幻想的部分内容。而且她还幻想着，阴茎这个客体在提供口腔快感上拥有着无比神奇的力量。但是，由于母亲使她遭受的口头挫折也刺激了她其他的性感带，而且还唤醒了针对父亲阴茎的一切性器倾向（**genital trends**）和性器欲望，阴茎最终变成了她口腔冲动，尿道冲动，肛门冲动和性器冲动的客在生命的早期阶段，小女孩就把父亲看成她的情感客体，位置仅次于母亲之下，而且她还对他产生了很多真正的性欲。这性欲与帮助她聚精会神吸吮母亲乳房的口腔带有关，因为“在某个发展阶段，她在潜意识中等同了父亲的阴茎和母亲的乳房；她认为阴茎也是提供乳汁的器官”。在等同父亲阴茎和母亲乳房的过程中，“通过从上到下的置换过程”，阴道成了被动的吸吮入口。阴道的这种口腔吸吮活动总体上隐含在其解剖学结构中（第54页）。我也认同这个观点。但是海伦娜·朵伊契（**Helene Deutsch**）认为，这些幻想只有在女孩达到了性成熟、并有了性经历后才会起作用。然而我的观点是，在儿童早期，她从乳房上遭受的挫折就开启了阴茎和乳房等同的早期阶段；而且这种等同很快在她身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也极大影响了整体发展方向。此外，我也认为阴茎和乳房的等同伴随着“一个从上到下的置换过程”；它在早期就激活了女性性器的口腔特质及包容特质，并使阴道做好了迎接阴茎的准备，由此引来了俄狄浦斯倾向（尽管这些倾向要到很晚的时候才会全部显现出来），最终也为她的性发展奠定了基础。另一个因素也增强了她这方面的欲望；它就是女孩潜意识中的性理论。这个性理论使她认为母亲吞并了父亲的阴茎，她因此对母亲产生了嫉妒。

我认为，正是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小女孩才会赋予父亲阴茎如此巨大的力量，才会对这个客体倾注最火热的仰慕和最强烈的欲望。^[185]如果她的女性位置（**feminine position**）能一直维持在主导地位，她对父亲阴茎的态度通常会使她对男性表现出谦卑和顺从。但这同样会使她产生强烈的仇恨，因为她无法得到自己如此狂热爱慕着和梦寐以求的东西。另外，如果她选择男性位置，她身上就会表现出阴茎嫉妒的所有迹象和征兆。

在小女孩的幻想中，父亲的阴茎拥有巨大力量，尺寸惊人，爆发力强。然而，由于这些幻想来源于口腔冲动，尿道冲动和肛门施虐冲动，她也使阴茎具备了极其危险的特征。这个特征奠定了她对“坏”阴茎的恐惧。这种恐惧是毁灭性冲动和力比多冲动一起导向阴茎时的一种反应结果。如果她的口腔施虐特征处于控制地位，她就会把母亲体内的父亲阴茎主要看成一个应该被仇视，被嫉妒和被消灭的东西。^[186]在这个充满敌意的幻想中，其中心内容是她把父亲的阴茎看成一个给母亲提供快感

的客体。有时这种敌意会变得非常强烈，以至于她会把她最深最强烈的焦虑（她对母亲的恐惧）置换到父亲的阴茎之上，因为它是母亲身上一个让人厌恶的附属品。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成人女性就会在发展中造成严重缺陷，她最终会对男性形成扭曲的态度；而且她跟客体的关系也会存在一定缺陷，这使她无法克服，或者彻底克服局部爱（partial love）的阶段。^[187]

依靠思想全能（omnipotence of thoughts）的力量，女孩针对父亲阴茎的口腔欲望使她觉得自己事实上已经吞并了阴茎，由此她对父亲模棱两可的感情慢慢扩大成内化的感情。我们都知道，在局部吞并（partial incorporation）时期，客体的局部可表征物体的整体；因此父亲的阴茎表征着父亲整个人。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儿童早期的父亲意象（它构成了父亲超我的核心内容）基本都是通过阴茎表征的原因了吧。我一直想要证明的是，两性儿童之所以出现令人胆战心惊和残酷无情的超我形象，是因为他们在一个施虐症最强烈的发展阶段中就开始使客体变成了他们的内心形象。因此，他们最初意象就呈现出了幻想特征，这是因为他们把强烈的前性器冲动转到了父亲意象中。^[188]比起男孩，女孩对内射父亲阴茎（她们的俄狄浦斯客体）的渴望，及希望把它保留在身体中的冲动要强烈得多。跟口腔欲望一起出现的性器倾向也具备包容特质，因此，在正常情况下，女孩的俄狄浦斯倾向受口腔冲动控制的程度要比男孩强烈得多。幻想的主要内容是跟“好”阴茎有关还是跟坏“阴茎”有关，这在超我的形成过程和性发展过程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无论何种情况，女孩会更加服从于内化中的父亲，也更容易臣服于父亲的控制，不论结果是好还是坏；而男孩会跟超我保持正常关系。^[189]此外，女孩对母亲的焦虑和罪疚感使得她对父亲阴茎模棱两可的感情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为了使我们的研究更简洁一点，我首先理顺女孩对父亲阴茎态度上的发展过程，然后再努力找出她和母亲的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她和父亲的关系。在情况好的时候，女孩既相信一个危险的內射阴茎的存在，也相信一个仁慈又有帮助的阴茎的存在。正是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引发了女孩的焦虑，并促使她们在小小年纪就如同成年人一般开始寻求性经历。这种刺激既增强了她对阴茎的力比多欲望，又能让自身变成这个欲望中的一种新冲动。这种刺激的起因可参考以下内容。她对內射“坏”阴茎的惧怕刺激了她，使她不停地在性交中內射“好”的阴茎。^[190]而且，无论是口交，肛交还是普通的性交方式，性行为能帮助她确定自己的恐惧是否有充分根据。这种恐惧在性交有关的观念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两性儿童的幻想中，性交之所以会变得危险重

重，是因为他们的施虐幻想使性行为转变成了危机四伏的危险情境，[\[191\]](#)就如父母之间的性行为一样。

我已在前面不遗余力地探讨了这些施虐自慰幻想的本质，并发现他们可分为两个各具特色却又相互联系的类别。第一类幻想中，儿童运用各种各样的施虐手段对父母发动猛烈攻击，具体的攻击对象可能是正在性交中的父母，也可能是单独的父亲或母亲；第二类幻想在一个施虐症最强烈的阶段后期发展而来，儿童以更间接的方式表现了施虐全能，认为施虐就能打败父母。他们把父母的牙齿，指甲，性器，排泄物等转变成了危险的武器和动物等，从而使父母拥有了相互毁灭的工具；而且他们根据自己的欲望，让父母在幻想的性交行为中相互折磨和毁灭。

这两类施虐幻想能从多种途径引发儿童的焦虑。第一类幻想使小女孩害怕被父母或单个父母报复；她对母亲的恐惧尤其强烈，因为父母之中她最痛恨母亲。她期望父母的报复攻击能从里面和外面同时进行，因为她在转化这些内心形象的同时，也对他们实施了攻击。她这种恐惧跟性交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192\]](#)因为她想象着父母正在性交，因此她最初的施虐行为都指向了父母。然而这在第二类幻想中更为突出。根据她的施虐欲望，她的母亲在性交中被彻底毁灭。性交行为对她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危险。另一方面，正因为性行为被她的施虐幻想和施虐愿望转变成了极端危险的情境，它同样成了克服焦虑的最佳方法（越多越好），因为随之产生的力比多快感能使她的愉悦达到了巅峰，从而减轻了她的焦虑感。

我认为，这个观点使我们更容易明白个体实施性行为的动机及他从这一行为中之所以能获得力比多满足的心理根源。我们都知道，所有性感带的力比多满足也同样意味着毁灭特征的满足，因为这是他的力比多冲动和毁灭性冲动在施虐倾向特别明显的发展阶段中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我看来，毁灭性冲动在他生命的头几个月就唤起了他的焦虑，因此，他的施虐幻想和焦虑总是如影相随；而且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引起了特殊的焦虑情境。我发现，由于性器冲动在施虐症最强烈的发展阶段中应运而生，而且在他的施虐幻想中，性交表征着毁灭父母的媒介，因此这些在发展早期就产生的焦虑情境也跟生殖活动有关。它们的相互作用产生了如下结果：一方面，焦虑增强了力比多需求；另一方面，所有性感带的力比多满足有助于克服焦虑。力比多满足能减弱个体的攻击性、及随之产生的焦虑。另外，个体能从力比多满足中获得愉悦，这种愉悦似乎能在本质上缓解他害怕毁灭性冲动和客体把他毁灭的恐惧，并减少了“性机能丧失恐惧”（琼斯），比如，他害怕失去获得力比多满足的能力。力比多满足是一种性爱的表现形式，它能加深他对自己友爱意象的

看法，并削弱死亡本能和超我对他构成的威胁。

个体越是焦虑、越是神经质，他的自我就会越加活跃，也越需要他集中本能力量去努力克服焦虑。与此同时，力比多满足也会在根本上克服焦虑。对正常人而言，如果早期焦虑情境能得到进一步地消除，并且进行了更成功地修正，那这些情境对他的性行为产生的影响自然少之又少，但也不会完全不受影响。^[193] 正常人也会在爱的关系中产生验证特定焦虑情境的冲动，这会增强和固定他的力比多固着（libidinal fixations），因而性行为通常有助于正常人克服焦虑。处于主导地位的焦虑情境呵焦虑数量是产生性爱的特定元素；这适用于所有人。

如果女孩通过性行为测试在现实生活中有所映射的焦虑情境，并从中感觉到了自信和希望，她就会把客体认定为一个拥有“好”阴茎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她能在性行为中成功地释放焦虑；而释放会使她感觉到十足的快感，并极大地增强她体验中纯粹的力比多满足。除此之外，这奠定了她将来会拥有长长久久、幸福美满的爱情关系。如果情况并非如此乐观，而且她对内射“坏”阴茎的恐惧占据了主导地位，那么构成爱的能力的必要条件将是如下情境：她会通过“坏”阴茎在现实生活中进行测试，比如她的性伴侣有施虐特征。她在这种条件下做这种测试的目的，就是想要了解伴侣会在性行为中给她造成何种伤害。即便伤害没有超出预期，这些伤害也能缓和她的焦虑，并对她的精神生活造成重要意义。^[194] 在我看来，如果个体迫使自己在外在世界中进行求证，并以此来释放自身对内在和外在危险的恐惧，那么这种冲动是重复性强迫的必要因素。^[195] 个体越神经质，这种证明跟惩罚需求的联系就越紧密。早期焦虑情境的焦虑越严重，满怀希望的感觉越是渺茫，那些跟反向证明有关的条件就会变得越来越差。由此，只有严厉的惩罚或者糟糕的经历（也是一种惩罚）才可取代幻想中预期的可怕惩罚。同样，她对施虐性伴侣的选择基于她内心的驱动，她想要再次吞并一个施虐的“坏”阴茎（因为这是她眼中的性行为），以此毁掉身体里面的所有危险客体。由此看来，女性受虐症的深层根源就在于女性对内化的危险客体的恐惧；而且，她的受虐症只不过是她的施虐本能把矛头指向内化物体的最终结果。^[196]

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197] 尽管受虐症最先在客体关系中明显出现，它原本是一种指向有机体本身的毁灭本能（原始施虐）；只不过后来它在自恋性冲动的作用下才从自我中转移出来。另外，性受虐就属于此次过程中未能转移出来的那部分毁灭本能；它仍停留在有机体体内，并且受到性欲的束缚。他还进一步指出，任何已经转移出去的毁灭本能

会再次转向内在，并被客体驱逐，从而引起了第二性或者女性受虐症（secondary or feminine masochism）。然而，就我所知，当毁灭本能以此种方式回归时，它仍能依附于客体，只是那时会变成内化客体而已。在威胁要毁灭这些客体的同时，毁灭本能还威胁到了所在之处的那部分自我。由此，在女性受虐症中，毁灭本能会再次导向有机体本身。弗洛伊德认为^[198]“.....罪疚感也会通过受虐的幻想内容清楚地表达出来；主体会认为自己犯了某种罪（无法明确实质内容），因而他才想通过这些痛苦不堪又折磨人的程序进行赎罪。”我认为受虐者的自我折磨行为和忧郁症患者的自我责备（self-reproaches）存在某种共性；我们知道，他们实际上都指向内化的客体。由此看来，女性受虐症既指向自我，也指向内化客体。而且，在毁灭内化客体的过程中，个体其实是在自保。而且在极端的情况下，自我不再会把死亡本能转向外在世界，因为生存本能和死亡本能达成了共识，前者也不再履行保护自我的专职。

现在我们简要讨论一两个其他的典型形式。在这些形式中，女性会在性生活中对内化阴茎的恐惧达到最高点。^[199]女性存在严重的受虐倾向；除此之外，她们通常会更加乐观，经常把自己的感情托付给一个施虐特质的伴侣，同时还会不遗余力地想把他改造成一个“好”客体，这种改造通常会耗尽她自我的所有精力。此类女性既害怕“坏”阴茎，也信任“好”阴茎；两者在力量上势均力敌，这使得女性经常在选择一个“好”还是“坏”的外在客体上举棋不定。

女性对内化阴茎的恐惧促使她一遍又一遍地测试焦虑情境，这种事情并非少有。这种情况下，女性会不停地强迫自己跟客体发生性行为，或者稍有不同的是她会持续交换客体。再者，在不同情况下，同样的恐惧会造成截然不同的结果；而女性将变成性冷淡（frigid）。^[200]在很小的时候，她对母亲的敌意使她把父亲的阴茎从一个令人艳羡的、宽大的客体转变成了一个危险的、罪恶的客体。同时，在她的想象中，阴道变成了死亡的工具；而且母亲在跟父亲发生性交时，她整个人就变成了危险之源。由此，她对性行为的恐惧既建立在阴茎给她带来的伤害上，也建立在她自身给伴侣造成的伤害之上。她之所以会害怕伴侣被阉割，部分原因是她认同了施虐特质的母亲；部分归因于她自身的施虐倾向。

正如我前面所示，如果女孩采取了受虐态度，她的施虐倾向会指向她内化的客体。但是，假如她对内化阴茎的恐惧迫使她通过投射的方式防御来自阴茎的威胁，她的施虐特质就会指向外在客体，亦即指向性交行为中重新内射进来的阴茎，由此指向了她的伴侣。在这些情况中，自我曾再次成功地逃离毁灭本能，如今又顺利脱离内化的客体，并促使毁灭本能再次指向外在客体。如果女孩的施虐倾向处于主导地位，她会继

续把性交当成现实对焦虑的测试方式，只不过实施的方式会完全相反。她曾幻想她的阴道和整个身体都能毁灭伴侣；而且她会在口交中咬断他的阴茎，把它撕成粉碎；如今，这些幻想反而能帮助她克服她对吞并的阴茎和真实客体的恐惧。在利用施虐症针对外在客体时，她也在幻想中拉开了一场消灭内化客体的战争。

全能排泄物

在男孩与女孩的施虐幻想中，排泄物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膀胱和肠子全能功能^[201]跟偏执机制^[202](paranoid mechanisms)密不可分。当孩子希望在施虐幻想中利用隐秘手段，如尿液，粪便和屁等，以此毁灭性交中的父母时，这些机制发挥了最大的作用。^[203]由于害怕被报复，这些基本手段和攻击方式得到了次要强化（secondarily reinforced），最终变成了防御手段。^[204]据我判断，比起男孩子，膀胱和肠子功能上的这种全能意识会对女孩的性生活和自我造成更强烈、也更持久的影响。她们会利用排泄物对母亲发动攻击，首先瞄准她的胸部，接着是里面的身体。由于女孩针对母亲身体的毁灭性冲动更强烈，也更持久，她的攻击方式会变得越来越隐秘，越来越狡猾。这些攻击的基础是，粪便和其他排泄物的神奇力量^[205]及思想的全能性，同时它还遵循了母亲和自己内在世界的本质，内在世界是一个隐秘又充满神秘的世界。与此相反的是，男孩的敌意聚焦于母亲体内的父亲阴茎（他认为如此）及父亲现实中的阴茎，因而他们更容易把仇恨导向外在世界中看得见和摸得着的客体。他也更善于利用阴茎的施虐全能特征，因而他也拥有了克服焦虑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它如今常被用来对客体施加精神压力，或在精神上控制和主导客体。鉴于这种变化，又由于儿童会以隐秘狡猾的方式发动攻击，同时又需要具备高度警觉性和缜密的心思以防父母的报复，因此在两性的自我发展过程中，最初的全能意识就显得至关重要了。在上面提过的亚伯拉罕论文中，他认为膀胱和肠子全能功能是思想全能的前身；在论文《圣母通过耳朵受孕》（1923）中，恩斯特·琼斯（Ernest Jones）表明了思想和屁之间的等同关系。我同样认为，儿童把排泄物，尤其是肉眼无法捕捉的屁跟另一个看不见的隐秘物质（它就是思想）进行了等同，而且他们自认为这些针对母亲身体的攻击神不知鬼不觉，并犹如神助般的把这些东西放进了母亲身体（参见本书第八章）。

的其他方式。^[206]而女孩克服焦虑的方式依然受控于自己与内在世界的关系，跟一切未知的关系，故而也跟潜意识相关。^[207]

正如前面所述，当女孩的施虐特质达到最高峰时，她会把性行为当成毁灭客体的手段，并展开了一场歼灭内化客体的战争。凭借排泄物和思想全能的力量，她竭力想要战胜自己内在身体和母亲的内在身体中

（她的最初目标）可怕的客体。如果她对自己体内的父亲“好”阴茎有足够强烈的信任，阴茎会在她的眼中变成全能感的传递媒介。^[208]如果她相信排泄物和思想的神奇力量，而且这种信念占据了主导地位的话，她就会在幻想中利用这种优势力量支配和控制内在和真实的客体。不仅是这些不同来源的神奇力量会同时运作和相互强化，而且，女孩的自我还会运筹帷幄，使他们互相对抗，从而达到克服焦虑的目的。

与母亲的早期关系

女孩对待内化的父亲阴茎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对母亲乳房的态度。我们先来简要回顾一下这里面的基本因素：她最先内化的客体是乳房表征下的“好”母亲和“坏”母亲。^[209]她想要吸吮和吞并父亲阴茎的欲望直接来源于她对母亲乳房的对等需求。因此，乳房带给她的挫败感奠定了她在阴茎上再次受到挫折时的情感基调。不仅仅是她对母亲的妒忌和恨意会歪曲和增强她对阴茎的施虐幻想，而且，她同母亲乳房的关系也会从其他方面影响她将来对男性的态度。一旦她开始害怕“坏”的内射阴茎，她也会回归到母亲身边，无论这个母亲是现实中的真人，还是她的内化形象，她都会伸出援助之手。如果她对母亲的最初态度受控于口腔吸吮位置（oral-sucking position），那么她的态度就会充满强烈的自信和希望；有时候，她会躲在“好”的母亲意象中，并以此对抗“坏”母亲和“坏”阴茎。要不然，她对内化母亲的恐惧会使她更加害怕内化的阴茎及性交后令人可怕的父母。

因为幻想中的母亲既拥有丰姿乳房，也拥有父亲的阴茎和孩子，从而也拥有了满足她所有需求的能力，所以“母亲很有用”这个意象和她对母亲的依附程度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当小女孩出现早期焦虑情境的时候，她的自我会最大限度地利用营养需求，这能帮助她克服焦虑。她害怕自己被下毒后身体会容易受到攻击；这种害怕越强烈，她越是渴望得到营养的乳汁、“好”的阴茎和孩子，^[210]因为在她的幻想中，母亲对这些东西拥有无限的控制权。她需要这些“好”的东西，以便保护自己免受“坏”东西的攻击，从而在身体里面建立起某种平衡。可以说，母亲的身体在幻想中就像一个宝藏，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工具；这些工具可以帮助她满足所有的欲望，从而使她不再感到害怕。正是在这些幻想的作用下，她重新把母亲的乳房视为最早的快乐之源，也是充满坎坷的快乐之源；这正是她极其强烈地依附于母亲的原因。另外，在焦虑的迫使下，

母亲曾使她遭受的挫败使她对母亲再次产生了不满，并对母亲的身体发动了更猛烈地施虐攻击。

然而，就在整个发展过程的后期阶段，当她的内疚感开始在各个的孩子象征有用的客体。方面呈现出来的时候，^[211]她自认为她占有了这些东西，母亲才会置身于“坏”东西的控制之下；正是这种想法或者正是这种企图占有母亲体内所有“好”东西的欲望，才会唤起她内心极其强烈的罪疚感和焦虑。她消灭了母亲体内的孩子，这个行为在她的幻想中等同于这个宝藏的完全毁坏，而这个宝藏可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和生理需求。这种恐惧在女孩的精神生活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进一步增强了她和母亲之间的联系。这种恐惧还能强迫女孩做出补偿

（restitution），归还所有她从母亲身上拿走的东西；这种强迫行为会在特定女性的各种升华中表达出来。

但是，这种强迫行为会跟另一种强迫行为背道而驰。同一种恐惧也会使后种强迫得到强化，即她希望拿走母亲拥有的一切东西，以便保护自己的身体。因此，在这个发展阶段，女孩受控于一种既想全部拿走、又想全部归还的强迫行为。正如我们一直强调的，^[212]这种强迫行为是引起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必备因素。比如，我们看到小女孩们会不停地画一些象征粪便的小星星或者十字；或者大一点的女孩会一直在纸上写字母和数字，它们象征着母亲的身体或者自己的身体，并且她们还极其仔细，力求做到中间不留任何空隙。或者，她们会把一堆堆的纸在盒子里摆得整整齐齐，直到放不下了为止。最常见的是，她们会画一幢房子，这幢房子象征她们的母亲；并且会在前面画上一棵树，它象征父亲的阴茎；她们还会在树的旁边画上一些花，这些花象征孩子。大一点的女孩会先画个木偶，然后是衣服或者书籍等；她们有时也会自己动手裁剪和制作这些东西。它们代表母亲重新组建起来的身体（有时是整个身体，有时是遭到破坏的身体部分）、父亲的阴茎和母亲肚子里的孩子，或者是父亲和兄弟姐妹们。

当她们参与这些活动时，或者是完成这些活动后，她们通常会表现出愤怒、抑郁、失望、甚至是消极厌世的反应；因为她们害怕自己没有能力做好重建工作。这类焦虑由多种原因造成，^[213]并在根本上阻碍了所有的建设性倾向（constructive trends）。女孩会在幻想中占有父亲的阴茎、粪便和孩子，但之后，随着施虐幻想的出现，她开始害怕阴茎、粪便和孩子；她因而对它们身上的好品质失去了信心。此刻她的脑海中出现了疑问：她还给母亲的这些东西是不是“好”的？这些东西的数量，质量甚至它们在身体里的排列顺序是不是一切如初呢（因为这也是其中的一部分重建工作）？再者，如果她相信自己确实把母亲身体里

的“好”东西都归还回去了，她又怕这么做会危及自己的人身安全。

此外，这些焦虑因素会促使女孩对母亲产生一种特殊的不信任感。女孩会时不时把画作、纸质图案及任何一切代表阴茎或者孩子的东西打好包，绑起来，并小心翼翼地把包裹藏在玩具抽屉里；在整个过程中，她都对我怀着戒备之心。这种时候，她通常不允许我靠近包袱甚至抽屉，我必须走开或者眼睛朝向别处。一走进我的房间，很多女孩患者都会对保存在抽屉里的纸和铅笔疑神疑鬼；她们生怕这些东西不见了，或者相比前一天，东西有没有变小了，数量是不是减少了；有时候她们会确认抽屉里的东西没有被弄乱，确认抽屉里的东西既没有丢失，也没有换成别的东西，^[214]并确保一切都还井井有条。对她们进行分析后，我发现这个抽屉和里面的包裹代表她们自己的身体，并且她们害怕母亲不仅会对它进行攻击和掠夺，还会把“坏”东西放到里面，以此交换“好”东西。

除了这些焦虑因素，另外一个因素也会恶化女性位置（feminine position）及女孩和母亲的关系，即她的身体结构。男孩因男性位置（male position）的支持而乐在其中，而且得益于阴茎的存在，他们还能在现实中测试焦虑。相比之下，女孩的女性位置并不能帮助她减缓焦虑，^[215]因为占有孩子才能完全证明和满足女性位置，而这毕竟是将来的事情；^[216]而且她的身体结构也无法让她得知身体里面的实际状况。在我看来，正是对自己身体条件的无能为力加重了女孩的深层恐惧，即她害怕自己的内在身体被破坏或者被毁灭；^[217]也害怕自己生不出孩子，或者只能生出残缺不全的孩子。

阴道在婴儿期性发展中的作用

我认为，女孩针对内在身体的焦虑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这个现象，即为什么早期性结构中的阴道作用会在阴蒂活动下显得黯然失色。甚至在她最初的自慰幻想中，她把母亲的阴道转变成了破坏工具；这表达了她潜意识中的阴道认识。由于口腔和肛门倾向的主导地位，她虽然把阴道比成了嘴巴和肛门，然而她的诸多幻想细节却清楚表明，她在潜意识中只是把它当成性器中的一个空隙，以便用来接纳父亲的阴茎。

但是，除了潜意识中她对阴道的总体认识，女孩也经常会对阴道进行非常有意识的认知。海伦娜·朵伊契提到过一些非常特殊的案例^[218]；在这些案例中，女孩曾遭到性侵害，处女膜因此破裂，她们在此基础上获得的阴道认识致使她们沉湎于阴道自慰。除此之外，大量女孩的分析结果还使我确信，大部分小女孩已经有意识地认识到，自己的性器里有

条缝隙。有些女孩会跟别的儿童（无论男孩还是女孩）玩性游戏，她们在游戏中通过互相观察获得了此类认识；有些女孩是自己发现阴道的。不管怎样，毋庸置疑的是，她们都特别强烈地倾向于否认或者抑制此类认识；这个倾向源自于她们对阴道和身体内在感受到的焦虑。大量的女性分析表明，阴道是身体内部结构的一部分，而且大量的深层焦虑都与此有关。分析还表明，在女孩关于父母性交的施虐幻想中，她们都认为阴道极其危险，甚至会危及生命，这从根本上引起了性障碍和性冷淡，尤其是抑制了阴道兴奋。

大量的证据表明，阴道要在发生性行为后才会发挥出全部的作用。^[219]另外，我们知道，女性对性交的态度通常会在经历了性行为后彻底改变，而且女性的性压抑通常会被强烈的欲望所取代（在发生性行为前，女性基本都会产生这种抑制，这很正常）。我们推断，她之前的性压抑可能部分来源于焦虑，而性行为消除了这种焦虑。^[220]可以说，性交之所以能产生安抚作用，是因为性交产生的力比多满足使她确信，性交中她吞并掉的阴茎是一个“好”的客体，她的阴道并不会对阴茎产生毁灭性影响。她对内在和外在阴茎的恐惧由此在真实的客体中得到了消除，要知道这种恐惧在无法证实的时候最为强烈。在我看来，女孩对身体内在的恐惧、再加上生理因素的作用，会导致她无法在儿童早期形成一个非常清晰的阴道期。虽然如此，基于大量的女孩分析，我确信，阴道的心理表征就像其他力比多期的心理表征一样，它会对女孩的婴儿期性器结构产生同样深刻的影响。

倾向于隐藏阴道心理功能的同时，同样的因素会强化女孩对阴蒂的固着，因为后者是看得见的器官，它可以在现实中进行测试。我发现阴蒂自慰伴随着多种多样的描述幻想。在女孩发展的早期阶段，这些幻想内容会随着阶段之间的剧烈变换而快速变化。一开始时，幻想的主要内容跟前性器期有关，但是，随着孩子想要通过口腔和性器吞并父亲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幻想也会呈现出性器和阴道特征（**genital and vaginal character**）（它们似乎通常伴随着阴道知觉），因而也开始朝向女性特质发展。^[221]

由于小女孩一旦认同了母亲，她很快就开始认同父亲；故而在她的自慰幻想中，她的阴蒂很快便呈现出了阴茎的意义。在这个阶段中，她所有的阴蒂自慰幻想都受控于施虐倾向；对我来说，这是关键因素。因为当性器期结束时，她的罪疚感会渐变渐强，这些幻想和自慰行为总体上会慢慢减少、甚至完全停止。她的阴蒂并不能取代她一直渴求的阴茎。在我看来，她如何领悟这一点仅仅是一连串行为中的最后一个环节，但它却能决定她的未来生活，而且在很多案例中，它还会让她余生

都坠入性冷淡的深渊。^[222]

阉割情结

就我观察所知，女孩会在性器期明显认同父亲，并清楚地表现出阴茎羡慕（penis-envy）和阉割情结；这是多个阶段共同作用的结果。^[223]通联系起来的心理分析师。在她的论文《论女性阉割情结的起源》中，她指出了一些因素。她认为，基于前性器贯注（pre-genital cathexes），这些因素对女孩建立阴茎羡慕非常重要。其中的一个因素是，女孩发现男孩子能从排尿中获得偷窥和暴露倾向（scoptophilic and exhibitionistic tendencies）的满足；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她相信拥有阴茎可以获得更强烈的尿道兴奋（urethral erotism）满足。其他因素则来源于她因女性特质而产生的各种障碍（比如她羡慕母亲能拥有孩子），这些让她困扰不已，并使她过仔细研究其中的一些重要步骤，我们会看到女性特质引起的焦虑以何种方式影响了她对父亲的认同；我们还会看到，她在早期阶段选择的男性位置是如何跟她在每个阶段采取的男性位置进行吻合的。

当女婴放弃母亲的乳房，并转而把父亲的阴茎当作兴奋的客体时，她对母亲产生了认同感。但是一旦她在这个位置也遭受了挫折，她又会立即对父亲产生认同。在她的幻想中，父亲能从母亲的乳房和整个身体中获得快感，而她却被迫痛苦地放弃这些原始的快乐之源。她对母亲的仇恨和嫉妒，以及她的力比多欲望渐渐促使女孩对施虐的父亲产生了早期认同；在此过程中，遗尿（enuresis）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两性儿童都认为尿液是个好东西，他们都把它等同成了母亲的乳汁；这是因为他们的潜意识对所有的身体成分进行了相互等同。我的观察结果表明，尿床在早期意味着积极的给予行为，是一种施虐反向，它在男孩和女孩身上都是一种女性位置的表现形式。^[224]母亲的乳房挫败了他们的欲望，因而他们对母亲的乳房产生了仇恨，这使得他们幻想用尿液伤害并毁灭母亲的乳房，^[225]不论是这种幻想否跟食人冲动（cannibalistic impulses）一起出现，还是紧随其后。

正如前面所示，女孩会在施虐期完全相信排泄物的神奇力量，而男孩则会把阴茎当成主要的施虐工具。但是，女孩也同样相信尿道的全能功能，这使她认同了施虐特质的父亲，虽然这种认同会在程度上轻于男孩；在她看来，特殊的尿道施虐能力归因于父亲拥有的阴茎。^[226]因此，尿床很早便开始表征两性儿童身上的男性位置。加上女孩早期对施虐性父亲的认同，它变成了一种毁灭母亲的方式；与此同时，她幻想通

过阉割父亲的方式占有阴茎。

在我看来，女孩在内射阴茎^[227]的基础上认同了父亲，之后便很快通过尿床对父亲产生原始施虐认同。在她早期的自慰幻想中，她对父母的认同总在不断的交替进行。跟内化父亲阴茎有关的女性位置会使她害怕内化的父亲“坏”阴茎。但是，这种焦虑反而强化了她对父亲的认同，这是因为在消除焦虑的过程中，她激活了认同焦虑客体（anxiety-object）的防御机制。^[228]她偷走和占有了父亲的阴茎，这使她产生了全能感，而且她还更加相信，她能利用排泄物施展毁灭性力量。这种立场下，她对母亲的敌意和施虐欲望得到了强化，她幻想利用父亲的阴茎毁灭母亲。与此同时，由于父亲曾让她感到挫败，她对父亲的报复之心也得到了满足。她感受到了全能感，觉得自己要比父母强大，由此她找到了一种消除焦虑的防御手段。我发现，这种态度会在有些偏执特征主导^[229]的患者身上特别强烈，而且它在有些女同性恋身上也同样强烈，因为她们跟男性之间的敌对竞争关系深刻地强化了她们的同性恋倾向（homosexuality）。因此，恩斯特·琼斯认为，这种态度也同样适用于前面提到过的那一群女同性恋身上。

首先，占有外在阴茎会使女孩相信，她可在现实生活中通过施虐力量打败父母，不然她无法消除自己的焦虑；^[230]其次，阴茎是一种战胜客体的施虐力量；事实证明，它可以打败内化的危险阴茎和其他内射客体，由此占有阴茎最终可以保护自己的身体。

当她的焦虑强化了她的施虐特质，因而构建了男性情结（masculinity complex）的基础时，她的罪疚感也促使她渴望拥有一个阴茎。她梦想拥有的真实阴茎会被用来弥补母亲。正如琼·里维埃（Joan Riviere）所观察的，^[231]由于女孩从母亲身上抢走了阴茎，她想补偿母亲的愿望是促成阉割情结和阴茎妒忌的重要条件。当女孩出于害怕不想再跟母亲竞争时，她想要和母亲和解，并弥补自己的一切行为，因此，她强烈渴望她可以通过阴茎进行偿还。根据琼·里维埃的观点，女孩施虐症的强烈程度和容忍焦虑的能力，是促使她选择异性恋或同性恋的决定性因素。

现在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个问题：为什么在有些案例中男性倾向和占有阴茎是不可或缺的条件；要不然，女孩就无法对母亲做出补偿。早期分析显示了潜意识中存在一个基本原则；它支配着所有的反应和升华过程，要求补偿行为在每个细节上必须跟幻想中所犯过错一一吻合。无论儿童在幻想中通过偷窃、伤害和毁灭犯过何种错误，它都必须通过一一归还，修复并复原的方式成功完成补偿。这个原则还要求儿童使用当初

用来破坏和毁灭的施虐工具（如阴茎，排泄物等）；同样的工具如今要再次转变成“好”东西，并使它成为成功补偿的手段。无论“坏”阴茎或者“坏”尿液带了何种伤害，“好”阴茎^[232]或者“好”尿液都必须重新修正错误。

让我们一起探讨这样一个案例，女孩所有施虐幻想的主要内容，都是如何通过父亲的危险阴茎间接地毁灭母亲；而且她对父亲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一旦她的反向作用（**reactive trends**）和做出补偿的欲望一起大规模出现时，她将迫切需要一个带有治愈功能的阴茎，这个阴茎可使母亲得到复原，因而这强化了她的同性恋倾向。在这段关系中的一个关键的因素是，她是如何认为不用再对父亲补偿的。这有可能是因为，她相信自己已经阉割了父亲，或者父亲不会成为障碍，或父亲的阴茎已经转变成了“坏”阴茎，因而她必须放弃使他复原的希望。^[233]如果她的信念足够强烈，她自己就不得不扮演起父亲的角色，而这也会使她选择同性恋位置（**homosexual position**）。

当女孩意识到自己没有阴茎时，失望、怀疑和自卑感就会在她身上占据上风。此外，她的男性位置（**masculine position**）使她产生了恐惧和罪疚感，这种恐惧和罪疚感首先来源于父亲，因为她抢走了他的阴茎，占有了母亲；其次来源于母亲，因为她把父亲从她身边抢走了。上述的所有情感发生了相互作用，从而压垮了男性位置。此外，她最初会对母亲产生不满，是因为母亲阻止她把父亲的阴茎当作力比多的客体。如今旧仇又添新恨，因为母亲拒绝让她一个自己的阴茎，这使她无法成为一个男人。双重不满促使她不再把母亲当成性爱（**genital love**）的客体。另一方面，由于她的男性位置，她对父亲的敌意及阴茎的妒忌又再次阻止她选择女性角色。

根据我的经验，当女孩告别了性器期后，她还需经历另一个阶段，即后性器期（**post-phallic**）。在这一时期，她会在保留还是放弃女性位置之间做出选择。女孩进入潜伏期后，她的女性位置已经达到性器水平，拥有了被动特质^[234]和母性特质，而且还包含了心理表征下的阴道功能；可以说，她的女性位置已经在一切基础因素上完成了构建。当我们思忖着小女孩是如何频繁地表现出真挚的女性位置和母性位置时，我们就能明显感觉到这一点。只有阴道成为一个接受性器官时，这种位置才会出现。我们曾指出，当女孩在青春期^[235]发生了生理变化并经历了性行为之后，阴道功能就会发生重要转变。正是这些转变使女孩的性发展迈向了最后阶段，正是这些转变使她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

我发现自己很认同凯伦·霍妮（Karen Horney）在论文《逃离女

性》^[236]上的很多观点。她曾在论文中得出结论，认为阴道和阴蒂都会影响女孩的早期生活。她指出，我们可从女性性冷淡的后期表现合理地推断出，阴道比阴蒂更容易受到焦虑和防御性情感的强烈贯注

（cathected）。她认为，女孩“乱伦欲望是她的潜意识准备无误地瞄准了阴道的结果”。根据这一理论，生活后期的性冷淡应该是针对幻想的防御表现，这些幻想会非常强烈地威胁自我。

我也认同凯伦·霍妮以下的观点，即女孩不能像男孩一样仔细研究性器，她们无法获得阴道的正确认识，也无法进行现实测试，以便确认自慰是否已经给它带来了可怕后果。这会增加她的生殖焦虑，使她更容易选择男性位置。凯伦·霍妮还进一步区分了女孩的次级阴茎妒忌

（secondary penis-envy）（出现于性器期）和初级阴茎妒忌（primary penis-envy）。初级阴茎妒忌主要围绕特定的前性器贯注（pre-genital cathexes），如偷窥和尿道兴奋^[237]等。她认为女孩的次级阴茎妒忌常被用来压抑她的女性欲望；随着俄狄浦斯情结的消除，她不仅不再把父亲作为性欲客体，同时还将背离女性角色，回归到初级阴茎妒忌。这是必然的事实，只不过程度不同罢了。

我在论文《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中曾提出一些有关女孩生殖结构的最后阶段的观点，这些观点跟恩斯特·琼斯同期提出的观点在很多本质问题上不谋而合。他在论文《女性性特征的早期发展》^[238]中提出，阴道功能最初认同于肛门，两者早已在有些内容上进行了区分，并且比大家推测地都要早，虽然这种区分仍然是一个模糊的过程。他认为口腔——肛门时期是女孩形成异性恋态度的基础，这种态度基于女孩对母亲的认同。根据他的观点，在性器期阶段，正常女孩只是比女同性恋者以更弱的形式认同了父亲和父亲的阴茎，而且她们都具有明显的第二性特征（secondary character）和防御特征。

海伦娜·朵伊契所持观点与此不同。^[239]她假定确实存在一个后性器期；在这个时期，女孩的后期生殖结构已为最终结果做好了准备。但是她认为，女孩身上根本就不存在诸如阴道期之类的现象，她自然也不可能知道阴道的存在，或者对阴道产生任何知觉，因而当女孩完成了婴儿期的性发展（infantile sexual development）之后，她无法以性器方式选择女性位置。因此，即便还维持着女性位置，她的力比多被迫退回到了更早位置，这个位置处于阉割情结的主导下（在海伦娜·朵伊契的观点中，女孩的阉割情结发生在俄狄浦斯情结之前）；这种后退是造成女性受虐症的重要原因。

补偿倾向和性特征

我们已经探讨了女孩的补偿倾向在强化同性恋位置上所起的作用。但是，她异性恋位置的强化也同样取决于这个位置是否能满足她超我的需求。

我们在本章的前面部分已经看到，即便是正常人，他的性行为和力比多动机也能帮助他克服焦虑。现在我将进一步指出，他的性活动还存在另外一个动机因素，即他希望通过性交方式补偿他在施虐幻想中造成的毁坏。^[240]由于他的性冲动以更强的方式出现，他的自我在回应超我的需求时，他的焦虑会有所减轻，但罪疚感却增强了；这时他发现性行为是一种弥补客体的最佳方式，因为他的早期施虐幻想与此有关。补偿幻想会对应他在幻想中造成的毁坏，其本质和程度不仅是他各种行为和各種升华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因素，还会对他性发展的过程和结果造成重大的影响。^[241]

转回到女孩身上，我们发现很多因素，如施虐幻想的内容和组成部分、反向作用的强度以及自我的结构和强度等，都能影响她的力比多固着，并能帮助她决定所做补偿应该具备男性特征还是女性特征，还是两者都有。^[242]

在我看来，影响女孩最终发展结果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她在特定的施虐想法上形成的补偿幻想是否对她自我的发展及性生活造成决定性影响。通常来说，她们会相互交织，从而有助于构建特定的力比多位置和相应的自我位置。举个例子，在幻想中，如果小女孩的施虐特质非常强烈地聚焦于毁坏母亲的身体，并从中偷走孩子和父亲的阴茎，那么，当她的反向作用大规模出现时，她就有可能在特定的条件下维持女性位置。在升华中，她将通过很多方式实现复原母亲的愿望，比如她会让自己变成保姆、医院护士或者按摩师等，或者她会探索智力上的兴趣^[243]等；她还会把父亲和孩子归还给母亲。与此同时，如果她深信自己的身体可以得到复原，不管是通过生孩子的方式，还是跟带有“治愈”能力的阴茎发生性关系，那么她也会选择异性恋位置，从而帮助自己消除焦虑。此外，她的异性恋位置会强化她的升华倾向，其目的就在于复原母亲的身体，因为她发现，父母的性交并没有伤害母亲，或者说无论如何，母亲都能从中复原；这个看法也会反过来强化她的异性恋位置。

假设基本条件相同，女孩最终会选择何种位置，这还取决于她对自身建构全能（constructive omnipotence）的信任能否增强她的反向作用。如果可以，那她的自我就会为她的补偿倾向设定一个更高的完成目标。换句话说，她的父母都会被复原，并再次在亲善关系中结合。在她那时的幻想中，正是父亲补偿了母亲，正是他利用有益健康的阴茎使母

亲得到了满足。与此同时，幻想中原本危险的母亲的阴道，如今也修复了父亲的阴茎，并治愈了它受到的所有伤害。因而，女孩把母亲的阴道看成了一个有益健康、令人愉悦的器官；这不仅让她再次想起了她对母亲的早期看法，她当初认为母亲是个给与乳汁的“好”母亲，而且还想到自己对母亲的认同，觉得自己也是一个能让人恢复健康、并舍得给与的人，并促使她把性伴侣的阴茎看成一个“好”阴茎。这种态度不仅会促成她性生活的顺利发展，还促成了她通过性关系依附客体的能力，这种能力并不亚于她在情感和爱的关系中建立起来的依附能力。

正如我在前面一直试图说明的，个体的婴儿期性发展的最终结果，是他长期在多个位置之间摇摆不定的结果，也是他在自我和超我及自我和本我之间反反复复的互相妥协中发展的结果。这些妥协是他努力消除焦虑的结果，它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自我的成就。以下几种因素能促使女孩继续维持女性角色，并在后来的性生活和日常行为中明显表现出来（仅举几例说明）：她父亲的阴茎可以轮流满足她和她的母亲；[\[244\]](#)母亲可以分到一定数量的孩子，她也可以分到同样数量或者更少一点的孩子；如果母亲拥有所有的孩子，她应该吞并父亲的阴茎等等。男性成分也会融合到这些妥协中来。小女孩有时会幻想着占用了父亲的阴茎，以便自己能以一个男人的身份对待母亲，然后再把它还给父亲。

我们在分析过程中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个体在力比多位置上每发生一次改善，是因为他减轻了焦虑和内疚感；而且这种改善会很快促成新的妥协。女孩越是感觉到焦虑和内疚感减轻了，越多的性器期就会呈现出来，她也越容易认可母亲的女性角色和母性角色，或者是让母亲回归到这些角色上去，同时也能让自己承担起类似角色，并升华自己的男性成分。

外在因素

我们知道，儿童早期的本能生活以及生活中的现实压力会互相作用，这种相互作用会塑造心理发展的进程。据我观察，现实和真实客体会在焦虑情境的最初阶段就开始施加影响；某种程度上，已转移到外在世界的焦虑情境会在他们身上获得多次证实或者反驳，从而有助于引导本能生活（*instinctual life*）的进程。此种方式下，客体的行为和经验的本质既有助于增强、也会减弱儿童的主要焦虑情境。此外，得益于投射和内射机制的互相作用，外在因素会影响超我的形成及其客体关系和本能的发展，而且他们还有助于决定儿童性发展的最终发展结果。

举个例子，小女孩希望得到父亲的爱和仁慈，从而证实自己身体里

面有个“好”阴茎的想法，并反驳它是“坏”阴茎的念头。当希望落空的时候，她通常会形成越来越坚定的受虐态度，而“施虐的父亲”甚至会让她眼中变成一个爱的实际条件；或者他对她的行为方式可能会增加她对阴茎的敌意和焦虑，并迫使她放弃了女性角色，或者变成性冷淡。

实际上，她最终的发展结果是好还是不好，这将取决于所有外在因素的相互作用。父亲对她的态度并不是决定她未来恋人类型的唯一因素。比如，相比她的母亲或姐妹们，父亲是更疼爱她、还是忽视她；不仅如此，这个问题还关系到他和她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她的女性位置能维持多久，在这个位置上她是否能形成对一个仁慈的父亲意象的渴望，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对母亲的罪疚感，因而也取决于她父母之间的本质关系。^[245]此外，有些特定事件也会促使她增强其中的一个性位置，如父母中或者兄弟姐妹中有人生病或者去世了。她会选择男性位置、还是女性位置，那要看这些事件对她罪疚感的影响程度。

还存在另外一个因素，它也对女孩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即除了父母，早期生活中是否存在一个她认为“乐于助人”的人，这个人会在外在世界帮助她们克服幻想的恐惧。在区分“好”母亲和“坏”母亲及“好”父亲和“坏”父亲的过程中，女孩会把对客体的敌意附加到“坏”的一方，或者从中背离出来；同时她会把补偿倾向导向“好”母亲和“好”父亲，并复原她曾在施虐幻想中对父母意象造成的毁坏。^[246]但是，如果由于过于强烈的焦虑或者一些实际因素，俄狄浦斯客体并没有变成好的意象，那么其他人也能在一定条件下代替“好”母亲或者“好”父亲的角色，^[247]如一个善良的护士，哥哥或者姐姐，外祖父或者外祖母，婶婶或者叔叔等。如果过度害怕俄狄浦斯客体，积极情绪就无法得到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那些积极情绪就能浮出水面，并依附到爱的客体。

我一再指出，在早期生活中，儿童之间，尤其是兄弟姐妹之间发生性关系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儿童的力比多渴望受到了俄狄浦斯挫折的强化，这种渴望、连同他们在深层危险情境下产生的焦虑，会一起迫使儿童沉溺于相互的性行为。正如我在本章特别指出的，这些性活动不仅满足了他们的力比多，而且可以促使他们在性行为中进行多方寻找，以便证实或反驳那些与性行为相关的各种恐惧。我再三发现，如果性客体还是一个“乐于助人”的角色，那这种早期性关系就会对女孩和客体的关系及她以后的性发展产生有利的影响。^[248]她对父母的过多恐惧，加之一些特定的外在因素，会制造出一个俄狄浦斯情境，它会使女孩对异性产生偏见，并极力阻碍她维持女性位置及爱的能力。然而，如果她在儿童早期曾跟兄弟或者类似兄弟的人发生性关系，而且兄弟对她付出了真正的感情，并一直充当她的护花使者，那么这会成为她异性恋位置的基

础，并在她身上形成爱的能力。在有些案例中，我能感觉到女孩曾拥有两种爱的客体，[\[249\]](#)一种代表不苟言笑的父亲，一种代表亲切善良的兄弟。还有一些案例中，她会形成两种客体的混合意象；同时她和兄弟的关系会减轻她的受虐特质。

女孩和兄弟的关系不仅可以帮助她在现实中证实“好”阴茎的存在，也更能坚定她对一个“好”的内射阴茎的信任，并缓和她对“坏”的内射阴茎的恐惧。这些关系还会帮助她克服对这些客体的恐惧，因为她和别的儿童发生性行为时，她会感觉在和他一起联合对付父母。他们的性关系使他们在自己身上重新演绎出原本针对父母的施虐自慰幻想，致使他们双双沉溺其中无法自拔，这使他们变得如同犯罪共谋一般。由此，通过分担彼此的深沉愧疚，每个儿童颇有如释重负的感觉，也不再感到那么害怕，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找到了对付可怕客体的盟友。就我所知，这种秘密同谋会在每一段爱的关系中起到重要的作用，甚至是成人之间也是如此，而且它对偏执型个体的性依附尤其重要。[\[250\]](#)

女孩同样会把她跟其他儿童（代表“好”的客体）的这种性依附看成一种现实的反驳，反驳她对自己的性特征及毁灭性客体的恐惧，因此这种依附能力可防止她成为性冷淡，或在以后的生活中出现其他性障碍。

正如我们看到的，尽管这种性经历会对女孩的性生活和客体关系产生有利的影响，它也会造成性生活的严重障碍。[\[251\]](#)如果她跟其他儿童的性关系促使她证实了深层恐惧（这有可能是因为她性伴侣的施虐特征太强烈，或者由于自身过强的施虐特质，性行为反而增加了她的焦虑和愧疚），她会越加相信自身内射客体和本我的杀伤力，她的超我会变得越来越苛刻，由此她的神经官能症及她在性发展和人格发展上的缺陷将会变得根深蒂固。[\[252\]](#)

青春期的发展

大家都知道，在青春期阶段，儿童心理上的起伏波动多半是悄然发生的身体变化使之产生各种冲动的强化结果。对女孩而言，月经来潮更是强化了她的焦虑。在《女性性功能的精神分析》[\[253\]](#)中，海伦娜·朵伊契详细讨论了月经来潮对女孩的意义及施加在她身上的考验。而且，她还会在潜意识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次流血等同于真正的阉割，她同时也丧失了生育能力，因而流血意味着双重失望。海伦娜·朵伊契指出，月经也象征着它对沉溺于阴蒂自慰行为的一种惩罚，而且这也是一种后退，这会使女孩回想起最初的性观念，那时她曾觉得性交基本上是一种施虐行为，它会伴随着残忍和流血行为。[\[254\]](#)我手头的资料充分证

实了海伦娜·朵伊契的观点，即对她的自恋而言，女孩月经期的出现是一种失望和冲击，而这会对她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是我认为，这种影响的病原学应该是，这些情感在特定的条件下重新激活了她过去的恐惧。在整个焦虑情境中，只有一部分焦虑会在月经的影响下重新浮现。由于我们已在前面讨论了相关内容，现在我就把这些焦虑简单地罗列如下：

1.在幻想中，由于潜意识把所有的身体物质进行了等同，女孩把经血等同成了危险的排泄物。^[255]因为她很早就知道受伤和流血之间的联系，经血似乎在现实中验证了她的恐惧，她曾害怕这些危险的排泄物会损害了她的身体。

2.行经使她更加害怕自己的身体会受到攻击。在这种联系中，各种恐惧开始运转：（a）她害怕母亲会攻击和毁灭她，部分原因是母亲想对她进行报复，部分原因是母亲想拿回父亲的阴茎及女孩抢走的孩子。

（b）在性交过程中，她害怕父亲会通过施虐的方式攻击和伤害她，^[256]这可能是由于她对母亲产生了施虐自慰幻想，也可能是他想拿回她拿走的阴茎。因而，她幻想父亲会强制性地抢回他的阴茎，从而伤害了她的性器。个人觉得，这促使她形成了以下想法，即她的阴蒂是她以前的阴茎留下来的一个伤口或者伤疤。（c）她害怕自己的内在身体会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内射客体的攻击和伤害，因为它们会在里面互相打斗。她幻想在实施施虐式性交的过程中，她内射了暴力的父母，而且他们的相互毁灭行为危及了她的内在身体，这些是她产生严重焦虑的根本来源。月经经常会引起身体上的感官知觉，而焦虑强化了这些知觉。她把这些身体上的感官知觉看成了一种征兆，它们预示着所有恐怖的伤害和所有臆想中的恐惧都要变成现实了。

3.身体里面流出的血使她确信，肚子里的孩子已经受到了伤害和毁灭。我对有些女性进行分析后发现，月经来潮会强化她们生不了孩子（害怕肚子里的孩子被毁灭）的恐惧，这种恐惧要等到她们真正生了孩子后才会消除。在很多案例中，月经会强化她们的恐惧，她们会害怕生出来的孩子可能会残缺不全，或者不正常，这使她们在意识或潜意识中拒绝再次怀孕。

4.月经让女孩更加认清了自己没有阴茎的事实，也证实了阴蒂是她身上的阴茎被阉割后留下的伤疤或者伤口，^[257]这使她很难维持男性位置。

5.正如前面已提到的，作为一种性成熟的标志，月经激活了各方面的焦虑，这与她认为性行为具有施虐特征有关。

对青春期的女性患者进行分析后，结果表明，基于以上原因，女孩感到她的女性位置和男性位置都不好维持。相比同期的发展过程对男孩子的影响，月经会更容易促使女孩激活各方面的焦虑和冲突。这部分说明了青春期的女孩子为什么会在性方面比男孩子表现得更加拘谨。

某种程度上，月经会对女孩心理产生影响，这种影响通常会使这个阶段的女孩子出现大量的神经质问题。即使她是正常儿童，月经复苏了她以前的焦虑情境。尽管如此，由于她的自我和克服焦虑的方式已有了充足发展，她已比童年期具备了更强的能力去修正自己的焦虑。通常来讲，她也能在月经来潮时获得强烈的快感。假设她在初探性生活时，她的女性位置已站稳脚跟，她就会把月经看成性成熟的标志，这证明自己已成为一个女人；而且她也会把它看成一种预兆，预示着自己可以更从容地期待性快感和生孩子了。如果一切真是如此的话，她会吧月经当成克服各种焦虑的有力证明。

与孩子的关系

我在描述女性个体的早期性发展时，并没有涉及太多她想生孩子的欲望，因为我会讨论未来孕期中她对肚子里真正孩子的态度。到时我再一起讨论她初期对幻想中的孩子的态度。

弗洛伊德指出，女孩对生孩子的欲望会取代她拥有阴茎的欲望。^[258]但是据我观察，想生孩子的欲望正是在她对父亲的阴茎产生欲望之后才出现的。后者源自于口腔位置（oral position），是一种基于客体的力比多意识。有的案例中，女孩会最先把粪便和孩子等同起来；在别的案例中，她则是把孩子等同成了阴茎。在前种案例中，女孩和孩子的关系似乎会依照自恋式路线发展。这种关系不会束缚于她对男人的态度，紧密联系着她自身的身体及她排泄物的全能感。在第二种案例中，她对孩子的态度主要取决于她跟父亲或父亲阴茎的关系。目前有一个大家都公认的婴儿期性理论；它认为，母亲在每次性交中都会吞并一个新阴茎，这些阴茎或者一部分阴茎会转变成孩子。按照这个理论，女孩跟父亲阴茎的关系会首先影响她和幻想中的孩子的关系，接着是和真实孩子的关系。

在《女性性功能的精神分析》（之前已做引用）一书中，海伦娜·朵伊契讨论了孕期女性对肚子里孩子的态度，之后她提出了以下观《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9.点：女性会把孩子既看成身体的一部分，也看成身体外的一个客体，“这得取决于她是否会再现自己跟母亲之间所有积极和消极的客体关系”。在她的幻想中，父亲通过性交变成

了她的孩子，“归根到底，这表征着她在潜意识中用口腔吞并了父亲”，而且他“在随后发生的真实或者想象出来的怀孕中维持着这种角色”。这个内射过程完成之后，她的孩子变成了“理想自我的化身，一个她之前就形成的理想自我”，同时也表征着“她自己的理想化身，一个她无法实现的理想”。她对自己的孩子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矛盾情绪，部分原因是它代表着她的超我（它通常跟自我激烈对立），并且它还使她重新想起了俄狄浦斯情境、以及她对父亲产生的那些矛盾情绪。然而，还有部分原因是，她对早期的力比多位置产生了退化贯注（regressive cathexis）。她对粪便有着自恋式评估，因此粪便和孩子的认同意味着，她也差不多会对孩子进行自恋式评估；她起初高估了她的排泄物，与此针对的反向作用唤起了她对自身的厌恶，促使她想把孩子驱逐出去。

我在海伦娜·朵伊契的基础上拓展了一两点内容。在早期发展阶段，女孩对父亲阴茎和孩子进行了对等，这种对等促使她对肚子里的孩子赋予了一种父亲超我的象征意义，因为父亲内化的阴茎形成了这个超我的核心。这种早期对等不仅决定了她对想象中孩子的矛盾情绪，也决定了她将来，以一个母亲的身份，对自己真正孩子的矛盾情绪，并且还决定了焦虑的程度，这种焦虑是影响她和孩子关系的决定性因素。我发现，在她很小的时候，她对粪便和孩子之间的对等也会影响她和想象中孩子的关系。由于她的幻想涉及了有毒、可燃的排泄物，她因此感到焦虑不安；依我看，这种焦虑强化了她早期肛门阶段向外排出的倾向，也是她将来对肚子里真正孩子的态度的基础，这种态度充满敌意和恐惧。

正如我在前面指出的，女孩对“坏”的内射阴茎的惧怕使她更想内射一个“好”的阴茎，因为它能保护和协助她对抗身体里面的“坏”阴茎及坏意象；对她而言，这些坏意象就像危险的排泄物一样。正是这个友善的“好”阴茎（在想象中通常是一个小小的阴茎）具备了孩子的表征意义。这个想象中的孩子保护和帮助了小女孩，它最初在女孩的潜意识中象征着身体里面一切“好”的内容。当然，帮助女孩克服焦虑这种事情纯属幻想，然而她害怕的那些客体同样也是幻想出来的。因为这个发展阶段中，她主要受控于精神现实（psychic reality）。[\[259\]](#)

正是因为占有孩子是一种克服焦虑和减轻罪疚感的方式，我发现这是小女孩正常地强烈希望拥有孩子的深层原因，这个原因比任何其他原因都更为重要。我们知道，相比找到一个性伴侣，成年女性通常更为强烈地渴望拥有孩子。

小女孩对孩子的态度对她的升华发展同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

幻想中，她通过她有毒且毁灭性的排泄物攻击了母亲的内在身体，这使她对自己身体里面的内容形成了错误的观念。由于她把粪便等同成孩子，她幻想身体里面存在“坏”的粪便，于是她也幻想里面有“坏”小孩，^[260]这也就意味着，她身体里面住着一个“长得丑”、不正常的孩子。女孩对危险粪便的施虐幻想产生了反向作用，这似乎促成了某种特别的女性升华。对很多小女孩进行分析后，我们非常清晰地发现，她们渴望拥有一个“漂亮”的孩子，一直坚持不懈地努力让想象中的孩子和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加漂亮；这些行为与她们的恐惧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她们害怕自己会生出又“坏”又丑的孩子，害怕要把这些孩子放进母亲的身体里；要知道，这些孩子对她们来说就是有毒的排泄物。

费伦齐曾指出，儿童对粪便的嗜好在各个发展阶段会经历很多变化，^[261]之后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早期阶段，儿童的嗜粪倾向会部分升华成他们对一切光鲜物体的爱好。我认为，这个升华过程的其中因素之一，就是孩子害怕危险的“坏”粪便堆。这种恐惧会升华出一条直接通向“美丽”主题的路径。^[262]女性这种对美丽的身体、美丽的家及一切美好的东西的强烈需求正来源于她们对一个漂亮的身体内在的渴望，她们希望身体里面居住着可爱的“好”客体以及无害的排泄物。孩子对“危险的”“坏”粪便的恐惧还会升华出一条通往何谓“好”东西的概念路径，它从有意健康的角度出发（顺便说一句，尽管对孩子而言，“好”和“漂亮”通常是同一回事），因而也强化了她身上那些源自于女性位置的原始母性情感和给与的欲望。

如果小女孩积极的情感占据主导地位，她会相信，不仅她内化的阴茎是一个“好”阴茎，而且身体里面的孩子也会很有帮助。但是，如果她对内化的“坏”阴茎和危险的排泄物充满恐惧，她将来跟真实孩子的关系通常会被焦虑主导。尽管如此，如果她并不满意她跟性伴侣之间的关系，她会转而在她和孩子的关系中获得满足和精神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性行为本身就被赋予了太多焦虑情境的意义；对她而言，她的性客体也成了焦虑客体，只有她的孩子才能吸引到有帮助的“好”阴茎。然而，恰恰是这些通过性行为克服焦虑的女人，她们可能会跟丈夫形成非常融洽的关系，但跟孩子的关系却很糟糕。这是因为她把大部分针对身体内在敌人的焦虑转嫁到了孩子身上，我发现，正是这种由此产生的焦虑才是她害怕怀孕和生孩子的根本原因；这种焦虑还会使她怀孕时遭受更多生理上的痛苦，甚至有可能使她在心理上觉得自己不能怀孕。

我们已经知道，女性对“坏”阴茎的恐惧会如何增加她的施虐特质。她们对丈夫有着强烈地施虐态度，她们通常也会把她们的孩子视为仇敌；这正如她们在幻想中会把性行为看成一种毁灭客体的方式一样，她

们想生孩子，但主要目的就在于控制孩子，好像它跟自己有仇一样。

然后，她们就会把这种仇恨发泄到外在客体身上，也即丈夫和孩子身上；她们原本仇恨的是可怕的内在敌人。当然，也有这样的女性，她们对丈夫虽有施虐态度，但对她们的孩子却很温柔，反之亦然。但是，不管怎样，女性对内射客体的态度，尤其是对自己父亲阴茎的态度，将决定她对丈夫和孩子的态度。

我们知道，母亲对她孩子的态度基于她跟客体的早期关系。她在童年时跟亲人形成的情感关系，如她跟父亲、叔伯和兄弟之间，或者她跟母亲、姑婶和姐妹之间的关系等，会多少反应在她和孩子之间的关系上；程度要依孩子的性别而定。如果她最初把孩子等同成“好”的阴茎，那她就会把这些关系中积极的情绪转移到孩子身上。^[263] 她会许多友善的意象浓缩在孩子身上，^[264] 它象征着婴儿期的“天真无邪”，而且在她的眼里，这也是童年时她曾梦想变成的样子。她之所以希望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她希望把自己不快乐的童年重新创造成一个幸福快乐的时光。

我认为，许多因素都有助于加强母亲和其孩子之间的情感关系。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这能使她拥有现实中最有力的反驳证据，能反驳来自施虐幻想的一切恐惧。孩子的出生，对她的潜意识而言，不仅象征着她的内在身体和身体里想象中的孩子并没有受到伤害，或者他们都获得了康复，而且它还使她所有跟孩子相关的各种恐惧都失去了淫威。这表明，她在母亲身体里攻击过的孩子（表征她的弟弟和妹妹）、父亲的阴茎（或父亲）以及母亲本人都完好无损，或者他们都重新变完整了。由此，生孩子象征着许多客体都恢复了健康；在有些案例中，生孩子甚至会让整个世界都变得焕然一新。

对孩子进行母乳喂养非常重要，这还能在她和孩子之间形成一种非常亲密和特殊的纽带关系。给与孩子自产的乳汁对孩子的营养和成长很重要，她也终于有能力去反驳恶性循环的荒谬，而且她还能让这个循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因为她在潜意识中认为，给与孩子营养健康的乳汁可以让她证明，她早先的施虐幻想并没有变成现实，或者她已经成功地复原了幻想客体。^[265] 这个恶性循环自婴儿期就开始出现，她攻击了母亲的乳房，乳房是她毁灭性冲动下的第一个客体；接着，她会幻想把母亲的乳房咬成碎片，并通过她的排泄物弄脏、毒害并烧坏它。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由于“好”客体会变成他补偿倾向的目标和客体，而且它还能满足他，并缓解他的焦虑，女孩会更爱他的“好”客体。能明显具备这些条件的客体，非一个无助的小孩莫属。再者，对小孩付

出母爱和照顾的同时，她不仅满足了早期欲望，而且由于她对孩子的认同，她也能分享到她给孩子提供的快乐。由此，她会颠倒母亲和孩子的关系，这样她就能重新体验到早期她对自己母亲的那种愉悦的依附关系；渐渐地， she 会把最初针对母亲的敌意抛之脑后，而积极情绪就会重新浮上心头。

以上这些因素使孩子在女性的情感关系上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我们也更容易明白，如果她们发现自己的孩子不健康尤其是不正常的时候，她们的心理平衡为什么会被严重打乱了。就像一个健康、茁壮成长的孩子可以反驳一切恐惧一样，一个不正常的、病怏怏的孩子，或者仅仅是没那么满意的孩子就能证实这些恐惧，这个孩子甚至会被看成一个仇敌和施害者。

自我的发展

我们现在将简要讨论下女孩超我的形成和自我发展之间的关系。弗洛伊德指出，男孩和女孩的超我形成之间存在差异，这差异跟两性生理结构上的显著差异有关。^[266]在我看来，这些生理结构上的显著差异在多个方面影响着超我和自我的发展。由于女性性器结构明显带有接受性功能，女性的俄狄浦斯倾向主要受控于她的口腔冲动，而且她超我的内射形式（introjection）要比男孩的形式更加广泛。此外，女孩缺少一个像阴茎一样的主动性器官。她没有阴茎的事实进一步强化了她强烈的内射倾向，由此女孩会更依赖于她的超我。

我在前面曾提出这个观点，即男孩最初的全能感跟阴茎有关，而且在他的潜意识中，这种全能感表征着男性特质引起的各种活动和升华。相比之下，由于女孩没有阴茎，她全能感跟她父亲内射的阴茎存在更深、更广泛的联系。这点在以下情况中尤其如此。她小时候曾想象过身体里的父亲阴茎的样子，这决定了她为自己设下的标准。由于这个样子是女孩在极度歪曲的幻想中形成的，因此“好”与“坏”的标准要比男孩更加夸张。

有观点认为，比起男性，超我会对女性起到更强的作用。这观点乍一看似乎并不合理。因为相比之下，女性比男性更依赖于她们的客体，更容易受到外在世界的影响，也更容易改变她们的道德准则；也就是准版》，卷19.说，她们显然不怎么束缚于超我的要求。但是，在我看来，她们更加依赖于客体，是因为她们对爱的丧失（the loss of love）赋予了更大的意义，^[267]这实际上跟她们受到超我更大的影响有着紧密的关系。这两个观点从根源上达成了共识，即它们都认为，女性更倾向于

内射客体，而且她们会让这个客体在身体里面扎根发芽，这样她们就能在里面建立一个更强大的超我。再者，这恰恰是因为女性对自身超我的更多依赖和害怕，这种倾向才得到了强化。女孩的深层恐惧在于，她们害怕内化客体对她们的内在身体造成了无法确知的损害；我已在前面提到，这会迫使她们在现实中不断检验她的恐惧，而她们和真实客体的关系就是她们的检验途径。也就是说，这迫使她以次级的方式强化了内射倾向。再者，基于女性拥有更强的排泄物全能和思想全能，她也比男性拥有了更强大的投射机制，这是促使她跟外在世界和现实中的客体形成更紧密联系的另外原因，部分目的在于通过神奇的力量控制它们。

女性比男性更为强烈的内射和投射过程，我认为，不仅影响她客体关系的特点，还会对她的自我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她希望放弃自我，并完全信任和服从于内化的“好”阴茎。这个欲望根深蒂固，并一直处于 Sachs)指出一个有趣的事实，那就是虽然女性普遍比男性自恋，但她们更容易感到爱的丧失。他接着解释了这看似对立的现象，他认为，当她的俄狄浦斯冲突结束的时候，女孩渴望跟父亲生出一个孩子，或者她能够通过口腔退化的方式使自己依附于父亲。他强调，她对父亲的口腔依附会对超我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一点与我的观点不谋而合。但是，他认为，当女孩对拥有一个阴茎感到无望时，或者她无望从父亲那里获得性满足之后，她才通过退化产生了这种依附能力。而我的观点是，她对父亲的口腔依附，或者更确切地说，她想吞并阴茎的欲望是她的性发展和超我形成的基础和起点。

恩斯特·琼斯（Ernest Jones）认为，客体的丧失会对女性造成更大的影响，其原因是女孩害怕父亲将不再让她得到性满足（参见《女性性特征的早期发展》，1927）。他认为，女性之所以无法忍受性满足上的挫折（当然，在这件事上，女性比男性更依赖他者），是因为这激起了她内心最深的恐惧，即她对性机能丧失的恐惧，比如，她会害怕自己完全失去了体验性愉悦的能力。主导地位，这是促成她的升华和兴趣呈现出接受性特点的根本原因之一。但是，她的女性位置也极力迫使她去隐秘地控制内化客体，控制的手段是排泄物和思想全能，这使她养成了敏锐的观察力和强大的洞察内心的能力，她不仅增长了谋略和心计，而且还变得善于利用欺骗和计谋。这个层面的自我发展大体上跟母性的超我保持一致，但这同时扭曲了她和父亲意象的关系。

弗洛伊德在《自我和本我》指出：^[268]“如果它们（认同的客体）(object-identifications) 占了上风，而且它们不仅数量众多，彼此还强大到无法共存的话，一个病态的发展结果也就为期不远了。由于不同的认同客体之间互相排斥，它们就不得不相互隔离，这可能会导致自我的瓦

解。像‘多重人格’ (multiple personality) 这样的案例，有可能就是因为不同的认同客体轮流控制意识的结果。即便事情没这么糟糕，不同的认同客体依然会冲突，这种冲突终究不能算作完全病态，但自我会在冲突中分裂。”有人曾对早期超我形成和它跟自我发展的关系做过研究，结果完全验证了上述说法。此外，就我们所知，对整体人格的更多研究都必须按照弗洛伊德指出的路线着手进行。要想加深对自我的认识，我们似乎就要了解自我的各种认同及它对这些客体的态度。只有通过这条研究路线，我们才能发现自我会以何种方式调节各种认同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这些认同会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变化，而且这种变化还取决于认同的主体是母亲、父亲还是两者的混合体。

女孩关于母亲的超我形成要比男孩关于父亲的超我形式更容易受到阻碍，因为她很难在身体结构相似的基础上认同母亲，而这又是由于促成女性性功能的内在器官及身体里的孩子都无法通过现实进行研究或者验证的缘故，这个内在器官既包括母亲，也包括她自己的。我已在前面提到，这种障碍对女性的性发展有着重大意义，它会使她的母亲意象变得更加可怕，这个意象是幻想中她对母亲施虐攻击的结果。这个意象会危及她的内在身体，并要求她承担起母亲失去孩子、粪便和父亲阴茎的责任。

基于她全能的排泄物和思想，女孩用来对付母亲的攻击方式似乎直接和间接地影响她自我的发展。这种针对施虐全能的反向作用

(reaction formations) 和从施虐全能到建构全能的转变过程使她能够发展出自我升华 (sublimations) 和各种思想品质。这些品质跟我们刚提到的品质截然不同，而且它们还会融入她对排泄物的最初全能意识。这些使她变得坦诚、可靠、愿意自我牺牲、愿意为眼前的义务献身、及为自己和他人承担更多的责任。在内化的“好”客体的基础上，这些反向作用和升华再次促使她形成了全能感及服从父亲超我的态度，而这些是她女性态度的决定性因素。^[269]

此外，她的欲望也能对自我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是：她想利用“好”尿液和“好”粪便拨正有害的“坏”排泄物造成的影响，并利用它们制造出漂亮的好东西；这个欲望对生孩子和孩子哺乳行为也有着绝对重要的作用，因为她生出的“漂亮”孩子和产出的“好”乳汁抵消了她对有害粪便和危险尿液的恐惧。的确，这个欲望为升华奠定了丰富的创造性基础，使升华得以在生孩子和母乳喂养的生理性表征下应运而生。

由此，女性自我发展的特点可总结如下：女性的超我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并得到了充分放大；自我尊敬并服从超我。因为自我试图满足提

升的超我，它会铆足劲地全力以赴，自身从而会得到扩大和丰富。总之，在男性身上，基本上自我及其在现实中的关系处于主导地位，因而他整个人在本质上都会更加客观和务实；而对女性而言，潜意识是其决定性因素。女性成就的质量取决于自我的品质，这点跟男人一样，但她们的自我具备了如直觉和主观这样独特的女性特质，因为自我顺从着一个有爱的内化精神。它们象征着她们和父亲所怀的精神之子出生了，这种精神的出世要归功于她的超我。的确，即便是一个女性特征特别明显的发展路线，它也会呈现出许多男性特有的特征，但女性之所以能成功发展出独特的女性特质，这似乎要得益于她的绝对信任：她对父亲被吞并了的阴茎的信念，以及她对身体里不断发育的孩子的信念。

就这点而言，我们忍不住比较女性和儿童的心理状况。我坚持认为，儿童比成人更受控于超我，而且他们对客体有着更大的需求。我们知道，相比男性，女性和儿童的相似度更高，尽管女人和男人的自我发展在很大方面都跟儿童的自我发展大不相同。以下观点可以解释这些区别：在女性发展过程中，她比男人更加强烈地内射俄狄浦斯客体，从而促成自我有了更充分的发展，但也需考虑两个限制因素：第一、潜意识仍主要控制着人格，这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儿童；第二、她依赖着身体里强大的超我，部分目的在于控制它，或者超越它。

如果女孩仍然在幻想中坚持占有一个阴茎，而且她认为这是成为男人的主要方式，她的发展将会彻底改变。在探讨女性性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已经讨论了迫使女性选择男性位置的多方原因。至于它的活动和升华，这些不仅被她用来抗衡父亲的阴茎，而且它们始终如一地以次级方式防御和削弱着自我；在潜意识中，她把这些活动和升华看成拥有阴茎的现实依据或者阴茎的替代品。此外，在这类女性身上，自我有更强烈的主导作用，而且她们的追求更多地放在男性权利的表达上。

在女性的性发展过程中，我已经强调了一个好的母亲意象对形成一个好的父亲意象上的重要意义。如果她把自己托付给一个她完全信任和仰慕着的父亲意象，而且她还听从他的指挥，这通常也意味着她有一个好的母亲意象，因为只有她充分信任一个内化的“好”母亲，她才能把自己完全托付给父亲的超我。但是为了形成这种托付，她也必须非常强烈地相信，自己的身体拥有非常“好”的东西，则这个东西表征内化的友善客体。在幻想中，只有她跟父亲生出或者她希望能跟父亲生出一个“漂亮”的“好”孩子时，也即只有她的身体内在象征着和谐美好的场所时

（男人也会存在这种幻想），她才会在性和精神上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托付给父亲的超我及其在外在世界的代表。要获得这种和谐的状态，前提是她的自我和认同客体之间及认同客体相互之间都要融洽相处，其中父

亲意象和母亲意象之间有其要和平共处。

小时候出于嫉妒和敌意，女孩曾幻想毁灭父母，这是她深层罪疚感的源头；同时也是她产生强大危险情境的基础，它们强大得让女孩无法抵抗；她开始害怕自己身体里藏匿着敌对的客体，它们在互相殊死搏斗（如毁灭性的性交），或者由于它们发现她有罪，于是它们联合起来对抗她的自我。如果她的父亲和母亲有着幸福的生活，她会从中获得巨大的满足，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美好关系使她释怀，她不用再为自己的施虐幻想感到内疚了。因为在她的潜意识中，父母之间的相濡以沫使她的希望在现实中得到了落实，这种状态是她想尽一切办法弥补他们的。另外，如果她能顺利确立补偿机制，她不仅能跟外在世界和谐共处（在我看来，这是获得和谐状态、满意的客体关系及顺利的性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且还能使自己的内在世界和她自己合二为一。如果她那些威胁性的意象被渐渐抛于脑后，而慢慢浮现出的父亲意象和母亲意象是那么亲切和默契，这不仅保证了她内在身体的安全与和谐，而且她亦能发挥内射父母的精神，从而帮助她在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中作出取舍，最终，她能为自己和谐人格的充分发展确立基础。

【注释】

[1] 参见我的论文，《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1928,《克莱因文集 I》）。

[2] 在《口欲对于性格形成的影响》（1924）这本书中，亚伯拉罕（Abraham）已经说明（p.397），在吮吸中，过度的满足感和占有欲会导致嘴咬中特别强烈的专注力。在他的《口腔在性格形成中的作用》中，爱德华·格劳弗（Edward Glover）着重强调了口腔挫败对于这种专注力的重要性。他相信，当过度的口腔满足感导致精神创伤时，其他的因素也同时存在并发生作用，产生不同的结果。我也认为两种情况的结果完全不同。

[3] 病人厄娜（参见第三章）是一个典型的病例。在她还是很小的婴儿时，还没有长出牙齿前，她反复咬伤她妈妈的乳房。她是一个“懒惰的就食者”。我还碰上过其他反常的、严重的“口腔施虐症”病例。在病例中，幼童的吮吸阶段并没有来自外部的破坏或者困难，而幼童往往表现出未满足感。我们还分析了另外一些病例，在这些病例中，吮吸阶段的严重外部破坏导致的不是普通的“口腔施虐症”，而是导致强烈的固着。鲁斯（第二章）具有这种强烈的吮吸固着。她在婴儿期被饿了几个月，因为她母亲只有少得可怜的一点奶。但是，另外一个病人从未得到过母乳喂养，她一直是奶瓶喂养，她也表现了强烈的“口腔虐待症”（她在吮吸阶段也表现出了较强吮吸固着）。

[4] 亚伯拉罕（Abraham）《力比多发展的简短研究》（1924），第451页。

[5] 我还发现，另外一个重要的发展因素是心理未成熟的儿童承受焦虑的能力完全不同，这个因素以后会讨论。

[6] 参见亚伯拉罕（Abraham），《口欲对于性格的形成的影响》（1924）（第398页）；?爱德华·格劳弗（Edward Glover），《精神分析中嘴的重要性》（1924）。

[7] 参见弗洛伊德，《神经官能症的倾向性气质》（1913）。

[8] 《抑制、症状和焦虑》(1926),《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 卷20, 第137页。

[9] 同上, 第130页。

[10] 《抑制、症状和焦虑》(1926),《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 卷20, 第110页。

[11] 同上, 第144页。

[12] 同上, 第166页。

[13] 对比费伦齐(Ferenczi)的论文《接受不愉快观念导致的问题》(1926)。在他的论文《忧郁症的问题》(1928)中, 雷多(Radó)指出婴儿对饥饿做出愤怒情绪反应的重要性, 但是他从这种怒气中得出的结论不同于我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提出的观点。

[14] 在《抑制、症状和焦虑》(1926)这本书中, 弗洛伊德认为在有些病例中, 某些本能焦虑症已经从破坏性本能中释放出来, 可能进入了现实焦虑, 他的原话如下: 我们常常看见这样的情况, 虽然某个危险情境的本身得到正确处理, 部分本能焦虑还是转移为现实焦虑。因此, 在自我得到满足之前, 本能需要表现为受虐特征, 而破坏本能直接针对病人本身。或许这种转移可以解释一些病例, 在这些病例中, 焦虑反应被夸大, 焦虑反应这个策略不恰当甚至完全失效。(《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 卷20,第168页)

[15] 自从撰写这本书以来, 我发现特丽萨·本尼德克(Therese Benedek)以另外一种方式着手, 已经得出焦虑源自破坏本能的结论。她说, “焦虑因此不是对死亡的害怕, 而是从机体中解放出来的对死亡本能的觉察, 死亡本能就是重大的受虐倾向。”(托德斯特伊[Todestrieb], 8月, 1932)。

[16] 《受虐症的经济学问题》(1924),《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 卷? 19, 第163页, 第164页。

[17] 在《抑制、症状和焦虑》中(1926)(《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 卷20, 第94页), 弗洛伊德写到: 我们目前不能肯定, 超我的出现是否标记出原始压抑和事后压力的分界线。有一点很清楚, 焦虑最早期的爆发是以一种最强烈的形式出现, 它发生在超我形成之前。很可能, 造成原始压抑的直接原因是数量上的问题, 比如兴奋过度和刺激保护罩被突破。

[18] 客体被内化的过程在以后的章节中将讨论。目前, 我的观点是, 被吞并的客体承担了超我的角色。

[19] 在早期的分析中, 我们碰上了这种焦虑的种种表征。有一个现成的例子, 一个五岁的男孩过去常常假装他有各种野生动物, 比如大象、豹子、土狼和野狼。这些动物帮助他对抗他的敌人, 每一种动物都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大象把敌人踩成肉酱, 豹子把敌人撕成碎片, 土狼和野狼把敌人整个吃下。他有时候幻想这些野生动物在他的召唤下会造反, 这个想法过去常常在他心里引起极大的焦虑。精神分析后来发现, 这些动物在他的潜意识中存在, 是他的施虐症的种种源头: 大象表征他强有力的武力施虐, 豹子表征他撕裂动物的牙齿和指甲, 野狼表征他的粪便。让我再次提醒读者注意“爆发愤怒”这种习惯表达。在我的儿童精神分析中, 我经常采用这种表达方式。

[20] 亚伯拉罕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了一些吸血鬼式的行为上, 并且把此种行为解释为从“口腔施虐”阶段退回至“口腔吮吸”阶段。(《口欲对性格形成的影响》, 1924,第401页)

[21] 爱德华·格劳弗(Edward Glover)在与我讨论这个主题时, 他提出一个建议: 儿童体验的身体空虚状态是口头满足感缺乏的结果。这可能是幻想对母亲身体进行伤害的出发点, 因为这种满足感可能来自对母亲身体索取食物营养的不断幻想。当我再一次回顾我的分析资料时, 我发现这种假设被完全证实。对于我来说, 这是从新的角度来理解这些过程: 从满足感阶段转变到对母亲身体攻击阶段, 从吮吸和大口吞咽母乳阶段转变到攻击母亲内部身体阶段。关于这两个阶段的关联性, 格劳弗博士也提到了雷多的理论“消化道性高潮”(《陶醉的精神效果》, 1926), 借助这种“高潮”, 满足感从口部传递至胃部和肠道。

[22] 《克莱因文集 I》(1928)。

[23] 亚伯拉罕（Abraham）在他的《睡梦和神经官能症排泄过程中的自恋评价》（1920）中，谈及到一个尿道施虐的严重病例：“在神经官能症的病人身上，我们发现肠道和胰腺的功能，以及他们的排放物质被用作仇恨冲动的工具。”（第329页）

[24] 参考弗洛伊德《梦的解析》（1900），《性学三论》，沙爵（Sadger）《关于尿道兴奋现象》，亚伯拉罕（Abraham）《早泄》（1917），《睡梦和神经官能症排泄过程中的自恋评价》（1920），兰克（Rank）《精神分析对神话研究做出的贡献》（1919）。

[25] 参考弗洛伊德对这个关联性的讨论，见书《歇斯底里病症分析的片段》（1905），《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7，第71页，第72页。

[26] 在他的《力比多发展的简短研究》（1924）（p.474）中，亚伯拉罕（Abraham）已经指出躁狂症病人的绝大部分犯罪想象都是针对他们的母亲。他还列举了一个惊人的病例：这个病人想象自己就是尼罗大帝，大帝杀死了他的母亲，并且想要把罗马城烧毁（罗马城是母亲的标志）。但是根据亚伯拉罕的说法，这些儿子针对母亲身体的破坏性冲突（其实是对准阴茎）特征不太重要。在我的观点中，这些对母亲身体的攻击具有攻击母亲乳房的起源，因而是原始的。但是在这些攻击被他对父亲阴茎的仇恨加强，因为他想象阴茎留在母亲的身体内，他的仇恨集中在那个目标上，并且破坏力到达极致。这些针对他父亲的破坏达到足够的程度，甚至会影响他的俄狄浦斯冲突的整个过程。因此，儿子对父亲的原始仇恨部分转移到他的母亲身上。第十二章，我们将要讨论这种男童性发展转移的重要细节。

[27] 在一篇短讯《儿童精神分析中的妄想狂机制》中（1928），M.N.赛尔（M.N.Searl）报导了一例这种类型的严重口腔施虐妄想症，这个病例中，儿童渴望从父亲那里吮吸出他从母亲乳房吮吸的乳汁，这种渴望与妄想症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妄想症与强烈的口腔施虐有关，而且发展为某种侵略冲动攻入母亲的身体，我发现这种强大的攻击力量是典型的精神错乱。

[28] 参考亚伯拉罕（Abraham）的《性格形成中的心理分析》（1925）一文。

[29] 费里克斯·波姆（Felix Boehm）在他的《同性恋和俄狄浦斯情结》（1926）中，把注意力集中在想象力的重要性上面，通常男性想象他们父亲的阴茎由他们的母亲在性交后保留并且藏在她的阴道内，他也指出各种隐藏在女性身体的阴茎的想象有病例因素的影响。儿童潜意识想象一个大得可怕的阴茎——父亲的阴茎，藏在母亲的身体内。心理分析的材料常常提及在母亲腹部遇上父亲阴茎的想象，以及父母亲性交的想象，或者外尿道被阴茎破坏的想象。

[30] 参见第十二章。

[31] 我注意到在男童的精神分析中，他多次攻击我的企图更多针对的是我的头、脚或者鼻子。这些攻击的分析表明，他们针对身体的这些部分不仅仅是身体部位本身，而是因为我的头、脚和鼻子象征着阴茎。我发现并不是女性身体内的阴茎是他们的攻击对象，父亲的阴茎才是攻击对象，而父亲的阴茎已经被吞并，变成我身体的某个部分或者附着在我个人身上。

[32] 儿童对想象客体的情感依附不仅仅是仇恨和焦虑的情感，而且还是正面积极的情感。在这个过程中，儿童从真正客体中抽离情感。不论这种与客体的情感关系是太消极还是太积极，儿童都不能完全把吮吸想象或者补偿想象投射在儿童的客体上，其结果是儿童不得不适应糟糕的现实和接受自己与客体关系被破坏的事实。b？我将在以后讨论这些客体关系。

[33] 比如，我不认为芬妮切尔（Fenichel）区分“俄狄浦斯情结的前性器先驱”（pregenital

[34] precursors of the Oedipus Complex）？和“俄狄浦斯情结”本身有什么道理。他在《俄狄

[35] 浦斯情结的前性器阶段》中做过这样的分析。a？我参加了1929年在牛津举行的一次精神分析大会。在会上我宣读了一篇论文《自我发展中表征形成的重要性》。我表达了如下的观点：“只是在俄狄浦斯冲突的后期，对力比多冲突的防御才出现；在更早期几个阶段，防御直指对抗破坏冲动。”（《克莱因文集 I》）在同一次会议上，恩斯特·琼斯在他的论文《恐惧、犯罪和仇恨》（1929）中，强调了侵犯行为在罪疚感上升中的重要性。

[36] 《本能和本能的变迁》(1915),p.139.b? 同上, p.138.

[37] 在他的《文明及其缺憾》(1930)中,弗洛伊德说得更入门三分:它(侵犯)形成了人们之间每一种情感关系和爱(也许除了唯一的一个例外,亦即母亲与她的儿子的情感关系。)我自己的观点是俄狄浦斯冲突从原始施虐开始,这似乎对于我来说补充了弗洛伊德的言论:既然俄狄浦斯冲突解释了为什么恨应该是客体关系的基础。

[38] 这个关系决定了所有未来客体关系的根本决定性意义,在施虐趋势到达最高程度时,儿童对母亲的乳房客体感受到的模糊不清的情绪,在经历口腔挫败和俄狄浦斯情感爆

[39] 发时增强,最后,这种情绪发展为完全施虐行为。d?《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9,第177页。

[40] 作者显然从记忆中引用的语言,尽管引用的确切说法在所提之处无法找到;但是这个引用完全正确。见《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9,第177页。——译注e?《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20,第126页。

[41] 自我和本我,《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9,第29页。

[42] 《外行分析的问题》(1927),《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20,第223页。

[43] 在她的论文《匮乏和罪责》(1929)中,苏珊·艾萨卡(Susan Isaacs)指出弗洛伊德的“最初认同”在超我的形成中比我们曾经知道的充当更重要的作用。

[44] 亚伯拉罕(Abraham)写道:“就身体已经被内射的部分,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阴茎等同于女性的乳房……”(《从精神错乱看力比多发展的简要研究》)(1924),《论文选》,p.490.

[45] 参见多次在精神分析文献《有牙齿的阴道》中提到的幻想。

[46] 在下一章中,尤其是在第十一章中,我将努力说明儿童内射(不真实存在)幻想既有好图像又有坏图像;并且,随着儿童对现实的逐步适应,以及超我形成的向前发展,那些图像越来越接近他们代表的真实客体。在这一章中,我只打算就儿童的施虐趋势描述一幅发展的图形,并解释儿童早期超我形成和焦虑情境两者之间的关系。

[47] 在我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1928)中,我曾这样描述:“我们似乎并不清楚为什么四周岁的儿童往往会在头脑中树立起一个关于父母的非真实的幻想图像,这些图像中充满了对父母进行吞噬、切割、嘴咬。但是有一点很清楚,一周岁儿童的焦虑由俄狄浦斯冲突的发端引起,这种焦虑以一种被吞没和被破坏的形式出现。随后,儿童通过吞没和切割的方式破坏力比多,但是,内射客体把俄狄浦斯倾向唤醒,儿童因此期待被惩罚,并且害怕这个犯错行为会带来惩罚,他的超我将变成某个客体,它会嘴咬、吞没和切割。

[48] 参考弗洛伊德的《图腾和禁忌》(1913)。

[49] 自我将让客体和破坏冲动这两个敌人相互对决,这样做会让自我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同时,威严的父亲保护个体并抵抗破坏冲动。因为个体对父亲权力的崇拜,而个体也可以在发育中获得同等权力。在幼儿精神分析中,我们发现男童和女童不仅害怕他们的父亲,而且对父亲的权力有无尽的崇拜,这是一种很深而又原始的情感。我们必须记住,随着儿童的成长,超我担任的角色虽然是严厉的父亲,但是绝对不是不仁慈的父亲。弗洛伊德在《论幽默》(1928)这篇论文中,说道:“最后,如果超我通过幽默的方式安慰自我,并且保护自我不受苦难,这种方式与父母的作用不相矛盾。”《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21,第? 166页。

[50] 在他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消解》(1924)中,弗洛伊德说儿童的自我在俄狄浦斯情结被阉割后转移,“父亲或者父母双亲的权威内射到自我,在那里,权威构成超我的核心,这个核心接管了父亲的严厉并且渗透他禁止乱伦的禁令,因此保证自我力比多客体贯注的重复发生。”(《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9,第176页,第177页)在《自我和本我》(1923)中,我们了解到,这个禁令没有完全限定超我与自我的关系:“你应该像你的父亲一样——也就是说,你不可能做到那些你父亲所做的所有事情,有些事情是他的特权。”自我的理想的双面性

在于自我理想的客体压制了俄狄浦斯情结，正是在那个革命性的时刻它才赢得了自己的存在。要注意的是，压制俄狄浦斯情结不是一项轻松的任务。儿童的父母，特别是他的父亲被看作是实现他的俄狄浦斯愿望的障碍，所以，他婴儿期的自我强化是为了去除父亲这个障碍。通过在儿童内部树立相同障碍以强化这个压制，自我从父亲处借来力量来完成这项任务，并且父亲出借的力量是一种非常巨大的推动力。超我保持了父亲的人格特征，而俄狄浦斯情结越有力，自我就越快臣服于压抑（在权威力量、宗教教义、学校教育和广泛阅读的影响下），更厉害的是，占据上风的超我以有意或者无意犯罪的方式在后来战胜自我。我因此假设，超我以这种方式掌控力量的根源是一种强迫式的人格，它以绝对命令的方式展现出来。（《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9，第34页，第35页）

[51] 在《自我和本我》（1923）中，他说：每一个这样的自我认同在本质上是去性化，或者甚至是性高潮升华。当这类转变发生时，本能消失也在同时发生，升华之后的性欲不再能阻挡整个合并一起的破坏力，因此它以一种攻击导向和破坏的形式释放。这种本能消失是粗暴残忍的根源，它以理想的状态表现出来，亦即“你应该怎样怎样”的专制命令。（《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9，第54页，第55页）

[52] 我的观点与恩斯特·琼斯（Ernest Jones），爱德华·格劳弗（Edward Glover），琼·里维埃（Joan Riviere）以及赛尔（M.N.Searl）这些人的观点一致。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来讨论这个主题，他们已经得出的结论是：儿童早期的幻想和力比多的发展在超我的演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对比《儿童精神分析研讨》[1926]一文）；恩斯特·琼斯（Ernest Jones）在《超我的起源和结构》（1926）一文中，他指出：“完全有理由相信超我的概念是一个节点，在这个节点上，我们可以期待所有晦涩难懂的问题，比如俄狄浦斯情结和自恋，以及仇恨和施虐症在此会合。”（p.304）

[53] 在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缺憾》（1930）中，我们读到：“然而经验却表明，儿童所发展出来的超我的严厉无法与儿童他自己被对待的严厉相一致，并且自我的原始严厉不是儿童经受的严厉，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代表儿童经受的客体严厉，它代表是儿童个人对客体的攻击性。”（《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21,第129页，第130页）

[54] 费尼秋（Fenichel），《识别和认同》（1926）。

[55] 参考瑞奇（Reich）《受驱力限制的人格》（1925）。

[56] 参见我的论文《艺术作品中反映的婴儿焦虑情境》（1929,《克莱因文集 I》）。

[57] 参见下一章，下一章将更完整地讨论这一点。

[58] 参见本书第十章的内容讨论自我发展中焦虑的意义。

[59] 《抑制、?症状和焦虑》，《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20,第163页。

[60] 同上，第125页。

[61] 《力比多发展的简要研究》（1924）,第428页。

[62] 同上，第433页。

[63] 在《抑制、症状和焦虑》（1926）中，弗洛伊德如此写道：“而且，运作中的危险情境和随之而至的神经官能症表现的形式之间，有可能存在某种相当密切的关系。”（《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20,第142页）

[64] 在他的《本能和本能的变迁》（1915）中，弗洛伊德表示，当客体是愉悦的来源时，自我接受客体，把它接受为自己的一部分，并且内射此客体（“内射”是费伦齐 [Ferenczi] 的用词 [1909]）；与此同时，自我驱除所有内在的、导致不愉快的内射客体。（《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4,第136页）

[65] 西奥多·雷克（Theodor Reik）在他的论文《焦虑与仇恨》中表示焦虑增加仇恨情绪。

[66] 如果犯罪行为的确来自早期焦虑的这种类型，我们就可以了解犯罪分子。我们可以改

造罪犯的唯一希望似乎只能来自深层的心理特征分析。

[67] 参考我的论文《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1930,《克莱因文集 I》）。梅里特·希米德博格（Melitta Schmideberg）曾经指出，精神分裂症患者把自己与外界的联系切断，逃进他自己的“美好”的内在客体世界中。他停止投射并且不顾一切地以自恋者的态度来爱护和过度补偿他的内在客体，用这种方法，他可以逃避“邪恶”内射客体和外部客体世界。他对它们充满了恐惧。（《文化背景下精神病发病机制的研究》，1930,和《迫害妄想症的心理探究》，1931）。

[68] 在他的论文《现实感发展的几个阶段》（1913）中，弗伦齐（Ferenczi）评说：对现实的完全否认是心理反应的最早期形式，精神分析的几个关注点应该放在儿童精神发展对应的几个早期阶段。

[69] 根据梅里特·希米德博格（Melitta Schmideberg）的说法，否认焦虑带来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否认内射客体的存在，因为焦虑产生的影响等同于内射客体带来的影响（《迫害妄想症的心理探究》，1931）。

[70] 拉法格在他的《精神分裂症的精神防御机制》（1926）中，提出“精神防御机制”的名称来描述这种心里防御，提醒大家关注精神分裂症。

[71] 根据梅里特·希米德博格（Melitta Schmideberg）的说法，僵直性昏迷精神病代表死亡，这种精神病是病人逃避各种各样攻击的一个手段。

[72] 对比我的论文《自我发展中标记形成的重要性》（1930），以及另一篇论文《智力制约理论的研究》（1931）[两篇均来自于《克莱因文集 I》]。在另外一篇论文《呼吸内射》（1931）中，芬妮切尔（Fenichel）描述了一种施虐幻想——粪便作为杀戮工具。大使用作投毒、爆炸；小使用作毒液。根据他的说法，这些幻想导致儿童对毒药粪便的恐惧。我认为芬妮切尔的论文强化了我上面两篇文章中提到的观点。

[73] 参考欧布伊森（Von Ophuijsen）的《论迫害情感的起源》（1920）和斯达克的《迫害妄想中的力比多标记的反面》（1920），根据这两个研究者的理论，妄想狂患者在潜意识中想象，幻想存在一个迫害者，而这个迫害者的干大便代表的是迫害者的阴茎。我发现，儿童在施虐幻想中，他把一件件工具当作迫害者，想象把小便和大使用作投毒和破坏工具，用来专门针对母亲的身体。

[74] 洛伊姆（Roheim）在他的《通向内心之路》（1923）中表明，在原始部落中，黑魔法师杀害一个成年男子，并且，魔法般地把粪便或者其他类似粪便的东西塞入到这个男子的体内，达到让这个男子生病的目的。

[75] 亚伯拉罕（Abraham）在（《力比多发展的简短研究》，1924）中已经表明，被仇视的客体等同于大便。另外，请对比洛伊姆（Roheim）《通向内心之路》（1923），以及西梅尔（Simmel）的《医生——疾病游戏，疾病和医学职业》（1912）。

[76] 参考我的论文《智力制约理论的研究》（1931,《克莱因文集 I》）。

[77] 对各种迫害者的恐惧不仅是肛门施虐的起源，而且是许多大便迫害工具和口腔施虐的起源。我认为，在儿童性理论中，他的母亲在每一次性交中都吞入阴茎，而他的父亲提供很多次的阴茎。儿童对性的认识导致儿童惧怕很多迫害者。梅里特·希米德博格（Melitta Schmideberg）认为，这些多重的迫害者是儿童自己口腔施虐攻击父亲阴茎所产生的投射结果，父亲阴茎的每一个部分都是焦虑的新客体（对比梅里特的论文《文化背景下精神病发病机制的研究》，1930）。

[78] 对比我的论文《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1930）。我认为，我的观点与亚伯拉罕的观点完全一致，亚伯拉罕认为妄想狂的力比多退回到更早期的肛门期，而我也觉得施虐期的高发期由口腔施虐开始，并且，在更早肛门期的下降时终止（这个阶段在前面已经描述过）。我认为施虐是妄想狂的根本特征，施虐期占据更早肛门期的控制地位。我认为，这里描述的内容补充了亚伯拉罕的观点，解释了在前面提到的施虐期中，各种施虐手段联合使用并且

无所不用其极；尿道施虐趋势的重要性与口腔施虐的重要性同时得到强调，它们同时也提供了构成那些幻想的许多素材，所以，属于更早肛门施虐期的施虐趋势通过这些幻想得以充分表达。

[79] 梅里特·希米德博格（Melitta Schmideberg）曾经描述过两个病例。在这两个病例中，迫害幻想和迫害所指都与这种焦虑情境相关（对比《迫害念头和幻想的心理探究》1939）。

[80] 儿童对那些表征身体器官的客体具有破坏欲望，从而引发对那些客体器官的恐惧。这种恐惧与力比多功能密不可分，它们把身体器官和其他事物等同起来，因此，这些事物变成了焦虑客体，这种恐惧导致儿童不断放弃这些客体，并且，他继续寻找新的

[81] 客体。这就是象征主义的由来。[对比我的论文，《象征在自我发展形成中的重要性》，1930（《克莱因文集 I》）]。a? 费伦齐（Ferenczi）已经表明，儿童在外部世界的每一件物体上寻找自己身体器官的对应物，他试图重新发现外部世界，找出外部世界的物体与自己身体器官的一致性。象征主义从这里开始。根据恩斯特·琼斯（Ernest Jones）（《象征的理论》，1916），愉悦的原则使得个体与各种事物之间可以相互比较（如果他们唤起类似相同的兴趣）。这个观点强调力比多功能的重要性，它是儿童认同外部世界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象征主义得以发展的原因。

[82] 参考我的论文《儿童游戏中的角色扮演》（1929,《克莱因文集 I》）。

[83] 在《口腔性格形成补充解释》中，爱德华·格劳弗（Edward Glover）已经指出挫败感是激发个体发展的因素。

[84] 对比我的两篇论文，《早期精神分析的心理学原则》（1926）和《俄狄浦斯冲突的几个早期阶段》（1928）[两篇都收在《克莱因文集 I》]。

[85] 在他的论文《儿子诞生于父亲的死亡》（1923）中，洛伊姆（Roheim）评论说儿子们通过吞噬掉原始父亲的尸体，他们把他当作母亲一样的角色——提供食物营养。洛伊姆认为，通过这样的方式，儿子们把他们仅对母亲的爱转移给了父亲，并且他们对父亲的态度，曾经是纯粹否定态度，现在获得了一些肯定的成分。

[86] 对比弗洛伊德的《达·芬奇的童年回忆》（1910）一文。我们将在第十二章密切关注这些发展过程，讨论男孩性发展的过程。

[87] 下面的例子来自现场观察，它解释了从喜欢到厌恶的转变过程。男童断奶后的几个月里，他表现出更喜欢鱼类食物，只要是鱼他都喜欢。在男童一岁时，他常常饶有兴趣地看着母亲在厨房杀鱼和烹制鱼。不过，很快他发展出对鱼食的厌恶情绪，这种情绪蔓延，他开始不喜欢看见鱼，最后发展为对所有鱼的害怕。许多早期的精神分析表明，攻击鱼、蛇、蜥蜴的行为可以被看作是攻击父亲的阴茎的表征，这些分析的经验帮助我们理解儿童的行为。母亲剖杀鱼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男童对父亲阴茎的施虐冲动，但是这也让他害怕他的父亲，或者，我们说得更确切一点，他害怕父亲的阴茎。

[88] 在《力比多发展的简短研究》（1924，第490页）中，亚伯拉罕（Abraham）说：关于内射身体部位需要注意的一点，阴茎常常被等同于女性的乳房，而其他部位，比如手指、足、毛发、大便和臀部可以代表乳房和阴茎，不过它们不重要。

[89] 在亚历山大（Alexander）的《完整个性的心理分析》（1927）中，他曾经指出，本我在某个意义上来说贿赂了超我，并且本我和超我之间的“默契”使得本我可以执行被禁止的行动。

[90] 在费伦齐（Ferenczi）的《接受不愉快思想的问题》（1926）中，他评论说，外部世界的知识与内心现实的知识达成了一致。

[91] 弗洛伊德在《抑制、症状和焦虑》（1926）中，他说：“虽然是这样，为将来考虑，我们还是要牢记这种可能性的发生，压抑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与力比多的性器结构有特殊的关系，并且自我必须自保，转向其他的防御方法，避免力比多在其他结构层次……”（《弗洛伊

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21，第125页）

[92] 这个句子表述不清，应该从上一个句子的意思来理解：客体由于本能的排挤和压抑，客体的仇恨得以减少。——译注

[93] 基科（Jekels）在他的论文《怜悯和同情心理》（9130）中，他表示个体对客体的情感和个体与超我的情感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94] 参考我的论文《艺术作品中反映的婴儿焦虑情境》（1929）。艾尔拉·夏普表示（Ella Sharpe），在升华过程中，儿童投射他的内射父母至外部客体上。儿童从父母获得施虐和修复趋势的满足，在与父母的联系中，儿童获得魔法般的无所不能的情感。

[95] 同时参考恩斯特·琼斯（Ernest Jones）就这个主题的贡献：《恐惧、罪疚和仇恨》（1929）。

[96] 费尼秋（Fenichel）在他的论文《认同》（1926）一书中也采纳了这个观点。

[97] 第十章将深入讨论这个因素的重要性——对自我发展的影响和自我与现实之间的关系。

[98] 这个句子的文字表述是：差异越小，生殖阶段主导下的意象就与真实客体关系越紧密，幻想产生焦虑的意象（属于最早的发展时期）退回到不重要地位的越多，个体心理平衡就越稳定，并且早期焦虑情境获得成功改善的机会就越多。——译注

[99] 同样，参考我的论文《儿童游戏中的角色扮演》（1929,《克莱因文集 I》）。

[100] 读者可以回想三个病例：厄娜（第三章），埃贡的（第四章）和伊尔莎（第五章）。

[101] 儿童相信，那些想象中的乐于助人的人物的确存在，比如仙女和圣诞老人帮助儿童隐藏和克服对“坏”意象的恐惧感。

[102]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20，第136页。

[103] 亚伯拉罕（Abraham）接下来说的故事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说明了儿童的对动物的仇恨可能是因为动物对孩子的苛责。亚伯拉罕曾经拿了一本图画书给他的一个亲戚的孩子，这个孩子还不到一岁半，他给他翻看书上的图片并且大声朗读文字。在书的某页，有一张猪的图片，这张图片上的猪告诉儿童“要爱清洁”（书页上的文字）。这些文字和图片显然让这个男孩很不悦，因为他想要很快翻过这一页，而且，当亚伯拉罕翻回到这一页的时候，他也不愿意看这个图片。后来，亚伯拉罕了解到虽然这个男孩非常喜欢这个图画书，他却不能忍受这本书上那个猪的图片。在跟我讲这个故事时，亚伯拉罕补充道：“他的超我那时那刻一定是一头猪。”

[104] 《抑制、症状和焦虑》(1926),《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20，第126页。

[105] 同上，《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20，第125页。

[106] 同上。

[107] 同上。

[108] 同上，第105页。

[109] 我认为，它的重要性不仅仅是理论性，更是其临床疗效，在治疗时，儿童的神经官能症刚发作，需要决定被吞噬的想象是否是情感贯注的退化，还是这个想象保留了后期有所修饰的原始行为，因为我们关注的不仅是想象本身的内容，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想法本身带来的焦虑。我们需要识别神经官能症焦虑和精神病的区别，否则无法对焦虑进行定性和定量研究。

[110] 参考鲁斯·马克·布朗斯威克（Ruth Mack-Brunswick）的研究《对弗洛伊德的强迫性

神经官能症发展史的补充》（1928）。

[111] 我对成年人的精神分析强化补充了这些发现结果。

[112] 在上一个引证的文章中，弗洛伊德似乎保留了这个可能性：施虐冲动的防御在“狼人”病例中还可能起到作用（虽然这个作用不明显）。

[113] 关于这一点，对比第六章的相关内容。

[114] 第三章讨论了一个偏执狂症状的病例，我试图确立女性同性恋缘由的相似理论，读者也可能记得第四章中与埃贡有关的分析，我将在第十四章回到这个话题。洛埃伊姆（Roheim）在人类学研究资料上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对比他的论文《弗洛伊德大众心理学中和个体分析中的团体心理分析》）。

[115] 对比鲁斯·马克·布朗斯威克（Ruth Mack-Brunswick），没有具体引用内容。

[116]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9，第43页，第44页。

[117] 强迫性神经官能症仅仅只是自我采取的治疗手段之一，其目的是为了克服这种早期婴儿精神焦虑。自我采取了别的治疗手段，这些将在第十二章中讨论。

[118] 我将在第十章考虑这些变化。在第十章中，我尽力证明在潜伏期，儿童的神经官能症帮助满足自我、超我和本我的要求。而在更早的阶段，当自我还不成熟时，自我还不能采用此方法控制焦虑。

[119] 见第六章的内容。——译注

[120] 参见莉塔（第三章）这个病人，当她来接受分析时，她才两岁零九个月，她已经有明显的强迫性症状，最明显的症状是复杂的就寝仪式、极度秩序感和洁癖，后者在她的许多生活习惯中有表现，它们暴露了她的强迫性的性格特征，这个特点体现在她所有性格中；另外，这些习惯时间长久，她的就寝仪式习惯在她刚两岁时就开始了，她一直这样，厄娜（第三章）来接受分析时，她六岁，她的某些强迫性症状也追溯到她两岁结束的时候。在这种非常严重的病例中，神经官能症在很早时就表现出许多类似成年人的强迫型神经官能症症状。

[121] 《抑制、症状和焦虑》（1926），《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20，第13页，第14页。

[122] 同上，第128页。

[123] 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是性器阶段唤起的罪疚感与“保持清洁”伴随的退回有关，此观

[124] 各种反应的形成和罪疚感进入时期是在自我形成的早期——最早是儿童进入一周岁时（亚伯拉罕 [Abraham] 在一两篇文章里支持了这个观点）。在他的《力比多发展的简短研究》（1924）中，他说：“在伴随同类相残的性目标的自恋阶段，本能抑制的第一证据以病态焦虑的形式出现，克服同类相残冲动的过程与罪疚感紧密相连，罪疚感作为第三阶段的典型抑制现象进入前场显目位置。”（第496页）

[125] 在他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病例的解释》（1909）中，弗洛伊德评论：“从另外一方面看来，强制行为是一种尝试，它弥补怀疑并且改善抑制无法忍受的条件（怀疑是抑制的证据）。”（《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0，第243页）

[126] 在德语版的《无害性》一书中，对比脚注b。——译注

[127] 恩斯特·琼斯（Ernest Jones）在他的论文《恐惧、罪疚和仇恨》（1929）一文中，曾经指出“无害”这个词表明“不伤害”。

[128] 《图腾和禁忌》（1913）（《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3，第87页）。

[129] 同上，第87页和第88页。

[130] 关于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在《图腾和禁忌》（1913）中，弗洛伊德说，“尽管如此，

儿童的罪疚感完全可以解释说明这个事实：它建立在强烈的、频繁出现的死亡念头上，这些念头在潜意识中不断发起攻击。”（《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3，第87页）

[131] 在第一章中，我已经指出，在这个主题上，我的观点和弗洛伊德的某些结论之间的一致性，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缺憾》（1930）中，他说：“压制和过渡为超我的攻击行为将转变成罪疚感。如果关于罪疚感起因的心里分析限定在本能攻击，我确信许多心理过程将暴露得更简单和更清晰。”（《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21，第138页）他还说：“我们可以确定无疑地形成下面的说法，当本能经历抑制后，力比多转变成某些症状，它的攻击部分变成罪疚感。”（第139页）

[132] 《图腾和禁忌》（1913）（《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3，第89页）。

[133] 费伦齐（Ferenczi）在他的《现实感发展的各个阶段》中（1913），他把注意力转到单词、手势的“全能”和他们的功能之间的联系上。请同时对比亚伯拉罕的《睡梦和神经官能症排泄过程中的自恋评价》（1920）。

[134] 弗洛伊德在《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病例的解释》（1909）（《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0，第241页）中，他说“怀疑”实际上是个人对自己爱的能力的怀疑，而且这样的人可能怀疑每一种不值得称道的食物。

[135] 《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气质》（1913）（《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2，第324页）。

[136] 参考亚伯拉罕（Abraham）《性格形成中的精神分析研究》（1925）。

[137] 参见第二章的内容。

[138] 还有，人们仇恨能够说另外一门语言的人，觉得学习外语感觉困难，这些现象都来自最早期的渴望知识本能的挫败感。

[139] 参见病例描述，厄娜（第三章）、肯尼斯（第四章）和埃尔斯（第五章）。

[140] 《自我和本我》（1923）（《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9，第56页）。

[141] 在一些极端的病例中，这个压力是如此的强大，它完全阻止了自我的发展。但是，即使是在更反常的病例中，压力不仅作为一个促进手段，更是作为阻碍发展的手段。为了得到一个更好的效果，在所有发展过程中，需要这个合作因素的最佳关系（对比我的论文《自我发展中的标记形成的重要性》，1930，《克莱因文集 I》）。

[142] 《超越快乐原则》（1920）（《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8，第14页）。

[143] 弗洛伊德视投射的起源为“一个处理内部刺激的独特方法，内部刺激引起大量不愉快情绪上升，这种方法有一个趋势：把刺激当作外部的动作，而不是当作内部的动作，因此防御机制开始行动才可能展开，以应对刺激，这是‘投射’的起源。它注定在病理发展过程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超越快乐原则》，1920，《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8，第29页）

[144] 弗洛伊德这样写道：“梦境生发的焦虑在白天受到忽略，其结果是导致了创伤性精神官能症。这些梦境通过回顾的方式，竭尽所能控制刺激，梦境因此提供给我们观察神经器官的功能。虽然它不与愉快原则产生矛盾，它却是独立于愉快原则之外，而且似乎比获得愉快和逃避不愉快的目的要更原始一些。”（《超越快乐原则》，《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8，第32页）

[145] 在前面两章中，我们已经看见个体发展的最早期阶段，他的自我不能完全承受他的本能焦虑和他对内化客体的惧怕，自我试图通过部分无视和否认心理现实的方法来保护自己。

[146] 关于梦境和游戏之间的紧密关系，对比此书的第一章和我的论文《儿童游戏中的角色扮演》（1929）。

[147] 德文版本的用词是“被激活”（activated），英文译者认为是“确认”一词，这个词的拼

写有误（“激活”和“确认”这两个词的德文拼写相近，后者多了一个字母“s”）。——译注

[148] 《愉快原则之外的部分》，《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8，第14-26页。

[149] 我在此书的第九章中已经指出罪疚感是最早期活动和升华的推动力。

[150] 参见第九章。

[151] 《抑制、症状和焦虑》(1926)（《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20，第？136页）。

[152] 同上，第169页。

[153] 但是幼童只能在如下的情况得到安慰：他最早期的焦虑情境不占据显著地位，而且，在超我形成中，他与客体的关系在游戏中表现了出来。我多次发现，年纪较大的儿童对母亲的离开做出最早期焦虑情境的反应，在这种焦虑情境的压力下，儿童认为母亲的暂时离开是永久离开。在我的论文《儿童游戏中的角色扮演》（1929）中，我报道了一个六岁男孩的病例。他让我扮演一个“仙女妈妈”的角色，这个角色的任务是保护他，让他免受父母的迫害，并且，帮助他杀害父母。我还得一遍又一遍地从“仙女妈妈”马上变成“坏妈妈”，作为“仙女妈妈”，我要给他治疗野兽（父母的联合体）对他造成的致命伤害；但是，接下来我又要离开一下并且马上回来攻击他（换成“坏”妈妈的身份），他说“出门的时候是仙女妈妈，你永远都不知道她回来的时候是不是变成了坏妈妈。”这个男孩从婴儿期就对他的妈妈有强烈的依恋，他深信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已经遭遇不测。其结果就是他刚刚才见过母亲，他马上就没有安全感了，觉得她已经去世了。

[154] 在《抑制、症状和焦虑》（1926）中，弗洛伊德说：“正如自我控制通往外部世界动作的道路一样，自我也同样控制通往意识的道路，在压制的过程中，自我在两个方面施加它的权利……”（《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20，第95页）。另外，他说：“我描绘了一幅自我依赖本我和超我关系的图，而且自我在这两者面前是多么的无力和焦虑。”（同上，p.95.）关于自我成长，我的理论是与这两个陈述一致的，因为这个理论表明超我和自我相互作用并且决定个体发展的整个历程。

[155] 这个话题将在第十二章中完整讨论。

[156] 参考福卢格尔（J.C.Flugel）《服饰心理学》(1930)。

[157] 同样，对于女孩子来说，书写和其他类似活动主要来自男性特质。

[158] 与女性特质有关的是，男孩子的作业本代表的是他自己的身体，完成学校的作业是修复身体的尝试。

[159] 参考我的论文，《儿童力比多发展中学校的角色》（1923,《克莱因文集 I》）。

[160] 在我的论文《儿童力比多发展中学校的角色》中（1923），我讨论了学校里某些文章的潜意识意义，仔细检查了学习和学生生活受抑制的潜在原因。过多压抑自慰幻想的结果是儿童的幻想受抑制，在学习中和游戏中都如此。在潜伏期，这种抑制在儿童性格上表现明显，在《外行精神分析的问题》一文中（1926），弗洛伊德写到：“我有一个印象，在潜伏期的肇始，他们的心智被抑制，变得更笨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的外表失去了魅力。”（《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20，第215页）可以确定的是，自我保持了对本我的优越性，让个人做出极大牺牲，在那些生命阶段，当自我不能完全成功降服本我时（比如在性欲发展的第一期和第二期），自我的想象活动更完整，这样的想象一方面表达了心智不太稳定，另外一方面表达了个性非常丰富的事实。

[161] 参考《抑制、症状和焦虑》(1926)（《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20，第116页）。

[162] 同上，第114-115页。

[163] 在这个过程中，儿童的各种认同得到更大整合，超我的要求更统一，内化客体更好

地适应外部环境。对比我的论文《儿童游戏中的角色扮演》（1929,《克莱因文集 I》）。

[164] 在《抑制、症状和焦虑》(1926)（《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20，第113页）中，弗洛伊德说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自我和超我在症状形成中承担了尤其重大的责任。”

[165] 同上，第112页。

[166] 儿童的环境也能直接影响他的神经症，我发现环境的改变造成对神经症患者有利的影响。这个因素解释儿童出现一组不同症状的事实，之前的症状非常麻烦，后来的症状不太明显。另外一个导致儿童症状消失的原因是他对客体恐惧的增加，我曾经有一个男童病例，他14岁（对比我的论文《促成抽搐症精神演变的原因》）（1925），他在学校里的功课非常好，但是他很拘束，从不参加任何体育活动。他的父亲离家外出很长一段时间后才回来，并且要求他克服他的拘束心里，这个男孩处于对父亲的害怕，他努力克服自己的拘束；但是，他同时又被更严重的拘束（学习参加体育活动）所控制，他来找我做心理分析的时候，这个症状依然存在。

[167] 如果我们及时注意到这些迹象，相比青春期而言，我们应该能够在儿童第一阶段观察更清楚地观察到后期疾病和发展缺失的先兆。在非常多的病例中，病人在青春期或者后期突然生病。他们在童年时期遭受了重大挫折，但是在青春期适应良好，他们在青春期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困难，而出现的困难就他们的教育环境而言当时都是可以弥补的，甚至是太容易弥补了。在幼年阶段，焦虑太强大，或者没有被恰当改善，建立在强迫机制上的青春期的稳定过程就根本不会发生。

[168] 如果在潜伏期，儿童被强加了太多的要求，而且儿童太乖顺，他的性格和“自我理想”将终生保持对外界的屈从状态。一个弱小的自我是超我和自我互不调整和适应的结果，它不能执行青春期个体从客体分离的任务和建立独立内在标准的任务，所以他的人格独立将是一场失败。儿童对客体的依赖减轻与儿童青春期接受教育的要求相得益彰。在潜伏期的所有病例分析中，没有一个儿童以青春期同样的意义与客体分离，真实发生的情境是儿童的专注变弱并且矛盾，在这个人生阶段，在对客体减少依赖的时候，儿童更好地发现其他客体，因此为接下来的青春期客体分离做好准备，精神分析没有增加难度，相反却减少了儿童适应环境的难度并且最终与困难达成妥协，因为内在自由越多，儿童就能更好地应付客体分离。

[169] 《抑制、症状和焦虑》(1926)（《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20，第116页）。

[170] 在他众多的升华中，尤其是他在智力和艺术上做出的努力，这个男孩经常使用女性克服焦虑的方式；他使用书本和练习册（他们代表身体、生育和儿童等等）抵抗他身体的破坏力量，他以女性的角度等待母亲这个对手的竞争。

[171] 参见下一章讨论母亲和孩子关系的更多潜在因素。

[172] 害怕变成乞丐儿童或者无家可归的孤儿的恐惧出现在每一个儿童的精神分析中，这是儿童依恋母亲的主要原因，也是儿童害怕失去爱的一种表现之一。

[173] 在有些女性身上，我能确认一个事实，当她们完成早晨的洗漱后，与前一晚的压抑情绪相比，她们有一种精神焕发和精力旺盛的感觉，梳洗和着装代表了女性多方面的自我修复。

[174] 参见第十一章。

[175] 参见第九章。

[176] 如果交给他的任务过于确切，他的破坏全能和建构全能的差距超出了一定限度，他的能力会受到抑制，生育和性欲发展会受到干扰。在第十二章中，我们将讨论一个这样的病例。

[177] 如果每日的生活充满焦虑，这就解释了神经管能症的另外一个原因：这些事情如此的麻烦，儿童根本不想去完成。

[178] 《抑制、症状和焦虑》（《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20,第148页）。

[179] 《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20，第123页。

[180] 《克莱因文集 I》，1921.

[181] 《心理分析论文集》，第四版和第五版。

[182] 《两性解剖学上的显著差异造成的一些心理影响》，1925,《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

[183] 在论文《论阉割情结的起源》中，凯伦·霍妮（Karen Horney）也支持如下观点，即女孩的阉割情结起因于她在俄狄浦斯情境中所遭受的挫折。她渴望拥有一个阴茎的根本原因是出于她的俄狄浦斯愿望，而非因为她想成为一个男人。她把梦寐以求的阴茎看成父亲的一部分及父亲的代替品。

[184] 在《女性性功能的精神分析》（1925）中，海伦娜·朵伊契（Helene Deutsch）指出，

[185] 她有时也会对母亲倾注某种爱慕；有时认为母亲是唯一一个有资格拥有父亲阴茎的人。

[186] 她会用同样的态度对待母亲肚子里的孩子。我们以后会回到这个话题，并探讨她对母亲肚子里的孩子的敌意是如何影响了她跟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她跟自己幻想中的孩子的关系及和她将来真正孩子的关系。

[187] 参见亚伯拉罕的《力比多发展简论》（1924）。我的患者艾娜就是典型例子。我曾在第三章详细论述过她的整个案例。父亲在她眼里只不过是阴茎的持有者；他使母亲而不是她获得了满足。最后的结果也使我们证实，她极其强烈的阴茎嫉妒和阉割愿望主要来源于口腔期她在阴茎上所遭受的挫折。尽管她把所有的仇恨都集中于阴茎上，而且它被母亲拥有，她对母亲怀有的感情虽然充满敌意，但要比父亲更加亲密。其实，她之所以厌恶父亲的另一个原因是，她想让他免受她的虐待。而且，她集中在父亲阴茎上的敌意也使她不再把他当成施虐的客体（参见亚伯拉罕的文章）。通过分析，她对父亲的态度显得更加友爱，也更有同情心。出现这个进步的同时，她跟母亲及客体的关系也从大体上出现好转。牵涉父亲的阴茎和父亲本身的关系上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能注意到我的患者和亚伯拉罕在483页提到的两个例子之间的相似点。

[188] 参见第八章及我的论文《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克莱因文集 I》，1928）。

[189] 因此，女孩的超我比男孩的超我更强大。而且我们稍后就会讨论，超我对她的自我发展和客体关系会产生何种影响。

[190] 我们在本书的前面章节已经看到，儿童对身体里面“坏”东西的恐惧，如内化的“坏”客体、危险的排泄物及身体部分等，通常会刺激他们尝试每种内射和外射的过程，因此这是性发展的根本因素。

[191] 根据我的经验，儿童希望父母以施虐方式进行性交。这种希望在产生和维持性理论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性理论的特征不仅得益于前性器冲动对幻想产生的影响，而且它是毁灭性愿望针对性交中的父母造成的结果。因而从治疗角度来看，当我们在分析孩子的性理论时，我们务必要注意以下内容：性理论起源于施虐欲望，并在孩子心中引发了强烈的罪疚感。

[192] 这类幻想还会引起危险情境，情境本身跟性行为并不相关。

[193] 参见第十章。

[194] 出现这个现象的原因就在于，没有一个外在源施加的痛苦可与幻想引起的痛苦相提并论。在幻想中，对内在伤害和危险的恐惧绵绵不断，让人压抑得喘不过气。

[195] 参见第七章。

[196] 在论文《受虐在女性精神生活中的重要性》中，海伦娜·朵伊契（Helene Deutsch）

就受虐症的起因上所持的观点与我的观点大相径庭。她的观点基于这样的假设：女孩的俄狄浦斯情结是由阉割愿望和阉割恐惧引起的；这个假设也不同于我的假设。

[197] 参见《超越快乐原则》(1920),《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8和《受虐症的经济学问题》，1924,《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9。

[198] 《受虐症的经济学问题》(1924),《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9，第162页。

[199] 当然，在很多案例中，各种各样的形式会同时发生。在处理如此繁杂丰富的素材时，我只能简要概述其中的一两个形式，主要目的在于描述一些后果行为，这些行为源自于女性个体中最基本的焦虑。

[200] 这种结果似乎主要取决于自我能在何种程度上克服焦虑。我们在上一章已经学过，有的时候，只有当真实情景具备极其困难或者危险的本质，而个体又不得不克服时，个体才会克服焦虑（或者把焦虑化为愉悦）。我们有时发现，个体会在类似的条件下建立爱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性交本身象征着焦虑情境。女性性冷淡可部分归因于她对焦虑情境的恐惧逃避。就目前而言，克服焦虑的特定条件与获得性快感的特定条件紧密相关。

[201] 参见弗洛伊德的《图腾和禁忌》，1913,《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3，第85页；以及费伦齐（Ferenczi）的《现实感的发展阶段》，1913及亚伯拉罕的《梦境和神经官能症中排泄过程的自恋式评价》，1917。

[202] 关于偏执症和肛门功能的关系请参见弗洛伊德、费伦齐（Ferenczi）、欧布伊森（Von Ophuijsen）、斯达克（Starcke）和其他人的文章。

[203] 参见第十章。

[204] 这类施虐全能原本只想通过排泄物毁灭父母或者其中的一个；有偶遇它在儿童发展过

[205] 女性的自恋通常跟整个身体有关，部分原因是她的全能感跟多种身体功能和排泄过程存在一定的关系，故而慢慢扩大到了整个身体；与此相对的是，男性更容易关注性器。总之，在最后的分析阶段，正是在对她的身体进行分析后，她才能通过神奇的工具夺取并掌握了真实客体。

[206] 在本章和下一章节中，我们将讨论两性之间的解剖学差异是如何造成了全能感差异，并发展出了各自克服焦虑的方式。

[207] 我在《论精神抑制理论》（《克莱因文集 I》，1931）中认为，在个人的潜意识中，阴茎象征着自我和意识，内在身体象征着超我和潜意识，而内在身体是肉眼无法看到的。

[208] 在论文《文化发展中精神病机制的作用》（1930）中，梅莉塔·舒米登堡（Melitta Schmideberg）认为，内化的父亲阴茎（等同父亲）极大地增强了个体的自恋和全能感。

[209] 我们已在第八章看到，儿童的幻想攻击会如何把一个“好”乳房变成“坏”乳房，因为一旦乳房不能赠予儿童足够的快乐，他就会运用一切施虐手段攻击乳房；因此儿童对“好”的母亲意象和“坏”的母亲意象的原始内射发生于任何其他意象形成之前。

[210] 我们将更细致地探讨占有孩子所带来的深层意义。可以充分地说，身体里面幻想出来

[211] 我们必须知道，在幻想中，她不仅攻击了自己的父母，还伤害或者杀死了母亲肚子里的弟弟或者妹妹。鉴于这些，她对报复的恐惧和罪疚感捣乱了她在现实生活中跟真正的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因此也影响了她适合社会的能力。

[212] 参见第九章。

[213] 如果焦虑很强烈，以至于它能挣脱强迫性机制的束缚，那么早期的暴力机制就会应运而生，同时出现的还有更原始的防御机制，它掌控在自我之下。

[214] 我需要提一下的是，每个孩子都有一个抽屉；我在开始分析前就会拿出玩具，纸张和铅笔等，这些东西会经常更新。孩子们可以把这些东西连同家里带来的东西一起放在抽屉里。

[215] 参见我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克莱因文集 I》，1928）。

[216] 在论文《受虐在女性精神生活中的重要性》（1930）中，海伦娜·朵伊契（Helene Deutsch）指出，这是维持女性位置的障碍之一。

[217] 这部分说明了女性自恋之所以会延伸到全身的原因。男性自恋通常聚焦于阴茎，因为

[218] 男性最主要的恐惧是阉割恐惧。d? 参见同上。

[219] 海伦娜·朵伊契（Helene Deutsch）在《女性性功能的精神分析》（1925）一书中支持了这个观点。

[220] 我们也考虑到了特殊案例的结构。在这些结构中，性行为未能减轻、反而增加了焦虑。

[221] 在她的论文《形成女性超我的一个动机因素》（1928）中，汉斯·萨克斯（Hanns Sachs）提出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既然阴道期不会自然形成，那女孩会把模糊的阴道知觉转换到口腔。

[222] 参见亚伯拉罕（Abraham）的《女性阉割情结的表现形式》，1921。

[223] 凯伦·霍妮（Karen Horney）是首位把女性的阉割情结跟其小女孩时的早期女性特质

[224] 更加倾向于对父亲的认同，同时强化了她的阴茎羡慕。此外，霍妮博士认为，促使女孩显示出同性恋态度的因素同样也会使女孩产生阉割情结，虽然程度上会更弱一点。a? 在《神经官能症的心理分析》（1930，第51页）中，根据海伦娜·朵伊契（Helene Deutsch）的观点，遗尿代表了男孩身上的女性特质，以及女孩身上的男性特质。

[225] 在此过程中，他们会利用一种机制，在我看来，这种机制对施虐幻想的形成非常重要。他们把给与客体的快乐进行倒置，转而给客体施加毁灭成分。为了报复母亲没有提供足够的乳汁，他们会在幻想中制造出大量尿液，以便淹没或融化乳房，从而达到毁灭的目的；为了报复母亲没有提供“好”的乳汁，他们会制造出有害液体，并用它来烧毁或者毒害乳房以及乳房里面的乳汁。在幻想中，这种机制还会促使他们通过过量的好食物来折磨和伤害别人。这种情况下，我在很多案例中发现，主体一想到享用食物就会出现报复性焦虑（retaliatory anxiety），他们会害怕噎住或者吃撑等等。我有个患者，当别人再次请他享用食物、饮料或者香烟时，他会失控一样地发怒，即使别人表现出非常友善的态度。他会立刻感觉到“吃饱了”，也没有任何想要吃、喝或者抽烟的欲望。分析显示，他之所以出现这种行为，根本原因是上面提到过的早期施虐性的幻想。

[226] 在论文《论女性阉割情结的起源》中，凯伦·霍妮（Karen Horney）指出，刺激女孩把原始阴茎嫉妒跟尿道兴奋冲动进行关联的原因之一是，在尿道功能的基础上，她对全能的施虐幻想与男孩排出的阵阵尿流尤其紧密地联系了起来。

[227] 在研究女性的同性恋起源时，恩斯特·琼斯（Ernest Jones）在论文《女性性特征的早期发展》中得出了一些基本结论，这些结论恰好跟我的研究结果完全吻合。简单地说，他们是女性强烈的口交幻想造成的结果。这些幻想跟强烈的口交施虐有关；她相信她已全权占有了父亲阴茎，她对父亲的认同产生了特殊联系。由此产生的同性恋态度使她对同性缺乏兴趣，但却对男性却产生了强烈兴趣。她努力要赢得男性的认可和尊重，会对男性产生强烈的竞争意识、敌意和怨恨。至于人格形成方面，她通常会出现明显的口腔施虐特征；她对父亲的认同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阉割愿望。

[228] 参见第七章。

[229] 总体上，读者可参见第三章厄娜的案例史，但这里我将引用其中的主要内容。厄娜在六岁时患有严重的失眠症，极其害怕强盗和小偷，以至于她只能用俯卧、并用头撞击枕头的方式来克服焦虑。这意味着她曾跟母亲有过施虐性交，她把自己当成了幻想中的施虐父亲。

[230] 在琼·里维埃（Joan Riviere）的论文《作为面具的女性气质》（1929）中，她指出由于女孩对父母互相获得性快感产生了愤怒和敌意，她幻想阉割父亲，抢走他的阴茎；因而她就可以控制父母。并杀死他们。

[231] 参见同上。

[232] 在《文化发展中精神病机制的作用》（1930）中，梅莉塔·舒米登堡（Melitta Schmideberg）追溯了精神机制在药物史上发挥的作用。她认为药物代表“好”阴茎，病魔代表“坏”阴茎，他们都拥有神奇的品质。她认为，物理治疗之所以会产生心理作用的原因如下：个体会对父亲的阴茎产生原始的攻击态度（这种态度下，阴茎变成了极其危险的东西），之后个体对父亲出现了顺从和服从。如果他都能顺从地吃下别人给他的药，那这些象征“好”阴茎的药物就能抵抗他身体里面的“坏”客体。

[233] 比如，如果她的同性恋倾向只以升华的方式出现，那么她就会保护和照顾其他女性（比如母亲），并在这些方面以丈夫的态度对待她们，而且她会对男性兴趣了了。恩斯特·琼斯（Ernest Jones）表明，这种态度会在女同性恋中形成，因为她们的口腔吸吮固着（oral-sucking fixation）非常强烈。

[234] 海伦娜·朵伊契（Helene Deutsch）也认为，真正被动的女性阴道态度会通过口腔和吸吮活动表现出来（《女性性功能的精神分析》，1925）。

[235] 小男孩也一样。阴茎功能的心理表征是男性位置的先决条件，它只出现在生殖时期。

[236] 参见同上。

[237] 《克莱因文集 I》，1927。

[238] 《心理分析论文集》，第四版和第五版，1927。

[239] 海伦娜·朵伊契（Helene Deutsch），《受虐在女性精神生活中的重要性》（1930）。

[240] 在她的论文《病态性特征的一些潜意识机制及其与正常性行为的关系》中，梅莉塔·舒米登堡（Melitta Schmideberg）也同样得出了如下结论，她认为补偿倾向在促进异性恋行为和同性恋行为上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关于具体细节部分，我们必须查询论文。

[241] 如果罪疚感过重，那么，性行为和反向作用的相互作用可能会造成严重的性生活障碍。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补偿欲望对性发展和男性能力造成的影响。

[242] 即使她的施虐特质仍处于主导地位，她用来消除焦虑的方式将会影响她的性生活，并可能会使她保留同性恋态度，或者选择异性恋态度，这两者都建立在施虐倾向的基础之上。

[243] 在《婴儿期焦虑情境在艺术作品和创作性冲动中的反射》（1929）中，我分析了卡伦·麦可利斯（Karen Michaelis）描述的年轻女性。这位女性突然在画女人肖像上显示出了伟大天分，而在这之前，她从没有拿过画笔。我试图证明，这种突如其来的艺术创作力来源于深层危险情境引起的焦虑。画女人肖像表征她在以升华的方式复原她母亲的身体和自己的身体，因为她曾在幻想中攻击过母亲的身体；出于她对报复的惧怕，她预计自己的身体会遭到毁灭。因此她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平息内心最深处的恐惧。

[244] 此类幻想内容对女同性恋者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也会对男同性恋者产生类似的影响。在幻想中，男同性恋者会把父亲的阴茎当成满足或仇恨的客体；而且他们还幻想在母亲的身体里面碰到父亲的阴茎。之所以会对女同性恋者产生影响，这有可能是因为，当女孩的态度带有显著的施虐特质时，这些幻想能表征她和母亲联合毁灭了父亲的阴茎；或者当女孩的态度变得非常积极向上时，这些幻想就表征着她和母亲一起从父亲的阴茎上获得了力比多满足。

[245] 由于每个孩子感知现实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早期焦虑情境，同样的事件会对每个孩子产生不同的影响。但毫无疑问，父母之间、及孩子和父母之间的幸福和谐的关系对成功的性发展和心理健康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当然，一个幸福的家庭生活，其基本前提是父母都没有神经症，因而家庭构成因素也是情境的一部分内容。

[246] 参见第九章。

[247] 一只宠物也有可能儿童幻想中扮演起“乐于助人”的客体的角色，因而也有助于减轻焦虑。一个布偶或者一只玩具动物也一样可以，因为他们经常在儿童睡觉时起到保护的作用。

[248] 参见第七章。

[249] 每种客体都会在她的各个人生阶段起到重要的作用。分析显示，每次当她焦虑增多时，而且外在因素又在可控范围时，她就会选择施虐特质更加明显的类型，或者至少无法抵抗对方的主动进攻；与此同时，一旦她能成功断绝跟施虐客体的关系，另外一个代表兄弟的亲切类型就会浮出水面，她的受虐特质也会越来越轻，同时她也有能力选择一个令人满意的客体。

[250] 关于这个方面的详尽内容，请查阅下一章内容。

[251] 关于这一主题，请参见第七章。

[252] 如果孩子是被成人诱奸或者强奸的话，情况还会更糟。众所周知，这种性经历会对孩子的心理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253] 参见同上。

[254] 参见同上，卷36。

[255] 参见勒温（Lewin）的《粪便，语境和女性的朝我》，1930。

[256] 在她的论文《月经的心理分析》（1931）中，梅莉塔·舒米登堡（Melitta Schmideberg）指出，在女孩看来，月经是她跟父亲发生施虐性交后的结果。因为她觉得，父亲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他要报复她对父亲和母亲的攻击行为，她由此会变得更加惊恐不安。就如小时候的施虐幻想一样，父亲充当着执行者的角色。那时他会如她所愿般地攻击母亲，如今他也帮母亲对她进行了惩罚。而且，父亲和她的施虐性交象征着他自身对她的惩罚，因为她在性交中对男性有着阉割欲望。

[257] 依我看，第二种焦虑的（b）点中，女孩最初的幻想内容是，父亲强制抢走了她的内射阴茎，她的性器（这里指阴蒂）因而受到了破坏，或者她害怕会发生这样的结果。这构成了她另外一个幻想的基础，即她的性器由于阉割而遭受了破坏。

[258] 参见弗洛伊德（Freud）的《两性解剖学上的显著差异造成的一些心理影响》，1927，

[259] 对内在现实的认同是适应外在现实的基础。在这个发展阶段，儿童的幻想客体是他们对外在真实客体的幻想意象。他们对这些客体的态度会决定将来他们与客体的关系。

[260] 我们已讨论过“坏”阴茎或坏粪便堆与孩子之间的这种对等关系。等式的双方互相共存，并能相互强化。

[261] 费伦齐（Ferenczi）《金钱嗜好的起源》（1914）。

[262] 可能也有损毁母亲的容貌或者让她变丑的目的。

[263] 在潜意识中，女孩通常会把幻想中的孩子认同成小而无害的阴茎。产生这种联系部分原因应该是，她跟兄弟或者其他孩子的关系帮助她强化了她对“好”阴茎的信任。小时候，她把大量的虐待归因于父亲的阴茎。她发现，兄弟的阴茎虽然小巧，但它至少没那么危险，尽管小阴茎没有什么可仰慕的。

[264] 在《文明及其缺憾》（《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21，第113页，1930）中，弗洛伊德（Freud）认为：“进攻行为是人们形成一切情感和爱的关系的基础（母亲和她儿子的关系有可能是个例外）。”女性通常会强烈地倾向于把孩子等同成“好”阴茎；如果孩子是个男孩，她特别容易把所有积极的情绪倾注在孩子身上。

[265] 她同样会把这看成一种事实证据，证明被她比作乳汁的尿液是无害的。另一方面，就像她经常会把经血看成一种事实证据一样，这会证明，她的尿液和其他排泄物是危险物质。此外，她源源不断的乳汁不仅反驳了她害怕乳房被毁坏的恐惧（这一恐惧来自她的施虐幻想），而且她更加确信自己的排泄物不会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伤害。在幻想中，这些排泄物曾是她用来攻击母亲乳房的武器，如今她明白这些都是无害的。

[266] 《两性解剖学上的显著差异造成的一些心理影响》（1927），《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

[267] 在她的论文《形成女性超我的一个动机因素》（1928）中，汉斯·萨克斯（Hanns?

[268]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9，第30页。

[269] 我们已经看到，不同类型的神奇行为互相联系，并能彼此对换。它们也同样会通过自我彼此斗争。女孩害怕身体里有“坏”孩子（粪便），是因为在排泄物的神奇力量的促使下，她过度相信了“好”阴茎。她对“阴茎”和孩子的等同让她相信，她已吞并“好”孩子，并抵消了身体里的被她比作“坏”粪便的孩子。

后记

在我着手写作本章内容时，我注意到弗洛伊德新发表了一篇论文。^[1]他在论文中着重讨论了女孩对母亲的长期依附关系，并努力把这种依附从她的超我和罪疚感的作用中剥离出来。据我判断，这并不可行。我的观点是，她的攻击冲动引发了她的焦虑和罪疚感，而在她很小的时候，这种焦虑和罪疚感就强化了女孩对母亲的原始力比多依附。她对幻想意象（她的超我）和真实的“坏”母亲有着各种恐惧，这些恐惧促使这个女孩在小小年纪就想在真实的“好”母亲身上寻找庇护。而且为了做到这一点，她必须先对后者的原始攻击进行过度补偿。

弗洛伊德也强调认为，女孩也会对母亲充满敌意，她害怕母亲会“杀害”（吃掉）她。在我自身对儿童和成人的分析中发现，女孩之所以害怕母亲会把她吞噬、切成碎片或者消灭掉，是因为她投射了自身对母亲的类似施虐冲动，而且这种恐惧是她早期焦虑情境的根本原因。弗洛伊德还指出，强烈依附于母亲的女孩和成年女性尤其会对她们使用过的灌肠剂和结肠冲洗方法表现出愤怒和焦虑。据我所知，她们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绪反应，是因为她们害怕去承受母亲对它们的肛门攻击；这个恐惧象征着她们投射了自身对母亲的肛门施虐幻想。弗洛伊德认为，女性在儿童早期对母亲敌对冲动的投射是她们将来生活中偏执特质的核心内容，这点我很赞同。^[2]但是，据我观察，正是因为她们在幻想中通过有毒、可燃和爆破性的毁灭性排泄物攻击了母亲的身体内在，她们才会在投射的作用下害怕粪便和母亲。在她们眼里，粪便变成了施害者，母亲变得令人害怕。

弗洛伊德认为女孩对母亲的长期依附具有排他性，并发生在俄狄浦斯情境出现之前。但根据我对小女孩的分析经验，我相信她们对母亲长期强烈的依附关系并不排他，而且这种依附和俄狄浦斯冲动有关。此外，那些跟母亲有关的焦虑和内疚感亦能影响俄狄浦斯冲动的进程；因为在我看来，女孩对女性特质的防备更多地来源于她对母亲的恐惧，而非她的男性倾向。如果小女孩过度害怕母亲，她就无法跟父亲形成强烈的依附关系，也不会出现俄狄浦斯情结。然而，在有些案例中，女孩进入到后性器期之后，她才跟父亲形成依附关系；我发现女孩在小时候竟也产生了积极的俄狄浦斯冲动，尽管迹象并未清晰可见。由于它们的焦

点是父亲的阴茎，这些早期的俄狄浦斯冲突仍带有一定的幻想特征；但是部分冲突已开始涉及真实的父亲。

在我的一些论文中，我举例说明了造成女孩背离母亲的早期因素：她怨恨母亲使她遭受口腔挫折（弗洛伊德也在刚刚提到的论文里论及了这个因素）；此外，基于她的早期性理论，她幻想父母从性交中互相获得了口腔满足，为此她心怀嫉妒。由于乳房和阴茎的等同关系，这些因素促使她在半岁的时候就转向了父亲的阴茎，这就是为什么她对母亲的依附关系会对她对父亲的依附造成根本性影响的原因。弗洛伊德也指出两者之间的互相影响，他认为很多女性跟男人的关系再现了她跟母亲的关系。

第十二章 早期焦虑情境对男童性发展的影响

儿童的精神分析表明，男童早期的性发展与女童^[3]的发展路径一致。男童经历的口腔挫败强化了他针对母亲乳房的攻击趋势；当女童的口腔施虐到达高峰时，施虐开始发动针对母亲乳房的攻击，同时，对母亲身体内部的攻击也开始。

女性特征阶段

在这个阶段，与女童一样，男童对父亲的阴茎吮吸固着。我认为这个固着是同性恋的真实基础，我的观点与弗洛伊德在《达·芬奇的童年回忆》^[4]一书中表达的观点一致。在此书中，弗洛伊德得出一个结论：达·芬奇的同性恋可以追溯到对母亲的过度专注，最终发展到对母亲的乳房过度固着。他认为，作为对客体的满足，乳房固着后来被阴茎固着代替。我的精神分析表明：男童从对母亲乳房的吮吸固着转移到对父亲阴茎的吮吸固着，这个转移是同性恋的基础。

在儿童的幻想中，他母亲的身体吞并父亲的那个阴茎，或者说好几个阴茎。在发展与现实父亲的阴茎的关系的同时，儿童在幻想中发展与母亲身体内的阴茎的关系。他对父亲阴茎吮吸的欲望是他攻击母亲身体的一个动机之一（因为他想要武力夺取在母亲体内的阴茎，并且伤害她的身体），他的攻击以及其他活动代表他与母亲的竞争关系，并且构成男童的女性情结。^[5]

儿童想要从母亲身体内夺走父亲的阴茎、排泄物和孩子，这让儿童害怕被报复的焦虑上升。他认为他已经夺走母亲身体内的东西，他对母亲有更多的恐惧，他对母亲的幻想施虐越强，他对她作为竞争对手的恐惧就越多。

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

男童的性器冲动虽然开始时与前性器冲动重合，最后达到前者的目的，冲动却影响施虐过程，并且引导他把母亲作为性目标，夺取她的身体和生殖器。这样一来，他就想象从口腔、肛门和生殖器上完全占有母亲，以及可以采用任意施虐手段攻击她身体内的父亲的阴茎。由于他从

父亲那里体验到的挫折感，他的口腔方式也增加了对父亲阴茎的仇恨。正常情况下，男童对父亲的破坏冲动要比女童的破坏冲动要强烈，因为他把母亲作为性目标的渴望引出他对母亲强烈的仇恨；另外，在男童发展的早期阶段，因为他对母亲的直接侵犯冲动已经唤起一定程度的恐惧，母亲已经成为引发焦虑的重要客体。这种恐惧再一次强化他的仇恨和他想要摧毁母亲的欲望。

我们在上一章已经看到，与男童相比，女童把母亲作为自己破坏冲动的直接目标，保留的时间要更长并且更强烈，而且她对父亲阴茎的正面冲动——不论是真实阴茎还是幻想中母亲体内的阴茎，一般来说都比男童保留得要更强烈和更持久。在男童的情况中，只有在男童攻击母亲身体行为占据早期某个阶段中，他的母亲才成为摧毁的事实目标。很快，在母亲体内的父亲的阴茎吸引了男童发动对母亲的侵犯攻击。

早期焦虑情境

男童除了害怕与母亲竞争，他也害怕父亲内化的阴茎。这种恐惧妨碍他的女性位置，后者与生殖器冲动一起，导致他放弃对母亲身份的认同，并且巩固了他的异性位置（heterosexual position）。如果他过度害怕与母亲竞争，以及过度害怕父亲的阴茎，就会造成他不能平安度过女性阶段，而这将成为他的异性立场建立的主要障碍。

另外，儿童早期的精神活动是否被父母性交结合的害怕占据，以及是否被父母结成同盟的害怕^[6]占据（与儿童为敌），这些对于儿童的发展来说具有重大意义。这一类焦虑让儿童更加难以保持任何立场，进而引发危险情境，这是我认为性无能最深层次的原因。这些特定危险情境来自儿童害怕被母亲体内阴茎（父亲的阴茎）阉割，换一句话说，就是害怕被“坏”父母联合一起对他阉割。他所显示出来的强烈害怕，表明他的阴茎不能从母亲体内退出，并且被关闭在母亲体内。^[7]我不止一次提出，男童和女童发动的施虐攻击针对母亲的身体，攻击导致的焦虑情境分成两种类型：第一，母亲的身体变成充满危险之地，它引起各种恐惧；第二，借由儿童内射危险客体，尤其是内射父母的性交结合，儿童把自己的身体变成一个相似的危险之地。他害怕自己身体内的危险和威胁。这两类危险情境既存在于男童身上，也存在于女童身上，两种危险互相施加影响。我已经在此书中讨论过克服这两种常见危险情境的焦虑的方法，可以简单总结如下：儿童通过万能的排泄物与内化的“坏”客体斗争，并且接受“好”客体的保护；与此同时，儿童通过投射置换内部危险到外部世界，在外部世界中找到证物来否决各种危险。

但是，除此之外，两种性别都有自己完全不同的克服焦虑的模式。与女童相比，男童发展的排泄物的万能感觉较不强烈，他的这种感觉部分通过万能阴茎置换。与此相关的是，他内部危险的投射与女孩子的内部危险投射不同，他采用具体机制来克服对内外危险的恐惧，并获得性满足。这种改善焦虑的方法在于：阴茎作为主动性器官掌控客体并且可以被现实检测。他通过阴茎占领母亲的身体，自我证明他不仅对危险的外部客体具有优越地位，他对内部危险也具有优越地位。

摧毁一切的全能阴茎

男童排泄物的全能感和想法部分集中在全能阴茎上，阴茎起到取代排泄物的作用。在男童的想象中，他赋予他的阴茎破坏力量，把阴茎与撕咬、吞噬的野生动物以及枪炮等联系在一起；他相信尿液是一种危险物质，他的有毒爆炸粪便等于他阴茎的想法让阴茎成为施虐的执行器官；而且，某些生理过程显示他的阴茎的确能变小变大。他把外观的变化当作阴茎全能的证据，因此他的阴茎和他的全能感挂上钩，这对于男性活动以及他克服焦虑都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在儿童精神分析中，我们常常碰到男童把阴茎当作“魔术棒”的想法，他把“自慰”当作魔术，而把勃起和射精^[8]看作是阴茎施虐了不起的力量。^[9]母亲身体的内部作为乳房客体的继任者很快成为包含很多客体的重要之地（刚开始这些客体由阴茎和排泄物代表），因此，男童幻想与母亲性交，夺取母亲的身体。这种幻想构成他以男性方式征服外部世界和克服焦虑的基础，两者都可以看作是性行为 and 升华。他置换他的危险情境至外部世界，而且通过万能的阴茎克服他们。

就女童的情况而言，她对父亲“好”阴茎的信任和对父亲“坏”阴茎的害怕都加强了她的内射趋势，因此女人对“坏”客体展开的现实检测最终在她自己身上完成。而就男童而言，他对内化的“好”母亲的信任和“坏”客体的害怕协助他的现实检测朝外置换（亦即置换至母亲体内）。他内化的“好”母亲增加了真实母亲的力比多吸引力，并且对自己阴茎打败母亲体内阴茎的信心倍增，取得的胜利也会成为证据，证明他自己身体内具备更好的内化攻击者。^[10]

阴茎集中的施虐全能对于男童的男性立场至关重要。如果他对阴茎全能具有强烈的与生俱来的信任，他可以对抗父亲阴茎全能，并且发动针对那个令人既害怕又钦慕的器官的斗争。为了让这个集中过程有效，他的阴茎必须把各种形式的施虐^[11]累加在一起，自我承受焦虑的能力和生殖器冲动的力量^[12]（最后都是力比多力量）似乎在这个集中过程

中承担了决定性力量。如果性器冲动出现，自我会突然建立针对破坏冲动的有利的防御机制，^[13]而阴茎施虐集中将受干扰。

性活动的激发因素

男童对父亲阴茎的仇恨，以及来自前面提到的焦虑的缘由，都激发他用性器的方式占据母亲的身体，因而也增加他与母亲性交的力比多欲望。^[14]随着他逐渐克服对母亲施虐的愿望，他越来越视母亲体内的父亲的阴茎不仅针对他的阴茎，而且还针对母亲身体，它是危险的根源，他觉得自己必须除掉它。渴望知识是另外一个男童欲与母亲性交的激发因素（这个因素强化女孩子同性恋的立场），这个渴望由于焦虑而被强化。^[15]渴望知识与破坏趋势同时发生，并且很快被迫用来克服焦虑。借由阴茎的穿透力（相当于眼睛^[16]和耳朵这样的一种观察器官），小男孩想要发现：母亲体内被自己的阴茎和粪便以及父亲的阴茎破坏成什么样子？而他的阴茎又暴露在母亲体内的哪种危险中？

因此，即使儿童仍然在施虐的控制之下，以及他采用的手段完全是破坏性的，他克服焦虑的驱动力变成他获得性器满足的刺激，并且变成儿童促进发展的一个因素。另外，在这个阶段，那些破坏性措施部分被迫变成补救工具，这样一来，他的母亲从父亲的“坏”阴茎中得到解救（虽然补救仍然是以强力和伤害的方式进行）。

“具有阴茎的女人”

我已经尝试着解释，儿童认为母亲的身体包含阴茎的想法慢慢变成了母亲是“具有阴茎的女人”。母亲具有她自己女性阴茎的性理论，我认为这是对母亲身体深藏的恐惧进行置换并稍加修饰的结果。母亲的身体充满了很多危险阴茎，这是父母多次性交的地方。我应该说“具有阴茎的女人”指的是具有父亲阴茎的女人。^[17]

正常情况下，随着男童与客体关系的发展，以及他征服施虐能力的向前发展，他对母亲体内的父亲阴茎的害怕减轻。由于他对“坏”阴茎的害怕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他针对父亲的破坏冲动，他意象的特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自己施虐的质量和数量，施虐数量的减少和伴随焦虑程度的减轻都将缓和他超我的严厉程度，因此都将改善自我与内化想象客体的关系以及自我与外部真实客体的关系。

俄狄浦斯冲突的后期阶段

如果与父母联合的意象（combined parents）一起运作的还有单独父亲或者母亲的意象，尤其是“好”母亲的意象足够活跃，男童与客体的关系和对现实的适应将得到改变。他对母亲体内阴茎的幻想将失去力量，而且他的仇恨将得以减少并将更强地针对他的真实客体，这个改变的效果是联合父母将分离（单独父亲或者单独母亲意象）。他的母亲将变成力比多冲动的主要客体，而他的仇恨和焦虑将主要针对真实父亲（或者父亲的阴茎）或者置换成别的客体（比如动物恐惧症的病例）。父母单独的意象将凸显，真实客体的重要性得到增加，接着他将进入这样一个阶段：他的俄狄浦斯趋势和担心被父亲阉割的想法将处于显著地位。^[18]

但是，尽管焦虑情境在男童的发展中^[19]得到改善，我发现他们或多或少仍然在男童身上潜伏着，因而所有这些情境中产生的防御机制和后期的防御机制也在男童身上潜伏着。在他心底深处，他想摧毁的总是藏在母亲身体里的父亲的阴茎，但是，只要他早期焦虑情境不是太强，更重要的是，只要他的母亲代表的是足够“好”的母亲意象，母亲的身体将会变成一个理想的场所（虽然根据焦虑程度，他征服这个场所带来的危险程度大小不同）。这个早期焦虑成分与性交结成联盟，它刺激性活动并且增加性交中的力比多满足感。如果这个刺激超出一定限制范围，它将产生干扰效果甚至阻止他进行任何性行为。在他最深层的潜意识幻想中，他进行性交控制或者移除母亲体内的阴茎。我认为，在母亲身体内展开的斗争加入了施虐冲动，施虐冲动在他以性器方式占有女人身体时存在。因此，当父亲的阴茎在母亲的身体内发生原始置换时，母亲的身体成为一个永久的焦虑客体（虽然其程度因人而异），它增加了女人对男人的性吸引力，因为它有助于男人克服其焦虑。

在正常发展过程中，男童的性器趋势越来越强，并且克服了他的施虐冲动，他的修复幻想开始占据更广大的领域。我们已经看见，当他的施虐症仍然表现显著时，并且以破坏父亲“坏”阴茎的形式发生时，这时候，他关于母亲的补偿修复幻想存在，幻想的首要目标是他的母亲。“好”母亲的意象越多，男童附加^[20]的修复幻想就越主动，这个特征特别在儿童游戏分析中表现清晰。当男童的反应趋势越来越强烈的时候，他开始以建构的方式玩耍。比如，在房屋和村庄修建的游戏中，房屋和村庄象征母亲身体和自己身体^[21]的修复，修建的细节完全与男童更早期游戏中的破坏细节一致，或者修建细节和破坏细节交替进行。男童将使出浑身本领修建多幢房子、建造城镇，他将设置一个代表他自己的警察来管理交通，这个警察将总是站岗执勤，确保所有的车辆不会相撞，保护房子不会受损害，行人不会被车辆撞伤。在儿童以前的游戏

中，城镇经常有车子相撞和撞伤人的事故发生。在更早的阶段，他的施虐症可能采取更直接的形式，他常常尿湿、烧毁和切割那些象征母亲身体内部的那些物件，比如父亲的阴茎和孩子们。这些破坏行为象征父亲阴茎造成的破坏，而且他也希望是父亲造成的破坏。移动的汽车象征着这些施虐幻想中的暴力和强大的阴茎（他父亲的和他自己的），它们摧毁母亲并且伤害她身体中的孩子（城镇中的游戏小人代表孩子）。作为对这所有一切的反应，他现在幻想复原母亲的身体（城镇代表母亲身体），他想修复之前他破坏的每一个地方。

修复倾向和性活动

在本章这几页中，我已经反复说明性行为是男性和女性处理焦虑的非常重要的手段。在儿童发展的早期阶段，性活动除了达到力比多的目的之外，还起到破坏或者伤害客体的作用（虽然正面趋势已经在幕后展开活动）。在后期阶段，性活动除了提供力比多的满足感，他还起到复原母亲受伤害的身体和处理焦虑和罪疚感的作用。

在讨论女童的同性恋的潜在根源时，我曾指出，对于女童来说，拥有治愈能力的阴茎和在性行为中的建构能力是多么的重要。这个说法也同样适用于男性的异性恋态度，在生殖器阶段的绝对控制期，男性性交中阴茎的功能不仅只是给予女人的性愉悦，而且还修复他的阴茎和父亲的阴茎在她体内造成的破坏。在男童的精神分析中，我们发现阴茎的作用是完成所有的治愈和清洁功能。在施虐全能时期，如果男童在想象中把阴茎用作施虐目的，比如尿液淹没、下毒或者焚烧物件，那么，在他的修复时期，他将视阴茎为一个灭火器、一把硬刷子、一瓶药片。正如他之前对自己阴茎的施虐特质的信念中包含对父亲阴茎的施虐能力的信念一样，现在他对自己的“好”阴茎的信念也包含对父亲的“好”阴茎的信念。随之，他的施虐幻想着手把父亲阴茎转变成摧毁母亲的工具，他的补偿修复幻想和罪疚感则着手把父亲的阴茎转变成具有治愈能力^[22]的“好”器官。因此，这种源自父亲的对“坏”超我的害怕开始减弱，而且他能够在真实客体的关系中减少对“坏”父亲的认同（这个认同部分建立在他自己与焦虑客体认同的基础上），保证他自己与“好”父亲更强烈的认同感。如果他的自我能够承受和改善部分针对父亲的破坏性情感，以及他对父亲的“好”阴茎的信念足够坚定，他就能够保持与父亲的竞争关系（这是他建立异性恋位置的前提），同时保留与父亲的认同感。他对父亲“好”阴茎的认同提升了他对女人的性魅力，因为他的幻想将包含不是太危险的客体，而这些客体就同性恋的态度来看是“爱客体”，它们事实上很受推崇。^[23]他的破坏冲动将保留与他竞争的父亲阴茎客体（被

当作“坏”客体），他的正面积积极冲动将主要针对他的母亲。

异性恋中女性阶段的意义

男童发展的结果完全取决于他早期女性阶段的有利途径。我早些时候强调异性恋位置稳固建立的条件是男童成功度过女性阶段。在更早的一篇论文中^[24]，我指出男童通常借由阴茎的骄傲，以及把骄傲置换成智力活动^[25]来弥补来自他的女性阶段的仇恨、焦虑、嫉妒和自卑的情绪。这种骄傲变成针对女性的竞争敌对态度，并且就像阴茎嫉妒影响女性一样，这种骄傲影响他的性格发展。他对母亲身体的施虐攻击导致过度焦虑，变成他在异性关系中非常严重的干扰源。如果他的焦虑和罪疚感变弱，那些焦虑就会上升为补偿修复幻想的各种内容，这将使他获得对女人的直觉理解。

早期女性阶段对男童人生后期与女人的关系还有另一个有利影响，男人和女人在性取向上的差异是满足彼此心理需要的必要条件，引导他们在两性关系中寻找相异性和彼此排斥。通常情况下，女人想要她“爱的客体”总是与她在一起（在她身体内），而男人由于他外向的性心理趋势，他的“爱客体”常常改变（如果“爱客体”象征的是“好”母亲，他也愿意保持同一个“爱客体”[但是这个愿望却与他的性趋势敌对]）。假设他不顾这些各种困难和障碍，他仍然能够做到与她（爱客体）的心理需求同步，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对母亲的早期认同。因为在女性阶段，他把父亲的阴茎作为“爱客体”内射，而且，他这方面的愿望和幻想（如果她与母亲关系良好）协助他理解女人内射和保留阴茎^[26]的倾向。另外，他希望与父亲育有孩子的想法也发生在女性阶段，这个想法使得他把女人当作他的孩子。他对女人^[27]扮演一位无所不能的母亲角色，通过这种方式，他也满足他的伴侣“爱的愿望”（来自她对母亲的强烈情感依恋），因此，只能这样了，通过升华他的女性构成部分，以及克服他女性阶段对母亲的嫉妒、仇恨、和焦虑情绪，男童将能够加固性器活跃阶段的异性恋位置^[28]。

我已经提及为什么在性器阶段完全到达时，男童性能力发展的必要条件是他相信自己阴茎的“好处”，也就是说，他相信有能力通过性行为^[29]做出补偿。这个信念最终与具体条件挂钩——从心理现实角度理解的具体条件，亦即他相信自己身体的健康状态。对于男性和女性来说，危险事件、各种攻击、身体的各种遭遇所带来的各种焦虑情境，以及及相关相似危险事件吻合的焦虑情境，它们构成最深刻的危险情境。对阉割的恐惧只是焦虑的很少部分（虽然是很重要的少部分），这种焦虑变

成男性个体的主要焦虑，它或多或少超过所有其他的焦虑，但是，这恰好是他性能力受干扰的最深层原因之一，可以追溯到他自身的焦虑。男童如此热衷建造的房子和城镇，在他的游戏中象征着他母亲修复完好的身体^[30]和他自己的身体。

对阴茎骄傲的次级巩固

在描述男童的发展中，我已经把注意力转向我认为会增加他阴茎的中心意义的几个因素上，这些因素可以被总结如下：最早期的焦虑情境，他害怕身体内外的各个部分被攻击，包括来自女性位置的所有焦虑都被置换成阴茎这个外部器官，因而阴茎可以更成功地处理焦虑。他对阴茎采取的骄傲态度和他骄傲态度有关的一切可以说是处理那些害怕和失望的方法（尤其是女性位置面临的害怕和失望）。^[31]阴茎首先是男童的破坏工具，其次是男童的全能创造手段，它发挥克服焦虑的功能；在完成所有这些功能中——亦即提升他的全能感过程中，在改善他的现实检测和他与客体的关系中，以及借由这些功能，在起到克服焦虑的主要作用中，阴茎或者说阴茎的精神表征与自我的关系变得特别的密切，也变成自我和意识^[32]的代表。而与此同时，身体内部，意象以及粪便——所有看不见也不可知的东西都被当作潜意识。在分析男性病人时，无论男童还是成年人，我发现当他们对身体内占上风的坏意象和粪便（亦即无意识）的害怕逐渐消失时，他们对自己性能力的信念得以加强并且自我的发展也有了基础，^[33]后者的影响部分是因为男童对“坏”超我的害怕减少，而身体的“坏”物质让自己能够更好地与“好”内射客体认同，更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他的自我。

当他完全建立阴茎建构全能的信心时，他相信他里面的父亲“好”阴茎将构成他全能的次级信念基础，这个信念将支撑和强化他阴茎的发展路径。由于他与客体关系不断发展变化，他的非真实意象退回到幕后，而他的仇恨和对阉割的恐惧凸显出来，并固着在真实父亲的身上。他的修复倾向不断指向外部客体，而且他克服焦虑的方法越来越现实，所有这些发展和进步都与日渐加强的性器阶段同步，并且成为俄狄浦斯后期阶段的特征。

性发展过程中的干扰

儿童幻想父母在性交中的永久结合是强烈的焦虑情境，它是导致压力的根源。在这种幻想中，他母亲的身体代表父母的结合，这个结合针对儿童，危险极了。如果这个父母结合的意象在儿童发展过程中不充分

分离，儿童将会被他的客体关系和他的性生活的严重干扰打败。根据我的经验，这个强势的父母结合意象可以回溯到幼儿与母亲的最早期的关系中，或者，与母亲乳房的关系中。^[34]这个关系虽然对于男童和女童都很重要，在发展的最早期就已经很不同了。在接下来的几页中，我将把注意力集中在男童上，并甄别这些可怕的幻想怎么获得势力，^[35]而这些幻想又怎么影响男童的性发展。

在对男童和成年男性的分析中，我已经发现，当强烈的口腔吮吸冲动与强烈的口腔施虐结合时，婴儿在早期就已经带着恨意^[36]从母亲的乳房离开，对乳房的早期强烈的破坏趋势引导他多数时候都内射“坏”母亲。在放弃母亲乳房的同时，随之而至的是强烈内射的父亲的阴茎，他的女性阶段被仇恨情感和嫉妒之情掌控，并且，由于他强大的口腔施虐冲动，他已经形成了强烈的仇恨^[37]和对内化的父亲阴茎的强烈恐惧。他极为强烈的口腔吮吸冲动带来的幻想与持续进行的营养摄取有关，但是，他同时获取的营养和性满足（这两者都通过与父亲的阴茎性交完成）却变成对母亲的折磨和破坏。他认为，他的“坏”透了的阴茎正以各种方式破坏母亲，而她的身体被塞满到爆掉的程度。在他的想象中，她不仅变成一位“装着阴茎的女人”，而且变成一种装着父亲阴茎和危险排泄物的容器（父亲的阴茎就是排泄物），^[38]以这种方式，他把对父亲和父亲的阴茎^[39]的大量仇恨和焦虑置换到母亲身上，因此，一种强烈而又未成熟的口腔施虐一方面既鼓励儿童攻击性交结合的父母，另一方面又阻止他形成良好的母亲意象。就这样，他度过早期的焦虑情境，为他的“好”超我和异性恋位置打下基础（以协助的形象出现）。^[40]女性阶段在如此情况下由施虐症控制，我们必须继续说明女性阶段的发展结果。男童对父亲怪物般的“可怕”的阴茎无休止的内射，他相信他的身体暴露在来自里面的危险，他母亲也暴露在危险中。他对充满敌意的父母联合的内射与他对微弱的“好”母亲的内射都朝同一个方向做工，在他自身内部的焦虑的上升增加过程中，这些内射过程不仅为严重的精神疾病创造了条件，而且还为性发展的严重干扰制造了机会。在这一章的前面部分，我指出过身体内的“好”状态与“好”阴茎（就性器而言）一起，他们都是性能力的前提条件。如果男童对母亲乳房和身体的攻击已经非常强烈，以至于在他的想象中，母亲已经被父亲的阴茎和自己的阴茎破坏，他就更加需要一个“好”阴茎来复原母亲了。他必须对自己的能力有特别的信心，打消他对充满危险、制造危险的母亲身体的恐惧（装满了父亲阴茎），但是，恰恰是他对母亲和自己身体内部的恐惧让他无法相信自己拥有“好”阴茎和性能力。这些所有因素叠加起来，可能使他远离作为“爱客体”的女人，而且，与他早期的经验一起，他将经受异性恋位

置的性功能障碍，或者变成同性恋。[\[41\]](#)

案例病史

A先生是一位35周岁的同性恋病人，他有严重的偏执狂和疑病病症的神经官能症，他的性能力受到严重损害，他对女人普遍怀有不信任和反感情绪。在他的分析中，这种情绪最终可以追溯到童年，他幻想当他看不见他母亲时，他母亲持续与父亲性交并联结在一起。他认为母亲的身体内部充满了他父亲的危险阴茎，^[42]在情感转移中，他对母亲^[43]的仇恨和恐惧（以各种方式掩盖了他的罪疚感）总是与父母性交的场景相联系。当他感到焦虑时，他瞄我一眼他就会确信我有生病症状，而且看上去邋遢和精神不振，他的这些怀疑其实意味着我身体内被下毒并且被破坏。这些焦虑可以追溯到童年，他在早晨以焦虑的眼神打量母亲，想看出她是否在与父亲的性交中被下毒和被破坏。^[44]可怜的孩子每天早上都以为母亲死了，在这种心态下，母亲外表和行为的一点点改变、父母之间意见的不同、母亲对父亲态度的微小改变，总之，他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他长期等待的灾难真实发生的证据。在他的自慰幻想（自己愿望的满足）中，他想象他的父母以许多方式互相破坏，这些幻想变成焦虑、^[45]害怕和罪疚感的来源。这种焦虑使他一刻不停地关注环境变化，以及强化他对知识的渴求，这种对父母性交时不断观察的想法以及发现他们性秘密的渴求耗尽了他所有的自我能量。与此同时，这个渴求被阻止母亲性交的愿望加强，他希望保护母亲不受父亲危险阴茎的伤害。^[46]他对父母性交的感受在情感迁移中反映出来。A先生在众多事物中，特别对我抽香烟感兴趣，如果他注意到烟灰缸中有我上一次抽烟的一截香烟头，或者，如果房间里有香烟味，他就会想我是不是抽了很多烟，我是不是早餐前抽的，我是不是抽的好牌子等等。这些问题和问题的答案都与他对母亲的担心有关，这些问题都来自他的想法：每晚，他的父母以何种方式、多少次性交，而这些又对母亲有什么影响。他与原始场景有关的情感挫折、嫉妒和仇恨找到了发泄处，我有一次在他认为不恰当的时刻点燃了一支香烟，他勃然大怒，责怪我对他没有兴趣，并且认为我只管自己吸烟而忽视香烟对他的干扰，然后，他建议我戒烟。而有的时候，他不耐烦地等着我点燃香烟，他几乎就快提要求了，他等不及我划火柴的声音，并且坚持认为他还没有准备好时，我不能划火柴。很明显，这种紧张状态是他小时候半夜聆听父母床上发出的声音的状态，他几乎不能控制自己，直到他终于听见父母性交发出的声

音（划火柴），这下，他可以确信整个事件很快就要结束了。但是，有的时候他又希望我抽烟，这可以追溯到他小时候父母双亡的恐惧情境，他渴望听到父母性交（证明他们还活着）的迹象。在他的后期分析中，他对性交的后果不太害怕了，他希望我吸烟的愿望非常坚定：后期的发展趋势变成他希望父母性交，因为性交等同于和解，等同于满足和治疗两个人的行为，他希望从剥夺父母性交的罪疚感中解脱。

就他自己的吸烟而言，A先生希望自己戒烟，这样可以去掉他怀疑自己生病的抱怨。他从来不能长期坚持戒烟，因为，潜意识中，吸烟其实是疑病病症的治疗方式，香烟代表了父亲的“坏”阴茎，他想象抽烟^[47]可以消灭自己身体的“坏”客体。香烟也代表了父亲的“好”阴茎，抽烟可以复原他的身体和他体内的客体。

A先生的强迫症状与他的若干焦虑相联系，通过置换，他们开始了“魔咒或反魔咒”（charm and counter-charm）。^[48]其作用是：确定他的父母那时是否性交，与他们性交有关的某些危险事件是否发生，这些事件中的伤害是否得到医治，等等。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所有因素都与破坏和建构全能有重要关系，全能起源于他自身并与他的父母性交有关，它得到扩大与发展，并与他周围广大的生活环境有关。

A先生性生活的强迫特征和严重障碍起到证明和反证明的作用，他对父亲阴茎的恐惧不仅干扰了自己同性恋立场的维护，还破坏他建立同性恋立场。

由于A先生与母亲强烈认同以及他幻想吞入性交的父母，A先生感觉身体有恙。在情景负迁移上升^[49]中，A先生的疑病病症变得越来越明显。因为各种原因，他幻想母亲与父亲性交的危险增加，作为性交的结果，母亲体内藏着父亲的阴茎，他对我的仇恨以及对自己身体的仇恨变强。他与母亲的认同感，他把每一个正发生在母亲身上的灾难（他认为的）当作是他身体内部正在被破坏。但是他仇恨母亲与父亲性交的主要原因是：母亲不仅她自己暴露在危险中，也把他间接暴露在危险中，因为在他的幻想中，父母在他身体内性交。

而且，当他想象母亲与父亲在性交中结合时，她就变成了敌人。比如，他有时候很讨厌我的声音和说话，这种厌恶不仅表明我的话等同于危险和有毒的排泄物，而且表明他幻想他的父亲或者父亲的阴茎在我体内并且让我做代言，这个阴茎以敌意的态度影响我的话语和行动。在他里面的父亲以同样的态度指使他对母亲进行破坏，他甚至害怕他父亲的阴茎可能在我说话的时候从我的嘴里跳出来攻击他，我的话语和声音因此等同于他父亲的阴茎。

如果他的母亲被摧毁，那就再也没有帮助他的“好”妈妈了。在他的幻想中，他母亲的乳房被撕咬成碎片，或者被尿液和粪便毒害。这些想法让他早早就内射一个有毒而又危险的母亲意象，阻止他“好”母亲意象的发展，这个因素加剧了他的偏执狂特征，特别是加剧了被下毒和被破坏的想法。在他的外部世界（起初在母亲的身体中）和他自己的身体中，病人没有成功获得对抗父亲阴茎的帮助。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他对母亲的惧怕和阉割焦虑增加，而且他对自己“好”身体和“好”阴茎的信念也会受到压制，这是导致性发展受到严重干扰的一个根本原因。除了害怕母亲危险的身体，这种惧怕他自己“坏”阴茎破坏母亲（不能在性交中修复母亲）的想法是A先生性障碍的根本原因。

他没有充分建立“好”母亲的信念，这个事实在他染病时产生了重大影响。二战中，A先生在前线参加了一场持久战，他相当成功地摆脱了战争的阴影。他在后来的一次偏远地方旅行的时候染上痢疾，他的信念遭受重创，他的分析表明他的症状又激活了疑病焦虑症，也就是害怕内部“坏”阴茎和下毒排泄物等等。促成发病的原因是他的女房东照看他的做法（我的病人让她照看了一段时间），这个女房东照看得并不好，待他不友善，甚至不给他足够的牛奶和食物，这个经历重新激活已经断掉的所有仇恨和焦虑联想的创伤。除了这些，A先生无意识地完全把女房东的行为当作对他焦虑心理的暗示，亦即世界上再也没有“好”妈妈了，他毫无指望地被置于内部摧毁和外部敌人的境地。他的“好”母亲的信念从来就没有充分建立起来，这个信念没有得到保持，在很多的焦虑情境中没有发生作用，一个本可以帮助他对抗焦虑的好母亲意象的缺失，最终成为他重创的决定因素。

我在A先生的病例中尽力表明，仇恨置换以及担心父亲阴茎对母亲造成破坏的结果是：他非常害怕女人的身体，而且异性吸引力对他的吸引力变得非常小。

选择同性恋

当置换所有怪异可怕的事物至不可见的母亲身体中时，通常都会有一个联想过程，这个过程是同性恋立场完全建立的一个前提条件。儿童的正常想法是阴茎代表他的自我和他的意识，分别对应超我和身体内在代表的潜意识。他的同性恋态度使得他以自恋方式选择另外一位男性的阴茎作为客体，这个阴茎现在对抗他的阴茎和身体内部带来的所有恐惧。因此，在同性恋中，克服焦虑的方式是自我借由着重强调现实和外部世界，以及所有意识都可见、可知的具体事物，尽力否决、控制和更好地利用潜意识。

在这些情况中，我发现男童在幼儿时代发生过同性恋关系的，他会比较好地调整他的仇恨情绪以及对父亲阴茎的焦虑，以及强化他对“好”阴茎的信念，而且，这样的一种关系是他成年后所有同性恋的基础，这些都给他提供了几种确认方式：内化的阴茎以及真实的阴茎既不是他的迫害者也不是母亲的迫害者；他的阴茎不具有破坏性；除非他幼儿时期与兄弟或者别人的性关系被发现并且被赶出家门，否则，他害怕被阉割或者被杀害^[50]的想法是没有根据的。这些想法作为成年人也不会得到允许，因为同性恋行为没有带来任何恶果；他有秘密的同谋和共犯，因为在幼儿时期，他与兄弟或者其他人的性关系意味着两人串通在一起破坏父亲或者母亲或者他们性交结合。在他的幻想中，他的伴侣有时会担任父亲的角色，与他一起在性活动中秘密攻击他母亲，以及通过攻击造成父母之间对决；有时候，他会扮演兄弟的角色，与他自己一起发动对母亲和他自己里面的父亲阴茎的攻击。

我认为，通过性行为的方式，这种与另一人结成同盟针对父母的情感（基于施虐自慰幻想）对幼儿^[51]的性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这种情感与偏执机制关系密切，在这种机制运行活跃的时候，儿童将在寻找性取向和客体关系的同谋和共犯中具有强大的偏见。选择母亲与他一起对抗父亲，亦即破坏她里面的阴茎（通过与她性交的方式）可能是他选择异性恋位置的必要条件，这种情感可能使得他成年后保持异性恋立场，尽管他有显著的偏执特征。如果他对母亲危险身体的害怕太强大，他对好母亲意象并没有得到发展，他与父亲结成同盟对抗母亲，或者与兄弟联合对抗父母亲的幻想，将有助于他建立同性恋立场。

儿童摆弄他的客体，让它们互相对决，通过结成秘密联盟来控制客体。就我看来，这些做法的根本原因是在全能幻想中，有毒粪便和放屁借由幻想的方式被引入客体内，这样可以达到占领和迫害客体的目的。在幻想中，儿童的粪便是秘密攻击客体内部的工具，并且被他看作是为了自我的利益而干坏事的客体或者动物。这些伟大和全能幻想是被害妄想和被下毒妄想的要素，他们害怕客体作为迫害者^[52]，也会对他们施加秘密攻击；并且，它们有时候调转方向，以敌对态度对待自我（病人害怕他自己的粪便）。在儿童和成年人的分析中，我还碰见过害怕自己的粪便以某种方式独立存在，并且不再被自己控制的病例。粪便对抗自我意志，对内部和外部客体造成伤害。在这些情境中，粪便等于各种小动物，比如，老鼠、苍蝇、跳蚤等等。^[53]偏执狂焦虑把粪便和阴茎当作迫害者，而同性恋爱客体代表最重要的对抗迫害者联盟。个体力比多对“好”阴茎的渴求将导致过度补偿修复，并且将起到隐藏对“坏”阴茎的恨和怕的作用。如果补偿修复失败，他对爱客体的恨和怕将变强，而且

发生把所爱的人转变成被迫受害者的现象。^[54]

这些机制在偏执狂的病例中非常明显，它们以轻微的程度进入每一个同性恋的活动。男性中的性行为部分起到满足施虐冲动的作用，以及确认破坏全能。在正面力比多与“好”阴茎（作为外部客体的方式）的关系表象后面，或多或少潜伏着（视仇恨的强度）不仅是对父亲阴茎的恨，而且还有摧毁性伴侣的冲动，以及随之而至的对性伴侣的害怕。

在他的《同性恋和俄狄浦斯情结》中，费里克斯·波姆把注意力转向俄狄浦斯情结的作用那个部分，它包含了儿童对父亲的仇恨、他对抗死亡的愿望和积极阉割意愿。^[55]作者说明在同性恋行为中，男性个体常常有两个目标：使伴侣的异性性行为无能，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让他远离女人；阉割他，这表示他还想要占据他伴侣的阴茎，这样他可以增加对女人的性能力（主要针对第一个目的而言）。我自己的观察让我相信，除了对父亲的原始嫉妒之外（这让他更加希望男人远离女人，比如母亲和姐妹），还有一种与母亲性交招致的焦虑。由于危险不仅来自父亲的阴茎，也来自他自己的施虐阴茎，他有选择同性恋立场的很强的动机。^[56]我在男童和成年男人的分析中发现，在同性恋位置中，他与父亲和兄弟订立条约：他们全都对母亲和姐妹采取禁欲态度，绕开她们，他们从彼此的身上获得补偿。就第二个目的而言，我完全同意博伊姆的观点：男童想要阉割父亲，获得他的阴茎，与母亲性交，其目的是巩固同性恋位置。在有些情况下，我肯定他的目标不仅是占据性能力特别强大的阴茎，而是保存大量的精子（根据幼童的幻想，精子是给母亲性满足^[57]的必要条件）。除此之外，他还想要把多个“好”阴茎和好“精子”放入她身体内，目的是让她的身体内部完好无缺，这个愿望在性器阶段得到加强。他相信，如果他的内部是完好的，他将能够给予母亲“好”精子和“好”孩子——这个情境将增加他异性恋立场的性能力。如果他的施虐趋势占上风，他将采取同性恋行为来满足获得父亲阴茎和精子的愿望；他也将具有异性恋目的，因为自己在认同施虐父亲的过程中，他将与母亲性交，并完全破坏她。

我们不止一次说过，对知识的渴望提供一种性行为能力的动力，但是在个体满足对同性恋行为有关知识的渴望时，他的目的是增加异性恋位置的效果，同性恋行为是为了实现他幼年时代的愿望：可以看见他父亲的阴茎与他自己的阴茎有何不同，想知道在父亲的阴茎与母亲性交时，它是怎么表现的；他渴望与母亲^[58]性交时，变得更内行和更有能力。

B先生的病例材料

我将继续从病例中抽取片段，说明以上讨论的某些因素在同性恋立场中的重要性。B先生，三十五岁左右，他来找我治疗，他有很重的抑郁症和工作中强烈的拘谨约束感。他在工作中的拘谨约束感已经发生相当长的时间，并且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他不得不放弃他的研究生涯，而改行去从教。虽然他的性格和自我发展已经非常成功和完整，而且他的智力超群，他的精神健康却遭受严重损害。他的抑郁症现象在幼年时代就出现了，但是在最近几年变得非常厉害，抑郁症已经变成长期症状，并且他很多时候断绝与其他人的交往，他毫无理由地担心他面目可憎，因此，他越来越不喜欢社会交往。他还有严重的怀疑心理，怀疑心理从他的智力兴趣领域发展到方方面面，这对他本人尤其的痛苦。

在这些显性的症状中，我看出重度疑病症^[59]，以及强烈的迫害和指称想法，这些症状有时候具有妄想特征，但是他本人却令人费解地对此漠视。举个例子，在一次旅行中，他在一家客栈住了一段时间，他觉得住在这家客栈的一个女人想要跟他发生性行为，甚至设计要他的命。他有一闪而过的一个念头，他觉得这个女人给他买的面包有毒，他被毒害了。第二年，他又来到这家旅社，尽管他知道他还会碰见这个女人（因为她是这间客栈的老顾客），而情况是他们俩后来发展了很好的关系并且变成了好朋友。尽管如此，B先生并没有放弃他的猜疑，他还是觉得这个女人去年想要毒害他，他自我安慰说他不会再犯险境，因为他们现在的关系这么好了。令人吃惊的是他并没有憎恨这个女人，他的这种情感部分是因为他毫无理由的情感置换，部分是因为他对别人的忍受和理解。除了这些原因以外，他强大的掩饰能力导致他的迫害症、疑病焦虑以及他的强迫症都不能被亲近的人发现。强大的掩饰能力伴随他非常强的偏执特质，虽然他觉得被人偷窥和监视，也很怀疑别人，但是，他的心理理解能力如此强大，他知道怎样完全隐藏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与他的掩饰和精明气质一道还有积极客体关系带来的新鲜感和发自内心的情感，这些情感存在于他心灵深处强大的希望中，这些情感帮助他隐藏他的病症。尽管在最近几年，这种情感几乎已经完全没有了。

B先生是一个真正的同性恋，在他与女人（以及男人）建立恋爱关系时^[60]，他完全拒绝她们的性客体的角色，他不理解她们怎么可能具备任何性吸引力。^[61]对他来说，她们的身体都是某种陌生、神秘而奇特的东西，她们的身体让他深觉厌恶，特别是她们的乳房、臀部和没有阴茎的样子，^[62]他对她们的乳房和臀部的厌恶是因为强烈的施虐冲动，他幻想对身体的“突出”部分进行敲打，直到这些部分被“敲平”，这么一来，他就会喜欢女人了。这些幻想由他的潜意识决定，在他的潜意识中，女人装满了父亲的阴茎和等同于阴茎的危险排泄物，它们把她的

身体撑破并突出在她身体外面，因此，他对“突出”部分的仇恨实则是针对父亲内化和再现阴茎。^[63]在他的想象中，母亲身体内部是无限广阔和无法探索的地方，那里潜伏着所有的危险和死亡，而母亲本人仅仅是某种装满可怕阴茎和危险排泄物的容器。她细腻的皮肤和他所有女性的特征都被他看作是相当肤浅的遮掩，掩盖她里面正在进行的破坏，虽然女性的特征让他感觉悦目，他却更加害怕它们，因为它们是她欺骗和叛变本质的标志。

通过阴茎和大便的连接关系，我的病人把他父亲阴茎激发的焦虑进一步置换到他母亲身上，并且也置换到母亲的有毒和危险排泄物上。以这种方式，他掩盖并拿走所有那些令他害怕和仇恨的母亲身体内的东西，这个意义深远的置换过程的失败可以从这个事实推导出：B先生再一次意识到他对女性乳房和臀部客体所隐藏的焦虑，它们象征着迫害者，它们在女人的身体中监视他，而且，他带着明显的厌恶和焦虑告诉我，他永远不敢攻击它们，因为他连碰碰它们都不敢。

同时，他已经把那些让他害怕的东西都置换到母亲身上，所以母亲的身体变成令他厌恶的客体。他已经把阴茎和男性高度理想化，对他来说，只有男性身上的一切是清晰、明白可见的，男性没有隐藏任何秘密，他是自然而又美好的客体。^[64]由于他置换所有从父亲体内唤起的恐惧到母亲的身体内，所以，他坚决压制跟自己身体内部有关的任何东西。他强调那些可见的，尤其是自己的阴茎，但是他的怀疑有多强烈，我们可以从他五岁时问保姆的问题看出来。他问保姆“前面或者后面”哪一个最糟糕（意思是阴茎还是肛门），当保姆回答“前面”时，他表现出大吃一惊。他也还记得他八周岁时，他站在楼梯的最上面往下看，他憎恨自己，也恨自己穿的黑长袜，^[65]他的联想表明，他父母亲的家里那时候总是特别的阴沉——事实上是“死气沉沉”，他自认为应该对这种阴沉负责，或者是对母亲身体内的破坏负责，象征他自己身体的阴沉沉的房子是他危险排泄物导致（黑色的长袜）。B先生对身体内部的压制以及把身体内部置换到外部的结果是：他仇恨和害怕外部，不仅是针对自己的外表（虽然外表是他持续焦虑和关心的对象），而且还针对外部其他联合物体。比如，他憎恶某些服饰，尤其是他的内衣裤，就像他的黑色长袜一样，他的内衣裤感觉就像他的敌人，它们把他围住并紧紧地贴着他的身体，它们要把他身体压垮，^[66]他们表征从内部迫害他的内化客体和排泄物，借着置换对内部危险的害怕到外部世界，他内部的敌人被转换到外部。

我现在来讨论这个病例的具体情况。此病人婴儿时期是奶瓶喂养，由于他的力比多没有得到满足（从母亲那里），他的乳房吮吸固着被阻

止，这个阻碍导致他对乳房的破坏冲动增加，并且他把乳房想象成危险之地（在潜意识中，他把乳房视作鸟身女妖）。通过把乳房等同于父亲危险的阴茎，这个想象得到强化，他认为阴茎被置于母亲体内而且重新在母亲身上出现，他很快就开始把婴儿安慰奶嘴和奶瓶嘴视为“好”阴茎。因为乳房吮吸被阻止，他带着渴望转向阴茎，把它作为吮吸欲望满足的客体。他的同性恋态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在幼年时就被哥哥引诱，大概在他进入两岁的时候，他的哥哥莱斯利比他年长两岁，肛交的举动满足了他未满足的口腔吮吸欲望，这个举动让他对阴茎无比专注。另外一个因素是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在他幼年时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因为这个小儿子，父亲变得更加慈爱，这个小男孩决心赢得父亲的爱。他做到了，分析表明他认为自己成功做到把父亲的“坏”阴茎变成“好”阴茎，他的这种心态缓和了焦虑，并且，在他的成年时期变成他与男人发生同性恋的动机。

B先生有两个哥哥。莱斯利比他大两岁，他对这个哥哥无比崇敬和热爱，他把他作为“好”阴茎的代表，这部分是因为B先生口腔吮吸渴望得到满足（从莱斯利的性行为中）。他最大的愿望是智力上赶上莱斯利，可以与他平等相待，所以，事实上他从事了与莱斯利相同的职业。他的另一个哥哥名叫大卫，比他大四岁，他对他的态度就不同了，这个哥哥是父亲上一任婚姻带来的儿子。B先生觉得（他的想法可能是对的）他的母亲更喜欢两个哥哥，而不是他，他不喜欢大卫这个哥哥，尽管有年龄的差距，他还是想方设法占了上风。占上风的结果可能部分是大卫的受虐倾向导致，部分是他的心里优势导致。他把针对“坏”阴茎的施虐冲动发泄在这个哥哥身上，尽管他在早年时也与这个哥哥有性关系，^[67]同时，他视这个哥哥为装了父亲阴茎的充满危险的母亲。我们在后面将看到，他的两个哥哥是父母亲的替代，准确说来，是幻想中的父母意象，这两个哥哥使他激活了他与父母意象的那些关系。虽然他在现实生活中对母亲的热爱超过父亲，他的幻想中却充满了魔法“好”阴茎和可怕母亲的意象。他甚至长大后都不喜欢大卫，分析表明，这部分原因是他对大卫充满了罪疚感。

因此，虽然好几个因素影响了B先生选择同性恋态度，其他几个外部因素在早期就存在，影响了他选择异性恋立场。他的母亲非常喜爱他，但是他很快就发现母亲并不是真的爱父亲，她厌恶父亲的生殖器。他可能是正确的，他母亲性冷淡，甚至阻碍他的性欲望，母亲热衷于条理和清洁也是同一个原因。他小时候的几个保姆也对任何性和本能欲望持反感态度（这一点在保姆回答“前面”比“后面”糟糕时得到印证）。另外一个对抗异性恋位置建立的因素是他没有小女孩一起玩耍，毫无疑

问，他害怕女人神秘的身体内部。如果有姐妹一起长大，他这种惧怕感会大大减轻，因为姐妹会让他有机会在幼年对女性生殖器的神秘感得到满足。事实上，他直到二十岁才从裸体女性照片上第一次认识到女人的身体在哪些方面与男人不同，分析显示宽松褶皱的短裙（他小时候见到的）强化了他对神秘而危险的女性身体内部的万千想法。他对女性一无所知的焦虑被很多外部因素影响，从而导致他最终放弃女人作为性客体的选择。

在男性个体发展的描述中，我说明了集中施虐全能在阴茎上是建立异性立场的一个重要步骤，还说明了他的自我实施这一步必须具备足够的能力，在他发展的更早期才可以忍受施虐和焦虑。B先生的这种能力不足，他对自己排泄物全能的信念比其他男童要强。^[68]他的生殖器冲动和罪疚情感早早地就开始运作，很快，带来了良好的客体关系和现实适应能力。他的自我很早就得到加强，自我能够粗暴地压制施虐冲动，尤其是那些针对母亲的施虐冲动，因而，冲动和罪疚情感使他不能与真实客体进行充分接触，其大部分（就母亲而言，绝大多数施虐）都保留在他的幻想意象中。如此一来，他与男、女两性^[69]客体良好关系一起的还有他们对他们坏意象的深深的惧怕，这两种对待客体的态度是两条平行线，它们没有相交过。

B先生既没有对母亲采取阴茎施虐，他也不能借由“好”阴茎在性行为中表现的方式来实现他复原母亲的愿望。^[70]对于父亲的阴茎，他的施虐却受到较小压制，但是，他不能对他的俄狄浦斯趋势施加足够的影响，因为前面讨论的因素太强大，使得他异性恋位置不能建立，所以，他对父亲阴茎的仇恨不能以正常方式得到改善，只能部分用“好”阴茎的信念改善和补充，而这构成了异性恋位置的基础。

B先生在逃离肛门和他身体内部有关的一切的过程中，他在强烈的阴茎口腔吮吸固着以及其他因素的协助下，他很早就对其他男童的阴茎发生了极大的钦慕——这种情感在某些时候上升为崇拜之情。但是分析表明，他对肛门强力抑制的结果是阴茎在更高程度获得肛门功能特征，他认为自己的阴茎不行并且丑陋（就是“脏”）。他钦慕的阴茎又受一些条件的制约，没有满足这些条件的阴茎令他生厌，因为这样的阴茎具有父亲危险阴茎的所有特征以及“坏”大便的特点。尽管有这样的局限，他却建立了相当稳定的同性恋立场，他对同性恋行为没有罪疚感或者低劣的感觉，因为补偿修复趋势在异性恋位置中不能表现，只有在同性恋行为中，他的修复倾向才得以完全展开。

B先生的性生活被两种客体占据，第一种客体是男童以及后来的男

人。自从他学校生活结束以来，他的注意力总是转向他们，他们没有吸引力，也不受欢迎，这种类型对应他的哥哥大卫。B先生从这一类人身上得不到性关系的愉快，因为他的施虐冲动来得太猛烈，他意识到自己的优越感并且以各种方式折磨对方，然而，他又会成为对方的好伙伴，并且会在对方身上施加好的心理影响，也会想方设法帮助对方；第二种客体对应他的哥哥莱斯利，他过去会深深爱上这样的人，也会对他的阴茎有真正的喜爱。^[71]

两种类型的爱客体都满足B先生的补偿趋势，延缓他的焦虑。在与第一种爱客体的关系中，性交意味着复原父亲和大卫的阴茎，因为在他强大的施虐冲动中，他想象他之前已经把父亲和大卫的阴茎摧毁，同时，他认同自己的自卑和阉割客体，所以，他对客体的仇恨也是针对他自己，他对客体阴茎的修复意味着对他自己阴茎的修复。他最终对阴茎的修复倾向是为了修复母亲，可以预见，他阉割父亲和哥哥的想法就是攻击母亲体内的孩子，因为此事他觉得深深地对不起母亲。在修复他父亲和哥哥的阴茎中，他力图还给母亲一个未受伤害的父亲、未受伤害的孩子们以及毫发未损的身体内部，修复他自己的阴茎意味着他有“好”阴茎并且能让母亲获得性满足。

在B先生与莱斯利的关系中，他修复的愿望表现得不明显，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关注“完美”的阴茎，这个备受推崇的阴茎代表的是所有魔法般对抗自己焦虑的工具。由于他在这种情况下也认同爱客体，因此爱客体的“完美”阴茎证明他自己的阴茎也是完美的，并且表明父亲的阴茎和哥哥的阴茎完好无损，他对“好”阴茎的信念和母亲身体未受伤害的信念则得到巩固。在与令人钦慕的阴茎这个关系中，他的潜意识施虐冲动找到了出口，因为在这个关系中，他的同性恋活动意味着阉割他的爱客体（部分由于他嫉妒爱客体，部分由于他想要占有伴侣的“好”阴茎），这样他就可以在所有方面取代父亲的地位，并与母亲在一起。

虽然B先生的同性恋立场建立得很早并且牢固，以及主动拒绝了异性恋立场，潜意识中，他却一直坚持异性恋目标。从他是小男孩开始他就对这个目标热切渴望，直到成年他也从未放弃，他在潜意识中的各种同性恋活动表征各种途径，通向这个他无比向往的目标。

他的超我施加的性活动标准非常高。在性交中，他必须修复母亲身体内他曾经破坏的每一个部分，他的修复工作从阴茎开始，并在这里结束。这个过程似乎是某个人想要搭建一幢精美的房子，但是他却深深地怀疑他自己是否真的打下了牢固的地基，他会不断地加固这些地基，而且永远不能停止此工作。

所以，B先生自己复原阴茎的能力也是他精神正常的基础，当那个信念被粉碎后，他就发病。几年前，他热爱的哥哥莱斯利在一次探险活动中遇难，虽然他的死让B先生悲恸不已，他的精神却没有倒下。他能承受这样的打击，因为这件事没有唤起他的罪疚感，也没有削弱他对自己建构全能的信心。对于他而言，莱斯利有魔法般的“好”阴茎，B先生能够把对莱斯利的信念和爱转移至另外一个人身上。后来他的另外一个哥哥大卫生病了，B先生在大卫生病期间全身心地照顾他，希望自己的关心和努力对他的治疗产生效果，但是，他的希望落空，大卫去世了。大卫去世对他的打击巨大，彻底击垮了他，他的精神出现了问题，分析表示，这第二次打击比第一次打击要大，因为他对大卫有很强的罪疚感，更为重要的是，他复原阴茎的信念被动摇。这就意味着他必须放弃潜意识中他试图复原的一切事物——复原母亲和他自己的身体是最后的尝试，他希望落空的另外一个后果是复原工作受到严重阻碍，而这彻底击垮了他。

我强调过母亲不能变成他修复客体的原因（由性交完成），母亲因此不能成为他的性客体，她只能是他温柔情感的客体。即便如此，他的焦虑和罪疚感却太强大，不仅他的客体关系暴露在严重的干扰中，而且他的升华趋势也被严重阻碍，结果，B先生的意识中都是他母亲的身体健康——虽然他自言自语说她没有病，她只是“身体弱”——他的潜意识完全被焦虑占据了。在他的分析因假期暂停之前（后来的分析发生在每个周末前，在当日和次日），他在情景转换中表现出连续害怕，他说他将永远都见不到我了，某个致命事故在这期间将发生在我的头上。他的这个幻想反复出现多次，并以不同的版本出现，却只有同一个主题——我在拥挤的大街上被一辆车子撞倒并被碾压。事实上，这条街道在美国，在他的家乡，这条街道在他童年的记忆中具有重要作用。他小时候常常与保姆上街，他过马路的时候总是害怕——分析表明，他害怕将再也见不到母亲了。当他在重度忧郁中时，他在分析中常常表示事情再也不会“变好”了，他说除非幼儿时期发生过的事情可以重新来过——比如，经过那条街道上的所有的车辆要是不开过就好了。对于他，以及此书中曾经提到的儿童的分析来说，车辆的移动表征的是父母之间的性交。在他早期的自慰幻想中，他曾经把它想象成父母的致命行为，他无法摆脱这个恐惧：他的母亲（因为他内射“坏”阴茎）和他自己将被吞入母亲体内的危险阴茎被毁坏（被车子撞倒），因此他和她将被车子撞倒的恐惧变成巨大的焦虑。他把他的家乡想象成一个幽暗、无生机而又破败不堪的地方，尽管他的家乡街道上是不停息的车辆（亦即他父母的频繁性交）。与他的家乡相比，他想象一个充满生机、轻松美丽的城市。有时候，他发现他的想象在他游览其他国家的城市时得以实

现，^[72]哪怕这样的时光只是短短的一段时间，这个遥远的城市表征他的母亲以及自己的身体修复完整并且重新焕发出新的生命。但是，过多的焦虑让他感觉这样的复原并不能完成，他工作中的拘谨和束缚感来自这个相同的原因。

在B先生还能正常工作期间，他在埋头撰写一本科学研究结果的书。由于拘谨和束缚感加深，他不得不放弃撰写这本书。而这本书却具有与那座美丽城市相同的意义，此书中的每一条信息，每一个句子都表示父亲复原的阴茎和健康的孩子，书本身表征的是他内化的健康母亲和他自己复原的身体。从他的分析看出，他对自己身体“坏”内容的害怕是他创造力受阻的主要因素，他疑病症之一是身体内部的空虚。在智力层面上，他抱怨曾经有价值而又美丽有趣的事物都失去了它们的价值并且“破旧不堪”，它们以某种方式从他身边被夺走。这些抱怨的根源往往来自他的恐惧：他担心，在投掷他的坏意象和危险排泄物时，他可能已经丢失了他身体中那些“好”而“美”的部分。

最强大的创造动力来自他的女性立场，他的潜意识被加上了某个条件：除非他的身体被充满了好客体——其实是指漂亮的小孩子^[73]——否则，他不能创造孩子，亦即不能把孩子带到人世间。为了满足这个条件，他不得不除掉他身体内部的“坏”客体（但是随后他会觉得空虚），要么他就得把它们变成“好”客体，就像他把父亲的阴茎和哥哥的阴茎变成“好”阴茎一样，如果他能够做到，他就会确认他母亲的身体和她的孩子以及父亲的阴茎全都得到复原，那么，他的父亲和母亲就能够和睦地生活在一起，相互给予全部的性满足。而他自己在与“好”父亲认同中，就可以给予他母亲几个孩子并且加固他的异性恋位置。

经过十四个月的分析治疗，我的病人再一次拿起书，他与母亲的认同感出现了，这在幻想转移中表现出来：他想象自己变成我的女儿。他记得，他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他非常渴望变成一个女孩，因为他知道，他的母亲想要一个女孩，但是，潜意识中，他又想要用性爱的方式来爱她，因为他本不用害怕用他的阴茎来伤害她（她一定会恨他，他自己也觉得这是危险的举动）。^[74]尽管他对母亲以及显著女性特征有很强的认同感——这些特征在他的书中也出现，但是，他曾经做不到保持女性位置。这是他创造性活动的根本绊脚石，而他的创造性活动总是有些受到束缚。

分析治疗中，随着他与母亲的认同和变成女人的愿望变得显著，他在工作中的拘谨和束缚逐渐消失。他对孩子的渴望和他的创造力在刚开始就被内化客体的恐惧制约了，他对母亲这个竞争对手的害怕首先是针

对他内化的“坏”母亲（她与父亲结合在一起）。那些内化的客体是他害怕被监视、被查看的强烈焦虑感来源，他不得不小心隐藏自己的想法，因为他的每一个想法代表的是自己内心美好的东西——一个儿童。^[75]正因为如此，他会把自己的想法尽快付诸笔端，这样可以让自己的想法在写作中不被“坏”客体的打扰，他不得不把身体内的“好”客体从“坏”客体中区别出来，以及把“坏”客体转变成“好”客体。他的写作活动以及其整个智力生产过程在潜意识中都与身体内部的复原和孕育小孩联系在一起，这些小孩都将是他母亲的孩子。他修复自己身体内“好”母亲的方法是在她体内装满漂亮的小孩，以及小心努力地保护那些他体内从“坏”客体中（它们是父母亲性交的结果和父亲的“坏”阴茎）再创造（即被复原）的客体。这样一来，他的身体变得健康美丽，因为他美丽健康的“好”母亲转而保护他不受他体内“坏”客体的破坏。B先生能与这个复原“好”母亲产生认同感，他想象中，那些漂亮的孩子（指思想和探索）是他与母亲孕育的孩子，他冠以母亲“好”母亲的头衔——亦即母亲曾经给予他健康的母乳，因而帮助他得到健康和强大的阴茎。一直要等到他能够选择并升华女性位置，他的男性特质在他的工作中才更加富有成效。

在他对“好”母亲的信念变强的过程中，他的偏执狂、疑病焦虑症和忧郁症都减弱了。相应地，B先生能更好地胜任工作，开始时还表现出焦虑和强迫症状，后来就能轻松应对。他的同性恋冲动持续下降，他对阴茎的喜爱之情减少，他对“坏”阴茎害怕（曾经与对“好”而美的阴茎的崇拜重合）的程度减轻。在这个阶段，我们碰上了一种焦虑：他父亲的“坏”的内化阴茎插入他的身体中，占有了他的阴茎，并从里面控制了它，^[76]B先生感到他已经失去了对自己阴茎的控制，他不能好好有效地使用自己的阴茎。这种恐惧在他青春期时来势很猛，他使尽全力控制自己不自慰，结果，他在青春期的夜晚遗精，他的心里非常害怕，他觉得自己不能控制自己的阴茎了，它被恶魔控制了。他也认为他的阴茎被控制的结果是它可以自己变大变小，随意改变，他把成长过程中阴茎经历的这些变化都归因为这种焦虑。

这种焦虑极大地加强了他对自己阴茎的反感，也加强了他自卑的心态，因为它是肛门部位的，起到很“坏”的破坏作用。与此同时，他选择异性恋位置的重大阻碍得以产生。他肯定这样想过，他在与母亲性交的过程中，他猜测他父亲的阴茎总是在看着他，而且会强迫他捣乱，所以，他被迫与女人保持距离。现在就很明显了，他曾经把太多希望寄托在阴茎上，它表征意识和与此相关的严重抑郁症，以及对他身体内部的否决，他的希望在这一刻化为泡影。这一连串忧惧的分析刚一完成，B

先生的工作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而他的异性恋位置也得以加强。

就在这个时候，因为某些外部原因^[77]，B先生的进一步分析必须停止了。到目前为止，他的精神分析产生了好的结果，他的深度抑郁和工作中的拘束基本完全消除，他的强迫症状、偏执狂和疑病焦虑症得以大量减少。这些结果让我们有理由相信，进一步的治疗将使他完全能够建立异性恋位置。

【注释】

[1] 《女性性特征》，1932，《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21，第225页。

[2] 参见我的论文《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1928)，《自我发展中表征形成的重要性》(1930)（都收录在《克莱因文集 I》）及本书第三章。

[3] 关于这些发展阶段，这里不详细展开，读者可以参考第八章和第九章的内容。

[4]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1。

[5] 关于这些现象在男童女性阶段的表现，读者可以参考“俄狄浦斯冲突的几个早期阶段”（1928，《克莱因文集 I》）。另外，对比凯伦·霍妮的《逃离女性时期》（1926），以及费里克斯·波姆的《男性身上的女性情结》(1929)。

[6] 有关这些恐惧的精神病病原已经在第八章和第九章指出。

[7] 这种忧虑出现在幽闭恐惧症（claustrophobia）的各种表现中。有一点可以肯定，幽闭恐惧症可以追溯到被关闭在母亲体内的危险想象，尤其是害怕不能从母亲体内取出阴茎，这种焦虑已经集中在阴茎上。

[8] 参见亚伯拉罕（Abraham）的《早泄》（1917）。

[9] 费登（Federn）在《关于施虐和受虐的分析》（1913）中，他讨论了男性积极施虐发生的问题，并且得出结论：“积极男性器官通过潜意识机制转变成具有象征意义的施虐特征，或者，更确切地说，男性器官的积极趋势变成施虐欲望，而所有在儿童身上已经展开的积极趋势都被重新激活。”

[10] 在某些例子中，我曾经确定，男童用他自己的阴茎作为针对父亲内化阴茎的武器，同时把它转向自己的体内。他把尿液与他的阴茎联系起来，并且把阴茎视为一根棍子、一条鞭子、一把宝剑，让它与父亲的阴茎一道消失在自己的体内。我也经常碰上这样的幻想：男童拉出自己的阴茎到如此长度，他都可以把它塞进它自己的嘴里，在有一次幻想中，他把它塞进他的肛门里。这个幻想再一次实现了他的阴茎参与超我的直接斗争的愿望。

[11] 根据费伦齐（Ferenczi）（1922）的说法，前性器兴奋借由交配的过程被置换成性器活动。

[12] 瑞奇（Reich）曾经指出性器兴奋的体质力量是个体发展最终结果的重要因素（对比瑞奇的《性高潮的功能》，1927）。

[13] 如果性器活动启动太快，使得自我形成针对破坏冲动的早熟或者过强的防御，就会发生严重的发展抑制（对比我的论文《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1930）。

[14] 如果对母亲的积极情感不能充分保持，他就对留在母亲体内的父亲的阴茎采取攻击态度。他母亲的身体一直是仇恨的客体，他随后就会远离母亲。

[15] 参见第八章。

[16] 参见玛丽·查德维克（Mary Chadwick）的《求知欲根源的探究》（1925）。

[17] 费里克斯·波姆（Felix Boehm）在他的《同性恋和俄狄浦斯情结》（1927）中，他谈到男人通常幻想女人的阴道藏着一个巨大而又“危险”的移动阴茎（女性阴茎）。这些幻想有病理学价值，因为这些幻想潜意识与隐藏在母亲阴道内的父亲巨大而可怕的阴茎的想法相联系。博伊姆在更早的一篇论文《同性恋与一夫多妻》中，他也指出男人常常渴望在母亲体内遭遇父亲的阴茎。他认为男人渴望攻击父亲的阴茎（在母亲阴道内）以及抑制攻击的想法是造成男人同性恋的重要因素。

[18] 当这种焦虑发生时，这是父母联合意象得以成功分离的象征，而且他婴儿期的精神焦虑已经得到改善，对比第九章。

[19] 参见第九章和第十章。

[20] 男童针对“好”客体的补偿修复趋势，以及男童针对“坏”客体的破坏趋势，我已经在其他关联中表达清楚。

[21] 男童对母亲身体的焦虑情境和男童对自己身体的焦虑情境之间互相联系和互相依赖，他修复母亲身体的幻想也适用于他自己的身体，我们现在将继续思考他的补偿修复幻想。

[22] 这个男童对母亲有罪疚感，他也害怕父亲的“坏”阴茎可能伤害母亲，这两种情感对男童复原父亲阴茎的努力做出不小贡献。他把阴茎交还给母亲，让父母以相亲相爱的方式联合起来。在某些情况下，这个欲望可能变得非常明显，他会放弃把母亲作为“爱客体”的想法，相反，他会把母亲完整移交给他的父亲，这种情境让他处于同性恋立场，他的立场往往会用作补偿父亲阴茎的目的（它的功能是复原他的母亲并且给她满足感）。

[23] 男童害怕“坏”阴茎，或者他常常不能忍受自己的施虐冲动，这两者都极大地强化了他对“好”阴茎的信念。这种信念不仅是就母亲体内的阴茎而言，而且还与他的超我有关。他对女人的态度可能变得相当扭曲，异性性行为将主要起到满足他自己同性性行为的欲望，而母亲子宫将只是包含“好”阴茎的场所。

[24] 《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1928）《克莱因文集 I》。

[25] 玛丽·查德维克（Mary Chadwick）在她的论文《求知欲根源的探究》中，她认为男童借由渴求知识与他不能孕育小孩达成妥协，并且科学发现和智力成就取代孕育小孩的能力。作者认为，在心智层面置换他对女人孕育小孩的看法使他在智力事物中采取针对女人的竞争态度。

[26] 爱都华都·威斯（Edoardo Weiss）在他的论文《对尚未探究过的异性恋发展阶段的研究》（1925）一文中，他声明成年男性对异性客体的选择来自他自己女性特征的投射行为，而且爱都华都相信，就是这个投射机制导致成年男性部分保留他对女性伴侣母亲似的态度。他还指出女人也以相应的方式完成她自己的异性恋位置（通过放弃她的男性特征并转移此特征至她爱人身上）。

[27] 瑞奇（Reich）已经表明在很多病例中，阴茎承担了母亲乳房的角色，而精子就是母乳的角色（对比瑞奇的论文《性高潮的功能》，1927）。

[28] 同样地，女童通过克服阴茎嫉妒和完成男性特征的升华，她创造了有利的异性恋位置的前提条件。

[29] 随着他的超我、焦虑和施虐严厉程度的减弱，以及生殖器阶段发展更清晰，这个信念在精神分析中也随之逐步强大起来。同时得以改善的还有他与客体的关系，以及他的超我、自我和本我之间的关系。

[30] “纯洁”以及未被“触碰”的女人因此是未被父亲阴茎和他的危险排泄物破坏过的女人，因此，女人从她的未被触碰过的体内，可以给予男人良好而纯净的治愈物质。

[31] 参考我的论文《俄狄浦斯冲突的早期几个阶段》（1928,《克莱因文集 I》）。

[32] 这个观点得到分析观察的确定事实支持，阴茎和男性性能力代表男性活动。

[33] 参考我的论文《智力制约理论的研究》（1931,《克莱因文集 I》）。

[34] 参见第八章。

[35] 幻想在女童身上的表现见上一章的描述。

[36] 在一些病例中，吮吸阶段很短而令人不满足。在另一些病例中，儿童被奶瓶喂养。但是，即使吮吸阶段完全得到满足，儿童还是会很快从母亲乳房离开，并且带着仇恨强烈投射父亲的阴茎，这种情况中的行为一定是由男童体质因素决定，见第八章。

[37] 男童对父亲过于强烈的仇恨基来自母亲乳房和身体的非常强烈的摧毁幻想，所以，他早期对母亲的态度影响他对父亲的态度。

[38] 来自这些幻想的意象通常不仅与男童母亲真实的样貌相异，而且还对其完全模糊化，这里的因果关系互相强。由于男童最早期焦虑太强烈，他的客体关系的发展和现实适应的改善都被抑制。其结果是，他的客体和现实世界不能缓和那些最早期焦虑情境，因而这些焦虑继续占据他的精神状态。我发现，在这些情境中，儿童与现实的关系永久被破坏，结果，现实在他以后幻想焦虑情境中继续占据主导地位。

[39] 在前一章中，我们理清了女童类似的置换过程，她的仇恨和嫉妒主要与母亲吞入的父亲阴茎有关。她把那些原来针对母亲的情感置换到父亲的阴茎上，其结果是她对男性的态度受到强烈干扰。

[40] 参考我的论文，《儿童游戏中的角色扮演》(1929)《克莱因文集 I》。

[41] 在极端的病例中，他的力比多将不能保持任何状态。

[42] 由于这个置换作用，他的母亲获得父亲阴茎的数量如此多，她自己的特征所剩无几。A先生潜意识中把母亲与父亲的阴茎完全认同（幼年时是有意识认同），作为这些多次置换的结果，病人甚至对有意识区别男女两性都有巨大困难。

[43] 恩斯特·琼斯（Ernest Jones）在他的论文《害怕、罪疚和仇恨》中已经指出过这个机制（1929）。

[44] 当A先生的焦虑尤其严重时，街道和我的房子（甚至整个世界）似乎都淹没在尘土中。这种心态的A先生常常把我当作清扫楼梯的女佣人，我在他眼中如此讨厌，这个女人在他眼里如此令人生厌，因为她唤起了他的罪疚感和焦虑感，她代表的是那位因为他的过错而穷困病苦的母亲。这位母亲徒劳地打扫她布满灰尘并被下毒的身体（指房子），他幻想用自己的有毒排泄物攻击性交的父母并攻击母亲身体内部，所以，他觉得自己对母亲的健康状态负有责任。

[45] 由于我想要说明某些早期焦虑情境是造成严重性障碍的根本原因，从他的早期影响中，我找到两个原因：他的母亲长期生病，而他的父亲是一个严厉的暴君，全家人都很怕他。

[46] 幼童的原始嫉妒驱使儿童破坏父母的性满足和亲密感，原始嫉妒因焦虑再一次被增强。儿童害怕在满足自己的施虐幻想过程中，他的父母在性交中会互相伤害，甚至杀害对方，这个恐惧心理驱使儿童观察并妨碍父母。

[47] 这种幻想可能也提供酗酒的刺激因素。酒代表的是坏阴茎或者坏尿液，用来破坏内化的坏阴茎，梅莉塔·舒米登堡（Melitta Schmideberg）在她的论文《文化发展中精神病机制的作用》（1930）中曾经指出药物代表“好”阴茎，它对内射的“坏”阴茎提供保护作用，由于“上瘾者”的矛盾情绪，吸入的药物获得“坏”阴茎的意义，导致“上瘾者”继续嗑药。

[48] 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3。

[49] 疑病病症的细节通常由施虐幻想的结构和细节决定，比如，我多次发现烧灼的感受与尿道幻想联系在一起。由于尿液意味着灼伤客体，尿液也灼烧儿童自己的身体。另外，在这些病例中，父亲内化的阴茎和他的尿液被赋予灼伤、下毒和腐蚀的能力。

[50] 在这种恐惧的后面隐藏着一种恐惧：害怕母亲的竞争者身份，她试图让他承担阉割并盗走父亲阴茎的责任。

[51] 参见第七章。

[52] 参见第八章。

[53] 我五岁的小病人法兰茨，他在分析中显露出明显的精神病特征，他害怕在黑暗中有许多老鼠从隔壁房间爬到他的卧室。在他躺在床上时，老鼠们朝他进攻，还有一些从上面攻击他，另一些从下面攻击他。由于他自己对父母的肛门施虐的结果，他们代表父母的粪便进入他的肛门和身体的其他开口处。

[54] 参见第九章。

[55] 参考《国际精神分析学刊》（Int.Z.F.Psychoanal,1926,12）

[56] 弗洛伊德注意到一个事实：在有些病例中，导致同性恋的是情感竞争，这种情感占上风而进攻趋势被压制（对比《某些嫉妒、偏执和同性恋的精神病机制》，1922,《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8），萨杰尔（Sadger）强调了男童与父亲的竞争关系，以及阉割他的渴望，这些因素导致同性恋倾向（参见《歇斯底里症缺乏的多重性倒错案例》），费伦齐（Ferenczi）曾指出，同性恋者对父亲有残酷的死亡愿望，也有对母亲残酷的淫荡幻想（见《关于男同性恋的疾病分类》，1914），恩斯特·琼斯表明口腔施虐是男同性恋发展的中根本因素[《女性性活动的早期发展》（1927）]。

[57] 儿童认为需要大阴茎和大量精子满足他的母亲，而且他自己的小阴茎是让他成年生活中性无能的原因之一。

[58] 博伊姆（Bohem）（在前述引文中）提到一个病人，他过去有一个习惯，他老是要找出与他发生同性恋的男性与女人的“性技巧”是什么。

[59] 先生对自己外貌持续不断的担忧证明，他对身体内部的担忧和对身体内部疑病的焦虑进行对外置换。

[60] 但是，这种与男人和女人的良好客体关系有时候受到严重干扰，这时候B先生尽可能不与人打交道。

[61] 他曾与女人发生过几次性交，但是他从来没有从中获得过任何满足，他的短暂性事的主要动机是好奇心，他希望（异性恋者尤其如此）不要伤害另一方的感情，因为另一方在性事中更主动。

[62] 我们在后面将看见为什么这种缺失让他如此害怕。

[63] 类似的幻想决定了A先生对女人臀部的施虐情感。在第九章中，我们提到女人的头、胳膊、手和脚通常在潜意识中被看作是父亲内化阴茎的外在表现，她的四肢，亦即双腿、双脚、两个胳膊甚至手指通常都是象征内化的父母。

[64] 由于阴茎对他克服焦虑如此重要，女人身体没有这种外部器官的事实增加了B先生对女人身体内部的害怕。

[65] 往下看意味着往他自己身体里面看。在其他的病例中，我发现朝远方看其实是内省。潜意识中，没有什么比母亲身体内部更为遥远和难以捉摸的了，而自己身体的神秘又更甚。

[66] 在其他的成人和儿童的病例中，我发现了身体外部表征身体内部的东西，我六岁的病人岗瑟尔常常用纸折蛇，把折好的蛇在脖子上绕圈，最后把折纸撕掉，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克服对父亲阴茎的焦虑，父亲的阴茎不仅在他外面掐他的脖子，而且还从他里面让他窒息，企图杀

害他。

[67] B先生与两个哥哥的性关系在儿童期的第一阶段后就中断了，他对他们也没有任何记忆，另外，他相当清楚地记得，而且细节历历在目，他把大卫折磨得够呛，分析表明，这个残忍的行为与他已经忘记的性活动有密切的联系。

[68] 出于相同的原因，他有相当明显的女性特征，他的升华也是显著的女性特征，这一点将在后面讨论。

[69] B先生超我形成不成功（亦即他最早期焦虑表现太强）不仅引起严重的精神健康失常，导致性发展的损害和他工作能力受限，而且，也是他客体关系（本身良好）有时候受到严重扰乱的原因。

[70] 在前面一章中，曾经提到一两个因素，他们是男人和女人通过性行为修复各自客体的力量。

[71] 有一次，他爱上另外一个人，对应他父亲的第三类人，此事违背他的意愿，但是他却无法回避这个事实，在他心中激起极大的焦虑。

[72] 在这里，他想象的美丽城市的每一处细节都勾画出母亲身体和自己身体的复原、美化并且完美。因为在想象中，它们之前都被破坏和摧毁。

[73] 在上一章中，我们已经看见女童对全能排泄物的信念比男童的信念要强大，而且这个因素对她性格的升华有特别的影响，我已经表明现在的升华是从“坏”和丑陋的粪便转变至“美”儿童的过程。B先生对他的全能阴茎执行施虐的信念不是太有效，而他的全能排泄物的信念相当强烈。他的升华是非常明显的女性类型。

[74] B先生回忆自己年幼时，曾经多次在大腿之间挤压自己的阴茎，这样就可以让它消失了。

[75] 他很怕坏意象，他否定自己的潜意识，强迫自己的潜意识处于不被注意的状态。这种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抑制创造力，他永远不可能把自己完全处于潜意识的状态，这样，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对他永远关闭了。

[76] 在我对所有不同年龄的男性病人的分析中，我不止一次碰上这种特殊的危险情境：父亲的“坏”阴茎从里面塞满受制者的阴茎，完全控制受制者的阴茎。有这样一个例子，我的一个小病人把带有笔盖儿的铅笔丢在火中。他的目的是把笔盖儿里面坚硬的“坏”的东西烧出来，笔帽儿表征他自己的阴茎，而要被烧出来的“坏”东西（铅笔本身）是他父亲的阴茎；还有一次，他把一小截木头丢在火中，同时，他还在削铅笔，他解释说她这么做的目的是让那截“坏”木头烧得更彻底。原来，在他的想象中，那一小截木头和铅笔是在一起的，它们不分彼此，还常常打架。经过分析，这种危险情境的强大焦虑得到释放，而且，我认为这种焦虑是男人性能力的严重阻碍。

[77] 先生因为私人原因，不得不返回自己的故国家园。他打算以后继续自己的分析。之前，他的分析已经持续两年，经过了三百八十次治疗。

附录一

儿童分析的广度和局限

对成人而言，心理分析的功能很明确，那就是纠正他不成功的心理发展进程。为了做到这一点，分析旨在于调整本我和超我需求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得它们能够协调发展。为了实现这种调整，分析还需拨正成人业已增强的自我，使自我能满足现实的需求。

那么儿童分析的目的呢？分析会怎样影响正值发展期的儿童生活呢？首先，分析可以消除儿童的施虐固着，从而降低其超我的苛刻程度，并同时缓解他的焦虑和本能倾向的压力。由于他的性生活和超我都处在较高的发展阶段，他的自我会有所膨胀，这样它才有能力协调超我的需求和现实需求之间的关系，由此他新的升华根基会变得更加牢固，旧的升华亦会摒弃其不稳定的特性和强迫性的特性。

青春期时，只有儿童的焦虑和罪疚感在一定的限度内，他跟客体的分离才会如期发生，这种分离还伴随着内在需求的提高。要不然，这种行为只能算逃离，而非真正的分离，或者这种分离将会无疾而终，青少年将一直固着于他的原始客体。

要想让儿童发展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我们必须减缓儿童超我的苛刻程度。每个发展阶段的目标就算存在很大的区别，每个阶段目标的实现却取决于相同的基本条件，即取决于超我和本我之间的调整，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足够强大的自我。在帮助儿童实现这种调整的过程中，分析会遵循和支持儿童每一个发展阶段的自然的发展路线。与此同时，分析亦能对儿童的性活动起到调节作用。通过减轻儿童的焦虑和罪疚感，分析能限制那些强迫性的行为，并改进那些容易引起触摸恐惧或是被触摸恐惧的行为。由此，分析可从整体上影响那些能对缺陷发展起到根本性作用的因素，也为儿童将来能在性生活和人格上有一个顺利无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我在儿童分析中获得的观察结果表明，越是深入分析每一层潜在意

识，他们越能释放出更多的超我压力。但是我们必须反思，分析性程序是否有可能介入过深，它们是否严重降低、甚至完全消除了超我的作用。就我所知，力比多、超我和客体关系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彼此影响；除此之外，力比多冲动和毁灭性冲动相互融合后，彼此之间还会施加相互作用。我们还发现，当施虐特质引发了焦虑时，这两种冲动的需求就会上升。^[1]因此，早期焦虑产生的焦虑不仅会对力比多的固着点和儿童的性经验造成重大的影响，而且还会在实际中跟他们产生关联，使其成为力比多固着的一部分因素。

心理分析经验告诉我们，即使是一个彻底深入的治疗，它也只能在程度上减轻儿童前性器的固着点和施虐特质，决不能把它们完全消除。其中，只有一部分前性器力比多可转变成性器力比多。在我看来，这个常见现象也同样适用于超我。儿童因毁灭性冲动产生的焦虑在质量和数量上都会对施虐幻想产生回应；这种焦虑还吻合了它对危险的内化客体产生的恐惧，^[2]并促成了明确的焦虑情境。这些焦虑情境跟前性器冲动有关，并且正如我一直竭力表明的，他们决不能被完全清除，分析仅仅会削弱他们的影响力，并在某种程度上减轻儿童的施虐症和焦虑。因此可以说，儿童早期阶段形成的超我绝不会彻底放弃它的影响力。分析所能做的是，它能缓解前性器固着和减轻焦虑，因而帮助超我从前性器阶段发展到性器阶段。在减轻超我苛刻程度上的每一次进步，代表着力比多本能冲动对抗毁灭性冲动的又一次胜利，也代表着力比多更充分地达到了性器阶段。

早期焦虑情境绝不会完全停止运转，这个观点也同样界定了心理分析的局限，因为这告诉我们焦虑无法被完全治愈，而且无论对儿童还是成年人而言，心理分析治疗也不能绝对保证将来不会再次出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应该先仔细考虑下心理精神疾病的致病因素。我不想讨论那些自儿童早期就出现疾病的一大堆案例，这些疾病有时会在他的生命历程中改变疾病特征，有时候又会表现出原始特性。我的讨论只局限于特定案例，在这些案例中，患者会明显在生活中的某一个特定时刻发病。当然，这里的分析也显示出，这个疾病已经处于潜伏期，只不过由于一些特定的事件，它才进入到了急性阶段，从而使它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疾病。发生这种情况的一种可能是，个体可能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事件，这些事件证实了他早期处于主导地位的焦虑情境，促使他身上已有的焦虑数量上升到了最高点。这时候，他的自我无法再继续容忍下去，这个疾病也终于清楚地呈现出来。又或是，不利的外在事件给克服焦虑的过程造成了障碍，而且它可能受到了病原影响，最后他的自我不得不孤立无援地独自面对焦虑的过度压力。这种情况下，少许失

望，即便它在本质上很轻微，亦会动摇他对有用意象和他自身建构能力[3]的信念，从而扰乱他克服焦虑的方式，并在他身上促发了疾病；这就像现实证实了他早期焦虑的事件一样，这些事件强化了他的焦虑。这两种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密切相关，据我判断，这两个因素中的任何突发事件尤其能引发精神疾病。[4]从我前面的内容中不难看出，儿童的早期焦虑情境是所有心理精神疾病的基础。我们知道，无论是在成年人还是儿童的治疗中，由于分析决不能让这些情境停止运转，因而它既不能让患者彻底治愈，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即个体会在将来某一天患上精神疾病。但是，分析所能做的就是，儿童能因此进行相关治疗，从而极大地降低将来发病的几率，这具有最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分析中，儿童早期焦虑情境的影响越是减少，自我及自我用来克服焦虑的方法越是有所增强，它的预防效果就越成功。

我认为，心理分析的另一个局限是，由于个体的心理构造存在各种差异，即便是儿童也是如此，成功的程度会因个体的不同而不同。分析能在何种程度上缓解焦虑，这极大地取决于多种因素，如个体具有几种焦虑、何种焦虑情境占据了主导地位、在早期发展阶段中他的自我主要发展了哪几种重要的防御机制；换句话说，它取决于童年时期他精神障碍上的结构。[5]

就非常严重的案例而言，我认为有必要进行长时间的分析，如针对五岁到十三岁的儿童，要用十八个到三十六个月，我在个别案例中曾用了五十五个月，有些成年人还要更久。直到焦虑受到了有效修正，不管这个修正是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我才能合理地结束治疗。另一方面，这样一个漫长的治疗会因分析的深入而获得更深远、更持久的结果，因而这也能完全弥补长期治疗带来的弊端。此外，在很多案例中，分析时间比这要短得多（不超过八到十个月），但也足够获得非常令人满意的结果。[6]

我刚才不断地把注意力放在了儿童分析所能提供的主要可能性上。实际上，分析能给成年人做到的，也同样能在儿童身上做到，并且还能比成年人收获更多的内容，无论儿童是正常的、还是神经官能症患者。它能让儿童免受许多不幸和痛苦的经历，要知道这些经历使成年人在接受分析前饱受了痛苦的折磨；而且相比成年人的分析，儿童分析在治疗学上的前景要更加深远。近几年的经验使我和其他儿童分析师有充足的理由相信，精神病和精神病特质、人格畸形、不合群行为、[7]严重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及各种发展抑制都能在个体年纪小的时候得到治愈。当他长大成人后，我们知道，这些情况就不会或者只有一部分会受到心理

分析治疗的影响了。的确，童年时，我们根本无法预测某种疾病在多年以后的发展结果，也无法明确判断它是否会变成精神病、犯罪行为、人格畸形或是严重抑制。但是，如果我们能对不正常的孩子进行成功的分析，我们就能预防所有这些可能情况。如果儿童已经显示了严重障碍，但是如果并且他们能及时接受分析，那分析就能使许多人免于遭受那些悲惨的命运，并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不然，这些人晚期不得不在监狱或者精神病医院度过余生，或者人格已经完全分裂。如果儿童分析能成功做到如此（有很多迹象表明它可以做到），这个方法不仅能给个体提供帮助，而且能对整个社会带来不可预料的贡献。

【注释】

[1] 对儿童而言，虽说一定量的焦虑能增强他们对爱的需求，病塑造爱的能力，但过度焦虑却会对他们造成麻痹的作用。

[2] 参见第八章。

[3] 在第十二章，我曾描写过这样一个患者，女房东在他生病期间对他照顾不加，态度恶劣。女房东对他的这种不厚道行为使他突然陷入精神崩溃中。对这个患者而言，痢疾的痛苦激活了他所有主要的焦虑情境，再者，女房东对他的态度似乎证实了他的焦虑，即世上根本就不存在“好”母亲，而且他的补偿倾向也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4] 在恩斯特·琼斯（Ernest Jones）的论文《保罗·摩菲（Paul Morphy）的问题》中，他曾表明疾病的爆发会基于各种不同的机制。他认为以下几个原因使著名的象棋棋手摩菲患上了精神病。他在下象棋的过程中，摩菲的心理平衡取决于他是否有能力以自我共振的方式发泄他的攻击行为，这个行为其实针对他的父亲意象。他最想对抗的竞争对手又恰巧巧妙地回避了他的挑战，而且他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他的内疚感，正是这个因素刺激了摩菲的发病。

[5]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患者在分析中表现出了强烈的焦虑和严重的疾病症状，那这个疾病的构造要比完全没有任何症状时更为有利。

[6] 我们在第五章已经看到，在大量的案例中，当治疗不得不中途停止时，即便分析才进行几个月，它也可以通过降低精神上的深层焦虑使患者获得明显改善。

[7] 请参见梅莉塔·舒米登堡（Melitta Schmideberg）的论文《不合群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分析治疗》（1932）。

附录二 说明

《儿童精神分析》是梅兰妮·克莱因早期研究成果中的巅峰之作。最重要的是，它是儿童分析方面的优秀著作。这本书描述了梅兰妮·克莱因在心理分析中的游戏策略，这是她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柏林率先开创出来的一种策略，而差不多在同一时期胡贺慕斯博士（《儿童分析策略，1921》）及安娜·弗洛伊德（《儿童分析策略的入门》，1927）创立了另一种发展路线。梅兰妮·克莱因在《儿童分析专题论文集》（1927）中对它们之间的差异进行了讨论，并在《儿童分析中的游玩策略》（1955）中介绍了这个策略的早期历史。

梅兰妮·克莱因从未改变她在《儿童精神分析》中奠定的技术原理，这个原理也一直是她儿童分析工作的基础。那个时候，她已经针对个体心理机能形成了自有特色的普通概念。她认为，自我形成了一个内化形象的内在世界，并通过投射和内射的过程与真实客体发生互动。由于它对客体的施虐特质，自我受到了焦虑的困扰。它早期的主要任务就在于成功克服焦虑。这个时候的焦虑已经带有精神病特质；随着发展的深入，它渐渐转变成神经质焦虑。

这些观点来源于她的早期论文，它们也会在本书进行充分地、更系统化地阐述。她的总体论点是，假设焦虑没有过度，那它就会成为发展的动力。而且，最初克服的焦虑通常具有精神病特质，如果它没有得到缓解的话，它能使个体在童年期就患上精神病，或在成年后产生心理疾病。在本书中，她还针对超我和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提出了一些假设性观点；这些现象原本只能通过心理分析得到了解，而且也只能了解到它们晚期的表现形式。她认为，苛刻的超我形成于正常良知之前，并在前性器期中对恋母情境中的多变性关系表现出了嫉妒和焦虑。恋母情境包含了儿童对母亲身体的施虐幻想、两性中的女性位置及女性性特征中女性特质的真实由来。总体上，她认为我们不能从孤立的角度看待客体关系、自我、超我、性特征的发展及意象上的改变等；任意一个因素

都会对其他因素造成影响。这些研究成果最初在1919和1939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有所陈述（《克莱因文集 I》）。

此外，这本书还涵盖了许多新的发现。对未来研究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是，梅兰妮·克莱因在这本书上首次基于生存本能和死亡本能开展了研究工作。这意味着，她现在已经掌握了两个重大发现的理论手段。这两大发现是抑郁位置及后来的偏执精神分裂位置；从概念上来讲，它们主要取决于主体是否存在爱和恨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冲动，以及这两个冲动之间是否会相互作用。然而在本书中，弗洛伊德的观点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他很早就认为，力比多会通过精神和性的阶段得到持续发展，亚伯拉罕还对此进行了补充。总体上，克莱因认同生存本能和死亡本能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心理机能的基本原则。除了这点之外，她仅仅是把这两个概念在一个新的基础上明确、并尽可能简洁地表达了出来。自1923年起，梅兰妮·克莱因一心扑在研究焦虑的现象上，并把焦虑归因到死亡本能之上（第132页）：焦虑在本质上来源于死亡本能的出现及它所带来的危险。自那以后，梅兰妮·克莱因一直主张这个观点，并在《精神分裂机制的几点补充》（1946）中对此进行了最充分的说明。在这篇文章中，她把焦虑和死亡本能进行了关联，她还认为超我的起源跟死亡本能有关：超我从本我中分离出来，而且它还被自我用来防御仍存留在内的那部分死亡本能。吞并的过程一旦开始，被吞并的客体就承担了超我的功能。虽然如此，在超我的形成和内射恋母客体的关系上，梅兰妮·克莱因始终赞同弗洛伊德的观点。并且，她还在本书中阐明了超我的作用，并且她还从运作方式上区分了焦虑和罪疚感：早期的超我被自我当成了焦虑，只不过后来随着超我的发展，罪疚感才随之产生。要想总体了解梅兰妮·克莱因针对超我的观点，读者可查阅《克莱因文集 III》中针对《儿童良知的早期发展》（1933）的说明部分。

此外，梅兰妮·克莱因在本书中也是首次围绕自慰和乱伦提出了女性受虐症、恐惧症、愧疚和禁忌等，她还非常新颖又错综复杂地阐述了男孩和女孩的性发展。发表于本书之前的一篇论文《智力抑制理论》（1931）中，她还重新定义了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弗洛伊德认为，强迫性神经官能症是后期肛门固着的一种回归，她的观点与此存在显著差异。在她看来，强迫性神经官能症是对约束早期精神焦虑的一种尝试。梅兰妮·克莱因的思想体系中还没有涉及补偿的概念，她在本书中把全能补偿倾向视为缓解早期焦虑的其中一种手段。而且，尽管这跟自恋期有关，她自始至终都明确地把这看作一种非常早期的客体关系。

纵观她所有的研究成果，我们该如何评价这本《儿童精神分析》呢？它有着何种分量呢？这本书最全面地记录了她早期所有的研究成果

和概念，但着手写作时，她已处于转型期。它提出的一些观点只部分吻合了主要的理论基础，因此它的参考价值很快就落后于弗洛伊德和亚伯拉罕·拉罕在精神和性阶段上提出的力比多理论。再者，她又很少引用弗洛伊德关于生存本能和死亡本能的理论，这本书在内容上稍稍显得错综复杂了点，有时它还前后矛盾。在这个起步阶段的所有研究成果中，梅兰妮·克莱因都过度强调了攻击行为；这本书也不例外，因为她的多数新作都会讨论到攻击性问题。此外，在这个起步阶段，各系列的发现层出不穷，梅兰妮·克莱因虽受到各种发现的刺激，但还是忽视了理论上的一致性。

无论如何，在这以后，她在三年的时间里改变了本书当中对儿童人格发展的这种描述性叙述，转而针对生命的头几个月发展出了一套完整且有影响力的理论。其中有三篇代表性的论文，它们分别是《论躁郁症状态的心理动因》(1935)、《服丧和躁郁症状态的关系》(1940)和《精神分裂机制的几点补充》(1946)。正如梅兰妮·克莱因在本书第三版的序言中所说明的，这些是她对研究成果的回顾，她还修改了部分观点；毕竟，在本书中，爱被赋予了更重要的意义，虽然她没有承认这一点。

编辑委员会

梅兰妮·克莱因信托基金

附录三

克莱因生平年表

1882 3月30日生于维也纳。

1886 二姐席多妮（Sidonie）因肺结核病逝。

1897 长兄伊马努尔（Emanuel）进入医学院。

1900 父亲墨里士·莱兹（Moriz Reizes）因肺炎病逝。伊马努尔转学成为艺术系学生。

1901 与阿瑟·克莱因（Arthur Klein）订婚。

1902 伊马努尔病逝于热那瓦（Genoa）。

1903 与阿瑟结婚。

1904 长女梅莉塔（Melitta）出生。

1907 长男汉斯（Hans）出生。

1909 因过度沮丧而住进瑞士一所疗养院数月之久。

1910 与丈夫及孩子移居布达佩斯。

1914 次子艾力克（Erich）出生。母亲莉布莎（Libussa）去世。首次阅读弗洛伊德作品《论梦》（über den Traum）。开始接受费伦齐分析。阿瑟受征召，加入奥匈帝国军队。

1918 于布达佩斯举行的第五届国际精神分析年会（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 Congress），首次与弗洛伊德会面。

1919 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精神分析学会（Budapest Society）宣读第一篇论文《一名儿童的发展》（Der Familienroman in statu nascendi），并被遴选为布达佩斯精神分析学会会员。

1920 在海牙举行的第六届国际精神分析年会中，首次与胡格-赫尔

姆斯及亚伯拉罕会面。

1921 与次子艾力克迁居柏林，开始在柏林执业。发表《儿童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a Child）。

1922 成为柏林精神分析学会（Berlin Psychoanalytic Society）会员。发表《青春期的抑制与困难》（Inhibitions and Difficulties at Puberty）。

1923 发表《儿童力比多发展中学校的角色》（The Role of the School in the Libidinal Development of the Child）、《早期分析》（Early Analysis）。

1924 接受亚伯拉罕分析。在萨尔斯堡（Salzburg）举行的第八届国际精神分析年会中，发表论文。与丈夫阿瑟分居。于9月与艾利克斯·斯特雷奇（Alix Strachey）会面。

1925 詹姆士·斯特雷奇（James Strachey）于英国精神分析学会朗读克莱因作品的摘要。受琼斯之邀，7月前往伦敦进行三周的讲座。其分析随着亚伯拉罕的逝世而告终。发表《论抽搐的心理成因》（A Contribution to the Psychogenesis of Tics）。

1926 离婚，9月迁居伦敦。随后次子艾力克迁居伦敦。发表《早期分析的心理学原则》（The Psychological Principles of Early Analysis）。

1927 十月二日被遴选为英国精神分析学会（British PsychoAnalytic Society）正式会员。发表《儿童分析论文集》（Symposium on Child-Analysis）、《正常儿童的犯罪倾向》（Criminal Tendencies in Normal Children）。

1928 长女梅莉塔抵达伦敦。发表《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Early Stages of the Oedipus Conflict）。

1929 发表《儿童游戏中的拟人化》（Personification in the Play for Children）、《艺术作品中反映的婴儿焦虑情境》（Infantile Anxiety Situations Reflected in a Work of Art and in the Creative Impulse）。

1930 发表《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Symbol-Form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go）、《对精神病的心理治疗》（The Psychotherapy of the Psychoses）。

1931 开始分析第一位受训分析师史考特（Clifford Scott）。发表《智力抑制理论》（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Intellectual Inhibition）。

1932 出版《儿童精神分析》（The Psycho-Analysis of Children）.

1933 5月22日费伦齐逝世。梅莉塔被遴选为英国精神分析学会正式会员。出版《儿童良心的早期发展》（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Conscience in the Child）.

1934 4月长子汉斯因山难意外去世。发表《论犯罪》（On Criminality）.

1935 伦敦——维也纳交换讲座展开。发表《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A Contribution to the Psychogenesis of ManicDepressive States）.

1936 发表《断奶》（Weaning）.

1937 发表《爱、罪疚与修复》（Love,Guilt and Reparation）收入在《爱、恨与修复》（Love,Hate and Raparation）.

1938 6月6日弗洛伊德抵达伦敦。

1939 9月3日大战爆发。与苏珊·艾萨克斯（Susan Isaacs）一同迁居剑桥。9月23日弗洛伊德辞世。

1940 于七月定居皮特洛可里（Pitlochry）。发表《哀悼及其与躁郁状态的关系》（Mourning and its Relation to ManicDepressive States）。

1941 开始分析十岁的案例“理查”。于九月返回伦敦。

1942 -44世纪论战展开。

1945 发表《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情结》（The Oedipus Complex in the Light of Early Anxieties）.

1946 英国精神分析学会形成“A”训练课程和“B”训练课程。出版《对某些类分裂机制的评论》（Notes on Some Schizoid Mechanisms）.

1948 发表《关于焦虑与罪疚的理论》（On the Theory of Anxiety and Guilt）.

1950 发表《关于精神分析结案的标准》（On the Criteria for the Termination of a Psycho-Analysis）.

1952 国际精神分析期刊庆祝克莱因七十大寿出版专刊。发表《移情的根源》（The Origins of Transference）、《自我与本我在发展上的相互影响》（The Mutual Influenc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Ego and Id）、《关于婴儿情绪生活的一些理论性结论》（Some Theoretical Conclusions Regarding the Emotional Life of the Infant）、《婴儿行为观

察》（On Observing the Behaviour of Young Infants).

1955 梅兰妮·克莱因基金会于二月一日成立。发表《精神分析游戏技术：其历史与重要性》（The Psycho-Analytic Play Technique: Its History and Significance）、《论认同》（On Identification).

1957 发表《嫉羨与感恩》（Envy and Gratitude).

1958 发表《论心智功能的发展》（On the Development of Mental Functioning).

1959 发表《我们成人的世界及其婴孩期的根源》（Our Adult World and its Roots in Infancy).

1960 9月22日于伦敦逝世。发表《关于精神分裂症中忧郁症状之短论》（A Note on Depressive in the Schizophrenic）、《论心智健康》（On Mental Health).

1961 出版《儿童分析的故事》（Narrative of a Child Analysis).

1963 发表《〈俄瑞斯忒斯〉的某些省思》（Some Reflections on The Oresteia）、《论孤独感》（On the Sense of Loneliness).

附录四 个案病人名单

姓名	年龄	诊断
莉塔 (Rita)	两岁零九个月	强迫性神经官能症
楚德 (Trude)	三岁零九个月	婴儿期神经官能症、大小便不能自主
彼得 (Peter)	三岁零九个月	严重婴儿期神经官能症
鲁思 (Ruth)	四岁零三个月	严重婴儿期神经官能症
库尔特 (Kurt)	五岁	婴儿期神经官能症、明显神经质特质
弗朗茨 (Franz)	五岁	严重婴儿期神经官能症、严重学习障碍
约翰 (John)	五岁	严重婴儿期神经官能症
厄娜 (Erna)	六岁	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强烈的偏执特质
巩特尔 (Gunther)	六岁	变态的人格发展、神经质特质
葛莉特 (Grete)	七岁	精神分裂症
英格 (Inge)	七岁	正常
维尔纳 (Werner)	九岁	强迫性神经官能症、性格问题
埃贡 (Egon)	九岁半	早期精神分裂症
肯尼斯 (Kenneth)	九岁半	变态的人格发展、严重的抑制与焦虑
伊尔莎 (Ilse)	十二岁	精神分裂症
路德维希 (Ludwig)	十四岁	正常
格特 (Gert)	十四岁	神经质问题
比尔 (Bill)	十四岁	神经质问题
A先生 (Mr.A)	三十五岁	同性恋、带有偏执与疑病特质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
B先生 (Mr.B)	三十五岁左右	同性恋、严重的工作抑制、抑郁、躁郁症、偏执与疑病

克莱因
文集

3

Melanie
Klein
嫉羨与感恩

(英) 梅兰妮·克莱因◇著
段文静 等◇译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嫉羨与感恩

作者：梅兰妮·克莱因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5月

ISBN:9787510851339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作者简介](#)

[引言](#)

[序言](#)

[第一章 对某些分裂机制\[1\]的论述\(1946\)](#)

[对费尔贝恩近期论文的一些评论](#)

[早期自我的一些特定问题](#)

[与客体相关的分裂过程](#)

[与投射以及内射有关的分裂机制](#)

[分裂的客体关系](#)

[抑郁位置与偏执——分裂位置的关系](#)

[“分裂”与“躁狂抑郁”现象之间的联系](#)

[某些分裂防御](#)

[分裂病人的潜伏焦虑](#)

[结语](#)

[附录](#)

[第二章 关于焦虑与罪疚的理论（1948）](#)

[一](#)

[二](#)

[三](#)

[三](#)

[四](#)

[五](#)

[六](#)

[七](#)

[第三章 关于精神分析结束的标准（1950）](#)

[第四章 移情的起源（1952）](#)

[第五章 自我与本我在发展上的相互影响（1952）](#)

[第六章 关于婴儿情绪生活的一些理论性结论\[1\]\(1952\)](#)

[生命最初的3-4个月（偏执——分裂位置）\[2\]](#)

[婴儿期的抑郁位置](#)

[焦虑的进一步发展及缓解](#)

[结论](#)

[批注](#)

[第七章 婴儿行为观察（1952）](#)

[一](#)
[二](#)
[三](#)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结论](#)
[批注](#)

[第八章 精神分析的游戏技术：其历史与重要性（1955）](#)

[一](#)
[二](#)
[三](#)
[三](#)
[四](#)
[五](#)
[六](#)

[第九章 论认同（1955）](#)

[引言](#)
[一部描写投射性认同的小说](#)
[解析](#)

[第十章 嫉羨与感恩\[1\]\(1957\)](#)

[一](#)
[二](#)
[三](#)
[三](#)
[四](#)
[五](#)
[六](#)
[七](#)
[结论](#)

[第十一章 关于心理机能的发展（1958）](#)

[第十二章 成人世界及其婴儿期根源（1959）](#)

[后记](#)

[第十三章 对精神分裂症中的抑郁的论述（1960）](#)

[第十四章 论心理健康（1960）](#)

[第十五章 关于《俄瑞斯忒斯》的一些思考](#)

[第十六章 关于孤独感（1963）](#)

[短论](#)

[早期分析中词语的重要性（1927）](#)

[关于《一个有法医学意义的梦》的短论（1928）](#)

[基于对婴儿早期早发性痴呆分析的理论推演（1929）\[2\]](#)

[评论玛丽·查德维克的《女性周期》\[3\]](#)

[附录一 注解\[3\]](#)

[对某些分裂机制的论述（1946）](#)

[关于焦虑与罪疚的理论（1948）](#)

[关于精神分析的终止原则（1950）](#)

[移情的根源（1952）](#)

[自我与原我在发展上的相互影响（1952）](#)

[关于婴儿情绪生活的一些理论性结论（1952）](#)

[观察婴幼儿的行为（1952）](#)

[精神分析游戏技术：其历史与重要性（1955「1953」）](#)

[论认同（1955）](#)

[嫉羨与感恩（1957）](#)

[关于心理机能的发展（1958）](#)

[成人世界及其婴儿期根源（1959）](#)

[对精神分裂症中的抑郁的论述（1960）](#)

[论心理健康（1960）](#)

[关于《俄瑞斯忒斯》的一些思考（1963）](#)

[关于孤独感（1963）](#)

[短论](#)

[附录二 恩斯特·琼斯对梅兰妮·克莱因作品之前版本的介绍](#)

[《精神分析论文（1921-1945）》简介（1948）](#)

[《精神分析的发展》前言（1952）](#)

[《精神分析的新方向》前言（1955）](#)

[附录三 克莱因生平年表](#)

作者简介

梅兰妮·克莱因，1882年出生在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是四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在大约14岁的时候，她决定学医。在她哥哥的帮助下，她熟练掌握了希腊语和拉丁语，通过了入学考试，进入预备高中。但是她早早订婚，随后在1903年结婚，这一度中止了她的计划。几年后，她发现了弗洛伊德写的一本小册子《论梦》（On Dreams），她将注意力转到了精神分析上。这个时候，她住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Budapest），当时她的婚姻已经出现问题，她与桑多尔·费伦齐（Sándor Ferenczi）^[1]联系并接受其分析，费伦齐鼓励她开始分析儿童。

1921年，她搬到柏林，在卡尔·亚伯拉罕（Karl Abraham）^[2]的支持下，继续她对儿童的研究。1926年，她搬到伦敦，一直在那里从事研究和生活，于1960年去世。

【注释】

^[1] 桑多尔·费伦齐（Sándor Ferenczi, 1873.07.07-1933.05.22），匈牙利心理学家，早期精神分析的代表人物之一。出生于匈牙利密什科尔茨（Miskolc），逝于匈牙利布达佩斯。1908年2月，他拜访弗洛伊德，不久成为S.弗洛伊德的信徒，并一直保持师徒与父子般的关系近20年。1909年，他随同弗洛伊德等人一起访问了美国的克拉克大学。1913年创建匈牙利精神分析学会。1919年受聘于布达佩斯大学任精神分析教授。——译注

^[2] 卡尔·亚伯拉罕（Karl Abraham, 1877.05.03-1925.12.25），德国精神病学家。出生于德国布里曼，逝于德国柏林。他在1909年出版的《梦与神话》（Dreams and Myths, 1st ed., 1909）一书中对梦与俗民心理的关系作了精辟的论述。1907年，他赴奥地利维也纳与弗洛伊德结交，成为他的学生。回国后供职于柏林市立精神病医院，创立了柏林精神分析学会。——译注

引言

本书收录的论文涵盖了梅兰妮·克莱因从1946年到1960年逝世之前的著作，还包括1963年她辞世后才得以出版的未竟之作。第一卷后半部分的文章：《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A Contribution to the Psychogenesis of Manic-Depressive States,1935），《哀悼及其与躁郁状态的关系》（Mourning and its Relation to Manic-Depressive States,1942），以及《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的情结》（The Oedipus Complex in the Light of Early Anxieties,1945）介绍了抑郁位置这一概念，标志梅兰妮·克莱因的思想呈现出新发展。

本卷的第一篇文章，《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的情结》（Notes on Some Schizoid Mechanisms,1946）提出了进一步的发展，即“偏执——分裂位置”（paranoid/schizoid position）。在梅兰妮与儿童工作的早期，她描述了儿童与部分客体的关系——主要是乳房与阴茎。她观察并分析被害感，以及高度理想化和被害客体间的分裂，她也发现投射（projection）与内射（introjection）之间存在持续的互动，然而她未能将那些特征归为相连接的现象。在《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的情结》一文中，她将这些特征视作一种反复出现的群集中的相互关联的部分。1936年她描述抑郁位置（depressive position）时，也表示在这个位置发生之前，主要的焦虑具备偏执的本质，偶尔她也提及偏执位置。早期她相当随意地使用“位置”（position）这个词，例如，在描述狂躁防御时，她说狂躁位置；而提到强迫防御时，则说强迫位置。1946年的文章确立了两个位置的概念，也是精神组织的两种基本模式。在该文中，她详尽探讨了最初婴儿期的焦虑与防卫，即“偏执——分裂位置”。她称其为偏执——分裂，是因为主要的焦虑具备偏执的本质，而且主导的心理机制具备分裂的本质。她描述了被害焦虑与心理机制，由弗洛伊德提出，但她认为从最初婴儿期就开始运行，并视其为一套焦虑和相互关联的防御体系。她也介绍了一个新的防御机制，即“投射性认同”（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克莱因的观点在苏珊·艾萨克斯（Susan Isaacs）《幻想

的本质与功能》（*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Phantasy*,1952）一文中得到更加明确的阐释：“机制”（mechanism）一词是对幻想更加抽象与概括性的描述，幻想是机制的心理内容。

克莱因较早期的作品中，已经预示了投射性认同的幻想或机制。在其论文《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Symbol Form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go*,1930）中，她描述了一个精神病男孩如何在他的幻想中把坏的部分分裂出去，将之视同自己的尿液、粪便甚至阴茎。这些分裂的部分被随之投射到母亲的体内，因而母亲的身体也被视作充满坏的客体。在这篇文章中，她将其描述为最早期的以及基本的幻想与机制之一。婴儿将自己无法忍受的部分分裂并投射进入母亲体内，这些部分在幻想中如同占有了母亲的身体，而母亲则变得等同于它们。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本体好的部分可能会以相似的方式投射，导致自我的衰弱，也是分裂人格的特征。就其重要性而论，本文篇幅极其短小，对投射性认同的描述仅为两段多的文字而已，然而它却是几篇最具开创性的文章之一。它开辟了理解精神分裂与分裂性人格患者的路径，而这在之前被认为是无法分析的。本文激发了精神分析在精神病方面的开创性工作，出版后不久，文中的新观点就被一些人运用到精神病患者的临床工作中，并发表重要文章。

本篇关于分裂机制的文章完成了一个新的后设心理学理论，克莱因主张婴儿一开始就有自我，能够经历焦虑，形成关系，使用防御机制。这个自我大部分未经整合，而且在焦虑的刺激下会被强大的分裂机制所分裂，碎裂化。婴儿与客体发生联系，因为在分裂与投射的过程中，这些客体变得极度理想化或非常具有迫害性。被害感、分裂机制、投射性认同以及强烈焦虑时的碎裂化，这些都是偏执——分裂位置的特征，这个位置也是精神分裂类疾病的固着点。如果儿童仅是部分达到或修复抑郁位置，那么某些上述特征的持续即为妄想症、自恋与分裂人格的潜在因素，即便他们的精神病表现并不十分明显。

当婴儿开始将他（她）的客体影像合成一个完整的人时，自我的整合、客体关系及焦虑的本质就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婴儿或儿童变得够感知罪疚以及关心客体。克莱因最早是在两篇关于抑郁位置的重头文章中（1935,1940）描述了这一点。延续1946年论文的思路，在《关于焦虑与罪疚的理论》（*On the Theory of Anxiety and Guilt*,1948）以及《关于婴儿情绪生活的一些理论性总结》（*Some Theoretical Conclusions Regarding the Emotional Life of the Infant*,1952）中，她详细探讨了从偏执——分裂位置到抑郁位置转化过程中发生的改变，以及该过程容易发生的波动（由于抑郁的痛苦一再导致向偏执与分裂防御的某些退化现

象)所隐含的意义。一位与克莱因同时代的人士表示,当她被问及什么是自己最重要的发现时,她答道是发现了应对罪疚感的偏执防御。

本书中的其他论文均是在克莱因“位置”这一新理论框架下的著作,我认为它们展示了这一理论对她视野的扩展与深化。一些文章是技术类的;一些探讨了较为广泛性的精神分析主题,例如《移情的起源》

(*The Origins of Transference*,1952);一些属于应用精神分析的领域。两篇她在过世时未完成的文章,《关于〈俄瑞斯忒斯〉的一些反思》(*Some Reflections on "The Oresteia"*)以及《论孤独感》(*On the Sense of Loneliness*)展现了一种反思的情绪,并且论述了更广泛的主题。

对偏执——分裂与抑郁位置概念的阐释,可以说是她著作的巅峰,她为其提供了详尽而完整的理论框架。这个框架是个创新的概念,促成了精神分析思考有深远影响的理论。

然而,之后又有了一个更基本的发现,即“原始嫉羡”(primitive envy)。1957年,在会议上发表一篇短文后,她以相同的主题出版了专题论著《嫉羡与感恩》。她一直关注嫉羡并在其早年著作中多次提及,但在这本书中她提出了新的观点:嫉羡运作于生命初期,是死亡本能的最初表现。嫉羡与爱和感恩相互冲突,在偏执——分裂位置运行的嫉羡是精神病理的强力因素。例如,由于嫉羡攻击所有的好(goodness),它就干扰了正常的分裂过程,并随之阻碍好的客体关系的形成,这又导致无法辨别好客体与坏客体的混乱状态。精神分析著作一向都强调嫉羡的重要性,例如弗洛伊德发现的阴茎嫉羡。但是“嫉羡运作于原始的部分——客体关系,且导向供给生命的乳房”这种观点完全是革命性的。

精神分析的发现向来是充满争议的,弗洛伊德的著作亦是如此。事实上,他最后提出的重要概念,生死本能,就从未被大多数分析师完全接受。

克莱因的作品从一开始就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她的儿童分析技术,对前性器阶段以及攻击性的强调,激发了与基于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著作的维也纳学派的早期争论。当克莱因1926年移居英国时,她发现英国精神分析学会更能接受她的观点。但是她对抑郁位置的阐释引发了新的争论,一些曾经热烈赞同她早年著作的人,比如爱德华·葛罗夫(Edward Glover)认为她对婴儿赋予了太多的精神复杂性。愈演愈烈的分歧导致英国精神分析学会内部进行了一系列的“论战”,她的两篇论文(1948,1952)就是基于这些讨论而形成的修订版,她的关于嫉羡的著作带来了一场新的风暴。

新观点的价值,可以从它们如何挺过所引发的骚乱来加以检验。许

多早年对克莱因著作的争议现如今已几乎被淡忘，今天大部分的分析师视克莱因所描述的早期客体关系为当然，许多分析师甚至使用她早年的发现和概念却不知其渊源，她的许多思想已经融入主流精神分析的思维中。被称作克莱因学派的人，即那些明显运用她的概念和技术的分析师，已经发展且正进一步扩展她的论述，对其思想的兴趣在世界各地不断增长，克莱因著作的生命力与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

汉娜·西格尔（Hanna Segal）

1987年，于伦敦

序言

这是《梅兰妮·克莱因文集III》，包含了她1946-1960年过世之前所有的晚期作品，唯一的例外是《儿童分析的故事》（*Narrative of a Child Analysis*）另行出版于第四卷。不像构成第一卷《爱、罪疚与修复》（*Love, Guilt, and Reparation, 1921-1945*）的文章（大部分最初发表于《对精神分析的贡献》），本卷的文章是从未被收集在一起的，其中一些最早收于两本书，《精神分析的发展》（*Developments in PsychoAnalysis*）和《精神分析的新方向》（*New Directions in PsychoAnalysis*），这两本书包括了梅兰妮·克莱因之外其他作者的作品。《嫉羨与感恩》原本是一篇专题文章，其中一些是在身后发表于《我们的成人世界及其他随笔》（*Our Adult World and Other Essays*）。另外，这些文字有些是为精神分析师所写，有些是为一般读者所写，所以内容与其余几卷相比并不十分一致，但是它们囊括了梅兰妮·克莱因生涯晚期最为成熟的著作，因此包含了对学习克莱因学派的学生们来说最为重要的作品。

与第一、二卷相同，本书结尾部分也有附录，旨在指明每个重要的主题在梅兰妮·克莱因思想演进中的位置所在。最后，见于较早版本中，由恩斯特·琼斯（*Ernest Jones*）所写的一篇引言与两篇序言，因其历史价值而被保留下来。

马尼-基尔（*R.E. Money-Kyrle*）

第一章 对某些分裂机制^[1]的论述(1946)

这篇论文是关于生命早期的“偏执与分裂焦虑”（paranoid and schizoid anxieties）及其机制（mechanisms）的重要性。早在我说明婴儿期的抑郁过程之前，多年来我已经在这个主题上发表过许多想法。在我发展婴儿期“抑郁位置”概念的过程中，与此位置之前的发展期有关的问题再次浮现，引起我的注意。现在，我将对生命早期的焦虑与机制^[2]的某些假说作一些阐释。

我将要提出的这些与生命最早期发展阶段有关的假说，是根据成人与儿童的分析资料所做的推论而得，有些假说似乎与精神医疗常见的临床观察相符。为了让我提出的主张更具体深入，需要累积详细的案例资料，不过因篇幅有限，我希望能在今后加以补足。

首先，我把之前已经提出的有关早期发展阶段的结论作一番简短的摘要说明，相信这将对读者有所帮助^[3]。

在早期婴儿阶段所发生的焦虑，带有精神病的特质，导致了自我（ego）发展出一些特别的防御机制。我们可以在这个阶段找到所有精神病的固着点。这个假说让有些人以为我视所有婴儿为精神病患者，不过我已经在他处充分回应过这种误解。婴儿期带有精神病性质的焦虑、机制以及自我防御机制，对个体发展的各个层面——包括自我、超我与客体关系的发展——都有深远的影响。

我经常表达这样的观点，即客体关系在刚出生时就存在了。第一个客体是母亲的乳房，而这个乳房对婴儿来说，被分裂为好的（满足他的）与坏的（挫折他的）两个不同的乳房；这样的分裂导致爱与恨的分离。我曾进一步指出，第一个客体关系隐含了“内射”与“投射”机制，因此，从生命一开始，客体关系就受到内射与投射两种机制，以及内在和外在客体与情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这些过程参与了自我与超我的建立，并且为半岁开始的俄狄浦斯情结奠定基础。

在生命伊始，破坏的冲动被导向客体，这种冲动借由对母亲乳房所发动的幻想性的“口腔施虐攻击”（oral-sadistic attacks）来表现，这种攻击很快发展为对母亲身体极尽虐待所能的杀戮。婴儿具有想要抢夺母亲身体中好东西的“口腔施虐冲动”（oral-sadistic impulses），又有想要将他的排泄物放进母亲身体（包括想要进入她的身体，以便能从里面控制她）的“肛门施虐冲动”（anal-sadistic impulses）。这两种施虐冲动引发了婴儿的被害恐惧（persecutory fears），而这种被害恐惧对于妄想症（paranoia）与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的发生极为重要。

我曾细数早期自我的各种典型防御机制，例如将客体与冲动分裂、理想化、否认内在与外在现实、情绪抑制等。我也曾提及各种焦虑的内容，包括惧怕被毒害与被吞噬等，这些普遍存在于生命头几个月的现象，大多可以在日后出现的精神分裂症状中找到。

这里所讨论的早期阶段（最初称之为“被害期”），后来我将它命名为“偏执位置”^[4]，并指出它发生在抑郁位置之前。如果被害的恐惧过强，而使得婴儿无法修通偏执——分裂位置，那么抑郁位置的修通也将受到阻碍。这些失败可能导致退行性地（regressive）增强了被害恐惧，而且强化了严重精神病（也就是精神分裂症）的固着点。在抑郁位置期间引发的另一个严重病症，可能是后来生活中的躁郁症（manic-depressive disorders）。我也曾得出如下结论：在发展障碍比较轻微的个体上，与上述相同的因素强烈地影响他们选择了神经症（neurosis）。

虽然我假设抑郁位置的结果取决于能否修通其之前阶段（偏执——分裂位置），但我仍把抑郁位置放在早期儿童发展的中心，因为随着将客体作为整体的内射，孩子的客体关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把完整客体之被爱与被恨的两方面相整合，就引发了哀悼与罪恶的感觉，这些感觉暗示了孩子在情绪与智力生活上有了重大进展，也是个体是否会出现神经症或精神病的关键所在。对于上述结论，我至今仍坚信不疑。

对费尔贝恩近期论文的一些评论

在费尔贝恩近期的数篇论文中^[5]，也相当关注我现在所要探讨的主题，我认为澄清我们基本观点的异同是有帮助的。我在本文提出的某些结论与费尔贝恩一致，而其他部分则有根本的不同。费尔贝恩的方法主要着眼于与客体相联系自我发展，而我则主要是从焦虑及其变迁的角度来切入。他称生命最早的发展期为“分裂位置”，并指出这个位置是正常发展的一部分，而且是成人期分裂人格与精神分裂症的基础。我同意这种看法，并认为他对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分裂现象”的描述，是重要且有趣的创见，对于我们了解分裂行为与精神分裂症有极大的价值。我也相信费尔贝恩认为“分裂或精神分裂症这一组疾病，比以往所宣称的更为广泛”这样的观点是正确且重要的。他特别强调的“癔症与精神分裂症之间具有内在联系”的观点，值得多加关注。如果“分裂位置”被理解为涵盖了被害恐惧与分裂机制，那么这样的名称是适当的。

当先谈及最基本的议题，我不同意他对心理结构与本能理论的修订，我也不同意他所认为的只有坏客体被内化。后者在我看来导致了我们在客体关系发展与自我发展看法上的重要分歧。因为我认为被内射的好乳房形成了自我的重要部分，从一开始就为自我的发展带来了根本的影响——影响自我的结构与客体关系。还有一点不同的是：费尔贝恩认为“分裂个体的主要困难，在于如何去爱而不会用爱来破坏；然而，抑郁个体的主要困难则是如何去爱而不会用恨来破坏”^[6]。这一结论不仅和他驳斥弗洛伊德对原始本能的概念相呼应，也和他低估攻击与恨意在生命初期所扮演的角色相一致。这种观点带来的结果是：他未能足够重视早期焦虑与冲突以及它们带给发展的动力效果。

早期自我的一些特定问题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将挑选自我发展的某个单一方面，并且刻意不把它和整体自我发展的问题相连结，在此我也无法触及自我与本我（id）以及超我（super-ego）的关系。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早期自我的结构知之甚少。近期对此出现的一些主张也并未令我信服；我尤其想到的是葛罗夫（Glover）关于“自我核心”（ego nuclei）的概念，以及费尔贝恩关于“一个中心自我与两个附属自我”的理论。在我看来，比较有帮助的是温尼考特

（D.W.Winnicott）对早期自我尚未整合的强调^[7]。我也认为生命早期的自我大致缺乏凝聚力，趋向整合与趋向崩解这两种趋势交替发生^[8]。我相信这些波动是生命中最初几个月的特征。

我认为，我们有正当的理由来假定：某些我们从后期自我中所得知的功能从生命伊始就存在，而其中较显著的是处理焦虑的功能。我相信焦虑来自于有机体内死亡本能的运作，感觉如同灭绝（死亡）的恐惧，以被害恐惧为表现形式。对破坏冲动的恐惧似乎随时可以依附在客体上——或者被体验为对无法驾驭、过于强大的客体的恐惧。原始焦虑

（primary anxiety）的其他重要来源，是出生创伤（分离焦虑）以及身体需求受到挫折，这些焦虑的体验在生命初期就被感觉为是由客体造成的。即使这些客体被感觉为外在的，但通过内射机制，他们便成为内在的被害者，并因而加强了对于内在破坏冲动的恐惧。

由于个体迫切需要处理这些焦虑，促使早期的自我必须发展一套基本的机制与防御；破坏冲动被部分向外投射（死亡本能的转向），而且我认为它是附着在第一个外在客体（即母亲的乳房）上。正如弗洛伊德所指出的，破坏冲动的其余部分，在某种程度上与有机体内在的力比多（libido）结合。然而，这些过程并不能完全达到个体需要的目的，因此内在被破坏的焦虑仍是活跃的。在我看来，与凝聚力缺乏相一致的是，当处于这种威胁的压力之下，自我常常会支离破碎^[9]。这里所说的“支离破碎”似乎是精神分裂症中崩解（disintegration）状态的潜在原因。

现在我们面临这样的问题：是否自我中的某些活跃分裂过程不会发

生在生命初期？正如我们推测的，早期自我以一种活跃的方式来分裂客体及与客体的关系，而这可能暗示了某些活跃的自我分裂。无论如何，分裂的结果是：被感受为危险来源的“破坏冲动”被驱散了。我认为：害怕被内在破坏力所消灭的原始焦虑，以及自我对于支离破碎或分裂自身的特定反应，可能在所有精神分裂症的病程中都是极为重要的。

与客体相关的分裂过程

向外投射的破坏冲动，最初被体验为口腔攻击，我认为对母亲乳房的口腔施虐冲动在生命初期是活跃的，虽然食人（cannibalistic）冲动随着长出牙齿而又有增强——这是亚伯拉罕所强调的一个因素。

在挫折与焦虑的状态下，口腔施虐与食人的欲望被增强，于是婴儿感到他已将乳头与乳房咬碎吃掉。因此在婴儿的幻想中，除了将好乳房与坏乳房加以区别之外，还有挫折他的乳房（在口腔施虐的幻想中收到攻击）也被感觉为碎片；那个满足他的乳房（在吮吸力比多的主导下被婴儿摄入）被感觉为完整的。这第一个内部的好客体在自我中作为一个焦点（focal point），它可以反作用于分裂与消散的过程，营造凝聚力与整合，而且有助于自我的建立^[10]。即便如此，婴儿对于内部有一个完整的好乳房的感觉，可能因挫折与焦虑而动摇，结果是好乳房与坏乳房的分离可能难以维持，于是婴儿可能感觉到好乳房也支离破碎。

我认为，如果没有在自我中发生一个相应的分裂，自我就无法将（内、外）客体分裂，因此关于内部客体状态的那些幻想与感觉则对自我的结构有重要的影响。若是在合并（incorporate）客体的过程中，施虐冲动越多，那么这个客体就越可能被感觉为是支离破碎的，而且自我也更容易陷入与内化客体碎片有关的被分裂的危险。

当然，我所描述的过程是与婴儿的幻想生活联系在一起，而且激发了分裂机制的焦虑，同样具有幻想的性质。婴儿正是在幻想中分裂了客体与自身，但是这种幻想的效果是非常真实的，因为它导致了感觉与关系（以及后来的思维过程）的真实割裂^[11]。

【注释】

^[1]（1952年版本的脚注）这篇论文于1946年12月4日在英国精神分析学会宣读，在稍作修改后（只加上了一个段落和一些脚注），基本维持原貌出版。

^[2]在完成本文前，我曾与宝拉·海曼（Paula Heimann）讨论其主旨，并且非常受惠于她启发性的建议，让我得以完成并阐释本篇文章的许多概念。

^[3]参见我的著作《儿童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 of Children,1932）与文章《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A Contribution to the Psychogenesis of Manic-Depressive States,1935）。

[4] 当本文在1946年初次发表时，我使用“偏执位置”这个术语，与费尔贝恩（W.R.D.Fairbairn）的“分裂位置”（schizoid position）有相似的意思。经过深入思考，我决定将费尔本恩的术语与我的相结合，因此在这本书里〔《精神分析的发展》（Developments in Psycho-Analysis,1952），本文首次发表于此书〕采用“偏执——分裂位置”这一措辞。

[5] 参见《再修订之精神病与神经症的精神病理学》（A Revised Psychopathology of the Psychosis and Neurosis),《以客体关系观点思考内在精神结构》（Endopsychic Structure of Considered in Terms of Object-Relationships）以及《客体关系与动力结构》（Object-Relationships and Dynamic Structure).

[6] 参见《再修订之精神病理学》（A Revised Psychopathology,1941).

[7] 参见温尼考特《原始情绪发展》（Primitive Emotional Development,1945）。在这篇文章中，温尼考特也描述了未整合状态的病理性结果，例如一个女性患者无法区分自己与其孪生姐妹的案例。

[8] 生命初期自我凝聚力的多少应该被视为与自我忍受焦虑的能力有关，比如我先前所主张的（参见《儿童精神分析》），这种焦虑是一个体质因素。

[9] 费伦齐在《注释与片段》（Notes and Fragments,1930）中提出，每个生命有机体都极有可能通过碎裂化对不舒服的刺激进行反应，这可能是死亡本能的表现。或许，复杂的机制（生命有机体）只有通过外部条件的影响才能作为整体存活下来。当这些条件变得不利时，有机体则裂成碎片。

[10] 温尼考特从另一个角度提到这个同样的过程：他描述了整合（integration）与对现实的适应是如何从根本上取决于婴儿对母亲的爱和照料的经验上的。

[11] 史考特博士（Dr W.C.M.Scott）？在本文宣读后的讨论中，提到了分裂的另一个方面。他强调断裂在经验的连续性中的重要性，这意味着时间而非空间中的断裂。他提及了睡眠与清醒两种状态交替发生的例子，我完全赞同其观点。

与投射以及内射有关的分裂机制

到目前为止，我所特别讨论的分裂机制是生命初期的自我功能与对抗焦虑的防御之一。内射与投射从生命伊始就被用来服务于自我的这个原始目标。如弗洛伊德所描述的，投射是源于“死亡本能”向外的转向，而在我看来它使自我摆脱了危险和坏东西，从而有助于自我克服焦虑。自我也用内射好客体这种防御机制来对抗焦虑。

还有一些其他的机制也与投射与内射息息相关，此处我特别关心的是分裂、理想化以及否认之间的关联性。在谈到客体分裂时，我们必须记住：孩子在处于满足的状态下，爱的情感会转向满足他的乳房；而在挫折的状态下，恨与被害的焦虑则会依附在挫折他的乳房。

理想化与客体的分裂有密切的关联，因为理想化牵涉夸大乳房好的一面，借此来保护自己，应付对迫害性乳房的恐惧。所以，理想化是被害恐惧的必然结果，也是源自于本能欲望的力量。这种本能欲望旨在无限的满足，因而创造一个永不枯竭且始终丰满的乳房形象，这个形象就是理性化的乳房。

从婴儿的幻觉性满足（hallucinatory gratification）中，我们发现了这种分裂（cleavage）的例子。在理想化中发生的主要过程，也同样运作于幻觉性满足，即客体分裂以及同时否认挫折与迫害。挫折性与迫害性的客体跟理想化的客体被远远分开。然而，坏客体不仅与好客体分离，它的存在也被否认，就如同挫折的整个情境与随挫折而来的“坏感觉”（痛苦）都被全盘否认了一样。这个过程与否认精神现实（psychic reality）有密切的关系。对精神现实的否认，只有通过强烈的全能（omnipotence）感才有可能发生，这种全能的感觉也是早期心理状态的基本特征之一。全能地否认坏客体的存在以及痛苦的处境，在无意识层次上等同于被破坏性冲动所毁灭。不过，被否认与毁灭的不只是一个情境与一个客体，而是一个客体关系在遭此命运。于是自我的一部分连同它对客体的感觉也被否认与毁灭了。

在幻觉性满足中，有两个互相关联的过程在发生：全能地创造理想客体与情境，以及同样全能地毁灭坏客体与痛苦的情境。这些过程的基础，就是客体与自我的分裂。

我想顺带一提的是：在这个早期的发展中，分裂、否认与全能所扮演的角色，类似于压抑（repression）在后期的自我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当我们思考否认与全能的过程在一个充斥着被害恐惧与分裂机制的发展阶段中所发挥的重要性时，我们可能会想起精神分裂症所表现的自大妄想与被害妄想。

到目前为止，在处理被害恐惧的议题上，我已指出“口腔”要素。然而，虽然口腔力比多仍然占主导地位，但是来自其他身体来源的力比多冲动、攻击冲动以及各种幻想也涌现出来，并且导致了口腔、尿道与肛门的欲望（力比多与攻击的欲望）融合在一起。对母亲乳房的攻击，也发展为类似性质的对母亲身体的攻击，因为母亲的身体现在被感觉为是乳房的延伸，这甚至是在母亲被感知为一个完整的人之前所发生的事情。这些在幻想中对母亲的屠戮，是依照两条路线进行的：第一种是以口腔冲动为主，想要将母亲（乳房）吸干、吃光、掏空，以及抢夺母亲体内的好东西（我将讨论这些冲动如何影响与内射有关的客体关系的发展）；第二种攻击源自肛门与尿道冲动，这种攻击意味着排除体内危险的物质（排泄物），并将它们放进母亲的体内。和这些有害的排泄物一起在怨恨中被排除的，是自我分裂的碎片。这些碎片也被投射在母亲身上，或者说是投射进入母亲^[1]。这些排泄物以及自我的“坏”碎片不只是被用来伤害客体，也被用来控制与占有客体。只要母亲能够容纳这些坏的碎片，她将不被感知为分离的个体，而是被感知为那个坏的自我。

对自己某些部分的恨意现在大多被导向母亲的身上，由此导致了一种特别的认同形式。这种形式建立了“攻击性客体关系”的原型

（prototype），我主张将这种过程称为“投射性认同”（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当投射主要来自婴儿想要伤害或控制母亲的冲动时^[2]，他感觉母亲是个迫害者。在精神病障碍中，这种将客体认同为“被自我怨恨的部分”，会导致患者对他人的强烈憎恨。与自我有关的是，当自我过度分裂并且将碎片驱逐到外界时，会相当程度地弱化自我的功能，因为在心理中，情感与人格中的攻击成分是和力量（power）、潜能（potency）、强度（strength）、知识以及许多其他个体欲望的（好）品质密切相关的。

不过，不是只有自我坏的部分才被排除与投射，好的部分亦然。此时，排泄物具有礼物的意义，而自我的某些部分和排泄物一起，被排除并投射到他人身上，这些就代表了自我中好的部分，也就是自我“具有爱”的部分。以这种投射为基础的认同方式，同样对客体关系有重大的影响。将好的感觉与自我好的部分投射到母亲身上，对于婴儿是否能够发展好的客体关系，并且整合其自我，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但是如果这

种投射过程被过度操作，个体将会感到自我人格中好的部分都流失了，母亲因而变成了婴儿的“自我理想”（ego-ideal）。这样的过程也会导致自我弱化与贫乏。很快，这个过程延伸到他人身上^[3]，结果可能会变成过度强烈地依赖他人，而他们事实上是他自己原本拥有的“好”部分的外在代表；另一个结果是害怕失去爱的能力，因为他所爱的客体，感觉是主要是被当作“自身的代表”来爱的。

因此，自我的某些部分分裂与投射进入客体的过程，对于正常的发展与异常的客体关系都是非常重要的。

内射对于客体关系的影响同样重要。对好客体（首先是母亲的乳房）的内射，是正常发展的前提。我已经说过这个过程在自我中形成了一个焦点，并且促成了自我的凝聚性。这种最早与好客体相关联（内在或外在）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将它理想化的倾向。在挫折或焦虑增加的状态下，婴儿被迫逃遁到其内在理想化的客体处，以此来躲避迫害者。这种机制会引起各种严重的紊乱：当被害恐惧过于强烈时，逃遁到理想化客体的动作变得过度，会严重阻碍自我的发展，并且扰乱客体关系，结果是自我可能被感觉为完全顺从而且依赖这个内在客体（自我只是个空壳子）。个体的内部世界若是带着一个未经同化（assimilated）的理想化客体，便会产生“自我没有自己的生命与价值”的感觉^[4]。我认为逃遁到尚未同化的理想化客体，使得自我必须更进一步地分裂，因为自我的某些部分试图与理想客体相结合，而其他部分则努力应对内在的迫害者。

各种分裂自我与内在客体的方式导致了一种自我碎裂的感觉，这种感觉等于是自我“崩解”的状态。在正常的发展过程里，婴儿体验到的分裂状态是暂时的；在其他相关因素中，来自外在好客体^[5]的满足，一再地帮助孩子度过分裂状态。孩子克服暂时分裂状态的能力与其心理功能的弹性与耐受性有关。如果自我无法克服分裂与随之而来的崩解状态，而这种状态又持久且频繁地发生，那么我认为这种状态应该被视为婴儿的一种精神分裂症。我们在婴儿出生的最初几个月就已经可以观察到一些这种病症的迹象了。成人患者的人格解体（depersonalization）与精神分裂的解离（dissociation）状态，似乎是一种退行到上述这些婴儿的崩解状态^[6]。

我个人的经验是：婴儿早期过多的被害恐惧与分裂机制，可能对其早期的智力发展有害；因此某些特定的心理缺陷必须被视为属于精神分裂症的范畴。因为这样，我们在思考任何年龄段孩子的心智缺陷时，都应该记得婴儿早期精神分裂症的可能性。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阐释了在客体关系上过度内射与投射的一些影响。有些病例因为某种原因而以内射为主，其他病例则是以投射为主，但我并非试图在此探究各种因素的细节。至于正常的人格，我们可以这么说：自我发展与客体关系的过程，由早期发展阶段中内射与投射之间可以达到的最佳平衡所决定，这一点又和自我的整合以及内在客体的同化有关。即使失去了这个平衡，而导致这两种过程的任何一种变得过度，内射与投射之间也还总是存在着一些相互作用。例如，由于受到被害恐惧的制约，充满敌意的内在世界向外投射，再将带有敌意的外在世界摄取回来，导致了一种内射；反之亦然，将扭曲与敌意的外在世界内射，强化了内在敌意世界的投射。

如我们所知，投射过程的另外一面，是关于自我的某些部分强行进入并控制了客体。因为这样，内射可以被视为由外而内强行侵入，作为暴力投射的惩罚。这可能带来一种恐惧，害怕不只是身体，连心智也被他人用充满敌意的方式所控制。结果可能是在内射好客体时产生了严重的紊乱，这种紊乱会阻碍所有的自我功能与性发展，而且可能导致过分地退缩到内在世界。虽然如此，这种退缩不仅是肇因于对内射外在危险世界的恐惧，也是源于对内在迫害者的害怕，以及随之而来的逃遁到理想化的内在客体。

我已经提到，过度的分裂与投射性认同导致了自我贫乏与弱化，这个被弱化的自我也因而无法同化它的内在客体，于是造成了自我被这些客体钳制的感觉；同样，这个被弱化的自我感到无法将投身于外在世界的部分再摄取回来。这些发生在内射与投射交互作用的种种紊乱暗示了过度的自我分裂，对于个体内在与外在世界之间的关系有不良影响，并似乎成为了某些精神分裂类型的根源。

投射性认同是许多焦虑情境的基础，我现在就来谈这一点。幻想中，强行侵入客体引发了焦虑，害怕来自客体内部的危险会威胁到个体，例如，想要在客体里面控制它的冲动，激起了害怕在里面被控制与被迫害的恐惧感。通过将先前强行侵入该个体的客体内射与再内射，个体内部被迫害的感觉亦被增强。由于“再度被内射的客体”被感觉为包含了自我的危险部分，这种被害感因而更加强烈。当这种性质的焦虑累积时，自我（如过去一样）被卷入种种内在与外在的被害情境中，这是妄想症的一个基本要素^[7]。

此前，我已经描述了婴儿关于攻击与施虐性地侵入母体的幻想^[8]，造成了各种焦虑情境（特别是害怕在母体内遭到囚禁与迫害），而这些焦虑情境则是妄想症的基础。我也呈现了害怕在母体内被监禁（特别是

怕阴茎受到攻击），是造成日后男性性功能障碍（阳痿）与幽闭恐惧症（claustrophobia）的重要因素^[9]。

分裂的客体关系

现在，我来总结见于分裂人格的一些紊乱的客体关系：自体的暴力分裂与过度投射，导致了那位收到投射的“他人”被该个体认为是迫害者。由于自体将具有破坏性与恨的部分裂解并投射出去，这个部分被感觉为对他所爱的客体是个危险，于是引发了罪疚感。这一投射过程也以某种方式隐含着一一种罪疚感从自身转向他人。然而，罪疚感并未被处理掉，这个被转向的罪疚感被感觉成一种对“他人”的无意识责任，这些人已经成为自体具有攻击性部分的外在代表。

分裂的客体关系的另一种典型特质，是其自恋本质。这种自恋源于婴儿期内射与投射的过程。如我之前所说，当理想自我被投射到另一个人时，他变得几近完全地爱着、赞赏着这个人，因为这个人拥有他个体“好”的部分。同样，与他人的关系若是建立在自体“坏”的部分投射到他人体的基础上，这个关系就具有自恋的性质，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客体同样相当程度地代表了自体的一部分。这两种自恋的客体关系通常呈现了强烈的强迫特质。如我们所知，控制他人的冲动是强迫神经症（obsessional neurosis）的一个基本元素。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他人的需要，可以用控制自体某些部分的冲动被转向来解释。当这些部分被过度投射到另一个人时，只能透过控制这个人来控制它们。因此可以从婴儿期投射过程的特殊认同中，找到强迫机制的一个根源。这个关联也可能有助于我们了解那些经常有修复（reparation）倾向的强迫元素，因为个体想要修复的，不仅是一个令他感到罪疚感的客体，也是自体的某些部分。

所有的这些因素，可能导致两种结果：一是个体与特定的客体之间形成了一种强迫性的束缚关系；二是个体从人群中退缩，以免自我的破坏性部分侵入他人，并受到他人报复的危险。对这类危险的恐惧，可能在客体关系中透过种种负面的态度表现出来。例如，我的一个病人告诉我，他不喜欢那种太容易被他影响的人，因为这些人变得太像他自己，所以他对他们感到厌烦。

分裂的客体关系的另外一个特征，是明显的造作与自发性的缺乏。与这一点息息相关的是对自体的感觉发生了严重的紊乱，或者，如我以前所说，是与自体的关系发生了紊乱。这个关系也显得造作，换句话

说，精神现实以及外在现实的关系同样受到了干扰。

自体分裂的部分投射到另一个人身上，基本上影响了客体关系、情感生活与作为整体的人格。为了说明这个主张，我选择了两个普遍的现象作为例子，这两个现象是相互关联的：孤独感与分离恐惧。我们知道，伴随着与人分离而产生的抑郁感，其来源之一可以在个体对客体遭受攻击冲动破坏的恐惧中找到。不过更确切地说，是分裂与投射的过程形成了此类恐惧的基础。如果在客体关系中，攻击性元素居多，并且被分离挫折强烈地诱发，个体便会感觉到自体的分裂部分（被投射到客体）；同时，内在客体与外在客体一样被感觉到处于同样的破坏危险当中（自体的一部分被感觉到留在该外在客体中），结果造成自我过度的弱化，感觉没有东西可以支撑自我，于是产生了相应的孤独感。这个描述适合神经症的患者，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以下这个事实我们不需要多作说明：分裂客体关系的某些其他特质（我之前所描述的），也可以在正常人身上看到其较轻微及较不明显的形式，例如害羞、缺乏自发性，或相反，比如对人有特别强烈的兴趣。

同样的，思考过程的正常干扰与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偏执——分裂位置有关。因为我们都难免会发生暂时性的逻辑思维障碍，也就是思绪与联想被切断，情境经验被分裂成彼此失去连接的片段。事实上，这就是自我暂时被分裂的状态。

抑郁位置与偏执 ——分裂位置的关系

我现在要探讨的是婴儿的后续发展。此前，我已经说明了生命最早几个月所特有的焦虑、机制与防御方式。随着婴儿将完整的客体内射，显著的整合发生在第4-6个月的时候，这意味着客体关系中的一些重要改变。对母亲的爱与恨的部分不再被感觉为互不相干，结果是婴儿害怕失落的感觉增加了。这种状态类似于哀悼与强烈的罪疚感，因为他（现在可以）感觉到攻击冲动的目标是他所爱的客体，于是发展进入了以抑郁位置为主的阶段。接着，感觉到抑郁的经验具有进一步整合自我的效果，因为它不仅带来内在与外在情境之间更好的合成（*synthesis*），也增加了个体对精神现实的了解以及对外部世界的感知。

在此阶段显现的修复冲动，可以被看作对精神现实有更多洞察以及合成增加的结果，这一冲动表明了个体对悲伤感、罪疚感与丧失恐惧等感觉（源于对所爱客体的攻击），有更加符合现实的反应。由于想要修复或保护受伤客体的冲动，促成了个体发展更满意的客体关系以及升华，这个冲动随之强化了合成，并且对自我的整合有所贡献。

在出生后的第6-12个月，婴儿的发展在朝向修通抑郁位置的目标上，出现了重要进展。然而，分裂机制发挥作用，虽然其形式有所调整，程度也比较轻微，而且早期的焦虑情境被一再体验到。被害位置与抑郁位置的修通过程，在儿童期的最初几年持续延伸，并且在婴儿期的神经症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焦虑减弱了，客体变得不那么理想化，也比较不那么吓人，自我变得更加统一。这一切都和现实知觉的增加及对现实的适应有着相互的关联。

如果偏执——分裂位置不能正常发展，而且婴儿（因为其内、外在的某些原因）无法应付抑郁焦虑的冲动，那么将会发生恶性循环。因为如果被害恐惧与相关的分裂机制过于强烈，自我将无法修通抑郁位置，迫使自我退行到偏执——分裂位置，而且进一步增强了较早期的被害恐惧与分裂现象，埋下日后各种形式的精神分裂症的基础。由于这种退行发生的时候，不只是在分裂位置（*schizoid position*）上的固着点被强化了，还有可能发生更严重的崩解的危险。而另一种结果可能是增强了抑郁的特征。

外在经验在这些发展过程中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在一个表现出抑郁与分裂特征的病人中，分析过程鲜活地带出了他婴儿时的早期经验。这种经验如此鲜明，甚至在某几次治疗中，发生了喉咙或消化器官方面的身体感觉。这个病人在4个月大的时候，因为妈妈生病而突然断奶，此外有四个星期没有见到妈妈。当妈妈回来的时候，她发现这个孩子变了很多，之前他是一个活泼、对周遭感兴趣的小孩，而之后变得全然失去兴趣、面无表情。虽然他能够接受替代食品，但是不再渴求食物，体重下降，并且产生许多消化方面的问题。一直到将近周岁的时候，接触了其他食物，他的身体才再次有了不错的发育。

在分析的过程中，可以见到许多这种经验对他整体发展的影响，他在成年后的观点与态度源自于这个早期阶段所建立的模式。例如，我们一再观察到一种被他人以非选择性的方式影响的倾向，也就是贪婪地拿取任何他人所提供的东西；而在内射的过程中伴随着极度的不信任。这个过程总是被各种来源的焦虑所干扰，这些焦虑也促成了贪婪的增加。

将这个分析的材料作为整体来看，我得到了如下结论：当他突然失去了乳房与妈妈的时候，这个病人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建立了与“完整的好客体”的关系。毫无疑问他已进入了抑郁位置，但是无法成功地修通在这个位置上遇到的困难，于是退行性地增强了偏执——分裂位置，这表现在他的“淡漠”（apathy）反应上。而在此之前有一段时间，这个小孩对周遭事物已经能够表现出鲜活的兴趣。他已到达抑郁位置，并已经内射了完整客体。这经由许多方式表现在他的人格中，事实上他拥有了稳固的爱能力，而且对于完整的好客体具有强烈的渴望。其人格的一个典型特质是：想要去爱并信任他人，无意识地重新获得与再次建立完整的好乳房，这个乳房是他曾经拥有，也曾经失去的。

“分裂”与“躁狂抑郁”现象之间的联系

个体总是会在偏执——分裂位置与抑郁位置之间来回摆动，这些波动是正常发展的一部分。这两个发展阶段并非是泾渭分明的，此外两个位置之间的调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且两种位置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我认为，在异常的发展过程中，这种相互作用影响着某些精神分裂症与躁狂抑郁障碍的临床表现。

为了描述这种关联性，我将要简短地介绍一些个案材料，在此我并不准备报告个案的病史，而只是选择某些与我的主题有关的部分来讨论。我记得的这个病人明显是个躁狂抑郁症患者（不止一位精神科医生对她作此判断），她表现了这个疾病的所有特质：在抑郁与躁狂状态之间的转变摆动、强烈的自杀倾向导致了反复的自杀行动，以及各种其他躁郁症状。在分析过程中她达到了一个阶段，获得了真实而重大的改善，不仅躁郁周期停止了，而且她的人格与她的客体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多方面的生产性以及真正快乐的感觉（不是躁狂的那种快乐）均得到了发展。随后，部分因为外部环境的影响，病人进入到另一个阶段，在这最后的阶段（持续了几个月），病人在分析过程中用一种特别的方式与我合作，她规律地来分析，充分地自由联想、报告她的梦，并且为分析提供材料。然而，她不但对我的解释没有任何情绪反应，甚至表现出相当的鄙视，对于我所提示的部分，几乎没有任何意识层面的确认。不过她对于解释的反应所呈现的材料，反映了它们的无意识效应。这个阶段呈现的强烈阻抗，似乎完全来自于人格的某一部分，但同时人格的另外一部分则对分析有所反应。不只是她人格的某些部分未能和我合作，她的人格中不同部分之间似乎也不能互相合作，而当时的分析无法帮助病人去整合这些部分。在这个阶段里，她决定结束分析，外部环境强烈地促成了她做这样的决定，于是她约好了最后一次分析的日子。

在那个特别的日子，她报告了如下的梦：有一个盲人对自己的失明感到非常忧心，但是他似乎通过“触摸病人的衣服”及“试图找出她的衣服是如何被弄紧的”来获得安慰。梦中的衣服使她想到她的一件连体女装，扣子一直扣到脖子处。病人对这个梦有两个进一步的联想，她稍带阻抗地说，那个盲人是她自己，而当提到那件扣子扣到脖子处的衣服时，她认为她再度走进了自己的“隐藏之所”（hide）。我提示她说，在

梦中她无意识地表达了她对自己困境的无视，而且她生活中的各种情景，乃至她对分析所做的决定，都与她无意识的知识不一致。这点也通过她所说的曾走进了她的“隐藏之所”而得以显现。走进“隐藏之所”意思是指把自己关闭隔绝起来，这种态度是她在前几个阶段的分析中所熟知的。因此无意识的洞识，甚至一些在意识层次的合作（认识到她是那个盲人，以及她已经走进自己的“隐藏之所”），仅来自于她人格中一些孤立的部分。事实上，在那个特定的一个小时中，对这个梦的解释没有达成任何效果，也没有改变病人要结束分析的决定。^[10]

在这个病人与其他个案的分析中所遭遇到的某些困难的本质，在病人中断治疗前的最后几个月，就已经更清楚地显现出来了，正是“分裂”与“躁郁”的混合性质决定了她的疾病本质。因为在整个分析过程中（甚至在早期阶段，当抑郁与躁狂最为活跃的时候），有时候抑郁与分裂机制会同时出现，例如：病人持续数小时沉浸在无价值感之中，泪水从她的双颊流下，她的姿态表达了她的绝望。然而，当我解释这些情绪的时候，她说丝毫没有感觉到这些，于是她责怪自己竟然一点感觉都没有，空无一物。在这几次分析里也存在思维奔逸的情形，思考似乎被切断，它们的表达也是不连贯的。

在解释了隐藏在这些状态下的无意识缘由之后，有时候在几次分析中，情绪与抑郁焦虑能够完全流露出来。在这个时候，思考与言语也更为一致。

这种在抑郁与分裂现象之间的紧密联结，虽然通过不同的形式持续显现在她的分析中，却在分析中断前的最后阶段（刚才所描述的）变得非常明显。

我已经提到偏执——分裂位置与抑郁位置之间在发展上的关联，现在浮现的问题是：在发展过程中的这个关联，是否为这些躁狂抑郁障碍的混合症状甚至精神分裂症的根源？如果这个假说能够被证实，结论将会是：从发展的角度看，精神分裂症与躁狂抑郁障碍比我们原先认为的关联更为紧密。这一点也解释了那些难以鉴别的重度抑郁症

（melancholia）或精神分裂症的个案。如果任何同仁通过丰富的临床观察，能够对我的假说有更多的阐明，我将会非常感谢。

某些分裂防御

一般都认为分裂病人比躁郁症患者更难分析，他们的退缩、缺乏情绪表达的态度，在客体关系中的自恋元素（我稍早曾提到），有种分离的敌意（detached hostility）散布在和分析师的整个关系上，产生了一种非常困难的阻抗。我相信主要是分裂的过程，说明病人在接触分析师时的困难，以及对分析师的解释缺乏反应。病人自己则感到被隔绝或与治疗师距离遥远，这种感觉和分析师的印象是相对应的：即病人的人格以及情绪有相当多的部分是无法触及的。具有分裂特质的病人可能会说：“我听见你说的话了，你可能是对的，但是那些对我没有意义。”或者，他们说感觉自己不在那里。这些个案所表达的“没意义”并非意味着他们对解释的积极排斥，而是提示了他们人格的某些部分与情绪已被裂解，因此无法处理所接收到的解释。他们既无法接受它，也无法拒绝它。

我将通过一名男病人的分析资料片段，来描述这种状态的潜在过程。我记得该病人在某次分析的一开始就告诉我他感觉到焦虑，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接着他拿一些比他成功、幸运的人当作例子来比较，这些评论也提到了我，他明显地表现出非常强烈的挫折感、嫉羨与哀伤。当我进行如下解释（现在提到的只是我解释的要点）：这些感觉是指向分析师且他想要摧毁我时，他的情绪突然改变了，声调变得不连贯，用缓慢而缺乏表情的方式说话。他说感觉到和整个情境脱节。他补充说我的解释似乎是正确的，不过这也无所谓，事实上他不再拥有任何愿望，而且没有什么值得烦恼的。

我的下一个解释将重点放在这种情绪改变的原因上。我的解释是：当我进行解释的时候，那种“想要摧毁我”的危险对他而言已经变得非常真实，这立刻让他感到害怕失去我。以往在分析他的某些特定阶段上，随着这种解释会出现罪疚感与抑郁位置。现在不同的是，他试图利用一种特殊的分裂方法来处理这些危险。我们已经知道，在两难、冲突与罪疚感的压力之下，病人通常会分裂分析师，然后分析师可能在某些时刻被他所爱，而在其他时刻被他所恨。或者，他和分析师的关系可能以下列方式被分裂：他自己维持在好人（或坏人）的状态，而他人则成为相反的人物。但是，这不是发生在这个案例的分析方式。这个病人分裂掉自己的某些部分，也就是他感觉到自我中对分析师有危险与敌意的部

分，他将他的破坏冲动从他的客体转向他的自我上，结果是他的自我有些部分暂时“不存在了”。在幻想里，这将导致部分人格的消失。将坏冲动转向自己人格一部分的特定机制，以及随后发生的“将情绪分散”（dispersal），能够把他的焦虑维持在潜伏的状态。

我对这些过程的解释再次改变了这个病人的情绪。他变得情绪化，表示想要哭泣，感到抑郁，但是觉得自己更加整合了；同时他还表示感到饥饿^[11]。

在焦虑与罪疚感的压力之下，将人格的一部分暴力地分裂并且摧毁，依我的经验看来，这是一种重要的分裂机制。现在简短谈谈另外一个案例：一名女病人梦见她必须应付一个执意要谋杀某人的邪恶小女孩，她尝试去影响或控制这个孩子，并且逼迫孩子招认（她认为这样对孩子有利），但是她失败了。我也进入了这个梦，病人以为我会帮助她应付这个小孩。然后，病人把小孩绑在树上，为了吓唬并阻止她去伤害别人。当病人要拉扯绳子，试图杀死这个孩子的时候，她醒了过来。在梦的这一段落，分析师也在场，但仍旧是袖手旁观的。

在这里，我仅提出我从分析这个梦所获得的诸多结论的精髓。在梦中，这名病人的人格被分裂成两部分：一个是邪恶难驯的孩子，另一个是想要影响、控制孩子的自我。这个孩子当然也代表了各种过往人物，但是在这个情境下，它主要是代表病人自我的一部分。另外一个结论是：分析师就是那个孩子想要谋杀的人，而我在梦中的角色部分是要防止谋杀发生，杀死孩子（这是病人所必须采取的方法）代表的是“消灭”她人格的一部分。

现在，浮现的问题是：“消灭一部分自我”的分裂机制如何与压抑发生关联。如我们所知，后者为的是要应付那些危险的冲动。不过，这一点是无法在此加以探讨的。

情绪的改变，当然不会总是像我在本节所提出的第一个例子那样，在单次分析中显现戏剧化的变化。但是我已经一再发现，解释导致分裂的特定原因会带来病人整合（synthesis）方面的进展。这些解释必须处理当下的移情情境，当然包括与过去的关联，并且与促使自我退行至分裂机制的焦虑情境的细节进行联结。依据这些方向所进行的解释而促成的整合会伴随各种抑郁与焦虑的发生，这种阵发性的抑郁位置（随后又更大的整合）逐渐导致了分裂现象的减弱，以及客体关系的根本改变。

分裂病人的潜伏焦虑

我已经提到缺乏情绪会使分裂病人反应迟钝，与此相伴的是缺乏焦虑，因此分析工作就少了一个重要的支撑。因为对于那些具有非常明显或潜伏焦虑的其他类型的病人来说，焦虑经由分析性的解释获得了缓解，这种经验将促进他们在分析中的合作能力。

这种缺乏焦虑的情形在分裂病人身上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分裂机制意指包括焦虑在内的情绪的分散，但是这些被分散的元素仍然存在于病人身上。这类病人具有一种特定形式的潜伏焦虑（以特别的分散方式将焦虑保持在潜伏的状态），感觉到崩解、无法体验情绪、失去客体，事实上这些就相当于焦虑。在得到整合的进展时，这一点变得更清楚了，病人当时感到极大的缓解是源于他体会到自己的内、外在世界不但变得更加整合，而且再次恢复了生机。回顾来看，当缺乏情绪，客体关系模糊不清，并且感到失去了人格某些部分的时候，一切似乎都死亡了。这些近乎一种非常严重的焦虑。这种焦虑通过分散被保持在潜伏状态，在某种程度上却被一直感受着，但是它的形式与在其他类别的病人所见的潜伏焦虑不同。

以“将分裂的自我（包括分散的情绪）加以整合”作为解释的目标，虽然在持续很久的一段时间内，我们事实上也许只是将思考的内容汇聚在一起，无法完全引发焦虑情绪，但这仍会使焦虑逐渐被病人感受到。

我也发现对分裂状态进行解释，特别需要用一种条理清楚的形式来进行，通过这种形式来建立意识、前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联结。当然，这一点永远是我们的目标，不过有时候它显得尤为重要，即当病人的情绪无法被触及，而我们似乎只能解释他的理智（不论它是多么破碎）之时。

我所提出的一些提示，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也可应用在分析精神分裂病人的技术上。

结语

我现在要将本篇论文所提出的若干结论进行总结。我的主要论点之一是，在生命的最初几个月中，婴儿的焦虑主要被体验为被害焦虑，而这种性质的焦虑促成了一些特定的机制与防御方式。这些防御机制中，特别突出的是分裂内部与外部客体、情绪与自我的机制。这些机制与防御是正常发展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日后发生精神分裂症的基础。我描述了通过投射而发生认同的一些潜在过程，这些过程将自我某些部分裂解，然后将它们投射到另外一个人身上；我也描述了这种认同对于正常与分裂的客体关系的某些影响。进入抑郁位置的起始阶段是个关键点，此刻分裂机制可能通过退行而得以增强。我也提出在躁狂抑郁障碍与分裂疾病之间存在密切关联，这种关联的基础在于婴儿期偏执——分裂位置与抑郁位置之间的相互作用。

附录

弗洛伊德对史瑞伯（Schreber）案例^[12]的分析，包含了和本篇主题极为相关的丰富材料，不过我在此仅提出几点结论。

史瑞伯生动地描述了他的医师——弗莱克西（Flechsigs，他所爱的与迫害他的人物）的灵魂分裂情形。“弗莱克西灵魂”曾经引进了一个“灵魂分解”（soul divisions）系统，在该系统中灵魂分裂为40-60个“次分裂体”（sub-divisions）；这些灵魂不断增加，一直到他们变成了“令人讨厌的东西”（nuisance）。上帝对他们侵袭，结果“只有一种或两种形式”的弗莱克西灵魂存活下来。史瑞伯提到的另外一点是，弗莱克西灵魂的碎片慢慢地失去了他们的智力与力量。

在此案例的分析中，弗洛伊德获得的结论之一，是迫害者被分裂为上帝与弗莱克西，而且上帝与弗莱克西也代表了病人的父亲与兄弟。在讨论到史瑞伯有关世界毁灭的各种形式的妄想时，弗洛伊德说：“无论如何，世界末日是在他（史瑞伯）与弗莱克西之间爆发冲突的结果；或者，根据他妄想的第二阶段所采纳的病因来看，世界末日是在他与上帝之间应形成的无法消解的连结关系的结果……”（S.E.12^[13]，第69页）

我要提出的是（与本章所勾勒的假说相关），弗莱克西灵魂分解为诸多灵魂，不只是客体的分裂，也是史瑞伯感到自我分裂的投射。我在此仅提出这种分裂过程与内射过程之间的关联。这个结论本身意味着上帝与弗莱克西也代表了史瑞伯自我的某些部分，史瑞伯与弗莱克西之间的冲突（弗洛伊德认为这一点对于世界毁灭的妄想起着重要作用），在上帝侵袭弗莱克西灵魂的行动中找到了表达方式。在我看来，这个侵袭行动代表了自我的某一部分将其他部分消灭，这种过程是一种分裂的机制。有关“内在的毁灭”与“自我的分裂”的焦虑与幻想，同这个机制密切相关。它们被投射到外部世界，并且形成了这个世界毁灭的妄想。

关于“世界末日”（world catastrophe）妄想底层的某些过程，弗洛伊德得出了以下结论：“病人已经从周遭的人们以及外部世界中，广泛地将他们曾经投注的力比多（libidinal cathexis）抽离出来，于是任何事物对他而言都变得无所谓、不相干，而且必须透过一种次合理化过程来加以解释，如同被‘神奇化、仓促而表面化地即席创造出来’。世界末日就是这种内部灾难的投射，因为自从他将爱从他主观的世界中抽离出来

时，他的世界就已经走到尽头了。”（同上，第70页）这个说明尤其和客体力比多的紊乱，以及随之而来与他人及外部世界的崩解有关。不过，弗洛伊德更进一步地考虑到这种紊乱的另一个层面，他说：“我们不能忽略这种可能性，力比多的紊乱可能反应在自我贯注（egoistic cathexes）之上，就如同我们不能忽视相反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一个次发的或者被诱发的‘力比多过程’的紊乱，可能产生于自我中不正常的改变）。事实上，有可能这种过程形成了精神病的特征。”特别是最后两句所表达的可能性，在弗洛伊德对“世界灾难”的解释与我的假设之间提供了联结。如我在第一章所提出的，自我中不正常的改变是源于早期自我的过度分裂过程，这些过程与本能的发展及本能欲望（instinctual desires）所引发的焦虑密不可分。弗洛伊德后期有关生本能和死本能（取代了自我本能和性本能的观念）的理论发现，力比多分布的紊乱假定了破坏冲动与力比多之间的离解（defusion）。我认为自我的一部分将其他部分消灭的机制，构成了“世界灾难”幻想（上帝对弗莱克西灵魂的侵袭）的基础，这个机制暗示了占优势的破坏冲动凌驾于力比多之上。接着，在自恋力比多分布上的任何紊乱，同与内射客体的关系有密切关联，而（根据我的工作）内射的客体从一开始就形成了自我的一部分。于是，自恋力比多与客体力比多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应了“与内射客体的关系”以及“与外部客体的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如果自我与内化的客体在感觉上是碎裂的，那么婴儿就会体验到一种内部的灾难，并且会延伸到外在世界，被投射到这个世界。根据本章所论及的假设，这种和内在灾难有关的焦虑状态，发生在婴儿期的偏执——分裂位置时期，并且形成了日后精神分裂症的基础。按照弗洛伊德的看法，早发性痴呆（dementia praecox）的决定性固着点是在发展的最早阶段。提到早发性痴呆（弗洛伊德将之与妄想症区别）时，他说：“决定性的固着点应该比妄想症发生在更早的阶段，而且应该大约在发展期开始，从自体情欲（autoerotism）进入到客体爱的时候。”（同上，第77页）

我想从弗洛伊德对史瑞伯的分析案例中，再提出一个结论：我认为侵袭（导致了弗莱克西灵魂被减少到只有1-2个）是企图康复的一部分，因为侵袭是抵消，或是说，通过消灭自我裂解的部分来让自我的分裂愈合，结果只有1-2个灵魂存活下来。如我们所推断的，这些灵魂会重新获得它们的智力与力量，不过，这种朝向康复的企图，受到自我为了抵制自身与其投射客体的极其破坏性手段的影响。

弗洛伊德对精神分裂症与妄想症等问题的探讨，其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他关于史瑞伯的论文（在此我们也必须记得，弗洛伊德所引用的亚伯拉罕的论文^[14]）发展了我们理解精神病及其潜在治病过程的可能

性。

【注释】

[1] 对这些原始过程的描述遇到了极大的障碍，因为这些幻想都发生在婴儿尚未开始用文字进行思考之前。在这种情况下，例如，我使用“投射进入另一个人”的措辞，因为这在我看来是传达我试图描述的无意识过程的唯一方式。

[2] 埃文斯（M.G.Evans）在一篇简短未发表的通信中（于1946年1月在英国精神分析学会上宣读）提供了几个案例，患者呈现以下症状：缺乏现实感，感到被分解，人格的某些部分进入了母亲的身体，意图抢夺并控制她。结果是母亲与其他遭受到类似攻击的人变成了病人的代表。埃文斯认为这些过程与一个最原始的发展阶段有关。

[3] 史考特在一篇未发表的文章（几年前曾在英国精神分析学会中宣读）中，描述了他在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看到了三种相互关联的特征：她的现实感严重紊乱，感觉周围的世界是墓地，以及将她自己所有好的部分放到另一个人（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好莱坞默片时代的电影皇后）身上，让这个人代表患者自己。

[4] 参见：《对升华问题及其与内化过程的关系的贡献》（A Contribution to the Problem of Sublimation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Processes of Internalization,1942）。在这篇文章中，宝拉·海曼描述了一种情形：内在客体表现为一些嵌入在自体（self）之中的异物。虽然就坏客体而言这是更加明显的，但是对于好客体来说，如果自我强迫性地屈从于将它们留存，这一点亦如此。当自我过度服务其内部的好客体时，这些客体就会感觉到是对自我的危险之源，如同施加一种迫害性的影响。宝拉·海曼引入了“对内在客体同化”这个概念，并将其专门应用于升华（sublimation）。至于自我的发展，她指出这种同化对于自我功能的成功运作与获得独立是最基本的。

[5] 从这一点来看，母亲对婴儿的爱与了解，可以被视为孩子在克服精神病性质的崩解与焦虑的最大依靠。

[6] 赫尔伯特·罗森费尔德（Herbert Rosenfeld）在《对一例带有人格解体的精神分裂状态的分析》（Analysis of a Schizophrenic State with Depersonalization,1947）一文中，曾报告了个材料来说明与投射性认同密切相关的分裂机制是如何导致精神分裂状态与人格解组。在他的文章《关于慢性精神分裂症中混乱状态的精神病理学评论》（A Note on the Psychopathology of Confusional States in Chronic Schizophrenias,1950）中，他也指出当个体失去区别好客体与坏客体、攻击性冲动与力比多冲动等能力时，就会产生一种混乱状态。他认为在这种混乱的状态下，为了防御目的，分裂机制通常被增强。

[7] 赫尔伯特·罗森费尔德在《对一例带有人格解体的精神分裂状态的分析》与《关于男同性恋与妄想症的关系评论》（Remarks on the Relation of Male Homosexuality to Paranoia,1949）中，讨论了那些精神病患者身上与投射性认同相联系的妄想性焦虑在临床上的重要性。在他描述的两个精神分裂症案例中，病人明显都被一种害怕分析师强行侵入的恐惧所支配，当这些恐惧在移情情境中得到分析时，病情会得以改善。罗森费尔德进一步将投射性认同（以及相应的被害恐惧）一方面与女性的性冷淡相联系，另一方面与男性同性恋和妄想症的经常发生相结合。

[8] 《儿童精神分析》第八章以及第十二章。

[9] 琼·里维埃（Joan Riviere）在一篇未出版的文章《见于日常生活与分析的妄想症态度》（Paranoid Attitudes seen in Everyday Life and in Analysis,于1948年宣读于英国精神分析学会）中，报告了大量临床资料，其中投射性认同明显可见。强迫整个自体进入客体的内部（以获得控制与占有）的这种无意识幻想，由于对报复的恐惧，导致了各种被害恐惧，比如幽闭恐惧症或是诸如害怕窃贼、蜘蛛、战时侵略等这类常见的恐惧症。这些恐惧与无意识的“灾难性”幻想

相联系，比如被肢解、被掏空内脏、被撕成碎片，以及身体与人格的内在受到完全的破坏。这些恐惧是对灭绝（死亡）的恐惧的延伸，而且都具有增强分裂机制与自我瓦解过程（见于精神病患者）的效果。

[10] 我要声明，这个分析在中断一段时间后又恢复了。

[11] 饥饿感表明内射过程在力比多的支配下被再次启动。虽然他对于我对他的恐惧（害怕他的攻击会毁灭我）的初次解释，是立即强烈地分裂并毁灭自己人格的某些部分来回应，但是现在，他更充分地体验到哀伤、罪疚感与丧失恐惧的情绪，以及这些抑郁焦虑的稍稍缓解。焦虑的缓解导致了分析师再次代表了一个他可以信任的好客体，因此想要将我内射为好客体的欲望便得以显现。如果他能重建内在的好乳房，就能强化并整合其自我，而且更不害怕自己的破坏冲动。事实上，他能够因此而保护自己与分析师。

[12] 《对一个妄想症案例自述的精神分析注解》 [Psycho-Analytic Notes upon an Autobiographical Account of a Case of Paranoia(Dementia Paranoides)(S.E.12)] 。

[13] 文中出现的“S.E.”为Standard Edition“的缩写，其后的阿拉伯数字为卷号。

[14] 《癔症与早发性痴呆的心理性欲差异》（The Psycho-Sexual Differences between Hysteria and Dementia Praecox,1908).

第二章 关于焦虑与罪疚的理论（**1948**）

我对于焦虑与罪疚感的结论，是在几年的时间里逐渐发展出来的，追溯我获得这些结论的某些轨迹可能会有所帮助。

关于焦虑的起源，弗洛伊德的理论开始于以下假设：焦虑起源于力比多的直接转化。在《抑制、症状与焦虑》（*Inhibitions, Symptoms and Anxiety*）中，他回顾了自己关于焦虑起源的各种理论。如他所言：“我提议将我们知道的所有关于焦虑的事实汇集起来，不带偏颇，也不要期待能够获得一个新的整合”（S.E.20，第132页）。他再次提到焦虑起源于力比多的直接转化，但是这次似乎认为焦虑起源的这个经济层面不是那么重要。他在以下的声明中认可了这个观点：“我想如果我们认同以下这种明确的说法，整个问题就能得以澄清；作为压抑的结果，原来要发生在本我中的兴奋过程完全没有发生，自我成功地抑制了此过程或使其转向。若是如此，就没有在压抑之下‘情感转化’的问题了”（同上，第91页）。而且，“焦虑的发生如何与压抑相关，可能不是一个单纯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正当地坚持这样的观念，即自我是焦虑真正所在的位置，并且放弃我们先前的观念——被压抑的冲动的能量贯注（*cathectic energy*）自动地变成焦虑”（同上，第93页）。

关于儿童的各种焦虑表现，弗洛伊德认为焦虑是源于孩子“思念他所爱与渴望的人”（同上，第136页）。在讨论女孩最根本的焦虑时，他描述了婴儿对于失去爱的恐惧，他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对男婴与女婴都适用。“如果妈妈不在或者不爱自己的小孩，婴儿就不能确定自己的需要可以被满足，而且也许会暴露在极为痛苦的紧张感之中”（S.E.22，第87页）。

《精神分析新论》（*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提到了这样的理论：焦虑来自未被满足的力比多转化，弗洛伊德说这个理论已经“在某些相当常见的儿童恐惧症上找到了支持的证据——婴儿期的恐惧症以及在焦虑性神经症中对于焦虑的期待，提供给我们两个例子，说明神经症性焦虑源起的一种方式——力比多直接转换”（S.E.22，第82-83页）。

从这些论述中我得到两个结论：一是小孩子身上的力比多兴奋未被满足就会转变为焦虑；二是最早期的焦虑内容是婴儿害怕万一妈妈“不在”，自己的需要将不能被满足的危机感。

至于罪疚感，弗洛伊德主张其根源在于俄狄浦斯情结，它的产生是俄狄浦斯情结的结果。虽然如此，在有些篇章里，弗洛伊德清楚地提到冲突与罪疚感是来自生命更早期的阶段，他写道：“.....罪疚感是一种冲突的表达，而这种冲突是因为生本能与破坏或死亡本能之间永无休止的斗争所带来的矛盾（ambivalence）状态所致。”（粗体为作者所标示）他还写道：“.....由于与生俱来，源于矛盾情感的冲突，以及爱与恨两种倾向之间的永恒斗争所致，产生了逐渐升高的罪疚感”。^[1]

此外，在谈及某些作者提出的挫折强化了罪疚感的观点时，弗洛伊德说道：“我们要如何根据动力与经济因素来说明罪疚感的增加出现在未被实现的情欲需求上？这点只有通过绕圈子的方式才有可能——如果我们假设：由于情欲未得到满足，唤起了一些攻击性来对付那个干涉他获得满足的人，而且这种攻击性反而必须被它自己抑制。但若是如此，终究只有攻击性是通过抑制转移给超我而被转化为罪疚感。如果精神分析对于罪疚感是如果发生的发现被限定在攻击本能上，我相信许多过程将具有一个比较简单且清楚的说明。”^[2]

在这里，弗洛伊德明白地表示罪疚感来自攻击性，而这一点连同以上所引用的句子（《矛盾情感的固有冲突》），都指向了起源于发展最早期的罪疚感。然而，用整体的角度来看弗洛伊德的观点时（正如我们看到它们被重新概括在《精神分析新论》中那样），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他维持着他的假设：罪疚感的开始是俄狄浦斯情结的一个后果。

亚伯拉罕特别在他对力比多组织^[3]的研究中，阐明了最早期的发展阶段的情形。他在幼儿性欲领域中的发现，与探讨焦虑和罪疚感来源的新方法是密切相关的。亚伯拉罕认为：“在带有食人性目标（cannibalistic sexual aim）的自恋阶段，本能被抑制的第一个证据之以病态焦虑的形式来呈现的，克服食人冲动的过程伴随着罪疚感，这个罪疚感此时明显成为一个属于第三阶段（较早期的肛门施虐）典型的抑制现象。”^[4]

亚伯拉罕提供的资料，有助于我们了解焦虑与罪疚感的来源，因为他是第一位指出焦虑、罪疚感与食人欲望之间有关联的人。他将他对新

兴发展所做的简要调查与“快车时刻表”（只列出快车停靠的大站站名）相比较，提出“这些大站之间的停靠点，无法在这种摘要中标示出来”。^[5]

三

我自己的研究不仅证实了亚伯拉罕关于焦虑与罪疚感的发现，并用自己的视角说明了这些发现的重要性；而且还进一步将其发展，将它们与儿童分析所发现的许多新事实结合在一起。

当我分析婴儿期的焦虑情境时，我看到了来自所有来源的那些施虐冲动与幻想的根本重要性。它们涵盖了最早期的发展阶段，并且在这些阶段中达到顶峰。我也看到早期的内射与投射过程，导致极度恐惧及迫害性的客体与极端的“好”的客体一起在自我内部建立起来。这些形象

（figures）被理解为婴儿自己的攻击冲动与幻想，也就是说，他将自己的攻击性投射到内在客体上，形成了早期超我的一部分。从这些来源中产生的焦虑被附着上了罪疚感，这些罪疚感源自婴儿对他爱的第一个客体的攻击冲动（内在与外在皆然）。^[6]

在后来的一篇文章^[7]中，我通过一个极端案例描述了一种婴儿焦虑的病态影响。这种焦虑是被他们的破坏冲动所唤起的。我的结论是：最早期的自我防御（不论是正常或不正常的发展），是针对攻击冲动与幻想所引发的焦虑而出现的。^[8]

几年后，我试图获得对婴儿的施虐幻想及其起源更为充分的理解。这导致我将弗洛伊德假设的生本能与死本能之间的斗争，应用于在儿童分析中所获得的临场材料上。我们记得弗洛伊德曾说：“个体用各种方法来处理危险的死本能：它们有一部分与情欲成分（erotic components）融合在一起而被认为是无害的；有一部分则被导向外部世界，以攻击的形式表现出来。然而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无疑继续着其未受阻碍的内部运作。”^[9]

顺着这个思路，我提出了这样的假设^[10]：焦虑是被来自死本能且威胁到有机体的危险所诱发的，我认为这是焦虑产生的最主要原因。弗洛伊德对于生、死本能之间拉锯争战（导致了一部分死本能转向外部以及生、死本能的融合）的描述，提出的结论是：焦虑的起源在于对死亡的恐惧。

弗洛伊德在一篇关于受虐狂的论文^[11]中，提出了一些关于受虐狂与死本能相互关联的基本结论，认为各种焦虑是由死本能之活动转向内

部所致^[12]。不过在这些焦虑中，他没有提到对死亡的恐惧。

弗洛伊德在《抑制、症状与焦虑》中，讨论到他不把恐惧死亡（或为了生命而恐惧）视为原初焦虑的理由。他这个观点是根据他的观察得出的。他认为：“无意识似乎不含有提供我们生命灭绝概念的内容”（S.E.20，第129页），这是因为除了可能的晕眩之外，任何像死亡的事情都无法被体验到。由此，他得出的结论是：“对死亡的恐惧应被视为与阉割恐惧相类似的体验。”

我不赞同弗洛伊德的这个观点，因为我在分析中的观察显示，在无意识中存在着对生命灭绝的恐惧。我也认为，如果我们假设死本能是存在的，那么我们也必须假设，在心灵的最深层存在着一种对这种本能的反应，这个反应是以恐惧生命被灭绝的形式来表现的。因此，在我看来，死本能的内在运作所产生的危险是焦虑的首要原因。^[13]由于生本能与死本能两者之间的拉锯是持续终生的事，这种焦虑的来源从来就不会被排除，而且会成为一个持续的因子，进入所有的焦虑情境。

我认为焦虑起源于对灭绝的恐惧，这样的主张是根据我在分析儿童中累积的经验得来的。在这些分析案例中，婴儿的早期焦虑情境被唤醒并重复着，最终被导向自身本能的、与生俱来的力量，具有相当的强度而可以被觉察出来；其存在是毋庸置疑的。甚至当我们考虑到内部或外部的挫折在迫害冲动的各种变迁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时，这一点仍然是真的。这里不宜详加举证来支持我的论点，但我要引用我在《儿童精神分析》一书中提到的一个例子。一个5岁的男孩，常常假装他拥有各式各样的野兽，例如大象、花豹、鬣狗和狼，来帮助他对付敌人。这些动物代表危险的客体（迫害者），不过他已将它们驯化，可用来保护他对抗敌人。但是分析过程显示，这些动物也代表他自己的施虐性

（sadism），每一种动物都代表了一个特定的施虐来源以及他在此联系中使用的器官：大象象征了他的肌肉施虐性，想要践踏、跺脚的冲动；可以将猎物撕裂的花豹代表了他的牙齿与指甲，以及它们在他攻击时所具有的功能；野狼象征了他的排泄物被赋予了破坏性的品质。他有时候变得非常恐惧，害怕他已经驯服的野兽会反过来对付他并把他除掉，这种恐惧感传达了他被自己的破坏性（以及内在的迫害者）威胁的感觉。

正如我用这个案例所说明的那样，对儿童的焦虑所进行的分析，让我们懂得了存在于无意识中的对死亡的恐惧的各种形式，以及这种恐惧在各种焦虑情境中所起的作用。我已经提到过弗洛伊德的一篇文章《受虐狂的经济问题》，其论述的基础是他对于死本能的新发现。拿他所列举的第一个焦虑情境^[14]来说：“害怕被图腾动物（父亲）吃掉”，在我看

来，这是害怕自我被完全灭绝的直接表现。怕被父亲吞噬的恐惧，是由婴儿吞噬其客体的那些冲动经过投射而来的。经由这种方式，首先是母亲的乳房（以及母亲）在婴儿的心中变成了吞噬他的客体^[15]，然后这些恐惧很快扩展到父亲的阴茎及父亲身上。与此同时，由于“吞噬”从一开始就隐含把被吞噬的客体内化的意思，自我在感觉上就包含着被吞噬且吞噬他的客体。于是，超我从这个会吞噬他的乳房（母亲）再加上吞噬他的阴茎（父亲）那里建立起来。这些残酷而且危险的内部人物形象，成为死本能的代表。同时，早期超我的另外一面成形了，首先是来自于内化的好乳房（加上父亲的好阴茎），它们被视为哺喂与有帮助的内在客体，也被看作是生本能的代表。而害怕灭绝的恐惧，包括了唯恐内在好乳房被摧毁的焦虑，因为这个客体被认为是延续生命不可或缺的。在内部运作的死本能对自我造成的威胁，与抑郁被内化的“食人母亲与父亲”的危险息息相关，导致了对死亡的恐惧。

根据这个观点，死亡的恐惧在一开始就进入了对超我的恐惧，而且并非如弗洛伊德所说的，是对超我的恐惧的“最终转化”。^[16]

至于另外一个基本的危险情境，这是弗洛伊德在他的一篇关于施虐狂的文章中提到的，也就是对阉割的恐惧。我要提出的是，对死亡的恐惧参与且强化了阉割恐惧，但是并不“类似”于阉割恐惧。^[17]由于生殖器不只是最强烈的力比多满足的唯一来源，也是生本能的表现。而且，由于生育是对抗死亡的基本方式，失去生殖器可能就意味着保持并延续生命创造力的结束。

四

如果我们试着用具体的形式将原初焦虑（也就是灭绝的恐惧）视觉化，我们必须记得婴儿在面对内部与外部危险时的无助感。我认为因内在死本能的运作而产生的原初危险情境，被个体感受为压倒性的攻击与迫害。让我们在此关联中首先来考虑某些随着死本能转向（deflect）外界而发生的过程，以及这些过程影响联系于内外情境的焦虑的方式。我们可以假设，生本能与死本能之间的斗争从刚出生时就在运作了，并且增强了受到这种痛苦经验激发的被害焦虑（persecutory anxiety）。似乎这种经验具有一种效果，就是使得外部世界（包括第一个外部客体，也就是母亲的乳房）看起来是有敌意的，自我将破坏冲动转向这个最初的客体，就促使了上述情形的发生。受到乳房挫折（事实上意味着生命受到威胁）的体验，对小婴儿来说，是乳房在报复他对它的破坏冲动，所以令他感到挫折的乳房是在迫害他。另外，他将自己的破坏冲动投射在乳房上，也就是说，将死本能转向外界，通过这些方式，受到攻击的乳房变成了死本能的外部代表。^[18]“坏”乳房也被内射，而且这一点（如我们所推断的那样）强化了内部的危险情境，也就是对死本能在内部运作的恐惧。因为通过内化“坏”乳房，之前被转向外界的死本能，与所有随之而来的危险，再度被转向内部；而且自我将对自身破坏冲动的恐惧，依附在这个内化的坏客体上。这些过程可能同时发生，因此不宜将对它们的描述视为一个具有先后发生顺序的说明。现在作一个总结：令婴儿挫折的（坏的）外部乳房，由于投射机制而成为死亡的外部代表；通过内射机制，它增强了原始的内部危险情境，这导致了自我的一部分更迫切地想将内部危险（主要是死本能的活动）转向（投射）到外部世界。个体一直摆荡在对于内部坏客体与外部坏客体的恐惧之间，以及运作于个人内部与转向外部的死本能之间。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在生命初期）介于投射与内射间相互作用的一个重要层面，外部危险被体验为内部危险，并因此而被强化。从另一方面来说，任何从外部威胁着个体的危险，强化了永久的内部危险情境。这种斗争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外化（externalized），事实上缓解了焦虑。这种内部危险情境的外化，是自我最早的对抗焦虑的防御方式，也是个体发展中最基本且最重要的防御方式之一。

被转向外界的死本能活动以及其内部的运作，与同时发生的生本能

活动是不可分割的。生本能紧随着死本能被转向外界，并通过力比多依附在外部客体（满足他的好乳房）上，这个客体于是成为生本能的外在代表。此时个体内射这个好客体，并增强了生本能的力量。内化的好乳房被认为是生命的资源，形成自我的重要部分，将其保存起来成为一种必要的需求。因此，内射这个最早被个体所爱的客体，和生本能所引发的所有过程由密不可分的练习。被内化的好乳房与具吞噬性的坏乳房，一起形成了超我核心中好与坏的两个方面，它们代表了自我在生本能与死本能之间的挣扎。

第二个被内射的重要的部分客体是父亲的阴茎，它也被赋予了好与坏的品质。这两个危险的客体（坏乳房与坏阴茎）是内部与外部迫害者的原型。那些带有痛苦性质的经验，那些来自内部与外部的挫折，都被感受为迫害，而且主要被归因于外部与内部的迫害性客体。在所有这些经验中，迫害焦虑与攻击彼此增强。婴儿投射出去的攻击冲动，在他建构迫害者形象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基本而重要的角色。这些迫害者的形象增加了他的迫害恐惧，并随之增强了他的攻击冲动与幻想，以应对这些在感觉上是危险的外部与内部客体。

成人的妄想症紊乱，在我看来，其根源是在生命最初几个月所感受到的被害焦虑。妄想症病人被害恐惧的本质，在于感觉有一种带有敌意的作用力或机构处心积虑要加害于他，使他受苦、受伤，并且最终被灭绝。这个迫害的作用力或是机构，可能由一个人或是许多人，甚至是自然力为代表。这种恐怖的攻击有各种数不清的样貌，在每个病人身上都有其独特的形式。但是我相信，妄想症患者被害恐惧的根源，是自我最终被死本能所毁灭的恐惧。

五

现在我将更明确地来讨论罪疚感与焦虑之间的关系。我们首先应该思考弗洛伊德与亚伯拉罕关于焦虑与罪疚感的某些观点。弗洛伊德从两个主要的角度来探讨罪疚感的问题：一方面，他毫无疑问地相信焦虑与罪疚感是互相紧密关联的；另一方面他得到一个结论，即“罪疚感”这个词只适用于与良心的表现有关的范围，而良心是超我发展的结果。我们知道，在弗洛伊德看来，超我的发生是俄狄浦斯情结的发展结果，因此，在他看来，对于四五岁以下的儿童来说，“良心”（conscience）与“罪疚感”这两个词并不适用，而且发生在生命最初几年的焦虑与罪疚感是不同的。^[19]

根据亚伯拉罕的说法（1924），罪疚感源于克服较早的肛门施虐阶段中的食人（也就是攻击）冲动。这发生在一个比弗洛伊德所推断的更早阶段，但是他并未在焦虑与罪疚感之间做出区别。费伦齐也没有关注焦虑与罪疚感之间的区别，他认为罪疚感的本质中有某些部分源于肛门期，他的结论是可能存在一种超我的生理预兆（physiological precursor）。他称之为“括约肌道德感”（sphincter-morality）。^[20]

恩斯特·琼斯（1929）曾研究过恨、恐惧与罪疚感之间的相互作用。他将罪疚感的发展区分为两个阶段，并且称第一个阶段为罪疚感的“前邪恶期”（pre-nefarious stage）。他把这一阶段与超我发展过程中“施虐的前性器期”（sadistic pre-genital stages）相联结，并且主张罪疚感“总是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恨的冲动”；第二个阶段是“真正罪疚感的阶段，它的功能是要保护个体免于外部的危险”。

在我的论文《论躁狂抑郁位置的心理成因》中，我将焦虑分为两种主要形式：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但这两种焦虑决不是截然分明的。带着这种限制，我认为这两种焦虑形式的区分，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的观点来看，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在上文提及的论文中，我得出一个结论：被害焦虑主要和自我的绝灭有关，抑郁焦虑则主要和个体自身的破坏冲动对他所爱的内在与外在客体所造成的伤害有关。抑郁焦虑有许多种内容，例如：好客体受到伤害，它正在受苦，它处在恶化的状态中，它变成了坏客体，它被灭绝了、丢失了，而且永远不会再存在。我还得出结论：抑郁焦虑与罪疚感及其进行修复的倾向密切相关。

当我首次在上文提及的那篇论文中，介绍我对抑郁位置的概念时，我提出抑郁焦虑与罪疚感的发生伴随着完整客体的内射。我在偏执——分裂位置^[21]（这个位置发生在抑郁心理位置之前）的进一步工作，引导我获得这样的结论：虽然在第一个阶段是以破坏冲动与被害焦虑为主，抑郁焦虑与罪疚感已经在婴儿最早的客体关系（也就是在他和母亲乳房之间的关系）中扮演了某些角色。

在偏执——分裂心理位置期间，即生命最初的3-4个月期间，分裂的过程（包括第一个客体“乳房”的分裂以及对它的感觉的分裂）正是最活跃的时候。恨与被害焦虑依附在使个体挫折的（坏）乳房上，爱与抚慰则依附在满足他的（好）乳房上。然而，即使在这个阶段，这种分裂过程从来就不是完全有效的；因为从生命开始时，自我即倾向整合它自己，以及将客体的不同面向加以整合（这种倾向可以被视为生本能的一种表现）。甚至在非常小的婴儿身上，看起来都存在着一些朝向整合的过渡状态，这些状态随着发展的进行而变得更为频繁与持久。在这些过渡状态中，好与坏乳房之间的分裂较不明显。

在这种整合状态中，某些与部分客体相关的爱与恨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整合。根据我目前的观点，这引发了抑郁焦虑、罪疚感以及修复他所爱且被他所伤害的客体的欲望——首先要修复的是好乳房^[22]，也就是说，我现在将抑郁焦虑的发生与对部分客体的关系连结起来。这种修正是我对最早期阶段进一步工作的结果，也是更充分认识婴儿情绪发展本质的结果。我始终认为，抑郁焦虑的基础，是对一个（完整）客体的破坏冲动与爱的感觉之间的整合。

接下来，让我们思考这个修正对于抑郁位置概念的影响有多深远。现在我要将这个位置作如下描述：在3-6个月期间，自我的整合有了相当大的进展，婴儿的客体关系及其内射过程在本质上发生了重要的改变。婴儿知觉到的母亲与内射的母亲越来越接近一个完整的人，这意味着更完整的认同以及和母亲有更稳定的关系。虽然这些过程主要聚焦在母亲身上，但婴儿与父亲（以及其他周围的人）的关系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于是父亲在他的心中也被建构为一个完整的人。与此同时，分裂过程的强度减弱了，它们现在主要是和完整的客体有关，而在较早的阶段中，它们主要是和部分客体有关。

客体的对立面以及与客体相互冲突的感觉、冲动与幻想，在婴儿心里更加紧密地聚集在一起。虽然被害焦虑持续地在抑郁位置上扮演它的角色，但是在数量上却减少了；而抑郁焦虑则增加并超过了被害焦虑。由于感受到（被内化的与外在的）所爱之人受到攻击冲动的伤害，婴儿

遭受强烈的抑郁感。这种情形比他在更早期阶段曾短暂经验到的抑郁焦虑与罪疚感更为持久。现在这个较为整合的自我，越来越多地面对一种非常痛苦的精神现实——即从被内化的受到伤害的父母那里散发的抱怨与责难。此时的父母，是完整的客体与完整的人——而且为了应对这种痛苦的精神现实，自我被迫处在更大痛苦的压力之下。这就导致了一种压倒性的想要保存、修复或复苏所爱客体的迫切需求：即进行修复的倾向，自我强烈地诉诸躁狂防御^[23]，则是一种处理焦虑的替代方法，也非常可能是一种同时使用的方法。

我所描述的发展，不仅隐含了在爱、抑郁焦虑与罪疚感中发生的一些重要的质变与量变，而且还有许多因素的新组合，从而构成了抑郁位置。

从上面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我对关于较早发生的抑郁焦虑以及罪疚感的观点所做的修订，并未对我关于抑郁位置的概念产生任何根本的改变。

此刻我想要更加专注地思考抑郁焦虑、罪疚感及修复冲动的发生过程。正如我先前所述，抑郁焦虑的基础，是自我朝向某一客体整合破坏冲动与爱的感觉的过程。所爱客体受到伤害的感觉，是个体自身的攻击冲动造成的。我认为这种感受是罪疚感的本质（婴儿的罪疚感可能扩展到每一种降临在其所爱客体身上的灾祸，甚至包括了他的迫害客体所造成的伤害）。个体认为是自己造成了这种伤害，产生罪疚感，于是导致想要撤销或修复这种伤害的冲动。因此，修复的倾向可以被视为罪疚感的后果。

现在产生了一个问题：罪疚感是否是抑郁焦虑的一个要素？这两者是否都是同一过程的不同层面；或者，是否其中一者是另外一者的结果或表现？虽然现在我无法提供确切的答案，我仍想指出抑郁焦虑、罪疚感以及修复冲动，经常是同时被体验到的。

有可能只有当客体的爱的感觉超越了破坏冲动时，抑郁焦虑、罪疚感与修复冲动才会被体验到。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假设：反复体验到“爱”超越“恨”（说到底，是生本能超越了死本能）是让自我能够整合自己并将客体的对立面综合起来的一个基本条件。在这种状态下，与客体坏的方面的关系（包括被害焦虑）已经减弱了。

然而，在生命最初的3-4个月期间，根据我目前的看法，这也是抑郁焦虑和罪疚感发生的阶段，正是分裂过程与被害焦虑最活跃的时候，于是被害焦虑非常快速地干扰着整合的进行，而且抑郁焦虑、罪疚感与修复的经验只具有短暂过渡的性质。结果是被爱的受伤客体可能快速地

转变为加害者，而修复冲动则可能转变为安抚或取悦加害者的需要。但是，即使在下个阶段（抑郁位置），当更加整合的自我内射并且建构逐渐完整的人物形象（person）时，被害焦虑仍然持续着。正如我先前描述的那样，在此期间，婴儿不仅体验到哀伤、抑郁和罪疚感，也体验到与超我的坏层面相联系的被害焦虑。所以，应付被害焦虑的防御机制与应付抑郁焦虑的防御机制是同时存在的。

我已经反复指出，抑郁焦虑和被害焦虑之间的区别是建立在一个有限的概念上，但是在精神分析的实践中，许多分析师都发现区分这两者有助于了解与阐明情绪的状况。现在我提供一个例子，它显示了在分析抑郁病人时，我们可能会遭遇到的典型情况。在一个特定的治疗时段里，病人可能因为无法修复感觉上是他所造成的伤害，而遭受强烈的罪恶感与沮丧感的折磨，因而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改变：这个病人突然带出了被害的内容，他指控分析师分析这件事，除了是她受伤之外，什么帮助也没有，并且抱怨先前受到的挫折。促成这个改变的过程，可以总结如下：被害焦虑已经占了优势，罪疚感消退，同时对客体的爱似乎也已经消失了。在这种情绪状态下，客体就变成坏的、不能被爱的，因此将破坏冲动朝向它似乎也就是合理的。这意味着，为了逃避罪恶感与沮丧感带来的压迫性负担，被害焦虑与防御已经被增强了。当然，在许多案例中，患者可能同时显示罪疚感与相当多的被害焦虑，而转变到以被害焦虑为主的过程，并非总是看起来像我刚刚描述的情况那么戏剧化。但是，在每一个此类案例中，区分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都有助于理解我们试图分析的一些过程。

对于抑郁焦虑、罪疚感与修复，以及被害焦虑与此焦虑的防御，在这两者之间所作的概念性区别，不仅在分析工作上证实是有帮助的，还有更广泛的含义。它说明了许多与人类情绪及行为有关的问题^[24]，我发现这个概念对于“儿童的观察与了解”这个特殊领域，具有启发作用。

在此，我要对我在本节所提出的焦虑与抑郁之间的关系，简短地进行理论上的总结：罪疚感和焦虑（更确切地说，是与其特定的焦虑形式——抑郁焦虑）是密不可分的，它导致了修复倾向，并且发生在生命的最初几个月中，它还和最早阶段的超我有关。

六

原初的内在危险与来自外界的危险，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说明了“客观的”与“神经症的”焦虑相对应的问题。弗洛伊德将“客观的焦虑”与“神经症的焦虑”的区别定义如下：“真实的危险是可知的，现实的焦虑是对于这种可知危险的焦虑；神经症的焦虑是对于未知危险的焦虑，神经症的危险因此是一种尚待发现的危险，分析已经显示它是一种本能的危险。”^[25]而且，“真实的危险是来自于外在客体并威胁到个体，神经症的危险则是来自于本能的要求而威胁到个体”。^[26]

然而，在某些联结上，弗洛伊德提到了这两种焦虑来源之间的相互作用^[27]，而且一般的分析经验也表明，客观焦虑与神经症焦虑之间的区别是无法截然划分的。

我要在这里回到弗洛伊德的描述：焦虑是源于儿童“思念某个他所爱与渴望的人”。^[28]弗洛伊德在描述婴儿的基本失落恐惧时说：“他们尚不能区分‘暂时不在’和‘永久失去’的不同，只要没看见妈妈，就会表现得好像再也见不到她似的。重复与此相反的抚慰经验是必要的，以使婴儿得知母亲在消失之后通常会再次出现。”^[29]

在另一个描述丧失爱的恐惧的段落里，他说这种恐惧“明显是一种当婴儿发现妈妈不在时，所引发的焦虑的后期延长，你将会明白这种焦虑所指出的危险处境是何等的真实，如果一个母亲不在了，或是不再爱她的孩子时，婴儿将不再确知自己的需要是否能被满足，并且可能暴露在最痛苦的紧张感觉中。”^[30]

然而，在同一本书的数页之前，弗洛伊德从神经症焦虑的观点描述了这种特别的危险处境，这一点似乎说明了他是从两个角度来探讨这个婴儿期处境。在我看来，这两个主要的婴儿期失落恐惧来源可以被描述如下：一种是对母亲的完全依赖，为了满足他的需要与释放紧张，来自这种来源的焦虑可以被视为客观的焦虑。另外一种焦虑的来源，衍生于婴儿担心他所爱的母亲被他的施虐冲动所摧毁，或者母亲正岌岌可危，这种恐惧（可以被称为“神经症的焦虑”）与母亲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外在（与内在的）好客体有关，而且促使婴儿感觉到她永远也不会回来了。这两种焦虑的来源（也就是客观的焦虑与神经症的焦虑，换句话说，来

自外界与内在来源的焦虑)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不断互动的关系。

此外,如果外在危险从一开始就和来自于死本能的内在危险有所联系的话,那么幼儿就不会体验到来自外界的危险处境,而且是被当作纯粹来自外在的可知危险。但是并非只有婴儿无法做如此清楚的区分,在某种程度上,内、外在危险处境之间的互动是持续终生的。^[31]

这一点清楚地显示在战时所进行的分析,甚至对正常成年人来说,被空袭、轰炸、火灾等客观的危险处境引起的焦虑,只能通过分析各种被唤起的早期焦虑来加以减轻,分析可以超越真实处境的影响。对许多人来说,这些焦虑的来源导致了对客观危险处境的强大否定(躁狂防御),而以缺乏明显的恐惧显示。这经常可以在小孩子的身上观察到,而且无法只以他们未完全体认到实际的危险来加以解释。分析显示,客观的危险处境重新唤醒了孩子早期幻想的焦虑达到某种程度,导致了他必须否认客观的危险处境。在其他的案例中,可以看到即使是在战火的威胁之下,有些孩子仍处于相对较为稳定的状态。与其说是由躁狂防御所决定,不如说它决定于较为成功地缓解了早期的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因此孩子对内在与外在世界有较多的安全感,与父母也可以维持好的关系。对于这些孩子,即使父亲是缺席的,来自母亲的“在场”与家庭生活的慰藉,也可以抗衡由客观危险所引发的恐惧感。

如果我们记得,幼儿对外在现实与外在客体的知觉,常常被他的幻想所影响而带有某种幻想的色彩,并且这样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持续终身,那么这些观察就变得易于理解了。唤起焦虑的外在经验,甚至也会立即启动正常人身上的精神内源性焦虑,介于客观焦虑与神经症焦虑之间的互动(或者换句话说,外源性焦虑与内源性焦虑两者之间互动),对应着外在现实与精神现实之间的互动。

当我们分析焦虑是否是神经症的性质时,我们必须考虑到弗洛伊德曾一再提及的一点,也就是内源性焦虑的量有多少。这个因素无论如何都关联着自我进化出适当的防御以应付焦虑的能力,即焦虑强度与自我强度的比例。

七

本文未加言明的是：这些观点是从一种对攻击性的探讨中发展而来的，基本上和主流的精神分析思想是不同的。弗洛伊德最早发现攻击性的时候，是将它当作儿童性欲的一个元素看待的，似乎它是力比多（施虐性）的附加物。这使得在很长的时间里，精神分析的关注点都集中在力比多，攻击性也大致上被看作是力比多的附属物。^[32]1920年，弗洛伊德发现了在破坏冲动中表现出的死本能，并且它是和生本能融合在一起运作的；接着，亚伯拉罕在1924年对幼童的分析中，对施虐性有了更深入的探讨。但是，即使在这些可见于精神分析文献的发现之后，精神分析思想也仍然明显地停留在与力比多以及对力比多冲动的防御有关的领域，相对地低估了攻击性及其蕴含的重要性。

在我开始精神分析工作之初，我的兴趣集中在焦虑及其诱因上，这样的兴趣让我可以更容易地去了解攻击性与焦虑之间的关系。^[33]对幼童的分析（为此我发展了游戏的技术）支持了这一研究方向，因为这些分析显示：只有靠分析幼童的施虐幻想与冲动，并且对存在于施虐性与焦虑诱因中的攻击成分有更多的认识，幼童的焦虑才能获得缓解。如此较完整地评估攻击性的重要性，使我获得了一些特定的理论性结论，这些结论曾发表在我的论文《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Early Stages of the Oedipus Conflict*, 1927）上。在该文中我就儿童的正常发展与病理发展提出了这样的假设：在生命第一年出现的焦虑与罪疚感，和内射与投射的过程密切相关，也和超我的发展及俄狄浦斯情结的最初阶段密切相关。还有，在这些焦虑中，攻击性以及对它的防御机制具有无比的重要性。

大约1927年之后，循着这些方向，英国精神分析学会（*British Psycho-Analytical Society*）的工作者展开了进一步的工作。在该学会中，许多精神分析师利用密切合作的工作方式，为了解攻击性在心理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做出了无数的贡献。^[34]然而，若对精神分析思考作一个纵览，过去10-15年中，这个方向上的观点改变则显得如凤毛麟角一般稀少了。不过，近来这些思想已日渐增多。

对攻击性进行不同以往的新工作，所带来的结果之一是认知到修复倾向的主要功能，也就是生本能对抗死本能的一种表现。从此，我们不

仅可以用更宽广的视野来看待破坏冲动，对生本能与死本能的互动也有更完整的了解，更因此对力比多在所有心理与情绪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了更多的认识。

在本篇文章里，我已经清楚阐释了我的主张：死本能（破坏性冲动）是引发焦虑的主要原因。但是，在我对于导致焦虑与罪疚感的过程所进行的说明中，也暗示了破坏冲动所朝向的原初客体也是力比多贯注的客体；而且，正是攻击性与力比多的相互作用（基本上，既是两种本能的两极对立，也是两者的融合）引发了焦虑与罪疚感。这种相互作用的另外一个层面是力比多对破坏冲动的缓和作用。力比多与攻击性两者互动的最佳状态，意味着死本能的永恒活动而产生的焦虑，虽然从不止息，却受到生本能力量的对抗，并且确保其不造成威胁。

【注释】

[1] 《文明及其缺憾》（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S.E.21,第132-133页）。

[2] 同上引文中第138页。在同一本书中（第130页），弗洛伊德接受了我的假设〔发表在我1928年的文章《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Early Stages of the Oedipus Conflict）以及1930年的《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Symbol-Form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go）〕：在某种程度上，超我的严厉源于儿童的攻击性被投射到超我身上。

[3] 《根据心理障碍来看力比多发展简论》。

[4] 《根据心理障碍来看力比多发展简论》，第496页。

[5] 同上，第495-496页。

[6] 参见：我的论文《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1928)。

[7] 《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1930a）。

[8] 在《儿童精神分析》（The Psycho-Analysis of Children）一书的第八、九章中，我从各个角度更加完整地阐释了这个问题。

[9] 《自我与本我》（The Ego and the Id,1923,S.E.19,第54页）。

[10] 参见：《儿童精神分析》，第126-127页。

[11] 《受虐狂的经济问题》（The Economic Problem in Masochism,1924）。在这篇文章中，弗洛伊德首次将新的本能分类应用在临床问题上。“道德受虐狂因而变成了本能融合存在的典型例证之一。”（S.E.19,第170页）

[12] 同上，第164页。

[13] 见：《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的情结》。在1946年，我获得了这样的结论：这种原初的焦虑情境在精神分裂疾病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14] S.E.19,第165页。

[15] 参见：伊萨克斯（Issacs）1962年的文章中给出的例子：男孩说他母亲的乳房曾经咬过他，女孩认为母亲的鞋子会吃掉她。

[16] 《抑制、症状与焦虑》（Inhibitions Symptoms and Anxiety,S.E.20，第140页）。

[17] 对于和阉割恐惧相互作用的焦虑来源的详细讨论，见我的论文《从早期焦虑看俄狄浦斯情结》（The Oedipus Complex in the Light of Early Anxieties，克莱因文集，第一卷）。

[18] 在《儿童精神分析》（第124页及其后）中，我提出婴儿最早的喂食困难是被害恐惧的表现。（我指的是喂食困难，是即使母亲奶水充足且没有外部因素干扰的情况下，依然无法形成令人满意的喂食情境）。我的结论是：当这些被害恐惧过度的时候，便会导致对力比多欲望的深远抑制。又见于我的文章《婴儿的情感生活》（The Emotional Life of Infant）。

[19] 关于焦虑与罪疚感之间联系的重要参考，包含在下面的文字中：“在此，也许我们可以高兴地指出，罪疚感充其量不过是焦虑的一种地形学变体”（《文明及其缺憾》，S.E.21,第135页）。另一方面，弗洛伊德明确地区分了焦虑与罪疚感，在讨论罪疚感的发展时，他提到“罪疚感”这个术语的使用和早期“坏良心”的表现有关，并说道：“这种心理状态被称为‘坏良心’，但实际上它不该被如此称呼。因为在这个阶段，罪疚感明显只是一种对爱的丧失的恐惧，是一种‘社会性’焦虑。对幼童来说，它不可能是什么别的东西，但是在很多成人身上，它也不过是改变到以下程度而已：父亲或双亲的位置被更大的人类社会所取代——一个重大的改变只发生在权威经由超我的建立而被内化的时候，良心的现象于是达到了更高的阶段。事实上，直到现在我们才能谈论良心或罪疚感。”（S.E.21,第124-125页）

[20] 费伦齐，《性癖好的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 of Sexual Habits,1925，第267页）。

[21] 《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的情结》。

[22] 虽然如此，我们必须记住：即使在这个阶段，母亲的脸、双手以及她整个身体的“在场”，越来越多地参与到逐渐建构起来的母子关系中，在这个关系里的母亲是完整的。

[23] 躁狂防御的概念及其在心理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在我的两篇文章《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与《哀悼及其与躁郁状态的关系》中有较为详细的讨论，这两篇文章皆出自《克莱因文集 I》。

[24] 马尼-基尔在他的论文《朝向共同的目标——精神分析对伦理学的贡献》（Towards a Common Aim-a Psycho-Analytical Contribution to Ethics）中，将被害与抑郁两种焦虑的区别，应用在对于一般伦理学的态度上，更特别应用在对于政治信念的态度上，在他的著作《精神分析与政治》（Psycho-Analysis and Politics）中拓展了这些观点。

[25] 《抑制、症状与焦虑》（S.E.20,第165页）。

[26] 《抑制、症状与焦虑》（S.E.20,第167页）。

[27] 弗洛伊德提到这种源自于外在因素与内在因素的两种焦虑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与某些神经症的焦虑有关。“危险是可知的，但是与它有关的焦虑却过度强烈，超过了适当的程度——分析表明，未知的本能危险会依附在一个可知而且真实的危险上。”（同上，第165-166页）

[28] 同上，第136页。

[29] 《抑制、症状与焦虑》，第163页。

[30] 《精神分析新论》(1932),S.E.22,第87页。

[31] 我在《儿童精神分析》中指出：“如果一个正常人被置于严酷的内、外在压力中，或者如果他生病了，或在某些方面失败了，我们可以在他身上观察到其最深层的焦虑处境的完整而直接的运作。然而，由于每一个健康的人都有可能罹患一种神经症，理所当然地，他永不可能放弃他旧有的焦虑处境。”

[32] 参见：宝拉·海曼（1952）的文章，她在其中讨论到这一理论偏见，即偏重于探讨力比多以及它对理论发展的影响。

[33] 对焦虑的着重强调，在我早期出版的著作中就已经存在了。

[34] 参见：里维埃（1952）的论文附带参考书目。

第三章 关于精神分析结束的标准（1950）

分析结束的标准，对于每一个精神分析师都是一个重要问题。有许多标准是我们大家都公认的，在本文里我要对这个问题提出不同的探讨途径。

经常可以观察到：分析的结束会重新唤起病人早年的分离处境，而且这种过程的本质是一种断奶的经验。这意味着，正如我的工作所显示的，当早年婴儿期的冲突浮现时，婴儿在断奶时所感觉到的情绪，在分析接近尾声时被强烈地重新唤起。因此，在结束分析之前，我必须自问：生命第一年所体验到的冲突与焦虑，是否都已经在治疗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分析与修通。

我在早期发展方面的工作（1935,1940,1946,1948）使我区分了两种焦虑：一种是被害焦虑，它在生命的头几个月中是最主要的，并且引起了偏执——分裂位置；另一种则是抑郁焦虑，它大约在出生第一年的中期发生，并且引发了抑郁位置。由此我得出了进一步的结论：婴儿从刚出生时开始体验内源性与外源性的被害焦虑。就其外源而言，出生经验对于婴儿来说感觉就像攻击一般；就其内源而言，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对有机体的威胁是来自死本能，在我看来，这种威胁激发了被灭绝的恐惧，也就是对死亡的恐惧。我认为这种恐惧就是焦虑的首要原因。

被害焦虑主要和自我感觉到的危险有关，抑郁焦虑则是和感觉上威胁到所爱客体的危险有关，这种危险主要是由个体对客体的攻击所致。抑郁焦虑发生在自我的整合过程中，由于不断的整合，于是爱与恨以及客体好与坏的层面，在婴儿的心理更加紧密地靠近彼此。并且，某种程度的整合也是将母亲当作完整的人来内射的一个必要条件。在大约6个月大的时候，婴儿的抑郁感与焦虑达到了巅峰，即抑郁位置。被害焦虑在此时虽然有所减弱，但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和抑郁焦虑相关的是罪疚感，这种罪疚感与食人和施虐的欲望所造成的伤害有关。罪疚感引发了个体修复其所爱且被其所伤害的客体的急

迫感。这种想要保存并复苏客体的急迫感加深了爱的感觉，并且促进了客体关系。

在断奶的时候，婴儿感觉到他失去了第一个所爱的客体——母亲的乳房。这个客体既是外在的，也是内在的，而且他的失落是因为他的恨意、攻击性与贪婪所致。断奶加强了他的异域感，这种感觉形成了哀悼的状态。随着抑郁位置而来的痛苦与逐渐洞察到精神现实是息息相关的，这种洞察促进了个体对外在世界有更好的了解。通过逐渐适应现实并且扩展客体关系的范围，婴儿变得能够对抗与减轻抑郁焦虑，并且在某种程度上稳固地建立他内化的好客体，也就是建立超我中具有帮助与保护性的那一面。

弗洛伊德曾经描述现实检验（testing of reality）是哀悼工作的重要部分，我认为现实感最早是在早期婴儿阶段被启动的。当个体企图克服抑郁位置的哀伤时，而且在以后的生命中，无论何时，只要体验到哀伤，这些早期的过程就会再度被唤起。我发现对成人来说，哀悼的成功不仅需要在自我中建立被哀悼者（这是我们从弗洛伊德和亚伯拉罕那里得知的），而且必须重新建立最初所爱的客体，这些客体在早期婴儿阶段受到了破坏性冲动的威胁或伤害。

虽然抗衡抑郁焦虑的基本措施在生命的第一年中就已经产生了，被害与抑郁的感觉在整个童年期还是会重复发生。这些焦虑是经由婴儿期神经症（infantile neurosis）的过程而得以修通，且大部分都被克服。通常是在潜伏期开始的时候，适当的防御已经发展妥当，而且某些稳定的机制已经出现。这意味着已经达到了以性器首位（genital primacy）且令人满意的客体关系，而且俄狄浦斯情结的强度已经减弱了。

现在我要根据刚才所陈述的定义，即被害焦虑是和感觉是威胁到自我的危险有关，而抑郁焦虑则是和感觉是威胁到所爱客体的危险有关，提出一个结论：这两种形式的焦虑构成了孩童期经历的所有焦虑情境。被吞噬的恐惧、被毒害的恐惧、被阉割的恐惧、害怕身体内部受到攻击的恐惧，全部都属于被害焦虑的范畴，而一切与所爱客体有关的焦虑，则都是以抑郁焦虑为本质。不过，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虽然在概念上彼此不同，在临床上却经常混在一起。例如，我已经界定了阉割恐惧（男性排名第一的焦虑）具有被害的性质，由它所引发的那种无法使女人受孕的感觉来看，这种恐惧是与抑郁焦虑混在一起的，其本质是他无法使他所爱的母亲受孕，因此无法为他对母亲的施虐冲动所造成的伤害进行修复。应该无需提醒，阳痿经常导致男人的严重抑郁。现在来看看女人最常见的焦虑，女孩害怕惊恐的母亲会攻击她的身体以及身体里的婴

儿，这种恐惧在我看来是女性最根本的焦虑处境，就定义来说它是被害的性质。然而，由于这种恐惧意味着她所爱的客体，也就是她感觉到在她体内的婴儿遭到破坏，因而令其包含了一种强烈的抑郁焦虑元素。

和我的论点一致，正常发展的前提是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必须被大量减少并有所缓和，因此，正如我希望在先前的论述中已经明确的那样，对于结束儿童与成人分析的这个问题的处理方式，我可以界定如下：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必须被充分地减轻，而且依我看，其前提是要分析最初的哀悼体验。

在此我要顺便提一下，即使分析追溯到发展的最早阶段（这是我的新标准的基础），其结果仍然会依据每个病例的结构与严重程度而有所不同。换句话说，虽然我们的理论与技术已经有所进展，但我们必须将精神分析治疗的局限铭记于心。

现在产生了这样的问题：我所提出的处理方式，和某些我们熟知的标准（例如一种已经建立的潜能与异性恋；具有爱、客体关系及工作的能力；以及特定的自我特质，这些特质促成心理稳定，并且和适当的防御有关）有多大的关联呢？所有这些发展的层面与被害、迫害焦虑的缓解是相互关联的。关于爱与客体的能力方面，我们很容易可以看出：只有在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并未过度的情况下，这些能力才能自由地发展。而在自我的发展方面，问题就比较复杂了。在这个联系中有两个特征经常会被强调，即稳定性与现实感的增长。但是我认为在自我深处的扩展也是同等重要的。具有深度与完整的人格，其内含要素之一是具有丰富的幻想生活，以及能够自由感受情绪的能力。我认为，这些特质的前提是婴儿期的抑郁位置已经被修通，也就是说，所有和原初客体有关的整套经验：爱与恨、焦虑、哀伤与罪疚感等以经被反复地体验过。这种情绪的发展和防御的本质有密切的关系。抑郁位置修通工作的失败，密不可分地联系着抑制情绪及幻想生活并阻碍洞察力的那些防御机制的主导地位。这些防御机制（我称之为“躁狂防御”）虽然并非不符合自我的稳定性与强度，却是肤浅的。如果在分析中我们成功地减轻了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并因此而减少躁狂防御，那么结果将会是自我在强度与深度方面的提升。

即使已经达到了令人满意的结果，分析的结束必定会激发痛苦的感觉，并且再度唤醒早期的焦虑，形成哀悼的状态。当分析结束所代表的失落已经发生时，病人仍然必须自己进行他所担负的那部分哀悼工作。我想这一点解释了以下事实：在分析结束之后经常会获得更多的进展，如果我们应用我所提出的标准，便可以更容易地预测这一点发生的可能

性有多少。因为只有当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已经大部分被缓解之后，病人才有可能靠自己进行最后一部分的哀悼工作，这再一次隐含了一种现实检验。此外，当我们决定可以结束分析的时候，我认为在数个月之前让病人知道结束的确切日期是非常有帮助的。这种做法可以帮助他在仍接受分析的期间，修通并减少不可避免的分离的痛苦，并且为他将要进入的过程——独自完成哀悼的工作做准备。

我已经在本文中清楚地表明：我提出的标准，其前提是分析曾经追溯到发展的早期阶段，到达心理的深层，并且已经修通了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

这一点将我带向一个与技术有关的结论，在分析过程中，分析师经常看起来如同一个被理想化的任务。理想化被当作对抗被害焦虑及其后果的防御，而且是这种防御的必然结果。如果分析师容许过度的理想化持续存在，也就是说如果他主要依赖于正向的移情关系（positive transference），他可能真的获得某些进展。不过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任何一个成功的心理治疗。只有通过分析负向的移情关系，而不只是分析正向的移情关系，焦虑才有可能在根本上获得减轻。在治疗过程中，精神分析师在移情的情境中代表了各种不同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和那些在早期发展过程中被内射的形象是相互呼应的〔克莱因，1929；斯特雷奇（Strachey），1934〕。因此，有时候这些人物形象被内射为迫害者，有时候则被当作理想的形象。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形象存在着。

随着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在分析过程中被体验到并最终得以减轻，分析师的各个方面发生了更大的整合，同时在超我的各个方面之间也获得了更好的整合。换句话说，最早期的恐怖形象在病人的心中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人们可能会说他们基本上是改善了。只有在迫害形象与理想化形象之间的严重分裂得到减轻，攻击以及力比多的冲动已经彼此靠近；只有当恨已经被爱化解时，好的客体（不同于理想化客体）才能够在病人心中被稳固地建立起来。整合能力方面的进展，证明了源自早期幼儿期的分裂过程已经减弱了，而且自我的深度整合已经发生了。当这些正向的特质被充分地建立时，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分析的结束并不是过早的，尽管它会再度唤起急性焦虑。

第四章 移情的起源（1952）

在《一个癔症案例分析的片段》（Fragment of an Analysis of a Case of Hysteria）这篇文章中，弗洛伊德（1905）用以下方式定义了移情情境：

“什么是移情？它们是在分析进行中，被唤起并被意识到的冲动与幻想的新版本或是新摹本（facsimile），但是它们具有以下特殊性——代表了它们的属性：它们用医生这个人替换了某位较早时候的人，换句话说，一套完整系列的心理经验被重新唤起了，它不被视为属于过去的经验，而是被套用在当下的这个医生身上。”

移情以各种形式存在于生命的进程中，并且影响着所有的人际关系，不过此处我只关注在精神分析中移情的各种表现。精神分析程序的特殊之处在于：当通往病人无意识之路开始展开时，他的过往（在其意识与无意识的层面）逐渐被重新唤起，因此他想要转移其早期经验、客体关系与情绪的迫切感再次得到增强，并且聚焦在精神分析师身上。这意味着病人通过利用和早年情境中一样的机制与防御，来处理被重新激活的冲突与焦虑。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进入无意识越深，能够将分析往回追溯得越早，我们对移情的了解也将会越多。因此，简短地介绍我关于发展最早阶段的结论，与本文的主题是切合的。

最早的焦虑形式，其本质是迫害性的，内在死本能的运作（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是朝向有机体本身）引发了被灭绝的恐惧，这也是被害焦虑的最初成因。而且，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此处我不关心出生前的过程），对客体的破坏冲动激发了害怕遭受报复的恐惧。这些内源性的被害感由于那些外在的痛苦经验而被加强了；因为从生命开始，挫折与难受的体验激起了婴儿“正遭受到敌对力量（forces）的攻击”的感觉。因此，婴儿在出生时所体验到的感觉，以及调适自己适应全新环境的困难，引发了被害焦虑。出生后接受到的舒适与照料（特别是第一次哺乳

的经验），在感觉上是来自好的力量。谈到“力量”，我使用了相当成人化的词语，以代表那些被婴儿模糊地感觉为客体（不论是好是坏）的东西。婴儿将满足与爱的感觉指向“好”乳房，并将破坏冲动与被害感指向令他感到挫折的对象，也就是“坏”乳房。分裂的过程在这个阶段正是最活跃的时候，爱与恨就如同乳房的好与坏的两面，是被远远地互相分开的。婴儿相对的安全感的基础是将好的客体转变为理想的客体，作为一种保护以免受到危险客体与迫害客体的伤害。这些过程，也就是分裂、否认、全能与理想化，活跃于生命最初的3-4个月时，即“偏执——分裂位置”（1946）。通过这些方式，在最早的阶段，被害焦虑及其必然结果——理想化，根本地影响着客体关系。

与婴儿的情绪与焦虑紧密联结在一起的原始投射与内射过程，开创了客体关系：通过投射，将力比多与攻击性转向母亲的乳房，建立了客体关系的基础；通过将客体（主要是乳房）内射，形成与内在客体的关系。我使用“客体关系”这个词，是根据我的主张：婴儿从一出生开始就和母亲有一种关系存在（虽然主要的焦点在母亲的乳房上），这种关系蕴含着客体关系的基本元素，也就是爱、恨、幻想、焦虑与防御。^[1]

在我看来，将乳房内射是超我形成的开始，而且这个过程会延续好几年。我们有根据地做出如下假设：从第一次哺乳经验开始，婴儿就内射了乳房的不同层面，于是超我的核心是母亲的乳房，不论是好是坏。由于内射与投射同时运作，与外在和内在客体的关系是彼此互动的。很快在孩子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父亲，也在很早的时候，就成为婴儿内在世界中的重要部分了。婴儿情感生活的特点是，在爱与恨、外在与内在情境、对现实的感知及其有关的幻想之间快速地摆荡。而且，被害焦虑与理想化之间是相互作用的（二者皆涉及内在与外在客体），被理想化的客体是迫害体（最坏的客体）的必然结果。

自我逐渐成长的整合与综合能力，即使是在最早的这几个月里，也越来越能达到一种状态：爱与恨，以及客体相应的好坏两面，都持续被合成。这引发了第二种焦虑形式（抑郁焦虑），因为婴儿现在感觉到他对坏乳房（母亲）的攻击冲动与欲望也会危及好乳房（母亲）。在出生4-6个月之间，这些情绪被进一步增强，因为在这个阶段，婴儿越来越能够将母亲作为一个人来知觉与内射。抑郁焦虑更加强烈，由于婴儿感觉到他的贪婪与无法控制的攻击已经破坏或是正在破坏一个完整的客体。此外，由于其情绪的合成逐渐增长，他现在感觉到这些破坏冲动是朝向一个所爱之人。类似的过程也同样发生在他和父亲及其他家人的关系上。这些焦虑与对应的防御构成了抑郁位置，这个位置在第一年的中期发生，其本质是与所爱的内在及外在客体的丧失与破坏有关的焦虑与

罪疚感。

就在这个阶段，与抑郁位置密不可分的是俄狄浦斯情结的到来。焦虑与罪疚感强力地加速俄狄浦斯情结的开始。由于焦虑与罪疚感提高了将坏的人物形象外化（投射），将好的人物形象内化（内射）的需要，以便将欲望、爱、罪疚感与修复倾向依附在某些客体上，而将恨、焦虑依附在其他客体上，在外在世界中寻找内在人物形象的代表。然而，婴儿主要的需要不只是寻找新的客体，还有朝向新目标的冲动：离开乳房朝向阴茎，即从口腔欲望（oral desires）转向性器欲望（genital desires）。这个发展的促成因素有许多：力比多的前进冲动、与日俱增的自我整合、身体与心理的技能，以及适应外部世界的持续进展。这些发展与象征形成的过程密不可分，而象征形成使得婴儿能够从甲客体转移到乙客体，不只是兴趣而已，还有情绪与幻想，焦虑与罪疚感。

我所描述的这个过程与另一种支配心理生活的基本现象有关，我相信最早的焦虑处境所造成的压力，是导致强迫性重复（repetition compulsion）的因素之一，稍后我将再回来讨论这个假设。

某些关于婴儿最早期阶段的结论，我延续了弗洛伊德的发现，不过在某些地方发生了一些分歧，其中之一和我现在讨论的主题相关。我指的是我的主张：客体关系的运作始于婴儿诞生之时。

多年来我一直持这个观点：在婴儿阶段，自体性欲与自恋和最早的客体关系（外在的与内化的）是同时并存的。我要再次简短说明我的假设：自体性欲与自恋包括了对内化好客体的爱以及关系，这个好客体在幻想中形成了被爱的身体与自我的一部分。在自体情欲的满足于自恋状态中，发生了朝向这个内化客体的退缩；同时，从出生时开始，和众多客体（主要是母亲的乳房）的关系就是存在的。这个假设与弗洛伊德对于自体情欲和自恋阶段的概念是相冲突的，他认为客体关系不存在于这些阶段。不过弗洛伊德与我的观点之间的差异，并没有如乍看之下那么不同，因为弗洛伊德对这个议题的说法并不一致，在不同的情况下，他明显地或隐约地表达了一些意见，他认为和客体（母亲的乳房）的关系先于自体情欲与自恋。只要引用一项参考数据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在两篇百科全书式文章的第一篇中，弗洛伊德（1922）说：

“最初，具有口腔成分的本能通过依附在对食物欲望的饱足上找到了满足，其客体是母亲的乳房。它随即又脱离依附，变得独立，而且同时变为处于自体情欲的状态中，也就是说，它在孩子自己的身体中找到了一个客体。”（第245页）

弗洛伊德所用的“客体”一词，与此处我对这个词的使用有些不同。

他谈的是本能趋向的客体，而我的意思是除此之外，有一个客体关系涉及婴儿的情绪、幻想、焦虑与防御。虽然如此，弗洛伊德在上文提及的文字中，清楚地说道：“对客体（母亲的乳房）的力比多依附，发生在自体情欲和自恋之前。”

在这个立论基础上，我想要再提醒大家关于弗洛伊德对于早期认同的发现。在《自我与本我》^[2]一书里，谈到了被放弃的客体贯注，他说：“.....在孩童期的第一个认同，其效果将具有一般性与永久性。这将我们带回自我理想的根源.....”弗洛伊德在此界定了最早而且最重要的认同，这个认同隐藏在自我理想的后面，如同对父亲或双亲的认同，并且将这些认同置于（如他所表达的）“每个人的史前时期”。这些论述近似于我所描述的最早被内射的客体，因为根据定义，认同是内射的结果。从我刚才讨论的陈述，以及上面节录的一段文字，可以推论弗洛伊德虽然没有进一步发展这条思路，他的确曾假设：在最早的婴儿期，客体与内射过程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也就是说，在自体情欲与自恋的议题上，我们发现了弗洛伊德观点的不一致之处。我想，这类见于多处论点的不一致，清楚地显示了在这些特定议题上，弗洛伊德未曾得到最终的结论。在焦虑理论方面，他任何客体贯注都更早的时候。这个主张似乎暗示着内射甚至比客体关系更早发生。在《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第八章）中，对此有明确的表示。他认识到对他来说，关于发展的早期阶段，仍有许多是未知或是模糊不清的，这一点在他提到女孩生命的第一年是“灰暗的年龄而且朦胧不明.....”（1931）时，也得到了例证。

我不知道安娜·弗洛伊德对于弗洛伊德在这方面论述的观点如何看待，但是谈到自体情欲与自恋的问题时，她似乎只将弗洛伊德的如下结论纳入考虑：自体情欲和自恋的阶段发生在客体关系之前，而不容许其他可能性，例如那些我在上文提及、隐含在某些弗洛伊德论述中的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安娜·弗洛伊德与我对于早期婴儿发展阶段的观点的分歧，远大于弗洛伊德（整体来看）与我的观点之间的分歧的原因之一。我如此声明，是因为我相信厘清安娜·弗洛伊德与我所代表的精神分析思想学派之间差异的程度与本质，是最为基本且重要的事情。这种厘清是必要的，不仅是在精神分析训练的兴趣方面，也是因为它有助于开启精神分析师之间丰富的讨论，从而对早期婴儿阶段的基本问题获得更多更广泛的认识。

假设在客体关系发生之前有一个阶段，并且延续了几个月，这个假设隐含的意思是：除了依附在婴儿自身的力比多之外，那些冲动、幻想

的焦虑、防御，如果不存在于婴儿身上，那么就没有和一个客体发生关联，也就是说，它们是凭空运作的。对儿童的分析让我了解到：每一种本能冲动、焦虑情境、心理过程都牵涉到（外在或内在的）客体。换句话说，客体关系是情感生活最核心的部分，而且爱与恨、幻想、焦虑与防御，也是在生命一开始就展开运作，并和客体关系密不可分地联结在一起。这个洞察使我对许多现象有了新的了解。

现在，我要提出本篇的结论：移情源自与最早阶段中决定客体关系的同一过程。因此，我们必须在分析中一再地回溯到客体（所爱的与所嫉恨的、外在的与内在的）之间的摆荡，这种摆荡主导着早期的婴儿阶段。只有当我们探索早年的爱与恨之间的互动、攻击性的恶性循环、焦虑罪疚感与攻击性的升高，以及这些冲突情绪与焦虑所朝向的客体的不同层面，我们才能够完全认识正向与负向移情之间的相互关联。另一方面，通过对这些早年过程的探索，我确信对负向移情的分析是分析深层心理的前提。这一点过去在精神分析的技术方面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3]分析正向移情，也分析负向移情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性，是我多年来一贯主张的，也是治疗各种病人、儿童与成人时必须依循的原则。在我从1927年以后所写的大部分著作中，我已经对这个观点提出了具体论证。

这种方法在过去使得儿童精神分析成为可能，而在近几年，在分析精神分裂病人方面被证实极为有效。直到1920年以前，人们一般都认为精神分裂症患者无法形成移情，因而无法接受精神分析。自那以后，人们开始尝试使用各种技术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精神分析。然而，在这方面最根本的观点的改变则是在最近才发生的，而且是和分析师对婴儿早期运作的机制、焦虑与防御有了更多的认知密切相关。由于我们已经发现了一些从应对爱与恨的原初客体关系上发展出来的这类防御，精神分裂症患者具有发展正向与负向移情的事实已经得到充分的了解。如果我们一致将以下原则应用在精神分裂症病人身上^[4]，即分析负向移情与正向移情是同样必要的，而且事实上，若欠缺其中任一要素，将造成另外一项无法被分析，那么这个发现就可以被确认。

以回顾的角度来看，这些在技术层面的显著进展，可以在弗洛伊德基于生本能与死本能的发现所提出的精神分析理论中找到支持的论点，他的发现基本上增加了我们对于矛盾起源的了解。因为生本能、死本能以及相应的爱与恨，在根源上有最紧密的互动，所以负向与正向移情基本上是互相联结在一起的。

对于最早期客体关系的了解及其所隐含过程的了解，已经在根本上

从各种角度影响了技术。我们早就已经知道，在移情情境中的精神分析师，可能代表了母亲、父亲或是其他人，有时候在病人的心里，咨询师也扮演了超我的角色，而在其他时候则是本我或自我的角色。我们目前的认知，让我们能够看穿病人分配给分析师的各种角色的特殊细节。事实上，在婴儿的生活里存在极少的人，他对人的感受却是众多的客体，因为他看到的是人的各种不同层面。因此，分析师可能有时候代表了自体、超我的一部分，或是各种内化的人物形象。同样地，如果我们只是认知到分析师代表了真实的父亲或母亲，这样的帮助并不大，除非我们了解是父母的哪个层面被激活了。在病人心中的父母形象，经过了婴儿期的许多投射与理想化过程之后，已经有各种程度的扭曲，并且经常保留了相当多婴儿期的幻想本质。整体而言，在婴儿的心里，每个外在经验都是与他的幻想交织在一起的，而且从另一方面来说，每个幻想也包含了一些真实经验的元素。只有通过对移情情境进行深度分析，我们才能够发现关于过去的真实与幻想层面。也是这些最早的婴儿期摆荡的根源，解释了它们在移情中的强度，以及在父亲与母亲之间、在全能的客体与危险的迫害者之间、在内在与外在形象之间的快速变化。有时候这些变化甚至出现在单次治疗时段中。有时候分析师看起来同时代表了双亲。在这种情形下，通常以联合起来的敌视态度对付病人，此时负向移情达到了极为强烈的程度。在移情情境中，被激活或是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混合了病人幻想中双亲合二为一的形象，也就是我曾在其他地方描述的“联合父母意象”（combined parent figure）。^[5]这是在俄狄浦斯情结最早期阶段中幻想形成的特征之一，而这一点若是继续保持其强度，则会危害客体关系与性的发展。“联合父母”

这个幻想，从早期情感生活的另一个元素（也就是伴随着口腔欲望受挫而来的强烈嫉羡）汲取其能力。通过对这些早期情境的分析，我们发现了在婴儿心中，当他受到挫折时，或是因为内在的一些原因而不能满足，他的挫折感会伴随这样的感觉：另外一个客体（不久将以父亲为代表）从母亲那里接受了他所渴望而在当时被拒绝的满足与爱。从而形成了以下幻想：双亲结合于一种具有口腔、肛门与性器性质的持续的相互满足，而且在我看来，这是嫉羡与嫉妒情境的原型。

关于移情的分析，还有另外一个层面需要一提，我们惯于说移情情境，但是我们是否总是记得这个概念的基本重要性？我的经验是：在揭开移情的细节时，最基本的是要思考关于从过去转移到当下的整体情境，而不只是情绪、防御与客体关系。

多年来——这一点在今天仍然如此——移情被理解为将病人的数据直接指涉到分析师身上。我对这一概念的理解是：移情根源于发展的最

早期阶段及无意识的深层，这个概念是更宽广的，而且需要具备一种技术，借由这个技术从所有呈现的数据中，将移情的无意识元素演绎出来，找到其脉络。例如病人关于日常生活、关系、活动的报告，不只提供了对其自我功能的洞察，也显露了（如果我们探索它们的无意识内容）其防御。这些防御是要应对在移情情境中被激发的焦虑，因为病人必定会运用他过去所使用的相同方法，来处理再次体验到对分析师的冲突与焦虑。也就是说，他撇开分析师，就如同他过去企图撇开他的原初客体一样；他试图分化与分析师的关系，让自己保持一个全好或全坏的形象：他将某些对分析师的感觉与态度，转到当时生活中的其他人身上，而这是行动化（acting out）的一部分。^[6]

本文主要讨论了最早期的经验情境与情绪，它们都是移情的来源。

在这些基础上，建立了日后的客体关系以及情绪与智力的发展。这些需要分析师加以注意的必要性，丝毫不亚于最早期阶段的各种表现。也就是说，我们探究的领域，涵盖了存在于目前的情境与最早期经验之间的所有数据。事实上，除非借由检验最早期的情绪与客体关系在日后发展中所呈现的各种变迁产物（vicissitudes），否则不可能找到逼近早期经验的路径。只有通过一再地将日后的经验联结到早期经验（这意味着需要耐心的艰苦工作），并且始终如一地探索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当下与过去才能够在病人的心中联结在一起。这是整合过程的一个层面。随着分析的进展，整合涵盖了病人心理生活的全部。当焦虑与罪疚感减少，且爱与恨能够有比较好的整合，分裂过程（对抗焦虑的一种基本防御）与压抑也减弱了。此时，自我的力量增长了，凝聚力也加强了，介于理想化客体与迫害客体之间的裂痕减少，客体的幻想层面也减弱了，这些都意味着无意识的幻想生活——与心理的无意识部分的区分不太清晰——可以更好地运用在自我的活动上，从而更广泛地丰富了人格。我在这里触及了移情与早期客体关系之间的差异性（较之相似性），这些差异性可以衡量分析程序的治疗效果。

我在上文中提出：引起重复性强迫的许多因素之一，是最早期焦虑情境作用下所产生的压力。当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以及罪疚感减少的时候，要一再重复根本经验的迫切性也减弱了，于是早期的模式与感觉的表现方式，以不太顽固的方式保存了下来。会发生这些根本的改变，是通过始终如一的移情分析。它们与深度再激活的早期客体关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它们不仅反映在对治疗师的态度改变上，也反映在病人目前的生活中。

【注释】

[1] 所有客体关系之最早形态的基本特征都是两人关系的原型，在两人关系中没有其他客体进入。这一点对于日后的客体关系非常重要。虽然这种排他的形式可能维持不过寥寥数月，因为和父亲及其阴茎有关的幻想（这些幻想开启了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将关系引入单一客体以外的其他客体。在分析成人与儿童时，病人有时候会体验到快乐幸福的感觉，这是通过再次唤起早期与母亲及其乳房的独特排他关系。这种经验通常随着对嫉妒与竞争情境（在这些情境中，第三个客体——基本上是父亲，牵涉其中）的分析而发生。

[2] 弗洛伊德提出（仍旧谈到这些最初的认同）它们是一种直接且立即的认同，发生在比

[3] 这主要是因为低估了攻击的重要性。

[4] 这个技术在汉娜·西格尔（Hanna Segal）的文章《分析精神分裂病例的某些方面》（Some Aspects of the Analysis of a Schizophrenic, 1950），以及罗森菲尔德《关于急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之超我冲突的精神分析评论》（Notes on the Psycho-Analysis of the Super-ego Conflict of an Acute Schizophrenic Patient, 1952a）与《急性紧张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移情现象与移情分析》（Transference Phenomena and Transference Analysis in an Acute Catatonic Schizophrenic Patient, 1952b）中有所描述。

[5] 见：《儿童精神分析》，特别是第八章和第十一章。

[6] 病人可能有时候会试图逃离当下、遁入过去，而不会认识到他的情绪、焦虑与幻想在当时正在全力运作中，并且将焦点集中在分析师身上。而在其他时候，如我们所知，防御主要是应对再次体验到过去与原初客体的关系。

第五章 自我与本我在发展上的相互影响（1952）

在《可结束的与不可结束的分析》（*Analysis Terminable and Interminable*, S.E.23）中，包含了弗洛伊德对自我的最后结论，他如此假设：“……自我具有最初与天生的区分性特质，这是重要的”。多年来我保持着这个观点，并且在我的《儿童精神分析》（1932）一书中提到：自我在生命一开始就运作了，而其最早的活动包括应对焦虑的防御，以及使用投射与内射的过程。在该书中，我也提出自我最初忍受焦虑的能力，是由它本来的强度所决定的，也就是说由先天因素所决定。我曾一再地表达这一观点，即自我从最早期与外在世界的接触中，建立了客体关系。最近，我又将朝向整合的冲动界定为自我的另一个原初功能。^[1]

我现在要来探讨本能——特别是生本能与死本能之间的挣扎——在自我的这些功能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弗洛伊德对生本能与死本能的概念中，存在这样的看法：作为所有本能汇聚之处之本我，从一开始就运作着。我完全同意这个概念，不过我和弗洛伊德的不同之处，在于我提出的假设：引发焦虑的首要原因是对灭绝（死亡）的恐惧，而它们源自死本能的内在运作。在生本能与死本能之间的挣扎，源自本我的同时也涉及自我。最初对于被灭绝的恐惧迫使自我采取行动，因而产生了最初的防御。这些自我获得的终极来源是生本能的运作。自我朝向整合与组织化的冲动，清晰地显示了它是生本能的衍生物，如弗洛伊德所言：“生本能的主要目的是统合（uniting）与联结（binding）”。^[2]与朝向整合的冲动对抗，而且与其交替运作的是分裂过程，它与内射和投射一起代表了某些最根本的早期机制。这些都在生本能的刺激推动下，从一开始就被迫成为防御的作用。

在此需要思考另一个来自本能冲动对原初自我功能的贡献。和我关于婴儿早期的概念一致的是：源于本能的幻想活动，用苏珊·艾萨克斯的话说，是本能在心理的必然结果。我相信幻想从最初就开始运作了，如同本能一样，而且它们是生本能和死本能活动的心理表现。幻想活动构成了内射与投射机制的基础，这些机制让自我能够进行上述的一个基

本功能，也就是建立客体关系。通过投射将力比多与攻击性转向外界，并将客体浸透于其中，于是婴儿的最初客体关系发生了。我认为，这个过程是促成客体贯注的基础。由于内射的过程，这个最初客体同时也被纳入自体中。从一开始，外在客体和内在客体的关系就是互动的。在这些我称为“内化的客体”中，最早的是一个部分客体，即母亲的乳房。从我的经验来看，即使用奶瓶喂养婴儿，这一点仍然是成立的。不过，我若是在此讨论这些象征性等同（symbolic equation）借以发生的过程，就离题太远了。乳房很快被附加上其他的母性，成为一个内化的客体，强烈地影响着自我的发展。随着与完整客体的关系发展，父母以及其他家族成员被内射为好人或坏人，所依据的是婴儿不断变化的感觉、幻想以及经验；于是充满好、坏客体的世界于内在被建立起来。这个内在世界不仅是内在富足与稳定的资源，也是内在迫害的来源。在最早的3-4个月期间，被害焦虑盛行并对自我施压，严酷地考验自我承受焦虑的能力。这种被害焦虑有时候会弱化自我，有时候则具有推动自我朝向整合与智力成长的作用。在4-6个月之间，婴儿需要保存所爱的内在客体，而这个需要受到他自己的攻击冲动所威胁，再加上随之而来的抑郁、焦虑与罪疚感再次对自我造成加倍的影响：它们可能具有征服自我的威胁性，也可能激发自我朝向修复与升华。通过这些我只能再次稍加一提的各种不同方式，自我受到其与内在客体关系的攻击与滋养。^[3]

以婴儿内在世界为中心的幻想所具有的特殊系统，对自我的发展来说是无比重要的。婴儿感觉到活生生的内化客体，其彼此之间以及与自我的关系是和谐共处或是互相冲突的。这些不同的结果是依据婴儿的情绪与经验而定：当婴儿感觉到他包含有好的客体时，他体验到信任、自信以及安全；当他感觉到包含有坏的客体时，他体验到被害与怀疑。婴儿与内在客体的关系好坏，和他与外在客体之间的关系是同步发展的，并且对后者的走向有永久性的影响。而另外一方面，作为婴儿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和内在客体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挫折与满足的影响。于是，在内在客体世界（以一种幻想的方式来反映获取于外界的印象）与外在世界（必然受到投射的影响）之间有持续的互动。

正如我经常描述的，内在的许多客体也形成了超我的核心。^[4]超我是在童年期第一年持续发展起来的。根据经典精神分析理论，它在超我继承俄狄浦斯情结的阶段，达到了顶点。

由于自我、超我的发展和内射、投射的过程息息相关，它们从一开始就是密不可分的，而且由于它们的发展强烈地受到本能冲动的影响，自从生命开始起，心理的所有三个区域就是紧密互动的。我了解在此提到三个心理区域，并不符合本文所要讨论的主题，但是我对于婴儿早期

的概念，使我不可能只考虑到自我与本我之间的相互影响。

因为生本能与死本能之间持续不断的相互作用，以及源自两者对立（融合与去融合）的冲突主导了心理生活，在无意识中存在不断改变的连续互动事件、情绪与焦虑的波动。我曾试图提供一个关于多种过程的指标，角度放在内在客体与外在客体的关系上，这些客体从最早阶段开始就存在于无意识中。我现在要提出几点结论：

我在此明确概括出来的假设，代表了对早期无意识过程的一个观点，它比弗洛伊德的心理结构概念所隐含的观点更为宽广。

如果我们假设超我是从这些早期无意识过程中发展出来的，而这些无意识过程同时也塑造了自我，决定了自我的功能，让自我与外在世界的关系成形，那么我们需要对自我发展以及形成超我的基础再加以检视。

因此，我的假设将造成重新评估超我与自我的本质与范围，以及组成自体心理各部分之间的关系。

作为结尾，我想重述一个为人们所熟知的事实，不过，当我们对心理的洞察越深，我们就越是信服这个事实：我们认知到无意识是一切心理过程的根源，决定了心理生活的全部，因此，只有通过深入而广泛的探索无意识，我们才能够分析全部的人格。

【注释】

[1] 《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的情结》。

[2] 《自我与本我》(1923),S.E.19,第45页。

[3] 关于这些早期过程的最新报告，可见于我的多篇文章。

[4] 问题在于：在什么程度上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内化的客体形成了自我的一部分，又有多少形成了超我的部分？我想，这个问题引出了一些仍然模糊且需要进一步澄清的问题。宝拉·海曼（1952）在这个方向上提出过一些主张。

第六章 关于婴儿情绪生活的一些理论性结论^[1] (1952)

我对于婴儿心理所做的研究，使我越来越察觉到运作于早期发展阶段的一些过程，它们大多是在同时运作，并且极其复杂。在写作本章之时，我企图针对婴儿生命第一年中情感生活的某些方面加以阐释，而且特别强调焦虑、防御与客体关系。

生命最初的3-4个月（偏执——分裂位置）^[2]

—

生命初期，婴儿就体验到来自内在与外在来源的焦虑。多年来，我一直认为死本能的内在运作诱发了被灭绝的恐惧，而且这是被害焦虑的最初原因。最早引发焦虑的外在来源是诞生的经验，根据弗洛伊德的看法，这一经验为所有日后的焦虑情境提供了一个模型，必然影响到婴儿与外在世界的最初关系。^[3]他承受的痛苦与不适，以及失去子宫内状态的失落感，被他感觉为受到外在敌对势力的攻击，也就是被迫害。^[4]于是，随着遭受剥夺，被害焦虑从一开始就进入了婴儿与客体的关系中。

在本书提出的几个基本概念中，有一个这样的假设：婴儿最早关于哺乳和母亲存在的经验，开启了与母亲的客体关系。^[5]因为口腔力比多以及口腔破坏两种冲动在生命刚开始时被特别导向了母亲的乳房，因此这一关系在开始时是和部分客体的关系。我们假定力比多与攻击两种冲动之间总是不断地互动。虽然两者的比例会有变化，这种互动和生本能、死本能之间的融合互相呼应。可想而知，在免于饥饿与紧张的时候，力比多与攻击冲动之间存在最佳的平衡状态。只要因为被剥夺了内在或外在的资源而使攻击冲动增强的时候，这种平衡会被干扰。我认为，这种力比多与攻击之间平衡状态的改变，导致了一种贪婪的情绪。这种情绪是最早且最重要的口腔特质，只有贪婪增加，就会强化挫折感以及随之而来的攻击冲动。因此，破坏冲动与力比多冲动相互作用的强度，为贪婪的强度提供了体质上的基础。不过，虽然在某些案例中，被害焦虑可能增加贪婪，在其他案例（如我在《儿童精神分析》中提出来的那样）中，被害焦虑也有可能导致最早的喂食抑制。

反复发生的满足与挫折经验，强烈地刺激着力比多冲动和破坏冲动，以及爱与恨。结果当乳房满足婴儿时，它是被爱且被感觉为“好的”，而当它是挫折的来源时，则会被怨恨且被感觉为“坏的”。在好乳房与坏乳房之间的这种强烈对比，主要是因为缺乏自我的整合，也是因为自我中以及在和客体的关系中存在分裂过程所致。我们有理由假设，即使在生命最早的3-4个月中，好的与坏的客体在婴儿的心里并没有进行完全的区分。对他而言，母亲的乳房在好与坏两个方面，似乎也

与她的身体合二为一，于是在最早的阶段开始，与母亲整个人的关系就逐渐地建立起来了。

除了来自外在因素的满足与挫折，还有各种精神的内在过程（主要是内射与投射），导致了与最初客体的双重关系。婴儿将爱的冲动投射出去，就像他将破坏冲动向外投射，并将它归因于挫折他的（坏）乳房一样。在同一时间，通过内射，好乳房与坏乳房在内部被建立起来。^[6]于是，客体的图像（不论是外在的或内化的）在婴儿的心里都被幻想扭曲了，这些幻想和他投射在客体上的冲动息息相关。好乳房（内在的与外在的）成为一切有益的与令人满足的客体原型，坏乳房则成为所有外在与内在迫害客体的原型。各种使婴儿感觉被满足的因素，诸如饥饿的缓解、吸吮的愉悦、免于紧张与不舒服（即免于被剥夺），这些都被归因于好乳房。相反地，所有挫折与不舒服则被归因于（迫害性的）坏乳房。

首先，我要描述婴儿与坏乳房之间的类别。如果我们思考存在于婴儿心中的图像，就像我们在儿童与成人分析中回溯时见到的，我们发现当婴儿处在挫折与怨恨的状态时，被怨恨的乳房已经获得了婴儿自身冲动的口腔破坏品质，在他的破坏性幻想中，他啃咬、撕裂乳房，吞噬它、毁灭它，而且他感觉到乳房也会对他以牙还牙。当尿道以及肛门施虐冲动增强时，在婴儿的心中，他用有毒的尿液与爆炸性的粪便来攻击乳房，于是他也认为乳房对他而言是有毒的、会爆炸的。婴儿的施虐幻想的细节，决定了他对内在与外在迫害者的恐惧。这些迫害者主要是对（坏）乳房进行报复。^[7]

由于幻想中对客体的攻击，基本上是受到贪婪的影响，并且由于投射的缘故，恐惧客体的贪婪成为被害焦虑的基本元素之一：就如同他渴望吞噬乳房，坏乳房也将以同样的方式吞噬他。

不过，甚至在最早的阶段，被害焦虑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婴儿与好乳房的关系所反制。我已经在上文指出：虽然婴儿的感觉集中在与喂食的母亲（由乳房所代表）的关系上，但是母亲的其他层面也已经进入了这个最早的母婴关系中。因为即使是很小的婴儿，也会对母亲的笑容、双手、声音、拥抱与照顾有所反应。婴儿在这些情景中所体验到的满足与爱，都有助于对抗被害焦虑，甚至对抗出生经验所诱发的失落和被害感。在喂食中，婴儿的身体与母亲靠近（基本上是婴儿与好乳房的关系），这样就反复地帮助他克服了先前失落状态的渴望，缓解了被害焦虑，并且增加了他对好客体的信任。（见本章末，批注一）

二

婴儿的情绪特征具有一种极端强烈的特质，挫折的（坏）客体被感觉为一个恐怖的迫害者，好乳房则容易变成“理想的”乳房，这个理想乳房会满足其贪婪的愿望——渴望无限制的、立即的、长久不辍的满足。于是产生了一种完美而永不枯竭的乳房的感觉，这个乳房永远存在、永远会满足他。另一个促使将好乳房理想化的因素，是婴儿被害焦虑的强度，因为被害焦虑会产生被保护的需要，以免受到迫害者的伤害，于是增加了全能满足客体的力量。理想化的乳房是迫害性乳房的必然结果，而且，由于理想化是来自一种被保护的需要，以免受到迫害客体的伤害，因此理想化是一种对抗焦虑的防御方式。

幻觉性满足（hallucinatory gratification）的例子，也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理想化过程发生的方式。在此状态下，来自各种来源的挫折与焦虑被处理掉，失去的外在乳房被重新获得，再次唤醒了于内在拥有理想乳房（占有它）的感觉。我们也可以假定，婴儿在幻觉中感觉到对产前状态的渴望，因为幻觉中的乳房是永不枯竭的，他的贪婪也就在当下被满足了（但是，迟早饥饿感会再次将婴儿带回外在世界，于是，他会再次体验到挫折及其激发的所有情绪）。在满足愿望的幻觉中，许多基本的机制与防御在运作着，其中之一是对内在及外在客体的全能控制，因为自我以为它可以完全拥有外在及内在的乳房，而且，在幻觉中，迫害性乳房和理想的乳房被远远地隔离开，受挫折的经验与被满足的经验也是一样被分隔开。这样的分裂（相当于将客体与对它的感觉分裂）似乎与否认的过程有关。“否认”的最极端形式（我们在幻觉性满足中所见的）似乎相当于消灭了任何挫折的客体或是情境，因而与来自生命早期阶段强烈的全能感密切相关。如此一来，被挫折的情境、令其挫折的客体、挫折所带来的坏感觉（以及裂解的客体碎片）都被感觉为不存在，已经被消灭了。婴儿借由这些方式获得了满足，并从被害焦虑中释放出来。消灭迫害性客体以及迫害情境，与全能地控制客体的极端形式息息相关。我主张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过程也运作于理想化的过程中。

看起来，早期的自我在愿望满足的幻觉之外的状态，也会运用灭绝（annihilation）机制来消灭客体与情境分裂的某个方面。例如在被害幻觉中，客体与情境的恐怖面似乎占优势到了某种程度，以至于好的方面在感觉上已被完全摧毁（我无法在此讨论这个过程）。自我将两个方面分开的程度，似乎是随着状态的不同而变化的，据此就决定了被否定的方面是否在感觉上已经完全不存在了。

基本上是被害焦虑在影响着这些过程，我们可以假设当被害焦虑减

弱时，分裂的运作比较不活跃时，自我因此而能够整合自己，并且或多或少地将它对客体的感觉合成起来。很可能任何一个这样的整合步骤，只有在对客体之爱超越了破坏性冲动（基本上是生本能超越死本能）的那一刻，才有可能发生。我认为，自我整合自己的倾向可以视为生命本能的表现。

整合对于同一客体（乳房）之爱的感觉与破坏冲动，引发了婴儿抑郁焦虑、罪疚感以及想要修复遭受伤害的所爱客体（好乳房）的冲动。这意味着婴儿有时候会体验到与部分客体（母亲的乳房）^[8]有关的矛盾感情。在生命的最初几个月中，这种整合状态是短暂的。在此阶段自我达到整合的能力仍是很有限制的，而和这一困难有关的原因，是被害焦虑以及分裂过程的强度（它们正处于最活跃的高峰期）。似乎随着发展的进行，合成的经验以及随着合成而发生的抑郁焦虑经验，变得更加频繁且持久，这些都构成了整合成长的一部分。随着整合与合成朝着客体的对立情绪方向的发展，通过力比多来缓和破坏的冲动成为可能，导致焦虑真正减少，^[9]这是正常发展的根本条件。

如我过去所提出的，分裂的过程在其力度、频率及持续时间方面，具有很大的变异性，不只是在个体之间有差异，在同一个婴儿身上的不同时间也有差异存在。生命初期的情感生活有一部分是如此的：许多过程快速地更替着，甚至近乎同时进行。例如，当婴儿将乳房分裂为被爱的与被恨的（好的与坏的）两个方面时，同时存在着一种不同性质的分裂，引发了一种感觉：自我及其客体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这些过程导致了崩解的状态，^[10]就像我在上文指出的，这些状态与其他过程交替进行着，某种程度的自我整合与客体合成在其中逐渐发生了。

早期的分裂方法，根本地影响了日后发展阶段中压抑的执行方式，而这又反过来决定了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相互作用的程度，换句话说，心理各部分之间互相保持“通透性”（porous）的程度，主要是由早期分裂机制的强弱决定的。^[11]一些外在因素在生命初期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为我们有理由假设，任何引起被害恐惧的刺激都会增强分裂机制（也就是自我分裂自体以及客体的倾向）。然而，每一个好的经验都会强化对好客体的信任感，并且促成自我的整合以及客体的合成。

三

弗洛伊德的某些结论暗示了自我是通过内射客体而发展的。关于最初期的阶段，好乳房在满足与快乐的情境中被内射了，在我看来，那成

为自我的重要部分，并且强化了它的整合能力。因为这个内在的好乳房强化了婴儿爱与信任其客体的能力，也形成了早期超我有益的及温和的方面，更加刺激自我内射好的客体与情境，于是这也是对抗焦虑的抚慰的基本来源，它成为内在本能的代表。不过，只有当好的客体被感觉为未受损害时，才能够具备这些功能，这隐含的意思是它主要是和满足与爱的感觉一起被内化的，这些感觉的前提是通过吸吮所获得的满足，大致未曾受到外在或内在因素的干扰。内在干扰的主要来源是过度的攻击冲动，它提高了贪婪并且减弱了承受挫折的能力。换句话说，当两种本能融合的时候，生本能超越了死本能（而且对应的是力比多超越了攻击），好乳房能够在婴儿心中更安全地被建立起来。

不过，婴儿的口腔施虐欲望从出生开始就是活跃的，而且很容易被外源性与内源性的挫折所激发，并且不可避免地会一再地引发一种感觉——乳房因为他贪婪吞噬的攻击而被摧毁，而且在他体内成为碎片。内射的这两种层面是同时并存的。

在婴儿与乳房的关系中，主导的是挫折还是满足的感觉，毋庸置疑主要是受外在环境的影响，不过也要考虑从一开始就影响着自我强度的体质因素。之前我曾提出自我承受压力与焦虑的能力，也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忍受挫折的能力，是一个体质上的因素。^[12]这个与生俱来对焦虑的较大忍受能力，似乎根本上是建立在力比多冲动超越攻击冲动的状态上。也就是说，它取决于一开始当两种本能融合时，生本能所扮演的角色。

我假设，在吸吮功能中所表现的口腔力比多，使婴儿能够将乳房（及乳头）内射为一个大致没有被毁坏的客体。我还假设，破坏性冲动在最早期的阶段是最强大的。这两个假设并不冲突。影响两种本能融合与去融合的因素仍是隐晦不明的，但是我们没什么理由怀疑，在和第一个客体（乳房）的关系中，自我有时候能够通过分裂的方法将力比多与攻击分开。^[13]

现在，我要将主题转移到投射在被害焦虑的变迁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已在他处^[14]描述了吞噬与掏空母亲乳房的口腔施虐冲动，是如何被纳入吞噬与掏空母亲身体的幻想中。来自所有其他来源的施虐攻击，很快和这些口腔攻击发生关联，于是发展出两条主线的幻想。其中之一（主要是口腔施虐的，而且与贪婪息息相关）是掏空母亲身体中任何想要的好东西；另外一种（主要是肛门的）是要在母亲的身体里填满坏的东西，以及从自体裂解下来并且投射到母亲体内的碎片。这些主要以排泄物为代表，此时排泄物成为破坏、摧毁和控制被他所攻击的客体的工

具。或者是，整个自体（被感觉是坏的自体）进入了母亲的身体并控制它。在这些不同的幻想中，自体通过对外在客体（首先是母亲）的投射而获取、占有它，并使其称为自体的延伸，客体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自我的一个代表。在我看来这些过程是通过投射而认同，或是“投射性认同”^[15]的基础。借由内射而认同与借由投射而认同是互补的过程，导致投射性认同的过程，似乎在最早期与乳房的关系中就已经在运作了。“如吸血鬼般的吸吮”、将乳房掏空，在婴儿的幻想中发展成企图进入乳房，并进一步进入母亲的身体。于是，投射性认同会在贪婪的口腔——施虐内射乳房时同时开始，这个假设和作者经常表达的观点是抑制的：内射与投射从生命一开始的时候就在互动了。将一个迫害客体内射，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破坏冲动在客体上的投射所决定的。想要将坏东西投射（排出）的冲动，由于对内在迫害者的恐惧而升高，当投射为被害焦虑所主导时，被投射坏东西（坏自体）的客体成为最佳迫害者，因为它已被赋予该主体所有的坏质量，再内射这个客体就急剧地增强了对内在与外在迫害者的恐惧（死本能或依附于它的危险，再次被转入内在）。于是，和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有关的被害焦虑，两者之间不断地互动着，在这个互动中，投射性认同所涉及的一些过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我认为，爱的感觉的投射（导致力比多依附在客体上的过程）是找到好客体的前提，内射好客体刺激了好的感觉的投射，而借由再内射强化了拥有内在好客体的感觉。好的自体部分的投射或整个好自体的投射，与坏自体投射到客体及外在世界是互相呼应的。再内射好的客体和好的自体，减轻了被害焦虑，于是与内在和外在世界的关系同时改善了，而且自我在强度与整合程度上都获得了提升。

在整合上的进展（如同我在稍早的章节中提出来的），取决于爱的冲动暂时超越了破坏冲动而居于主导的位置，这个进展导致了一个过渡的状态，在其中自我将对同一客体（最初是母亲的乳房）的爱与破坏冲动加以合成。这个合成的过程开启了在发展上进一步的重要阶段（可能同时发生）：抑郁焦虑与罪疚感的痛苦情绪发生了，攻击性被力比多所缓和，使被害焦虑减弱了。与岌岌可危的外在和内在客体之命运有关的焦虑，导致了对此客体更强的认同，自我于是努力进行修复，并且抑制了感觉上会危及所爱客体的攻击冲动。^[16]

随着与时剧增的自我整合，抑郁焦虑的体验在发生频率和持续时间上都增加了。同时，由于知觉范围扩展，在婴儿心里将母亲视为一个完整而独特的人的概念，从与母亲身体的局部及其人格的各个层面（例如：她的气味、触摸、声音、微笑、脚步声等）的关系中发展了出来。

抑郁焦虑与罪疚感逐渐聚焦在被视为一个完整个体的母亲身上，并且强度也增加了，抑郁位置由此便凸显出来。

四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描述了在生命最初3-4个月的心理生活的某些方面（然而，必须谨记在心的是，由于个体差异很大，我只能将发展阶段的长短进行粗略的估计）。如我所报告的，在这个阶段的图像中，有些特定的特征是很明显而具有代表性的：偏执——分裂位置居于主导地位，内射与投射（以及再内射与再投射）过程之间的互动决定了自我的发展；与所爱及所恨的（好的与坏的）乳房的关系，就是婴儿最早的客体关系；破坏冲动与被害焦虑正是最强烈的时候，渴望无限制的满足即被害焦虑，促使婴儿感觉到理想的乳房与吃人的乳房是同时存在的，而这两者在婴儿心里是被远远地分隔开的，母亲乳房的这两个方面被内射，并且构成了超我的核心。在这个阶段，主导的是分裂、全能自大、理想化、否认、控制内在及外在客体，这些初期的防御方法具有极端的特质，以配合早期强烈的情绪以及自我承受急性焦虑的有限功能。虽然在某些方面，这些防御阻碍了整合的进程，但对于整体自我的发展而言，它们仍然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因为它们一再地缓解了婴儿的焦虑。这种相对短暂的安全感，主要是通过将迫害客体与好客体区分开来所达到的。心中存有好的（理想的）客体，使自我能经常保持强烈的爱与满足的感觉，好客体也提供了保护来对抗迫害客体，因为它被感觉到（例如，实现愿望的幻觉）取代了后者。我想这些过程导致了一个可以观察到的事实：因而如此快速地在完全满足的状态与极大的痛苦状态之间转变着。在这个早期阶段，自我容许对母亲的矛盾情绪（及相应而生的母亲的两个方面）同时存在，借此来处理焦虑，但这种能力仍然是很有限的。这意味着对好客体的信任缓和了对坏客体的恐惧及抑郁焦虑，并且只发生在一些转瞬即逝的经验之中。在崩解与整合的交替过程中，逐渐发展出比较整合的自我，它具有更好的能力来处理被害焦虑。婴儿与母亲身体局部的关系（聚焦在她的乳房上），逐渐转变为与母亲整个人的关系。

这些存在于最早婴儿阶段的过程，可以放在下列几个标题之下加以思考：

一、自我具有一些凝聚与整合的雏形（rudiments），会逐渐朝向该方向发展。在诞生后它即开始展现某些基本的功能，运用分裂的过程及压抑本能的欲望，作为应付从诞生时就被自我体验到的被害焦虑的防御。

二、客体关系是由力比多与攻击性、爱与恨所塑造，受到两方面的渗透：一方面是被害焦虑，另一方面是被害焦虑的必然结果——来自将客体理想化的自大全能的安抚。

三、内射、投射与婴儿的幻想生活及情绪是密切相关的，它们运作的结果是形成内化的好客体与坏客体，这些客体开启了超我的发展。

随着自我越来越能够承受焦虑，防御的方法也有相应的改变。这使现实感提高了，满足、兴趣与客体关系的范围不断扩大，破坏冲动与被害焦虑的力量也减弱了，抑郁焦虑增强并在此阶段达到顶峰。我将在下一章节对此进行描述。

婴儿期的抑郁位置

一

在出生第一年的4-6个月之间，婴儿智力与情绪发展中的某些变化变得显著了，他与外在世界、其他人及事物的关系越来越分化，他的满足与兴趣的范围也扩大了，表达情绪以及和他人沟通的能力提高了，这些可以被观察到的改变都是自我逐渐发展的佐证。整合、意识、智力、与外在世界的关系，以及自我的一些其他功能都在持续稳定地发展。同时婴儿的性组织也在发展，虽然口腔冲动与欲望仍然居于主导地位，尿道、肛门与性器倾向的强度也有所增强。于是，力比多与攻击性的许多不同来源汇集在一起，为婴儿的情感生活赋予了独特的风貌，并且使各种新的焦虑情境凸显出来。幻想的范围扩大了，变得更加精细且更为分化，与此相对应的是，在防御的本质上也发生了变化。

所有的这些发展都反映在婴儿与母亲的关系中（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在与父亲及他人的关系中）。和母亲整个人的关系（这一关系是在乳房仍然是主要客体时逐渐发展出来的）被更完整地建立起来；而且，当婴儿能知觉并且内射母亲整个人（或者换句话说，被视为一个“完整的客体”）的时候，对她的认同也增强了。

即使某种程度的整合是自我有能力将母亲与父亲整个人内射的前提，但是在整合与合成这条路线上进一步的发展，是在抑郁位置出现时才开始的。客体的不同方面（所爱的与所恨的、好的与坏的）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现在这些客体都是完整的人。合成的过程在内、外在客体关系的整个领域上运作，它们构成了内在客体（早期的超我）和外在客体的对立面。但是，自我也会被驱使去减少外在与内在世界之间的差异，或更确切地说，是外在形象与内在形象之间的差异。与这些合成的过程同时发生的，是自我的整合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结果是自我的裂解部分之间达到更大的凝聚。这些整合与合成的过程导致了爱恨之间的冲突达到顶点，随之而来的抑郁焦虑和罪疚感不仅产生了量变，而且还发生了质变。现在所体验到的矛盾情感主要是朝向一个完整的客体，爱与恨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好”乳房与“坏”乳房、“好”母亲与“坏”母亲无法像早期阶段那样被远远地分开。虽然破坏冲动的力量被

减弱了，但是他觉得这些冲动会对他所爱的客体（现在被感知为一个人）构成很大的危险。贪婪以及应付它的防御在这个阶段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由于害怕无法挽回地失去他所爱的那个不可缺少的客体，这样的焦虑往往导致贪婪的增加。然而贪婪被感觉到是无法控制且具破坏性的，会危害他所爱的外在与内在客体，于是自我更加抑制本能的欲望，这样一来可能会导致婴儿在享受与接受食物时的严重困难，^[17]以及日后在建立感情与性爱关系时的严重压抑。

上述整合与合成的步骤导致了更好的自我功能，可以面对越来越严酷的精神现实。内化的母亲在感觉上是受伤的、受苦的，处于被灭绝或是已经被灭绝且永久丧失的危险之中，而与之有关的焦虑，就导致了对受伤客体更强烈的认同。此认同同时增加了进行修复的冲动，以及自我抑制攻击冲动的企图。自我也一再地使用躁狂防御，如同我们所见的那样，自我为了对抗被害焦虑，使用了否认、理想化、分裂及控制内在与外在客体等防御方式。当抑郁位置发生时，这些全能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被维持着，不过它们现在主要是被用来对抗抑郁焦虑。随着整合与合成的脚步，这些防御方式也有改变，也就是说变得不那么极端，而且比较能配合成长中的自我能力来面对精神现实。由于这一形式与目标上的改变，这些早期的防御方法现在就构成了躁狂防御。

自我在面对众多的焦虑情境时，会倾向于否认它们，而当焦虑达到最高时，自我甚至会完全否认它爱这个客体的事实，结果造成了对爱的持续压制以及背离最初的客体，且被害焦虑增加，也就是退行到偏执——分裂位置。^[18]

自我控制内在与外在客体的各种尝试（在偏执——分裂位置时，这个方法主要被用来应付被害焦虑）也发生了变化，当抑郁焦虑升高时，自我想控制内在与外在客体，主要是为了防止挫折、避免攻击，以及随之而来的所爱客体面临的危险——也就是说，用来抵抗抑郁焦虑。

对客体与自我使用分裂机制的方式也有不同，虽然先前所用的分裂方法仍然在某种程度上持续着，现在的自我则将完整的客体分为未受伤的活客体和受伤危殆的客体（也许是垂死或已经死亡的）；因此，分裂主要成为应付抑郁焦虑的防御。

同时，自我发展的若干重要进展发生了，这不仅使得自我能够演化出更适当的防御来应付焦虑，而且最终导致了焦虑真正的降低。面对精神现实的持续经验（隐含于抑郁位置的修通当中）提高了婴儿对外在世界的了解，因此其父母形象——最初被扭曲为理想化与恐怖化的形象——逐渐接近现实。

如同本章稍早所讨论的，当婴儿内射了比较令他安心的外在现实，他的内在世界也会得到改善，而这一点又通过投射而有助于改善他所感觉到的外在世界图像，于是当婴儿一再地重新内射更现实与更令他安心的外在世界，并在某种程度上也于内在建立了完整与未受伤的客体时，超我的组织方面也发生了根本的发展。不过，当好客体与坏客体彼此靠近在一起时（坏的方面被好的方面所缓解），自我和超我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改变，也就是说，自我对超我循序渐进的同化发生了。（见本章末，批注二）

在此阶段，修复受伤客体的冲动开始充分运作，正如我们稍早知道的，这种倾向与罪疚感是密不可分的。当婴儿感觉到他的破坏冲动与幻想是指向所爱客体的整个人时，便引发了强烈的罪疚感，伴随着想将受伤的所爱客体修复、保存或复苏的迫切冲动。在我看来，这些情绪等同于哀悼的状态，而运作的防御则等同于自我企图克服哀悼。

由于修复的倾向基本上是来自生本能，靠的是力比多的幻想与欲望，这一倾向参与了所有的升华，并且从这一阶段开始，一直是远离与降低抑郁的良方。

似乎在早期阶段里，心理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都被自我用来防御焦虑，修复倾向（首先以全能的方式运作）也变成了一种重要的防御。婴儿的感觉（幻想）可以被描述如下：“我的母亲不见了，她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她在受苦，她死了。不，这不可能，因为我可以救活她。”

随着婴儿逐渐获得对客体与自己的修复力量的信心，全能感减少了。^[19]他感觉到所有的发展进程与新的成就都为周围的人带来了喜悦，而且通过这种方式表达了他的爱，反向平衡了或抵消了他的攻击冲动所造成的伤害，并且对受伤的所爱客体进行修复。

于是，正常发展的基石被奠定了下来：婴儿与他人的关系开始发展，与内在和外在客体有关的被害焦虑减轻了，好的内在客体更稳固地建立起来，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安全感，这些都强化并丰富了自我的内涵。这个更加强壮且协调的自我（虽然它仍然使用相当多的躁狂防御），一再地将客体与自我的裂解部分聚集在一起，并且加以合成。逐渐地，分裂与合成的过程被用在彼此区隔较不远的层面，对现实的感知增加了，客体显现出较合乎现实的样貌，所有这些发展都导致了对外在现实及内在现实的不断适应。^[20]

在婴儿对挫折的态度方面，也有相应的改变。如我们所知，在最早期，母亲（她的乳房）坏的迫害性的方面在孩子心中，代表了一切挫折

他的邪恶东西（外在的与内存的皆然）。当婴儿对其客体关系的现实感以及对客体的信任感增加时，他变得更有能力辨别来自外在的挫折与幻想的内在危险之间的不同。因此，恨与攻击就更加紧密地联系于源自外在因素的真实挫折或伤害。对于处理其攻击性，这是朝向更合乎现实与客观方法的一步。这样的方法引起较少的罪疚感，而且从根本上让孩子以自我能接受的方式，升华并体验自己的攻击性。

另外，这种对待挫折更合乎现实的态度（意味着和内在及外在客体有关的被害焦虑已经减弱了），让婴儿在挫折和经验不再运作时，具有更大的能力来重建与母亲和他人的良好关系。换句话说，对现实的不断适应（和内射及投射运作的改变息息相关），带来了和内在与外在世界之间更安全的关系，导致矛盾与攻击性的减弱，从而使修复的冲动得以完全运作。通过这些方式，发生于抑郁位置的哀悼过程逐渐被修通了。

当婴儿到达约3-6个月的关键阶段，面临抑郁状态中固有的冲突、罪疚感与哀伤时，他处理焦虑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较早期发展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决定于在生命最初的3-4个月期间，他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并建立其自我核心的好客体。如果这个过程是成功的（而这意味着没有过度的被害焦虑与分裂过程，而且一种整合已经发生了），被害焦虑与分裂机制就会逐渐减弱，自我便能够内射并建立完整的客体，顺利度过抑郁位置。但是，如果自我无法处理在这个阶段所引发的许多焦虑情境（这种失败由外在经验与基本的内在因素共同决定），那么婴儿将可能会从抑郁位置强烈退行到较早期的偏执——分裂位置，这也会阻碍内射完整客体的过程，并且强烈影响第一年与整个童年的发展。

二

我提出的婴儿期抑郁位置的假说，是根据早期生命阶段的基本精神分析概念，即原初的内射及在婴儿期占优势的口腔力比多和食人冲动。这些是弗洛伊德和亚伯拉罕的发现，对于了解心理疾病的原因有很大的贡献。通过发展这些概念，并且将它们联结到对婴儿的了解上（当它浮现在儿童的分析时），我了解到早期过程与经验的复杂性，以及它们对婴儿情感生活的影响，而这一点必定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心理障碍的原因。我的结论之一是：在婴儿期的抑郁心理位置和哀悼与抑郁现象之间，有特别密切的联系。^[21]

亚伯拉罕继续了弗洛伊德在抑郁症方面的工作，指出正常与不正常哀悼之间的一个根本差异（见本章末，批注三）。在正常哀悼中，个体能够成功地在他的自我中建立失去的所爱之人，但是在抑郁及不正常哀

悼中，这个过程是不成功的。亚伯拉罕也描述了某些决定成败的根本因素，如果食人冲动过于强烈，内射失去的所爱客体就会失败，从而导致疾病；在正常哀悼中也是一样，个体被驱使将失去的所爱之人在自我中重新复原，只是这个过程是成功的，不只是如同弗洛伊德所说的，依附于失去之所爱客体的力比多贯注被撤回并且再投注，而且在此过程中，失去的客体会在内部被建立起来。

在我的论文《哀悼及其与躁郁状态的关系》中，我发表了如下看法：“我的经验引导我得出的结论是，虽然正常哀悼的特征是个体于内部建立起失去的所爱客体，但是他并非第一次这么做，而是通过哀悼的工作，重新复原该客体及所有他感到失去的他所爱的内在客体。”只要发生哀伤，就会干扰安全地拥有所爱的内在客体的感觉，因为它会重新唤起早期对于受伤与被破坏的客体的焦虑（关于碎裂的内在世界），罪疚感与被害焦虑（婴儿期抑郁位置）被大量地再度激活。将被哀悼的外在爱的客体成功地重新复原，而且其内射通过哀悼的过程而得以强化，意味着所爱的内在客体被复原、失而复得。因此，在哀悼过程中特别显现的现实感，不只是更新与外在世界联结的方式，而且将瓦解的内在世界重新建立起来。所以哀悼涉及了重复婴儿在抑郁位置所体验到的情境，由于处在害怕失去所爱母亲的压力之下，婴儿努力地建构与整合内在世界，将好客体安稳地建立于内在。

在我的经验看来，失去所爱的客体（因为死亡或其他原因）究竟是否会导致躁郁症，或是能够安然度过，其中的基本决定因素之一是在生命第一年中，抑郁位置被成功修通，以及内射的所爱客体被安稳地建立于内部的程度。

抑郁心理位置与婴儿力比多组织中的一些根本改变关系密切，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大约第一年的中间），婴儿进入了直接与反向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在此我仅限定在最广的概述上来说明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22]这些早期阶段的特征在于，部分客体在婴儿的心理中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他与完整客体的关系正在建立当中。而且，虽然性器欲望正要开始活跃，口腔力比多仍是处于主导位置的。强烈的口腔欲望，因为受到与母亲关系的挫折经验而升高，继而从母亲的乳房转移到父亲的阴茎^[23]。男婴与女婴之性器欲望与口腔欲望结合，于是与父亲的阴茎发生了具有口腔与性器性质的关系，性器欲望同样指向母亲。婴儿对父亲阴茎的欲望和对母亲的嫉妒密切相关，因为他觉得母亲接收了她所渴望的客体，这些两性皆有的情绪与愿望，导致了反向与直接的俄狄浦斯情结。

早期俄狄浦斯阶段的另一个方面，和母亲的“内在”与婴儿的“内在”在婴儿心里所扮演的基本角色息息相关。在先前的阶段里，破坏性冲动占优势时（偏执——分裂位置），婴儿想要进入母亲身体并占有其内容物的冲动，主要属于口腔与肛门的性质。这种冲动在接下来的阶段（抑郁位置）仍然是活跃的，不过当性器欲望升高的时候，它更多地被导向了父亲的阴茎（等同于婴儿与粪便），他感觉这些东西是母亲的身体所持有的，同时对父亲阴茎的口腔欲望导致了它的内化，而这个内化的阴茎（既是好的也是坏的客体）在婴儿的内在客体世界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俄狄浦斯发展的早期阶段是最为复杂的，各个来源的种种欲望交织在一起，这些欲望不只是朝向完整的客体，也朝向部分客体。父亲的阴茎既被欲求也被怨恨，其存在不只是父亲身体的一部分，同时也被婴儿感觉到是存在于他和母亲身体内部的东西。

嫉羨似乎天生就存在于口腔的贪婪中，我的分析工作表明，嫉羨（与爱以及满足的感觉交替发生）最初是指向哺育的乳房。当俄狄浦斯情境发生时，嫉妒就加在了这个原初的嫉羨上。婴儿感觉和父母的关系似乎是：当他受到挫折时，父亲或母亲享受着他所欲求而被剥夺的客体（母亲的乳房、父亲的阴茎），而且一直是如此享受着它。婴儿强烈的情绪与贪婪的特征，是他认为父母处在持续互相满足的状态中，而且这种满足具有口腔、肛门及性器的特质。

这些性理论是“联合父母意象”的基础，母亲包含了父亲的阴茎或是整个父亲，父亲包含了母亲的乳房或是整个母亲；父母在性交时密不可分地融合在一起。^[24]这种性质的幻想也促成了“有阴茎的女人”这样的观念。此外，由于内化的过程，婴儿于内在建立了“联合父母意象”，这一点已被证明为许多具有精神疾病性质的焦虑情境的基础。

随着婴儿和双亲逐渐发展出比较合乎现实的关系，他可以将他们视为分开的个体，也就是说，原初的“联合父母意象”在强度上减弱了。^[25]

这些发展和抑郁位置是互相关联的。在两性中都是如此，怕会失去妈妈（原初的所爱客体）的恐惧（也就是抑郁焦虑）带来了对于替代者的需求，于是婴儿开始转向父亲（他在这个阶段也是被当作完整的个人而内射）来满足这个需要。

通过这些方式，力比多及抑郁焦虑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母亲，而这个分配过程减轻了抑郁的强度，也刺激了客体关系。因而，直接与反向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缓解了孩子的焦虑，并且帮助他克服了抑郁

位置。不过，由于对父母的俄狄浦斯愿望，隐含了嫉羨、竞争与嫉妒（在此阶段仍然强烈地受到口腔施虐冲动的激扰），这些在此时被体验为针对两个既爱又恨的人，新的冲突与焦虑发生了。修通这些最初发生于俄狄浦斯情结早期阶段的冲突，是缓和焦虑过程的一部分，这个过程延伸至超过婴儿期，进入到童年期的头几年。

总而言之，抑郁位置是儿童早期发展中的重要部分，而且一般而言，在5岁左右，当婴儿期神经症结束时，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已经进行了修正。不过，修通抑郁位置的基本步骤是在婴儿建立了完整的客体时发生的（也就是说，在第一年的下半年），而且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如果这些过程成功的话，就已经达成了正常发展的一个前提。在这个阶段中，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被一再地激活，例如在经历长牙与断奶的时候。这种介于焦虑与身体因素之间的互动，是第一年复杂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方面，涉及了所有的婴儿情绪与幻想。在某种程度上，这也适用于生命的所有阶段。

我已经在本章一再强调，婴儿的情绪发展与客体关系的改变是逐渐发生的。抑郁位置逐渐发展的事实，解释了为什么通常此发展对于婴儿的影响，并未以突如其来的方式表现出来。^[26]我们也必须记住，自我在体验到抑郁时，也同时发展了对抗这些感觉的方法，依我看，这一点是经历着精神病性焦虑的婴儿，与患有精神病的成年人之间的许多基本差异之一。因为当婴儿在经历这些焦虑的同时，缓解这些焦虑的过程已经在运作了（见本章末，批注四）。

焦虑的进一步发展及缓解

一

婴儿期神经症可被视为某些过程的组合，通过这些过程，联结、修通与缓解了一些精神病性质的焦虑。缓解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的基本步骤是婴儿第一年中发展的一部分。在我看来，婴儿期神经症开始于生命的第一年中，并在早期焦虑已被缓解时进入尾声。

发展的所有方面都促成了焦虑缓解的过程，因此，焦虑的各种变迁形式，只能由它们与所发展因素之间的互动来加以了解。例如，获得身体技能、游戏活动、语言与智力的大致发展、卫生习惯、升华的发生、客体关系范围的扩大、儿童力比多组织的进展等，这些成就都与婴儿期神经症的许多方面（基本上是和焦虑的变迁形式，以及为了回应它们所演化而生的防御）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在此，我只能选择这些交互作用因素中和少数几点，来说明它们是如何促成焦虑的缓解。

我们已经讨论过，最初外在的与内在的迫害客体是母亲的“坏”乳房与父亲的“坏”阴茎，而且，联系于内在和外客体被害焦虑是彼此互动的。这些焦虑最初是体现在父母身上的，它们以早期的恐惧症表现出来，并且严重影响了孩子与父母的关系。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从根本上促成了发生于俄狄浦斯情境^[27]的各种冲突，而且影响了力比多的发展。

朝向父母的性器欲望，启动了俄狄浦斯的早期阶段（大约在第一年的中间），这些欲望最初和口腔、肛门、尿道的欲望及幻想交织在一起，具有力比多与攻击的双重性质。来自这些来源的破坏冲动引发了具有精神病性质的焦虑，而这些焦虑倾向于再增强这些冲动，如果过度的话，会导致顽固地固着在前性器阶段。^[28]

力比多发展的每一个步骤都受到焦虑的影响，因为焦虑导致了在前性器阶段的固着，以及一再地退行到这些阶段；另一方面，焦虑、罪疚感及随之而来的修复意向，推动了力比多的欲望，并且刺激了力比多的前倾性，因为给予力比多满足的经验缓解了焦虑，而且也满足了进行修复的冲动。因此，焦虑与罪疚感有时阻碍了力比多的发展，有时则加强

了力比多的发展，这不只是在不同的个体间会有所不同，而且根据内外在因素在不同时刻的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在同一个体身上也会有所不同。

在直接与反向俄狄浦斯情结不断波动摆荡的情况下，所有的早期焦虑都会被孩子体验到，因为在这些情况下的嫉妒、竞争与怨恨，会一再地激起被害与抑郁焦虑。当婴儿从他与外在父母的关系中获得更多安全感的时候，针对内在父母形象的焦虑就渐渐被修通，从而减弱。

在强烈受到焦虑影响的前行（**progression**）与退行的相互作用中，性器倾向逐渐升高，结果使得修复的能力增加，修复的范围扩大，升华的强度与稳定性也得到增强，因为在性器水平上，它们与人类最具有创造性的冲动密切相关。在女性位置上，性器升华和受孕功能（生育能力）密切相关，因而也和丧失或受伤客体的再创造有关；在男性位置上，生育并由此将受伤或被摧毁的母亲复原或复苏的幻想，强化了那些“给予生命”的元素。因此，性器不只是代表生殖器官，也代表了修复与再创造的方式。

性器倾向的升高意味着自我的整合有了长足的进步，因为这些倾向取代了前性器期力比多欲望及修复欲望，而且出现了前性器期与性器期之修复倾向的合成，例如接受“好的事物”的能力，最基本的就是婴儿所渴望的来自母亲与食物的爱，以及想要喂食母亲作为回报并由此将她修复的冲动（口欲升华的基础），这些都是性器期成功发展的前提。

与逐渐增加的性器力比多（包括修复能力的进展）同时并进的，是逐渐减弱的由破坏倾向所唤起的焦虑与罪疚感，虽然在俄狄浦斯的情境之下，性器欲望是引起冲突与罪疚感的原因。因此，性器首位意味着口腔、尿道与肛门的倾向和焦虑都降低了。在修通俄狄浦斯冲突与达到性器首位的过程中，孩子变得能够安稳地在内心世界里建立好客体，并且与父母发展稳定的关系，所有这些都代表他正逐渐修通并且缓和被害与抑郁焦虑。

我们有理由假设：只要婴儿将兴趣转向母亲乳房以外的客体（例如母亲身体的某些部位、其他周围的客体、自己身体的某些部位等），便开始了升华与客体关系的成长所必经的一个基本过程。爱、欲望（攻击的与力比多的）与焦虑从最初独一无二的客体（母亲），转移到其他客体，而新的兴趣发展起来，成为原初客体关系的替代物。不过，这个原初客体既是外在的也是内在的好乳房，而这种情绪与创造的感觉（这些感觉和外在世界发生关联）的转向和投射密切相关。在这些过程中，象征形成与幻想活动的功能是极具意义的。^[29]当抑郁焦虑发生时，特别

是在抑郁位置发生时，自我感到被驱使，将欲望与情绪、罪疚感及进行修复的冲动，加以投射、转向并分配到新的客体与感兴趣的事物上。我认为，这些过程是贯穿生命始终的升华的主要因素。不过，在欲望与焦虑被转向与分配的时候，能够维持对最初客体的爱，是升华（还有客体关系与力比多组织）成功发展的一个前提。因为，若是充斥着对最初客体的怨恨，会危及升华与替代客体的关系。

如果因为无法克服抑郁位置，而导致修复的希望受阻，或者，换个方式说，如果对加诸所爱客体的破坏感到绝望，就会引起修复能力与作为结果的升华能力的另一种干扰。

二

如上文所提到的，发展的各个方面都与婴儿期神经症息息相关。婴儿期神经症的一个典型特征是早期的恐惧症，它开始于第一年，在童年期的数年中，会以不同的形式与内容出现或再现。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两者构成了早期恐惧症的基础，这些恐惧症包括进食困难、梦魇

（*pavor nocturnus*）、与母亲不在有关的焦虑、对陌生人的恐惧、与父母的关系以及一般客体关系上的紊乱。将迫害客体外化的需要，是恐惧症机制的一个内在要素，^[30]这个需要既源于抑郁焦虑（针对内在迫害者对内在好客体构成威胁性的危险），也来自（和自我有关的）被害焦虑。对内在迫害的恐惧也以疑病焦虑来表现，它们也促成了许多身体疾病，例如幼儿经常性的感冒。^[31]口腔、尿道与肛门焦虑（同时发生在卫生习惯的养成与抑制过程中），是婴儿期神经症的症状学中的基本特征，在第一年中，各种症状的复发也是一个特质。如我们在上文所见的，如果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受到增强，将退行到较早的阶段和相对应的焦虑情境，这种退行的表现是，例如破坏已养成的卫生习惯，或是显然已被克服的恐惧症可能以稍微不同的形式再现。

在第二年中，强迫倾向变得显著，其表现结合了口腔、尿道与肛门焦虑。强迫特征可见于睡前仪式、与清洁或食物等有关的规矩，以及普遍对于重复的需要（例如一再重复听同一个故事，甚至用同一种表现形式或是反复玩同样的游戏）。这些现象虽然是儿童正常发展的一部分，但还是可以称之为神经症症状。这些症状的缓解与克服，相当于口腔、尿道与肛门焦虑获得了缓和，也意味着被害焦虑和抑郁焦虑得到了缓解。

自我一步步发展出使它能够修通焦虑的防御能力，这是缓解焦虑过程的基本部分。在最早的阶段中（偏执——分裂），焦虑被极有力的防

御所抵制，例如分裂、全能与否认。^[32]在接下来的阶段中（抑郁位置），如我们所见，这些防御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其特征是自我具有更大的承受焦虑的能力。当第二年自我发展有进一步进展的时候，婴儿运用他与时俱增的适应外在现实以及控制对身体功能的能力，通过外在现实来测试内在的危险。

这些改变都是强迫性机制的特征，而此机制也可以被视为非常重要的防御，例如，通过养成卫生习惯，婴儿对于其危险的粪便（也就是它的破坏性）、内化的坏客体及内在混乱的焦虑被一再地暂时减轻。对括约肌的控制，使他相信自己可以控制内在的危险和客体。此外，实际的排泄物对他在幻想中恐惧粪便的破坏性提供了反证。这些排泄物现在可以配合母亲或保姆的要求而被排出，并且母亲或是保姆通过对排泄物产生的情况表现出认可的态度，似乎也认可了粪便的质量，而这样的态度使得粪便成为“好”客体。^[33]结果是，婴儿可能感觉到在其攻击性幻想中，他的排泄物对内、外在客体所造成的伤害可以被抵消。于是，养成卫生习惯也减弱了罪疚感，而且满足了修复的冲动。^[34]

这些强迫机制形成了自我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们使自我能够暂时不受焦虑的侵扰，反而帮助自我达到更大的整合与强度，因而有可能逐渐修通、减弱并缓和焦虑。不过，强迫机制只是此阶段的众多防御之一，如果它们过度而成为主要防御的话，可以作为一个指标，即自我无法有效处理具有精神病性质的焦虑，以及在孩子身上发展出一种严重的强迫性神经症。

防御的另一个根本改变，以生殖器力比多增强的阶段为特征。如同我们已经了解的，当这个改变发生时，自我是比较整合的，对外在现实的适应改善了，意识的功能扩展，超我也更为整合。无意识过程（也就是说在自我与超我的无意识部分中）已经发生了更完整的合成，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区分更加明显。这些发展使得压抑有可能在众多防御之中居于支配位置。^[35]压抑的一个基本因素是超我的谴责与禁止方面，这个方面在超我组织发展的结果下被强化了。超我要求将特定的冲动与幻想（同时带有攻击与力比多的性质）摒除在意识之外，而自我更容易达成此要求，因为它在超我的整合与同化方面已有进展。

我在前面的章节曾如此描述：即使是在生命的最初几个月中，自我抑制着本能欲望，刚开始时是受到被害焦虑的压力，稍后则是受到抑郁焦虑的压力影响。当自我能够运用压抑时，本能抑制便有了进一步发展。

我们已经了解自我在偏执——分裂期当中，如何运用分裂机

制。^[36]分裂机制构成了压抑的基础（正如弗洛伊德的概念所隐含的那样），但是与导致崩解状态的最初分裂形式相较，压抑通常不会造成自体崩解的状态。因为在此阶段，心理的意识与无意识的各部分有较好的整合，而且，由于在压抑的作用下，分裂主要影响的是在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分隔，自体的这两个部分都不会遭遇先前阶段产生的崩解程度。不过，在生命开始的最初几个月中，诉诸分裂过程的程度强烈地影响了在稍后阶段中压抑的运用。如果分裂机制与焦虑尚未被克服，结果可能是在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缺少一个流动的界限，从而产生了一道坚硬的阻隔。这一点指出了压抑是过度的，而且后果是发展受到了干扰。另一方面，在适度的压抑之下，无意识与意识更有可能保持互相通透，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冲动及其衍生物被允许从无意识中一再地浮现出来，受到自我选择与拒斥过程的控制。冲动、幻想与思考如何被选择出来加以抑制，取决于自我已提升的接受外在客体的标准的能力。这种能力联系着超我内部更大的合成及自我对超我的进一步同化。

超我结构上的改变是逐渐发生的，而且始终与俄狄浦斯期的发展有关。这些改变在潜伏期开始时促成了俄狄浦斯情结的衰退。换句话说，力比多组织的进展与自我在此阶段能够达到的各种调适，与被害焦虑和抑郁焦虑（这些焦虑和内化的父母有关）的缓解息息相关，这意味着在内在世界产生了更大的安全感。

就焦虑的各种变迁来看，潜伏期开始时的典型改变可以总结如下：与父母的关系比较安全，内射的父母比较接近真实父母的形象；他接受并内化了父母的标准、告诫与禁止，因此俄狄浦斯欲望的压抑就更加有效。这些都代表了超我发展的高峰，而这是在生命最初几年中所延伸的过程的结果。

结论

我已经详细讨论了克服抑郁位置（生命第一年的下半年所具有的特征）最初的几个步骤。我们已知在最早的阶段中，当被害焦虑占优势时，婴儿的客体具有原始与迫害的性质，它们会吞噬、撕裂、毒害、淹没等，也就是说，各种口腔、尿道与肛门的欲望与幻想，既被投射到内化的客体，也被投射到外在的客体。随着力比多的组织发展与焦虑的缓解，这些客体的形象在婴儿心中也逐渐改变。

他与内在及外在世界的关系同时改善了，这些关系之间的相互依赖状态，表示内射与投射过程发生了一些改变。这些改变是减轻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的基本因素。这一切导致的结果是，自我具有更大的能力去同化超我，并因而提高了自我的强度。

当达到稳定的时候，有些基本的因素就发生了改变。在此，我关心的不是自我的进展（正如我曾试图呈现的，它在每个阶段都和情绪的发展及焦虑的缓解息息相关），我要强调的是在无意识过程中的改变。我认为，如果我们将这些改变联系于焦虑的起源，就会更容易理解。在此，我要重提我的论点：破坏冲动（死本能）是引起焦虑的首要因素；[\[37\]](#)贪婪因为抱怨与怨恨（也就是破坏本能的外在表现）而升高，而这些外在表现又反过来为被害焦虑所增强。在发展过程中，当焦虑减弱且比较安稳地被防护着的时候，怨恨与贪婪都减弱了，而这一点从根本上导致了矛盾情感的减少。根据本能来表达这一点：当婴儿期神经症自然发展时，也就是当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都被减弱与缓解时，融合生本能与死本能（也就是在力比多与攻击之间）这两方面的平衡已经在某些方式上改变了。也就是说，在无意识的过程中，即在超我的结构中，以及在自我的无意识与意识部分的结构与领域中，发生了重要的改变。

我们已经知道在不同的力比多位置之间，在前行与退行之间的摆动波动是童年期最初几年所具有的特征。它们的产生与被害及抑郁焦虑（发生在婴儿早期）的变迁是密不可分的，因此，这些焦虑不仅是固着与退行的基本因素，也长久地影响着发展过程。

正常发展的前提之一，是在退行与前行之间的互动中，原来已经达到的进展的基本方面仍然可以维持住。换句话说，整合与合成的过程并未受到根本与永久性的干扰。如果焦虑被逐渐缓解，前行必须会超越退

行，而且在婴儿期神经症的过程中，心理稳定的基础便得以建立。

批注

批注一

玛格雷·丽宝（Margaret A.Ribble）曾报告对500名婴儿的观察〔《与人格发展有关的婴儿期经验》（*Infantile Experience in Relation t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1944）〕，并表达了她的看法，其中有一些补充了我在儿童精神分析上所获得的结论。

关于生命初期婴儿与母亲的关系，她强调婴儿对“被母亲照料”的需要超越了吸吮的需要，例如在第631页，她说道：

“儿童人格的品质与凝聚性，大多取决于他在情绪上对母亲的依恋。这种依恋，（用精神分析的话来说）或是对母亲的贯注，由他从母亲那里获得的满足经验中逐渐发生。我们已经研究了这一发展性依恋的本质，它是如此的难以理解，但是其细微处却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主要促成其形成的是三种感官体验：触觉、动觉（或是对身体位置的感觉）与听觉，几乎所有的婴儿行为观察者都提到了这些感觉能力的发展，但是未曾强调它们对母亲与婴儿之间个人关系的重要性。”

她在几个不同的地方强调了这种个人关系对于儿童身体发展的重要性，例如在第630页，她说：

“.....在婴儿照顾上最细微的不规律性，例如与母亲接触太少、身体接触太少、保姆换人或是常规的改变等，经常会导致婴儿的一些紊乱，诸如脸色苍白、呼吸不规则、喂食困难等。对于先天体质上敏感或缺乏组织的婴儿来说，这些紊乱如果太过频繁，可能会永久性地改变器质性（*organic*）与精神性（*psychic*）的发展，而且威胁到生命的例子也不少见。”

在另一段文字中，作者将这些紊乱概括如下（第630页）：

“由于婴儿的大脑与神经系统尚未发育完成，他无时不处于功能解组的潜在危险当中。外在的危险是与母亲突然分离，母亲在直觉上或认知上必须要保持这种功能的平衡。实际的忽视或者爱的缺失，可能同样具有灾难性；内在的危险似乎是升高的紧张，这种紧张来自生物需求，以及有机体无法维持其内在能量，或是代谢的平衡与反射的兴奋性。其

中对氧气的需求极为迫切，因为婴儿的呼吸机制尚未发展妥当，不足以应付因快速的前脑发展而升高的内在需求。”

根据丽宝的观察，这些功能紊乱可能等同于威胁生命的危险，可被视为死本能的一种表达。而根据弗洛伊德的看法，死本能是朝向有机体自身的〔《超越快乐原则》（*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我曾主张：这种危险由于引发了被灭绝的恐惧与对死亡的恐惧，是导致焦虑的首要原因。丽宝的观察所阐释的事实是：生物、生理及心理的因素从婴儿出生时就是密切相关的。我想进一步提出结论：母亲对婴儿持续的关爱与照顾，强化了婴儿与母亲的力比多关系，而这个关系对“体质敏感或是缺乏组织”的婴儿来说，甚至攸关其生存。这一点支持了生本能对死本能的抗争。我在本文与《关于焦虑与罪疚的理论》（本卷）中充分地讨论了这一点。

丽宝医生的结论中，另外一个与我的结论相契合的议题，与她所描述的大约发生在第三个月的改变有关。这些改变可以被视为我所描述在抑郁位置发展时，对应于情感生活特征的生理反应。她说（第643页）：

“在此之前，呼吸、消化与血液循环的器质性活动开始表现出相当的稳定性，表示自主神经系统已经掌控了其独特的功能。我们从解剖学的研究知道，胎儿的循环系统通常是在此时被阻断的.....大约在此时，典型的成人脑波模式开始在脑电波图上显现.....而它们可能意味着一种比较成熟的大脑活动形式。观察显示，情绪反应的发作（虽然不是常能区分清楚，但是明显地表现出正向与负向的方向）涉及了整个运动系统.....眼睛聚集良好，能够跟随着母亲的移动；耳朵运作良好，能够区别母亲的声音。母亲的声音或影像产生了正向的情绪反应，在以前，这样的反应只能靠接触来获得，而且现在包含了适当的微笑，甚至是真正的喜悦反应。”

我认为，这些改变与分裂过程的减弱，与自我整合和客体关系的进展（特别是婴儿能够将母亲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来感知与内射的能力）是息息相关的，我所描述的这些，都发生在3-6个月进入抑郁位置的时候。

批注二

如果自我与超我关系中的基本调适，在早期发展过程中没有发生的话，那么精神分析程序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使病人能够回溯性地完成

它们。只有通过分析发展的最早期阶段（以及稍后阶段），并且不只分析正向移情关系，也对负向移情关系进行彻底分析，才有可能达成这样的任务。在波动起伏的移情情境中，形成原初超我及客体关系的外在与内在形象（好的与坏的），被转移到精神分析师身上。于是，他必然常常会代表恐怖的形象。而且只有通过这样的过程，婴儿期的被害焦虑才能被充分地体验、修通且减弱。如果精神分析师倾向于增强正向的移情关系，那么就避免了在病人心中扮演坏形象的角色，而主要是被内射为好的客体。于是，在某些病例上，对好客体的信任可能被强化。但是这样的好处可能很不稳定，因为病人尚未能够体验在早期阶段中同双亲的恐怖与危险方面有关的恨、焦虑与怀疑。只有通过分析正向移情与负向移情，精神分析师才能够交替地以好客体、坏客体的角色显现，时而被爱，时而被恨，时而被赞美，时而被惧怕。病人因而能够修通并缓解早期的焦虑情境。好形象与坏形象之间的分裂减少了，它们变得比较能够被合成在一起，也就是说攻击性被力比多所缓和。换句话说，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在其根源上被减弱了。

批注三

亚伯拉罕提到，力比多在口腔水平上的固着，是抑郁症的根本病因学因素之一。他用一个特别的病例来描述这种固着：“在抑郁位置中，他沉溺于对母亲乳房的渴望，这个渴望是难以言喻的强烈，并且不同于其他任何事情。如果个体长大后，力比多仍然固着在这一点上，那么就具备了发生重度抑郁症的最重要条件之一。”（《亚伯拉罕文选》，第458页）

亚伯拉罕的结论，让我们更加了解抑郁症与正常哀悼之间的关联。他用两个病例的摘要片段证实了他的结论，事实上，这是最早接受完整分析的两个躁郁病例（这是精神分析发展中一次新的冒险）。在此之前，很少有发表的临床数据来支持弗洛伊德对抑郁症的发现。如亚伯拉罕所言：“弗洛伊德概要地描述了发生在抑郁病人身上的心理性欲（psycho-sexual processes）过程，他能够从偶然治疗抑郁症病人的经验中获得有关这些过程的一种直觉性想法。但是迄今为止，精神分析文献中并没有多少临床资料被发表以支持这个理论。”（同上，第433-434页）

不过，即使只有通过这少数几个病例，亚伯拉罕已经了解到：在童年期（5岁时）就已经有过真正的抑郁状态了。他说他倾向称其为“随着俄狄浦斯情结而来的‘原初的情感倒错’（primal parathymia）”，并且

总结描述如下：“我们称作抑郁症的就是这种心理状态”。（同上，第469页）

桑多·雷多（Sandor Radó）在他的论文《抑郁症的问题》（The Problem of Melancholia, 1928）中，更进一步地认为：正在吸吮的婴儿的饥饿处境中，可以见到抑郁症的根源。他说：“在被威胁失去爱的情境（弗洛伊德）中，特别是正在吸吮的婴儿的饥饿处境中，可以发现抑郁气质最深层的固着点。”拉多提及弗洛伊德的陈述：自我在躁狂状态中再次与超我结合为一体，他推论道：“这个过程是精神内在经验（那种发生在吸吮母亲乳房时与母亲整合的经验）的忠实重复。”不过，拉多并未将这点结论应用在婴儿的情感生活上，他只提到抑郁症的成因。

批注四

我在这两个段落中概述的生命最初6个月的样貌，意味着对我发表在《儿童精神分析》中的某些概念的修正，我在该书中描述了来自各种来源的攻击冲动的混合，我称之为“极度施虐阶段”。我仍然相信：攻击冲动在被害焦虑盛行的阶段达到高峰。或者换句话说，被害焦虑是由破坏本能激起的，并且不断地因为将破坏冲动投射到客体而增强，因为被害焦虑的本质在于它增强了恨意与对客体的攻击，这个客体被感觉为具迫害性的，而这一点又反过来增强了被害的感觉。

在《儿童精神分析》出版之后，我完成了抑郁位置概念的建构，依我现在所见，在3-6个月大时，随着客体关系的进展，破坏冲动与被害焦虑都减弱了，抑郁位置便发生了。虽然我对于“被害焦虑与施虐性盛行两者之间有密切关联”的观点并未改变，但是在日期方面我必须做一个变更：以前，我提到施虐性居于高峰的阶段大约是第一年的中期，现在我认为这个阶段跨越生命的最初三个月，而且对应于偏执——分裂位置（本章第一节有描述）。如果我们假定：攻击性在婴儿身上的总量因人而异，那么我认为这个总量在刚出生时，不会比食人冲动、尿道冲动、肛门冲动及幻想强烈运作的阶段要少。如果只是考虑量的方面（不过，这种观点并没有考虑到决定两种本能运作的其他各种因素），可以这么说：当攻击性的更多来源被触及，并且有可能表现出更多攻击性的时候，就会发生一个分配的过程。越来越多的能力倾向（aptitudes）

（身体的与心理的）逐渐开始运作是发展所固有的，而来自各种来源的冲动与潜意识幻想，彼此交织重叠、互动、增强，这样的事实也可以被视为表现了整合与合成的进展。此外，攻击冲动与幻想的混合，与具有力比多性质的口腔、尿道及肛门幻想的混合相对应。这意味着：力比多

与攻击性之间的抗争在更宽广的领域上发生了。正如我在《儿童精神分析》中所说的（第150页）：

“我们所熟知的那些组织化阶段的一一浮现，我认为不仅对应着力比多在其和破坏本能的抗争中赢得并且建立的位置，而且由于这两种要素永远互相对立，又互相结合，因此也对应着在它们之间逐渐增强的适应性。”

婴儿进入抑郁位置的能力，与在其内部建立完整客体的能力，意味着他已不再像早期阶段那样，强烈地受到破坏冲动与被害焦虑的左右。不断强化的整合促使其焦虑在本质上发生了一些改变，因为当客体关系中的爱与恨变得更加综合时，正如我们已经了解的，会引起强烈的精神痛苦——即引起抑郁感与罪疚感。恨在某种程度上被爱缓解了，而爱的感觉在某种程度上则受到恨的影响，结果是：婴儿对于其客体的情绪在性质上改变了。同时，整合与客体关系的进展，使得自我能够发展出更有效的方法来处理破坏冲动，以及它们所引发的焦虑。不过，我们不可以忽视以下事实：施虐冲动（特别是由于它们在不同的区域运作）是婴儿在这个阶段所产生的冲突中最强烈的因素，因为抑郁位置的本质包含了婴儿的焦虑——他担心所爱的客体会因他的施虐性而受伤或是被破坏。

生命第一年中，情绪与心理的过程（重复发生直到5或6岁）可以根据攻击性与力比多斗争的成败来确定；而抑郁位置的修通，意味着在此斗争中（在每一次心理或身体之危机中重来一次）自我能够发展出适当的方法来处理并缓和被害焦虑和抑郁焦虑——根本性地减少并避免攻击性朝向所爱客体。

我选择“位置”这个词用在偏执与抑郁的阶段上，是因为这些成组的焦虑与防御虽然最初是发生在最早的几个阶段中，但是并不局限于这些阶段，而是会发生且再现于童年期的头几年，或是发生在日后特定的情境中。

【注释】

[1] 在我为这本书（即《精神分析的发展》，参见《关于焦虑与罪疚的理论》的说明性批注）提供的文章中，我从我的朋友劳拉·布鲁克（Lola Brook）那里获得了有价值的协助。她仔细地看过我的手稿，并且在数据的论述与安排方面提供了许多有帮助的建议，我非常感激她对我的作品持续不减的兴趣。

[2] 在《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的情结》中，对该主题有更详尽的讨论。我提到我采用了费尔贝恩的术语“分裂”，加上我自己的术语“偏执位置”。

[3] 在《抑制、症状与焦虑》中，弗洛伊德说：“比起我们所相信的，生产过程是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割断，在子宫内的生命与最初的婴儿期之间，其实具有更多的连续性。”（S.E.20,第138页）

[4] 我曾提出：生本能与死本能的对抗，在出生的痛苦经验中就已经存在了，而且加强了被此经验所激发的被害焦虑。参见：《关于焦虑与罪疚的理论》。

[5] 梅兰妮·克莱因在此指的是伊萨克斯（1952）、宝拉·海曼（1954）和她自己的文章《婴儿行为观察》（On Observing the Behaviour of Young Infants），这些文章都在《精神分析的发展》一书中发表。——译注

[6] 这些最初被内射的客体形成了超我。以我的观点来看，超我开始于最早期的内射过程，并且是从好与坏的形象中建立起来。这些好与坏的形象在不同发展阶段中的爱与恨中被内化，而且受到自我的同化与整合。参见：海曼（1952）。

[7] 与内化客体（主要是部分客体）的攻击有关的焦虑，在我看来是疑病症（hypochondria）的基础。我在《儿童精神分析》中有提及（第144页、第264页、第273页），我也主张婴儿早期的焦虑本质上是精神病性的，也是日后发生精神病的基础。

[8] 在我的文章《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中，我提到初次体验爱恨交织的矛盾情感，是在抑郁位置时与完整客体的关系上。随着我对发生抑郁焦虑的观点有所修正（参见《关于焦虑与罪疚的理论》），现在我认为，爱恨交织的矛盾在与部分客体的关系上就已经被体验到了。

[9] 这种介于力比多与攻击性之间的互动形式，对应于生本能和死本能之间一种特殊的融合状态。

[10] 参见：《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的情结》。

[11] 我发现对于分裂的病人而言，他们婴儿期的分裂机制的强度，基本上说明了他们进入无意识的困难。这些病人朝向合成的进展受阻于以下事实：在焦虑的压力之下，他们反复地无法保持自体各部分之间的联结，虽然这些联结在分析过程中曾被强化。抑郁型的病人在无意识与意识之间的分裂较不显著，因而这些病人较有能力获得洞察力。在我看来，他们更成功地克服其婴儿早期的分裂机制。

[12] 参见：《儿童精神分析》第三章。

[13] 在我的论证（正如我在本文以及之前的著作中所发表的）中，隐含这样一层意思：我不赞同亚伯拉罕关于“前矛盾期”（pre-ambivalent stage）的概念，因为它意味着破坏的（口腔施虐的）冲动最初是随着长牙而发生的。不过，我们必须记住，亚伯拉罕也曾指出施虐性原本就存在于“如吸血鬼般”（vampire-like）的吸吮行为中。毋庸置疑，开始长牙以及影响牙龈的生理过程，是激发同类相食的冲动以及幻想的强烈刺激，但是攻击性构成了婴儿与乳房之间最初关系的一部分，虽然它不常被表现在这个阶段的啃咬行为中。

[14] 参见：《儿童精神分析》。

[15] 《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的情结》。

[16] 亚伯拉罕提到本能抑制，首次见于“……自恋并带有同类相食的性目标的阶段”（《力比多发展简论》，第496页）。由于对攻击冲动与贪婪的压抑经常也波及力比多欲望，抑郁焦虑成为进食困难的原因，这些困难发生在婴儿数个月大的时候，并且在断奶时更为常见。关于最早期的喂食困难（某些婴儿从出生几天就开始了），在我看来，是因为被害焦虑所造成的。（参见：《儿童精神分析》）

[17] 这些困难在婴儿身上经常可以观察到，特别是在断奶期（即当从乳房转换到奶瓶喂奶时，或是在奶瓶里加入新的食物喂养时，等等）。它们可以被视为一种抑郁症状，这在抑郁位置的症状学中是众所周知的。这一点在《论婴幼儿行为观察》中有更详细的处理。

[18] 这种早期的退行可能导致早期发展的严重紊乱，也就是心理匮乏（mental

deficiency)？（《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的情结》），它可能成为某些形式的精神分裂症的基础。婴儿期抑郁位置修通失败的另外一个后果是躁郁症，或者可以导致严重神经症。因此我主张婴儿期抑郁位置是第一年发展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19] 在成人与儿童的分析中，可以观察到：希望的感觉随着完全体验到抑郁而一起出现。在早期发展中，这是帮助婴儿克服抑郁位置的诸多因素之一。

[20] 如我们所知，在矛盾情感的压力之下，分裂在某种程度上会持续一生，并在正常的心理经济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21] 关于婴儿期抑郁位置与躁郁状态的关系，以及与正常哀伤反应的关联，参考我的文章《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和《哀悼及其与躁郁状态的关系》（两篇都收录于《克莱因文集 I》）。

[22] 参见：海曼（1952），第二部分。我已在《儿童精神分析》（特别是第八章）中对俄狄浦斯的发展给出了详尽的说明。另外，可参考我的文章《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及《从早期焦虑看俄狄浦斯情结》（两者都收录于《克莱因文集 I》）。

[23] 在《力比多发展简论》（1924，第490页）中，亚伯拉罕写道：“关于被内射的身体部分，阴茎通常被对等于女性的乳房，而其他身体部分，例如手指、脚、头发、粪便与屁股，则可被视为这两种器官的次级代表……”

[24] 关于“联合父母意象”的概念，参见：《儿童精神分析》一书，特别是第八章。

[25] 婴儿能够同时享受与双亲的关系的能力，是其心理生活中的一项重要特征，并且因为受到嫉妒与焦虑的刺激，而与他想要分离他们的愿望相冲突，这种能力是建立在他能够感觉到父母是分开的个体上。和双亲有比较整合的关系（这种关系不同于基于强迫性的需要，想将双亲分开并且防止他们性交），代表婴儿更好地理解了他们彼此的关系。这也是婴儿希望自己可以以一种快乐的方式将他们联系并结合起来的一个前提。

[26] 虽然如此，在仔细观察之下，可以在正常婴儿的身上观察到再发抑郁感的现象。在特定的情境下，例如生病、与母亲或保姆突然分开、改变食物等，严重的抑郁症状会显著地发生在婴儿身上。

[27] 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之间的相互关系及阉割恐惧两方面的议题，在我的文章《从早期焦虑看俄狄浦斯情结》中有详细讨论（《克莱因文集 I》）。

[28] 海曼与伊萨克斯（1952）。

[29] 在此，我必须避免详述象征形成从一开始是如何与孩子幻想生活及焦虑的更迭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参考伊萨克斯（1952）与我的文章《关于婴儿的行为》（On the Behaviour of Young Infants），还有我先前的一些著作：《早期分析》（Early Analysis, 1926）和《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1930）。

[30] 参见：《儿童精神分析》第125页、第155-156页。

[31] 我的经验表明：那些促成疑病的焦虑，也是癔症性的转换症状的根源。两者共有的基本因素，是与存在于体内的迫害（被内化的迫害客体攻击，或是个体的施虐性对内在客体的伤害，例如受到其危险排泄物的攻击）有关的恐惧，这一切被感觉到是作用在自我上的身体伤害。揭露并阐明这些被害焦虑转化为身体症状的潜在过程，也许能够让我们更加了解癔症的问题。

[32] 如果这些防御过程过度持续，超出了适合它们的早期阶段，那么发展将会遭遇各种困难。整合受阻，幻想生活与力比多欲望也会受到阻碍，结果是修复倾向、升华、客体关系以及与现实的关系都可能受到损害。

[33] 认知到儿童有获得卫生习惯的需要，而且这个需要与焦虑和罪疚感及对这两者的防御息息相关，这样的认知带来了如下的结论：如果进行卫生习惯的训练时没有施压，而且是在此

需要的迫切性变得显著的阶段（通常是在第二年期间），那么如此的训练可能有助于发展。如果在更早期的阶段就将这样的训练强加于孩子，则可能具有伤害性，甚至不论在哪个阶段，孩子应该只能被鼓励，而不是强迫他获得卫生习惯。对于育儿的重要性来说，这必然是一个不完整的参考。

[34] 弗洛伊德对于强迫性神经症过程的“反应形成”（reaction-formation）与“抵消”（undoing）的见解，构成了我的“修复”概念的基础，而我的概念更包含了各种自我借以抵消在幻想中所造成的伤害，以及恢复、保存与复苏客体的过程。

[35] 参见：弗洛伊德：“……我们应该为了将来考虑，谨记这样的可能性，即压抑的过程与性器期的力比多组织有特别的关系，以及当自我稳固自己，以对抗在组织中其他水平的力比多时，它会诉诸其他的防御方式。”（《抑制、症状与焦虑》S.E.20,第125页）

[36] 参见：《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的情结》。

[37] 参见：《关于焦虑与罪疚的理论》（本书第二章）。

第七章 婴儿行为观察（1952）

—

前几章提出的理论性结论是得自于儿童精神分析工作，^[1]我们应该会期待这样的结论能够通过第一年的婴儿行为观察来加以证明。不过，这种确定的证据有其局限，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无论是婴儿或是成人，无意识的过程只部分显露在行为上。将这一点保留处铭记在心，我们能够在对婴儿的研究中，让精神分析的发现得到某些确认。

因为我们对早期无意识过程有更多的认识，之前没有被注意的或是仍然如谜一般的婴儿行为的许多细节，变得更加易于理解且有意义了。换句话说，我们在这个特殊领域的观察能力变得更敏锐了。毋庸置疑，我们对婴儿的研究，受阻于他们不能言语，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语言之外的其他方式，获得许多早期情绪发展的细节。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婴儿，我们不仅需要更多的知识，也需要对其有充分的同情，其基础在于我们的无意识与他的无意识有紧密的接触。

现在我要根据各种近期文章所提出的理论性结论，来思考婴儿行为的一些细节。由于我在此将不考虑存在于各种基本态度之间的许多变异，我的叙述必然是过度简化的；而且，所有我将提出来作为进一步发展的推论，必须符合以下考虑：从出生开始并且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外在因素都影响着结果；甚至对于成人来说（如我们所知），态度与性格可能受到环境与情境的有利或不利的影 响，而这一点更是适用于儿童。因此，通过将我从精神分析经验中获得的结论与婴儿研究联系起来，我只是在提出可能或可以说是大概的发展路线。

新生儿遭受着由分娩过程与丧失子宫内处境所诱发的被害焦虑。延期分娩或是难产必然会强化这种焦虑，这种焦虑情境的另一方面是婴儿

必须被迫去适应整个新的状态。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感觉通过各种带给他温暖、支持与舒适的方法，特别是通过接受食物与吸吮乳房时所感受到的满足感而得到疏解。这些经验在初次吸吮体验中达到高潮，并且正如我们可能假设的那样，它们开启了与“好”母亲的关系，这些满足感在某种程度上也促成了对丧失子宫内状态的修复。从初次的喂食经验开始，失去与重获所爱客体（好乳房）成为婴儿期情绪生活的一个基本部分。

婴儿与其最初客体（母亲）以及跟食物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紧密相连的。因此研究婴儿对待食物的态度的基本模式，似乎是了解婴儿的最佳路径。^[2]

婴儿最初对食物的态度，在完全不贪婪到极度贪婪范围内变动，因此在这里我要简短地概括一些我对于贪婪的结论：在前几章里，我曾提出在力比多与攻击冲动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当后者被增强时，会激发贪婪，贪婪可能从一开始就因为被害焦虑而升高。另一方面，如我所指出的，婴儿最早的喂食抑制也可以归因于被害焦虑，这意味着被害焦虑在某些情况下会增加贪婪，而在其他情况下则会抑制它。由于贪婪是指向乳房的最初欲望中的固有部分，它强烈地影响着婴儿与母亲的关系，以及一般的客体关系。

显而易见，婴儿对吸吮的态度有相当大的差异，甚至在生命的最初几天里就是如此，^[3]并且这种差异随着时间的推进也会变得更加明显。当然，我们必须将母亲喂食与照顾婴儿的每个细节进行充分的考虑。我们观察到，在开始的时候，对食物抱持希望的态度可能会因为一些不利的喂食条件而受到干扰，但是吸吮的困难有时候可以被母亲的爱与耐心所缓解。^[4]有些儿童容易喂食，并且不特别贪婪，他们在很早的阶段就表现出对母亲的爱及对母亲发展出兴趣的明确迹象，这是一种态度，包含了客体关系的某些基本元素。我见过只有3周大的婴儿暂时停止吸奶，玩着母亲的乳房或是看着她的脸。我也观察到婴儿（甚至只有2个月大）会在喂食后醒着的时候，躺在母亲的大腿上仰望着她、听她的声音，并且用面部表情对这个声音做出回应，就像是母亲与婴儿之间爱的对话。这种行为意味着满足与供给食物的客体（母亲）的关系，就像它与食物的关系一样重要。我认为，早期阶段客体关系的明显迹象，能预测未来与他人的关系及整体情绪的发展。我们也许可以如此结论：相对于自我的强度，这些儿童的焦虑并不是过度的，也就是说，自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能够容忍挫折与焦虑，并处理它们。同时，我们必须假定，早期客体关系中显现出来的、与生俱来的爱的能力，只有在焦虑没有过度的情况下才能够自由发展。

从这个角度来思考某些婴儿在其生命最初几天的行为是有趣的，正如米德尔摩尔（Middlemore）在“嗜睡而满足的乳儿”这一标题下所描写的那样。^[5]她以如下字句来说明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的吸吮反射并未立即被诱发，他们可以很自由地用各种方式来接触乳房。”这些婴儿在第四天之前稳定地进食，不亚于对吸吮的喜爱；愉悦感的分布进展所带来的一项有趣的结果是游戏的习惯。一个嗜睡的孩子在开始进食的时候，先做的是玩弄乳头，而不是吸吮。在第三周，母亲设法将熟悉的的游戏调整到喂食结束的时候。这在哺乳的十个月中一直持续，母亲与孩子都很喜欢这样。由于“嗜睡而满足的乳儿”发展为容易喂养的孩子，并且继续着玩弄乳房的游戏，因此我假设：伴随着这些，与最初客体（乳房）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和来自吸吮与食物的满足一样重要。我们还可以再推进一步，可能是因为身体的因素，某些婴儿的吸吮反射没有被立即引发，但是有很好的理由相信，这其中也涉及了心理过程。我要提出

来的是，在吸吮的愉悦之前对乳房有温柔的接触，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也是因为焦虑所致。

我曾经在前一篇文章中提到我的假设：在生命刚开始时发生的吸吮困难与被害焦虑是密不可分的。婴儿对乳房的攻击冲动，在其心里倾向于将乳房转变成吸血鬼般的或是会将人吞噬的客体，而且这种焦虑可以抑制贪婪并因此抑制吸吮的欲望。因此我要指出，嗜睡而满足的乳儿可能借由以下方式来处理此焦虑，即遏制吸吮的欲望，直到他通过舔食与含住乳房来与其建立一种安全的力比多关系。这一点意味着从出生后开始，某些婴儿试图通过与乳房建立“好”的关系来抵制与“坏”乳房有关的被害焦虑。那些在这么早的阶段就能够明显地转向客体的婴儿，显示出如上文所提出的那种强烈的爱的能力。

让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思考米德尔摩尔描写的另一组婴儿，她观察到在7个“活跃而满足的乳儿”里，有4个会咬乳头，而且这些婴儿并非“为了要把它抓得更牢而咬乳头，最常咬乳头的两个婴儿是易接触到乳房的。不仅如此，最常咬乳头的活跃婴儿似乎有点享受啃咬，他们悠闲地咬着乳房，和不满足的婴儿那种不安地啃咬是很不一样的……”^[6]这种来自啃咬的愉悦的早期表现，可能得出以下结论：破坏冲动在这些孩子身上是不受约束的，因此贪婪与想要吸吮的力比多欲望并没有被削弱。不过，即使是这些婴儿也并不如他们显现出的那般不受约束，因为7个孩子中有3个用挣扎和尖叫拒绝了几次稍早之前的喂奶。当出现排泄的时候，有时即使是最温柔的照顾与乳头的接触，也会令他们尖叫；但是在下一次喂奶时，他们有时会有吸吮的意愿。^[7]我认为，这显示出贪婪可能受到了焦虑的强化；这一点和“嗜睡而满足的乳儿”形成对比，后者的焦虑导致了贪婪被加以约束。

米德尔摩尔提到了她所观察的7个“嗜睡而满足的婴儿”中，有6个受到母亲非常温柔的照顾，然而有些“不满足的乳儿”会激发母亲的焦虑并使她失去耐心，这样的态度必然会增加孩子的焦虑，进而建立一种恶性循环。

至于“嗜睡而满足的乳儿”，就像之前我所提出的，如果他们与最初客体的关系被用来当作抵制焦虑的基本方法，那么他与母亲关系中的任何干扰都必然会激发焦虑，而且可能导致进食方面的严重困难。母亲的态度对“活跃与满足的乳儿”来说似乎较不重要，但这可能是误导了。在我看来，对这些婴儿来说，危险不在于喂食的紊乱（即使对于那些非常贪婪的孩子，喂食抑制仍会发生），而主要是在于客体关系的损伤。

结论是，对所有孩子来说，从最初几天开始，母亲耐心、体谅的照

顾是最重要的，这一点因为我们对早期情感生活知识的增加而更加清楚可见。正如我曾指出的：“与母亲及外在世界保持好的关系，有助于婴儿克服早期的偏执焦虑，这个事实使我们对于最早期经验的重要性有了新的了解。分析从一开始就强调儿童早期经验的重要性，但是在我看来，似乎只有在我们知道更多关于婴儿早期焦虑的本质与内涵，以及婴儿的经验与幻想生活之间持续不断的互动后，我们才能够充分了解为什么外在因素是如此重要。”^[8]

在每一个步骤，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都可能由于母亲态度的影响而减少或增加。有益的或是迫害的形象在婴儿无意识中占优势的程度，强烈地受到他与母亲（但是很快也受到父亲及其他家庭成员）的真实经验的影响。

三

婴儿与母亲之间的紧密联结，集中在和母亲乳房的关系上。虽然从最早期的几天开始，婴儿也对母亲的其他特质（她的声音、面孔和双手）有所反应，快乐与挫折、爱与恨等基本经验是与母亲的乳房紧密相连的。与母亲的这一早期联结，因为乳房被稳固地建立于内在世界而受到强化，根本上影响了所有其他的关系。首先是与父亲的关系，它是与另外一个人形成任何深度与强烈依恋的基础。

对于用奶瓶哺乳的婴儿来说，奶瓶取代了乳房的位置，如果在近似于哺乳的情境中使用它，也就是说，如果婴儿身体是靠近母亲的，被照顾与喂食的方式是充满爱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婴儿也许就能在心里建立一个感觉上具有好品质的原初来源的客体。就此意义而言，他摄入了“好”乳房，这个过程是他与母亲有稳固关系的基础。不过，对于“好”乳房（“好”母亲）的内射，在喂食母乳与奶瓶喂乳的婴儿之间是不同的。本章不会详加讨论这些不同之处及它们对心理生活的影响（见本章末，批注一）。

在我对最早期客体关系的描述中，我曾经提到有一些容易喂养的孩子并未表现出过度的贪婪。有些非常贪婪的婴儿也表现出对人产生兴趣的早期迹象，不过在这些迹象中，可以看出一种与对食物的贪婪态度的相似之处，例如对于他人存在的强烈需要，似乎和渴望得到注意有关，而不是和那个人有关。这些孩子很难忍受孤单，似乎需要不断地通过食物或注意来获得满足。这可能表明贪婪受到了焦虑的加强，而且在其内在世界中未能稳固地建立好客体，也未能与作为外在好客体的母亲建立信任关系。这样的失败可能预示了未来的困难，例如贪婪而焦虑地需要陪伴，通常伴随对孤单的恐惧，而且可能导致了不稳定与短暂的客体关系，这样的关系可以用“滥交”（promiscuous）来加以描述。

四

现在来讨论难以喂养的孩子。进食缓慢经常意味着缺乏享受，也就是力比多的满足。这一点如果伴随早期明显的对母亲与他人的兴趣，那么就暗示了客体关系被部分地用来逃离依附在食物上的被害焦虑。虽然这些孩子可能与他人发展出好的关系，但是在这种对食物的态度中表现出来的过度焦虑，依然会持续危及情绪稳定。日后可能出现的各种困难之一，便是在摄取升华的食物的抑制，即智力发展中的紊乱。

明显的拒食（和缓慢进食相比）显然是严重障碍的一项指标。虽然对某些儿童来说，这个困难在接触新的食物（例如奶瓶取代了乳房，或是固体食物取代了液体）时会有所减轻。

无法享受或是完全拒绝食物，如果结合了客体关系发展上的缺陷，就表明在生命最初3-4个月期间最为活跃的偏执与分裂机制是过度的，或是没有得到自我充分的处理。这又反过来暗示了破坏冲动与被害焦虑盛行、自我防御不当，以及焦虑的缓解不足。

另外一种缺损的客体关系是某些过度贪婪儿童的特征。对于这些儿童来说，食物几乎成为唯一的满足来源，而且这些孩子对于他人没有什么兴趣。我断定，他们也没有成功地修通偏执——分裂位置。

五

婴儿对挫折的态度是具有启示性的，有些婴儿（包括好喂养的婴儿）在食物延迟来到时，可能会拒绝食物，或是显现出在他和母亲的关系上的其他紊乱迹象。表现出享受食物和爱母亲的婴儿，比较能够忍受食物方面的挫折，随后在他与母亲关系上的紊乱也不是很严重，而且其影响不会持续这么久。这表示对母亲的信任与爱已经相对妥当地建立起来了。

这些基本的态度也影响着婴儿接受奶瓶喂奶（补充母乳不足或是取代母乳）的方式，甚至对很小的婴儿也是这样。有些婴儿在刚开始用奶瓶时，会经验到很强烈的愤恨，他们感到失去了原先的好客体，而且是被“坏”母亲强行剥夺的。这样的感觉不一定会以拒绝新食物来表现，但是被害焦虑和被这种经验所激发的不信任感，可能会干扰婴儿与母亲的关系，并因此增加了恐惧性的焦虑（*phobic anxieties*），例如恐惧陌生人（在此早期阶段，新的食物在某种意义上算是一个陌生的物体），或是在日后可能显现出对食物方面的困难，或是接受升华形式的食物（例如知识）时可能被阻碍。

其他婴儿可以较不愤恨地接受新的食物，这意味着对剥夺有更多真正的忍受，这和明显地屈服于它是不同的，而且是源自与母亲有相对稳固的关系，使得婴儿在保持对母亲的爱时，能够接受新的食物（与客体）。

下面的例子说明了一个婴儿接受用奶瓶补充母乳的方式。女婴A是个好喂养的婴儿（但是不过分贪婪），而且很快就显现出我在上文描述过的那些发展客体关系的指标。她与食物及母亲的好关系，是以她摄取食物的轻松方式、伴随着明显的享受显示出来的。当她只有数周大的时候，在喂食偶然中断时，她会仰望母亲的脸或乳房，稍后会在吃奶时友善地注意到其他家人。在第六周晚上喂奶时，因为母乳不够而必须开始用奶瓶，A毫无困难地接受了。不过，在第十周有两个晚上用奶瓶喝奶时，她表现出不情愿的迹象，但她还是把奶喝完了。在第三个晚上，她完全拒绝了奶瓶，当时并没有任何生理或心理上的紊乱，睡眠与食欲都正常。母亲不想强迫她，在喂奶后将她放在小床里，心想她可能会入睡。但是婴儿饥饿地哭着，母亲没有把她抱起来，而给了她奶瓶，她热

切地将奶喝光了。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之后的连续几个晚上，当婴儿在母亲怀里时，她拒绝奶瓶；但是在小床里时，她会立刻接受它。几天后，当这个婴儿仍在母亲怀里时就接受了奶瓶，并且立即吮吸了起来。以后用到其他的奶瓶时，没有再发生困难。

我的假设是，抑郁焦虑已经在增强，并且在此时导致了婴儿对于喂食母乳之后就立即给予奶瓶的反感。这一点暗示了相对早期发生的抑郁焦虑，^[9]与以下事实是相符的：这个婴儿与母亲的关系发展得很早而且很明显，而在拒绝奶瓶喂食之前的几周中，这个关系的改变是显而易见的。我的结论是：因为抑郁焦虑的增加，靠近母亲的乳房及其气味就同时增加了婴儿想要被喂母乳的愿望和因为乳房耗竭所导致的挫折。当她躺在小床里的时候，她接受了奶瓶喂食，因为（就像我所提出来的）在这个情境下，新食物是与被渴望的乳房分开的；此时，这个乳房已经变成了挫折性且受伤的乳房。通过这种方式，她可能已经发现如何比较轻松地保持与母亲的关系不被因挫折而激起的恨意所损害，也就是保持“好”母亲（“好”乳房）的完整。

我们仍然要解释为何几天以后这个婴儿在母亲的怀里就接受了奶瓶，而且自此以后就不再对奶瓶喂食感到困难。我认为：在这些日子中，她已经成功地充分处理了她的焦虑，所以能够较不怀怨怼地接受替代客体与原初客体同时存在的情况，这也意味着一个早期的步骤，发展出区分食物与母亲的能力。一般来说，可以确定的是，这个区别对于发展具有根本的重要性。

我现在要引用一个例子，其中与母亲关系的紊乱的发生，不是立即与来自食物的挫折有关。有一个母亲告诉我，当她的婴儿B5个月大时，曾被放任哭泣超过往常的时间。当母亲回来抱她时，发现她处在一种“癔症”的状态，这个婴儿看起来吓坏了，明显地害怕母亲，而且似乎不认识她。直到过了些时间以后，她才能完全与母亲重新接触。有意义的是，这件事情发生在白天，当时婴儿是醒的，而且刚喂食过不久。这个婴儿平时睡得不错，但也不时会无明显原因地醒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假设：引起白天哭泣的焦虑也是睡眠紊乱的原因。我的想法是，因为母亲在被渴望时并未出现，她在孩子心中就转变成“坏”（迫害性的）母亲，而且因为这个缘故，孩子似乎未能认出她，并且惧怕她。

以下例子也同样具有启示性：一个12周大的女婴C被留在花园里睡觉，她醒来时哭着要妈妈，但是由于刮着大风，她的哭声未被听到。当妈妈终于过来将她抱起时，她显然已经哭了好久，脸上布满了泪水，而且她平常的诉苦式哭声已经变成了失控的尖叫。她被抱到屋内后仍尖叫

不止，母亲怎么安抚她都没有用。最后，虽然离下次喂奶时间还有一个小时，母亲仍为她哺乳，这是在以往孩子闹情绪时屡次奏效的特效药（虽然她从未如此持续而激烈地尖叫过）。这个婴儿接受了乳房并且饥渴地吸吮起来，然而，她只吸了几口就拒绝了乳房，并且又开始尖叫。这个情况持续着，直到她将手指放入嘴里并开始吸吮它们时才停止。她时常吸吮手指，而且好几次在哺乳时将手指放入嘴里。通常，母亲只需要温柔地将手指移开，代之以乳头，然后婴儿就会开始吸奶。但是这一次她拒绝了乳房，并且又大声地尖叫起来，这一状况持续了好几分钟，直到她再次吮吸自己的手指后才停下来。母亲让她吮吸手指几分钟，同时摇动并安抚她，直到婴儿完全镇静，能够接受乳房，并且吸奶到睡着为止。看起来，对这个婴儿来说（和前一个例子有同样的理由），母亲（与其乳房）已经变成坏的、迫害性的，因此不能接受乳房。在一次试图吸吮之后，她发现自己无法再建立与好乳房的关系，转而寻求吸吮自己的手指，也就是诉诸自体情欲（auto-erotic）的愉悦（弗洛伊德所称）。虽然如此，我要补充的是，这个例子中的自恋性退缩

（narcissistic withdrawal）是由她与母亲的关系发生紊乱而引起的。婴儿拒绝放弃吮吸自己的手指，是因为它们比乳房更值得信赖。她通过吮吸手指来重建与内在乳房的关系，从而重新获得足够的安全感，能够更新她与外在乳房及母亲的好关系。^[10]我想，这两个例子也让我们更加了解早期恐惧症（也就是因为母亲不在而激发的恐惧，弗洛伊德所称）的机制。^[11]我要提出的是，发生在生命最初几个月的恐惧症，是由被害焦虑所导致的，这种焦虑干扰了婴儿与内化及外在母亲的关系。^[12]

下面的例子也描写了好母亲与坏母亲之间的分割（division），以及与坏母亲有关的强烈（恐惧性的）焦虑。一名10个月大的男婴D被祖母抱近窗边，他充满兴趣地看着街道。当他四处张望的时候，突然在很近的地方看见一个陌生访客的面孔，这是一个老妇人，她已经进入了他们家，而且就站在祖母身旁。他的紧张发作起来，直到祖母将他带离那个房间后才平息下来。我的结论是，在这一刻孩子感觉到“好”祖母已经消失了，而陌生人代表了“坏”祖母（这个分割的基础在于将母亲分裂为一个好的与坏的客体）。稍后我会再谈到这个例子。

对早期焦虑的这种解释，也让我们对于陌生人恐惧症（弗洛伊德所称）有了新的认识。在我看来，母亲（或是父亲）的迫害方面——主要源于对他们的破坏冲动——被转移到陌生人身上。

六

我所描述的这种在婴儿与母亲关系上的紊乱，在生命的最初3-4个月之间就已经可以观察到了。如果这些紊乱非常频繁而且持久，则可被视为一个指标，说明偏执——分裂位置尚未得到有效的处理。

在这么早的阶段就持续对母亲缺乏兴趣，稍后又加上对一般人和玩具也漠不关心，暗示了这类紊乱更严重。这种态度在非难养型的婴儿身上也可以观察到。对于只看表面的观察者来说，这些不大会哭的孩子可能显得“满足”与“好”。从成人与儿童的分析中，我可以将他们的严重困扰追溯到婴儿期，我获得的结论是：事实上，许多这类婴儿在心理方面是有病的。他们因为强烈的被害焦虑与过度使用分裂机制而从外在世界退缩，结果造成抑郁焦虑无法被成功地克服，幻想生活的能力，乃至爱与客体关系的能力都受到抑制。象征形成的过程受到阻碍，导致了兴趣与升华的抑制。

这种被描述为感情淡漠的态度，与真正满足的婴儿的行为是截然不同的。后者偶尔也会要求注意力，在感到挫折时会哭，对人会露出不同的表情，以此来传达他的兴趣及他们在一起时的快乐，然而在其他时候，真正满足的婴儿也可以快乐自处。这一点表明他对其内在与外在客体具有安全感，可以忍受母亲暂时不在而不会焦虑，因为在他心中“好”母亲是相当稳固的。

七

在其他章节里，我已经从各种角度描述了抑郁位置，现在思考抑郁焦虑的影响——首先是与恐惧症的关系：到目前为止，我只将它们与被害焦虑联系起来，并且用一些例子说明了这个观点。因此，我假设那个5个月大的女婴B惧怕母亲，是因为在她心里母亲已经从好的变成了坏的，而且这种被害焦虑也扰乱了她的睡眠。我现在要提出的是，与母亲关系上的紊乱也会被抑郁焦虑而引发。当母亲没有回来时，担心会失去母亲（因为贪婪与攻击冲动已经摧毁了她）的焦虑变得很明显。这种抑郁焦虑与害怕好母亲变成了坏母亲的被害焦虑是密不可分的。

在下面的例子中，抑郁焦虑也会因为婴儿想念母亲而产生。女婴C在6-7周大的时候，已经习惯于傍晚吃奶前在母亲的大腿上玩。当婴儿5个月零1周大时，有一天母亲有访客，因为太忙而无法和她玩，不过，婴儿从家人与访客那里得到许多关注。母亲傍晚喂奶时，如往常一样将她放在床上，很快婴儿就睡着了。两个小时后，她醒过来并持续地哭着，拒绝喝奶（在这个阶段，有时候母乳被当作辅食而用汤匙喂食，通常她会接受）并且继续哭着，于是母亲放弃了喂她的努力。婴儿玩着母亲的手指，在她的大腿上满足而安静了大约一个小时，然后在正常喂奶时间喝了晚上的奶之后，很快就睡着了。这种紊乱是极不寻常的，有时候她可能会在喂过傍晚的奶之后醒来，但是只有一次在她生病时（大约两个月前）醒过来并哭泣，当时她并没有饥饿或是身体不舒服的迹象。那一整天她都是快乐的，而且在这一事件之后的那晚也睡得不错。

我想提出的是，这个婴儿之所以哭泣，是因为她想念与母亲玩的时光。C和母亲有很牢固的人际关系，而且她总是非常享受这个特别的时间。在其他清醒的时候，她相当能自处，但是这个时候她变得躁动不安，而且明显期待母亲和自己玩，直到傍晚喂食的时候。如果因为错失这种满足而造成她睡眠的紊乱，那么我们将做出进一步的结论。我们不得不假设：婴儿对于这种在一天中特别的时间、特别的享受是有所记忆的。对婴儿来说，游戏时间不仅是强烈满足力比多欲望，而且证明了她与母亲有爱的关系——基本上安稳地拥有好母亲。这一点带给她入睡前的安全感，伴随着游戏时刻的记忆。她的睡眠受到干扰，不仅是因为她错失了这个力比多的满足，也是因为此挫折激发了婴儿的两种焦虑：抑郁焦虑，害怕她会因为自己的攻击冲动而失去了好母亲，结果产生了罪

疚感^[13]；和被害焦虑，害怕母亲会变成坏的与破坏性的。我的大致结论是：从大约3-4个月开始，这两种形式的焦虑构成恐惧症的基础。

抑郁位置与某些重要的改变是密不可分的。这些改变可以在婴儿接近第一年中期时观察到（虽然它们开始得稍微更早一些，而且是逐渐发展的）。在这个阶段，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例如：烦躁增加，更需要被关注；或是暂时不理妈妈，突然发脾气，对陌生人的恐惧增加；还有平常睡得好的孩子有时在入睡时啜泣；或是突然哭着醒来，露出明显的恐惧与悲伤的表情等。在此阶段，他们的面部表情很显著地改变着，越是有感知能力就越是对人与物有兴趣，而且与人接触的实时反应完全从孩子的外表上反映出来。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个阶段可以观察到悲伤与痛苦的迹象，虽然是短暂的，但是却让面部的情绪表达变得更丰富（既在更深层的本质，也在更广的范围上）。

八

抑郁位置在断奶时达到高峰。如前文所述，虽然在与客体的关系中，整合及相对的合成过程的进展激发了抑郁的感觉，但这些感觉因为断奶的经验而更加强烈。^[14]在此阶段，婴儿已经经历了较早的丧失体验，例如：婴儿强烈渴望的乳房（或奶瓶）没有立即再现的时候，他以为它将再也回不来了。不过，这与发生在断奶时对于乳房（或奶瓶）的失落相比是不一样的。失去最初所爱的客体，在婴儿的感觉中是确认了所有的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见本章末，批注二）。

下面的例子将会提供说明：婴儿E在9个月大时，最后一次吃母乳，他对食物的态度没有显示特别的紊乱，在此之前，他已经接受了其他食物并且借由这些食物而成长。但是，他对母亲的在场与通常的注意及陪伴的需要增加了。在断奶后一个星期，他在睡眠中啜泣，醒来时带着焦虑与不快的神情，并且难以安抚。母亲只好再次让他吸吮乳房，他用与平常差不多的时间吮吸了两个乳房，虽然奶水明显很少，他似乎极为满足，快乐地入睡了；而且自此以后上述症状显著减少了。这表明了与失去好客体（乳房）有关的抑郁焦虑会因为乳房的再现而得到缓解。

在断奶的时候，有些婴儿表现出食欲较差，有些则贪婪升高，而其他的则摆荡于这两种反应之间。这样的改变发生在断奶的每一个步骤。有些婴儿比较享受奶瓶胜过哺乳，即使部分婴儿在之前有满意的哺乳经验。对其他婴儿来说，当新加入固体食物时，食欲会大增，然而也有一些婴儿在这个时候会发生喂食上的困难，这些困难在儿童期的早年中以各种形式持续存在着。^[15]许多婴儿只能接受某些特定的味道或是固体食物的口感，而排斥其他食物。当我们分析儿童时，会学到许多关于这些“嗜好”的动机，并且辨识出这些动机最深的根源：在于最早期与母亲有关的焦虑。我要以一个婴儿的行为作为例子，来说明这个结论：5个月大的女婴F一直是母乳喂养，但是从一开始也使用奶瓶。她极为愤怒地拒绝母亲给她的固体食物，比如蔬菜。然而父亲喂她的时候，她却非常平静地接受了它们。两星期后，她接受了母亲给予的新食物。根据可靠的报告，这个孩子现在已经6岁了，和父母及兄弟的关系都很良好，但胃口一直不佳。

在此我们想到了女婴A，以及她接受附加奶瓶的方式。女婴F也需

要一些时间来充分适应新的食物，并且从母亲那里获取。

在本文中，我努力要说明的是：对于食物的态度，从根本上是与母亲的关系密不可分的，而且涉及了婴儿情感生活的全部。断奶的经验激发了婴儿最深层的情绪与焦虑，而较为整合的自我则发展出坚强的防御来应付它们。焦虑与防御两者都包含在婴儿对食物的态度中。在此，关于断奶时对食物的态度改变，我必须将我的讨论限制在几个归纳点上：对新食物的许多困难，其根源在于害怕被母亲的坏乳房吞噬、毒害的被害恐惧，这种恐惧源自婴儿想要吞噬并毒害乳房的幻想。^[16]到了稍后的阶段，在原有的被害焦虑之外又加上了抑郁焦虑（尽管程度有所不同），后者是担心贪婪与攻击冲动会毁灭他所爱的客体。在断奶过程期间与之后，这种焦虑可能产生的效果是增加或抑制对新食物的欲望。^[17]正如我们先前知道的，焦虑可能对贪婪产生不同的影响，它可能增强它，也可能导致对贪婪及摄取营养的愉悦的强烈抑制。

婴儿在断奶时食欲增加，在某些情况下表明，在哺乳期间，乳房坏的（迫害性的）那一面曾经超越了好的那一面，而且担心会危及其所爱乳房的抑郁焦虑，是造成抑制食欲的原因之一（也就是说，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两者以不同比例在同时运作）。因此，奶瓶（在某种程度上，在婴儿心里既是脱离原初客体——乳房，又是象征它的）和母亲的乳房相比，可以不那么焦虑且较愉快地被接受。然而，有些婴儿未能成功地以奶瓶象征性地替代乳房，而且他们只有在给予固态食物时才会享受进食。

当乳房（或奶瓶）喂奶开始减少的时候，婴儿的食欲经常会降低，这清楚地表明了与失去原初所爱客体有关的抑郁焦虑，但是，我认为被害焦虑始终是造成不喜欢新食物的原因之一。当婴儿正在接受哺乳时，乳房“坏”的（吞噬的与有毒的）一面就会受到他与“好”乳房的关系的抵制，而这个坏的一面会因为断奶所带来的剥夺而再增强，并且被传递到新的食物上。

如我在上文指出的，在断奶的过程中，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强烈地影响着婴儿与母亲及食物的关系。不过，在此阶段中，各种因素（内在的与外在的）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才是真正具有决定性的。我的意思是，不仅是对客体与食物态度上的个体差异，更重要的在于是否能成功修通，并在某种程度上克服抑郁位置。关键是在更早阶段中，内在建构的乳房的稳固程度，以及连带着受到剥夺的状态下，可以保持多少对母亲的爱。这些有一部分是由母亲与孩子的关系所决定的。正如我曾经提出的，即使是很小的婴儿也可以接受新的食物（奶瓶），几乎没有什

么抱怨（例子A），这种较好的对挫折的内在适应能力（从生命最初几天就开始发展），是与区别母亲与食物的每一步发展密切相关的。这些根本的态度，特别是在断奶过程中，大致决定了婴儿接受（就字面上最完整的意义来说）原初客体的替代者的能力。在此，再一次可见母亲对婴儿的行为与感觉是至关重要的：爱的关注，以及她帮助他处理抑郁感觉所奉献的时间。与母亲有好的关系，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抵制了他失去原初所爱客体（乳房）的感觉，因此，对抑郁位置的修通有正面的影响。

担心失去好客体的焦虑在断奶期间达到顶峰，它也受到其他经验的影响，例如身体不适、疾病，特别是长牙。这些经验必定会增加婴儿心中的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换句话说，身体因素不可能完全说明在此阶段中因疾病或长牙所引发的这些情绪困扰。

九

在出生第一年中期的重要发展中，我们发现客体关系的范围在不断扩大，特别是父亲对婴儿的重要性在不断增加。我曾在其他文章中说明：除了其他发展因素之外，抑郁的感觉和害怕失去母亲的恐惧，都会促使婴儿转向父亲。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与抑郁位置是密切相关且同时发展的。我只需举出一个例子，就是前面提及的小女孩B。

从约4个月大的时候开始，她和比她大几岁的哥哥的关系，在她的生命中扮演了突出且引人注目的角色。显而易见，这个关系在几方面都不同于她与母亲的关系。她仰慕哥哥说的与做的每一件事情，并且持续不断地对他示好，她尽其所能地迎合他以博得他的关注，并且对他表现出显著的女性态度。那个时候父亲多半是不在的，一直到她10个月大时才更常见父亲，而且从这时开始与他发展出非常亲密与爱的关系。这件事基本上与她和哥哥的关系是并行的。在刚满2岁时，她常叫哥哥“爹地”，此时父亲已经成为她的最爱了；当她见到父亲时的欢喜，当听到他的脚步声与说话声时的兴高采烈，当他不在时她一再提到他的方式，以及许多对父亲的感觉的表达——这一切只有用恋爱中的状态才能加以描述。母亲清楚地认知到：在此阶段，这个小女孩在某些方面而言，是喜欢父亲胜过她的。此处我们看到了一个早期俄狄浦斯情境的例子，在这个案例中，她最初是从哥哥那里经验到俄狄浦斯情境，然后转移到父亲。

十

正如我在诸多关系中说明的那样，抑郁位置是正常情绪发展的重要部分。不过，孩子处理这些情绪与焦虑的方式，以及他所使用的防御，成为发展是否顺利进行的指标。（见本章末，批注三）

害怕失去母亲的恐惧使得与母亲分离（即使是短暂的）是痛苦的。各种游戏形式提供的既是表达这种焦虑的方式，也是克服这些焦虑的方法。弗洛伊德借由观察一个18个月大的男孩玩棉线轴而得出了这样的观点。^[18]在我看来，孩子通过这个游戏所克服的不仅是失落感，还有抑郁焦虑。^[19]有众多典型的游戏形式与棉线轴游戏类似，苏珊·艾萨克斯（1952）曾提到几个例子，我现在要加上一些在这方面的观察。婴儿（有时候甚至在6个月大以前）会喜欢把东西从婴儿车里丢出来，乐此不疲，而且会期待这些东西回到身边。我在G（一个10个月大的婴儿，刚开始会爬）观察到了这种游戏更进一步的发展，他毫不疲倦地将东西丢开，然后爬过去把它抓回来。我被告知：他在大约2个月之前开始玩这个游戏，当时他尝试往前移动。婴儿E在6-7个月之间，有一次当他躺在婴儿车里抬起脚的时候，他注意到一个他刚丢开的玩具滚了回来，他把这发展为一种游戏。

在出生5-6个月时，已经有许多婴儿对“找人游戏”（“peep-bo”，见本章末，批注四）有愉快的反应，我见过只有7个月大的婴儿活跃地玩这个游戏：把毯子拉起来盖住头，再放下来。婴儿B的母亲把这个游戏当作就寝时的习惯活动，让孩子在快乐的心情下入睡。似乎这种经验的“重复”是帮助婴儿克服失落与哀伤的重要因素。我发现对婴儿有很大帮助与安慰效果的另外一个典型游戏，是在睡觉时挥着手说“拜拜”，慢慢离开房间。在母亲离开房间时，使用“拜拜”和挥手，之后说“再回来”、“很快就回来”或是类似的话，这样的方式通常证实具有帮助与抚慰的效果。我知道有些婴儿最先学到的词是“回来”或是“再一次”。

对于女婴B，“拜拜”是她最初学会的几个词之一。我时常注意到当她母亲快要离开房间时，她的眼睛会闪过一丝哀伤的神情，看起来几乎要哭的样子，但是当母亲对她挥手说“拜拜”时，她看似得到了安慰并且可以继续她的游戏。当她在10-11个月大的时候，我见到她在练习挥手的姿态。我认为这样的行为不仅变成兴趣的来源，也是安慰的来源。

婴儿逐渐增长感知与了解周遭事物的能力，不仅提升了处理与掌控事物的自信，也增加了对外在世界的信任。婴儿对外在现实的反复经验，成为克服其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的重要方式。在我看来，这就是现实检验，而且是一种见于成人心理过程的基础，这个心理过程就是弗洛伊德曾经描述的哀悼工作的一部分。^[20]

当一个婴儿能够坐起来或站立在婴儿车里的时候，他可以看到人们，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跟他们比较靠近；当他可以爬行与行走时，靠近他人的程度就更大了。这样的成就意味着婴儿不仅更有能力随自己的意愿靠近客体，而且也更能独立于客体之外。例如，女婴B（约11个月大时）完全享受在过道不停地爬上爬下几个小时，非常自得其乐，但是她不时会爬进母亲所在的房间（房门是开着的）看看她，或是想要对她说话，然后再爬回过道。

站立、爬行与行走在心理方面所具的巨大重要性已被一些精神分析作家描述过了。我在此强调的则是：所有这些成就，都被婴儿用来当作重新获得失去的客体，以及找寻新客体以替代失去客体的方法。这些都有助于婴儿克服其抑郁位置。语言的发展（开始于声音的模仿）是另外一项让儿童更靠近他所爱之人的重大成就，而且也使他可以找到新的客体。当获得一种新的满足时，与早先情境有关的挫折感与怨怼感便有所减弱，这又带来更多的安全感。另外一个获得进展的要素，是来自婴儿想要控制其客体及其外在与内在世界的尝试。发展的每一步也是自我用来当作应对焦虑的防御，在此阶段主要是针对抑郁焦虑。这说明了一个时常可以观察到的事实，随同发展上的进展，例如行走与说话，孩子变得更快乐而且活泼。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自我在克服抑郁位置方面的努力，促进了一些兴趣与活动。这不仅发生在生命的第一年当中，而是持续到童年期的最初几年。^[21]

下面的例子说明了我对婴儿早期情感生活的一些结论，男婴D在3个月大时，对他的玩具（像珠子、木环、摇铃）显示了非常强烈而个人的关系，他热切专注地看着它们，反复碰触它们，把它们放进嘴里，听着它们发出的声响。当这些玩具不在他想要的位置时，他生气地对它们尖叫；当它们被放回该放的位置时，他感到高兴而又喜欢它们了。母亲在他4个月大时评论道：他通过玩具处理掉许多愤怒；另一方面，在他感觉痛苦的时候，它们也是一种抚慰。有时候，他看到这些玩具时便会停止哭泣，而且在睡前它们也有安抚的作用。

在5个月大时，他可以清楚地分辨父亲、母亲与佣人，这一点准确地表现在他可以辨识他们的神态，以及他期待和每一位玩耍的特定游戏

上。他的人际关系在这个阶段已经非常明显了。他也对他的奶瓶发展出了一种非常特别的态度，例如当空奶瓶立在他旁边桌子上时，他对它发出声音、抚摸它，并且不时吸吮着奶嘴，从他的表情可以推测，他正对奶瓶表现出和对他所爱之人一样的行为。在9个月大时，他被观察到钟情地看着奶瓶，对它说话，并且明显地等待着回应。由于这个男婴从来就不是好喂养型的，而且没有表现过任何贪婪，事实上是失去了摄取食物的特别愉悦感，因此他与奶瓶的关系就更为有趣了。他几乎从一开始喂母乳时就有困难，由于母亲没有奶水，因此在几周大时，完全改为奶瓶喂奶。他的食欲一直到第二年才有所增加，甚至在那时候，他的食欲也大部分得仰赖其将食物分享给父母的愉悦感。这提醒我们一个事实：在9个月大的时候，他对奶瓶的主要兴趣好像是在于其近似于人的性质，而不只是与其中所含的食物有关。

10个月大时，他变得非常喜欢发声陀螺^[22]，起初他是被陀螺红色的圆头所吸引，便立即吸吮了起来，这样做引发了他很大的兴趣，因为它会旋转起来并且发出声响。他很快就放弃吸吮它，但是仍旧保持对红色圆头的兴趣。15个月大时，当他在玩另外一个也很喜欢的发声陀螺时，它掉在地板上裂成了两半。他对这件事的反应非常惊人，他哭了起来，不接受安抚，并且不愿再回到发生该事件的房间。最后母亲终于成功地带他回来，给他看那个已被修好的陀螺，他拒绝看它，而且跑出房间。甚至到了第二天，他还是不想靠近放置那个玩具的储物柜，而且在这一事件之后几个小时，他拒绝喝茶。不过，稍后母亲拾起他的玩具狗说：“多可爱的小狗狗啊！”他振奋起来，拿起那只狗，带着它四处展示，期待他们说“好狗狗”。显然，他认同那只玩具狗，因此，对狗狗显示的情感，使他从对发声陀螺给他造成的伤害之中恢复信心。

有意义的是，在更早的阶段，这个孩子对破碎的东西就已经表现出明显的焦虑。例如在约8个月大时，当他摔碎一个玻璃杯（还有一次也是一个杯子）时，他哭了起来。不久后，他会因为看到破碎的东西而非常困扰，不论是谁弄碎的，以致母亲必须将它们移出他的视线。

他在这些事件上所感到的痛苦，显示了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的存在。如果我们将他8个月大时的行为与这件后来发生的发声陀螺事件联系起来的话，这一点就很清楚了。我的结论是：奶瓶与发声陀螺都象征性地代表了母亲的乳房（我们必须记得，他在10个月大时对待发声陀螺的行为就像在9个月大时对待奶瓶的行为一样），当发声陀螺分裂为两半时，对他来说意味着母亲乳房与身体的破坏，这就可以解释他对弄坏发声陀螺的焦虑、罪疚感及哀伤情绪。

我已将破裂的玩具与破碎的杯子和奶瓶联系了起来，但是有一个更早期的关联需要一提。正如我们已知的，有时候孩子会对玩具表现出极大的愤怒，并且用非常个人的方式来处理这种愤怒。我想提出的是：他在稍后阶段被观察到的焦虑与罪疚感，都可以追溯到他对玩具所表达的攻击上，特别是当无法取得这些玩具的时候。而其与母亲乳房的关系，还有一个更早的联系，那就是这个乳房未能满足他就被撤回了。因此，对于破碎的杯子或是玻璃杯的焦虑是罪疚感的表现，而此罪疚感关乎的是他首先针对母亲乳房的愤怒与破坏冲动。因此，这个孩子借由象征形成将他的兴趣移置（displace）到了一系列的客体上，^[23]从乳房到玩具：奶瓶——玻璃杯——杯子——发声陀螺，并将人际关系与情绪，例如愤怒、怨恨、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以及罪疚感转移到了这些客体上。

在前文中我描述了孩子与陌生人有关的焦虑，并且通过那个例子来说明母亲的形象（在此是祖母的形象）分裂为“好”母亲与“坏”母亲；对“坏”母亲的恐惧及对“好”母亲的爱是非常明显的，这些强烈地表现在他的人际关系中。我认为，关系的这两个层面参与了他对破碎事物的态度。

他混杂了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的感觉，表现在以下事件中：弄坏发声陀螺，拒绝进入那个房间，稍后甚至不愿意靠近储物柜。这两种焦虑的混合表明害怕这个客体因为受到伤害而变成一个危险客体（被害焦虑）。然而，毋庸置疑的是，有一些强烈的抑郁感也在这个时候运作着。当（代表他的）小狗狗是“可爱的”，也就是好的，而且仍为父母所爱，他就因而获得安慰，此时这些焦虑也都得到了缓解。

结论

我们对于体质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的知识仍是不完整的，本书里我曾触及某些因素，我现在要做一些总结。自我固有的忍受焦虑的能力，可能因出生时自我凝聚程度的多寡而定，这也反之决定了分裂机制活动的多寡，以及相应的整合能力的多寡。其他从产后生活一开始即存在的因素是爱的能力、贪婪的强度，以及对抗贪婪的防御。

我认为这些相互关联的因素，是生本能与死本能之间某些融合状态的表现，这些状态基本上影响了一些动力过程，通过这些过程，破坏冲动受到力比多的抵制与缓和。这些过程是塑造婴儿无意识生活的重要时刻。从产后生活一开始，体质因素就与外在因素密切相关，这些外部因素开始于出生的经验及被照顾与喂奶的早期情境。^[24]并且，我们有足够的根据来假设：从早期开始，母亲的无意识态度就强烈地影响着婴儿的无意识过程。

因此，我们必然得出的结论是：体质因素不能与环境因素分开而独立考虑，反之亦然。它们共同参与形成了早期的幻想、焦虑与防御，这些虽然会落入某些典型的模式，却有无穷的变化，这就是个人心理与人格萌生的土壤。

我已经尽力表明：通过仔细的婴儿观察，我们能够获得一些认识——知悉他们的情感生活，并且预测其未来的心理发展。这样的观察，在上述局限内，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我对发展最早阶段的发现。这些发现是在儿童与成人的精神分析过程中获得的，因为我能够将他们的焦虑与防御追溯至婴儿期。我们可以回想：弗洛伊德在其成人病患的无意识中发现了俄狄浦斯情结，使儿童观察更为进步了，而这些观察又反过来充分地证明了他的理论性结论。在过去数十年来，俄狄浦斯情结固有的冲突已经广为人知，其带来的结果是增加了人们对儿童情绪困难的了解，但是这主要适用于发展较高阶的孩子，婴儿的心理活动对大部分的成人来说仍是个谜。我大胆提出了以下想法：更密切地观察婴儿（受到来自儿童分析所得到的更多关于早期心理过程的知识刺激），必然在不久的将来为婴儿的情感生活带来更多的洞见。

我在本书的几章与先前的著作中提出的论点是：婴儿过度的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在心理疾病的精神发生学中具有关键的重要性。在本文

中我已反复指出，一位善解人意的母亲可以通过她的态度减少其婴儿的冲突，并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帮助婴儿更有效地应对焦虑。因此，更充分、广泛地了解婴儿的焦虑与情绪需求，将会减少婴儿期的痛苦，并且为日后的生活奠定更多快乐与稳定性的基础。

批注

批注一

这个问题的一个基本方面是我想提及的，我的精神分析工作让我得到以下的结论：新生儿无意识地感觉到一个具有独特好品质的客体存在着，从中可以获得最大的满足，而这个客体就是母亲的乳房。此外我相信这些无意识的知识，意味着与母亲乳房的关系以及拥有乳房的感觉，甚至在那些非喂母乳的孩子身上也会发展出来。这一点解释了上文提到的一个事实：奶瓶喂食的孩子也会内射母亲的乳房，包括其好的与坏的两个方面。这些婴儿在内在世界稳固建立好乳房的能力有多强，取决于许多内在与外在因素，其中与生俱来的爱的能力扮演着一个关键的角色。

从刚出生时开始，无意识里关于乳房的知识就已存在，并且体验到对乳房的感觉，以上事实只能作为一种种系的遗传（phylogenetic inheritance）来想象。

现在来思考个体发育（ontogenetic）的因素在这些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假设：婴儿的那些与口腔感觉密切相关的冲动，导引他朝向母亲的乳房，因为其第一个本能渴望的客体就是乳头，而且其目标是要吸吮乳头。这就意味着奶瓶的奶嘴不能完全取代被渴望的乳头，奶瓶也无法取代被渴望的母亲乳房的气味、温暖及柔软。因此，尽管婴儿可能容易接受并且享受奶瓶喂奶（特别是如果可以建立一种接近乳房哺乳的情境），他可能仍然会感觉到没有得到最大的满足，因而体验到对能满足他的特殊客体的深切渴望。

对无法获得的理想客体的渴望，是心理生活的一个普遍特征，因为它来自孩子在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各种挫折。这些挫折在必须放弃俄狄浦斯客体的时候达到高峰。挫折与怨恨的感觉导致了幻想性的退行，并且经常回溯性地聚集在与母亲乳房之间关系中受到剥夺的痛苦上，这种情形甚至会在曾经拥有满足的乳房哺乳经验的人身上。不过，我在许多分析中都发现，对没有接受过乳房哺乳的人来说，他们对无法获得的客体的渴望，其品质显示了特殊的强度与性质。这种渴望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其起源在婴儿最初的哺乳经验与最初的客体关系中就明显

可见。这些情绪的强度在不同的个体间有所差异，而且对心理发展有不同的影响。例如，对有些人而言，乳房被剥夺的感觉可能是促成强烈怨恨及不安感的原因，对客体关系和人格发展来说具有各种不同的暗示含义；对其他人来说，对于一个独特的客体（虽然他们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是感觉到它存在于某处）的渴望，可能强烈地激发出升华的发展路线，例如追寻一个理想，或是对个人成就的高标准。

我现在要将这些观察与弗洛伊德的一段话进行比较。在读到婴儿与母亲的乳房，以及与母亲的关系的根本重要性时，弗洛伊德说道：

“种系发生（**phylogenetic**）的基础远远凌驾于偶发的个人经验之上，因此孩子是否真的吸吮到乳房，或者是由奶瓶养大而从未享受到母亲的照顾，并没有什么差别。他的发展在两种情况下是相同的，或许在后者的情况下，他在日后的渴望会更大。”[《精神分析纲要》（**An Outline of Psycho-Analysis**，第56页），粗体为作者所标示。]

在此，弗洛伊德赋予种系发生因素如此绝对的重要性，使婴儿真正的哺乳经验变得相对不重要了，这远远超出了我的经验所带给我的结论。然而，在我加粗体字的文句中，弗洛伊德似乎考虑到这一可能性：错失了乳房哺乳的经验被感觉为一种剥夺，否则我们无法解释对母亲乳房的渴望为什么“会很大”。

批注二

我已经清楚地阐明，在婴儿对母亲的对比情绪的合成中表现出来的整合过程，以及随后将客体的好坏两个方面整合在一起的过程，构成了抑郁焦虑与抑郁位置的基础，这意味着这些过程从一开始就和客体有关。在断奶的经验中，感到失去的是最初所爱的客体，因此与此客体有关的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都有所增强。于是，开始断奶成为婴儿生活中的主要危机，他的冲突在断奶的最后阶段达到了另一个高峰。进行断奶的方式，每一个细节都影响了婴儿抑郁焦虑的强度，都可能增强或是减弱其修通抑郁位置的能力。因此，最好是小心而缓慢地断奶，因为骤然断奶会突然增强其焦虑，可能会损害其情绪的发展。在这里有许多重要的问题需要探讨：例如在生命最初几周甚至数月，以奶瓶代替乳房喂奶的影响是什么？我们有理由假设，这个情境与开始于约5个月大的正常断奶是不同的。这是否意味着，因为在最初三个月中被害焦虑占优势，这种形式的焦虑由于早期断奶而有所增加？还是说这种经验使婴儿的抑郁焦虑更早发生？这两种后果以哪种为主，部分取决于外在因素，例如何时真正开始断奶，以及母亲处理这个情境的方式；另一部分则取决于

内在因素——大致可以归纳为固有的（inherent）爱与整合能力的强度，而这又意味着在生命开始时自我固有的强度。正如我反复主张的，这些因素构成了婴儿安稳建立好客体的基础，即使从来没有乳房哺乳的经验，也可以达到某种程度。

另外一个问题是晚期断奶（常见于原始人及某些特定的文明社群）的影响，我没有足够的资料来回答这个问题。不过，从我的观察与精神分析的经验来判断，我可以说大约第一年的中期是开始断奶的最佳时机，因为婴儿在此阶段正经历抑郁位置，断奶会在某方面帮助其修通无法避免的抑郁感觉。在这个过程中，他受到了在此阶段发展而扩大范围的客体关系、兴趣、升华及防御的支持。

至于断奶的完成——也就是完全从吸吮改为用杯子喝，比较难对其最佳时机作一般性的建议。在这个问题上，孩子的个别需求（在这个阶段比较容易通过观察来判断）应该被当作决定的标准。

对某些婴儿来说，在断奶的过程中有更进一步的阶段需要加以考虑，也就是放弃吸吮大拇指或是手指头。有些婴儿因为来自母亲或保姆的压力而放弃了；但是，根据我的观察，即使婴儿看起来是自己放弃吸吮手指头（同样，此时外在的影响不能被完全抹杀），仍然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典型断奶期的冲突、焦虑及抑郁的感觉，有些婴儿甚至会失去食欲。

断奶的问题与更普遍的挫折问题相联系，挫折如果没有过度（在此我们应该记得，某种程度的挫折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可以帮助孩子处理其抑郁的感觉，因为克服挫折的经验会强化自我，也是支持婴儿处理抑郁的哀悼工作的一部分。更确切地说，母亲的再现重复证明了她未被摧毁，也没有变成坏母亲，这意味着婴儿的攻击性并未导致他所害怕的结果。因此，在挫折的伤害性与助益性之间，存在着一个极具个体差异性的、细致的平衡状态。这个平衡状态是由各种内在与外在因素决定的。

批注三

我的主张是偏执——分裂位置与抑郁位置都是正常发展的一部分，我的经验导致我作出以下结论：如果婴儿早期的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在比例上超过了自我逐渐处理焦虑的能力时，可能会导致孩子病态的发展。在上一章中，我曾经描述了与母亲（“好”母亲与“坏”母亲）关系上的分裂——这是自我尚未充分整合的特征，还有分裂的机制（它们在生

命最初的3-4个月时达到高峰)。正常情况下,与母亲关系的波动及暂时的退缩状态——由于受到分裂过程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因为在这个阶段,它们和自我不成熟的状态有密切的关联。不过,当发展的进行不尽如人意时,我们就可以得到这种失败的某些指标。在本章里,我已提到某些典型的困难,它们表明偏执——分裂位置尚未被很好地修通。虽然这些例子的表现方式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但是它们都具有一项重要的共同特征:客体关系发展上的紊乱,在生命最初的3-4个月时就已经可以被观察到了。

我要再说一次,有些困难是修通抑郁位置正常过程的一部分,例如烦躁、易怒、睡眠困扰、需要较多注意、改变对母亲与食物的态度。如果这些困扰过多而且持续过久,可能表示修通抑郁位置的失败,而且可能成为日后躁郁症的基础。不过,修通抑郁位置的失败也可能导致一个不同的结果:比如退缩、不理母亲与其他人等症状,就可能稳定发展为常态,而不只是过渡或局部的现象。如果再加上婴儿变得更为情感淡漠、无法发展更广泛的兴趣并接受替代物——这些通常与抑郁症状同时存在,而且部分是克服抑郁症状的方式,那么我们可以推测抑郁位置并未成功地修通,而且退行到前一个位置——偏执——分裂位置,我们必须赋予这个退行极大的重要性。

再重复一次我在稍早的文章中所表达的观点: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如果过度,可能会导致童年期的严重精神疾病与心理缺陷。这两种形式的焦虑,也为成人期的妄想症、精神分裂症与躁郁症提供了固着点。

批注四

弗洛伊德提到,婴儿与母亲玩“消失出现”游戏(母亲遮住脸然后再把脸露出来)时的快乐(弗洛伊德没有说明他指的是婴儿的哪个阶段,但是从这个游戏的性质来看,我们可以假设他提到的是婴儿第一年的中后期,或许更大一些)。关于这一点,他说婴儿“无法分辨暂时的不在与永久的失去,只要婴儿看不见母亲,就会表现得像是永远不会再见到她似的。有必要重复相反的安慰体验,让婴儿了解到母亲在消失之后通常会重新出现。”(S.E.20,第169页)

更进一步的结论是:在这一点上存在着同样的观点差异,就像稍早提到的对棉线轴游戏的诠释一样。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婴儿在思念母亲时体验到的焦虑产生了“.....一个创伤情境,如果婴儿在当时正好感觉到必须由母亲来满足的需要,如果这个需要在当时不存在的话,它就会转变成一个危险情境。因此,焦虑的最初决定因子是自我自行引起

的，也就是失去了对客体的感知（相当于失去客体本身）。此时还没有失去爱的问题。后来的经验会教导孩子：客体可以是存在但却对孩子感到生气的。然后，失去来自客体的爱便成为一个更持久的新危险，也成为焦虑的决定因子”（同上，第170页）。我曾在不同的文章中提到，并在此总结阐释的观点是：婴儿体验到对母亲的爱与恨，当婴儿思念她并且其需要没有得到满足时，她的不在被感觉为是婴儿的破坏冲动所造成的后果，因此发生了被害焦虑（害怕好母亲可能变成了生气而迫害的母亲），以及哀悼、罪疚感与焦虑（害怕所爱的母亲会被他的攻击所摧毁）。这些焦虑构成了抑郁位置，并且通过比如具有安抚性质的游戏而被一次次克服。

在思考过关于婴儿的情感生活与焦虑的见解的若干不同之处后，我想把关注点放在与上述引文处于同一段落的文字上。在此处，弗洛伊德似乎认可了他对哀悼主题的结论，他说：“……与客体分离何时会产生焦虑？何时产生哀悼？何时可能只产生痛苦？我马上要说的是，这些问题绝不可能得到答案。我们必须满足于做出一些区分，并预示一些可能性。”（同上，第169页）

【注释】

[1] 成人的精神分析如果进行到心理的深层，也能提供类似的资料，以及关于发展的早期及后期阶段的可信证据。

[2] 关于口腔特质对性格形成的基本重要性，参见：亚伯拉罕《力比多生殖水平上的性格形成》（*Character-formation on the Genital Level of the Libido*, 1925）。

[3] 迈克尔·巴林特（Michael Balint）在《婴儿早期的个体差异》（*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Early Infancy*，第57-59页，第81-117页）一文中提到，根据对100个5天到8个月大的婴儿的观察，得出这样的结论：每个婴儿的吸吮节奏都是不同的，每个婴儿都有自己的节奏变化。

[4] 虽然如此，我们必须谨记：无论这些最初的影响多么重要，在儿童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中，环境的影响才是最重要的。即使是最早期良好的养育效果，也会在日后伤害性的经验中受到某种程度的抵消，如同生命早期的困难可能因为接下来的有利影响而被减弱一样。同时我们必须记住，有些儿童似乎可以承受不令人满意的外在条件，而不会严重伤害其性格与心理稳定；而对于其他儿童来说，尽管有良好的外在环境，严重的困难还是会发生且持续存在。

[5] 《育儿的夫妇》（*The Nursing Couple*，第49-50页）。

[6] 米德尔摩尔提出，咬的冲动早在长牙之前就参与了婴儿对乳头的攻击行为，即使他很少用牙龈来抓住乳房。在这方面（上述引文，第58-59页），她提到了沃勒（Waller），他“谈到兴奋的婴儿生气地咬乳房，并带着痛苦的活力攻击它”[见《职业者的助产术与妇科疾病百科全书》（*The Practitioner's Encyclopaedia of Midwifery and the Diseases of Women*）中的“哺乳”一节]。

[7] 上述引文，第47-48页。

[8] 参见：《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

[9] 如前一章所说，在我看来，抑郁焦虑在生命的最初3个月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开始运作了，而且在第一年的4-6个月达到高峰。

[10] 见：海曼的《自体情欲、自恋及最早期的客体关系》（Auto-Erotism,Narcissism and the Earliest Relations to Objects,1952,Part?2,Section b).

[11] 《抑制、症状与焦虑》（第169-170页）。

[12] 见：《婴儿情感生活》与《关于焦虑与罪疚的理论》（本书第二章）。

[13] 在稍微大一些的婴儿身上，很容易观察到：如果在睡觉时间，他们没有给予一些他们所期待的特殊情感的表露，他们的睡眠有可能受到干扰。而且，他们在分离时对爱的需要会变得强烈，这与罪疚感、希望被原谅以及与母亲和解的愿望息息相关。

[14] 贝恩菲尔德（S.Bernfeld）在其《婴儿心理学》（Psychology of the Infant,1929）中有一个重要的结论：断奶与抑郁的感觉是紧密联系的。他描述了断奶期婴儿的种种行为，从几乎没有任何渴望与悲伤的，到真正冷漠与完全拒绝喂食的都有。他也比较了焦虑与躁动不安、易怒与冷漠，这些情绪可能发生在具有与婴儿类似状态的成人身上。在克服断奶的挫折感的许多方法中，他提到了通过投射与压抑将力比多从令他失望的客体撤回，他将“压抑”这个术语界定为是从成人的发展状态中借来的。但是他又总结说：“.....它的根本性质存在于这些过程中”（就婴儿来说）（第296页）。贝恩菲尔德建议，断奶是最早的明显诱因，病态心理由此萌发，而且婴儿的营养神经症（nutritional neuroses）是神经症易感体质的前置因子。他的结论之一是：由于婴儿克服其断奶时的悲伤与失落的某些过程是无声地运作的，关于“断奶效应的结论，必须要取自详细的知识，也就是孩子如何对其世界与活动进行反应。这些反应是其幻想生活的表现，或至少是其核心”。

[15] 在《幼童的社会发展》（Social Development in Young Children）中，特别是第三章第二节中，苏珊·艾萨克斯举出了几个喂食困难的例子，并且讨论它们与源自口腔施虐而产生的焦虑的联系。在温尼考特所著的《童年期障碍》（Disorders of Children）中，特别是第16-17页中，也有一些有趣的观察。

[16] 先前我曾提出，婴儿想用有毒的（爆炸与灼热的）排泄物攻击母亲身体的幻想，是他恐惧被母亲毒害的根本原因，而且也是妄想症的根源。同样的，想要吞噬母亲（及其乳房）的冲动，在婴儿心里将她变成了一个会吃人的危险客体（《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两篇文章，以及《儿童精神分析》的第八章）。弗洛伊德也提到过小女孩怕被妈妈谋杀或毒害的恐惧，他说这种恐惧“可能在以后构成妄想症的核心”（《精神分析新论》S.E.22,第120页）。他还说“怕被毒害的恐惧可能也和乳房的撤离有关，毒药就是使人生病的营养”（同上，第122页）。在弗洛伊德更早的文章《女性性欲》（Female Sexuality）中，他提到了女孩在前俄狄浦斯阶段害怕“被母亲谋杀（吞噬？）”，并提出：“这种恐惧对应着孩子针对其母亲的一种敌意，它是在训练与身体照顾的过程中，因为母亲强加的种种限制而发生的。而投射是儿童精神组织在早期阶段最喜欢使用的机制。”他也结论道：“在对母亲的依赖中，我们找到了女人日后发生妄想症的根源。”在此背景中，他提到了1928年布伦斯维克（Ruth Mack Brunswick）所报告的案例——《一个妄想症病例的分析》（The Analysis of a? Case of Paranoia）。在这个案例中，疾病的直接来源是病人对自己姐姐的俄狄浦斯固着（S.E.21,第227页）。

[17] 我们可以在此比较躁郁症病人对食物的态度。如我们所知，有些病人拒绝食物，其他病人则暂时表现出贪婪的增加，还有些病人的症状在这两种反应之间摆荡。

[18] 《超越快乐原则》（1920）。参见：第三章，其中有关于这个游戏的描述。

[19] 《在设置情境中观察儿童》（The Observation of Infants in Set Situation）中，温尼考特详细讨论了棉线轴游戏。

[20] 《哀悼与抑郁》（Mourning and Melancholia,1917).

[21] 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曾指出，虽然抑郁感觉的关键经验与应对这些经验的防御是发生在

生命的第一年中，但孩子需要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克服其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这些焦虑在婴儿期神经症的过程中反复地被激活与克服，但是从未被根除，因此，持续一生都有可能再次复苏，虽然程度较弱一些。

[22] "humming top", 一种状如陀螺，会旋转并发出嗡嗡声响的玩具。——译者注

[23] 关于象征形成对于心理生活的重要性，参见：伊萨克斯（1952）及我的文章《早期分析》与《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

[24] 近来对于产前行为模式的研究，特别是葛塞尔（A.Gesell）所描述与总结的行为 [《胚胎学》（The Embryology of Behaviour）]，提供了思考关于原初自我和体质因素在胚胎时运作程度的材料。以下也是一个开放问题：是否母亲的心理与身体状态在上述的体质因素方面影响了胚胎。

第八章 精神分析的游戏技术：其历史与重要性 (1955)

—

在提供一篇主要关于游戏技术的文章以作为这本书的引言^[1]时，我受到了以下考虑的鼓励：我和儿童与成人的工作，以及我对精神分析理论整体的贡献，基本上是源自于与幼儿工作时所发展的游戏技术。这并不意味着我后来的工作是游戏技术的直接应用，但是我在早期发展、无意识过程，以及能够触及无意识的诠释的本质中获得的洞识，已经在我对于较大的孩子及成人的工作上有了深远的影响。

因此，我将要简短概述我的工作从精神分析游戏技术发展出来的步骤，但是我将不会对我的发现提出一个完整的总结。在1919年，当我开始第一个个案时，已经有人进行了对儿童的精神分析工作——特别是胡格-赫尔姆斯（Hug-Hellmuth, 1921）医生，不过她没有从事过6岁以下儿童的精神分析。尽管她使用图画，偶尔以游戏作为媒介，但并未将游戏发展为一种特殊的技术。

在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有一个既定的原则：分析师应当非常节制地给予诠释。除了少数的例外，精神分析尚未探索无意识的深层次：对儿童来说，这种探索被认为具有潜在的危险，这个谨慎的观点反映在一个事实上，即在当时及之后的几年中，精神分析被认为只适用于潜伏期（latent period）之后的儿童。^[2]

我的第一位病人是一个5岁大的男孩，在我最早出版的文章^[3]中，我用弗里茨（Fritz）这个名字称呼他。在开始的时候，我以为只要影响母亲的态度就足够了，我曾建议她应该鼓励孩子自由地与她讨论许多未

能说出口的问题，这些问题明显存在于他内心深处，而且阻碍了他的智力发展。这么做有了好的效果，但是他的神经症并未被充分缓解。很快，我决定应该要对他进行精神分析。这么做时，我偏离了某些既定的原则，因为在孩子呈现给我的材料中，我诠释了我认为最急迫的部分，并且发现我的兴趣专注在他的焦虑及对抗这些焦虑的防御上。这种新的方法很快使我面临了一些严重的问题，我在分析这个病人时，所遭遇到的焦虑是非常急迫的，而且，虽然我观察到焦虑一再因为我的诠释而缓解，使我确信我工作的方向是对的，但是有时候我会因为被表面化的新焦虑的强度而感到不安。在这个时候，我向卡尔·亚伯拉罕医生请教。他回复说，既然到目前为止，我的诠释经常带来舒缓的效果，而且分析明显有进展，他不认为需要改变处理的方式。我被他的支持所鼓舞，在之后的几天里，孩子的焦虑从原先的高峰大幅地减弱，达到进一步的改善。从这个分析所获得的信念，强烈地影响了我全部的精神分析工作。

当时的治疗是在孩子的家中进行，用的是他自己的玩具。这个分析是精神分析游戏技术的开始，因为从一开始，这个孩子主要就是通过游戏来表达他的幻想与焦虑，而且我不断地向他解释游戏的意义，结果是在他的游戏中有更多的材料浮现出来。也就是说，基本上我已经在这个病人身上使用了诠释的方法，而这个方法成为我的技术特色。这种处理方法符合精神分析的一项基本原则，也就是自由联想，当我诠释的不仅是孩子说的话，也解释他玩玩具的活动时，我将这个基本的原则应用在孩子的心理上，而孩子的游戏与各种活动（事实上也就是他的整体行为），是他们用来表达成人借用言语所表达内容的方法。整个治疗过程中，我也受到弗洛伊德建立的两个法则的指引，从一开始我就将它们视为基本法则：探索无意识是精神分析工作的主要任务，而分析移情关系则是达到这个目标的方法。

在1920年和1923年之间，我从其他儿童案例中获得了更进一步的经验，但是游戏技术发展确切的一步，是我在1923年治疗一个2岁零9个月大的孩子时所做的精神分析。我已经在我的《儿童精神分析》^[4]一书中，以莉塔（Rita）之名提供了这个儿童案例的细节。莉塔的困扰是夜惊（night terrous）和动物恐惧症，她对母亲的态度非常矛盾，同时她黏母亲到无法被单独留下的程度。她有明显的强迫性神经症，而且有时候非常抑郁。她的游戏都受到抑制，无法忍受挫折，这使她越来越难养育。我当时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个案例，因为我分析这么小的孩子，完全是一项新的试验。第一次治疗似乎印证了我的担忧，当莉塔和我被单独留在育婴室时，她立即表现出了一些我认为是负向移情的迹象；当

时，她焦虑而沉默，随即要求去外面的花园，我同意了，并且随她同去（我要补充的是，在她的母亲与保姆看来，这是失败的迹象）。在10-15分钟后，当我们回到育婴室时，她们很惊讶地看到莉塔对我相当和善。对这种转变的解释是：当我们在外面的时候，我曾经解释她的负向移情，这再一次违反了一般的做法。从她说的一些事情，以及她在开放空间里比较不那么害怕的这个事实，我的结论是：当她单独与我在房间的时候，她会特别惧怕我可能对她做的某些事情。我解释了这一点，并提及她在夜里的惊吓，我将她怀疑我是一个具有敌意的陌生人联结到她的恐惧：晚上有坏女人会在她一个人时攻击她。在这个诠释之后几分钟，当我提议回到育婴室时，她立即同意了。如我之前提到的，莉塔在游戏方面的抑制是明显的，她除了强迫性地帮洋娃娃穿脱衣服之外，几乎什么都不做。但是，我很快了解在她的强迫症底下隐藏的焦虑，并且诠释了它们。这个案例加强了我那正在成长的信念：对儿童进行精神分析的前提，是要了解并且诠释那些幻想、感觉、焦虑，以及游戏所表达的经验，或者是（如果游戏被抑制了）造成抑制的原因。

如同对弗里茨一样，我在孩子的家中做分析，并且用她自己的玩具，但是在这个仅仅维持了数月的治疗中，我得到的结论是：精神分析不应该在孩子的家中进行，因为我发现虽然她非常需要帮助，她的父母也认可了我应该试试精神分析，但她母亲对我的态度非常矛盾，而且整个气氛对治疗带有敌意。更重要的是，我发现移情的情境——也就是精神分析程序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只有在病人能感觉到治疗室或游戏室（事实上是整个分析）是与其日常家庭生活分开时，才能被建立起来并且加以维持。因为只有在此条件下，病人才能克服他对于体验及表达那些不符合常规的思想、感觉和欲望的阻抗。对儿童来说，他们感觉这些不符常规的事情是与许多被教导的事情相抵触的。

也是在1923年，在分析一个7岁的女孩时，我做了更有意义的观察。她的神经症困难明显并不严重，但是她的父母担心她的智力发展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她虽然相当聪明，但是跟不上其他同龄的孩子，她不喜欢学校而且有时候会逃学。以前她与母亲的关系是有感情并依赖的，但自从她开始上学以来就变了，她变得羞怯而沉默。我对她做了几次治疗都没有什么进展。已经清楚的是，她不喜欢学校，从她胆怯地说出来的事情以及其他意见，我已经能够做一些诠释。这些诠释制造了一些材料，但是我的感觉是自己无法用这个方法获得更多进展。有一次我又发现这个孩子没有反应并且退缩，我离开她，告诉她我稍后会回来。到我自已小孩的婴儿房拿了一些玩具、车子、小人物、几块积木和一辆玩具火车，把它们放进箱子里，再回到病人那里。这个小孩之前并不曾画

画或是从事其他活动，但她立即对这些小玩具产生了兴趣，开始玩起来。从这次游戏中，我推断两个玩具小人代表了她自己 and 一个小男孩（他是我之前曾听她提过的一个同学），看起来这两个小人的行为存在不为人知的秘密。其他玩具人偶被认为是在干预与监视，被厌恶地放在一旁。她玩这两个玩具的方式带来了一些灾难，例如摔倒或是撞车，这与焦虑升高的迹象一起重复着。这时候我提到她游戏中的细节并解释道：有些性活动似乎曾经发生在她与她的朋友之间，而之前她非常恐惧这一点会被发现，因而不信任其他人。我指出她在游戏时曾经变得焦虑，而且似乎就要停止游戏。我提醒她，她不喜欢学校可能与她害怕老师会发现她与同学的关系而惩罚她有关，最重要的是她很害怕，而且不信任母亲，现在她可能对我有同样的感受。这个诠释对孩子的影响是很显著的，她的焦虑与不信任刚开始时升高了，但是很快就转变为明显的释然。她的脸部表情改变了，虽然没有承认或否认我的诠释，但是接着她通过制造新的材料及变得更自由地玩耍与说话，显示了她的赞同，她对我的态度也变得更加友好而且较少怀疑。当然，与正向移情交替发生的负向移情一再浮现，但是从这一次治疗以后，分析开始顺利地进展。正如我被告知的，同时还有一些好的改变发生在她与家人的关系上，特别是她和母亲的关系。她对学校的排斥减弱了，对学业变得更有兴趣，但是她在学习方面的抑制，源于很深的焦虑，只能在治疗过程中逐渐地消解。

我刚刚叙述了使用我特别为儿童病人保留在箱子里的玩具（我将玩具装入这个箱子，第一次带到治疗室），证实它们对于她的治疗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经验和其他的经验，帮助我决定哪些玩具最适合精神分析的游戏技术。^[5]我发现一件很基本的一件事情，就是要用小的玩具，因为它们的数量与多样性，能够让儿童广泛地表达各种幻想与经验。为了这个目的，重要的一点是这些玩具必须是非机械性的，而且人形只有颜色与大小的分别，不应该显示任何特定的行业，它们非常简单的形式可以让孩子根据在游戏中所浮现的材料，将它们用在许多不同的情境中，因此他能够同时呈现各种经验与幻想，或者真正的情境。这也让我们有可能对于其心理运作获得一个比较连贯、有条理的图像。

与玩具的单纯简单一致，游戏室的设备也是简单的，它不包括任何精神分析所不需要的东西。^[6]每个孩子的玩具被锁放在一个特定的抽屉里，因此他知道只有分析师和自己知道他的玩具及他与它们的游戏（相当于成人的自由联想）。上文所提到的那个我第一次用来给那个小女孩取玩具的箱子，就变成了个别抽屉的原型。而个别的抽屉则是分析师与病人之间私密与亲密关系的一部分，代表了精神分析的移情情境。

我不认为精神分析的游戏技术必须完全依靠我特别挑选的游戏材料，在任何情况下，儿童通常会自发地带来自己的东西，而这些玩具的游戏很自然就进入了分析的工作。但是，我认为由分析师提供的玩具，必须大致上符合我刚才描述过的那种类型，也就是简单而非机械性的小玩具。

不过，玩具不是游戏分析的唯一必需品。许多的儿童活动不时会在洗手台附近进行，洗手台那里应备有一两条小毛巾、杯子与勺子。有时他会画画、写字、涂色、修理玩具等，有时则会玩游戏，在其中他分派角色给分析师和自己，例如玩商店、医生和病人、学校、母亲与孩子的游戏等。在这种游戏中，儿童时常会扮演成人的角色，不只表达了他想要倒转角色的愿望，也显示出他如何感受父母或是其他权威者对待他的方式，或是应该表现的方式。有时候他会通过扮演父母的角色，对孩子（由分析师所代表）施虐，以发泄攻击性和愤怒。不论幻想是通过玩具还是戏剧化来表现，诠释的原则都是一样的，因为不论使用什么材料，

基本的是要在技术层面下应用分析的原则。^[7]

攻击性以各种直接或是间接的方式在儿童的游戏中被表达出来，经常是玩具坏了，或是当孩子更具有攻击性时，会使用刀子或剪刀攻击桌子或木片，水和颜料飞溅四处，使治疗室变成了战场。让孩子能够释放其攻击性是必要的，但是，最重要的是了解为什么在这个特殊时刻的移情情境中，破坏冲动会浮现，并且要观察这些破坏冲动在孩子心理中发生的后果。例如当孩子弄坏了一个玩具小人之后，罪疚感可能很快会随之而来，这种罪疚感不仅归因于真正的伤害，也归因于该玩具在孩子无意识中所代表的人物，例如弟弟、妹妹或是父母。因此，诠释也必须处理这些更深的层次。有时候根据孩子对分析师的行为，我们可以推断出不仅罪疚感，被害焦虑也是其破坏冲动的后果，以及他害怕被报复。

我已经时常能够对孩子传达这样的信息：我不能忍受对我身体的攻击。这样的态度不仅保护了精神分析师，对分析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这种攻击如果没有加以约束，容易激发孩子过多的罪疚感与被害焦虑，因而增加治疗的困难。有时候我会被问到如何防止身体攻击的发生，我想答案是我非常小心地不去抑制孩子的攻击幻想。事实上，我给了他机会让他用其他方式将这些幻想付诸行动，包括对我口头上的攻击。我越是能及时诠释孩子攻击的动机，就越能够掌控情境，但是对某些患有精神病的儿童来说，有时候很难保护自己免于他们的攻击。

我发现，孩子对于他所损坏的玩具的态度是非常有启示性的，通常他会将这样的玩具（代表兄弟姐妹或是父母）放置在一边，忽略它一段时间，这表明他不喜欢损坏的客体，由于他有被迫害的恐惧——害怕那个被他攻击的人（由玩具所代表）变得具报复性而令自己陷于危险之中。这种迫害感可能非常强烈，以至于掩盖了同样因为他所造成的伤害而引发的罪恶感与抑郁感；结果是，罪疚感与抑郁可能强烈到导致了迫害感的再增强。不过，有一天这个孩子可能会在他的抽屉中寻找这个损坏的玩具。这暗示了在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能够分析某些重要的防御，由此减弱了被迫害的感觉，并且使他们体验到罪疚感与想修复的冲动。当这件事发生时，我们也能够注意到，孩子与特定兄弟姐妹（玩具所代表的）之间的关系或是他的一般关系，都已发生了改变。这个改变证实了我们的印象：被害焦虑已经减弱了，而且随着罪疚感与修复的愿望一起，过去曾被过度焦虑所阻碍的爱的感觉，现在也凸显出来。对另一个孩子或是同一个孩子在分析的稍后阶段，罪疚感与修复的愿望可能会发生在攻击行为之后，而且对于在幻想中已被他伤害的兄弟或姐妹所表现的温柔相当明显。这种改变对于性格形成、客体关系及心理稳定的重要性，再高估也不为过。

诠释工作的一个基本部分，是必须要亦步亦趋地跟随爱与恨之间的波动：一方面是快乐与满足，另一方面是被害焦虑与抑郁。这意味着分析师不应该对孩子弄坏玩具表现出不悦，但是他也不该鼓励孩子表达其攻击性，或是暗示他玩具可以被修复。换句话说，他应该让孩子能够在自己的情绪与幻想浮现出来时去体验它们。我的技术中始终如一的部分，是不使用教育或是道德上的影响力，而是完全恪守精神分析的程序，简而言之，包括了解病人的心理，并且向他传达在其中发生了什么。

游戏活动可以表达无限多样的情绪处境，例如：挫折与被拒绝的感觉、对父母或是兄弟姐妹的嫉妒、伴随嫉妒的攻击性、拥有玩伴和对抗父母的盟友的快乐、对新生儿或腹中胎儿的爱与恨及随后的焦虑、罪疚感、想要修复的冲动等。我们也在儿童的游戏里，发现日常生活的实际经验与细节的重复，经常与其幻想交织在一起。具有启发性的是：有时候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真实事件未能进入他的游戏或是自由联想中，而

且，所强调的重点有时都落在了明显次要的事情上。但是，这些次要的事情对孩子来说格外重要，因为它们激发了他的情绪与幻想。

四

许多儿童在游戏方面受到了抑制，这种抑制并没有完全阻碍他们进行游戏，但是可能很快会中断他们的活动。例如，一个小男孩被带来做单次的面谈（在未来有可能进行分析，但是在当时父母亲要带他一起出国）。我在桌上放了一些玩具，他坐下后开始玩。很快，游戏发展成许多意外的事件：冲撞、玩具人摔倒，以及他想要再将它们站立起来，等等。在整个过程中，他表现出非常多的焦虑，然而因为当时并未准备要治疗，我没有给予诠释。数分钟后，他悄悄地溜下椅子，说：“玩够了。”便走了出去。从我的经验来看，我相信如果这是治疗的开端，而且我诠释了他在对玩具的行动上所表现的焦虑，以及相应的对我的负向移情，那么我应该能够充分化解他的焦虑，让他继续游戏。

下一个例子可以帮助我说明造成游戏抑制的某些原因。有一个3岁零9个月大的男孩（我曾在《儿童精神分析》中用“彼得”这个名字来描述他），他非常神经质，^[8]他的困难是无法游戏、不能忍受任何挫折，羞怯而哀愁，不像男孩子，但有时却具有攻击性且傲慢自大，对家人的态度非常矛盾，特别是对母亲。她告诉我，彼得在一次暑假之后变得糟糕至极。在假期中，18个月大的他和父母同房，而且有机会观察到他们的性行为。在假期中，他变得非常难管，睡眠很差，并且夜里反复遗便在床上——他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这样了。此前他可以自在地玩耍，但是那个夏天以后，他停止了游戏，并且对玩具非常具有破坏性。他对玩具除了破坏之外，什么都不做。不久之后他的弟弟出生了，这更增加了他的困难。

第一次治疗时，彼得开始游戏，他很快就让两匹马撞在一起，而且对不同的玩具重复同样的动作。他还提到了他有一个小弟弟。我对他解释说：马匹与其他互撞在一起的东西代表了一些人。他刚开始时排斥这个诠释，后来就接受了。他又将马匹撞在一起，说它们要睡觉了，然后用积木将它们盖起来，又说：“现在它们死了，我把它埋起来。”他将汽车头尾相接排成一行（在后来的分析中，这种排列方式清楚地象征了他父亲的阴茎），让它们成列行驶，然后突然发起脾气，将它们丢到房间四处，说道：“我们总是把我们的圣诞礼物弄得粉碎，我们什么也不要。”因此，摔他的玩具在其无意识中代表了摔他父亲的生殖器。在第

一次治疗中，他真的弄坏了几个玩具。

在第二次治疗中，彼得重复了第一次治疗中的某些材料，特别是将汽车、马匹等撞在一起，并且再次提到他的弟弟。因此，我解释说他在向我显示他的父母是如何将他们的生殖器撞在一起的（当然我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生殖器），他还认为他们这样做导致了小弟弟的出生。这个解释引出了更多的材料，说明了他跟弟弟与父亲非常矛盾的关系。他把一个玩具男人放在一块积木上，叫这块积木是“床”，他把玩具丢下，说它“死了”，“完蛋了”。接着，他用两个玩具男人（他选择了他已经弄坏的玩具）重演了同样的事情。我解释说第一个玩具男人代表他的父亲，他想把他从母亲的床上丢开，并杀了他；那两个玩具男人中的一个就是他的父亲，另一个则代表他自己，父亲会对他做同样的事情。他会选择两个损坏的玩具的原因是：他感觉如果他攻击父亲的话，父亲和他自己都会受伤。

这些材料说明了许多重点，对此我只提出其中一两点。因为彼得目睹父母性交的经验，在他的心里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而且激发了强烈的情绪，例如嫉妒、攻击性与焦虑，这是他在游戏中最早表达出来的东西。毫无疑问，他对此经验不再有任何意识层面的认知，也就是说这个经验被压抑了，而且他只能通过象征性的表现传达这一经验。我有理由相信，如果我未曾诠释那些撞在一起的玩具是一些人的话，他也许不会产生在第二次治疗中所出现的材料，而且如果我无法在第二次治疗时对他显示他抑制游戏的某些理由（通过诠释他对玩具的破坏），他将很有可能（就像他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的那样）在破坏玩具以后就停止游戏了。

有些儿童在治疗开始的时候，可能就像彼得或是那位只面谈一次的小男孩一样无法游戏，然而很少见到一个孩子会完全忽视摆在桌上的玩具，即使他不理会这些玩具，他仍然经常会让分析师洞察他不想玩的动机。儿童分析师也可以用其他方法来收集资料并加以诠释，任何活动，例如在纸上涂鸦、剪纸，以及任何行为的细节，例如姿势或面部表情的改变，都能够提供关于孩子心中正在发生什么的线索，都有可能与分析师从孩子父母那里听到关于其困难的事情有关。

我已经说了很多诠释对于游戏技术的重要性，并举出一些例子来说明它们的内容。这带来一个我常被问到的问题：幼儿在智力上能够理解这样的诠释吗？我和同事们的经验是这样的：如果诠释与材料中的明显部分有关联的话，这些诠释就可以被充分理解。当然，儿童分析师在给予解释时，必须尽可能地简明与清楚，也应该运用孩子的表达方式。只

要将孩子呈现的材料的基本要点转译为简单的话语，就能够触及那些在当时最为明显的情绪与焦虑。孩子在意识上与智力上的了解，通常都是一个“后续的”过程。对于儿童分析的新手来说，一个有趣而令人讶异的经验是，即使在非常小的幼儿身上，也能发现获得洞识的能力，而且这种能力通常远比成人要好。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点可以由以下的事实来加以解释：幼儿无意识与意识之间的联系比成人更为紧密，而且婴儿期的压抑比较不那么强烈。我也相信婴儿的智力经常被低估了，事实上他了解的比被认定的更多。

我现在要通过一个儿童对我诠释的反应，来说明我刚说的事情。彼得（我已经提供关于他的分析的一些细节）曾强烈反对我这样的诠释：被他从“床”上摔下来的那个“死掉了”、“完蛋了”的玩具男人代表了他的父亲（诠释对所爱的人的死亡愿望，通常会引起儿童极大的阻抗，与成人一样）。在第三次治疗中，彼得又带来了类似的材料，但是现在他接受我的诠释，并深思地说：“如果我是爸爸，有人想把我丢到床后面去，并且让我死掉，让我完蛋，我会怎么想呢？”这表明他不只修通、理解、接受了我的诠释，而且还认识到了更多。他了解自己对父亲的攻击感觉是造成他害怕父亲的原因，以及他曾经将自己的冲动投射到父亲身上。

游戏技术的要点之一始终都是移情的分析。如我们所知，病人在对分析师的移情中重复了早期的情绪与冲突。我的经验是：通过在我们的移情诠释中，将病人的幻想与焦虑追溯到其起源处，也就是婴儿期以及他与最初客体的关系上，我们就能从根本上帮助病人。因为通过重新体验早期的情绪与幻想，并且了解它们与原初客体的关系，病人就能够在根源上改变这些关系，因此有效地减弱焦虑。

五

回顾我最初几年的工作，我想挑出一些事实来加以讨论。在本文开头处，我曾提到：在分析最早的儿童病例时，我发现我的兴趣集中在其焦虑及对这些焦虑的防御上，这带领我更深层地进入了孩子的无意识和幻想生活中。这种特别强调背离了精神分析的观点——诠释不该进入无意识太深，而且不应该经常给予诠释。即使这样做涉及了技术上很彻底的改变，我仍然坚持我的处理方式，这样的方式带领我进入了新的领域，因为它开启了对婴儿早期幻想、焦虑与防御的了解，这些在当时大多仍然是尚未加以探索的部分。当我开始将我的临床发现做理论性的阐释时，我觉得这一点变得清楚了。

在对莉塔的分析中，令我惊讶的现象之一是她的超我非常严厉。我曾经在《儿童精神分析》一书中描述了莉塔如何惯于扮演严厉与惩罚的母亲，这个母亲对待（由洋娃娃或是我所代表的）孩子非常残酷。而且，她对母亲的矛盾情感，她极度需要受到惩罚、她的罪疚感及夜惊，都让我认识到严厉而冷酷的超我在这个2岁零9个月大的孩子（很清楚是回到了更早的年龄）心中运作着。这个发现在其他儿童的分析中得到了证实，我得到的结论是：超我发生于较弗洛伊德所假设的更早的阶段。换句话说，我发现他所构想的超我，其实是延续好几年发展的最终产物。更进一步观察的结果是：我认识到超我是某种被孩子感觉为以具体的方式内在运作的东西，它包含了各种从他的经验与幻想中建立起来的形象，它源自于他已经内化（内射）其父母的那些阶段。

这些观察接着在分析小女孩时带来了一个发现，即首要女性焦虑情境（female anxiety situation）：母亲被感觉为原初的受害者，她是外在与内化的客体，攻击孩子的身体并从孩子身上拿走她想象的孩子。这些焦虑是源自女孩幻想中对母亲身体的攻击，目的是抢夺其内容，也就是粪便、父亲的阴茎及孩子们，并导致了害怕受到类似攻击的报复。我发现这种被害焦虑与很深的抑郁及罪疚感结合，或交替发生着。这些观察继而带领我发现了“进行修复”的倾向在心理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这个意义上的修复，比弗洛伊德对于“强迫性神经症的抵消”与“反向形成”的概念更为宽广，因为它包括了各种过程。借由这些过程，自我感觉自己抵消了在幻想中所造成的伤害，而且恢复、保存并复活了客体。这种倾向的重要性，与罪疚感息息相关，也在于它对所有升华和心

理健康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我在研究对母亲身体的幻想性攻击时，很快就发现了肛门与尿道的施虐冲动。上文中我曾提到，在莉塔的案例（1923）中，我认识到超我的严厉，对她的分析极大地帮助我了解到，对母亲的破坏冲动如何成为罪疚感与被害感的诱因。有许多案例使我更加清楚破坏冲动的肛门与尿道施虐性质，其中之一就是我在1924年分析的一个3岁零3个月大的女童楚德（Trude）。^[9]当她来找我治疗时，她受苦于各种症状，诸如夜惊与大小便失禁等。在其分析早期时，她要求我在床上假装睡觉，然后她说要攻击我，要看我的屁股里有没有大便（我发现大便也代表了孩子们），她要将它们取出来。在这种攻击之后，她蜷缩在角落里，假装她在床上，自己盖上抱枕（这是要保护她的身体，而且也代表了孩子们）。在此同时，她真的尿湿了，而且清楚显示她非常害怕会受到我的攻击。她对于已内化的危险母亲的焦虑，证实了我最初在莉塔的分析中所获得的结论。这两个分析都是短期的，部分原因是父母们认为已经达到足够好的进展了。^[10]

不久之后，我确信这种破坏冲动与幻想可以追溯到口腔——肛门冲动与幻想。事实上，莉塔已经非常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有一次她涂黑一张纸，然后把它撕碎，把碎纸丢进一杯水中，并将嘴凑上前去像要喝下它，同时轻声小心地说道：“死女人。”^[11]这种撕纸与弄脏水的行为，我曾将其理解为表达了幻想中对母亲的攻击与谋杀，而这样的幻想又引发了怕遭受报复的恐惧。我已经提过，正是通过楚德这个案例，我才意识到这种攻击中特别的肛门与尿道施虐性质。不过，在1924年到1925年间所做的其他分析案例中〔露丝（Ruth）与彼得，两者都在《儿童精神分析》一书中有所描述〕，我也注意到了口腔施虐冲动在破坏性幻想与相应的焦虑中所扮演的基本角色，因此在儿童分析中所找到的资料，充分地证实了亚伯拉罕的发现。^[12]因为这些分析比莉塔和楚德的分析持续更久，^[13]它们给我提供了更进一步的观察范围，让我对正常与不正常的心理发展中，口腔期的欲望与焦虑所扮演的基本角色获得了更完整的洞察。^[14]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我已经在莉塔与楚德的分析中认识到了对一个受到攻击而恐怖吓人的母亲的内化——也就是严厉的超我。在1924年与1926年之间，我分析了一个病得很重的孩子。^[15]通过对她的分析，我得知了许多关于这些内化的特别细节，以及构成偏执焦虑与躁郁焦虑的基础的幻想与冲动。由于我了解她内射过程的口腔与肛门性质，以及它们所造成的内在迫害情境，我也更加注意到内在迫害如何借由投射的方式来影响与外在客体之间的关系。其嫉羨与恨的强度完全显示了它源自与母亲乳房的口腔施虐关系，而且与其俄狄浦斯情结的开始

交织在一起。在1927年第十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上，厄娜的案例为我所报告的许多结论

的基础铺设有很大的帮助，^[16]特别是以下观点：在口腔施虐冲动与幻想达到高峰时所建立的早期超我，构成了精神病的基础。两年之后，我将这个观点加以扩展，强调口腔施虐性对于精神分裂症的重要性。^[17]与我到目前为止所描述的那些分析相一致，我也在一些男童身上进行了一些关于焦虑情境的有趣观察。对男孩与男人所做的分析，充分证实了弗洛伊德的观点，即阉割焦虑是男性首要的焦虑。不过我认识到，由于早年对母亲的认同（在这个女性位置上进入了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男人与女人一样，对身体内部遭受攻击的焦虑都是非常重要的，这种焦虑以各种方式影响并形塑了他们的阉割恐惧。

在幻想中对母亲身体与她所包含的父亲的攻击所产生的焦虑，在两性身上都被证实是构成“幽闭恐惧症”的基础（包括害怕被拘禁或是埋藏在母亲体内的恐惧）。举例来说，这些焦虑与阉割恐惧的关联，可见于失去阴茎或是将其摧毁在母亲体内的幻想，这些幻想可能导致阳痿。

我发现有关攻击母亲身体以及被外在与内在客体攻击的恐惧，具有特殊的性质与强度，这暗示了它们的精神病性质。在探索儿童与内化客体的关系时，各种内在迫害的情境及精神病性质的内容变得清楚了。此外，我也认识到对被报复的恐惧，源自个体自身的攻击性，因此我认为，自我的最初防御是要应付因为破坏冲动及幻想所激发的焦虑。当追溯这些精神病性质的焦虑至其起源时，我一再发现它们是来自口腔施虐性。我也了解到与母亲的口腔施虐关系，以及内化那被吞噬

（devoured）而具有“吞噬性”（devouring）的乳房，创造了所有内在迫害者的原型。而且，一方面是内化受伤而可怕的乳房，另一方面是内化满足的、有帮助的乳房，两者形成了超我的核心。另外一个结论是：虽然口腔焦虑先发生，但来自所有来源的施虐幻想与欲望在非常早期的发展阶段就已经开始运作了，而且与口腔焦虑重叠着。^[18]

我在上文所描述的婴儿期焦虑的重要性，也会在病情严重的成人分析中表现出来，其中有些是边缘型精神病（border-line psychotic）案例。^[19]

还有其他一些经验帮助我获得更进一步的结论，比较我在厄娜（无疑是妄想症）与一些病情较轻（只能被称为神经症）的儿童身上所发现的幻想与焦虑，使我相信精神病性质的（妄想与抑郁）焦虑构成了婴儿期神经症的基础。在成人神经症患者的分析中，我也做过类似的观察。所有这些不同的探索途径带来了如下假设：在某种程度上，精神病性质

的焦虑是正常婴儿期发展的一部分，并在婴儿期神经症过程中获得表达与修通。^[20]不过，为了要揭开这些婴儿期的焦虑，分析必须进入无意识的深层，这一点适用于成人与儿童。^[21]

在本文的引言中已经指出，我的注意一开始就集中在儿童的焦虑上，而且我发现透过诠释可以减轻这些焦虑。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充分使用游戏的象征性语言。我认为游戏是儿童表达方式的基本部分。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积木、小人、车子不只代表了儿童感兴趣的东西，而且在他玩这些玩具的时候，它们总是具有各种象征的意义，这些意义和他的幻想、愿望及经验密切相关。这种古老的表达方式也是我们在梦中所熟悉的语言，我发现借由类似于弗洛伊德诠释梦的方式来研究儿童的游戏，能够触及儿童的无意识。但是，我们必须考虑每个儿童使用象征的方式与其特定的情绪与焦虑，以及与分析中所呈现的整个情境之间的关联，仅仅概括性地转译象征是毫无意义的。

由于我肯定了象征的重要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使我获得了关于象征形成过程的理论性结论。对游戏的分析已经说明，象征不仅使儿童能够转移兴趣，也能将幻想、焦虑与罪疚感转移到物体而不是人身上。^[22]因此在游戏中可以体验到很大的释放，对儿童来说，这是游戏如此重要的许多因素之一。例如我之前提到的彼得，当我解释他破坏一个玩具人偶是代表对弟弟的攻击时，他向我指出：他不会对他真正的弟弟做这样的事情，他只会对玩具弟弟做这种事。我的解释当然使他清楚他想攻击的是真正的弟弟。不过，这个例子说明只有通过象征的方式，他才能够在分析情境中表达他的破坏倾向。

我也获得了这样的观点：在儿童身上，严重地抑制象征的形成与使用，以及抑制幻想生活的发展，都是严重紊乱的迹象。^[23]我认为这种抑制及其所导致的与外在世界和现实关系上的紊乱，是精神分裂症的特征。^[24]

我要稍加一提的是，从临床与理论的观点来看，我发现我同时分析成人与儿童是很有价值的，我因而能观察到婴儿的幻想与焦虑在成人身上仍在运作，而且能够评估幼儿的未来发展可能会如何。通过比较病情严重的儿童、神经症儿童与正常的儿童，并且了解到具有精神病本质的婴儿期焦虑是成人神经症的病因，我获得了上述的结论。^[25]

六

在分析成人与儿童时，追溯其冲动、幻想与焦虑至它们的起源，也就是追溯到其对母亲乳房的感觉（即使对未曾接受乳房哺乳的儿童也是一样），我发现客体关系几乎从出生就开始了，并发生在第一次的哺乳经验，而且心理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与客体关系密切相关。我也发现儿童对外在世界的经验（不久即包括了与父亲及其他家庭成员的矛盾关系），始终受到他所建构的内在世界的影响，而且前者又反过来影响了后者。另外，由于内射与投射从生命一开始就共同运作，外在与内在情境始终都是互相依存的。

在婴儿心中，母亲主要以彼此分离的“好”乳房与“坏”乳房出现，而且，在几个月内，随着自我整合的逐渐增长，对比冲突的方面开始被合成在一起。这些观察帮助我了解到分裂过程与分开好坏形象的重要性，^[26]以及这些过程对自我发展的影响。自我合成了客体好的（被爱的）与坏的（被恨的）方面，导致了抑郁焦虑的发生，从这个经验中获得的结论，接着又将我带到抑郁位置的概念（抑郁位置在第一年的中期达到高峰）。在此之前是偏执位置，这个位置跨越最初的3-4个月，其特征是被害焦虑与分裂过程。^[27]后来在1946年，^[28]我重新阐释我对生命最初3-4个月的观点时，我称这个阶段为（费尔贝恩所提出的）^[29]“偏执——分裂位置”，而且在建构完成其意义时，我试图将我对分裂、投射、迫害与理想化的发现统合起来。

我对儿童的分析工作，以及从中所获得的理论性知识，越来越影响着我对成人所用的技术。“源于婴儿期心理的无意识，必须要在成人阶段加以探索”，一直是精神分析的教义。我对儿童的经验，在这个方向上已经将我带向比以往更深的地方，也形成了一种技术，使得触及这些层次成为可能。特别是我的游戏技术，已经帮助我看出哪一种材料是当下最需要加以诠释的，以及最容易向病人传达诠释的方式。我可将这方面的一些知识运用在成人的分析中。^[30]正如前文指出的，这不意味着用于儿童的技术与用于成人的方法一样。在分析成人时，虽然我们往回追溯到最早的阶段，但非常重要的是要考虑成人的自我，就像在儿童的分析中，我们要注意到婴儿自我当时所处的发展阶段。

更充分地了解最早的阶段，以及幻想、焦虑与防御在婴儿情感生活

中的角色，同样也说明了成人精神病的固着点，因而开启了通过精神分析来治疗病人的新方向。这个领域——特别是对精神分裂症病人的精神分析，需要更多进一步的探讨，但是某些精神分析师（本书所描述的）在这个方向上已经完成的工作，似乎肯定了对未来的希望。

【注释】

[1] 《精神分析的新方向》（New Directions in Psycho-Analysis）。

[2] 在安娜·弗洛伊德的著作《儿童精神分析治疗》（The Psycho-Analytical Treatment of Children,1927）中，有对此早期方法的描述。

[3] 《儿童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a Child,1923）、《儿童力比多发展中学校角色》（The Rôle of the School in the Libidinal Development of the Child,1924）与《早期分析》（Early Analysis,1926）。

[4] 也见：《谈儿童抚育》（On the Bringing up of Children,Rickman主编，?1936）与《从早期焦虑看俄狄浦斯情结》（1945）。

[5] 它们主要是：小的木头男人与女人（通常有两种大小）、汽车、独轮手推车、秋千、火车、飞机、动物、树木、砖块、房屋、篱笆、纸、剪刀、刀子、铅笔、粉笔或水彩、胶水、球与弹珠、橡皮泥和线。

[6] 它们是可清洗的地板、自来水、一张桌子、几把椅子、一张小沙发、几个靠垫及一个抽屉柜。

[7] 上述玩玩具与游戏的例子，可见于《儿童精神分析》（特别是第二、三、四章），也见于《儿童游戏中的拟人化》（Personification in the Play for Children,1929）。

[8] 这个孩子的分析开始于1924年，他是帮助我发展游戏技术的案例之一。

[9] 参见：《儿童精神分析》。

[10] 莉塔分析了83次，楚德分析了82次。

[11] 参见：《从早期焦虑看俄狄浦斯情结》（1935），《克莱因文集 I》。

[12] 参见：《力比多发展简论》（1924）。

[13] 露丝分析了190次，彼得分析了278次。

[14] 对亚伯拉罕的发现的重要性的不断确信也是我在他那里接受分析的结果。我的分析开始于1924年，在14个月后因他的疾病与死亡而被迫中断。

[15] 在《儿童精神分析》第三章中，是以“厄娜”（Erna）这个名字来描述的。

[16] 参见：《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1928）。

[17] 参见：《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1930）。

[18] 这些与其他结论，见于我曾提及的两篇文章，即《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和《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也见于《儿童游戏中的拟人化》（1929）。

[19] 大概是在分析一个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的男病人（只分析一个月）时，我了解到精神病性质的焦虑，以及需要诠释这些焦虑的迫切性。在1922年，一个准备去度假的同事要我帮他照顾一名精神分裂病人一个月。从第一个小时开始，我就发现我不该让病人有任何时间保持沉默，我觉得他的沉默意味着危险。每当这样的状况发生时，我就会诠释他对我的怀疑，例如：

我和他的叔叔密谋要让他再度受到禁制（他最近才被解除禁制），这些材料是他在其他场合曾经表达的。当我如此诠释他的沉默（将其与先前的材料联结）时，他便会坐起来，以威胁的语气问我：“你想把我送回疗养院是吗？”不过他很快就安静下来，开始更自由地说话。这显示了我的方向是正确的，应该继续对他的怀疑及被害的感觉做诠释。在某种程度上，对我的正向与负向移情发生了。但是曾经有一度，当他对女人的恐惧感非常强烈地浮现时，他要求我给他一位可以帮助他的男性分析师的名字，我告诉他一个男性分析师的名字，但是他从未联系过这位同事。在那个月期间，我每天见这个病人，那位要我照顾这个病人的分析师回来时发现有些进展，希望我继续分析，我拒绝了，因为我非常清楚，在没有任何保护或其他适当的安排下治疗一个妄想症病人的危险性。在我分析他期间，他经常在我房子对面站几个小时，仰望我的窗户，只有少数几次他按了门铃要求见我。我要提一下的是，不久以后他再度受到禁制。虽然我在当时没有从这次经验中获得任何理论性的结论，但我相信这个分析的片段也许促成了我日后对婴儿期焦虑的精神病本质的洞识，以及我的技术发展。

[20] 如我们所知，弗洛伊德发现了正常与神经症之间并没有结构上的不同。这一发现在理解一般的心理过程中是最重要的。我的假设是：在婴儿期，精神病性质的焦虑是无所不在的，而且构成了婴儿期神经症的基础，这个假设是对弗洛伊德发现的延伸。

[21] 我在上一段中提出的结论，可以在《儿童精神分析》中找到完整的阐释。

[22] 就此而论，比较恩斯特·琼斯博士的重要文章《象征的理论》（The Theory of Symbolism, 1916）。

[23] 《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1930）。

[24] 这个结论已经影响了对精神分裂症患者沟通方式的了解，也在精神分裂症的治疗中占有一席之地。

[25] 正常、神经症与精神病三者之间，除了共同的特征之外，其根本差异我在此无法加以讨论。

[26] 《儿童游戏中的拟人化》（1929）。

[27] 《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1935）。

[28] 《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的情结》（1946）。

[29] 费尔贝恩，《再修订之精神病与神经症的精神病理学》（A Revised Psychopathology of Psychoses and Neuroses, 1941）。

[30] 游戏技术也影响了其他领域的儿童工作，例如儿童指导（child guidance）与教育方面。在英国，由于苏珊·艾萨克斯在马丁家庭学校（Malting House School）所进行的研究，教育方法的发展获得了新的动力。她关于这方面工作的书被广泛阅读，并且对本国的教育技术产生了持续的影响，特别是与幼儿有关的领域。她的方法强烈地受到她对儿童精神分析（特别是游戏技术）有深入认识的影响。在英国，精神分析对儿童的了解，对教育发展的贡献，主要是由于她的缘故。

第九章 论认同（1955）

引言

在《哀悼与忧郁症》^[1]一文中，弗洛伊德（1917）说明了认同与内射之间的内在联系。他后来发现的超我^[2]（他认为超我形成的原因是内射并认同父亲）使人们认识到：认同作为内射的结果，是正常发展的一部分。从这个发现之后，内射与认同就在精神分析的思考与研究发挥着核心作用。

在进入本文的实际主题之前，我认为概括我在这个主题上的主要结论会有所帮助。超我的发展可以追溯到婴儿期最早阶段的内射；原初内化客体形成了复杂的认同过程的基础；由出生经验引起的被害焦虑是焦虑的最初形式，很快，抑郁焦虑随之发生；内射与投射从出生起就开始运作，并且不断互动。这样的互动既建立了内在世界，又塑造了外在现实的样子。内在世界包含许多客体（首先是母亲），它们从各个层面在情绪情境中被内化。这些被内化的形象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自我的关系（当被害焦虑占主导时），常常主要被经验为带有敌意的和危险的；而当婴儿得到满足且快乐的感觉占优势时，它们则被感觉是关爱的和好的。这个内在世界可以用内在的关系和事件来加以描述，它是婴儿自身的冲动、情绪与潜意识幻想的产物。当然，它也受到外在因素带来的好的和坏的经验的深刻的影响。^[3]但是同时，内在世界也影响着他对外在世界的感知，这对他的发展同样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母亲（首先是她的乳房）是婴儿的内射与外射过程的原初客体。爱与恨从一开始就被投射到她身上，同时她与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原始情绪一起被内化，因此婴儿感到存在一个好的和一个坏的母亲（乳房）。母亲及其乳房被贯注得越多（贯注的程度由内在与外在因素共同决定，其中与生俱来的爱的

能力是最重要的因素）内化的好乳房（内在好客体的原形）就越能在婴儿的心中稳固地建立起来。这一点反过来又影响到投射的性质与强度，特别是它决定了在投射中占优势的是爱的感觉还是破坏的冲动。^[4]

我曾经在不同的地方描述过婴儿对母亲的施虐幻想。我发现，在最早与母亲乳房的关系中出现的攻击的冲动与幻想，例如：将乳房吸干、掏空，很快就发展出更进一步的幻想：进入母亲体内，并抢夺她体内东西。同时，通过将排泄物放进母亲体内，婴儿经验到攻击母亲的冲动与幻想。在这些幻想中，身体的产物和自体的局部被感觉为已经分裂出来，且被投射进母亲体内，而且在她体内持续存在着。这些幻想很快就扩展到父亲和其他人身上。我也主张：源于口腔——尿道——肛门施虐冲动的被害焦虑和对报复的恐惧，是发展为妄想症和精神分裂症的基础。

被分裂出来并投射到另一个人身上的，不只是自体被感觉为破坏性的和坏的部分，还有被感觉为有价值的和好的部分。先前我曾指出，从生命一开始，婴儿的第一客体，母亲的乳房（与母亲），就被力比多投注，并且这对母亲被内化的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接着，这又对他与母亲的关系（母亲作为外在与内在客体）有重要意义。母亲被力比多投注的过程，与婴儿将好的感觉和自体好的部分投射到母亲身上的机制有密切关系。

在进一步工作的过程中，我也逐渐认识到，某些投射机制产生的认同具有重大意义，这些投射机制是内射机制的补充。人们通常把形成认同他人感觉的过程视为理所当然（因为个体已经将自身的特质和态度加在他人身上），甚至在精神分析理论吸收相关概念之前就是这样。例如，引起共情的投射机制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熟悉的。精神病学中众所周知的一些现象，如：一个病人感觉自己实际上是基督、神、国王、名人等等，都和投射有密切的关系。然而，当我在我的论文《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的情结》中，提出用“投射性认同”^[5]这个术语来表示那些形成一部分偏执——分裂心理位置的过程的时候，引起这些现象的机制尚无详细研究。我在那篇论文中得出的结论，都是根据我早期的一些发现，^[6]特别是婴儿的口腔——尿道——肛门施虐幻想和冲动以多种方式攻击母亲的身体，包括将排泄物和自体的某些部分投射到她的身上。

投射性认同与发生在生命最初三到四个月的发展过程（偏执——分裂心理位置）密切相关。此时分裂正处于高峰，并且被害焦虑也占主导地位。自我的大部分尚未整合，因此容易分裂它自己、分裂情绪以及分裂它的内部和外部客体，但是分裂也是一种对抗被害焦虑的基本防御。

这个阶段出现的其他防御还有：理想化、否认以及对内部和外部客体的全能控制。投射带来的认同意味着结合了两个过程：一是部分自体的分裂，二是将他们投射到（或是进入）另外一个人。这些过程产生许多后果，从根本上影响着客体关系。

在正常发展中，在生命第一年的四到六个月间，由于自我整合自身及合成客体的能力提高，被害焦虑减少，抑郁焦虑占主导地位。这就会带来哀伤与罪疚感——因为（在全能幻想中）对客体造成了伤害，而这个客体现在被感觉为既是被爱的又是被恨的。这些焦虑与对抗它们的防御代表了抑郁心理位置。在这个关头，为了逃离抑郁心理位置，可能会发生向偏执——分裂心理位置的退行。

我还提出，内化对于投射过程极为重要，特别是内化的好乳房，起着自我的一个核心的作用，好感觉可以从这里被投射到外部客体身上。它强化了自我，抵消了分裂与分散的过程，增强了整合与合成的能力。因此，内化的好客体是整合而稳定的自我和良好的客体关系的前提之一。我认为，在最早的婴儿期，整合的倾向（与分裂同时存在）是心理生活的主要特征。需要整合的一个主要因素是：个体感到整合意味着活着、爱着，并被内在和外在的好客体所爱。也就是说，在整合与客体关系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相反，我认为混乱、崩解和分裂导致的缺乏情绪的感觉，都和对死亡的恐惧有密切关系。我曾（在《分裂机制》一文中）主张，恐惧被内在的破坏力所灭绝，是所有恐惧最深的根源。分裂，作为对抗这种恐惧的最初防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有效的：它分散了焦虑，中断了情绪；然而从另一种意义上来看，它又是失败的，因为它导致了一种近似死亡的感觉——这是伴随而来的崩解与混乱感带来的情绪。我认为精神分裂病人的痛苦还没有被充分了解，因为他显得毫无情绪。

在此，我希望比我的论文《分裂机制》更加深入，我认为一个安全建立的好客体（意味着对它有安全建立的爱）给予自我富足丰饶的感觉，这种感觉使力比多迸发出来，并将自体好的部分投射到外在世界，而不会产生耗损的感觉。于是自我也能够感到它不仅能够从其他资源摄入好的品质，也能够再内射它之前给出去的爱，这样自我因为这整个过程而得到丰富。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下，在给出与摄入、投射与内射之间有一种平衡。

而且，只要在满足与爱的状态中摄入了未受伤的乳房，这就会影响到自我分裂与投射的方式。像我先前提出的，分裂的过程有很多种（关于这一点，仍然有许多尚待发现之处），而且它们的性质对于自我的发

展极为重要。包含一个未受伤的乳头和乳房的感觉（尽管并存着一个被吞噬的，因此裂为碎片的乳房的幻想）会产生这样的作用：分裂与投射并非主要与人格的碎裂的部分相联系，而是与自体更凝聚的部分相联系。这意味着自我没有暴露在因为碎裂而发生的致命弱化之下，并且因此更能反复地取消分裂，并且在其与客体的关系上达到整合与合成。

相反，掺杂着恨而被摄入的乳房——因而被感觉为具有破坏性——成为所有内部坏客体的原形，驱使自我进一步地分裂，并成为内在死本能的代表。

我已经提到，将好乳房内化的同时，外在的母亲也受到力比多的贯注，弗洛伊德曾经在不同的地方描述过这个过程和它的一些启示：例如，提到恋爱关系中的理想化，他说，^[7]“我们用对待自我的方式来对待客体，这样在恋爱中，相当多的自恋力比多流溢到客体……我们爱它，是因为我们一直努力想要为我们的自我达到完美……”^[8]

在我看来，弗洛伊德所描述的过程意味着，这个被爱的客体被感到是包含着自体的裂解的、被爱的和被珍视的部分，这个部分以这种方式继续在客体内部存在，客体于是成为自体的延伸。^[9]

以上是我的《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的情结》这篇论文的成果的一个简要概述。^[10]然而，我并未将自己局限在那篇文章所讨论的观点上，而是进一步提出一些观点，并且详述了一些文中隐含却未明确陈述的观点。我现在要通过分析法国小说家朱利安·格林（Julian Green）所写的一个故事^[11]，举例说明我的一些观点。

一部描写投射性认同的小说

主人公法比安·埃斯培索（Fabian Especel）是一个年轻的职员。他不快乐，而且对自己不满意，特别是不满意他的外表、他无法得到女人的欢心、他的贫穷以及令他感到自己无可救药的低下工作。他觉得母亲要求的宗教信仰是个沉重的负担，但是却无法摆脱。他的父亲在生前赌博而挥霍掉所有的钱，而且与别的女人们过着淫荡的生活。当他仍在就学时，父亲就因为心脏衰竭过世了，人们认为是因为生活放荡所致。法比安对命运明显的怨恨与反叛，和他对父亲的怨恨有密切的关系，因为父亲的不负责任剥夺了他有更好的教育与前程的机会。看起来，这些感觉导致了法比安对财富与成功的无穷渴望，并且对于比他拥有更多的人怀着强烈的羡慕与恨意。

这个故事的要旨是：通过和魔鬼的契约，法比安获得了变成他人的魔力，魔鬼利用假的承诺（快乐）来引诱他接受这个不祥的礼物。魔鬼教法比安一种可以变成另外一个人的秘方，这个秘方包括了他自己的名字；而且非常重要的是，不论发生什么事，他都必须记住这个秘方，还有自己的名字。

法比安选中的第一个对象是一名端咖啡给他的侍者。咖啡是他仅能负担的早餐。这次投射的企图没有任何结果，因为此刻他仍然顾虑到他未来受害者的感觉，而且这个侍者在被问到是否愿意交换身份时，拒绝了他。法比安下一个挑选的对象是他的雇主普加（Poujars），他强烈地羡慕这个人。法比安认为他有钱，能够充分享受生活，而且拥有凌驾他人的权利——特别是凌驾于法比安。作者这样描述法比安对普加的羡慕：“啊！太阳，他似乎常常觉得普加先生将它藏于自己囊中。”法比安也很怨恨他的雇主，因为他觉得自己被其羞辱，并拘禁在办公室里。

在法比安对着普加的耳朵轻声念出密语之前，他对普加说话的态度，就像普加经常对他说话的样子一般——鄙视与侮辱的方式。转换的过程会使他的受害者进入法比安的身体并昏倒。法比安（现在在普加的身体内）开出一张以法比安为抬头的巨额支票，他从法比安的口袋中找出他小心翼翼写下来的法比安的地址。（这张写着法比安名字和地址的小纸片，在接下来的两次转换中，他一直带在身边）他将支票放入法比安的口袋，并派人将他送回家，由他的母亲来照顾他。法比安-普加的

心里非常惦念自己身体的命运，因为他觉得有一天，他也许会想要回到原来的自我。他不想见到法比安恢复意识，因为他害怕在自己原来的脸上见到普加惊恐的眼神（他已经和普加交换了位置）。看着仍不省人事的法比安，他一边思量着是否有人曾爱过他，一边欣喜能够摆脱平庸的样子和寒酸的衣服。

很快，法比安-普加就发现了这种转换的缺点。他感到被这个肥胖的新身体压迫着，并失去了食欲，而且注意到原先困扰着普加的肾脏问题。他沮丧地发现自己不只接收了普加的外表，也接收了他的个性。他已经和旧有的自我隔离，不大记得任何关于法比安的生活与处境。他决定在普加的躯体里不必要的时间他一分钟都不能多待。

带着普加的皮夹离开办公室，他渐渐明白他让自己陷入了一个极为严峻的处境。他不仅厌恶此人的个性、外表以及他所获得的不愉快回忆，还担心在普加的年龄会缺乏意志力与自主性。想到自己可能无法凝聚能量来转换成另外一个人，他充满了恐惧。他决定下一个对象必须选一个年轻健康的人。他在一家咖啡厅看见一个强壮的年轻人。这人虽然长得丑，又高傲且爱争论，但总体而言，这个年轻人显现出自我肯定、充满活力与身强体健。法比安-普加越来越担心他也许永远无法摆脱普加，于是决定和这个年轻人接触，虽然年轻人非常怕他。他给这个年轻人一叠钞票，这样法比安-普加在转换后还能有钱。同时分散年轻人的注意力，这样他可以趁机轻声对着他的耳朵念密语。他还把写有法比安姓名和地址的纸条放入年轻人的口袋。不一会儿，法比安刚离开的普加昏倒了，而法比安进入了这个叫作保罗·艾斯梅纳德的年轻人的身体。他充分地感受到年轻、健康和强壮的极度喜悦。比起第一次转换，他失去了更多原本自我，而转换为新的人格。他很惊讶地发现手上有一叠钞票，口袋里有一张纸，上面写着法比安的名字和地址。不久他想起了贝莎，就是保罗·艾斯梅纳德一直在追求而未能如愿的女孩。贝莎跟他说过的难听的话，比如他长了一张杀人凶手的脸，令她害怕。他口袋里的钱让他充满信心，他径直来到她家，决心要她顺从自己的欲望。

虽然法比安已经潜入保罗·艾斯梅纳德体内，但他对于在纸条上看到的法比安的名字感到越来越困惑，“那个名字以某种方式保留着他存在的核心。”他感到被囚禁在一个陌生的身体里，承载着巨大的双手以及缓慢的大脑，他想不出一个所以然。以他的愚笨，再努力也是枉然，他不明白“想要自由”对他而言到底是什么意思。在前往贝莎住处的时候，这些思绪在他的脑海中闪过。贝莎试图将他锁在门外，但他仍强行进入了她的房间。贝莎尖叫起来，他用手捂住她的嘴，要使它安静下来。在接下来的挣扎中，他把她勒死了。过了一段时间，他才渐渐明白

自己做了什么事情。他吓坏了，不敢离开贝莎的公寓，因为他听到有人在楼里走动。忽然，他听到有人敲门，他打开门，看见了魔鬼，此时他已经认不出他了。魔鬼带他离开，又教了他一次法比安-艾斯梅纳德已经忘记的密语，并且帮助他记起关于他原本自我的一些事情。魔鬼也警告他，以后不可以进入一个笨到不会使用密语的人身上，免得无法继续转换。

魔鬼带他来到一间阅览室，寻找法比安-艾斯梅纳德可以转换的对象。他们挑中了艾曼纽·弗格森。弗格森和魔鬼立刻认出了彼此，因为弗格森一直在对抗魔鬼——魔鬼总是盘旋在不安的灵魂周围。魔鬼指示法比安-艾斯梅纳德对着弗格森的耳朵轻声念出密语，转换成功了。法比安一进入弗格森的身体和人格，就恢复了他的思考能力。他想知道他上一个受害者的命运，并多少关心着弗格森（现在在艾斯梅纳德的身体内），弗格森会被指控法比安-艾斯梅纳德所犯的罪。他感到对这个罪行有部分责任。因为就像魔鬼所说的，犯下凶案的手在几分钟之前还是属于他的。在与魔鬼分开前，他也询问了法比安和普加的情况。他恢复了一些原来自我的记忆，注意到自己越来越像弗格森，接收了他的人格。同时他觉察到他的经历已经增加了他对人们的了解，因为现在他比较能够了解普加、保罗·艾斯梅纳德和弗格森的心理状态了。他也感觉到同情，这是一种他不曾知道的情绪。他又回去了解弗格森（在艾斯梅纳德的身体内）的状况。然而，一想到自己得以逃脱，以及他的受害者在他的角色上会遭遇什么样的苦难，他的心中一阵窃喜。

作者告诉我们：法比安原来本性的某些元素进入了这次转换，比过去两次转换更多，特别是法比安个性中好探索的那一面，使法比安-弗格森发现了更多弗格森的人格。他还发现自己被一些猥亵的明信片吸引，那是他从一个开小杂货店的老妇人那里买的。在她的店里，那些卡片藏在其他物品后面。法比安对于他的这种新的本性感到恶心。他讨厌放置卡片的旋转架转动的噪音，觉得这些噪音会持续干扰他。他决定摆脱弗格森，他现在能够用法比安的观点来对弗格森做相当程度的评判。

不久，一个六岁左右的小男孩乔治来到这家小店。苹果般红润的双颊，让他显得天真无邪。法比安-弗格森立刻被他深深地吸引了。乔治让他想起那个年纪的自己，他对这孩子产生了疼爱之情。法比安-弗格森尾随男孩离开小店，很有兴趣地观察着他。忽然，他想要转换进入这个男孩。他反抗着这个诱惑，他觉得自己以前从未反抗过任何诱惑，因为他知道窃取这个男孩的人格和生命是一种罪行。尽管如此，他还是决定将自己变成乔治。他跪在孩子身旁，对着男孩耳朵里轻声念密语，他处在极度的情绪化和懊悔的状态。然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法比安-

弗格森这才知道魔法对孩子是没有作用的，因为魔鬼对他们没有影响力。

法比安-弗格森很害怕无法离开他越来越不喜欢的弗格森。他觉得自己是弗格森的囚犯，努力保留自己身上法比安的部分，因为他明白弗格森没有帮助自己逃脱的主动性。他试了几次，接触了一些人，但是都失败了。他很快陷入了绝望，害怕弗格森的身体将成为他的坟墓，他得留在那儿，一直到死。“他总有这样的印象——他正被慢慢地，但确定无疑地关起来；原本开着的门在他面前缓缓地关上了。”最后，他还是成功地转换，进入了一名英俊健康的年轻人，二十多岁的他，名字叫作卡密尔。在这里，作者初次为我们介绍了一个大家庭，包括卡密尔的妻子斯蒂芬妮、她的堂妹爱丽丝、卡密尔自己，他的弟弟，还有小时候就收养他们的老叔父。

法比安-卡密尔进入房子，他似乎在寻找什么，他上楼到各个房间巡视，直到他来到爱丽丝的房间。当他见到镜子里的影像时，他非常高兴，发现自己是如此英俊强壮。但是不久以后，他发现事实上自己是转换到一个不快乐、软弱、无用的身体里了。他决定要离开卡密尔，同时，他也注意到爱丽丝对卡密尔热情而不求回报的爱。爱丽丝进来了，他告诉她他爱她，而且之前应该娶她，而不是娶她的堂姐斯蒂芬妮。爱丽丝既惊讶又害怕，因为卡密尔从来就没有表现出一点爱她的讯息，她跑开了。被独自留在爱丽丝房间里的法比安-卡密尔同情地想着这个女孩儿的痛苦，并且想着他可以爱她，使她快乐。然后他突然想到，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可以通过将自己变成爱丽丝而感到快乐。不过他排除了这个可能性，因为他不确定如果把法比安变成爱丽丝的话，卡密尔是否会爱她，他甚至也不知道他自己（法比安）是否爱爱丽丝。他正在思索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觉察到，他喜欢爱丽丝的部分是她的眼睛，那似乎是他熟悉的。

在离开那个房子之前，法比安-卡密尔报复了叔父——一个伪善又暴虐的人，报复他曾对这个家造成的所有伤害。他也特别替爱丽丝报复了她的情敌斯蒂芬妮，惩罚她并羞辱她。法比安-卡密尔侮辱老人之后走了，留下他怒气冲冲，却也无能为力。他知道他再也不可能用卡密尔的外表回到这所房子了。不过在离开前，他坚持要爱丽丝听他说几句话，尽管她仍然怕他。他告诉她自己并不是真的爱她，并且要她一定放弃对卡密尔的无望之恋，否则她永远也不会开心。

和先前一样，法比安对他转换进入的人感到憎恶，因为他发现这个人毫无用处。于是他高兴地想象着离开卡密尔之后，他的叔父和妻子将

会如何对待他。他舍不得离开的人是爱丽丝。他突然想到她的眼睛像什么了。她的眼中含着“渴望永远无法被满足的哀伤”。刹那间他知道那是法比安的眼睛。当这个他已经完全忘记的名字回到脑海里，他将它大声念出来，他模糊地记起一个过去只有在梦中才知道的“遥远国度”，因为他对法比安的真实记忆已经完全消失了，而且当他匆忙逃离弗格森，转换到卡密尔时，他并未带着法比安的名字和地址，或是钱。从此刻开始，对法比安的渴望控制了他，他努力想恢复旧有的记忆，是一个小孩子帮助他认出自己就是法比安。因为当这个孩子问他叫什么名字时，他直接回答“法比安”。现在法比安-卡密尔在身体与心理两方面，都越来越朝着能够找到法比安的方向移动着，正如他所说的：“我想要再次成为自己。”他在街上一边走一边呼喊这个名字，这个举动表现了他极度的渴望，他等待着回应。他想起了已经遗忘的秘语，希望自己能够记起法比安的姓。在回家的路上，每一栋建筑、每一块石头、每一棵树对他都有特别的意义，他觉得它们“带着某些给他的讯息”。在一股冲动的驱使下，他继续走着，就这样，他来到那位老妇人的小店——其实是弗格森一直熟悉的。在这阴暗的小店里，环顾四周，他觉得是在“探索记忆中的一个秘密角落，就好像环视着自己的内心”，那里充满“无尽的忧郁”。当他推动放置明信片的旋转架，嘎吱作响的噪音奇妙地影响着他。他匆忙离开小店，下一个目标是那间阅览室。在那里，法比安-艾斯梅纳德在魔鬼的帮助下，转换进入了弗格森。他大喊“法比安”，但是没有回应。接着他经过法比安-艾斯梅纳德杀死贝莎的那栋房子，他感到被驱使着走进，去了解在一群人指指点点的那扇窗子后面发生了什么事。他怀疑这里也许是法比安住的房间，但是当他听到人们谈论着三天前发生的凶杀案，而凶手尚未找到，他感到恐惧，偷偷离开了。他继续走着，感到周围的房子和商店更熟悉了。到达当初魔鬼企图收买他的地方，他无限感慨。最后他来到法比安住的房子，门房让法比安-卡密尔进去，当他开始爬楼梯时，一阵疼痛揪住他的心。

在所有这些事情发生的三天中，法比安一直躺在床上，不省人事，由妈妈照料着。当法比安-卡密尔来到这个房子上楼时，他苏醒过来，并且变得心神不安。法比安听到法比安-卡密尔在门后叫着他的名字，起身来到门边，但是无法打开门。法比安-卡密尔通过钥匙孔念了密语，随即离开。母亲发现法比安不省人事，躺在门边，不过他不久就回过神来，并恢复了一些力气。他非常想知道这几天里，他不省人事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特别是关于遇见法比安-卡密尔的事。但是他被告知没有任何人来访，而且从他在办公室昏倒开始，他已经不省人事地躺了三天。母亲坐在床边，他心中充满被她爱的渴望，也渴望能够表达对她的爱。他想摸摸她的手，投入她的怀抱，但是感到她不会回应。尽管

如此，他明白如果自己过去对她的爱更强烈一些，她会更爱他的。他体验到的对她的炙烈深情，忽然扩展到全人类，他感到充盈着无尽的快乐。母亲建议他应该祷告，然而他只记得“我们的天父”这几个字，之后他又感到充满这种神秘的快乐，旋即死去。

解析

一

这个故事的作者，对于无意识的心灵有深刻的洞察，这点可以从两方面看出：一是他描述事情和人物的方式，二是他选择的法比安的投射对象——这一点尤其有趣。法比安的人格与奇遇阐明了某些关于投射性认同复杂难懂的问题。我对这些充满了兴趣，因此尝试分析这些丰富的材料，就如同他是一个病人一样。

在讨论投射性认同（对我而言是本书的主题）之前，我必须思考内射与投射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我认为，这一点在这部小说中也有描绘。例如，作者描述了不快乐的法比安有凝视星星的冲动：“只要他像这样凝视着笼罩四野的夜空时，他就感到轻飘飘地升起来，在世界之上……就像通过努力凝视夜空，他内在的深渊（对应着他的想象所窥视到的令人晕眩的深度）正在被打开。”我认为，这意味着法比安同时观看远处及自己的内在，他将他所爱的内在客体与自己好的部分投射给天空与星星，也摄入了天空与星星。他专心凝视星星的行为，还可以解释为，重新获得他感到失去或是远离的好客体的一种尝试。

法比安内射认同的其他方面，有助于说明他的投射过程。一个深夜他在房间里觉得孤单，像往常一样，他渴望“从这栋楼里的周围其他居民那里听到某些生命的迹象”。法比安将父亲的金表放在桌上，他对它有很深的感情，特别喜欢它，是因为“它的丰满与光滑，还有表盘上标示清晰的数字”，这只表还隐隐地带给他一种自信。当表躺在他桌上的文件中时，他感到整个房间有一种更有秩序的严肃气氛，也许是因为“它细碎而又令人舒缓的声音，在一片死寂中具有安慰的作用”。看着这只表，听着它的滴答声，他默想着父亲一生的欢乐与心酸。这些都已随着滴答声逝去，可这只表却似乎仍然鲜活，独立于那个已死去的前主人。在较早的一个段落中，作者说自孩提时代起，法比安“一直被内心深处某种东西深深地困扰着，这种东西难以言传，从来就不是他的意识所能及……”我想做如下结论：那只表具有某些父性的特质，例如秩序和严肃，它将这些特质传递到他的房间，并且在更深的层次传递给法比安本人。换句话说，这只表代表了好的内化父亲，是他希望永远存在

的。超我的这个层面和他母亲的品性端正、讲究秩序连接在一起，而和父亲的情欲与“放荡”的生活形成对比——手表的滴答声也提醒了他这一点。他也认同这轻浮的一面，从他征服了许多女人就能看出这一点，虽然这种成功还是无法让他觉得满足。

然而，内化父亲的另一面是以魔鬼的形式表现的。我们读到：当魔鬼走向法比安，他听到楼梯上回响的脚步声，“他开始感到那沉重的脚步声就像两侧太阳穴在怦怦直跳”。稍后面对魔鬼时，他感到“面前的形象似乎会一直长，一直长，直到它像一片黑暗笼罩整个房间”。我认为，这表达了魔鬼（坏父亲）的内化，黑暗也指他对于摄入这样一个邪恶客体所感到的恐惧。后来法比安和魔鬼一起坐马车旅行时，他睡着了，梦见“他的旅伴沿着椅子向他缓缓靠近”，而且他的声音“似乎将他包裹起来，捆住了他的臂膀，油腻腻地涌动着，将他窒息”。这里我看到法比安对坏客体侵入自身的恐惧。在我的《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的情结》这篇文章中，我将这种恐惧描述为侵入他人冲动（即投射式认同）的后果。进入自体的外在客体与被内射的坏客体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两种焦虑紧密相连，而且易于相互增强。我认为，这种与魔鬼的关系重复了法比安早期对父亲一个方面的感觉，即感觉为坏的肉欲的父亲。另一方面，他的内化客体的道德成分可以从魔鬼对“肉欲”有一种禁欲主义的蔑视看出。^[12]这方面是受到法比安对道德的禁欲的母亲的认同的影响。因此，魔鬼同时代表了双亲。

我已经指出法比安内化的父亲的某些方面。它们之间的不协调是他心中永无休止的冲突的来源。双亲之间的实际冲突加剧了这种不协调。而且由于他内化了父母之间恶劣的关系而持续存在。我希望说明的是，他认同母亲的各种方式同样复杂。来自这些内在关系的迫害与抑郁促成了法比安孤独不安的情绪和想要逃离他所恨客体的冲动。^[13]作者在前言中引用弥尔顿（Milton）的诗句“你成为自己的牢房”（Thou art become the Dungeon of thyself）。

有天晚上，法比安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游荡。一想到要回到住处，他就充满恐惧，他知道他在那里只能找到他自己。他也不能逃进一段新的恋爱，因为他知道，一如既往，他很快就会再次厌倦。他思索着：为什么他如此难以取悦？他记起人家曾告诉他，他想要的是“象牙与黄金的雕像”。他想，这种过分挑剔的态度可能是承袭自他的父亲（唐璜的主题）。他渴望逃离自己，哪怕只有一小时，离开发生在他心里那“永不休止的争吵”。看来他内化的客体对他提出难以协调的要求，这些就是那让他备感迫害的“永不休止的争吵”。^[14]他不止憎恨内在的迫害者，也因为含有这样的迫害者而感到毫无价值。这是罪疚感的必然结果，因为

他感到自己的攻击冲动与幻想已将双亲变成了报复的迫害者，或是已将他们摧毁了。于是，自我憎恨虽然是朝向坏的内在客体，但最终聚焦在个体自身的冲动，这些冲动被感到已经危及或破坏自我及其好客体，或将要危及或破坏自我及其好客体。

贪婪、嫉羨和憎恨，这些攻击性幻想的主要原动力是法比安性格的主要特征。作者让我们看到，这些情绪驱策法比安去攫取他人拥有的东西，包括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它们驱使他难以抗拒地走向我所描述的投射认同。故事中有一处，法比安已和魔鬼达成协议，即将试验他刚获得的能力，他大喊道：“人类啊！我马上就要喝着这满满一大杯了！”这里暗示的是他要啜饮永不耗竭的乳房的贪婪愿望。我们可以断定，这些情绪以及通过内射和投射而来的贪婪认同，最初是在法比安与其原初客体（即父亲和母亲）的关系上体验到的。我的分析经验显示，生命后期的内射与投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重复了生命最早期的内射与投射模式。外在世界一再地被摄入又被放置出来——再内射与再投射。正如我们在故事中发现的，法比安的贪婪是因为他的自我憎恨以及逃离自己人格的冲动一再加强。

我对这部小说的解析是，作者呈现了情绪生活的两个根本方面：婴儿的经验及其对成人生活的影响。在前几页中，我已经触及了某些婴儿期的情绪、焦虑、内射与投射。我认为这些是法比安成人人格与经验的基础。

我将通过讨论我在故事梗概中没有提及的一些片段，来证明这些假设。从这个角度汇整各种事件的时候，我不会依照书本或是法比安发展的时间顺序。我更愿意把它们当作婴儿期发展的某些特定方面的表现来加以考虑。并且我们必须记住，特别是在婴儿期，情绪经验不仅是连续的，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几种经验会同时发生。

我认为小说中有个插曲，对于理解法比安的早期发展具有根本的重要性。法比安-弗格森在入睡时，为他的贫穷和无能感到非常沮丧，并且非常害怕自己无法再转变成另一个人。醒来时，他发现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他比平时更精心地着装外出。坐在阳光下，他变得安然自得起来，所有在他身旁出现的脸孔都显得美丽。他也以为在这欣赏美景的当下，没有“任何欲火焚心的贪念”，这种贪念在过去极易毒害他真正严肃思考的时刻。相反，他只是赞美着，带着一丝近乎宗教的崇敬。他很快就饿了，因为他未进早餐，他认为是这个缘故，使他感到有点儿头昏眼花，同时他还体验到希望与喜悦。他发现这种快乐状态也是危险的，因为他必须打起精神，采取行动，将自己转变为另一个人。不过首

先饥饿驱使他得找点吃的。^[15]他走进一家面包店，想买一个面包。面粉和热面包的气息总是让他想起儿时的假日，在乡下的房子里满是孩子。我相信整个面包店在他心里变成了哺育的母亲。他专心致志地看着一大篮子新鲜面包，伸手去拿时，突然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问他想要什么。他吓了一跳，“就像一个梦游者突然被叫醒似的”。她带着香甜的气息，“像一片麦田”。他渴望抚摸她，并且惊讶自己不敢这么做。他为她的美丽神魂颠倒，感觉可以为她放弃一切信念希望。她递给他面包时，他愉快地观察她的每一个动作，他的视线集中在她的乳房上，他可以看到衣服下面那双乳的轮廓。那白皙的皮肤令他陶醉，他感到难以抵挡的渴望，想用双手环绕她的腰肢。一离开面包店，他就满心悲苦。他突然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把面包摔在地上，并用“他那闪亮的黑皮鞋践踏它……以此来侮辱面包本身的圣洁”。随后他想到那个女人曾碰过它，“在欲望受阻的狂怒之下，他狠狠地咬进面包最厚的部分”。他甚至不放过剩下的面包，在口袋中将其捻得粉碎。同时他似乎感到一小块面包屑像石头般卡在喉咙。他陷入了痛苦。“什么东西像第二个心脏，在他的胃上方跳动拍打，这东西又大又重”。再想起那个女人，他得出苦涩的结论：他从未被爱过。他和女孩子们所有的风流韵事都污秽不堪，他从未遇到过一个女人拥有“如此丰满的乳房，现在一想到那挥之不去的丰满的样子，他就觉得备受折磨”。他决定回到店里，至少再看她一眼，因为他似乎要“被这欲火焚身”。他觉得她更加可人了，甚至单是看着她，就无异于抚摸她。之后他看到一个男子和她说话，那男子把手深情地放在她那“乳白”的手臂上。那女子对着男子微笑，他们讨论着当晚的计划。法比安-弗格森肯定自己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幕，“每一个细节倾注了无限的悲剧感”。男子对女子所说的话语仍在耳畔回响。他无法“抑制内心深处什么地方发出的那个滔滔不绝于耳的声音”。绝望中，他用双手蒙住自己的双眼。他不记得什么时候自己忍受过如此剧烈的欲火煎熬。

从这个片段的细节中，我看到法比安对母亲乳房的欲望被强烈地唤醒，以及随之而来的挫折与憎恨。他想用黑皮鞋践踏面包，表达了他的肛门施虐攻击，而他狠狠地咬入面包，则是他的食人欲望和口腔施虐冲动。整个情境似乎被内化了，他所有的情绪以及随之而生的失望与攻击，也适用于内化的母亲。这可以从法比安-弗格森在口袋中将剩下的面包捻得粉碎看出，从下面的感受也可以看出：一小块面包屑像石头般卡在喉咙，（之后马上）第二个更大的心脏在他胃口上方拍打。在同一片段中，对乳房以及在和母亲的早期关系中经验到的挫折，似乎和与父亲的竞争密切相关。这代表了最早期的情境：婴儿被剥夺了母亲的乳房，感到他人，首先是父亲，从他那里拿走了乳房，并且正在享用它

——一个嫉羨与嫉妒的情境，在我看来，这是俄狄浦斯情结最早期的情境。法比安-弗格森强烈地忌妒那个他相信可以在夜间拥有面包店女子的男子，这也指一种内在的情境，因为他感到自己可以在内心听到那男子对女子讲话的声音。我的结论是，他投入这么强烈的感情观察的事件代表了他在过去已经内化的原初场景。在这样的情绪状态下，他用双手遮住双眼。我认为，他这是唤醒了小婴儿的愿望，也就是希望从未见到并且摄入这个原初场景。

这一章接下来的部分处理了法比安-弗格森对自己欲望的罪疚感。他觉得他必须消灭这些欲望，“就像大火烧尽了垃圾”。他进入一座教堂，却发现圣水盆里没有圣水，那盆已“完全干涸”。他对于如此忽视圣职感到异常愤怒。他跪下来，陷入抑郁的状态。他想，要缓解他的罪疚感和哀伤，解决他此刻重新产生的对宗教的冲突，需要出现奇迹才行。很快，他的抱怨和控诉转向了上帝，为什么“他”要将他造得“和中毒的老鼠一样，病病怏怏，邋邋不堪”？然后他记起一本旧书曾谈到许多本该出生的灵魂，却没能来到人世。那是上帝的选择。这个念头让他觉得安慰，他甚至因为他还活着而感到得意，“他用双手抱紧自己，像是要向自己确定心脏的跳动”。然后他觉得这些想法非常孩子气，但得出结论：“真相本身”就是“孩子的构思”（the conception of a child）。之后，他立刻在烛台的所有空位上都放上了祭献的蜡烛。一个内在的声音再度诱惑着他说道：要是能在所有这些小蜡烛的照耀下，看到那个面包店的女子，那情景该有多美！

我的结论是，他的罪疚感和绝望与幻想中的外在与内在的母亲及其乳房的破坏有关，还和与父亲的谋杀式的竞争有关，换句话说，与他感到自己的好的内在与外在客体已经被他摧毁有关。这种抑郁焦虑与一种被害焦虑是有关联的。因为上帝（代表了父亲）被指控将他造成一个卑劣的受毒害的物种。他在这种控诉和一种满足感之间摇摆不定，满足的是，比起那些未出生的灵魂，他是被优先创造出来的，而且还活着。我认为，那些从未降生的灵魂代表了法比安未出生的兄弟姐妹。他是独子的事实，既是罪疚感的原因——因为他被选中得以出生，而他们则没有，也是满足和感恩父亲的缘由。那个有宗教色彩的想法：“真相本身”就是“孩子的构思”，因此还有另外一层意义，最伟大的创造行为就是创造一个孩子，因为它意味着生命的延续。我认为，法比安-弗格森在烛台上的所有空位放满蜡烛，并点燃它们，这意味着使母亲受孕，并让未出生的婴儿获得生命。于是，想要见到烛光下那个面包店女人的愿望，表达了希望看到她怀上所有他会给予她的孩子的愿望。此处我们发现了对母亲的“罪恶”的乱伦欲望，以及通过给予她所有他曾摧毁的婴儿

来修复的意向。从这点上来说，他对“完全干涸”的圣水盆的愤怒，就不仅仅是基于宗教上的理由。此处我看到的是孩子为母亲遭到父亲的挫败和忽视（而不是被爱和受孕）而产生的焦虑。这种焦虑在最小的孩子和独子身上特别强烈，因为再没有其他孩子出生，似乎就确认了这样的罪疚感：他们通过憎恨、嫉妒，和对母亲身体的攻击，阻碍了父母的性交、母亲受孕以及其他婴儿的降临。^[16]由此我断定，法比安-弗格森通过攻击面包店女子给他的面包，表达了他对母亲乳房的破坏，因此我得到结论：那个“完全干涸”的圣水盆也代表了在婴儿期被他贪婪地吸干并摧毁的乳房。

二

法比安与魔鬼的第一次会面发生在他感到极度挫折的时候，这一点非常重要。他母亲坚持要他隔天参加圣餐仪式，因此阻止了他在当晚开始一段新的恋爱关系。然而当法比安反抗母亲，去找那个女孩的时候，女孩却没有出现。恰在此时，魔鬼进来了。我认为，在这个情境中，魔鬼代表了在母亲使婴儿受挫时，婴儿被激起的危险冲动。从这个意义上说，魔鬼就是婴儿破坏冲动的拟人化。

然而，这仅触及他与母亲复杂关系的一个层面。这个层面可以通过法比安企图将自己投射进入端给他寒酸早餐的侍者而得到说明。在小说里，这是他第一次企图窃取他人的人格。正如我一再提到的，受贪婪主导的投射过程是婴儿与母亲的一种关系，不过在挫折经常发生之处，这种投射过程最为强烈。^[17]挫折再度增强了想要无限满足的贪婪欲望，也增强了想要吸干乳房，进入母亲身体，以便强力夺取她不给提供的满足的欲望。我们已经看到，在法比安-弗格森与面包店女人的关系上，他对乳房的强烈欲望和挫折在他心里所唤起的恨意。法比安的整个人格以及他强烈的怨恨和匮乏，都支持了这样的推断：在最早期的哺育关系中，他曾经受极大的挫折感，这种感觉在他与侍者的关系上被唤醒了。如果这代表了母亲的一个方面，也就是那个喂养他，但并没有真正满足他的母亲，法比安想要变成侍者的企图，也因此代表了想要进入母亲体内，以便从她身上夺取更多食物与满足的渴望。同样重要的是，这个侍者——法比安企图转换进入的第一个客体——是唯一一个他征求同意的人，不过被那个侍者拒绝了。这意味着，在与面包店女人的关系中如此明白表达的罪疚感，也存在于他和侍者的关系。^[18]

在面包店女人的片段中，法比安-弗格森经验了他与母亲关系中的所有情绪，也就是口腔期的欲望：挫折感、焦虑、罪疚感以及想要修复

的冲动。他也重新经历了一遍俄狄浦斯情结的发展。强烈的身体渴望、爱恋和崇拜三者的结合，表明从前法比安的母亲曾经对他呈现出两种母亲的形象：使他经验到口腔与性器欲望的母亲，以及理想的母亲——也就是应该在祭献蜡烛的烛光下被欣赏、崇拜的母亲。事实上，在教堂里的这种崇拜，他没有成功，因为他觉得无法克制自己的欲望。尽管如此，她代表了不该有性生活的理想母亲。

与应该被当作圣母般崇拜的母亲相对的，她还有另一个层面。我认为，转变成杀人犯艾斯梅纳德，是婴儿弑母冲动的一种表达。母亲与父亲的性关系不仅被感觉为是对婴儿对她的爱的背叛，而且被感觉为是恶劣的、毫无价值的。这种感觉是无意识里将母亲等同于妓女的基础，这是青春期的特征。贝莎显然被视为水性杨花的女人，在法比安-艾斯梅纳德心中，她就和妓女一样。母亲被视为坏的性欲形象的另外一个例子，是那个黑暗店铺里的老妇人。她贩卖猥亵的明信片，明信片藏在其他物品的后面。法比安-弗格森在看这些图片时，感到既恶心又喜悦，并感到被旋转架的噪音所困扰。我认为这表达了婴儿想要观看和倾听原初场景的欲望，以及他对这些欲望的强烈反感。这些实际的或是幻想的观察（偷听来的声音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带来的罪疚感，来自在此情境中对父母的施虐冲动，也和经常伴随这种施虐幻想的自慰有关。

另外一个代表坏母亲的形象是卡密尔家的女佣。这是一个虚伪的老太太，和坏叔叔一起算计年轻人。法比安自己的母亲在坚持要他去做忏悔时，有类似的表现。法比安对听人忏悔的神父怀有敌意，并且痛恨对他忏悔自己的罪。因此他母亲的要求对他来说，必定代表了父母联合起来压制其攻击欲和性欲的阴谋。法比安同母亲的关系由这些不同的形象所代表，既显示出理想化的一面，也表现了贬低与憎恨。

三

关于法比安在早期与父亲的关系只有少数线索，但它们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谈到法比安的内射认同时，我曾提到他对父亲的手表的强烈的依恋之情，以及因手表而生的他对父亲的生平及过早结束的生命的看法。我认为从这两点可以看出他对父亲的爱与怜悯，以及对父亲早逝的哀伤。参考作者的评论：法比安自从孩提时代起，“就一直被内心的什么东西所困扰……”我认为这个内心的什么东西代表了被内化的父亲。

我认为，想要为父亲的早逝进行补偿，从某种意义上使他继续活着的欲望，是法比安追求充实完满人生的冲动和贪婪欲望的主要原因。我想说他是替父亲而贪婪。另一方面，法比安不顾健康，永不满足地寻找

女人，也是在重演父亲的命运。父亲早亡的原因被认为是淫乱的生活。法比安糟糕的健康状况再度加深了这样的认同。他有和父亲一样的心脏病，他也常被告诫不要太过劳累。^[19]这样看来，法比安身上有一种走向死亡的驱力，这与他靠进入他人，事实上窃取了他们的生命来延长自己的生命（进而延长内化的父亲的生命）的贪婪需求是冲突的。这种寻求死亡和对抗死亡之间的内在挣扎，是他那多变焦躁的心理状态的一种体现。

正如我们刚才看到的，法比安与内在父亲的关系，焦点集中在延长父亲的生命和他复活上面。我想要提出死去的内在父亲的另一个层面。与父亲死亡有关的罪疚感——由于希望他死亡的愿望——易于将死去的内在父亲转变为迫害者。格林小说中的一个片段指出了法比安与死亡及死者的关系。在法比安与魔鬼达成协议之前，魔鬼在晚上带他前往一幢凶险的房子，在那儿聚集了一群奇怪的人。法比安发现自己成了强烈关注和嫉羡的中心。他们嫉羡他的东西可以从他们的喃喃低语中听出“就是因为天分……”。如我们所知，这个“天分”正是魔鬼的神奇密语，它给了法比安转换进入他人的力量，对他而言，是无限延长他的生命。法比安受到魔鬼“跟班”的欢迎（这是魔鬼非常诱惑的一面），经不起它魅力的诱惑，被说服接受了这个“天分”。聚集在那里的人们似乎代表了那些亡灵，它们要么没有收到这种“天赋”，要么无法妥善地使用它。魔鬼“跟班”轻蔑地谈论它们，给人的印象是它们没能充分地利用自己的人生，也许他鄙视它们是因为它们把自己卖给了魔鬼，却仍是枉然。可能的结论是：这些不满与嫉羡的人们也代表了法比安死去的父亲，因为法比安认为他的父亲（事实上他浪费了自己的生命）可能有这种嫉羡与贪婪的感觉。因为害怕内化的父亲会吸干他的生命而产生的焦虑，使法比安更想逃离他自己，也加强了他想要抢夺他人生命的贪婪欲望（认同其父亲）。

早年丧父在相当程度上促成了他的抑郁，但是这些焦虑的根源也同样可以在他的婴儿期找到。因为如果我们假定，法比安对面包店女人的情人的强烈情绪，是他早期俄狄浦斯情结的重复，那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结论：他经验到希望父亲死亡的强烈愿望。如我们所知，希望父亲这个竞争者死亡的愿望和恨意，不仅导致了被害焦虑，也因为它们与爱和怜悯相冲突，导致了婴儿严重的罪疚感与抑郁。有一点很重要，法比安能够将自己转换为任何他想成为的人，却从来就没有想到要将自己变成他所嫉羡的那个心仪女人的情人。似乎如果他真的进行了这样的转换，他会感觉篡夺了父亲的位置，并且释放了他想弑父的恨意。对父亲的恐惧以及爱与恨之间的冲突，也就是被害焦虑和抑郁焦虑，导致他从毫不

掩饰的俄狄浦斯愿望中退却。我已经描述过他对母亲的态度冲突——还是爱与恨之间的冲突——于是他离开了作为爱的客体的母亲，并且压抑了他的俄狄浦斯情结。

法比安与父亲关系的困难，必须与他的贪婪、嫉羨和嫉妒联系起来考虑。他将自己转换成普加的动机是极度的贪婪、嫉羨和憎恨。这些就如同婴儿经验到的对父亲的情绪，因为父亲是强有力的成年人，在儿童的幻想中，他因拥有母亲而拥有一切。我已经提过，作者用这样的文字来描述法比安对普加的嫉羨：“啊！太阳，他似乎常常觉得普加先生将它藏于自己囊中。”^[20]

因为挫折而加深的嫉羨与嫉妒是婴儿对父母怨愤的原因，并激发了他转换角色并剥夺他们的愿望。从法比安的态度来看，当他与普加交换了位置，并且用一种混合了鄙夷与怜悯的目光来看待从前那个不讨喜的自己，我们推断他该如何享受角色的转换。法比安惩罚坏父亲形象的另一个情境，发生在他是法比安-卡密尔的时候：离开那个房子之前，他羞辱并激怒了卡密尔的老叔父。

如同与母亲的关系一样，在法比安与父亲的关系中，我们可以发现理想化的过程及其结果（害怕迫害的客体）。当法比安转换变成弗格森时，这一点变得清楚了。弗格森对上帝的爱和他对魔鬼着迷之间的内心挣扎是非常剧烈的。上帝和魔鬼代表了理想的父亲和完全坏的父亲。对父亲的矛盾感觉也显示在法比安-弗格森对上帝（父亲）的指控：将他创造这样的可怜虫；然而他又承认对上帝给予生命的感恩。从这些表现中我得出结论：法比安一直在寻找他理想的父亲，并且这是导致他投射性认同的强烈刺激。但是，在寻找理想父亲这件事上，他失败了，他注定会失败，因为他受到贪婪与嫉羨的驱使。所有被他转换进入的人原来都是卑劣和软弱的人。法比安因对他们失望而痛恨他们，但是他为这些受害者的命运感到高兴。

四

我曾提出，从一些发生在法比安转换时的情绪体验，可以窥见他最早期的发展。关于他成年后的性生活，我们可以从他遇见魔鬼之前的时期，也就是在他还是原来的法比安时，窥见一斑。我曾说过，法比安的性关系都是短暂的，并且以失望收场。他似乎没有能力对女人有真正的爱。我将他与面包店女子那段插曲解释为他早期俄狄浦斯情感的复苏。他未能成功处理这些感觉与焦虑，构成了日后性发展的基础。他没有变得性无能，而是发展出两个方向，也就是弗洛伊德描述的（1912）“神

圣的与世俗的（或是动物性的）爱”。

即使是这种分裂过程也无法达到其目的，因为事实上，他从未找到他能理想化的女人。但是，他猜测那个能完全满足他的老妇人是不是“象牙与黄金打造的雕像”。从这可以看出，他心中存在这样一个人。如我们所知，在法比安-弗格森的角色上，他经验到对面包店女人的热情仰慕（相当于理想化）。我应当说，在无意识里，终其一生，他都在不断地寻找他已经失去的理想母亲。

法比安将自己转换进入富有的普加、强壮的艾斯梅纳德，最后进入一个已婚男人（有一个美丽妻子的卡密尔），这些都表现出他对父亲的认同，这一认同是基于想要和他一样，并得到他身为一个男人的位置的愿望。小说中没有暗示法比安是同性恋，不过从魔鬼“跟班”（一个年轻英俊的男子，说服了法比安，使他能够克服怀疑与焦虑，与魔鬼达成协议）对他有强烈的身体吸引力，可以看出一项同性恋的指标。我曾提及，法比安害怕魔鬼会对他有（他想象的）性方面的越轨动作，但是想要成为父亲情人的同性愿望，更直接地显现在他与爱丽丝的关系上。正如作者指出的，他之所以被爱丽丝（她的双眼）所吸引，是因为对她有所认同。有一刻他被引诱将自己转变为她，只要他可以确定英俊的卡密尔会爱她，但是他明白这件事不会发生，于是决定不要变成爱丽丝。

在这个情境下，爱丽丝不求回报的爱似乎表达了法比安的反向俄狄浦斯情境：将自己放在被父亲所爱的女人的角色上，意味着置换或是摧毁母亲，并且激起强烈的罪疚感。事实上，故事中爱丽丝所恨的情敌，是卡密尔那位郁郁寡欢但美丽的太太，我认为她也是另一个母亲的形象。有趣的是，直到最后，法比安才经验到想变成女人的愿望。这一点可能与被压抑的欲望和冲动的再现有关，也与针对其早期女性冲动和被动同性恋冲动的强大防御的减弱有关。

从这个材料可以得到一些关于法比安遭受的严重身心障碍的结论：他与母亲的关系在本质上是不安的。如我们所知，她是个尽职的母亲，对儿子身体与精神健康的关心超过一切，但是她缺乏柔情蜜意。有可能在他还是婴儿时，她就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他。我曾提到法比安的性格，也就是贪婪、嫉羨与怨恨，指出了他的口腔期怨恨是很强烈的，并且从未能加以克服。我们可以断定，这些挫折感延伸到他的父亲，由于在婴儿的幻想中，父亲是第二个被期待得到口腔满足的客体。换句话说，法比安同性恋的积极的一面，在根本上是受到干扰的。

无法缓解基本的口腔期欲望与焦虑，导致了许多后果，这从根本上意味着偏执——分裂心理位置尚未被成功地修通。我认为，法比安就是

这样的，因此他也尚未适当地处理抑郁心理位置。基于这些原因，他的修复能力受到损伤，无法在日后应对被害和抑郁的感觉，结果是她与父母和其他人的关系，大致上都非常不能令他满意。从我的经验来看，这些都意味着他无法在内在世界^[21]稳固地建立好乳房，也就是好母亲。这是一个在起始点的失败，连带使他无法发展出对一个好父亲的强烈认同。法比安过度的贪婪，在某种程度上是源于他对内在客体的不安全感，影响了他的内射与外射过程，以及（由于我们也是在讨论成人的法比安）再内射与再投射的过程。这些困难都是导致他无法与女人建立爱的关系的原因，也就是在他性发展方面造成干扰的原因。在我看来，他在强烈压抑的同性恋与不稳定的异性恋之间摇摆不定。

我已经提到许多在法比安不愉快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不会达到这样一个程度——就是它不会因源于内在或外在的焦虑而受到动摇。外在因素，例如，父亲早逝、母亲缺乏情感、贫穷、工作不满意、他与母亲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冲突、他身体上的疾病（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可以从这些事实中进一步得出结论：法比安父母的婚姻显然是不快乐的，这可以从他的父亲在外面找乐子看得出来。母亲不仅不能表现温情，如我们推断，她也是一个不快乐的女人，从宗教中寻求慰藉。法比安是独子，他无疑是寂寞的。法比安的父亲在他求学时期过世，剥夺了他继续上学的机会和成功创业的前景，这一点也激起了他的被害和抑郁的感觉。

我们知道，从他首次转换到回家的所有事件，应该是发生在三天的时间里。在这三天里，如我们所见，最后，当法比安-卡密尔与他原来的自我重聚，法比安已经昏迷卧床，一直被他的母亲照顾着。就像她告诉他的，他在雇主的办公室行为失常之后就昏倒了。他被带回家，从那以后就一直不省人事。他提到卡密尔来访的事，她以为他已经神志不清了。也许作者想让我们将整个故事当作法比安卧病濒死期间的幻想。这意味着故事中所有的人物，都是他内心世界中的形象，再一次说明了，内射与投射在他心里以最密切的互动运作着。

五

作者非常具体地描述了形成投射性认同的潜在过程。法比安的一部分真的离开了他自己，而进入了他的受害者。这件事在双方都伴随着强烈的身体感觉。我们得知：法比安裂解的部分以不同的程度潜入他的客体中，而失去了属于原来的法比安的记忆与特征。因此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与作者非常具象的关于投射过程的概念一致）：法比安的记忆和

他人格的其他层面则留在被遗弃的法比安身上。当分裂发生时，法比安应该已经保存了相当多的自我。法比安的这一部分停留在休眠状态，直到他人格裂解的部分归来。在我看来，法比安的这部分代表了自我的一个成分——在其他部分被投射到外面的世界而失去时，这个成分是病人无意识里感觉到保存下来的部分。

作者用来描述这些事件的空间和时间用语，事实上就是我们的病人经验这些过程的方式。病人感觉自体的某些部分再不可用、遥不可及，或者干脆消失不见。当然，这是构成分裂过程基础的一个幻想，然而这样的幻想却有影响深远的后果，并且强烈地影响自我的结构。它们的影响在于：那些病人感觉被隔离的自体的部分（通常包括他自己的情绪），在当下是无法被分析师或病人触及的。^[22]他不知道自己某些分散到外在世界的部分在何方，这种感觉是极度焦虑与不安全感的来源。^[23]

接下来，我要从三个角度来思考法比安的投射认同：（一）其人格中裂解并被投射出去的部分与那些他留在原处的部分之间的关系；（二）他选择将自己投射进去的客体的潜在动机；（三）在这些过程中，其自体被投射的部分潜入或是掌控客体的程度。

（一）法比安担心将自我裂解的某些部分投射进入他人，会使自我空虚。他的这种焦虑表现在他在开始转换之前看着乱七八糟堆放在一张椅子上的衣服，“他看着它们，有一种恐怖的感觉，感觉他正看着的自己不过是一个暗杀自我或以某种方式破坏自我的人。他外套的空袖子垂在地上，绝望地暗示着悲剧。”

我们也发现：当法比安将自己转换进入普加时，也就是当分裂与投射的过程刚刚发生时，他非常关心先前的那个人。他认为自己可能希望回到原来的自体，因此他挂念着要把法比安送回家，并且开了一张给法比安的支票。

法比安的名字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也表明他的身份同他那些被留下的部分是密切相关的，并且它们代表了他人格的核心。名字是密语的基本要素。当他在爱丽丝的影响下，体验到想要恢复其来自体的强烈冲动，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法比安”这个名字。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因忽略并丢弃了自己人格中珍贵的部分而感受到的罪疚感，是促使法比安渴望再度成为自己的原因，在小说的最后，这个无法抗拒的渴望驱使着他回家。

（二）如果我们断定，像我之前提到的，那个侍者代表了法比安的

母亲，那么就很容易理解他第一次打算选择的受害者是那个侍者，因为母亲是婴儿通过内射与外射来认同的第一个客体。

我们已经讨论了促使法比安将自己投射进入普加的某些动机。我认为他希望将自己转变为富有而强大的父亲，以此来抢夺所有属于他的东西并惩罚他。他这样做，也受到另一个动机的驱策，这个动机是我想在此处强调的。我认为法比安的施虐冲动与幻想（表现在想要控制和惩罚父亲的愿望上）是他感觉到的与普加的相同之处。普加的残酷之处，在法比安看来，也代表了法比安自己的残酷和对权力的欲望。

结果却发现普加体弱多病，痛苦不堪。普加与年富力强的艾斯梅纳德的对比，只是法比安选择后者作为认同客体的因素之一。我认为，法比安决定将自己变成艾斯梅纳德的主要原因，尽管他其貌不扬，又令人厌恶，是艾斯梅纳德代表了法比安自体的一部分。而且促使法比安-艾斯梅纳德杀死贝莎的凶残的憎恨，是法比安在婴儿期经验到的对母亲的一种情绪的再现——就是在婴儿期，当他感到母亲在口腔和性器上使他遭受挫折时的那种情绪。艾斯梅纳德对任何一个贝莎所心仪的男人的忌妒，以一种极端的形式，重新开启了法比安的俄狄浦斯情结以及和父亲的强烈竞争。他的这个潜在的凶残的部分，在艾斯梅纳德身上得到拟人化的表现。法比安通过变成艾斯梅纳德，将他自己的某些破坏性倾向投射给这个人，并通过这个人实践出来。魔鬼在法比安转换成弗格森之后，提醒他：勒死贝莎的手在片刻之前仍是他自己的。这指出了法比安在谋杀事件中的参与共谋（complicity）。

现在我们来看看对弗格森这个人的选择。法比安与弗格森有许多相似之处，只不过在弗格森身上，这些特质更加显而易见。法比安倾向于挑战信仰（这也意味着上帝——父亲）对他的支配，并且认为，他对信仰的冲突是因为母亲的影响所致。弗格森关于信仰的冲突非常激烈，正如作者所描述的，他很清楚上帝与魔鬼之间的斗争主导了他的生命。弗格森一直在对抗自己对奢侈生活和财富的渴望，他的良知促使他极度节制。在法比安身上，希望像他所嫉羡的人一样富有，这一点也很突出，但他没有试图去约束它。这两个人的相似之处还有他们在智力上的追求，以及都有明显的求知欲。

这些共同特征决定了法比安选择弗格森作为投射认同的对象。然而我认为另外一个动机也参与了这个决定。魔鬼，在这里扮演了起引导作用的超我角色，曾帮助法比安离开艾斯梅纳德，并警告他谨防进入这样的人，他们让他潜入太深而使他再也无法逃离。法比安因为曾将自己变成杀人凶手而深感恐惧。我认为，将自己变成杀人凶手，意味着屈服于

自己最危险的部分——即他的破坏冲动。于是，他通过与先前选择的对象完全不同的人交换角色来逃脱罪责。我的经验表明，与难以抵挡的认同对抗，不管是内射的还是投射的，常常会促使人们认同具有相反特征的客体。（这种挣扎的另外一个结果是不加区分地投入许多更进一步的认同，并在它们之间摇摆不定。这样的冲突与焦虑通常会持续存在，并且进一步弱化自我。）

法比安的下一个选择对象，卡密尔，几乎与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然而通过卡密尔，法比安使自己认同了爱丽丝，这个女孩无望地爱着卡密尔。我们可以看出，爱丽丝代表了法比安的女性的一面，她对卡密尔的情感则代表了对他父亲未能实现的同性之爱。同时，爱丽丝也代表了他自体好的部分，这个部分有能力憧憬和爱。在我看来，法比安在婴儿期对父亲的爱，可以说与他的同性恋渴望和女性位置密切相关，但这种婴儿之爱在其根源上就已经受到了干扰。我也指出，他无法将自己变成女人，因为如果能这样，就表示他实现了在与父亲的反向俄狄浦斯关系中被深深压抑的女性渴望。（我在这里没有处理其他阻碍女性认同的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阉割恐惧）随着爱的能力苏醒，法比安能够认同爱丽丝对卡密尔无望的迷恋。在我看来，他也能够经验到对父亲的爱和渴望。我的结论是，爱丽丝代表了他的自体中好的部分。

我还要进一步提出，爱丽丝也代表了想象中的姐妹。众所周知，孩子们会有想象的伙伴。这些伙伴，特别是在独生子女的幻想中，代表着从未出生的兄弟姐妹或者孪生姐弟。人们可以推测，身为独子的法比安将会因一个姐妹的陪伴而得到更多。这种关系也将会帮助他更好地处理俄狄浦斯情结，并且从母亲那里得到更多的独立。在卡密尔的家庭中，这样的关系事实上存在于爱丽丝和卡密尔正在上学的弟弟之间。

我们应该记得，法比安-弗格森在教堂中难以自己的罪疚感，这似乎也和他被选中而其他灵魂从未获得生命有关。他点上祭献的蜡烛，想象面包店的女子被这些蜡烛环绕的景象。我的解释是，这既是对她（圣洁的母亲）的理想化，也是表达他希望通过带给未出世的兄弟姐妹们生命来进行修复的愿望。特别是最小的孩子与独生子女，他们常有强烈的罪疚感，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嫉妒与攻击冲动使母亲无法再生出更多的孩子。这种感觉也和害怕报复和被害的恐惧密切相关。我一再发现，对同学或是其他孩子的恐惧与疑心与这样的幻想有关——对出世的兄弟姐妹最后还是获得了生命，并以任何一个表现出敌意的孩子为代表。对友好的兄弟姐妹的渴望受到这种焦虑的强烈影响。

到目前为止，我尚未讨论为什么法比安在一开始的时候会选择认同

魔鬼——情节所依据的一个事实。先前我曾指出，魔鬼代表了诱惑的危险的父亲，也代表了法比安心理的某些部分——本我与超我。在小说中，魔鬼对他的受害者漠不关心，极其贪婪无情。他以邪恶的怀有敌意的投射认同的原型出现，这种投射认同，在小说里，被描述为对他人生活的粗暴侵入。我要说的是：他用一种极端的形式显示了婴儿情绪生活的成分，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全能感、贪婪和施虐倾向。而这些正是法比安与魔鬼所共有的特征。因此法比安认同了魔鬼，并执行了魔鬼的所有指令。

法比安将自己变成一个新的人时，他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先前的投射认同。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且我认为这表达了认同的一个重要层面。我们可以从以下事实看出这一点：其一，法比安-弗格森对先前受害者的命运怀着强烈的兴趣——一种掺杂着蔑视的兴趣；其二，他感到自己归根结底该为他以艾斯梅纳德的身份所犯下的罪行负责。在故事的结尾，这一点显示得最为清楚，因为所有那些他曾将自己转换成的人物，他作为那些人所经历到的事情，在他死前都出现在他的脑海，他关心着他们的命运。这意味着他不仅将自己投射进入他们，而且内射了他的客体。这个结论与我在本文的引言中所重述的观点相符，也就是投射与内射在生命之初就彼此互动着。

为给选择认同的客体确定一个主要动机，我曾为了行文的目的，将其分两个阶段来描述：一是有共同基础；二是有认同发生。不过如我们在分析工作中所看到的，这个过程并非如此划分阶段。因为“某个个体感到他与另一个人有许多共同之处”与“他将自己投射到这个人”是同时发生的（这同样适用于内射）。这些过程在强度与持续时间上有所不同，而这些方面的不同之处决定了这些认同及其发展变迁的强度与重要性。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希望大家注意以下事实：虽然我所描述的过程通常是同时运作的，我们在每个状态和情境中，一定要仔细考虑，诸如，投射认同是否比内射过程更有优势，抑或相反。^[24]

我曾在我的文章《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的情结》中提到：将自体投射的部分再内射的过程，包括将已被投射的客体的一部分内化的过程——病人可能感觉这部分客体是有敌意的和危险的，也是最不希望再内射的。另外，自体的一部分的投射，包括了内在客体的投射，这些也被再内射进来。这些都会影响到，在个体心中自体被投射的部分能够在它们所侵入的客体中保持多少的强度。我现在要对问题的这个方面提出看法，也就是我要说的第三点。

（三）我已经指出，在故事中，法比安屈服于魔鬼，并认同于他。

虽然法比安在这之前就似乎缺乏爱和关怀的能力，但当他追随了魔鬼的引导，他就立刻完全被残忍无情所左右。这意味着，在认同魔鬼的同时，法比安完全屈服于自体的贪婪、无所不能和破坏性的部分。当法比安将自己转变为普加之后，它保留了某些自己的态度，特别是对他进入的那个人的批评。他害怕在普加内部会完全失去自己，这都是因为他保留了一些法比安的进取心，而使它能够进行下一次转换。不过，他将自己转换为杀人者艾斯梅纳德时，几乎完全失去了它原来的自体。然而由于魔鬼（我们认定它也是法比安的一部分，在此是他的超我）警告并帮助他逃离了杀人者，我们应该可以得出结论：法比安并未完全陷入并消失在艾斯梅纳德之中。^[25]

弗格森的情况则不同。在这个转换中，原来的法比安表现得更为活跃。法比安对弗格森有非常多的批评。而且正是这种在弗格森内部保持其自体的更大的能力使他能够逐渐与其枯竭的自我重聚，并且再次成为他自己。一般来说，我认为对于客体关系的发展而言，个体所感觉到的其自我潜入（通过内射或投射）他所认同的客体的程度，是极其重要的，而且这一点也决定了自我的强韧或脆弱。

在转换进入弗格森之后，法比安重新获得了自己人格的某些部分，同时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法比安-弗格森注意到他的经验已经使他对普加、艾斯梅纳德，甚至弗格森都有了更多的了解，而且他现在能够感觉到对其受害者的同情。也是通过喜欢孩子的弗格森，法比安对小乔治的喜爱苏醒了。如作者所描述的，乔治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喜欢自己的妈妈，而且渴望回到她身旁。他在法比安-弗格森心里，唤醒了弗格森儿时的记忆，使他热切地渴望将自己转换进入乔治。我认为他是渴望重获爱的能力，换句话说，就是重获那个理想的童年自体。

爱的感觉以不同的方式复苏：他经验到对面包店女子的激情。在我看来，这意味着他早期爱的生命的复活。朝这个方向再走一步，是转换进入一个已婚男人，因而进入了一个家庭关系之中，但是让法比安觉得心仪的人是爱丽丝。我已经描述了爱丽丝对他所具有的各种意义，特别是他在她身上发现了自己的一部分，那个有爱的能力的部分，并且他深深地被他自己人格的这一面吸引着，也就是说，他发现了一些对自己的爱。通过重新寻找他在多次转换中曾经走过的足迹，他在身体上和心灵上，越来越感到回家的急迫感，也越来越接近他的家和生病的法比安。这个法比安曾经被抛弃，而现在却代表着其人格中好的部分。我们看到：对其受害者同情，对乔治的温柔疼爱，对爱丽丝的关心，并认同她对卡密尔无望的恋情，以及想要一个姐妹的渴望，所有这些足迹都是他爱的能力的扩展。我认为，这样的发展是法比安热切需要重新找回旧有

自体的前提条件，也就是整合的前提条件。甚至在所有转换发生之前，他就渴望恢复其人格中最好的部分——这部分因为已经失去，所以显得弥足珍贵——我认为，这样的渴望导致了他的孤独与不安，为他的投射认同^[26]提供了动力，并且成为自我憎恨之外，又一个迫使他强行侵入他人的因素。找寻失去的理想自体^[27]，是心理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不可避免地包括找寻失去的理想客体，因为好的自体是人格中被感觉与其好客体处于爱的关系中的那一部分，这种关系的原型是婴儿与母亲之间的联结。事实上，当法比安与其失去的自体重聚时，他也恢复了对母亲的爱。

对法比安来说，我们注意到，他似乎无法认同好的或是被他仰慕的客体。我们必须讨论这其中的许多原因，但是我想选出一个可能的解释。我曾指出，为了要强烈地认同另外一个人，必须要感受到在自体内部与该客体有足够多的共同部分。法比安似乎已经失去了他的好自体，他感到自己的内在没有足够的好品质，来认同一个非常好的客体。他可能还有这样的焦虑，担心一个被他仰慕的客体被摄入一个被过度剥夺其好品质的内在世界，这是这种心理状态的典型特征。于是，好的客体被留在外面（对法比安来说，我觉得是那些遥远的星星）。但是当他再度发现了自己的好自体时，他也找到了自己的好客体，并且能够认同它们。

在故事中，我们看到，法比安枯竭的部分也渴望与其自体被投射出去的部分重新结合。法比安-卡密尔越是靠近法比安的家，卧病在床的法比安就越焦躁不安。他恢复了意识，并走向门口。透过这扇门，他的另一半，即法比安-卡密尔，念出了魔法密语。根据作者的描述，法比安的这两半渴望重新结合。这意味着法比安渴望整合他的自体。如我们所知，这种热切的渴望与爱的能力的增长密切相关。这一点与弗洛伊德的理论是一致的：合成是力比多的一个功能——这在根本上就是生之本能。

早些时候我曾指出，虽然法比安在寻找好的父亲，却无法找到，因为由于怨恨而增加的嫉羨和贪婪决定了他对父亲形象的选择。当他不再有那么大的怨恨，也更宽容时，其他客体对他来说显得更清晰了。然而与从前相比，他的要求也不那么高了。他似乎不再要求父母必须是理想的，而且能原谅他们的缺点。与其爱的能力增加相对应的是他的憎恨减弱了，而这又进一步导致了被害感的减轻——所有这一切全都与贪婪和嫉羨的减弱有关。自我憎恨曾是其人格中的一项突出特征。当他更能够爱与容忍他人的同时，他对他的自体也产生了更多的爱和容忍。

在结尾处，法比安恢复了对母亲的爱，并与她和解。他知道她不够温柔，但是觉得如果他曾经是个更好的儿子，她可能会是个更好的母亲。这一点很重要。他听从母亲的劝告做祷告，似乎在经过所有的挣扎之后，他重获了对上帝的信仰和信任。法比安临终最后的话是“我们的天父”。似乎在那一刻，当他心中充满了对人类之爱，他对父亲的爱也回来了。那些由于死之将至而必然被激起的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理想化和欢愉而得到克制。

我们知道，法比安-卡密尔被一种难以抵抗的冲动带回了家。似乎很有可能，死之将至的感觉促使他产生了与被他遗弃的自体部分重新结合的冲动。因为我相信，对死亡的恐惧已经充分发挥了它的威力。尽管他深知自己病情严重，却仍然否定对死亡的恐惧。也许，他否定这种恐惧，是因为这种恐惧在本质上具有强烈的迫害性。我们知道他对于命运和父母是多么的怨愤，他对自己不令人满意的人格感受到多大的迫害感。根据我的经验，如果死亡被感受为是受到怀有敌意的内在与外在客体的攻击，或者当死亡唤起了抑郁焦虑——害怕好客体会被那些带有敌意的形象破坏，则对死亡的恐惧会非常强烈。（这些被害和抑郁幻想当然可能同时存在）具有精神病性质的焦虑是对死亡过度恐惧的原因，很多人一辈子都在承受这种恐惧带来的痛苦。根据我的一些观察，有些人在临终时所经验到的强烈的精神痛苦，在我看来，是因为婴儿期精神病性质的焦虑复苏所致。

如果考虑到作者将法比安描写为一个焦躁不安、没有快乐、充满怨愤的人，人们会期待他的死亡应该是痛苦的，而且会产生我刚刚提到的被害焦虑。然而，故事的发展并不是这样，因为法比安死得快乐平和。对这种突如其来的结局，任何解释都只能是试探性的。从艺术的角度来看，这可能是作者最佳的解决办法。但是，与本文中我对法比安的经验解读相一致，我想这样来解释这个故事出人意料的结局：它向我们展示了法比安的两个方面。在转换开始以前，我们遇见的是成年的法比安；在转换过程中，我们遇见了，我相信是，他早期发展所特有的情绪、被害焦虑和抑郁焦虑。然而他在儿时未曾克服这些焦虑并达成整合，在小说所涉及的三天内，他成功地穿越了情绪经验的世界。在我看来，这就修通了偏执——分裂心理位置及抑郁心理位置。由于克服了婴儿期最根本的精神病性质的焦虑，对于整合的内在需要就完全显现了出来。他在达到整合的同时，也获得了好的客体关系，从而修复了他生命中错失的部分。

【注释】

[1] 亚伯拉罕关于忧郁症的著作在这方面也极为重要：最早是《关于躁郁精神病与相关病情的精神分析研究与治疗的评论》（Notes on the Psycho-Analytical Investigation and Treatment of Manic-Depressive Insanity and Allied Conditions,1911）与《力比多发展简论》（1924）。

[2] 《自我与本我》（1923）。

[3] 其中，从生命刚开始，母亲的态度就是最为重要的，而且在儿童的发展上一直是主要的因素。例如，参见《精神分析的发展》（克莱因等人，1952）。

[4] 从两种本能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是：在生死本能之间的斗争中，生本能是否占优势。

[5] 在这方面，我参考的是赫尔伯特·罗森菲尔德（Herbert Rosenfeld）的论文：《对一例带有人格解体的精神分裂状态的分析》（1947）、《对于男同性恋与妄想症、妄想性焦虑及自恋的关系的评论》（Remarks on the Relation of Male Homosexuality to Paranoia,Paranoid Anxiety,and Narcissism,1949）及《关于慢性精神分裂症中意识混乱状态的病理学评论》（1950）。这些论文都和这里讨论的问题有关。

[6] 参见《儿童精神分析》。

[7] 《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Ego,1921,S.E.18,第112页）。

[8] 安娜·弗洛伊德曾经在其“利他的臣服”（altruistic surrender）概念中描述了投射的另一个方面，这种投射是朝向所爱的客体，并对它发生认同。《自我预防与机制》（The Ego and the Mechanisms of Defence,1937）第十章。

[9] 最近我阅读弗洛伊德的《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我觉得他好像意识到通过投射而产生的认同过程，虽然他并没有借用某个特殊的术语将它与他主要关注的通过内射而产生的认同过程区分开来。艾略特·贾克（Elliott Jaques,1955）引述了《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中的一些段落，认为他们暗指经由投射而产生的认同。

[10] 也见《关于婴儿情绪生活的一些理论性结论》（1952）。

[11] 《如果我是你》（If I Were You,London,1950），由J.H.F.McEwen译自法语。

[12] 父亲与母亲所具有的各种不同且互相矛盾的特质（理想的与坏的），在儿童的客体关系发展中都是一个熟悉的特征。同样地，这些冲突的态度也促成了某些形成超我的内在形象。

[13] 我曾经提出（《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的情结》）：投射性认同出现在以分裂过程为特征的偏执——分裂心理位置期间。在上文中，我曾指出法比安的抑郁及其无价值感，加重了他想要逃离自体的需要。被加强的贪婪与否认是抵制抑郁躁狂的防御特征，它们和嫉羡一起，都是投射性认同的一个重要因素。

[14] 在《自我与本我》中，弗洛伊德写道（S.E.19,第30-31页）：“如果它们（客体认同）占优势，并且过多的，过于强大而彼此不相容的话，那么离发生病理的结果就不远了。不同的认同之间，由于阻抗而彼此切断，导致的结果是可能发生自我的分裂，也许所谓‘多重人格’案例的秘密就在于不同的认同依次掌控了意识。即使没有进展到这种程度，也存在着自我与其分裂出的不同认同之间的冲突，而这样的冲突不能完全被描述为病态的。”

[15] 我认为：这种陶醉的状态可以和达成愿望的幻觉（wish-fulfilling hallucination）（弗洛伊德）相比较，婴儿在现实的压力下，特别是饥饿的时候，这样的幻觉无法长久保持。

[16] 我在此触及了在婴儿心中产生罪疚感与不快乐的根本原因之一。小婴儿觉得他的施虐冲动与潜意识幻想是全能的，因此已经、正在而且将要发生结果。对于他的修复愿望与幻想，他的感觉也是类似的，但是，对于其破坏力的信念似乎常常要强过他对自身建设力的信心。

[17] 如同我在不同地方所指出的，投射性认同的冲突不仅源自贪婪，还有其他原因。

[18] 在提出这个解释的时候，我知道这并不是解释这段情节的唯一方向，侍者也可以被视为未能满足他口腔期待的父亲，而面包店女人的情节因此更进一步回到与母亲的关系中，及其所有连带的欲望与失望。

[19] 这是身体（可能是遗传的）与情绪因素相互影响的一个例子。

[20] “他囊中的太阳”，可能的一个意义是被父亲占有的好母亲。如我先前所指出的，因为小婴儿感觉到：当他被剥夺了母亲的乳房时，是父亲得到了它。父亲纳入了好母亲，并因而从婴儿那里抢走了她。这种感觉激起了嫉羨与贪婪，而且也是发展为同性恋的一个重要刺激因素。

[21] 对好母亲的稳固内化（一个具有根本重要性的过程）程度上会有所不同，而且永远也

[22] 这些经验还有另外一面，比如宝拉·海曼（Paula Heimann,1955）在他的文章中描述的：病人意识到的感觉也能够表达他的分裂过程。

[23] 我在《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的情结》中提出，害怕因为投射性认同而被拘禁在母亲体内的恐惧，是各种焦虑情境（幽闭恐惧症为其一）的基础。我现在要补充的是，投射性认同可能导致害怕自体丧失的部分被埋在客体当中，永远无法复原。在故事中，法比安在转换进入普加与弗格森之后，感到他被埋葬了，而且再也无法逃脱，这意味着他会死在他的客体中。我想在此提出另外一点：除了害怕被囚禁在母亲体内之外，我发现另一个促成幽闭恐惧症的因素，是与个人身体内部有关的恐惧，以及对身体内部有威胁的危险。我再一次引用弥尔顿（Milton）的诗句：“你成为自己的牢房。”“Thou art become(O worst imprisonment) the Dungeon of thyself.”

[24] 这一点在技术上极为重要，因为我们总是必须选择当下最为迫切的材料来加以解释。而且，在这个背景下，我要说的是：在有些分析时段，有些病人似乎完全被投射或内射所支配。另外，记住这一点很重要：相反的过程总是在某种程度上也保持运作，因而早晚会再次进入情景，成为主导性因素。

[25] 我想说的是，无论分裂与投射如何强烈地运作，只要活着，自我就永远不会完全崩解，因为我相信朝向整合的冲动——无论受到什么干扰，即使是在其根源上——在某种程度上，是自我天生所固有的。这和我以下观点一致：若是没有在某程度上拥有一个好客体，就没有任何婴儿能够生存下来。这些事实让分析有可能带来某种程度的整合，有时候甚至是在非常严重的病例中。

[26] 将好的东西与自体好的部分散布到外在世界，这加重了对他人的怨恨与嫉羨的感觉，因为这些人被认为拥有了他失去的好东西。

[27] 我们知道，弗洛伊德的“理想自我”（ego ideal）概念，是其“超我”概念的前身，但是有一些理想自我的特质，并未被纳入其超我概念中。我认为，我对法比安试图重新取得的理想自我的描述，比起弗洛伊德对“超我”的观点，更接近他原本对“理想自我”的观点。

第十章 嫉羨与感恩^[1](1957)

多年来，我一直对人们熟知的两种态度的最早来源感兴趣——嫉羨（envy）与感恩。我得到这样的结论：从根源上说，嫉羨是逐渐侵蚀爱和感恩的感觉最强的因素，因为它影响着所有关系中最早的关系，即和母亲的关系。这种关系对个人整体情绪生活的根本重要性，已经在一些精神分析的作品中得到证实。我认为，通过进一步探索在此早期阶段可能产生很大干扰的一个特定因素，我为自己关于婴儿发展和人格形成的发现，增添了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东西。

我认为，嫉羨是破坏冲动的一种口腔施虐（oral-sadistic）和肛门施虐（anal-sadistic）的表达，从生命开始就运作着，而且它是以体质为基础的。这些结论与卡尔·亚伯拉罕（Karl Abraham）作品中的某些要素一致，不过也蕴含着一些差异。亚伯拉罕发现嫉羨是一种口腔特性，但是根据他的假说，他认定嫉羨和敌意在稍后的时期才开始运作，也就是在第二口腔施虐阶段，这与我的观点不同。亚伯拉罕并未提到感恩，但是他形容“慷慨”（generosity）是一种口腔特征。他也认为在嫉羨中，肛门要素是一种重要成分，并且强调它们是一种口腔施虐冲动的衍生物。

亚伯拉罕认为，在口腔冲动的强度之中有一个体质要素，我赞成这个进一步的根本观点。他也将躁郁症（manic-depressive illness）的病因与口腔冲动的强度相关联。

最重要的是，亚伯拉罕和我的作品都更全面而深入地揭示了破坏冲动的重要意义。在他写于1924年的《力比多发展简论》（*Short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bido, Viewed in the Light of Mental Disorders*）一文中，虽然《超越享乐原则》（*Beyond Pleasure Principle*）已于四年前出版，亚伯拉罕并未提及弗洛伊德关于生本能与死本能的假说。然而，在他的书中，亚伯拉罕探索了破坏冲动的根源，并且比之前的研究更明确地将这些理解运用于心理障碍的病因上。在我看来，虽然他并未使用弗洛伊德生本能与死本能的观念，他的临床工作，尤其是他对首例

接受分析的躁郁症患者的分析，却是基于对这个方向的洞察。我认为亚伯拉罕的早逝，使他无法认识到自己的发现的全部内涵，以及它们与弗洛伊德所发现的两种本能之间的根本联系。

当我要出版《嫉羨与感恩》时，正是亚伯拉罕逝世30年之后，亚伯拉罕的发现的全面的重要意义因我的作品得到更大的认可。对我而言，这是一个极大的满足。

在此，我打算对婴儿最早的情绪生活提出进一步的看法，并得出关于成年期和心理健康的某些结论。探索病人的过去、童年期及其无意识是理解其成人人格的前提，这本来就在弗洛伊德的发现之中。弗洛伊德在成年人身上发现了俄狄浦斯情结，并从这类素材中，不只重构了俄狄浦斯情结的细节，还有其时间点。这种方法已经成为精神分析方法的典型特征，亚伯拉罕的发现对它做出了极大的补充。我们也应该记住，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心智的意识部分是由无意识发展出来的。因此，我采用了一种现今在精神分析中熟悉的步骤，追溯婴儿早期的素材。我最先在小孩子的分析中发现这些素材，随后又在成人的分析中发现。对小孩子的观察很快就确认了弗洛伊德的发现。我相信我对更早阶段（生命最初几年）的一些结论，也同样可以通过观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确认。通过病人所呈现的素材，我们去重构关于较早阶段的细节和资料。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实际上是必要性——弗洛伊德在以下段落中，做了最令人信服的描述：

“我们要寻找的是病人遗忘岁月的一幅图景，这幅图景应该是同样可信的，在所有基本方面也应该是完整的……他（精神分析师）的建构工作，或者称为重构

（reconstruction）工作更好一些，很像是一位考古学家在挖掘某些已被破坏、掩埋的住处，或某些古代的建筑。事实上，两种过程是一样的，只是分析师是在更好的情况下工作，并且掌握更多的素材，可以用来协助自己，因为他所处理的不是已经破坏的东西，而是仍然存活的东西，也许还有其他理由。但是正如考古学家从依旧矗立的基座中建造起建筑物的墙，从地层的凹陷中确定圆柱的数量和位置，并从废墟所发现的遗迹中重构壁饰和壁画，分析师也是这样进行的。他们从记忆的碎片、关联分析以及分析主体的行为中，得出他们的推论。两者都有一种无可争论的权利：通过补充和组合幸存的遗迹来重构。此外，他们都容易经历相同的困难和错误来源。……正如我们所说的，和考古学家比起来，分析师是在更好的情况下工作，因为他有任其处置的素材。然而在考古学家的挖掘中却没有这类材料可供对应参考，例如可追溯至婴儿期的重复反应，以及所有与这些反应有关、通过移情显示的现象。……所有的本质都被保存下来。即使是那些似乎完全被遗忘的事情，也总是会以某种方式、在某个地方呈现出来。这些事情只是被埋藏起来，导致主体无从接触。实际上，如我们所知，也许我们可以质疑，是否真有精神结构会遭到全面破坏。我们能否成功地揭示完全被隐匿的部分，只能取决于分析的技术。”^[2]

经验教导我，充分成长的人格之复杂，我们只能借由对婴儿心智所获得的洞识，和追踪其后期生命的发展来了解。也就是说，分析的进行是从成人期回溯到婴儿期，再经由一些中间阶段返回成人期，这种循环往复的来回运动，是依据普遍的移情情境。

在我全部的作品中，我赋予婴儿最初的客体关系（对母亲的乳房和对母亲的关系）根本的重要性，并且得出结论：如果这个被内射的原初客体（**primal object**）带着相当程度的安全感植根于自我，就奠定了一种令人满意的发展基础。这种联结涉及一些先天的因素。在口腔冲动的主导下，乳房被本能地感觉为滋养的来源，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则是生命本身的来源。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在心理和身体上亲近这种令人满足的乳房，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那种失去的出生前与母亲的一体感（**unity**）和伴随其中的安全感。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婴儿充分地专注于乳房或其象征（奶瓶）的能力。这样一来，母亲被变为一个被爱的客体。很有可能，婴儿在出生前已拥有的母亲成形的部分使婴儿有种天生的感觉：在他之外有某个东西，将会提供他所需要的和欲求的一切。好乳房被纳入，成为自我的一部分，而一开始在母亲里面的婴儿，现在他自己的内在有了母亲。

毫无疑问，出生前的状态意味着一体感和安全感，这种状态可以多程度不受干扰，必须取决于母亲的心理和身体状况。甚至也可能取决于某些在未出生的婴儿身上未经探讨的因素。因此，我们也可以将对出生前状态的普遍渴求（**longing**）视为理想化内驱力的一种表达。如果我们从理想化的角度研究这样的渴求，会发现其来源之一是由出生引起的强烈的被害焦虑。我们可以推断，这种最初的焦虑形式也许可以扩展到未出生婴儿的不愉快经验，同时伴随着在子宫中的安全感觉，预示着对母亲的双重关系：好乳房和坏乳房。

外部环境在婴儿与乳房的初始关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如果出生遭遇困难，特别是如果导致了并发症，例如缺氧，婴儿就会在适应外部世界上出现紊乱，而对乳房的关系就会在很不利的状况下开始。在这种情况下，婴儿体验新的满足来源的能力就被削弱，结果他就无法充分地内化一个真正好的原初客体。此外，孩子是否得到适当的喂食和抚养，母亲是否充分享受照顾孩子，或是感到焦虑、在喂养上有心理障碍——这些因素都影响了婴儿享受乳汁和内化好乳房的能力。

乳房所造成的挫折的要素，注定会进入婴儿和它最早的关系之中，因为即使是一种快乐的喂养情境，也无法完全取代产前和母亲的一体感。同样，婴儿渴求一种取之不尽、总在身旁的乳房，绝不仅仅只是源于对食物的渴望和力比多欲望（**libidinal desires**）。因为，即便在最早阶段，要得到母爱持续证明的强烈欲望，也是根植于焦虑之上。生本能与死本能之间的挣扎，以及随之而来的自体 and 客体被破坏冲动消灭的威胁，是婴儿与母亲初始关系的根本因素。因为他的欲望意味着乳房（很快变成母亲）应该除掉这些攻击冲动以及被害焦虑的痛苦。

不可避免的委屈，伴随着快乐的经验，增强了爱恨之间与生俱来的冲突，事实上，基本上是生死本能之间的冲突，这也导致了存在一个好乳房和一个坏乳房的感觉。结果，早期的情绪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就以失去和重新获得好客体为特征。说到爱恨之间与生俱来的冲突，我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对爱和破坏冲动的能力是体质性的，虽然在强度上有个体差异，且从一开始就与外部条件相互作用。

我一再提出这样的假说：原初的好客体，即母亲的乳房，形成了自我的核心，对婴儿的成长有至关重要的贡献。我也常常描述，婴儿如何感觉他具体地内化了的乳房和它所给予的乳汁。同时，在他的心中，乳房和母亲的其他部位和层面已经存在一些不确定的联系。

我并不认为，乳房对婴儿而言只是一个身体性的客体。婴儿全部的本能欲望和潜意识幻想都赋予乳房一些品质，这些品质远远超过它所提供的实际营养。^[3]

我们在对病人的分析中发现，乳房在其好的一面是母性的善良、无穷尽的耐心和慷慨的原型，也是创造性的原型。正是这些幻想和本能需要，极大地丰富了原初客体，使其仍旧是希望、信任和相信善良的基石。

本书处理的是根植于口腔特质（orality）的最早的客体关系和内化过程的一个特殊层面。我会提到嫉妒对感恩能力和快乐能力的发展的影响。嫉妒造成婴儿难以建立其好客体，因为他觉得，他的满足被剥夺了，被乳房独占了，这乳房让他感到挫折。^[4]

我们应该辨别嫉妒、嫉妒（jealousy）和贪婪（greed）。嫉妒是一种愤怒的感觉：另一个人拥有、享受某些所欲求的东西——嫉妒的冲动是要去夺走它或毁坏它。而且，嫉妒只意味着主体与一人之间的关系，且可追溯到最早与母亲的排他关系。嫉妒基于嫉妒，但是涉及一种至少与两个人的关系。它主要涉及的是主体感觉应该是自己应得的爱，却被对手从他那里夺走，或者有被抢走的危险。日常生活中的嫉妒观念，是一个男人或女人觉得被其他人夺走了所爱之人。

贪婪是一种贪得无厌的强烈渴求，远远超过主体的需要和客体能够和愿意给的。在无意识的层面上，贪婪的目标主要在于完全地掏空、吸干和毁灭乳房，换言之，其目标是破坏性的内射（destructive introjection）。然而，嫉妒不仅试图以这种方式来抢夺，也是把坏东西（主要是坏的排泄物和自体坏的部分）放入母亲体内，而且首先是把这些东西放入她的乳房，以便毁坏她，摧毁她。在最深层的意义上，这意

味着摧毁她的创造力。这一过程源自尿道施虐和肛门施虐的冲动，我在其他地方已经将之定义^[5]为一种开始于生命之初^[6]的投射式认同的破坏层面。虽然无法在贪婪和嫉羨之间确定严格的分界线，因为它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其基本的差异在于：贪婪主要和内射联结在一起，而嫉羨则是和投射在一起。

根据《简明牛津词典》（*Shorter Oxford Dictionary*），嫉妒意味着别人已经拿走或被给予照理说本应属于某一个体的“好东西”。在这个背景下，我基本上将“好东西”解释为已被别人拿走的好乳房、母亲和所爱的人。根据克拉布（Crabb）的《英语同义词》（*English Synonyms*）：“.....嫉妒是害怕失去所拥有的；嫉羨是因看到另一个人拥有他想要的东西而痛苦.....嫉羨的人厌恶看到别人享受，他只有在别人的痛苦中才觉得自在。因此，所有想要满足嫉羨之人的努力都无济于事。”根据克拉布的说法，嫉妒是“根据客体而来的一种崇高或卑鄙的热情。在前一种情况下，它是因恐惧而加剧的竞争；在后一种情况下，它是被恐惧激起的贪婪。嫉羨永远是一种基本的热情，导致了那些最坏的热情。”

对嫉妒的一般态度不同于对嫉羨的态度。事实上，在某些国家（特别是在法国），对因嫉妒而谋杀的判决较轻。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一种普遍的感觉：谋杀情敌，可能隐含着谋杀者对不忠之人的爱。就以上讨论的词汇而言，这意味着存在着对“好东西”的爱，而且所爱的客体不会像在嫉羨中一样被损坏或毁坏。

莎士比亚笔下的奥赛罗，在嫉妒影响下，摧毁了他所爱的客体。在我看来，这就是典型的克拉布所形容的那种“嫉妒的卑鄙热情”——被恐惧激起的贪婪。嫉妒作为心智的一种内在品质，在同一剧作中有一段重要的论述：

可是嫉妒的灵魂不会因此而满足；
他们从不因什么理由而嫉妒，
而只是为嫉妒而嫉妒，
那是一个凭空而来、自生自长的怪物。

可以说：非常嫉羨之人是贪得无厌的，他永远不会被满足，因为他的嫉羨源于内在，因此总会找到一个可以聚焦的客体。这也显示出嫉妒、贪婪和嫉羨之间密切的联系。

莎士比亚似乎并没有一直都区分嫉羨和嫉妒。下面《奥赛罗》中的语句，从我在此处的定义看，充分地显示出嫉羨的意义：

哦，主帅，你要留心嫉妒啊；

那是一个绿眼的妖魔，
谁做了它的牺牲品，就要受它玩弄.....

这让人想起一句谚语：“咬噬喂养自己的那只手。”这与咬噬、摧毁和毁坏乳房几乎是同义词。

我的工作使我认识到：第一个被嫉羨的客体是哺育的乳房。^[7]因为婴儿感觉乳房拥有一切他所欲求的东西，它流出无穷无尽的乳汁和爱，乳房保留这些以满足自身。这种感觉加上他的委屈和怨恨感，结果是与母亲之间产生一种紊乱的关系。如果嫉羨是过度的，在我看来，这意味着偏执（paranoid）和精神分裂（schizoid）的特征异常强烈，这样的婴儿可以视为是生病的。

在这一节，我始终都会谈论对母亲乳房的原初嫉羨（primary envy），而这应该与原初嫉羨后来的形式（女孩想要取代母亲地位的天生欲望，以及男孩天生的女性心理位置）区分开来。在后来的形式中，嫉羨不再聚焦于乳房，而是聚焦于母亲接受了父亲的阴茎、有婴儿在她体内、生下婴儿和喂养婴儿。

我常把对母亲乳房的施虐攻击描述为由破坏冲动所决定。这里我希望补充一点：嫉羨给了这些攻击特别的推动力。这意味着当我写到贪婪地掏空乳房和母亲的身体、破坏她的婴儿，以及把坏的排泄物放入母亲体内时，^[8]也就描绘出我后来确认的对客体之嫉羨的毁坏。

如果我们考虑到剥夺（deprivation）增加了贪婪和迫害焦虑，考虑到在婴儿的心里幻想有一种取之不竭的乳房，而这个乳房是他最大的欲求，那么即使对婴儿的喂养不当，也可以理解嫉羨是如何产生的。婴儿的感觉似乎是这样的：当乳房剥夺他时，乳房就变成是坏的，因为它将与好乳房相联系的乳汁、爱和照顾全留给了自己。他怨恨、嫉羨那个他觉得卑劣和吝啬的乳房。

令人满足的乳房同样受到嫉羨，这可能更容易理解。乳汁来到时伴随着极度心安，虽然婴儿因它感到满足，却也造成了嫉羨，因为这份礼物似乎是某种得不到的东西。

我们发现这种原始的嫉羨在移情的情境中复苏。例如：分析师给出一个解释，为病人带来释放，并使情绪发生由绝望到希望与信任的改变。对一些病人，或对不同时间的同一病人，这个有益的解释可能很快会变成破坏性批评的对象。于是，他不再觉得那是他曾经接受和体验过的一种令人获得改善的好东西。他的批评会放在微不足道的小事上：应

该早点做出这个解释；解释太长，干扰了他的关联分析；解释太短，他尚未充分地理解。这个嫉羡的病人不愿意肯定分析师工作的成功。如果他觉得分析师和他提供的帮助因为他嫉羡的批评而损坏和贬低，他就无法充分地将分析师内化为一个好客体，也无法真正信服地接受他的解释，并消化吸收这些解释。正如我们常在嫉羡较少的病人身上看到的，真正的信服意味着对一份礼物的感恩。因为对贬低别人给予的帮助有罪疚感，嫉羡的病人也会觉得他是不值得从分析中获益的。

不用说，我们的病人出于各式各样的理由批评我们，有时是用正当的理由。但是，当一名病人需要去贬低被他体验为有帮助的分析工作，这就是嫉羡的表达。如果我们将早期阶段所遭遇的情绪情境追溯到一个原初的情境，我们就会在移情中发现嫉羡的根源。破坏性的批评在偏执狂（paranoid）病人身上特别明显，即使分析师减轻了他们的症状，他们仍沉溺于轻蔑分析师工作的施虐快乐之中。在这些病人身上，嫉羡性批评是相当公开的，而在其他病人身上，它或许也扮演着同样重要的角色，只是没有表达出来，甚至还处于无意识中。根据我的经验，在这些案例中，我们所看到的进步缓慢，也同样与嫉羡有关。我们发现，他们一直怀疑且不确定分析继续下去的价值。情况往往是，病人将他自身的那些嫉羡和敌意部分分裂出来，而一直呈现给分析师的，是他觉得比较能接受的部分。然而这些分裂的部分从根本上影响着分析过程，只有当分析达到整合并处理人格的整体时，最终才可能是有效的。其他病人通过变得困惑来试着避免批判。这种困惑不只是一种防御，也表达了一种不确定性：分析师是否仍是一个好的形象，或者他和他正给予的帮助是否因为病人带有敌意的批评而变坏了。我会将这种不确定性追溯到困惑的感觉上，这些感觉是最早与母亲乳房的关系发生紊乱的后果之一。由于偏执和分裂机制的强度，以及嫉羡的推动力，婴儿无法成功地让爱和恨分开并保持距离，因此也无法分开好客体和坏客体，所以他很容易在其他的关系中，对何谓好坏感到困惑。

除了弗洛伊德所发现的因素，以及琼·里维埃（Joan Riviere）^[9]进一步发展的因素之外，嫉羡和对抗嫉羡的防御，以这些方式，也在负向治疗反应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在移情情境中，嫉羡及其产生的态度，干扰了一个好客体逐渐建立的过程。如果在最早的阶段，好的食物和原初的好客体无法被接受和消化吸收，这就会在移情中被重复，分析的过程也会受到损害。

在分析材料的语境中，可以经由修通较先前的情境，来重构病人在身为婴儿时对母亲乳房的感觉。例如，婴儿可能会怨恨乳汁来得太快或

太慢；^[10]或是在他最渴望乳房时没有给他乳房，因此当给他提供乳房时，他不再想要了。他扭过头吸吮他的手指来代替。当他接受乳房时，他可能没喝够，或喂食过程受到干扰。显然有些婴儿在克服这类怨恨上有极大的困难。而其他的婴儿对这些感觉，即使是基于真实的挫折，也能够很快地克服：乳房会被纳入，充分享受喂食过程。我们在分析中发现，有些病人能够按照要求，满意地享用他们的食物，对我刚才所描述的态度没有表现出任何明显的迹象。他们分裂了他们的不满、嫉羨和怨恨。尽管如此，这依然形成了他们性格发展的一部分。这些过程在移情情境中变得十分清楚。想要取悦母亲的初始愿望、想要被爱的渴求，以及为他们的破坏冲动的后果寻求保护的迫切需要，在分析中都可能被发现。这些构成了病人与分析师合作的基础，病人的嫉羨和怨恨被分裂开来，但是却形成了负向治疗反应的一部分。

我常提到婴儿对一个取之不尽、总在身旁的乳房的欲望。但是，正如之前章节所提出的，他不仅渴望食物，也想免于破坏冲动和被害焦虑。母亲是全能的，全靠她来防止所有来自内在和外部的痛苦和邪恶，在成人的分析中也发现这样的感觉。顺便一提，在喂养小孩上，与根据时间表喂养的严格的方式相比，最近几年发生了一些可喜的改变，但是这样的改变也不能完全防止婴儿的困难，因为母亲无法消除他的破坏冲动和迫害焦虑。另外还要考虑到一点，若母亲的态度过于焦虑，只要婴儿一哭就立即给他提供食物，这对婴儿是没有帮助的。他会感觉到母亲的焦虑，而增加他自己的焦虑。我也遇到在一些成人，对不被允许哭够感到怨恨，因为那让他们错失了表达焦虑和哀伤（因而得到释放）的可能性，以致攻击冲动和抑郁焦虑都无法充分地找到一个出口。亚伯拉罕提到有趣的一点：过度的挫折和过分的溺爱都是产生躁郁症潜在的因素。^[11]因为只要不是过度的，挫折也能够刺激对外在世界的适应和现实感知的发展。事实上，在一定量的挫折之后，随之而来的满足会使婴儿感觉可以克服焦虑。我还发现，婴儿未被满足的欲望（在某种程度上是无法满足的）也是促成他升华和创造活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可以想象这种假设的状况：如果婴儿的内在没有冲突，那么他人格就不够丰富，而且会剥夺他强化自我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冲突和克服冲突的需要，是创造力的一个基本要素。

嫉羨毁坏了原初的好客体，并给对乳房的施虐攻击增加了额外的推动力，从这个论点产生了进一步的结论。受到如此攻击的乳房已经失去了其价值，被咬噬和被尿液及粪便毒化，它已经变坏了。过度的嫉羨增加了这类攻击的强度（intensity）和持续时间（duration），因此婴儿要重新获得失去的好客体就更加困难了。而对乳房的施虐攻击，如果较少

地由嫉羨所主导，则会更快地度过，因而在婴儿的心里，就不会如此强烈地、持续地摧毁客体的美好：乳房回来了，可以被享用了。这种感觉证明乳房没有被伤害、仍然是好的。^[12]

嫉羨会毁坏享受能力，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嫉羨为何如此持久。^[13]因为正是所产生的“享受”和“感恩”缓和了破坏冲动、嫉羨和贪婪。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贪婪、嫉羨和被害焦虑彼此密不可分，也不可避免地彼此增长。嫉羨所造成的伤害感觉和由此而来的巨大焦虑，以及导致的对美好客体的不确定性，这些都增加了贪婪和破坏冲动。一旦客体被感觉为终究是好的，就会产生更贪婪的欲望想要将其纳入。这一点也适用于食物。在分析中，我们发现当一个病人对其客体、分析师及分析的价值感到极大怀疑时，他会紧紧抓住任何可以释放焦虑的解释，并且倾向于延长会谈时间，因为他想要尽可能地将此时他觉得好的东西纳入（有些人非常害怕自己的贪婪，他们特别敏锐地准时离开）。

怀疑自己拥有好客体，相应地不确定自身的好感觉，造成了贪婪和不加鉴别的认同。这样的人很容易受到影响，因为他们无法信任自身的判断。

有的婴儿，因为他的嫉羨，无法安全建立一个好的内在客体，与这样的婴儿相比，一个对爱和感恩有很强能力的孩子与好客体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关系。因为没有受过根本的伤害，他可以承受暂时的嫉羨和怨恨的状态，即使是被爱和受到良好抚育的孩子身上也会出现这种状态。因此，当这些消极状态是短暂的，好客体便一次又一次地被重新获得。在建立好客体和奠定稳定性和强大自我的基础的过程中，这是一个核心的因素。在发展的过程中，与母亲乳房的关系，变成对人的热爱、对价值的坚持和对事业的奉献的基础，因而一些最初体验到的对原初客体的爱被吸收了。

爱的能力的一个重要衍生物是感恩的感觉。在与好客体建立关系的过程中，感恩是必不可少的，并且感恩还是对他人和自己的美好感到欣赏与感激的基础。感恩根植于婴儿最早阶段所升起的情绪和态度，在这个阶段，对婴儿而言，母亲是唯一的客体。我已经提过，这种早期的联结^[14]是后来与所爱之人建立关系的基础。虽然这种和母亲的排他关系，在时间和强度上会因人而异，但我相信在某种程度上，它存在于大部分人之中。它在多大程度上不受干扰，部分地取决于外部环境。但是，潜藏其中的内在因素，尤其是爱的能力，似乎是天生的。破坏冲动，特别是强烈的嫉羨，可能会在早期阶段干扰和母亲的这种特殊联结。如果强烈嫉羨喂食的乳房，就会妨碍完全的满足，正如我已经描述

过的，想要抢夺客体所拥有的东西并毁坏它，这正是嫉羨的典型特征。

只有当爱的能力得到充分发展，婴儿才能体验到完全的感受，而正是享受奠定了感恩的基础。弗洛伊德曾将婴儿接受哺乳时的幸福描述成性满足的原型。^[15]在我看来，这些经验不只构成了性满足的基础，也是后来所有幸福快乐的基础，使个体与他人融为一体的感觉成为可能。这种一体感意味着被完全理解，而这种理解对每一种幸福的恋爱关系或友谊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在最好的状况下，这种理解不需要用言语来表达，这证明它来自于前语言阶段与母亲最早的亲密关系。可以完全享受和乳房最早关系的能力，构成了从各种不同的来源体验到快乐的基础。

如果在喂食过程中，频繁体验到未受干扰的享受，那么对好乳房的内射会伴随着相当的安全感。对乳房完全的满足，意味着婴儿觉得已从所爱的客体那里收到一份独特的礼物，他想保留这份礼物，这是感恩的基础。感恩紧密联系着对好形象的信任。这首先包含了接受和吸收所爱原初客体（不只作为食物的来源）的能力，而不受贪婪和嫉羨过多的干扰。因为贪婪的内化会干扰与客体的关系。个体会感到他在控制和耗竭客体，因此是在伤害客体。然而在与内部和外部客体的良好关系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想要保存它、挽救它的愿望。我在其他相关作品中^[16]描述过这一过程，这个过程源自婴儿将力比多投注于第一个外在客体的能力，是对好乳房的信任的基础。一个好的客体就这样被建立起来，^[17]他关爱并保护着自体，且被自体关爱和保护着。这是一个人信任自身美好的基础。

越是经常体验到和完全地接受对乳房的满足，就越是经常感觉到享受和感恩以及相应的想要回报快乐的愿望。这种重复的经验使最深层次的感恩成为可能，并且在修复的能力和所有的升华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通过投射和内射的过程，通过内在财富给予和重新内射，自我获得了丰富和深化。有益的内在客体就这样反复地确立起来，感恩就能够充分显现出来。

感恩与慷慨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内在的财富源于已经吸收好的客体，所以个体可以和别人分享他的礼物。这使得内射一个更加友善的外部世界成为可能，一种富足的感觉随之产生。即使事实上慷慨常常得不到足够的感激，也不一定会削弱给予的能力。与之相比，对那些内在财富和力量的感觉未能完全建立的人，几回慷慨之后，就是对感激和感恩的过度需要，以及被耗尽和被抢夺的迫害焦虑。

对喂食的乳房的强烈嫉羨，妨碍了彻底享受的能力，因此渐渐破坏

了感恩的发展。嫉羨之所以被列入七宗罪（deadly sins）之中，是因为有一些相关的心理学上的原因。我甚至认为，在无意识的感觉上它是七宗罪中最严重的一宗，因为它毁坏、伤害了好客体，而好客体是生命的来源。这个观点和乔叟（Chaucer）在《教区牧师的故事》（The Parsons Tale）中所描述的观点一致：“可以肯定的是，嫉羨是最坏的罪。因为所有其他的罪，都只是违反一项美德的罪，然而嫉羨却违反了所有的美德和美好。”伤害和摧毁原初客体的感觉，损害了个体对其后来关系的真诚和信任，也使他怀疑自己爱的能力和自己的美好。

我们常常遇到这样一些感恩的表达——与其说这些表达是出于爱的能力，不如说它们主要是出于罪疚感。我认为在最深的层次上区分这种罪疚感和感恩非常重要。这并不意味着最真诚的感恩的感觉中没有任何罪疚感的元素。

我的观察告诉我，性格的重大改变（仔细观察之下呈现为性格恶化）更有可能发生在这样一些人身上：他们没有安全地建立最初的客体，也不能维持对它的感恩之情。当这些人身上的迫害焦虑因内部或外部的原因而增加时，他们就完全失去了原初的好客体，更确切地说是其替代物，这可能是人，也可能是价值。这种改变的潜在过程，是一种退化到早期的分裂机制和崩解的退行。这是一个程度问题，因此虽然这种崩解最终会强烈地影响性格，但不一定会导致明显的疾病。渴求权力和名望，或需要不惜代价地取悦迫害者，在我看来，都是某个方面的性格改变。

我在一些案例中看到，当一个人升起嫉羨的感觉，从最早来源产生的嫉羨的感觉也会被激活。因为这些原初的感觉本质上是无所不能的，这影响到当下体验到的对替代形象的嫉羨，因此既造成了由嫉羨引发的情绪，也导致了意气消沉和罪疚感。似乎这种由平常经验所激活的最早的嫉羨，对每个人而言都是常见的，但是这种感觉的程度和强度以及全能破坏感却因人而异。在对嫉羨的分析中，这个因素可能极为重要，因为只有当分析可以向下触及较深的来源时，分析才有可能产生充分的效果。

无疑，在每个个体整个一生中，挫折和不幸的环境都会唤起一些嫉羨和怨恨，但是这些情绪的强度和个体应对它们的方式却大相径庭。享受能力和对接收到的美好事物的感恩之情紧密联系在一起。享受的能力人与人之间千差万别，这是原因之一。

三

为了澄清我的论点，似乎需要提及我关于早期自我的一些观点。我相信自我从分娩一开始就存在，虽然是一种原初的形式，而且大部分缺乏凝聚性（coherence）。在最早的阶段，自我就已经执行着一些重要的功能。也许这种早期自我接近于弗洛伊德所主张的自我无意识部分。虽然他并未认定自我从一开始就存在了，但是他赋予有机体一种在我看来只能由自我去执行的功能。内在死之本能所造成的灭绝威胁，以我的观点来看，是初生的焦虑（primordial anxiety）——在这个关键点上我和弗洛伊德的观点不同。^[18]服务于生之本能（甚至是经由生之本能召唤而运作）的自我，在某种程度上把那样的威胁转向了外界。弗洛伊德认为对死之本能的基本防御属于有机体，而我却认为这个过程是自我的首要活动。

自我还有其他一些基本活动，在我看来，这些活动是因为迫切需要处理生死本能之间挣扎。活动的功能之一是逐渐整合，这源于生之本能，表现为爱的能力。相反的倾向是自我分裂为自体 and 客体，这一方面是因为出生时自我非常缺乏凝聚性，另一方面是因为这构成了一种对抗原初焦虑的防御，因此是一种保存自我的方法。多年来，我一直认为一个特定的分裂过程极其重要，即将乳房分成一个“好”客体和—个“坏”客体的过程。我认为，这是爱恨之间先天的冲突及随之而来的焦虑的一种表达。然而，与这种分裂并存的还有各种分裂过程，只是在最近几年，人们才更清楚地理解了其中一些分裂过程。例如，我发现与贪婪和吞噬内化客体（首先是乳房）同时发生的，是自我在不同程度上碎裂了自体及其客体，以这样的方式舒解破坏冲动和内在的迫害焦虑。这样的过程在强度上有所差异，并且决定了个体的正常性的程度，它是发生在偏执——分裂心理位置（paranoid-schizoid position）期间的防御之一，我认为偏执——分裂心理位置在正常情况下贯穿生命最初的三到四个月。^[19]我不是说在这期间婴儿无法充分地享受食物、与母亲的关系，以及常见的身体舒适和安好状态。但是无论焦虑何时升起，它主要是偏执性质的，而对抗它的防御以及所使用的机制，主导的都是分裂性质的。在以抑郁心理位置为特征的时期，做一些必要的更改（mutatis mutandis），分裂同样适用于婴儿的情绪生活。

回到分裂过程，我视它为婴儿相对稳定的先决条件。在前几个月，他明显地将好客体和坏客体分开，因此以一种根本的方式保存了好客体——这也意味着自我的安全感得到增强。同时，只有在具备足够爱的能力和相对强大的自我时，这种原初的分裂才会成功。因此，我的假设是：爱的能力既推动了整合倾向，也促成了爱恨客体之间成功的原初分裂。这一点听起来是矛盾的。但是如我所言，因为整合是以一个根深蒂固的好客体为基础，这个好客体形成了自我的核心，因此一定量的分裂对整合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保存了好客体，后来自我才可以合成它的两个层面。过度的嫉羨（一种破坏冲动的表达）妨碍了好乳房、坏乳房之间的原初分裂，便无法充分地建立好客体。因为后来的好坏分化在各个环节上都受到了干扰，所以就没有为一个充分发展和经过整合的成人人格奠定基础。这种发展的紊乱是由于过度的嫉羨，它在最早的阶段又是源于普遍的偏执和分裂机制。根据我的假设，这些机制形成了精神分裂症的基础。

在探索早期分裂的过程中，如何区分好客体和理想化客体是非常重要的，尽管我们无法明确地做出这样的区分。在客体的两个方面之间，如果有很深的裂隙，则意味着被分开的不是“好”客体和“坏”客体，而是一个理想化的客体和一个极度坏的客体。如此深层和明确的割裂意味着破坏冲动、嫉羨和迫害焦虑非常强烈，而理想化主要是作为对抗这些情绪的一种防御。

如果好客体是根深蒂固的，这种分裂就从根本上带有一种不同的性质，并且使非常重要的自我整合和客体合成的过程得以进行。因而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和恨，这样抑郁心理位置得以修通。结果对一个完整的好客体的认同就更安全地建立起来。这也会带给自我力量，使自我可以保持其身份认同，且保有一种拥有自身的美好的感觉。自我就更不容易毫无区分地认同各式各样的客体（脆弱自我的一个特征）。而且，对一个好客体的充分认同，伴随着自体拥有自身美好的感觉。当出现问题时，自体分裂开来的部分被投射于客体，这种过度的投射式认同导致自体 and 客体之间产生一种强烈的混淆，于是客体也代表着自体。^[20]与此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自我的虚弱化，以及客体关系的严重紊乱。

比起那些破坏冲动和迫害焦虑占主导的婴儿，爱的能力强大的婴儿对理想化的需求更小。过度的理想化意味着迫害感是主要的驱动力量。正如许多年前我在关于小孩子的工作中所发现的，理想化是迫害焦虑的一个必然结果——是一种对抗它的防御，而理想的乳房则是毁灭性乳房的对应物。

与好客体相比，理想化的客体在自我中是较少整合的，因为它主要源于迫害焦虑，而很少源于爱的能力。我也发现，理想化源于天生就感觉存在一个极度好的乳房，这种感觉导致婴儿渴望好客体，并且渴望爱它的能力。^[21]这似乎是生命本身的一种状况，也就是生之本能的一种表达。因为对好客体的需要是普遍的，所以不能将理想化客体和好客体之间的区别看作是绝对的。

有些人通过将好客体理想化，来处理自己无法拥有一个好客体的无能（这种无能感源于过度嫉羡）。这种最初的理想化是靠不住的，因为体验到的对好客体的嫉羡，势必会扩展到其理想化的层面。对更多客体的理想化和对它们的认同也是一样的，都是不稳定且未加分辨的。在这些未加分辨的认同中，贪婪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想要从每个地方得到最好的东西，妨碍了选择和分辨的能力。这种无能也和在原初客体关系中对好与坏产生混淆有关。

有些人能够带着相当的安全感建立好的客体，即使好客体有缺点，他们也能够留住对它的爱。而对另外一些人而言，理想化是他们爱的关系和友谊的特征。这种关系易于破裂，于是一个爱的客体常常需要换成另一个，因为没有客体可以完全符合期望。先前理想化的人通常被他们感觉是一个迫害者（这显示理想化的起源对应的是迫害感），主体嫉羡和批判的态度被投射到他身上。极其重要的是，在内在世界中运作着相似的过程。以这样的方式，内在世界保留了一些特别危险的客体。这些都导致了关系中的不稳定性。这是自我虚弱的另一个层面，之前我在未加分辨的认同的关系中已经提到过这一点。

即使在一种安全的母子关系中，也很容易产生与好客体相关的怀疑。这不只是因为婴儿非常依赖母亲，还因为经常出现的焦虑，担心他的贪婪和破坏冲动会支配他——这种焦虑是抑郁位置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在生命的任何阶段，在焦虑的压力下，对好客体的信仰和信任都可能被动摇。但是，怀疑、沮丧和迫害这类状态的“强度”和“持续时间”决定了自我能否重新整合自己，并安全地恢复其好客体。^[22]正如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到的，对存在美好事物的希望和信任，帮助人们度过了重大的逆境，并且有效地抵制了迫害感。

四

过度嫉羡的后果之一，似乎是一种早发的罪疚感。如果在自我尚不能忍受时就经验到过早的罪疚感，它就被感觉为破坏感，唤起罪疚感的客体就会被转变成迫害者。于是婴儿要么无法修通抑郁焦虑，要么无法修通被害焦虑，因为它们彼此混淆了。几个月之后，当抑郁心理位置升起，更整合、强大的自我有更大的能力去忍受罪疚感的痛楚，并发展相对的防御，主要是修复倾向。

在最早阶段（即在偏执——分裂心理位置），过早的罪疚感加剧了迫害感和崩解的事实，带来的后果就是抑郁心理位置的修通同样也失败了。^[23]

我们可以在孩童和成年病人中观察到这样的失败：只要一感觉到罪疚感，分析师就会变成害人者，由于很多理由而遭到控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发现他们像婴儿一样，在经验罪疚感的同时，被导向迫害焦虑及其相对应的防御，这些防御后来成为对分析师的投射和彻头彻尾的否认。

我的假设是：罪疚感的一个最深层的来源总是和嫉羡喂食的乳房有关，也和觉得嫉羡的攻击已经毁坏了乳房的美好有关。如果在婴儿早期，原初客体已经相当稳定地建立起来，便能更成功地适应这类感觉所唤醒的罪疚感，因为此时嫉羡更加短暂，并且更不容易危害和好客体的关系。

过度的嫉羡妨碍了充分的口腔满足，因此也扮演了一种加强性器欲望和趋向（**trends**）的刺激物。这意味着婴儿太早转向性器的满足，后果就是口腔关系变得性器化，而性器趋向沾染了太多口腔怨恨和焦虑。我经常主张性器知觉和欲望可能从出生起就开始运作了。例如，我们都知道男婴在很早的阶段就已经有勃起。但是我所说的这些知觉过早地唤起，是指性器趋向在正常口腔欲望的全盛阶段妨碍了口腔趋向。^[24]在这里我们要再度考虑早期混淆的影响，这样的混淆以模糊口腔、肛门和性器冲动及幻想的方式表现出来。在力比多和攻击性的各种来源之间有一些重叠是正常的，但是当重叠太多，导致无法充分体验两种趋向在其恰当的发展阶段的主导地位，那么后来的性生活和升华都受到了不良影响。性器特质如果是基于逃离口腔特质，就是不安全的，因为附着于受

损的口腔享受的疑心和失望，会被带入性器特质。借由性器趋向妨碍口腔的原初性，会逐渐毁坏性器领域中的满足，也经常是强迫自慰和滥交的原因。因为缺乏原初的享受，会在性器欲望中引入强迫行为的要素。正如我在一些病人中看到的，也会因此导致性感官进入所有活动、思考过程和兴趣之中。对一些婴儿而言，逃入性特质中也是一种防御，来避免怨恨和伤害那令他有矛盾感觉的第一个客体。我发现，过早出现的性器特质必定和早期发生的罪疚感有关，是偏执和分裂案例的特征。^[25]

当婴儿进入抑郁心理位置，而且变得更能面对他的精神现实时，他也能感觉到：客体的坏大部分是因为他自身的攻击和继之而起的投射。正如我们在移情情境中所看到的，当抑郁心理位置在其高峰时，这样的洞识会引发巨大的心理痛楚和罪疚感。但是它也会带来释放和希望的感觉，结果减少了将客体和自体两个层面重新合一和修通抑郁心理位置的困难。这种希望是基于这种不断增长的无意识知识，即内在和外在的客体并不像在其分裂层面时所感觉到的那么坏。经由爱缓和了恨，客体在婴儿的心里得到改善，不再那么强烈地感觉到它在过去已经被摧毁，它在未来被摧毁的危险也降低了；由于没有被伤害，也不再感觉它在现在和未来那么脆弱。内在客体获得一种控制和自我保存的态度，它的更大力量是其超我功能的一个重要方面。

抑郁心理位置的克服和对好的内在客体有更多的信任密切相关。我在这样描述克服抑郁心理位置时，并不认为这种结果不会被暂时消除（undo）。内部或外部性质的紧张，很容易在自体 and 客体引发抑郁和不信任。然而，挣脱这种抑郁状态并且重新获得内在安全感的能力，在我看来，是人格发展良好的一个评断标准。相反，通过麻木自己的感觉和否认抑郁来处理抑郁，这种常见的方法是一种退行，退行到抑郁心理位置期间婴儿所使用的狂躁防御。

嫉妒的发展与对母亲的乳房所体验到的嫉羨有直接的关联。嫉妒是基于对父亲的疑心和敌对，父亲被指控拿走了母亲及其乳房。这种敌对标志着直接和反向俄狄浦斯情结（inverted Oedipus complex）的早期阶段，一般在生命4个月到6个月和抑郁心理位置同时出现。^[26]

俄狄浦斯情结的发展受到和母亲第一个排他关系更迭变化的极大影响。当这种关系太早受到干扰，婴儿就会过早地进入与父亲的竞争。阴茎在母亲里面或在她的乳房里面的幻想，把父亲转变成为一个敌对的入侵者。当婴儿尚未体验到早期母子关系带来的全部享受和快乐，尚未安全地纳入第一个好客体，这种幻想会特别强烈。这种失败部分地取决于嫉羨的强度。

在早期作品中我描述了抑郁心理位置，我指出在那个阶段，婴儿逐步地整合爱和恨的感觉，合成母亲好和坏的两个层面，并且经历了与罪疚感觉密切相关的哀悼状态。他也开始更了解外部世界，体会到他无法把母亲留给自己独占。婴儿是否能找到协助，对抗在与第二个客体（父亲）或周遭其他人建立关系过程中的哀伤，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失去唯一独特客体所体验到的情绪。如果那个关系基础稳固，则失去母亲的恐惧就不那么强烈，分享母亲的能力也更大。于是，他也可以体验到更多对其竞争者的爱。这些都意味着，他能令人满意地修通抑郁心理位置，而这取决于对原初客体的嫉羨并未过度。

如我们所知，嫉妒在俄狄浦斯情境中与生俱来，伴随着恨和死亡的愿望。然而，在正常情况下，获得可以被爱的新客体（父亲和兄弟姐妹），以及发展中的自我从外在世界获得的其他补偿，在某种程度上减缓了嫉妒和怨恨。如果偏执和分裂机制非常强烈，嫉妒（最终是嫉羨）就不能得到减缓。俄狄浦斯情结的发展从根本上受到所有这些因素的影响。

俄狄浦斯情结最早阶段的特征是这样的幻想：母亲的乳房和母亲容纳了父亲的阴茎，或者父亲容纳了母亲。这是父母形象结合的基础，我已经在稍早的作品^[27]中阐释这种幻想的重要性。父母结合的形象影响着婴儿分辨父母，以及分别和他们建立良好关系的能力，这种影响被嫉羨强度和俄狄浦斯嫉妒强度所左右。疑心父母总是由彼此获得性满足，增强了“他们总是结合在一起”的幻想，这些幻想有着不同的来源。如果这些焦虑强烈地运作，并且因此不适当地延长了，后果可能就是和父母双方的关系出现持续的紊乱。病情相当严重的个体无法解开与父母之间关系的纠结，因为在病人的心中，它们是相互牵扯在一起的解不开的纠缠。这样的状况在严重的混乱状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如果嫉羨并未过度，在俄狄浦斯情境中，嫉妒就会变成一种修通嫉羨的方式。当体验到嫉妒时，敌对感并非完全针对原初客体，而是针对竞争者——父亲或兄弟姐妹，他们引入了一个分配的要素。同时，当这些关系发展起来，他们就引发了爱的情感，变成满足的一个新来源。此外，从口腔欲望到性器欲望的改变，降低了母亲作为口腔享受给予者的重要性（如我们所知，嫉羨的客体大部分是口腔的）。就男孩而言，大量的恨被转向父亲，他因为拥有母亲而受到嫉羨。这就是典型的俄狄浦斯嫉妒。就女孩而言，对父亲性器的欲望使她能够找到另一个爱的客体。因此，嫉妒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嫉羨，母亲变成主要的手。女孩渴望取代母亲的位置，想要拥有和照顾所爱的父亲给予母亲的婴儿。在此角色中对母亲角色的认同，使一种更广泛的升华成为可能。通过嫉妒

的方式修通嫉羨，这同时也是应对嫉羨的一个重要防御，这种考虑也是很重要的。嫉妒在感觉上更容易被接受，而且比起摧毁第一个好客体的原初嫉羨，所产生的罪疚感也更少。

在分析中，我们常看到嫉妒和嫉羨之间的密切联系。例如，有一个病人非常嫉妒一位男士，他认为我和他有密切的个人接触。接下来他感觉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的私生活可能都是无趣和无聊的。然后，突然间分析的一切对他而言似乎都是无聊的。在这个案例中，病人自己将这解释为一种防御，使我们认识到病人对分析师的贬低是嫉羨情绪高涨的一种结果。

野心（ambition）是另一个对引发嫉羨起很大作用的因素。这通常首先和俄狄浦斯情境中的敌对和竞争联系起来。但是如果过度，它就会很清楚地显示出其根源是对原初客体的嫉羨。修复被破坏性嫉羨所伤害的客体的强烈愿望和一种重新再现的嫉羨是冲突的，这种冲突往往造成一个人无法实现自己的野心。

弗洛伊德所发现的女人的阴茎嫉羨及其与攻击冲动的关系，对理解嫉羨而言是一项基础性的贡献。当阴茎嫉羨和阉割愿望强烈时，受嫉羨的客体（阴茎）应该被摧毁，拥有它的男人应该被剥夺。在他的《可终止与不可终止的分析》（*Analysis Terminable and Interminable*, 1937）中，弗洛伊德特别强调，在分析女性病人时所面临的困难正是她们永远无法获得她们所欲求的阴茎这一事实。他说到一位女性病人感觉到一种“内在的信念”，即认为分析没有用，没有任何事能帮助她。当我们知道她来治疗的最强动机，是希望到最后她可以获得一个男性器官，缺乏这个男性器官对她而言是如此痛苦，我们只能同意她是对的。

一些因素造成了阴茎嫉羨，我已在其他相关作品中讨论过。^[28]在这里我想要探讨的女性阴茎嫉羨主要是口腔来源的。如我们所知，在口腔欲望的支配之下，阴茎被强烈地等同于乳房（亚伯拉罕）。在我的经验中，女性的阴茎嫉羨可以追溯到对母亲乳房的嫉羨。我发现，如果在这些线索上分析女性的阴茎嫉羨，我们会看到其根源在于最早和母亲的关系，在于对母亲乳房的根本性嫉羨以及与之连带的破坏感觉。

弗洛伊德已经表明，女孩对母亲的态度，在她随后和男人的关系中，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当对母亲乳房的嫉羨强烈地转移到父亲的阴茎上时，结果可能是他的同性恋态度增强了。另一个结果是突然离开乳房而转向阴茎，这是由于口腔关系所产生的过度焦虑和冲突。这基本上是一种逃离机制，因此不会导向和第二客体的稳定关系。如果这种逃离的主要动机是体验到的对母亲的嫉羨和怨恨，这些情绪很快会转移到父亲

身上，因此就无法对他建立起一种持续的爱的态度。同时，对母亲的嫉羨表现在一种过度的俄狄浦斯敌对关系中。这种敌对关系与其说是因为对父亲的爱，不如说是因为嫉羨母亲拥有父亲和他的阴茎。对乳房的嫉羨经验因此完全延续到俄狄浦斯情境中。父亲（或他的阴茎）变成母亲的一个附属物。基于这些理由，女孩想从母亲那里抢夺父亲。因此，在以后的生命中，她和男人之间关系的每一次成功，都变成赢过另一个女人的胜利。即使没有明显的竞争者，这一点也同样适用，因为敌对关系会导向男人的母亲——正如在婆媳关系常见的困扰中所看到的。如果这个男人对女人而言，主要的价值在于：征服他等于战胜另一个女人，那么一旦成功，她可能会失去对他的兴趣。这样，她对那个女性竞争者的态度就是：“你（代表母亲）拥有那个美妙的乳房，当你不给我时，我就得不到。但我仍然想从你那里把它抢走，因此我从你那里拿走你珍贵的阴茎。”重复战胜一个可恨的对手的需要，常常导致她寻找一个又一男人。

然而，当对母亲的憎恨和嫉羨不是那么强烈，失望和怨恨也会导致孩子背离母亲，而对第二客体（父亲的阴茎和父亲）的理想化，则会因而更为成功。这种理想化主要源自要寻找一个好客体，这样的寻找起初并不成功，因此可能会再度失败。但是如果在嫉妒情境中，对父亲的爱占主导，这样的寻找就不会失败。因为这样一来，女性就可以合并某些对母亲的怨恨和对父亲的爱，以及后来对另一个男人的爱。在这种状况下，对女性的友善情绪是可能的，只要她们不是太像母亲的替代者。因此对女性的友谊和同性恋，是基于寻找一个好客体的需要，以取代所逃避的原初客体。因此，说这种人能够拥有好的客体关系，通常都是骗人的（这一点适用于女性，也适用于男性）。对原初客体潜在的嫉羨虽然被分裂出来，但是仍然运作着，很容易扰乱各种关系。

在一些案例中，我发现，不同程度的性冷淡都是由于对阴茎的不稳定态度所致。这种不稳定的态度主要源于对原初客体的逃离。充分的口腔满足源于和母亲之间的满意关系，这是充分经验到性器高潮的基础（弗洛伊德）。

在男性中，对母亲乳房的嫉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这种嫉羨是强烈的，且口腔满足因此受到损害，男孩的怨恨和焦虑就会转移到阴道。虽然通常性器的发展使男孩可以保持以母亲为爱的客体，然而在口腔关系中，这种深层的紊乱造成对女性性器态度的严重困难。首先是跟乳房，之后是跟阴道有一种紊乱的关系。其后果是多方面的，例如生殖能力受损，性器满足的强迫性需要，滥交和同性恋。

对同性恋之罪疚感的一个来源，似乎是这样一种感觉，即觉得带着恨意离开了母亲，借着和父亲的阴茎及父亲结成联盟来背叛她。背叛所爱的女人这个要素，不论在俄狄浦斯阶段，或在后来的生命中，都可能有一些不良的影响，例如在和男人的友谊上出现紊乱，即使这种友谊不带明显的同性恋性质。另一方面，我已经观察到，针对所爱女性的罪疚感以及那种态度中所蕴含的焦虑，常常促使他从她身边逃离，也增加了同性恋的倾向。

对乳房的过度嫉羡，很容易扩展到对所有女性特质的嫉羡，特别是女性生育小孩的能力。如果发展是成功的，男性会从和妻子或情人的良好关系中，以及从成为她为其生育的小孩的父亲中，补偿这些未实现的女性渴望。这种关系开启了许多经验，例如认同他的孩子，孩子在很多方面弥补了他早期的嫉羡和挫折。同时感到是自己创造了这个孩子，也会抵消了男性对母亲那些女性特质的早期嫉羡。

不论是男性或女性，在想拿走异性特质的渴望中，以及想要拥有或毁坏同性父母的那些特质的渴望中，嫉羡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在直接和反向的俄狄浦斯情境中，那种偏执的嫉妒和敌对——这些在两性都有，不论他们的发展是多么不同，都是基于对原初客体的过度嫉羡，也就是对母亲，甚至是对她的乳房的过度嫉羡。

“好”乳房喂养并开启了与母亲爱的关系，是生本能的代表，^[29]也被感觉为创造力的首次显现。在这一根本的关系中，婴儿不仅得到他所欲求的满足，而且感到他是受到照顾而活下来。因为饥饿——引起对饿死的恐惧，甚至可能所有身体和心理的痛苦，都被感觉为是死亡的威胁。如果可以保持对一个好的、给予生命的内化客体的认同，这就会成为激发创造的动力。虽然表面上这可能表现为觊觎他人获得的名望，财富和权力，^[30]但是它真正的目标是创造力。给予的能力和保存生命的能力，被感觉为最好的礼物。因此创造力成为嫉羡最深层的理由。在嫉羡之中隐含着对创造力的毁坏。这在弥尔顿（Milton）的《失乐园》

（Paradise Lost）^[31]中有所阐释。其中撒旦因嫉羡上帝，决定篡夺天堂。他企图毁坏天国的生命，与上帝作战，结果从天堂堕落。既已堕落，他和其他堕落天使建造地狱，作为天堂的对手，并且成为破坏的力量，企图摧毁上帝所创造的事物。^[32]这种神学观点似乎可以追溯到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他将生命描述为一种创造的力量，与作为破坏力量的嫉羡对立。与此有关的是，《哥林多前书》（the First Letter to the Corinthians）写道：“爱是不嫉羡。”

我的精神分析经验表明，对创造力的嫉羡，是干扰创造过程的一个

根本要素。毁坏并摧毁美好的初始来源，很快会导致摧毁和攻击母亲所容纳的婴儿，并导致好客体转变成一个充满敌意的、批判的和嫉羡的客体。强烈的嫉羡被投射到超我的形象上，于是超我变得特别具有破坏性，妨碍思考过程和每一个生产活动，最终妨碍了创造力。

针对乳房的嫉羡和破坏的态度，构成了破坏性批判的基础。它通常被描述为“咬人的”（biting）和“有毒的”（pernicious），创造力尤其会变成这类攻击的客体。因此，斯宾赛（Spenser）在《仙后》（The Faerie Queene）中形容嫉羡是一匹贪得无厌的饿狼：

他痛恨所有杰出的作品和高尚的德行

.....

著名诗人的智慧，他加以修修补补

他出言不逊，从麻风的嘴里喷出邪恶的^[33]

毒液，洒向世人曾写下的所有作品

建设性的批判另有不同的来源，他的目标是帮助他人和促进其工作。有时候它是源于强烈认同其工作中正在被讨论的这个人。母性或父性的态度也会参与进来，通常对自己的创造力有信心会反制嫉羡。

导致嫉羡的一个特殊原因，是相对地对他人缺乏嫉羡。被嫉羡的人感觉像是拥有实际上最被看重和欲求的东西——而这就是一个好客体，也可以是一项好的特征和精神健全。另外，能够由衷地享受他人的创造作品和快乐的人，可以免除嫉羡、怨恨和迫害感的折磨。因为嫉羡是严重不快乐的来源，相对地免于嫉羡被认为是满足和平静的心理状态的基础——最终也是精神健全的基础。事实上，这也是内在资源和恢复能力的基础。有些人即使经历巨大的逆境和心理痛苦之后，仍然可以重新获得心灵的平静。我们能够从这些人身上观察到这些。这种态度，包括感恩过去的愉悦和享受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会从宁静中传达出来。在老年人身上，他们能去适应年华不再，这使他们可以在年轻人的生命中获得乐趣和兴趣。父母在他们的孩子们和孙子们身上重新再活一次——如果这不是一种过度的占有和变相的野心的表达，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阐释了我所要传达的东西。享受过生命经验和乐趣的人，会更加相信生命的延续性。^[34]这种认命的能力没有伴随过度心酸，且使享受能力保持生机，这种能力有其在婴儿期的根源，取决于婴儿有多能享受乳房，而没有过度嫉羡母亲拥有乳房。我认为，在婴儿期所经验的幸福快乐和对好客体的爱，丰富了人格，构成了享受和升华的能力的基础，而且到了老年也会感觉得到。歌德说：“他是最幸福快乐的人，他能够让人生的终点几乎和开始一样。”我会将“开始”解释为早期与母亲的快乐关系，终

其一生，这样的关系减轻了怨恨和焦虑，仍能给老年人带来支持和满足。一个安全建立好客体的婴儿，在成人的生命中，也可以为失落和剥夺找到弥补。嫉羡的人感觉他永远也得不到所有这些，因为他永远不可能被满足，因此它的嫉羡是被增强的。

五

现在我会用临床材料来阐释我的某些结论。^[35]我的第一个例子来自对一名女病人的分析。她小时候是喝母乳的，但是其他的环境却并不有利。她确信她的婴儿期和喂养过程完全不能被满足。她对过去的怨恨与对现在和未来的无望感联系在一起。她对喂养她的乳房的嫉羨，以及随之而来在客体关系中的困难，已经做了大量分析。我现在要提出以下材料。

病人打来电话，说她因为肩膀疼痛而无法前来治疗。第二天，她打电话告诉我她还是不舒服，但是期待隔天能看到我。第三天，她真的来了，却抱怨不断。认为除了她的女佣照顾着她，其他人都漠不关心。她向我形容，有一刻她的疼痛突然加剧，伴随着一阵极寒冷的感觉。她感到一种迫切的需要，想要有人立刻过来，盖住她的肩膀，这样肩膀才会温暖，并且一旦做完，那人马上离开。那一刻，她想到当她还是个婴儿，想要被照顾，却没人来时，她一定就是这种感觉。

这是病人对他人态度的特征，揭示了她最早和乳房的关系。她渴望被照顾，但同时排斥那个将要满足她的客体。她怀疑收到的礼物；加之她迫切需要被人关心——这最终意味着想要被喂食的欲望。这表达了她对乳房的矛盾态度。我曾经提到一些婴儿，他们对挫折的反应是不尽情享受喂养带来的满足，即使晚喂一会儿也是如此。我推测，虽然他们并未放弃对使人满足的乳房的向往，但是他们却不会享受它，并因此而排斥它。现在讨论的案例，解释了这种态度的某些原因：她对自己希望收到的礼物感到怀疑，因为这个客体已经被嫉羨和怨恨损坏了；同时还有对每个挫折深深的怨恨。我们还要记得，许多失望的经验使她觉得所欲求的照顾是不能使人满足的，这些失望的经验的部分原因无疑是她自己的态度。这一点也适用于其他有明显嫉羨情况的成人。

在这次会谈的过程中，病人报告了一个梦。她在一家餐馆里，坐在一张桌子旁，然而没有人来为她服务。她决定排队，自己拿一些东西吃。在她前面，有一个女人拿了两三块小蛋糕，并拿着它们离开了。病人也拿了两三块小蛋糕。从她的关联分析中，我选择了下面的材料：这个女人似乎非常坚决，她的形象会让人想起我。我突然对这些蛋糕的名称（实际上是些“小点心”*petits fours*）感到疑惑。她第一个想到的是“小

水果”（petit fru），这又让她想到“小太太”（petit frau），因此想到“克莱因太太”（Frau Klein）。我的解释的要点是：她对错过分析时段的怨恨，与婴儿期的喂养未被满足和那时的不快乐有关。“两三块”中的两块蛋糕代表着乳房，由于错过了两次分析，她觉得乳房受到了两次剥夺。有两三块，是因为她不确定她第三天是否能来。那个女人是“坚决”的，病人照她的样子来拿蛋糕。这些事实既指出了她对分析师的认同，也指出了她把自己的贪婪投射到了她身上。在当前这个背景下，此梦有一个方面最相关：带着两三块“小点心”离开的分析师，不仅代表着被收起的乳房，也代表着将要“自己喂自己”的乳房。与其他材料放在一起来看，这个“坚决”的分析师不仅代表着一个乳房，也代表着一个病人认同其品质（好的和坏的）的人。

这样就在挫折之中加上了对乳房的嫉羨。这种嫉羨带来强烈的怨忿，因为母亲被感觉为自私小气的，她喂养并爱自己，而不是她的婴儿。在分析情境中，她猜疑在她缺席期间，我自己一定很享受，或者我一定把时间给了其他我比较偏爱的病人。病人决定加入的队伍指的是其他更受欢迎的竞争对手。

病人对梦的分析的反应是，情绪状态出现了令人惊讶的改变。比起以前的分析时段，她现在更强烈地体验到快乐和感恩的感觉。她眼中有泪，这不同寻常。她还说自己觉得现在好像得到一次充分满足的喂食。^[36]她也突然想到，自己的母乳喂养经验和婴儿期可能比她所认定的更快乐。并且她对未来和分析结果更抱有希望。病人已经更全面地认识到自己的一部分。对她而言，这个部分在其他的相关事件中，绝非从未觉察过。她知道自己对不同的人感到嫉羨和嫉妒，但在和分析师的关系中，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体验到自己正在嫉羨和毁坏分析的成功以及分析师，太过痛苦。在这个分析时段，经过上述解析之后，她的嫉羨减轻了，享受和感恩的能力显现出来，她也能将分析时段体验为一次快乐的喂食过程。这种情绪情境必须一次又一次地修通，无论是在正向或负向的移情中，直到达到一个更稳定的结果。

通过与分析师的关系，使她逐渐把自己分裂的部分集合在一起，让她认识到她现在有多么嫉羨和怀疑我，以及最初对自己的母亲有多么嫉羨和怀疑，这样快乐的喂食经验就出现了。这和感恩的感觉有密切关系。在分析过程中，嫉羨减少了，感恩的感觉变得更加频繁和持久。

我的第二个例子取自一个有强烈抑郁和分裂特征的女病人。她长期受苦于抑郁状态，分析进行中有一些进步，虽然病人再三表达她对分析的怀疑。我已经解析了她对分析师、父母和兄弟姐妹的破坏冲动，分析

也使她认识到她对自己母亲的身体有破坏性攻击的幻想。这种认识通常会导致抑郁，但这种抑郁并非无法控制。

值得注意的是，在治疗早期，还无法看到病人困难的深度和严重程度。在社交上，她给人一种开朗的印象，虽然容易忧郁。她的修复倾向非常真实，帮助朋友的态度十分真诚。然而在某个阶段，她的疾病的严重程度显现出来，部分是因为之前的分析工作，部分是因为某些外在经验。发生了几次令人失望的事情。但正是她专业生涯的一次意外成功，使我已经分析了多年的东西更多地显现出来，那就是她与我的严重敌对，她觉得自己可能在她的领域与我势均力敌，甚至超越我。她对我有破坏性嫉羨，我们双方都认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通常，当我们达到这些深层次时，似乎不论存在着什么样的破坏冲动，都感觉它们无所不能，因此也是不能挽回和无法解救的。到那时，我已经全面地分析了她的口腔施虐欲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使她部分地理解她对母亲和我的破坏冲动。分析还涉及了尿道施虐欲望和肛门施虐欲望，但是在这个层面上，我觉得并没有取得太大进步，而她对这些冲动和幻想的理解更多是一种知识性的了解。在我现在想要讨论的这个特定时期，关于尿道的材料更多更有力。

她很快就对自己的成功非常得意。这种感觉是通过一个梦被带进来的。梦中显示她战胜了我，潜藏在这背后的是对我所感到的破坏性嫉羨，而我则代表了她的母亲。在梦中她在空中，坐在一张魔毯上，魔毯停在一棵树的顶端。她的位置够高，可以从一扇窗户看到一个房间里，那里有一头母牛正在使劲咀嚼什么东西，那东西好像是一窄条看不到尽头的毯子。同一个晚上，她还做了一个梦，一个片段中她的长裤湿了。

这个梦的关联分析清楚地表明，在树的顶端意味着凌驾于我，因为母牛代表了我，她轻蔑地看着我。在她分析的早期，她也曾经做过一个梦，其中用一个面无表情、母牛般的女人来代表我，而她是一个小女孩，刚完成了一场出色的、成功的演讲。当时我的解释是：她让分析师成为一个可鄙的人，而她尽管年轻很多，却有一次如此成功的表现。虽然她完全意识到小女孩是她自己，而母牛——女人是分析师，但对我的解释她只是部分接受。这个梦逐渐使她更清楚地认识到她对我和她母亲的破坏和嫉羨攻击。从那之后，代表我的母牛——女人，在素材中成为一个相当稳固的特征。因此非常清楚，在新的梦中她所看到的房中母牛是分析师。她的关联分析是：那条看不到尽头的毯子代表源源不断的一串儿词语。她突然想到，这些都是我在分析中曾经说过的词语，现在我得把这些都吞下去。那条毯子是讽刺我那些混乱不清和毫无价值的解

释。在这里，我们看到对母亲的怨恨，怨恨她的喂养不能使她满意，还看到对原初客体（最显著的代表是母牛）的充分贬低。作为惩罚，我必须吃下我所有的词语。这说明在分析过程中，她一再被自己深深的猜忌和怀疑所困扰。在我的解释之后，事情变得十分清楚：被虐待的分析师不能被信任，她对被贬低的分析可能也没有信心。病人对她对我的态度感到非常惊讶，甚至震惊。在这个梦之前，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她拒绝承认这种态度会产生的全部影响。

梦中的湿裤子及其关联分析，尤其表达了对分析师歹毒的尿道攻击，想要摧毁她的心理力量，把她变成母牛——女人。很快，她做了另一个梦，说明这一点。她正站在一座楼梯的最下面，往上看一对年轻夫妻，他们有些事很不对劲。她往上丢了一个毛线球给他们，她自己形容这是个“好魔法”。她的关联分析显示：使用坏魔法（更确切地说，是毒药）之后一定需要使用好魔法。对夫妻的关联分析使我看到一个被强烈否认的嫉妒情境，并且让我们从现在回到早期的经验，最终当然是回到父母那里。对分析师（在过去是对母亲）的破坏和嫉羡的感觉，原来是对梦中夫妻的嫉妒和嫉羡的基础。这个很轻的球永远到不了夫妻那里——这个事实意味着她的修复没有成功。对这类失败的焦虑是她的抑郁中的一个关键要素。

这里只摘录了这份素材的一个片段，它向病人有力地证明了她对分析师和她的原初客体歹毒的嫉羡。她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深度抑郁。这种抑郁是在她的得意状态之后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分析使她了解到自己一个完全分裂开来的部分，直到那时她都无法承认这一部分。如前所述，帮助她理解自己的恨和攻击性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当我们碰到这种破坏力的特殊来源——她的嫉羡，并把它当作损毁和侮辱分析师的动力；而在她心灵的另一部分，她却高度评价分析师。用那样的视角来看待自己，她受不了。她并不特别夸耀或自负，但是通过各种分裂过程和躁狂防御，她执着于自我的一种理想化图像。到分析的那个阶段，她不能再否认自己的领悟，而领悟的后果是她觉得自己低劣卑鄙，理想化破碎了，她再不相信自已，对过去和现在造成的无可挽回的伤害感到罪疚。她的罪疚和抑郁集中在感到自己对分析师忘恩负义。她知道分析师过去帮助过她，现在也正在帮助她，而她却对分析师充满轻蔑和怨恨；罪疚和抑郁最终集中在对母亲的忘恩负义，她无意识中认为母亲已被她的嫉羡和破坏冲动所损毁。

对其抑郁的分析使情况得到改善，但数月之后，再次出现深度抑郁。这是因为病人更完全地认识到她对分析师恶意的肛门施虐攻击，过去则是针对她的家人，并且证实了自己多病和低劣的感觉。这是她第一

次看到尿道施虐和肛门施虐的特征如何剧烈地分裂出来。每一个特征都涉及病人人格和兴趣的重要部分。在分析抑郁之后，开始走向整合，意味着重新获得这些失去的部分，并必须面对这些部分。这就是造成她抑郁的原因。

下一个例子是一个女病人，我形容她是非常正常的。在分析过程中，她越来越觉察到对姐姐和母亲的嫉羨经验。她在智力上强烈的优越感（有其事实基础），以及潜意识中觉得姐姐患有严重的神经过敏症，都反制了对姐姐的嫉羨。对母亲的嫉羨，则被强烈的爱和对她的善良的感激所反制。

病人报告了一个梦，梦中她独自在一个火车车厢里，还有一个她只能看到背部的女人，那女人正倚靠在隔间的门上，掉出去的危险极大。病人用力地拉住她，一只手抓住她的皮带，另一只手写了一个告示（因为车厢中有一位医生正在处理一个病人，所以不应该受到干扰），她把告示贴在了窗户上。

从对这个梦的关联分析中，我选择了以下情况：病人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她紧紧抓住的那个人是她自己的一部分——疯狂的一部分。在梦中，她坚信她不会让那个女人跌出门外，而是应该让她留在车厢中，并且得到处理。梦的分析显示，车厢代表她自己。只能从背后看到的头发关联的是她姐姐。进一步的关联分析使她认识到她和姐姐的关系中的竞争和嫉羨。这可以追溯到病人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向她姐姐求婚了。之后她提到母亲穿过的一条裙子，作为孩子，病人对那裙子感到既爱慕又觊觎，这件衣服可以很清楚地显露出乳房的形状。有一点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清楚，尽管所有这些都不是刚刚发现的：在她的幻想中，她原本嫉羨和毁坏的是母亲的乳房。

了解到这一点加剧了她对姐姐和母亲的罪疚感，进一步修复了她的最早期关系。她对姐姐的缺陷有了更加慈悲的理解，而且感觉到她对姐姐的爱并不够。她还发现，她在童年早期对姐姐的爱比她现在记得的更多。

我的解释是：病人觉得她必须紧紧抓住自己一个疯狂、分裂开来的部分，这也和她内化了神经症的姐姐有关。病人本来有充分的理由觉得自己相当正常，在梦的解释之后，她感到强烈的惊讶，甚至震惊。这个案例证实了一个人们越来越熟悉的结论：即使是正常人，也存在着残余的偏执和分裂的感觉和机制，这种感觉和机制通常是从自体的其他部分分裂出来的。^[37]

病人觉得她不得不紧紧抓住那样的形象。这意味着她过去本该给予

姐姐更多帮助，避免她像在梦中一样坠落。这种感觉在和姐姐有关的事件中被重新经验，此时姐姐已成为一个内化的客体。她最早期关系的修复注定会改变她对原初内射客体的感觉。她的姐姐也代表了她自己的疯狂部分，事实上是她自身分裂和偏执感的部分投射到了姐姐身上。伴随着这样的理解，她自我中的分裂减少了。

现在我想谈谈一个男病人和他的一个梦。这个梦对他有强烈的影响，不仅让他认识到他对分析师和母亲的破坏冲动，也让他认识到在他和她们的关系中，嫉羨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因素。到那时，他已经怀着强烈的罪疚感，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他的破坏冲动，但是尚未意识到指向分析师的创造力的嫉羨和敌意，以及过去指向母亲的创造力的嫉羨和敌意。他能觉察到自己对其他人有嫉羨的经验，也能觉察到在和父亲有良好关系的同时，他对父亲也怀有竞争和嫉妒的感觉。从下面的梦境中可以更深刻地洞察到他对分析师的嫉羨，也可以看出他早期想要拥有母亲的所有女性属性。

在梦中，病人去钓鱼回来。他犹豫着是否该把抓到的鱼杀了吃，但是他决定把鱼放入一个篮子中，让它死去。他装鱼的篮子是一个女人的洗衣篮。突然，鱼变成一个很漂亮的婴儿，而婴儿的衣服是某种绿色。接着，他注意到——在这一点上他变得非常关注：婴儿的肠子都出来了，因为他受到了鱼钩的伤害，他在还是鱼的状态时就把鱼钩吞下去了。对绿色的关联分析是《国际精神分析丛书》（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al Library）系列图书的封面，病人说在篮子中的鱼代表我的一本书，显然是他偷的。然而更进一步的关联分析显示，鱼不只是代表我的作品和我的婴儿，也代表我自己。我吞下鱼钩，意思是我已经吞下了鱼饵，这表达了他的感觉：我给他的评价要比他应得的高，并且我尚未认识到在与我的关系中也有他的自体破坏性的部分运作着。虽然病人还不能完全承认：他对待鱼、婴儿和我的方式，正意味着出于嫉羨而破坏我和我的作品；但他却无意识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也解释此处的洗衣篮表达了他想成为一个女人、拥有婴儿、剥夺他的母亲的婴儿的欲望。这个步骤在整合中所带来的影响是一次强烈的抑郁发作，因为他必须面对他人格中的攻击成分。虽然这在之前对他的分析中已有预兆，他现在却仍感到惊愕，甚至对自己感到战栗。

第二天夜晚，病人梦到一只梭子鱼，他关联到鲸鱼和鲨鱼，但是在梦中他并未觉得梭子鱼是危险的生物。它看起来苍老而疲倦，非常精疲力竭。在它上面是一只吸盘鱼，他立刻认为吸盘鱼并不是在吸食梭子鱼或鲸鱼，而是将自己吸附在其表面，因此得到保护，免受其他鱼的攻击。病人认识到这个解释是在防御他是吸盘鱼的感觉，而我是那只苍老

而精疲力竭的梭子鱼，因为我在前一晚的梦中遭到那样的虐待，也因为我觉得我已经被他吸干了，所以才会是那样的状态。这使我成为一个受伤害的危险客体。换言之，迫害和抑郁焦虑浮上来：从梭子鱼联想到鲸鱼和鲨鱼，显示这是迫害的层面，而其苍老和精疲力竭的样子，表达了病人对已经和正在对我造成的伤害产生的罪疚感。

洞察这些之后的强烈抑郁持续了好几个星期，几乎没有中断，但是并未妨碍病人的工作和家庭生活。他形容这次抑郁不同于他之前所经验过的，是更深层的抑郁。在身体和心理工作中所呈现的对修复的驱力，因为抑郁而增加了，铺下了通往克服抑郁之路。在分析中，这个时期的结果是非常显著的。即使当抑郁已经在修通之后消除了，病人相信他不会再用以前的方式看待自己，这意味着不再是沮丧的感觉，而是对自己有更多的了解，对他人也有更大的包容。分析所达到的是整合中很重要的一步，病人必须要能面对他的精神现实。然而在他的分析的过程中，有些时候这种态度无法维持，也就是说，正如在每一个案例中一样，修通是一种渐进的过程。

虽然先前他对人的观察和判断还算正常，但是在他治疗的这个阶段之后，结果确实有改善。进一步的影响是，童年记忆和对兄弟姐妹的态度更清晰地显现出来，并且回到与母亲的早期关系。在我曾提到的抑郁状态期间，如他承认的，他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对分析的愉悦和兴趣。但是当抑郁消除之后，他又重新完全获得这些。他很快带来了一个梦，认为这个梦稍微有点轻视分析师，但在分析中，它其实是表达了更强烈的贬低。在梦中必须处理一个不良少年，但是他不满意自己的处置方式。男孩的父亲提议要用车带病人到他要去的地方，他注意到车子离他的目的地越来越远。过了一会儿，他谢过这个父亲并下了车，但是他并没有迷路，因为他像往常一样保持着方向感。路上，他看到一栋相当漂亮的建筑，他想着，这栋建筑看起来很有趣，而且适合做展览，但是住在里面不会愉快。他对此的联想联系到我外貌的某些方面，之后他说那栋建筑有两只翅膀，并且想到“让某人在其羽翼下”（即庇护某人）的表达。他认识到自己感兴趣的那个不良少年代表他自己。接下来的梦境显示他为何是不良少年：代表分析师的父亲带着他，离他想去的地方越来越远。这表达了怀疑，他这怀疑有一部分是为了贬低我，他质疑我是否带他前往正确的方向，是否需要分析到如此的深度，以及我是否正在伤害他。当他说自己还保持着方向感，并未感觉迷路时，这意味着对男孩父亲（分析师）的指责的反面——他知道分析对他而言是非常有价值的，是他对我的嫉羡增加了他的怀疑。

他也理解，这栋他不会想要住在里面的有趣建筑物代表了分析师。

换言之，他觉得通过分析他，我把他放在我的羽翼下，保护他去对抗他的冲突和焦虑。在梦中对我的怀疑和指控是一种贬低，不只是和嫉羨有关，也和对嫉羨的沮丧和由于他的不懂感恩所带来的罪疚感有关。

这个梦还有另一个解释，后来的一些梦也证实了这个解释。这个解释是基于下面的事实：在分析情境中，我常常代表父亲，很快又变成母亲，有时候同时代表了父母双方。这个解释是：对父亲把他带往错误方向的指控与他早期对父亲的同性恋欲望有关。分析期间证明这种欲望与强烈的罪疚感有关，因为我能向病人说明，他分裂出的对母亲及其乳房强烈的嫉羨和怨恨，令他转向父亲，而他的同性恋欲望，感觉像是一种对抗母亲的敌意联盟。指责父亲将他带往错误的方向，这与我们在病人身上发现的一种一般的感觉有关，即他觉得自己是被诱惑而成了同性恋。在这里，我们看到个人自身的欲望投射到了父母身上。

分析他的罪疚感之后产生了各种影响。他对父母经验到一种更为深层的爱，也理解到（这两件事其实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他想要修复的需要中，有一种强迫性的要素。在潜意识幻想中，对受伤害的客体（初始是母亲）有一种过度强烈的认同，已经损害了他充分享受的能力，因此也在某种程度上使它的生命变得贫瘠。事情已经相当清楚：在与母亲最早的关系中，即使没有理由怀疑他在吸吮情境中是快乐的，但是由于害怕会耗竭和剥夺乳房，他并不能完全地享受。另一方面，他的享受受到干扰，这给了他怨恨的理由，也加深了他的被害感。我在前一节中所描述的过程，此乃一例。在发展的早期阶段，通过这个过程，罪疚感——特别是对母亲和分析师的破坏性嫉羨带来的罪疚感——很容易变为迫害感。通过对原初嫉羨的分析，抑郁和被害焦虑相应减轻，他的享受和感恩的能力在深层次上增加了。

现在我要谈到另一个男病人的案例。他的抑郁倾向也伴随着一种想要修复的强迫性需要。他的野心、对抗和嫉羨——与许多良好的性格特征并存——逐渐得到分析。然而在几年之后，病人才完全体验到被严重分裂开来的他对乳房及其创造力的嫉羨和破坏欲望。^[38]在他的分析的早期，他做了一个他自己形容为“荒唐”的梦：他抽着烟斗，烟斗里填满了我的文章，那是从我的一本书中撕下来的。关于这个梦，他首先表示特别惊讶，因为“一个人不可能把印刷品当烟抽”。我解释这只是这个梦里的小特征，主要的意义是它撕了我的作品，并且正在摧毁它。我也指出，破坏我的文章有肛门——施虐本质，表现在把它们当作烟抽掉的动作中。他当时否认了这些攻击，因为随着他分裂过程的深入，他否认的力量更大。这个梦的另一方面是和分析有关的迫害感出现了。先前的解析为病人所愤恨，感觉像是某种他必须“放入他的烟斗把它抽掉”的

东西。对他的梦的分析帮助病人认识到他对分析师的破坏冲动，并且这是受前一天出现的一个嫉妒情境的刺激所致，中心是他感觉我对某人的评价比对他的评价好。虽然我已经向他解释过这一点，但是他的理解并没有深入到自己对分析师的嫉羨。然而我毫不怀疑，这为后来的素材铺平了道路，这些素材表明破坏性冲动和嫉羨逐渐变得越来越清晰。

在稍后的分析阶段，当病人完全认识到和分析师有关的所有感觉，分析达到了一个高潮。病人报告了一个梦，他再次形容它是“荒唐的”：他快速前进着，好像是在一辆车中。他站在一个新奇的半圆形装置上，这装置要么是铁丝做的，要么是某种“原子材料”。他说“这东西使我一直往前走”。突然，他注意到他所站立的那个装置摔成了碎片，他非常沮丧。半圆形的东西又使他联想到乳房和阴茎的勃起，意味着他的潜能。他的罪疚感（由于没能好好利用他的分析，还由于对我产生破坏性冲动）进入到这个梦中。他在抑郁中觉得无法保护我，这联系到了许多类似的焦虑，甚至有些是意识的，担心在战争期间和后来的日子里，当父亲离家时，他无法保护母亲。他对母亲和我的罪疚感，当时已经得到广泛的分析。但是最近他更特别地感觉到对我具有破坏力的是他的嫉羨。他的罪疚感和不快乐更严重了，因为他一部分的心灵对分析师是感激的。“这东西使我一直往前走。”这句话暗示着分析对他而言是多么重要，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这是他潜能的前提，也就是他所有的抱负成功的前提。

理解到对我的嫉羨和怨恨，让他非常震惊，随之而来的是强烈的抑郁和一种毫无价值的感觉。我相信，我在几个案例中提到的这种震惊，是疗愈自体各部分的分裂这一重要步骤的结果，因此也是自我整合进步的一个阶段。

对他的野心和嫉羨有更全面的理解，是在第二个梦之后的一次会谈中。他谈到知道自己的局限，还说他并不期望自己和自己的专业取得辉煌的胜利。此刻仍然在梦的影响下，他明白了他说话的方式显示出他的野心之大以及他和我的比较所带的嫉羨。起初他很惊讶，之后这样的认识令他完全信服。

六

我一直把我对焦虑的处理当作我技术的焦点来描述。然而，从一开始，只要遇到焦虑就一定会伴随对焦虑的防御。就像我在先前的一节指出的，自我首先和首要的功能就是处理焦虑。我甚至认为，由内在死本能的威胁所引发的原初焦虑，似乎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自我从出生那一刻起就开始活动。自我持续地保护自己，对抗焦虑所产生的痛苦和紧张，因此从出生后开始，就运用着防御机制。多年来我一直持有这样的观点：自我承受焦虑的能力大小是一种强烈影响防御机制发展的体质因素。如果自我应对焦虑的能力不足，它就会退行回到更早的防御，甚至过度使用那些在本阶段恰当的防御。因此被害焦虑和处理它的方法可能都相当强烈，以至接下来对抑郁心理位置的修通就会受损。在某些案例中，特别是精神病类型的案例，从一开始我们就遭遇防御，而且显然是一种本质上无法穿透的防御，可能有一段时间似乎都不可能分析它们。

现在我会列举一些我在工作中遇到的对抗嫉羡的防御。一些过去经常描述的最早期防御，例如全能、否认和分裂，它们都被嫉羡增强。在先前的章节我曾说到，理想化（idealization）不只是一种对抗迫害感的防御，也是对抗嫉羡的防御。在婴儿身上，如果好、坏客体之间的正常分裂最初并未成功，这样的失败一定和过度的嫉羡有关，这通常会导致一个全能理想化的原初客体和—个非常坏的原初客体的分裂。对客体及其才能的强烈美化，是要试图减少嫉羡。然而，如果嫉羡非常强烈，或迟或早，它有可能会转而对抗原初的理想化客体，以及发展过程中代表原初客体的其他人。

如前所述，当基本的正常分裂——分成爱和恨、好和坏的客体——没有成功时，会引发好、坏客体之间的混乱（confusion）。^[39]我相信这是任何混乱的基础，不论是严重的混乱状态，还是较轻微的形式，例如犹豫不决，即得出结论的困难和清晰思考能力受到干扰。但是，混乱也会被防御性地使用，这一点可以在所有的发展层次中看到。通过对原来形象的替代者是好是坏感到混乱，因嫉羡毁坏和攻击原初客体所产生的被害感和罪疚感，在某种程度上被抵消了。随着抑郁心理位置开始的严重罪疚感出现时，对抗嫉羡的斗争呈现出另—种特点。即使对那些嫉羡并未过度的人，对客体的关注和认同，以及对失去它和伤害它的创造力

的害怕，在修通抑郁心理位置的困难中也是重要的因素。

为了避免对最重要的受嫉羡的（因此也是受憎恨的）客体（乳房）产生敌意，从母亲逃离至其他人（flight from the mother to other people）——那些被爱慕和理想化的人，这成为保留乳房的一种方式，也是保留母亲的方式。^[40]我经常指出，从第一客体转移到第二客体（父亲）的方式极其重要。如果以嫉羡和怨恨为主导，这些情绪在某种程度上转移到父亲或兄弟姐妹，之后又转移到其他人身上。这样逃离机制就失败了。

与逃离原初客体密切相关的是扩散对原初客体的感情（dispersal of the feelings），在发展的较后期，这样的扩散可能会导致滥交。婴儿客体关系的泛化是一个正常的过程。只要与新客体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母亲的爱的一种替代品，而并非以逃离对她的恨为主导，新客体就是有帮助的，是对失落独特的第一客体不可避免的感情的一种补偿——一种伴随抑郁心理位置而来的失落。这样，爱和感恩以不同的程度保留在新关系中，尽管这些情感在某种程度上与对母亲的情感隔离开来。然而，如果感情的扩散主要是用作对抗嫉羡和怨恨的一种防御，那这样的防御就不是稳定客体关系的基础，因为它们受到对第一个客体持续敌意的影响。

对抗嫉羡的防御通常采取贬低客体（devaluation of the object）的形式。我曾提出，毁坏和贬低是嫉羡中固有的。已经被贬低的客体就不再需要被嫉羡了。这很快就应用在理想化的客体上，理想化客体被贬低之后就不再是理想化的。理想化破灭的快慢取决于嫉羡的强度。但是贬低和不知感恩，在发展的每个层次，都被用作对抗嫉羡的防御。对某些人而言，这始终是他们客体关系的特征。我曾提到一些病人，在移情情境中，得到某个解析决定性的帮助之后，他们会批评它，直到最后它的好处荡然无存。举个例子：一个病人在一次分析中，为一个外在的问题找到满意的解决办法，在下一次分析开始时，他说对我感到很生气，因为前一天，我让他去面对这个特殊的问题，激起他很大的焦虑。他似乎觉得被我指责和贬低，因为在问题被分析之前，他都没有想到解决之道。只是在反省之后，他才承认分析真的是有帮助的。

特别针对更抑郁类型的焦虑的一种防御，是对自体的贬低（devaluation of the object）。有些人也许不能发展他们的才能，或以一种成功的方式利用才能。还有些人，这种态度只出现在特定的场合——一旦出现与一个重要人物竞争的危险。通过贬低他们自身的才能，他们既否认了嫉羡，也因为嫉羡而惩罚了自己。然而，在分析中可以看到，

对自己的贬低再次激起对分析师的嫉羨，病人觉得分析师更优越，特别是因为他已经强烈地贬低了自己。当然一个人剥夺自己的成功，有很多决定因素，这适用于我现在提到的所有态度。^[41]但是我发现，这种防御最深的根源之一是：由于嫉羨而无法保留好客体所造成的罪疚感和不快乐。那些好客体建立得岌岌可危的人，受焦虑所苦，担心好客体会被竞争和嫉羨的感觉毁坏而失去，因此必须避免成功和竞争。

另一个对抗嫉羨的防御和贪婪有密切的关系。通过非常贪婪地内化乳房（*internalizing the breast so greedily*），在婴儿的心中，乳房完全为他所拥有和控制，他觉得所有他赋予乳房的美好，都是他自己的，这一点被用来抵消嫉羨。内化进行时所带的这种贪婪，包含失败的种子。如我先前所说，一个被稳固建立因而得到吸收的好客体，它不仅爱主体，也为主体所爱。我相信，这是与好客体关系的特征，但并不适用于，或者在很小程度上适用于，理想化客体。好客体被强暴地占有，就被感觉变成一个被摧毁的迫害者，也就无法充分预防嫉羨的后果。相反，如果经验到对所爱之人的宽容，这一经验也会投射到其他人身上，于是这些人就会变成友善的形象。

一种常见的防御方法是用自己的成功、拥有物和好运来激起别人的嫉羨（*to stir up envy in others*），因此可以逆转经验到嫉羨的情境。这种方法造成的被害焦虑会导致它的无效。嫉羨的人，特别是嫉羨的内在客体，被感觉是最坏的迫害者。这种防御不牢靠的另一个理由，根本上在于抑郁心理位置。使他人，特别是所爱之人，嫉羨，并胜过他们——这样的欲望会带来罪疚感和伤害他们的恐惧。由此激起的焦虑妨碍了一个人享受他拥有的东西，也就再度增加了嫉羨。

还有一种常见的防御，即对爱的感觉的扼杀和对恨的相对强化（*stifling of feelings of love and corresponding intensifying of hate*），因为比起承受由爱、恨和嫉羨交织而来的罪疚感，这种防御的痛苦会比较少。这种防御不会表现为恨，而是呈现为冷漠。一种同属一系的防御是从与人的接触中退缩。如我们所知，独立的需要是发展的一个正常现象，但为了逃避感恩，或逃避因不知感恩和嫉羨所产生的罪疚感，这种需要可能会被增强。分析中我们发现，在潜意识中这种独立实际上是假性的：个体仍然依赖着他的内在客体。

赫尔伯特·罗森菲尔德（Herbert Rosenfeld）^[42]描述过一种处理以下情境的特殊方法：当人格分裂的部分（包括最嫉羨和最破坏性的部分）汇集在一起，开启迈向整合的步伐。他表明“行动发泄”是为了避免取消分裂。在我看来，只要行动发泄（*acting out*）被用来避免整合，它就成了

为对抗焦虑的一种防御——对抗因接受自体嫉羡的部分而产生的焦虑。

我并没有描述所有对抗嫉羡的防御，因其变化多端，难以穷尽。它们与对抗破坏性冲动和被害及抑郁焦虑的防御密切相关。它们取得多大的成功，取决于很多外在和内在因素。如前所述，当嫉羡强烈时，它有可能会在所有客体关系中重新出现，对抗它的防御似乎并不牢靠。那些用来对抗破坏性冲动的防御（非嫉羡主导的）似乎更加有效，虽然它们可能意味着人格的压抑和限制。

当分裂和偏执的特征占优势，对抗嫉羡的防御就不会成功，因为对主体的攻击导致迫害感增加，而这只能用新一轮的攻击来处理，也就是说，通过增强破坏性冲动。这样就造成了恶性循环，损害了反制嫉羡的能力。这一点特别适用于精神分裂症的案例，并且多少解释了治愈他们的困难。^[43]

当多多少少存在和一个好客体的关系时，结果会更加有利。因为这也意味着抑郁心理位置被部分地修通了。经验到抑郁和罪疚感，意味着希望保住所爱的客体并限制嫉羡。

我所列举的这些防御，以及其他很多防御，形成了一些负向治疗反应，因为它们是一种强大的阻力，妨碍了接受分析师所给予的东西的能力。先前我曾提到对分析师的嫉羡所采取的某些形式。当病人能够体验到感恩（这也意味着此时他没那么嫉羡），他便处于一个更好的心理位置，可以通过分析得到益处，并巩固已经得到的收获。换言之，抑郁特征越多于分裂和偏执特征，治愈的前景就越好。

修复的驱动力和帮助被嫉羡的客体的需要，也是非常重要的反制嫉羡的方式。这从根本上意味着调动爱的感觉来反制破坏冲动。

既然我已经数次提到混乱，总结一些重要的混乱状态可能是有益的。他们通常会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的方面出现。我经常指出，^[44]从出生后开始，尿道和肛门（甚至性器）力多比和攻击的欲望就运作着——虽然是在口腔欲望的主导之下，而在几个月之内，和部分客体的关系与和整体个人的关系将重叠在一起。

我已经讨论过一些因素（特别是强烈的偏执——分裂特征和过度的嫉羡），它们从一开始就模糊了好、坏乳房之间的区别，妨碍了两者的成功分裂，因此婴儿的混乱被增强了。我认为在分析中有一点至关重要，就是将我们的病人（甚至最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所有混乱状态追溯到这种早期的无能——他们不能区分好和坏的原初客体，虽然也必须考虑到防御性地使用混乱以对抗嫉羡和破坏冲动。

列举一些这类早期困难的后续影响：罪疚感的过早出现、婴儿无法分别经验罪疚感和迫害感以及所导致的被害焦虑的增加，这些都已经在前面的提到过；我也指出混淆父母的重要性，这种混淆由于嫉羡“父母联合意象”而得到强化。我将性器特质的过早出现和对口欲的逃离联系起来，这增加了口腔、肛门和性器的趋向和潜意识幻想之间的混乱。

在非常早期，造成心灵混乱和茫然状态的其他因素，还有投射和内射的认同。因为他们可能有暂时模糊自体 and 客体、内在和外在世界之间区分的效果。这类混乱妨碍了对精神现实的认识，而精神现实造成对外在现实的理解和实际感知。对接受心理食物的不信任和恐惧，可以追溯到不信任被嫉羡和被毁坏的乳房所提供的东西。如果在原初时期，混淆了好的食物和坏的食物，后来清晰思考的能力和发展价值标准的能力就会受到损害。所有这些混乱，在我看来，都与对抗焦虑和罪疚感的防御密切相关，而焦虑和罪疚感是由怨恨和嫉羡唤起的，表现在抑制学习和智能发展。这里我就不再讨论造成这类困难的另外一些不同的因素。

我简要总结的这些混乱状态是由破坏（恨）和整合（爱）趋向的强烈冲突造成的，这些状态在某种程度上是正常的。因为整合的逐渐增加和抑郁心理位置的成功修通（包括内在现实更加澄清），对外在世界的感知才会变得更加实际——这个结果通常发生在出生第一年的下半年和第二年的开始。^[45]这些改变从根本上和投射性认同的减少密切相关，而投射性认同形成了偏执——分裂机制和焦虑的一部分。

七

现在我要试着简要描述，在分析期间要找出病人进步的特征有哪些困难。只有在长时间和不辞辛劳的工作之后，才有可能使病人面对原初嫉羨和怨恨。虽然竞争和嫉羨的感觉对大多数人而言是熟悉的，但是在移情情境中体验到它们最深和最早的纠葛，是极端痛苦的，因此对病人而言是难以接受的。在分析俄狄浦斯嫉妒和敌意时，在男性和女性案例中，我们所发现的阻抗虽然非常强烈，却不如我们在分析对乳房的嫉羨和怨恨时所遇到的阻抗。帮助一名病人修通这些深层的冲突和痛苦，是促进他的稳定和整合的最有效方法，因为通过移情的方式，使他可以更安全地建立他的好客体和对他自己的某些信心。不用说，对最早期关系的分析，涉及对后期关系的探索，使分析师可以更充分地理解病人的成人人格。

在分析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有心理准备，会遇到改善和退步之间的起伏波动。这会以很多方式显现出来，例如：病人经验到对分析师技巧的感恩和欣赏，这技巧本是钦佩的原因，却很快导致嫉羨；嫉羨会因骄傲有一位好的分析师而消减。如果骄傲引发了拥有感，可能有一种婴儿化的贪婪会复苏，并以下面的言辞表达：我有我想要的一切，我有全部属于我的好妈妈。这贪婪和控制的态度，很容易毁坏和好客体的关系而产生罪疚感，罪疚感很快会导致另一种防御：例如，我不想伤害分析师——母亲，我宁愿避免接受她的礼物。在这种情境下，拒绝母亲所提供的乳汁和爱的早期罪疚感复苏了，因为分析师的帮助没有被接受。病人也因为他正在剥夺自己（他自体好的部分）的改善和帮助，而体验到罪疚感，他斥责自己不充分合作而把太大的负担放在分析师身上。这样，他觉得自己是在剥削分析师。这样的态度和以下的被害焦虑交替出现：担心他的防御、情绪、思想和所有理想都被夺走。在严重的焦虑状态中，病人心中似乎只存在一种想法：他正在抢夺或者正被抢夺，没有其他选择可言。

我曾提出，即使出现更多的领悟，防御仍然运作着。每一个更接近整合的步骤，和由此引发的焦虑，都可能导致早期防御以更大的强度出现，甚至引发一些新的防御。我们也必须预料到原初嫉羨会一再出现，因此我们面对的是情绪情境中反复的起伏波动。例如，当病人觉得自己是卑劣的，因此不如分析师，那一刻他把美好和耐心赋予分析师，很快

对分析师的嫉羨再度出现。他自身所经历的不快乐、痛苦和冲突，与他所感觉到的分析师的心境平和（事实上是心理健全）形成对比，而这是嫉羨的一个特殊原因。

病人无法带着感恩接受一个解释，而在他心里的某些地方他又承认这个解释是有帮助的，这是负向治疗反应的一个方面。在这个标题（负向治疗反应）之下，还有很多其他的困难，我现在要提及其中几个。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只要病人在整合上取得进展，也就是说，当人格中嫉羨、怨恨和被怨恨的部分和自体的其他部分汇聚时，强烈的焦虑就可能显现出来，并且增加病人对其爱的冲动的不信任。我将“爱的压抑”描述为一种在抑郁心理位置期间的躁狂防御，其根源在于破坏冲动和被害焦虑的威胁。就成人而言，对所爱之人的依赖唤醒了婴儿的无助感，这在感觉上是一种羞辱。但是关于这一点，还有比婴儿化的无助感更多的东西：儿童担心自己的破坏冲动会将母亲变成一个迫害的或受伤害的客体，如果这样的焦虑太大，他可能会过度依赖母亲。这种过度依赖在移情情境中会被唤醒，担心如果被爱征服，贪婪将会摧毁客体：这种焦虑是压抑爱的冲动的另一个原因。同样，个体也害怕爱会导致太多的责任，客体将会提出太多的要求。病人无意识地感到恨和破坏冲动在起作用——这可能会使他觉得不承认对自己和他人的爱更真诚。

任何焦虑的发生，都会伴随着自我使用可以产生的任何防御，因此分裂过程作为避免体验迫害焦虑和抑郁焦虑的方法，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我们解释这类分裂过程时，病人更加意识到他自己身上使他恐惧的那个部分，因为他觉得这个部分代表了破坏冲动。那些早期分裂过程（常常和分裂偏执的特征联系在一起）的主导性较弱的病人，对冲动的压抑较强，因此临床表现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这儿处理的是更神经症类型的病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克服了早期分裂。对他们而言，压抑变成了对抗情绪紊乱的主要防御。

长时间阻碍分析的另一个困难是，病人执着于强烈的正向移情的那种固执。这多少是有欺骗性的，因为它是基于理想化而掩盖了被分裂的恨和嫉羨。其特征是口腔焦虑经常被逃避掉，而性器的要素则处于最显著位置。

我曾在不同的地方表示：破坏冲动（即死本能的表达）在感觉上首先是针对自我的。面对这些破坏冲动，即使它们是逐渐发生的，当病人将这些冲动当作自己的一些方面接受下来并整合它们时，他就会觉得自己暴露在破坏之中。也就是说，整合的结果是在特定的时候病人会面对一些巨大的危险：他的自我可能会被淹没；当认识到人格中存在分裂

的、破坏的和怨恨的部分时，他可能会失去自体中理想的部分；病人的破坏冲动不再受到压抑，分析师可能变得充满敌意，并对这样的破坏冲动进行报复，也因此变成一种危险的超我形象；分析师代表好客体的部分受到破坏的威胁。分析师面临的危险会造成我们在取消分裂、迈向整合时所遭遇的强烈阻抗。如果我们记得婴儿对原初客体的感觉，就可以理解分析师面临的危险。婴儿觉得其原初客体是美好的，是生命的来源，因此也是无可取代的。他担心自己破坏原初客体，这种焦虑是主要情绪困难的原因，并且它突出地进入到抑郁心理位置出现的冲突之中。因为认识到破坏性嫉羨而产生的罪疚感，可能会使病人暂时抑制自己的能力。

当全能的甚至自大狂的幻想作为对抗整合的一种防御有所增强时，我们会遇到一种非常不同的情境。这可能是一个危险的阶段，因为病人会通过增强其敌意态度和投射找到庇护。因此他认为自己比分析师优秀，指责分析师对他评价过低，通过这种方式他为憎恨分析师找到一些正当理由。分析至今取得的所有成绩，他都觉得是自己的功劳。回到早期情境，还是婴儿时，病人可能幻想自己比父母更有力量，甚至幻想是自己创造了母亲或生了她，并且拥有母亲的乳房。于是，是母亲抢走了病人的乳房，而不是病人抢走了母亲的乳房。此时，投射、全能和迫害感都在最高点。每当在科学或其他工作上的优越感很强烈时，这些幻想的某些部分就会起作用。同样，也会有其他因素可能激起对优越的渴望，例如各种来源的野心，尤其是罪疚感，这些因素基本上都和对原初客体或其后来替代者的嫉羨和破坏有关。因为这类关于抢夺原初客体的罪疚感，可能会导致否认，否认采取的形式是声称其具有完全的独创性，因而排除了从客体那里拿走或接受任何事物的可能性。

在上一段中，我强调了在分析嫉羨生来就很强的病人时某些地方出现的困难。然而，分析那些深层的严重的紊乱，在很多情况下，可以防范因过度嫉羨和全能态度造成精神病的潜在危险。但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不要试图加快这些整合的步骤。因为如果病人对人格中的分裂认识得太突然，他在应对时会有很大困难。^[46]被分裂开来的嫉羨和破坏冲动越强，当病人意识到它们时，也就觉得它们越是危险。在分析中，我们应该缓慢地、循序渐进地使病人洞察到自体分裂的痛苦。这意味着破坏的那些方面，被再三地分裂开来并重新获得，直到产生更大的整合。结果是责任感增强了，也更加充分地体验到罪疚感和抑郁。当这些发生时，自我得到加强，破坏冲动的全能感连同嫉羨一起被减弱，在分裂过程中被压抑的爱和感恩的能力也就得到了释放。因此，分裂开来的方面逐渐变得更能被接受，病人也越来越能够压抑对爱的客体的破坏冲动，

而不是分裂自体。这意味着对分析师的投射（将其变成危险和报复的形象）也减弱了。于是分析师发现，帮助病人朝向进一步的整合变得容易多了。也就是说，负向治疗反应的强度正在减弱。

不论在正向移情还是负向移情中，分析分裂过程及其潜在的憎恨和嫉羨，对分析师和病人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种困难产生的一种结果是，有些分析师倾向于增强正向移情而避免负向移情，并且试图通过扮演病人过去无法安全建立起来的好客体的角色，来强化爱的感觉。这种程序，在本质上不同于借着帮助病人在自体上达到更好的整合而旨在用爱减缓恨的分析技术。我的观察显示，那些基于安慰的技术很少成功，尤其是它们的效果不能持久。每个人对安慰确实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这可以追溯到最早期与母亲的关系。婴儿不仅期待母亲照顾自己所有的需要，而且每当他体验到焦虑时，也渴求她显示一些爱的迹象。在分析情境中，这种对安慰的渴求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此我们不要低估了它对病人的重要性，不管是成人或儿童都一样。我们发现，尽管病人意识的（通常是无意识的）目的是接受分析，但是他们从未完全放弃想要从分析师那里获得爱和欣赏从而得到安慰的欲望。即使病人合作，允许我们分析心灵深层的破坏冲动和被害焦虑，这样的合作最后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受到想满足分析师和被他所爱的渴望的影响。觉察到这一点的分析师，就会分析这些愿望的婴儿期根源。否则，分析师认同了他的病人，病人对安慰的早期需求就可能强烈地影响分析师的反移情，因此也影响到他的技术。这种认同也很容易引诱分析师站到母亲的位置，立即对这种冲动让步，来减轻孩子（病人）的焦虑。

当病人说：“我能理解你正告诉我的事情，但是我感觉不到它。”这就出现了走向整合的一个困难。我们意识到，事实上这时我们就谈到了人格的一部分，无论从哪一点看，这一部分的人格在当时，无论对病人还是分析师，都是不能充分企及的。如果我们可以用现在和过去的材料向他说明，他如何以及为何一再地把自体的各个部分分裂开来，我们帮助病人进行整合的尝试才令人心服。这种证据通常是由会谈时段前做的梦来提供，也可能是从分析情境的整个背景中收集来的。如果对一个分裂现象的解释，以我所描述的方式得到充分的支持，那么它就可能在下一次会谈中，通过病人报告的梦的片段或者带来更多的材料，得到证实。这类解释积累的结果，可以逐渐使病人在整合和领悟上取得进步。

阻碍整合的焦虑，必须在移情情境中被充分了解和解释。先前我已指出，如果在分析中重新获得自体被分裂开来的部分，对自体和对分析师的威胁就会在病人心中升起。在处理这种焦虑时，如果在材料中可以发现爱的冲动，我们不应该低估爱的冲动，因为最终是它们使病人缓和

其怨恨和嫉羨。

在某个特定时刻，无论病人多么觉得解释并未正中要害，这通常都可能是阻抗的一种表达。如果我们从分析一开始就充分注意到那些一再将人格中破坏性的部分（特别是憎恨和嫉羨）分裂出来的企图，我们就可以（事实上，至少在大多数案例中）使病人迈开朝向整合的步伐。只有在分析师不辞辛劳、小心谨慎和坚持不懈的工作之后，我们才能期待病人获得一种更稳定的整合。

现在我要用两个梦来说明分析中的这个阶段。

我前面提到的第二个男病人，在他分析的后期，当他在各个方面都出现较大的整合与改善时，他报告了下面的梦。这个梦显示了因抑郁感到痛苦而造成整合过程中的起伏波动。他在一栋公寓的楼上，他朋友的朋友X在街上叫他，要他一起散步。病人并未加入X，因为公寓里的一只黑狗可能会跑出去而被车子碾到。他抚摸这只狗。当他向窗外看时，X已经“走远”了。

一些关联分析把公寓带进和我的关系中，黑狗和我的黑猫有关，他把黑猫形容为“她”。病人从未喜欢过X，他是他的一个老同学。他形容他是个圆滑虚伪的人。X也常常借钱，虽然他后来也会把钱还上，但他的态度是自认有权利要求这种好处。不过，X后来在他的专业上表现得非常好。

病人认识到“他朋友的朋友”是他自己的一个方面。我解释的要点是：他越来越能认识到他人格中一个不招人待见，甚至令人恐惧的部分。“狗——猫”（分析师）面临的危险是会被碾（也就是受伤）。X要求他一起散步，这象征着朝向整合的一步。在这个阶段，通过关联到尽管X有缺点，但后来在他的专业上表现得很好，一个充满希望的要素进入了梦中。在梦中他更接近自己的一面，不再像先前的材料那样，充满了破坏和嫉羨，这也是进步的特征。

病人关心“狗——猫”的安全，表达了他希望能保护分析师，免受他自身的敌意和贪婪倾向的伤害，这种倾向由X代表。这导致已经部分愈合的分裂暂时扩大了。然而，当X（他自己被拒绝的部分）“走远”了，显示他并没有完全消失，整合的过程只是暂时受到干扰。那个时候病人的情绪处于典型的抑郁状态，对分析师的罪疚感和保护她的愿望非常明显。在这一背景下，对整合感到恐惧是因为觉得分析师必须被保护，以远离被病人压抑的贪婪和危险冲动。我确定他仍旧把其人格的一部分分裂开来，但是贪婪和破坏冲动的压抑已经变得更加显著。因此，解释必须同时处理分裂和压抑两个方面。

第一个男病人也在他分析的后期带来一个梦，这个梦想显示了更进一步的整合。他梦到他有一个行为不良的兄弟，犯了一桩严重的罪行。这个兄弟受到一家人的接待，却抢劫这家人并杀了他们。这件事深深地困扰着病人，但是他又觉得必须忠于他的兄弟并拯救他。他们一起逃走，并且发现他们在一艘船上。这里让病人联想到雨果（Victor Hugo）的《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并提到沙威（Javert），他一生都在迫害一个无辜的人，甚至跟踪这人到他躲藏的巴黎下水道里。但是，沙威最后自杀了，因为他终于认识到自己的一生都浪费在错误的路上。

病人接着继续讲述这个梦。他和他的兄弟被一名警察逮捕，警察和善地看着他，所以病人希望自己最后不会被处决。他似乎把他的兄弟交给了命运。

病人很快意识到：这个行为不良的兄弟是他自己的一部分。他最近用“行为不良”来表达他自己行为中一些很小的问题。我们应该记得，在前一个梦中，他曾提到一个他无法处理的不良少年。

我提到的迈向整合的一步，表现在病人为行为不良的兄弟负责，与他在“同一艘船上”。我的解释是：谋杀并抢劫那些和善地接待他的人的罪行，是他攻击分析师的潜意识幻想，这还涉及他经常表达的焦虑，担心他想从我这里得到越多越好的贪婪愿望会伤害我。我将这一点与他和母亲关系中早期罪疚感联系起来。和善的警察代表不会严厉控诉他的分析师，会帮助他摆脱自己坏的部分。此外，我还指出在整合过程中，分裂（自体的和客体的分裂）的使用再次出现。这一点显示在分析师作为双重角色的形象上：既是和善的警察，也是迫害者沙威（在最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病人的“坏”也投射在他身上。虽然病人理解他对自己人格中“行为不良”的部分负有责任，但是他仍旧在分裂他的自体。“无辜”的人代表着他，而他遭追捕所进入的下水道，意味着他的肛门和口腔破坏性的深度。

分裂的再现不仅是因为被害焦虑，也是因为抑郁焦虑，因为病人觉得他无法带着自己坏的部分面对分析师（当她以一种和善的角色出现时），而不伤害她。这就是为什么他诉诸联合警察来对抗他自己坏的部分的原因之一，在当时他就希望灭绝这些坏的部分。

弗洛伊德早期曾经接受“某些个体在发展上的差异是因为体制因素”的观点。例如，他在《性格和肛门性欲》（Character and Anal Erotism, 1908）一文中所表达的观点，认为强烈的肛门性欲在许多人身上是体质性的。^[47]亚伯拉罕在口腔冲动的强度中发现一个天生的要素，他将口腔冲动和躁郁疾患的病因联系起来。他说：“……真正体质

的和与生俱来的，是对口腔性欲的一种过度强调，同样在某些特定的家庭，肛门性欲似乎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优势因素。”^[48]

我先前已经提到，在与原初客体（即母亲的乳房）的关系中，贪婪、怨恨和被害焦虑有一种体质基础。在这个讨论中，我有所补充：嫉羨作为口腔和肛门施虐冲动的一种强力表达，也是体质性的。在我看来，这些体质因素在强度上的差异，和弗洛伊德提出在生死本能的融合中，其中一个本能的优势有关。我相信，其中一个本能的优势和自我的强弱有关。我经常提到自我的强度与自我必须处理的焦虑（作为一种体制因素）之间的联系。忍受焦虑、紧张和挫折有困难，是自我（从出生后生命开始）相对虚弱的一种表达——自我与它所体验到的强烈破坏冲动和迫害感相比较的一种虚弱。这些加诸虚弱自我的强烈焦虑，导致诸如否认、分裂和全能感这些防御的过度使用。这些防御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是最早期发展的特征。我的补充与我的理论是一致的：一个体质上强壮的自我，不会轻易变成嫉羨的牺牲品，并且更能有效地实施好和坏之间的分裂，而我认为这样的分裂是建立好客体的前提。于是，自我比较不会受那些导致碎裂的分裂过程（带有明显的偏执——分裂特征）所影响。

另一个从开始就影响发展的因素，是婴儿所经历过的各种不同的外在经验。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婴儿早期焦虑的发展。在难产和喂食经验不足的婴儿中，这些焦虑会特别严重。然而，我所积累的观察使我确信，这些外在经验所造成的冲击，与天生破坏冲动在体质上的强度及继之而来的偏执焦虑，有比例上的关系。很多婴儿并没有很不利的经验，然而却有严重的喂食困难和睡眠困难，我们可以在他们身上看到严重焦虑的各种迹象，这是外在环境无法充分解释的。

同样众所周知的是，有些婴儿面临严重的被剥夺和不利的的环境，然而并没有发展出过多的焦虑，他们的偏执和嫉羨特性并没有占优势。这一点通常是由他们后来的经历证明的。

在分析工作中，我曾有过很多机会，将性格形成的源头追溯到先天因素的各种变异。关于出生前的影响因素，我们还有更多需要学习的地方，然而再多关于这些的知识，也不会减损天赋要素在决定自我强度与本能冲动的强度上的重要性。

上述天生因素的存在，指出了神经分析治疗的限制。虽然我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但我的经验告诉我，我们可以在一些案例中造成根本的、正向的改变，即使其体质基础是不利的。

结论

多年来，对喂食的乳房的嫉羨，作为增加对原初客体攻击强度的一个因素，一直是我分析工作的一部分。然而，只是在不久前，我才特别强调嫉羨的毁坏和破坏性质。它妨碍了与好的外在和内在客体建立一种安全的关系，逐步侵蚀了感恩的感觉，并且以各种方式模糊了好坏之间的区分。

在我所描述的所有案例中，病人与作为内在客体的分析师之间的关系有着根本的重要性。我发现一般而言这都是真实的。当对嫉羨及其后果的焦虑达到顶点，病人在不同的程度上感觉受到分析师的迫害，这时分析师作为内在嫉妒和嫉羨的客体，干扰了他的工作、生活和活动。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好客体就在感觉上丧失了，而与之相伴的内部安全感也丧失了。我的观察显示，在生命的任何阶段，当与好客体的关系被严重干扰（嫉羨在这种紊乱中扮演着突出的角色），不只是内部的安全感和平静受到妨碍，性格也开始恶化。内在迫害客体的优势增强了破坏冲动。然而，如果好客体被稳固地建立起来，对它的认同就会强化爱、建设性冲动和感恩的能力。这与我在本文开始提出的假设是一致的：如果好客体是根深蒂固的，那么暂时的干扰就可以被承受，也就建立了心理健康、性格形成和成功自我发展的基础。

我在其他相关文章中描述过最早被内化的迫害客体（报复性的，吞噬性的、歹毒的乳房）的重要性。现在我要假设：婴儿嫉羨的投射，使他的原初和后来的内在被害焦虑有特别的表现。这种“嫉羨的超我”被感觉是要干扰或废止所有修复和创造的企图，它也被感觉对个体的感恩提出了持续和过分的要求。因为迫害感加入了罪疚感之中，迫害的内在客体是个体自身嫉羨和破坏冲动的结果，这些嫉羨和破坏冲动原初地毁坏了好客体。借着增加对自体的贬低而满足了惩罚的需要，导向一种恶性循环。

我们都知道，精神分析的终极目标是整合病人的人格。弗洛伊德说：自我应存在于本我所在处（where id was, ego shall be）。这个结论就指向这个方向。分裂过程发生于发展的最早阶段。如果分裂过程过度，就形成了严重偏执和分裂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可能是精神分裂症的基础。在正常的发展中，在以抑郁心理位置为特征的时期，这些分裂

和偏执的趋向（偏执——分裂心理位置）会在很大程度上被克服，整合会成功地发展。在那个阶段实现了迈向整合的重要一步，就为自我进行压抑的能力做好了准备。我相信，压抑在生命的第二年起着越来越多的作用。

我在《婴儿的情绪生活》中提出，如果在早期阶段，分裂过程不是太强烈，孩子就可以通过压抑来处理情绪上的困难。因此，心智的意识和无意识部分会得到巩固。在最早期阶段，分裂和其他防御机制总是凌驾一切。弗洛伊德在《抑制、症状与焦虑》（*Inhibition, Symptoms and Anxiety*）中已经提出可能有早于压抑的防御方式。在本文中，我并未探讨压抑对正常发展的重要意义，因为我主要研究的是原初嫉羡的影响及其与分裂过程的密切关系。

关于技术，我已经试图说明，通过一次又一次地分析和嫉羡及破坏冲突有关的焦虑和防御，便可以在整合上取得进步。我一向都信服弗洛伊德的发现：“修通”是分析程序的一项主要任务，而我处理分裂过程并追溯其根源的经验，使我更坚信这一点。我们正在分析的困难越深层、越复杂，我们遭遇的阻抗就会越大，因此有必要给予足够空间来“修通”。

涉及对原初客体的嫉羡，尤其有这个必要。病人也许可以意识到他们对他人的嫉羡、嫉妒和竞争的态度，甚至还有想要伤害他人的愿望，但是只有当分析师坚持在移情中分析这些敌意，使病人在其最早的关系中重新经验它们，才能使自体中的分裂逐渐减少。

我的经验显示，对这些根本的冲动、潜意识幻想和情绪的分析失败，部分原因是痛苦和抑郁焦虑变得明显了。对某些人而言，这超过了他们对真相的欲望，最终也超过了他们想要被帮助的欲望。我相信，如果病人要接受并吸收分析师关于这些心智早期层面的解释，那么他的合作必须基于一个坚定的决心——想要发现关于自己的真相。因为如果这些解释够深入，就会动员自体的一部分，这一部分被感觉为自我的敌人或是所爱客体的敌人，因此已被分裂和废止。我发现，通过解释对原初客体的憎恨和嫉羡所唤起的焦虑，和被分析师迫害的感觉（因为分析师的工作激起了那些情绪），比我们解释其他任何素材都更加痛苦。

这些困难在那些带着强烈偏执焦虑和分裂机制的病人身上特别常见，因为伴随着由解释而引发的被害焦虑，他们较少能够经验到对分析师的正向移情和信任——从根本上说他们无法维持爱的感觉。就我们现阶段的知识而言，我倾向于这样的观点：这些病人虽然不一定是明显的精神病类型，但是在他们身上，成功是受限的，或者可能无法成功。

当分析可以达到上述深度，嫉羨和对嫉羨的恐惧降低了，从而导致对建设和修复力量（事实上是对爱的能力）有更大的信任。结果是对个人自身的限制有更大的包容，以及客体关系的改善，对内在和外在现实也有一种更清楚的直觉。

在整合过程中所获得的洞察，使病人可以在分析过程中认识到，他的自体有一些潜在的危险部分。但是，当爱可以充分地结合分裂开来的怨恨和嫉羨，这些情绪变得可以忍受并降低了，因为它们通过爱而缓和了。早先所提及的各种焦虑的内容也减少了，例如被自体分裂、破坏性的部分淹没的危险。这种危险似乎是巨大的，因为在潜意识幻想中所造成的伤害，作为早期过度全能的结果，似乎是无可挽回的。当这些感觉更明朗，且被整合到人格中时，担心敌意会摧毁爱的客体的焦虑也降低了。病人在分析其间体验到的痛苦，也借由因整合的进步所带来的改善而逐渐减少。例如，重新获得某些主动性、可以做一些先前无法达成的决定，一般而言，可以更自由地运用其天赋才能。这与其修复能力较少受到抑制有关。在很多方面，他享受的力量增加，希望再现，虽然仍旧与抑郁交替着。我发现，创造力的增长与能够更安全地建立好客体的能力成正比，这在成功的案例中是分析嫉羨和破坏的结果。

同样，正如在婴儿期被喂食和被爱这种重复的快乐经验，对于安全地建立好客体是有帮助的，所以在分析期间，重复经验到有效、真实的解释，可以使分析师（回溯性的原初客体）被建立为好客体的形象。

这些改变都积累成人格的一种丰富性。随着怨恨、嫉羨和破坏一起，自体失去的其他重要部分也在分析过程中再度获得。感觉自己是一个更完整的人、获得对自己的控制感，以及大体上与世界的关系有一种更深层的安全感，这些也带来不少的释放。在《某些分裂机制》

（*Some Schizoid Mechanisms*）一文中，我曾经提出，精神分裂症患者所受的痛苦是最强烈的，因为感觉是被分裂成碎片。因为其焦虑的表现和神经症患者不同，所以这些痛苦被低估了。即使我们处理的不是精神病，而是分析那些整合受到干扰及对自己和他人觉得不确定的人，他们也经验到同样的焦虑。而当达成更完全的整合时，这些相似的焦虑就会得到释放。在我看来，完全且永久的整合是永远不可能，因为在外部和内部来源的紧张压力下，即使是整合良好的人，也会被驱往更强烈的分裂过程，虽然这也可能只是一个过渡时期。

在《论认同》一文中，我提出不应该由碎裂主导早期分裂过程，这对心理健康和人格的发展非常重要。我写道：“容纳未受伤的乳头和乳房的感觉（虽然并存着乳房被吞噬为碎片的潜意识幻想）造成了这样的

影响：分裂和投射主要并未涉及人格的碎裂部分，而是自体更凝聚的部分。这意味着自我没有暴露在因为碎裂而发生的致命弱化下，并且因此变得更能抵消分裂的效果，并在它与客体的关系中更能达到整合和合成。”^[49]

我相信这种重新获得人格中分裂部分的能力，是正常发展的前提。这意味着在抑郁心理位置期间，分裂在某种程度上克服冲动和潜意识幻想的压抑，并逐渐取得其地位。

性格分析一直都是分析治疗中非常重要但又非常困难的部分。^[50]我认为，在一些案例中，只有通过将性格形成的某些方面，追溯到我描述过的那些早期过程，我们才能对性格和人格的改变有长远的影响。

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我在这里试图传达的技术层面。从一开始，所有的情绪都附着于第一个客体之上。如果破坏冲动、嫉羨和偏执焦虑是过度的，婴儿会极大地扭曲和扩大所有来自外部来源的挫折，而母亲的乳房从外在和内在皆占优势转变为迫害客体。于是，即使真实的满足也不足以反制被害焦虑。将分析带到最早的婴儿时期，我们使病人能够复苏根本的情境——我经常说这种复苏是一种“感觉记忆”（*memories in feeling*）。在这种复苏过程中，让病人可能对早期的挫折发展出一种不同的态度。毫无疑问，如果婴儿确实暴露于非常不利的状况下，那么就算回溯地建立好客体也不能抵消坏的早期经验。然而，将分析师内射为一个好的客体，如果不是基于理想化，那么就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提供内在好客体的效果，而且内在的好客体是病人之前非常缺乏的。同样，投射的弱化和因此达到的更大宽容，势必与较少的愤恨有关，即使早期情境非常不利，这也使病人能够发现某些特征，并复苏过去的愉快经验。要达成这个目标的方式，是分析那将我们带回最早客体关系的负向和正向移情。这之所以变的可能，是因为分析所造成的整合已经强化了生命开始时的虚弱自我。在这些方向上，精神病人的精神分析也可能会成功。更加整合的自我变得可以体验罪疚感和责任感，这些是在婴儿时期无法面对的。客体合成产生了，经由爱缓和了恨，而作为破坏冲动必然结果的贪婪和嫉羨也失去了力量。

以另一种方式表达，被害焦虑和分裂机制降低了，病人就可以修通抑郁心理位置。他最初无法建立一个好客体，当这种无能在某种程度上被克服时，嫉羨便随之降低，享受和感恩的能力就逐步增加。这些改变扩展到病人人格的许多层面，范围从最早期的情绪生活到成人的各种经验和关系。我相信，在分析早期紊乱对整体发展的影响中，存在着我们帮助病人的最大希望。

【注释】

[1] 我想对我的朋友劳拉·布鲁克（Lola Brook）表达深深的感激，她和我一起进行这本书——《嫉羨与感恩》的整个准备工作，我的许多其他文章也是如此。她对我的作品有一种罕见的理解，并且在每个阶段帮助我做内容的阐释和评鉴。我还要感谢艾略特·贾克医生（Dr.Elliott Jaques），当这本书还在手稿阶段时，他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议，并帮助我搜集论据。我还要感谢朱迪丝·费伊小姐（Miss Judith Fay），她在做索引时承担了许多繁琐的工作。

[2] 《分析中的建构》（Constructions in Analysis,1937）。

[3] 所有的这些都被婴儿以比语言所能表达的更原始的方式感觉到。当这些前语言的情绪和幻想在移情的情境中被唤醒时，它们就表现为我所谓的“感觉中的记忆”（memories in feelings），并且在分析师的帮助下，它们被重构并被付诸言词（words）中。当我们在重构和描述其他属于早期发展阶段的现象时，也必须以相同的方式使用言词。事实上，如果没有从我们的意识领域借来言词，我们就无法将无意识的语言翻译成意识的语言。

[4] 在我的一些作品中：《儿童精神分析》（The Psycho-Analysis of Children）、《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Early Stages of the Oedipus Complex）和《婴儿的情绪生活》（The Emotional Life of the Infant），我都提到了口腔——尿道——肛门施虐来源的嫉羨，发生在俄狄浦斯情结最早的阶段，并且将它和毁坏母亲拥有物的欲望进行联系。特别是在婴儿的幻想中，母亲容纳父亲的阴茎。早在我的论文《一例六岁女孩的强迫性神经症》（An Obsessional Neurosis in a Six-Year-Old Girl）中（这篇文章宣读于1924年，但当时并未出版，后来它出现在《儿童精神分析》中）就已经提过，嫉羨与对母亲身体的口腔、尿道和肛门施虐性攻击密切相关，扮演一个突出的角色。但是，在那篇文章中，我并没有特别把这种嫉羨与抢走、毁坏母亲乳房的欲望进行联系，虽然我已经非常接近这些结论。在我的文章《论认同》（On Identification,1955）中，我讨论了嫉羨在投射式认同（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再回到我的《儿童精神分析》一书，我提出不只是口腔施虐，而且尿道施虐和肛门施虐的倾向，也在非常小的婴儿身上运作着。

[5] 《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的情结》（Notes on some Schizoid Mechanisms）。

[6] 艾略特·贾克医生使我注意到，嫉羨（envy）的语源学词根的拉丁文是“invidia”，来自动词的“invideo”——斜目而视（look askance at）、恶意地或怀恨地窥视、投以邪恶的目光、嫉羨和吝啬任何事。这个词的一个早期的用法是在西赛罗（Cicero，罗马雄辩家、政治家、哲学家，106-143?B.C.）的措辞中，他的话译为“通过他邪恶的眼睛制造不幸”。这一点确认了我对嫉羨和贪婪的区分，其中我强调的是嫉羨的投射性特征。

[7] 琼·里维埃（Joan Riviere）在《嫉妒作为一种防御的机制》（Jealousy as a Mechanism of Defense,1932）一文中，将女性的嫉羨追溯到婴儿期的欲望：要抢夺母亲的乳房并毁坏它们。根据她的发现，嫉妒基于这种原初嫉羨。她的论文有一些有趣素材，来阐释这些观点。

[8] 参见我的《儿童精神分析》，书中的一些地方用到这些概念。

[9] 《论负向治疗反应的分析》（A Contribution to the Analysis of the Negative Therapeutic Reaction,1936）和弗洛伊德的《自我与本我》（The Ego and the Id）。

[10] 婴儿可能事实上得到的乳汁太少，最想要的时候没有得到乳汁，或者得到的方式不对——例如乳汁来得太快或太慢，婴儿被怀抱的方式舒适与否、母亲对喂食的态度、母亲在喂食中是愉悦还是焦虑、是通过奶瓶还是乳房喂食——所有这些因素对每个个案都极其重要。

[11] 《力比多发展简论》（1924）。

[12] 对婴儿的观察显示了某些这类潜在的无意识态度。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有些婴儿暴怒地哭喊，但当他们开始被喂食时，很快就显得十分快乐。这一点显示他们暂时失去他们的好客体，但是又重新获得。而其他一些婴儿的持续怨恨和焦虑（虽然在喂食的瞬间会减少）可以被细心的观察者收集到。

[13] 很清楚，剥夺、不满足的喂食和不利的情境强化了嫉羨，因为它们干扰了完全的满足，创造了一个恶性循环。

[14] 《婴儿的情绪生活》（The Emotional Life of the Infant,1952）。

[15] 《性学三论》（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

[16] 《婴儿行为观察》（On observing the Behavior of Young Infants,1952?）。

[17] 也见唐纳德·温尼考特（Donald Winnicott）“幻觉乳房”（illusory breast）的概念及他的观点：客体起初都是由自体创造出来的（《精神病和儿童照顾》（Psychoses and Child Care,1953））。

[18] 弗洛伊德说：“无意识似乎不包含任何能给‘生命灭绝’概念提供内容的东西。”[《抑制、症状与焦虑》（Inhibitions,Symptoms and Anxiety,S.E.20,第129页）]

[19] 参见我的《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的情结》和赫尔伯特·罗森菲尔德（Herbert Rosenfeld）的《对一例带有人格解体的精神分裂状态的案例分析》（Analysis of a Schizophrenic State with Depersonalization,1947）。

[20] 在早期的文章中，我处理过这个过程的重要性。在此我只想强调，对我而言，它似乎是偏执——分裂心理位置的一个基本机制。

[21] 我已经提过，理想化出生前的情境是一种与生俱来的需要。理想化的另一个常见领域是母婴关系。特别是那些在这个关系中体验不到充分幸福的人，他们在回顾时会将它理想化。

[22] 关于这一点，我要提到我的论文《哀悼及其与躁郁状态的关系》（Mourning and its Relation to Manic-Depressive States）。其中，我将正常哀悼的修通，定义为一种早期好客体重新恢复的过程。我认为，这样的修通第一次发生在婴儿成功地处理了抑郁心理位置。

[23] 尽管我的观点没有改变，认为抑郁心理位置大约开始于生命第一年的4至6个月，而在大约6个月时到达巅峰，我发现有一些婴儿似乎在生命的头几个月中，短暂地体验到罪疚感（参见《关于焦虑与罪疚的理论》）。这并不意味着罪疚感已经升起。我在其他地方已经描述过作为抑郁心理位置特征的各种过程和防御，例如，和完整客体（whole object）的关系、对内和在现实有更强的认识、对抗抑郁的防御（特别是修复的内驱力）以及客体关系的扩展，它们导致了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谈到生命开始阶段所短暂经验到的罪疚感，当我写《儿童精神分析》时，我已经接近我所持的观点，书中描述了非常小的婴儿所经验到的罪疚感和迫害感。后来我定义了抑郁心理位置，就更清楚地将（或许太过简单）罪疚感、抑郁和对应的防御分隔在一边，而将偏执的阶段（后来我称为偏执——分裂心理位置）放在另一边。

[24] 我有理由相信这种过早的性欲化，通常是强烈精神分裂特质或精神分裂症全面发作的一项特征。参见比昂（W.Bion）的论文《关于精神分裂症理论的注释》（Notes on the Theory of Schizophrenia,1954）和《精神病性与非精神病性人格的区分》（Differentiation of the Psychotic from the Non-Psychotic Personalities,1958）。

[25] 参见《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Symbol-Form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go,1930）和《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1935），也见《儿童精神分析》（The Psycho-analysis of Children）一书。

[26] 我在其他地方曾经指出（例如在《婴儿的情绪生活》一文中）：在抑郁心理位置发展的时期和俄狄浦斯情结早期这两阶段之间的密切关联。

[27] 《儿童精神分析》（特别是第八章）和《婴儿的情绪生活》。其中我已经指出，这些幻想通常形成了俄狄浦斯情结早期阶段的一部分。但是我现在要补充的是，俄狄浦斯情结的完全发展受到嫉羨强度的强烈影响，而嫉羨强度决定了“父母联合意象”的强度。

[28] 《从早期焦虑看俄狄浦斯情结》（The Oedipus Complex in the Light of Early Anxieties,1945），收录于《克莱因文集 I》。“在女孩儿的发展中，阴茎嫉羨和阉割情结扮演着至

关重要的角色。但是，它们因为其俄狄浦斯欲望的挫折而被大大增强。虽然小女孩在某个阶段会认定，她的母亲拥有作为男性属性阴茎，但是这种观念并不像弗洛伊德所认为的那样，在她的发展中扮演一个那么重要的角色。关于母亲容纳了父亲令人羡慕的、渴求的阴茎——这种无意识理论，在我的经验中，是很多现象的基础。弗洛伊德将这些现象描述为女孩和阳具母亲（phallic mother）的关系。女孩对父亲阴茎的口腔欲望，与她要接纳阴茎的首次性器欲望融合在一起。这些性器欲望意味着从父亲那里得到小孩的愿望，这也是脱胎于‘阴茎=小孩’的等式。内化阴茎和从父亲那里得到一个小孩的女性欲望，始终先于拥有一个她自己的阴茎的愿望。”

[29] 见《婴儿的情感生活》和《关于婴儿的行为》（The Behaviour of Young Infants）.

[30] 《论认同》（On Identification,1955）.

[31] 见弥尔顿《失乐园》第一书和第二书。

[32] 但是借着魔鬼的嫉羨，死亡进入世界：它们作为上帝的一部分，因而造成了“审判”（《所罗门智训》，Wisdom of Solomon,Ch.3,v.24）.

[33] 在乔叟的作品中，我们也发现大量对这种嫉羨者的描述，其特征是背后诽谤和破坏性的批评。他把这种背后诽谤的罪，描写为嫉羨者憎恶见到他人的美好和幸福，乐于把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一罪行的特征在于：“这人别有意图地赞扬他的邻居，因为他最后总是说‘可是啊’，接着添上些莫须有的指责。或者当有人好心说了或做了什么时，他会恶意地彻底曲解对方的善意。当听到别人在称赞某个人，他就会说这个人的确很好，但又指出有人比他更好，以此贬低被赞扬的人。”

[34] 对生命延续性的信仰，特别表现在一个五岁男孩的话中。他的母亲怀孕了，他表示说希望这个被期待的婴儿是女孩，还说：“那样的话，她就会生宝宝，她的宝宝也会再生宝宝，然后就永远这样下去。”

[35] 我知道，在下面的案例素材中，关于病人的历史、性格、年龄和外在环境的详细资料会特别有价值。但是，出于谨慎的原因，不能详加讨论，我只能尝试摘取部分素材，来阐释我的主题。

[36] 不仅在儿童身上，成人也一样，早期喂食经验所感受到的情绪可以在移情情境中全面复苏。例如，在分析时段中，会突然强烈地感到一阵饥饿或口渴的感觉，然后在解释之后这些感觉就消失了，病人感到解释已经满足了饥渴的感觉。我的一位病人就受不了这种感觉，他会从躺椅上站起来，将他的手臂环绕在将我的咨询室隔成两半的拱门截面上。这样的分析时段结束时，我一再听到他这样说：“我被喂饱了。”？好客体——以照顾和喂养婴儿的母亲的最早原始形态——被重新获得了。

[37] 弗洛伊德《梦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中清楚显示，这种疯狂的残余在梦中找到了表达，它们对于心理健康而言是最有价值的防御措施。

[38] 经验告诉我，当分析师充分确信情绪生活的一个新的方面的重要性时，他就能在分析中早一点解释它。这样，每当素材允许时，他都会给予充分的强调，也因此可以使病人更早地理解这种过程。这样分析的效力也可以得到提升。

[39] 参见罗森菲尔德（Rosenfeld）《关于慢性精神分裂症中意识混乱状态的病理学评论》（Notes on the Psychopathology of Confusional States in Chronic Schizophrenias,1950）.

[40] 参见《婴儿的情绪生活》。

[41] 参见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工作中所见之性格类型》（Some Character-Types Met with in Psycho-Analytic Work,1915）.

[42] 《对神经症和精神病患者在分析期间的行动发泄需要的研究》（An Investigation of the Need of Neurotic and Psychotic Patients to Act Out during Analysis,1955）.

[43] 一些分析精神分裂症案例的同事告诉我，他们现在将嫉羨当作一种损毁和破坏的因素

而加以强调，可以证明这样的强调在理解和治疗他们的病人上都非常重要。

[44] 参见《儿童精神分析》，第八章。

[45] 我已经提出（参见我1952年的论文），在出生的第二年，强迫性机制凸显出来，在肛门冲动和幻想的主导下，自我组织（ego organization）出现了。

[46] 这很像一个出人意料地犯下罪行或精神崩溃的人，突然意识到他的自体中分裂出来的危险部分。在有些已知的案例中，这些人会尝试被逮捕，以阻止自己犯下谋杀罪。

[47] “我们从这些迹象推断：肛门区性感带的重要性，在这些人天生的性体质中得到强化。”

[48] 《力比多发展简论》(1924).

[49] 参见《论认同》。

[50] 弗洛伊德、琼斯和亚伯拉罕在这个主题上做出了最基础的贡献。参见：例如，弗洛伊德《性格与肛门性欲》（Character and Anal Erotism,1908）、琼斯《强迫性神经症中的恨和肛门性欲》（Hate and Anal-Erotism in the Obsessional Neuroses,1913）、《肛门性欲的性格特性》（Anal-Erotic Character Traits,1918），以及亚伯拉罕《论肛门性格理论》（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of the Anal Character,1921）、??《口腔性欲对于性格形成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Oral Erotism on Character Formation,1924）、《力比多发展性器层面的性格形成》（Character Formation on the Genital Level of Libido Development,1925).

第十一章 关于心理机能的发展（1958）

我的这篇文章是对元心理学（metapsychology）的贡献。我试图根据精神分析实践发展中得出的一些结论，进一步拓展弗洛伊德在这个主题上的基本理论。

弗洛伊德用“本我”、“自我”和“超我”等词汇来系统阐释心理结构，这已经成为所有精神分析思考的基础。他明确指出：自体的这些部分并非清晰地彼此分开，本我是所有心理功能的基础。自我从本我中发展而来，但是它发生在哪个阶段，弗洛伊德并没有给出一致的说法。自我终其一生都向下深入本我，因此受到无意识过程的持续影响。

此外，他所发现的生本能和死本能，以及从出生那一刻就开始运作的生死本能的对立和融合，对于心理的理解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观察婴儿持续挣扎的心理过程中——在破坏和拯救自己、攻击客体和保留客体这些无法压抑的冲动之间的挣扎——我认识到这些彼此挣扎的原始力量正在运作着。这使我对弗洛伊德的生死本能概念在临床上的重要意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写《儿童精神分析》^[1]时，我已经得出结论：在两种本能之间挣扎的影响下，自我的主要功能之一——掌控焦虑，从生命最初就已经开始运作了。^[2]

弗洛伊德假设，有机体通过将死本能于内在运作所产生的危险转向外界来保护它自己，免受危险，无法转向的部分则被力比多所束缚。他在《超越快乐原则》（1922）一书中将生死本能的运作看作是一些生物学过程。但是人们还没有充分地认识到，弗洛伊德在他的一些作品中，将他的临床考虑建立在这两种本能的概念上，例如在《受虐狂的经济问题》（The Economic Problem of Masochism, 1924）一文中。请让我回忆那篇文章的最后几个句子。他说，“因此道德受虐就成为一个典型的证据，证明存在本能的融合。它的危险在于：道德受虐源于死本能，是从死本能作为破坏本能被转向外在的部分中逃离出来的那个部分。然而另一方面，由于道德受虐有一种情欲成分，如果没有力比多的满足，即使他自己是破坏的主体，也无法进行。”（S.E.19，第170页）在《精神分

析新论》（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1933）中，他以更强烈的措辞阐释了他在心理方面的新发现。他说：“这种假设为我们打开了研究的远景，终有一天，这些研究对理解病理过程会有重大意义。因为融合也可能再分开，我们可以预期，这类去融合（defusion）将会极为严重地影响心理功能。但是这些概念依然太新，还没有人尝试在我们的工作中运用它。”（S.E.22，第105页）弗洛伊德认为两种本能的融合和去融合是攻击性冲动和力比多冲动之间的心理冲突的基础。对于他的这个观点，我的看法是，令死本能转向的是自我，而不是有机体。

弗洛伊德认为，在无意识中不存在对死亡的恐惧，但是这似乎与他发现的内在运作的死本能所产生的危险不符。在我看来，自我对抗的这种原始焦虑就是死本能引发的威胁。我在《关于焦虑和罪疚的理论》

（The Theory of Anxiety and Guilt,1948）^[3]一文中指出，我不同意弗洛伊德下面的观点：“无意识中似乎不包含任何可以用来构建‘生命灭绝’这个概念的东西”，因此，“死亡恐惧应该视为阉割恐惧的同义词”。在《儿童良知的早期发展》（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Conscience in the Child,1933）中，我提到弗洛伊德的两种本能理论。根据这个理论，在生命的开始，攻击本能或死本能和力比多或生本能（爱欲）对立，并且为之所束缚。我说：“我认为被这种攻击本能摧毁的危险，在自我中造成了过度的紧张，被自我感觉为一种焦虑，所以在自我发展的初期，就面临了调动力比多以对抗其死本能的任務。”我做出结论：被死本能破坏摧毁的危险因而在自我中造成了原始的焦虑。^[4]

如果投射机制无法运作，婴儿就会处于被自己的破坏冲动淹没的危险中。在出生时，自我受到生本能的召唤而行动，部分是为了执行这种功能。投射的原发过程，是将死本能转向外在的方法。^[5]投射也将力比多贯注到第一客体。另一个原初过程是内射，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生本能服务的。它与死之本能对抗，因为它使得自我纳入给予生命的东西（首先是食物），因此将内部运作的死本能束缚住。

从生命的开始，两种本能便附着在客体之上，首先是母亲的乳房。^[6]

我的假设是，内射母亲喂食的乳房，为所有内化的过程奠定了基础。我认为我的假设也许能阐释与两种本能的运作相关的自我的发展。根据何者占主导——是破坏冲动还是爱的感觉，乳房（奶瓶可以象征性地代表它）时而被感觉为好的，时而是坏的。对乳房的力比多贯注加上满足的经验，在婴儿心中建立起原初的好客体；而将破坏冲动投射到乳房上，则建立了原初的坏客体。这两个方面都受到内射，这样已被投射

的生死本能，再次在自我之中运作。掌控被害焦虑的需要，推动了乳房和母亲在内部和外部的分裂，分裂为一个有帮助的、爱的客体和一个可怕的、恨的客体。这些是后来所有内化客体的原形。

我相信自我的强度（反映了两种本能之间融合的状态）是体制决定的。如果在融合中由生本能主导，意味着爱的能力占优势，自我是相对强壮的，比较能够忍受死本能所引起的焦虑，并且去反制它。

自我的力量可以维持和增加到何种程度，部分地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特别是母亲对婴儿的态度。然而即使是生本能和爱的能力居于主导时，破坏冲动仍然向外转向，创造出迫害客体和危险客体，而这些迫害客体和危险客体又再次被内射。此外，内射和投射的原初过程使得自我和客体的关系持续改变——根据婴儿的潜意识幻想和情绪，在婴儿实际经验的影响下，在内在和外在客体、好坏客体之间不断更迭变化。两种本能的永久活动导致了这些更迭变化的复杂性，而这种复杂性构成了自我在两方面发展的基础——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和内部世界的建立。

内化的好客体于是形成自我的核心，自我围绕这个核心扩展和发展。因为当自我受到内化的好客体支持时，通过用力比多束缚内在运作的死本能的某些部分，它更能够掌控焦虑，保存生命。

然而，正如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新论》（1933）中所描述的，由于自我分裂了它自己，结果自我的一部分开始“凌驾”于其他部分。他明确指出，这个执行许多功能的分裂部分就是超我。他还说，超我包含被内射的父母的特定方面，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

我同意这些观点。而我的不同意见是：作为超我基础的内射过程在出生时就开始了。超我出现于俄狄浦斯情结开始前的几个月，^[7]我将俄狄浦斯情结和抑郁心理位置开始的时间，定在生命第一年的四到六个月。因此，对好乳房和坏乳房的早期内射是超我的基础，且影响了俄狄浦斯情结的发展。对超我的形成的这种设想，与弗洛伊德明确的表述形成鲜明的对比。他认为：认同父母是俄狄浦斯情结的结果，而且这些认同只有在俄狄浦斯情结被成功地克服后才会成功。

在我看来，自我的分裂导致超我形成。分裂是自我冲突的结果，而自我冲突又是生死本能的对立所致。^[8]通过投射以及它所导致的好客体和坏客体的内射，自我的冲突得到加强。自我受到内化的好客体支持，也通过认同好客体而得到强化。它将死本能的一部分投射到它自己被分裂开来的一部分中——这一部分因此对立于自我的其余部分，形成了超我的基础。伴随着死本能这一部分的转向，与之融合的那部分生本能也

随之转向。随着这些转向，好客体和坏客体的某些部分也从自我中被分裂出来，进入超我之中。超我于是获得保护性和威胁性双重品质。随着整合过程的进行——这一过程从一开始就存在于自我和超我之中，死本能就在某种程度上被超我束缚。在束缚的过程中，死本能也影响了超我之所包含的好客体的一些方面。结果超我的活动范围就从约束憎恨和破坏冲动、保护好客体和自我批判，一直到威胁、抑制性抱怨和迫害。超我与好客体紧紧连在一起，甚至努力保存好客体。它非常接近实际的好母亲，它哺喂并且照顾孩子。但是，由于超我也在死本能的影响之下，它也部分地代表了使孩子受挫折的母亲，它的禁令和谴责便唤起了焦虑。当发展顺利时，在一定程度上，超我主要被感觉为是有帮助的，不会起到过于严厉的良心的作用。孩子有一种天生的需要——我假定即使很小的婴儿也是如此——就是要被保护，同时也要受某些禁令约束，这些禁令相当于对破坏冲动的控制。在《嫉羨与感恩》一文中我已经提出，婴儿对一个永远存在、永不耗竭的乳房的愿望，包含着这样一种渴望，就是乳房应该驱除或控制婴儿的破坏冲动，这样就可以保护他的好客体，并使他免于被害焦虑。这种功能属于超我。然而，一旦婴儿的破坏冲动和焦虑被唤起，超我就被感觉是严格而专横的。于是，就像弗洛伊德形容的那样，自我“必须服侍三个严厉的主人”：本我、超我和外在现实。

在20岁出头时，我开始了一项新的冒险——用游戏技术分析3岁以上的儿童。我遇到的出乎意料的现象之一是一种非常早且未开化（savage）的超我。我还发现，小孩子以一种幻想的方式内射父母，首先是母亲及其乳房。我得出这一结论是通过观察他们的一些内在客体的恐怖特征。这些极端危险的客体，在婴儿早期造成了自我内部的冲突和焦虑；但是在急性焦虑的压力下，它们和其他恐怖的形象一起被分裂出来——但分裂的方式不同于形成超我的分裂方式——并被降低到无意识的更深层次。这两种分裂方式的不同在于（这一点也许能够用来解释分裂过程发生的许多模糊的方式）：在恐怖形象的分裂中，去融合似乎是占优势的，而超我的形成则是在两种本能融合的主导下进行的。因此，超我正常地建立，和自我有密切的关系，并且和自我分享着同一好客体的不同方面。这就使自我有可能或多或少地整合和接受超我。与之相反，极坏的形象不会被自我以这样的方式接受，而且不断被自我拒绝。

不过对小婴儿来说，而且我假设越小的婴儿越是如此，在被分裂出来的形象和那些不那么恐怖也更为自我所容忍的形象之间，其界限是易变的。分裂通常只是短暂或部分地成功。当分裂失败时，婴儿的被害焦虑非常强烈。这种状况在发展的第一个阶段特别显著。这个阶段以偏执

——分裂心理位置为特征，这个位置我认为在生命最初的3到4个月达到高峰。在非常小的婴儿的心中，好乳房和吞噬性的坏乳房非常快速地交替出现，可能被感觉为是同时存在的。

迫害的形象被分裂出来，形成无意识的一部分，这也紧紧联系着理想化形象的分裂。理想化的形象被发展出来，来保护自我对抗恐怖的形象。在这些过程中，生本能再度出现，并且显示自己的威力。在自体的每一个层次中，都可以发现迫害客体和理想化客体、好客体和坏客体之间的对比。而这种对比是生本能和死本能的一种表达，并且形成潜意识幻想生活的基础。在早期自我尽力避开的那些被憎恨的和威胁性的客体中，也包括那些被感觉为受到伤害和被杀死的客体，这些客体从而转变为危险的迫害者。随着自我的强化以及它的整合与合成能力的提高，抑郁心理位置的阶段就到来了。在这个阶段，受伤害的客体不再主要被感觉为是一个迫害者，而是被感觉为一个被爱的客体，个体还能经验到对它的罪疚感和想要修复的内驱力。^[9]这种和被爱的受伤客体之间的关系，形成超我中一个重要元素。根据我的假说，抑郁心理位置在接近第一年年中达到高峰，从那时起，如果被害焦虑不甚过度，而爱的能力足够强大，自我会越来越觉察到它的精神现实，越来越感到是它自己的破坏冲动造成其客体的毁坏。因此之前被感觉为坏的受伤客体，在儿童的心中有了改善，更加接近于真实的父母，自我也逐渐发展出处理其外在世界这个重要功能。

就内在因素而言，这些基本过程的成功，以及随之而来的整合和自我的强化，都有赖于生本能在两种本能的互动中占据优势。但是分裂过程仍然持续着。在整个婴儿期神经症阶段（这是表达也是修通早期精神病性焦虑的方式），生死本能之间的对立，以焦虑的形式被婴儿强烈地感觉到，这些焦虑来自迫害客体，自我试图通过分裂，后来通过压抑来应付这些迫害客体。

随着潜伏期的开始，超我组织化的部分（尽管通常都非常严厉）更多地从其无意识的部分被分离出来。在这个时期，儿童处理其严格的超我是通过将它投射到环境中去（换句话说，就是将它外化）并且尝试与那些权威者达成妥协。然而，尽管在大一点的儿童和在成人中，这些焦虑都得到缓和，改变了形式，并被更强大的防御所抵挡，因此在分析中比小孩子的焦虑更不容易被触及。但是，当我们穿透无意识的更深层次，还是发现危险和迫害的形象仍然与理想化的形象并存。

回到我的“原初分裂过程”的概念，我最近提出这样的假设：好客体与坏客体、爱与恨之间的分离，应该在最早的婴儿期发生。这对正常发

展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当这样的分离不过于严重，却足以分辨好与坏时，在我看来，这就形成了稳定和心理健康的一个基本要素。这意味着自我足够强大，不至于被焦虑所淹没，也表示和分裂并行的是正在进行的某些整合（虽然是以一种初级的形式）。只有当生本能在融合中胜过死本能时，这些整合才有可能进行。这样最终才可以更好地达成客体的整合与合成。然而，我认为即使在这样有利的状况下，当内在和外在压力非常大时，还是可以感觉到无意识的深层中的恐怖的形象。整体来说稳定的人（这意味着他们已经稳固地建立了他们的好客体，并且因此高度认同它）可以抵制较深层无意识对他们的自我的侵入，并且重新获得稳定。在神经症患者中，更多的是在精神病患者中，对抗这种来自无意识深层的危险的挣扎，在某种程度上，是持续不断的，也是他们不稳定性或疾病的一部分。

由于近几年的临床发现使我们更了解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精神病理过程，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在他们的内在，超我几乎无法与他们的破坏冲动和内在迫害者区分开来。赫尔伯特·罗森菲尔德（Herbert Rosenfeld, 1952）在他有关精神分裂症者的超我的那篇论文中，描述了这样一种压倒性的超我在精神分裂症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也在臆想病（hypochondria）的根源中发现了这些感觉所引起的被害焦虑。^[10]我认为在躁郁症中，这样的挣扎及其结果是不同的，但是在此我暂不进行深入探讨。

如果由于破坏冲动处于主导地位，同时自我过度虚弱，原初分裂过程过于猛烈，那么客体在后面阶段的整合和合成就会受到阻碍，抑郁心理位置也无法被充分地修通。

我已经强调过，心灵的动态（dynamics）是生、死本能共同运作的结果，除了这些力量之外，无意识还包括无意识自我，很快也包括无意识超我。我将“本我”视为等同于这两种本能，也是这个概念的一部分。弗洛伊德在很多地方提到“本我”，但是他的定义有些不一致。然而，至少在一篇文章中，他只用“本能”来定义“本我”。他在《精神分析新论》中说：“本能的贯注寻求释放——在我们看来，这就是本我的全部；甚至这些本能冲动的能量，也似乎处在一种不同于心灵其他区域的状态中。”（S.E.22，第74页）

从我写《儿童精神分析》（1933）开始，我的“本我”概念就符合上段引言所包含的定义。我确实也曾偶尔更不经意地使用“本我”这个词汇，用它来代表死本能或无意识。

弗洛伊德说，自我通过压抑——阻抗的界限，将自己从本我中分化

出来。我发现分裂是初始的防御之一，并且是先于压抑的，我假设压抑大约在生命的第二年开始运作。正常而言，没有完全的分裂，也没有完全的压抑。因此，自我的意识和无意识部分，并非由一个僵化的界限分割开来。正如弗洛伊德所描述的，在谈到心灵的不同区域时，这些区域都是渐变然后融入彼此。

然而，当分裂制造了一个非常僵化的界限，这就意味着发展没有正常地进行，结果是死本能居于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当生本能占优势，整合和合成就可以成功地进展。分裂的本质决定了压抑的本质，^[11]如果分裂过程没有过度，意识和无意识就仍然保持可以彼此渗透的状态。然而，当自我所执行的分裂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无组织的时候，就不能充分地缓和焦虑；而在大一点的孩子和成人身上，压抑是避开焦虑和缓和焦虑更为有效的方式。在压抑中，更加高度组织化的自我更有效地将自己分裂开来，以对抗无意识的思考、冲动和恐怖的形象。

虽然我的结论是以弗洛伊德的发现为基础（他关于两种本能及它们对心灵不同部分的影响的发现），但是我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补充意见却有很多不同看法。我现在要在这些不同看法的基础上写下本文的结语。

你们可能还记得，弗洛伊德对力比多的强调远大于对攻击行为的强调。虽然早在他发现生本能和死本能之前，他就已经从性虐的形式中看到性欲的破坏成分的重要性，但他并未充分重视攻击行为对情绪生活的影响。因此，可能他从未彻底地完成对两种本能的发现，并且似乎不愿将此发现扩展到整个心理功能。然而，正如我早先指出的，他将这个发现运用于临床材料，且程度比我们所意识到的更深。然而，如果要给弗洛伊德的两种本能的观念下一个终极的结论，那就是：生本能和死本能的互动支配着全部心理生活。

我已经提出，超我的形成先于俄狄浦斯情结，是由对原初客体的内射发起的。超我维持它与自我其他部分的连接，是通过已经内化了同一个好客体的不同层面。这个内化的过程对自我的组织化也具有最重要的意义。我认为，自我从生命的开始就需要并且有能力分裂并且整合它自己。整合在抑郁心理位置逐渐达到高峰，它取决于生本能的优势，并且意味着死本能的运作在某种程度上为自我所接受。我将自我的构造视为一个实体，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两方面的交替所决定的：一方面是分裂与压抑，另一方面是与客体有关的整合。

弗洛伊德认为，自我持续地从本我那里丰富自己。我早就说过，在我看来，自我被生本能召唤而运作，并通过生本能得到发展，达成这一

点的方式是通过其最早的客体关系。生本能和死本能所投射的乳房，是第一个通过内射而被内化的客体。以这样的方式，两种本能找到它们可以附着的客体，然后通过投射和再内射，自我得到丰富和强化。

自我越能整合其破坏冲动，并合成其客体的不同层面，它就变得越丰富。虽然自体和各种冲动的被分裂的部分，因为会唤起焦虑，造成痛苦，因而遭到拒绝，但它们同样也包含着人格和无意识生命中有价值的方面，将它们分裂开来，就会使人格和无意识生命变得贫乏。虽然自体 and 内化客体被拒绝的部分会造成不稳定性，但它们也是艺术作品中和不同智力活动中灵感的源泉。

我对最早客体关系和超我发展的设想，符合我的假说：自我（至少）从出生起就开始运作，生本能和死本能的力量无所不在。

【注释】

[1] 参见《儿童精神分析》，第126-128页。

[2] 我在《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的情结》（1946）中提出，我们从后来的自我那里得知的一些功能——特别是处理焦虑的能力，在生命伊始就已经在运作了。死本能在有机体内运作而引发的焦虑，会被感觉为对灭绝（死亡）的恐惧，以迫害的形式出现。

[3] 参见本书《关于焦虑和罪疚的理论》。

[4] 琼·里维埃（Joan Riviere, 1952）提到“弗洛伊德坚决拒绝无意识中恐惧死亡的可能性”；她继续做出结论：“人类婴儿的无助与依赖，加上他们的幻想生活，意味着：对死亡的恐惧甚至就是他们经验的一部分。”

[5] 此处我与弗洛伊德持不同观点。弗洛伊德所理解的转向似乎只是：本来导向自体的死本能，被转变为攻击客体的过程。在我看来，转向这一特殊机制中包含两个过程：一部分死本能投射到客体之中，客体从而变成一个受害者；而保留在自我中的那部分死本能，导致对受害客体的攻击。

[6] 在《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的情结》中，我说：“对破坏冲动的恐惧似乎立即附着在一个客体上——甚至被经验为害怕一个无法控制的、拥有压倒性力量的客体。原初焦虑的其他来源是出生焦虑（分离焦虑）和身体的需求的挫折，这些经验也是从一开始就被感觉为是由客体引起的。”

[7] 我早期的一些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观点是如何发展出来的，更详细的描述可以参见《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1928）、《儿童精神分析》（1932）（特别是第八章）、《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的情结》（1945）和《关于婴儿情绪生活的一些理论性结论》（1952，第218页）。

[8] 参考例子见本书《关于焦虑和罪疚的理论》（1948）。

[9] 阐释这个特殊观点的临床素材，见《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1934）。《克莱因文集 I》，第273-274页。

[10] 例如，我在本书的注释中提到：“与内化客体（首先是部分客体）的攻击有关的焦虑，在我看来是疑病症的基础。”在我的《儿童精神分析》一书中提出了这一假设（第144页、第264页、第273页）。同样，在《智力抑制理论》（The Theory of Intellectual Inhibition, 1931）

中，我指出：“一个人害怕自己的粪便，将它视为一个迫害者，最终是源自他施虐的幻想。这些害怕产生了一种恐惧，恐惧在他身体里面有很多迫害者，也恐惧被下毒，正如疑病恐惧一样。”

[11] 参见我的论文《关于婴儿情绪生活的一些理论性结论》，在该处我写道：“分裂机制构成了压抑的基础（如弗洛伊德的概念所指的那样），但是与导致崩解状态的最初分裂形式相反，压抑通常不会导致自体的崩解。因为在这个阶段，心理的意识与无意识部分有更好的整合；而且，由于在压抑的作用下，分裂主要影响的是在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分隔。自体的这两个部分都不会遭遇先前阶段会产生的碎裂程度。然而，在生命开始的最初的几个月中，婴儿诉诸分裂过程的程度，强烈地影响了在稍后阶段中压抑的运作。”

第十二章 成人世界及其婴儿期根源（1959）

从精神分析的观点考察人们在社会环境中的行为时，有必要去研究个体如何从婴儿期发展至成熟。一个团体，或小或大，都是由处于彼此关系中的个体构成的，因此对人格的理解是理解社会生活的基础。对个体发展的探究将精神分析一阶段一阶段地带回婴儿期。因此，我将首先详述婴儿的基本倾向。

婴儿困难的种种迹象——暴怒状态、对周遭环境缺乏兴趣、没有能力忍受挫折以及对悲伤快速短暂的表达——除了对身体因素的描述之外，这些迹象在先前没有任何解释。因为在弗洛伊德的伟大发现之前，人们一般倾向于将童年视为一段完美的快乐时期，儿童显示出的各种困扰也没有被认真对待。弗洛伊德的发现逐渐帮助我们理解了儿童情绪的复杂性，并揭示出儿童会经历严重的冲突，这使我们对婴儿心理及其与成人心理过程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洞察。

我在幼儿精神分析中发展出的游戏技术，以及我的工作带来的其他技术上的进步，使我能够对婴儿非常早期的阶段和无意识较深层面得出新的结论。这种回顾性的见解，是以弗洛伊德的一个重大发现为基础的，即移情情境。也就是说，在精神分析中，病人在和精神分析师的关系中，重新演出较早的（我要补充说，甚至是非常早期的）情境和情绪。因此，即使是成人，与精神分析师的关系有时也带着非常孩子气的特征，例如：过度依赖、需要被引导还有毫无道理的不信任。从这些表现中推演出过去，是精神分析师的一种技术。我们知道弗洛伊德首先发现了成人之中的俄狄浦斯情结，并且将它追溯到童年时期。我很幸运能分析非常小的儿童，对他们的心理生活获得更进一步的洞察，而这又将我引向对婴儿的心理生活理解。通过细致地观察游戏技术中的移情，对于心理生活（在儿童和后来的成人身上）如何受到最早期的情绪和无意识幻想的影响，我得到了更深入的理解。我将从这个角度，尽量少用专业术语，来描述我对婴儿的情绪生活得出的结论。

我曾提出这样的假说：在出生过程中和对产后情境的适应中，新生

婴儿会体验到一种迫害性质的焦虑。这可以通过下列事实来解释：小婴儿会无意识地感受到各种不适，他还无法在智力上理解这一点，仿佛这是敌意力量加诸他的。如果很快让他感到舒适——特别是温暖、慈爱的怀抱方式，以及被喂时的满足——他就会产生更快乐的情绪。这种舒适被感觉为来自好的力量。而且我相信，这使得婴儿可能与一个人（或如精神分析师说的那样，与一个客体）产生第一个爱的关系。我的假说是，婴儿对于母亲的存在有一种天生的无意识觉知。我们知道小动物会立刻转向母亲，从她那里寻找食物；人类作为动物在这方面并无不同，这种本能的知识是婴儿和母亲原初关系的基础。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在几周大时，婴儿已经可以仰望母亲的脸色，辨别出她的脚步声，她双手的碰触、她的乳房或她所给的奶瓶的味道和感觉，这些都表示某种和母亲的关系已经建立，不论这一关系有多原始。

婴儿不仅期望从母亲那里得到食物，而且也渴望着爱和理解。在最早的阶段，爱和理解是通过母亲爱抚婴儿来表达的，并且导致某种无意识的一体感，这种一体感的基础是母亲和孩子无意识的紧密关系。婴儿由此获得被理解的感觉，构成其生命中第一个基本关系的基础，即与母亲的关系。同时，我认为被体验为迫害感的挫折、不适和痛楚，也进入他对母亲的感觉之中。因为在生命前几个月中，她对孩子而言代表着全部外在世界，所以好和坏都从她那里进入孩子心中，这导致了对母亲的双重态度，即便在最佳的可能条件下也是如此。

爱的能力和被害感在婴儿最早的心理过程中有很深的根源，它们首先聚焦在母亲身上。破坏冲动及其伴随的情绪态度，诸如对挫折的怨恨、由此激起的憎恨、不肯妥协将就、对全能客体（即母亲，婴儿的生命和幸福都依赖于她）的嫉羨，这些不同的情绪都唤醒了婴儿的被害焦虑。加以必要的修正，这些情绪在后来的生命中仍然起作用。因为针对任何人的破坏冲动，总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即觉得那个人也变得充满敌意和报复。

天生的攻击性，必定会因为不利的外在环境而加强。相反，它也会因为婴儿所得到的爱和理解而减缓，这些因素在发展过程中持续地运作。但是，虽然外在环境的重要性到今天越来越得到承认，内在因素的重要性仍然被低估。即使在有利的环境下，因个体而异的破坏冲动，也是心理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必须将儿童的发展和成人的态度看作内在和外在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既然我们理解婴儿的能力已经增强，我们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通过仔细观察来认识爱恨之间的挣扎。有些婴儿对任何挫折都会经验到强烈的怨恨，如果挫折是由剥夺导致的，婴儿就会以不接受满足来表现这种强烈的怨恨。我认为，比起那

些偶尔爆发怒火但可以很快平息的婴儿，这类儿童有一种更强烈的天生攻击性和贪婪。如果一个婴儿显示出他能接受食物和爱，这就意味着他可以相当快地克服对挫折的怨恨，而当满足再度被提供时，他就可以重新获得爱的感觉。

在继续我对儿童发展的描述前，我觉得我应该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简明地定义一下“自体”（self）和“自我”（ego）这两个术语。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自我是自体组织化的部分，它持续受到本能冲动的影响，但是又通过压抑将这些本能冲动保持在控制之下。此外，它指挥着所有的活动，并且建立和维持与外在世界的关系。自体通常涵盖了人格的全部，不仅包括自我，也包括弗洛伊德称为“本我”（id）的本能生活。

我的工作使我得出这样的假定：自我从出生起就存在并运作着，除了上述的功能外，它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即防御自己，对抗因内部挣扎和外部影响而引发的焦虑。此外，它还开启了一些过程，其中我首先选出“内射”和“投射”，对同样重要的分裂（splitting）过程——即割裂冲动和客体的过程——我会稍后说明。

弗洛伊德和亚伯拉罕为我们提出一个伟大的发现：不论在严重心理障碍还是正常心理生活中，内射和投射都有重大的意义。在这里，我不能去特别描述弗洛伊德如何从躁郁症的研究，发现了构成超我基础的内射。他也阐释了超我、自我和本我之间的重要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基本概念渐渐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正如我在儿童精神分析工作中认识到的，内射和投射从出生后开始就发挥作用，是自我最早的活动。在我看来，这些活动从出生起就运作着。从这个角度来看，内射意味着婴儿所经历的外在世界、其影响与情境，以及他所遇到的客体——所有这些都不只是被经验为外在的，而且被纳入自体之中，变成其内在生命的一部分。即使是成人，如果没有这些源于内射的持续不断的对人格的补充，也无法评估其内在生命。同时进行的投射则意味着，孩子有一种能力，将各种感觉（主要是爱和恨）归诸他周围的其他人。

我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针对母亲的爱和恨，与小婴儿将他所有的情绪投射在母亲身上的能力密切相关，从而使母亲成为一个好客体，也成为一个危险的客体。然而，虽然内射和投射的根源在婴儿期，但它们却不只是婴儿化的过程。它们也是婴儿幻想的一部分，这在我看来也是从生命开始就运作着，而且有助于塑造他对周围环境的印象。然而通过内射，这种已经改变的外部世界的图像，便影响着在他心中进行的事情。于是，一个内在世界被建立起来，它是对外在世界的部分的反映。也就是说，内射和投射的双重过程，造成了外在和内在因素之间的互

动，这种互动贯穿生命中的每个阶段。以同样的方式，内射和投射持续人的整个一生，并且在成熟的过程中被修正。但是，在个体和周围世界的关系中，它们永远不会失去其重要性。因此，即使是成人，对现实的判断，也从未完全脱离其内在世界的影响。

我已经说过，我所描述的投射和内射过程，从某个角度来说，必须被视为一种无意识幻想。正如我的朋友，新近故去的苏珊·艾萨克斯（Susan Isaacs）在她关于这个主题的论文（1952）中所说的：“幻想（首先）是心理的必然结果，是本能的精神代表。所有的冲动、本能的渴望或反应，都被经验为无意识幻想……幻想呈现了在当时主导心灵的那些渴望或感觉的特殊内容（例如：愿望、恐惧、焦虑、胜利、爱或悲伤）。”

无意识的幻想不同于白日梦（尽管两者有一些联系），它们是一种发生于无意识深层的心灵活动，伴随着婴儿所经验到的每一种冲动。例如，一个饥饿的婴儿，可以通过幻想来暂时处理自己的饥饿——幻想被给予乳房的满足，以及他通常由此得到的所有愉悦，诸如乳汁的味道、乳房的温暖、被母亲抱在怀中和被母亲所爱的感觉。但是无意识幻想也会采取相反的形式——当乳房拒绝给予这种满足，就会感觉受到了乳房的剥夺和迫害。这些幻想变得越来越复杂，涉及更广泛多样的客体和情境，持续整个发展过程并伴随所有的活动。它们在心理生活中，从未停止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再怎么强调无意识幻想对艺术、科学工作和日常活动的影响也不为过。

我已经提到母亲被内射，而这是发展中的基本因素。在我看来，客体关系几乎从出生时就开始了。母亲在其好的层面（关爱、帮助和喂养孩子）是第一个好客体，婴儿使其成为自己内在世界的一部分。我认为，婴儿的这种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天生的。好客体能否充分成为自体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有赖于被害焦虑（以及相应的愤恨）不是太强烈。同时，母亲的爱的态度大大促进了这个过程的成功，如果母亲被当作可以依赖的好客体纳入孩子的内在世界，自我之中就被加入了一个强有力的要素。因为我的假说是，自我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这个好客体发展起来的，而对母亲一些好特征认同，就奠定了进一步有益认同的基础。认同于好客体的外在表现是，小孩子复制了母亲的活动和态度，这可以在他的游戏中看到，通常也表现在他对待更小的孩子的行为上。若强烈地认同于好母亲，也使孩子更容易去认同一个好父亲，以及在后来认同于其他友善的形象。结果，他的内在世界就主要包含好客体和好感觉，而这些好客体也被感觉为回应着婴儿的爱。这一切都有助于形成一个稳定的人格，也使将这些同情和友善的感觉扩展到他人成为可能。显

然，父母之间以及他们与孩子之间的良好关系，以及快乐的家庭氛围，对这个过程的成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不论孩子对双亲的感觉有多好，攻击性和憎恨也仍然在运作着。对此的一种表达是与父亲的竞争，这源自男孩对母亲的欲求，和所有与之相关的潜意识幻想。这样的竞争表现在俄狄浦斯情结中，在3到5岁的儿童身上可以清楚地观察到。然而，这种情结其实在更早的时期就已经存在了，根源是婴儿最初疑心是父亲从他身边夺走了母亲的爱和关注。男孩和女孩的俄狄浦斯情结有很大的差异，我只说说下面的特征：男孩在其生殖发展中，会回到原来的客体（母亲）身上，因此他会寻找女性客体，结果就会嫉妒父亲或一般男人；女孩在某种程度上必须转而离开母亲，在父亲身上后来又在其他男人身上寻找她所欲求的客体。然而，我是以过度简化的形式陈述这一点的，因为男孩也会被父亲吸引并认同他，因此，同性恋的元素就进入了正常发展中。同样的情形也适用于女孩。对女孩而言，与母亲的关系以及与一般女人的关系，从未失去其重要性。因此，俄狄浦斯情结不只是对父母的一方怀有憎恨和敌意，对另一方有爱的感觉，而是爱的情感和罪疚感也会进入与敌对父母的联系中。因此，很多冲突的情绪是以俄狄浦斯情结为中心的。

现在我们来讨论投射。通过将自己或自身的冲突和感觉的一部分投射到另一个人身上，就实现了与那个人的认同，不过这种认同不同于因内射而来的认同。因为如果一个客体被纳入自体之中（内射），那么重点就在于获得这个客体的某些特质，并被它们所影响。另一方面，如果将自己的一部分放入另一个人（投射）中，那么认同的基础就是将自身的某些特质归诸另一个人。投射造成的影响有很多种。我们倾向于将自己本身的某些情绪和思想归诸他人——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放入他们里面。显然，这种投射的性质是友善的还是敌意的，取决于我们平衡的程度或者被迫害的程度。通过将我们感觉的一部分归诸另一个人，我们就理解了他的感觉、需要和满足。换言之，我们把自己放进了他的位置。有些人在这个方向上走得太远，完全迷失于他人之中，甚至无法进行客观的判断。同时，过度的内射也会危害自我的强度，因为自我变得完全被内射的客体所支配。如果投射主要是敌意的，便会损害真正的共情（**empathy**）和对他人的理解。因此，投射的性质在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中极为重要。如果内射和投射之间的互动不是由敌意或过度依赖所主导，而是保持良好的平衡，那么内在世界就会因此而丰富，外在世界的关系也会因此而改善。

我先前曾提到过婴儿的自我将冲动和客体分裂开来的倾向，我将这视为自我的另一种原始活动。这种分裂倾向产生的部分原因是：早期自

我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凝聚。但是在此我必须重申我的一些观点：被害焦虑会增强将所爱客体和危险客体分开的需要，因此会将爱和恨分开。因为小婴儿的自我保存有赖于他对一个好母亲的信任，通过将这两方面分裂开来，并依附于好的一面，他便保留了对好客体的信任和爱的能力，而这是活下来的一个必要条件。因为如果没有一点这种感觉，他就会暴露于一个完全敌意的世界，他恐惧这个世界会将他摧毁，那么他也会在内在建立起一个敌意的世界。我们知道，有些婴儿的内在缺乏生命力，他们不能活下来，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够发展出对一个好母亲的信任关系。相反，另一些婴儿经历了极大的困难，仍然保有足够的生命力，来使用母亲所提供的帮助和食物。我知道有一个婴儿，他经历了长时间的难产，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伤害，但是当被抱近乳房时，他便热切地吸吮乳房。有些婴儿出生后不久就做大手术，也报告过同样的情况。其他婴儿在这种情况下是无法存活的，因为他们在接受食物和爱上有困难，这意味着他们还没能对母亲建立起信任和爱。

随着发展的进行，分裂过程在形式和内容上有所改变，但是在某些方面，它从不会被完全的放弃。在我看来，全能的破坏冲动、被害焦虑和分裂，在出生的3到4个月处于主导地位。我将这些机制和焦虑综合起来称为偏执——分裂心理位置，它在极端状况下会成为偏执狂和精神分裂症的基础。伴随破坏感的情绪在这个早期阶段极其重要，其中我选出贪婪和嫉羨这两种极具干扰性的因素：它们首先发生在与母亲的关系中，后来又发生在与家庭其他成员的关系中，事实上它们是伴随终生的。

贪婪在婴儿之间差异巨大。有些婴儿永远无法得到满足，因为他们的贪婪超过他们可能接受的一切。与贪婪同行的有要掏空母亲乳房的冲动，还有不考虑任何人剥削所有满足来源的欲望。非常贪婪的婴儿可能会暂时享受他收到的任何东西，可是一旦满足消失，他就变得不满，被驱使着首先想要剥削母亲，很快转为剥削家庭中每个可以给他关注、食物或任何其他满足的人。毋庸置疑，贪婪会因焦虑而增加——被剥夺的焦虑、被抢夺的焦虑，以及不够好所以不能被爱的焦虑。对爱和关注如此贪婪的婴儿，对自己爱的能力也没有安全感，所有这些焦虑都会增强贪婪。这种状况也存在于较大孩子和成人的贪婪中，而且其根本规律没有丝毫改变。

至于嫉羨，要解释为何喂养和照顾婴儿的母亲也会成为嫉羨的客体，不太容易。但是每当儿童觉得饥饿或被忽视，他的挫折会导致这样一种幻想：觉得乳汁和爱母亲故意不给他，或者是母亲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有所保留，这种怀疑是嫉羨的基础。在嫉羨的感觉中与生俱来的不

只是渴望拥有，还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要毁掉他人对所觊觎客体的享受——倾向于毁掉客体本身。如果嫉羨非常强烈，其损毁的特质会导致和母亲及后来和其他人的关系受到困扰，它也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件事可以被充分地享受，因为想要的东西已经被嫉羨损毁了。而且，如果嫉羨强烈，美好便无法被吸收，无法变成一个人内在生命的一部分，也不能由此而产生感恩。相比之下，充分享受所接受事物的能力，以及感恩给予者的经验，都强烈地影响着性格和与他人的关系。基督徒在饭前祷告所说的话并非毫无意义：“对于我们即将接受的东西，愿主使我们真心感谢。”这些话意味着，人们恳求一种可以让自己幸福并摆脱愤恨和嫉羨的品质——感恩。我曾听到一个小女孩说，所有人里面她最爱妈妈，因为如果妈妈没有生下她、喂养它，她将如何是好？这种强烈的感恩的感觉，联系着她的享受能力，而且表现在她的性格和与他人的关系中，特别是在慷慨和体谅中。在整个一生中，这种享受和感恩的能力，使得各种兴趣和快乐成为可能。

在正常的发展中，随着自我整合的增加，分裂过程有所减少，同时理解外在现实的能力增加，并在某种程度上将婴儿的矛盾冲动汇集起来，也导致了客体的好坏两方面更好地合成。这意味着人们即使有缺陷也可以被爱，世界也不只是非黑即白。

超我是自我进行批判和控制危险冲动的部分，弗洛伊德最初粗略地将这个部分置于童年时期的第五年。而根据我的观点，超我在更早的时候就在运作了。我的假设是，在出生的5到6个月，婴儿开始害怕自己的破坏冲动和贪婪，对他所爱的客体可能会造成伤害，或已经造成了伤害，因为他还无法区分他的欲望和冲动，以及它们实际的效果。对于已经造成的伤害，他体验到罪疚感和想要保留这些客体并修复它们的冲动。现在所体验到的焦虑，主要是抑郁性质的，而与之伴随的情绪，还有所引发的防御，我认为都正常发展的一部分，并且将其命名为“抑郁心理位置”。有时出现在我们所有人身上的罪疚感，在婴儿期有非常深的根源，而修复倾向在我们得到升华和客体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当我们从这个角度观察小婴儿时，就可以看到，有时候尽管没有特别的外在原因，他们也会显得抑郁。在这个阶段，他们试图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取悦旁边的人：微笑、嬉戏的姿势，甚至把盛着食物的汤匙放入母亲嘴里，试图喂她。同时，在这个时期，对食物的抑制和梦魇通常也开始了，所有这些症状在断奶时达到最高峰。大一点儿童可以更清楚地表达处理罪疚感的需要，各种建设性活动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在与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关系中，也存在取悦和提供帮助的过度需要，这些所表达的不只是爱，也表达出修复的需要。

弗洛伊德主张，“修通”（working through）过程是精神分析程序的一个核心部分。简言之，这意味着让病人在和分析师及其他人的关系中，以及在病人现在和过去的生命中，一再地经验他的情绪、焦虑和过去的情境。然而，修通在某种程度上也发生在正常客体的发展中。随着对外在现实的适应增加，婴儿对他周围的世界形成一种较少幻想的图景。母亲离开又回到他身边，这种重复的经验使得母亲的缺席不那么令人害怕了，因此婴儿对母亲离开的疑虑降低了。以这种方式，他逐渐修通早期的恐惧，并且与他自相矛盾的冲动和情绪达成妥协。这个阶段抑郁焦虑居于主导，被害焦虑减少。我认为，在小孩子身上可以观察到很多明显的怪异表现、无法解释的恐惧症，以及特殊的癖好，这些既是修通抑郁心理位置的标志，也是修通的方式。如果孩子心中所升起的罪疚感不是太过度，想要修复的冲动和属于成长一部分的其他过程便会带来缓解。然而，抑郁焦虑和被害焦虑从未完全被克服，它们在内部和外部的压力下可能会暂时重现，但是一个相对正常的人可以处理这种暂时发生的焦虑，并重新获得平衡。然而如果太过紧张，就会阻碍一个强大的平衡良好的人格的发展。

在处理过偏执焦虑和抑郁焦虑以及他们的影响之后——尽管我担心这种处理方式过于简单化——我想要考虑一下我曾描述的这些过程对社会关系的影响。我已经谈到对外部世界的内射，也指出这个过程会持续终生。每当我们欣赏、爱慕什么人，或憎恨、鄙视什么人时，我们也把他们身上的某些东西纳入我们自己之中，我们内心最深层的态度就是由这类经验形成的。一种情况是它丰富了我们，成为我们珍贵记忆的基础。另一种情况是我们有时会觉得外在世界被毁坏，内在世界也因此而贫瘠。

在此，我只是简单提及婴儿从一开始就要经历的实际经验的重要性，这些经验包括有利的和不利的——首先是来自父母，后来是来自其他人。在整个一生中，外在经验都至关重要。然而，很多外在经验还是取决于孩子解释和吸收这些外在影响的方式，甚至婴儿也是如此。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破坏冲动、被害焦虑和抑郁焦虑的运作有多强烈。以同样的方式，我们成人的经验也受到自己基本态度的影响。这些态度或是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不幸，或者当我们受到怀疑和自怜过度支配时，这些态度甚至会将轻微的失望转变成灾难。

弗洛伊德关于童年期的发现增进了我们对教养问题的理解，但是这些发现经常被误解。虽然纪律过于严明的教养的确会增强孩子的压抑倾向，但是我们也必须记得，对孩子而言，也许过度纵容和太多约束一样可能造成伤害。所谓“充分的自我表达”对父母和孩子双方都可能非常有

害。在过去，孩子往往是父母纪律严明态度的受害者，而现在父母则变成其子女的受害者。有个老笑话，说有个人从来没有尝过鸡胸肉，因为当他还是孩子时，他的父母吃鸡胸肉，而当他长大后，他又把鸡胸肉给孩子们吃，自己不吃。当应对我们的孩子时，必须要在太多和太少纪律之间维持平衡，对某些较小的行为不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一种非常健康的态度，但如果这些行为逐渐发展成持续的缺乏考虑，就有必要对孩子表示不赞成，并提出要求了。

父母的过度纵容也一定要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当孩子可以利用父母的态度时，他也为剥削父母而体验到一种罪疚感，并且感觉需要某种约束，来带给自己安全感。这也使他能够感到对父母的尊重。而这种尊重对于和父母形成良好关系，和对他人发展出尊重都至关重要。此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如果父母过度纵容孩子未受约束的自我表达，那么不论他们有多想屈从于孩子的要求，都会感觉到某些愤恨。这些愤恨会进入他们对待孩子的态度中。

我已经描述过，有些婴儿对任何挫折都反应强烈（没有一点不可避免的挫折，就不可能有教养），他们易于痛苦地愤恨环境中的任何失败和缺陷，并且易于低估他接受的美好。于是，他会将怨恨非常强烈地投射到他身边的人身上。同样的态度在成人身上也并不鲜见。有些人可以忍受挫折，没有太大的愤恨，并且在一次失望之后，可以很快重新获得平衡，而有些人则倾向于将全部责难都归诸外在世界。如果我们对这两类个体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出敌意投射的有害后果。因为投射的怨恨，会在他人身上激起敌意的反馈的感觉。我们之中很少有人能容忍别人指责我们在某些方面是有罪的一方，即使这样的指责不是用言语表达的。事实上，这常常令我们讨厌这类人，我们似乎更像是他们的敌人。结果，他们会带着更多的被害感和怀疑来看待我们，而关系也变得越来越令人困扰。

处理过度怀疑的一种方式，是试着安抚那些假想的或真正的敌人，不过这很少成功。当然，有些人可能被逢迎和讨好收买，特别是如果他们自己的迫害感使得他们需要被讨好，但是这种关系很容易破裂，进而转变成相互的敌意。顺便一提，政治领袖身上的这种态度的更迭变化也许会造成国际事务的困难。

当被害焦虑不那么强烈时，投射主要是将好的感觉归诸他人，它因此成为共情的基础，而来自外在世界的回应会非常不同。我们都知道有些人人缘好，因为我们会有这样的印象——他们对我们有一些信任，而这会在我们身上引起友善的感觉。我不是指那些用不诚挚的方法让自己

受欢迎的人，相反，我相信那些真诚的、对自己的信念怀着勇气的人，从长远来看，才是受到尊敬和爱戴的人。

早期态度的影响会持续一生。一个有趣的例子是：与早期人物的关系持续不断地再现，婴儿时期或童年早期未解决的问题也会被再次激活，尽管是以一种修正后的形式。例如，对下属或上司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重复了与弟弟妹妹或父母的关系。如果我们遇到一个友善的、给予帮助的长者，那么我们与所爱的父母或祖父母的关系会无意识地复苏。而一个高高在上且令人不快的长者，则会重新引发孩子对父母的叛逆态度。这些人不一定要在外貌上、心理上甚至年龄上和原来的人物相似，在他们的态度上有一些相同就足够了。当某人完全处在早期情境和关系的影响下时，他对人和事的判断就必定会受到干扰。正常状况下，客观的判断会限制和矫正这种早期情境的复苏。也就是说，我们都会受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但是在正常生活中，我们并不被它们所支配。

爱和奉献的能力（首先是对母亲）以很多方式发展成对感觉为好的、有价值的不同事业的奉献。这意味着婴儿在过去因为感觉到爱和被爱而体验到的享受，在后来的生命中，不仅转移到了与他人的关系上（这非常重要），也转移到他的工作和所有他觉得值得奋斗的事情上。这也意味着一种人格的丰富和享受工作的能力，从而开启了各种满足的来源。

在不断树立更高目标的奋斗中，也在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中，进行修复的早期愿望增加了爱的能力。我已经说过，在我们的升华中（这些升华源于孩子最早的兴趣），建设性的活动获得了更多的推动力。因为孩子无意识地感到，用这种方式，他修复了曾被伤害过的所爱之人。虽然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无法识别这种推动力，但是它从来都没有失去力量。我们中没有人能完全摆脱罪疚感，这个不可改变的事实也有非常有价值的层面，因为它意味着，我们尽自己所能进行修复和创造的愿望从未耗竭。

所有形式的社会服务都得益于这种内驱力。在极端情况下，罪疚感会驱使人们为了一项事业或同伴完全牺牲自己，甚至可能导致狂热的信仰。然而，我们知道有些人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拯救他人，这样的行为不一定是由于上面的原因。在这些情况下，与其说是罪疚感在运作，不如说是爱与慷慨的能力，以及对身陷险境的同伴的认同在运作。

我已经强调了认同父母及随后认同他人对婴儿发展的重要性。我现在想强调，在延伸至成人期的成功认同中，有一个特殊的方面。当嫉羨和竞争不是太厉害时，替代性地享受他人的快乐是可能的。在童年期，

替代地享受父母快乐的能力，抵消了俄狄浦斯情结的敌对和竞争。在成人生活中，父母可以分享孩子童年时期的快乐，并且避免干扰他们，因为他们能够认同自己的孩子，能够不带嫉羡地看着孩子长大。

当人渐渐变老，年轻的快乐变得越来越不可及，这种态度就变得特别重要。如果对过去满足的感恩并未消散，那么老年人就可以享受他们还能触及的任何事物。而且，怀着这样一种能带来心境平和的态度，他们就可以认同年轻人。例如，有人寻找年轻的天才，帮助他们发展。他的作用可能是老师或评论家，而在过去的时代则可能是艺术和文化资助者。他之所以能够这么做，是因为他可以认同他人。在某种意义上，他在重复自己的生命，有时甚至是在替代性地实现他自己生命中那些未曾实现的目标。

在每个阶段，认同的能力都可能使欣赏他人的性格和成就变成一种幸福。如果我们不能允许自己去欣赏他人的成就和品质（而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忍受自己永远赶不上他们的想法），那么我们就被剥夺了极大的幸福和丰富的来源。

如果我们没有机会认识到伟大是存在的，而且会继续存在，那么在我们的眼中，世界就会是一个非常贫瘠的地方。而当有这种欣赏时，它就会激发我们身上的某些东西，间接地增加我们对自己的信念。这是源自婴儿时期的认同变成我们人格重要部分的许多方式之一。

欣赏另一个人的成就的能力，是推动成功的团队合作的因素之一。如果嫉羡不是太厉害，在与能力有时远远凌驾于我们之上的人一起工作时，我们仍能获得快乐和自豪，因为我们认同团队中这些杰出的成员。

然而，认同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当弗洛伊德发现超我时，他视超我为心理结构的一部分，是源于父母对孩子的影响，这种影响变成了孩子基本态度的一部分。我与小孩子的工作告诉我，甚至从婴儿期开始，母亲以及很快出现在孩子周围的其他人，也都会被纳入自体之中，而这就是各种认同的基础，不论这些认同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我在上面列举了一些对孩子和对成人都有帮助的认同。但是，早期环境的重要影响也会有一种效果，即成人对孩子态度的不利方面，有害于儿童的发展，因为它们在他身上引发了憎恨、叛逆或过度的屈从。同时，他又内化了这种敌意和愤怒的成人态度。由于这类经验，过度严格的父母，或是缺乏理解和关爱的父母，就会通过认同而影响到孩子性格的形成，也可能导致他在后来的人生中重复自己所经历过的事情。因此，一个父亲有时候会用他父亲对待他的错误的方法来对待自己的孩子。另一方面，童年时期对冤屈的叛逆经验，可能导致做每件事都要和父母所做的不同的对

立反应。而这会走向另一个极端，例如我先前提到的过度宠溺孩子。我们从童年的经验获得学习，因此对自己的孩子以及家庭成员以外的人更加理解和宽容，这是成熟和成功发展的标志。但是宽容并不意味着对他人的错误视而不见。它意味着看出那些错误，却不失去和别人合作的能力，甚至还能经验到对其中一些错误的喜爱之情。

在描述孩子的发展中，我特别强调贪婪的重要性。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贪婪在性格形成中扮演什么角色，以及它如何影响成人的态度。作为社交生活中一个极具破坏性的要素，贪婪是可以轻易被观察到的。贪婪的人想要的越来越多，甚至不惜以其他所有人为代价，他们无法真的对别人体贴和慷慨，这里我指的不仅是物质的拥有，也包括地位和声望。

非常贪婪的人很容易有野心。只要我们观察人类的行为，野心的作用就会显现出来——从有益的和干扰的两个方面显现出来。毋庸置疑，野心推动成就，但是如果它变成主要的驱动力量，就会危及与他人的合作。野心勃勃的人，不管多么成功，他们也从不满足，就像个贪婪的婴儿永远不会满足一样。我们都熟知一种公众人物的形象，他们渴望更多的成功，似乎永远不会满足自己所达到的成就。这种态度（嫉羨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有一个特征，就是不能允许别人充分地崭露锋芒。只有不挑战这个野心家至上权力的人，才可以被允许扮演从属的角色。我们还发现，这种人不能也不愿意激励和鼓励后辈，因为这些人中的一些可能会成为他们的后继者。在明显的巨大成功中他们仍然缺乏满足，理由之一是，他们的兴趣没有集中在他们所工作的领域，而是在他们个人的声望。这样的描述隐含着贪婪和嫉羨之间的联系。竞争者不仅被看作抢夺和剥夺他地位和财富的人，也被看作是那些珍贵品质的拥有者，这些品质激起了嫉羨和毁坏它们的冲动。

当贪婪和嫉羨没有过度时，即使一个有野心（雄心）的人，也会在帮助别人做出贡献中得到满足。在此，我们看到了构成成功领导力基础的一种态度。同样，在某种程度上，在幼儿期就可以观察到这种态度：一个年长的孩子可能会为年幼弟妹的成就感到骄傲，并且尽力帮助他们。有些孩子甚至会对整个家庭生活产生一种整合的效果，他们主要通过自己的友善和帮助改善家庭氛围。我见过有些母亲非常没有耐心，也无法忍受困难，但是通过这种孩子的影响，得到了改善。同样的状况也发生在学校生活中，有时候只是一两个孩子，却通过某种道德领导力对其他所有人的态度有一种有益的影响。这种道德领导力的基础是和其他孩子的友善、合作的关系，而不是企图让其他孩子觉得低人一等。

再回到领导力方面。如果领导者——这也适用于一个群体中的任何成员——怀疑自己是被恨的对象，那么他的所有的反社会态度都会因为这种感觉而增加。我们发现有一种人不能忍受批评，因为批评会立刻触及他的被害焦虑，所以他们不仅要忍受痛苦的折磨，而且在和他人的关系上也会有很多困难，甚至危及他正在努力的事业，不管他从事的是哪一行业。他会表现出一种无能——无法改正错误，无法向他人学习。

如果我们从婴儿期根源的角度来看我们成人的世界，我们就会获得一种深刻的洞识：我们的心理、我们的习惯以及我们的观点是如何逐步建立起来的——从最早期的婴儿幻想和情绪，一直到发展到最复杂最世故的成人表现。还可以从中得出一个结论：任何曾经存在于无意识中的东西，都不会完全失去其在人格上的影响。

接下来还要讨论儿童发展更进一步的层面，也就是性格的形成。我已经给过一些例子，说明破坏冲动、嫉羨、贪婪及由此产生的被害焦虑，如何干扰了孩子的情绪平衡和社会关系。我也曾提到反向发展的一些有益的方面，并试图说明它们是如何产生的。我还试图传达内在因素和环境影响之间互动的重要性，在详细探讨这种互动之后，我们对儿童性格的发展有了更深的了解。在一个成功分析的过程中，病人的性格经历了有利的改变，这始终都是精神分析工作最重要的方面。

平衡发展的结果，是性格的健全与强大。这样的品质对个体的自立和他与外在世界的关系都有长远的影响。一个真正诚恳真挚的性格对他人的影响是很容易观察到的，甚至那些并不拥有同样品质的人，也会被他们所感化，忍不住对正直和真诚感到尊敬，因为这些品质会在他们身上唤醒一个画面，这是他们自己可能成为的样子，甚至是依然可以成为的样子。这样的人格使他们对芸芸众生怀抱希望，也对美好有更多的信任。

我以讨论性格的重要性为这篇文章作结。因为在我看来，性格是所有人类成就的基础。好的性格对他人的影响，为健康的社会发展打下了根基。

后记

当我与一位人类学家讨论我对性格发展的观点时，他反对性格发展具有一个普遍根基的假设。他引用自己的经验：他在田野工作中遇到一种完全不同的性格评价方式。例如，他曾经在一个群体中工作，在那里，欺骗他人被视为是值得欣赏的。在回答我的一些问题时，他还描述在该群体中，对敌人显露慈悲被视为是一个弱点。我询问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显露慈悲，他回答说，如果一个人躲在一个女人背后，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被她的裙子所覆盖，他的生命就会被饶恕。在回答更进一步的问题时，他告诉我，如果敌人设法进入男人的帐篷，他就不会被杀，在圣堂之内也同样是安全的。

我提出帐篷、女人的裙子和圣堂都象征着保护性的好母亲。人类学家同意我的观点，也接受了我的解释：母亲的保护会扩展至一名被憎恨的群体成员——躲在女人裙子后面的男人；禁止在自己帐篷里杀人的禁令与好客原则有关。关于最后一点我的结论是：好客从根本上与家庭生活有关——儿童彼此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儿童和母亲的关系。正如我先前所提出的，因为帐篷代表着保护家庭的母亲。

我引用这个例子是要说明：表面上完全不同的文化之间可能有联系，并指出这些联系可以从与原初好客体（母亲）的关系中找到，而不论被接受、甚至被欣赏的性格扭曲的形式如何。

第十三章 对精神分裂症中的抑郁的论述（1960）

在这篇论文中，我将主要探讨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所体验到的抑郁。我的第一个观点源自我在1935年发表的论点，即“偏执心理位置”（我后来命名为“偏执——分裂心理位置”）与分裂过程有密切关系，而且包含了精神分裂症患者这一族群的固着点，而抑郁心理位置则包含了躁郁症的固着点。直到现在我还是这样的观点：偏执和分裂的焦虑以及抑郁的感觉，由于它们在外部和内部压力下可能会出现在较正常的人身上，因而可以追溯到这些早期的心理位置，是这些早期的心理位置在这类情境中被再次唤醒。

在我看来，在精神分裂症族群和躁郁症族群之间经常观察到的关联，可以用存在于婴儿期偏执——分裂心理位置和抑郁心理位置之间发展的关联来解释。偏执——分裂心理位置的特征，即被害焦虑和分裂过程会持续到抑郁心理位置，尽管在强度和形式上有所改变。抑郁和罪疚感的情绪，在出现抑郁心理位置的阶段获得了更加充分的发展，但是根据我更新的观点，它们在偏执——分裂位置期间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运作了。两种心理位置之间的关联（以及它们所带来的自我中所有的改变）就是它们都是生本能和死本能之间挣扎的结果。在较早的阶段（持续到出生后的3到4个月），由这种挣扎产生的焦虑采取偏执的形式，而尚未凝聚的自我被驱使着增强分裂的过程。随着自我强度的不断增长，抑郁心理位置产生了。在这个阶段，偏执焦虑和分裂机制减少，抑郁焦虑在强度上增加了。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生本能和死本能之间的冲突在运作，发生的变化是由于两种本能之间融合状态的更迭。

在第一个时期，原初客体（即母亲）就已经从好坏两个方面被内化，我经常说，如果好客体没有（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变成自我的一部分，生命就不能继续。然而，和客体的关系在生命第一年的4到6个月会有所改变，保存这个好客体是抑郁焦虑的核心。分裂过程也改变了。开始时是好客体和坏客体之间的分裂，同时发生的是自我和客体双方强烈的碎裂。当碎裂的过程变弱，受伤或死去的客体与活的客体之间的分离

更占据主导。碎裂的减少和对客体的关注伴随着朝向整合的步伐，而整合意味着两种本能更加融合，并且是由生本能主导。

接下来我想提出一些指标，来说明为什么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中的抑郁特征不像在躁狂抑郁状态中那样易于识别。对这两种疾患所体验到的抑郁在本质上的差异，我将提出一些解释。过去我曾强调偏执焦虑和抑郁焦虑之间的区别：前者我定义为以保存自我为核心，后者则以保存内化的和外在的好客体为重点。现在我认为，这样的区分太过简单。原因如下：多年来，我一直坚持一个观点：从出生开始，客体的内化就是发展的基础。这意味着某些好客体的内化也发生在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中。然而，从出生开始，在一个缺乏强度且需要经历剧烈的分裂过程的自我中，好客体的内化在性质和强度上都不同于在躁郁状况中的内化。它比较不持久、不稳定，也不允许对好客体有足够的认同。尽管如此，因为确实发生了一些客体内化，自我的焦虑（即偏执焦虑）势必也包括对客体的某些关注。

补充另一个新的观点：我对抑郁焦虑和罪疚感的定义认为，它们是在与内化好客体的关系中被体验到的。至于已经发生在偏执——分裂心理位置的抑郁焦虑和罪疚感，它们也指自我的一部分，也就是被感觉为包含着好客体的那个部分，因此也是自我一个好的部分。也就是说，精神分裂症的罪疚感与破坏自己内在某些好的东西有关，也与通过分裂过程弱化自我有关。

为什么精神分裂症患者体验到的罪疚感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形式，因此很难察觉——这还有第二个原因。由于碎裂的过程（在此，我要提醒你们史瑞柏把自己分裂为六个灵魂的能力），也由于这种分裂发生在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的剧烈程度，抑郁焦虑和罪疚感被强有力地分裂出来。偏执焦虑可以被分裂的自我的大部分体验到，因此占据主导地位；而罪疚感和抑郁只在某些部分被体验到，而精神分裂症患者感到这些部分无法触及，直到分析时才会把它们带入意识之中。

此外，由于抑郁主要是好客体和坏客体进行合成的一个结果，并且伴随着自我更强的整合，所以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抑郁在本质上势必和躁郁症的抑郁有所不同。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抑郁为什么难以觉察的第三个原因在于投射性认同。投射性认同在患者身上非常强烈，他用投射性认同，将抑郁和罪疚感投射到一个客体中——在分析过程中，主要是投射到分析师身上。因为再内射会紧跟着投射性认同，所以持续投射抑郁的企图是不会成功的。

汉娜·西格尔（Hanna Segal）在最近的一篇论文（1956）中，提到一些有趣的例子，来说明投射性认同在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是如何处理抑郁的。在该文中，通过深层的分析，帮助精神分裂症患者减少分裂和投射，因此使他们得以更接近地体验到抑郁心理位置，以及继而发生的罪疚感和修复内驱力。作者以实例说明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改善过程。

只有在对心灵深层的分析中，我们才能够碰触到精神分裂症患者对于混乱和变成碎片的绝望感。进一步的工作，使我们能够在某些案例中触及罪疚感和抑郁感。产生这些感觉是由于受到破坏冲动的支配，也由于分裂过程摧毁了自体和自己的好客体。我们可能会发现碎裂再度发生，作为对抗这种痛苦的防御。只有通过重复体验并分析这种痛苦，才有可能产生进步。

我希望在此简要介绍对一名重症的9岁男孩的分析。他不能学习，他的客体关系也深深困扰着他。在一次会谈中，他强烈地体验到一种绝望感，对于自己的碎裂、摧毁自己内部的好东西，对母亲的爱，乃至无法表达这种情感，这些都让他有罪疚感。那时，他从口袋里拿出他心爱的手表，把它丢在地板上，用力把它踩碎。这意味着他既表达也重复了他自体的碎裂。现在我的结论是，这样的碎裂也显示了一种防御，对抗整合的痛楚。在成人的分析中，我也有类似的经验，不同的是，他们不会以摧毁一件心爱的拥有物来表达。

如果通过分析破坏冲动和分裂过程能够激起人的修复驱力，那就是迈出了通向改善（有时候是治愈）的步伐。强化自我，以及使精神分裂症患者能够体验自体 and 客体被分裂开来的好的部分——实现这些的方法都有赖于在某种程度上疗愈分裂的过程，因此碎裂得以减少。而这就意味着自体失去的部分变得更易于被他触及。通过让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建设性的活动可以帮助他们，这样的治疗方法虽然有用，相比之下，我认为，它们却不像对心灵的深层和分裂过程进行分析那样持久。

第十四章 论心理健康（1960）

整合良好的人格是心理健康的基础。首先我要列举一些整合人格的要素：成熟的情绪、坚韧的性格、处理冲突情绪的能力、内在生活和适应现实之间的平衡，以及人格的不同部分成功地结合成一个整体。

在某种程度上，即使在一个情绪成熟的人身上，也存在婴儿化的潜意识幻想和欲望。如果这些幻想和欲望——首先是在儿童的游戏中——被自由地体验到，并且被成功地修通，那么它们就会成为兴趣和活动的来源，人格也会因此而丰富。但是，如果没有实现的欲望所产生的怨恨仍然过于强烈，修通它们因而受到阻碍，那么各种来源的个人关系和享受就会受到干扰，从而难以接受那些对于后来的发展阶段更适宜的替代物，现实感也会受到损害。

即使发展是令人满意的，各种来源的享受从而不受干扰，在心灵的更深层中仍然可以发现一些哀悼感——哀悼无法挽回的失去的快乐以及那些没有实现的可能性。人到中年，常常有觉知地体验到童年和青春一去不返的痛惜。而在精神分析中，我们发现，成人甚至仍然无意识地渴望婴儿期的快乐。情绪上的成熟意味着，这些失去的感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接受替代物而抵消，这样婴儿化的幻想就不会干扰成年期的情绪生活。享受能够得到的快乐，这个能力，不论在任何年纪，都与相对而言摆脱了嫉羨和怨恨有关。因此，在生命的较后阶段，获得满足的一种方式间接地享受年轻人的快乐，尤其是我们的孩子和孙子们的快乐；另一个满足的来源是丰富的记忆，即使还不到老年，丰富的记忆也使过去依然鲜活。

坚韧的性格是以某些非常早的过程为基础的。孩子在其中体验到爱与恨的感情——最初也是最根本的关系是与母亲的关系。母亲不只是外在客体的形象，婴儿也会将她人格的许多层面纳入自己之中（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这叫内射）。如果被内射的母亲的好的层面超过令人挫折的层面，那么这个内化的母亲会变成性格坚韧的基础，因为自我可以在此基础上发展它的潜能。这是因为如果婴儿对母亲的感觉是引导性和保

护性的，而不是掌控性的，这份对母亲的认同就会带来内在的平静。这个最初关系的成功会扩展到和家族其他成员的关系，先是和父亲的关系，同时也会反映在成年后对家族和一般人的态度上。

对好父母的内化和认同，是对人和事业的忠诚，以及为自己的信念而做出牺牲的基础。忠实于所爱的和感觉正确的事物，意味着与焦虑（永远无法完全消除）密切相关的敌意冲动都转向了那些危及美好事物（被感觉为美好的事物）的客体。这个过程从来不能完全成功，这样的焦虑会一直存在——即破坏性也可能会危及内化好客体和外在好客体。

许多表面上相当平衡的人，其实性格并不坚韧。他们通过逃避内在和外在的冲突，让自己的生命变得轻松，结果他们只以成功或达成权宜为目标，却不能发展出深厚的信念。

然而，坚韧的性格如果不能因为顾虑到他人而有所缓和，也不是人格平衡的特征。理解他人、悲悯、同情和宽容，这些都丰富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体验，使我们对自己感觉更安全、更不孤单。

平衡有赖于我们对各种矛盾的冲动与情感有所洞察，以及协调处理这些内在冲突的能力。平衡的一个方面是适应外在世界——一种不干扰我们自身情绪和思想自由的适应。这也意味着一种互动：内在生活总是影响面对外在现实的态度，反过来也受如何适应现实世界所影响。婴儿会内化他最初的经验 and 周围的人，这些内化也会影响他的内在生活。如果在这些过程中，客体的美好占了上风，并且变成人格的一部分，那么婴儿对于来自外在世界的经验的态度就会受到正面影响。这样的婴儿感知到的不一定是一个完美的世界，但一定是一个更值得认同的世界，因为它的内在情境是比较快乐的。这种成功的互动会带来平衡以及与外在世界的良好关系。

平衡不是逃避冲突，而是度过和处理痛苦情绪的力量。如果痛苦情绪被过度地分裂出来，就会限制人格，导致各种各样的抑制。尤其是对幻想生活的压抑会强烈地影响到发展，因为它抑制了天资和智力，也阻碍了对他人成就的欣赏，以及因此而衍生的乐趣。在工作和休闲中，在与他人的接触中，缺乏享受，会造成人格的贫瘠，激起焦虑和不满。这样的焦虑（具有迫害和抑郁的性质）一旦过度，就会变成心理疾病的温床。

有些人相当平顺地度过一生，特别是当他们的人生还算成功，如果他们从未和内心较深层的冲突达成妥协，这样的事实也并不能排除他们罹患心理疾病的可能性。这些没有解决的冲突可能会被感觉到，特别是在某些关键时期，例如青春期、中年或老年。而心理健康的人更有可能

在人生的任何阶段都保持平衡，更少依赖外在的成功。

从我的描述可以明显看出，心理健康和肤浅不能相容，因为肤浅与否认内在冲突和外在困难密切相关。否认之所以会过度频繁地发生，是因为自我不够强壮，不足以应对痛苦。虽然在某些情境下，否认似乎是正常人格的一部分，但是如果它占据优势，就会导致缺乏深度，因为它阻碍了一个人对自己内在生活的洞察，也因此阻碍了对他人真正的理解。这就会失去一种满足：给予和接受的能力——即体验到感恩与慷慨的能力。

潜藏在强烈否认下的不安全感，也是我们对自己缺乏信任的一个原因，因为在无意识中，洞察不足就会导致部分人格仍然处于未知地带。为了逃离这种不安全感，不得不转向外在世界。然而，一旦在成就和与他人的关系中出现不幸和失败，这样的个体是无法处理它们的。

相比之下，如果一个人在伤痛来临时，可以深深地体验到伤痛，那么他也就能够分担他人的哀伤和不幸。同时，不被哀伤或他人的苦恼所淹没，能够重获并保持一种平衡，这是心理健康的一部分。同情他人伤痛的最初经验，来自和婴儿关系最密切的那些人——父母和兄弟姐妹。在成年期，父母如果可以理解孩子的冲突，分担他们偶尔的哀伤，就能更深刻地洞察儿童内在生活的复杂性。这意味着父母也能充分地分享儿童的快乐，并从这一紧密的联结中得到幸福感。

一些对外在成功的追求，如果并没有成为带来人生满足的核心要素，就会形成坚强的性格。据我观察，如果外在成功是主要目标，而我先前提到的其他态度却并未发展出来，那么心理上的平衡就不够稳定。外在的满足感并不能弥补心灵宁静的缺失。只有内在冲突减少，并因此建立起对自己及他人的信任，才会产生心灵的宁静。如果缺乏这种心灵的宁静，一旦面临任何外在的逆境，个体就易于强烈地感到被迫害、被剥夺，并据此进行回应。

上述对心理健康的描述，显示了其本质上的多面性和复杂性。正如我试图表明的，因为它的基础是心理生活的基本来源（即爱的冲动与恨的冲动）的互动——爱的能力在这种互动中居于主导地位。

为了阐明心理健康的起源，我将简要介绍婴儿和小孩子的情绪生活。小婴儿与母亲及食物的良好关系，以及母亲所提供的爱和照顾，都是婴儿情绪稳定发展的基础。然而，即使在这一早期阶段，即使在非常有利的条件下，爱和恨之间的冲突（或者用弗洛伊德的话说，就是破坏冲动和力比多之间的冲突）也在关系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挫折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强化了恨和攻击性。然而，我所谓的挫

折，不仅仅是指婴儿想吃东西的时候不是总能得到喂食。回溯过去，我们在分析中发现了一些无意识的欲望——这些欲望在婴儿的行为中并不总能觉察得到，就是关注母亲的持续在场和母亲排他的爱。婴儿是贪婪的，即使身处最好的外在情境，他仍然欲望着更多，这是婴儿情绪生活的一部分。伴随着破坏冲动，婴儿也经验到嫉羨的感觉，这种感觉又增强了他的贪婪，同时也妨碍了他享受那些可以得到的满足。这些破坏的感觉引起了对报复和迫害的恐惧，而这就是焦虑在婴儿身上表现出的最初形式。

这种挣扎的结果是，只要婴儿想保存（内在的和外在的）好母亲的那些被爱的层面，他就必须不断地把爱和恨分裂开来，因此也就一直将母亲分裂为一个好的和一个坏的。这使他能够从与所爱的母亲的关系中汲取一定的安全感，因而发展出爱的能力。如果分裂不是太深，在稍后阶段的整合和合成时也没有受到阻碍，这就成为和母亲建立良好关系和正常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

我曾提到，迫害感是焦虑的最初形式。但是在生命之初，也会零星地体验到一种抑郁性质的感觉，这种感觉随着自我的成长和不断增加的现实感而增强，并且在生命第一年的后半年（抑郁心理位置）达到高峰。在这个阶段，对于自己对所爱母亲的攻击冲动，婴儿会更充分地体验到抑郁焦虑和一种罪疚感。小孩子会出现许多严重程度不等的问题，例如睡眠障碍、饮食困难、无法自我满足、持续要求关注和母亲的陪伴。这些问题基本上都是这种冲突的结果。在一个稍后的阶段，另一个结果增加了孩子与教养要求相适应的困难。

伴随着罪疚感的进一步发展，会经验到想要修复的愿望。这种倾向会为婴儿带来释放，因为通过取悦母亲，他觉得抵消了自己在攻击幻想中对母亲施加的伤害。将这种愿望付诸实践的能力（不论它在小孩子身上是多么原始），是帮助他在某种程度上克服抑郁和罪疚感的主要因素之一。如果他不能感受到并表达他想要修复的愿望，这意味着他爱的能力不够强大，分裂过程会再次出现，并变本加厉，结果他就可能表现得过好和过度顺从。但是这种分裂可能会损害天赋与才能，因为这两者常常和潜藏于冲突之下的痛苦感觉一起被压抑。因此，婴儿若无法经验到痛苦的冲突，就意味着他在其他方面也失去了许多东西，例如兴趣的发展、欣赏他人和体验各种快乐的能力。

尽管有这些内在和外在的困难，小孩子通常还是会找到一种方式来应对他的根本冲突，这使他在其他时候仍能因为获得快乐，体验到享受和感恩。如果他足够幸运，拥有善解人意的父母，他的问题就可能会减

少；相反，太严厉或太宽容的教养方式都会增加问题。儿童应对冲突的能力会持续到青春期和成年期，这是心理健康的基础。因此心理健康不只是成熟人格的一种产物，而且它与个体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有某种关系。

我曾提到儿童背景的重要性，但这只是内在和外在因素之间复杂的交互影响的一个层面。我所说的内在因素是指，有些儿童一开始就拥有比他人更强大的爱的能力——这和他们更强大的自我有关，而且他们的潜意识幻想生活更丰富，可以让兴趣和天赋得到发展。因此，我们可能会发现，有时候在有利环境下成长的孩子，并没有获得平衡——我将这种平衡看作是心理健康的基础，而有时候在不利条件下成长的孩子反而能够获得平衡。

早期阶段某些很明显的态度，会在不同程度上延续到成年生活。只有当这些态度得到充分地修正，心理健康才成为可能。例如，婴儿身上有一种全能感，这使得恨的冲动和爱的冲动在他看来都显得极其强大。这种态度的遗迹也可以轻易地在成人身上看到，只是一般而言，对现实更好地适应，会减少这种心想就能事成的感觉。

早期发展中的另一个要素，是否认痛苦的感觉。我们再次觉察到，在成人的生活中，这种态度并未完全消失。婴儿需要把其自体 and 客体中的好与坏分裂开来，结果就产生了想要把自体 and 客体理想化的渴望。理想化的需要和被害焦虑密切相关。理想化具有安慰的效果，这一过程在成人身上仍然运作着，目的是对抗被害焦虑。通过增加他人美好的力量，来减缓对敌人和敌意攻击的恐惧。

在童年时期和成人时期，这些态度被修正得越多，心里就会越平衡。当判断力没有因为被害焦虑和理想化而模糊时，就可能产生成熟的看法。

我所列举的这些态度，因为从未被完全克服，所以它们在自我用以对抗焦虑的多重防御中仍然扮演着某种角色。例如，分裂是保存好客体和好冲动的一种方式，用来对抗危险和可怕的破坏冲动，而破坏冲动创造了报复性的客体。每当焦虑增加时，这个机制就会得到增强。我在分析小孩子时也发现，当他们受到惊吓时，他们如何强烈地增加自己的全能感。投射和内射这两个基本过程，则是另外两种可以用作防御的机制。孩子感觉自己是坏的，他试图通过将自身的坏归诸他人而逃避罪疚感，这意味着它增强了他的被害焦虑。而内射被用作防御的一种方式，则是将客体纳入自体之中，个体希望以此来保护自体对抗坏客体。被害焦虑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理想化，因为被害焦虑越大，理想化的需要就

越强烈。因此，理想化的母亲有助于对抗迫害性的母亲。否认的一些成分和所有这些防御都有关，因为它是应对一切恐怖或痛苦情境的方法。

自我越发展，所使用的防御就越复杂，契合度也越好，而且越不僵化。当一个人的洞识未被防御所压制，就可能达到心理健康。一个心理健康的人可以觉察到，他需要用更愉快的角度来看待任何不愉快情境，改正一心要粉饰它的倾向。这样一来，他就比较不会暴露在理想化破灭及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占上风的痛苦经验中，他也更有能力应对源自外在世界的痛苦经验。

心理健康中有一个我至今尚未处理的要素：整合。整合的意思是，自体各种不同的部分密切结合在一起。整合的需要源自一种无意识的感觉，即自体的某些部分仍是未知的，自体由于感觉被剥夺了自己的某些部分而有一种贫瘠感。自己的某些部分是未知的，这种无意识感觉会增加整合的冲动。此外，整合的需要还源于一种无意识的认识，即恨只能通过爱来减缓。如果这两者维持分开的状态，减缓就不会成功。尽管有这种内驱力，整合却仍然意味着痛苦，因为要面对分裂出来的恨及其后果，会是极其痛苦的。在无法忍受这种痛苦时，就会重新唤醒将冲动中的威胁性和干扰性的部分分裂出来的倾向。在正常人身上，尽管有这些冲突，相当程度的整合还是会发生，即使被外在或内在的原因所干扰，他也会重回整合之路。整合也会使人容忍自身的冲动，进而也容忍他人的缺点。我的经验告诉我，完全的整合从未存在过，但是当个体越接近完全的整合，就越能洞察到自己的焦虑和冲动，他的性格也会越坚韧，心理也就越平衡。

第十五章 关于《俄瑞斯忒斯》的一些思考

下面的讨论是以吉尔伯特·默拉利（Gilbert Murray）翻译的著名的《俄瑞斯忒斯》（*Oresteia*）为基础的。对这个三部曲，我思考的角度主要是剧中人物所呈现的各种象征意义。

首先，让我简要介绍这部三段剧的故事梗概。第一幕：《阿伽门农》（*Agamemnon*），主人公阿伽门农在攻掠特洛伊城（*Troy*）之后凯旋而归，他的妻子克吕泰墨斯特拉（*Clytemnestra*）迎接他时送上虚伪的赞美和钦佩，她说服他走进一间铺着珍贵织毯的房间，有一些迹象显示，后来在阿伽门农沐浴时，她就用这件织毯盖住他，使他无力反抗。她用战斧杀了他，接着以大获全胜的姿态出现在长老们面前。她认为自己的谋杀有正当的理由，是为了报复阿伽门农将他们的女儿伊菲革涅亚（*Iphigenia*）献祭：因为阿伽门农为求到特洛伊的航行顺风，命令杀死了伊菲革涅亚。

然而克吕泰墨斯特拉对阿伽门农的报复，不只是因为她对自己孩子的哀悼。在阿伽门农离开的时候，克吕泰墨斯特拉与阿伽门农的死敌埃癸斯托斯（*Aegisthus*）通奸，因此她惧怕被阿伽门农报复。显然，要么是克吕泰墨斯特拉和她的情人被杀，要么是她必须杀死她的丈夫。除了这些动机之外，她给人的印象是深深地怨恨着阿伽门农，这清楚地显示在她对长老们宣布、欢呼他的死亡。紧跟着这些感觉的是抑郁。她囚禁了埃癸斯托斯，因为他想要立刻用暴力镇压长老中的反对意见。她恳求埃癸斯托斯：“别让我们被血腥玷污！”

三部曲的下一部《奠酒人》（*Chephoroe*），讲的是俄瑞斯忒斯（*Orestes*）。他在孩提时代被母亲克吕泰墨斯特拉送走。他们在他们父亲的墓地遇到对母亲怀恨在心的厄勒克特拉（*Electra*）。克吕泰墨斯特拉在一次可怕的噩梦之后，派遣厄勒克特拉和几个女仆到父亲阿伽门农墓前奠酒。奠酒仪式的首领建议厄勒克特拉和俄瑞斯忒斯进行彻底的报复，那就是杀死克吕泰墨斯特拉和埃癸斯托斯。她的话使俄瑞斯忒斯确信弑母的命令来自特尔斐神谕（*Delphic Oracle*）——一道阿波罗

（Apollo）亲自下达的命令。

俄瑞斯忒斯假扮为一名旅行的商人，和他的朋友皮拉德斯（Pylades）一起进入皇宫。为了不被认出来，他告诉克吕泰墨斯特拉：俄瑞斯忒斯已经死了。克吕泰墨斯特拉表现出哀悼的神情。然而，她并没有完全相信，这显示在她派人去找埃癸斯托斯，并传讯要他和他的持矛士兵一起来。女仆的首领压下了这个讯息。埃癸斯托斯独自前来，没有带武器。于是俄瑞斯忒斯杀了他。一名仆人向克吕泰墨斯特拉通报了埃癸斯托斯的死讯，她觉得自己也深陷险境，于是取来战斧。俄瑞斯忒斯真的威胁要杀她。但是克吕泰墨斯特拉并没有和他打斗，反而苦苦哀求他饶自己性命。她还警告他，厄里倪厄斯（the Erinyes）^[1]会惩罚他。俄瑞斯忒斯不顾她的警告，杀死了自己的母亲。厄里倪厄斯便立刻出现在他面前。

当第三部《复仇女神》（Eumenides）开场时，数年过去了。期间俄瑞斯忒斯一直被厄里倪厄斯追捕，远离他的家乡和父亲的王位。他试图抵达特尔斐城，^[2]希望在那里能够被赦免。阿波罗建议他去恳求代表着正义和智慧的雅典娜（Athena）。雅典娜为此安排了一场审判，并找来雅典最有智慧的一群人。在这场审判中，阿波罗、俄瑞斯忒斯和厄里倪厄斯提出证据。赞成和反对俄瑞斯忒斯的票数是相等的，而拥有决定票的雅典娜支持赦免俄瑞斯忒斯。在进行过程中，厄里倪厄斯一直固执地坚持俄瑞斯忒斯必须受到惩罚，复仇女神们并不打算放弃她们的猎物。然而，雅典娜承诺会与她们分享她在雅典的权力，她们也依然永远是法律和秩序的守护者，并将因此受到尊荣和爱戴。她的承诺和论点在厄里倪厄斯中引起了变化，她们变成了仁慈的“欧墨尼德斯”（the Eumenides）。她们同意俄瑞斯忒斯被赦免。于是，俄瑞斯忒斯回到家乡，成为父亲王位的继承人。

在尝试讨论《俄瑞斯忒斯》中那些我觉得特别有趣的事情之前，我希望重述我对早期发展的一些发现。在对幼儿的分析中，我发现一种残忍的、迫害的超我，它与所爱的甚至理想化的父母的关系共存。回溯一下，我发现在生命最初的三个月，破坏冲动、投射和分裂达到巅峰，可怕的、迫害的形象是婴儿情绪生活的一部分。最初她们代表着母亲可怕的一面，用所有的邪恶威胁着婴儿，他处于对原初客体感到怨恨和愤怒的状态中。虽然这些形象被对母亲的爱所反制，但它们依然是极大焦虑的原因。^[3]从一开始，内射和投射都在运作着，它们是第一个基本客体（母亲的乳房和母亲）被内化的基础，不管是内化她可怕的一面还是她好的一面。这种内化是超我的基础。我试图说明，即使是和母亲具有爱的关系的孩子，也会在无意识中产生被她吞噬、撕裂和摧毁的恐惧。^[4]

这些焦虑虽然已被逐渐发展的现实感所修正，但是在整个童年早期仍或多或少地持续着。

这类性质的被害焦虑是偏执——分裂心理位置的一部分，也是出生后几个月的特征。它包括一定程度的分裂退缩，也含有强烈的破坏冲动（因为投射而创造了破坏客体），以及将母亲形象分裂为一个非常坏的部分和一个理想化的好的部分。还有许多其他分裂过程，例如碎裂以及将可怕的形象驱逐至无意识深层的强烈冲动。^[5]在这个阶段达到顶点的诸多机制中，有一种是否认所有可怕的情境，这与理想化有密切关系。从最早的阶段开始，这些过程会被重复的挫折经验增强，而挫折是永远无法完全避免的。

可怕的形象不能完全地被分裂开来，这是婴儿焦虑情境的一部分。另外，对恨和破坏冲动的投射只能在某种程度上取得成功，而且对所爱的母亲和所恨的母亲也不能完全分裂开来。因此，婴儿无法完全逃离罪疚感，尽管在早期阶段，这些罪疚感是转瞬即逝的。

所有这些过程都和婴儿形成象征（symbol formation）的内驱力有关，也构成他潜意识幻想生活的一部分。受焦虑、挫折的影响，加上他没有足够的能力表达对所爱客体的情绪，他被驱使着将情绪和焦虑转移到周围的客体上，首先是转移到他自己身体的部分上，也转移到母亲身体的部分上。

孩子从出生所经验到的冲突是源于生本能和死本能之间的挣扎，而生死本能的挣扎又表现在爱的冲动和破坏冲动之间的冲突中。它们两者都有多重形式和许多衍生物。因此，怨恨增加被剥夺的感觉，这种感觉在任何婴儿的生命中都从不缺席。母亲的喂养能力是嫉羡的一个来源，而对这种能力的嫉羡是破坏冲动的一个强烈刺激。嫉羡固有的目标就是毁坏和摧毁母亲的创造力，而母亲的创造力同时也是婴儿所依赖的，这种依赖又增强了憎恨和嫉羡。一旦与父亲的关系介入，婴儿就对父亲的潜能和力量感到欣赏，这再度导致嫉羡。逆转早期情境和战胜父母的潜意识幻想，是小婴儿情绪生活的要素。来自口腔、尿道和肛门的施虐冲动，在这些针对父母的敌意感觉中获得了表达，跟着又产生更大的被害感和被他们报复的恐惧。

我发现幼儿频繁的梦魇和恐惧症，源自对破坏性父母的惧怕，这样的父母经由内化，形成残酷超我的基础。一个惊人的事实是：尽管父母对孩子有爱和情感，孩子还是会产生威胁性的内化形象。我曾指出，我发现对此现象的解释是：儿童将自身的憎恨投射到父母身上，对受制于父母力量的愤恨又增加了这样的投射。这种观点似乎一度 and 弗洛伊德的

超我概念相矛盾。他认为，超我主要来自内射惩罚性和约束性的父母。弗洛伊德后来同意了我的观点：孩子投射到父母身上的憎恨和攻击，在超我的发展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在工作过程中，我更清楚地看到，内化父母的迫害性层面的必然结果是对他们的理想化。从一开始，在生本能的影响下，婴儿也内射了一个好客体，而焦虑的压力导致了将这个客体理想化的倾向。这会影响到超我的发展。我们在这里想到弗洛伊德（1928）的观点，在他的文章《幽默》中，他提到父母的友善态度会进入孩子的超我中。（S.E.21，第166页）

当被害焦虑仍占据支配地位，早期的罪疚感和抑郁在某种程度上也被经验为迫害。逐渐地，随着自我强度的增加，与完整的客体的关系出现更大的整合与进步，被害焦虑就失去其力量，而由抑郁焦虑主导。更大的整合意味着：恨在某种程度上为爱所缓和，爱的能力增强，所恨的、恐怖的客体与所爱的客体之间的分裂减少了。之前飘忽不定的罪疚感（与无法阻止破坏冲动伤害所爱的客体的感觉有关）增加且变得更加深刻。我将这个阶段描述为抑郁心理位置，我对儿童和成人的精神分析经验也证实了我的发现：经历抑郁心理位置会导致非常痛苦的感觉。在这里，我不能讨论更强大的自我发展出来的处理抑郁和罪疚感的多重防御。

在这个阶段，超我被感觉为良心。它禁止谋杀和破坏的倾向，联系着孩子对真实父母的引导和约束的需要。超我是人性中无所不在的道德律法的基础。然而即使在正常的成人身上，在强烈的内部和外部压力下，分裂的冲动和分裂的危险性、迫害性形象，也会短暂地再度出现并影响超我。这些焦虑就被经验为近似婴儿的恐惧，虽然是以一种不同的形式。

孩子的神经症越是强烈，他就越无法转换到抑郁心理位置。抑郁心理位置的修通也因被害焦虑和抑郁焦虑之间的摇摆不定而受到阻碍。在整个早期的发展过程中，随时都有可能退行至偏执——分裂阶段，然而，如果有较强大的自我和较强的忍受痛楚的能力，对其精神现实就会有更多的洞察，就能够修通抑郁心理位置。如我所指出的，这并不意味着他在这个阶段没有被害焦虑，事实上，尽管抑郁的感觉居于主导地位，被害焦虑也是抑郁心理位置的一部分。

痛楚、抑郁和罪疚感的经验（与对客体更大的爱有关）引发了想要修复的冲动。这也就降低了和客体有关的被害焦虑，使客体变得更加值得信赖。这些改变都以充满希望的状态展现，与超我的严厉程度降低有

密切关系。

如果抑郁心理位置得以成功修通（不只是在婴儿期的高潮时期，也在整个童年时期和成人时期），那么超我就会被主要感觉为引导并约束破坏冲动的力量，而它的某些严厉性会减弱。当超我不过于严厉，个体会从它的影响获得支持和帮助，因为它强化了爱的冲动，并加深了朝向修复的倾向。当孩子表现出更多的创造性和建设性的倾向，与环境的关系日益改善时，对应这种内在过程的便是来自父母的鼓励。

在讨论《俄瑞斯忒斯》和我要对其中的心理生活得出的结论之前，我想先处理一下希腊文中“傲慢”（hubris）的概念。吉尔伯特·默拉利对它的定义是：“所以生物都犯的典型罪过，在诗中称为‘傲慢’，通常被翻译为‘自大’（insolence）或‘骄傲’（pride）……傲慢是想要攫取更多、突破界限、破坏秩序；紧跟着它的是重建这些的正义（Dike）及公正。傲慢要接受正义的裁决，骄傲招致衰落，罪恶受到惩戒，这种规律是希腊悲剧特色的哲学抒情诗句共同的主旨……”

在我看来，傲慢之所以显得如此罪恶的原因在于，它是基于某些对他人和自体都感到有危险的情绪。这些情绪中最重要的一种是贪婪，它首先是在与母亲的关系中被经验到，伴随着被母亲惩罚的预期，因为母亲遭到他的剥削。贪婪联系着“摩瑞亚”（moria）的概念，这在吉尔伯特·默拉利所撰写的引言中有详细的说明。摩瑞亚代表众神分配给每个人的份额，当摩瑞亚超出限度时，众神的惩罚就会随之而来。对这种惩罚的恐惧可以追溯到一个事实，即贪婪和嫉羡的经验首先是针对母亲，在感觉上母亲被这些情绪所伤害，经由投射，母亲在孩子的心中转变成一个贪婪和愤恨的形象。因此她成为恐惧的对象，是处罚的来源，也是众神的原型。任何摩瑞亚的超出限度，在感觉上都与对他人拥有物的嫉羡密切相关。结果是：经由投射唤起被害焦虑——害怕他人会嫉羡和摧毁自己的成就和拥有物。

“……俗语有言，很少有人
会不怀嫉羡地去爱一个走运的朋友；
嫉羡的毒药深入人心，加倍了生命带来的一切痛苦；他既要照料自己的伤痛，
又觉得别人的喜悦像一个诅咒。”

胜过所有人、憎恨、想要摧毁并羞辱他人的渴望，以及因为他们被嫉羡而在对他们的破坏中产生愉悦，这些情绪都在与父母及兄弟姐妹的关系中首先被经验到，形成傲慢的部分。每个孩子不时都有某种嫉羡，想要拥有别人的属性和能力，首先是母亲的，然后是父亲的。嫉羡最初

是导向母亲的乳房和她能产生的食物，实际上是针对她的创造力。强烈的嫉羡的一种影响，是想要逆转情境，使父母无助、婴儿化，从这种逆转中汲取施虐的快乐。当婴儿觉得被这些敌意冲动所主导，并在他的心中摧毁母亲的美好和爱，他就不仅感到被她所迫害，也体验到罪疚感及好客体的丧失。为什么这些潜意识幻想对情绪生活有这样的影响？原因之一是它们是以全能的方式被体验到的。换言之，在婴儿心中，它们已经产生了效果，或可能会产生效果，他要为所有降临在父母身上的麻烦和疾病负责。这就导致一种持续的对丧失的恐惧，结果又增加被害焦虑，并引起了因傲慢而受到惩罚的恐惧。

接下来，如果在竞争和野心（傲慢的成分）中，嫉羡和破坏性居于主导，这些成分就会变成罪疚感的深层原因。这种罪疚感可能会被否认掩盖，但是在否认的背后，源自超我的斥责仍然在运作着。我认为我所描述的这些过程（根据希腊人的观念），是傲慢被感觉为应该受到严厉禁止和惩罚的原因。

婴儿害怕胜过他人和对他人能力的破坏会使人家变得嫉羡和危险，这种焦虑在后来的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影响。有些人用抑制他们自身的天赋来处理这种焦虑。弗洛伊德（1916）描述过一类人，他们无法忍受成功，因为成功会唤醒罪疚感，而他特别把这种罪疚感与俄狄浦斯情结联系起来。在我看来，这种人原本是想使母亲的孕育力相形见绌，并摧毁母亲的孕育力。这些感觉中的一些被转移给父亲和兄弟姐妹，后来又转移给其他人，于是又恐惧这些人的嫉羡和憎恨。罪疚感在这里导致对才能和潜力的强烈抑制。克吕泰墨斯特拉有一个总结这种恐惧的相关陈述：“谁害怕嫉羡，就是害怕变得伟大。”

现在我要用一些来自儿童分析的例子来证实我的结论。在游戏中，一个孩子让一列小火车跑得比一列较大的火车更快，或者让小火车攻击较大火车，通过这种方式他表达出与父亲的竞争，结果通常是被害感和罪疚感。在《儿童分析的故事》（Narrative of a Child Analysis）中，我描述有一段时间，每次会谈都是用男孩所谓的一场“灾难”（即将所有的玩具都推倒）作为结束。在象征上，这对孩子而言，意味着他的力量足以摧毁自己的世界。在很多会谈中，通常会有一个幸存者——他自己，而“灾难”的结果是一种孤独、焦虑和渴求他的好客体回来的感觉。

另一个例子是来自一个成人分析。一个病人终其一生都在约束自己的野心和想要超越其他人的愿望，因此他无法充分地发展他的天赋。他梦到自己站在一根旗杆旁，周围都是孩子，他是唯一的大人。孩子们依次试着要爬上旗杆的顶端，但是都失败了。他在梦中想着，要是他试着

去爬也失败了，那会被这些孩子取笑的。然而，事与愿违，他漂亮地完成了这件事，爬到了顶端。

这个梦证实并强化了他从先前材料中得出的洞识：他的野心和竞争性比他之前允许自己的更强、更具破坏性。在这个梦中，他轻蔑地将父母、分析师和所有潜在的对手转变成无能和无助的孩子，只有他自己是大人。同时他企图阻止自己成功，因为他的成功意味着伤害和羞辱那些他所爱和尊敬的人，于是那些人变成了嫉羨和危险的迫害者——孩子们会嘲笑他的失败。然而，如梦中所显示的那样，抑制他天赋的尝试失败了，他到达了顶端，并害怕这样的结果。

在《俄瑞斯忒斯》中，阿伽门农最大限度地展现了“傲慢”。他对被自己摧毁的特洛伊城的人民没有感到任何同情，似乎觉得他有权利摧毁他们。只有在和克吕泰墨斯特拉谈到卡珊德拉（Cassandra）时，他才提到征服者应该对被征服者有所悲悯的训诫。然而，因为卡珊德拉显然是他的爱人，他所表达的不仅是慈悲，还有为了自己的愉悦想要保留她的愿望。此外，显然他对自己所造成的恐怖破坏感到骄傲。但是他所延长的战争，也意味着阿哥斯城（Argos）人民的苦难，因为很多女人都守寡了，很多母亲都在哀悼她们的儿子，他自己的家庭也因为十年来弃之不顾而遭受苦难。因此，最后他回来时引以为傲的某些破坏，伤害了一些他认为他所爱的人。他对那些最亲近的人的破坏性，可以解释为是针对他早期所爱的客体。他犯下所有这些罪行的表面原因是报复对他弟弟的侮辱，帮助他弟弟重新得到海伦（Helen）。然而，希腊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Aeschylus）清楚地写道，阿伽门农也受到野心的驱使，被称为“王中之王”满足了他的“傲慢”。

但是他的成功不只满足了他的傲慢，也增加了他的傲慢，使他的性格冷酷和恶化。我们知道侍卫效忠于他，他家族的成员和长老们爱他，他的臣民渴求他的归来，这一切都表明，他在过去比在胜利之后更加具有人性。但是，当阿伽门农报告他的凯旋和特洛伊城的毁灭时，他似乎不再可亲，也不再可能去爱。我要再度引用埃斯库罗斯的诗句：

“那条路布满罪恶，
因为清晰可见，骄傲滋养它自己归来。
在骄傲者身上，当家中充满财富的欢笑，
喘息的永远是愤怒和鲜血。”

他不受约束的破坏力、在权力和残忍上的荣耀，在我看来，指向了一种退行。在很小的年纪，小孩子，特别是男孩，钦慕的不只是美好，还有力量和残忍，并把这些属性归诸强有力的父亲，这父亲是他认同并害怕的。对于一个成人，退行可以复苏这种婴儿化的态度并减少仁慈。

考虑到阿伽门农所展现的过度“傲慢”，那么克吕泰墨斯特拉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正义”（dike）的工具。在《阿伽门农》一段非常生动的段落中，她在丈夫到达之前，向长老们形容她眼见的特洛伊城人民受苦的情形。她带着同情，对阿伽门农的成就丝毫不感到欣赏。反过来，当她谋杀丈夫的那一刻，傲慢主导了她的感觉，她没有丝毫悔恨的迹象，当她再度对长老们说话的时候，她为自己所犯的谋杀感到骄傲、得意洋洋。她支持埃癸斯托斯篡夺阿伽门农的王位。

阿伽门农的“傲慢”就这样受到“正义”的裁决，接着又是克吕泰墨斯特拉的“傲慢”，这傲慢又再次被俄瑞斯忒斯代表的“正义”惩罚。

关于阿伽门农在胜仗之后对其臣民和家人态度上的改变，我想提出一些看法。正如我先前提到的，他对延长战争而加诸特洛伊城人民的苦难缺乏同情，这令人震惊。然而，他惧怕众神和即将发生的厄运，因此只是勉强同意进入房间，踏上克吕泰墨斯特拉的仆人为他铺上的织毯。他谈论到一个人必须小心，不要招致诸神的愤怒，这时他表达的只是自己的被害焦虑，而没有罪疚感。或许我先前提到的退行成为可能，是因为善良和同情从未被充分地建立起来，成为他性格的一部分。

相比之下，俄瑞斯忒斯弑母之后，马上遭受罪疚感之苦，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最后雅典娜可以帮助他。谋杀埃癸斯托斯，他丝毫没有罪疚感，可弑母却让他深陷严重的冲突。他这样做的动机既是出于义务，也是出于对自己认同的亡父的爱。几乎看不出他想战胜母亲，这意味着他身上没有过多的傲慢及其伴随的因素。我们知道，导致他弑母的原因，部分在于厄勒克特拉的影响和阿波罗的命令。在他弑母之后，他马上感到悔恨和恐惧。这是通过复仇女神立刻攻击他来象征的。女仆首领非常鼓励他杀害母亲，她看不见复仇女神，试图安慰他说，他所做的事是正义的，秩序得到了恢复。除了俄瑞斯忒斯以外，没有人可以看到复仇女神，这个事实显示，这种被害情境是内在的。

如我们所知，俄瑞斯忒斯是遵从阿波罗在特尔斐城下达的命令而杀死母亲的，这也可以看成是他内在情境的一部分。阿波罗在某个层面上在这里代表了俄瑞斯忒斯自己的残酷与报复冲动，这样我们就发现了俄瑞斯忒斯的破坏感。可是，傲慢所包括的主要因素，例如嫉羨和胜利的需要，在他身上似乎不是主导力量。

俄瑞斯忒斯强烈地同情被忽略、不快乐、哀伤的厄勒克特拉，这一点非常重要。他的破坏力是由被母亲忽略所产生的憎恨刺激而来。母亲把他送走交给陌生人，换言之，母亲给他的爱太少了。厄勒克特拉怨恨的原初动机，显然是她并未被母亲充分地爱过，她想要被母亲爱的渴望

遭受了挫折。厄勒克特拉对母亲的怨恨（尽管是因阿伽门农被谋杀而加剧）同样包含着女儿与母亲的竞争，这种竞争集中在不让父亲满足母亲的性渴望。这些母女关系的早期紊乱，在她的俄狄浦斯情结发展中是一个重要因素。^[6]

俄狄浦斯情结的另一个层面，是由卡珊德拉和克吕泰墨斯特拉之间的敌对表现出来的。她们关于阿伽门农的直接竞争，说明了母女关系的一个特征：两个女人为得到同一个男人的性满足展开竞争。因为卡珊德拉曾是阿伽门农的情人，她可能也觉得自己像是阿伽门农的一个女儿一样，真正成功地从母亲身边带走了父亲，因此预期会有来自母亲的惩罚。这是俄狄浦斯情境的一部分，即母亲以憎恨来回应（或者感觉她这样回应）女儿的俄狄浦斯欲望。

如果我们考虑阿波罗的态度，有一些迹象表明，他对宙斯的完全顺从紧密联系着他对女性的憎恨及他的反向俄狄浦斯情结。下面这段文字是他特有的对女性生育力的轻蔑：

“不曾在子宫的黑暗中孕育，
她却是一朵生命之花，因为女神
从不会生养……（指雅典娜）
尽管世人称呼她为孩子的母亲，
她却不是真正的生养者，
她只是个看护，照料体内的生命之种。
那播种的人才是唯一的生养者……”

他对女性的憎恨，使他对俄瑞斯忒斯下达弑母的命令，而且不论卡珊德拉做什么事让他失望，他都坚持迫害她。他性滥交的事实，并不违反他的反向俄狄浦斯情结。相比之下，他赞美几乎没有任何女性属性且完全认同于父亲的雅典娜。同时，他对姐姐的欣赏，也可能表明了对母亲形象的积极态度。也就是说，直接俄狄浦斯情结的某些迹象并没有完全消失。

善良和助人的雅典娜没有母亲，她是宙斯创造的。她对女性没有表现出敌意，但是我认为这种缺乏竞争和怨恨，与她将父亲占为己有相关。宙斯回报了她的热爱，因为她在众神中有特殊的地位，而且众所周知是宙斯的最爱。她完全地臣服、热爱宙斯，可以视为她的俄狄浦斯情结的一种表达。显然她不受冲突之苦，这其中的原因是她全部的爱只针对唯一的一个客体。

俄瑞斯忒斯的俄狄浦斯情结，也可以在三部曲的不同段落中找到。他责备母亲忽略了他，并且表达了对她的愤恨。然而，有一些迹象显示

他与母亲的关系并不完全是负面的。克吕泰墨斯特拉对阿伽门农的奠酒明显地受到俄瑞斯忒斯的重视，因为他相信这正在唤醒父亲。当母亲告诉他，在他婴儿时自己是如何养育他和爱他的时候，他动摇了杀死母亲的决心，转而寻求朋友皮拉德斯的意见。还有一些迹象表明他的嫉妒，这嫉妒表明一种正向的俄狄浦斯关系。克吕泰墨斯特拉对埃癸斯托斯之死的哀伤，以及她对他的爱，激怒了俄瑞斯忒斯。在俄狄浦斯情境中，对父亲的憎恨可以转向另一个人，这是常见的经验，例如哈姆雷特

（Hamlet）对他叔叔的憎恨。^[7]俄瑞斯忒斯理想化了他的父亲，要遏制对死去父亲的竞争和憎恨，比遏制对活着的父亲的竞争和憎恨通常来得容易。他对伟大的阿伽门农的理想化（厄勒克特拉同样经验到这种理想化）导致他否认阿伽门农用伊菲革涅亚来献祭，并且对特洛伊城人民的苦难表现出极端的残酷。在钦佩阿伽门农的同时，俄瑞斯忒斯也认同了这个理想化的父亲，许多儿子以这种方式克服对伟大父亲的竞争和嫉羡，这些态度因母亲的忽略和她谋杀了阿伽门农而增加，形成俄瑞斯忒斯反向俄狄浦斯情结的一部分。

我在之前提过，相对而言，俄瑞斯忒斯是没有傲慢特质的，尽管他认同父亲，但是他易于有罪疚感。在我看来，在谋杀克吕泰墨斯特拉之后随之而来的痛苦，代表着形成抑郁心理位置的被害焦虑和罪疚感。这种解释似乎意味着，俄瑞斯忒斯因为他过度的罪疚感（由复仇女神所代表）正受到躁郁症之苦——吉尔伯特·默拉利称他发疯了。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假定，埃斯库罗斯以一种夸大的形式说明了正常发展的一个层面，因为作为躁郁症基础的某些特征，在俄瑞斯忒斯的内在并未强烈地运作着。在我看来，他所显现的心理状态，我认为是偏执——分裂和抑郁心理位置之间转换的一个特征，罪疚感在此阶段基本上都被体验为迫害。当达到并且修通抑郁心理位置时，罪疚感便居于主导，而被害感则减弱。这一点在希腊三部曲中，是由俄瑞斯忒斯在艾瑞阿帕格斯

（Areopagus）^[8]法庭上行为的改变来象征的。

这出戏剧告诉我，俄瑞斯忒斯可以克服他的被害焦虑，并修通他的抑郁心理位置，因为他从未放弃净化其罪行和回到人民身边的强烈愿望，他大概希望自己会仁慈地统治这里的人民。这些意图指向了修复的内驱力，这是克服抑郁心理位置的特征。他与厄勒克特拉的关系（厄勒克特拉激发了他的怜悯和爱），尽管历经苦难他也从未放弃希望，他对众神的整体态度，特别是他对雅典娜的感激——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他对一个好客体的内化是相对稳定的，正常发展的基础已经打好。我们只能猜测，在最早的阶段，这些感觉以某种方式进入他与母亲的关系之中，因为当克吕泰墨斯特拉提醒他：

“我的孩子，难道你就不会恐惧，
折磨这乳房？难道你不曾在此酣眠，
在这里吸吮我给你的乳汁？”

俄瑞斯忒斯犹豫着放下了剑，对他而言，养育者的温暖提示了他在婴儿时期被给予和接受的爱。这个养育者可以是母亲的替代者，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爱的关系同样也适用于母亲。当俄瑞斯忒斯从一个地方被驱赶到另一个地方，他在心理上和生理上的痛楚，形象地展现了罪疚感和迫害感在高峰时他所体验到的痛楚。迫害他的复仇女神是坏的良心的拟人化，不体谅他是受命犯下谋杀罪的事实。我曾提到，当阿波罗下达那个命令时，他代表了俄瑞斯忒斯自身的残酷。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会理解为什么复仇女神不体谅这个事实（阿波罗命令俄瑞斯忒斯犯下谋杀罪）。因为一个无情的超我的特征就是它不会宽恕破坏力。

我相信超我不宽恕的特性，以及它所唤起的被害焦虑，表现在古希腊神话中就是：复仇女神的力量甚至延续到死后。这被视为惩罚有罪之人的一种方式，是大多数宗教共有的元素。在《复仇女神》中，雅典娜说：

“.....最强大的力量，
属于伟大的厄里倪厄斯；
她们统御不朽的神祇，
管辖死去的灵魂。”

复仇女神也宣称：

“他将流亡至死，
永不得自由，
死亦不得脱.....”

希腊信仰所特有的另一点在于：如果是死于非命，那么死者便需要复仇。我认为，这种复仇的要求源自早期的被害焦虑，这种焦虑因为儿童希望父母死亡的愿望而增加，并逐渐破坏他的安全感和满足感。因此，攻击的敌人就变成所有邪恶的化身，婴儿渴望这些邪恶能反击自身的破坏冲动。

我在其他文章^[9]处理过一些人对死亡的过度恐惧。对他们而言，死亡既是一种来自内在和外在的敌人的迫害，也是一种破坏内化好客体的威胁。如果这种恐惧特别强烈，它可能会扩展成威胁死后生命的恐怖力量。在冥府（Hades）为死前所受的伤害报仇，对死后的平静是非常重要的。俄瑞斯忒斯和厄勒克特拉两个人都深信他们死去的父亲支持他们的报仇任务。俄瑞斯忒斯在向艾瑞阿帕格斯法庭描述他的冲突时，他指

出阿波罗预言如果他没有为父亲报仇，他会受到惩罚。克吕泰墨斯特拉的鬼魂驱使着厄里倪厄斯继续追捕俄瑞斯忒斯，她抱怨她在冥府中所受到的轻蔑，因为谋杀她的人还没有受到惩罚。她明显受到对俄瑞斯忒斯持续的恨意所影响。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持续到死后的怨恨引起了死后进行报复的需要。还有可能是当谋杀死者的人仍未受到惩罚时，死者就会受到鄙视，因为怀疑他们的子嗣对他们不够在意。

死者要求报复的另一个理由，吉尔伯特·默拉利在引言中有所暗示，他提到一种信仰：地母被溅洒在她身上的鲜血所污染，她和在她体内的冥府人（死者）要求复仇。我把这些冥府人解释为母亲体内未出生的婴儿。孩子觉得他在自己嫉妒和敌意的潜意识幻想中摧毁了这些婴儿。在精神分析中有丰富的材料显示婴儿对下列事实有深层的罪疚感：母亲流产或者母亲在他出生后^[10]就再也没有孩子，也显示婴儿恐惧受伤的母亲会报复自己。

然而，吉尔伯特·默拉利也谈到地母还是给予无辜婴孩生命和丰硕果实的人。在这个方面，她代表着和蔼、哺育和慈爱的母亲。多年来我都认为，将母亲分裂成一个好的和一个坏的，是与母亲关系的最早的过程之一。

希腊人认为死者并未消失，而是在冥府中继续一种暗影般的存在，并且对那些活着的人施加一种影响。这种观念与人们对鬼魂的信仰有关：鬼魂被驱使着去迫害生者，因为除非他们报了仇，否则无法找到平静。我们也可以将这种信仰——相信死者可以影响和控制生者的信仰——与下面的观念联系在一起：他们继续作为内化的客体，以或好或坏的方式存在于自体内部，他们被感觉为是死去的，同时也是活跃的。与内在好客体（首先是好母亲）的关系，意味着这个客体被感觉为是有帮助的和引导性的，特别是在悲伤和哀悼的过程中，个体努力挣扎着保留先前存在的那个好关系，并且经由这种内在的陪伴，来感受力量和安慰。若哀悼失败（这可能有很多理由），就是因为这种内化不能成功，有帮助的认同受到了干扰。厄勒克特拉和俄瑞斯忒斯请求九泉之下的亡父来支持和强化他们的力量，这符合想要联合好客体的愿望，这一好客体于外在已经因为死亡而失去，必须在内在建立。那个受到恳求的好客体，在其引导和帮助的层面是超我的一部分。这种与内在客体的好关系是认同的基础，而认同已证实对个体的稳定性极其重要。

相信奠酒可以“打开死者干渴的嘴唇”，我认为这是源自一种根本的感觉：即母亲给予婴儿乳汁，是使婴儿及其内在客体保持生命的一种方式。因为内化的母亲（首先是乳房）变成了儿童自我的一部分，他感到

自己的生命与母亲的生命紧密相连。而外在母亲给予儿童的乳汁、爱和照料，在某种意义上，也被感觉为有益于内在的母亲。这也适用于其他被内化的客体。尽管克吕泰墨斯特拉是一个坏母亲，戏中她献上的奠酒，在厄勒克特拉和俄瑞斯忒斯看来是一种标志：通过喂养内化的父亲，她使他复活了。

我们在精神分析中发现了这样的感觉：内在客体参与了客体所经验的任何愉悦，这也是重新唤醒已经死去的所爱客体的一种方式。死去的内化客体在被爱时，仍然保有其生命（有帮助的、抚慰的、引导的），这样的潜意识幻想，与俄瑞斯忒斯和厄勒克特拉相信被重新唤醒的亡父会帮助他们的信念是一致的。

我认为，尚未复仇的死者代表着内化的死亡客体，威胁着内化的形象。他们抱怨主体在其怨恨中对他们造成的伤害。在病人身上，这些可怕的形象构成了超我的部分，并与相信命运有密切联系——命运使他走向邪恶，然后惩罚邪恶的人。

“.....

他便不会认识你啊，伟大的神明！

你引导我们步入生命之途，

你让卑鄙小人自觉有罪，

然后弃他于他的苦痛——

只因世间罪孽皆自报。”

——歌德，《迷娘》（Mignon）

这些破坏的形象也人格化为厄里倪厄斯。在早期心理生活中，即使是正常的发展，分裂也从未完全成功，因为这些可怕的内在客体在一定程度上仍然运作着。也就是说，每个儿童都会经验到不同程度的精神病性焦虑。

根据以牙还牙的原则，基于投射，儿童受到恐惧的折磨，害怕他在幻想中对父母做了什么，自己也会被同样地对待。这也许是一种增强残忍冲动的诱因。因为他感觉到内在和外在的迫害，他被驱使着将惩罚投射出去，而这样做的同时，用外在现实来检验他的内在焦虑和对实际惩罚的恐惧。孩子感到的罪疚感和被害感越多——也就是说，他病得越重——他通常也会变得更具攻击性。我们必须相信，在不良少年和罪犯中，有类似的过程在运作着。

因为破坏冲动最初是针对父母的，在感觉上最根本的罪行就是谋杀父母。这在《复仇女神》中有清楚的表达。随着雅典娜的介入，厄里倪

厄斯描述了（如果她们不再威慑弑母和弑父之罪，而且不再于事后惩罚它们）可能会产生的混乱情境。

“是呀，从此等着父母的是，
奸诈与剧痛；因为孩子手中的刀刃，
会撕裂他们的胸膛。”

我曾经说过，婴儿的残忍冲动和破坏冲动创造了原始的可怕的超我。关于厄里倪厄斯进行攻击的方式，有各种暗示：

“活生生地，从每一根血管
畅饮你浓郁而鲜红的血。
我们干渴的唇，要你的血来滋润，
直到我正义的心被你的鲜血
和你的苦痛喂饱；
直耗你到死人般枯槁
且掷你于死者的行伍……”^[11]

厄里倪厄斯用以威胁俄瑞斯忒斯的折磨，具有最原始的口腔和肛门施虐性质。我们被告知她们的呼吸“犹如掷出的一团火，烧得又远又广”，从她们的身体散发出有毒的气体。婴儿在他自己心中使用的一些最早的破坏方法，就是用放屁和粪便来进行攻击，这让他觉得他毒害了母亲，还有用尿（火）烧她。结果，早期的超我就以同样的破坏来威胁他。当厄里倪厄斯害怕雅典娜夺走她们的力量时，她们用下面的话表达了愤怒和忧虑：“难道我所受的伤害不应该转而粉碎这个人吗？这种痛苦的毒药在我心中像火烧一样，难道这种毒药不应该像下雨一样落在他们身上吗？”这让我们想起，儿童对挫折感到的愤恨以及由此所引起的痛苦，如何增加了他的破坏冲动，驱使他强化了攻击性的潜意识幻想。

然而，残忍的厄里倪厄斯，也联系着超我基于抱怨的受伤形象的那一面。我们读到：有血从她们的眼睛和嘴唇滴下来，这表明她们自己也遭受着折磨。这些内化的受伤形象，在婴儿的感觉上都是报复性和威胁性的，他试图将它们分裂开来。然而，它们还是进入了婴儿早期的焦虑和梦魇之中，并且在他所有的恐惧中扮演着角色。因为俄瑞斯忒斯伤害并杀死了他的母亲，母亲就变成了孩子恐惧其报复的那些受伤客体之一。他说厄里倪厄斯是他母亲的“疯狂的追杀”。

克吕泰墨斯特拉似乎没有受到超我的迫害，因为厄里倪厄斯并未追捕她。然而，在她杀死阿伽门农，发表得意洋洋和趾高气扬的言论之后，她表现出抑郁和罪疚感的迹象，所以她会：“别让我们被血腥玷污了。”她也同时经验到被害焦虑，这清楚地显现在她的梦中。她梦到

她用乳房喂食怪兽，它暴虐地咬噬着她，血与乳汁都混在了一起。因为这个梦所表达的焦虑，她将奠酒送到阿伽门农的坟前。因此，虽然她没有被厄里倪厄斯追捕，被害焦虑和罪疚感也并未减少。

厄里倪厄斯的另一面在于，她们紧紧依附着自己的母亲——“夜之女神”（The Night）。她是她们唯一的保护者。她们一再地恳求她对抗阿波罗。阿波罗是太阳神，夜晚的敌人，他想要剥夺她们的力量，因此她们觉得受到他的迫害。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洞察到反向俄狄浦斯情结对厄里倪厄斯造成的影响。我认为，她们针对母亲的破坏冲动，在某种程度上转移到父亲身上（转移到了一般的男人身上），只有通过这种转移，对母亲的理想化和反向俄狄浦斯情结才能维持。她们特别关注对一个母亲所造成的任何伤害，而且似乎也只报复弑母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她们并没有迫害谋杀丈夫的克吕泰墨斯特拉。她们辩称她不是杀害血亲，因此罪行并没有大到要去追杀她。我认为，在这样的辩称中有很大的否认成分，她们否认的是：任何谋杀最终都是源于对父母的破坏感，所以没有任何谋杀是可以被允许的。

有趣的是，正是一个女人（雅典娜）的影响，为厄里倪厄斯带来改变：从冷酷的憎恨到更温和的情感。然而，她们没有父亲，甚至能代表父亲的宙斯也转而反对她们。她们说因为她们所散布的恐怖“和我们所承受的世界的怨恨，神已经将我们赶出他的殿堂”。阿波罗轻蔑地告诉她们，她们再也不会被人类或神明所亲吻。

我认为因为缺少一个父亲，或因为父亲的怨恨和疏忽，她们的反向俄狄浦斯情结增加了。雅典娜承诺，她们将会受到雅典人的爱戴和尊崇，也就是说，被男人也被女人所爱戴和尊崇。艾瑞阿帕格斯法庭是由男人组成的，这些男人陪伴她们到将来她们会在雅典城居住的地方。我的推论是：在这里，代表母亲的雅典娜现在又与女儿们分享着男人（即父亲形象）的爱，她改变了她们的感觉和冲动，也造成她们整体性格上的改变。

把这个三部曲视为一个整体，我们发现各式各样的形象代表着超我。例如，在感觉上重新复活的阿伽门农支持他的孩子们，他是超我的一个层面，以对父亲的爱和欣赏为基础。厄里倪厄斯被描述为属于旧神时期，即以野蛮和暴虐方式统治的泰坦族（Titans）。在我看来，她们与最早和最冷酷的超我相关，代表着可怕的形象，而此形象主要是儿童投射其破坏幻想到客体上的结果。然而，她们被和好客体或理想化客体的关系所反制——尽管是以一种分裂开来的方式。我已经提过母亲和孩子的关系，以及在很大程度上父亲和他的关系，对超我的发展有影响，

因为它影响了对父母的内化。在俄瑞斯忒斯身上，父亲的内化是基于欣赏和爱，对父亲的内化证实对他后续的行动有最大的重要性，死去的父亲是其超我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当我第一次定义抑郁心理位置的概念时，我认为受伤的内化客体抱怨并造成了罪疚感和随后的超我。根据我后来所发展的观点，虽然这类罪疚感会逐渐消失，而且尚未形成抑郁心理位置，但在某种程度上，它在偏执——分裂心理位置期间仍会运作着。我们可以观察到：有些婴儿约束自己不去咬噬乳房，他们甚至在4到5个月大的时候自己断奶，没有任何外在的理由；而另一些婴儿，通过伤害乳房，从而使母亲难以喂食。我认为，这类的节制标示着婴儿有一种无意识的觉察，知道自己因为贪婪而想要将伤害加诸母亲的欲望。结果是，婴儿感觉到母亲被伤害了，她因为自己贪婪地吸吮和咬噬而被掏空了，因此在他的心中包含一个受伤状态的母亲及其乳房。在儿童甚至是成人的精神分析中，可以回溯性地获得更多的证据，这些证据显示，母亲从很早开始就被感觉为一个受伤的客体，不论是内化的还是外在的。^[12]我认为，这个抱怨的受伤客体是超我的一部分。

和这种受伤的、爱的客体之关系，不仅包含罪疚感，也包含慈悲怜悯，是所有对他人同情和关心的根本来源。在这个三部曲中，超我的这个层面由不快乐的卡珊德拉所代表。阿伽门农冤枉了她，将她置于克吕泰墨斯特拉的权力之下，他心生怜悯，因此劝诫克吕泰墨斯特拉要可怜她（这是他显露慈悲怜悯的唯一场合）。卡珊德拉的角色作为超我受伤的层面，和她是一位有声望的女预言家有关，她的主要任务是预警。长老的领袖被她的命运所触动，试图要安慰她，同时也敬畏着她的预言能力。

卡珊德拉作为超我，预言疾病将至、警告处罚会随之降临，且哀伤会升起。她预先知道了自己的命运，和即将降临在阿伽门农和他家里的全面性灾难。但是，没有人留心她的警告，这样的不相信必须归因于阿波罗的诅咒。长老非常同情卡珊德拉，有一点相信她，但是尽管知道她预言的阿伽门农、她自己和阿哥斯城人民的危险都会奏效，他们还是否认了她的预言。他们拒绝相信他们知道的事情，表达了否认的普遍倾向。否认是对被害焦虑和罪疚感的一种强力防御，而被害焦虑和罪疚感是由从未被完全控制的破坏冲动引起的。否认总是和被害焦虑有关，它会压抑爱和罪疚感，逐渐损害对内在和外在客体的同情和关心，干扰判断能力和现实感。

如我们所知，否认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机制，也经常用于证明破坏

的正当性，借着丈夫杀了他们的女儿这一事实，克吕泰墨斯特拉正当化了她对丈夫的谋杀，否认有其他动机。阿伽门农在特洛伊城甚至毁坏了神明的庙宇，也觉得自己的残忍是正当的，因为他的弟弟失去了妻子。俄瑞斯忒斯觉得他非常有理由：不只是杀死篡位者埃癸斯托斯，甚至杀死他的母亲。我所提及的正当性，是对罪疚感和破坏冲动强而有力的否认。对自己的内在过程有更多洞识的人，会因此更少使用否认，也更不易对自己的破坏冲动让步，结果他们反而更加能容忍，对别人也是如此。

另一个有趣的角度是，将卡珊德拉作为一个超我的角色进行考虑。在《阿伽门农》中，她处于一种做梦的状态中。开始时她无法回神，后来她克服了那样的状态，清楚地说出之前她以那种混乱方式所企图传达的东西。我们可以认定，这是超我无意识的部分变成了意识的，这是它被感觉为良心前非常重要的一步。

超我的另一个层面由阿波罗所代表，正如我上面所提的，阿波罗代表俄瑞斯忒斯投射到超我的破坏冲动。超我的这个层面，驱使俄瑞斯忒斯变得暴力，并且威胁如果他没有杀死母亲，将会被惩罚。因为如果阿伽门农没有报仇，他会痛楚地愤恨着，所以阿波罗和父亲两者代表着残忍的超我。这种复仇的要求和阿伽门农破坏特洛伊城时的残酷一致，即使他的子民受苦，也不感到怜悯。希腊人相信复仇是后代子孙的义务，这与超我驱使犯罪的作用有关。吊诡的是，超我同时又视复仇为一项罪行，因此，后代子孙因他们所犯的谋杀罪受到惩罚，尽管它是一种义务。

犯罪和惩罚、傲慢和正义的一连串重复，可以通过房里的魔鬼得到证明。剧中告诉我们，这个魔鬼代代生活其间，直到俄瑞斯忒斯被原谅，且回到阿哥斯城后才得到安息。房中的魔鬼这类信仰，源自针对客体的怨恨、嫉羨和愤恨的恶性循环，这些情绪增加了被害焦虑，因为受攻击的客体被感觉为报复性的，于是又引发客体进一步的攻击。也就是说，破坏性因被害焦虑而增加，而被害的感觉因破坏性而增加。

有趣的是，自从珀罗普斯时代（Pelops' Time），魔鬼就在阿哥斯城的皇室中施行恐怖统治，而当俄瑞斯忒斯被原谅而不再受苦时，魔鬼也得以安息。如传说中所言，我们可以认定，俄瑞斯忒斯回归到一种正常和普通的生活。我的解释是：罪疚感和修复冲动及抑郁心理位置的修通，打破了恶性循环，因为破坏冲动和他的后遗症（被害焦虑）已经减少，并且和所爱客体的关系被再度建立。

然而，统治特尔斐城的阿波罗，在三部曲中所代表的不只是俄瑞斯

忒斯的破坏冲动和残酷超我。正如吉尔伯特·默拉利形容的，通过特尔斐城的女祭师之口，他是太阳神，还是“神的先知”。在《阿伽门农》中，卡珊德拉称他是“人类之路的光”和“所有事物的光”。然而，不只是他对卡珊德拉的无情态度，还有长老提到他时所说的话：“书中写到，他不爱哀伤，也不倾听哀伤。”这些都指出一个事实：阿波罗无法经验到对苦难的悲悯和同情，尽管他说自己代表着宙斯的思想。从这个角度来看，阿波罗——太阳神，令人想起那样一些人，他们转身离开任何悲伤，来防御悲悯之情，他们过度使用对抑郁感的否认。这类人的特点是，他们不同情老人和无助的人。复仇女神的首领用下面的话形容阿波罗：

“我们是女人，而且老了；
而你高高凌驾于我们之上，
践踏我们，凭你的青春和骄傲。”

也可以用另一种观点来考察这几行字：如果我们考虑她们与阿波罗的关系，厄里倪厄斯似乎是被年轻人和忘恩负义的儿子虐待的老母亲。这种悲悯的缺乏和阿波罗代表的超我无情又严厉的部分有关，这是我在之前描述过的。

超我的另一个非常主要的层面是宙斯代表的。他是父亲（众神之父），经历苦难，学会了对孩子们更加包容。我们知道，宙斯对他的父亲犯下了罪孽，因而饱受罪疚感之苦，因此他对那些哀求者非常仁慈。宙斯代表超我的一个重要部分，即内射的温和父亲，也代表了抑郁心理位置被修通的一个阶段。认识和了解自己对所爱父母的破坏倾向，从而更能容忍自己和别人的缺陷，也有更好的判断能力和更大的智慧。如同埃斯库罗斯所说：

“历经苦难，人会学习。
旧痛犹在，新伤又至，
心中滴血，辗转无眠
终至克服执念，智慧降临。”

宙斯也象征了自体理想且全能的部分，即自我理想。弗洛伊德（1914）在充分发展超我的观点前，系统论述过这个观念。在我看来，自体 and 内化客体的理想化的部分，与自体 and 客体坏的部分是分裂开的，而个体维持这种理想化是为了处理其焦虑。

这个三部曲中我想要讨论的另一个层面，是内在事件和外在事件之间的关系。我描述过复仇女神是内在过程的象征，埃斯库罗斯用下列几行说明这一点：

“畏惧当有善功，在彼时——
欲望攻陷巅峰，警醒伏藏于心。”

然而，在三部曲中，复仇女神也以外在的角色出现。

克吕泰墨斯特拉的人格从整体上说明，埃斯库罗斯一方面深深透视人类心灵，另一方面也关注人物的外在象征意义。他在几个地方向我们暗示，克吕泰墨斯特拉实际上是一个坏母亲。俄瑞斯忒斯指责她缺乏爱，我们知道她放逐了自己的小儿子，并且虐待厄勒克特拉。克吕泰墨斯特拉被她对埃癸斯托斯的性欲望所驱使，忽略了她的孩子。虽然在三部曲中没有过多着墨，但是很明显，为了她与埃癸斯托斯的关系，克吕泰墨斯特拉赶走俄瑞斯忒斯，因为她看出他日后会是父亲的复仇者。事实上，当她怀疑俄瑞斯忒斯的故事时，便召唤埃癸斯托斯带着持矛士兵前来。一听到埃癸斯托斯被杀，她唤人取她的战斧：

“不！来人，取我战斧！倒要看看
究竟谁胜，谁倒下，是他还是我……”

并且威胁要杀掉俄瑞斯忒斯。

然而，也有迹象表明克吕泰墨斯特拉并非总是一个坏母亲。在儿子是婴儿时她哺育过他，对女儿伊菲革涅亚的哀悼可能是真诚的，但是外在情境的改变造成她性格的改变。我的结论是：外在情境引发了早期的憎恨和怨愤，重新唤醒了破坏冲动；破坏冲动压倒爱的冲动而占据了优势，而这又导致了生死本能融合状态的改变。

从厄里倪厄斯到欧墨尼德斯的改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受到外在情境的影响。她们非常担心会失去权势，雅典娜安慰她们说：她们调整过的角色会对雅典产生影响，协助维护法律和秩序。外在情境影响的另一个例子，是阿伽门农性格的改变，因为他的成功远征，他已经成为“王中之王”。成功常常是危险的，特别是如果成功的最大价值在于威望的增加，就像我们平常在生活中看到的，因为它增强了野心和竞争性，干扰了爱的情感和人性。

雅典娜，就像她常说的那样，代表着宙斯思想和感情。与厄里倪厄斯象征的早期超我对比，她是智慧而缓和的超我。

我们已经看到雅典娜的许多角色：她是宙斯的代言人，表达他的思想和愿望；她是一个缓和的超我；她还是一个没有母亲的女儿，这样她就避免了俄狄浦斯情结。但是，她也有另一个非常根本的功能——她带来平静和平衡。她表示希望雅典人避免内部的纷争，这象征着避免家庭中的敌意。她使复仇女神变得平和宽恕，这种态度表达了妥协和整合的

倾向。

这些特征都是内化好客体（首先是好母亲）的特征，她成为生本能的载体。如此一来，作为好母亲的雅典娜便于克吕泰墨斯特拉代表的坏母亲的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个角色也进入阿波罗和她的关系之中，她是他唯一尊敬的女性形象，他提到她时总是带着赞赏，完全遵从她的判断。虽然她似乎只代表一个较为年长的姐姐，特别是父亲所钟爱的姐姐，我认为对他而言，她也代表着母亲好的层面。

如果在婴儿期，好客体被充分地建立，超我会变得较为温和。我认为从生命开始就在运作的整合冲动的强度增加了，导致恨被爱所缓和。但是，即使是缓和的超我仍要求控制破坏冲动，目的是在破坏和爱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因此我们发现，雅典娜代表着超我的成熟阶段，目的在于妥协相反的冲动，这与更安全地建立好客体密切相关，并形成了整合的基础。雅典娜在下面的话中表达了控制破坏冲动的需要：

“抛弃恐惧之心，可是别全部抛弃；
若无恐惧之心，谁能身免于罪？
恐惧是内心的规范与律法，
愿它长存你心，且萦绕你的城……”

雅典娜引导而非主导的态度，是围绕好客体而建立起来的成熟超我的特征。这表现在她不认为她有权决定俄瑞斯忒斯的命运上。她开设艾瑞阿帕格斯法庭，选择雅典最智慧的人，给他们充分的自由来投票，只为自己保留关键时候的决定票。如果我再次将三部曲中的这一部分视为内在过程的代表，我的结论是：反对票显示自体不是那么轻易就统一，破坏冲动要走的是一条路，爱和修复与悲悯的能力又是另一条路。内在的平静并非可以轻易建立。

自我的整合是由自我的不同部分完成的——这些部分在三部曲中由艾瑞阿帕格斯法庭的成员所代表，尽管他们有冲突的倾向，但仍然可以聚集在一起。但这不意味着他们可以彼此认同，因为一方面是破坏冲动，另一方面是爱和修复的需要，两方面是矛盾的。但是，自我在最好的状态下有能力注意到这些不同的方面，并且让它们更紧密地聚在一起，虽然它们在婴儿时期被强烈地分裂开来。超我的力量也没有被消除，因为即使超我是较缓和的形式，它仍然可以使自我产生罪疚感。整合与平衡是让生命更完整、更丰富的基础。在埃斯库罗斯这里，这种心灵状态是由三部曲结束时的欢乐之歌表现出来的。

埃斯库罗斯向我们展现了一幅人类发展的图景：从其根源发展到最进步的层次。他表达自己对人性深刻理解的一种方式，他特别让诸神

扮演了不同的象征角色。这种多样性符合无意识中存在的不同的、经常是冲突的冲动和潜意识幻想，这些冲动和幻想从根本上是源于生死本能的对立，而这种对立一直处于不断变化的融合状态。

为了理解象征主义在心理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我们必须考虑成长中的自我对冲突和挫折的许多处理方式。这意味着愤恨和满足感的表达及婴儿的整体情绪都在逐渐改变中。因为幻想从一开始就渗透在心理生活中，有一种强大的动力要将它们附着在各式各样的客体上——这些真实的和幻想的客体就成为一些象征，提供给婴儿一个情绪上的出口。这些象征起初代表着部分客体，在几个月之内变成完整客体（也就是人）。孩子把他的爱恨、他的冲突、他的满足和他的渴求，都放进这些内在和外在象征的创造中。这些象征于是就成为其世界的一部分。创造象征的动力这么强烈，是因为即使最有爱心的母亲也无法满足婴儿强烈的情绪需要。事实上，没有任何现实情境可以实现儿童幻想生活中那些通常是矛盾的要求和愿望。只有在童年时期，象征形成的能力得到充分多样的发展，且没有受到抑制的阻碍，艺术家后来才能利用潜藏在象征意义之下的情绪力量。在一篇早期的文章中（1923b），我讨论过在婴儿的心理生活中象征形成普遍意义。我认为，如果象征形成特别丰富，它就会促进才能甚至天赋的发展。

在成人的分析中，我们发现象征形成仍然运作着，成人同样被象征的客体所围绕。然而，同时他更能够区分幻想和现实，以自身的因素来看待人和事。

这位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充分地使用象征。象征越是被用来表达爱和恨、破坏和修复以及生死本能之间的冲突，就越接近于普遍的形式。于是，他浓缩各式各样的婴儿化象征，画出了表达于其中的情绪和幻想的所有力量。戏剧家能够将一些普遍的象征转移到人物角色的创造之中，同时能使这些角色成为真正的人，这种能力是戏剧家之所以伟大的一个方面。象征和艺术创作之间的关联经常被人讨论，但是，我主要关注的是在最早的婴儿期过程和艺术家后来创作的作品之间建立联系。

埃斯库罗斯在他的三部曲中，使众神以各式各样的象征角色出现，我试图说明这是如何增加其戏剧的丰富性和意义的。我暂时以这样的想法作为结论：埃斯库罗斯悲剧的伟大（这也普遍地适用于其他伟大的诗人），源于他在直觉上对无意识不可穷尽的深度的理解，以及这种理解如何影响了他所创作的角色和情境。

【注释】

[1] 复仇三女神。传说中，厄里倪厄斯的职责在于惩罚任何杀害家族血亲的罪犯。——译者注

[2] 希腊古都，以阿波罗的神谕见称。——译者注

[3] 我对这些焦虑的最初描述，包含在我的文章《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1928）中。

[4] 在我的《儿童精神分析》一书中，我更加充分地阐释了这一点，并给出了这些焦虑的一些例子。

[5] 参见我的论文《论心理机能的发展》（1958）。

[6] 参见《儿童精神分析》第十一章。

[7] 参见恩斯特·琼斯（Ernest Jones），《哈姆雷特与俄狄浦斯》（1949）。

[8] 雅典的一座小山丘，古希腊最高法庭的所在地。——译者注

[9] 参见《论认同》（1955b）。

[10] 参见《儿童分析的故事》一书（1961）。

[11] 关于吸干受害者鲜血的这个描述，使人想起了亚伯拉罕（Abraham, 1924）的说法，残酷同样介入了口腔吮吸阶段。对此，他提到了“吸血鬼似的吮吸”。

[12] 参见《儿童精神分析》，第八章。

第十六章 关于孤独感（1963）

在这篇论文中，我试图研究孤独感的来源。我所谓的孤独感，不是指被剥夺了外在陪伴的客观情境，而是指内在的孤独感。即不论外在环境如何，都觉得独自一人；即使在朋友之中，或者正在接收到爱，却仍然觉得孤独。我认为，内在孤独的这种状态，是随时随地渴求一种无法企及的完美内在状态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每一个人都会体验到这样的孤独。它源自偏执焦虑和抑郁焦虑，也是婴儿精神病性焦虑的衍生物。这些焦虑，或多或少存在于每个人身上。但在病患中最为强烈，因此，孤独也是病患的一部分，具有精神分裂和抑郁的性质。

为了理解孤独是如何产生的，和其他的态度和情绪一样，我们必须回到婴儿早期，并追溯它对后面的生命阶段的影响。就像我们经常描述的，自我从出生开始就存在并运行着。起初它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凝聚，并由分裂机制所主导。死本能对自体的破坏威胁，造成冲动分裂成好的和坏的。因为这些冲动被投射到原初客体，原初客体也被分裂为好的和坏的。结果是，在最早期的阶段，自我好的部分与好客体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保护，因为攻击被导离它们。我将这些特殊的分裂过程描述为非常小的婴儿相对安全感的基础——就这个阶段所能达到的安全感而言；而其他的分裂过程，例如那些导致碎裂的分裂过程，是不利于自我及其强度的。

伴随分裂冲动的，是一种从生命一开始就朝向整合的驱力，它随着自我的成长而增加。这种整合的过程是基于好客体的内化，最初是一个部分客体——母亲的乳房，虽然母亲的其他层面也进入到这一最早的关系之中。如果内在好客体被相对安全地建立起来，它就会变成自我不断发展的核心。

与母亲之间令人满意的早期关系（不一定以乳房喂食为基础，因为奶瓶也可以象征性地代表乳房），意味着母亲和孩子无意识的一种亲密接触，这为得到完全理解的经验奠定了基础，它从根本上与前语言阶段相关。在后来的生命中，他对志趣相投的人表达思想和情感，不论这有

多么令人满足，依然会对无言的理解有一种无法满足的渴求——归根结底是渴求和母亲最早的关系。这种渴求会造成孤独感，它源自对一种无可挽回的丧失的抑郁感。

然而即使是最好的状况，对母亲及其乳房的幸福关系从来就不可能不受干扰，因为势必会产生被害焦虑，它在生命的前三个月达到高峰，即在偏执——分裂心理位置的期间：它从生命一开始就出现，是生本能与死本能冲突的结果，出生经验也是造成它的原因之一。每当产生强烈的破坏冲动，母亲及其乳房通过投射被感觉为具有破坏性，因此婴儿不可避免地会经验到某种不安全感，这种偏执的不安全感是孤独的根源之一。

当抑郁心理位置升起（通常是在出生后三四个月），自我已经较为整合，这表现在一种更强烈的整体感中，所以婴儿更能作为一个完整的人与母亲建立联结，后来是与其他人建立联结。然后偏执焦虑（作为孤独的一个因素）逐渐让位于抑郁焦虑。但是整合的实际过程带来一连串的新问题，我将讨论其中的一些问题以及它们与孤独的关系。

刺激整合的因素之一是：早期自我试图用来抵消不安全感的分裂过程，从不只是短暂地有效；自我被驱使着尝试接受破坏冲动。这种驱力就产生了整合的需要，因为如果可以达成整合的话，结果就能通过爱而缓和恨，这样就能减少破坏冲动。自我会觉得较为安全，不仅是在它自身的存活方面，还在好客体的保留方面。这就是为什么缺乏整合是极端痛苦的理由之一。

然而，整合是难以接受的。破坏冲动和爱的冲动、客体的好坏层面汇聚在一起，会引起焦虑，担心破坏的感觉会胜过爱的感觉，进而危害好客体。因此，在寻求整合（将整合当作抵制破坏冲动的防范措施）与恐惧整合（害怕整合会使破坏冲动危害好客体及自体好的部分）之间是有冲突的。我听过病人表达整合的痛苦，由于陪伴他们的只有他们自体坏的部分，他们感到孤单，觉得遭到抛弃。而当严厉的超我对破坏冲动产生一种非常强烈的压抑，并试图维持这种压抑时，这个过程会变得更加痛苦。

整合的发生只能是一步一步的，但是由此达成的安全感，却很容易在内在和外在的压力下受到干扰，并且在整个一生当中都是这样。完全和永恒的整合永远都不可能，因为生本能和死本能之间的对立始终都存在着，且仍然是冲突的最深根源。由于完全的整合从未达成，所以不可能完全理解和接受自身的情绪、幻想和焦虑。这种状态会持续下去，它是孤独的一个重要因素。理解自己的渴望也和需要被内化的好客体理解

密切相关。这种渴望的一种表达是想有一个双胞胎手足的普遍幻想——比昂（Bion）在一篇未发表的论文中注意到了这种幻想。他认为，这种双胞胎的形象代表那些不被理解和分裂开来的部分，这些部分是个体渴求重新获得的，以便达成一个整体，并获得完整理解；它们有时候被感觉为理想的部分，另一些时候，双胞胎也代表一个可以完全信任的，事实上是理想化的内在客体。

孤独和整合的问题之间还有更进一步的联系，需要在此加以考虑。一般而言，人们认为孤独是源于自认为没有可以归属的人或群体。这种没有归属感，可以视为具有更深层的意义。无论有多少整合在进行，都不能排除一种感觉，即自体的某些成分是不可得的，因为它们被分裂出来，不可再得。分裂出来的一些部分被投射到其他人身上，造成一个人不是完全拥有自己的感觉，或者一个人不完全属于他自己，因此不完全属于其他任何人。那些丧失的部分，也会被感觉为是孤独的。关于这一点稍后我还要详加讨论。

我已经提到，即使是在没有生病的人身上，偏执焦虑和抑郁焦虑也从未被完全克服，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孤独的基础。人们体验孤独的方式有相当的个体差异。当偏执焦虑相当强烈，即使仍在正常范围内，和内在好客体的关系也很容易被干扰，对自体好的部分的信任也受到损害，结果是，对偏执感的投射和对他人的怀疑增加了，从而造成孤独感。

在真正的精神分裂症病人中，这些因素必然存在，而且更加严重。到现在为止，我一直讨论的都是在正常范围内整合的缺乏，现在来看看它的病理学形式——实际上，就是偏执——分裂心理位置的所有特征都过度地呈现出来。

在继续讨论精神分裂症中的孤独之前，更加详细的考虑偏执——分裂心理位置的某些过程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分裂和投射性认同。投射性认同是基于自我的分裂，以及自体的部分投射到他人身上，首先是母亲及其乳房。这种投射源于口腔——肛门——尿道的冲动，为了控制和占有母亲，自体的部分被彻底地排出，以身体的实质形式进入母亲。于是，母亲就不会被感觉是一个分离的个体，而是自体的一个方面。如果这些排泄物是在憎恨中被排出的，母亲就被感觉为危险和有敌意的。但是，被分裂出来并投射出去的不仅有自体坏的部分，也有好的部分。通常，就像我描述过的，随着自我的发展，分裂和投射减少，自我就会变得更加整合。然而，如果自我非常虚弱（我认为这是固有的特征），并且如果在出生时和生命开始时曾有一些困难，那么其整合能力（将自我

分裂开的部分聚集在一起）也是虚弱的。此外，为了避免导向自体和外在世界的破坏冲动所唤起的焦虑，还会产生一种更强烈的分裂倾向。于是无法忍受这些焦虑就造成深远的影响。它不仅增加了过度分裂自体 and 客体的需要，也导致一种碎裂的状态，而且使修通这些早期焦虑成为不可能的事。

在精神分裂症中，我们看到整合过程中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结果。精神分裂症患者觉得自己无望地变成碎片，觉得自己永远无法拥有自体。自体碎裂的事实，导致他无法充分地将他的原初客体（母亲）内化成一个好客体，也导致他缺乏稳定性的基础：他无法依赖一个外在和内在的好客体，也无法依赖他的自体。这个因素和孤独密切相关，因为它增加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这样一种感觉：觉得似乎只剩自己孤单一人承受苦难。感到被一个敌意的世界包围，这是精神分裂疾病在偏执方面的特征。这种感觉不仅增加了他所有的焦虑，而且也严重地影响他的孤独感。

另一个造成精神分裂症患者孤独感的因素是混乱。这是由多个因素所致，特别是自我的碎裂和投射性认同的过度使用，所以他持续地感到自己不仅处于碎片的状态，而且还和别人搅合在一起。于是他无法区分自体好的部分和坏的部分、好的客体和坏的客体、外在现实和内在现实。因此，精神分裂症患者无法理解自己或信任自己。这些因素与他偏执地不相信他人相结合，就产生一种退缩状态。这破坏了他形成客体关系的能力，以及他从别人身上获得安慰和愉悦的能力——而这些能力是可以通过强化自我，消减孤独的。他渴望与他人建立关系，却不可得。

不要低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痛苦和苦难，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他们经常防御性地使用退缩和情绪分散，所以不是很容易能觉察到自己的痛苦。然而，我和我的一些同事对治疗结果仍然保持某种乐观，这里我只提出其中的戴维森医生（Dr.Davidson）、罗森菲尔德医生和汉娜·西格尔医生，他们都曾经治疗和正在治疗一些精神分裂症患者。这种乐观是基于下面的事实：即使是这类患者，仍然有一种朝向整合的冲动，而且不论发展有多么不充分，他们也都有一种与好客体和好自体的关系。

现在，我首先想在正常范围内，来处理抑郁焦虑中的孤独的普遍特质。我常提到一个事实：早期的情绪生活是以丧失和失而复得的重复经验为特征的。每当母亲不在场，婴儿可能就会觉得失去了她，要么是因为她受伤了，要么她已经转变成为一个迫害者。这种失去她的感觉等同于恐惧她的死亡。由于内射的原因，外在母亲的死亡也意味着内在好客体的丧失，而这又增强了婴儿对自身死亡的害怕。在抑郁心理位置阶段，

这些焦虑和情绪有所提高，但是在人的一生中，对死亡的恐惧都在孤独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我已经提过，伴随整合过程所产生的痛苦，也造成了孤独，因为它意味着面对一个人的破坏冲动和自体憎恨的部分，这些部分有时候似乎无法控制，因此会危害好客体。随着整合渐增的现实感，全能感势必会减弱，这再度造成整合的痛苦，因为它意味着希望的能力降低了。虽然希望有其他来源——源于自我的力量及对自己和他人的信任，但全能感总是希望的一个成分。

整合也意味着某些理想化（对客体和对自体一部分的理想化）的丧失。理想化从一开始就粉饰了和好客体的关系。当认识到好客体永远无法拥有近似于理想化客体的完美特质，便产生了去理想化

（deidealization），更加痛苦的是，认识到自己的理想部分是不存在的。从我的经验来看，虽然在正常的发展中，面对内在现实和外现实，会倾向于减弱对理想化的需要，但是它从来没有被完全放弃。正如一名病人对我所说的，当接纳由整合中的某些步骤所得到的释放时，“令人心荡神驰的魔力就消失了”。分析显示，那已经消失的魔力，是对自体 and 客体的理想化，而失去它就导致了孤独的感觉。

在这些因素中，有一些因素在更大程度上参与到了躁郁症所特有的那些心理过程中。躁郁症病人已经开始迈向抑郁心理位置，也就是说，他更能将客体经验为一个整体，而他的罪疚感尽管仍和偏执机制有关，却是较强烈和较不容易消失的。因此，较之精神分裂症患者，他会更加感觉到一种渴求——即想要内在安全地拥有好客体，来保存它，保护它。但是，他感觉自己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同时，他并未充分地修通抑郁心理位置，所以它修复、合成好客体和达成自我整合的能力并未得到充分的发展。在这样的状况下，在他和好客体的关系中，仍然有大量的恨，因此他害怕无法充分修复它，他和它的关系带来的不是释放，而是一种不被爱，甚至被恨的感觉。一次又一次的，他觉得好客体受到自己破坏冲动的威胁。个体渴求克服所有这些和好客体有关的困难。这是孤独感的一部分。在极端的情况下，这一点会表现为自杀倾向。

在外在的关系中，类似的过程也运作着。躁郁症病人只能在有的时候且非常短暂地从和一个好心人的关系中得到释放。由于他会很快将自身的憎恨、愤恨、嫉羨和恐惧投射出去，因此他经常充满不信任。换言之，他的偏执焦虑仍然非常强烈。因此，躁郁症病人的孤独感，更多地集中在他无法与好客体保持一种内在和外在的陪伴，而较少地集中在他的碎片状态。

我将讨论在整合过程中一些更深层的困难，特别是处理男女两性身上男性和女性要素之间的冲突。我们知道双性特质中有一种生物上的因素，但是我在这里所关心的是心理层面。在女性身上，有一种普遍的愿望是要成为男人。也许将这一愿望表达得最清楚的是阴茎嫉羡的说法。同样，在男性身上也发现有女性心理位置——即拥有乳房和生小孩的渴望。这样的一些愿望和对父母双方的认同有关，伴随着竞争和嫉羡的感觉，以及对所觊觎的东西的欣赏之情。这些认同在强度及质量上都有差异，取决于欣赏和嫉羡哪个更占优势。因而儿童身上整合欲望的一部分，是整合人格这些不同层面的欲望。除此之外，超我还提出自相矛盾的要求——即同时认同父母双方。而这一要求是因为早期抢夺父母双方的欲望导致后来想要修复他们二人的欲望，表达了想要于内在保留父母二人的愿望。如果罪疚感的元素居于主导地位，将会阻挠这些认同的整合，然而，如果令人满意地达成了这些认同，它们将成为丰富人生的源泉，以及不同才能和能力发展的基础。

为了阐释整合在这个特殊层面的困难，及其与孤独的关系，我将引用一个男病人的梦。一个小女孩正在和一头母狮子玩，并且拿着一个铁环让母狮子跳过去，但是铁环的另一边是悬崖绝壁，这头母狮子服从了，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被杀死。同时，一个小男孩正在杀一条蛇。因为相同的素材之前曾经出现过，病人自己确认这个小女孩代表他的女性部分，而小男孩代表他的男性部分。在移情情境中，母狮子和我有很强的关联。针对这一点，我想举一个例子：小女孩有一只猫，这让人联想到我的猫，而我的猫通常代表我。由于他和我的女性特质处于竞争之中，他想摧毁我，而在过去是想摧毁他的母亲。认识到这些对病人而言是极其痛苦的。他认识到自己的一部分想要杀死所爱的母狮子——分析师，这将剥夺他的好客体。这种认识所导致的不只是痛苦和罪疚的感觉，还有在移情中的孤独感。他还认识到和父亲的竞争导致让他摧毁父亲的潜能和阴茎（以蛇为表征），这也让他非常心痛。

这个材料指向非常痛苦的进一步的整合工作。在我所提的母狮子梦之前，是另一个梦，梦中一个女人从一栋很高的建筑往下跳，自杀了，而病人一点儿也不惊骇，这和他往常的态度相反。在当时，分析的主要内容都是他在女性心理位置上的困难，当时女性心理位置正处于高峰，梦中的女人代表他的女性部分，以及他真的想让这部分被摧毁的愿望。他觉得这部分不只会伤害他和女性的关系，也会损伤他的男性特质和所有建设性的倾向，包括对母亲的修复，这点在对我的关系中变得清楚。这种将所有的嫉羡和竞争放入他的女性部分的态度，就变成了一种分裂的方式，同时似乎掩盖了他对女性特质极大的欣赏和尊重。此外，非常

清楚的是，他一方面觉得男性的攻击性相对更开放，因而也更诚实，另一方面他将嫉羨和欺骗都归诸女性一方。由于他非常厌恶一切虚伪和不诚信，这就造成了他在整合上的困难。

对这些态度的分析，追溯到他对母亲最早的嫉羨，导致他人格中女性和男性的部分有一种更好的整合，也导致在男性和女性两种角色中嫉羨的减少。这增加了他在关系中的胜任感，因此有助于对抗孤独感。

现在我举另一个例子，来自对一个病人的分析。他并不是一个不快乐的男人，也没有生病，不论是在工作和关系中都相当成功。他觉察到自己总是感到像个孩子般孤独，这种孤独感从来没有完全消失过。热爱大自然在这个病人的升华中是一个重要的特征，甚至从最早的童年时期开始，到了户外他就会找到抚慰和满足。在一次会谈中，他描述了在一趟旅程中穿过丘陵地带时的愉悦，之后当他进入城市却觉得反感。我像之前一样这样解释：对他而言，自然代表的不只是美丽，更是美好，事实上是他纳入自己之中的好客体。在一阵停顿之后他回答，他觉得确实如此，但是又表示自然不只是美好，因为总有许多攻击在其中。同样地，他补充说，他自身与乡村的关系也不是完全美好的。并举例说，当他是一个小男孩时，他常去掏鸟窝，但同时他又总是想要种点东西。他说，在对大自然的热爱中，他实际上，如他所言，“纳入了一个整合的客体”。

为了理解病人如何在与乡村的关系中克服了他的孤独，可是在与城镇的联系中又体验到孤独，我们必须考察某些他关于童年时期和大自然的联想。他告诉我，他应该是一个快乐的婴儿，受到母亲很好的喂养。有许多材料——特别是在移情的情境中——都支持这样的假设。他很快便意识到他对母亲的健康感到担忧，也知道他对母亲纪律严明的态度感到愤恨。尽管如此，他和母亲的关系在很多方面都是愉快的。他仍然喜欢她。但是他觉得自己在家里是受到约束的，并且觉察到一种去户外的迫切渴求。他似乎很早就发展出对大自然之美的欣赏，一旦他有更多的自由到户外，这就会变成他最大的快乐。他描述自己以前和其他男孩有空闲时在树林和原野中游荡，也坦承有一些对大自然的攻击，比如掏鸟巢和破坏篱笆。同时，他相信这类损伤不会持久，因为大自然总是会自我修复。他将大自然视为富饶和不易受伤的，这与他母亲的态度形成强烈的对比。和大自然的关系似乎相对地没有罪疚感，而在他与母亲的关系中，出于一些无意识的理由，他觉得自己要为母亲的脆弱负责任，因而存在大量的罪疚感。

从他的材料中，我可以得出结论：他在某种程度上内射母亲为一个

好客体，在对她的爱和敌意之间可以达到一定的合成。他同样也达到相当的整合水平，但是这受到他和父母关系中的被害焦虑和抑郁关系的干扰。对他的发展而言，他与父亲的关系非常重要，但是这并未进入这个特殊的素材片段中。

我已经提过这个病人想要出门的强迫需要，这和他的幽闭恐惧症（Claustrophobia）有关。正如我在其他地方说过的，幽闭恐惧症有两个主要来源：一是对母亲的投射性认同，这导致了被幽禁在她里面的焦虑；二是重新内射，导致一种被怨恨的内在客体包围在自己内部的感觉。关于这个病人，我的结论是：他逃入大自然是对这两种焦虑情境的防御。在某种程度上，他对大自然的爱，从他与母亲的关系中被分裂开来。他对母亲的去理想化，导致他转移其理想化到大自然上面。与家庭和母亲的关系让他觉得非常孤独，这种孤独的感受，正是他对城镇反感的根源。大自然所带给他的自由和享受不只是愉悦的一个来源（这种快乐源于对美的强烈感受，并且联系着对艺术的欣赏），也是对从未完全消失的根本孤独的反抗。

在另一次会谈中，这个病人报告了一种罪疚感。在一次去乡村的旅途中，他捉到一只田鼠，并且把它放在汽车后备厢的一个盒子中，要当作送给他孩子的礼物。他想孩子会很高兴有这只小动物作为宠物。但是后来他忘了这只田鼠，想起来已经是一天以后了。他努力去找，却找不到它，因为它已经咬破盒子跑了出来，藏在后备厢无法触及的最偏远角落处。终于，他再次努力捉住它之后，发现它已经死了。病人对忘记这只田鼠而造成它死亡的罪疚感，导致他在后续会谈中关联到一些死去的人。他觉得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些人的死亡负有责任，尽管没有理性的原因。

在后续的会谈中，他对田鼠有许多的关联。田鼠似乎扮演着好几个角色。田鼠代表着病人自己一个分裂开来的部分——孤独的和被剥夺的部分。通过认同于他的孩子，他更加觉得被剥夺了一个潜在的同伴。许多关联分析显示，在整个童年时期，病人都渴望有一个同龄的玩伴——这种渴望超越了对外在同伴的实际需要，是感觉无法再次获得自体分裂开来的部分的结果。田鼠也代表他的好客体，病人将它藏在他的内部（由车子所代表）。他对田鼠怀着罪疚感，也害怕它会报复。他的其他关联分析还和疏忽有关，田鼠也代表一个被忽视的女人。这个联想是在一次假期后出现的，这不仅意味着他被分析师孤独地留下来，也意味着分析师也是被忽略和孤独的。和他母亲有关的类似感觉在材料中变得清晰起来，如同所下的结论：他包含着一个死去的或孤独的客体，这增加了他的孤独。

这个病人的材料支持了我的观点，孤独与无法充分整合好客体，以及自己那些感觉无法触及的部分有关。

现在，我要继续更仔细地考察那些通常可以减缓孤独的因素。好乳房相对安全的内化，是自我的某些天生力量的特征。一个强大的自我比较不容易碎裂，因此更能达到一定程度的整合，也更能与原初客体建立良好的早期关系。此外，好客体的成功内化是对它产生认同的根源，这种认同强化了对客体 and 自体美好和信任的感觉，减缓了破坏冲动，同样也减轻了超我的严厉性。一个比较温和的超我，对自我的要求没有那么严厉，这使他能容忍且有能力承受所爱客体的缺陷，而不致损伤和这些所爱客体的关系。

随着整合的进展，全能感降低，并且导致一些希望感的丧失，然而全能感降低却使破坏冲动及其影响之间的区分成为可能，因此不再觉得攻击性和憎恨有那么危险。这种对现实更大的适应性导致能接受一个人自身的缺点，结果是个体对过去挫折的愤恨感减轻了。它还打开了源于外在世界的享受的来源，这也是降低孤独感的另一个因素。

婴儿和第一客体的愉快关系和对它的成功内化，意味着爱可以被给予和接受，结果是，不仅在喂食的时候，而且在回应母亲的在场和情感时，婴儿都能体验到享受。对儿童来说，这类快乐经验的记忆是挫折时的一种依靠，因为它们紧紧联系着对更多快乐时光的希望。此外，在享受及感到理解 and 被理解之间有一种紧密的联系。在享受的时候，焦虑得到缓和，而与母亲的亲密感及对她的信任也达到了最高点。内射性和投射性认同如果没有过度，同样在亲密感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为它们构成理解能力的基础，也是促成被理解经验的原因之一。

享受总是和感恩密切相关。如果深深地感受到这种感恩，它包含着想要回报所接受的美好的愿望，于是感恩成为慷慨的基础。能够接受和能够给予之间总是有密切的联系，两者都是与好客体关系的一部分，因此能够对抗孤独。而且，慷慨的感觉构成了创造力的基础，这既适用于婴儿最原初的建设性活动，也适用于成人的创造力。

享受的能力也是一定程度的顺从的前提。顺从表示接受可以触及的愉悦，而对无法触及的满足不过于贪婪，也不对挫折产生过度的愤恨。这种适应已经可以在一些幼儿身上观察到。顺从和容忍有关，也和觉得破坏冲动不会淹没爱有关，因此美好和生命可以被保留下来。

尽管感到有些嫉羨和嫉妒，如果一个孩子能够认同家族成员的愉悦和满足，那么他也能够在后来的生命中在与其他人的关系中这样做。然而在年老时，他将可以逆转早期的情境，认同年轻人的满足。但是，只

有在感恩过去的愉悦，不因为它们不再可及而怀有太多愤恨时，这才有可能。

我提到的所有这些发展中的因素，虽然它们缓和了孤独感，但是永远无法完全消除它，因此它们易于被用作防御。当这些防御非常强大并切合所需，孤独就可能不会在意识的层面被体验到。有些婴儿将极度依赖母亲作为对孤独的防御，对依赖的需要将持续一生，成为一种模式。另一方面，逃向内在客体（这在婴儿早期是以幻觉性满足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也经常被防御性地使用，试图以此来抵制对外在客体的依赖。在某些成人身上，这种态度导致拒绝任何陪伴，在极端的状况下，这就成为疾病的一种症状。

渴望独立是成熟的一部分，但是为了克服孤独，它也会被防御性地使用。减少对客体的依赖会使个体不那么脆弱，也削弱了对所爱之人内在和外在过度亲密感的需要。

另一种防御，特别是在老年期，是沉溺于过去以避免现在的挫折，对过去的某些理想化势必进入这些记忆，作为防御之用。在年轻人中，对未来的理想化也有类似的用途。对人物和事业在某种程度上的理想化是一种正常的防御，也是寻找被投射到外在世界的理想化内在客体的一部分。

被他人赏识和自己的成功（起初是婴儿被母亲赏识的需要），都可以被防御性地用来对抗孤独。但是如果过度使用这个方式，它就变得非常不安全，因为对自己的信任那时并未充分建立起来。另一种防御和全能感及某些躁狂防御有关，就是等待渴求之物的能力的特殊用法，这可能会导致过度乐观和缺乏动力，并与现实不完美的感觉有关。

对孤独的否认，经常被作为一种防御，很容易干扰好的客体关系。与之相反的是实际经验到孤独并将孤独当作步入客体关系的一种刺激。

最后我想指出的是：为什么造成孤独的内在和外在因素之间的平衡很难评估。到目前为止，这篇论文所研究的都是内在层面——但是这些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在心理生活中，内在和外在因素之间有一种恒常的互动，而这种互动的基礎是开启客体关系的投射和内射过程。

外部世界对小婴儿最初的强大影响，是出生时伴随的各种不适感，他觉得这些不适感的原因是敌意的迫害力量。这些偏执焦虑就成为他内在情境的一部分。内在因素也是从一开始就运作着的：生本能和死本能之间的冲突导致死本能转向外界，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这便开启了破坏冲动的投射。然而我认为，同时生本能在外在世界寻找好客体的冲

动，也导致爱的冲动的投射。这样一来，外在世界的图像（首先由母亲来代表，特别是她的乳房，基于与她的实际关系的好坏体验）便被内在因素所影响。通过内射，外在世界的图像又影响着内在世界。然而，不仅婴儿对外在世界的感觉受到其投射的影响，而且实际的母子关系，也以间接而微妙的方式，受到婴儿对母亲的反应的影响。一个享受吸吮、心满意足的婴儿，缓解了母亲的焦虑，而母亲的快乐则表现在她怀抱和喂养婴儿的方式上，因此也降低了婴儿的被害焦虑，并影响到他内化好乳房的能力。相比之下，在喂养上有困难的孩子，可能会唤起母亲的焦虑和罪疚感，因而对母婴关系有不利影响。在这些不同的方式中，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之间有不断的互动，且持续一生。

外在和内在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孤独感的增加或减少都有重要的影响。好乳房的内化，毕竟要依赖内在和外在要素之间有力的相互影响。好乳房的内化只能在内部与外部因素的良性互动中产生，它是整合的基础，正如我所提过的，也是降低孤独感最重要的因素之一。除此之外，我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在正常的发展中，当强烈体验到孤独感时，非常需要转向外在客体，因为孤独感可以通过外在关系而被部分缓和。各种外在影响，特别是对个体重要的人的态度，也可以在其他方面降低孤独感。例如，与父母基本良好的关系，会使理想化的丧失和全能感的减少变得更能忍受。父母通过接受孩子存在破坏冲动，并显示他们可以保护自己免遭孩子的攻击，就可以减少孩子对其敌意愿望的后果的焦虑。这样，内在客体在感觉上就没有那么脆弱，而自体也没有那么大的破坏性。

这里我只触及超我在所有这些过程中的重要性。一个严厉的超我，永远不会在感觉上原谅破坏冲动，事实上，超我要求它们不应该存在。虽然超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自我分裂出来的一个部分建立起来的，并且一些冲动被投射在这个部分之上，但是它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实际父母的人格及其与孩子的关系的内射的影响。超我越严厉，孤独感就会越深，因为它的严格要求增加了抑郁焦虑和偏执焦虑。

在结论中，我希望重述我的假说：虽然可以通过外在影响而降低或增加孤独，但是它永远无法被完全消除，因为朝向整合的内驱力和整合过程中所体验到的痛苦，皆源于内在。而这些内在来源在一生中都是强有力的。

短论

早期分析中词语的重要性（1927）

我在我的论文和演讲中都曾指出，儿童的表达模式与成人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儿童会把他的思想和潜意识幻想编成戏剧并表演出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词语不具有重要意义——就儿童所能掌握的词汇而言。我举一个例子：一个非常压抑幻想的5岁小男孩，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分析。他已经提供了很多分析素材，大多是通过游戏。但是，他表现出没有意识到这点的倾向。一天早上，他请我玩卖东西的游戏，要我演卖东西的人。对这种通常不准备说出关联分析的小孩子，我用了一个很重要的技术。我问他我应该是什么人——女士或先生——因为他进商店时要叫我的名字。他说我是“曲奇——蛋糕先生”（Mr.Cookey-Caker）。我们很快就发现他是指一个做蛋糕的人。我必须卖引擎，对他而言，引擎代表了新的阴茎。他称呼自己是“踢人先生”（Mr.Kicker），很快他就意识到这是踢某人的意思。我问他“曲奇——蛋糕先生”去哪里了。他回答：“他去了某个地方。”他很快就意识到，因为他踢了“曲奇——蛋糕先生”，所以“曲奇——蛋糕先生”被杀死了。对他而言，“做蛋糕”代表着以口腔和肛门的方式制作孩子。在这个解释之后，他意识到自己对父亲的攻击，而这个潜意识幻想打开了通往其他潜意识幻想之路，他所对抗的人一直都是“曲奇——蛋糕先生”。只要他只在游戏时带出潜意识幻想，“曲奇——蛋糕先生”这个词就是通往他所逃避的现实的桥梁。当儿童不得不通过自己的词语承认客体的现实时，这通常意味着进步。

关于《一个有法医学意义的梦》的短论（1928）

为了支持我对布莱恩医生（Dr.Bryan）所提出的梦的评论，我必须提到我在为上一次会议撰写的论文中提出的某些理论主张。^[1]去年秋天我在这里发表演说，曾提供过更多细节上的说明。在俄狄浦斯冲突的一个早期阶段，与母亲性交并与父亲竞争的渴望，以口腔——肛门施虐本能冲动的方式表达出来，并在这个发展阶段占据主导地位。我的想法是这样的：男孩通过穿透母亲的子宫，摧毁了它，并赶走了父亲的阴茎。根据一个典型的婴儿的性理论，父亲的阴茎被认定永久存在于子宫之中，（父亲的阴茎在这个阶段完全是父亲的化身），他摧毁阴茎的方式是把它吞噬掉。和这种倾向混合在一起的是另一种倾向——然而还是可以清晰地辨识这两者。它们的目标是一样的，就是摧毁母亲的子宫，并吞噬掉阴茎。但另一种倾向的基础是对母亲的一种口腔——肛门施虐式的认同。由此男孩产生抢夺母亲体内的粪便、孩子和父亲阴茎的渴望。在这个层次所引发的焦虑异常强烈，因为它涉及父亲和母亲的结合，由子宫和父亲的阴茎代表。我认为这种焦虑是严重心理疾病最根本的基础。

从对小孩子的分析中，我了解到对有阴茎的女性（这对男性的生殖能力障碍有非常明显的影响）的惧怕，其实是对母亲的惧怕——她的身体被认为一直包含着父亲的阴茎。对被放置在母亲之内的父亲（或他的阴茎）的惧怕，在这里被置换成对母亲自身的害怕。通过这样的置换，极大地加剧了真正和母亲有关的焦虑，以及针对母亲身体的破坏倾向所产生的焦虑。

在布莱恩医生提出的这个格外有趣的案例中，这种焦虑得到了清楚的表达。在梦中，这位压制着病人的母亲要求拿回他从她那里偷走的钱。只有从女性那里他才可以拿到钱。这个事实明白地显示了偷走子宫内的东西的强迫行为。偷来的钱他要作何用途也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有一点似乎很明显，病人拿钱的目的，是要把它丢到浴室的马桶里。这种行为的强迫性特质，可以用他想要修复的焦虑来解释：想要还给母亲（或子宫）他偷走的东西——浴室的马桶象征了母亲（或子宫）。

我的一名女病人患有严重的神经症，由于她担心自己的身体会被母亲摧毁。她做了下面的梦：她在一间浴室里，听到脚步声，她迅速把一

个篮子中的东西（正如我们发现的：代表着粪便、孩子和阴茎）丢入马桶中。在母亲进来之前，她成功地冲了马桶。她母亲伤了肛门，她正在帮助母亲包扎伤口。在这个案例中，对母亲的破坏冲动，在潜意识幻想中，主要是以肛门受伤这一形式表达的。

因此，偷钱是对抢劫母亲的早期肛门施虐渴望的一种重复；由焦虑驱使，强迫性冲动造成的偷窃行为，为的是修复早期的偷窃，归还之前所偷走的东西。后面这个渴望是通过把钱丢入马桶中表达出来的。

父亲在病人的焦虑中所扮演的角色不是立刻就能显现出来，但是还是可以阐释出来。我说过，表面上似乎只是和母亲有关的恐惧，其实也意味着对父亲（阴茎）的惧怕。并且，偷窃的事紧跟着一段和病人雇主的对话，是关于一般性的侵占公款。在对话中，雇主表达了他对这类较轻罪行的特别的谴责态度。这一点清楚地显示出，被父亲处罚的需要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病人犯下这些罪行。此外，他在最后一刻做出修复，表现在他面临被另一个人（一位新的办事员）侦察这一事实。这个人再一次代表了父亲，病人所无法忍受的焦虑会驱使他向父亲抗争，也正是他对父亲的焦虑，使他避免对父亲（的惩罚）进行极力抗争。

以上是我在报告这个梦的会议上所作的评论，此后我又了解到一些病人的病史，我想就此再做一些补充。这个男孩对扫帚上的巫婆有着婴儿化的惧怕，他认为巫婆会用某些器具伤害他的身体，让他变瞎、变聋和变哑。这代表着他对有阴茎的母亲感到惧怕。他在朦胧状态中旅行到苏格兰去找巫婆，表面上是因为他现在无法忍受的焦虑，迫使他尝试着要和她把事情解决掉。然而，这种和解的企图和母亲内在的父亲有多大的关联，从下面的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旅行之前，他有一个幻想，他帮一个女孩抵抗一个男人的性侵害。事实上，他旅行的真正目的是拿到巫婆的“帽子”（阴茎）。但是，正如在后来的偷窃事件中，他在最后一刻因为惧怕另一个人而罢手，在这段旅程中，他并没有达到最后的目的：和父亲阴茎竞赛。在到达爱丁堡时，他生病了。他的关联分析显示，这个城市代表巫婆的性器，其意义是他也许不能更进一步地深入了。这种焦虑也与病人的性无能有关。

布莱恩医生指出，在看过牙医之后所做的焦虑之梦，是基于对母亲的认同。在这里，对那些可怕的破坏及爆炸的恐惧，是因为这个认同的肛门施虐本质。因为病人认定他自己没有能力怀有小孩，导致他摧毁和抢夺母亲的子宫，他也预期自己的身体会受到相同的破坏。被父亲阉割与对母亲的这种认同有关。这是由牙医的行为所代表的。它也显示在当病人描述梦境时浮现出的回忆。他看到自己站在公园里的什么地方，母

亲特别警告他要远离公园。母亲告诉他坏人可能会攻击他，而他自己得出结论：他们可能会偷他的表。

正如布莱恩医生在结论中所指出的，病人怀疑自己是否能够或者应该离开公园，也拿不准怎么能够或者应该离开公园，这和他的一种焦虑有关——他担心在和母亲性交时，会被父亲攻击——也就是说，在母亲的身体之内和身体之外都被攻击。

基于对婴儿早期早发性痴呆分析的理论推演 (1929) [\[2\]](#)

一个4岁痴呆男孩的案例是我研究的基础。我的研究显示：自我在特定状况下对施虐产生过早和过度的防御，阻碍了自我的发展和现实关系的建立。

评论玛丽·查德维克的《女性周期》^[3]

作者一开始把读者带回史前时期，说明月经对不同的人群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对男人和女人、对小家庭和大家庭，以及在更小和更大的群体中。月经一直被男人视为危险事件，他们报之以恐惧、焦虑和轻蔑。盛行的看法是，接触正处于月经周期的女人是危险的，因此定下了严格的限制，好让这“不干净”的女人远离群体数天。女人被驱逐的方式，因部落特点不同而异。一些青春期仪式会将少女驱逐出部落数月数年之久，而将处于经期的女性驱逐出群体是这种仪式的短暂重复，甚至在今天仍能在原住民中发现这种现象。

查德维克非常令人信服地说明：对经期女性的原始害怕，是恐惧某些魔鬼的报复，从根本上等同于阉割焦虑。此外，她也说明后来一些时期的一些其他群体现象有着相似的根源，例如对巫婆的害怕，甚至导致她们被烧死。即使在今天，某些宗教的要求和禁令也有着相同的考虑。

这种焦虑也表现在某些迷信中，例如普遍认为被经期女性碰触的花朵会凋谢。

在这段介绍之后，作者转向现代人和单独的个体。她重申每个人都必须应对相似的焦虑——原因是认识到两性差异以及女性有周期性出血的“威胁性”征兆。每个孩子迟早都会发现两性差异和女性有月经的事实。在意识或无意识中，这样的知识在儿童内心运作，引发其对自身性器完整性的焦虑念头。每个人会根据自身的体质、发展状态和可能的神经症来回应这样的知识。

查德维克详细描述了在女人的月经前、月经中和月经后，女人、男人、孩子和雇员身上都发生了什么——显现在外的和隐藏的——按照规律性的周期。他强调了由经期女子的抑郁倾向和普遍神经紧张引起的家庭成员之间的争执。这本书非常戏剧化地描述了男人和女人对月经的普遍神经质的态度如何传递给孩子。以及在他们长大成人之后，如何再次显示相同的困扰——认同机制在这种现象中起着主要作用——还有他们又如何再把相同的问题传递给下一代。神经症就以这样的方式代代相传。本书可以向父母和教育者提供许多有趣的信息，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并改变他们的态度，也许可以预防对未来一代进一步的伤

害。

凯伦·史蒂芬医生（Dr.Karin Stephen）已经清楚地说明了精神分析心理位置的某些层面，然而关于这个问题仍有一些方面她并未涉及。在我看来，这些方面对理解超我的起源意义重大，也和沃丁顿医生（Dr.Waddington）的理论密切相关。

在此我将简要概述我在儿童精神分析工作中证实的一些事实，这也是希望大家注意的事实。在婴儿的心中，“好”的感觉首先出现在愉悦的感官经验中，或者，至少是没有内在和外在的痛苦刺激。（因此食物是特别好的，实际上，食物带来了满足，也使不适感得到了释放。）邪恶就是导致婴儿痛苦和紧张的东西，以及不能满足他的需要和渴望的东西。由于“我”（me）和“非我”（not-me）之间的区分在开始时几乎不存在，内在的好和外在的好、内在的坏和外在的坏，对孩子而言几乎是相同的。然而，很快，“善”和“恶”的概念（虽然“概念”这个抽象的词语，并不适用于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并且高度情绪化的过程）就扩展到他周围真实的人身上。根据儿童对父母的感受，父母也被投注了好和坏，然后再次被纳入自我之中。在儿童的心中，他们的影响决定了个体对善和恶的概念。在投射和内射之间的往返运动是一个连续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在童年时期的头几年建立起与真实的人的关系，同时超我的各种层面也在心中被建立起来。

儿童在自己的心中建立起人的形象（首先是他的父母），这些人就像是他自己的一部分，这种心理能力由两个事实决定：一方面，来自外在和内在的刺激（开始时几乎无从区分）变得可以互相交换；另一方面，婴儿的贪婪（他想要纳入外在的好的愿望）增强了内射的过程，外在世界的某些经验几乎同时变成他内在世界的一部分。

婴儿天生的爱 and 恨的感觉首先集中在母亲身上。回应母亲的爱和照顾，爱得以发展；恨和攻击则是由挫折和不适所激起的。同时，母亲成为婴儿投射自己情绪的客体。通过将自己的施虐倾向归诸父母，婴儿发展出超我残酷的层面（正如史蒂芬医生已经指出的）；但是，他也将爱的感觉投射到身边的人身上。通过这些方式发展出慈爱的有幫助的父母形象。从生命的第一天开始，这些过程就受到照顾者的实际态度的影响。而外在世界的实际经验与内在经验不断互相影响。孩子受到必要的身体和心理需要的驱使，在赋予父母爱的感觉的同时，他也因此建立起后来的理想自我。如果没有母亲的食物和照顾，他会毁灭，他整体心理的安好和发展，有赖于他在心中安全地建立起友善和保护的形象。

超我的各种不同层面，在所有连续的发展阶段中，都源自孩子感知

父母的方式。形成超我的另一个强有力元素，是孩子对自身攻击倾向的厌恶，早在生命最早的几个月，他就无意识地经验到这种厌恶。我们该如何解释这种早期心理的一部分反抗另一部分的现象呢？——这种与生俱来的自我谴责的倾向，也是良心的根源。在孩子无意识的害怕中可以发现一个强制的动机：在孩子心中，渴望和感觉是全能的，一旦他暴力的冲动占了上风，这些冲动会对父母和自己造成破坏，因为在他的心中，父母已经变成他自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超我）。

孩子特别害怕会失去他爱的和最需要的人，这不仅在他心中引起约束自己攻击行为的冲动，也使他产生另一种冲动——保存他在幻想中所攻击的客体的冲动，使它们恢复正常，弥补他可能已经对他们造成的伤害。这种做出修复的冲动，推动、导向了创造的冲动和所有建设性的活动。现在，早期善恶的观念中加入了某些东西：“善”变成了保存、修复和再创造那些他的憎恨所危及到或已伤害到的客体；而“恶”则变成他自身危险的憎恨。

于是，建设性和创造性的活动及社交和合作的感觉，就被感觉为道德上的好，因此它们是阻止或克服罪疚感的最重要的方法。当超我各种不同层面统一在一起（成熟和平衡良好的人就是这样），罪疚感也不会失去作用，而是和对抗它的方法一起整合到人格之中。如果罪疚感太强，且无法得到恰当的处理，它可能会导致产生更多罪疚感的行为（比如在罪犯身上），并成为所有病态发展的原因。

当这些规则在心中扎根：“你们不应该杀戮”（最初是爱的客体）和“你们应该从破坏中拯救”（还是指爱的客体，首先是从婴儿的攻击中拯救），就建立了一种道德模式，这种模式是普遍的，也是所有道德体系的基础，尽管它会有多重的变异和扭曲，甚至完全反转。原初爱的客体，可以被人类广大兴趣范围中的任何事物所取代：一个抽象的原则，甚至一个单一的问题，都可以代表爱的客体，而这样的兴趣似乎和道德感相去甚远（一个收藏家、发明家或科学家，为了更进一步追求目标，甚至也许觉得可以犯下谋杀罪）。然而这个特殊的问题或兴趣，在他的无意识心灵中代表着原初所爱的人，因此必须被拯救或再创造。任何阻挡他达成目标的事物，对他而言都是恶的。

关于原初模式受到扭曲甚至反转，在心中立刻浮现的一个例子是纳粹（Nazi）的态度。在这里攻击者和攻击行为已经变成被爱和被欣赏的客体，而被攻击的客体则转变成恶的，必须被根除。这种反转可以在早期无意识的关系中得到解释——在与潜意识幻想中被攻击和受伤的第一个人的关系中。因为害怕它会用它被伤害的方式进行报复，于是客体转

变成一个潜在的迫害者。然而，被伤害的人和所爱的人是同一个人，而所爱的人应该被保护和恢复原状。若这种早期的害怕过甚，更易于将受伤的客体当作敌人。若结果真是这样，恨就会在爱恨的挣扎中取胜，而且，所剩的爱也会被分散掉，以特殊的方式导致超我的恶化。

在个体心中对善恶进行评价，还有一个步骤是应该提到的。就像史蒂芬医生所指出的，成熟和心理健康是“好”的。（然而，尽管“和谐的成熟”本身就是一个大大的“好”，但这绝非成人对“好”的感的唯一状态，因为“好”的种类和规则是多方面的，甚至在那些平衡有时被严重干扰的人身上也是如此。）和谐和心理平衡（更进一步是快乐和满足）意味着超我已经被自我整合，而这进一步意味着超我和自我之间的冲突已经大幅度降低，并且我们可以与超我和平相处。这也相当于我们和那个最初又爱又恨的人达到了和谐，而超我即源于此人。从早期的冲突和情绪开始，我们已经走过了漫长的旅程，我们的兴趣和目标所针对的客体也已几经更迭，并且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愈加复杂，他们的转变也越来越大。无论我们感觉离自己的原初依赖有多远，也无论我们从达到我们成人的道德要求中获得了多少满足，在我们心灵的深处，那种最初的渴望始终存在——即保存和挽救我们所爱的父母，并与他们达到和解。获得道德满足的方式有很多，不论是通过社交、合作的感觉和追求，还是通过离外在世界更远的种种兴趣，每当我们产生道德良好的感觉，在我们的无意识心灵中便实现了这种原初渴望：与我们爱恨交织的原初客体达成了和解。

【注释】

[1] 参见《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

[2] 翻译自德文。

[3] Woman's Periodicity by Mary Chadwick(1933).——译者注

附录一

注解^[3]

对某些分裂机制的论述（1946）

这是梅兰妮·克莱因最重要的著作之一，首次对生命最初三个月所发生的精神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以前，这段最初的时期叫作偏执位置，在此被重新命名为偏执——分裂位置。在《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1935）一文中，仅在与抑郁位置对比时，对其做了摘要的描述。梅兰妮·克莱因在此文中，详加陈述了早期自我的特征，及其客体关系与焦虑的形式，借此阐释了（其中最重要的）分裂状态、理想化、自我的崩解，以及与分裂有关的投射过程的本质，对于最后这一点她开始引用“投射认同”这个词（下文将会讨论这个概念），而且对于了解精神分裂症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这篇文章对于一些心理过程，特别是导致精神分裂的解离与去人格状态的分裂机制，提供了最早的详细说明。它也讨论了关于分析分裂状态的技术。她在晚期的著作《嫉羨与感恩》中，再次回到这个主题上。

在对偏执——分裂位置的说明中，分裂是关键的概念。追溯梅兰妮·克莱因关于分裂的想法在数年间的发展，可能相当有趣。分裂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在她最早出版的文章《儿童的发展》中，她评论了裂解客体的坏方面这一现象，以便将它以好客体来进行保存。她观察一个小男孩，他的巫婆形象是来自母亲形象的崩解，为了将她保留住，这个巫婆形象是他所爱的母亲裂解分离出来的。在《儿童精神分析》（1932）中，这种分裂的方式被视为相对的成熟过程，发生在施虐性减弱的时候。它使儿童能够复原其好客体，并且避开恐怖的坏客体。在1935年，梅兰妮·克莱因将这种分裂方式（发生于越来越现实的层次）纳入正常

修通抑郁位置的过程中。

她早期的著作中，有第二个主要的思想脉络。在《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1928）一文中，她专注于侵入母亲体内的早期幻想；在《儿童游戏中的拟人化》（1929）一文中，她也描述了焦虑可能会导致分裂，或是将超我分裂为其组成部分的形象，接着将特定的形象投射出去，以此减轻焦虑。次年，在《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上的重要性》一文中，她的这个想法更往前一步，她没有使用“分裂”或“投射”等字眼，而是以自我的某些部分被排除在外来加以描述。她认为，自我对焦虑的最早防御不是压抑（稍后才发生），而是排除（expulsion），暴力地排除施虐性，既是要让自我得以纾解，也是要攻击迫害客体。这些较早的想法一起形成了“投射认同”这个更宽广的概念的一部分，而梅兰妮·克莱因在本文中引入了这个概念。投射认同是统称与分裂及投射有关的许多过程，它们虽然不同，但彼此是相关的。她表示：在偏执——分裂位置上，应付焦虑的首要防御是投射认同，而且，投射认同建构了这个时期的特征——自恋客体关系，在这样的客体关系中，客体相当于自体被裂解而投射出去的部分。她也描述了因强行进入与控制客体的幻想而产生的焦虑，以及因为自我过度使用投射认同而导致的匮乏效应。在《论认同》（1955）一文中，她详细地研究投射认同的另外一种形式，也就是假性认同（pseudo-identity）的获得。

梅兰妮·克莱因为了继续回顾“分裂”这个机制，在1935年《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一文中，第一次描述了情绪与最初客体关系的原初分裂，这种分裂是偏执——分裂位置的根基。爱与恨被分裂了，客体关系相应地分裂为好的与坏的。此文详述了这种原初分裂的细节。梅兰妮·克莱因也第一次注意到两种影响自我状态的更进一步的分裂形式，自我在灭绝的恐惧下，将自己分裂为微小的碎片，她认为这个机制是构成精神分裂中崩解状态的基础。她也指出，当客体以施虐的方式被摄入时，它会被分裂为碎片，导致了自我的分裂。事实上，她在此文中强调的事实是：自我在分裂客体时，自己也会分裂，这对精神分裂症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实。

在接下来的著作中，她在这些关于分裂的基本发现上又加了几点补充。在《关于婴儿情绪生活的一些理论性结论》（1952）一文中，她描述了抑郁位置中特有的分裂。为了防御抑郁焦虑，自我在未损伤而活着的客体与受伤垂死或死亡的客体之间制造分裂。在同一篇文章中，她讨论了分裂对整合过程所造成的一般性影响。在《关于心理机能的发展》

（On the Development of Mental Functioning, 1958）一文中，梅兰妮·克莱因的想法有了突然的转变：在自我与超我之间的分裂以外，她假定在心

理状态中有另外一种结构性的分裂存在，也就是在深度无意识中，有一个安置最早期、最恐怖形象的裂解区域。

本文就像是对一个未知领域所绘制的第一张地图，只有大概的摘要，仍有许多有待补充之处，尤其是未说明偏执——分裂位置的病理。虽然梅兰妮·克莱因描述了过度分裂与婴儿期持续退缩的不良影响，但一直要到晚期在《嫉羨与感恩》中，经由研究显著的嫉羨在发展上的影响，她才能开始有效地区别偏执——分裂位置的正常与不正常形式。她在晚期对本篇的说明中做了两项修正：在《关于焦虑与罪疚的理论》

（1948）与《对精神分裂症中的抑郁的论述》（*Depression in the Schizophrenic*, 1960）中，她描述了罪疚感与抑郁在非常早期的形式，发生在抑郁位置之前，属于偏执——分裂位置。

将两篇文章《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与《哀悼及其与躁郁状态的关系》放在一起来看，包含了对婴儿期抑郁位置的说明，而本文成功地将发展的新理论引入精神分析，这个理论的关键概念是：发展是一项工作——经由两个主要的心理位置，活跃的自我和客体发生关联。这个理论将新的概念与假说带入精神分析，根据这些概念与假说，梅兰妮·克莱因阐释且解释了广泛的心理现象。

【注释】

[1] 这些注解的提供者是梅兰妮·克莱因信托机构（Melanie Klein Trustees）的艾德娜·欧萧尼西女士（Mrs Edna O'Shaughnessy），《梅兰妮·克莱因文集》的主编R.E.马尼-基尔先生（Mr R.E. Money-Kyrle），以及编辑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汉娜·西格尔博士（Dr Hanna Segal）和贝蒂·约瑟夫女士（Miss Betty Joseph）。见：序言及编者引言。

关于焦虑与罪疚的理论（1948）

在1943至1944年之间，英国精神分析学会对于梅兰妮·克莱因的作品安排了一系列论战，她的观点以四篇文章为代表，一篇是她自己的，题目是《特别与抑郁位置有关的婴儿情感生活与自我发展》（The Emotional Life and Ego Development of the Infant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Depressive Position），以及其他三篇由两位同僚所发表的文章：苏珊·艾萨克斯的《幻想的本质与功能》（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Phantasy），宝拉·海曼的《内射与投射角色的某些方面》（Some Aspects of the Role of Introjection and Projection），以及由苏珊·艾萨克斯与宝拉·海曼共同发表的以“退行”为题的一篇文章。从梅兰妮·克莱因为该事件所发表的文章，又产生了三篇文章：《关于焦虑与罪疚的理论》《关于婴儿情绪生活的一些理论性结论》和《观察婴幼儿的行为》。这三篇与《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的情结》（梅兰妮·克莱因在1946年发表于英国精神分析学会）一起收录在1952年出版的《精神分析的发展》一书中，这本书也包括了对苏珊·艾萨克斯与宝拉·海曼在论战中发表的文章加以延伸增订的版本，以及两篇瑞维尔的文章，因此，这本书可以说是当时克莱因理论的永久记录。

本文的兴趣并非新的观点，因为除了在下文指出的一点修正以外，此处所述的所有观点都是来自较早期的著作，这些梅兰妮·克莱因自己在本文中已经提到。不过，虽然25年来她视焦虑为一个决定性的心理因素，而且在这个主题上投入了大量的思考与工作，但这是她第一次且是唯一一篇完全以此为主题的文章。这一点让这篇文章成为一个受欢迎的综述，集合了她所有关于焦虑与罪疚的理论，包括与弗洛伊德在起源的观点上相同与相异的论点。本篇对死亡的恐惧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她的主张与弗洛伊德不同的是：死亡恐惧是所有焦虑中最根本的。

本篇对《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1935）一文中关于罪疚感的说明，有一个修正，这是一系列修订的第一个。在那篇文章中，她主张罪疚感最早是发生在抑郁位置与全部客体的关系中，而她的新观点是：此前，在与部分客体的关系中的短暂整合状态中，罪疚感就被体验到了。后来在《嫉羨与感恩》中，她认为过度的嫉羨导致了过早的罪疚感，从而扰乱了偏执——分裂位置中焦虑的修通。在《对于精神分裂症中的抑郁的论述》（1960）中，她描述了在精神分裂症中所见的一种早期罪疚

感与抑郁的形式。因此，她对于偏执——分裂位置的最终结论，包括了附带的抑郁焦虑，这相近于她的观点：抑郁位置也涉及妄想的焦虑。

关于精神分析的终止原则（1950）

在1923年，梅兰妮·克莱因注意到：每当忧虑被解除时，分析就往前迈进一大步（《早期分析》，第78页）。从那时候开始，她开始认为分析进展的关键在于对焦虑的分析。在本文里，正式且精确地以她对早期发展的理论观点来表达了这个观点，她的命题是：精神分析（它重新激活了焦虑）终止的时机，是当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因为修通婴儿期偏执——分裂位置与抑郁位置而减轻的时候。她进一步认为：这个标准与其他一般被接受的终止准则有关，而且是这些指标的基础。

这篇文章有长、短两个版本。

移情的根源（1952）

这是梅兰妮·克莱因唯一一篇以移情为题的文章，集合了她在其著作中经常提到的并以临床实例描述的一些想法。她对移情的概念很丰富，涉及她所说的“所有处境”。从她的观点来看，诠释必须涵盖早期的客体关系——这些客体关系在移情中被再度体验并进一步展开，也要涵盖病人在目前生活经验中的无意识元素。在《嫉羨与感恩》（1957）中，她记录了她用“存在于感觉中的记忆”来表达的那些发生在移情中的前语言阶段（preverbal）的情绪与幻想。

许多年来，梅兰妮·克莱因一直持这样的观点：客体关系从一出生就开始了。这个观点意味着自恋与自体情欲并非早于客体关系的状态，而是与最早的客体关系同时存在的。本文包含了她对自恋的唯一讨论（即使很简短），包括对她的观点与弗洛伊德的观点之间的关系提出说明。读者将注意到：在此讨论中，梅兰妮·克莱因描述了自恋状态，这是退缩到内在客体的状态。在她的用词中，自恋状态与自恋客体关系是不同的，后者是由投射认同所致，其方式在《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的情结》中有所描述。

自我与原我在发展上的相互影响（**1952**）

这篇短文是梅兰妮·克莱因为一个以此为题的讨论会所提供的文章。另外一篇关于后设心理学的更重要讨论，见《关于心理机能的发展》(1958).

关于婴儿情绪生活的一些理论性结论（1952）

如同在《关于焦虑与罪疚的理论》的注解中所解释的，这篇文章是源自梅兰妮·克莱因提供给1943-1944年世纪论战那篇文章的三篇后续文章之一。

在20年前她完成早期的工作时，梅兰妮·克莱因曾试图在《儿童精神分析》的第二部分对发展提出详细的说明。在其后的这段时间里，她明确地阐释了婴儿期偏执——分裂位置与抑郁位置的理论。本文相当有趣之处在于：它是最充分地用此理论观点来观察从出生到潜伏期之间各个阶段的第一篇文章。与她较早期的说明相比，这篇文章在组织理解的科学性与一致性方面都有明显的进步。除了她在《嫉羨与感恩》（1957）中描述的原初嫉羨这一点之外，这篇文章是梅兰妮·克莱因对于早期发展的最终图像。

本文特别有趣的几个论点之一，是她对分裂的说明，在两方面补充了她以前所说的（关于分裂的概略性讨论，见《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的情结》的注解）：首先她厘清了分裂与压抑之间的关系，其次她描述了一种特别的形式，也就是发生在抑郁位置的分裂，这一点在1946年时尚未有详细的说明。本文也在最早就明确提出：由于包含敌意的双亲原始形象获得了满意的发展，所以分离的内在父母可以愉快地相处。最后一点是，在她早期的著作中，有一个假设被她后来的理论所驳斥，即施虐性达到最高点的时期是在第一年的中段，这一点在第六章有所讨论，在该处梅兰妮·克莱因陈述了她再次修订的婴儿期攻击性年表。对她早期观点的修正，也见于她为《儿童精神分析》第三版所著的序。

观察婴幼儿的行为（1952）

这篇文章是从梅兰妮·克莱因提供给1943-1944年世纪论战的文章所发展而来的，其重要性与前一篇文章等同。《关于婴儿情绪生活的一些理论性结论》详细陈述了梅兰妮·克莱因关于早期发展的最终理论——除了她在1957年的著作中补充的原初嫉羡。在本文中，以这个理论来解释，说明婴儿被观察到的感觉与行为细节。

在理论方面，一个有趣之处是在文章的批注一，明白地陈述了一个假设，这个假设一直是梅兰妮·克莱因工作的前提，也就是婴儿对独特的好客体（也就是母亲的乳房）具有与生俱来的无意识认识。

精神分析游戏技术：其历史与重要性 (1955 [1953])

这一篇是最接近于梅兰妮·克莱因专业自传的文章，它记录了她在早期作为儿童分析师的历史。这篇文章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包含了诠释儿童游戏的例子，这些例子在第二个比较长的版本中被儿童案例的说明所取代。本文所收的是第二个版本，有些进一步的病史资料可见于《儿童精神分析》第一版的引言中。本篇最有趣的是梅兰妮·克莱因说明了她在每个儿童案例中所获得的特别发现。

论认同（1955）

这是梅兰尼·克莱因三篇以文学作品为素材的论文中的第二篇，其他两篇分别是《艺术作品和创作冲动中反映出的婴儿焦虑情境》

（*Infantile Anxiety Situations Reflected in a Work of Art and in the Creative Impulse*, 1929）和《关于〈俄罗斯人〉的一些思考》（1963）。

这篇论文对法比安的研究，用梅兰妮·克莱因的话来说，“几乎就像他是一个病人”。法比安是朱利安·格林（Julian Green）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本文最大的有趣之处在于，它从新的方面来探讨投射性认同。在《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的情结》（1946）中阐释的投射性认同的概念，包含若干各不相同却互相关联的过程。在1946年，梅兰妮·克莱因描述了由投射性认同形成的客体关系的形式。在这种客体关系中，客体等同于自体分裂出来的部分。此处她研究的不是投射性认同带来的客体的改变，而是主体身份的改变。通过侵入客体，主体占有并获得了客体的身份。梅兰妮·克莱因用法比安的故事（他进入并且成为一系列不同的人）来讨论用这种方式获得假身份的动机。她也讨论了为投射性认同选择客体的问题，以及这种认同导致的自我的状态和焦虑，也包括那些人格裂解部分的命运——它们被感觉是留在了新的身份之外。她还简要描述了一个完整无损的内在好客体对分裂和投射有益的支配作用。

嫉羨与感恩（1957）

这是梅兰妮·克莱因最后一篇重要的理论作品。在它出现之前，“嫉羨”只零星地被精神分析师确认为一种重要的情绪——但也仅限于在剥夺的情境中，而且只有嫉羨的一种形式（即阴茎嫉羨）被仔细地研究过。梅兰妮·克莱因自己最早谈到嫉羨，是她描述嫉羨对厄娜（Erna）的发展的深层影响。厄娜是一篇未发表的论文中报告的一个早期病人。这篇文章在1924年的德国精神分析学会首届会议中朗读，后来成为《儿童精神分析》第三章的基础。在之间的几年，她将“嫉羨”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加以关注。在脚注中，她列出了她过去提到嫉羨的地方，却遗漏了《关于婴儿情绪生活的一些理论性结论》（1952），在这篇论文中她期待着现在这篇论文的完成，她说“在口腔贪婪中，嫉羨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嫉羨（与爱和满足的感觉交替发生）最初是指向哺育的乳房……”

在这篇专题论文中，梅兰妮·克莱因描述了一个广阔的领域，这个领域在此之前只有很小的一部分为人们所了解。她提出假定：嫉羨与感恩是相反却互相作用的感觉，一般从出生开始就运作着，而嫉羨的第一客体，正如感恩的第一客体，是喂食的乳房。她描述了嫉羨与感恩两者对早期客体关系的影响，并研究嫉羨的运作，不只在剥夺的情境中，也在满足的情境中，此时它干扰着正常的感恩。嫉羨（特别是无意识的嫉羨）对性格形成的影响也得到了研究，还包括抵制嫉羨所产生的防御的性质，而这些防御具有根本的重要意义。还探讨了分析分裂过程的技术，这对《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的情结》一文中的讨论是一个重要的补充。

梅兰妮·克莱因也考察了表现出病态的嫉羨。在《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的情结》一文中，虽然她注意到早期心理功能的若干异常现象，例如：内射因憎恨而碎裂的客体、分裂机制的过度使用、自恋状态的持续存在，但是，偏执——分裂心理位置的精神病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未知的。在这里，她详细地说明了过度嫉羨造成的偏执——分裂心理位置的异常形成，其中她特别描述了因分裂失败所造成的混乱，并揭示出摆脱理想化的重要意义。她也勾勒出抑郁心理位置的异常结构和之后发生的俄狄浦斯情结。她还假定哺育的乳房被婴儿感知为创造力的源泉，也描述了不恰当的嫉羨对创造能力的破坏性影响。在整篇文章中，

她的理论和临床主张都是通过素材案例来阐释的。这一点特别引起人们的兴趣，因为这显示出她在晚期是如何工作的。

这篇文章中对负向治疗反应有新的阐释，将其作为嫉妒的影响来研究。梅兰妮·克莱因认为，虽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分析嫉妒，但分析的成功却受到限制。因此，这也使她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论文中所持的高度乐观主义有所减缓。

关于心理机能的发展（1958）

梅兰妮·克莱因讨论了两个元心理学的基本原则——这是她从弗洛伊德那里接受下来的：他的结构理论和他的生本能和死本能的理论。她说明了她对生本能和死本能理论的补充，也说明了在某些特殊细节上与弗洛伊德的不同之处。她强调她使用生本能和死本能，不是作为生物有机体的行为的一般概念，而是作为爱和恨的基础，是心理现象而不是生物现象。然而，她对心理的强调，也不只是一种本能理论的具体化的观点，而是她在精神分析中与众不同的取向。她的综合处理的方法以及她的偏执——分裂心理位置和抑郁心理位置的理论，形成了一种心理机能的理论。例如，请注意这篇文章的标题。

她对生本能和死本能的讨论，汇集了长久以来所持的一些观点；而她对心理结构的讨论，更确切地说是对超我的讨论，却并非如此。在这里梅兰妮·克莱因对超我的观点突然改变。她早先所强调的观点是：正常早期超我的特征是其极端和可怕的本质〔见《儿童良知的早期发展》（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Conscience in the Child）一文的注解〕。与此不同，她在这里却认为：超我得到发展是在两种本能主要处于融合状态时，因强烈的破坏冲动而产生的恐怖的内在形象，并未形成超我的一部分。这些恐怖的内在形象存在于无意识心灵深层的隔离区域，从自我和超我中都分裂出来，所以它们仍然未被正常的成长过程所整合和修正。如果一种异常的情境出现，并且无法维持分裂状态，这些恐怖的客体就会变成急性焦虑的来源，并威胁到心理的稳定性。与先前的观点不同，她还认为自我和超我从一开始就有高度的一致性。

她的一个论点与先前许多地方的观点不同——即心理中的那些最恐怖的形象一直持续不变。先前的观点，例如在《关于婴儿情绪生活的一些理论性结论》（1952）中，她描述了抑郁心理位置对极端严厉的早期超我形象的修正和整合作用。然而，这也是回归一个旧的观点。在《儿童分析论丛》（1927）一文中，梅兰妮·克莱因写道：“从儿童的分析中，我逐渐相信，他们的超我是一种极端顽固的产物，在本质上是无法改变的……”在同一篇论文中（P157），她提到超我“其本质是不可改变的”。

按照她对这类事情的习惯做法，梅兰妮·克莱因并未解释或正式地

厘清她观点改变所涉及的因素。她对超我中产生的那些最可怕形象进行了彻底的重新分类，这是否改变了她的观点——也就是关于这些形象在偏执——分裂心理位置中对婴儿的影响的观点？在《成人世界及其婴儿期的根源》（*Our Adult World and Its Roots in Infancy*）与《俄瑞斯忒斯》（*The Oresteia*）中，她继续描述了婴儿在生命最初几个月的经验。本文和上面两篇论文似乎表明：她对于这些形象对婴儿的影响的看法还是一样的，因为这些可怕的形象的分裂在最初通常无法成功。另一方面，她对超我在精神分裂症中的发展的描述，现在和之前似乎不一样了。之前，例如在《儿童游戏中的拟人化》（1929）中，她认为精神分裂症的特征是：早期正常的严厉超我异常地持续存在，并居于主导地位。现在，她的观点是：精神分裂过程的一部分是超我本身的异常发展，在其中，超我变得与那些最可怕的客体难以区分开来。

成人世界及其婴儿期根源（1959）

这是梅兰妮·克莱因最后一篇针对更广泛读者的论文——也就是非精神分析专业的读者。另外还有《关于断奶》（On Weaning,1936）和《爱、罪疚与修复》（Love,Guilt and Reparation,1937）。她用最少的专业术语，概括综述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和理论，强调了早期发展对成人生命的持续影响——既从个人的角度也从社会的角度产生影响。

对精神分裂症中的抑郁的论述（1960）

梅兰妮·克莱因参加的最后一次精神分析国际会议，是1959年在哥本哈根举办的第21届会议。她提交了两篇论文：这篇短论文和《关于孤独感》。这篇论文是抑郁症专题论丛的一篇，研究精神分裂症中的抑郁症状。梅兰妮·克莱因在这里修正了她早期的一些观点。

在描述这篇论文之前，汇集她关于这个主题的观点可能是有益的。因为精神分裂症——事实上是精神病，在她的专业生涯中一直都是她的兴趣所在。一些观点从一开始就提出来了。她认为精神病过程发生在比一般认为的更早的年纪，有两种不同的方式：在正常婴儿身上，精神病过程是正常发展的一部分；在精神病人身上，甚至在其童年时期，就呈现出繁复和异常的形态。同时，她认为精神病过程和施虐有关，它们源自急性焦虑，这种急性焦虑导致过度使用某些原本正常的防御，并造成破坏性影响。

这些观点最早粗略地出现在1927到1929年间的几篇论文中。在《正常儿童的犯罪倾向》（*Criminal Tendencies in Normal Children*, 1927）中，她注意到一个事实：逃离现实既是儿童的正常防御之一，也是儿童精神病的基础（如果它成为普遍人格）。在《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1928）一文中，她描述了攻击母亲内在的潜意识幻想所导致的恐怖的内在世界和精神病。在《儿童游戏中的拟人化》（1929）一文中，她列举了儿童精神分裂症的征兆，详加说明游戏的典型形态，并且从她当时正在进行的早期超我研究中得到结论：精神病的一个核心因素是早期超我所造成的急性焦虑，而早期超我是由儿童施虐幻想中的形象形成的。下一篇论文《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1930）中，记录了对一名精神病儿童的首次分析，以及一种先于压抑且可以和压抑区分开来的防御机制的存在。梅兰妮·克莱因描述了自我如何利用这种早期机制，来驱逐它自身的施虐冲动，并攻击有敌意的客体。她还描述了如果这个机制（当时还没有命名）被过度使用，来排除一切施虐冲动和焦虑，对发展所产生的毁坏效果：自我因此缺乏进一步发展的手段，仍然停留在一种精神病的状况之中。这些观点中包括导向《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的情结》（1946）一文中的“投射性认同”的一些观点。

1930年，在《对精神病的心理治疗》（*The Psychotherapy of the*

Psychoses)这篇简短的论文中所勾勒出精神病现实的轮廓，是患者有敌意的本能生命的反应。本文也总结了患者焦虑与防御的普遍性质。在《儿童精神分析》(1932)一文中，梅兰妮·克莱因更加充分地详述了这些观点。她发现最早的焦虑是精神病性的，而非神经症性的，促使她在这篇论文中重新定义婴儿期神经症为精神病和神经症倾向的一种复合产物，这个表述就离她最后的定义不远了——在《关于婴儿情绪生活的一些理论性结论》(1952)中她这样定义：婴儿期神经症可以被视为一些过程的组合，通过这些过程，一些精神病性质的焦虑得到限制、修通和缓和。

这些早期的观念，成为她的偏执——分裂心理位置和抑郁心理位置理论的一部分，在她的三篇主要论文中得到更加完善和准确的详述：

《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1935)、《哀悼及其与躁郁状态的关系》(1940)和《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的情结》(1946)。在1935年，她首次区分了两种焦虑形式：被害焦虑和抑郁焦虑。这是一种最根本性的区分，区分本身就阐明了精神病焦虑的本质。在同一篇论文中，她将精神分裂症和生命前三个月的精神病被害焦虑联系起来。在她1940年完成的论文中，她又详细论述了躁郁症与未解决的婴儿抑郁心理位置的被害焦虑及抑郁焦虑之间的关系——婴儿抑郁心理位置始于生命四至五个月。在1946年，她详细地描述了自我用来防御被害焦虑的许多分裂机制，这是形成精神分裂症的离解和碎裂状态的基础。口腔施虐和精神分裂病人心理的碎裂之间的关系是这样解释的：当客体被以施虐的方式内射，自我得到的不是一个完整的客体，而是在吞并的过程中成为碎片的客体，所以它自己也成为碎片。她断定，这个时期的主导机制是投射性认同。就像之前提到的，这个新的概念确立并扩展了她的一个观点——存在一种早期防御机制，这个防御机制比压抑早，和压抑有所区别。关于精神病的其他层面，在1935年、1940年和1946年的这些论文中也有所厘清，包括众所周知的临床事实——即精神分裂症、躁狂症和抑郁症混合存在的事实。梅兰妮·克莱因的解释是：婴儿期的偏执——分裂心理位置和抑郁心理位置的发展和退行造成它们之间的互相影响。

分析离解状态的技术在1946年讨论过，在《嫉羨与感恩》(1957)中又再度提起。然而，《嫉羨与感恩》对于理解精神病的主要贡献在于，揭示了在偏执——分裂心理位置中，过度嫉羨是严重病态的决定因素。最后，在《关于心理机能的发展》(1958)一文中，又一次再分类。直到当时，梅兰妮·克莱因都一直将精神病特有的主导心灵的可怕的形象归诸超我。但是，在1958年，她却认为那些最早和最可怕的形象并不属于超我，而是被分裂开来并进入无意识深层的一个区域。它们和

正常的发展过程是分开的，当处在压力的情境下，它们会渗透自我，淹没自我。

现在回到这篇论文的背景。在1935年，梅兰妮·克莱因以下面的方式描绘了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的焦虑和感觉之间差异的特征：精神分裂症受保存自我的被害焦虑之苦，而抑郁症的痛苦是焦虑、迫害、抑郁和罪疚感混合在一起，所要保存的不只是自体，还有它认同的好客体。这一点符合她当时的主张，认为罪疚感的开始与抑郁心理位置的完整客体有关。而在《关于焦虑和罪疚的理论》（1948）中，她对罪疚感的观点发生了改变，她认为罪疚感短暂发生在抑郁心理位置之前，并与部分客体有关。在现在这篇短文中，她修正了对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之间差异的描述。她认为妄想型的精神分裂症，除了被害焦虑外，还苦于抑郁和罪疚感——对毁坏自我好的部分和它感到自己所包含的好客体感到抑郁和罪疚。她也描述了病人抑郁的具体属性，这种抑郁在内容、形式和表现上与躁郁症的抑郁不同。

在梅兰妮·克莱因最后的文章《关于孤独感》（1963）中，她注意到心理疾患的孤独，这是精神分裂症病人痛苦的另一个层面，她曾经在《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的情结》中论述过。

论心理健康（**1960**）

梅兰妮·克莱因于1960年9月22日逝世于伦敦，正当这篇文章付梓时，在文末有一篇短小的讣告。梅兰妮·克莱因在不久之前写下这篇文章。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尽管她对主题做了概要综述，这篇文章却缺少她惯有的气势。

关于《俄瑞斯忒斯》的一些思考（1963）

这是克莱因过世后出版的一篇早期尚未修正的书稿。她的其他两篇关于文学作品的论文是在新观念的影响下写成的：《艺术作品及创作冲动中反映出的婴儿期焦虑情境》（1929）详述了她对早期焦虑的新看法，而《论认同》（1955）阐释了她关于投射性认同的新观念。在这里，她的目标是不同的。她着手讨论《俄瑞斯忒斯》中人物的象征性角色，但是由于这篇文章是未经修订的，留下一种令人困惑的印象。

关于孤独感（1963）

在她最后的这篇文章中，梅兰妮·克莱因开启了一个新的主题：内在的孤独感受——她认为这是人类情境的一部分。她将这个主题与她的发展理论相联系，描述了在正常的发展过程中，偏执的不安全感和整合过程如何导致了不可避免的孤独。她也描述精神分裂症和躁郁症的孤独，之前她在《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的情结》（1946）一文中描述过精神病患者所遭受的痛苦，这里她做了补充，她还讨论了减轻孤独感的因素和接受孤独的需要。在这篇文章的整体气氛中，有一种死之将近的征兆，尽管并未在任何地方明确显示。

必须记得，梅兰妮·克莱因在过世前并未将这篇文章付梓，现在的版本是在她逝世后稍加编辑出版的。推测是因为她也不觉得已经准备好，确实，如果经过更进一步的加工，这篇文章会大有增益：这篇文章在某些地方似乎是不完整的，其中的思考也并未完全解决。

短论

当梅兰妮·克莱因为其《精神分析论文（1921-1945）》（Contributions to Psycho-Analysis 1921-1945）一书收集作品时，并未收录这五篇短文，虽然它们同属于这个时期。她是忘记了还是觉得不合适，就不得而知了。第一篇《早期分析中词语的重要性》（1927）是对儿童分析中一个技术观点的简短阐释。第二篇《关于前沟通的短论》（Note on the Preceding Communication），是对道格拉斯·布莱恩（Douglas Bryan）刊于1928年《国际精神分析学刊》第九期上的《一个有法医学意义的梦》一文的评论。梅兰妮·克莱因讨论了梦中的联合父母意象，她在前一年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1928）一文首次描述了“联合父母意象”。第三篇是给《国际精神分析学刊》第十五期的四行报告，说明她在《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1930）一文中的发现。第四篇是评论玛丽·查德维克的《女性周期》。最有趣的是最后一篇《对一些心理学问题的解释》，这一篇出现在《科学和道德》中，这本书是一本小册子，由活丁顿（C.H. Waddington）编辑，包括当代若干知名人物的论文。梅兰妮·克莱因简短地描述了超我的形成和发展，没用什么专业术语。

附录二

恩斯特·琼斯对梅兰妮·克莱因作品之前版本的介绍

《精神分析论文（1921-1945）》简介（1948）

20多年前，我首次邀请梅兰妮·克莱因开设一门讲座课程，接着她定居伦敦，我知道我正在为英国精神分析学会注入极宝贵的新鲜血液。但是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简单的行为会带来怎样的骚动。^[1]直到当时和之后不久，我们的学会都是和谐合作的典范。有一段时间，克莱因女士吸引了很多忠实的听众并引起了极大的兴趣。我愿意相信，借着我的一点帮助——我施加的影响明显对她有利，她也许很快就能赢得拥护者和忠实的追随者。然而，不久就开始有指责的声音，认为她言辞激烈的观点“走得太远”了。而我却认为她只是走得太快了。倒不是说起初在她这些观点和工作方法中很容易找到激进的新事物，而是她对问题的探究异常严谨且一贯不顾后果。这最初令学会中一些成员不安，后来逐渐发展成强烈的反对。而其他拥护她工作的成员则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狂热，难以接受这些反对意见。逐渐形成了两个对立的派别，他们之间吵闹争执，而学会里那些更冷静的成员原本对科学进行更安静的探索，很容易受到吵闹的干扰。

英国学会的分裂将在其他所有精神分析学会中重演。现在我毫不怀疑这一点。而因为没有同事直接接触过克莱因女士的工作，她一定预料到大多数人会提出反对的批评。在英国的这场风暴，因为维也纳同事的到来而愈演愈烈，这些同事基本上不可能在他们的家乡生活了。他们加入了反方批评阵营，认为克莱因女士的结论和弗洛伊德的观点不仅有分歧，而且互不相容。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极其夸张。并不是说它在任何事件中都应该是决定性的考量因素，如果经验证明她的结论更接近真相

呢？我对弗洛伊德天赋的钦佩之情不比任何人少，但有几次我都毫不犹豫地提出理由，认为他的某些推论并不完美。然而，我们已经习惯性地认为，并且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和弗洛伊德分道扬镳的许多分析师，例如阿德勒（Adler）、荣格（Jung）、史塔克（Stekel）和兰克

（Rank），都是受到主观动机的影响——一种内在阻抗的合理化，而不是由于更深刻的洞察。因此，对很多人来说，将克莱因女士归入此类分析家，似乎还算合乎情理，当然也更容易。然而，如果精神分析还要继续成为一门科学的学科，显而易见，既然弗洛伊德势如破竹的推动力已不复存在，对他的突破是不可避免的。

现在来看，这场风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些对克莱因女士工作的反对意见会逐渐消失吗？或者她已经掀起了一场愈演愈烈的壮阔波澜？她的作品——展现在这本书中，也展现在她之前的重要作品《儿童精神分析》中——自然能说明一切。然而对我而言，利用这个机会总结其中一些最突出的成果，并且对它们做出我个人的评论，这也许并无不当之处。

弗洛伊德对无意识心灵的研究，本质上是对婴儿心灵的研究。他的研究揭示了童年期不可预见的层面。但是在克莱因女士之前，很少有人试图通过直接研究童年期去证实这些发现。因此，将精神分析带往它根本所属的地方——儿童的内心，这个荣耀应该属于她。这里有巨大的困难要去克服：特殊技术的详细说明，还要克服父母的偏见和恐惧——这对儿童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尚未可知，等等。维也纳的赫尔姆斯博士（Dr.Hug-Hellmuth）认为孩子自发的游戏，可以补充甚至取代成人在自由联想形式中所提供的素材，但是她显然没有能力把这个想法付诸有效的实践。克莱因女士有着高度的心理学天分和惊人的道德勇气，这让她出类拔萃，不被任何困难所阻挠。她无畏地发展出解释的游戏技术，并将其与其他各种手段综合运用。很快，她就以第一手材料证实了所有弗洛伊德从成人素材得出的推论——关于迄今尚不可知的儿童无意识心灵。她也因此受到鼓舞，充分利用她为自己创造的这个有利机会，决定将她的研究探索推向极致。

现在弗洛伊德已经说明，在儿童心灵的深处，除了令我们着迷的天真和新奇之外，还包含更多的东西。这里有对可能性的暗黑恐惧，连最阴森的童话都未敢探索；有残忍的冲动，憎恨和谋杀在其中自由爆发；有荒谬的幻想，放肆地嘲弄现实——简而言之，一个让我们想起贝尔森（Belsen）^[2]或华特·迪士尼（Walt Disney）的光怪陆离的世界。对笑咪咪的婴儿这样的贬低激起了一个世界的强烈抗议，这里不便多谈。克莱因女士还在经历着许多这样的余波。此处我想到一个病人，他在一瞬间

顿悟大叫：“我知道弗洛伊德的理论是真实的，但我不知道是如此真实。”克莱因女士不留余地地呈现婴儿切割、撕裂、挖凿、吞噬的潜意识幻想，这容易让多数人同样惊呼着退却。她甚至走得更远，认为弗洛伊德所描绘的3岁儿童无意识心灵的幽暗的图像，至少在出生几个月的婴儿身上同样适用。例如，我们已经推断出，这种婴儿的口欲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吸吮期，接着是咬啮期，后一阶段又称口腔施虐或食人期。吞噬或食人的潜意识幻想在3岁已经被观察到，也许可以追溯到3岁。但是，克莱因女士残忍地坚持它们发生在所谓的婴儿期食人阶段，毕竟这似乎是我们所预期的。

再者，我们早就熟悉了费伦齐（Ferenczi）在1909年所表述的内射概念，以及更古老的精神医学上的投射概念。然而关于这些机制，克莱因女士教导了我们更多的东西。不止是它们明显地从生命一开始就运作着——这确实隐含在弗洛伊德对“享乐自我”（pleasure-ego）的描述中，而且它们交替发生，彼此交织在一起，程度之深非比寻常，甚至婴儿早期发展的极大部分都可以以此来描述。要清楚区分内射、吞并（incorporation）和认同这些过程，的确变得越来越困难。关于“内在客体”、“好”和“坏”的整体理论因此得到极大的拓展，对我们理解早期发展，对日常的治疗实务，都有重要的影响。

克莱因女士的进取并没有停留在正常婴儿和神经症婴儿的发展上，而是将它扩展到精神错乱的领域中。难怪这会造成一些精神科医生的恐慌，他们将这个领域视为医学专业最后的禁地。但是，这种扩展是无法避免的。对某些婴儿化的过程和那些在妄想症、精神分裂症和躁郁症中非常明显的过程之间的相似性，像克莱因女士这样敏锐的人是不可能忽略的。她毫不迟疑地借用了那些领域的词汇，并将它们运用到婴儿发展的不同阶段——当然是以修正过的形式，例如“偏执”、“抑郁”等等。而且，相似性不可能只是一种外在的相似，在下面的两者之间一定有内在的联系：在婴儿身上的这些类似精神病的反应和阶段，真正的精神错乱病人身上的表现。在这个领域中，我深信克莱因女士在这个领域的工作也一定会硕果累累，与在人们更熟悉的神经症和正常的发展领域中一样。

尽管我没有隐藏对克莱因女士研究成果的热忱赞同，也认可其理论的正确性。但是我也不能确保她的每个结论和综述都无误。它们有自己存在的价值，而无需我的任何论证。有些批评认为，她的作品是从精神分析严密的毫不妥协的洞察退入儿童心灵的最深处，确实如此，很想对所有这类批评加以解释。事实上，某些这类的批评会让我想起对弗洛伊德最初作品的形容：“牵强附会”，“偏颇”，“武断”这些词语，对我而

言，听起来是同样的意思。然而，不管我的看法多么与事实相符，它都不是科学讨论中应有的考虑因素，对涉及的评论者也绝对不公平。他们提出了许多需要认真研究的论点，除了克莱因女士之外，海曼医生、艾萨克斯女士、瑞维尔女士和其他人也确实正在这样做。无论如何，克莱因女士的一些更抽象的论述，在精神分析未来的理论框架中无疑会被修正。在我看来，一个可能的例子是她将弗洛伊德的哲学概念“死的冲动”按照字面意义应用在临床发现，我对这一点非常担忧。然而，我引用这个例子却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是因为我感觉有点奇怪，我怎么会因为她太忠实地追随弗洛伊德的观点而批评她。而更奇怪的是，一些维也纳的分析师在这里看到的却是她与弗洛伊德观点的分歧。所有这些都表明精神分析的理论化一直是生气勃勃的活动。在这项活动中，克莱因女士的工作正在起到非常核心的作用，也很可能将会起到非常核心的作用。

《精神分析的发展》前言（1952）

弗洛伊德的作品精彩纷呈，量和质兼备，他是非常多产的学者，体现在他独创的思想和大量的成果上。但是，即使是像他这样一个学者，也不可能穷尽他的研究所衍生出的所有潜在的学问。许多共同研究者都在这个巨大的任务中助以一臂之力。他的一个脚注被扩充为一部论哈姆雷特（Hemlet）的专著，许多轻描淡写的提示，被发展为文章甚至书籍。这样的工作在未来许多年还会继续。他的灵感如此成果丰硕。此外，他创立的方法的使用必然会带来超越他的新发现，也必然会带来对他的假说的延伸，甚至修正。他自己就坚定不移地使用这种方法。

然而，在某个地方，这样的努力会引起一个难题。痛苦的经验教导我们：对无意识的抵抗可能会非常难以觉察，这种抵抗可能会扭曲分析的成果，并重新解释分析的成果来支持某些个人的防御。我们如何将这种干扰的状态和一种真正的发展——对无意识更深入的理解——区分开来呢？唯一合理的标准是对所有科学都有效的标准——也就是有适当资历的工作者，以相同的方法、在相同的状况下，得到一致的结论。无论我们对弗洛伊德有多尊敬，或应该有多尊敬，也绝对不应该用削足适履的原则，以弗洛伊德的结论来评判所有结论。

克莱因女士过去30年的工作，是现在这本书的主题，就反映了刚才提到的问题。它所受到的攻击和拥护几乎同样激烈，但是最终只有那些做过同等研究的人，才能充分地评价出它的价值。里维埃（Riviere）女士在她的介绍性章节中，非常诚实地处理了曾经不赞成克莱因女士作品的人的批评和反驳，在这里，我不适合更进一步地讨论这些。我只大胆提出一个个人看法：众所周知，我从一开始就非常赞同克莱因女士的工作，特别是她的很多结论和我自己所得到的结论是一致的，很多批评和我在精神分析最早期所熟悉的那些批评如出一辙，我一直对此深感惊讶。她的很多发现和结论，在精神分析非常早的时期就被弗洛伊德、兰克和其他人预见到了。但是她的工作的令人钦佩和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她无畏的勇气和不变的正直，对那些早期线索的隐含意义和后续影响，她穷追不舍，刨根问底，从而在研究过程中做出重大新发现。那些接受精神分析发现的人，如果不认真地看待这些发现，她的心灵对他们而言是非常疏离陌生的。

《精神分析的新方向》前言（1955）

克莱因女士过去30年的工作所受到的攻击和拥护几乎同样激烈，但是，最终只有那些做过同等研究的人，才能充分地评价出它的价值。众所周知，我从一开始就非常赞同克莱因女士的工作，特别是她的很多结论和我自己所得到的结论是一致的，很多批评和我在精神分析最早期所熟悉的那些批评如出一辙，我一直对此深感惊讶。她的很多发现和结论，在精神分析非常早的时期就被弗洛伊德、兰克和其他人预见到了。但是她的工作的令人钦佩和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她无畏的勇气和不变的正直，对那些早期线索的隐含意义和后续影响，她穷追不舍，刨根问底，从而在研究过程中做出重大新发现。

克莱因女士可以在有生之年看到她的工作稳固地建立，是非常令人满足且值得恭贺的。只要她的工作结果能够完整地保存在她自己所出版的作品中，虽然不是绝对的，就永远有希望被未来的学生所吸收。而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同于那个阶段，她的工作已经稳固地建立了。由于她个人的教导，加上接受她教导的人的深刻见解，她已经有了许多同事和学生，在她的带领下，探索心灵最深处。他们许多人的论文都收录在这本《精神分析的新方向》（New Directions in Psycho-Analysis），我非常高兴为这些论文作序。

【注释】

[1] 德国剧作家弗里德里希·黑贝儿（Friedrich Hebbel, 1813-1863）的话，“他给世界带来平和”，可以用在弗洛伊德身上，也可以用在克莱因女士身上。

[2] 德国北部一个村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一个集中营营址。

附录三

克莱因生平年表

1882 3月30日生于维也纳。

1886 二姐席多妮（Sidonie）因肺结核病逝。

1897 长兄伊马努尔（Emanuel）进入医学院。

1900 父亲墨里士·莱兹（Moriz Reizes）因肺炎病逝。伊马努尔转学成为艺术系学生。

1901 与阿瑟·克莱因（Arthur Klein）订婚。

1902 伊马努尔病逝于热那瓦（Genoa）。

1903 与阿瑟结婚。

1904 长女梅莉塔（Melitta）出生。

1907 长男汉斯（Hans）出生。

1909 因过度沮丧而住进瑞士一所疗养院数月之久。

1910 与丈夫及孩子移居布达佩斯。

1914 次子艾力克（Erich）出生。母亲莉布莎（Libussa）去世。首次阅读弗洛伊德作品《论梦》（über den Traum）。开始接受费伦齐分析。阿瑟受征召，加入奥匈帝国军队。

1918 于布达佩斯举行的第五届国际精神分析年会（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 Congress），首次与弗洛伊德会面。

1919 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精神分析学会（Budapest Society）宣读第一篇论文《一名儿童的发展》（Der Familienroman in statu nascendi），并被遴选为布达佩斯精神分析学会会员。

1920 在海牙举行的第六届国际精神分析年会中，首次与胡格-赫尔

姆斯及亚伯拉罕会面。

1921 与次子艾力克迁居柏林，开始在柏林执业。发表《儿童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a Child）。

1922 成为柏林精神分析学会（Berlin Psychoanalytic Society）会员。发表《青春期的抑制与困难》（Inhibitions and Difficulties at Puberty）。

1923 发表《儿童力比多发展中学校的角色》（The Role of the School in the Libidinal Development of the Child）、《早期分析》（Early Analysis）。

1924 接受亚伯拉罕分析。在萨尔斯堡（Salzburg）举行的第八届国际精神分析年会中，发表论文。与丈夫阿瑟分居。于9月与艾利克斯·斯特雷奇（Alix Strachey）会面。

1925 詹姆士·斯特雷奇（James Strachey）于英国精神分析学会朗读克莱因作品的摘要。受琼斯之邀，7月前往伦敦进行三周的讲座。其分析随着亚伯拉罕的逝世而告终。发表《论抽搐的心理成因》（A Contribution to the Psychogenesis of Tics）。

1926 离婚，9月迁居伦敦。随后次子艾力克迁居伦敦。发表《早期分析的心理学原则》（The Psychological Principles of Early Analysis）。

1927 十月二日被遴选为英国精神分析学会（British PsychoAnalytic Society）正式会员。发表《儿童分析论文集》（Symposium on Child-Analysis）、《正常儿童的犯罪倾向》（Criminal Tendencies in Normal Children）。

1928 长女梅莉塔抵达伦敦。发表《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Early Stages of the Oedipus Conflict）。

1929 发表《儿童游戏中的拟人化》（Personification in the Play for Children）、《艺术作品中反映的婴儿焦虑情境》（Infantile Anxiety Situations Reflected in a Work of Art and in the Creative Impulse）。

1930 发表《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Symbol-Form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go）、《对精神病的心理治疗》（The Psychotherapy of the Psychoses）。

1931 开始分析第一位受训分析师史考特（Clifford Scott）。发表《智力抑制理论》（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Intellectual Inhibition）。

1932 出版《儿童精神分析》（The Psycho-Analysis of Children）.

1933 5月22日费伦齐逝世。梅莉塔被遴选为英国精神分析学会正式会员。出版《儿童良心的早期发展》（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Conscience in the Child）.

1934 4月长子汉斯因山难意外去世。发表《论犯罪》（On Criminality）.

1935 伦敦——维也纳交换讲座展开。发表《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A Contribution to the Psychogenesis of ManicDepressive States）.

1936 发表《断奶》（Weaning）.

1937 发表《爱、罪疚与修复》（Love,Guilt and Reparation）收入在《爱、恨与修复》（Love,Hate and Raparation）.

1938 6月6日弗洛伊德抵达伦敦。

1939 9月3日大战爆发。与苏珊·艾萨克斯（Susan Isaacs）一同迁居剑桥。9月23日弗洛伊德辞世。

1940 于七月定居皮特洛可里（Pitlochry）。发表《哀悼及其与躁郁状态的关系》（Mourning and its Relation to ManicDepressive States）。

1941 开始分析十岁的案例“理查”。于九月返回伦敦。

1942 -44世纪论战展开。

1945 发表《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情结》（The Oedipus Complex in the Light of Early Anxieties）.

1946 英国精神分析学会形成“A”训练课程和“B”训练课程。出版《对某些类分裂机制的评论》（Notes on Some Schizoid Mechanisms）.

1948 发表《关于焦虑与罪疚的理论》（On the Theory of Anxiety and Guilt）.

1950 发表《关于精神分析结案的标准》（On the Criteria for the Termination of a Psycho-Analysis）.

1952 国际精神分析期刊庆祝克莱因七十大寿出版专刊。发表《移情的根源》（The Origins of Transference）、《自我与本我在发展上的相互影响》（The Mutual Influenc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Ego and Id）、《关于婴儿情绪生活的一些理论性结论》（Some Theoretical Conclusions Regarding the Emotional Life of the Infant）、《婴儿行为观

察》（On Observing the Behaviour of Young Infants).

1955 梅兰妮·克莱因基金会于二月一日成立。发表《精神分析游戏技术：其历史与重要性》（The Psycho-Analytic Play Technique: Its History and Significance）、《论认同》（On Identification).

1957 发表《嫉羨与感恩》（Envy and Gratitude).

1958 发表《论心智功能的发展》（On the Development of Mental Functioning).

1959 发表《我们成人的世界及其婴孩期的根源》（Our Adult World and its Roots in Infancy).

1960 9月22日于伦敦逝世。发表《关于精神分裂症中忧郁症状之短论》（A Note on Depressive in the Schizophrenic）、《论心智健康》（On Mental Health).

1961 出版《儿童分析的故事》（Narrative of a Child Analysis).

1963 发表《〈俄瑞斯忒斯〉的某些省思》（Some Reflections on The Oresteia）、《论孤独感》（On the Sense of Loneliness).

克莱因
文集

4

Melanie
Klein
儿童分析的故事

(英) 梅兰妮·克莱因◇著
丘羽先◇译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儿童分析的故事

作者：梅兰妮·克莱因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5月

ISBN:978751085131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前言】](#)

[参考文献注记](#)

[序言](#)

[致谢](#)

[引言](#)

[第一次晤谈（星期一）（前两次晤谈记录不完整）](#)

[第二次晤谈（星期二）](#)

[第三次晤谈（星期三）](#)

[第四次晤谈（星期四）](#)

[第五次晤谈（星期五）](#)

[第六次晤谈（星期六）](#)

[第七次晤谈（星期一）](#)

[第八次晤谈（星期二）](#)

[第九次晤谈（星期三）](#)

[第十次晤谈（星期四）](#)

[第十一次晤谈（星期五）](#)

[第十二次晤谈（星期六）](#)

[第十三次晤谈（星期一）](#)

[第十四次晤谈（星期二）](#)

[第十五次晤谈（星期三）](#)

[第十六次晤谈（星期四）](#)

[第十七次晤谈（星期五）](#)

[第十八次晤谈（星期六）](#)

[第十九次晤谈（星期一）](#)

[第二十次晤谈（星期二）](#)

[第二十一次晤谈（星期三）](#)

[第二十二次晤谈（星期四）](#)

[第二十三次晤谈（星期五）](#)

[第二十四次晤谈（星期六）](#)

[第二十五次晤谈（星期一）](#)

[第二十六次晤谈（星期二）](#)

[第二十七次晤谈（星期三）](#)

[第二十八次晤谈（星期四）](#)

[第二十九次晤谈（星期五）](#)
[第三十次晤谈（星期四）](#)
[第三十一次晤谈（星期五）](#)
[第三十二次晤谈（星期六）](#)
[第三十三次晤谈（星期日）](#)
[第三十四次晤谈（星期一）](#)
[第三十五次晤谈（星期二）](#)
[第三十六次晤谈（星期三）](#)
[第三十七次晤谈（星期四）](#)
[第三十八次晤谈（星期五）](#)
[第三十九次晤谈（星期六）](#)
[第四十次晤谈\[1\]（星期四）](#)
[第四十一次晤谈（星期三）](#)
[第四十二次晤谈（星期四）](#)
[第四十三次晤谈（星期五）](#)
[第四十四次晤谈（星期六）](#)
[第四十五次晤谈（星期日）](#)
[第四十六次晤谈（星期一）](#)
[第四十七次晤谈（星期二）](#)
[第四十八次晤谈（星期三）](#)
[第四十九次晤谈（星期四）](#)
[第五十次晤谈（星期五）](#)
[第五十一次晤谈（星期六）](#)
[第五十二次晤谈（星期日）](#)
[第五十三次晤谈（星期一）](#)
[第五十四次晤谈（星期二）](#)
[第五十五次晤谈（星期三）](#)
[第五十六次晤谈（星期四）](#)
[第五十七次晤谈（星期五）](#)
[第五十八次晤谈（星期六）](#)
[第五十九次晤谈（星期日）](#)
[第六十次晤谈（星期一）](#)
[第六十一次晤谈（星期二）](#)
[第六十二次晤谈（星期三）](#)
[第六十三次晤谈（星期四）](#)
[第六十四次晤谈（星期五）](#)
[第六十五次晤谈（星期六）](#)

[第六十六次晤谈（星期一）](#)
[第六十七次晤谈（星期二）](#)
[第六十八次晤谈（星期三）](#)
[第六十九次晤谈（星期四）](#)
[第七十次晤谈（星期五）](#)
[第七十一次晤谈（星期六）](#)
[第七十二次晤谈（星期一）](#)
[第七十三次晤谈（星期二）](#)
[第七十四次晤谈（星期三）](#)
[第七十五次晤谈（星期四）](#)
[第七十六次晤谈（星期五）](#)
[第七十七次晤谈（星期六）](#)
[第七十八次晤谈（星期一）](#)
[第七十九次晤谈（星期二）](#)
[第八十次晤谈（星期三）](#)
[第八十一次晤谈（星期二）](#)
[第八十二次晤谈（星期五）](#)
[第八十三次晤谈（星期六）](#)
[第八十四次晤谈（星期一）](#)
[第八十五次晤谈（星期二）](#)
[第八十六次晤谈（星期三）](#)
[第八十七次晤谈（星期四）](#)
[第八十八次晤谈（星期五）](#)
[第八十九次晤谈（星期六）](#)
[第九十次晤谈（星期一）](#)
[第九十一次晤谈（星期二）](#)
[第九十二次晤谈（星期三）](#)
[第九十三次（最后一次）晤谈（星期四）](#)
[结语](#)
[附录一 理查作品集](#)
[附录二 克莱因生平年表](#)

【前言】

《儿童分析的故事》在克莱因女士的著作中占有相当特殊的地位。

本书是以逐日记录的方式，呈现一位十岁小男孩接受为期四个月的分析过程。克莱因女士于每次晤谈记录随后的注记中，依据她后来建构的理论来评鉴自己的分析技巧与个案的素材。这些注记远比任何编辑评论来得完整，也更具权威性，因此本书中并未收录这些评论。

承蒙克莱因女士的邀请，我有幸能协助她编辑素材，并且整理长年累积下来的记录，也借此从中获悉她对这本著作的看法，实属难得的机缘。我知道她一心希望能够根据她过去为儿童个案做的逐日晤谈记录，撰写一本儿童分析的个案研究。然而，要将完整的分析过程以最适当的方式描述出来，却是一项过于艰巨的浩大工程。

战争开打后，突然出现了一丝转机，为这项艰巨任务带来了解决之道。克莱因女士准备开始为理查分析，但是分析时间只能够维持短短的四个月。分析师与患者自一开始就知道有这样的限制。克莱因女士因此能够将这个短暂分析的晤谈记录集结成一本书。她并不否认这个个案与一般个案截然不同的事实，她尤其认为她没有机会修通个案的焦虑，然后看到同样的焦虑以不同形式表现，再更进一步地加以修通。经过这样的修通过程，才能够让其他形式的焦虑与精神历程显露出来。然而，尽管管此案有着种种限制，她仍然觉得它具备了完整分析的基本要素，也足以刻画出患者的人格特质与她的分析工作。

十五年之后，她开始致力于本书的出版工作。她细读每次晤谈的记录，并且审慎地编辑文字风格，但没有更动内容，希望能够尽量保留原来分析的样貌。随后，她开始针对每次晤谈做自我评鉴，仔细审看每一个联想与诠释，并且将新的想法以及思考模式的转变都详尽地记录在晤谈过后的注记中，目的就是要尽可能地说明她的分析工作。

她在《儿童分析的故事》这本书上投注了大量心力。直到她去世前几天，当她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时候，都还在校阅内容并且编辑索引。她

希望能够尽可能忠实地呈现其实务工作与理论观点。就这一点而言，我认为她办到了。这是一本富含生命力的著作，除了如实地描绘出她的分析技巧之外，透过晤谈之后的注记，读者也得以窥见她的思考方式。

这本书也说明了她在分析当时的理论概念。她在《以早期焦虑的眼光看俄狄浦斯情结》（*The Oedipus Complex in the Light of Early Anxieties*, 1945）《克莱因文集 I》中提出的许多论述，都是根据理查的素材发展出来的。文中也揭露许多崭新的想法，而且是直觉式的观点，尚未发展完全或概念化。她最后这部著作，可以说是深具创造性的一部代表作。

艾略特·贾克（Elliot Jaques）

参考文献注记

本文与脚注中有关梅兰妮·克莱因其他文献之出处，大都依照后来集结而成的《克莱因文集》（*The Writings of Melanie Klein*）更改（本书中均以《文集》为统称）。

至于《儿童精神分析》（*The Psycho-Analysis of Children*,（《文集II》））的文献出处只有在页码的部分有所更动，同样依照后来出版的《文集》修改。

序言

我在本书中所呈现的个案史主要有几个目的。首先，我希望能够更详尽地阐述我的分析技巧。透过大量的分析记录，读者能够观察到我的诠释在之后的素材中如何获得印证，也得以窥见分析过程中的每日变化与延续性。再者，分析的细节也能够厘清并支持我所提出的概念。在每次晤谈记录的结尾，读者都可以看到我对于理论与技巧的评论。

我在《儿童精神分析》一书中仅能摘录部分观察和诠释。由于该书的主要目的，是针对未被探究的焦虑内容和防卫提出一些假设，所以未能完整地呈现我所使用的分析技巧，特别是我一贯使用的移情诠释。不过，我认为《儿童精神分析》一书中所提到的主要原则依然是有根据的。

本书《儿童分析的故事》中描述的分析个案虽然只进行了九十三次晤谈，而且仅仅为期约四个月，但由于这个孩子的态度出奇地配合，使我得以进行深入的分析。

我做了相当大量的记录，但当然无法完全确定记录的先后顺序，亦无法逐字逐句地将病人的联想及我的诠释抄录下来。在叙述个案素材时，通常都会遇到这样的困难。要提供逐字逐句的记录，分析师就必须在晤谈过程中做笔记，然而，这么做会严重干扰个案、打断自由联想的流畅度，也会让分析师分心。取得逐字记录的另外一种方式是使用录音机；不论录音机是不是隐藏式的，我都认为这个方法完全违背了精神分析的基本原则，也就是在分析过程中不得有任何听众的存在。我相信，一旦个案开始怀疑有录音的情事（潜意识的洞察力是相当惊人的），他的言语和行为绝对会与和分析师独处的情况不同；而分析师在有听众的情况下，也不会像与个案独处那样以自然而直觉的方式诠释。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我确信在每次晤谈过后立即做笔记的方式，最能够完整地呈现逐日变化以及分析的历程。因此，即使在上述提及的各项限制之下，我仍在本书中忠实地叙述我的分析技巧及素材。

在此必须强调的是，精神分析师所能够提出的证据和物理科学的要求全然不同，这是由于精神分析本来就具有不同的性质。我认为，在精神分析的领域中，任何想提出完全精确且可供比对之资料的尝试，不啻是一种伪科学的做法，因为潜意识的运作方式以及精神分析师给予潜意识的响应不仅无法测量，亦不能加以分类。举例而言，录音机只能够复制所述说的话语，但没有办法呈现述说者的脸部表情和肢体动作。这些无形的因素以及分析师的直觉在分析过程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然而，由于精神分析的过程是提出一些假设，从而在个案所提供的素材中进行验证，所以它仍然是一项科学程序，而精神分析的技巧也符合科学原则。分析师对于个案素材的衡鉴与诠释奠基于一致的理论架构。然而，将习得的理论知识与对每位个案之个别差异的深入观察结合在一起，则是分析师必须做的工作。在分析中的某个时间点，我们所面对的是焦虑、情绪和客体关系的某一种主导倾向，而个案素材中所呈现的象征内容则具有与这个主导倾向相关的明确意义。

本书的目的即是描述精神分析的过程，这个过程包含选出素材中最迫切需要分析的层面，并做出精确的诠释。个案的反应以及随后的联想会带来更多的素材，而这些素材也应依循相同的原则进一步分析。

修通是弗洛伊德认为分析所必须达到的要求之一。修通的重要性在我们的分析经验中一再获得证实，例如：我们会看到个案在某个阶段获得领悟后，在接下来的晤谈中又否定自己的领悟，有时候甚至忘了他自己曾经有过这样的领悟。

当同样的素材在不同的情境下一再出现，我们唯有从这些素材中推论，并且依其不同情境诠释，才能够循序渐进地帮助个案获得能够长久维持的领悟。完整的修通过程包括使人格产生转变、减弱分裂过程的强度（甚至在患有精神官能症的个案身上也可以看到），并且持续分析偏执焦虑及忧郁焦虑。修通的最终目的就是促进人格整合。

我在本书中所呈现的分析过程纵使不完整，却相当具有启发作用。从我的描述中可以看见我得以进入心智的深层，借此帮助个案释放他的潜意识幻想，并且意识到自己的焦虑与防卫。可惜这个修通的过程无法持续下去。

尽管分析时间过短造成了许多困难，我仍坚持不去修改分析技巧，甚至也以一贯的方式诠释深层的焦虑情境以及与其相对应的防卫机制。即使修通的过程不完全，个案只要能够对我的诠释有所理解，分析就有价值。虽然分裂与潜抑必定会再度运作，但在心智基本层面所形成的改变有时候是永久的。

我坚信，不论我们的分析技巧如何精进，也不会导致分析时间的缩短。相反的，过去的经验告诉我，治疗的时间愈充裕，就愈能够减少个案的被害焦虑及忧郁焦虑，并且帮助他们达到人格的整合。

致谢

首先我想感谢的是我的个案，他的配合态度与领悟力让我得以在短短几个月内获得大量的素材，并且能够在本书中呈现分析的逐日记录，而不会太过冗长。尽管治疗时间十分短暂，他的领悟力使我能够进入他的心智深层，并借此印证我的理论观点。

在此我也要再次感谢我的好友劳拉·布克斯（Lora Brooks），谢谢她协助我完成这部作品。她的无尽耐心、热忱，以及在共事十七年中对我工作的深入了解，都是无价的。

我也要诚挚地感谢艾略特·贾克博士，谢谢他不辞辛劳地仔细审阅我的全篇手稿，并且提出许多有用的建议与极具启发性的评论。

最后，我要感谢玛蒂尔达·哈瑞斯女士（Mrs.Matilda Harris）与莫琳·布克斯女士（Mrs.Maureen Brooks），她们在索引的整理工作上给予我莫大的帮助。

引言

理查十岁那年开始接受我的分析。^[1]他八岁的时候，时值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促使他的焦虑加剧，症状已经严重到无法上学的地步。他非常惧怕其他小孩，因而愈来愈不敢独自出门。而且，从四五岁开始，理查各方面的能力以及对事物的兴趣逐渐产生抑制（inhibition）的现象，这个情况让他的父母相当担忧。除此之外，他极度虑病（hypochondriacal），也经常陷入忧郁的情绪之中。这些都能从他郁郁寡欢的面容看出来；不过，有时候——特别是在分析过程中最明显，他的忧郁会一下子烟消云散，眼神又出现生气和光芒，面容焕然一新。

理查在很多方面都很早熟，而且天赋异禀。他从小就有音乐天分，对大自然的喜爱更是明显，不过只喜爱大自然美好的一面。从他对话时的用字与生动的表现，就可以看出他的艺术天分。理查与其他小孩相处不来，倒是和大人相处得比较好，尤其是和女性。他会试图展现对话能力，让人对他印象深刻，也会以早熟的方式迎合别人。

理查的母亲哺喂母乳的情况不佳，可能维持不到几星期就结束了。^[2]他自出生之后身体一直很虚弱，也饱受感冒与种种疾病之苦。理查的母亲说他动过两次手术（一次是三岁时割包皮，另一次是六岁时切除扁桃腺）。他有一个大他八岁的哥哥。临床上，理查的母亲虽不至于到患有忧郁症的地步，却有忧郁的倾向。理查只要有任何不适她都十分担心，这样的态度让多少影响了他的虑病恐惧。理查对她而言显然是个麻烦，即使她努力掩饰，还是看得出来她偏爱哥哥，哥哥在学校表现一直很好，也从不让她操心。纵使理查深爱母亲，他还是一个相当不好带的孩子：他没有什么嗜好、过度焦虑，而且太黏母亲；由于他一步也离不开母亲，所以到哪都黏着她，让她精疲力竭；还有他的虑病恐惧会受他母亲和自己的健康状况影响。

母亲相当溺爱理查，某方面来说宠坏了他，可是她似乎没有察觉到理查与生俱来的爱与仁慈的特质，对他的未来也不抱希望。然而她也相

当有耐性，譬如，她不会勉强理查与其他小孩相处，也不会强迫他上学。

理查的父亲很疼爱他，也相当和蔼可亲，不过他似乎将扶养孩子的重责大任都交由另一半来担。理查的哥哥对他很友善，但是兄弟俩没有什么共通点。整个家算是和乐融融。

二次大战的爆发使理查陷入更深的困境。他们举家搬到乡下，哥哥跟着学校一起迁到他处。我当时住在韦尔斯的X地，为了方便进行分析，理查和母亲被安排住在该村的一间旅馆内，离他们在战争期间的安顿之处Y地不远。理查每逢星期六就会回家过周末。离开家乡Z地让理查非常不开心，战争引发了他所有的焦虑，他特别害怕空袭和轰炸，总是密切注意任何有关战争的消息，也十分关注战争情势的变化。他在分析过程中一再表现出对战争的担忧。

我为儿童另外租了一间游戏室，因为我原来用来治疗成人的住所，并不适合分析儿童。这间游戏室有两扇门，空间相当宽敞，旁边还连着一间厨房和厕所。理查将游戏室视为是我本人和分析的代表，所以也对这个房间有了个人的情感。不过，这间游戏室还是有一些缺点：有时候会有女童军来使用这个房间，所以我不能把一些书、图片或是地图等物品移走；另外，这里没有等候室，也没有人会应门。每一次与儿童晤谈时我都必须去领钥匙、开门、锁门。理查如果早到，偶尔会来迎接我，晤谈结束后，他也会等我把门锁上，再跟着我走到转角（离游戏室只有一百米左右的距离）。如果我要到村里去采买，理查就会跟着我多走一段路，这时，虽然我免不了要跟他对话，我也不会再做任何诠释，或是谈论任何私人的话题。事实上，我会尽量让每一次晤谈都控制在五十分钟左右，成人或是儿童都一样。

治疗过程中，理查画了一系列的图画。他画图的方式很值得注意：没有任何预先的构想就开始画，而最后的完成品往往让他大吃一惊。我提供各种不同的游戏素材，也提供铅笔和蜡笔让理查画画。玩游戏的时候，他会把这些铅笔和蜡笔拿来当人，自己也有带一些玩具船。理查想把画带回家的时候，我会跟他说，把画留下来跟玩具放在一起比较好，我们可能还会想再看一看这些画。我从分析中一再证实，他知道这些图画对我很重要，所以就把它当作是给我的礼物。我对这些“礼物”的接纳与重视，让他获得了一些肯定，并视此为修复的路径。凡此种种，我皆于分析中做了诠释。分析师企图保留儿童的画作所产生的肯定效果，是儿童分析师经常面临的问题；成人则多半希望能够在分析情境之外对分析师有所回馈，这跟儿童想给分析师礼物是类似的情况。我发现要解

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去分析这些情感。

我尽可能地在每次晤谈结束后写下详细的记录，不过每次记录的详细程度仍有所不同，特别是在治疗初期，有几次的记录并不完整。我会以引号表示患者的部分口述内容，而除此之外，我无法将他的联想及我的诠释逐字逐句地重现出来，也没有办法全部记录下来。有时候焦虑会让理查沉默好一段时间，可分析的素材也因此减少。患者的行为、姿势及脸部表情的细微变化，还有联想之间停顿的时间长短，都是记录当中无法描述的，而这些细节在分析中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

诠释的时候，我一贯的原则是尽量避免使用任何明喻、暗喻或引述来解释我的观点（分析成人或儿童都不例外）。在本书中，当我要回溯前几次晤谈的细节时，为达到简洁的目的，有时候会使用一些专业术语。然而在实务上，即使是要帮助患者回顾先前的素材，我也从不使用专业术语，不管是成人或是儿童都一样。我认为尽量使用患者曾经说过的字词是很重要的，这样不仅可以减低患者的阻抗，还可以帮助他完整地回想起我提及的素材。在分析理查的过程中，我必须提到几个他原本不懂的词汇，例如“性器官”、“有性能力”、“性关系”或是“性交”。从某个时候开始，理查称这个分析为“这个治疗”。诠释时，我会尽量使用理查的语言，但是在记录时，我只能够大略摘要，而且有时候会把好几个诠释都整合在一起，所以看起来比较长，实际上这些诠释中间还有穿插一些游戏，或是理查自己的评论。

另外，在素材以及诠释中要定义某些概念时，我认为有必要采用学术词汇。不过当然，对儿童说话的时候我不会使用这些理论概念，而是在记录时把这些专业术语放在〔〕里。

基于保密原则，患者的背景细节做了部分更动。我在本书的描述中也尽量避免任何人物或外在环境的指涉。如我在序言中所述，即使是在这么多的限制下，我确信透过本书的描述，我已忠实地呈现此案例的分析历程及我的分析技巧。

从一开始，我就得知整个分析只能维持四个月。经过深思熟虑后，我仍然决定接下这个工作，因为理查让我觉得纵使分析成效有限，我还是能够让他的情况有所改善。理查深知自己的困境，而且极度希望能获得帮助，所以我确信他一定会十分配合分析的进行。我也知道往后几年他没有机会再接受分析。当他知道有一个他认识，而且年纪比他大的男孩也是我的病人之后，就更渴望能接受我的治疗。

自始至终，我都保持一贯的治疗技巧和原则，不过在重读这份记录之后，我发现我在这个案例中回答的问题比其他案例多。理查一开始就

知道他的分析只能维持四个月，不过渐渐地，他开始了解自己需要更多的分析，整个治疗愈接近尾声，他愈害怕失去治疗。我也意识到自己的正向反移情（positive counter-transference），不过我很小心谨慎地秉持基本原则，也就是持续地分析我所面对的正向、负向移情以及深层焦虑。

我认为，不论情况多么艰难，分析理查因恐惧战争所引发的焦虑，^[3]是唯一能够帮助他的方式。我相信，我已经避免了因同情病患所受的苦及正向反移情所可能导致的问题。

如我所预期，此案例的分析成效确实有限，可是对理查往后的发展仍然有影响。他后来可以去学校上课了，上了一段时间之后，家里就请了家教，最后还完成了大学教育。他与同侪的关系改善了，对母亲的依赖也减少了。后来还培养出对科学的兴趣，也有一些工作的机会。我在战后还有见到理查几次，但截至目前还没有机会继续帮他分析。

【注释】

^[1] 这里的案例背景描述与我的论文《从早期焦虑的观点看俄狄浦斯情结》（The Oedipus Complex in the Light of Early Anxieties, 1945, 《克莱因文集 I》（Writings I））的引言部分大致相同。在该篇论文中，我描述了分析此案例之素材所得出的结论。

^[2] 理查的母亲针对这一点还有其他的叙述都相当模糊，所以我没有办法深入了解理查的早期背景。

^[3] 参见《关于焦虑与罪疚的理论》（On the Theory of Anxiety and Guilt, 1984, 《克莱因文集 III》（Writings III））。

第一次晤谈（星期一） （前两次晤谈记录不完整）

K太太在桌上放了一些小玩具、一叠纸、几支铅笔和粉笔，桌子旁摆了两张椅子。她坐下的时候理查也跟着坐下，对玩具看也不看，只是带着期盼、渴望的眼神望着她，显然在等她开口。她对理查说，他知道自己为什么来见她：他有一些问题，而且需要帮助。

理查同意这个说法，并立刻开始述说他的烦恼（注记 I）。他害怕街上的男孩子，也不敢自己出门，恐惧感一天比一天严重，让他痛恨上学。他也经常想到战争的事，他知道同盟国一定会赢，所以不太担心。但是希特勒做的事太可怕了，特别是对波兰人，他是不是也会这样对待这里的人？但是他确信希特勒一定会被击败。（提到希特勒时，理查起身去看挂在墙上的大地图）……K太太是奥地利人，对吧？希特勒也是奥地利人，但是却对自己人很坏。理查说，有一颗炸弹就掉在他老家（Z地）的庭院旁，当时，只有可怜的厨娘一个人在屋子里。接着，理查戏剧化地描述整件事的经过。实际上损失并不严重，有一些窗户被震碎，庭院中的温室也被震垮。可怜的厨娘一定吓坏了，后来还跑到邻居家去睡。理查想到笼子里的金丝雀一定也被震得吓坏了……他再度提到希特勒如何残暴地对待被他征服的国家……之后，他很努力地回想还有哪些烦恼还没提到。喔对，他常常思考到底自己里面是长什么样子，其他人的内在又是什么样子。他想知道血是怎么流的。如果有个人一直倒立，所有的血液都流到脑子，那他会死吗？

K太太问说，他是不是有时候会担心他妈妈。^[1]

理查说他晚上常常会觉得很害怕，他以前是真的会被吓到，一直到四五年前才开始好一点。最近也是，睡前他都会觉得“孤单和被遗弃”。他一直都很担心母亲的健康：有时候她会身体不舒服。有一次母亲发生车祸，她被车子碾过，然后被人用担架抬回家。这是在他出生前发生的事，是别人告诉他的，但是他经常会想到这件事。……晚上，他常常害

怕会有一个像流浪汉的坏人来家里绑架妈妈。那时，他会想象自己要怎么拯救妈妈：他可能会拿热水烫那个流浪汉，让他不省人事，就算他自己可能会被杀死，也无所谓——不，他会很介意。但这也阻止不了他救妈妈的决心。

K太太问，他觉得那位流浪汉会怎么进去妈妈的房间。

理查（一番抗拒后）说他可能从窗户进来的，可能打破了窗子。

K太太问，他是不是担心流浪汉可能会伤害妈妈。

理查（不情愿地）回答说，他觉得那个男人可能会伤害她，但他会去救妈妈。

K太太解释，对他而言，可能会伤害妈妈的流浪汉就像希特勒，希特勒用空袭吓坏厨娘，而且对奥地利人很坏。理查知道K太太也是奥地利人，所以她也会受到残酷的待遇。晚上，他可能担心父母亲上床之后会发生一些事，和性器官有关的事，而且妈妈会受到伤害（注记II）。

理查看起来又惊又怕。一开始他似乎不了解“性器官”是什么意思。^[2]现在显然听懂了，而且心中产生复杂的情绪。

K太太问他懂不懂什么是“性器官”。

理查先是说不懂，后来又承认他觉得他懂。妈妈曾经告诉他，小婴儿在她身体里面长大。她里面有小小的卵，而爸爸会在她身体里放进某种液体，让她的卵长大。（就意识层面而言，理查似乎不懂性交的概念，也没有称呼性器官的用词。）^[3]他接着说，爸爸人很好、很和善，不会对妈妈怎么样。

K太太诠释说，他对爸爸可能有矛盾的感觉。理查虽然知道爸爸是好人，但到了夜晚，当他感到恐惧时，就会害怕爸爸正在伤害妈妈。他想到流浪汉的时候，完全不记得房里还有爸爸可以保护妈妈。K太太解释，这是因为他觉得爸爸就是会伤害妈妈的人。（这时，理查露出佩服的神情，显然接受了这个诠释。）白天，理查觉得爸爸是好人，但一到晚上，他见不到父母、也不知道他们在床上做什么的时候，就会觉得爸爸是坏人，很危险；而且所有发生在厨娘身上的可怕事情，还有窗户被震碎，可能也会发生在妈妈身上〔父亲意象分裂成好的与坏的〕。他心中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只是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到。刚刚他提到希特勒是奥地利人，但是对奥地利人做了很多残酷的事，他想表达的是，希特勒虐待奥地利人，包括K太太在内，就像坏爸爸会虐待妈妈一样。

理查虽然没有明说，但看来是接受了这个诠释（注记III）。自晤谈

一开始，他就迫不及待想倾吐所有的事，好像等待这个机会已久。即使他在晤谈过程中不断显露出焦虑与震惊的神情，也拒绝接受某些诠释，但到最后他的态度已经有所转变，整个人也比较放松。他说他有注意到桌上的玩具、纸张和铅笔，但是他不喜欢玩玩具，比较喜欢说话和思考。他离开时，显得非常友善、满足，还说他很期待隔天再来（注记IV）。

第一次晤谈注记：

I.潜伏期（latency period）的儿童通常都会寻问为什么要接受分析，孩子很有可能已经在家提出这个问题。分析师最好事先跟孩子的母亲或者父母亲讨论这一点。如果孩子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某些困难，那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很简单：因为他有这些困难，所以需要接受治疗。在这个案例中，是我提出这个问题。有些案例的情况是，儿童即使很希望得到答案，也不会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分析师可以自行提出问题，否则可能要一直等到好几次晤谈过后，才有机会向儿童解释接受治疗的理由。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分析师可能必须先进到潜意识素材中，了解儿童渴望知道他与分析师的关系，以及认知到自己需要接受分析，而觉得分析是有帮助的。（在《儿童精神分析》（The Psycho-Analysis of Children）第四章，我提出了几例患者说明分析潜伏期儿童一开始会面临的问题。）

II.移情（transference interpretation）诠释究竟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分析师各持己见。虽然我认为每一次晤谈都应该有移情诠释，但过去的经验告诉我，刚开始的诠释不见得一定要包括移情。如果患者的心思意念全在其与父母或兄弟姐妹的关系上，分析师一定要让他有机会详尽地说明过去或甚至是现在的经验，对于分析师的指涉则应留待稍后分析。另外一种情况是，分析师可能会感觉到患者不论提及什么事，他的情感重心都放在与分析师的关系上，这时，分析师首先要诠释的就是移情。毋庸置疑的，移情诠释是指将患者对分析师的情感回溯到早期的客体，没有这么做的话，诠释就没有效果。在精神分析发展早期，弗洛伊德发现了移情诠释的技巧后，移情诠释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分析师必须仰赖直觉，辨认出在他还未直接提及的素材中所呈现的移情。

III.记录的时候，我会说明理查对我的诠释有什么反应：有时他的回答是否定的，甚至表示强烈抗议；有时又很明确地表示同意；还有些时候他的注意力不集中，看起来好像没有在听我说话。即使他的注意力不集中，也不代表他完全没有响应。我通常没有办法将诠释当下对他产生的影响记录下来。我在说话的时候，他很少静静地坐着，可能会站起

来，拿玩具、铅笔或是纸张。有时候他也会打断我的话，说明他更进一步的联想或怀疑。所以从记录来看，我的诠释比较长，也比较有连贯性，实际上并非如此。

IV.潜伏期的儿童很少会像理查一样，在第一次晤谈中就带来这样的素材，所以在其他案例中的诠释就会有所不同。诠释的内容以及时机因人而异，必须根据患者呈现的素材与情绪情境来决定（参见《儿童精神分析》第四章）。

【注释】

[1] 理查的母亲跟我说，只要她一有不对劲，理查就会非常担心。分析时不太能使用这类讯息，唯有与素材十分吻合的时候，才能将它融入诠释中。只仰赖儿童给予的素材是比较保险的做法，否则的话可能会引起儿童的不安，怀疑分析师和其父母关系密切。但是在这个特例中，我觉得这个孩子特别愿意把所有烦恼都说出来。

[2] 参见引言。

[3] 我曾经问过理查的母亲，他是否有称呼自己性器官的用语，她说没有，也从来没有提过，他对于尿尿和大便似乎也没有自己的用语。但是当我提到“大号”、“小号”以及“粪便”的时候，他都听得懂。如果因为家庭气氛非常压抑，孩子没有指涉性器官及生理功能的字词，分析师必须将这类用词引介到分析中。无疑地，孩子知道他拥有性器官，就像他知道自己会小便和大便；听到分析师使用这些词汇，孩子会立即联想到这些他已经知道的事，理查的反应便是一例。同样地，表达性交活动的字词也需被引介到分析中，我们可以从描述孩子潜意识里预期父母亲在晚上做些什么事开始。渐渐地，我开始使用“性关系”一词，之后，也使用“性交”一词。

第二次晤谈（星期二）

理查比预定的时间早几分钟到，就在门前的台阶上等待K太太。他似乎迫不及待想开始晤谈。他说他想到还有一件事常常让他烦恼，不过这件事跟昨天讲的很不一样，两者差了十万八千里。他害怕有一天太阳与地球会相撞，太阳很可能会烧了地球，而木星和其他星球也会被摧毁。地球是唯一有人类居住的星球，多么的重要，多么的宝贵……他又望着墙上的地图，开始评论起希特勒对这个世界做的事有多残酷，造成如此不幸。他觉得希特勒可能正看着别人遭受苦难而暗自高兴，还喜欢看人被鞭打……理查指着地图上的瑞士说，瑞士是一个中立的小国，被庞大的德国“包围”，还有小小的葡萄牙，是我们的朋友。（理查提过他每天都看三份报纸，并且收听所有广播的新闻。）瑞士这个小国很勇敢，只要是经过领土上方的飞机，不论是德国或是英国的，一律予以击落。

K太太诠释说，“宝贵的地球”就是妈妈，地球上住的人是她的孩子，理查希望他们会成为他的盟友，因此他才会提到葡萄牙这个小国和其他星球。太阳和地球相撞代表父母之间发生的事；“差了十万八千里”指的其实是近在咫尺，就在父母的卧房里；被摧毁的星球，代表他自己（也就是木星）还有妈妈的其他小孩，如果他们妨碍到父母，就会遭到毁灭的下场。讲完太阳和地球相撞之后，理查再度提到希特勒毁灭欧洲和世界。像瑞士这样的小国也代表他自己。K太太要理查回想昨天的素材：他会如何攻击绑架妈妈的流浪汉，他会拿热水烫他，让他不省人事，还有他自己可能会怎样被杀害。这段叙述跟木星（他自己）在太阳和地球相撞时（父母之间）被摧毁，具有相同意义。

理查认同部分的诠释。他说他想到流浪汉的时候，常常觉得自己会在保护妈妈的时候被杀死，不过他宁死也不愿屈服。他也同意K太太说，有人类居住而十分宝贵的地球指的就是妈妈，他听过“大地为万物之母”这样的说法……理查说他问妈妈，她什么时候被车撞到，又被人用担架抬回家，妈妈说是他两岁的时候发生的，他一直以为是他出生前

的事。……他说他憎恨希特勒，想要伤害他，他也痛恨戈培尔（Goebbels）^[1]和里宾特洛甫（Ribbentrop）^[2]，他们居然敢说英国是侵略者。

K太太提到理查昨天有关攻击流浪汉的素材，并指出他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不只担心爸爸会伤害妈妈，有时候可能也会认为爸妈是在享乐，^[3]所以他可能会因为爸妈放他一个人“孤单和被遗弃”，而感到嫉妒与愤怒。如果他因为嫉妒而想要伤害父母，就会感到罪疚。理查告诉K太太说他常想到妈妈出车祸的事，但是一直认为车祸是他出生前发生的。这样的认知错误可能源自于他的罪疚感；他必须说服自己他跟那场车祸无关，车祸并不是他造成的。他担心流浪汉——父亲会伤害母亲，害怕太阳和地球会相撞，这些恐惧可能跟他对父母的敌意有关。

理查一开始强烈否认他上床睡觉时会有这样的想法，他说他只是觉得很害怕、不快乐。不过，他又说他会不停地跟爸妈顶嘴，直到他们筋疲力尽、忍无可忍为止，而且他很喜欢这么做。理查还说，哥哥保罗放假回家^[4]的时候，他也会嫉妒，而且他觉得妈妈最喜欢的是保罗。妈妈有时候会寄巧克力给保罗吃，虽然理查觉得妈妈这样做是对的，这还是让他很讨厌。

K太太提到理查对于里宾特洛甫宣称英国是侵略者的谎言感到愤愤不平，她说理查可能会觉得这些指控是针对他个人而更加愤怒。如果他感到嫉妒与愤怒，而且想要破坏父母的关系，他自己就变成了侵略者。

理查沉默不语，显然是在思考K太太的诠释，接着他笑了。问他为什么笑，他说因为他喜欢思考，他一直在思考K太太说的话，觉得她说的有道理……（诠释理查的攻击渴望，先是遭到一番阻抗，随后很明显地减轻了他的焦虑。）理查提到他与保罗的关系，几年前保罗会捉弄他、追着他跑。他对保罗常常是又爱又恨。有时候他们会联合起来对付保姆，而且捉弄她^[5]（注记 I）；有时候保姆会帮着理查对抗保罗。理查也提到最近和表弟彼得打架，他还蛮喜欢彼得，但是彼得却把他给打伤了。他说表弟跟他比起来块头大多了。

K太太指出，彼得对他暴力相向的时候，理查觉得他同时既是仁慈的爸爸，也是希特勒或流浪汉代表的那个坏爸爸。对理查来说，要憎恨希特勒很容易，但是要恨他爱的父亲却令他感到痛苦〔爱恨交织〕（Ambivalence）。

理查再度用怨恨的口吻说，妈妈总是很高兴见到保罗放假回家。接着，理查提到他的小猎犬巴比，说巴比总是很高兴见到他，而且全家人

中它最喜欢他了（理查说到这点的时候眼神闪烁着光芒）。理查拥有巴比的时候它还是幼犬，现在巴比还是会跳到他的腿上撒娇。他带着笑意描述说，爸爸一从椅子上站起身，巴比就马上跳上去占了他的位子，害爸爸只能坐在边上。他们以前曾养过另一只狗，它十一岁的时候生病了，所以必须要让它安乐死。理查对此感到相当难过，不过后来释怀了……理查也提到奶奶，他很喜欢奶奶，她在几年前去世了。

K太太诠释说，理查的嫉妒与妈妈比较爱哥哥有关，讲完这件事之后他马上就提到巴比很高兴看到他，还会跳到他腿上。巴比似乎是代表他的孩子，而理查借由把自己变成妈妈的角色，来克服嫉妒和愤怒的感觉。不过当巴比表示欢迎他和最喜欢他的时候，理查自己又变成得到母亲宠爱的小孩，在这个情况下，巴比代表母亲。理查讲完以前养的老狗被安乐死之后，提到奶奶去世的事，这似乎表示他觉得奶奶也是被安乐死的，而且有一部分是他造成的，就跟妈妈的车祸一样。他很喜欢的奶奶，可能也是K太太的化身，或许他害怕自己会对K太太造成什么伤害。

这一部分的记录相当不完整。我确信理查一定对这样的诠释有所回应，而且很有可能是加以否认。此外，我也没有将此次晤谈的结束方式记录下来，不过如果我记得没错，理查并未拒绝隔天再来（注记II）。

第二次晤谈注记：

I.一般而言，家中的保姆、某些姑、姨、叔、舅，或是祖父母在孩子的生命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儿童和父母之间总会产生某种程度的冲突，但是上述这些角色由于并不受俄狄浦斯情结的直接影响，所以比较不会有这样的冲突。同样地，兄弟姊妹也较不受影响。而且这些儿童所爱的对象还能强化父母亲好的面向。对于这些关系的记忆之所以变得重要，是因为有更多的好客体（goodobjects）被内射（introjected）。

II.第一次的晤谈中，我很明确地将目标放在分析理查对于“坏的”、性欲的父亲伤害母亲所产生的意识与潜意识焦虑。第二次晤谈中，我着重于分析理查的攻击性如何造成他的焦虑。这表示我分析儿童时的首要目的，也是我一再强调的一点，就是去分析被激起的焦虑。在此需要强调，因为焦虑会引发防卫机制的运作，因此，在分析焦虑时，也需将其所引发的防卫机制一并加以分析。

回到目前的素材：理查意识到自己害怕流浪汉会绑架和伤害他妈妈，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这样的恐惧是源自于他对父母性交所产生的焦虑。我诠释这个焦虑内容的时候，也特别强调说，要理查将父亲想成坏

人对他而言太过痛苦，所以他将恐惧和怀疑转移到流浪汉和希特勒身上，这一点就是在分析防卫机制。

在第二次的晤谈中，理查提到他对里宾特洛甫谎称英国是侵略者而感到愤怒，我将他的愤怒诠释为代表他对自己的攻击性产生厌恶感（也代表他对里宾特洛甫的恨）。同样地，从晤谈和诠释的细节中可以看出，我分析的不只是焦虑，还包括对抗焦虑的防卫。

我在《儿童精神分析》（第五章）中曾提到，每次的诠释都应该要探索超我、本我与自我扮演的角色，也就是说，要有系统地探究心智各个层面及其功能，才能做出适切的诠释。

有些分析师认为（特别是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于其著作中所持之观点），首先要分析的应该是（对抗焦虑或是本能冲动之）防卫机制，焦虑应该留待后期再行分析。我在其他相关论述中已表明我并不赞同这个看法（参见《儿童分析论丛》〔Symposium on Child Analysis,1927〕，《克莱因文集 I 》）。

【注释】

[1] 戈培尔（Paul Joseph Goebbels,1897-1945），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译注

[2] 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1893-1946），纳粹德国的外交部长。——译注

[3] 这是由于记录不完整而造成的问题，这个诠释的记录有误导作用，我从来不会在没有素材的根据之下凭空做出这样的诠释。

[4] 保罗当时刚满十九岁，在军中服役。

[5] 这保姆是自理查一出生或出生后没多久就在他们家服务。理查很喜欢她，而她对他也非常亲切友善。她结婚后就离开他们家，住在离X不远的地方。

第三次晤谈（星期三）

理查准时到。他马上把注意力转到地图上，并且表示他担心要是德国人占领了直布罗陀海峡（Gibraltar），英国的战舰就会被封锁在地中海，而无法通过苏伊士运河（Suez）。他还提到受伤的士兵，也为他们的生死表示担忧。他在想，不知道英国的军队是否能从希腊脱身。希特勒又会对希腊人做出什么事？是不是会囚禁他们？理查看着地图，一边忧心忡忡地说，葡萄牙跟德国比起来根本是小巫见大巫，一定会被希特勒攻陷。他还提到挪威，对挪威的立场表示怀疑，不过挪威应该还是个可靠的盟国。

K太太诠释说，理查在潜意识里担心爸爸把性器官放到妈妈体内的时候，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爸爸可能会被困在妈妈体内，就像是英国的战舰被困在地中海一样；而英国的军队得从希腊撤退出来，也代表同样的意义。理查在第一次晤谈中，提到有一个倒立的人，因为血液都倒流到脑中而死亡，K太太表示，这可能是理查觉得爸爸在晚上把性器官放到妈妈体内之后会发生的事。他也担心流浪汉爸爸会伤害妈妈。他于是对双亲可能有的下场感到焦虑，同时又因自己对父母的攻击欲望而感到罪疚。他的狗巴比代表他自己，他想要取代爸爸的地位跟妈妈在一起（有扶手的沙发代表床）。他嫉妒与愤怒的时候，就会在心里痛恨爸爸、攻击爸爸（注记 I），这让他感到难过与罪疚〔俄狄浦斯情境〕（Oedipus situation）。

针对狗代表他自己这一点，理查微笑表示同意，但却强烈反对K太太的其他诠释，因为他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

K太太解释说，他认为自己绝对不会真的攻击爸爸，这样的感觉让他如释重负，但是他可能也会觉得他的攻击欲望太过强烈，只要他希望爸爸死，爸爸可能真的会死〔全能思考〕（Omnipotence of thought）（理查似乎同意这一点）。K太太认为理查对于盟国的不信任是跟哥哥有关，理查觉得哥哥不是一个可靠的盟友，不见得会与他一起对抗联合起来的父母（素材中指的是德国与希特勒）。

理查说，他闹脾气或是让父母烦心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对他生气，这时如果有人能跟他站在同一阵线就好了。理查表示他对丘吉尔（Churchill）十分仰慕，丘吉尔会帮助英国渡过难关，他花了很多时间详述这一点。

K太太诠释说，丘吉尔和英国代表父母的另一面，也就是：会保护妈妈的好爸爸，以及好得没话说的父母，他们比现实中的父母更令他喜爱（理查对这点表示同意）。而德国和希特勒代表会对他生气的坏父母〔父母意象分裂成好与坏，以及投射〕。

理查对于这个诠释似乎十分感兴趣，他沉默不语，显然是在思考这一点，这个新的领悟让他甚感欣慰。然后他说，心里的父母有这么多，真是麻烦。

K太太指出，真正麻烦的，甚至其实是让他痛苦的，是对父母产生矛盾的情感。他爱父母亲，但又觉得自己对父母的恨与攻击欲望伤害了他们，并为此感到罪疚。K太太也将这一点与理查的母亲在他两岁时发生车祸的素材连结在一起，当时他可能觉得代表坏流浪汉父亲的车子撞伤妈妈，是因为他对妈妈生气，并且希望她受伤而造成的……

理查说他喜欢带巴比去散步。某天傍晚，他跟巴比散步到十点才回家，拜访了很多，他还特别提到一位女士。巴比想要找一只母狗作伴，并且生几只小狗，不过妈妈不希望家里有两只狗。

K太太诠释说，巴比代表他：他自己想独立，想要有太太和小孩，这样他就不会受挫，也不会有恨与罪疚感了。

接着，理查提到他最快乐的一天。那天他们全家一起在雪中滑雪橇，有一些朋友与他们同行。其中有一位先生滑下来的时候摔了一大跤，结果鼻子受伤，而且他太太还整个跌到他身上。理查自己也从雪橇上跌下来，不过还好没事。那天真是好玩的不得了。

K太太指出，发生意外的那对夫妇代表他的父母。她刚刚才诠释过他对父母的攻击冲动，特别是与父母性交有关的（注记II）。讲完之后他马上想到滑雪橇的意外事件，因为那代表父母性交，所以他会为意外事件感到罪疚，不过还好情况不严重。那位先生伤了鼻子，理查却觉得很好笑，是意指爸爸弄伤了自己的性器官，而这正是理查心里期望发生的事，但是由于事情并不严重，理查才会觉得好玩，而那天也成了很开心的一天。

理查说：“我发现快乐好像脱离不了悲惨。”然后继续叙述另一个开心的日子。两年前他跟父母去伦敦玩，他们到动物园去，他拿东西喂那

些关在笼子里的猴子吃。他说，有一只山魈看起来“非常坏”，还有一只小猴子跳到理查身上，把他的棒球帽给撞掉，而且还想抢他手里的坚果吃。猴子真是贪心，不过他还是喂了那些猴子。

K太太说，那只贪吃的小猴子代表他跟小婴儿一样贪吃，不过他喂猴子的时候，又转换成喂小孩吃东西的父母。小婴儿（猴子和理查）很贪心、不懂得感恩，还把爸爸的性器官（理查的棒球帽）扯断，所以那只代表父亲的山魈看起来又坏又危险〔将攻击冲动投射于客体上〕（[注记III](#)）。

理查（一脸忧郁）问K太太她平常放在袋子里的时钟到哪里去了，[\[1\]](#)他说那是个好时钟，想再看一看。

K太太袋子里拿出时钟，并指出理查现在感到忧虑，他想看时钟是因为想要离开。

理查说不是，他不想走，不过因为之后跟妈妈约好要散步，所以想确定他可以准时离开。还有，他喜欢那个时钟的造型。

K太太诠释说，他急着想确认妈妈没事，没有被贪心的他攻击而受伤，并且还爱他。看时钟（折叠式的旅行用时钟）就好像在检查K太太的内在：他担心自己像小猴子一样已经攻击了K太太，她现在可能受伤了，或者正在对他生气。K太太问，猴子事件是不是那快乐的一天所发生的悲惨事件。

理查回答说不是，猴子事件其实很有趣，也没有发生什么严重的事。不过在那之后来了一场暴风雨，结果他感冒了，还耳朵痛.....理查看着地图，对战况表示担忧。他要K太太也一起看着地图比较德国和法国的大小。他说他很讨厌达尔朗（Darlan）[\[2\]](#)，他是帮助纳粹德国的背叛者。

K太太诠释说，理查觉得如果自己贪心、有攻击性，又不知感恩，就会变成背叛者。因此，猴子事件纵使好玩，实际上还是一桩“惨剧”，因为那只贪吃的小猴子就是他自己。

理查又显露出焦虑的迹象。他一直盯着时钟看，时间一到就立刻站起身。不过他对K太太的态度仍然友善。他说他很乐意在这里待五十分钟，但是结束之后就想去找妈妈了。很明显地，他的阻抗增加了，而且急着想离开，但是同时也想对K太太保持友善。

第三次晤谈注记：

I.从接下来进行的分析可以看出，理查对于父亲的攻击幻想针对的不仅是外在客体，也包含内在客体。然而，在目前这个阶段，我的诠释范围仅限于他对于自己与外在客体之关系的想法。等到我有很明确的潜意识素材，显示客体被内射之后，我才会开始诠释其内在客体及内在客体关系。

II.理查很与众不同的一点是，他表达了自己其实觉得那场意外事件很好玩，这不仅是因为事情并不严重，也是因为出事的人不是他的父母。

III.这是理查在素材中再次显露出投射的企图。理查借由将摧毁冲动投射到猴子身上，把自己的一部分分裂出去，这样一来就可以让好的情感不受敌意影响。理查听完我的诠释，表示想看我的时钟，并且不断地称赞时钟，说他很喜欢，也是在表达这一点。透过这个方式，他试图与分析师保持友好的关系，而分析师代表他的母亲。我要补充说明的是，理查指的“惨剧”，并解释说“那天他感冒了”，想说明的即是：如果他自己没有将攻击欲望投射出去，就会觉得自己伤害了父母，也会因此陷入忧郁和罪疚感之中。

【注释】

[1] 我在第一次晤谈使用过这个时钟，因为我的手表不走了。

[2] 达尔朗（Darlan,Francois），法国海军上将，后来在维希政府（法国被纳粹德国击败后的法兰西政权）中担任要职。——译注

第四次晤谈（星期四）

理查再度谈起战争的问题，特别说到俄国如果一直举棋不定，最后可能会自找麻烦。他也提及昨天有关动物园的素材，说他没有发生意外，那天的惨剧就是他感冒、耳朵痛。（意指他不同意K太太昨天针对惨剧之实际意义所做的诠释；这显示他的阻抗。）理查问K太太空闲时都在做什么，也问到她的家人的事。他想了解K先生的事，想知道他们有几个小孩、小孩多大，还有做什么工作。接着，理查开始看房里挂的几幅画，他特别注意并且指着一张有两只狗的画，还有另外一张是两只大狗中间有一只小狗，他说小狗很可爱。

K太太简单地回答他问的私人问题。^[1]

理查得知K先生已经去世时显得十分惊讶（不过他在开始接受分析前就已经知道这件事了），然而他很高兴听到有关她儿子的事。

K太太的诠释是，理查希望获得她更多的关爱和注意，并且嫉妒她的病人和儿子，这是源自于嫉妒爸爸及保罗与妈妈的关系。她补充说，理查对K太太晚上做的事感到好奇，就像对妈妈好奇一样。画中的两只狗代表K先生与K太太，^[2]也代表妈妈和爸爸，而他希望自己是那只在父母中间的小狗（小婴儿），并且享受他们的爱。他还希望修复K先生，让他回到K太太身边。

理查对K太太的时钟很感兴趣，说它是“好时钟”。他想知道要怎么把时钟打开和关上。他把玩时钟的时候说他很开心，天气很好，阳光普照。他同意照片中的小狗就像是个小婴儿。

K太太解释说，他虽然会嫉妒，可能还是希望妈妈再有小宝宝。

理查坚定地回答道，他常跟妈妈说她应该要再生几个宝宝，她总是回答说她年纪太大了，这根本是胡说八道，她当然可以生“很多宝宝”（理查仍然一边把玩时钟）。

K太太诠释说，把玩这个“好”时钟（代表K太太）带给他的愉悦及

他对此时钟的兴趣，跟了解K太太的家庭与生活情况带给他的满足感有关。享受阳光则是和“好”妈妈有关，也与他希望妈妈再生几个会让她快乐的小宝宝有关。同样地，他也很高兴K太太有个儿子和孙子。

理查再度望向地图，并对俄国的立场表示不确定。他也问到上次世界大战时奥地利是站在那一边（他其实知道答案）。接下来，他问K太太在欧洲大陆上有哪些国家是她知道的。

K太太提到一些她去过的国家，并诠释说，理查对奥地利的怀疑是表示对她有所不信任，而他对俄国的疑虑跟她有关，也跟妈妈[“坏”妈妈]有关。他不确定K太太和妈妈是不是他的盟友，会不会跟他一起对抗“坏”爸爸（身为奥地利人的希特勒）。

理查谈起巴比，虽然巴比是他和妈妈一起养的，但其实是他的狗。巴比非常喜欢他，而且很调皮，它会吃煤炭，一逗它就会咬人，连理查都被咬过。他又提到，爸爸一离开火炉旁的椅子，巴比就会马上跳上去把座位占走，让爸爸几乎没有位子坐。

K太太提醒说，她之前对于巴比占走爸爸座位的诠释是理查嫉妒爸爸，并且想要取代他的地位。他感到愤怒与嫉妒的时候，可能也会想咬人。K太太解释说，他特别提到巴比吃煤炭，跟他以前对“大便”感到好奇有关，他或许想尝一尝大便的滋味。

理查强调他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不过小时候可能有想过要这么做。他承认自己有时会想咬人；他愤怒的时候常常想咬人，特别是扮鬼脸时，他会张嘴做出咬人的动作。小时候他曾经咬过他的保姆，跟狗打架的时候，如果狗咬他，他也会咬回去。接着，理查问起K太太的其他病人，特别问到约翰·威尔森（John Wilson），^[3]他想知道其他病人是不是也在这个房间接受治疗。

K太太诠释说，理查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他为自己跟其他小孩一样在这间游戏室接受治疗而感到羞耻；身为小孩，就代表他没有自我控制的能力——会想玩“大便”，也会像狗一样咬人。他嫉妒约翰，就像嫉妒保罗一样，因为约翰已经不再是“坏”小孩了。（既然理查和约翰经常见面，想当然他一定从约翰那边得知一些事。他早就知道约翰并不在这间游戏室接受治疗，这跟他早就知道K先生已经去世却还是要问的情形相同。他非得从K太太口中听到这些事不可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是想知道K太太会不会说实话。）

【注释】

[1] 治疗儿童的时候，我会简单地回答一些他们第一次问的私人问题，然后再进行分析。这跟分析成人时使用的技巧不同，分析成人的原则是只分析问题，而不回答问题。然而，如引言所述，我回答理查的问题比其他儿童案例多。现在回顾起来，我不认为让他安心的这些回答对分析有帮助。总而言之，我发现不管基于什么缘故，我一旦逾越了精神分析技巧应有的分际，事后总是会有后悔的理由。

[2] 接下来的分析过程中，会发现理查对K先生的态度显示他一再坚持K先生还在世。

[3] 约翰·威尔森就是引言中提到理查认识并且经常碰见的那位。他比理查大好几岁，所以并不在这间游戏室接受治疗。

第五次晤谈（星期五）

理查一来就说他很快乐，外面艳阳高照。他交了个朋友，一个七岁男孩，他们一起玩沙、造运河。理查说他非常喜欢这间游戏室，并且称赞这个房间有多么的好，墙上还有这么多张狗狗的图画。他很期待这个周末回家。他说他家的花园很棒，但是他们刚搬去的时候，花园里面的杂草多得“吓死人”。他谈到毕佛布鲁克勋爵（Lord Beaverbrook）^[1]转任其他职位的事，说不知道接任的人会不会跟他做得一样好。

K太太诠释说，游戏室代表K太太，他觉得游戏室“好”，是因为他对K太太有好的感觉。他结交的新朋友代表弟弟，这跟他希望强壮的父亲能让母亲生很多小孩（许多小狗）有关联。K太太也诠释说，他担心如果把爸爸赶走（跟巴比一样），他或许可以取代爸爸，但是却不能让妈妈生小孩和维系整个家庭。他也很高兴周末要回家，为了维持家庭和谐，他希望能够抑制自己想取代父亲的欲望。杂草代表的是嫉妒父亲、想与父亲竞争而破坏家庭和谐的他，他形容杂草多到“吓死人”，是因为杂草代表危险的东西。

理查打了个喷嚏，开始担心起来，^[2]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感冒了，接着喃喃自语说：“他吃鼻涕。”其实他是想说：“他擤鼻涕。”K太太纠正他的时候，他自己也觉得很好笑。

K太太继续诠释说，他害怕感冒，是怕身体里面有不好的东西，所以才想把它擤出来。

理查又看着地图问哪些国家是中立国。瑞典是其中之一，但是可能维持不了多久。然后，他弯下身倒着看地图，并且说这样看的话，欧洲的形状变得很“好笑”，他说一切都“不对劲”，而且看起来好像全部“混在一起”了。

K太太将这一点与他的父母性交连结在一起；他想象父母性交的时候是“混在一起”的，让他分不清楚谁是谁。K太太也诠释说，他担心父母性交的时候会纠缠不清，到最后希特勒的坏阴茎就留在妈妈体内〔联

合父母意象] (Combined parent figure)。他刚刚说的“不对劲”与“好笑”其实意指这件事，实际上他觉得父母性交是不好而且危险的事。

理查显露出一丝焦虑，他站起身，四处张望，然后探看各个角落。他先是仔细地看了看钢琴，把钢琴打开，试弹了一下。接着，他在一张边桌上发现一只以前没注意到的瓷鞋，里面有块印度橡皮，他把橡皮拿出来，又放回去。理查说，他觉得这间游戏室很好，他非常喜欢这里……他拿起K太太的时钟，问她时钟是什么时候、在哪里买到的，后来又问了一连串类似之前有关她先生的问题。

K太太诠释说，在游戏室内到处看看，代表他想要探索她里面，原因是他急切地想知道K太太里面是不是有希特勒/坏阴茎，还是有好的阴茎。这也是为什么他会问起K先生的事；这些全部都跟妈妈以及“混在一起”的父母有关。他对妈妈身体里面有什么的怀疑，与害怕自己身体里面不知道有什么、感冒以及身体里的混乱有关。同时，他也安慰自己说这个房间很好，他喜欢这里。对他而言，这是证明妈妈与K太太都没事，她们的体内并没有那个坏希特勒父亲[躁动防卫] (Manic Defence)。

理查继续四处探索，发现有一张明信片夹在一张屏风内，屏风的两侧形成一个角度。他表示喜爱明信片上的图，说上面有一只可爱的知更鸟。他想当知更鸟，而且一直都很喜欢知更鸟。

K太太诠释说，知更鸟代表好的阴茎，也代表小宝宝。他希望能够生小孩，并且取代K先生和爸爸。他对屏风的角度（两侧如同双脚一样打开）特别感兴趣，表示他渴望与K太太和妈妈性交。

理查对大部分的诠释没有响应。他只说以前养过一只知更鸟，不过后来它飞走了，再也没有回来。然后，他看了看时钟，问时间到了没。^[3]

K太太诠释说，他想要一去不回，这是因为有关与K太太性交的诠释让他产生恐惧感。知更鸟代表的也是他的性器官，他很害怕失去它，或是已经失去它了。

理查一开始不愿承认他想离开，而且试图保持礼貌。然后他说，对，他刚刚的确希望晤谈时间已经到了，可是他不想在时间还没到之前离开。（晤谈结束之后，他没有等K太太就先行离去。）

【注释】

^[1] 毕佛布鲁克勋爵：英国报业巨头，二次大战期间丘吉尔将其延揽入阁，担任飞机生产

部长；随后转任补给部长以及战争生产部长。——译注

[2] 我之前提过理查极度虑病，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的母亲经常感冒，只要理查一感冒，她就会很紧张。

[3] 理查不回应我的诠释，接着立刻问时间到了没，显示他的阻抗，这类阻抗在分析中一再出现。与此同时，他仍然渴望与我保持友好的关系。

第六次晤谈（星期六）

今天是理查的母亲带他来，^[1]因为他太害怕其他小孩，而不敢自己过来。他讲完这件事之后，沉默了好一阵子。

K太太提及昨天的诠释（注记 I）：知更鸟代表他的性器官，他想要把性器官放到K太太的性器官里面。但是，他对这个欲望感到非常恐惧，主要是因为害怕被流浪汉父亲攻击。他觉得与K太太独处非常危险，所以他对于路上那些有敌意的小孩的恐惧加深了。理查要母亲陪他过来游戏室，也是要确保他与K太太之间没事。由于这次晤谈之后就要回家过周末，他觉得自己对母亲的欲望可能会招致父亲的攻击，他亟需一个好母亲来保护他，让他不要被有敌意的小孩与父亲攻击，可是母亲（现在是以K太太为表征）激起了他的欲望，所以她也具有危险性。

理查一直望着地图。他提到“孤独的罗马尼亚”，然后滔滔不绝地谈论其他国家发生的动乱。

K太太诠释说，理查担心要是他满足了独占妈妈的欲望，就会扰乱他的家庭，这也导致他对爸爸与保罗产生恐惧感，而表现的方式就是对路上其他小孩的恐惧逐渐加深。还有，如果妈妈最爱的是他，让他取代了爸爸，爸爸就会寂寞、不开心。

理查一脸痛苦、忧愁的样子，说他不想到这么不愉快的事。沉默了一会儿后，他问起约翰的事：他还没有完全好对不对？他什么时候会好起来？

K太太诠释说，理查对她还有分析本身都有疑虑。提起这些恼人又令人害怕的想法，对他真的会有帮助吗？他也担心，如果他有性欲的话，那他一定很坏，坏到没有办法治好。这也激起他对妈妈的怀疑，他觉得是妈妈激起这些欲望（注记 II）。如果妈妈不可靠，她就不会帮他一起对抗爸爸，或是帮他控制自己，所以他根本不应该攻击或是取代爸爸。

接着，理查细细描述昨天发生的“惨剧”：他玩沙的时候把小铲子弄丢了，怎么找也找不到。

K太太的诠释是，理查对K太太及母亲的欲望，导致他害怕失去自己的阴茎（小铲子）。K太太也提到他母亲说他的性器官动过手术，而且手术让他非常恐惧（注记III）。

理查对于K太太和母亲之间的对话非常感兴趣。他显然很清楚母亲与K太太安排治疗的时候一定有谈到他，不过之前他都没有提到这件事。现在他问K太太，母亲还告诉她哪些事。

K太太简短地回答说：妈妈说他常常担心一些事、害怕别的小孩，还有一些其他的困难，也说了一些他小时候的事，包括动过的手术。

理查听了这些叙述之后很高兴，不过显然他心中还是有一些疑虑。接下来，他马上开始详细地描述以前动过的手术。他依稀记得大约三岁那年割包皮的情况，他不觉得痛，但是乙醚让他受不了。手术前，他被告知说会拿到一瓶像香水的东西闻，他们保证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这与母亲的叙述吻合）。当天，他自己带了一瓶香水，而且希望他们能用他这瓶，他一听到医生说不准，就想拿香水砸他。就算是现在，他还是想揍那位医生一顿，从那次之后他就非常痛恨他。他很讨厌乙醚的味道，到现在还会怕。这时他想起闻乙醚的那一刻，突然说：“好像有几千几百个人在旁边一样。”不过那时他觉得他的保姆会在旁边保护他。^[2]

K太太诠释理查强烈的被害感：他说自己好像被几千几百个敌人包围，而他无力对抗。只有一个人会保护他——他的保姆，这保姆代表的是好妈妈。可是，在他心里还有一个坏妈妈，这个妈妈曾经对他说谎，所以他觉得妈妈也加入了敌人的阵营。那位他想揍的坏医生代表坏爸爸，坏爸爸削弱他的能力，并且切断他的阴茎。

理查同意这个诠释，随后开始叙述五岁那年切除扁桃腺的事。同样又得闻可怕的乙醚。他说那次手术之后他病了好一阵子。接着，他提到第三次动手术，是在他七岁半的时候：他拔了好多颗牙，一样要闻乙醚。（理查戏剧化地描述整个过程，显然乐在其中。能够抱怨、表达自己的感觉与焦虑，而且知道K太太是感同身受一般认真在聆听，的确大大减轻了他的痛苦。）

理查又开始探索房间，并且把注意力放在明信片中那只“可爱的”知更鸟上，他问K太太喜不喜欢这只知更鸟，然后他又找到另外一张也有知更鸟的明信片，不过说它没那么好看。

K太太指出，理查比较喜欢的那只知更鸟头是抬起来的，代表他的阴茎没有受伤；另外一只知更鸟头是垂下的，代表受伤的阴茎。理查想让K太太看他的阴茎，并且希望她会喜欢，而K太太代表的是那位爱他、保护他的好保姆。这样他就会相信自己的阴茎没有受伤。

理查提到那两只他很喜爱的金丝雀。他告诉K太太说，它们对话的时候常常一副凶巴巴的样子，他觉得它们一定是在吵架.....他发现一张有两只狗的画，而且注意到这两只狗虽然同种，但是还是有一些地方不一样。接下来，他又指之前很喜欢的（第四次晤谈）那张有三只狗的画，一样对中间的小狗表示喜爱。

K太太诠释说，理查想知道父母之间的差异，以及他们的性器官有何不同。中间的小狗代表的是理查。他会想要把一起床上的父母分开，一方面是因为嫉妒，另一方面是害怕他们会联合起来对付他。不论是动手术，或是听到K太太和妈妈在谈论他的时候，他可能都有这样的感觉。他似乎非常害怕父母吵架，想知道他们到底为了什么事吵架；他可能觉得自己是造成父母吵架的原因。

（这次晤谈如何结束也没有记录下来。）

第六次晤谈注记：

I.分析师原则上会根据当次晤谈的素材进行诠释，但是如果患者的焦虑太过强烈，使他完全无法表达的时候，就必须回到前一次（或前几次晤谈）的素材来做诠释。这次晤谈的情况是，理查坚持要母亲陪他到游戏室来，再加上他反常地出现长时间的沉默，都显示当时他处于焦虑之中。

II.分析工作中经常会碰到儿童指责母亲引起他的性欲，指责她不只激起他的性欲，甚至主动诱惑他。针对母亲的指责，是源自于婴儿时期的经验，母亲在照料婴儿身体时免不了会碰触婴儿的性器官，因而刺激了它。在某些情况下，母亲对孩子可能会产生无意或甚至是有意的引诱。无论如何，我认为考虑并且分析儿童将自己的性欲投射到母亲身上以及渴望引诱她，这是十分重要的。

III.这里牵涉到儿童精神分析中相当重要的一个技巧。我在此提及理查母亲曾经告诉我的一项重要信息。我确信理查早就知道我跟妈妈谈论过他，事实上，他一直都很想知道妈妈跟我谈过哪些事，对我们的对话内容有所怀疑，只是不敢开口问。我提到这件事的时候，显然让他松了一口气，不过他的怀疑还是没有完全消除。（理查是个多疑的小孩，

本来就很难消除他的疑虑，换作任何人可能也会有同样的情况。）我们很容易忽略的一点是，由父母安排治疗的儿童，会知道父母已经告诉分析师某些信息，分析师最好选择适当的时机提及这件事。昨天理查的阉割焦虑已经显现出来，在这次的晤谈中变得更为强烈；所以，手术还有对母亲的疑虑所引起的阉割恐惧确实已构成分析素材，在此时提起此事实属必要。

分析师有时候会在分析中提及父母所提供的信息，譬如生病或其他重要事件但是这并非常态作法；分析师应该尽可能地从儿童身上找寻素材。不过，如果事先与母亲联系，得知儿童的转变或是任何相关信息，可能会有助于分析师进行更透彻的诠释。然而，分析师如果太常提及他与父母之间的对话，可能会引起儿童的被害感。

【注释】

[1] 通常妈妈只陪他走一小段路。

[2] 那时理查开始意识到阉割恐惧：根据他母亲的说法，手术后隔天，他指着自己的性器官说它“全不见了”，手术对他的阉割恐惧一定有影响。不过，接下来的分析证实，他对母亲的乳房以及父亲的阴茎所产生的早期摧毁冲动，是他害怕被报复的根本原因，特别是害怕被父亲阉割。而手术无疑加深了他的焦虑。

第七次晤谈（星期一）

理查非常高兴见到K太太。他说周末过得好快，好像他才刚离开她不久，她一直“都在身边”，就好像他一直看着她的照片（他的意思是K太太一直在他脑海里）。^[1]他很详细地向她叙述所有在周末发生的事（注记 I）。他说周末过得很愉快，可是有一桩惨事：他来这里之前，在旅馆下楼梯的时候不小心扭到脚了……他要K太太看看他的新衣服，袜子的颜色是不是跟这套衣服很配？理查今天十分健谈。他说他常常烦恼一件事：他很怕会变成一无是处的笨蛋。

K太太诠释说，他在来这里之前扭伤脚，表示他担心，如果他满足了成为男人的渴望，并且把性器官放到K太太的性器官里面，可能会弄伤了他的性器官。他向K太太展示新衣服，并且希望她称赞他的袜子，是在表达希望K太太称赞他的性器官。可是，他接着说怕自己一无是处（变成笨蛋），意指害怕自己永远得不到想要的那个有力的成人性器官。

随后不久，理查问电暖炉是不是K太太的，他现在才发现暖炉的发热管有一根坏掉了……他告诉K太太，回到家第一个迎接他的是巴比，巴比非常热情地欢迎他。不，爸爸才是第一个迎接他的。爸爸看到他很惊讶——不对，他不是这个意思，爸爸看到他很高兴。金丝雀好像生病了，羽毛要掉光了。理查在玩弓箭的时候不小心射到爸爸，一支弓箭轻轻地打到他的头，爸爸没有受伤，也没有生气。

K太太的诠释是理查想要射死爸爸，所以他害怕爸爸，并且怀疑爸爸对他的爱。因此，他原本想要说爸爸见到他很高兴，却说成爸爸很惊讶，好像不想见到他似的。“惊讶”其实带有更强烈的情感，理查认为父亲根本不希望他回去。理查潜意识里知道他对父亲有攻击冲动。说到掉羽毛的金丝雀，K太太问理查说他父亲是不是也有掉头发的情况。

理查说是。

K太太诠释说，理查提到金丝雀生病，他要说的是，他觉得自己因

为嫉妒爸爸，而且想取代他在妈妈心目中的地位，所以害爸爸生病，伤害了他的性器官，还伤了他的头。他非常害怕爸爸会报复他；上一次晤谈中，他说害怕坏医生会伤害、摧毁或是拿走他的性器官，这就是他认为父亲会对他做的事。而他刚刚才注意到的那根坏掉的发热管，代表了他的性器官；暖炉则是代表K太太或妈妈的性器官。他害怕父亲发现他对母亲的渴望之后，或者应该说是想把他的性器官放到母亲的性器官里的渴望，就会处罚他和攻击他，于是他更希望K太太称赞他的衣服和袜子，也就是更需要获得K太太的喜爱。

理查望着地图，说战场上传来好消息，许多德国轰炸机被击落。罗马尼亚的形状看起来真好笑！罗马尼亚是一个“孤独的”国家。然后他倒着看地图（弯下身看），说“根本什么都看不懂”，又说这样不对劲，全都混在一起了。理查抬起头，指着法国的布雷斯特港（Brest），说爸爸开过一个玩笑，他说德国先从布雷斯特的胸部（breast）开始攻击，现在继续进攻腿部。接着，理查一连指了好几个欧洲大陆的城市。他开始察看整个房间，兴奋地发现很多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东西，例如游戏室的第二扇门、许多照片、明信片，还有几张小凳子（注记II）。他又看了看那只瓷鞋，还找到一本有图片的月历，他喜欢其中一张有两座山的图片，接着说讨厌另一张图片，但是没有多做解释。

K太太问他为什么讨厌那张图片。

理查（犹豫了一下）说，他不喜欢棕色（其实是深棕色）的图片，那个颜色让乡间的景色变丑了。他拿起K太太的旅行用时钟，时钟的皮革也是棕色的，他把玩着，然后将钟的背面对着他 and K太太，哈哈大笑起来，他说这看起来太好笑了。

K太太诠释说，理查觉得时钟的棕色背面很好笑，是因为联想到“大便”。他不喜欢那张棕色的图片，是因为那会让K太太或妈妈（乡间）看起来又脏又丑。可是他也觉得很好玩，联想到“便便”还有K太太的屁股都让他觉得好笑。

理查马上就同意时钟背面代表K太太的屁股。

K太太的诠释是，理查想要探索她还有妈妈的内在。至于饱受攻击而且孤独的罗马尼亚，以及欧洲大陆上各个沦陷的城市，现在都是代表K太太还有受伤的妈妈。取笑布雷斯特港的爸爸代表坏流浪汉及德国人，他正在攻击妈妈的乳房和身体。理查喜欢有两座山的图片，是在表达他喜爱母亲的乳房，而且希望它们保持完好。他在游戏室里面发现很多新的东西，是因为他逐渐意识到自己想把性器官放入妈妈体内并探索它的欲望。理查对棕色图片表示厌恶，显示出虽然时钟背面是K太太的

屁股这件事让他觉得好笑，但他其实是对K太太身体里的便便感到焦虑。

理查提到几首诗，特别是华兹华斯（Wordsworth）^[2]的《水仙》（The Daffodils）。他还喜欢另一张图画，画中的风景衬着一座高塔，阳光洒落在高塔上。

K太太诠释说，高塔代表父亲放在母亲体内的性器官，理查喜爱这幅阳光普照的图画，表示他希望父母可以快乐地结合（注记III）。（理查欣赏大自然之美时展露出的兴奋之情，可以明显看出其中的躁症因子。）

理查问K太太有没有要到村里去（意指他可以跟她一起走一小段路）。^[3]他也承认他害怕在路上遇到其他孩子，想要K太太保护他。

K太太诠释说，他害怕遇到的孩子现在代表爸爸，或代表爸爸危险的性器官，理查希望妈妈能保护他，帮他对抗爸爸。

理查一脸忧虑，而且好像没有在听K太太说话，只是盯着K太太的时钟看。

K太太问他是不是想离开了。

理查说是，可是他不想在时间还没到之前就离开，接着他就去小便。

他回来之后，K太太诠释说，理查恐惧跟她发生性关系会有危险。他刚刚去小便，是要确定他的性器官安然无恙。

理查又开始四处察看，发现一张照片上面有一对男女穿着制服，他觉得他们应该是重要人物。现在他看起来一脸满足又感兴趣的样子。

K太太诠释说，理查希望父母能够保有快乐与权威。他对K太太的欲望让他害怕的时候，就会想离开她；然而同时他也想要K太太保护他，以免遭受坏爸爸或他的性器官攻击，因此他才会一下子想留，一下子又想走。

第七次晤谈注记：

I.这是患者表达其潜意识中已经将分析师内化的方式之一。这类情感有不同的表达方式，譬如，有一位患者曾经告诉我，没有晤谈的时候，他觉得我好像就在他身边。但是，他也有可能只是详细地叙述放假期间（或是两次晤谈中间）他做了什么、经历了那些事。这两种表达方

法看似相互矛盾，但患者其实试图透过这种方式，将内在情况与外在情况连结在一起，也就是将他心里的分析师与现实中的分析师连结起来。当患者强烈地感觉分析师是他内在的一部分，分析师就与他共享生命，知道他的每一个想法和经验；但是当他再度与分析师晤谈，认知到他是一个外在的对象，这时，患者会感受到愿望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而他会借由详述所思所想，及所发生的事来将拉近内在世界与外在现实。

II.不论是分析儿童或成人，当患者开始注意到诊疗室里的摆设或是分析师的外表等更多，都是情况改善以及移情增强的征兆。分析师通常都能够分析患者过去为什么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以及其背后的情感因素为何。他们有时候会连相当明显的物体都看不到，显示因着某些潜意识因素，其感知能力受到严重抑制。

III.从这几次晤谈中，我们看见理查显露出阉割父亲的欲望，及害怕被父亲阉割的恐惧——意指害怕坏父亲的性器官会伤害他或母亲。他在分析中经历了这些情感，在经过诠释后，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转变。这些恐惧经过分析之后，通常伴随而来的是相反的情感：即钦羡父亲的性器官及性能力，以及希望父母亲结合。借由分析他对父母产生的怀疑与焦虑，特别是跟父母性交有关的焦虑，就能够释放原本潜抑的正向情感——修复欲望以及希望父母快乐并结合。

【注释】

[1] 我的分析技巧与方法的重点是，不论是显现或是潜伏的焦虑，在焦虑最为强烈之际去分析，就能够减轻焦虑。譬如，在上一次晤谈中，我诠释了理查的阉割恐惧及其根本原因，之后到了这次晤谈，理查的正向移情大幅增强，焦虑也明显减轻了。

[2] 华兹华斯（Wordsworth, William, 1770-1850），英国浪漫主义诗人。——译注

[3] 虽然没有相关记录，不过显然我曾经在某次晤谈结束后到村里去。

第八次晤谈（星期二）

理查十分担心外面经过的孩子，不过他说他觉得K太太会保护他。他刚刚在转角差点撞到一个男孩，他看起来非常不友善。来游戏室的途中，他还弄伤了腿，流了一点血。理查似乎一直处于高度警觉和紧张的状态，频频注意路上的动静。他指着路口的马头要K太太看。（那边有一匹马拉着马车，从这里看不见马身。）理查盯着马头看了又看，一副很害怕的样子；他不时转过头来看墙上的地图，他问K太太要谈哪个国家，说葡萄牙真的很小。然后，他又倒着看地图，他觉得没有俄国和土耳其的欧洲形状会比较好看，这两个国家根本“不适合摆在里面”，他们是“凸出去的”，而且实在是太大了。还有，这两个国家的立场摇摆不定，根本不知道他们的打算，尤其是俄国。

K太太诠释说，凸出去的土耳其、路口的马头以及那位不友善的男孩，都是代表在爸爸放在妈妈体内那个又大又可怕的性器官。昨天他把地图上的国家比喻成女人的身体时，提到爸爸开玩笑地说德国是先攻击胸部，再攻击腿部。这意指爸爸与妈妈发生性关系的时候很危险，他会攻击妈妈。理查觉得父母在一起的时候是混在一起的，也就是妈妈和爸爸的性器官混在一起，看起来不对劲，所以他不确定妈妈还会不会友善地对待他，或者会不会跟爸爸联合起来攻击他；摇摆不定的俄国就是在表达这件事。

理查试着在地图上找有没有哪个地方像K太太的头，显然他接受了K太太的诠释，同意地图是代表她以及母亲的身体。他突然想不起来自己把棒球帽放哪去了，后来在架子上找到，就把帽子紧紧抓在手上。理查问可不可以看一下时钟。他把时钟打开，并且让闹铃响起。刚刚在看时钟的时候，他把帽子夹在两膝之间，看完之后把时钟放到桌上，然后突然就说要把帽子盖在时钟上面。他表示很喜欢这个时钟，拿起它用嘴唇轻啄了一下。理查又开始倒着看地图，然后说这样看根本“看不清楚”时间。

K太太的诠释是理查刚刚的举动代表对她（时钟）的欲望及爱，他

想要探索她的内在，想要把帽子——也就是他的性器官，放到她的性器官里面。可是他害怕地图上凸出的土耳其，那代表K先生与K太太（爸爸和妈妈）的性关系，他也借此表达他不了解性关系是怎么一回事，不知道爸爸和妈妈是怎么结合在一起的，还有在女人体内的阴茎会遭遇什么下场。

理查问说父母是不是会像连体婴一样，如果双胞胎像这样永远分不开的话一定很可怕。

K太太的诠释是，理查的焦虑与父母的性关系有关，也跟他若把性器官放到她里面可能会面临的危险有关，他怕会永远抽不出来。这就是昨天他会想逃跑的原因。

理查决定现在要谈谈英国。他在地图上假装旅行到伦敦去，他觉得伦敦很美；然后在地中海搭乘游轮前往直布罗陀海峡及苏伊士运河，这趟旅游一定很愉快。（这时理查显得情绪高昂，每当他开始欣赏美的事物就显得狂躁，而潜藏在狂躁情绪之下的忧郁十分明显。）

K太太诠释说，那趟“愉快的”游轮之旅是指探索K太太和母亲的内在。可是，这趟“愉快的”旅行也经过许多饱受战火摧残的国家。理查显然在否认自己对这些危险的恐惧，也否认自己对令人兴奋又危险的性关系感到惧怕。^[1]

这时，理查打断K太太的话，问她介不介意他把脚放到她椅子的横杠上。

K太太诠释说，椅子代表她的性器官，理查的脚则代表了他的阴茎。她允许理查把脚放在她椅子的横杠上，也是表示允许他拥有性欲，即便这性欲尚无法实现（注记 I）。

理查再度提到土耳其，然后问说他可不可以拿那只瓷鞋。他把里面的印度橡皮拿出来，又放回去，接着继续探索游戏室。他在架子上找到几个装有照片的信封，他把照片拿出来数了数，说有很多张。

K太太诠释说，理查探索房间的时候，房间就代表她；而他找到的许多张照片，代表她身体里面含有许多小孩。

理查走到厨房去，瞧了瞧炉子，认为炉子不干净。然后，他拿起一罐墨水闻，说墨水是“很臭的东西”。回到房间后，他又拿时钟来看，还是说他喜欢那个时钟，他把时钟翻过来，笑着说这样看起来好好笑。

K太太认为理查讨厌“很臭的东西”，是跟讨厌她体内的“大便”有关。他觉得K太太体内有小孩，也有大便。K太太提到上次晤谈时，他

不想看月历的其中一张图，是因为他觉得棕色破坏了乡间的景色，还有时钟背面的棕色皮革会让他想到K太太的屁股。

理查一脸担忧，而且还注意时间是不是到了，K太太说他这么做是因为想离开，理查同意，但是说他不^[2]想逃跑。他觉得这个治疗对他有帮助。经过上周末之后，他觉得比较不害怕了。理查跑去小便，回来之后，他问K太太这治疗会延续多久。

K太太诠释说，理查害怕她的屁股还有“大便”，觉得那是不好而且危险的东西，他也担心自己的尿和粪便是不好的东西，所以他刚刚才会去小便。K太太提醒理查，他很害怕与K太太独处还有想跟她发生性关系的时候，他的性器官会有危险，这样的恐惧在前几次晤谈中就已经强烈地表现出来了。理查觉得自己的阴茎会受伤，而且认为K太太就是流浪汉父亲，担心这个坏男人可能会攻击他。

接下来，理查提了好多问题问K太太：她现在有几位病人？她以前有几位？他们的问题是什么？约翰的问题又是什么？问的同时，理查不停地把暖炉打开又关上。

K太太回答说，她不能跟他讨论其他病人，就像她也不会跟其他病人讨论他是一样的道理（理查显然了解这一点，但还是表现出不满意的样子）。K太太诠释说，理查嫉妒并且害怕她的病人，这些病人代表的是她的先生和小孩。她指出，转角的男孩、马头，还有凸出的土耳其，都是在表达他惧怕父亲放在母亲体内的坏阴茎（K先生放在K太太体内的阴茎），也是表示他因为恐惧和嫉妒而想要摧毁父亲。在妈妈体内的坏爸爸可能会伤害妈妈，或者让她变坏。如果他（理查）攻击在妈妈体内的爸爸，也就是把暖炉关掉，那妈妈可能也会死，所以他才会不停地开关暖炉，并且感到不知所措。这些焦虑及怀疑都是他对K太太的分析有疑虑的原因。

（K太太诠释的过程中，特别是说到阉割恐惧时，理查常常会一脸痛苦、恐惧的样子，而且好像没有在听她说话，这跟他昨天的行为很类似。不过，每当痛苦的诠释过后，理查会更仔细地探索房间，焦虑程度亦明显降低。譬如，K太太诠释完路口的马头后，理查又朝路口望去，然后说马车动了，现在看到的马更靠近，马头看起来还蛮可爱的。）

第八次晤谈笔记：

I.理查在其他的情况下，也会经由移除部分潜意识幻想的潜抑而使焦虑减轻，在这之后，他以象征的方式表达幻想的能力也加强了。在

平常的游戏中，儿童多半不会意识到自己的乱伦、攻击幻想及冲动，但是借由将这些幻想及冲动以象征性游戏表达出来，仍会让孩子有解脱的感受，这就是游戏对儿童发展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分析的时候，我们应该致力于探索被压抑的更深层潜意识幻想及欲望，并帮助儿童意识到这些幻想及欲望。重要的是，不论是被压抑在深层或是较为接近意识层的幻想，分析师应该要能够向儿童解释这些幻想的意义，并且用口语表达出来。我过去的经验显示，这么做就能够更符合儿童的潜意识需求。有人觉得将儿童潜意识内的乱伦、攻击欲望，以及对父母的批判转化成具体的言语，可能会伤害儿童或是他与父母之间的关系，我认为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

【注释】

[1] 值得回溯的一点是，在第三次晤谈的时候，理查突然提到他担心如果直布罗陀沦陷，英国的船舰可能会被封锁在地中海。我的诠释是他担心父亲与母亲性交会有危险。

[2] 理查只要提到分析，就称它为“这个治疗”，他从头到尾都这么说，不过我不记得这个说法是不是从我说过的话中听来的。

第九次晤谈（星期三）

理查与K太太在离游戏室不远的路上相遇。出乎预料的是，K太太在来途中没有找到钥匙，所以她和理查只好一同走回去拿。理查没有说什么，但是看得出来很不安。他提到乌鸦的叫声“听起来像是受了惊吓”。接着，他也问K太太会不会把去拿钥匙用掉的时间补回来。

K太太诠释说，[11](#)乌鸦代表他自己，受到惊吓的人是他，不仅是因为他怕浪费了一些时间，不过K太太愿意把这些时间补给他，也是因为他担心会再发生同样的事。

理查说，他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想等到他们回游戏室的时候问K太太。但是才刚说完，他就直接问了：她有没有办法能让他不要做梦？

K太太问他为什么不想做梦，还有他刚刚一开始为什么不想说。

理查解释说，他做的梦都很可怕、很讨厌。还有，他怕别人会听到他说的话，特别是路上的小孩。路上没什么人，可是理查一直都压低声音说话.....

回到游戏室后，理查提到几个他做过的梦。其中一次是梦到《爱丽丝梦游仙境》（Alice in Wonderland）里的皇后拿乙醚给他闻，另一次是梦到一艘德国的运兵舰朝他直扑而来。后面这个梦又让他想起很久以前梦到的东西，梦中有一辆“又老又黑的废弃”车，上面有好多车牌；这辆车朝着他驶来，刚好就停在他脚前（描述这些梦的时候，理查一边不停地把暖炉打开又关上）。

K太太诠释说，暖炉关上的时候看起来一片黑，对他来说好像死了一样。而梦中那辆又老又黑的废弃车也好像死了。

理查说，他打开暖炉的时候，里面有红色的东西在动（他指的是金属护栏后方所产生的振动）。

K太太诠释说，暖炉代表妈妈，妈妈体内好像有东西在动，理查想

去阻止那个东西。如果他攻击那个东西——把暖炉关掉，那妈妈也会变得又老又黑、被人丢弃，就像是梦中的车一样，死了；现在他也害怕K太太会跟妈妈一样。K太太指出，载着敌人的德国运兵舰，是代表她和妈妈体内有坏希特勒父亲。至于在梦中给他乙醚的皇后也是代表坏妈妈和坏爸爸。他动手术的时候妈妈骗他，所以他觉得妈妈变坏了，而且还跟坏医生联合起来对付他（注记 I）。《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皇后会把人的头砍掉，所以她代表危险的父母，会先用乙醚把他弄昏，然后把他的性器官割掉。理查想把暖炉关掉的时候，表示他想要攻击或是摧毁在K太太体内的坏男人，还有在妈妈体内的坏爸爸。他之前说动手术的时候觉得有许多敌人在场。他把这件告诉K太太后，比较不那么害怕了，所以K太太代表的也是他认为唯一会保护他的护士（见第六次晤谈）。

理查从地图上挑选他想谈论的国家，这一次选的是德国。他说他想要揍希特勒一顿和攻击德国。后来，他决定要换“选”法国，他说法国背叛了英国，可能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他替法国感到难过。

K太太指出，在他心里的妈妈有很多种：一个是德国代表的坏妈妈，他想攻击坏妈妈，好把她体内的希特勒摧毁；另外一个受伤的妈妈，这个妈妈不是那么好，但他还爱她，法国就是她的代表。她们一起在他心里出现的时候，他狠不下心来攻击德国，而宁可选择法国，至少他可以忍受为法国感到难过。德国（或者应该说是奥地利）也代表K太太被坏爸爸希特勒入侵（注记 II）〔统整分裂的客体面向，及相对应之罪疚感与忧郁焦虑〕。

理查像前几天一样又开始在房间里四处查看。他拿起几本书，但是没什么兴趣，而且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他提到一名在旅馆遇到的小女孩，长得很丑，而且有龅牙，他说他讨厌她。理查看起来既忧愁又沮丧。

K太太诠释说，理查讨厌那位小女孩，是因为她代表的是想咬人的他。他之前曾经说他咬过护士和巴比（见第四次晤谈），愤怒的时候还会磨牙。房间代表妈妈，他害怕自己在探索妈妈身体内部时，可能会咬她、吃掉她，还有她身体里面的东西：小孩，以及爸爸的性器官。不过。现在这个房间也代表K太太，理查也想要用同样的方式探索和攻击她……^[2]

K太太提及之前理查说希望妈妈有“很多小孩”（第四和第五次晤谈），可是他似乎非常嫉妒他的哥哥保罗。当他嫉妒妈妈肚里即将出生的小孩，就会想要攻击他们，也会想攻击妈妈。然后，妈妈就会变成黑

色的暖炉，里面没有东西在动，也会变成“又老又黑而且被丢弃”的车子，而车上的那些车牌则是代表死去的小孩。这样一来，原本可以让房间变好的“很多小孩”（狗的图片），就会变成死去的小孩。理查曾经说（第一次晤谈），他在夜晚的时候常常觉得自己“被遗弃”，就像刚刚那辆“被丢弃”的车子一样。车子代表妈妈，如果车子会死，他自己也会连带被遗弃和死亡。理查显露出来的焦虑太过强烈，让他完全没有兴致再探索房间了。

理查又问K太太会不会延长时间，他们今天比较晚开始。

K太太再次回答说会延长，并且诠释说，理查从一开始就怕时间浪费掉，是因为他对K太太还有母亲的死亡感到焦虑，他觉得自己已经摧毁了她们，或认为自己可能会因为贪心和嫉妒而这么做。

理查再度开始查看房间，特别注意那些小凳子，他说凳子上面有很多灰尘，然后就用手把灰尘拍掉。接着，他拿了一只扫把来开始打扫房间。

K太太诠释说，理查是想要让妈妈身体里的孩子（房间里的小凳子）变得更好。^[3]他可能担心妈妈的身体里含有肮脏以及跟他自己一样贪婪的小孩。这些在妈妈肚里的小孩还有另外一个代表，就是路上那些有敌意的孩子，他很害怕他们。把凳子上的灰尘拍掉，也是表示攻击那些坏小孩。

理查跑去小便。回来之后，K太太已经准备要延长晤谈时间，他却说想要准时离开（因为某些不重要的原因）。不过，理查要K太太保证之后会再找机会补回来。

K太太诠释说，理查不想占用她太多时间，是因为害怕自己会贪婪地吃掉她。

理查走到外面的庭院，要K太太也一起过去。他完全沉浸在阳光还有“美丽的乡间”景色中，他说他觉得很开心（注记III）。

K太太指出，他现在比较不惧怕妈妈与K太太身体里的坏小孩，所以才能够喜爱“美丽的”乡间，也就是代表妈妈好的那一面。同时，极力欣赏四周的美景，是用来对抗自己对妈妈体内那些危险的坏东西所产生的恐惧感〔躁动防卫〕。

第九次晤谈注记：

I.分析过程中，究竟应不应该让儿童将潜抑或是刻意压抑的对父母

的批判公开表达出来，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我很早就发现，不论儿童对父母的批判是否合理，允许他们表达出来是很重要的。理由很简单，分析的时候，移除对攻击情感的潜抑；再者，建立在理想化上的亲子关系并不稳固。如果儿童从比较实际的角度看父母，也被允许这么做的话，将父母理想化的程度会减低，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包容。潜意识的批判会导致夸张的幻想，例如，理查的母亲在他动手术的时候对他撒了谎，之后在他的潜意识幻想中就出现《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皇后，她不但拿乙醚给他闻，还会像故事里的皇后一样砍人头。如果不让儿童表达实际上对父母亲的埋怨，就没有办法完整地分析这些潜意识幻想。事实上，我发现在分析对父母的批判以及跟这些不满有关的幻想之后，儿童与父母之间的关系通常会有显著的改善。

II.理查对地图上各个国家的感觉（或是开关暖炉），表达出他对爱的人产生两难的情感，一方面有攻击冲动，另一方面又想让她存活下来。两难情感的根源是婴儿期忧郁心理位置（infantile depressive position），这样的焦虑最早源自于婴儿与其母亲（她的乳房）之间的关系，包括“母亲/内在客体”及“母亲/外在客体”，这些焦虑有许多的衍生形式。譬如，婴儿会有冲动想摧毁好客体里面的坏客体，一方面是为了客体着想，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自己这个主体，但同时他也会觉得自己的攻击让好客体陷入危险（参见我的论文《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Contribution to the Psychogenesis of Manic-Depressive States〕，1935，《克莱因文集 I》）。

III.焦虑显现出来并且经过诠释后，理查的情绪完全改变了。从我过去的经验来看，在一次晤谈中就出现情绪转变的情况其实并不少见。这样转变是因为对抗忧郁的躁动防卫显现出来。不过，在修通以及诠释的影响之下，确实使焦虑降低、忧郁减轻，而修复欲望也得以产生。大家熟知的躁症与郁症交替发作，跟上述的躁动防卫是有差别的；后者是在自我处理忧郁的能力增强时会出现的进展。这也是正常发展中与生俱来的能力，当婴儿历经忧郁心理位置，并寻求各种方式面对时，就会有所进展，分析的过程也会促进儿童在这方面的发展。

【注释】

[1] 在这个出乎预料的情况下，由于跟理查一同走去拿钥匙的时间很长，我不得不背离一贯的原则，边走边诠释。

[2] 我的记录中很明显地少了一些理查在这个阶段提及的素材。

[3] 诠释过后，理查的情绪有重大的转变。他的忧郁程度减轻了，取而代之的是修复欲望（想补偿的倾向）。

第十次晤谈（星期四）

理查迟到了几分钟，而且非常不高兴。他告诉K太太说，他本来在家，后来先跟母亲到旅馆，而没有直接坐公交车来这边，所以才会迟到。（K太太推测他可能害怕母亲跟她之间会有冲突。）^[1]理查说他很害怕路上的小孩。有一名逃难过来的红发小女孩问他是不是意大利人（当时X村有一些意大利人），让他又惊又怕。意大利人跟希特勒勾结，所以他认为他们是叛徒，而且很坏。

K太太的诠释是，他担心妈妈和她可能会发生冲突，对于父母之间的争执，他可能也有同样的感觉。

理查说爸爸和妈妈从来没吵过架，可是保姆和厨娘就常常起冲突（理查的妈妈曾经跟我提过保姆和厨娘不和的事，后来保姆离开，让理查非常不开心。他一直都没有原谅那位厨娘，现在厨娘还在他们家）.....理查又开始选国家，他一开始选的是爱沙尼亚，但一想到爱沙尼亚与波兰人敌对，就决定不要它了，改选“小拉脱维亚”。^[2]同时，他又不停地开关暖炉，然后看了看房间里的小凳子，开始动手把凳子上的灰尘拍掉。

K太太诠释说，虽然理查认为父母从未吵架，他还是担心他们可能会不合。这样的恐惧让他愈来愈想有一个妹妹或弟弟（小拉脱维亚）能够跟他站在同一阵线，不只是因为他害怕吵架的父母，也是希望有人帮他让父母复合。可是，他也担心自己的攻击欲望与嫉妒会招致弟弟或妹妹与他敌对，并且指控他背叛他们，或背叛父母。他也怕妈妈的小孩是肮脏的，而且会伤害她（有灰尘的凳子）。

过了一会儿，理查提到战争刚爆发时他上过的一所学校，里面有很多老鼠，X地的洗衣房里面也有老鼠。老鼠很讨厌，而且会让食物变得有毒。理查接着说巴比有时候会咬他，如果巴比咬他，他也会咬回去。他说巴比还会“俯冲轰炸”（dive-bombing）.....理查问起其他病人的事，说他想知道K太太所有的秘密，想知道K太太在想什么，还希望自己可

以“钻到”K太太心里。

K太太再度表明她不能跟他讨论其他病人。K太太诠释说，理查想要用牙齿钻到她（还有妈妈）里面，所以那位有龅牙的小女孩让他感到不安。钻进去之后，他要找出所有藏在里面的小孩（K太太的其他病人）。他愈是担心那些小孩可能跟老鼠一样坏，会把K太太（和妈妈）吃掉或是把她毒死，他就愈想钻进去。他还很小的时候，可能也想钻进妈妈的乳房然后吞噬它。K太太指出，老鼠在理查的心里也代表爸爸的性器官，他认为爸爸的性器官会钻进妈妈里面并且留在那里。如果他攻击妈妈里面的爸爸和小孩，他们可能会反击，并且把他给吞了。换作是巴比的话，就是咬着玩的，不会真的受伤，这样他就不会因为攻击弟弟（妈妈的小孩）感到罪疚，而巴比就是代表那些弟弟。

理查拿起一本图画月历翻看，他很喜欢其中一张有战舰的图片，这也让他想起一位他十分崇拜的船长，这人是他父母的朋友。突然，他开始咬图画的边，然后又拿起棒球帽来咬。

K太太诠释说，理查会这么崇拜这位船长，一方面是因为他代表的是正在照顾母亲的父亲，也就是图中的那艘战舰；另一方面是不愿意想到那个危险的、像老鼠的父亲。他害怕那位像老鼠的父亲时，想起好父亲可以给他安慰〔躁动防卫〕。K太太也指出，他崇拜父亲强壮的、有性能力^[3]的性器官，就表示他没有伤害它；也表示强壮的父亲可以保护并帮助母亲。可是，理查也对父亲具有性能力的性器官感到嫉妒和嫉羨，他想要咬掉它，所以他刚刚才会咬那张图画的边和帽子。

理查对K太太变得很热情，他说他“非常喜欢”她，还有她“人很好”。显然诠释减轻了他的痛苦。理查问K太太说他可不可以等她，然后陪她走到转角，告别的时候还不停地跟她说再见。

【注释】

^[1] 儿童生命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人（例如保姆、女佣或老师）只要跟父母发生冲突，就会让儿童感到焦虑，任何年龄的儿童都是如此，不过潜伏期儿童的焦虑特别强烈。（参见《儿童精神分析》第四章。）

^[2] 这时，他选国家的目的不是要谈论它，而是将它占为己有。

^[3] 我跟理查解释过什么是“性能力”后，我诠释的时候就会使用这个词汇。

第十一次晤谈（星期五）

理查与K太太坐在窗边的时候，看到路上经过的小孩让他非常不安。他说（看起来非常不快乐，似乎意识到自己的被害感），他随时都在“提高警觉”，即使是跟K太太在一起也一样；他显然觉得K太太可以保护他。理查问K太太小时候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恐惧，他听说每个小孩都会这样。他望着暖炉，将它打开又关上。接着，他拿起K太太的时钟，上紧发条之后打开它，并且把时钟凑近脸轻轻地磨蹭了一会儿……他提到昨晚英国的轰炸机出任务成功，还有德国的舰队，以及在布雷斯特港的战舰全部被击沉。不知道希特勒是怎么把德国变成纳粹国家的，现在唯有对德国发动攻击才能够除掉希特勒。

K太太诠释说，他担心如果他想摧毁妈妈里面的坏爸爸和小孩，也必须攻击妈妈，这样可能也会伤害她（就像德国现在因为有坏希特勒而被攻击一样）。K太太也指出，理查察看她的时钟，其实是代表观察她的内在与性器官，并且想把坏的K先生（希特勒父亲）找出来。至于不停地开关暖炉这件事，K太太回溯到之前的诠释（第九次晤谈），说这表示他想摧毁妈妈里面的坏爸爸和小孩，但又怕会把妈妈一起杀死。他用脸颊轻抚时钟，代表轻抚K太太，有一部分是因为他觉得她被身体里面的坏K先生和小孩（德国里面的坏希特勒）攻击，而感到难过。

理查继续玩着暖炉，接着又拿起时钟。他想知道K太太为什么要把闹铃时间订这么早，还有她那个时间在做什么……然后，理查宣布这次他要“选”奥地利。他说，希特勒是奥地利人吧？接着又马上说莫扎特也是奥地利人，他很喜欢莫扎特。

K太太诠释说，理查怀疑她和男人的关系，所以他才会问她这么早起都在做什么。身为“奥地利人”而且让德国变成纳粹国的希特勒，代表坏的K先生把K太太带坏了。理查喜爱的莫扎特代表好的K先生，想到他就会觉得安慰，帮助他抵抗对坏希特勒与K先生的恐惧。对妈妈也是一样，理查会尽量避免自己认为妈妈里面有坏爸爸，而且坏爸爸会带坏她。

K太太诠释的时候，理查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而且好像没有认真在听。他又开始在房间四处探索，说凳子很脏，跟以前一样动手把灰尘拍掉。接着，他把门打开，说风景很美，特别是那些山丘。

K太太诠释说，美丽的乡间证明外在的世界是美好的，这表示他也能够期盼内在世界，特别是母亲的内在也是美好的。这样他比较不会怀疑K太太（以及母亲）与坏男人勾结。K太太提到他对路上其他孩子的恐惧，并解释说，这些孩子代表妈妈里面那些跟老鼠一样又坏又脏的小孩，他想要攻击他们，所以害怕在路上会被他们反击。她指出，从这次晤谈的一开始，理查就了解到自己有多么害怕他们。

现在，理查对于诠释的阻抗减少了。他看起来很认真，显然更清楚地意识、注意到自己的被害恐惧。^[1]

【注释】

^[1] 这一次晤谈很短，不单是因为我的记录不完整，也是因为从前几次晤谈开始，理查说的话愈来愈少，加上更深层的焦虑开始显现，使得分析愈来愈难进行。这些都与下一次晤谈记录的注a（第053页）有关。

第十二次晤谈（星期六）

K太太带了铅笔、蜡笔和一个本子，然后把这些东西都摆在桌上，^[1]理查迫不及待地询问这些东西是做什么用的，他可不可以拿来写字或画画，K太太回答说，他想怎么用都可以。理查不断地问K太太会不会介意他画画，问的同时几乎就要动笔画起来了。

K太太诠释说，理查似乎担心画画会伤害她。

理查画完第一张图（图一）之后，又问了同样的问题，然后突然发现第二张纸上有画画的印子。

K太太诠释说，理查担心铅笔留下的印子，是因为觉得画画就好像在破坏东西，而且他画的东西跟战争有关，才会这样联想。

理查画好两张图，就停了下来。^[2]

K太太问他这两张图是什么。

理查回答说，这是一场攻击行动，但他不知道是Salmon还是U型船先发动攻击。他指着U102说是他的年纪，而U16应该是约翰威尔森的年纪。他很惊讶自己知道这些数字的潜意识意义，也发现画画可以表达潜意识的想法，这让他相当感兴趣。

K太太指出，这些数字也说明他和约翰是以德国的U型船为代表，他们与英国敌对，对英国造成威胁。

这个诠释让理查大吃一惊，而且感到很不安。不过，沉默片刻之后，他同意这个诠释是对的，但他不可能想攻击英国，因为他非常“爱国”。

K太太诠释说，英国代表他的家庭，他应该已经知道自己不仅爱家人、想保护家人，同时也想攻击他们〔自我分裂〕。这一点从画中就可以看出，他与约翰联盟，而约翰有一部分代表的是哥哥。不过，由于约翰曾经接受K太太的分析，每当理查对K太太有敌意，就像想攻击家人

一样，约翰就会变成他的盟友，跟他一起对抗K太太。K太太提醒理查，那位小女孩误以为他是意大利人的时候，他非常不高兴（第十次晤谈）。她那时诠释说理查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应，是因为这表示他背叛英国——父母。画中的两艘英国船Truant和Sunfish代表父母，而他与约翰（代表保罗）联手攻击他们。

接着，理查在Truant与Sunfish右边的船上写了U72，他说他喜欢2这个数字，因为“它是好的偶数”；7是奇数，他不喜欢奇数.....理查说了有关两个人射杀兔子的故事，他不知道这两个人要怎么平分七只兔子。

K太太诠释说，那两个人就是他和约翰，而被杀、被瓜分和被吞掉的兔子似乎代表他的父母（被U型船攻击）。72里面的7代表被吞噬的父母，2是他以及他的盟友约翰，就像保罗对爸妈生气的时候可能也会变成他的盟友。现在，约翰跟理查联合一起对抗K太太，所以被杀害和瓜分的兔子也是K太太。K太太提醒理查，2属于刚刚他说代表自己的数字102，可是现在72代表的也是他（注记 I）。回到U102上，K太太指出，他这艘船比那些被攻击的英国船都大，表示他希望比父母更强壮有力，才能够掌控他们；现在这个愿望更强烈，因为他怕父母会反击〔攻击投射与被报复的恐惧〕。

理查提及刚刚K太太的诠释，说他哥哥有时候跟他站在同一阵线，尤其是跟他一起对抗保姆的时候；但是有时候又与他敌对，譬如哥哥会嘲笑他。

K太太诠释说，理查与约翰联合起来对抗她的时候，她就代表保姆。她并指出，在第一张图上方的Salmon和U型船也是代表保罗和他自己，而他先前说过不知道谁会先发动攻击。

理查告诉K太太说，第一张图中，Sunfish的潜望镜穿过Truant.

K太太诠释说，这表示父母之间也有战争，潜望镜代表父亲的性器官，这个有穿刺力又危险的东西正在伤害母亲。理查嫉妒父母亲享受性关系的时候，就会希望父亲攻击母亲（流浪汉、希特勒），这意味着他间接地攻击了母亲，这些彼此攻击造成的伤害让他十分恐惧。射杀和瓜分兔子也是意指他直接攻击父母，而现在他在约翰的协助之下，则是直接攻击K太太。

理查看着第二张图，指着U19很惊讶地说，这是他哥哥的年龄，他还是觉得很不可思议。现在，显然他也愈来愈能接受有敌意的U型船代表的是保罗、约翰和他自己，对于父母和K太太会造成威胁。他还说，

U10（图二下半部）是他自己，他比保罗还大，而且位置在父母上面，不过他也指出父母的潜望镜穿过他的船。

K太太诠释说，理查希望自己在所有人之上，他是家里面最小最弱的人，他想变成家中最强壮、最重要的成员。可是作为这么大艘又这么危险的U型船，表示他只要攻击父母，就会摧毁他们，他就怕摧毁他们。父母对他而言也是危险的，因为他们把潜望镜性器官放到他里面，表示他和父母双方都发生性关系，而且在过程中父母比他还强大。（K太太解释的时候，理查画了一个纳粹党徽，并且示范如何轻易地把纳粹党徽变成英国国旗。）K太太诠释说，这表示他希望可以把自己的那艘有敌意又有攻击性的U型船变成英国船，也就是好的船。

理查在K太太诠释的时候已经开始画第三张图（图三），并且说他要画一艘“漂亮的船”。他在船下面画了一条线，并解释说，这条线下面是“海底”，而且“跟上半部完全没有关系”。海里面有一只饥饿的海星，海星喜欢海草。他不知道旁边的U型船会做什么事，它可能会攻击上面的船。那只鱼静静地、自在地游着，理查补充说：“这是妈妈，海星是宝宝。”

K太太诠释说，他画这艘“漂亮的船”是为了要恢复父母的原貌，这艘船代表父母。

理查问：“这是烟囱吗？”

K太太告诉他，其中一根烟囱上面的烟是直的，这可能代表父亲的性器官；另外一根烟囱比较细，而且上面的烟是弯曲的，代表母亲的性器官。

理查说妈妈比爸爸瘦，还说他从来没有见过女人的性器官，不过他不太确定有没有见过小女孩的性器官。

K太太诠释说，饥饿的海星宝宝代表他自己，海草代表妈妈的乳房，他想要喝奶。当他觉得自己是贪婪的宝宝，想完全占有母亲但又得不到的时候，就会愤怒、嫉妒，而且认为自己攻击了父母。这时他的代表就是U型船，它“可能会”攻击上方的船。他也很嫉妒约翰，因为约翰是K太太的病人，会占用她的时间并且获得她的关注。现在，分析过程代表的正是接受喂食的过程。理查刚刚说海底发生的事跟上面没有任何关系，表示他心中有某个部分不知道他的贪婪、嫉妒心与攻击性，这些感觉都被留在潜意识里。图的上半部想表达的是希望父母结合并且快乐地在一起；这些感觉他都有意识到，并且觉得是在心的上半部经验到这些感觉〔潜意识从意识中分隔出来，随后加以压抑〕。

理查很认真专注地听这些诠释，显然有如释重负的感觉（注记II）。（接下来他马上又开始画画，还问能不能把画带回家。K太太表示把画留下来比较好，这样他想看的时候就可以马上拿出来看。听到这番话，理查相当得意，还特别注意到K太太在每一张图上都写了日期，他显然知道她想保存这些图。他觉得画画就像是给K太太礼物，这一点会在不同的素材中呈现出来。）理查临走前说，他很期待回家过周末。

第十二次晤谈注记：

I.从这个素材可以进一步得出以下结论（未诠释）：理查觉得自己吞噬了父母（兔子），让他们变成自己的一部分；U72中的7就是父母。U（危险而有敌意的U型船）代表的是他贪婪且具有毁灭性的那一面，2则是代表好的一面（他喜欢“好的偶数”）。2也代表他与约翰联盟，表示他已经将约翰（及保罗）内化到坏的（贪婪的）那一面，以及对他有利的那一面（盟友）。至于2这个“好的偶数”，不仅代表好的一面，与U型船对立；也代表与坏哥哥联合的他，因而2也具有危险性。“好的偶数”还有另一个特别的意义——伪善，意即表面上看起来温和；从理查整体人格的形成即可印证这一点。随后的素材可以观察到，理查有一种强烈的性格特质，就是待人亲切友善，也会讨人欢心，而他其实相当不能信任这部分的自己。根据这次晤谈的联想内容以及前后出现的素材，U72最能够呈现理查的自我结构，并且包含自我分裂后的各个面向，即贪婪与摧毁冲动、修复与爱的倾向、讨好他人与伪善的特质，以及一些内化的人物：被射杀、瓜分及吞噬的父母，他们在他内在世界里转变成受伤的、有敌意、有报复心，并且会吞噬的客体。（见第四十四次晤谈，被内化的母亲即以会吞噬的鸟为表征。）再经过两次晤谈后，理查意识到自己的贪婪与嫉妒心，他很快地在第一张画下面加了U2，说这代表他自己。他解释说，他会如此粗暴地让他的潜望镜穿过U102和U16，是因为他很气他们。我诠释说，他有一部分的自己痛恨另一部分——有敌意又贪婪的U型船。执行惩罚的这一部分（超我），虽然感觉上好像是在伸张正义，但也是愤怒的、有攻击性的，所以还是以U型船为表征。由于这个部分的他亦正亦邪，U2上面的纳粹党徽才会如此难以辨认，看起来像是纳粹党徽与英国国旗的综合体。

我选择用这个例子阐述并且佐证我的论述，即个体从一出生就开始借由内化客体来建构自我，而且自我分裂的过程与客体的分裂同时展开。理查说他想钻进我的心里之后（老鼠的素材，第十次晤谈），就出现被射杀、瓜分的兔子。我的诠释是，理查想要钻到母亲里面、咬她，并且把她身体里的东西吃掉。这个素材呈现的是最早期的内化过程，即

吞噬母亲的乳房，也是受伤的、会吞噬的内化客体之起源。换句话说，理查的自我建构可以追溯至相当早期的素材，有一些是属于前口语期（pre-verbal）的素材。倘若分析得以进入心智深层，我们不只会在十岁儿童身上发现这些早期内化过程，也会在成人身上发现（不过成人呈现素材的方式当然有别于儿童）。

II.虽然理查很高兴看到我带了纸和铅笔，并且马上开始使用，但一开始他表达潜意识想法的方式是很拘谨的。他先在第一张图上方画了Salmon与U型船，然后他把接下来画的三艘船都涂掉，画完Truant、Sunfish和U72之后，才开始把代表自己的那些U型船画得比较大。之前，我已经诠释过他担心画画会对我造成伤害。这个诠释跟他画完第一张图后，告诉我下面的空白页上有铅笔痕迹这件事是有关联的。他在画第二张图以及联想的时候，能更自由地表达自己；而第一张及第二张图的诠释促成了第三张图中的丰富素材，这一点印证了我过去的经验；对于患者的联想及其包含之潜意识意义的了解（像是分析患者的态度、行为、联想的潜意识意义，以及对这些的当下诠释），会影响接下来患者所呈现的素材的质与量，亦会左右分析的进程。

【注释】

[1] 先前提过，我在第一次晤谈的时候就在桌上摆了玩具、纸和铅笔等，不过理查对这些东西都没有兴趣，他说他不想玩，只喜欢思考和说话。然而，他在最近几次的晤谈中说的话愈来愈少，再加上经历深层焦虑，他对游戏和行动化（act out）的需求也更为明显。这一点从以下几个动作就可以看出来：他看地图的次数愈来愈多、每次都要“选”一个国家、把玩、查看时钟并且抚摸它、开关暖炉、更仔细地探索房间、观察图画和屏风上的明信片，以及动手拍掉凳子上的灰尘。由于这个游戏室平时也挪作他用，我无法按照一贯的做法，将玩具等物品放在固定的位置让孩子可以拿得到，例如收在没有上锁的抽屉里或是放在桌子上，这样儿童才能够随心所欲地取用。（分析师应该尽量避免指导儿童玩游戏或是做其他活动，这与分析成人时的“自由联想”原则相同。）另外，我也没有办法在每次晤谈前准备这些物品，理查如果早到的话，我就不得不在他面前把这些东西摆出来。很明显地，目前理查亟需一个更适当的管道表达他的潜意识，所以我决定再把纸、铅笔和蜡笔带来，但是暂时先不带玩具，看看他对这些物品的反应之后再决定。

[2] 第一张图底部的U2是两次晤谈后才加上去的。

第十三次晤谈（星期一）

理查的情绪低落而哀伤。他告诉K太太说，妈妈周末都在生病，所以不能到X来陪他。她吃了一小块鲑鱼之后就觉得不舒服，但是其他人吃了都没事。理查眼眶泛着泪说离开家、父母和他喜欢的一切让他很不开心。^[1]他其实不想回来接受分析，不过他没有跟妈妈说这件事。他不知道K太太会不会把他的画、纸还有铅笔带来，他认为她不会带。（理查说话的时候有气无力，字句之间夹杂着沉默。）

K太太诠释说，理查害怕他之前画的那些图会对她造成伤害。这些图可能已经伤害她或甚至杀死她了，或者她可能会变得对他有敌意，而且变“坏”。因此，他不认为K太太会把画和画图用具带来。理查会这么担心母亲的病，是因为觉得他透过画中的攻击伤害了母亲。在他的两张画里面，潜水艇Salmon（译按：也是鲑鱼的意思）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而妈妈现在真的因为一小块鲑鱼吃坏肚子，这更强化了他的潜意识想法，认为自己应该为妈妈的不适负责。

这时，理查又开始作画。他盯着第三张图看了又看，说想要画跟这张一模一样的图送给妈妈。画完之后（图四），他很惊讶地发现跟第三张很不一样，然后马上就决定不送给妈妈了。画画的时候，他提到一件悲惨的事：他那两只金丝雀的羽毛快秃了。

K太太指出，第四张图中，代表贪婪的宝宝和他自己的海星，与代表母亲乳房的海草距离更远；由于害怕自己的贪婪会伤害母亲，他把自己放在离她更远的地方。不过，这张图中的U型船比第三张图多了一艘，第三张图中的U型船代表他自己正在用鱼雷攻击（或者可能会攻击）那艘“漂亮的船”，也就是父母。

理查指着第四张图告诉K太太说，鱼雷发射的方向并不是对着那艘船，所以不会伤害它。他补充说，现在这里面有两只鱼：代表爸爸和妈妈正在小心地监视U型船，并阻止它发动攻击。

K太太诠释说，理查想画一样的图送妈妈，是表示自己不应该偏爱

K太太。K太太现在也代表保姆，同样地，他似乎也认为自己不能偏爱保姆而忘了妈妈。由于他把那张“漂亮的船”的画当作礼物，只把画送给K太太让他感到罪疚，现在妈妈生病了，而他觉得“漂亮的船”会让妈妈好起来，更加深了他的罪疚感；不过他后来没有画出同样的图，所以就不想送给妈妈了。他害怕伤害父母，是造成第三和第四张图不同的主要原因。在第四张图中，他阻止自己造成伤害，也受到父母的监视，这跟K太太分析他的攻击欲望后，他觉得K太太可以帮助他控制这些欲望的道理是一样的。K太太问他，第二艘U型船代表谁。

理查回答说，是保罗。他这时才惊讶地发现船的颜色“画错了”，跟第三张的颜色根本不一样。

K太太诠释说，之前爸爸和妈妈是以烟囱为代表，但在这张图中烟囱变成红色的，可能是因为他觉得他们受伤了。另外，右边的烟囱这次画的比较粗。烟囱也代表父母的性器官，不过现在两根烟囱上面的烟一样直，这表示他希望让父母平等，这样他们彼此就不会争吵（注记I）。K太太提到羽毛渐秃的金丝雀，并诠释说，金丝雀跟红色的烟囱一样都是代表受伤的父母。

理查说爸爸也开始秃头了，而且身体常常不舒服，可是爸爸人很好，他非常喜欢爸爸.....理查特别强调说爸爸身体不太健康也是“有好处的”，上次战争的时候他就不需要上战场.....

K太太诠释说，他陷入爱恨交织的挣扎之中，而他的罪疚感加深了忧虑。

理查离开的时候，情绪不再那么哀伤。他要K太太把画还有他在第一次晤谈时看到的玩具也带来，他说他现在可能会想玩。K太太诠释的时候，理查的注意力常常不集中，但是偶尔会用感兴趣、理解的神情望着K太太，特别是K太太谈到爱恨交织的冲突、害怕无法控制摧毁冲动，以及修复欲望时。晤谈接近尾声的时候，理查画了第五张图（图五）。图的左下角有一个框，里面分别写了英军和德军的战机被击落的数目，他告诉K太太说，这是多佛（Dover）的飞机库（我在第十六次晤谈时分析了这张图）。

第十三次晤谈注记：

I.我认为，理查将自己对母亲的生育力与父亲的性能力之嫉羨，投射到父母身上。他让父母平等，这样他们彼此就不会互相嫉羨。

【注释】

[\[1\]](#) 有时候理查的母亲会到旅馆陪他；不然就是厨娘或是以前那位住在附近的保姆来陪他。

第十四次晤谈（星期二）

K太太把玩具^[1]带来摆在桌上。理查十分感兴趣，而且马上就开始玩。他先拿起两个荡秋千并排在一起，用手摆动它们，然后又让它们一同倒下，说：“他们显得很开心。”接着，他在“货车”的一节拖车上装满小型人偶，说“这些小孩”正愉快地前往多佛旅行。他把一个穿着粉红洋装的女人偶放上去，说她是“妈妈”。（这个人偶在之后的游戏中总是扮演妈妈的角色〔注记 I〕。）他说，妈妈也要跟孩子们一起去旅行。后来，他又加了一个男人偶在里面，这个人偶有戴帽子，他就称他为“牧师”，可是才刚放进拖车没多久，又马上把他拿出来，让他坐在一间屋子的屋顶上，再把穿粉红洋装的女人偶也拿过来坐在旁边，两个人一起从屋顶上跌下来。他把他们面对面放在拖车上，然后说：“妈妈和爸爸在做爱。”刚刚这节拖车里的小人都已经先拿出来了，只留下一个小人放在第二节拖车上，让他面对第一节拖车上的那对男女。

K太太诠释说，荡秋千代表他的父母，让他们并排倒下，然后说他们玩得很开心，意指父母一起躺在床上，而摆荡的动作指的是发生性关系。后来，他让穿粉红洋装的女人（又称她为“妈妈”）跟孩子一起去旅行，表示父母不应该在一起。他允许K太太跟他还有其他小孩（保罗、约翰等等）在一起，但是她不能跟任何代表K先生的男人在一起。理查因使父母分离而感到罪疚和抱歉，所以又让爸爸回到妈妈身边，爸爸的代表就是“牧师”。然后，他让他们一起坐在屋顶上，跟荡秋千一样表示允许他们在一起并且发生性关系。他们从屋顶上跌下来表示受伤了。接着，他把他们一起放在一节拖车上，再把“小孩”放在后面的拖车上，代表这些小孩（他自己）正在看父母“做爱”，不过他和父母的关系是友好的。（从此之后，他会用这三人的组合，表示他和父母保持良好的关系，有时候他会用动物〔注记 II〕）。

理查把小型玩偶分成很多组：两个男人放在一起、一只牛和一只马在第一节拖车，然后是一只羊在第二节拖车。接着，他用小房子排成了“村庄和车站”，然后让火车绕着村庄跑一圈之后开进车站，但预留的

空间不够，所以火车直接把房子都撞倒了。他再把房子叠起来，然后开始推另一辆火车（他称为“电车”）进车站，结果还是相撞了。理查相当不高兴，就让电车碾过所有的东西，玩具都被撞成一堆，他说这是一场“混乱”和“灾难”。最后，只剩“电车”还屹立不摇（注记III）。

K太太诠释说，孩子们开心地去多佛旅行，表示他们也想跟父母一样有性活动。他让孩子们去最近才刚被攻击得满目疮痍的多佛（也是他在第五张图中提到的地点），表示父母的性交是危险的。代表父亲的牧师和妈妈从屋顶上跌下来，同样也是表达性交的危险性。最后，这一切都以“灾难”收场。K太太诠释说，理查害怕这个分析工作到最后也会以灾难收场，如果真是如此，他就会觉得一切都是他造成的，就跟他觉得已经伤害了妈妈一样。K太太也提起那只被安乐死的狗，还有他奶奶的死（见第二次晤谈）。

K太太的诠释让理查震惊不已，他相当惊讶自己的想法和感觉都可以在游戏中显现出来。

K太太诠释说，理查认知到游戏可以表达他的感觉，也是表示K太太让他清楚地了解自己内在的想法。这证明了分析还有K太太对他而言是好的，是有帮助的。K太太现在就代表好母亲，即使在这场他认为都是自己造成的灾难过后，她仍旧会帮助他。

理查问K太太说，最后幸存那辆“电车”是不是代表他自己，是不是表示他是最强壮的人。

K太太提醒说，第二张图中代表他自己的大U型船，就表达了他是家中最大、最强壮的人。

停顿一会儿后，理查把玩具都推到一旁，说他“玩腻了”。他开始仔细、兴致勃勃地作画（图六）。^[2]他说，这里面有很多小孩和海星，他们“怒火中烧”，而且非常饥饿。他们想要接近那株海草（海草还没画），所以就把在旁边的章鱼给拉走。接着，理查决定要在Nelson上面画一些舷窗。

K太太诠释说，舷窗、海星及黑色车子上的车牌（第九次晤谈），一样都是代表小孩。他希望妈妈有很多小孩，这样她就会好起来。海星把坏章鱼拉走，代表他和保罗把爸爸的坏性器官从妈妈里面拉出来；也代表他和约翰把希特勒的阴茎从K太太里面拉出来。让妈妈身体不舒服的鲑鱼也代表爸爸的坏性器官。加了舷窗，表示更容易进入妈妈的身体，这样就不需要从她里面把东西拉出来。孩子们想接近的海草代表妈妈的乳房、性器官及身体内部。他们想要接近妈妈、接受妈妈喂食，并

且进入妈妈里面。他们也接受K太太的喂食——这个分析过程感觉像是接受喂食的过程。孩子们把章鱼拉走，不仅是因为它会伤害妈妈，也是因为他们正“怒火中烧”，他们嫉妒章鱼、感到饥渴，而且想要取代它的位置。K太太提醒说，她之前诠释过，他的嫉妒及愤怒使他希望爸爸伤害妈妈，这就是导致他惧怕“坏”爸爸的原因（第一次晤谈时是流浪汉，现在是章鱼）。在游戏中，他在嫉妒（把代表妈妈的粉红女人从代表爸爸的牧师身边拿走）以及希望父母相聚（让他们做爱）这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不定。这次的游戏，父母看起来并不坏，但却在享受鱼水之欢，理查就是因为嫉妒而“怒火中烧”。

理查回答说：“对，孩子们想要去那边〔想要接近海草〕，他们不希望那只讨厌的章鱼在那里。”不过，理查多少接受了K太太的诠释：他攻击父亲是出于嫉妒，而不只是因为他认为父亲的性器是坏的——“讨厌的章鱼”……理查又开始看以前画的图，并且很快地在第一张图上加了U2（第十二次晤谈），然后说这代表他自己。理查说，他一定要让他的潜望镜穿过U102和U16，因为他很气他们。

K太太诠释说，他之前（第十二次晤谈）说过，他有一部分的自己痛恨自己的另一部分，也就是有敌意的U型船。部分的自己攻击代表U型船的那部分，也攻击坏约翰（和保罗）；虽然这看起来好像是在克制和惩罚自己的攻击倾向，但这部分的自己的表达方式仍然相当愤怒且具有攻击性，所以同样也以U型船为代表〔可怕的超我〕。但由于他觉得这个部分的自己是在做正确的事，所以U2上面的纳粹党徽画得十分模糊——看起来像是英国国旗与纳粹党徽的综合体，也就是理查自己好坏两面的综合体（注记IV）。

第十四次晤谈注记：

I.整个分析过程中，某些玩具的象征意义一直维持不变，例如：“货车”与“牧师”；其他的则会变换角色。这一点很有趣，表示象征意义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II.理查希望父母结合，但同时也想监视他们的原因有很多，对性的好奇当然是其中一个原因，另外还有掌控父母的渴望，而且透过监视确保父母是真的“做爱”，而不是彼此伤害，可以带给他安全感。我在《引言》中曾经提过，理查爱人的能力很强，这个能力在分析中以各种表达形式出现，也包括修复欲望在内。这些因素让理查的忧郁特质胜过精神分裂特质，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理查会这么配合，所以即使是如此短期的分析也能够有成效。

III.游戏分析技巧的好处之一（特别是小玩具），就是儿童借由这些玩具来表达各种情感与情境时，最能够让我们接近他的内在世界。画画、其他形式的游戏与梦，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表达儿童的内在世界。但是，唯有儿童在玩小玩具的时候，我们最能够清楚地看到矛盾情感的表现。理查在游戏中能够直接产生这么多重要的素材，也呼应了分析师相当熟悉的经验，即患者开始接受分析后所描述的第一个梦境，往往揭露相当多的潜意识内容；如我们观察到的，这样的梦境往往预示未来在分析过程中将占有重要地位的素材。

IV.很有趣的一点是，虽然理查对于游戏之诠释表现出强烈阻抗，也停止玩游戏，但之后他仍然兴致勃勃地画图，并且制造了回溯至更原始之情感的素材：与他自己、父亲，以及与哥哥联手对抗父亲有关的口腔焦虑（oral anxiety）。结论就是，诠释一方面激起了阻抗，并导致游戏中止；但另一方面这些诠释也多少获得接纳，并且进一步制造更多素材。虽然理查对于表达潜意识的需求并未消减，但在当下，表达的媒介，也就是玩具，对他而言变坏了，所以他才会转而继续画图。分析成人的时候，也会看到患者的自由联想因为阻抗而中断，但是我们可以从他之后做的梦，或是以前没提过而突然想起的梦境中取得同样、甚至是更深入的素材。

【注释】

[1] 玩具包括：小木雕人偶，有男有女，有大有小；“穿粉红洋装的女士”和“牧师”皆为坐姿人偶；两个荡秋千，上面都坐着人偶；两辆火车，理查把其中一辆称为“电车”或是“快车”，后面接着两节密闭的车厢，他称之为“乘客车厢”，另一辆叫做“货车”，后面接的是没有加盖的拖车，理查自始至终都是用这些名字来称呼它们。两辆火车都有引擎，而电车比货车大一点。不过火车都没有机械装置，每次形容火车在跑的时候，都是理查用手让它们移动。另外还有一些小动物、各种大小的房子、一辆运煤卡车、一辆装有木材的卡车，以及一些围篱和树木。

（我一再强调，我会避免使用任何有引导作用的玩具，不过当时还选了这两辆卡车，原因已经不太记得了。）

[2] 部分细节将在下一次晤谈中补充说明。

第十五次晤谈（星期三）

理查说他一直在等妈妈，可是她因为喉咙痛而没有过来，他很失望，可是真正让他不高兴的事是妈妈生病了。理查开始玩游戏，许多细节与上次晤谈大同小异。他把荡秋千搬来搬去、将玩具分组，接着一再把两个人（有时是以动物代替）放在一节拖车上，再放一个人在另一节拖车上。突然，有一只玩具狗跳上其中一节拖车，把里面的“牧师”踢出去（注记 I）。接着，理查把牧师放在屋顶上。孩子们搭上两辆火车愉快地去旅行，后来决定让穿粉红洋装的妈妈也一起去。理查说，这次火车会安全地通过车站，但是火车边开，里面的人也不停地往外掉，到最后“电车”还是碾过一切，成为唯一幸存的东西（注记 II）。“灾难”过后，理查跟上次一样又把所有的玩具推到一旁，说他不喜欢玩玩具。他迫不及待地开始画图，愈画愈有劲儿，也不再那么忧郁……^[1]理查先画了第六张图（图六），随后加了一些细节，并且告诉K太太他加的东西：他把章鱼涂成红色，还画上了嘴巴。他跟K太太说，这两只鱼在说悄悄话，他们在嘲笑那只章鱼，因为章鱼用触角搔他们痒。章鱼很饿，很想吃东西。理查为海星涂上颜色时说，现在他要“让这些海星宝宝活过来”，^[2]目前他们都还是“透明的东西”而已。海草中间那两只小海星还没有活过来。理查为海星上色时也多画了几株海草。他解释说，那两只讲悄悄话的鱼是他跟保罗，他们正在惹爸爸生气，然后补充说妈妈没有在这张图里面。

K太太诠释说，妈妈其实在里面，那株海草就是代表妈妈的乳房、性器官与身体内部。由于这场抢夺妈妈的战争势必会摧毁她，所以他不愿承认妈妈也在画里面，但他觉得只要给妈妈许多小孩（海星与舷窗），就可以让她变好并且复活。同样地，K太太也不应该在里面，因为她会从理查与约翰对她的贪婪攻击中被拯救出来。如同上次晤谈所见，妈妈之所以生病，是因为贪婪的章鱼爸爸正在吞噬她。但是，当那些“怒火中烧”又饥饿的小孩把章鱼拉走时，也伤害了她，而且他们也想吞噬她。理查和保罗一同策划要对付章鱼父亲，意指要让他挨饿，他刚

刚就提到章鱼非常饥饿。K太太指出，那两只鱼也代表爸爸和妈妈在悄悄地谈论孩子们做的事（也代表K太太与可疑的K先生）；也就是说，理查觉得他的父母已经识破他与保罗的诡计，并且反过来策划要对付他们〔迫害焦虑与被报复的恐惧〕。K太太现在也知道他的秘密，所以他也怀疑K太太正计划要对付他。

理查告诉K太太还有另外一个东西也代表妈妈，就是Nelson这艘船，而爸爸是潜水艇Salmon（鲑鱼）。他又强调说妈妈是因为吃了鲑鱼才生病的。（很明显地，理查已经将母亲的病与图画的潜意识意义连结在一起。）

K太太诠释说，在Nelson和Salmon中间的那只小鱼代表他自己，他想让父母分开，以防止危险的爸爸伤害妈妈（阻止危险的希特勒摧毁K太太），但他同时也是出于嫉妒而想让父母分离。

理查另外画了一张飞机在空中战斗的图。他说那架又丑又大而且被划掉（意指被击落）的飞机是保罗，接着又马上改口说那是他讨厌的东尼叔叔。

K太太问是谁把保罗或东尼叔叔（又丑又大的飞机）击落的。

理查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是我。”

K太太问他从哪里拿到高射炮。

理查大笑说：“我从东尼叔叔那边偷来的，他是炮手。”这件事把他逗得乐不可支。他接着解释说，那架好的英国飞机是妈妈，他自己则拿着一支大炮要保护妈妈，并且对付讨厌的爸爸、保罗和叔叔，他把他们都杀了。

K太太诠释说，他讨厌的东尼叔叔代表坏爸爸，他觉得他偷了爸爸的阴茎（高射炮），然后用偷来的阴茎攻击爸爸并且拯救妈妈。

理查接着画了第七张图（图七），并解释说，那些海星是小孩，鱼是妈妈，她把头挡在潜望镜上方，这样U型船就看不见英国的船在那里，只会以为看到一片黄色的东西。理查不知道是潜水艇还是U型船会被摧毁。上面那只胖胖的鱼也是妈妈，她吃了一只海星，那只海星正从她体内穿出来并且伤害她。最下面那艘U型船很懒惰，它只顾着睡觉，而不帮助另外一艘U型船，理查笑说：“它在打呼，”然后又说，“可是保罗真的会打呼。”

K太太诠释说，上面那艘正在攻击潜水艇的U型船代表理查正在攻击爸爸；下面那艘“正在打呼的”U型船显然就是保罗，保罗弃他于不

顾，是个不可靠的盟友。同样地，这也代表他和约翰正在攻击K先生，但约翰也不可靠。妈妈正在保护英国的船，而且试图要蒙骗代表理查的U型船，表示她是站在爸爸那一边（注记III），所以她也抛弃了理查。理查想惩罚希特勒爸爸，因为他把危险的海星阴茎放进妈妈体内——上面那只胖胖的鱼，并且伤害她。但是，妈妈也被认为是贪婪的，因为她吃掉了爸爸的海星——阴茎，也就是让她不舒服的鲑鱼。代表妈妈的胖鱼里面那只海星也是小孩，她看起来胖胖的，是因为小孩在她里面长大。上次晤谈中（图六），他说海星宝宝只是透明的东西，还不是活的，就是指那些正在妈妈体内长大的小孩。K太太也诠释说，两支鱼雷代表的是爸爸（Salmon）与理查（U型船）的性器官，被画成红色是因为他们正相互吞噬。

理查一直专注地听着K太太的诠释，不过显然他不太能接受某些诠释。他离开的时候开朗许多，态度也比较友善。这次晤谈与上一次的情况有点类似，阻抗都在游戏过后出现，但接下来透过画图，又产生了丰富的联想与素材。晤谈接近尾声时，理查的情绪更为忧郁；他认为伤害无法修复，再加上被父母及哥哥遗弃的感觉，引起了他的孤独感与焦虑。在第七张图中，有一些海星没有上色，表示他无法赋予未出生的海星生命。母亲仍卧病在床，影响了他的情绪，对理查而言，这表示母亲的病很严重，或者是代表她会生下一个危险的小孩。相对于生病的母亲，K太太则是代表健康的母亲（我认为是健康的保姆相对于生病的母亲）。透过移情，理查得以表达他对生病的母亲之攻击与焦虑。

第十五次晤谈注记：

I.不论是分析成人或是儿童，类似的素材一再出现是常见的现象。分析师应该多把注意力放在任何新的细节上——有时候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细节，因为这些细节可能让素材产生新的面向。就此案例而言，理查对父亲的攻击虽然同样以象征性的方式表现，但这次却更为直接、清楚。

如果同样的素材以强迫性的方式不断出现，则有两种可能性：其一是分析师没有注意到应该加以诠释的细微变化；或者是患者的强迫式态度仍未减轻，需要更深入地探究原因。上述这个情况同样适应于儿童与成人。

II.儿童尝试要从事建设性活动的时候，往往会因为缺乏技巧而受挫，这一点众所周知。譬如，儿童刚开始画画的时候往往会弄得一团糟。他们倾向将挫败认定为自己的摧毁冲动胜于建设或修复冲动。我们

常常可以观察到，儿童受挫时会把纸撕烂，或者是制造更大的混乱，最根本的原因之一是，对自己的不信任与绝望强化了他们的摧毁倾向。

从理查透过游戏所表达的深层欲望与过程中，可以看出他有极为强烈的潜意识焦虑，担心游戏最后会以“灾难”收场；同时也有极为强烈的决心要避免灾难发生。小型玩具很容易翻倒，玩具一翻倒，理查就会深陷自我绝望与厌恶之中，因为这证明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攻击冲动，也无法修复伤害。因此，他的被害感与摧毁冲动强化了——那一团混乱代表一堆被摧毁的客体，在他心中都变成与他敌对，所以更应该被摧毁。所以，游戏到最后，只有代表自己危险的那一部分存活下来——电车。随之而来的孤独感、焦虑及罪疚感让他难以承受，只好全部予以否认。

III.理查在解释代表母亲的鱼想保护父亲并与儿子敌对时，他是在气母亲抛弃他，也气父母联合起来对付他。但同时他也感到满足，因为母亲是在对抗他的摧毁冲动，好保护父亲。这说明了儿童的情感中一项十分重要的特质，特别是潜伏期的儿童：儿童认为父母应该和睦相处，如果他认为自己造成父母失和，并与其中一位联合起来对抗另一位，心中就会产生极大的冲突与不安。我曾经提过，对于潜伏期的儿童来说，如果父母之间或与其他长辈之间发生冲突，会使儿童失去安全感。与其相对但为一体两面的情感，则是认为父母其中一方应该与他联合起来对抗另一方。

【注释】

[1] 我对这次游戏中的一些新特征所做的诠释并没有记录下来，譬如，他让狗直接攻击父亲，以及在“灾难”过后就不再玩玩具，但我相信我对这些都有诠释。

[2] 从情境中可以看出，涂上颜色代表赋予图中表征的人物生命。这就好像有些成人在接受分析之后会开始做彩色的梦，并且将之视为极大的进展。对他们而言，这表示他们能够让客体重生。

第十六次晤谈（星期四）

理查似乎特别高兴见到K太太。他说他“非常喜欢”她，还有她“很亲切”。他说妈妈还是没有过来陪他，不过他不在意，只是难过妈妈还是不舒服。（他显然试着要让自己理性一点，但是他的心情沉重而低落。）他马上就开始玩游戏，跟之前一样先把玩具分组：他把一些小孩子放在一起，牧师独自坐在屋顶上；又把牧师和穿粉红洋装的女人排在一起，然后把两只动物（牛和马）面对面放在一节拖车上，再把羊放进后面的拖车，让它望着前面的牛和马。有一个新加的细节是，原本坐在屋顶上的牧师是被另外一个小男人推下去的。接下来的情节与昨天相同：狗跳上拖车然后把男人丢出去。理查又开始盖“车站”（用的是跟之前盖车站一样的房子），然后说车站后面有贫民窟。这时，他显露出忧虑的神情，K太太问他贫民窟长什么样子，他也不太愿意回答，不过，他说贫民窟里有脏小孩和疾病。说到这里，他就把一些有小缺陷的玩具摆到一旁，说他不想要这些。接着，他让两辆火车都开始跑，然后货车与电车撞在一起。突然，理查开始咬一间房屋的塔楼（他称之为“教堂”），狗也咬了某个人，接下来就是灾难的开始，最后所有的东西都倒了，只有狗幸存。灾难过后，理查一如往常地将所有的玩具都推到旁边，说他“玩腻了”，说的时候一脸忧愁。理查站起身，环顾四周，然后走到门外。他注视着（真心地欣赏）外头的田园风光，心情好了起来，一边赞叹着美景。回到房内后，他开始画画，还说想要画一张“疯狂的图”（图八）。K太太问：“为什么疯狂？”他回答说他不知道，他就是这么觉得。画完一部分之后，理查解释说这些海星“非常贪吃”，他们围绕着沉没的Emden，想要攻击她；海星讨厌她，而且想要帮助英国。他指出，那只鱼差点就碰到船的旗帜，而且鱼和海星都在“阻挡”潜水艇Salmon，让他无法前去拯救沉没的Emden.后来，理查又决定鱼不是在挡路，而是在帮助Salmon.

K太太诠释说，理查表达“疯狂”的方式，就是把海星的锯齿状触角画得比前几张都多。K太太解释说，他刚刚说海星“非常贪吃”，所以触

角代表贪吃小孩的牙齿。他们这么靠近Emden，是想要攻击她的乳房（两根烟囱）。沉没的Emden代表死去的妈妈，她被小孩吃掉并且摧毁（也代表被理查与保罗的贪婪所摧毁的K太太）。爸爸在这张图里面看起来是好人，他想要拯救妈妈（潜水艇Salmon拯救沉没的Emden），而那些坏小孩正试图阻止他（注记I）。在图的上半部，情况就不同了：妈妈（鱼）是活的，而且很靠近爸爸（鱼几乎要碰到旗帜），而理查（潜水艇Severn）与父母相处融洽。K太太指出，那架英国的飞机可能代表保罗，他也包含在这个和谐的家庭里面。在游戏中，贫民窟代表受伤的妈妈，而且妈妈在生病（疾病）。这与之前的情况相同，表示妈妈的病是坏爸爸的性器官引起的——在第七张图中指的是salmon（鲑鱼）代表的性器与被母亲吃掉的大海星^[1]（这个恐惧是因为母亲喉咙痛所引起的）。他可能也担心贪吃的海星（他与约翰）会让K太太生病。K太太进一步指出，理查玩玩具的时候再度直接攻击爸爸，他的代表即是那位将牧师（爸爸）推下屋顶的小人，后来变成了把男人丢出拖车外的狗（注记II）。

理查一直在看之前画的图，特别是第五张图，这张图画完后还未分析过。

K太太问理查这张图代表什么意思，他不愿意回答。她诠释说，图中那四架英国飞机可能代表他的家庭。

理查开始感兴趣，态度也比较配合。他说，右上角那架被划掉的德国轰炸机是他自己。突然间，他开始坐立难安，他站起身，然后说（显然经过一番挣扎）他有一个秘密不能告诉K太太，才刚讲完，就马上把秘密说出来了：昨晚他把裤子弄脏了，是厨娘帮他洗的。理查满脸羞愧地说，这种情况很少发生，有时候他以为可以忍住“大便”，但是到最后还是忍不住。

K太太诠释说，他想起这个“秘密”的那一刻，就是认出自己是图中那架坏德国轰炸机的时候。她表示，他认为自己“大便”像炸弹一样，他担心家人会被自己的粪便轰炸，可能就是昨晚弄脏裤子的原因，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坦承自己的恐惧、测试他的“大便”是否真具有危险性，也可借此摆脱这些他认为自己身体含有的秘密粪便。K太太并指出，图中的炸弹掉在高射炮以及其中一架英国飞机上面（所以他把那架飞机划掉）。他之前说高射炮是从东尼叔叔那边偷来的，用来攻击叔叔、爸爸及保罗。但在这张图中，高射炮却摧毁了德国轰炸机，德国轰炸机代表了他坏的那部分，这部分的他偷了爸爸的性器官（高射炮），并用它来攻击爸爸。于是理查认为自己应该被惩罚和摧毁。^[2]

理查说，图中的小人是在看弹坑。

K太太解释说，那个小人也是理查，他很担心炸弹造成的伤害。弹坑是妈妈的乳房。而既然高射炮代表爸爸（和叔叔）的性器官，理查的炸弹粪便瞄准的是父母两个人。另外，飞机棚代表的也是妈妈，这样一来理查（小人）再度介入父母之间。

理查说，他自己、妈妈还有保罗是那三架没有受损的英国飞机，所以他们三个都还活着，而被击落的那架是爸爸。他说，德国的飞机中，左上角那架“丑的”飞机是保罗，在旁边有一架是他，另一架（未受损的）飞机是妈妈。

K太太诠释说，唯一存活的德国飞机也是她，而被击落的英国飞机代表被摧毁的爸爸。但是在这张图的下方，高射炮所代表的爸爸以及妈妈（飞机棚）都还活着。

理查说，在图的上方他也还活着，因为三架被击落的德国飞机是爸爸、妈妈及保罗，而 he 自己是唯一的生还者。

K太太再度诠释说，当他的情绪在怨恨、恐惧与罪疚感之间摆荡时，他心中那些人物的生死与情景之好坏也会随之改变。

K太太告诉理查说，这次的晤谈必须提早几分钟结束，并表示她隔天会把时间补回来。

理查问她是不是要早一点与约翰见面。

第十六次晤谈注记：

I.这时，除了在分析中占绝大多数的肛门素材之外，理查的口腔欲望与幻想也已完全地表达出来。第八张图中那艘沉没的Edmen被贪吃的海星小孩吞噬，代表他母亲的内部一再被吞噬，所以母亲被认为已经死亡，而且是敌人。有趣的是，自第三张图起，理查会在图中画一条分隔线，他认为上半部与下半部完全没有关系，充分证明了我的诠释，即理查将潜意识与意识分开。我认为就第八张图而言，那条分隔线也是在区分内在情境与外在情境、爱与恨，以及这些矛盾情感所引发的不同情境。理查的忧郁心理位置已显现出来。构成此心理位置的一个基本面向，就是那些威胁内在客体的危险。那艘沉没而且无法被拯救的Edmen，代表的是内在母亲无助地被理查的贪婪伤害。（实际上母亲的病并不严重，但却引起强烈的焦虑与罪疚感。）与此同时，爱及修复倾向与忧郁心理位置结合在一起，并且在分隔线上方与图中间表达出来。

那艘船以及在上方盘旋的英国飞机，代表结合在一起的好父母与好保罗，他们会试图控制理查的摧毁冲动，阻止灾难降临于他的家庭。代表母亲的鱼几乎要碰到代表父亲的旗帜，以及Salmon试图拯救沉没的Emden，都是在表达父母之间关系良好。他先是说鱼是在挡路，而且与贪吃的海星勾结，后来又马上改口，显示他对父母之间的关系有两难情感。在理查的第一次联想中，代表母亲的鱼是要阻止Salmon拯救Emden，其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否认沉没的Emden是被摧毁的内在母亲；二是要将外在情境与内在情境分开；最后是要区别外在母亲与内在母亲。外在母亲与儿子联合，而内在母亲被吞噬，所以是有敌意的、危险的。贪吃的海星吞噬母亲，并且阻止父亲Salmon拯救她，即完全表达出理查的摧毁冲动。

透过分析理查的分裂过程与投射，上述这些分裂的面向在运作的同时，得以借由图画显现出来，并与肛门与口腔施虐冲动以及幻想结合，使忧郁心理位置得以被经验。

我曾提出，理查在第九次晤谈中已显现出几项迈向统整的进展。在那次晤谈中，理查对于自己痛恨德国感到不安，德国代表被希特勒（坏父亲）带坏的母亲，所以即使法国“背叛”英国，他还是同情她，也宁愿选择她。这表示好母亲与坏母亲在他心中变得更为接近，纵使客体并不完美，他也比较能够去爱他的客体。第八张图则更为深入。迈向忧郁心理位置及统整的先决条件，即是在潜意识里对于内在现实、其情感与欲望中的对立面、分裂面有更深的觉察，这些在第八张图中都可以看到。

II.理查在游戏和画画中，不仅将人物（父母、哥哥与他自己）的各种面向表达出来，也将人物之间的关系所造成或可能导致的不同情境呈现出来。譬如，母亲靠近旗子代表与父亲关系良好；父亲想拯救母亲；还有他和保罗与船（父母）保持良好关系。他对这些不同情境的感觉，深受自己当下的欲望、情感与焦虑所影响，当然也受到家庭的影响。精神分析治疗的主要目的之一（成人儿童皆然），就是透过分析师的诠释，协助患者整合其分裂与冲突的自我面向，这也包括统整他人与情境的对立面及分裂面。在分析中，整合与统整的过程能够纾缓痛苦，但也会带来焦虑，因为患者必然会经历被害焦虑与忧郁焦虑，这些焦虑是造成分裂倾向的主要原因，而分裂则是对抗被害与忧郁焦虑的基本防卫机制。

【注释】

[1] 理查怀疑自己具有摧毁性（贪心的小孩），这不仅转嫁到其他小孩身上（约翰与保

罗），也与其对坏父亲的疑虑并存。他们的贪婪被认为是对母亲的一大威胁。小孩（海星）的摧毁冲动与幻想是以咬和吞噬来表现；而父亲的摧毁武器则是贪婪的、会咬人及有毒的性器官。我们可以从素材中看到，理查的罪疚感不仅与自己的摧毁性有关，也与父亲的摧毁性有关，他觉得父亲的摧毁冲动导致他因为嫉妒而产生攻击欲望。游戏中的灾难主要是因为他出于嫉妒而攻击父亲或是双亲所导致。

[2] 我们首次看到，在被报复的恐惧之下，理查的摧毁性引起了死亡恐惧。被惩罚的需求亦十分明显。

第十七次晤谈（星期五）

理查一脸闷闷不乐的样子。他告诉K太太说，他一直在等妈妈和放假回家的保罗过来，但是他们一直都没有来，可能明天才会到。保罗放假在家的时间，他几乎都不能回去，这让他十分难过。就算明天见到保罗，也只能相处短短几小时。理查问厨娘（她在旅馆陪他）他的家人会在做什么。她回答说爸爸、妈妈、保罗与巴比大概会一同坐在暖炉前。想到这个画面，理查就觉得自己好可怜、好寂寞，简直无法承受。他无精打采地说不想画画，不过想玩玩具。他玩没两下就不玩了，说他不玩、不想画图、不想说话，甚至不想思考。过了一会儿，他又把玩具拿起来，发现有一个女玩偶的底座掉了，就把她丢到一边，说不喜欢她。接着，理查说他画了一张跟昨天很像的图（第八张图）送给妈妈。

K太太解释说，理查觉得为母亲画画不仅是给她礼物，让她好起来，也是借由画中那艘沉没的埃姆登，向母亲坦承他为伤害她感到罪疚。此外，他也为自己抛弃受伤的母亲（底座掉了的女玩偶）感到罪疚，认为自己是导致母亲生病或是受伤的罪魁祸首。画同样的图送给母亲，是在表达他希望自己不要抛弃母亲（她生病了，而且他认为她伤得很重），也不要偏爱K太太；现在K太太被认为是没有受伤的妈妈及保姆（注记I）。

理查再度拿起玩具，开始把它们分组：两个小女孩一组（两个比较小型的玩偶）、两个女人一组、一男一女坐在屋顶上、两个小男孩一组，然后又是两只动物（牛和马）面对面放在拖车里，还有一只羊在后面的拖车望着它们。理查说，他们都很快乐。他排了两个车站，一个给载着动物的货车停靠，另一个给快车（电车）停靠。他预留了很多空间，而且把各组玩具都排好，让火车能够安全通过。他特别强调说：“一切都会顺利进行，今天不会有灾难发生了。”不过，又有点迟疑地说：“我希望不会。”他把狗移来移去，最后放在两个小女孩旁边，说狗在对她们摇尾巴。同时，他也很快地让其中一架秋千开始摆动（自第十四次晤谈起，摆荡的秋千即代表父母性交）。他把拖车往小女孩与狗

的方向推去，把他们撞倒。接着，运煤卡车突然冲进车站，把房子全部撞垮，包括跟昨天一样放在车站后面的贫民窟。快车（在第十四晤谈中代表他自己，他是家中最大、最强壮的一个，现在则是代表父母）跟着把其他玩具通通撞翻。他跟昨天一样玩到这里就不玩了，然后开始画画。

K太太诠释说，理查一开始不想玩，是因为他觉得很寂寞，又嫉羡他的家人可以开心地团聚，害怕自己会对家人做出可怕的事。听过她的诠释之后，理查比较相信自己可以克制想攻击家人的欲望，这才开始玩游戏，而且坚持说每个人都很快乐。但他实在太过嫉妒家人的团聚，所以再也克制不了。他一再地把两只动物放在拖车里，再把另一只放在后面看着他们，这就是他再也无法忍受父母时所寻求的解决之道，表示他允许父母做爱，而且如果他可以接近父母的话，也会与他们保持良好关系。可是，只有他们三个能在一起，保罗则被排除在外。另外一个试图维持和平的方式，是把两个男孩放在一起，代表保罗和他自己（这个组合之前没有出现过），表示他想远离父母，加入保罗，以免伤害父母亲。

理查说，一想到巴比现在欢迎的是保罗，而不是他，就会特别愤怒。

K太太提醒理查，巴比代表他的朋友、兄弟、婴儿，也代表他自己。游戏里面的那只狗一再把牧师爸爸踢出拖车（代表妈妈）外；实际上，巴比确实常常霸占爸爸的椅子，代表理查取代了爸爸而与妈妈在一起。他对父母及保罗感到失望时，可能会想要跟小女孩（姊妹）一起玩，或许也会想要用性器官对她们做一些事（狗对小女孩摇尾巴），但是这么做似乎很危险，最后就是以灾难收场。运煤卡车把车站撞毁，意指他用“大号”（炸弹）攻击妈妈；而电车把所有玩具都撞倒，代表父母发现他做的好事，于是处罚他，甚至杀了他。

接下来，理查开始画类似第一张图的潜水艇，但没多久就放弃了，并且把纸给撕了。然后，他画了一只大海星（图九）。他一发现这只海星有很多尖锐的触角，马上说他想把它变成一张漂亮的图，并且要用蜡笔涂上颜色。他在海星外面画了一个圆圈，把圆圈里面的空白涂成红色，说：“这样看起来很漂亮。”

K太太提醒他说，两天前（第十五次晤谈，图七），他画的海星代表爸爸那具有吞噬性的性器官，而且被鱼（妈妈）给吃掉，他画这张图的时候正好妈妈喉咙痛。图中的鱼很胖，肚子里面有一只海星，代表爸爸的性器官被妈妈吞掉了，也意指有小孩在她身体里面长大。在今天的

画里，那只大海星似乎同样代表爸爸的性器官被妈妈吞噬，但是它也从里面吃掉妈妈，而让她流血，海星周围的红色部分就是血。海星也代表贪吃而且受挫的小孩——他自己，他想要妈妈陪但是她却没有来，于是他就伤害并且吃掉妈妈的内部。现在妈妈又让他失望，还留在爸爸和保罗身边，同样的情况便再度上演。K太太提到昨天她请理查早几分钟离开的时候，他问她是不是要早一点与约翰·威尔森见面。理查嫉妒保罗和约翰，并认为K太太和妈妈都让他失望，所以攻击她们；直接攻击的方式就是想从妈妈与K太太的内在把她们吃掉，而间接攻击的方式就是把爸爸的危险性器官放进她们体内。

理查吞吞吐吐地、低声地说，妈妈头痛或不舒服的时候，常常会说是因为他调皮害的。

K太太响应说，妈妈这么讲的时候，他就更加害怕自己对妈妈很危险，而且会摧毁她。

理查站起身，开始在房里走来走去，并且找到一条抹布，就用抹布把架子还有其他东西擦一擦。他说想把妈妈清干净，让她好起来。接着，他打开门，告诉K太太说外头的景色很美，并且说空气“很新鲜、很干净”。他直接跳下阶梯，差点一脚踩进花床里，他问K太太自己是不是“把花踩死了”。

K太太诠释说，理查再度借着欣赏远方的山丘来获得安慰，山丘代表没有受伤的、美丽的外在母亲，这么做会让他觉得她没有被摧毁，也不肮脏，更没有从里面被吃掉。他还希望让妈妈恢复健康、变得更好，并且与乡间的景色一般美丽（干净新鲜的空气）。他刚刚拿抹布擦拭架子就是在表达这个想法。

理查显得有些焦虑。他很在意外面的嘈杂声，特别注意是不是有其他小孩（他的敌人）经过。他继续在房里四处张望，然后把放在架子上的足球拿下来，对着它吹气。他说他把气吹进去之后，自己就没气了。他把足球里面的空气挤出来的时候，说这个声音听起来像《圣母峰》（Everest）那部影片里面的风声一样（意思是听起来很奇怪），还说：“很像哭声。”

K太太提到他今天画的图（图九），说妈妈的身体内部流血与足球有关。

理查回答说，对着足球吹气，就可以让妈妈活过来。

K太太提到昨天的素材：肮脏的房间与带有疾病和脏小孩的贫民窟代表同样的意思。他觉得自己的粪便就像炸弹，已经让妈妈中毒，并且

伤害了她，而妈妈还被坏小孩从里面给吞噬。因此。妈妈的代表是沉没的埃姆登（第十六次晤谈）。K太太还提及那辆有很多车牌的黑色车子（第九次晤谈），并且说他很努力要修复妈妈和让她重生（暖炉）。

理查躺在充了气的足球上把里面的空气挤出来，然后说：“现在妈妈又空了，她死了。”

K太太诠释说，他觉得贪吃的海星宝宝（他自己）在挤压妈妈，并且把她的乳房榨干。他还是婴儿的时候，很害怕会因为自己的贪婪而失去妈妈，所以会感到悲伤与忧虑。如果他把自己含有的好东西都给妈妈，让她重生，又觉得自己会筋疲力尽而死。因此，他变得更贪婪、更想把妈妈榨干，好让自己活下来，但这样一来妈妈就会死亡。对K太太也是同样的情况。他问她明天会不会因上星期（第九次晤谈）提早结束而延长时间，就像今天补昨天的时间一样，表示他想尽可能从她身上获得更多东西，但又怕这样会耗尽她的精力，导致她死亡，这就是他通常不愿意待超过五十分钟的原因之一。

这次晤谈中，理查偶尔会显现出被害感，特别是望着外面的时候，但主要仍被忧郁情绪所主导，不过忧郁程度已比前几天减轻许多。

第十七次晤谈注记：

I.我认为理查在第八张图中，试图要分裂外在情境与内在情境。我被视为是健康且对他有帮助的母亲，而他真正的母亲虽然生病了，理查还是爱她，也试着想修复她。但是那个被丢弃的女玩偶，却表现出他对生病的母亲有着两难情感，也代表受伤的内在母亲让他产生太多焦虑。理查情绪的稳定性与安全感，都取决于他与内在母亲之间的关系，如果她被认为是受伤的或具有迫害性，就会成为扰乱理查心智的根本因素。

第十八次晤谈（星期六）

理查看起来非常消沉。他的父母和保罗都有来看他，可是他们比预定的时间早了一天回去。他说他不想玩玩具，也不想画画，还有他昨天很不想离开K太太，他非常喜欢她。理查提到有关战争的消息，说他很高兴听到英军占领了索伦（Sollum），但是他对整个局势仍然不是很有把握，同盟国在各个战场上真的都能击败德军吗？（理查一脸认真、担忧的样子。）接着，他向K太太描述一个他觉得“好玩的梦”。

他在柏林。有一位年龄跟他差不多大的德国小男孩用德语对着他咆哮，并且羞辱他，说他是英国人，没有资格来这里。理查大声吼了回去，把男孩给吓跑了。当时还有别的男孩也在场，那些好男孩说的英文就像英国的男孩一样。理查跟松冈先生^[1]交谈，并且指责他的政策。松冈先生一开始态度友善，但是后来因为理查取笑他，而且威胁说要把他的“单片眼睛”打破，他就开始“变得很恶劣”。然后突然间妈妈出现了，她也跟松冈先生交谈，看起来好像他们已经认识很久了，不过她完全没有注意到理查。然后，松冈先生就不见了，似乎是被理查吓跑的。

这时，理查想起这个梦是怎么开始的：他在一辆装甲车里面，拥有六支枪、五支大炮和一支机关枪。德军把他逐出柏林，但是他“掉过头来向他们开炮”，他们便转头死命地逃跑。德军有两辆载满士兵的装甲车，每辆车里面可能有六支枪，但是都没有他的枪好。说到这里，理查变得不太确定，而且看起来很焦虑。他似乎觉得自己能把大家都吓跑这件事很好笑，并且说：“这个梦真是蠢到了极点。”他觉得自己描述的时候可能“有一点加油添醋”，可是这些事情“又好像本来就出现在梦中”。他的好心情很快就被忧郁取而代之。描述梦的时候，他又画了一只大海星，并且用蜡笔涂上各种颜色。他提到德军的两辆装甲车时，手里握着两只铅笔（形成一个锐角），然后把铅笔放到嘴里，同时也让其中一个秋千开始摆动。

K太太诠释说，^[2]他梦到自己身处柏林，是在表达他感觉自己被敌人包围和击败。他可以变得这么可怕、这么强大，把德国男孩、松冈还

有在装甲车里面的士兵都吓跑，自己都认为很好笑。在梦中，他透过这个方式否认自己的恐惧；但是实际上如果遇到同样的情况，他是毫无抵抗能力的〔躁症防卫〕。他说松冈后来“变得很恶劣”是因为被他取笑。之前（第十五次晤谈），他曾经告诉K太太说两只鱼代表保罗和他自己（第六张图），他们正在取笑章鱼——父亲。松冈的“单片眼镜”代表爸爸的性器官，理查威胁要摧毁它，而且他觉得松冈——爸爸会报复他，并且反过来攻击和摧毁他的性器官。那群会说英语的好男孩代表与他站在同一阵线的保罗，而对他“咆哮”的德国男孩则是代表与他敌对的保罗。妈妈突然出现在梦中，表示他希望妈妈站在他这一边，但她似乎与松冈联合起来，而忽视了他。理查把目标转向K太太，并且表示非常喜爱她，显示他需要会帮助他的好妈妈。可是在梦境中，母亲却抛弃了他。他在梦中被敌人包围所产生的焦虑，与昨天他觉得被父母及保罗遗弃有关。前几天，他一直很嫉妒父母和保罗可以聚在一起，并且觉得自己被遗弃，也很孤独。在他的梦境中，他们全部变成了敌人，并且联合起来对付他和攻击他。载有士兵的装甲车代表的不只是父母，而是所有家人都联合起来对付他。K太太并指出，他放进嘴里的两只铅笔代表被他吞食的父母，还有被他和保罗瓜分的兔子（第十二次晤谈）。在梦中，父母的代表是两辆装甲车，他也把他们吃掉、吞噬〔客体的内化〕。父母会危害他，而且联合起来对付他——妈妈和松冈联合。

理查告诉K太太说，昨天有一件让他高兴的事。他到火车站去的时候，有一位火车司机邀请他到火车头里面去参观。后来爸妈来看他，他又看到那辆载货火车。

K太太诠释说，她讲完父母是与他敌对的装甲车之后，他就提到火车司机这件事，是想要表达他觉得自己已经吞并了好父亲（火车司机）；而他参观的载货火车代表妈妈。这表示理查觉得好父母也在他自己里面。梦境中的德国也有好男孩，代表会帮助他的好兄弟。然而，好的这一方似乎并不足以帮助他克服恐惧，他害怕自己已经吞噬了整个家庭，所以体内含有联合起来与他敌对的家庭，表示他的内在充满了敌人〔与内在客体的关系〕。

K太太诠释时，理查似乎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他变得非常焦躁不安，直望着他画的图，特别是刚刚画的那一张。

K太太问这张图让他想到什么。

理查说这本来是一只大海星，但他把它变成了漂亮的图。

K太太提醒他，昨天他画的那只漂亮的大海星（图九）伤害了妈妈的内在，而且让她流血。今天画的这张海星也有许多牙齿，表示他的攻

击是用咬的方式。这些攻击似乎与他在梦境中开着装甲车四处扫射与开炮有关。同样的恐惧也在昨天的游戏中显现出来；他希望全家人都能快乐地共处，但是最后还是做不到。这些恐惧促使他以各种方式摧毁家庭。前几天他在玩玩具的时候咬了教堂的塔楼（第十六次晤谈），也同意K太太将咬塔楼诠释为把爸爸的性器官咬掉。昨天的游戏到最后只有狗存活下来，狗代表他自己，这也表示他（狗）把全家都吞并了。

理查这次听诠释的时候比较专心，现在整个人轻松起来，也恢复了活力。他指着图中那些“棕色的牙齿”，说他们确是代表枪。接着，他把门打开，再度对乡间的景色表示赞叹。他从院子里拔了一些草，回到房间之后把草放到嘴巴里面，然后又把草丢了。理查开始察看房间以及隔壁的小厨房，他在厨房里面找到一支扫把，就认真地扫起地来。然而扫地的时候，理查看起来无精打采又消沉。扫完地之后，他又拿起昨天玩过的足球，对着球吹气，然后抱着球往肚子压，听着气跑出来的声音，说：“很像有人在说话。”

K太太问是谁在讲话。

理查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是妈妈和爸爸。”

K太太诠释说，足球与橡胶吹管代表父母和他们的性器官，而理查觉得他们在说悄悄话。

理查又把球充满气，然后再把里面的空气挤出来。他听着气跑出来的声音说：“她在哭。爸爸挤她，他们在打架。”

K太太指出，他把代表父母的足球往肚子挤压，是再度表示他觉得自己已吞并了父母，而里面的父母正在打架，或是正联合起来对付他——梦境中的两辆装甲车，也是妈妈与松冈。此外，他的内在也含有了被爸爸挤压而受伤或死亡的妈妈。就是因为他非常恐惧自己内在含有打架的父母、勾结起来对付他的父母，还有生病的妈妈与伤害她的坏爸爸，所以昨天才会这么不愿意离开K太太，而且在爸妈和保罗都离开之后更是如此。这代表他们不仅遗弃他，还在他里面联合起来对付他。理查会如此需要外在父母、保罗与K太太，是因为害怕他的内在含有这些危险而且受伤的人。他感到孤独、被遗弃以及害怕，大多是因为对于自己的内在感到恐惧（注记 I）。

理查很专注地聆听，似乎听懂了K太太最后的这番诠释。他在离开之前，很迅速地画了第十张和第十一张图。

第十八次晤谈注记：

I.这个素材说明了婴儿会将幻想中父母亲性关系的不同面向都内化进去（包括父母亲打架、父母勾结起来与婴儿敌对，以及其中有一方或双方受伤或被摧毁）。幼小的婴儿会把这些情境都转移至内在世界，并且在内在世界重演。婴儿会经历这些打架、伤害情境的每个细节，而这些幻想可能会变成各种虑病症状的根源。然而，除了关于父母性关系的幻想之外，父母亲之间的其他关系（不论是幻想或是观察得来）也会被内化，并且深刻地影响儿童自我与超我的发展。我想要特别强调这次晤谈中，理查所表现出来的口腔吞并（incorporation）幻想以非常具体（非象征）的方式呈现，例如：理查提到两辆装甲车的时候，把两支铅笔握在一起放到嘴巴里面。这个素材也呈现出主体与内化客体之间的各种关系，以及认同的多样性。

这个素材也说明“内在危险情境”与“对内在和外在世界的的不安全感”之间有密切的关系。这个不安全感的根源是害怕直接受到内在迫害者威胁，以及缺乏一个有帮助的好客体。我的经验显示，这是孤独感最深的根源之一。

【注释】

[1] 松冈洋右（Yosuke Matsuoka,1880-1946），1940年起担任日本外相，同年与德国及意大利签字同盟。——译注

[2] 从这里的记录来看，诠释是连续的，但实际上之间都会穿插着响应与素材。

第十九次晤谈（星期一）

理查说他现在觉得快乐许多。他周末过得很愉快，也和保罗相处了几个小时。妈妈跟他一起过来X地，而且会留下来陪他。理查带了自己的玩具过来，里面有一整队的小型军舰，[14](#)然后他开始玩这些玩具。他把一些驱逐舰放到一边，说他们是德军，另外一边则有战舰、巡洋舰、驱逐舰以及潜水艇，代表英军。（理查很兴奋，而且兴致勃勃）。两艘战舰正在攻击驱逐舰，其中一艘驱逐舰被炸毁，剩下的被炸穿之后就沉没了。理查移动军舰的时候，一边发出各种变化多端的声音，从引擎声到人的声音都有，清楚地表明每艘军舰究竟是高兴的、友好的，还是愤怒的等等。有两三艘船会合的时候，他虽然没有使用语言，不过发出的声音听起来就好像他们在对话（理查更加注意房子外头的声音还有经过的小孩，而且不断地从座位上跳起来往外看。）

K太太诠释说，德军的驱逐舰代表妈妈的小孩。他因为嫉妒和痛恨他们而觉得自己已经对他们发动攻击，所以也预期他们会对他有敌意。他玩驱逐舰的时候，很害怕外面经过的小孩，一直疑神疑鬼地注意外面的声响，并且“提高警觉”。现在，全世界的小孩都代表妈妈的小孩，所以他只要遇到小孩就会觉得是遇到敌人。

理查把门打开，要K太太看看外面的美丽景色。他说外面有好多蝴蝶。蝴蝶很漂亮，但他们是有害的，会吃甘蓝菜还有其他蔬菜。去年，他一天之内就杀死了六十只蝴蝶。说完之后又回到房内。

K太太诠释说，对他而言，蝴蝶跟海星一样都是代表贪婪的小孩，他觉得自己也是一样贪婪。他们都必须被摧毁，才能拯救妈妈。对K太太也是一样；当他开始嫉妒其他病人，而且想尽可能地获得她的关注、时间，甚至独占她的爱时，就会觉得自己应该要拯救她。他想攻击小孩的原因之一是要保护妈妈，另外一个原因则纯粹是因为害怕他们，也害怕他们会报复——路上的小孩以及有敌意的驱逐舰。恐惧促使他攻击那些小孩。

现在，理查把所有军舰都放到一边，说他们全部属于英国，而且是一个快乐的家庭。他向K太太说明：两艘战舰是爸妈，巡洋舰是厨娘、女佣还有保罗，而驱逐舰是还在妈妈肚子里的小孩。接着，理查开始玩其他玩具。他建造了一个小镇，并且把一些人放在铁路旁边，然后说没有东西会动，连火车也不会动（两辆火车一前一后排列着）。他跟一个玩具小女孩说铁路很危险，叫她不要靠近铁路。他把玩具分成很多组，也包括经常摆在两节拖车上的那三只动物，但是把穿粉红洋装的女人还有之前经常使用的玩具人偶都放到一旁。玩具狗应该要摇尾巴，但是现在却一动也不动。理查说，现在全家都很快乐。但是突然间，他又开始移动两辆火车，接着让火车相撞，然后所有的东西都被撞翻了。理查说，两辆火车吵起架来，其中一辆跟另一辆说他自己比较重要，另一辆回说他才比较重要，接着双方打起架来，就把所有东西撞得一团糟。

K太太诠释说，他渴望全家能够快乐地团聚，也希望自己对家人的感觉都是和善的，然而他对保罗的嫉妒却造成了灾难——游戏中两辆火车相撞。上周末还有前几天，他非常嫉妒保罗可以在家，而他却只能留在X地。保罗放假回家就会受到大家的关爱，他觉得大家都喜爱保罗，而且认为他比自己重要许多。此外，火车相撞也代表正在性交的父母。上次晤谈中，他觉得父母就在自己体内。因此，唯有掌控所有人和他自己，让大家都不要轻举妄动，他才能够对家人保持和善的态度，这样一来全家也会快乐。控制他们^[2]就意味着控制自己的情绪。此外，他也警告那位代表自己的小女孩，叫她不要靠近正在性交的父母（火车），表示她应该尽量避开任何打架的情况。

理查告诉K太太一个秘密，他说他有时候会把巴比带上床，他们会在床上一起“开心”，可是不能让妈妈知道。理查不玩游戏后，一如往常地望着窗外，并且注意到有一个男孩站在外面。理查看了他一会儿之后，大声对他吼说：“走开！”不过外面根本听不到他的声音。晤谈一开始，理查就很兴奋，让火车相撞时，情绪更是亢奋。当他试图要控制路上那位男孩时，明显处于躁症的状态。接着他做了一个希特勒式的敬礼，然后问K太太说奥地利人是不是都这么做，还说这样看起来很愚蠢。

K太太诠释说，理查想摆脱的那位男孩代表坏希特勒父亲的阴茎，他觉得自己已经把它吞并进去。他试图要控制这个内在敌人，可是又怕反过来受制于他，所以必须要向他敬礼。他刚刚有说自己吃了鲑鱼——代表父亲与哥哥那吸引人的性器官，而且没事（他妈妈前几天吃了鲑鱼之后不舒服——第十三次晤谈）。然而，他似乎觉得鲑鱼在身体里面变成了恶劣而霸道的爸爸和哥哥，所以他必须控制他们，让他们无法动

弹。

理查又开始玩玩具。他重新把小镇盖起来，说这里是德国的汉堡(Hamburg)，而他的舰队正在炮轰汉堡。

K太太指出，他觉得被他攻击的家庭（之前是德军的驱逐舰，现在是汉堡）现在反过来与他敌对，所以他必须一直攻击他们，就跟先前的情况一样。

理查站起身开始打扫房间，接着重重地踏在小凳子上，然后把橱柜里的一颗球拿出来踢来踢去，说他不想把球放在那里。他把橱柜的门关起来，免得球又弹到橱柜里，一跑进去可能就再也找不到了。他另外拿了一颗球来往刚刚那颗球丢去，说他们“正在开心”。

K太太诠释说，球代表父亲的性器官，他想把父亲的性器官从K太太与妈妈的身体里（橱柜）拿出来，然后自己跟它玩，所以才会说两颗球“正在开心”。他提到跟巴比在床上偷偷做的事，也是用同样的说法，表示事情跟狗的性器官有关。这件事不能让妈妈知道，一方面是因为她会反对；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觉得巴比代表爸爸和保罗，所以妈妈会认为他把他们从她身边抢走。理查害怕在自己里面的坏希特勒阴茎会控制他并摧毁他。这个恐惧促使他想把阴茎从他自己里面拿出来（也从妈妈里面拿出来），也使他更加渴望吞并爸爸的“好”性器官。它除了能够带给他愉悦之外，也让他有信心克服对坏阴茎的恐惧。然而，他又怕这么做会剥夺了妈妈内在那个“好的”爸爸性器官（注记 I）。

理查突然问说，如果他秋天回去上学，会不会被大男生“伤害”。他说话的时候一边弯下身子，让头碰到其中一艘战舰的桅杆，还用手指摸一摸，看看它是不是会扎人。

K太太说，他刚刚的表现显示他认为那些大男生特别会伤害或摧毁他的性器官。他同时也想玩他们的性器官，有一部分是想知道他们的性器官有没有危险性。K太太将这一点与理查对她其他病人的好奇心连结起来。他特别想要跟约翰做爱，而且把他从K太太身边抢走。他对保罗也一样有欲望和恐惧。

理查变得极度不安。他一直在注意路上经过的小孩，还在房里跺着脚走来走去，而且讲话的速度飞快。刚刚的诠释他根本没有在听，还一直打断K太太。晤谈接近尾声的时候，他说他要与妈妈会合，然后把两间玩具房屋撞在一起。

K太太诠释说，现在他与妈妈单独相处，而且爸爸与保罗都不在，就会想要跟妈妈性交（两间房屋撞在一起）。可是他又怕爸爸和保罗会

报复他，也怕他的性器官会被困在妈妈身体里（橱柜里的球）。

第十九次晤谈注记：

I.恐惧内化的危险阴茎，是促使个体于外在现实进行考验的强烈诱因，它也强化了同性恋欲望。如果内化危险阴茎引起的焦虑太过强烈，可能会导致强迫式的同性恋倾向（参见《儿童精神分析》第十二章）。

【注释】

[1] 整个舰队包括两艘战舰、三艘巡洋舰、五艘驱逐舰及五艘潜水艇，一共十五艘。潜水艇是所有军舰中最小型的。虽然每个类型中的军舰大小都一样，理查在玩玩具的时候常常会说其中一艘比另外一艘大。我会使用引号表明在他的幻想中如何区别这些军舰的大小。

[2] 控制内在客体的需求会以动弹不得的姿势或其他现象来表达。我认为极端的表现形式是僵直性精神分裂症（catatonia）最深的根源之一（参见《儿童精神分析》第八章）。

第二十次晤谈（星期二）

游戏室别有他用，所以K太太在游戏室外与理查会合，然后带她去她的住所。终于能够看到K太太的住处，让理查欣喜若狂。当他知道自己是少数几个不在那里接受分析的病人时更是开心。路途中，理查一直都是兴高采烈的样子。他指着一间前院有种花的房子，说它“精致又漂亮”，还说希望那间房子不会被轰炸攻击。他很遗憾游戏室没有开，而且语带感情地说他仍然很喜欢那边，并且说它“对我们很忠诚”（“我们”指的是他与K太太）。走进K太太的住所时，理查说：“K太太，我非常喜欢你。”他环顾房间四周，并且问了一些其他病人的事，特别问她在那一间房与约翰见面。（理查知道K太太的住处有两间房，所以这么问是暗指K太太可能在卧房与约翰见面。）理查接着又提出一连串的问题：K太太有几个病人？昨天他是最后一个吗？（昨天理查是下午来谈，是比较不寻常的。）过了一会儿，他又问K太太昨天晚上在做什么。^[1]

K太太诠释说，理查嫉妒她与男人之间的性关系，也特别在意她的病人（约翰），而且这与他嫉妒保罗及爸爸与妈妈之间的关系是有关联的。最近保罗回家更强化了他的嫉妒心。

理查把他的舰队放在桌上，并指着其中一艘驱逐舰说它的桅杆不见了。他说这些军舰现在都属于英国，他们正准备要对抗敌军，而且很高兴能聚在一起。他问起K太太其他病人的时候，一边在离K太太最近的桌角边把军舰依照不同大小排成纵队。

K太太诠释说，这些军舰代表来见她的人及他的家人，而且依照年龄大小排列：首先是父亲、哥哥、理查自己，最后是未来可能会出生的小孩。他们应该共享K太太，就好像所有家人都应该共享妈妈一样。

理查同意这个诠释，接着数了数军舰，说K太太有十五位病人，不过每个人都有机会与她会面。然后，他把军舰放到地毯上玩，说他需要更大的活动空间。他拿起其中一艘潜水艇，说这艘最小，但是也最笨

直，它叫做索门，代表他自己。理查把所有军舰都排成一直线，强调他们聚在一起很高兴，目前也没有敌人出现。接下来，他看看房间四周，然后走到书架旁指着最大本的书，问K太太他可不可以拿下来。他把书翻开读了读，又马上放回去，说这本书是大人看的，他不喜欢。随后，他要K太太用“奥地利话”读一本德文书里面的字（他总是说K太太讲“奥地利话”，不愿承认她的母语其实是“德语”）。K太太念的时候他很感兴趣地听着，可是说很难懂，接着就继续玩他的舰队。有一艘驱逐舰在K太太附近巡逻，跟随在后的是战舰罗德尼（Rodney），理查说它代表妈妈。接着，尼尔森（爸爸）来到驱逐舰和罗德尼中间。他把其他几艘驱逐舰与潜水艇也移到他们旁边，但是尼尔森、罗德尼以及第一艘驱逐舰仍然自成一组。理查说：“爸爸正在监视他太太与小孩。”尼尔森缓慢而小心地跟随在罗德尼旁边，轻轻碰了她一下。理查说：“爸爸很温柔地向妈妈示爱。”接着，他把第一艘驱逐舰往旁边移开一点，尼尔森跟了过去，并且轻轻地碰触这艘驱逐舰。理查解释说：“现在爸爸是爱我的，周末的时候我好喜欢爸爸。”他还说他对爸爸又亲又抱。这时，理查先让尼尔森把罗德尼推走，再把尼尔森放到代表他自己的驱逐舰旁边。理查评论说：“我们不想要妈妈，她可以走开了。”可是过没多久，他又让尼尔森回到罗德尼身旁，并且“温柔地向她示爱”，然后把另一艘驱逐舰移到代表理查的驱逐舰旁边。

K太太诠释说，理查一开始决定要当最小而且最笔直的那艘军舰，表示他认为当个性器官虽小但是完好的小孩比较安全。他想看最大的那本书，代表他想要探索K太太（妈妈）。那本“大人看的书”对他来说不只是内容太艰深，也代表K太太（妈妈）身体太过庞大，他无法将自己的小阴茎放到这么大的性器官里面。他怕会在K太太与妈妈的大人身体内部失去自己的阴茎，就像昨天他怕球放在橱柜会不见一样。K太太说的外语对他而言也是秘密的语言，他想了解她的语言，表示他想探索她（还有妈妈）的神秘性器官以及内在。他也害怕在里面可能会找到危险的章鱼或希特勒阴茎，而且可能会被攻击。因此，他仍然觉得当小孩比较好（就像当最小型的潜水艇一样）。但是没过多久，理查就变成了带头的潜水艇，而且接近罗德尼（妈妈）。他为自己再次把妈妈抢走而感到罪疚与恐惧之时，也觉得爸爸应该把他和妈妈分开。只要他让整个舰队都保持静止不动，就可以控制他的家人和自己，并且维持和平，和昨天玩玩具的时候让小镇和火车都保持不动是一样的道理。此外，如果爸爸只会“温柔地”向妈妈示爱，也就是不跟她性交，理查或许就可以克制自己，而不去介入父母之间。他说爸爸“正在监视”他们，表示他希望爸爸会控制他，并且阻止他把妈妈抢走以及与她性交。因此，从舰队游戏中可以看出理查想把妈妈抢走的欲望引起他对爸爸的罪疚感，使他必

须把妈妈还给爸爸。接着，他又想要拥有爸爸来代替妈妈与他发生性关系，所以才会把妈妈推开。但是这么一来妈妈就会感到孤独，而且被遗弃，所以他又后悔了，只好再让父母重逢，并且对彼此温柔地示爱。但维持不了多久之后，理查就找上保罗发生性关系。这再度显示巴比就代表保罗。

理查专注聆听诠释的同时，一边也把军舰按照大小排回之前的次序，显然重新试图要避免冲突，但是他突然说他玩腻了，然后就不玩了。他开始画画，先是把第十八次晤谈画的第十张图完成。理查把楚安涂成黑色的时候，提到他们老家的隔壁邻居有一位男孩叫奥利佛。他讨厌奥利佛，可是奥利佛并不知道这件事，还以为理查喜欢他。理查想狠狠地踹他一脚，让他飞到地球另一端去，永远不想再见到他。接着，理查惊讶地发现这张图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有三个：三架飞机、三只海星，以及三艘潜水艇，甚至中间那架战斗机发射出来的子弹也是三颗。他问K太太为什么会这样。

K太太提到第十八次晤谈的时候，理查因为父母与保罗在晤谈前一天离开而感到十分忧郁、孤独。那天他画的图中每样东西都有三个，代表爸爸、妈妈和他自己，独独漏了保罗，因为他太嫉妒保罗了。从理查对隔壁邻居那位男孩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他潜意识里希望男孩死亡，而那位男孩似乎指的就是保罗。这就是第十张图中每样东西都是三个所代表的意义。理查刚刚说那位男孩以为理查喜欢他，他其实还是在讲保罗。有时候理查很崇拜保罗，也会对他表示喜爱，但是保罗并不知道理查嫉妒他的时候有多么恨他。这让理查觉得自己很不真诚。

理查表示强烈抗议，他说他喜欢保罗，不会希望他死。

K太太的诠释是，理查陷入爱恨交织的矛盾之中。

理查指出这张画里面只有一只鱼，并且问这只鱼是不是K太太。

K太太同意那是她，解释说这只鱼也代表妈妈，她被放在比较小型的潜水艇（舰队游戏中代表理查自己）跟比较大型的潜水艇（爸爸）中间。因此，这里又看到理查和父母三个人聚在一起。同样的，K太太也是被放在理查（小潜水艇）和约翰（大潜水艇，也代表K先生）中间。

理查说，她（鱼）在闻爸爸的潜望镜，而且一边摇着尾巴。

K太太提到之前有一张图中的鱼差点碰到船上的旗子（第八张图）。这张图则是代表妈妈把爸爸的性器官放到口中，而她会摇尾巴（如同狗摇尾巴一样），表示理查认为她有阴茎。

理查说，虽然他是最小的潜水艇，但是他的旗子不是最小的。

K太太回答说，事实上他的旗子比其他人的都长，表示他仍然想拥有最大的性器官。

理查同意他的旗子是最长的，但是说他的旗子没有其他潜水艇的好，意思是他的比较细。然后他又提到那只鱼在闻潜望镜，说狗也会做同样的动作，还会爬到其他狗的背上。有一次他弯身贴近巴比的时候，另外一只狗想爬到他背上去。

K太太解释说，既然他认为鱼嗅着潜望镜的动作很像狗，表示鱼不只是代表妈妈，也代表爸爸和他自己。他之前曾经说他和巴比会偷偷在床上开心，实际上他真的玩过狗的性器官，也让巴比闻他和舔他。不过，他也可能是跟其他男孩有这样的经验（像鱼嗅着潜望镜的动作），可能曾经把男孩的阴茎放到口中。或许以前跟哥哥也做过同样的事。

一阵沉默之后，理查回答说他经常与保罗一起上床睡觉，接着马上又补充说他们没有睡同一张床，只是在同一个房间。爸爸和妈妈也没有睡在同一张床上，他们只是睡在同一个房间。

K太太诠释说，他刚刚的回答表示保罗和他曾经做过跟性有关的事，而且他认为爸妈也会做这样的事。虽然爸妈也没有同床睡，不过他认为爸妈有时候会一起躺在同一张床上。

【注释】

[1] 由于X地是一个村庄，好奇心很重的理查很容易就可以打听到关于我个人的信息。他对于我的某些病人、房东太太，还有这间房子的其他房客都有所了解。另外，我外出时也经常在街上遇到理查。这些随后都会进到分析内容中。

第二十一谈（星期三）

理查在前往游戏室的途中遇到K太太。他很高兴看到K太太手上拿了游戏室的钥匙。昨天的事件让他觉得他们好像再也不能使用游戏室了。他激动地说：“亲爱的老房间，我好喜欢它，很高兴再次见到它。”理查问K太太说他们这样见面持续多久了。

K太太回答说三个半星期。

理查很惊讶。他说感觉上更久，好像已经见了很久一段时间。他心满意足地坐下来，准备要开始玩舰队，并且说他很开心。

K太太诠释说，害怕失去“老房间”是代表害怕K太太会死，因而失去她。她提到之前他们一起去拿钥匙的那次晤谈（第九次晤谈），理查说他梦到被遗弃的黑色车子，而且叙述的时候一边开关暖炉。当时K太太就解释说开关暖炉是表达他对K太太与妈妈死亡的恐惧。现在他说害怕失去老房间，也是在表达对奶奶死去的哀伤。对他而言，回到这间游戏室就代表K太太还活着，也代表奶奶重生。

理查放下手边的舰队，抬头直视着K太太，并且认真、平静地说：“我只知道，你会是我一辈子的朋友。”他还说K太太人很好，他很喜欢她，虽然有时候这个过程让他很不愉快，但他知道K太太这么做是为他好。他说不出原因，但他就是这么觉得。

K太太诠释说，她刚刚解释他对她的死感到恐惧，也为奶奶的死感到悲伤，让他觉得奶奶还活在他的心里，而且是他一辈子的朋友，而K太太也会永远活下去，因为她就在他的心里（注记 I）。

理查回到舰队游戏上。他把所有的船舰都放到一边排好队形：之前代表父母两艘船现在跟代表小孩的船摆在一起。罗德尼独自去巡逻，并且发出友善的声音。理查说她一切良好，也很开心。其他船舰现在都排在一起。他说，这次他自己是驱逐舰，而保罗是潜水艇。

K太太诠释说，这表示理查希望自己年纪比保罗大，让保罗变成弟

弟。

理查笑着同意这个诠释，然后继续玩游戏。尼尔森来到代表理查的驱逐舰旁边，几乎要碰到他，但这时他又突然让尼尔森与罗德尼会合。他让这两艘船并肩行驶，可是没有碰触到彼此，其他的船舰也随后跟上。理查说他们很开心地聚在一起。尼尔森越来越靠近罗德尼，而代表理查的驱逐舰则被放在桌子的另外一端，后面有另一艘驱逐舰跟随。接着，他开始发出罗德尼和尼尔森的声音，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急促，听起来就像母鸡的叫声。理查说，有一只母鸡的脖子被扭断，并且下了一颗蛋。

K太太诠释说，理查再度试图要阻止父母性交，以免自己因为嫉妒而攻击父母，也害怕父亲会伤害母亲。之前的流浪汉、火车相撞、牧师和粉红女人从屋顶上掉下来，还有需要被拯救的足球——妈妈，都是在表达同样的恐惧。他不仅认为性交对妈妈有危险，也觉得生小孩会让妈妈痛苦身亡（母鸡的脖子被扭断）。

理查回答说，他知道女人生小孩的时候会哭，而且生小孩很痛，这是妈妈告诉他的。

K太太诠释说，他的恐惧并不只是因为妈妈告诉他这件事而产生，既然他认为父亲的性器官是坏的、危险的，他必定会觉得性交和生小孩是坏的、危险的。他会嫉妒，并且认定性交是痛苦的，也都跟这些看法有关。K太太提醒说，他之前画的海星（第七张图）代表在妈妈体内的贪婪小孩会从里面吞噬她。

理查换了好几种排列船舰的方式。他先是让整个舰队一起出航，但是有一艘潜水艇落后。理查摆了两枝长铅笔，并且让笔尖相对形成一个锐角，落后的那艘潜水艇试图要从这两枝长铅笔之间通过。

K太太提醒他说，这两支铅笔跟之前一样（第十八次晤谈）是代表父母，^[1]而小潜水艇代表还小的理查。他试着要把父母分开，并且阻止他们性交。

K太太诠释时，理查把两支铅笔先后放到嘴里。

K太太诠释说，理查再度觉得自己已经在愤怒与嫉妒之下将父母吞并进去（特别是在第十八次晤谈）。

理查拿出蜡笔做了一个屏障，并且说那艘潜水艇想要回家，回到舰队里去，但是被他们挡住，没有办法通过。

K太太问“他们”是谁。

理查说他们是海星，就是其他小孩。他把蜡笔盒里的笔都倒出来，然后把潜水艇推进去又拉出来。

K太太诠释说，潜水艇代表他自己；他觉得父母和妈妈体内的小孩在阻止他刺入妈妈的身体，但最后他还是做到了，而且成功地脱离，意思是如果他把性器官放进妈妈或是K太太的性器官里面，它并不会不见。

理查没有回答，只是把所有蜡笔都放回盒子里、盖好盒子，然后放在一旁。这时，他问起K太太的家人。他听说K太太有一个孙子，问她孙子叫什么名字、几岁。

K太太简短地回答这些问题之后诠释说，理查把蜡笔拿出来，不仅是想除掉在妈妈体内的竞争对手，也想抢走这些小孩，将他们占为己有。他刚刚问她的那些问题，是表示想要她的孙子。K太太指出说，他之前有把一两枝蜡笔放到嘴里，代表他想把这些小孩吞并进去（注记II）。

理查强烈抗议说，男孩不能生小孩，他想要成为男人。

K太太诠释说，他确实很害怕失去性器官，或是无法成为男人，但他也嫉羡妈妈的身体，嫉羡她可以生小孩与喂养小孩。他非常希望爸爸或保罗给他一个小孩。K太太提到他在昨天的舰队游戏中让妈妈离开，留下爸爸与他做爱，还有他说第十张图中那只代表妈妈的鱼在闻爸爸的潜望镜，很像狗对他做的动作，也提到他对狗的评述。

理查望着玩具和第十张图不发一言。

K太太更深入地分析这张图。

理查一开始非常不愿意谈论这张图，但是过没多久就再度指出图中的每样东西都有三个，而且三艘潜水艇都有潜望镜。

K太太要他注意中间那艘代表自己的潜水艇，并诠释说，这是在表达他拥有跟爸爸和保罗一样的性器官。

理查犹豫地回答说，最小的这艘不是他，现在他是图下面最大的那艘，还拥有最好的旗子。

K太太提醒理查，昨天他说最下面那艘潜水艇代表爸爸，中间那艘是自己，而且他的旗子没有其他人的好。现在他似乎拥有最好的旗子，也就是父亲的性器官，取得的方式就是像妈妈（鱼）一样闻爸爸的性器官时（代表妈妈把爸爸的性器官放到口中）把它咬掉。K太太指出，她说话的时候，理查不断地把长铅笔放到口中。

理查问为什么图中有三只海星宝宝，然后又说他觉得妈妈（鱼）上面的那只海星想要独处，却无处可去。

K太太诠释说，那只海星是他自己：昨天驱逐舰独自出航，今天也是，但他马上想回航的时候被海星宝宝阻挡去路。K太太解释说，代表他的海星在妈妈上方，代表他想跟妈妈生小孩。其他两只海星可能是他们的小孩，就像爸妈有他和保罗两个小孩一样。

理查问为什么鱼只有一只。

K太太解释说，他问这个问题，是表示他不相信那只鱼只代表妈妈，因为爸爸对他而言也很重要。她指出，鱼只能代表妈妈或者爸爸其中一个。昨天他说鱼在摇尾巴，显示鱼代表爸爸与他的性器官（狗摇尾巴）。此外，鱼的位置在图的正中央，代表的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他渴望得到爸爸并取代妈妈的位置，又希望得到妈妈并取代爸爸的位置，但却害怕这两种情境所带来的危险。

理查开始排列玩具，方式跟昨天差不多，不过现在小镇不属于敌军（汉堡），而属于英国。小镇上的人民向另一端的舰队致意。海岸是用两枝长铅笔做的。接下来，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了许多事。^[2]

（一）狗站在和善的人群中咆哮。理查把它拿到窗台上去，但是很快又把它放回去。

（二）这次他把货车放在电车后面。有一位小女孩太靠近这两辆火车，他再度警告她小心不要被火车碾过。

（三）几个玩具人偶被放在桌角，包括一些有缺陷的玩具，还有穿粉红洋装女人。他说这里是医院，然后用几个小水桶把他们盖起来，说他们生病了，然后就把他们放着不管。后来，他让火车经过这里，说火车载了食物和绷带要给这些生病的人，并且告诉他们“日子还是得过去”。

（四）火车的排列方式又换了，这次是电车放在货车后面。他开始移动电车，让它撞前面的货车撞了好几次。接下来，他突然对每次都在货车上面的那三只动物大喊：“走啊，走啊！”

K太太诠释说，（一）代表正在咆哮和咬人的理查，威胁要找他家人与K太太家人的麻烦。然而，他一开始其实非常希望不要有冲突发生，从玩具的排列方式就可以看出来：人民和小孩向舰队致意，一切似乎和乐融融，所以他才会把咆哮而且不满的狗移走，狗就代表某一部分的他。同样地，代表理查的海星由于破坏了家庭和谐，所以应该独自离

开家，但是他无法办法忍受自己一个人，所以很快又回家了。

K太太对（二）的诠释是，小女孩跟之前的游戏一样代表理查，他在警告自己不要干扰父母性交，否则就会被摧毁（被火车碾过）。

K太太对（三）的诠释是，灾难已经造成了。生病的人代表父母和保罗，理查把他们盖起来，是想在心里面掩饰这件事〔否认〕，假装不知道自己已经造成了伤害。但是，他放不下家人，也试图想让他们复活，所以火车才会为他们带来食物与绷带，并且说“日子还是得过去”，希望能够鼓励他们。

K太太对（四）的诠释是，理查会突然怒不可遏，是因为那两辆火车代表爸爸在和妈妈性交，而且爸爸拥有妈妈与小孩。

这时，理查已经让两辆火车把所有东西都推倒，灾难再度发生，而唯一幸存的是电车。理查突然叫嚷着说，他昨天吃了有史以来最丰盛的一顿晚餐，然后提了很多道菜，还有四片吐司。

K太太诠释说，灾难不只在外在世界发生，由于他吞噬了所有人——咆哮的狗也在吞噬，所以觉得医院、疾病以及灾难也在自己内在发生。电车代表他自己，他操控了一切，包括在自己体内的父母。

理查把一个穿红色洋装的人偶拿起来放进嘴里，然后咬她。

K太太诠释说，这个小人的代表她，她今天刚好穿了一件红外套。这表示她也被卷入灾难中，被吞噬和摧毁。^[3]

理查问K太太现在有没有要到村里去，还有她下午要做什么。

K太太诠释说，这个时候他需要证明她还活着，并且存在于外在世界中。当他极度害怕自己已经贪婪地吞噬妈妈并摧毁她时，就需要一再确认妈妈的存在，所以才会一直黏着她。

理查专心地听着诠释，然后站起身来，走到外头去欣赏乡间的美景，显然希望K太太也一起欣赏。他看起来相当自得其乐，不过正当他在门前跳来跳去的时候，突然回头看了一眼还留在桌上的玩具。

K太太诠释说，他觉得欣赏外在世界可以消除他对内在灾难的恐惧。他刚刚突然想起那些代表内在灾难的玩具还留在桌上，所以看了看那些玩具。不过，今天他可以如此自得其乐，表示实际上他的恐惧减轻了，因此更能够欣赏外在世界的美好。

第二十一谈晤注记：

I.我认为理查是在表达他能够永远拥有我，换句话说，他深深感觉到已经将我内化。这让我想起另一位个案。他小的时候接受我的分析，长大之后曾经见过我一次。我问他记得哪些分析内容，他提到有一次把我绑在椅子上，还有他一直觉得认识我很久了。我相信这就代表他确实已将我内化，而且一直都认为我是一个好的内在客体。这里的案例说明了诠释令人极度恐惧与痛苦的素材能够纾缓焦虑。经由诠释而让潜意识素材在意识层浮现，能够使焦虑有所减轻（但无法避免焦虑复发），这一点完全符合分析技巧的原则。然而，我还是经常听到有人质疑分析师是否应当对儿童（或对成人）诠释并呈现如此深层而痛苦的焦虑。因此，我希望大家特别注意这个例子。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令人极度痛苦的诠释——特别是与死亡或是死去的内在客体有关，意即精神病性质的焦虑，反而能够让个案重新燃起希望，并且觉得更有活力。我的解释是，将非常深层的焦虑提高到接近意识的层面，就能够带来纾缓的效果。但我也认为，透过分析来接触深层的潜意识焦虑，会让个案有被了解的感受，所以能够让希望重现。我常常碰到成人个案说他们非常希望从小就开始接受分析。除了儿童精神分析有许多优点之外，在回顾过去的时候，希望有人能了解其潜意识的深层欲望往往会浮现出来。善解人意的父母（或是其他人）就能接触儿童的潜意识，可是这跟透过精神分析来了解潜意识仍然有差异。

II.这是我第一次在理查的分析过程中清楚地看见他的女性认同，以及对于母亲生小孩的嫉羨。根据我目前的观点，嫉羨是男孩与女孩发展的根本特征，而最初的嫉羨对象是哺育的乳房（参见我的论文《嫉羨与感恩》〔Envy and Gratitude〕，1957,《克莱因文集III》）。

【注释】

[1] 从那时起，两支长铅笔在理查的游戏中就代表父母，比较短的蜡笔则是代表小孩。不过有时候某几枝蜡笔（根据颜色区分）也会代表父母。

[2] 记录到这里的时候，我写了以下这段话：理查的游戏中有太多变化多端的细节，由于素材太过大量，我只能针对一部分的素材做诠释，也只能将重点记录下来。

[3] 有趣的是，理查的潜意识素材中关于我的指涉，是直到这个阶段才开始较为明显，而且也将我与代表母亲的人偶区别开来。

第二十二次晤谈（星期四）

理查早到了，便在游戏室外头等K太太。他很安静、很严肃，脸色比之前苍白许多，但态度友善。昨天他很热情地对K太太表示他的喜爱与信任，今天的情绪却截然不同。他把舰队拿出来摆好，罗德尼率先独自出航，尼尔森随后跟上。尼尔森似乎不确定是否该靠近罗德尼，也就是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向她示爱。接着，理查指着一艘桅杆弯曲的驱逐舰说那是保罗。他玩舰队的时候犹豫不决，而且无精打采。他吞吞吐吐地问K太太有没有听今天的新闻（这几天他完全没有提到德军试图侵略克里特岛〔Crete〕的消息，由于他十分关注战争局势的每个细节，使得这一点特别不寻常。譬如，他曾经表示对维希^[1]很失望。）

K太太问他指的是不是克里特岛。

理查一脸忧愁地表示同意。他放下手边的游戏站起身，然后告诉K太太说，他昨晚本来没有打算去看电影，后来还是自己去了。进去五分钟之后，他就觉得不舒服，所以又跑出来，然后就回家了。电影的歌唱弄得他很烦，而且他受不了噪音。接下来，理查试着要继续玩游戏。他让尼尔森来到之前代表他自己的潜水艇旁，然后，他又突然不玩了，并再度问起约翰的分析情况。他说K太太有说过她不能够谈论约翰，就像她也不能跟约翰谈论他是一样的道理。但是，他想知道她是不是“被允许”跟K先生谈论病人的事，还有他们会不会谈到他。

K太太问允许她跟K先生谈的人是谁。

理查回答说是她自己，她的心。

K太太重复之前（第四次晤谈）回答过理查的话，说K先生已经死了。

理查说他忘了这件事。他想知道K先生在上次大战的时候站在那一方，还说他知道K先生一定是在敌方（事实上理查早就知道这些细节了，如前所述，他已经知道很多有关K太太的事）。

K太太诠释说，理查忘记K先生已经死了，是因为这会引发他对父亲死亡的恐惧。此外，他不信任K先生，认定他是敌人，所以他觉得自己似乎更接近希特勒了。在理查的心中，K先生仍存在，而且感觉就在K太太体内。他害怕K太太会跟坏希特勒父亲（K先生）联合起来对付他.....

理查又提到约翰，问约翰对她的感觉是什么，或是对他有什么看法。约翰跟他谈过K太太，不过他不愿意说出来，因为怕会伤害她，可是他常常在想这件事。接着，理查说她在伦敦的时候（理查的分析还未开始之前），约翰说他希望K太太最好已经进了坟墓，这样他就不用再接受分析了（理查说话的时候一直很紧张地注意K太太的反应。）

K太太提到他在昨天的游戏中把穿粉红洋装的女人放在一边，还把她盖起来，说她在医院，表示他想遗忘和杀死的不只是受伤的妈妈，也包括受伤的K太太。因此，他觉得自己就是在做约翰希望发生的事。昨天在游戏中看不出来是谁伤害了穿粉红洋装的女人，但是从之前他们对第九张图的讨论（第十一次晤谈）以及其他情况中，就可以知道是坏希特勒在伤害K太太，而且理查也希望他这么做。理查十分害怕心中这个欲望会真的伤害她，这样的恐惧比他把约翰讲的话告诉K太太还难受。

K太太诠释这一点的时候，理查站起来，打开门走出去，外头在下毛毛雨（理查讨厌下雨，下雨让他心情沮丧；晴天让他心情开朗）.....理查回到房内继续玩舰队。但他过了一下又不玩了，决定告诉K太太他作了一个噩梦：一群鱼邀请他在水里共进晚餐。理查拒绝了。鱼群的老大威胁说，他不说的话就等着大难临头。理查回答说他不介意，他要去慕尼黑。路途中，他遇到了父母和表哥。他们大家一起骑着单车。因为下雨，所以他穿着雨衣。一辆火车突然脱轨冲向他，火车着火了，一团火球朝他直扑而来，吓死人了。他死命地逃，终于逃过一劫，但却丢下父母不管。他从梦中惊醒，继续“醒着做梦”（他很清楚地感觉到这个梦会继续下去，而且灾难是可以避免的）。他拿了好几桶水来把火扑灭，也让被火侵袭而干涸的土地肥沃起来。他很确定父母也已经逃出来了。

K太太问他为什么不跟鱼群共进晚餐。

理查想都不想就说，他很确定他们那天要吃炸章鱼，他不喜欢吃章鱼。

K太太问他觉得鱼群的老大说：如果他拒绝他们的邀请就会“大难临头”是什么意思？

理查只是回答说如果他不去吃晚饭就会有危险（理查不大愿意联

想，不过当他一边玩舰队一边谈的时候，似乎比较容易表达自己。K太太问他觉得去慕尼黑要做什么的时候，阻抗变得十分强烈。理查一脸焦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K太太提醒说，他曾经说慕尼黑是纳粹党的大本营，也说布朗宫^[2]这个地方特别危险。

理查表示同意，他说他会觉得很害怕，所以完全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那里。

K太太指出，在昨天的游戏中，他自己就是那只“咆哮的狗”，把所有人都吞噬了，所以灾难不只在外在世界发生，感觉上也在他的内在发生。由于他对自己内在的恐惧已经被激起，让他觉得电影院的歌唱与噪音是从自己内部发出的，所以才会受不了。此外，他也害怕自己已经将K太太吞噬，这样一来她就无再帮助他克服焦虑，表现的方式就是把红色的玩具女人（代表K太太）放到嘴里——这是昨天游戏结尾的动作。

理查说，电影有歌唱的时候，他还听到其他小孩的声音，他很怕一走出电影院，他们就会全部冲着他来。

K太太指出，他想要攻击并吞噬妈妈体内的小孩，所以害怕他们在内在与外在世界都会找上他，并且攻击他。鱼群想邀请他吃的炸章鱼代表父亲，也代表他自己；他攻击并吞噬父亲，然后遭到父亲报复而被吞噬。鱼群的老大代表希特勒，他所侵略的克里特岛代表英国、妈妈与理查自己。理查不相信他听了鱼群老大的话就能够避免灾难，因为鱼群老大是希特勒，他一直在说谎骗人。前往慕尼黑就等于去送死。不过，炸章鱼以及鱼群的老大代表他内在的坏希特勒父亲（之前的素材中则是K先生），但他却觉得危险存在于外在世界。〔专注于外在的危险，为一种对抗内在危险的防卫机制〕。

理查相当赞同这个说法，他相信在慕尼黑对付希特勒比在自己内在对付他要容易多了。

K太太说，他在梦中遇到父母与表哥（也代表保罗）的时候，很希望他们会帮助他，但他也不确定他们是否可靠。他刚刚询问K太太是否有跟K先生谈论他的事，以及K先生在上次大战中是不是站在敌方，就显示他心中有疑虑。先前他提到维希和法国的时候，大体上就是在表达他不确定保罗是不是个可靠的盟友。不过，他刚刚把约翰对K太太的评论告诉她，等于是出卖了约翰。因此，他自己都怀疑他是否够资格成为哥哥的盟友。他早知道K先生已经死亡，所以他的疑虑是针对K太太内在的K先生，觉得他就活在她体内。K太太还提醒他，昨天他让火车把

所有东西都撞倒而造成“灾难”发生时，突然想到他吃过最丰盛的那一餐，这表示他已经将性交中的父母吞并进去。梦中追着他跑的那辆着火的火车，感觉就在他里面，他害怕里面的好父母与小孩都会被烧死。他不想见到受伤或死亡的母亲，就把她盖起来（第二十一谈），但是在他心中，母亲仍在他里面。K太太解释说，他想用好的、有养分的水来救火，水就代表他的好尿；而火车代表父亲，从里面冒出来的坏火球，则被认为是危险的尿，会把他和妈妈都烧死。

理查在谈一开始时显得心烦意乱、无精打采，但是在诠释的过程中，他变得比较有朝气，也比较有反应。他一边听诠释一边玩舰队。罗德尼先来到尼尔森旁边，尼尔森则与代表理查的驱逐舰并排。罗德尼现在是德军的战舰，尼尔森对她发动攻击，并且将她炸毁。接着，尼尔森又变成德军的船舰，而罗德尼则属于英军，然后换成罗德尼将尼尔森炸毁。K太太的诠释快结束时，理查把足球拿来，吹满气，然后躺在足球上把空气挤出来，说妈妈现在又空了，而且在哭……接着，他拿起扫把扫房间，并且说现在干净多了。

K太太的诠释是，理查试图要让他内在的母亲变好。她也问理查昨天晚餐吃什么。

理查回答说吃鱼，他喜欢吃鱼。他突然露出又惊讶又好奇的表情说：“结果我梦到鱼邀请我吃晚餐。”他离开的时候表情严肃，而且若有所思，但是态度仍然友善，也没有不快乐（注记I）。

第二十二谈注记：

I.我在第二十一谈的注记I曾说明过，诠释那些极度令人恐惧的情感与情境，往往能够纾缓焦虑，甚至在当下的谈就可以看到效果。理查终于能够向我坦承他心中困扰已久的事情（约翰对我的敌意），显示上次谈的诠释加强了他对我的信任。再者，他能够记住这个噩梦并且向我叙述，我认为也是一种进步的表现。我们可以从这次的素材推断出，上次谈的焦虑虽然经由诠释而有所纾解，却在谈过后再度被激起。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与内化有关的焦虑程度极为强烈，同时伴随着外在环境所引起的焦虑。为了逃避内在与外在危险情境结合所带来的双重压力，理查试图专注在外在危险情境上。因此，连他都很惊讶自己在梦中会为了远离危险的鱼群而逃到慕尼黑去。总而言之，我认为外化（externalization）是对抗内在危险情境的主要防卫机制，不过通常也会失败。这次的素材清楚地显示：理查在梦中试图要以转向外在焦虑的方式脱离内在焦虑；他自己也说在外面对抗希特勒比在自己内在要

容易得多。我们必须谨记，这样的防卫机制是在对于外在危险的恐惧被强烈激起的情况下才启动，而这是因为理查对于英国被希特勒占领的恐惧是影响其心理状态的一项重要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理查试图应付内在情境的一些方式也用来对抗外在危险，例如否认、分裂、安抚内在客体，以及与另外一个客体一起策划对抗。就我的经验而言，分析内在与外在情境之间的互动，以及这两者的相符与相异之处是相当重要的。

【注释】

[1] 维希（Vichy），位于法国中部的城市，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在此建立亲纳粹的傀儡政权。——译注

[2] 布朗宫（Brown House）是德国纳粹在慕尼黑的总部。——译注

第二十三次晤谈（星期五）

理查有点迟到，所以一路奔跑过来。他非常担心晤谈时间少了两分钟。他说他没有带舰队来，决定今天不玩。停顿了一下，他补充说是不想让舰队被雨淋湿……过了一会儿，他说他非常讨厌下雨天，然后又是一阵沉默。

K太太提醒说，他在前天做的梦里穿着雨衣，是因为下雨的缘故。

这时，理查已经开始画画，态度比之前更谨慎小心。他说他穿雨衣主要不是因为下雨，而是因为梦一开始的时候他跟鱼群一起在水里（理查显露出阻抗，不过还是回答了一些有关梦的问题。）他说鱼群的老大跟他以前画的鱼都不一样，它可能是鳐鱼，而且对他很友善、很亲切。

K太太说，他不信任那只鱼，昨天他也同意这个说法，所以他才宁愿去慕尼黑。

理查再度显露出焦虑与阻抗。他先是否认他不信任那只鱼，后来又勉为其难地说，对，他对那只鱼或他们要吃的东西都不信任。

K太太指出，在他的画中，爱好和平又友善的鱼一直都是代表妈妈。虽然他也常常说她很和蔼可亲，但是他可能一直都不信任她。前天的晤谈中，他说K太太很“亲切”，也非常喜欢她，但是昨天晤谈的时候，他却害怕她会向代表敌人的K先生透露他的事。

理查对这一点表示强烈抗议。他仔细盯着K太太脸说，不，他觉得她人很好。

K太太诠释说，当她的内在被认为与不可靠的K先生连结在一起时，理查对她的疑虑就会油然而生。

理查若有所思地说，不是这样，因为他不认识K先生，也永远不会有认识他的机会，但是他确信K太太是好人，所以K先生一定也是好人。理查补充说，他不可能怀疑妈妈。接着，他把画好的图拿给K太太看。他特别强调这张图里的每样东西都有两个，而且发现这也不是事先预想

好的，让他深觉有趣。^[4]他告诉K太太说，尼尔森有两根烟囱，画里面有两艘船，还有两个人，也就是一只大鱼和一只小鱼。接着，他还发现从尼尔森的烟囱里冒出来的烟最后是2的形状。

K太太解释说，那只快乐地游在妈妈身旁的小鱼是他，他们要远离代表爸爸的潜水艇索门，而且他是坏爸爸，就是那个他认为在妈妈及K太太体内且相当危险的章鱼爸爸。他怀疑K太太体内含有他不认识也不信任的K先生，也怀疑妈妈体内含有坏爸爸，意指他们联合起来对付他，而且他们是经由性交而结合，或者意指妈妈吞食了章鱼爸爸，而有生命危险。

理查指出，其他的東西都有两个，但是海星只有一只（那时他只在下面画了一只海星）。他说那只海星是保罗，他因为理查跟妈妈游在一起而感到愤怒又嫉妒。说话的同时，理查又画了其他几只海星，并且写上哥哥和女佣的名字，还有“吼叫与尖叫”。保罗大声地嘶吼、尖叫，结果女佣、厨娘和爸爸（那三只新的海星）都来攻击他，并且阻止他。

K太太诠释说，在图的上半部，理查允许爸妈在一起。他让尼尔森有两根烟囱，给爸妈的东西也都公平分配：一个人各有两支枪，代表他们有两个乳房、两个小孩以及同样的性器官，而且两个人都有一个阴茎（烟的线条相同）。理查借由这个方式让父母相聚。然而在图的下半部，他却游在妈妈身边，表示他想独占妈妈。而且，当他阻止代表爸爸的索门靠近时，索门就变成了坏爸爸，会让妈妈生病。妈妈与小鱼的上方是大吼大叫的海星，代表嫉妒的保罗。代表爸爸（他在其中一只海星旁边写上爸爸）、厨娘及与女佣的海星都在阻止保罗，好保护理查（注记I）。

K太太诠释时，理查再度开始画画（这次他像平常一样随性地画）。他先写了一排从A开始的字母（约六七七个字母），再把这些字母盖住，不过右下角还看得见。这些字母都用草写的方式连起来，而且是用很快的速度一笔写完，只不过没有像最后完成的版本那样仔细。

K太太指出，他刚刚画的第一张图很清楚，也很仔细，而这张图里面的字母都混在一起，还以涂鸦盖过。她解释说，理查在第一张图中转而面对外在关系，并且表达了对外在关系的恐惧，目的是要逃避更令他畏惧的“内在”（他自己、K太太与妈妈的内在）。他的内在充满了危险、受伤的人，他们全部混在一起，而且被他的“大号”涂黑。

这时，理查开始画第十二张图。他像以前一样先画一个大海星的形状，然后再涂上颜色。他说，这是一个王国，不同颜色代表不同领土。王国里面没有战争；“他们闯进来，但是比较小的领土并不在意被占

领。”

K太太问“他们”是谁。

理查没有回答，不过说黑色的人很可怕、又讨厌。浅蓝色和红色的人则很和善，小领土也不介意他们进来。

K太太提及他刚刚画的第一张图，解释说这个王国同样也是代表他的家庭。

理查立刻表示同意。他说讨厌的黑色是保罗，浅蓝色是妈妈，而紫色是女佣（贝西）和厨娘，中间有一块很小的紫蓝色是他自己，而红色是爸爸。他突然说：“这一整个就是一只满口大牙的贪吃海星。”这时，他在同一张纸上继续画第十三张图。他说，现在的保罗跟平常一样和善。这次保罗是红色，讨厌的黑色是爸爸，紫蓝色是妈妈，而中央有一块小小的黑色是他自己。

K太太说他对爸爸与保罗有着不确定感，他觉得他们有时好、有时坏，所以不信任他们。但是在第十三张图中，中央那块黑色区域代表他，跟第十二张图中的坏保罗与第十三张图的爸爸是一样的颜色。他怀疑保罗和爸爸又坏又不可靠，事实上跟他觉得自己又坏又不可靠有关。从前几次的晤谈，特别是有关鱼的梦，就可以看出他害怕自己已经吞噬了所有家人，所以王国——“贪吃的海星”代表了他自己。海星的“大牙齿”以及他的“大号”（中央的黑色区域）都是他用来摧毁所有人的武器。但是后来“他们”（父亲与哥哥）闯入小的领土，表示他觉得自己的内在被入侵，到最后他只剩那块小小的黑色区域。^[2]K太太接着提到他梦中被着火的火车追着跑，解释说这也表示他内在的粪便正在危害他。

理查拿起足球，把它充气，然后躺在上面把空气挤出来。突然，他愤怒地低吼道（显然是对着足球说）：“你这个邪恶的畜生！”

K太太诠释说，理查在上次晤谈中极度怀疑她与K先生勾结，并且害怕含有爸爸的妈妈会受伤，或是与他敌对。今天，他则是非常坚持妈妈和K太太是好的，但爸爸是坏的。K太太认为他很努力要保持好的妈妈，而让爸爸变成黑色，是因为不信任妈妈令他太过痛苦与恐惧。K太太解释说，理查否认自己对于母亲跟父亲上床、（在他的幻想中）吞并了父亲，并与父亲联合起来对付他而感到愤怒。为了维持妈妈的好形象，理查否认自己对妈妈爱恨交织，也否认他把对她的恨意转移到父亲身上。他也很气妈妈把危险的章鱼及流浪汉父亲吞并到里面，而让自己受伤。K太太指出，因此“邪恶的畜生”是指爸爸，但同时也是指妈妈和K太太。

理查表示强烈抗议，他这么爱K太太和妈妈，绝对不会这样骂他们。

K太太诠释说，当他恨他最爱的妈妈时，就会强烈感受到爱与恨的冲突。K太太也提醒说，他曾经因为想要摆脱受伤的妈妈，而把那个一直代表妈妈的粉红女人埋起来（第二十一谈）。

理查痛苦地说：“不要再说了，这让我很不开心！”

K太太诠释说，她的诠释往往让他很痛苦，所以他觉得她是“畜生”。

理查一直在用小刀削铅笔，一度把刀片放在足球上，但是没有切下去。他反倒是很粗鲁地把刚刚画的第二张图涂黑，而且用铅笔在上面到处戳。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重重地踱步，然后在架上找到一面英国国旗并且打开它。他大声地唱“天佑吾皇”（God save the King，英国国歌），并且看着地图（他有一阵子没看了）^[3]问他可不可以把德国占领的国家都涂黑（墙上的地图是在战争开打之初画成的）。不过，K太太提醒他地图不是她的，所以他就没有这么做。理查开始坐立难安，说想要离开，但他还是等到最后一刻。时间一到，他马上就往门口冲。

K太太的诠释是，他害怕自己会真的攻击、伤害她（把刀片放在足球上、把画涂黑和在上面戳洞），就像希特勒和黑色爸爸一样去征服其他国家（代表K太太与妈妈）。

理查走到门阶的时候回头，问K太太她是不是也要去村里，然后陪着她走到转角。他说昨天她没有关窗，是不是应该要关起来？这时，他的态度相当友善，但走出游戏室显然让他大松了一口气。晤谈过程中，他曾经告诉K太太说，昨晚他去了电影院，走进去看的时候看到一个他害怕的男孩，但他还是进去了，而且留在里面看戏（注记II）。

第二十三次晤谈注记：

I.不断试图避免内在及外在冲突，是心智生活的主要防卫与特征之一。幼小的儿童特别会运用这种方式来努力维持心智稳定，以及与外在世界建立良好关系。理查的情绪很少能够长期维持在稳定状态，而这影响了他的整体发展。我在《从早期焦虑的观点看俄狄浦斯情结》

（1945,《克莱因文集I》）以及《儿童精神分析》的第六章《儿童精神官能症》都有提到这些试图寻求妥协的做法。

II.理查在这次晤谈中的躁症防卫相当明显，不过同时他也更能够

面对自己的焦虑。他的躁症表现包括重重地跺脚以及大声吵闹，有时候甚至会把我的声音都盖过。他没有提到战争的事，而且也避免提到任何跟克里特岛被侵略有关的消息。另一方面，他又能够单独去电影院。画中的王国被恶势力入侵，与战争有间接的关联。除此之外，他自己认知到并且诠释他画的王国代表一只满口大牙的贪婪海星，也就是他自己。透过这张图，他更清楚地表达对于坏父亲与整个家庭的情感冲突与焦虑。否认与躁症防卫同时伴随着对于焦虑有更深的领悟及更佳的处理能力，即是在分析过程（或发展过程）中防卫机制有所转变而带来的进展之特征。否认所针对的只是某些层面（外在战争情境），而对于内在现实则是有更深的领悟。

【注释】

[1] 虽然理查开始画画的时候相当谨慎小心，而且显然处在焦虑与强烈阻抗的状态，但是后来仍然表达了潜意识素材。由于这张画里面有哥哥、女佣等人的名字，所以我没有刊出来。

[2] 这块黑色区域被证实是代表理查坏的自己，它含有各种意义。首先，理查是传播危险的中心，不论他的领土有多小，他仍然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再者，怕被坏的黑色父亲侵略的恐惧，与他想用自己的粪便侵略所有人的冲动与幻想相符〔投射性认同〕(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参见我的论文《对某些类分裂机转的评论》(Notes on Some Schizoid Mechanisms), 1946, 《克莱因文集III》。

[3] 这与他谈论战争的消息一致，当时的战况十分糟糕。

第二十四次晤谈（星期六）

理查再度迟到。^[1]他说他忘了时间，然后一路跑过来。他沉默不语，而且脸上尽是惊恐、不悦的神情。

K太太诠释说，他忘了时间，跟前天想要逃出游戏室的意思一样。上次晤谈中诠释了他对妈妈与她（“邪恶的畜生”）的不信任。昨天离开以前，他说她前一天忘了关窗户，应该要关起来才对。这番话同样也是表达他对邪恶的畜生母亲及K太太的不满。她们不应该把代表性器官的窗户开着，让畜生——章鱼，也就是坏父亲得以进入她们体内、与她们性交。

理查重申他不可能会想攻击或伤害K太太和妈妈。光是想到他可能希望这么做，就已经很不快乐了。理查开始画画（第十四张图），也一边谈起英国被德国侵略的可能，他今天早上才在想这件事。如果德国开始入侵，K太太还能不能与他见面？还有，他要怎么去X地？他还是画了一只大海星，再把它分成不同的区块。他说爸爸来了，然后就让黑色的铅笔走到画前面，同时哼着一首听起来很邪恶^[2]的军歌，接着把一些区块涂黑。^[3]然后，理查让红色的铅笔快速地移动，同时配着活泼的歌曲。当他准备涂红色的时候说：“这是我，你会看到我有好大一块领土。”然后，他开始涂浅蓝色。涂到一半的时候，他抬起头来望着K太太说：“我觉得很开心。”（他看起来真的很开心，而且跟K太太有近距离的互动。）画完浅蓝色的区块之后，隔了一会儿，他说：“你看妈妈是怎么扩张的，她的领土现在变得更大块了。”他把一些区块涂成紫色的时候说：“保罗人很好，他在帮我。”靠近中央的部分还有几块空白区域，现在他把这些区域都涂黑，说爸爸想挤进来，而周围是保罗、妈妈和理查。他画完之后，停下来，看着K太太问道：“我画的时候真的会想到所有人、想到你吗？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这样，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

K太太回答说，她从他的游戏、图画、说过的话与做过的事中了解

他潜意识的想法。不过，他刚刚怀疑她的理解是否正确、可靠。K太太诠释说，这些怀疑随着他对她与妈妈的不信任而产生，而且在过去这几天特别明显，只是表面上他宁愿说她们很“亲切”。他已经表达了对K太太的疑虑，怀疑她会在他视为是敌人的K先生面前出卖他。两天前（第二十一谈），梦里面的鱼群老大代表奸诈的希特勒——父亲，但是在画里面，鱼通常代表妈妈，所以他才会说K太太和妈妈（足球为其代表）是“邪恶的畜生”。然而，他也因为浅蓝色的版图不断扩张而感到开心，浅蓝色代表的是好妈妈与K太太——她最近恰巧穿着浅蓝色的羊毛衫。昨天，他说王国是一只满口大牙的贪婪海星，代表他吞噬了所有人：由于好妈妈正在扩张版图，所以他能够把更多的妈妈吞并进去；如果她是好妈妈的话，就不会对此感到愤怒，而会希望待在理查里面保护他，帮他一起对抗坏父亲以及他自己的贪婪与怨恨。最近他的潜意识中表达了对妈妈与K太太的死亡欲望，K太太诠释这一点时令他十分痛苦与恐惧，但随后他却有获得纾解与比较快乐的感觉。因此，看来他正在经验更强烈的信任与不信任感。

理查似乎在思考K太太说的话。她的意思是了解让他不快乐的原因，反而能够让他更快乐、更有自信，他对于这个说法表示讶异，但是似乎又能接受。他在“王国”外面画了一个椭圆形的圈，然后把圆圈涂成红色。

K太太问他说这是不是代表他自己，因为王国里的红色区块代表他。

理查说不是，它是不一样的，并不属于王国。他涂红色只是因为这样颜色比较亮。画的时候，他又开始谈论希特勒（但是没有提到克里特岛的事，他仍然回避这个话题）。他说希特勒很坏，让整个世界都不开心，可是他应该很聪明吧？他是不是常常喝醉？理查在想希特勒究竟是不是天才，他觉得希特勒头脑一定很好。然后，他说我们在克里特岛有一些坦克，但是希特勒一辆都没有。他觉得这件事很好笑，说：“光是想到希特勒居然没坦克就够了。”

K太太诠释说，这是他首次主动提及克里特岛，一方面是因为他现在比较不害怕内在的希特勒；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本来他对克里特岛的情势感到绝望，但是希特勒没有坦克这件事让他再度燃起一线希望（注记I）。对理查而言，这也代表他能够夺走坏父亲的危险阴茎，并且保护喜爱的妈妈及K太太——英国。现在，海星王国（他自己）被不是自己的红色区域围绕住。红色之前代表血。而他把圆圈涂成红色的时候，提到邪恶的希特勒让整个世界都不快乐。红色代表妈妈的血，而且是坏希

特勒父亲（理查幻想他在妈妈体内）让她流的。妈妈即是代表受坏父亲欺凌的世界，而且内在含有坏父亲〔投射性认同〕（注记II）。她也被理查伤害，代表理查的贪吃海星宝宝进入她的体内，并且让她流血。

理查把足球拿来，然后照之前的方式玩。他要K太太注意“她”发出的声音。之前足球的声音代表妈妈在哭泣、死亡或求救，现在他还发出公鸡与母鸡的叫声。接着，他就把足球丢到一边。理查问了K太太一个问题，要问以前一直犹豫不决，而且先表示他不愿意伤害她的感情。他问她是外国人吗，然后马上自行回答说她应该不算外国人，她是英国公民，住在英格兰很久了。不过，她的英文虽然“很好”，还是跟英国人不一样，而且她也不在英格兰出生。上次战争时她属于敌方，当她看到英国被击败的时候会觉得高兴吗？理查说这番话的时候，一副难以启齿又很难为情的样子，而且不等K太太回答，就说：“不管怎样，现在你是站在英国这一边对不对？你现在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

K太太指出，他怀疑父母联合起来对抗他，现在这样的不信任感转换到K太太与K先生身上，这似乎是造成他极度焦虑的原因之一。每当他感到罪疚，或者当父母晚上睡在一起而没有理会他的时候，这些疑虑就会深深地困扰他。他无法了解父母心里在想什么。代表外国人的妈妈（现在是K太太）也很可能会与他敌对，况且，他也无法得知妈妈体内含有的父亲究竟是好是坏。只要他对妈妈（K太太）的疑虑减少，他的内在就会有更多可以保护他的好妈妈。他能够坦然地表达心中的疑虑与批评，就显示他现在比较信任K太太。

理查同意他害怕伤害妈妈，他常常会弄得她筋疲力尽，不是跟她顶嘴、一直问她问题，就是要她顺他的意做一些事。接下来，他说他很期待周末的到来，还买了一个有公鸡图案的烟灰缸要送给爸爸。

K太太的诠释是，他把父亲的阴茎（公鸡）又放回母亲里面，也是表示要修复父亲的阴茎。可是，同时他又担心公鸡可能是章鱼——父亲，会让母亲哭泣和死亡。刚刚的足球代表脖子被扭断的母鸡，由此即可看出他的焦虑……

这时，理查在房里四处探索，一会儿翻翻书，一会儿在架子上找找东西。他不时会摸一摸K太太的袋子，显然很想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他拿了一颗小球夹在腿间，然后开始踢正步，说这样走路看起来很蠢。

K太太诠释说，小球代表这个世界，也就是妈妈和K太太，表示她们被德国的军靴（踢正步）压迫。这个动作是要表达他觉得自己里面不仅含有好妈妈，也有希特勒——父亲，而他自己就像坏父亲一样正在摧毁母亲。

理查表示强烈抗议，反驳说他一点也不像希特勒，可是他似乎了解踢正步以及用双腿夹球所代表的意思。差不多到了该离开的时候，这时，理查变得既友善又热情。他把暖炉关掉的时候说：“可怜的老暖炉要休息了。”他小心翼翼地把蜡笔依照长短放回盒子里，然后帮K太太把玩具收到她的袋子里。晤谈结束时，他提醒K太太下次要记得把所有的图画都带来（事实上她每次都有带）。理查要她先不要说话，然后屏住气，说：“可怜的老房间，好安静。”接着他问她周末要做什么。

K太太诠释说，理查害怕她在周末会死亡——可怜又寂静的老房间，这就是为什么他必须确认她会带图画来，也是表示他希望能分析尽一分力，借此修复K太太，并且保护她。所以他希望K太太（可怜的老暖炉）可以休息一下，不要被病人给累垮了，特别是指他自己。

第二十四次晤谈注记：

I.这个例子说明，面对内在或外在危险情境与场景所激起之绝望时，否认是因应它的方式之一。在这个例子中，内在危险情境指的是好母亲被理查的怨恨攻击并摧毁，这样的情境引起忧郁与绝望。分析减轻了他的焦虑、削弱防卫式的否认，并且让他重拾希望，更加相信自己能够保护内在与外在母亲（浅蓝色的母亲会在他里面扩张）。此外，连与外在危险情境（战争情势、德军入侵克里特岛，及英国遭到侵略的危机）有关的否认也一并减弱了，同时理查也更能够面对并表达此焦虑。不过必须谨记的是，理查心中也确实认为外在情境已经有所改善。

II.理查借由海星王国的图画表达他贪婪地将母亲、我以及所有人都内化。同时，还看到王国外面的红色外圈是代表投射性认同的过程（参见《对某些分裂机转的评论》，1946,《克莱因文集III》）。理查贪婪的那一部分（海星）侵略了母亲，而他的焦虑、罪疚感及同情都跟母亲的受苦有关；母亲不仅被他入侵，还被坏父亲从内在伤害与掌控。我认为，内化与投射性认同的过程是互补的，并且自出生之后即开始运作。这两个过程就是决定客体关系的关键。吞并母亲时，可能会觉得连她所有内化的客体都一起吞并进去；而当自体进入另一个人时，可能会觉得连其客体（以及与客体的关系）也都一起带进去。我相信，仔细地去探究变化多端的内化客体关系，以及与其环环相扣的投射过程，就能帮助我们更加了解人格与客体关系的发展。

【注释】

[1] 有趣的是，第二十三次晤谈中注记II指出的那些转变同时也伴随着理查的阻抗，阻抗的表现方式就是迟到。不过，他一路奔跑过来，即证明了他有矛盾的情感。

[2] 我曾经提过理查能够配合他想要表达的情绪情境来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配合这类声音出现的情境包括：舰队游戏、拍球及移动铅笔等。有时候他的声音听起来像是从身体深处发出的。

[3] 从这次晤谈起，黑色一直都是代表父亲，浅蓝色是母亲（及K太太），而红色是他自己。

第二十五次晤谈（星期一）

理查迟到了几分钟，而且一脸忧愁。他问K太太有没有把画带来（上次晤谈时他特别交待要K太太把画带来）。他一张张看过，然后说他不想要看到最后那张图（第十四张图），也不喜欢第八张图，但是决定把它先放到一边，等一下再把它画完.....他说，星期日他在庭院里玩的时候一直想着K太太。如果那时候她刚好经过他家，而且走进来看他玩，那该有多好。他还提到一些家里的事。保罗会放假回家待一星期，所以妈妈星期四就要回家了，不过保姆会来X地陪他。理查叙述的时候，看起来既愤怒又忧愁。他画了一个王国（第十五张图），说爸爸（黑色）离妈妈（蓝色）很近，但是他自己也离妈妈很近，而保罗（紫色）的领土非常小块.....理查说，来这里的途中发生了一件惨事，这时他一脸烦恼又悲伤的样子。他在公交车上遇到一位妇人带着三个很吵又很聒噪的小孩，她看起来病得很重，一直到下公交车的时候人还是不舒服。理查为她感到难过，而且觉得一定是那些小孩造成的。

K太太的诠释是，他感到罪疚。他觉得自己就是很吵很聒噪的小孩，让妈妈筋疲力尽（他经常向K太太提到这一点），而且他觉得在上次晤谈中他也把K太太搞得筋疲力尽。不论是面对黑色的希特勒父亲，或是他自己的攻击与贪婪，他都没有办法保护她们。

理查看起来相当焦躁不安。他站起身，走来走去，又重重地跺脚。他很注意地听着外面的声音，看是不是有小孩经过。他站的位置离K太太有点距离，脸色很苍白，并且显露出焦虑的神情。他问说，如果他在晤谈了十或二十分钟之后开始觉得很害怕，而且想要逃走的时候，K太太会不会让他走。（他问的时候，时间刚好过了二十分钟，不过他并没有看时钟。）

K太太说她 would 让他走。

理查说，他非常担心K太太，她是不是真的一定得回去伦敦？^[1]

K太太诠释说，理查害怕她在伦敦可能遭遇危险，而这个恐惧因为

其他恐惧的影响而加深了。K太太提醒说，他提到妈妈要回家陪爸爸和保罗的时候，看起来非常愤怒、忧愁，可能是害怕自己会因为愤怒和嫉妒而攻击并伤害妈妈。他对于即将要前往伦敦与家人团聚的K太太也有同样的感觉，所以她也有遭到他攻击的危险。他为此感到罪疚，所以在公交车上看到那些让妈妈生病的吵闹小孩，才会有这么强烈的感觉。

理查问K太太星期日通常会做什么。她的儿子多大了？是奥地利人吗？

K太太诠释的时候提醒理查，他对她的私生活一直都很好奇，而且由于嫉妒她儿子与畏惧他不认识的、内在的K先生，更加强了他的好奇心。理查想知道他们是不是也像希特勒一样会伤害K太太，或是K太太会与他们联合起来对付他。而今，妈妈就要离开他去跟爸爸和保罗相聚，同样的疑虑与恐惧再度油然而生……

理查一直在画画（第十五张图），画的时候提到英军巡洋舰胡德号（Hood）被炸沉的事件，而且满脸担忧的样子。他说这个事件太可怕了，他听到的时候整个人吓得跳起来。接着，他还花了好一段时间讲这件事。

K太太提到他上次的舰队游戏中（第二十二次晤谈），代表爸爸与妈妈的船舰相互轰炸对方，并且轮流担任敌方的角色。同样地，他觉得不论是对抗坏希特勒父亲或是他自己，他都无法保护妈妈、英国或是K太太。

理查说，他真的很担心德国的侵略行动，就是没有办法不担心。

K太太问他觉得如果英国被入侵的话会发生什么事。

理查说他怕被枪杀，也怕妈妈被枪杀。

K太太提到在上次晤谈中，他曾经表示担心英国一旦被侵略，他就不能来与她会面了。不过，就在他准备要回家过周末之前，他也表示害怕坏希特勒父亲，也就是她里面含有的“邪恶的畜生”会伤害她或杀死她。

理查陷入沉思，表情也相当严肃，然后说，他不希望在见到世界恢复美好与和平之前死掉。

K太太表示，他想见到世界和平，与需要让家庭恢复和谐及能够保护内在父母（特别是保护受到危害的妈妈）的希望有关联。如果这些他都能做得到，死亡对他而言就不会是一个内在危险，也不会摧毁父母和他自己。

理查一直在削蜡笔，把蜡笔屑丢得到处都是，而且称断掉的笔头是“尸体”。他还把一些蜡笔屑往K太太身上丢，说他“不是故意的”。他拿了一支两头都削尖的蜡笔给K太太看，说这是他，然后用笔尖刺K太太的手，问她会不会痛。他还削了两枝长铅笔，都削得很尖，而且轮流放到嘴巴里咬。接着，他把两只铅笔的笔头相对，说他们在打架。

K太太问他们是谁。

理查指着黄色的铅笔说这是爸爸，而绿色的铅笔是妈妈，然后又改口说其实是相反，连他自己都搞不清楚。他让K太太看两支铅笔上面都有痕迹。

K太太表示，他刚刚一直在咬铅笔，所以上面有齿痕（理查大吃一惊，显然完全没有注意到自己在咬铅笔）。K太太诠释说，他害怕已经伤害并且吞噬了父母，而父母彼此也在打架。由于父母持续在他体内打架，所以他害怕自己会死〔内化的父母在暴烈地性交〕。他也觉得父母已经混合交缠在一起，让他无法分辨谁是谁〔联合父母意象〕（注记I）。

理查试着要让两支铅笔站立，铅笔一倒下来，他就很生气。他又让两支铅笔开始相互打架，后来蜡笔和其他铅笔也加入混战，最后全部堆成一堆。过程中，他一直在最后画的那张图（第十六张图）的背面涂涂写写。

K太太解释说，灾难又发生了，就跟之前玩玩具的情况一样。除了父母双方在打架，而且伤害无法修复之外（试图让铅笔站立），兄弟之间（以蜡笔为代表）也在打架并且相互攻击对方的性器官。理查的这些恐惧在知道保罗即将返家之后加深了。

理查不断地站起身，怒气冲冲地在房里重重踱步。他又提到胡德号，然后走到地图前面，推测英国的“海军实力”有多少，并显露出非常担忧的神情。他突然低声地喊：“理查、理查、理查！”听起来好像有人在求救。

K太太问是不是有人向他求救。

理查说是。

K太太认为求救的人是胡德号上的船员。

理查表示同意，并且说他们快要被淹死了，正在向他求救。接着，他用一样哀伤的语调低声地喊：“爸爸、爸爸、爸爸！”

K太太诠释说，被炸毁的胡德号代表妈妈遭到他攻击，而向他求救

的船员则是妈妈肚子里的小孩，他们向他和爸爸求救.....K太太问他刚刚涂涂写写的时候在想什么，理查回答说我不想讲，只提到他在某个角落画了一个满月和一个弦月。

整个晤谈过程中，理查时而愤怒、时而担忧，有时候甚至露出绝望的神情。晤谈接近尾声的时候，他变得比较沉默。

第二十五次晤谈注记：

I.这两个概念在儿童的潜意识中不是两个不同的情境，而是同一个幻想的两个阶段。我认为其中一个与父母性行为有关的早期幻想是建立在部分客体上，即父亲的阴茎侵入母亲的乳房。这个幻想很快会导致儿童感觉父母的性器官总是交缠一起。“联合父母意象”的进一步发展，即是幻想父母这两个完整的人在暴烈的性交中。婴儿历经这些焦虑时，就已经具有更深的现实感，对外在世界的认知也更为清楚，并且与完整客体建立关系。但是他仍然深受早期潜意识幻想（实际上早期幻想从未被完全抛弃）、摧毁冲动、贪婪与占有欲所影响。上述种种因素说明了为什么父母的性交会被认为如此具有摧毁性。儿童的稳定性提高了之后，就会感觉内在父母之间的关系较为和谐，但是这仍然不包含平和的性交。相反的，就外在父母而言，我们经常发现即使是非常幼小的儿童，也会希望母亲或父亲不要有性挫折，有时候会希望他们能够以性器官满足彼此的欲望。这只是外在客体关系与内在客体关系不同的例子之一，不过外在与内在情境总是会有某种程度的关联（参见《儿童精神分析》第九章）。

最近我曾提出，早期阶段婴儿与母亲及乳房的关系，是获得快乐与安全的关键因素。这个时期的长度与强度似乎因人而异，也多少会受外在因素影响，而这些差异对于儿童整体发展至关重要。联合父母意象的幻想（例如父亲的阴茎进入母亲的乳房）即是早期关系受到干扰所造成的结果。永久独占母亲的渴望会受到许多因素影响，例如焦虑、贪婪与占有欲。然而，唯有在嫉羡不是太强烈的情况下，这样的关系才能持久。只要有另外一个客体侵入，就会强化所有冲突，并激起对父母的恨意与不信任。这些情感影响了联合父母意象的强度，并干扰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

【注释】

[1] 当时我决定要去伦敦一趟，之前已经跟理查提过这件事。

第二十六次晤谈（星期二）

理查准时到来，也不再像昨日一样愁眉苦脸。他迫不及待地要让K太太看手提箱里面的东西：有舰队，还有一双新拖鞋。妈妈要他来的时候把靴子脱掉，换上拖鞋。他很喜欢这双拖鞋，还把价格告诉K太太，并且要她摸一摸，感受一下它有多么软、多么好穿。接着，他把舰队来拿出来摆好。理查说妈妈喉咙痛，而且卧病在床，让他非常担心。他说他一直都在照顾妈妈，这样是在尽他的“本分”对不对？他也有跟妈妈提到昨天问K太太的问题，也就是如果他觉得很害怕而且想逃跑的时候，K太太会不会让他离开。妈妈说这么做很傻，他自己也这样认为，K太太人这么好，他没有理由要逃跑。

K太太诠释说，前三次晤谈中，他一直都很害怕她，因为她就代表那个“邪恶的畜生”（足球），体内含有外来的儿子与丈夫——畜生父亲。他也怕K太太会被她内在的希特勒父亲伤害，这与他害怕体内的父母正在打架并且联合起来有关；父母就是那两支又长又尖而且混在一起的长铅笔，让他分不清楚究竟哪支是父亲、哪支是母亲。

理查跟以前一样非常注意外面的声响，还要K太太安静下来让他听清楚。他又开始“防备”那些有敌意的小孩（事实上，理查自己也一再承认，即使有K太太的保护，他还是会感到恐惧。）

K太太特别强调说，他一直都有这样的焦虑。

理查表示同意。他说，最近他跟妈妈一起坐公交车的时候，有一位跟他年纪差不多的男孩一上车，他马上就害怕起来。他狠狠地瞪着那位男孩，男孩也与他対望。他还说，他并不想攻击那位男孩，但是觉得自己可能会先发制人，以免遭到攻击。接着，他回想每次遇到其他小孩的时候，常常以为他们要找他打架，结果对方根本没理会他，让他松了一口气。他如果回学校上课，会很不快乐吗？他会不会一生都害怕小孩，或者之后可能会变成害怕大人？妈妈要他来见K太太，是不是因为他跟不上课业？他也想象哥哥一样上大学。

K太太说，妈妈来帮他安排治疗的时候，确实是因为有这些担忧。理查问妈妈还提过哪些事？

K太太说，妈妈提到他有时候很情绪化，也觉得他可能不快乐。

理查听的时候若有所思，而且一脸严肃。他说：“这个治疗对我非常有帮助，而且我觉得你人很好。”

K太太诠释说，他很高兴她和妈妈关系良好，而且两个人都关心他，就像妈妈和保姆一样。然而，有时候他也担心她们之间会起冲突。此外，K太太与妈妈能够和睦相处，似乎使他更坚信K太太代表好妈妈。不过，他仍然非常畏惧那些有敌意的小孩，他们代表妈妈体内那些未出生的小孩，他觉得自己已经攻击了他们，而且持续在攻击他们……

理查一直在排列舰队，他说他们只是在演习，没有战争发生。他告诉K太太说，他自己是小驱逐舰，而保罗是巡洋舰。后来他又换过来，让自己变成大船，而保罗则是小船，他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尼尔森（爸爸）本来跟孩子们在一起，不过很快就前去跟随罗德尼（妈妈）。尼尔森接触到罗德尼，不过只是轻轻地碰了一下，对理查与保罗也是一样。这样一来，每个人都获得公平待遇。理查另外把几艘小的船舰排成一列，说他们是厨娘和贝西。隔了一下子，他补充说：“还有妈妈肚子里的宝宝。”玩的过程中，他两度抬起头来说：“我好快乐。”他也再度提起那双拖鞋，说拖鞋穿起来非常舒服，他很喜欢。

K太太诠释说，他似乎非常感激妈妈买了拖鞋给他，以及带他来K太太这边接受分析。对他而言，这两件事都象征了妈妈对他的爱。

理查肯定这个说法，再度表示拖鞋真的很好穿，并且满怀感情说：“我喜欢有它们在身边，它们是爸爸和妈妈。”

K太太指出，他现在觉得不只有妈妈能帮助他，爸爸也能，而且妈妈允许他拥有好爸爸。他也觉得自己内在的父母能够和平共处，并且对他有帮助。他仍然感觉自己在控制他们，但是他们彼此相处融洽。K太太进一步诠释说，唯有让父母、自己和哥哥都获得公平待遇，才能够维持和谐的关系。例如，游戏一开始时，保罗是比较大型的船舰，后来理查与他角色对调。另外一个维持和平的条件似乎是指父母不应该性交。他们给予彼此的性满足与爱，应该要等同于给予每个小孩的分量。（尼尔森只是轻轻碰触罗德尼，对理查与保罗的船舰也是一样。）理查也让妈妈身体里面那些未出生的小孩活过来，这表示他再也没有敌人，所以才会觉得很快乐。此时，K太太似乎是代表会跟妈妈一起疼爱理查的好父亲，也代表与妈妈保持良好关系的保姆。

理查说，有些时候他觉得当弟弟比较好，因为这样他会比保罗活得更久。有一位算命师曾经说他的生命线很长，可以活到八十岁。他要求K太太让他看手相，发现她的生命线并不长之后，他显露出担忧的神情。不过他后来又认为这样已经够长了，她可能可以活到七八十岁.....理查看了看上次晤谈画的图（图十六），他说他不喜欢那个乱画的圆圈，然后马上把圆圈旁边的人头划掉，说那是希特勒的头。

K太太问起角落的那颗月亮。

理查说他喜欢月亮，一边又多画了一些月相，最后是一个涂黑的圆圈。接着，他在大圆圈的中间画了一条黑线，再把纸翻过来，在同样的地方也画了一条黑线，看起来就好像铅笔的痕迹透到纸的另一面。他下笔的时候很用力，但也克制自己不要把纸划破。

K太太诠释说，他不喜欢中间那个圆圈，是因为他昨天画的时候正对她感到愤怒又畏惧。圆圈代表足球，也就是“邪恶的畜生”，而旁边是希特勒的头，他一看到马上就把它划掉。不过，他在圆圈中间画了一条黑线，表示他觉得K太太和妈妈里面含有黑色的希特勒父亲。昨天，他先画了中间的圆圈，再画希特勒的头，然后是各种月相。K太太要他注意这个画图的顺序，并解释说，在满月旁边的新月代表父亲的阴茎靠近母亲的乳房与肚子。而他刚刚又画了另一组月相，并且把最后一个圆圈涂黑，是因为他觉得希特勒父亲让妈妈变黑了。他对她感到愤怒及怨恨的时候也会做同样的事。

理查心虚地否认他会怨恨、涂黑或是伤害K太太和妈妈。他说他在图的下方写了”K太太非常亲切”这几个大字。K太太提醒说，他在写完“非常”这个字之后停顿了一下，可能本来想写一些难听的话，后来又决定还是要对K太太保持友善，也因为太畏惧她而不敢辱骂她。

现在理查同意这个说法。K太太诠释这一点的时候，理查一直发出公鸡和母鸡的叫声，一开始听起来还算平和，他说它们很快乐。但是后来叫声愈来愈愤怒，也愈来愈痛苦。

K太太问公鸡和母鸡怎么了。

理查毫不犹豫地说，这次是公鸡的脖子被扭断，而不是母鸡。

K太太诠释说，他认为妈妈在性交的时候也会危害爸爸，她可能会伤害或是切断他的阴茎。从他刚刚的表现可以看出他根本不相信K太太很亲切。^[1]

理查说，公鸡和母鸡在互咬.....

他说他记得昨晚的噩梦：他动了三次手术，不过他并不害怕，或者说应该说不是那么害怕，原因是虽然医生给他乙醚，但是他没有闻到味道。

K太太问他对三这个数字的想法。

理查说：“爸爸、妈妈，和保罗。”

K太太问他知不知道自己动什么手术。

理查很明确地回答：“喉咙。”

K太太指出，这表示他的喉咙动过三次手术。

理查说他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K太太提醒说，他过去的确动过三次手术：一次是性器官，一次是喉咙，另一次是在嘴巴里（牙齿）。但是梦里的三次手术都是喉咙。

理查觉得这个潜意识连结很有趣，然后说他三岁那年动了性器官的手术。

K太太诠释说，他现在非常担心妈妈喉咙痛的事。他觉得妈妈的性器官跟自己的一样都被希特勒爸爸给切掉了。还有，他觉得他已经把所有人都吞并了（从最近的素材即可看出），所以他觉得爸爸、妈妈与保罗三个人都在他里面动手术。^[2]她还指出，虽然他说他在梦中并没有很害怕，但这仍然是一个令他恐惧的梦，才会称它是噩梦。不过至少他没有闻到乙醚的味道，就安心了许多。

理查开始画第十七张图。他一边以邪恶的声音唱着德国国歌，一边把最上面的两个尖角涂成黑色，说这是爸爸。接下来，他用活泼的音调哼着英国国歌，同时把一些区块涂成红色，说这是他。涂蓝色的时候，他唱的是希腊国歌，并且说这是妈妈和K太太。接着，他说紫色的地方是保罗，这时他唱的是比利时国歌。理查还做了许多说明：画到某处时，他说他比爸爸早了一步，抢先占领了这块领土，接着说：“保罗挡住爸爸的去路，让他无法接近妈妈的领土，”还有，“现在我要把这一块夺下来。”

K太太问理查这个王国在哪里，他说在欧洲。K太太诠释说，希腊是被侵略与被伤害的妈妈与K太太——主要是因为当时克里特岛有战事。然而，他自己也像希特勒一样在四处“掠夺”领土。爸爸、保罗和理查这三个男人都在用他们的性器官抢夺、吞噬和伤害她与妈妈。妈妈的内在受伤了，而这就是理查现在对妈妈生病的感觉。

理查强烈抗议K太太说他像希特勒。

K太太提到之前有关他吞噬妈妈的素材，不过同时他也渴望保护妈妈，让她不要被坏爸爸与坏的自己伤害。

这时理查指出，代表他自己的红色就在浅蓝色妈妈的两边。

K太太提醒说，他在画浅蓝色的时候说这是妈妈和K太太。

理查说，保罗也在保护妈妈、对抗爸爸。接下来，他开始画第十八张图。这一次他只唱挪威的国歌，然后说蓝色的区块代表K太太。这个王国比较小，而且他不知道它在哪里。

K太太诠释说，第十七张图代表欧洲，也代表妈妈巨大的内在被侵略、抢夺，同时也受保护；第十八张图则是完全未知的王国，代表他自己的内在，而配上挪威的国歌，就显示他很小。K太太将这一点与上次晤谈中所表达的被侵略的恐惧连结在一起，还包括被射杀的恐惧，以及动手术的噩梦也都有所关联；动手术即代表他的性器官被切断，以及他被有敌意的家人侵略。浅蓝色现在是K太太而不是妈妈，原因是她代表会跟保罗一起保护他的好保姆（好妈妈）。咖啡色的区块代表他的粪便。由于他在幻想中已经把保护他与攻击他的家人都吞并进去，所以会觉得所有对妈妈的攻击都在他身体内部进行。

晤谈结束时，理查说下次他还会把拖鞋带来。他把舰队放到一个纸箱里，然后让K太太看纸箱上贴的标签是“糖果”（sweets）。^[3]他说他希望纸箱里面装的是糖果，而不是军舰。

K太太诠释说，他希望所有内在的家人——包括那些有敌意的小孩与打架的父母，在他里面都能够变得友好、和善。^[4]

【注释】

^[1]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诠释过他对我及母亲感到不信任与愤怒的素材之后，他对母亲的怀疑依然是潜意识的。

^[2] 更进一步的推论是，对他而言，喉咙动手术亦代表被他吞噬的人从里面被取出来。

^[3] 原文的sweets为一语双关，除了糖果，作形容词也有“和善”之意。——译注

^[4] 理查两度提到战争的局势好转。同盟国正在追剿俾斯麦号（Bismarck），或许能够将它击沉，而克里特岛仍坚守阵线。外在情境的改善多少减轻了理查的焦虑。他也因为母亲很明确地支持分析工作（她说从我这里逃走是很傻的行为）而安心许多。不过，我认为上次晤谈的分析才是促使焦虑减轻的主要原因。从他能够有意识地表达某些焦虑、获得更多领悟、减少否认，而且有更强烈的修复欲望，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他的悲伤加深了，但同时也有更多的信任与希望。

第二十七次晤谈（星期三）

理查一副惊魂未定、愁眉苦脸的样子。外头正在下雨（雨总是让他心情沮丧），他把雨衣脱下来晾干的时候说他讨厌下雨。接着，他嘀咕道：“落汤鸡。”但一说完便迅速地把舰队拿出来摆，不愿解释刚刚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像这样喃喃自语之后很快转移话题的行为，显示他忍不住说了一些重要的事，但是又想加以否认。）

K太太要理查注意这个行为所代表的意义，也要他回想他知道胡德号被炸毁时的感受（第二十五次晤谈）。那些船员低声叫喊着：“理查、理查，理查。”而他刚刚也以同样的方式低声说话。

理查说，他知道那些船员是在向他求救，但是就算他在场，他也只能救一些人，搞不好他根本连一个都救不了……同时，理查也开始“提高警觉”，注意外面经过的小孩。他说他在来的路途中遇到几个小孩，让他一直很害怕。

K太太的诠释是，他渴望攻击妈妈内在的小孩，并且用他的“大号”炸毁她，K太太要他回想昨天那个涂黑的圆圈，以及王国中代表他的咖啡色区域。那些船员代表妈妈体内的小孩，而他想要用尿淹死他们，但同时也想拯救他们，可是他又无法克制自己的恨意，因此觉得无能为力（注记 I）。他也害怕这些被攻击的小孩会报复。K太太提到鱼群邀请他去吃晚餐的梦（第二十二次晤谈），那时，他说是因为他在水里，所以才要穿雨衣。他不信任那些鱼，也怕他自己会像妈妈的小孩一样被淹死。他想拯救这些小孩并且让他们复活是因为害怕自己也会被淹死。但是，他刚刚喃喃念了一句“落汤鸡”^[1]，显示他觉得自己活该，因为他也是坏人。

K太太在诠释这个素材的时候，理查一边让代表他自己的潜水艇索门攻击罗德尼。罗德尼现在代表俾斯麦号，而理查把她炸毁。

K太太要理查注意他正在进行的游戏，并指出他刚刚炸毁的罗德尼在以往一直都是代表妈妈，现在变成了俾斯麦号（注记 II）。她要理查

回想他在胡德号被击沉时的感受，还提到她当时诠释的时候，把胡德号事件与第八张图中那艘沉没的埃姆登连结起来。埃姆登就代表被海星宝宝攻击、吞噬而去世的妈妈。

理查反对K太太诠释说他把妈妈炸毁并击沉，并且说是邪恶的爸爸做的。

K太太说，他确实觉得坏流浪汉和希特勒爸爸会杀死妈妈，但是他自己也对坏妈妈发动攻击，才让俾斯麦号遭到炸毁。妈妈之所以变成了坏妈妈，不只是因为他对她爱恨交织，也是因为她里面含有坏爸爸和会报复的危险小孩，而他们都会对他以牙还牙。然而，当他把埃姆登（妈妈）击沉时，埃姆登不仅代表坏妈妈，也代表好妈妈；好妈妈被代表他自己的贪心宝宝吞噬并且杀死。

理查继续玩他的舰队，并且依照报纸的描述重现俾斯麦号被击沉的情景。俾斯麦号被击中之后弹到半空中，接着在原处打转，最后舰身倾斜翻倒，没入海中。这时，理查提到西提斯号（Thetis）所遭遇的灾难。他详尽地描述事件经过，并且激动地表示船内的人被活活闷死是非常可怕的。K太太说，这与她在诠释中提到的那些还未出生就胎死腹中的小孩有关联。

理查问道：“死去的人就回不来了对不对？也不会攻击别人？”

K太太的诠释是，理查对于受伤而死亡的妈妈和小孩感到恐惧，怕他们会报复，而他们都是他畏惧的鬼魂。他也觉得胎死腹中的小孩会回来找他，而且他们就是路上那些对他有敌意的小孩。他认为他们后来还是出生了，但是都成了他的敌人。

这时，理查一直继续玩着舰队，并且不断地变换船舰的排列方式。K太太在诠释那些死去而且有敌意的小孩时，他把所有的小船都排成一列，留下一艘大船在旁边，然后说大船是他自己。

K太太诠释说，那些小孩排成一列准备要对付他。

理查说他做过一些很不愉快的梦，但是都记不得了……他问起K太太的住所，听说那里还有另外一位房客，那K太太会不会跟他一起吃饭？他们是不是各自有起居室？理查问问题的时候，一边把罗德尼移到桌子的另一端。

K太太诠释说，独自航行的罗德尼代表独自一人的K太太，理查担心她自己一个人住会觉得寂寞，所以希望有人陪伴她。但是他把罗德尼移走，显示他有矛盾的情感。

理查让其中一艘驱逐舰跟随罗德尼，然后尼尔森和其他小船也随后跟上。

K太太诠释说，他刚刚的动作是把家庭修复好，然后还给妈妈，也还给K太太。罗德尼也代表K太太。

理查回答说，没错，她儿子与其他家人都来看过她。他接着问了一些有关她儿子的问题，还有她会不会跟她儿子谈到他的事。他也想知道K太太跟她儿子是不是用奥地利话交谈……

K太太说她之前已经回答过这些问题，并诠释说，理查觉得她和她儿子说的是奥地利话，表示他不愿意去承认他们说的是德语，因为这么想的话，他马上就会怀疑他们是外国人，甚至是间谍。她进一步诠释，他不仅担心她会在她儿子面前出卖他，也害怕妈妈会趁他不在的时候与保罗和爸爸联合起来。

理查对这番诠释表示反对，但是态度并不坚定。他说希望敌方派来的特务没有很多，K太太认为呢？

K太太回答说，大家都希望如此。

理查怀疑地问K太太究竟希望特务多还是不多？

K太太诠释说，他刚刚很清楚地表现出对她和她儿子的外国人身份非常不信任，甚至怀疑他们是间谍。他们还代表他所不了解的父母，也就是有秘密的父母，特别是有关性的秘密。他无法得知妈妈里面是否含有希特勒——爸爸。父母不在他身边的时候，他常常会怀疑他们，并且认为妈妈会在爸爸面前出卖他。而保罗有时候也会当间谍，所以也不可靠。但是他之所以会有这些感觉，是因为他自己也想暗中监视保罗和父母，所以他也觉得自己也不可靠。

理查立刻承认自己常常会监视别人，保罗也会，可是他绝对不会怀疑妈妈。这时，他突然决定要告诉K太太一件让他十分困扰的事，他说他害怕会被厨娘或保姆下毒，她们会这么做，可能是因为他对她们的态度往往很恶劣，而且非常没有礼貌。他经常会很仔细地检查食物，看看有没有被下毒，或是查看厨房的瓶瓶罐罐，搞不好里面装就是厨娘拿来跟食物掺在一起的毒药。有时候，他会认为女佣贝西是德国的间谍。他偶尔也会从钥匙孔偷听，看看厨娘和贝西是不是用德语说话（我后来查证过，厨娘和贝西都是英国人，而且一句德语都不会说）。理查一脸痛苦又担忧的样子，显然是很勉强自己才说出这番话。他站起身，然后走到窗户旁。每当焦虑增强，他就会露出疲惫的神情。他说担心这些事让他非常不开心，还问K太太能不能帮助他（注记III）。

K太太说，她相信分析能够帮助他。不过他也希望能够保有浅蓝色妈妈，就能够保护他，并且帮助他对抗坏父母和坏的自己。

这时，理查一句话也说不出口。他一直注意窗外是不是有小孩经过。接下来，他跑到庭院里，指着草丛里的野花说不知道是谁破坏的，看起来“一团糟”（实际上并非如此）。他回到房内，说：“我们来玩吧。”潜艇索门首先对再度扮演俾斯麦号的罗德尼开炮，接着整个情况变得一团混乱。索门本来是要对一艘德国的驱逐舰开火，但是却意外打到罗德尼，而罗德尼这时又变成英国的军舰。理查说索门的“指挥官是世界上最笨的”，他怎么会犯这么大的错误？

K太太诠释说，他不只是不信任厨娘和贝西，也不信任他的父母，因为他想要用他的“大号”炸毁他们，还想要用尿毒死他们；他怨恨父母的时候会觉得这两样东西都是有毒的。因此，他认为父母也会以牙还牙。他想检查的罐子代表父亲的阴茎与母亲的乳房。害怕被人下毒，多少跟他讨厌下雨有关——从天而降的雨代表父母在他的头上尿尿；而他对躺在床上的父母感到嫉妒与愤怒时，一样会想这么做。他说他对贝西和厨娘很坏，所以怕她们会报复。但是他也承认自己常常会找父母的麻烦，也会跟妈妈顶嘴，让她精疲力竭。此外，他知道自己会想监视他们，所以也怕他们会反过来监视他。然而，他的恐惧与罪疚感主要来自于潜意识的欲望，也就是想用尿和粪便攻击他们，并将他们吞噬、杀死。索门上那位“最笨的指挥官”代表某一部分的他；他怪罪自己攻击父母，让父母（原本是他这一方的战舰）与他敌对，因而导致他心里充满了从外与从内而来的迫害。

晤谈接近尾声的时候，理查的情绪稍稍平复下来，雨也终于停了，让他如释重负。他虽然放松了一些，但看起来仍然是愁眉苦脸的样子。这时他才告诉K太太说，妈妈还在生病，而且病情有一点加重。K太太指出，这就是他在这次晤谈中一直感到恐惧和不快乐的原因。离开K太太之前，理查又像之前一样把两张椅子排在一起，然后说他和她（两张椅子）是朋友。

第二十七次晤谈注记：

I.绝望是忧郁的一部分，也是在忧郁心理位置中最先被经验到的情感。由于早期摧毁冲动被视为是全能的，所以也会被认为是无法修复的。当摧毁冲动在生命的某个阶段再现时，仍然多少具有婴儿期的全能性质。此外，无法控制摧毁冲动的感觉，会促使原初焦虑再现。

II.理查的舰队游戏、画图、玩玩具以及他在这些过程中的联想，

有时候是表达同样的素材，只是使用的媒介不同，所以彼此可以相互印证。有时候不同的活动则会带来新的素材，便能借此深入探究他的潜意识幻想与情绪情境的各种面向。我在记录的时候，没有办法每次都详尽地呈现理查的潜意识素材如何借由不同的表达媒介来相互补充或印证。经常出现的一个现象是，在理查“厌倦”了某项活动，譬如玩玩具，或者对我的诠释表示反对之后，就会开始从事另外一项活动，结果这个活动证实了我的诠释是对的。儿童精神分析的一项特色是，分析师能够从儿童从事的各种活动中，去了解阻抗如何与更深的领悟以及表达潜意识的需求互动。

III. 自从理查开始接受分析以来，即使难免会产生阻抗，他也一直试图要将他的想法与感觉完全表达出来。然而，他还是没有办法告诉我某些意识层面的焦虑，害怕被下毒即是一例。直到我分析了某些有关内在迫害感与摧毁冲动的潜意识素材之后，他才告诉我这件事，而且是在很勉强的情况之下才说的。可以推测的是，理查之所以如此介意自己有被下毒的恐惧，是因为他认为这种恐惧是不理性、不正常的，所以才会想守住这个秘密。我们经常可以观察到，即使是具有重度偏执心理的人，通常也能够隐瞒自己的被害焦虑，甚至到了他们一旦自杀或去杀人，连身边亲近的人都会大吃一惊的程度。

【注释】

[\[1\]](#) 原文为drowned rat，而rat也有老鼠及卑鄙小人之意。——译注

第二十八次晤谈（星期四）

理查要K太太帮他从大衣口袋里把舰队拿出来，他正在注意路上的小孩，不想错过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有几个小孩正好经过这里要去上学，一位红发女孩跑在其他人前面。理查说：“就是她，我的敌人正在逃命。”然后说其他的人都在追她，可以的话，他也会去追。

K太太诠释说，他觉得是自己威胁要追杀那位女孩，但是他把追杀她的欲望转嫁给其他小孩（问理查是不是意大利人的就是同一位女孩。见第十次晤谈）。K太太诠释说，理查害怕而且怨恨这位女孩，是因为她代表害怕外国人与间谍的自己。从上次晤谈的内容可以看出，外国人与间谍也是下毒的人。

理查承认他害怕间谍与外国人，但是坚称他并不害怕K太太。这时，他跑去确认门有没有关好。

K太太诠释说，他想确定小孩跟间谍不会入侵这里。

理查说，保罗今天回来，所以妈妈今天或明天可能会回家。不过他不在意，因为他喜爱的老保姆会来陪他。理查说的时候，一边把大部分的船舰摆到一边，留下一艘巡洋舰与四艘驱逐舰在另一边，而且所有船舰都就战斗位置。

K太太的诠释是，理查对于妈妈回家的事有疑虑。战舰代表父母、保罗以及女佣，他们全部联合起来对付他。^[1]

理查说，他并不是孤军奋战，他还是有一些帮手。

K太太诠释说，他的帮手就是那四艘驱逐舰，代表老保姆或K太太、他的金丝雀，还有狗。有时候，他觉得妈妈或厨娘是与他站在同一阵线的。晤谈开始时，他似乎认为K太太是一位可靠的盟友，可以帮他对抗间谍与入侵者。他对保罗的嫉妒与愤怒，也由于害怕保罗会与父母联合起来对付他而加强了。K太太提醒理查说，保罗以前时常捉弄他，现在偶尔也会，而保姆通常都会站在他这一边。现在保姆要过来陪他，

所以他觉得她也是盟友之一。

随后，理查扭转了舰队的情势。现在那艘巡洋舰代表保罗，而其他的船舰全部联合起来对付他。这时，理查拿起门的钥匙问K太太，如果他走出去、把门关上，会不会被锁在外面。

K太太诠释说，理查想知道她会不会把他锁在游戏室外，或许是想表达害怕自己被赶出家门的早期恐惧。他可能也想把K太太锁在里面。

理查觉得这个说法很好笑，然后说把她锁在里面也不错，这样她就必须要在这里待到隔天。

K太太的诠释是，他想阻止她与约翰或其他病人见面，也想确定她会在这边等待他（理查完全同意这一点）。他也想把妈妈锁在旅馆里面，这样一来她就不能回家去爱保罗和爸爸了。

理查开始重新排列舰队。现在潜水艇索门独自航行，并且攻击罗德尼。接下来的动作类似俾斯麦号被击沉的情景。罗德尼被击沉之后，一场浩大的战斗随即展开，其他的船舰都参与其中。理查说，到处都是尸体残骸，不移走的话就会挡住去路。

K太太问要移到哪里去。

理查说要把他们埋葬在墓园，这样他们就安全了。罗德尼被击沉的时候，理查发出“公鸡和母鸡”的叫声，而且母鸡的叫声愈来愈凄厉。他说母鸡的脖子被扭断，然后被公鸡杀死。他突然把窗帘都拉起来，还要K太太帮他把房间弄暗。理查变得异常兴奋，说他现在看不清楚舰队的模样，也看不到发生了什么事。他问K太太是不是在哭，过了一阵子又问了一遍。接着，他又发出“公鸡和母鸡”的叫声，叫声也愈来愈凄厉（注记 I）。

K太太诠释说，他可能一到夜晚就会开始担惊受怕，而且认为妈妈会被流浪汉——爸爸伤害，甚至杀死，所以也预期会听到妈妈的哭声。但是从 he 刚刚的叙述与表现中可以看出，他不仅害怕爸爸会杀死妈妈，也害怕自己会这么做。他嫉妒也害怕妈妈回家与保罗和爸爸团聚，表现的方式就是让代表自己的索门突然把罗德尼炸毁。

理查犹豫不决地说罗德尼是属于英国的，然后又改口说：“不，我是说德国。不……我不知道……”

K太太指出，他（索门）把属于英国的罗德尼炸毁，就是把他深爱的母亲炸毁。这么做是因为他嫉妒并且怀疑母亲时，也会怨恨她。

理查说，马塔班岬海战^[2]一定很可怕，他们根本看不清楚情况，意

大利海军还自相残杀。

K太太补充说，一到夜晚，他就非常害怕妈妈会被坏爸爸和他自己给摧毁。她也要理查回想他之前重演胡德号事件的情景。那时，他用代表炸弹的“大号”把妈妈的船炸毁，也意指摧毁她的小孩（第二十五次晤谈）。那些落难的船员还向他与爸爸求救。他认为死去的人应该要被埋起来才安全，是在表达他害怕死去的小孩会回来攻击他，而路上的小孩或是鬼魂都是他们的代表（见上一次晤谈）。

理查完全同意船员代表小孩。

K太太诠释说，理查把房间弄暗是想表达他在夜晚的恐惧感。他看不见父母到底在做什么，所以不确定他的攻击欲望是否已经实现。他不确定自己是在攻击他爱的妈妈还是他恨的妈妈，也不知道跟妈妈在一起的究竟是好爸爸还是坏爸爸，还有谁在射杀谁，谁又在攻击谁〔混淆〕(confusion)。这种不确定感与恐惧感都借由提及马塔班岬海战的过程表达出来。在黑暗的情景中，他不确定K太太是否在哭泣，也无法分辨被摧毁的究竟是罗德尼还是俾斯麦号。

K太太诠释的时候，理查把灯打开，并且表示很高兴见到房间再度变得明亮。他说现在整个房间看起来好多了，之前好可怕。接着他又把灯关掉，说他以前一到晚上就会非常恐惧，还要保姆坐在床边陪他一直到他入睡。他常常半夜惊醒，而且会大声喊叫到有人来为止。他说这是四、五年前的情况，现在不会这样了。不过，这句话听起来一点说服力也没有（注记II）。

K太太诠释说，他把房间的灯打开之后，焦虑已经有所纾解；而关灯时他再度经历的恐惧也不那么强烈。这是因为K太太在旁边陪他，他也能够随时把灯打开，并且向K太太诉说心中的恐惧。因此，K太太代表最完美的保姆或妈妈，他希望夜晚独处时，她们能够来陪伴他。但是，他不只有在过去才感觉到恐惧，现在这些恐惧依然存在，从他的游戏与描述中都看得出来。

理查提到妈妈今天的情况比昨天好。

K太太诠释说，由于昨天大部分的素材都是在表达他害怕被下毒或者自己是有毒的，所以他会觉得妈妈喉咙痛就代表她也被下毒了。

理查同意他确实觉得妈妈可能被下毒，但马上补了一句说：“不过是贝西下的毒。”

K太太提醒理查，他提到他在照顾妈妈，但是没有谈到怎么照顾

她。

理查支支吾吾地说，他从药房买了一个东西给妈妈，是一种可以从鼻子吸的东西。他还说那可能是有毒的东西。

K太太问他买的东西是不是装在瓶子里。

理查说是。

K太太诠释说，他感到愤怒与嫉妒时，会认为自己是有毒的，纵使他想帮助妈妈，也不觉得自己办得到。在他的幻想中，从药剂师那边买来的瓶子已经变成了毒药。

理查变得极度焦躁不安，一直走来走去，然后说他想听这些，K太太说的话让他听了很不舒服。

K太太指出，他用“不舒服”这个词，是因为他觉得K太太刚刚那番话就等于是女佣（实际上是妈妈）拿给他吃的有毒食物，目的要惩罚他之前毒害她们，还有昨天毒害K太太。

过了一阵子之后，理查渐渐安定下来。他把窗帘拉开，问K太太说，当病人有这么恶劣的想法，又说出这么恶劣的话时，她会不会觉得受伤。

K太太诠释说，理查害怕自己的言语和潜意识攻击会伤害妈妈，现在也怕伤害K太太。K太太接着说，她的工作就是希望能够了解病人所有的想法与感受。

理查说，他早就有她是个邪恶畜生的想法，这想法并不只在她说了那一大堆他觉得自己具有毒性的时候才产生，而是在前一天就有这样的想法了。如果他向她丢东西或是用其他方式攻击她的话，她会怎么做。还有，约翰是不是也曾经试着要伤害她。

K太太回答说，她不会允许他或其他病人攻击她的身体（这时，理查显露出高兴和安心的神情。）她解释他觉得自己的攻击欲望非常危险，担心他根本控制不了，所以想知道K太太会怎么保护自己。从分析过程中可以看出，理查一直都很担心母亲在面对流浪汉或希特勒父亲的攻击时无法保护自己。他把足球压扁，并且叫它“邪恶的畜生”时，就开始了解到自己有攻击K太太身体的欲望。

理查又开始发出“公鸡与母鸡”的叫声。一开始听起来是凄厉的哭叫声，后来变成母鸡开心地咯咯叫。理查解释说，现在母鸡很开心，因为她刚刚下了颗蛋，她就要有小孩了，所以一开始才会哭。理查说，他们的邻居A太太养了两只母鸡，本来以为会生十三只小鸡，结果只生了两

只。

K太太问他觉得为什么会这样。

理查不情愿地回答说不知道。他觉得其他的蛋可能坏掉了。接着，他跪在桌前（相当不寻常）玩舰队。罗德尼又被一艘驱逐舰攻击。他发现跪着之后膝盖脏掉了，就走到水槽去清洗，而且直嚷着水好脏。

K太太诠释说，理查觉得自己的膝盖把水弄脏了，而这一切都发生在罗德尼（妈妈）被击沉之后。他的脏膝盖代表他的屁股，他幻想自己正在用尿还有“大号”毒死妈妈。他刚刚跪下来，也是表示想请求K太太原谅他先前对她的攻击。他说邻居的母鸡只生了两只小鸡，本来以为会生更多；母鸡代表妈妈，他觉得如果没有把其他小孩毒死，她不会只有两个小孩，就是因为他在蛋里下了毒，才让蛋变坏。

理查把脏水放掉，然后在水槽边玩了起来。他一下把水装满，又把水放掉，一边说淹大水了。

K太太诠释说，他会这么痛恨又害怕下雨，有一部分是因为雨代表的是父亲的尿，它不仅有毒，还会把人淹没。

理查走到外面去看着水流掉，又回到水槽边把水装满。他看起来比刚刚平静许多，而且说现在水很干净，还可以养只金鱼。

K太太诠释说，他现在比较不害怕自己会把她和妈妈毒死或淹死，也比较能够清理和修复对妈妈与K太太的伤害，修复的方式就是给她们一只金鱼，代表给她们小孩。

离开的时候，理查看起来开朗许多。K太太和理查一同走了一小段路，快到转角的时候，他突然说：“砰！砰！”

K太太问他在对谁开枪，理查回答说，敌人就在转角，他们无所不在，然后就对着四面八方作势开枪。

第二十八次晤谈注记：

I. 有时候理查的游戏变化多端，而且一个动作接着一个动作快速进行，所以我通常只能选择一些素材进行诠释。图画的素材同样无法完整诠释，相信这也是分析师在诠释梦境时经常会遇到的情况。借由诠释降低焦虑过后，通常也是儿童的游戏内容最为丰富之时，同时出现而且接连不断的联想，就是呈现丰富性的方式。我们有时候会听到成人个案抱怨他们心里同时出现太多想法，不知道应该说哪个好，这往往也代表他们同时感受到许多相互矛盾的情绪。我经常提出的一个看法是，不

同的心理历程同时运作，就是早期心理历程之复杂特征之一。而这方面的问题，仍有待未来进一步厘清。

II.分析促使理查早期的夜晚焦虑（亦称为夜惊）重现。他记得小时候都要保姆坐在床边一直陪到他睡着为止，这件事他一直没有忘记，但是直到焦虑重现之后才说出来。值得注意的是，理查的早期焦虑、欲望与冲动在此次分析中再现，而他对夜惊的记忆正好进入这个情境里；这让人想到在分析中出现新记忆的问题。我认为这些记忆的价值，就在于能够让分析师去深入探究最初建构这项记忆的经验与情绪，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分析中出现的记忆就没有任何价值。探索心智深层就会导致早期内在与外在情境历历再现，我将此称为感觉记忆之再现。感觉记忆的再现可能跟随在分析真实记忆之后；相反地，早期情感的再现也可能会激起真实记忆。弗洛伊德提出潜藏记忆（cover memories）的概念，即意味着我们必须将这些记忆背后的情绪、经验与情境挖掘出来，才能够完全了解它们所代表的意义。

【注释】

[1] 这个例子是我们经常可以观察到的现象，也就是被害恐惧会增强嫉妒与孤独感。

[2] 马塔班岬海战（Battle of Cape Matapan）发生于1941年3月28日，英国皇家海军与意大利海军在夜间进行一场混战，英国海军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并且夺下地中海控制权。

第二十九次晤谈（星期五）

K太太和理查在路上相遇。理查通常都会跑去迎接K太太，但是这次他并没有这么做，他只说了一句：“我们到了。”进到游戏室后，第一件事就是确认他和K太太有没有准时。沉默了一阵子之后，理查说他没有带舰队来，K太太问他是不是忘了带。

理查回答说不是，而是不想带来（他显然不想配合）。

隔了一会儿，K太太问他在想什么。

理查一开始说：“没什么。”然后又说他在想一件事，但是他不想说。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四处查看，然后走到厨房去把水龙头打开。他拿起水槽的塞子放到水龙头底下，然后用一只手指顶着水龙头，朝K太太的方向喷水。

K太太诠释说，这个动作看起来像尿尿，她认为他不愿意跟她说，是因为那会像是用尿喷她。

理查说水看起来很脏，还说他刚刚不愿坦白告诉她的想法，就是他不会再说任何可以让她提到下毒的事情，这些令人不快的想法，他并不想知道。^[1]

K太太诠释说，昨天他在水槽把膝盖洗干净之后说水很脏；水槽代表K太太，而他把K太太弄脏，让她充满了有毒的尿，所以他才会觉得K太太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有毒的。当他对妈妈的话感到不信任与恐惧时，也会有同样的想法。这是因为妈妈和她也代表他心里所想的東西——那些令他不愉快、忧虑，而且想刻意忽略的想法。

理查走到外头，并且要K太太把水槽的塞子拔掉，他想看水会往哪流.....

过了一会儿，K太太问他妈妈是不是已经离开了。

理查涨红脸、气冲冲地说，她已经离开了，去找保罗了。他磨着

牙，发出像咆哮一般的声音。他还说，他很叛逆，想走的时候随时会走，跟K太太一起进行这项工作实在太不愉快，而他想离开的时候谁也阻止不了他。接着，他安静下来并开始画画（第十九张图）。过了一会儿之后，他说：“我现在还不想走。”他一开始画的仍是海星的形状

（a）。随后，他在纸上写：“邪恶的保罗，yah yah yah”，^[2]解释说“yah”是德语的“是”，以及保罗是邪恶的德国人。理查仍然非常愤怒。他满脸通红，嘴巴一开一阖，不过他的情绪很明显的是过分夸张了。表达完他对保罗的恨意之后，他突然说：“可是我还是喜欢他，他人很好。”这时，他一边开始画（b），看起来是半鱼半蛇的形状，后来又把它整个涂黑划掉。接着，他画了一条分隔线（c），然后画（d）。他把脸和身体涂成绿色的时候说这是妈妈，她生病了，所以是绿色的。他一边用力地把这个人形的双脚涂黑，一边发出“公鸡和母鸡”的叫声，而且叫声愈来愈愤怒。他说她的脚是黑的，是因为她踩在黑色的爸爸身上。然后，他又把绿色的身体涂成红色，并且用铅笔很用力地在旁边写上“温柔的妈妈”（Sweet Mummy）。理查露出一副好笑又不以为然的表情，很清楚自己的言不由衷。

K太太问他现在公鸡和母鸡怎么了。

理查说：“她杀了他。”停顿了一下，又补充说：“因为她很坏。”这时他一边写着（e）：“K太太是畜生”，但随即愤怒、焦虑地把它整个涂掉。

K太太诠释说，他觉得温柔的妈妈与畜生K太太都很坏。他认为妈妈很危险，也怀疑她会杀死并吞噬爸爸。妈妈一开始是因为生病而画成绿色，但是后来又变成红色的原因，是理查觉得她体内含有红色的章鱼爸爸，而他正在从里面吞噬她。可是，她也踩在爸爸身上，而且吞噬他。最后她被涂上黑色，是因为理查觉得她愤怒地在尿尿与大便，就像理查一样。这就是理查害怕会被K太太与妈妈下毒的原因〔被害焦虑与投射〕。

这时，理查正在为（a）涂上颜色。他说，只有两个人在争夺王国：黑色的爸爸与他自己，他们都想要拥有沿岸区域（理查指着外围的区块）。接着，他指着最上面的黑色区块说，爸爸的性器官长得很奇怪，居然这么尖。他很聪明，所以很快就把大部分的沿岸区域都据为己有；妈妈只拥有中间一小部分的区域。理查说到这里时，决定把一小部分的沿岸区域给妈妈，并且表示自己还是拥有大部分的领土。

K太太诠释说，红色的沿岸区域代表他有比爸爸更大、更强壮的性器官，而爸爸的性器官则是又尖又好笑。不过，红色在之前一直是代表

章鱼爸爸，所以红色的部分也代表爸爸的性器官，而且已经被他吞并并据为己有，而在他幻想中，他原本的性器官在动手术的时候就已经被切掉了。红色可能也是指那个被他把玩而兴奋的性器官。事实上，他知道自己阴茎比爸爸的小很多；海星右下方的两个小区块就是代表他的阴茎。他说妈妈只拥有中间一小部分的区域——意指她没有阴茎，随后他就给了妈妈一个阴茎，那时，他的潜意识认为她应该要拥有一个阴茎。

理查没有反对这个诠释。虽然他从未承认他看过女孩或女人的性器官，却似乎很清楚男人与女人的性器官是有差别的。

K太太也诠释说，理查对保罗感到愤怒又嫉妒，并且把他逐出王国之外，意思是把他赶出家门。不过，主要让他嫉妒又愤怒的似乎是爸爸。理查今天画的王国也代表他的内在：他觉得他把生病、有毒而且愤怒的母亲以及坏的或死亡的父亲都吞并进去了。K太太提醒说，昨天那些要被埋葬的“尸体”，与他恐惧死去的人会回来有关。今天他在画画前与画的过程中，只要一愤怒就会动动下巴，嘴巴也会一开一阖，这些动作都代表他愤怒地将全家人吞并进去。

K太太诠释时，理查在画本上又急又猛地涂鸦。他在中间画了一个人形，也写了一些字母，但立刻又把它们涂掉。

K太太的诠释是，理查想要用他的“大号”攻击她与妈妈。

理查在纸上画了一些圆点，然后非常愤怒、焦虑地把纸揉成一团丢掉。

K太太诠释说，他把被涂黑、受伤而且生气的K太太与妈妈丢掉，这么做也是试图要把她们从他内在赶出来。

理查接着在另外一张纸上开始画画，但是画没两下就猛然从椅子上跳起来说想出去。他要K太太跟他一起走，并且说：“我们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吧。”

K太太诠释说，这个可怕的地方代表他的内在。他之所以觉得可怕，是因为里面装满了死去与愤怒的人，以及自己和他们的毒。他要K太太跟他一起走到外面，表示他想把会保护他的好妈妈从他自己内在拯救出来，让她留在外在世界。

理查赞叹乡间、山丘与阳光的美好。他要K太太别在院子里做诠释，以免被其他人听到，不过，他没有阻止K太太低声诠释。他不想听到诠释，是因为它们代表她给他的坏东西，相对于好的外在K太太与美丽的乡间风景。

理查试着要把花床里的杂草挖出来，被K太太制止之后就不挖了。不过他还是拔了一株植物，想分辨它究竟是杂草还是花。接着，他拾起放在花间的石头，然后愤怒地把石头砸到墙上。

K太太诠释说，他在探索K太太与妈妈的内在，并且把她们的宝宝拉出来。（这时传来女人与小孩的声音。）

理查说：“他们是邪恶的小孩。”

K太太诠释说，理查之所以攻击妈妈的内在，一方面是出于嫉妒，另一方面则是恐惧她里面那些邪恶、危险的海星宝宝在吞噬她，因此，他觉得他必须把那些把海星宝宝拿出来才能保护妈妈。K太太提醒说，他之前的图画就已经表达了这一点。

理查继续拿石头往墙壁上砸，并且说：“这是妈妈的乳房。”

K太太提到他刚刚在水槽用水喷她之前，先是把圆形的塞子放在水龙头下冲水，而塞子就代表她的乳房，表示他觉得自己就像在婴儿时期一样对乳房排尿和下毒。这跟他担心代表妈妈的厨娘会在食物中下毒来报复他，而且怀疑所有的食物都有毒是有关联的。现在他攻击妈妈的乳房，也是因为对于妈妈可能会拥有并且喂养的小孩感到愤怒与嫉妒。K太太与约翰和其他病人会面时，他就会有同样的感觉，也因为她即将前往伦敦去看她的家人和其他病人而更加愤怒。

理查一次又一次地赞叹眼前的美景。他现在平静地与K太太坐在门阶上，并且说他想爬其中一座山。爬上去要多久呢？K太太也会去爬那座山吗？接下来的过程中，他不断地问同样的问题。他拿起一根竿子深深地插入接近花床边的泥土里，并且说他现在要把它推到妈妈的乳房里。随后，他又拉起竿子，然后找了一些土来把洞填满。

K太太诠释说，竿子代表他的牙齿与阴茎，他正在用牙齿啃咬妈妈的乳房，并且把他的阴茎推进去。

理查再度表示想跟K太太一起去爬山。

K太太的诠释是，理查渴望拥有大人的阴茎。他想跟她去爬山，是在表达他渴望与她（代表妈妈）像成人一样性交；这样的性交是充满爱恋的，而不是危险的、啃咬的，也与他乡间与山丘之美景的欣赏之情有关联。他渴望借由“好的”性交来修复所有对妈妈的伤害，并且最希望先修复她的乳房。

理查回到房间之前，试着让侧门不要完全阖上，这样他先到的时候就可以先进游戏室。[\[3\]](#)

K太太的诠释是，他希望能够永久保有乳房与妈妈，这样就永远不会受挫，也不会摧毁妈妈的乳房与身体（在庭院与门阶上的这段插曲持续了大约十五到二十分钟）。

理查回到桌前坐定，并望着桌上的那些图画。

K太太问他最后一张代表什么意思。

理查说，上方的两架飞机相撞，他是比较小的那架英国飞机，另外一架则是妈妈。说到这时，他一脸惊恐地望着K太太说，他们两个可能都会死。他不确定在旁边那架大型的英国飞机是不是保罗。

结束的时间到了，与K太太一起离开已成为分析情境的一部分。在准备一同离开时，理查如释重负地说：“终于结束了。”路途中，他看着自己的棒球帽说太小了，要拉松一点才行，接着就用双手拉拉帽子。他告诉K太太保姆会来接他，等一下她会不会与保姆交谈？保姆之前说她迫不及待想见到K太太。这时保姆正好出现，K太太与她短暂交谈的时候，理查看起来很高兴。

（这次晤谈过后中断了几天，原因是隔天理查睡觉的时候感冒了。理查想来见K太太，但保姆不允许。后来他被载回家休养。）

【注释】

[1] 我认为，理查害怕我会被他的攻击欲望伤害所引起的焦虑，在经过分析之后已经减轻了。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他的攻击与阻抗都变得更为明显。同时，他也比较能够表达那些原本隐藏在心中的意识想法。

[2] 我把人名都涂掉，并且在上面加了一些圆点。另外，我也在图中标上（a）、（b）、（c）、（d）。

[3] 我先前提过，理查只能等我拿钥匙来开门之后才能进来。

第三十次晤谈（星期四）

理查见到K太太的时候一脸焦虑。他很详细地向K太太说明他的病情。他喉头发炎，只有轻微发烧，但是被迫要躺在床上休息。外面天气很好，但是他不能跟爸爸和保罗出去，所以很不开心。^[1]他说保罗真是个大好人。昨天他们一起去钓鱼，玩得很开心。他先是描述他们怎么抛鱼钩，然后说河里有好多小鱼，但是他们一只也没抓到。后来爸爸跟保罗又去了一次，爸爸钓到一只好大的鲑鱼，不过他没有钓鲑鱼的许可证，所以必须把鱼线剪断放它走。那只鲑鱼又大又美，不晓得它能不能挣脱鱼钩，或者会不会因为鱼钩卡在喉咙然后就死了。理查跟保罗去钓鱼的时候，天气非常好，一切都很愉快。他跟保罗说，如果“梅兰妮”也能来就好了，她可以开车过来。这时，理查问K太太会不会介意他叫她梅兰妮。

K太太说她不介意。说到理查希望K太太陪他这一点，她提到之前某个周末他也希望她能到他们家的庭院去，还说觉得她“就在身边”（第七次晤谈），这代表他希望在身体内部有一个好妈妈一直陪着他。现在，他想跟保罗分享K太太，表示与他一起分享好妈妈。

谈到目前为止，理查很少望着K太太，或看看游戏室，这一点相当不寻常。他问K太太说，平常这个时间她都在做什么。（理查早上才回来，所以K太太安排下午与他晤谈。）

K太太回答说，他知道她有其他病人，但还想知道他不在的这段期间，她是不是用他的晤谈时间见了别人。他离开K太太之前表达出强烈的攻击欲望，所以很担心他离开的这段期间K太太会做什么，同时也感到嫉妒。

理查问K太太会不会介意他对她说出一些恶劣的话？如果他骂脏话呢？

K太太再度表示，他心里想说的话都可以说出来。

理查提到一部电影，内容是一位德国的海军军官在谈德国，然后说：“真是妈的烂国家。”他紧张地望着K太太，骂脏话显然让他觉得既兴奋又害怕，他知道父母一定不会允许他说这些字眼。理查描述电影的时候，也开始画画（第二十张图）。而这时，他则是专心地盯着外头。路上有一些小孩经过，附近还站着几位男子，理查说他们是“邪恶的男人”，还对着一位手里抱着婴儿的女子说：“脏鬼。”不过，看着婴儿倚在母亲肩上的样子，他又说：“宝宝没那么肮脏。”理查说话的时候刻意压低声音，也要K太太低声说话，这样外头的人才不会听到，也才不会攻击他们。他提到那些“邪恶的男人”时，一边移动手臂发出“砰！砰！”的声音。骂完“妈的”之后，也问K太太说哪些事是他不能对她做的。K太太提醒他，之前讲过不能攻击她的身体，听完之后他似乎觉得安心了一些……随后，理查再度提到跟保罗去钓鱼的事，但是说到无法跟爸爸与保罗一同出去的时候，他突然变得非常愤怒。他痛恨他们，希望他们什么都钓不到，最好鱼钩插进他们的喉咙里。他有跟妈妈提过这些想法。理查气得满脸通红，嘴巴不停地一张一阖，并且磨着牙，对K太太的愤怒与畏惧也愈来愈明显；他说，他觉得K太太是畜生，说完又问这样会不会伤害她。同时，理查也频频注意外面经过的人，他最害怕的那群小孩经过时——里面有那位红发女孩，他马上躲了起来。理查显然很努力要克制自己对K太太的愤怒、怨恨与恐惧。他说不知道K太太会不会因为他没来而生气。她生气了吗？那她现在在生气吗？她生气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她生气的时候看起来一定很可怕，就像希特勒一样。理查看也没看K太太，便开始模仿她生气的样子：鼓着一张脸、嘴巴一开一阖，并且磨牙。虽然他刻意做出夸张的动作，但是他说K太太像希特勒的时候，确实也一边在颤抖。理查避开K太太的目光，站得离她更远，还说他想要逃走，想坐公交车回家。如果他真的这么做，K太太会让他走吗？

K太太提醒理查，她之前曾经说过，她不会阻止他离开。K太太诠释说，理查这个时候想逃走，是因为害怕自己内在那个骇人的希特勒父母，而现在是K先生与K太太为代表。

理查继续画画，并解释说他要先涂黑色，代表爸爸。这里面只有四个人：保罗是比利时，挪威不在其中，妈妈是希腊，理查是英国，而爸爸是德国。这时，他提到克里特岛沦陷的事，并且对战争情势表示担忧，但说完立刻转移话题。^[2]

K太太诠释说，他对战争的恐惧，加深了他对K太太与妈妈的担忧。他担心他们会受伤，也忧心自己的内在。^[3]由于实在太过担忧克里特岛与坏妈妈，他试着要将坏希特勒——妈妈（K太太）与好妈妈（受

创的希腊）分开。因此，他才会说图中的王国里面只有四个人，表示K太太并不在其中。

理查又看了看自己的画，然后说保罗帮他一起阻止爸爸靠近妈妈。

但接下来，他发现爸爸有一小块领土就在妈妈的领土里面，还有一小块在他自己的领土里，这让他大吃一惊。他还看到自己也有一块在保罗里面〔相互投射性认同〕(mutual 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说这样很好，他们在接吻。当他发现所有的人都相互占有彼此一部分的领土，便开始感到忧郁、绝望。他带着认真而歉疚的神情问道，如果他说他不觉得K太太的分析有用，会不会伤害她？这么做真的对他有帮助吗？什么时候才会看到效果？

K太太诠释说，他之所以绝望，是因为不相信K太太能够把在他身体内部那些碎成片段而且相互混合的人都恢复原状，对于岌岌可危的英国也无能为力。就算是能帮助他的好K太太一样做不到。

K太太诠释的时候，理查拿了一只扫帚来扫地。

K太太继续解释说，他觉得自己内在充满了一小块不完整的人，并且怀疑她无法帮他清理并且治好他的内在。K太太再度谈到那张图，并且说理查想表达的是他的性器官进入保罗体内，以及他正在与保罗做爱。坏爸爸、保罗与理查都在与妈妈做爱，并且把他们的性器官放到妈妈的性器官里。但是，他们也互相吞并，所以都变成了一块块的碎片。他之前曾经表达过妈妈里面含有爸爸那危险的章鱼性器官，而且它正在吞噬她。

理查跑到厨房去，然后在水槽里发现一只蜘蛛，就叫K太太过去看。他把蜘蛛淹死，显然很享受这个过程。之后，理查回到座位上又开始画画。

K太太继续诠释说，一开始，理查试着要克制自己的愤怒情绪。他提到天气很好、保罗是大好人，一切都很愉快。他对K太太也很友善。但是，一说到不能跟爸爸与哥哥去钓鱼的时候，他就变得愈来愈愤怒，接着嘴巴一张一阖，做出好像吃人的动作，而且还磨牙。他也表达了对保罗与爸爸的死亡欲望，也就是希望有坏东西卡在他们的喉咙。这些是理查害怕自己内在充满了坏的、愤怒的、肮脏的人在相互打架与吞噬的最深层内容。

理查突然说：“我肚子痛。”

K太太问肚子哪边痛。

理查回答：“有食物的地方。”

K太太诠释说，他觉得他的内在有可怕而且危险的人。

理查说他想离开，他受够（fed up with）^[4]精神分析了。

K太太指出，他用“受够”^[5]这个字眼符合了当下的感受：他觉得自己已经吞噬了所有人，而K太太还一直在用骇人听闻的话喂他。K太太表示，他怀疑她拿有毒的食物喂他，与他不信任外籍的K太太与K先生有关，原因是几天没见之后，她在他的心中变得愈来愈坏。理查现在更加恨她，是因为她让他受挫：虽然理查是因为自己生病而无法与她会面，他仍然觉得是她弃他不顾（注记 I）。离开K太太的那天，他经验到对保罗与妈妈的强烈恨意，他认为妈妈偏爱保罗，而让他倍感受挫。现在，理查也怀疑K太太会利用他不在的期间与其他人会面，所以认为她就跟偏爱爸爸与保罗的妈妈一样。理查也害怕妈妈会被保罗与爸爸伤害，就跟他看不到爸妈时的感受一样。K太太要他回想之前母鸡被杀的时候，他所发出的公鸡与母鸡的叫声（第二十八次晤谈）。

理查纠正K太太说，不，是爸爸被妈妈杀了。

K太太的诠释是，理查不确定夜晚父母打架的时候会有什么结果。由于他觉得自己已经将打架的父母吞并进去，所以不确定感只会更深，因为他根本无从得知自己内在发生什么事。“妈的烂国家”就代表他的内在。由于他愈来愈愤怒、害怕，所以会觉得他内在的每个人也更加危险、肮脏与有毒。所有恐惧都加深了，他的攻击也因此变得更为激烈，这也是他对外面其他小孩感到更加恐惧的原因。

理查回答说，那些小孩真的很脏，闻起来像“大号”。他一再地打断K太太的话，K太太诠释“妈的烂国家”（bloody awful country）代表他的内在时，他表示抗议。但同时他也一边把王国内的某些领土涂成红色，还唱着“天佑吾皇”。

K太太诠释说，现在他是在保护国王与皇后（代表爸爸与妈妈）。

理查回答说，他是在保护他们，不让他们遭受攻击。

K太太诠释说，他是在避免父母遭到自己攻击。他觉得他在吞噬他们，所以红色也代表他“血淋淋”（bloody）^[6]的内在……

理查提到厨娘和贝西常常说“粗俗的话”，并且带着些许嘲笑语气说，她们说粗话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自己很高尚，就好像“呵呵爵士”^[7]一样。（这时，理查挤眉弄眼地模仿希特勒——K太太的表情，还踏着行军的步伐与踢正步。）

K太太诠释说，理查觉得她粗俗，是因为她在诠释的时候说了他刚刚骂过的脏话。她也诠释希特勒与呵呵爵士对他而言没什么两样，从他做的表情与行军的动作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但是，由于他觉得自己内在含有可恨的希特勒父母，所以在他幻想中，自己也变成了希特勒或呵呵爵士。

晤谈接近尾声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平时也会使用这间游戏室的几个女童军突然出现，并且说她们想进来。K太太轻松地把她们打发走，可是理查吓坏了。他与K太太一同离开时，甚至看也不看她，而且一路上一句话也没说。

第三十次晤谈笔记：

I. 这一类对于挫折的指控源自于婴儿时期。这不只是因为有时候母亲的确让婴儿受挫，也是因为婴儿会觉得所有好的东西都来自好乳房，而所有坏的东西（例如身体内部的不适）也都来自坏乳房。

【注释】

[1] 理查的母亲告诉我，他非常担心我会因为他没有来而生气，而且一直要她保证我不会生气。

[2] 克里特岛沦陷后，理查的母亲告诉我，理查跟她说如果英国战败，他就会去自杀。他以前从来没有在母亲面前说这样的话，对我更是只字未提。

[3] 我先前提过，外在因素引起的恐惧会增强对内在危险的焦虑，反之亦然。

[4] fed up with的字面意义是装满了东西。——译注

[5] 大家都知道，分析的时候会特别注意个案表达情感时的用词。我的经验是，即使是像“fed up”这种相当常见的用语也一样要注意。但是不论用语是否常见，诠释的时候究竟该不该提到个案的用词，应取决于当时的情境，特别是主要的焦虑情境。类似的例子请参见第二十八次晤谈，当时？理查曾经说我的话让他“不舒服”（sick）。

[6] bloody是粗话，也有血淋淋之意。——译注

[7] 呵呵爵士（Lord Haw Haw），本名威廉·乔伊斯（William Joyce），是在美国出生的英国公民。他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替纳粹宣传，因而以叛国罪被处死。——译注

第三十一次晤谈（星期五）

理查仔细地检查房间，看看昨天他与K太太离开之后，那些女童军有没有动过房里的东西。他觉得有一些东西被移动过，像是照片的顺序不一样，也多了一张小凳子。不过后来他发现那张知更鸟的明信片还在原位，便放下心来。

K太太诠释说，昨天他很害怕那些不怀好意的小孩——入侵他内在的小孩，但是发现他们并没有抢走他的性器官（以知更鸟明信片为表征），便安心许多。

理查坐定之后开始画图。昨天他几乎不看K太太或房间，今天他却直视着K太太。理查打了个喷嚏，然后微笑着说，有颗气球从他里面跑出来，气球一定很高兴能脱离他的身体。他开始画另一张王国的图（未收录于附图中）。理查问K太太昨天有没有去看电影，希望她有去。他很喜欢昨天的电影，如果当时她也在就好了。理查要她从蜡笔里面选出代表爸爸、妈妈、保罗与他的颜色，并且把玩具都推到一旁，说他不喜欢这些玩具。他开始为王国上色，并且说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领土。爸爸虽然是黑色的，但是他人很好，而且没有任何战争发生。（相较于上次晤谈，理查的情绪有十分明显的转变，现在的他放松许多，也不再那么焦虑。）

K太太说，昨天的图中，每个人都是东一块西一块的；这次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领土，也没有人占有其他人的领地。她也指出，他生病喉咙痛以及母亲担心他所引起的焦虑，促使他昨天更加恐惧自己吞噬了那些支离破碎的家人。

K太太诠释时，理查专注地聆听，并且望着她。他说他感冒时觉得肚子痛，喉咙也很痛。

K太太提醒理查，她之前曾经诠释说，他觉得自己吞并了有敌意的家人——尤其是保罗与爸爸，那时他也觉得肚子痛。而他的喉咙痛或许也跟他希望鱼钩插进爸爸与哥哥的咽喉有关。

理查表示抗议，他说他不想听K太太说这些可怕的想法，还说他想离开。（然而，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并没有很焦虑，也没有停止画图。）接着，他问K太太能不能帮助他，让他不要这么害怕其他小孩。他也说爸爸人真的很好；不是只有在图里面，实际上他也是最慈祥的爸爸，而他非常爱爸爸。理查准备开始画第二十一张图的时候，突然说他做了一个不愉快的梦：英国海军舰队尼尔森（HMS Nelson）被击沉了，而且沉没的方式跟俾斯麦号一样。（理查诉说以下这段话时，表情变得十分哀伤。）这一定是在克里特岛附近发生的海战。我们不久前才失去了几艘巡洋舰，海军的实力愈来愈弱.....接着是一阵沉默.....

K太太诠释说，理查非常担忧战争情势，怕很快又会有战事，而且可能会节节败退。她补充说，最近他愈是担心战况，就愈不想谈论它。

理查说他的确很担心，而且根本连想都不愿意想。（他显然是担心同盟国可能会战败，只是完全说不出口。）

K太太问他觉得梦中是谁把尼尔森击沉的。

理查说他不知道，并显露出强烈的抗拒。

K太太诠释说，尼尔森在他所有的画里都是代表父亲。他刚刚才说他很爱爸爸，但是他嫉妒爸爸的时候就会恨他，这时，爸爸就变成了黑色的希特勒——父亲。但是，他也会因为在愤怒与怨恨的时候攻击他深爱的好父亲而感到罪疚〔攻击爱的客体与忧郁焦虑及罪疚感有密切关联〕，也因为在嫉妒与愤怒的时候将爸爸抹黑、让他变坏而感到罪疚。此外，他也希望爸爸跟妈妈在一起的时候是希特勒。K太太表示，他说气球很高兴能脱离他的身体，跟他觉得应该把爸爸从身体里面救出来有关联，原因是害怕爸爸可能会被他的内在攻击摧毁。理查感冒生病，就是导致他感觉自己内在有这些可怕事件发生的原因。他梦中那艘被击沉的尼尔森，代表着他内在那个死去的爸爸。理查觉得自己要为尼尔森被击沉的事件负责，而他对战争与可能战败的恐惧也日渐加深。

理查要K太太帮他把窗帘都拉上，让房间变暗。他把暖炉打开，又说里面有东西在动（见第九次晤谈）。他说：“里面有鬼。”而且脸上满是惊恐。接着，他又请K太太帮他把窗帘拉开。理查开始焦躁不安，也没有把刚刚的图画完。不过他说画中的那只小鱼宝宝在求救。

K太太问是谁在攻击它，是索门吗？

理查没有回答。他变得十分焦虑，然后说他想看K太太的时钟，并且要她设定闹钟。

K太太将鬼魂与他对死去的父亲、母亲及K太太的恐惧连结在一起。她提醒理查，之前关掉暖炉代表攻击在妈妈体内的小孩与爸爸，也意指把妈妈杀死；打开暖炉则是代表让他们全部复活。还有，暖炉里的“鬼魂”也代表死去的爸爸与小孩可能会回来伤害他；这些受伤的“鬼”小孩也是他的敌人——路上的小孩。夜晚的时候他会特别害怕鬼魂。他也怨恨和嫉妒爸爸可以把性器官放到妈妈体内，然后让小孩在里面长大。因此，他担心自己已经因为嫉妒而杀死了爸妈的小孩。他突然想听闹钟响，表示想警告自己；除此之外，闹钟响也是K太太与妈妈还活着的象征，而闹钟就是她们的表征。他刚刚问K太太，星期日他不在X地的时候，她会不会与其他病人会面，就显露出他的嫉妒。^[1]

理查说游戏室好可怕，他待不住了，一定要出去透透气。他又试着不把侧门锁上，看看这样能不能进入游戏室内。理查再度沉醉在乡间的美景中，不过他一看到花床上面有个脚印，就跟K太太说，他觉得一定是昨天某个女童军踩的。

K太太诠释说，他害怕坏小孩会闯进这间房子并且破坏它，而这间房子代表的是K太太与妈妈的身体。如果房间的门一直为他而开，他就不需要硬闯进去，也不需要攻击妈妈的内在，还可以保护她。K太太提到他害怕危险的海星宝宝与章鱼爸爸会伤害妈妈的内在，这强化了他想进入妈妈体内来保护她的欲望。

这时，理查一直在地上捡石头，并且找到一个破掉的瓶子，他气愤地丢开瓶子，说它不应该在这……理查回到房间里，看了看玩具，然后拿起“贫民窟”（一个小玩具房子，理查在游戏中拿来当作车站后方的贫民窟）。他还拿起一个有瑕疵的人偶（缺了一只手臂的玩具男人），紧紧地握住他，并且把他的另一只手臂也扯断。接着，他问K太太会不会生气。

K太太诠释说，昨天理查觉得她很骇人，而且认为如果他伤害了她的小孩或丈夫，她一定会生气。要是他攻击父亲、保罗与妈妈的小孩，他也怕妈妈会恨他。

理查问K太太的孙子是讲奥地利话还是英语。

K太太提醒理查，同样的问题他已经问过好几遍，而她的回答似乎都无法让他放心。他不信任的不只有K太太的儿子与孙子，还有妈妈内在那些“外国”小孩与“外国”爸爸。他愈是不信任他们，就愈想要攻击他们。除此之外，他根本无从了解他们。K太太指着第二十一张图说，海星宝宝十分接近海草，表示它很贪心，而且对妈妈很危险。贪心的宝宝通常代表他自己，所以他感到十分罪疚。

理查刚刚并不想看这张图，但听完诠释之后，他开始感兴趣了。他同意K太太的诠释，并且带着恳求的眼神望着她（眼睛泛着泪光），问她可不可以帮他一个忙。这时的他陷入沉思。

K太太问他要她帮什么忙。

理查想了又想（显然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说想请她为这张图上色，然后完成它。

K太太问要用什么颜色。

理查一开始说随她高兴，但随即开始主导一切：罗德尼的烟囱要用浅蓝色，船身和旗子用红色。接下来，他突然自己接手，先是奋力地把索门的烟囱涂黑，再把船身涂红，然后给鱼上色。他愈画愈起劲、开心。^[2]他说那只鱼是K太太，然后指着她的洋装说，上面的花纹也有一点绿色。

K太太诠释说，代表她的那只鱼上面也有妈妈、保罗及理查的颜色。他正在努力让她复活，并且给她小孩，也要她一起帮他达成这件事。理查觉得自己的贪婪把乳房给摧毁了（海草旁的海星宝宝代表他自己），所以希望她一起修复乳房——浅蓝色代表会喂养他的好妈妈。他也想让死去的爸爸复活，也就是被击沉的尼尔森。红色的船身代表父亲的性器官，也代表整个父亲（注记 I）。然而，在他幻想中，一旦父母重生、团圆之后，他（索门）马上又开始感到愤怒与嫉妒，而且用黑色的烟囱（他的“大号”）攻击那艘船（正在性交的父母）。K太太进一步指出，那只小鱼宝宝已经变成了K太太，也代表妈妈〔主客体角色逆转〕(reversal)。

K太太诠释时，理查一直在画画。当晤谈结束，K太太站起身时，理查才失望地发现时间已经到了。走出游戏室之后，他转过头来充满感情地说：“这间老游戏室看起来真不错对不对？”走到转角的途中，理查（显然想好好把握每一分钟）突然提到他两岁的时候被一只黄蜂螫过，那时他还以为他抓的是苍蝇，结果黄蜂叮了他的手掌，之后就死了。^[3]

这次晤谈过程中，理查比以往安静，也比较不那么紧张和焦虑，并且更专心地聆听K太太的诠释。在晤谈的后半段，理查的情绪显得更为悲伤，但是对于路人与K太太的被害感都降低了。

第三十一次晤谈注记：

I.我在诠释理查攻击母亲体内的父亲与小孩时，很明显地看到原

本焦虑、无精打采与绝望的他，渐渐变得有朝气、有活力。我解释完图中那只靠近海草的海星宝宝跟之前一再出现的素材一样，是表达他对自己的贪婪感到罪疚之后，他的焦虑大幅减轻，取而代之的是好奇心与修复欲望。他说要我帮他一个忙的时候，根本还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但是，他潜意识中的重生与修复欲望，以及要我支持他修复的渴望，都在随后他为图画上色的过程中明显展现出来。这个例子印证了我的经验，即分析时必须先从当下被激发出来且程度最为强烈的焦虑内涵诠释起，在此也可以看到这些诠释所带来的效果。理查对于母亲及自己内在的死人感到极度忧郁与绝望，但在我诠释这些焦虑之后，他又重现活力与希望；其情绪的反差显而易见，而这也是我在分析过程中一再观察到的现象。另外，晤谈刚开始时，他说游戏室很恐怖，他一定要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到临走之前，他又表示对游戏室的深深喜爱。这也是他态度有所转变的证明之一。

【注释】

[1] 我的记录中并没有写到理查什么时候问了这个问题，不过这应该跟他这周末会破例留在“X”有关，而我也同意在星期日与他会面。

[2] 见第十五次晤谈。

[3] 我不确定这是真实的记忆，还是他后来听来的。

第三十二次晤谈（星期六）

理查在转角遇见K太太的时候很高兴。进到房内之后，他的态度友善，看起来也颇为轻松自在。他把暖炉打开，然后说房间很舒适，看起来也很不错。他把窗户关上时说里面很好，可是外头很糟（外面虽然没有阳光，但天气也不糟）。理查坐下来，并带着期盼的眼神望着K太太。

K太太诠释说，昨天他曾一度觉得这个房间非常可怕，后来情况改善了，而今天一切看起来依旧完好。房间变得舒适而温暖，对他而言即是代表有了生气；当他觉得自己可以让死去的小孩、父母及K太太复活时，才会有这样的感觉。对他而言，为第二十一张图上色，就是表示让它活过来。鱼代表K太太、妈妈与她们的小孩，图中说明了他们都在求救。K太太也提醒说，昨天他很不快乐且极度恐惧，但即使如此，当他一想到A太太的母鸡生了小鸡，[11](#)就变得开朗起来，而这是因为小鸡就代表他想给妈妈的小孩。

理查表示同意，并且说他非常希望能够给妈妈小孩。他还说，妈妈有五个儿子：保罗、他自己、巴比，以及两只公的金丝雀。

K太太诠释说，巴比和金丝雀都属于他，所以他觉得自己给了妈妈三个儿子。

理查同意这一点，但开始变得焦虑。他说那两只金丝雀一天到晚斗嘴，要是其中一只娶了太太，另外一只一定会嫉妒，然后吵得更凶。

K太太的诠释是，理查嫉妒妈妈是爸爸的太太。他跟保罗相处得比跟爸爸还要好，是因为保罗跟他一样都没有太太。但是他觉得他跟保罗也不是好儿子，因为他们会吵架。K太太还提到她对她的病人与先生也会感到嫉妒。

理查迟疑了一会儿，然后说他喜欢追母鸡，不过母鸡要生小鸡的时候他就不会这么做，不然就太残忍了。不过现在他也很少追母鸡。他特

别强调说，他以后不会再追母鸡了，还在一张纸上写着：“我不该追母鸡”，并且把纸钉在墙上。后来，他发现他原本想写的是“signed,Richard”（理查上），却写成“singed,Richard”（理查烤焦）。

K太太诠释说，这个错字似乎是表示他不仅想追母鸡，还想把母鸡烤焦。虽然他刚刚说不会在小鸡快要出生的时候追母鸡，但其实他想这么做，而母鸡代表的是快要生小孩的妈妈。“烤焦”这个字也可以用来表示把鸡烤熟了吃，所以他写的这个错字也是在表达他想把肚子里有小孩的妈妈吃掉。他决定不再追母鸡，显示他对母鸡、妈妈以及小孩都感到十分罪疚。

理查静静地、好奇地聆听K太太的诠释，并且开始画画（第二十二张图）。^[2]画画的时候，他说：“我很开心，”还说：“爸爸是好人。”随后他又改口说爸爸不是好人，不过没关系，妈妈将拥有大部分的领土，而且中间与沿海地区有许多块土地都是她的。理查希望能够拥有邻近妈妈的土地，但是有一部分已被爸爸占据，不过最后他也占走了一些，而保罗只有一块。这时，理查发现左下角还有一块无人的领土（还未上色的区块），他说爸爸也想要占领这个地方，但他还是捷足先登了。^[3]接着，理查再度表示他很开心，也很期待星期日回家。

K太太表示，这次他不能像以前一样在星期六就回家，或许让他有些失望。

理查说对，他的确有一点失望，可是星期日早上见完K太太之后，还是有一整天的时间可以在家。

K太太指出，他很高兴能回家，也是因为保罗已经离开了。今天的图中，理查拥有最多靠近妈妈的土地，其次是爸爸，最少的是保罗；这即是在表达他很高兴保罗已经离开家里了。K太太也指出，理查在保罗的领土里占有一小块尖尖的土地，而第二十张图也是如此，每个人都占有其他人领土的一小块，而且他和保罗还亲吻彼此。这次他或许觉得他既然已经从保罗身边抢走了妈妈，他就应该跟保罗做爱，以补偿他的损失（注记I）。

接下来，理查问了K太太一连串的问题：她星期日有没有要跟约翰见面？是不是每逢星期日就与约翰见面？如果是的话，为什么不跟他约？

K太太回答说，他妈妈希望他每周末都回家。虽然他自己也想回家，但是一想到其他人有机会在周末见到K太太而他却没有，他就会感到嫉妒，也觉得被剥夺了些什么。

理查硬是问了更多有关其他病人的问题，还要K太太至少告诉他她的病人里面有没有女士，以及他是不是年纪最小的一个？隔了一会儿，他突然问K先生是不是死了。

K太太回答说，这些问题他已经问了很多次，而且他也知道K先生已经死了。理查嫉妒保罗年纪比他大、比他聪明，妈妈也比较宠爱他，还嫉妒爸爸占去了妈妈大部分的时间。不过，最大的安慰是，他是家中年纪最小的一个，所以可以当妈妈的宝贝。他刚刚问K太太说他是不是最小的病人，还有K先生是不是已经死了，都是在确认这一点。

过了一阵子之后，理查表示想看一看所有的图画。（上次晤谈结束时，他特别叮咛K太太要把所有的画都带来，不过她每次都有带。）理查一张张看过，并且指着其中一张（第二十三次晤谈中有描述，但没有放在附图）说上面“全部都是牙齿”，然后嫌恶地把这张图推到一旁。接着，他仔细检查每一张图是不是都写上日期，并且说他喜欢这些图画。

K太太诠释说，理查虽然表示不喜欢某几张画，像是“全部都是牙齿”的那张，但其实他全部都喜欢，因为这些画是他给K太太的礼物，也代表他的好“大号”以及小孩。K太太把他的画都保存好，并写上日期，对他而言即是证明她重视这些画。

理查回答说，K太太五十九岁，不是太年轻，但是应该还是可以有小孩。他继续看着那些画，并且问说如果要当精神分析师是不是需要很多经验，也要念很多书。

K太太诠释说，他或许想成为一位精神分析师。

理查不太肯定地回答说，可能吧。不，他比较喜欢K太太为他精神分析。

K太太指出，成为一位精神分析师，对他而言是变成有性能力与创造力的大人，而且能够让K太太生小孩，但是他怀疑自己做不到。而他说比较喜欢接受K太太的精神分析，是在表达她应该帮助他，这样他才可以画画，同样是代表生小孩。

隔了一会儿，K太太问理查最近有没有做梦（注记II）。

理查马上回答说有，但是忘掉了。突然间，他又想起梦的某些片段：

有很多滚烫的水——不，水不是滚烫的，但是大水就像尼加拉瓜瀑布一样倾泻而下，把水管冲破。他在旅馆的房间里面，房里还有另外一个男人，好像是他讨厌的表哥查尔斯，不过他喜欢的表弟彼得也在。理查叙述这个梦时显露出强烈的阻抗。他没有任何联想，只是一直说梦并不可怕，还说大水不停地奔流下来很好玩。

K太太诠释说，如果滚烫的水冲破水管，然后把他的房间整个淹没，那一定很吓人。她解释理查坚持说这个梦很好玩，是为了逃避恐惧。这也是他忘了这个梦，并且无法完整描述出来的原因。K太太接着问查尔斯做了什么事。

理查回答说，他什么事也没做，就只是坐在那边。他再度表示查尔斯是个讨人厌的家伙。

K太太指出，查尔斯可能代表理查的父亲，如果理查认为自己是酿成水灾的罪魁祸首，就会觉得父亲是邪恶的。K太太提醒说，最近他的尿即是代表淹水，而且他害怕自己的尿会危害她与妈妈。这次是他第一次暗指自己的尿可能是滚烫的，不过他小时候生病时或许曾有过同样的感觉。K太太也提到他前几天生病时觉得身体里面很不舒服。水管被大水冲破，在某方面可能是代表他的内在被尿淹没时的感觉（注记III）。

理查直盯着几张图看，特别是第二十一张图，但很快又把它推到一边。

K太太提醒说，昨天他一开始说画中的小鱼宝宝在求救，后来发现这只鱼是代表她，而代表理查的索门在向她求救。他奋力地将索门的烟囱涂黑，而且黑色的烟囱刚好在代表妈妈的罗德尼下面。K太太解释说，理查害怕自己危险的“大号”不仅会伤害坏爸爸，也会攻击和伤害妈妈，而且他可能会用黑色的“大号”轰炸妈妈的屁股。此外，小鱼宝宝想接近的海草在之前是代表妈妈的乳房与性器官（第十二次晤谈），所以他觉得自己也可能会吞噬妈妈。因此，他才会向K太太求救，希望她的分析能够帮助他克制对妈妈的贪婪与攻击欲望（注记IV）。理查之前一再请求K太太帮他克服对其他男孩的恐惧，而昨天他也求她为他做一件事，只不过他当时并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结果原来是希望她帮助他保护与修复他自己、妈妈及小孩，并且使他们重生。

理查完全同意K太太说的话，也就是希望她能帮他克制摧毁欲望，这样才能确保妈妈的生命安全……过了一阵子后，理查开始盯着K太太脖子上的项链，然后迅速地摸了一下，显然其实是想碰K太太的乳房。他说项链的珠子很漂亮，妈妈也有这种珠子……晤谈结束时，理查很明显地想要再多待一段时间，所以就慢吞吞地收拾东西。离开之前，他仔细地检查每扇窗户是不是都有关好，还有庭院的门有没有锁上。走出房子之后，他再次确认窗户是不是都关了。

K太太的诠释是，出房门之前的那些动作代表他想要让游戏室保持完好，而游戏室就代表她与妈妈。他刚刚摸了K太太项链，表示他的喜爱，并且说妈妈也有类似的珠子，是在表达他希望K太太的乳房保持完

好无缺，也是要确认它还在。至于确认窗户都关好，则是表示想保护妈妈与K太太，以免被危险的爸爸、保罗与他自己侵入。

这次晤谈中，理查画了一张图：上面有一只鱼在游，旁边跟着两只海星，而他们离海草有一段距离；另外，分隔线上方有一艘英国的飞机在索门附近盘旋。这张图似乎是在表达整个家庭和乐融融的情景。（然而我并没有找到这张图的相关记录。）

理查在这次晤谈中的情绪跟前几次相当不同，他显得比较安静，看起来开朗一些，而被害感也相对减轻。他仍然会注意外面经过的路人，但是最近次数慢慢减少了。不过很明显的是，他尽量避免提及会引起焦虑或悲伤的事，从他不断地强调自己很开心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第三十二次晤谈注记：

I.把母亲从父亲身边抢走的欲望，以及对于孤独且被遗弃的父亲产生同情心，是导致同性恋倾向的一项强烈诱因（参见《儿童精神分析》第十二章）。

II.分析成人与儿童时，我偶尔会问他们有没有做梦，而我发现这个问题通常能够促使他们开始叙述梦境。晤谈过程中，在什么情况下得以判断个案做了梦却未提及，这一点我很难明确地解释。但是就理查而言，虽然他在某方面相当配合分析，但仍然可以明显看出他隐瞒了一些潜意识素材。我认为这种情况通常是表示个案试图要避开冲突，而这冲突通常会在梦境里显明出来。然而，除了刚刚描述的特殊情况之外，我原则上不会直接要求个案叙述梦境，也会尽量避免让他们误以为梦比其他素材更重要。即便如此，我所接触的个案大都经常做梦，也会主动叙述梦境，而这并非纯属巧合。

III.这个例子说明了我对于这类型之素材所抱持的两个看法，也就是婴儿身体不适时就会产生被害感，以及虑病特质源于婴儿期。

IV.我在《嫉羨与感恩》一文中曾指出，婴儿渴望拥有一个永不枯竭而且永远存在的乳房，这也是我过去经常提及的一点。这个渴望的根源，除了希望获得食物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希望乳房能够遏止或控制婴儿的摧毁冲动，以借此保护好客体，并避免婴儿产生被害焦虑。这就表示即使是在十分早期阶段的婴儿，也会经验到自己需要一个能够给予保护与帮助的超我（参见《心智功能的发展》

〔On the Development of Mental Functioning,1958〕，《克莱因文集III》）。

【注释】

[1] 我在记录中没有提到他什么时候说过这件事，但我确定应该是在第三十一次晤谈的开始。

[2] 我同样把哥哥与他的名字都涂掉了。

[3] 我一开始提过，理查是在没有事先构思的情况下画这些王国，并且涂上各种颜色，所以往往会对画出来的成果感到惊讶。

第三十三次晤谈（星期日）

理查心情非常好，并且说他很高兴能在星期日与K太太见面。这对他而言好比是一种特别待遇……过了一会儿，他说星期日早上的X地十分安静，而且静得跟墓园一样，但值得高兴的是，附近都没有小孩子出没。说话的同时，他一边在注意外面的动静，不过经过的人很少，让他有些失望。他说，虽然没有回家，但是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觉得非常开心。他认为这个工作对他还是有帮助的，也觉得自己现在比较勇敢。理查说这番话的时候态度相当诚恳。他还说，他想告诉K太太以前在家乡跟别的男孩打架的事。今天早上起床之后，他觉得自己更有胆量，于是下定决心，等战争结束、他们搬回家（Z地）之后，他不会再害怕跟敌人奥利佛打架了。（理查在第二十次晤谈时提过这个男孩，之后也曾提及奥利佛的母亲在上个月过世。）

K太太解释说，理查开始认为自己有能力打架，而且不用再因为怕被攻击而假装友善，这让他如释重负。

理查大表赞同，还说他也决定要找八岁的吉米决斗。吉米本来是跟他一国的，但是后来吉米背叛他，跑去跟奥利佛说他的坏话。这时，理查拿起面前那个画本旁的铅笔，然后放进嘴巴用力咬，在铅笔上留下深深的齿痕。他一边咬着铅笔，一边继续说话。他说，战争结束之后要把奥利佛抓去关。他们家的庭院里有一个角落很乱、杂草丛生，还有很多蜜蜂和大黄蜂。那里不至于到脏的地步，但也不是太干净。他打算就把奥利佛关在那儿，然后好好看管他，不让他逃走，而且还有蜜蜂和大黄蜂会叮他。

K太太指出，他刚刚叙述的时候一直在用力地咬铅笔，除了代表把奥利佛的阴茎咬掉之外，也有吞噬他的意思。囚禁奥利佛的院子，其实也代表理查的内在；他似乎觉得自己的内在是一个可怕的地方。理查非常害怕蜜蜂与大黄蜂，而它们就代表他那危险的“大号”，以及他具有摧毁性的那一部分；这一部分的他含有坏希特勒——爸爸。他觉得自己无法保护好妈妈，无法让她不被自己内在的危险伤害。不过，现在有了分

析的帮助，他觉得自己里面含有更多的好妈妈（及K太太），这使他更有安全感，也更有能力对抗内在与外在的敌人。

接下来，理查提到有一次他跟吉米共同对抗奥利佛跟他的同党。他说那只是一场“小”架，而他跟吉米赢了。理查很臭屁地说他差点把奥利佛的骨头打断。他们拿石头互丢，奥利佛被一颗石头“狠狠砸中”。理查说他想杀了奥利佛；又说，不，也不是，可是他非常痛恨奥利佛。另外还有一次打架的时候他的鼻子被一小块玻璃打到，不过不是很痛。他受了伤还是继续打，就算是手断了他也会打到底。后来，妈妈就过来庭院里把其他男孩都赶走了。（理查一定因为鼻子被割伤而吓坏了，所以妈妈出现的时候，他其实松了一口气。）这时，理查又开始画王国。他向K太太描述妈妈如何保护他时，不自觉地将红色跟蓝色蜡笔的底部接在一起、笔尖朝外。他画画的时候说妈妈现在拥有很多领土，还有保罗也是。

K太太指出，在这张图中，理查的领土几乎把妈妈整个包围住。跟K太太说话时，也不自觉地把最下方的那块区域涂成黑色。这是因为他虽然不希望爸爸碰妈妈，但他仍然觉得爸爸的性器官在妈妈的性器官里，而他自己的性器官也在保罗的性器官里。不论如何，他（红色区块）还是几乎把妈妈（蓝色区块）整个包围住，这表示他希望能够保护妈妈，让她远离坏爸爸，也想给她小孩。能够修复妈妈的强烈信念，也是指能够成为男人的信念，便增强了他的决斗欲望与力量。K太太还提到受伤的鼻子与断掉的手臂代表他的性器官，表示他害怕自己的性器官会受伤。她要理查回想他在性器官动过手术之后有什么感觉。不过，他刚刚也表达了希望自己的性器官不要受重伤，不要到不能用来攻击敌人的地步，而他的敌人就代表坏希特勒爸爸。

K太太提到割包皮手术时，理查回答说，从那次之后他就开始痛恨那位医生。

K太太诠释说，那位医生之前代表坏父亲；当他嫉妒爸爸与保罗的时候就会想攻击他们的性器官，所以相当害怕爸爸会反过来攻击他的性器官。刚才他一想到敌人就变得极度愤怒，并且用力地啃咬铅笔，代表攻击他们的性器官，也代表攻击父亲与保罗。

理查好奇地望着K太太，问她是不是认为这可能是他这么痛恨奥利佛的原因。他还说，奥利佛常常邀请他去喝茶，可是他都没去。他们不打架的时候，他跟奥利佛相处得不错，也没有表现出痛恨他或想找他打架的样子。

K太太指出，这似乎像他跟保罗之间的关系。他对保罗有时候很友

善，有时候又有敌意，所以他从未把保罗当盟友一样完全信任他。不过，他知道自己也不可靠，因为他常常隐藏自己对保罗的敌意。

理查悲伤地说，他喜欢保罗，但老是跟他吵架.....接着，他提到吉米。吉米向奥利佛告状，说理查暗中计划要攻击他。从那时起，理查就更加害怕奥利佛。他想把吉米给杀了，因为吉米背叛他。隔了一会儿，理查还说他喜欢吉米的两个弟弟，他们是很可爱的小婴儿。

K太太指出，他对婴儿有矛盾的情感：他很喜欢婴儿，但是也怕他们像老鼠、蜜蜂和黄蜂一样恐怖，起因就在于他嫉妒时，就会认为自己攻击了妈妈体内的婴儿。

理查再度表示，他今天早上醒来的时候觉得很愉快，也充满希望。他决定要公开挑战奥利佛，而且还可能打赢。想到这些就让他开心许多，也觉得与K太太会面十分有帮助。

K太太指着理查画的王国诠释说，这代表他内在有浅蓝色的好妈妈，而且她会帮他修复他的性器官。然后，他会给妈妈小孩让她复活，以会保护她，以免她被坏希特勒爸爸伤害。

理查站起身，看看房间四周，然后说他没有做梦。他走到厨房去查看水槽里面有没有蜘蛛。

K太太提醒说，他害怕章鱼，或许对蜘蛛也有同样的恐惧感。他曾经画过一只有着人脸，而且愤怒得满身通红的章鱼（第六张图）；这只章鱼就代表爸爸（见第十五次晤谈）。因此，他之前淹死的那只蜘蛛也代表爸爸，而他以为蜘蛛可能还在水槽里。

理查跑到外头，要K太太把水龙头打开，并且说他想看大水会流去那里。

K太太提到他最近做的梦。理查不想再做梦，是因为这个淹大水的梦太可怕，不过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恐惧。K太太将水槽与梦的关系连结起来；在他幻想中，那只蜘蛛还在水槽里面（代表被吞噬的爸爸的性器官），而在梦中，他的内在被大水淹没，他与妈妈也因为水管被冲破而有危险，还有讨厌的查尔斯在场（第三十二次晤谈）。K太太补充说，这也代表K先生（现在是蜘蛛）对她造成的伤害，理查一直不相信K先生已死。

K太太诠释时，理查一边画着飞机与枪炮。他说高射炮是妈妈，英国的轰炸机是他，而被击落的德国军机是爸爸.....他走到庭院里，并指着他喜欢的花给K太太看。突然间，他开始拿石头砸花，不过没有砸

中。

K太太指出，他似乎是在测试他对妈妈的小孩所造成的或可能造成的伤害。他对那些小孩有爱恨交织的情感。

理查说，附近没什么人虽然好，但是他不喜欢太安静。他提到今天下午回家的事，并且说他希望回家的公交车上就只有他一个人，不过不知道这样公交车还开不开。

K太太诠释说，他想独占妈妈，希望妈妈身体内部只有他一个，也希望爸爸（以公交车司机为表征）会允许他这么做。他不确定公交车会不会开，意指他不确定妈妈要是没有其他小孩还能不能活下去。晤谈开始时，他说X地没有什么人，安静得像个墓园。X地与公交车一样都代表妈妈与K太太的身体，里面装有死去的小孩，也是意指妈妈及所有人的死亡。他也不相信公交车司机所代表的爸爸会同意让他独占妈妈。

理查觉得独占妈妈的想法很有趣。还有，如果爸爸是公交车司机的话，他就是在妈妈的身体外面（驾驶座），而且实际上还要载他去找妈妈，这一点也很有意思。晤谈即将结束时，理查叮嘱K太太要为今天画的图写上日期。他说1941年看起来像1991年。

K太太的诠释是，理查希望自己和K太太都可以活到1991年，尤其是K太太。他对于K太太与妈妈的死亡感到十分恐惧。

过去这两天，理查的情绪已有所转变。他不再那么悲伤，躁症防卫与否认有所消减，而信心与信任感增强了。同时，他对K太太的诠释也比较有回应。

几天之后，理查的母亲来见K太太。她向K太太说明理查的进展，并且表示，她注意到理查经过星期日的晤谈后有很大的转变。虽然他在家里仍然极具攻击性，但是似乎态度友善、轻松多了，也比较好相处。母亲带来的讯息与理查自己的感觉是分开的，他并没有告诉母亲他觉得自己好多了。

第三十四次晤谈（星期一）

理查说他带了礼物要给K太太，并且一脸高兴地把一罐东西交到她手上。他说那是面霜。K太太一打开，就有一条绿色的玩偶弹出来。理查很注意K太太的表情，发现她没有被吓到的时候，似乎有点失望。不过，他马上问K太太会不会介意他开的小玩笑。理查摸了摸这个玩偶，称赞它的弹簧很好、很有弹力，突然蹦出来的时候好像要咬人一样（他显然非常喜欢这个玩具）。他说，他投了六个便士到一台装满整人玩具的机器里，里面有一个像爪子一样的夹子。他用手比出爪子的样子，一边示范爪子怎么夹东西。它把一罐东西夹上来，然后伸出来。同时，理查一样用非常夸张的方式叙述整个过程：他以为那个爪子会把东西夹走，结果不是，它夹上来之后，就伸出来给他。接下来，理查开始在房里踏着行军的步伐。他说，同盟国的军队正朝叙利亚迈进，这是好事。他也很高兴英国皇家空军（Royal Air Force,R.A.F.）击中许多目标。接着，他坐下来开始画海星（第二十三张图）。他画完轮廓、正准备上色时说，这张图跟王国没有关系，只是一个图案而已。

理查上完颜色后，K太太说他这次用了两个新的颜色：绿色和橘色。

理查一开始坚持这两个颜色并不代表任何人，用新的颜色也没有特别的理由。但过了一会儿，他又补充说绿色是厨娘，橘色是贝西，还说厨娘穿的围裙是绿色的。接着，理查沉默了一阵子，然后说他没有做梦。画完之后，他把画交给K太太，并且说：“给你一只海星宝宝。”

K太太将整人玩偶与理查抚摸自己性器官〔自慰〕的方式连结在一起，而整人玩偶就代表他的性器官。K太太指出，他可能会抚摸或把玩自己的性器官。

理查突然脸红，而且不敢抬头望K太太。隔了一阵子，他才说：“有时候会。”

K太太提醒说，他描述完获得整人玩具的过程后，提到同盟国的军

队正在前往叙利亚，然后自己也开始踏着行军的步伐。他在把玩性器官的时候可能也有这样的想法和欲望：叙利亚代表K太太、妈妈或女佣的身体，而他想把自己的阴茎放到里面。进入妈妈身体之后，他的阴茎可能会被爸爸的阴茎抓掉和咬掉，意指他害怕妈妈内在的危险爸爸会伤害他的性器官。K太太并解释说，刚刚那张画代表她与妈妈的性器官被他深深插入，而爸爸、保罗与他三个男人在互相打架争夺。他用了新的颜色，却表示这些颜色没有特别的意义，还说画跟王国没有关系，这都是因为他太害怕在妈妈与K太太体内的那场争战，而且一点也不想了解。K太太补充说，绿色不仅代表厨娘，也代表整人玩偶，也就是他的阴茎。

K太太诠释时，理查变得非常焦虑与不安。他站起来走来走去，然后走到离K太太最远的窗户旁边站着，抗议说他不想知道这些话，他不知道这些话到底有什么用。

K太太诠释说，对他而言，她的话就好像在攻击他的性器官。这次晤谈中，他对于割包皮手术时的恐惧再次显现出来。他觉得把整人玩具夹起来的爪子，就代表医生那只拿走他性器官的手。K太太还提醒说，医生也代表坏的希特勒——父亲。一旦理查想把性器官放到妈妈体内，并且让它啃咬、攻击爸爸的性器官——就好像整人玩偶弹出来时好像要咬人一样，他就会开始害怕被父母攻击。最近，他也觉得K太太像希特勒一样可怕，刚刚她诠释时，就变成了希特勒畜生妈妈在攻击他。

理查突然把手伸进K太太的袋子里一阵乱翻，但是什么东西也没拿出来。接着，他冲到厨房去把水龙头开到最大，然后看着不停奔流的水说：“他正在发动攻击。”

K太太问是谁在攻击谁。

理查没有回答。

K太太指出，发动攻击的是爸爸的阴茎（英国的军队攻击叙利亚），而水槽代表K太太（妈妈）的内在与性器官，它们正在被插入；水龙头现在代表父亲那强而有力的阴茎正在粗暴地攻击妈妈的内在。理查自己也想这么做，也渴望拥有如此强而有力的阴茎。他刚刚模仿正在行军前往叙利亚的军队，就表现了这一点。

理查走到外面，叫K太太把水槽的水放掉，他想看水会往哪里流。

K太太解释说，理查认为父亲的阴茎以及里面含有的液体都是危险的，所以他一次又一次地想看到水从排水管（妈妈的内在）流出来。她也再度提及那个淹大水的梦（第三十二次晤谈）。

理查走到门阶上坐下，并且要K太太坐在他旁边。他拾起一些石头，也用手指去挖泥土。

K太太解释，他正在探索她的内在，而且用的是像爪子一样的手——危险的阴茎。他刚刚还翻看她的袋子，想找看看有没有K先生的阴茎。

理查问K太太说，要是他偷偷地把刺猬或老鼠放在她床上的话，她会怎么样。

K太太诠释说，刺猬代表爸爸的坏性器官，每当他对一同在床上的爸妈感到愤怒时，就会希望爸爸的坏性器官啃咬、伤害妈妈。然而，他的愤怒也引起恐惧感；他害怕妈妈内在含有章鱼，也就是爸爸那危险又会啃咬的性器官。

过了一阵子之后，理查回到房内开始涂鸦，先是用绿色，再来用橘色，接着又用了一些别的颜色，而且愈涂愈猛烈。他说厨娘（绿色）在跟贝西吵架（橘色），然后全家人都进来了。理查站起身、踏着行军的步伐、踢正步，并且行希特勒式敬礼。他看看四周，对着几张凳子又踢又踩，接着把凳子拿起来，再往地上摔。他把三张凳子叠在一起，凳子垮下来的时候他很生气，并且要K太太帮他叠一张。他试图要再把三张凳子叠起来，同时也提到水晶宫的水塔很危险，应该要炸毁它比较好。

K太太的诠释是，理查仍然想抓住爸爸与保罗的阴茎并且咬掉它们。他需要抢走他们的阴茎，才能让自己的阴茎变得跟爸爸一样强而有力。因此，他刚刚一直想把凳子叠起来、但怎么试都失败的时候，就变得十分愤怒。垮下来的凳子会让他想起自己受伤的性器官，特别是在动完手术之后，他觉得自己失去了性器官。当他摩擦与把玩自己的性器官时，似乎也曾经历过这样的焦虑。他要K太太帮他叠凳子，是希望她能帮他修复性器官。应该要被炸毁的高塔代表爸爸的大性器官。他钦羡爸爸的性器官，但又因为愤怒、嫉妒与恐惧而想摧毁它。炸药则是代表他那危险且具有爆炸性的“大号”。

理查玩着球，球滚到橱柜底下又滚回来，他说他以为球不见了，没想到它又自己滚回来。接着，他要K太太跟他一起玩。

K太太诠释说，理查希望他在手术及自慰时失去的性器官能够复原。复原之后，他或许就可以跟K太太或妈妈性交——要K太太一起玩球，即是表达性交的欲望。

晤谈一开始，K太太诠释完理查有阉割父亲的欲望以及害怕被父亲

阉割之后，理查表示强烈抗议。他强调父亲非常和善，也常常跟他一起玩。上星期日，爸爸假扮成德国的间谍，而他当警察。他骑着脚踏车要追爸爸，爸爸躲起来，不过最后还是被他抓到了。

K太太诠释说，理查在这个游戏中仍然表达了他对父亲的疑虑，怀疑他是危险的希特勒爸爸。但由于游戏过程很愉快，父亲也非常和蔼可亲，所以他可以借此证明父亲并不危险，也不是希特勒爸爸，同时感到更加开心。

这次晤谈的记录特别短。晤谈过程中，理查产生强烈的阻抗，并且借由长时间的沉默与一些细微的操作表达出来，像是在房里走来走去、望着窗外、不断地把东西拿起来又放下等。这些细节很难完整地记录下来（注记 I）。其他几次晤谈记录也有相同的问题，因此从记录上来看，诠释的分量有时会超过理查的联想。

第三十四次晤谈注记：

I.理查在此次晤谈中显露出强烈的焦虑与阻抗。他特别抗议我诠释

他对父亲与保罗的阉割欲望，以及被他们阉割的恐惧（这样的诠释总是会招致小男孩与成年男人的强烈阻抗）。这次晤谈呈现出精神分析过程经常出现的情况，也就是某些焦虑获得纾缓之后，其他的焦虑情境又浮现出来。过去几次晤谈，理查对于内在危险（内在迫害者与被害者的威胁）的焦虑确实减轻了。经由这个方式，他的性器与异性恋欲望的潜抑有一部分被移除了，而对于性能力的信念以及对爸爸与其表征的攻击欲望则显现出来。他开始相信分析对他有帮助，也敢公开向敌人挑战，都是有所进展的表现。在这次晤谈中，理查的阉割恐惧（与自慰有关）完全浮现出来，而具有异性恋性器欲望特质的焦虑也显露出来，对于母亲身体内部的恐惧感即是一例，尤其害怕在母亲的阴道里与父亲的阴茎竞争。我想特别强调的是，针对母亲的性欲、强烈的阉割恐惧以及与自慰有关的焦虑，都是在强烈的内在迫害感经过分析之后才逐一出现。分析刚开始时，阉割恐惧的素材及相关诠释曾经出现过，但是直到内在焦虑情境已经分析到某一个程度之后，与自慰有关的阉割恐惧及焦虑才得以完全地、强烈地显现出来。大体上来说，我发现唯有在被害焦虑减轻至某种程度之后，才有可能解决男性性无能的问题。而与之相辅相成的是偏执与虑病恐惧的分析，特别是与内在迫害有关的恐惧。

【注释】

[\[1\]](#) 水晶宫（Crystal Palace）原先是世界博览会于1851年在伦敦举行时的展览馆，以钢铁及玻璃建造而成，象征大英帝国的实力。1936年，一场大火吞噬了美丽的水晶宫，只遗留下两座水塔。二次大战期间，为了避免这两座水塔成为指引德军进入伦敦的指标，而决定拆毁。

——译注

第三十五次晤谈（星期二）

理查的态度虽然友善，但看起来拘谨而焦虑。他说他又把舰队带来了，随后就把它拿出来摆在桌上。现在有一艘驱逐舰代表德国战舰尤坚号（Prinz Eugen）（新闻报道英国战舰正在追捕尤坚号），在它周围的船舰全都属于英军。理查本来想让尤坚号沉没，但后来又同情这艘“勇敢而孤独”的战舰，所以让它被英军俘虏，而且是以“虽败犹荣”的姿态，在两艘英国驱逐舰的戒护之下驶入英国的港口。

K太太提及昨天的素材（夹子把整人玩具夹起来，医生的手进行割包皮手术，以及凳子垮下来）并诠释说，尤坚号代表他自己，而英国的两艘船舰代表爸爸与保罗；他们会攻击他，并且伤害或割掉他的性器官。这跟他动手术时感觉有几千几百个敌人在场有关。当时他可能觉得自己会死，苏醒过来之后很高兴发现自己还活着。动手术时，他一直觉得家人都变成了威胁他的敌人；手术完后，家人就不再具有危险性（尤坚号没有被击沉，只是被俘虏）。然而，他醒过来之后的第一个念头是失去了性器官。K太太补充说，他非常担心现实中的英国海军有所损伤，也很怕英国战败，他不希望想到这些事，所以才会好一阵子都不带舰队来玩。同样地，他也几乎绝口不提克里特岛的事件。

理查对大部分的诠释都表示强烈反对。针对K太太诠释他害怕手术与失去性器官，他回答说，K太太说的话很可怕，他不想再听下去了。理查也否认他认为英国会战败，并且坚持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不过，他同意克里特岛与海军的损失确实让他很担忧。

K太太诠释说，尤坚号驶入的英国港口代表妈妈的性器官。理查害怕他的阴茎会被困在妈妈体内，而且可能会被可怕的爸爸与保罗（两艘护航的英国驱逐舰）监视与攻击。

这时，理查站起身，并且走到窗边望着外头，他之前就要K太太把窗户开着。他问K太太昨天有没有去看电影。昨天放的是一部谋杀片，不过很好看。接下来，理查说他想要出去，就拿了钥匙，而且半开玩笑

地说要把K太太锁在里面（门用的是耶鲁锁，所以无法从外面反锁）。他试了一次，不过马上就叫K太太出来，而且很高兴看到她一脸镇定的样子，态度也依然友善。他说，反正K太太还是可以从另外一个门出来。理查又回到房内继续玩舰队。

K太太解释说，她刚刚诠释他害怕自己的性器官会遭受攻击并且被囚禁时，他不仅远离她，甚至还走出房间。那时，这个危险情境似乎已经成真，就好像他正在接受手术一样，而K太太也变成了背叛他的妈妈，没有保护他，也没有帮助他对抗危险的医生——爸爸。此外，当K太太提到他（尤坚号）在爸爸与保罗（两艘英国驱逐舰）的看守之下想进入妈妈（K太太）体内（英国港口）时，他就开始非常恐惧妈妈体内的这两个男人会攻击他，也怕他的性器官会被囚禁起来而且被抢走。这间游戏室已经变成了他接受手术的地方，也变成了K太太的内在，而他的性器官就会在这里遭受攻击。今天，他反常地要K太太把窗户开着，也没有注意路上经过的行人，都是因为他从晤谈一开始就害怕跟K太太关在一起，也怕被囚禁在她体内；他在上次晤谈时就已经强烈地感受到这样的恐惧。因此，现在他觉得危险的是这间游戏室与K太太，而不是外面的路人，窗户开着的话，路人说不定可以帮助他（注记 I）。他昨天也提过要把代表父亲性器官的大水塔炸毁，所以害怕性器官会被妈妈体内的父亲攻击。

理查对这些诠释同样表示严重抗议，而且显露出痛苦与惊恐的神情，不过他仍然继续玩着舰队。他让尼尔森驶出港口的时候，刻意压低声音说：“没有护航的尼尔森要出港了，”然后稍稍提高音量补充说：“不，他只是要去巡逻。”

K太太诠释说，没有护航的尼尔森代表身体不适的父亲，或是对理查友善而且有耐心的父亲。理查觉得，父亲没有人保护，也代表他没有戒心，这时他就可以攻击父亲并且阉割他。K太太也提醒说，他之前在梦中为沉没的尼尔森感到非常难过及罪疚（第二十一谈），是因为他爱父亲。在他幻想中，他对父亲的攻击欲望确实会伤害父亲，所以只要他看到父亲身体不适、渐渐老化或头发渐秃时，就会有罪疚感。

理查把两只长铅笔排在一起，当作是“港口的闸门”。两只铅笔做成的通道非常狭窄，一次只能让一艘船通过。罗德尼首先出港，随后是尼尔森。当理查发现尼尔森已经接触到罗德尼时，就把尼尔森往旁边移开一点。接着，两只驱逐舰也跟着出港，他们跟尼尔森一起围在罗德尼四周，但没有碰到她。

K太太诠释说，理查维持家庭和谐的方式就是让爸爸、保罗与他自

已围着妈妈，但是没有人可以接近妈妈，代表没有人可以和她性交：尼尔森（爸爸）碰到她的时候，理查马上把他移走。

接下来，理查开始调动船舰。其中一艘驱逐舰两边各跟着一艘潜水艇，并且一起朝港口移动。这时，理查笑了起来，他想到某部影片里有一群猪抢着要进入猪舍的景象。

K太太提醒说，她之前诠释尤坚号在两艘驱逐舰的护航之下驶入港口，是代表理查、保罗与爸爸三个人同时进入妈妈的性器官，而现在他们的代表是猪，原因是理查认为性交的过程像猪一样贪婪、肮脏。

理查指出，爸爸（尼尔森）已经远离他们，并不在那三艘想进入港口的船舰里面。

K太太解释说，虽然爸爸是尼尔森，但他的性器官是由那艘驱逐舰为代表，而旁边的两艘潜水艇则是理查和保罗的性器官。当作港口的两只铅笔跟以前一样代表父母。

理查带着些许笑意描述有一次他把一只公鸡和母鸡吓得钻进鸡舍，两颗头是挤进去了，但是身体还留在外面。他吓唬它们的时候，它们的肚子还不停地颤抖。

K太太诠释说，两颗头挤在一起的公鸡与母鸡代表正在性交的父母，而他想吓唬和打扰他们。她并提醒说，他玩足球的时候会发出公鸡与母鸡的叫声（第二十四次晤谈）。K太太指出，他可能看过父母一同躺在床上，并且依此推断他们是在做跟性有关的事。

理查回答说，他有时候会睡在父母的房间，但他坚持说父母是分床睡，他们从来没有一起睡在一张床上，所以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他还提到有一次他跟爸爸一起睡，他们睡在同一个房间但不同床。那天晚上他作了一个可怕的梦，梦到有一只大乌鸦在他头上飞，而且跟木星撞在一起。

K太太诠释说，理查或许认定父母会一起上床并且性交，可是他极度不愿意想到这件事，所以一直坚持父母是分床睡。

这时，理查看到阳光洒在桌上，便开始用手做出各种不同形状的影子。他先做了一个他称之为鸭嘴的形状，然后是一顶帽子，接着是鸭子的头，但是鸭身一团模糊。他解释说，这可能是两只鸭子在一起，话才一说完，他就犹豫起来。接着，他做出一只独角兽的形状，并且兴奋地说：“手居然可以这么巧妙！”

K太太诠释说，各种形状的影子以及他对于这些影子的不确定感

——特别是那两只在一起的鸭子，都是在表达他对于父母性交的感受。他可能看过父母一起在床上，而且房间可能很暗，所以看不清楚父母到底在做什么，或者他也曾想象父母在床上会做的事。“巧妙的手”意指自慰会让他感觉自己强而有力（独角兽），不仅可以摧毁父母或让父母分离，也可以让他们复活和团聚。

理查又开始玩舰队。他突然慷慨激昂、热泪盈眶地说：“我要为国家尽一分心力。”他说他在国民储蓄银行（National Savings）里存了十五先令。另外，院子里有一小块地是他的，他已经在挖土了，等一下他会去买蔬菜的种子，一回家就要把种子种在土里。

K太太诠释说，他不仅想为国家尽一份心力，即便他的阴茎还小，他也想给妈妈小孩来维持她的生命。他觉得自己的阴茎会长大，也会有能力让母亲生小孩（把种子种在土里）。

理查显露出一心满意足的样子，不过晤谈结束时，他似乎有松了一口气的感觉。他小心翼翼地把桌子和椅子靠墙排好。

K太太诠释说，这表示他想把代表她的游戏室排整齐，并为她尽一份心力。K太太接着告诉理查，她下星期就要前往伦敦九天。

理查问是不是要放假。

K太太说是，^[1]这时，理查并没有显露出一不高兴的样子。

这次晤谈中并没有出现躁症防卫的迹象。他的焦虑以强烈而且更直接的方式显露出来，阻抗的表达方式也是一样强烈而直接。产生阻抗时，他的注意力跟以往一样会开始不集中，但是K太太说的每句话他似乎都听进去了，而且一再对她的诠释表示反对。在第三十三次晤谈时，就可以看出理查对感受与表达攻击性的能力增强了（理查由于觉得自己有能力跟敌人奥利佛决斗而倍感轻松），而在今天的晤谈中，他则是表明他对K太太诠释的不认同。同时，即使这些诠释让他很痛苦，他仍然能够注意聆听这些诠释（注记II）。

第三十五次晤谈注记：

I.这是一个焦虑状况以内在情境为中心的例子。从我的诠释中可以看出，内在情境指的是跟我一起关在这间游戏室以及我的内在。更进一步的解释是：前几次晤谈中显露出焦虑与他自己内在的危险争斗有关，我认为这些焦虑再度被激起。相反地，对于外人、路人的被害恐惧反而减轻了。这个从外在情境转变到内在情境的现象，就是帮助我们判

断内在焦虑是否居主导地位指标之一。II.这次晤谈中，我诠释了许多焦虑内涵。经常会有人质疑儿童或甚至成人是否能够了解如此复杂的诠释。我的经验显示，有时候必须一起诠释好几个焦虑内涵，才能够处理累积起来并在当下运作的焦虑，而且这种情形并不少见。理查一直处于这样的焦虑状态，甚至一度离开游戏室。我将几个焦虑内涵连结起来一起诠释之后（尤其是母亲的性器官有关的焦虑），他表示强烈抗议，而且显露出痛苦与惊恐的神情，但并没有停止手上的舰队游戏，而且制造更多的素材印证我的诠释。从他态度的转变，也可以看出焦虑减轻了。就在这些诠释过后，他的联想就多了些许幽默的成分。晤谈结束时，他的焦虑也明显纾缓了。

【注释】

[1] 我很早就准备要告知理查晤谈将暂停一阵子的事，让他有充足的时间面对这件事所引起的焦虑。然而，上星期他显露出来的焦虑太过强烈，所以找不到任何适当的时机告诉他。这次晤谈后，他的焦虑已有所纾缓，而且也到了不能再拖延的时候，所以我决定现在把我离开的日期告诉他。

第三十六次晤谈（星期三）

理查看起来心事重重，不过态度仍然友善。他让K太太看他的新棒球帽，还问她喜不喜欢。他曾经说过以前那顶棒球帽太小，帽舌也破了。他还问K太太他今天的“混搭”造型好不好看：西装外套、灰色衬衫配一条领带。他妈妈并不觉得这样好看。

K太太诠释说，破掉的帽舌代表他那受伤的性器官，他希望能够让它变好、变大，可是他不知道长大的阴茎跟他整个人怎么配在一起，所以才会问“混搭”好不好看。他希望代表好妈妈的K太太能够给他成长的信心，也意指允许他长大成人并且有性欲，而他觉得母亲并不信任他。

理查回答说，他刚刚告诉她的时候，就想到她会这么解释。

K太太问他认为这样的解释正不正确。

他坚定地说：“当然正确。”接着，他显露出难为情的样子，但又决意要把这件事说出来：昨晚他的性器官变得红通通的，让他非常困扰。

K太太问他是不是做了什么事才让它变红。

理查回答说，他有抓抓它，可是它平常有时候就是红的。

K太太诠释说，从他画的某一张王国的图开始（第十四张图），红色就一直代表着他自己。她解释说，红色也意指他的性器官受损或被折断，而且是因为自慰才受伤。这件事不仅困扰他，还让他非常担忧。K太太问他在摸或抓性器官的时候都在想什么。

理查没有回答，但也没有否认自慰的事.....他说他很高兴昨日英国皇家空军立下了战功，也嘲笑墨索里尼对战争的评论，墨索里尼说他的第六感告诉他英国必定会战败.....理查小心翼翼地口袋里拿出舰队。他先摆出尼尔森与罗德尼，并且在这两艘船中间放了一艘驱逐舰，后面还紧跟着另一艘驱逐舰，然后又在这艘驱逐舰后方放了三艘船。他认定为体型最大的巡洋舰被放在罗德尼左边，但是中间隔了一点距离，随后跟着三艘驱逐舰。理查告诉K太太说，她去伦敦的期间，妈妈要他回家

度过假期，等到她回来那天再过来X地。接着，他说他的舰队要去旅行——不，是要去巡逻。

K太太表示，这看起来就像他们全家人去度假。

理查同意这个说法，并且马上指出这些船舰分别代表谁：爸爸和妈妈中间的是理查，保罗随后，后面还跟着两只金丝雀与巴比。然后，他指着“体型最大的”巡洋舰说这是K太太，后面跟着她的孩子与孙子；潜水艇是孙子，而两侧有代表她孩子的驱逐舰护航。

K太太问这两家人是不是要一起去度假。

理查很高兴听到这个说法，也同意这一点，还说这样很好。他把放假期间打算要做的事告诉K太太。（他显然刻意要强调快乐的那一面，借此否认与K太太分离所产生的恐惧。）过没多久，理查说K太太一家与他们家要各奔东西，保罗也打算要离开他们。他解释说，保罗与他们分离，是因为他不想再让保罗跟他们一起走，然后又改口说是因为保罗的假期结束了。这时，他把K太太的时钟转到背面，并且像以前一样因为时钟的背面代表K太太的屁股而大笑起来（第七次晤谈）。突然，他拿起棒球帽盖在时钟上面。

K太太提醒说，时钟通常代表她，而他把帽子盖在时钟上面，是表示希望留在她身边，并且与她性交。K太太接着诠释舰队游戏的后半段：理查一开始非常希望他们两家人能够一同去度假，后来却又让他们分道扬镳，原因是他觉得自己会跟K太太的小孩争吵，甚至会攻击他们，特别是她的孙子，所以孙子旁边必须要有船舰护航。最后，理查也让K太太一家与他们家分开，好保护她的儿孙。

理查重新排列舰队。以下是排成一列的船舰：罗德尼后面连着一艘驱逐舰，然后隔了一点空隙，之后是五艘“小型”驱逐舰连在一起，尼尔森被单独放在远处。在桌子另一端则是排成一排的舰队：有一对驱逐舰、两对潜水艇，最后是一艘潜水艇。

K太太指出，妈妈后面跟的是理查，他与妈妈连在一起，也意指与妈妈性交。

理查接着说，后面那五艘小船是他们的小孩。

K太太诠释说，“大型”的驱逐舰代表理查，也表示他渴望获得有生育能力的成人性器官。然而，这样一来他就必须与父亲展开争夺战，或是让父亲远离他们……K太太问其他那些组合代表谁。

理查指出，并排的两艘驱逐舰是保罗和他，两艘体型一样大。他还

说他与妈妈——罗德尼旁边那艘“大型”驱逐舰独处时，他就长大了。另外，其中一对潜水艇代表两只金丝雀，另一对是厨娘与贝西，而最后那艘潜水艇是巴比。

K太太指出，现在只有巴比和爸爸单独没有人陪。

理查哀伤地说：“可怜的爸爸。”并且同意这个诠释。他把巴比放在爸爸旁边，罗德尼与其他船舰也随即过来加入他们。理查说，妈妈回来了，让尼尔森又惊又喜。他把罗德尼与尼尔森排在一起，但是很快又变换排列组合，并且解释说现在保罗和爸爸在一起，而妈妈则与他独处。

K太太的诠释是，理查十分希望父母相聚，但是嫉妒与恐惧让他一再地将父母分离。她解释说，他借由不同的排列组合表达了与爸爸搏斗以及与妈妈或与哥哥性交的想法。舰队游戏中出现的各种情境，都是他在自慰时有过的想法。金丝雀与巴比也代表他、父亲与哥哥的性器官，而在昨天的游戏中同样也有一些船舰代表性器官。

理查静静地听这些诠释，一句话也没说。

K太太指出，她之前问他自慰的时候都在想什么，他并没有回答，但是却透过游戏表达了他的想法。

理查停止手边的游戏，陷入深思。他抬起头来深情地直视着K太太，并且充满感情地说她的眼睛很漂亮，他很喜欢，然后说她的眼睛里面有咖啡色的斑点。过了一会儿，他还对K太太说：“我喜欢你。”.....接着，理查又继续玩他的舰队，驱逐舰罗德尼与几艘小型的船舰一同出航。他指出，桌子的另一端有阴影覆盖，跟其他有阳光照射的地方（罗德尼与几艘小船的所在位置）看起来不一样。随后，他把罗德尼移到没有阳光的远处，摸了摸她，然后再把她放回阳光底下。

K太太问为什么她又折返了。

理查说，没有阳光的地方对她不太好。隔了一会儿，罗德尼的舰队又被移回阴影中，但是在移动之前，理查摸了摸罗德尼的桅杆，要K太太也摸一下，并且说它“烫的跟发红的火条一样”。

K太太解释说，这代表有人把发红的火条放进妈妈体内。

理查回答说是太阳做的。

K太太诠释说，太阳（sun）其实可能指的是儿子（son），而这表示理查不确定自己的阴茎是否具有危险性。如果他把阴茎放到妈妈（或K太太）身体里，对妈妈或许有好处，但它也有可能像发红的火条一样危险。他刚刚拿了一些草放在暖炉的发热管上烧，也是在表达同样的想

法。^[1]K太太将发红的火条与他发红的阴茎连结在一起，并解释说 he 害怕自己的阴茎会被烧坏。

准备离开的时候，理查问起其他孩子的分析时间通常持续多久。他的分析只能维持三个月，对吧？

K太太问他为什么认为是三个月，但他没有回答。^[2]她告诉理查说，她还没决定什么时候要离开，所以目前不确定他的分析会维持三个月还是四个月。不过，她希望未来能够继续帮他分析。

一路上，理查沉默不语，而且若有所思。他问K太太是不是会待在伦敦，还有她是不是每两个月就要去那里一次。

K太太回答说，她会待在伦敦，不过是在伦敦的郊区。

理查的表情变得非常严肃，显然是在担心K太太的安危以及分析将提早结束的事。

这次晤谈时，理查显现出的焦虑比较少。他很配合，也会做出回应，有时候还很热情，也没有任何躁症的迹象。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一晤谈开始时，就说因为天气冷，应该关窗比较好。从整个晤谈过程中也可以看出，与K太太独处或害怕被她囚禁所引发的焦虑已经减轻了。

【注释】

^[1] 我的记录中没有提到这件事。

^[2] 这一定是母亲告诉他的。我曾跟理查的母亲说过，理查的分析进行约三四个月就必须停止。理查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害怕母亲跟我的说辞不一致，而这也是潜伏期儿童的典型特征。

第三十七次晤谈（星期四）

理查的情绪看起来还算平和，也没有太焦虑。他说他这次没有把舰队带来，想让他们休息一下。昨天他跟旅馆里面的三位波兰军官度过非常愉快的时光。傍晚他们一同去散步，走了好长一段路。他们也邀请他去华沙玩。其中有两位说不知道家人现在的情况，而另外一位还有一个四岁的小孩，总之遭遇都相当悲惨。他们还描述了在华沙遇到空袭的情况。理查相当替他们难过，也向K太太详细地叙述这些事。其中两位军官已经离开X地，而留下来的那位答应要教他玩波兰式的槌球。接下来，理查谈到放假时计划要做的事，还说很期待假期的到来。

K太太指出，他说的似乎不完全是真心话。她提醒说，昨天晤谈结束时，他非常担心她要去伦敦。

理查回答说，他不喜欢想到她要待在伦敦的事，接着就马上把话题转移到他的放假计划上，并且强调他非常期待放假。

K太太指出，他试图要转移注意力，不愿去想到那个在他幻想中已经受伤而且无法拯救的妈妈（在伦敦的K太太）。她也提到他之前在游戏中把受伤的玩具妈妈埋起来，但又立刻决定要用火车载绷带与食物给她，好让她复活（第二十一谈）。K太太还说，他很担心分析结束的事，原因是他怕自己到那时候还没有完全好起来。

理查说话的时候也一边开始画画（第二十四张图）。^[1]他仍然将这张图称作王国，还说要多加一个人进来（意指使用一个新的颜色来画）。

K太太问加进来的人是谁。

理查回答说，本来他想用绿色代表巴比，后来决定不要了。他上完颜色之后，数了数每个人所拥有的领土，结果发现大部分的领土都是自己的。^[2]因此，他表示王国下面那条线应该要用代表他的颜色来画。他看着这个王国解释说，妈妈虽然只有三块领土，但是这几块地都很好，

其中两块还靠海。保罗有四块，爸爸有八块，而理查有十一块（他把其他比较小的区块也算成是不同的领土）。刚刚还在画图的时候，理查提到战争情势，并且说他很高兴听到英国皇家空军再度轰炸布雷斯特港，也希望他们能够炸毁德国的巡洋舰尤坚号。不过，他不知道同盟国在叙利亚的情况怎么样。随后，他便走去地图，他已经有好一段时间没有看地图了。看完之后，他踏着行军的步伐在房里走来走去。

K太太提醒说，王国一直是代表她与妈妈的内在及性器官。行军、轰炸与战胜的军人都是代表他那强而有力的性器官在妈妈体内控制爸爸与保罗的性器官。这表示他希望自己的阴茎一切完好，也希望它能够长大并且保护妈妈，以免她被危险的爸爸和保罗伤害（注记 I）。K太太解释说，一开始本来也要画进去的巴比代表他的阴茎，但他又担心它会太过强势而且立即变得具有摧毁性，所以最后决定把巴比排除在外（注记 II）。

K太太在诠释的时候，理查显得很焦虑，而且开始打呵欠。他非常不认同最后那一部分的诠释，但没过多久，他又恢复了活力，开始进一步解释这个诠释，并且加以证实。他说他的确在保护妈妈，因为他最大的那块领土位于妈妈的领土中间，这样一来就可以帮助妈妈抵抗附近的坏爸爸。理查突然直视着K太太说：“你看起来好极了。”

K太太诠释说，他说他最大块的领土位于妈妈的两块领土中间，而这一大块区域与下面那条红线（他的颜色）即代表他的性器官在妈妈的性器官里面。他突然觉得K太太很好，是因为当时他认为她正在减轻他对阴茎受伤的恐惧。这表示她在修复他的阴茎，允许他拥有阴茎，也没有因为他想跟她与妈妈性交而惩罚他。因此，他觉得K太太是好妈妈。

理查回答说，从那张图来看，他还多了四个性器官。他也数了数爸爸与保罗的领土，然后说他要是跟他们打架一定会赢。

K太太诠释说，他也害怕如果他的阴茎在妈妈体内与爸爸及保罗的阴茎搏斗的话，可能会伤害妈妈——被轰炸与摧毁的华沙以及情势不明的叙利亚。然而，当他为英国皇家空军成功轰炸布雷斯特港感到欣喜时，就等于是与坏爸爸联合起来攻击妈妈的乳房（第七次晤谈），因而伤害她——法国。

理查回答说，他不愿意这么做。他望了望暖炉，提到有一支发热管坏了，然后不停地开关暖炉。

K太太提醒说，昨天他就是把草放在那支发热管上烧。她提到那枝“烫的发红的火条”（罗德尼的桅杆被阳光照得发烫），所表达的是他

害怕自己那发烫的阴茎会伤害K太太与妈妈的内在；而阴茎之所以发烫，是因为他幻想里面含有滚烫的尿，他也害怕滚烫的尿会摧毁他的性器官。这就是理查在图中总是以红色代表自己的原因之一。

理查开始焦躁起来。他走到地图前面，仔细研究法国境内被占领以及尚未沦陷的地区分别有多少，也再度对同盟国联军在叙利亚的情况表示关切。之后，理查走到外头，并一如往常地叫K太太也一起过去。他看看四周，并且说他不喜欢看到天空阴暗的样子。他不断地从有点高的阶梯上往下跳，还说这样很好玩。他说他很期待跟波兰的军官打槌球。

K太太诠释说，那位军官代表好爸爸，他会帮助他变得有性能力，愿意教导他（槌球），也会对他一视同仁，意思是帮助他在性方面拥有相同的能力，让他能够与妈妈性交并且生小孩。他很高兴自己可以毫无困难地从高处往下跳，也具有相同的意义。

理查在小径上来回奔跑。突然间，他要K太太快点跟他一起回到房间，因为他看到一只大黄蜂。（他并不是真的那么害怕黄蜂，而是故作夸张。）

K太太跟着理查回到房间，并且诠释说，小径代表她的内在与性器官，他在小径上来回奔跑以及不停从阶梯上跳下来，都是意指与她性交。可怕的大黄蜂代表妈妈体内那个有敌意的爸爸与保罗，也代表在K太太体内的儿子或是K先生。

理查开始玩凳子，并且把它们一个个叠起来。他告诉K太太说，他又叠了一个高塔。从他的表达方式可以清楚看出他心中想到是那座必须被炸毁的水塔（第三十四次晤谈）。他把凳子推倒，并且说：“可怜的爸爸，他的性器官倒下去了。”接下来，理查看到路上经过的一个男子，说他很邪恶，可能会害人。他躲在窗帘后面盯着那位男子，直到他消失不见为止。

K太太诠释说，如果他攻击了爸爸的性器官，就会为爸爸感到难过，但他也认为爸爸会反过来攻击并伤害他的性器官〔忧郁焦虑与被害焦虑混合〕。因此，他才会突然开始害怕那位“邪恶的”男子（黄蜂），这也是他之前对于其他小孩感到恐惧的原因；那些男孩不仅代表爸爸、保罗与被他攻击的小孩，也代表爸爸的性器官。

理查回到桌前坐下，看着桌上的画，并且提醒K太太要写上日期。他说他明天想要看到所有的画。接下来，他指着画中一块没有海岸线的蓝色区域，因为他用铅笔画了一条线把它隔开，接着他问K太太知不知道这个蓝色区域代表什么。才刚问完，他立刻自行回答说这是妈妈的乳

房。他再度提到旅馆里有一位女士送他甘草，并且说她人很好。理查现在看起来相当开心，态度也非常友善，还把他的手臂轻轻地环在K太太肩上，并且把头靠在她身上说：“我好喜欢你。”

K太太的诠释是，会帮助并保护理查的她与哺喂他的母亲乳房（女士给的甘草）是连结在一起的。此外，他也想借由配合K太太以及要她把画保存好，来回报她的分析工作。理查会特别觉得K太太很好，还用她的好乳房哺喂他，是因为她的分析减轻了他对自己性器官的恐惧感。

理查回答说，他也是这么认为。他跑到厨房去把水龙头打开，然后把手指塞到水龙头里让水喷出来，并且听着喷水的声音。他说这是爸爸的性器官，声音听起来好像非常生气。接着，他换了另一个方式把手指塞进水龙头里，而水喷出来的样子也不同，然后说现在这是他，他也在生气。

K太太诠释说，他刚刚的动作代表他与父亲的性器官在妈妈身体里面（水龙头）搏斗。他觉得只要他把性器官放到妈妈或K太太身体里，爸爸或K先生就会生气。

理查走到外面，并且要K太太把水槽的塞子拔掉，好让他看水流掉的样子。他还在地上发现一小块煤炭，就用脚踩碎它。

K太太诠释说，他是在摧毁爸爸的黑色性器官。

理查拿起扫把开始扫地，并且说他想把这个地方扫干净。

K太太指出，他觉得如果他摧毁了爸爸放在妈妈体内的性器官，也会连带弄脏和伤害妈妈，所以他希望能够修复她。

理查又回去玩水龙头。他说他渴了，便就着水龙头喝水。他问K太太知不知道他喝的是什么，然后一样不等K太太回答，就说：“是小号。”

K太太诠释说，他在测试他或爸爸的“小号”到底有多滚烫，是不是跟“大号”混在一起。

理查回到房里，走到桌前坐下，然后看着K太太的时钟并且把玩它。他发现时钟的框好像有点歪，就把它扳正。他把时钟翻过来，然后跟以往一样看着时钟背面一边大笑着说：“真好玩。”接下来，理查带着些许担忧的语气问时钟的指针是什么做的，看起来好绿（时针会发光）。他还发现它是外国进口（瑞士）的钟。

K太太诠释说，他对外国进口钟以及绿色指针的怀疑其实是针对她的内在，他认为里面含有与他敌对的K先生，也就是希特勒——爸爸。

他怕爸爸的性器官有毒还有爆炸性，可能会伤害妈妈，而这与他担心K太太去伦敦会遭到危险有关联。

理查像平常关游戏室的门那样小心翼翼地把时钟关起来。

K太太诠释说，这表示他想保护她的安全，不要让任何侵入她。

这次晤谈中，理查只注意过外面的路人一次，就是当他看到那位“邪恶的男人”时，觉得自己被他迫害。整体而言，他对路上敌人“提高警觉”的情况已逐渐在减少。

第三十七次晤谈注记：

I.最近几次晤谈中，理查对于成长有更多的希望，这对分析患有精神官能症的儿童或是成人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一点。儿童一旦有了成长的希望，与大人比较之下所产生的性无能感就会降低，进而减轻焦虑，并让他不再有次人一等或无能的感受。从患有精神官能症的成人身上也可以发现，在潜意识中认为自己与他人相比仍是小孩的想法，就是造成狭义或广义性无能的重要因素。若不是认为自己是小孩，就是觉得自己颇为老成，这两个极端之间似乎没有其他可能性。

II.在这个阶段的分析，理查的性器官与异性恋欲望更加突显出来。我相信这些欲望自婴儿期开始就已经相当强烈，然而他的阉割恐惧以及性无能感导致强烈的潜抑，而潜抑甚至遏止潜意识表达他对性器官的兴趣以及异性恋欲望。有了成长的希望之后，他的性器官欲望与拥有性能力的渴望便得以表达出来。不过，我相信分析与内在危险有关的焦虑（包括父亲的危险阴茎对妈妈内在的威胁，以及对身处其中的他所造成的威胁等），对这方面发展有莫大的帮助。

【注释】

[1] 我将画中的两个人名涂黑。

[2] 我一再强调，理查的画都是在没有事先构想的情况下完成，并且非常强烈地表达出他的潜意识想法与感觉。就这张图而言，虽然他后来决定不要“加入”巴比（绿色），但其他大部分都不是计划好的，所以才会对每个人拥有的领土数量表示惊讶。

第三十八次晤谈（星期五）

K太太打不开游戏室的门，锁出了点问题，所以她只好带理查去她的住所。

理查为此感到难过。路途中，他表示如果约翰排在他后面，只要K太太要他离开，他马上就会走，他不想占用约翰的时间。

K太太回答说，约翰并没有紧接在他后面，所以他的晤谈时间不受影响。

一路上，理查没说几句话，只有一两次提到女童军一定在门上动了手脚。

K太太说她觉得很抱歉，不过明天应该就会修好了。

理查强调他觉得很遗憾，并且说如果明天能修好就好了。进到K太太的住所之后，理查把舰队拿出来摆在起居室的桌上。他看起来并不焦虑，但是神情哀伤，而且若有所思。K太太问他在想什么。他回答说，他很担心K太太去伦敦的事，担心她会被炸死。

K太太再次解释说，她去的地区并不会很不安全。（她的保证显然一点效果也没有。）她接着诠释说，理查害怕妈妈会被希特勒爸爸轰炸，而且他对于妈妈被摧毁的恐惧，早在战争爆发前、甚至是还小的时候就已经存在。

理查显得很不自在。他低声问说，他们的话会不会被别人偷听到，还有“那位脾气不好的老先生”在哪里？（他指的是与K太太同住的房客，而关于这位房客的事是从约翰那边听来的。）

K太太回答说，那位房客现在不在，并诠释说他代表的是爸爸，而理查怀疑爸爸会发现他的攻击欲望，并为此感到恐惧。她提醒说，昨天他把代表爸爸性器官的高塔弄垮之后，就开始害怕路上那位“邪恶的”男子会攻击他。

理查问K太太有没有去过美发店，他们是不是把一个长得像帽子的可怕东西罩在她头上（他指的是烘干头发的机器）。

K太太诠释说，罩在她头上的可怕东西同样代表具有危险性与爆炸性的希特勒阴茎。

理查问K太太的卧室在哪里，他可不可以参观一下。

K太太便带他到楼上的房间去（注记 I）。

理查四处张望，然后说这个房间不错。他瞧了瞧照片，也参观了浴室。他问K太太会不会介意他提出参观房间的要求，而且重复问了两

次。

K太太的诠释是，理查害怕侵犯她的私人空间。这代表找出K先生的秘密以及探索她的性关系（现在指的是那位“脾气不好”的房客）与她的内在。这些都跟他想知道父母在一起会做什么事有关。

理查回到起居室，然后坐下来开始玩军舰。他把驱逐舰与潜水艇分别摆在两边，这样战舰就可以从中间通过。尼尔森率先通过，并且开始视察其他船舰。尼尔森做了一个漂亮的回转动作，理查表示赞许。接着是罗德尼登场，而她所做的动作就跟尼尔森一样。

K太太诠释说，这代表爸爸在视察儿子，想看看他们是不是都乖，也就是不太有攻击性、嫉妒心不强，也没有把妈妈占走。舰队所航行的通道代表妈妈的性器官，而船舰回转的高超技巧，指的是爸爸那具有性能力的性器官可以自由进出妈妈的性器官。在妈妈体内的儿子们——包括理查、保罗与K太太的儿子，应该要保持冷静，不要跟爸爸搏斗。K太太提醒理查，昨天他让性器官相互搏斗，后来又为爸爸感到难过，并且希望能够修复爸爸受伤的阴茎。

理查在桌上摆了两枝长铅笔，把它们的笔尖对笔尖，当作是港口。接着，他把一艘小型驱逐舰摆在非常靠近其中一支铅笔的地方，但没过多久又决定它不该摆在那边，就把它放回原处。

K太太诠释说，虽然理查希望能够维持家庭和谐，他还是奔向妈妈的怀抱，希望能跟她做爱。但是后来又觉得自己不能这么做，否则就得跟爸爸还有保罗打架，而且接下来就是“灾难”的开始。

理查把一艘大型驱逐舰移到尼尔森旁边，并且让他们一起去巡逻。

K太太诠释说，这代表理查从跟妈妈做爱转变成跟爸爸做爱，因为那艘投向尼尔森的大型驱逐舰就代表他自己，他跟爸爸把性器官放在一起。转向父亲的部分原因在于理查对于跟母亲做爱会感到恐惧与罪疚

[逃离异性恋，转向同性恋]。

这时，理查忙着移动船舰，并且问K太太有没有看过一名看起来笨笨的男孩，他走路都走不稳，还会发出像野兽一样的叫声。理查觉得他很可怕，可是也为他难过。

K太太诠释说，他在自慰和兴奋的时候会担心伤到自己的性器官，也怕自己会变得像那位男孩一样疯狂。

理查迅速地变换舰队的排列组合。他把尼尔森放在桌子一端，并且说有一位海军上将登上了威尔士亲王号（Prince of Wales），准备要视察舰队。罗德尼被移到桌子另一端，他说现在还不需要她。其他驱逐舰与潜水艇跟之前一样分成两组排放，而代表威尔士亲王号的尼尔森则缓缓驶过中间的通道，然后被移开。接下来换成罗德尼，她现在由另外一位海军上将指挥，并按照尼尔森的路线走一遍。

K太太诠释说，理查应该是其中一位海军上将，而另外一位代表爸爸。这表示他们轮流拥有大而有力的性器官，也轮流占有妈妈，这样一来就可以避免任何冲突、伤害或毁灭行为。

理查说，第二位海军上将是魏菲尔（Wavell）^[1]的哥哥，然后又觉得不可能，因为他们的姓氏不同，不过他们都是苏格兰人。

K太太诠释说，他犯的这个错误，表示保罗也应该与他共同指挥，这样才会皆大欢喜（注记II）。

理查再度提到K太太去伦敦的事。他的神情一直都很严肃，而且心事重重，不过看起来并没有很紧张。他对K太太特别友善又热情，并且表示他一点都不希望K太太去伦敦，还要她答应一件事，那就是听到空袭警报的时候，一定要马上躲进防空洞。她会不会这么做？

K太太说她会。

理查听到她的回答似乎稍稍宽心了一些。他问K太太是不是要去住她儿子家，还有他能不能要地址，因为想写信给她。

K太太说可以，并且说会寄明信片给他。

理查跟K太太说，如果她死了，他会去参加葬礼。接着，他像是在心中决定了什么一般严肃地问K太太说：她会不会跟妈妈商量，万一她死了，有谁可以来接替她的工作。

K太太说， she 会把另外一位分析师的名字告诉他妈妈。她诠释说，参加她的葬礼代表让分析工作进行下去。（这时，理查打断K太太的话

说，他觉得这个治疗是有用的，而且对他有帮助。）这也意指他把代表亡母的K太太吞并进去，让她在他体内活着。他希望让对他有帮助的分析持续下去，就等同于在身体里面保有浅蓝色的好妈妈。K太太提醒说，每当他在图中发现浅蓝色的妈妈拥有较多领土时就会很高兴，原因是这代表好妈妈与乳房在他体内扩张。

理查要K太太把他的画都拿出来，然后从头到尾看过一遍。他指着其中一张图说那是一个月前画的。

K太太诠释说，他希望跟K太太能多相处一个月，也代表她能够继续存活，理查看着第八张图说这张还没画完（还未上色），他决定现在把它画完，还要K太太在后面写上今天的日期；他说了日期，但是讲成大后天的日期。

K太太诠释说，理查希望能跟她再多相处两天，现在只剩一天这个星期就结束了。

由于晤谈时间即将结束，理查便急着想把颜色上完。他先从三只海星开始画起，并且说这三只已经生出来了，其他都还是透明的。他不断地询问时间还够不够。画到天空的时候，他说那是晴朗的蓝天。

K太太解释说，理查希望下周她去伦敦时，他们两个都会遇到好天气。坏天气代表坏爸爸的性器官，尤其是下雨，而晴朗的蓝天则代表温暖、有朝气而且快乐的妈妈。

理查问可不可以再画一张图，但一问完就发现时间已经到了。他要K太太跟他一起走到庭院门口，然后看了看四周，说今天的景色很美。^[2]

第三十八次晤谈注记：

I.从分析技巧的角度来看，答应让理查参观卧房是否为适当的做法，相当具争议性。不过，我发现孩子来到我的住所并且希望参观其他房间的时候，让他们看一次对分析是有帮助的；不过，我不会允许他们进一步察看我的住所。我认为这是分析儿童与分析成人的不同之处。回答问题也是同样的道理，如先前所述，对于儿童提出来的疑问，我会视情况回答，但对成人就不会这么做。我们必须考虑到孩子会用比较直接的方式表达好奇心，而他们自然也会想要多了解分析师；譬如，他们会想知道她有没有先生或小孩，或者她的家是什么样子。

II.我认为在理查的舰队游戏中那些变化多端的细节，包括与妈妈

做爱、被爸爸攻击，以及与爸爸和哥哥分享妈妈，都是他自慰幻想的内容。这一点从他突然想到那位弱智的男孩，以及害怕自慰会让他失去理智即可获得印证，而这样的恐惧在青春期儿童身上经常可以看到。

【注释】

[1] 魏菲尔（Wavell, Archibald Percival, 1883-1950），二次大战期间为英国驻印度总司令兼缅甸总司令。——译注

[2] 昨天晚上，理查的母亲在电话中告诉我，她觉得理查的情况改善很多。他整个人轻松开朗许多，不再那么烦人，而且对其他小孩的恐惧感也降低了。她五天前就提过理查有所改善的事，但从那时起，她发现情况更加好转。理查还跟她说，如果他现在去上学，就会跟老师说她害怕小孩。她还说，理查听到有人在谈论德国人在战后的心理状态，便加入讨论的行列，还问说是不是可以借由精神分析让希特勒变好。

第三十九次晤谈（星期六）

理查的神情相当严肃，也不多话，但态度仍然友善。游戏室的锁修好让他安心许多。他激动地说：“好高兴我们可以回到这里。”昨天晤谈时就可以看出他有多么想念这间游戏室。（K太太之前就保证过锁会修好，所以她昨天晚上打电话到旅馆去告诉理查说锁已经修好了，他们又可以在游戏室碰面。理查也向K太太要伦敦的住址及电话，K太太答应今天会告诉他，还提到他有一艘驱逐舰忘了拿走，她也会一起带来。）

理查马上就问K太太有没有带地址和驱逐舰过来。他认真地看了又看地址，然后说他把舰队都收到行李里了，所以没有带过来。理查看着他的驱逐舰，并且缓缓地移动它，然后用低沉而且哀伤的声音说：“这是唯一存活下来的一艘英国驱逐舰，我们整个舰队都被击沉了。”

K太太问舰队在那里被击沉。

理查说在克里特岛附近。

K太太诠释说，对于同盟国联军的损失，他现在比较能够坦然地表达哀伤，之前由于太过痛苦，所以一直避免触及这个话题。现在的他虽然哀伤，但也更加相信K太太能存活下去，而这主要是因为他现在更能够确认体内有浅蓝色妈妈的存在。昨天，他觉得好像失去了游戏室，但是现在失而复得，还有舰队也完好无缺。

理查沉默不语，显露出哀伤的神情。他让驱逐舰上下来回移动，并且说现在有一些德国的驱逐舰正朝它逼近，而它必须想办法逃出去，就算冒着被击沉的风险，也得放手一试。

K太太诠释说，那艘小型驱逐舰代表他自己，由于代表好妈妈的K太太要离开他了，所以他必须独自面对敌人。另外，他昨天忘了把驱逐舰带走，表示有一部分的他，包括他的性器官，会跟着K太太，而且会留在她体内保护她，避免她在伦敦被希特勒攻击。他在分析一开始（第一次晤谈）就表明过誓死对抗危险的流浪汉以拯救妈妈的决心。

理查开始漫不经心地画画（第二十五张图），而且画的速度比以前缓慢许多。画到一半，他抬起头来看着K太太（自晤谈开始他就一直避开K太太的目光），然后带着哀求的语气说：“你一定要走吗？为什么？”

K太太回答说，她想见她的小孩，也要与其他病人会面。

理查说，他知道他不应该太自私，但是他真的很希望K太太不要走。他接着问说，分析师是不是有很多位？有多少人接受分析？是不是有好几百万人？K太太的儿子也是分析师吗？他认为很多人都应该接受分析，因为分析非常有帮助。

K太太诠释说，理查想成为分析师，这样一来，要是她死了，他就可以接替她的工作，并借此延续她的生命。

理查问K太太有没有跟妈妈说如果她死了会由谁来接替。

K太太回答说有。

理查再度表示分析非常有帮助，现在他再也不怕一个人出门了。今天他来的时候，有一位小女孩就走在后面，后来还遇到一位男孩，结果他一点都不怕。他很惊讶自己居然并不害怕。说这段话时，他拿起一个小玩具女人（在他的游戏中代表小孩）让她走路，接着又拿起一支红色的蜡笔，也让蜡笔开始走路，并且在玩具女人旁边绕圈圈。蜡笔走到小玩具女人的旁边戳她，然后把她踢下桌。

K太太诠释说，这就是他想对那位小女孩做的事，而戳的动作代表有攻击性的性关系。

理查把玩偶捡起来，又重复刚刚的动作，但是这次更暴力。他还用脚踩玩偶，但却小心翼翼地用足弓的部分踩，确保她不会受到损伤。他说，现在他的黑色大靴子就踩在她身上，而且把她压扁。

K太太诠释说，“黑色的大靴子”是指希特勒的靴子，也要理查回想之前踏着行军的步伐与踢正步的样子。这表示他觉得自己对小女孩的性欲像希特勒一样邪恶，而他的画中及脑中的黑色希特勒父亲也代表他自己。如果他的性欲具有危险性，就表示K太太与妈妈可能遭受危险，而小女孩就代表她们以及她们的性器官（注记II）。

今天很温暖，但理查还是把暖炉打开，看着里面的发热管慢慢变红。他又拿了一些草和树叶放在上面烧。

K太太诠释说，理查是在表达如果他放纵自己的性欲，他的性器官就会变得很危险，也会发红发热。她提醒说，他之前还认为自己的性器

官会把人吞噬。

理查回答说，他之前把留在K太太家的那艘驱逐舰称做吸血鬼号（Vampire）。

K太太诠释说，英国舰队最近损失惨重，而他把舰队留在家里就是为了要保护它。他把一艘驱逐舰留在K太太家忘了带走，除了表示他想跟随她去伦敦并且保护她之外，也在表达他的噬血欲望。K太太即将离去，让他再度想起婴儿时期母亲把乳房从他嘴中抽离的感觉，这也增强了他吸干并且吞噬乳房的欲望。这些感觉都是导致他恐惧K太太的死亡并引起罪疚感的原因。

理查回答说，真的有一艘驱逐舰就叫做吸血鬼号。

K太太指出，他用这个名字，是因为害怕自己的贪婪会使他失去K太太。

理查问吸血鬼是不是长得像蝙蝠。他跑到厨房去打开水龙头，并且让水喷出来。有时候水会朝K太太的方向喷，而他也为此道歉。理查在水槽里面发现一只很小的蜘蛛，蜘蛛快淹死的时候他把它拿起来，然后又丢回去。这个过程显然让他很开心，还嘲笑那只蜘蛛。可是后来看到它死掉之后，他又把它拿起来，一脸沮丧地说：“可怜的小东西。”接着再把蜘蛛放回水槽。

K太太将喷水的水龙头诠释为理查的阴茎，而它正在把K太太和妈妈的小孩（小蜘蛛）淹死。他嫉妒K太太的小孩及病人，所以想攻击他们。

理查回到游戏室内，随后把驱逐舰放在纸上开始描它的轮廓，并且描出好几艘船舰。他描完船舰并逐一写上名字之后，又在其中三艘船旁边加上“在克里特岛被击沉”。只有两艘驱逐舰没有沉没，而吸血鬼号是其中一艘。

K太太诠释说，他想把她的孩子都淹死，只留下一个儿子和他自己，这样K太太就跟妈妈一样有两个儿子。

理查指出，那两艘驱逐舰要走的路正好相反。

K太太问为什么，是不是他们吵架了。

理查又问K太太是不是一定得走。

K太太诠释说，那两艘各奔东西的驱逐舰代表即将分开的他与K太太。

理查又看了看第二十五张图，然后惊讶地表示妈妈事实上有一小块领土在他的领土里面。

K太太解释说，理查觉得那一小块领土是妈妈的阴茎。前往伦敦并且被希特勒攻击的K太太就变成了含有并且使用希特勒阴茎的妈妈——她受伤了，同时也变坏了（注记III）。

理查说，妈妈拥有许多领土，不过他的更多。

K太太诠释说，他希望妈妈（及K太太）活在他体内，并且不断扩张。这代表他没有吸干或吞噬母亲，也不会变成攻击内在妈妈的驱逐舰吸血鬼号；这就是他不把舰队带来的原因。舰队也代表K太太。

晤谈接近尾声时，理查变得更为沉默、哀伤。离开以前，他很仔细地检查门窗有没有关好，然后激动地说：“再见了，老房间，好好放假休息，我们十天以后再见。”走到街上之后，他回头朝游戏室望了一眼。离开之前，他曾经问K太太是不是要去村里。走在路上时，他说K太太实际上要离开十天，而不是九天。

K太太回答说，她今天跟他见面，十天以后会再见，所以中间只隔了九天的时间。

理查一直把K太太在伦敦的住址握在手里，还说他已经把电话背起来了，而且不会忘记。道别的时候，理查对K太太说：“祝你玩得开心。”他没有像以前一样看着K太太离去，或是在对面挥手说再见，而是头也不回地走了。

第三十九次晤谈注记：

I.对于上次晤谈结尾及这次晤谈开始出现的症状行为（symptomatic action），我所使用的技巧是暂且不去诠释它，而是等到该行为所代表的意义，在当次晤谈或甚至是下次晤谈的素材情境中全部显现出来之后，才开始诠释。

II.我之前曾经提过，理查原本潜抑的性器官欲望及好奇，在最近这几次晤谈中渐渐释放出来。潜抑移除的表现还包含更强烈地表达他与部分客体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乳房。随着移除了对父母性交的强烈好奇心之潜抑，与此相关的幻想现在也一并浮现。这显示他的自慰幻想、相关的性器官欲望以及实际的自慰行为都不再那么受压抑。就某方面而言，这是一种退行至发展早期阶段的现象；在早期阶段，部分客体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性器官（男性与女性）与乳房。但是，儿童必须要

充分经验到他与部分客体的关系，以及这个关系所隐含的性幻想与欲望，才能够与完整客体建立良好的关系。我们都很熟悉一项分析原则，就是要让病患再次经历早期关系与情感，然而我要在此强调的是，在由部分客体关系主导的发展阶段中充分经验这样的关系，是与完整客体逐渐建立关系的重要基础。

III.我的诠释是，理查觉得他将自己的一部分（驱逐舰吸血鬼号）放进我体内，但是这个部分的他不仅是坏的，也是好的，因为它会在伦敦保护我。同样地，第二十五张图中在他里面那块妈妈的领土不只是代表阴茎（可能是希特勒的阴茎），也代表会保护他的好乳房，而这与理查的下一个联想也连结在一起。

第四十次晤谈^[1]（星期四）

理查迟到了十五分钟，看起来相当难为情又焦虑，而且没有为迟到的事多做解释。他说他把舰队留在家里没有带过来。隔了一会儿，他问K太太过得好不好，但没有望着K太太，连房间也不看。理查谢谢K太太寄明信片给他，还问K太太看到他在明信片上提到他一点也不想回来X地的时候有没有笑。接着又是一阵很长的沉默.....

K太太诠释说，他说的这番话以及表现出来的态度，显示在他的幻想中，她在伦敦已经遭到轰炸，所以她、X地，还有游戏室都变坏了。

理查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K太太有没有看到伦敦“惨遭攻击”的样子？她在伦敦的时候有遇到空袭吗？

K太太回答说：“有。”

对于K太太的回答，看来理查是满意了。他问的时候显然怀疑K太太不会说实话。他马上说：“我就知道。”接着，他问伦敦是不是有大雷雨，还说他害怕大雷雨（K太太早就知道这件事）.....理查说他的假期很愉快，不想回来这里。他一想到X地，就会想到“猪舍”和一场噩梦（注记 I）。

K太太诠释说，他对于那个肮脏、受伤并且含有希特勒爸爸的妈妈所产生的恐惧，现在全都集中在X地与K太太身上，而他想远离他们，也就是要逃避自己的恐惧，这就是他今天迟到的原因。

理查解释说，他来这里之前有先跟妈妈到旅馆去。^[2]他问K太太是不是在生气他迟到的事，然后再度表示他把舰队留在家里。

K太太诠释说，理查不想回来接受她的分析，是因为她现在已经变成了像“猪舍”一样肮脏的K太太，也就是被弄脏的妈妈。他把舰队放在家里，代表把好的分析与好K太太留在自己体内。

理查问K太太有没有把画带来。看到她有带的时候，他高兴了一

下。

K太太诠释说，图画跟舰队一样都是代表对他有帮助的分析，以及他与好K太太或好妈妈的良好关系。

理查无精打采地拿起来画来翻看，接着再把画放下，并且沉默不语……他走到厨房去，说水槽很干净，但是有一罐墨水在那边，他不喜欢那个味道。理查看起来很不开心，也很不安。他走到庭院里的时候发现阶梯的裂缝中长了荨麻，不由得感到一阵厌恶。他指着一些野菇告诉K太太说那些是毒菇，而且还打了个颤。理查用脚踩了踩荨麻和毒菇，然后说现在他的鞋子上一定沾了这些肮脏又有毒的东西的味道。他回到房内后，走到橱柜前拿了一本书，说他刚好就想看这本书。他开始阅读，并且翻看书中的插画。过了一阵子之后，他指着一张图说“好可怕”，图中有一个小人在对抗“可怕的怪兽”。

K太太诠释说，保持沉默以及看书的行为，都表示他想逃避恐惧。他害怕爸爸那有毒又危险性器官以及妈妈体内那些死去的小孩——他刚刚一脚踩扁的毒菇及荨麻。在他心中，游戏室、庭院以及K太太全都变坏了。看书代表探索K太太的内在，而且和游戏室比起来，K太太的内在比较没有那么可怕。

接下来，理查画了第二十六张图。他在涂红色的时候说：“这些是俄国人，他们是红色的——不，这是我自己。”

K太太诠释说，纵使俄国已经成为盟国之一，他还是跟以前一样不信任俄国人。因此，他刚刚先说红色代表俄国人，后来又说是他自己，表示他也怀疑自己……

理查问K太太，因为他今天迟到，能不能让他多待一会儿。K太太说不行的时候，他露出失望的表情。

理查始终显得无精打采，不但没有望着K太太，也不看游戏室，而且整个人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K太太的诠释，他显然都听不进去。虽然刚刚K太太表示不能让他多留一下的时候他有些失望，但晤谈一结束，看得出来他迫不及待想离开（注记II）。不过，他稍早之前曾向K太太确认她今天要去村里，而且仍然很高兴能跟她一同走去。

第四十次晤谈注记：

I.理查的阻抗在此时达到了巅峰。分析师在他有强烈的失落感与不信任感时离去一段时间，引发了深层焦虑，但是随后即可看到分析师

对于这些深层焦虑的诠释，能够在短短几次晤谈中降低阻抗，甚至使他的态度完全转趋配合；我认为这是分析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我并不是表示每次晤谈中出现的深层焦虑情境与痛苦的情感，在经过诠释之后必定能够降低阻抗，不过本书中呈现的许多素材与诠释确实印证了这一点。然而，有时候由于内在与外在焦虑的累积，当下的诠释也无法让阻抗降低。即便如此，诠释仍然会为下次晤谈带来正面的效果。

常见的情况是，纵使分析降低了阻抗，对于某些诠释的阻抗仍然会一再出现。弗洛伊德认为修通是分析中极为重要的一项过程；在修通的过程中，必须要不断重复分析类似的素材，同时也要利用新出现的素材细节，才能够更完整地分析情绪情境。值得注意的是，诠释那些最为痛苦的焦虑，像是针对爱的客体而来的摧毁冲动，或甚至是与内在危险有关的焦虑，以及对死去及有敌意的客体产生的被害感（之后的晤谈中就可以看见），都能够带来相当大的纾缓效果。就理查的案例而言，这些痛苦的晤谈最后带来的往往是更多的希望与安全感。

分析工作能够让面临内在与外在焦虑的自我得以直接面对焦虑，同时恢复克服这些焦虑的信心；造成这项转变的因素之一就是爱的重现。在摧毁冲动与被害焦虑运作时，爱被分裂掉了，所以无法被感觉到。

我想特别说明的是，上述的方法让病患在经历阻抗的同时也能与分析师配合。造成这种双重态度的原因就是同一次晤谈中运作的分裂过程，而这个过程会将自体分裂成不同部分并且产生矛盾情感。当焦虑更完整地显现出来，阻抗也达到最强烈的程度时，有时候理查会想离开游戏室，但是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此外，虽然他常常表示不愿过来接受分析，但他每次都会到。他不把舰队带过来的时候，通常是表示他想把好的自己以及好的客体留在家里。分析过这个分裂现象之后，理查往往就会在下次晤谈时再把舰队带过来，并且在人格整合上也会有所进展。对于心智深层有更进一步的领悟后，对分析师及精神分析过程的信任感也会随之增强，而常见的表现方式就是立刻由负向移情转变为正向移情。

这也让我想到另外一个重要的议题。精神分析中有一项公认的原则，那就是不应该诠释精神病性质的焦虑，原因是诠释可能会导致精神病发作。但我发现分析如果要有进展，就不得不诠释最为强烈的焦虑，不论它是否具有精神病性质。这样才能够进入心智深层，并且从焦虑的根源以及与其相关的主要客体着手来降低焦虑。我在儿童精神分析的过程中发展出这个方法，而它也深深影响我对成人的分析技巧。这个方法亦衍伸出其他许多重要技巧，尤其是针对患有精神病的病患。一些分析师在运用这些方法之后都有显著的成果。

II.不论是对成人或儿童，如果晤谈延迟开始的原因并非由我造成，我一贯的做法都是不延长时间。当然偶尔也会有例外的情况，但基本上我会遵照原订的时间表进行，避免病患试图借机与分析师多相处而对分析本身造成干扰。我坚持这项原则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这样不仅会扰乱排定的时间表，也会造成其他病患的困扰。

【注释】

[1] 我在《从早期焦虑的观点看俄狄浦斯情结》这篇论文的分析中，提到在放假过后几次晤谈的某些素材，特别是理查的图画、舰队游戏、联想以及我的诠释。

[2] 周末过后，理查通常都是直接坐公交车到游戏室来。

第四十一次晤谈（星期三）

理查准时到达，不过由于离开旅馆的时间比较晚，所以他一路奔跑过来。他一来就说舰队明明就在旅馆里。他之前问妈妈他们是不是有把舰队带回X地时，可能听错了妈妈的回答。妈妈也问他K太太昨天有没有因为他迟到而生气。他还想知道K太太今天会不会让他留久一点，补足昨天迟到的时间。

K太太回答说 she 不能这么做，因为她已经有其他的安排了。

理查问她是不是要见其他病人？K太太的病人是不是都是男的？他跟伦敦的病人比起来年纪是否还是最小的？K太太怎么去伦敦？是坐火车的头等舱吗？她是不是自己一个人去？搭火车舒服吗，有没有在火车上用餐？他又问伦敦有没有下大雷雨（昨天他跟K太太说他害怕大雷雨）。他们（指K太太的家人）有没有为她送行？

K太太简短地回答了几个问题，并诠释说，理查想知道她在伦敦的详细情况，也想知道她有没有发生危险的性关系，而性关系的代表就是大雷雨以及遭到轰炸。同时，他也想确认K太太的小孩有去送她——代表他们还爱她，这样他就不会认为她是跟“猪舍”一样肮脏的“畜生”K太太，也就是受伤、被弄脏又危险的妈妈。

理查回答说，他很高兴回到X地，不过他还是不喜欢这个地方……。他把舰队拿出来摆好，打开暖炉，并且跟K太太说，虽然现在一点都不冷，但还是希望她能让他把暖炉开着。他有气无力地移动船舰，并且让驱逐舰吸血鬼号撞上罗德尼。

K太太问吸血鬼号是不是他自己。

理查说是，但是说完马上就重新排列船舰。他让战舰罗德尼与尼尔森并排，接着在纵列排了一些船舰，分别代表保罗、他、两只金丝雀和巴比，他说这是依照年龄大小排列的。他还解释说，他先有两只金丝雀，之后才有巴比，而且其中一只金丝雀比另外一只早到他们家，所以

他们也必须按先后顺序排列。

K太太诠释说，理查希望维持家庭的和谐与秩序。他也想借着臣服于爸爸与保罗来克制自己嫉妒与恨意。这样一来，希特勒爸爸就不会存在，妈妈不会被坏爸爸伤害与轰炸，然后变成像“猪舍”一样肮脏，而他的性器也不会被坏爸爸攻击。

理查又打乱刚刚舰队的排列方式。他变得十分犹豫不决，而且显露出无精打采、闷闷不乐的样子，K太太的诠释他好像也听不进去。可是，他还是很努力想取悦K太太，也试图要配合她。他漫不经心地把玩着船舰.....隔了一阵子后，理查提到K太太不在时他跟妈妈的一段谈话。他跟妈妈说，他很担心以后生小孩的事，还问她生小孩会不会痛。妈妈解释说，男人不会生小孩，女人才会，而生小孩是会痛的（这并不是她第一次解释这件事，见第二十一谈）（注记 I）。妈妈说，男人会把性器官放到女人的性器官里面。他回答说，他不想这么做，这会让他很害怕，而且这整件事都让他相当烦恼。妈妈回答说，这件事并不会伤害男人。理查补充说，他告诉妈妈他没办法这么自在地问K太太这些事；K太太人很好，但她毕竟不是妈妈。他还说他非常喜欢妈妈，他是“妈妈的小鸡，小鸡会跟着妈妈到处跑”。他又说：“可是小鸡必须要学着离开妈妈，因为母鸡不会照顾它们，也不关心它们。”他描述这段对话时，神情相当忧虑。

K太太诠释说，理查害怕她会死，那么他就需要有人来代替她，所以他才试着要妈妈帮他分析。妈妈在他心中还是那位可以帮助他、有浅蓝色的乳房妈妈；而K太太已经变成了被轰炸、被下毒而死去，或有危险性的妈妈〔母亲意象分裂成乳房与性器官〕。K太太诠释说，他对性交的恐惧与昨天的素材有关——像“猪舍”一样肮脏的X地，与母亲那肮脏、污秽而且被下毒的内在连结在一起。她要理查回想下列这些东西：“有毒的”菇、阶梯裂缝里那些讨厌的荨麻、对于游戏室的恐惧，以及图中那个代表妈妈体内危险的希特勒阴茎的“可怕怪物”。这也跟放假之前的素材有关：包括有爆炸性的高塔阴茎，以及他对凳子的攻击（凳子代表妈妈体内的爸爸的阴茎以及小孩）；另外，他也害怕他的性器官会被妈妈体内的危险爸爸伤害。在放假期间，这些恐惧开始与K太太和游戏室挂钩在一起。他说他是妈妈的小鸡，但K太太的离开让他觉得好妈妈不仅变坏，还遗弃他，就像母鸡离开小鸡一样。这使他再度经历婴儿期，母亲的乳房无法满足他时的挫折，也就是当母亲的乳房无法满足他时，他会开始怨恨母亲，并且在幻想中认为自己伤害了她。现在他对K太太也有同样的感觉。

K太太诠释最后这一点的时候，理查抬头直视着她（这是他自放假回来后第一次这么做），对她微笑，而眼神也比较明亮（注记II）。他拿起昨天看过的那本书来翻，并且指着里面的几张图片，特别是小人对抗“可怕的怪兽”那一张。他说怪兽看起来很可怕，不过它的肉可能蛮好吃的。

K太太诠释说，他想吃的怪兽肉代表爸爸那吸引人的阴茎。他想要像对待母亲的乳房一样吸吮并吞食父亲的阴茎，而这个欲望也让他认为自己已经把它吞并到体内，但它却变成了怪兽阴茎，并且会攻击他的内在。K太太提到，在鱼群邀请他吃晚餐的那个梦中（第二十二次晤谈），他深陷危险的原因是不想吃章鱼；在那之前（第六张图），章鱼代表父亲的阴茎，而且它因为遭受攻击与虐待而变得危险。

这时，理查跑到厨房去，四处张望了一下，然后试图想把烤炉打开，但试没两下就放弃了。他又变得十分无精打采，还打了个哈欠，而且一直说他想睡觉，因为昨天晚上他到很晚才睡着。

K太太诠释说，打开烤炉来看就代表想检查内在，看看里面有没有怪兽。他一直觉得想睡觉，是因为想要逃避K太太的诠释所引起的那些令他恐惧又烦恼的想法

理查开始画画（第二十七张图），画的时候，他问了K太太一些问题：伊文斯先生昨天有没有卖香烟给她？他如果说伊文斯先生的坏话，她会介意吗？伊文斯先生是不是她的朋友？（理查昨天显然有看见K太太走进糕饼店。）伊文斯先生有时候不卖糖果给他，他觉得这样不对，只要有糖果，就应该卖他一点才对。不过其实也没关系，反正妈妈总是可以从伊文斯先生那边买到一点糖果。这时，理查突然指着图中那个长形的红色区块说：“它穿过妈妈的王国。”他一说完就想收回刚刚的话，并立刻改口说：“这不是妈妈的王国，我们大家在这个王国里面都有各自的领土。”

K太太诠释说，他不愿承认这是妈妈的王国，是因为这样代表红色区块刺穿了妈妈的内在。

理查再仔细看了看这张图，然后说这个红色区块看起来“像性器官”。

K太太诠释说，理查觉得要是他有这么长的性器官，就可以把爸爸给妈妈的好东西都拿出来。他怨恨伊文斯先生卖香烟给K太太以及卖糖果给妈妈，都是在表达这一点。香烟和糖果代表好阴茎以及美味的肉；他觉得妈妈体内含有这些东西，可是又怕自己会抢走它们并且伤害妈

妈，所以才不愿意承认图中那个长的红色性器官“穿过妈妈的王国”（注记III）。他在晤谈一开始让吸血鬼号撞上代表妈妈的罗德尼，也是在表达同一件事，而且这与他害怕失去K太太有关。如果他把K太太（以及妈妈）体内的好阴茎拿走，她的内在就只剩下怪兽，也就是希特勒阴茎，而它会摧毁她。

听完这番诠释过后，理查恢复些许活力，也变得比较感兴趣。他再度看着这张图，并且指出这个红色区块（他说是性器官的那块）将王国分成了两半；西半部的领土属于大家，而东半部没有妈妈的领土，只有他、爸爸和保罗。在西半部，理查和妈妈各有两块领土，而他身处妈妈、保罗和爸爸之间。

K太太指出，长形的红色区块代表理查的性器官；它不仅占领了整个王国，还由上而下刺穿妈妈。将王国一分为二则是表示他想要危险的爸爸远离妈妈，并且保护妈妈。但这同时也代表妈妈分裂成两面；东半部是坏妈妈，里面充满了危险的男人阴茎，而西半部则是爱好和平的好妈妈。母亲的双面形象在前几次晤谈中也可以看到；他真正的母亲代表好妈妈，而他认为在伦敦已受伤、死亡，并且如同“猪舍”一般肮脏的K太太则代表坏妈妈。

理查响应说，西半部的妈妈正准备要对东半部的人发动攻击，并且想夺回她的领土。

K太太诠释说，坏爸爸与妈妈在他与K太太体内搏斗，而他希望妈妈能赢。然而，由于他对妈妈的胜利没有什么信心，所以她前往伦敦时，他十分担心母亲和她都会死亡。

准备离开的时候，理查慢条斯理地穿上大衣，显然很希望能够多留一会儿。他还要K太太先不要把暖炉关掉，等到要走出门口的时候他再去关。他说暖炉打开房间会比较有生气。

K太太诠释说，他对K太太、妈妈以及自己死亡的恐惧，促使他尽可能维持房间的生气。

晤谈过程中，理查只有两次注意到外面经过的人。他的被害恐惧减轻了，取而代之的是忧郁焦虑。

第四十一次晤谈注记：

I.值得注意的是，担心我在伦敦死去所引发的焦虑强化了理查的潜抑。他对于性交以及生小孩的潜意识知识与幻想在之前的分析过程中

已出现过，同时他也接受了我在这方面的诠释，但现在这些知识与幻想似乎都消失了。（举例而言，理查之前玩足球的方式，代表母亲因为性交而死亡，而“公鸡与母鸡”的素材，则代表父亲或母亲被摧毁。）

II.从理查对这个诠释的反应可以看出，尽管诠释很长也很复杂，它仍然满足了理查的需要——即整合自我的不同面向。这个潜意识需求源自于对整合的渴望。

III.这个例子说明了我《儿童精神分析》第十二章的论述，即男孩与女孩对于攻击母亲身体并盗走里面东西的冲动与幻想，是导致他们对母亲感到罪疚的主要原因，也是日后与女性建立关系的一项干扰因素。同性恋有一项一直被认为与杂交有关的特质，即是渴望取得女性身体里面的男性阴茎，这种渴望源自于早期阶段的婴儿对于母亲乳房及身体的贪婪。在婴儿的幻想中，母亲的身体含有阴茎与小孩。

第四十二次晤谈（星期四）

理查一开始就对K太太表现得十分热络。他说他要画画，而且至少要画五张图.....他告诉K太太，有一位跟他同年龄的男孩现在也住在旅馆内，而且让他相当困扰。那个男孩一直烦他、想跟他玩，很没有礼貌。后来妈妈去跟他说了一些话，他才离开。

K太太问那位男孩怎样没有礼貌。

理查似乎也说不出个所以然。这时，他也一边在翻看几张图画，特别是第二十七张图。接下来，他开始画第二十八张图，并且问K太太能不能告诉他要怎么做才可以解决那位男孩的问题。

K太太诠释说，理查刚刚提到那位男孩时，一边也在看第二十七张图。王国的东半部代表他、爸爸与保罗在妈妈体内相互搏斗，而这使他想起与那位男孩之间的战争。旅馆代表妈妈的内在，男孩代表爸爸的阴茎，而且正在攻击他。

K太太诠释时，理查拿起一支铅笔放到口中又吸又咬，还说吸铅笔的感觉很好。

K太太诠释说，他不只想吸那支铅笔（代表爸爸或保罗的阴茎），还想把它咬掉、吃掉。在他幻想中，好阴茎一进入他的内在就变成了章鱼，也就是又坏又危险的阴茎。这使他更加渴望吃掉那美味的怪兽肉，即好阴茎（注记 I）；他吃的时候觉得很可口，但怪兽一吞进体内就变成了敌人。昨天画中的红色区块代表他从爸爸身上盗走的大阴茎，并且将其插入妈妈与K太太体内，而它的用途就是把妈妈体内的好阴茎与其他好东西一并拿出来。伊文斯先生卖给妈妈的糖果以及给K太太的香烟，都是代表理查渴望获得的好阴茎。接下来，K太太指着理查从未提及的第二十六张图说，王国的左半边几乎没有妈妈的领土，所以这里代表她，也就是受伤、死去，并且像“猪舍”一样肮脏的妈妈。不过，他在涂这些红色区块的时候说红色是俄国人，但后来发现红色也代表他自己。他是具有摧毁性的吸血鬼，而且把妈妈体内所有好东西全都盗走。

同时，他也跟坏希特勒爸爸及危险的保罗一起插入妈妈、弄脏她并摧毁她。王国的右半边则大都是浅蓝色妈妈与他的领土，表示K太太去伦敦时只有他和妈妈在一起，而K太太代表的是受伤而且被弄脏的妈妈〔母亲意象分裂成好与坏的〕。

理查根本没有在听这段诠释，只是继续画着第二十八张图。他告诉K太太，他看过一只天鹅后面跟了四只“可爱的”小天鹅。画完之后，理查没有做任何评论，就继续画下一张（第二十九张图）。他先画了两艘船，然后是一只大鱼，再画几只小鱼跟在旁边。但是他愈画愈起劲，空白的地方都画满了小鱼。接着，他指出有一只小鱼被妈妈的鱼鳍盖住，并且说：“它的年纪最小。”

K太太诠释说，这张图似乎是在画鱼妈妈喂小鱼吃东西。她也问理查觉得自己在不在这群小鱼里面。

理查说不在，他不知道哪一只只是他。他还说，海草中间的海星代表已经长大的人，而小只的海星是还没有完全长大的人，就是以前的保罗。接着，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将其中一艘船称为罗德尼，然后说：“这是妈妈耶。”

K太太问桑费雪是谁。

理查说他不知道，但指出桑费雪的潜望镜“刺进罗德尼里面”。

K太太诠释说，桑费雪以及海草中间的海星可能都是代表爸爸。不过，桑费雪也代表把爸爸的阴茎盗走之后而变成成人的理查。一旦长大成人，他就可以给妈妈小孩，而小孩的代表就是他一开始说要画的五张图；跟在天鹅后面那四只“可爱的”小天鹅也代表他想给K太太的小孩。在这张图中，理查变成了父亲，也就是体型最大的桑费雪，甚至比代表妈妈的罗德尼还大。但同时，他也为爸爸感到难过，想要有所补偿，所以就把代表成人的海星——爸爸放在海草中间，让他变成被满足的小孩〔主客体角色逆转〕（注记II）。

理查说，图上方的那架飞机属于英国，而且正在巡逻，不过他不知道这架飞机代表谁。

K太太解释说，巡逻的飞机就代表当他想与妈妈发生性关系时（潜望镜刺入罗德尼），在一旁监视他的爸爸。然而，他害怕被爸爸监视也跟他想监视爸妈性交的渴望有关。

理查将蓝色与红色的蜡笔并排直立在桌上，接着，他让黑色的蜡笔走过去，然后被红色蜡笔赶走，再让紫色蜡笔走过去，然后被蓝色蜡笔

赶走。

K太太指出，刚刚的蜡笔游戏表达了他怀疑爸爸对他有敌意。红色蜡笔代表他自己，蓝色是妈妈；他们两个赶走了爸爸及保罗。

理查神情相当恍惚，而且陷入沉思。

K太太问他在想什么。

理查说，他在想今天下午要跟妈妈一起去学校园游会看模型铁轨。

K太太诠释说，模型铁轨代表爸爸那有性能力而且令他钦羡的阴茎。他沉思的时候一直在吸吮黄色铅笔，表示他正在把这个令他钦羡的阴茎吞进体内.....

理查站起来走到外面的庭院。他说他想去爬山.....他看着天空中的云，然后说不知道是不是有危险的暴风雨要来。他觉得暴风雨来的时候那些山很可怜，被暴风雨直接打在头上的感觉一定很不好受。

K太太诠释说，想去爬山代表他想与妈妈发生性关系（注记III），但有了这个念头之后，他立刻开始害怕坏爸爸可能会攻击和惩罚他——打在山顶上的暴风雨。K太太提醒说，他曾经问她在伦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暴风雨，而这跟担心她被希特勒的炸弹攻击有关联.....

理查回到房内，然后提议他们只玩舰队就好，不要做任何分析。他给自己和K太太一人一艘船，K太太正开心地乘船去旅行，他也一样。一开始，他让自己的船远离K太太的船，后来却愈来愈靠近它。

K太太指出，船只之间的碰触一再代表发生性关系。一开始，他试图要避免这个情况而远离K太太，但没过多久又折回她身边。他想与她性交，但更想确保自己未来的性能力不会受损。那五张他想画给K太太的图代表他（天鹅）想给她的小孩，或者也代表想给妈妈四个小孩（小天鹅）；他在图中也给鱼妈妈许多只小鱼。他要K太太陪他玩舰队，但不想听诠释，表示他希望获得K太太的爱，就像获得妈妈的爱一样，不过他不想知道这些他所谓的“不愉快的想法”。

离开以前，理查又表示想自己关暖炉，而且要等到他们临走那一刻才关。^[1]

第四十二次晤谈：

I. 吞并好阴茎的渴望是导致同性恋的强烈刺激；好阴茎用来对抗具迫害性的内在阴茎。但倘若内部迫害者引起的焦虑非常强烈，内在就

会被视为是一个不好的地方，没有任何好东西留在里面。对抗这些内在焦虑的强迫式需求一直存在，也是导致同性恋的因素之一（参见《儿童精神分析》第十二章）。

II.主客体角色逆转是心智生活中一项相当重要的机制。很小的小孩感觉受挫、被剥夺、嫉羨或嫉妒的时候，表达恨意与嫉羨的方式就是全能地将情境逆转，使自己就变成成人，而被忽略的是父母。在这次晤谈的素材中，理查的逆转机制不太一样；他让自己取代了父亲的位置，但为了避免摧毁父亲，他把父亲变成了小孩，而且是一个被满足的小孩。此种形式的逆转机制比较是受到爱的影响。

III.渴望与母亲性交加上对父亲的嫉妒与怨恨，即完全表现了俄狄浦斯情结，但这并不表示这个年纪的孩子（在没有被大人引诱的前提下）会真的想进行性交。在这种情境之下，不论女孩或男孩都会感到极度焦虑。这个欲望所隐含的是发生性关系的幻想不应被过度潜抑，而这也与在未来获得性满足的希望挂钩。

【注释】

[1] 这天，我收到理查母亲寄来的一封信，信中表示理查的情况有显著的改善，而且放假期间也一直维持得不错。他爸爸和她都明显地感受到了。

第四十三次晤谈（星期五）

理查在游戏室外与K太太碰面。进到房间后，他立刻要K太太把画拿给他，然后看着昨天画的第二十七张图。他把舰队拿出来排成战斗队形，并且得意洋洋地称它们为“伟大的舰队”……他非常满意英国皇家空军的表现，说他们再度“重创”德国，并且提到俄国那边的情况也不错。他把驱逐舰放在中间排成一排，后面跟着潜水艇，而巡洋舰尼尔森与罗德尼则分别放在驱逐舰的右边及左边。理查望着K太太，并且说很喜欢她，特别是她的眼睛。

K太太诠释说，现在的她再度代表好妈妈，原因是过去几天，他对于她那受伤又可怕的内在（也就是“猪舍”般肮脏的妈妈）所感到的强烈恐惧已经减轻了（注记 I）。K太太也提到她昨天对于第二十七图的诠释。

昨天理查似乎没有把K太太对这张图的诠释听进去，现在他则是很感兴趣地盯着它看。他指出左半边的领土由大家平分，但是右半边的领土大多是浅蓝色的。理查的领土把妈妈包围起来，不过其中有一小块被保罗占走了。他还说妈妈中间有好多危险的希特勒爸爸和他自己（K太太曾经提醒，他也代表可疑的俄国人）。

K太太指出，“伟大的舰队”是他自己，整个家庭都在他身体内部，并且受他控制。现在他把父母分开，他们就没有办法性交或是打架。父母应该在他左右护卫他、保护他，但也应听命于他。K太太提醒说，昨天他借着又吸又咬铅笔以及其他方式，表达自己已经吞并爸爸的阴茎——美味的怪兽肉。不过，这也显示他能够以比较不骇人的方式将父母以及整个家庭吞并进去，而他的方法就是掌控家人，这一点从刚刚的游戏中就可以看出来。

理查把所有舰队重新排列成一列，并且让最小型的船舰排在最前面。他跪下来，眯起眼睛仔细检查船舰排得够不够直。

K太太提醒说，他曾向妈妈表示他很担心性交，而且永远都不会想

这么做。不想性交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他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性交，因为他的阴茎太小、不够直，也不够有力（注记II）。现在整个舰队都代表他的阴茎，由爸爸、保罗与其他人的性器官（各种船舰）共同组成，而且全部听命于他。他刚刚十分仔细地检查舰队排得够不够直，也代表在检视自己内在，看看他认为已经被他吞并的这些人究竟是在帮助他以及增强他的阴茎，还是在伤害他的阴茎和迫害他。

理查开始画第三十张图。这时，他发现他的敌人正经过游戏室外头，特别是那位红发女孩，并且说他们是“一群没礼貌的家伙”。理查躲在窗帘后面望着他们，但他看起来并不害怕，而且很快就回到座位上继续画画。他告诉K太太，伊文斯先生店里有一位胖胖的女店员卖给他很多糖果，不过她要他保守这个秘密……理查涂上蓝色的时候一边哼着国歌，并且说妈妈是皇后，而他是国王。画好之后，他看着这张图说“妈妈的领土好多”，他的也是，他们“一定可以打败爸爸”，他还指出德国（黑色）爸爸的领土很少。涂紫色的时候，理查哼的是挪威与比利时的国歌，并且说：“他很好。”

K太太诠释说，理查是国王，表示他现在成了妈妈的丈夫，而紫色的保罗虽然“很好”，却变成了小孩。图中有四个小孩，不过他们的区块比平常的更小，这与昨天画的图相呼应；他先提到四只小天鹅，然后说要画五张图给K太太，接着在图中就画了许多小鱼围绕鱼妈妈。在这张图中，他也给了妈妈一些好小孩，可是唯一的做法就是把父亲和哥哥都变成小孩。不过，图的下方还是看得到爸爸的阴茎，原因是理查觉得他不论怎么做都无法将它从妈妈体内取出来。

理查继续唱着其他国家的国歌，也哼了几首有名的曲子，并且问K太太认不认得这些曲子是谁作的。他也提到妈妈会弹钢琴。理查说他以前上过音乐课，而且表现得不错，可是后来就没上了。他非常喜欢的那套舰队，就是通过音乐考试之后妈妈买给他的奖品。

K太太诠释说，他放弃学音乐可能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永远比不上那些有名的作曲家——理想的父亲。舰队是妈妈为了鼓励他弹钢琴而给的奖品，所以他特别喜欢。现在舰队在它与K太太的会面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跟图画一样代表他给K太太的礼物，也是表示他有性能力，并且能够给她小孩。

理查又唱起歌来。他看起来相当开心，眼角还微微湿润……他走到庭院去欣赏山色，并一如往常地赞叹着美景，外头阳光普照，而阳光总是会带给他好心情。他回到屋内，又哼了几首曲子，哼了一会儿突然停下来，然后告诉K太太，旅馆里面有一只好可爱的苏格兰小猎犬，才四

个月大。它好好玩，一直想要咬自己的尾巴，所以不停地在原地打转。

K太太诠释说，他与K太太（和妈妈）分享的曲子代表他体内含有并且可以生出来的好小孩。对他而言，和谐的旋律表示被他吞并进去人都能够和平、快乐地相处。图中的他是国王，妈妈是皇后；他们有许多好小孩，而且坏的黑色区域只有一点点。因此，他现在对战争情势比较乐观，也比较能够信任俄国这个盟邦。

晤谈过程中，一位衣着邋遢的老妇人经过时也吸引了理查的目光。他说她看起来很吓人，而且会“吐一些恶心的黄色东西出来”。除此之外，他几乎不太注意窗外的路人。

准备要离开时，理查仍哼着歌，并且把手臂轻轻地环绕在K太太的肩膀上对她说：“我好快乐，也好喜欢你。”

第四十三次晤谈注记：

I.在理查的移情中，原本受伤的坏客体变成了好客体，而这项转变是持续地诠释焦虑所带来的结果，这在分析技巧上相当重要。我在纪录中说明过，我从伦敦回来之后，理查甚至连看都不敢看我；所有的素材都显示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受到严重伤害的坏客体。这些焦虑可以回溯至他对父母的原始攻击情感，以及伤害父母却无法修复所引起的恐惧感。我经验显示，唯有透过这个方式才能够根本地减轻焦虑，并且帮助病患恢复对自己与客体的信任感。我认为，试图引起正向移情却忽略了分析负向移情的重要性时，只能带来短暂的成效。

II.分析儿童的过程中会发现他们的性器欲望与感觉是活跃的，但同时也不能忽略他们对性无能的恐惧；这个恐惧会延伸至其他面向，也会阻碍升华。精神官能症状较轻的儿童比较有信心，也比较能够了解自己终将长大成为男人或女人的事实。至于精神官能症或精神病症较严重的病患在这方面的信心较为不足，而早期对生育能力与性能力的怀疑，甚至会一直持续到长大。这可能会导致男性的性无能或性功能障碍，以及女性的性冷感或甚至是不孕症。男孩对性无能的恐惧，以及女孩对无法生育的恐惧，都与身体内在之相关焦虑有密切关系。儿童究竟是认为自己吞并的好客体能够增加自信心并支持他们的活动，抑或觉得内在客体都是迫害者，而且迫害者彼此相互怨恨与嫉羨，对于他们的性功能发展以及升华都有决定性的影响。

第四十四次晤谈（星期六）

理查的母亲来见K太太，说理查喉咙痛，现在躺在床上休息，而且轻微发烧。她说最近理查更加担忧自己的身体病痛。K太太表示，既然天气不错，理查应该还是可以过来，而她会在这里等。

理查到的时候神情焦虑，脸色苍白。他要妈妈带他到门口，也要她答应会来接他。他说：“我还是把舰队带来了。”接着就把舰队拿出来摆在桌上，并且沉默不语。他的情绪与昨日大不相同，不仅看起来无精打采、一脸忧郁，也不愿意看K太太。他说他不想下床，只想待在床上一直看书，而且希望K太太到他房间探望他。

K太太问他现在觉得怎么样。

理查回答说，他的喉咙热热的，但是不痛。他还说觉得鼻子里面好像有毒。讲到这里，他露出极度沮丧又焦虑的表情。

K太太问那些毒从哪里来。

理查吞吞吐吐地说，他觉得是厨娘和贝西下的毒。他一直强调虽然喉咙不痛，可是又红又热。这时，他拿起一艘“大型”驱逐舰，然后像昨天一样跪下来仔细检查……接下来，他犹豫不决又有气无力地移动船舰。

K太太诠释说，他像昨天一样仔细地检查那艘驱逐舰，似乎代表他担心自己的阴茎不够直——怕它受伤了。他的喉咙又红又热，可能跟他担心摩擦阴茎时会伤害它有关。最近，他的性欲以及想给K太太与妈妈小孩的渴望更强烈地显露出来，尤其是在上次晤谈。现在他对这件事相当恐惧。

理查问他会不会把感冒传染给K太太。

K太太诠释说，他不仅害怕把感冒传染给K太太，由于他觉得自己阴茎跟之前踩扁的野菇一样毒，所以也害怕会毒害她。

理查再度表示希望K太太能到他房里探望他。

K太太提醒说，她从伦敦回来之后，他曾说想当妈妈的小鸡，其实是表示想象宝宝一样被人呵护和照顾。昨天，他极度希望自己能变成男人，并且给K太太与妈妈小孩。但是，他开始非常恐惧自己有这个欲望，而他之所以生病，就是希望能再变回小孩，因此也希望卧病在床时能够获得关爱。此外，他也不想听到任何跟自己的性器欲望有关的事，所以不想接受分析。不过，他还是想要K太太去探望他，并且像妈妈一样照顾他（注记 I）。

这时，理查又开始玩舰队，他先把尼尔森移开，过了一会儿，他也把罗德尼移开，并且让这两艘船相互碰触。接着，他又把它们移到K太太的袋子后面，并且说它们躲在那里。

K太太问为什么它们要躲起来，理查没有回答，她便解释说，这可能是代表爸妈在床上性交时，必须躲着不让儿子发现。她并表示，理查认为父母一起上床时自己会攻击他们，所以担心如果他与母亲上床，也会遭到父亲攻击。

理查回答说，他目前在旅馆就是跟妈妈睡同一个房间，而且他很喜欢跟妈妈一起睡.....^[1]理查把尼尔森拿回来，并且让它去巡视整个舰队。

随后，罗德尼也照做，不过这两艘船一直是分开进行。突然间，他让一开始检视的那艘驱逐舰被炸毁，并且说是尤坚号被英军攻击。

K太太诠释说，尤坚号代表单打独斗的理查，也代表他的性器官。要是爸爸发现他有跟妈妈性交的欲望，就会摧毁他的性器官；如果爸爸发现他的性器官在妈妈体内，爸爸的性器官就会跟他的性器官搏斗。他攻击爸爸，所以特别害怕被报复。刚刚的舰队游戏中，他让父母躲藏起来，是因为爸爸预期他会发动攻击。

理查站起身，原本想走出去却又停下脚步，原因是他注意到对面有两名男子在交谈。他躲在门后面望着他们，说他在监视他们，而且他们也在监视他。接着，理查回到座位上开始画画（第三十一张图），他先拿起黑色与紫色的蜡笔，说：“这是邪恶的爸爸和保罗。”

K太太诠释说，外头那两位男子以及黑色与紫色蜡笔都是代表可怕的爸爸和保罗；他们可能会因为现在他与妈妈睡在一起，怀疑他想与她性交或甚至已经与她性交而攻击他；他们也代表可疑的K先生与K太太的儿子。她解释说，这就是他觉得自己在监视他们的同时，他们也在监视他的原因。当他对父母的性关系感到嫉妒又好奇时，就会认为爸爸或

甚至是保罗正在监视他或猜测他的想法，并且觉得他们和妈妈都很可疑。他怀疑父母会因为他监视他们、打扰他们性交而联合起来对付他。现在，他也觉得那位“脾气不好的老先生”与约翰都在监视他与K太太的关系，原因就在于他一直很想知道她与他们的关系.....

理查把图中某些区块涂成蓝色与红色时，一边哼着英国国歌，随后又哼着其他旋律。K太太问他哼的是哪一首歌，理查回答说是“我的挚爱”（My darling），而他心里想的是妈妈。他告诉K太太，在这张图中，他与妈妈包围了保罗那一小块的领土。不过，爸爸的领土十分靠近妈妈，而保罗也跟妈妈连结在一起，甚至穿越他的领地。说到这，理查又把黄色铅笔放进嘴巴里吸了吸。接着，他突然把铅笔再往嘴巴里推，几乎要顶到他的喉咙。

K太太诠释说，理查害怕自己吞噬了爸爸与保罗的危险阴茎，也怕他们会在其体内监视他、与他搏斗，甚至在里面下毒。晤谈一开始，他说他觉得鼻子里面有毒，而且怀疑是厨娘和贝西下的毒；但后来发现他是害怕被正在监视他而且有敌意的父母攻击（希特勒父母，或K太太与外籍的K先生），或者也害怕被爸爸与保罗攻击，而且他们两个可能会内斗或联合起来对付他。之前，美味可口的怪兽肉一到他体内就变成了危险的敌人。种种原因加起来使理查现在更加确信爸爸有好阴茎，而他把这个好阴茎吞并进去就可以帮助他。他也认为妈妈一直都是好的，不仅会保护他，也会帮助他对抗所有的外在与内在危险〔理想化是被害感必然导致的结果〕。他也担心喉咙痛会让他无法接受分析，也就是说，他的内在敌人会阻止他与代表好妈妈的K太太见面。

理查把手指放进嘴巴深处，而且一脸惊恐。他说里面一定有病菌，他要把病菌找出来。

K太太诠释说，病菌代表德国人，也就是敌人，而他们正在毒害他。K太太提醒说，他那“又红又热”的喉咙代表他正在与内部那些有毒的敌人搏斗.....

理查站起身，开始走来走去，走到一半被一张凳子绊倒，于是用力踢那张凳子。他会意地望着K太太（表示他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

K太太诠释说，理查想把爸爸那带有敌意的阴茎从身体里踢出去。

理查说，他觉得他的“痰一直往下流到胃里”。他还说，要是他在游戏室里病倒了，他就会非常担心，不过他不知道为什么。

K太太诠释说，他需要把正在打架的父母以及她刚刚诠释的那些坏东西全都吐出来，可是，他又怕这些有毒的东西会伤害或弄脏K太太，

如果K太太也被毒死，那他就没有好妈妈了。

理查刚刚一直在画第三十二张图，他说这跟第三十一张图中的王国是一样的。接着，他准备要画另一张图，同时把尼尔森拿来放在纸上开始描轮廓，再加上颜色。

K太太诠释说，由于他非常不确定自己内在的情况，所以想知道爸爸内部和性器官究竟长什么样子。把尼尔森的轮廓描下来代表他希望拥有爸爸的性器官。

理查问他能不能把这张图带回家，后来又决定还是带两张白纸回家画比较好。

K太太诠释说，那两张白纸代表她的乳房；它们会保护他，并且帮他对抗内部与外部敌人。

晤谈快结束的时候，理查哼歌哼得更大声，整个人也更有朝气。他脸上恢复了血色，目光也变得炯炯有神。他说他觉得好多了，也希望隔天能再过来。

第四十四次晤谈注记：

I.我常常在成人身上看到变回小孩并受人照料的强烈渴望，而这样的渴望在很早期就已被潜抑。对母亲的乳房或母亲本身的不满、针对母亲之摧毁冲动所带来的恐惧，以及随之产生的罪疚感与忧郁，往往会强化长大的渴望，甚至可能会导致过于早熟的独立个性。这种回到婴儿时期或变成小孩的渴望原本被潜抑，而后来在分析过程中重现时，往往与强烈的贪婪与希望分析师（代表妈妈）随侍在侧的需求有关，也代表病患希望分析师应该永远存在于体内，让他得以随时寻求协助。早熟的独立个性所伴随的是强烈的忧郁失落感，而导致失落感的原因是，在这些成人心里，有些不可替代的东西，在早期从未得以充分享用之。

【注释】

[1] 我曾建议理查的母亲不要这么做，但她说，由于现在是战争期间，她无法要到两间房。

第四十五次晤谈（星期日）

K太太在路上遇到理查。他看起来很不一样：脸上有了血色，神情不再忧郁，而且不仅活力十足，也相当健谈。他马上就告诉K太太说他觉得好多了，喉咙也不痛了（注记 I）。进到游戏室后，他说早上醒来的时候觉得好饿，而且饿到很难过。他的胃变得又瘦又小，还凹进去，肚子上的骨头也明显突出。吃过早餐之后，他觉得好多了。他说早餐的麦片很好吃，还详细描述他怎么把麦片咬碎。

K太太诠释说，肚子里突出的骨头代表那些被他吞噬的敌人，尤其是坏父亲——章鱼及怪兽。她也提醒说，他害怕被坏父母及保罗监视和下毒，所以他那瘦弱而凹陷的胃，意指他的内在没有受到保护、相当脆弱，而且充满迫害者。使他恢复元气的食物就代表在保护他、修复他的浅蓝色好妈妈。K太太指出，几天前，他曾经提到麦片看起来像鸟巢，而那时她诠释麦片代表好妈妈及乳房。^[1]

理查一直在观察房间四周，而且脸上尽是笑意。他说，今天的游戏室没有像昨天那么“臭”，看起来也好多了；昨天这里又臭又可怕。他说他没有带舰队过来，因为他想画画……妈妈昨天很贴心地带了两本书和一些颜料给他。理查望着K太太，并且问她的大衣和连身裙是什么做的，他说远远看起来好像是银做的一样美丽，还有她的鞋子也是。他还问她最近是不是有去做头发，还是刚刚才洗过？她的头发看起来很不一样，就像银做的一样闪亮动人。

K太太诠释说，他似乎觉得自己的内在世界改善了，所以也连带影响了外在世界，特别是妈妈、K太太以及她们的穿着都变美了。她提醒理查说，昨天他对她和游戏室的感觉跟今天非常不同。当时，游戏室代表K太太，也代表他的内在，而里面含有肮脏、被下毒而且有毒的妈妈，他甚至不想看游戏室和K太太一眼。他们已经变成了他喉咙痛前一天看到的那位“吓人”的老妇人，还会吐出“恶心的黄色物体”（第四十三次晤谈）；而她就是代表被弄脏、下毒以及受伤的K太太。由于他开始了解到自己对敌人的恐惧——尤其是会毒害他的那些内在敌人，所以对

他们的恐惧感减轻了一些，同时也认为外在世界的人事物都变好了。不过，即使在极度害怕这些内在危险时，他仍然试图使自己坚信他真正的妈妈是浅蓝色的好妈妈，而K太太则变得非常坏〔母亲意象分裂成好与坏〕。

理查说，昨天这间房间好像死掉一样。接下来，他在纸上随意地涂涂写写，并且说1、2、3、4、5、6这些数字是连起来的。随后，理查开始画第三十三张图，他一开始先涂蓝色，并且说他、妈妈、爸爸与保罗相处得相当融洽。画完之后，他表示大部分的领土属于妈妈和他自己，他与妈妈中间几乎没有保罗和爸爸的领土，而且他们也没有造成任何破坏。

K太太诠释说，在王国的下半部，所有人的领土都没有彼此穿越的情形。在之前的图中，穿越其他人的领土代表将危险的性器官刺入他人身体（注记II）。因此，就现在这张图中的安排来看，家中的男性之间并未有争夺的情况发生。此外，爸爸的颜色也不像以前那么黑。爸爸与保罗的领土很小，代表他们是婴儿，而理查与妈妈现在变成了父母；就跟第三十张图一样，图中的他和妈妈是国王与皇后，而爸爸与保罗是小孩。还有，他那又红又大的性器官位于最上方，表示他想借由与爸爸互换角色来取得和谐〔主、客体角色逆转〕。只要他因为想攻击爸爸与保罗而开始害怕他们，妈妈也会有危险；现在他让爸爸与保罗都变成小孩，而且不与他们搏斗，就可以确保妈妈的安全。K太太还指出这张图的王国是长条形的。

理查毫不犹豫地回答说：“这是一只章鱼。”

K太太提到昨天他所表达的恐惧，并解释说，昨天到今天的这段期间，他觉得自己的内在改善了。然而，他还是害怕自己体内含有章鱼，而且那会把他自己也变成章鱼，^[2]原因是这张图不只代表妈妈的内在，也代表他的内在。K太太还指出，她诠释时，他一直在吸那枝代表爸爸性器官的黄色铅笔。在他幻想中，即使爸爸的性器官就像“可口的怪兽肉”一样吸引人，不过一旦它成为他内在的一部分，就可能会马上变成章鱼。这样的焦虑虽然减轻了，但它依然存在。他想试图借由把好妈妈与坏妈妈分离的方式来处理此焦虑。因此，在昨天的第三十一张图中，整个左半边都是浅蓝色的，在右半边才看到相互争夺的情况。今天的图中并没有左右分明的界线，也看不到性器官相互穿刺的情况，但是他仍然畏惧自己内在的那只章鱼。

理查好奇地盯着第三十一和三十二张图看，他指出，在第三十二张图中，保罗的领土很小，还有一小块在他的领土范围内，不过他有一块

长形的领土对准爸爸，而爸爸则是十分接近妈妈。

K太太诠释说，在图的右半边，理查的领土很小，也被爸爸与妈妈包围；保罗在左半边同样也被包围，就像他刚刚说的一样。

理查指着第三十一张图补充说：“它好像一只鸟，而且看起来很恐怖。”上面的浅蓝色部分是鸟冠，紫色是眼睛，还有“张得很大”的鸟嘴。描述这段话时，理查又拿起铅笔放进嘴里咬。

K太太先是指明他刚刚在咬铅笔，接着诠释说，浅蓝色的鸟冠代表浅蓝色妈妈的后冠。妈妈最近被认为是皇后，而且他在画蓝色时一边唱着国歌。然而，这个浅蓝色后冠属于那只张大嘴巴又恐怖的鸟的一部分，所以它代表妈妈的另一面。不过，鸟嘴上的红色与紫色显示它有一部分也是代表理查与他的性器官，以及保罗与他的性器官。他的阴茎在穿刺的时候，也代表在啮咬与吞噬。在他的幻想中，这一切都属于那只可怕的鸟——妈妈，因此，妈妈也变得跟他一样贪婪而危险。

理查不断地说那只鸟很恐怖，然后又盯着第三十二张图看，并且说这张图也像一只鸟，只是缺了头。下面黑色的部分是掉出来的“大号”，而且看起来也很“恐怖”。

K太太诠释说，第三十二张图代表他那残破的内在，也代表他的性器官被切断了；昨天他感冒的时候觉得自己的内在就是这个状态。她也提醒说，昨天他曾经说第三十一与三十二张图是一样的，表示第三十二张图代表已经将那只“恐怖的”鸟吞噬了的他，所以他觉得自己也变得跟它一样可怕。在他幻想中，将母亲吃掉的他具有摧毁性与吞噬性。他在吃那些看起来像鸟巢的麦片时，觉得是在把好妈妈吞并进去保护自己，以对抗内在的坏爸爸（肚子里突出的骨头）。这显示他愈是恐惧，内在的坏妈妈就愈强大；但不论如何，他仍然相信自己内在有好妈妈。他觉得那只代表妈妈的可怕小鸟，已经与怪兽爸爸联合起来从内部攻击他、吞噬他，也从外部攻击他和切断他的性器官（注记III）。

理查开始画另外一张图：分隔线上面有一艘插着大型英国国旗的船，船上有两根烟囱，而烟囱冒出的烟相互交错，船的上方写着“大西洋护航舰”（Atlantic convoy）。分隔线下面有一只鱼、三只海星，以及一艘正在发射鱼雷的U型船。图的底部一如往常地画了两株海草。理查把刚刚放进嘴里的铅笔拿出来，他本来想用铅笔指出鱼雷发射的方向，后来却让铅笔愈来愈靠近K太太，差点就要戳到她性器官的部位。他解释说，鱼留在原地不走是很笨的一件事，这样它可能会被炸伤。那些海星则试图要拦截鱼雷。上方的护航舰载运着货物。

K太太诠释说，U型船似乎是代表对父母有敌意的理查，但由于父母也给了他好东西（也就是货物，the goods），^[3]所以他会感到罪疚。他攻击坏爸爸的时候，会试图忽略爸爸对他的好。

理查极力强调爸爸真的很好、很和善。

K太太诠释说，理查在幻想中攻击正在性交的父母时，也担心会伤害到好妈妈，因此很害怕K太太与游戏室已经死了。那只“笨”鱼代表妈妈，意指她不应该与爸爸上床，而让自己被理查的愤怒与怨恨所伤。缺了头的鸟（第三十二张图）身上掉出来的又黑又可怕的“大号”，代表他的鱼雷。K太太也指出，想要拦截鱼雷的海星代表试图要保护妈妈的好爸爸、好保罗与好理查。

理查之前画到护航舰被U型船的鱼雷攻击时，问过K太太会不会厌倦工作。

K太太诠释说，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一边也在轰炸那艘载着货物的护航舰，这表示他认为K太太的分析带给他的帮助，就等同于在婴儿时期从母亲那边获取的帮助、关爱与奶水。他觉得自己让妈妈筋疲力尽，而且还攻击她。现在他不仅担心K太太会厌倦工作，也害怕自己真的会让她精疲力竭，并且攻击她。他刚刚提到护航舰被鱼雷攻击的时候，手上的铅笔差一点刺到她。

听完K太太的诠释后，理查没有表示反对，并且继续画画。他看了看最后画的那张图，然后把它放到一边，说他不完成这张图（表示他不会为它上色）。理查走到门外去看天空中的飞机，他说那架不是轰炸机，不知道是什么，看起来好像是要往山头那边飞去……他指着庭院的某个地方告诉K太太说，这就是几天前他把“毒菇”踩扁的地方。他拔了几根杂草，接着说他想跟K太太讲一个很悲伤的梦，而且一想到就觉得好难过。回到房内后，他开始画画，他先画了一间房子，说这是他们原本的家（位于Z地的家），战争爆发后他们就离开了家园。右边的那个图形代表奥立佛的家，下面是玫瑰园以及庭院（以几条线表示）。他还画了一个小圆点指出炸弹掉落于墙上的位置，旁边那个正方形就是被炸毁的温室，另外还有一条小径从玫瑰园开始延伸到图的左边。房子的二楼有父母的房间，而左边就是他的房间；一楼的客厅很少使用，右侧的起居室反而比较常使用。理查说，他最喜欢起居室与自己的房间，然后就在这两间房的窗户上画了圆圈。他非常喜欢自己的房间，因为里面摆着他十分想念的电动火车，他真希望当初能把火车一起带来现在的房子（位于Y地）。理查巨细靡遗地描述那辆电动火车，言语间满是喜爱之情，他说火车头是流线型的，后面还有相当坚固的载货车与乘客厢。他

小心翼翼地保护这辆火车，只要有一点损伤他就会非常愤怒。有一次，爸爸忘了把电关掉，结果火车的自动控制系统发生问题，火车头与煤车也坏了。

K太太诠释说，载货车与上张图中那艘被鱼雷攻击的护航舰都代表好父母。她并解释说，火车后面连接的各种车厢代表他的家庭，而爸爸就是一家之主（火车头）。他过去所有的美好回忆都与火车和老家有关。接下来，K太太问起他刚刚提到的梦。

理查很不想谈这个梦，只说：“我们回到老家。”

K太太问“我们”是指谁。

理查回答说，是他和妈妈，还有一位阿姨，而她在梦中与他们同住。停顿了一会儿后，他说，妈妈曾经告诉她说，她比较喜欢住在乡下，所以战争结束之后他们也不会回到老家去。他觉得很难过，因为他很爱他的房间、起居室、火车，还有老家的一切。他跟妈妈说，如果她不回去，他就会自己回去老家住。

K太太诠释说，现在那间未受保护又被遗弃的老家，就代表在晚上独自面对流浪汉爸爸却无人保护的妈妈，也代表在伦敦遭受希特勒轰炸的K太太。他自己一个人回到老家住，表示他想离开住在乡下的健康妈妈，然后去保护受伤的妈妈。不过，他在舰队游戏中也一再表达出对爸爸的担忧；他担心自己把妈妈抢走之后，爸爸就会被遗弃。现在他与妈妈同睡一间房，又留下爸爸独自一人，所以觉得被遗弃的爸爸会寂寞，并认为自己应该回到老家陪他。

K太太诠释理查想保护受伤的妈妈时，他一直在翻看之前的画。他指着第十四张图，并深深地望着K太太说：“这张画得最差。”

K太太提醒说，这张图代表他那受伤而流血的内在，而且里面含有受伤与流血的妈妈。

听完这个诠释之后，理查走到外面欣赏山景。

晤谈过程中，理查曾经要K太太听听鸟叫声。他带着迷蒙的眼神低声说：“鸟的声音好好听，我真的很喜欢。”

K太太诠释说，鸟和鸟叫声代表好的小孩、好的内在，以及和善的外在世界。

另外，K太太在诠释理查的攻击欲望时，他拿了一张纸来涂鸦，并且很用力地画了一些圆点。他还问K太太会不会介意他随便乱画。

K太太诠释说，他的涂鸦以及圆点都代表他以粪便当作轰炸的武器。

接着，理查在同一张纸上画了一个小小的人物，又把他涂掉，并且上面画圆点。他说这是希特勒，而他正在轰炸希特勒，也打算杀了他。

K太太指出，他攻击希特勒爸爸的时候，也怕会连带伤害好爸爸与好妈妈，现在甚至还怕伤害K太太，所以刚刚才会问她会不会介意他在纸上乱涂……

理查把房里小凳子拿起来丢来丢去。他先拿起两张凳子丢到地上，并且说：“这是炸弹。”接着又拿起一张椅面有毛皮的凳子，并对它又摸又抱地表示喜爱。

K太太诠释说，有毛皮的椅面似乎代表爸爸那吸引人的性器官，而且周围还有毛发。他想轰炸爸爸的性器官，但是炸毁它又觉得可惜。

理查回答说，他知道爸爸的胳膊下面有毛发，但是不知道性器官的周围也有。他看了K太太一眼，并意有所指地说，妈妈只要看儿子就会知道了。

K太太诠释说，理查嫉妒她与她先生之间的关系，而且他似乎也想否认她和妈妈都会接触到先生的性器官。浅蓝色妈妈之所以必须远离流浪汉爸爸，不单是因为他很危险，也是因为理查会嫉妒。

此次晤谈中，理查比较会注意经过的路人，特别是小孩子。他画画的时候，还要K太太注意外面的动静，并且告诉他有谁经过。他对路人的好奇心与这次晤谈的素材相符，都是集中在外在情境上。这也反映在他对于失去家园的感受中，并且与早期经验相关。上次晤谈时，理查主要担忧的是内在情境（特别是鼻子里面的毒、内在的坏客体，以及虑病焦虑）。

回家的路途中，理查说他很高兴今天是阳光普照的好天气。在阳光的照射下，他的鞋子就像黄金一样闪亮——不，还没到黄金的地步，反正就是闪闪发亮。在被害焦虑降低、忧郁焦虑增强的情况下，理查在晤谈时明显采取了躁症防卫。

第四十五次晤谈笔记：

I.理查说自己病情好转，不仅是因为虑病焦虑减轻了，也是因为生理症状确实消失了。这孩子自婴儿时期开始就饱受感冒之苦，所以值

得好好探究引起感冒的心理因素为何。要是没有接受分析，理查的喉咙可能真的会发炎。在此也要提及另外一项较为普遍的考虑。根据我的经验，虑病焦虑（理查的虑病焦虑相当强烈）并不完全是由不存在的症状所引起，而可能是由实际的生理症状所引发，并且借由将症状的严重程度夸大或扭曲而产生。具有虑病特质的人显现的生理症状是不是大多由虑病焦虑所导致，即是问题的症结。这也意味着歇斯底里症状与虑病焦虑有关，我不只一次指出这一点（参见《儿童精神分析》与《关于婴儿情绪生活的一些理论性结论》〔Some Theoretical Conclusions Regarding the Emotional Life of the Infant,1952〕，《克莱因文集III》）。

II.从最近几次素材的变化中，可以看出理查在自我整合与统整客体方面的能力增强许多，原因就在于由内在危险所引发的焦虑降低了。然而，整合的过程本身就会引发焦虑。举例而言，具有毁灭性的自体可能被认为会危害自体的其他部分以及客体，而且客体可能会被摧毁，或（借由投射）变成坏客体。举例来说，当理查出现了整合的情况时，原本鸟冠代表妈妈的那只鸟（第三十一张图）却变成了会吞噬的可怕客体，而且还会投下粪便。对于爱之冲动的信心愈强（这与内在危险引发之被害焦虑的减轻相辅相成），整合过程所引发的焦虑就愈少。此外，整合与统整有所进展，意指客体与自体的各个部分能够完善地结合起来；如果整合是在降低分裂的欲望驱使之下进行，而且自体与客体的各个部分以混乱的方式结合，则表示整合失败，而且会导致更严重的精神混乱（参见《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A Contribution to the Psychogenesis of Manic-Depressive States〕、《对某些类分裂机制的评论》〔On Some Schizoid Mechanisms〕，以及罗森菲尔德〔H.Rosenfeld〕在《精神病状态》〔Psychotic States,1965,Hogarth〕一书中的《关于慢性精神分裂症中意识混乱状态的病理学评论》〔Notes on the Psychopathology of Confusional States in Chronic Schizophrenia,1950〕）。第三十三张图下方所表现的是比较成功的统整与整合过程：理查的内在客体以和谐的方式统整起来，而这也与投射认同的强度减轻有关联。因此，第三十三张图中那些有颜色的区块（代表他自己与家人）已经没有像之前一样相互穿越的情况。统整与整合能力的增强与焦虑减轻明显相关，尤其可以看到理查对于内化迫害者的恐惧减轻了，也不再担心他和这些迫害者会相互下毒。

有关内在危险的焦虑借由分析减轻之后，理查首次在分析过程中经历并且表达他对老家的爱，也提到早期的美好回忆；这一点深具意义。被害焦虑的减轻引发更为强烈的忧虑焦虑与罪疚感，同时使他自己与外在世界更具信心，也能够重拾希望。必须谨记的是，当时的我们身处

动乱之中，在如此险恶的外在环境底下，这孩子还是能够有这些正面的转变，实属难得。我经常提到外在因素与内在焦虑之间的交互作用；就理查这个案例来说，只要前线传来坏消息，他的焦虑就会增加。不过，我也想特别强调这个交互作用的一个面向，此次晤谈印证了我的论点，即对于外在危险的恐惧是因为那些在早期阶段产生的焦虑而增强，所以现实危险所引发的焦虑能够借由分析而减轻。

我在其他论文中也有提到我对于这一点的观察，并且讨论到弗洛伊德提出的客观焦虑及神经症焦虑两种概念（参见《关于焦虑与罪疚感的理论》〔On the Theory of Anxiety and Guilt〕）。

III.昨天的素材表达了他对整合过程的焦虑，但是在今天的晤谈中，此焦虑明显减轻了。相隔一天，却出现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显示整合就是一个在成功与失败之间来回摆荡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即为整合能力奠下更为稳固的基础。

【注释】

[1] 理查的某些联想并未记录下来，这段话即是一例。

[2] 这是潜意识情境丰富多变的一个例子。有些完全相互冲突的情境，却往往会同时被经验到。

[3] 这里的goods有一语双关的解释，同时指“货物”以及“好的”两种意义。——译注

第四十六次晤谈（星期一）

今天的理查很不一样，他活力十足，但是过度兴奋，而且双眼炯炯有神。他不停地说话，可是一点条理也没有。他还丢了一连串的问题，却不等K太太回答。此外，他相当焦躁不安，也不断地注意外面的路上，并带着被害恐惧。对于K太太的诠释，他一点都听不进去，诠释过后也没有任何回应。理查显然处于强烈的躁症亢奋状态。他的攻击性比以往更加明显，也更直接地针对K太太而来。他一到的时候就说他有把舰队带来，而且准备要进行一场大战。日本、德国与意大利联合起来要对抗英国（这时他突然露出担忧的神情）。他询问K太太对目前战况的看法，但不等她回答就自顾自地说下去。他说他真的觉得好多了，现在的他一点问题也没有。他写了封信给吉米（吉米是他这一伙里面第二重要的人，而 he 自己是老大），想跟他商量如何对付奥立佛。接着，理查把舰队拿出来摆好。英军的实力比其他国家的军队加起来都要强，而且就部署在岩石的后方；岩石就是K太太的袋子与时钟。这时，意大利的舰队突然出现，但是很快就逃跑了。其他敌人也开始发动攻击，但敌人的驱逐舰一艘艘相继被炸毁。理查把这些被炸毁的驱逐舰放到一旁，并且说：“他们都死了。”一艘英国的小型驱逐舰对德国的大型战舰开火，而且原本想将她击沉。不过，后来理查决定让德国战舰投降，然后由那艘英国驱逐舰带回。游戏过程中，理查不断地从座位上跳起来看外面经过的小孩。他不仅敲打窗户想引起他们的注意，也对他们做鬼脸，可是马上又躲到窗帘后面。他对一只狗也做同样的事，还说某个小女孩看起来很愚蠢。除此之外，他特别注意所有经过的男子……理查望着K太太，然后称赞她的发色很漂亮，而且迅速地碰了她头发一下；他还用手摸了摸她的连身裙，想知道裙子的质料是什么。接着，他提到一位刚刚经过的老妇人，说她的样子很“奇怪”。舰队游戏刚开始的时候，理查一如往常地装出引擎发动的轰隆声，装到一半，他突然停来说：“怎么回事？这个声音怎么跑到我耳朵里了。”……理查把敌人的舰队都击沉之后，突然说他“厌倦”了这个游戏，接着就把舰队摆到一旁。他把一堆铅笔拿出来，并立刻把黄色铅笔放进嘴里用力地咬。接下来，他很反常

地把铅笔戳进鼻孔和耳朵里，还用手指按住其中一个鼻孔，然后发出各种声响。他说他发出的声音听起来很像绿野仙踪里面把桃乐丝吹走的龙卷风；桃乐丝是好女孩，所以没有死掉。这时，理查问K太太喜不喜欢他的浅蓝色衬衫还有领带，不过似乎没有要等她回答的意思。他把手帕拿出来擦擦鼻子，但其实根本没有这个需要。不过他还是看了看手帕说：“我的手帕沾了鼻涕。”

K太太诠释说，理查特别希望她称赞他的衬衫与领带——代表他的身体和阴茎，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身体里面有黏液，也就是有毒；这表示他想用这个毒攻击内在父母，而父母也会以牙还牙。K太太也指出，他觉得咬铅笔就是在攻击爸爸那有敌意的阴茎，并将它吞并进去。他刚刚说他的耳朵里面有引擎声，表示他发出的声响一直留在他的体内。在他的幻想中，舰队之间的战斗会在他身体内部持续进行，而这些攻击不仅会伤害他本身，也会伤害内在的好妈妈，就如同龙卷风把善良的桃乐丝吹走一样。这也表示他自己就是策划这些战争的魔法师。

理查一直在扮鬼脸，而且用力地咬着铅笔，他问K太太会不会介意他把铅笔折断或咬穿，不等K太太回答，理查马上接着问她喜不喜欢她的儿子……他在一张纸上写满了自己的名字，但是字迹潦草到几乎无法辨认，随后还在上面继续涂鸦，把名字都盖掉。

K太太诠释说，在刚刚的舰队游戏中，小型驱逐舰正在对抗敌军的大型战舰，代表他自己在对抗妈妈。

（理查站起来四处奔跑，根本没有在听这段诠释，而且继续发出各种声音。）

K太太解释说，昨天图中里面那只代表妈妈的“笨”鱼试图要阻挡鱼雷，而它也代表可能会被他攻击的K太太；今天，她则是以那位“愚蠢的”小女孩为代表。最近他的攻击性更直接地显露出来，刚刚也提到写信给吉米的事，说要一起计划对付奥立佛。他希望能够公开地打一场架。当他决定要攻击奥利佛的时候，曾经表示他很开心（第三十三次晤谈），也说他非常痛恨自己对明明就很讨厌的敌人还会装出友善的样子。不过，他还是把恨意表达出来了，而表达的方式包括偷偷地以“大号”攻击——写完名字之后又在上涂涂鸦把名字盖掉，以及幻想中持续在体内进行的舰队战斗，其代表就是他耳中的“轰隆声”。他对于父母的嫉妒，以及现在对K太太与先生或儿子的嫉妒一再激起他的恨意。由于他幻想自己已经将他们全部吞并进去，他必然会觉得这些攻击不只在外在发生，也在他的内在进行。

理查一直在吸鼻子和吞口水。

K太太提醒理查，两天前，他说他的鼻涕都流到肚子里面去了；这表示他觉得自己在肚子里面用有毒的黏液攻击与他敌对的父母，而有毒的黏液也代表有毒的尿与粪便。他预期父母会以牙还牙。这个内在的攻击行动让他觉得身体里面有死去的人，而且无法像把舰队放在旁边一样把这些人丢出去。他特别担心受伤或死去的内在妈妈，而妈妈的代表就是那只“笨”鱼，或者是被他内在那个如同粪便的龙卷风给吹走的桃乐丝。

K太太诠释时，理查画了一艘战舰，并且在船身上写了罗德尼。接着，他在战舰下方画一艘比较小型的巡洋舰，然后再往下是潜水艇。他画的方式是从舰队里面拿出几艘船放在纸上描轮廓。他还说那艘巡洋舰正在“渡洋”。理查在另一张纸上不断地写自己的名字，但这次并没有在上面涂鸦。他又拿了一张纸，先画上三艘不同大小的德国战机，然后在图的下方又画了一大一小两艘英国战机。他把两艘比较大型的德国战机与小型的英国战机划掉，并且写下对战的结果：“两架德国战机及一架英国战机被击落”……理查走到外头，踩了几株荨麻，并且说如果多下点雨就好了，这样对植物比较好，不然现在它们都干枯了。随后，他再度回到房里，并在某个角落找到一根树枝，他把树枝往K太太那边丢，不过没有打中她。很反常的是，理查没有为此道歉，也没有问K太太会不会介意。他说他要把树枝折断，但并没有这么做。接下来，他说他想打破窗户把树枝丢出去，还想踢凳子，还问K太太在英格兰待多久了。他说他遇到K太太的一个朋友。结果原来指的是约翰。他有跟约翰谈过他的分析。理查还问K太太的孙子是不是英国人，同样地，他也没有要听K太太的回答……理查用树枝敲打凳子的时候，嘴里喃喃念着K太太的儿子与孙子的名字，但随即大声地说他在揍希特勒，而且想杀死他。有好几次他一看到老人经过，就问K太太他是不是那位脾气不好的老先生（与K太太同住的房客）……他还问那位老先生是不是对K太太很坏，而这次他则是等待K太太的回答。

K太太诠释他最后画的两张图。她说第一张图中的潜水艇摆在最下方，似乎是代表理查对父母的攻击。另外，他按照三艘船的轮廓精准地描绘下来，与他在另外一张纸上清楚地写下自己的名字但没有涂掉具有同样的意义。这跟他今天画第一张图完全不同；他在那张图上写下的名字非常潦草，后来还以涂鸦的方式把名字盖掉。他试图要公开地发动攻击，但却一次次转变为隐藏而秘密的攻击行动。

之后，理查又画了一张王国的图，也加上颜色（第三十四张图），然后说爸爸与保罗的领土很小。

K太太诠释说，在这张图中，理查与妈妈再度扮演父母的角色，而保罗与爸爸是他们的小孩。她并解释说，借由角色对调，他就可以避免自己因为嫉妒而摧毁父母。此外，他取代了爸爸的地位后，便拥有可以生小孩的好阴茎——让植物生长的雨水。

理查直盯着那张战机的图，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说。

K太太诠释说，理查怀疑有敌意的妈妈与坏爸爸联合起来对付他，也怀疑K太太与她的外籍儿子与孙子（凳子）联盟——他刚刚用树枝敲打凳子，说他要杀了希特勒。理查称赞K太太的头发与连身裙，就是试图要让她维持好妈妈的角色，但随后他马上又对路上的老妇人表示厌恶。“老”也有行将就木的意思：理查十分害怕在伦敦死去的K太太，而他生病的时候也害怕母亲会在他内在死亡。

理查又开始踢凳子……他把那张毛茸茸的凳子拿来摸了摸，还把它往自己脸颊上靠，并且要K太太也摸一摸椅面上的毛皮。

K太太诠释说，他因为嫉妒而痛恨父亲，并且攻击他的性器官，想要摧毁它，这一切都使爸爸在他幻想中变为敌人。但同时，他仍然爱爸爸。帮助植物生长的雨水就代表爸爸的好尿液，而它能够给妈妈小孩，也创造了理查。妈妈要是离开爸爸，甚至会让他不开心。他刚刚要K太太抚摸凳子的柔软椅面，就是在表达他希望妈妈能够爱爸爸；这张凳子被他踢过，而毛皮的椅面在之前即代表爸爸的性器官（第四十五次晤谈）。

理查说，[\[1\]](#)在那张飞机对战的图中，两架被击落的德国战机是爸爸与保罗，而“存活下来”的小型德国战机是他自己；大型的英国战机是妈妈，被击落的小型英国战机也是他。

K太太诠释说，理查害怕他杀了爸爸与保罗之后，会招致报复而死亡，或是阴茎被摧毁。可是，他自己坏的那一部分仍然存活下来，也就是那架小型德国战机（在之前的素材中以U型船为代表，见第十二次晤谈）。

理查走到外面，并且把门关上，让自己被锁在外面。他叫K太太开门让他进去，她把门打开的时候，他松了一口气说：“幸好我有带着舰队。”

K太太诠释说，舰队代表他内在的好人与好家庭，跟他老家的那辆火车一样。她也解释，理查把自己锁在房外所要表达的潜意识感觉是：由于他有这些谋杀欲望，所以他应该被赶出家门，或者会被赶出家门。

理查渐渐安静下来。晤谈接近尾声时，特别是K太太诠释完最后一张图后，他变得沉默而哀伤。离开之前，他看到一位老人经过，又问K太太说他是不是那位脾气不好的老先生。接着，他一脸担忧而认真地再次问到那位老先生是不是对她很坏。K太太说他一点都不坏的时候，理查放心许多。临走前，理查告诉K太太说他一点都不想听她解释。

K太太今天没有要去村里，所以在转角处就与理查告别，而他并没有显露出一丝恐惧。但是在这次晤谈过程中，他对于外在敌人的焦虑更强烈地显现出来，同时，他也更有信心能够打败敌人（注记 I）。

第四十六次晤谈注记：

I.此次晤谈与上次明显不同，显示上次晤谈表达出的那些情感——对父母的爱以及公开对抗迫害者的能力，实际上极为不稳定。这些情感与对抗忧郁的躁症防卫机制相伴而生。这次晤谈时，理查一直试图要将内在危险情境与敌对情感外化，但却失败了。他一再地转而寻求秘密攻击，内在焦虑也一再显现。不过必须考虑的一点是，理查认为我离开时会有遭到摧毁的危险，因而相当恐惧，而这样的恐惧会不断地增强这些内在焦虑。

【注释】

[1] 在此要特别提及一点：理查画完战机之后，对这张图没有任何联想，但是在我诠释他对父亲有爱恨交织的情感过后（即一方面渴望取代爸爸的地位，也就是希望妈妈遗弃爸爸；但另一方面又认为妈妈应该爱爸爸），他就提出了联想。

第四十七次晤谈（星期二）

今天的理查安静许多，看起来心情也不错。他说他没有带舰队来。他走去打开水龙头，然后直接把头凑过去喝水，并且问K太太会不会介意他这么做。不等她回答，他又喝了一口，这次他则是问K太太会不会介意他把水都用光，也问她今天是否要和约翰见面。

K太太诠释说，他刚刚问可不可以喝水，并不是害怕会把水用光，而是怕会耗尽K太太的精力，这样就会剥夺其他病人的权利，特别是约翰。理查再度经历婴儿时期的恐惧感，也就是耗尽妈妈的精力、掏光她，并因此使将来可能出生的小孩失去应有的东西；水龙头也代表爸爸的好阴茎，这表示他害怕自己会抢走K太太本来含有的好阴茎。K太太提醒说，他之前（第四十一次晤谈）想知道伊文斯先生有没有卖香烟给她，也提到他有卖糖果给妈妈，而昨天也问她有没有买到糖果。^[1]

理查说他想画画，还有他很开心。他也说了他开心的原因：他觉得好多了，实际上他好得不得了；外头阳光普照、战场上传来好消息、他光着脚没有穿袜子，还有，旅馆那个讨厌的男孩明天就要离开了。^[2]理查再次提到他今天没有带舰队过来，而且是因为今天情况不同……之后，理查画了第三十五张图。他先画了一艘船，原本应该是潜水艇，但是他把船上面的英国国旗划掉之后，就把它变成一艘U型船。他在船下面涂鸦，并解释说他正在轰炸那艘U型船，还说船后面有一个小人是希特勒，而他也在轰炸希特勒。图的下方还有一个“隐形的”希特勒被他轰炸，而且就藏在那些涂鸦的后面。理查用手指指出希特勒的脸（a）、肚子（b）和脚（c）。^[3]他说他画的时候根本没有发觉这是希特勒，但现在很清楚地看到他就在里面。理查也在图的左下方用两种不同的方式写“4”这个数字，而他觉得一笔写完的“4”比较好。

K太太诠释说，理查再度表现出他觉得自己的涂鸦就是炸弹。他现在似乎比较能够坦然地用他的粪便发动攻击，而且这些攻击显然是直接针对坏希特勒父亲；这样一来，他就可以避免伤害好爸爸与好妈妈。不

过，“隐形的”希特勒也代表他内在的坏希特勒。

理查相当认同这些诠释，并回答说：“没错。”

K太太解释说，他的感冒好很多，而对于自己与他人会相互毒害的恐惧感也减轻了。他对K太太与妈妈更具信心，也觉得不论是在内在或外在，他都可以保有她们。旅馆那位讨厌的男孩对他来说并不只是个困扰，也代表希特勒爸爸以及他自己危险的那一面——以具有爆炸性的U型船为代表（第十二次晤谈），而他希望把自己这个危险部分赶出内在。与此同时，他也觉得自己更有能力对抗外在敌人，因此能够保护好妈妈与好K太太。战场上传来的好消息也给他相当大的安慰。阳光跟以往一样是代表好的、温暖的以及活着的爸妈结合在一起，就像一笔写完的“4”一样，没有被隐形的坏希特勒破坏而分离，也不像另外一个“4”那样要分好几划才写完。

理查走到外头去看看四周。他把几株荨麻踩扁，并且说我不想碰它们。他指着一株大而茂密的荨麻说它看起来很恐怖，接着就一脚踩下去，并且说这样至少可以让它暂时起不来。

K太太诠释说，荨麻代表章鱼爸爸。这表示虽然理查抱持更多希望，他还是不太相信自己能够根除在他与妈妈身体内部的爸爸的坏阴茎，并摆脱这些不好的感觉。

理查拔了一些杂草，还说应该要常常拔杂草，不过一说完就转身回到房间里。他把之前很感兴趣的那本书拿出来，再度望着那张小人射杀怪兽的图，他告诉K太太，小人瞄准的是怪兽的眼睛；怪兽“看起来很高傲”，好像很得意的样子，还说“它的肉很好吃”。理查又把黄色铅笔放进嘴巴里咬，并一边看着昨天那张战机的图。他说妈妈在这张图中简直就像个巨人。

K太太指出，那只怪兽也是巨人。

理查回答说，没错，但妈妈是好的怪兽巨人。

K太太诠释说，现在妈妈体内含有一个好的怪兽爸爸，而不是坏的章鱼或希特勒爸爸。她提及理查之前曾经表示对高塔的喜爱（第七次晤谈），而现在他对骄傲自大的怪兽也有同样的感觉，也表示他欣赏爸爸的性器官。

理查开始画第三十六张图。画的过程中，他不断地站起来注意外面的行人，而且好奇地直盯着运煤车上的两个男人；他说他们很脏，不过那也不是他们愿意的，他为他们感到难过。此外，理查也再度表示他很

开心。他翻看以前画的图，并且说第三十四张图跟其他很不一样：王国的右端看起来很像鱼的尾巴，而且他跟妈妈的领土几乎一样多，那些很小的领土则是爸爸与保罗的。

K太太再度诠释说，理查把爸爸和保罗变成了小孩；自己和妈妈是父母，而且现在妈妈体内含有好的怪兽爸爸。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改善妈妈的内在，并同时保有爸爸与保罗。妈妈就是那只有尾巴的鱼，所以她的内在含有他们每个人。昨天，理查拿树枝敲打凳子时，口中喃喃念着K太太儿子和孙子的名字，随后大声地说他在揍希特勒，表示他把希特勒从她和妈妈的体内赶出去。

理查毫不迟疑地承认了。

K太太诠释说，理查害怕他在摧毁妈妈体内的坏希特勒时，也会连带伤害她和里面的好人；同样地，如果他攻击K太太体内的希特勒，可能也会连她、她儿子与孙子都一同摧毁.....

理查选出一张他最讨厌的凳子（之前曾经做过同样的事），这张凳子的椅垫本来又软又厚，现在已经被坐扁了，接着，他又踢了它一脚。

K太太解释说，他刚刚的操作表达了他对那个阴茎受伤或被摧毁的爸爸怀恨在心，而且受了伤的爸爸会反过来报复他。

之后，理查谈起第三十六张图，他指出，在王国的中心，每个人拥有的领土大小都一样。

K太太诠释说，他对这个情况感到很高兴——就像他刚刚画图的时候说的一样，而原因是他希望让所有人平分妈妈；如果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就不会相互争斗了。爸爸的黑色领土少了许多，而且黑色不像以前一样会带给他不好的感觉；他刚刚为那两位运煤工人感到难过就印证了这一点。王国里面那些小区块代表小孩。这些区块大部分都是浅蓝色的，不过有一些是跟保罗和爸爸一样的颜色，还有一块是红色——他自己的颜色，代表他承认自己还未长成人。今天，理查的快乐与希望的来源，就是将妈妈与自己的内在依照这样的方式安排。昨天，攻击行动主导了他的图画与思想，而且他觉得唯有在体内毒害K太太的儿子、孙子、爸爸与保罗，才能够完全控制他们，所以也预期他们会反过来迫害与毒害他。即使他们都像第三十四张图一样变成了小孩，仍然会攻击他。相反地，他在今天这张图中（第三十六张图）所表达的是希望能够减少怨恨与争战，并因此减轻恐惧感；这样一来，在他体内的K太太与妈妈也比较安全。不过，从这张图也可以看出他让小孩分得的妈妈比较多。

理查决定要画一个小镇，接着就画了第三十七张图。他说他想好好“建造”这个小镇，可是他很不会画画。他强调铁路一定要要有两条才能够避免发生意外。这两条铁路在图的左方交会，就跟X地的火车站一样。随后，他画了几间房子和一条马路，并且将它命名为艾尔伯特路（Albert Road）。他说，艾尔伯特是他很喜欢的一个名字，会让他想到艾尔佛德（Alfred），他是保罗在军中的老朋友，人很好，而且是他和保罗共同的朋友。理查在图的左上角写上“止冲挡”（Buffer），^[4]他说铁路一定要有止冲挡。另外，他还画了一个平交道口和一个相当危险的弯道，而右侧另有一条铁路支线（siding）。

K太太指出，这张图所代表的意义与第三十六张图相同，表示他、爸爸与保罗之间和平共处，而且平分、共享妈妈的爱。车站是妈妈；自车站延伸出的两条铁轨代表他们共享妈妈的爱，而止冲挡的作用就是要避免冲突。货场（goods yard）跟之前的护航舰一样代表喂养所有人。艾尔佛德则是代表比保罗更好的哥哥，而且不会跟他竞争。尽管如此，图中还是有一条危险的弯道，代表妈妈内在可能发生的危险；危险的主要起因就在于理查、保罗与爸爸可能会发生冲突。理查说，他想要好好“建造”这个小镇，但可惜他不太会画画，代表他渴望重建受伤的妈妈并且给她小孩，也想修复自己的内在，让它变得更安全。

理查刚刚在画这张图的时候全神贯注，而且露出满足的神情，也再度表示他很开心。他感冒已经完全好了，但他不时会吸吸鼻子，并且说现在他没有什么鼻涕了。

K太太诠释说，他仍然担心自己体内的毒。鼻涕代表有毒以及被下毒的东西，而吸鼻子的目的就是想检查看看毒还在不在。

理查说他想画现在的家。他先画了房子，接着画一条线当作道路，通往隔壁有养鸡的邻居家，可是发现没有空位画邻居的房子。他指出通往车站的路以及车站的位置，然后就从图的另外一端开始画起，并且画了一条线代表爸爸前往车站的路线。他在原本那条线的中间又加了一条直线，并且往原来的方向延伸下去，把整条路线加长。他还加了两条短短的线，代表爸爸在途中遇到的猪和驴子。接下来，他看了看K太太几天前带来的铅笔（旧的铅笔几乎都被用完了），之前他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些新铅笔。他问K太太他可不可以“把它们变成铅笔”，并解释说他是指要削铅笔。削的过程中，铅笔都没有断过，而且削得很尖，让理查很高兴。削完后，他用笔尖轻轻地点了点K太太的手，想让她知道铅笔有多尖。他还决定要把以前那枝代表妈妈的绿色铅笔也削一削，他说它一定也会很尖。他把铅笔并排在桌上比较，接着再把所有的铅笔都拿起来

握在手里，并且一边挥舞着说：“有了这些，我就可以杀死希特勒。”

K太太诠释说，理查幻想自己在修复爸爸、保罗、K太太的儿子与孙子的性器官。他觉得他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而且现在甚至连妈妈（旧的绿色铅笔，也代表K太太）都有阴茎；这样就不会有任何的嫉妒和嫉羨。最近他在画中（也是在他的情感上）很努力地要公平对待每个人，以避免竞争与灾难发生。透过这个方式，他就可以联合这些好男人（刚削好的铅笔）一起攻击坏希特勒爸爸。

K太太收拾铅笔的时候，理查要她小心不要把笔尖弄断了。他频频望着地图说希望俄国人能够坚守阵线，也希望英国皇家空军能够成功地轰炸德国。晤谈最后，理查向K太太解释为什么他很高兴今天没穿袜子：他想让阳光把腿晒得又黑又亮。他脱了凉鞋，说是想把鞋里的树枝弄掉，也让K太太看他拇指底下长的小鸡眼。

K太太提到他昨天用捡到的树枝敲打凳子，而凳子代表K太太的儿子、孙子，以及他内在的希特勒。她接着诠释说，他刚刚想弄掉的树枝就代表他用来攻击好人的坏阴茎。

离开之前，理查发现地上有一些树叶，便拿了扫把来把叶子扫起来，并且说：“可怜的老房间，扫一扫比较好。”

这次晤谈中仍然可以看出理查的躁症情绪，但没有昨天那么明显。他对路人的警戒心也降低了一些。他不像昨天一样那么多话，却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也能够专心地听诠释并且接受诠释。他不断地表示开心，除了确实是有纾缓与满足的感受之外，也包含了躁症因素在内。

【注释】

[1] 上次晤谈的记录中并没有提及这件事。

[2] 理查的母亲在电话中告诉我那位男孩真的很不讨人喜欢。

[3] (a)、(b)、(c)是我后来加上去的。

[4] 一种设于铁路轨道尽头的装置，作用是防止列车离开轨道范围，造成翻车或失控的意外。——译注

第四十八次晤谈（星期三）

理查迟到了几分钟。K太太从窗户望出去就可以看到他并没有在奔跑。他看起来相当镇定，也没有像以前一样为迟到而道歉。他说他带了舰队过来，然后就拿出来开始排列。他把两艘战舰放在最前方，其他的则跟在后方。他告诉K太太，昨天他一整个晚上都在做梦，而且是非常不愉快的梦；他不想谈这些梦，而且他也只记得比较不可怕的那一段。他问K太太，在他来以前她有没有看到那些讨厌的小孩，特别是那位红发女孩。或者她在路上有没有遇到他们？他们对她怎么样？接着，他看到史密斯先生（五金行老板）站在对街跟一位男子交谈，那位男子正在修剪树篱。理查有时候会称他是“熊”（the bear）。他说史密斯先生人很好，很“亲切”，然后就走去水龙头那边喝水。回来的时候他发现史密斯先生还在原地，就说他希望史密斯先生快点走开，不然他什么事也不能做。一逮到空档，理查口中就不断地念着：“史密斯先生，快走开……快点去工作。”之后，他还要K太太念三遍“史密斯先生，走开”，他说这样他就会离开了。K太太念了三遍，然后依照他的要求再念了六遍，最后又念了三遍。史密斯先生终于离开了，只不过是隔了好一阵子之后才走的，但是理查仍然认为是K太太的魔法奏效了。理查看着他离开，也望着那位与史密斯先生交谈的老先生，并且说事实上他们两个看起来都很和蔼可亲，显然他也很纳闷自己刚刚为什么这么介意史密斯先生站在附近。这整个过程中，他也一边在移动船舰。首先他把尼尔森移到桌子的另一端，罗德尼也随后跟上，然后这两艘船就单独留在那边。隔了一阵子，整个舰队也全部移过去，理查说，他们都在等待敌人现身。

K太太诠释说，理查刚刚念着“史密斯先生，快走开”的时候，一边把尼尔森移到桌子另一端，表示他希望父亲走得远远的。昨天，他画了爸爸前往车站去搭车上班的路线之后，又把这条路加长，原因就在于他希望爸爸离得更远。K太太诠释说，爸爸在半路遇到的猪和驴子代表他的两个坏儿子——理查与保罗，他们想独占妈妈，所以希望爸爸迷路，甚至死掉。只要他对父亲产生敌意，父亲在他幻想中就会转变为敌人。

理查走到外面，把几株荨麻踩扁，然后看看四周，随即回到房内开始画画。画到一半，他突然问K太太说：“你什么时候会在家？我想找时间来看看你。不是要来做分析，只是想拜访一下。”

K太太诠释说，理查想把她当朋友，而不是分析师。他觉得这样他就不会怀疑或恐惧她和妈妈，并且希望她们一直都是浅蓝色的妈妈。K太太提到理查之前称赞她漂亮，还说她的洋装像银一样闪亮（第四十五次晤谈），可是说完没多久，他马上就说路上那位老妇人长相很可怕。他努力不要将K太太想成是与希特勒父亲联合起来，并且抛弃他的“邪恶畜生”母亲。因此，他希望K太太与他站在同一阵线，并运用魔法赶走代表爸爸的史密斯先生。

理查回答说，他刚刚就想到K太太会这么说。K太太问他为什么，是不是他本来就这么认为，理查说是。过了一会儿，他问K太太分析结束之后，他还能不能来拜访她。

K太太说可以。

理查问K太太在伦敦是不是有很多病人，还问等一下结束之后她有没有要去村里，还有是不是会先去杂货店。他接着说，他不喜欢K太太去那里。

K太太问为什么。

理查回答说，杂货店最近，如果她先去杂货店，就只能陪他走一小段路。他问K太太昨天是不是有跟伊文斯先生买玩家（Player's）香烟，看到她走进去，也觉得她可能有买到一些。理查愤愤不平地骂伊文斯先生是骗子、脏鬼。他说，伊文斯先生昨天跟妈妈说他没有卖玩家香烟，而且就算有也常常不卖给妈妈。接着，理查提到旅馆的经理，说他很讨厌，还很爱管闲事。

K太太问那位经理哪里让他讨厌。

理查先是回答说：“喔，他整个人就很讨厌。”然后开始抱怨昨天发生的事：经理跟他说不能摘庭院里面的玫瑰花，可是他已经摘了。

K太太诠释说，史密斯先生、伊文斯先生与旅馆经理都代表K先生和爸爸。他生气的原因有两个：他想要吸好阴茎，但是爸爸不给他，反而给了妈妈；现在妈妈的代表是K太太。他刚刚抱怨伊文斯先生都不卖香烟给妈妈，可是却卖给K太太（他这么以为）；香烟也是代表爸爸的阴茎，而这时的妈妈就代表受挫的他。同时，理查也想独占妈妈，所以希望爸爸远离他们，甚至死掉。同样地，K太太也不应该有其他病人、

儿子或孙子。然而，他对父亲其实又爱又恨，所以也会为他感到难过。他对父母都感到罪疚，所以希望他们能团聚。在一开始的舰队游戏中，他还是让罗德尼跟随尼尔森，后来小孩也一起加入。他们和平相处，只对希特勒爸爸有敌意。他说整个舰队都在等待敌人现身，可是敌人就是他自己；嫉妒而怀有敌意的他想攻击父母，并且破坏家庭和谐。

理查说他不信任K先生（一次大战时他与英国敌对），可是信任K太太。他再次问K太太喜不喜欢她的工作，也问她为什么觉得这个房间比较适合儿童，是不是因为这里比较安静？

K太太回答说，她以前解释过，这个房间是代替游戏室。

理查重复她的话说：“喔，原来这间是代替游戏室。”他问她是不是租下这个房间、有没有付租金。他之前遇到一位K太太的病人，想询问他的名字。他也在想，来见她的大人究竟会害怕什么，总不会害怕小孩吧？还是他们会害怕其他的大人？譬如，女人害怕其他女人？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糟了，世界上的大人比小孩多太多。理查明知道K太太不会透露其他病人的事，但就是忍不住想问（注记 I）……理查沉思不语了好一阵子之后，说他想了解精神分析是怎么回事；精神分析对他来说很神秘，他想好好“深入了解”。

K太太诠释说，他对精神分析确实感兴趣，不过他其实想知道K太太所有的秘密。K太太与大人会面的时候，他会想进去她房间里看他们在做什么。他对于父母的房间也一样好奇，而刚刚说想“深入了解”的东西，意指父母的秘密、内心的想法以及性器官。理查主要的忧虑是经常不信任妈妈，而现在也不信任K太太。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永远保有可靠的、浅蓝色的好妈妈。他试图让自己相信K太太就像银一样闪亮美丽时，即再度表达了这个愿望，但由于K先生在一次大战时与英国敌对，所以他一直无法完全信任K太太。父母独处时，他会怀疑他们在性交，为此陷入嫉妒与恐惧中的他，就在幻想中攻击父母。这时，他认为父母联合起来对付他，所以妈妈就变成了外国人、间谍与敌人。K太太提醒说，他接受手术的时候觉得妈妈与坏医生一同陷害他。

理查走到门外，回头望着K太太，然后问她年轻的时候头发是什么颜色。是不是黑色？还是浅色、金色，或白色？

K太太诠释说，他不想承认她的头发是白色的，原因是这样表示她很老，而他很怕K太太会死。

理查回答说，黑色也会让他想起死亡。他边说边把荨麻踩扁。

回到房间后，K太太问他现在愿不愿意叙述昨晚做的梦。

理查显露出阻抗，但仍然描述了这个梦：理查正在法庭上受审，不过他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庭上有法官，法官看起来很和善，而且一句话也没说。接下来，他走去电影院，电影院似乎也是法院的一部分。然后，法院里面的所有建筑全都倒塌了。这时，他好像变成了巨人，并且用他那巨大的黑鞋子把倒下来的建筑一个个踢正。结果他真的让一切都恢复原状了。

描述这个梦的同时，理查也一边在画画（第三十八张图）。

K太太诠释说，梦中的法官跟昨天他被经理指责不能摘玫瑰花有关；摘玫瑰花代表盗走爸爸的性器官与妈妈的乳房。K太太提醒说，昨天他提到史密斯先生很“和善”之后，就马上走去水龙头那里喝水。除了史密斯先生之外，他刚刚提到法官很和善，以前也曾经说旅馆经理人很好。他同样觉得爸爸很和蔼可亲，但是当他想偷走爸爸的性器官与妈妈的乳房时，他幻想中的爸爸就会变得非常可怕。K太太指出，理查说梦中的他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但实际上他的罪名就是摧毁了法院的建筑，那些建筑代表他已经摧毁但也想修复的父母。他觉得自己变成了巨人，表示他的内在含有巨人妈妈与怪兽爸爸，所以具有非常强大的力量与毁灭性〔全能思考〕。昨天他曾经提到巨人妈妈与怪兽，后来把所有削好的铅笔握在手里时，说有了这些他就可以杀死希特勒，代表他觉得自己体内含有力量强大的父母。他用巨大的黑鞋踢那些建筑，就说明了他其实就是摧毁它们的罪魁祸首。他在梦中并没有认罪，不过他那双黑色的希特勒鞋不单是用来修复建筑，其实也用来摧毁建筑及父母。

理查没有回应K太太的诠释，而是要她看第三十八张图。他说图中的每个人都要去不同的地方，而K太太正在搭火车去伦敦。

K太太问跟她往相反方向走的是谁（a）。

理查说是K先生，他们在交叉口道别，然后K先生就流着泪踏上旅程。

K太太提到晤谈一开始时，他喃喃念着要史密斯先生“走开”，但是一点用也没有。后来，换K太太叫他“走开”的时候，他就真的走了；至少理查是这么认为的。现在她要送K先生走，表示要爸爸离开的人是妈妈。接着，K太太问谁要往另外一个方向走（b）。

理查说是他自己，他要回老家去（Z地）。

K太太诠释说，图中的她要前往伦敦，表达了他对分析结束的恐惧。

这时，理查一脸担忧地问道：“你还没有要离开吧？”

K太太回答说，现在还没，但是大约两个月后她就要走了，也提醒理查说，他其实早就知道这件事。

理查垂头丧气地说，他可能也必须要去伦敦。

K太太诠释说，理查很担心是因为他自己的问题才让分析中断。刚刚他问大人会害怕什么，还说大人的恐惧比儿童更严重，就是在表达对未来的担忧。之前他曾说他很怕变成笨蛋。除此之外，他也害怕自己的摧毁欲望与危险性会导致好妈妈离开他、死亡，或是变坏；他对K太太的离去也有同样的感觉。

K太太诠释时，理查突然打断她的话，说他知道她的分析要收多少钱，是妈妈告诉他的。

K太太诠释说，治疗要收费这件事让他觉得很受伤，这表示她不是好妈妈，而且不是出于爱才喂养和帮助他。

理查回答说，他觉得她应该收费，因为她需要钱。

K太太说没错，但是收费会引起他的不信任感，所以他才会想把K太太当朋友一样来拜访她。

理查又问K太太晚上有没有要去电影院，她好像不太看电影。他等一下要跟妈妈一起去。

K太太诠释说，他希望她一起去。理查立刻表示同意。K太太还说，如果她没办法去看电影，他会觉得是自己造成的。

这时，理查决定要改变第三十八张图中的安排。原本K先生与K太太一同从X地出发，然后在交叉口的地方道别。理查则是独自从X地前往老家，所以途中并没有遇见K太太。现在，理查决定让K太太从伦敦回来，经过一个交叉口之后，会在下一个交叉口处与前往Z地的他相遇，然后他们再一起去X地，并且在那边遇到刚回来的K先生。图中有很多地方都写了“威灵”（Valeing）这个名字。理查说他们其实“都在同一区”。

晤谈快结束的时候，理查看着铅笔问K太太是不是带了新的过来，还有那些铅笔要多少钱。

K太太的诠释是，理查认为她应该把收来的钱花在他身上。他刚刚问她是不是有付这间游戏室的租金，表示他认为K太太不应该是那种贪图收费的人，而会把一些钱用在他身上。

结束时，理查从窗户看到妈妈已经在外面等他了，K太太还在收拾东西，便问他要不要先跟妈妈离开，理查坚定地拒绝，并且说他想帮她收东西，也想等她一起走。理查走到外面看见妈妈时，对她说：“我觉得我好像变了一个人，就好像换了个国家一样——我现在是美国人了。”（注记II）。

此次晤谈中，理查更加注意外面的动静。他的被害感加深，而且一直忧心忡忡。但他几乎都有响应K太太的诠释，唯一的例外是有关那场梦的诠释。

注：我在记录中找到一小段无法安插进去的素材，但这段素材确实属于此次晤谈。我在过程中曾经诠释说，理查对母亲有攻击欲望，而且想把她体内的小孩掏挖出来。理查的回答是，他早上吃了一个小孩；他在蛋里面发现一块可能长成小鸡的东西。他还说，他以前吃过几百次的蛋都不知道这件事，今天早上发现之后就再也不愿意吃了。

第四十八次晤谈注记：

I.不论是分析成人或儿童，分析师都必须依据他对当下情况的了解，来判定沉默所代表的意义为何。许多病患在晤谈开始时会有表达上的困难，我认为这时最好给他们一点时间去克服。但是，如果沉默持续了十五或二十分钟之久，分析师就有必要去诠释其背后的原因，前一次晤谈的素材中也许就有线索。有时候沉默表达的是满足感，或是静静地躺在沙发上与分析师共处所带来的愉悦感；在此情况下就不宜做任何诠释。等到病患再度开口说话时，往往会表示他很享受静静躺着的感觉，而且会觉得透过沉默与分析师接触，这显示他已经将分析师内化了。

理查在此时保持沉默，显然是在思考，而且是试图想了解自己，所以我并没有打断他。

II.我曾指出，理查之前历经了内在危险情境（他与内在迫害者相互毒害）的强烈焦虑，而且这些焦虑经过分析（第四十四次晤谈）后，他的态度在第四十五次晤谈时出现极大的转变，也就是随着过往回忆的重现，他的注意力与情绪也转移至外在世界。这次晤谈中，他的攻击性与敌意不仅外化，也更直接地针对他认为是真实的坏客体——希特勒。先前，他对于父亲的好坏感受瞬息万变，导致这些客体关系都无法维持长久，所以他一直未能确定自己攻击的究竟是好父亲还是坏父亲。对抗外在敌人（也就是他提到要公开与奥立佛那一伙人决斗时所显露出来的攻击性）引起了他的被害恐惧，而他试图以躁症防卫来克服这些恐惧。然而，他对于自己及其他人的好坏感受之变动就没有那么快速，而这与

分析师、妈妈、与爸爸的好坏两面能够进一步统整有密切的关系。这些外化与统整客体的过程所牵涉的是更进一步的自我整合，也包含在区分自体及客体各个部分的能力上有所提升。尽管自我整合与客体统整的过程能够带来纾缓的效果，却也会激起焦虑。第四十六次晤谈那张战机图就印证了这一点；图中，他自己同时身为德国与英国的战机，显示他在潜意识中更加领悟到自己同时具有摧毁性与爱之冲动。

第四十九次晤谈（星期四）

理查再度迟到了几分钟，但他并没有多做解释。他说他又感冒了，而且是重感冒（他唯一的症状似乎只有轻微咳嗽而已）。他也直嚷着腿痛，说腿抽筋了。理查去喝了口水，回来之后，他向K太太描述昨晚看的电影，那部电影很悲伤，他还忍不住哭了；故事发生在德国，讲的是一位非常和蔼可亲的老教授（理查称他是“可怜的老家伙”）最后死在集中营里。这期间，他太太根本见不到他几次面。叙述电影时，理查一边把舰队摆好，并开始移动船舰。

K太太问理查说，他父亲是不是就快过来X地了（理查之前提过父亲要来的日期）。

理查回答说，他明天就到。

K太太将理查为片中那位被遗弃的老教授感到难过的心情跟昨天的素材连结在一起：昨天他看见史密斯先生站在对街时，频频要他“走开”、“去工作”；还有解释那张图时，他说K先生被K太太送走后哭着离开，而这些都与爸爸即将来X地度过周末有关。理查也想把爸爸送回Y地，让爸爸一个人留在那边工作。他现在特别想叫爸爸离开，是因为他嫉妒爸爸过来之后会与妈妈睡同一间房。

理查同意K太太的话，不过他说旅馆房间里的床是分开的，所以爸妈不会睡在同一张床上。说到这时，理查把罗德尼移走，尼尔森随后跟了过去，并且碰到罗德尼的船尾。

K太太指出，刚刚的动作再度表达了理查不希望父母性交。然而，他又让尼尔森碰触罗德尼，显示他实际上认为父母会性交，而这也是他希望父亲离开的原因之一。不过，他也会为被遗弃又孤独的父亲感到难过；父亲的代表就是哭泣的K先生。因此，他后来还是让K先生与K太太团聚；同样地，他刚刚也让罗德尼与尼尔森在一起，并觉得应该要允许他们性交。最近，不论是啃咬铅笔、想吃美味的怪兽肉，或在耳朵里听到代表爸爸的船舰发出的轰隆声（第四十六次晤谈），都是再度显示他

幻想自己已经吞并了父亲。理查对爸爸怀恨在心时，他的内在就变成了监狱或集中营，而他可以在里面虐待、攻击爸爸，并且迫使他与妈妈分离。他觉得自己正在用黏液、“小号”与“大号”杀害爸爸。同时，他又害怕失去了他爱的好爸爸。理查为影片中的老教授而哭泣时，也是在为受伤、死亡的内在父亲以及被K太太与妈妈遗弃的外在父亲哀悼。事实上，他早就知道K先生已经去世了，并且为此难过不已。他也担心爸爸如果死了，妈妈就会孤单无依。

理查把船舰移来移去，并且告诉K太太，他替其中一艘船取了一个新名字，叫哥萨克号（Cossack）。

K太太指出，理查绝口不提俄国境内发生的战争，是因为他不确定战争情势，同时也相当担忧。她解释说，哥萨克号代表他自己。他想帮助被德军攻击的俄国，而俄国现在代表妈妈。

理查让哥萨克号独自出航，并且远离其他的船舰。他也提到葛罗沃姆号（Glow-worm）英勇对抗敌军的事迹，但最后却被剖成两半，让他十分难过。哥萨克号绕行桌子一圈，随后进入挪威的峡湾（以K太太的袋子与装画的信封做成），也就是补给船奥特马克（Altmarck）的所在地。德国的船舰跟着驶进峡湾，其他英国战舰也过来支持哥萨克号，双方展开交战，最后英军获得胜利。出了峡湾后，尼尔森与哥萨克号会合，其他的船舰则就定位。这时，罗德尼变成了俾斯麦号，尼尔森与哥萨克号分别从两侧联手猛攻罗德尼，俾斯麦号岌岌可危，但她还是没有被击沉。同时，也有另外一艘相同大小的船舰过来加入哥萨克号的阵线，有时候则是换成稍大型的船舰。游戏进行的过程中，理查说他很期待父亲的到来（但他刚刚并没有反对K太太诠释说他希望爸爸离开），他想跟爸爸一起去钓鱼。

K太太诠释说，理查在舰队游戏中表达了对父亲的矛盾情感，也提到理查在晤谈一开始说的话，并解释说，当他怨恨爸爸又想独占妈妈的时候，就会造成灾难。好爸爸会被遗弃而孤独无依，或者父母可能会与他敌对，然后把他剖成两半——葛罗沃姆号代表他自己。为了避免灾难发生，理查觉得他应该离家。因此，他让尼尔森碰触罗德尼的船尾并与她会合之后，第一个动作就是让哥萨克号独自出航。然而，后来理查（哥萨克号）却与爸爸（尼尔森）联手攻击已经转变成俾斯麦号的妈妈，这是因为他觉得妈妈一旦遭受攻击就会变成敌人；妈妈被攻击，理查同样会感到难过。不过，在他的舰队游戏中，妈妈永远不会被击沉，否则他就会感到万分罪疚。他想与爸爸一同去钓鱼，即是代表与爸爸联合。在他的幻想中，与爸爸的联合失败之后，就转与保罗同盟（一艘稍

大型的驱逐舰一度加入哥萨克号的阵线），这样他们就可以一同攻击妈妈或是父母。

理查开始画图……他又提到昨晚的电影，并且说里面也有一些在奥地利的场景。接着，他谈到一位与他家熟识的女士，而她的先生是德国人，他说这话时，不带有任何恶意。理查问K太太会不会介意他讨厌德国人；她一定很喜欢德国人。说这句话的同时，他一边仔细地画着跟第三十八张图一样的铁路，他说现在火车不能通行，要等他把铁轨的枕木^[1]都画好才行。

K太太诠释说，理查希望父母和他晚上都在睡觉，这样他就不会伤害他们或K太太，也不会有坏事发生。刚刚在舰队游戏中，他已经表达了对父母的万分罪疚，而在昨天叙述的梦里，他则是受审的罪犯。

这时，理查非常积极地响应K太太的诠释。他说梦中的他接受审判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打破了一块玻璃。他还说，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修好那些建筑的；他变成巨人之后，就只是用他的大脚踩了几下而已。

K太太提醒说，几天前，游戏室有一扇窗户也被打破了。

理查说不是他打破的，而是某位女童军做的。（这是事实，不过他们发现窗户破了的时候，理查非常不安。）

K太太诠释说，虽然窗户不是他打破的，但是他在这里所经验到的攻击欲望让他觉得好像是自己做的。

理查开始叙述刚刚画的图。他说“我们大家”（包括K先生与K太太、爸爸与妈妈、他自己、两只金丝雀与巴比）一同出发去旅行，隔壁有养鸡的邻居也要一起去。

K太太指出，理查曾经说邻居是一位老妇人，而邻居与K太太就代表着他的奶奶。他非常喜爱奶奶；透过与K太太的关系，他觉得奶奶复活了。

理查说，他们从原本住的小镇出发前往伦敦。大家都一起住在伦敦，随后也会一起回到Z地。

K太太的诠释是，理查希望分析能持续下去，也想跟她一起去伦敦，不过他的家人也要一起过去。

理查同意，他还说K太太从未去过他家，希望她有一天也能去看看。

K太太诠释说，理查幻想自己已经对家人造成相当大的伤害，因此希望能与家人团聚，并且修复他们。对于他内在含有的K太太，他也有同样的伤害与修复欲望。

晤谈过程中，理查的被害感减轻许多，他很少注意经过的路人。但另一方面，他的虑病恐惧增强了，他一直觉得喉咙不对劲，不时会清清喉咙，但其实他很少咳嗽。除此之外，他并没有过度忧虑或兴奋，态度也相当配合。

【注释】

[1] 枕木（sleepers），也有睡眠者之意。——译注

第五十次晤谈（星期五）

理查看起来精神奕奕，也相当开心。他早到了几分钟，就在外面等待K太太。他说他没有带舰队过来，想让它们休息一下，也说他昨天没有做梦。理查迫不及待地开始画图。晤谈一开始，他照惯例问K太太有没有听到英国皇家空军发动空袭的消息。他特别指出其中一个车站的名称是“罗斯曼”（Roseman）。^[1]这张图中的铁路也跟第三十八张图中一样有好几条，而且分别通往不同的城镇，但每条铁路必定会经过“罗斯曼”车站。其中一个城镇是他家的所在地。他画完枕木（以直线为代表）之后，火车就可以开始通行了。这时，理查看到史密斯先生正好经过，就走到窗边对他挥挥手。史密斯先生也挥了挥手。随后理查再提到他的时候说“史密斯先生真是好人”。他也特别问K太太有没有看到“那些女孩”经过。后来，他看到她们走过来，又看着她们离开……理查说父亲今天下午就会到，他既高兴又期待，准备跟妈妈一起去车站接爸爸，一定“很好玩”。

K太太诠释说，“罗斯曼”车站代表好爸爸，而且他拥有吸引人的阴茎——玫瑰（rose）。跟爸爸一起去钓鱼，还有刚刚说去接爸爸“很好玩”，都是表示他希望与爸爸性交，也是表示他想要爸爸的阴茎。这个“罗斯曼”父亲与章鱼父亲完全不同，也跟禁止他摘玫瑰的饭店经理不一样。

理查说，他以为吃章鱼一定会消化不良，不过他却没事。他的感冒已经好了。事实上，昨天晤谈结束之后，他几乎就没有再咳嗽了。昨天晚上他把章鱼解决掉，他拿了一把刀——不，他只是把章鱼丢到窗外，然后它就死了。他说他昨天晚上没有想到这一点，现在才想到。

K太太问他在哪里抓到章鱼。

理查说，章鱼在他的床上，而且就躲在床单下面（理查以“他”来称呼章鱼），之前他一定是躺在章鱼的肚子上。他把手伸进床单里面拉出章鱼，然后拿刀刺向章鱼的心脏，再把他丢到窗外……这时，理查忙着

画铁轨上的枕木，然后说很多辆火车都要通过车站，而且情况“非常复杂”。他解释说，有一辆火车刚刚进站，另外一辆载货火车喷着烟正准备出发。他开始模仿火车的声音，说那辆“又老又笨的货车”一下开到这，一下开到那，同时也一边指出火车的位置。之后，火车的声音变得愈来愈尖锐，嘶嘶声也愈来愈重——明显地表达出愤怒之意。

K太太诠释说，理查一方面期待父亲的到来，但另一方面又希望他不要来。那辆“又老又笨的货车”代表爸爸；理查愈是想尽办法把爸爸赶到各个城镇去，爸爸就愈愤怒，所以火车才会发出如此愤怒的嘶嘶声。

理查笑了起来，觉得这个诠释很好玩。

K太太指出，他说他躺在章鱼的肚子上，表示章鱼爸爸就在他的肚子里。他想杀了章鱼爸爸，并且把他从体内拉出来。“非常复杂”不尽然是在形容这张图的情况，而是指他的感觉：他爱父亲、很高兴见到他，也想要他的阴茎；但又害怕在他、妈妈与K太太体内的坏章鱼；他也感到嫉妒，因为他想独占妈妈；同时也害怕被他赶走的愤怒爸爸。K太太提醒理查说，他非常不愿意把房间的位置让出来给爸爸，让他跟妈妈一起睡。最近他才有比较多与妈妈独处的机会，现在他很怨恨这个机会就要被剥夺了。

理查同意K太太的说法，但再度强调他真的很期待爸爸的来到。他说他的房间不错，就在父母隔壁。这时，路上有一群男孩正在学狗叫，理查也跟着学巴比叫，然后说：“它抓兔子可是很厉害的！”他还说巴比从来没有吃过兔子，只是追着“好玩”。

K太太诠释说，理查似乎更相信他有爱的能力，也不再那么害怕自己的攻击欲望及怨恨会造成真正的伤害。巴比往往代表他自己；他说巴比追兔子只是“好玩”，而不会真的吃兔子，表示他不会真的吞噬爸爸[全能思考减弱]。他不再那么恐惧自己内在的争斗，所以他的感冒似乎痊愈了，与家人的关系也改善了。既然病好了，心情也开朗起来，于是他决定让舰队留在家裡，以免战争再度发生。同样地，他说昨晚没有做梦，也是想避免焦虑。

理查又画了另一张铁路图。他直盯着刚刚的两张图，也翻看以前那些火车与车站的图，并开始解释他用的名称。他相当满意“罗斯曼”这个站名，并说“威灵”（第三十八张图）指的是鲸鱼，至于今天第二张图中的“汉姆斯威尔”（Halmsville）其实是指火腿（ham），他喜欢吃火腿。理查觉得不可思议，他居然在潜意识表达了这个想法（注记I）。

K太太提醒说，“火腿”其实也是指德国的铁路枢纽——汉堡

（Hamm），而且他之前也提过汉堡这个地方饱受空袭。

理查表示同意，并且指出汉堡站的货场位置。

K太太诠释说，吃火腿代表吞下好的东西，但火腿一吞下肚就变成十分危险的东西——火腿是有益健康的食物，但也是指当时最常遭受空袭的地区。两天前，他说第三十八张图中所写的威灵全部都在“同一区”，表示好的阴茎与乳房可能会跟坏的东西混在一起。他似乎觉得内在充满了鲸鱼爸爸，也害怕这只危险的怪兽会使他变得十分危险。最近那场梦中（第四十八次晤谈），他变成了脚上穿有黑色希特勒军靴的巨人，不仅有强大的修复能力，也有强大的破坏力；因此在他的幻想中，修复力与破坏力已经混在一起了。

理查开始画王国。他把上面的区块涂成红色时，告诉K太太说妈妈今天早上对他发脾气。

K太太问为什么。

理查说，是他自己惹人厌，而且他常常这样。他不停地抱怨这、抱怨那，不但想不听妈妈的话，还顶嘴。除非让他照他的意思做，不然就会没完没了。

K太太问他今天早上想做什么？

理查先是回答说，他只是不想起床，又表示其实他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他不知道该不该把他刚刚的想法讲出来，K太太表示肯定，理查便说他想打破窗户，还想乱丢东西。

K太太指出，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已经开始在上色。他的领土在所有人之上，也拥有最大的阴茎，而爸爸的领土非常少。她解释说，爸爸的来到让他很期待，但也让他愤怒得想打烂东西。他想取代爸爸的地位成为一家之主……

理查哀怨地说，前天他在旅馆的庭院里面发现一只小猫，他跟猫玩了一下子，正想把它送去警察局的时候，有人告诉他猫的主人是谁，后来他就把猫送回去。昨天他从那户人家的窗户看见那只小猫。

K太太说，不能把小猫留下来让他很难过。

理查说，他的确很难过，不过他也不能养猫，小猫会把东西抓破，还会四处破坏，很麻烦……理查开始数每个人拥有的领土数，按照往例，谁拥有最多领土，就用代表他的颜色画王国下面那条线。理查发现他有二十三块、妈妈十九块、爸爸四块，而保罗有八块。

K太太诠释说，理查希望他的肚里怀有小孩。之前他很努力要维持家庭和谐，但在这张图中却表达了他渴望占有一切，并拥有最大的阴茎与最多的小孩。他很难过自己不能生小孩，也不能抢走属于妈妈的小孩，就像他必须把小猫还给它的主人一样。他想打破窗户，不单只是为了把东西丢出去，也表示他想闯入小猫主人的家，即闯入妈妈的身体；他认为里面含有小孩。小猫就代表具有破坏性又很惹人讨厌的他。

理查看着以前的几张图，并一边计算妈妈拥有的领土数目，然后写下来。K太太表示今天只能陪他走到转角。他说他觉得很遗憾，不过现在他不怕独自回家了。路途中，理查说他要跟妈妈去伊文斯先生的店里喝咖啡，那里的咖啡是他喝过最好喝的。伊文斯先生脾气不太好，不过好像还蛮喜欢他的，因为他常常会卖糖果给他。

这次晤谈时，理查的身心状态都相当良好。他没有显露出被害感。除了史密斯先生和那群女孩之外，他只有注意外面的行人两次；一次是老妇人，另一次是老先生。理查的虑病恐惧减轻许多，也并未处于躁症情绪之中，而是真的开朗起来。他能够自由地表达想法，也愿意聆听与接受诠释。整体而言，他的态度友善，情绪也相当平稳；与此同时，他的两难情感、欲望以及相伴而生的焦虑很清楚地显现出来，而且他也能够完全认知到（注记II）。

第五十次晤谈注记：

I.理查这时的感觉，本质上与他在画画及游戏过程中逐渐相信潜意识之存在时的感受相同（参见第十二次与第十六次晤谈）。我发现，儿童与成人在经历并且认知到心智某一层面的存在时，所获得的不仅是情感的满足，也包含智性的满足。借由诠释而理解潜意识所带来的纾缓作用，即是满足感油然而生的原因之一。借由分析使病患认为有益以及有所充实的东西表达出来，会促使被爱及被喂养的早期经验重现。这种充实感与自我整合及客体统整息息相关。自我整合的渴望在早期阶段就会产生，而诠释的一大功能与分析的主要目标即是促进自我整合。自我整合的渴望与领悟能够帮助病患在分析过程中历经焦虑与冲突时，忍受其所带来的痛苦及悲伤，甚至使病患在诠释引起被害焦虑并且使分析师变成迫害者的情况下，也能经历这些被害焦虑。我观察到，某些病患（成人儿童都有）自行或是在分析师的协助之下发现心智的某一部分（通常被视为不好或不诚实的那一面）时，他们不仅会感到满足，甚至会觉得有趣。这类病患都有几分幽默感，我因而看见构成幽默感的因素之一，是发现自己原来受潜抑的一部分后，有能力经验到满足感。

II.此次与上次晤谈中，理查对于内在危险的恐惧明显减轻（这两次晤谈之前的分析所致），这使他能够更清楚地经历并且表达焦虑与两难情感。同时，理查对于焦虑与两难情感的认识与深入了解带来了纾缓的效果，使他对自己与他人更具信心，心智状态亦因此更为平衡。

【注释】

[\[1\]](#) Roseman中的rose是玫瑰的意思。——译注

第五十一次晤谈（星期六）

理查在转角处等待K太太，见到她时说的第一件事，就是他下楼吃早餐的时候“扭到”脚了。进到游戏室后，他说今天要跟爸爸去钓鱼，并且开始详细地描述他们的计划。他说他们还未取得钓鲑鱼的许可证，不过他希望能钓到一只鳟鱼。爸爸帮他带了一支钓竿过来。理查还说他买了一本很大的画本要在家画，他的那本比K太太带来的大了一倍，而且很便宜，不知道K太太之前是不是买贵了。他在家画了铁路，现在迫不及待想继续画下去。不过，理查决定先计算每个人在之前画过的“王国”中拥有多少领土。他把最早画的两张王国摆在旁边，并解释说，这里面不只有他的家人，还有其他的颜色。每当他发现妈妈的领土跟他相差不是太远时就会很高兴，显然为自己拥有的领土往往比妈妈多而感到罪疚。他算了几张之后就放弃了，然后说他画的图很多，画本都快被用完了。接下来，理查开始画第三十九张图，画的时候，他微笑着告诉K太太说，昨天晚上爸妈的房里发生一件事：有一只老鼠跑进去偷吃了两块饼干。妈妈太怕老鼠了，所以根本不敢下床去赶那只老鼠，他觉得爸爸一定也怕老鼠。老鼠还爬到爸爸的钓竿上。理查叙述的时候带着笑意，显然觉得自己比爸妈厉害多了。他说如果是他在房间的话，一定会拿爸爸的拖鞋把老鼠赶出去。他以戏剧化的方式描述整个过程，而且把情境中的父母与自己都演出来。他还说他是“小羊赖瑞”（儿童广播节目中的一个著名角色）……理查最先画的是“伦迪”站（Lundi），以及一条通往“威灵”的铁路。他说“伦迪”这个名字会让他联想到疯子

（lunatic），还有一位成天在X地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疯”男人；他的头发是红色的，可是差不多快秃了。接着，理查又画了几条通往“罗斯曼”与其他车站的铁路，并且说从伦迪到威灵的铁路没有支线。这时，有一辆火车轰隆隆地从“伦迪”出发前往“威灵”，K太太就坐在这班火车上准备要去钓鲸鱼，他也想钓鲸鱼，所以就跟K太太一起去。

K太太诠释说，理查认为爸妈昨晚有性交，而疯子就代表正在与妈妈性交的爸爸。爸爸的头已经秃了，目前也无所事事，就跟那位“疯”男

人一样。老鼠代表爸爸的性器官，它偷吃的东西就是妈妈的乳房（两块饼干）。理查因为被赶出房间而怀恨在心，所以妈妈被攻击是如愿以偿的事。老鼠也代表理查及他的性器官，而他的性器官正在攻击爸爸的性器官——钓竿。他觉得自己比父母厉害，是因为他蒙骗了他们，把自己假装成像小羊一样无辜又害羞。他不仅希望妈妈被攻击，也希望K太太被攻击，原因是她即将离开他并且前往伦敦去照顾其他病人。K太太代表的是与爸爸或保罗联合的妈妈。理查十分怨恨K太太不能继续帮他分析，因而对她更加不满。K太太原本在“伦迪”——伦敦，表示她在伦敦会遭受疯狂的坏希特勒爸爸虐待。他刚刚说从伦迪到威灵的铁路没有支线，意指坏爸爸占据了妈妈的内在，容不下其他人的阴茎，也就是容不下他的阴茎。轰隆隆急驶而过的火车，代表吓坏了的K太太与妈妈正拼命想逃离疯狂的希特勒爸爸。理查同时也想保护K太太与妈妈，所以上了同一班车，想帮K太太抓住那只坏鲸鱼——希特勒的阴茎。理查觉得他应当阻止疯狂的爸爸并且保护妈妈，可是他也会感到恐惧，所以宁愿假装成一只无辜的小羊。况且，爸妈之间的事也容不得他介入（没有支线）。K太太提到流浪汉绑架并伤害妈妈时他内心的感受，并且说他对昨晚的事感到既得意又罪疚；他一方面希望父亲在性交中伤害妈妈，但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应该拯救妈妈……（注记 I）。

理查开始在铁轨上画枕木，并再度表示要等枕木画完之后火车才可以通行，不然会不安全。

K太太诠释说，他想攻击父母，所以觉得父母岌岌可危。只有在他睡觉的时候（他就是枕木），父母才是安全的；相反的，也唯有等父母睡着之后他再发动攻击，才不会有事（老鼠代表他）。父母醒着的时候，他就必须装得像小羊一样乖巧。

理查说，他非常期待那场搏斗。

K太太问他指的是哪一场搏斗？

理查回答说，他指的是钓鱼。他要把鱼当作是鲸鱼一样跟它们搏斗，他会先用鱼饵引诱它们上钩。为了甩掉鱼钩，它们会用鼻子去撞石头，然后被杀死、吃掉。

K太太的诠释是，理查想吸吮并吃掉爸爸那吸引人的阴茎（“罗斯曼”、鱼、鲑鱼）。然而，由于他痛恨爸爸的阴茎，并且把它当成鲸鱼来攻击，所以爸爸的阴茎在他体内会变成鲸鱼，而且跟章鱼一样是敌人。她也指出，理查刚刚又在咬黄色铅笔了。

理查指着从“罗斯曼”通往“约克”（York）的铁路说，“约克”听起来

像“博客” (pork),^[1]而且中间还会经过像火腿的“汉姆斯威尔”。

K太太诠释说，所有的好东西都集中在图的某一边，表示他心中有某一部分认为爸爸与阴茎是好的；另外一部分却认为他们会危害或摧毁妈妈。他觉得自己体内含有好阴茎，也有相互争斗的父母。

理查又把铅笔放到嘴里吸吮。他说他想问K太太一个问题，而且她一定要回答：是不是有规定精神分析师不能生气或是失去耐性？这样会对他们的工作造成伤害吗？他好奇地望着K太太。

K太太诠释说，她代表妈妈。理查觉得自己抢走了爸爸的好阴茎并且吞噬它，所以认定妈妈一定会对他有敌意。不过，他同时也希望K太太不会真的像妈妈一样；她是一位精神分析师，而她的工作就是要理解他的想法并且帮助他，所以她应该不会生气，如果是这样，他什么话都可以告诉她。然而，他刚刚突然很害怕K太太会变得跟妈妈一样愤怒，原因是他夺走了“罗斯曼”阴茎，而把疯子的阴茎留给她们。

理查又回去看以前的图画，并指着一张领土被切得很小块的王国（第十一张图），说这个王国是小孩，所以不能算在内。

K太太诠释说，这张图中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也都是小孩，表示他们不会彼此伤害，不过他也怀疑小孩是不是真的不会伤害人。

理查直盯着第二十一张图，似乎对它很感兴趣。他指着那只海星说：“你看！她在叫‘救命、救命！’我要去救她（注记II）。”他还对K太太说：“颜色是你画的，记得吗？”（当时理查要求K太太为这张图上色，她照做了）。

K太太诠释说，这张图代表妈妈与K太太在求救，并且想摆脱疯狂的黑色爸爸。理查觉得自己要去拯救她了，也特别高兴自己现在有这种感受，原因是在这次晤谈中，丢下妈妈与危险的爸爸在一起所引起的恐惧强烈地显现出来。理查一再表示K太太与分析工作对他有益，显示她也代表会帮助他的好妈妈。因此，不论是把她留给疯狂的坏爸爸或是攻击她，都会使他感到更加罪疚。

理查好奇地望着第四十六次晤谈中画的那些战机。他说妈妈（后来在第四十七次晤谈中变为“巨人”）和巴比都存活下来了，但他又补充说：“不，这应该是我自己。”.....接着，他说那两架被击落的德国战机是爸爸与厨娘。

K太太诠释说，他怀疑厨娘下毒害他（第二十七次晤谈），因此，被击落的爸爸与厨娘代表坏爸爸与会下毒的妈妈，而好妈妈与他自己生

还了。

理查继续画图，现在画的线代表火车，他边画还边模仿火车的声音。火车开往各地，但没有任何一辆是从“伦迪”前往“威灵”。

K太太特别向理查指出这一点，并解释说，这表示理查对父母之间危险而疯狂的性交感到恐惧，而且想阻止他们。他刚刚说想跟K太太一起去“威灵”钓鲸鱼，也表达了拯救她的意图。

理查在第三十九张图上继续画了一条新的路线：现在火车从“伦迪”开往“罗斯曼”，并且发出“骄傲的”嘶嘶声。

K太太指出，现在她和妈妈生气了，而且想把代表好爸爸的“罗斯曼”从理查身边抢走。她也解释说，理查在意妈妈拥有的领土数量没有他多，表示他希望将小孩还给她；他觉得自己抢走了她的小孩，也夺走了能够让她生孩子的“罗斯曼”。理查说他新买的画本比K太太带来的还要大，并且觉得捡到便宜，同样也是代表抢走妈妈所拥有的好阴茎与小孩。

理查将第三十九张图顺时针转了半圈，让“伦迪”与“威灵”变成在上方。他说这是一条蛇，所以火车才会嘶嘶叫。

K太太再把图转正，问他说这样看起来像不像章鱼。

理查非常同意这一点，还说他觉得K太太很厉害，居然能发现这一点（注记III）。

晤谈结束时，理查说今天是大英帝国一位创立者的生日，而他的教名是塞西（Cecil），他问K太太知道他是谁吗？

K太太回答说是塞西·罗德兹。^[2]

理查很高兴K太太知道答案，并且补充说意大利有一个小岛就是以他命命，不过他说的时候似乎不太确定。

K太太诠释说，理查希望K太太与妈妈会对建立并维系家庭的好爸爸忠诚，也希望自己对他忠诚。然而，他刚刚提到的意大利是敌军之一，表示他怀疑K太太与妈妈其实并不可靠。理查对于外籍的K太太（意大利的小岛）的恐惧及不信任，也转嫁到妈妈身上。他一方面害怕妈妈会与他敌对，另一方面又担心要是妈妈最爱的人是他，这样她就会对爸爸不忠，并且与爸爸对立。

第五十一次晤谈注记：

I.理查对于（借由施虐欲望）让母亲陷入与父亲性交的危险中所产生的罪疚感，在第一次晤谈中（以及随后许多相关素材中）就已显现出来，也就是担心流浪汉会绑架母亲。我发现，儿童与成人会在各种情境之下，因为忽略妈妈、没有保护她，或甚至伤害她而自责，其背后的原因即始于上述这个潜意识幻想情境所产生的罪疚感。这个例子说明了一项重点，即罪疚感源于婴儿早期的施虐幻想，而分析师必须立即回溯到这些源头，才能根本地减轻罪疚感。

II.理查对以往的素材产生极大的兴趣，并且能在评论时有更深的领悟与更强的信念，我认为这是“修通”所带来的成果。我发现在分析进行到某些阶段时，病患会回溯至早期那些没有被完全接纳的素材，并将其与当下的素材连结起来。这显示他有更深的领悟与了解，在自我整合上亦有所进展。

III.从某个角度而言，最近几次晤谈的素材（特别是上次与这次晤谈）描绘出一些基本的心智历程。我曾提出的理论是（参见《关于婴儿情绪生活的一些理论性结论》〔1952〕，《克莱因文集III》），将爱与恨以及与之对应的好客体与坏客体分裂——或在某种程度上将理想客体与非常危险的客体分裂，就是在早期阶段的幼小婴儿维持心智稳定的方法。我在《嫉羨与感恩》〔1957〕，《克莱因文集III》一文中也特别强调早期分裂过程的重要性，幼儿一旦能够成功地将爱与恨及好客体与坏客体分裂（意指分裂程度不至于深到抑制整合，但又足以对抗婴儿的焦虑），就能够为日后区分好坏的能力奠下良好基础，也让他在历经忧郁心理位置时，能够多多少少将客体的不同面向统整起来。我认为促使原初分裂过程成功的一大关键因素，就是早期被害焦虑不能过度（这一点不仅取决于内在因素，也多少受外在因素影响）。回到这病患例上来看，在第五十次晤谈中，我让理查了解到他幻想中的玫瑰（父亲那令人钦羡的阴茎，也代表母亲的乳房）与鲸鱼父亲（具有迫害性的阴茎）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他在第四十八次晤谈中也指出，第三十八张图中的“威灵”其实“全部都在同一区”，而这代表鲸鱼充满了他的内在。这张图的左半边都是令他痛恨并且惧怕的客体——“伦迪”（伦敦）与“威灵”，而行驶于这两站之间的火车代表父母之间危险的性交。图中左右两个不同的区域仅以一线相连。

这次晤谈的素材表达了好坏客体的区别，并且仅有一条线的连结；我认为这显示了理查在婴儿期之早期发展阶段并未完成的一个步骤。在此，我也要强调外化过程的重要性，这个过程在理查最近几次的晤谈素材中清楚地显现出来。他开始能经验到自己对内在客体的强烈情绪与焦虑，并且让这些情绪与焦虑以更直接的方式表达出来，也能更聚焦于那

些被他视为是真正邪恶的人（奥立佛与希特勒）。这显示理查试图找到更好的方式对抗被害焦虑。

我在第四十五次晤谈的注记中指出，投射性认同强度减弱，表示理查在客体统整上已经有所成果（在第二十五张图中，内在与外在客体和平共处，没有相互穿刺的情况）。投射性认同减弱意味着偏执与精神分裂机制及防卫减轻，以及修通忧郁心理位置的能力增强。此能力的增强与自我整合及客体统整的进展息息相关，而且似乎也是早期分裂历程进行得较为顺利的成果；这一点在这次晤谈即获得印证。然而，这个分裂过程并没有完全成功。理查先是指着图中代表“坏的”那半边（伦迪到威灵），说它看起来像一条蛇（表示他觉得这部分代表爸爸那像蛇一样的坏阴茎），但是当我告诉他两边加起来像一只章鱼时，他完全同意这个说法。他试图要将好妈妈与坏妈妈、好爸爸与坏爸爸以及父母亲彼此分离，但是都失败了。代表坏父亲的章鱼已经与另外一边的好父亲混在一起，而且占据一切。

我在注记中对于理查的转变及其背后之因素所做的说明，纯粹是从分析技巧与理论的观点来看，许多进展其实未能够维持下去。我的目的是要呈现分析过程中起伏不定的现象，而并未假设这些进展是长远的。如《序言》所述，这些转变的成果无法持续下去，主要是因为分析时间太过短暂。我们都知道，在分析过程中一再地反复经验，意即一个完整的修通过程（弗洛伊德），是维持分析成效的必要条件。

【注释】

[1] pork是猪肉的意思。——译注

[2] 塞西·罗德兹（Cecil Rhodes, 1853-1902），英国殖民家，也是南非钻石大王。他协助大英帝国顺利在非洲拓展殖民版图。——译注

第五十二次晤谈（星期日）

理查走到K太太住所附近与她碰面。一见面，他就拿了一块爸爸钓到的鲑鱼给她，并且说他“坚持”一定要把好的那一块给K太太。送给她的时候，他看起来相当开心。他说他自己没有钓到半只，不过爸爸钓到好几只，其中还有一只大鲑鱼。^[1]他从以前到现在就只钓到过一只鱼。（不过他没有显露出失望的样子，而是相当钦佩爸爸的钓鱼技术。）理查立刻开始画画，画的时候，他提到目前的战争情势：英国皇家空军顺利发动空袭，而俄国那边的情况也不差。他走到地图前去寻找公报中提到的两个俄国城镇。理查说他要画铁路，但这次不会画上枕木。一开始他只画了一两条铁轨，但火车准备要出发时，他又多加了好几条线，并且以铅笔当作火车。有一辆火车从“提玛”（Tima）站开出，而且行驶速度非常快。行经某些路段时，它会发出很大的声响，但在其他路段却又安静无声。

K太太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理查说，他被敌人追着跑，所以在某些地方必须保持安静才不会让敌人听到。他说，“提玛”这个名字让他想起盟军在阿比西尼亚^[2]攻占的一个地方，也让他想到一位名叫提姆（Tim）的小男孩。他喜欢提姆，不过他一任性起来还是很烦人。他是个“讨厌鬼”，但是又很友善。理查提到敌人在追火车的时候，一边也在纸上四处画圆点，并且说：“现在火车在这边、那边、又跑到这边。”

K太太问是不是只有一个敌人在追他。

理查回答说不是，有好几个敌人。

K太太诠释说，那位友善的“讨厌鬼”提姆代表理查讨人喜欢的那一面，就像巴比一样。提姆与火车都代表理查的性器官进入K太太与妈妈的性器官及身体内，所以才会被爸爸跟他的性器官追着跑。

理查说，爸爸是魔术师，所以有好多个分身。

K太太诠释说，理查可能觉得爸爸每次与妈妈性交时，就会把性器官留在她里面，所以她的内在充满了爸爸的性器官，而且它们会对理查的性器官有敌意。K太太提醒说，他之前在游戏与图画中都曾经表达爸爸、保罗与他的性器官在妈妈及K太太体内相互搏斗。她还说，刚刚火车的情况就跟理查害怕其他小孩时所表现出来的行为相同；有时候他会向他们挑衅，有时候又会不出声，以免引起他们注意。他也会故意装得很友善、很无辜；昨天是“小羊赖瑞”，今天则是友善的“讨厌鬼”。上次晤谈时画的枕木代表父母睡觉时他就安全了，而他睡觉时也不会伤害父母。今天，他却不画枕木，表示他认为所有人在晚上都不安全。

这时，理查让火车越跑越快，并再度表示火车被敌人追赶。他在火车经过的地方画圈圈，激动地说：“这边、那边，快点！快点！”理查表达出来的不仅是被追赶的紧张情绪，还有经历一场惊险之旅的兴奋之情。那时，图中的铁路已经变得像迷宫一般错综复杂，而火车必须要自行找到出口。最后，火车安全脱身。

K太太诠释说，他刚刚表达的是对爸爸的恐惧，以及害怕爸爸的性器官会在妈妈体内攻击他和他的性器官。妈妈的内在有如迷宫，而他与他的阴茎必须尽快脱离才行。K太太提醒他，昨天爸爸到了以后，他就扭伤了脚，或许也是表达同样的恐惧；他的脚也代表受伤的性器官（注记 I）。

理查突然指着对面墙上的明信片说：“这只小知更鸟的胸部好红。”

K太太诠释说，他说这番话证实了她刚刚的诠释。流着鲜血的知更鸟代表他那受伤与流血的性器官；意指如果他的性器官与爸爸的性器官展开一场搏斗，可能就无法毫发未伤地从K太太或妈妈体内脱困。

理查画完那张铁路的图后，也在上面四处涂鸦。

K太太诠释说，理查变成了想用“大号”攻击父母的婴儿；现在的他再度觉得自己在妈妈的性器官里无法与爸爸相抗衡，这时，他就回到婴儿时期的攻击方式，也就是以“大号”轰炸父母〔退化〕(regression)。

理查开始画另一张图（第四十张图）。图中有两艘船停泊在港口里，他将右边那艘比较小型，而且被轰炸的巡洋舰称为尤坚号（Prinz Eugen），而左边那艘比较大型的船舰则是格耐森瑙号（Gneisenau）。图中的圆圈代表炸弹，炸弹落在尤坚号与格耐森瑙号中间。这时的理查一脸认真，而且若有所思。他说尤坚号很漂亮，让它被炸毁好像有点可惜。他在港口外面又画了沙恩霍斯特号（Scharnhorst），而且让它位处于炸弹攻击的范围之外。

K太太诠释说，理查很后悔、也很难过他摧毁了爸爸那令人羡慕的性器官——尤坚号，而且是出于嫉妒与愤怒才轰炸并摧毁它，所以会有罪疚感。同时，他也怕在妈妈体内攻击爸爸会连带伤害她。图中的炸弹就落在尤坚号（爸爸的性器官）与格耐森瑙号（妈妈）中间，可是他想拯救妈妈，所以就在港口外面画了另一艘船（沙恩霍斯特号），代表妈妈在炸弹攻击范围之外，安全无虞。理查也想借由这个方式阻止父母性交。

画完之后，理查像以往一样走到外头去望着远方的山丘，并且为美丽的景色所感动。他说山顶被暴风雨笼罩……理查回到房内继续作画。到目前为止，他都没有注意路上的行人，但是当他望见那位红发女孩与其他人一起经过时，他说他们要去教堂，不过，他并未显露出丝毫不友善或被害感。理查开始画第四十一张图，脸上仍然带着认真思考的神情。他指着图的下方说这是泥土，而泥土下面有两条虫，两条直线代表虫从泥土钻出来的样子。泥土上方的高射炮正在攻击德国战机。他不知道最后结果会怎么样。

K太太诠释说，那两条虫代表父母安全地躲在泥土下。

理查表示同意，说它们躲在那边确实很安全。

K太太诠释说，高射炮代表理查，正在用他的性器官与“大号”攻击德国战机。他认为自己已经攻击了父母，所以父母在他的幻想中变成了敌人，而且往往是以德国的战机或战舰为代表。既然父母是敌人，他就必须摧毁他们。但另一方面，他也爱父母，觉得他们是好父母，并且想保护他们。他对父母有着两难情感，所以无法决定最后的结果是什么。K太太指出，那两条虫不仅代表父母，也代表妈妈体内的小孩。他想保护那些小孩，以免他们受到自己攻击。况且，妈妈也确实拥有两个孩子。

理查问K太太，除了下星期日他爸妈都还在X地时他们要见面之外，以后还会不会在星期日会面。

K太太说，这件事可以由他决定。目前只有安排下星期日要会面。^[3]

理查依然一脸认真地开始画第四十二张图。画完了那架德国战机与闪电之后，他沉默了一会儿。接着，他说他想问K太太一个私人问题，不知道她会不会介意；他知道要是她介意的话就不会回答。他要问的是她有没有上教堂？精神分析师会去教会吗？不等K太太回答，他立刻接着说，她没办法去，因为她太忙了。

K太太诠释说，理查很害怕她的回答是没有去教会，这样就会更加强化他对她的疑虑。K太太问他是不是觉得没有上教堂是不对的，以及他跟妈妈有没有常常去教堂？

理查说，不上教堂是不对的，上帝不喜欢我们这样。他有时候会去，妈妈在Z地的时候常去，可是在Y地就没有去了。此时，理查把画中的天空涂成黑色。

K太太问他是不是害怕被上帝惩罚？

理查显露出十分焦虑的神情，而且K太太诠释的时候，他站起来并远离她，显然很怕靠近她。他把放在角落的一根绳子捡起来丢到旁边，被抛出去的绳子扭动起来。这时，理查的情绪突然转变了，精神也为一振。他不断地抛着绳子，技巧也愈来愈好，而且相当乐在其中。他说绳子看起来像一条蛇。有几次要准备把绳子抛出去时候，他会先把它放到两腿之间。理查说这是一场表演，而K太太是观众。主持人是他，然后马上就宣布有一位小男孩要表演耍绳子的绝技。他要K太太在他出场和向观众致谢的时候都鼓鼓掌。K太太照做了，而且还假装跟隔壁的观众交谈；譬如说“他表演得很棒吧”，或是“这个小男孩真厉害”等等。理查非常高兴。表演了一阵子之后，他决定要让K太太也上场，并且向观众宣布，她也要跟那位小男孩一样表演耍绳子。

K太太抛了几次绳子之后诠释说，理查把绳子放在两腿之间时，绳子就代表爸爸的性器官，而他把它偷走并据为己有。他要K太太表演抛绳子，代表妈妈也应该拥有一个强而有力的阴茎，这样他们才会平等。理查与K太太的抛绳子游戏所表达的是他想与她性交。同时，他也一直很害怕自己有这样的渴望，而且觉得代表爸爸的上帝会惩罚他。K太太指出，他说扭动的绳子像蛇，而绳子与第四十二张图中的闪电一样，都是代表上帝（爸爸）那强而有力且具有毁灭性的性器官。

理查再度表示绳子很像蛇，也同意它像闪电。他把绳子放回原来的角落，并且说：“它应该摆在这里很久了。”

K太太诠释说，理查把绳子放回原来的角落，同时说它摆在那“很久了”，表示他只是跟爸爸借来用而已。

这时，理查把第四十二张图的天空涂得更黑，在纳粹德国的战机上面也加了几笔。他说，天空被乌云笼罩，而且闪电击中了这架纳粹德国的战机。他的神情再度变得十分焦虑而痛苦，心中似乎陷入天人交战。他站起身，看看架上的几样东西，然后在房里走来走去。

K太太诠释说，他试图要逃避那些令他非常痛苦的想法。

很明显地，理查纵使百般不愿意，也努力地勉强自己去听K太太的诠释，同时一边拿起架子上的东西来看，而且不安地走来走去。

K太太指出，他对精神分析抱持着强烈怀疑的态度，而且相当不认同这样的做法。K太太刚刚跟他谈论的事情，他认为十分不适当，甚至可能被教导过这样的言论是不适当的，所以他会觉得K太太是在引诱他，并且允许他去经验对妈妈及对她的性欲。这些欲望与他对父母的恨意、嫉妒与摧毁欲望挂钩，他也爱父母，所以更加认为这些欲望非常危险。他一直都很努力地要避免这些他视为是“不好”的攻击欲望，而只想要有爱的感受。不过，引诱他且令他恐惧的K太太也代表妈妈；妈妈允许他们同房睡，同样是在引诱他。妈妈表示爱他的时候，他也会怀疑她对爸爸不忠，并且使他产生那些不好的攻击欲望。虽然他自己并没有要上教堂，但他仍然觉得K太太不该在星期日与他会面。这表示他们都应该去教堂，也意指爸爸应该要获得他应有的关爱。同时，他也希望K太太能够安排其他时间与他会面。

这时，理查打断她的诠释，并且坚定地表示他觉得分析是有用的。

K太太补充说，就是因为这一点，以及她原本代表的是有帮助的好妈妈，所以当他开始怀疑她是那个引诱他且行为不当的妈妈时，才会这么痛苦。他害怕强大的爸爸（上帝）也会惩罚妈妈；击中德国战机的闪电，就是在惩罚背叛爸爸且对他不忠的妈妈及K太太。他之前担心山顶会被暴风雨袭击（第四十二次晤谈），也是意指害怕他爱的美丽妈妈遭受攻击。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就在K太太问他是否害怕被上帝惩罚时，他决定逃离她身边。

晤谈快结束时，理查的情绪稍稍平复下来。离开以前，他说想再看看他带来的那块鲑鱼。它确实又大又美，让他相当满意。理查还说他知道K太太要去买报纸，所以会陪他走一小段路。K太太锁门时，他说让游戏室休息一下比较好。到了路上，他又回头望着游戏室，说：“它看起来很好，要好好休息。”走到半途，他指指在远方的爸爸，并且很高兴爸爸和K太太能够碰面。他问K太太会不会把鲑鱼分给那位“脾气不好的老先生”，K太太说，她会分给房子里所有的人吃，理查听了很高兴。

第五十二次晤谈注记：

I.关于理查在爸爸来之后扭伤脚这件事，我刻意先不做任何评论。像这样具有象征意义的动作，我会等到相关素材情境出现之后再做诠释。

【注释】

[1] 当时理查的父亲已取得钓鲑鱼的许可证。

[2] 阿比西尼亚（Abyssinia），埃塞俄比亚的旧称。——译注

[3] 由随后的素材可以看出，理查仍然是在担心忠诚度没有平均分配的问题，而这次的对象是父亲与分析师。为了接受分析，平日他与母亲都留在X地，所以他觉得至少星期日应该要回家陪爸爸。

第五十三次晤谈（星期一）

理查在转角处等待K太太。他一脸忧心忡忡的样子，而且一见面就问K太太知不知道，或是可不可以帮忙查出那位红发女孩的名字……进入游戏室后，理查叙述了早上跟爸爸去钓鱼的经过。他钓到了一只鲑鱼宝宝，他知道钓鲑鱼宝宝是违法的，可是等到他发现的时候，它已经死了。附近有三位女士一直盯着他看，所以他就把死掉的小鲑鱼又丢回河里，假装它还活着。爸爸也钓到一只鳟鱼宝宝，并且问他说是不是该把它杀死。他回答说：“不，不要杀宝宝。”可是那时爸爸已经把它杀了。对于他不小心杀了鲑鱼宝宝的事，爸爸并没有生气，不过他说如果被发现的话，理查可能会被抓去关。叙述的时候，理查也一边把好久没带来的舰队拿出来摆，并且说舰队已经休息够了。

K太太诠释说，理查认为星期日不该会面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他觉得K太太与游戏室都应该好好休息。她谈到鲑鱼宝宝时也提醒说，他之前提到吃了受精蛋时，说他“一定已经吃过好几百个宝宝”（第四十八次晤谈）；而她当时的诠释是，这表示他抢走了妈妈体内的小孩、杀死他们，还吃掉他们。鲑鱼宝宝也代表同样的意义。

接着，理查十分高兴地告诉K太太说，他收到邻居寄来的一封信，信中提到他们又多了四只小鸡和一只小猫。他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开心。

K太太诠释说，对他而言这个消息是很大的安慰，因为这代表妈妈体内仍然有小孩，可能是他没有摧毁他们，或者是他们又自己生长出来。他也害怕自己对K太太的小孩已经做了同样的事。他想要小孩，于是抢走了妈妈的小孩，但是又嫉妒他们，所以在幻想中摧毁了他们。就是他这么害怕其他小孩的原因；他们代表妈妈的小孩，即使被他攻击，最后还是出生了，而且变成他的敌人。今天他一来就想要知道那位红发女孩的名字，是因为她代表妈妈体内那些未知的敌人。由于他幻想自己已经吞并了这些敌人，所以他们也在他体内。知道了她的名字之后，或许他就可以多少了解那些未知的敌人。

理查突然指着一艘驱逐舰说：“这艘是最大的驱逐舰。”

K太太诠释说，他觉得他的破坏力比任何人都大。

理查拿这艘驱逐舰与其他驱逐舰比较，结果发现（意识到）事实上他们的大小都一样。他把整个舰队都放在桌子的一边，只留下一艘驱逐舰在另一边，而且藏在K太太的袋子与时钟后面。接下来，他以相当戏剧性的方式描述整个场景，他大概是这么说的：德国的舰队停泊在布雷斯特港。这天，阳光普照、天气晴朗，一切风平浪静，而且敌人好像还在远处。不过，他们根本不知道敌人正准备发动突袭。说到这时，理查似乎有点同情德国的舰队，不过他还是让那艘躲藏起来的驱逐舰现身，并且轰炸德国舰队。没过多久，理查就改变了舰队的安排。那艘驱逐舰显然是代表理查，而且他开始担心孤军奋战的自己对抗不了势力如此庞大的敌人。因此，他把好几艘驱逐舰与一艘战舰都移到英国这方，现在英国的船舰共有六艘。一场对战就此展开，双方都有船舰被击沉，战争最后的结果仍然不明。

K太太诠释说，那艘最大型的驱逐舰代表他自己。他一开始想独自对抗敌人——代表所有家人都与他敌对，并且在他体内攻击他。但后来他开始恐惧了，而且希望能和“好的”家人联合起来对抗外在敌人，也就是德国人。那六艘英国的船舰代表父母、保罗、他自己、厨娘与贝西。

理查玩舰队的时候，再度提到英国皇家空军的空袭行动，以及他对俄国情势的期望。这次晤谈中，理查又开始在意经过的路人。他一看到三位女士经过时就立刻跑到窗边说：“这三个笨女人，”并且敲打窗户想吸引她们注意，可是他又很快地躲到窗帘后，让她们找不到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

K太太诠释说，那“三个笨女人”代表他杀死鲑鱼宝宝时在旁边看他的那些女士。

这个诠释让理查十分惊讶。他说：“可是，他们真的是那三个盯着我看的女人耶。”接着又马上改口说不是，不过他一度以为她们是同一批人。

K太太诠释说，那三位女士代表妈妈、保姆与厨娘。她们认为他摧毁妈妈的小孩，所以联合起来对付他。

理查抗议说，保姆没有在里面，而是妈妈、厨娘与贝西。

K太太提醒说，他之前曾经怀疑厨娘与贝西联手毒害他，可是他也怀疑妈妈只要发现他伤害了她的小孩，或意图伤害他们，她就会攻击他

——那只有着浅蓝色鸟冠、看起来很恐怖的鸟正在投射“大号”（第四十五次晤谈中的第三十一张图）。他认为厨娘与贝西在一起的时候都讲德文（第二十七次晤谈），但其实他明明知道她们一句德文都不会讲。因此，厨娘与贝西也代表K太太。理查觉得她和其他两位女士联合起来与他敌对。K太太并指出，他一直不愿承认她的母语是德文，而宁愿说那是奥地利话，但他知道奥地利讲的就是德文。

理查直盯着路上的某位男子，而且说他又笨又讨厌。接着经过的男人、女人与小孩也都被他用同样的字眼辱骂。他又像之前一样敲打窗户，然后迅速躲起来。理查变得十分吵闹，不断地用力跺脚、大声吼叫与唱歌。他问K太太如果他中途想离开，她会不会阻止他。

K太太仍旧回答说不会阻止他，不过她会先指明他对她的恐惧，并且试着解释恐惧的原因。刚才他很害怕路上经过的男人、女人及小孩，他们代表他所有家人，包括K太太在内。他心中认为自己已经攻击了所有人，所以会害怕他们。K太太也诠释说，他大声吵闹是因为不想听到她说的话，既然她是与他敌对的家人之一，她说的话就像是一种攻击。

理查说，他今天根本不想来。来这里的两小时前，他觉得他已经受够这一切了，而且再也不想见到K太太（不过，他还是准时到来）。

K太太诠释说，今天他之所以特别害怕K太太所代表的妈妈，是因为他攻击了她的小孩（死去的鲑鱼宝宝）。昨天，K太太代表那位引诱他偷走爸爸性器官并且取而代之的妈妈，所以爸爸（上帝）变成他们共同的敌人。他觉得整个家（对他而言等同于全世界）都在跟他作对，甚至连游戏室都变成了与他敌对的K太太跟她内在的小孩，而这是他想要逃跑的另一个原因。他刚刚大声吵闹，或许也是想向外寻求协助来对抗K太太。

这时，理查也一边在纸上写着字母和随意画画，写完之后又在上方涂鸦。图中唯一可以辨认出来的东西是一座高射炮正在对准上方的圆圈发射，而圆圈中心有一个小圆点（第四十三张图）。他还说他不知道他们在对谁发射。随后，理查用咖啡色铅笔在昨天那张火车（代表他自己）被追赶的图上涂鸦，另外他也在一张画了枪炮的图上涂鸦，不过他说那些枪炮现在不在发射状态。

K太太诠释说，对准圆圈发射的高射炮代表他用“大号”攻击妈妈与K太太的乳房，也就是中间有圆点的圆圈，而原因是他想要拥有更多乳房。这与他的嫉妒心有关；他嫉妒那些将会接受妈妈乳房喂养的小孩（注记 I），也嫉妒K太太去伦敦与其他病人会面以及跟孙子团聚。这张图上的涂鸦代表妈妈的身体，而里面含有爸爸的性器官与小孩。因

此，他觉得自己正在攻击全家人，也会遭到他们反击。跺脚跟大声吼叫所表达的也是他用“大号”攻击K太太，所以他开始害怕她，并且想要逃走。

理查持续地吼叫与跺脚，但似乎多少有在听K太太最后这番诠释。虽然很难判定他听进去的究竟是哪一部分，但他总算渐渐安静下来，然后开始画第四十四张图。他边画边解释说，这只鱼是妈妈，她有好多好多小孩。并说最靠近妈妈鱼鳍的那只是最小的鱼宝宝。

K太太解释说，妈妈用乳房喂养这只小鱼宝宝，就是让他感到嫉妒的原因之一，所以他借由图中的高射炮攻击了小孩与乳房。

理查表示抗议，并且说鱼没有乳房，只有鱼鳍（注记II）。

K太太指出，鱼跟以前一样代表妈妈。理查渴望从妈妈的乳房获得食物，而且想阻止来跟他抢食的小孩。

理查的情绪平静许多，画小鱼宝宝显然让他相当开心。他私乎不太能确定哪一只才是年纪最轻的小鱼宝宝。他在画右下角那只小鱼宝宝的时候说它长得很好笑，而且是年纪最小的一只.....不！还有一只更好笑——他指着右边那列从上面数来的第二只这么说。接着，他又决定同一列的第一只才是最年轻的；虽然它不是最小只的鱼，但却最靠近妈妈。他说，有人正在抛鱼饵，鱼饵是假的，专门用来抓小鱼宝宝.....随后，理查便沉默不语。

K太太问他觉得是谁正在钓小鱼宝宝。

理查立刻回答说是他自己，又说，不！是爸爸，爸爸钓到一只鳟鱼宝宝。

K太太的诠释是，他为自己杀了一只鲑鱼宝宝而感到罪疚；他刚刚说话的时候又画了第二条钓鱼线，表示爸爸和他都在摧毁宝宝。

理查激动地说，鱼妈妈不会去吃鱼饵，但是小鱼会上钩。

K太太诠释说，他觉得他与爸爸都很危险，而他们的性器官则是用来引诱妈妈与摧毁她里面的小孩；因此他才会认为性交很危险。K太太提醒说，她在伦敦的时候，他又跟妈妈谈起小孩是怎么生出来的。他说他很担心“关于生小孩的事”（第四十一次晤谈），还问生小孩会不会痛。理查觉得他会用他的阴茎抢夺妈妈，还会偷偷地把她的小孩吃掉。此外，昨天他也非常害怕要是他与K太太或妈妈性交，就会被强大的爸爸所代表的上帝惩罚。因此，他与K太太共享爸爸那强而有力的性器官（绳子）之后，最后还是把它还给爸爸——将绳子放回原处。

理查问，女人跟男人的性器官不一样对不对？

K太太诠释说，理查可能希望妈妈拥有阴茎，原因是他认为她的阴茎已经被抢走了，而且怕自己也会有同样的下场。

理查拿了另外一张纸继续涂鸦。他一边画着圆点，一边问K太太懂不懂摩斯密码。

K太太的诠释是，理查害怕他用“大号”秘密攻击妈妈及K太太会被发现，所以才问K太太知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但同时他也希望K太太能够发现他的秘密，这样一来这些秘密攻击就不再那么危险了。

涂鸦完后，理查开始唱着“统治吧，英国”（Rule, Britain）。

K太太诠释说，理查想保护父母，以免他们被自己摧毁。第四十四张图说明了他相当担心小鱼宝宝会上钩。他自己想当妈妈的宝贝，所以无法决定究竟是大只的鱼（保罗）还是小只的鱼（他自己）才是最年幼的。

理查又画了一个王国（第四十五张图），并且要K太太把袋子里面所有的彩色铅笔都拿出来，然后指着红色铅笔说：“这是我。”画完之后，他把红色铅笔丢到K太太脚边，并且说她踩到了那支铅笔。

K太太诠释说，理查对于攻击她与家人，并且对他们产生吞噬及摧毁欲望而感到十分罪疚。他认为K太太报复的方式就是把他踩扁。他刚刚说红色铅笔是他自己，同时也代表他的阴茎〔投射〕。

理查提到德国城镇与船舰被袭击的消息，并表现出强烈的同情心，而这在最近几次晤谈尤其明显。理查问K太太知不知道昨晚有哪些德国城镇被轰炸。她觉得柏林美不美？她知道慕尼黑吗？那里是不是也很美？K太太回答说是。

理查似乎为之动容……他画完第四十五张图，也用完了最后一张画纸。

K太太指出，在这张图中，他的位置在最上方，拥有的领土也最多。与他最靠近的是妈妈，然后是保罗（紫色），而他的领土比理查的小很多，下方那块更小的领土是爸爸（黑色）。理查建议K太太应该把画本后面的硬纸本拿回家再利用。这是迈向胜利的一步；他哀伤地说，我们距离胜利还有好多步——有好几百步之远。现在我们就好像走在玻璃做的山丘上，一不小心就会滑下来。我们在克里特岛就栽了。^[1]

第五十三次晤谈注记：

I.理查之前想把捡到的小猫留下，就已显露出他想拥有小孩的欲望，如今这个欲望更加明显。我推断，嫉妒其他小孩被妈妈喂食只是引起强烈敌意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嫉羨母亲拥有哺育小孩的能力，也就是嫉羨母亲的乳房。不过我并没有向理查诠释这一点。

II.回顾时我才发现，以往理查一向会接受我对素材之象征意义的诠释，但这时他却指出鱼没有乳房。现在我的推论是，他对母亲乳房的嫉羨促使他否认母亲有乳房。这显示他决意攻击母亲的乳房，而我先前已提到这一点。

【注释】

[\[1\]](#) 我没有将这次晤谈的结尾记录下来，不过我确实诠释了理查最后这段感伤的言论。我的诠释是：理查指的是他的分析就像是一场对抗摧毁冲动的长期抗战，而且屡战屡败。

第五十四次晤谈（星期二）

理查这次早到了，并且在游戏室外等待K太太。一见面他就问K太太有没有带新的画本来，当发现新画本与旧的不一样时，他相当失望。他问K太太怎么不买一样的画本，K太太回答说，她很抱歉，但是店里就只有卖这一种。理查很遗憾K太太当初没有多买一本。新画本的颜色黄黄的，会让他想到生病的样子。他说他很难过旧的画本用完了，不过又安慰自己说：“没关系，新的画本很快就会用顺手了。”理查说他今天没有带舰队，还补了一句：“舰队不想看到新的画本。”他把手指头伸出来让K太太看（他第一次这么做），上面有一个很小的粉红色印记，比针头还小。还有，另外一根手指的指甲上也有一个小斑点，他说他打从出生就有这些斑点。随后，理查开始画第四十六张图。同时，他也一边向K太太详细叙述昨晚看的电影，那部影片很有趣，为什么K太太没有去看？错过这部片很可惜……英国皇家空军又有杰出的表现……理查说，他今天一方面想来，另一方面又不想来。跟昨天不一样的是，今天想来的成分比较多：大概有四分之三想来，四分之一不想来。这时，他已经画完了第四十六张图，并解释说有一艘U型船被击沉，而上方那架就是将U型船击沉的英国战机。他激动地描述战机摧毁U型船所造成的惨状：U型船的旗帜被炸得七零八落，潜望镜支离破碎，船上的大炮也四分五裂。那只鱼（画完U型船后第一个画的东西）为U型船感到相当难过。接着，理查加了几只海星进去。这张图中有一条分隔线，分隔线上方是完好的U型船，下方则是遭击沉的U型船、鱼以及海星。

K太太诠释说，U型船再度代表爸爸，特别是爸爸的性器官；战机代表理查具有摧毁性的那一面，鱼则代表另外一面，并且为他所造成的破坏感到难过。他一再地表达出他对于摧毁父亲的性器官感到极度罪疚——尤其是尤坚号（第五十二次晤谈）。

理查说，比较大只也比较靠近U型船的两只海星是爸爸与妈妈，而比较小只的是保罗。

K太太诠释说，爸爸、妈妈与保罗都还活着。他们都在哀悼理查的

死亡——战机被摧毁。

理查望着K太太说他很喜欢她的夹克，他一直以为它是紫色的，现在才发现是红色，而红色是他最喜欢的颜色。他也直盯着K太太的洋装（上面的图案是白色圆点），并轻轻地摸了一下，然后说它很像一条银河。他还想起了探照灯……随后，他便走去水龙头那里喝了口水。

K太太的诠释是，理查希望维护她与妈妈的安危。他不应该把妈妈的奶水全都吸干，而让她枯竭——用完的画本代表她的乳房。紫色本来代表保罗，现在也代表好爸爸，而保罗、好爸爸与妈妈都应该被好好保护。为了确保妈妈的安全，他不应该偷走或吸走爸爸放在她体内的好阴茎，也不应该抢走她的小孩，所以他必须抗拒自己的贪婪。在白纸上作画就代表与K太太及妈妈保持良好的关系，表示妈妈给予他食物与爱，而他也想用小孩、爱及友善的态度回报妈妈。昨天他就画了许多宝宝给鱼妈妈。K太太也诠释说，白色的画本代表她的好乳房及奶水，也就是像银河一样的洋装；^[1]而黄色的画纸让他联想到生病，也会让他觉得弄脏了乳房。他小时候常常生病，生病时，他就会觉得吞进体内的白色好奶水与好乳房都变成了坏东西，而且都变成了妈妈的“坏”乳房。

理查提醒K太太说，他刚刚有提到她的洋装像探照灯，并且问：“你会搜寻东西，对吧？”

K太太回答说，他指的是她会搜寻他的想法，不过他可能也觉得父母（尤其是妈妈）会发现他的恨意、嫉妒心及“大号”攻击。

理查提到昨天在园游会上遇到K太太的事，而且当时有跟她说他已经喝了两杯柠檬水；^[2]他现在觉得那时候喝的好像不是柠檬水。K太太问理查觉得自己喝的是什么，他先是显露出阻抗，后来回答说是“小号”。一说完，他便冲进厨房去就着水龙头喝水，然后盯着一壶水看了看，又闻了闻，再看着旁边那一大罐墨水，也闻了闻。

K太太诠释说，一向代表母亲乳房的水龙头，在他心中可能已经变成了“小号”或“大号”（墨水），原因是他生气或不满足的时候，会想把尿或“大号”倒进妈妈的乳房，或倒进代表乳房的罐子里。因此，他会认为妈妈的乳房以及用来代替乳房的奶瓶都是有毒的。还有，可能在厨房的罐子里下毒害他的厨娘（第二十七次晤谈），就代表“坏”妈妈与她的“坏”乳房。K太太也提醒理查，昨天她曾指出第四十四张图中的高射炮所瞄准的圆圈就是她的乳房。

理查一脸哀怨地说他要写一篇作文，内容是：

我长大后要做的事

以下是我长大后要做的事。首先，妈妈说战争之后所有的小男孩都必须在陆军、海军及空军接受六个月的训练。她说如果政府批准的话，我就必须去受训。我想要去皇家空军接受六个月的训练。之后，我想当科学家或火车司机。希望我的愿望会实现！完毕。

理查并不愿解释他为什么想当科学家。这时，虽然他的态度友善，却显露出强烈抗拒。

K太太诠释说，理查为自己想攻击她、她儿子、父母及保罗而感到哀伤与罪疚。他非常想当一个乖巧的小孩，希望能做到政府（代表父母）要他做的事，并且能够摆脱所有危险的坏想法及欲望。

理查对这一点表示同意。然而，正当K太太准备继续诠释他为什么想当科学家时，分析突然被打断了。这时，有一位男子带着一片窗户的玻璃来敲门，他要来换那块破掉的窗户。

K太太走上前去问他能不能晚点再来。男子友善地答应了。

理查也跟着站起来，而且脸色发白，看起来相当焦虑。男子的离去似乎让他大松了一口气。他激动地说：“这样真的打扰到我们了。”接着，他走到窗边看着那位男子离开，然后说：“他人还蛮好的。”他似乎是想说服自己这么想。

K太太诠释说，理查觉得那位男子就是发现他想与K太太（代表妈妈）发生性关系而闯进来的爸爸。他害怕爸爸会惩罚他，就像之前害怕被上帝惩罚一样。K太太也提醒说，他之前梦到自己因为打破玻璃而被审判（第四十八次晤谈），那时他也说法官看起来很和善，可是他显然非常害怕法官。

理查开始画第四十七张图。他画到一半就停下来，把大拇指整个放进嘴里，隔了一阵子之后又做同样的动作。

K太太首先指明这件事，随后诠释说，他觉得那位男子不仅闯入游戏室、K太太与妈妈的身体，也闯入了他的内在。她也提醒说，他觉得代表好爸爸的“罗斯曼”一进入他体内之后就变成了敌人——鲸鱼。

理查开始说明刚刚画的那张图。他说有一位中国的大使^[3]乘坐德国战机离开德国……他问K太太有没有看到史密斯先生经过，并且说希望她没看到……理查说，图中的闪电击中了德国战机以及正想进入机内的大使。

K太太诠释说，他觉得黄皮肤的大使很邪恶，是因为黄色代表他含

有并且吐出的“病菌”，也代表坏妈妈、坏爸爸，以及危险又善变的“小号”与“大号”。她再度提到第四十二张图中的闪电被视为是上帝给他的惩罚。

理查同意上帝是在惩罚那位大使，因为他表面上看起来是大好人，但其实是个大坏蛋。

K太太诠释说，这也是在说刚刚那位来修窗户的男子。他看起来是好人，却代表入侵者与法官。

理查指着机舱内的圆圈说是他自己，表示他已经在飞机里面了。

K太太诠释说，德国战机代表她或她的身体。理查幻想他已经进入了她的身体〔投射性认同〕，而且在里面被K先生发现，然后遭到惩罚。

理查回答说，现在他变成了上帝，而且要让闪电击中那个大坏蛋。理查把绳子拿来绑在腰上，再绕过双腿，然后开始像两天前那样耍绳子。

K太太诠释说，理查让自己变得像上帝一样强大的方法，就是抢走上帝的武器——闪电。这表示他偷走了爸爸的性器官，所以害怕爸爸会反过来伤害他的性器官。理查刚刚给她看手指与指甲上的印记，是表示他害怕自己的性器官已经被爸爸攻击而受伤了。他常说爸爸是好人，但是其实并不信任他。他觉得只要他攻击爸爸，就会遭到爸爸的强力反击与严厉惩罚。^[4]现在爸爸也住在X地，更加深了他的恐惧。

理查看起来无精打采又闷闷不乐，而且似乎没有在听K太太说话。他拿起那本有怪兽图片的书并翻看里面的插图，也读了一篇故事。

K太太诠释说，理查不想听这些令他痛苦的想法，但或许想从书中了解父母彼此以及与他之间的关系，这时，理查指着那张怪兽图，然后微微打了个冷战说，小人的弓箭瞄准了怪兽的眼睛（叙述的时候，理查用手半遮住自己的眼睛）。接着，他提起刚刚读到的故事，并且说躲在尸体里面一定很可怕（故事是说有个男人把怪兽杀了之后，就与同伴一起躲到怪兽的肚子里以免被敌人发现，而且还向他的同伴抱怨说里面很闷）……理查走到庭院去四处张望了一下之后，又回到屋内。

K太太诠释说，怪兽也代表这间游戏室，而他觉得自己被困在这里面。同时，K太太已经与外籍的K先生（中国大使）联合起来了。理查觉得如果他在妈妈与坏爸爸联盟的时候进入她的身体，并杀了爸爸，就会被困在里面永远无法脱身——会窒息而死。以上种种表达了他对K太

太及含有坏爸爸的妈妈感到恐惧并且存有疑虑。有时候他会认为连游戏室也一起变坏了。

理查以强烈的语气表示K太太刚刚说的话非常让人受不了。^[5]

晤谈到此结束。理查一如往常地把桌子放回原位，再把椅子收进桌子两边，不过他似乎很高兴终于可以离开了。走之前，他恳求K太太一定要去看电影，K太太问理查为什么这么希望她去，他回答说，她应该要休息一下，也要有所改变。他觉得她一直都在工作。

出了游戏室后，理查对K太太相当友善。听到她说今天没有要去村里时，他则表示遗憾（注记 I）。

第五十四次晤谈注记：

I.从昨天与今天的素材中，都可以明显看出理查对于被攻击的敌人表达出更深的同情。诚如我先前所言，爱与恨的界线越来越模糊。可疑的母亲与浅蓝色的好妈妈，以及好爸爸与坏爸爸都更进一步地整合在一起。理查的素材一再显示他愈来愈意识到自己的攻击性，而德国的战机与船舰则变成了他所怨恨而且带有敌意的父母。这方面的领悟所带来的罪疚感，加上自我整合与客体统整的进展，促使他对于坏客体的容忍度渐渐提高，也开始对真实的敌人产生同情心——这是十分重大的情绪转变。伴随着统整而来的是更强烈的忧郁，有时候甚至是绝望与极度的哀伤。就我的经验而言，当个体能承受罪疚感与忧郁至某个程度，而不以退行至偏执——分裂心理位置、利用分裂机制来逃避，自我整合与客体统整就能够进一步发展。除此之外，恨在爱的作用下得以渐渐缓和、疏通，也慢慢能够导向对好客体有直接威胁或伤害的人事物上。只要恨的目的是用来保护好客体，升华以及对爱之能力的信心便会增强，罪疚感与被害焦虑则得以减轻。这些改变能够促进良好的客体关系，并且拓展升华能力。

【注释】

^[1] 银河为Milky Way,milk有“牛奶”之意。——译注

^[2] 住在X地的人昨天都参加了园游会，我也决定要去，否则理查可能会认为我不去是要避开他。我跟他和他母亲交谈了几句，当时他告诉我他已经喝了两杯柠檬水。

^[3] 对于战争情势一向了如指掌的理查，却把日本人与中国人混淆了。我觉得原因可能是因为当时他对所有黄色的东西（画本）都抱持着相当大的疑虑。

^[4] 见第五十二次晤谈注记 I。

[5] 我一再指出，理查始终坚信母亲是好客体，所以要他承认对母亲的不信任，比承认对父亲的疑虑困难得多。

第五十五次晤谈（星期三）

理查看起来相当焦虑，并且迫不及待地告诉K太太两件事：他又感冒了，还有，他今天又把舰队带来了.....理查四处张望，并且仔细地检查游戏室。他很高兴看到窗户换好了，房内也没有任何变动。

K太太诠释说，昨天来换窗户的那位男子代表闯入的爸爸。他发现爸爸没有对K太太（也就是游戏室）造成任何伤害，便松了一口气；这也代表妈妈没有被伤害。

理查把舰队排成战斗位置。他特别向K太太指出，里面的五艘驱逐舰长得很像，另外还有一组比较小型的船舰也很相似。

K太太提醒说，就在她诠释完他为杀死鲑鱼宝宝及妈妈的小孩感到罪疚后，他一度认为五艘驱逐舰中有一艘是“最大型的”。

理查发现K太太带了一本新画本，而且和最早用完的那本一模一样，他非常开心，并且问她是在那里找到的。K太太回答说，她后来发现它跟其他东西放在一起。理查说“太好了”，接着问她有没有把黄色画本带来。她说没有的时候，理查再度表示相当满意。

K太太重复之前的诠释说，理查之所以讨厌黄色画本，是因为它让他想到生病的感觉。她也提到第四十七张图所代表的意义，以及他昨天对于这张图的联想。

理查专注地听着，不过他说这张图很可怕，他并不想再看一次。

K太太诠释说，理查非常不信任那位表面和善的大坏蛋（中国大使、梦中的法官、史密斯先生、换窗户的男子），甚至让他被闪电击中，但是他也代表理查自己。他已经悄悄地坐进敌机里，代表他也会被闪电击中。他说上帝用闪电惩罚那位看起来和善，但骨子里是坏蛋的人，可是之前在描述他进去父母房间帮他们赶走老鼠过程中（第五十一次晤谈），他曾说自己是“小羊赖瑞”。事实上，他只是假装成小羊，因为老鼠代表了他有攻击爸爸的性器官（钓竿）以及吞噬乳房（饼干）的

欲望，因此，他会被上帝所代表的爸爸用闪电反击与惩罚。理查悄悄进入的那架德国战机代表K太太。K太太诠释了他对她与妈妈的性欲，所以她既不可靠也不忠诚。由于妈妈与爸爸同房，而理查自己一个人睡，所以他觉得妈妈已经变成了坏人，甚至是间谍，并且与爸爸联合起来对付他。如此一来，理查便希望K太太与妈妈被摧毁——闪电击中战机，而他因为有了这个念头而痛恨自己、怀疑自己，并且感到罪疚；同时，他不仅希望、也预期自己会遭到惩罚。

当K太太提到理查觉得自己就像那个“大坏蛋”一样表里不一，表面假装成无辜的“小羊赖瑞”，但心中对父母有着攻击欲望时，他显得羞愧又尴尬。他回答说：“可是，我真的是无辜的。”过了一会儿，他便承认道：“或许你说的是对的。”

K太太补充说，昨天他极度不愿意承认他不信任自己、K太太与妈妈，与害怕被父母攻击，这对他来说太痛苦了，所以她说的话他根本听不进去。

理查直盯着K太太好一会儿，然后低声说，虽然他看起来好像没有在听，其实还是有听到她说的话。

K太太问说，他昨天不停打断她的话，而且大声吼叫及朗读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听到她说的话。

理查回答说，那个时候他没有听得很清楚，但是K太太说的话他大部分都听到了。

K太太指出，他把舰队带来，就是希望能与她进行分析工作，而且他觉得舰队对分析有帮助；舰队往往代表着他自己与家人好的那一面。

理查说，他的确这么认为。这时，他已经开始移动舰队，他先把罗德尼与尼尔森放在一起，并且隔了一段距离又摆了一艘巡洋舰与一艘驱逐舰。接着，他再把罗德尼移到桌子另一端，然后停下来。

K太太解释说，理查希望能够克制嫉妒心及避免冲突，并且想借由这个方式改善与爸妈之间的关系。摆在一起的巡洋舰与驱逐舰代表保罗与他友好。然而，只要爸妈（罗德尼与尼尔森）一靠近彼此，他就很难不感到嫉妒或焦虑，所以他希望妈妈（罗德尼）离开。这样一来，爸爸、保罗与他就能够维持友好关系。

这时，尼尔森与罗德尼会合，随后一起绕行K太太的袋子，并且驻守在袋子背后。理查说：“爸妈就躲在这里。”接着又马上改口说他们是就战备位置。在桌子另一边的巡洋舰与几艘驱逐舰也跟着过来加入尼尔

森与罗德尼的行列。

K太太问那几艘驱逐舰代表谁。

理查回答说是保罗、他自己跟其他几位小孩，他们要帮父母一起对抗敌人，而那艘巡洋舰则是K太太。他提醒K太太说，之前有好几次她都是巡洋舰，是他家的一分子。

K太太问理查说，有时候他是不是没有提到她也在舰队里面？

理查回答说，她一定在其中，只是当时他不确定她究竟站在哪一方。

K太太的诠释是，理查对于她与妈妈的不信任令他相当痛苦，所以他宁愿不知道K太太可能在敌方。

理查问K太太看什么报纸，也告诉她妈妈看什么报。他说希望她们两个看的报纸是一样的……这时，他把另一艘巡洋舰（并非代表K太太那艘）移到敌方，并且说：“这是K太太。”然后又指着另一组不是代表德国的舰队说：“不，她在这里。”过了一会儿，他补充说：“这是坏妈妈与坏小孩。”^[1]这时候是在说德国舰队。然后，他指着一艘驱逐舰与潜水艇，说他们是意大利的船舰。接下来，他让代表K太太的英国巡洋舰开始前进（一边哼着“统治吧，英国”的旋律），并且对两艘意大利船舰与一艘德国驱逐舰开火。

K太太诠释说，理查会这么痛恨那位红发女孩，是因为她曾经问他是不是意大利人。

理查认真地表示，他真的想把她跟她的朋友都炸毁。

K太太重复先前的诠释：那位女孩问的问题会让他觉得自己背叛了父母，也就是英国，所以他才会这么愤怒。刚刚的舰队游戏中，他让K太太把坏妈妈与坏小孩炸毁，并且希望她能保护他、帮他对抗敌人。不过，刚刚他一下说K太太是英国的船舰，一下又说是德国的，无法判定她究竟属于那一方，显示他仍然十分不信赖她。K太太表示，她知道战争爆发之后，理查特别无法接受她是奥地利人的事实；对他来说，她就等于是德国人，要是她跟妈妈一样是英国人就好了。因此，他希望K太太与妈妈看的是同样的报纸。然而，可疑的K太太同样也代表可疑且不可靠的妈妈。

理查表示同意，但他也再度问K太太，这样直接说出对她的怀疑是不是真的没关系。接着又问，要是他叫她“邪恶的畜生”，真的不会伤害她吗？

K太太诠释说，他说她是“邪恶的畜生”时（第二十三次晤谈），是真的怨恨代表妈妈的她；当时，他觉得妈妈已经与坏爸爸联盟了。他害怕自己的恨意与攻击欲望会摧毁K太太或妈妈〔全能思考〕。他也认为，要是他把自己的攻击欲望化成文字叙述出来，它就会变得更危险。

理查跟以往一样，在晤谈接近尾声的时候问K太太今天会陪他走多远，还有她今天有没有要去杂货店买东西。

K太太回答说她要先去银行，理查问他可不可以不在银行外面等她。另外，如果有男孩攻击他的话，他能不能进去银行里面，而她会不会保护他？

K太太诠释说，理查希望她做的事，就跟刚才她在舰队游戏中攻击意大利船舰一样。他觉得K太太应该要保护他，并且帮他对抗联合起来的坏爸妈。或许就因为这个原因，代表K太太的巡洋舰这次直接参与了舰队游戏。她也代表会保护他并且对抗坏爸妈的保姆。

理查说，K太太去银行他觉得无所谓，反正她一星期才去一次，但是他很不喜欢她常常去杂货店。

K太太诠释说，杂货店老板似乎再度代表会给K太太与妈妈好东西的K先生与爸爸，而理查为此感到嫉妒。他嫉妒的原因之一是他无法从爸爸那边得到好东西——阴茎，另外一个原因则是他不希望爸爸爱妈妈。K太太提醒说，他之前相当嫉妒伊文斯先生卖香烟给她（第四十一次晤谈）。

理查开心地拿起新画本瞧了又瞧。他画了第四十八张图，但是没有做任何说明。^[2]接着，他拿了一本年来，并且翻看里面的图片。他把年历放回架上的时候，小心翼翼地确认国王与皇后的图一定要朝上，并且温柔地抚摸它。

K太太诠释说，翻看年历跟昨天看书一样，都是想了解父母在做什么。

理查以哀求的语气问K太太说：“那你的秘密是什么？”

K太太诠释说，理查想知道晚上妈妈跟爸爸在床上的每分每秒到底都在做什么，还有K太太也是。可是他也希望爸妈能够幸福快乐地在一起——他喜欢那张国王伴着皇后的图片。

之前K太太在诠释理查讨厌黄色画本的原因时，他一直在吸鼻子，还问K太太会不会在意他这么做。

K太太诠释说，昨天修窗户的工人离开以后，他在画中国大使时突

然把他的大拇指放到嘴里；那时K太太解释说，这表示他觉得自己被危险的爸爸与其阴茎入侵了。吸鼻子代表把鼻涕吞进肚里，也代表抵抗他的内在敌人——“小号”与“大号”。之前，在他体内的争斗都与感冒有关联，而今天他一来就说自己又感冒了。

走出游戏室后，理查说他觉得身体里面“又红又热”，但实际上他似乎没有任何病痛。

【注释】

[1] 这是理查首次使用“坏妈妈”这样的字眼，显示现在他有意识地承认他对母亲的不信任，也表示他接受了K太太的诠释。

[2] 当时我并没有诠释这张图，但我想在此稍做说明。很明显地，整张图几乎都被代表理查的红色区块占据。他有两个区块与代表父亲的黑色区块连在一起，而隔壁是代表保罗的紫色，不过代表妈妈的浅蓝色也有两小块跟他连在一起。理查在这次晤谈中有意识地表达出对母亲的不信任——K太太一下属于德国，一下又属于英国；他无法确定她到底站在哪一方。这张图中的浅蓝色部分很少，跟理查对母亲的疑虑有密切关系。

第五十六次晤谈（星期四）

理查走到离K太太住所更近的地方与她会面（平常他都会在游戏室外等她，或是在转角处与她碰面，然后再一起走一两分钟的路程）。他很兴奋地拿了一封母亲写的信给K太太，信中提到希望她将下星期的两次晤谈时间另作安排，让理查与放假回来的哥哥有多一点相处的时间。理查也问她说，爸爸下星期日回去之后，接下来的星期日要怎么安排。K太太回答说，她会改时间，而且下下星期开始就不会安排周日见面了，理查听了之后相当高兴。^[1]K太太的决定显然让他安心许多。他把手臂轻轻地搭在K太太的肩膀上，说他很喜欢她。这时，理查突然想到他把舰队留在家里忘了带来。（平常他没有带舰队来的时候，都会很明确地说明原因，或只是表示他不想带。）理查瞥见史密斯先生正朝这里走来。因此，要是他今天没有在这里等K太太，那她就会单独与他碰面。理查故作轻松地说：“史密斯先生来了。”不过马上就把话题转回刚刚的晤谈时间上。^[2]

来到游戏室后，K太太谈起理查最近对她遇见史密斯先生所做的评论，并且说他在那个转角等她，是想知道她来游戏室的时候会不会遇到史密斯先生。K太太只要去杂货店或是伊文斯先生的店，就会引起他的疑心与嫉妒；过去他一再地表达这一点，昨天也是如此。

理查带着锐利的眼神盯着K太太，并且问伊文斯先生是不是很喜欢她，有没有“给”她很多糖果。

K太太诠释说，理查对她曾经遇到或认识的每一位男性都感到嫉妒。他明明知道K先生已经去世了，但还是会嫉妒他。他提到K先生的时候仿佛他还活着，而这不仅表示他觉得K太太体内仍然含有K先生，也表示K先生代表现在可能跟K太太发生性关系的所有男性。同样地，他在这方面也相当不信任妈妈。

理查坐在桌前，并且向K太太要了画本与铅笔。这时，K太太发现她把画本放在家里忘了带来。她说她很抱歉。理查则是勉力控制自己的

情绪，并且说他要在以前那些图的背面画画。一开始，他先画了三面并排的旗子，包括纳粹党旗、英国国旗与意大利国旗，然后唱起国歌来。接着，他画了一些音符，并且依照这些音符哼出旋律。他还写下三加二等于五，但没有做任何联想。随后，理查开始在另一张纸上涂鸦，不仅很快速又很用力地画着圆点，还写了自己的名字，然后再用涂鸦盖掉。从理查的动作与脸部表情可以看出，他极力压抑的愤怒与哀伤现在已经开始显露出来。他脸色苍白，神情痛苦——完全变了一个人。K太太忘了带画本来，显然让他感到既难过又愤怒。

K太太诠释说，她没带画本过来，顿时让他觉得好妈妈似乎已经变成了有敌意的坏妈妈，而且还与坏爸爸（现在是史密斯先生）联合起来。从刚刚他画的旗子就可以看出来：代表他自己的英国国旗被挤在代表敌人的德国与意大利国旗中间。他之所以会觉得K太太与妈妈与他敌对，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当他没有从妈妈那里获得足够的奶水与关爱并且备受挫折时，就会偷偷地用尿液与粪便弄脏妈妈；因此，他会反过来认为妈妈让他受挫是为了要惩罚他。^[3]K太太也指出他嫉妒那些与她有关系的男人——包括史密斯先生、杂货店老板与伊文斯先生，但同时也试着要让自己相信他们是好人。然而，他也怀疑他们对K太太跟他都不老实，而且是表里不一的“大坏蛋”。“好的”K太太与“浅蓝色”的妈妈在理查心中应该是和蔼可亲的，可是他也不信任她们；她们给予他的爱与仁慈（现在以画本为代表）一旦有所保留，就会马上变成他的敌人。

理查一直在愤怒地涂鸦。他一度发出像“小羊赖瑞”一样温柔的声音，但随即又开始发出怒吼。他把所有的铅笔都削尖。接着，他瞄了K太太一眼，看看她有没有在注意他，然后迅速地咬了那枝通常代表妈妈的绿色铅笔（之前他从未咬过或破坏这支铅笔），并且把有橡皮擦的那端放进削铅笔机里面削烂……理查在第四十三张图上涂鸦，图中有一架高射炮正对准上方的圆圈开火，而K太太之前诠释这代表理查攻击妈妈的乳房。

K太太诠释说，咬铅笔以及偷偷地把橡皮擦放进削铅笔机里削的动作，都是在表达他已经偷偷地吞噬、摧毁并且弄脏妈妈的乳房。每当他觉得受挫时，这些感觉就会再度涌现。然而，他也会认为每次的受挫与不满足，都是攻击并摧毁妈妈乳房所招致的惩罚。现在，这样的感觉也转移到他与K太太的关系上——铅笔代表她以及妈妈，所以他刚刚才会偷偷摸摸地不让K太太发现他做的事。

理查走到外头的时候，发现有一位男子站在对街的庭院里。（他站

的位置根本不可能听到我们说话。) 理查焦虑地说：“他在看我们，不要说话。”然后又压低声音说：“拜托你说‘走开’。”K太太照做了，不过男子当然没有离去，理查只好再回到房里，而且还是蹑手蹑脚地走进来。理查在架子上找到一个橡皮环，就把它拿起来往凳子上丢，接着又丢向天花板，还喃喃地说：“可怜的家伙。”他一看到橡皮环朝橱柜的方向滚去时（之前他把橱柜关上，以免球又滚进去），就立刻把它捡起来。

K太太指出，“可怜的家伙”代表她的乳房与性器官粗鲁地顶着其他许多男人的性器官（凳子）——包括理查嫉妒的史密斯先生、杂货店老板与伊文斯先生。他借由这个方式惩罚并虐待父母。他虽然不信任他们，但也十分为他们难过（注记 I）。

理查在纸上写了几个字，然后以不屑的语气读出来：“星期一我要回家看保罗，哈哈、嘿嘿嘿、呵呵呵。”

K太太诠释说，理查是想让她知道他非常乐意离开她，也很高兴能回到保罗身边。他会这么做，是因为他不仅觉得受挫（K太太忘了带画本），还感到嫉妒；他认为K太太比较喜欢史密斯与伊文斯先生。不过，他也想表现出不在乎的样子，还有，他很得意能够借由遗弃她来惩罚她。他与保罗联合起来对抗代表妈妈的保姆时，或许就有同样的感觉。他刚刚写了“呵呵呵”，表示他觉得自己像“呵呵爵士”，也就是他口中那个最可恶的叛国贼。他认为只要自己偷偷地啃咬并轰炸父母，就会变得跟呵呵爵士没什么两样。

理查走到窗边望着外头，然后小声地问：“为什么我们不一天见两小时？”（注记 II）。

K太太问他是不是指一天见两次面。

理查回答说：“不是，是一次两小时。”

K太太诠释说，她没有把白色画本带来，让他非常不高兴。白色画本代表他与她的美好关系以及她的好乳房，也跟昨天的银河有关。他小时候曾经觉得妈妈的乳房没有给他足够的奶水。后来换成奶瓶时，他可能感到更加愤怒又受挫。他不喜欢奶瓶，而且怀疑它是坏东西。K太太把白色的画本换成黄色的画本时，对他来说就好像小时候的情况再度重演。而今天，他甚至什么也得不到。

理查仔细、缓慢地画了第四十九张图。画的时候，他说这张图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画完之后，他说这是一只老鹰，并且指着中间浅色的部分说那是老鹰的脸跟嘴。接着，他把外套拉起来盖住耳朵，只留下一小

部分的脸露在外头，然后说这就是这只老鹰的动作。

K太太诠释躲在外套里的老鹰，代表在K太太（及妈妈）体内的理查；他已经进入了她的身体、伤害她的内在并且吞噬她。黑色的老鹰也代表会吞噬的父亲性器官，它会把妈妈弄黑并且摧毁她。同时，老鹰也代表理查的内在，而K太太与妈妈都进入了他的内在。K太太也提醒说，之前原本是戴着浅蓝色皇冠的皇后，后来变成一只会吞噬的鸟，不仅有一张大嘴，还有“可怕的‘大号’从它后面掉出来”（第四十五次晤谈）。理查觉得自己体内含有这只“会吞噬”的鸟——现在即是以老鹰为代表。理查把这只老鹰的颜色涂得如此的黑，表示他用“大号”把鸟——妈妈涂黑，然后她又把他的内在弄脏（注记III）。

理查把年历拿来，并且翻看里面的图片。他相当喜爱里面的风景画，也跟之前一样赞叹水仙花很美。

K太太诠释说，理查觉得自己以及妈妈的内在很坏，而且危险又肮脏，所以想借由欣赏乡间的风景来获得些许安慰。

理查问K太太昨晚有没有去看电影，如果没有的话，那她做了哪些事。

K太太提醒说，昨天他在翻看年历的时候，曾经要求她把秘密告诉他，而今天他则是表达了对她的不信任，怀疑她与不同的男人发生性关系。

晤谈快要结束时，理查爬到一个宽大的架子上，把放在上面的急救箱打开来看了看，然后用手摇了摇上方的架子，看看它会不会掉下来砸到他头上……理查告诉K太太说，之前他去了炸鱼与薯条店，不过他只吃了薯条而没有吃鱼。他不喜欢在那么肮脏又恐怖的地方吃鱼，整间店里都是可怕的脏小孩，真的很恶心。^[4]他没有遇到红发女孩，不过另外一个讨人厌的笨蛋有去。如果杀人不犯法的话，他一定会把那个笨蛋给宰了。

K太太诠释说，他以前根本不敢进去卖炸鱼和薯条的店，但是现在敢进去了，表示他已经没有那么害怕其他小孩了；同时，这也代表他很想探索妈妈的身体内部，看看里面究竟是不是像他想象的一样充满有毒而且肮脏的小孩。而他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轰炸了他们，并且把他们弄脏。K太太也提醒说，玩具游戏中的“贫民窟”里面也充满了疾病与肮脏的小孩（第十六次晤谈）。

理查与K太太一同离开。当他发现K太太往回家的路上走时，似乎又惊讶又懊恼。不过其实在晤谈过程中，理查曾说他知道K太太星期四

通常会直接回家，而不会到村里去。这样的失落感或许就是他今天决定到K太太住所附近等她的原因，相当不寻常。

理查的母亲打电话向K太太报告说，这天下午理查看起来相当难过，也非常忧愁。他向母亲诉说了难过的心情，而且决定上床睡觉，通常只有在生病的时候他才会这么做。自从理查的父亲过来之后，他就变得相当难缠、易怒而且情绪化，不过这天下午跟晚上，他却显得特别郁郁寡欢。

第五十六次晤谈注记：

I.在最近几次的晤谈中，可以看到偏执焦虑与忧郁焦虑的交替速度更快。我在先前的注记中提过理查对敌人开始有比较多的同情心，而这显示他愈来愈接近忧郁心理位置。我一再指出，忧郁心理位置也会带来被害焦虑，不过主要的特征仍是忧郁焦虑、罪疚感及修复倾向。

II.在此，理查对于拥有能够完全满足、哺育他的乳房的渴望急切地显露出来（如前所述，理查接受哺乳的过程很短，也没有获得完全的满足）。婴儿与母亲乳房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在前几次的晤谈中已完全彰显出来。第五十四次晤谈中，黄色画本所引起的挫折与深层焦虑即显露出他对好乳房（白色画本及我洋装上的“银河”）的渴望，而这个渴望从未消逝。然而，白色画本所代表的意义是他能够完全信任母亲；我带错画本，就证明了我不可靠，也促使他对母亲的早期疑虑重现。这次晤谈时，理查首次问我为什么不安排连续两小时的晤谈，那时，他所表达的即是渴望获得能够完全满足他的哺育情境，也就是从两边乳房都获得全然的满足。然而，这不仅仅是退行至婴儿期的现象，我在现实情境中变得不可靠，也是令他失望的另一个原因。大体上而言，我认为这样的现实情境因素或多或少地持续运作着，并且与退行现象并存，也意味着即使有退行的情况，更为成熟的自我仍然有某种程度的作用。我们即是借由诠释与自我中未退行的那一部分接触，也唯有如此，诠释才能有所成效。对于理查来说，我先是买错了画本，后来甚至忘了带，即证明了我相当不可靠。同时，我终将离开他所引起的不信任感以及他对母亲的疑虑都因此加深了。透过分析理查在现实情境中的感受，让我得以进一步分析他在婴儿期所经历的不满足与疑虑。

就在我忘了带画本来的同时，理查在这次晤谈一开始便对史密斯先生表现出强烈的嫉妒，也可以看到他有多么怀疑我会趁他不在的时候单独与史密斯先生见面。理查对于母亲乳房的爱恨交织情绪再度被唤起，并促使他对那些跟我有关系的男人更直接、更强烈地表达出偏执式的嫉

妒。我发现针对父亲的早期嫉妒与怀疑，源自于婴儿无法享受乳房或受挫的时候，会觉得别人（父亲）抢走了它（参见《关于婴儿情绪生活的一些理论性结论》，1952,《克莱因文集III》；上述这些结论在我的《儿童精神分析》第八章就已点出。）这项论点的重要性就在于能够解释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即是受到这样的嫉妒与怀疑所影响。

我曾经解释过我的一项主张，那就是偏执的根源即是对于内化的父亲阴茎所产生的不信任与怨恨（参见《儿童精神分析》第九章中，我对于“狼人”案例所做的评论。）根据我随后累积的分析经验，这个对内化的父亲阴茎所产生的不信任与恨意，与婴儿跟母亲乳房之间的关系是连结在一起的，原因就在于原本是针对母亲乳房的怨恨与不信任被置换到父亲的阴茎上了。我认为上述这些都是了解偏执症的重要因素。

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偏执与同性恋之间的关联。我认为（在此重述弗洛伊德对于达文西所下的结论）同性恋之正向要素的基础，在于将对乳房的爱转换到阴茎上，并将这两个部分客体视为同等。而同性恋的反向要素则是与偏执情感的强弱程度挂勾，并且取决于上述几项因素：对于乳房的怨恨与怀疑、对于侵入的父亲（阴茎）之怀疑，以及抚慰父亲的需求。因此，这次晤谈素材所显现出来的偏执式嫉妒，与转而产生抚慰男人的需求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当然，同性恋仍有许多其他要素，而我在之前的注记或文章中也有提及一些。

理查一再表现出对史密斯先生的嫉妒，但同时也为他所吸引，而且还十分嫉羨伊文斯先生卖给我的糖果与香烟。最近几次的晤谈中，也就是理查的父亲住在X地这段期间，理查的同性恋要素在他与父亲之间的关系中清楚地显现出来，而他试图要克服俄狄浦斯嫉妒与偏执式疑虑的努力，也深深影响了他的同性恋要素。

III.这是内化紧接在投射性认同之后，或与其同时产生的例子之一。对于客体遭受恶意投射性认同（例如置入其中的坏粪便）之攻击所产生的恐惧，加深了客体将入侵主体的感觉。分析时必须能够要区分被投射而后认同之客体所入侵而产生的恐惧，以及将有敌意的客体内射的过程。前者是自我变成了被客体入侵的受害者；而后者则是自我自行启动了内射过程，不过这个过程必然会引起被害焦虑。

【注释】

[1] 原本这件事要让理查自行决定，但是他一直拿不定主意，这么做反而麻烦。

[2] 理查今天与我碰面的转角处十分靠近我的住所，也与通往游戏室的那条路平行。他之前曾经提到说，要去商店的话通常会经过这条路。前几天，理查没有看到史密斯先生经过游戏

室，就特别问我在来的路上有没有遇到他，然后喃喃地说他不喜欢我单独与他碰面。因此，他今天才会走到离我住所很近的地方等，免得我又一个人遇到史密斯先生。这违背了他一向不愿打扰我的原则。

[3] 乔安·黎伟业（Joan Riviere）曾经指出儿童未被满足的感觉与超我母亲之间的关联《国际精神分析期刊》（*Int.Journal of Psycho-Anal.*,1927,Vol.8）。参见恩斯特·钟斯（Ernest Jones）的《女性性特质的早期发展》（*Early Development of Female Sexuality*,1927），同上。

[4] 理查每每谈到那些贫穷而肮脏的小孩时，言语之中多有轻蔑之意，而且尤其痛恨那些难民儿童。他母亲告诉我，他相当瞧不起那些社会地位较低的人，仆人就是个例子，不过他从来没有在家里听过任何人发表这样的看法。

第五十七次晤谈（星期五）

理查再度走到K太太家附近与她碰面。即使K太太没有明确地禁止他，他也很清楚自己不应该这么做。一见面，理查便迫不及待地摊开手上的舰队让K太太看（这是他第一次没有把舰队放在口袋里）。他的态度相当友善，也很健谈，显然很想取悦并安抚K太太。理查也马上问K太太有没有遇到史密斯先生，K太太回答说，他一直在注意史密斯先生有没有出现，可见他对她的疑虑还是没有消除。他们到达游戏室后没多久，理查就看到史密斯先生经过。这似乎让他安心许多。不过，当他看到史密斯先生停下脚步与对街庭院里的老人（理查给他取的绰号是“熊”）交谈，又担心了起来。他问说史密斯先生能不能听到他们讲话，并且开始压低声音。

K太太诠释说，理查在她住所附近与她会面，不仅是想知道她会不会遇见史密斯先生及他们在一起会做什么，他也想进入她的卧房里面看她有没有跟“脾气不好的老人”上床。

这时，理查打断K太太的诠释，问她英国皇家空军最近有没有空袭行动。

K太太继续补充说，理查想从早到晚监视她的行动，对妈妈也动过同样的念头。这不只是因为他嫉妒，也是因为他认为性交就跟英国皇家空军的空袭行动一样危险，可能会让妈妈死亡；就像她遭到流浪汉爸爸的攻击，以及K太太回到伦敦时遭到希特勒攻击一样。

理查虽然难为情，但还是承认他一直都非常注意母亲的一举一动，想知道她做了哪些事，也会一再寻问她的行踪，而且对她收到的每一封信更是好奇。他说：“她也一直在注意我——不，其实她没有。”

K太太诠释说，想了解母亲内在的渴望强化了他的好奇心。他害怕那个面善心恶的“大坏蛋”爸爸（以及“大坏蛋”理查）会伤害并且轰炸妈妈，这样一来，妈妈就会变成那家有毒又“可怕”的炸鱼与薯条店。由于他时时刻刻都在监视母亲，所以会以为她也在监视他〔投射〕。不过，

他知道母亲根本不会这么做，所以刚刚才又说：“不，其实她没有。”

理查走到水龙头那里喝了口水，并且说K太太说的话让他很受不了，希望她不要再讲下去了……他开始排列舰队，并且问K太太能不能帮他做一件事。

K太太问他想做什么。

理查问她能不能帮他把房间变暗？在K太太的协助之下，房间整个暗了下来。理查说，一定要像这样暗到完全看不见舰队才行，不然他的舰队就无法发动夜袭。他以触摸的方式辨认那一艘是尼尔森（他之前曾经指出尼尔森与罗德尼其实很像，只有一个小小的差别，那就是罗德尼的桅杆有一点“受损”，比较没有那么尖锐）。

K太太再度诠释说，理查觉得她、妈妈，甚至是所有女人的性器官都是受损的，而且她们的阴茎不是断了就是被切掉。这一点在最早画的几张图里就已表达过，特别是第三张图。最近他也有提过男人与女人在性器官上的差异（第五十三次晤谈）。

理查开始移动尼尔森，同时发出很大的声响，然后以戏剧性的方式叙述说：“他就这么前进着，完全没有料想到在黑暗中会遭到突袭。”（理查一样是以“他”称呼尼尔森，而以“她”称呼罗德尼）。接着，理查让其中一艘驱逐舰出航，另外几艘也随后跟上。

K太太问是谁会在夜晚突袭尼尔森。

理查立刻回答说：“我。”他还问K太太有没有听到鬼魂在攻击尼尔森，然后他就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

K太太诠释说，理查希望自己变成鬼魂，然后在夜晚攻击爸爸，这样爸爸就不会认出攻击的人是他。他或许也害怕他与爸爸会两败俱伤，而且都变成了鬼魂……

早些时候，理查曾告诉K太太，旅馆里面新来了一位“可怕的”男孩，让他非常烦恼。其他人觉得那位男孩很和善——或许是吧。不过，他知道那位男孩一定会来找他一起玩，然后监视他。或者，他自己才是那个一直注意和监视其他男孩的人？……这时，理查一下打开电灯，一下又关掉，然后决定要把窗帘拉开。他躲到窗帘后面偷看史密斯先生是不是还在，结果发现他已经离开了，便表示安心。

K太太诠释说，这次的舰队游戏表达了理查在夜晚的感受。他想攻击爸妈，却又感到恐惧。他认为自己的炸弹（英国皇家空军）会落在有敌意的坏父母头上，但也会连带伤害或摧毁好父母。K太太也诠释了理

查对于被别人监听及监视的恐惧；晤谈一开始，他就担心他们说的话会被史密斯先生听到，所以刻意压低声音说话。这些都跟他一直想监视父母的一举一动有关；他想得知父母心中的想法，并且暗中攻击他们。然而，由于他幻想自己已经将父母吞噬（在炸鱼店所吃的薯条、之前的鲑鱼、鲸鱼，而现在是黑色的老鹰），所以会觉得自己体内含有危险的父母，而他们会在内部监视他，并且对他的行动及想法全都了如指掌。因此，他才会这么害怕被旅馆里那位“可怕的”男孩监视，也怕被史密斯先生或那位老人偷听（他们在对街根本不可能听到他说话）。

理查专注地聆听K太太的诠释，尤其注意有关他对男人与男孩的被害感这一点。他问为什么他心中总是有这样的念头；还有，为什么K太太说的这些想法对他来说如此真实，显然他试图想了解背后的原因。他走到外头去，看了看四周，虽然天气很好，他却一脸严肃，而且沉默不语。他发现隔壁庭院里的那只猫在破坏菜园，便拿了颗小石子朝它丢去，随后就回到房内。理查在房间里四处张望，并且很高兴看到昨天来的女童军没有移动任何东西……他决定要扫一扫房间，还特别把暖炉下面的地板扫干净。接着，他又走到厨房去把烤炉里的煤灰清出来。他要K太太把原本放在炉子上的斧头放回去，这样就没有人知道他动过。

K太太的诠释是，理查害怕她（以及妈妈）体内的坏小孩会弄脏她，并且对她下毒，也怕他自己跟爸爸已经把他们的坏“大号”放到她体内。破坏菜园的猫代表他自己，表示他正在设法阻止那些好小孩长大。他很高兴看到女童军没有破坏任何东西，代表他希望自己和妈妈的小孩都不会伤害她的内在，或者是代表他能够修复这些伤害；清扫房间与炉子就是在表达这个想法。

理查拿起一本书开始阅读，并且翻看里面的插图。他看到一张小孩子与小猫玩的图画时，显露出愉悦的神情。他对另一张有一只猫站在高墙前面的图画也很感兴趣。

K太太诠释说，理查看到那张小孩与小猫的图会这么开心，是因为它代表他想给予妈妈或自己想拥有的好小孩。

这时的理查陷入沉思，似乎没有在听K太太说话。突然，他如同大梦初醒一般凝视着K太太，并且深情地说：“你看起来好极了，你的脸很漂亮，我很喜欢你。”显然完全没听到K太太刚刚的诠释。

K太太诠释说，他对于妈妈与K太太内在的情况感到相当焦虑，而且他似乎觉得她们除了已经被摧毁之外，还相当愤怒，而且变成了“邪恶的畜生”。K太太诠释的时候，他发觉自己不只恐惧K太太与妈妈，同时也希望她们体内含有的是好小孩，而心中拥有的是友善的想法。他凝

视着K太太时，便发现她其实相当和善，也表示她是那个未受伤而且会帮助他的好妈妈。因此，他才会说她看起来好极了。

理查一如往常地频频询问K太太是否要去村里或杂货店买东西，K太太说她要去鞋店。虽然鞋店比杂货店近，表示与她相处的时间少了一些，但理查似乎心满意足。鞋店里的店员都是女性，或许这就是让他心安的原因（注记 I）。

第五十七次晤谈注记：

I.理查对于史密斯先生与其他跟我有关系的男人所产生的嫉妒心具有更为强烈的偏执特质，显然是由于父亲住在X地所致。分析他的俄狄浦斯情结，使他对父亲的嫉妒以及对父母性交的幻想不再被潜抑，而得以完全释放出来。我原先的观察是，理查的忧郁心理位置更为强烈地显现出来，但这似乎与上述情况相抵触。不过我的解释是，爱恨交织的情感也随着针对父亲而来的偏执式嫉妒一同在分析过程中显现出来，而对于父母的复杂情感也更为明显——例如，取代父亲的欲望也会伴随着罪疚感与怜悯之心。在他的嫉妒心更为强烈之时，他也更能够意识到其中的偏执特质，从他经常对自己心中的疑虑感到困惑即可获得印证。

第五十八次晤谈（星期六）

理查在游戏室附近的转角处等待K太太，一脸忧心忡忡的样子。他一开始就问下星期的晤谈时间是不是已经重新安排了（让他能够回家陪放假的哥哥）。接着，他说有一些让他很苦恼的事想告诉K太太，不过他觉得等进了房间再说比较好。他问K太太有没有遇到史密斯先生的时候，正好看到他经过，便以非常友善的态度跟他打招呼，同时也注意K太太跟他打招呼的方式。进到游戏室之后，理查把舰队拿出来摆好，接着把刚刚想讲的事情告诉K太太。他说他的耳朵越来越痛。医生说他的两只耳朵里面都红红的，不过右耳“一定比较严重”。K太太问右耳为什么一定比较严重，但他没有回答，只说右耳比较痛。事实上，现在他的耳朵一点都不痛。他真正害怕的事是可能又要开刀了，只要一想到这一点就觉得很担心。理查说话的时候直盯着对街，然后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说：“史密斯先生走了。”（史密斯先生刚刚又停下来跟对面的老人交谈）。

K太太指出，史密斯先生（代表K先生及爸爸）一直是引起理查被害感的原因。

理查一脸困惑地说史密斯先生真的是个好人……他提到昨天伊文斯先生“给”了他一些糖果，并为此对他称赞不已。

K太太问理查，伊文斯先生是不是把糖果卖给他， he说是，不过很快就转移话题，显然不想承认伊文斯先生其实有向他拿钱。突然间，他又开始对伊文斯先生生起气来，说大家向他订购草莓，但他却没有把草莓送出去。他骂伊文斯先生是骗子，还抱怨说，上星期日大家排队买报纸的时候，伊文斯先生要他排到最后面去，当时他真想杀了他（K太太当时也在排队，理查因为她看到这件事而觉得特别丢脸。隔天，他明明知道K太太也在场，还故意问她有没有去排队。他极力想隐藏自己的怒意，而K太太随后也向他诠释了这一点……）。隔了一会儿，理查望着路上的两位男孩，并且说他认识他们，其中一位以前也住在Z地。他说他们人很好，还说他们并没有在监视他，不像他一样非得要随时随地监

视其他男孩不可。这时，理查也一边开始排列舰队。他还做了一件很不寻常的事，就是拿起尼尔森放到嘴里，并且咬了它的桅杆。接着，他开始追逐一只绿头苍蝇，并且叫它“绿头苍蝇先生”。原本他想杀死那只绿头苍蝇，后来用手指抓住它，说它想逃离监狱，最后还是放了它。

K太太诠释说，尼尔森的桅杆以往通常是指爸爸的性器官，现在也代表史密斯先生的性器官；绿头苍蝇也有同样的意义。理查想要摧毁爸爸与他的性器官，他刚刚咬了尼尔森的桅杆，表示他觉得自己已经将爸爸的性器官吞并进去。然而，绿头苍蝇也代表爸爸，所以理查会为他感到难过。他把绿头苍蝇放走的另一个原因，是想要摆脱这个他渴望拥有并且吞并的性器官；他不仅极度不信任它，也很惧怕它。正因为他对爸爸与其性器官有攻击欲望，所以他一直认为自己随时会遭到报复。如果“绿头苍蝇先生”——性器官被困在他的身体内部，他觉得会发生什么事？

理查继续排列舰队，他先摆了几艘驱逐舰，又放了一些潜水艇，最后是两艘巡洋舰；每一组舰队的船舰相互并排，而组跟组之间离得很近，没有留下什么空间。理查说巡洋舰代表他与K太太。过了一会儿，他让尼尔森独自出航，并且绕行桌子一周，最后躲在用K太太的袋子和篮子做成的峭壁后面。^[1]罗德尼立刻跟了过去，想找到尼尔森并跟他会合，而尼尔森也想回到罗德尼身边。可是，罗德尼却往相反方向驶去，就这么与尼尔森擦身而过。理查叹道：“可怜又寂寞的尼尔森。”罗德尼现在被藏在峭壁后面，尼尔森则驶进港口。这时，理查也在代表他自己与K太太的巡洋舰中间放了一艘潜水艇，并且说它是巴比。摆好之后，他立刻让尼尔森转而驶向他与K太太的巡洋舰，同时发出很大的声响。

K太太问尼尔森是不是在生气。

理查说没错，而且尼尔森质问他跟K太太在这里做什么。不过，当尼尔森来到代表理查的巡洋舰旁边，紧挨着他停泊下来时，它的声音就停止了。

K太太诠释说，游戏刚开始的时候，他为了让爸妈快乐地独处，便决定放弃妈妈而选择K太太，就像他以前常常会去寻求保姆的关爱一样。然而，他还是没能让爸妈独处，后来爸爸被排挤而且落单。接着，他再让妈妈跟随爸爸，试图要帮助他们重聚，却又怕自己无法让他们快乐。最后，爸妈仍然没有找到对方。摆在理查与K太太中间的巴比代表他自己的性器官，他把性器官放到K太太体内，所以爸爸才会如此愤怒，而且想阻止他。K太太与保姆也都代表妈妈。因此，理查非常害怕爸爸会介入，并且攻击、伤害他的阴茎，而现在爸爸就是以史密斯先生

为代表。理查与爸爸会合，不仅是为了要安抚他，也是因为同情“孤独的尼尔森”。现在，代表爸爸的尼尔森与代表理查的巡洋舰紧贴着彼此，表示他们把性器官放在一起。

理查对这个诠释表示强烈反对，并且说他不可能有这样的欲望，也不会用自己的性器官做这样的事。

K太太的诠释是，理查对爸妈的这些欲望被各种恐惧掩盖了，其中之一就是害怕被遗弃的爸爸会具有威胁性与危险性。理查也认为自己的性器官不够大、不够好，而且在妈妈体内可能会受伤，或甚至无法抽出来。不过，即使是在这些恐惧之下，他仍然希望与妈妈上床，也想把性器官放到她体内。为了要取代爸爸的地位，他必须赶走爸爸，让他落单，或是杀了他。另外，他还有一个潜藏在心底深处的欲望，就是想跟爸爸——也就是史密斯先生“做爱”。他让尼尔森与代表自己的巡洋舰紧靠在一起，就是在表达这个欲望。

这时，理查将尼尔森移走，然后让罗德尼从峭壁后面现身。虽然他已经预留了足够的空间，不过罗德尼掉头的时候，她的船尾仍然碰到了尼尔森和理查的船尾，最后来到代表理查的巡洋舰旁边。理查说，妈妈（罗德尼）也质问他跟K太太在做什么。接着，他迅速地把代表巴比的潜水艇从他和K太太的巡洋舰中间移走，并且说：“现在性器官不在里面了……”突然间，理查把舰队整个打乱。现在，所有船舰都侧躺着叠成一堆，只留下一艘驱逐舰直挺挺地在一旁站着。理查说，这是吸血鬼号，也是英国海军唯一幸存的船舰。接下来，理查迅速地把所有船舰扶正，而现在整个舰队都属于德军。尼尔森变成了提尔皮茨号（Tripitz）并且率先向前行驶。这时，原本躲在峭壁后面的吸血鬼号突然出现，并且开始攻击提尔皮茨号，同时也有几艘船舰陆续过来支持提尔皮茨号。双方交战的结果目前仍是未知数。理查突然问K太太有没有刀子，她拿了一支小刀给他。他用小刀刮了刮尼尔森的桅杆，说要把不好的部分刮掉。现在，小刀用来当作美国的基地，任何国籍的人都可以进入。理查说，美国没有参战——喔对，他们有参战。这时，吸血鬼号又变成了德军，并且与日本及俄国的巡洋舰轮流进港，接着就是一连串战争的开始。俄国似乎不再与英国同盟，而是加入日本与德国的阵线。最后，有几艘船舰转成了美军，并前去支持吸血鬼号（这时又变回英军）及英国的舰队，然后游戏就到此结束。理查跑到水龙头那里喝水，并且把水槽装满水。

K太太诠释说，全军覆没的英国海军舰队就代表他的家人，吸血鬼号跟以往一样代表理查。前两天，他曾形容自己是“最大的驱逐舰”（第

五十三次晤谈），但他也觉得自己已经吃掉并且吞并了其他人，所以尼尔森才会突然变成德军的提尔皮茨号。全家只剩下他一个人幸存，他不仅孤苦无依，也没有盟友。他觉得家中的每个成员都被他攻击、背叛及遗弃。由于他幻想自己体内含有全家人，他不仅能够感受到家人的愤怒，以及在内部对他的攻击，也能感受到他们的不快乐。这更加深了他自己的不快乐与孤独感。游戏最后，他希望能够透过美军的支持让好父母复活。就在此时，他也到厨房去喝水并且把水槽装满水；水槽代表他的内在，而水代表好妈妈的好奶水。

理查盯着暖炉看，暖炉现在并没有打开。他问能不能用暖炉烧自己，还有它没打开的时候里面有没有电。他不安地摸了摸暖炉，然后把开关打开，看着暖炉渐渐发红。随后，他又伸手把它关掉，说它变得太红了。

K太太的诠释是，这跟“耳朵里面”发红的感觉有关。

理查说，他想要把暖炉里面那些发红（仿效〔imitation〕）的煤炭拿出来。他渐渐变得怒不可遏，并且说想把那根断掉的发热管拔起来。他问K太太说，如果暖炉是她的，他可不可以这么做。

K太太回答说，即使暖炉是她的，她也不希望他破坏它。

理查又问，要是在K太太家，他能不能把桌子打坏。

K太太说，她不会允许他弄坏整张桌子，但如果只是刮伤它或在上面积下印子的话就没关系。她会拿木块或别的东西让他切。K太太诠释说，他问的这些问题都表达了他的摧毁欲望，以及对于摧毁K太太的恐惧，而K太太体内含有K先生；暖炉的发热管就代表她体内那个男人性器官。他对父母也有这样的感觉。因此，不论他有多么愤怒，他仍然希望K太太制止他的暴力行为。他觉得她应该要阻止他摧毁父母以及攻击自己的性器官；他把吸血鬼号的桅杆上那些坏东西刮掉，就代表把自己阴茎上那些危险的坏部分切除。理查觉得自己内在充满了迫害他的人，而他的性器官里也有许多坏的性器官。他想摆脱这些坏东西，就像之前想赶走史密斯先生与绿头苍蝇先生一样。暖炉还没有打开的时候，他突然问说能不能用暖炉把自己烧死，表示他不确定他的内在是否着火了。又红又痛的耳朵代表爸爸的性器官在他体内燃烧，要是他烧毁爸爸的性器官，它就会用这样的方式报复他。

理查又跑去喝水。途中，他拾起一个橡皮环，用力地咬它，然后说它的味道很不好。接着，他走到水龙头前把头凑过去喝了口水，并且说这才是好味道。走出厨房之前，他又把水槽装满水，再跑到外面去，并

且叫K太太把塞子拔掉，而他则是一脸好奇地观察水是怎么流走的。

这次晤谈时，理查并没有向K太太要画本，显然是因为她昨天没有把它带来的缘故（注记 I）。他对于路人以及内在客体的被害感减轻了。当英国舰队全军覆没，只有代表他的船舰存活的时候，忧郁便显露出来，但并没有持续多久，后来他仍然找到了一个比较能让自己接受的解决方法，由此可见他并没有完全绝望（注记 II）。

第五十八次晤谈注记：

I.我相信理查一定在担心我又忘了把画本带来。不过我的感觉是，他今天根本没有要问的意思，也就是说，他害怕会再度失望，所以就压抑了自己对画本的兴趣。这个态度背后隐含的心理过程，似乎是让自己忽视那个渴望拥有的客体并否定其重要性，目的就是要避免怨恨及摧毁他爱的人而导致罪疚感与忧郁产生。然而，这样的躁症防卫机制并没有完全成功。理查在怨恨与愤怒的促使之下，让代表所有家人的英国舰队全部被击沉，随之而来的便是罪疚、孤独与绝望。同时，他的同性恋欲望也随着他转而渴望父亲的阴茎（咬尼尔森的桅杆）显现出来，并且因受到母亲乳房的挫折而增强。

如前所述，虽然理查在这次晤谈中时常显露出极度忧郁的样子，但整体而言，他并没有给人完全绝望的感觉。我相信最近这几次的分析已经减轻了他的忧郁与被害焦虑，让他得以重拾一线希望；我又变回那个爱他的好妈妈，而他也能接受对他有帮助的诠释；这个过程的表征，就是去水龙头那里喝“好”水。

远离罪疚感与忧郁的主要来源——也就是与原初及特定客体（即母亲的乳房与母亲）的关系，转而从其他关系来历经这些情感，是一种可以说是妥协的常见现象，也是对抗忧郁心理位置的躁症防卫，但这样的防卫未竟全功。许多患者经常会感到罪疚或忧郁，或是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原因而产生罪疚感；然而，在移情情境中所感受到的罪疚通常特别难克服，原因是所有与原初客体有关的情绪在这个情境中会全部再现。

II.分析进行到这个阶段时，有一些行为已经变成例行公事。理查往往会在晤谈一开始问到英国皇家空军的空袭行动。既然他每天都会收听晨间新闻，他其实早就知道答案了，只不过想从我口中得到证实。这个问题也代表他想知道我晚上过得好不好。如第五十七次晤谈的素材显示，英国皇家空军的空袭行动也代表坏性交，会威胁我和他母亲的生命。

此外，晤谈开始后，在玩游戏之前他一定会去喝水，这也变成了惯例之一。他想借由这种方式向自己保证他一定能在分析中获益。通常，他也会问我有没有去看电影，或问我前一晚做了哪些事。这些问题代表了两个意义：一是担心他会害我没有力气去看电影，二是他怀疑我与“脾气不好的老先生”或史密斯先生在一起。理查的俄狄浦斯情结在这个时期完全显现出来，嫉妒的强度也随之达到高峰。

【注释】

[\[1\]](#) 我的袋子与篮子一直都是代表一个安全的避难所。

第五十九次晤谈（星期日）

理查再度前往K太太住所附近与她会面，他很清楚这样的行为等于是占K太太的便宜，便以故作轻松的态度掩饰自己的羞愧。他问K太太会不会猜是谁在等她——有没有想过可能是K先生？他说现在他没事了，耳朵不痛了，感觉很好，他今天还穿了新衣服。K太太去拿游戏室的钥匙时，理查在外头等待。她出来之后，他问她见了谁，是不是只有那位老太太（保管钥匙的人），还是有其他人也在？一路上，理查处处提防，也很注意每个经过的人。他不时转过身去查看，就算没有转身，似乎也很留意身后的动静。他说今天是星期日，所以不会遇到史密斯先生，并且指出史密斯先生平时早上从家里走去上班的那条路。他说今天路上的人不多，反正现在他也不怕遇到人了，但他又喃喃地说，还是不能太掉以轻心……来到游戏室后，理查说他没有带舰队来——他不想带。他去喝了口水，随后就跟K太太要了画本。接着，他又改变心意，要K太太把整个篮子都给他（里面装有玩具、画本和铅笔）。他迫不及待地又翻又找，也拿了几样东西出来。他先看刚刚拿出来的小荡秋千，接着便焦虑起来，说这个秋千不太对——有一边好像松了。才一说完，他就马上把秋千放回篮子里，再把篮子推到一边，说这是受伤的妈妈。理查开始画画（第五十张图），这也是一张铁路图，里面还有火车从“罗斯曼”（Roseman）开往“汉姆斯威尔”（Halmsville）。不过，他又把Hamsville拼成了Halmsiville.K太太指出这一点后，他再次强调说，他想写的是Hamsville，一开始没有注意到写错了。他承认了这个错误，一方面也感到惊讶，而且马上改正，但对于Halm却没有进一步的联想。理查的忧郁加深了，也愈来愈无法配合分析。他把铅笔放在纸上当作火车，然后说火车要从“罗斯曼”开往“汉姆斯威尔”，另外也有其他火车从“威灵”（Valeing）驶向“路格”（Lug），两条铁路在中间交会。这时，理查频频将黄色铅笔放进嘴巴里。

K太太诠释说，图中的两条铁路在中间交会，表示代表阴茎的“罗斯曼”可能会变成危险的鲸鱼，不过他试图要否认这一点，所以只让当作

火车的铅笔从“罗斯曼”开往“汉姆斯威尔”。他之所以否认这一点，是因为害怕自己的耳朵（即“路格”^[1]）要开刀。他觉得鲸鱼（也就是内在的坏爸爸——性器官）正在入侵他的耳朵。

这时，理查把暖炉打开，并且望着里面的发热管渐渐变红。

K太太诠释说，发热管就代表他那正在发红的耳朵。

理查表示同意，但随后他又把暖炉关掉，说它们现在又变白了。

K太太诠释说，他担心与内在的坏爸爸（鲸鱼）搏斗之后，耳朵就不会再白回来了。他的耳朵也代表性器官，而他对于再次开刀的恐惧与之前性器官开刀的可怕经验有关。昨天，他问K太太说，如果暖炉是她的，他能不能把坏掉的发热管拔掉，发热管就代表父亲的危险阴茎。此外，他还担心只要关了暖炉，就会把K太太内在跟他内在的所有东西都杀死。她提醒说，关掉暖炉之前代表结束妈妈与K太太内在的生命。先前他梦中那辆有很多车牌的黑色车子（第九次晤谈）就代表死去的妈妈与死去的小孩，而这跟开关暖炉的动作有关联；开代表生，关代表死。

理查一脸不高兴地说他不想听了，只想出去。他看了看四周，但什么也没说，跟以前大不相同。接着，他说庭院里面有这么多野草是很糟糕的事，应该要好好整理才对……回到房间后，他在纸上不断地写着自己的名字，但这次没有像以前一样在上面涂鸦……理查问假如分析师真的生起气来的话，会不会对他自己或病人造成伤害。

K太太诠释说，理查觉得自己已经伤害了她，所以不相信她不会生气。他想把庭院里的杂草拔掉，让它恢复整齐，表示他想把坏宝宝与性器官扯出来。关掉暖炉有一部分也是指这个意思，可是他又害怕这样会导致妈妈死亡。他在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但没有用涂鸦盖过，表示他坦承自己一旦在愤怒或嫉妒的时候，就会危害K太太与妈妈。

理查说，这是没有用的。K太太问他是不是指分析工作， he说是，他知道分析工作有帮助，但他还是会觉得这是没有用的。

K太太问理查，是不是因为她很快就要离开他，他才会这么认为。

理查承认了，并且说他很担心K太太离开的事。只剩下短短几星期的分析，真的能够帮助他、真的有用吗？

K太太回答说，即使只有短短几星期的分析也是有价值的。

理查看起来稍稍宽心了一些，并且开始画第五十一张图。不过，在画之前他先问了一连串的问题：K太太昨天晚上去了哪里？在家里吗？她跟K先生用什么语言交谈？是奥地利话还是德文？K先生在上次战争

的时候是不是与英国敌对？匈牙利与奥地利是不是站在德国那一边？K先生的领子与领带的样式是不是跟他身上的一样，还是比较老气一点？他的教名是什么？（理查显露出相当焦虑且极具被害感的样子。）

K太太诠释说，晚上的时候，他非常担忧她，现在这个忧虑因为她即将长久离开他而加深了。他害怕她会变成邪恶的畜生妈妈。在他的幻想中，这个邪恶的妈妈里面充满了邪恶的畜生爸爸。这让他对代表爸爸的K先生愈来愈好奇，还想知道K先生的阴茎究竟是那有毒、发红发热而且会吞噬的鲸鱼（也就是会危害K太太），还是好的“罗斯曼”。不过，他对妈妈及自己的内在也有同样的恐惧感。K太太提醒说，之前画中的那只老鹰（第四十九张图）代表被下毒而且有毒的黑色妈妈，里面还含有鬼魂爸爸。

理查看了看这张图，开始变得畏缩，说它很吓人。接着，他在浅色的区块里面画了一个椭圆形。

K太太诠释说，现在这个张开的嘴巴代表被吞噬而且会吞噬的父母。

早些时候，理查曾经问K太太能不能把星期二的晤谈时间延后一些，这样他就可以搭火车回来X地，而不用坐公交车，坐公交车又累又不舒服。^[2]

K太太说她很抱歉不能改时间，不过她说她会打电话给妈妈，看看能不能有其他安排，让他不用坐公交车回来。

一听到她说无法延后晤谈时间，理查的脸色顿时惨白，眼中也泛着泪光。后来K太太说会跟妈妈讨论一下这件事的时候，他才稍为平静下来，但这件事显然让他大受打击。

K太太诠释说，只要她不顺着他的意思去做，似乎就立刻从好妈妈变成会弃他于不顾、让他孤军奋战的希特勒妈妈（注记 I）。

理查继续画第五十一张图。他问K太太知不知道他画的是什么，然后说它是齐柏林飞船，炸弹就从它中间落下。尼尔森的右侧及左侧分别有炮弹往上发射。一架英国的军机正在轰炸齐柏林飞船，军机的右边还有一颗炸弹。画完这个部分之后，他在尼尔森下面画了一条线，线的下方只有一只鱼。这时，理查陷入极度忧郁的情绪之中。

K太太问这只鱼代表谁。

理查说是他自己。

K太太诠释说，齐柏林飞船是K先生与K太太，他刚刚再度问到他们

之间的关系。K先生与K太太就代表坏的或可疑的父母正在摧毁英国的好父母，但他们也被上方那架代表理查的英国军机给杀死。不过，理查觉得他一旦杀了坏父母，就会连好父母也一起杀害，因为他知道好父母与坏父母其实是同样的人。这次晤谈时，理查再度对能够帮助他的K太太表示喜爱；然而，她也代表间谍妈妈，而且会用敌人的语言跟爸爸（K先生）交谈。最后，理查觉得自己杀了所有人，全世界就只剩下他而已，也就是分隔线下方的那只鱼。

理查迅速地在下面加了第二只鱼、一些海星和几株海草。

K太太问第二只鱼是谁。

理查回答说是保罗。他看了看这张图，思考了一下子之后，改口说这只鱼是K太太，然后在上面写了K太太。他还说，其中两只海星是他的金丝雀，另外一只是巴比。接下来，他从I开始飞快地写下许多数字。K太太问这些数字代表什么意思，他回答说，他只是想把空白的地方填满。

K太太指出这些数字可能代表人。

理查毫不犹豫地说他们是小孩。他再度望了望第五十一张图，然后说这是一张哀伤的图。

K太太诠释说，这张图表示他的家人、K太太与全世界都将消失，只留下他一个人，表达了绝望的心情；昨天的舰队游戏也有同样的情况，整个英国舰队都沉没了，只剩代表他的驱逐舰存活下来。不过，他的孤独并没有持续太久，之后他就马上加了第二只鱼（先是代表保罗，后来代表K太太），表示他还是存有一线希望。在他昨天的幻想中，美国最后还是对英国伸出了援手，代表尽管他有许多恐惧，却仍然希望这个分析工作日后能够继续下去，而好妈妈与他自己都能存活下来。^[3]

晤谈过程中，理查有几次望向窗外，并且注意经过的路人。他说有一位女士长得很好笑，看起来像意大利人。一群小孩子经过时，他并没有像以前一样躲起来，反而说：“他们看见我也没关系。”甚至是当他的敌人，也就是那位红发女孩与她的一群朋友经过时，他也没有躲藏，反而板起一张脸，还抬了抬下巴，显然试着要面对她们。明天，理查父亲即将回家，而他的忧郁与罪疚感也因此加深了。他对星期日的晤谈有着矛盾的情绪；以后不再安排星期日晤谈，他就可以安心回家过周末，但是 he 也会感到更加失落与罪疚。他有问K太太星期日是否会与其他人会面，并且表示说，既然没有要见他，也希望她不要见别人。他也知道，星期日要不要安排晤谈，完全是看他的意愿。

前往村庄的途中，理查特别注意周遭的人事物。他问K太太是不是要去伊文斯先生那边买周日的报纸（早先他已经问过这个问题了，现在又重复问了一遍）。理查带着得意的口气告诉K太太说，她今天去不了杂货店，村里面只有一间店开着，就是药局。

一路上，理查还会不时停下来观察经过的人。不过，他一看到几天前捡到的那只小猫，就卸下心防了。他的脸上又有了光彩，而且要K太太走近一点看看那只正坐在墙上的小猫。他抚摸着小猫，问K太太是不是也觉得它很可爱，然后开始跟猫说话，要它乖乖回家，不要再迷路了。理查的脸部表情或是整个态度上都有很明显转变，从忧郁、被害、怀疑与警戒的状态，转变成充满了爱与温柔。

第五十九次晤谈注记：

I.许多精神分析师将受挫视为导致被害焦虑与攻击性的原因。过度挫折确实容易强化被害焦虑，但我在此仍要再次强调，有强烈被害焦虑的儿童（成人亦然）特别无法承受挫折，是因为在他们的幻想中，挫折会让客体转变成与敌人联盟的迫害者。我认为自出生即开始运作的摧毁冲动之投射跟这一点有关联。

【注释】

[1] lug在英文的俚语中有耳朵之意。——译注

[2] 理查应该是星期一与父母一同回去Y地，星期二再自己回来X地。

[3] 关于这一点，我又想到了更进一步的诠释。为了让妈妈复活，理查必须要给她许多小孩（数字），不过从最近这几天的晤谈中，可以明显看出他极度害怕性交，也怕会被父亲攻击与惩罚。他也非常不确定自己是否会有性能力，以及是否能够拥有一个具生殖能力的好阴茎。我也特别注意到在这次晤谈时，我无法有效地减轻理查的忧郁。

第六十次晤谈（星期一）

理查在史密斯先生可能会经过的转角处等待K太太，很明显地是想监视他。比起昨天来说，理查的情绪比较不那么亢奋，被害感也减轻了。不过，今天的天空看起来好像随时会下大雷雨。之前提过理查很害怕大雷雨，现在他说他只怕闪电，不怕打雷，不过很快就放弃假装自己不害怕。理查告诉K太太说，妈妈安排他明天坐车回来X地，这样就不用一个人坐公交车。K太太与理查进到游戏室之后，发现里面摆了许多袋子和柱子（女童军要用的东西），理查试图要偷看袋子里的东西，后来还是放弃了；他离开之前又试了一次，并说其中一个袋子里面可能装了一只熊。

K太太问是不是活的熊。

理查说不是，但也不是很肯定的样子。

K太太指出，如果它不是活的，也不是死的，那可能是只幽灵熊。

理查立刻同意。他照惯例先去喝水，再问英国皇家空军最近有没有空袭行动。接着，他问K太太能不能帮他把掉在地上的外套捡起来，并解释说他的脚抽筋，一弯下身就会痛。

K太太拾起外套并解释说，除了分析之外，他还需要她帮其他的忙。这跟他去水龙头那里喝“好的”水是同样的道理，就是要确认K太太没有生气，也不是那个会以牙还牙的希特勒妈妈，而水龙头就代表她的乳房。

雷雨渐渐逼近时，理查要K太太把房间弄暗，让他看不到大雨及闪电，这样他才会觉得安全一些。K太太忙着把窗帘拉上（理查没有想帮她的意思），他则跑去追逐绿头苍蝇。他看到窗角边有两只绿头苍蝇，便说：“这两只好色的绿头苍蝇，我来把它们赶出去。”

K太太问“好色”是什么意思。

理查说：“呃，就是肮脏，还有……”接着，他指出另外那扇窗户那

边还有好多只，还说有时候它们会带着宝宝，加起来有好几百只。

K太太诠释说，好色与肮脏指的是性。那两只好色而且带着宝宝的绿头苍蝇代表正在性交的父母。他对性交的父母又妒又恨，所以想把他们赶出去。

理查抓了几只绿头苍蝇，说它们是肮脏的绿头苍蝇先生与太太。之后他又难过地说，它们现在出去会被雨淋湿，但应该还是回得了家。

K太太问它们的家会在哪。

理查迟疑了一会儿，悲伤地说：“我想就在这间游戏室里。”他把暖炉打开，说会冷，但事实上天气十分闷热。大雨开始倾泻而下，这时房间已经完全暗下来了。理查打开电灯，说：“我们在这里还蛮舒适的对不对？”但每隔几分钟，他就会走去窗帘边看看外面，形容现在是倾盆大雨，还说雨“很讨厌又肮脏”。他说他们在这里比较危险，这里只有一间屋子，不像在村里面（雷雨的情况其实没那么严重，而且距离这里相当远）。理查问K太太有没有见到史密斯先生，不过其实她根本没有机会见到他，现在窗帘全都拉上了，而且她与理查会合之前也没有机会在路上遇到他。理查也一直问她那袋子还有柱子是做什么用的，但他很清楚K太太也一样不知道。他频频从窗帘缝里偷看外面，然后向K太太报告天气情况。他说现在雨变小了，太阳慢慢出来了，山上的雨大概也会变小；这似乎让他相当高兴。

K太太诠释说，理查想借由监视来控制天气及史密斯先生，他现在代表的是理查心中一直相当介意的K先生与爸爸，让打雷及闪电停止则代表控制父亲那强而有力的阴茎。K太太提及他之前的绳子游戏（第五十二次晤谈），并且将这个与闪电击中中国大使跟此素材连结在一起（第四十七次晤谈）。理查想把父亲赶走，不仅是因为他想独占母亲（以及与史密斯先生有关系的K太太），也是出于恐惧；他害怕肮脏的雨打在山头上，就代表爸爸以有毒的性器官伤害妈妈。因此，他必须时时刻刻监视父母，并且让他们远离彼此。然而，他也会为爸爸感到难过，因为爸爸被赶出去之后就会绿头苍蝇一样在雨中受冻。理查之所以有这样的感觉，主要是由于今天早上爸爸才刚离去，让他觉得好像是自己指使妈妈叫爸爸“走开”，就像之前他要K太太叫史密斯先生走开一样。因此，他会觉得是自己命令爸爸走的，也害怕他所招致的惩罚就是K太太离开他。此外，他把父母赶走时——也就是把绿头苍蝇先生与太太赶出家门，[14](#)会觉得连好父母也一起被他摧毁了。他之前形容为很哀伤的第五十一张图，表达的就是他觉得全世界只剩下他一个人，就像两天前的舰队游戏一样，最后只有代表他的驱逐舰幸存。

理查强调舰队游戏与他画的图没有关系。

K太太诠释说，他常常把舰队留在家里不想带来，是因为他觉得只要把舰队与其他游戏分开，就可以确保家人的安危。他们如果在其他情况中被摧毁，至少在舰队里面仍然存活〔分裂〕。

理查回答说，第五十一张图中的尼尔森并没有被摧毁，齐柏林飞船投下的炸弹并没有击中尼尔森，而是掉到外面去了。里面只有齐柏林飞船被炸毁，而飞船代表的是K先生，不是K太太；K太太跟他是分隔线下方的两只鱼。

K太太诠释说，他在画这张图的时候，似乎觉得她也在齐柏林飞船上，而且是间谍妈妈。另外，尼尔森上面的两根烟囱代表好父母，而好父母也跟着代表坏父母的齐柏林飞船一起死去。在这个情况下，似乎只有那架代表他的轰炸机存活下来。分隔线下方的第一只鱼也是他自己，同样是唯一的幸存者。然而，他并没有办法忍受孤独，所以就画了第二只鱼代表K太太，也就是好妈妈，还画了代表两只金丝雀与巴比的海星——其实是父母与保罗。他借由这个方式在分隔线下方让所有家人复活，并且坚持线下方发生的事跟上方没有任何关系。这表示他在幻想中，将那个具有攻击性且会导致灾难（家人被摧毁）的自己与爱的需求以及让家人复苏的渴望分离（分隔线下方的和平情境）。

这时，理查望着这张图出神，似乎没有在听K太太的诠释。突然间，他抬起头来看着K太太，以和缓的语气问道：“你在想什么？”

K太太回答说，她一直在思考刚刚告诉他的那些话。

理查说他很高兴听到她这么讲。

K太太诠释说，她提到他对坏父母的攻击时，他觉得包括K太太在内的每一个人不仅变坏了，还与他敌对，所以他选择不听这一段诠释。然而，当她提到图的下方代表他心中想让全家人复活的那一部分时，她又变成了有生气、对他有帮助而且会喂养他的妈妈。他只喜欢这个部分的诠释，原因是这证明了她也认同他心中有好的感觉。

雨差不多停的时候，理查走到外头去看看四周，并且说山上下了好多雨，他觉得很难过，但或许下雨也好，有些人觉得不下雨是不行的。他发现窗户上有一只大蛾，便害怕起来。他用小刀攻击那只蛾，弄伤了它，接着把它放在桌子上，一脸高兴地看着它垂死挣扎。他对着蛾的翅膀吹气，想把上面的灰尘吹掉，后来因为太过罪疚与害怕而不得不停止下来。他准备用小刀结束那只蛾的生命时，以一贯夸张的方式描述当下的情景，说：“现在刀子就在他的头上，他的死期到了。”接着，他又把

蛾踩扁。理查现在处于非常亢奋的状态，满脸通红，并且得意洋洋地宣布蛾的死讯以及自己的胜利。他再度望了它一眼，突然焦虑了起来，说它看起来很像甲虫，他很怕甲虫。这时，理查显露出焦躁不安、心神不宁的样子。

K太太诠释说，对他来说，那只蛾就跟“绿头苍蝇先生”一样，攻击它就代表攻击爸爸与他的性器官。因此在他的幻想中，蛾已经变成了一只令他恐惧的甲虫，而且他害怕蛾会以同样的方式反击他〔被报复及迫害恐惧〕。

理查说：“拜托你不要说它是甲虫，这样我会很害怕。”

K太太诠释说，这是因为那只死掉的蛾在他心中已经变成了更让他害怕的甲虫。他刚刚杀死蛾的时候，一边也在磨牙，所以它不仅变成了敌人，也被他吞噬。理查在心中一度杀死了他痛恨的爸爸，而且爸爸在他体内变成了坏章鱼爸爸；但有时他又想拯救爸妈，所以刚刚才把那两只绿头苍蝇放了。图画里也有同样的情况：一开始，他把好父母、坏父母及坏K太太都杀了，后来又让她与全家人复活。

大雷雨终于过去之后，理查要K太太帮他把窗帘都拉开，并且一起欣赏从云端后面露脸的阳光。他也跑到外面去看山丘与庭院现在变成什么样子。回到房内后，他在地板上搜寻那只死掉的蛾，结果发现它不见了，便显得疑神疑鬼。

K太太诠释说，他觉得消失的蛾已经进入他的体内，而且变成一个内在敌人。事实上，他刚刚跑出去的时候可能踩到它了，或许它就黏在鞋底上。

理查同意这是有可能的，不过他仍然一脸担忧的样子……理查开始画第五十二张图，而且相当乐在其中。图中有两条主要的铁路：一条称为“长线”（Longline），另一条则是“普林肯”（Prinking）。“普林肯”线一边通往“路格”与“威灵”，另一边通往“布朗布克”与“罗斯曼”。K太太告诉理查晤谈时间已经到了的时候，他似乎很不愿意离开（注记 I）。他慢吞吞地收拾东西，并且说“普林肯”听起来像是“骄傲的国王”（proud king）。

K太太诠释说，这指的是已经被修复的爸爸，原因是“长线”就代表强而有力而且未受损的性器官；此外，图中Longline的第二个n写得很像v，变成了Longlive，代表长命的意思。

理查说，“布朗布克”（Brumbruk）是棕色（brown）的意思。

K太太的诠释是，被修复的爸爸带着“长线”（longline）从鲸鱼城市通往棕色的城市，代表理查担心“骄傲的国王”（爸爸）很危险，因为他即将要去攻击的棕色城市代表的是妈妈的屁股，就像棕色的时钟往往是指K太太的屁股。

离开的时候，理查问K太太接下来要去哪里。K太太回答说要去杂货店，他问她是不是非去不可。他说杂货店老板的爸爸是一位老先生，所以没关系，可是杂货店老板就不太好了。

K太太诠释说，杂货店老板代表危险的爸爸与K先生，而她只要去了杂货店，她和老板就变成了肮脏、好色的绿头苍蝇父母。

第六十次晤谈：

I.我的经验是，在患者注意力不集中、阻抗也十分强烈的情况下，唯有借由诠释才能促使他配合分析。就这里的例子来说，在我诠释完理查有修复家人的欲望之后（这个诠释所根据的素材，出现在我诠释了他的摧毁欲望导致他失去全家人之后），他的态度即转变为全然的配合。昨天我并无法完全修通理查的忧郁，原因是我在诠释中并没有成功建立起摧毁与修复之间的关联。即便如此，昨天的晤谈仍旧发挥了某些作用，让理查能够以更完善的心智结构开始这次的晤谈，同时也比较能够配合分析的进行。就治疗技巧而言，将冲动与情境的各个面向连结起来是十分重要的——在此案例中即是指摧毁与修复之间的关联。分析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让患者得以将分裂的心智整合起来，如此一来，就能够缓和分裂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幻想情境所带来的影响。要促进整合，分析师就必须密切注意素材，并适当地诠释摧毁冲动及其后果；同时，也不应忽略患者在素材中所显现的爱之能力及修复欲望。然而，这样的分析技巧跟针对患者的摧毁冲动提供再保证是非常不同的。

【注释】

[1] 被赶出去的绿头苍蝇宝宝则代表那些“肮脏、可怜的难民小孩”，理查鄙视他们，却又害怕他们，最终也代表妈妈肚子里那些还未出生即被摧毁的宝宝。

第六十一次晤谈（星期二）

理查在转角处遇到K太太，并且说有坏消息要告诉她。此时，载理查回饭店的保罗正好开车经过，理查便指给K太太看，保罗与K太太相互点头示意。理查相当高兴，还说他希望K太太有机会能见见保罗，他人真的很好。接着，他说他们家发生了一件很不好的事，不过他想等进去房间之后再告诉她。理查甚至等到K太太和他都坐定了才开口（这也是夸张的一种表现），他告诉K太太说，今天一大早他就发现爸爸病奄奄地躺在地上，而且几乎昏迷。他马上去叫妈妈过来，妈妈“冲进房间”，接着保罗也来了，他们一起把爸爸抬到卧室的床上去。理查以戏剧化的方式描述整个事件，一方面很高兴自己尽了一分力，并且能转述如此重要的事件，但同时也显得忧心忡忡。他还说，他希望父亲能尽快康复。理查巨细靡遗地描述父亲接受照料的过程，显示父亲在他心中已经变成了小婴儿，而他自己则变成照顾婴儿的大人。^[1]他问K太太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K太太表示同情时，他相当高兴。理查说，他也把这件事告诉旅馆里的每个人，后来又改口说不是每个人，而是一些人。他告诉K太太说，他到周末之前都必须一个人住在X地，还说幸好他现在已经好多了，也比较不害怕了，可以自己一个人住。理查解释说，父亲会病倒有两个原因：一是X地太闷热，二是他太努力工作了，而且上个冬天他相当辛苦（这时理查看起来真的很担忧）。他说爸爸不用动手术，他原本以为要，幸好不需要，不然爸爸可能会承受不了。叙述这个事件的过程中，理查一再强调自己尽力了，并且说爸爸太重，所以他一个人没办法抬得动。讲完所有细节之后，理查有了很大的转变。之前在描述的时候他故作泰然，但看得出他内心相当激动，而且脸上充满生气，表情也相当丰富。现在他变得很不安，脸色顿时转为苍白，同时显露出焦虑及被害感。他又试图要翻看昨天留在房里的袋子，还踢了踢那些柱子……理查回到桌前坐下，再度提到父亲生病的事，并且说父亲不用动手术是好事。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支小刀，说这次他不用向K太太借，他自己带来了。他打开小刀，开始用它来刮柱子。接着，他走到窗户前，背对着K太太，然后用小刀敲自己的牙齿。

K太太诠释说，昨天他在心中以两种方法对付入侵的父亲。首先，他把绿头苍蝇先生与绿头苍蝇太太赶出去，但发现这样其实是把它们赶出家园，使它们在外遭受风吹雨打。

这时，理查打断K太太的诠释，问第二种方法是什么。

K太太诠释说，他帮蛾开刀，最后还杀了它；蛾就代表着爸爸。刚刚他试图要用小刀把柱子切断，表示他害怕自己已经攻击了父亲。父亲真的病倒时，他会觉得是自己造成的〔欲望的全能感〕(omnipotence of wishes)。由于他觉得罪疚，同时想惩罚自己，所以就拿刀子指着自己，并敲打自己的牙齿。

K太太诠释的时候，理查渐渐平静下来，脸上也恢复了血色，而且显露出深受撼动以及有所理解的神情（在我看来，他此时的领悟几乎是有意识的）。然而过没多久，拿着小刀的理查变得相当具有攻击性。他先是对那些木头柱子又砍又切，接着沿着窗台刮出一条线，然后又试着要割坏桌子，还差点把那些女童军的袋子割开。K太太说他不应该这么做。同时，他也频频把刀片放到嘴里。K太太警告他这样可能会伤到自己，他才停止。接着，他又到处走来走去，手上的刀子不仅打开，还指着自已，万一滑倒就可能会受伤。K太太再次警告他，他才把小刀阖上（注记 I）。

K太太诠释说，理查觉得那只受伤且被支解而死亡的蛾——父亲就在他体内；父亲的病以及对父亲死亡的恐惧加深了这种感觉。理查想把这个生病的、危险的或死亡的父亲从体内赶出去，所以把刀子转过来对准自己，代表伤害或甚至是杀死自己。木头柱子代表爸爸那巨大的性器官，他也认为那柱子在他体内，并且在里面遭到攻击；破坏桌子或割坏窗户的动作都是代表这个意思。他对自己的攻击欲望感到十分罪疚，所以想惩罚自己。

理查的脸上充满了惊恐与痛苦，并且说他恨不得自己“不在这里”。

K太太诠释说，他之前提到让爸爸生病的原因之一是“闷热的X地”，而这也是指K太太与分析工作。K太太已经变成了受伤的妈妈，同时体内含有因为受伤而变得危险的爸爸。理查感到万分罪疚，所以想把爸爸的病归咎于代表坏妈妈的K太太。

理查在游戏室里四处查看，并且走到厨房去把火炉打开，从里面取出一些煤灰。他用斧头敲了敲沥水板，不过动作很小心，还特地指出那些原本就在上面的痕迹。他也拿斧头敲炉管，并且说，如果这是他家的话，他会把所有东西都打烂。

K太太的诠释是，理查害怕她、妈妈及自己的内在里面含有巨大的、被摧毁的父亲性器官；现在他觉得这个内在特别危险，是因为害怕父亲的死亡。他认为除了把K太太与他内在的这个性器官打烂，或动手术把它取出之外，别无选择。他刚刚用小刀切了很多东西，接着又拿斧头敲打沥水板和炉管。他或许认为只有手术才能根除爸爸的病（注记II）。

理查又从炉子里清出更多煤灰。之后，他开始查看其中一个袋子，还勉强把手伸进去了一点，不过仍然猜不到里面装的是什麼。他再度表示里面装的可能是熊，也问说别人会不会介意他把袋子打开或切开。接下来，理查开始扫地，并且说他想把房子扫干净给其他人使用。他还找到一支厕所用的刷子来刷马桶，刷完之后很高兴看到马桶干净多了。理查忙着清理房子的过程中，只问了几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英国皇家空军最近有没有空袭行动。

K太太诠释说，理查现在试图要寻求另外一种方式面对恐惧。如果他能够把K太太、妈妈及自己内在那些危险的“大号”（现在在他心中就是甲虫、蛾，及危险的父亲性器官）都清干净，或许就能够让每个人都重修于好。这表示他想根除父亲体内的病源，也代表他认为自己那些常常用来当作炸弹的“大号”，或许就是让父亲生病的罪魁祸首。

理查继续在房间里及厨房四处探索，随后在某个储柜里找到许多以前从来没碰过的东西。他打开了几个盒子，也拿出一些东西来看，但仍然像之前一样小心翼翼地把东西一个个放回原处，主要是害怕那些女童军会发现他动过。他还拿起一本书翻看里面的图片。这时，他的情绪比刚才平静许多。他频频问K太太今天有没有要去村里，听到她说要去邮局的时候，他相当高兴。

K太太问他为什么比较喜欢她去邮局，而不喜欢她去杂货店或史密斯先生的店。

理查回答说，她去邮局的话，就可以陪他多走一段路（事实上不然，邮局离游戏室反而比较近。）

K太太指出，他比较喜欢邮局和鞋店的原因是里面只有女店员，这样他就不用害怕那些“可怕的”男人，包括K先生、史密斯先生、伊凡斯先生与杂货店老板。

很明显地，理查只有在一开始的时候为父亲的病感到悲伤。他描述父亲如何被抬到床上照料的时候，父亲在他心中已经转变成婴儿，而他对父亲有很深的怜悯之情。这次晤谈时，理查最主要的情绪是内在危险

（他自己与妈妈的内在）所引起的被害感以及强烈的修复欲望（注记III）。虽然理查一再地攻击房里的各种物品，但他的攻击主要针对的是内在迫害者，从他不再像以往那样频频注意外面的路人，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到了路上之后，他对经过的小孩或大人也都没什么兴趣，但这时他的情绪已经有所转变，他变得既严肃又悲伤。与K太太道别时，他看起来仍然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他对父亲生病的担忧与焦虑显然在这时又浮现出来了。

第六十一次晤谈注记：

I.我曾指出，分析师有时候必须避免儿童对自己做出任何伤害，而我现在要补充的是，防止儿童伤害自己也同样重要。

II.引起攻击欲望的一项重要刺激因素，即来自于想借由扯出或切断被视为是客体内含有的坏东西来拯救客体，这个机制对于理解儿童的破坏行为相当重要。举一个我所观察的案例来说：有一位四岁小男孩对于母亲怀孕感到十分焦虑，虽然他很期待宝宝的出生，但也觉得相当嫉妒。我认为他也会因为妈妈怀孕的时候经常感到不适，而害怕她肚子里面装的是坏东西。他不断地把床单、屏风的布幕还有自己的睡衣都一一剪破，要阻止他的唯一方法就是把所有的剪刀都收起来。这些攻击显然有一部分是针对自己而来，原因是他觉得自己体内含有妈妈及宝宝；另一部分则是为了要拯救妈妈，在他的幻想中，妈妈里面含有又坏又危险的宝宝。这个小男孩的破坏行为显然与母亲怀孕有很大的关联，但就其他许多儿童来说，纵使母亲没有怀孕，也会产生破坏东西的需求。我坚信，即使有其他焦虑产生，儿童一直都会有探索母亲身体的强烈需求，以及除去母亲体内可能怀有的宝宝或坏阴茎的欲望，就算母亲没有怀孕也会如此。

III.这次晤谈时，我将诠释的重点放在理查的被害感上。然而，我同时在思考的问题是，除了被害感之外，悲伤与忧虑的情绪也显而易见，在这样的情境下，这样的诠释是否足够。不过，从整个晤谈过程来看，理查的被害感在最后结尾时已有所纾缓，显示我的诠释仍是适当的，而我过去的经验也大都如此。此外，他在最后转变成哀伤并陷入沉思，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这样的情绪是因为被害焦虑经过诠释之后才显现出来。

我在多处曾指出，被害焦虑往往会因为忧郁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而增强。被害焦虑的强化，也表示爱、怜悯与罪疚感都被扼阻了。此外，倘若婴儿在出生之后就有非常强烈的被害焦虑，其忧郁心理位置就无法

修通。面对强烈的被害感时，个体便无法让忧郁与罪疚的痛苦显现出来并经验这些情感。在临床工作中，我们可能必须与患者的被害感长期抗战，并且必须加以诠释。我们知道每个人多少都有某种程度的罪疚感与忧郁，这能够帮助我们有更敏锐的洞察力，去发现在分析过程中这些情绪可能显现的任何迹象。相反的，也有许多案例是一开始只看到忧郁以及对抗忧郁的防卫机制，这时，我们就必须谨记被害焦虑同样也在运作，而且必然会在分析过程中显现出来。

总而言之，分析时必须专注于处理当下最主要的情绪，同时提醒自己其他焦虑情境迟早也会出现。

【注释】

[1] 先前的素材显示，借由父子角色的对调，理查就能够克服嫉妒，并维持对父亲的爱与怜悯。

第六十二次晤谈（星期三）

理查在游戏室外面与K太太碰面。他的表情严肃而哀伤，但被害感似乎没像昨天一样那么深。他说他接到妈妈打来的电话，妈妈跟他说爸爸昨晚的情况良好，医生也相当满意，他听了之后很高兴。进到房内后，他跟K太太说妈妈要他问能不能把星期五的晤谈改成下午，让他星期四晚上回家，星期五再赶回来。他询问这件事的时候显露出担忧的神情，即使K太太马上就表示同意，他仍然问她什么时候可以确定改时间的事，而且还问了两次。

K太太强调说，改时间没有问题，并指出他似乎不敢相信自己希望的事可以成真。当他终于确认K太太已经同意改时间，他也真的能够回家，而且K太太与母亲之间不会有冲突时，脸上便显露出喜悦之情。

理查四处张望，看看昨天那些女童军有没有动过房里的东西，当看到一切都一如往常时，他相当满意。接着，他发现有一些袋子和柱子已经被搬走了……他再度强调他很高兴听到爸爸的病情好转。接着，他向K太太叙述昨晚发生的事，他说保罗在旅馆陪他，一直到吃完晚饭才走。保罗还跟旅馆里面的人说要他们“好好守规矩”。

K太太问理查，这是不是表示他很高兴保罗来陪他，而且对他很好。他说现在旅馆那位男孩都不会来烦他了，还有女服务生的态度也都相当友善。保罗离开之后没多久，他就在床上看书，想安慰自己，但他还是觉得好孤独，结果就边哭边睡，哭没多久就睡着了。这时，理查抬起头来望着K太太说：“我知道你替我感到很难过。”他又说想请求K太太一件事，不过她一定不会同意；他很希望晚上能来找她，如果可以的话，还想在她家住，跟她睡同一个房间。他疑惑地问说，这样是不是代表他想把自己的性器官放进她里面？问的时候，他还把两只手的小指都放进嘴里（注记 I）。

K太太诠释说，虽然他有时候可能会想把性器官放到妈妈里面，但他还是很害怕这么做。不过，昨晚他觉得孤独和不快乐的时候，并不是

想着这件事。那个时候，他希望代表妈妈的K太太能够来安慰他、爱他、陪他睡觉，并且抱抱他。他也想吸吮她的乳房，他刚刚放进嘴巴的两根手指就代表她的乳头。理查希望自己能变回小婴儿，这样他不快乐的时候就可以躺在浅蓝色好妈妈的臂弯里让她呵护。K太太问他昨晚上床睡觉以前想了哪些事。

理查回答说，那时他很希望自己能在家，脑中想着爸爸、妈妈还有爸爸的看护。那位看护看起来是个好人，他想多看看她……理查开始画画（第五十三张图）。他也看了看第五十二张图，觉得“布朗布克”（Brumbuck）代表“棕色”（brown）这一点很有趣，也提到图中那个鲸鱼城市。他指出第五十三张图的左半边有一个调车场，好几十辆火车会在那里睡觉。

K太太诠释说，理查想跟保罗一起上床睡觉，而且是跟好几十个代表好哥哥的保罗一起，然后他们会把性器官放在一起；小时候每当他觉得孤独以及被妈妈遗弃的时候，可能就会想这么做。K太太指出，他今天用棕色铅笔画这张图，跟之前的习惯很不一样，而刚刚她在诠释的时候，他还把铅笔放到嘴巴里面。调车场里面那些在火车尾端的黑点就代表他的粪便以及自己与妈妈的内在，而他觉得自己已经将这些东西都吞进去了。把妈妈体内这些棕色的东西掏挖出来吞掉，也代表吃掉鲸鱼及爸爸的性器官。他想得到爸爸那吸引人的性器官，也就是“长线”、国王以及“罗斯曼”，但同时也感到极度恐惧，所以就转而投向他觉得更好、更安全的保罗的性器官。

理查对此表示抗议，并解释说，他今天用棕色铅笔是因为这枝削得最尖。不过，他自己对这样的辩解似乎也没什么信心，又补充说：“……至少是里面最尖的一支。”图中除了“往路格”（to Lug）这几个字之外，只写了“林基”（Rinkie）；他说这个字的前半部是rink（溜冰场），而后半部的kie代表key（钥匙），这个拼法很好玩，不过他还是认为这是代表钥匙的意思。……理查解释的时候，一边玩着刚刚坐下来时顺手拾起的橡皮环。先前K太太问他孤独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时，他把橡皮环挤成“B”的形状，接着又提到爸爸的看护。

K太太诠释了理查对乳房的渴望，表现方式除了B的形状之外，还包括刚刚吸吮两只小指的动作。他渴望见到爸爸的看护，是因为她让他想起小时候非常喜爱的那位保姆。之前当妈妈回去Y地的时候，保姆过来X地陪他住了几天，而他一直很想念她。现在，无助的父亲必须受看护照料，所以父亲在他心中已经变成了小孩——或许就变成了他一直预期妈妈会生的小孩。因此他相当嫉妒可能成为新生儿的父亲，并且害怕

会失去妈妈与保姆的爱。此外，爸爸变成小孩的感觉，促使他变成婴儿的欲望再度显现〔退行〕。这个愿望若是无法达成，他就会转而寻求保罗的陪伴与爱。

K太太诠释这一点的时候，理查似乎相当感兴趣，而且态度友善，不过当她提到他的孤独感时，他也露出哀伤的神情。同时，他把橡皮环放在头上，微笑着说：“我的头上有光环。”然后做了一个非常天真无邪的表情。

K太太诠释说，理查似乎觉得自己像个天使。他喜欢K太太为她感到难过，也试图要博得她的同情，因此，他把自己装得像“小羊赖瑞”一样天真无邪。

理查觉得K太太这番识破他心思的诠释很有趣，显然也表示认同。

K太太并诠释说，爸爸在理查心中也代表他自己的小孩。虽然他既害怕又讨厌那些贫民窟的脏小孩——他们代表受伤而危险的小孩，不过事实上他还是很喜爱好小孩。

理查完全同意这番诠释。他说父亲吃的是班杰食品（Benger's food），这不是婴儿食品吗？……现在，理查变得相当焦躁不安，并且走到窗前去望着外头。他看见史密斯先生经过，便向他招手并且微笑，史密斯先生也友善地响应他。他很高兴地回到桌前坐下，对史密斯先生没有任何评论，也没有问K太太今天有没有遇见他，这一点很不寻常。接着，理查开始在口袋中摸索小刀，似乎不确定有没有带来，后来还是找到了。他打开小刀，看了看上面的商标，然后别有用心地说：“德国制。”这时他又往窗外望，看见有位男子经过，就说他长得很可怕。

K太太问他为什么这么说。

理查说他的鼻子大得吓人（事实上那位男子的相貌普通，并无特别之处）。他转头看看房间四周，接着轻轻地用小刀在木头柱子上划了几下，不过很快就把小刀收起来。他把颇有重量的柱子立起来，再放手让它倒下，发出一声巨响。……理查问英国皇家空军最近有没有空袭，K太太回答说不知道的时候，他相当不高兴，还问她早上为什么没有听新闻……理查走到厨房去，拿起斧头开始敲打炉管，但敲没几下就放弃了，后来又开始仔细检查火炉的每个部分。他先把烤炉打开且清出一些煤灰，再捶了捶里面的管子让煤灰掉出来。他还把火炉的风门打开，并仔细研究炉子和水箱怎么连接在一起。接下来，他打开水龙头并装满一桶水，然后要K太太把水倒掉。厨房的地板就这么被他弄得一塌糊涂。理查发现之后相当担心，而K太太帮忙清理干净时，他一脸感激。

K太太问他是不是怕女童军发现他把厨房弄得乱七八糟。

理查回答说不是，可是他不希望她们怪罪她。

K太太诠释说，理查在寻找自己体内那个巨大又吓人的父亲性器官，它的代表就是刚刚那位男子的大鼻子以及他口袋那把德国制的小刀；而他也想知道它究竟有多么巨大。他想打烂它、切断它，让它脱离自己的身体，所以他刚刚才会去割柱子。不过，后来他又决定要跟昨天一样去清理炉子，也就是他的内在。炉子也代表K太太的内在，而德国制的小刀是K先生；他常常认为K太太体内含有K先生，所以她的内在也含有那个生病又吓人的爸爸。理查也试图要把自己放进爸爸体内那些坏的、有爆炸性的粪便清理出来。他害怕自己造成的混乱会让女童军与K太太之间产生冲突，这代表他的坏粪便会引起其他人的不和，特别是父母之间的不和。

一切清理完毕后，理查开始翻看年历，并表示喜爱其中几幅风景图。里面有一张图画了一间有着棕色茅草屋顶的农舍，而且整张图的色调都是棕色，他一看到这张图就说不喜欢，并且迅速地翻到下一张继续欣赏。K太太问他为什么不喜欢那张图的时候，他似乎不太高兴，但还是勉强地回答说他不喜欢那个屋顶。他喜欢的那张图画的是是一群绵羊和几只小羊，而画名就叫做“孤寂”。他望着那张图，情绪突然激动起来。

K太太诠释说，他觉得很孤独，很想要回到父母身边，那些跟着羊群的小羊会让他想家。

理查回答说，他的确很想回家，但并没有不快乐。年历里面还有好几张深褐色的图片，他也很快地翻过去。

K太太诠释说，这同样代表他不喜欢自己的粪便。农舍上面的棕色屋顶代表父母的家与内在，他认为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弄脏它们。

理查让K太太看两张棕色的图，并且说他喜欢这两张，上面画着耀眼的阳光，让图的一部分看起来金光闪闪。

K太太提醒说，太阳往往代表会带给他温暖及帮助他的好妈妈，她甚至可以把那些坏的“大号”修复成好的东西。理查立刻接着说，他的鞋子在阳光照耀之下也会金光闪闪。

理查正准备离开的时候，瞄了瞄以前画的图，看到第四十九张图时，他打了个冷战，说：“那只可怕的老鹰正盯着我们看。”

K太太诠释说，那只老鹰代表混在一起并且被坏粪便涂黑的爸妈，而张开的鸟嘴表示他们会吞了他。坏父母正在监视理查及代表好妈妈的

K太太，并且密切注意他们的一举一动与对话。然而，他也幻想自己已经吞噬了坏父母，所以他们也会从内在监视他的行为与思想。现在，老鹰特别代表着生病而受伤的爸爸与妈妈联合起来对抗他。^[1]

第六十二次晤谈注记：

I.性交的想法在意识层中一直被强烈潜抑，但潜意识素材却证明了这个想法的存在。目前，口腔欲望与情境由于父亲生病所造成的退行现象而强化了，这一点在第五十六次晤谈之注记中已有详尽的说明。理查在俄狄浦斯情境中与生病的父亲竞争所引起的焦虑，已经到了令他难以忍受的程度。过去的素材一再显示，理查在舰队游戏中曾试图要放弃性器欲望，以避免与父亲竞争，而目的是希望能维持家庭的和谐。父亲的病强化了维持家庭和谐的渴望，促使他退行至婴儿期阶段。受看护照料的父亲同样也变成了婴儿，而理查刚刚曾经表示他想多了解那位看护。因此，父亲亦代表会抢走妈妈乳房的小孩。愈接近我要离开的日子，理查的口腔欲望就愈强烈。此外，由于他的焦虑大都集中于父母的性交，就某方面来说，性器特质对他而言也因此变得危险，退行至口腔特质的情况也愈益强化。然而，他希望在俄狄浦斯情境中避免的嫉妒在口腔情境仍然再现，这一点十分重要。

我曾经提过一些会造成男性性无能或性能力衰减的因素，例如害怕与父亲的性器官竞争会造成伤害所引起的焦虑、被父亲报复之恐惧，以及母亲那受伤而危险的性器官所引发的焦虑——母亲的性器官之所以危险，是因为里面含有具摧毁性的父亲性器官。我要补充说明的是，在升华中展现的一种对于哺育的好乳房之渴望，是终其一生都将存在的特质，所以不论焦虑被内在或外在因素激发时，这样的渴望很容易再现。因此，除了考虑到退行的影响之外，我们也不能忽略那些从未消逝而且会影响整体发展的早期欲望。

【注释】

^[1] 我并没有记录理查对这番诠释的回应以及最后离开的情况。

第六十三次晤谈（星期四）

理查站在距离游戏室几户之遥的地方等待K太太，他看起来心情相当好。他倚着庭院的围墙，假装没有看见K太太，而且还半闭着眼睛做鬼脸。他开玩笑地跟她说，他刚刚假扮成“傻乎乎的老笨蛋”，不知道她有没有认出他来。他说妈妈有打电话来，说如果爸爸的情况良好，就可以把他留给看护照顾，然后带他和保罗一起回去Z地住一天，但情况不好的话就不行。进到房内后，理查坐了下来，并且说舰队今天没有来，它不想来，也不愿意见到她。

K太太诠释说，理查对她似乎有矛盾的情感，似乎觉得她也可能具有危险性。舰队代表他某一部分的想法以及他的家人，而他与K太太会面的时候会想保护家人的安危。

理查同意K太太的诠释，但强调他真的很想过来见她，也非常喜爱她。他说他昨晚很开心，睡得很好。昨天晚上他去电影院看了一出很棒的影片，而且很幸运地选到他最喜欢的位置，也就是右侧的最上方，能够俯视全场。他还把座位号码告诉K太太，并且说右侧的位子除了他之外没有什么人。当然，很多人都会买这种比较便宜的座位，不过只要他能坐在这个位子上，旁边就算有别人他也不介意。他觉得有几个男孩在看他，他没理会，后来他们就没有再看了。回到旅馆之后，他读了一会儿书才睡，而且睡得很好，现在觉得很有精神。

K太太诠释说，坐在他最喜爱的位置上，就好像在游戏室里面跟K太太坐在一起似的；他常常说，坐在K太太旁边让他有安全感，也会觉得受保护，不需要担心有人会迫害他。当他比较能够在电影院里安稳地坐着，也会更加确定K太太就在他体内，所以他是受保护的，这表示他确定有内在的好妈妈存在。K太太提醒理查，有一次周末，他曾经觉得她就在他身边（第七次晤谈）。昨晚，她不是那只监视他的可怕老鹰（第六十二次晤谈），而是内在的好妈妈，所以纵使晚上没有家人陪，他也并不觉得孤独。他很骄傲自己能够一个人住，又不会觉得不快乐，而这也证明了K太太以及分析确实对他有帮助，同时让他更加确信自己

的内在有好妈妈。

理查抬头望着K太太，眼神充满温情与喜爱之意，并伸手摸摸她的袖子。他说他很喜欢她的红外套，还问欧洲的女士是不是都穿这么好看的外套……理查一抬头，正好看到史密斯先生经过。他刚刚并没有注意外面，所以差一点就错过了。史密斯先生似乎很匆忙的样子，没有看到理查，让他相当失望。他敲了敲窗台，史密斯先生这才抬起头来对他微笑，而理查也放下心来。

K太太诠释说，要是史密斯先生没有对他微笑，他就会很担心，原因是他害怕好父亲一下子就会变成坏父亲。因此，对于代表爸爸的男人，他都必须保持友善的态度。他刚才靠在墙上假装是“傻乎乎的老笨蛋”时，其实是在取笑爸爸，所以他会有罪恶感，也会觉得很害怕。

这时，理查把颇为沉重的木头柱子的一边举起来，只要他一放手，就会砸伤自己。

K太太诠释说，这个动作想表达的是他很害怕爸爸那会报复的巨大性器官。他把柱子举起来就是想测试爸爸的性器官有多危险，还有刚刚确认史密斯先生会不会给他友善的响应，也是同样的道理〔现实感〕(reality testing)。

理查走到厨房去查看火炉，但他并没有像昨天一样破坏它，只是仔细地检查并清理一番。他从“水箱宝宝”里面舀水的时候，跟K太太说水管口有一些细菌，他想把它清干净。他拿着水桶从水箱里舀水，一开始没有装得很满，所以还可以自己把水倒掉，但第二次他就决定请K太太帮忙，并且说：“我实在不想请一位女士倒水，但你可以帮我吗？”K太太把水倒掉之后，他找到一支刷子开始刷炉子，还从炉子及炉管里面清出许多煤灰。

K太太诠释说，理查想把她身体里面那些危险的宝宝（细菌）或生病的宝宝清掉，也想把K先生那肮脏又生病的性器官清出来，以免她也被弄脏或生病，并且让她的内在变得更好。他也想借由这个方式让生病的父亲康复。

理查的手和外套都被煤灰弄脏了，但他不以为意，还说要清东西就不可能不弄脏自己（注记 I）。

K太太指出，这样一来，他会觉得有一些原本在K太太与妈妈体内的脏污细菌跑到他身上来了，而他认为弄脏自己就可以减少她们的问题。

理查走到水箱前又开始用水桶舀水。

K太太要他不要把水装太满，不然她也提不动。

理查问说，如果他一直开着水龙头，让整间房子被大水淹没，然后被冲到河里去的话，会怎么样。到那个时候，河水会越来越浅，而好几百人就会没有水喝。

K太太诠释说，她叫他不要把水装满，让他觉得自己好像正想偷走妈妈的好乳房，并且让其他小孩没有机会接受哺乳。由于他不能够装满水，水龙头在他心中就从好乳房转变成爸爸的坏性器官，会把妈妈淹没、摧毁并且带走——房子被大水冲到河里。

理查又问K太太今天有没有要到村里去（晤谈一开始他就问过一次了）。其实，他知道K太太每周四与约翰有约，而且就紧接在他之后，所以她必须直接回到住所。理查哀求地问道：“你一定要回家吗？”

K太太诠释说，理查知道约翰要与她会面，所以希望她不要走，把时间都留给他一个人，这或许就是他前几天（第五十六次晤谈）曾经问她能不能把晤谈延长为两小时的原因。此外，他也害怕K太太与约翰见面之后又会被弄脏、被伤害。这样的感觉使他更加嫉妒爸爸与保罗现在受妈妈照顾，也害怕他们可能会弄脏她和伤害他。

理查不断地将水箱的盖子用力盖上。

K太太指出，这代表他把她的乳房盖起来不让其他人使用，尤其不准约翰使用。此外，他嫉妒的时候也会感到愤怒，而且会希望K先生与约翰重重地伤害K太太的乳房与性器官，这就是妈妈性交的时候会让他这么担忧的原因……这时，原本有两节的水箱盖子裂开了，有一节掉进水箱里，K太太把它捞起来的时候弄脏了手臂，接着便用水把手冲干净。

K太太擦手的时候，理查同时也用毛巾的另一端擦，并且说他们共享这条毛巾。他与K太太合力把盖子的两节拼凑起来，并且很高兴K太太帮他做了这些事。

K太太诠释说，他想跟她共享一样东西，表示他希望不论在外在或内在都让她维持是好妈妈的状态。

理查找到一颗小球，然后把球从房间的一端滚到另一端。他也把另一颗大一点的球拿来照样滚了一遍，再让两颗球撞在一起。

K太太诠释说，他似乎觉得自己的性器官虽然小，但还是可以进入K太太身体里面（房间代表她），这表示他可以为她做点什么，也能赢

得她的爱。如此一来，他会比较愿意与约翰一起分享她（代表与保罗共享妈妈）；大球就代表约翰及保罗。

接下来，理查从K太太的袋子里拿出一颗更大的球，并且以同样的方式玩这颗球。

K太太诠释说，他现在正与保罗及爸爸一起共享妈妈。

离开以前，理查仔细看了看外套，发现上面沾了煤灰，不过他似乎不是太介意。他说妈妈看到外套脏了一定会骂他两句，但应该不会糟到什么程度。他很友善地与K太太道别，看起来没有特别兴奋或开心，也没有显露出被害感或忧郁。最近，理查很少表现出对路上其他小孩的恐惧感，而在这次晤谈中，他也几乎没有注意外面的路人。

这天，理查的母亲告诉我，自从父亲生病之后，理查的表现相当好，也很帮忙，只不过他仍然将整件事戏剧化了。理查知道他必须自己一个人留在X地的旅馆里（而且是第一次晚上没有人陪），他说虽然他很想留在妈妈身边，但他觉得自己过来X地接受分析是最好的做法，而且他的意志相当坚决。据他母亲表示，理查的情况改善许多，也维持得不错。

第六十三次晤谈注记：

I.理查能够领悟到清理东西的时候，就不得不把自己弄脏，我认为这是别具意义的。他的整体发展在这个阶段所显现的特质，是理想化减弱以及更进一步的整合，因此，他更能够体认到人不需要达到完美的境界也可以是好的。这意味着他虽然弄脏了自己，但他仍然可以成为有用、有帮助及有价值的人。能够更加包容别人，也就能够更加包容自己，所以罪疚感随之减轻了。忧郁及被害焦虑的降低也意味着强迫倾向趋于缓和。

第六十四次晤谈（星期五）

这天下着倾盆大雨。理查来到游戏室时，看了看房间四周，露出嫌恶的表情。此外，他完全没有看K太太一眼。他拿了一份从Z地带来的报纸给K太太，并急着要她马上阅读，这样她才能够熟悉Z地，也才会喜欢那个地方……理查从口袋里拿出一先令，问K太太有没有十二便士跟他换。

K太太说她没有零钱。

理查索性坐了下来，并且说他但愿现在“不在这里”。他做了一个动作，然后解释说他在摇铃。

K太太问他想叫谁过来。

理查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他要叫浅蓝色妈妈进来，并且把深蓝色妈妈赶出去。他指着K太太身上那件深蓝色的洋装说她穿的虽然是深蓝色，但还不是黑色，而是介于这两个颜色之间。之后，他叙述了这次与妈妈和保罗回到Z地的情况，他们不仅带回很多父亲所需的日用品，更重要的是还带了他的发条火车。他提到这辆火车时，情绪相当激动。^[1]接下来，理查画了第五十四张图。他说这是发条火车的路线图，中间那个圆圈代表轨座，周围的线是铁轨，他并没有解释上面那个圆圈代表什么。理查开始模仿火车起动的声音，并且兴致勃勃地描述火车的动力与速度，显然是试图要克服自己的恐惧与忧郁〔躁症防卫〕。

K太太诠释说，理查很高兴能把火车带回来，不仅是因为他喜欢玩这辆火车，也是因为它代表他自己，代表小小理查还活着，并且接受母亲乳房的喂养；母亲的乳房就是图中的两个圆圈。他现在更迫切需要这些，是因为他很担心父亲病得不轻，甚至怕他死亡，而这也更加深了他对自己死亡的恐惧（注记 I）。

理查沉重而哀伤地说：“爸爸病得很重。”之后，他跑进厨房，然后站在一个箱子上望着窗外，这才发现之前那些袋子以及木头柱子已经搭

成了一个帐篷。他很兴奋地叫K太太过来一起看，然后要她握着他的手让他跳下来。

K太太诠释说，他要她握他的手，还有之前想跟她换零钱，都是表示想借由这些方式把她变成好妈妈，这样他就不会害怕那个被轰炸且受伤的妈妈，而她的代表就是在Z地的老家或是死去的“老鹰”妈妈——现在也代表含有生病爸爸的妈妈（第五十九次晤谈）。

理查踏着行军的步伐在房里走来走去，一边大声吼叫、用力跺脚及踢正步……他回到桌前坐下，然后迅速地在两张画纸上写满自己的名字和涂鸦，画的时候显露出愤怒、忧虑与被迫害的神情。

K太太诠释说，跺脚、吼叫与愤怒地涂鸦都是在表达他觉得自己已经用粪便和尿轰炸并弄脏爸爸，以及他就像希特勒一样行军与踢正步。他非常担心自己害爸爸生病，同时伤害了含有爸爸的妈妈。因此，他不仅感到罪疚，还害怕会被自己体内的内在父母（也就是老鹰）攻击。

理查挖了挖鼻孔（相当不寻常的动作），并且问K太太会不会阻止小孩病人做出一些伤害自己的事。

K太太要他举例说明。

理查说：“譬如，把鼻屎吃掉。”

K太太诠释说，他以前似乎有吃过鼻屎，而且害怕鼻屎就跟会伤害自己和父母的“大号”一样又坏又危险。

理查露出如释重负的神情，承认自己以前曾经吃过鼻屎，但话一说完马上就冲到厨房去。他仔细地查看“水箱宝宝”，发现水里面有一些煤灰，随后又拿了一支拨火棒在水里戳来戳去，并且说：“爸爸生病的时候，他的心脏就是这个样子。”

K太太指出，他觉得自己已经攻击了爸爸，并且在他的身体里头刺来刺去，让他受伤、生病。不过，他也试图要借由拿着拨火棒上上下下的动作，让爸爸的心脏继续运作而不要停止。同样地，他在移动火车的时候，会觉得这样能够维持他与爸爸的生命。

理查拿起盖子朝水箱上丢，想把它盖起来，但盖子又扑通掉进水里，水还溅到炉子上。K太太忙着把盖子捞起来的时候，理查焦虑地望着窗外的大雨，还跑去把侧门打开，让窗帘都被雨喷湿了。

K太太要理查把门关上，并诠释他的恐惧，他觉得大雨就像生病的爸爸排出的尿，不仅有毒，还会把人淹没。^[2]他让窗帘被雨喷湿，就是想测试雨是不是真的这么危险。

理查在游戏室里跑来跑去。之前，女童军把房间整个打扫整理过了。他看着屏风上面新放的几张明信片，还喃喃念着其中一张明信片上面的小短文。文中写说唐老鸭把他收养的一只小企鹅留在家里，然后出门去觅食，回来的时候发现贪吃的小企鹅已经把金鱼给吞了。这时，理查也一边用力地啃咬一支新的红色铅笔，把铅笔末端的漆都给咬掉了。他问K太太会不会在意他咬新铅笔。

K太太诠释说，理查害怕自己就是那只贪吃的小企鹅，而且已经把爸爸那好的“罗斯曼”性器官给吞了（爸爸的性器官刚才以金鱼为代表，现在则是铅笔），留下K太太与妈妈跟受伤或死亡的K先生与爸爸在一起。

理查画了两张邮局汇票；一张一磅的给自己，另一张十一便士的给K太太，两张上面都签上了国王的署名。

K太太诠释说，他是在表达自己体内也含有好的“大号”——国王给他的汇票；国王就代表爸爸。K太太只拿到十一便士，而他却拿到一磅，代表他觉得自己把她体内的好爸爸阴茎以及好宝宝都抢走了。

理查开始变得坐立不安，他走到窗前望着外面的雨，接着又在房里跑来跑去，然后在已经涂鸦过的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K太太诠释说，他害怕自己其实没有好的“大号”（一英镑）可以给K太太与妈妈，来代替好的金鱼——阴茎。他觉得他只有坏粪便——涂鸦，所以没有办法把抢走的东西还给妈妈，看到她为生病的爸爸难过，他也无能为力。

理查指着红色铅笔说：“被我咬过之后，它现在变成棕色了。”

这次晤谈中，理查时而吵闹、时而不安，显露出被害焦虑。不过，比起爸爸病倒之后的那几次晤谈，这次他更能够经验到忧郁的感受以及实际的痛苦情境（注记II）。

第六十四次晤谈注记：

I.此处的诠释可以再加上：理查的表征就是火车，只要他活着，即意味着内在父亲也是活着的。这种感觉与他幼年时的记忆链接在一起，而这些记忆因为回到老家而再度重现，并且激起他对父亲的爱与关怀，以及重新享受家庭生活的渴望。从先前的素材中可以看出，那间在Z地被轰炸而且被遗弃的老家也代表被遗弃的母亲。借由重现过去的记忆与经验爱的感觉，理查觉得自己能够消除或抵消摧毁欲望以及他对希

特勒父亲的认同。很重要的一点是，过去遭到被害焦虑扼止的爱的感觉，到了此分析阶段已经能够浮现出来，并且全然地被经验到。

在分析过程中，我们不仅看到早期记忆的复苏，也看到影响理查整体发展的情绪与焦虑一一浮现，特别是那些回溯至婴儿期早期阶段或在潜藏记忆背后的感觉记忆。倘若我们得以在分析过程中，进一步探究压缩在这些潜藏记忆背后那些更为深层、更为早期的情绪情境，这些记忆便极具重要性。

II.从理查父亲突然病倒之后出现的素材以及他的态度中，可以看出一开始是被害焦虑为主导。直到被害焦虑经过分析而有所减轻之后，忧郁、罪疚感与修复欲望才得以强烈地显现出来。理查能够自己一个人待在旅馆里面就是一个例子。我相信是因为分析才会有这样的进展。他觉得在这样的非常时期，必须这么做才能帮助妈妈，也才能使分析继续下去。我曾在《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这篇论文中，提及强化被害焦虑是一种避免经历罪疚感、责任感与忧郁之痛苦的手段，我也在论文中解释说，无法修通忧郁心理位置往往会导致退行至偏执心理位置的情况。理查所经验到的，而现在也比较能够承受的痛苦，其实是非常深刻的。他无法将想象中被他抢走的好阴茎与好小孩还给妈妈，无法抵消因为嫉妒以及全能死亡欲望而对父母亲所造成的伤害，也无法在妈妈为爸爸的病苦恼时帮助她；上述种种都与他的罪疚感有密切的关联。除了各种来源（包括口腔、肛门与尿道）引发的焦虑同时运作之外，理查在不同的关系中还面临对谁忠诚的冲突：包括对父母亲双方的责任，以及对分析师与母亲这两方的忠诚。同时，他也嫉妒父亲能够获得关爱，特别是受看护照料，对于父亲的嫉妒则与他想维持父亲生命的希望相互矛盾。他跟妈妈及保罗一起回老家，而把爸爸丢下，这也让他感到罪疚。他现在相当清楚地意识到，如果爸爸死去，他的家庭就会面临危机，母亲也会变得孤苦无依。因此，他对自己过去的嫉妒与攻击欲望感到极度罪疚，而且这些嫉妒与攻击欲望现在或多或少仍然存在。

【注释】

[1] 除了可以玩火车很开心之外，他表现出来的样子就好像是找回失去的心爱客体一般。在第四十五次晤谈中，当他画着自己的电动火车，并且提到他们在Z地的老家和早期那些美好回忆时，情绪就跟现在一样激动。他的舰队与金丝雀也有同样的作用：这些东西都跟他在与父母的关系及家庭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爱连结在一起。

[2] 这时，理查显露出强烈的被害焦虑。从过去的晤谈中可以看出，他一直将大雨视为一种惩罚或威胁，代表父亲从上方洒下危险又有毒的尿，之前也代表上帝的威胁（第五十二次晤谈）。

第六十五次晤谈（星期六）

理查提着手提箱过来，晤谈之后，他就要直接坐公交车回家。他看起来很严肃，但是态度友善而坚定。他告诉K太太说，今天是他离开旅馆的日子，以后不会再住了。

K太太问他会不会觉得难过。

理查说会，旅馆的人都对他很好。星期一他会去威尔森家（之前提过他们是理查一家人的朋友，住在X地）住三个晚上，接下来的几天和周末他都会回家……进到游戏室之后，他看看四周，然后问K太太能不能帮他绑鞋带，让它一整天都不会掉，K太太照做了。在桌前坐下之后，他又做了摇铃的动作，并且说这次是要K太太进来，她今天是浅蓝色妈妈，而且穿着很漂亮的外套。

K太太问说，既然她已经在这儿了，为什么还要摇铃叫她来。

理查显得有些吃惊，并陷入思考。他回答说，K太太说得没错。显然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

K太太的诠释是，理查希望她这个好妈妈能进入他的内在，而不是进入游戏室。他要K太太帮他把鞋带绑紧，是想表达他希望周末离开的时候也能够在身体里面保有她这个好妈妈。理查像对待妈妈一样要求K太太帮他做许多事，像是拾起水箱的盖子、牵着他的手让他跳下箱子、跟他换零钱以及绑鞋带等，都代表K太太不仅是能帮助他的分析师，而且让他觉得她代表好妈妈，也在他与母亲聚少离多的时候代替了母亲的角色。此外，K太太必须满足他所有要求，不然的话，他就会担心她可能变坏了，昨天就是如此。K太太解释说，他对妈妈也是一样，常常想尽可能获得妈妈最多的关爱，原因是他需要确认妈妈还爱他，而没有变成那受伤又有敌意的妈妈——老鹰，体内还含有生病与受伤的爸爸。

理查同意他一直希望母亲给他更多关爱……理查与K太太一起走到庭院去，然后把门关上，说他把她锁在里面了。

K太太诠释说，虽然他们都在外面，但他想把她锁在房子里，也就是锁在自己的内在里。由于他周末要回家，K太太也快要离开他了，所以现在他更需要满足这样的渴望。

回到房内后，理查向K太太要了画本，并且发现之前画的图都放在新的信封里，这让他很难过。他问旧的信封怎么了（注记 I）。

K太太回答说，昨天下雨弄湿了。

理查说他喜欢旧的信封，还问K太太是不是把它烧了。

K太太说没有，她拿去回收了（注记 II）。

理查显然就是期待听到这样的回答，他的脸上显露出喜色，并且说很高兴K太太是爱国的人。他朝窗外望去，说刚刚经过的女孩有一头卷发，看起来很像书里面那只怪兽。理查再度拿起铅笔又吸又咬，并且问K太太会不会在意他吸“她的”铅笔。他还说，虽然她从来没有为这件事生气过，但之后还是很难说。接着，他问K太太喜不喜欢他带来的报纸。这时，他突然面有难色，说他本来也想把这份报纸给旅馆的女领班，可是他又希望K太太留着。不过没关系，反正女领班之前看过了。

K太太指出，他想同时取悦她和女领班，就像他想对好妈妈与保姆都忠诚一样。他希望把好妈妈与怪兽妈妈分开，怪兽妈妈含有生病的坏爸爸。他表现的方式是让小K太太与坏K太太分离，而刚刚那位“看起来像怪兽”的女孩就代表坏K太太。K太太也将这一点与他对父亲生病的罪疚感与恐惧感连结在一起。他会感到罪疚与恐惧的原因是他抢走了好的爸爸性器官，也就是金鱼、“罗斯曼”、“普林肯”及“长线”（也有“长寿”之意），所以会觉得妈妈体内含有受伤而危险的父亲。^[1]刚才他特别提到红色铅笔是她的，也一直问她会不会介意他吸铅笔并咬坏铅笔。他以前从来没有说过任何一支铅笔是属于她的，现在会这么说，是因为他担心K太太体内只剩下又坏又危险的性器官，是他造成的，他已经把她体内（也就是妈妈体内）那个好的父亲性器官吸走了。红色铅笔经过他又吸又咬之后，已经变成了棕色铅笔。铅笔是属于K太太的，也代表她和妈妈的乳房，所以他觉得自己咬了乳房，还把它弄脏。

理查环顾房间四周，然后说现在他知道剩下的袋子里面装了什么——指的是另外一个帐篷，之前他已经仔细地检视过搭在外面的帐篷。关于游戏室与厨房都已被清理干净这件事，理查从昨天到今天都没有做出任何评论。

K太太特别点出这一点，并解释说，他不喜欢女童军清理游戏室与厨房，他认为这些应该都由他来做。

K太太诠释的时候，理查又画了一张汇票，这张是要给妈妈的，金额是十九先令两便士。

K太太诠释说，理查觉得这么做就是在把好阴茎（好“大号”）还给妈妈。事实上，他不仅把国王给他的一英镑分给K太太与妈妈，^[2]还多加了一点钱进去。他想借由这个方式公平对待K太太与妈妈，就如同他常常希望能把关爱平分给母亲和保姆或平分给父亲和母亲一样。

这时，理查一边在纸上涂鸦。他说他写的是中国字（事实上，他的涂鸦有一点像中国字），而且是一封抗议书，他不太确定这到底是蒋介石写的，还是要写给蒋介石。

K太太问这封抗议书里面写了什么。

理查说他也不知道。接着，他画了一条形状奇特的电车线，起站与终点都是“罗斯曼”，然后再用涂鸦把它整个盖掉。他也再度问K太太等一下有没有要去村里。随后，理查开始像昨天一样，在房间里面踏着行军的步伐、吼叫和踢正步。他画了一个几乎快点填满整张纸的纳粹党徽，然后把它变成英国国旗，接着又画了一架很大的飞机，并强调这是一架英国的飞机。

K太太诠释说，这架“英国”的军机，其实被认为是德国假扮的，就像纳粹党徽变成英国国旗一样，从他刚刚在房里跺脚和踢正步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他觉得这么做就是在攻击游戏室以及代表妈妈的K太太，但同时他又想保护她。

理查之前在其他画上面涂鸦并写上自己的名字，但他没有做任何说明，只说纸比昨天用得快，并且继续从画本上撕画纸下来。

K太太诠释说，画本就代表她，这代表他今天想从她身上能获得多少就获得多少，因为明天是星期日，他无法过来与她会面，而他为此感到既愤怒又挫折。

理查强调说，他真的很想回家，不想留在X地。

K太太诠释说，他确实想回家与妈妈在一起，但他也想留下来跟K太太在一起。星期日的晤谈取消让他很生气，而且一想到原本的晤谈时间可能被别人占用，他就感到嫉妒与愤怒。她也诠释说，他不在的时候总是会怀疑她到底都在做什么。

K太太说他确实想回家见妈妈的时候，理查回答说没错，但是他也想看看他们从Z地带回来的火车。他兴致勃勃地仔细描述这辆火车，说它可以跑得非常快；火车头是红色的，而乘客厢是棕色的（此时他意有

所指地看了K太太一眼），不过它们也很好。同时，他也一边开始画第五十五张图。三角形上面那条线以及下面那条指向性器官的线都是后来才加上去的。理查解释说，三角形的两边是骨头。他在加上线条之前，突然把整张画拿起来，并且把嘴唇贴到其中一个乳房上。画完指向性器官的线之后，他在头的部分加了头发。

K太太诠释说，理查这个星期日无法过来与她会面，就像他还是小婴儿的时候失去了妈妈的乳房，而替代乳房的奶瓶又被剥夺的感觉一样；这样的感受由于爸爸变得像婴儿般受看护照料而再度重现。K太太问中间那个未完成的三角形代表什么。

理查说是V，代表胜利（Victory）。

K太太诠释说，右脚上面还有一个小v，并且问大的胜利是属于谁的。

理查回答说是他，而爸爸得到的是小胜利。

K太太也诠释说，他画完性器官的线之后，就在头上加了头发，那些头发也代表性器官周围的毛发。

理查突然觉得很难为情，于是跑到厨房去到处看看。他仔细检查了炉子，结果发现昨天被水溅到的地方出现了生锈的斑点，便为此懊恼不已。如前所述，他之前对于女童军清理过厨房的事没有做任何表示，但显然这件事有火上加油的作用。他愁眉苦脸地说，他把脏东西喷到妈妈身上的时候就会变成这个样子，还问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补救。

K太太找来一支刷子把炉子清干净。

后来，理查没有再看炉子一眼。他拿了一支耙子跑到庭院里，要K太太也跟过去，然后开始耙一排排蔬菜中间的泥土，并且说 he 希望能耙个几排。他还说泥土是棕色的，但它是好东西。耙土的时候，理查露出心满意足的表情，不仅不太注意经过的路人，也没有像以前一样要求K太太轻声说话。整体而言，他在这次晤谈时很少注意外面，也没有问起史密斯先生的事。只有一次例外，就是在一位男子经过的时候，他做了鬼脸，还张嘴做出咬人的动作。之后，他转向K太太，并且充满感情地对她说：“这不是做给你看的，是给他。”

K太太诠释说，耙子代表父亲以及他自己的好阴茎，可以用来清理并且修复妈妈，也代表可以让小孩成长——蔬菜。他似乎觉得自己的“大号”不仅是炸弹，也可以是好东西，而他也用代表“大号”的邮局汇票当作是给妈妈与K太太的礼物。

理查回到房内，开始用棕色铅笔涂鸦，结果把笔尖弄断了。

K太太诠释说，他用棕色铅笔使劲地涂鸦，还把笔弄断，表示他还是担心自己的“大号”正在弄脏并摧毁K太太。她也把这件事与溅到炉子上的水连结在一起：水就代表尿，而他觉得自己的尿破坏了炉子。

理查拿起绿色与黄色铅笔，并且把没有削的两端摆在一起。黄色铅笔的笔尖断掉了，而他又用刚刚断掉的棕色铅笔笔尖用力地推挤这一端，结果把绿色铅笔给挤走了。

K太太诠释说，棕色铅笔代表他的阴茎，他刚刚的动作是表示他的阴茎会制造坏的尿与“大号”，而且弄断了爸爸的性器官、让他生病，也让妈妈非常不开心。他对自己造成的这一切都感到十分罪疚。此外，他也害怕自己会对K太太造成同样的伤害。啃咬新的红色与黄色铅笔，代表攻击妈妈、K太太与爸爸的性器官。他之前特别询问K太太会不会介意他咬这几支铅笔；咬铅笔也代表吞食他所攻击的阴茎，所以他觉得这些攻击不仅在K太太体内进行，也在他自己体内发生，就跟第五十五张图一样。他说他得到了胜利，但是当他学希特勒踢正步的时候，也代表希特勒赢得了胜利，并且从内在控制他。

这次晤谈中，理查完全没有提到父亲。K太太在收拾玩具的时候，他瞄了瞄画的那些图，并且若有所思地说他很久没有画海星了。

K太太问他现在愿不愿意说那篇中文的抗议书写了什么。

理查深情地注视着K太太说：“我爱你。”

K太太诠释说，他用中文抗议的时候——也就是偷偷地以愤怒的黄色大便抗议，即是在表达对K太太的怨恨，恨她让他失去了星期日的晤谈机会。同时，他又为自己的怨恨感到罪疚，而且还是喜爱她，所以不愿意把他抗议的内容说出来。

理查表示同意。

K太太与理查一起走出房外并把门关上的时候，他说：“老房间要休息了。”走到路上之后，他回头望着游戏室，又说：“再见！可爱的老房间。”……理查一脸严肃，但是并没有显露出忧郁或被害的神情。他又向K太太确认她是否真的要村里。路途中，理查说坐公交车过来X地并没那么不舒服，他在车上跟一位也要过来X地的女士聊天，她很和善。K太太与一位熟识的女士打招呼时，理查很高兴，并且说她在这里一定有很多朋友，而且几乎认识每个人。

K太太回答说，她在X地认识了一些人。^[3]

第六十五次晤谈注记：

I.对理查来说，旧的信封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原因是它跟他与分析师之间的关系紧紧地连结在一起，甚至代表分析师本身。这些移情情绪根植于他对最初的客体之深刻依恋之中，就像他一直想自己回到那个被遗弃的老家一样，老家就代表孤独、被遗弃的母亲，而且跟他所有的早期记忆都有关联。对客体的强烈依恋证明他有爱的能力，同时也因忧郁焦虑的产生而强化了。过度强烈的罪疚感使他极度依恋母亲，并且妨碍他建立新关系或发展自己的兴趣；这些都是干扰理查发展的关键因素。随着分析的进行，这些因素的影响已经有所减轻。

II.我一再指出，在不违背分析技巧的基本原则之下，我有时候会回答问题，主要是为了让理查安心。这次晤谈中，我不仅回答了他的问题，而且还提供了相当直接的再保证，但基本上我并不认同这样的做法。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这孩子不只在潜意识中恐惧分析的结束，意识上也体认到他对分析的迫切需要。我知道他之后可能有好几年都不再有机会接受分析，还有此时他父亲病得很重，这些确实都影响了我的反移情。

或许各位会想知道这对分析的影响有多大。我很难在此下定论，原因是我同时也在不断地分析负向移情，以及理查对我和对父母的疑虑。但就分析原则而论，我必须重申，即使是在这样的案例中，避免采取这种想给予患者再保证的心态，才会比较有帮助。我回答之后，理查马上满意地表示我很爱国，也就是说我是很好的客体，显示我的回答增强了他的正向移情。接着，他说路上经过的那位女孩长得很像怪兽，但其实她的长相并无任何怪异之处。这表示他对分析师的理想化（爱国的K太太，而不是不可靠的外籍K太太）并没有消除对她的疑虑，而是转移到经过的小女孩身上；唯有透过诠释才能够消除这些疑虑。我没有给予应有的诠释，而是提供了再保证，而他很清楚这样的再保证已经超出了精神分析的范围，所以这么做反而增加了他对我的另一层疑虑，也就是怀疑我的诚信与真诚。我们一再发现，即使患者相当渴望被爱以及获得保证，但这样的错误仍然会在潜意识中（成人的话，有时候甚至会在意识中）遭到怨恨与责难。

【注释】

[1] 这项诠释的内容与昨天差不多，但我不确定我昨天的诠释是否够清楚。况且，在新的情境下也有一些新的细节出现。理查现在相当专注地聆听诠释，显然他昨天听进去的诠释比表面上看起来要多，从今天晤谈一开始就可以看到他的态度与昨天极为不同。

[2] 一英镑等于二十先令，一先令等于二十便士。——译注

[3] 理查说我认识每个人这一点与事实不符，他其实知道我在X地很少与人接触。他一再地问我有没有去看电影，就是害怕我会觉得寂寞。这天他之所以特别担忧，是因为隔天是星期日，没有安排晤谈，而他害怕这样就等于是遗弃我。在此，我们可以看到他又陷入了究竟该对母亲或对保姆忠诚的两难情绪之中。实际上，他也即将在回家的途中与保姆碰面。

第六十六次晤谈（星期一）

理查很友善，看起来心情也相当开心。他说今天自己坐公交车来的途中很愉快。不过，他还是愤愤不平地提到公交车很挤的时候，车掌小姐就会说：“买半票的人请让位。”而他就必须让出自己的位子。

K太太诠释说，理查为了获得妈妈而想跟爸爸竞争，所以当他不被当成大人的时候就会非常生气。她问公交车上还有没有其他男孩。

理查回答说有，但是他们没注意他，他也不看他们.....他说父亲的情况还不错。

K太太指出，现在他很骄傲也很开心自己可以一个人坐车，而且不觉得其他男孩会注意他或攻击他。

理查说，他很期待到威尔森家去住，威尔森太太还答应要给他一份礼物。他问K太太今晚有没有要去看电影，并带着哀求的语气说：“K太太，你一定要去。”他说他看过电影介绍，片子很不错，是有关一个好笑的人抚养小孩的故事。他再度哀求K太太一定要去看。

K太太回答说，她必须说抱歉，她不太可能去看电影。

理查说要给她一个惊喜，然后慢慢地打开盒子，以相当戏剧化的方式把里面的舰队拿出来。他说惊喜就是保罗在Z地的家里找到了大型的巡洋战舰胡德号（Hood）。^[1]他问K太太是不是很高兴看到他把舰队带来，他相信一定是。

K太太解释说，这或许也是表示他确信她很高兴再见到他。

理查非常赞同这一点.....接着，他拿了胡德号与尼尔森来比较，让K太太看胡德号的体积比尼尔森大很多（事实上它是整个舰队中最大型的一艘）。他遗憾地说，真正的胡德号被击沉了，不过在游戏里面她还存在。可怜的尼尔森，本来看起来很大，现在变得好小。

K太太诠释说，看到爸爸像小孩一样被人照料，而且生病无助的样

子，他非常替爸爸难过。由于他与父亲的角色对换，使他自己现在变成了胡德号，所以他不会承认胡德号已经被击沉了。胡德号同时也代表爸爸，因此更不应该被击沉。

理查一脸惊讶的样子，并且说他今天才告诉妈妈，从现在开始他要担任父亲的角色.....他开始移动尼尔森，让他绕行K太太的袋子与时钟，然后躲藏在后面。接着，胡德号也出航了。这两艘船在桌子边缘会合，而且差一点就要掉到桌底下去。随后，尼尔森回到其他船舰的队伍中，胡德号则是隐没在袋子后方，在里面停留了一会儿。

提到理查比较胡德号与尼尔森的大小这一点，K太太指出，他还小的时候，会觉得父亲还有他的性器官是很巨大的。

理查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说他不知道他心里是不是真的认为父亲的性器官很巨大。理查坚持说他没看过父亲的性器官，可是最近有看过保罗的，周围还有一些毛。

K太太说，她曾经提过他可能观察过父亲、妈妈或保姆的性器官毛发。从他在画K太太的时候（第五十五张图）先画性器官的那条线，随后画上头发，就可以看出这一点。K太太也指出，他刚刚在游戏中差点让胡德号与尼尔森（他和爸爸之间）发生灾难之后，还是让胡德号安全地躲在袋子与时钟后面，而尼尔森则回到家人身边。

理查低声地说：“可怜的爸爸。”

K太太诠释说，他为爸爸的病感到难过，所以才会说虽然真的胡德号被击沉了，但是在游戏里面又复活了，表示他希望父亲恢复健康，并且继续担任一家之主。

理查很认真地再度低声表示替爸爸难过，还说：“就是为了爸爸，我才要自己一个人过来这里。”

K太太问他这么说代表什么意思。

理查不好意思地说，分析工作对他有帮助，这样一来，父亲就不需要担心他了。

K太太诠释说，他或许也认为如果接受分析能让他不再那么嫉妒，这样他就不会怨恨父亲，也不会攻击和伤害他了。

理查同意这才是他真正要表达的意思.....这时，他让胡德号回去与其他船舰会合，并且把它放在中间的位置，两侧分别是罗德尼与一艘巡洋舰，而驱逐舰吸血鬼号则被放在离他们远一点的地方。

K太太诠释说，理查希望修复父亲，使他重新担任父亲与先生的角色，而他自己再变回家中年纪最小的成员——吸血鬼号。

理查在这次晤谈中，曾经拿了一袋从史密斯先生那边买来的白萝卜种子给K太太看，他说这是他最喜爱且一直都想要的种子。

K太太指出理查刚刚又吸了吸铅笔，并且诠释说，这表示他想吸吮并吞食父亲的性器官，这样他就会变得非常强壮，能够给K太太与妈妈很多小孩，也能借此修复她们。

这时，理查画了第五十六张图。^[2]他在船舰旁边一一写上人名，写到胡德号的时候犹豫了一下，口中喃喃念着：“是爸爸，还是理查呢？”

随后就写了自己的名字。

K太太诠释说，理查在取代父亲或让父亲保有其地位之间陷入两难，而解决这个两难的方式，就是让第五十六张图中代表父亲的英国海军舰队爱芬厄姆号（H.M.S.Effingham）远离妈妈（罗德尼），并且让父亲的船舰比代表理查的索门及吸血鬼号与代表保罗的德里号

（H.M.S.Delhi）都还要大。吸血鬼号的体型即表示实际上他确实是家中年纪最小的一个，不过他的位置却在爸爸（现在是胡德号）与妈妈（罗德尼）中间，把他们两个隔开来。索门也是年纪小的理查，不过他却紧跟在妈妈旁边。同时，吸血鬼号也跟以往一样代表理查的性器官，让他可以用来与妈妈生下他想给她的小孩。

接下来，理查画了第五十七张图。他说图中的圆圈是轨座，火车绕着轨座行驶，而他把路线重新安排过了。

K太太诠释说，火车代表理查，铁路所形成的两个大圈代表乳房，表示他在两个乳房之间奔跑，也代表他在K太太与妈妈之间来回奔走。

K太太在诠释这一点的时候，理查指着铁路的两端说里面有两个性器官：一个大、一个小（在圆圈里面）。

K太太诠释说，他除了渴望吸吮她与妈妈的乳房之外，也想把他的性器官放到乳房附近。大的性器官是爸爸的，表示不能遗漏了他。^[3]

理查注视着K太太，并且说他很喜欢她，还说妈妈曾经提到K太太是“大好人”。他说他对厨娘非常没有礼貌，还叫她是“粗鲁的老乞丐”，把厨娘吓得说不出话来。

K太太问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她。

理查说他也不知道，只是觉得生气，而且很讨厌她。

K太太提醒理查，他曾经告诉她说保姆离开以前跟厨娘大吵了一架，而他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很痛恨厨娘。她诠释说，他说妈妈提到她的时候态度亲切，代表妈妈对保姆也是友善的，而坏厨娘只要对保姆不友善就会变成坏妈妈。他对K太太表示喜爱之后就提到了坏厨娘，并且说很气她，而K太太其实没有对他百依百顺，所以坏厨娘也代表她。

理查走到厨房去查看“水箱宝宝”，然后说里面的水不是很脏。他像以前一样凑着水龙头喝了口水。接着，他拉起安装在沥水板上方的一条金属弹簧线，让它弹到板子上，然后要K太太也照做。突然间，他开始对着门外跟一位想象中的男子吵架，并且大声地叫：“走开，走开！”还把厨房的门锁起来不让他进来。^[4]

K太太提醒说，他曾经要她叫史密斯先生“走开”（第四十八次晤谈），还有一次是要叫对面的“熊”走开；这两个男人都代表迫害他的爸爸，可能会在他想与K太太（实际上是妈妈）独处并且爱她的时候闯进来。

理查在晤谈中不断地吸吮黄色铅笔。他叫那位想象中的男子“走开”的时候，铅笔还放在嘴里。

K太太诠释说，他想要独占她的乳房（还有保姆给他的奶瓶），而且想把爸爸赶走，他怀疑爸爸现在正占有妈妈的乳房。而现在爸爸独占了看护，所以也被他视为是与他竞争的小孩。

理查回到桌前坐下，并开始整理那些买种子找回的零钱。他让K太太看一便士比两先令的硬币还大，还说 he 喜欢便士。接着，他把防毒面具拿出来戴上（他出门的时候会随身带着），然后说有些人看到它就会大惊小怪。他还蛮喜欢防毒面具的，也喜欢橡胶的味道。他玩橡胶积木的时候就已经习惯这个味道了。

K太太诠释说，他想在口袋里（意指他的内在）把史密斯先生找给他的便士跟银色的硬币分开，不要让它们混在一起；便士代表爸爸的性器官，银色的硬币则代表妈妈的乳房。即使他喜欢便士，他还是会怀疑它们。他也希望在自己内在保有好乳房，让它与被弄脏的乳房以及便士所代表的“大号”分开。他假装喜欢戴防毒面具，其实是要用它来防止中毒，这跟他觉得爸爸的性器官有毒是相关的。

理查伸出手臂轻轻搭了K太太肩膀一下，过了一会儿又做了一次，并且说他爱她。^[5].....他再度央求K太太晚上一定要去看电影，还说她去的话，他会很高兴，而且说的时候极尽哀求之能事。

K太太诠释说，要是她去看电影，他就会觉得她更像妈妈，也不会

像现在一样这么思念妈妈。她如果代替妈妈的角色，他就可以抚摸并且亲吻她。

理查走到外头，然后叫K太太也一起出来。虽然K太太坚持不去看电影让他失望了好一会儿，但他的态度仍然相当友善。可是，这时他看到隔壁人家养的母鸡，却说：“笨蛋老母鸡。”回到房里后，看见一位老太太经过，他又说：“讨厌的老女人。”

K太太诠释说，老母鸡和老女人都代表她，她不愿满足他的心愿、陪他去看电影，所以他很生气，也觉得受挫。

晤谈中，理查说他在X地过得很快乐，对于离家也不是那么在意。事实上，他看起来相当心满意足，很少注意外面的情况（除了晤谈最后那位老太太之外），被害感的征兆也相对减少了。理查的母亲告诉我，理查坚信一个人坐车过来、留在旅馆或去朋友家住，这都是在“尽自己的本分”。对他来说，这些都是新的体验，而且是以前的他根本做不到的。

【注释】

[1] 我的记录并没有写到理查是否曾提过有一艘船舰失踪的事，或是直到这次晤谈才提起。

[2] 理查在船舰旁边所写上的人名，后来我都涂掉了。

[3] 回顾来看，我发现小的性器官刺入了两个乳房之中，而代表爸爸的大性器官虽然也很靠近乳房，但是并没有刺入。我认为图中他与爸爸的两个性器官也都代表嘴巴。

[4] 理查对于厨娘的愤怒似乎强化了，原因是父亲接受看护照料，让理查对于保姆的爱再度重现。然而，我诠释他在第五十七张图中，表达了想吸吮乳房并且想把性器官放到乳房附近之后，他才提到厨娘的事情，这也是表示他很气坏妈妈（也就是坏厨娘）没有让他尽情享受乳房。他想锁在门外的那位想象中的男子代表父亲；他指责父亲独占了乳房，而让他无法享用。父亲被当成小孩一样受看护照料，更加深了他的愤怒。

[5] 虽然理查有时候会碰触或抚摸我，但是他的动作都相当迅速短暂，很明显是在克制自己。要是我没有透过对他的态度暗示这样的身体接触在分析情境中是不适当的，他一定会对我又亲又抱。我对待其他的儿童患者也是如此，整体而言，我会保持友善但是拘谨的态度。要分析移情情境，就必须保持这样的态度（参见《儿童精神分析》第二章）。

第六十七次晤谈（星期二）

理查迟到了几分钟，不过他进来的时候并不是很匆忙，而是显得相当忧郁、拘谨。他把手提箱放下，但没有把舰队拿出来，也没有在房里走来走去，或是踢踢凳子、踩踩椅子。此外，他也没有看K太太或时钟一眼，整个人看起来就是闷闷不乐、不知所措的样子。他发现房里有一只大蛾（跟前几天看到的那只同一种），先是试着要把它赶出去，后来决定不理它。他还不停地绑鞋带，把鞋带绑得很紧……过了一会儿，理查问说他是不是迟到了、迟到几分钟？

K太太说，大概两三分钟。

理查问K太太会不会让他多留两分钟。

K太太诠释说，两分钟似乎代表她的乳房，他觉得回家过夜就等于是抛弃了她，所以害怕会失去她的乳房。

理查恢复了些许活力，并且说：“被你发现了，你很聪明……”他站在窗前一直望着外头，然后又回到桌前坐下，并且伸出双手央求K太太把画本拿给他。他先是吸了吸铅笔，接着写了一排的“ice”（冰），而且是一遍又一遍地写下去，中间没有任何空格，边写还边念出来，而且越念越大声。接着，他画了第五十八张图。刚开始的时候，他似乎又想写上上次一样的“中文抗议书”（第六十五次晤谈）。K太太问他是不是在写中文字时，他一开始也觉得是，但是后来又说这些是冰上的刮痕，然后说图中的一些黑点和线条是在溜冰场上溜冰的人。

K太太诠释说，他想要很多冰淇淋跟他希望尽可能从K太太身上获得更多东西有关。溜冰场代表K太太（与妈妈）的内在，里面有好的奶水、小孩及父亲的好性器官。然而，如果他侵入她的内在，且抢走里面的东西，就可能会刮伤她。（这时，理查画了两条线把溜冰场框起来。^[1]）K太太也解释说，小时候每当他觉得不满足，就会想要刮伤和咬伤乳房；现在即使回家的人是他，他仍然无法从K太太身上获得满足，所以会觉得自己也在用同样的方式伤害她。这也是他一开始认为这

张图可能又是一封中文抗议书的原因。^[2]K太太进一步诠释说，他为了回家而离开她，让他觉得她现在代表好乳房——妈妈；有时候她又代表保姆，而他的母亲则是乳房——妈妈。K太太还说，事实上，母亲喂他母乳的时间并不长，只有短短几个星期，之后就改用奶瓶，而且很可能是由保姆来喂。

理查马上问：“那之后妈妈的乳房呢，是给保罗喝吗？”问完之后他思考了一会儿，然后缓缓地说，他出生的时候保罗已经很大了，所以应该不可能给他喝奶。接下来他还问了很多问题，而K太太告诉他的信息显然让他颇为震撼，也相当感兴趣。K太太怎么会知道妈妈喂奶的事？是妈妈告诉她的吗？什么时候说的？她到底是怎么说的？还有，为什么妈妈不喂他喂久一点？

K太太告诉理查说，他母亲第一次过来跟她讨论治疗的事时，她就问了他小时候的情况。他母亲说，哺乳了几个星期之后，她的奶水就停止分泌了，所以只好让他用奶瓶喝牛奶（注记I）。K太太诠释说，得知母亲喂他母乳的时间很短之后，他的第一个念头是，妈妈把乳房抽走是为了要去喂保罗。他还是小婴儿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妈妈是为了要惩罚他，才会把乳房给别人——给保罗或爸爸，所以他会嫉羨、嫉妒并且怀疑爸爸与保罗。现在爸爸又变得像小婴儿一样受看护照顾，所以他会嫉妒爸爸。

理查回答说，父亲甚至有两个看护照顾（他之前就提过这件事）。

K太太诠释说，这似乎是指爸爸不仅拿走了妈妈的乳房，还把他的保姆也抢走了。

K太太诠释这一点时，理查把两手的大拇指都放进嘴里用力吮吮，而他以前并没有这么做过。接着，他在几张纸上涂鸦，也把自己的名字写得特别显眼。涂鸦的时候，他频频跑到窗边望着路人，只要有男孩经过就特别注意。他还张大嘴对他们扮鬼脸，只不过是躲在窗帘后面做这些动作。另外也很不寻常的一点是，他去了三次厕所，然后难为情地解释说，他觉得想上“小号”，但就是上不出来。

K太太指出，他一旦有了独占K太太（或妈妈）乳房的念头，就会在心里攻击其他可能抢走乳房的人。这些人的代表就是他刚刚做鬼脸的那些男孩。他们抢走了乳房和妈妈而遭到他攻击，所以在他心中都变成了敌人。他也试图要用“小号”攻击他们。

在这段晤谈中，理查一再询问其他病人的事，包括他们的会面时间、是不是都是男的，还有排在他后面的是谁。

K太太诠释说，他嫉妒并且害怕K先生、史密斯先生与她的小孩。

这时，理查画了第五十九张图。他说“布鲁恩”（Blueing）这个站名是浅蓝色（light blue）的意思，同时也用手指着K太太。

K太太问他能不能解释“布鲁恩”里面的“恩”（ing）是什么意思。

理查说他不知道。

K太太说可能是墨水（ink）的意思。

理查微微笑着说，就是这个意思，K太太问他的时候他就想到了，只是不想说出来。

K太太诠释说，这是因为坐在火车上的理查想让好的、浅蓝色的，而且会哺乳的妈妈与墨水分开。她提醒说，之前他觉得厨房里那罐墨水很臭。当他愤怒与不满足的时候，就会想要弄脏他深爱的妈妈和她的乳房，而现在则是想用“小号”与“大号”把K太太弄脏；他觉得自己小时候就做过这样的事，而且毒害了妈妈。另外两条铁路分别通往“路格”与“布朗布克”，表示他想保护浅蓝色妈妈，让她不要被“大号”弄脏与伤害，而这也是他不确定“布朗布克”（Brumbruk）这个字应该怎么拼的原因。他刚刚一直去上厕所，也是表示他在弄脏代表妈妈的K太太，但同时他又对此感到恐惧。

理查一直在涂鸦，也跟以往一样表示他不知道自己在画什么。他先画了一个椭圆形，里面包着两个大圆圈和一个小圆圈，三个圆圈是黏在一起的。接着，他又在椭圆形的外面画了两个粗略的圆圈，并且在圆圈内奋力地点满黑点，随后也在椭圆形里面画上更多黑点。画黑点的时候，他的眼神锐利，一边还磨着牙，显露出暴怒的神情。

K太太解释说，两个圆圈代表她的乳房，也是早期妈妈的乳房；他一面磨牙，一面啃咬乳房。他以粗暴的方式画黑点，表示他正在用尿与粪便把乳房弄脏、涂黑，而用来画黑点的铅笔笔尖就代表他的牙齿与指甲。接着，K太太问他椭圆形里面的那个形状（三个圆圈黏在一起）是什么。

理查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是蛋。

K太太诠释说，他攻击的是母亲的内在以及里面的小孩。^[3]三颗蛋黏在一起的形状就像是一个未出生的婴儿。他对母亲体内的小孩感到嫉妒，似乎是因为他觉得她在内在哺育他们，却没有喂奶给他（注记II）。

现在，理查在同一张纸上又画了两个粗略的圆圈，并且在上面画满

黑点。画完之后，他说这两个圆圈是新的乳房，当他在这两个圆圈的中央画上一个黑点的时候又说：“这是乳房上面的那两个东西，现在它们也不见了。”（他不知道“乳头”这个词。）他又画了两个粗略的形状，也在上面画满黑点和涂鸦，然后说它们看起来像草莓。接着，他在纸上写了好几个“V”，并再度表示“V代表胜利（Victory）”。画黑点的时候，他还提到德军对莫斯科的突袭。他把这张图从画本上撕下来之后（最近他都是以非常粗鲁的方式撕下画纸），发现下两张纸上都因为他刚刚太用力画黑点而留下了明显的痕迹，便露出相当担忧的神情（注记III）。

K太太诠释说，他觉得他不像“好的英国皇家空军”一样是为正义而战，而是跟摧毁莫斯科的希特勒一样邪恶，而莫斯科就代表受伤的妈妈。

理查在涂鸦以及K太太诠释的过程中频频停下来看经过的路人。早些时候，他也询问K太太有没有见到史密斯先生。理查继续把画本上的纸撕下来，然后在上面涂鸦，但动作比较没有那么粗暴了。他把最后那张纸拿来，然后静静地在一个个铅笔留下的痕迹上面画黑点，但是画没多久就放弃了。

K太太解释说，他试图要掩盖这些痕迹，或许也想修好它们。她还指出，他现在用掉的画纸比以前多很多，而且一直在浪费这些纸，主要是想向他自己证明几件事：一是他可以对K太太予取予求；二是即使他攻击她的乳房，她还是喜欢他；最后是即使乳房被摧毁或用尽，仍然会有新的可以替代——他后来画的那些像草莓的圆圈。

理查从口袋里拿出一些钱，并且说这些钱不够坐公交车。

K太太诠释说，他希望获得她的礼物，也就是好乳房。他也想确认的是，即在遭受这些攻击之后，她的乳房和体内的小孩仍旧完好，而她还是喜欢他。

理查又掏出了一些钱，然后把四个硬币放在空白的纸上描轮廓，分别是两先令、六便士、三便士及一便士。他指着其中一个便士说那是前天跟史密斯先生买白萝卜种子的时候找回来的。他还把这个便士放进嘴巴里咬了一会儿。接着，他从手提箱里拿出那一袋种子来看，而且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他说他最喜爱的就是白萝卜种子，这些种子在图画里面看起来好漂亮。他摇一摇袋子，表示里面装了“几千几万颗”种子。

K太太诠释说，他之前说那两个画了乳头的圆圈看起来像草莓，但它们一开始是代表好乳房。棕色的便士似乎不只代表爸爸或史密斯先生

的好性器官，也代表它充满了“大号”，而且弄脏了妈妈的乳房；他愤怒的时候也会这么做。他嫉妒K太太与史密斯先生（代表K先生）见面，再加上害怕史密斯先生会伤害或弄脏她，使他的嫉妒更为强烈。他总是密切注意父母的一举一动，有一部分是因为担心他们发生性关系。他想要的白萝卜，以及从史密斯先生那边买来的“几千几万颗”的种子，都是代表爸爸的好阴茎能够给他的小孩（注记IV）。

现在的理查相当平静而镇定。他把K太太的橡皮擦拿来放在画本上描，再将上面印的字抄写下来。接着，他从纸的一端到另一端画了两条横线，再从中间画一条直线，把橡皮擦的图切成两半，然后说这些线是监狱的栏杆。

K太太诠释说，他在心里吞并了代表K先生或爸爸性器官的橡皮擦，并且将它囚禁在他体内。它原本是个非凡的性器官，也就是他很想获得的白萝卜与草莓，但现在却充满了“大号”，而且变得相当危险。他想确认爸爸的性器官究竟是好还是坏，所以才描了橡皮擦的图案，并且把上面印的字写下来（注记V）。他把它囚禁在自己内在，是因为他觉得它在外边看起来很危险，所以想从内部控制它〔将客体内射，借此来控制它并阻止它造成伤害〕。

理查提议要玩圈圈叉叉的游戏，而他选了叉。他每一次都故意安排让K太太赢，最后还打破规则让两边都赢。

K太太诠释说，这代表把乳房、性器官或小孩还给她；留给她选的“O”就是代表这些东西。

理查开始画第六十张图。他先画了一条波浪形的曲线，然后说这是沙滩，线下方的小人是K太太，她正躺在沙滩上。里面有黑点的大圆圈是地雷，而波浪上面那个比较小的圆圈代表刚刚那颗地雷愈来愈靠近，而且正在爆炸。小圆圈上面的涂鸦就是地雷爆炸的样子。随后，理查把这张图放到一边，同时显露出十分担忧、哀伤的神情，不过马上又开始画画（第六十一张图）。他说这是K太太的庭院，里面长了三颗好草莓。

K太太诠释说，他不确定爸爸的性器官究竟是不是好的白萝卜与草莓。他担心“大坏蛋”父亲只是假装他的性器官是好的，所以K太太（及妈妈）躺在床上时候（图中是躺在沙滩上），可能随时会被炸毁。由于他觉得自己已经吞并了K太太、妈妈以及爸爸的性器官，因此他也怕自己会一并被炸毁。他认为自己也是大坏蛋，不仅用坏粪便弄脏了草莓上的乳头，还让爸爸用他的性器官攻击并且弄脏妈妈。昨天他把史密斯先生找给他的零钱（便士）与其他硬币分开，是因为便士代表可疑的性

器官，也就是他吞并进去的大坏蛋，而他把便士分开来放，就是试图要避免好乳房被自己内在的坏性器官摧毁或攻击。

理查专注地聆听，同时也从K太太的篮子里拿出一个玩具——荡秋千。他让荡秋千摆动了两下，很高兴看到它完好如初。他已经好几个星期都没有玩玩具了，今天是第一次（注记VI）。他小心翼翼地把电车拿出来，接上两节车厢，然后开始移动它，也再度露出开心的表情。

K太太诠释说，他想知道K太太与妈妈的乳房（两节车厢）是否完好，以及他是否能够与爸妈（同样也是两节车厢）和平共处。

理查接着拿出货车来，然后让两辆火车相遇，结果货车翻覆了，但整个过程并不激烈（注记VII）。

晤谈最后，理查的神情依然严肃，但是忧郁的程度比一开始降低许多。走在路上的时候，他仍然会看看行人，但并没有刻意提防他们。他喃喃地说，要是所有住X地的人都跑到斯诺登峰（Snowdon）^[4]上面，或者全部挤到公交车上，不知道会怎么样。

晤谈过程中，他曾经问K太太说星期二的公交车会不会很挤。他现在去坐公交车还太早，所以决定要去旅馆看看那些人。K太太问他有没有特别想见谁，理查说没有，他想看看每个人。他友善地与K太太道别，但依然显得相当拘谨（注记VIII）。

第六十七次晤谈注记：

I.在那次交谈后，我曾经跟理查的母亲说，如果她能够找适当的时机跟理查解释早早让他断奶的原因，对分析会有帮助，但是她并没有这么做。眼看着只剩下几星期的分析时间，我认为已经到了由我来告诉他这件事的时候。我常常发现，父母所提供的细节只要出现在患者的素材中，就可以加以利用。然而，如果是由我直接告诉患者这些细节，我都会坦白地告知消息来源。我之前曾经提过，分析师必须谨慎处理这个过程，而且不能太常这么做，否则势必会促使患者怀疑父母与分析师勾结。唯有在非常必要的情况之下才能够采取这种做法。毕竟，我们仍应仰赖患者所提供的素材来进行分析。

II.这个例子显示，与挫折感链接在一起的不仅是对父亲的疑虑，除了在婴儿期被剥夺乳房的时候怀疑是父亲抢走之外（就此案例而言，也包括怀疑哥哥），还怀疑那些想象中的小孩在妈妈体内接受喂食，而且会基于各种原因嫉妒这些小孩。我认为，理查的愤怒与挫折感中，也包含了嫉羨母亲的乳房以及生育并哺喂小孩的能力（参见《嫉羨与感

恩》，1957,《克莱因文集III》）。

III.这是感觉记忆（memory in feelings）的例子之一。整个断奶情境以及相关的焦虑与情绪，在嫉妒变成婴儿的父亲以及我即将离去的刺激之下复苏了。

IV.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探讨理查为什么会从渴望母亲的乳房，快速转变成渴望父亲的阴茎能给他小孩。在男孩的女性位置中，对乳房的爱会被转移到父亲的阴茎上。此外，感到嫉妒与怨恨的婴儿，会认为自己伤害并且弄脏了母亲的乳房、性器官与身体，而这也是促使欲望转向阴茎的诱因，也就是导致同性恋的因素之一（见《儿童精神分析》第十二章）。

V.完全复制一个客体的渴望与对于内在情境及客体的不确定感有关，而这种不确定感会导致精确描述客体的强迫式需求，并且可能是经由书写、画画或其他方式表现出来。不确定感也是引起强烈焦虑与混淆困惑的原因。举个例子来说，一位成人患者曾经梦到一个客体黏在她的车轮之间，形象极为模糊，而她在梦中看到的那一刹那非常震惊。她随后的联想指出这个客体代表一个乳房或阴茎。在梦中，她觉得自己根本不想看那个客体一眼，但她知道它已存在多年，也到了该看清楚它究竟是什么东西的时候。看清楚的那一刻，她明确地感受到震惊的情绪。进一步的联想显示，这代表她看到了使她焦虑已久的内在客体，以前一直想看它们的性质但又不敢看，现在终于能够辨认出来。

VI.理查有好一段时间没有玩玩具，不过他一直都有使用其他素材（第三十一次晤谈中，他曾经望着代表“贫民窟”的房子以及一个被他弄坏的玩具男人，不过他并没有玩这些玩具。他最后一次玩玩具是在第二十一次晤谈，而关于玩具的完整诠释则在第二十二次晤谈。）玩具（有些已受损）具体地表达了他的攻击欲望所造成的伤害——“灾难”，并且跟摧毁冲动引起的所有焦虑都连结在一起。这些玩具所代表的就是那些无法改变的婴儿期情境。然而，他还是能继续运用其他表达媒介，像是舰队、画图以及联想等等，偶尔也会利用房内或庭院里的各种物品。原因何在？我的看法是，这些表达媒介让理查有更多的掌控能力。例如舰队就是他相当喜爱的玩具，而且舰队从来没有真正受过任何损害，不过他曾经发现其中一艘船的桅杆好像有点问题。他也从来不会把舰队留在我这边，只有一次“忘了带走”一艘船。此外，他常常不带舰队过来，理由是它“不想来”。画图可以等同于做梦，而且一样是他多少可以掌控的形式，原因是他画完了一张图之后，又可以再画一张新的。我所列举的其他表达媒介也都能够带给他掌控感，让他更相信自己能够与客体建立

新的、更好的关系。在这个阶段，他在潜意识或意识中都致力于使分析有所进展，以及测试自己面对痛苦、忧郁及被害焦虑的承受能力，与此同时，他能够再拿起玩具来玩，着实别具意义。其他案例中也有类似情况；有些患者在分析进行到某个阶段的时候，会回溯至早期的梦境，并带来更多与婴儿期焦虑情境有关的细节，因为在自我更加整合、焦虑也有所减轻的情况下，他们会觉得自己更有能力去面对那些在早期阶段无法处理的焦虑情境。

另外还有一点很有趣，那就是“灾难”会在各种场景发生，有时候是把厨房弄得一团糟，有时候是让玩具或舰队发生灾难。这些变化也意味着：表达灾难的媒介与发生地点于下一个此类焦虑登场时已被分裂掉

（不在其意识中）。我认为，将一个完全被摧毁的客体置之不理，不仅是表示想借由其他情境或场景表达焦虑，并借此测试其危险性，也代表能够将灾难的波及范围控制在客体或自体的某一个部分，而让其他部分保持完好。从移情的角度来看，把舰队留在家里即是表示想保护真正的家人，让灾难只发生在由分析师所替代的家人身上。透过这个方式，理查会觉得自己拯救了他真正的母亲，或者是拯救了分析师。他有时候也认为舰队可能会攻击我，所以才会说舰队不想来。因此在这案例中，分裂过程已延伸至将有摧毁性的自体与爱人的自体分开，借此保护分析师、母亲或家人。这显示分裂过程极具重要性，只要不过度，就能够促进整合，而且这个过程属于心智正常运作的一部分。大体而言，一旦内在与外在世界都被可怕的灾难包围，我们会深陷于绝望与忧郁之中，甚至会产生自杀的倾向。从分析技巧的角度来看，将这些现象全部诠释出来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不能忽视的一点是，即使是极度忧郁的患者，也会认为在内在或外在世界的某处依然有好客体存在。

VII.我的结论是，让父母快乐相聚的理想化情境终究无法维持下去。货车与电车相撞依然代表理查干扰了父母的性交与性满足。不过，货车被撞倒的过程并不激烈，显示理查的情感强度有所减轻。冲动强度对于建构俄狄浦斯情结的过程有很大的影响。理查的转变可以从两个角度来探讨。他一直都相当关注父亲的病情，也知道父亲身体虚弱，只是很少提及。由于他相当担忧，也为此感到罪疚，所以会更加克制自己对父亲的嫉妒与攻击。此外，分析不仅减轻了他的嫉妒，也增强了他的修复欲望，并促使他更希望看到父母快乐地相聚：这些情感都因为担忧父亲的健康而增强。我们也可以从生之本能与死之本能的角度来看攻击性、嫉羨与嫉妒减弱的现象。理查以爱缓和恨的能力显然大为增进。我认为这显现了两种本能在融合过程中的转变，而现在是生之本能主导一切。

VIII.理查将他离开旅馆的那一天称为“离别之日”。当天他也必须花一段时间等公交车，当时天下着雨，虽然旅馆距离公车站不远，他并没有回旅馆等。理查不再回去旅馆，决定离开失去的客体（旅馆与里面的人），即表达了他的防卫，我认为此防卫在这次晤谈的时候减弱了；他觉得自己现在比较能够面对那些他失去的人。每次与人离别，就会让他有失去他们的感觉。他主动看了看篮中的玩具，也是态度转变的另一种表现。那些玩具显然是代表失去的客体，而且被认为是相当危险的。在我看来，这些都跟他不再害怕客体会被无情地摧毁，而能坦然面对内在情境有关，并且也反映在他与外在世界的关系上——愿意去见旅馆的那些老朋友。

【注释】

[1] 记录中没有我对这两条线的诠释，但我认为这两条线的用意是想要保护里面的乳房。

[2] 之前那封中文抗议书是在上星期六画的，隔天就是没有安排晤谈的星期日，所以让他感到受挫，这一点相当重要。我将那封抗议书诠释为中国人，代表黄色的、有毒的尿与粪便。

[3] 我在《儿童精神分析》一书中多次提及这些攻击。可惜的是这张图遗失了，无法重现出来。

[4] 斯诺登峰（Snowdon）：位于威尔士西北部。——译注

第六十八次晤谈（星期三）

理查到的时候又累又热。他抱怨公交车很闷很挤，但并没有显露出被其他乘客迫害的感觉。他半开玩笑地说要给K太太一个礼物，结果原来是公车票。没过多久，理查就变得相当不安，原因是他接到消息，由于威尔森家有人生病，所以妈妈之前安排他这星期留在X地的计划可能必须取消。接着，他决定要打电话问妈妈是不是要另做安排。讲完电话之后，他稍稍放心了一些。然而，他似乎一直挂念着这件事，晤谈过程中，他有好几次久久沉默不语，也相当心不在焉。跟K太太讨论过他心中的担忧之后，他表示非常喜欢她，也问她喜不喜欢他。

K太太反问他怎么想。

理查回答说，他觉得K太太喜欢他，还有她人很好。接着，他提到K太太一个月后就要离开的事，并且说妈妈会过来见她，跟她讨论之后的安排。理查问K太太是不是确定要走。虽然他几个星期前就已经知道她要离开的日期，但似乎到现在才完全接受这个事实。

K太太回答说，一个月之后，她真的得离开。她也诠释说，上星期六他非常不开心，就是跟害怕她即将离开有关。

理查的脸色苍白，神情十分忧郁。他向K太太要了画本，说想要画他们的家。

K太太问他是不是要画他们现在住的家。

理查强调他们只有一个家，就是在Z地的老家。接下来，他画了一个正方形当作房子，又画一个轮廓代表他的碉堡和庭院里的小径。理查详细地描述他的碉堡，并且说掉落在附近的炸弹把通往碉堡的阶段炸毁了，不过阶梯本来就很老旧，也很不稳。他说他要做一个新的阶梯，所以希特勒根本阻止不了他回到碉堡里面，也没有任何人能阻止他。说完之后，他就在房子与碉堡之间涂鸦。接着，他开始画第六十二张图，同时问K太太说伊凡斯先生有没有卖草莓。

K太太问他是不是指她有没有跟伊凡斯先生买草莓。

理查又反问K太太是不是有买到一些草莓。伊凡斯先生认为在其他地方就可以买得到草莓，所以不卖草莓。理查决定要买很多很多白萝卜种子，这样就不会用完了，还可以撑到秋天。他接着问距离秋天还有几个星期，是不是再五或六个星期？

K太太诠释说，他一心一意要回到老家去，并且重建他的碉堡，表示想修复他认为已经受伤的性器官，也想保护被希特勒爸爸攻击的好妈妈。他想借由给K太太与妈妈小孩来维持她们的生命，但是这样他就需要从伊凡斯先生（代表爸爸）那边拿到很多很多种子。他一方面希望K太太能够从伊凡斯先生（代表K先生）那边买到好草莓——好性器官，但另一方面又会感到嫉妒。K太太也指出，老家代表几年前去世的奶奶，而失去奶奶让他很伤心。K太太也当了奶奶，所以他害怕她离开之后会死亡。她即将离去的事实不仅让他难过，更加深了他的所有恐惧，所以他刚刚才会问距离秋天还有几星期，那大概就是她要离去的时刻。到那时，他觉得自己应该已经在体内建立了好妈妈和K太太，而且为了维持她们的生命，就必须把所有种子（小孩）都给她们。

理查说他想吃图里面的那两颗草莓。他望着这张图说这是妈妈的乳房，然后指着旁边的叶子说那是她身体里面的小孩。他在两张纸上涂鸦，然后说其中一张上面的“V”代表胜利（Victory）。

K太太诠释说，如果他能够控制自己的摧毁欲望，而且不用经过争斗就可以把K太太（和妈妈）留在自己身边的话，他就获胜了。昨天（地雷的图）他仍旧猛烈地攻击她的乳房、身体与小孩，表示他怀疑自己根本做不到。

理查数了数钱，算算自己花了多少之后，发现剩下的钱比原本以为的少。他说希望他不用再花钱打电话回家了。他拿起一本书来翻看里面的图片，整个人变得没什么反应，也很难亲近。看着看着，理查突然抬起头来问K太太在想什么。他还要她答应一定会去电影院，并且问她愿不愿意为了他去。

K太太诠释说，理查担心的是她晚上做了哪些事，还有是不是跟男人一起度过。了解她的想法，就代表得知她的所有秘密以及窥探她的内在。他会嫉妒，但同时也害怕他嫉妒的那个男人很坏，而且会把他那像地雷一般危险的性器官放到她的性器官里。同时，他也担心她晚上会寂寞。

理查接着又问了好几个问题：K太太晚上会跟病人会面吗？她晚上

到底都在做什么？为什么从来不去看电影？

K太太回答说，她比较喜欢看书，天气好的话也会出去散散步。

理查似乎不太相信这番话。他继续翻看手上的书，但没多久又抬起头来问K太太在想什么。

K太太诠释说，他必须把秘密告诉她，但她却不愿意说她自己的，这让他很生气。他心中或许有许多秘密，而且透过涂鸦表达出来，但是他一点都不想讲。

接着，理查又拿了一张纸来涂鸦，然后说上面的G代表上帝（God）。

K太太诠释说，理查害怕上帝就是严厉的父亲，而且会因为他想给K太太跟妈妈小孩，同时又阻止爸爸给妈妈小孩而惩罚他。这也是他为父亲生病感到罪疚的原因。

理查在另外一张纸上清楚地写下自己的名字，接着要K太太在下面写上她的名字，然后再写几句奥地利文（他坚持不说那是德文）。K太太写上名字，然后用德文写了天气很好这几个字。理查要K太太教他念这句话，并且重复念了几遍。他离开游戏室的时候，说他现在没有像刚进来的时候那么疲累，还说：“这对我很有帮助。”

K太太问什么东西对他很有帮助。

理查回答说，他觉得跟她坐在一起就对他有帮助。他照惯例地确认隔天会面的时间，然后带着承诺的口吻（他经常这么做）说：“我一定会到。”

第六十九次晤谈（星期四）

理查这次走到更靠近K太太住所的地方等待她，他自己还特别向她提起这件事。他也注意看史密斯先生有没有走在前方的路上。进到游戏室里之后，理查的神情有些严肃，不过看起来并不是特别忧虑。他说住在X地的事已经有了新的安排。他还说K太太或许会想知道一件事，那就是现在舰队装在一个更坚固的盒子里，不过他把它留在威尔森家了。

K太太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说舰队不想过来，因为它可能会伤害K太太……外面有卡车经过的声音，理查说听起来像哀嚎声。

K太太问他听到哀嚎声的时候会想起什么。

理查说会想到熊，而且是俄国的好熊，而不是德国的熊。他说目前俄国的情势相当良好，他很高兴。

K太太提醒说，他曾经说女童军的袋子里面可能装了熊，还有他怀疑K太太、妈妈与自己身体里面可能有外籍的、危险的熊——父亲。此外，他也经常表现出对俄国人的不信任。

理查问K太太今天有没有遇到史密斯先生，然后就朝窗外望去，并且看着远方走来的一位男子说：“喔，史密斯先生来了。”等到那位男子走近，才发现他不是史密斯先生，而是一位老人。理查看着窗外那位老人，口是心非地说他是位和善的老先生。

K太太诠释说，他似乎比较喜欢老年人，而不喜欢年轻人，对他来说，老年人比较不具危险性（注记I）。她还提醒说，他特别不喜欢她去杂货店，但也说过（第六十次晤谈）他并不介意她见到杂货店老板的父亲。

理查说确实是如此，并且问为什么会这样。

K太太诠释说，年轻人或许就代表身强体壮的父亲，他觉得父亲拥

有一个强而有力，而且像地雷一样危险的性器官。

理查说他看过希特勒、戈培尔与其他纳粹党员的相片，而且反而比较讨厌戈培尔，因为他看起来一副鼠头鼠脑的样子。他问K太太有没有在广播里听过希特勒讲话，然后开始学希特勒高声叫喊，一边挤眉弄眼，还模仿人民高呼“希特勒万岁”同时跺脚的样子。

K太太诠释说，他觉得那个大声吵闹而且看起来很坏的希特勒父亲比较不具危险性，原因是他没有把邪恶的样子隐藏起来。相反的，假装和善的坏父亲（獐头鼠目的戈培尔）比较危险；他的代表就是中国大使、“大坏蛋”、面带微笑的史密斯先生，甚至和善的爸爸，尽管他可能会危害K太太与妈妈，她们还是会喜欢他。K太太提醒说，理查觉得自己也是大坏蛋（第五十五次晤谈）。

理查打断K太太的话，说史密斯先生也有好的一面，他把那些美丽的白萝卜种子卖给他。

K太太诠释说，他依然相信有性能力的好爸爸能够给妈妈小孩，甚至也会与他分享性能力——种子。不过，他一直很不确定爸爸究竟是好是坏，所以他才会这么担心和嫉妒K太太与史密斯先生相见，而且觉得史密斯先生时时都跟在K太太身边，甚至今天也是一样。他们一同走过史密斯先生可能会出现的那几条路，还有他要是经过游戏室，也一定看得到，所以理查明知道她根本不可能遇见史密斯先生。

理查说，史密斯先生有可能会去比他更接近K太太家的地方见她。

K太太指出，他的意思是史密斯先生可能会直接去她家找她，可是理查见到她的时候她是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史密斯先生怎么可能走去自己的店，又不被理查看见？K太太诠释说，在理查心中，史密斯先生代表K先生，而K先生又代表爸爸，所以他也会认为K先生还活在K太太和自己体内。这就是他非常希望K太太晚上去看电影的原因之一，她只要去看电影，就不会跟史密斯先生在一起了。理查害怕K太太体内含有死去的坏K先生，而父亲的病更加深了这个恐惧。他相当担心爸爸的身体，但在他的幻想中，生病的爸爸在妈妈体内变成了坏的鬼魂（注记II）。

晤谈开始没多久，理查就向K太太要了画本。最近他都是以相当急切与几近哀求的态度要画本，并且期待K太太会把画本放到他手中。另外，这几天他还会特别要求K太太拿那枝新的黄色铅笔（一端是金属做的）给他，他不仅偶尔会吸吮或啃咬这支铅笔，也会一直把它放在口中。今天他说话的时候也没有把铅笔拿出来，而且不停地吸吮它，就像

婴儿吸奶瓶一样.....理查问K太太还有没有别的画本，有的话，是不是跟他现在用的一模一样。

K太太说她还有一本，样式不太一样，不过不是黄色的。她诠释说，他希望她能源源不绝地提供相同的画本，表示他希望母亲的好乳房（现在是K太太的好乳房）能够保持完好，而且永不枯竭，所以他才会不断地吸着代表母亲乳房的黄色铅笔（注记III）。

理查再度问起K太太的病人。他总是重复询问相同的问题，也通常不会等待K太太的回答。他问说：他们都是男的吗？有女的病人吗？他们几岁？什么时候与K太太会面等等。不过，理查特别想知道他是不是X地的所有病人里面年纪最小的一个，还有她在伦敦分析的小孩有几个。

K太太的诠释是，理查希望自己是最受宠的病人。虽然他非常嫉妒爸爸与保罗都是大人，但是他觉得当年纪最小的人和婴儿也有好处，那就是能够获得比较多的关爱。不过，理查或许也希望K太太有其他儿童病人，就像他希望妈妈有小孩是一样的道理；如此一来，他们就能够维持她的生命，带给她快乐，而且也不像男人一样那么危险。

理查开始画“布鲁恩”车站，但是画一画又放弃了，说画得不好，还用涂鸦把它整个盖掉。他拿了另一张纸来画硬币，并且跟昨天一样说他担心剩下的钱不够。他还比较便士与先令的大小与颜色.....理查在他画好的一个便士上面涂鸦，并且问K太太他这样做有没有关系。

K太太诠释说，理查担心自己内在没有足够的好乳房及好“大号”，所以没有办法给K太太和妈妈好的小孩。他也怕把便士弄脏，这样就等于是弄脏了好乳房。画“布鲁恩”代表在好的浅蓝色乳房（第六十七次晤谈）上面涂墨水，也代表在外在的K太太与妈妈以及内在的乳房上面涂墨水。他决定不画“布鲁恩”车站，并且说他画得不好，主要是因为他非常担心自己无法保护妈妈，现在则特别是指K太太。

理查要K太太跟他一起走到庭院里。然后他开始四处张望，K太太则是与住在对面的老人（“熊”）交谈了几句。K太太响应完老人之后，理查就要她回到房里。他的脸上毫无惧色，反而相当认真地说那位先生似乎不了解分析是怎么一回事，况且他们的分析也不应该被打扰。过了一会儿之后，他再度要K太太一起到庭院去欣赏山丘，并且露出心满意足的表情。

K太太诠释说，他欣赏山丘的美景时，也是在表达他觉得好妈妈依然完好存在。

回到房内后，理查开始画第六十三张图。他先画了两个性器官连在一起的小人，然后四处涂鸦，有些地方还写了自己的名字。^[1]理查说，他把自己的性器官与K太太的性器官放在一起，接着在图的上方写下自己跟K太太的名字（K太太的性器官也是阴茎，而且比理查的大）。

K太太问理查说，他把小名的第一个缩写字写得很大，有一部分还盖过K太太的头，这让他想到什么。

理查说它像香蕉，而且中间还有一个小圆圈。

K太太诠释说，图中他的性器官比K太太要小，可是那个盖过她头上的香蕉图形也代表他的性器官，而且是巨大的性器官。他刚刚提到的小圆圈是他性器官上面的东西，而且他觉得这个东西不对劲。

理查说，他的确觉得有不对劲的地方。

K太太再度提及他的割包皮手术，并诠释说，他把他的大性器官放到她的脑后。她也指出，她在诠释这一点的时候，他特别用力地吸铅笔，表示他想吸吮她的乳房以及爸爸的大香蕉——性器官或是草莓——性器官。这样一来，他就能把大性器官吸进自己体内，并且把它当成是自己的性器官一样来对K太太使用。她也提醒理查，他刚刚说过史密斯先生也有好的一面，那就是把很漂亮的白萝卜种子卖给他……K太太问他对另一个形状有什么想法。

理查回答说，它也是香蕉，不过它有尾巴。

K太太指着这张图下方的G提醒理查，昨天的G代表上帝。

理查一脸惊恐，并且说K太太刚刚讲的话吓到他了。

K太太问他是害怕上帝会惩罚他。

理查说是。

K太太诠释说，理查害怕那个力量非常强大的父亲，而且父亲什么都知道，也很清楚他想对妈妈还有K太太做的事，所以会惩罚他。他被惩罚的原因还包括他想要把妈妈从爸爸身边抢走，也想抢走爸爸的强壮性器官。

理查画了一张脸说那是米奇，然后在上面写了自己的名字，说这代表他。接着，他又画了另一张脸说是米妮，代表K太太。

K太太说，米妮的脸很胖，可能也代表她的肚子。

理查笑着说没错。

K太太诠释说，他觉得她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她肚子里面充满了他给她的小孩——他从史密斯先生那边买来的种子。

理查接着画了第六十四张图，而且一脸开心的样子，显然很高兴能够再用彩色铅笔画画，可见他对于被上帝惩罚的恐惧已经消散了。理查特别指出图的上方和下方分别在那里，并解释说那两大块红色的区域应该在下方。

K太太表示这两块就代表他的性器官，而理查也同意这一点。

K太太问他浅蓝色的部分代表谁。

理查似乎不太确定，然后说他觉得是代表K太太和妈妈。画完这张图之后，他提起母亲几天后要来见K太太的事，并且问她们会讨论哪些事。妈妈是不是会谈到继续让他接受分析的事？秋天到的时候会是什么情况？这时的理查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K太太问他是不是担心分析结束之后不知道该怎么过下去。

理查承认说是，他怕已经消失的恐惧又会再回来。

K太太问他哪些恐惧已经消失了。

理查说，他现在比较不会害怕小孩。隔了一会儿，他补充说，他说不出来哪些恐惧已经消失了，但是他觉得自己好很多。

K太太问他是不是觉得自己烦恼变少了，而快乐多了。

理查表示同意，并且再度问到妈妈究竟会跟她讨论哪些事。

K太太问他为什么这么担心她们之间的谈话。

理查吞吞吐吐地回答说，他想知道K太太会不会建议妈妈送他去比较大间的学校上课，他觉得他会受不了，他还是很害怕那些年级比较大的男孩子。如果他一直很害怕，就一定会生病（这时理查变得极度忧虑）。理查再次询问K太太会不会向妈妈提出这样的建议。

K太太问他希望她怎么跟妈妈说。

理查回答说，他希望她叫妈妈帮他请家教，而且要找女老师，不要男老师。以前教他的男老师很可怕，而女老师就很和善。

K太太问他愿不愿意去小间一点的学校上学。

理查说他还是比较喜欢家教，不过他愿意去小间的学校上课。他苦笑了一下，向K太太坦白说，他其实希望连家教都不请，最好都不用上课。

K太太问，不上课的话，他想做什么。

理查回答说：“什么都不想做。只想随便读点什么，可能读读报纸就好了。”（现在他除了睡觉前偶尔阅读一下之外，还是很少看书）。他要K太太答应他不会建议妈妈送他去大间的学校。

K太太回答说，既然他这么害怕，她就不会要他去那里念书。

理查原本因为焦虑而苍白的脸颊这时突然显露出喜色。他说这样他就放心多了，接着问K太太是不是真的认为他不去大间的学校念书比较好。

K太太再次表示，就目前来看，她确实是这么认为。

理查问她会不会觉得去小学校念书比请家教好。

K太太说，她觉得他母亲应该会希望他去学校念书，这样他就有机会跟其他小孩一起学习，而不会是一个人。

理查坚持想知道K太太是不是也这么认为。

K太太回答说是，她确实是这么认为。

理查问，他如果去上学的话要去多久，是不是要两年？这时他再度露出担忧的神情。

K太太指出，他很担心自己终究得去一般的学校上课。

理查表示同意，并且说未来他也应该要去一般的学校上学。K太太觉得他一两年之内做得到吗？

K太太表示，他可以看看明年的状况怎么样，搞不好他会开始喜欢跟其他小孩相处。可能的话，她会想办法安排在明年夏天帮他分析，但无论如何她都会与妈妈讨论未来让他继续接受分析的可能性。

理查问起K太太前往伦敦的事，脸上又显露出忧愁。

K太太回答说，她会住在伦敦郊区，但是要到伦敦工作。理查听到她这么说似乎安心了一些。

K太太问理查为什么不早一点把这些想法和问题提出来，还有为什么他认为她会向妈妈提出让他很害怕的建议。K太太也诠释说，他开始不信任她，是因为她跟妈妈讨论的时候他不会在场，这样她似乎就变成了跟母亲联合起来对付他的坏父亲。

K太太提到他对她的不信任时，理查一脸疑惑地说，这样不会让她变成坏父亲，而是变成“畜生妈妈”。

K太太诠释说，她就快要离开了，所以理查害怕她会被坏的希特勒父亲轰炸，而且变成邪恶的“畜生妈妈”，但是“畜生妈妈”（第二十三次晤谈）其实是体内含有坏父母的母亲。

理查在与K太太进行这段对话的过程中，一边也把K太太要告诉妈妈的建议写下来，也就是他想要请家教，后来又把请家教改成去“小学校”上课。从他的脸部表情就可以看出他很痛苦地意识到自己有严重的学习障碍，以及这个障碍对未来的影响，而且他是站在父母亲的角度为自己的未来担忧。

离开以前，理查如释重负地说，他很高兴能跟K太太讨论这些事，现在他觉得好多了。

第六十九次晤谈注记：

I.从我的记录来看，理查从未提过他要有个爷爷的事。我不确定他有没有见过爷爷或外公，当时他们都已经去世了，但或许他潜意识中仍记得其中一位，而且希望能让他复活。

II.在我看来，偏执式嫉妒的一个基本要素就是针对内在父亲的强烈嫉妒；甚至在父亲真正死亡之后，仍然认为他永存于母亲内在，而且会怂恿母亲与他联合起来对付儿子。

III.我在先前的注记（第六十七次晤谈，注记VII）中提过理查的态度已经有所转变，他现在更能够以爱缓和恨的情绪。他如此强烈地表达出想要永远保有乳房渴望，就是这项转变的一个重要迹象。我认为，对于乳房保持完好无缺的信念，以及相信自己能够稳固地保有这个内在客体，是能成功处理摧毁冲动与继而产生的焦虑之先决条件。

【注释】

[1] 我把他的名字涂掉了。

第七十次晤谈（星期五）

理查在路上与K太太会合。他先是躲在门柱后面，等到K太太经过的时候才突然跳出来。他很仔细地观察她的表情，想知道她有没有被吓到或是生气，看到她不受惊吓的样子才安下心来。他提到刚刚有位男子正巧骑脚踏车经过，并且说那位先生一定会觉得他要跳到K太太身上攻击和伤害她。进入游戏室之后，理查问K太太是否已经跟妈妈谈好见面的时间，并且说妈妈在等她电话，要跟她讨论这件事。

K太太回答说，她已经打过电话给妈妈，下星期一就会跟她见面。

理查知道她们不会再把见面日期往后延之后似乎放心许多。随后，他向K太太要了画本，也顺便要了她新买的那一本。他看到新画本的样子不同时，显得很失望，还说里面的画纸不是他喜欢的那一种，但至少比之前那种又薄又黄的画纸好一点，他从来没用过那些黄色的画纸。理查又开始把硬币放在纸上描……他一脸忧虑，整个人也很紧绷，而且沉默不语。

K太太提到他昨天怀疑她会向妈妈建议送他去大间的学校念书，而他觉得这么做很残酷。

理查说他确实觉得这样很残忍，因为K太太最了解他有多么害怕那些年纪比较大的男孩。这时，他突然问K太太：“能不能拜托你一件事？现在先不要（or分析），先答应我你绝对不会要妈妈送我去大学校念书。”

K太太提醒说，昨天她就已经保证过了，但似乎一点用也没有，他还是怀疑她有邪恶的想法。

理查哀求道：“拜托你再答应我一次。”

K太太重申，她之前就说过，她不觉得现在送他去大间学校念书是好的决定。即使他相信她的分析有帮助，也喜爱她，但仍然怀疑她，所以一定还有其他的原因。K太太再度提到她昨天对于邪恶的“畜生妈

妈”所做的诠释，以及理查一直对她体内那个未知而危险的K先生感到恐惧，认为他不是会伤害她，就是会怂恿她与理查敌对。他也觉得K太太去伦敦就等于是丢下他，让他独自面对内在敌人与所有焦虑。这些敌人与焦虑的代表就是学校那些危险的大男孩。

理查走到厨房去喝水，接着把大拇指放进嘴里吸吮。他又开始频频注意外头经过的路人。他大喊：“史密斯先生来了！”接着就跑到窗边去对史密斯先生微笑。史密斯先生先注意到坐在桌前的K太太，并且对她微笑，然后才向站在窗边的理查打招呼。理查当然也注意到这一点，便问K太太为什么史密斯先生要特别对她微笑，她是不是跟他很熟？这时，理查显露出极度不信任的神情（注记I）。

K太太说，她只有去过史密斯先生的店几次，他也知道这点，但是他一点也不相信。他觉得史密斯先生一定会私下去见她，甚至晚上跟她一起上床，而且他不在的时候，史密斯先生一直都跟她在一起。史密斯先生代表K先生，而他不仅侵入K太太，还把她变成了与理查敌对的“畜生妈妈”；这就是理查看不见父母时候会对他们产生的疑虑。

史密斯先生离开的时候，理查带着担忧的语气问说，不知道史密斯先生觉得他跟K太太在一起做什么？其他人又是怎么想的？

K太太诠释说，他很好奇父母都在做什么，所以认为其他人也在监视他，尤其是父亲。他觉得他们会怀疑他侵入妈妈的身体，而且会惩罚他。K太太提到第六十三张图，并且指出理查预期自己会被上帝惩罚的原因，是因为上帝——爸爸已经看到他与代表妈妈的K太太性交了。

理查看着K太太拿来装图画的书信，然后又问了一次信封上的字是谁写的。他变得相当不安，也显露出强烈的被害感。

K太太指出，理查比她更了解母亲有哪些朋友与亲戚，但他仍然对妈妈的一举一动以及每个想法（她收到的信件以及所有秘密）很好奇且怀疑。他之前承认他会暗中监视妈妈。他一方面无法完全信任母亲对他的爱，另一方面对母亲又爱又恨，而且认为母亲对他也是如此。此外，他一直都怀疑父母在谈论、责怪他或甚至怨恨他。他幻想自己攻击父母之后所产生的罪疚感，更加深了他的不信任感。理查现在知道自己其实不信任K太太，而且他心中有一个“邪恶的畜生”K太太存在。不过，更令他痛苦的是，他发现自己有时候也会怀疑妈妈是“邪恶的畜生”。

理查同意这一点，并且说他不喜欢自己对妈妈有这样的想法，对K太太也是一样，因为他非常喜爱她……理查直盯着墙上的一张图，上面画了海王星和一个女人，两者中间有一颗地球。他几天前曾说过海王星

看起来很讨厌。现在，他指着这张图问K先生是不是就是长这个样子，但随后又说，不，这根本不是K先生，是海王星……他又反复地问了几个以前常问的问题，其中包括K太太认不认识X地的杂货店老板欧文先生。他问K太太为什么不跟欧文先生买东西，他看起来是个大好人，还有为什么她总是去另外一间杂货店？

K太太回答说，他不喜欢那间杂货店的老板，而且觉得他是个坏男人，所以不希望K太太跟他有任何接触。理查希望有个好男人、好先生来照顾K太太，或许很担心她找不到这样的男人。他也害怕父亲会死，这样一来不仅没有人照顾妈妈，她还会很想念他。对理查来说，生了病的父亲就成了受伤的、被抢夺的父亲，而且因此变得很危险。这使他更希望让代表妈妈的K太太远离所有可疑的男人，杂货店老板就是其中之一；就像图中的女人与“讨厌的”海王星中间被地球（全世界）隔开一样。

理查把信封里的画通通拿出来摊在桌子上。这时，他突然向K太太要了装玩具的袋子，然后小心翼翼地、像是怕看到不好的东西似的把玩具一个个拿出来。他还要K太太把铅笔和蜡笔都收起来，但是不要拿走图画、她的袋子和时钟。他把几间房子和几个人偶摆在一起，然后说这个瑞士的小村庄很平静。

K太太指出，他觉得瑞士比英国安全。

理查回答说：“但是可怜的瑞士现在被敌人包围了。”……他拿了一个小玩具水桶（他很少拿它来玩）放在时钟旁边，说这里是医院，再把另外一个小水桶当成赡养院。他迅速地拿起几个受损的人偶丢进这两个水桶里，然后再把袋子的内里翻出来看看是不是有灰尘要清掉。随后，他把玩具分成好几组，并且像以前一样把一男一女放到载货卡车上，说爸爸和妈妈在一起。这时，两辆火车开始绕行桌子。理查刚刚盖了个车站，并且很小心地测试它容不容得下两辆火车进站。火车相撞的危险似乎在他心头萦绕不去。其他玩具的组合包括一个男人与一个小孩、一群小孩，还有一群大人——这些玩具组合之前大都已经分析过。他指着其中一个小玩具女人说她有乳房。接着，他向K太太展示其他玩具女人也有乳房（注记II）。他还指着电车的两节车厢说是两个乳房。他把两个玩具女人拿来假装她们在交谈，还编了一段过度亲切的对话。其中一个说：“我亲爱的亨丽艾塔，你好不好啊？”……等等。另外一个回答说：“我亲爱的梅兰妮……”这时，理查表示她其实不是亨丽艾塔，而是K太太和妈妈在进行他们下周的对谈。原本摆在远处的小男孩玩偶现在也加入她们，这代表理查在旁边仔细观察她们。随后，理查又拿了一个

玩具男人过来，说史密斯先生也要参与讨论。

K太太再度提到他对她与妈妈的会面抱持怀疑的态度，也不相信她们是诚恳的。实际上没有任何男人会参与她们之间的对话，但他心里就是认为可疑的史密斯先生也会在场，而史密斯先生就代表K先生和爸爸。那两个玩具女人就是含有希特勒K先生的畜生K太太以及含有坏父亲的畜生妈妈，所以她们不仅坏，还与他敌对。

理查突然跑到厨房去查看火炉。他拿起“水箱宝宝”的盖子，发现里面水很脏，便感到很不安。他开始用水桶舀水，接着K太太再把水倒进马桶。他愈舀愈担心，因为不管他怎么弄，水还是不干净。他把炉盖拿走，然后倒了一点水进去，想看看水会往哪里流，接着他打开炉管的风门，想把里面和炉盖上的煤灰清出来。随后，他把烤炉打开，发现里面有一个闪闪发亮的锡杯是以前没见过的，让他很高兴。一开始他先用锡杯舀水箱里的脏水，后来觉得不想把锡杯弄脏，就拿它来接水龙头的水。他把接来的水倒进水箱里，但是有一大半都洒在外面。他一面继续接水，一面看着K太太把地上的水拖干，并且说还好今天女童军不会来，免得看到他把这里弄得一团糟。K太太叫他不要倒这么多水，不然地很难干。^[1]理查像以前一样又把水槽装满水，然后跑到外面去叫K太太把塞子拔掉，再看着水慢慢流出来。之后，他再回到房内继续玩玩具。

K太太诠释说，他对史密斯先生（也就是妈妈体内的坏爸爸与K太太体内的坏K先生）的恐惧，让他更想要彻底了解K太太与自己的内在。现在他似乎特别害怕爸爸那肮脏（指有毒）的尿，而且想知道它是怎样从妈妈的身体里流出来的。K太太还诠释说，他必须要让好奶水与肮脏的尿分开，才能保持干净，而母亲乳房的代表就是水龙头与闪亮的锡杯。

理查开始移动火车，也将玩具分成各种不同的组合，由于变换的速度太快，K太太无法记住所有的细节。理查告诉K太太说，狗加入了其中一组，而且想做“坏事”。随后紧接而来的是一场“灾难”，玩具撞成一堆，最后全部都翻倒了。理查从玩具堆中拾起一间小房屋，然后迅速地放进嘴里一会儿，并且说这是他自己，他活下来了。不过，他自己似乎也不太相信这间房屋已经逃过一劫。

晤谈已经接近尾声，所以K太太只来得及诠释：狗代表会咬人又贪婪的理查与他的性器官；理查之前说狗想做“坏事”，看来它就是“灾难”的始作俑者。这场“灾难”指的是父母和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人都死了。他把小房屋拿出来是企图要拯救自己，但其实并没有成功。

理查同意这个诠释。他跟K太太把玩具都收回袋子里，然后正准备离开的时候，理查又从袋子里面拿出一颗球，并让它在地板上弹了一两下。

K太太指出，那颗球代表理查、他的性器官以及她体内的小孩。他想表达的是希望K太太和他还是能够安然无恙。

这次晤谈时，外头的倾盆大雨对理查的焦虑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之前的素材显示，雨代表的是全能的父亲所洒下的尿，不仅有毒，还会把人淹没，也跟他害怕被上帝用闪电与暴风雨惩罚有关联。只要一下雨，理查就会很忧郁。不过，就在父亲生病以前，他对下雨已经开始有比较正面的看法。他说植物需要雨才能生长。在理性上他早已熟知这个事实，但在情感上，则一直要到他的潜意识焦虑有所纾解之后才愿意接受。父亲的病，使他更加恐惧父亲的尿与精液会摧毁母亲。先前提过，理查每次都会去喝水，他觉得水龙头的水是好东西，相对于水箱里的脏水。水龙头本来就应该好的，代表好乳房与好阴茎，而且要用用来对抗被毒害的偏执式恐惧。当K太太在诠释中提到他说的话跟她的乳房有关时，他拿起两颗玩具树木放进嘴里。K太太对这个动作的诠释是他想要吸吮妈妈的乳房，而且认为这样就能让他与K太太复苏。

第七十次晤谈笔记：

I.我昨天告诉理查的话并没有减轻他的不信任感，这一点值得关注。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认为让他知道我会向她母亲提出什么样的建议是适当的做法。要是我没有这么做，他的愤怒与不信任感势必会更为强烈。然而，尽管我已经把想法都告诉他，他所妄想的疑虑与嫉妒依然存在。这再度印证了我过去的经验，也是治疗具有偏执特质的患者时常见的情况，那就是再保证与解释无法消除患者的被害焦虑以及妄想式的疑虑。

我一再指出，理查缺乏内在安全感的原因，是他从未稳固地将母亲建立为好的内在客体，所以特别害怕母亲会变为迫害者，并且与危险的父亲联盟。父亲生病使他的被害焦虑达到巅峰，而对父亲死亡的恐惧则一再使父亲形象变坏；然而，他心中仍然有好父亲的形象，而且与坏父亲形象分裂开来。外在因素对他的内在情境有很深的影响。这些外在因素不仅激起理查的被害焦虑与分裂机制，也会被强化成一种防卫，用来避免强烈罪疚感所带来的怜悯之情与忧郁。

II.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理查特别指出那两个假惺惺的玩具女人（他母亲和我）有乳房（他以前玩玩具的时候从来没有说过）。我认为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他正为日后上学的事感到极度焦虑，在这个状态下，他或许想借由强调乳房来让自己安心。即使他怀疑母亲和我不诚恳，使他失去安全感，但毕竟我们有乳房，所以不见得真的那么坏。然而，我也在想乳房是他从未完全信任的最初客体，会不会让他觉得那两个女人更可疑。如果是这样的话，表示他所指的是两个不诚恳的女人有坏乳房。

【注释】

[\[1\]](#) 即使是在设备良好的游戏室，有防水的地板，若儿童玩水玩过头，仍必须适时制止。

第七十一次晤谈（星期六）

理查在转角处等待K太太，一见面就告诉她说他遇到了红发女孩。他假装没看见她，而她也没有跟他说话，不过她一定是“气得说不出话来”。他不是害怕那位女孩——不，是一点都不害怕。（显然他很庆幸自己能够更勇敢地面对焦虑，也觉得自己慢慢变得跟其他孩子一样了。）今天晤谈过后，理查就要回家过周末，所以他带了手提箱过来。他看起来有些忧郁，但是比上星期六好很多，也不太注意经过的路人。进入游戏室后，他拿出两个半克朗^[1]的硬币来玩，并且把硬币放在桌上旋转，开心地看它们旋转的样子和发出的声音。玩硬币的时候，他说今天的天气不太好，问K太太公交车是不是会很挤（这时他又露出担忧的表情）。

K太太诠释说，那两个硬币代表她的乳房，刚刚他就像以前小时候一样玩母亲的乳房，或是代表他想要这么做。让硬币旋转则是代表让乳房复原；他断奶的时候，很担心是因为自己攻击或吞并了乳房，所以它消失了。刚刚他问公交车是不是会很挤，意思是指害怕K太太的小孩和病人会全部过来跟他抢乳房，而且会因为他想要独占而攻击他。K太太提到他曾经问说（第六十七次晤谈）要是住在X地的人都跑到山顶上或挤进公交车的话会怎么样。这些都跟他觉得自己已经摧毁了妈妈体内那些未出生的小孩有关，而有时候他又会希望把小孩还给妈妈。

理查从K太太的袋子里拿出玩具，并且很开心地发现她在里面多放了几个他通常拿来当小孩的小玩具人偶。另外，他昨天一直想把受损的人偶跟其他玩具分开，所以她还带了一个小盒子让他装那些人偶。对理查来说，K太太多带来的玩具就像是礼物或是爱的象征。^[2]这时，史密斯先生正好经过，并且对坐在桌前的K太太和理查微笑。理查在想路人看不看得到桌上摆的玩具，他说他不希望被别人看到，不然他们一定会觉得他很幼稚。说完之后他就跑到路上去看从外面能看到什么，回来之后说只看到K太太坐在桌前。

K太太诠释说，他不想让别人看到他在玩玩具，除了是因为怕他们

笑他幼稚之外，也是因为玩具代表他的想法与欲望，而他不希望被外在或内在的父亲发现。

理查把所有的玩具“小孩”（新旧一起）拿来排成两排。他先把他们放在“教堂”旁边，也就是一间有塔楼的玩具房子，表示他们都要去上教堂。但这时他又改变主意（教堂和上帝都是产生内心冲突的来源），决定把教堂换成另一间以前用来当学校的房子。他说这些孩子现在都在学校外面的操场上，接着用铅笔把操场围起来。他试着要让一个底座掉了的玩具小男孩站立，发现它站不起来之后便问K太太能不能修好它。K太太说可以，他就把它放到当成医院的盒子里。

K太太再度诠释了理查对于上学的恐惧；学校里面有危险的大男孩，而且就像是他动手术的医院。此外，他想要留在K太太身边，希望她帮助他，等于像在医院里面接受治疗。被放进医院等待着让K太太修好的人偶就代表理查，他必须等到K太太回来继续帮他分析之后才会复原，也才能去上学。

理查让两辆火车不断地绕着桌子跑，并且经过学校旁边。他说那些孩子喜欢看火车经过。接着，他拿了两只动物放在货车的第一节拖车上，再把另外一只放在后面那节拖车上。他说前面那两个是妈妈与保罗，随后改口说是爸爸不是保罗，但后来又觉得是第一次说的才对。他说后面那个则是他自己，还半开玩笑地说他一直在监视妈妈和保罗，看看他们在做什么……理查把K太太带来的东西都排在桌子上，而且不要她拿走，包括她的手提袋、装玩具的袋子、时钟、画，以及她的雨伞（注记I）。他在这些东西之间留了空位让火车通过，不过火车原则上是紧贴着桌子边缘行驶。他在学校和那群小孩对面，也就是桌子的另一端摆了几间房子、“教堂”和所有剩下的玩具人偶，并且说这是山脚下的一个瑞士村庄。他把玩具人偶分成许多组，并且有各种不同的场景接连上演（注记II）。理查这次的游戏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就是两辆火车很惊险地开过那群小孩身边，差一点就会撞成一堆。在过去的游戏中，这样的情景往往都是以“灾难”收场。理查说，要是其中一辆火车突然超越另一辆的话，就会有危险，而他也不知道哪一辆会先开进车站。接下来，场景转到瑞士的村庄里，昨天拿来当成史密斯先生的玩具男人先是站在一位小男孩的身边，随后又与一位玩具女人和其他人偶会合。

K太太诠释说，货车上摆的那些人偶跟以前一样，代表他不仅想监视妈妈与保罗，也想监视父母。由于爸爸生病的缘故，理查一直试图要避免自己产生与爸爸竞争或攻击爸爸的想法。不过，这时的爸爸也变成了小孩（注记III）。货车现在代表理查，而且随时可能会与代表保罗和

爸爸的另一辆火车相撞。K太太的时钟与手提袋往往代表她的内在，而他让火车经过K太太的时钟与袋子，就是意指火车想进入K太太体内。他正与同时都想进入妈妈体内的保罗与爸爸竞争。不过，他也很怕会与爸爸发生冲突，尤其爸爸现在生病很虚弱，而他相当庆幸自己能够避免冲突发生。K太太更进一步诠释说，村里那个之前代表史密斯先生的玩具男人本来站在小男孩旁边，是指爸爸与理查会合，但没过多久他就与妈妈和所有家人团聚了。理查希望借由这个方式弥补先前拆散父母的行为。

理查指出，摆在学校与瑞士村庄中间的那两棵树虽然很靠近桌子边缘，但跟火车中间还隔着图画。他在附近也放了一台载货卡车，而卡车的引擎罩有一部分被图书盖住了。理查说那两棵树是他的金丝雀，卡车则是钻到兔子洞里的巴比。

K太太诠释说，昨天那两棵树也代表他渴望独占与保有的乳房。巴比代表他的性器官，它除了钻进K太太的性器官里面，也钻到K太太的心里，因为他的图画就代表他与K太太的关系以及她的内在。此外，他的阴茎也在K太太与妈妈体内，追捕K先生与爸爸的性器官。

理查把另外一个玩具男人拿来摆在一个玩具女人旁边，并且说她是K太太。

K太太诠释说，他昨天希望她去“好的”杂货店，是因为他希望能有一个好男人、好先生来照顾K太太。

这番诠释让理查十分震惊。他望着K太太，从他的表情就可以看出K太太的诠释说中了他意识上的想法。接着，他问K太太喜不喜欢K先生，失去了K先生之后会不会觉得很难过、很寂寞。“寂寞”这个词，理查还说了两遍（注记IV）。不等K太太回答，他继续请求K太太除了分析之外一定要告诉他一件事，那就是她会不会觉得寂寞和不开心。他也问K太太会不会在意他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且带着焦虑的神情说他想当K太太的先生；停顿了一会儿之后，他又补充说：“等我长大以后。”

K太太诠释说，理查现在更希望能成为妈妈的先生，一方面是因为爸爸生病了，他担心妈妈也会觉得寂寞、不开心；另一方面则是出于罪疚感，他心中认为自己让妈妈失去了“好”先生。过去他或许也常常在想妈妈究竟喜不喜欢爸爸，还有他们在一起是不是真的开心，因为表面上的样子或是别人说的感觉，他都不是太相信。现在他很怕万一父亲死了，他就必须代替父亲的角色，也得想办法让母亲开心，这对他来说是很沉重的责任，毕竟他只是个孩子。

理查继续玩玩具，并且开始提到坐火车的事。他说有一个女人（并非以玩具人偶为表征）跟K太太说她要去赶火车。这时，他让一辆火车开出车站，然后说那个女人错过了火车。

K太太问那辆火车开往哪里。

理查回答说往伦敦。

K太太诠释说，这个女人就代表她，她想坐火车去伦敦，却错过了火车。

理查开心地说就是这样没错，只要她想去伦敦，他就会让她错过火车，这样她就去不成了。同时，他也让另一辆火车出站，并且说这辆火车也要去伦敦。

K太太解释说，他和全家人都在这辆火车上，他担心自己终究阻止不了她，所以他们要跟她一起去伦敦。先前他曾说他必须要去伦敦才能继续接受分析。

理查重新安排一辆火车去伦敦，也特别强调另一辆往相反方向的火车是要去Z地，而不是他现在的家。

K太太诠释说，要是他跟她一起去伦敦，就会觉得自己遗弃了母亲以及在Z地的老家，而老家也代表孤苦无依的母亲。因此，他就必须再从伦敦回到Z地。K太太也诠释说，理查想跟母亲和家人在一起，但同时也想跟K太太在一起，而且常常会在忠于妈妈或是K太太之间左右为难。

理查再度让电车开往伦敦，并且与另外一辆开往相反方向的火车相遇。这时，他说“灾难”就要发生了，这一次他没有试图阻止，而让学校里的的小孩和整个村庄都被撞倒。

K太太诠释说，在刚刚的游戏中，她终究会去伦敦，而他阻止不了。后来他与家人也跟随她前往伦敦。不过，他认为这其实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所以在嫉妒与绝望之下，就让“灾难”发生了。这也意指K太太如果去伦敦的话就会被轰炸、被K先生（其实是希特勒）摧毁；理查觉得他的攻击欲望会带来这样的后果，所以既恐惧又罪疚。要是K太太死了，他所面临的就会是彻底的灾难，因为她代表妈妈，妈妈死了就等于全家人、所有小孩，甚至全世界都毁灭了。这对他来说也是一场内在灾难，表示他内在的妈妈以及K太太也会死亡。

理查拾起一个玩具男孩说那是他自己，他是唯一的生还者。

K太太诠释说，最后看起来好像他拯救了自己，但从刚开始的情况

来看，只要妈妈一死，所有人也会跟着死亡，包括他自己在内。

理查把倒在桌上的其中一个小孩（戴着红帽）拿起来，说它是红发女孩。他把这个玩具人偶放进嘴里一阵子之后又拿出来，然后跑到外面去吐口水，一边说：“她的味道真恶心。”

K太太诠释说，理查幻想自己已经吞食了敌人，也就是那位他形容为气得说不出话来女孩，而这表示她会在他身体内部使他窒息。他心中不仅认为体内有死去的妈妈（现在以K太太为代表），他刚刚把那个小女孩放入口中的动作也显示他吞并了妈妈的小孩，而且觉得被他们迫害。

理查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还支支吾吾地说他已经好久没有玩玩具了，大概有两个月没玩了。过了一会儿，他说英国皇家空军再度对柏林发动空袭，而且是两个月以来的第一次。

K太太诠释说，刚刚玩玩具时最后发生的灾难，就代表英国皇家空军对柏林的攻击，而且就像他说的，同样都是两个月以来的第一次。不过，柏林也代表K太太以及坏妈妈，而妈妈之所以变坏，是因为她已经跟希特勒父亲混合在一起，或者是因为理查嫉妒跟爸爸在一起的妈妈，所以攻击了她。

理查再度把两个玩具女人摆在一起，并且说那是K太太和妈妈。他又为她们编了一段对话，但是讲话的方式不像昨天那么做作和过度亲切，而是比较一般、友善的对话。另外还有两个小孩也过来与她们会合；一位是理查，另外一位是K太太的孙子，接着，昨天代表史密斯先生的玩具男人也过来加入他们。理查说他是K先生，他又活过来了。一直到理查把火车扶正以前，那些被撞倒的小孩仍然堆成一堆。随后，他拿了几个玩具小孩放在货车的两节拖车上。

K太太诠释说，他现在试图要修复灾难，并且想让货车上的那些小孩在妈妈与K太太体内复活。他说K先生又活过来，是意指父亲不应该死亡，就算他死了，也会再度复活。

理查吞吞吐吐地问他能不能带一些“小孩”回家。

K太太回答说，她以前解释过，玩具、图画等东西还是交由她保管比较好，这样下次才能全部带来让他使用。她诠释说，把玩具小孩带回家代表要K太太与妈妈允许他分享她们体内含有的小孩（注记V）。

理查在玩玩具的过程中，曾经指着一个受损的人偶低声说：“这是我。”之前他有好几次都称这个人偶是“笨蛋”，指的是村里面的一位男

孩。

K太太提醒理查（过去已经提过一次），他曾说害怕自己会变成“一无是处的笨蛋”，同时也很担忧学习障碍的问题，怕自己无法有所长进。然而，他所谓的“笨蛋”不仅是指担心自己一无是处，也怕自己体内含有那些被他的谋杀念头摧毁的坏人。

理查不停哼着不同歌曲的片段——他偶尔才这么做。哼完之后，他开始变得哀伤，然后说他觉得妈妈一定很气他都不弹钢琴了。他自己也觉得很难过，毕竟他钢琴考试考得不错，表示他是会弹琴的。这时，他又感到疑惑了，说他这么喜爱音乐，为什么一点都不想弹钢琴。

K太太诠释说，音乐与和谐的旋律之前似乎是代表活着的好小孩快乐地聚在一起所发出的声音。不过，理查不确定自己究竟是好是坏，而内在缺乏和谐的感觉让他无法弹奏音乐。

整个晤谈过程中，理查全神贯注地玩玩具，而且玩的时候所投注的热情以及获得的乐趣，通常只在年幼的孩子身上才看得到。除了注意史密斯先生之外，他只走到窗边一次去看一位抱着小孩的妇人经过。他不曾把铅笔放进嘴里，也只有一次把手指伸进嘴里一下子。不再注意外面的人以及几乎不太有吸吮的动作，都跟他能够完全地表达内在世界的幻想与情绪有关。理查离开的时候看起来相当满足，情绪也很平和（注记VI）。

K太太在下次晤谈前，会先与理查的母亲会面。

第七十一次晤谈注记：

I.从移情与移情诠释的角度来看，分析师的个人物品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我经常指出，理查对游戏室的爱与恨跟移情情境之间有相当密切的关联。不过在这案例中，分析师的个人物品，包括手提袋、时钟、雨伞等等，别具情感上的意义。玩游戏与画图的桌子以及他和我坐的椅子，也比房内其他东西更具重要性。我曾提过，理查每次要走之前都会习惯性地把手提袋放进桌子底下并排在一起。有一次，理查还表示到下次晤谈之前他跟我都会是一起的，很明显的是表示我们能够和平共处。

II.这些同时发生的场景代表他过去与现在的真实经验以及幻想经验，也表达了快速转变的情绪。我也曾指出，要抓住所有素材的细节，甚至全部加以诠释，都是非常困难的，不论是图画、涂鸦等等都是如此。如果要详尽地诠释所有素材，可能要多花上好几小时的分析时间。

我认为当儿童分析师（分析成人也是如此）面临如此大量的丰富素材内容时，就必须选择他认为最主要的情绪、幻想、最强烈的焦虑情境以及相关的防卫来诠释；换言之，他必须以移情情境为依归，并据此做出最适当的诠释。

III.由先前的情境来看，理查的父亲不仅仅被摧毁，也变成了学校里的孩子之一。货车可以为那些想看火车经过的小孩带来欢乐，由此可见这个情境中所显现出来的两难情绪。必须提醒的一点是，昨天他吸吮的那两棵树代表母亲的乳房，而嫉妒变成小孩的父亲受保姆照料，则是引起他与父亲竞争乳房的因素之一。这也促使他退行至婴儿期，并再度引发他儿时对父亲抢夺乳房的怀疑。他让拉着两节车厢（代表乳房）的货车经过学校，但是学校操场上的孩子（包括他父亲在内）都被铅笔做成的围墙围住，表示那些孩子无法接触乳房。我的结论是，理查早期怀疑父亲抢走他的乳房让他无法享用，而对父亲怀恨在心，加上想要报复父亲的欲望，即是激起他产生这种幻想的主要因素。

IV.孤独感以及对孤独的恐惧是理查的忧郁情绪中一个相当重要的成分。他在第一次晤谈时就告诉我说，他上床睡觉的时候会有孤独和被遗弃的感觉。因此，他对孤独的人会产生强烈的同情心。现在他极度担忧父亲可能会死亡，所以也特别担心母亲会感到孤独。他借由担心我会孤独的移情现象，表达出他的忧虑，而且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是有意识地在思考这些感觉。在理查的几张图画中也可以看到被赶走的K先生后来又跟我团聚，甚至连理查一直担心会纠缠我的那位“脾气不好的老先生”都变成了要来陪伴我的人。分析成人患者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对孤独或生病的女人所产生的同情心，会深深影响他们所选择的伴侣。

V.之所以产生与母亲一同分享孩子的需求，是为了要对抗那些危险的、“红发的”、有敌意的、被吞并的小孩，怕他们会在内部攻击他并且让他窒息。此外，如果母亲允许他拥有几个小孩，他就不会在嫉妒与贪婪的驱使之下吞并他们；换言之，母亲与他共享小孩的话，就可以降低他与母亲竞争的摧毁欲望，以及避免所有可怕的后果。这样一来，他的内在世界就能够维持和平，表示那些小孩与父母和他和平共处，成为他的内在朋友，而不是死亡又危险的客体。

VI.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晤谈中，强烈的内在焦虑与外在焦虑都被激发出来，但最后患者却能带着满足与平和的情绪离开。早期的精神分析观点，认为诠释和分析精神病式的焦虑是相当危险的，但我过去的经验显示，只要我们深入分析这些精神病式焦虑的根源，最终反而对患者更有帮助。背后的原因有很多，在此我只点出一项我认为特别重要的因

素：分析这些深层焦虑让患者能够面对精神现实，并且找到表达的途径。借此，理查在这次晤谈时便能经验并且表达他对内在敌人（已死去并且迫害他）的焦虑，以及他对这些敌人产生谋杀欲望而使他们变得十分危险所引起的罪疚感。我们必须谨记的是，理查能够面对并且表达这些焦虑的同时，他的摧毁冲动的强度也减弱了。他以相当谨慎又焦虑的方式从袋子里拿出玩具，并且认为那些受损的人偶应该被放进医院治疗（同时要我修好那个代表他自己的人偶），显示他所怀有的希望及修复欲望与焦虑同时运作。这次的“灾难”发生时，并不像以往一样完全不受控制；理查小心翼翼地让某几样玩具倒下，担心它们会受损或是掉落。瑞士村庄与两棵树也有一度是保持站立的。可怕的大灾难过后，他通常会留下一个人偶或玩具成为唯一的幸存者。毫无疑问的是，这代表他承受不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一切事物全都毁灭；因此，即使生还的信念并不坚定，他仍然试图让自己复苏。他的焦虑程度减轻之后，便能怀有一线希望，相信自己以及某些内在客体最终能够得救。这次晤谈时，他只有让一个人偶复活，就是那个小男孩，而且是在我诠释没有任何生还者之后他才这么做。我觉得由于他不再那么怨恨与绝望，也抱持更多希望，所以更有勇气面对死亡的威胁。

过度地将包含嫉羨、嫉妒等面向的摧毁冲动与其造成的后果分裂开来，主要是因为这些摧毁冲动被认为太过强烈——甚至是全能的，使客体或自体面临完全毁灭的威胁；这也会导致对好客体或好自体的爱与信任感被分裂掉。唯有直接面对恨的感觉，并借此让这些恨意与自体的其他部分结合在一起，才能降低怨恨的影响力。面对精神现实就能够使好的面向复苏，也能够增强修复能力与希望。我们在这次晤谈中也可以看到理查的希望所在；譬如他让那个小男孩留在医院里面等待我去修复，代表他觉得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一定能够继续帮他分析。当摧毁冲动与其后果同时伴随着爱之能力的重现，而且为之减轻，摧毁冲动的影响程度就会降低，也更可能被修复；换句话说，至关重要的整合过程便得以有所进展。

这些内在过程发生时，就能提升对外在现实的适应能力，而外在焦虑也不再如此强烈。理查在这次晤谈时更清楚地表达对父亲死亡的恐惧，并且担忧母亲会因此而陷入孤独；同时，他也认为我会孤独和不快乐，所以表达了对我的哀伤。此外，他也比较能够接受分析即将告一段落的事实。

【注释】

[1] 半克朗（half-crown）：英国旧制的银币，等于二先令六便士。

[2] 玩具如果坏了，我通常不会马上更换，而是固定会等到假期过后再更换，不过像铅笔、纸、粉笔等文具如果用完了，我就会补充。

第七十二次晤谈（星期一）

在进入游戏室之前，理查说他在母亲与K太太面谈前就已经向母亲提过她对他以后去上学的看法，也跟母亲说K太太不赞成他去大学校念书。面谈后，母亲还告诉他，她们也有讨论到未来继续让他接受分析的事。母亲认为分析迟早是要继续下去的，而且最慢也可能会在战争结束后就带他去伦敦。理查跟母亲提到K太太的看法，显然是因为他不信任她，也不信任母亲，而且想确认她们两个的意见是一致的。此外，他也想让母亲知道他已经跟分析师讨论过这件事……理查一进入游戏室就立刻拿出玩具，并且把一个呈坐姿的人偶放在椅子上。然后，他拿出秋千，很开心地发现K太太把前天那个从秋千上掉下来的人偶黏回去了。本来他把这个人偶放进“医院”里，跟其他坏掉的人偶摆在一起；他还说过这个小人偶被切了一半（其实这个黏在秋千上的人偶只有上半身）。他让秋千开始摆荡，说这个小女孩玩得很开心，但没过多久就要K太太把秋千放到桌子的另一头。那边除了当成“医院”的盒子之外，还有装玩具的袋子、手提袋和时钟；这些都是他准备的场景，而且只留下刚好能够让火车绕行的空间。在最靠近他的桌面上，他用两间房子搭了一个车站，火车刚好可以停在中间。他在车站里，也就是在两间房子的旁边放了一群面对面的小人偶，这些人偶总是扮演儿童的角色。理查说，这些小朋友站在那边，是因为他们都喜欢看火车。最靠近车站的小男孩，就是他在上次晤谈时说应该去医院的那个小男孩，而且代表他自己。K太太把小男孩黏在一个基座上，它本来是放一个较大的人偶，但是她没有别的选择了。因为这样，加上K太太把它修理好了，所以理查很高兴。他用便士的硬币围了一条路，在路上放了各种组合的人偶：母亲与K太太还是用同样的女人偶为代表，他让她们以友善而自然的方式打了招呼；之前代表史密斯先生的男玩偶放得离她们比较远，另一个女人偶比较近。狗站在几个人偶中间，两棵树在路的同一侧，之间隔了一些距离。理查说牵引机跟运煤卡车“正要出发”，但他真正移动的只有火车。电车停靠在车站后，那群小孩都被放到火车旁边去。理查说火车运了牛奶过来，大家都喝了一点。

K太太提醒他，在上次晤谈中，电车的车厢代表K太太跟妈妈的乳房。

理查让火车绕着桌子跑，再次穿越车站，并且说这些小孩现在有乳房吸吮。货车跟电车轮流穿越车站，货车也给了小孩牛奶。理查把小孩放在电车车厢旁边时突然改变主意，决定让他们站在火车头旁边。

K太太将火车头诠释为理查父亲的性器官，父亲的性器官跟母亲的乳房一样是用来哺育婴儿。

过了一会儿，轮流绕着桌子跑并且穿越车站的两辆火车愈来愈接近彼此，差点就撞在一起。这时，他突然停止游戏，走进厨房，往“水箱宝宝”里看，然后又开始用水桶舀水，并且要K太太把水倒掉。他非常仔细地看水箱里的水愈变愈少。

K太太做出跟之前一样的诠释，也就是坏爸爸的性器官与母亲的乳房混在一起的危险——两辆火车差点相撞。她把此焦虑与两个女人偶（妈妈与K太太）之间的对话连结在一起，并提醒理查说，这次他把史密斯先生（一两天前曾参与她们的对话）放得比较远。他这么做，是为了把K太太体内的坏希特勒父亲与妈妈体内的坏爸爸赶走，好让对话可以进行到他希望的结果：他不应该被送去大学校，跟年纪较大的男孩、也就是有敌意的哥哥在一起。

理查把小纸片丢进水箱，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K太太认为小纸片代表婴儿，理查可能想知道妈妈肚里未出生的婴儿发生了什么事，看看是谁摧毁了他们——究竟是他自己发动的轰炸，还是爸爸的性器官对妈妈的体内造成危险。

理查像以前一样又仔细查看了炉子和水箱，然后回到游戏室继续玩游戏。他偷偷把椅子上那个呈坐姿的男人偶移走。K太太问他人偶到哪去了。理查说他把人偶放进盒子里，因为他已经没用了。

K太太认为椅子上的男人代表生病而无法活动的爸爸，理查把他拿走，可能是因为想到爸爸的病就会觉得伤心、罪疚。

理查表示同意，并补充说父亲还是很虚弱，但病情正在好转。说这些话的时候，他显得哀伤又担心。他要K太太把桌子另一头的秋千拿过来，说上面的小女孩自己一个人太孤单了。他再次移动火车，然后两辆火车停在车站里喂小孩喝奶。理查说电车（乳房）停在站里太久，让另一辆火车的司机在外面等得很不耐烦。当这位司机终于能把火车开进车站之后，他没有停下来喂小孩，因为他太生气了。

K太太问其他人偶都在做什么。

理查回答说，K太太跟妈妈还在交谈，所以她们还站在一起。

K太太问那位离她们很近的女人是谁。

理查说：“喔，随便是谁都可以。”

K太太认为这个女人可能代表理查的保姆。理查很希望母亲与保姆保持友好的关系，但是要是她们交谈太久，他还是会嫉妒。同样地，理查可能希望K太太与妈妈关系良好，但她们太好又会让他嫉妒。

对此理查表示同意。

K太太指出，代表K先生的史密斯先生被放得比较远，这样他就不会对理查不利。然而，这也意味着理查希望把妈妈和K太太体内的希特勒父亲赶走，因为他怕希特勒父亲会使妈妈与他敌对。稍早之前，理查曾经问K太太今天是否见过那位“脾气不好的老先生”。这时，K太太又提起这个问题，并诠释这个问题同样与她有关。她认为理查仍然对她与母亲的谈话结果感到怀疑。

理查问K太太那两棵树代表什么，并且微笑地说：“你对它们有什么看法？”

K太太指出，理查现在想要取代她，自己来当分析师，但同时他也想要妈妈的婴儿，并且想取代妈妈的位置与爸爸在一起。

理查不同意，他说他才不想当女人。

K太太诠释说，他当然害怕当女人，因为这样他就会失去性器官，再也不能当男人了，可是，他也很想像妈妈一样跟爸爸生小孩——他之前很喜欢的白萝卜种子代表好爸爸的性器官，会把小孩放到他体内。同时，他也希望可以哺育婴儿；这点也显示在他的火车游戏中，火车车厢即代表哺乳的乳房。他透过这些方式表达了与妈妈分享小孩的渴望；如此一来，他就不会被迫攻击妈妈、抢走小孩，也不会攻击或伤害那些小孩。这也表示他不需要害怕那些代表妈妈孩子的小孩，例如那位红发女孩。车站内部与跑来跑去的火车就代表K太太与妈妈的内在。坐在秋千上的小女孩代表年纪最小而且未出生的婴儿，也是他希望不要存在的妹妹，但后来她还是被拿了回来，因为他还是希望妹妹能够出生。他要K太太把秋千拿走，表示他希望妹妹不要受到自己的攻击。

理查开始让两辆火车相互赛跑，而且愈跑愈快。火车不再停靠车站，变成面对面行驶，有好几次差点相撞，最后还是在车站相撞了。那群小孩跌成一团，理查还把所有的东西都弄倒，最后只剩下电车幸免于

难。理查让它疯狂地在桌面上乱跑，显然有些失控。他低声说：“这就是我。”也指着电车说它是“胜利者”。

K太太诠释说，理查与K先生的代表都是那位“脾气不好的老先生”，他们在K太太的性器官内相互争斗，造成所有人的死亡与毁灭。同样地，他一直都预期他与爸爸在妈妈体内的争斗会摧毁妈妈和小孩以及爸爸和他自己。

在晤谈即将结束的时候，理查第一次开始看着外头那条马路，那时K太太正忙着把玩具收回袋子里。他说路上人来人往，并且问K太太这些人是不是都要来让她喂奶。

K太太提醒理查，他之前曾经谈到住在X地的所有人都跑到山顶上去或挤在公交车里的情况。她也解释说，山与公交车现在都代表她，而她必须哺育所有人，而理查担心她会精疲力竭，也嫉妒任何想接近她的人。

理查望着K太太的样子显示他同意这个诠释。他说母亲现在也搭公交车回家。

K太太诠释说，在理查心中，母亲也是渴望被她哺育的小孩，而理查也希望母亲能被哺育，所以才会把那两个玩具女人放在一起那么久。然而，妈妈与K太太只要有任何接触，他也会嫉妒。

晤谈刚开始的时候，理查问K太太跟母亲见面的时候她穿哪一件衣服，显然希望K太太能穿他喜欢的夹克去与母亲见面，也就是呈现她最好的一面。他也觉得，要是K太太在跟他见面之前换过衣服，可能表示她与母亲会面的时候其实是坏的K太太——没有对母亲说他希望她说的话，等到要为他分析的时候才换上好看的夹克，变成好的K太太。

稍后，K太太在理查与母亲前往公车站时遇见他们。理查的母亲说，理查大老远就认出K太太了，还说她穿着他最喜欢的红外套。她也说理查很仔细地问她当天稍早K太太与她会面时所穿着的服装。

第七十三次晤谈（星期二）

理查比较早到，就在屋前等候。一进入游戏室，他立刻坐下来玩。今天他心情不错，但有些安静。（跟平常不同的是，他没有在晤谈开始时先去开水龙头那里喝水。）他看着K太太的手提袋（她每天都带着这个手提袋），然后问她这个鳄鱼皮包是不是K先生送的。

K太太诠释说，他或许希望这个手提袋是K先生送的礼物，因为这表示虽然鳄鱼是种危险的动物，但K先生是只“好鳄鱼”，他送K太太一个耐用的礼物，也就是耐用的好性器官。

理查照昨天的方式排了一个车站，不过位置不同，这次离K太太比较远。他也在K太太与车站之间放了各种不同的玩具。他沿着车站放了一排的人偶，包括一个女人、代表“史密斯先生”的男人、所有的“小孩”、树、几只动物、牵引机、运煤卡车，最后是狗。理查说，最前面的两个人是妈妈跟爸爸，他们全家都要去Z地。在靠近K太太的玩具中有两个面对面的女人，也是昨天代表K太太与理查母亲的人偶。理查再次让她们两个交谈，但今天她们交谈的态度更加做作，而且过分亲切。距离她们不远之处，有一个玩具女人背对着她们，显然与她们无关，昨天K太太把这个人偶诠释为理查的保姆。

K太太提醒理查，她曾经说过他喜欢保姆的程度几乎与喜欢母亲一样，但保姆在心中的地位还是低于母亲，而且使他在忠诚度上陷入两难。

理查让保姆加入妈妈与K太太的谈话，但很快又让K太太离开妈妈。理查解释说，妈妈对K太太说了不礼貌的话，伤了K太太的心，所以K太太自己走开。接着他又说：“这是坏妈妈。”这时，他突然把通常代表他自己的人偶从等待要坐火车离开的队伍中拿出来，并且对K太太说：“我要跟你一起走。”

K太太问他们要去哪里，是伦敦吗？

理查说应该是吧。

K太太再次诠释说，理查在母亲与保姆之间左右为难，并且把这种情况与刚才妈妈让K太太伤心的事连在一起。K太太现在代表保姆，而他与保姆联合起来对抗“坏妈妈”及其他家人。因此，理查可能听过或害怕母亲曾经伤害保姆，或者担心保姆可能因为她不是理查的家人而感到寂寞。

理查强烈质疑这种说法。他说保姆都跟他们同桌吃饭，他也不记得母亲有对保姆说过难听的话或做过不好的事，但他似乎同意他确实有察觉到K太太刚刚诠释的两难情绪（注记 I）.....理查让电车离开车站，并且说他与K太太都在车上。然后，他让父母与小孩追着火车跑，说他们想把他留下来。接着，他又让家人搭乘的货车（不过他没有把人偶放上去）去追逐载着K太太跟他自己的火车。现在，一辆火车代表K太太和他，另外一辆紧跟在后的火车代表他的家人。后来，两辆火车之间的追逐又变成父亲与他之间的追逐，他把货车称为“爸爸”，而电车代表跟K太太在一起的自己。火车游戏一开始时，K太太与理查所搭乘的火车差点撞上他的家人，但他马上把人偶移开，让火车通过。

K太太诠释说，外在的K太太与妈妈现在以让火车通过的车站为代表，而车站也代表她们的性器官。他的父亲（那辆火车）于外在以及在母亲性器官内都追逐并攻击他。K太太也诠释说，他想跟她一起离开，也想变成她的先生，就像他之前说的那样（第七十一次晤谈）。她把这件事与理查想跟母亲一起离开并且独占母亲的欲望连在一起。但是这样一来，爸爸、保罗，甚至是未出生的婴儿都会失去妈妈，所以他们会追逐他。另一个与K太太一起离开的理由是他希望分析工作能继续下去，他认为分析对他很重要。

理查继续玩游戏。两辆火车每次都差一点相撞，后来他决定增加一条新的轨道，避免火车相撞。这个主题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呈现，而且持续好一阵子.....游戏刚开始的时候，理查曾经把小椅子跟放在椅子上的男人偶拿在手里，显然是在考虑要不要把他放在桌上，但后来他还是决定把椅子和人偶都放回盒子里（理查为父亲的病所感到的痛苦跟其他情绪与矛盾情感一样，都受到强烈压抑，并且以克制的方式表达出来。）.....游戏过程中，理查有几次跑到窗边去看外面经过的行人。他看到一位女士带着两个女孩经过的时候，说其中一个女孩很坏，而且是他的敌人，因为她盯着他看（也许是之前他们在街上相遇时发生的事）。他还提到他今天有遇见那位红发女孩，不过他们对彼此视而不见。接着，他问K太太认不认得刚刚经过的年轻男子.....游戏快结束的时候，电车愈

跑愈快，而且一边蛇行，同时，理查还发出很大的嘶嘶声。最后，他让两辆火车相撞，灾难再度发生。游戏一开始时，理查把“教堂”放在K太太的袋子附近，不在灾难的范围内，所以后来教堂没有倒下。此外，他也救了生病的父亲（椅子上的男性人偶）以及医院里的人偶，它们都没有被拿出来玩……随后，理查拿出上面坐着小孩的秋千，让秋千荡了一会儿。另外，电车也幸免于难，理查把它拿起来握在手里，不安地看了看它，然后说电车很像摆动尾巴的鲸鱼。接着，他把第二节车厢拆掉、放下。当电车撞翻货车且碾过它时，理查压低声音，哀伤地说：“万一爸爸真的死掉了怎么办？”

K太太诠释说，他自己就是那辆他跟K太太一起搭乘的火车，而K太太代表他体内的好妈妈；但是他体内也含有那尾鲸鱼（爸爸那危险的性器官），而且觉得自己受它影响而去做坏事，去摧毁父母跟小孩，但同时他也试图要控制鲸鱼——爸爸。K太太也诠释说，理查对父亲的病感到哀伤与罪疚，并且恐惧父亲的死亡；她也将这些情绪与理查对父亲的恨意、嫉妒以及攻击父亲的欲望连结在一起。理查用代表自己的电车碾过他之前说是代表爸爸的货车，就是这种关联的呈现。同时，他也希望能够拯救父亲，所以把父亲跟“教堂”（代表上帝）放在“灾难”的波及范围之外。K太太提及理查在游戏中与父亲的竞争，表示他想成为K太太（妈妈）的先生。^[1]

理查停止游戏，跑进厨房，然后从“水箱宝宝”里舀了一桶水。他说水变干净了，水箱里的脏东西一定变少了。这次他花在玩水上面的时间比之前少，似乎比较不感兴趣，也没有把水装得很满。接着，他打开水龙头喝了口水。

K太太诠释说，理查更加相信K太太跟妈妈的内在以及里面的宝宝都可以复原，或许父亲也能恢复健康。他似乎不再因为幻想自己在“水箱宝宝”里下毒而感到焦虑。然而，桌子上还是发生了“灾难”；不过理查在游戏最后做的一件事是摇动坐着小孩的秋千，这表示他希望母亲体内的宝宝安然无恙，也希望父亲的性器官还能运作。

理查走到外头，要K太太也跟过去。他望着山丘，一脸的哀伤。

K太太问他会不会觉得跟母亲分开很难过。^[2]

理查说他只有在周末才能看见她。他停顿了一下，又说他的确非常难过。说完之后，他就从阶梯跳到庭院里，而且尽量避免碰到蔬菜；几天前他成功了，这次却失败了。这时，有位女士正好经过，他急忙跑回屋内。他待在窗边望着她，并且说她看起来很“高傲”。他又走出去继续

与K太太谈话，但有些意兴阑珊的样子。他说他要把游艇带去游泳池。不久之前，他告诉K太太说他要去游泳池学游泳，他非常期待。现在他说母亲不让他在淡水里游泳，他自己也不想，他宁愿玩游艇就好了（显然口是心非）。

K太太的诠释是，理查似乎在怨恨母亲不让他游泳。

理查坚称自己不喜欢游泳。他再度回到屋内，并且跑到窗边去观察一位他认识的车掌小姐。他说她非常漂亮，接着又生气地表示她总是说：“买半票的人请让位。”但他再次说她非常漂亮。他看了看时钟，发现晤谈只剩下十分钟时一脸高兴。他问K太太能不能提前结束晤谈。（他很少这么直接地表明想走。）

K太太说，他想走就可以走，但她也诠释说，他想走，是因为害怕承认自己在生她的气，因为她代表妈妈，而妈妈不准他游泳；对他来说，这等于说他是“买半票的人”，也就是小孩子。对母亲的愤怒让他更讨厌美丽的车掌小姐，也跟他觉得那位路过的女士很高傲有关，意指她的地位比他高，而且瞧不起他。他不能游泳也代表他的性器官跟大人的不同，表示他是虚弱、没用的。

理查好像又不想走了。他突然打开橱柜，发现里面有几颗球，接着拿出K太太袋子里的球，用力地朝橱柜扔去。

K太太诠释说，理查是在愤怒地攻击母亲，橱柜就代表母亲，而他也是在展现自己有强壮的性器官——那颗球。

理查喃喃地说了一些跟炮弹有关的话，然后要K太太陪他玩球。他要K太太跟他各自拿两颗球来滚，让球相碰。有时候他拿到大球，有时候则是K太太拿到。接着，他又拿了两颗一样大的球，说那是双球。他变得很和善，也很专注地玩球。

K太太诠释说，她陪他玩，就表示她是好妈妈，并且能帮他平复他对坏妈妈的怒气，否则他觉得自己可能会用炮弹攻击她。此外，玩球的时候他跟K太太的地位平等；他们都有一对乳房（双球）、一根阴茎（大球）以及小孩（也是以双球为代表）。这样一来，他们就没有理由对彼此愤怒或嫉羨（注记II）。

晤谈结束时，理查把球放回橱柜里，也帮K太太把玩具放好。他看着袋子里的玩具，担心地说：“现在爸爸、妈妈和小孩全都躺在一起了。”他的语调和表情显示他想问的应该是：“他们在袋子里会发生什么事？”

K太太诠释说，袋子代表他的内在，里面含有他的父母与他们的孩子，而且被他摧毁或彼此争斗，所以他很害怕，也很担心他们在袋子里的情况。他看不到父母的时候，就会担心他们晚上在家不知道会做什么事，对K太太也是一样。离开前，理查突然说他还是喜欢游泳的。走在路上时，他回头瞥了山丘一眼，并且说乡下的风景很美。刚才K太太已经走到外面的时候，理查从里面把门关上，让K太太看起来像是被关在门外。K太太诠释说，这仍然跟他气母亲禁止他游泳有关，他因为这样而想把母亲赶出门外。

这次晤谈时，理查的被害焦虑明显减轻了，也能够更坦率地表达他的愤怒。他曾问K太太有没有遇到史密斯先生，但是只问了一次。当时K太太正好提到他用来代表爸爸的男人偶也代表史密斯先生。以前他会硬要一直重复问同样的问题，想知道史密斯先生经过了没、什么时候经过的、K太太何时遇见他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最近，他对史密斯先生的顾虑减轻了，所以也不太会走到K太太家附近去等她，因为他不再那么迫切要知道她是否有遇见史密斯先生，以及她与史密斯先生的关系。此外，他更能够清楚地认知到自己对母亲与保姆的矛盾情感，以及对父亲的复杂感受。除了哀伤与忧虑之外，他也怀有更多的希望。然而，他依旧无法阻止“灾难”重演。

第七十三次晤谈注记：

I.对于理查来说（潜伏期儿童也多是如此），有关他在婴儿期针对父母亲之摧毁及施虐幻想的诠释，虽然相当痛苦，有时候甚至极度令人畏惧，但是比较起来，领悟到当下情境与关系之间的冲突反而更令他痛苦，特别是他在母亲与保姆之间、母亲与我之间，甚至在父母之间，都面临忠诚度的两难困境。这次晤谈时，他能够更完整地经验并了解他的两难情绪，也愈来愈能够了解到自己对母亲的不信任，并且体认到他心中的“浅蓝色”妈妈与“畜生”母亲其实是同一人。

II.我要特别指出的是，我诠释了他压抑对母亲的愤怒与批评（不准他游泳，等于是阻止他变成男人），有助他处理自己的愤怒。这也使他能够重现好妈妈的意象——我陪他玩游戏。常常有人质疑，让患者公开地表达出他对母亲的潜在批判是否安全。我早在1927年（《儿童分析论文集》《克莱因文集 I》）就反驳过这样的论点。我个人与同事的经验都显示，协助患者（儿童或大人）去经验那些对父母的潜抑批判与幻想确实会带来好处。

【注释】

[1] 昨天，理查的女性认同清楚地呈现出来，也经过分析；有趣的是，他的男性认同则在今天的晤谈中强烈地显现出来。

[2] 最后的安排是，理查留在威尔森家住，只有周末才回家。

第七十四次晤谈（星期三）

今天理查又在通往游戏室的路上与K太太碰面（最近他比较常在游戏室外等她），他说他想早点碰到她，而且见到她很开心。他看起来很忧郁、很不开心，K太太问他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他说没事，似乎决定不要抱怨。^[1]他边走边学火车发出呜呜的声音，并且说他跟K太太正在搭火车。

K太太问他火车要开往哪里。

理查回答说要去伦敦。K太太稍稍往旁边踏了一步时，他要她不要离开铁轨，不然就不能跟他一起搭火车了。他们进入游戏室之后，理查立刻开始玩玩具，但是他看起来若有所思，也非常沉默，似乎想刻意隐藏心里的忧虑。

K太太指出，他或许不喜欢跟威尔森一家人住在一起，但他决定不要向她抱怨。她问他不讲出来，是不是因为怕她会告诉威尔森家人，还是怕她不喜欢听他说他们的坏话。

理查立刻回答说：“都是。”然后他解释他不喜欢的东西很多。例如，他不喜欢人家逼他把不爱吃的食物吃完。他又说威尔森一家有时候还是很好的，这么说显然是想对他们公平一些，但他看起来很难过，也一直在克制自己对他们的批判。他突然很激动地说他希望能跟K太太住在一起，要是这样就好了，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接着，他便哀求K太太让他跟她一起住。

K太太问他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想法。

理查说他一直都在想这件事。

K太太说如果她要继续为他分析，他就不能跟她同住。

这时，理查已经把车站排好了，这次排的位置比较靠近K太太跟他自己。（上次晤谈时，他让车站尽可能远离K太太。）他把电车放进车站，让它待在里面。接着，他又排了第二个车站，这很不寻常。第二个

车站的位置在桌子的另一端，跟上次晤谈一样。他在两个车站之间放了好几组的玩具，而且把第二个车站的一部分挡住了；他说这个车站是要留给货车用的。他解释其中一个玩具女人是保姆，而正在跟她谈话的是——他本来要说“妈妈”，但却说成“粗鲁的女人”；另外有三个小男孩彼此交谈，站在他们后方的是两个男孩，更远的地方还有一位男孩单独站着，“史密斯先生”也是独自一人，最后是妈妈与K太太彼此交谈。这次游戏的主要活动都在两辆火车上，理查没有移动任何人偶。

K太太问他那三个男孩是谁。

理查说是他自己、约翰，以及约翰的朋友。

K太太问他另外那两个男孩与单独一人的男孩是谁。

理查显露出阻抗，他说他不知道。他问K太太知不知道哪一个玩具小孩是他，K太太指出通常代表他的人偶，他相当开心。

K太太诠释说，电车很靠近她，还一直待在车站里，代表他来住她家，而且不想离开她，理查同意这样的诠释。她继续诠释说，车站也代表她的床与性器官，理查想跟她住在一起，也表示他想把自己的性器官放进她的性器官里。

这时，理查让货车穿越另一个车站，路线跟电车不同，而电车也开始行驶了（就在K太太诠释说电车是理查，而且理查不愿离开她之后）。

K太太诠释说，理查希望独占K太太，而不是妈妈；如此一来，爸爸（也就是货车）就可以拥有自己的车站（妈妈），理查不会跟他争（注记 I）。

理查问K太太，他可不可以帮她拍张照。

K太太诠释说，理查不只想保留照片做纪念，也想把K太太吞并进去，把她保留在自己体内。因此刚刚在路上的时候，理查才会要K太太靠近他一点，跟他一起搭火车，而火车的代表就是前往游戏室的那条路。另外在前几次的晤谈中，他也说想跟K太太一起搭火车；这都是代表他让她留在自己体内。

这时，理查让两辆火车在不同的路线上移动，但没过多久又让它们愈来愈靠近彼此。货车跟随电车，然后换电车跟随货车。两车终于相撞了，后来甚至是相互打斗。最后，货车有两节车厢跑到其他车厢上面。

K太太诠释说，如果火车是人的话，他已经把这个人的四肢弄断了。

理查大笑，并且表示同意。

K太太指出现在货车代表威尔森先生。

接着，理查让电车横冲直撞，把东西全撞倒。然后他跑到窗边去看外面的行人。他变得非常焦躁不安，也显露出被害感。他问：K先生不希望K太太当精神分析师（问的时候再度使用现在式），还有K太太当了多久的精神分析师，她开始当精神分析师的时候，已经结婚了吗？

K太太诠释说，理查一直觉得K先生还活着，而且不喜欢她跟理查在一起，也不喜欢她跟他或其他人讨论有关性器官的事。理查认为K先生可能会嫉妒、生气，甚至会攻击他，就如同他也会认为史密斯先生在监视他们玩游戏，想知道他们到底在干什么。他刚刚就让现在代表威尔森先生、但同时也代表坏爸爸与K先生的货车攻击代表他自己的电车，因为他想跟K太太一起逃走。

理查说，他觉得K先生会生气。接着，他跑进厨房去检查“水箱宝宝”。他舀了一桶水，然后看着K太太把水倒进马桶里。随后，他又跑到窗边去看外面的路人。一位年轻男子经过时，他又问K太太那是谁，而且他问问题的口吻就好像认定K太太一定认识那个人。理查要K太太跟他一起出去，然后他再回到屋内关上门，让她被关在门外。但没过多久，他又让她进来。

K太太诠释说，他在看路人的时候会认为她认识每个经过的男子，表示他害怕K先生会嫉妒和生气，也显示他并不信任她，认为她会跟K先生、威尔森先生、史密斯先生还有爸爸联合起来。她也代表体内含有坏妈妈的妈妈，而且会在坏妈妈的影响之下与他敌对。因此他会怀疑所有的男人，并且认为他们都跟K太太有关系。

理查拿了几颗球，从游戏室的一头用力地把球扔出去，让球穿过门，落在通往厨房的小走道上，再从小走道滚进旁边的厕所里。这个游戏刚开始时，理查说球是他的炮弹，接着他就从另一头把球扔向K太太坐的地方，其中一颗球击中了K太太挂在椅子上的袋子。理查道了歉，但也问K太太，他自己是不是在潜意识中故意要攻击她和她的袋子。

K太太诠释说，她认为他确实是故意的。她说袋子、走道还有“炮弹”穿越的门，都代表她的性器官与屁股。理查尤其想用他的性器官与“大号”（“炮弹”）攻击K太太的内在，因为他觉得她体内含有所有的坏男人（当时他认为每个男人都是坏的），而坏男人就代表妈妈体内的爸爸，K太太提醒说，妈妈体内的“坏”爸爸已经把她跟K太太变成“邪恶的畜生”。因此，当他愤怒又怀疑的时候，就会想把已经吞并到体内的K

太太与妈妈再丢出去。

晤谈时，K太太得知约翰去拜访朋友时没有带理查去，让他感觉很受伤。她接着诠释说，那两个正在交谈的玩具男孩是约翰与朋友，而独自一人的男孩是理查，他觉得自己被排挤，所以很孤单。她还诠释说，理查虽然非常讨厌其他小孩子，想要远离他们，但其实也很想跟他们做朋友，很希望他们能喜欢他；无法跟其他孩子好好相处，让他十分痛苦。

这次的晤谈中，理查想交朋友的欲望与交不到朋友的哀伤（他之前曾表示害怕自己变成“笨蛋”）更清楚地显现出来，一开始是指与哥哥的关系，后来是指与其他同年龄小孩的关系。这也是当K太太问到那两位男孩和那个独自一人的男孩是谁的时候，理查会显露出阻抗的原因。

第七十四次晤谈注记：

I.这天他做了两个车站，其中一个给父亲（货车），另一个靠近K太太与他自己；这么做是为了要让自己脱离母亲，并且寻找一个替代品，也是前青春期儿童的特征之一。借由这个方式也可以降低与父亲进行危险竞争的可能性。脱离的过程在正常发展中非常重要，可以使男人在某种程度上不再依赖母亲，进而独立。

【注释】

[1] 理查的母亲由于丈夫生病的缘故而安排理查住在威尔森家中。因为理查的哥哥比他年长许多，理查在家中的经验较像独生子，所以他也习惯获得很多的关爱。因此，住在一个不那么重视他的家庭里，让他很难适应。

第七十五次晤谈（星期四）

理查在游戏室外等待。进去之前，他指着一座山丘跟K太太说，他昨天下午去爬了那座山。他花了一小时才爬上去，爬得很累。进到屋里后，他继续讲爬山的事情。他没有夸大事实，而是暗自得意。他说：“不过，跟爬斯诺登峰（Snowdon）比起来，这还差远了。”

K太太提到他另一次的爬山经验，他好久以前曾经提过，而且那次爬山是在他接受分析以前。她问他那次有没有比昨天辛苦。

理查说没有，那次轻松得多，事实上，他只爬了一下子，后来有个男孩在追他，他就不爬了。^[1].....他再度开口说话，这次则很主动、坦白地谈到他与威尔森一家共住的难处。他不太喜欢威尔森先生，而且约翰对他不太友善，这点尤其令他感到受伤。他不认为约翰讨厌他，但是希望约翰能多喜欢他一点。他还说，他知道自己常常会挑衅别人，而且总是喜欢嘲笑其他男孩，但是又受不了别人嘲笑他。他说现在村子有很多女生都是他的敌人，其中一个曾经说他“笨笨的”。K太太能够治疗“笨笨的”男孩吗？前天他非常不开心，因为约翰去找朋友，却不肯带他去。不过，后来他自己出去玩，去爬爬山，心情就好多了；现在他已经不难过了。

K太太诠释说，今天他似乎不怕说出对威尔森先生的看法，或许他不再那么担心她会不喜欢听到他批评别人了。上次晤谈时，他可能觉得K太太也认识的威尔森先生代表K先生，所以听到有人批评他就会生气。她提醒理查，上次晤谈时，他讲完在威尔森家住得不开心之后，就跑去查看炉子跟水箱，还用“炮弹”攻击她；而她诠释，他的恐惧与不信任主要是因为认为父母联手对付他所引起的。

理查没有表示反对，但他强调爸爸人很好，从来不会对家里任何人友善。

K太太提到那位可能攻击妈妈的“流浪汉爸爸”，并且说理查生气或嫉妒的时候，甚至会希望他去攻击妈妈。同时，理查也想保护妈妈，不

让她受到任何伤害。现在，威尔森先生就代表邪恶的爸爸。

理查没有回答，而是说舰队来了。他不确定舰队想不想来，但他还是带来了。有一艘船不见了，他希望能找出来。他要K太太把袋子里所有的玩具都拿出来，他也一边帮忙她。他拿起坐在椅子的男玩偶看了看，然后又把他放回袋子里。

K太太诠释，这再度表示他想保护爸爸（坐在椅子上的男人），所以才把他放回袋子里。他也不想看见爸爸，免得一想到他就担心他的病情。

理查在靠近K太太的桌子边缘造了一个海岸小镇，还有一条沿着海岸铺设的铁轨（注记 I）。他用铅笔围成海岸线，然后把所有的玩具都拿来摆在小镇里，只有秋千是在小镇外。镇上放了一群群的人偶：“粗鲁的”女人跟四个男孩站在一起，而且是两对“双胞胎”（他们穿颜色一样的衣服），后来他又多摆了一对双胞胎男孩；母亲与K太太又站在一起，保姆则站在离她们稍远的地方，但后来他把保姆拿来跟她们摆在一起；父亲（代表“史密斯先生”的男人偶）站在旁边一点的地方。另外还有好几组小孩子：三个男孩、两个男孩和几个女孩。他还指出狗、牵引机和运煤卡车也都在海边。他把三只动物的头摆在一起，让它们面对面，然后说这三只动物是爸爸、妈妈跟他自己。

K太太说，他们靠得非常近，这样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对方，也就没有任何嫉妒的理由了。

理查把火车摆好，货车跟在电车后面。接着，他拿出舰队来排列，并且说整个镇都在观看和欣赏舰队。胡德号率先启航，罗德尼与尼尔森跟随在后，三艘船舰就这么来回航行；有时候罗德尼比较接近胡德号，有时候又比较接近尼尔森。另外还有几艘驱逐舰跟在它们后面。理查说尼尔森是好爸爸。

K太太诠释说，他似乎觉得大型的胡德号（当时真正的胡德号已经沉没了）是爸爸，而且死掉之后又变成鬼。他很害怕这个在K太太体内，或者在妈妈体内的“坏”爸爸鬼魂。

理查望着桌上的和平景象，再度提到大家都在观赏舰队。接着，他突然宣布说，这个小镇现在是属于德国的，而舰队准备要攻击小镇。他说这些玩具都是德国制的（确实是如此），还问K太太她的父亲是什么国籍。但一问完，他立刻接着说：“他是奥地利人，对吧？”似乎很怕K太太回答是德国人。接着，他问K太太是不是真的不介意他提到她的国籍，他说（之前他常这么说）他不相信这些话不会伤到她的心。他让舰

队开始轰炸，整个镇都被炸毁。轰炸开始时，理查把上面坐着小孩的秋千拿回灾难现场，最后连秋千也倒下了，唯一的幸存者是代表理查的小男孩。接着，他宣布现在整个舰队都属于德国，只剩下一艘英国驱逐舰把德国舰队一一击沉。最后唯一的幸存者就是这艘英国驱逐舰，理查说那就是他自己……然后，他要K太太把玩具收起来。

K太太诠释说，他想摆脱那些受伤或死掉的人。她也提醒理查，对他来说，“德国人”都是坏人、敌人，所以他不相信当他说她不是英国人的时候，她不会伤心。

理查说他常常问母亲，他的话会不会伤了她的心。

K太太诠释说，他这么害怕伤了别人的心，是因为他一直觉得和平的情景无法持久。他觉得自己迟早会拿枪去攻击K太太和妈妈，枪就代表他的性器官、尿，以及“大号”，而且他会伤害或杀死她们以及她们体内的所有小孩。他给“粗鲁的”女人（之前也代表“坏”妈妈）六个小孩（三对双胞胎），就是要取代那些受伤的小孩，因为他觉得自己对她的攻击让她变得愤怒又粗鲁，而他想让她变回好妈妈。他说舰队并不想来，其实确实是如此，原因是他很害怕自己用舰队去攻击敌人K太太与妈妈；但同时他也想向K太太表达他的感受，也想跟她一起进行分析工作。舰队一开始代表英国，也就是幸存下来的好家庭，而代表坏家庭的德国小镇被摧毁；这个游戏显示他对好父母有强烈的不确定感，他们在他心中很容易变成坏的、有攻击性的父母，原因是每当他开始生气、嫉妒和感到被剥夺什么的时候，就会在心中攻击他们。这样看来，根本就不可能有和平的情景；他们很容易变成坏父母，而他必须摧毁他们，才不会被他们攻击。他对于K太太与妈妈体内的小孩也有同样的感觉，所以任何一个看他或对他说话的女孩，在他心中就会立刻变成敌人。理查为了要弄清楚她们究竟是不是敌人，所以会故意挑衅、扮鬼脸，或说一些不友善的话；他也告诉过K太太很多次他有这样的习惯。约翰不愿意带他去找朋友时，理查觉得这是因为自己“笨笨的”，或是个“傻瓜”，也代表他很坏，而且具有摧毁性。K太太提醒说，他其实很希望能够跟哥哥和包括约翰在内的其他男孩做朋友，可是他又很害怕他们，在他心中，他们都代表那些被攻击而受伤的小孩。

理查指着那些玩具小孩说他喜欢他们，也喜欢小宝宝，因为他们不会伤人。K太太诠释说，他很想见约翰的朋友，只要他不害怕其他男孩，他其实很喜欢跟他们在一起。这诠释似乎让他很惊讶，也很困惑，他一直以为自己希望其他小孩子不要来烦他，也不想跟他们有任何关系……玩游戏的过程中，理查一度跑到厨房去。他从“水箱宝宝”里舀了

一桶水，然后说：“我们来挤牛奶吧。”他还说K太太是挤奶女工，而他是挤奶工人。K太太把水倒掉的时候，理查说还好水没有洒出来，因为今天女童军会来用游戏室。他听着水从水管流下去的声音，还蛮大声的，他微笑着说：“母牛说：‘我想被挤牛奶。’”接着，他很满意地表示水箱和水都差不多干净了。随后，他跑到外面去，也叫K太太一起出去。他在阶梯上跳来跳去，还说自己要是跌一跤的话就会躺在蔬菜上。跳下阶梯时，他轻轻地碰了K太太的脸一下，但马上就担心起来。

K太太诠释说，跌倒而躺在蔬菜上就像是用他的“大号”去攻击小孩，而那些小孩也想被乳牛喂养（乳牛就是妈妈与K太太）。不过，理查想独占妈妈的乳汁，所以他不仅会让那些小孩挨饿，甚至会伤害他们。之前“水箱宝宝”的水很脏的时候，他觉得是自己的错，是他害小孩生病的。

理查指着蔬菜说：“蔬菜喂饱我们。”然后，他望着山丘，说他多么希望自己看得见山丘后面的山，还说我们只能看见低处的山，高处的部分是看不见的……玩舰队的时候，理查一再跑到窗边去看外面的小孩子。他很认真地观察他们，但并没有像平常一样怀着被害感和敌意，而是很想要好好了解他们的样子。一位女孩经过的时候，理查说他喜欢她，她看起来人很好，也很漂亮。理查在转角处与K太太道别。由于他现在与威尔森一家同住，所以不用回到村里去。不过他在离开之前，还是问K太太是不是要去伊凡斯先生的店。K太太回答“是”的时候，他发出失望的声音，但是他看起来并不是太担心。此外，在晤谈过程中，他也没有问起史密斯先生。

第七十五次晤谈注记：

I.从第二十一一次晤谈之后，理查就不曾同时玩舰队与玩具。我在之前的注记中曾提过，他偶尔会改变表达的媒介，借由这种分裂的方式，他就能够保有好的家人与自己好的那部分。虽然在这个阶段，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虽然他对好客体的信念依然很容易被动摇，但是他能够同时使用两种重要的媒介（玩具与舰队）来表达自己的潜意识，再次显示他在整合方面的进展。刚开始的时候，他的确同时使用了这两种媒介，但后来他还是放弃了玩具，原因是它们代表受伤而且有敌意的客体。现在，由于被害焦虑与忧郁焦虑都已经过某种程度的分析，他同时使用舰队与玩具的行为也具有不同的意义。

【注释】

[1] 他承认这件事，跟他一向喜好夸大的习惯相违背。理查的母亲跟K太太提过理查很会自吹自擂，例如，有次他父亲抓到一条鲔鱼，他却告诉旅馆的人是他自己抓到的，而且常常表现出一副无所不知的样子。分析过程中，他很努力克制这种自夸的行为，原因是他下定决心要对我诚实。

第七十六次晤谈（星期五）

理查看起来非常沮丧，还迟到了几分钟，情况有些不寻常。他显然不太开心，好像发生了什么事。不过K太太问他的时候，他并没有回答。他坐下来，说他没有把舰队带来。这时，他突然发现K太太的购物篮里面有一个准备要寄的包裹。[\[1\]](#)理查立刻拿起包裹查看上面的地址，发现包裹的收件人是K太太的孙子。他把包裹拿到鼻子前面闻，然后说里面好像有水果，闻起来像柳橙的味道，是柳橙没错吧？K太太说是。他说他想知道这些柳橙是哪里买来的。

K太太回答说，昨天杂货店老板各卖了两颗柳橙给每位客人。

理查因为愤怒、嫉羨而脸色发白，而且说他不喜欢柳橙。

K太太提醒说，他也不喜欢牛奶。

理查说没错，他不喜欢牛奶。

K太太诠释现在他并不想要母亲给他乳房或要保姆给他奶瓶，但是他依然可以感受到婴儿时期想要乳房与奶瓶却得不到时的那种愤怒与挫折感。只要其他人可能得到任何代表奶瓶或乳房的东西，他就会感到嫉羨。柳橙代表K太太的乳房与乳汁，以及她对孙子的爱。这也意味着K太太和以前的妈妈会把爱与关心给另一个小孩。

理查看起来仍然很沮丧、很不高兴。他说他想买张网子捕鱼，可是钱快花光了，他没有钱买。（他拿到很多钱，但也花得很快。）他要怎样才能得到更多钱呢？

K太太诠释说，他希望她能买渔网给他，或是给他钱，但主要是想确认一件事，那就是尽管他感到嫉妒，而且想抢走她给孩子的乳汁，但她（以及妈妈）还是爱他。

理查把玩具从袋子里拿出来。他先取出电车拿在手上，然后把两节车厢拆开又装上。接着，他问K太太有没有听说昨晚Z地被轰炸的事——不，是被龙卷风侵袭。有两间房子被铲平；一间是奥立佛的房子，

另一间是吉米的房子。（奥立佛常常与他为敌，而吉米本来是他的朋友，但后来变成了“叛徒”。）提到这件事的时候，他的脸上恢复血色，眼中闪耀着光芒（他沮丧的时候双眼相当无神），还带着满足又有点想笑的表情。他立刻表示刚刚说的话都不是事实，他在影片中看过龙卷风。

K太太问奥立佛跟吉米的房子离他家近不近。

理查说，事实上奥立佛就住在他家隔壁，同时他也露出一副早就猜到这个问题的表情。他把电车放在两栋房子之间（通常被称为车站），接着拿起两间房子，让它们转向另一头，再把两只小指放进嘴里，然后拿出来。他显露出一不安、绝望的样子。

K太太诠释说，两栋房子代表她的乳房，吸吮手指则表示他渴望跟她在一起。

理查一脸哀怨地问K太太为什么不带他走，也再次哀求她带他回家住。

K太太问他想睡在哪里。

理查回答说：“跟你一起睡。”

K太太诠释说，由于K太太没有让他同住，没有给他柳橙，也不爱他，所以他会认为她已经与代表坏爸爸的威尔森先生联合起来了。这让他更加需要获得K太太的保证与爱。

理查表示他很气也很讨厌威尔森先生。他最主要的抱怨是威尔森一家对糖果的规定很严格。（在家的時候，吃糖果没有太多限制。）他似乎也对约翰很失望，因为约翰根本不太理他。

K太太诠释说，他现在好不容易开始想交朋友，却交不到，让他更沮丧，而且也失去了与其他孩子好好相处的希望，而这就表示他跟其他人不同——他是个“笨蛋”。

理查说他受不了K太太说的话，也不想听，但他却很热切地问K太太能不能叫村里的孩子不要说他坏话。昨晚他去看电影的时候，有个男孩叫他“疯子”……理查一直在窗边看着外面的行人。对于每个经过的小孩子，他都说很“讨厌”，还说他们是敌人。他显得相当焦躁不安，一下往上跳，一下跑到窗边，接着又回到桌前坐下，而且显露出强烈的被害感。他一度让火车驶向K太太，又远离她，然后不断绕着装玩具的袋子跑。他走进厨房，不断地用水桶舀水，一直到K太太制止他才停下来。

K太太诠释说，他想把水全部用光，水也代表乳房里的乳汁，这样

K太太的孩子就没有乳汁可以喝了。他知道今天女童军会来用游戏室，她们现在就代表K太太的孩子与孙子，所以他要把水用光。

理查立刻表示同意。

K太太也诠释说，理查喜欢装水，是因为K太太把桶子里的水倒光的时候，对他来说就是一种爱与关心的表现。此外，由于他害怕爸爸与保罗会迫害他，所以K太太这么做也像是在保护他。K太太也代表保姆为他做了很多事情，有时候也会保护他，让他不被保罗欺负。

理查回到游戏室里，但似乎不太想玩游戏。他只是拿起两辆火车来比了比，然后让它们开始跑，最后电车还把货车挤掉。

K太太诠释说，他的忧郁与被害感跟她即将离开有关；她回到伦敦的时候会见到她的孩子、孙子以及病人，而他很嫉妒他们。他表现的方式就是希望像龙卷风一样发威，并且将父母的房子夷为平地。现在他很气K太太即将离开他，所以也想破坏她的房子和伤害她的小孩，因此，永远失去她的恐惧愈来愈强烈。那一包柳橙引发了他对她孙子的愤怒与嫉羨，所以让他觉得街上所有的小孩子都变成了更坏的敌人。把父母与K太太的房子夷为平地，意指摧毁K太太和妈妈体内那些未出生的宝宝。这些未知的小孩与街上的小孩都代表未出生的宝宝、哥哥以及K太太的孩子；他觉得自己攻击了这些人，并且持续在攻击他们。

理查央求K太太不要去伦敦。她一定要去吗？她不应该去的。他想跟她一起去伦敦，但是他要住在哪里？他能不能跟她一起住？不，他不想去伦敦。那她什么时候回来？

K太太再次表示她会留在伦敦，不会回来了。但是她和他母亲都希望未来能继续让他接受分析，她们也会尽力安排。^[2]

理查问K太太会不会保留在X地的房子。她不会卖掉它，对不对？

K太太诠释说，理查明明知道她的房间是租的，他见过房东太太，也知道她有其他同住的房客，但这时他心中却坚信K太太拥有那栋房子，也会把它保留下来。她进一步诠释说，她在村里的房子现在就代表他们在Z地的老家，他对老家有很深的依恋，就算父母打算把房子卖了，他还是想回去，自己一个人回去也无所谓。

接着，理查急忙再度问明年冬天他能不能去伦敦。

K太太说，她不认为他母亲会这样安排，但未来还是有可能让他去。她诠释说，他这么想留住K太太，不只是因为他觉得自己非常需要接受分析，也是因为她帮助他的时候，就代表浅蓝色的妈妈。他觉得她

给了他好的乳汁与爱，所以能够保护他，帮他对抗内在敌人以及愤怒的情绪，并且抵抗那些有敌意的小孩与坏爸爸。

理查再度拿起包裹来闻，并且问K太太的孙子几岁（他以前问过很多次，也知道答案）。接着，他又看了看装图画信封（收件人刚好是K太太），然后问地址是谁写的，他认为应该是K太太的儿子写的。这个问题他之前也问过很多次，而K太太告诉他是一位朋友写的。他再度询问那位朋友是男的还是女的，还有教名是什么。^[3]

K太太重述了那位朋友的名字。

理查立刻想到一艘沉船，但他又想起英国的船舰没有这样的名字。这是不是德国船的名字？（K太太说的名字是英国的人名）。接着，他提到几艘以城镇命名的意大利船舰。意大利在上次战争的时候不是站在同盟国这一边吗？这时，理查开始画图（第六十五张图）。^[4]画图的时候，他问K太太在上次战争中，是不是很高兴英国战胜而奥地利战败。

K太太问他，如果她因为自己的国家战败而高兴，他会有什么感觉。

理查说，如果是这样，他一点也不会高兴，但现在如果英国胜利，她应该会高兴，对不对？他看着K太太，恳求她除了做分析之外，也要说她会高兴而且希望看到英国获胜。

K太太说，这件事他应该很清楚，他也知道希特勒用武力强占了她的祖国，是奥地利的敌人。

理查说，希特勒自己是在奥地利出生的。

K太太回答说，在他心中，这代表希特勒属于K太太，就好像坏爸爸属于妈妈一样。妈妈跟爸爸晚上在一起的时候，理查怀疑他们用性器官做了一些事，而这会让他觉得爸爸很“坏”——“希特勒”爸爸、“流浪汉”；而他心中的妈妈也因此变“坏”了，变成“邪恶的畜生”，并且跟“坏”爸爸联手对付他。他对妈妈的不信任，使他时时刻刻都想获得糖果与关爱，所以他无法忍受别人拒绝给他东西的滋味。

理查画好之后，迅速把这张图跟其他图画放在一起，但K太太又把它从信封里拿出来，并提议要跟他一起看。理查半推半就地同意了，但是说他不听这张图代表什么意义。然而，他自己却开始解释这张图；他说他的敌人奥立佛正率领一支装甲师准备来对抗他，右边那个小人就是他，他面前有一道墙保护，而他正朝着那群坦克车丢炸弹。

K太太指出，他看起来非常小，似乎没有能力对抗一整个师。

理查说有墙保护他，也有一颗炸弹可以丢，但这时的他看起来非常焦虑。他数了数坦克车，然后说一共有九辆。

K太太诠释说，他知道大家都在谈论英国被入侵的危险，而这就是使他焦虑的一大因素。他的敌人奥立佛代表危险的希特勒父亲率领装甲师攻击英国——爸爸那巨大而有力的性器官攻击并摧毁他的性器官（以炸弹为代表）。K太太提到之前他的性器官与爸爸的性器官相互争斗的素材。“坏的”奥立佛以及入侵英国的希特勒也代表他自己的恨意、嫉羨与嫉妒，而且会摧毁K太太及她的家人。这个坏的自己，也应该被另外一部分的自己摧毁。

晤谈接近尾声时，理查想跟K太太商量有关晤谈的安排。他不想住在威尔森家。他问K太太这三个星期可不可以不要来Y地，也就是他父母住的地方。

K太太说，这是不可能的，并且诠释说，理查想独占K太太三个星期，不让她去见在X地的其他病人，他觉得这些病人是他的敌人与竞争者。

理查说，他会想办法住进旅馆，不然他宁愿从家里坐车往返。K太太愿意安排其他早上或晚上的时段跟他会面吗？

K太太回答说愿意。

离开游戏室前，理查迅速地拿起包裹，然后半开玩笑地说， he 可以把包裹咬破，但他不会这么做。

K太太诠释说，她准备要寄给孙子的柳橙代表她与妈妈的乳房，而他不希望让其他小孩拥有，咬包裹的动作就表示他宁愿把好乳房摧毁，也不愿意让给别的孩子；但是，他也非常不愿意伤害K太太、妈妈，或她们的孩子，所以还是忍住没有咬它。

理查离开的时候心情好多了，显然也在思考解决之道。这次他又不停地吸吮黄色铅笔；这支铅笔往往代表父亲的阴茎，但我认为当时它也代表母亲的乳房。晤谈的后半段，他的被害感稍稍减轻，也比较少看路人，但是看的频率仍然比最近几次晤谈高（注记 I）。

第七十六次晤谈注记：

I. 由于我很快就要离开理查，他对于失落的恐惧以及所有的焦虑与被爱的需求在这个阶段都相当强烈。尽管如此，我认为准备寄给我孙子的那两颗柳橙，促使他在早期失去乳房的失落感、嫉羨、嫉妒以及与

此相关的被害焦虑完全显现出来。这次晤谈的整个过程，说明了这些早期情绪如何延伸至他所有的关系上，并且影响与俄狄浦斯情境有关的被害焦虑。与此同时，理查的心智生活中克制攻击欲望的需求，也完全显露无遗。

【注释】

[1] 我通常会尽量避免携带任何与分析无关的东西，但是那天我无法提早去邮局。后来这个包裹引发了嫉羨、嫉妒与被害感，证明带这个包裹去是犯了技巧上的错误。

[2] 我原本提议来年夏天再回来X地继续为理查分析，但后来发现这个安排无法实行。我很确定我已经向理查解释过这件事，让他不要有所期待，但我没有把告诉他的时间记下来。

[3] 这个例子说明分析师必须要很谨慎地处理他带进游戏室以及分析中的每个细节。

[4] 我把图中奥立佛的真名涂掉了。

第七十七次晤谈（星期六）

理查迟到了几分钟，但似乎不是太在意。他说今天他要搭公交车回家，而这次晤谈的话题有绝大部分与搭公交车有关。他的心情与昨日大不相同，有一部分是因为他要回家了，这个星期以来，他一直都很想家。此外，他也告诉K太太，他有写信请母亲另作安排，他觉得她应该会这么做。接着，他一直在说公交车可能会太挤的事情。他说他问过了，今天那位漂亮的车掌小姐会在车上；每当公交车很拥挤的时候，她就会说：“买半票的请让座。”他喜欢的另一位车掌小姐没那么漂亮，“不过也不丑。”而且她不会说“买半票的请让座”，不过她会在比较晚的那班公交车上。尽管他很担心自己可能得一路站回家，但他还是很高兴能跟漂亮的车掌小姐同行，因为他一直说车掌小姐很漂亮，他很喜欢看着她。

K太太的诠释是，虽然车掌小姐不像“好”妈妈那样完全是“浅蓝色的”，但他还是喜欢她。

理查再次表示她非常漂亮，也开玩笑地补充说，不，她不是“淡蓝色的”，而是“深蓝色的”。她的制服其实是深蓝色的。可是，这么漂亮的女生却要戴着帽子、还要扣上衣领、打领带，还真是可惜（注记I）。他看过她穿一般的女性服装，漂亮极了。接着，他说他知道K太太为什么说她不完全是“淡蓝色的”，这表示她不是那么好，但也不是那么坏。他跑去水龙头那里喝了口水，然后回到桌前坐下。

K太太诠释说，他害怕拥挤的公交车，但又喜欢漂亮的车掌小姐，也是意指他喜爱K太太，但同时又怀疑她。最近，他甚至觉得路上那些来来往往的人都要来找她，她就像“过度拥挤”的公交车一样。她对妈妈有同样的恐惧感，他觉得妈妈很漂亮，但她的内在也会挤满宝宝。昨天他非常嫉妒K太太的孙子，而且觉得自己已经攻击并且摧毁他了。那时，街上的小孩马上都变成了敌人。他们代表K太太的孙子，也代表妈妈体内的宝宝。

理查说，其实他一点也不在乎那些柳橙，威尔森家也有，他想吃就吃得到。

K太太再次诠释说，她寄给孙子的这两颗柳橙具有特殊意义，与理查对她的爱以及对其他人的嫉妒有关；这些情绪都因为她即将离开而增强，所以他觉得她会爱把爱与关心都投注在其他病人和她的孩子身上。他不仅因此感到受挫，也充满了疑虑，对妈妈也是如此；他觉得要是K太太不够爱他，就会跟其他有敌意的男人联合起来对付他。他嫉妒他们，也想攻击他们，所以在他的幻想中，他们变得非常可怕。昨天晤谈时，他就是因为太怨恨K太太的孙子而摧毁了他与K太太，使自己陷入绝望。他也怕自己会在嫉妒的驱使之下摧毁了写信给K太太的朋友；他一看到装图画的书封上的寄件人，就立刻联想到一艘沉船，但又随即想起其实没有船舰有这样的名字。

今天理查很有反应，也很专注地聆听，显然较能吸收这些在昨天还无法接受的诠释（注记II）。他一直在看窗外的两个女孩，她们都是他的敌人，其中一个还说过他是“笨蛋”。

K太太诠释说，理查故意激怒她们，就是想知道她们是不是敌人，还有她们的反应是什么；他愈恐惧，就愈想弄清楚状况。他很害怕这么做，但后来发现她们并没有反过来伤害或攻击他的时候，他松了一口气。他刚刚激怒她们的时候，也觉得K太太在保护他。

理查回到桌前坐下，然后一脸严肃地说：“你知道昨天发生什么事吗？我的保姆死掉了。”

K太太相信了，问道：“你的保姆？”

理查很严肃地又说了一次：“我的保姆。”过了一会儿，他便承认他刚刚说谎。

K太太问，如果是真的，她为什么会死。

理查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因为得了肺炎。^[1]她的身体里面很冷，她的乳汁都变冷了，而且还把她淹死。”

K太太诠释说，这样的恐惧必须回溯到妈妈让他断奶的时候。当他觉得被剥夺了乳房而且痛恨妈妈的时候，就在心里破坏并且弄脏她的乳汁；在上次晤谈时他就表达了这样的想法，他想咬破柳橙，代表想破坏并且摧毁K太太的乳房，这样谁也得不到它。K太太也代表保姆，保姆也照顾过保罗，所以过去他也很嫉妒保罗。现在他看到父亲受保姆照料，同样的嫉妒心又油然而生。因此，理查对父亲的嫉妒不只因为他是

妈妈的先生，也是因为父亲在他心中已经变成了与他竞争的小孩。同时，爸爸变成生病的小孩也引起他的恐惧与罪疚感，原因是他认为自己用“大号”跟“小号”在妈妈的乳汁里下毒；昨天他想咬穿代表乳房的柳橙就是这个意思（注记III）。

今天理查不想玩游戏也不想画图，就只是坐在桌前跟K太太聊天，偶尔去看看外面经过的路人，但是次数比过去少，也比较不那么紧张与焦虑。他也在游戏室里走来走去，四处看看图片，还要K太太特别看一张明信片，上面画着企鹅宝宝趁唐老鸭出去为它觅食的时候偷吃了金鱼。^[2]K太太诠释说，企鹅宝宝代表理查，虽然妈妈正准备要喂他吃东西，但他还是把妈妈的小孩（金鱼）吃了，因而感到相当罪疚。

理查突然问K太太可不可以帮他一个忙。她现在能不能用德文（一反常态，他没有说那是奥地利话）跟K先生交谈，假装他就坐在旁边？

K太太问，他要她用德文说什么话。

理查强调说，她就假装K先生也在场，想对他说什么就说。

K太太用德文说了几句没什么特别意思的话。

理查开心地听着外语的语调，同时也很注意K太太脸上的表情与神态。他要K太太把刚刚的话翻译给他听，她翻完之后，他显得相当满意。

K太太的诠释是，理查想知道过去她和K先生的关系。他曾经问她喜不喜欢K先生，但问完之后又马上接着说，她当然喜欢他。他更想知道她与内在的K先生是什么关系；如果是良好的关系，就表示她体内并没有坏希特勒爸爸，而且相当平静，没有被下毒或是被迫害。这也代表她不会受到体内那个坏K先生的影响而变成“邪恶的畜生”——与他敌对。K太太认为，尽管他知道爸爸是个好人，但他对父母还是有同样的恐惧及疑虑。

理查陷入沉思，并且充满感情地凝视着K太太。突然间，他开始伸懒腰，而且要K太太拉住他的手，帮他伸展身体。

K太太问他为什么想握她的手。

理查（看起来有点失望）说：“为什么不行？”还说他早就知道K太太会这样问，接着，他就把手放在K太太的手上，而当时K太太的手放在桌上。他说他感觉到K太太，问她能不能感觉到他。隔了一会儿，他问K太太说，要是他跟她一起上床睡觉，她会怎么做。

K太太指出，他应该说他自己会怎么做。

理查（一脸害羞地）说，他会搂住她，跟她靠得很近。他顿了顿之后又说，他不觉得他会想用性器官对她做任何事。从他脸上的表情可看出，对他来说，这样的念头让他很不能接受，也很害怕。^[3]随后，他跑进厨房，然后从“水箱宝宝”里面舀水。最近他把“水箱宝宝”联想成母牛的乳房，而且也直接称它为“乳房”。他装了两桶水，然后看着那两桶水说，一桶是脏的，一桶是干净的。（其中一个桶子有点生锈，但是两个桶里的水几乎没有差别。）

K太太诠释说，这代表一个乳房是干净的，是“浅蓝色的”，而另一个乳房是脏的，是“坏”乳房。

理查马上就接受了这个诠释，并且问乳房为什么会变得这么脏。他还抓了一只苍蝇，然后把它放进“脏的”桶子里。苍蝇一再地逃脱，理查就一次又一次地抓住它，还（用夸张的语气）威胁说要让它“死得很惨”。最后，他硬把它压进水桶里。接着，他又抓了几只苍蝇放到“水箱宝宝”里，看看它们会不会逃到水桶去。他显然很享受这个残忍的游戏。

K太太诠释说，攻击苍蝇就代表攻击她体内的宝宝。这也说明了K太太以及妈妈的乳房和内在是怎么被下毒和弄脏的。如果K太太和妈妈体内含有死掉的宝宝，她们两个也会死。他说保姆因为体内的乳汁冷掉而死去，就是这个意思。此外，由于他想杀死妈妈体内的小孩与爸爸，所以他很害怕被那些小孩（路上的孩子）报复。他让乳房一个保持完好，一个变坏，就是试图要保有妈妈好的那一部分。他喜欢美丽的车掌小姐，可是她不完全好的，她会说“买半票的请让座”，表示她也有一部分是坏的。K太太补充说，她跟妈妈的性器官与内在，就是受伤、被弄脏而且变黑的那一部分。“浅蓝色”的妈妈其实就是指妈妈的上半身，也就是乳房，而“邪恶的畜生”指的是她的下半身。理查想搂住K太太，但是又害怕她的性器官与内在，因为这个部分已经被肮脏、死去的小孩（压扁的苍蝇）还有希特勒爸爸弄脏、毒害了。因此，理查会害怕把自己的性器官放进这么危险的地方，尽管他很想这么做，而且就算他已经长大了，还是会怕。

理查要K太太把水桶里的水倒光，她照做的时候，理查一如往常地觉得心满意足，但同时又有些难为情.....理查继续抓苍蝇，但抓了之后他就拿到窗边去把它们放走。他放走一只大苍蝇跟一只小苍蝇，并且说他把爸爸跟保罗放出去了。过了一会儿，他说有一只苍蝇是红发女孩，他还说自己只杀了两只苍蝇，其他都是水管杀的。（他顿了顿）这是爸爸的性器官吗？（他指着“水箱宝宝”里的水管，它跟水龙头连结在一

起。)

K太太诠释说，理查感到罪疚，并且想弥补他对苍蝇的伤害，因为它们代表小孩，也代表爸爸与保罗，所以后来才把它们放了，可是他也把错归在妈妈体内的爸爸性器官上。不过，理查依然觉得自己有错，是他把苍蝇放进水箱，害它们淹死在水管里的。

理查叫K太太跟他一起走到外面去。他一再地从阶梯上面往下跳。随后，他抬头望着山丘与天空，说他想在天上写一个大V，还说这代表俄国战胜德国。晤谈过程中，理查一再提到他向史密斯先生买的白萝卜种子。

K太太诠释说，史密斯先生现在代表好爸爸，他给理查好的种子（好的小孩），让他可以放进妈妈体内。他一直很不信任史密斯先生，所以现在也想安抚他。

理查一度拿起槌子用力地敲击地板。他说他想知道下面有什么。

K太太诠释说，他想闯进她体内，看看里面含有的究竟是危险的K先生性器官，还是能够把好种子（好小孩）放进去的好爸爸性器官。

第七十七次晤谈注记：

I.漂亮的车掌小姐必须穿制服让他感到遗憾，表示他希望母亲（现在以分析师为表征）应该保有女性特质，也就是体内不应含有她的丈夫（爸爸）；而男性制服则代表内在的男性客体。他心中认为只有乳房——妈妈是单独存在的，而没有跟父亲混在一起。他对女性性器官产生恐惧感与厌恶感，是因为他认为里面含有男性性器官。这种感觉是造成性无能与性功能障碍的关键因素。II.这是一个与分析技巧有关的例子。我们知道，当同样的素材出现新的细节时，分析师往往会重复先前的诠释，但除此之外，或许还有其他因素让分析师必须回溯至之前的诠释。昨天，虽然理查确实接受了某些诠释，但在极度焦虑与绝望的状态之下，他没有办法获得完全的领悟。再者，除了我即将离去以及父亲生重病所引起的焦虑之外（这样的焦虑一直存在），他也因为必须去适应一个很不习惯的新环境而感到相当不安。尤其他从未在没有母亲陪伴的情况下离家，所以会觉得自己被赶出家门。因此，柳橙事件就被赋予特殊的意义。

基于上述种种原因，虽然他昨天确实理解了某些诠释，而这些诠释也发挥了一些作用，但他还是无法完全领悟我说的话。这次晤谈时，他很有反应，也很积极，并且能够更进一步地了解那些重要的素材。这是

因为诠释减轻了他的某些焦虑。另外，我同意更改晤谈时间，好让他能够住在家里，也使他安心许多；这代表我在乎他，而且变得比较可靠。同样重要的是，他能够向母亲表达他希望另作安排的想法，也有理由相信她会这么做。

因此，我决定回溯至之前的诠释，并且更深入地分析。同时也有一些新的素材产生，他对车掌小姐以及拥挤的公交车所产生的复杂情感就是一个例子，所以我并不只是重述之前的诠释而已。我想强调的是，在特定的情况下，诚如我刚刚提到的情况，就算新的素材细节不多，也有必要重复先前的诠释。

III.我在《嫉羨与感恩》（1957,《克莱因文集III》）一文中更进一步探讨这一点。我认为对母亲的乳房与生育能力的嫉羨，会激起婴儿的嫉羨，并且导致对乳房的攻击以及夺走乳房的欲望。尽管婴儿接受乳房哺育，我仍然认为这个观点是正确的。被哺育跟拥有能够带来一切满足的乳房是两回事。

【注释】

[1] 他父亲的病不是肺炎。

[2] 如前所述，不仅墙上贴了许多明信片，游戏室的各个角落也都有摆放，理查会选这张，是特别具有意义的。

[3] 请见第四十二次晤谈，注记III。

第七十八次晤谈（星期一）

理查准时来到游戏室。他看起来相当镇定，显然打定主意要尽量配合分析。他在桌上放了一个巧克力盒，说他带了东西给K太太，要她猜里面是什么。

K太太说，里面装的是舰队。

理查说他想知道为什么K太太一猜就猜中了，他很好奇，而且认为刚刚他把盒子放下来的时候，她可能听到了里面的沙沙声。

K太太说她可能有听到，但也表示他之前就提过他把舰队放在盒子的事。他说他带了舰队游戏给她，是不是代表他愿意为了她而配合分析？之前他说他来接受分析是为了父母。

理查坚决表示他是为了K太太才这么做。

K太太说，他也可能是为了自己。

理查说并不是这样。（这一点值得注意，因为理查显然相信分析对他有益，而且是必要的。）他把舰队拿出来排成战斗位置。他说尼尔森是舰队的领导，不过胡德号是最大的。这时，理查停了下来，说K太太应该要问他一个问题却没问，他不会告诉她问题是什么——她得自己想。

K太太说，他指的是父亲的身体状况。（周末过后，K太太都会问这个问题。）

理查说没错，但为什么她没有问呢？

K太太解释说，她昨天晚上打电话给他妈妈讨论更改晤谈时间的事，这件事他也知道，电话中妈妈有提到爸爸复原的情况还算不错。

理查微笑着问K太太知不知道为什么他妈妈昨天电话讲到一半要暂停。他解释说，那是因为他跑进房间，妈妈得把他赶出去。K太太有听到大声关门的声音吗？门是他关的。理查对于自己的叛逆行径似乎很得

意。

K太太诠释说，他对她跟母亲之间的谈话很好奇，也抱持着怀疑的态度。K太太也提醒理查，他的游戏中一再出现她与妈妈交谈的情景，而且他总认为她们在谈论他。

理查又暂停游戏，然后拿自己的手表（之前他的表送修）来跟K太太的手表比较，并且说他的声音比较大。K太太的时钟显示的时间跟两块表有点落差，他便要K太太调整一下时钟，这样三个时间就完全相同了。理查一如往常地检查时钟，看看是不是外国制的（他知道是瑞士制），然后又比了比两块表。接下来，他让几艘船舰出航。他们绕着桌子航行，先是躲到K太太的手提袋后面，然后在时钟旁边就定位。他说这里是北海，一场战事正在酝酿。船舰一开始出航的时候，理查哼着“天佑吾皇”，照理说他们应该属于英军，但是这几艘船舰在时钟旁边就定位时，他们就变成了德军，会遭受其他船舰攻击。

K太太诠释说，理查害怕她的内在与性器官又坏又危险——外国制的时钟。她也提到上次晤谈的素材：K太太（妈妈）体内含有死去的父亲、保罗和小孩——被他杀死的苍蝇。之前，他表示想跟K太太同床，也想搂着她，但同时又非常害怕她的性器官。她指出，他刚刚比较他们两个人的手表，表示他希望自己和K太太的性器官是一样的，她应该也要有阴茎，因为她的性器官和内在对他来说很可怕；或者他们两人都不该有阴茎。“外国制的时钟”代表K太太的内在，这一点他知道（见第十一次晤谈）；当他把时钟打开或关上，就代表查看K太太的内在。他把船舰放到时钟旁边的时候，他们就变成了德军，也就是说，K太太的内在含有敌军，所以很危险。爸爸或K先生的危险性器官在K太太与妈妈体内正遭到英军攻击，也就是被他自己、好哥哥与好爸爸攻击。

理查提到英国皇家空军对柏林展开猛烈的空袭行动（说到这里，他突然打住，并且露出惊恐的表情）。他站起来，开始发出飞机的声音，假装他正从上空轰炸舰队，然后提到沙恩霍斯特号与格耐森瑙号。俾斯麦号（代表爸爸）与尤坚号（保罗）被炸伤，但最后还是得救了，而胡德号（妈妈）被击沉了。这时，理查的舰队游戏变化相当快速，他自己一下代表英军，一下又代表德军；有时站在母亲（胡德号）这边，有时又站在父亲（俾斯麦号）那边，所以他也为俾斯麦号感到难过。有时候的场景是一艘驱逐舰孤军对抗其他所有船舰，代表理查（或爸爸）被所有家人迫害；又有时候他会为了救爸爸而牺牲自己，或者是反过来。由于游戏的变化太过快速，所以K太太无法掌握每一个细节。^[1]游戏过程中，理查频频提到他向史密斯先生买了某样东西。他看到红发女孩经过

的时候，说她在吃青苹果，使她的头发显得特别的红。他还说她气得说不出话来。

K太太诠释说，理查觉得女人或女孩的性器官是红色的，而且还受了伤，原因是她们没有阴茎；她们为此而感到愤怒，也会想吃掉男人的性器官，也就是苹果，而且吃的时候会气得哽到。K太太补充说，理查因为害怕妈妈的内在与性器官，所以让代表妈妈的胡德号沉没，并且与对抗妈妈的爸爸联盟。理查对父亲病情的担忧，使他在舰队游戏中特别忧心代表爸爸的俾斯麦号。然而，他也很害怕失去妈妈，也会很难过，所以试图让妈妈取得胜利。但是没过多久，他又变成站在爸爸那一边；这样的立场转变一再重复上演。

理查说他不记得曾经见过女人或女孩的性器官，不过他似乎认为男女的性器官是不同的。^[2]

K太太再度诠释说，理查认为女性的性器官受了伤，所以包括红发女孩在内的所有女生都讨厌他，原因是她们想要阴茎。这些女孩可能也代表因为受伤而会展开报复的母亲性器官。

理查拿起厨房里的两个水桶，脱口说出他是个挤奶女工，然后很快又改口说是挤奶工人，K太太是挤奶女工，而它们要一起去为“水箱宝宝”挤奶。理查舀水的时候发现上面有泡沫，便说这是很好的牛奶，上面还有奶泡，根本没注意到他在上次晤谈时杀死并且丢进水箱的苍蝇残骸就漂在水面上。接着，他开始查看水是怎么流进水箱的，而且要确定水流得进去。他说他想一直舀水和挤牛奶，但是水流得很慢——挤出的牛奶太少，让他很生气。

K太太问，只有这么一点牛奶的话，他想不想喝。

理查听了有些吃惊，然后说他不爱喝，他本来就不太喝牛奶，也不爱喝。

K太太诠释说，他虽然现在不喜欢牛奶，但是在他婴儿时期给他奶水的妈妈（乳房——妈妈），在他心中依然是完美的“浅蓝色”妈妈。他如此依恋乳房——妈妈，是因为他十分畏惧妈妈的下半身、她那受伤的性器官，以及含有死去、可怕小孩（苍蝇残骸）的内在。他害怕她受伤的性器官和身体内部，那里面有死去的可怕宝宝——他杀死的苍蝇。就像他刚刚脱口说的，他其实想当挤奶女工，这样他就能拥有妈妈的乳房，也代表体内还有好的乳房——妈妈。如果他跟K太太都是挤奶女工的话，他就可以完全摆脱男性性器官，因为他跟妈妈都不会有阴茎，而且他们的身体里面也不会有爸爸的性器官。

理查回到桌前继续玩游戏。他让一艘小型驱逐舰开始沿着桌边航行，说它是吸血鬼号。他还弯下身，让视线与桌面呈水平，然后眯起眼来检视这艘船舰航行的路线是不是一直线，他说它确实是沿着直线前进，而且还是自己移动的。（吸血鬼号通常代表理查。）吸血鬼号来到尼尔森旁边，两艘船的船尾碰了一下。这时，理查再度提到他见了史密斯先生，叙述的过程中，他拿起尼尔森放进嘴里。

K太太诠释说，吸血鬼号直线前进，并且自己移动，表示理查希望自己的性器官不要受伤，也代表他在把玩自己的性器官，看看它长什么样子。他让吸血鬼号和尼尔森的船尾相互碰触，表示他渴望碰触并吸吮父亲的阴茎，刚刚他就把尼尔森拿起来吸吮。最近史密斯先生代表会给他好种子的好父亲，他喜欢去史密斯先生的店里，是因为他想看看爸爸的性器官，而且想从他那里得到小孩。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变成挤奶女工，取代妈妈的角色。这些渴望都因为他对父母的坏性器官产生恐惧感而增强了。

理查说，前几天他做了一个梦，他想告诉K太太这个梦，但又怕伤了她的心。不过，他也立刻开始诉说梦境：他不再接受K太太的分析，换了另一个分析师。（他叙述的时候一直欲言又止，K太太必须以问问题的方式引导。）他说新的分析师穿着深蓝色套装，让他想起旅馆里一位带着小猎犬的女士。他喜欢那只狗，但是不喜欢狗的主人，对她一点兴趣都没有。那只狗的名字是詹姆士。

K太太问那位女士长得怎样。

理查强调说：“哦！她没有你漂亮。”接着，他又开始称赞K太太有一对美丽的双眼，说的时候一直勉强自己望着她的眼睛。^[3]他带着哀求的神情表示他希望K太太听到这些话不会感到受伤，还问K太太是不是很难过。然后，他很认真地问有没有其他人可以继续帮他分析。男人可以帮他分析吗？

K太太把话题转回梦境上，问新的分析师在哪里与他会面，是不是也在游戏室？

理查说，好玩的是，他们并不是在游戏室里面，好像是在马路转弯的地方开始分析的。^[4]

K太太诠释说，他害怕妈妈的性器官与内在，所以转而投向爸爸那具有吸引力的性器官。她也提到理查在刚刚的舰队游戏中不断地改变立场，显示他在爸爸与妈妈之间面临左右为难的困境，不知道应该选择谁比较好。理查对梦里那位新的女分析师不太感兴趣，可是那位女士拥有

他喜爱的狗——爸爸的性器官在妈妈体内（道路转弯处）。K太太特别提到她在诠释的时候，理查把驱逐舰吸血鬼号推到她的钥匙圈下面，而且碰到钥匙圈，这是他以前从未做过的动作。这个动作同样也表示他渴望碰触K太太体内那个好的男性性器官。由于他害怕K太太与妈妈体内的坏希特勒性器官，所以更渴望拥有好的阴茎。舍弃K太太而求助于其他分析师，表示放弃好的乳房——母亲，转而追求有吸引力的爸爸性器官（那只狗）。因此，他很担心这样会伤了K太太的心；他想借着离开K太太来报复她即将离开他，所以也感到罪疚，这一切对他来说都十分痛苦。K太太补充说，理查会特别想要寻找新的分析师，是因为他跟K太太的分析即将告一段落。她也再度表示，有机会的话，他还是可以寻找另一个分析师继续接受分析。

这时，理查站起身，然后走到外头去四处看看。他说有几个马铃薯被挖出来了，还说天空是淡蓝色的，但是事实上当时的天空被乌云笼罩。

K太太诠释说，理查否认天空被乌云笼罩，是因为这样的天空一向代表会下雨，而雨会攻击并且伤害山丘。他也想否认K太太在伦敦可能会遭到炸弹攻击。

理查回到游戏室内，开始谈起K太太身上那件蓝底白点的洋装。他指着洋装下摆那些不同方向的线条，说它们可以拿来拍洗衣粉的广告。

K太太诠释说，理查想借由强调K太太性器官与内部很干净（以洋装下摆为表征），来隐藏他对K太太肮脏又危险的下半身所感到的恐惧；也由于他对K太太的下半身有如此不堪的念头或描述，而想借由这个方式弥补她。

理查把舰队带来，显然是想给分析师一份礼物，而且决心要在分析过程中尽力表现。他之所以这么做，有部分原因是想要消除自己的不忠诚（晤谈过程中已表现出来）所引起的罪疚感。对他来说，来接受K太太分析，并且与她建立关系，等于是对母亲不忠；而当他离开K太太，回到家的时候，同样也会产生两难的情绪。他之所以感到罪疚，是因为他已经不再那么依赖母亲，所以也不再那么重视母亲了。他的女性心理位置使他对母亲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所以认为母亲一定会因为不再被需要而感到痛苦。对母亲的认同也使得他对自己的同性恋欲望感到更加罪疚。整个晤谈过程中，他一直都很亲切、很热情。他时而严肃，时而忧郁，但对路人的被害感并不是太强烈。

【注释】

[1] 游戏中这些立场的快速转变，表现了他的不安全感、不稳定与病态，这些都因为我即将离去以及担忧父亲的病情而强化了。

[2] 如前所述，理查不可能没看过跟他同房的保姆或者母亲裸身的样子。素材也一再显示他在潜意识中对于男女有别已经有所认知。比方说，他特别告诉我罗德尼（妈妈）和尼尔森（爸爸）的桅杆有一点不同，前者的上端有一点破损，但其实并不容易看出来。

[3] 他表现得像个招认自己不忠的男人，还试图以赞美爱人的方式来强调其他女人都是微不足道的。

[4] 理查从游戏室往外看到人和车子自马路转弯的地方出现或消失，都会特别感兴趣。譬如说，他之前就注意到路口出现了一个马的头（第八次晤谈），而马的身体隐没在弯道后面。当时，马头代表理查放进K太太体内的性器官。

第七十九次晤谈（星期二）

理查带了行李来，准备在晤谈结束后返家。他又拿自己的表跟K太太的表对了，也再度表示他希望上面的时间是一样的。他说他的表比K太太的慢了一些，但又自我安慰说，其实只差了一点点。他仔细地描述他的手表，说它昨天晚上“饿肚子”了，需要好好上发条，上好发条后，它就静静地睡着了。

K太太解释说，这支手表代表他自己，他需要K太太为他分析。昨天晚上无法接受分析，所以一直觉得缺乏了些什么。他小时候就有这种感觉；他渴望妈妈来喂养他、爱他的时候，她却不在身边。他希望他跟K太太的手表时间一样，代表他希望他们两个人有同样的想法与感觉，还有她应该永远留在他体内，与他融为一体（注记 I）。手表也代表理查的性器官，他希望他跟K太太拥有相同的性器官，这样两人就都没有差别了。此外，为手表上发条则代表搓揉性器官，满足它的需求；同时，他又害怕把玩性器官会让它受伤。上次晤谈时，驱逐舰吸血鬼号代表他的性器官，他想确认吸血鬼号沿着直线航行，并且说它自行移动，也是意指他的阴茎没有问题。

K太太在诠释理查的自慰行为时，他觉得相当难为情。一开始还否认他会把玩自己的性器官，过了一会儿之后就承认他有时候会这么做。接着，他宣布舰队来了，就在他的行李箱里。他本来没有打算要玩舰队，但现在还是想玩。他把舰队从行李箱里拿出来摆在桌上。

K太太诠释说，上次晤谈时她没有放太多注意力在舰队上，可能让他觉得很难过。（上次出现相当大量的素材，而且有许多东西更急需诠释，所以她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仔细地注意舰队的一举一动。）

理查表示同意。他给K太太看行李箱里装的东西，里面有张他的身份证。K太太有没有这种防水夹来放身份证呢？接下来，他慢慢地把身份证放回箱子里，让它先进去一半，再更深入，然后完全进入箱子里。他从口袋里拿出公交车票，看看它有没有折到还是破损（其实车票完好无

缺)。他这么担心，是因为回程还要用。接着，他便小心翼翼地把票放回口袋。他拿出日记给K太太看，并且说他每天都有写到她。从来没有人看过他的日记——她是第一个。他开始一遍又一遍地念着有关K太太的记录，里面还提到厨娘和每天发生的事。他要K太太读他的日记，表现出完全信任她的样子。

K太太诠释说，理查跟她分享秘密日记，表示他能够信任她，愿意让她了解他心中对于性器官的担忧，而他能够了解K太太对这件事的诠释，也有如释重负的感觉，这也是他后来决定要使用舰队的原因。他担心回程的车票可能有破损，表示他害怕自己的阴茎会因为受伤而无法使用。他把身份证慢慢地放回行李箱，所表达的是他把玩性器官时的感觉。这时，他可能会想把阴茎放入K太太或妈妈身体里面。此外，身份证消失在箱子里，还有可能破损的公车票，也代表他害怕把玩性器官的后果就是失去它。

这时，理查已经开始调动舰队，整个情况相当复杂，也非常快速。舰队游戏刚开始时，理查哼了一首曲子，再哼国歌。他以非常夸张的口吻叙述说：“天一亮，舰队就悄悄、缓缓地出航了。”首先现身的是胡德号，理查说那是他自己；随后出现的是尼尔森和罗德尼，胡德号被排在尼尔森的右边。理查说尼尔森是领导，后面有几艘驱逐舰跟随，理查指着其中一艘驱逐舰说：“这艘是小型驱逐舰队的领导。”接下来，他也指出“大型”驱逐舰队的领导。他在尼尔森和罗德尼中间放了一艘“小型”驱逐舰，并且说那艘也是他自己（注记II）.....游戏进行到某一阶段时，理查说：“这样的战争以前从来没发生过。”游戏过程中，他还一边发出引擎与炸弹的声音，而且愈来愈大声，他也愈来愈起劲。理查完全沉浸在游戏里，根本不太注意外面的情况。只有在晤谈一开始时，他看见外面有一位老人，便问说：“他是那位脾气不好的老先生吗？”不过他也说他可能根本没见过那位老先生。

K太太诠释说，理查试图要让父亲（尼尔森）获得他应有的东西，也让他占有妈妈（罗德尼），因为尼尔森与罗德尼中间的那艘驱逐舰就代表父亲的性器官，跟之前出现过的情况相同。理查让父母团聚，并且发生性关系，而前提是父亲必须与他共享某些权利，所以理查（胡德号）把自己排在尼尔森右边。他自己同时也是“小型”驱逐舰队的领导，也就是孩子王，这表示他希望能有弟弟和朋友来让他带领。理查也想给保罗应有的地位，便让他成为“大型”驱逐舰队的领导（注记III）。然而，摆在罗德尼与尼尔森中间的那艘驱逐舰不仅代表父亲的性器官，也代表他自己，表示他想拆散父母，也想干扰他们。

理查的心情突然转变了，游戏的场景也跟着改变。目前为止，他虽然玩得相当起劲，但似乎也有些压抑，而且神情认真、若有所思，似乎正试图要解决内心的矛盾情绪。这时，代表他自己的驱逐舰吸血鬼号开始绕着桌子航行，先是躲到K太太的手提袋后面，然后又再度现身。另外三艘他带领的驱逐舰则过来与吸血鬼号会合，他们现在代表德军，而且正准备和几艘英国船舰作战。后来他们逃跑了，然后又跟其他的英国船舰展开战斗。他们躲了起来，随即被包围。他们一下虚张声势，一下又躲起来伺机而动。结果三艘跟随在后的驱逐舰被击沉，剩下理查（吸血鬼号）继续孤军奋战，后来又有一艘驱逐舰加入他的阵线。吸血鬼号与罗德尼（妈妈）之间的战斗越演越烈。理查描述说，吸血鬼号“猛烈攻击”罗德尼，而罗德尼则是“火力全开”。最后，吸血鬼号（理查）被击沉，但另外一艘驱逐舰仍然持续对英国舰队开火，直到将它们一一击沉为止，而它成了唯一幸存的船舰。整个过程中，理查非常兴奋，不断地发出各种声音，而且处于挑衅、躁狂与叛逆的情绪状态。

K太太诠释说，摧毁一切之后幸存的驱逐舰代表理查的性器官，他现在觉得自己的性器官强而有力，并且具有破坏性。刚刚吸血鬼号（理查）“猛烈地”攻击罗德尼（妈妈），代表理查正在攻击体内含有坏爸爸的妈妈，以及含有坏K先生的K太太。这个坏妈妈（“邪恶的畜生”）“火力全开”，对他展开反击，代表她用体内所有的坏爸爸性器官来攻击他。理查现在觉得自己真正拥有了性器官，但是这个性器官极具破坏性，甚至是叛国的，因为它变成了德国的驱逐舰，还对属于英国的家人发动攻击。

理查迅速意走到厨房去舀了一桶水，说是牛奶。他走到庭院里，也要K太太跟他一起出去。他看着天空说快放晴了，但其实今天的云反而比较多。以前只要看到多云的天空，他都会抱怨云为什么不快点散去。

晤谈结束，理查与K太太一同走向屋里的时候，他要K太太猜帮他打领带的人是谁。领带还系得好好的，对吧？他接着说，是他去威尔森家的时候，他的女佣帮他打的。

怀抱着天空放晴的希望，以及女佣（代表对他有帮助的K太太）帮他打的领带还保持完好，所表达的是他更加相信K太太会修复他的阴茎，而且能治好他。理查的母亲说，上周末她发现理查变得比较活泼，也不那么神经质，但是也比平常不听话和叛逆（注记IV）。

第七十九次晤谈注记：

I.在此我想更深入地探讨这一点。我在某些成人个案身上观察到

他们有属于潜意识深层且源自婴儿期的控制客体之强烈欲望，希望客体的思考、感觉，甚至是外表都跟主体一样。这样的欲望可能会一直存在，并且使他们在任何关系中都无法获得完全的满足，而它也会延伸为内射性认同及投射性认同。这种强烈的掌控欲望意指吞并客体（分析师）并且进入客体，使主、客体变得一模一样。在人格发展健全的个体身上，这样的心理历程可能依然在运作，只是从表面上来看，他们并不会显露出控制欲，或是不体谅他人等等的特质。在某种程度上，掌控与占有客体的欲望是属于婴儿情绪生活以及自恋状态的一部分。

II.理查常常会同时扮演好几个角色——这是儿童游戏常有的现象。在没有能力去认同某个客体或是维持某个发展面向的个体身上，我们就可以观察到这种人格特质的不稳定现象，而且上述两种能力的失败会相互影响。我曾在《对某些类分裂机制的评论》（1946,《克莱因文集III》）以及《论认同》（On Identification）(1955,ibid.)文中提及削弱自我的分裂过程。在我看来，将各式各样的客体不加区分地内射，与投射性认同的强度相辅相成，投射性认同会导致部分自体被分离出去的感觉——这样的感觉会回过头来强化这种未加区分的认同。通常我们会在梦境里面看到角色变换的情形。有时候做梦之所以能够带来一些纾缓作用，是因为精神病性质的历程能够透过这些梦境表达出来。

III.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在社会关系上的进展（包含愿意承认父亲与哥哥的权威），与他对自己现在或未来的性能力更具信心有密切的关联。从前几次晤谈的素材可看出他对自慰的恐惧在经过分析之后已经有所减轻，所以他现在比较能够接受自己作为男性的角色，也能接受自己拥有阴茎的事实，只不过他的阴茎极具攻击性。在舰队游戏中，唯一幸存的驱逐舰代表着他的阴茎。对自己性能力较有自信与承认父亲、哥哥及父权代表者的权威，这两者之间的关联适用于大部分的人。从我过去分析男性病患的经验中发现，阉割或性无能恐惧会导致男性对老师或是其他父权代表产生敌意与嫉羨。这样的恐惧减轻时，他们就会比较容易接受其他男性的优越地位与权威。

阉割恐惧与性无能感不见得会使人变得反叛，反而可能会对任何握有权力的人完全屈从，或者不经思考就屈服。这样的男性在焦虑降低之后就会比较有自信，并且证明自己与他人平等。

IV.理查现在更直接地展现攻击性，但同时更加活泼，也不再那么压抑自己，这些态度上的转变与最近出现的素材相吻合，特别是这次晤谈。很明显地，理查的阉割恐惧减轻了，对于拥有阴茎也具有更强烈的信念，所以能够展现出自信。在他的幻想中，他的性器官可能变得非常

危险，会摧毁所有家人，并导致所有人一同迫害他，而这一直是过去他不得不否认自己拥有性器官而且觉得自己性无能的原因之一。透过分析，他能够去面对这个对他来说依然危险的所有物，而他也开始能够重视它，因为它所隐含的是主动权、力量与捍卫自己的能力，更重要的是——生育能力。在这次晤谈中显现出来的焦虑，即说明了某些抑制男性性能力的因素。害怕阴茎会变得有摧毁性，而使母亲和自己本身陷入危险，会让男性对拥有性能力感到畏惧。我发现，这些恐惧可能会增加对母亲的认同，并且强化女性心理位置。一位个案就曾经告诉我说：“我宁愿当受害者，也不愿当加害人。”

第八十次晤谈（星期三）

理查在往游戏室那条路的转角处与K太太相遇。他正哼着歌，并且说他哼的是“如果我是只小小鸟”。他一见到K太太就立刻告诉她昨天发生了一件不好的事：他养的金丝雀小笛死了。没办法，鸟本来就很容易死掉。（他显然想故作泰然，以否认自己的悲伤情绪，原因是他非常喜爱他的金丝雀。）进入游戏室后，他说从现在开始，K太太只要带一棵树和一些玩具就好了。（那两棵树在过去的游戏中往往代表他的两只金丝雀）^[1]他现在要帮孤单的阿瑟（剩下的那只金丝雀）找个太太，但是不要长尾鹦鹉，因为她可能会把阿瑟给撕烂。

K太太诠释说，理查刚刚哼的歌表示他希望自己是只小鸟，这样他就可以陪伴那只孤单的金丝雀。这只金丝雀也代表妈妈，如果爸爸死掉，妈妈就会觉得孤单；或者，如果妈妈死掉，他也会想陪伴爸爸。K太太提醒说，那两只金丝雀往往代表他的父母。他经常对父母之间的危险性关系感到恐惧，而这也是他觉得父母应该要有相同性器官的原因之一。

这表示他否认男女有不同的性器官，就跟他把两支表的时间调成一致是同样的意思。他很担心自己的性器官很危险，也害怕妈妈的性器官与内在。长尾鹦鹉与金丝雀是不同类型的鸟，表示父母的性器官仍然是不同的。他常说那两只金丝雀都是公的，同时又说它们代表父母。此外，长尾鹦鹉也代表那个对他火力全开（见第七十九次晤谈）的危险妈妈（罗德尼），而这个坏妈妈可能会杀了爸爸。这跟他担心父亲的病情和害怕父亲死亡有关。

理查看起来很哀伤。他说鸟死了让他很伤心，他会很想念那只鸟。他在纸上画了一条铁轨，一边唱着各国国歌，还想到他把家里那辆玩具火车的铁轨位置改掉了。他觉得厌烦，也不喜欢火车了。现在的他显得十分忧郁。

K太太诠释说，他非常不想失去她，想阻止她坐火车离开。她提到

昨天他在游戏中对抗罗德尼——妈妈与K太太，也用强大又危险的性器官（战胜的驱逐舰）杀死全家，而他很害怕自己的摧毁欲望会成真。

听完诠释之后，理查在纸上乱涂鸦了一阵。

K太太诠释说，他正在轰炸火车，因为她即将坐火车离去，但如果他这么做，她就会像金丝雀一样死去。

理查接着写了一个字条，署名给K太太：“亲爱的K太太，我喜欢分析，我会非常想念你。理查敬上。”写的时候，他用手挡住纸条不让K太太看到，但一写完就马上拿给她看。他说最下面的叉叉表示亲吻。K太太不在的时候，他会写信给她。然后他又在另一张纸上涂鸦，再拿给K太太看，同时说，把纳粹党徽变成英国国旗是很容易的事（他以前常常这么做）。

K太太诠释说，展开轰炸的德军代表理查，他杀了即将离去的K太太，但是他也可以假装成贴心的理查，会写亲切的信给她，这就是把纳粹党徽变成英国国旗所代表的意思。上次晤谈中，理查的驱逐舰代表他危险的性器官，而且属于德军，但现在它又被认为是英军。他还小的时候曾经因为妈妈不在身边而怀恨在心，所以他一直很害怕母亲死去，现在也害怕K太太会死去。

理查又在另外一张纸上涂鸦，而且一边大声、愤怒地唱着歌。

K太太诠释说，他正在用歌声轰炸她，这就像他在上“大号”时的感觉，既愤怒又充满怨恨。她也特别指出他的涂鸦里面有一个看不太清楚的23，那就是她要离开的那一天。

理查开始画第六十六张图。画完之后，他望着这张图，惊呼说他把下面那个“School”（学校）里的S写成3了；3的前面有2，又变成23，而且这次更明显。

K太太诠释了理查对她陷入爱恨交织的挣扎。他试图要把K太太想成是好人，他在上面那个代表她的小人身上写了“可爱的K太太”。然而，他并不是真心觉得K太太人很好，所以没有画她的手和头发，也根本不想把她画得好看一点。他痛恨K太太，因为她就要丢下他去跟其他病人还有她的儿孙见面。

理查坚持他画的K太太很可爱，因为她的身体是一颗心，中间那支小箭代表爱。（理查脸红了，同时频频将手指放入嘴巴；从他的脸部表情就可以看出他极力想克制自己的恨意，也可以看到被害焦虑夹杂着忧郁焦虑。）理查问K太太会不会因为要离开而难过？她是不是会住在儿

子家？她不会住在伦敦市中心吧？理查突然领悟到他刚刚讲了“心”这个字，一脸惊讶地指着图说：“这里就有一颗心。”

K太太诠释说，她身体的那颗心代表被轰炸的伦敦，而且被爱（小箭）和炸弹伤害了。理查希望自己爱K太太，但是担心自己会因为她即将离去而变成希特勒，然后轰炸她（注记 I）。这使他更恐惧她会死亡、自己会孤独，对于她的离去也更感到悲伤。

理查说他要拿点牛奶。他从水箱里舀水，但是很小心地不把水桶装满，显然记得K太太说过装太满的话她提不动。厨房的地板被他弄得到处是水。（这天K太太根本没办法约束他。）他还杀死很多只苍蝇，他在窗边用手捏起苍蝇，再丢进“水箱宝宝”里，接着把它们放走，然后又抓回来。他一边把水倒进“水箱宝宝”，一边又舀出来，坚持每个容器都要装水，不过不能装太满。他杀死头两只苍蝇时，说了两位男孩的名字，他们都是他在Z地的敌人。

K太太诠释说，理查刚刚说要从水箱（她的乳房）里拿点牛奶时，表示他想从她身上取得一些好东西，然后吞并到自己体内。同时他因为嫉妒，所以在心中杀死了K太太的儿子和孙子（苍蝇）。苍蝇就代表她的小孩与病人；把水倒进容器里有另外一个意思：他想喂养K太太的孩子（她的病人跟小孩）以及妈妈的孩子（包括保罗）。K太太提醒他说，他很想交朋友，也代表想要有更多兄弟。昨天他在代表自己的驱逐舰旁边放了三艘同样大小的船舰，就是代表有朋友和兄弟的意思。这样的渴望与嫉妒和攻击妈妈的坏小孩完全相反，嫉妒与攻击会使他怀疑、恐惧其他小孩子，也会让他更想摧毁他们。K太太进一步诠释说，理查把厨房弄得一团糟，就是因为她要离开所以想报复她。厨房的混乱也代表有毒的“大号”和“小号”，表达了他的愤怒；他之前生气地唱歌也是一样。同时他也希望K太太没有生气，如果她没有生气，就表示她不恨他；要是她能把厨房清干净，就证明他没有伤害她。

离开以前，理查又拿起铁锤用力地敲打地板，他敲得很大力，所以K太太必须阻止他。

K太太诠释说，理查试图要闯入她的内在，想把里面那些有毒又死去的小孩及K先生拿出来，这样才能拯救她。他也想把妈妈体内的坏东西都掏出来。

这次的晤谈很不一样，他的脸部表情与动作很清楚地表达了愤怒与绝望的情绪。他频频磨牙，也会把手指放入口中。涂鸦的时候还弄断笔尖。同时他也一再地试图克制自己。对K太太的怨恨与愤怒中也交杂着对她的爱与关心。

第八十次晤谈注记：

I.极度没有安全感的人无法信任他们所爱的人，因为任何的外在影响或内在压力，都可能启动他们对所爱之人的摧毁冲动，这也导致他们害怕自己可能会伤害客体。我发现诠释这样的不安全感是很有用的。然而，这样的不安全感跟在愤怒与怨恨的驱使之下摧毁客体，或是正在摧毁客体的情况不同。相反的，能够成功建立起好客体的人比较不受这些恐惧左右，他们坚信自己能够控制摧毁冲动。

【注释】

[\[1\]](#) 他要我只带一棵树，表示虽然他想极力否认自己的悲伤，但也希望我分享他的悲伤，所以我也应该只有一棵树。

第八十一次晤谈（星期二）

理查又在转角处等待K太太。他问是不是再十六天K太太就要走了。进入游戏室后，他照着K太太的时钟调整自己的手表。他把时钟打开来检查，让闹铃响了一下，然后不断地把皮套打开又关上，并且抚摸它。他说他的表虽然慢了些，但它会“自己走”，同时用手指在表面上划了一圈。他说没有人，也没有其他的表能命令他的表停下来……他迅速地看了看厨房，也不安地瞧了“水箱宝宝”一眼，发现水箱上面有些铁锈时很不高兴。他试着把铁锈刮下来，后来K太太拿了把刷子来刷掉铁锈，他一脸感激。接着理查立刻回到桌前，再度确认时钟是不是还在走……他告诉K太太一个她不知道的秘密，他说他昨晚骑脚踏车骑到路的尽头，经过了她的房子。路的尽头还有一条小路，这条小路会通往哪里呢？K太太昨天晚上八点四十五分的时候在做什么（这是他昨天经过她家的时间）？要是他说他有往里头瞧，K太太会不会生气？他没等K太太回答，就继续说下去。他说他前一天就借了脚踏车，然后骑遍整个村子，原本还想骑到另外一个村子，可惜时间太晚了。他继续描述脚踏车之旅的细节，他说很好玩，骑车的时候也很开心。他骑到下坡的时候还发出声音，假装自己是公交车（注记 I）。

K太太再度诠释说，理查检查时钟的时候，也代表在查看她的身体里面，确定一切安好，而看看厨房四周也是一样的意思。这些动作都跟昨天他杀死苍蝇、把厨房弄得一团糟，以及害怕这样会伤害K太太有关联。他骑脚踏车出去绕，表示他比较不害怕其他小孩子了，也能够借此满足他的好奇心。骑车经过K太太的住处则代表探索她的身体，而那条小路代表她的性器官，他想知道如果他把阴茎（脚踏车）放进去的话会怎么样。他似乎也不再害怕自己的阴茎会是危险的武器，所以能够骑脚踏车。这些都显示他对自己的恨意与摧毁欲望可能成真的恐惧减轻了。他的表慢了些，但会“自己走”，代表比较小、性能力较弱但完好无缺的性器官。他似乎也已经接受自己拥有的只是男孩的性器官，但他希望将来自己能够变成男人。把手表的时间调成与K太太的时钟一致，代表他

们两个能够彼此了解，而他可以把K太太当朋友，同时在体内保有她。

理查又拿起时钟来把玩，并且激动地问道：“我们一定要分开吗？”他走到外面，望着天空，然后低声地、充满感情地说：“真像天堂一样美。”回到屋内后，他四处张望，然后去拿了铁锤开始用力敲打地板。这时，他说那只还活着的金丝雀要回家了，他很期待。（那只金丝雀之前一直在保姆的家。前面提过理查的保姆结婚之后就住在附近，他常常会看到她。）

K太太诠释说，理查想用铁锤把地板打破，然后把里面那些死掉的小孩拿出来，也想找寻活着的小孩，也就是那只要被送回他家的金丝雀。

理查走到钢琴前面去，说他想弹弹看。钢琴之前被转过去面着墙，上头还堆放了一些东西。分析过程中，理查偶尔会看着那架钢琴，但目前为止他只打开过钢琴一次，弹了几个音符（第五次晤谈）。现在他想打开钢琴来弹，要K太太帮他把钢琴转过来，并且把琴盖上的东西拿走。K太太照做了。钢琴旁边的角落有面很大的英国国旗。理查说他会好好注意这面国旗，意思是怕它会倒下来。刚开始，他有些迟疑地用一根手指弹了一下就停下来，说上面有灰尘，问K太太能不能帮他把灰尘掸掉？她掸掉灰尘后，理查试着再开始弹琴。这时他一脸沮丧，说忘了那首他会的奏鸣曲怎么弹；他又试着弹别的旋律，然后抓了把椅子坐下来，开始弹他自创的旋律，并且低声说他以前常常这么做。过了一会儿，他问K太太要不要弹琴，她照做了。理查相当高兴，接着又弹了一些旋律，并且低声说，他回家以后要是能弹钢琴的话一定会很开心。他掀开了钢琴的盖子，然后要K太太弹几个琴键，他想看看“里面”长什么样子。他突然察觉到自己刚刚用的字眼，意有所指地看着K太太说：“又是里面。”随后，他用手肘敲琴键，还用力踩着踏板。他抓住英国国旗把自己包在里面，并且大声唱着国歌。他涨红了脸，并且大声吼叫，试图要以对国家的忠诚来对抗愤怒及充满敌意的情绪。他往窗外看去，望见对面的老人，便说：“熊在那里。”隔了一会儿，他问史密斯先生是不是经过了。至目前为止，他都不太注意外面的路人，但现在他紧张了起来，开始疑神疑鬼地提防路人。

K太太诠释说，就像他刚刚所讲的，钢琴代表她的身体内部，弹钢琴的动作代表把他的性器官放入她的性器官内，以及用双手抚摸她，就像之前抚摸时钟一样。他觉得这么做就可以让被杀死的小孩（黑苍蝇，现在以黑色琴键为表征）复活。美妙的音乐代表他喜欢的小孩所发出的声音，也就是他偶尔会提到的那些“可爱的”婴儿。时钟与表依然在走，

表示他体内的K太太、妈妈与她们的小孩都还活着。没过多久，他又开始害怕K先生、史密斯先生与对面的“熊”，实际上是害怕坏爸爸，他准备要弹琴的时候，说会好好注意那面英国国旗，就是代表要提防爸爸。同时，他还觉得充满敌意的外在爸爸和妈妈体内的爸爸都在监视他，所以他才会弹到一半就停下来，并且开始用手肘敲打钢琴。那时，妈妈与K太太体内的争斗又开始了。（K太太诠释完这一点后，理查的不安情绪稍稍缓和下来，也不再焦虑地频频注意路人。）K太太继续诠释说，理查担心弹钢琴的时候会引起那些痛苦的情感。钢琴是他真正喜爱的东西——他刚刚说回家以后要是能再弹琴的话一定会很开心，它代表他喜爱的妈妈，但这个妈妈却是无声的。他一直很怕妈妈会死（注记II）。战争的危險，以及担心K太太去伦敦之后会被炸死，都加深了他对母亲死亡的恐惧。

理查要K太太帮他把钢琴归回原位。接着，他打开行李箱，拿出日记本来，然后像平常一样写下短短几句话，内容大概是说他去见K太太，跟她一起玩，还有英国皇家空军发动攻击。写完之后，他把日记拿给K太太看。

K太太诠释说，有两件很重要的事他没记下来。第一件事是他昨晚骑脚踏车经过K太太住处，还有骑脚踏车很开心；第二件事是他在隔了好一段时间之后终于又开始弹钢琴，而弹琴带给他快乐与希望。他没有在日记里提到这些事，是因为虽然这些事对他很重要，但他也很害怕它们到最后都会变成不好的事，原因就在于他不相信自己那些好的感觉。虽然他将自己的日记视为秘密，也只给K太太看，但其实日记里面没有写到什么私密的事。不过他很想把日记当秘密，所以才会说里面写的是秘密。

理查拿了几张他拍的照片给K太太看。有一张是日落时拍的风景照，背景是多云的天空。理查特别强调说他很喜欢这张照片，云拍得很清楚。^[1]他说他想帮K太太拍张照，K太太表示同意。接着，他突然看到其中一张底片，说它“照坏了”。他向K太太要了小刀来把底片切成小碎片，而且动作越来越激烈，然后拿了几片放进嘴里，再吐出来，并且怀疑它们有毒。他还用小刀在桌上划了一小道痕迹。

K太太对“照坏”相片的诠释是：理查担心帮她拍照的时候，他所吞并进去的不是朋友，而是敌人，因为她体内含有邪恶且有毒的爸爸性器官。此外，他把那张底片切成碎片，显示他对自己的吞噬欲望与贪婪感到恐惧。因此，他可能没有办法保有K太太。为K太太照相代表把她吞并到自己体内；而表现的方式就是把底片切成碎片放入嘴里，然后又吐

出来。这张“照坏”的底片跟刚刚那张他很喜欢，而且代表好妈妈的风景照放在同一个信封里。他担心要是他把妈妈体内的爸爸性器官以及K太太体内的坏希特勒性器官切碎并且加以摧毁，也会连带伤害她们。他在桌子（通常表示K太太）上刻下痕迹，显示他怀疑自己没有能力保护K太太，让她不受到伤害.....

这次晤谈时，理查不断地拿铁锤用力敲打地板，还把厨房的地板弄得到处都是水。离开前，他问K太太有没有要去杂货店，听到她说没有要去的时候，他似乎松了一口气。一路上他都很安静，但看起来并没有不开心的样子。他说他问过今天（他今天要回家）会在公交车上的车掌小姐是哪一位，结果不是会叫他让座的那位小姐，让他很高兴；不论如何，他似乎不再担心这件事了。^[2]

第八十一次晤谈注记：

I.分析即将告一段落以及父亲的病情都让理查面临极大的压力，但是他仍然尝试着去处理这些情绪，这一点相当值得关注。他刚开始接受分析的时候很害怕单独出门，即使是大白天也是如此。但现在他却敢借了一辆脚踏车，然后晚上自己骑车出去绕。此外，他骑车经过我家，却没有要见我，也显示他相当能够克制自己。

II.理查压抑着弹琴的欲望，是因为钢琴象征母亲的内在以及他与母亲的性关系，这一点愈来愈清楚可见；我相信这也跟他的自慰幻想有关。他对于放弃自己喜爱的音乐感到惋惜，与他对“无声的钢琴”的担忧有关；他所舍弃的钢琴即代表那个被他舍弃而且无声的（也就是死去的）母亲。他想借由弹钢琴让母亲复苏，但又害怕弹钢琴的时候会透露了他与母亲的性关系，因而可能招致父亲的惩罚。这个例子呈现了升华的抑制现象。

【注释】

^[1] 如前所述，理查之前喜欢万里无云的天空，现在他开始喜欢云了。我想特别强调的是，他的理想化（浅蓝色的妈妈、万里无云的天空）已经减弱了，而他也渐渐能够体认到母亲与大自然其实不完全是美好的。

^[2] 理查总是会寻找能够保护他的女人，如前所述，他也多半能够找到。他在这次晤谈中强烈地害怕会伤害我和母亲，所以他更加需要一位对他友善的女人，也就是好心的车掌小姐。

第八十二次晤谈（星期五）

此次晤谈的详细记录遗失了，不过凭着记忆，加上从前后几次晤谈的素材推理，仍然能够将当天晤谈的主要情况重新整理出来。

理查处于极度焦虑的状态，而且难以掌控。他用力地敲打地板，把厨房弄得到处是水，还用小刀划桌子。在第八十一次晤谈中，这样的状况也不少，但是在弹完钢琴之后，理查的暴烈情绪已经有所克制。现在这些情绪更强烈地表达出来。这次晤谈时，他再度要求K太太更改晤谈时间，但K太太无法照他的意思安排，使他心生埋怨，也感到愤怒与绝望。他变得非常暴力，K太太不得不阻止他；而且很不寻常的是，K太太还一度对他失去耐心，让他吓了一跳。

理查的行李箱里所放的东西在分析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买了一只龙虾要带回家。从分析的角度来看，这只龙虾似乎是一个他不太信任的客体。他先是说龙虾很好吃，他很想吃，但没过多久，他却开始对龙虾生气，还用刀子狠狠地攻击它。

K太太诠释说，这只龙虾跟前几次晤谈中出现的章鱼有关联，而他（行李箱代表他的内在）、K太太与妈妈的内在都含有章鱼。他用力地敲打地板，代表想闯入妈妈的内在，把里面那个爸爸的坏阴茎拿出来；同时也表达了他对分析师的不信任，尤其是在她失去耐性之后，她已经变成了“畜生”妈妈。

第八十三次晤谈（星期六）

理查同样在转角处等待K太太。他偷偷地瞥了K太太一眼。K太太说她最后还是照他的意思安排时间。听到K太太这么说，理查似乎很满意，但还是没看她。他说他安排了一个“远足”计划，打算要跟约翰·威尔森和约翰的朋友去爬山。进入游戏室后，理查打开行李箱说龙虾不见了，但马上又说这是他编的，龙虾其实还在，里面还有照片、相机和其他的东西。

K太太指出理查不太敢直视她，大概是因为昨天的晤谈让他吓坏了。K太太对他失去耐心，可能让他觉得她已经变成了“邪恶的畜生”。

理查语带讽刺地说，“希特勒说：‘我的耐心用完了。’”

K太太诠释说，在他心中，她完全变成了希特勒。他觉得她体内含有希特勒，所以更用力地打地板、拿刀割桌子，就是为了要把希特勒切掉。昨天他对龙虾的描述显示他觉得它在自己与K太太的身体里面，而这跟章鱼爸爸有关，但他同时又希望它是好的、美味的性器官。不过，他对龙虾的好抱持着怀疑的态度，所以刚刚才说龙虾不见了，其实它还在行李箱里。龙虾与好的风景照放在一起，表示理查体内含有好妈妈和坏爸爸的性器官。当他将K太太比为希特勒时，不仅意指K太太借着故作冷静与隐藏愤怒来假装“亲切”，伪装成“浅蓝色”妈妈，也表示他一直怀疑K太太是这个模样，而且当他感到愤怒并且想啃咬和攻击她的时候，就认为她会生气；对妈妈也是如此。因此，他常常会问她，也会问妈妈说他是不是伤了她的心。

理查说，他现在想帮K太太在庭院里拍照，他们之前就说好要拍了。理查友善地望着K太太，并要她微笑。拍完照后，他要K太太看他的鞋带，确定鞋带有系紧，不会松开。此时，他真诚地表现出对K太太的友善，还忧心忡忡地提到外国人现在都必须登记的事。（他从未接受K太太是英国公民的事实，不过他很清楚这件事。）他又说，这个规定不适用于K太太，因为她的年龄已经超过了；然后，他认真地、有感而

发地说，不论如何，K太太有重要的事情要做，她必须照顾她的病人。

K太太看了看理查的鞋带，并诠释说，他想把那个微笑的、“亲切的”和“浅蓝色的”K太太吞并进去，这样才能永远在体内保有她；但是他又需要K太太保证他真的能够把她当朋友。

理查开始涂鸦（第六十七张图）^[4]。涂鸦的时候，他提到了亲切的K太太，然后说她就藏在涂鸦下面。

K太太问在哪里，她好像成了一些碎块（注记 I）。

理查说没错，她确实是这样，然后立刻指出K太太的脸（a）、乳房（b、c）和腿（d、e），还有代表胜利的V(f)。他突然盯着K太太的手指，问她的手指是不是流血了。（其实没受伤也没流血。）接着，他问英国皇家空军有没有发动空袭。

K太太诠释说，理查自己就代表英国皇家空军，而且把德国的希特勒——K太太炸个粉碎。他假装自己喜欢K太太，也假装她很亲切，但他摧毁了她，获得胜利，所以图中出现了代表胜利的“V”。他表达了对K太太的愤怒，气她在上次晤谈时不愿按照他的意思改变晤谈时间。妈妈把乳房抽走的时候，他就会有同样的感觉，而且怀疑她把乳房给了保罗或爸爸。他突然觉得K太太的手指在流血，表示他害怕自己咬伤、摧毁了她的乳房，所以它在流血。

这时，理查开始画第六十八张图。他把身子往前倾，直视着K太太的眼睛，然后说她的眼睛非常迷人（听起来一点都不诚恳，很做作。）说完，他就在图上面加了一个阴茎，还问K太太“乳房上面那个东西”（指乳头）到底叫什么。

K太太诠释说，她的肚子是一张脸，其实那就是她体内那个希特勒的脸，而他刚刚加上的阴茎似乎也是希特勒的。

理查大吃一惊，他说他完全没发现，但是同意K太太的诠释。接着，他又在另外三张纸上涂鸦（我只附上其中一张，也就是第六十九张图）；他愈画愈愤怒，涨红着脸，眼睛炯炯有神，还不时磨牙、用力咬铅笔，尤其是讲到乳房或画着代表乳房的圆圈时，并从画本上撕下一张又一张的纸。他问了K太太几次有没有见过“好”史密斯先生，然后问起K太太的儿子和孙子，而且问的就是以前常提的那几个问题。他还问她会不会说奥地利话——也是他常问的问题。理查提到其中一张涂鸦的时候说那也是K太太，也是一些碎块。讲到第六十九张图时，他指着（a）说是K太太那对“迷人的眼睛”，（b）是鼻子、（c）是她的肚子和一个乳房，而（d）是另一个乳房。至于第三张涂鸦，他则说是轰炸机司令部

发给战斗机司令部的一封密码信，感谢他们在不列颠空战^[2]中赢得胜利。信是以点和线写成的，还有几个代表胜利的“V”字。

K太太诠释说，这代表理查感谢某人帮他打败和摧毁K太太这个外国的、有敌意的“畜生”妈妈。

理查没回答，继续画了第七十张图。他说上面的那一条线（c）对着K太太。

K太太提醒理查说，他之前的图中（第六十三张图）也有类似的形状，他说那是香蕉，而它也代表巨大的阴茎（他和爸爸的）；现在这张图里的香蕉——性器官（a）中有一条线延伸出来，并且对准K太太，表示他要用性器官攻击K太太。在“Darling”（b）（亲爱的）这个字里面也有一个香蕉图形，代表K太太与妈妈体内那个危险的爸爸性器官。理查放在行李箱（代表他的内在）里的龙虾，是要用来对抗含有希特勒的坏妈妈。他体内那个强大的龙虾和章鱼——性器官就等于是战斗机司令部，而感谢它帮忙的轰炸机司令部则是他自己的另一部分。

理查又画了另一张图，说那是X地。他指着一个小正方形说那是伊凡斯先生的店，旁边其他的正方形都代表商店。他说伊凡斯先生给了他一些好吃的糖果。商店附近的线条代表铁路。

K太太问火车旁边那几个涂鸦的圆圈是什么。

理查没有回答。

K太太解释说，那些圆圈是理查投下的炸弹，就落在K太太离开时搭乘的火车上；她离开的时候还带了糖果（她为他做的分析工作），而这些糖果代表他最早失去的糖果，也就是妈妈的乳房。他最早失去妈妈乳房的时候，以及后来每当他感到不满足时，就会转而投向“好”史密斯先生、“好”伊凡斯先生，他们代表的是爸爸那有吸引力的性器官。他被爸爸的性器官吸引，就好像他喜欢可口的龙虾一样。但由于他也痛恨和嫉妒爸爸的性器官，所以它在他心中就成了体内的敌人，也用它来当作伤害妈妈的武器（注记II）。因此，他觉得他对妈妈和K太太的爱以及他对爸爸和爸爸性器官的爱是不诚恳的，他其实是个“大坏蛋”。

这时，理查画了第七十一张图。他说里面有个满月（a）、四分之一月（b）、和一架飞机（c），而他驾着那架飞机射击月亮。

K太太诠释说，满月代表她，四分之一月代表K先生放在她体内的性器官。满月也代表她的乳房和肚子，而理查正朝她和K先生发射。

理查一直在涂鸦，并且说有一列火车要通过车站。

K太太将火车诠释为妈妈体内的爸爸性器官。理查的愤怒一直都是针对联合起来背叛他的危险父母，他觉得妈妈体内含有爸爸，而K太太体内含有希特勒（注记III）。

理查在另一张纸上涂鸦，并且说：“这就是K太太要搭乘的火车。”涂鸦的时候，他用力地在纸上画圆点，他的脸部表情与动作显示他愈画愈感到愤怒、绝望。接下来，他画了第七十二张图，然后说（a）是也K太太要搭乘的火车；组成火车的一个个图形则是车厢。他指出K太太坐在（b），然后说他要炸掉火车。一开始，他小心翼翼地画着圆点，试图避开K太太搭的车厢，但没过多久，他开始失控地一阵狂点，并且说整列火车都被炸毁了。他跳起来，对板凳又踢又踩。一脚踩在某张板凳上的时候，他说那是K太太。他奋力地举起又长又重的帐篷柱的一端，再放手让它掉到地上，然后用铁锤敲打着板凳，接着再度举起柱子，说他要用它射击史密斯先生还有希特勒。

K太太问他射击希特勒的时候，希特勒站在哪里。

理查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希特勒就在K太太现在站的地方。

K太太诠释说，那些凳子代表她的子孙和病人，K太太即将与他们见面，所以理查射杀、轰炸他们。她也说他陷入绝望之中，是因为害怕K太太在伦敦真的会被炸死，而他又无力阻止。他觉得既然自己无法拯救她，就必须攻击和摧毁她（注记IV），其实是要摧毁她体内的坏爸爸性器官。

此时，理查的态度明显改变了。他走进厨房，挑了两个白色水桶来舀水，并且说要取牛奶，牛奶看起来很好喝。他看着K太太把装得不是太满的水倒光，然后要她跟他一起走到外面去。他四处张望了一下，接着再从阶梯上跳到菜园中间，但没有踩坏任何东西。现在的他看起来相当平静，也很友善。离开的时候，他提到公交车上的车掌小姐，说今天会是他喜欢的那位，也就是不会说“买半票的请让座”的那位。他说公交车可能会很挤，但他看起来不是太担心。接着，他问对面的老人（“熊”）是不是那位他一直很想看到的“脾气不好的老先生”。之前理查处于盛怒状态的时候，他几乎没有看外面一眼。

第八十三次晤谈注记：

I.我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有二：看着这张图时，我发现如果我真的隐藏在涂鸦后面，唯一的可能就是东一块、西一块的。此外，理查在前两次晤谈中一直想把地板打破，显示他有把我撕裂的欲望；而他在厨房

里洒出的水比平常多，则显示他的尿道施虐冲动增强。这样的心理状态让我认为他有退行至幼儿期的现象，这个时期的幼儿会由于各种复杂的因素而无法画出完整的人形，例如缺乏绘画技巧、缺乏整合能力，或者是将母亲乳房或母亲撕裂所引起的罪疚感。

此外，被害焦虑与怨恨也是驱使理查攻击我的两大因素。从他的响应可以看出，图画上有表示胜利的“V”，显示他战胜了我，也是指他成功地将我撕裂，他因为把我撕碎所以战胜了我。由此可见，退行至早期的撕裂或啃咬式的攻击以及随之而来的被害焦虑，都是用来消除忧郁与绝望的手段。我曾指出，当忧郁心理位置无法被修通时，往往会导致退行到早期的偏执——类分裂心理位置。

II.这是一项关系到能否正常发展的重要议题。婴儿对乳房的渴望在某种程度上会被转移到父亲的阴茎上。如果对母亲乳房的怨恨、嫉羨与愤怒非常强烈，同时又对父亲的阴茎产生欲望，就会导致他无法建立同性恋位置，亦无法建立异性恋位置。由于对母亲的怨恨与嫉羨也会连带转移到父亲的阴茎上，所以会干扰与父亲之间的关系，而同性恋则变成与有敌意的父亲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母亲的手段之一。要是母亲乳房的欲望被转移到父亲阴茎上的时候，所伴随的怨恨与愤怒没那么强烈，与父母亲之间的关系就会有比较良性的发展，长大成人之后也能够与男人和女人建立良好关系（参见《儿童精神分析》第十二章）。

III.我在《儿童精神分析》（亦可参见第二十五次晤谈注记 I）一书中，已经指出在早期发展阶段中运作的联合父母意象十分重要。在理查的心中，这个联合父母意象一直非常的强烈，显示他的早期焦虑与幻想一直存在，也被证实是导致他不信任父母或任何人的一项关键因素。儿童在潜意识幻想中的联合父母意象之强度，与他将危险、不可靠的父亲性器官内化的程度有关，而后者会导致与父亲联合起来对抗母亲的感觉。

IV.昨晚，英国国家广播（B.B.C.）报道了不列颠空战的情形，让理查有了写那封感谢函的灵感。他听到新一波空战的消息后，更加担心我在伦敦会有生命危险。很明显的是，他无法修复那些受伤或死去的爱的客体，也无法让他们复苏，使得他们变成迫害者。他对自己那些危险的恨意与嫉妒感到极度罪疚，以至于他觉得自己必须为分析师可能面临的死亡负责；悲伤加上罪疚感让他无法承受，所以怨恨与被害感也连带增强了。同时，他也试图在自己内在建立并且保有好妈妈——帮我拍照。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内在好客体所抱持的希望，与他在涂鸦时对于我这个外在客体的愤怒情绪是分裂开来的（参见我的论文《论躁郁状态的心

理成因》，1935,《克莱因文集 I》。我的结论是，攻击性与被害焦虑的增强可能是为了要避免忧郁——从忧郁心理位置退行至偏执——分裂心理位置。）理查是真心担忧我必须去办理外国人登记。但他也随即在图中充分展现了他对我、我的家人与病患的攻击性，以及对于我即将离去的愤怒。透过图画表达情绪可视为是他发脾气的一种方式，而他在小时候经常会发脾气。我认为发脾气必定包含了绝望的情绪，因为当儿童处于愤怒之中并且开始攻击的时候，他也会愈来愈觉得自己摧毁了爱的客体，而且无法修复他们，尤其是内在客体。素材呈现出来之后，理查的态度完全改变了。我也提到他如何将爱与恨以及内在与外在情境分裂开来；例如，他希望将我保留于内在，但他的外在行为指向摧毁我。他带着愤怒与绝望的情绪画图的时候，也试图要保留一些爱给外在的我；但值得注意的是，他表达出来的爱非常不诚恳，也很做作。他一边说我很“亲切”，还有“迷人的眼睛”，一边在图画里摧毁我。他说龙虾是很“可口的”，但他显然认为它是一个危险又可疑的客体。据理查的母亲表示，他对某些女人抱持相当轻蔑的态度，表面上讨好、恭维她们，私底下又嘲笑她们；这跟他对我表现出的虚情假意十分相似。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理查对我这么的不诚恳。这种不诚恳的态度跟母亲与他内化的阴茎素材有密切的关联。理查一开始说行李箱里的龙虾是他很想要的好东西，但随即又怀疑、讨厌它，而且它也成了攻击坏妈妈的利器。坏妈妈体内含有坏爸爸，但同时他又假装自己喜爱母亲。我认为这个过程对于人格的塑造有很重要的影响。倘若儿子觉得自己夺走了母亲本来拥有的好爸爸阴茎，所以必须讨好母亲，但同时又与内在父亲联合起来一同对付她，就必定会造成潜意识上的不诚实与不真诚。当理查主要的态度是想保护我，不让我被坏父亲攻击，或是觉得被内在父亲迫害，而想寻求我的保护时，他对我的爱就是真诚的；但是当他觉得拥有强而有力的阴茎，而且想借此与父亲结盟起来对付我的时候，他就会变得十分虚伪和不诚恳。在这样的情况下，对父亲的情感也会变得极度不真诚，原因是内化的阴茎本来应该是令人渴望的好客体，但是当父亲变成了对抗母亲的邪恶盟友时，它就会变成坏客体。

【注释】

[1] 在这张图和接下来几张图中，我把记录中有提到的部分都标上了（a）、（b）、（c）等依此类推。

[2] 不列颠空战（the Battle of Britain），1940年夏末，德国空军对英国各港口与英国皇家空军基地展开连续而猛烈的轰炸，为入侵英国做准备。空战一直持续至1941年4月。最后英国皇家空军成功地反制德国空军。——译注

第八十四次晤谈（星期一）

理查在转角处等待，看起来郁郁寡欢。他说远足后来去不成（见上次晤谈），因为威尔森先生反对。他非常失望，进到游戏室坐定之后，沉默了好一会儿。他带着哀求的眼神望着K太太，然后说他不想要再听到任何不开心的事。他低头看自己的手腕，发现他今天没戴表，然后又看着K太太说他很喜欢她，也很喜欢她的眼睛。隔了一会儿，他说龙虾很恐怖，他吃了一小口之后就吐出来了，然后他又说了一次龙虾很恐怖。接着他突然把头靠在K太太的肩膀上，再度表示他很喜欢她，还说她的外套很好看。他显然正极力克服心里的忧郁。

K太太指出，理查对于他在上次晤谈时攻击她感到非常罪疚。在他的幻想中，他的攻击可能已经杀了K太太，所以会觉得永远失去她了。她提醒理查，她所乘坐的火车被炸毁，而在他愤怒的画作中，她还被切成碎片。K太太解释说，她离开的时候，理查会觉得好的浅蓝色妈妈消失了，也认为自己会因为生气和嫉妒而无法在体内保有她。最后，他的内在只剩下那只龙虾，它本来是很令人渴望的东西，但当他拿刀攻击它之后，就变得又坏又危险；把龙虾吃掉也会让它变成了内在敌人。龙虾跟之前的章鱼一样代表爸爸的性器官，而理查以啃咬、吞食的方式攻击它。在他心里，K太太的内在也有这样的敌人——邪恶的希特勒性器官。

理查走到厨房去舀水，并且说这些够给所有的小孩子喝。他在每个水桶里都装了水。没过多久厨房的地板就被他弄得到处都是水，但这次K太太能够阻止他继续把地板弄湿。理查也很注意看K太太有没有生气。他还把炉子的门全都打开，然后把手伸到煤灰里。

K太太诠释说，他正在探索她的身体内部，看看里面是不是充满了具有爆炸性的坏“大号”；上次晤谈时，他觉得自己把这些“大号”放入她体内。被弄湿的“厨房”也代表她的身体，而他把“小号”倒进去。同时，他也想测试K太太在经过这些攻击之后，而且必须清理善后时，是不是还能保持友善。

K太太把地板擦干之后，理查回到游戏室内，拿起K太太的一串钥匙来玩。他让一支小钥匙走路，并且和大钥匙一起跳舞，他说这是K太太和他自己。他一边让钥匙跳舞游戏，一边哼着美妙的曲子，但之后他就让钥匙跳了起来，并且大声唱歌和做鬼脸；之前他曾说做这样的鬼脸会让他看起来像希特勒。他提到他在路上遇到的两个男孩子，说他们很“没礼貌”；以前他遇到其中一位男孩的时候，那男孩很“没礼貌”地看着他。接着，他拿起木头柱子，使了点力气把它斜握在性器官上方，然后再放手让它掉落，并且说他用这根柱子射击希特勒。

K太太诠释说，他用那个看起来像是长在自己性器官上（斜握在性器官上方的柱子）的内在希特勒性器官，攻击外在的坏希特勒性器官，也就是那位无礼的男孩。他非常想跟好妈妈与好K太太独处并且爱护她们；那两把在钥匙圈里一起跳舞的钥匙即代表理查在K太太体内，也代表K太太在理查体内。但他觉得K太太与自己体内的坏希特勒会干扰、攻击他们，并且阻止他们共舞与相爱。他最大的恐惧就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怨恨和愤怒，而这会让他陷入忧郁与焦虑之中。

晤谈过程中，理查常常会出现长时间的静默，有时候他也会站起来四处走动，然后再坐下；他一直都在与自己的忧郁奋战，随后也得努力克制怒气。他玩钥匙的时候相当活泼，但也维持不了多久，原因是当他做出“希特勒鬼脸”时，表示他觉得自己充满了坏父亲与攻击性，而这会干扰并且妨碍他与K太太及母亲之间的关系。

第八十五次晤谈（星期二）

理查的态度相当友善而积极，忧郁的程度也减轻许多。他立刻拿起钥匙来玩，一边与K太太谈话，一边利用钥匙进行各式各样的活动。他让大钥匙与小钥匙一起走路，钥匙圈也跟着移动，并且再度表示这是他和K太太，他们一起散步。接着，他提到英国皇家空军最近的空袭行动。他把小钥匙取下来，然后让它独自行走。

K太太诠释说，她和理查一同前往伦敦，但是他突然开始害怕伦敦所遭受的攻击，而想要逃跑，所以他刚刚才把小钥匙拿下来，然后让它独自行走。此外，钥匙圈也代表K太太的身体，理查就在她身体内部，所以这也代表他让自己脱离她的身体。不过，他也觉得钥匙圈代表他的身体，里面有K太太存在。

理查说他昨晚骑着脚踏车绕了整个村子，还有他明天想跟约翰和他朋友一起去爬山。K太太能不能更改晤谈时间呢？他让取下来的两支钥匙一起跳舞，同时哼着一小段古典乐（注记I）。

K太太诠释说，他把钥匙拿下来，是因为想要她作为陪伴他的外在客体——两支钥匙共舞，也表示他渴望把他的性器官放到K太太的性器官里面（注记II）。他愈来愈喜欢骑脚踏车和爬山，同样呈现出这方面的渴望，这两件事都代表性关系；他刚刚一边哼着旋律，表示他更加相信他与K太太的性关系会是好的，不会让自己的性器官或K太太的性器官受伤，原因是在这个关系中不会有争斗的情形（注记III）。与其他男孩一起去爬山，也代表与K太太的家人和病人共享她，以及与爸爸和保罗共享妈妈。这样一来，不论是在外在世界，或是在妈妈的性器官里面，他都不需要跟竞争对手争斗。

理查开始注意外面的路人，情绪愈来愈紧张，也更加小心提防。他说他骑车时差一点就被一辆车子碾过，车里有一位男子大声警告他，旁边还坐着几位男子。

K太太诠释说，理查一开始觉得他能够与她和妈妈发生一段美好的

性关系，也能够完全了解她的内在，但没过多久他就开始害怕爸爸。他幻想自己把性器官放入K太太的性器官里，并探索她与妈妈的内在时，看似相当愉悦，也很安全，但后来就被危险的K先生与爸爸（差点开车碾过他的男子）扰乱了。

理查回答说，车里的男子是K先生、史密斯先生、“脾气不好的老先生”、保罗与爸爸。接着，他问K太太昨晚遇到她的时候她要去哪里？她是要回家吗？为什么她刚好走在那条路上？（他昨晚在村里骑车的时候遇到K太太，但并没有叫住她。）

K太太问他觉得她要去哪里。

理查说他不知道她是不是要去见史密斯先生。然后，他突然想起史密斯先生的家并不在K太太走的那条路上。

K太太诠释说，理查很想独占妈妈，也一直很担心妈妈并不是单独与他在一起，因为他心里认为妈妈含有爸爸，而他不确定那是坏爸爸还是好爸爸。现在跟K太太在一起的时候，他也不确定她体内含有的是希特勒的性器官，还是好K先生的性器官。

K太太诠释时，理查又把刚刚的两支钥匙放回钥匙圈里，再让它们移动。

K太太诠释说，这代表他对她的内在很好奇，也害怕他在里面会遭遇危险。

理查提到坐公交车回家的事。今天他会遇到他最喜欢的车掌小姐，现在只要公交车上的人一多，似乎所有的车掌小姐都会说：“买半票的请让座。”不过他还是最喜欢这位车掌小姐。他把车掌小姐的名字告诉K太太，还描述她们的长相。其中一位小姐很漂亮，另一位没那么漂亮，但也不丑——那一位是他最喜欢的，另外还有一位“浓妆艳抹”的小姐。

K太太指出，他喜欢的那位车掌小姐也代表保姆。他不信任母亲的时候就会去找保姆，当时她还没结婚，不像妈妈一样有丈夫。那位漂亮的车掌小姐则代表妈妈，她比保姆还漂亮，但有时候理查比较喜欢保姆，这时他就会对妈妈感到罪疚。

理查说保姆也很漂亮——她一点都不丑。昨天他转车的时候有看到她，她还拿了一些糖果给他。（他似乎现在才发觉自己仍然非常喜爱保姆。）他还说K太太不是那位“浓妆艳抹”的小姐，她也非常漂亮，但是没有妈妈漂亮。接着，他问这么说是不是伤了她的心。

K太太认为她代表的是妈妈与保姆的混合体。

理查说他做了一个很可怕但也很刺激的梦。几天前的晚上，他梦到两个人正在把他们的性器官放在一起。他很享受地叙述最近这个梦境的过程，以非常生动又夸张的方式描述细节；讲到惊险之处，他伪装出邪恶的声音，而说到高潮之处，他的双眼闪耀着光芒，脸上充满了喜悦与希望。

他看见K太太在村里的公车站牌前等待前往Y地的公交车，但是公交车要开往别处；在梦里，每隔两星期才有公交车开往Y地。一辆公交车经过，却没有停下来（这时，理查生动地发出公交车经过的声音）。理查赶忙上前去追公交车，但公交车已经消失了。他还是上了车，只不过坐的是小货车。车上有很快乐的一家人与他同行。父亲和母亲都是中年人，还有好多个小孩子，但是他们都很和善。他们经过一座小岛。这家人还带了一只很大的猫，猫先是咬了他的狗一口，但后来它们就和平相处了。接着，有一只新来的猫追着他们的猫跑，但后来它们也相处得很愉快。新来的猫不是只普通的猫，不过它也很和善；它的牙齿像珍珠，看起来也很像人。

K太太问它像女人还是像男人。

理查回答说，

它像个绅士，也像个友善的女士。他说那座小岛在一条河上，河岸上方的天空很黑，树是黑色的，不过沙子还是正常的颜色，而人也是黑的。小岛上还有各种生物，有鸟、动物和蝎子，都是黑色的；而且所有的人跟生物都是静止的。看起来真可怕。

这时，理查显露出惊恐与焦虑的神情。

K太太问那个小岛长什么样子。

理查说，

小岛不是黑色的，可是周围的河水与天空都是黑的。小岛上有块绿地，而上方有一小块天空是蓝的。一切却静止不动，很可怕。理查突然大喊一声：“喂！”这时，所有的人和东西都活了过来。他破除了魔法，他们刚刚一定是中了魔法。岛上的人开始唱歌，蝎子和其他生物也都跳回河里去。所有人欣喜若狂，每样东西都亮了起来，整个天空也都变成蓝色的。

K太太问刚刚在站牌前的她发生了什么事。

理查说她躲在别人后面，只露出一半的身体。

K太太问那个人是什么样子。

理查先是说不知道。后来他说他觉得K太太躲在一个男人后面。

K太太问这个男人让他想起谁。

理查说那个男人很高，然后顿了一下，又说他觉得他看起来像爸爸。理查叙述梦境时，也一边开始画画，[\[1\]](#)图中有“像人”的猫、理查的狗、真正的猫、静止不动的黑色的人、黑色的树、小岛，以及货车行驶的道路。理查提到岛上的人都活过来的时候，他要K太太把装玩具的袋

子拿给他，然后打开它，把电车拿出来。他看着两节车厢，把它们转了一圈然后接起来。接着，他拿出秋千并且让它开始摆动。他把秋千放在火车上，然后开始移动火车，再把秋千拿下，同时让火车继续行走。随后，他把货车所有的车厢都接起来……理查问K太太愿不愿意去Y地见他还有他的家人，她有机会一定要去看看。他希望K太太跟他一起走一小段路过去，这样他就可以带她去他转车的地方。她真的不来看他们吗？为什么？要是她能来，而且能见见爸爸就好了。理查说最后这句话的时候相当激动。

K太太诠释说，他把火车的所有车厢都接起来（他从来没有这样做过），表示K太太与她的小孩都变成了他的家人，而他们的代表就是梦中跟他一起乘坐货车的快乐的一家人；这也代表他所爱的人在他的内在都能够和平相处，包括保姆在内。保姆在结婚前也是他们家的一分子。因此，他希望K太太能跟他一起走一小段路到Y地，也就是到保姆住的地方，这样她去伦敦以前，就可以再和保姆见一次面。从他的梦境中可以看到在他心中的某一部分，一家人快乐地团聚在一起，可是在他心中另一部分，他们又是分开的——黑色的人和动物以及黑色的蝎子，代表有毒的“大号”与性器官。这表示他将自己内在的好人与坏人分开，以及他觉得K太太的内在也有那些黑色的人，因为他在嫉妒与生气的时候已经把“大号”放到她的体内。装有煤灰的炉子往往代表她；当他清理炉子的时候，就代表把K太太与妈妈体内那些危险的坏“大号”、小孩以及黑色的性器官掏出来。不过，他在梦里也让这些危险的坏生物都活过来，最后他们都亮了起来，整个天空也变成蓝色的——“浅蓝色的”妈妈。昨天他在厨房里舀的水代表牛奶，这些牛奶不仅是要给他自己，也要给其他那些他想喂养、保护与爱护的小孩（注记IV）。电车的两节车厢跟过去一样代表妈妈的乳房；他把上面坐着小孩的秋千放在电车上，则代表喂养那个小孩。他希望让K太太与她的家人也加入他的家庭，意思是希望她不会与他分离，这样就不会引起他的恐惧、怨恨与嫉妒。如此一来，不论是外在或内在的K太太和妈妈，他都可以保有。

理查叙述完梦境之后，他的心情有很明显的转变。他在梦中所经历的那些感受一时似乎挥之不去，而当他生动地描述梦境时，也十分乐在其中。他说他要把这个梦告诉每个人，看来似乎很有成就感。叙述梦的时候，他一边在玩玩具，但没过多久就停下来了。这时，他眼中的光芒尽褪，脸上出现忧郁的神情，而且心不在焉，似乎没有在听K太太的诠释。他变得很不安，并且显露出被害感。

K太太诠释说，他开始担心自己终究无法像梦中一样让所有黑色的坏人复活，并且把他们变好；这样的担忧也愈来愈强烈，因为今天的晤

谈已经接近尾声，结束之后他就要离开了，还有K太太很快就会离开他。她提醒理查，他在晤谈一开始的时候有提到另外一个梦。她问那个梦是什么。

理查刚刚一直站在窗前望着外头，现在他又活泼起来了，似乎很高兴能叙述他的梦。^[2]他看到两个人躺在一起。场景是在X地的某处，看起来像是在户外。他们光着身子，就像亚当和夏娃一样。

K太太问理查有没有看到他们的性器官。

理查说，他看到了，他们的性器官非常巨大，很难看。

K太太问它们是什么样子。

理查说他其实不知道女人的性器官是什么样子，可是梦中那两个人的性器官很像书里面那只怪兽。（怪兽非常庞大，让旁边那个小人显得特别矮小；理查之前说那只怪兽看起来很高傲，他很崇拜它。）理查没有再提出更进一步联想。

K太太诠释说，他心中认为父母的性器官一样巨大，而图中那个对着怪兽眼睛射击的小人代表他自己，他试图要攻击父母的眼睛与性器官。

晤谈最后，理查拿了一颗球，让它从房间的一端滚到另一端，并且说这是K太太正在搭乘的火车。球滚到放在角落的包裹堆里，理查便说那是止冲挡，不过他似乎不太确定火车有没有受损。接着，他先让一颗小球滚出去，再丢了一颗大球，并且说那是史密斯先生跟随着K太太——不，是他自己跟着K太太。晤谈到此结束，而理查再度提到更改晤谈时间的事，因为他明天想去远足。

第八十五次晤谈注记：

I.这是一个由内在情境转变为外在情境的例子。值得关注的是，只要分析师能够充分掌握素材的变化，就能够清楚地认知到这样的转变。理查愈来愈喜欢骑踏车和爬山，源自于他能够不再只专注于内在情境与争斗。我曾指出，内在焦虑情境经过诠释之后，外在情境往往会浮现出来，这一点相当重要。

II.此时，理查显现了发展上的一项进步：他觉得他跟代表母亲的我能够在一起，而且不受他或我的内在客体干扰。使内在与外在情境及关系达到良好的平衡是非常重要的。就理查这个案例而言，这代表联合父母意象（他的内在迫害者）已经失去了影响力，至少暂时是如此。这

就是进步的表现，不过我也很清楚，这些转变仍未完全稳固。

III.我发现音乐往往代表内在的和谐。不过，在此次晤谈中，这个和谐还有另外一个延伸的意义，那就是理查觉得和平、没有争斗的性交是可能的。他在与乳房和性器官的关系中都必须面对在母亲性器官内的争斗，同时也觉得被自己内在的迫害者监视与迫害，而现在这些情境所引起的焦虑都已经减轻了；这也促成了外在的和谐，其表征即是一场愉悦且不具摧毁性的性交。他在这个时候能够欣赏音乐，同样也是和谐的表现。IV.我们在此所面临的是属于忧郁心理位置中的一个重要焦虑情境。

如果理查觉得自己充满了被攻击而变坏的客体（例如，被攻击且危险的苍蝇与龙虾）、危险的排泄物以及摧毁冲动，他内在的好客体就会岌岌可危。这表示他会陷入极度焦虑的状态，担心他内在的一切都已死去。理查解决这个困境的方式就是试图将那些又坏又危险的部分（煤灰）取出。当他比较有安全感的时候，他则寻求另外一个解决方式，那就是让坏客体复苏并且变好，就像在梦里一样。有趣的是，那座小岛不完全是黑的，上面有一块绿地，而上方中央还有一小块蓝天。这个好的中心让他能够抱持着希望，所以代表好乳房、好分析师、好保姆以及好父母，而且他们和平共处；此外，生命力与修复力也能够从这个好的中心扩散出去。火车与秋千的游戏显示秋千上那个好小孩也代表恢复生命与维护生命。（之前提过理查非常喜爱小婴儿，也常常要求母亲再生一个小孩。母亲说她年纪太大的时候，理查嗤之以鼻，并且说她当然能够再生小孩。他对分析师势必也有同样的想法。）

我认为以好乳房作为自我的核心是自我发展的一项重要前提。理查一直维持着对浅蓝色妈妈的信念。这个理想化的母亲与迫害及可疑的母亲并存。然而，理想化的能力乃根基于内化好原初客体至某种程度，而这也是他在面临所有焦虑时唯一的依靠。在目前这个分析阶段，理查的自我整合能力，以及统整客体各个面向的能力都提升了，同时也更能够在潜意识幻想中改善坏客体，并且复原和重塑死去的客体；这也跟他能够以爱缓和恨有关联。在梦中，理查也能够以和平的方式让父母相聚。然而，这些过程并没有完全成功。在他的梦中，当我躲在男人背后的时候，我就被遗忘了，表示理查依然不相信父母的团聚真的是会是好的（这也再度显示了联合父母意象）。

【注释】

[1] 可惜的是这张图遗失了，所以我只能靠着晤谈记录回想画的内容。

[2] 毫无疑问的是，他能够做梦即表示他具有生育能力，而梦也是代表给分析师的礼物；因此，他能够重拾希望，被害感也减轻了。

第八十六次晤谈（星期三）

理查和K太太在转角处相遇。今天风很大、很冷，理查也提到这件事。他还说今天的晤谈时间很不寻常。（为了他的远足计划，K太太把晤谈时间改在晚上。）理查说，因为下雨，他们最后还是没去爬山，后来他跟约翰一起去找约翰的朋友。他问K太太会不会介意在这个时间与他见面，她不常在这么晚的时间与病人见面对不对？不等K太太回答，他就继续说他在山坡上看到一架英国战机坠落的残骸，里面的驾驶员已经死了。

K太太诠释说，他心里一直挂念着那架失事的飞机，所以更加担心更改晤谈时间会造成她的麻烦。他很怕她遭到伤害，而且会认为自己是罪魁祸首，所以产生了罪疚感。当他感到愤怒与受挫时，就已经透过各种方式表达出他希望K太太在伦敦遭到轰炸。现在，他更加担忧K太太未来的遭遇。

理查刚刚一直在吸吮、啃咬黄色铅笔，但现在他把铅笔从口中拿出来。他很沉默，一脸哀伤，而且若有所思。

K太太问他是不是因为没有去爬山而觉得很失望。

理查回答说，没有爬山其实也无所谓，他今天还是过得很愉快。

K太太问他们会不会改天再约去爬山。

理查说可能会，不过他不会去。

K太太问为什么。

理查没有回答。

K太太指出，可能是因为这样他就必须再要求她把晤谈时间改成晚上。

理查说不是，但听起来一点说服力也没有。他再度表示他不想去爬山，因为可能会很累。他把暖炉打开，感到一阵温暖，令他相当开心。

他指着暖炉说，是好妈妈带给他这么美好的温暖。

K太太诠释说，理查希望在外在与内在都维持她（代表妈妈）的生命；她提供温暖的时候，就证明她还活着。K太太提到上次晤谈的梦境，并指出小岛上有绿地以及一小块蓝天，表示他能够在体内保有一部分的好妈妈与好乳房。她也提醒理查，在他的王国图画中，浅蓝色的领土多半位于中央；他有一次还说浅蓝色正在扩散，并且在王国里面占据更多领土，而王国代表他与妈妈的内在。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希望，这个梦境才会让他这么快乐。

理查深深表示同意，而且似乎很高兴听到这样的诠释。他说，K太太喜欢他很专心地听她说话对不对？他还说他今天很专心听，她说的每一个字他都听到了，昨天也是。这时，他再度拿起铅笔用力吸吮。他说他想画画，可是不知道要画什么。（这一点很不寻常，他通常都是不假思索就开始画图。）接着，他说他知道要画什么最好了，然后刻意地画了一辆回家的公交车。

K太太问起他父亲的情况，因为理查之前都没有提到他。

理查回答说，父亲不是太好，一直很疲累，不过整体来说，他的复原情况还算不错。理查说这段话的时候神情相当担忧、哀伤。在他刚刚画的图中，有一个小人正准备搭公交车，图里面还有公交车司机和“浓妆艳抹”的车掌小姐，公交车中间还有一个空位，是理查准备要坐的位置。还有一架飞得很低的飞机就在公交车的正上方。理查说他觉得这辆公交车看起来摇摇晃晃的。他接着又提到那三位车掌小姐，这次说他三位都喜欢，她们都对他很和善。他还特别提了那位非常漂亮的车掌小姐，并再度表示她也对他很和善。

K太太提到她之前的诠释是那三位车掌小姐分别代表妈妈、保姆和她。理查希望能让她们都保持友善，也希望自己认为她们都对他很好，主要原因是他对于K太太的离去感到悲伤和担忧。

理查问现在只剩下几天。（他早就知道我要离开的日期。）

K太太提醒说，他刚刚说他觉得公交车“摇摇晃晃的”，这跟他早上看见的飞机残骸有关联。她也指出，理查担心K太太年纪大了，而且她会让他想起奶奶去世时他心中的感受。

理查问K太太晚上要做什么，是不是要看书或是弹琴，还是会听广播？

K太太问他希望她做什么。

理查回答说，他希望她坐在暖炉前听听广播或看看书，那“脾气不好的老先生”晚上都在做什么呢？接着，他指了指这时正巧经过的老人，问说他是不是那位老先生。

K太太说不是，并且诠释说，理查担心她并不如他想象中那样度过一个安安静静的夜晚，因为“脾气不好的老先生”代表着坏K先生或是史密斯先生，他可能会跟K太太在一起，然后伤害、打扰她或是扰乱她的内在。

理查问要是他晚上来见她，她觉得怎么样？她会跟他说话吗？还是她不喜欢他这么做？要是他遇到很大的麻烦，她会不会介意他晚上跑来见她？

K太太问很大的麻烦指的是什么。

理查说要是他没有地方去，K太太会不会收留他并帮助他。他坚持K太太一定要直截了当地回答他这个问题，并且一再哀求她一定要回答她究竟愿不愿意帮助他。

K太太说，他担心自己没有地方去是表示他害怕失去自己的家；如果爸爸把他赶走或是死去，他不确定妈妈会不会站在他这边并留住他。要是爸爸死了，妈妈就会觉得孤单，而他想知道妈妈晚上孤单的时候究竟会做什么。他一方面为父亲的病情感到难过和忧虑，另一方面也开始害怕那个生病或死去的父亲，因为他经常认为死去的父亲可能会变成不怀好意的鬼魂，并且骚扰妈妈。理查心里有这些恐惧，所以想确认K太太会帮助他和保护他。

理查说他想杀死希特勒，只有坏德国人才喜欢希特勒，而K太太已经加入英国籍了，所以她不是德国人。他走到外头去，抬头望着天上的云，然后说看起来要下“暴风雨”了。他把手臂上的痂抠掉，伤口开始流血。他说他喜欢吸自己的血，还说他在手帕上尝过血的味道。他的血看起来是健康的鲜红色对不对？他似乎开始担心起失血的问题，然后又问了一次他的血看起来健不健康。

K太太诠释说，理查觉得他已经杀了自己内在的希特勒——爸爸，所以现在不确定他的血究竟是属于自己的还是希特勒的，还有他流失的血是好的还是坏的。K太太再度提及他梦境中的亚当与夏娃，然后问他们是以什么姿势躺着。

理查回答说：“他们躺着抱在一起；他们看起来很好。”

K太太提醒他，昨天他说他们很“可怕”，而且只要想到爸爸和妈妈

在一起用性器官做一些事，就会让他很痛苦又害怕，所以他希望自己能把它想成是好的东西，却做不到。

理查表示抗议，他说爸妈不可能发生性关系，因为这么多年以来他们都没有再生小孩。他再度走到外面去，四处张望了一下，也提到四周的景色。回到房内后，他提到图中那架飞机上两支瞄准上方的机枪是妈妈的乳房，它们正在喂养小孩。

K太太诠释说，这表示他觉得乳房不是浅蓝色的，也不是好的，而是像机枪一样危险的东西。

这次晤谈中，理查不断试着要让每样东西都变成好的，所以他修正了那个亚当与夏娃的梦境。他时而沉默不语，而且若有所思，使晤谈过程有好几次很长的停顿。虽然未明说，但是他对K太太的喜爱与温柔一再表露无遗。他不仅专心地聆听、努力地画图，也尽力配合分析，显示他一直都想取悦K太太。他也尽量在克制自己对那架失事飞机的担忧与恐惧，就是为了不要让她担心。晤谈过程中，他一再地表达他想杀死希特勒，为的是保护K太太。他不愿跟其他男孩去爬山，很显然是因为不要求K太太把晤谈时间改成晚上。此外，由于晤谈时间很晚，外头狂风暴雨大作，理查心头似乎有一种不寻常又诡异的感觉。他不断听着外头呼啸的风声，感到既刺激又害怕。他一度还画了一张脚很长的自画像。

第八十七次晤谈（星期四）

理查在转角处等待K太太。他又说他不想要跟其他人去爬山，爬山太累了。不过，他的脸上却尽是失望的神情。他突然说他牙痛，但又马上改口说等一下就不痛了。过了一会儿，他说他的牙齿还在痛。K太太能不能答应他不要把牙痛的是告诉妈妈？要是她告诉妈妈，他就得去拔牙了。他非常担心牙痛的事，但他说其实没那么痛。他频频摸牙龈，并且告诉K太太痛的那颗是新长的牙，不是旧的牙，想用这种方式安慰自己。接着，他又说一定是蛀牙了，不过他的第二颗牙齿是好的。

K太太诠释说，理查不去爬山，不仅是因为他不想要求K太太更改晤谈时间，也是因为牙痛与他对性器官的恐惧有关。爬山就代表用他的性器官爬进K太太与妈妈体内，而他觉得自己办得到，原因是他的性器官（牙齿）有问题。K太太提到他在上次晤谈时说父亲一直都很疲惫，令他觉得相当难过。她诠释说，父亲很疲惫的意思是他的性器官被理查伤害和折断了，所以理查觉得要是他把自己的性器官放进妈妈体内的话也会被折断，甚至还觉得它应该被折断，因为把妈妈从爸爸身边抢走是不对的行为。上次晤谈时，理查画了一张脚很长的自画像，这代表他把爸爸的性器官抢走，让自己变成爸爸，并且拥有性能力。他经常觉得自己已经将那个又累又病的父亲吞并到自己里面，所以他也会觉得很累。此外，他的内在也含有坏的希特勒父亲。昨天他痛击了希特勒；当他把手臂上的痂抠掉，让伤口流血时，他的血与希特勒的血在他心中已经混淆在一起了，代表他内在的希特勒也受了伤，而且在流血。

理查说他想跟伊凡斯先生买一些太妃糖。这样他就可以吃一小块太妃糖，然后用它把牙齿黏出来。或者他可能会羞辱他的敌人奥立佛，奥立佛就会朝他的下巴挥拳，这样牙齿就会掉出来了。

K太太诠释说，理查觉得他的性器官（现在以牙齿为代表）跟父亲的性器官（伊凡斯先生应该卖给他的太妃糖）混在一起了，因为他想要吸吮或吃掉爸爸的性器官（最近的代表是龙虾）；他过去常常表现出这样的欲望。要是他借由这样的方式失去牙齿，那就确实是太妃糖造成的

——或者应该说是父亲造成的，是父亲把两个性器官一起扯出来。

理查开始玩玩具。他把代表K太太的人偶放到拖车上，然后再把代表妈妈的人偶和K太太的人偶面对面地摆着。她们两个正在交谈。

K太太问她们在谈什么。

理查说，她们在讨论他的牙齿该不该拔掉.....接下来，他让拖车紧紧跟随着电车。

K太太诠释说，通常代表他自己的电车正在监视妈妈与K太太，同时也加入她们的对话。K太太解释说，拖车上的两个女人也代表理查内在的两个人——可能是好妈妈与坏妈妈，或者是爸爸与妈妈；而理查不确定内在的妈妈与K太太以及他的内在父母对他究竟是友善还是有敌意。因此，他有时候非常不信任K太太，总担心她会把他的秘密泄露出去。

理查让载货火车的车头在装玩具的袋子与K太太的手提袋之前来回奔跑，说它自己在移动，并且要K太太伸出手指挡住它，让它停下来。

K太太诠释说，火车头代表理查的性器官；它自行移动的意思是它自己进入K太太的性器官——她的手指，而不是理查要它进去的。不过，他也希望K太太摸他的性器官。另外一个意思是指K太太应该要阻止他的性器官进入。

理查把小凳子分成两堆：他说一边有爸爸、K先生、史密斯先生、希特勒、戈林^[1]与保罗的性器官。其中，希特勒的性器官是最大的——一张巨大的木头凳子。他选了最漂亮的一张凳子放在另一边，代表自己的性器官，这也是他特别喜爱的凳子，上面有毛茸茸的坐垫。他这一边还有另外三个男人的性器官，理查说包括好保罗和好爸爸的，但他不知道另外一个是谁的。他轮流拿起两边的凳子朝另一边扔。敌人被消灭了好几次，但后来似乎又复活过来。最后，理查说他这一方赢得胜利。

K太太诠释说，这些凳子不仅代表性器官，也代表整个人。对他来说，最后的结果就代表坏爸爸的死亡。

理查惊讶了好一阵子，然后说：“爸爸要是死了就糟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真的很害怕.....过了一会儿，他拿起巨大的帐篷柱朝敌人的性器官扔过去，并且说那是他的秘密武器。在这个游戏中，他的攻击性很强，同时制造更种声响，而且差一点就把凳子打坏了。

K太太诠释说，他的“秘密武器”（当时战争的热门话题）就是内化而强大的爸爸性器官，最近是以龙虾为代表。他用这个内在性器官来对

抗内在与外在的敌人。

理查把凳子丢过来又丢过去的时候说了一句：“可怜的游戏室——很快就要被毁掉了。”

K太太诠释说，游戏室也代表K太太，她就要离去，所以理查想摧毁她。她提到昨天的飞机残骸以及“摇摇晃晃的”公交车。他如果攻击她体内的坏K先生，就会连带摧毁她；如果攻击妈妈体内的坏希特勒爸爸，也会连带摧毁妈妈。然而，他觉得他必须消灭这些男人，不然的话他们就会伤害K太太与妈妈。

理查变得极度兴奋而且具有攻击性，他的脸涨得红红的，有时候还会磨牙。他回到桌前坐下并且开始玩玩具。他做了一个公车站牌，地点是在保姆住的村子里。公交车则由拖车、运煤卡车、载货火车头以及电车为代表，每一辆公交车都朝不同的方向行驶。理查自己则坐着电车（现在是公交车）来来回回。这些车辆相遇的时候，理查发出怒吼声，不过他还是避免让它们相撞。过程中，他又谈起那些车掌小姐，并且说，除了那三位他特别注意的车掌小姐之外，其他车掌小姐也都非常和善、亲切，而且有礼貌。

K太太诠释说，开往不同方向的公交车指的就是他来往X地与Y地的各种路线，不过它们也代表他最近常常想到的各个车掌小姐，包括K太太、妈妈和保姆。公车站牌代表K太太或妈妈的内在，也代表这几个女人的内在，而公交车则代表各个男人，包括爸爸、保罗、K太太和史密斯先生；虽然这几个男人彼此依然不和，但他们变得比较不具摧毁性，也避开了相撞的情况。之前他们在凳子游戏中相互厮杀。这表示现在好爸爸和好保罗与坏爸爸、坏保罗和坏K先生更紧密地连结在一起，而理查也比较能够考虑到好爸爸与好保罗的处境。在刚刚两方相互摧毁的凳子游戏中，由于希特勒父亲、大坏蛋史密斯先生以及外国间谍K先生是完全属于邪恶的那一方，所以他们必须被消灭（注记 I）

理查把其他车辆放到一边、只移动电车的时候，一面哼着轻柔的旋律。他还把两支钥匙（代表他和K太太）从钥匙圈上拿下来，让它们一起跳舞。

K太太诠释说，他取下两支钥匙并让它们共舞，代表现在他跟外在的K太太在一起，而且相当愉快；之前钥匙圈就代表他与K太太的内在。他自己独处的时候也很开心，所以他刚刚让电车独自行驶的时候一面哼着歌。

理查稍早时曾问过他的领带是不是还系得好好的，离开以前又问了

一遍。他与K太太一同走到村里的途中遇见威尔森太太，她说那些男孩现在正要去爬山。这时他犹豫了一下，他想跟他们去爬山，可是这样他就得晚一点回家。后来他还是决定回家，显然有一部分是因为挂念父亲。

这次晤谈刚开始时，理查显得既羞怯又焦虑，而且充满了虑病恐惧。他频频提到牙痛的事，而且相当担忧。随着晤谈的进行，K太太的诠释让理查变得愈来愈活泼并具有攻击性，他的摧毁性也在凳子游戏中显露无遗。玩公交车的时候他依然涨红着脸，有时还会磨牙。这时的他处于躁狂状态，也不太回应K太太。不过很明显的是，他很努力在克制自己的攻击性，也试图要找寻比较好的解决方法，避免让公交车相撞就是一个例子。从最近几次的晤谈可以看出，他尽力克制攻击性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他强烈希望能以友善的方式与K太太道别；另外一个原因则是担心伤害父亲。然而，他内在的挣扎相当激烈，唯有用尽全力才能够应付这样的困境。尽管如此，他依然能够享受与K太太独处的时光（两支钥匙共舞），并且获得片刻的纾缓，而这是自我（ego）变得比较强壮的征兆。

第八十七次晤谈注记：

I.我曾指出理查的自我整合与统整客体的能力已经增强。除此之外，理想化的浅蓝色妈妈与“邪恶的畜生”妈妈也愈来愈紧密地连结在一起，现在对父亲也有同样的情况。这显示理查的爱缓和了恨，而在他的幻想中，那些极坏的客体也愈来愈能够与现实客体结合。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发展都跟他更能够找寻取代分析师与母亲的人有关，他最近对车掌小姐的注意就是一项证明。以前除了理想化的妈妈、K太太与保姆之外，他对其他女人一概抱着轻蔑的态度。我之前也说过，他能够接受这些替代者，即显示他愈来愈能够脱离对母亲的依赖。另外一个层面的进展是，尽管他对生病而且可能死亡的父亲怀有攻击欲望以及焦虑，他也逐渐表现出对父亲的爱以及对他病情的忧虑。

【注释】

[1] 赫尔曼·戈林（Hermann Goering, 1893-1946），德国纳粹党领导人。——译注

第八十八次晤谈（星期五）

理查迟到了一会儿。他坐下来，望着K太太，然后从口袋里拿出一颗松果，并且说这是他今天拣到的第一颗，他觉得它可能有助于晤谈，所以就带过来。他显然很希望K太太称赞这颗松果的形状，并且把它用在分析上。他再从口袋里拿出一株罂粟放在松果旁，接着又拿来尝了一小口，说它有毒，然后就把罂粟和松果都丢到一边……这时发生一段小插曲，有位男子来查电表，男子在厨房的时候，理查小声地说：“他是闯入的爸爸。”不过，他对这个干扰的反应比较不像先前有人来修窗户时那样具有被害性质（第五十四次晤谈）。然而，那位男子离开后，他立刻要K太太帮他把房间变暗。他打开电灯与暖炉，然后说觉得在这里很舒服，而他也显得相当开心。

K太太诠释说，拉下窗帘并且开灯，一方面是不让入侵者进来，一方面也是不想看到讨厌的雨。（当时外面正下着倾盆大雨。）她也诠释说，理查希望尽可能协助分析，所以才会带松果和罂粟来。松果代表他的性器官，而他希望K太太称赞松果的形状。她也解释有毒的罂粟代表被吞食的爸爸性器官，也就是可口但是有毒的龙虾，以及上次访谈中出现的内在“秘密武器”。他觉得这个内化的爸爸性器官已经和他自己的性器官混在一起。他想把它吐出来，并且用自己那个比较无害的小阴茎满足自己。然而，他似乎觉得无法分开两者，所以就把罂粟和松果一起丢掉（注记I）。

理查看着地图谈了一下战争的情况。他很担心俄国，但是希望他们可以坚守阵线。两方似乎就要展开一场冬季战役。他拿着铅笔在地图上指出战役的路线，从英伦三岛经过地中海到埃及的亚历山大。他是个商人（这时他装出船的声音），携带的商品包括食物、弹药和枪。他用铅笔在海上划下记号（晤谈最后他又把这些记号擦掉），并且说自己在扫雷。他还说可惜他不能经由黑海到俄国，因为法国人已经在海中放置水雷。之前的盟军现在竟然和我们敌对，想起来就觉得恐怖。

K太太诠释，清除水雷这个动作代表清除K太太和母亲内在的危险

性器官与“大号”，这些都是爸爸和他这个邪恶联盟放进去的。把那些坏性器官清掉以后，他就可以把他的好性器官放到她们体内，也就是商人所携带的商品。他的好性器官要用来生小孩并且保护K太太和母亲，以免她们被坏父亲伤害，所以他才会携带弹药。

理查开始画图，他画了一幅地图，然后画上前往亚历山大的那位商人以及敌船的动向。画完图后，理查陷入沉思。他说他一直在思考继续接受分析的事，也再次问道，要是K太太在伦敦遭到空袭时不幸死去，有没有人能继续帮他分析。（从他说话的方式可以看出他用比较成熟、理性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他说他就是因为这样才想去伦敦。妈妈有写一封信给K太太对吧？他在桌上看过那封信。她写了什么？（他的好奇心不像之前那么强烈。）

K太太说对，她的确有收到妈妈写来的信。妈妈谈到安排他接受教育的事，就跟她们先前的交谈一样。

理查说，妈妈安排他每天上两小时的课，还好不用再上其他的课，他也提到音乐课。（他母亲很怀疑他是否会想上音乐课。只要是那两小时以外的课程，包括法文课等等，他一概拒绝。）

K太太问他想不想上音乐课。

理查回答，他或许会想上，可是他已经很久没上了。

K太太提醒说，在最近某一次晤谈中，钢琴代表她和妈妈的内在，而那次晤谈过后，他的恐惧似乎减轻许多。他不再害怕那些死去的小孩（苍蝇），而更加相信小孩是活着的（以优美的音乐为代表）；还有他可能也不再那么害怕那面吓人的英国国旗（代表爸爸的章鱼性器官在他面前跳出来）。

理查又陷入沉思。他说他真的什么事也不想做，他觉得最好玩的事就是什么事都不做。可是，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看起来非常哀伤，只是装作很开心的样子。停顿好一阵子之后，他把心中考虑已久的决定告诉K太太。他说他想去伦敦，然后和K太太继续进行分析。他也很想看看伦敦，但那不重要，重点是要让分析“工作”持续下去。不这么做的话，他怕他没有办法“保持”他现在的状况。他觉得这件事对他相当重要，所以甘愿冒着被轰炸的风险。K太太不会住在伦敦市中心吧？他不能跟她一起住吗？或者她能不能帮他安排住的地方呢？她可以写封信给妈妈，支持他的想法吗？他觉得要是他自己跟妈妈说，她一定不会同意，可是她会听K太太的。毕竟，如果俄国可以抵挡德国的话，情况就不会这么危险，而照现在的情况看来，他们应该可以撑得住（注记II）。

K太太问理查有没有想到这样必须离开母亲好一段时间，还有他会觉得多么孤单和想家。

理查回答说，他觉得如果K太太能够帮他分析，他就可以忍受这些。他不想等到战争结束。要是K太太被轰炸或死亡的话，他应该还是可以跟她推荐的分析师继续进行分析，对吧？如果爸爸复原的速度跟现在一样快的话，或许妈妈也可以跟她一起去。K太太会帮他吗？她能不能答应他一定会帮忙呢？

K太太回答说，此刻她真的不能建议他母亲做这样的安排。她很明确地告诉他母亲，他的分析应该要尽快继续下去，但现在他不应该去伦敦，这样太冒险了。K太太问理查，刚刚他说怕自己“无法维持”现在的情况时，他害怕的是什么？

理查说，他没有办法解释那是什么意思，但他知道自己有得到一些他害怕失去的东西。他觉得自己比一开始分析的时候好很多，也列举出一些收获：他不再那么忧虑、比较不怕小孩子，而且准备好要上课等等。

K太太同意这些确实是他想保有的收获，但也解释说，除了这些进步之外，他也是指自己现在比较有安全感，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内在有好妈妈和浅蓝色妈妈；浅蓝色妈妈目前以K太太为代表。在理查心中，K太太会保护他，帮他对抗他内在那些受伤的坏小孩，以及坏爸爸的性器官。好妈妈也会帮他控制他的恨意与嫉妒；如果他在这些情绪的驱使之下摧毁坏妈妈，就会把好妈妈连同他自己一并摧毁。他怕分析一旦停下来，他就会失去好妈妈。K太太也问理查是什么时候决定要去伦敦的。

理查回答说，这件事他想了很久，但无法下定决心。

K太太说，他以前没这么直接地提过这些想法。^[1]

理查回答说，他喜欢把事情想清楚之后再说出来。他想确定这些话出口后不会伤人。他也希望自己的想法能像洪水般涌出，而不要只是涓涓细流。对话过程中，他一直看着地图，也谈到基辅市（Kiev）被包围之后，也跟勇敢的小多布鲁克（Tobruk）一样死守阵线。^[2]

K太太诠释，这代表他虽然只是个孩子，但还是会在伦敦保护K太太，并且对抗力量强大的希特勒，这也是他想和K太太一起去伦敦的理由之一。分析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就说过他会誓死保护妈妈，不让她受到流浪汉代表的希特勒爸爸伤害。

这次晤谈时，理查几乎不太注意外面经过的路人，整体来说，他的

被害焦虑已经减轻了。即使在K太太表示她现在不赞成理查去伦敦之后，他纵使感到失望，也似乎没有被害感。由此可推断，在这次晤谈中他决心要与K太太共患难，也想保护她，让她活下去，也让分析持续下去——代表拥有好妈妈，而这样的决心抵消并且减轻了内、外在的被害恐惧。他所做的决定也隐含着具有生育能力的意义，就像那位商人为所携带商品（意指小孩）冒极大的风险。

第八十八次晤谈注记：

I.理查觉得自己的性器官与内化的父亲阴茎混淆在一起，因而开始想摆脱它，而这就是迈向独立人格很重要的一步。这也意味着他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脱离内化父亲（以及母亲）的影响；他觉得内化父母是坏的，或者认为他们会宰制自己。好客体若是控制或要求过度，也会变坏、变得具有迫害性，而这时，摆脱这些变坏的好客体之需求就会油然而生。我在《儿童精神分析》（第十二章）里曾指出，阴茎在男性心中即代表自我。至于好客体如果被视为想控制或要求过度，就会变得具有迫害性这一点，我在《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一文中也已阐述过。

II.我相信理查必须是经过一番思考之后才提出这样的建议。我也认为，如果能够取得他母亲的同意，并且做出适当的安排，他或许能够来伦敦继续接受分析。几个月前，他还是那个很容易受惊吓、神经质，并因此饱受焦虑之苦的小孩，也不敢跟其他小朋友一起玩。比较之下，现在他能够有这样的表现实在是很不简单。从移情的角度来看，虽然他的素材显示我常常必须分析他的负向移情，但整体而言，他对我有非常强烈的正向移情情感（这两个因素当然互有关联）。正向移情的强化显示，尽管他充满内在焦虑、不信任，以及将母亲理想化的需要，他的好客体已经建立到一定的程度，而这种内在的良好关系也经由分析增强许多，因此他的内在安全感也加深了。我已经在其他地方（《焦虑与罪疚感的起源》（*The Origins of Anxiety and Guilt*））谈到，在战争期间，与父母（或者父亲不在，只剩母亲）之间的关系只要够稳固，即使身处险境，儿童也能够忍受艰困。我从这一点与其他观察中所得出的结论是：只要能够稳固地建立一个内在好客体，就能够忍受外在的险境。虽然我们必须认清一项事实，那就是儿童不见得能够完全了解外在危险的程度，但也不应因此低估他们，而这同样适用于理查的情况。住在伦敦的儿童想当然很快就能意识到他们日常生活中必须面临的危险。

【注释】

[1] 这些想法在他的素材中显而易见。比如说，他在游戏中会跟K太太一起坐火车去伦敦，还有代表他自己的电车也曾载着K太太去伦敦。

[2] 多布鲁克（Tobruk），利比亚北部的海港，为二次大战的重要战场之一。——译注

第八十九次晤谈（星期六）

这次晤谈的纪录相当简短，绝大部分的原因是理查带来的素材太少。晤谈过程中有许多很长的停顿。理查显然因为即将与我道别而陷入极度的忧郁。当然，我在上次晤谈时表示不赞同他和我一起到伦敦，更加深了他对于我即将离开所感到的忧郁和焦虑。外面下着倾盆大雨也是使理查忧郁的原因之一，不过在这个阶段，下雨的影响已经没那么大了。K太太戴了一顶雨帽。

理查在游戏室外面遇到K太太时说她看起来很漂亮。他还说，虽然她很漂亮，但不是年轻小姐那种美，而是上了年纪的女士那种美。但他也立刻问她介不介意他这么说，会不会觉得受伤。他问K太太晤谈结束后要不要到村里去。（这对他特别重要，因为这天他要自己坐公交车回家。K太太购物完后就会经过公车站，这时他也已经上了公交车，他就能对K太太挥挥手。）……理查说他不想要看见可怕的雨，并且要K太太帮他拉上窗帘。他打开灯和暖炉，然后说现在的游戏室很棒、很舒服。

K太太提醒说，昨天他把有毒的爸爸性器官（罂粟）丢掉，而“讨厌的雨”往往会让他联想到爸爸的性器官所制造的坏尿液。他不想让坏性器官接近他和K太太的内在，如此一来他就能跟她在一起，而且不受坏的内在希特勒干扰。他想独占妈妈，而不让她和她内在的爸爸混在一起，这样他才能完全信赖她（注记 I）。

理查说，他知道K太太昨晚有打电话给妈妈。他问她们讨论了什么。（他母亲一如往常地把所有谈话内容都告诉他了。）

K太太回答说，她们谈到他想尽快继续接受分析的想法，也赞同他这样的想法。妈妈和K太太一致认为他的分析不可能在这个冬天继续下去。

理查显然相当失望，但听到K太太以如此肯定的语气表明这件事，也让他宽心许多。他一直不确定这么做是对是错，而现在他显然不需要再怀疑了。K太太跟他解释这件事时，理查拿着铅笔在昨天画的那张地

图上点出英国舰队演习的路线，而他稍早前已经把地图画得更大了。过程中，有一艘从德国来的战舰想趁夜晚偷偷通过直布罗陀海峡，结果在地中海被水雷炸沉。理查在这次晤谈中有大部分的时候都在描述舰队的演习。

K太太诠释说，地中海现在代表伦敦，也表示理查相当忧心她在伦敦可能遭遇的情况。她也提到最近的素材：理查不断地轰炸她要搭乘的火车，还让大球（代表坏的史密斯先生）跟随代表她的火车的小球。

理查提到他做的一个梦：他和K太太上了一辆公交车，然后发现车上没有车掌小姐，而且空无一人。另外有一辆车里头坐了一些人，座位上还有个女孩躺着。那辆车很平坦。

K太太问了许多问题，但理查并没有对这个梦境做出任何联想。她诠释说，那辆空荡荡而且没有车掌小姐的公交车，就代表没有接受分析，也没有内在好妈妈的理查，所以没有人引导他。

第八十九次晤谈注记：

I.我在《儿童精神分析》一书中反复提到，联合父母意象在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约四至六个月大）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我在该书中（以及其他论文中）所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这个联合父母意象深深烙印在婴儿心里，就会影响儿童的性能力与整体发展。其中一个幻想的意象即是含有一个或许多父亲阴茎的母亲。进一步的观察显示，非常年幼的孩子甚至会幻想母亲的乳房含有父亲的阴茎，而这种幻想往往会干扰他对乳房的爱，也会让他不再相信乳房的好。或许有人会认为这个与部分客体有关的潜意识幻想，是在俄狄浦斯情结最早期阶段的一个步骤。后来我的结论是，婴儿会在一个短暂的时期中（时间长短因人而异）感觉母亲及她的乳房专属于他，而没有任何第三个客体介入，而这个短暂的时期对于客体关系的稳定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尤其是爱情与友谊（参见《精神分析之发展》〔Developments in PsychoAnalysis〕，第十二章）。

第九十次晤谈（星期一）

理查在转角处等K太太。K太太一接近，他就从树后面跳出来。他说他想开开玩笑，不过这样的心情维持不了多久。不一会儿，他显露出极度忧郁的神情，眼睛红红的，但也不是在哭。他说他的肚子“怪怪的”，但又不是消化不良，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怪怪的感觉。他还说，这是最后一个星期了。他什么时候可以到K太太住的地方看她？接着，他解释说，他的意思是他们可以在那里分析，不要在游戏室。

K太太诠释说，理查想离开游戏室，一部分是因为他想在一个他没有施展过摧毁性的地方结束分析——她的住处。这代表一切重新开始，也才能在他体内将K太太保有为活着的好妈妈。他刚刚提到这是最后一个星期，也表达了他对K太太死亡的恐惧。

理查画了第七十三张图，图中有一架飞机，理查说它要飞往伦敦，K太太在飞机上，他也在。他还说这架飞机看起来像个人，他指着一前一后的机轮说那是两个乳房，然后又指着飞机的最前端说：“我们就坐在这里。”之后，他画了另一张图，上面有一辆公交车要去Y，然后问K太太什么时候要去看他们。这星期他回家的时候，她能不能选一天来——星期六好不好？他真希望她能看看他转搭的那辆公交车。为什么她不能到他家来看他？他频频哀求她。

K太太说，她很抱歉她没有办法过去，但是她去伦敦的路上，在经过他换车的那个村子时，或许会顺道看一下。

理查说，在他刚刚画的那辆公交车上，他有标出自己经常坐的那个位子。K太太问他右边那两个空位和左边那一个空位要给谁坐。

理查说他右边的每个座位要给两个人坐，一张给妈妈和爸爸，另一张给K太太坐，这时他顿了顿，然后说：“和K先生。”他左边的座位则是保罗要坐的。

K太太诠释说，他希望他们全家和乐融融，也希望与K太太保持友

好关系，所以他才会这么希望她在离开前能来看看他的家人。他也希望自己内在能保有这个友好关系；公交车就代表他自己。

理查接着在另一张纸上列出K太太可以搭乘火车到公交车转车处的时间。他说他也会想办法到那里去等她，但就算她没看到他也没关系。

K太太问理查，比起从X地来的公交车，他是不是最喜欢他要转搭的那辆公交车。

理查说两辆他都喜欢，因为它们都会载他回家。

K太太提醒说，通常她都会看到他在公交车离开X地前就坐上车了，尤其礼拜六更是如此，这样会让他觉得他把她一起带走，并且放在自己内在。如今他希望她至少看看他坐上另一辆离家比较近且从未看过的公交车；这代表她会更接近他、保姆和家人。

接着，理查画了第七十四张图。他说那是条铁轨，并且用铅笔在铁轨上描了又描，每描一次就代表一趟火车之旅。他提到他想成为一个探险家，也想阅读跟旅游有关的书籍。

K太太诠释说，他想探索妈妈（现在也代表K太太）的内在，并指出这条铁轨就像女性身体的曲线。

理查继续让火车（铅笔）在铁轨上行驶。K太太诠释后，他指着靠近顶端的圆圈说那是胸部，而比较小的圆圈是乳头。他突然用铅笔在纸上重重一敲，画出中央那个圆点，但也随即克制自己继续点下去，显然是想阻止自己摧毁K太太的乳房和身体。接着，他又画了另外一张图：有两架德国飞机停在地上，另外还有一架在空中，这三架都被两架英国飞机摧毁。理查说那两架英国飞机代表K太太和他，他们一起飞在伦敦上空。然后他又画了一张图，^[1]图中有一艘日本战舰被英国的潜水艇索门以鱼雷击沉。他突然决定要在船舰里面画上水手和锅炉。刚开始他说那艘潜水艇是K太太，接着又想起索门一直都代表他自己。不过，索门上方的鱼是K太太，她在那里相当安全。索门右边的海星是妈妈。K太太和妈妈都在帮助索门对抗日本战舰。他不知道角落的那条鱼是谁，那条鱼差点被螃蟹抓到，但最后及时斩断螃蟹的螯，逃过一劫。

K太太诠释说，理查探索她的身体时，一直很怕会伤害并且摧毁她和她的乳房（如第七十四张图所示），因为失去她会让他非常生气。妈妈让他断奶时他非常愤怒，所以就在心里攻击她的乳房；如今，同样的怒意再度油然而生。在日本战舰的那张图中，他与K太太和妈妈联合起来对抗坏希特勒爸爸，这样K太太在伦敦的时候就会很安全。不过，伦敦也代表被攻击的妈妈，而且受两架英国飞机（K太太和理查）保护。

索门既是K太太也是理查——代表理查在K太太内在，或者K太太在理查内在。角落的那条鱼也是K太太和妈妈，而它被外在与内在的坏性器官抓住。理查觉得他也攻击了她们两个，也就是他在第七十四张图上用力画出黑点。他在攻击的时候同时也试图要保护K太太和妈妈。

理查又谈到车掌小姐，提到很漂亮的那一位时，他说：“这辈子都不会想拥有她。”比较没那么漂亮的那位和善多了。

K太太诠释说，他现在可能比较喜欢K太太而不是妈妈，但他认为她没有妈妈漂亮。之前他可能也比较喜欢保姆，而她一样没有妈妈美丽。

理查先是说不可能，跟妈妈比起来，他不会比较喜欢保姆，但回想了一下后，他说以前或许是如此。

接着，K太太问到昨天那场梦境的详细情况。他看到公交车上没有车掌小姐时，为什么就下车了？

理查回答说，那辆公交车很诡异，也很恐怖。他按铃的时候公交车慢了下来，然后他不等公交车停下来就跳下车。他很高兴威尔森太太就站在那里，并且带他回她家。汽车里的人让他想到住在旅馆的一些人。

K太太问他们对他好不好。

理查说他们很好，很喜欢他，而且对他很亲切。他们离开以前还给了他半克朗。

K太太问说，他是不是觉得要是他被抛弃的话，他们可能会照顾他。在梦里，他发现公交车上没有车掌小姐后，觉得自己被抛弃，还好有威尔森太太带他回家，让他很开心。

理查说对，那些旅馆的人或许会照顾他，因为他们喜欢他。

K太太问那位小女孩躺在哪里？

理查说，她躺在一个男人的旁边，但一下子就变成一只猎犬，“长得就像巴比。”他这么形容。

K太太问到车子很平坦的事，但理查对此没有任何联想。她指出汽车里的那些人，甚至是带他回家的威尔森太太，都代表他在失去家人之后想寻求协助的人。害怕被赶出家门或因为家人死亡而失去他们的早期恐惧，如今因为害怕失去K太太而再度显现出来。那位小女孩或许就代表他希望拥有的妹妹，她后来变成巴比的意思是她会像巴比一样爱他。

晤谈过程中，理查很少注意路人。他看起来非常不开心。他有一两

次趴在桌上，下巴靠着手臂，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显然非常希望K太太能摸摸他、抱抱他。他一度也表示想抱抱K太太，但又觉得她不会让他这么做。他频频把手放在K太太的手臂上或手上，也一直表示不希望K太太离开。出了游戏室之后，他说她就要离开了，真是遗憾。

K太太回答说，确实很遗憾，她也觉得很抱歉。她非常希望能继续帮他和其他病人分析。

在某一个情境中，当K太太像平常一样问起他父亲的健康情形时（或许跟公交车的座位安排有关），理查抬起头来给了她一个真心的微笑和非常温暖的表情。当K太太说她很抱歉得离开时，他看起来比较有活力，也开心了一些。在晤谈的后半段中，理查整个人活泼许多。

【注释】

[\[1\]](#) 这次晤谈时画的几张图不幸遗失了。

第九十一次晤谈（星期二）

K太太在游戏室前碰到理查时，他看起来好多了，也活泼一些。比起昨天来说，他也没那么忧郁和绝望。他说游戏室看起来还是一样的好。他马上开始玩玩具，先是从袋子里拿出电车，再让秋千开始摆动（注记 I）。接着，他把运煤卡车和牵引机放在货车的车厢上。他也搭起车站，并在代表车站的两栋小屋子间留了足够的空间让电车或货车通过。货车一开始的目的地是伦敦，而K太太就坐在上面，其他人也都在。电车跟在后面，上面载着理查（电车跟以前一样代表理查）。但不久后，他决定让两辆车分道扬镳，在不同的路线上行驶。电车绕着桌子跑，并且经过K太太手提袋和篮子后方。后来，两辆车愈来愈接近，几乎要撞在一起。这时理查搭了一个更大的车站。就在两辆车快要相撞的时候，他突然把它们拿起来放回袋子里。刚刚的电车则从伦敦出发往西走，随后便来来回回地行驶。两辆车快要相会时，理查发出的声音愈来愈愤怒，看起来也非常具有攻击性。游戏过程中，他变得很吵闹，而且不听K太太的话，同时很努力地克制自己的恨意，避免“灾难”发生。

K太太问牵引机和运煤卡车要用来做什么。

理查说，牵引机和运煤卡车为英国皇家空军运送弹药。可是他好像不太喜欢这两部车，因为当其中一部车从货车上掉下来的时候，他看起来蛮开心的。

K太太诠释说，牵引机和运煤卡车是K太太内在的K先生、史密斯先生、希特勒和坏人；他们都是理查想攻击的对象。他如果发动攻击，势必也会毁掉代表好K太太的货车，所以他才把这两部车放在货车上，方便他随时移走，而这也是当其中一部车掉下来的时候他会这么开心的原因。

这时，理查看到史密斯先生经过，便走到窗边对着史密斯先生微笑，而史密斯先生也很友善地响应他。理查站在窗帘后面非常专注地观察史密斯先生，似乎想看清楚他的长相。不过，他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多

疑，被害感也减轻许多。史密斯先生走了之后，理查拿起那张曾代表史密斯先生性器官的凳子，然后说：“我要把他的性器官丢给他，”接着就把凳子往地上摔。

K太太再度将“秘密武器”（第八十七次晤谈）诠释为被吞并的内在希特勒性器官，而理查会用它来攻击他认为跟K太太和伦敦有关系的男人。

理查说现在那些玩具代表公交车，并且把牵引机、载货火车的车头、电车和运煤卡车排成一列，这些公交车都要开往不同的方向。他再度发出十分愤怒的声音，但是当电车来到公车站牌前的时候，他又哼起轻柔优美的旋律。

K太太诠释说，他几乎无法克制自己对那些与她有关的人心生愤怒，包括她的病人、朋友和家人；他们一开始由货车上的人为代表，接着又以不同的公交车为代表，而它们都朝着代表她的公车站牌驶来。理查极度希望能成为唯一亲近她的人，而且对其他人既生气又嫉妒。他也想希望借由表达他的愤怒来摆脱这种情绪，这样在K太太离开以前他们还可以继续当朋友。

理查似乎没有在听K太太的诠释。这时，他再度强调他不论如何都不想伤害K太太。但一分钟后，除了那辆代表他自己的“电车公交车”外，他把所有的公交车都丢下桌子，说那是“悬崖”。他涨红着脸，而且异常兴奋。然而，当他发现火车头的前两个轮子已经掉了的时候，他马上担心起来，并且问K太太会不会生气，还有她能不能修好它。

K太太说她会修好它，并诠释说，理查想知道他是不是真的伤害了她的孩子和朋友，如果真的伤害了他们，她能不能让他们复原、会不会原谅他的恨意。

理查走进厨房，舀了好几桶水出来，他说水不干净，但显然并不是太在意。他还说想把水舀光，这样水箱就会变得很干净。舀水的时候，他频频望着水箱内部，看水如何流进水管，然后把脏东西带走。

K太太诠释说，理查想把她和妈妈内在的坏“大号”、坏小孩与坏性器官清出来。他攻击代表K太太的货车，表示他想拯救和保护K太太，让她脱离坏希特勒，也就是放在火车上的弹药。可是他也嫉妒她，就像他独处的时候，一想到爸爸和妈妈在床上就会感到嫉妒，所以他才会把公交车丢下“悬崖”。那些公交车代表与他竞争的爸爸（以及好爸爸）、保罗，以及所有他认为还未出生的小孩。

晤谈最后几分钟，理查把K太太的伞打开来玩。他不断地旋转那把

伞，并且说很喜欢看它转的样子。他还把伞当成用来着陆的降落伞。他看了看伞的标签，然后满意地说那是英国制的。接下来，他撑着伞不停地转啊转，最后说他头晕了，不知道伞要把他带去哪里。他也一直说：“整个世界都在旋转。”他让雨伞轻轻地落下，并再度表示这是把降落伞，而他不确定它能不能顺利降落。他告诉K太太，有一天风很大，他把妈妈最好的一把伞拿来当降落伞，结果把伞弄坏了，妈妈“气得说不出话来”。

K太太将伞诠释为她的乳房；伞是英国制的，代表好乳房，而妈妈的乳房也是好的。她提到理查对她的内在怀有疑虑，不知道里面的K先生究竟是好是坏。开着的伞代表乳房，但伞柄代表K先生的性器官。理查将乳房吞并进去的时候不知道该不该信任它，因为里面混着K先生的性器官，就像他也会幻想自己体内的父母性器官是混在一起的。雨伞不知会带他到哪里这个问题，表达出他不确定他们是不是从内在控制他。不停旋转的世界即是当他吞并乳房的时候，连带吞进体内的那个世界，包括与爸爸混合在一起的妈妈、她的小孩以及她体内含有的一切。他觉得那个内化而强大的爸爸阴茎（也就是秘密武器），就是能让他用来对抗外在敌人的有力工具。然而，要是它从内部攻击并且控制他，它就会变得很危险。尽管如此，他比以前更信任外在或内在妈妈和爸爸（伞）。因此，他现在用K太太的伞时，会比以前用妈妈的伞时更加小心（注记II）。

晤谈接近尾声时，理查看到“浓妆艳抹”的车掌小姐经过，便走到窗前对她招招手。随后，他开始担心万一她问他在房子里做什么，他该怎么回答。他无法向她解释精神分析是什么，但他又不想撒谎，因为他很喜欢她。他决定要说他在这里和某人碰面。

第九十一次晤谈注记：

I.最近这几次晤谈，甚至到最后一次晤谈都有一个特色，那就是理查在意识与潜意识上都决定要以友善的方式结束分析——对分析师来说，要做到这一点也不会太困难。每当理查的攻击性显露出来的时候，他试图加以克制的力道相当值得关注。想和我以良好关系结束分析的愿望也影响了他的活动、游戏以及图画。一直到最后，他都尽全力做好他称之为“工作”的事情。他在这次晤谈中又玩了玩具，而在前次晤谈中，他还画了一张有船舰和鱼的图，很类似他在分析早期阶段画的那几张图；这两点别具意义。不愿承认分析即将结束肯定是原因之一，想让分析划下美好的句点则是另外一个原因。

II.这次晤谈中，除了史密斯先生经过时他看了一下以外，理查几乎没有注意经过的路人。他的注意力都放在内在情境上，这表示他比以前更有安全感。更为安定的内在情境包含更加信任好乳房能够保护他，其表征即是在紧急状况时能够拯救他的降落伞。虽然在不久之后，他心中的好乳房似乎又与阴茎混在一起，但不论如何，好乳房依然比以前可靠。他对K太太内在的K先生阴茎以及妈妈内在的爸爸阴茎仍旧感到怀疑，但他的不信任感已经降低了，因为现在的他更能够相信父亲的好。最近理查比较能够让自己的攻击性完全针对坏的希特勒父亲，也与好妈妈联合起来，并协助她保护她自己。焦虑显现时，他也不再立刻对乳房产生攻击欲望，反而可以用一种更稳定的方式维持他对乳房和母亲的信任，同时勇于面对与父亲的争斗。（这种态度的转变即是他的攻击性以一种更“自我协调”（ego-syntonic）的方式疏导后的成果。）他对于内在的好母亲和好父亲的信任感也与日俱增。上次晤谈时，他表达了被K太太抛下的忧郁，而对于孤独的恐惧也使他在早期阶段被父母遗弃的恐惧再现，但到了这次晤谈时，这些情绪的强度已经有所减弱。同时，他在上次晤谈时也表现出他更加信任父母以及父母的良好关系，这一点从他的图画中也可获得印证，他让父母在公交车上坐在一起就是一个例子。从上次晤谈到这次晤谈，他的情绪由强烈的忧郁转为更深的安全感，也是由于躁症表现所致。他想用他对好的内在K太太与母亲以及好父亲的信任感来抵抗他对分离的恐惧以及忧郁。

第九十二次晤谈（星期三）

刚开始时，理查再度显得很忧郁，而且心不在焉。他说他之前跟约翰·威尔森和他的朋友一起玩。他立刻拿出货车和电车，然后建造一个足以停放两辆火车的车站。理查说电车开往Z地，他和K太太都在车上。货车也出站了，但理查并没有详述它的目的地。这两辆车只要一靠近彼此，理查就会发出愤怒的声音。这个游戏的重点就在于避免它们相撞。两辆车不时会靠得非常近，几乎就要相撞，但理查总能在千钧一发之际阻止灾难发生。这冲突显然对他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游戏过程中，理查一直提议要更改晤谈时间，而他挑的时间都是K太太与其他病人有约的时段，这一点他也相当清楚。

K太太说她没有办法照他的意思安排，但也提供了其他选择。

两辆火车都停在车站的时候，理查突然说他肚子痛，而且脸色发白。

K太太诠释说，车站代表他的内在。他一直预期自己内在的电车和充满敌意的货车终究会相撞；电车里面对K太太和好妈妈，而货车则代表所有生气的病人和小孩，因为他想把K太太从他们身边抢走，并且跟她一起逃到自己的家乡去（注记 I）。这就是他想更改晤谈时间的原因，意思是想把K太太从所有人身边抢走。他很努力要避免火车相撞，因为他不希望伤害K太太、妈妈及她们的小孩，而且希望平和地结束分析，但是他似乎不认为自己可以避免内在冲突。这表示他和K太太会遭到他的竞争对手伤害，所以他刚刚玩游戏的时候紧张到肚子痛（注记 II）。

理查惊讶地看着K太太说：“肚子几乎不痛了，为什么？”他的脸色渐渐恢复红润。

K太太诠释说，那阵疼痛与他对自己内在的焦虑有关，跟之前他在晤谈时喉咙痛一样。当他了解这些焦虑，并有意识地经历过焦虑后，疼痛就消失了。

理查现在让货车跟随着电车，同样在快要相撞的那一刻才把两辆车停住，然后把货车移到桌子的另一端。过了一会儿，货车的车头与车厢脱离，径行进入车站。虽然理查努力要让自己相信不会再有灾难发生，但显然他还是很不确定，因为他过没多久之后就把货车车头放到K太太的手提袋后面，并且生气地说：“笨蛋！”

K太太诠释说，电车现在代表她。刚刚电车驶离货车，但又随时可能被货车撞伤，表示理查把她从她的病人和小孩身边带走。接着，他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同样的焦虑：货车车头（代表K太太，也就是理查放到她手提袋后面的“笨蛋”）自行进站，代表K太太和他已经不在一起了。车厢代表爸爸、病人和小孩，现在他们全是理查的竞争对手（注记III）。货车车头也代表外在的K太太，也就是他最主要的支柱——好妈妈。

理查强调说，K太太和他都在电车上他指出其中一节车厢是他，另一节是K太太。他让两节车厢脱钩，再重新挂在一起，然后说他们在一起，还有他们的性器官也在一起。

K太太诠释说，理查觉得自己无法阻止灾难降临在他和K太太身上。他突然了解到她不会再和他在一起了，而是会去见其他病人和她的家人，所以他让两节车厢脱钩，然后又挂在一起。

理查说，如果K太太想离开其他病人，那跟他没关系。

K太太诠释说，这就是理查会对她（火车头、“笨蛋”）这么生气的原因，因为他觉得K太太并不想离开她的小孩和病人（车厢），然后留下来跟他在一起，而变成是他想去拆散他们。

理查很快又把货车的车头和车厢组合好。这时，他让两辆火车相撞了，但动作相当小心.....玩火车的时候，他一度对K太太显露出不信任的样子，并且问她能不能保守一个秘密。他说有个非常重要的人（他也提了这个人的名字）那天早上经过X.他再次要K太太保证不会说出去。

K太太诠释说，他对她的不信任日渐加深，是因为她要离开他了，所以她愈来愈像那个“邪恶的畜生”妈妈。

理查问K太太是不是治疗心理的医生，就像其他医生是治疗身体的。

K太太说对，可以这么说。

理查说，心理比身体更重要，不过他觉得鼻子也很重要。

K太太诠释说，鼻子代表他的性器官，他怕他的性器官会出问题、

受伤，或是不能好好成长，而这也是他害怕变成“笨蛋”的原因。他不知道K太太是不是真的能在治好他的心理时，也把他的性器官治好。

灾难发生后，理查就把玩具摆在一边。

K太太提到上次晤谈时的一张图画，再次问到图画下方那条被螃蟹的螯夹住的鱼。理查称为螃蟹的东西，长得很像以前几张画中的章鱼。

理查再度表示那条鱼最后脱身了，还补充说螃蟹的两只螯就是两个乳房。

K太太诠释说，理查的愤怒以那两只螯为代表。同时，他也希望乳房能够拯救自己、把螯斩断。然后，在攻击了乳房过后，他现在觉得乳房也变成了螃蟹的螯，并且攻击他，而他为了自救（现在他又变成鱼），就必须把乳房切断（注记IV）。

理查说他不忍再看水里的情况（意指分隔线以下的地方），他认为他们应该要看看水面上的情况（指他开心画下的那艘船）。……然后，他提到最近跟约翰·威尔森和他朋友一起玩的情况，并且说他们在他们的游戏中轰炸了滇缅公路。

K太太诠释说，如果他轰炸了滇缅公路，那他就是日本人。

理查一脸疑惑地说，那他一定是日本的船舰。

K太太再次诠释出他人格的各种面向，这些面向以英国潜水艇索门和日本船舰为表征。以前他也曾表现出这种多变的情况，一下子是德国人，一下子又变成英国人。那艘代表他自己的船还载了一些小人——代表他所畏惧的爸爸；他怕爸爸会伤害他内在的妈妈。这跟害怕他内在的希特勒性器官（“秘密武器”）一样，担心它会驱使他去伤害K太太或妈妈。英国潜水艇则代表好的他，而且含有好的K太太和妈妈。

整体来说，理查在这次晤谈中的情绪很像第九十次晤谈，不仅不开心，还很紧张。从他不断地碰触K太太就可以看出他愈来愈想要被拥抱。他还把东西丢到地上，以便在捡东西的时候趁机摸她的腿。他显然也一直在压抑自己的攻击性，很怕伤害了他所爱的客体。

第九十二次晤谈注记：

I.好客体和他认为的坏客体相撞（变坏的原因是他攻击他们，还想抢夺他们的东西），也代表好的自己与坏的自己之间产生冲突；好的自己与好客体联盟，而坏的自己则与坏客体联盟。

II.考虑到内在情境与外在情境的不一致，是很重要的一点。理查在外在情境中试图要修复一切，避免发生灾难，但他终究无法摆脱内在灾难的感觉，而且借由生理上的痛苦与心理上的紧张表现出来。精神分析过去的经验显示，试图处理外在情境与关系的努力有以下几项目的：不仅是要改善与外在世界的关系（包含修复原初的外在客体），也是减缓与内在世界有关的焦虑。外在关系也因此变成测试内在关系的手段。如果外在世界与内在世界之无法达到良好的平衡，这些努力都会白费。

III.我现在对于自我的研究也可以为此提供另外一个角度的诠释。我已经诠释过，被视为是好的那一部分的自己跟好客体联合起来，一同对抗具有摧毁性且与坏客体联盟的那一部分。然而，他的自我之力量不足以应付即将发生的灾难。我的结论是，他放在我手提袋（之前往往代表我本人）后面的火车头，代表他所无法控制的摧毁冲动，所以必须由分析师加以克制——终究要靠好客体来控制。这个好客体也被视为是具有约束力、因而有帮助的超我。

IV.这个例子说明个体为了修复一切以及控制摧毁冲动所做的努力，并无法阻止他将自己的摧毁冲动投射到客体上。他撕裂了我的乳房，所以乳房就成了他不信任的客体，而且会啃咬和抓伤他。这也是各种复杂的心理历程同时运作的一个例子。我们在这个例子中不仅可以看到摧毁冲动的表现，也可以看到控制摧毁冲动的欲望——甚至想完全消灭它，可能也意指消灭自体某个重要的部分（参见《对某些类分裂机转的评论》）。透过这个方式就可以拯救好客体，但与此同时，对于好客体的不信任依然存在，因为它有可能因为想报复而变得危险。

第九十三次（最后一次）晤谈（星期四）

理查很安静，也很哀伤。整个晤谈过程中有几个很明显的现象，除了长时间的静默之外，理查为了自己、为了K太太做了许多努力，他试着开口说话、试着让分析继续下去，也试着抵抗忧郁。一开始，他说K太太要离开他，他很难过……他说他在Z地听到一位女士好像也在做类似分析的事，并且问K太太知不知道她的名字。不过，他认为她做的事情不对，她是个女巫婆……他说他已经跟那位漂亮的车掌小姐变成朋友了。

K太太诠释说，因为他就要失去她和分析了，所以他开始努力交朋友，以免被充满敌意的人攻击。对他来说，漂亮的车掌小姐是好与坏的混合体：好的部分就是她跟母亲一样美丽，而坏的部分就是她把小孩看待。不过，他还是想在K太太离开前和那位车掌小姐建立友好的关系。

理查抓到一只苍蝇，然后把它拿到窗边放走，说它要飞去“熊”的庭院里。

K太太诠释说，苍蝇在前面几次晤谈中扮演过许多角色。有时候他会杀了它们（那时，它们通常代表坏小孩，或甚至代表坏爸爸），有时候又会像刚刚那样放走它们。他说苍蝇会飞往熊的庭院，而熊就代表没有攻击性的爸爸。

理查若有所思地说：“熊是深蓝色的爸爸。”但又说他真正的爸爸是浅蓝色的爸爸。这是他第一次用“浅蓝色”来形容父亲——这个形容词向来只用在理想的妈妈或K太太身上。

K太太诠释说，他现在用浅蓝色来形容爸爸，似乎就是要表示对他的爱。这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慰藉，虽然他就要失去K太太，但是却拥有一个几乎跟妈妈一样好的爸爸。

理查走进厨房，然后凑着水龙头喝水。

K太太诠释说，要是他不能拥有好乳房，他现在就要吞并父亲的好阴茎。

这次晤谈时，理查花了很多时间在玩时钟。他抚摸、把玩它，然后把它打开又阖上，还伤害它，他非常专注于这个过程中。他在设定闹钟时间的时候说：“K太太正对全世界广播。她说：‘我要让每个人都获得应有的和平。’”他害羞地补充说：“理查是个好孩子，我很喜欢他.....”他开始到处杀苍蝇，并且把它们切成两半。他还拿了一个水桶装满水，并解释说，这是因为他想要有愈多牛奶愈好，而且他还想把水箱的水舀光，然后清清水箱。他也想杀光游戏室里的苍蝇。杀苍蝇的时候，他说他获得了大“V”，也就是战胜了苍蝇.....他回到桌边的时候发现K太太的手提袋是打开的，他迅速地拿出她的皮夹，然后说：“你不会介意吧？”接着就把皮夹打开。他拿出里面的先令看了看，然后把它们放到一边，再拿出几张纸钞来。他说K太太似乎有不少钱，接着就问这些是否就是她全部的钱，或者她还有钱存在银行。当他把先令放到一边时，他把手放在这些硬币上面，做了一个看似想据为己有的动作。

K太太诠释说，在与她道别之前，理查想把她的牛奶和“大号”（先令）能拿走多少就拿走多少。可是，他又担心留给她的会太少，所以才问她银行里面还有没有存款；这代表他怕自己已经让她精疲力竭了。他杀光“所有的苍蝇”，是为了要保护K太太和妈妈，并且想对抗她体内那些可能会伤害她的坏小孩。

理查和前次晤谈一样，一有机会就碰触K太太。有一次他还问她不想坐在那张有绒毛坐垫的凳子上，而这张凳子之前的晤谈中就代表他的性器官。

K太太在那张凳子上坐了一会儿后，诠释说，他想碰触她的原因不仅是想像对待时钟一样抚摸她，也是因为他觉得借由碰触她，就能够将她更进一步地吞并到自己体内，并且让她留在里面。

理查踢了踢凳子，然后就开始用之前的方式（第五十二次晤谈）抛绳子。他还要K太太回想，之前他拿到这条代表爸爸阴茎的绳子时是怎么使用它的.....理查也拿起K太太的钥匙玩了好一会儿，他先把小钥匙取下来，然后让它和另外一把钥匙一起走，接着又把它装回去。

K太太诠释说，他想和她去伦敦，又想回到妈妈身边，然后再与K太太会合。他刚刚玩钥匙的动作就表达了这些想法。

理查要K太太把手放在一张纸上，接着就在纸上描出她手的轮廓。这张纸上也画了他自己的手形。画完之后，他把这张纸收起来带走。

K太太诠释，这是他把她放在自己体内的另一种方式。

理查又拿起时钟来玩，他把时钟折叠起来，几乎要完全阖上，然后说他的手会撑住，让它不要关起来。接着，他就让时钟整个阖上，再迅速打开它，并且说：“现在她又好了。”

K太太诠释说，他怕她会倒下，也认为她需要他的支持才能继续活下去（他想去伦敦的部分原因是为了保护她）。这也是指内在的K太太；他害怕自己内在的她会倒下，因此，他下定决心要让外在与内在的K太太都存活下去。他怕自己做不到，却也满心希望能办到。

晤谈最后，理查变得十分沉默，不过他说他已经决定未来一定要继续与K太太进行这个工作。

K太太和理查一同走到村里，但到了之后，他立刻与她道别，然后说宁愿不要让她看到他上公交车。

整个晤谈过程中，理查竭力对抗忧郁，并且想尽办法要让自己与K太太都好过一些；他似乎觉得K太太应该也很难过。他把希望寄托在未来，相信他有一天能够再见到K太太，并且继续接受她的分析。理查到最后一刻仍在尽力配合分析；他在丢绳子的时候还提醒K太太绳子之前代表的意义，而这就是他努力配合的表现。

结语

我在引言中提过，就某些层面而言，以上所呈现的精神分析过程并不完全符合过去的典型。然而，理查的素料与我的诠释，皆阐述了我在分析潜伏期与前青春期儿童时所使用的基本技巧原则。因此，我认为本书是《儿童精神分析》的续集，对于学习精神分析，特别是儿童分析的学生来说，应该有所帮助。事实上，这也是我出版此书的主要目的。

我在注记中一再指出，某些发展上的进步确实已经不复存在。我仍然认为这些进展相当具有价值，因为即使这些进展无法完全确立，仔细探究每个过程仍是分析师的主要工作之一。一项分析的整个过程必定包含了这些改变，即使是为期更长的分析过程也是如此。分析师唯有借着密切注意这些变动并且加以分析，才能够达到修通的目的。也就是说，分析师不仅要诠释新的素材细节，也要在新的领悟产生的当下处理焦虑内容与形式上的变化。

我会从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短期分析所带来的影响，那就是被害焦虑的减轻与内化过程和认同有关。借由分析与内在客体及摧毁冲动有关的焦虑，我得以一再地减轻理查的被害焦虑。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理查的进展与他和好客体之间的关系改善有所关联，而我确信这基本上适用于每个案例，也能够带来持久而良好的转变。我清楚地说明过，理查所爱的客体是理想的“浅蓝色”母亲，而他和分析师之间也有类似的关系。理想化必定与不同程度的被害感连结在一起；当理查与理想母亲及分析师之关系的被害性质显现出来时，就是分析有大幅进展的迹象。在分析理想化与被害感这两种层面的过程中，我也发现理查与母亲的关系不完全是建立在理想化上；就某种程度而言，他对母亲的信任与爱变得更为稳固。然而，被害焦虑与分裂过程也一再唤起理想化的需要。这些焦虑减轻之后，与母亲这个原初好客体的关系就会更加稳定。再者，针对具有强烈偏执特质的俄狄浦斯情结所做的分析，让他能够更深切地感受到对父亲的爱，这也再度减轻他对其他人的疑虑与被害焦虑；同时，他与父母之间的关系以及客体关系都有所改善。

这些转变意味着理查已经更能够面对、控制和抵消他的摧毁冲动、嫉羨、贪婪与被害焦虑。这也代表他的自我已经较能接受超我，并且与之整合。另外一个强化自我的因素，是原本相当强烈的投射性认同与内射性认同在分析过程中逐渐减弱。理查对自己的天分以及好的人格特质愈来愈有自信，同样强化了他的自我。这跟他对自己未来的性能力抱有更多希望，以及能够释放更多性器幻想都有关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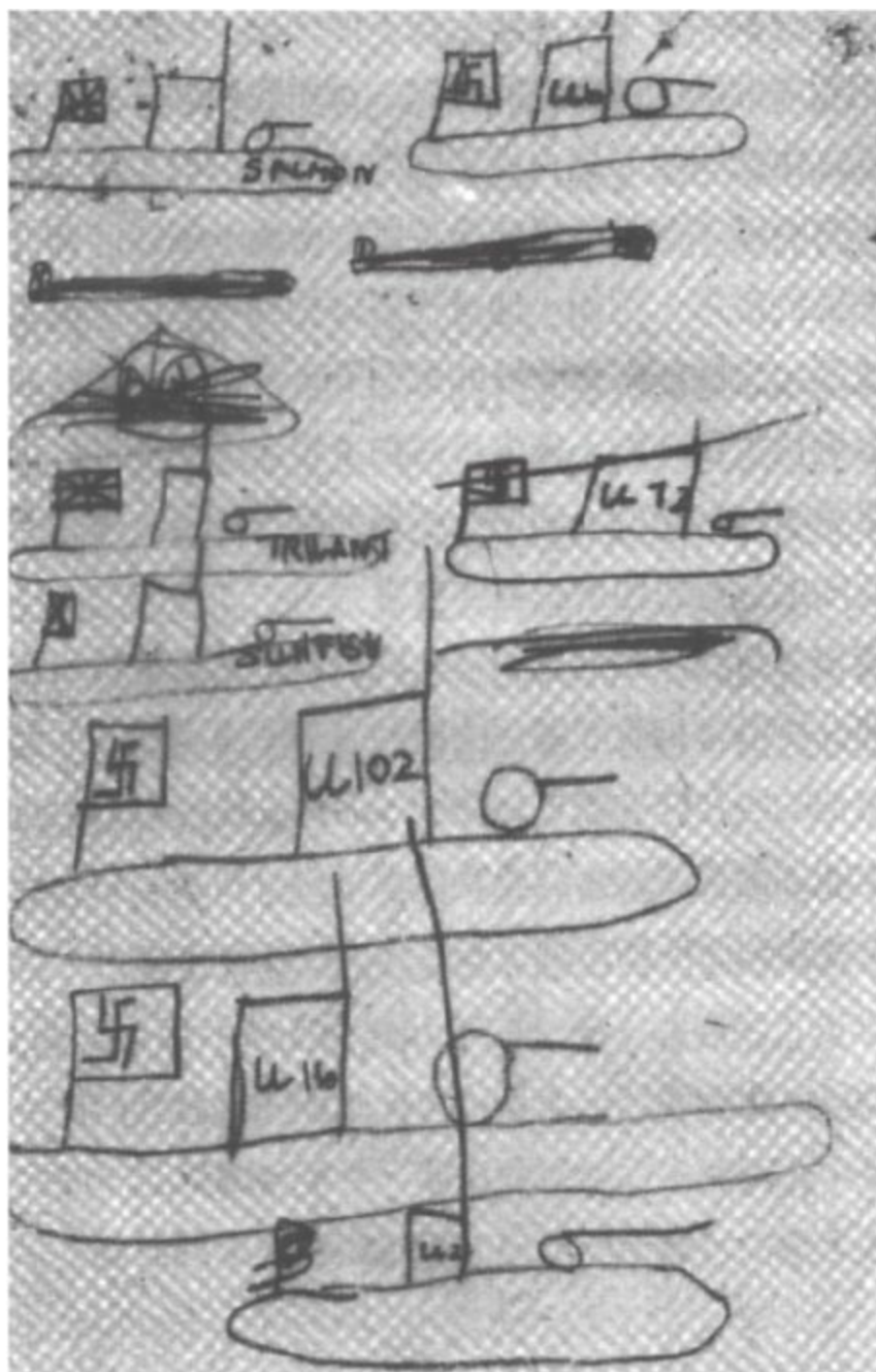
在本书一开始，我们会发现理查经常在摧毁冲动与爱的冲动之间挣扎，也饱受被害焦虑与忧郁焦虑之苦。他每次玩玩具都以“灾难”收场，显示他有极度的不安全感。这样的“灾难”必定包含外在与内在世界的毁灭，也包含他自己的毁灭。他无法控制自己的贪婪、嫉羨和竞争性，而这些从他的王国图画中都可以看得出来。不论他原来的意图为何，最后他所拥有的领土总是比其他人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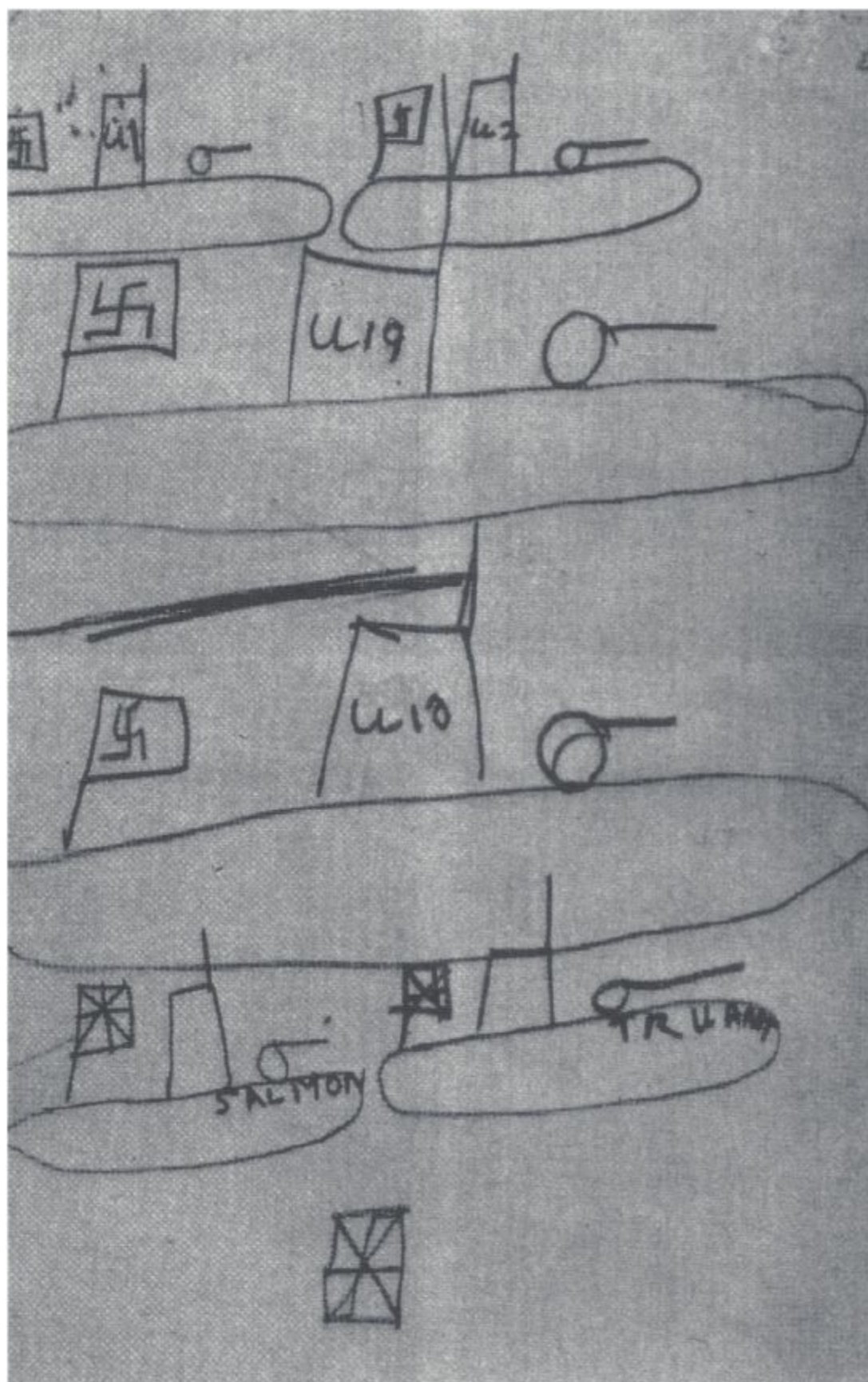
这个情况随着分析进行而有所改变。我先前提过，他的嫉羨、嫉妒与贪婪（在我看来，这些都是死之本能的表现）有所减轻的原因，是他逐渐能够面对并且整合他的摧毁冲动，这也跟他能够发挥爱的能力有关，让恨能够被爱冲淡。因此，他更能够包容别人与自己的缺点。与被害焦虑共存的罪疚感已经减轻，也意味着他的修复能力有所提升。事实上，他已经能够将忧郁心理位置修通到某一个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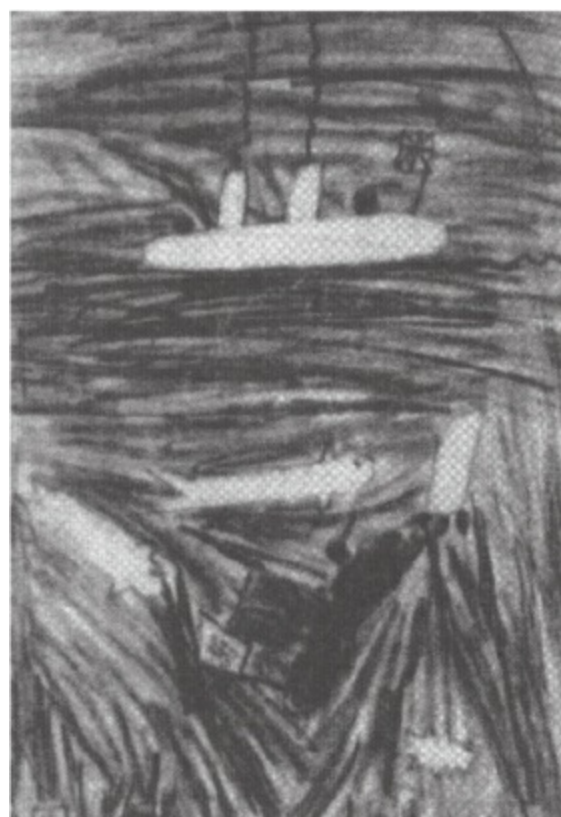
他不再需要离开被摧毁的客体，反而对他们产生怜悯之心，这也是生之本能与爱的能力逐渐居于主导地位的象征。我先前提过，理查当时原本非常痛恨威胁英国的敌人，但后来却能够同情那些被摧毁的敌人。例如，他曾经对于柏林和慕尼黑所遭受的攻击表示遗憾，也曾认同被击沉的尤坚号。生之本能逐渐在两种本能的融合中占上风，加上后来爱缓和了恨，促使他最终仍对未来持续接受分析抱持希望；即使分析过程相当痛苦，他在意识与潜意识上都知道分析对他来说至关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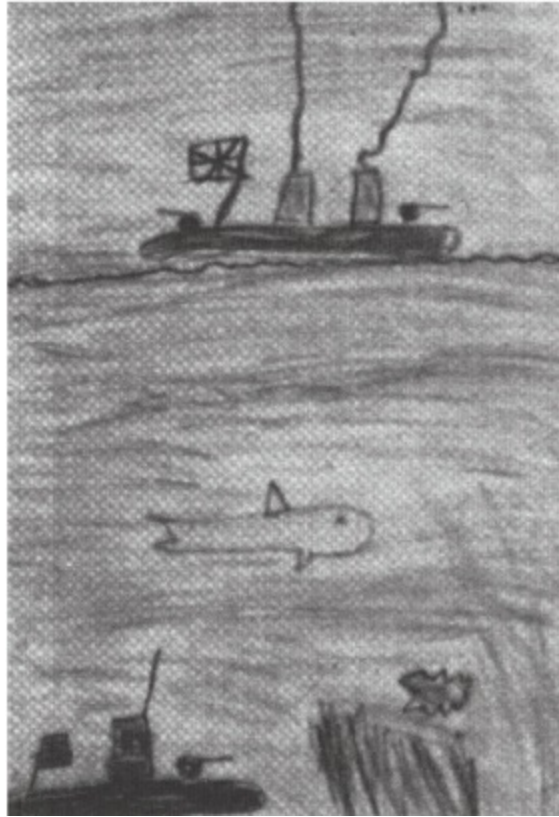
尽管怀着怨恨、失落感与极大的焦虑，他对分析所抱持的希望以及与分析师维持良好关系的能力，都印证了我的观点，那就是分析使他的内在好客体更为稳固，而内在安全感的提升也反映出生之本能逐渐在增强。我觉得虽然这个分析不完整，但它所带来的这些改变似乎能够持续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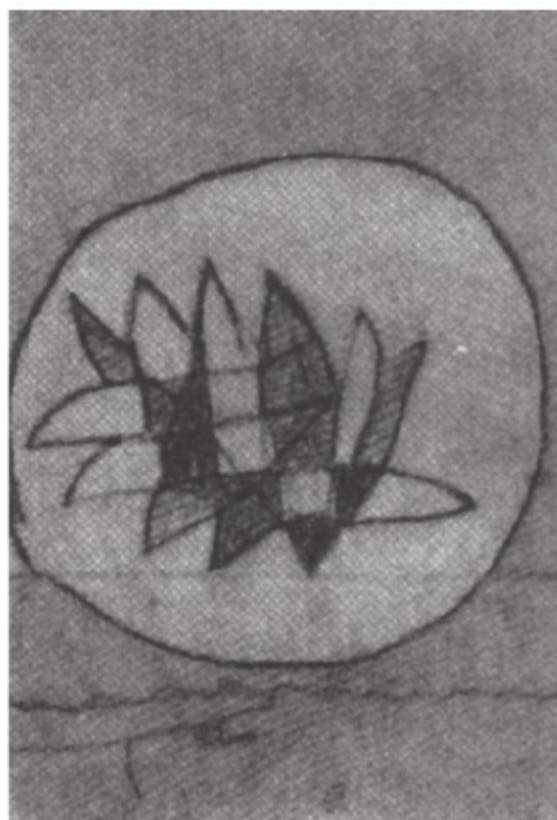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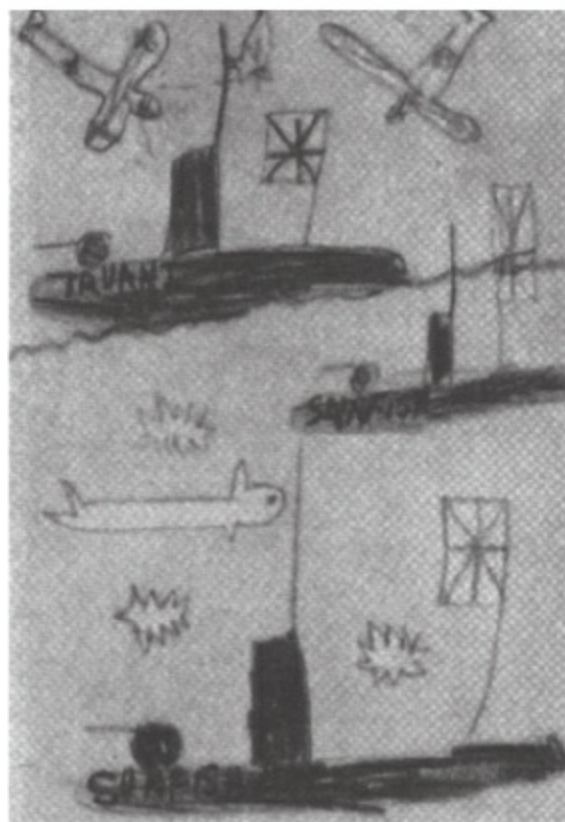
附录一 理查作品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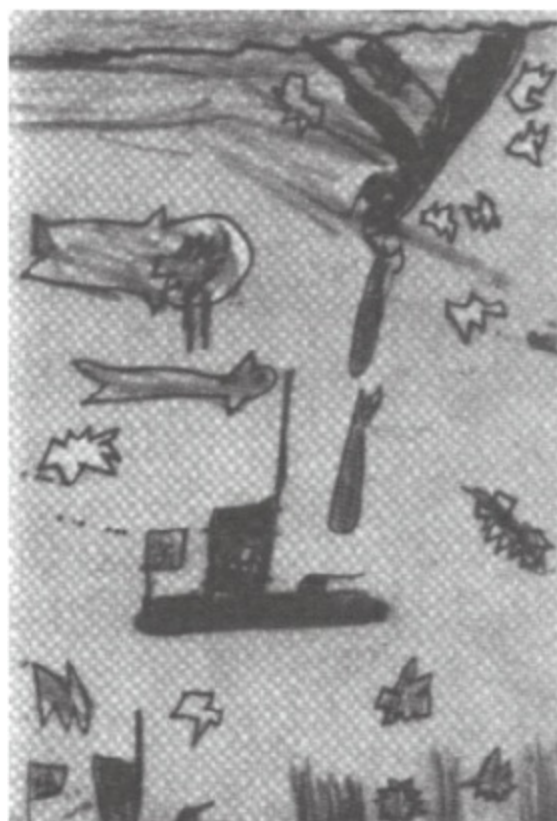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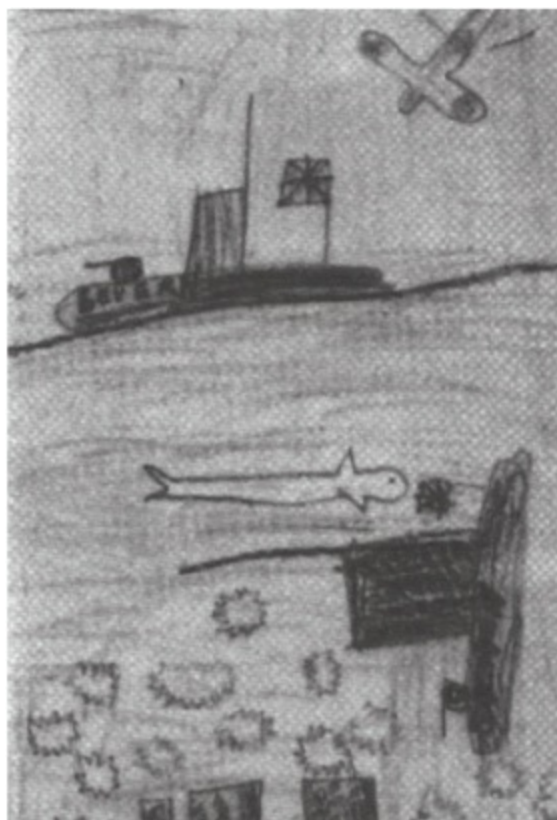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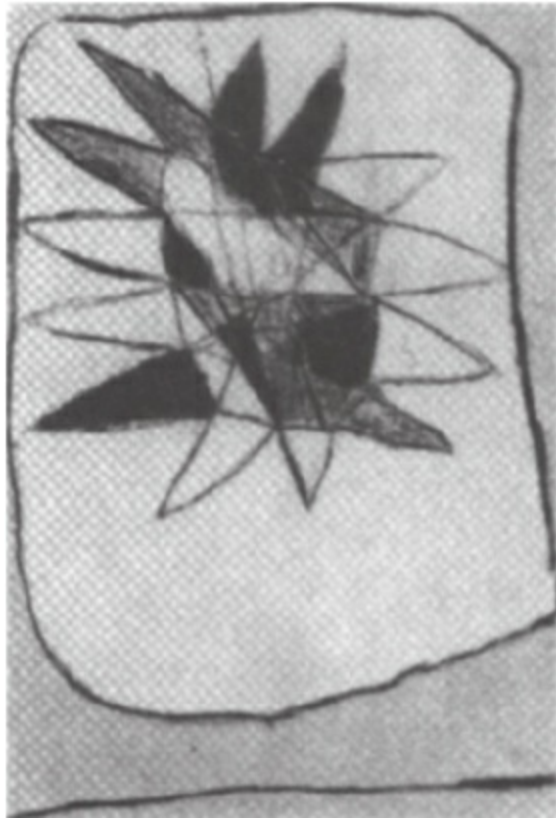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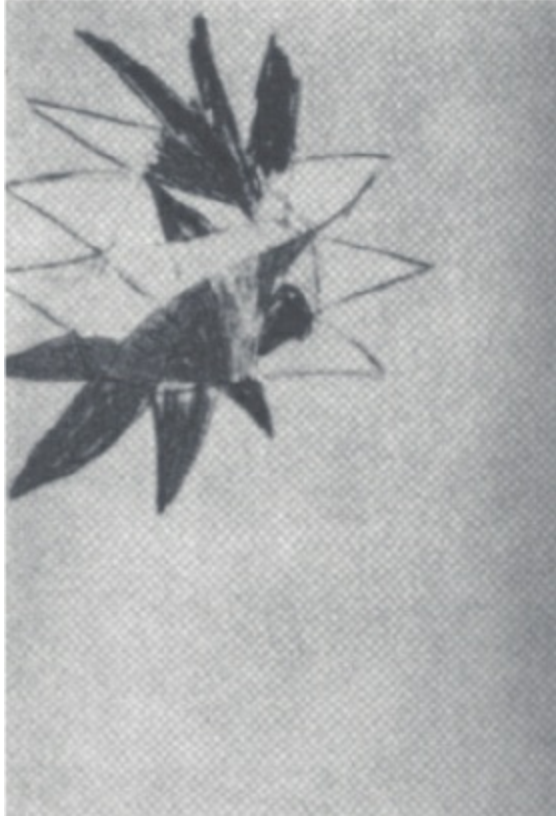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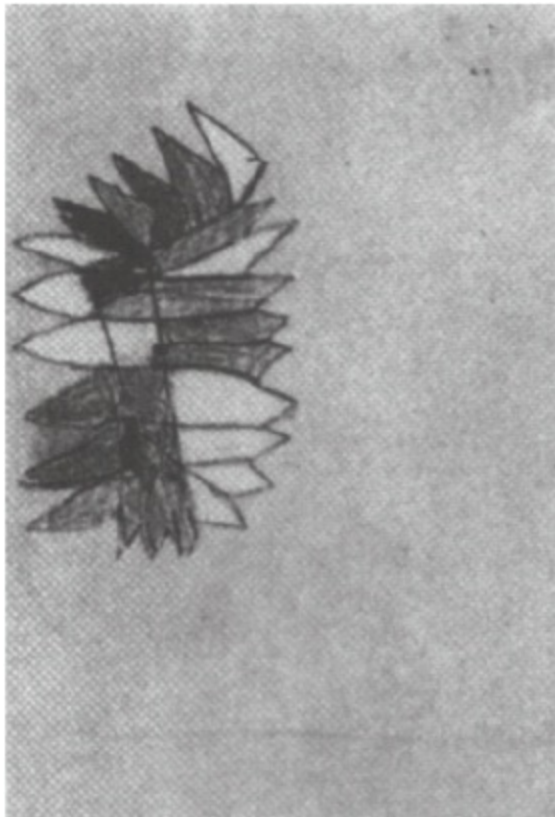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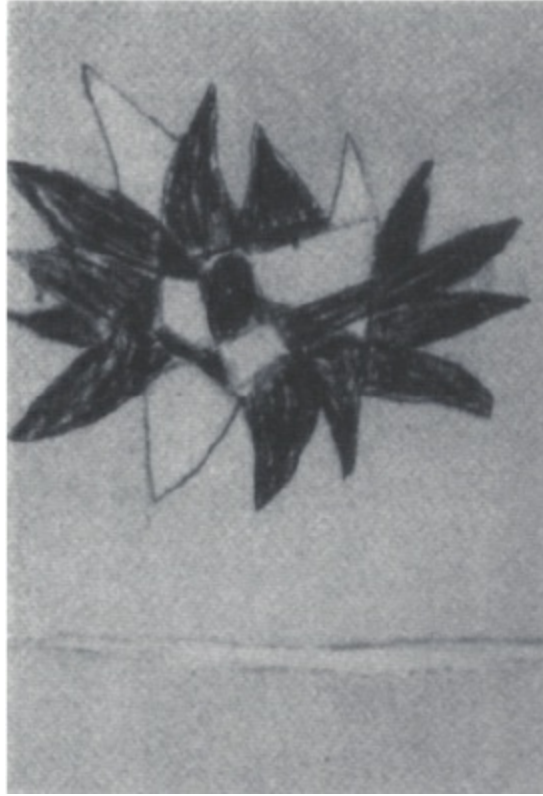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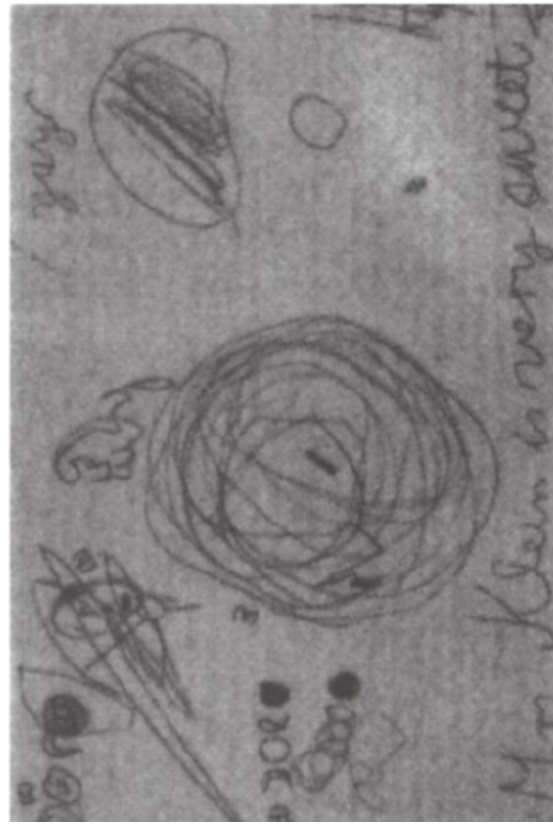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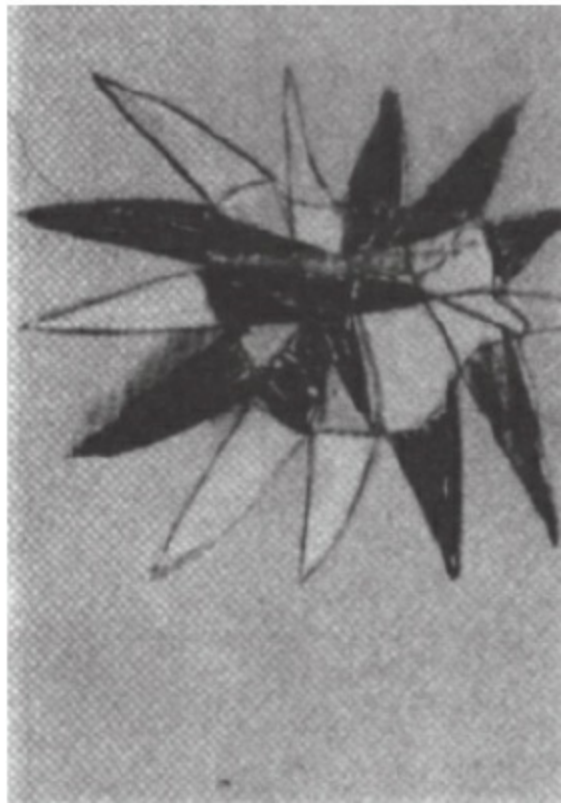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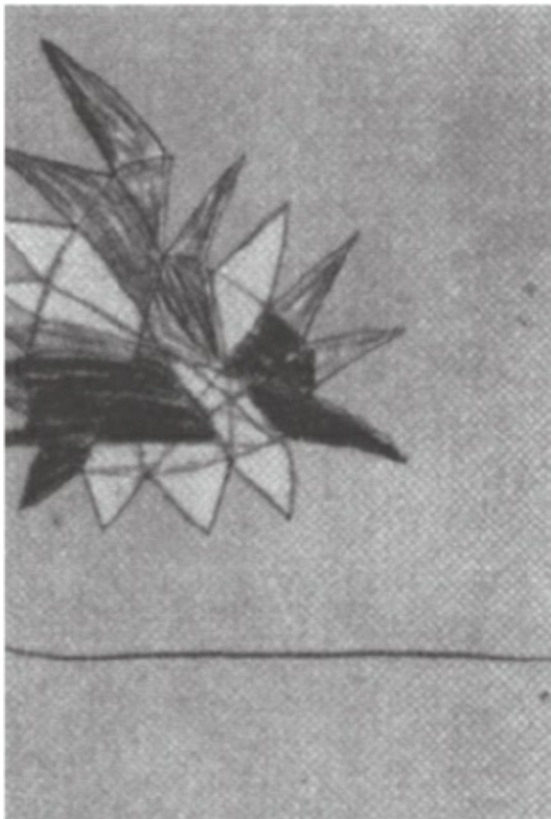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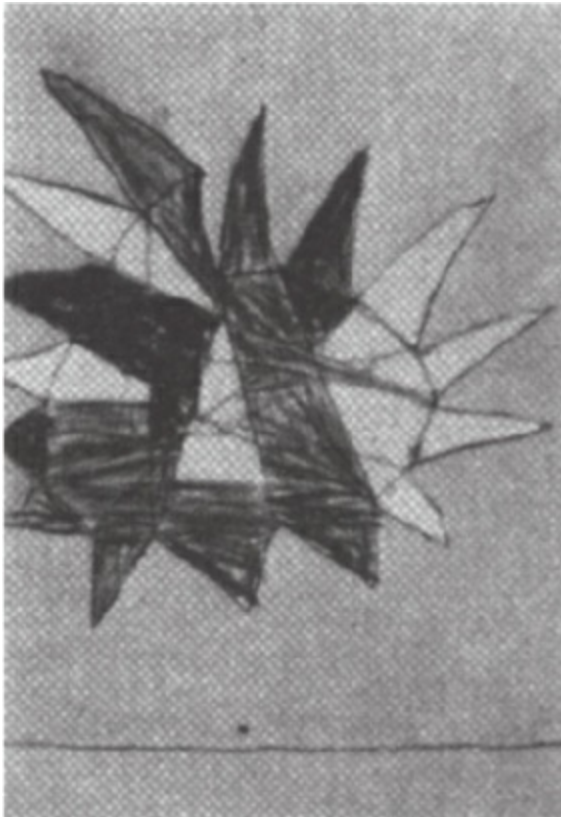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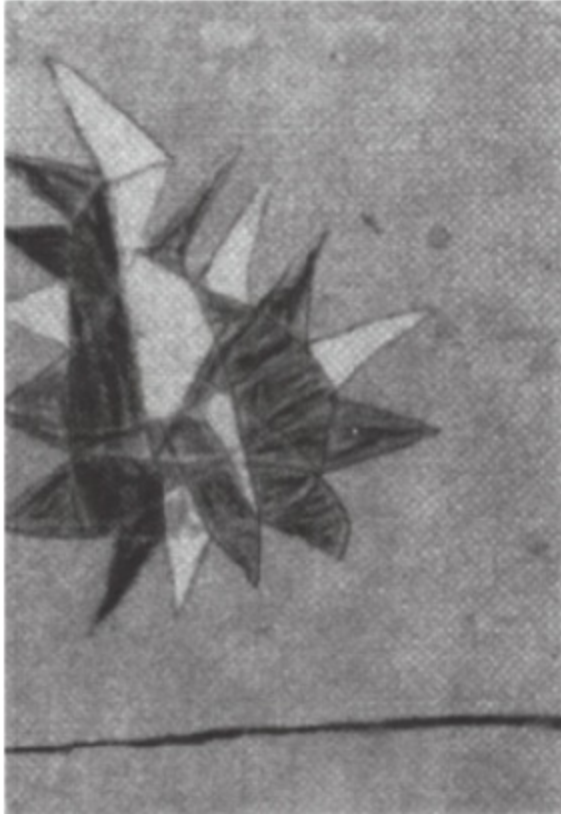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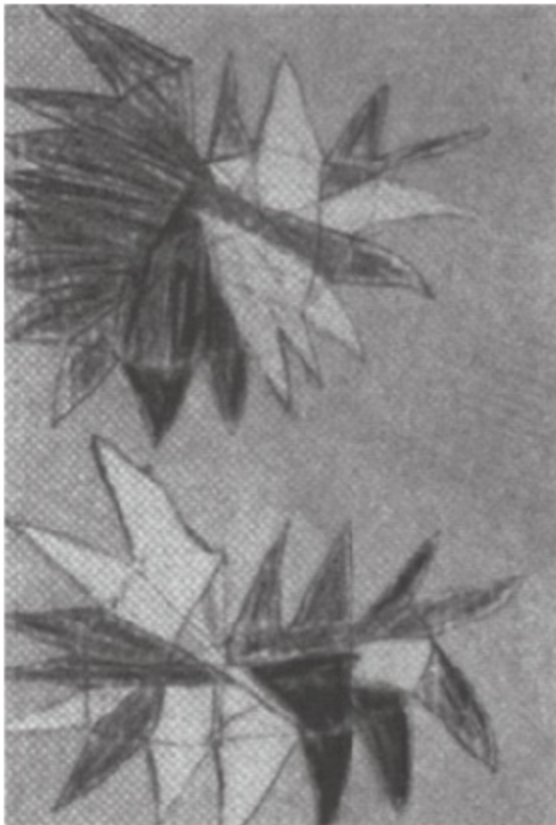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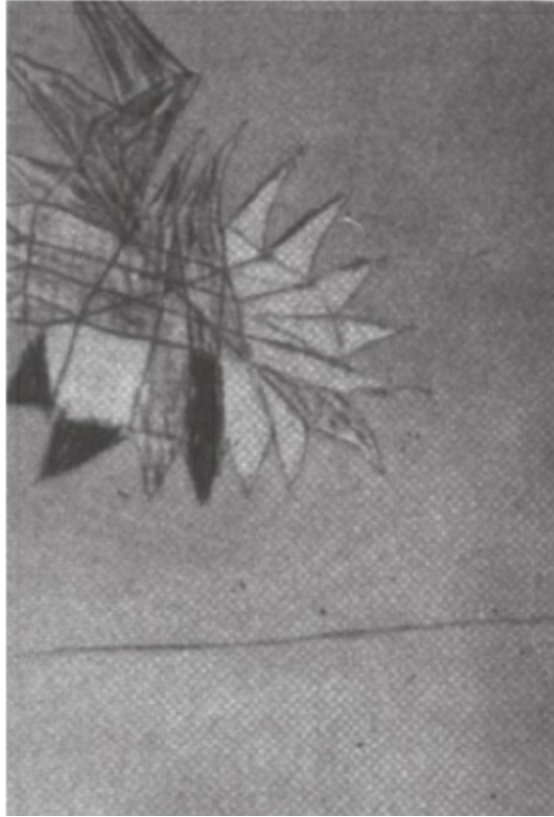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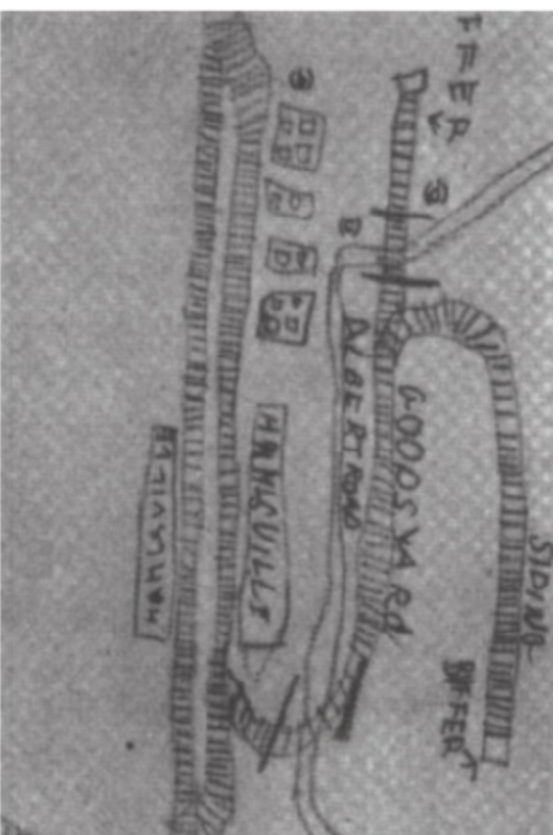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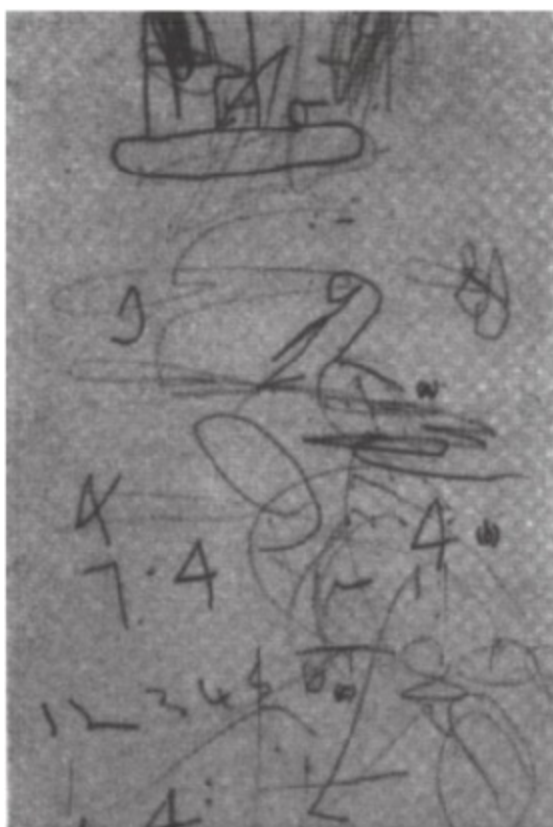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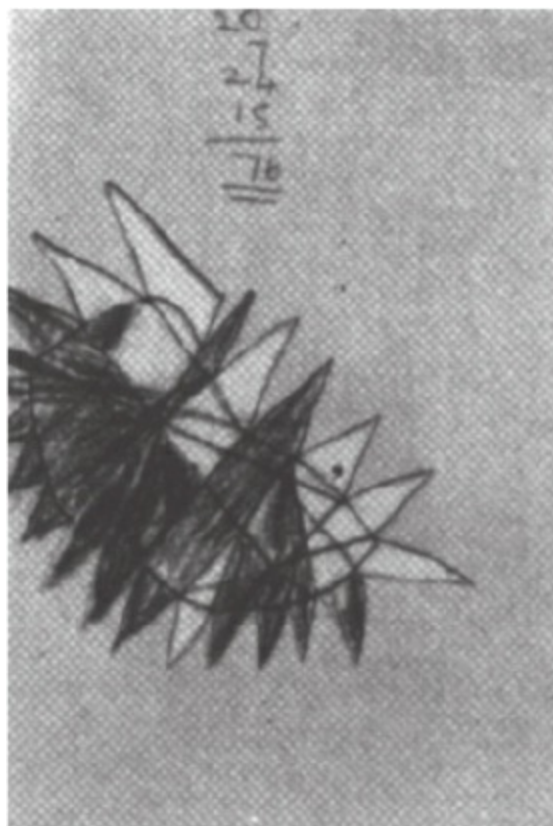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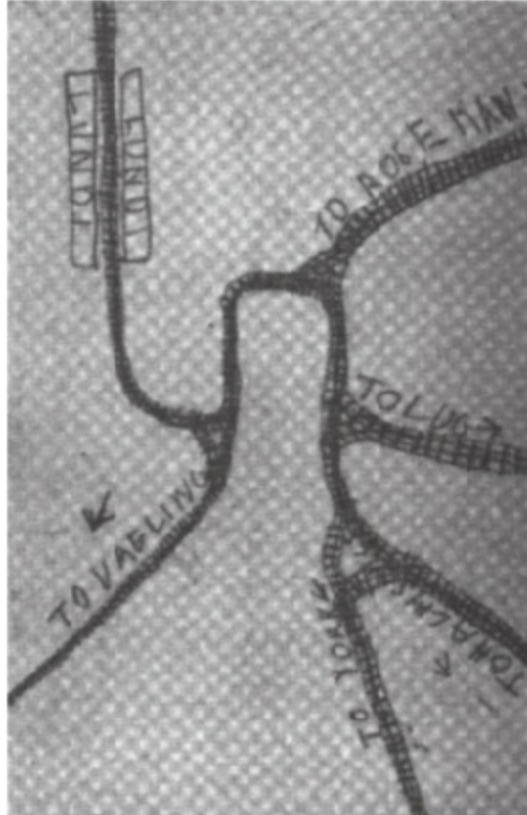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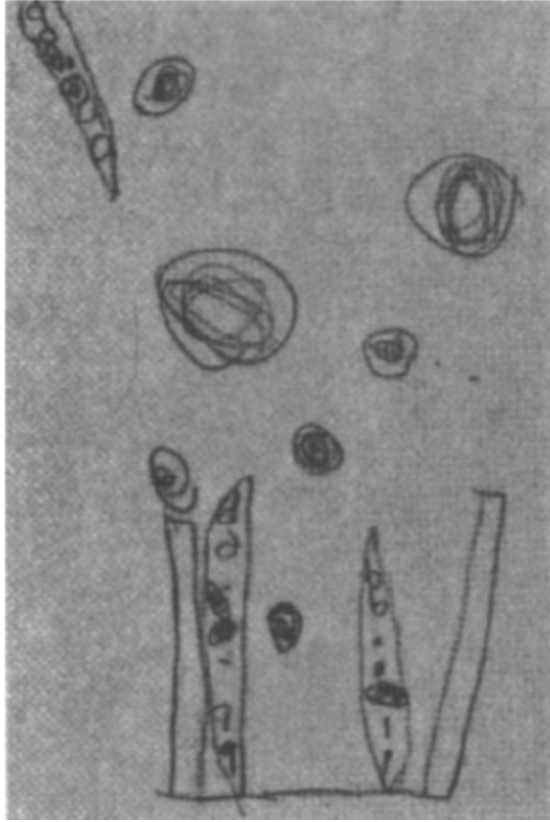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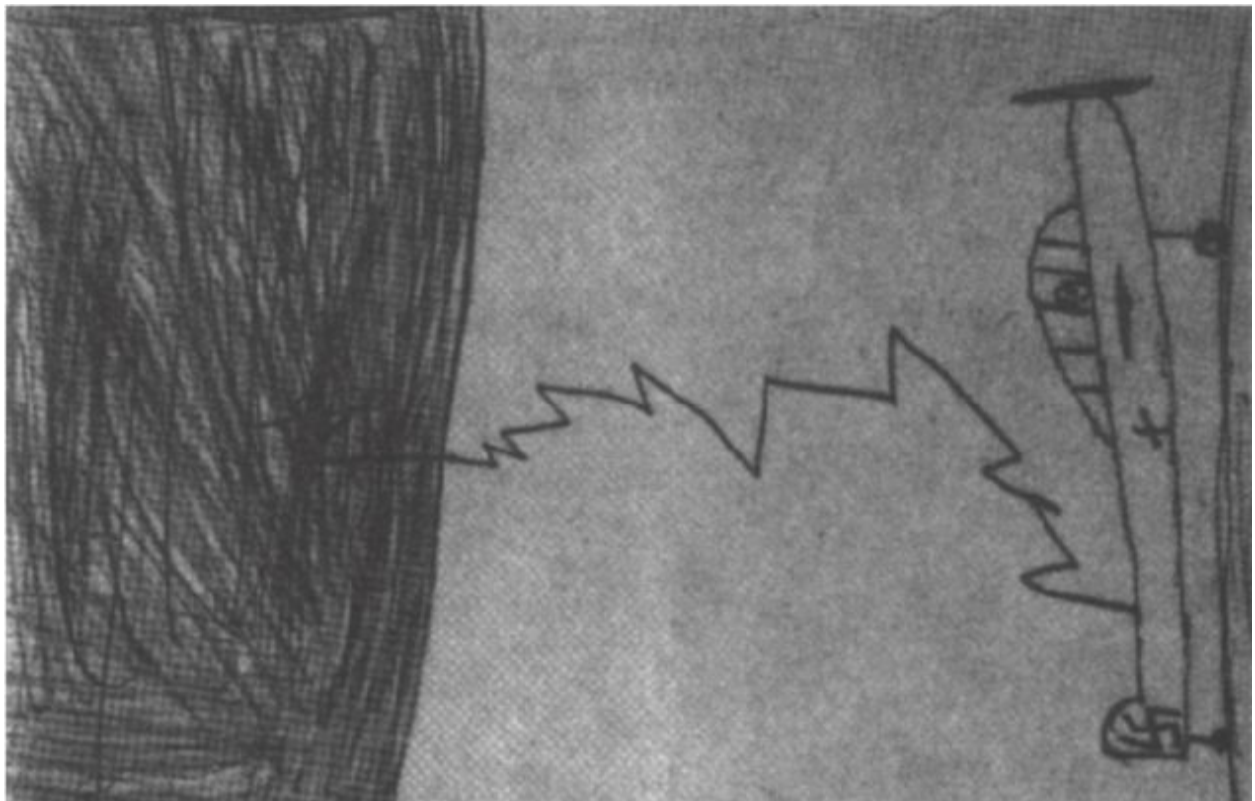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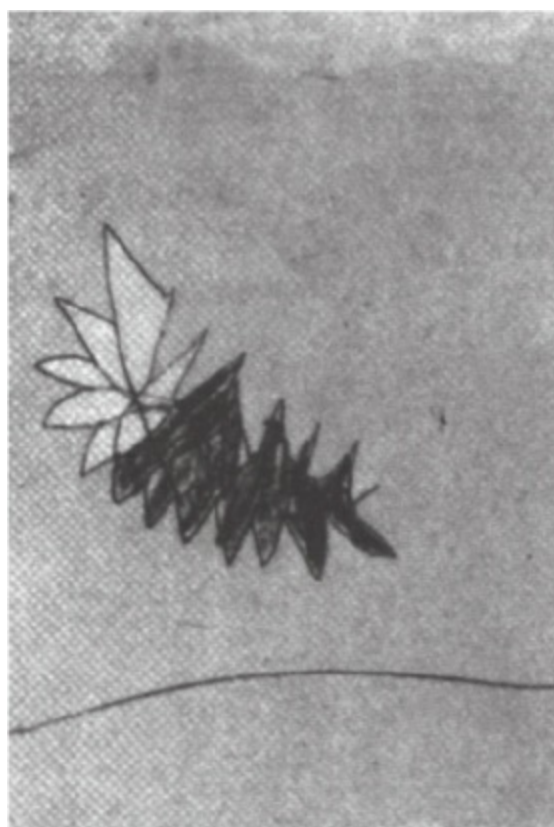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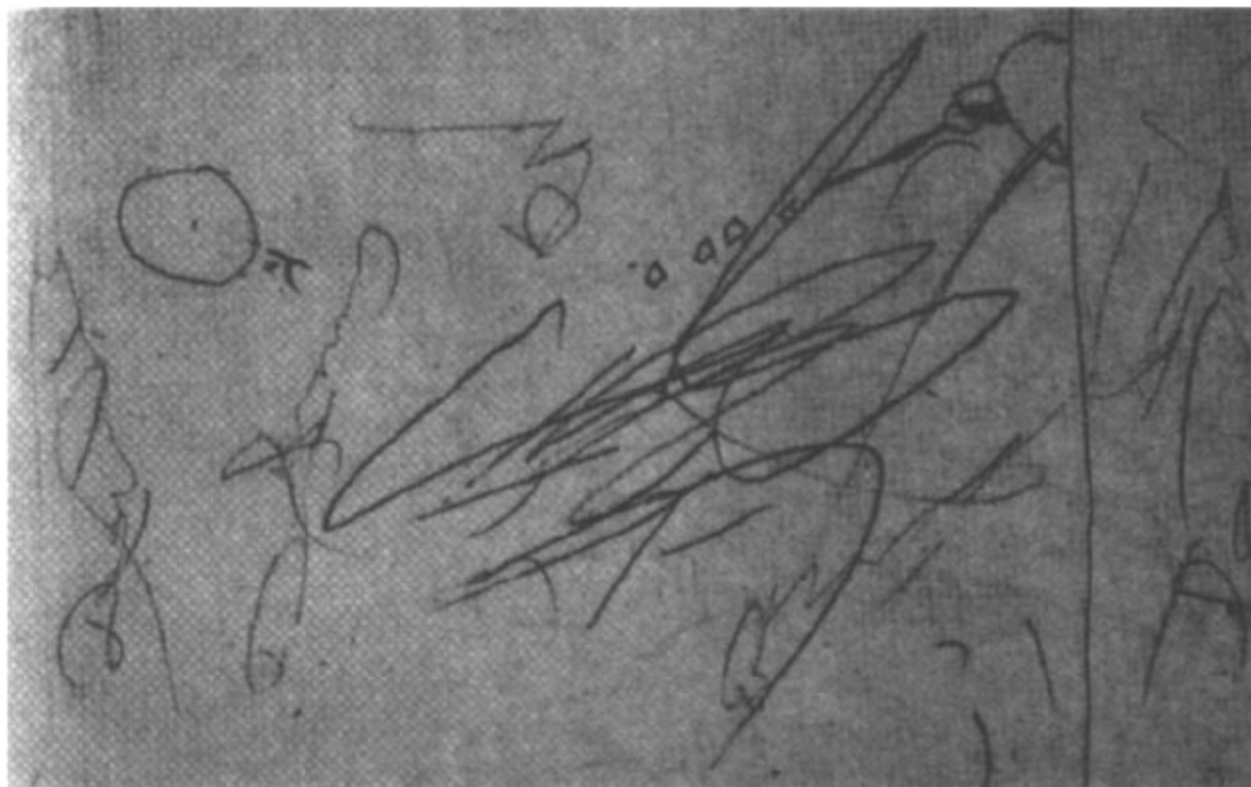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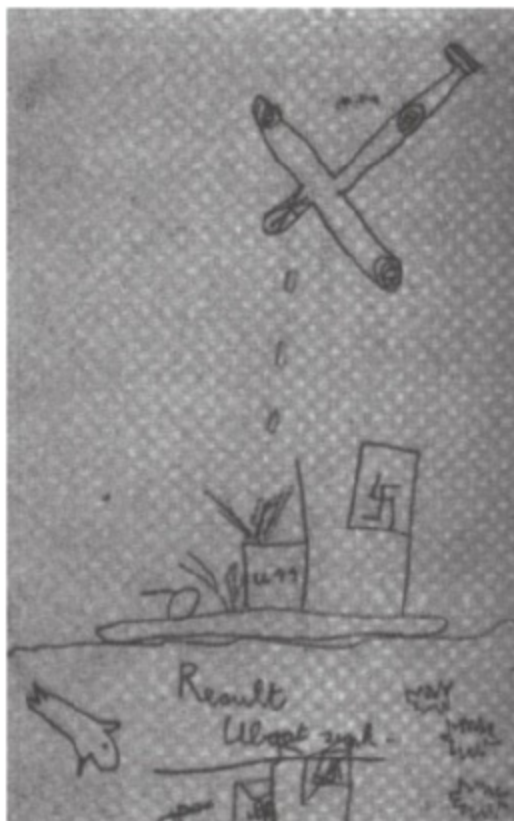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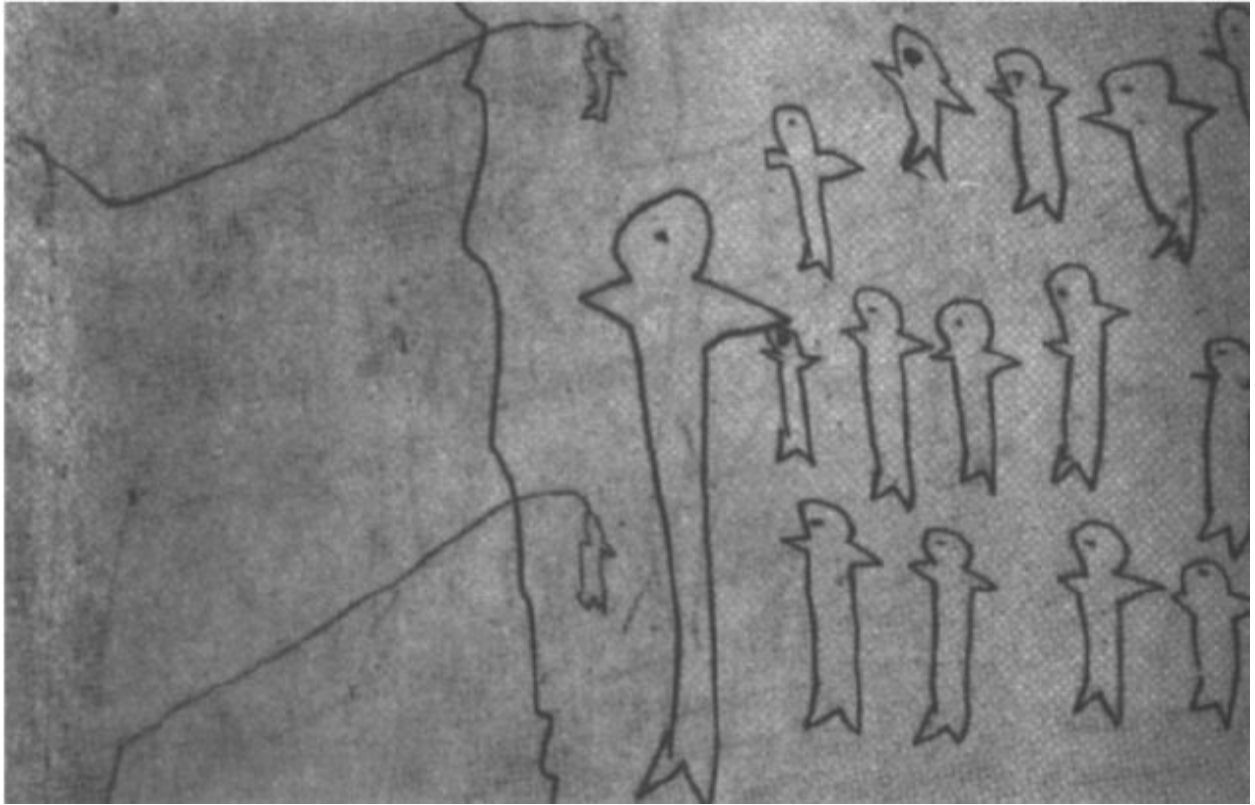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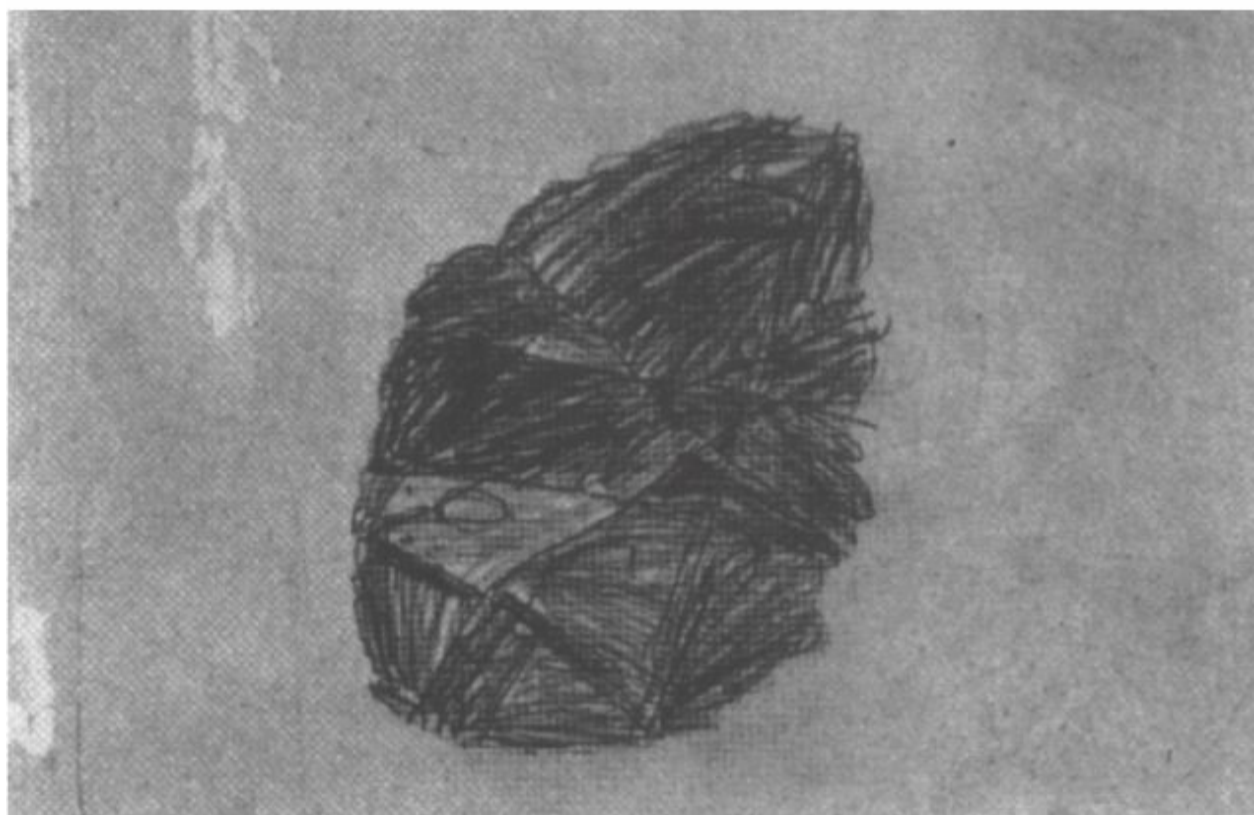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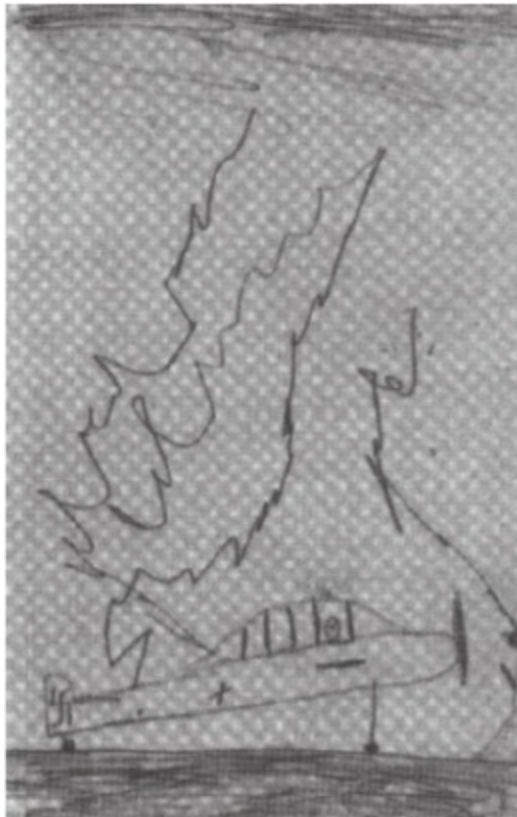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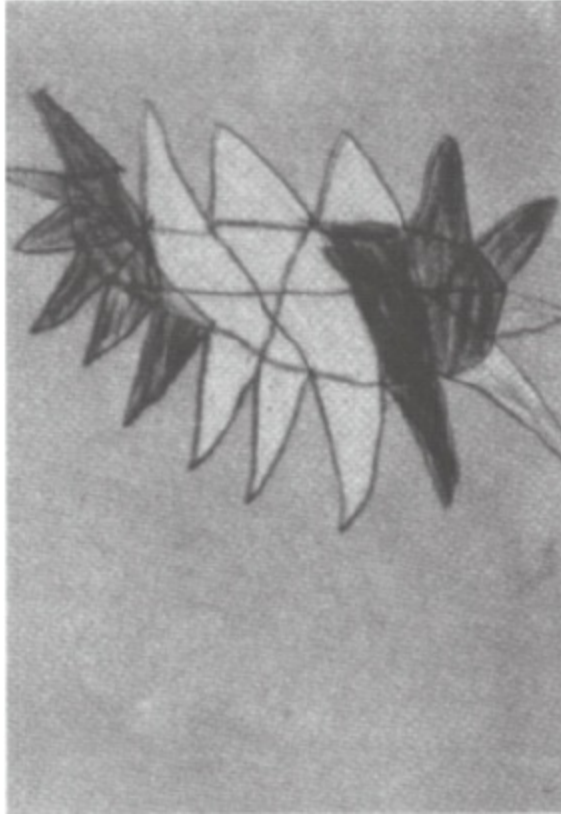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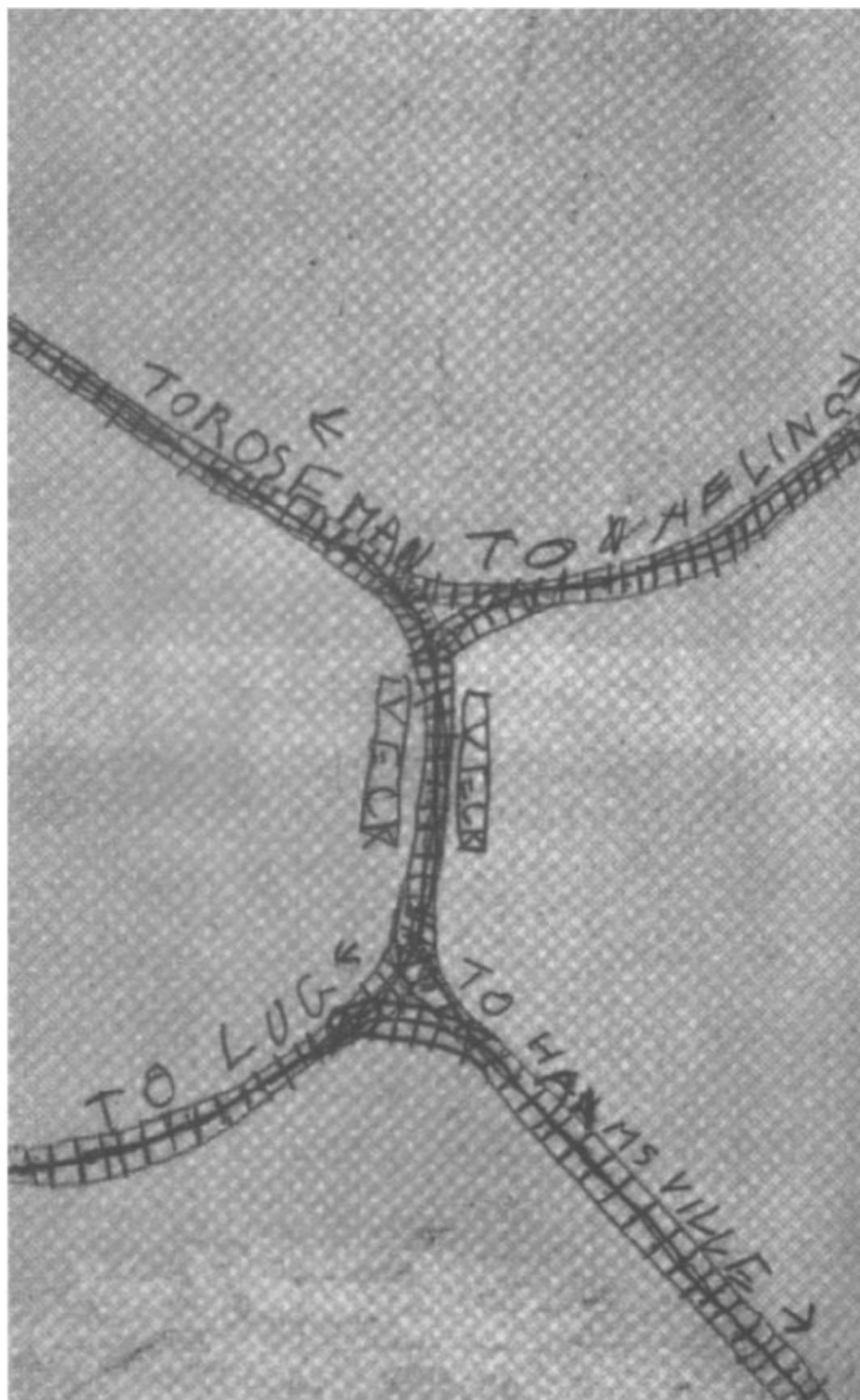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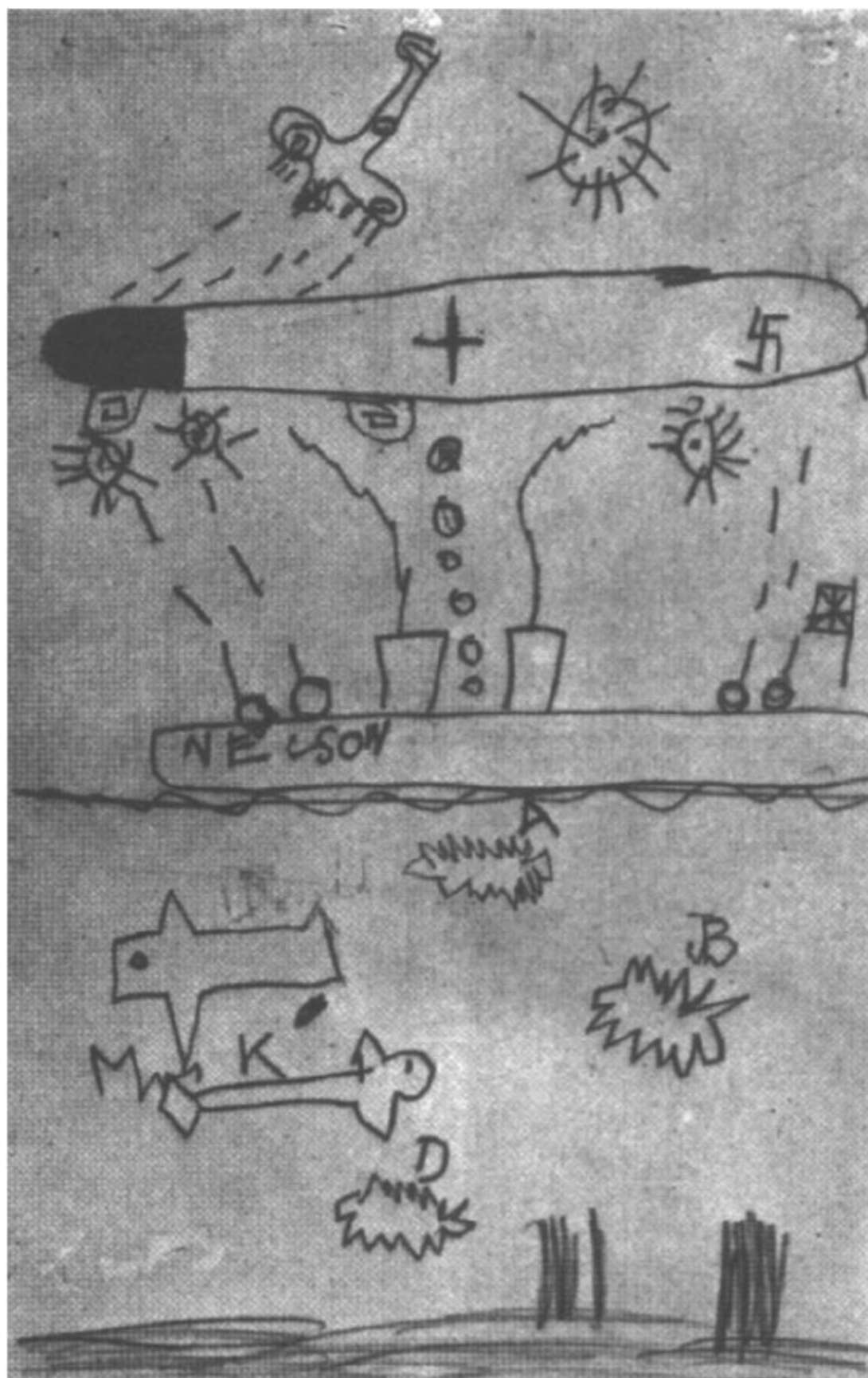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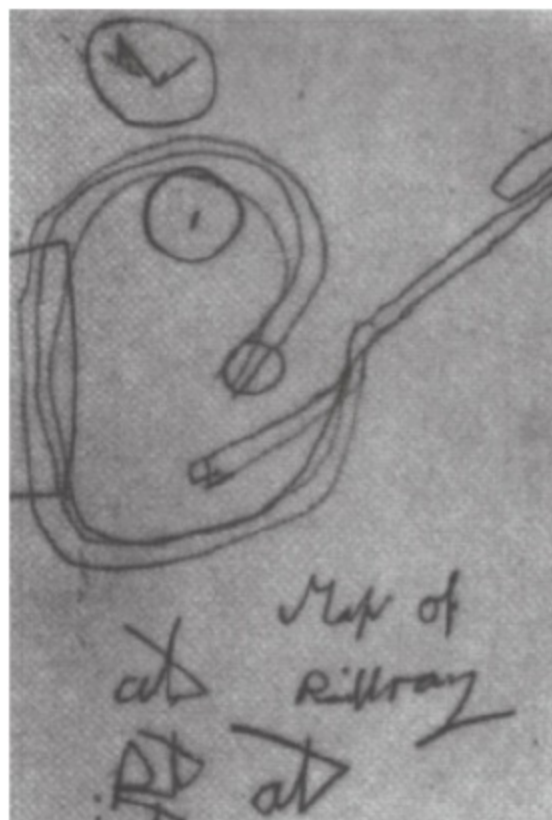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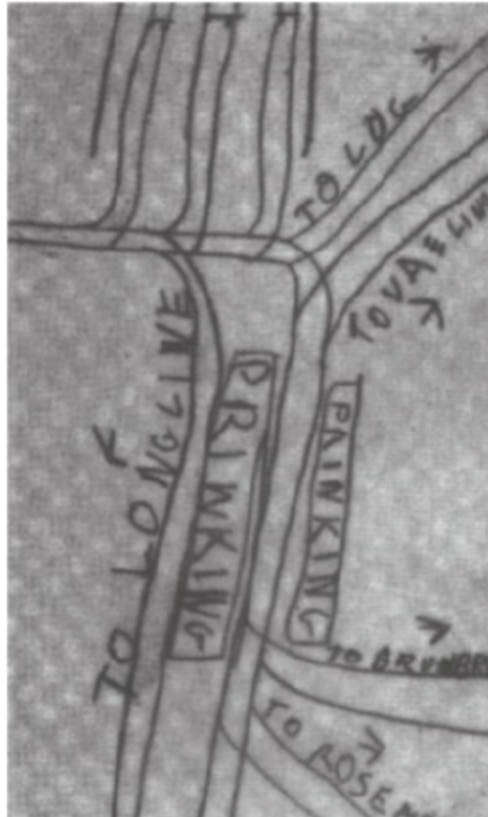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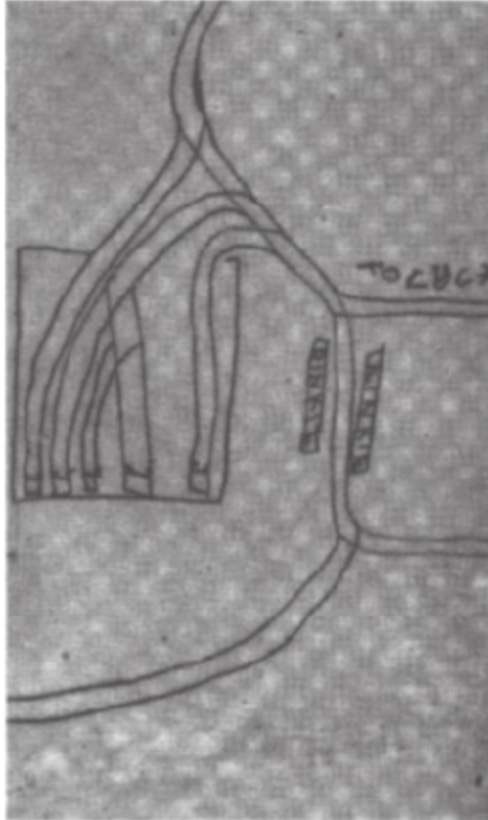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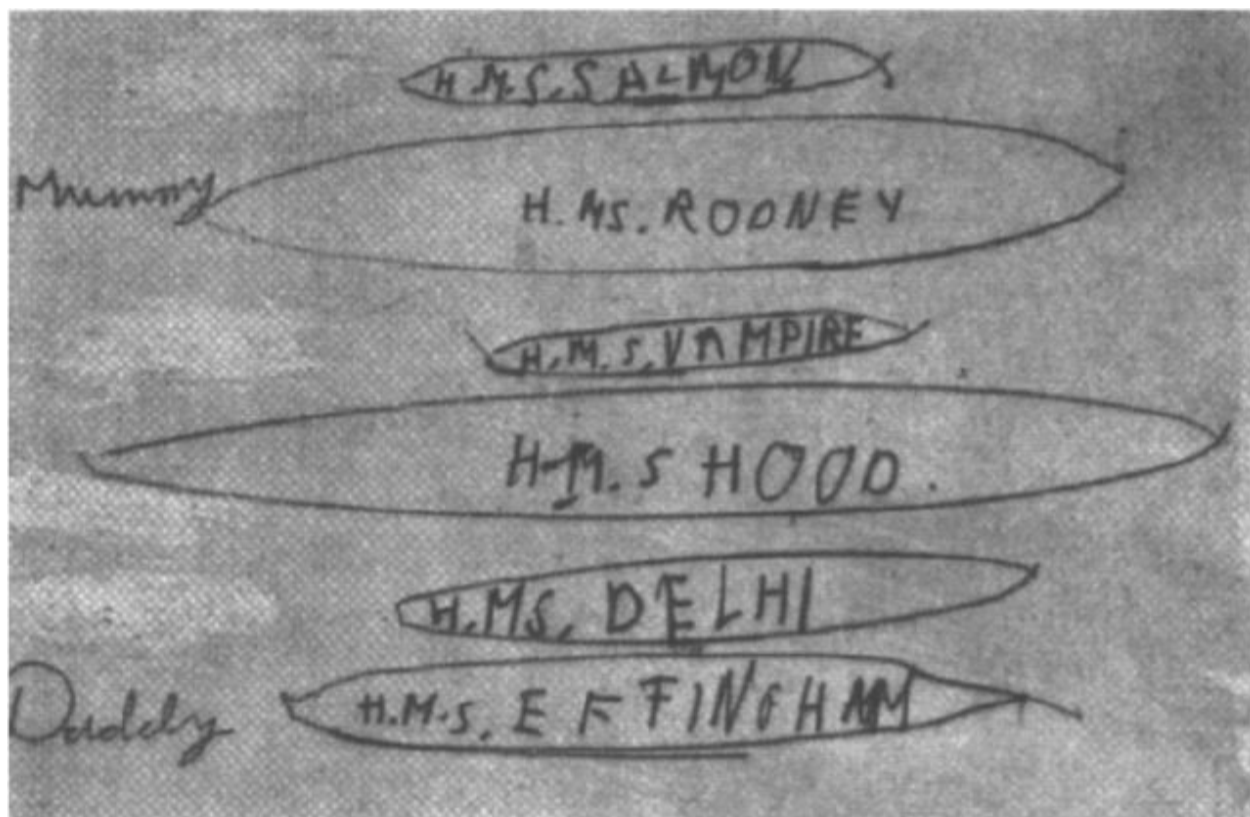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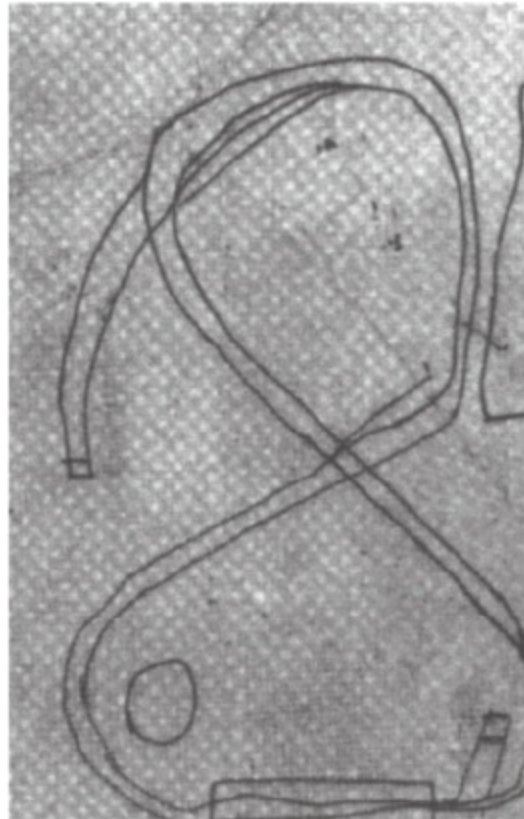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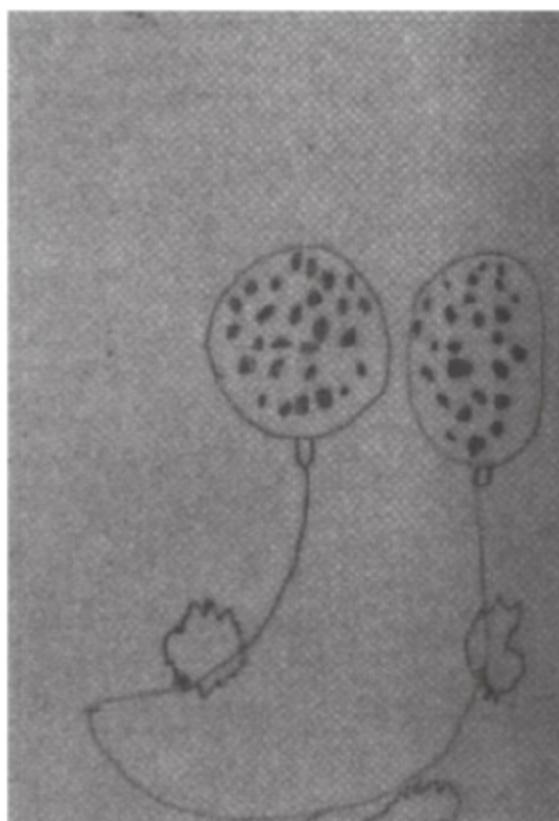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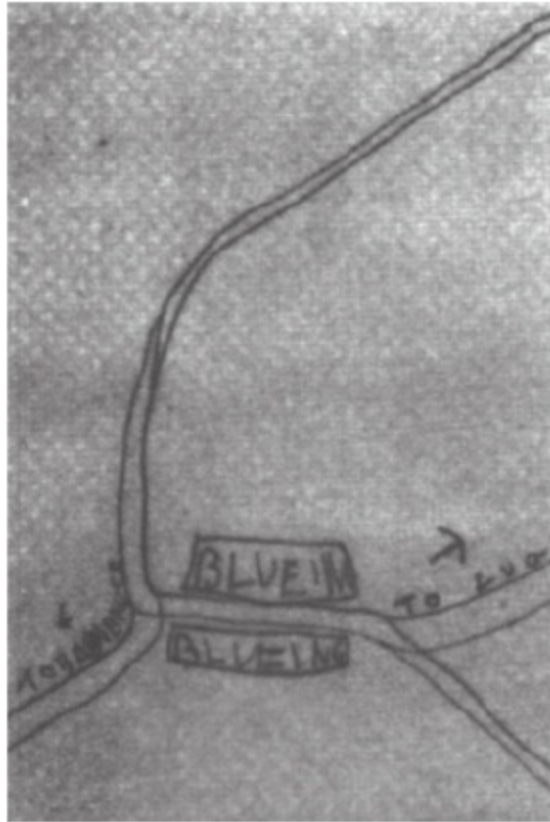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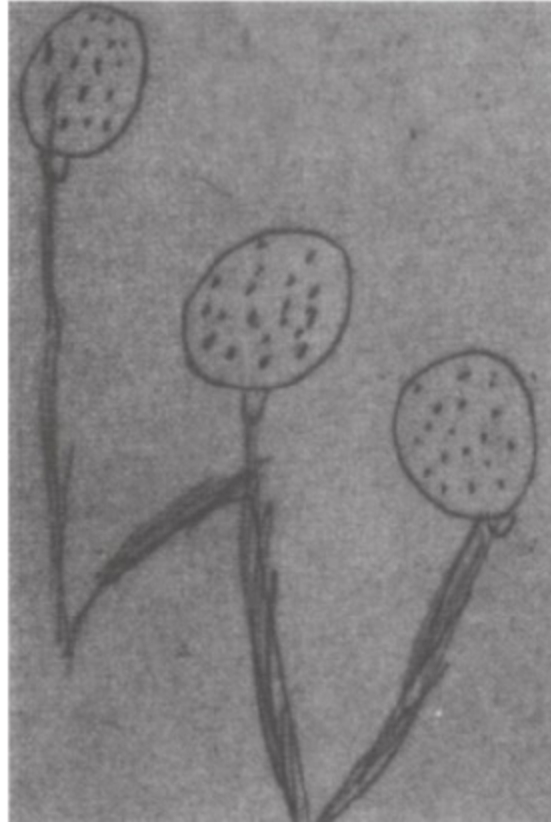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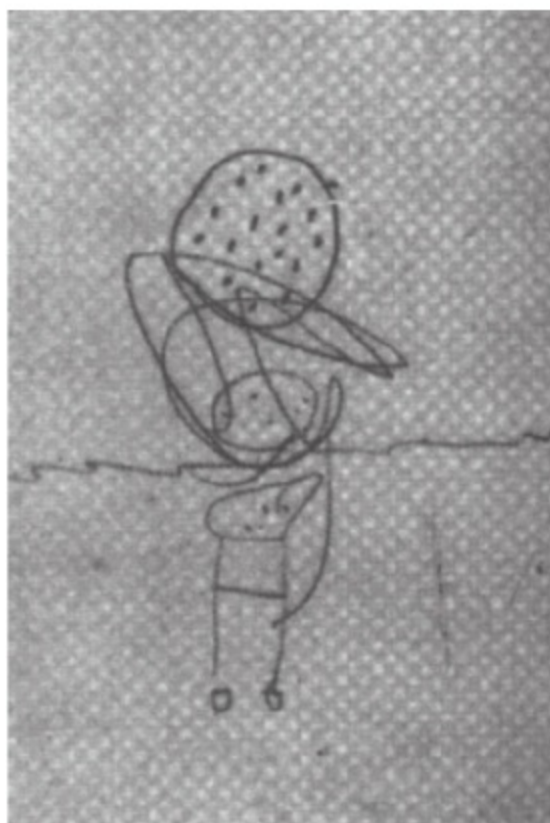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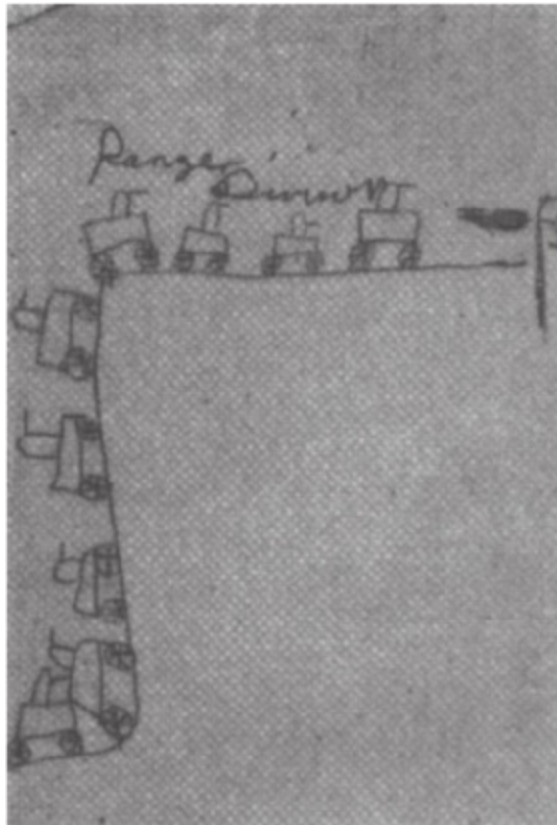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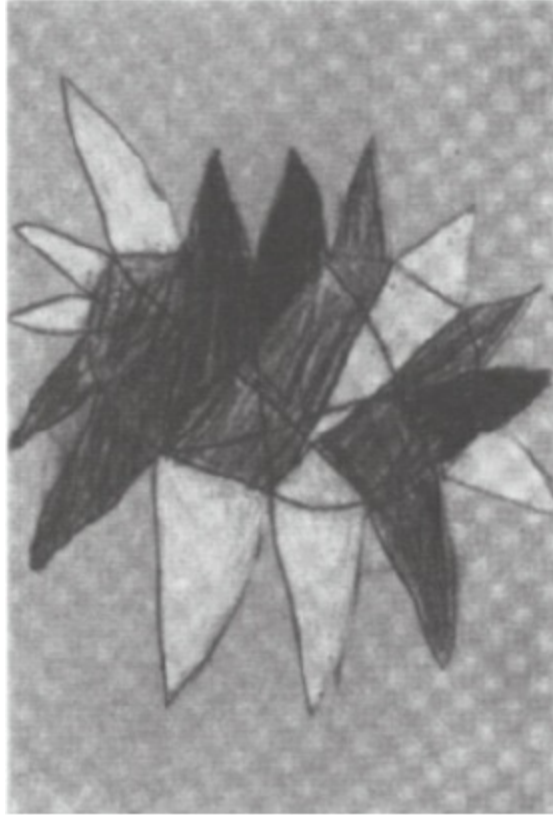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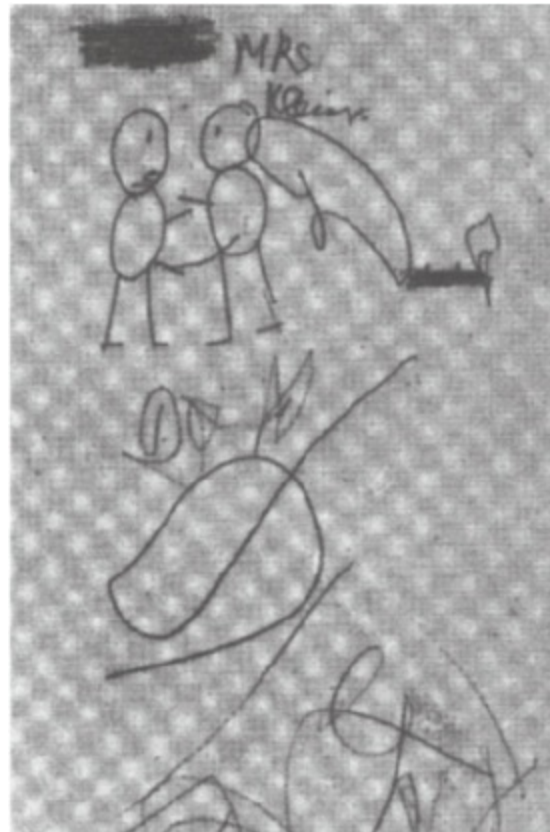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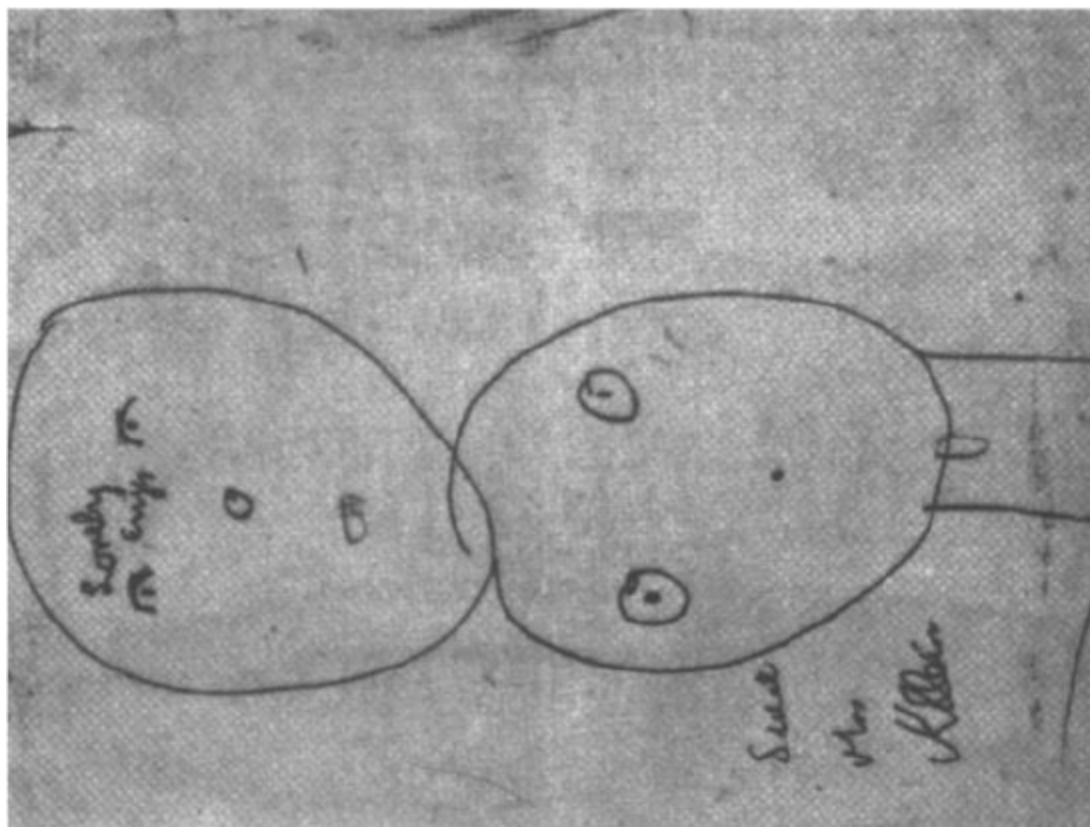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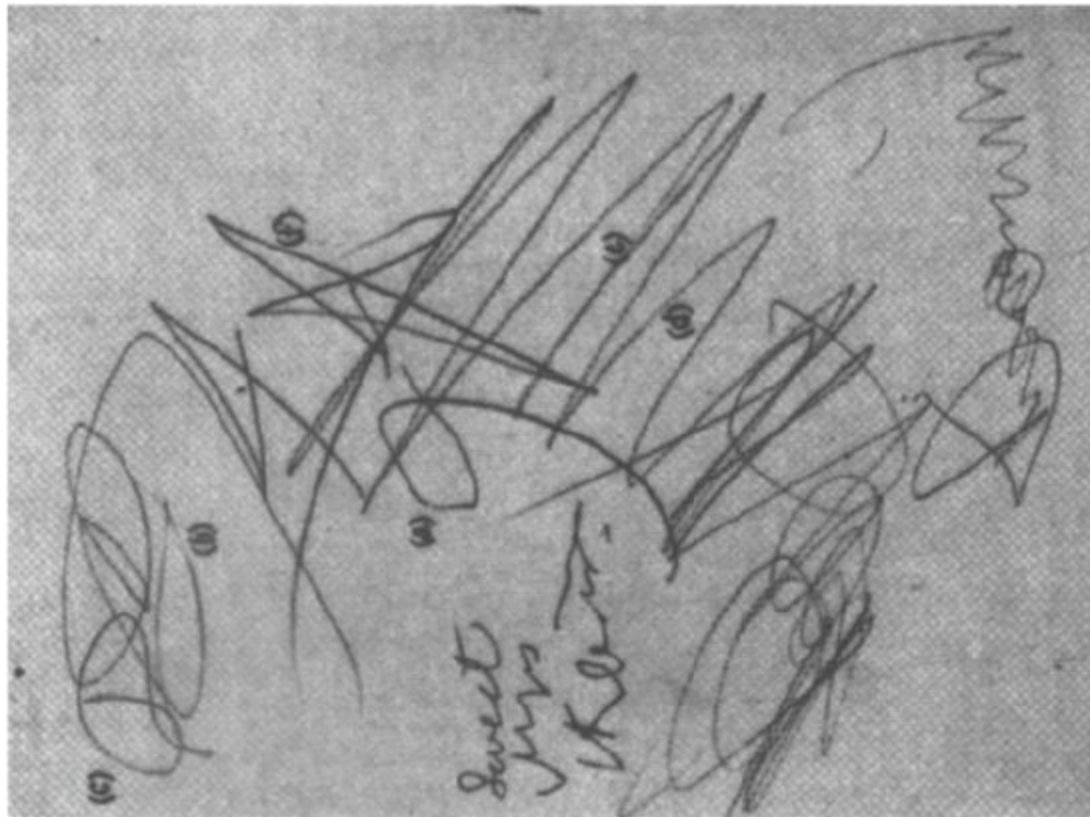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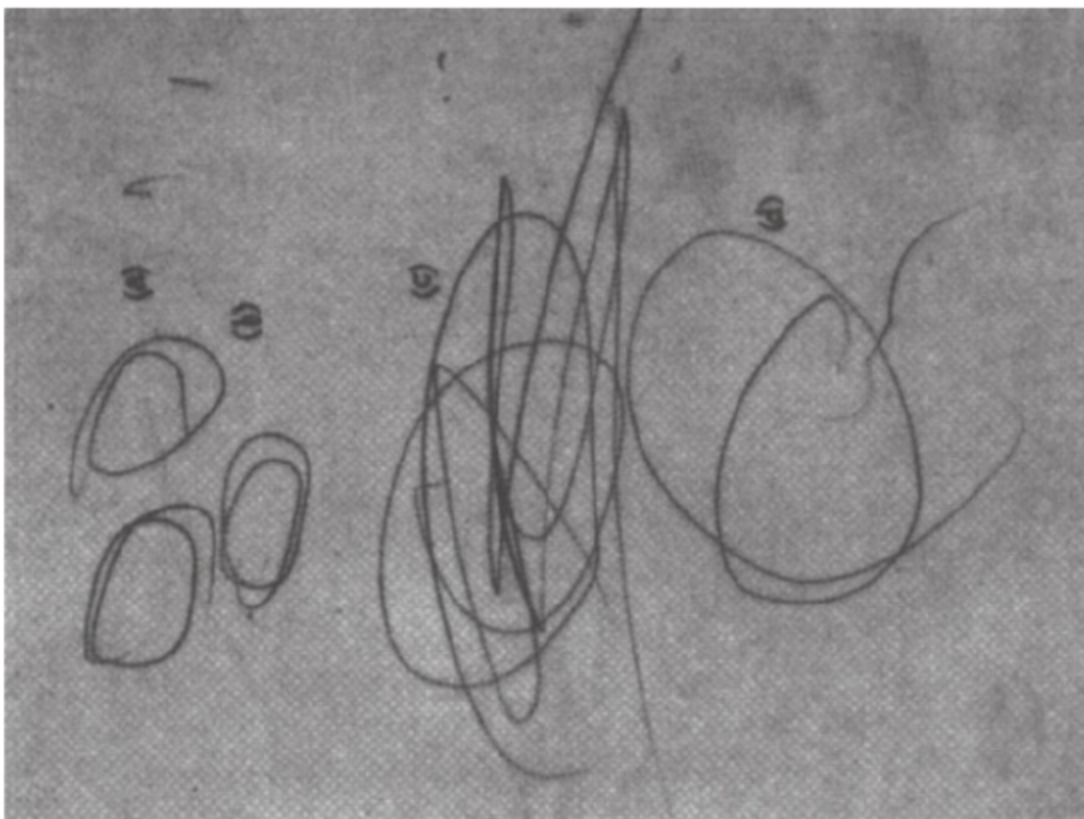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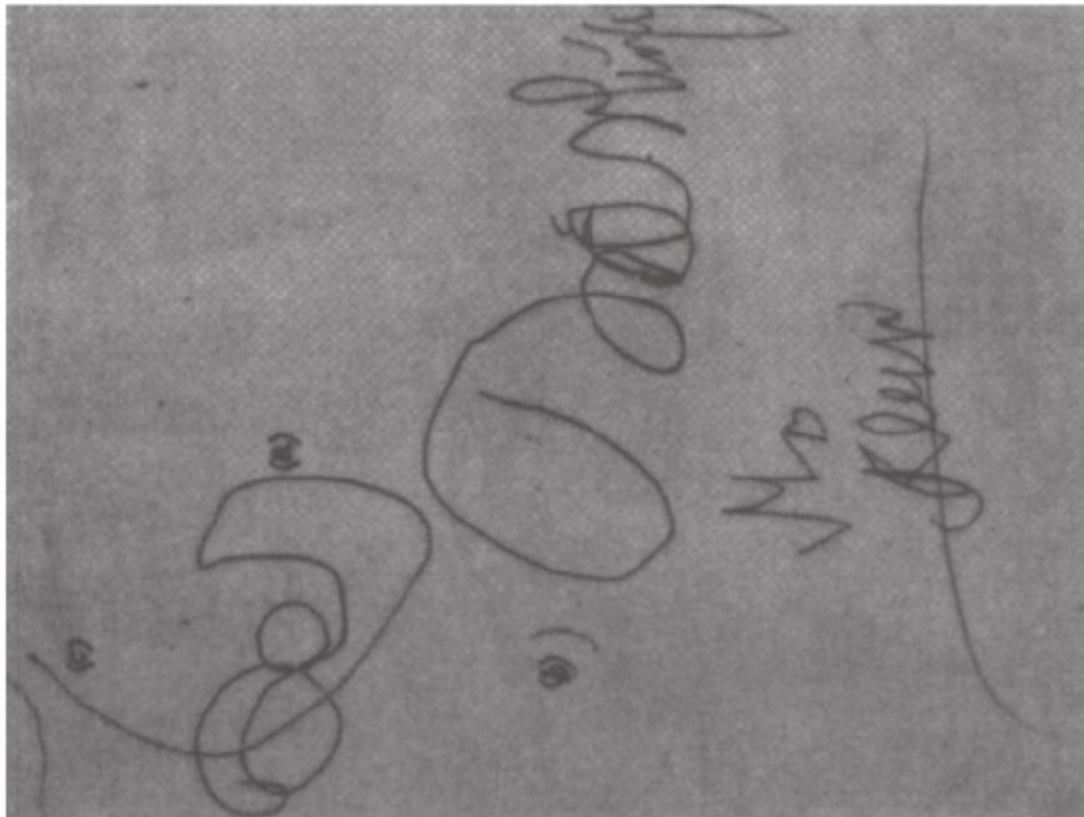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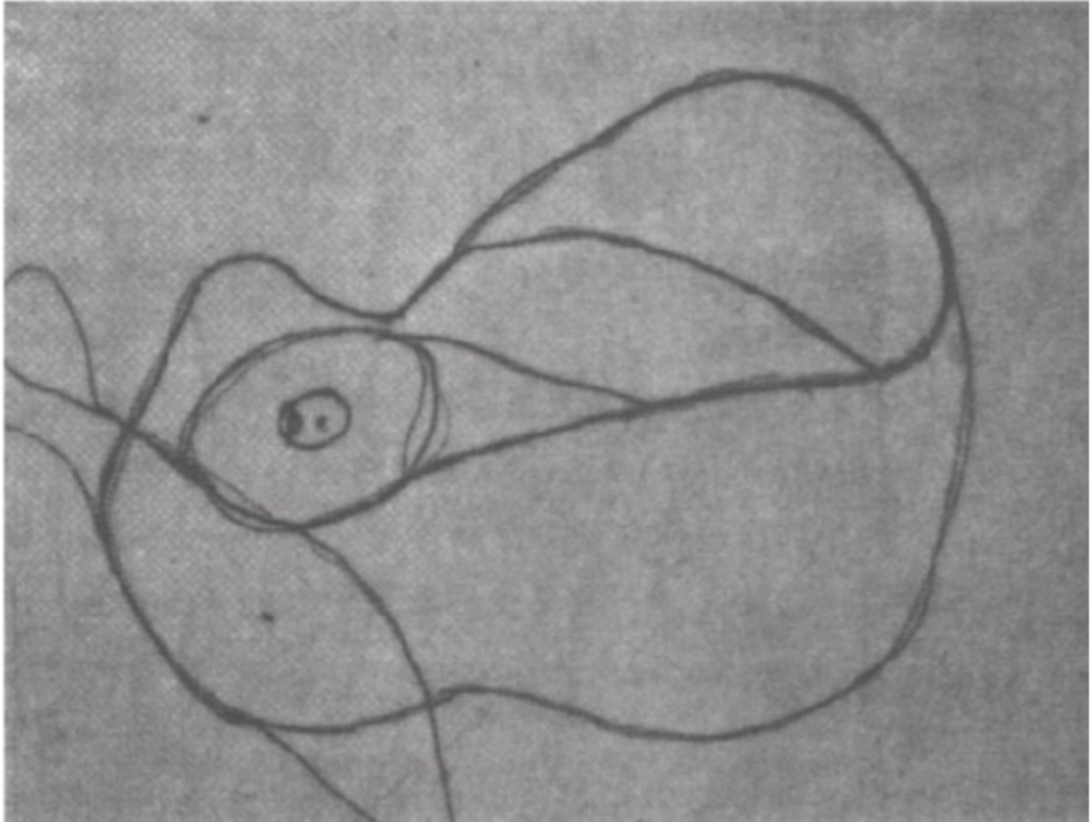






[Faint handwritten signature or scribble]

Hand-drawn sketches of a car's front and side views, labeled (a) and (b). The sketches are simple line drawings on a textured background. Sketch (a) shows a front view with a large, rounded hood and a small, rectangular grille. Sketch (b) shows a side view with a long, curved roofline and a small, rectangular window. The sketches are labeled (a) and (b) in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附录二

克莱因生平年表

1882 3月30日生于维也纳。

1886 二姐席多妮（Sidonie）因肺结核病逝。

1897 长兄伊马努尔（Emanuel）进入医学院。

1900 父亲墨里士·莱兹（Moriz Reizes）因肺炎病逝。伊马努尔转学成为艺术系学生。

1901 与阿瑟·克莱因（Arthur Klein）订婚。

1902 伊马努尔病逝于热那瓦（Genoa）。

1903 与阿瑟结婚。

1904 长女梅莉塔（Melitta）出生。

1907 长男汉斯（Hans）出生。

1909 因过度沮丧而住进瑞士一所疗养院数月之久。

1910 与丈夫及孩子移居布达佩斯。

1914 次子艾力克（Erich）出生。母亲莉布莎（Libussa）去世。首次阅读弗洛伊德作品《论梦》（über den Traum）。开始接受费伦齐分析。阿瑟受征召，加入奥匈帝国军队。

1918 于布达佩斯举行的第五届国际精神分析年会（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 Congress），首次与弗洛伊德会面。

1919 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精神分析学会（Budapest Society）宣读第一篇论文《一名儿童的发展》（Der Familienroman in statu nascendi），并被遴选为布达佩斯精神分析学会会员。

1920 在海牙举行的第六届国际精神分析年会中，首次与胡格-赫尔

姆斯及亚伯拉罕会面。

1921 与次子艾力克迁居柏林，开始在柏林执业。发表《儿童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a Child）。

1922 成为柏林精神分析学会（Berlin Psychoanalytic Society）会员。发表《青春期的抑制与困难》（Inhibitions and Difficulties at Puberty）。

1923 发表《儿童力比多发展中学校的角色》（The Role of the School in the Libidinal Development of the Child）、《早期分析》（Early Analysis）。

1924 接受亚伯拉罕分析。在萨尔斯堡（Salzburg）举行的第八届国际精神分析年会中，发表论文。与丈夫阿瑟分居。于9月与艾利克斯·斯特雷奇（Alix Strachey）会面。

1925 詹姆士·斯特雷奇（James Strachey）于英国精神分析学会朗读克莱因作品的摘要。受琼斯之邀，7月前往伦敦进行三周的讲座。其分析随着亚伯拉罕的逝世而告终。发表《论抽搐的心理成因》（A Contribution to the Psychogenesis of Tics）。

1926 离婚，9月迁居伦敦。随后次子艾力克迁居伦敦。发表《早期分析的心理学原则》（The Psychological Principles of Early Analysis）。

1927 十月二日被遴选为英国精神分析学会（British PsychoAnalytic Society）正式会员。发表《儿童分析论文集》（Symposium on Child-Analysis）、《正常儿童的犯罪倾向》（Criminal Tendencies in Normal Children）。

1928 长女梅莉塔抵达伦敦。发表《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Early Stages of the Oedipus Conflict）。

1929 发表《儿童游戏中的拟人化》（Personification in the Play for Children）、《艺术作品中反映的婴儿焦虑情境》（Infantile Anxiety Situations Reflected in a Work of Art and in the Creative Impulse）。

1930 发表《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Symbol-Form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go）、《对精神病的心理治疗》（The Psychotherapy of the Psychoses）。

1931 开始分析第一位受训分析师史考特（Clifford Scott）。发表《智力抑制理论》（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Intellectual Inhibition）。

1932 出版《儿童精神分析》（The Psycho-Analysis of Children）.

1933 5月22日费伦齐逝世。梅莉塔被遴选为英国精神分析学会正式会员。出版《儿童良心的早期发展》（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Conscience in the Child）.

1934 4月长子汉斯因山难意外去世。发表《论犯罪》（On Criminality）.

1935 伦敦——维也纳交换讲座展开。发表《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A Contribution to the Psychogenesis of ManicDepressive States）.

1936 发表《断奶》（Weaning）.

1937 发表《爱、罪疚与修复》（Love,Guilt and Reparation）收入在《爱、恨与修复》（Love,Hate and Raparation）.

1938 6月6日弗洛伊德抵达伦敦。

1939 9月3日大战爆发。与苏珊·艾萨克斯（Susan Isaacs）一同迁居剑桥。9月23日弗洛伊德辞世。

1940 于七月定居皮特洛可里（Pitlochry）。发表《哀悼及其与躁郁状态的关系》（Mourning and its Relation to ManicDepressive States）。

1941 开始分析十岁的案例“理查”。于九月返回伦敦。

1942 -44世纪论战展开。

1945 发表《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情结》（The Oedipus Complex in the Light of Early Anxieties）.

1946 英国精神分析学会形成“A”训练课程和“B”训练课程。出版《对某些类分裂机制的评论》（Notes on Some Schizoid Mechanisms）.

1948 发表《关于焦虑与罪疚的理论》（On the Theory of Anxiety and Guilt）.

1950 发表《关于精神分析结案的标准》（On the Criteria for the Termination of a Psycho-Analysis）.

1952 国际精神分析期刊庆祝克莱因七十大寿出版专刊。发表《移情的根源》（The Origins of Transference）、《自我与本我在发展上的相互影响》（The Mutual Influenc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Ego and Id）、《关于婴儿情绪生活的一些理论性结论》（Some Theoretical Conclusions Regarding the Emotional Life of the Infant）、《婴儿行为观

察》（On Observing the Behaviour of Young Infants）.

1955 梅兰妮·克莱因基金会于二月一日成立。发表《精神分析游戏技术：其历史与重要性》（The Psycho-Analytic Play Technique: Its History and Significance）、《论认同》（On Identification）.

1957 发表《嫉羨与感恩》（Envy and Gratitude）.

1958 发表《论心智功能的发展》（On the Development of Mental Functioning）.

1959 发表《我们成人的世界及其婴孩期的根源》（Our Adult World and its Roots in Infancy）.

1960 9月22日于伦敦逝世。发表《关于精神分裂症中忧郁症状之短论》（A Note on Depressive in the Schizophrenic）、《论心智健康》（On Mental Health）.

1961 出版《儿童分析的故事》（Narrative of a Child Analysis）.

1963 发表《〈俄瑞斯忒斯〉的某些省思》（Some Reflections on The Oresteia）、《论孤独感》（On the Sense of Loneliness）.

Table of Contents

[克莱因文集1：爱、罪疚与修复](#)

[克莱因文集2：儿童精神分析](#)

[克莱因文集3：嫉羨与感恩](#)

[克莱因文集4：儿童分析的故事](#)